叢書集成新編

六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七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宋學士全集三十二卷補遺八卷、附錄二卷	明 宋濂撰	金華	一
陳剩夫集四卷	明 陳眞晟撰	正誼	四四六
蘇平仲集十六卷	明 蘇伯衡撰	金華	四六六
姚文敏公遺稿九卷附附錄	明 姚夔著 明 張元禎校正	漸西	五七三
奉使錄二卷	明 張寧撰	鹽邑	六二五
楓山章先生集九卷	明 章懋撰	金華	六三二

宋學士全集

宋濂撰

宋學士全集序

六經爲載道之書。不得以文目之。然而宇宙之至文莫如六經。何哉。道存故也。後世工文者。代有其人。要皆文士之所爲。而不得與於斯道也。自唐韓子出。始倡明道學。約六經之旨以爲文。至宋而歐陽子稍其杭。朱子呂子集其成。元則有若白雲許氏、以及吳淵穎、黃侍講、柳待制。暢其流而衍其緒。之數子者。其爲文不必相同。要其羽翼六經。使聖人之道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則固弗若合符節焉。繼起者其惟潛溪學士乎。學士爲明初開國鉅儒。始學於聞人夢吉。其友胡仲子曰。舉子業不足學。盍肆力于古文詞。乃往從吳淵穎先生游。盡得斯道眞傳。學既成。會太祖下婺州。與劉文成同日徵起。遂受知文成以勛業顯。學士以文學著。生平著述數百萬言。鳥虖盛矣。明史本傳稱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于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抗。當時士大夫造門乞文者。戶屨恆滿。卽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數問起居。且有以兼金購其文集者。其聲稱赫赫如是。所可異者。明初干戈擾攘。豪傑蠭興。或身歷戎行。或謀參帷幄。奇勛偉烈。彪炳旂常者。惟武功居多。獨學士以儒生驟班侍從。十有餘載。凡朝廷大制作。大號令。皆出其手。其所以羽儀王國。黼黻休明。爲文臣之冠冕者。豈倖致哉。夫惟道積厥躬。有以發乎邇而見乎遠也。謹按我朝四庫書目載文集三十六卷。百川書志載七十五卷。有鑾坡、翰苑、芝園、朝京各集之名。係正統九年初刻。王忠文作公傳。祇云潛溪內外集三十卷。蘿山吟稿三卷。鄭長史作公行狀。又云潛溪集四十卷。芝園

集五卷。已行於世。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以後作者四十卷。刊于蜀者十八卷。弋陽高溥選定刊于金華者爲全集三十三卷。高淳韓叔揚於蘇康熙間彭方洲殿撰視學浙中重刻者三十二卷。附錄一卷。合致是書卷數互異。茲刻悉遵彭本。剞劂將竣。續獲明本。較韓本文多至三百四篇。詩多五十四首。續刻補遺八卷以附于後。韓本與明本及各集中歧異者。另纂辨訛考異二卷。刻既竣。爰序其顛末。以質諸海內之讀公集者共相審定焉。同治十三年甲戌冬月。永康後學胡鳳丹謹序。

新刻金華宋學士全集序

文章與世運爲升降。而尤必以合乎理道爲根柢。唐之初葉。沿六季餘習。而稱起衰者乃在元和以後昌黎之一人。宋興。能文章家稱楊劉。至歐陽氏黜險怪一出於正。然必待子朱子出。然後文與道合而爲一。斯其難哉。有明當開國時。卽有金華潛溪宋先生爲文章之冠。夫文章之興。大抵在中葉以後。蓋淘蘊釀積之進久而後發。而公獨能於兵戈擾攘之際。與謀臣猛士翼運並起。意者山川蜿蟺磅礴之氣。鬱積而發。而士之挺然負其瑰瑋者。因之光芒斷爍不可遏抑歟。予夢想金堂石室之間。欲一至其地以覽勝槩。荏矣。歲丙戌。奉簡命視學浙中。私心竊喜。淺陋如余。幸備輶軒之役。庶幾致文獻。訪佚遺。用銓藻於萬一。既驅車上下。尤愛浙東山川秀傑。昔人所謂仙靈窟宅者在是。於天台一至石梁。聆方廣之唄音。覩赤城之霞起。於雁蕩龍湫。列巘錢天。芙蓉淬鍔。登桃花嶺。而沃州天姥。蒼翠落襟袖也。停婺州爲羅洞穴。流淙琤玉。幽討發奇。恨未至浦陽一瞻潛溪祠堂。而仙華寶室。納步驟步見之。意所爲蜿蟺磅礴。光景欲出者。當不或靳。我國家人文化成。光華復旦。文德武功。超軼前代。而諸士生動華之世。誕山川奇拔之鄉。閒者古學固如。頹墮不振。或者宿學耆儒。雍光韜采於巖壑之間者尚多耶。今聖天子加意右文。屢求博學之儒。以任纂修。備顧問。且命督撫諸臣。各舉山林遺逸之士。則珠光劍氣。出而襄興朝之景運。此其時矣。予既勉士子以通經學古爲兢兢。顧念今文古文。原無二理。志遠大者。取法於其近。鼓舞往者。競長

於所習。夫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滹沱。六經者。所以載道。而韓歐與程朱諸子。又所由以倡明六經。以共遊夫道者也。否斥、宋劉取則不遠。子之鄉先生宋金華者。固以韓歐之文筆。而承朱呂之嫡派也。蓋其先得法於柳待制貫、黃待講溍。文已成矣。猶以爲未也。而加以探本討源。以求夫呂成公朱文公之學。然後浩乎沛然。駸駸淵閎。大放厥詞。諸生歸而求諸六經子史。以沃夫根柢之所在。次取金華諸子。以遡夫何王金許之傳。將文也而道寓焉矣。粹然不駁。卓然自立。而人爲一代之人者。文亦爲一代之文。必有曠然翛然。與山川氣勢相爲雄長。而非風雲月露。侈纖靡之詞。險僻耗蠹入怪異之徑者。所得同日語也。將見播諸禮樂之休明。揚辟雝之鐘鼓。以襄聖朝文明之治。庶不負使者惓惓授刻茲集之意乎。至於揚搉品騭。前題諸家詳矣。予故不復贅云。旹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夏四月。兩浙督學使者。衡陽彭始摶題於秀州公署。

臣聞才華者。功業之符也。而非根究於理道。則立言爲無本。文章者。道術之餘也。而非闡繹其微言。則絕業亦不著。是必有明體達用之學。貫串古今。彰諸實事。使本末源流。匯而爲一。而不至以辭華之習。與性命之旨。判若岐途。則人爲有用之人。而文爲有用之文。然後可以佐聖世文明之治。我皇上以聰明天縱之姿。問學淵邃。匯洙泗之源於數千載之上。萃唐虞之統於十六字之中。表彰經學。尊崇儒術。濂洛關閩諸書悉闡秘奧。而尤孳孳加意於樂育人才。十五國學臣之使臨軒簡遣。咨嗟告誡。至再至三。臣幸以載筆之末。與游禁近。私心竊記。竊以爲風詩所詠菁莪棫樸之盛。千古一時。乃復荷殊恩。不棄迂陋。俾持衡浙水。悚然負惕。如鈇鉞之臨於上。如淵冰之集於躬。下車之始。仰求所以不負付託之重。唯有廣勵學官敎本興行。庶幾尊揚聖天子作人雅化。爰進士子而教之。使知窮經學古。培壅根柢。不愧眞儒。竊念浙水自呂成公東萊倡道婺州。與晦菴朱子相往復。何王金許之徒與聞乎斯道。唯潛溪宋公遠承其後。塵探討緒論。爲古文辭。粹然不失儒者淵源。士子即其鄉先生之文奉爲模楷。沈潛而熟復之。自此上究六經之旨歸。徧求諸儒之論說。所謂因文見道者。當在于是。因訂其訛謬。芟其繁複。彙爲全書。留諸庠序。且省月試之餘。東西浙士子頗能翕然興起。漸去其空疏浮薄之習。以底於醇茂古雅之道。華川文派于焉不墜。顧念末學如臣。擇羅文獻之事。才有未逮。何能仰贊高深。而凜凜淵冰。三載如一日者。唯冀士子人人窮經。人人學古。儲材於有用。務其交相敦勉。振起雍容。知性命之外無事功。經史之外無文章。華實兼收。體用一致。將見多士楨幹。悉能上體皇上殷殷訓勑之意。即微臣之竭蹶忱悃。以弗負聖主簡畀之隆者、

亦可少弛負擔。免於覆餗之愆矣。用是齋心虔祓。拜手稽首。敬識其緣起。少抒其悃誠之萬一云。時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上浣提督浙江學政。詹事府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彭始摶齋沐謹記。

新刻宋學士全集例言

一摶以非才。恭膺簡命。視學兩浙。浙蓋文獻之邦。著作不啻如林。仰體聖天子加意文治。凡名山石室之藏。悉行搜採。而浙東三大家如劉文成公、宋文憲公、方正學先生。尤爲卓出。竊願彙訂其集而重新之。未逮也。試事甫竣。誠意伯十二世孫元奇。以重新公集請。予既爲之作序。授以梓行矣。若遜志齋集。已經鋟板。俾庸重訂。獨宋學士集。篇章殘缺。字畫模糊。因亟圖所以釐正之。

一學士之文。舊有潛溪集、朝京稿、翰苑集、鑾坡集、芝園集、龍門子凝道記、浦江人物記諸刻。迨嘉靖時。浦江尹韓叔陽、孝廉張元中。彙成一帙。共三十三帙。而舊時諸刻不可得見矣。今止就此本開雕。苦多差訛。乃善本對勘。徧證於明文選本中。缺者補之。訛者訂之。而猶未愜也。會將竣。始得朱太史竹垞所藏分年本。復爲詳校。始獲釐正云。

一是集雖韓叔陽氏鋟板。厥後吳良悌、吳應台、次第修之。至國朝經歷百年。板益模糊。順治壬辰。即墨周君日燦。以括蒼郡丞署篆浦江。命邑庠張應廣爲之校訂。止就其燬者、朽蠹者。補刻數十葉。凡藏庋失所。肆坊劣工。恣意印刷。遂致剝蝕零落。間有煙煤塗塞無字者。後人妄意改補。益致不堪寓目。今世所行者。惟此本耳。幷韓叔陽舊刻。予至婺。遍尋止得一本。猶殘缺不全。嗟夫。文獻無徵。豈獨異世爲然哉。

一韓本將分編合併。諸舊序彙梓附錄之後。然楊鐵崖、及揭汯等三人序宋人其中。可見潛溪舊分年諸

集。井韓尹刻集日。亦未之見也。今爲增此數篇於首題辭後。又將韓叔陽張應廣二序附於其後。以志其總刻全集之緣起。移之首卷。其言行錄、世譜記、以及行狀、傳、贊、則咸附末卷。他若建祠文移祭莚圖籍雖非文類。第恐歷久侵半。載以杜弊。至於地畝四至。稍從節略。

一是集經始戊子季秋。洎己丑孟夏。凡七閱月而卒業。以工匠於杭開局。而校對又在禾中。有樣本未校活而遽上板者。改之無及。不無遺憾。雖予勉捐薄俸。節用以速其成。然金華胡別駕其時實總其事。督率之勞。不可泯也。其同事校訂者。有華亭孫子鋐、及門山陰金子以成、平湖馮子燧、桐鄉湯子士琦、臨安高子成楷、義烏朱子士珽、東陽盧子人表。贊襄參訂。又有錢子以焕、吳子樹。幷爲識之。

一是舉於科試金華日。衆士子籲請翻刻公集。一時倡率者。太守王以寀、浦江令楊汝穀、委邑庠生傅旭元。總其事。後以衆分難齊。予擬止其局。遂獨力任之。然首事綴緝往復商榷。咸與有勞焉。幷勒名集中。

彭始摶方洲識

宋學士全集目錄

卷一

賦

奉制撰蟠桃核賦
崆峒雪樵賦

頌

平江漢頌
甘露頌
嘉瓜頌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擬晉武帝武功頌
擬降收上秦王平夏鄭頌
豫章鐵柱頌
三老圖頌

詔

奉制諭安南國詔

誥

給事中安統除兵部尚書誥
遙授李思齊江西行省左丞誥
侍御史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同知臨洮府事趙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擬誥命起結文

表

進新律表
進元史表
致仕謝恩表

箋

致仕謝恩箋

卷二

記

觀心亭記
遊琅琊山記
元史目錄記
歙縣孔子廟學記
集賢大學士吳公記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故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和賞公墳記
恆山精舍記
華川書舍記
月堀記
松風閣記
生生堂記
怡養堂記
復古堂記
敦睦堂記
棣華堂記
貞白堂記
永思堂記
貞則堂記
貞節堂記
經畬堂記
盧龍清隱記
金華張氏先祠記
國清林氏重建先祠堂記
平陽林氏祠學記
先夫人木像記
安道堂記
思遠樓記
見山樓記
瑤芳樓記

卷三

記

閱江樓記
遊鍾山記
宋九賢遺像記
葉治中歷官記
宣城曾侯嘉政記
浦江縣新建尉司記
郁學齋記
修愼齋記

沖默齋記　寅齋後記
栖巢記　惜陰軒記
雙桂軒記　三益軒記
復古軒記　塤篪軒記
尚寫軒記　遯畊軒記
慈孝菴記　看松菴記
孝思菴記　趙氏時思菴記
拙菴記　清風亭記
環翠亭記　關隱亭記
新雨山房記　水北山居記

卷四

記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蔣山廣薦佛會記
遊塗荊二山記　褒忠愍侯墳記
先大夫碑陰記　龍淵義塾記
長洲練氏義塾記　養親園記
朱氏家廟記　戴亭張氏譜圖記
西岡黃氏家牒記　俞巨川墓記
金溪縣義渡記　天台廣濟橋記
玄武石記　蓬洞題名後記
蘭亭觴詠圖記　饒氏杏庭記
重榮桂記　渤泥入貢記
蜀墅塘記　江乘小墅記
貞一道院記

卷五

序

恭進日曆序　進呈寶訓序
洪武正韻序　洪武聖政記序
昭鑒錄序　太古正音序
南征錄序　會試紀錄序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春秋本末序　春秋屬辭序
孝經集善序　書史會要序
理學纂言序　吳郡廣記序
八詠樓詩紀序　重刻貞觀政要序
革象新書序　景定諫疏序
篆韻集鈔序　重校漢隸字源序
醫家十四經發揮序　葬書新註序
呂氏采史目錄序　華川文派錄序
杜詩舉隅序

卷六

序

國朝雅頌序　郊禋慶成詩序
御賜甘露漿詩序　應制冬日詩序
寄和右丞溫迪罕詩卷序　春日賞海棠花詩序
望雲圖詩序　呂氏孝感詩序
葛孝子詩序　林氏詩序

竹塢幽居詩序　王氏步吟詩卷序
桃花澗修禊詩序　鄭氏喜友堂燕集詩序
劉兵部詩集序　汪右丞詩集序
劉彥昺詩集序　林伯恭詩集序
劉母賢行詩集序　孫伯融詩集序
蔣錄事詩集後序　田氏哀慕詩集序
剡源集序　霞川集序
張侍講翠屏集序　馬先生歲遷集序
王氏樂善集序　丹崖集序
愚齋集序　訥齋集序
鄭氏聯璧集序　東軒集序
莆田四如先生黃公後集序

卷七

序

詹學士文集序
歐陽文公文集序
曾學士文集序
郭考功文集序
莆陽王德輝先生文集序
胡仲子文集序
曾助教文集序
徐教授文集序
葉彝仲文集序
蘇平仲文集序
朱葵山文集序
王君子與文集序
吳冀州文集序
鑑隱大師復公文集序
使衛稾序
杏庭摘稾序
白雲稾序
守齋類稾序
味梅齋稾序
清嘯後稾序
演天師世家序
柳氏宗譜序
俞氏宗譜序
張氏譜圖序
義烏樓氏家乘序
上虞魏氏世譜序
諸暨孝義黃氏族譜序
嚴陵汪氏家譜序
番禺黎氏譜序
韋氏家乘序
桂氏家乘序
方氏族譜序
贈馬氏復姓序
鄒氏復姓孫氏序

卷八

序

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送張編修赴南陽教授序
送布政葉公之官閩中序
送張禮部象晉相府錄事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送行王府王傅李君思迪之官詩序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送王朔府之官序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送從弟景清還潛溪序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送吳仲實還金谿序
送鄭甘道還雲陽序
送陳生子晟還連江序

送黃贊禮省祀閩省詩序
送趙待制致仕還鄉詩序
送胡十判官西還詩序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送葉別乘之官通州詩序
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送會稽林德輝教授鄉郡序
送許存禮赴北平教授任序
送東陽馬生序
送王文問序
送陳庭學序
送會稽金生序
送李生序

卷九

序

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
送黃仲恭赴官餘姚序
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
送徐教授纂修日歷還任序
送王子充字序
贈行軍鎮撫邁里古思平寇詩序
贈龍泉章蔡君序
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
贈林經歷赴武昌都衛任序
贈鄭院判序
贈會稽韓伯時序
贈醫師周漢卿序
贈別胡守中序
贈賈思誠序
贈孔君序
贈梁建中序
贈蕭子所養親還西昌序
贈朱聲文還鄉省親序
贈吳府伴讀陳生孟晹序
贈夏安道序
贈張致中序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序
贈高麗張尚務還國序
贈醫師葛某序
贈醫師賈某序
贈傅神陳德顏序
贈陸菊泉道士序
羅氏五老圖詩卷序
樗散雜言序
蒻房樵唱序
筆記序

卷十

傳

太白丈人傳
劉諒傳
毀影傳
葉秀發傳

喻偁傳
攖大年傳
許子良傳
葉由庚傳
吳思齊傳
謝翺傳
楊氏家傳
劉彬卿傳
張中傳
胡長孺傳
王乘籙傳
吾衍傳
抱甕子傳
王冕傳
鄭景濂傳
樗散生傳
李疑傳
毛德元傳
桑仁卿傳
竹溪逸民傳

卷十一

傳

余左丞傳
白牛生傳
鄭氏孝友傳
吳德基傳
朱環傳
白鹿生傳
王先生小傳
杜環小傳
詹士龍小傳
孝子丘鐸傳
危孝子傳
瞿孝子傳
孫孝子傳
周賢母傳
二賢母傳
閻二婦傳
鄭節婦黃氏傳
柳氏二節婦傳
王節婦湯氏傳
周節婦傳
謝節婦傳
韓節婦傳
趙節婦傳略
王貞婦傳
王貞婦傳
徐貞婦鄭氏傳
蔣貞婦傳
王孀貞阮傳
宋烈婦傳
謝烈婦傳
張義婦傳
貞婦郭丑傳

卷十二

題識

恭題御製文集後
恭題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恭題御賜書後
恭題御筆後
恭題御訓諭士奇命名字說後
恭題御書賜靳春侯卷後
恭題御製賜給事中杜廷綱等勅符後
御賜資治通鑑後題
題魏受禪表後
題梁元帝職貢圖
題唐太宗哀册文後
孔氏譜系後題
題孔氏所藏先世誥後
題周益公所藏歐陽公遺墨後
題朱文公自書虞帝廟樂歌辭後
題黃文獻公所書先府君行實後
題王魯公授少保致仕誥
題張尚書具慶堂卷
題周文矩畫狄梁公諫武后圖
題新修李鄴侯傳後

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題趙魏公書大洞真經
題趙子昂馬圖後
題趙子昂書招隱卷後
題北山先生尺牘後
題潘內史所刻墨本
題許先生古詩後
題余德原和王子充詩後
題呂仲實詩後
題王黃華詩稾
題王庭簡秋山應制詩稾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題鄭北山追復誥後
題顧拙軒誥命後
題趙模千文後
題褚書千文
宋悅道文稾後題
題永新縣令爲織等文集後
題栲栳山人詩集後
題鮮于伯機所書蘭亭記後
題劉源清茂軒記後
題危太朴隸書歌後
題東陽二何君周禮義後
題余廷心篆書後
題張渤和陶詩
題太平策後
題史內翰書
題朝夕箴後
韶府槃玉後題
新刻廣韻後題
題省心雜言後
題易卷
題廿節卷後
題苦寒詩後
題禊帖
題悅生堂禊帖
題樓夫軒記後
題壽昌胡氏譜後

題金谿劉氏族譜序

卷十三

題識

恭題御製勅符後
恭題御製方竹記後
恭題御和詩後
恭題御賜文集後
恭題賜和文學傅藻紀行詩後
恭題豳風圖後
題宋高宗賜答羅尚書手詔
題宋熙陵御書後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題伊尹古像卷後
題商山四皓圖
題司馬公手帖後
題富韓公十二帖
題朱文公手帖
題宋名公與馬鄮山諸帖
題歐陽率更帖
題文天祥手帖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題黃山谷手帖
題文履善手帖後
題葉信公五帖後
題王羲之眞跡後
題張旭眞蹟
題郝伯常帛書後
題顧主簿上竄侍御書後

題徐浩書後
題龍眠居士畫馬
題韓幹馬臨本
題淵明小像卷後
題趙士儀行卷後
題北山紀遊卷後
題朱彥修遺墨後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題桂隱遺文後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題恩斷江端元叟手蹟後
題蔣伯康小傳後
題默成居士矮齋記後
題李伯時山莊圖
題郭熙蔭崖密雪圖
題趙大年鶴鹿圖
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題織圖卷後
題蛺蝶圖後
題柏庵圖後
題七才子圖
題梁楷羲之觀鵝圖
題墨本黃庭經後
題唐摹東方朔畫像讚
題李潸峯先生墓銘後
題張如心初修譜序後
題葉贊玉墓銘後

題吳節婦詩後
題李節婦傳後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題李敍山長妻姚元靖夫人墓銘後

卷十四

跋

恭跋御製勅文下方
恭跋御賜詩後
跋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跋新刻孝經集註後
跋太古遺音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跋蔣山法會記後
跋韓忠獻王所書議鶻行後
跋包孝肅公誥詞後
跋羅鄂州小集題辭後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跋東坡書乳泉賦後
跋東坡所書眉子石硯歌後
跋東坡潁濱遺墨後
跋黃魯直書
跋黃山谷書樂府卷後
跋黃山谷贈祖元師詩後
跋蘇叔黨書黃山谷慈氏閣詩後
跋褚士文書廉仁公勸酒箴後
跋子昂書度人經後
跋趙子昂書老子卷後
跋子昂書浮山遠公傳
跋子昂眞跡後

跋趙祭酒篆書後
跋耶律文正王送劉陽門詩後
跋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
跋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跋張孟兼文稿序後
跋胡方柳黃四公遺墨後
跋鄭仲德詩後
跋遯山翁行狀後
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
跋王獻之保母帖
跋葛巖龍九日詩
跋傅氏戶分後
跋俞先生所述富春子事實後
跋李伯時馬性圖
跋廬阜三笑圖
跋匡廬社圖
跋米南宮夾賦帖
跋諸舍人年譜
跋徐氏譜圖後
跋鄭生琴譜後
跋醴泉銘後
跋三官祠記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劉參軍黃牒跋尾
跋樂貞婦傳

卷十五

箴

陳思禮以其讀書像求題作讀書箴以告之　崆峒箴
全有堂箴　師古齋箴

銘

黃氏義門銘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
節婦唐氏旌門銘　思孝堂銘
施氏慈孝堂銘　[illegible]堂銘
正心堂銘　[illegible]
貞白堂銘　[illegible]
達本堂銘　[illegible]
時習齋銘　[illegible]齋銘
介石齋銘　[illegible]齋銘
居易齋銘　篤承齋銘
宇定齋銘　種學齋銘
歡齋銘　恆齋銘
沖虛室銘　陳達正丹室銘
蒼雲軒銘　傘軒銘
菊軒銘　蓮軒銘
素庵銘　三奇石枕銘
詩塚銘　丹井銘
丁固銘　五輪沙漏銘
圖史研銘　銅雀瓦研銘
海東石研銘二　研銘三
婺溪石研銘　清遠研銘
日本研銘　髮梳銘
楷木杖銘　柏杖銘
楷木杖銘　藤杖銘
惠香寺新鑄銅鐘銘

卷十六

碑

金谿孔子廟學碑　蘇州重修孔子廟學之碑
胡越公新廟碑　景祐廟碑
重建寶婺觀碑　溫忠靖王廟堂碑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溫州橫山仁濟廟碑
潭頭先生碑　吳先生碑
黃文獻公祠堂碑　宣嚴院碑
[illegible]宅碑　風門洞碑
婺州何氏先祠碑　臨海葉氏先塋碑
天台顧氏先德碑　龍泉章氏世系碑文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廟碑　義烏重濬繡川湖碑
趙氏族葬兆域碑銘　麗水陳孝女碑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卷十七

碑

敕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神道碑銘
敕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武義康公神道碑銘
敕賜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趙公神道碑銘
敕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廣德侯加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進封巢國公謚武莊華公神道碑銘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節汪先生神道碑銘
敕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淮安侯華君神道碑銘
故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銘
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銘

卷十八

神道碑

大明追崇楊王神道碑銘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銘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
四十二代天師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張公神道碑銘
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諡忠愍星吉公
神道碑銘　　毛公神道碑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墓碑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故嘉興知府呂府君墓碑
贈中順大夫鎮江知府徐公墓碑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新墓碑銘
元故秘書少監揭君墓碑　　故鄞西吳府君墓碑
卷十九
墓誌銘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
故處州麗水縣儒學教諭張公墓誌銘　　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墓誌銘
故岐寧衛經歷熊府君墓誌銘
元故奉議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元故淵潁先生吳公墓銘　　汪先生墓銘
蘊木府君墓誌銘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故朱府君文昌墓銘　　故溫州路總管府判官宜君墓銘
故處州翼同知元帥季君墓銘　　莆田陳府君墓銘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亡友陳宅之墓銘
金陵杜府君墓銘　　臨海方府君墓銘
莆田黃府君墓銘
卷二十
墓銘
故奉訓大夫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府君墓銘
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鄭府君墓銘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都事鄭彥貞墓銘
故朝列大夫浙江行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墓銘

故韶州路儒學教授竹府君墓銘　　葉仲貞墓銘
吳子善墓銘　　鄭仲涵墓銘
東陽貞節處士蔣府君墓銘　　鄭鐵墓銘
唐思誠墓銘　　徐夫人墓銘
故朱夫人成氏墓銘　　故王母何夫人墓銘
故金母翟氏夫人墓銘　　故寧海郭君妻黃氏墓銘
陶先生妻喻氏墓銘
卷二十一
墓誌銘
故江東僉憲鄭君墓誌銘　　本朝浦江翼右副元帥葛公墓誌銘
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墓誌銘
故寧國路推官劉君墓誌銘　　故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府君墓誌銘
故泰和州學正劉府君墓誌銘　　故紹慶路儒學正柳府君墓誌銘
鄭府君墓誌銘　　薛府君墓誌銘
魏府君墓誌銘　　楊府君墓誌銘
方府君墓誌銘　　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葉府君墓誌銘　　故田府君墓誌銘
戴仲積墓誌銘　　張府君墓誌銘
故王府君墓誌銘
卷二十二
墓誌銘
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
縣子王公墓誌銘　　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梁府君墓誌銘
故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府君墓誌銘
故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于君墓誌銘
元贈武略將軍同知臨洮府事騎尉追封榮陽縣男朱府君墓誌銘
故東吳先生吳公墓誌銘　　義烏王府君墓誌銘
義烏方府君墓誌銘　　故濂峰先生府君墓誌銘
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樓君墓誌銘　　會稽陳君墓誌銘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並皮子墓誌銘　　寧海林貞婦方氏墓誌銘

卷二十三

碑

太初子碑　劉府君碑

進賢朱府君碑　南澗子包公碑

故紹興路總管府治中金府君墓碑　故承事郎漳州府漳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碑銘

故龍南一峰先生鍾府君墓碣銘　故權景元甫墓碣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　故嚴陵張府君光遠甫墓碣銘

傅守剛墓碣　故褚軒先生墓碣銘

北麓處士李府君墓碣　故務光先生張公墓碣銘

故黃府君墓碣銘　故巾山處士林君墓碣銘

故姜府君墓碣銘　故葉夫人墓碣銘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墓碣銘　節婦朱夫人墓碣

卷二十四

墓版文

故封承事郎給事中王府君墓版文　贈承事郎工部主事劉府君墓版文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鄭彥宏甫墓版文

故韋府君墓版文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

故一鄉善士張府君墓版文　上海夏君新壙銘

樓母裴氏墓版文　瑞安吳門三貞母墓版文

墓表

先大父府君神道表　先府君蓉峰處士阡表

濮陽蔡氏道山阡表　故天台朱府君滋培阡表

祝母葉氏鴻門阡表　故孝友祝公榮甫墓表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先母夫人陳氏墓表

石表辭

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辭　諸暨方孝婦石表辭

誌

故成穆貴妃壙誌　故檢校孔君權厝志

卷二十五

狀

故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吳公行狀

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館編修官柳先生行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先生行狀

凝熙先生聞人公行狀

議

深褭先生吳公私謚貞文議　故翰林待制柳先生私謚文肅議

淵穎先生私謚議　凝熙先生私謚議

雜著

弔忠文　蘿菴迅步文

詰皓華文　吝目責文

逐鶻文　文原

蠶原

卷二十六

雜著

文說　河圖洛書說

鑽燧說　撲滿說

象山紺說　蟠松說

人虎說　猿說

章氏三子制字說　傅幼學字說

說元疑子　蘿山遷居志

五洩山水志　剡烏城志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續志林小引

蓬義編引　非非子縣解篇引

贈浩然子敍引　顏平求鼎難

擬漢使諭鄰國共擊郅驛檄　擬孝武南巡金石刻文

廣薛季宣對張東之語

卷二十七

雜著

燕書十六首　演連珠五十首

寓言十首　蘿山雜言二十首

琴論　論顏
孔子生卒歲月辯　諸子辯
祿命辯　蟲生辯
辨蔄

卷二十八

雜著
七儒解　鄭氏名源解
調息解　孔子廟堂議
章服議　治河議
京畿鄉試策問　六經論
隋室興亡論　秦士錄
錄客語　錄微人申鮮生辭
楚客對　述元
讀宋徽宗本記　太乙元徵記
段干微　刪古諡議

書事
跋劉生鐃歌後　書畦樂翁事
書陳思禮　書萬安丞
書前定三事　書劉眞人事
書客言　書白衛州
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答章秀才論詩書
擬答呂相絕秦書　擬漢賜衛青璽書
補范少伯辭越王書

卷二十九

辭
思媺人辭　青山辭
雲中辭　協晨中峯辭
碧崖亭辭　蓍存軒辭
孤憤辭　李都尉字辭
調擇書都督字辭　張孟兼字辭

趙廣字辭　鄭仲昭字辭
黃瑄字辭　臧士璣字辭
黃仁淵靜字辭　張肖字辭
王宗器字辭　王生致遠冠字祝辭
宋惟善字辭　補張禹加冠字辭
鄭氏三子加冠命字祝辭　鄭柏加冠祝辭
補臨川危安子定加冠祝辭　東湖先生方君招魂辭
哀志士辭　葉深道哀辭
蔣季高哀辭　鄭淵哀辭
王季楚哀辭　陳子章哀辭
哭張教授子辭　哭王架閣辭
悲海東辭　廣漢難辭
補李璮祝舞歌辭　楊刺史廟迎享送神歌辭

題辭
菊坡新卷題辭　羅鄂州小集題辭

卷三十

贊
文右相像贊　婁貞公贊
陸秀夫像贊　滕元使贊
東陽十孝子贊　許魯齋先生贊
劉靜修先生贊　吳草廬先生贊
虞文靖公像贊　先師內翰柳公眞贊
吳山長像贊　石巖陵先生像贊
汶洋生贊　采蒼子贊
匡山居士眞贊　竹侍郎像贊
章判官像贊　四十二代天師張公像贊
趙使君像贊　趙子昂像贊
李太白像贊　傅同虛像贊
宜春夏都事遺像贊　元英處士方公遺像贊
王宗常像贊　危雲林像贊

王揩揮像賛
蘇都事伯㺯像賛
自題畫像賛
又
越國夫人練氏像賛
黃氏三壽圖賛
龍馬賛
蹴鞠圖賛
陳方都督像賛
李徵君像賛
虎林處士賛
華嚴經賛
大還龍虎丹賛
觀音石賛

卷三十一

琴操
飛泉操
琴操二首
含山操二解
琴操二首
鼓吹曲
宋鐃歌鼓吹曲
王國祀仁祖廟樂章
四言古詩
風樹亭詩
靈槐詩
贈劉希曾參政山東詩
五言古詩
雜體五首
韶光將暮芳事未終託物念時濡毫成句
憶山中
浩懷
古詩四首
靜室二首
題亭上壁三首
古曲
曉行
始衰
寄遠曲
遣興
川上夜坐約王子充同作
病懷
宿鍾山作簡周先輩
題方方壺畫鍾山隱居圖
題新竹圖送張齊賢
答胡將軍
示呂生
送門生方孝孺還鄉詩
送李生還四明詩
送黃伴讀東還故里
贈劉俊民先輩
寄方編修以愚幷簡徐大年
游仙篇贈鄭鍊師
送黃鍊師西還九宮山

俚詠寄義門鄭十山長叔姪追述嚴陵別意
題元旋山八景

卷三十二

五言律詩
題李息齋竹
五言長律
玉兎泉聯句
七言古詩
題宗忠簡公誥
題李廣利伐宛圖
題段將軍征羌圖
題花門將軍游宴圖
題李太白觀瀑布圖
題李西山古木圖
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
送錢允一遊天台
灘哥石硯歌
臯儒引
陶冠子折齒行
涼夜曲
鵞雞雛
病痞新起
陽翟新聲同朱定甫賦
七言律詩
和王內翰見懷韻
和鄭博士見贈韻
走筆送金賢良
七言長律
思春辭
和鄭奉常先生講集詩韻
和蘇編修游東明山詩
和劉先輩憶山中韻
七言絕句
題送別圖
題隱居圖
題長牧溪五燕圖
題長白山居圖
題張子璘畫林泉幽趣圖
宜興強如心避地而歸扁其居曰復初齋來徵余詩
送裴明府之官郫縣
哀王御史
四五言長短句
猗歟詩
甖寓軒詩
五七言長短句

蛟門春曉圖歌　東維山房詩
蹈虎蹊生詩　鑷白髮

宋學士全集補遺目錄

卷一

傳

王翊傳　李大猷傳
劉真人傳　葛洞外史傳
嚴宗師小傳　周尊師小傳

記

衍齡堂記　玄潤齋記
松隱庵記　叢桂樓記
仁和同德庵記　崇威道院記
同虛山房記　王氏義祠記
葉氏先祠記　陳氏譜圖記
符氏世譜記　重建龍興奥頫寺記
四明佛隴禪寺興修記　育王山廣利禪寺塗田記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寶蓋山實際禪居記
龍游重建證果寺記　杭州天龍寺石佛記
金華清隱禪林記　金華永寧禪庵記
金華安化院記　浦陽栖靜精舍記
蘭溪法海精舍記　東陽興盛乾元宮記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廣智全悟大禪師遷塔記
記李歌　記選寅賓書

詩

贈吳山長　清夜
游覽雜賦 三首　次黃侍講贈陳性初詩韻
出門辭錢蘇臨賦　和劉伯溫秋懷韻四首
送劉贊府之官都昌五十韻　秦宮謠
畫樓歌　春夜辭
紫髯公子行　越歌效楊維楨宮詞體八首
雜體二首　擬古二首
蘭花篇
游溪川水西寺簡蔡八宣獻劉七都事章卞二元帥
次劉經歷韻　思春辭
行路難　驄馬詞 三首
寄別　哭鄭僉事
憶知　天麥蒼行
義俠歌
秋夜與子充論文退而賦詩一首因簡子充并寄胡教授仲申
偶與劉伯溫章三益葉景淵三君子同上江表五六年閒人事離合不齊而景淵已作土中人矣
慨然有賦
題山水圖歌　送陳彥正教授之官富州
予奉詔總裁元史故人操公琬實與纂修尋以病歸作詩序從
送許時用還剡　送編修張仲溫還家畢姻
題倪元鎮畊雲圖　題王允同山齋
晚步青溪上　和胡古愚擬宮詞

卷二

序

通鑑綱目附釋序
傅同虛感遇詩序
泰和劉氏先德錄序
方氏譜序
溧水端氏家牒序
查林曾氏家牒序
陶氏家乘序贊
新刻法華經敍贊
新刻楞伽經序
新注楞伽經後序
傳法正宗記序
夾註輔教編序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寶積三昧集序贊
用明禪師文集序
水雲亭小稾序
古鼎和尚四會語錄序贊
雪窗禪師語錄序
南堂禪師語錄序
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千巖禪師語錄序
瑞巖和尚語錄序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靈隱和尚復公禪師三會語序
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錄序
八支了義寶戒序贊
送趙彥亭之官和陽詩并序
贈惠民局提領仁齋張君序
贈李子貢序
贈僧中要師游江西偈序
贈雲林道士鄧君序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覲省序
贈令儀藏主序
徑山競堂禪師四會語序
送季芳聯上人東還四明序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
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
送允師省母序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磐外鍠師字說
報恩說
曹虞宗齋
苦嗣焦
書稽陵遺偈
擬皇太子與高麗王書
夕佳樓頌
和林國師朶兒只怯烈失思巴藏卜授都綱禪師誥
西天僧撒哈咱失理授善世禪師誥
旃檀大愛妙色三經小引

卷三

題跋

恭跋御製詩後
恭題賜和托鉢歌後
題盛孔昭文稾後
題獨冷齋卷後
題友恬堂銘後
題周母李氏墓銘後
題唐臨眞告帖後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題定武褚本蘭亭帖後
題定武蘭亭帖後
題清微法派仙像圖
題霜寒帖後
題張樗寮手帖
題徐原甫墨梅
題溫日觀蒲桃圖
題滑壽傳後
題冰壺子傳後
重題玉兔泉卷後
題楊補之梅花
題江南八景圖後
題錢舜舉應眞圖
題子昂書高上大洞玉經後
題山房清思圖
題宋儒遺墨後

題金書法華經後
題纖絕宗賦太璞詩後
題松雪翁觀音贊後
題何氏續書般若心經後
題魏教授所受咸淳誥命後
題馬華甫手帖後
題王氏桃源圖後
題劉氏官誥後
題傅氏誥勑後
題樓時和勑牒後
題陳生宗譜後
題馮氏譜圖後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題大慧禪師遺墨後
題湯處士墓銘後
題趙府君墓銘後
跋段氏墓誌銘後
題李烈婦墓表墓銘後
題邑禪師塔銘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重刻護法論題辭
重刻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跋紫泉頌後
跋樗散生傳後
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跋金剛經纂書後
跋佛頂托鉢歌諸文後
陶府君墓志銘跋尾
跋德禪師紅居詩後
跋新刻圓覺多羅了義經後
跋廣薦佛會記後
題蔣山廣薦佛會記後
跋七佛偈後
跋日本僧汝霖文稾後

跋一雨大師塔銘後　碧落碑跋尾
智永眞草千文跋尾
銘
雙鯉軒銘　活水軒銘
淨慈寺新鑄銅鐘銘　唐鎮海樹神王銅像銘
大慈山虎跑泉銘
偈
朽室偈　清齋偈
柳庵偈　雲谷偈
贊
觀世音菩薩畫像贊　畫眞觀音像贊
魚籃觀音像贊　吳道玄觀音贊
金剛經靈異贊　高峯妙禪師像贊
魚籃觀音靈照女二贊　達磨大師贊
十八大阿羅漢贊　全室禪師像贊
蒲庵禪師畫像贊　約之禪師畫像贊
南堂禪師像贊　蘿隱良禪師遺像贊
永明智覺禪師遺像贊　般若松贊
重刻金剛般若脊經序贊　寫經爲像及血書心經贊
壙版文
祭古帝王陵墓文　史處士墓版文
建寧黃母夫人陳氏墓版文
墓表
元故翰林著作郎芳洲先生蕭府君阡表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石表辭
故泰和劉府君墳前石表辭　棣州高氏先塋石表辭
故陳夫人趙氏石表辭　故段母夫人劉氏石表辭
誌
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權厝誌
故宣武將軍僉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楊公壙志

卷四
碑
贛州聖濟廟靈跡碑　乾道寶藏閣碑
明覺寺碑　元莫月鼎傳碑
重建龍金寶塔院碑　重興太平萬壽禪寺碑銘
蘇州萬壽禪寺重建佛殿碑　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　鄭鍊師神谷碑
重塑釋迦文佛臥像碑銘　兪先生墓碑
鳳陽單氏先塋碑銘　濟南李氏先塋碑銘
括蒼吳氏世系碑銘　鳳陽陳方氏封贈二代碑銘
西域浦氏定姓碑文
墓碣
故將仕佐郎雜造局副使王仲和甫墓碣　元故廬陵周府君墓碣銘
故同安沈府君墓碣　故龍泉湯師尹甫墓碣銘
元故方府君墓碣銘　劉府君墓碣
故倪府君墓碣銘　故金處士墓碣
獨孤子碣　故賢母熊夫人碣
呂母夫人劉氏碣
卷五
墓誌銘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元武略將軍荊王位下鷹房總管府副總管王府君墓志銘
元故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周府君墓銘
故贈奉議大夫廣勸司鄭公墓志銘
故贈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陳府君墓誌銘
故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王君墓誌銘　元故延平路總管項君墓誌銘
元故從仕郎興化路總管府經歷李公墓誌銘
元故處州路總管府經歷祝府君墓銘　贈承事郎知吳縣事周君墓銘
元故靜江路大墟務稅使王府君墓誌銘　元贈進義副尉金溪縣尉陳府君墓銘
故吉安府安福縣主簿潘景淵甫墓銘　元故湖州路德清縣尹陳府君墓銘

故民匠提舉司知事許府君墓誌銘
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
故宋迪功郎監元府學教授魏府君墓誌銘
元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季公墓銘
元故處州路青田縣儒學教諭黃府君墓誌銘
故龍泉縣學教諭湯府君志銘
元故監元路經歷劉君墓銘
故贈承事郎大府斷事官尹府君墓誌銘
元故樗巢處士儲君墓銘
元故徵士周君墓誌銘
故三槐隱士王府君墓誌銘

卷六

墓誌銘

故晦巖居士王君墓誌銘
故鄱陽劉府君墓誌銘
故高府君壙銘
故熊府君墓誌銘
呂府君墓銘
故麗水葉府君墓銘
連州黃府君墓誌銘
廬陵劉徐生墓銘
故永豐劉府君墓誌銘
呂府君墓誌銘
梅府君墓誌銘
故陳府君墓誌銘
徽州羅府君墓誌銘
故蔣府君墓銘
故仙居陳府君墓誌銘
永康徐府君墓銘
象山王君墓銘
李信甫墓銘
麗水黃府君墓銘
錢唐沈君墓誌銘
莆田方時舉墓銘
南海高君墓銘
周君墓銘
故義士胡府君壙銘
故王府參軍胡君妻項夫人墓誌銘
故茶陵貞母陳夫人譚氏墓誌銘
故胡母歐陽夫人墓誌銘
故秦母夫人金氏墓誌銘
處州教授吳君妻邱氏孟貞墓銘
魏賢母宋夫人墓銘
故陳母林夫人墓志銘
故上虞魏君妻馮夫人墓誌銘
姑蘇林君母墓銘
故鄭貞婦賴氏墓志銘
故樓母吳氏墓銘
鄭母蔣夫人墓志銘

卷七

塔銘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塔銘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
天竺靈山教寺慈光圓照法師若公塔銘
佛光普照大師塔銘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
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峯金公設利塔碑
佛性圓辨禪師淨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處州福林院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住持淨慈禪寺孤峯德公塔銘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仁公塔銘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淨慈禪寺第七十六代住持無旨禪師授公碑銘
佛智弘辨禪師傑峯愚公石塔碑銘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上及公塔銘

卷八

塔銘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淨慈禪師竹庵渭公白塔碑銘
元故演福教寺住持莆庵講師示公道行碑銘
佛鑑圓照論師大用才公行業碑
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別峯同公塔銘
故靈隱住持樸隱禪師瀞公塔銘
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溟日公碑銘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竺遠源公塔銘
天龍禪師無用貴公塔銘
元故寶林禪師桐江大公行業碑銘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
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
扶宗宏辨禪師育王裕公生塔之碑
杭州集慶教寺原璞法師璞公僞塚碑銘
日本建長禪寺古先源禪師道行碑
日本夢窗正宗普濟國師碑銘
佛眞文懿禪師無夢和上碑銘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大上清正一萬壽宮住持提點張公碑銘

宋學士全集卷之一

明 宋濂撰

賦

奉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而奉旨撰賦，垂誡方來。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漢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爲之歟，抑其言是信，而後之好事者假託傅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鳥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

炎漢六葉，寔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叶仁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卯之酒，屢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蟠桃之入口，傳偓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迴，銀燭未掩，丹扆斜映，啓承華之秘殿，畤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降臨，託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葱蘢，覩芳姿之妍靚。於是琱席初延，瑤觴屢傳，闓辭吐兮襲人，標扶舉兮高搴。紫雲之輜軿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燃。乃啓兔幃，乃瀉翠籩，乃出桃實，獻於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剖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僊。將懷核而種之，斷上林之寒煙。王母微笑，慶世易遷，傷花實之並見，歲屢閱於三千。惟紫府之列眞，視滄海於桑田。彼窺鳥牖之小兒，尚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韜五行之亭毒，育六氣以流形。鄙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瓜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璧之晶熒。俯貼金盤，巢蓮之龜藏六，仰承玉露，常滿之杯非傾。銳首發兮尖岑，豐下觜兮墜星。衆皺蹙背文之豁，一痕並面色之頳。荷盤欲展，蚌甲未扃。藏仁之跡，猶花含肌之縷，如生肉好之隱，約圓合線之交。府龜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絢爛兮金明。鳳卣蟹鑪同藏，珍於天府，星形月魄，挾灝氣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惝恍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橘類巻兮巴國，棗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士，騁詭辯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峙，仙掌高擎，翠飄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翁冥。苦白日之易短兮，竟莫制於頹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和之織帆兮，寄鼎湖之龍升。託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秤。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皇明，眞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詗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卽龍虎之丹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躋兆民於喬松之明。神機流淡，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剡兮階秀芝莢。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革往古之荒所，法唐虞以作程也。辭曰：桃有核兮大盈掌，歷千齡兮多惚恍。慨靈仙兮勞夢想，誰見崑丘兮紫芝長。眞人出兮海寓，禮樂爲冠兮仁義作綬。簫韶九成兮鳳凰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說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殿爲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蠡上之字刻於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況丁酉日爲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託之者歟。然濂年已邁，術學皆廢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崆峒雪樵賦有序

劉君宗弼，家贛之空同山陽，學贍而文雄，嘗擢進士第，入教成均，出任浙江部使者之寄，聲光已赫然矣。君乃退然弗居，方以崆峒雪樵自號，其殆顯幽一致者歟。非賢而有德者，蓋弗能也。君因請濂賦其事，雖蟲篆刻之學，老且忘去，姑勉操觚，雖用賦體，而比物成義爲多，君之西還，或歌於清泉白石間，山靈聞之，未必不囅然一笑也。其辭曰：

伊崆峒之拔起兮，鎮嶺南之靈區，翠旓縮其淩空兮，播灝氣之甡殺，章貢挾以北流兮，萃士脉之滋腴。穴

遙通於瓏翁兮勢蟠亘於鬱秪信地維之奧宅兮爲靈真之所都則有白鶴羽人黃房丹士斸玉爲房鑄金威黍仰青帝以布帷樹赤霞而啓籥悼下土之氛濁渡飆風以遐覽惟彭城之偃子兮式爛柯之遺軌謂靈爽之可覩兮邕翩翩而遐舉躡鹿胞之花屐約芝田之藥巾剪湘雲之枝採點彩鸞之尾借胡麻之末飯愛白石之堪煮躡洞真之石扉借桂月之寶斧期織室之下臨兮旌綠文之可授於時玄冬屆朔氣交水腹堅金莖高二鶴夜語獨鳥啓韜葬六花之聚白合溟涬於空寥幻九清之秘景鬭太素之神苞奪人目精兮若流汞翻空而不定一白無地兮如爛銀炫爍於紫皇貌林玉樹疊顆聯條柯顛亡於春綠籟巧織於晴梢乃瞥瑤璣乃伎冰櫻屑中塞而生鱗指甄偃而弗屈丁丁許許不遺餘力已枯成朵方長不折玉屑隨聲而輕墮緒蕊倚雲而初積東以九真之赤藤附以千年之苔魄既逍遙而永歸忘疲鹿於今昔歌曰我朵我樵兮大巖之野萬樹瑚瓏兮玉光照夜孰能相從兮與鶯旌而俱下於是築石竈鑄金經養神火煉黃宵汞生水虎之窟鉛出火龍之扃液承太乙之珠機運元華之精發乾坤之奇秘鄞鄂之丹城遂伐毛而洗髓致陰煉而陽凝種芝於瑤玉之山折桂於廣寒之庭領衿佩於橋門集鶴馭於玉庭白簡紫飛緗衣赤朗近一山而持斧使九夏之生冰適乘風而來歸兮於瀛洲之先登隔人間之風雨兮邈與凡之異程至若西鄰之子沈酣搶歌屏鑑香暱笙火花茶傑階舞蹈銀館歌奏黃庭迷南華之要驂鯉噴東郭之脩樂鍾鼎之遺甔祇嬉游之近醉倘父釣渭阿衡耕莘或封齊於東海或致君於華勛齊出處於一途肯變志於屈伸世紛紛兮麗以新蟬代新兮傷芳辰翻海水以爲霖兮曾莫濯夫游塵孰不化爲胡蝶兮依華旄之飛文丹禽翔夫空谷兮亦寥寥之一聞彈樵歌之逸響兮答綠綺於秋旻歌曰若有人兮在蘭涯止白虎爲使陟崇巘止皓鶴迴颷歘天苑止廬白內朗絕纖瑕止仁斧義戟龍鏘鳴止鵷胥匪施痂弗形止剸彼薪樗扶松柏止養賢大鼎熟以烹止天下爲公大道行止遡風屹立思登位止

頌

平江漢頌

天命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甸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於時陳友諒擁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僞修憲衙虐驅蒸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羣臣於庭而告之曰陳寇不道敢歷予侮昔者寇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丑鄭切訪也）我金陵賴備一二臣鄰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脅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尙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都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冑（師發也）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寇大懼解圍而遁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寇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鞫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

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僞平章舟殺劉餘二千辛卯復酣戰寇將張定邊紫雞鳥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移屯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寇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寇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兵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於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殺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翩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飮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帛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爲頌詞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天眷有德寶惟哲皇肆其神衆以靖寇攘義旅東指罔敢弗若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賴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翼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讎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蟻輕陟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劉僭號發江濟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蠢胡不然復豕而跂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用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後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鍛甲兵酒爾糗糧各發爾誠搖光在申夷則之月禡牙江滸皇乘巨艦以督以誠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颷火獵激旗旗揚揚（蜂切江）艨艟將將矛戈洸洸鎧胄明明哉怒哉厲哉戎哉颺雄威所存巳無荊湘既與寇逢大呼衝擊藥騰燄颺星流火鼓雷奔巨湓雷劈殺氣冥冥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附弗顛鐵艫湊颶箭束蝟集流尸塞川舟行弗前寇魄既褫扶鉤而逸聚於湖奧苟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霧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衡我師見之千艘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逮酉僕姑一發殪此脅首貫睛及顱仆若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逆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飢予哺昔何爲迷今始撫摩羣凱而旋驕吹鳴搖形於樂歌飾以鐃鐸飮至於廟頒賞於朝帝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歎或謠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升平可坐而策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遠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纖朝孰敢肆劈在昔赤壁泊乎合淝事以韋集尙傳策書況茲之功俊偉赫燿揆古無讓可無詠謠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拜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甘露頌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甘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皇帝敕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

酒。凝結如珠。肪白飴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暨達左右。物靈淋漓。藹涵太龢。天休震動。中外嗟嗟。又明日丙子。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牒。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爲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淸。下及太甯。中及萬靈。則符露呈瑞。陛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天不愛道而嘉祥徵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驩豫。底於敉甯。神應之臻。職此故也。翰林侍講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露降於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辭策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上惜存撝抑。皆推而不居。言旣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濂竊伏自念。氐北有星名爲天乳。若明而潤。則甘露下焉。王者德格於上。恩覃於下。靈氛充物。祕覩斯甄。此天人感應之常理也。欽惟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胥滋。不一而足。彩霞成鳳。卿雲聚繡。亦爲飛翔。白兔俯伏。瑞蓮並蒂。嘉禾孕文。實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今又覩茲聖徵。則其德洞淪冥。功成不宰。三瑞沓至。千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爲可徵者乎。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爲瑞。以五風十雨爲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液。夸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爲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絕之智。卓冠百王。爲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上天降康。甘露之瀼。於粲其英。純乾發白陽。以布於下方。凝於休祥。其祥伊何。盛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潛靈是錫。誕啓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厭厭浥浥。紛紛密密。匪隨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沖和氤氳。以文我太平。惟皇之聖。貞符自應。不卑而沐。不高而迎。茀祿之攸盛。惟皇之明。貞符爾承。不敢而傾。不汰而盈。茀祿之攸當。休慶之卽。四國之式。有溢厥聲。趨於千齡。

嘉瓜頌

皇明武於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蒸蒸。盛物效祥。乃洪武五年夏六月。嘉瓜生於句容張觀之圃。雙實同蒂。圓如合璧。奇姿分輝。紺色交潤。誠爲曠世之產。壬寅。京尹臣遇林函以素匭。圖其形於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尙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惟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甯、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天顏怡愉。重臨屢顧。良久乃言曰。徵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於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自來矣。陛下勵精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見於茲。上謙讓弗居。然而鑒覩之臻。復不可不承。乃詔內臣寘諸乾淸宮。翌日甲辰。薦諸太廟。臣濂退而思之。夫瓜。蓏（刀果切。實在地生。）草之屬也。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諸傳有之。神瓜合形。表緜緜之慶。此固兆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況瓜之所出。本於回紇。中國得而種之。故名爲西方。今皇上命大將軍統帥西征。甘肅西涼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肩入貢。大顯叶瑞。其又不在於茲乎。然而異畝同穎。周公作嘉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馨。昭

宣我神應。煜煌我王度。寔可呼（於金於甘二切）默而遂已乎。顧臣猥劣。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謹上其事。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錄。復繫之以頌。頌曰。乾道載淸。坤維用甯。保合太和。發爲休禎。句容之墟。無[illegible]瀕。神瓜挺出。殊實同蒂。瓜孰非單。此合而生。二氣旒質。鍾星降精。甯房均甘。冰玉競爽。明月重輪。彷彿塡象。豈無資運。產於戶東。（叶）時若茲瓜。協瑞聯祥。亦有華平。張翠作蓋。時若茲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羅岡綿延。西域旣柔。德冒八埏。羣臣曰都。敢拜稽首。神休滋彰。天子萬壽。與從啓運。遠覩盛頰。兩歧秀麥。合柎（方無切。花萼足。）孕。遂矧此貞符。近在畿甸。王化自邇。遠無不服。帝曰吁哉。朕猶慊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爲祥。宜獻淸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召。執瑞不矜。帝則弗居。唯親是思。我民之同。以實應天。斯乃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皇帝旣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讋。萬邦咸臣。用羣臣奏。臨濠爲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俞北民人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鑄大鐘以定衆志。以稗治化。侯旣受詔。遣使者至當塗山中。徵金工何成。諭以天子明命。卽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搏泥成範。甚其鍊銑角衡之度。侈弇爲良。篆帶以方。候其燥剛。始穿治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範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涖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冶之神。禮旣成。橐籥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淸漢。鎔液旣澄。氣喧雲興。循竇而入。肅肅有聲。揚施陰凝。勁爾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釁隙。以祓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囷。煒燁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樓廨臺。副以雞隆。聚千夫之力。曳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電奔。震撼太虛。迥邇聞者。靡不聳愕。何濂居從官宮。幸鳳陽。親觀厥美。侯遂請濂爲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鎛鐘又爲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寖失古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宜遵天地。孚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罪國史。以文辭爲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鳴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倒辭。頌曰。維天穆淸。鼓以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濬哲。法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洩。隱於簨簴。其龍飛翔。乘陰御陽。洸溜八荒。神物攸起。是爲帝里。從者如雨。於焉孝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飾之以鏞。因敢弗恭。乃伤鳧氏。乃其爐鍾。乃冶乃鑄。化金爲水。赤氣夜明。如日之升。流陶而精。入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鎚不錯。輪囷順軌。旣啓其型。敢愛斯牲。祓祭禋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高揚懸植。交扛孔嚥。載考載擊。宅兮圍圍。觸兮貫貫。應乾盈坤。以警昕夕。發揚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博碩而肥。聲與政通。拓美集祥。熏於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斂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鏞實爲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諛。爰告於衆。是傳是誦。

凝晉武帝武功頌

惟咸甯五年冬十有一月，皇帝將擧兵徂征，乃集多士於庭而訓之曰，惟皇天孚佑有晉，俾克君臨萬方，爾萬方有衆，罔敢有肆厥志，朕猶夙夜祗懼，若將墜於深淵，唯恐一夫不獲，以越前王彝憲，商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朕曷敢荒寧，今孫氏皓含我民弗靖，唯酒與色，淫酗無厭，大鬪羣臣，起土山樓觀，殫極工藝，肆厥威如虎狼，羣臣有正視者輒殺無赦，人怨神怒，皓有耳若罔聞，知則亦弗畏，天降威命，上帝震怒，集厥命於朕躬，不敢不正，敢用吉玉宜璧，昭告於上天神后，帥爾有衆，底天之罰，爾伷爾爲王子，國之休戚，與爾同之，爾督徐州諸軍以出涂中，爾渾戮力王室，僨在朕心，爾督揚州諸軍以出大江之西，爾預，夙以嘉謨告朕，朕極不忘，爾尙克踐前言，以成厥勳，荊州諸軍爾其帥之以出江陵，爾濬爾作大艦，欲有事於皓，多歷年所，今維其時，非爾弗克終厥圖，益梁諸軍爾其監之，以下巴蜀，爾彬帥其部曲以從，爾奮爾戎世號忠貞，各將爾師，以出夏口，以出武昌，爾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五軍，爾濟副之，嗚呼，爾有衆修乃干戈，峙乃糗糧，齊乃卒伍，勿褻厥紀律，惟爾實往，敵朕威盛，逮厥君臣，宜執俘之獻於大廟，勿大肆殺戮，惟爾賢，嗚呼，朕豈有愛於皓士驅，閔我民罹荼毒，謂以爾多方矜職，乃肆爾尙克兢懷保者撫，戮兵戎所指，弗使致厥傷，俾朕溥布於下民，時乃功，爾不聽朕言，朕則孥戮女，爾其念哉，太康元年春，安東將軍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龍驤將軍濬克西陵，鎭南大將軍預遣將渡江，自進克江陵，沅湘以南諸郡皆望風送印綬，預分兵益濬，建威將軍戎遣將與濬合攻武昌，降之，三月，濬以舟師入石頭，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夏四月，賜皓爵

歸命侯，遣使行刑，誅除皓苛政，詔增充邑八千戶，進渾爵爲公，濬輔國大將軍，預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以伐皓之役，實始於鉅平侯祜，詔策告其廟，封其夫人爲萬歲鄕君，食邑五千戶，復詔博士臣某刻石紀功，昭示萬世子孫，以紹有晉無窮之基，弗敢墜，頌曰，爞爞有晉，寵綏下民，欲俾萬方，均爾至仁，惟皓不恭，據彼衡灘，殘虐是逞，若火四焚，帝怒斯赫，命將徂征，龍盾虎旗，照耀日星，士氣如虹，吞厥南土，長江天塹，一朝飛渡，罔不震蘊，流汗浹背，豈伊神武，自天而墜，帝命將臣，汝戒汝師，汝敵則劉，降宜合之，皓既面縛，赦致不釋，萬里雖遙，天威咫尺，青蓋委蛇，入於洛中，夙發其祥，昭此武功，皇華載道，六轡耳耳，誕布陽和，以消陰曀，旋乾轉坤，六合一家，文恬武嬉，渾渾無涯，有功者賞，載賜戰鍚，赤芾桓圭，帝不之靳，惟帝神武，熊羆築策，拓開發蒙，振此日月，帝德流衍，頌聲斯播，授之樂師，以薦郊廟。

擬薛收上秦王平夏鄭頌

粵武德四年秋七月朔，記室薛收頓首再拜言，仰惟秦王殿下，龍興晉陽，佐我皇帝，起義兵以戡定禍亂，金鼓一振，罔不臣順，唯鄭王世充，夏王建德，昧厥大命，侵牟我邊陲，刈劉我烝人，鈔掠我玉帛，干戈之相尋，殆非一朝一夕，皇帝震怒，詔王督諸軍伐鄭，遂敗世充於穀水，進圍洛陽，建德不思自靖，因德爲會，將兵十萬來救，王率諸將鼓戰，破而擒之，於是世充智窮援絕，率羣臣詣軍門降，王至長安，獻俘於太廟，行飮至禮，詔斬建德於市，免世充爲庶人，徙於蜀中，大赦天下，天下萬姓，讙欣舞忭，以爲皇帝之睿謨雄算，王之戎功駿烈，微斯乎不可得已，收備在戎行，親睹制勝料敵之奇，進退擊刺之雄，耳目怖駭，若臨鬼神，

雖爰芳無窮，不可無歌詩以鋪張鴻休，謹撰平夏鄭頌一通以獻，庶幾昭示萬世，以宣有唐之聲烈，以著王業之艱難云，其辭曰，眞主挺生，宅靈孕奇，天日之表，龍鳳之姿，嘘陽吹陰，宰於化機，精神所被，物無不綏，皇帝興兵，以遏亂階，王左右之，神運天施，成厥奇謨，氣若元龜，或賈淬勇，力如虎羆，雖雄吞八極，易若拾遺，如鼓迅飆，決決四來，降燕帖魏，蹈秦以驂，金鼓之下，孰能捍台，維此二豎，曰夏暨鄭，憑河北南，兵犀弓勁，勢成鼎足，力與我競，夏賂梁陽，思百其勝，衛洛滑齊，兗蹂踐英定，鄭取汴宋，我諸屏，封豕長蛇，貪噬益橫，況於官城，大設坑穽，四周削趄，峻若甑飯，忌則陷之，毀宗滅姓，怨氣塞天，萬姓嗟苦，人之孔哀，其何能堪，皇帝曰嗟，我人何辜，救汝秦王，汝亟是圖，汝敵汝甲，汝張汝弧，汝簡銳驍，東伺其都，王拜稽首，禡牙出徂，匪危飛翻，士卒嗁呼，曰爾萬寶，爾疾而趨，扼其龍門，掛道殘疎，曰爾德威，親敵若無，圍厥河內，批其大輒，曰爾君卿，爾援鼓桴，控彼洛口，以絕餉輸，屢戰屢克，王乃向洛，移軍青城，壁壘基錯，寇薄穀水，榜以虎落，王曰爾逝，爾急往角，我引騎南，以觀其魄，靈威莫抗，寇漸退却，橫戟長追，如風入蘀，掘塹而守，朝鼓夕柝，不日成擒，以爲鼎鑊，洪爐熾炭，何金不鑠，夏人卒狂，稱兵震惡，其旅若林，藏可怖愕，王曰靖哉，爾衆勿搖，寇卒既陷，寇將且燒，寇命當傾，決於今朝，莫匪上天，欲逸我勞，使發一矢，中此兩鷂，咽喉之門，實在虎牢，吾往敗之，短兵爾操，且行且卸，伏銳於坳，伺寇深入，乃與死麾，寇因大駭，布屍滿梟，進退維谷，更勵益驍，偵吾牧馬，將襲而逃，王乃濟河，南臨廣武，蹻彪如雲，留彼弗取，寇集來迎，列欄牛口，我閉弗出，日反逆午，寇氣既退，號誠欲走，王謂士及爾撃部伍，爾將臭騎，突此羣醜，矛進而翼，截其兩肘，首寇方朝，顚倒失

序，寇驚疾方駭，不及掩耳，擊刺從衡，龍飛熊吼，天日爲黃，塵起如霧，正戰方酣，王出以奇，爾知節等，卷旆而馳，旁繞寇陣，張我虎旗，寇衆惶駭，奔如流澌，循彼脅首，欲絕而西，神槊一指，顚若墜尸，王叱武威，執而縛之，囚示鄭人，鄭人曰嘻，我援已絕，我力莫支，我肉我骨，我租率羊，以臨，有從者孥，亦復來歸，叩頭再拜，冀免厥夷，乃獲乃俘，振旅而復，王被金甲，懸厥魚服，遠而望之，有光烜煜，大將森森，後先聯屬，鐵騎萬匹，旁羅羽纛，鼓吹鳴沸，節以金鐃，濟廟有赫，上與雲齊，陳列獻俘，嵩呼賀成，帝乃揖以讓，以拜以，設祝以，已飲至列，筵如竹，醇醪川流，積殽林簇，免冠既酢，詠歌相續，皇帝曰嗟，資賢孔悲，嗟禍濟惡，厥身同殲，皆以其兄以合，酬嵬，元兇罔赦，遂衆磔攻，持以不死，徙寘蜀邦，我人胥頌，轉輪是共，或居退荒，久假冠封，怡怡自保，息肩是宗，宜行赦宥，式寬其罪，復教字內，以示大同，升成和闢，無遠不通，弘宣帝澤，丕昭仁功，萬方有言，如歌斯撤，昔也戰爭，連城蹀血，蒿萊千里，人跡殆絶，今也恬嬉，齊戶家室，盡斂戈矛，化爲耨鎡，人和氣迸，太和當發，山出器車，應形瑞遴，麒麟在郊，在鳳巢穴，黃龍舒采，白鳥振翼，無間朔南，蒙教孚於，視彼梁楚，千鈞一髮，定知來朝，不煩斧鉞，天生烝人，下代僞僭，必眷有德，以綏以撫，簡策所紀，更僕莫殫，彼之秦漢，厥事孔明，嬴政肆虐，虎視城中，鎧兵因河，爲固自防，酬狐一鳴，亂如沸羹，六國復興，各自立王，紹起會稽，中號最強，喑嗚叱咤，萬夫勝戰，劉季斬之，如縛豺狼，敵一勦，寰宇乃康，彼隋比秦，尤肆天紀，諸梁搖戈，梟如蜂蟻，不有窮之，代何能治，惟帝明睿，乘運而起，惟王輔之，以臨四海，黃鉞白旄，翦蕪不軌，無遠不暌，無險弗砥，夏鄭既夷，治平可致，授之炎漢，聯芳儷美，赫赫神功，可昭萬祀，收在戎行，躬睹鴻烈，敢揚頌辭，以告太

史。

豫章鐵柱頌

豫章郡鐵柱二。旌陽令南昌許遜敬之鑄以鎮蛟者也。郡地濱於江。水盈騁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吳猛世雲用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追殲其神於長沙。復懼遺孽游衍。與使物冶鐵。厭其窟宅。一在西山鐘嶺南。湮沒已久。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存。柱出井外尋尺。下施八索。謂能鈎鎮地脉云。唐咸通六年。節度使嚴譔來為郡。將發視之。未及。忽烈風雷雨。江水暴溢。譔恐而止。其見於道家書者如此。濂竊聞之。周有壺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神謂龍罔象之屬也。古蓋有其術矣。剡單陽則飛。制以重陰。乃伏而不動。鐵陰而蛟陽者也。斯柱之建。其亦沈橭象之遺意與。於戲。豫章之民與蛟不兩立。微旌陽西安。民其魚矣。濂雖不敏。謹徇郡守某之請。勒文柱下。以頌神功於億萬載。頌曰。吳楚合域。翼軫分經。南昌鉅都。蛟孽所庭。呋攫波譎。雕蓮誇祭。夫諸騃驗。胜過禽徵。沈龍遁產。蝕阜泓成。鬻伯應懸。鬼憲宣刑。鑄籙三辰。斗劍七星。揮斥雷戰。刳劉蹯升。河害黑鄂。川液紅星。軌天設鎮。冶金建標。祝融主錢。幽伯司型。八神錫衷。五官儲精。上旋圓樞。下鎮方扃。宓妃捧鑑。淵后持衡。鷖翟鶴瀨。月吹烏汀。仙旂過紫。童節流青。玄動潛泐。彖牒晶熒。龜山鐵縆。龍鼎文銘。翊扶鴻宰。斡運消寧。泰山可礪。盤柱弗傾。

三老圖頌

浦江鄭氏以孝弟為政。一門五十餘室。不別緊業而爨者。垂三百年。盡和充物。發為祥徵。三詩作朋。形於同氣。孟曰伯陽父。年七十有二。叔曰仲德父。年視孟而縮其四。季曰仲舒父。年比叔又劣其五。惟是三老人者。身藏明德。聿昭前則。天休滋錫。精神熙康。羣從子姓。趨翼乎後先。仁聲義聞。流衍於倫類。誠可謂備享百福而綏有遐齡者矣。濂竊聞之。南極有老人之星。古者謂其光明潤則下多壽考。是則天人之間。氣化孚浹。同流上下。徵世盛長。似若不偶然者。況於孝弟之家通於神明者乎。宜其人瑞之鼎立。炳若奎之川臻也。濂也不敏。覽圖興嘆。斯頌之所由作。其辭曰。維天降康。其福穰穰。斯壽之祥。其祥何徵。非星之熒。非雲之卿。非三秀之榮。鍾我壽朋。大冠縮衣。載肅其儀。其神孔熙。其樂孔偕。叶燕居之眈。時盍其簪。如鼎之安。如星之參。協數於三。孰不式且瞻。旌門有恤。孫子之飭。有百斯集。雅雅魚魚。振振揖揖。或翼或趨。徐弗亟。唯步武是式。歲時宴饗。叶肆筵於堂。籩豆大房。曰殺羔羊。其釀芬芳。鐘鼓喤喤。笙簧洋洋。多士鏘鏘。更獻壽觴。祝頌於前。執酌於旁。人士來觀。有嘆有言。維此旌門。德義之存。維此壽朋。世福攸臻。積之既深。受之彌豐。錫羡於後昆。其遺之都。孰侈孰舒。孰形匪圖。古亦有諸。其年曰耆。或至於期頤。是猶是茲。儼美而同趨。九疑之山。有石巖巖。白嶽之水。其流瀰瀰。眉壽無有害。與之同體。壽俊之良。髮素而眉龐。弗祿其慶。叶流榮於鄉。匪榮於鄉。實邦家之光。洪武十年七月望日。前具官宋濂述。

詔

奉制諭安南國詔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爵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煃薨。我國家賜以謚誥。而立日熞為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曰熞為叔明所逼。悉自剪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弒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熞親賢命而立之。庶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俱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裔。爾其毋悔。

誥

給事中安統除兵部尚書誥

兵部司馬之職。倚習法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雖其人。蓋戎務之出入。馬政之弛張。莫不繫焉。非有簡歷之才。練達之知。不足以奉揚威武。毗贊機密者矣。具官安某。粵自蚤歲。有志事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內廷。論思獻納之益。亦時有焉。夏官之選。惟爾之能。然以八座之貴。朕非輕以畀人者也。爾尚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嗚呼。惟秉義守正。則可以謹科條。惟趨事赴功。則可以行邦政。尚思自勉。服我訓辭。

遙授李思齊江西行省左丞誥

朕起布衣。除暴亂。救民於水火之中。其有能知天命所在。帥衆來歸者。朕每嘉焉。爾李某。當元運之衰。奮自汝南。擁兵而守秦隴。積年屯戍。志在保民。及我師入關。乃西往臨洮。已而率其士馬之衆。納款轅門。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為福。視彼暗於事幾。殘民以逞者。相去遠甚。可謂通時達變之豪傑矣。茲授左轄於外省。列之朝班。仍給其祿。爾尚夙夜恪慎。思保令名。以稱朕優禮之意。爾其懋哉。

侍御史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布宣政令者也。況河東山西之地。古為雄藩。所轄州郡不翅六十有餘。版籍之廣。民庶之繁。其事亦云夥矣。遴選者鑄印開省。未設丞弼。先命近臣為參知政事。奏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參預而已也。惟斯選者。非得勛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哉。具官王某才足以匡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十五年。踐歷中外。多著勞烈。執法中臺。聲聞益著。於是簡在朕心。俾蒞政府。嗚呼。陳紀立經。爾尚膺藩宣之寄。安邊靖圉。爾其盡撫綏之方。往惟汝諧。毋替朕命。

同知臨洮府事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陝西在古為雍州之域。三秦之地。延袤一千餘里。土廣物殷。號稱難治。朕嘗建行中書。設參知政事。以綜覈衆務。以鎮安萬民。然必得同寅協恭之臣。共蒞治之。則事集而功成不難矣。具官班某。負倜儻之才。抱經濟之略。朕嘗歷試其為人。設施次第。綽有可觀。故自臨洮別駕。特授以參預之職。夫別駕四品之秩也。較之參預之資。實超十階。豈不以爾蘊此奇才。故不次而用之乎。爾尚夙夜惟勤。思稱朕懷。官政之有弊者。爾當振而新之。民瘼之未瘳者。爾當撫而摩之。則予一人汝嘉。爾其欽承。朕言不再。

擬誥命起結文

吏部尚書

程能而議功。定勳而頒爵。此皆選部主之。所以古者寘於五曹之右。重其任也。蓋國家之治。在於得人。得人之盛。繫乎銓衡者。甄別其能否。然則天官之選。可不愼歟。具官云云。爾尙允釐百工。以熙庶績。名器之崇卑。爾當愼其注授之方。流品之淸濁。爾當展其激揚之志。時惟爾職。汝往欽哉。

表

進新律表

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僞日滋。強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爲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後食可餐。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爲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漢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概皆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上天眷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羣臣。諄復數千言。唯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戾。法司奏讞。輒惻然弗自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雖貪墨之吏承蹈元弊。不異白粲中之沙礫。禾黍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敕刑部尙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於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奧旨。行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衞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鬭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云云。謹俯伏闕廷。敬進奉表以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洪武七年　月　日具官臣等上表。

進元史表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鑒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旣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一道同風。肆宏遠之規模。成混

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世幾陞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歷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嬖幸蠱惑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祇因於疏闊。周綱遂至於陵遲。風憲皆爲不補之猶。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眞主。中謝 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太陽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仰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旣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甯。足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汸、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箎、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分科修纂。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疏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本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致仕謝恩表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臣聞生世而逢眞主。仕宦而歸故鄕。此人臣至榮而至願也。臣本一介書生。粗諳經史。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沾分寸之祿。甘終老於山林。今幸遭逢聖主。定鼎建業。特敕省臣遣使者致幣。起臣於金華山中。俾典儒藝。繼陞右史。侍經東宮。供奉翰苑。去歲欽蒙特除承旨。爲文章之首臣。而次子璲授中書舍人。長孫愼、殿廷序班。一門三世。俱被恩榮。近者又荷追封祖父。親御翰墨。寵以雄文。粲然奎璧之光。照耀簡牘。且憐臣年老。令致政還鄕。又有冠服文綺寶楮之賜。鴻澤滂沛。不一而足。其高如天。其厚如地。其照臨如日月。非筆墨可盡述。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以布衣混一四海。如漢高祖以仁義化被萬方。過唐太宗宵衣旰食。孜孜圖治。欲使天下蒼生無一夫不被其澤。雖以臣之愚瞶。無寸尺之功。亦蒙寵遇如此之至。銘心鏤骨。誓不敢忘。自度無以效犬馬之誠。唯朝夕焚香上祝千萬歲壽。及以忠勤教子孫。俾世世無忘陛下深仁厚德而已。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濂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言。洪武十年二月十二日具官臣濂謹上表。

致仕謝恩箋

具官臣宋濂誠惶誠忭。稽首頓首上言。近者欽蒙聖恩追贈二代。許臣致仕還鄕。臣自正月初六日陛辭。十日發舟。二十七日至家。二月初三日謁墓所。祭告昭宣制命。龍光炬赫。下燭泉壤。鄕里親朋一時畢會。相與嘆嗟。以謂天朝待士如此之至。莫不感激思奮。此皆皇上之大德。殿下之深恩。顧臣區區何以圖報

於萬一。臣聞古聖人有言曰：爲君難。其所謂難者何也？蓋以四海之廣，生民之衆，受命於一人，敬則治，怠則否，勤則治，荒則否，親君子則治，近小人則否。其機甚微，其發至於不可遏，不可不謹也。所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無非用功於此也。治忽之關，由心之存不存何如耳。臣誠惶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太子殿下，仁孝溫恭，出言制行，動合至道，中外無不仰望。而臣猶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爲言者，誠以爲君之難也。臣退居田里，而忠愛之心彌切，旦夕不忘。於是敢貢芻蕘之言，伏望殿下察臣所言而篤行之，則天下幸甚。臣無任瞻仰激切屛營之至，謹奉箋申謝以聞。臣濂誠惶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

記

觀心亭記

昊天祐九月，民全以所覩昇。我聖朝皇帝執符御歷，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仁流，臻於泰寧。然猶孜孜夙夜，敬厥德，奉若天道，赫如上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復敕工曹造觀心之亭於宮城上。設甓爲墉，塗以赭泥，中設黼座、前闢彤戶。越七日壬子落成，上親幸焉，召臣濂諭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求免跳躑，終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祇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觀却慮，上契沖漠，儼道凝神，純一弗二。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怠。臣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昔有之，惟天無親，克敬爲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曰誠曰敬曰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源，淸而弗撓，庶績咸熙。否則天飛淵淪，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惟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皇帝陛下，法天啓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喩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心與天

爲一。祥刑敷政，壹出自天，衍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斁之聞，不亦韙哉。臣不佞，旣承詔旨，輒稽古昔而爲之記。別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遊琅琊山記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暨諸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濂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啓曰、臣聞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昔封琅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麗偉拔，爲淮東奇觀，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疇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亘雄偉，出瑯琊諸峯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漢高祖曾飲馬於此。國朝以山麓爲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修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亭豐樂之東數百武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僧寺，今皆廢，唯涼煙白草而已。濂聞其語，爲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柏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奔禱處，上有五龍君祠。皇上初龍飛屯兵於滁，會旱暵，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三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曆，爲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濂登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鶴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所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淙淙淸激，可鑑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宿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尙存。沿溪而上，過醉老橋，入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煉爲

堊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瓈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飄，伯清戲借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爲？濂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縣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守向子伋、因山爲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梧桐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丁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磴折，黃茅白葦間，莽不知所之。宋熙甯初、僧崇定獲佛舍利六百，壘石爲四十九塔於道側，纍纍如貫珠。塔雖廢，幸有遺址可認。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峯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歷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定公方平寫二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唯新構屋三楹，中施佛像。僧紹甯出迎，坐方定，龍興院僧德學同太子贊善孟益，秦王伴讀趙鐵，晉王伴讀王璣，楚王伴讀陳子晟，聞濂入山，咸來會。咸云：太子正字桂彥良憩六一泉上，亦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留具飯，飯客飯已，學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銘已亡。張從書三字碑，亦斷裂臥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鑿石爲一方，鐫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遂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傍鐫淮東部使

者八人。舜臣琅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為之破顏一笑。又稱南有蒼巖泊。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瞰大歷井。井亦幼卿所鑿。沿山腰陟嶺拖嶠。遙望大江如練。鐘阜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明發下有琅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可測。名人題詠無異庶子泉。惜日夕復不暇往。然自幼卿博求勝跡。鑿石引泉以為溪。左右建上下坊作亭室。翠崖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為尤勝。今荊榛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亭興廢乃物理之常。奚足深嘅。所可嘅者。世間奇山川如琅琊者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黼黻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琅琊聞於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論邪。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繹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廁跡朝班。出陪帝子巡幸。而琅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清海宇之所致邪。非惟濂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殘辯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上賜。遊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高潔。水落石出字為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山石云。

元史目錄記

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輸於祕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禕實為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又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壎、臣朱右、臣貝瓊、臣朱世濂、臣王廉、臣王彝、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臣張宣、臣李汶、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事者仍臣濂與臣禕。若合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壎能終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於晉書。敕房玄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肆惟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既正。亦詔脩前代之史。以為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蓋如是。嗚呼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詞過陋。無以稱塞詔旨之萬一。夙夜揣分。無任戰兢。今鋟板訖功。謹繫歲月次第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刋定焉。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歙縣孔子廟學記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為郡。若州。而縣仍舊名不廢。其地為東越奧區。號多佳山川。黟川如旃前行。偃蹇不受羈縶。紫陽、問政二山又聳起東南。勢若翔鳳。鳳飛布紫金。諸峯又勝蒞於後先。而黃山又直西北。奇秀之不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崖翠岑。分劃陰陽。而吐飫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士。立言著書。勵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洗滌

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歟。初學在縣市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瑮。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而歙為鬬爭之場。官廬民舍。焚蕩無遺。而學亦燬矣。濟埋荒煙。榛荊蔽途。而狐兔或奔出衢人。識者為之傍徨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之夏。張侯齊來為縣。慨然歎曰。歙為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尚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於大府而經營之。矧故基已亘搆紫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翦刈穢荒。別春新土。充其虧窪。高爽塏疏。有踰其舊。中峙正殿。象儼正。配黼坐朱几。嚴事有容。旁闢從祀於兩廡。廡間外嚴正門。列以棨戟。法庭端潔。城平崇堂。闌楯翼遮。循道而脩。外為都壖。樹以三門。上麗靈星。榮光照煥。廟左別築論堂直齋。以處諸師暨弟子員。不苟不侈。無譽無遠。經始於秋九月。考成於明年壬寅之秋八月。侯帥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飭。庭燎伊熾。俎維旅。法齊苾芬。神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歎嗟。至於咏蹈。僉謂侯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奉幣請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致其藝而適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曷嘗析為二哉。自世道既衰。不復獲沾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提鼓而從車徒者。乃指為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欲之人士尚當專心一力。悴於明體適用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遺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某郡人。以行中書掾擢為令。招徠懷集。民驩趨之。遂成市落。縣庠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呂堨及良干范院二埭。歲以有秋。其善政蓋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則丞胡洪辰、主簿王某及江君云。

集賢大學士吳公祠記代

先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於鄱。再遷於睦。三遷浦陽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發者。又遷縣西尊仁里。至先公十五世。曾祖諱開。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父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妣金氏。追封渤國夫人。先公自幼有大志。篤意儒學。及壯遊京師。主留守馬扎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元統間。脫脫為御史中丞。以先公嘗用說書。奉明宗於潛邸。奏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易為副提舉。階將仕佐郎。先公年已六十一矣。未上。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遷中政院管勾。承發架閣庫。復陞長史。階成如故。重紀至元末。廟堂用事者頗擅威福。上與大臣謀罷其政柄。先公實協贊之。上念其功。召至便殿。錫以黃金繫帶。超拜集賢直學士。就轉侍講學士。未幾。陞學士。歷亞中、中奉、資善、三階大夫。會脫脫入相中書。國有大政令。多咨先公而後行。先公每引古義告之。言無不聽。民被其澤為多。先公以年及致仕。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辭謝不受。

7

先公前娶盛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李二氏。金氏封湯國夫人。子男二。長萊、字立夫。延祐庚申以春秋經預鄉薦。後用御史薦舉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博學能文章。爲世聞人。亦先十七年卒。次即志道。崇文監丞奉訓大夫。孫男三。長士謙。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次士謐。次存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弁。曾孫女一中。先公生於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薨於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二。卜以是年八月十二日庚申。葬德政鄉後吳山徐塢之原。距承旨公墓左五十步而近。嗚呼。褒敘令德。是在世之立言君子。非不肖孤所敢僭。姑序世系及歷官次第。納諸玄堂。別錄其副以藏於家。庶幾後人知所致焉。嗚呼痛哉。孤子志道泣血謹記。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惟我皇帝既定浙東西地。以其疆場與寇人犬牙相入。乃置浙東行省。以轄五府一州之衆。建牙於嚴。於時右丞李公實以上之懿親。總受藩宣之寄。而兼命參知政事胡公德濟分治諸暨。所以聯絡氣勢。綏輯東土。而折衝外侮者也。乃乙巳之春二月己丑。寇挾我叛人謝再興分兩道入寇。其舟師自釣臺烏石窺我建德。公遣兵禦之。其馬步卒躡諸江而東。圍諸暨之新城。聲言二十萬。號營旁午。旌旗光塞。寇堅忍持重。務以爲必拔之計。據衙寨。創建倉廩。預定州長武官尉。復分精卒數萬。屯城北十里。以遏我援師。胡公堅壁力守。戒將士勿輕與戰。有來攻城者。發矢石退之。遂遣使乞師於公。公即欲馳援。初釣臺之役稍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羣情疑沮。或獻謀於公曰。嚴實吾藩垣所寄。寇若闚公往。即趨乘之。柰何。諸暨雖受圍。得一鋭將帥師焉可也。公曰。浙水東門戶在諸暨。諸暨苟不守。郡縣必致繹騷。故寇盛兵東向而使游兵詐釣寇以撓我師。我不往。脫有非常。嚴其能獨利乎。乃屬大帥三人爲居守。明日癸丑。遂行。有自寇中來者。又以衆寡不敵爲辭。公非顧。甲寅至浦江。丁巳。抵烏傷之龍潭。去寇營不二十里。因據其險。忽有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百倍。日且晡。軍中譌言寇將襲我。公亦不爲動。夜四鼓。城中知有援至。潛縋士卒來約。明日將空壁逆戰。戊午。蓐食已。公分諸將爲左右翼。公自將其中軍。既成列。會參軍胡君深復承公檄。率所部將士亦自括而至。軍氣益振。公乃申號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衆多。我國何負於叛人。寇乃挾之日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吾不敢愛其生。遂夜銜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視。皇天助順。不可誣也。今寇又不改行。盡驅其衆以擾我邊鄙。古語云。軍中見白氣者。剋敵之像。此殆天欲滅此寇也。爾尊尚效死。斬刺以報國家之寵靈。毋怯毋貪獲。毋避險阻。毋左右顧亂。有不如約者。即戮以徇。語始畢。寇兵數圓陣而至。兵既接。公乘匹馬挺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寇之精鋭所萃。見公至。競來迫之。槍槊及公膝。公馬上運戟。捷如雨風。當其鋒者。應手皆仆。寇氣皆懾。左右翼及諸軍一齊奮擊。聲振天地。軍遂大亂。時溪澗兵居後列。縮觀望欲集。兩山之民呼曰。寇敗矣。寇敗矣。遂皆棄甲而奔。我軍乘勝逐北。斬首如刈麻。前後蹂踐死者以萬餘計。溪水爲之不流。胡公亦率精甲出與城中從公合擊之。殺獲甚衆。其主帥僅以身免。燔其營壘若干。俘其將帥六百。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仗。積如丘山。三月己未、凱歌而旋。所至父老爭進牛酒爲公壽。公勞而却之。辛酉、還嚴。既飲至。即命幕府上其

功簿於朝。上嘉公敵愾之功。錫以御衣名馬。其餘將士。第功行賞有差。濂聞之。軍讖之論良將有曰。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說者引薛仁貴爲將。持戟腰刀。奮呼入敵。衆輒爲之奔潰。此所以爲天下之雄也。濂以公之事觀之。殆似有過焉者。蓋仁貴挺身陷陣。其驍悍若與公同。然必兩軍相當。方可制勝。未聞其以寡卻衆如公之爲也。今寇兵大集。塞野蔽川。人孰不爲公危。公以不滿萬之衆。談笑而殲之。斯不亦昔人之所尤難哉。由公精忠貫於內。勁氣注於外。但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瞋目張膽。視寇若無。故其功業焜燿至於如此也。公之賢爲不可及矣。濂昔待罪右史。嘗書公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邦人士之請。爲文若詩。以昭公之光。庶使世之讀者。上毋忘於帝德。下無負於公之功云。公名文忠。字世英。敬賢下士。如弗及。平居恂恂禮遜。及臨大敵。雖賁育之勇。不是過。君子服焉。系之以詩曰。於赫皇王。太陽東升。煥彼羣陰。六合載清。諸藩分鎮。以翼以衛。悼彼李公。實蕃東浙。虎符煌煌。侑以龍節。導宣皇德。柔威剛。與寇逼虐。登我叛臣。屢起兵釁。來毒蒸民。亦既搗之。化爲埃塵。龍集鶉首。在如之月。佶惡弗悛。竟大之突。合圍諸暨。不通一壁。公聞之怒。氣沖斗牛。咄哉狂寇。天紀之干。翹其若毅。鬭此勁翰。遄飭將佐。嚴厥堅甲。毅厥弸戈。礪厥金鏃。我欲即發。衛困成殺。厲纛於門。載之以行。叶卒旅言言。旌幟翩翩。蛟蟠騰淵。熊羆出山。直薄龍潭。伺敵而戰。有氣經天。其白如練。吉徵關先。何兵不翦。左右列屯。兩翼飛騫。公將虎旅。宅其中堅。氣通豚聯。勢如牽然。復戒多士。寇衆我寡。大刀長揮。毋獲士馬。要使青原。盡變爲赭。寇馳而至。公躍而前。單戟獨先。星流飆旋。閃閃莫定。觸之必顛。寇實驚疑。斯何爲者。莫匪神兵。自天而下。偃儡相蹶。弓不能弛。三軍縱擊。其亂如雲。混混沌沌。紛紛紜紜。或斷其脅。或斬其顱。蠢彼有苗。猶儞偵視。山民齊呼。倒戈而避。我師疾逐。其勢尤熾。如雷斯擊。如風斯奔。如火斯燎。融乾爍坤。一鼓而殲。濠焉雄呑臂豨衆若雲霾孤乍橫鞚。無有不懾。將唯在勍。豈多爲貴。人亦有言。天監匪私。我直彼曲。孰不周知。以順討逆。云胡不夷。昔兵始交。毒霧蒙絡。今敵既平。上下胥驩。神道助順。理若昭灼。奏凱而旋。既歌且謠。歌聲委蛇。間以短簫。[illegible]獻娛。嘉卉動搖。耆耋驩迎。列拜馬首。非公之臨。幾陷虎口。敢以牛酒。以爲公壽。三軍戾止。甄變有容。公拜稽首。疏於章封。非臣之力。諸將之功。皇情悅豫。徵公入覲。珠衣龍馬。錫之不吝。第賞其餘。匪珠伊寶。自古在昔。六龍御天。必有良弼。參佐化權。遂開丕基。萬世其延。惟皇神聖。控御區宇。百僚師師。還有文武。親賢如公。綏我東土。綏我東土。我民用熙。無敵不摧。無徠不懷。成此武功。實耀簡書。簡書所紀。以勸在位。賛詠鋪張。遵古之義。史臣作歌。蹈揚踔厲。

故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和賞公壙記

公諱和賞。伇兀氏。世居高昌。曾祖紐鄰。事元世祖。有功。封高昌王。祖帖木兒不花。中書左丞相。父不答失里。中書平章政事。皆襲王爵。母也先忽都。封王夫人。公性警敏。能知時達變。幼亦紹王封。鎮永昌。洪武三年。大兵下蘭州。公齎印綬。自永昌率府屬詣轅門內附。詔授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公乃偶設官署。招集降卒數百人。會宋國公馮公勝率兵征甘肅。命公移鎮西涼。轉輸饋餉無乏。朝廷嘉之。不幸以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南京之寓舍。年二十有八。以十月八日。葬江甯縣聚寶門外五里

呂氏花園。上遣使者祭奠。恩禮優渥。人皆以爲榮。公妻曰都氏。子一人太平。女二人在室。惟公生於王家。賢入國朝。榮膺斯任、方以事功自見。而賦年不永。惜哉。因爲疏其世系及卒葬大槩。納於壙以志其哀。

恆山精舍記

恆山精舍者。盱江王君伯昭藏修之所也。精舍建於盱江。恆山則在中山之陽曲。地之相去者是其甚遠也。而名之以恆山者何。示不忘其先也。蓋伯昭之先家於陽曲。其八世祖尚書左丞公。由進士起家。敭歷臺省。政和中。蔡京方居宰府。有徐禧者。增廣鼓鑄之說以媚京。公勸止之。既而京引方士以惑上。公復上疏言。幷奏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直詞正氣。震動一時。公諱安中。字履道。世所稱初寮先生者也。公之子辟章出守泉州。亦以政事聞。泉州之子秬。往來盱江。樂其水土之衍沃。遂徙家焉。至伯昭已更六世矣。伯昭締室麻姑山之下。東西之廣僅充三筵。楹礎完密。戶牖櫳明。伯昭飲水著書其中。以樂先王之道。間嘗出戶而望。見夫林巒之蒼潤。煙霞之卷舒。晴容雨態之變移。輒北向泫然流涕曰。嗚呼。是山信美矣。吾其敢忘於恆山乎。恆山先世之所宅也。其杖屨所經。巖阿川曲。遺躅故存也。吾其可忘於恆山乎。恆山不可忘。則夫溯緣於先德者。或者庶幾其有合乎。於是名其精舍曰恆山。所以志也。濂竊聞之。昔者晉陽穆公。自江左遷於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惕然有感於中。其家廟座必東南向。曰未忘先子之國也。穆公者王虬也。著政大論八首。以言帝王之道。曾孫通因按之以續經。其人亦賢矣。今伯昭與虬皆王氏。而汾水陽曲。又皆冀州之域。安知其初不出於一族乎。穆公之所感。伯昭之所志。其道固宜相同也。其所異者。穆公則自南而北遷。伯昭之先。則自北而南來爾。雖然。此不必較也。古之人不忘其先者。不齊其迹而追其德。使伯昭能振先德。而弗使之墜。則雖遷盱江而無殊於恆山。苟舍此而不圖。則雖世處乎恆山。日遊乎陽曲。亦奚翅久居於遐荒而忘其祖也乎。伯昭學贍而文雄。試藝鄉闈。嘗占前列。及其再貢。又冠多士。文光熗然。起於東南。如長虹貫天。無遠弗覩。大江之西未能或之先也。而其爲人俊偉磊落。又有燕趙奇男子之風。異時立朝。勁氣直辭。必將無愧前人。伯昭雖不總總於恆山。濂亦知其能承家學矣。然而記有之。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伯昭蓋深達夫禮樂之原者。其能不致謹於斯乎。伯昭能致謹於斯。是則所以爲伯昭者也。

華川書舍記

華川書舍者。烏傷王君子充學文之所也。烏傷有大澤曰華川。唐武德間嘗置華川縣。不久而縣廢。今之所謂繡湖者。即其地也。子充之居直湖之陰。猶繫之以舊名。志乎古也。子充之志乎古。豈止此而已哉。上自羣聖人之文。下逮諸子百家之文。咸萃舍中。日冥搜而精玩之。大肆其力於文。愈出而愈無窮。以濂同受經於侍講黃先生之門也。請爲記書於舍壁。濂雖稍長於子充。視子充之辭鋒橫厲。直未能及一。縱強顏欲記之。將何以云耶。雖然。子充弱冠時。濂見其文。輒曰。子充他日當以文知名。今始十年。而子充名動薦紳間。識者遂以濂爲知言。濂雖不文。曾不爲子充一言乎。嗚呼。文豈易言哉。日月照耀。風霆流行。雲霞卷舒。變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嶽列峙。江河流布。草木發越。神妙莫測者。地之文也。羣聖人與天地參。以

天地之文發爲人文。施之卦爻。而陰陽之理顯。形之典謨。而政事之道行。咏之雅頌。而性情之用著。筆之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以禮。和之以樂。而扶導防範之法具。雖其爲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爲也。自先王之道衰。諸子之文人人自殊。管夷吾氏則以霸略爲文。鄧析氏。則以兩可辨說爲文。列禦寇氏。則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則以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爲文。公孫龍氏。欲屈衆說。則又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則又以逼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則又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宗之。又流爲深刻之文。鬼谷氏。則又以捭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學之。又肆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則又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獨荀況氏。粗知先王之學。有若非諸子之可及。惜乎學未聞道。又不足深知羣聖人之文。凡若是者殆不能悉數也。文日以多。道日以裂。世變日以下。其故何哉。蓋各以私說臆見。譁世惑衆。而不知會通之歸。所以不能參天地而爲文。自是以來。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韓愈。柳宗元。宋之歐陽修。曾鞏。蘇軾之流。雖以不世出之才。善馳騁於諸子之間。然亦恨其不能皆純。揆之羣聖人之文。不無所愧也。上下一千餘年。惟孟子能闢邪說。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後。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經翼傳。而文益明爾。嗚呼。文豈易言哉。自有生民以來。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以今觀之。照耀如日月。流行如風霆。卷舒如雲霞。唯羣聖人之文則然。列峙如山嶽。流布如江河。發越如草木。亦惟羣聖人之文則然。而諸子百家之文固無與焉。故濂謂立言不能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者。皆不足謂之文也。士無志於古則已。有志於古。舍羣聖人之文。何以法焉。斯言也。侍講先生嘗言之。子充亦嘗聞之。濂復取以爲子充告者。誠以子充將以文知名於世。不可不以羣聖人之文爲勉也。濂家芙蓉山之陽。距子充之居不二舍而近。他日謁子充於湖之陰。仰觀俯察天地之文。退坐書舍中。又參之以羣聖人之文。則濂與子充各當有所進也。子充以濂言爲然乎。雖然。濂言夸矣。子充幸爲我删之。

月堀記

余退直祠林。藏華陽之巾。被鹿皮之裘。焚香默坐。存神規中。太和滋蒸。百體欣順。龍降虎升。水溫火寒。周流密綿。莫究端倪。沖陽子自空明洞天翩翩而來。碧瞳方顖。氣貌尤甚。請入揖袂言曰。月堀之義。子知之乎。揚雄云。西壓月堀。指月所生之地也。吾意則不然。太陰之精。朔後魄生。至望而盈。盈極而衰。隨日漸虧。晦而復蘇。上下二弦。虧盈得平。氣和弗偏。吾煉九還七返靈丹。抽添進退之候。每於月而取則焉。因名其室以月堀。所以志之。予曰。陽陰不可偏勝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坤耦精。六子乃凝。水坎火離。中藏偶奇。用奇變偶。乾道始茂。重陰盡消。純陽則昭。久而行之。與道逍遙。是謂三一之真也。復命之區也。若取則乎月。無乃專溺於陰乎。沖陽子曰。二氣之精。互爲其根。房日之兔。畢月之烏。取象表微。指道甚微。陽既含陰。陰亦含陽。苟舉其偏。道則全虧。子何見之拘耶。予曰。言則美矣。其理尚有所遺也。人身之中。有元牝焉。竅乎天根。呼吸所關。絲絡聯綿。枝葉扶疏。靜以養之。一氣孔神。超於象先。不見其朕。玉色連娟。天光內朗。

蓋以無爲而得。無爲而成。孰火能爲其候。孰鼎能爲其鑪。孰藥能爲其材。我皆不得而知也。假形託物。著於丹書。頗偶錯亂。自漢以來。已如斯矣。吾將與子握手空明洞天之上。當素月流輝。銀鋪水湧。瑤露初滴。寂然無聲。委羽仙人。必騎黃鵠而一下之。與子稍一叩焉。則予之說爲當矣。沖陽子喟然而歎曰。道有精粗。象分內外。非粗不足以別精。非外不足以形內。初機之徒未忘乎。物苟不以此示之。必大笑而走。何可與上士玄功之成者並論哉。子之說固當。而吾之所取喩。又豈可少哉。於是相視一笑。沖陽子揖而退。予送至庭外。沖陽子復請曰。一陰之生。其卦爲姤、是月堀也。一陽之生。其卦爲復。是天根也。邵子嘗往來其間。而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者。其與吾月堀之義頗有合乎。予曰。此大易精微所繫。雖更僕不能盡也。予惡能知之。予惡能知之。君嘗問諸庖犧。沖陽子曰。唯。沖陽子張姓。輔其名。以廷級爲字。台之黃巖人。蓋有道之士也。洪武四年正月某日。元眞遯叟金華宋濂記。

松風閣記

夫風者。天地之噫氣。然則生生者誰哉。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也。當其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成物之自取也。庭宇之松。蒼髯猶傑於晨旭夕月之中。遇飄颻過之。冷冷然如戀鳳之鳴。如琴瑟之音。昔者陶隱居恆樂之。後世幽人狷士又從而效之。或取以名其室焉。方外恬師靜菴、來徵所謂松風閣記。予請極其變者而言之可乎。始風之未生也。斂神功於寂默之中。昏昏冥冥。萬象雖具。不見其迹。天機一動。隨品物以流形。大海遇之。重波複浪。一瀉萬里。千山逢之。鱗甲掀動。笙鏞間作。經蓊薈之林。則郁烈酣潤。淸芬之襲人。入鮑魚之肆。則腥穢逆鼻。觸之而噯嘔。如此者不可以一二數。若獨指松而爲言。非所以極風之變者也。然其變者。豈皆有繫於風之動哉。先哲有云。風性本靜。以緣起故動。儻其性本動。則當有靜時。是則物各有以自取也。且以吾心言之。大用繁興之時。怒氣熾然。如霆奔火烈。喜色熙然。如霽日迺舒。興哀則千人質涕。鼓勇則萬夫奪敵。皆此一心之變也。然心果有變乎。心無變。其所變者緣爾。故當本體澄湛之際。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留。以近取譬。所謂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豈非然歟。予家浦陽大山中。青松羅植舍之北南。明月之夜。白露初零。默然出坐庭際。松聲到耳。乍大乍小。或亟或徐。中心頗樂之。方知隱居酷愛之者。良有以也。自松聲而推之。世間之聲萬變不齊。雖不可勝窮。其道亦不外是矣。昔一滴之醎。而知滄海之性。窺寸隙之光。而見日輪之體。又何以紛紜爲哉。恬師學佛之流。故予極其變而告之。須知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不變者何。前所謂心者是也。心無體段。無方所。無古今。無起滅。三世諸佛。不見其有餘。河沙凡夫。不見其不足。恬師能索之於此焉。則松風朝夕所演。無非大乘微妙之法。隱居豈足以語此哉。閣在越之耶溪上。季衡若公之所建者。因得徑山龜公所書松風二大字。遂揭以爲名。予謂徑山古之名德。其字不可褻玩。宜別求善書者易之。旣告之故。復爲記其事如右。其詳則見天竺法師道公所爲文。其妙無以加矣。予何言哉。

生生堂記

生生堂者。東陽陳澤民之所居也。縣南八十里有鄕名瑞山。陳氏世家其中。至諱宗譽。字彥聲者。有德於

鄕。又能與陸務觀父子游。而其諸孫黼、東萊呂成公弟子。擢淳熙辛丑進士第。累官翰部郎中。林正惠公嘗以女妻之。澤民蓋其十世從孫也。澤民思繼承家學。出從名師巨儒游。精於科目之業。有司貢上選曹。試經義合格。署通判於漳州。將上、以室記屬予。予頗聞縣之仁壽鄕。在東北四十里而近。有詩禮家亦與澤民同姓而譜牒不通。非其族也。嘗捐宅一區。方延前楹。有鵂鶹其上。古之者云。此宅當屬之張氏。後六十年復歸於陳。未幾。西鄰張氏果來居之。張既不振。人士皆謂復還於始捐之家。不知乃澤民竟以重貲獲之也。僕指計之。誠甲子一周矣。噫亦異哉。澤民遂築日自瑞山而遷。當春氣煦明。卉木含榮。有嚶其鳴。澤民刲羊刺豕。具尊俎、合賓姻而燕樂之。酒微酣。坐客擊案爲節而歌之曰、有歸者堂。高明之居。藹藹紆紆。曲欂而交疏。惟德之符。其數懸應。不爽乎錙銖。縱有廢之者曰。新居其遷。菲蘇其延。族姓其聯。演迤而芊縣。於是州邑之間。咸稱事有前定。澤民之遷居有不偶然者。澤民因取書中生生自庸之義。用以名其堂。嗚呼。生生之義。雖見於書。而莫備於易。易云生生之謂易。夫陰之生陽。陽之生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澤民之居於此。他日子孫衆多。甚欲有類於易之言。有類於易之言。則生生不息矣。雖然。非積善之家未足以致之。然所謂善者何。盡孝以事親。竭忠以事君。德義以礪身。信愛以睦鄰。仁惠以及民。五者備矣。方不愧名堂之義。符籙之來。當未艾也。徽部翁孫豈得專美於前哉。古者之云。蓋出於禨祥小數。而非君子之大道。此勿論焉可也。予老矣。文辭卑陋。不足應人之求。人翻疑爲矯。集其門者日益紛紛也。卷軸之積。動如束筍。近亦力排而深絕之矣。以澤民鄕人也。義不得辭。聊相與一言之。

怡養堂記

禮之不行。常自近而易能者始。惟其近也。故人忽之。惟其易能也。故人不加之意焉。事親人人之所能也。其事朝夕之所習也。聖人恐人忽而不加之意。自夫起居食息。寒暑疾病之微。問吿拜跪。定省應對之節。皆著之禮經。可謂詳且備矣。然而能盡之者。雖君子猶難之。豈事親之禮誠難行哉。難乎其當也。甘脆之養。人所能致也。而敬難。敬人所能也。而愛難。敬欲其如事大賓。則何難之有。而非敬親之道也。愛欲其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而非愛親之道也。故敬而不愛。非所以事親也。愛而不敬。非所以事親也。愛而肅恭之禮成焉。敬而婉愉之意備焉。斯可以爲善養矣。淩江劉復初父及繼母俱存。思盡事親之道。名其堂曰怡養。而請余記。夫記以紀事功。著其可見者。堂之作。吾不得而知。其可見者。人皆能言之。非事之所急也。然則舍事親之道。何以爲復初言乎。復初好學慎行。不待余言。以余事親先於復初。則知事親之難。莫余若也。故推其道以告之。俾書之壁。使後人有所興起焉。

復古堂記

監察御史虞泰督贍。督奉諸父元佐之命。請記其所名復古堂者。予以不文固辭。而督贍請之益勤。乃叩之曰。子之所謂復古者以爲上古乎。上古之時。巢居而穴處。汙樽而抔飲。茹毛而飮血。子今有室廬器用之美。稻粱羊牛之饒。決不能復之。以爲中古乎。中古之制。冠弁裳衣以定其分。鼎彝尊俎以稱其用。門奧屋漏以嚴其居。筵楬格几以殊其度。雖曰異於上古。有可法者。子今狃於久安。必隨世而變遷。想亦未易

以復之也。然則子之復古者將何居。魯瞻笑曰。非是之謂也。虞氏之居餘姚。自漢日南太守以來。代有顯人。至唐永興文懿公爲尤著。文懿公實麥之遠祖。流裔至今二十七世矣。峨山之南有虞家城。周圍一百五十丈。相傳以爲故宅之基。尚巋然獨存。諸父每相與登眺。白煙涼草。觸目悽然。輒彈指嘆曰。虞氏之先嘗光著矣。奈何無賢續徽猷者乎。復古之名。蓋以此也。予曰。繼志述事。孝子慈孫所當爲。況思追紹於七百餘年之前。此其見之確。行之篤。是足尚已。第不知復於古者果止於斯否乎。魯瞻曰。何謂也。予曰。文懿公之爲人。外謹儼而中抗烈。固以文學政事。圖形凌煙而爲唐代名臣。較之同時孔司業之經術。杜萊公之政業。蔑有未足焉。孔之與杜。然矣。較於漢之留侯。及董江都。其運籌之良。宅心之純。或猶未能無遺憾焉。以此例之。古今人物。其優劣不倫。雖更僕未能盡也。欲師古者。宜取則於上上。賢者在古亦衆矣。何獨私於一家哉。魯瞻曰。先生之言侈矣。留侯之與江都。信足法歟。余曰。不然也。古之人以道德爲師者。有孔子焉。有孟氏焉。以政業居輔弼者。有伊尹焉。有周公焉。人而不爲孔孟伊周。其學皆苟焉而已。子將復古。必如斯而後可爾。魯瞻曰。敢問復之之功奚先。余曰。載籍之存者。莫古於易。伏羲之卦。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繫。於是乎悉備。姑摘一二陳之。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此身正而家齊之象也。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此自治之象也。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安養人民之象也。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此聽訟之象也。自此而推。一卦一爻。皆開物成務之道也。魯瞻父子夙夜究心於斯。此則所謂眞復古者。過則聖。不及則賢。達則兼善於人。窮則獨善諸己。復古之功。不亦大哉。若曰沾沾焉取則於一家。不幾於自隘矣乎。請以是記諸屋壁。魯瞻俾勝以余言爲誇而棄之。元佐名某。以經學教授於鄉。言行有師法。魯瞻學有端緒。自給事中遷今官。正氣藹藹然云。

敦睦堂記

台黃巖之西三十里有澧水。澧水之上。大姓張氏居焉。故有堂曰樂善。至諱逢者。屬其子光祖與璣爲歲時合族之所。諸孫若奎等五人謹守之而不敢廢。元至正壬辰。堂燬於兵。皆欲作之而未能。越二十六年。爲國朝洪武丁巳。若奎之子昭與森從兄弟謀。以爲自斯堂之廢久而不復。則親義疎而友悌乖。將始諸此。可不亟圖。乃各出錢粟材木金石之費。合作同謀。弗怠弗怠。如營其私。越明年堂成。既行會族之禮。復更其名曰敦睦。其在京師者太學生昇。遂來徵余記。昔者先王盛時。制民之具既備。又爲井田以聯其心。爲鄉黨州閭以同其俗。爲學校以化其驕戾而樂其善良。又有月書歲考之法。以糾其不率教者而取人之際。又必察其孝弟姻睦之行焉。故當是時。凡比屋鄰井之人。喜相慶。戚相弔。疾病患難相賙䘏。如至親然。脫有災禍非常之事。狼戾不軌之人。皆無所自而發。發則親戚鄰保隨而撲滅之。故其時天下無亂民。以百姓皆相親睦故也。世遠法墜。人自爲家。鄉自爲俗。甚者兄弟父子不通假貸。憂喜不相問。逸樂不同情。事觸於中。則勃然操戈而相逐。父不能以禁其子。弟不能以諍其兄。往昔之亂。多起於此。非民性異於古也。制民之具不著耳。制民之事非無位者所得爲。有志之士能睦其族。化其鄉。而不陷於非義。豈非善學古者乎。若張氏之爲。蓋近之矣。賢人君子。豈必皆假乎位而後行道。居乎家而使同姓之親。少長知禮

讓而不爭。壯者知勉於學而篤於行。頑嚚化爲純愨。愚昧者不失其性。是亦道之推也。豈細事哉。張氏之孫多賢能。其鄉咸稱之。他日海東之邑。聞有民淳俗厚如鄒魯者。必張氏之化也歟。試記其堂以俟焉。

棣華堂記

盱江黃氏有昆弟之賢者三人。曰松軒。曰竹所。曰梅庭。松軒嗜學善屬文。而於法律家尤深。訓三子皆爲儒。遂以子貴追贈泰和州判官。竹所好談辨。出史入經。霏霏若吐玉屑。人爭樂聽之。梅庭獨淬礪力戰。集有力少年。陰授之擊刺坐作進退之法。且曰。不久兵將起。吾以衛吾宗也。松軒既沒。四方果大亂。江右受禍尤慘。死喪相枕藉。孰不畏之。梅庭同竹所聚兵爲屏蔽。卒獲無虞。及今四海平定。而二君子且皤然老矣。厖眉皓髮。相映於殘山剩水之間。自相謂曰。同氣而生者三人。伯兄墓木已拱。所存者唯吾與兄耳。春花秋月。可不隨時而作樂乎。於是日具籩豆。飲酒以爲歡。人見其雍雍然和。怡怡然悅。似不可以幾及。取詩中常棣之語。名其堂曰棣華。松軒之子子邕請予記之。夫常棣之詩。召公所作。以親夫人之兄弟者也。故首章有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箋者謂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二君子生於簪紳之家。漸諸詩書之澤。兄弟之間。下承上覆。彰明光顯。固無失於詩人之旨。然而兵戈之際。各攜其妻孥。西東竄奔。視兄弟如棄遺唾。而二君子乃如形影相戀。不使跬步之暌違。則二章所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者。得不爲有合乎。及至喪亂既平之後。從容燕飲。以洽其和孺之情。朝斯夕斯。唯恐不足。則六章所謂儐爾籩豆。飲酒之飫者。又不爲尤有合乎。常棣之詩。何其多與二君子類也。蓋兄弟之情本乎秉彝。無古無今。同一至理。雖去之二千餘載。同當無甚相遠也。名其室以棣華。誰曰不宜。抑予聞世之人有以桂名軒者矣。有以椿名室者矣。徒欲歆豔乎科目之榮。企覬乎耆頤之年耳。其於傷嗣之釁。則蔑乎未之有聞也。二君子名室之義。誠可爲不令兄弟之勸。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道。將於是乎在。子邕位躋法從。爲時名臣。而其伯仲又多能文辭。子邕幸相率發爲聲詩。勸成簡編。如唐之李乂華萼集故事。二君子升堂獻酬之際。時出一二章歌以侑觴。人之聞其詩者。寧不油然而興起矣乎。不知子邕又以爲何如也。

貞白堂記

臨川許君仲孚闢貞白堂一所。與環翠亭相映接。蓋爲讀書地也。間來徵予記。余聞仲孚清修而嗜學。堂下種梅花數樹。當霜雪嚴沍之際。衆芳搖落。而是花獨翹然。散而爲春妍。冰玉其葩。一塵不緇。仲孚歎曰。其所謂貞白者。非子也耶。乃約二三勝友。日吟哦其下。超然神遊。如升天際。恍不知貞白之在己耶。抑果梅之有貞白耶。客有歌之者曰。遊氣冉冉兮將汗人。曠獨處兮誰與鄰。姑射仙人兮玉爲神。峰青鬟兮服素裙。望之不見兮隔河津。青鳥不來兮徒無因。仲孚從而賡之曰。天風翛翛兮生翠寒。白月流光照松壇。美人來兮佩珊珊。殷勤遺我青琅玕。我將擣之羞晨餐。歌已。二人相視而笑。予家芙蓉山之陽。縣崖萬丈。蒼官奇士。日驂立乎其間。方滴露研硃。入朝羲洞點易。聞仲孚之事。不覺喟然而歎曰。我輩其有激而然耶。雖然。物我之立。皆成於相形。而泯於相忘。非貞則無有偏也。非汙則無有白也。予嘗觀心。皦如明鏡中

懸萬象自見求其貞白且不可得況假物之云哉況乎天地中萬彙芸芸自形自色卒不知其故雖造物者隨氣運行色色形形亦若不知其故是果孰爲之樞紐乎問諸兩間兩間不言叩之百物百物不言質諸神扃則曰是在我矣斯貞白之義已仲孚曰子玄言也不知者謂涉於虛無恍惚殆非也請記諸壁何如於是乎書

永思堂記

永之爲言長也所謂永思者長思而不忘也長思而不忘者爲誰福清林榮得仁也得仁十歲喪父泊長以縣諸生貢上太學選入禁庭爲承勅郎謹愼而齊飭譽譽出薦紳間會濂朝京師乃來請曰榮也念父不見或食焉或寢焉或寢且息焉恆懸懸有思思之不得則升高遠望草木之敷腴山川之鬱紆萬物欣欣有自得意輒泫然流涕曰光景日新吾父獨何之乎將乘海鶴遠遊三山乎抑精神流衍於氣化中冥茫而莫之覩乎何爲使我心疑而弗釋也如此者久之因以永思題諸堂楣以志無窮之悲先生願爲記之濂曰不然也子之父固亡子幸有母夫人存承候顏色問衣燠寒而進退之弄雛其側以悅之依依愛戀如羊之跪乳烏之反哺其樂將無涯視五鼎萬鍾若不能過之子何乃自苦日慘然以悲父固常思也思或鬱陶成疾獨不計貽母之憂乎得仁曰堪輿之間當其壯年父母俱存者何限雖閭閻小夫亦知勸歡具醪醴稱曰具慶榮始二十又七獨與母居如之何勿思吾父生我之劬勞欲報之德所謂昊天罔極者也一乘馭則思爲其執鞭一就寢則思爲其扇枕一有疾則思爲其嘗藥今皆不可得已觸目之間無非可感如之何勿思濂曰不然也人心苦不知足得隴且望蜀濂也父母皆殁久矣其分當永思乎雖曰偏侍不獨愈於濂乎爲子謀者當思盡孝以養母致思貴富以顯父使人稱之曰某氏之子斯爲永思也已得仁曰非此之謂也盡孝養母榮豈不知之奚俟先生之言若曰致思於富貴富累於千金貴爲三事大夫縱可以慰母心而吾父不知享焉終有不愜吾情者非不得其全故也如之何勿思濂曰子之言美矣善矣而又有一說願爲子陳之夫爲孝子者不當爲無益之思而思不死其親可也其謂不死者何子於事君之際則必自思曰此當竭厥忠不可溺於邪佞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涖官之時則必自思曰此當廉且勤不可習於貪怠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鞫獄之頃則必自思曰此當欽且恤不可務於苛刻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交友之中則必自思曰此當主於信不可待以浮僞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出言之間則必自思曰此當合於正不可流於詖遁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觸類而長之如此可思者甚衆雖更僕不能盡也子能力行之方可爲永思之道也於子何如榮復泫然流涕曰斯言也榮未之前聞也敢不夙夜祗承濂既退嘉得仁之能孝也因次第問答之語記諸堂壁云

貞則堂記

貞則堂者傅君藻養母夫人之所也夫人姓樓氏故爲烏傷士族年十五歸同里處士壽朋生二子長曰權次即藻又十有八年而寡夫人斷髮誓不食他姓家日輒凍餒交攻當風雪淒迷青燈夜織雞再號猶

札札聞機杼聲人弗能堪夫人裕如也越若干年始克葬處士君華川之南葬已先廬未備者補之狩宿分貸金者償之專心一力訓二子有成權得推擇爲吏藻從黃文獻公遊以文辭稱夫人素髮垂領日坐堂上含冲挹腴而享壽養之樂時年蓋六十餘矣人皆曰女婦壯年能守貞者非難守於阽危中者爲難當夫人獨居室無儋石之積皦皦自信如荆南之金色百鍊而弗變非其賢過人能如是乎吾邦生齒之繁動至數十萬求如夫人者千或不能二三宜其休聞流溢無窮所可憾者無良有司上於朝廷以表其宅里耳金華宋濂獨不謂然何者婺爲呂成公講道之邦禮義修明風俗淳美非惟家孝弟而人詩書至於女子婦人亦皆無思犯禮而畏行露之侵歸處道之常同老於室無以見其所執之操今謂如夫人者千不能二三是何待父母之國如此其輕也向使處士君不蚤逝孰知夫人之行能卓卓如是乎利器之施遇錯節而顯勁栢之剛因疑霜而知名蓋生於世之變也計夫人之心豈樂負守貞之名哉以守貞名夫人已爲不幸况又欲徼旌寵之榮乎旌寵朝廷之事也濂也不敏與藻居同郡學同師將升斯堂而拜夫人藻指謂濂曰吾子幸爲我文之濂不敢讓之文傳夫人大節其亦烜著於世矣乎

貞節堂記

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國廬以爲居稻粱以爲食絺布以爲服一日無之則人事盡失雖以爲治此其故何哉苟無國廬則風雨震凌矣苟無稻粱則道殣相望矣苟無絺布則手足皸瘃矣三者猶難闕一而況於大經乎大經者何三綱之謂也是故臣有貳心者爲不忠子悖其父者爲不孝婦事二夫者爲失節彝倫攸斁職此之由其所係於人道之重者何如哉泉南莊氏婦其夫爲海寧陳思恭思恭海賈也育子寶生四月去入海五年而不返或以爲死誘莊改適莊心如鐵不爲動已而思恭歸相見之頃悲喜交集居久之思恭復去航海卒溺焉向日誘者譁曰今眞死矣奈何莊指寶生曰夫雖死而子存猶不死也吾敢死其夫而去之乎誘者又曰子賢也猶云可也脫有不肖餘生將託之東流乎莊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此其一念之正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可以耀古今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道儻無知而寶生何其能賢耶此人定勝天之發著矣嗚呼使以莊此心推之子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上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乎奈何世降俗漓號爲士大夫藉藉如哉議論凌雲霄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難作狐鼠竄去往往而是但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嗚呼柏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婦莊甯不若聞空谷跫音乎然而君子之立志甯暴露而無庇也甯凍餓而殞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予故於莊之事亟稱道而弗置者爲其有合於此也寶生介吾友黃彝先生請記所謂貞節堂者寶生其誠賢矣哉因書此授之思恭死時莊年三十七今踰五十矣初思恭嘗娶妻生一子寄寓外家莊還錢使營生產且償思恭之宿逋此固人之所難以非大節所繫不詳書之

經畬堂記

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皆出於聖賢而爲聖人所取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

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內外之等，徵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顯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食衣服器用之節，冠昏朝享奉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纖微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不違戾於道，而可行於後世，是以謂之經。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僞，未有不合乎道而可行於世者也。故易書詩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外，論語為聖人之言，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他諸子所著，正不勝譎，醇不逮疵，烏足以為經哉。自漢以降，聖賢不作，異說滋橫，凡外雜、術小道以及星曆、地理、占卜、醫藥、種樹、養馬、鄙誕淺近之言，皆僭以經名，千餘年間時益歲加，書之以經名者，布乎四海之內，學者眩於其名，趨而陷溺焉者甚衆，而五經孔孟之道晦矣。然非彼之過也，學五經孔孟者，不能明其道見諸事功故也。夫五經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臯夔益契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義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治，豈止浮辭而已乎？世儒不之察，顧切切然剽摭摹擬其辭為文章，以取名譽於世，雖韓退之之賢，諄勉其子亦有經訓菑畬之說，其意以為經訓足為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於學經矣乎？學經而止為文章之美，亦何用於經乎？以文章視諸經，宜乎陷溺於彼者之衆也。吾所謂學經者，上可以為聖，次可以為賢，以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為來世法，達足以為生民準，豈特學其文章而已乎？錢唐錢鈞賢甚敏，好學甚篤，取退之經畬之言名其齋，會余過其郡，造旅邸徵文甚力，余美其志，恐其泥於退之之言也，推其道以告之，使求夫大者焉。

盧龍精隱記

盧龍山在京城西北二十五里，周迴十二里，高三十六丈，山嶺綿延，遙接石頭，乃江上之關塞，比於北地盧龍山因名。和陽鍊師駱月溪隱居其中，自號曰盧龍精隱，請予友王儀曹本道徵予文以記之。本道述月溪之言曰：古人有云：心不溷濁謂之清，迹不章顯謂之隱。予學老子之法者也，朝暮黃粱一盂，菁葅一盤，既適而且安，間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翛然而凝坐，九衢十二陌之遊塵，莫我之干也，詎非清邪？名氏不落於聲利之場，心迹不屬乎榮辱之境，其入也煙霞與之同棲，其出也漁樵與之爭席，詎非隱邪？然而老氏之道，清淨而無為，隱約以無名，不以清為清，不以名為名，是則無所不名，可以治國，可以觀兵，可以修身，可以延齡，其小無不該，其大無不幷，此其為清隱益大矣。吾嘗聞之於師，而未之能行也，姑就其近似者而究心焉。雖然，予觀古今不翅一旦暮，何為役役膠膠於斯？人身至中，其體含虛，不縱不橫，非東非西，纖如黍珠，鴻包元氣，火龍因之而飛儀，水虎以之而生腴，庶幾騰神紫府，吹笛元都，此殆忘清隱之名，而食其實也邪？其言若是，先生以為何如？金華宋濂聞之歎曰：月溪蓋幾於知道者非歟？其始也將欲遁世，其中也又知其道可以治世，其末也又思長生而度世。縱予有所言，其何以加於三者之間哉？於是借本道訪月溪於盧龍山中，白月獨照，萬樹偃立無風，乃握手歌曰：盧龍之山兮高嶒岏，有儲一生兮煉九還。夜半月出兮露浸寥垠，紫霞仙人兮鬒采髮，七星為衣兮芙蓉為冠，鐵笛一聲煙漫漫，攝飛芝兮下空山。歌已，三人者相視而笑，遂次第其言而為之記。

金華張氏先祠記

金華縣東行四十五里，有地曰茶唐，山川相繆，而風氣鬱盤，著姓張氏世居其中。初，張氏有諱隆府君者，字亨仲，宋建炎初自睦而來，為潘氏之贅壻，至今其村聚猶仍潘為名。府君既占名數於縣，日以力本為務，未幾家寖穰，生三丈夫子，曰子政，曰子中，曰子成，皆能紹前業而無爽。總子中之子文華，倜儻尚奇行，鄉先達端明殿學士王公埜甚器重之。淳祐末，公遷沿江制置使，欲辟為之屬，辭弗赴。自時厥後，府君之三子遺胤日滋，遂成三大族，亡慮千百餘人。其出而仕者，既以文墨論議著稱於時，而退修於家者，亦循循雅飭，無愧於士君子之行。蓋自府君至是，亦十有一世矣。府君之六世孫榮，今為一宗之長，乃慨然歎曰：吾儕承藉其先祖，以克至於今日，有閭廬以禦風雨，有絲枲粢粱以為之羞服，而先祖妥靈之無其所，不亦僭乎？於是與族弟琰力謀之，而子姓之中若留、鎮、琮、倡四人，即捐所居之廳事三楹，用以為之倡，榮遂加以堅致之功，繚以垣墉，列以扃鐍，與夫祭饗百須之器，莫不精且良。中奉府君，原其初遷也，旁以三子侑食，三族之所宗也；而又益之以制屬君，府君之流光及是始振，示不敢忘也。然而世遠屬疏，祭不敢用四仲，唯據朱徽公所定祀先祖之儀，以立春生物之始，陳器具饌，而行三獻禮。月旦十五日之序，合族人散處乎東西，度不能以皆至，唯正月朔旦，無小無大，咸拜於祠下，復會拜別室，以敘長幼焉。其生子已命名者，織書之於譜圖，而後退。若夫朝夕汛掃啓閉之職，擇謹愿者為之主。守祭田若干畝，則俾三族之嗣人輪掌其租入，以供孝祀，幾私之事。此其大凡也。始事於至正乙巳之冬，而訖功於丙午之春。榮帥宗人數千指皆沐浴盛冠衣，入奉明禋，牲酒潔清，執事儼恪，周旋進退，濟濟蹌蹌，觀者咸悅，以為一邑之所未覩。竣事，復遣其孫愈來徵濂文刻示後裔，俾世世無有所易。其田之鄉落步畝，則附見於石陰。濂聞之：先王制為廟祭之禮，上下隆殺，皆有常典，牲牢器幣，皆有常數，固非士庶人可得而行。然其親親之仁，出於物則民彝之懿者，初不以賤與貴而有異也。今榮乃能於服殺宗遷之後，以義起禮，而遠祀府君，非惟使子若孫不忘其所自出，而昔儀人必聚合宗族之實，於是乎在，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嗚呼，人非空桑而生，孰不本之於祖者？方其封殖門戶，長慮卻顧，無所不用其極，問其所從來，則曰吾不知也，則其薦饗之禮，則又曰我未之能行也。所謂報本反始之道，顧當是邪？視榮之為，殆將愧死矣。是不可以不書。三族之嗣人，尚思是繼是承，棟宇之必脩也，毋使之震凌；黍稷之必豐也，毋使之穢荒；牲牷之必腯也，毋使之瘯蠡。庶幾濂之文為不徒作矣。嗚呼，其懋敬之哉！其懋敬之哉！

國清林氏重建先祠堂記

莆田縣東二十里，有山曰穀城，岡巒秀拔，林樾蒼潤，其下匯為巨浸，號國清湖，在昔盛時，一望杳渺無際，而波濤吞吐於風日雲月之間，真勝絕之境也。唐忠臣邵州刺史林蘊之裔大理評事元始，自長城徙居湖上，五傳為睦遷府君，恪以積慶力本造家，又再傳為承奉郎國鈞，其族寖大。承奉府君於艾軒文節公光朝為諸父行，適建義齋於東井，命艾軒為之師，倡明道德性命之旨，遠邇生徒雲赴川騖，惟恐或後，東井之學遂聞於天下。林氏子若孫，亦世擢進士第，克守詩禮之訓，彌久而彌光。其先祠舊在潔錦社，蓋以

睦菴爲之宗。睦菴三子。長曰諱錫府君。名舁頭房。次曰諱炳府君。名追遠房。次曰諱遜府君。名白沙房。至今垂十五世二百人之多。皆三房之後也。於是列爲神板者五。高四尺。博一尺有八寸。下設趺座。用粉塗而玄書之。其板中起於大理之祖考。逮睦菴三子而止。左右則追遠。西則白沙。東則舁頭。凡三房之後。其物故者。輒升名其間。當日南至。羣族相率合祭。其小宗有事於四世。則各行之於家。歲旦則展謁。舉序拜之禮。若冠若婚若官學出入。悉於此而告焉。諱遜府君九世孫比部主事衡、患祠之規制庳狹。不足以交神明。乃與從子厚謀。共白於宗長伯濟而改闢之。即大理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間敞以外門。俾族之賢者司其啟閉。經始於元至正戊戌冬十二月壬寅。訖功於皇朝洪武庚戌冬十二月己酉。羣族皆出泉布來助。而曰會、曰恕、曰寶、曰天祐者爲多。相地計功。終始其役。則維卿之力也。初、睦菴在宋時已嘗祭田。自後累斯至二千畝有奇。故祭嘗之禮、視他族爲特豐。元季亂離。始不能以自守。衡懼族散宗墮。無所繫屬。既設復先祠之建。復徵濂文以昭示於後。嗚呼。先王之時。立宗法以統其屬。定廟制以嚴其分。制有隆殺。毫髮之莫踰。宗有大小。條序之不紊。所以維持人心。匡扶治道者。其事至詳且密也。逮乎後世。經殘教弛。殺焉而弗之講。曾未四三傳。已視若秦越之相視。當是時也。有能以義起禮。因祀事而崇孝敬。雖於古昔未能盡合。固不爲君子之所取乎。此濂於衡之請不敢固辭。而亟稱之也。濂聞莆多名族。冠衣濟濟。讀書之聲相聞。貴名檢而賤浮侈。以此見艾軒之教浹人之深。而承奉府君建學之功。及今猶未泯泯。孰謂賢者之澤。不悠且長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三房之嗣人尚思勗焉可也。衡字士衡。通經而有文。爲名進士云。

平陽林氏祠學記

禮之由生、非天作而地設。制之者人也。太古無事之時。固未有所謂禮。禮之立。起於人情之變。人情之變、如洪水之潰。制禮者猶禹治水然。左淪而右疏。排險而導下。惟適水之性使各順其道而已。不可以一法拘也。水勢有古今之殊。苟執禹之遺法而治千載以下之水。則不合者多矣。奚可乎哉。傳曰。三王不同禮。言禮因時而變也。古者墓無祠。庶人惟祭其禰。禮也。至漢嘗祠墓矣。祭嘗及高祖矣。不可謂之非禮也。今平陽蓋竹之林氏。立祠於其始遷之祖之墓而祭之。烏得謂之非禮乎。時不同。禮亦不同。禮雖不同。而其因人情而立教者。未嘗不同也。初林氏之居蓋竹。自名箴者始。箴卒。葬於華蓋山。子孫至今數百家。散處鄉閭。服微情弛者久矣。其十二世孫元陽江縣尹濟、懼其愈遠而不知所自出也。欲立祠於墓而未果。濟卒。其子今刑部主事壁遂作祠。奉箴之主。朔望必謁。歲時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從事。祠後爲齋曰思孝。以會其族人。復立祠於左偏。祀晦菴朱子之像。以其先宋吏部侍郎拱辰、知信州遜之、知南劍州起巖、及其父陽江君配祀。即祠之前爲學。聘鄉人之賢者爲師。使族人子弟就學焉。凡其所爲。未必皆合於古。而余獨有取者。以其得禮之意也。禮之目以千百數。求其意不過禁邪止惡。道人以善而已。人情之變也無禮以治之。雖日刑千人而不足。教之以禮。可以使之立化於俎豆間。豈刑罰之威不若俎豆哉。制之以其所畏。不若因其所易知而教之之爲速也。夫以既遠久疎之族。有貧富弱強之殊。苟提其耳授以法令。使

無相乖背。必有不可止者。今也立一祠於始遷祖之墓。率族人以祭。疎者可以復親。遠者可以不散。富強者必不敢以是私其身。而貧弱者必有所仰濟矣。其族寧有壞乎。況於有學以爲之教。有先賢之祠以爲之則。其爲族人慮者可謂備矣。林氏之嗣人祭於祠、學於學。而能修其身睦其親者。眞爲人後者也。苟不能過於他族之人。豈不負壁之望哉。壁字若高。敏事有才能。故其所爲能合於禮。其徵記於余也。遂推其意使歸而刻焉。

先夫人木像記

先夫人既歿之九年。予婦賈專朝夕思之不少置。間告予曰。妾生二十二年而歸君。妾之姑已四十有九歲。妾母方氏亦五十有四歲。後君念妾之母老。而兄弟多故。乃迎養於家。當是時二老人皆顏白髮。共坐堂上。妾與君沽酒買魚以奉其歡。更闌燭盡。猶連觴引滿。而語笑聲不休。君時嘗語妾曰。吾雖貧而老親之歡如此。吾退而安寢矣。後十三年而妾之姑竟亡。初姑未亡時。妾子瓚始十三歲。姑嘗撫瓚頂謂曰。吾年耄矣。或幸見汝之有子。吾死亦瞑目也。又三年。君自金華遷浦陽。妾與母從之來。今妾母七十有五歲。瓚亦娶婦生子。而妾姑之墓木拱矣。思欲如昔時共君奉觴上壽。其又可得邪。每念及此。輒涕泗交頤。然恨無以自慰也。欲刻木爲像以事之。凡遇疏食菜羹必祭。使死者而有知。亦當翩然而來享也。雖然。此豈妾之敢知哉。不過盡其心焉爾矣。予謂之曰。昔之孝子有丁蘭者。事母至孝。及母亡而思之不置。乃刻木事之。此蓋丈夫子之事。子以一女婦能行之。亦可謂賢矣。雖然。不必爾也。古者既葬而反虞。祭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所謂主者。主乎神者也。設主之外。無有刻像事之者也。予之思親。豈不尤切於子哉。禮若可爲。則予爲之也久矣。專曰。是固然矣。世俗媚浮屠神者。倘倣像事之。而況妾之姑乎。妾不若是。其心終皇皇焉。君幸有以如妾之意也。予不能拒。於是命工人刻像以置之。并錄其問答之辭。書於像龕之北。以示子孫。先夫人姓陳氏。諱賢時。金華潛溪人。

安道堂記

自昔眞主之興。天必生異常之才。以備其一代之用。外之則有貔虎之士。奉命乘略。爲之鞭驅僭叛。汎掃六合。內之則有夔龍之倫。立法定制。爲之謀謨廟堂。協和黎庶。近而至於對御之屬。執事之臣。亦莫不忠厚謹飭。小心而盡職。濂曰。善以類應。非天命孰能使然哉。皇上適將明威。致虔天討於四方。江淮之間豪傑魁壘之士。翕然附從。指顧叱咤。戰勝攻取。無不得意。及功成業定。上公徹侯。甲第相望。輔相侍從。皆當時之賢。而於近侍之中。又得供奉司令杜君安道。而益知其他之皆然也。安道自上之興。持刀鑷侍左右。未嘗暫違。凡上征吳越。略淮楚。攻齊魯汴梁。舟車所臨四五千里。擒僞王。斬驍將。以百十計。帷下之謀、籌策之算。安道皆得身從而目見之。安道性慎密不泄。動稱法度。爲上所信任者二十二年。由尙冠郎改御用監令。至今官入內庭。行步可數。言語敬恭。唯恐有絲毫過誤。出殿門外。要官勢人之前。如不相識。一揖之餘。不啓口而退。故上每稱侍臣之忠謹者。必以安道爲言。今夫天下之官受祿於朝者。孰非伐哉。蓋有終其身沈於下位。欲覩淸光而不可得者。縱得近輦轂下。有願承一顧之恩而不可得者。安道乃得侍上

而見稱許。雖曰愼密之所致。又豈非天哉。安道其益勉之可也。余官在太史。事上者亦二十年。餘安道既以其字名堂。復願得予文以識遭逢之盛。夫稱天命以紀載國家人材之美。予之職也。乃爲之言。

思遠樓記

盱江有漣湖。周圍凡若干步。涵日星而蕩風煙。四時之景無不宜者。大姓胡氏世居湖濱。以詩禮爲學。至吾永年。人益稱其賢。以薦者起家。爲吉水蕃職。遷海北鹽課司。白石倉副使。未及大用而終。其弟永實。其子原鳳、原鵬、原駒、皆號藝繼。大夫士恆集其門。永年欲建樓以藏先世遺書。不幸賫志以歿。原鳳兄弟請於永實。因竭力成之。名之曰思遠。示不忘乎親也。介前進士曾君仰來徵予記。予問之曰。思遠之義何居。原鳳對曰。不幸先人即世。一念及茲。精神遐飄無所底止。有時攝衣升高。極目四顧。見雲煙之卷舒。星河之出沒。泫然流涕曰。吾先人果何所之。精爽或有靈。庶幾乘雲龍而一下。將斯思遠之所以名樓也。予曰是固然矣。而其義未盡也。原鳳又曰。今人邇矣。而遠者莫若古之人。古之人殂魄黃壤。泯然不可見其迹。其精神心術之近存者。賴遺言見於書冊。大則聖。次則哲。次則忠與孝。往往形諸載籍。一展卷間。神交冥漠。有不知千載之爲長。一日之爲短者。孳孳焉。惘惘焉。日致力於斯。庶幾契先人之所志。謂是或思遠之義乎。予曰。遠固遠矣。而未切於身也。盍更言之。原鳳於是研精覃思。大周六合。小入一髮。默然良久。忽揚眉吐氣而顧予曰。我知之矣。先生所謂遠者不在今人。亦不在古人。在吾之一身爾。吾身非突然而中有也。前之千萬年。自地闢天開。繩繩相承。以迄於吾身。後之千萬年。又自吾身壓壓相續。以至於無窮。不可以數計。不可以智推。庸非至遠者乎。吾身一有失焉。則前焉而弗能繼。後焉而弗能延。其責果安歸乎。是以君子懼其身之有爽也。惕惕然如履淵冰。恐其行之弗軌也。惴惴焉如馭六轡。此無他。遠之不可不愼也。若是何如。予乃喟然歎曰。子言今得之矣。殆符先子之所望矣。嗚呼。遠固遠矣。而甚邇也。古之人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而人遠者數千年。邇者亦一二百年。其人固不得而覩矣。玩其遺文。想其德業。儼然若與之周旋堂序之上。未嘗知其死也。所謂人雖死而有不死者存。此之謂歟。原鳳誠知此。則又能以遠爲邇無難矣。永嘉之勝亦有樓名思遠者。彼蓋慕浮屠之學。此則篤於彝倫而有關於名教。世必有能辨之者。予與原鳳言不過如此而止。若夫漣湖之風物。與斯樓之雄麗。賢士大夫當有爲原鳳賦咏者。予則可略也。

見山樓記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龍山委蛇走其南。將升而復翔其旁。支斜延而西。則爲福祈諸峰。若車、若旌、若犇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足。勢之下降爲陰阜。爲連坡。爲平林。一猶一止。復縹帶乎後先。東則遙岑隱見青雲之端。宛類蛾眉向菶山相嫵媚爲妍。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肆浩渺。環浸乎三方。晦明吐吞。朝夕萬變。方屛插起湖濱曰夏蓋山。去天若尺五。嚴峙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勝絕之境也。仲遠心樂之。以爲非高明之居。不足延攬精華而領納爽氣。於是構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鼎俎既備。殽核維旅。壺觴更酬。吟篇疊咏。及至神酣意適。褰簾而望遠近之山。爭獻奇秀。晴容含消

雨色擁翠。不俟指呼。儼若次第排闥而入。使人涵茹太清。密澄中素。直欲驂鸞騶鳳。招偓佺韓終。翩然被髮而下大荒。其視起滅埃氛。弗能自拔者。爲何如也。仲來俾濂記之。夫自辛卯兵興。閭廬所在。往往蕩爲灰燼。狐貍嘷舞。鬼燐宵發。悲風颯然襲人。君子每爲之永慨。自非眞人龍興。撥亂世而反之正。含齒戴髮之氓。孰不在枯魚之肆哉。縱有佳山日在眉睫間。將不暇見之矣。今仲遠雍容於覩眺之際。亦曰帝力難名。而吾民恆獲遂其生爾。昔太常博士施侯作見山閣於臨川。而荊國王文公爲記其事。且謂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娛。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抗志物表。修厥故事。如承平時。此無他。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及。雍熙之治。將見覃及於海內。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歟。雖欲不爲之記不可得也。第所媿者。濂之學識繆悠。立言無精魄。難以傳遠。仲遠倘求荊國其人而爲之。庶幾樓之勝槩。與雄文雅製。同爲不朽耳。仲遠名謙延。鄭國文貞公二十四世孫。槩從子姓。皆彬彬嗜學文章。鉅公多集其門。而仲遠尤號翹楚。且工於詩。有和平沖澹之趣。濂蓋聞之升庵先生云。

瑤芳樓記

瑤芳樓者。當塗處君子賢燕居之所也。瑤芳者何。古桐琴之名。子賢以重購得之。間一撫弄。其聲瑟瑟然。如出金石。如聞鸞鳳鳴。如與仙人劍客共語於千載之上。子賢樂焉。則以謂世之名樓者衆矣。高騁之迎仙。謂其涉遐情也。其失也誕。張建封之燕子。謂其與新懷也。其失也靡。韓建之齊雲。謂其凌高清也。其失也侈。吾皆弗敢蹈其非。欲專斯樓之美者。舍斯琴也。其孰能當之。遂以瑤芳名其樓。而列圖書於中。當風物淸朗。白月獨照。神情遐沖。窅出世外。子賢櫻冠鶴氅。自函道而升。復取琴鼓一再行。久之翛而爲紫琳之操。其辭曰。有堅者石。中含精矣。其白如肪。煜有珠矣。五音繁會。鏘然而鳴矣。客有與子賢同志者。從而賡之曰。瑩質兮非華。陽弄兮非奢。折秋聲兮遺所思。望美人兮天涯。歌已相視而笑。金華宋濂聞其事。喟曰。古之人好樓居者。豈欲夸侈麗而爲榮觀哉。蓋臨陰幽之室。則其情斂以摯。處陽明之居。則其情暢以舒。隨境而遷。因物而著。其亦人理之常者乎。況夫宮角之相參。羽徵之互奏。禁其忿慾之邪。宣以中和之正。其於學問之功。又未必爲無所助。所以先生長者。無故不去之。蓋有以也。雖然。君子蓋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凡紛然而來前者。皆吾性情之發舒。或懸崖邃壑。或平疇曠林。雖非層構。可以闔闢陰陽而淸風徐來。萬籟皆動。曲澗流泉。復助之爲聲勢。五音泠然。愜心而盈耳。太和融浹。內外無間。有不翅聽子賢之琴於茲樓之上矣。此無他。達人大觀。無地不爲樓。無聲不爲琴也。苟局滯於一室之間。適其意則有之。而蹈道則未也。有若子賢。蓋學道而有所得者。故濂敢以是說告之。子賢博雅好古。絕出流俗之上。吾友楊君廉夫極稱其爲人。謂篤於士行。而尤孝其親云。

宋學士全集卷之三

記

閱江樓記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遊。亦思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欄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番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拯諸水火而登于袵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

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流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遊鍾山記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吳大帝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即其地也。歲辛丑二月癸卯。予始與劉伯溫夏允中二君遊。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對部婁小丘。部婁蓋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修靜葵蕪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烟涼草。離離茸茸。使人躊躇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王虺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罷守。能官者栽之。遺種至今。抵圜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太平興國寺在焉。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唯寺爲盛。近燬乎兵。外三門僅存。自門左北折入廣慈丈室。謁欽上人。上人出。三人自爲賓主。適松花正開。黃粉綴綴飄人。捉筆賦松花詩。詩未就。予獨出行。兩道間會章君三益至。遂執手止翠微亭。登玩珠峰。峰獨龍阜也。梁開善道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寶浮圖。浮圖或現五色寶光。傳燬大士嚴。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名。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

亭額米芾書。亭左有名僧斐然約塔。塔上石其制若圓楹。中斲爲方。下刻二鬼舉之。方上書曰。梁古草堂法師之墓。有蟠匾法定爲梁人書。復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數碧中有張僧繇畫大士。和李白贊。顏眞卿書。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下定林院基。舒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創寒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隱來棲山。龍爲致此泉。今甃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後即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朗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清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晏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雉方粹粥。聞人聲戛戛起巖草中。從此至靜壇。多紱矜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花塢。訪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無。唯泉紺淨泚泚如故。日將夕。章君上馬去。予還廣慈。二君熟寐方覺。呼燈起坐。共談古豪傑事。厠以險語。聽者爲改視。明日甲辰。予同二君遊崇禧院。院文皇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衆卉略具。揉柏爲麋鹿形。柏毛方怒長。翠瀧瀧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挂冠鼠梓間。據石坐。主僧全師具壺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近有僧呆舜虎逐入。舍僧門焉。虎爪其顏。顏有瘢可驗。予勿往矣。予意夏君紿我。挾兩騶奴登憔秀亭。亭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險。予更芒屩。倚騶奴肩蹣跚行。息促甚。張吻作鋸木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濕。牒牒據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墓闕數十丈。上可坐百人。即宋北郊壇。祀四十四神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冢。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嫚坡。草蓋布如氈。不生雜樹。可憩。思欲借裀褥臥不去。坡左定林院基。望山椒無五十弓。

不趨千里遠竭力蹴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徑至焉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襟白鷺洲皆可辨天闕芙蓉諸峯出沒雲際雞籠山下接落星澗澗水淲淲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久之盤石為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厓尋一人泉泉出小竅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當浮踞側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隨合忽腥風逆鼻鞏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鉤衣是數躓咽於焦甚幸至七佛菴菴蕭然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即點泉對嘯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嘯神明漸復菴後有太子崗一號昭明皆臺方將入巖遊菴中僧出肅面有新瘢詢之即向采莽者心猝動遂舍巖間別徑以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人池朱湖洞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肴核滿地一瞀童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壺中酒飲且賦詩大噱酒盡徑去矣予遂回廣慈二君出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予笑而不答劉君曰是矣子幸不葬虎腹當呼斗酒灕去子驚可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作儺笑釣之出異聲投予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困睡交不可擘乃就寢又明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遊草堂寺雨絲絲下意不佳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唯衡廬茅蔣蔣山固無發拔萬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為望秩之所宗也昔謝尚宋雷次宗劉勔齊周顒朱應吳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庾棄牟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爲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見蕘兒牧豎跳嘯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況乎人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大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人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遊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烟霞中有所不恨他尚何望哉他尚何望哉章君約重遊未遂因擬記其事一寄二君一遺上人云

宋九賢遺像記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脩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髭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皁白內服緣如之白裳無緣舄赤色袖而立淸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類眉目清竣氣象粹夸鬢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皁緇帽簪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質顴微收色黃而潤目有稜角鬢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劭子色微紫質頳身頎然有類特然其下擴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領內服皁領帽有覆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鮻準直鬚疏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絇繶純綦前微下而齊拱指露袂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菴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脩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疏亦強半白鼻與兩顴微皴皴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五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唇下鬚側耳微聳髭生顴前冠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皁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手立

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姣偉眉目聳秀白面潤豐下少鬚神采煒然椰冠紗巾道服青皁緣紫以縚履白坦蕩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直衣道服皁緣冠幅巾躡皁履望之儼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原不可作矣濂竊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天人哉

葉治中歷官記

予嘗與鄭玉待制交細談括蒼葉侯之政為詳及識居性山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最後遇劉文慶架閣其言比居又益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巳嘖嘖歎咏不少置予固信之自後出縣侯之所治處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予愈知侯之為人有不可企及嗚呼循吏之績不白於世久矣有若侯者其可不謂之賢乎侯名琛字景淵別名伯顏姓葉氏處之麗水人其先有諱宏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至敷文閣待制太府少卿少卿從弟冠治易有聲嘗兩上南宮生一鵬國子進士進士生正大登仕郎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為處州路美化書院山長山長生應咸通史學善談古今治亂尤工五字詩有栖閒集藏于家侯之父也以侯貴嘗累贈奉議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驍騎尉龍泉縣子云侯從幼忍有以自立嶷嶷異凡子天歷元年始踰弱齡即北游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宣使於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無所惱出使鄰國特以潔清長吏每提綱之事必先集丁外艱而還重紀至元三年補江浙行中書宣使逾池臨江朝廷命辨章別不花公往征侯在行中出奇計者為多至正元年辨章如京師欲薦侯為京官侯以母春秋高辭吏部以常調擢侯徽州路歙縣丞階進義校尉丁內艱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即署尹事獄不延鍛非司城內外民皆縣主治之鎮戍將恒持縣官短長頤指而氣使之即不從其禍立至侯不為屈輒搖手相戒曰此健丞不可觸也盜發洪氏家巡邏吏往驗栿梯得染人帳册一紙乃同縣張來所遺者即捕來榜掠久且無證後一月績溪獲真盜來得釋巡邏吏恐其訴冤也復嗾盜人之使誣來他所爲使人服來衣巾出與盜對盜遙見之齊罵曰張來張來儼誤我矣侯乃出來問盜為誰盜對曰不識也來因免去嘉興朱申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譏草必令朱集之一日以獄事至庭侯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之兩臂皆被黥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為盜以侯為神郡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點民慣其出內之柄高其估以為利部使者至事輒敗寶內藏多金中書命以楮幣相準一年點民遷賺吏俾文上有司如所估之數他日幸藉以為辭侯恐或傳為例剝民必甚亟言于上官月漸減之俾與時平欲遂紙歲輸五百萬吏皆要厚直于民而以羸羸者中官官不受又重賦于民侯察其弊也痛革之夏稅例輸貨錢歙糧不足以給兵食獨易之以粟號曰夏糧民深患苦之侯請以錢米兼賦于軍夏稅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辟為掾從右丞忽都不花公高寇長汀侯贊其行稷徠之令不五月長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令之選內外官多列上侯名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自京師給驛之官蓋異數也青田素號難治侯謂非修明學宮之政不足以化民下車之初即建明倫

堂。及極高明軒。禮碩士爲六經講師。增田三十畮有畸。招弟子員而廩食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升降。退坐論堂中。傷五倫之教。懇懇如也。吏以官書至。侯見印文廉隅太明。顧吏曰。爾何敢刻僞印邪。吏色動。侯即訊之。吏叩頭伏罪。侯曰。僞者匪止爾。汝能引一人以自贖。則無罪矣。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逮至庭下詢之。如語。吏自是輾轉而獲。一日間得僞縣印一十有八。稅務印一十有二。侯不欲食其言。悉遣之。唯扑其最後者。牛疫死者。法當聞。海跡之地不滿十餘里。浹日內民以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尫對。侯曰。其肉還可食邪。抑棄之也。民曰。焉敢棄之。徐下其直以歸解牛家耳。侯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今猶在縣門東。即其人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革囊于腰。侯取視。大鐵鍼一。皁角黃臚子各四。侯曰。此非毒牛具邪。解牛者懼侯。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鍼鍼牛。牛輒斃不能食死。侯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兵動。縣地鄰東嘉。數有大將統軍來過。軍散入市廛。剽鹵特甚。民畏怖如虎狼。前之縣令長莫敢吐氣。侯據胡牀坐溪滸。具牛酒勞之。戒剽掠者毋薄岸。即薄岸者有罰。縣民持梃循岸立。以數計者千。溪多灘。險惡不易渡。侯陰令勇卒以俟。舟至輒上之。侯親帥弓箭夫擊鉦鼓走溪上。境內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羣背囊于家互擊之。以言遂紛紜不可釋。因以射利。侯杖之。懼不敢爲奸。復刻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牒者。即細書牌。陰令就逮其人。往往感悟。室中途多分解去。吏若旁緣覘無所容其私。幾至訟息。部使者余公闕嚴毅慎許可。深嘉侯之行事。以上於酒勞侯者再。復命侯墾田龍泉。有有田之家履畮而實之。驗民糧多寡以定科繇。滿六斛者役一月。多則倍之。若集糧事亦視其數爲差。事成。移婺之武義。侯墾田定賦一如龍泉。有持諸吏書來撓政者。侯排之屋壁。不啓封。信行遠邇。凡競土田及爭地不雜親者。涉五十餘年弗決。一旦悉得其平。書田民久後侯不還。相率詣浙東憲府。請曰。幸還我葉侯。自侯之來。吾嚮撫所苦。朝夕恆飽食以嬉。侯之出二年矣。日望其歸有不得也。慨相與齎咨嗟。幸還我葉侯。侯請已。復詣侯庭。膜行立。再拜以申前辭。言與涕俱。侯亦爲之泣下。觀者皆太息而去。既侯之還縣。民具綵舟來迓。溪中舟尾相銜。百餘里不絕。十二年三月。憲府以郤郡有警。欲新金華城。僉謂非侯不能總其役。要復檄以命侯。行中書承制。陞侯處州路總管府判官。事聞。陛轉承務郎。憲府力留不遣。十三年三月。平章三旦八公帥師平徽饒。辟侯爲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令侯就道。八月。師次婺源州。州民素熟侯。詣平章乞侯攝州事。從之。徽國朱文公廟宅。燬于兵。侯周視歎曰。此化基也。不可以干戈未寧而弗亟圖。遂規畫而一新之。絲毫不以煩民。民大悅。歲祲道殣相望。時楮幣澀不行。侯權令富民貸米以收之。復益請廩以食飢者。日以十斛計。侯躬自監分。所活者甚衆。其所收楮幣。侯爲言於右丞赫赫公。作茶課輸之。不欲爽信也。十四年、侯從平章還杭。時青田吳德祥嘯衆倡亂。焚掠府庫。室人女婦日殺傷無算。處溫婺及建寧均被其害。官兵捕逐輒失利。十五年六月。憲府辟侯攝同知處州總管府事。往安定之。或勸侯寇情難測。當嚴重兵以自衛。侯麾去。乘四馬行。從以數蒼頭徑至縣。縣民無聊者聞侯至大喜。咸從巖穴歸。依侯以居。諸脅亦出見自首服。十月有妄男子謂吳德祥曰。某使君紿爾。大兵旦夕且至。將爲爾計。莫若劫使君以自安。吳德祥信之。欲爲變。頃生留由之。顛蹶其事急

趣侯避之東甌。侯曰。縣民恃我無恐。故來歸吾。若去。其如彼何。飢虎見肉。其肯輒止。爾寇得我亦然。否則必屠戮無噍類。吾縱苟活。義弗忍爲也。二人泣去。未幾。賊脅張惟德、吳伯賢、等持旗幟刀槊直入縣庭。侯盛服出坐廳事。問曰。爾來欲何爲。張惟德跪而語曰。山中衆德明公厚。欲見且久。思屈玉趾一幸臨之。無他虞也。侯曰。我行即行。爾汝愼無害我民也。語未畢。遂擁侯登舟至黃壇。諸脅先後出迎。脅侯吳德祥家。供張幾備甚盛。時命伶人陳雜戲以娛侯。侯終不假以辭色。每爲陳禍福逆順。懇懇不少厭。羣脅頗感悟。十六年四月。復推牛家燕侯。送還州城。先是黃壇寇剽掠百餘。氣勢聯絡。首尾應援。人畏之不敢深入。侯留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沒。悉得其要領。喜曰。天殆使吾平此寇也。侯既歸。竊寨亦不忘去時。麗水之礁礎。青田之處奕。皆大盜所巢。有衆號數萬。侯謂不翦二寇。他日或與黃壇連。則勢益大不可制。會行樞密院判官石抹公宜孫。遣參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溢。統兵討礁礎。侯急帥師與之會。三面闔合。矢石亂下如雨。寇出戰大敗。擒渠魁十餘人。衆欲盡殲之。侯及二參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首耳。餘皆良民。家因脅逐而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縻粉邪。乃下令退師二十里。俾盡挈妻孥以道。始焚其砦。十七年。行中書論功。承制陞侯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四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道禪將陳仲珍平處奕。既平寇所俘傍縣子女七百餘。侯具舟泊焉。命老卒悉護還其家。十八年。中書承制改處州路總管府治中。侯帥師討黃壇。獲僞將軍李奕等十人。三月。進攻楊山及黃坑等二十餘砦。砦降。復引兵圍長坂。寇力拒不服。食盡乃就烹。師遂攻高洋。八月。寇大懼。盡輸玉帛乞助於三援。葉寇舉兵七千來援。殊死戰。侯親領銳卒至三帖嶺以據其衝。調別將夏廷輝橫擊之。寇敗北。斬首五百級。擒三百餘人。遂乘勝直搗周與屯。支黨賊脅周寶、宋茂等皆遁。侯分兵爲十道以扼其吭。宋茂復同吳德祥別作新砦於洞尖山。山下架以七磴。竭力死守。九月。侯命陳仲珍引驍勇卒三千。自瑞安出其背。擊殺宋茂。新砦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林衆尚餘千。皆壯銳善戰。樹大旗出挑鬪。鼓聲振天。官兵皆甲坐不動。賊帥操鉦鼓突而前。官兵大呼曰殺人。寇披靡而退。擒僞將軍七人。致晚。寇又遁去。遂進焚百丈林。火照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篠村。吳德祥父子自縊于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脅次第伏誅。黃壇悉平。嗟何易乎令侯得善政之可書者。不過騪芻代民爲剩吏引舟耳。其次不過剗茶以免榷擾之病耳。又其次不過有事小者勸。大者杖。而不以付吏耳。他固瑣瑣不足紀也。職方郎中孫樵尚傳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天壤間。如祥麟。如威鳳。人欲見有不可得。矧如侯者。政行暴著。加易于數等。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善不智。知善而不能揚。不仁。余雖不敏。頗以文字爲職業。不敢噤無一言。謹以所聞於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傳循吏者。

宣慰竹侯嘉政記

自中原擾擾。蔓延大江之東。兵連不解。殆將十稔。今年春三月丙辰。西睦州陷。夏四月壬午。江浙行中書左丞楊公。以浦陽與睦鄰也。命宣慰竹侯自杭師來鎮其地。五月乙巳。師還。邦人德侯善政士卒而弗擾也。思之不置。縣達魯花赤寫寫不花君。暨婺州路同知趙君大訥。因民之思。而相與樹碑于縣庭。請識

頗從事於文墨。走書來徵記。曰。浦陽婺之巖縣。邑環以大山長谷。舟車所不通。往歲大將趙野遜台首號軍道其間。以輜重弗解。羽而飛也。遂逢農賈及浮屠黃冠。師不問能不能。以徽纆縶頸使肩之。或血流不能出。即殺以徇。民深患苦。或傳有師至。咸驚呼曰。吾屬將焉免夫。亟奔避山谷。至閱旬不返。曾侯察知民情之驚疑。從間道疾驅至縣。申飭紀律。區分隊伍。各從方部。以奠其居。非有令號不敢妄踰戶限。仍令勇卒守其四門。敢出入者。罪隨加焉。夜漏既下。乃被鐵衣持弓矢。從一二騎周巡近郊。咸加氣懾。莫敢少恣。一旦門者稍怠。有竊出捕人魚者。痛鞭其長懲之。自是無一人敢逆命者。縣父老相與言曰。曾將軍其來矣乎。何爲使我民不知也。將軍其愛我也夫。又指所統兵而相謂曰。彼大纓短製而腰刀者。其溪峒之軍也夫。吾儕小人無所識知。顧聞此軍勇鷙游擊。未易服馴。又何其帖帖如是乎。脫使他大將如曾將軍。我民何至暴露山谷乎。咸嗟咨嘆咏而去。居無何。左丞公自將臨睦州。檄曾侯還杭。以守舊營。晚始受命。雞初號復就間道馳去。每出卒一隊。輒用數騎士監之。若魚貫。若鴈行。無敢亂越。三日縣父老又相與言曰。曾將軍其去矣乎。何爲來不吾知。而去亦不吾知也。揆於古之良將善馭師者。其亦無愧也乎。人有功而人忘之不祥。遂稱花赤君縣之賢大夫。趙郡丞鄉之達尊。曷有以處吾屬乎。我等聞其言弗忍違。用以其事累吾子。幸有以詳文之。濂發書爲之歎曰。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若如所言。其殆師出以律者歟。師出以律者。吾見亦罕矣。嗚呼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濂雖不識曾侯。竊聞所至以愛民爲務。今來浦陽。會大府有驗畝徵糧之科。爲之惻然。亟白部使者罷之。則其及物之功。又不特善馭士卒。使弗擾而已也。濂因弗敢辭。爲文其事于石。然而石可泐也。文可滅也。曾侯之功將在縣民之心者。千百載猶一日也。曾侯尙勉之哉。他時登省府。居政路。其位益顯。其功當益溥。又將有鴻生碩儒執筆而特書之。曾侯名華。字華叟。武岡人。精悍而有智謀。通孫吳司馬法。捐家貲招兵市馬。爲國宣力。前後屢建大勳。今以明威將軍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江浙行省都鎭撫。其裨將天臨李君敏精於騎射。贊佐之間多著勞烈。亦法之所宜書者也。至正十八年夏五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濂撰。

浦江縣新建尉司記

浦江尉司在縣西一百步。歲久就圮。至正庚寅。大梁劉師稷以主簿攝尉事。始作正廳。未成而劉去。明年辛卯。新安洪在來爲尉。完之。並新其門樓。又明年壬辰。建廳之前軒。暨吏士之舍。又明年癸巳。造濯心亭。屋以間計者若干。役功若干。縻錢若干。濂懼後來者不知其勞也。乃文其事于石。俾相繼葺之。

靜學齋記

三代以下人物之傑然者。諸葛孔明數人而已。孔明事功著後世。或擠之於尹呂。固爲少褒。或又以孔明與管仲並稱。則卑孔明矣。以其事言之。管仲輔桓公。假以齊霸。孔明奉昭烈於艱難之中。尺地一民。皆奪之於群盜之手。徒以大義震撼天下。裂天下而三分之。使孔明後死。後主足輔。復漢之舊。馴致刑措之治。於孔明何有哉。在管仲未必能爾也。以其本心論之。管仲所陳於桓公。而見於行事者。皆徵權小智。雖假尊周爲名。其意則富強其國而已。固君子所羞道也。孔明當干戈鞍馬間。所與其主論者。必以德義爲先。

其忠漢之心。至於瞑目而後已。至今誦其言。想其人。與伊呂之亞乎。史氏不知其本心。謂孔明慕管仲樂毅之爲人。嗟乎。孔明豈二子比哉。孔明於聖賢之學。蓋有聞矣。其所謂學須靜也之言。信古今之名言也。止水之明。風撓之則山嶽莫辨。渾天之察。人撓之則晝夜乖錯。況方寸之間乎。古聖賢之成勳業。著道德於不朽者。未有不出於靜者也。蓋靜則敬。敬則誠。誠則明。明則可以周庶物而窮萬事矣。苟雜然泊其中。偶然應乎事。卒然措之於謀爲。其不至於謬亂者鮮哉。孔明之學。惟本乎此。故其所爲當世無及焉。至今無有非焉者。而又從效慕之。區區術之徒。固不能然也。然世之慕古人者。皆惑焉。古人所以爲聖賢者其道德著乎其言。其才智形乎功業。而存乎冊書。非徒以其名稱之美而已也。苟欲效乎孔明。於孔明之所學必無不學也。於孔明之所能必無不能也。而後可。孔明之所學而有未至也。孔明之所能而有未能也。而曰學孔明何可哉。於孔明且爾。況乎學孔孟之學者。而可徒誦其言乎哉。近代之所學者。浮於言而劣於行。孔孟之言。非特言而已也。雖措之行事亦然也。學者不之察。率視之爲空言。於是孔孟之道。不如霸術之盛者久矣。欲如孔明者。安可得乎。錢唐羅宗禮名其藏誦之室曰靜學。庶幾慕孔明者。余欲勉其成也。辯孔明之爲學。與學孔明之道以告之。

修愼齋記

修愼齋者。中書掾葉杞孟堅之所自名也。孟堅之言曰。杞居括州麗水之陽。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足跡皆不出里門。一家之和。其祥氣殆可掬而有也。頃因鄉里推擇。習刑法之學於大府。遂充貢來南京。季弟孟年實與之偕行。朝夕奉承其誨。既而中書選爲刑曹史。閱一歲陞爲令史。父在家聞之。有書來曰。刑曹決天下之獄。獄情萬變。爾勿使有冤民。朝夕洗心滌慮。以承上官。不可循一髮私。蓋服之用。當於我乎給之。苟逆我言。必將辱於吾矣。自時厥後有從括來者。輒致書。一年之中不下五十餘。書中之言無異於前時所云。父猶恐書不能盡達也。復使仲弟孟才來致備用諸物。且申言之。留連再月。依依不忍別。既別歸。吾父問其狀甚悉。喜曰。爾往終勝前時之往還。然又不若吾親見爾兄爲稍慰耳。時赤日如火。即請縣給過所直抵南京。一相見頃。悲喜交集。達夜訓飭之。比前爲尤詳。且曰。今朝廷清明。廉吏無不登乎樞要。爾當冰雪其操。他日衣繡還鄉。以慰慈母倚門之望。豈不華哉。亦留連再月而歸。杞亦念父不能越數月。適年勞及考。急謁告東歸。諸弟聞之。繼迎三十里外。杞升堂展拜。問起居。父子相抱持。喜極不能成語。曾未幾何。部檄下州中趣杞上道。父不忍子行。潸然出涕。乃陽謂杞曰。幸因爾行。得爲錢唐一遊。應擬湖山之勝。杞知其故。力止之。不從。既至杞又止之還。父復曰。姑蘇抵此三百六十里耳。其風物比錢唐尤勝。吾何可還。必至彼乃與爾別。既至。杞又止之還。父復曰。姑蘇至南京不遠矣。我之情事尙未與爾畢之。可遽先還耶。杞遂不敢言。於是同至。又再踰月而別。嗚呼。世之爲父者孰不知愛其子。如吾父之深切。十百之中不知寧幾見耶。杞夙夜佩服戒言。惟恐辱其先。因取經中修身愼行之語。名其寓居之齋曰修愼。願爲杞記之。予聞仁人孝子之思其親。何時而能已耶。山不足爲之高。海不足爲之深。此無他。昊天罔極之恩。終不可得而喩也。杞能不忘此時之思。朝夕以之。一動也修愼。一靜也修愼。則無負爾父之望矣。杞尙勗之哉。

冲默齋記

保寧禪師以冲默號其齋居。來徵予記。予按字書冲者。虛也。默者。靜也。卽佛氏空寂之義也。惟其冲也故默。則冲爲體而默爲用。惟其默也故冲。則默爲本而冲爲末。二者之理。恆若相因。未有默而不冲冲而不默者也。夫太虛寥廓。從橫自如。陽運陰行。眞宰不動。此兩間之冲默也。自無生有。從有入無。外雖紛紜。中實有定。此萬象之冲默也。鑑光洞然。出入無礙。諸緣自忘。大用常寂。此一心之冲默也。我念不生。法從何起。生滅本空。而況於法。此諸法之冲默也。冲默之義大矣哉。嗚呼。有情之類亦云夥矣。奈何營營逐妄。擾擾迷眞。騖晝夜而實其所無。反覆膠滯。不求脫離。是不知有冲者也。風性所激。運轉不停。欻焉凝冰。倏焉焦火。十二時中無一息少寧。是不知有默者也。非大覺眞人出而救之。將何所底止乎。然而妙明眞性。不涉三際。元自冲虛。本由默靜。無所不容。無所不具。因無所不容。故萬有歷然而未嘗有窒於虛。因無所不具。故羣動森然而未嘗有離於靜。靜固非動。動亦靜也。虛固非實。實亦虛也。冲乎默乎。其造道之樞要乎。彼李伯陽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者。若近乎冲默。而涉乎有爲也。韋應物所謂隱拙在冲默者。欲藉是處世以保和爲冲寂言爲默者也。而非其至者也。然則何以爲至乎。必也入不二之門。而後眞知默也。眞知默者。則無所事乎冲也。禪師汲汲求法者也。嘗揭冲默以自勵。故爲略疏體用本末而言之。然亦未嘗有所言也。禪師名覺慧。字敏機。吳興人。出世嘉興之祥符。近從四衆之請。分座說法於大天界寺。尋主寶寧禪刹。蓋有志之士也。

寅齋後記

洪武二年春。濂以總修元史被召來京。然史事貴嚴。詔命禮部統之。設局分科。限絕外內。將以日視其成。當是時尚書崔公。恆往來乎局中。濂因稔知公之爲人。公蓋名亮。字宗明。翼翼祗愼。遇事若臨深淵。方今皇上受天明命。撫有萬邦。日崇大禮。以修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凡牲醴之豐。祝號之雅。器幣之節。燔瘞之嚴。皆命公典之。公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夙興夜寐。敬畏匪懈。君子以謂國家自建禮官。其涖事嚴恪。未有踰於公者。公猶以爲未足。且以寅名齋。請濂記之。夫寅者敬之謂也。敬固無所不在。而驗之於祠饗爲尤宜。方其齋明盛服。以交神明。鑒臨同溥。如將見之。於斯時也。志定神一。曾有邪思之可干者乎。苟以之奉親。以之事君。以之修身。以之治人。其心常兢兢焉。其有不獲其道者乎。推之終之。何莫不由於敬也。能由於敬。則成己成物之功。其又有不致其極者乎。昔者舜命伯夷典三禮。其訓之有曰。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說者謂卽敬以直內之義也。今公所居。尚書之官。古之秩宗也。所主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古之三禮也。其委任之重且尊也蓋如此。然而皇上神聖。端居穆清。畏天勤民。無一息之或間。固已度越於帝舜矣。公之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其可不以伯夷自勗者乎。此公所以名齋以寅之意也。雖然。修德莫若敬。德日以崇。則位日以尊。理之常也。他日位於三孤。寅亮天地。以弼於一人。濂又烏能無望於公乎。公如有取於濂言。非惟無愧於齋軒。亦且有昭於名若字者矣。華相先生旣爲公發明敬意之說。殆無餘蘊。濂敢攟其緒餘以爲後記云。

栖雲室記

中峯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爲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栖雲。迨今數十年。中峯卒而廬亦頹壞。中峯之孫用渥照師。作新室於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予以記。余笑曰。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之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峯也。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燥濕寒暑。屹乎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亡之意。今欲求其見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審視。奚爲而久棲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爲名。罔異也。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於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光。可使比於歲月。自其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於毫芒。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擬於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速論者道也。斯道也。何間於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知今之廬異於昔時之所築。今之人異於昔之人哉。而雲也。安往而不在乎。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吳之間。崇臺廣榭。涼亭燠館。敷金碧而炫丹瑤。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於庭。而狐兔已游於寢者矣。彼之富麗奇瑰。苟與栖雲之室絜量大小。何啻閬阜之於沙塵。今彼皆不復得守。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亡而名立。固不隨世以爲變遷也。吾坐乎斯。瞑目而思之。充乎室皆雲也。皆中峯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峯之徒苟有志於道。孰不可爲中峯哉。尙何取於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盍以吾言求之。

惜陰軒記

人之異於物者。豈特形貌而已哉。亦必有道焉爾。苟徒飲食以生死。生無補而死無聞。則物皆然也。奚擇於人乎。古君子所以汲汲而不懈者。非徒求過於物。且求異於庸常之人。非特求過於人。且求所以治安之。而後已。蓋天之生君子。所以爲民物計也。凡民之生。豈皆意而嬉哉。其所趨者小耳。彼幽探而遠取。多致而急售。相時乘隙以徼什一之息者。汲汲於財者也。朝造而暮謁。曲躬而巧媚。俯仰顏色以覘人之喜悅信任者。汲汲於勢者也。衒長而飾智。矜能而邀功。上以欺乎人。下以賊其心者。汲汲於名者也。是皆有所利而爲之。莫不窮心力竭思慮。目不暇瞑而身不暇安。亦勞且勤矣。而君子何取乎。君子之所務者。徇乎道。不徇乎人。利乎民。不顧乎身。若禹益之治洚水。焚山澤。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韓愈之闢邪說。皆焦心苦思。東西奔走。食不待飽而衣不務華。至於終身而後已。曷嘗爲其身哉。上以憂斯民。下以明斯道爾。君子之所爲固如是也。會稽翁呂齡。由國子生再擢爲監察御史。名其燕居曰惜陰。其有志於民者乎。夫人常患無志。有志矣患不學而妄行。學矣患無位而不得見於世。得位矣患非其職而不獲爲。今呂齡沈篤而專慤。非無志也。讀書而能文。非不學也。國家內外之官各不可越其職。而御史於天下事無所不宜言。則又居乎可爲之位矣。以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夫何難哉。呂齡且興而夕息。坐斯室而思之。民或有未安者乎。所以休養之者。或有未至者乎。思而得焉。則以告乎上。日程而歲較。吾之所爲。果不負斯職與斯民。則惜陰之名爲不徒矣。苟曰簿書而已矣。獄訟而已矣。是則衆人之事爾。雖勤且勞。余

何取於昌齡哉。

雙桂軒記

濂侍經青宮時。西明桂君彥良實爲正字。朝夕同出入禁中。怡怡然。侃侃然。異姓兄弟也。彥良嘗謂濂曰。吾家在慈溪。世舉進士。或知盌縣。或司六察。或帶閣職。連綰郡章。聲明文物。固嘗盛矣。故昔人稱其所居爲攀桂里。會宋亡。爲元。業書詩者猶不廢。區區雖不文。亦以學詩獲與鄉貢之選。二子。家曰愼。介曰全。今逢盛時。復若學不厭。思欲証前人遺芳。顧南榮有桂一本。雙幹直上。始合於一。又復歧而旁達。妍茂紛甡。香滿戶庭。私竊以爲桂吾姓也。其殆符二子文字之祥乎。讀書之室。遂以雙桂命焉。愼嘗從吾子受經。幸有以記其事。夫桂之爲木。歷代頗貴之。至唐重進士科。貴之尤甚。每藉之以爲喻。蓋俗傳月中有桂。桂苟在月。孰得而攀之。其意若曰。攫第之難。猶平地而升靑霄云爾。非實指夫桂也。元豐之末。新定有二倪生。曰直侯。曰直儒。相繼中進士第。郡守因表其坊曰雙桂。非惟新定之爲然也。彥良之鄉。有蔣氏伯仲焉。曰璐。曰琬。陳忠肅公之弟子也。紹聖崇寧間。亦先後登高科。公因號其室曰連桂。由是而觀。以桂旌坊。又以名其堂。則曩所謂桂者。似實而非虛也。雖然。古之人立言而比興爲多。其在楚辭則桂與申椒木蘭並稱。此無他。芬香之物。是以取譬君子也。芬香之物。當以類相應。而卉木又得氣之最先者。甯詎知雙桂不爲二子之祥乎。今愼也端愨自持。而辭章俊贍。全也趣濤若水。而期於無息。皦然雙璧。光彩交映。則而致之二倪兩蔣之間。擧直易易耳。連捧賓函。同策大廷。亦宜也。未見其爲難也。然而名者造物之所深忌。桂氏自先世以來。多以科目發身。開學隆蔚。遂於遐邇。至於彥良。猶且不墜其業。二子復將起而繼之。斯所謂難也。覘彼條榮忽悴。父不能及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桂之爲祥兆。又見於斯。惡得不爲彥良喜。楊伯子有言曰。桂之雙。人之祥。濂於彥良亦云。遂書之以爲記。

三益軒記

明之昌國徐君元凱。嗜古好修。鄉邦稱爲善士。生子男子三。長曰友直。字孟益。次曰友諒。字仲益。又次曰友聞。字季益。家雖貧。徐君能使其通詩讀書弗輟。且因其字。名軒曰三益以勵之。友聞自鄞諸生貢入成均。近奉旨受事中書。頗與予相親。時來執經問難。遂以軒記爲請。夫益之爲卦。其象爲風雷。夫雷激則風怒。風激則雷迅。二者不待相期而相益者也。君子觀之。見善則吾將遷焉。有過則吾將改焉。而其爲益也大矣。然則何以知過而改之。曰必得直友焉。友能直則加以箴規矣。何以知其善而遷之。曰必得諒與多聞之士焉。友能諒則含胤而從賢。友多聞則察理明而擇善精矣。嗚呼。此以取友於外者言之爾。今季益家庭之內。兄弟熙熙。有善則相資。有過則相告。曾不出戶而講習之功。勝州里之人莫不嘉嘆而安之。其益將非止於三。至於十朋之龜弗克違。亦有之矣。他日德茂才顯。若河東之三薛。江東之三岑。其有不齊軌而馳者哉。雖然。予昔嘗取友矣。始也自一家萃從之間。朝夕摩切之。然不敢自謂已足也。復取之鄉人焉。如是者久之。亦不敢自謂已足也。又求之國人焉。如是者又久之。間有謂曰。學無止法也。我安敢自畫於斯。復求諸天下之人焉。今耆矣。秋髮種紛而垂領矣。尚孜孜弗懈。益求古簡書之間。見問學之優廣者。

眞實而無僞者。則云我未之能及也。亟遷而從之。志徧而行僻。與過失而文飾者。則云我寧或有之乎。設有之。亟改而正諸。此無他。知益之爲義若此。自近而及遠。期終身行之也。季益兄弟其果以余言爲然乎。季益通經而能文。已出游於成均。是友天下之人矣。予尙何言。愼或東歸。見二兄焉。宜以予文勒諸軒中。庶不負於翁名軒之意云。抑余聞昌國古會稽之翁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海泗登萊。土地幽邃。風俗樸茂。人材往往多著聞於時。今又將於季益兄弟觀之。上愼旃哉。

復古軒記

臨川饒君孟持。其五世祖某府君。嘗嗜琴。琴有復古玉㺶二張。其材孔良。蛇腹斷而金沙明。試一鼓之。獨鶴夢回而滿山風露也。寒泉激巖而山鬼夜聽也。可謂精且古矣。府君雖歿。歷世寶祕。不翅孔氏之遺履。時出玩之。思府君之不可見。慨然高山仰止之情。元季兵燹方張。白晝爲人持去。煙海茫茫。竟不知墜於何所。如是者有年。一旦外孫樂安夏氏。忽購得焉。舉以遺孟持。孟持反覆拂拭。不勝悲喜交集。玉㺶頗皴闕。唯復古猶沼暉軫咸具。孟持取水精絃被之。方申爪指。其初則嗚嗚然。而已復洋洋然。亦似傷其流落而感其復還也。孟持封羊豕。列豆籩。燕饗三族。合芳木爲櫝。尊閣堂中。遂以復古題其楣。云春秋之義大復古。其謂復古者所繫甚大。非一器物之謂也。雖然。有人於此。國廬爲人所據。已而還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隴畝賦於強暴。取而歸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扁匜桮棬之屬。爲貪者所竊。肆力追而有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然則何謂而可。斯二琴者相傳或爲雷威所斵。由唐涉宋。歷五六百年之久。所獲非一人。所固非一家。始爲府君之所有。府君之後又移於他姓。今復歸之孟持。正如寶玉大弓之再得。不謂之復古也。謂之何哉。不可以一器物之微。而遐少之也。然而予又有說焉。古之人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今則飽食以嬉。我當復之。古之人入孝出弟。如用菽粟布帛。斯須不可離。今或有淩犯之者。我當復之。古之人事君如事天。一動一靜。儼如有赫其臨。今則鮮有致其身者。我當復之。夫然故復古之功大矣。二琴云乎哉。孟持勉旃可也。

埍篪軒記

從浙河而南。舍舟登陸。有地曰漁浦。土沃以亢。池園樹林。頗美蕃茂。魚稻充羨。百貨之所趨。行旅之所集聚。似市而不囂。近野而不俚。故其人多優游而好文。其尤以禮讓爲人望者。稱華氏。余自京師還。華氏之秀者曰拱辰。侍其父候於河滸。遂予至其家。館於賓次。率其兄弟庭揖畢。俯身自東階趨退。足武相蹈。不踰尺寸。徐與之言。長少相顧。擇辭而發。繹然不煩。秩然不悖於理。皆良士也。視其室名則曰埍篪。而予昔之所嘗者。拱辰謂盍有以記之。天下之物取諸人者有窮。而本於天者無窮。能充天之所與。則得於人者。可棄而勿論矣。世恆知在外者之可樂。而力取於人。其受於天者則忘而不顧。卒之兩無所得。而戚戚以終身。豈非惑哉。今華氏兄弟以言乎爵。則未嘗仕。以言乎財則非甚富。以言乎車馬衣服。則雅素儉質。與凡民等。然入其門。則父子有禮。兄弟有恩。忿疾之聲不聞於室。和悅之色不絕於面。食力而趨事。安生以自適。雍容怡愉。不敎而勸。而未嘗有資於外物。何必取諸人而後可樂哉。其善充於天也固美矣。天之所

與者至重也。苟善充之。雖困貧甚。天猶以爲貴也。不能充之。雖位極乎崇高。天猶以爲賤也。若華氏之爲天之所貴者也。余安敢遺之而不錄乎。

雲寓軒記

閩士張君仲育。學道龍虎山中。扁其軒曰雲寓。人聞而疑之曰。異哉。張君之名軒也。夫蒼然而在上者太虛也。寓乎太虛者雲也。雲之爲物。二氣上升。初無定形。當其始生也。勃焉如烟。鬱焉盤旋。或搖曳如帶。或縈結如蓋。或超舉如鴻。或變化如龍。倏然而雨天下。忽然而不見其迹。雖雲亦不自知其聚散起滅爲何。如人之望之一息。而萬狀惚恍而不可爲像。今張君乃欲取以寓其身。不亦異乎。或聞其言又疑之曰。是知雲之起滅。而不知外物之起滅者也。知張君之寓身於雲。而不知其寓意於雲者也。彼世之紛紛糾糾。朝榮而夕瘁。縣往而歘還。毀譽榮辱之出於人者。其變亦多矣。獨何異於雲乎。人惟不知其然也。故溺智畢力。終身趨走。汨沒於其間而不之止。若夫知道之士則不然。其視天下之物。舉不足當其一顧。至於身亦自視如委蛻。其去留之際。不繫繫於物。與浮雲無異。蓋其所得者深矣。今張君獨知之。而以雲寓名其軒。庶幾達生者之所爲。彼烏足以知其意矣。或者聞其言又疑之曰。是求其外而不得其內。泥於迹而不通其道者之論也。夫有道者。用於物而不蔽於物。自恆人而觀。雲則雲而已。自有道者而觀。舒之周徧宇內。斂之不見毫髮者。非道邪。澤潤四海而不以爲功。與天並存而不知其所終者。非道邪。衆人資其惠而不能名其德。功成則退而不底滯於用者。非道邪。是則張君取雲以寓意者有在矣。彼烏足以知之邪。且天地之初。未嘗有雲之名也。非特無其名也。而亦未嘗有雲也。非特無雲也。而天地亦未始有也。陰陽判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雲生焉。人見其巍且高也。從而以天名之。見其卑且廣也。從而以地名之。見其絪緼無窮也。從而以雲名之。是則以天地名天地。以雲名雲者。亦已寓矣。況復取雲以名軒。不猶寓之寓者乎。而人又曉曉焉而辨之。非惑邪。吾聞龍虎山中多異人。廣成子安期生之流。時往來其間。張君試見而問之。果孰爲雲邪。孰爲寓不寓邪。必有以語張君矣。又安知不疑吾言爲妄邪。二人者退。張君識其言屬錐於予。請書之坐隅。

遯畊軒記

番禺樊君德新。以美材擢爲戶部主事。每欿然有不勝任之意。題其舍曰遯耕。而謂人曰。吾昔避地荊南。有宅一區。有田數十畝。躬耕以養吾親。甚自得也。今繫官於此。材薄不足以勝祿位。勢微不能以施惠澤。吾心未嘗不念躬耕時也。行將陳於上。乞身而歸。反乎故處。此名所以識之耳。聞者疑之曰。著居與畎畝孰安。章紱與民服孰華。耒耜耘耔之業與簿書之政孰勞。非人主而友卿大夫與居閭巷孰榮。而曰遯且耕。非有激而然耶。且君子出處何常。惟不失乎義而已。昔之居田里。其民之業義也。今仕乎朝。其乎仕之職亦義也。以民而有祿位之思則爲僭。以仕而懷其故士願爲齊民。庸非過乎。天之生人。不皆賢。不皆不肖。將使才者治不才者爾。故細民者耕且藝。爲粟帛以奉上者也。君子者出智謀計慮。均之使勿爭敓。教之使知禮子者也。使人皆欲爲細民。則誰爲治。使皆欲爲君子。則上安養。今樊君以治人之才。居乎位宜

也。而必欲爲遯且耕何歟。樊君曰。仕之優於農。吾豈不知之。然國之祿位。非以優仕者也。使仕者勞其心以優細民耳。故祿者出於民。所以備我之心力。位者出於上。所以使我自別於細民。夫位高於細民之上而德不稱。則爲尸祿。受民之備而無功以報之。則爲苟祿。吾惟是二者之懼。愧交於心而不釋。思其易稱無愧者而爲之。以爲莫農者也。故以見吾志焉。且世之居位而肆虐者。不知稼穡者也。吾今不忘乎耕。使日之見者耕也。心之思者耕也。烏敢自逸哉。他日或得舍此而去。放乎山澤之間。求抱甕丈人之徒而友焉。作爲謳歌以與夫天下之半。此吾之志也。云云者。吾何暇計哉。於是金華宋濂謂之嘉其存心之仁。自待之薄。異乎患失者也。記其事以爲仕者鑒焉。

慈孝菴記

古者萬民之墓地同於一處。故設墓大夫正其昭穆之位。掌其爵等小大之數。分其地。使各有區域。而得以族葬之。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府吏而巡其墓厲。復居其中室以守之。當是時。凡民之葬者皆萃於一。非特同氏族之人而已。自世道既降。而相墓巫之說興。謂枯骸是以殺否乎後昆。謂禍福貴賤乎岡巒之離合。丘陵之向背。一以此鉗劫愚俗。而專竊墓大夫之政柄。世之欲葬其親者。輒斂容屏氣。伺候巫之顏色。巫曰此可葬。雖踰都越邑。亦匍匐而從事。巫曰不可葬。雖近在室之傍。百利所集者亦割忍而違去之。致使父子兄弟本一氣也。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吾不知其何說也。安得卓識者出。相與攻其繆妄也哉。余方爲斯歎。同里張君忽以書來曰。吾父母既歿。葬於家東北一里黃塢之原。旣而吾兄又捐館舍。吾則以謂吾兄父母之子也。其生未嘗頃刻離膝下。死後而他瘞之。使死者無知則已。脫或有知焉。吾恐其心當慽然不寧也。迺於父母之側。攻位而藏之。吾父母藏於是。吾兄復藏於是。吾夫婦幸未死。他日或溘先朝露。去將焉之。又於兄之側十步。預作二壙以俟。而別建菴廬。號曰慈孝。俾學佛者守之。吾夠父子之親如是而已。巫之言雖巧如簧。吾固掩耳而弗顧有聞也。嗚呼。余嘗嘆人之所見不能盡同。故雖有蘊於中而不敢揭言於人。竊不自意張君之見已能與余同。推而至於四海之廣。九州之衆。其見之同者。又惡知無其人耶。使同者至於十百焉。或千萬焉。則巫之言不能勝。而古者族葬之說。可以漸復矣。知中原士大夫家。多以昭穆序葬。唯其行有污於先人者。始異其兆域。衣冠之蟬聯在在有之。人之富貴利達。其不繫於地也昭昭矣。奈之何惑於淫辭末技。而眩惑於是非也。嗚呼。若張君者其可謂卓識之士非邪。濂因請記菴之成緒。而櫽其所見如此。知言之士必有取焉。張君名榮。字叔茂。金華蓮塘人。以孝弟致家之肥。其室曹氏亦克配君子。父諱大仁。有寬厚長者之風。生平與物無忤。人以佛子稱之。晚自號曰存齋。以至治壬戌某月某日卒。壽六十七。母施氏。以某年月日卒。壽七十。皆以重紀至元戊寅某月日葬。兄諱瑞。字祥卿。治家有能聲。以至正癸未某月日卒。壽六十七。其葬則以戊戌某月日。菴之經始以乙酉正月。落成以五月。田若干畝。山若干畝。儲其入以爲守者之用云。

若松菴記

龍泉多大山。其西南一百餘里諸山爲尤深。有四旁齊起而中窪下者。狀類箕筐。人因號之爲匡山。山多

蟠松。彌望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潑。松上薜蘿。紛紛披披。橫亙數十尋。嫩綠可挹。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黃精蘭胡及牡鞠之苗。采之可茹。吾友章君三益樂之。新結菴廬其間。菴之西南若干步有深淵二。蛟龍潛於其中。雲英英起。上頃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海茫無津涯。大風東來。飄飄去。君復爲搆烟雲萬頃亭。菴之東北又若干步。山益高。峯巒益峭刻。氣勢欲連霄漢。俯瞰閩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薺。君復爲搆唯天在上亭。菴之東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潤空翠。沈沈撲人。陰飈一動。雖當烈火流金之候。使人翛翛有挾纊意。君復爲搆濟高亭。菴之正南又若干步地明迥爽潔。東西北諸峯。皆競秀獻狀。令人愛玩忘倦。雖之可琴可奕。可挈尊罍而飲。無不宜者。君復爲搆環中亭。君詩書之暇。被鶴氅衣。支九節筇。歷游四亭中。退坐菴廬。回瞻蟠松。如元夫鉅人拱揖左右。君注視之久。精神凝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豪傑共語千載之上。君樂甚。起穿謝公屐。日歌吟萬松間。履聲鏘然合節。與歌聲相答和。蟠松似解君意。亦微微作笙簫音以相娛。君嘻曰。此予得君松之趣者也。遂以名其菴廬云。龍泉之人士聞而疑之曰。章君負濟世長才。當閩寇壓境。嘗樹旗鼓礪戈矛。帥衆而禱退之。蓋有意植勳業以自見者。今乃以君松名菴。若隱居者之爲。將鄙世之膠擾而不之狎邪。抑以斯人爲不足與而有取於松也。金華宋濂竊不謂然。夫植物之中稟貞剛之氣者。唯松爲獨多。嘗昧昧思之。一氣方伸。根而蘊者。萎而斂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逞於一時。及夫秋高氣清。霜露既降。則皆黃隕而無餘矣。其能凌歲寒而不易行改度者。非松也邪。是故昔之君子每託之以自厲。求君之志。蓋亦若斯而已。君之處也。與松爲伍。則凝然有以自立。及其爲時而出。剛貞自持。不爲物議之所移奪。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亦未嘗與松柏相悖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於出處間。可不可乎。濂家青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載。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遠。第兵燹之餘。松光水色。頗失故態。棲栖於道路中。未嘗不慨然懷。君何時歸濂。當持石鼎相隨。采黃精茯苓烹之於洞雲間。亦一樂也。不知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盛。其亦遲君久矣。

孝思菴記

錢塘王生曦年二十。即以春秋預薦浙江鄉闈。旣貢南宮。廷議喜其尙少。以大器期之。俾肄業成均中。未幾。詔左御史大夫汪公、右御史大夫陳公。妙簡俊英爲諸王伴讀。生獲選入吳府。予時以學士兼太子贊善大夫。生因從予游。一旦傳旨命羣儒遊鍾鑾鶴文。生操觚立就。予爲進呈。上親讀一再。過喜曰。是子辭簡而意暢。才氣皆佳。及日將南至大祀於圜丘。上復命羣臣賦七言律十二韻。冠以三百言序。諸老生或難之。生與烏傷黃昶先成。親臨讀御榻前。上聽畢。尤加獎厲云。生初從予學治經。兼攻文辭。未幾大進於前。薦紳先生亟稱之無異言。予亦愛之甚。謂其堪紹文脈也。因叩其家世之詳。曦曰。其先系出於周。有敬宗者爲周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以命氏。至秦武成侯離生二子。曰元。曰威。元避秦居琅邪。後徙臨沂。威避太原之廣武。由是王氏有太原琅邪二族。晉丞相導出琅邪後。時家於江左。其裔孫有居睦州桐廬者曰煦。仕唐爲和州刺史。生肅。肅主簿淘。淘生賜。避五代亂。以文行稱。周乾化中仕吳越。官至烏程令。烏程之弟宋。錢唐令賦。遂居虎林山中。實曦之十五代祖也。曦之高祖父諱某。曾祖父諱植。皆以力本尙義見

稱。鄉人多德之。祖父名遜。字子愚。錫號爲明誠處士。生先君諱常。年三十出游番禺。不幸客死。時曦始七歲。無所識知。賴大父鞠育教訓。以克至有今日。先是大父嘗闢地於西湖北山之間。曰駝巘嶺。嶺有三奇石。怪松根蟠其上。鬱然可觀。大父旣預爲壽藏。且曰此新兆也。吾敢居其首乎。南山栘子嶺先世數大墓存焉。年遠不敢遷。倣古者葬衣冠之義。斲木爲主。書吾父名諱瘞其中。他日吾則祔其旁。搆菴廬三楹間。顏之曰孝思。示後世不忘其先也。曦聞而識之。久欲以菴記爲請。先生修史事嚴。不敢有所聞。每念曦來南京時。大父執曦拜曾大父墓下。慨然曰。爾能顯知讀書。以光吾宗。非我之功。實祖宗之澤。是賴爾出於千里外。愼毋忘孝思也。曦尤不能置於懷。願先生嘉惠之。孝思之說。其見諸傳記者不一而足。非止乎詩也。然其所謂孝者。立身揚名。使天下之人皆曰王氏有子。豈不爲孝之大者乎。若規規不離乎親側。號諸人曰。我能養。我能養。而父母之名。雖同里閈亦若無聞知。如此而爲孝。將焉用孝乎。今生始加冠巾。遽被薦乎鄉。入侍藩王。以文辭上簡帝心。其榮可謂至矣。榮之至者孝之篤。他日位益顯。名愈揚。使生者受封爵。殁者將贈典。則生之孝又爲何如哉。是則孝思之義也。庸非生之大父所深望者乎。予與生有師友之義。爲記其菴。故不以顓而以規。

趙氏時思菴記

晉府錄事趙君德懷。其名爲古皋。有請於予曰。古皋世居括。昔嘗有顯籍於宋。大父諱若順。字和卿。實魏悼王之十世孫。通前古載籍之言。論議下上。若玉屑傾吐。然恬於進取。視銀黃璀璨然無動於中。當時和景妍。被古冠服。徜徉烟霞泉石間。心曠神怡。超然於塵壒之表。有不知白雲之移陰。而夕陽之在樹也。遂賓朋滿座。相與流連不忍舍。雖不解飲。見其酣嬉淋漓。獻酬交錯。浩浩然與之同適。人譏之者。且曰王孫家之故習也。或曰遺落世事。其逸士也哉。於是[illegible]里皆稱爲有德之士。凡訟爭不直者。悉來質焉。交歡之酒。使其各釋憾而去。人至今能道之。大母胡氏。[illegible]吏部侍郎紘之六世孫女。婦道母範。皆兩無所愧。尤篤於訓子。古皋生也。時年已六十。爲之喜而不寐。市嬰兒。親自鞠育之。節其燠寒時其饑飽。及稍長。使從名進士林彬祖學治經。惟恐有懈怠意。漸卒猶執古皋手囑曰。吾幸見兒成立。將含笑入九泉矣。雖然舉無止法。勗之哉勗之哉。遂瞑。年八十矣。大父先卒。年視大母而少六歲。大父卒於某年月日。大母卒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麗水縣北四十里和樂鄉之太平里。遂建菴廬以爲安靈之所。名之曰時思。古皋蒙國寵恩。忝被任使。今又受新命。將爲縣繁劇。官有程。不能持一觴走隴墓下。願畀文刻諸菴中。垂示孫子。庶以著懸懸之思。予聞之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言不忘乎其親也。不忘乎親孝矣。孝之爲道。非一而足也。德懷行矣。持己以廉。潔如冰雪。庸非孝乎。治民辨訟。使各得其平。又非孝乎。業精於勤而名昭於時。道足於己而文垂於後。又非孝乎。如是者。德懷思之而日思之。是則時思之大者。不必時省松域而後爲孝也。他日入贊法從。出刺方州。華軒結駟。佩綬纍纍。過家上冢。以爲一族光榮。使人指之謂趙氏之有孫。不亦美乎。予之有望於德懷者如是而已。德懷本名古皋。今以字行。博學有識。以能古文鳴。其爲人也。恂恂樂易。所謂溫其如玉者云。

拙菴記

京口徐君德敬。爲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塗不華。僅禦雨風。環庋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即徒步歸。宴坐誦古人言。賓客不交。請託不通。自號曰拙菴。襲封衍聖公魯國孔侯希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余。余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余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昆侖而東注。適宜中理。如斧斵木。炭就火。猱援木以升。兔走壙而攫之以鶻也。其巧於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問以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秘。瞪目顧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嘉。余縱欲語。舌大如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顛沘。人之所譏。余不能止。開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笑。余不知恥。余嘗之拙。海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揭首知尾。間自意緒。未入其庭。已規其形。始瞷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蘊奧。禍來發發。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如此。余夢夢不知。憒憒無所思。人之笑吾。吾以爲喜。人之怒吾。吾徑情而直遂。網羅當前。吾以爲纖絲。虎豹在後。吾以爲犬貍。吾識之拙。當爲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大拙。其餘擬經纂緯。錯綜紛披。良乎不能算其數。游夏不能逃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既沒。千載至今。道在於經。淵海崇深。浩乎無涯。窅乎無塗。衆人游其外而不得其內。詆其膚而不味其腴。吾則搜隱刮劘。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顏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雖爲六府。合爲三事。周公既亡。本摧末弊。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舉之。爬梳擇精。取巨捐細。德修政舉。禮成樂備。廣廈細旃。每資之以獻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乎。蓋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爲聖人之徒。晁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君拙於言語。而爲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蓋將全吾之天。而不暇恤乎人也。今德敬居位處勢。踰古人之言。而以拙自晦。其殆巧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大矣。過於人也

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清風亭記

清風亭者。撫州金谿鄧彥誠之所築也。彥誠世居雲林三十六峰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天下大亂。皆集義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宋亡爲元七十又七年。是爲至正壬辰。天下復大亂。撫州不守。彥誠歎曰。寇將至。吾可不衛宗人。使及於難乎。即召鄉里少年分隊伍。樹營柵於雲林山。金鼓之聲。晝夜不絕。寇來輒敗衂而去。薦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將爵祿之。彥誠謝曰。吾之挺身禦寇。不忘先世之明訓爾。敢藉是以媒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之西偏藝竹數萬竿。引泉爲池。而築是亭其中。彥誠戴華陽巾。被鶴氅衣。日逍遙亭上。游情物表。澹然與塵慮相忘。人見之者疑爲古仙人。御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即。僉曰是功成而不居者。其視富貴利達何有哉。宜名亭曰清風。以勵衰俗。彥誠笑而不答。嗚呼。志節家士。世不多見矣。昔聞有田疇者。遭幽州始擾。蕩析離居。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百姓歸之者五千餘家。且數立奇勳以自見。魏太祖論功封爲亭侯。邑五百戶。疇謝曰。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

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疇者。嘉其清風。若神龍游於玄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其視未建尺寸之功。輒欲邀徼名爵者。其爲混濁。蓋亦甚矣。今彥誠之行事。皦皦不誣。有足多者。予雖未敢遽謂如疇。察其志之所存。寧不髣髴似之耶。然君子之論。觀其志而不較其功。功固有小大。志豈有崇卑耶。志苟同。功亦同也。彥誠不必不如疇者昭昭矣。後之人聞彥誠之風者。豈不蹶然興起耶。抑予聞撫爲文獻之邦。士出其間。各以道德忠義著聞。載諸方策者。班班可考。彥誠以勍然一布衣。又能竭力捍寇如此。豈雲林三十六峰。委蛇贊祉。以致然耶。不然。何其生賢之多也。予因爲著清風亭記。刻置亭上。使人知所自立。顧謂有裨於政化。文之不工。固不暇計也。彥誠名諒。江西提點刑獄諒元觀之諸孫。來請記者其族人知南陽縣行文也。氣節亦森然可尚云。

環翠亭記

臨川郡城之南有五峰。巍然聳起。如青芙蕖鮮靚可愛。其青雲第一峰。雄撲實穠乎峰上。旁支曼衍。蛇蟠磐折。若城直趨而西。如渴驥欲奔泉者。是爲羅家之山。大姓許氏世居其下。其居之後有地數畝餘。承平之時。有字仲孚者。嘗承脊公之命。植竹萬竿而構亭其中。當積雨初霽。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閃彩。晶熒連娟。撲人衣袂。皆成碧色。沖融於北南。洋溢乎西東。莫不紺聯綠涵。無有斷欠。仲孚嘯歌亭上。儼若經翠水之陽。而待鸞鳳之臨也。虞文靖公聞而樂之。曰此是以抗清塞而冥塵襟。乃以環翠題其額。至正壬辰之亂。烽火相連。非惟亭且毀。而萬竹亦剪伐無餘。過者爲之彈指咏慨。及逢真人龍飛。六合載清。仲孚挈妻孥自山中歸。既完其闔廬。復構亭以還舊貫。而竹之萌蘖亦叢叢然生。三年而成林。州

之諸俊與其有連者。咸謂夫仲孚舉觴次第爲壽。且嗟曰。江右多名宗右族。昔時甲第相望。而亭榭在在有之。古幽勝而挹爽塏。非不美也。兵興以來。有一僨而不復者矣。有困心衡慮。僅脫於虎淺者矣。有肥梳不暇。遷徙無寧居者矣。況所謂遊觀之所哉。是亭雖微。可以卜許氏之有後。足以克負先志。前承後引。蓋未有涯也。飲且酣。相與歌曰。五山拔起兮青巍巍。六千君子兮何師師。鳳毛褷褷兮啄其腴。秋風吹翠兮寶燁燁。邈千載兮動遐思。歌已而退。諸俊中有陳聞先生者。謂不可無以示後人。乃同仲孚來詞林。請予爲之記。嗚呼。昔人有題名園記者。言亭榭之興廢。可以占時之盛衰。余初甚疑之。今微於仲孚。其言似不誣也。向者仲孚出入於兵車蹂踐之間。朝兢暮惕。雖軀命不能自全。今得以安乎畎畝。嘗乎詩書。而於暇日怡情景物之表。豈無其故哉。蓋帝力如天。撥亂而返之正。四海致太平。已十有餘年矣。親仲孚熙熙以樂其生。則江右諸郡可知。江右諸郡如斯。則天下之廣又從可知矣。是則斯亭之重構。非特爲仲孚喜。繼而喜。實可以卜世道之向治。三代之盛。誠可期也。予雖不文。故樂爲天下道之。非止記一亭而已。仲孚名仲麗。嗜學而好修。士大夫翕然稱之。

閑隱亭記

閑隱亭者。餘干葉君華卿之所築也。華卿性清修。不與塵垢交。并皭然立物外。雖身居城市中。儼若重山密林。青猿白鶴。時給使乎左右也。然物觸其前。無以愜其意。輒視之如秕糠。自以爲幽芬遠聞而類

貞人節士之操者。惟蘭爲然。乃蓺百本於居樓之下。間錯方甎。羅列乎後先。當春日始和。東風挻挻動人。蘭於斯時玉茁其芽。而紫鶴翹然。其韻淸聲襲鼻。雖海外名香旃檀婆律之屬。不足喻其高潔也。華卿日繞百廻。神凝而形忘。暢然自得。乃舞而歌曰。采蘭兮采蘭。白嫿芊茸兮生寒寒。望美人兮不徠。撫瑤琴兮誰與彈。旣而有肥遯君子聞。往而屛之曰。勿體人遠。河可涉只。勿謂山高。磴可陟只。盛氣之間。爲相求只。歸視吾亭。蘭正柔只。華卿遂相與肆筵設席以爲驩。至夕乃休。無歲不如之。蘭雖草之屬。亦似解華卿之意。一幹之間。特發雙葩。以献其妍。流聞禁林。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見於聲詩。名曰瑞蘭。後十年天下兵亂。華卿扶攜遷倪避地臨川山中。一去不返者十五春秋。及夫六合廓淸。華卿始旋故里。其樓與蘭皆化爲榛蕪。華卿慨然如失良友。遄卽其遺址建亭。植芳蘭迷客嘯詠如初。或勸之曰。不仕無義。子奈何獨是而曆恆經乎。華卿曰。年少時亦頗有志於仕。自與世味酸鹹不相入。遂投分於蘭。如金石交。今素髮垂領矣。尙復何云哉。州里遂號之爲蘭隱。且以名其亭云。華卿之子清苑令秀實。天性至孝。報政將歸省。思有以悅親之意。徵爲文以記其亭。予聞王度記云。古者之鑾。天子鬯。諸侯鬯。大夫蘭。士萏。皆取其物有香臊濕而不變者也。蘭則生澤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種之以降神。或雜粉中藏衣。皆取其芬芳。禮傳曰。佩帨茝蘭。亦言其華葉俱香。而可充佩幃者也。若今所蓺之蘭。香則香矣。華質易萎。與凡葩等。何以爲佩哉。且鬯則鬱金。薫則零陵香。茝則白芷。三者皆可佩。胡爲今蘭獨不然乎。近代紫陽方回考訂極精。而蘭則今名千金草。及孩兒菊。今蘭皆古稱川蘄斷。其言累數百言而不止。予亦未敢信其說也。華卿嗜蘭久。大夫士過從者衆。必當有以辨之。雖然。達人大觀。以物付物。而不泥於物。苟辨之於錙銖。豈所謂磊落之士乎。華卿但取蘭之馨可佩與否。何暇深計也。予性亦愛蘭。所居背蘿山不能得嘉種。因懸趙孟堅所書於壁。旦出而夕入焉。芳馨之氣。冉冉遶於四座。此無他。予心中有蘭而觸目皆者未嘗無蘭。韓娥去而歌聲在耳。曹公詐而梅津生舌。其理亦猶是也。華卿有學之士。予故以此質之。因記於亭壁。明年謝事而歸。嘗見華卿餘干江上。以厠肥遯君子之末。尙能製猗蘭之操。使善琴者彈之。

新雨山房記

諸暨爲紹興屬邑。與婺鄰國。初得婺時。伐僞吳張氏。相持未決。兵守諸暨世上。張氏恃諸暨爲藩籬。乘間出兵侵掠兩軍。屠戮無虛時。故諸暨被兵特甚。崇甍巨室。焚爲瓦礫灰燼。竹樹花石。伐斷爲樓櫓戈砲樵薪之用。民德其害。多徙避深山大谷間。棄故址而不居。過者傷之。今國家平定已十餘年。生民各安其業。吾意其中必有修飭室廬。以復盛時之觀者。而未之見。今年邑士方伯修。爲余稱其友張君仁傑。居諸暨北門之外。故宅皆已燬。及兵靖事息。始闢址夷穢。創屋十餘楹。旁植修竹數百。四時之花環蓺左右。琴床酒𧟌詩甓之具。咸列於室。仁傑未亂時嘗有祿食。至今郡縣屢辟之。輒辭不赴。以文墨自娛甚適。號其室曰新雨山房。願得余文記之。一室之廢興。爲事甚微。然可以占世之治亂。人之勞逸。非徒然也。方兵革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懼不能保。雖有居室。奚暇完葺而知其安乎。粮糗芻茭之需。叫號徵逮者塡於門。雖有花木之美。詩酒之娛。孰能樂之乎。今仁傑獲俯仰一室。以察時物之變。窮性形之安。果誰使然也。非上之

人擾亂致治之功耶。自古極治之時。賢且能者運於上。隴畝之民相安於下。而不知其所由然。俟偵歎呼。秩然成文。成周盛時之詩是也。安知今不若古之時耶。仁傑其試爲之。余他日南歸。假小車過北門。求有竹之家而問焉。仁傑尙歌以發我。余當鼓缶而和焉。

水北山居記

古之君子其在朝市也。雖繁華之膠葛。恬然視之。而卻有山林之遐思焉。今之君子其在山林。雖樗嘖有餘。往往嗤鄙爲不足。而數與朝市之外。慕唯恐失之。豈人之蘇性或固然歟。抑習俗相仍之久而弗克變歟。有能特立而不爲所移者。殆所謂盆盎中之古罍洗也。湖府經歷葉君伯畋。世居永嘉城中。永嘉爲海右名郡。前引七閩。東連二浙。宦車士轍之所憩止。番舶夷琛之所塡委。氣勢蕭陶。聲光淪浹。人生其間。孰不閙雜而興。奔走於塵土冥泛中。以求遂其尺寸之欲。伯畋則不然。結廬甌江之北。茅簷竹扉。僅蔽風日。名之曰水北山居。間與二三友攜酒壺出由白鹿城。登華蓋名山。持盃浩歌。聲振林木。或櫂短艇具筌箵。垂綸於江水中。或呼小奚奴相隨行吟夢草堂上。詩句不還古人不欲休。當其適意時。乾坤寥闊。竟不知榮辱之代謝。而寒暑之往來也。人皆曰賢哉。吾伯畋高情逸韻。皦皦乎塵外。迹雖朝市而心實山林。其近於古之君子哉。然予竊有疑焉。使伯畋爲布衣時。假此以洗心滌慮。庶幾可也。今佐大府爲元僚。任七品之職。資四民之望。亦云重矣。而猶不忘乎山居。無乃不可乎。試以伯畋之意逆之。官署叢脞。不暇爬梳。戴星出入。猶以爲不足。其能索句於寂寞之濱乎。上承乎府公。下糾乎掾胥。不敢抗之以爲高。不欲抑之以爲卑。處宦詳矣。其能釣於波而出白魚乎。民情眞僞而莫之辨。官事棼拏而莫之策。疑思人乎芒秒。精析極乎毫釐。其又能徽酹碧山而流連光景乎。是三者。伯畋今咸無之。而猶道之不置者。將瞻夢以見之耶。或志之以示不能忘也。我知之矣。士君子不以出處二其心。故幾貧不能屑。富貴不能驕。始終一節。卓爲名臣。伯畋之賢所可稱道者。蓋如是而已。其視朝得簪笏。暮厭雲泉者。豈不肯果何如哉。雖然。予猶有一說爲伯畋告焉。當大明麗天。萬物畢照。名一蓺者必收。占一才者必庸。有如伯畋之學之美。誰不羨之。其有不登於樞要者乎。伯畋宜悉屛江湖之念。而夤存魏闕之思。俟他日功成名遂。歸老於水北山居。解巾而坐。與二三友追敍平生舊游。烹鮮酣觴。從容而賦詩。尙未晚也。贊禮郎張生子翀嘗從予游。力與伯畋求記其事。故相與一言之。

宋學士全集卷之四

記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敷。浹于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上御奉天殿受羣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于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澤被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來表稱臣。已封其君爲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僉曹其議行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泰、員外郎臣陶以權、主事臣黃肅、相與具牢醴牲幣。選志慮凝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昊名上。旣復命。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林撰祝册。至十日庚子昧爽。右丞相宣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墀之左右。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以授臣師昊。暨綵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上親迂玉趾送之。臣師昊受命惟謹。以是五月某日甲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爲壇二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顓暨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助相之義。當祀之晨。天氣晏清。海波不驚。祥雲瑞飈。迴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歆來格。僉以謂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其欣。雖鳥獸魚鼈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曠古所未覩。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昊聞之。自古帝

王以天下爲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皇上撫有萬邦。登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者。豈有他哉。實爲東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昔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旣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豈答。當有洋洋臨乎其上者矣。臣師昊不佞。謹稽是以爲記。以昭宣上德。移念遐方之民。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爲無極云。是歲某月日記。

蔣山廣薦佛會記

皇帝御寶歷之四年。海宇無虞。文武恬熙。雨風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因有三二與天爲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充塞下上。弔奠靡至。戴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宸衷惻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於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上宿齋室。卻葷肉、弗御者一月。復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胡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啓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于爐。復再拜躬所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上跪進熏薌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桃。暨名葩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册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册。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上還大次。羣臣退。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演梵呪三周。以寫舉往之意。初劇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甓。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幡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溥博西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三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執籥師呪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禧應曲。執事者徹豆。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上拜送者再。羣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上至望燎位。燎已。上還大次。解嚴。羣臣趨出。遂闢前事二日。淒風成寒。飛雪蔽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甫暨一至。雲開日明。祥光神融。布滿寰宇。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縱下。速冥靈來歆來饗。哀誦淒愴。發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肆惟皇上自臨御以來。卽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與哀於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

王之禮。雖然行之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為賢。澤及朽骨。而況於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皇上好生之仁。流衍無際。將不間於幽顯。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秉彝、臧哲。職掌禋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揚聖德於罔極。同請濂為之文。濂以老病固辭弗獲。旣為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之以詩曰。

皇帝九月。法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覩如生。屈將使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祲盈㢠。白日為薄。孰鑑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橫縱。委溝盈壑。其二霜月淒苦。涼飈悽嘶。悵然四顧。精爽何依。塞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錢為心。寧免淪淹。其三惟我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滯。宵不遑寐。爰啓靈場。豁彼蒙翳。其四皇輿戾臨。稽首大雄。薦瞻猊座。如覩睟容。香凝霧黑。燈熲星紅。梵唄虔告。鯨音號鍾。其五鬼宿渡河。夜漏將半。飈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還請淨觀。其六迺陟祕殿。迺覩慈臬。聞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塗背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其七法筵設食。厥名為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損香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八鴻恩旣廣。氛翳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庭蟠擾。康衢列謠。其九惟佛道弘。誓拔羣潛。惟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其十

遊塗荊二山記

濂旣遊瑯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內使監公牒至。及開緘。中藏濠梁古迹一卷。旋俾親題其外。命濂搜訪與青宮言之。濂因啓曰。臨濠古迹。唯塗荊二山最著。按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荊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荊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青宮曰。至中都當共往遊焉。余將渡淮。狩于王莊。先生宜泝流而上。庶今懷遠縣治以俟。濂奉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發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青宮已駐蹕於門東五里矣。辛未。濂上謁。青宮喜甚。下令以壬申遊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敬彰。宿舟中。黎明。櫂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趾。猶皆民廬。前渡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為墉。多蓺椒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磐石青綠間錯。頹然敧足坐。諦視之。乾蘚交封之耳。間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縣簷間。呼為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巖石犖确。插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逕入濃莽。抵崖罅。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炎。曰聖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巔。禹廟在焉。廟已毀。唯頹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杳靄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為感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會諸侯之地。處會之北如橢。栘埏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牛。二柏參差左右。樹東與小甃。杏柯之水時注注。滴其中。廟史云。當旱暵。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為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石未剝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遙

望之一婦儼然也。相傳為啓母石。廟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以粉黛飾其貌者。聞之不覺失笑。山坳舊有僧房。今廢久矣。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渡河。青宮不復至矣。言未旣。但見旄旗如錦繡。搖曳上荊山矣。濂亦下山。就入蘇廟。見所題神號。鄙俚。棄而不覩。出讀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鷗為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荊山。梁魏交鬭時。就山築堤以灌壽春。其遺蹟猶班班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座可坐人。號為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坡。奇石駢列。玄質而白紋。粲如星。西有玉池。榛荊迷路。不可尋。王敬彰欲導遊青峯菴。足倦遂止。時青宮已獵遠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殊。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乘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迹。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同嘗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以荊山言之。荊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卽今之江陵。其地有荊山。一名景山。荊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指為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

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顚倒錯亂如是邪。濂之存疑而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眞僞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為正。荊山當正諸史傳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老矣。諸昔道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遊。因掛漏書之。以發同遊者一笑。同遊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言、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敬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孫忠愍侯墳記

侯諱興祖。字世安。姓孫氏。世為濠州人。祖六一府君。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樂安郡公。祖妣陸氏。追封樂安郡夫人。父遇仙。封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事、上護軍、樂安郡公。母謝氏。封樂安郡夫人。配王氏。亦封樂安郡夫人。子二人。曰恪。曰斗。童女三人。皆在室。侯居幼齡而膽氣已雄。會元運將終。四方鼎沸。侯隨大軍取和陽。遂渡長江。凡征討之事。輒帥師以從。略姑孰。連攻溧水溧陽。元兵建水寨采石以扼江險。侯共擊走之。乃定建業。下毗陵。援石都先鋒。已而破宣城。克宜興。征婺越衢舒池等州。僞漢東侵。鏖戰于龍江。大敗其衆。擒斬者過半。陞統兵元帥。繼揭八陣指揮使。於瑞昌敗之。進伐南昌。遂天策衛

指揮使。爲吳國安豐侯。復赴援立功。轉飛熊衞指揮使。時安陸襄陽通奏皆未降。大帥攻拔之。侯亦有力焉。遂鎮徐州。紀律嚴肅。敵兵莫敢犯。擢驃騎大將軍。副大都督府事。未幾。受詔戍北平。往討沙漠。與元兵酣戰。遂死之。洪武三年某月日也。享年三十有三。事聞。勅贈推忠宣力效節功臣。龍虎上將軍。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燕山侯。諡曰忠愍。配享開平忠武王廟。復勅翰林學士臣濂誌其墳。惟侯志氣倜儻。以身許國。身經百戰。爲世忠臣。可謂豪傑不羣之士。一旦殁于王事。其骸不得迎尸以葬。卜以是年某月日瘞衣冠於州之鍾離縣於皇鄉某山之原。起墳以表其處。古者墳必有記。所以著其里居官爵卒葬歲月。以示於後者也。今不敢廢。因撮其概。勒石以納諸壙云。

先大夫碑陰記

惟我顯考府君宋公。樹善深長。不自食其報。特以貽厥後人。致使不肖濂獲際昌辰。忝以文墨事上。授經青宮。嘗侍講禁林之日。特膺寵數。錫贈顯考府君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顯妣陳氏恭人。濂時侍上左右。不敢稍離。於是遣殿廷儀禮司序班。仲孫愼。虔奉制書。展告墓次。曾未幾何。陞濂翰林學士承旨。例得追封二代。更贈顯考嘉議大夫禮部尙書。顯妣淑人。顯祖考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顯祖妣金氏淑人。而其誥辭乃上所親製。褒錫有加焉。濂亦蒙恩致政而歸。方克躬詣兆域。焚告如初。惟是皇仁如天。溥博無際。澤及九泉。負絕前比。深懼無以垂示悠久。因請前丞相汪公朝宗大篆其所贈官封。勒石墓前。一以侈上賜。一以昭先德。使後世子孫思忠思孝。永不忘乎君親。斯蓋濂惓惓之深衷也。洪武十年夏四月。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介子濂再拜謹記。介孫中書舍人璲。書丹篆題。

龍淵義塾記

至正十三年九月某甲子。括蒼章君溢新建龍淵義塾成。龍淵卽龍泉。避唐諱更以今名。相傳其地卽歐冶子鑄劍處。至今有水號劍溪焉。山深而川阻。與通都大邑相去遠或二三百里。雖至近亦且半之。鄉閭之子弟。無所於學。章君之先世嘗以爲病。謀創桂山儒齋兩書院。以無恒產。未幾而習廢。章君深憂之。與諸子計曰。無田是無塾也。其奚可哉。遂樽節凡費。而用其餘斥田至一百五十畮。其妻黨陳京兄弟聞之。以曾大父適齋先生所遺二百三十畝有畸來爲之助。章君曰。吾事濟矣。乃卜地官山之陰。創燕居以奉先聖。而先師爲之配。春與秋行舍菜之禮。旁列四齋。曰遜敏。曰知通。曰敬樂。曰博約。以居弟子員。後敞正義室。月旦十五日。鳴鼓集多士。以申飭五倫之教。前建大門。榜之曰龍淵義塾。甃其修塗以達于東西。灌木嘉篁。前後蔽蔭。蓊鬱然云。歲聘經行修明之士以爲講師。諸生業進者月有賞。才穎家窶不能裹糧者資之使成。其不帥教者罰及之。田賦之出入。主塾事者司焉。日用有籍。月考贏縮。歲二會其數。有餘則他貯。益斥田以廣其業。石華象溪二所。復設別塾以教陳氏族子之幼者。俟其長乃赴龍淵受業。此其大凡也。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石抹公聞而嘉之。檄本郡免其科繇。俾無有所與。章君既列條教序而刻諸石。復懼來者不能保其終也。伻來請濂記之。惟古者之建學也。雖其爲制有小大之殊。而所以導民衷。扶世防者。則一而已。龍泉舊爲浙水東文獻之邦。水心葉氏正則。西山眞氏希元。實後先以學鳴。聲感氣求。翕鳴

機動。擢巍科而典雄藩者。蟬聯相望。一時文物固嘗盛矣。距今未及百年。而繼之者何其鮮也。豈俗尙不同。遽有古今之異哉。亦係乎學之興衰爲何如爾。章君有見于斯。不效時俗封殖吝固以爲肥家之計。乃闢塾聘師。以克紹先世之徽猷。其立志甚弘。而爲功甚溥。陳京兄弟樂善好義。以助其成。自非適齋涵濡之澤。亦豈能至於是哉。章君之子若孫。當夙夜以繼志爲事。毋豐己以自私。毋鬻疑其間以啓爭端。毋狎非類而褻厥訓。毋植朋黨而互相低昂。庶幾不負章君之意。脫有違於是。陳氏之中有端亮者。宜匡正之。陳氏或不我屑也。則鄉尹里師豈無勇於爲義者。咸得糾之。鄉尹里師又不我屑也。則縣大夫之賢者。宜扶樹而振發之。是則章君之塾。可相傳於無窮。雖然。無以遽慮爲也。夫具人之形體者。孰無人心哉。苟讀濂文。宜戰兢保守之弗暇。矧敢墜。因書之以爲記。是歲十月具官宋濂記。

長洲練氏義塾記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爲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隔壤。莫不有學。吳郡長洲縣之尹山民居繁盛。習俗嗜利。久不知教。有司偶遺不舉。大姓練爐自謂其父文達由睦來居。嘗有志而未果。今明詔如此。而塾不時立。恐非朝廷淑斯民意。乃與弟霓謀。庀工治材作堂三楹間。以爲講習之所。旁爲四室。以供寢處庖湢。延儒士高平范煥爲師。俾里中子弟就學焉。劃田三十畝以食之。始於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月而後成。具以其狀白于縣。若郡。郡許以爲宜。爐乃遣書來請文紀成績。古之爲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與教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爲盜。暴則去而爲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十五家之閭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于家者爲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罰措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強大諸侯欲圖得志。相與毀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然尙踰數百年而後絕。一民不忍叛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教者存。得其道者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軌也。皇上奮然閔前代之失。大設學舍以教之。欲使海內之民皆沾沐禮義。此與先王之心何異。爐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圖。豈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爲。貴乎可法於世。他日三吳巨族。人人能竭奉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之民。閭巷之民皆知尙禮義。恥犯法。如成周之時。蓋將始於茲乎。姑刻其事以俟。

養親園記

天台錫君子善。謁予而言曰。善之少也。習進士業。從陳用舒、彭允誠二先生遊。屢踐場屋輒不利。於是棄去。會海內弗靖。奉二親遠竄山谷。艱難險阻。無不備嘗。及今眞人啓運。六合一家。幸得還先人之敝廬。竊自念少壯之時。思欲沾寸祿以榮親。東馳西奔。靡有寧歲。定省曠而旨甘疎。茲幸獲婆娑於膝下。家公年已七十又二。閔其康強。素髮垂領。而齒牙且動搖矣。母之年如家公又益其二焉。尫羸如不勝衣。而出入之氣僅屬。愛日之情。恆怦怦然。顧圃中椒爲物。性熱而味辛。能益氣延年。明目生津。善親所宜服餌而不可闕者也。乃擇家南之沃壤數畝而縮。九畦而十畛之。使其土疏而墳。鹵封爲直隣。隣各有溝。塍三尺輒樹

一木以數記之。將六百焉。則爲儲胥以護之。使羊牛不得踐履。夏氣方中。絳實磊磊綴於枝間。舉手擷之。磬烈之氣。隱達於左右。遂與子姓采而擷之以奉親。有餘則售於千家之市。獲其直以還。貿魚沽酒以爲親。驩。斑衣起舞。侑觴。歌曰。我爇我椒。其實纍纍。只薦言掇之。其香苾馥。只可以延年。可以生讙只。樂兮樂兮。吾以奉吾親只。歌已。二親亦欣欣爲之引滿。頹然就醉。今吾雖出仕。與有祿食。遐想斯園。猶徬不能忘。子願爲識之。予聞用天道。分地利。孔子以爲庶人之孝。說者謂其順時別五土所宜而播植之以養其父母。蓋古之士者。朝出耕。暮歸讀聖人書。亦常事樹。後世習俗寖渝。雞鳴而起。從事於末作。始有不知躬耕以爲養者。如吾子嘗於瀾倒波隨之際。屹立不遷。不亦行古之道哉。雖然。子嘗以茂才應辟。出仕明時。亦旣丞京府而贊治化。當以守貴富。保社稷。和民人爲孝。較之庶人之事。則有不得而苟同者。子善嘗爲明經之學。其識見超卓。有非人之所及。豈不能以予言爲然乎。予年加耄。不足以言文。力辭子善之請。而其言益勤。因指是而爲之記。

朱氏家慶圖記

浦陽江上有朱仲賢氏。年垂七十。而其壽母尤夫人則歷九十二春秋矣。猶康寧飲啗如恆人。當候序和適。壽母出坐鞠隱堂中。仲賢率家屬分立左右。稱觴爲驩。州里觀者。莫不徘徊歎慕。縣校官張君正卿獨曰。是亦希有事也。不可以不識。命畫史作家慶圖。裝褫成卷。持示金華宋濂。指曰。鶴髮垂領。神色恬康。危坐榻上者。壽母也。其右方帶纓緌冠。張拱前趨。而角巾三人從子男子也。五冠者與一童子列其後者。孫也。二兒挾冊徐行。自語齗齗者。曾孫也。其左方盛服而參差立者。四子婦也。三兒二大一小。大者攜小者行。手中執鞠花者。曾孫女也。垂立於右上。二抱嬰孩。一獻桃。一捧著盛者。四孫之配也。一僩倚榻上。一牽壽母衣。一嬉然倚立其側者。三孫女也。指畢合而計之。凡二十又八人。且曰。先生史官也。其言信於海內。願爲序而傳之。噫。夫壽之爲言久也。捨人之所不可得也。然亦有得焉。而煢然索居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謀不及朝夕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左右不能孝且養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體尫氣羸。十日九疾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禍患迭嬰。中心靡寧者。非壽也。今壽母享此高年。尊安無疾。孫子秩秩。皆能盡養。家道豐裕。心志怡愉。是無五者之失。而有自足之樂矣。得不爲希有之事乎。正卿之爲是舉。宜也。非過也。且昔人之所至願。一則曰壽。二則曰壽。非惟欲乎己。又且祝於人。豈不以壽出乎天。而非人之所能乎。設或有之。誠可歌也已。吾婺素號文獻之邦。振黃鍾之鏗鍧。鬭毛羽之紛披者。比比有之。其能爲仲賢撰爲賦頌矣乎。

戴亭張氏譜圖記

張出自姬姓。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始造弓矢。實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臣。君臣生趯。趯生骼。骼孫曰蹶。蹶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生平。凡相五君。平生良。字子房。其孫子實蕃。分布四方。有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修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清河等四十三望。大抵皆良之裔。故唐初定清河爲乙門。其所由來

者遠矣。何谷戴亭張氏。自汴而遷。則始於大理評事。要皆出於四十三族之中。屢更兵燹。舊譜喪。不能盡其爲幾世。評事生謙。三傳至邦寧、邦顯。邦寧生孝仁、孝榮。孝仁生景逢。景逢生應珍、應崗。應珍生鄉貢進士志禮。孝榮生溧陽學諭景先。次元英、景明。景先生應淵、應熙。元英生玉山教諭應辰。金壇稅務副使應麟。次應麟、應時。應時生四子。遂遷金壇。應麟生志遠。志遠生文賢。文賢生允麟、允達、允成。景明生應和。應和生志剛。志剛生文原。文原生伯常。邦顯生日升。日升生思恭。思恭生嘗覺。嘗覺生天麟、天錫、天福、天錫生文昌、文昱、文圭。文昱知溧陽縣。自謙逮今十有二世。析爲三十四支。而族屬之衆將數百人。嘗科目之興也。以五兒其掄試者各有其人。冠衣濟如。劍珮鏘如。論道德而談唐虞。縉紛而舒徐。人或造之。但見其棟宇鱗次。術徑交錯。朝夕循環於詩書俎豆間。迷其西東。故鄉之稱望族者。一則曰戴亭張氏。二則曰戴亭張氏云。先是應和嘗於譜廢之餘。蒐采而圖之。未盡其詳而歿。其孫文原出而補其闕。請序於中書推官單。未幾又廢於兵。文原之從子允達恐愈久而愈忘也。乃以耳目之所記。疏其大概。來謁於予曰。先生有職於太史氏。其言必見信於世。幸不鄙而文諸碑。予因不辭。按史表之法。譜而道之。嗚呼。圖譜局之不見。卽令史之不設。大小宗之法遂廢而弗之講。允達能惓惓於圖譜之修。亦可謂賢也已。允達有士行。尤致謹於先世遺文。裝潢成卷而珍襲之。其於崇孝廣敬之道。蓋有知無不爲云。

西甌黃氏家牒記

黃本陸終之後。受封於黃。春秋所書黃人是也。其後爲楚所滅。散居江淮間。以國爲氏。在宋之季有諱宏者。家藉之六合。爲兵馬副都監。元兵攻揚。定同大將與之鏖戰。敗績。挈妻孥、避浙江。居處之龍泉。會襄愍公唆都帥師攻處。定復聚州兵出戰。至九里灘。力屈就禽。唆都命褫其衣。反接於樹。彎弓而向之曰。速降。速降。不降矢貫汝心矣。定毅然弗爲動。定季女南金聞之。獨泣曰。女子緩急無用。兩誠不諫。妾雖不才。忍見父入鬼籙乎。乃脫簪珥。蓬首垢面。走馬謁唆都曰。將軍平江南。一才一藝。宜不忍棄。妾父有大將之略。奈何寘之死地。卽死。愈堅他敵心。於將軍甚無益也。故妾含恥來言。將軍苟不聽。妾請與父同死。誓不獨生也。唆都義之。卽命釋其縛。俾隸麾下。同掠地閩中。權授忠武校尉。建寧路下千戶。且命統精兵鎮延平之沙縣。定歎曰。吾宋臣也。不能死。其親有泚矣。奈何加兵向之。乃引疾固辭。寓建寧之甌寧。將終老焉。後五年。復擢泗州五河縣尹。階承務郎。未及代。又棄官。歸以壽考終。葬城南逆華池上。定娶某郡連氏。生四子。世福、世衡、世得、世虎。世衡鄧復當總把。總把。軍職也。世虎有勇力。能以手提巨竹破之。世衡獨有後。餘皆無傳。世衡亦娶連氏。生三子。義夫、老柱、細良。歿葬壽山之原。義夫字世忠。娶建安陳善足。生四子。同壽、衆嘉、如滿、皆保。歿葬彌斐佛壇之岡。同壽、衆嘉早夭。如滿字子謙。娶建安張鈞。生四子。仁、義、智、貴。仁字淵靜。以易經舉鄉貢進士。名列第四。以溫純能詞章。選爲太常贊禮郎。階將仕佐郎。娶泰州張惠義。字永宜。智。天貴。字用和。王氏出也。皆保字居德。年十六。郡庠私試。輒先列。已而深通易經。應書鄉闈。遂有薦於朝者。授忠州鄧都丞。娶某郡張淑壽。生二子。炳、燗。燗蚤夭。老柱好武藝。娶某氏。生一子閏。其所習如其父。致於軍。細良娶某氏。生一子某。初義夫旣歿。如滿八歲。皆保四歲。家事艱辛。陳氏以黃乃宦族。冰孽自守。

趙五年。其外伯父鴻翁力奪其志。適里之同姓黃清。字寒潭。賞桂甫之子。宋孔目官某之孫。精育二子。擇名師傅授以詩書。不翅親父。二子亦感其恩。能孝養之。生事葬祭。終身無違者。清之弟淨。既生子珉。珉復生子福鑿矣。孔日之宗當不墜。如滿乃還奉五河君之祀。其子仁皆從予學明經。間修其家牒。使後人有所於考。請予序之。予聞氏族之學。昔人所甚重。所以明同異。辯親疏。別是非也。蓋氣血相貫。喘息相通。唯正系之傳則然。儻以他氏參之。此即莒人之滅鄫。不可不慎也。寒潭固同姓。其家承風既有其人。予誰之自繼其父。斯近禮已。況五河君以武顯而居德及仁。方以詩書起家。易武以文。尤可見能亢其宗者。其顯榮蓋未艾也。故弗辭而為之記。詩有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黃氏之後人。益思其自慎者哉。

俞巨川墓記

余致政家居。澄坐於靜軒中。日與造化者遊。凡文墨之事。一皆謝卻。忽伏龍山海禪師、金華黃子陽、同麗水俞原善。通謁而踵余門。禪師為原善而致辭曰。原善名善衡。居括蒼之麗水。其先有諱德者。嘗為松陽校官。自是以詩書為業。校官生義。義生通。通生明。家道雖寢落。而敦龐樸茂。不為外物而遷。朝出耕。暮歸讀古人書。柔仁自持。與人語。唯恐傷氣。尤惟謹卒。不曾避虎狼。足迹未嘗至公門。科繇之應。求豪有力者彖之。貨賄隨其所命。不敢出一言較多寡。幸其見聽。輒閉戶自詫曰。吾幸無患矣。明生沐。字巨川。年未弱冠。見祖父失之太柔。慨然曰。苟持此而不變。其何足以立家乎。或有事州縣。巨川挺身直前。揖拜上官。皆不踰於禮節。吏欲為姦利。輒踣根柢。不使其滋蔓。凡有所期會。朝受命。逮日落即集。羣豪相戒曰。是子才智兩全。不比其乃公可欺。吾當謹避之爾。自是其家安輯。雞犬亦不驚。貲業益致殷盛。然篤於倫品。嗜善不厭。仲弟巨淵遘風痺之疾。巨川晝夜疑如己有之。聘醫注藥。殆無虛日。至於烹飪火候。必躬親視之。及巨淵亡。撫育其二子。尤有恩意。鄉鄰之中孤嫠者。老且病者。困窶無依者。振之恤之。唯恐有不及。衆源有橋二所。曰利涉。曰康濟。溪水暴悍。旋輒敗壞。巨川憫涉者告病。皆重建之。如履平地。去家十里所。慈力古招提在焉。廢不治。而蕪榛沒人。巨川為造殿堂門廡。莊嚴像設。無不畢備。具疏延碧潭澄師主持寺事。復施毗盧藏經。以資之。樊嶺慈仁寺棟宇雖隆。而浮屠氏諸像未完。巨川召良工摶土造之。始稱其伽藍之制。其存心為善。大率類此。年六十三。以至正乙未六月十日卒於家。某年甲子某月日。葬於北山之麓。巨川娶陳顏二氏。男四人。長即原善。有學行。嘗從許文懿公門人遊。仲父巨淵喪在淺土。原善造穴於父墓之側。奉而藏焉。乃捐私錢。築孝思菴。買田若干畝。入其租以供祀事。錙銖不以煩仲父諸子。鄉人士稱之。次善麟。次善詵。次善護。女三人。適源吳華高聽其壻也。孫二人某。巨川為人外剛毅而內慈惠。遇事以誠。略不尚浮澡。知儒術。旁通醫藥卜筮之學。嗜義如嗜利。今不幸已矣。原善慕太史公名非一日。無以自通於執事。謹介吾儕為之先容。願太史公畀矜之。賜以墳上之銘也。於是原善出再拜。其有請如前。而加切焉。余與誠意伯劉公伯溫、御史中丞章公三益。嘗同朝。二公皆括蒼人。每品評鄉邦人物。輒稱曰麗水俞巨川。仁人也。其家世以積善稱。余固已聞之矣。今原善之至。復知詳焉。然為善者當有後。非惟巨川能亢其宗。而其後將食前人之報者。當未艾也。爵蘇之來。夫孰禦之哉。予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彼悍如狼。我仁如麟。彼雖嚚闇。我則振振。所以才智鍾乎後昆。家有餘慶。恆在善人。紫綬金章。行當大其門。

金溪縣義渡記

撫州金溪縣南若干里。盱水與清江合流入於汝。名曰東溪。其地為四達之衢。人之所負。物之所載。咸出焉。溪廣不可梁。必藉舟亂流以濟。當氣升水起。篙師艤棹以徼金錢。踰時不能渡。涉或水落氣縮。冰霜塞沍。須揭跣以進。若履刀戟然。人病之。溪濱有行士曰何有華。惻然以為己憂。伐堅木造舟。簣諸衢往者聚數十人。輒渡之。來者亦然。割田食舟子。自朝抵夕。不敢斯須遠去。舟敗更新之。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濟人常事爾。初不責民也。有華以編氓能佐官政之不及。可不謂賢哉。有華字祥瑞。周窮扶難。甃塗架橋。其事蓋不一而足云。

天台廣濟橋記

天台縣西二十里有山曰鵰鴣。二水發源其間。合流至長洋。復折而西與大溪匯。然後滔滔東逝。當夏潦秋霖。水躁進。氣勢奔突。咫尺如隔胡越。里人壘石為小橋。不能殺水怒。竟蝕而去。邑大姓洪紹生憂之。乃集子姓與謀。累址於淵。礱石於山。犬牙相函。魚鱗密比。架為高梁。崇以尺計者二十有五。修倍之。翼以石欄。與橋相齊。甃東西兩隄各二百尺有畸。傍築亭廬三楹間。招浮屠惠澄者守之。始事至正己亥之三月。訖功於庚子之十一月。費錢一萬緡。夫工一萬一百。橋成。隱然如虹霓跨空。而收截險利涉之效。下觀飛濤。如履衽席。遂名之曰廣濟云。予聞橋之名始於殷。至秦漢多異稱。以其有小大之殊。而濟人之功則一也。世道陵夷。使拔一毛以利物。則頹然怒。則視紹生一門。見人病猶己病者。幾何人哉。嗚呼。若紹生者亦可謂惠人也已。昔蔡襄記萬安渡石橋。不過一百二十二字。又葉正則作利涉橋記。乃六倍之。予斟酌其繁簡而為斯記。俾刻焉。紹生字傳可。其先有諱淡者。唐末自浦江海塘來遷。世多儒。至紹生益力本尚義。其子曰居安、居易、居恁。姪曰夢熊、濟浩、福翁、祿翁。居易即來請記者。今為國子生云。

玄武石記

吳興林君靜。嗜道家言。事玄武神尤謹。一旦出遊虎林。忽遇羽客鬚髮而方瞳。揖林君曰。吾與子生同里。何遽忘之邪。問其里居姓名。笑而不答。強之。則曰乃李白然也。客龍峯之紫陽菴。言訖飄然而逝。未幾。夜夢羽客持龜與蛇。施施而來。謂林君曰。子能往從峯乎。吾迎子矣。林君異之。翼日遂行。既至逢龜蛇出洞中。已而不見。林君因劇地。獲石類鳧卵。闔且黝。滌而視之。玄武神黃帕首。按劍坐雲中。龜蛇在下。衣袂翩翩如淡金色。背文外為弦緣。其內正白。則有墨龜昂首行。蛇絡之。所現之像。毫末備悉。雖善繪者不是過也。林君獲之。歎曰。此吾之玄徵乎。往菴中覓羽客。無有也。乃懷石以歸。告成二圖。徵余為之記。余聞天地之運。二氣絪縕。自色自形。其變孔神。惟其孔神。凡人心思之所能及者。物其有焉。且玄武之稱。見於禮經。其為車陳以象天也。蓋玄黑也。北方之色也。武龜蛇鱗甲之象也。取其能禦侮也。未聞有所謂神也。迨於宋初避聖祖諱。始易玄為眞。其名眞武。以為神手按劍而足躡龜蛇。殆起於道家傳會之說乎。其傳會固

也。何爲圓石之中。果有顯像之異乎。夫石與天地俱生。而傳會者後代也。又何爲乎巖合無疑之爽乎。將神變不可測者偶與之合乎。抑事之未見已兆於先乎。不特此也。梓潼之有神亦非古也。大歷中有官於蜀水者曰。韓氏亦獲玄石。石文有神戴席帽乘白騾揚鞭而行。一蒼頭後從。其與林君所獲無大相遠者。不知果何爲而然乎。豈理之常者可以推。理之變者誠不可致詰乎。人心至靈。一念之感。其小者草木。或無根而生華。其大者日星或還舍而見異。況天地間之神。出有入無。坱圠紛紜、又何所不有乎。欲徇小夫之末智。而致疑於造化之所爲。可不可乎。今林君之爲人。沈潛而有守。而事玄武神又甚謹。其必有所感而致於斯乎。所謂閭里及李自然云者。蓋示萬物之理。同出於自然。知同出於自然。則大道可致。大道可致則神當在林君之心。而不在於石矣。林君勉乎哉。林君勉乎哉。林君字子山。靜其名也。以瑤臺玄史爲之號。博學通文詞。見羽客以洪武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入夢。則是月之晦。獲石乃九月之朔云。

鑑洞題名後記

蘭溪棲眞院鑑洞題名。乃蒙齋右史范公端臣乾道五年己丑季秋二十三日所書。潘慈明誌右史之墓。謂其篆楷草隸。皆造於妙。今觀遺墨。其言實有不誣者矣。然其所題之名凡四。曰韓無咎者。龍圖閣學士南澗公元吉也。曰范元卿者。即右史從水人。曰呂伯恭者。金華東萊成公也。曰曾正中者。章貢文清公幾世之諸孫也。曰無咎之子淲者。淲字仲止。文學追亞其父。父號南澗。人因稱其爲澗泉也。蓋成公爲文清之外孫。親正中爲內外兄弟。南澗實成公之外舅。而右史又成公之親及故知。與同爲此遊。他瑣瑣者要不得與之也。成公時居母曾夫人憂。至是年二月從吉。會妻韓氏物故已八年。於是南澗復以次女爲之配。其如德清行親迎之禮。起自五月二十日至八月十一日始還。以韓夫人廟見南澗父子及正中同來於婺者。豈或爲昏事之故邪。初成公之伯祖父中書舍人本中。親傳中原文獻。載而入南。僑寓信之廣教寺。已而文清辭廣西運判。亦來居之。文清則孔文仲、武仲之甥。劉器之胡康侯之高第弟子。二公講學甚契。故以女妻舍人從子倉部郎官大器。即成公之父也。南澗出於雍丘桐木之韓。後寓廣信。其先人少師持國與程洛公司馬溫公呂申公爲友。而南澗能紹家學。爲一代冠冕。右史則從叔父香溪先生浚學經而深於性理者也。有若四君子之所學。其家世淵源。師友傳授。尚班班可考見。當其徘徊山水之間。特欲發舒精神。而涵泳萬象之妙。非比尋常之遊衍而已也。院僧介眉上人。嗜古特甚。每撫壁間題識。不勝高山仰止之思。仍慮湮滅不存。斲巨石勒置廡下。介義烏滕公求予記之。因爲疏其梗槩於下方。至若繇題乃右史之弟愈之筆。實紹熙三年壬子。距前題己丑已二十有四年。而四君子者皆作土中人矣。自壬子至今至正丙午。又一百七十五載。人事之變遷者何可勝道。唯有德之士。其名非磨見之如存不知其亡也。覽此者其亦思有以自立也。

蘭亭觴詠圖記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猶蘭亭一所。俯臨淸流。上甚幽邃。四面皆篠簜半掩。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上硏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

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鼎水沸將淪湯。前一童傍欄眺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顧二鵝間。溪上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貫酒卑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傴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觴泊岸。觴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盞飲。次畫郗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回顧羲之。伸右手欲受卷觀。羲之左持卷授滂。未授。右執翰凝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可彷彿想見。次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猶大觜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擬筆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頴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硯側。右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擠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印丘旄。袒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琅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叉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兮不動。右揩鬚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覆轉軸。凝之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爲者。次畫頴川庾蘊。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獻之、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獻之襟紐半敞。垂右手著地。左按膝。肅之困睡不可覺。一手撚紙作針。刺身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誦。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纔出背後。脚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面。覷背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梃致觴。欲飮熾。次畫參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徽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睨。皆臂搔將搔之。徽之左肇卷至頤。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揎袖至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耆。右執觴未飮。左撚髭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卞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諲、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擬筆。一俯掌。掌覆筆背。迪半敧。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坦。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諲伸左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觴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肩。右執翰垂下欲蘸。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嗣茂撫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傴。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嫁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梃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卅兩則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褒加紳

各地坐。藉以方裀。或旃虎皮。研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右紙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是何足深道。唯辭章粲然。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饒氏杏庭記

臨川竹先生且初助教成均。嘗以其鄉友饒君孟持杏庭記爲請。予年踰六望七。精神衰耗。四方求文者接踵於門。心極厭之。則作而固辭。先生之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以先生有學之士。其言之勤如此。意必有所屬。因詢其詳。先生曰。孟持故詩書家。其先祖手植文杏一章於所居之西。兵燹之餘。風枝露幹。屹然若烟中。疑有百靈訶衛之者。孟持因樹亭其側。名曰杏庭。然孟持之意。非以爲觀美也。唯汲汲乎先祖是思。當春陽和煦。生氣鬯達。自本而末。咸周流而無間。則思其與道爲體。精神發舒。無往而不在也。秋高氣肅。葉脫而色不澤。所謂歸根復命。返於沖漠。則思其順時斂藏。不誇能不矜寵也。朝露其沐。浥乎其容。則思其盥漱而興。正衣冠而屹立也。夕颸作涼。泠然其音。則思其出坐中堂。若誨語之初聆也。一動靜一云爲之間。見杏則如見其先祖焉。所以竦動其心志。警戒其昏惰者。大有資於學功。視彼拈葩摘豔以爲耳目娛者。其可同日語哉。此誠有關於彝倫之重。不避再三之瀆。職此故也。予聞之歎曰。孟持亦可謂孝子矣

乎。昔者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尚愛其樹而不忍傷。矧先祖手所親植者乎。宜乎孟持之不能忘也。孟持不忘於杏且如斯。則夫手澤之在書。口澤之在桮棬。其所感又當何如哉。孟持可謂孝子者矣。雖然。遠取於物。不若近取諸身。孟持之身。內而心膂。外而髮膚。非先祖一氣之所分者乎。一氣之所分。則是身乃先祖之有也。苟當失宜。非孝矣。登高臨深。非孝矣。言行弗擇。非孝矣。忠節有爽。非孝矣。微事不勤。非孝矣。孟持可不慎乎。雖然。杏一物耳。孟持以先祖手植。如或見之。則其於身殆有不言而喻者矣。予之云云。不益蕪乃過於思慮矣乎。先生曰。子之言善。不專爲孟持發。且有規焉。苟以此道爲記。不徒作矣。予遂不辭。次第其語而歸之。孟持名益。清修雅操。讀書而嗜文。薦紳之間翕然稱之爲君子儒云。

重芬桂記

廬陵周氏奕葉以詩書爲業。有字孟槃者。與其子學顏。皆以文鳴薦紳間。故廬在吉水之泥田鄉。門墉之內桂樹一章。扶疏而離褷。晝日成陰。縱橫可二畝。遠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元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化爲煨燼。桂亦焚死。鬻取其枝柯爲薪。唯幹獨存。越五年甲申。桂忽發綠芽膚間。已而寖長。不數年間。蓊鬱若雲布。東南有小桂者二。亦燬於兵。至是亦櫱出自根柢。枝葉茂如也。閭師里尹過之。戟手指曰。此非祥也。妖也。物反常則爲妖。烈火之所燬矣。津枯於內。枝焦於外。生意安能貫之。生意不貫。而萌櫱惡乎生。

苟謂其生爲祥。則僵豎之槐。偃起之柳。不亦祥之大者歟。或曰非也。此祥也。天地之間有開必先。其機之動間不容髮。萊公之感。插竹生筍。田氏之聚。枯荊再華。蓋草木最得氣之先者也。大化流行。占盛衰者每於斯觀其兆焉。唐人以擢第者爲折桂。此殆周氏科目之徵乎。二者之論。久未有所定。國朝洪武庚戌。學顏之子仲方以明經舉於鄉。會試南宮。除侍儀使。出爲中牟令。以政事聞。然後始知桂之重榮。非爲妖也。實祥也。予嘗聞之。人事之與天道誠相表裏。有感必有應。始終循環無窮。今以茲桂徵天而驗人。其祥固無疑者。然而君子之論。祥當在人。不可使物得以專之。仲方益舉德勵行。使德譽遠聞。既以華其躬。又以寵其後人。周氏之興。其殆未艾也歟。係之以詩曰。

維桂之良。其色中黃。其氣苾芳。有士治經。蓺之於庭。比德之馨。帕額執殳。來爇我廬。桂亦變枯。槁骼屹然。自踵至顛。氣絕弗聯。胡彼綠莖。怒長如毛。有華其萼。日益以崇。車蓋童童。敷陰正濃。大化絪縕。何屈不伸。瑞應之神。孰譁孰噉。爲祥爲妖。匪德曷要。德將何徵。衆其芳榮。以契其貞。天昌其家。悴而復華。厥兆孔嘉。勿翦勿傷。是培是封。沃以瀣漿。君子有云。瑞當在人。其福乃臻。我陳我詩。其辭則卮。匪頌以規。

渤泥入貢記 渤泥國表附

濂承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皇帝爲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爲臣

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香几。寘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於庭。秩奉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造舟入貢爾。秩曰。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闍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於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琛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認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有人間王曰。蘇祿來攻王。我實帥師卻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闍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認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且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認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國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爲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闍婆來人誅索無厭。況強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於板中懸之。既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爲別。酹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黃蠟降真諸香。其表用金刻

番書彷彿如回鶻書。其文鄙陋不足觀。皇太子隨用銀綫。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爲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縮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繫髮於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背脅。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則吉貝、黃蠟、降眞、蠡齒、玳瑁、檳榔。煮海爲鹽。漉椰漿爲酒。無稻麥。捕生魚鰕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漿。澄漉賦如粉。食之能不饑。俗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畢則棄之。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燕饗。則刲羊豕雞鶩。鳴鼓擊鉦以爲樂。此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願爲詳紀之。以昭聖化所被之盛。濂聞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麻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施弩使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自後絕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爰齎一函。輒稽首臣服。稽之往古。尤謂過之。至若秩等奉賁德音。辭令所加。足以聳服其心。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修國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表文云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爲這幾年天下不寧靜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呵。沒主的一般。今有皇帝的使臣來。開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好生歡喜。本國地面是闍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皇帝記心。這幾日全被蘇祿家沒道理。使國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都喫害了。託著皇帝詔書來的福蔭。思得一家兒人沒事。如今國別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的土物。使將頭目每將我身子跟隨著皇帝跟的來的使臣去見皇帝。願皇帝萬萬歲。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表。

蜀墅塘記

義烏縣南四十里有塘曰蜀墅焉。周圍凡三千六百步。東西北皆拆山。山之水合七十二流入於塘。而南出。南有蜀山突然中起。昔人因據山作隄。障水以溉田。山之東其修七百尺有奇。廣如修之數。而殺其五之四。深如廣之數。而又殺其三之二。山之西其修如廣之數。而稍加強焉。隄之中列木爲三竇以洩水。水之所溉田至六千畝而贏。至正四年夏。水暴而隄壞。田遂不稔。丹溪朱君彥脩閔農之告病也。白於縣。縣尹周侯自彊爲下其事。命鄰林巡檢張某來視役。彥脩遂召有田之民。履其畝而使之輸其力。薦貨有差。復出役夫之功一千以爲衆倡。衆悅趨之。一遵彥脩之經畫。補其闕遺。增以崇高。築其址加闊。其漸殺其上。隄之西疊石爲斗門。視水盈乾而時啓洩之。門之上架徒杠以便行者。木竇易壞則易以堅石。且定爲高下之穴。使欲水者先後有程而不紊。復慮歲之久而隄弗固也。請於掌堂事者中析弼魚之利而歸貲之。凡用錢四千緡。夫一萬功。經始於五年秋八月庚申。踰三月乃告成。里耆朱仁傑等來謂濂曰。彥脩之興是役也。初無一弓之田以徼塘利。其夙夜盡瘁而不舍者。果何爲哉。凡欲利吾農也。我不敢忘。願吾子記之。濂聞海陵胡公瑗之在湖學也。設經義治事之齋。教授諸生。至於水利之屬。亦無不習而通

之。故其門人皆有適於大用。今裴高之學。出於金華許先生謙。先生之六世祖實嘗從海陵游。其家學相傳。至先生爲尤盛。宜裴高見諸行事者有足觀哉。世之人方高談性命。以驚世駭俗。聽之雖若可以有爲。一遇小利害。輒顛倒衣裳。不知所措。視裴高無所爲而利民者何如也。書亦知所警哉。裴高字彥脩。有長材。縣嘗下括田之令。唯裴高行之無擾云。

江乘小墅記

都使者高昌君近仁。雖嘗顯融於時。而脩然有山林之思。往往吞雲吐霞。形之於詩。詩不足以洩之。復寓之於書。糾蟠飛翔。神蛇蟄而淵躍奔。書又不足以盡之。復和墨圖竹。君之形容淋漓毅。生色照人。恍然如臨淇川之隩。然而逸韻曠情。非標雅之居。無以遂其潔脩。故君宦轍之所至。必營別墅以自休焉。近者持節江乘。仍卜城北之地而作之。初其地蕪廢已久。頹垣敗壁。搖搖風雨中。羊牛犬雞之迹交錯於其上。君薙荒剔翳。別運新意。或革或因。而各適其度。匡竹爲籬。敞以兩扉。自扉而入。有曲軒。覆以生茨。中虛可容六七人。木榻橫陳。快雪時晴。宜臨右軍書。曰快雪軒。軒右折而北。一室邃深類嵌巖。上下皆塗以堊白。光爛爛如銀。眩人目睛。曰雪洞。洞左闢圭門。中鑿小池。砌以甓。四壁圖海波。有噴湧突起之勢。手捫之方知其平。池左通竇子。墻外受湯可作浴事。非浴時梁以瓦版。可聽琴。可坐而奕。曰天地一息。或取山中白石爲之。又名煮石窩。窩南有奧焉。其制一如雪洞。畫假山怪松臥寒烟濕霧間。觀之毛骨蕭爽。可據而吟。曰雲松巢。出巢過小廡。翼以欄楯。兩傍可列坐。曰雲機。機之北築圓基。圍以短竹。織葦而蓋以泥。其頂通一竅以洩天明。結銅絲爲罩承之。冒以油繪。東西北三面有竅。如其頂。障之以白閒綠撓液而黃其四周。可據爐而飲。飲後可甚。曰栝中天。以其首末銳而中肥。其形肖繭。又更之爲繭甕。甕之西偏列圖書左右。閒讀靜嚴。不聞人聲。可以揮神扇而契道機。曰清閟室。室之南有崖兩楹。則附方池。環以菊本。當秋高氣清時。雖黃金錢若新鑄者。秋水無波。倒影入其中。星燦霞明。無不可玩。君一切置之。獨瞻前白雲英英西飛。思親之不可見。泫然泣下。因命之曰望雲堂。所以志也。凡堂之得名者十而重其二。鄜陽先生既各爲之文。君間謂予曰。子幸一辱臨之。知吾居之悉者。莫子若也。願爲我皆焉。昔王右丞維文采蘊藉。爲一時之冠。嘗營別墅于輞川。若華子岡。若欹湖。若竹里館。若柳浪。若茱萸沜。及辛夷塢。羅列後先。維咸標之以嘉名。日與客咏歌其間。襟懷和冲。或作草隸書。動入能品。輞川叢竹翛翛。時出秀色撩人。維復寫其雨態風情。至今稱者。如見稀之瑤璵。雖當時史臣爲維傳者。亦載其事加詳。自沈酣富貴者言之。唯寄色遊嬉之樂是就。孰肯怡情於物外乎。如維之賢。殆不可及已。於戲。豈知七百年之後。君之事乃有近於維哉。抑予聞之。維於遊歷諸處。雖愛戀之不少置。不過各賦一詩而已。今君則命才大夫分記之。復俾予合記之。則又維之所未有也。君不爲尤賢乎哉。予故長言之。俾後之史臣傳君事者有采焉。爾君善談論。出史入經。鑽者攢摭忘倦。長於政事而於典章制度之學尤精。以不繫於記也。皆略之。

貞一道院記

貞一道院者。浦江戴君性中所建。以奉玄武神者也。初性中嘗習法令於江浙。行中書有事於金陵。舟渡

□□□中流。忽黑風吹舟。蕩搖欲覆。幸不覆而水入者二尺。會天大寒。冰生衣上。淅淅有聲。如此者三日夜。風既不止。又不能火食。唯取醇酎飲之。俟死而已。性中計無所出。乃北向稽首號諸神曰。神當有以哀我。卽使我無死。誓作宮以報神休。時夜正黑。有天光自檣端下燭。燁然如燈。髣髴見黑衣神。披髮按劍。以足蹴舟。迅行如飛。迨明已薄江岸。噫。亦異矣。儒者之正論。恒以爲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之所謂龜也。或曰龜與蛇也。古之人出師。必象天文而作陳法。故畫龜蛇於旐。而與交龍之旂。熊虎之旗。鳥隼之旟。並掌於司常。議禮之家。獨謂龜蛇爲玄武者。玄則以其色之黑。武則以其有甲能禦侮也。玄武之見於用者。蓋如此。宋有天下。尊崇聖祖。以其嫌名玄朗。故改玄爲眞。初非有所謂神也。道家者流欲奇其事。謂神有名字里居。一何悖邪。性中之所見。其有無未可必也。濂則以爲不然。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非心之謂也。心則神之所舍。無大不包。無小不涵。雖以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鬼神之幽遠。舉有不能外者。故其精誠所召。揮戈指天。白日退舍。拔刀斫山。飛泉湧地。亦感應之常理耳。何足異乎。此既不足異。何獨於性中之所見而疑之乎。世之好奇者。既聽於茫昧不可致詰之神。而激者反之於正。又一切絕之於無有。嗚呼。不亦兩失也哉。道院之額。敎主嗣天師之所署。始事於某年某月日。訖功於某年某月日。費錢若干緡。爲屋凡幾楹間。摶土象玄武神於中。黑衣翩翩。披髮按劍而坐。蓋志所見也。

宋學士全集卷之五

序

恭進日曆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曆成。粤從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有二月。凡戒飭之辭誥。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遠方之朝貢。莫不具載。合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祕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夏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我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衂。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運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雖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凶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師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

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略之迹。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況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摭。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樂韶鳳。纂修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修臣朱右。臣趙塤。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讐校謄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昶。國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濂謹序。

進皇寶訓序

皇帝繼天出治。御大歷服。七緯順度。九疇敘彝。爰自龍飛之初、以迄今茲。金匱之藏。歲益月增。乃命翰林詞臣之諳纂修日曆。以成昭代之大典。粤洪武癸丑之秋八月甲午、帝御東黃閣。召臣詹同、臣樂韶鳳、臣宋濂。俾選海內文學之士。開局西華門內。相與編摩成書。而命臣同臣濂爲之總裁。九月壬寅。臣等既蒞事。發所藏而繙閱之。仰窺神機容斷。遠猶辰告。足以明徵定保。嘉惠邦家者。充牣乎其間。臣等因相與言曰。日曆之成藏諸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者。盍如太宗貞觀政要之書。編集以傳。訂謀既同。於是稽成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苗蠻、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皆從記注之舊。不敢以己意輕爲損益云。臣竊聞之。自古開基創業之君。其設心也弘。其慮事也周。一言一動。皆可爲天下後世法。治忽所繫。甚爲不輕。所以大舜有勅天之誡。武王有衣鑑之銘。垂示於後。炳若丹青。歷代寶之。用爲大訓。蓋慎之至也。肆惟皇上恭膺天命。經營四方。康濟兆民。惟日不足。故凡戒飭臣工。訓誓將士。出經入史。亹亹弗勸。必欲使其心領神會而後已。嗚呼。日月之無私也。容光其必照焉。雨露之無私也。百物無不潤焉。皇上法天而行。覆燾無際。恆恐一夫不被其澤。故精神之所會。訏謨之所定。誠與虞夏商周之文相爲表裏。非太宗所能企及。此無他。聖學緝熙。內外一本於誠。而太宗則飾之以詐術故也。貞觀政要尙傳之於今。則夫寶訓一書。垂法於千萬世蓋無疑者。非惟繼體守文之主。所當朝夕誦詠。以知創業之艱難。而三事暨大夫。誠能佩而行之。亦可以盡安上治民之責矣。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樂韶鳳。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等上。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淸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於國風雅頌四詩。

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所掌，貿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淸靑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修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蕡、臣答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脫稿，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七十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愼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甞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韵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音，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於篇端，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律，悉復於古云。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於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其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算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皇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夫正天位，朝萬國，孳孳圖治，恆若不足，於是綱舉於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備矣。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於郡府，皆設衞。

權一出於朝廷，而爲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內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嚴實效，育人才，矯前代正禮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壼之法，勵忠節之訓，剗積謬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行，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圮壞，幾數百年，而天生大有爲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爲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爲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與欣覩焉。故凡金科之頒，玉條之列，著之於簡冊，刻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爲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於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正月甲子，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序。

昭鑒錄序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上詔秦相府右傅臣文原吉、翰林修撰臣王僎、國子博士臣李叔允、助教臣朱復、秦相府錄事臣蔣子杰、晉府紀善臣呂宗藝、錄事臣杜環、燕府錄事臣張棨、吳府錄事臣吳從善、楚府錄事臣王鑄、靖江府錄事臣宋善，類集歷代諸王事實，既受命，乃取東觀諸史相與研磨，善與惡可爲勸懲者咸采焉。其文蕪事泛，則刪取其大槩，或有奢淫不軌、無復人理者，輒棄而不收。越二十又二日甲子書成，繕寫爲二卷。臣原吉等詣闕投進，仍請以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爲之序。上可其奏。先是有詔禮部亦修是書，前尚書臣陶凱、今尚書臣牛諒、主事臣張籌，遂錄爲一卷，上塵乙夜之覽。然二書義例本同，無大相遠。臣籌因會萃衆論，合而爲一，承詔刻梓以傳，名之曰昭鑒。臣濂因得而序之。臣濂欽惟皇上既正天位，即定青宮，衆建諸子爲王，作鎮雄藩，於是發自淵衷，錫以寶訓，凡箴戒之諄切，禮儀之等第，兵衞之出入，與夫職制營繕法律供用之屬，具錄成書，共一百一十有餘條，然慮其文太繁，前史之事可據以爲鑒戒者，多於各條之下微注其綱，而其目則悉載此書，庶幾得以互見，其爲聖子神孫建萬世之丕基者，可謂深且長矣。於戲盛哉。然代天而理物者，天子也。佐天子謹藩衛以壯磐石之宗者，諸王也。天子則元首，諸王則手足，是謂一體者也，其可不同心而同德者乎。昔者賢王有見於此，敬以修身，禮以齊家，敏以馭衆，夙夜戰兢，唯恐不能盡屏翰之寄，故祿位傳諸無窮，聲光顯於來世。其或不賢而弗之察，欲縱情逸且失其秉彝之性，而欲久享爵秩，抑亦難哉。觀錄中所紀，歷歷蓋可數也。傳曰，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又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嗚呼，寶訓具在，赫若日星之臨照，是錄者，其懲戒之哉。是歲五月三日，臣濂拜手稽首謹序。

太古正音序

余少時則好學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書布爪，搔壞鬱而鬱滯憤，心弗白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趨其門，余尤慕之，以爲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既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音樂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預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論辨，冷君間抱琴爲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焉而春煦，寥寥乎悲鴻吟，而鸞鶴鸑鳳追而和之也，淋淋乎水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奮也。懸懸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屣，嬉遊笑語，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爲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欲從而學焉，而余已老，遂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乎。余有感焉。樂之爲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爲細哉。後世古樂寖久寖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有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之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爲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爲協律郎。

南征錄序

皇帝即位之二年春正月，詔使者易濟往安南，告以中夏革命，萬邦底寧。國王陳日煃遣陪臣同時敏奉表稱臣。上嘉其事大有禮，降璽書錫以王封，仍頒之金印，勅翰林侍講學士張以寧、及典簿牛諒，將之以行。未及境而日煃卒，以寧乃護詔印留洱江，上使諒往其國，諭以朝廷所以來之意。嗣君日熞復遣陪臣杜舜卿來告哀，上素服御西苑之便殿，召舜卿入見，慰問有加，於是親御翰墨製祭文一通，命翰林編修王廉充祭弔使。既至，其君臣出迎於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能決，廉厲聲訶之，乃奉御製文於綵輿迎入詩光殿，別設日煃靈位於殿前，使者南向而布宣之，日熞率羣臣再拜俛伏以聽，成禮而還。此皆王化遠被，蠻荒之國無不駿奔受命，而爲之使者，所以導宣德意，使萬里之外，天威咫尺，非賢者善於辭令，亦豈能之哉。廉嘗與濂爲文字交，遂以所作歌詩曰南征錄者，授濂序。昔吾夫子以誦詩三百，能專對於四方，然則詩固宜使者之所優爲，矧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廉蓋學之有素矣，發於中而形諸外者，夫孰禦哉。今觀其措辭和而不流，激而弗怨，雅而不凡，所謂能專對者非耶、廉字熙陽，括蒼人，以能文辭稱，所著迂論數十卷，鉤考名物制度之異同，千載不決之疑，能以意決之，時特其一事爾。廉發京師也以三年夏四月，其還也以四年春二月，上念其勞，親擢爲工部員外郎，以階資躐等，力辭不拜，今改授灌池丞云。

會試紀錄序

皇朝設科，倣古者六藝之教，參以歷代遺制，欲兼收文武而任之。既詔天下三年一貢，與其選於州郡者凡五百人，五拔其一而授之以官，猶以爲未足，復勅有司，自壬子至甲寅三歲連貢，歲擢三百人，逮於乙

卯始復舊制。其恩至渥也。先是京畿選行鄉試，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貢南宮，上求治之切，皆欲用之，至有拜監察御史者。及是當會試之期，若河南、若陝西、北平、若山之西東、若江西、湖廣、若浙江、若廣之東西、若福建，其爲行中書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惟庸，同禮部尚書臣凱、臣訓、文啓於東朝，然後入奏。於是詔臣凱與前侍講學士臣庭堅爲主司，而以侍讀學士臣同、國子司業臣濂、吏部員外郎臣本、前貢士臣恂與考試事。上召至內廷，親諭以取舍之意。臣凱等受命而出，交相戒飭，期有以副上旨。遂議分經而考，互相參定，使無所憾。乃進於主司，主司復覈而後次第之，猶慮滄海有遺珠之歎，卷之已黜者，復覆視而致詳焉，咸盡其力，夜向午，燭影熒熒於籠，几間不敢自寧。士之就試者二百，黜者僅八十人，署名於榜，用鼓吹導至中書，揭而張焉，甚盛典也。書有之，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夫賢之在野，無以自見，多由進士升名於天府，故昔人謂進士爲將相科。如以宋言之，深沈有德如王旦，面折廷爭如寇準，出當方面如張詠，蓋不可以勝數。至今科目倚之以爲重，與茲選掄者，當思以前修自勵，以忠貞佐國家，而致黎民於變時雍之治，庶於明體適用之學，或無所媿。不然，則是錄之行，他日將有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昊天有成命，皇朝受之，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於是大興文教，寵綏四方。乃洪武三年夏五月，以科目選士，詔內外之官皆此焉出。閏三月，畿甸之士將集試於京府，禮部以聞，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書侍御史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文館學士臣稷、起居注臣韶鳳、尚寶丞臣溥、國史臣濂佐其事，各賜幣帛而勞遣之。既受命，不敢宿於家，即相率詣試所，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先期一日，夜漏下十刻，始命題，至次日黎明給之，兵後學廢，不敢求備於人，其來試者一百三十有三，在選者過半焉。既撤棘，僉謂遭逢盛際，文運方開，不可無紀述以示於後，爰以諸執事及貢士之姓名，輯成小錄，而俾濂序之。濂惟天下弗靖者幾二十年，干戈相尋，曾無寧日，今得以涵濡文化，而囿以詩書禮樂之中者，果誰之賜歟，是知帝德廣被，其大難名，不可以一言而盡也。棫樸之詩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聖天子之造士者，可謂至矣，爲士者尚思盡瘁報國，以無負於科目哉。是爲序。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進士之科，始於隋而盛於唐，唐於進士之外，又有明經明法書算諸科，然皆有學以肄其業，每歲之冬，州縣館監課試，其成者使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既上尚書，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復課試其可者而第之，此其初制也。自時厥後，其法靡常，而諸科或廢或因，亦無一定之論，唯進士之科行之頗久，其得人之盛，考諸載籍，猶班班可見也。皇朝誕膺丕圖，繼天出治，遹法前王，建進士科，用康保於我烝民。洪武辛亥秋八月，適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歡忻相告，裹糧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上親選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司考文之任，命即日蒞事，而中書右丞相汪公、左丞胡公復

妙來在廷之臣廉慎而通文藝者。俾受卷謄錄對讀彌封等官。期各盡厥職。庶有以副上側席求賢之意。其不輕也較然矣。夫自歷代以來爲之士者。焚膏繼晷。矻矻窮年。欲徼科目以爲身榮。奈何有終身而不霑一命者。設得之。秋毫縷紛。而有弗獲祿食者。其間幸無二者之累。拘於歲月。又有不能改合入官者。何其艱哉。今我皇上求治之切。一藝一才。無不庸擢。上第者固不限資序而爵之。或見遣於南宮。亦俾其與有祿食。寒酸之士。一旦遭逢盛際。紆朱拖紫。乘笏垂紳。光顯令榮。照耀耳目。此皇恩之滂沛。醲郁誠歷代之所無有。爲之士者。動靜云爲之間。曷思所以致此哉。其尸位素餐。而不知報國者。妄也。逆道干典。而不務恤民者。殆也。貪墨敗類。喪名檢而竊風教者。非人也。鄉闈小錄成。宜書首簡。用以爲多士之規。是歲八月十九日。金華宋濂謹序。

春秋本末序

洪武十一年夏五月。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講讀春秋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未易見。曷若取春秋分記而類入之。分記者。眉人程公說所述。有年表、世譜、名譜、世本、附錄等類。顧失之繁。但依世本次第成書。先周。尊天王也。次魯。內宗國也。次齊晉。主盟中夏。故列之魯後。而齊復後於晉。以晉於周魯爲親。其錯諸齊爲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蔡陳。地醜德齊。而宋以公爵列於三國之首。衛蔡陳之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陳蔡獨後。吳姓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於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狄附焉。於是文學臣傅藻等受命纂輯。編年一主乎魯。雖曰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國依

簡序次。各繫以事。其有一事再見及三見者。通繫於主盟者之下。若重複者則削之。訓詁以杜預爲之主。凡例所及。一一取旨而後定。繕寫爲三十卷。自春和門投進。皇上開而嘉之。賜名曰春秋本末。勑內官刊梓禁中。以傳示四方。臣濂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法律則用刑禁姦。以爲之範防。斷例則因酌物情。是非、而定罪之重輕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於春秋。使君而知春秋。方能監代天理物之道。使臣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如事天之誠。天敍以之而昭。民彝以之而正。何莫非春秋之教也。然而聖王賤霸。詳內略外。其書法實嚴。必當曲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變。所謂屬辭比事者。始可言也。不然。如涉彼大海。渺無津涯。豈一蠡之可測哉。欽惟皇太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經之文。循環讀之。而尤惓惓於春秋。今命宮臣纂輯成書。一覽之頃。其本末瞭然。斯殆以人文化成天下也歟。皇上以大舜之資。善與人同。亟命流布於四海。是心也天地之心也。臣幸生盛時。遭逢兩宮之聖。不勝嵩忭之至。輒忘疏賤。著其述作大意於篇首。其校正無訛者。翰林典籍臣劉仲質、國子助教臣儲惟德、正字入梓者、中書舍人臣朱孟辯、臣宋璲、臣桂慎、鑄印局副使臣陳希元云。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五月五日。前翰林云云臣金華宋濂稽首謹序。

春秋屬辭序

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脩之。遂爲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

所書。往往沒爲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明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爲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爲之註。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爲有徵。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弊。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祕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受春秋於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爲己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爲本。嘗語於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四十年是已。凡一事中皆具二義。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而往嘗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爲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爲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暗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概。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鼎爲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發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論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

皆有溢於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恆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爲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絕倫之識。不足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不爲不久。卒眩衆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濂何足以知春秋。間與一二友生啟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譬猶張樂洞庭。五音繁會。若不可以遽定。細而聽之。則清濁之倫。重輕之度。皆有條而不紊。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竊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若夫孔子經世大旨。所以垂憲將來者。已見子常之所自著。茲不敢勦說而覆告之也。子常姓趙氏。名汸。子常字也。歙休寧人。工古文辭。尤邃於諸經。雖疾病沈鬱之久。不忘著書。隱居東山。四方學子尊之。稱爲東山先生。子常別有春秋師說三卷。春秋左氏傳補註三卷。春秋習傳十五卷。與屬辭並行於世。前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孝經集善序

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爲之

註。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爲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爲之註。後世諸儒各騁臆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其詳正無俟商榷。援於鄭注。害泥致謬。必行孔廢鄭。於義爲允。況鄭玄未嘗有註。而依倣託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顏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爲今文。無有不善。爲之傳者。縱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註。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僞爲閨門一章。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兼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爲指解上之。且慨流俗信僞疑眞。諄諄見於言辭之間。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甚異。唯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玉山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爲經傳。去其衍文及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於一。元室之初。吳文正公出於臨川。又以今文爲正。頗遵刊誤。章目重加訂定。而爲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君賁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注。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爲之宗。賁通經而能文辭。采擇既精。而又發以己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余爲疏歷代所尙之異同。序於篇端。賁字仲衍。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爲縉染局使云。

書史會要序

天台陶九成、新著書史會要成。翰墨之家競欲觀之。以謄鈔之不易也。其鍥諸梓。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史以從道持中爲義。蓋記事者也。黃帝時始立史官。而蒼頡沮誦。實居其職。蒼頡制字之人也。自時厥後。史氏遂掌官書以贊治。至周宣王太史籀。復造字十五篇。以教童幼。所謂史者。豈非字學之本源乎。然則紀歷代之善書者名曰書史。非僭也。宜也。九成本衣冠子。自青年即精究六書之法。備知字文相生之意。乃辨析古文篆籀分隸行草諸家異同。并載其人而附見焉。先之以帝王。次之以名臣。又次之以材士大夫。起自三皇。迄於國朝。凡名一善者悉其錄之。其事核。其論確而有徵。皆過宋史。及前修所著書。不復以異議參乎其間。書成。釐爲七卷。予嘗取而觀之。不覺喟然歎曰。夏殷而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其任至重也。大則國家禮樂刑政。治忽善惡。固無所不當紀。小則一事一物。該古今而資學問者。亦不可不明辨。如此而名之曰史。庶幾可也。磯能監并隨春開落。何補於事功。陸佃集之號爲花史。硯雖適用。不過一石。何關於治教。米芾編之目爲硯史。是則奚可哉。必也如吾九成精究六書。直探蒼頡史籀之本源。歷代字體變化如浮雲者。皆可考見。致知格物之學。似不爲無助。苟稱書史。孰謂非宜哉。抑予聞六書居六藝之一。周官保氏掌養國子則教之。蓋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治。實取諸夬。夬揚於王庭。其用最大。宜其天下無不學。學之當無不至也。予又獨慨近世以來。徇末而忘本。濡毫行墨。春蛇秋蚓之連綿。輒揚眉以驕人曰。此斯冰也。此右軍大令也。有識者觀之。皆不滿夫一哂。讀九成之書者。不知能一自警否乎。九成、名宗儀。積學能文辭。嘗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未見者。因倣曾慥類說作說郛若干卷。曾所編者則略去之。君子謂其尤精博云。

理學纂言序

自孟子之歿。大道晦冥。世人擿埴而索塗者。千有餘載。天生濂洛關閩四夫子。始揭白日於中天。萬象森列。無不畢見。其功固偉矣。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子朱子而已。四夫子之微辭精義。朱子與呂成公既已纂成近思錄。以六百二十二條。分十有四篇。朱子之道無異於四夫子也。其散見諸言文辭者。廣博淵深。若未易涉。烏可以不成編。是故。悅軒蔡氏、與三峽陳氏、皆嘗采爲續錄以傳。退軒熊氏患其去取不同。撫朱子諸書之至精者爲語要。而於論學論事尤詳。虛谷方氏與熊氏同時。則又以爲門人之所紀錄。不盡得其眞。未若文辭出於親製而無可疑。復於百十卷中。句鈔節析。爲四十類。名之曰晦菴集鈔。嗚呼。尊朱子之學者。諸家亦可謂有其志矣。然而傷於簡者。既不足盡其眞醇。病於繁者。又不能領其樞要。二者蓋胥失焉。烏傷朱君伯清自幼至老。酷嗜朱子之書。每謂人曰。朱子之學。菽粟布帛也。天下一日不可無也。伯清既受薦爲國史編修。上簡主知。特詔授經於楚王府。其見於辭章。資爲講說。皆以朱子爲宗。已而不俟引年。納祿而歸。寄迹浦陽江上。日取朱子書溫釋之。察陰陽鬼神之運行。驗心情性命之發舒。明白昭著。循環無窮。皆本乎道體之妙。所見端確。所得粹凝。於是即朱子精語編成理學纂言一書。其凡例全倣近思錄。其所采語錄。雖雜以方言。唯恐失眞。片辭不敢移易。氣象或不類者刪之。其於文集。則節取切而要者載焉。凡八千三百條。方之於諸家。殊適厥中。取而讀之。不翅親逢朱子在坐。而見門人難疑答問之盛。不知其身生於二百年之後也。伯清嘉惠後學之功。何其至歟。世之好著書者多矣。特一偏之見。操無根之學。肆口詆斥。恬不自愧。何嘗能窺朱子之藩籬。是皆獲罪於伯清者也。抑嘗聞孔子天之孝子也。以其扶持天地。植立綱常。爲千萬世計也。朱子之志。實與孔子同。是亦孔子之孝子也。當今學者淵倒波隨。一惟卑陋之歸。伯清能尊朱子之學而扶導之。豈非朱子之孝子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者。伯清實有焉。伯清名濂。官至楚相府長史。其父裕軒先生。師事許文懿公。公則上承朱子六傳之緒。其家學淵源。蓋有所自云。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同郡宋濂序。

吳郡廣記序

吳在周末爲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賦爲東南最盛。歷唐越宋。以至於今。遂稱天下大郡。然其因革廢興之際。紀載於簡冊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若晉張勃、顧夷、隋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和郡縣志、寰宇記。各有所明。迨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記。范成大、趙與思、皆撰類成書。厥後有章愍者。病其未完。作吳事類補。宋亡。書頗散軼。元趙儀鳳爲總管。嘗集諸儒論次遺闕。會改官不果成。入國朝吳縣教諭盧熊、閔前志之紛乖。以爲苟不合而定之。恐不足示來者。乃覽衆說摭遺事。芟煩取要。族別類分。爲序例一。以冠其凡。爲古今記一。以記其事。爲總序一。以叢其名。爲表一。以著職官氏族之詳。爲志八。以述地理、都邑、文學、祠祀、食貨、禮樂、兵防、天官、之屬。爲列傳若干。以見古昔人物之美。其目曰名宦、名臣、儒林、文藝、良吏、忠義、孝友、高行、隱逸、而列女之節。方伎之良。及其事有不可棄者。爲雜傳附焉。總之爲卷五十。其後有集文十卷。以備文藝之賢。爲外記五卷。以存神仙浮屠之可考者。題之曰

吳郡廣記。於苦數百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知府某郡李侯某。嘉是書有繫於政也。將命工刻板以傳。丁內艱去。已而高郵湯侯德。來繼其職。遂將成之。熊用彥者出由工部照磨爲中書舍人。以余有同朝之好。請序其首。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至州閭莫不有之。然不過記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創爲序紀傳志年表之法。由是四海之內。無復遺事。信史氏之善者也。後世之郡得專社稷山川之祭。有政令教化之施。儼如古諸侯之國。固不宜無所紀述。而況於吳嘗爲封國。非他郡之比者哉。歷漢至今。雖間有所作。而無完文以考其事物之全。誠政之闕者也。熊獨能毅然以筆削爲己任。倣遷史之法損益舊典。爲一郡成書。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知所重而圖其傳。亦可謂達於政體者矣。後之人覽是書。治身居官。取前人之成憲以爲法。將見道德興而習俗美。句吳之區與鄒魯無異矣。則是書之爲教。不亦大哉。余善熊獨能急世俗之所緩。而篤於好古也。爲序其槩俾刻焉。

八詠樓詩紀序

八詠樓在婺之城上西南隅。其建立也。實昉於武康沈休文。齊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是邦。民清訟簡。號稱無事。既創樓名之曰玄暢。復爲詩八詠。以寫其山川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馮杭來知州事。以爲永明之體。實本於休文。而祖於徐庾。心尤篤好之。勒其辭於石。寘之樓下。且更玄暢爲八詠。期以傳示於無窮。於是薦紳之家。相繼有作。春容乎長篇。鏗鏘乎短韻。粉版玄書。充溢於四壁矣。好事者嘗輯爲一編。燬於兵燹之餘。漫弗復存。南峯楊君師竊病之。乃與其徒胡君玄範。旁搜遠采。筆以成書。上自休文。下迄近代。凡有所作。粗及於樓者。靡有所遺。或顯而疑之。休文固知名之士。其在齊梁之間。立朝大節。不能無所憾。夫不能無所憾。則人將棄之。奈何其詩獨傳於今也。豈解佩被褐。果有蹇君戀闕之意歟。抑高才博洽。名亞濫邀。或可以嫉世而駭俗歟。識之者皆不足以知之。意者婺爲禮義之邦。士君子世惇詩。心存忠信。往往勇於自治。而不暇責人。稍有寸善。揚之唯恐不亟。況休文嘗爲民上者歟。古所謂居其邦。不非其大夫者。獨吾婺之爲然歟。然而休文至今近九百載。來守婺者不知其幾人。泯泯而無聞者固多矣。三尺童子。過斯樓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遺跡也。此無他。誠以能藻之辭。好者既衆。故傳之者久歟。浮文靡句。有識者之所不能道。倘能烜著褒耀之若此。則夫道明德立。其言足以繫世教之重輕者。又將何如歟。學道之士。益思有以自勵焉可也。紀中賦凡若干首。古詩若干首。絕句若干首。分爲三卷。卷後各有其竹素。有續得者。輒補入焉。南峯名道可。字某。南峯其號也。恂恂有賢行。望而知爲好古之士。今主領寶婺觀事。觀與樓密邇云。

重刻貞觀政要序

貞觀政要者。唐史臣吳兢之所輯也。兢浚儀人。有良史才。用魏元忠朱敬則薦。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數上疏論事。言人之所難言。遷拜諫議大夫。復修史。轉太子右庶子。開元十三年。元宗東封泰山。道中數騎射爲樂。兢復極諫。明年六月大風。詔羣臣陳得失。兢言斥屏羣小。不爲慢遊。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八事皆當時所諱者。景龍間所

修國史。失實。兢患之。乃私述唐書唐春秋。皆未就。至是詔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累遷洪州刺史。復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爲恆王傅。卒年八十。兢嘗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許之。賴宋璟等激厲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屢以情請改。兢拒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從。世比之爲董狐云。其爲人大略如此。初兢歷修國史。見文皇之朝君明臣忠。可取爲後嗣法。乃纂是書十卷合四十篇上之中宗。然當復辟之初。轉移之機。間不容髮。使中宗能觀之。以法文皇。則削武氏位號。而崇恩之廟不復矣。信任從臣敬暉諸人。不罷政事矣。嚴於陰治。韋氏之禍。不致蹈覆轍矣。奈何視爲空文。而弗之講。徒使兢之孤忠。追追焉而無所伸。可勝歎哉。厥後文宗踐位。始喜讀而篤行之。太和初政。燦然可觀。雖未能如貞觀之治。亦可謂能法其祖武者矣。自是以來。其書盛行於世。南北刻本多有舛訛。臨川戈直嘗集諸家而校讐之。然亦未能盡善。非有良士曰王敬仁。故大族也。欲刊梓於家塾以傳。余遂假中祕本重爲正之。理有可通者。因仍其舊。不敢輒改。夫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人。古之道也。復詳序兢之行事於首簡云。書之篇端。謂兢爲衛尉少卿兼修文館學士。與史所載頗不合。疑神龍進書之時。方改右補闕。未應陞遷如此。豈或他有所據邪。

革象新書序

革象新書者。趙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爲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甲鈐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修眉方瞳。索酒酣飲。先生異而卽之。相與談玄者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於是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是視世事若漠然不經意。聞往東海上獨居十年。註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傅文懿公立極投敬之。以爲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悉棄去。乘青騾從以小蒼頭。往來衢婺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營。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竟不知爲何術。倦遊而休。泊然而亡。遂葬於衢之龍遊雞鳴山原。有朱暉德明者。龍遊人也。久從先生遊。得其星曆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暉既沒。其門人同里章滂深懼泯滅無傳。而正其舛訛。刻於文梓。而來徵濂爲之序。濂聞天官之說。歷代所步必微有弗同。蓋欲隨時考驗以合於天道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寖精。至元爲尤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以致兩曜五行後先出沒皆有以研窮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里相去之遠。立爲里差相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曆。可謂無遺憾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太史令郭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鄔偁參累代曆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卽所定授時曆、曆經曆議二書猶存。可考證弗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博其見聞。備其儀象。而後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星曆有禁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往往與諸公脗合而無間者。雖絕倫之識有以致之。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余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曆。其測候之法。

但用十二宮、而分為三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說。皆若所不暇及。推日月之薄蝕。顧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內外。凡圓顱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事為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燹。所著兵家書暨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歷經並行無疑。濂故特序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謹其傳焉。

景定諫疏序

吾婺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為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於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喜為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漬。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余自少時好觀宋史。凡吾郡鄉人事有可稱者。輒識之。既而復歎士之幸獲見於史者如此。不幸而遺軼不傳者蓋多有矣。往年在翰林。始得見東陽賈廷佐上高宗疏。廷佐為桐廬主簿。憤秦檜主和議。紹興戊午。上疏論之。其辭甚切直。而史不載。至七世孫權。出以示人。世之士大夫為文以稱其忠。廷佐之名。始顯於天下。廷佐之鄉人杜士賢。在理宗時為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求言。士賢上疏。力攻賈似道誤國。今年秋。其曾孫賢亦以示余。其事與廷佐相類。然士賢初無一命之爵。其言請黜退似道。歷數其罪。切直頗同於廷佐。而賢又能趍京師。遍求賢薦紳文辭以白之。且將刻梓以傳。或非廷佐後人所能及。余於是又歎忠義之士。天雖抑之於當時。天每扶植其子孫。使昭其聲光於不朽。是豈智力所及哉。當似道擅權時。威餘足以生死人。士賢發憤言之。不至於殺身者。幸髮間耳。今似道之後不聞有為士者。而人亦羞稱之。士賢之子孫方守其遺業不墜。而聞士賢之風者。雖野人稚子。皆嗟嘆以為賢。善惡之公。昭明也如是。則夫有志於忠義者。尚何所憚而不為哉。然則是疏之傳。非特可補史氏之闕。為人臣者。皆可以鑒矣。士賢、字希聖。後中武科。授武岡軍新寧縣簿尉。遂攝其令。轉教導盱眙兩縣令以終。

篆韻集鈔序

昔漢許慎氏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隨其偏傍分為五百四十部。其文則九千三百五十有三焉。南唐徐內史鍇。苦其偏傍奧密。不可悉知。而欲便於披閱。乃以切韻譜其四聲。名曰說文韻譜。篆之有韻。蓋自內史始。宋巽巖李燾以韻譜局於四聲。則偏傍卒未易見。復依類篇分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而聯貫之。至合漢藏洞之出。用九類括說文之諸部。與韻譜等書各自名家。然互補益而未有能集之者。鄱陽劉君燦幼承先訓。留意於篆學。歷年之久。靡不貫通。於是用韻譜為宗。而其先後則分以五音。每字之下。又析以九類。先儒之說有相發明者。輒具錄之。字義之未安者。必疏其是非。而申以己說。說文所引古文六經。其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集為一編。以附其後。共成若干卷。精密而不失於粗疎。嚴簡而不致於冗泛。其可傳世蓋無疑者。夫自宓犧命子襄為飛龍氏造為六書。至黃帝時倉頡從而衍之。世相授受。文字孳育。周因建外史以掌其事。秦漢以來。官廢弗設。遂致訛繆失真。許氏竊患之。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兼考之於賈逵。然後集為說文之書。當是時。去古猶近。遺文宜可徵。故其說最有據依。所謂部端五百餘

字。蓋倉頡篇云。嗚呼。向非許氏六書之學。其不微且絕邪。李陽冰生於唐氏。去許氏則遠矣。雖號宗其書輕肆臆說。妄加排斥。內史頗以為恨。作繫傳四十卷而反正之。謂之傳者。欲尊之如經也。內史之後唯吳興道士張有尊之之意略同。許氏之學。遂如金科玉條。為世之法程。間嘗讎習其書。美則美矣。而重復闕遺尚多有之。古籀二文。亦疑呂忱參入其間。今世之所存者。未必皆許氏之舊。然則釋之正之。有待者作。不能不盡心於斯也。雖然。說文其至矣乎。濂自來金陵。見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乃鄱陽周伯琦氏所造。頗以許氏為宗。今又觀燦是書。亦羽翼說文之學。唯恐其不明。何鄱陽之多賢邪。周氏之所著已盛行。燦之此篇。士大夫多願觀之。濂故為序作者之意於篇首。嗚呼。契二儀之運。該萬彙之理。無過於六書。博雅之士。慎毋以為小學而忽諸則善矣。燦、字彥正。資為嚴之建德令。氣貌粹然。有德君子也。其於名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重校漢隸字源序

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減小篆為之。便於隸佐。故名曰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東漢時賈魴以寫三蒼。其法方大行。勸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矣。考洪适之所輯。兩京僅一二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之源於漢亦可也。曰非漢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冢者。棺上有大隱起字。與漢隸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源於周也。邈則推廣之耳。雖然。非周也。曷為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孰不謂其必始於秦哉。先秦皇四百年已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哉。去古既遠。人無由稽其詳爾。濂竊意伏羲之畫八卦。即字之本源者。頡衍而為古文。其五百四十言。列於許慎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似無大異。此固篆籀之變。因之而相生。豈隸書獨有待於後世邪。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辨。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六書。其若省襲為之。而略加變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別出於古文之後。各以其名為家。或自業之精者相傳爾。不然。許慎嘗病當世學者稱秦之隸書為蒼頡時書。其虛稱邪。抑亦別有所本邪。濂嘗不敢必其然也。同姓宋君季子。博學篤行。且留意於隸古之書。所獲漢魏諸碑刻。必夙夜潛玩不知有寒暑。其父友處士朱觀。刑部王經歷之曰。學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三走鄱陽。見伯誠先生歐君復。歐君憫其用志不分。悉以作隸之法授受焉。凡陰陽向背。性情逆順。俱得其要領。久之復往龍虎山中質諸方壺翁從義。翁蓋深於隸學者。見季子欣然接之。語蟬聯不自休。季子於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當時。先是宋儒有婁機者。檇李之人也。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字有數體其列之。號之曰漢隸字源。季子頗病其未博。研精覃思。增多一千八十七字。仍集師友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撰辨訛字類及連綿字略。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若字有闕遺。采班馬二家所用者補之。目為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二書各六卷。合為十二。可傳於學者。嗚呼。金石諸刻。歐陽修著為集古錄十卷。趙明誠倣集古而為金石錄。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者。趙恒足焉。至於洪适之出。獨於隸學是攻。其述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可謂富且侈矣。然而見聞有限。或未免於疏脫。此婁氏字源。亦不

可不作歟。今觀季子之重校。非惟有功查發。抑可以補洪氏之不及矣。當今離明麗天。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熹故事。立石經於太學門外。舍季子將焉徵哉。願季子善自愛也。濂三復其書。僭爲序其篇端。嗜古之士必有以濂爲知言者。季子以字行。家於臨川。爲詩文有法。以道自守。不爲外物所移。禮部朱君夢炎極推重之。謂無讓大雅君子云。

醫家十四經發揮序

人具九藏之形。而氣血之運。必有以疏載之。其流注則曰歷。曰循。曰經。曰至。曰抵。其交際則曰會。曰過。曰行。曰達者。蓋有所謂十二經焉。十二經者。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陰右而陽左也。陽順布而陰逆施也。以三陽言之。則太陽少陽陽明。陽既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以三陰言之。則太陰少陰厥陰。陰既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取兩陰交盡之義也。非徒經之有十二矣。而又有所謂系絡者焉。系絡之數。三百六十有五。所以附經而行。周流而不息也。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脈。固皆有所繫屬。而唯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初不可謂非常經而忽略焉。法宜與諸經並論。通考其隧穴六百四十有七者。而施治功。則醫之神秘盡矣。蓋古之聖人契乎至靈。洞視無隱。故能審系脈之真。原虛實之變。建名立號。使人識而治之。雖後世屢至投膜導氣。驗幽索隱。卒不能越其範圍。聖功之不再。豈至是乎。由此而觀。學醫道者。不可不明乎經絡。經絡不明。而欲致夫擬疾。猶習射而不操弓矢。其不能也決矣。濂之友滑君。深有所見於此。以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脈。辭旨簡嚴。讀者未易即解。於是訓其字義。釋其名物。疏其本旨。正其句讀。釐爲三卷。名曰十四經發揮。復慮穴之名難於記憶。聯成韻語。附於各經之後。其有功於斯世也。豈小補哉。世之著醫書者。日新月盛。非不繁且多也。漢之時僅七家耳。唐則增爲六十四。至宋遂至一百九十又七。其發明方藥。豈無其人。純以內經爲本。而弗之雜者。抑何其鮮也。若金之張元素、劉完素、張從正、杜杲四家。其立言垂範。殆或庶幾者乎。今吾滑君起而繼之。凡四家微辭祕旨。靡不貫通。發揮之作。必將與其書並傳無疑也。嗚呼。橐籥一身之氣機。以補以瀉。以成十全之功者。其唯針砭之法乎。若不察於諸經而誤施之。則不假鋒刃而戕賊人矣。可不慎哉。縱誘曰灸針之法。傳之者蓋鮮。苟以湯液言之。亦必明於何經中邪。然後注何劑而治之。奈何粗工絕弗之講也。滑君此書。豈非醫途之輿梁也歟。濂故特爲之序之以傳。非深知滑君者。未必不以其言爲過情也。滑君名壽。字伯仁。許昌人。自號爲攖寧生。博通經史諸家言。爲文辭溫雅有法。而於醫尤深。江浙諸醫。未能或之先也。所著又有素問鈔、難經本義。行於世。難經本義。雲林危先生素嘗爲之序云。

葬書新註序

堪輿家之術。有有之乎。周禮墓大夫之職。其法則甚詳也。而無所謂堪輿家禍福之說。然則果起於何時乎。蓋秦漢之間也。漢藝文志有宮宅地形書二十卷。既有其書。斯有其術矣。術果人人能之乎。官有其書而不行之民間。及至晉時方始盛傳。而葬書遂號爲郭景純所作。予嘗讀之。真確簡嚴。意非景純不至此。實宜爲相地之宗也。後世葬巫競起而蘸餘之。至於二十篇之多。西山蔡季通氏深覺其妄。增刪去十二

而存其八。草廬吳伯淸氏又病蔡氏未盡蘊奧。擇至精至純者爲內篇。精粗純駁相半者爲外篇。粗駁當去而姑存者爲雜篇。誠可謂無遺憾矣。新喻劉則章親受之。吳氏爲之註釋。頗有所發明。金華鄭君彥淵、其篤好吳氏不下於則章。晝夜研精單思。正其句讀。觀其會通。探其旨趣。燦然若燭照而龜卜。其視則章蓋過之矣。彥淵既鋟梓以傳。復介學子劉剛請余序。予謂葬書舊矣。別有非經八卷。諸吉所撰者又二卷。號爲地脈經者又二卷。大抵與郭氏不異。唯八卦五行經託於黃帝所作。或者遂謂爲地理之源。豈黃帝之時已有其術歟。信如此。說諸經之中。或云辨方正位。或云卜澗東瀍西。或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固有之矣。不過趨人事之利。何故無禍福之說歟。是未可知也。在唐之時。楊筠松與僕都監俱以能陰陽隸司天監。黃巢之亂。筠松竊祕書中禁術與僕。自長安來奔至贛州寧都懷德鄉。遂定居焉。後以其術傳里人廖三傳。三傳以通春秋。故名。廖傳其子禹。禹傳其壻。附武功郎謝世南。世南復傳其子武功大夫、海惠州巡檢使永錫。遂祕而不授。世之言地形者。其爲無踰此數人。然其遺書或存。今世多行之。往往其說皆與郭氏合。而無悖去之者。豈相地者實宜宗之歟。縱青囊有傳其妙。亦不越於是歟。嗚呼。世不信地理之術則已。設信之。舍此將何從求之歟。宜彥淵留意於茲。而不暇自釋也。然是書雖經蔡氏刊定。至吳氏方爲精審。其註之者。雖有則章發揮於前。又至於彥淵而後大備。註書之士後出者益勝。其言誠可信歟。予春秋且高。文采益衰落。四方求者每踵武相接。類峻拒而不顧。而獨爲彥淵序此者。非以其大有益於世歟。彥淵名謐。北山先生忠愍公之九世孫。自號玄默居士。博通儒書。而能文。其於內丹之訣。尤有所得云。

呂氏采史目錄序

皇帝既正寶極。龍定幽燕。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慨然憫勝國之亡。其史將遂湮微。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啓十三朝實錄。建局刪修。而詔宋濂王禕總裁其事。起山林遺逸之士。協恭共成之。以其不仕於元而得維倫之公也。明年秋七月。史成。自太祖迄於寧宗。總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諸史臣上進。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乏實錄。史臣無所於考。闕略不備。於是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黃肅、與濂等發凡舉例。奏遣使者十有一人。獨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東亦號重鎭。一代典章文獻。當有存者。特擇有職於官者行。示不敢輕也。章貢呂仲善時司館成均。乃被是選。是月癸卯。即乘驛北去。八月丁卯抵北平。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冊者。悉轉爲一。有涉於番書。則令譯而成文。其不繫公牘。若乘輿巡幸。宮中隱諱。時政善惡。民俗歌謠。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載諸儒家集。莫不悉心諮訪。且遣儒生危于等分行乎燕南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開局於故國子監。至冬十有一月壬辰朔始完。以帙計者八十。擇高麗繭紙爲之衣。昇至行中書省印識之。進於南京。乙未赴山東。河水方凍。大雪深二三尺。仲善御牛車遵陸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髯間。已未至濟南。其諸詢大略如北平時。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所搨碑文北平四百通。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三月壬寅發還京師。已而諸使者咸集。濂於是有所依據。修成續史四十八卷。夏六月。復詔總上進。仲善以功陞太常典簿。尋爲丞。且以史事之重。不可易視也。集爲

目錄四鉅編上之。而藏其副於家。徵濂序其首。昔者司馬光既著資治通鑑。又略舉事目年經而國緯之。名曰目錄。示學者以樞要也。仲善今備述宋史綱領。明其事之良艱。示後人以軌則也。皆之意雖不同。而心之厚於仁則一而已。嗚呼。史有闕遺久矣。如近代衛紹王之朝。記注亡失。南遷後遂不能紀載。當時史臣所闕。若得如仲善者。豈不有勝資辭揚室翼之所錄哉。順帝一紀。卒得爲完書。皆仲善之功無疑。人有功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言。不仁也。濂待罪國史。故不辭而爲之序。使觀者有所徵焉。進史後三月□□日。

華川文派錄序

義烏婺上縣。自隋至唐。名士蜚出。若婁幼瑜、若駱賓王。則其尤者也。幼瑜之文以卷計者凡六十有六。賓王之文其數亦踰十焉。然皆散逸無存。其僅見於世者。往往出於編類家之所采。此無他。聚之廣則行之久也。宋南渡後。宗忠簡公澤其文多至五十卷。細高居士黃公中輔亦十卷。香山喻公良能則三十四卷。香山之弟杉堂公良弼、顏如居士之數。南湖何公恪、岩堂陳公炳各二十卷。惟是四三君子。事業雖不同。其以文辭有助於名教則一而已。計其當時鸞翔鳳翥於士林行。噰噰和鳴而編麟爲之後先。學者歆豔之。未必不家傳而人誦。遠者僅二百年。近者始百餘載。求其家集則子孫或不能以咸有。況他學者乎。一邑之間且若此。而況於四方乎。嗚呼。立言之士其心勤矣。其慮精矣。又惡知一旦變滅若煙雲者乎。然則編類者之功。要不可少之也。居士之族孫鉞岩公懸餘。嘗有見婁駱之事。乃自忠簡至於岩堂、各編其粹精者十餘篇聚於一書。蓋爲六卷。名曰華川文派錄。華川縣之繡湖別名。唐嘗因之置縣。故取以號其錄云。後五十年豫章張侯來爲縣。讀而善之。復謂鉞公之文、幸僅見於斯。然未有勝其副者。苟或亡之。非唯重有識者之歎。且將何以風厲於吾民。亟請邑士傅君藻精加校讎。捐俸而刻寘縣庠。來徵濂爲之序。昔者鄉先達吳公師道、慨前修之日遠。而遺文之就泯。乃集婺七邑名人所著爲敬鄉前後錄二十三卷。其視鉞岩志益廣矣。惜乎宦其邦者不使永其傳。兵燹之餘。手澤弗復能存。今侯則惓惓是書。夙夜不少置。以此較彼。賢不肖之相去。抑何遠哉。雖然。侯之風厲於縣人士者。不止文辭而已也。嘗如岩堂之介。南湖之孝。香山之質實無僞。杉堂之寬厚有容。居士之氣節不羣。忠簡之竭誠報國。至死而不變。庶幾無負於侯。不然。則操觚濡墨。仰而號諸人曰。我能文。我能文。豈不見笑於大方之家哉。侯名允誠。以儒術緣飾吏事。忠信廉明如古循吏。縣務雖至劇。雍雍處之。輕重皆不失其度。吏皆受約束。拱手案側。不敢出一語相可否。諸弊頓革。故治效彰著。爲諸邑之最。是爲序。

杜詩舉隅序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夫婦人女子。莫不有作。而其託於六義者。深遠玄奧。卒有未易釋者。故序詩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於東山一篇。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思。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一覽之頃。綱提領挈。不待註釋而其大旨煥然昭明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詩者之楷式乎。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

篇短韻。變化不齊。體段之分明。脈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家。奈何不爾之思。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爲傅會。楦釀而叢脞。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爲言辭。無非忠國愛君之意。至於率爾詠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爲之說。說者雖多。不出於彼則入於此。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廬陵大儒頗患之。通集所用事實。別見篇後。固無繳繞猥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寐語。終不能了了。其視二者相去何遠哉。會稽俞先生季淵。以卓絕之識。脫略衆說。獨法序詩者之意。各析章句。具舉衆義。於是粲然可觀。有不假辭說而自明。嗚呼。釋子美詩者。至是可以無遺憾矣。抑予聞古之人註書。往往託之以自見。賢相逐而離騷解。權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開慶己未進士。出典方州。入司六察。其冰蘗之操。諒直之風。凜然聞於朝著。不幸宋社已亡。徘徊於殘山剩水之間。無以寄其罔極之思。其意以爲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唯子美之詩則然。於是假之以洩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先生既歿。其玄孫安濂丞欽。懼其湮滅無傳。將鋟諸梓。而來求序文甚力。予居金華與先生爲隣郡。及從黃文獻公遊。備聞先生之行事可爲世法。因不辭而爲之書。先生名浙。季淵字也。晚以默翁自號。所著有韓文舉隅。而孝經、易、書、詩、禮記、春秋、離騷、各有審問。不但箋杜詩而已也。

宋學士全集卷之六

序

國朝雅頌序

國朝雅頌者。鄱陽劉仔肩之所集也。其曰雅頌者何。雅者燕饗朝會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者也。今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猶襲其名者何。體不同也。而曰賦、曰比、曰興者。其有不同乎。同矣。而謂體不同者何。時有古今也。時有古今也奈何。今不得爲古。猶古不能爲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之發也。人聲之宣也。人文之成也。則同而已矣。然則曷爲謂之同。江河溶沚有不同也。水則同。陵谷岡阜有不同也。土則同。人動乎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趨其同而舍其異。是之謂大同。曷爲知其爲大同。則歸於道焉爾。歸於道焉爾者何。世之治。聲之和也。聲之和也奈何。天聲和於上。地聲和於下。人聲和於中。則體信達順至矣。體信達順。其亦有應乎。曰有。三秀榮。朱雀見。龜龍出。騶虞至。嘉禾生。何往而非應也。應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有作爲雅頌。被之弦歌。薦之郊廟者矣。是集之作。其殆權輿者歟。

郊禮慶成詩序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即有事於昊天上帝。以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於今五載。弗懈益恭。粵洪武壬子冬十一月辛酉長日至。復透其時。簡期丙辰上御奉天殿。集臣工於庭。告以誓命。戊午出宿齋宮。有司祀

播反士。鄉爲田燭。各戒具修。罔敢弗肅。及期行事。百辟卿士。後先駿奔。牲牷肥腯。粢盛豐潔。器用質雅。酒齊苾芬。樂舞具舉。升禋上聞。皇心內外。質文兩盡。上帝居歆。福祿攸降。旣竣事。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工部侍郎牛諒、晉府參軍熊鼎、磨勘司令吳雲、兵部郎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祕書監丞陶誼、晉府錄事張孟兼、吳府錄事吳從善。咸謂皇帝升中於天。國之大典。幸際熙明。與於執豆籩之列。不可無篇什以紀駿成。昭示萬世。遂以唐詩晨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爲韻。各賦詩一章。而屬濂序之。濂聞郊祀之禮。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淩涉不經。且惑於六天六帝之說。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亦罕能躬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肆惟皇上一據禮經。而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上帝。恪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斂陽舒。降甘風雨。暨及寰宇。物無疵癘。行見鳳凰降而龜龍假矣。聲歌之發。玆非其時乎。昔者周人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二詩辭氣典密。卒未易曉。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宏綱。後世何自而明之。羣公之什。優柔而雅馴。豐蔚而泰臻。是以美盛德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其有得周人之微旨。所可愧者。濂非卜商之識。僭序作者之意。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一代之成憲。後王之所取法者。其大典亦頗著見於斯云。是歲十有二月甲戌朔。金華宋濂謹序。

御賜甘露漿詩序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皇上御武樓之便閣。召御史中丞臣寧、太子贊善大夫臣濂。賜坐左右。上談嘉祥之應。勑中貴人取所儲甘露於宮中。銀盤以翠甖。跪進上前。皆玉潔珠圓。世所未覩。已而詔舁鑪器至。用金杓爆水二升。火旣勻。水勢成濤。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甖以投。須臾融化。與水爲一。上取杓中瀉。二內侍舉盌承之。渣滓已淨。重漉以絳紗羃。上飲一爵。而分賜臣寧與臣濂焉。且曰。此天漿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痾而衍遐齡。臣寧等跪飲。其味甘如飴而弗膩。其氣清於蘭而不濫。一入口間。神氣殊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於是各奠爵於几。頓首於地而退。臣寧謂臣濂曰。唐之李白召對金鑾殿。玄宗調羹以賜。方策尙載之以示後世。矧今聖天子親挹天乳。以賚近侍。微臣共享二氣醞祥。此元黃覆持之恩。不可忘也。宜發爲聲詩。以彰君之賜。臣濂伏聞王者有德上通於天。嘉氣協應。鴻祥滋播。今甘露頻降。太和坱圠。民物敉寧。洽於太康。是皆一人有德。使臣庶永有攸賴。方將涵育醲澤。衣被上德。惟恩日孜孜。以圖報爲準。皇上不自滿假。錫賚羣臣。浩丐天漿。上昭靈貺。此與黃帝出馬腦甕甘露頒賜百僚之意同。誠非唐宗之所擬也。盛德所覃。洽肌淪髓。曠世奇逢。豈容喑默。乃稽首再拜。爲詩一章。以侈上之賜。從而賡和者凡若干人。錄成卷。俾示萬世子孫。荷天之休至於無斁云。

應制冬日詩序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上御外朝。遣中貴人召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讀學士臣同、直學士臣經、待制臣禕、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右。旣而命大官進饌。賜黃封酒飲之。上屢命釂。內官承上旨勸甚力。臣濂數以弗勝盃酌固辭。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復製小序於首。命各以詩進。臣濂最先。臣禕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上覽之大悅。臣素最後。詩以

民瘼爲言。上曰。素耄老成。其有軫念蒼生之意乎。於是各盡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盛際。光膺聖眷。如此不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詩爲卷。而以題辭爲屬。臣濂聞之。在唐中世。當夏日炎蒸。君臣相與賦詩。不過以日長爲可愛。涼生殿閣爲足矜。後代多譏之。惟我皇上勵精圖治。其於冬日沍寒之際。形諸篇翰。固不忘於聽政。羣臣撰歌。復以逸豫爲戒。憂勤爲勸。而弗敢後者。其故何哉。蓋唐虞在上。無小無大。孰不精白一心。以承明德。況於文學法從之臣。職在獻替者乎。揆之於唐初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臣濂不佞。庸敢以是序諸篇端。上所賦詩。別以金龍箋繕謄其副。尊閣於家。示不可褻也。

寄和右丞溫迪罕詩卷序

有志之士。豈無鄉土之思哉。昔者楚人鍾儀爲晉所留。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越人莊舄仕於楚。雖富貴矣。乃猶爲越吟。此無他。不忘本也。楚與越皆同中土也。語言相通也。嗜好弗殊也。尙爲之抑鬱發於音聲如此。況在絕域去中國數千里者哉。宜其見諸咏歎。而不能自已也。右轄溫迪罕公。居於汴梁。資稟淳美。嘗從恕齋班先生學爲詞章。久遊淮海。元季亦膺膴仕。隨冢宰遠行。遂留西域。今見天朝使者至。不勝鄉土之思。爲賦絕句以寄治書瑣納兒加。繼作唐律一章。獻丞相胡公。其發深思遠。若不能勝情者。想其親罹睽離。莽無一人。四顧蕭條。與影爲侶。極目之頃。但見獵獵黃沙。茫茫寒草而已。右轄必慨然曰。吾昔居江淮錦繡城中。聚族共樂者爲何如耶。賓朋離索。誰可與接。語言不通。食飲異好。側耳而聽。但聞侏偶之音。啁哳之歌而已。右轄又必長歎曰。吾昔在中朝文物府中。更唱疊和者爲何如耶。此所以發於性情。而形諸言者。悽愴寥落。讀之令人淚下沾襟也。較莊舄之越吟。其情實過之。苟寫於琴。未知與鍾儀又孰後孰先也。丞相察其情以詩上聞。皇上覽之。尤憐其志之不能遂也。惻然有動於聖衷。勑丞相御史大夫而下。咸屬而和之。且聯成卷軸。詔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爲之序。濂仰惟聖皇臨御。德被六合。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欲遂其生成。然猶夙夜孜孜。上法唐虞三代之治。唯恐一夫不獲其所。況如右轄實有志之士。所以簡在上心者爲尤切。右轄宜奮堅乃心。敷揚聖化。使西域之民。皆知欽慕中華文物禮樂之盛。相率來歸。亦未爲晚也。他日拜舞龍墀之下。殊恩異渥。必將便蕃而至。退而與親朋皆會。以敍離合之情。庶幾重覩天日。以享承平之福。當此時發於性情。無非雅頌正音。以歌咏朝廷之盛德。其視向日發深思遠之作。當霄壤不侔矣。右轄勉乎哉。洪武八年十月壬辰。具官宋濂序。

春日賞海棠花詩序

春氣和煦。海棠名花競放。浦陽鄭太常仲舒。開宴觴客於衆芳園。時日已西沒。乃列燭花枝上。花旣媚好。而燭光映之。愈致其妍。於是衆賓咸悅。銜盃咏詩。亹亹不自休。酒半酣。金華宋濂乃揚言曰。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謂園圃之興廢。爲天下盛衰之候。其故何繇。憶昔烽火之際。冒雨風竄巖穴。聞人步履聲。心怔忡若春。花草紅青何處無之。有目不暇顧。欲求濁醪一巵以澆渴吻。尙可得邪。今者衣冠雍容。倡酬於俎豆間。花雖不解言。亦散影婆娑。若相與爲娛樂者。不知何自而致之。亦曰聖天子在上。廓清四海。化呻吟爲謳歌。所以有斯樂爾。帝力所被。如天開日明。萬物熙熙皆有春意。其視昔日之事爲何如。世道之

盛其兆已見。苟不能詩則止。能則爲可已也。雖然。經有之。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吾儕今夕無乃過於太康矣乎。宜知好樂之無荒。而爲良士之瞿瞿可也。所賦詩自太常君而下凡三十人。其三則賓客。餘皆君之昆弟子姓云。

望雲圖詩序

思親望雲圖者。爲福建承宣布政司右參政唐公作也。公名俊。字士明。念親之不見。日遑遑焉而求。昧昧焉而思。終無以寘其情。圖之所以志之也。間以書致辭於濂曰。俊之先爲睢陽人。金季兵亂。大父避地南陽。遂家焉。大父生三男子。而先君居其二。先君諱德謙。蔚爲才行之士。元至正中汝潁大盜起。先君棄捐諸孤。從歹之事甫畢。而南陽陷矣。俊時在童孺。亟隨母夫人陳氏出避。迸伏宵行。至魯山陷焉。未幾。魯山又烽火連天。竟失母夫人所在。家屬亦東西作風雨散去。俊煢煢無依。朝夕嗚嗚泣曰。哀哉吾母。其存乎亡乎。苟亡矣。遺骸將何人瘞之乎。然河南達鄉里爲近。吾當忍死往而訪之乎。於是間關晨走河南。寘身兵籍中。逢故時父老問之。自南陽來者又問之。有出入軍中者又問之。如是者六年。心剿形瘵。竟莫可蹤跡。復嗚嗚泣曰。哀哉吾母。豈果遂亡矣乎。母既不可見。何如勿生之爲愈乎。已而私自念宗系之不絕者一綫爾。苟先朝露而自棄。祀事將墜。幾不爲若敖氏之餒鬼乎。宜擇眞主而事之。一旦獲見天日。雖不得奉母歲時持一盃酒。走酹墳上土。比之徒死不翅霄淵之殊。此志或可自遂乎。當是時今上皇帝定鼎金陵。德綏威讋。萬方嚮化。俊乃間道內附。期厠名行伍中。以苟全性命而已。宸衷見憐。視之如舊臣。賜以厚祿。寵以名爵。使再造其家室。自兵馬副指揮入轉而至今官。階躋二品。此平昔夢寐之所不到。俊每念聖德如天無際。而父母不得同與恩榮。益至感泣不能自已。頗憶先君嘗堪輿家謂大父葬最佳。中支當有躋膴仕者。母撫俊頂言曰。他日將在吾兒邪。今其言固驗。非惟父母不之見。而族屬無一人存者。不亦悲夫。願吾子爲文之。將示諸子孫。以志吾無窮之思也。濂讀之。不覺潸然出涕。嗚呼。有是哉。人之壯年有大父母父母俱存。而號直慶者矣。下此則父與母無故而號具慶者矣。又下此則二親或有一存。而稱偏侍者矣。公自幼齡輒喪先府君。當干戈搶攘之際。而母夫人隔絕。又死生不可知。宜公變訦既盡。而繼之以血也。雖然。公無用爾也。古之人所謂孝也。非止得養親而已。身者親之枝。親雖亡而身存。猶親之存也。能敬其身。是謂不死其親。言也弗爽於貞。行也允契於軌。內外一致。而無所違越。非孝乎。撫世酬物而一本於誠。翊翊然護。畏唯恐失之。行之於家。推之於國。達之於天下。皆弗悖於道也。庸非孝乎。出鎮名藩。承宣敷化。使萬姓咸躋至治之澤。家給而人足。皥皥熙熙。如唐虞時。庸非孝乎。三者雖皆敬身之事。此又移孝爲忠之大者。公能行之。他日良史氏必大書曰。唐某之子俊。其治行如古名臣。可爲法於後世。則公之親亘萬世而不死矣。公之爲孝也。不亦大哉。濂知公爲人誠慤而廉介。其拜御史持節使者節三。預北平省事。皆以美政著稱。故濡毫而總言之。一以釋公之疑。一以進公於道云。

呂氏孝感詩序

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穹然而在上。人藐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

之氣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何異乎。人或不察乎此。而謬迷其天性。始與天爲二矣。能以誠感。則天寧有不應之者乎。是理也。予觀於呂君爲尤信。君諱某。字信夫。蒔春人。事親至孝。而好黃老家養神之說。及親歿。三年之服終。猶哀慕如初喪。因卻酒肉弗御。每旦滌豆籩具果蔬。爇香顏天。徼冥福於其親。如是者數十年。嘗汲井以行祼事。時盛冬冰冱。有金色魚者三入汲器中。信夫異之。持歸盛以陶缶。寘香几上。閭里人聞之。相攜來觀者充其庭。皆指信夫而揚言曰。今茲大寒。魚潛不見。操網罟者欲得一鱗不可致。而信夫不求得之。豈非天以旌信夫之孝乎。且夫金魚。昔文臣貴者章服嘗用之。信夫子孫其有興者乎。於是又皆拱而賀。信夫却立而拱曰。吾子道之未盡。安敢言孝。苟以爲天之賜。滋不敢承。乃致祭而投諸井中。愈虔弗天之禮。又七年而後卒。既卒。其鄉人呂山見之於上眞觀。衣冠儼然若神仙中人。已而過問信夫。則信夫死矣。厥後其子浙江鹽運使繼道。以才德顯。累官太常卿吏部尙書轉僉北平按察司事。以至於今。階入三品。黃金橫帶。爲時能臣。由是其事傳於四方。士大夫咸咏歌之而歎異之。嗟夫。信夫以孝事親。誠格於天。而天以魚旌之。能養神而神全不散。死而人或見之。斯二者乃常理爾。又奚異乎。今繼道之顯榮。固宜也。以魚數占之。顯者殆三人乎。繼道其一矣。在其子與其孫固未巳也。昔者卜序白華之詩。不特曰美孝子。而必稱美其潔白。今其詩雖亡。而猶有序存。故不見其詩而知孝子之行。余竊取是義而具論其事。以序呂君孝感之詩。使觀者未見篇什而可知其人。則亦卜氏之意。然天人之際。三百篇言之備矣。在作者之自取焉。

葛孝子詩序

淸苑葛孝子守德仲謙。事母有聞。薦紳多其行。頌美甚殷。其鄉師曾請序以文。余謂孝子云何。曰。母病痿痺。四體莫能屈伸。衣帶節七。孝子必躬事。不屬諸人。婉娩色養。如是者終其身。母老性嚴。或少失其意。叩顙謝過。務取其歡欣。身處疏淡。奉養極旨甘。假貸勞勩。口不稱難。母弗知其貧。燕南部使者高其行。欲薦名於朝。辭疾不起。不忍違其親。貴人知之。俾師鄉校。後教授中山保定二郡。車載母以行。徒步推挽。見者稱其賢。出遊於外。獲味頗珍。必持以遺母。己不敢先嘗。醉而歸。母不悅以噉。輒戒不飮。非齋者賜未嘗染唇。母以壽終。哀號頓擗。治葬與祭。必傅于禮。哭泣三年。孝子有兄。母沒求分。力辭不能得。恣其所取。不忍與論。兄貧且老。迎以歸養。死。嫁其孤女。待之有恩。姊貧無子。事之如兄。而襁敎惠於同姓。施及外姻。鄉人稱孝子之行。父以訓子。祖以詔孫。曰。若葛孝子古篤行輿倫。元至正之季。盜起中原。舉家避亂唐明府山寨棍以餐。忽逢大風西南來。勢若萬馬奔。家人懼走逃匿。既而兵至。餘皆遇害。孝子家獨存。人咸謂孝子至行可感鬼神。嗚呼。人孰無母。孰無弟昆。何獨孝子生有美名。既死而不泯。嗟哉。恒民逐逐生耳。生無可稱。死則澌盡。何異於螢蚋與蚊。孝子之名宜載國史。宜勒貞珉。光明炳燿。有若景星懸彼高旻。嗟爾後人。勿謂孝子之行不可以臻天衷萬古。燭如朝暾。

林氏詩序

君子之言貴乎有本。非特詩之謂也。本乎仁義者。斯足貴也。周之盛時。凡遠國遐壤窮閻陋巷之民。皆能

爲詩。其詩皆由祖仁義可以爲世法。豈若後世學者貿於口授指畫之淺哉。先王道德之澤。禮樂之教漸於心志而見於四體。發於言語、而形於文章。不自知其臻於盛美耳。王澤既竭。天下視古昔作者之盛。始意其文皆由學而後成。於是窮日夜之力而竊擬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勞而意愈遠。體調雜出、而古詩亡矣。非才之不若古人也。化之者不若。而無其本也。惟夫篤志之士。不係於世之汙隆。俗之衰盛。獨能學古之道。使仁義禮樂備於躬。形諸文辭能近於古。則君子多之。然亦鮮矣。至於今又鮮也。求之嶺海之陬又鮮也。而有林君汝文焉。豈不尤可尚乎。林君居潮之揭陽。學詩三百篇。以求先王政教之善。治功之隆。賢人君子性情之正。道德之美。以治其身。其身醇如也。以淑諸徒。其徒藹如也。以形乎詩。其詞粹如也。林君居乎潮。非有人諄諄然告之。而能致力於此。其所得不既深乎。潮去京師六千里。林君身不出州里。而余知其名。其所爲不既至乎。夫不資於口耳之淺而成文者。文之善者也。不資於爵位之顯而成名者。名之高者也。余是以序而論之。君名仕猷。

竹塢幽居詩序

天台裴君日英。其先故宦族。好學多材能。嘗挾其所長遊浙水東西。士大夫爭慕與交。性好竹。所居種竹數百。至他所必擇有竹家以舍。扁其室曰竹塢幽居。留杭者甚久。杭守聞其名。薦於京師。京師爲天下大都會。廬居櫛比。求尺寸隙土不可得。逆旅家僅可俯仰。無從得竹。然裴君揭其故名不廢。且求能言者咏歌之。或疑裴君以爲實與名常不相違。今在京師非有園林之勝。安在其有竹乎。裴君曰不然。有竹之竹。不若無竹之竹之美也。有竹之竹適在耳目。無竹之竹適在於心。心之所得。非若耳目之淺而易忘也。吾方有竹時。笙乎竹。簟乎竹。竿乎竹。籩乎竹。所見所聞。日陳吾前者皆竹也。然吾未嘗知竹之爲美也。今棄之而居乎此。雖不接乎耳目。而心恒存焉。思竹之聲。以爲有虞韶之遺音。思竹之挺拔特立。以爲有壯夫偉士之節。思竹之歷寒暑而不變。以爲類乎有道者。其虛中不窒似仁。其直遂似義。其周於用似才。其高自瀟舉。不屈儕類下似智。取而比德焉。無不美者。然後知竹之不可得也。吾心日存乎竹。雖謂之有竹何過乎。且古之聖賢。後世慕之如神龍威鳳者。以其不可見耳。聖賢道德雖高。使人得接而狎之。其不見慢於恒入者鮮矣。其與吾好竹之說何異乎。余謂裴君蓋善於用物者。非世俗玩物者比也。記其言於詠歌之首。使賢者知其人焉。

王氏夢吟詩卷序

東白王先生嘗嗜吟。一夕宿仙華山下。忽夢偉丈夫過之。先生揖之坐。問其姓名。笑而不答。唯取袖中詩一章瑣然而誦。造寤而其詩已忘。思之至旦。頗能憶其首句。遂從而補其辭。且命濳溪宋濂序之。濂自幼時嘗讀謝內史夢惠連事。未嘗不疑其說。以爲詩者發乎性情者也。觸物而動。則其機應類隨。自有不容遏者。又何待西堂之夢而後得句邪。竊意內史欲神其詩之妙。故特假此說以欺世耳。及壯而遠遊。艱難險阻。莫不備嘗。凡嬰於物而不能遽釋者則思。思則寐必見之。若持符節以相契。無不合者。濂然後知內史思之之專。故其見於夢寐者。有不可掩也。今先生自幼至老。不翅六十餘年。未嘗一日廢詩。雖甚冗、猶

濡毫挈旅。行吟不少休。則先生之於詩。可謂專矣。夢之所形。孰得而閟之哉。今之人有志於詩者亦不少矣。徒以鹵莽滅裂之學。不克加修。每一操觚。動至旬月不再。片章之出。輒務求勝。所以塵土之思。塡心塞胷。往往如酣醉人語言。了不知端緒。視先生蓋亦知少愧哉。如濂不敏。方將取法於先生。而先生不以濂爲繆悠。命載其事於篇端。濂方內恧之不暇。尙何敢序先生詩邪。雖然。先生之詩。無愧於內史者也。濂之名字。誠得藉先生之詩以傳。則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西堂之事。詎得專美乎。此又濂之有望於先生也。

桃花澗修禊詩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峰巍然而蔥蒨者。元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乃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眞將修禊事於澗濱。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旣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糵糵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傍多髯松入天。如靑雲。忽見鮮葩點湲翠間。儀儀欲然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箭。曰鳳簫臺。下有小泓。泓上石坡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瑤樹琪林。益淸絕。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苕轇轕之。赤紛綠駭。曰翠霞屛。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飮。觴曰飮鶴川。自川導水爲蛇行勢。前出石塹下。鏘鏘作環佩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匯爲潭。潭左列石爲坐。如半月。其上危巖墻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眞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靑天鏡淨。始悟爲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山峭石冠其顚。遂負幽遐。宜仙人居。曰蕊珠巖。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往者。還至石塹上。各爽祠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樵。取壺中酒溫之。實觴中。觴有舟隨波沈浮。臚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閡聯者。方次第取飮。時輕飇東來。觴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行。年最高者命列觚翰。人皆賦詩二首。卽有不成。罰酒三巨觥。衆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巖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搖首蹙額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奪觚爭先。或持卷授鄰坐者觀。曲肱看雲而臥。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成。杯行無算。迨能歸。日已在靑松下。又明日。鄭君以茲游良驩。集所賦詩而屬濂以序。濂按韓詩內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昔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修禊事。豈或遺風尙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是爲也。爲吾黨者。當追浴沂之風。徵詠歸之咏。斂嚴毅情與境適。樂與道俱。而無愧於孔氏之徒。無愧於孔氏之徒。然後無愧於七尺之軀矣。可不勗哉。濂旣爲序其游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他若晉人蘭亭之集。多尙淸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彥眞其字也。

鄭氏啓友堂讌集詩序

余自禁林致政而歸，久不與諸友胥會，悵然而興遐思。洪武己未秋八月壬辰，胡教授仲申、朱長史伯清、蘇編修平仲及金徵君元鼎，咸集於麟溪鄭氏。余同劉繼至，鄭氏之賢太常博士仲舒，治酒讌客於喜友堂。籩豆孔秩，冠裳有儀，揖讓俯仰，翼翼如也。蓋余與胡鄭朱三君，自弱冠為同門友，今皆頹然老矣。蘇君生雖稍後，亦嘗為同朝。追計昔時各縻職仕，不獲卮酒為驩，凡二十餘年。今者幸遂家食，或居異邑，或相遠二百里，皆得與之周旋於尊俎間，則夫斯會之同，豈易致哉。於是獻酬樂甚，酒酣，鄭君為詩十四韻，以寫會合之情，出示坐客。坐客先後倚韻而和之，遂聯為卷，俾能詩者紀焉。嗟乎。余數人，老者年逾七十，次者六十有奇，又其次者亦越五十春秋矣。獨二生為最少耳，又越二十餘年，少者當愈長，老者當愈衰，未知復何如也。然則今日之樂，其可數遇乎。是卷也，豈特可識一時之樂，後乎斯者誦而歎之，必將慨然有不及與之歎矣。洪武十二年秋九月甲午，前翰林學士承旨宋某謹序。

劉兵部詩集序

詩緣情而託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雕肝琢腎，宵詠朝吟，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詠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助於清暉者，其情沈而鬱；業之不專者，其辭蕪以龐；無所授受者，其制澀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以陋；受質蹇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於五者之外也。濂於職方郎中劉君之詩，其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為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嗜，尤在於詩。況劉君天分甚高，自為童子時，輒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以來，迄于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鑽研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既深，精神參會，絕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束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楨、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相與揚搉風雅，夙夜孜孜，或忘寢食，及徵之於古，燎然白黑分矣。已而又曰：此拘攣矣，然猶未也。復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沍寒之折膠，燄暑之流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嗚嗚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其布襪行纏，臨釣臺，上三顧山，陟虎鼻峰，眺龍門，或竟日冥搜，或終月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廣，終若未能舒暢厥志，復度庾嶺，泝曲江，觀韶石，過清遠峽，登越王之臺，酌蒲澗泉，遊石室，歷覽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瓊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於是乎大昌矣。濂幸獲讀之，凌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寘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吾以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與者，孰敢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於遠乎。世無劉君五美之具，而徒謗詩為易易者，其果可信乎。濂也以駑怠之資，玩時愒日，不能成一章，性雖好登臨，又無濟勝之具，雖於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

有負師友多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濂雖不善詩，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一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亦嗜於詩，蓋得劉君之傳者也。

汪右丞詩集序

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以槁；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是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於言辭之或異耳。濂嘗以此而求諸家之詩，其見於山林者，無非風雲月露之形，花木蟲魚之玩，山川原隰之勝而已。然其情也曲以暢，故其音也眇以幽。若夫處臺閣則不然，覽乎城觀宮闕之壯，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中夏會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厲其志氣者，無不厚也，無不碩也。故不發則已，發則其音淳龐而雍容，鏗鍧而鏜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今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益信其說為必然者矣。公以絕人之資，博極羣書，素善屬文，而尤喜攻詩。當皇上龍飛之時，杖劍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行。故其詩震盪超越，如鐵騎馳突，而旗纛翩翩與之後先。及其治定功成，海宇敉寧，公則出持節鉞，鎮安藩方，入坐廟堂，贊宣政化。故其詩典雅尊嚴，類喬嶽雄峙，而羣峰左右，如揖如趨。此無他，氣與時值，化隨心移，亦其勢之所宜也。然而興王之運，至晉斯完，有如公者，受丞弼之寄，竭彌綸之道，贊化育之任，吟詠所及，無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此有關物則民彝甚大，非止昔人所謂臺閣雄麗之作，而山林之下誦公詩者，且將被其膏潤之澤，化枯槁而為豐腴矣。雖然，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已。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多出於氓隸女婦之手，髣髴有類乎山林；雅頌之製，則施之於朝會，施之於燕饗，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為，其亦近於臺閣矣乎。輶軒之使弗設，而託之於國風者，若無所用之。皇上方垂意禮樂之事，豈不有撰為雅頌，以為一代之盛典乎。濂蓋有望於公。他日與兆鳴清廟諸什並傳者，非公之詩而誰哉。濂也不敏，受公之知十有一年，故竊序其作者之意於篇首，擬類之詞，要不足為公詩之重輕也。公名廣洋，乃皇上之所賜，其字則朝宗也。淮南人。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濂序。

劉彥昺詩集序

余昔與劉君彥昺遊，見其賦詩多俊逸，心獨奇之。彥昺既別去，聞於士友，猶行卷軸，覽其歌吟，往往皆堪傳誦，復益奇之。後十年，重會秦淮上，覷問近什何如，彥昺解囊中得十餘篇。余讀已大驚，氣韻沈鬱，言出意表。何其近謝康樂、賦。蘊藉脫落，不露處士，何其類岑嘉州、賦。渢渢乎仙遊，英英乎高舉，又何其善學李供奉賦。蓋彥昺天分既高，而人功又深，凡有所擬，輒髣髴似之。予今猶舉其槩而言之也。嗚呼。予昔學詩於長薌公，謂必歷諸體，究其制作聲辭之真，然後能自成一家。彥昺之學正與予同，自愧跛躄之行，不足以追逸驥，尚何言哉。然又竊怪彥昺何以能致於斯也。蹤聞其先人友梧翁，乃月溯吳公之高弟，善為詩與文，嘗與文安揭公、禮部吳公，極相友善，遂由縣文學薦入禁林，未上而夭。其家庭相傳，必有卓絕於人者。不然，彥昺之詩，何為膾炙人口而弗厭哉。其能垂世傳後，當不疑，予遙矣。文采衰矣，不能有所發

越矣。姑摭昔奇彥昺者爲之序。以自附知言之士云。彥昺名炳。鄱陽人。金華山人宋濂序。

林伯恭詩集序

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嶽融峙。而物變滋殖於下。千匯萬狀。洸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遡精是氣之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提騁橫鶩。以追於古人。前之而愈卻。培之而愈低。幾何不隨於鄙陋之歸。此濂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闈。賓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內。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任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壬畏懾。時出奇計。翦三逆豎。如烹狐兔。則其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沈鬱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鐘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景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爲之炫眩。濂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邪。豈非然邪。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隻字間。真若春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爲清新者。競趨倣之。濂每謂人曰。誤江南學子者。此詩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溫。姓林氏。溫之永嘉人。

劉母賢行詩集序

劉賢母王氏。諱某。太原崞人也。年十八歸處士仲安。踰再期生一子溥。又八年處士君歿。賢母自誓曰。吾聞貞婦不二夫。生爲劉家婦。死爲劉家鬼。無子當爾。況有子者乎。確守其志。堅如鐵石。家素貧。逮處士卒。貧益甚。治絲枲自給。依僅蔽身。日唯一食。艱瘁不可言。處之恆裕如也。里豪武氏子知賢母貧。或可撼。使猾嫗誘而且脅。賢母痛詈斥之。終不移所守。親督溥從鄉貢進士趙惟賢、國子助教張俌霖遊。師若友有益溥者。賢母遇之厚。不以貧而廢禮。溥後以文行聞。卒爲名士。賢母性儉恪。有烈丈夫風。未嘗輕於笑語。契家子姓見之。趨敬投下拜。人因號爲鐵面夫人云。里婦有淫行。招搖行市中。賢母知其所從來。以所曳杖擊之。婦哭訴於夫。夫曰。劉夫人何故撻爾耶。慚服不敢言。有姑適賈氏。老而喪明。其子某每咈其意。姑必泣告賢母。賢母造門而喩之。輒踰垣避去。某處士之外弟也。亦嚴憚之如此。他蓋可知也。年七十餘而歿。當時南北名士大夫。咸作詩文以美之。命曰賢行詩集云。嗚呼。詩者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感事觸物。必形之於言。有不能自已也。昔者。衞共伯早死。其妻共姜賦栢舟以自誓。一則曰之死矢靡他。三則曰之死矢靡慝。至今讀者爲之感激奮勵。豈非有繫彝倫之重者乎。今也賢母之志。與共姜同。雖不自賦詩。而世之士大夫推其意而代之言。此蓋出於民之性。而先王之澤也。是宜刻梓傳世。以爲人婦者之勸。雖然。詩人之吟咏夥矣。類多烟雲月露之章。草木蟲魚之句。作之無所益。不作不爲欠也。華韞巨冊。摹印而行

者比比有之。其視賢母之詩。有補名教者。爲何如哉。知道之士。必有擇焉。

孫伯融詩集序

詩道之倡。其有師友淵源乎。非師不足盡傳授之秘。非友不足成相觀之善。無是二者。不可以言詩也。當元之季。有丁仲容先生者。自天台來客建業。以能詩鳴。方其岸幘談笑。有持卷來求者。輒索酒飲數觥。操觚如飛。風雨疾而龍蛇蟠。語意雅渾。絕無斲削之跡。讀之者皆驚以爲仙才。當是時夏煜允中爲先生入室弟子。其氣韻酷類。而橫逸滂沛過之。伯融進受指說於先生。退交允中。日取唐諸家詩而紬繹之。稽其聲律。求其指趣。察其端倪。已而學大進。士大夫稱之曰。是肖乎允中者也。或曰非也。脫凡近而遊高明。鼓俠氣而超氛壒。其殆擬乎先生者邪。予來南京。而先生墓木已拱。獨允中共吟嘯於風月寂寥之鄉。春容乎大篇。鏗鏘乎短韻。無日無之。允中間持伯融之詩相與諷詠。予謂允中曰。自科舉之習勝。學者絕不知詩。縱能成章。往往如嚼枯蠟。較之金頭大鵝芳腴滿口者有間矣。如伯融者何處可得邪。允中深以予言爲然。時伯融總戎于括。予不及見。未幾伯融死於難。後三年。允中亦歿。予今老矣。私竊以謂先生之詩。已鋟板傳世。每念允中之名泯泯。訪其遺稿。三十餘首。錄藏青羅山房。頗恨伯融之什。未有所託。金陵蔣行簡。伯融之弟子也。乃蒐輯遺失。類爲若干卷。介翰林典籍蔡宗默求予序其首。嗚呼。道隱民散久矣。朝執經於講帷。暮反眼相視若塗人者有之。有如行簡之不忘其師。非紛紜百鳥中見此孤鳳凰歟。因不辭爲稽其師友淵源次第而爲之序。聞之者可以勸矣。伯融諱炎。姓孫氏。句容人。元季落魄不仕。乃趨上定鼎建業。出爲江南行省掾。同知池陽府。已而陞知府事。還本省都事。總制處州軍馬。苗寇賀申李乙叛。遂遇害。朝廷以其不屈志辱國。贈徵仕郎。封丹陽縣男。爲人磊落有俊氣。藐然白面書生。而其胸中藏百萬兵。使其賦命之厚。勳業可立致。今但以詩名於世。惜哉。雖然。伯融藉此。亦足爲不朽矣。

蔣錄事詩集後序

四明蔣君子杰。字有立。世爲簪纓大族。宋金紫光祿大夫諱浚明者。其七世祖也。有立自幼穎悟過人。年未弱齡。聲名已動薦紳間。暨長。以明經舉進士於鄉。會試南宮。遂擢以記注之職。有立入侍鑾坡。出陪法駕。皇上以其才良而行純。深眷遇之。或命即物賦詠。有立即奉制揮翰如飛。上大悅。時寵賜和章。有立以爲遭逢盛際。實千載一時。乃錄平日所賦。并他著餘賸之什。共若干卷。俾予題其首簡。予聞昔人論文。有山林臺閣之異。山林之文。其氣瑟縮而枯槁。臺閣之文。其體絢麗而豐腴。此無他。所處之地不同。而所託之興有異也。有立以粹然之學。位居柱史。日趨殿陛。瑞光蟠拗。回視山林。不翅有仙凡之隔。故其見於辭者。雲錦張而春葩明。韶濩奏而音律諧。體裁正而局度嚴。誠可以傳諸當今。而垂於久遠者也。如予不敏。年日以加。文日以退。視吾有立之進。如水湧山出者。寧不愧哉。然而有立善古文。宏富充贍。得作者之體。不唯能詩而已。邇者執法刑曹。處煩劇之務。燕暇而有餘。不唯能文辭而已。其政事亦灼然有可稱者。異日振厥家聲。使金紫公不專美於前。予蓋深有望於有立者也。輒序以識之。史官金華宋濂序。

田氏哀慕詩集序

孔子删詩。南陔白華。皆存之而弗削者。以其能孝也。南陔之詩序。言孝子相戒以養。意者孝子之所自作。交相勸勉。而盡其事親之誠。至白華之詩。乃謂孝子之潔白。潔白則其行之純可知。豈非時人美之而賦是詩者邪。雖有在人在己之殊。所以咏歌其志。而鼓舞以爲交勸者。其益不既大哉。惜乎有其義而亡其辭也。同郡田君奐篤美有馴行。其母徐氏卒。哀號慟哭。將欲無生。既葬。遑遑焉如有求而弗獲。人勸其還舍。奐號曰。吾母在此。吾奈何離母而去也。因結廬墓側而依焉。人復勸之曰。廬墓非古也。奐號曰。吾恨不死。從吾母於地下。古與非古。吾弗暇計也。於是復作爲詩歌以自勉。寢苫枕塊。疏食水飲。終三年而後歸。鄉之士大夫與鉅公碩士聞之。咸爲太息。亦作爲篇翰以美之。歲積月增。遂成卷帙。其婦公陳君本心曰。是不可以無傳也。將刻諸文梓。不遠三百里來青羅山中。而以首簡授余序作者之意。余疾病隱綿之餘。凡以文爲勵者。必固閉而力拒之。而其請至於三五而不倦。因歎曰。夫孝如奐者。是亦足稱也。卷中諸詩豐縟而紆徐。粹雅而沖和。固皆一時之傑作。苟謂其有合於南陔白華之旨。我則不敢知。設當孔子之時。其删去與否。我亦不敢知。此無他。二詩之辭既亡。縱欲徵之而不可得也。雖然。孝者。天之經。地之義。無古無今。無長無幼。無貴無賤。有不可得而變易者。人能咏歌之。而鼓舞之。雖孔子復生。吾知其或將存之矣。是詩之傳。他日被之管絃。譜諸金石。使聞之者油油以喜。令之者欣欣以勸。則爲移風易俗之益。又豈小哉。其視綺辭絺句。道淫而宣驕者何如也。

剡源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辭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曾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道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剡原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讀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諧以爲體。偶儷以爲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櫽括聲律。搴搴爲譁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麤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删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敝。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勤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爲乏一人障其狂瀾邪。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淸而不露。如晴樅出雲。姿態橫逸。而迸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邪。蓋先生七歲卽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旣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初先生旣擢第。憫宋季辭章之陋。卽灑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殁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旣命吏人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閦。來爲國子正。

方與先生之孫賁先。謀刻於梓。夏君遂以題辭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旣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荊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傚川集序

詩其可學乎。詩可學也。然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而浮聲切響。前後不差。謂之詩乎。詩矣而非其美者也。辭氣浩瀚。若春雲滿空。倏聚而忽散。謂之詩乎。詩矣而非其美者也。斟酌二者之間。不拘不縱。而臻夫厥中。謂之詩乎。詩矣而非其美者也。然則詩之美者。其將何如哉。蓋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情之所觸。隨物而變遷。其所遭也悖以鬱。則其辭幽。其所處也樂而艷。則其辭荒。推類而言。何莫不然。此其貴乎止於禮義也歟。止於禮義。則幽者能平。而荒者知戒矣。河南王先生本中。名臣忠肅公之子也。先生蚤隨公宦游於吳越繁麗之邦。及歷仕於朝。出入於鳳閣鸞臺。視師關陝。貔貅十萬。屬其指麾。可謂偉矣。先生之詩。則和平而不矜。晚年退居於家。焚香默坐。一室蕭然。幾若不能朝夕者。可謂窶矣。先生之詩。則雍容而自得。非止乎禮義者。其能至於斯邪。晉安張君志道。評先生之詩。有云。如齊魯諸儒。折旋規矩。脗合禮度。如幽并老將。結髮百戰。卒然指麾。動中韜略。其言蓋盡之矣。嗟夫。詩道之不古久矣。世之號善吟者。往往流連光景。使人馳騖於空虛荒忽之場。控之非有。挹之非無。至造爲奇論。謂詩有生意。須人持之。不爾便將飛去。此何爲者哉。殊不知詩者本乎性情。而不外於物則民彝者也。舍此而言詩。詩之道喪矣。濂也不敏。自童年習爲比興之學。腥穢塡閼。而襟靈弗舒。形於言辭。則平凡爲已甚。今幸獲讀先生之詩。庶幾其有發哉。先生之詩甚富且多。於兵燹之餘。所存者僅僅如斯。惡知不有神物護持者乎。讀者尙思同護其傳可也。

張侍講翠屏集序

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先生長濂凡九歲。濂初謁覓學文。先生已擢進士第。列官州邑。及其教成均。入詞垣。先生之文益散落四方。濂得觀之。未嘗不斂衽而以不能識而爲慊。去年春。始獲與先生會於建業。各出所爲傳稿。相與劇談至夜分弗之倦。且曰。吾生平甚不服人。覩子之文。殆將心醉也。濂竊以謂先生素長者。特假夫褒美之辭以相激昂爾。非誠然也。曾未幾何。先生使安南道。次大江之西。特造序文一首以寄。其稱獎則尤甚於前日者。濂讀而疑之。殆酸鹹之嗜。偶與先生同。故先生云然。非濂之文果有過於人人也。方將與先生細論。而九原不可作矣。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文之難言久矣。周秦以前固無庸議。下此唯漢爲近古。至於東都則漸趨於綺靡。而晉宋齊梁之間。俳諧軼傲。歲益月增。其弊也滋甚。至唐韓愈氏始斥而返之。韓氏之文非唐之文也。周秦西漢之文也。韓氏之文固佳。獨不能行於當時。逮宋歐陽修氏始效而法之。歐陽氏之文非宋之文也。周秦西漢之文也。歐陽氏同時而作者有曾鞏氏。有王安石氏。皆以古文辭倡明斯道。蓋不下歐陽氏者也。歐陽氏之文如澄湖萬頃。波濤不興。魚鼈潛伏而

不勸。淵然之色。自不可犯。曾氏之文。如姬孔之徒。復生於今世。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王氏之文。如海外奇香。風水囓蝕。木質將盡。獨異液凝結。斬然而猶存。是三家者。天下咸宗之。有元號稱多士。或出入其範圍。而隱括其規模者。輒取文名。以故章甫逢掖之徒。每驕人曰。我之文學歐陽氏也。學曾王氏也。殊不知三君子者。上取法於周於秦於漢也。所以學歐陽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纖以弱。學曾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緩而弛。學王氏而不至者。其失也枯以瘠。此非三君子之過也。不善學之。其流弊遂至於斯也。文之信難言者。一至於是乎。濂與先生劇談時。未嘗不撫卷而三歎。奈何狂瀾既倒。滔滔從之。而無有如先生之所處者也。不亦悲夫。今觀先生之文。非漢非秦周之書不讀。用力之久。超然有所悟入。豐腴而不流於叢冗。雄贍而不失於粗厲。清圓而不涉於浮巧。委蛇而不病於細碎。誠可謂一代之奇作矣。先生雖亡。其納佩若星斗流峙如河嶽者。固未始亡也。信於今而垂於後者。豈不有在乎。如濂不敏。竊而習之。僅毛穗秏。猶不得其門而入。凡先生之稱獎者。皆濂之所甚愧者也。先生之子煜。乃持翠屏集來徵爲之序。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謾舉先生相與論文者書之於篇端。庶幾讀先生之文者。亦將知其用意之所在也夫。詩若干卷。文若干卷。春秋經說若干卷。不在集中。先生諱以寧。字志道。姓張氏。稱之古山人。泰定丁卯進士。仕至翰林侍講學士云。

馬先生歲遷集序

士之生斯世也。其有蘊於中者。必因物以發。譬猶雲蒸而雨不得不降。氣既至而蟄蟲不得不鳴。雖其所發有窮達之殊。而所以導宣其壅鬱。洗滌其光精者。則一而已矣。是故達而在上。其發之也。居廟朝。則施於政事。謀軍旅。則行於甲兵。嚴上下。和神人。則見於禮樂。交鄰國。則布於辭命。或窮而在下。屈勢與位。不能與是數者之間。則其情抑遏而無所暢。方當假詩以洩之。詩愈多則其人之愈窮也可知矣。此濂於嚴陵馬先生之詩。爲之深悲而不能自已者也。先生諱鏊。字仲珊。建德縣新亭鄉人。其七世從祖大同官至禮部尚書。族故盛矣。先生自幼喜爲文。而才氣倜儻。思欲以功業自見。京師遠在數千里外。而無有薦於上者。會延祐行科目取士之法。先生以春秋禮記舉皆不利。先生歎曰。非吾才不如今人。人多褒章服而吾獨被布衣。其命也夫。於是悉發之於詩。凡身之所歷。山容水色。民情物態。莫不模寫殆盡。當其良朋勝友之集。輒相率觴詠賦詩。頃刻百餘言。雖非能自休。雖不規規然鶩工巧於片辭之間。而其音節之鏗鏘。言辭之俊逸。如揚颿大江。風利櫓勁。一瀉百里。而略無留難之意。世之人咸以此稱之。而不知先生之窮至是爲已甚矣。逮於晚年。其志益恆。乃倣柳柳州製鐃歌鼓吹曲十二章。將上之朝。又不果。因復自放於重山密林中。時命客取琴鼓一再行。或吹洞簫倚歌而和之。以釋其窮悴無聊之悲。不幸年五十五。竟齎志以歿。先生歿後三十二年。其子鈞懼其遺文將遂泯滅。以歲遷集四十卷者。俾濂爲之序。將圖入梓以傳。濂生也後。恨不獲拜先生於床下。而獨得窺其詩文。又恨先生所蘊於其中者。不及攄融以見於功業。而徒爲古窮人之辭。卒以棲遲至於老死。豈非所謂命也夫。昔者梅都官工於詩。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其窮固亦甚矣。後數百年都官之名。山峙而川流。設使都官得行其志於當時。其詩未必如此之

工。而其名亦未必如此之盛。是天欲窮之。乃所以達之也。先生之事與都官正類。其身雖窮。而其詩之能達。蓋無疑者。濂又何必深爲之悲。先生別有雜古文十二卷。應科困天集若干卷。唐五百家詩選五卷。宋南渡諸家詩選一卷。講義讀書記各二卷。不在集中。

王氏樂善集序

和陽王君汞蘇。蓄道抗志。葆學潛貞。軒冕之榮。不足以羈其跡。貝珍之麗。不足以累其高。肥遯遵大易之戒。知足法老氏之旨。汲情調曲。采綠巖口。集杜若以充衣。縫胡繩以爲履。屹立游塵之表。凌邁屏營之上。當其蘿月斜映。松飈遞響。寄酒賦於閒情。發舉歌於逸韻。泉石自獻。猿鶴不驚。信乎皓皓非緇。亭亭絕俗者也。然而仁心斯韜。義問攸暢。拯彼顛連之苦。奚翅饑渴之欲。排難解紛。曾忘其身危。捐囷散金。不計其家索。儼有稚之遺風。崇魯連之高節。刻當戎馬之際。尤止居劉之虐。起死骨以爲生。藥病眡而使瘳。力若可及。知無不爲。察其善固不一而足。於是猶朝法從之賢。方岳連率之貴。腐紳弘博之士。巖穴隱遯之儔。莫不企瞻其容光。承挹其辭氣。因其堂構。命以樂善。或寓諸賦詠。或紀於文辭。絕去下蔡之音。登是大雅之倡。言其典雅。則冠冕佩玉。揖讓廟堂也。言其雄渾。則江海澄波。涵容羲娥也。言其勁正。則蒼官青士。共傲歲寒也。言其淳古。則殷敦周簠。有異彝器也。皆可遺芳不朽。垂裕後昆。非獨黎陽著紀善之傳。難下行類善之集而已。不援菲作。亦廟難矣。此則珠玉在傍。沙礫失色。西子捧心。醜人瞑目。不亦遠甚矣哉。粲稽古昔。治浹化孚。人存周急之行。里崇相睦之俗。協於大順。殊號難及。自鄒魯之聲教不漸。而秦越之肝膽[illegible]。同父尚錐刀之爭。他人寡滯鍪之慨。靜言思之。慨我寤歎。卓爾王君。樂於從善。與論所許。茲集宜徵。儻欽梓以行遠。可悼風而廣正。豈若風花露葉。徒誇騷國之工。麟角鳳毛。漫鬪文園之巧哉。爾茲下步。忝附高明。慕黃憲於汝南。愧荀隱於日下。辱展寫潛溪之上。傳簡畢儲與之間。敬序篇端。略攄悰愫。意雖在於隱括。文則尚於疏通。若識非古。豈曰知言。庶期見正於大方。有徵於君子云爾。前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丹崖集序

爲文非難。而知文爲難。文之美惡易見也。而謂之難者。何哉。間學有淺深。識見有精麤。故知之者未必真。則隨其所好以爲是非。照乘之珠。或疑之於魚目。淫哇之音。或嬉之以黃鍾。雖十百其喙。莫能與之辨矣。然則斯世之人。果無有知文者乎。曰。非是之謂也。荊山之璞。卞和氏固知其爲寶。渥洼之馬。九方歅固知其爲良。使果燕石也。駑駘也。其能並陳而方駕哉。雖然。弊也久矣。孰於民散師廢之後。而必望見知於人乎。苟有之。曠百世而相感者。不須悵然而遐思矣。予與唐君處敬共居浙水東。雖未之識。有持其文一二篇來者。頗獲讀之。輒謂二三子曰。屏斥蕪穢。何其玉之潔而珠之明也。脈絡聯貫。委蛇不斷。又何韶鈞九奏。音律相宣而始終粲如也。其殆能言之士乎。去年之春。予被詔總裁元史。而處敬亦以議禮被徵。何于南京。亟欲挽入史局。儀曹愛其才弗允。及予入詞垣爲學士。處敬亦來爲應奉文字。朝夕同論文甚歡。遂索其全集觀之。復顧謂二三子曰。沈涵於經而爲之本原。饜飫於史而助其波瀾。出入諸子百家以博其支流。此作有之。又顧恨向之知處敬者未深也。嗚呼。近代之文。予見之夥矣。大風揚沙。而五色爲之昏昧。

繁音嘈雜。而五聲爲之失倫。求其如處敬者。抑何其鮮哉。非曰如之。知之者亦寡矣。此無他。無真實之功。求幽渺之效。西抹東塗。黃綺紫緒。左剟右竊。僅成簡編。輒號諸人曰。我知文。我知文。人以艱深文淺近者示之。則曰是誠古文哉。何其雅奧而不易知也。或以其言之易。又以塵腐能歉者戲之。則又曰此亦古文耳。何其暢達而無礙也。是皆無真見以人言爲之自。故靦然而無愧怍。有若處敬之文。其尚能知之哉。予雖不敏。愛玩處敬之文日不釋手。以爲可垂遠而傳後。因爲序諸卷首。嗚呼。處敬之文。荊山之玉也。渥洼之馬也。又豈患無卞和氏與九方歅者乎。予之所論隘矣。處敬名遜。會稽人。丹崖其自號也。故以名其集云。

愚齋集序

愚齋二十卷。吳興林靜氏所著也。初靜之系出艾軒文節公。世多聞人。至曾祖棨以武舉入官。爲宋馬步水軍都統制。祖友信仕元官至宣武將軍。湖州路湖砲翼上千戶所管軍總管。父德驥襲其職。俱讀書知文。及生靜。俊爽異常。甫齔之時。卽解綴篇章。有外氏趙文敏公家法。郡二千石欲以奇童薦。父拒之。靜知父意。欲爲名世儒。益研窮九經百氏之書。雖老釋元詮祕典。悉擷其芳潤。由是問學如川之增。若黃文獻公晉卿、宇文先生子貞。皆延譽之。遂用御史辟。署安定書院山長。辭不赴。而元運亦衰矣。今觀集中所著。文則豐腴雅馴。詩則藻麗典則。誠無媿於作者。求諸倫輩中不多遇也。嗚呼。爲人子孫者。毅然能以文易武。有聳動人。所謂能亢其宗者非邪。近愈篤志濂洛關閩之學。寤寐不忘。則其明體適用。又有出於詩文之外者。其所至未易測也。靜嘗從予遊。予嘉之。故褒之。褒之乃所以勉之也。靜字子山。愚齋其自號云。

訥齋集序

凡天地間青與赤謂之文。以其兩色相交。彪炳蔚耀。秩然而可睹也。故事之有倫有脊。錯綜而成章者。皆名之以文。唐虞以來。賢聖之君迭作。而其文至周特備。非疆定野。授田分井。邦之文也。前室後寢。左昭右穆。廟之文也。車服有章。爵士有數。官之文也。鐘磬竽瑟。干戚旄翟。樂之文也。朝會燕饗。郊社禘嘗。禮之文也。振旅茇舍。治兵大閱。兵之文也。發號施令。陳經布紀。政之文也。舒陽慘陰。彰善癉惡。刑之文也。如此之故。殆不可以一二數。斯文也。非指夫辭章而已也。昔者孔子生於周末。憫先王道衰。以四科教學者。而游夏以文學名。其所謂文學者。儀章度數之間。或損之。或益之。以就夫厥中。欲使體用之相資。而本末之兼該也。惜乎不見用於時君。乃退而有隱憂。始以平昔不及設施者。一寓於六經。陰陽變易之義。則繫於易。治忽幾微之由。則定於書。成孝厚倫之道。則刪於詩。尊王賤霸之略。則修於春秋。辨敍名分。悅和神人之方。則見於禮樂。豈徒示夫空言爲哉。其意若曰。先王之文。所以範圍天下者。吾不得行之。著明於經。庶幾後之人或有所興起者乎。孔子憂世之志深矣。柰何世教陵夷。學者昧其本原。乃專以辭章爲文。抽媲青白。組織華巧。徒以供一時之美觀。譬如春卉之芳穠。非不嫣然可悅也。比之水火之致用者。蓋寡矣。嗚呼。文之衰也。一至此極乎。括蒼王先生毅。字剛叔。刻志經傳。而其所學必欲見之於實用。嘗誦言曰。古人之所謂文者。治具也。書籍之所載者。載此而已。非若後世侈靡之文也。侈靡之文。吾不欲觀焉。吾所謂文。達吾胸中之所欲言耳。初不如有他也。於是先生之文。明白洞達。皆不假乎雕琢。而其至味自足。先生沒

後之十年。其高第弟子章君存道。與其弟存誠。皆篤學力踐。能弗畔先生之教。且謂先生之爲人。固不假文以見。然非此又不足以知先生者。因輯成四卷。來請爲文之序。濂故以古人之所謂文。非指乎辭章者。序之於首簡。其亦近於先生之志矣乎。先生之行事。濂嘗撰爲小傳一通。備載之矣。茲不書。

鄭氏聯璧集序

磨勘司令鄭君思先。問謁濂禁林。從容言曰。伯父果齋先生。天分絕人。嘗矻矻窮經。再踐場屋。不合主司程度。遂棄去。遊淛河之左右。大肆其力於古文辭。久之。思如泉源袞袞出不休。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奇其材。欲刻薦之。會疾作而卒。先子曲全先生。幼喪二親。而賦性狷介。州里不能容。伯父時客授崑山。乃走就之。求四庫書疾讀。雖茗碟金塞折膠。不越戶限。未幾。下筆爲文。皆循矩度。而不輕於毀譽。然剛毅忤物。人有不善必折之。雖其面顙發赤。弗少貸。晚寓蘇之海虞。竟以坎壈終。惟二父負不世出之才。文名相埒。遭元季兵亂。不沾一命。竟捐館舍。而其遺文。將遂零落不傳。此思先日夜痛心。而不敢自寧者也。伯父爲文多不存。濂思先自童丱見輒錄之。積二十春秋。得文百篇。古今詩四百八十首。先子之著作雖存。皆自刪焚。僅留三十篇文。百篇詩而已。於是合寫成書。釐爲一十四卷。題之曰鄭氏聯璧集。將鍥文梓以行四方。敢以首簡序文爲請。濂受而讀之。果齋之文。則氣韻沈雄。如老將帥師。旌旗金鼓。繽紛交錯。成歸節度。曲全之文。則規製峻整。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煩。曲盡情意。然皆有臺閣弘麗之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嗚呼。是亦可謂能言之士乎。昔夏侯湛與潘岳並美姿容。其行止之處恆同輿而接茵。人謂之聯璧。然不過取人物之明潔耳。初不論其能文也。縱曰能文。如溫郎之敏贍。亦生於異鄉。初非出於一姓也。縱出於一姓。若二謝之藻麗。初非出於一門也。縱出於一門。若二陸之雅逸。則一從焉。若二弘之典嚴。則再從焉。而同胞同氣者。蓋亦鮮矣。嗚呼。有若二先生伯仲並以文鳴。其亦可謂希世之士乎。濂也不敏。幸見果齋於虎林。而於曲全則未之識也。及官成均。乃與曲全之子司令君爲同僚。司令君善承家學。文光赫然。爲御史爲部使者。百王敏迹。又以政事聞。何鄭氏之多賢哉。雖然。不聞之於先。後將何繼。不繼之於後。前何以昭。司令君汲汲爲不朽之圖。可謂知所本矣。濂因備書其事冠諸篇首。知言君子必有取焉。果齋諱東。字季明。曲全諱采。字季亮。溫之平陽人。

東軒集序

東軒集者。天臺方君明敏之所作也。明敏仕於元。嘗參知政事於江淛。行中書。標韻蕭灑。而氣岸偉如。發於辭詩。往往出人意表。其弟明則纍鈔成帙。同予學子楨請予評之。予曰。古詩俊逸超邁。如王子晉鶴背吹笙。隨風抑揚。聲在雲外。律詩清麗婉切。猶長安少年。飲酒百華場中。鶯歌蝶拍。春風煦然襲人。終日傳盃。而顏色不衰。詩人之趣至是。亦可謂之不凡矣。明則曰。詩爲之序以傳。何如。余曰。寶劍葬於豐城。而紫氣上浮於天末。猗蘭生於幽谷。而秋馨播於九衢。詩佳矣。不必藉序以傳也。曰。此固然矣。願卒一言之。曰。詩之古者。莫三百篇若也。篇首各有小序。所以序作者之意。而非後世通爲之序也。漢魏以降。作者鮮自白其意。說之者不能知。乃私自臆度。此爲某事而發。此爲某時而歎。使若人不死。即而叩之。恐其未

必留也故予嘗有言作詩必自序非他人之可與聞此言似不可忽也曰固哉君子之爲詩也可以序可以無序序之將何傷焉余無以辭因取所評者書之於首簡云別敏於書無所不讀最善談名理與人交煦煦有恩意君子賢之其所長者不特能詩而已也

莆田四如先生黃公後集序

濂成童時卽讀四如先生諸經說見其立論精微驚邁過人遠甚未嘗不慕豔之稍長歷求先生之事迹然後知其淵源之所自而凝道之有方也蓋先生居莆陽唐御史滔十二代孫世爲儒家其父績師事瓜山潘公柄復齋陳公宓二公實考亭朱子勉齋黃公之高第弟子也先生夙承父訓年十二試舉子業鄉校多占前列後二十九年始擢咸淳辛未進士第調監瑞安府比較務未上名公鉅卿爭聘之爲講師而丞相江公萬里挽之尤力聲譽翕然動於一時德祐乙亥冬始之官與簽樞陸公秀夫遇陸公一見極器之明年丙子杭都已陷國事不可爲陸公趣先生至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廣置使司幹辦公事改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權武學論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先生皆辭不就宋旣改物歸隱重山密林不與世接四方有受學者先生爲敷繹濂洛關閩之說而開導之其爲文詞務以理勝不暇如他文士馳騁葩藻以爲工而當時求者紛如也門人武夷詹清子類次六經四書講義爲六卷刊之而先生之子元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又分記序墓銘字訓之屬爲五卷而刊之先生年八十二而終遺文流落於薦紳者尚多其曾孫鄉貢進士至又哀集爲十卷將刻諸梓介楚王府伴讀陳子晟徵濂爲序以傳濂聞濂洛中微考亭未興艾軒林公光朝獨倡道莆陽從之者如歸市紅泉東井之學乃聞於天下網山林公亦之實紹艾軒之傳網山之後樂軒陳公藻又起而繼之樂軒家長樂網山居福淸咸來講學東井而風聲所被氣習所薰人皆有鄒魯之行及乎瓜山復齋之起推闡考亭經訓東西角立化行而教孚文質尤彬彬可觀先生產於艾軒之鄉耳目之所濡染固已先立乎其大者復因父師之故矻矻窮年遂探考亭之正緒則其所著皆六經之微所宣皆天地之祕誠有未易涯涘者柰何道未及行而宋祚已移識者不能不爲之惜也先生之所蘊與不可傳者固已隨物俱化若幷其遺文同歸泯滅不亦重可惜哉先生之子若孫孜孜以傳世爲務可謂不死其親者矣濂年耄而昏避求文者如避讎敵甚不得已多命學子代之今以童年慕豔之久勉徇至等所請而弁序之如此然先生之集自能行世亦不藉區區之文而後傳也先生姓黃氏諱仲元字善父後改名淵字天叟別號韶鄉老人云

宋學士全集卷之七

序

詹學士文集序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辭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也蓋同文襟韻瀟灑濟以雄博之學故體物瀏亮鏗鏘作金石聲及歸我熙朝遂以文鳴一時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振衣而起提筆四顧文氣絪縕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觀者從傍鼓譟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將無大相遠自是有聞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云予與同文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駭後屢見之竊自歎賦才踳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軌轍不敢奮迅吐一奇觸語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耶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區區亦與聞末議見同文考五經卷朗讀數行輒操觚書云云書已復讀又書云云予覩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輕重卒不可撼人以文辭稱同文同未見其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邪其何可及邪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頓挫沈鬱高不可攀深不可探謫仙之辭飄飄然遊戲璇霄丹壑吹鸞笙衛紫皇絕去人間塵土思此無他精華發爲光耀縱橫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言當不誣同文之能致是者豈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故作史記煜煜有奇氣同文他日西遊予將相隨從

洞庭。浮沉湘。登大別九疑之山。毀風吐雲。一洗胸中穢濁。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後。萃靈鳳之彩毛。擷天葩之奇馨。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爲何如邪。同文以詩文集授予序。神思搖蕩。急展牘者之懼其淩空飛去。是爲序。

歐陽文公文集序

文辭與政化相爲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以達務。是故祭饗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胙士分茅。則有册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請。則有章疏。紀功述德。則有銘頌。吟詠鼓舞。則有詩騷。所以著其典章之懿。發其聲明之實。闡其事爲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闔闢化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於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嚴乎鬼神幽明之賾。貫乎方域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夫芒秒。而後聚其精魄形諸篇翰。渢渢乎。泱泱乎。誠不可得已。世有與於斯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公諱元。字原功。潭之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出於安福令萬之後。公幼岐嶷。十歲能屬文。逮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遂擢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蓋當四海混一之時。文物方盛。纂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册。頒示萬方制誥。多出公手。金紵上尊之賜。幾無虛月。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蓋隧之碑。得公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愛。文學德行。卓然名世。羽儀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爲最多。君子評公之文。意雄而辭贍。如黑雲四興。雷電恍惚。而雨雹颯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可謂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篤而擇理精。其能致然乎。嗚呼。自宋迄元三四百年之間。文忠公以斯道倡之於其先。天下學士翕然而宗之。今我文公復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又翕然而宗之。雙璧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之多賢也。不亦盛哉。初廣文靖公集助教成均。其父井齋先生汲方教授於澈。見公文大悅。手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聲譽赫赫然相埒。卒符於井齋之言。文靖之文已盛行。公薨之十四年。其孫佑持公集二十四卷來謁濂曰。先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至一百餘册。藏於瀏陽里第。皆燬於兵。此則在燕所錄。自辛卯以至丁酉七年之作耳。間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子幸爲文序之。以傳。濂也不敏。自丱角時卽知誦公之文。屢欲褰裳相從而不可得。公嘗見濂所著潛溪後集。不我鄙遺。輒冠以雄文。所以期待者甚至。第以悤悤荒落。學術迂踈。不足副公之望。况敢冒昧而序其文乎。雖然。公文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卿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無斁。亙萬古猶一日也。序之與否。尚何假論哉。佑字公輔。問學精該。論議英發。無愧於家學者也。

曾學士文集序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旣歿。其子中衡經歷仰。發其平日所著與周山、金石齋、青華、閩海、昭回、從政、丙午、居賢、扁櫌編凡九藁。及逸海逸遺二志。通類爲若干卷。介其同年進士雷燧。徵濂序其首。濂時竊蘇詞

林。修史事蹟雖詳之而未暇爲。後三年。仰之弟傳。復走南京申前請爲尤切。濂將焉辭。惟曾氏出於郞國公。自都鄉侯據南徙。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鞏、文肅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製。慷慨奔放。雄渾瑰偉。文昭之作。簡嚴平實。溫潤雅馴。最爲學者之所同嗜。不翅景星之與卿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陰守家法。亦以辭章稱。君子謂如碧殿秦碑。見者珍惜。自可孤行於二君之後。司農從孫季貍。丞從呂居仁、徐師川游。又能大肆於文。其文言簡而義正。乾道淳熙間羣公多畏敬之。自時厥後。作者繼軌。要不可以一二數。嗚呼。何南豐曾氏之多賢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父祖皆宋進士。書詩之業。遠有端緒。先生旣承家庭之訓。又出從元夫鉅儒游。鑽研六經。學華惟恐弗力。聞與文正公講道華蓋山。褰裳往叩之。胸中疑難一旦冰釋。自是遂之於文。猶迅馳騁。皆是以知其志。至正辛巳。貢舉於鄉。明年試禮部。報罷。當路惜之。速薦爲校官。皆不赴。後十四年甲午。始擢進士第。助教國子。修撰翰林。出任江西行省郞官。入成均爲丞。遂升司業。進詳定副使。拜監察御史。已而復爲副使。改今官而歿。先生名位旣顯。海內求文者接踵而至。凡得片言隻簡。不翅拱璧之貴。蓋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爲師。故其發揮淵奧。黼藻休烈。起伏斂縱。風神自遠。王良執御。節以和鑾。而騁馳蟻封也。朱絃疏越。太音希聲。而一唱三歎也。儔起阜湧。飈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揔一代之英名。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濂也不敏。幸識先生於建鄴。欲以古文辭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仰之求文。歷序南豐曾氏世學相仍之盛。書於首簡。使讀之者。知先生無忝前人。則爲先生之子若孫。必將感激奮勵。期無媿於先生者矣。先生名堅。子白其字也。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已見其姻家危公素所撰墓銘。茲不著。

郭考功文集序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超出常倫。訏謨定命。足以創業而垂統。奉將天討。足以威加乎海內。至於文學侍從之臣。亦皆博習經藝。彰露文采。足以備顧問。贊政化。所以闡其彌綸輔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攄其獻替贊襄之益。致其黼黻藻繪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晉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哉。洪武七年秋。濂侍皇上升武樓。賜坐甚側。從容間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字爲文遠。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其論議崇徵。皆根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上領之。未幾。復召濂謂曰。郭傳之文。卿可特至。朕將親覽焉。時文遠偶以文一卷來貺。因卽以進。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命丞相暨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卽日召見於謹身殿。奏對稱旨。詔銓曹擢爲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遠日侍左右以備顧問。賜予便蕃不一而足。待命題俾撰文若詩。輒見賞愛。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而眷注益隆矣。今年春濂蒙恩謝事東歸。將與文遠別。文遠盡出所爲文。請濂序其首。嗚呼。古今辭章之士。未嘗乏人。獨患知之者鮮爾。州里中知之。已聊足自慰。况於卿大夫乎。卿大夫知之。則聲聞顯著。亦可表見於世。况於諸侯乎。諸侯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二見焉。人且豔之曰。是夫也爲人不翅足

矣。況上而聖天子之知。而屢見倭辭者乎。然聖人之言卽天也。文遠之文大且知之矣。則其際遇有道之朝。恭承寵遇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昔宋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史臣書之以爲至榮。此異世尙爾。今文遠親受知於聖明。其爲榮耀又當何如哉。他日文遠道益行。文益顯。史臣必爲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簡冊。以見興王之運。人材之出。皆非細故。豈不爲盛典歟。濂也不敏。齒日衰而學日落。縱曰以文自娛。其視文遠殆猶土鉶之於般敦。序諸首簡。能不自愧乎。雖然。濂知文遠之文者也。相知者不一言。時將言之。因不敢牢讓。文遠宜删正焉可也。

莆陽王德輝先生文集序

給事中王偁敬伯。請濂玉堂之署。殷勤請曰。偁之伯父最樂翁。諱朝。字德暉。莆田人也。其學出於同安尹陳公仁伯。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仁伯。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於時。實兄弟也。其學又出於南塘趙氏之孫禮部公伯暘。禮部公二陳之外王父也。翁之所學淵源旣正。而其支流之相承。遇奔石怒崖。則噴薄如雷霆。及至衍迤平曠。則煥然成文。若綺縠之乍舒。一翕一張。類有物以司其柄者。養之深而積之厚。期大振於時。奈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闈皆不利。竟以布衣教授州里以終。遺文散落於兵燹。十不存一。偁懼其泯沒而不傳也。求得詩文若干首。類爲十卷。翁之友方君炯、門人陳君虛中。將刻梓以傳。顓先生爲之序。濂受而讀之。詩則森嚴峭厲。有蒼潤之色。文多簡古峭奧。而其有餘不盡之意。恒見於言表。人能玩繹之久。方始得之。其淵源有自。誠如敬伯所言。不宜以無傳。顓求翁之致是者。亦由其養氣之充。積

學之宏乎。蓋翁家甚貧。或併日一炊。每揚揚有喜色。臨財甚介。毫髮不苟取。所見一定。屹如丘山。力撼弗能動。儀涉非義。見金遺之不邇也。唯游心古初。思欲起聖賢而與之周旋。故皆以性分爲樂。人叩其自得。則曰守陰之宅。蹈陽之庭。風行雨集。金舂玉鳴。庳非吾窶。崇豈我衆。夷夷于于。而獨適其適。不亦可乎。嗚呼。翁之所見若此。其殆有德必有言者乎。濂未冠輒受業學文於鄉先達。若淵穎吳公立夫、內翰柳公道傳、文獻黃公晉卿。皆天下名士。悉得供灑掃之役。其淵源非不正也。第以受資平凡。無以深詣而遠到。年周甲子而踰六齡。猶不能自振。視翁之作不幾於有愧哉。雖然。濂不能文。而評文恐未有先之者。世之儉腹萎弱之文。不脫場屋之故態者。反足以襲取高位。而翁卒終於布衣。戴章甫衣逢掖者。不知果有公議否乎。濂特徇敬伯之請。妄設品評於篇端。其有激也夫。其有感也夫。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嚮然不甚相下。讜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嘗以爲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眞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慊吾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吾不卹也。身之賤貴勿論也。行之爲事功。宣之爲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觀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

昔子思之門人。而猶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踽踽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旣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矣。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爲之屈也。諸公旣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劭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爲至也。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爲衢州教授。俾修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發邵子程子之爲人。所發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遠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之。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舉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毅爲鋟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簡。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號云。

曾助教文集序

臨川曾先生旦。所爲文凡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帙。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爲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凝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當世。其大本旣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卽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爲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於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於性情。接之於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己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吾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連貢於鄉。科目旣廢。益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聲光煜然起士林中。予取而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變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

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相與論文甚驩。故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爲之序，著源委之眞。欲體用之兼舉也。

徐教授文集序

曾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感應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敍。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彼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捭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澀。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庸辭腐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缶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眛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不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柰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經意。念慮於其間。含積既久。爗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詔召入史館。與修大明日歷。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爲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嘗修日歷時。予適爲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歎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爲然。去歲過武林。從觀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漫爲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爲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詭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辨也。

葉夷仲文集序

臨海葉君夷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夷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茂才擧於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爲學猶孳孳不懈。其

弟廣武衞知事惠仲類集成編。釐爲若干卷。來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摧懦。操觚所云云。皆無精魄。頗類寐語者。讀夷仲文方畏敬之弗暇。何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羣經爲本根。遷固二史爲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爲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爲是也。復聚羣經於左右。循環而溫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爲足也。朝夕諷詠之。沈潛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爲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事因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來也。衮衮乎其不竭也。滔滔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邁邁。慨茲術業。反成荒落。將何以爲夷仲言哉。夷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靡。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言之士矣。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夷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夷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爲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略何如耳。濂謂去病眞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當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爲文何以異此。古之爲文者。未嘗相師。鬱積於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爲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傀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絺繪以爲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盪人之耳目。譬猶敝帚漏巵。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郜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蕪澀。敷腴而不苟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皇朝爲國子學正。近臣薦其才。擢國史院編修官。以疾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擧可以自代者。卽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爲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矣。

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覩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竊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爾。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删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霆。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淵。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育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予所撰墓銘。故不著。

王君子與文集序

經曰。有德者必有言。此其故何哉。蓋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譬如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其理固應爾也。不然。則其本不立。其本不立。滋抒行潦。朝滿而夕除。風枝露藟。西折而東萎。欲以示悠遠於人。抑亦難哉。濂於西昌王君子與之文。不能無所慨焉。子與爲人秉剛而守毅。蓀醇而蹈道。其律己也。不以夷險而易其操。其接物也。不以貴賤而二其節。一殿乎塗轍之正。不遂乎繩尺之紊。融融乎。森森乎。不可企已。故其發之於文。根柢於諸經。涵濡乎百氏。體製嚴而幅尺弘。音節諧而理趣遠。有登乎倫理之重。不爽乎物則之訓。世之論者。咸謂類其爲人。不亦信哉。士之有志於文者夥矣。抽青媲白。組織文繡。柔筋脆骨。黠綴形似。徒夸靡乎凡目。已遊搖乎恒性。所謂蠟其言。傀其貌者。其視子與有德而有言。殆猶魚目之於夜光。嫫母之於西施也歟。然而飛騎恨劣。逸驥難攀。雖幸同於道軌。竟莫繼於後塵。盍山林之日長。道德之功深。子與則有之矣。鹵莽而畊。滅裂而耨。若濂之進寸退尺者。豈不爲甚愧者焉。子與不我鄙夷。俾序其首。嗚呼。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人也。人盡能文。非無法也。何文非法。秦漢以來。班馬之雄深。韓柳之古健。歐蘇之峻雅。何莫不得乎此也。子與功深力久。必抽其關鍵而入乎閫奧矣。他日投簪東還。倘邀蘄蔵酒。從子與問之。洪武六年春正月旣望。

吳羅州文集序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觀二家書。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濊澤。各致餘妍。固之文。類法從紫隊。黃麾後前。萬馬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沖之容可以

攬結。雄毅之氣。可以撥拾。古語有云。取法者宜上。固當有潛心而嗜學者矣。濂猶恨未見其人。豈邀從奔馳。實不可攀歟。抑去古邈遠。聲光不可得而襲歟。吾友吳履德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間。飄飄有奇崛氣。逮長。日取二家書玩繹弗倦。超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馬遷爾。我知學班固爾。諸子蓋不足多也。濂頗畏之疑之。自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今將出守濰州。與濂皆會南京。持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誦曰。我此文近遷固否。濂見其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懸崖。澤媚山暉。如蘊珠涵璧。始而大駭。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之歎。嗚呼。善學遷固者世久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濂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尙勗之。毋徒泥子西之言而自沮也。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序

才備也。文其用也。天下萬物有體斯有用也。若稽厥初元化流形。品物昭著。或洪或纖。或崇或卑。莫不因才之所受而自文焉。非可勉強而致也。姑就植者言之。黃者白者。青者紅者。黑而澤者。紫艷而腴者。翠白而細緣者。五色交糅。變幻而不恒者。一囿於氣而弗可移也。至於洛陽有花。則絕類絕倫。其植物中之至文者歟。又以動者言之。變角而火鬣者。兩羽而飛者。炳朗而斕斑者。介而紫甲者。鱗而含金者。衆彩錯布。熠熠而難名者。亦局乎氣而不能更也。至於岐陽有鳳。則超羣拔萃。其動物中之至文者歟。非惟物也。而人亦然。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萬人之人。有億兆人之人。其賦受有不齊。故其著見亦不一而足。所謂億兆人之人。聖人是也。千萬人之人。賢人是也。百十人之人。衆人是也。衆人之文不足論。賢人之文則措之一鄉而準。措之一國而準。措之四海而準。聖人之文則斡天地之心。宰陰陽之權。撥五行之精。無鉅弗涵。無微弗攝。雷霆有時而藏。而其文弗息也。風雲有時而收。而其文弗停也。日月有時而蝕。而其文弗晦也。山崖有時而崩。而其文弗變也。其博大偉碩有如此者。而其涯涘則不越乎倫品之間。蓋其所稟者盛。故發之必弘。所予者周。故該之必備。嗚呼。此豈非體大而用宏者歟。或曰。上帝降衷。不以智愚而有偏。若子之言。不幾局乎氣而不遷者乎。曰。非是之謂也。其性同。其才或不同。雖以七十子之從聖人。其學各得其才之所近。況下此萬萬者乎。由是而觀。因才所受而自文者。人與動靜之物。概可見矣。濂之學文五十餘年。羣書無不觀。萬理無不窮。碩師鉅儒無不親。自意可以造作者之域。譬諸登山。攀躋峻絕。不爲不力。而崇顚咫尺不能到也。此無他。受才之有限也。世固有崛然者焉。有魁蠢者焉。有沼沚者焉。有溪澗者焉。有湖江者焉。有溟渤者焉。水充其量則止。小固不能爲大。大亦不能爲小也。濂昔官禁林。四方以文來見者甚衆。晚謁見心復公之作。穠麗而演迤。整暇而森嚴。劍出鞘而珠走盤也。發爲聲歌。其淸朗橫逸。絕無流俗處士之思。寘諸古人篇章中。幾不可辨。遐邇求者日接踵於門。旣得之。不翅木難珊瑚之爲貴。公卿大夫交譽其賢。名聞九天。皇上詔侍臣取而覽之。特褒美弗置。濂因謂當今方袍之士。與逢掖之流。鮮有過之者焉。今來朝京師。其徒𡐓鍠編類成書。釐爲十卷。來徵濂爲之序。嗚呼。文者道化之英華。古今之綸貫。斷不可闕也。有若公者。拔於十百之中。超然騫舉。而齊賢者之閫奧。其可傳遠無疑。濂爲得不倡體用之說。以諗同志哉。有訕濂陷於一偏而不可爲訓者。非知言者也。不加功於文者也。

具膠柱調瑟而弗知變通者也。

使南槀序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槀一編授予序。序曰。安南。古交趾也。漢唐以來。其地皆入職方。稱臣奉貢。比內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徵其重貨。貴其弱翮。蠻傲始敢爲弗恭。廷議憤之。復有鑄金爲人。夜光爲目之徵。而擾人心亦離。使者至其國。多貪夫悅其金貝。幗昧昧攖之。遂致其褻侮蔑於廡下。君子每爲之短氣。方今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告即位。其國主陳日煃。稽首上表。遂仍封爲安南王。未至日煃卒。嗣王日熞有請於朝。復詔襲爵如初。妙柬廷臣充頒封使者。僉謂元凱。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於辭令。其出使爲宜。上召至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即日上道。越五月至其國。布宣天子威德。君臣悅服。乃北面拜跪聽詔如禮。將還。日熞遣陪臣夜半持黃金爲壽。元凱峻卻之。陪臣舉手加額。稱爲賢使者而後去。肆惟皇上宅居中土。遠人慕化者。以其限山絕海。使各安於境土。而無所利之。深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著之史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之爲使。義正辭嚴。足以聳動羣聽。凡其國以利相啗之姦。卒無所售。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然予聞序事之體。志其大而畧其細。故特取蠻荒狄服之由。聖世明良之盛。書之於首簡。至於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得而略也。元凱。臨海人。名唐臣。今以時制所禁。更爲弼。文辭爾雅。吾友王內翰品評尚論人物。謂元凱爲巨擘云。

杏庭摘槀序

濂昔受學於河東公。獲見新安洪先生詩十餘篇。心甚樂之。竊意先生之所述。篇章必富。而新安遠在數百里外。嘗愧弗能一見。先生。以窺夫大全。及河東公沒。先生之子存心來爲浦江尉。濂始得悉受而伏讀之。不覺歎曰。嗚呼。是豈非詩哉。夫詩未易言也。商周之詩。三頌二雅。洎夫十五國風之作。既經孔子所刪。列爲一經。固將與天地相爲終始。若秦漢以來至於近代。其間彫肝琢腎。以自馳騁於一世者。不爲不多。果能傳之千萬祀而弗泯。幾何人哉。縱傳矣。求其無愧於孔子之所删定者。又幾何人哉。蓋必有超絕之識。充以包羅宇宙之量。濟以俊偉光明無所不通之才學。然後始能與於斯。不然。則流連光景之辭。爾尚得謂之詩矣乎。新安爲江東一大郡。自昔多文學之士。及東都諸公兄弟以詩倡於建炎紹興間。而作者益盛。流風餘韻。直至於今不衰。先生之生。雖後朱公百餘年。嘗及接鄉之諸老。故聞見甚多。而講索甚精。其發之於詩。和而不怨。平而不激。嚴而不刻。雅而不凡。庶幾忠厚惻怛有三百篇之遺意者。嗚呼。是豈非詩哉。濂頗觀今人之所謂詩矣。其上焉者。傲睨八極。呼吸風雷。專以意氣奔放自豪。其次也。造爲艱深之辭。如病心者亂言。使人三四讀。終不能通其意。又其次也。傅粉施朱顏。燕姬越女。巧自銜鬻於春風之前。翼長安少年爲之一顧。詩而至斯。亦可哀矣。求其如先生之作。尚可多得邪。濂方將賸貲東明山中。與二三子共學焉。而存心以四方之士多願觀之。俾濂摘其今古詩若干首。鋟梓以傳。先生之詩。誠不宜無傳。故濂特舉詩之未易言。而先生絕出於今人者。序之於首簡。惜乎。河東公墓木已拱。無從質其說之然否也。先生諱焱祖。字潛夫。由儒官起家。四轉而爲遂昌主簿。遂以休寧縣尹致其事。其善政可稱述。而不係

於詩者不書。

白雲槀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爲之根。嗚呼。爲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彖象有韻者。即詩之屬。周頒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即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歟。況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蓋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燦羅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強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爲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意於辭章。先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真。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爲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册。時出而諷詠之。已而歎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徒倍於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者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榮瘁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乎因知其所竭。且其爲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亦勁。誠可謂粲然藻火之章矣。濂之有志爲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及游黃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爲根本。遷固二史爲波瀾。二史姑遲遲。盍先從事於經乎。濂取而溫釋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濂固不能窺見其彷彿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即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春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特拘拘學爲文哉。濂與伯賢又當共勗之可也。伯賢以白雲槀若干卷請予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壹以經爲本。而蹈襲近代以爲美者。其尚有所發也哉。伯賢名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春秋類編、三史鉤元、秦漢文衡、深衣考、邾子世家傳。皆別行。

守齋類槀序

古之立言者豈得已哉。設使道行於當時。功被於生民。雖無言可也。其負經濟之才。而弗克有所施。不得已而形於言。庶幾後之人或行之。亦不翅親展其學。所以汲汲遑遑弗忍釋者。其志蓋如是而已。奈何近代多藉爲譁世取寵之具。褒揚於賄餽之夫。獻諛於泉下之鬼。組織綺麗。張浮誕以爲能。舉世安之。曾無有非之者。予不知古之立言者。還果如斯否乎。此予於顧君德潤之文。不能無所感也。德潤名輝。鄞人也。其大父鄉貢進士應春。父學海先生叔川。皆名士。德潤幼承家學。甫十歲即善屬文。鄉博士徐希魯欲以神童貢。辭不就。既長。大肆力於經傳。卓然欲以事功自見。曾無有薦之者。乃閉關卻掃。喟然歎曰。吾身不遇矣。殆將立言矣乎。然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古先哲王所藉以牖斯民者也。我當竭其思慮焉。他若游言枝辭。春花秋蕊。堪把玩於一時。藝焉而已。我則不敢知。人以德潤爲知言。德潤自是默索精思。晝夜攸

孜唯寐始忘之如此者垂三十年著釋圖一說約六十三圖徵二十一希言二十四事刻六十二治要十八體卦八解八辯十二識二十四傳七記論序文銘各三雜著十八賦六騷十九雜詩三百二十一合三十卷分爲前後外三集通名謂之守齋類稾云予嘗受而讀之淵乎其莫窮約乎其若豐暢乎皆有契而混融有弗嚴焉嚴必詳也有弗擇焉擇必精也嗚呼其亦庶幾古之所謂立言者乎昔在宋時桃源王說應求亦鄞人同季父致招樓郁、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爲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言他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疏詩文二百十一篇薦者列其事召爲明州長史應求辭及其旣歿敕建桃源書院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嗚呼德潤立言之志未必下於應求今時無有上其名者秋髮被肩亦且皤然老矣惜哉雖然德潤志士也內而不外者也名之聞與不聞非所計也予故徇其外弟太子正字桂德稱之請序而藏之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

味梅齋稾序

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於時預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令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爲懽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弗止信一時之樂哉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強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耄老方以爲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爲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稍乖殊或得州縣官散之南北或以老罷疾狀引歸田里或抵法遇患轉徙遠方求如舊時之歡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知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欵息也又況余年愈老觸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欣喜又爲何如也若吳郡傅君則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爲邑人師得益勉其所學故後獨存而文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今年自吳中寄其文曰味梅齋稾者示余皆馳騁可喜嗚呼四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其何可少乎

清嘯後稾序

詩之爲學自古難言必有忠信近道之質蘊優柔不迫之思形主文譎諫之言將以洗濯其襟靈發揮其文藻揚厲其體裁低昂其音節使讀者鼓舞而有得聞者感發而知勸此豈細故也哉奈何習之者多如牛毛而專之者少如麟角也廬陵胡君山立生文獻之邦抱英銳之志歷仕途綽著聲譽自戎幙至騎注從雖著勤勞之績不忘賦咏之事風雲月露有以盛夫中花草蟲魚有以寓乎目與夫人事酬酢時物遷移皆見之篇翰焉日積月盈分爲清嘯前後二稾前稾則國史危公旣序之矣予來京師復得覽其後稾而胡君遂徵爲之序予披繹再四因作而曰正音寂寥久矣誕者流於荒忽而無據弱者過於纖靡而不振俗者溺於陳腐而不新麁者流於鄙俗而不潤其音節體裁之乖方文藻襟靈之弗暢具有之矣詩之爲道其果如是乎哉有如胡君之作命意深而措辭雅陳義高而比物顯其殆庶幾有忠信近道之質者歟蘊優柔不迫之思者歟形主文譎諫之言者歟此予不能不撫卷而歎賞之也予也不敏以荒唐之資操褊迫之行雖自漢魏至於近代凡數百家之詩無不研窮其旨趣揣摩其聲律秋髮被肩卒不能

闡其閫奧而補於政治其視胡君之作得不甚愧矣乎然而寫亭蓬館必屢以呀然之歎鉅人元夫必冠以義然之弁雄章傑句必首以傑然之文嗟予何人尚敢爲胡君之詩之序乎辭讓再三竟不獲命斐然有作情見乎辭

漢天師世家序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眞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傅同虛徵濂序其首簡濂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爲序其世系表以傳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況於神明之胄理有不可得而闕者今所輯世家但始於留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濂因據氏族譜補之復用史法略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知大都而其詳則見於左方云序曰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臣君臣生趯趯生骼其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開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房漢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豐邑生二子侍中辟疆及不疑不疑嗣侯生二子典高典生默默生大司馬金金生陽陵公乘千秋千秋字萬年生嵩嵩生五子壯、讚、彭、睦、述其後多以功烈著傳至於唐列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修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人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皓皓生起起生桐柏眞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爲元教之宗其傳緒悠長揞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留侯再世國除卽意其絕嗣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暨長博習羣書從學者千餘人尋中直言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修煉形之術章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卽位召爲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遊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獲制命五嶽攝召萬靈及神虎祕文於壁魯洞復往嵩山石室得黃帝九鼎丹書及道旣成聞巴蜀疹氣爲人害銳意入蜀初居陽平山遷鶴鳴山感玄元老君授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之衰熄如發鹹泉、卻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遷渠亭山出三五斬邪雌雄劍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衡使世世相傳乃乘雲上升壽蓋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字靈眞有長材詔徵黃門侍郎辭隱居陽平山皆以忠孝導民君子謂其有纘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衡生京師魯字公祺益鑽前人之烈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復設義倉置義米肉其中任人量取俾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據漢中詔授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大祖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子皆爲列侯女歸太祖子彭祖卒死諡原侯生盛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創三元日升壇授籙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騎鶴遊空中啓冢驗之唯冠屨留耳昭成生椒咨安帝召之不至椒生回回生迴迴生符符生祥祥字麟伯隋洛陽尉能吐丹寘掌中光芒穿屋復吞之祥生通元歲大疫以標植水中設飲者成愈通玄生恆唐高宗問治國恆對曰能無爲則天下治矣上嘉之恆生光光生慈正

慕正生士龍。士龍忘玉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士龍笑而攜去。士龍生應韶。應韶生頤。頤生士元。字仲良。狀而多髯。居廬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遙見乘黑龍往來諸峰間。士元生脩。脩生謙。謙生乘一。字溫甫。目光如電。夜能覩物。嘗負劍行山澤間。叱一老樹。當即震裂之。蹙死二百蟒。及小蛇百餘。乘一生善。善生季文。五代之季。受其籙文者頗衆。乃鑄鐵環劵數萬繼之。季文生正隨。宋太中祥符八年。召至闕。賜號曰眞靜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吏部尚書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虛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錫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敦復。無子。從子葆眞先生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從弟虛靜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聞。五歲不解言。聞雞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解池鹽水溢。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濤蹲蛟死於水裔。一日。隨上入凝殿。宮嬪競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提稽首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命禱雨。三日乃止。授大虛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即山中度地。建上清觀。改爲上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恆數十百人。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筆寫詩。隱几而化。葬於龍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赤舄一隻。令送嗣天師家。嗣天師大猷使人啓龍山之窆。唯一舄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修嗣。時修曰。繼先從子也。吾烏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而奸。乃從。時修生正應先生守眞。守眞在母胎踰十九月始産。貴溪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後定濤江潮決。高宗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守眞生景淵。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仙呵戒之而

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眞之曾孫。其祖伯瑀。父天麟。皆常備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哀提刑甫請可大治之。殛死大白蛇。水遂平。時又遇旱蝗。可大禜之。雨作而蝗殪。物受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季。元世祖聞其神異。密遣間使訊之。可大授以讖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賫詔召之。賜玉冠玉圭。冠以靈應冲和眞人之號。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爲道士。宗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時。宜授體玄弘道廣教眞人。賞賚優渥。竟卒於京師。與棣無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太素凝神廣道大眞人。大德二年。海鹽鹽官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投鐵符於水。符躍出者三。雷電晦冥。殛怪物魚首龜身。其長丈餘。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曰。冬無雪。民間得毋有災害乎。與材爲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能感神明一至此耶。八年。錄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往劾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太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元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嗣德卒。其子正言嗣。正言卒。太元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紀。即今天師。國朝六覲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眞人。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上復賜以褒文。稱其臨樞軍轉法

貌昂然。人以爲榮。蓋歷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爲玄應。故上因及之云。濂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陽東。謁蒼海君。蒼海君先儒學士。以爲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黃石公下邳圯上。則其未遂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穀從赤松子游。實其初志。非曰託之以自逃也。故其九傳至漢天師。感慕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祓除陰慝。一以善道化民。而嗣師系師繼之。修其業而弗墜。唯恐有人攢遺天關者。當漢之季。天下裂擾。唯巴漢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拊關。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二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侈矣。宜其世有令人。出禆至化。奚翅古諸侯之國。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哉。或者專歸於名山神氣之結。故能績延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有之。其以功烈顯著者。小則克法從。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爲皁隸者。有不免焉。其視元裔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爲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而興者。尚知勗哉。尚知勗哉。

柳氏宗譜序

浦江之柳氏。其先居河東。宋高宗南遷時。有名鑄者。扈從來江南。遂家浦江之烏蜀山。生一子縉。縉生森彬。森生監藴。藴生崇德縣主簿籍之。崇德生高郵令元。贈泗州知州浦江縣男金。金生四子。其次諱貫。仕元爲翰林待制。以文章名天下。門人私謚爲文肅。有子三人。皆善士。而六孫能守其學不墜。歿後三十又七年。而介孫稷。書其始徙傳緒之詳。列爲譜圖。持以示濂。濂泣而歎曰。天道於是可徵。而文肅公有後矣。濂少時幸執弟子役於公門。公之爲人。其崇深閎博者。固非淺見所能知。至其端方直易。厚重嚴慤。慤

氣不形於色。惡聲不出諸口。不知古之賢者復何如耳。世之妄議。恆謂賢者言論。足以予奪當世。文章足以抉發至理。所爲與造物者爭強。故天道尤忌之。而多難爲其後。是殆不然。天唯有所不能也。故生賢者出而代之。爲之政以遂天之生。爲之教以輔天之成。爲之文章語言以宣天之道。使善者勉。而惡者懼。賢者何負於天。而謂天忌之哉。其不然也明矣。是論也。吾意賢者之子孫而不能自力。姑引天道以自恕。而非其實也。不然。自文肅公觀之。何其異於彼哉。文肅公之傳今三世。其諸孫盛矣。固可以見天道。而未足以盡報賢之意。今諸孫皆有德。積久必愈昌。越十餘世。將有傑然秀出者興其間。然後可見天道之全也。斯譜也。君子由是觀天道焉。稷之後人。安可忽哉。

俞氏宗譜序

俗之不美。有志者鮮也。今世之士論法道不古若。則以無位爲解。及既得位。卒不能有所爲。豈特無位之罪哉。先王經天下之法深遠矣。大者信非無位之所能行。至於族師閭胥之事。獨不可推行於州里之間乎。州里之間。苟未暇爲。獨不可行於同姓之親乎。爲士者布海內而無救於俗。由是知今之士多無志也。吾嘗損益周制。可以化同姓者。凡月之吉。長少咸會於先祠。拜謁畢。齒坐。命一人庭誦古訓及邦法。誦已。長且賢者繹其義而諷導之。書會者名於冊。再會使互陳其所爲。其行有孝弟忠信者。俾卑且幼者旅拜之。而著於名之下。有悖戾之行者。命徧拜群坐之尊者以愧之。而亦著於其名之下。踰月而能改者如初。否則。損不使坐。踰年而不改者斥勿齒。同姓之人疾相撫。患相拯。貧相賙。死相葬。老弱孀嫠者相養。祭餔

相召昏嫁喪灾相助不能然者不使與於會斯數者非甚難爲也而人咸莫能爲謂有志者鮮非邪誠有一人爲之衆見其善必效之效者愈多則所化者必愈遠因以美天下之俗不難也惜乎吾未之見也學於吾者衆矣吾未嘗不語以其故金華俞生怐其可語者乎俞生之先以習詩世其家擢科弟者先後相望生之父大有尤好學譜其同姓之親以聯其族生繼成之益修其遺文甚完譜固睦俗之本也然無法以行之安能久而無壞乎欲其久而無壞舍吾言不可也吾是以有言焉嗚呼怐苟能行之孰謂有志者之果鮮哉

張氏譜圖序

張以字爲氏出於晉之公族有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國世有張氏而譜家謂少昊弟五子揮爲弓正賜姓爲張則非也子孫蔓延分適他國而居淸河爲最盛淸河之族布於大江之南其遷江陰者則不知始於何世圖牒喪逸不可鉤考至月厓翁始入於譜翁諱暉喜聚四庫書多至充棟人有願購者輒乞與之然博聞強記或以疑難質焉則曰是出於何書何篇從容而起抽架上所有撿塵而驗之無差爽者暉生翊翊生思明通天官之學兼以六物推人休祥宛然目睹閭右民有不平之鳴知思明直而無徇常徵而愬之思明出片言理詘者面頸發赤以去不敢諱然尤尚風義州有過客號材大夫者必主之雖至單乏不恤也市有病叟卧道周氣奄奄欲絕思明舁至於家召醫調護之愈乃遣東甌書生疫死逆旅中逆旅氏大怖不知所爲計思明具衣冠藏之淺土其後竟得以喪歸三山梁先生與思明有連及死無爲主後者煢妻與四女日夜相持以號思明爲治葬事飲食其妻終身且悉配其女於士族君子稱之曰古有行義之士今惟吾張明德乎明德思明字也後爲陰陽學正以終思明生端通毛氏詩用呂肅公之薦入仕四爲掾官遷浙西部使者掾丁元多故干戈相尋丞相康里公承制行事遂錄其軍功超授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端生宜宜能辭章入國朝以考禮被徵來南京尋至史局與修元史上親書其名召至殿庭卽日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人以爲異恩云時予適長詞林宜數來請曰宜之宗族遭兵亂之餘凋落殆盡所僅存者唯宜之祖若父暨宜兄弟爲四人三世自相師友漸摩道義不敢違聖賢之明訓邇者先祖又見背矣痛念世德弗昭家牒不修皆無以示遠爰輯爲一書慮其首簡先生儻畀矜之冠以序文實宜之願也嗚呼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去古爲益遠矣夫姓之與氏亦昭然易見者獨混淆而無辨況於遷轉之無常承傳之疏絕又焉能盡知其所自出哉此無他圖譜之局不設中正之簿狀不存亦已久矣雖有智者出於其後將何徵之邪宜乎宜之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予竊聞之爲善者必有後宜之家素以善行聞其後將益蕃纍數十世子孫繼修此譜者屢書不一則指月厓翁爲江陰之初祖造端之功豈非宜之所爲歟宜譜厄於兵燹有不足恨也或者則曰宇文周之時嘗命叱羅氏爲張姓今子何所據獨謂此出於晉之張乎曰叱羅之張稍盛於燕代之間而江南則無有也此非予之私言也蓋亦有所受之也

義烏樓氏家乘序

東陽著姓載於方冊者有八曰斯曰留曰路曰駱曰厲曰袁曰苗而樓居其一焉樓本姒姓夏少康之後周封杞東樓公支孫以樓爲氏亦號東樓氏城陽諸縣有婁鄉是其地也氏族家以婁鄉之故遂謂婁與樓姓同殊不知婁乃邾婁氏之裔其姓曰曹判然不相關也漢之季世樓苯字允恭者始自譙郡徙會稽其子苗建安中又自會稽遷烏傷苗字秀實生三子孟曰恭仲曰侍中玄季曰散騎常侍峻皆仕於吳峻生宣威將軍陟陟生康樂令胤胤生豐其下世次不可復知矣至南齊時有居烏傷竹山里者曰惠璨嘗迹釋氏法中梁武帝賜號曰智者大師今義烏之智者鄉實因此而得名其地多樓氏居之宋南渡後諱爽府君生二子四孫六曾孫而元孫之繁數登於十其中諱大年者嘉定癸未進士通判吉州大年從子諱子愐嘉熙戊戌進士嚴州桐廬尉自是蔚爲衣冠之望宗矣府君十世孫諱璉懼其族大而譜逸也於是撰爲家乘二卷一倣司馬遷年表之法畫而爲圖字名卒葬咸具疏之一稱先世墓誌家傳祭文之屬而通判君遺詩之僅存者亦附著焉與宗人謀將刻諸梓以傳而請予序之予知樓氏之族甚久而弘若永康若武義若東陽皆自義烏而分其居縣之東門者尤爲近屬實同出於秀實之裔而四明之支則祖秀實之子恭恭之遠孫宣獻公鑰嘗述高祖先生事略自謂其先婺人但不詳徙居之始耳此皆鑿鑿可信無疑第智者大師附錄以婁幼瑜乃樓玄之裔而合樓婁爲一音者似爲氏族家所誤證諸史傳甚爲不然也嗚呼凡言姓氏者皆原於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則本春秋左氏傳左氏傳則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謚以官以邑五者而已後世得姓受氏者多至三十二類益淆亂而難明況婁氏冒姓之不一者乎無怪乎附錄之不足徵也今璉也爲斯而懼惓惓於譜事而不敢忘亦可謂賢也已因爲辨析綴諸篇首使其子孫有考焉璉字士連嘗從予學經國朝洪武壬子試吏部中選授將仕佐郎大同府宣寧縣主簿遷成都府仁壽縣云丁巳秋八月具官金華宋濂序

上虞魏氏世譜序

濂居浙河東嘗聞上虞魏氏爲簪纓大族其先蓋出於唐鄭國文貞公徵之裔公居鉅鹿生禮部侍郎叔璘侍郎生武進縣令政始自鉅鹿遷居會稽之山陰武進生郴州錄事參軍珍參軍生莫州司馬明復自山陰徙居餘姚之蘭風司馬生石首縣令實實生廬陵尉濟濟生憲憲生章章生克敏克敏生惟賢惟賢生續續生塤塤生恕恕生和和生傑傑生有聲有聲生義義生安珦凡歷世一十有二雖不與仕籍而能修明禮義蔚爲鄉之望宗安珦生宋從政郎良瑞從政生紹興府學錄亨之復自蘭風徙居上虞之龍山學錄生迪功郎監婺州東陽縣酒稅震龍監酒生文炳文炳生壽延壽延生鎮此其傳系可見之略者也初侍郎實生二子武進與汝陽縣令殷武也汝陽爲北祖至四世孫司空謩遂相宣宗武進爲南祖孫子甚多如上所書之外而明之鄞台之瀕海比比有之而在上虞者爲最盛一門之內惇禮樂而說詩書由是四方才士大夫慕艷其聲華無不自遠而至當其園亭會集雅歌投壺酬暢淋漓誾誾然和洽雍雍然旅語或不知夕陽之在樹也故鄉之論閥閱者一則曰魏氏二則曰魏氏云然而歷代以來名門右族若

金張。若許史者。蓋亦多矣。未數傳間。或至於廢絕宗裔。卽不絕亦降於阜隸。有不勝感慨者矣。魏氏自文貞至鎮。已二十又五傳。其遺風餘烈。猶能不廢者。其故何哉。蓋文貞之事唐。立心忠藎。奏疏剴切。深乎有三代遺直之風。德厚者其流長。其效固應爾歟。鎮能擧學非意。詳譜其所自出。粲然有條而不紊。豈不誠賢者歟。雖然。氏族之學尙矣。古者有世卿大宗之法。得以伸其敬宗之義。至於定宗系序昭穆。又有小史以掌之。故其盛衰有徵。而親疏備見也。古法旣廢。唯宰相家得著世系表於史册。猶可髣髴見其遺意。若鎮之爲。其亦可謂有所本歟。魏氏之孫子。幸嬰藏而續書之。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他日焉知無文貞之出者歟。鎮請戶部侍郎中□□求序其首簡。不揣蕪陋而備著之。鎮字士圭。有學有文者也。

諸暨孝義黃氏族譜序

黃爲嬴姓十四氏之一。出於陸終氏。後受封於黃。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猶有黃國故城。黃旣爲楚所併。子孫散之四方。以國爲氏。至漢尙書令香。居江夏。故世之黃氏。咸以江夏爲望。隋開皇間。有自江夏遷婺之金華者。其諱曰苾。歷十九傳至檠生二子。洪、浩。洪生二子。瑕、珌。浩生三子。琛、玘、璣。其子孫析爲五大族。瑕之枝則豐城。珌之枝則剡。琛之枝則盥利。玘之枝則分寧。璣之枝則弋陽。皆自金華而遷。稽之金華豐城二譜。及黃庭堅、魏了翁、李心傳諸儒所采著者頗同。當可信不誣。諸暨孝義之黃氏。實出於珌。珌之季弟玘有子曰晗。以策干南唐。用爲著作佐郎。知洪之分寧縣。珌與之俱。遂同家縣之雙井。江南兵起。珌之冢子惠自雙井遷於剡。尋從剡遷今所。惠之曾孫。宋贈衞尉少卿振。仁及於鄉。待之擧火者數十家。其妻仁壽縣君劉氏。斥嫁貲以規義田。均給媥族。故其三子十孫。多躋膴仕。而十孫之中。廣西提刑育爲最顯。育之從子朝請郎汝楫。當方臘之亂。罄家藏金帛。以贖所俘者數百人。汝楫生八子。開、閎、闢同登紹興甲戌進士第。而閈與闓亦相繼擢紹興庚辰乾道己丑之科。闓復占特奏名。終荔浦丞。闡補官將仕郎。閏修職郎。兄弟一時榮貴。文墨彬蔚。人比之荀氏八龍云。自時厥後。子孫益繁。應與祿食者。代不乏人。而書詩之澤。至於今不衰。少卿之裔孫周爰。輯舊譜而續爲新圖。盍爲若干卷。而徵予序之。嗚呼。氏族之學。難言者久矣。他未暇深論。姑以黃氏言之。有謂出於高陽氏。自伯翳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爲楚所滅。有謂出於金天氏。自臺駘封於汾川。而其後爲沈姒蓐黃諸國。爲晉所滅。皆以黃爲氏。今去唐虞以前。殊爲極遠。其所出難稽。猶可言也。黃氏之望。非止江夏而已。若櫟陽、若安定、房陵、若漢東、上谷諸郡。如此之類。多至四十餘房。而五大族不與焉。氏族之書。雖或志之。何以不表其所自出。今去漢亦已遠。其轉徙之末易明。猶可說也。孝義之譜。以鑪爲始遷之祖。而以瑕之五晃季爲其子。豐城之譜。則以五晃季繫於洪浩之下。且謂自秀州崇德而遷金華。新昌之譜。又謂江浙之黃。皆出建之浦城。而遷金華。黃魯直則又謂七世以上失其譜。而各譜乃推至十二世。若合符節。近世有聚庭堅譜行。作山谷老人傳。則又謂六世祖晗知分寧縣。晗實生玘。抑又何邪。今去五季宋初。其時爲甚邇。其事宜可徵。何爲紛紜而莫之有定也。蓋因嗣譜局廢。而無官以泄之。民間以所傳聞。論著不能旁搜廣覽以會通。其故矛盾不齊。宜無足怪。予嘗侍先師黃文獻公相與論及譜事。公之先亦自金華析居浦江。溯遷義烏。其上世之諱亦曰珪曰琳。豈亦榮

之從孫耶。竊意榮之兄弟必衆。文裔寶繁。譜所不及者。則亦無如之何。要之江夏之後。金華實爲黃氏之望。故余歷考羣譜。參以諸儒之論。備書之於首簡。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在覽者之自擇焉。周字思文。擧從子姓至一百餘人。敦厚而善施。皆無忝於先世云。

嚴陵汪氏家譜序

周之文盛矣。在春秋時。周禮在魯。故魯爲文獻國。及秦火之後。廢亡略盡。所僅存者。自五經左傳之外無聞焉。以太史公之博。迄不能自有所論載。蓋愼之也。況去今又千五百載之久者乎。吾讀嚴陵汪氏家譜。未嘗不歎其記述之遠且詳也。蓋汪氏出於魯成公之次子汪。其後遂以汪爲氏。有名錡者。以童子死於郎之戰。與孔子同時。見於禮記。其來遠矣。而其子孫自汪以下。咸述其字名官位壽年墳墓所在。他若墓中之銘。朝廷之命。爲汪氏出者。咸無所遺。歷秦漢以下。至於今七十有餘世。粲如目見而耳受。此不惟過乎太史公。天下之述姓氏者。未有若斯之備者也。豈周公之子孫固多文哉。雖然汪固祖周公。南方之汪。自越公華而大著。越公之後。以詩書起家而顯於宋。登政府。列侍從者。不可勝數。其盛固異於他族矣。宜其譜之修。非他族所能比也。然譜者記其名以傳。不忘其先之義也。而君子之不忘其先者。不特修譜之爲難。而修其身之爲難。譜或不修。其爲患小。身或不修。則辱其先矣。汪氏之先。莫大於周公。周公之稱文王。斯二人者。身爲天下準。言語爲後世法。爲其子孫者。豈易易哉。今夫閭巷蹊與之人。身賤宗微。其所爲或有不至。人將貸之曰。其先亦若是耳。以文王周公之裔。列於斯譜之前。人閱之。則曰若聖人之胄也。聖人之行事若彼。而若猶未免如是。何以爲聖人之後哉。則豈不尤難矣乎。然則汪氏之子孫。修身愼行。宜昭令聞。以法周公爲志者。上也。善守先訓。不爲匪彝以辱先者。次也。苟弛然雜於衆庶。不能自異於人。斯爲下矣。與余交者。國子助教中自言爲汪七十二世。博學能文。其所謂宜昭令聞者歟。其以譜請序也。余故樂爲之言。

番禺蒙氏譜序

太學生番禺蒙安。以其譜闕請曰。安之先齊人。秦時恬毅兄弟俱仕。被信任。後皆死扶蘇之難。其子孫散處天下甚衆。然千餘載未有大顯著動人耳目者。番禺之蒙。始於有宋諱甄者。自北方來知廉州。遂家番禺之海陽里。至安八葉矣。在宋世有祿仕。自元得國。始無仕者。今閱三世而安復以儒生貢太學爲弟子員。竊懼不能承其緒。嘗考次八葉字名枝裔爲譜。使後人知所自。願先生序之。以昭吾先。余告之曰。姓氏固人之所甚重也。然其著於時者。不以其受氏之貴而顯。亦不以有人稱之而傳。在乎孫子之賢耳。論受氏之貴。則莫貴於王侯之裔。而今世載之簡策以爲甲族者。非必皆姚姒子嬴燕齊氏也。苟以人稱之而顯。則左丘明太史遷班固之所書。其苗裔未必俱顯於今也。今天下之人。語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周程邵朱氏。論政事。必曰伊傅管晏蕭曹房杜韓富氏。論文章。則其人名氏彰著者尤多。三者皆由其身善自振拔而然。未嘗恃於其先假之於人也。蒙氏自恬毅始顯。恬毅雖賢。然其所爲未能皆當於人心。而卒死於亂邦。其名猶且傳而不廢。況有過於恬毅者乎。方恬毅被禍時。呼天地神明而自列其意。豈自度不遂誣

減哉。而太史氏悼其忠。悲其志。尙不忍廢而著之史傳。況夫道德之士。仁孝義則。足以厲俗而化人者。何患其無傳乎。安溪而有文。愼而達禮。可謂有學道之質矣。前之三者。苟知所勉焉。未有不至者也。況於括蒼毅乎。其名誠顯於當世。而著於方冊。後之人必曰此吾邑之蒙氏也。蒙氏之後人。必曰此吾蒙氏之聞人也。吾邑之人。必曰此昭吾邑者也。若是則非惟可以顯其先。且可以顯其鄉邑矣。何患譜之無傳乎。又何以余言爲乎。安曰。此足以序斯譜矣。請書之以告族人。使知勉焉。

章氏家乘序

章氏本姜姓。出於神農氏之裔。逮齊太公支孫受封於鄣。卽春秋所書齊人降鄣是也。今湖州有古鄣城。實其故地。鄣紀之附庸國也。紀亦姓姜。地皆與齊接。其爲姜姓無疑。或謂出於夏之諸姒者乃誤。以辛作章。而謂不去邑而別爲章仇氏者。亦不知漢章弇因避仇而始加之也。鄣自爲齊所滅。子孫遂去邑稱章氏。分適他國。有諱屐者。仕晉爲中散大夫。世居汴之陽武。至兵部尙書紬。永嘉初出守於泉。始家於南安。唐康州刺史鵬。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康州之五世孫重。復自浦城遷處之龍泉。蓋重之曾祖仔鈞。當唐之季。瑯琊王王信通節度福州。仔鈞投以三策。大喜。遂承制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其妻渤海郡君練氏。賢而多識。有恩及南唐將佐王建封。遂全建州一城之命。生一十五子。六十八孫。支系繁蕃。布於東西。或入坐廟朝。或出膺郡寄。或宰百里之邑。或乘節鉞分鎭邊陲。後先顯者。殆以百餘計。蔚爲江南望宗。然而世遠族散。復罹兵燹。漸至於不可考。重之十六世孫溢深爲是懼。於是稽厥系緒。決諸史表。旁行爲圖。條列不紊。作譜圖篇第一。先世遺行。可仰可師。摭其都凡區別以陳。作技行篇第二。竹素所載。琬琰所刻。文章昭爛。不徵其實。作傳志篇第三。事涉考質。雖可類分。小大弗爽。集以示後。作叢載篇第四。四篇之外。復不厭詳。著本房圖以爲別錄。通名之曰章氏家乘云。濂竊聞之。隋唐而上。選擧必稽於簿狀。婚姻必由於譜系。是以圖譜有局。郎令史有員。知撰譜事有官。四方以家狀來上者。官爲考定。藏於秘閣。副在左戶。其制最詳且明也。五季以來。法始大壞。而近代爲尤甚。官不必有簿。而品第混淆。家不必有譜。而姓氏無別。有不得不慨然而增慨者。溢於其間。乃能孜孜弗懈。而成書以傳。其賢於人也遠矣。濂與溢游者久。雖不能文。謹爲稽章氏所自出。及夫述作之意。序諸篇端。他日圖譜之局或設。博雅君子亦當於此而有致焉。溢字三益。尊尙伊洛之學。持己率物。粹然一出於正云。

桂氏家乘序

桂本姬姓。魯公族季孫後也。相傳周末有季楨者。與其弟桂楩策以干諸侯。楨爲秦博士被害。桂懼禍且及。遂謀詭姓逃身。因卽其名取字異而音非不同者。各命四子爲姓。示不忘厥初也。伯子曰桂奕。居幽州。守墳墓。仲子曰香奕。避冀南朱虛。叔子曰炅奬。徙齊之歷山。季子曰炔奬。移河南城陽。自後四族流布。多見諸紀載。或謂眭與桂同音而出睢弘者。悞非。或謂東漢末衛尉香橫分其四子各係以姓者。亦失之也。奕之子孫仍居幽燕。五代之亂。劉仁恭據幽州。兵連禍結。乃扶攜南渡。散居廣信、上饒、九江、與國、池陽、豫章、成都諸郡。而居信之貴溪者曰仔鄉。任南唐爲靜邊總轄使。至宋加檢校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有

功於世。鄉人廟而祀之。其後人擢科第。躋顯仕者。凡數十人。而興國之永興、明之慈溪。皆自貴溪分。而慈溪一族。則出於祭酒之孫可昇。亦多由進士入官。至今支系尤盛。逮我國朝。德稱以明經爲太子正字。陞晉王傅。受知兩宮。令望隆蔚。德稱從弟仲權。擢忠之酆都令。孟誠知惠州河源縣。復皆以政擧聞。仲權家食時。乃合諸族譜圖。及行狀碑志遺文。裒爲九卷。曰桂氏家乘。命德稱之子中書舍人愼。徵予序之。愼嘗從予學。因爲撮其樞要。冠於篇端。嗟夫。氏族之學。古昔所甚重。夾漈鄭漁仲著爲通志。其中二十略。惟氏族最備。然而墨台氏逃難而改爲墨。牛金之子亦因避害而易爲牢。漁仲譏之而不敢忽。重輕者也。予故特書桂之所出爲魯公族者。其意亦猶是爾。桂氏之嗣人。尙思有以謹其傳哉。予既作此序已。客有以秦之篆隸與後世正楷異。未必其義之同。疑出好事者之傅會。殊不知隸書出於秦之先。而與今之楷書正類。要不可以此而遽少之也。因并及之。

方氏族譜序

惟方姓出自方雷氏。方雷者。西陵氏女軒轅之正妃。是爲嫘祖。或曰榆罔之子曰雷。封於方山。後人因以方爲氏。未詳孰是。周宣王時方叔食邑於洛。故世與於河南。至西漢末。新莽將篡位。司馬府長史紘官於晁中。度天下必大亂。卽避去歙之東鄉。因家焉。生一子雄。雄生三子。齊、儲、儼。齊關內侯。行南部太守。儼大都督。儲字聖明。一字賢明。太守周敞擧爲孝廉。又擧賢良方正第一。累官太常。兼洛陽令。封黟縣侯。和帝時下郊作上意。欲戮而卒。儲能役使鬼神。故鄉人立廟祀之。稱其爲仙翁云。仙翁生三子。纘之、弘之、觀之。一云纘洪觀。蓋傳聞之異辭爾。子孫分爲三族。其布列於諸州者。纘之之後。則嚴衢婺越。弘之之後。則徽宣池秀湖常。觀之之後。則莆田、九江、潯陽。至今繁盛。纘之遠裔曰文亮。仕陳爲散騎常侍。生南昌令倫。倫生隋秘書郎祚。祚生大中大夫仲。仲生唐太子中舍孚。孚生右衛將軍始興。始興生二子。逢、逵。逵考功郎中秦州刺史生皓。皓生吏部員外郎茵。茵生三子。宣、常、褚。褚生宣威將軍。常永陽令。生二子。達、讓。達生三子。引文、引武、引嗣。引文生道揚。道揚生四子。聰、尊、甲、乙。聰生四子。道和、令與、令安、令保。令與生世雄。世雄生道明。道明生二子。叔、諧。諧生君讚。君讚生三子。公懿、公平、公郁。公郁生二子。嶔、漢。御史中丞生刑部尙書公漢。生四子。宗、粲、宰、宥。宗浙東觀察推官。生三子。永珍、永符、永豐。永豐生十子。可榮、可昭、可暉、可[?]、可瓔、可齊、可同、可度、可剛、可法。可暉生肅。肅生玄英。英生千。千字雄飛。世居睦州白雲原。以詩名。後隱遯之鑑湖以終。生二子。覽、巖。覽小字託兒。無嗣。巖生二子。甲、逃。甲亡其名。生炳先。逃生三子。炳先、炳珍、炳珦。傳炳先生二子。彥超、彥安。炳珍生三子。彥誠、彥暉、彥璉。復自越還居睦。炳珦生三子。承俊、承邦、承威。傳生一子承招。自彥超而下。號爲九房。諸孫復布列於浙河之東。多仕吳越錢氏。宋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有自睦徙台州黃巖者。曰二四府君。雖宗之遠不知繫之何房之下。既而若文卜遷明之象山。未幾。又自象山徙寧海侯城里。始定居焉。至熙寧元豐間。其族漸大。讀書爲文辭者。後先相望。迄于宋季不衰。同郡縣而居。若臨海之鮫峯。天台之龜峯。寧海之雙山。皆號詩書之宗。其先同出於睦。載諸家乘者甚詳。不幸元初毀於兵。今皆不可知矣。府君十四代孫文大爲是而懼。不可知者則略之。其稍可知者。不問親疏而惓惓

並著之成書一篇以傳於後嗣文大之從子孝愷從余學經因命來求序予聞方之族自長史南遷延數郡以科目發身登法從膺郡寄者在在而是比則闕寥罕聞近世遂指爲希姓然據新定別譜則謂長史晉元熙間人仙翁仕梁在武帝時而文亮乃爲之子也唐監察御史張友成所造仙翁廟碑及莆田譜圖記復謂長史宦於西漢之季則仙翁實長史之孫距梁當甚遠史傳無明文未敢妄加斷而姑以碑爲正大抵江南之方要皆仙翁苗裔自婺山而分者又爲睦州刺史亮之派自白雲原而分者多爲元英處士之支雖山屬淳安亮則汪華之將武德四年舉睦州附唐者也今文大之先出於元英雖曰圖牒喪亡稍闕其所繫屬當無所疑者故予爲稽玄英也譜特著承傳次第以補其闕略猶文大之前志也好古博雅君子尙是正焉洪武十年夏四月十五日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謹序

予按方回桐江集所載天下之方姓皆出於歙縣歙縣之東鄉今析爲嚴之淳安蓋予鼻祖紘西漢不仕王莽避地時所居仙翁儲之墓在縣學前廟祀則徽嚴山中皆有之曰眞應廟徽嚴之方莆之方信之獮湖之方歷出名卿顯人又按祕書省正字方懋莆田譜圖記所紀王莽之際衣冠流離有名紘字子綱者渡江而宅吳中以二說參之皆本於張友成仙翁廟記所以先後如出一轍獨新定別譜謂仙翁爲新定人祖紘晉元熙間爲郡功曹父雄生三子長儁娶司空謝安女次即仙翁季曰儼字叔威當南齊世與仙翁皆隱不仕及梁武帝即位仙翁始舉秀才終官太常卿竊意謝安卒於晉孝武太元十年卒後三十餘年始至恭帝之元熙又歷宋齊八十餘年而至梁度其時儁必尙存相去如此之久而曰娶安之女似無斯理也儁事且然不知仙翁仕梁之事其果足信矣乎又謂仙翁三子長曰觀次曰觀季曰洪而著作郎方仁傑閩系錄則云仙翁三子讚之弘之觀之譜圖記亦然蓋觀字正同弘則避宋宣祖諱改爲洪以弘與洪音義相近唯觀與讚稍異耳無乃傳聞之易訛耶惟方氏閩爲江南望族而元英之支子孫尤衆其九世孫監察御史崇自記白雲原之族時有二十三院皆治平之四年至宣和初呂太史伯恭見於文辭又云根源枝葉甚審一原數百家聯譜合牒衣冠文物之盛鄉人紀之嗚呼亦可謂昌且熾矣今文大所譜又略不知其源流之詳顧因勾吳譜其祖元英第三世諱遜之下莊云子孫遷歙海之侯城因據之爲正且爲系引諸書而一辨之亦補闕之義也至若莆田之方則唐昭宗時守長史諱琡始遷琡生御史中丞殷符殷符生七子延康延年延範延遠延英延輝延滔最號貴顯延安戶部侍郞子孫或家滁陽延滔左僕射其後人或遷饒信江蘇諸郡琡亦出觀之之裔因爲元英異支謂其從於光之固始者則非予恐讀玆序者有疑而不釋復設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縷縷也是月十八日濂又題

贈馬氏復姓序

馬氏本嬴姓伯益之後造父封趙爲趙氏至趙奢封馬服君又爲馬服氏後單稱馬者省文也自秦滅趙子孫散居中原世有位序至唐太師北平莊武王燧爲尤盛在宋季時王之十九世孫某爲都統官擁重兵鎭興國軍遂卽永興縣之辛安里家焉統生四子曰叔啓曰叔經曰叔某曰叔建叔建再傳而生莘莘生世榮世榮有雄才當咸淳末北兵長驅而入荊襄皆陷辛安豪士有起義師而勤王者世榮實贊其謀勢弗敵而敗世榮歎曰吾世爲宋義民不得不爾今事不成天也弗避將殲厥宗因逃藏重山密林中諱葉爲姓飲水茹草以終其身世榮生元幼亡二親能自表見於世國朝皇慶延祐間大官辟爲興國武昌岳陽三府掾以廉慎稱元生四子曰讓曰豫曰將曰恒皆業於儒初馬氏彊盛時析爲二支以居咸建莊武王廟以奉祀事元既易姓當時序變遷之際慨然傷心每帥諸子往哭於廟及祖父諸塋哭已呼諸子前歷譜之故且曰吾馬氏也不得已更而爲葉吾老且死汝曹幸正其家牒復求薦紳先生文以昭之吾死目亦瞑元既卒天下大亂而讓豫相繼亡家又燬於兵晉挈恒千子走道路幸完其生復與有祿食間過濂道事欷歔以泣濂聞受姓命氏所以別生分類也南北混淆氏姓無辨蓋有因襲致久而不能革者況逢時多故而詭姓逃身者乎古之人有爲台氏辟難而改爲臺又改爲怡怡氏名寬者有重名於時終不能復其初姓又有牛金之子亦因逃患而改爲牢又改爲寮寮氏名點者乃能請於朝復氏於牛君子之論每不予寬而有取於點者在於能復與不能復而已今晉敬承父訓如奉璧玉早夜兢兢卒能復年久易之姓非所謂繼志述事之孝者乎夫孝者非以傳龜襲紫爲也非以玉帛充物爲也明其宗屬使紊亂而失序者也昔襄公時鄫人以莒爲後孔子作春秋大書曰莒人氏其可以爲宗乎晉之是舉實有合乎春秋之義濂願學孔子者也安得不爲文以昭晉之美乎

鄒氏復姓孫氏序

洪武九年六月日皇上御東皇閣翰林學士臣濂考功監令臣克勤給事中臣傑監察御史臣鈍等皆侍時已漏上三刻臣傑出班跪奏曰臣之大父孫福諱陝人也出守嘉興郡當元季兵亂江南州郡繹騷大父逃匿無所至正己亥航海趨山東至登州颶風大作濤湧如雪山巨舟漩成虀粉一家五十八人咸死於海獨臣附餘板漂沙島幸存犬馬之命孑孑無所歸長號於野州人鄒義者聞而憐之俾哺作其家臣年已十四矣久之養爲子且爲授室遂冒其姓曰鄒氏歲行將一周皇朝受命四海肅清下詔興舉學官擢設弟子員義家以臣肄業萊州府已而選入成均又選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今年夏四月復擢給事中由是日瞻天顏獲被寵榮如此之至皆非小臣所敢覬望聖恩如天罔未知涓埃之報復竊私念孫氏無他族嗣其不絕者僅寄臣之一身苟冒其姓迷而弗之改臣之先臣幾何不爲若敖氏之餒鬼哉臣敢昧死以請上曰朕爲億兆生民主凡有襲人姓氏者必令歸其宗爾之請誠是也然非鄒氏爾亦弗克底於今日慎毋忘之傑於是以首叩地而退既退詣濂請書其事以示後世濂奉詔參考歷代郊禘大禮久不能成文傑尋擢監察御史復來申前請濂以未暇爲答居亡何傑又陞僉廣東按察司事遂來迫曰傑有數千里行必得先生文乃可耳幸勿辭我濂乃與之言曰孫本姬姓出於周之後至衛武公之子惠孫因以孫爲氏鄒則子姓其裔則祖於宋自正考父食邑於鄒因氏焉二者何可亂也傑能復之亦可謂不忘其本者哉然有一說爲傑告焉昔者范文正公早孤隨母適長山朱氏朱氏亦鞠育爲子公遂力學擢上第封厥父母而後請命於朝復姓爲范氏公之酬朱氏可謂厚矣傑之事與公正類幸思有以報鄒之

德哉。聖皇之言卽天也。愼毋忘之。愼毋忘之。濂故舉此重爲傑之告。范公在宋。位至參知政事。名垂芳册。至今人能道之。惡知傑之他日不如公哉。亦在乎法其人而已。

宋學士全集卷之八

序

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大丈夫生於世也。先貴乎立志。志旣立。不加之以問學。猶玉巵無當。其質雖美。弗適於用也。問學旣充。不逢其時。猶操瑟立齊王之門。雖有其藝。而三年不得入也。時旣逢矣。苟處之閒曹冷局。淹回下僚。猶瞻仰嵩嶽之巍峩。亦未易叫閶闔而呈琅玕也。古之人固曰不可企及。亦其全是數者。然後能立事功而垂竹帛也歟。晉康李公文彬。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博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薦剡之者。浮沈府掾中。日以澤物爲己任。會海內不靜。羣盜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公集兵二萬人。保障封川、肇慶、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年。強兵如九江。劇盜如三山龍潭。卒不能犯境。幕府上其功。雖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民爲急。而無所外慕。由是薦紳之勝流。岩穴之處士。與夫技藝百工商賈之屬。咸讙然稱之曰。活我子女。全我室廬。存我金帛者。其惟我李公乎。公猶歉然每以爲未足。及天兵下廣東德慶侯實總戎事。聞公之名。遣使者聘起之。旣入見。上署爲中書斷事官。遷大都督府。持法平允。聲譽翕然有聞。尋改小司寇。未幾陞秋官。又未幾。上御外朝。親擢爲浙江行中書參知政事。中外莫不慕艷之。夫以公之賢能。遭四海雍熙之世。上簡萬乘之知。入司喉舌。翺翔法從。出鎮行垣。儀刑州牧。銀章艾綬。蔚乎其光華。耆者長疎。儼乎其

雖遐。足以行所志而不負其學矣。大丈夫之際遇有如此者。可不謂之榮乎。抑予聞嶺南郡縣以百餘計。而東廣爲最盛。其出而仕者未嘗無其人。唯張文獻公與余襄公。卓然淸風。振起百世。公固廣產也。中朝士大夫。寧不以望二公者爲公望乎。公之往也。推體用之學。以施於民。凶姦之未屛也。我則鋤剗之。仁化之未孚也。我則宣布之。人風之未淳也。我則移易之。民瘼之未瘳也。我則蘇息之。水利之未脩也。我則平治之。庶幾無負聖天子寵眷之深意。他日良史氏必錄公之勳業。焜燿簡書。較之二公。未知其孰優劣。此豈邦家之榮。非一身之榮也。公其勗哉。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河南張生翀。奉旨自國史教授南陽。行有日。再拜請曰。翀也區區一布衣。遭逢有道之朝。獲肄業禁庭。與時幸而勸戒之。恩榮所加。喬嶽不足爲高。瀛海不足爲深。今者出典教一邦。思所以弘敷帝訓。甚懼弗稱。願聞一言以自勗者。予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熙寧中始。夫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其責實至重也。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曰未也。治陶雖知精鐵。必加陶鎔而後成鼎鑪。梓人雖知良材。必施斤鋸而後成宮室。知之何難。當思允蹈之爾。生之往也。取羣聖人之經。列弟子於堂下。啓之迪之。優之柔之。饜之飫之。使心與理相涵。事與心弗悖。庶幾材成而器良矣。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又曰未也。教道所施。貴在變通。譬之木也。視小大而加斤鋸焉。鐵也。察銛鈍而施陶鎔焉。一槩而視之。過矣。生之往也。各因材之淸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毋驟語以高遠。恐其淩躐而不遜也。毋使安於卑近。慮其苟且而自畫也。毋過於嚴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失於寬縱。長幼之節。或致玩褻也。毋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逐而離也。毋習之以無用之文。禁其乖而有僻也。此六者。皆變通之事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掌教一州焉。亦不翅足矣。何也。政令能禁民爲非。而施教者乃使民自不忍爲非。人倫藉之以厚。風俗因之可移。顧有出於政令之上者。豈細故也哉。生能從事吾言。庶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生其往哉。思盡心焉可也。於是生再拜謝曰。翀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予以生可進於道也。次第其語而贈之。生字鳳舉。沈重有識。嘗研窮遺經而造其閫奧。出應書鄉闈。嘗占前列云。

送布政葉公之官閩中序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並稱失算。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侍從之臣。議更其名職。革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司有使。使之下有左右參政。咸委任在廷之臣充其職。十年夏。儀鸞司使葉公受命爲使於福建。凡與葉公往來者。咸曰公之往宜哉。福建大藩也。統府惟八。壤地二千里。物產之富、服食之華、甲天下。而使又一藩之長也。凡事之當否。左參政曰可。右參政曰不可。司之屬曰然。掾吏曰不然。皆不敢自用其言。白於使。使可否之然後定。其權之若是也。而公又天子之親信臣也。公精志小心。事上二十餘年。未嘗有過。上之器公非一日矣。宜乎公之當此任也。金華宋濂曰。雖

然。天子用公者。非謂徇也。謂公賢也。以公爲使者。非以榮公。以公能任重職也。不命之他司而之福建者。非謂地廣物富。以去饒澁顚遠。命公綏其民也。夫國之建官立職。豈以富貴其臣哉。所以爲民也。天子與宰相運於內。四海之遠。兆民之繁。安能畢得其情而遂其生哉。故立布政之司以治之。官以布政名。欲其宣政化於下也。有疾苦不能自達於上。惟公得達之。民有善可旌。有惡可誅。惟公得聞於上而旌誅之。鋤其强悍。培其良順。俾山巔海涯之民。皆得安其生以樂太平之治。斯則天子委任公之意也。亦公報天子之職也。苟以位爲公之榮。豈知公者哉。濂與公同朝最久。知公之爲人。寬厚好善。故其道建官之意以爲公贈。且以爲公規。

送張禮部兼晉相府錄事序

皇朝御天。區宇敉寧。文化洽熙。閫閭內外。聖天子猶旰食宵衣。欲圖治安如黃虞時。在野之賢。無不遣使羅致於庭。當是時。錫山張籌惟中用監察御史薦。上名銓曹。四方來者。雲擁而林布。銓曹各因其材命題試之。而惟中前進士。乃以經學對。初復考。僉謂良才。遂列爲首選。又明日丞相引見於奉天門。上親御翰墨。疏其名下。曰翰林應奉。其次而下。悉用奉天選授官。則惟中特被簡注可知矣。已而惟中親草北門文辭雅馴。而能弗悖上意。於是日侍左右。或講說經史。或應制賦古今詩。未嘗不再三稱善。甫一歲。特授禮部主事。未數日。會晉相府錄曹闕官。復命兼之。命既下。六曹之士咸曰。學者當明體而適用。苟學矣而不施之於政。是玉卮之無當也。奚補焉。上之廢屬惟中者厚矣。詩人頌文王作人之盛。有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今日之謂乎。三館之士。又曰詞林之設官。自學士而下。曰侍講。曰侍讀。曰直學士。凡若干人。而待制脩撰編脩之屬不論焉。夫以賢才如此之多。其事始集。惟中以一人猶當其任。亦未嘗見其有缺敗。非其才之果良乎。苟使議禮於儀曹。贊畫於宗藩。其有不稱職者乎。傳有之。君子學之在躬。當無施而不宜。惟中其有焉。金華宋濂則曰。二者之論固當矣。濂則以爲天下才良者衆矣。能致萬乘之知者幾何人哉。縱知矣。論說或不合。沈沒於下僚。十年不調者有矣。縱調矣。或處閒曹冷局。首尾拘掛。不能展其志者有矣。今惟中以一布衣之微。上荷寵選。未久而三遷官。官皆清要之重寄。不知惟中何以報上之賜乎。奔走承順以爲恭。非報也。出入謹飭而自防。非報也。唯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常如天日之照臨。有如無不爲爲之無不竭盡其智慮。庶幾稍無愧耳。他日名存竹帛。功在國家。不於惟中之望而誰望乎。會上錫晉王士田於晉。惟中將展覲而省之。過家上冢以爲鄉邦榮。濂惟中老友也。故於其行不以佞而以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其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二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矣。奚取樂乎。雖然。吾才苟不

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率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於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不愧。則吾心可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恆以美才爲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顧問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晉王府王傅李君思迪之官詩序

成周之時。王者必立師傅。尊之曰公。而不煩以政務。廣廈細氈之上。論道而已。自漢以來。以王爲一等之爵。衆建宗親。以爲維藩。故亦設傅相輔之。相則總其國政。傅則導以德義。歷代相因。未之或改。我聖天子臨御之三年。思固泰山磐石之宗。以奠安黎庶。九子一孫。同日封建爲王。所以敦展親之道。壯維城之勢也。於時晉王開國太原。詔簡在廷之臣。以吏部侍郎李君爲之傅。命既下。爲士者曰。我知李君文且賢也。翩翩乎脩辭。截截乎雅訓。春花明而秋實斂。江濤雄而蛟龍鳴。出其緒餘。克擅高第。遂爲甲午科名進士。其膺是選也則宜。在位者曰。我聞李君賢且能也。自來京師。即膺寵眷。居右史有獻替之功。佐延安有撫綏之績。已而召入郎曹。直躋法從。試之也既屢。而用之也彌篤。其膺是選也則宜。金華宋濂則曰。是固然矣。然而皇上之意。以晉國表裏河山之固。北控代朔。南接關陝。其地爲形勝。其民儉嗇而易化。必得重厚誠慤君子。輔王而安輯之。此李君所以在選。要不止前二者所云而已也。今王雖未出閣。李君之行。致治其城隍。經營其宮闕。勞徠其黎庶。然後迎王就國。日以法言大訓陳於前。俾王爲哲王。斯民爲唐虞之民。熙鴻名於無窮。垂令德於不刊。在此舉矣。李君尙勗之哉。濂也不敏。待罪國史。他日幸覩勳績之隆。必執筆書之曰。出鎭太原。自晉王始。其導王以德義。底於成功。自賢傅李君始。不其韙歟。李君尙勗之哉。濂之有望於李君者若斯而已。李君名吉。其字曰思迪。濟南人。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長安張敏行。至正癸卯進士也。入國朝以來。部使者薦起之。擢爲翰林典籍。時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堂在禁中。復爲諸儒肄業之所。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敏行早趨朝已。即危坐堂中。中使或傳宣索書。即啓鑰以上。如是者二年。雖得時近日月之光。然未暇識其氏名。一旦上御東房。遙見敏行委蛇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焉。乃命之題。敏行研墨濡毫。疏寫以進。上覽畢。悅曰。詩甚佳。北產如爾者。誠鐵中之錚錚也。由是日承顧問。見其性秉忠慤。可任以事。特命爲甘肅衛經歷。賜內府白金五十兩。錢一萬二千文。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爲賦詩。予時侍講禁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爲酒泉。爲張掖等郡。初因張騫言。建置城府。稍發徙民充實之。隔絕西域。而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猛。西域未盡服。故其策不得不爾也。今皇朝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西域諸戎。稽首稱臣者。接踵道路。而元君遺胤。奔竄沙漠。粗存喘息。惴惴自保。孰敢持一矢東向。非漢時比也。聖天子特念生民久罹兵燹。不得以自寧。設衛置屯。一以備不虞。一以招懷劇殘之民。其責亦甚重也。敏行亦知

其所以重乎於斯行也。當導宣上德曰。吾皇一視同仁。罔間南朔。夙夜惟爾民之殺。恐爾害也。使來授爾裘。慮爾寒也。俾來給爾食。或無以耕。予爾牛。或無以種。貸爾粟。若弓爾其事哉。毋縱曰怠。雖水火而升衽席。云胡不樂。將見荷旃被毳者。于于而至矣。緜歷幕府之長。無所不當間敏行。宜以此報上。毋若翰林時危坐嘯詠而自逸也。他日贊畫成功。乘赭白馬。周流弔古曰。此霍去病擊匈奴處也。此公孫賀敗虜兵遺迹也。擲馬鞭瀟灑。白眼望天而歔欷。後耳熱。發爲歌詩。以洩生平磊塊之氣。斯亦奇男子之事。敏行以爲如何。敏行喜曰。先生之言至矣。是爲序。

送王明府之官序

我國家重於民社之寄。雖遐州僻壤。必慎選守令以撫摩其人民。蘇息其凋瘵。而擢用人才之道。必以嘗從事於朝廷省部者爲先。以其歷練之精。而深達於民情政體也。會稽王君元凱。受命出宰夔之開縣。告行於余。徵言爲贈。兩川入我版圖未久。其民新脫於鋒鏑之餘。自非善於承流宣化者。未易以涵煦生息之也。廟堂之議。以爲元凱久以文墨議論贊佐春官儀文禮法。諳習有素。其爲人持身砥行。又端謹淸脩。克稱茲選。故有是命。余聞昔子游氏之爲武城也。以禮樂爲教。而聖人喜之。此千載牧民之良法。而近世以來爲縣者。率以法度束縛而操切之。故禮教之澤不下流於民。而醇風美俗。罕或見之。今元凱之往。不惟使其百里之內。政平訟理。而安於田里。其所以化導全安之者。要必有其道矣。他日觀風之使。有言於朝者曰。西蜀之地。有萬家之邑。其令之治。先教而後刑罰。其民之俗。好辭讓而恥鬪爭。以故絃歌比屋。而囹圄空虛。雖在數千里之外。而藹然不異乎邦畿之中。是宜旌褒其縣大夫之能。以爲在職者勸。若然者。必元凱之所治也。余在禮部。嘗知元凱之爲人。今守職詞林。兼筆史館。晨入夜歸。無敢暇逸。故於元凱之請。不及綴緝文辭爲贈。而姑道其所期望者如此。勗之。元凱其勿以余言爲简也。是爲序。洪武六年九月既望。金華宋濂識。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圍。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爲務。凡守令滿三載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命儀曹燕犒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爲能勤民。方可以對越明神。蓋異數云。當是時。桐廬魏君起潛。自尙寶丞出守東昌。三年政成。來覲闕下。有旨俾復治東昌。蓋東昌古博州。今轄二州一十六縣。正當燕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統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三月。起潛給舟車芻糧。皆無乏絕。衆能撫輯創殘之民。候煦嫗之。又從而勞來之。和氣所召。隣郡輻大集。賊稼蝝蝗。而郡獨亡害。起潛之來朝也。民爭攀轅臥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使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還也。垂髫之童。尨然迎拜馬前曰。我使君來也。我使君來也。脫若我使君不來。饑孰兒哺。寒孰兒衣乎。黃髮鮐背之翁。寬衣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燹之後。呻吟於溝莽之中。暴露於雨風之夕。今使君闔廬乎我矣。生死肉骨乎我矣。柰何一旦去之。吾儕小人。欲倣河內之借寇恂。鑱刻姓名。不能上干天聽。幸賴聖天子明見數千里外。復以使君惠我加我。幸莫大焉。予知必簞食壺

漿。爭迎於道周矣。巖谷之士。方外之徒。聞起潛之至。亦必嘆曰。我等在山林槁項黃馘。固無求於世。然必無撓我。無魚肉我。始得遂其恬澹之性。使君之重來也。吾等其安於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寄於信史。名流於方今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起潛宜益加敬畏之。所敬者何。天也。所畏者何。民也。一民銜冤。天爲乖象。君子蓋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不止如今日所稱而已也。抑予聞漢法。郡守皆久任。欲其與民休戚之相繫也。非惟增秩賜金。故或自丞相出臨郡寄。或從方州入秉鈞軸。載之方策。班班可攷也。欽惟聖朝取法前王。其久任之意。實異世而同符。有善者必旌褒。有功者必超擢。起潛他日之所至。宜未可量也。起潛尙勗之哉。是爲序。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聖天子以六合既寧。益務求賢。而致時雍之治。於是朝臣以永豐劉子先生聞。初先生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及是使者至。即束行李東上。洪武辛亥閏三月。晉來京師。丙子。吏部侍郎顧君剛中導入奏。上召見於外朝。俾講說經書。觀與之論辨。先生敷繹詳明。上悅。越翌日丁丑。上御金水橋。復召先生慰問良久。勅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至便殿。諭先生曰。君子爲學。當見於世用。爾自度其材可爲郡縣何職。宜悉以對。朕將官之。先生曰。臣于在前朝嘗舉進士。試南宮不利。終老弗沾一命。今幸遭逢有道之朝。登崇俊良。凡有血氣者。莫不涵泳鼓舞於神化之中。況臣區區草澤疏儒。三覩天日之表。聖語丁寧。又如此之至。苟稍知君臣之義。孰不感勤以思報效。第臣犬馬之齒已衰。筋力弗強。聽恍恍而視茫茫。若冒昧上承詔旨。異日儻有曠官之刺。則負天恩深矣。敢固辭。上以其言誠懇而質直。不奪其志。親御翰墨。賦詩一首。且命先生亦賦三詩以進。上覽之喜。令內侍酌酒賜之。俾其還山。肆惟皇上以天縱之聖。黃鉞四征。大統以定。而尤親近儒臣。共圖治安。年高而不欲仕者。復以禮而敦遣之。此如上天雨露之澤。滂沛周浹。萬物咸賴。聖德神功。巍巍煌煌。固非前代帝王所可及。然而欲治之主不世出。當此明良相逢。千載一時。先生平日所學。致君爾澤民爾。一旦翻然西還。傍岩以爲廬。結雲以爲衣。菜有蔬。食有稻與魚。左圖而右書。于于而行。沈沈以居。先生之計則得矣。其如蒼生何。雖然。先生之志則有在也。其意必曰。我於儒科總訟。則年誠耄矣。奔走承事。則力誠不能矣。若夫講明孔子之道。以淑後進。使從之者知孝弟忠信。變澆風而爲厚俗。是亦報上恩之萬一也。是則可爲也。嗚呼。先生之志果若此。其於出處之義。庶幾兩無愧乎。先生將還。士大夫多嘉咏之。相率作詩餞之。而謂金華宋濂序之。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婺與越爲隣壤。越屬縣曰嵊。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爲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嵊爲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爲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爲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鄰爲尤邇。將騎驢走鈐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官司。其地稍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蠷蠷走。唯流子里爲樂土。亟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隸諸

暨地乍嶋之東南僅數舍即至濂時苦心多畏而士著民往往逃虛流寓者白日未盡匿輒竊行林坳鈔其蠚蠹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即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鷙擊風翻將以次而升何日能賦歸歟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邪慨然遐思者久之會朝廷纂修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濂爲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間耤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濂來南京寓於譙樓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及答亟延入坐備陳玄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濂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凡風晨月夕無不相往來一旦忽泫然墮淚曰余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得遂歸田爲不翅足矣他日又來言曰聖天子寬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滸吾子過我厚幸一言以爲別嗚呼婺與越其壤相接邇其見甚易也乃梢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間采江花之幽靚殷勤道別亦云可也修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惟然而別既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

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冀吾爲時用之別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薇山之薇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爲樂者果誰之賜歟誠由道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答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宜上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爲之昔區區聚散之故一己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文辭之美者見之於世何其鮮哉非文辭之鮮也作之者難精而知之者未必真知之者固審而揚之者未必至此其每相值而不相成唐有柳儀曹而浩初之文始著宋無歐陽少師而祕演之名未必能傳至於今蓋理勢之必然初不待燭照龜卜而後知之也嗟夫浩初祕演何代無之其不白於當時卒隨烟霞變滅而無傳者豈有他哉由其不遇夫二公故然爾此余讀天淵師之所作甚有感於中矣乎天淵名濬濬台之黃岩人古鼎銘公之入室弟子嘗司內記隻徑說法於四明之萬壽近歸隱於清旨峯中蓋法筵之龍象也余初未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輿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奇其爲人而未知其能詩也已而有傳之者味沖澹而氣豊腴得昔人句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未知其能文也今年春偶與天淵會於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寶藏啓而琛貝焜煌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焕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駛龍驤之舟藉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愈奇其爲人傳之叢林叢林諸公多嘆賞之余竊以謂天淵之才未必下於祕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濱

而未能大顯者以世無儀曹與少師也人儻言文辭之美者蓋鮮嗚呼其果鮮乎哉方今四海會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荷斯文之任倘見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初祕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屠氏也浮屠之法以天地萬物爲幻化況所謂詩若文乎是固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誠不可離而爲二苟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爲象龍此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賢士大夫多留之留之不得咏歌以別之以余與天淵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

送從弟景濂還潛溪序

予從弟景濂年七歲入小學十三歲即棄去爲廢舉之術居物於家視其時之詘信而操其奇贏未幾家大穰今二十有七歲矣一旦發憤言曰吾以七尺之軀豈終溺於此而不知自返哉且貨財造物所忌藏者在室而奪者已在門吾豈若明仁義於身使人不得而攘哉於是即外兄賈思誠謀思誠喜曰此奇男子事也然猶勉之故景濂乃蠲書樓被不遠一百里謁予於東明山具言其狀予爲之斑喜乃與之坐而語以孟軻氏夜氣之說而悲世俗偵躓於利害之塗莫能自拔予言頗悲惻景濂聞之顰蹙而斂容似欲泣者予知其可教乃處之蘿山精室中蘿山予新遷居地也距東明僅三里日稍及景濂則挾策而來反覆詰難一字不解輒沈思良久期必通乃已至暝始能去日以爲常行跡蓋可數而待也予即歸蘿山則又見其獨坐夜將半猶閱讀書聲不休嗚呼若景濂之爲不亦奇男子也哉昔蘇公明允少不喜學年二十七始大發憤閉戶讀書爲文辭及舉進士茂材異等皆不中乃悉取所爲文焚之益大究六經百家之說

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一時學者皆取其文以爲師法今景濂之年正與之同發憤讀書亦同使其志愈怒而不變學愈勤而不息則今之景濂惡知不爲昔之明允哉景濂勉之雖然明允之學志在文辭者也吾徒何事於斯必也學爲聖賢有用之學達則爲公爲卿使斯道行不達則爲師爲友使斯道明如此而後庶幾也予家自文憲先生以來多勵行於儒今族人之衆殆及萬指罕有言詩書者竊喜景濂之有志也於是東歸序以贈之景濂試往質之思誠又必有以相發也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論苟其心在朝廷雖居韋布操觚染翰足以鋪張鴻偉上禪至化殷或志不在斯雖綰銅章佩墨綬朝受牒訴暮閱獄案政績藹然無稱古昔君子蓋獨竊慎之余於徐君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中載籍象該而辭藻豐縟有聲於浙河東西嘗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驪然被山人服趨黄盤之下詞俯前代史史成會有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其事廷議將命官大年以宿疾辭去年秋中書奉旨纂修日歷朝紳各薦所知余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衡決之患疏其名以聞使使者持書下郡國大年即驩然應命詣闕入館之後俛首探剌唯恐一事有遺記注有闕略悉補足爲完文日歷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嗚呼使大年初受命爲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教化行百里爾一旦白身召入史館大書特書使聖天子宏謨駿烈恒赫萬古與天無極此其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仕也耤令自茲終老山

林。可謂無負於國。亦可謂無負於學。世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搖唇鼓喙。翊翊相夸獎。不曰潔身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不願治之世。披服呈瑕玗。無有舉目睨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堯舜在上。夔龍滿朝之時。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士不學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廢舉術。貿貨塡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萬萬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矯與誣要皆非眞知其心者。雖然。在昔宋室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人。皆兩制八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年雖不受祿。寵遇所被。溥博汪洋。有加往昔。大年將何以自效。且春秋猶未高。沈痾容有卻藥之時。行當杖策造朝門。盡展所蘊。以聳動世俗。使向之疑且窺者。瞠目不敢吐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返。日與猿鶴爲友。餐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宋濂引。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醫之爲道至矣。故周官有疾醫。視萬民四時之病。春之瘠首。夏之痒疥。秋之瘧寒。冬之嗽欬。二氣皆分而治之。驗其狀而制其祿。甚爲不輕也。後世官廢失職。故於其術每擇之不精。有人於此。能合於古者之道。豈不猶空谷足音之可喜者乎。如吾同縣戴原禮氏是已。原禮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惓惓有志於澤物。乃徒步至烏傷。從朱先生彥修學。先生見其穎悟倍常。傾心授之。原禮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驗。予請得而詳道之。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脈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非眞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爲劑。煮液令飲之。大汗而愈。樵槩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媵人易衣不至。怒形於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而蘇。自後聞人步之重。雞犬之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脈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證漸減。至浹旬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畏寒。身常挾重纊。食飲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雞者三。病遂亟。原禮曰。脈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眞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祇以益其病爾。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頓減纊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益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湧之。吐痰如膠者無算。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翩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驚。皆無驗。原禮曰。左脈雖芤且澀。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汚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之內子。病熱妄見神鬼。手足瞤動。他醫用黃連瀉心湯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以李杲甘溫除大熱之法爲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他若此者甚衆。予備聞賢士大夫恆言之。今不能悉數也。嗚呼。有人如此。可不謂之合於古道者乎。夫醫之爲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習俗相仍。絕不知究其微指。唯執一定之方。猶刻舟而求劍者。人譽之則曰我之用此。不翅足矣。又惡事內經爲。宋之錢仲陽。獨得其秘於遺經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釋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之學

朱。先生得之最深。大江以南。醫之道本於內經。實自先生發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其用心也篤。故造理爲特精。其傳經有要。故察證無不中。亦可謂賢也已矣。近來京師。薦紳之家無不敬愛之。服其劑者。沈痾豁然如洗。或欲薦爲醫官。辭不就。遂賦詩以餞其東還。且請予爲序。昔者司馬遷作倉公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審。治病之狀甚具。予倣此義。稍陳原禮療疾奇中者。綮之首簡。幷告周官疾醫四時治證之槩。世之知言君子。必有所擇焉。原禮之從父能軒翁。予之同志友也。幸以余言質之。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閩南許從善自少好長生之術。嘗結一庵以款異遊之士。既得一逢而受其說。已而聞龍虎山止庵鄧鍊師得九還神丹之傳。遠邇之人皆知尊禮。時鍊師侍祠南京。從善不遠數千里而三叩焉。三年之間至者凡再。鍊師具以谷神不死之道。開之以秘藏。約之以黃寧。從善欣然如獲拱璧。於其還也。鍊師爲紫文贈之。而同虛傳外史、鬼谷方壺眞人。又咸爲之請。不知從善何以得此於方外高士哉。然予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駭世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鍊解化之術。略不一言之。豈寶秘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人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家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守靜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本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玄之效。極非篤。無以臻純默之功。馴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時厥後。蓋均發爲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爲參同契。復陽秘而陰洩之。皆不敢畔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繩也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爲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爲氣之根。性爲理之根。雙體雙用。雙脩雙證。奈何歧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而已。吾知從善亦必究其說乎。夫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和者。戾之反也。戾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鼎者。非元關一竅也。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也。用火者。非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而求。亦不可冥然而忘去也。頗聞閩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薄太淸而淩飛霞。多有隱君子棲遯巖穴間。從善試以予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何人。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嘗辨其離合以告從善也。從善名回。號爲逗樸。爲人沈篤近道。所以方外高士極愛器之。

送吳仲實還金谿序

金谿吳君仲實者。其兄國子助教伯宗。於成均。伯宗以余友也。偕其來謁。仲實氣專而色溫。與之語。秩然而有倫。恭愼而甚文。固已知其才矣。旣而復袖其詩十餘篇以見。發而觀之。辭繁而不浮。理至而不俚。其馳騁斂縱。多態而有度。問之以文學。則辭不能通。勸之仕。則曰未能也。余於是益信焉。士之患常在乎內歉而外衒。學未聞道而務乎辭藻之華。內已足焉而外未能以動人。猶以綱蒙錦也。久則著而不可掩矣。飾乎外而不務充其中。譬之土木之質。而文繡加焉。其始非不眩目。凝而視之。則可醜矣。古之君子是以

勸乎其所當修者。而不敢計乎其外也。今之士則不然。未有薄焉。惟恐人之不知。未有才焉。惟恐世之不用。其未得則呫呫以自衒。既得之。則又薄卑而思易此。崇替起伏。所以數數然也。其視仲實之既至而以爲不足。年及可仕而以爲未能者何如哉。仲實不見夫善賈乎。當衆人競取之時則棄之。競鬻之時則貨之。其不取則已。取必窮海內之珍。不鬻則已。鬻必獲鉅萬之富矣。安知仲實之棄之弗取。不售之非厚售乎。仲實歸。其兄之僚成詩以送之。余與伯宗善。且知仲實之材也。故序以貽之。

送鄭貫道還雲陽序

周官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三物。若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六行之中。而婣居其一焉。釋者曰。婣者。親於外親也。夫人之生也。內則諸族。外則諸親。雖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蓋一出乎彝倫之正。故賓興之際特於此察其行焉。嗟夫世遠俗紛。古之道不明久矣。今於雲陽鄭貫道氏見之。貫道本儒家。富而好禮。御史大夫陳公之女兄實歸焉。當家居時。公與貫道無日不相親。或講論道德性命之奧。或品量古今人物之盛。以至雲亭月榭。酣觴賦詩。以寫沖和之情。其樂殆靡如也。及元季兵興。所在皆繹騷。貫道避地巖谷間。深蟄而不出。公間關走江表。擇眞主以爲依歸。自赴於風雲之會。名譽日起。而勛業日盛。貫道之與公。不相見者二十有二年矣。洪武七年冬。貫道思公之切。歷湖湘。泛大江。直抵南京。欲與公皆會。公聞貫道之至。亦喜不自勝。出迎於龍江關。相與叙兵火離合間故舊存歿。悲喜交集。舉酒酹地。各私相欣慶。自是其周旋者且一月。貫道以離家之久。翩然動歸興。有不可遏者。予因謂之曰。夫自辛卯以來。龍虎雄爭。麋穢溺昏。父子乎西東。戚婣乎北南。其別離之思。蓋有不忍言者。今也六合淸明。車同軌而書同文。水陸數萬里。山行水宿。無一髮蜂蠆之虞。有親婣在遐方者。不行則已。行則刻日可至。貫道亦知所以然之故乎。誠由帝德廣被。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蕩蕩乎難名。乃克致有是也。順聞貫道富問學能辭章。何以不稍拋所蘊以裨治化乎。貫道則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雖然。雲陽有紫微山七十一峯。森列如畫。秀氣磅礴也。自漢以來爲侯封之邦。甫雖有肥遯之士。而無大顯融者。至陳公始以正大廉平之學。出佐明時。而足以當山川之勝。貫道之歸也。宜以公之革履嘗於巖穴抱道之士。且告之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予敬愛貫道篤親婣之義。故舉周官六行之一。序以贈之。時自侍講學士樂公而下凡十八人。分題爲九詠古今詩。各賦其一云。

送陳生子晟還迎江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於茲。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於上。宜各旋歸。歸卽還至。無以久淹爲也。復命左右出內府錢若干。以爲道塗費。衆皆羅拜而退。時閩之迎江有陳生子晟者。以周易中第三名。文解上禮部。既而薦臣以其詞章古雅。選入爲楚王府伴讀。朝夕陳說經義。甚爲王所賓禮。及奉教令還閩。詣予言曰。子晟久侍几杖。今將有三千里之行。願先生賜一言以自勗也。予曰。爾之從我者。學爲文耳。文豈易言哉。斷秋濤之涵瀨。乾喬嶽而不遷。沛元氣之淋漓。未足以喻其變化

也。能知變化。則軼遷轢固。蹴蔡躐韓。煒然有光萬丈矣。孰能御之哉。爾以學止於是乎。生曰然。予曰未也。聖人垂訓。皎若丹靑。所謂載道之經是已。經則萬世之準繩也。推其訓故以竅其原。繹其文義以達其支。使言與理相涵而無悖。去之者方可排斥毛鄭。輘視王馬。而牀所不通矣。爾以學止於是乎。生又曰然。予曰未也。上天下地。其中爲人。號曰三才。功用則均。上帝所降之衷。日保守而勿失。氣或我梏也。吾則防而通之。欲或我戕也。吾則絕而遠之。內外混融。庶幾與天爲徒矣。與天爲徒。則見諸用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所入而不自得焉。是對濂洛之深。泝而拯沂泗之淸冷者也。顧不趐賊。生以爲何如。生避席而拜。請書所與言者佩而行之。予老且病。四方求文者日相迫趣。皆欲塘絕硯以自絕。憐生之篤志於學。因寫以爲贈。

送黃贊禮致祀閩省詩序

惟洪武七年十有一月庚辰。皇帝御奉天殿。羣臣早朝。太常卿唐鐸奏曰。臣昔受明詔。天下行中書。其祠山川百神。或未致恪虔。宜令朝士涖之。臣於浙、鄂、齊、汴、晉於豫章。已嘗奉命從事。若晉、若燕、陝、若閩、蜀、若廣東、嶺南。遠者七千里。近亦不下四三千。宜預遣使者。期以明年春二月集事。臣昧死以上。制曰可。於是遴選奉常官屬及儀曹主事凡七人。時贊禮郎建安黃淵靜實與其列。越三日癸未。陛辭。上諭之曰。敬恭明神。古今恆道也。況親祭之時乎。祭在他人亦所當愼。況職在奉常乎。已盡其職猶難。況欲涖人而使其莊敬乎。皆不可不察也。爾等聞命之後。雖跋涉乎險阻。一言一動。有赫其臨。參前倚衡。無乎不在。勿使一髮非僻之干。庶幾不廢朕命。不然。人非鬼責。將不可逭矣。衆皆稽首至地而退。既退。復勅織造各賜衣一襲。又明日甲申啓行。前御史中丞劉公伯溫、參知政事陶公中立、吏部尙書詹公同文、今禮部尙書牛公士良。咸以爲淵靜遭際昌期。獲將使指以臨涖祠事。可謂寵榮也已。各賦詩以爲贈。而文學法從之臣。濂府成均之賢。與夫方外岩穴之士。亦見諸聲歌以華其行。淵靜請予序其作者之意。肆惟皇上宅中圖治。其對越昊天。毖祀於上下。齋祓一心。凝神於恍惚之中。如將見之。羣臣之助祭者。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以致鴻休洊臻。甘露嘗降。三秀呈瑞。彩雲結鳳。白烏翔飛。和氣充物。化爲豐年。此蓋精明之德。放諸四海而準。無不駿奔走。執豆籩。以薦德馨。然猶慮藩垣之臣。未盡體內廷之意。遣使四出以監視之。方於古昔帝舜之望山川。徧羣神。姬周之咸秩無文。不是過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今淵靜之往也。宜精白志慮。盡承上訓。壇廟有缺圮者葺之。服器有弊汙者易之。牲牷有不肥腯者罰及之。將祭之夕。端笏垂紳。正立壇之左右。申以聖天子成命。使百司及執事之人。祗奉明畏。有若天威咫尺。升降俯伏。穆然無聲。牲俎苾芬。庭燎有煇。神靈洋洋。昭格於上。則夫蕃釐之錫。淵靜亦當與有之矣。淵靜行哉。雖然。神人相依者也。而閩當兵燹之餘。黎民創殘。其或有未起者乎。縱曰起之。其興利去弊之政。或未能盡行乎。淵靜宜知之。歸告於上。此於人神之道。所謂兩盡者也。淵靜行哉。

送趙待制致仕還鄉詩序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丙申。皇上御奉天門。御史左大夫汪公、右大夫陳公。以國子博士趙先生本初年踰

七十。跪而奏曰。博士臣僾。以詩經薦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爲方嶽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爲無功。第以筋力寖衰。而精神不完。願放還山中。以盡其餘齡。制曰可。且加其官爲翰林待制。勅銓曹給誥命。越三日戊戌。僾具朝服詣丹闕以謝。上詔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復問曰。向爲兵部侍郎。出知萊州者。卿之子耶。對曰。是也。上曰。卿誠耄矣。歸養於家爲宜。僾於是以首叩地而退。越七日甲辰。詔出內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先生將行。二大夫各賦詩爲贈。京師人士復以越之古跡分題從而繼作。而司業樂君子善。持首簡授濂爲之序。昔唐國子司業楊巨源。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白丞相去歸其鄉。丞相愛而惜之。奏爲其都少尹。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屬而和之。當時以爲榮。其事若與今相類。然而聖天子優老養賢之意。有非唐之所可及。七十而容致事同矣。天子召見。親加玉音而勞問焉。則無之也。陞之以官。俾爲鄉人榮同矣。出內藏之錢。從而賜焉。則無之也。此蓋皇上勵精圖治。雖天下之廣。四海之衆。老者皆欲安之。使躋於仁壽之域。非特寵其致事之臣而已。斯所以度越前古。而無所與讓也。先生之歸也。見鄉之子弟。導宣上德。俾習爲孝弟忠信之行。出爲時用。是亦報國之一端。若區區倣賀季眞盤旋於鑑湖一曲間。自逸之計則得矣。豈士君子之所望哉。濂亦耄矣。詔許獻歲歸田。乃於先生之行。歷序其故。非惟贈先生也。亦竊思以自勗焉。

送胡十判官西還詩序

牽情緒思。莫難於別離。感物成聲。莫踰於歌咏。是以漢士有河梁之賦。唐人有芳園之集。蓋將序離悼勤。宣休垂烈。姚燕饗於周詩。準樂律於商雅者也。安定胡十判官。辨章公之猶弟也。穎標比栢。茂質方璞。苞韞三靈之秀。漱灌六藝之府。發爲葩藻。思做枚鄒。徵諸謀猷。欲華管樂。頃綰貳車之綬。僉偉右轄之選。安西之幕府。多才。鳳閣之舍人有格。遽投華簪。尋蹔杜若。來遊建業。允映薦紳。時招儷阜之宴。曉勺塞雅之水。冲襟半洽。清聞流溢。蹔其西還。無不東企。於是劉鮻人之春綃。攝織女之秋綺。五色爭輝。八音尤和。既合比興之則。不殊韶濩之奏。爽氣浮游於留庭。夜光陸離於行臺。不鄙疏才。得題雅製。爰擘瓦缶之謠。用相驪駒之唱。其詩曰。白鴈響蕭條。丹葉蝕山樊。繁霜一何縻。肅景孕嚴寒。徹中方成抒。別遣良獨難。汀鷺有笙鳧。饑寶扇微輸。欲奏陽阿曲。芳懷注幽散。情長江流促。人遐岡勢漫。何以寄所思。袖有翠瑯玕。剩作雙松柏。持之贈君鑿。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太原和君希文。呂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肄業成均。通詩之傳疏。積試八分。將與有祿食。俄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爲樂。以翰林待制徵不起。已而中原板蕩。大臣名將。爭辟以爲屬。亦不起。會兵荒相仍。羣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盡。唯希文保障獲完。希文昆弟之孤女。十有六人。當艱難險阻之中。希文又能保全擕持。而卒歸於士族。故人見希文者。咸稱之爲卓行云。入我國朝。大將軍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之。希文卽束裝就道。見上於治朝。與語甚悅。擢爲刑部郎中。未幾。遷太子贊善大夫。且侍書東朝。閑嘗陳其情素云。小臣有母。春秋之高垂八十有四。無他兄弟以爲養。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

子僅四歲耳。烏鳥私情。其能自已乎。言訖。潸然出涕。東朝以其言聞。上惻然憫之。卽日遣北還。夫君子之爲學。動簡編。竭精神。窮年矻矻。猶以爲未足。豈務爲譁世取寵之具哉。亦曰學爲忠與孝耳。然其道無二致。能忠於君。必能孝其親。希文以胄監之彥。雖出而仕。而念母之切。惓惓不少忘。所以終遂歸養之志。希文亦知所以致此者乎。蓋生逢有道之朝。皇上執孝道以御天下。故希文朝有請而夕就塗也。希文之還。服五綵斕斑之衣。戲舞親側。升堂爲壽。宜曰此非兒所能。天子之恩也。耆壽之朋。簪纓之侍。與希文之歸。必行爵授觴。委曲相問勞。又宜曰。此天子之恩。非某所能也。州里從游之彥。嘗受經希文者。必羅拜後先。問朝廷所以遣還之故。又宜曰。此非予所能。天子之恩也。希文果能之。則誠知歸美報上之義。而無愧於學詩者矣。雖然。希文固卓行之士。其能全家以智。活鄉黨以仁。裁出處以義。固人之所難能。然希文不可以是而自足。尤當增益其所學。他時杖策重來。推內聖外王之道。以輔我國家。上躋唐虞三代之盛。使事功勒之鼎彝。名氏升於史册。力無負忠肅公之教。不可徇一夫之私行而遽已也。傳曰。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予蓋於希文望之。

送葉別乘之官通州詩序

栝蒼葉君景龍。新拜通州別乘之命。將之官。前御史尙書劉公伯溫。爲率翰署簪纓之賢。及山林華藻之士。以杜甫詩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爲韻。賦詩餞之。請予爲之序。余謂景龍生名宦之家。自幼習聞詩禮樂之懿。誰不知之。弗俟余言也。其飭己廉介。操心仁恕。每有及物之功。弗俟予言也。至於踐歷中外。涉歷艱劬。物態民情。無不能周知。亦弗俟余言也。無已。則有一焉。聖天子在上。所以宵衣旰食。不敢自暇逸者。豈非爲斯民乎。一州之民欲藉以安者。得非託之景龍乎。景龍務勗焉可也。予與景龍之兄景淵使君游。姓雖異。情則兄弟也。於是爲序其事。復總用前韻作詩十解。緊之首簡云。詩曰。曦陽麗層霄。青芝吐芬蕤。物徽且瑞世。人嘗建奇勳。解一 而兄我所敬。華皓見須鬢。謝卻山中雲。迢迢贊王業。解二 矧君才思多。錦繡照青春。摛文追馬卿。哦詩學李頻。解三 鶴汀接清燕。蕭颯怯新寒。引觴速月吸。倚劍帶花看。解四 一從離嚴扃。十年服官政。疾燈竹葉間。無一非龜鏡。解五 朱衣似銀魚。光彩耀一城。自顧室罄懸。無以附君行。解六 幸有綠綺琴。寶之如珩璜。願君日彈之。勿遺匣中藏。解七 一彈澆風滔。再彈民生足。衆生蒼隴中。行見翹松獨。解八 栩栩亦有徒。如君世寡幾。不見處前竹。迎風自相倚。解九 宦道年年別。別君重離憂。相思定何處。鄰笛起江樓。解十

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天眷有德。戡定四方。以靖安生民。於是我皇帝龍飛淮右。仗劍渡江。天下豪傑。雲合景從。一鼓而江南平。再鼓而汴洛定。三鼓而齊魯秦晉以寧。四鼓而幽燕遼薊悉入版圖。歷數攸歸。大統以正。德威所及。雷動風行。浩浩蕩蕩。罔及無際。於時安南國王陳日煃。鼓舞皇化。遣使稱臣。帝嘉其誠。詔翰林侍讀學士臣張以寧。典籍臣牛諒。賜以印綬。仍其舊封。爲王使者將詔而行。未及國而王薨。其世子日熞。纘志述事。守禮惟謹。遣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告哀於朝。請嗣厥位。帝帥羣臣素服受舜卿。見於西苑之睢殿。惕

問良久。皇情豐然傷悼。退而歎曰。日煒率先內附。朕意西南之民。將有攸賴。不知賢王何去朕之急也。遂親御翰墨爲文一通以祭之。辭意悽惻。讀者感動。即日翰林編修官臣王濂、吏部主事臣林唐臣。奉命以往。且詔世子主其國。取前使者所護王印授之。其德至渥也。嗚呼。皇帝君臨萬國。如天日之照。光無不被。而王之父子能守臣節。如江水之流。勢無不東。上以德而化下。下以誠而事上。君臣之遇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然而漢推九郡。而交阯居其一。唐分嶺南爲二道。置節度。立五管。而安南亦隸焉。地雖僻在炎徼。涵濡中華聲教者已久。固能脩事大國。雖守臣職。昭被寵眷。克保其土地人民。與我國家相爲悠久。播之方今。傳之後世。書之信史。嘉名美績。烜爀鏗鍧。當非他國之君所可及。不亦盛歟。在昔之時。君子有行役者。必賦詩以閔其勤。今舜卿崎嶇萬里而來。中朝士大夫皆念其賢勞。於其還也。發爲咏歌。以道其事。夫導宣上德而布之四方者。史臣之事也。濂雖不敏。乃本諸作詩者之意而爲之序云。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仕。亦繫其遂乎。曰、否。可仕而不仕。不可也。可不仕而強於仕。亦不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在奈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戛戛乎難矣哉。嗚呼。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守遂以九成爲薦。將授之以官。九成慨然曰。不仕古云無義。當草昧之初。兵戈未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解生民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夔龍稷契之彥。趨事赴功。多龔黃姚宋之儔。四方人士。樂觀治化之成。鉏耰而馳騖者。動千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爲巢父。爲許由。爲嚴子陵。蟬蛻塵埃歟。以爲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曹尤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嗟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傳。近擢代縣令。曰宗儒。妙柬爲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爲不美矣。其問學不爲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薛。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蜚英聲於當時。樹芳烈於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避嫌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泗涇之上。日坐臯比。橫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悌忠信。出而事君。又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他仕者留心簿書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爲何如哉。苟謂之仕亦可也。抑予聞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禁林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員。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棄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煖。突不暇黔。予知鶴書之赴隴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九成行哉。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爲國史編修之職。平仲詣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區區幼有羸疾。雖誦文史。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

以聞。上亦弗之強。已而銓曹將別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天末飛雲。悵然有感於中。復走白丞相。許之。戒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去。咸發爲聲詩。而以首簡授予序。平仲予素敬畏者也。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天下。其隆德重望。至今與峨眉爭雄。遺書流落四海。日星赫而風霆噴。璇玉綴而珠璣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表百世。人無異辭。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嚌嚌鄉學之懿。迴淵源於伊洛。蹈軌轍於關閩。義理精微。析如蠶絲。訓考是非。判若白黑。亦既心凝而身履之矣。又奚藉於予之言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姿態橫逸。如陽春發物。或根或荄。或冉或條。或小或大。或圓或偏。各隨其物而暢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變者何如也。是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詞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隱逸及方外之人欲求文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令聞勃然與輝然不可遏。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古者國有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失。紀善惡以示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殆猶山嶽之有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別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爲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世家以錄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春秋之義頗隱矣。荀悅蕭穎士頗譏之。而未能大有匡捄。至司馬溫國公光始取法於春秋。采繫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成一家言。號曰資治通鑑。劉恕直謂非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著爲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廣記備言。以俟刪削。元史幸新修。縱有遺漏。十四朝之行事亦頗粲然可觀。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還也。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紬閱新舊所藏。獨操筆削。而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平仲乎。平仲之家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疎略輕信。上覿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世之懿。肆其舉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吾平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雖凡庸之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惕日。莫能就緒。今年已邁矣。鬢髮皤然。形骸非故。而精神寖衰矣。徒持寸管爲無用空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苟不於平仲是望。果誰望乎。平仲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睇晴雲之孤飛。覩白日之易流。酌巨觥而屬平仲曰。歲不我與。嗟離之言。不足以浼平仲。予之所深望者。不朽之盛事。鑑世之元龜也。平仲幸聽之。顧舉此觴爲壽。平仲曰。敢不唯吾子之命。一飲輒盡。於是抗手而別。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即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白省臣用焉。復慮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惰勤。而唯恐有不及。至於閭里有出爲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局。陳試經義。非悖於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代大小學爲教。而徒泥於訓故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爲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商行賕覓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廁其中。孤叢而羣濟。一鼓吻一投足。輒與

之柄鑿唯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隨儕者日夕與居是故稍能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於此事不爲之長慨今我聖明一遵三代爲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明修己治人之道且爲之擇師尤慎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義於銓曹文旣中格然後自宰相署牒俾權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爲眞其視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當是時越有翁君好古獨以明經舉進士兼工古文辭有司薦之於朝將官於州縣好古以目眚辭衆惜其才不忍聽其去乃試教官用爲廣州教授濒行陶參政中立朱太史伯賢旣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徵予言予聞之師曰牧伯以政爲治校官以教輔治其職蓋鈞重矣夫以一韋布之儒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誠非細故哉好古之行也蓋承上法古與學之意而鑑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閭里之句讀師必月會之授以彝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幾相率而爲進德之歸時雖不設提舉官而府尹之統治部使者之所監實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舉政之善聞於上者好古勗哉毋徒泥訓故之緊文爲也毋徒溺藻麗之詞章爲也好古勗哉

送會稽景德輝教授鄉郡序

成周之時自國都以達於家於黨於術無不置學學必立師師必以仕焉而止及道明德充者爲之然以其國之賢還教其國之人不翅父兄之臨子弟名實之素孚而不親然無閒也惟文之來稔而不渙然無隔也於是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秩秩而相親欣欣以相愛恩義兩盡藹爲太和德成材達有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會稽古諸侯之國今爲浙河東大郡會學宮闕教授員鄉之子弟咸曰盍虧而行歟惟我景先生則然其黃髮老成人又曰揣摩經籍朝夕不自懈著述成書惟我景公則然旣而郡僚聞之府公亦聞之相與謀曰府庠之無師二千石之責也景君之賢信如子弟老成人之語以鄉人之所尊而爲鄉弟子之所師未見其不可也盍上其事於選曹乎選曹旣從其請試景君以春秋經義一通白於丞相府報下如章景君將東還治教事詞林編摩之英成均宿學之士藩府賓僚之賢咸造文若詩榮之而以首簡授濂序嗟夫師道之不立也久矣願求其故後世拘於選格多用異邦人爲之師其實未易孚其情未易稔往往若秦越之相視日夜幸代者之至則望望然去矣今景君之獨能致是者何哉亦曰聖天子在上旰食宵衣以成周爲法然後得遂其所志如斯爾景君之行也當思南渡羣賢之子孫咸萃是邦或以德行文辭著或以道學政事聞世之相去未遠也文獻猶有足徵景君能於此盡心焉則移風易俗之效將粲然可觀矣若曰吾耄及之他尚何所圖不過便祿養於桑梓之邦而已豈惟非鄉之父兄子弟之所望雖濂亦將致尤於景君濂知景君決不爾也故人有宋無逸許時用二君亦鄉先生也聞景君講道於鄉也其將有以翼助之哉景君名昇其字爲德輝云

送許存禮赴北平教授任序

鴻儒之冑傳經爲難非疏髓以接肌盡鉤深而致遠欲承家學罔匪俊賢景伯之貫五經仲師之明三統咸號善繼致宜令聲有如婺郡許文懿公爲武夷之世適作寓內之人師繭絲呂疑析理義之精微紛繁

鉛黃發箋文之樞要究經籍傳著述滿家簞食瓢飲肥遯終世其克生於令子逢尤蹈於前猷務耕耕以自持斂華英而弗耀倡道丹溪衿佩盈集揭徽京登灩旗交驅天池卒馳於盤鶴鋪阜竟辭於猿鴒於是上名宰府試藝銓曹典五教於北藩列諸生於東序朝紳倪倀侯服推尊斜川無愧於小坡西平咸稱爲有子況當勝國之都嘗爲人物之藪教鐸斯振豈是留渡之音藝圃深培佇見菁莪之盛如濂不敏比德知慚秋髮做鬆慨年華之易邁春花夢筆覺文彩之已非粗叨鼎鐘之榮敢忘桑梓之敬偶他鄉之相遇慰昔日之襟期把酒臨風高情闊朗炎燈論道大義昭融胡堪炎之末黔遂江帆之催發雖無落思強綴蕪詞繼前古之芳音首羣英之雅製云爾詩曰有苑者柳生於河壖折以送子而興我懷我懷伊何鄉之文獻人遠言微不絕如綫之子之生實紹前徽彬彬其文郁郁其儀蘭在遠林其香苾芬豈期人知人輙有聞我傳我經其謨孔臧以迪以將以牖其衷叶遙遙北游在燕之域士俗勁悍柔以書詩不見白雲英英在山起而爲澤卉木斯蕃教雨之施功亦如此苟專丘壑孰爲杞梓學貴有用於子實多日送征驂其如別何其如別何獻此春酒後夜相思白月在柳洪武九年正月十八日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徧觀羣書旣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塡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縕袍敝衣處其閒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譔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怡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送王文尙序

上旣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之講說日程

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喻上旨。以爲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令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者攜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措有司。於是會稽王生文冏承命將還。造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冏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山岳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皇上撫有天下今一紀。凡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才出而宣揚盛美。播於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警奮躍以效才技。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冏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師也。尙從而質焉。

送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灩澦之虞。跨馬行篁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沈。下飽魚鱉。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強者。多老死於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爲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余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余甚自愧。方余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余齒已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尙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余。余將不一愧而已也。

送會稽金生序

余居京師十餘年。四方賢士從余遊者衆矣。晚得某生之才。余愛之旣甚。凡見其鄉閭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愛也。今年某生以其友太學郭生濬來見。郭生與某生同邑。出其文數十篇讀之。善馳驟可喜。與之語。義理藹然。余又愛之。旣而郭生又以其同舍會稽金文舉訪予。且稱文舉交朋友有義。見人有才者。事之惟恐不至。善爲詩。太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余又以愛郭生者愛焉。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肖者如野蒿山樾。不培而自長。材者如靈芝瑞木。舉世不一二見。靈芝瑞木之不易得如此。見者苟不愛之。非無目之人。必無識者也。是豈人情哉。自昔國家盛時。材士布列於朝。與其同時者且猶愛之。況今

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絕者如髮。則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也。其可不加愛乎。予怪世之士爲識不弘。見有才者。位尊則忌其蔽吾名。年少則惡其分吾譽。交排競詆。傷至公之道。益知某與郭之交。薦其友爲可愛。而喜文舉愛才之心爲足取也。及文舉將歸省其親。某生爲之求言。余故以愛才之說告之。使見文舉者。若覩靈芝瑞木。然而毋蹈余之所怪也。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於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際其外雖然而溫。粟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蕩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譬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培萬鈞。載舟楫而不難。汙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沈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趨俯仰。飄無一金之貲。處之恆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能脫貧賤。輕富貴而後能享富貴。安貧賤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宋學士全集卷之九

序

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

天地正氣。絪縕輪囷。不折不回。行乎太虛。在物受之。則爲解廌。爲屈軼。在人受之。則爲剛烈之士。剛烈之士。貴勢莫能加。威力不能變。參乎氣化。關乎治體。其重於物。又不翅百千焉。嗚呼。正邪不兩立。正氣伸則邪沴屏消矣。我國家始建國江左。輒從秦元之請。立按察司。設官分職。彈劾百僚。所以伸正氣也。迄今垂二十年。憲度益嚴。遴官益精。有若山西憲僉張君孟兼。尤號稱職者也。孟兼性硬亮。不善爲依阿。人有曲必面白之。雖斷沮萎縮不暇顧。然亦無他腸。當良朋盍簪。酒酣耳熱。抵掌笑談。胸中森然芒角。必盡吐出乃已。其氣袞袞不竟。名上中朝。選教胄子。久之。遷南宮奉常。奉常南宮掌禮儀郊祀之事。無以攄其耿耿。及今出持使節。知孟兼者謳曰。孟兼行哉。民生休戚無不得言。吾見軺車夕至。而封章朝上也。貪肆舞法吏。吾見望風投劾解印綬而避去也。民冤之不伸。戾氣鬱結。吾見渙然而冰釋也。孟兼行哉。雖然。鷙鳥之揚揚。不如威鳳之雝雝。狡猊之蠅蠅。不如祥麟之容容。刑法之堂堂。不如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苟有德焉。又何愧王之不革行哉。愧王革行。正氣之復。正道之行也。孟兼盍於此而留意哉。吾鄉先達。自宋以來繡衣持斧。林林見稱於時者凡六七人。嗣芳猷而繼遐軌。輒於孟兼望之。孟兼行矣。孟兼稱於古文

辭。前御史中丞劉公極稱道之。尤深名理之學。其與李祕監泰往復論性書。上徹九重之聽。嘗召對左掖門。士林以為光榮云。

送黃仲恭赴官餘姚序

烏傷黃仲恭。翰林侍講學士黃先生之子也。以蔭補官同知餘姚州事。將行。縣大夫及鄉之耆俊、先生之門人。咸往餞於繡湖之上。離觴既傾。縣大夫進而言曰。同知之職。在昔為郡丞。為別駕。為司馬。雖均號上佐。其實非事之長。而州牧或得以辟竝之。今則出於朝廷之命。事之大小無所不當問。其職之不輕也較然矣。奈何官失其分。強者恣於自將。與守抗衡。弱者依阿取容。又一切局於鉗制。不敢吐一氣出一辭。二者胥失也。方今四海虛耗。財用乏絀。民心危疑。為天子佐二千石者。當如是耶。願仲恭以此為戒。鄉之耆俊又進而言曰。先王之制酒醴。一獻之間。主賓百拜。所以避其禍也。後世為麴蘗之沉。終日昏冥。鮮有不僨厥事。昔之人嘗有碎力士之鐺。破鸚鵡之杓者。所以藥沈痼、拔深溺。進新德也。願仲恭以此自勗。先生之門人又進而言曰。士君子非以傳圭組為難。能世其德業為難。仲恭先居士以布衣欲借劍斬佞人頭。其剛大之氣。至今可掬。先吏部又以學識受知丞相。官業益顯。今尊公先生又以文章為海內第一。學者仰之如北斗。如泰山。繼其後者。不亦難哉。願仲恭以此自勉。仲恭皆再拜曰。梓雖不敏。敢不夙夜祇率。嗟夫。今之贈人以言者。多貢以諛辭以相悅。孰有如數公者乎。稽其所言。縣之大夫。所以勗其職也。鄉之耆俊。所以樹其德也。先生之門人。所以昭其世也。能是三者。其何愧先生之子耶。仲恭尙慎哉。仲恭才贍而智周。能力於行。弗滯於物。其必有以處之矣。濂受學於先生最久。而與仲恭遊尤密。敢直紀其事。復賦河有行舟四章以別。詩曰。河有行舟。其水瀰瀰。之子於征。其去如矢。河有行舟。其水浪浪。之子於征。言戾海邦。河有行舟。其水沃沃。之子於征。曰佐州牧。之子行邁。我懷孔悲。有椒有蘭。苾如芬如。持以贈子。綴之裳衣。吁其別矣。如何勿思。

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

皇帝卽位之明年。四方次第平。乃詔文學之士萃於南京。命官開局。纂修元史。爰自太祖開國至於寧宗。凡一百二十六年。已據舊史隱括成書。而元統迄於終祚。又三十六年。遺文散落。皆無所於考。丞相具以上聞。帝若曰。史不可以不就也。宜遣使天下訪求之。於是儀曹會諸史臣。發凡舉例。具於文牘。遴選貴盛等十有二人。分行各省。僉以為北平乃元主故都。其文獻必有足徵者。非精練博敏之士。未易以集其事。予友仲善。方司膳成均。實膺其選。戒行李且有日。與仲善游者咸為賦詩。以予嘗與刊修之末。俾題其篇端。嗚呼。傳有之。國可滅。史不可滅。然既亡其國矣。而獨謂史為不可廢者。其故何哉。蓋前王治忽之微。興廢之由。得失之效。皆可為後王之法戒。史其可滅乎。然自漢以迄於近世。類多羣臣奏請。始克緝成典籍。惟我皇帝既承大統。卽出自淵衷。孜孜以纂修元史為念。則其神謨睿斷。卓冠百王。偉哉深仁。與天同大。巍巍乎不可尙已。仲善行哉。探石室之遺餘。詢名賢之紀錄。俾信史免於闕文。傳諸後世。其不有望於仲善矣乎。仲善行哉。弔齊魯之故墟。撫幽燕之陳迹。呼酒長歌。拔劍起舞。將又不在於仲善矣乎。然則仲善

哉行亦壯矣。若予者年踰六十。髮白神耗。不能逐車塵馬足之間。以攄寫其中情。仰睇飛雲。唯有慨然遐思而已。然而鋪張上德。以昭布四方。垂諸無窮者。史臣之事也。甯敢備書之以為序。而區區離別之懷。有不暇計也。仲善姓呂氏。章貢人。有學有文。其聞譽蓋藹然云。

送徐教授纂修日曆還任序

洪武六年秋九月。皇帝御謹身殿。從翰林學士宋濂之請。妙柬文學之士四三人。纂修大明日曆。而詔與吏部尙書詹同司總裁事。當是時。杭州府學教授徐君大章、實在選中。開局於內府。日給太官之饍。而命中貴人謹閽。非奉敕旨不敢入。其事至嚴也。濂時與大章晨入而申出。凡興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績、采章文物之懿。律曆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商榷而謹書之。濂年加耄。不能有所裨為。唯發凡舉例而已。其助我者。大章之力居多。越四月書成。共一百卷。適日上壽。登盤龍金匜中。獻於丹陛之下。縉紳之家爭欲薦大章入詞林。大章堅以足疾辭。濂因為陳情於上。乃詔賜文綺纖絡各三襲。錢六千文。仍俾其職為眞。故事教授。試職三年。俟有材奏功。方許眞授。大章將未朞年。乃異數云。大章將還治教席。濂餞之秦淮河上。與之言曰。教授之職雖設於宋。其任亦云重矣。在紹聖初。詔令中制科。及進士第上五人。禮部奏名上三人。府監廣文館第一人。始令為之。大章起布衣而輒膺其任。豈無其故耶。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由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大章以一教授之微。乃召入史館。與編摩之列。又豈無其故耶。蓋大章博覽載籍。發之於詞章。徧紫波榮。峻潔鮮明。威儀儼雅。又足為後進師表。聲名籍籍起儒林間。當此聖明之朝。材成求賢。不於其官於其人。故大章致此無難也。然而黃琮之貢。必登於方明。大雅之音。必奏於清廟。理勢則然。大章以溫然之姿。鏘然之文。乃婆娑下教於一郡。如惜才之論何。濂誠老矣。髮種種被肩矣。聰明不及於前時矣。詞林清切之班。非大章誰所宜處。行將力薦而用之。假使大章實不良於步趨。雖臥治之亦可也。大章以為何如。明年春正月。友生金華宋濂序。

送王子充字序

同門友王君子充謂濂曰。褘名凡三易。初名偉。次名淳。後復更今名。文雖易。皆從韋者。以其聲之近也。其名偉暨淳。時鄉先達內翰柳公、文學吳公、皆為之說。唯今名未有暢其義者。幸同游學黃文獻公之門。敢以累吾子。嘗有以詳告褘也。濂曰。子充其欲存古之道哉。夫褘之為物。古之蔽膝。所以被於裳衣之上。蔽前者也。其制則上廣一尺。下倍之。長又倍之。頸視上廣劣其半。肩之革帶視頸又去五之三。其名則江淮謂之褘。或謂之韍。關西東謂蔽膝。魏宋南楚謂之大巾。齊魯之郊謂之袯。襦西南蜀漢謂之曲領。或謂之襜襦。又謂之襏。陳楚謂之袚。其義則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唯知蔽先後而已。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其初也。今吾子充閒居烏傷溪上。日求四庫之書。嗚嚼其芳潤。而馳騁厥辭。燄火炎而交龍飛。林黯緗而川花鮮。繁霞紫而頳虹迴。可謂能一時之至文矣。今乃以褘為名。而子充是字。殆欲存古之道。以反無文之文乎。無文之文。其文之初乎。於戲。子充之不忘乎初者。豈直文而已哉。由是而充

7

之洒醴嘉矣.必思玄酒明水之爲尙焉.莞簟安矣.必思蒲越槀鞂之爲貴焉.黼黻文繡美矣.必思疏布之可登焉.丹漆雕幾華矣.必思素車之可乘焉.昔者先王以此變神明而防民行者.欲人反始尊質也.子充率是道也.泰古熙醇之行可馴致矣.夫以燔黍捭豚.不可施於禮文繁縟之日.卷領結繩.不可用於太樸分散之時.此無他.勢有不同也.况爲士者.當與世推移.因其所宜.變而通之.以潤國家爲務.而欲泥古之質.譏今文.譬猶圓枘而方鑿.必有不合者矣.雖然.此非所以言子充也.子充厲古學而悖古行者.其心亦豈愜戾於今哉.蓋古之士也雍.今之士也爽.古之士也白.今之士也墨.古之士也靖.今之士也莽.古之士也貴.今之士也賤.子充欲存古之道者.其將反始而尊質乎.成己成物之道.皆能由是而充之.庶幾無愧於名若字矣乎.濂也不敏.亦嗜古學者也.姑因子充之請.爲詳舉諸經之疏.及爾雅方言說文釋名等篇.而暢其義如此.若所云婦人之褘.謂綃縠也.卽希褸也.王后之服褘衣.謂畫袍也.褘當爲翬.卽翬雉也.五彩純備者也.皆非子充命名之義也.

贈行軍鎭撫遇里古思平寇詩序

至正丁酉春三月.括寇復興.蟻集蜂攢.衆號數萬.遂陷婺之永康、蔓延東陽.二郡震驚.惴惴度日.莫保朝夕.行御史府聞其事.欲命將討之.詢謀於衆.僉以爲遇里古思公名進士也.今長治越城中.生聚.而其人文足以附衆.武足以威敵.若討之.莫如公宜.於是命公總護諸軍以行.公受命已.卽禡纛於門.袚施就塗.如拯溺焚.三月甲申.抵東陽.公延見耆老.訊以山川險阨.與盜出入伍狀.笑曰.賊在吾目中矣.當爲君一鼓卻之.乃申號令.整部伍.扼其要害.分屯方巖山.夏四月庚戌.命諸將黃中等.以奇計紿賊.賊方椎牛豕高會.聞兵至.皆吐舌相顧.諸將橫槊大呼而前.自巳及未.大小戰十二餘合.士卒奮勇.無不一當百.擒僞將軍三人.斬首六百級.奪旗鼓槍矛無算.乙卯.賊復悉衆出戰.諸將踴躍用命.兩兵方接.公親統精銳兵截其衢.賊大潰.追逐二十餘里.斬首八百級.擒僞將軍六十有六人.辛酉.兵進屯胡陳.諜知賊所在.縱兵深入.賊已宵遁.焚其廬舍殆盡.賊自是不復能兵矣.壬申.師還.邦人士相與曰.進士之效.久不白.武夫俗吏.恆指斥以爲戲.譏者短氣.公本一書生.仗劍卽戎.而其功烈輝煌如此.彼齷齪者.縱人百其喙.尙敢謂儒無人耶、若公之爲.亦可謂有文武全材者矣.嗟乎.自括寇之興.凡其所涉之地.百里無居人.豈惟無居人.方蒻鑿出師.鄰方嶽大臣不能禁.侵掠其鄰.豈有與寇不相遠者.公帥師而來.不爲不久.邑悅恬嬉.若不知其兵在其境者.又非公之賢耶.然則公之有勳於吾邦者甚大.欲賦之以犧牲.則犧牲公之所自有也.欲投之以玉帛.則玉帛非公之所好也.其將何以爲公之報哉.夫鋪張盛美.播之方今.而傳於後世者.莫如詩歌.吾黨之士.盍留意乎.衆皆曰然.於是陳樵先生倡之.邦人士咸作之.而命金華宋濂序之.

贈龍泉簿蔡君序

玄默攝提格.其月白余.氣清候沖.鮮麗.襲衣.齒髮生白.而走也.獨居.有美蔡君.龍淵之淵.容儀偶偶.言辭熙熙.不觀其行.心已必其有爲.鄒之儒紳.僉曰嚴哉.是夫也良.使民嚮以綏.剏僞禾卒.塗而張之.旋迪未復.宇而事之.征賦方繁.均而則之.妖魃害稼.祠而斥之.吏有所程.民有所依.自此而升.其誰曰不宜.世有

恆言.虎豹師師.據山之嵎而百獸辟易者.則以其威.鷹鸇梃梃.游林之隈而衆鳥懾服者.其力之施.當世變俗移.愈闇而渦.方將峻法以繩其奸.而寬緩是務.何言之迂.嗚呼噫嘻.民其殆.而物之生也.每因秀於多術之鑿.而中坼於春三之暉.雖安桴粥.麥秀兩歧.較之殘民以逞、而傷天和者.又孰是而孰非.不有伊人.其貽於危.微吾蔡君之事.而感慨於斯.白牛老生.援毫引辭以白其勸.以揭其輝.以播於時.知之者謂足爲在位者之戒.不知者以爲可怒可愕.而詆余文之詭奇.

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

余家食時.有同門友宣君彥昭、爲溫之平陽判官.嘗報政而歸.州之文學掾林成之、實護送來浦陽.成之以余頗知學也.自浦陽謁予金華山中.相與講學術異同.論風俗淳漓.至更闌月落.蟬聯不得休.臨別造四言一章以贈成之.既去.西東絕不相聞.予亦應中書之聘.出仕熙朝.有從平陽來者.輒詢之.咸言成之處煙霞泉石閒.詠詩讀書以爲樂.予亦爲之躍然.顧自念相望二千里.不知何時與成之盍簪乎.今年夏.予在南宮.忽有踵門而拜者.予弗能識之.叩其姓氏.則成之也.嗚呼.相別未十年.壯者日益衰朽.至熟視良久.亦不記其顏貌之舊.人事之不堪把玩如此.可勝歎哉.於是與之坐而慰勞之.成之類徃來於予門.問詩若文之法.予以舊游之故.歷舉體製之殊、音節之異者.臚列之.未幾.成之忽來告曰.小人有母.貧窶不能存.雖幸竊祿於朝.而烏烏私情.懸懸不能忘.昨已請於廟堂.陳其中情.涕與淚俱下.執政大臣憐其志.予告一百日.俾迎養於南京.今將行矣.執事其能賜之一言乎.夫成之爲遐思先生五葉孫.先生賢考亭夫子高弟.世稱十哲之一.其家世之懿.不俟言也.成之以茂才貢上.銓曹擢爲侍儀舍人.出入禁省.日覲天顏.整肅乎鵷班.峙立乎螭坳.其寵榮非他職名所可比.今又奉板輿迎親而來.母子怡愉.聚於一堂.何人不慕豔之.亦何俟予言也.無已.則有一焉.予與成之別後.成之學問日新.予則摧落不振.四庫之書廢忘者十九.視昔相見時若兩人焉.此無他.習與怠相仍.氣隨世所移故也.成之宜益自策勵.毋若予之所爲.則下不失家世之懿.上無負國家之恩.予與成之言者止此而已.若夫溫之先儒.卓然以學術名家.或沈潛性理.或有志事功.或推明經制.大抵與吾婺諸賢同.其於醇疵得失之間.多有可議.予雖欲言.雖更僕亦不能盡也.倘容他日爲成之發之.成之名伯生.篤實好學.有士行.絕不同於流俗云.

贈林經歷赴武昌都衞任序

莆有林君士衡、由進士起家.署爲此部主事.政成.遷武昌都衞經歷.中朝士大夫相率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昔者艾軒林文節公謙之.有慕伊洛之學.聞吳中陸子正得和靖尹氏之傳.因往從之.自是專心於聖賢踐履之事.一言一動.莫不以禮.遠近學者.翕然尊事之.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實自艾軒始也.艾軒嘗言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益遠矣.嗚呼.其言不亦至哉.艾軒既沒.其道一傳於林文介公學可.再傳於陳文遠公元潔.前承後引.重徽疊照.新學小生.咸有所師法.非先王之言弗道.非先王之行弗行.人號之爲小鄒魯云.迨今垂三百年.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家敦仁義而悅詩書.盎然非他郡所可及.君子之澤.何其深且長哉.今吾士衡.固艾軒諸孫

也。其家學淵源。不俟言矣。文行之謹勅。亦從可知矣。其治獄刑皆用法寬恕。士君子復許之矣。今擢爲戎府元僚。則其協比師率。輯和兵民。修治戎器。用戒不虞。此特其所優爲者爾。雖然。未可輕也。武昌爲湖湘一大藩障。其行中書所轄凡二十七府。府各置衛。或千夫長戍之。而都衛總其凡。其職與省臣鈞禮。地連數千里。戍兵數十萬。其練閱之方。征調之節。唯元戎能制之。元僚能贊之。其任之重也較然矣。自道學不明。學者趨籤傳註支離之習。不復見諸實用。談兵之家。尤以白面書生嘗之。士衡宜知所自重。庶幾乎其可也。雖然。予竊用是呫呫爲哉。昔也艾軒提點刑獄廣東。親檄郡兵。破殄嶺南郡醜。阜陵聞之。悅曰。林某儒生。乃知兵耶。特加直寶謨閣。是知有用之學。可以治兵。可以撫民。可以興禮樂。可以移風易俗。無所往而不當。士衡尙推家學而行之。其有不獲者哉。況當聖皇御寓。四方無烽燧之警。鳥鳥鼯鼯。不異於唐虞之世。士衡日與大帥共論文武忠孝之道。使動在盟府之臣。保其寵榮以終其身。以遺其子孫。暇則雅歌投壺。發舒性情。寫寫篆經。一惟伊洛之是趨。俾人人咸稱之曰。是子也。無愧艾軒之後人者也。顧不盛歟。士衡之行。吾言止此而已。

贈鄭院判序

有其術而無所於用。値可用之機而人不能任之。欲望其以有成者。百家之所難也。惟醫爲甚。扁鵲華佗。天下固不常有也。使有之而値淺易之疾。過難語之人。上之不足展吾術。次之不能從吾所欲爲法宜鍼而責我以砭。法宜實而命我以虛。乖逆拘執。卒之與庸醫無異。是豈醫之罪哉。勢使然也。誠有善任人者。惟吾所用而不較。期以成效而不泥於私謀。人人皆可得而免矣。故疾有死於過愛。而生於達理。過愛者恐其危而不肯任人。達理者知非己之所能爲。則信人而求其成效。其達者乃所以生之。而愛乃所以殺之也。若贏越承宣布政使陳君彥銘。其達理者與。陳君之妻。免身得寒疾。羸弱已甚。徵太醫院判官鄭君某藥之。鄭君請曰。愈否在吾。幸無撓我。陳君許諾。鄭君乃視脈所宜。集藥之良而療之。或謂藥性與疾戾。以語陳君。陳君不聽。任之不疑。已而果愈。陳君出金帛謝之。鄭君辭曰。子善任我。故得使子不我任而自用。雖欲愈可得耶。且金帛非所欲。子嘗善太史宋公。得其文畀我足矣。陳君以其言告余。謂陳君之善任人。鄭君之不伐其事。皆可稱。且類古之爲治者。蕭曹房杜。雖爲俊傑之士。使其時不善任之。黎庶何以享隆平之譽。而其名聲事業。何以垂至於今乎。然則二君之事。取喩則遠矣。序而傳之。豈特可爲任醫者之勸乎。

贈會稽韓伯時序

越韓君伯時。從府君辟爲山陰教官。名上尚書吏部。吏部同儀曹集林議。命經史二題試之。考定入格。伯時將還山陰涖教事。徵一言以爲別。余聞古之學者必有師。師以傳經爲尚。術業有專攻。授業有源委。如田何之於易。夏侯勝之於書。浮丘伯之於詩。劉歆之於禮。張蒼之於春秋。皆遞相祖述。不敢妄爲穿鑿之說。人心壹而教化美。爰此時爲然。自師廢民散之餘。學者不必有師。師不必以傳經爲務。以致家自爲學。人自爲政。而大道或隱矣。近世婺越之間。有二大儒出焉。曰許文懿公。曰韓莊節公。皆深於濂洛關閩之

學。謹守師說。傳諸弟子。而不爲異言所惑。其布之方策者。視於金科玉條。不敢輕有改易。四方之人類能辯之。觀其容止。聞其論議。則曰彼韓公之門人也。此許公之高弟也。薄俗之習。因此爲之一變。余生於婺。與許公同鄉里。雖獲一拜床下。而求及與聞道德性命之言。而許公棄捐館舍。遂從其徒而私淑之。韓公在越。不遠二百里。會其已亡。欲一見且不可得。而況於其餘者乎。余竊自念。爲韓公之學者。布滿遠近。尙幸見之。如私淑許公之徒者。久未能逢其人。今年夏。乃於京師獲與伯時遊。伯時韓公諸孫。而又得卒業於其門。其人溫如。其文煇如。其言論鑿如。是誠無愧於家學者。庶幾有以畢余之志。適總裁史事。未及與伯時相卽磐。而伯時將去。反欲徵余序以識別。余將何言哉。雖然。山陰雖小邑。亦古者子男國也。伯時之行。以人師自處。邑之子弟。皆北面而受業。使乃祖韓公之道益明。斯蓋不辱於傳經之家矣。後之君子稽其源委。寫以成圖。如田何夏侯勝諸人故事。夫豈不可哉。顧余不敏。操無用之學。徒以空文。出應時須。晝夜塗竄。日不暇給。思欲如許公家居講授而弗之逢。其於伯時之去。寧不歆艷於中乎。異日投簪而歸。當謁伯時於越。相與泛賀湖之晚波。挹禹山之秋翠。以盡私淑於伯時者。亦豈爲晚哉。伯時以爲何如。是爲敍。

贈醫師周漢卿序

余與松陽周君漢卿。以醫名者。久矣。一日余壻鄭叔韡復來青蘿山中。述其詳。曰周君之醫精甚。他固不能知。姑卽士君子所常道者言之。括蒼蔣仲良。左目爲馬所蹄。其睛突出。懸如桃。羣工相顧曰。是系絡既損。法當瞽。周君笑不答。以神膏封之。越三日。目如初。華川陳明遠患瞽者十齡。百藥屢試而不見效。自分爲廢人。周君視之曰。是翳雖在內。尙可治。用鍼從背入睛背。掩其翳下之。目戢然辯五色。陳以爲神。武成男子病胃痛。痛不可忍。嚼齒刺刺作聲。或奮擲乞死。弗之得。他醫用大攻湯治。皆不愈。周君以藥納鼻竅中。俄大吐。吐出赤蟲尺餘。口眼咸具。痛卽止。東白馬氏婦有娠。歷十四月不產。形瘠且黑。周君脈之。曰非孕也。乃爲妖氣之所乘耳。以藥下之。一物如金魚。疾旋已。永康應童嬰腹疾。佝僂行。久不伸。周君解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周君刺其一。魄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趨無留行。長山徐嬪遘癇疾。初發。手足顫掉。褫去裳衣。羸而奔。或歌或哭。或癡曳如舞木偶。粗工見之。吐舌走。以爲鬼魅所惑。周君獨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虎林黃氏女生瘰癧。環頸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瀋出。右手拘攣不可動。體火熱。家人咸憂。趣匠斲棺衾。周君爲劃竅。每長二寸。其餘以火次第烙。數日成痂。痂脫如恆人。於越楊翁項有疣。其鉅類瓜。因醉仆階下。疣潰。血源源流。凡疣破。血出不休。必殺人。他醫辭不進。周君用劑膠其穴。血卽止。烏傷陳氏子腹有肉隱起。捫之如罌。或以爲奔豚。或以爲癥瘕。周君曰。脈洪且芤。癰發於腸也。卽用燔針如筴者。刺入三寸餘。膿隨針射出。其流有聲。愈。諸暨黃生背善曲。杖而行。人以風治之。周君曰。非風也。血澁不通也。爲刺兩足崑崙穴。頃之。投杖而去。其醫之甚精如此。鄉紳先生宜有以發之揚之。敢以序文爲請。余惟古之神醫。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決脈結筋。搦髓揲荒爪幕。以爲治。所謂鍼精易形者也。今則人誰知之。其次則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抗毒熨之法耳。是

法亦絕不傳。其僅存於世者。往往不能用。用或乖戾。以致夭閼而傷生者多矣。夫醫者民命所繫。一投丸之間。一授箴之際。則安危由此而分。何可不致謹於斯邪。昔司馬遷立倉公列傳。其所治自齊侍御史而下凡十有餘人。皆歷疏其病狀。辭雖繁而不殺者。其意蓋有見於此也。余敢竊取斯義。備以叔韡所述。序次成文。以遺周君。又安知他日脩史傳者無采於余之言哉。余耄矣。且有脾禍。吐涎日二三升。蔓延將四稔。叔韡倘邀周君以起余之疾者乎。

贈別胡守中序

予在金華山中。聞遷人有胡恆先生。學該才雄。其形於篇翰間。春華敷而秋濤明。卿雲爛而甘澤滋。陰陽倡而律呂和。予喟然曰。是何其文之鏘鏘哉。焉得摛瓊屑而爲之食。斛玉漿以爲之飲。俾其蔚而康也。及余來江左。道出遷上。遷上父老又言先生蓋有道者。嘗館人遠。兵禍孳孳。蹌走人指將及千。先生避舍舍之。復割飡糧與共。明日或即盡無憾。未幾遷亦亂。先生室廬毀。備歷艱險。昔有寄黃金者。先生瘞之與同臥起。一年事定。寄者已貲勿問。先生上謁。解還腰中金。或譏其愚。先生曰。吾重吾信。金爲輕。予又驩然曰。是何其行之彰哉。老父言已。指先生之居在翠微隴篠中。矯首西眺。不能挾天風一至其處。悵然久之。庚子冬。予獨處金陵官舍。方著書自娛。忽有客來叩門。童子執帖入。覽其氏名。則先生也。予驚喜出迎。不覺屐齒之折。既見。目其貌。粹而莊。耳其言。粲以文。余又喟曰。是豈非藹然君子人哉。自是日與之遊。覈析名理。翩切文史。及辨覈上下古今事。愈出而愈無窮。向之所聞。其誠足徵矣。予方將贊先生以進學。一旦忽辭予曰。江風脩脩。歲聿云暮矣。昨夕夢梅花翹春。鶴以招我。某其歸歟。余曰。嗣有先生徵矣。恨不一接。今弗久輒別。奈何。先生曰。吾髮雖種種。力尚強。子年亦未耄。惡知不久相從於山水之間乎。余因呼酒謂先生曰。三洞雙溪之勝甲東州。三秀之芝。冰玉之蕤。晝夜恆羅生。當與先生采之。先生若弗從。予有如此酒。先生復勺水以酢予曰。陵陽敬亭。其紫翠蔚然在望。陶明府、庾內史。皆往游焉。其遺跡尚有存者。吾將往焉。巢雲松而餘精魄。子倘不我同。有如此水。於是相與大笑。抗手而別。

贈賈思誠序

同里張君以書來謂濂曰。壬辰之秋。兵發中原。大江之南。所在皆繹騷。時惟伯嘉納公持部使者節。來涖浙東。慎簡羣材。官而任之。以保障乎一方。余雖不敏。公不以爲無似。俾攝錄事判官。判官職在撫治一城生聚。凡其捍禦綏輯之策。不憚晝夜而勤行之。以酬公知遇之萬一。然節宣之功不加。日積月深。以勞而致疾。疾之初作。大熱發四體中。繼之以昏仆。迨其甦也。雙目運眩。耳中作秋蟬鳴。神思恍惚。若孑孑然離羣而獨立。若御驚飆而遊行大空。若乘不繫之舟以簸蕩於三峽四溟之間。殊不能自禁。聞丹溪朱先生彥脩。以醫名四方。亟延治之。先生至。既脈。曰。內搖其眞。外勞其形。以虧其陰。以耗其生。宜收視返聽於太虛之庭。不可專藉藥而已之也。因屬其高第弟子賈君思誠。留以護治之。賈君即視余如手足之親。無所不致其意。慮余怒之過也。則治之以悲。悲之過也。則治之以喜。喜之過也。則治之以恐。恐之過也。則治之以思。思之過也。則治之以怒。左之右之。扶之掖之。又從而調柔之。不特此也。其逆厥也。則藥其湧泉以寤

之。其怔忡也。則按其心俞而定之。如是者數年。不可一朝夕離去。寧食不鮮羞。衣不裼裘。何可一日以無賈君。寧士不鄉。客不公侯。何可一日以無賈君。余疾於是乎告瘳。而賈君有功於余者甚大矣。子幸賜之一言。多賈君之善。而昭余之不敢忘德於賈君。不識可不可乎。余發張君之書。重有感焉。世之爲民宰者。恆飽食以嬉。其視吾民之顛連。漠然若秦越肥瘠之不相維繫。非惟不相維繫。又騖其髓、刳其膏。而不知止。孰有如張君勤民成疾者乎。世之醫者。酬接之繁。不暇雍容。未信宿輒謝去。至有視不暇脈。脈不暇方。而不可挽留者。孰有如賈君調護數年之久而不生厭者乎。是皆可書。余方執筆以從文章家之後。此而不書。烏乎書。雖然。今之官政苛虐。敲扑椎鑿。惟日不足。我民病此久矣。我瞻四方。何林林乎州邑之間。其有賢牧宰能施刀圭之劑。以振起之者乎。設有是。余雖不敏。猶能研墨濡毫。大書而不一書。是爲序。

贈孔君序

余來江寧之四月。與楊君某會於郡庠。楊君謂余曰。曲阜孔君克敬。宣聖五十五代孫也。通儒家言。習唐人古今詩。往往婉麗如晴葩嗣春。能有餘妍。得言外含蓄之意。然猶患學之未充也。將負笈游大江之南。適監察御史安道調官江寧。遂與之偕來。居無何。南北道絕。遂莫能歸故鄉。青燈照影。孤坐寥閴中。思尼山之想得。悵泗水之淵淪。未嘗不潸然隕涕。吾黨之士憐焉。子宜爲文以宣其沈鬱。庶幾有以紓夫道也。余謝曰。克敬未余識也。余何以文爲。楊君曰。吾聞釋人之所難忘而能喻之以至理者。唯文章之士則然。子幸終爲之。毋以不識其面辭也。余曰。人生寄壤間。坎止流行。曷嘗有一定哉。譬之西風木葉。飄寘於川之中。其迴旋轉移。有直達長江者。有泊於石磯而栖於浮萍者。有弗離其故處者。一委之自然而已。何所容其心哉。若膠膠泥於土著之間。殆非也。以克敬之家言之。其先本宋人。至防叔始奔於魯。遂爲魯人。其後裔亦不專居於魯也。太子少傅滸。則移於會稽。撫州守博、太學博士端朝。則徙於信安。通城令端植。則遷於江夏。處士管。則分守臨川。皆求其故。多因患難來奔。而遂成巨族。或以詩書擢進士第。或以政事列剌雄藩。或以文學主教庠序。竟殺輝暨。後先相望。初不拘拘於泗水之懷、尼山之思也。雖然。父母之邦。親戚聚焉。墳墓存焉。遠而去之。豈人情所欲哉。第以世變之來。紛紜轇轕。有非智力之可爲。能存喘息而復齒於衆士。不翅足矣。他尚何疑哉。克敬之所疑者。則宜曰。我孔氏之子孫也。孔氏之道。大如天地。明如日月。信於四時。堅如金石。夫人之所當學也。況吾爲其後者乎。是則可疑也。克敬能若是。則雖闕里之遠。人孰得而愧之。脫有不然。雖衣博衣而立魯東門。日號諸人曰。我孔氏之子孫。亦君子之所不與也。克敬懼之哉。抑余聞九苞之鶵。決生於岐山之鳳。千里之駒。必產於渥洼之馬。用世之才。多出於神明之胄。克敬之賢。余知其不特通儒家言及能詩而已。負笈之志。蓋未艾也。他日道益凝。聲聞將日昭。江寧之有孔氏。其盛與信安、江夏諸族等。又當自克敬始也。余之有望於克敬者。不亦遠乎。楊君曰。子言美矣。其理亦至矣。可以宣其沈鬱矣。盍書以贈之。余不敢辭。

贈梁建中序

虎林梁君建中。妙年嗜伊洛之學。而復有志於文辭之事。下筆滔滔數百言不能自休。取而觀之。皆典雅

可玩。一時士大夫皆稱譽之。建中不自以爲足。復來問文於余。余也賦質凡庸。行志弗強。行年六十。曾莫能望作者之戶庭。間嘗出應時須。皆迫於勢之不能自已者。爾當何以爲建中告哉。雖然亦嘗聞之師矣。文非學者之所急。昔之聖賢初不暇於學文。體之於身心。見之於事業。秩然而不紊、粲然而可觀者。卽所謂文也。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則其見於言自然光明而俊偉。此上焉者之事也。優柔於藝文之場。饜飫於今古之家。搴英而咀華。溯本而探源。其近道者則而效之。其害教者鋤而絕之。俟心與理涵。行與心一。然後筆之於書。無非以明道爲務。此中焉者之事也。其閱書也、搜文而摘句。其執筆也厭常而務新。晝夜孜孜。日以學文爲事。且曰古之文淡乎其無味。我不可不加穠豔焉。古之文純乎其斂藏也。我不可不加馳騁焉。由是好勝之心生。誇多之習熾。務以悅人。惟日不足。縱如張錦繡於庭。列珠貝於道。佳則誠佳。其去道益遠矣。此下焉者之事也。嗚呼。上焉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中焉者斯可矣。奈何中焉者亦十百之中不三四見焉。而淪於下焉者。又奚其紛紛而藉藉也。此無他。爲人之念弘。爲己之功不切也。余自十七八時。輒以古文辭爲事。自以爲有得也。至三十時。頓覺用心之殊。微悔之。及踰四十。輒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雖深自懲戒。時復一踐之。五十以後。非惟悔之。輒大愧之。非惟愧之。輒大恨之。自以爲七尺之軀。參於三才。而與周公仲尼同一恆性。乃溺於文辭。流蕩忘返。不知老之將至。其可乎哉。自此焚毀筆硯。而游心於沂泗之濱矣。今吾建中孜孜緝文。思欲以明道爲務。蓋庶幾無余之失者。而余猶爲是強聒者。文之華靡。其溺人也甚易之故也。雖然。天地之間。有全文焉。具之於五經。人能於此留神焉。不作則已。作則爲天下之文。非一家之文也。其視遷固幾若大鵬之於鷦鷯耳。建中尙勉之哉。建中尙勉之哉。

太史公生平以文章名天下。而其該貫羣籍。窮極經史。蓄積皆醲於古人爭長者。人未必盡知之。縱或知而尊之。至其立心制行。敦大和雅。揆諸聖賢之道而無媿者。世固未必識也。於其大者不之識。而謂足以知文章。豈果能得其精微之意乎。建中刻苦古學。老而不倦。亦可以觀公之取友。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十日。門人謹題。

贈蕭子所歸覲西昌序

天下之道。唯孝與忠。是謂秉彝。萬古攸同。矧惟成均。首善之地。風勵四方。罔不從化。其居是職者。其有不惕然自省者乎。昔陽城之爲司業也。立諸生館下而誨之曰。人之爲學。忠與孝耳。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人。諸生且爾。況爲其師者。苟鶴髮之親在堂。其心又將何如乎。此余於西昌蕭君之事不能忘言也。蕭君名執。字子所。居武山之西。山形拔起如旌旗。浩翠淋漓。積自古初。土沃而泉腴。蕭君朝耕於白雲之山。暮而言旋。買鮮於溪。沽酒醪於東鄰。婆娑起舞親側。承顏上壽。親旣醉。蕭君亦微酡。拊手歌曰。武山崔崔。有翬英英止。武山如藍。川流不停止。我奉我親。其樂英與京止。樂兮樂兮。我衣之翩。我顏之赬。止蕭君之樂。無日不然。者將終身焉。會科目之興。有司強起江西秋闈。名在前列。已而上南宮。選授國子錄。所授經皆公侯家之子。見蕭君能古文辭。皆心服之。業將成。蕭君獨有不豫色。然人問其故。

輒潸然隕涕曰。吾親髮盡白矣。腹氣下上不自寧矣。武山夜鶴曉猿。遲余歸久矣。於是走白丞相府。其辭甚切。吏拘於文墨。往來婁稽。閱一歲而始報可。蕭君治行李將歸。激者曰。蕭君之所見一何果哉。抱空舉之才。當用才之時。何不一試而歸。今蕭君之同官。或拜御史。或擢縣令矣。使蕭君少忍須臾。銅章青綬豈不足以榮其親哉。贊善大夫宋濂曰。是惡足以知蕭君。蕭君不忘孝於親。其有不忠於君者乎。惟念成均爲首善之地。故不敢冒爵祿以失菽水之驩歟。不然。是有愧陽城之諸生矣。尙何足以言蕭君乎。銅章青綬之榮。子謂蕭君他日不爲之乎。激者無以對。於是出酒飲蕭君。率同志賦詩一章成。則蕭君爲之欣然引滿。頹然就醉。片帆西上。抗手而別。洪武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金華宋濂序。

贈朱啓文還鄉省親序

工部奏差朱晏啓文。旣書滿。將省親虎林山中。薦紳家多發爲聲詩。吳府伴讀王驥與啓文有連。遂以首簡請予序。浙河名區。虎林甲郡。文彩朗耀。光衝於牛斗。才猷振拔。軫接於荊揚。故三沈有雋之聲。二徐爲俊髦之冠。多歷年所。匪惟今斯。粤自唐季以來。海田屢化。獨繁華之如故。覽光景之常新。富庶亞於咸陽。侈麗比於京洛。鷲峙鵠。山川之靈氣鬱蟠。綺陌香衢。笙簧之春聲宛囀。嗟士習之易染。憫風俗之頻移。儻有拔萃其間。實稱良彥。行必傳於緗素。學獨播於公卿。惟朱氏之名家。恆輿情之所屬。堪寵交奏四經之義備昭明。黼黻相宜。一姓之文錄畢利。棣萼旣形於周雅。芝蘭遂盛於謝庭。華顚高壽。尤存二妙之遷。藻思遄發。何慚八斗之才。珠彩難沈。玉光難掩。遂因文藝。上貢銓曹。雖王勃之少年。豈朱雲之可束。廁行人於起部。期試事於稽垣。三載積勞。行將授政。一朝予告。得遂榮親。服綵上堂。每賦高年之引。奉觴爲壽。尙聘游子之衣。春曉瀟瀟以娛人。秋月迴娟而在戶。爭誇其處。笑翻前蹤。平浦西風。催秦淮之急槳。遙天去雁。起名勝之長吟。不鄙衰壽。來徵序引。無山東之雅製。續洛下之鞏賢。愧陳元龍。式聯寶閣云爾。係之以詩曰。

松帷落秋陰。月魄淡涼夕。朝鼓官河樟。暮宿青山驛。憶昔爲行人。風雨尙征役。王事有程期。詎敢思燕息。今歲返吾廬。搖曳武林陌。上堂獻壽觴。跟蹡莫增劇。衣帶來時香。酒仍去年白。門前青桂枝。寒花破窗隙。不見近三年。爲我動顏色。予歸趣誠佳。子樂復何極。可憐城頭烏。背倦西風翼。

贈吳府伴讀陳生孟暘序

君子爲學。能知內而不外。斯善矣。內則自任之重。而不失天分之正。苟區區務外。則奔趨躁蹶。何所不至哉。予自官京師。南北之學徒。頗有來受經者。旣而多擢御史。巡行郡國。而陳孟暘亦在其列。孟暘所涖光潁徐邳宿五州。官書浩穰。至萬餘卷。孟暘逐一爬梳。使枉者直。暴者馴。且察夫民病。請免夏賦之絲。頻役之罪。與夫輓運芻茭之類。分給瀋鹽之使。如是者數條。右御史大夫陳公卽以上聞。多有舉行者。已而同列之士。或擢左右參政。或典大郡。或僉各郡按察司事。人皆曰孟暘之材若是。其將自此升哉。孟暘適以疾謁告。人爲孟暘惜之。孟暘則曰。爵祿之來天也。吾敢有儌覬之心哉。且方岳之任至重。蘭絲泉粟之般。耳目獄訟之繁。徵科營繕之勞。無所不當與。偷毛髮不至。是負國也。吾自度其才可與同列班乎。不可也。

幸生優而學拾級而升庶幾無曠官僨事之失也況若母氏年逾五十鬢白顏面山叢叢然延頸倚寓於婺城之間吾心懸懸如旆近已得請於上躡履而迎之以來庶幾吾心安焉不然鍾鳴鼎食以爲榮結駟連騎以爲侈適足以增夫愧耳予聞孟軻言知有志君子者也內而不外者也拾級而升而無躐進之望者也思孝乎親者也此贈別之言所以不可不作也

贈夏安禮序

樂昌丞廬陵夏君安禮見余於京師請曰安禮嘗讀古人之文見其聲烈垂於後世若日月之在天心甚慕之然年已不逮矣而每觀其同時之人多託名於文辭之中至今亦賴以不朽一何幸哉自意此由託得其人而然庶或可以自致而先生儻今之傳世者願有以贈我使得借名於其間俾來世有聞焉余告之曰文辭固足傳世也然非君子之所得已也古之人道德備於身遭時居位而推之於天下若皋陶伊傅初未嘗自有所著而讀其謨聞其風者稍與紀載其言語行事以傳其次若管仲晏嬰爲一國之政亦未嘗著書以傳而後之能言者反假其名以取信於世又其次若秦漢以下將相之德業於史氏者或出於編輩版籍之流或起刀筆介胄漁鹽之間計其人或目不知書而口不能言豈暇爲後世計哉而卒之顯名者其德行功業有足稱也又如班氏所傳循吏以及近代以循良稱者未必皆自能言亦未必託人爲紀述而其事奮傳不廢是豈偶致之哉亦能盡其職而已故任無崇卑能盡其職則榮於當時而傳於後世今安禮思自致於烜赫奚以他人爲哉極乎材之所能爲盡其位之所當爲則可矣然世之治民者強者酷虐以立威懦者弛縱以廢事而汲汲惟其身之謀是皆不顧來世者也彼稍御虜譏遽而惟恐其名之泯沒則豈不惑且懦哉安禮處乎下位能不自卑而思善其名亦可謂有志之士矣夫士恆患無志有志未有不至者安禮昔嘗佐澄城知武強赫赫以政事聞民交口稱之繼自於今將能奮自勵他日史氏紀循吏之績以備國初之政其在安禮也夫其在安禮也夫

贈張孜中序

銜轡衡策工之所以御馬也馬非此則不足以致遠然苟不用其力焉未有能至者也爵祿名器人主所以御天下賢才之具也有才之士非假爵位固不足以立功然苟恃焉而不舉其職實能成名者鮮哉余嘗讀漢將相表見四百年間登名於簡册者以千百計而余能熟其名者僅數十人他或無事功不見於列傳或不久輒罷不及有所爲至於今則寂然無聞矣余每爲之掩卷竊嘆方其人在時皆位於朝廷之上與人主相唯諾可否其威權勢力可以禍福一世使一世之人低首側足不敢視其前驅當其氣酣意得語其故人賓客亦未嘗不自必以爲傳世無疑而今雖博聞多識者且不能知之況庸常之人乎此其恃焉而不知修職之過也及觀卓茂魯恭之名皆發於邑令唐之元德秀宋邵子張子之流皆厄於下位或布衣終其身而名譽赫赫照宇內雖小子婦人皆得知而能道之後世或蹈其里居官守所及之地爲之立廟奉祀與其人尙存不異然後始大悟爵祿無能者雖爵位不能顯其名豪傑之士自立於天下者固不待外物而後著也而世或恃之以夸於人則豈不惑哉四明張君致中學甚富義甚偉有志於功名

思推其所得以澤物其意甚美疏奏送上詣闕下論事天子才之擢爲宛平知縣余嘉致中之賢而欲見其功名之成也故以所嘗歎者告之使致中勿以位卑自忽而益致思焉然余尙以德薄位寄爲懼者亦可以爲戒也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序

世有恆言閥閱之家能守其田賦爲難曰非難也一愿愨之人足以易之矣又以能保其閭廬不失先人遺澤爲難曰非難也稍知承家之義亦不致於覆墜矣又以能傳紱冕爲難曰非難也爵祿之來雖曰有命或可以倖致初不可以定論也然則孰爲難其在紹詩書之業而有光前人乎前人之精言道真吾則兀然如嚼蠟前人之立言與道吾則瞠然如立土偶縱使人有田廬出腴膲仕惡在其爲賢子孫也哉吾於何生之事不能無感焉生字本道北山先生文定公諸孫也先生當宋之季侍官臨川從考亭高第弟子黃文肅公傳伊洛正宗之學言喻其實刻苦之訓纖悉淡洽四書之旨精力既久道凝德立威嚴莫犯有如泰山之千嵒和氣充物藹若陽春之煦物故北學一傳爲王文憲公再傳爲金文安公三傳爲許文懿公聯輝散彩焜燿後先使吾婺爲鄒魯之邦五尺之童皆知講明道德性命之學者先生之功也在他人夙夜孜孜欲儀型其萬一況其子若孫者乎生好從事科舉之業受鄉薦矣會年始踰冠上命肄業成均此天之玉汝於成也向使合試南宮幸擢一第即隨牒從州縣間而學不暇講矣學未成而仕寧不犯古之明戒哉生今幡然改轍惟乃祖之學是繼斯善矣繼之之道云何心欲其大也萬象無不涵也理欲其精也無一髮之不窮也氣欲其平也勿使粗暴之干也形欲其踐也毋徒爲空言以誇世也文辭足以闡志也非以名教絕之而勿爲也異端小道誠可觀也屏之斥之唯恐踏之也如此則庶幾乎近道矣生其勗之哉生在成均擢宿北歸省二親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參知政事陶公嘉生有學而有文皆爲詩以榮其行而詞林胄監之英記注給事之臣郎官藩僚之賢方外名德之士又各分題聯什而請予爲之序嗚呼閥閱之家賢子孫能紹詩書之業者予不於生望之而孰望之哉生執經從予學者頗久予故肆口極言之若夫予得省親者子常事附錄可略云

贈高麗張尙書還國序

皇上誕膺寶歷威服德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時則有若高麗處於海東遣使者奉表稱臣貢獻方物上嘉其誠詔錫以璽書金寶仍爲高麗國王且錫以王者禮樂使祀宗廟山川百神於國中王感上恩之優渥也事大之禮弗懈益虔今年春復遣工部尙書張子溫來朝上御奉天殿見之侍儀使自殿中傳宣問王起居且勞子溫跋涉之故嘉情謙抑在古所無即日錫燕於會同之館翌日東朝命侍臣饗之自時厥後中書樞府暨御史臺次第而燕酒觴流行伎樂交作酣暢和適禮意有加焉夫以皇明天覆地載四方君長孰不重譯來庭使節之往來琛贄之充物無月無之而於海東之使禮遇尤厚者其故何耶他國之君長非不有用其土地人民狃夷俗而蔑禮義騁其詐力惟日不足高麗乃箕子所封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衰實存先生之遺風焉正當以中夏視之未可以外國例言之也矧今聖天子在上雖兵百萬如雷

如蹊。有抗之者。無不殄滅。然於守禮之國。必寵綏而懷柔之。唯恐有所不及。而高麗之君。亦知天命所屬。雖在數千里之外。遙畏天威。僅同咫尺。致使海東之民。安於田里而弗知戈甲之聲。含哺而嬉。鼓腹而游。無異承平之時。是所謂君臣交盡其道者也。不亦美歟。抑予聞宋之徐兢。嘗往其國。其國有禮部尚書金富軾者。與其弟富轍博學善屬文。而進趨詳雅。兢以綽有華風稱之。今子溫之來也。應對精明。進退有度。而文采粲然可觀。似無愧於前二子者。使不賢而能之乎。因其臣之賢。則其國君之賢益可信矣。子溫之遠。大夫士多詩之。予因總修元史。不暇與子溫接。頗樂聞其事而爲之序云。

附醫師葛某序

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脈訣所以察證。本草所以辨藥。針灸所以祛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醫。故記禮者有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也。傳經者既明載其說。復斥其非。而以父子相承三世爲言。何其惑歟。夫醫之爲道。必志慮淵微。機穎明發。然後可與於斯。雖其父不能必傳其子也。吾鄉有嚴生者。三世業醫矣。其爲醫專事乎大觀之方。他皆懵懵絕弗之省。又有朱聘君家世習儒。至聘君始以醫鳴。醫家諸書。則無不精覽。一少年病肺氣上喀。喀鳴喉中。急則唾唾血成縷。嚴曰此瘵也。後三月死。聘君曰。非也。氣升而腴中失其耀。火官司令。爍金於爐。是之謂肺痿。治之生。已而果成生。一六十翁患寒熱。初毛泝淅。齒擊下上。熱繼之。盛如蒸甑。嚴曰。此瘧也。不治將差。聘君曰。非也。脈弦以芤。數復亂息。外鞕中乾。禍作瘸極。是之謂解㑊。藥之則瘳。不藥則劇。已而果劇。治乃愈。一女婦有嗽疾。每吐涎數升。腥觸人。人近亦嗽。嚴曰。此寒嗽也。法宜溫。聘君曰。非也。陰陽未平。氣苞血聚。其勢方格。脈有攸處。是謂之惡阻。在法不當治。久則自寧。且生男。言後輒驗。夫嚴生之醫三世矣。聘君則始習爲之。而優劣若是者。醫其可以世論否耶。嗟夫。昔之名醫衆矣。求暇多論。若華元佗。若張嗣伯。若許智藏。其治證皆入神。初不聞其父子相傳也。自傳經惑於是非。使禮經之意晦而不白。三千年矣。世之索醫者。不問其通書與否。見久於其業者。則醫醫焉從之。人問其故。則曰是記禮者云爾也。其可乎哉。葛生某推之鉅族也。明於醫三世之書。皆習而通之。出而治疾。決死生。驗差劇。若燭照而龜卜。無爽也者。士或不能具藥。輒注之。不索其償。士君子翕然稱譽之。名上丞相府。賜七品服。俾提舉諸醫官。有疾者遂倚之以爲命。嗚呼。若葛生者。其無愧古之醫師者歟。

附醫師賈某序

醫之爲道。難言久矣。然必審診以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復參其人之動靜。與其息之相應。然後從而治之。則其事爲甚不輕矣。非洞明歷世羣書之得失。倘可與於斯乎。黃帝內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深。其旨邃以弘。其考辨信而有徵。是當爲醫家之宗。下此則秦越人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難經。則皆舉內經之要而推言者也。又下此則淳于意、華佗之熊經鴟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刳腹背、湔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志之。其所謂迵風沓風者。今人絕不知爲何證。況復求於治療之深旨乎。又下則張機機之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

誠千古不刊之典。第詳於六氣所傷。而於情欲食飲罷勞之所致者。略而弗議。兼之文字錯簡。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脈經。敘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絡。泊夫三焦五臟六腑之病。最爲著明。惜乎爲妄男子括以腐陋之脈歌。遂使其本書不盛布於世也。又下此則巢元方。其病源候論。似不爲無所見者。但言風寒二淫。而不著濕熱之文。乃其失也。又下此則王冰。冰推五運六氣之變。撰爲天元玉冊。周詳切密。亦人之所難。苟泥之。則局滯而不通矣。又下此則王燾孫思邈。思邈以絕人之識。操慈仁惻厚之心。其列千金方翼。及工害人之禍。至爲愷切。後人稍闚其藩垣。亦足以其術名。但不知傷寒之數。或弗能無遺憾也。燾雖闒劣外臺祕要。所言方證符禁灼灸之詳。頗有所祖述。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錢乙、龐安時、許叔微。叔微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所發明。安時雖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二人皆得張機之粗者也。惟乙深造機之閫奧。而擷其精華。建爲五臟之方。各隨所宜。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爲真水、則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祕。尤知者之所取法。世概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乙之淺哉。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所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乙之本真也。又下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完素、睢水張從正。元素之與完素。雖設爲奇夢異人以神其授受。實聞乙之風而興起焉者。若從正則又宗夫完素者也。元素以古方新病。決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亦不傳。其存於今者。皆後來之所傳會。其學則東垣李杲深得之。杲推明內外二傷。而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說。蓋以土爲一身之主。土平則諸臟平矣。從正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爲醫之關鍵。其治多攻。其利多嶮。故不善學者殺人。完素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著爲元病式。簡奧粹微。有非大觀局諸醫所可彷彿。究其設施。則亦不越補攻二者之間也。嗟乎。自有內經以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二千二百五十九卷。亦不爲不多也。他未追深論。卽今所論者言之。世之醫師果能盡心於斯否乎。脫或未盡心於斯。則夫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之屬。焉能察而行之。不至以人命爲戲也幾希矣。雖然。亦有要焉。逆與順之謂也。曰升降。曰浮沈。吾則順之。曰溫涼、曰寒熱。吾則逆之。果能此道矣。則去夫先醫之所治。雖不中不遠矣。然又未易以一蹴至也。非求之極博而斂其會通。安可遽反於至約之域乎。醫之道所以難言者。蓋若此而已。烏傷賈思誠、濂外弟也。性醇介。有士君子之行。嘗同濂師事城南聞先生學治經。久之思誠復去受醫說於彥修朱先生之門。諸儒家所著無所不覽。出而治疾。往往有奇驗。縉紳間多爲賦詩而屬濂以序。濂非知醫者。將何以爲思誠告哉。而思誠請之不倦。因爲直疏歷世羣書之得失。而勗思誠以學者如此。初不暇如他作者纂弄筆舌。交錯以成文也。

附傳神陳德顏序

余方退朝。忽起曹員外郎劉君宗文、同一儒生見過。指曰。此吾學子松陽陳德顏也。德顏善描真。小與大咸宜。請爲先生試之。余所遇寫神者亡慮數十。有絕不得形似者。有僅得彷彿而不能全者。形雖肖矣。又有不得其風神。如道家所繪仙鑑者。竟無以稱吾心。不欲戾宗文之意。姑諾之。德顏反覆睥睨之而去。越

明曰。德顏持一小像來。余不能自見。揭諸壁間。僮隸見之。讙曰。此吾主翁也。俄門弟子至。又爭曰。此我家先生也。自時厥後。僚友好我者。聚而觀之。僉曰。此龍門子宋君也。予亦自笑。因叩之。一云是舍杖而趨觀水潛溪時歟。一云非也。是破顏微笑。肆口論文時歟。一云亦非也。是冥心合道。與造化游時歟。余曰。有是哉。脫如三客言。非惟其形逼眞。抑且幷性情而傳之矣。曾未幾何。宗文又再至。余因與道客語。宗文曰。京都之間。天下藝能之所萃止。如德顏者。十百之中僅一見焉。先生旣愛之矣。盍爲文以張之乎。余自近歲以來。爲求文者、肩摩袂接而至。一切謝絕已久。聞宗文言。欣然揮毫爲之。諸府宰輔之賢。詞林青鑑之英。臺閣清流之選。以余延譽之。故亦競賦詩畀之。德顏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君子所染。但發心弗純。不患藝不精。但患藝弗精。不憂名不揚。理之常也。古之人以爲鬼神爲易。狗馬爲難。狗馬人皆識之。不類則非之。鬼神不與人接。奇形詭狀。可怖可愕。任其意爲之。況人爲物靈。其變態千萬。一毫不類。則他人矣。不其尤難哉。非德顏之藝精者、不能與於斯也。余於德顏竊有所感焉。史氏之法。不溢美、不隱惡。必務求其人之似焉。一毫不類。亦他人矣。奈何世道不古。揚之則升諸霄。抑之則入黃壚。聞其氏名則是矣。其行事則非也。嗚呼。一藝且然。而操直筆者乃不能然。豈不有愧於德顏哉。余論微矣。宗文以爲何如。

贈陸菊泉道士序

吳下道士陸永齡、好養生之說。別號曰菊泉。徵言於予曰。永齡聞菊之爲華。得陽氣最盛者。古人謂之日精。屈子好神仙。賦遠遊。嘗餐其落英。後世有飲南陽潭水而得上壽者。則菊誠可以延年也久矣。永齡誠樂而慕之。故以菊泉爲別名。先生以爲何如。余曰。菊固可以延年也。雖然。吾觀昔之神人。若廣成子安期生之流。至今數千載。猶時時往來東海諸山間。凌日月而薄陰陽。視天地如一粟。以千載爲俄頃。其壽可爲長矣。其人初曷嘗餐菊飲水而致然哉。亦善於自養而已。夫人備五行之氣以成形。形成而精全。精全則神固。誠能體乎自然。而勿汨其中。勿耗其神。勿離其精。以保其形。大可以通化機。微足以閱世而不死。豈特致上壽而已乎。雖然。此道家之說也。吾亦有所謂不死者。書契以來。可謂久矣。凡聖賢豪傑之士。至今儼然具乎方册間。其事業可爲世法。言語可爲世教。國用之則興。家用之則和。人身用之則修。或反其道。敗亡可立見。自今而往。天地無有窮也。其壽亦無有窮也。豈廣成安期之儔所能及哉。又何以菊泉爲哉。永齡年少好學。苟未至於此。亦當以廣成安期自勉。無以菊泉爲足恃也。吾之身善治之。可以亘終古而長存。與三光俱不泯沒。不能養之。特蚊蚋起滅甕盎中耳。豈不惑哉。於是永齡謝曰。先生教我矣。請書之而願學焉。

羅氏五老圖詩卷序

明之慈溪羅氏。出於唐觀察判官隱之子寒翁。寒翁來攝縣令。因家焉。至宋有名明復及讜者。相繼擢第奉常。蔚爲書詩之家。然而讜之後人。多以耆壽稱。其諱綱者。年八十有四而終。綱之子善卿。其卒之年如綱而不及者再耳。善卿娶某氏。生五男子。其一曰明遠。年八十又三。次二曰明傑。其年如明遠而少二歲。次三曰明德。其年如明傑而少十又三歲。次四曰明純。次五曰明叔。明純如明德而少二歲。明叔如明純

而少三歲。惟此五老人者。高邁八袠。卑踰六旬。當風日和美之時。婆娑中庭。衣冠偉如。珮玉鏘如。于于而趨。雍雍而語。皓髮龐眉。照耀後前。華帨綵衣。給事左右。見者嗟詫。不曰此八世之上瑞。則曰是國家之休禎。嗟嘆慕豔。若有所不及。噫。亦異哉。昔者睢陽固嘗以五老聞矣。其系非一姓。其生非一門。不過仕焉而止。優游鄉梓。相與賦詩倡酬。人猶以爲異而傳之。今羅氏則一姓也。非直一姓。又同出一門焉。豈惟一門。又連弟若兄焉。然兄弟之親。有一從者。有再從三從者。有等從者。不能必其同也。又同出於一父母焉。校於睢陽之所聞。不爲尤異者歟。尤異之事。可不彰而傳之歟。結曰睢陽之傳。皆以爵顯。而羅氏則隱約於布衣。然修短有命。不可以倖致。顯弗顯固不當計也。嗟夫。人生至欲者莫踰於壽考。書之九五福舉以爲首。詩人善頌。雖不一而足。尤以此爲至願焉。羅氏一門。繼之爲多。誠稀世之盛事。厥今之奇逢。是宜材士大夫播諸聲詩。篇纂絡聯。纚纚猶未已也。他日協諸律呂。被于管絃。使其子若孫等繪爲五老人壽。非特爲一時之美談。觀風之使。或采而上之。則牛酒之寵。勞賜之頒錫。大光下照。赫奕於東海之濱矣。猗歟休哉。顧序睢陽之事者。錢公明逸也。明逸之文雄、故能傳諸久遠。若予荒蕪不振之作。將焉用之。要不足爲羅氏之重輕。姑述其槩於首簡。以俟如明逸者刪焉。羅氏五昆弟。生子二十二人。其爨而食者五世。至正初。以同居旌其門。予嘗求其故。綱孜孜樂善。惠利及人者衆。善卿生平不害物命。其好施如其父。歲儉則散粟給宗族。無死徙之憂。臨殁又燬借貸諸劵焚之。然其所培植者遠矣。

樗散雜言序

樗散雜言者。金華許君存禮所賦之詩也。予嘗獲而讀之。愛其取法比興。有近於古作者。謂存禮曰。當今之詩。予頗得縱覽。求其如君者。百十之中僅一二見焉。非三十年潛溜光精、而盲思遠解。烏能如是。其出水、弗沾纖塵有如此者。世俗當腸溺胃。饜飫肥醲。未必能知君。然而至寶不可使埋光而韜采也。予當爲君序之以傳。已而存禮俾侍史錄其全集示予於龍門山中。因爲之言曰。詩至於三百篇而止爾。然其爲體有三經焉。有三緯焉。所謂三經者。風雅頌也。聲樂部分由是而定。所謂三緯者。賦比興也。制作法裁由是而定。故周官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所以恰其音節之詳。玩其義理之純。養其性情之正。詩之爲用。其深且大者蓋若此。嗚呼。學詩者其可不取之以爲法乎。學詩者固不可不取之以爲法。若夫出品彙之正。合物我之公。高不過激、悲不傷陋。則論詩者又可不倚之以爲權度乎。夫詩一變而爲楚騷。雖其爲體有不同。至於緣情託物。以憂戀悲惻之意。而寓尊君親上之情。猶夫詩也。再變而爲漢魏之什。其古固不逮夫騷。而能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亦有古之遺美焉。三變而爲晉宋諸詩。則去古漸遠。有得有失。而非言辭之所能盡也。嗚呼。三變之後。天下寧復有詩乎。非無詩也。詩之合於古者鮮也。何以言之。大風揚沙。天地晦冥。雨雹交下。萬竅失色。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其有若斯否乎。組織事實。矜悅葩藻。僻澁難知。强謂玄祕。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牛鬼蛇神。駢姦眩技。詭誕幻。不可致詰。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如是者殆不可勝數。孔子吾徒之所願學者也。孔子之所取如彼。而後之作者乃如此。尙得謂之詩矣乎。唐宋諸名家。其近古者固不可泯。謂無之而不及乎前矣。抑何其多

也。今世之以詩鳴者。鑑起而泉涌。其視唐宋又似有所未逮。姑置之勿論。間有倡為江南體者。輕儇淺躁。殆類閭閻小人。驟習雅談而雜以褻語。每一見之。輒閉目弗之視。詩而至於使人弗之視。則其世道之趨下也為何如哉。此予於存禮之詩不覺深為之喜。而繼之以歎也。嗚呼。使自一鄉達之於一邑。自一邑達之於一州。自一州達之於四方。咸有如存禮者焉。則詩之道庶幾其復古乎。予雖不能詩。而論詩頗謂有一日之長。因愛存禮之作。不待請而自為序之。非深於詩學者。殆未有以知予意之所存也。

蒻房樵唱序

序曰。蒻房樵唱者。吳公文可所著之詩也。夫詩在堪輿間。無纖弗圉。無鉅弗涵。太極陰陽之化。物則民彝之懿。煙風月露之形。河山草木之昭。氣候燠寒之更。毛羽鱗介之播。治亂興亡之著。夭壽死生之變。可疑可存。可悅可愕。可感可慨。外觸乎物。內發乎情。情至而形於言。言形而比於聲。聲成而詩生焉。皆之氣主贊鼓。神合自然。機搖聲發。邈契沖漠。上自王公卿士。下逮小夫編甿。華藻騰於撲業。一辭揚於隱伏。大而朝會燕享。被之弦歌。小而委巷深閭。見諸謳謠。雖位號之或殊。而情實之無異。商周之盛。斯義為盛。漢魏以來。古意漸衰。下洎唐宋之間。而得之者蓋鮮矣。於是吳趨楚豔。而哇淫之咏滑焉。牛鬼蛇神。而誕幻之事彩焉。蓬飛露鄉而粗厲之文布焉。胡唄梵吟。而怨荒之趣見焉。儈言學語。而俚鄙之褻形焉。為支蝶卉。而留連之思滯焉。詩道亦幾乎熄矣。公嘗與濂劇論至斯。為之彈指三歎。蓋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儆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咏玄酒於周廷。襲擬黎於梁苑。雖龍彩鳳不足為之麗。衝飆激浪不足為之豪。其淒婉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嫺也。則冠冕佩玉。儼趨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覽明月木難之珍。如登崑崙而觀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美制作之林。鼓爽藝文之場者已。如濂不敏。年踰四袠。學廢三餘。精神遐漂。無永寧之夢。金石相宣之則。潭之情景。伯之否徒存。文通之筆已失。顧念疇昔。獲陪杖屨。瀰縱雙溪之側。漱齒盍源之上。攀蘿月以夾猶。撫欄宴而舒嘯。公時吞吐聳機。陶鎔庶彙。珠玉隨風。冰雪在口。人爭傳於秀句。價欲等於兼金。奈何稍歷星霜。遽分今古。雖溪西之室。遺跡未泯。而遼東之鶴。一去不返。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公之子煥與其門人黃琪編輯遺藁。錄之文梓。乃緣世契之深。遠以首簡為屬。嗟夫。玉光劍氣。直出人間。麟角鳳毛。終為世瑞。済功曹之新章不泯。李奉常之妙什宜傳。此理之常。無足疑者。第以疾疢相仍。文藻衰落。無義山之雅製。序漫叟之雄篇。姑綴蕪辭。以備徵覽云爾。公諱燊。文可字也。婺闕溪人。墓行存諸別傳。碩博學善屬文。尤精於詩。無忝於公者也。至正十八年歲次戊戌三月己亥。鄉、契家姪金華宋濂謹序。

筆記序

世之為士者貴於立言。然言不可以徒立也。必依乎經史而為之。辨證雖或未追。竊其終始而具釋全書。所以發越其光晶。而疏通其晦塞者。其為來學脩疑辨惑之助。而功不既多矣乎。漢魏以來。藝文之流。伸其獨見而成一家言者。亡慮數百。原其所志。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奈何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為高遠者。宗恍惚而談玄虛。尚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綺製。譬諸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索而紛龍。升槃

而回縈。非不煒燁可觀也。然而寒焉不足為之衣。飢焉弗能為之食。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曾何如哉。嗚呼。斯也久矣。金華侍講黃公。嘗以文辭冠於一代。藏諸金匱。勒於樂石。既已播厥中外。又出其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凡經史奧旨。昧者顯之。訛者訂之。辭雖優柔不迫。而離決之疑。久蔽之惑。皆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為河圖。辨僧瑩之妄。而知熙陵為仁君。此尤超然自得之見。揆之於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其異可珍之物。名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非總之於至博而約之於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歟。昔者宋景文公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析為三門。而上虞李衛指其瑕疵者七條。近代紫陽方公回。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條。而河南張恆時斥其非。二公素稱該洽。而其所失有如斯者。此無他。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嗚呼。必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胸中所存。宜不止此。而暮年之加厄於求文者之膠葛。竟不能有以盡筆之也。雖然。味於海者。一滴而知鹹。采鄧林者。一章而知材。苟能因公之所嘗言。而推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濂從公游者最久。既受此編以歸。適私序卷端。貽諸儕衍而擇善學焉。至正甲午春正月望日。門人同郡宋濂謹序。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

傳

太白丈人傳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息於灌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縕袍無表。顏色黧暗。肩負束芻。去文中子斬十步。弛擔箕踞而坐。兩手搔爬。眼觀雲漢者四傍無一人者。搔已。瞥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顙龜背。須垂至腰者為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耶。曰然。曰將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乃摳衣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哂通也。豈通未明先王之道。不足以成和萬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八紘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民不當見大道之行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丈人所哂者何事耶。丈人曰。嘻。何子惑之甚也。夫具人之儀。服人之服。食人之粟。脫使稍有知。孰不欲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苟而競也。文中子曰。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燮和乾坤。經緯星辰。樞機四時。輔轄五行。執天之德。以臨常明。必逢帝聽。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復輕出。出則必為帝者師。若堯之君疇。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已。其次焉者。以六合為一家。以四海為翰藩。以五嶽為封鎮。以元后為父母。以臣鄰為伯仲。以蒸庶為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以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

亦不經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漁以終其身。若成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已。其下焉者。彷徨局束。踶跂渠渠。不遠千里。衒己求售。若門如天。無路可陟。俯伏闕下。醜迹神披。閽隸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徇時射利者之所爲。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今子之西來也。欲爲君疇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抑欲同售瑟於齊王之門者乎。子須璞具在。寧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三家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昏。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今負策而干進。恐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遠也。況居君天性沈猜。不悅詩書。廢棄學校。殺戮元勛。溺寵廢嫡。惟婦言是用。惟刻覈督捕之法。是與是諧。蕭牆之禍。起在旦夕。子倘欲行王道乎。言堯舜於湯武之世。必見誅。談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戮。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吾言。即請束轅毋西向。不然。則子其行哉。文中子曰。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顧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棲棲遑遑。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困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丈人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所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昔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子聞子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琠。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處淑。考易於王仲華。而其知顧出魯男子下。予竊爲子不取也。夫不察時而冒進。謂之躁。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謂之固。枉己從人。謂之賊。淪溺傎回而弗止。謂之淹。躁則不遂。愚則不周。固則不變。賊則不正。淹則不振。是五垢者。子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予。予去子矣。予去子矣。丈人言畢。負鋤而行。文中子逼如死灰。遠望丈人而行不見其背。目猶不轉。捨辭收。進曰。夫子何慕之深耶。牧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辯。君子不聽。彼丈人不過姦言而辯者爾。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銜冒風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而歸。著續經數萬言。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斷不恕。況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

雜傳九首有序

婺爲浙水東大郡。自昔人物多出其中。載諸史冊者。既或詳諛。而不載者。又將湮沒無聞。濂竊病之。欲分道學、忠義、孝友、政事、文學、卓行、隱逸、貞節八類。作先民傳以示鄉之來學。荏苒沈痾。竟不能遂志。近年少瘥。因自劉滂而下得九人。皆史官之所略者。識敍其大槩。而附以贊辭。俾侍史錄寘別稿。俟他日書成。仍隨類以附入焉。傳直書名而不諱者。蓋史法當爾也。南山樵者宋濂自引。

劉滂傳

劉滂字德霖。武義人。滂自少頴悟。能畑其師。與浦江梅執禮同游。學人士多傾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己丑進士第。調新昌縣令。縣在豫章山中。俗嚚鬭。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之。滂臨以誠。未幾稍治。雖

傍邑訟不能決者。乞從滂決之。豪鄒氏據里中。挾貴爲虐人死。滂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爲請。不聽。卒傅以法。投竄子相州。蔡京與滂祖爲布衣交。滂至京師。京曰。吾故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刪定官。欲挽滂爲黨。會曾璵詩屏開。京疑其訕己。屬滂求其迹。且遷官。滂笑曰。此胡爲及我哉。京聞之不悅。滂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詔除太常博士。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才於近臣。學士翟文、給事中汪藻、舍人李公彥皆云滂可用。用滂知建昌軍。建昌舊守多懦夫。威權不立。兵習悍驕。邀求無度。滂至。一以法繩之。兵不勝其忿。持戟入市。掠人物。即拒者刺傷之。滂捕係追償。兵遂爲變。滂及母妻皆死。時紹興甲寅七月三日也。滂卒時年五十六。其妻潘氏侍姑側。兵及身猶不去。竟遇害。建昌人聞滂死。皆慟哭失聲。踰期。父老猶會佛祠哭之。有欲絕者。且千里以書弔其孤。朝廷既誅始亂者。復用御史言。旌滂爲朝請大夫。官其一子。瑊。滂好學善屬文。與人交終始如一。聞有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轉。以及於難云。

贊曰。劉氏初居七閩。五代之季有汝明者。遷永嘉之荊溪。生四子。嵩、孟與仲隨父居。季移三衢。幼曰器。來徙武義。滂之六世祖也。荊溪之顯者。則太常少卿安節、給事中安上。入河南從伊川程頤游。所學甚粹。人稱二劉先生。武義之顯者世有其人。其登進士第。則自滂始。而通判楚州嘉成、閎寧率三傑繼之。後來者復接踵而起。多以善政聞。歲時燕饗。軒蓋繽紛。青紫閃錯。皆時以爲盛事。然君子之論。則在彼而不在此也。

鞏豐傳

鞏豐字仲至。其家鄆之須城。渡江。即所寓上浙爲武義人。曾祖溥、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世號山堂先生者也。父灝。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豐學敏而早成。自童丱時。翦罷源緒。古今昔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芟廢服以爲精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封也。時新進義理之學。萃芽十歲。於見聞多矜飾怙狃。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顛倒。莫知幅程。獨豐抑縱開闔。條疏品斂。應變不迫。宮若素有。著之於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居人。片辭半簡。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淳熙辛丑。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衡比皆自學入館。有不善之者。讒。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遭母喪免。又授浙東。會改法。本路人不許爲監司屬官。遂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將知臨安縣。政尚寬簡。吏民信化。刑罰衰息。會其友爲學官。豐勸拔滯淹士。坐此食宮觀。祿久之。始提轄左藏庫。復以宮觀罷。已而又授宮觀。而豐死矣。嘉定丁丑正月晦日也。年七十。豐旣挾奇才。人謂宜居館閣中秘。不應徘徊下列。自望甚升。益隨仆不起。故聞其死多傷之。而龍泉葉適痛之尤深。豐性質易。無崖岸。然有以自負。命鬟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涘。暇日輒載一壺。獨行田野。不問歧路。抵暮而返。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徜徉。慨然曰。此可以止矣。仕雖不顯。無幾微見於顏面云。子二人。桔、耕。皆爲儒。

贊曰。武義之有鞏氏。自庭芝始。初庭芝登元城劉安世之門。以道學爲東平倡。弟子受業者恆數百人。及其來濟也。以所得化導如東平。故武義人士知尚義理之學。亦自庭芝始。至豐又從東萊呂祖謙游。於是中原

文獻。麗澤淵源。萃於一門矣。嗚呼盛哉。

葉秀發傳

葉秀發字茂叔。其先由括徙金華。爲金華人。秀發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爲文。概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而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秀發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聖門授業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爲用。用之於己。且惴惴焉不以爲便。況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鞏、婁昉、鄭性之、楊簡、袁燮、皆器秀發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切。每至日昃忘食。簡自謂有所啓發。得遊、詹、顧、葉四子爲喜。葉蓋指秀發也。秩滿。辟循從政郎。建寧府政和令。丁母憂。服闋。調安慶府桐城丞。金人犯蘄黃二州。桐城爲鄰壤。萬目睽睽不相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日爲備禦計。會金人使諜者至。秀發擒之。而斬於城門以徇。金人計沮。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閫忌其功。不自己出。上其擅斬非法。降迪功郎。未幾。再敍改令入官。授宣教郎。知徽州休寧縣。俄以前事論奪。秀發退居餘十年。無一毫觖望意。獨憤李誠之之冤。上書訟於朝。初誠之守蘄。蘄陷。一城士卒皆戰死無降者。誠之亦望闕再拜。拔劍自剄。議者不錄其忠。反咎其不能全人。故秀發不平而訟之。言辭朗烈。聞者降歎。史彌遠當國。人有自桐城來者。彌遠以秀發爲問。其人歷言撫綏安定之詳。且謂某等得保首領至今。皆桐城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彌遠頷之。從容問秀發知政事宜。繼其言同。彌遠嘆曰。幾失賢矣。即日起發。擢知眞州揚子縣。轉奉議郎。差監都進奏院。越七日。僉知高郵軍。高郵爲淮東緊治。時尙釋騷弗寧。秀發上五策。一曰防海道。二曰諸邊城。三曰擇武守。四曰練軍實。五曰節財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爲之本。言多聽。高沙三十六湖水高而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民且無稼。秀發建石埭以疏水勢。瀦洩有候。無乾溢之病。其後廟光祖來爲守。行埭上。思秀發功。構堂奨梁之隄以祠焉。尋轉承議郎。疾作。上書乞致事。特陞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勸去貪墨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遺同列。來問疾。猶標對坐。惓惓以究心邊事爲屬。無他言。其忠義出於天性。至死不變如此。紹定庚寅九月卒。年七十。卒之日。唯遺書籍數篋。弊衣一襲。至無以爲斂。當嘉熙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嶽祠。民疑其爲神。遂肖像而祠其中云。秀發夷險一節。臨事唯可以義動。不可以勢利劫。澤物之念。則若飢渴然。居山里日。有犯私鑄者。縣令趙善琛、欲重其刑而連坐之。秀發曰。刑一成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縱姦固失。傷善亦豈爲得哉。善琛爲之止。有悍民者日嘵鬭。富人嫉之。欲以嘯聚之名寘於法。秀發白於郡守鄭如剛曰。血氣之爭則有之。嘯聚則未之聞也。民因得不死。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書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及詩文行於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能以清白世其家云。贊曰。

濂嘗誦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諜事。未嘗不流涕而嘆也。當金人陷蘄。上大夫析圭儋爵者。或納款覓降之不暇。有若秀發者。官僅一丞耳。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在所褒嘉。而以擅斬而罪之。果何道耶。嘗有丈夫焉。居深山中。盜欲奪刀劍。攘其財。先道游偵以察虛實。其隸怒殺偵者。丈夫乃不責盜而責隸可乎。不可也。國之政如此。將何以致乎治耶。宋自是而微矣。嗚呼。自古當季世。變白爲黑。倒上爲下。若斯之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抑賢矣哉。

喩偘傳

喩偘、字伯經。義烏人。其從祖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登紹興丁丑進士第。其季良弼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新喩尉。皆以文學稱。而良能最知名。偘蚤從良弼學。繼受經於永康陳亮。復由太學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第。調宣城尉。有境外盜犯入尉界內。偘逆執之歸于府。府帥臣丘崈異之。乃立所由尉庭下曰。盜逃出境。尉不執。闌入境。他尉乃執邪。所由尉震恐。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中。曁陽逆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護糧。護不滿千人。令提轄不敢前。偘奮不顧難。議鄉長老召募足千數。即行。道經合山。有敗兵回揚言於衆曰。我曹潰矣。將以糧資敵乎。弗去懼殲耳。民愕視亡策。將逃。偘曰。事急矣。乃命弓手執大斧而前曰。設遇敵。尉必先死。職也。終不負國。汝未必死。乃負尉耶。欲去視吾斧。民不敢動。卒致餉於濠。糧有羨。衆謂尉宜得。偘悉歸于公府。選慶元府觀察推官。丁父艱不赴。調隆興府觀察推官。眞德秀來爲帥。素知偘能文。見偘與屬吏迎道左。爲之改容。甚論薦之。未幾。德秀去。偘乃以選人爲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吏耳筆成風。民善訟。偘爲人悻悻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承直郎改奉議郎。僉書鎭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改章服。尋陞朝奉郎。初偘久從諸老游。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雅不合。偘嘆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嗣嗣小兒較短長哉。遂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峯下。曰盧隱。若將終焉。嘉熙丁酉九月。年八十四卒。子二人。賓子、武子。偘性豪。論今古。輒目光如炬。氣軒軒出鼻習間。人莫能抗。尤長於文辭。通直郎杜游嘗稱之曰。質而不俚。華而不虛。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膾炙爲美。諧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繡爲工。踏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君子以爲知言。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崛起其傍。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偘獨奮爲諸生。倡而舉綱紀。發爲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礫不入於井。高名出諸老上。皆偘之功也。已而亮爲世議所拒。當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再下詔獄。偘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亮賴偘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偘所著有臨見類錄二百卷、盧隱類藁五十卷、首誦六經之功用云。從弟南強。

南強、字伯強。自幼負奇氣。父直方以與陳亮類。俾從之游。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強周旋其間。獨能探深索隱。諳移日。精銳鋒起。亮曰。喩伯強文璺翰議。凜然可畏也。慶元乙卯戊午。連貢於鄉。未幾入太學

中監擧、月書季占前列，上禮部皆不得第。嘉定庚辰，俄奉南廊對授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強創射樓，補闕卒額，時其練習，春秋則郡肄府中，徽幟精明，行列整肅，俾出他縣上。縣民武甲與丘乙鬩，譚女以溺死，誣丘毆跌所致，挾王丙為左，縣以命南強。南強召譚與王列於庭，且詰譚曰：汝以病死女誣人，汝不吐實，將坐汝。譚色動，顧謂王曰：汝賺我也。亟袖紙白上官，抵譚罪。境內多盜販，舳艫相銜不絕，捕卒與黨猾為市，弗可敗。南強一切禁捕，雖犯權勢，殆怨讟弗懼也。寶慶初，禮部侍郎眞德秀以言罪去，廟堂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以為罪。德秀舟過富春江，南強兩見，且賦詩為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紹定庚寅三月卒，年七十一。南強讀書不為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否事，擊節慷慨，謂稷契可致。初，當路欲排善類，指陳亮為根，煅鍊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聲。南強義形辭色，貽書誚責，言先生無辜受罪，將貽恨入土，吾曹為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豈得為士類邪。復走東陽見葉適，備陳冤狀，適曰：子眞義士也。即秉燭為作書數通，南強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訴言無忌，卒直亮之冤。南強為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為，聞朝廷行一善政，輒昂首吐氣，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樂。暇時旅肴設醴，與賓友握手劇談，日至再三不倦。為文善馳騁，下筆輒數千言不絕，所而自合，大篇短章，悉人取去，往往不甚愛惜，惟梅隱集藏十四卷尚存。子二：厚、渢。楚、堅、棠，進士。贊曰：

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義缺，平居則繆為恭敬，覘其影或不敢踐，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然甚者至更名他師，使偏與南強見之，必將唾去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偏南強之謂乎。

樓大年傳

樓大年，字元齡，義烏竹山里人。父伯寬，由太學入官，授江陰縣尉，轉知無為軍濡安鎮以終。大年從鄉先生徐僑遊。僑，實朱熹弟子，故大年長於性命之學。登嘉定癸未進士第，調迪功郎池州青陽縣尉，丁內外艱。服除，監嘉興府華亭鹽場，尋知嘉興青龍鎮。該慶壽恩循從事郎，嚴州遂安縣令，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兩易監行在會子庫，同列以枝撓被劾，唯大年獨免。改宣教郎，知隆興府南昌縣。為治先教化，建利去病，若嗜欲然。縣民夜行為讎家毆死，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賕，使焚屍以滅迹。大年怒，聞於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賕如丞，大年正色抗辨，錄事為引去，上之憲臺，命觀察推官覆讞，事始白。民敬之，生為立祠。遷奉議郎，通判吉州。提點刑獄李迪以大年廉慎，命錄一道滯囚，大年隨重輕而疏蠲之，抱成案就迪，言咸聽。朱熟攝郡事，江東大姓夤氏以交遺書擾幼弟，貲產幾六十萬，弟長訴之縣州，歷二十年不解。迪曰：非清白吏如大年者，不足以究此。以其事下大年，舉張詠決子壻爭財故事為例，命歸其弟，人以為允。歲終，吏以公帑錢粟羨餘來白，曰此公分內物，前官其有例。大年斥之以助軍餉，及周宗室之窮厄者，皆舉手加額而退。換承議郎，提領戶部犒賞所主管文字。尋陞朝奉郎。寶祐甲寅三月，卒於官，年七十。子一人三提。大年襟度灑落，如晴空皎月，一塵不染，然在官洞察民隱，脫有理未安者，必反覆沈思，終夜不寐。所見一定，屹如砥柱不移，雖以權貴人之勢弗回

也。及解印綬去，攀轅臥轍者綿亘十餘里，或者以為無愧古循吏云。初，理宗降訓廉謹刑二詔，大年摭古之可法戒者二百事疏之，號銘心偶錄，藏於家。贊曰：

濂嘗過竹山，問大年子孫無恙，獲拜其遺像，璀然一儒者爾。而其剛烈之氣，則常信於萬物之上。人果可以貌取之哉。自夫道學不明，士喪其所守，雖以魁梧奇偉之夫，考其行事，脂韋自媚，如女婦之留婓也。其視大年何如哉。大年受學徐僑，與聞濂洛關閩之學，其所發充矣，此所以卓然獨異也。學之所繫於人者有如是哉。

許子良傳

許子良，字肯說，東陽人。姿稟卓犖，幼誦書，一覽通大義，及壯，馳騁經史，精文辭，尤長於科目之學。抽關啓鑰，得言外意，生徒欣欣從之，旬月間，輒知為文肯綮。嘉定丙子，以詩賦魁江東漕司，試禮部不利。嘉熙戊戌，始登進士第，年已五十餘矣。調餘姚簿，未上，用宰相喬行簡薦，監鎮江西酒庫。前此庫吏率自入，子良不納一札，以上歸公家，官吏相顧駭嘆。淮東轉運司辟主管帳司。浙江有鹽場三十里所，民貿其利，守邊吏議消野，欲悉削去，子良諫之止。遷知晉陵縣，版籍紛亂，官賦多放失，諸司皆逋，錄如星火，吏窟匿殆盡。前令以不良去，子良為稽逃亡，考隱漏，催科定錄，條緒粲然。沿江制置司辟準備差遣，俄監安溪酒庫，改宣教郎，知都昌縣。庫藏亦乏，子良節縮浮冗，兩年之間，供輸遂有餘。豪右設詭名以欺租賦，莫敢何問，子良列其主名揭於市，復從而一之，豪右懾愠，陰圖中子良，無隙可乘而止。沿江制置司辟幹辦公事，轉承議郎，通判和州，改江州，差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子良嘗輪對，不欲立異，惟取廷臣所言有關天命人心之大者重陳之，不汎不激，上為首肯再三。未幾，有旨俾鞫滯獄八十餘，子良為繙案一一讞之，雖累歲不引決者，一旦由直皆白。進太學博士，請外，出知饒州，以憂疏罷。主管成都府玉局觀，磨勘轉朝奉郎，知岳州，復轉朝散郎，改知台州，弊蠹相仍，負上供錢三百餘萬，子良節縮如都昌。凡典例所宜得者亦謝去。居半歲，郡計裕如。子良聽訟，據案與兩造相爾汝，以察其情，情既得，即決遣之，吏袖手旁睨其文書而已。間僚與吏無所容其私，皆忌之。吏白每歲以錢折米二萬斛，子良又不許，而禁卒有不便者，於是嗾其毆獄吏以撼之，且相與出危言，子良知墮其計，即委印出關去。專上降兩宮，賈似道開閫荊湖，辟主管機宜文字，且為辨其非辜，敘朝散郎。事有難處，他人不能負筆者，經子良議定，人無異辭。景定庚申三月，卒於沔川，年七十五。子良脩然如鶴風措孤峯，性情介不同俗，與人交極有風義，赴急扶顛，繫獄在前，處暇頗然。剛腸嫉惡，或面折至發赤，世多樂其媚，見其論議激烈，聲風威僤，不知其襟懷夷坦，無纖芥含蓄。居官務抑豪強，凡武斷於鄉者，悉刑之。事其長，懇懇欲納忠，縱觸其怒不避。知都昌日，方岳來為郡，岳知昌臨治人不敢仰視，子良數為抗辨，且曰：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雖獲罪無恨。岳初怒甚，已而察子良忠亮，反剡薦之。子良生平奉養甚儉，雖列膴仕，蕭然如寒士，客至輒為清談，飢則設餅而已。子良子四人，伯祺、仲立最良。贊曰：

黃夢炎有云：子良之為人，其平如砥，其直如弦，其堅剛如百鍊金，其孤峭如危峯千仞。江萬里亦云。若君

勤爲不知四方復有何人文學政事當推子良爲第一吳子良亦云銳明而徹平子良以之無愧於清白吏王尚者也子良何以得此於人哉非其卓然有立合於詩之柔不茹剛不吐者未必能致於斯也嗚呼賢哉或者以子良從假道謗爲白璧蒼蠅之玷知人之道帝堯亦難之而顧以此尤子良邪其求全也甚矣

葉由庚傳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伯祖維邑祖維休連擢進士第父森字賢之以世科累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清心正己以求賢爲務時宰不樂改軍器監丞差知荊門軍建堡柵開溝洫蒐練民兵入懇請屬會京西帥孫建議築城棗陽山之顛森以山無水泉且非敵路條其不便者六制置使趙方主之尤入之疏不從森嘆曰敝民蹙國吾有避耳遂解印綬去有旨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俄復予祠尋差知武岡軍未上而卒由庚生而口吃嗜讀書從周大亨習春秋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丹溪徐僑省明考亭朱熹之學四方人士多集其門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早夜磨礪探窮經旨驗之於躬行期凝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靜慤無他好講學益趣殊深吾道爲有所託矣遂以通名其齋居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即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柏皆宗於熹學次第相傳遂有端緒皆嘉由庚造詣真切相與昕書辨析至無虛月基疑周子太極圖猶先天圖之未備其辭多云云由庚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天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於大傳說卦中亦不待邵子別爲論議而後明況先天乃伏羲所

圖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設象而爲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太極圖當作太極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子之爲圖蓋在於悟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詳之隨時立義至是益備則可耳切不可謂陰有以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爲四八以至於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於四象以爲火水木金即其中以爲土遂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並參較也柏以論語爲問聯事集爲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已經比成卷質之由庚由庚則又曰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可第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是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況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磔裂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敍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存傳則庶幾爾夫欲尊之曰經者以其大公至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下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基柏皆深服其言由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虛己精密必求其是之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飭盛服不去身暑月則羅穀由

衣素紗深衣終日澄坐四時之祭齋戒內外祗事具饌必豐潔其帑必置名封識如期行事命弟子爲儐贊翼獻告廟成徹俎而退則以餕餘饗宗人若賓若昏喪亦皆遵熹家禮問道者德者戶外之屨常滿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徒徼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縣大夫過門問政多以謹義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被其賜部使者趙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傳先後具書幣請由庚攝麗澤書院山長雖皆力辭而名聞益顯婦人女子亦知其爲修身踐行之士也寶至元已卯閏五月年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遐孫爲後平生不務著書雖研濂洛諸家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集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殯叟自誌一卷藏於家贊曰婺傳朱熹之學而得其真者何基則受經熹之高第弟子黃榦而王柏則基之門人也至若徐僑親承指授於熹而由庚從僑游者最久又盡得其說焉及僑既沒由庚與基柏遂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基深潛沖澹得學之醇柏通睿絕識得學之明由庚精詳暢遂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迪之盛入其室者殆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輒睟面盎背而鄙吝爲之消融嗚呼何其盛哉九京可作濂當爲執鞭焉

吳思齊傳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倣遂爲古文郎可觀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詩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領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

事縣獄多留繫思齊坐獄戶識問凡株連疑罪悉縱出之死刑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實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兩聞部使者踏之鄙有盜殺其黨於貨獄盡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據盜貨與民無科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因以牽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實奇贓不問則得矣庶因者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梅出於父母家一旦怒不知所往其父誣衆之思齊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衆自昔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類曰吏或謂通辭可立致思齊曰欲懲以干祿非寶之士也辭其監戶部犒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長江爲天塹城之何爲卻城從還民耳其後遂罷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臨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慨禍且中止思齊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也求去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爲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堂有勳勞浙動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與勢家而屈塞論天下其謂何似道柄相常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卓其論議不廣宜爲人爲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雅佳甫監南嶽廟遂徙樹盧婦爲方登官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鄰兒女欲殺者全之死無以斂手足者稱之宦游十年田無半畝之增後值宋改物家益窶處至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吾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聰交游者其辭語未畢輒去獨婺方鳳、烏謝翱、閩方壽翁劇談每至夜指畫爭論傍側聽者而略無倦意見幕在處永不能數歸省婺時

遂涅陷弟。因自號全歸。皆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齊天性直戇。迹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許思齊之爲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爲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類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謹平荊州碑、魏司馬孚贊、跋杜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倣眞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多未就。子三人。曩之、拱之、成之。拱之蚤卒。贊曰。

濂遊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游處。見其石壁題名。尙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翱。無月不游。游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攜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羣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奈之何而弗悲。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歟。士有哀思齊者云。睨碣石其如卷兮。鉅海藏而不移。其言信矣哉。

謝翱傳

謝翱。字皐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於時。翱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倜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從遂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嵗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翱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羈。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鴈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祕。所至即造游錄。持以詒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詩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溯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震怳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尙多存者。咸自謂晃翱晚。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漸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惟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翅兄弟。幀收吾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嶽、謝桂芳、翁登、登之弟衡、鄧翱子陵臺南。以文稿殉。伏石表之曰。粵謝翱墓。初。翱以朋友道喪。吳越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諸石。未就。復爲建許劍亭於墓右。從翱志也。翱無子。其徒吳貴嗣之。月泉書院云。翱好修幽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務諧於流俗。意所不願。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託興遠遊。自號晞髮子。每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悄詘翱。翱自若也。所著手鈔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朱鐃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錄九卷、餘倣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贊曰。

翱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於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穢履。章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稍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翱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翱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邪。吾聞諸任先生云。

楊氏家傳

楊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會稽。遂爲其郡望族。後寓家京兆。唐末南詔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詔募驍勇士將兵討之。端夢神人告曰。爾毋往。此功名機也。端與舅氏謝將軍詣長安。上疏請行。上慰而遣之。行次蜀。蠻諜知之。欲遁者半。乃謂瀘州合江。逕入白錦。軍高遙山。據險立砦。結士豪與將黃三氏爲久駐計。蠻出冠。端出奇兵擊之。大敗。尋納款稱盟而退。唐祚移於後梁。端感憤發疾而卒。子孫遂家於播。宋贈太師。太師生牧南。既嗣世。痛父業未成。九溪十洞猶未服。日夜發憤。其子部射遂其志。選練將卒。伐羅閩。時閩附南詔。部射深入閩。盡將士絕其後。部射力戰死。其子三公抱父尸不去。閩執之以歸。牧南卒。三公幽於閩半歲。會阿永楊負長恩定與閩有連。詣之曰。殺其父而囚其子。人弗爲也。盍歸諸。閩不答。恩定怒。夜以一牝馬竊載與俱歸。且發兵納三公界上。三公遣衛兵繳召謝巡檢。謝師猿逆之。會濟江。蠻猿忽懷異志。引舟岸北呼謝曰。爲我語若主。當免我科賦。否則吾不以舟濟。三公怒。瞋目視舟。臨者三。舟奔而前。三公遂涉。蠻猿爭持牛釃酒爲謝。三公顧帛繫猿頸。吸水噀之。帛成蛇。刑猿伏地哀祈。暫輸賦不敢反。三公復噀之。帛如初。三公生二子。寶、實。寶當立。自以才不逮。讓與實。實字眞卿。聞宋太祖受命。即欲遣使者入貢。會小火楊反、新添族二部作亂。實同謝巡檢討之。夜薄賊營。盡殲其衆。實傷流矢病。創而卒。實生昭。字子明。既嗣世。二弟先、蟻各擁強兵。先據白錦東遵義軍號下州。蟻據白錦南近邑號揚州。昭不能制。會未幾何。蟻稱南衛將軍。舉兵攻先。且外結閩兵爲助。謝巡檢子都統謂昭之子貴遷曰。蟻召仇讐而賊同氣。罪不容於死。盍討之。遂大發兵。設三覆於高遙山。要其歸而擊之。閩大潰。赴水死者數千。蟻亡入閩。貴遷太原人。與端爲同族。其父充廣。乃宋贈太師中書令業之曾孫。英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延朗之子。特持節廣西。與昭通譜。昭無子。充廣以貴遷爲之後。自是守播者皆業之子孫也。貴遷字升叔。歷勝皇祐間。儂智高亂邕。貴遷曰。通夜郎浮牂牁。出其不意擊之。漢制南粵之奇策也。吾當報國以自效。即如瀘爲文於南川。得暴疾。將還。其季父先使南川鉅族趙隆要殺之。官至武功大夫德州刺史。生三子。光震、光榮、光明。光震字長卿。瀘南蠻羅乞弟叛。瀘遣使乞師。光震督兵行。時閩蠻朱大郎與乞弟通。遏其歸道。光震與戰連七日不決。道帳卒王龍間道走播。趣謝都統濟師。謝至武婆山見二酋縱騎橫梁號嘯。若指麾其衆。謝以勁弩射其一。應弦而斃。其一大懼拔刃衝陣。謝斫傷其首殺之。即朱兄弟也。二人僵而退。因不能爲瀘患。光震官至從義郎、沿邊都巡檢使。生五子。文廣、文貞、文錫、文貴、文宣。文廣字敏德。少與仲父光榮潛謀篡立。衆弗與。光榮奔高州。欲藉蠻兵以危宗國。文廣與部將謝石近謝成忠謀。奉書幣遂光榮以歸。事之如初。光榮復欲陰鴆文廣。文廣詭爲不知。愛敬日篤。黃標儀盜發光震墓。文廣捕斬之。事連其弟理郭。理郭奔高州。蠻課作亂。會老鷹砦猿穆族亦叛。文廣命謝都統討平之。斬理郭。戮穆猿。釋其黨

七人。初西平猺趙諸蠻尤桀黠難制。文質階成忠。夜入其柵擒獲之。尋數其罪貸焉。當文質之時。樊猶爲邊患。楊氏先世所不能廢結者。至是叛討服懷。無復擾武。封疆闢而戶口增矣。年僅三十六而歿。君子惜之。官至武節大夫。生三子。惟聰、惟吉、惟信。惟聰字晦之。七歲而孤。育於母舅謝石近家。石近以主少衆貳。因率光榮攝焉事。光榮立日久。益固位。惟聰既長。光榮深忌之。寘諸魚中欲加害。覺之弗食。光榮復爲姦婦高州結與俱。將殺於中塗。謀洩弗果行。光榮盡籍播州二縣地千七百里。往獻於朝。詔卽其地建白錦堡。加光榮禮賓使。光榮逐惟聰。率部佐出迎光榮。鑄置毒於茗以俟。隸人[illegible]進。光榮毀之。卽路。惟聰始親政。光榮弟光明憝惟聰。暮夜以兵劫之。惟聰出禦。光明敗奔蜀。訴於部使者李獻。誣惟聰謀不軌。獻入其辭。挾發南平諸蠻兵入播。惟聰憤激不自勝。大集兵拒戰。敗其師。事聞。詔奪獻官。進惟聰修武郎。左班殿直。賜金帶錦袍。慰諭之。光明因亡入閩而死。居無何。惟吉復作亂。殺惟聰二子。衆怒共誅之。惟聰深懲家難。籲於上下神祇。誓曰。世世子孫不可以權假人。違此言者。天實殛之。惟聰復生二子。選、邊。選字簡夫。始立。值徽欽二帝播遷。高宗南渡。選慷慨負氣。藏志務農。練兵以待徵調。士大夫雅之。性嗜讀書。擇名師授子經。聞四方士有賢者。輒厚幣羅致之。歲以十百計。益士房禹卿來市馬。爲苗人所劫。轉鬻者至再。選贖出之。邀於客館。給食與衣者數載。屬歲大比。選厚餽遺。徒衛送其還。益竟登進士第。邊武於選。謀入閩作亂。選邑喪明而終。官至武經郎。生十有三子。唯軫軾最良。軫字德輿。美髯長身。壯貌瓌偉。剛果勇決。人服其能。嘗病蕃堡隘陋。樂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是爲湘江。軫初無嗣。鞠軾子粲爲後。晚生三子。勳、晟、鼎。以粲賢。遂不易。初議。尤愛軾。尋授軾堡政。獨禁寨萬泉以終。軫畜一虎。馴服。左右常從以出遊。人畏之。官至承義郎。軾字德載。沈靜寬厚。孝友無閒言。遇軫諸子。不翅若己出。初先據下州。世治兵相攻。凡七傳至燠。軫之幕官猶詠從容白曰。骨肉相殘。蠻獠之俗也。上下楊其初由一人而分。干戈日夜相尋。孰若講信修睦。復兄弟之親乎。軾欣然曰。吾有志久矣。子爲我往說之。詠至下州。燠順額受命。遂盟而還。軾留意藝文。蜀士來依者愈衆。結廬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蠻荒子弟多讀書攻文。土俗爲之大變。軾官至成忠郎。累贈武節郎。粲字文卿。小字伯強。幼授大學。卽掩卷嘆曰。此非一部行程歷乎。必涉歷之。至乃可爾。長好鼓琴投壺。粲母弟煇有寵於父。幾奪其位。粲亦欲以位讓之。因劉沐言得不廢。開禧二年。蜀帥吳曦叛。粲帥師赴援。會曦誅不果。貢戰馬三百。黃白金鉅萬。且請因曦誅大舉北伐。以雪先恥。上優詔答焉。嘉定十二年。復輸馬三百於蜀帥。蜀帥以聞。上益嘉之。南平酋穆永忠遣據公家田。粲曰。穆不道犯王略。吾爲藩臣可縱其死耶。帥衆討平之。斬永忠。歸其田。南平閩酋僞桂猷父自立。粲聲罪致討。敗其衆於漢池。斬首數千級。闢地七百里。獲羊牛鎧仗各以千計。燠遂盟。鈔掠界上。粲遣兵誅之。歸燠所掠地賦於珍州。下楊平邊患。遂熄。粲性孝友。安儉素。治政寬簡。民使之。復大修先廟。建學養士。作家訓十條。曰謹臣節。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從儉約。辨賢佞。務平恕。公好惡。去奢華。謹刑罰。論者多之。楊氏居播十三傳至粲。始大官。終武翼大夫。累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衞大將軍。忠州防禦使。賜廟忠烈。封威毅侯。生三子。价、佐、佑。价字善父。英偉沈毅。自少不群。父沒以郡政畀其子文。專志養母。端平中。北兵犯蜀。閩寺野原。

价曰。此主憂臣辱時也。其可後乎。乃移檄蜀閫。請自效。制置使趙彥吶以聞。詔許之。馳馬渡劍。帥家世自將之兵五千戍蜀口。圍解。价功居多。詔授雄威軍都統制。未幾。復白錦堡爲播州。文價郡。价統兵如故。蜀警又急。詔价以雄威軍戍夔峽。价分署所部屯瀘敘間。遣奇兵擊東。遂以捷多。遷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嘉熙初。制置使彭大雅鎮渝。檄价赴援。价督萬兵屯江南。通蜀聲勢。北兵不敢犯。孟珙宣撫荊湘。余玠制置西蜀。皆倚价爲重。上屢下詔褒美之。价指天誓曰。所不盡忠節以報上者。有如皦日。一日大飯羣僧。价趺坐誦佛書數語而終。价好學善屬文。先是設科取士。未及播。价請於朝。而歲貢士三人云。贈開府儀同三司。威武寧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文字全斌。紹定中。北兵始入劍。文日閱士卒爲備。蜀中避地者多歸之。嘉熙中。北兵窺江。彭大雅復來徵師。价命裨將趙遜帥萬兵赴戰石洞峽。擊破之。以功轉武德郎。閤門祗候。父卒。詔起文視事。進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文移書余玠曰。比年北師如蹈無人之境者。由不能禦敵於門戶故也。右移鎮利閬間。經理三關。爲久駐謀。此上計也。今縱未能大舉。擇諸路要險。建城濠以爲根柢。此中計也。下則保江自守。縱敵去來耳。況西番部落已爲北所誘。勢必挾彝外以圖雲南。由雲南以并吞蠻部。闚邕廣窺沅靖。則後門斡腹。深可憂也。玠偉其論。竟徇中計。後果如文言。淳祐八年。西帥俞興西征。發兵五千人與俱。大戰者三。皆捷。遷左衞大將軍。余玠北伐漢中。文命將趙寅會兵。淦上三次。戰又捷。十二年。北兵圍漢嘉。文使總管田萬率兵五千間道赴之。夜濟嘉江。屯萬山必勝二堡。萬以勁弩射之。敵不能支。遂卻。加右武大夫。寶祐二年。北兵由烏蒙渡馬湖。入宣化。宣撫使李曾伯來徵師。文遣弟大聲統兵行大小九戰。又捷。轉左武大夫。五年。北兵循雲南將入播。文馳奏。詔節度

使呂文德偕文入閩。論羣酋內屬。大酋勃先領衆降。六年。拜親衞大夫。以解漁城閫、翦烏江寇功。加忠州團練使。景定間。劉雄飛夏貴守蜀。復江安州。偭禮儀山戰。懸壺平而播兵爲多。進中亮大夫。和州防禦使。播州沿邊安撫使。爵播川伯。食邑七百戶。詔雄威軍加御前二字以寵異之。歲賜鹽帛給邊用。著爲令。文留心文治。建孔子廟以勵國民。民從其化。卒於咸淳元年。贈金州觀察使。元贈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諡崇德。生一子。邦憲。字仲武。倜儻有大節。好書史。善騎射。始冠。授成忠郎。雄威軍副都統。通管州事。二年。閩大舉入寇。破立邊諸戍。邦憲出師拒之。閩敗。御寺濟渡烏江。步騎並至。民大駭。邦憲部署諸將。令曰。必勦此寇而後朝食。鏖鬭。急引退。甫涉江。邦憲追擊。大敗閩衆於中流。斬首千級。擒其酋羅汝歸。進武節大夫。沿邊安撫使。閩又悉兵寇下邑。邦憲復敗之。獲酋長阿鮮。歷舉其罪狀而釋之。閩自是懾不復出。拜利州觀察使。遷左金吾衞上將軍。安遠軍承宣使。才牌節度使。至元十二年。宋亡。元世祖遣使者詔邦憲內附。邦憲捧詔三日哭。奉表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州之地降。十五年。入朝。詔襲守如故。拜龍虎衞上將軍。侍衞親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播州管內安撫使。播下邑黃平壤近於荊地。荊之戍將欲奪而有。邦憲發其姦。請復歸黃平。十八年。陞宣慰使。十九年。閩叛。詔發諸道兵進討。師道播而入。邦憲給餽餉。命將率與之俱。乃平之。累贈推忠効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諡惠敏。生一子漢英。字熙載。五齡而孤。二十三年。其母貞順夫人田氏。挈之朝京師。世祖

摩其頂。熟視良久。諭宰臣曰。是兒眞國器也。宜以父爵錫之。賜名賽因不花。授金虎符。龍虎衞上將軍。詔旋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播州軍民安撫使。賜金紺弓矢鞍勒遣歸。二十四年。族黨搆亂。殺貞順。夫人。漢英衰絰入奏。上詔捕賊至益州。戮以徇。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播之鄰鎮拒命。漢英卽括戶口租稅籍進。世祖大悅。加播州等處管軍萬戶。二十八年。漢英入朝。奏能順元宣慰司。升播州安撫司爲宣撫司。授漢英軍民宣撫使。會羅甸宣慰使幹羅思、誘播下邑黃平諸寨。詐爲新闢境土以獻。漢英奏復之。幹羅思恚不勝。誣言播有雄威忠勝二軍。思播匿弗奏。請籍征交州。漢英抗言納土時已隸別籍矣。御史臺恭嚴上之。詔疑其事。俄拜漢英侍衞親軍都指揮使。成宗卽位。漢英入朝者三。大德三年。詔錫漢英世守其土。漢英奏改南詔驛道。分定疆以東地隸播。西隸新部。減郡縣冗員。去屯丁糧三之一。民大便之。二年。部蠻桑柘亂。湖廣行省議用兵。漢英言賊勢方盛。宜招諭之。不聽。兵出久無功。竟以漢英議始相繼降。五年。右丞劉深討南詔。道出播。漢英饋運軍食無乏。六年。閩婦蛇節宋隆濟叛。詔合湖廣四川二省兵征之。命漢英以民兵從。甫出師卒遇賊。漢英力戰。大軍繼之。降阿苴。拔乍龍。賊復合拒。竟大敗。縛蛇節。斬隆濟阿女而平之。以功進資德大夫。賜玉帶金鞍弧矢。仁宗立。顧禮益厚。進勳上護軍。增賜金帛。延祐四年。黃平南豐蠻叛。新部黎獠亦嘯劫聚亂。詔漢英宣撫之。二賊降。貲皮而返。漢英爲政急教化。大治泮宮。南北士來歸者衆。皆量才用之。喜讀濂洛書。爲詩文尚體要。著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四卷。賜推誠秉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播國公。諡忠宣。其妻田氏亦善讀書。人以爲難。能無子。以弟播州招討安撫使如祖之子嘉貞嗣。嘉貞至治二年來朝。英宗賜名延祐不花。累官資德大夫。湖廣行省左丞。沿邊宣撫使。嘉貞卒。子資德大夫播州軍民宣撫都指揮使忠彥嗣。忠彥卒。子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安撫使。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元鼎嗣。元鼎卒。無子。田氏以如祖季子嘉議大夫湖廣行省參知政事播州沿邊溪洞招討使城之子鏗嗣。入我國朝。鏗遣使內附。授以播州宣慰使。實洪武初年云。

史官曰。播州本秦夜郎。且蘭西南隅故地。苗獠錯居。時出爲中國患。楊端藉唐之威靈。帥師深入。遂據其土。五傳至昭。唐子中絕。而貴遷以同姓來爲之後。又三傳至文廣。威德懷。而羣蠻稽首聽命。益有光於前人。又三傳至選。唐遷禮文。尊賢下士。叢服子弟。皆知向學。民風爲之一變。又二傳至粲。封疆始大。建學造士。立家訓十條以遺子孫。其子孫亦繩繩善繼。尊尚伊洛之學。言行相顧。一如鄒魯之俗。昔之爭鬭傲據之禍。亦幾乎熄矣。何其盛歟。嗚呼。楊氏以一姓相傳。據有土地人民。侈然如古之邦君。由唐歷五季。更宋涉元。幾六百年。官峙偉。北紐照映。亦豈偶然之故哉。蓋崇詩書之澤。涵濡惟深。頗知忠藎報君之道。或天有以相之歟。楊文公大年所行貴遷之先人譜牒。其中書令業。則曰向非爲之當馭親征。爰扈危機。能傾丹款。其英州刺史延朗、則曰脅身軒陛。効命嶮巇。均甘苦而得士心。秖金革而從王事。以此觀之。其功在國家。澤被生民。可謂厚矣。奕世光榮而弗絕者。雖本於天。其亦有以也哉。其亦有以也哉。

劉彬卿傳

劉彬卿、名文質。彬卿其字也。姓劉氏。其遠祖仁贍、仕南唐。以忠節著。子孫居袁者。遷於豫章。今爲豫章人。彬卿讀書不泥章句。務在躬行。年踰三十。擔簦走燕都。燕都貴人一見爭相引重。薦爲太師國王府儒學正。陞教授。皆不赴。除承徽寺照磨。曾未幾何。改繕工司照磨。貢新麴上京。彬卿旦夕視惟謹。諸司同行者以入兩紅腐。絓於吏議。惟彬卿獨否。帝與后妃太子皆賜之衣。衣凡五襲。人爲彬卿榮。彬卿曰。吾敬君之道。當爾也。轉詹事院管勾府正司典簿。歷鷹都總管府經歷。中書左丞史克新、戍遼陽時。江南餉道絕。各屯田以食軍士。食且不給。廷議欲徵其米五萬石。人難之。不敢往。彬卿毅然請行。初至軍。有欲害之者。彬卿色不變。徐爲陳利害。衆感動。卒致三千四百斛以歸。孛羅帖木兒以中書平章統兵鎮西京。人畏其威。不敢仰視。彬卿持官書至。左右密視之。非與。遂辭不爲通。彬卿呼曰。朝廷之命。將委之草莽耶。孛羅聞之。竟出見。彬卿以官書進。孛羅視已。謂彬卿曰。可與幕府議之。彬卿曰。官書既達。行與否在平章。使臣何與焉。趨而退。孛羅不敢強。將宴謁之。彬卿曰。使事已畢。何留。卽日上馬去。從事官皆餞之出郊。嘆曰。此眞使者。世豈不多見也。府公俱徹僚賦。僚愬御史臺。臺臣問曰。何獨無劉經歷耶。僚曰。經歷乃儒者。理苟直。不俟人言。不然。徒言之無益也。且於我無所私焉。敢誣之。特授大司農司照磨。宣政院聞之。欲辟爲屬。弗能奪而止。時官牛多掠於亂兵。貧窶人無所訴。富有力者反指以實口。歿去牛并失其租。彬卿奇乘傳。僞衣樵者服。徒行民間。廉其實。以聞。徵富人租。而優貧窶之家。京南諸倉亡慮數十。不以時入糧。民告病。彬卿馳驛察之。既至。紿驛吏曰。吾將使江南徼。因託故遍閱倉之前後。民盡得其情。乃往揖倉使崔甲曰。吾使臣爾。願與坐。隨以觀美政可乎。崔不答。彬卿遂坐。與議倉中事。崔忽拂衣起曰。君知有使者事爾。乃暇及此耶。彬卿罵曰。吾農官也。吾不問汝等。誰復問之。汝卽具文書來上。倉中人皆吐舌。相顧。卒

治崔如法。遠近不待督而事集。已而陞本司都事。擢樞密院都事。俄復入都水監爲丞、陞少監、中順大夫。彬卿性耿介不阿。行事絕與流俗異。初至燕。客塔海平章家。平章勸其納少室。以奉巾櫛。彬卿曰。家有糟糠之妻。相期至老。肯中道棄之乎。不聽。其子時敏方幼。一少年誘其馳馬。竟跌死。或謂彬卿宜訟。彬卿曰。吾兒死生有定命。可尤人耶。經一晝夜忽自蘇。後十二年。補大宗正府譯史掾。一旦以疾卒。或者詣之曰。此亦墮馬死耶。國史掾萬生客死於燕。妻子貧不能歸葬。彬卿予錢二千緡。俾奉柩還南昌。御史大夫朵爾直班。有忤相臣。出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省署治武昌。道梗來易遠。必經頂閣。歷連雲棧。過鄧唐。顧出萬險而始至。從官皆散去。獨彬卿留。大夫曰。吾國家老臣。一死固當。彬卿家貧。爾當從此逝也。彬卿曰。士窮見節義。正在今日。大夫何爲出此言邪。及大夫歿。又走其喪還州。彬卿爲人不避難。苟使銜命而往。雖萬里不辭。凡出使。卽呼官錄其行裝。且曰。去時苟增其一。卽賊也。尤善以形色言人吉凶。巧發奇中。無毫髮差忒。人有意問之。輒固閉不答。彬卿貌奇古。肩聳長寸許。雙目深。其瞳囧囧照人。黟南先生程文。以道人劍客目之。彬卿年七十餘。今猶聞其騎青驢出入於豫章山中云。

史官曰。嗚呼。世道既降。平日素號士大夫者。恢臨事自保祕。孰有如彬卿之剛介者乎。與人交也。勢盛則趨。勢衰則狐疑顧。望其門而投之。孰有如彬卿之不變其初者乎。封殖自私。汲汲恐或後。視人窮迍傾覆。

縱有耳若罔聞知。孰有如彬卿惠及死喪者乎。自他人言之。如彬卿者可謂難矣。而彬卿則曰。此儒者役事耳。非難也。嗚呼。若彬卿者。不亦君子之人也哉。不亦君子之人也哉。

張中傳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幕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上帥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化爲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指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數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竄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僞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敵舟。敵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爲不可救。中曰。無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僞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唯南康與

康郎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既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歷是月當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云。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佯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咈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援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上嘗親疏十事。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視遺稿於故篋。因緝錄之。而并紀所識之事云。

胡長孺傳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衆、迪功郎。欽州司法參軍。脫略豪俗。輕貨急施。人稱爲鄭莊。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朝奉郎。知福州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嘉定士大夫皆以爲不可及。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寶祐丁未進士。朝散郎。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撰序之。咸淳十年。以任子入官。監重慶府隔槽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聲聞赫然。會宋亡。退隱山林中。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集賢院。薦爲翰林修撰。言忤執政。改教授揚州。

秩滿。遷建昌路錄事。闕官。檄長孺攝之。時程楚公家氣燄熏灼。即違法。人不敢向問。其榜外門侵官道。長孺頃命撤之。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歲丁未。浙江大祲。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弆。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邪。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劉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恆出鈔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爲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驍卒十八偏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驍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逮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杖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杖者過焉。拊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群嫗聚浮屠庵誦佛書。爲禳祈。一嫗失其衣。適長孺出。鄰嫗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群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鑒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盜非屢鞫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盜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頃聞國家有詔。盍迎之。叱隸卒縛盜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盜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自解矣。語畢。吏唯而出。盜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婦悅焉。兄妻愛子。紿以亡於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受步搖爲贓。逮兄赴官。力辨數非盜。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

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長孺爲人光明宏偉。務爲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之者如飢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詩。人雖枯鹽。與物同趣。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舂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嫌棋壁。碑板焜煌照耀遐荒。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多亡逸。唯石塘文稿五十卷。行於世。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作澹書。其於聲音字韻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儼然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號之爲三胡云。贊曰。長孺之學。出於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順齋處士同邑王夢松。夢松事龍泉葉文修公味道。味道則徽國公朱熹之弟子也。考其淵源。亦有所自哉。初長孺既於學古獲聞伊洛正學。及行西方。徒訪求其旨。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九淵爲人。宇宙即吾心之言。諄諄爲學者誦之。今其說猶在。安得豪傑者與而正其異同哉。

王秉彝傳

乘蘇名德良，和州人，姓王氏。王氏出江左，故望胄也。乘蘇爲人，襟博而堅凝，鉤經索史，智識過人數級。嘗衆議膠葛，更端猶尋前緒，乘蘇從容墜片言，輒惵然從，以故士君子恆歸往之。乘蘇亦樂與盤旋，燕享之禮，必極水陸珍脆，酣嬉淋漓，不知日之將夕。間徜徉奇山水中，見岩委川容，綢繆來獻狀，情思凝凝然，曰：精聚神會，吾殆與之無間，豈古人所謂烟霞痼疾也邪。勸之仕，笑不答。或云是有道者也，或云是夫也，良其才可用世，肥遯豈將免乎。乘蘇皆棄弗省。自壬辰兵亂，乘蘇崎嶇戎馬間，雖窘迫甚，幸得不死。仰天誓曰：吾力苟可生人，雖百至凍餒不卹也。道遇羣卒縛一男子，且行且榜笞之，叱曰：不予金，當就烹。乘蘇視之，鄉人也，輟白金二斤贖之。出京口，軍帥有享乘蘇者，既謁入，左廡倒懸一夫，頭崒崒搶地，作乞命聲。乘蘇曰：欲享賓而虐無辜，吾食不下咽矣。帥悟，使釋。豫章有夫婦避兵者，夫死於溺，婦苦風瘴，不能行。乘蘇爲非其夫，藥如疾，至愈乃遣。過廣德，遂健兵反接俘隸，以白刃摩其頸，老嫗隨之啼。乘蘇叫曰：子脫可殺，獨不哀其母老乎。解其接縛去。行未及久，又遇一婦腹未晬兒，左手引垂髫童，童有三兒，嬰相挽泣。游卒荷戈隨其後，乘蘇呼游卒止，出酒飲之，且譏曰：子壯士也，胡爲殺婦人。殺一婦人，姑貸之，奈殺其五子何。爲舍諸。游卒如其言。及僑居金華，一老儒來告曰：吾不火食者信宿矣。乘蘇爲之動容，搜囷中得米二斛畀之。建藥區市中，畜善藥以賑人急，甚貧者不受其直。由是乘蘇樂善之稱聞四方。乘蘇曰：是善名我。遂以榜其室。江左及海右士咸作爲辭章云。

史官曰：僕嘗游建業，泛大江，過歷陽，望八仙人山。山雲蟲起如車蓋。問張文昌舊隱處，想在翠香簡閒。故老已遊，人無能知者。及歸金華，與乘蘇相見溪上，衣冠偉然，議論磊落，有奇氣，筭流連山水閒而志不自釋。噫，乘蘇固歷陽產也，豈即所謂隱者邪非邪。

吾衍傳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意氣簡傲，不爲公侯屈色。嘗自比郭忠恕，居生花坊一小樓，客至，僮輒止之，通姓名，使其登乃登。廉訪使徐琰一日來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邪，願明日謁謝使節。琰素重衍，笑而去。生徒從衍游者常數十百人，衍坐童子地上，使冠者分番下授之。時出小詩，諒衆教之低昂作舞勢。或對賓游談大噱，解髮濡酒中爲戲，擧坐皆肅容莫敢動。衍左目眇，又跛右足，一俯一仰，姍姍可觀，宛有晉宋間風致。畜兩錢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樓吹洞簫數曲，超然如忘世者。性好譏侮文學士，獨推服仇遠及胡之純、長孺兄弟，謂百年間所無有。初，衍年四十未娶，買酒家女爲妾。至大三年秋，或訟女嘗爲己妻，官爲逮女并母，母死，復逮母後夫，夫主衍家，何其僞券事覺，逮及衍。衍固弗知也，邏卒辱衍，衍出數百步，錄事張瑛識之，叱曰：是不知情，何辯也，即遣歸。或有訴衍丞相府，事下杭府治，臘月未盡二日甲子，衍持詩別仇遠，遠去，不知所之。明年三月辛酉，衛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骨朽淵泥久矣。多寶院僧故從衍學爲詩，聞其死，哭甚哀，招衍魂，葬之西湖上。衍通聲音律呂之學，善效李賀詩，工隸書，尤精於小篆，其志不止秦唐二李間。宛丘趙期頤以書名世，得之衍者爲多。其所著書有尚書要略、聽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石鼓訛、楚文音釋、

閒中編、竹素山房詩，世多傳之。爲說者曰：衍之才高矣，使其能自貶以入繩墨，則其所進孰敢抗之哉。今所學僅若是，固可尚也，亦可悲也。雖然，衍亦奇士也夫。

抱甕子傳

予嘗游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存隘地，形高下，爲蔬圃約二十畮，凡可茹者咸藝焉。傍列桃杏梨李諸樹。時春氣方殷，蔬苗怒長，滿望皆翡翠色，樹亦作紅白花，繽紛間錯，如張錦繡段，心頗訝之，曰：是必有異。因曳杖而降，冉冉至其處，氣象幽夐，絕不聞雞犬聲，遙望草廬一區，隱約出竹陰間，疑中有隱者，兩蕭候之。良久，見一士戴欔冠，身被紫褐裘，抱甕出汲水灌畦。予進問曰：夫子何名。曰：山澤之民，無所名也。強之，曰：人以其抱甕也，遂呼爲抱甕子爾。曰：丈夫處世，亦多術矣，出則華軺結駟，入則鐘鳴鼎食，有志者輒能致之，夫子恆營營逐逐於一甕間，無乃自苦乎。抱甕子忽囅然一笑，指苔磴揖予坐，寘甕於地，嘆曰：吾受血肉軀，與人同，豈不樂榮貴與人異哉。顧念之熟，百歲之間，寧復幾何，與其殫情而徇世，寧若任眞以自放也。吾圃之西則九盤山，山之顚宋州麻建焉，側有烟雨樓，當山雲初興，景象萬態，極可玩。李鄴侯、馬北敏公、嘗登之而感慨矣。其東清溪，觀秦賢良兩官而來，亦游憩其上，時坐燭花亭賦詩，而今竟安在哉。非惟人隨流水而逝，異日凌霄之崇構，皆蕩爲氛埃，一疑蛀鬪，野草荒烟，若愁思之不可禁。世事往往類此，是何足深道。吾所以抱甕出入而弗辭也。且當抱甕之時，嗒然忘形，志慮外絕，精神內營，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招之弗前，麾之不驚，委蛇容裔，而萬物莫吾敢攖，自以無愧於赫胥尊盧之民。予以吾爲逐逐營營，不亦過歟。曰：然則灌畦亦有道乎。曰：有。蔬性不欲燥，燥則生意厄而不伸。蔬性宜溼，溼或過焉，則氣傷而蠹屈。吾日夜調之，燮之，俾適夫厥中，則凡然而秀，嫣然而榮矣。言訖，抱甕而去。予深味其言，蓋有道而隱者也。所謂強惰而徇世，曷若任眞而自放，不幾於樂其天者歟。所謂人物代謝，而樓觀不能以存，一俯仰間而感慨係之，不幾於達人大觀者歟。所謂抱甕有術，心與耳目之官內而弗外，不幾於守一不二者歟。所謂藝蔬得中，不使倚於一偏，不幾於治民有政者歟。疾起而追之，抱甕子入竹陰間，閉戶高臥，扣之不見答，若無聞者，予憮然而退。

史官曰：予既歸金華山，日思抱甕子不少措。及官南京，見朝紳中貌有相肖者，問其同列，曰：是豈括之灌畦者邪。曰：然。曰：奈何仕爲。曰：去年應聘而起，與儀曹王府轉官起曹劉浩羅磐望蓋儼云。曰：其氏名謂何。曰：此烏傷校官劉浩卿子也，名彬，其字爲宗文。予不覺嘆曰：浩卿吾故人也，其有賢子若此，予不能知之，可愧矣夫。雖然，宗文當元季政亂，肥遯山林，若將終身焉，及逢有道之朝，輒蹶然興起，以力政著聞，其得出處之正者矣。向予意其爲有道之士者，果非過歟。果非過歟，使宗文非有道之士，則長往山林而不返矣，謂之賢也得乎。因記問答之語，爲抱甕子傳。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

缺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女一童留燕，伥伥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鵰鶚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磊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眞怪民哉。馬不覂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鄭景蘇傳

鄭銘字景蘇，婺之浦江人，世以孝義顯聞。景蘇自幼濡染之深，卓然有以自立，而日嚴毅，不妄言笑，人多敬畏之。從父大和司家政，察其爲人可成遠大器，聘鄉先生吳公萊爲之師。吳公授以春秋三傳之學，發凡舉例，會諸說而折衷之，景蘇即能領解其趣。所有質問，咸中肯綮，吳公極稱愛，遂相親如父子。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吳公遊，景蘇與之晝夜相摩切，凡天地萬物之理，內聖外王之道，古今事會之變，靡不及之。講叢既久，精神發舒，大肆其力於古文辭。吳公品評至嚴，一辭稍不修，輒以爲詬病，故景蘇之文，幅尺弘而體式備，胡君之文，意度充而波瀾張，皆熠熠有光於時云。初景蘇早喪父，事母黃氏至孝，飲食必慎擇以進。黃氏嗜鱖魚，雖卒不可得，必徧求之以悅其意。會有疾，益思得魚，已而獲魚，笥以香樓上之，疾遂瘳。奉諸兄如嚴父，進退執禮甚恭，不命之坐，不敢坐。蓮塘張公樞子，聞景蘇賢而有文，命爲贅壻。景蘇能當翁意，翁亦以客禮待之，然翁頗木訥自重，景蘇亦自韜秘，絕不與人交，終日嘿嘿而坐，或焚香以銷世慮。既而彈指歎曰，吾誦詩讀書，亦頗有志於事功，柰何鬱鬱久居此耶。黃氏歿，其志遂衰，景蘇居喪盡禮，出

入必布裘，蔬齋三年，不御酒肉。翁大享賓，樂作，景蘇潛避去，翁不懌，或爲解曰，居喪不聽樂，其家法自當爾，翁何怪耶。翁自是不敢[illegible]。翁既老，欲以貲產悉屬之，景蘇辭，請以界諸族子，翁不可，姑受其三之一。翁之亡，皆景蘇葬薶之，他受田者漠如也。景蘇之仲兄鉅歿，以次當長其家，哀痛弗忍，請至終喪，舉從固請，乃泣告外姑，以歸籍所得翁之田，悉歸於公。復自念久居於外，不親家事，能荷負者莫如從子渭，又宗子也，遂爲文告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席。年六十二卒。景蘇臨事重然諾，不苟於取與。鮑溪水惡，春漲多溺人，景蘇架石橋其上。潘氏子耄老無養，給其衣食終身，人又稱景蘇爲忠人云。

史官曰，濂附浦陽鄭氏家九葉同居，最多令子弟，而授經者之師吳公先生，又一時名士，心極傾下之。後十五年，濂以非材來繼吳公後，始得與景蘇交，徵諸所聞益信。景蘇出所作賦數首，峻潔雅麗，絕似其爲人，而他文辭亦稱。濂方惜景蘇之學未暴白於世，乃謂玉光劍氣，終有不可掩者，而景蘇忽作土中人矣，不亦悲夫。濂與景蘇壻胡君皆吳公門人，胡君旣銘景蘇之墓，濂亦不能無情，遂述爲小傳一通以傳。嗚呼，有才無命，世之如景蘇者不少，寧不使濂重有所感乎。

樗散生傳

樗散生者，錢唐人，李氏，名詷，字孟言，少受學越人楊君維楨，負氣尙節，善爲詩，賣藥金陵市中，名其室曰樗亭，而自號爲樗散生。市人病者趨其門，買藥無不與，所與必善，人人談樗散生美不容口。或問樗散生，今人莫不願爲材，有寸誇尺，有尺誇尋，惟恐人不知己，才不即用，既用又恐不得大任以爲戚。今生乃以樗散自名。樗，不才木也，生豈無才者耶，何其嗜好與人不同也。所惡乎樗者，以其無用也。今生修善藥以活疾疢者，有功於民甚博，何爲以樗自汚哉。樗散生曰，吾計之熟矣。名之美者，吾豈不欲居之，然苟無實以稱之，則名祇足爲禍。吾苟自以爲可用，彼將以有用者求我，我或不足如其所求，則爲妄人矣。吾今自以爲樗，彼亦從而樗我，不尤我足用，而我足用者固存，何損於我乎。世之受禍深者，求名太切者也。夫名爲器，得之未必有益於身，而與我競者齦（口很切，齧也）齗（魚巾切，齒根肉）然欲齧之，不亦危乎。吾是以安焉而不敢務乎名也。且吾之貨者，醫。醫之術易知，醫之技易學。吾誠盡吾心焉，疑於心者不敢強施於人，薄於用者不敢厚責其報，雖有不中，庶可以無愧矣。我誠肯自負吾才，而享登庸之盛，豈皆不若乎人，然吏皆操法而道吾側，民庶持牒而踞吾前，吾心欲平之而力不暇，欲施吾才而勢有不能，則吾心之愧無時而釋矣。豈若守易能之技，居無用之名，以自適哉。於是聞者謝之，咸稱樗散生爲知道者。余聞於建安黃仁云。

史官曰，樗散生之傳不虛矣。生豈果知道者哉。君子之道，貴乎食焉而無愧。吾觀世之人有愧者多矣，生豈無見者乎。孔子使漆雕開仕，開自以爲不信而不願爲，孔子悅之。樗散生豈學漆雕開者耶。然則謂生爲知道，豈不然耶。或謂生慕樗以不才而壽，彼莊生寓言，生蓋不取云。

李疑傳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俾以出入，晨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溺水皆自具。終月責錢數千，否必詬誶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尙屬，且瞑瞑未殊，即舁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

者。以爲不辭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尙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凶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處焉。使疑息其中。微醫師視脈。躬爲衷煖煉藥。且暮執其手問所苦。如非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與屎同）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贐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聞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産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才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毛德元傳

毛聚德元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謹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老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爲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母在。安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懼。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罪概將及禍。訛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櫬在斯。忍棄之以圖生。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墟隅。人取其塼殆盡。買地葬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鄉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蘧、炳。蘧生二子紘、縱。皆好學。紘今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愼同官相友善。

史官曰。孝弟慈愛。人性所發也。寧係所習哉。萊在東海上。其俗從古號爲難治。焉沓春秋外之。今去古二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烏可以習俗古今論耶。語曰。爲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然可稱矣。其子孫殆將有昌者耶。

桑仁卿傳

桑惠字仁卿。婺之武義人。其先居麗水桑溪。南渡後有某昭者始遷婺。歷四世皆不墜書詩。仁卿幼喪父。獨奉母居。不能與人浮沈。介然自守。遇人則蹙然恭。未嘗往叩富兒門。惟日夕訓諸子弟。雞初號輒呼起。

懸燈誦書。食時使從師。或值雨淖。親持蓋候之還。人笑其愚。勸曰。子貧若是。餓將生塵矣。何不學他技藝。朝出門。暮可即得錢。讀書固佳。其效乃如捕風耳。仁卿笑曰。信如子言。吾家學將絕於吾手矣。寧餓而死。不能從也。乃名其子以時。謂曰。此妄人耳。其愼毋聽。吾之行由天。於讀書何損哉。策勵比前爲尤急。及見以時。明經能文辭。鄉校迎爲學者師。仁卿撫几自慶曰。吾將有以見祖宗地下矣。仁卿無所於食。質田於里翁。已而失其券。乃以詐給仁卿至家。使重書之。或頓其歸曰。愼勿言翁券失矣。翁券失矣。仁卿歎曰。吾寶得錢。言猶在耳。而因失券負之。爲計固得矣。如內媿何。一里譁然稱曰。桑仁卿其誠愨人哉。未幾卒。貧不能斂手足。鄉人惜其賢。裒錢以葬。仁卿娶同縣人項。皆賢甚絕。仁卿因安貧。終日樵蘇不繼。項無幾介見於容色。澹然能相歡。凍餒日不自免。聞有佳書。必拔所織布帛貿之。使誦。自時厥後。以時以賢良徵。主袁分宜之廬州。里攜酒漿來賀曰。仁卿夫婦不負教子。今得官歸矣。項曰。得官不足榮。能不負官斯爲榮耳。以時在分宜數督運萬里外。兢兢自持無所違失。再轉爲溫州判官。遣候人迎養。將及門而卒。今以三轉爲夔州府通判。陞至某郎。益用政事聞於時。論者謂父母之善教云。贊曰。

子弟不患無俊良。非父母竭力教之。終不能有成也。有如仁卿忍貧教子。至樵蘇不繼。一不變其志。渙如也。卒能奮發有耀於前人。則吾所謂父母不力教子。子未必有成。詎不謂然。因作小傳以爲世勸焉。

竹溪逸民傳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踪聞熵熵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於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尙何恤哉。乃藏書毀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翛翛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灩。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鷗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況狎而近之乎。性嗜梅。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譏其留物。怒曰。擧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爾。一息自怡。尙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赤。䟫踏雪中若溫。見輒凝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鷗。鷗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峯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閒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與鷗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洞其名。爲傷人。

史官曰。昔者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爲不可狎。近因號爲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縱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沈酣聲利而弗返者。蓋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爲則善矣。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一

傳

余左丞傳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居武威，父沙剌臧卜，官合肥，遂爲合肥人，母尹氏，夢異人生闕，闕生而髮盡白，家貧，年十三，始能就學，嗜欲甚淺，不知有肉味，惟甘六藝學若餔，嗜之不厭，與河南張恆遊，恆臨川吳澄弟子，善談名理，闕之學因絕出四方，擢元統癸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瀕淮，民窶弗馴，命蝕人土田官糴之，多以譁去，闕繩尤暴者數十，不敢譁，廬中與舒乙競出，廬焚舒廬舍，舒婦偶與子同死，遂貿灰燼中誣之，闕爲白其事，泗無麥，民以乏故弗聞，闕上之中書，定爲令，凡無麥者減賦代遏，長老爭進金爲壽，闕謝去，後闕往桐城，道逢故民，皆羅拜馬首，相隨信宿而別，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三月之間，疏滌冤滯獄五百，上官忌其才，議寖不合，闕上宰相書言狀，又不報，投劾而歸，居亡何，復召修遼宋金三史，拜監察御史，上疏言守令最近民，欲萬國治，責守令，反是政體，宜用殿最法，力行之便，上從之，浙王府諸校，白晝敓金道上，勢如狼，闕鞭道六十人，上思治切，議遣奉使巡察郡國，闕言奉使恆無狀，所至處食飲供張，如事至尊，曾不能寬上焦慮元元之意，宜亟罷之，闕後補外，會奉使者亦至，執闕臂曰，誠如君言，知闕忠亮不撓，闕在位知無不言，言附直無忌，人勸闕少辟，闕曰，吾縱僭，豈不知批逆鱗爲危，委身事君，身雖殺，弗悔也，改中書禮部員外郎，闕議復古禮樂，其言精鑿有徵，聞者斥爲迂闊

弗用，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郭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廣西多峻山，負粟輸官者，厄於道險，費常倍，闕命以爲帛代輸，右丞沙班怙權自用，多錄其私人，闕每抗辭沮之，會莫徭蠻反，當帥師，又止不行，無敢讓之者，闕揚言於庭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爲方嶽重臣，不思執弓劍討亂，乃欲自逸耶，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右丞行，章宣慰伯顏以發律香贊闕，闕發重，辟之，香中果腐，余章歎曰，余仕遠官多矣，潔如冰壺，唯余公一人，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預修本朝后妃功臣傳，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發姦擿伏，聰察若神，州縣聞闕至，貪墨吏多解印綬去，簽定賦無藝，役小大各適度，闕遭官艱歛貲之，循賦平，徵士無遺，以沒入田分隸學官，郡長燕只吉台肆毒殘徼民，民重足立，闕鞠治之，獄上，行御史臺，臺臣與其有連，反以事劾闕，闕歸青陽山，已而丁尹氏憂，闕日夜悲號，有甘露降於墓，君子以爲孝感，至正壬辰，天下兵動，平章政事晃忽兒不花方統戎淮南，承制起闕，權淮西宣慰副使，分治安慶，安慶距城皆盜欄，人爭謂不可往，闕毅然請行，從間道入，推赤心待人，能共苦賦，轉粟以哺饑夫，入社民翕然歸，闕知民可用，乃帥之破雙港砦，砦甚固，小路若凝，闕被甲荷戟直前，賊空砦出鬭，殺傷相當，至日昃，賊殊死戰，闕不勝，退復收散卒，誓曰，死則死此耳，何生爲，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砦挂城，次第降，闕徒繕城浚濠，礪矛戈，分屯耕郊外田，民懼不能者，遣軍士護之耕，賊來輒與戰，一日賊四合，旋旗蔽野，鼓譟之聲震天地，闕縱梟騎數十，大賊而出，賊勢披靡，遣兵擊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

陷，獨安慶屹然存，賊來戰，又數敗，賊銜之，僞作尺牘通城中諸大姓，約期日反，諜闕捕戮之，闕曰，我民安有是命，悉焚去，賊計窮，復令闕故人衛鼎、許大明以甘言說降，闕命牽出以鐵椎椎碎齒頰，懸其皮東門，潛山有虎傷人，闕造文檄山神，使驅虎，虎出境，功上中書，朝廷俾爲[illegible]隰同知淮西宣慰副都元帥，賜以上尊及黃金束帶，江西諸官軍勦號數萬，掠玉帛，殺嬰兒貫戟上以戲，沿江州郡患苦之，獨不敢近城下，卽近出師揭退之，或服其義，至有來歸先將校者，溪河兵屯潛陽，命使者帥壯士百輩，腰刀直入，會未供億，闕叱左右收縛付獄，且上疏言猺素不被王化，其人與魍魎等，不宜使入腹裏，他日爲禍將不細，後竟如闕言，轉淮南行省參知政事，尋改右丞，賜二品服，闕益自奮，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厲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爲韋孝寬，死則爲張巡、許遠，不可爲不義屈，意氣慷慨甚，丁酉冬，賊大集諸部圍城，戰艦蔽江而下，樵餉路絕，兵出數失利，戊戌正月七日城陷，闕猶帥衆血戰，身中三矢，賊呼曰，余將軍何在，吾將官之，有生致者予百金，闕戟手罵曰，余恨不得嚼碎汝肉，吐餧烏鳶，寧復受汝官邪，賊怒，舉長鎗欲刺闕，闕遂自剄，沈水死，年五十六，其妻耶卜氏聞之，亦率其子得臣女福童赴水死，諸將卒慟曰，余將軍不負國，我等可負余將軍邪，從而死者千餘人，朝廷知其忠，贈闕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諡曰忠宣，追封夏國公，闕爲人剛簡有智，無械不宜爲，爲卽有赫赫名，所至薦賢旌孝義如恐後，每解政闕門授徒，肅然如寒士，五經悉爲之傳註，多新意，詩文篆隸皆精緻可傳，贊曰，於戲，闕眞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

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効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糧絕城陷以死。而其精忠之氣。炯炯上貫霄漢。必爍爲列星。流爲風霆。散爲卿雲。凝爲瑞露。嗣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嗣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壼家。又似過之矣。於戲。嗣果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嗣事。多至泣下。因想見職守處。江流有聲。而斷壁落日。淒迷於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摭其行事成傳。以示爲人臣者。

濂既作余廷心傳。又見其門人汪河。言廷心死時。其妾蒲察生一子甫晬。樂水濱有僞萬戶杜某呼曰。此必余參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捐所鈔諸物。懷子以去。今三歲矣。人或戲子曰。汝父何在。子撫指拂喉曰。如此矣。此一事也。池州判官李宗可。蘄人也。李官文身。又號爲花李。善槊。視賊欲吞廷心兒闔脅以女歸之。及來舒。命權義兵萬戶。統新軍守水砦。前後多戰功。賊來破城。李橫槊入賊中。殺死甚衆。聞廷心死。馳馬還家。殺妻孥。謂曰。余相公死國。吾亦義不屈。汝等倘不死。爲人所魚肉。拔劍無大小盡殺之。出解甲。據胡床中坐。取酒飲至醉。復衣甲自刎死。此一事也。嗚呼。仁者宜有後。而義烈之士。聲光可流於無窮。濂雖不文。唯恐其失墜也。故復附著於篇。

白牛生傳

白牛生者。金華潛溪人。宋姓。濂名。嘗騎白牛。往來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軀幹短小。細目而疏髯。性多勤。他無所嗜。惟攻學不怠。存諸心。著諸書。六經。與人言。亦六經。或厭其繁。生曰。吾舍此不學也。六經其曜鑑乎。一日無之。則冥冥夜行矣。生學在治心。道在五倫。自以爲至易至簡。或笑其迂。生曰。我其迂哉。我若迂。孟子則迂之首矣。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稱之。則艴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也。聖賢之道。欲疑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或求學文。生曰。其孝弟乎。文則吾不知也。生不肯干祿。或欲挽之使出。生曰。祿可干邪。仕當爲道謀。干之私也。生安於義命。未嘗妄有所爲。或疑其拙。生曰。我契以天。不合以人。是乃巧之大者。拙乎哉。生慕孔顏之樂。如聆鈞天之樂。如獲夏璜之金。言及之。手足舞蹈不已。或以爲狂。生曰。吾能知之。恨未能允蹈之。奚其狂。生幼多疾。常行服氣法。或謂其欲久生。生曰。盜跖甚夭。顏子甚壽。子知之乎。或人不答。生曰。竊陰陽之和。以私一己。服氣矣。運扯元化。節宜四時。服氣乎。生雖貧。喜色常溢眉宇間。或詰之。生曰。吾內足樂也。內既足樂。無人非。無鬼責。得亦樂。失亦樂。我何憂哉。生御惡衣。糲饌安之。或譏其詐。生曰。錦衣與卉服雖異。煖則一。精糳與藿糲固殊。飽則均。何詐爲。生不貴貴。人不貧貧。人或尤其無別。生曰。貴自貴爾。於我何加焉。賤自賤爾。於我何損焉。生過物以誠。三尺之童。莫之敢欺。或譏其同。生曰。我道蓋如是。同不同弗知也。生不亨外神。唯事其先甚謹。或謂其報本邪。生曰。非惟報本也。以氣感氣。吾先以之。外人何預哉。生多讀台衡賢守慈恩諸家書。或誚其偏。生曰。我雖口之。未嘗心之也。何其偏。生當情宣調適。輒懸特磬於簴。親擊以鐘鐃。瞑目側耳而聽。自以爲達制樂之原。或笑之。生曰。此黃梓土鼓之遺聲也。五音繁會。則末矣。生好著屐登山。遇境勝處。注目視弗釋。或惡其癖。生曰。吾於樹容川色。見三代之精華。不忍舍也。生年四十有六。髮無白者。日坐一室中。澄思終日。或執筆立言。動以

賢聖自期。其中之所存者。人固莫能識也。適有畫史貌生之騎白牛者。生大笑。以爲得其眞。故自疏其事如左。曰白牛生傳云。贊曰。

生妄人也哉。言其文。非能成章。言其道。則又邈乎未之見也。猶自詭諸心曰。我學古人。我學古人。不亦悖且戾乎。

鄭氏孝友傳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一世孫也。其先居滎陽。從道遷歙。自麟遷睦。雍遷浦陽。今爲浦陽感德鄉人。雍、綺之祖也。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母張病風攣。綺保持若嬰兒。祖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生誾。誾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珪、德璋。至元中。仇家傾德璋。以死罪將械送揚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竟以詭計先死之。德珪生文嗣。自綺至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二年秋九月。鄉老黃汝霖等言於縣。縣上其事。廉訪使加審核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詔式旌表門閭。文嗣生鑑。鑑生渭。渭生挺。皆善守。合數千指。無異心者。重紀至元元年冬十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舉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既沒。德璋子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嘖嘖嗟慕。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之家。亦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丞相及臺院諸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咸莫之先。書東浙第一家以褒嘉之。皇太子在青坊。聞其事而歎曰。此國家之祥瑞也。復親御翰墨。丹以鳳麟二大字。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原功爲之贊。勒石以傳。大和性正方。不奉浮屠老子。繼像冠昏喪祭。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子孫從化。孜孜孝謹。不識廛市嬉戲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毫事。咸有文可覆。浹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登趨功。入夜輒坐棣萼軒中。溫溫語笑。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或入侍經筵。出持使節。不敢挾此有一毫自驕意。諸婦唯事女紅。不使豫家政。宗族里閭。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秩嚴。輿臺通傳。不敢越窒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於世。贊曰。

史氏之言。多有不足取信者。濂少時嘗讀唐書宰相世系表。謂白麟之後不傳。私竊信之。及觀司空圖滎陽記。則曰白麟生師慎。師慎生懷芬。懷芬生邵。邵生斌卿。斌卿生唐青州刺史庶。庶生侍中徽。徽生大理卿鄰。鄰生鎬。鎬生給事中碁。碁生宣州觀察使回。又觀鄭燮生遂安譜。則曰回生弘。弘生垣。垣生僅。僅生子璵。子璵生屈。屈生宋歙縣令凝道。凝道生殿中侍御史自牖。自牖生秘閣校理安仁。安仁生雍。雍生照。照生沖素處士綺。綺卽傳之所書者也。其承傳次第。灼灼可信如此。悲夫。其所謂不傳者哉。考徵不廣。而欲以一人之見。斷定百載之是非。難矣。

此傳作於至正初。已刻浦陽人物記孝友篇中。近板毀於火。因重錄於此。以勵民俗云。

吳德基傳

吳德基者、名殿發之蘭溪人也、其父景奎、故為儒、鄉人師尊之、酷好為詩、遊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雨沾其衣弗知也、德基少受學鄉人先生夢吉學春秋、俊邁有奇材、長通諸史、為文辭、顧學司馬遷班固、故好奇、尤工行草、得之者藏弆為榮、元季教授鄉里、名動一時、國朝取婺、李曹公文忠為浙東省左丞、聘德基為郡儒學正、李公數與語、知其才、辟為掾、稱疾而辭、有司舉於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德基自知數月皆周知其情偽、有所發擿、一縣讋伏、德基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呵叱、民或撥丞鬍相爾汝、弗責也、有微調召其大姓、坐之廡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為姦、民王瑰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家、劫斬家人歸、且縛瑰輝、速道箠之、至家解衣箠殆死、乃釋去、瑰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逮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瑰輝語之曰、獨羅氏與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邪、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至死、盜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邪、瑰輝良久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德基乃捕挾箠者四人、於瑰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瑰輝引罪拜之、事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與我事、德甚弘感、願有所上獻、德基卻去、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輸稅至郡、不得躬至鄉召之、一民逃去、命卒笞之、不肯伏、走入山、罵令曰、官當在縣、何以至此、為令怒、吏卒因以語激令、欲誣一鄉民圖賭利、獲六七人下獄、搒掠甚嚴、卒方往捕未返、鄉民大駭、譟音德基計民無罪、自出巡獄、叱卒釋之、卒以他辭解、德基撻碎獄門、遣之、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令怒曰、民無道、衆辱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至是耶、德基曰、犯使君者、一匹夫爾、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令意甚乃已、其俗好淫祀、有蛇出戶限、民怪之、以為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為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南康民作亂、命師討平之、死者過半、南康民泣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鄉古三苗、其士豪多剝民為兵、既遣降、萬夫長易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逃入山谷、保險自固、郡邑患苦之、江陰侯吳良承詔求餘寇、已移檄旁縣、兵且集、召德基計事、德基曰、易氏未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反、用兵未晚也、否則出兵無名、民先受其害矣、願君侯熟慮之、侯曰、令之言然、吾為令除之、德基乃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德基諭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民皆為齏粉、然殺一縣父兄子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惟明府哀憐之、德基還、曰、俊原或未肯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德基言、兵止不發、既而遂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兵勢孤、乃招之曰、君侯願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民安堵無擾、江陰侯檄取故兵之為農者、民咸自疑、聚奔相告、勢甚危、德基賜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為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

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歲、入朝、擢知萊之濰州事、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狀、與籍不合、曰、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其罔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德基獨戒民勿償、守怒、鬨德基、濰不償驢何辭也、德基曰、民實不欺、安可責其償、國家富有四海、為吏者宜宣布德澤、為民除疾苦、此少數匹驢耶、守語塞、德基因盡不便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諸縣已償者皆罷之、山東民願以羊牛代秋稅者、肯從其言、德基與民計羊牛、後有死損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羊送陝西、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令役千人部送鄰縣牛、德基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奉命、德基為吏、不求威民、以愛民為先、尤重獄事、凡有訟召受訟者面直之、釋其怨乃已、不忍置民於獄、獄屢空、當有追需於民、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償不逋、民視他所費、恆減十二三、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感之、以為愛己、居濰二年、會改濰為縣、召還、濰民遮門、抱其足、泣拜曰、自得吾父、濰民前無笞瘢、今舍我去、願得復蒞事之、以慰我思、其得民心如此、德基至京師、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為德基愛甚、猝時亦致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戶、絕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於此矣、德基至家、知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太史公曰、世俗恆謂儒者少功、顧非儒者爾、湯之興以伊尹、周之興以周公、此獨非儒者耶、何其功之大也、彼世之儒者、其號則同、其爾說則同、其所操守者、異於伊尹周公者多矣、豈特少功哉、謂之不足用可也、然其間有足用者、不可誣也、俗吏以嚴急督責為足用、謂儒者為儒緩債事、而不知得民者、非儒不能也、以予觀於吳德基、恂恂不大聲色、而衆庶安其政、既去而思之、視世吏之督責者、果孰多耶、德基之政、固世俗之所笑者、而其心誠愛民、有足取焉、古所稱平易近民、豈弟君子、非德基之謂耶、所謂難與俗人言、其此類耶、

朱環傳 子元 女壽

朱環、字君玉、婺之義烏人、漢槐里令雲四十代孫也、赤子時、無兒號聲、仲父桂奇之、爰為子、桂後生璧及定周、因外環、環益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城內多盜、白畫出道上劫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窖中、璧夜發去、反誣環所為、桂怒、械環褫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恂恂謝過、無一言辨其冤、桂猶日虐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恆順受之、不怨、桂死、遇璧益厚、璧子豐多嫉、或逮繫以殺人罪、環疑不能食、竭私財救之、豐獲免、環善治生、資稍出羣、進士年八十六、終於家、子元、女壽、元字子初、性聰敏絕人、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過永康、從蝗械源山、山抵元家甚邇、盜將劫元父環、兄過魁為謀帥、元聞、遽歸告二翁速避寇、不聽、復涕泣諫、翁罵曰、豎子不解事、江南內附久、誰敢叛耶、設有寇、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若縛翁去、則是翁從賊反、官坐以法、雖有百喙、莫能白、為今之計者、孰若殺賊自明、乃與役夫傅參謀、執刃伏垣下、或止之曰、賊勢張甚、汝不畏作菹醢耶、元曰、吾知有親爾、若得白親以無罪、雖萬死不恨、會賊偵騎至、元斫殺二人、梟首市中、以血手入示翁、負之北逃、賊平、翁覓

無罪。

壽生有淑姿。年旣長。歸金華戚衆祖。台寇楊鎮龍反。西攻婺州。宗王甕吉解及浙東宣慰使史弼捕獲之。械至州城。將鞫其反狀。壽父環有亡奴在械中。奴嘗怨環。搖傷。欲速環出貲助鎮龍。時史怒寇甚。凡獄辭所引。必盡殺乃止。環子元疾病不能起。乃視壽泣。壽曰。昔緹縈能救父命。我獨非人耶。乃走告法曹掾璵耿賢曰。妾父無罪。亡奴欲誣以不道。倘事不得直。一家枉作泉下鬼。聞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雨。璵怒曰。此事豈汝女子所知。壽哀斷益切。璵爲惻然良久。揮壽去曰。爾但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吏椎碎奴口。不果誣。贊曰。

昔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履霜中野。作履霜操。其辭多怨傷。議者謂伯奇不必爾也。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何假於辭哉。今環之無罪。與伯奇同。環羸身立大辜中。則又非若履霜比也。乃能順受之而無怨。不賢而能之乎。古之所謂純孝者。環蓋近之矣。元爲親故。拔劍斫賊。而不知有身。壽雖女子。亦能脫父命於虎口。皆環身教之然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有如環之父子。可使無聞哉。因具列之於篇。

白鹿生小傳

白鹿生者。諸暨之人也。風神峻爽。翹然欲超羣。其外族曰方。建塾聘賢傅。館四方遊學士。生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盡遜其一席地。聲光流婺越間。燿能動人。競要延作州閭師。類弗應。浦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纍五十室。同案而餐。戒子姓執贄致辭。生蹶然興曰。是或可爲也。卽日上道。皋比中居。以倡道爲已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昔之人。日靡月切。操行有可觀。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樓冠。被革皮裘。帶纓眊。烟雨閒暇。則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之殊軌。有識者莫能窺其際。高郵鱗鳳來爲州教。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爲一州學子師。生牢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闔右子弟卽其家聞道。州政有闕失。鳳必移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恆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房鑄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鑄不敢強。生性醇篤。無銖髮矯僞。與人語。出肺肝相示。恥爲覆藏。非乎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儋石儲。臨財甚介。山民誤坐法當死。生憫其蠢愚。謀諸鄉鄰活之。民縛烏雞爲謝。生拒之。民頓顙於地。潸然隕涕。生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耕。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民復來請。生反覆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速生族。視生持其成。旣委禽走介致餼。繼以金幣。生笑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乎。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尙不之欲。況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恆指生爲法。使學焉。生名恆。字本初。姓楊氏。白鹿生因其所居號之云。

史官曰。余與生遊者三十年。不可謂不相知者。待罪國史時。遂自執政薦之入成均。聞生不受州縣辟。事乃寢。然其行義可法者。不當使其泯泯。因爲造小傳如右。隱之與顯。非所以論生也。

王先生小傳

王先生毅。字剛叔。其先自琅琊徙居處之龍泉。至先生十有三世。世爲農。初。西隣有王氏子。事身奉神甚謹。嘗斷木爲拜。其當額處成窪。母某氏。有妊。夢王來而誕。在赤子時頗異。遇浴及手足踏。皆怖而哭。姑懷

之則止。頭患瘍。母惡其臭。卷木葉掩鼻。當乳時。閉目兆之視。疾大作。身熱如火。獄楊畔懸繩代棚。無風繩自搖。及能言。備陳入浴時如蹈大海。茫無津涯。風入乎足間。痛若刃割。姑衣有襮。能覆之乃安。木葉氣烈不可近。熱弗能禁。神出戲繩上下。視一小兒偃臥。心知其爲己也。熱退。乃復還人成奇之。六歲知好書。家貧不能致。每借市中。一誦輒能記憶。稍長。所嗜益深。父譏命牧牛。掛書牛角而讀之。隨牛而東西行。日入忘歸。復使之視舂。溪旁挾册坐轆車側。米成粉不悟。父怒。逐之出。世父與明憐之。爲代償其米。且令聚徒教授。束脩之供。悉以購書。積至萬餘卷。精思疾讀。唯恐其盡。夜分燈屢滅。猶聞其吟誦聲。或至達旦不寐。因觀周子太極圖說。歎曰。此升聖域之階梯也。人心與上堪下輿同大。局於一藝可乎。會上饒鄭君原善來爲郡錄事。先生往質所疑。鄭君甚器重之。已而往謁許文懿公謙於金華山中。公爲詳陳理一分殊之旨。先生豁然。如夢斯覺。居久之。絕淮泗、沂、黃河。而觀泰山兗嶧之雄。徘徊闕里。悵然有千載之思。遂北至京師。薦紳先生若黃文獻公溍、揭文安公傒斯、翰林承旨學士歐陽公原功、參議中書危公素。爭相引重。聲譽翕然。至有薦爲檢討經筵編修翰林者。先生皆引分固辭。假南還鄉里。益以躬行實踐爲教。其發明本心之學。至利欲沈冥處。多有感泣者。一邑化之。雖大山長谷。愚夫愚婦。皆知共慕。革心從善。縣饑。先生告令曰。民饑且死。大夫其得晏枕而臥乎。卽語以勸分之法。閭右之家。計口賦之食。餘粟盡乞貧民。全活者以萬數。父老見先生。拜且泣曰。我等皆白骨也。而先生人之爾。至正中。荊襄兵起。掠七閩。道犯縣南鄙。先生發八策。贊將軍石抹宜孫破之。仍不遠萬里。遣其徒上書行御史臺。以明將軍之功。未幾。盜發詩田。揚言來攻。縣長吏寶忽丁遁。盜遂深入。焚官舍。汙人女婦。剽鹵至雞犬。先生召門人章溢季文謀曰。吾豈忍以良民畀豺兕乎。溢等曰。唯先生命。乃部勒鄉民爲兵。逐殺羣盜。大府錄功。賞之以金幣。先生曰。得選賢令以撫創殘民。則殺拜賜侈矣。謝不受。假部使者下令正丁罪。丁患。集季溪惡少年據險阻以方命。首害先生於家。縣人無少長。皆痛憤涕泣。以復讎爲事。弟子胡深方參軍事鄱陽。急馳歸。與同門友告諸方伯速率師翦平之。越二年始平。葬先生蓋竹鄉之西山。別建祠而尸祝之。先生爲學。深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視衆民之顚隮。如己病之。苟力可救。雖鈇鉞鼎鑊在前後。有不暇恤。至於窮魚之微。不得其所。亦爲蹙額弗寧。思遂其生。然疾惡如仇。遇有賊民吏。切齒扼腕。流涕太息。必疏其姦狀。鋤而去之。嘗民倒鉅箠以入粟。亦叱使滅去。以合常度。小人不便爲惡。時欲加害。賴上官察之獲免。生平不食君祿。其尊主庇民之念。夢寐不忘。武威余闕公持節浙水東。雅知之。謂其卓行不讓古人。性不溺文辭。歎曰。當今之世。何能文者如牛毛。而植德者若麟角。盍亦知重輕乎。人有來者。揖坐立就。亦灑然有奇氣可誦。自幼不茹葷肉。雖強之食。終弗能下咽。閒居斂容澄坐。多至夜中。或倦極目暝。鼻息甫鳴。坐客未疑者談辨遙起。晨興。先生各能記其言而折衷之。其神全而不亂如此。殁時年五十二。娶樓葉二氏。無子。以兄子彥衎爲後。扁齋室曰木訥齋。人因稱爲訥齋先生云。

太史氏曰。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翕爲良善者衆。及隣境寇作。子通帥弟子起兵殲之。長吏惡擅其功。使人殺子通。門生毛備手刃殺者。梟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義。其事與先生絕類。雖然。先生

以明體適用之學。保障鄉縣。使三十萬蒼生去危即安。非子通比也。固不幸遇難而死。諸生爲師復讐。兵屯二年弗解。卒尸梟於市。功比衛爲尤難。祠宇之建。不建又在不論。由是而言。其義不益多歟。嗚呼。先生道德之化。蓋亦入人深矣。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遊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州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辯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溼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既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恆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詹士龍小傳

詹士龍、字雲卿。光之固始人。父某。宋開慶中都統。勇勝軍守鄂。以偏師巡瀘巴諸州。與元兵戰而卒。身罹九創。被執。發憤不食卒。元兵破鄂。降其軍士。龍生三歲。同母胡氏北遷。董忠獻公文炳。以其父忠也。鞠爲子。文炳長子名士選。故命其爲士龍。飲食衣服。一視諸子。外人不能辨。諸兄忌之。罵曰。客兒見寵。乃同我輩耶。士龍不知其故。泣訴文炳。文炳曰。爾眞吾子。飛語慎毋聽也。士龍哀祈益切。文炳頗漏言。士龍晝夜

流涕。欲復詹爲姓。受文炳卵翼恩深。未敢言。一日獵滹沱河。遂隳前志。文炳戲曰。爾投石水中。石浮。吾當爾從也。左右皆笑。士龍仰天祝曰。天若不絕詹氏。石當浮。因投石水中。石盤旋急流中。若沈浮者數四。文炳以手拍鞍曰。詹都統之靈。其不死乎。即令士龍復詹姓。文炳薨。爲服齊衰三年。歲時祭祀。必先設神主。率家人奠之。士龍後用文炳弟文忠薦。爲高郵興化尹。士龍修築捍海堰三百里。數郡利之。初發地。獲范希文石記。曰。遇詹再修。事蓋前定云。轉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改淮安路總管府推官。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姦臣柄國。虐燄方熾。士龍上章劾之。未幾。事果敗。士龍退隱興化。葺草堂德勝湖上。若將終身。朝廷念其老成。以廣西廉訪僉事起之。居二年。鬱鬱不樂。乃移疾而歸。年五十八卒。子謝。岳州華容尹。文炳妻以從女。實因前好云。

史官曰。精誠之格。將何所不至。上致日星之廟。下召物產之祥。古則有矣。今觀士龍投石之事。其感可不信哉。或者致疑天人之間。覩之若茫然不相通。過矣。予總修元史時。有司不以聞。失於紀載。因徇其孫塉余文升之請。搦其墓志。爲小傳一通以傳。

孝子丘鐸傳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流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發憤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自給。親驩終忘其貧。曾未幾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肅颼。如臨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眞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養之。終其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制行峻絕。他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　爲說者曰。予聞鳴鳳山。當白馬上虞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虎狼旁午。鐸煢然獨處。心無畏怖者。豈不以親之體承於身乎。然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鐸情困迫切。當知以禮自節哉。當知以禮自節哉。

危孝子傳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遊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爲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滸。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供。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

下。惟宸衿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防乃解儒衣。易短褐。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防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歛衽久之。且曰。使貞防生其時。亦當若是。倘過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防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邪。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防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吏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尙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吾觀貞防。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卽。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防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余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瞿孝子傳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權怯憐口提領。母某氏。孝子天性純愨。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癰潰當脅。臭穢不可近。孝子燖湯洗滌。執扇驅蚊蚋。廢寢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封股可療法。祝刀於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叩額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封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菱食。時菱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菱者。解衣入水。歷覆其葉。覓之。雙脛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菱水中。人以爲精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單窶者必恩賑給。而不欲使其知。匠工王氏。家無儋石儲。且臥疾不能興。雞初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鶉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吾性多忘。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韭五十文。以緡錢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懼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貿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饑。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旁近舍舍之。會癘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擔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貲。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蹙額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實業所繫。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識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見令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喜動顏色。其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須語吾兒莊。善事聖天子。毋以老身爲念也。遂終。

史官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爲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漣。因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之者。濂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傳所謂以身教者。孝子其庶幾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孫孝子傳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濰州昌邑人。祖明。父琳。世爲農。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

歷歷能道之。凡所謀猷。恆取以爲則。年及壯。用推擇爲寧海州吏。一年。貢益都府。擬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中。結廬其側。藉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饘粥二盂。卻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頮面。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焦悴。甚或勸其還。哭而不對。閫帥韓泰亨歸聞巷民言於縣。縣尹臧友諒弗之信。將廉之。伺夜半。攜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廬處而聽。孝子聞足音。遙問曰。暮夜欲何爲。臧歎息而去。以爲不讓古人。言上之府。部使者加褒崇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髯。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於井落。多效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尙志、尙文、尙德。尙志業爲儒。今禮部主客主事云。

史官曰。李璮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逝。倀倀亂行。有老父敎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卽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傍隴墦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聚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踰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周賢母傳

周母王氏。名妙貞。括人。祖德潤。父思齊。辟爲州縣吏。生十齡。見父有戚容。問曰。家業幸粗給。大人當開口笑樂。何乃自鬱鬱邪。父曰。此非爾女子所知。吾所掌獄案。死者欲生之不可得。故弗悅爾。王氏曰。名敎自有樂地。何不求之。復溫繹書詩邪。父曰。不意女子能發斯言。吾之意正如此耳。卽日辭上官去。人賢之。將嫁。父欲與其奩環珥盤盂之屬。無所不備。王氏視之漠如。出示二女弟。恣其所取。旣歸。事君舅若姑盡禮。處娣姒之間。恆欣欣然。或主中饋。身先之。不專役媵人。鄰有寒餓及喪禍。輒周其急。歲壬寅。山寇作。避地晉峯巔。寇少年欲來捽掠。王氏偵得實。遺人擿其姦。盜覺而逃。其母項。因世亂來依。極力奉之。以悅豫其心。王氏嘗嬰疾。衆醫束手謂不救。忽夢老父與易氣。及覺。氣騰騰從頂升。浹日絕粒不食。已而復夢氣來復。疾頓瘳。識者謂爲神助云。其夫則周世英。生男女各二。女皆有所歸。男曰荃、曰茂。茂有文學政事。出仕矣。王氏年今七十云。

金華宋濂曰。予嘗從史官之後。遇人有善者。必謹書之。將以誘民衷而樹世防也。有如周母能成父志。推孝於姑章。出其餘智。亦足破寇盜之姦。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於戲賢哉。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二賢母傳

瑞安有大姓曰吳氏。世守禮度。而顯於晉燼。柳州教授挺。生子欽。年近弱齡。挺欲爲之擇配。久且未成。或曰。同郡胡節有容德。且達宦之後。可室也。乃遣行媒知名。節之父悅焉。六禮旣備。故節來歸於欽。內外宗姻媼御而下。宜之。生子璟。稍育至長。爲娶縣人林廉。廉名卿孫。粗習書傳。娟娟然勤。翼翼然抑。長節愛之不翅若親女。廉亦事節若母。懷姙九閱月。璟以病死。未死。執廉手。涕泣惓惓。以養親存孤爲託。廉諾之。後

三十日，廉生一男子，且悲且喜曰，吳氏之宗，其不爲敖氏餒鬼乎，未幾，欽亦卒，節與廉蓬首垢面，自稱曰未亡人，晉撫遺孤，以不墜其家，後六年，元政日紊，四方寇盜蠭起，市魁都伯各聚農爲兵，陽號保障，陰則倚勢爲姦，有利吳氏多貲，欲奪廉之志，廉年二十有餘，儼善自閑拒，不可撼，遂有謀殺其孤者，廉懼，棄家挾姑而逝，擇僻境大山匿焉，艱難備嘗，室如懸磬，無絲毫怨懟意，惟飭兒以學，無有寒暑晝夜，年三十九卒，節撫棺哭泣，竟欲無生，益督兒專書詩勿怠，又二年節亦卒，兒名基，今爲巨儒，州人識與不識，咸稱爲吳氏二賢母云。

太史公曰，吳氏之系，何其危哉，當環斷亡時，基在母腹，男女未可知，林氏毅然以存孤爲諾，非見義明如皦日，能然乎，使林氏之足一移，吳氏宗祀墮矣，此其功非再造其家者乎，嘗猶狂瀾東奔，欲舉隻手以障之，抑難矣，予謂林氏具五美焉，其不畏強禦，一也，富而能貧，二也，炳於幾先，而不陷於虎口，三也，干戈紛紜之中，縈環劍市曹，腐子以學，四也，終始一致，不爲浮議所惑，卒令終於牖下，五也，夫然，故其能以節操顯著者宜哉，雖然，不爲之先，孰爲之後，非胡氏挈綱振維於上，則林氏煢煢然無依矣，是則胡氏者，不爲尤賢乎，賢哉二母，如楚之雙璧，光彩交映，見者動容，如越之雙劍，光芒四燦，不可狎玩，誠可謂無愧於彝倫者矣，嗚呼，女婦且爾，則凡受人家國之寄委乘若士梗者，果何心哉。

閩二婦傳

賴道慈，閩古田縣人，歸同縣張文孫，生一清，十五歲而文孫歿於疫，道慈甫年二十九，黃華亂，家又毀於兵，産服且弗完，能確然守志弗渝，人力撼之，泣曰，張氏自浮光遷閩，其不絕如綫者，唯此一子耳，余奈何去之，及一清成人，爲取婦廖氏，生三子，𤕤、與、埜，而廖亡，繼以陳道真，道真亦古田右族，既歸一清，粥簪珥治財，與道慈再植張門，一清事道慈孝，極旨甘，道真相之，唯恐有不足，而遇廖之子，不翅己出，道慈晚嬰末疾，手足不能用，道真與媵人余乙恆挾持以就虎子，道慈憎肥重，疲力從事，逾十春秋弗厭，人難之，道真生以寅，年十餘，日授書十三帙，帙三紙，道真夜宿，火至四鼓，自起爇燈，呼兒誦書，坐其傍以俟，頃刻皆能暗記，黎明，命之出，送至齋門乃返，以專愛書或忘食，道真執七僕之任，其悉勸不懈，二十七以春秋擢泰定丁卯進士第，蘇國子助教，入選而爲翰林侍講學士，秩二品，累贈道慈、道真皆清河郡夫人，一清贈福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文孫贈禮部尚書，閩人榮焉，謂道慈之節，道真之孝，皆卓絕不可及，殆天報之也，道慈卒時年八十，而道真則七十云，傳有之，婦道盡而天倫正，有若二婦，其所謂盡於婦道者耶。

鄭節婦黃氏傳

黃爲浙江著姓，自胎所以來即有聞，而宋隆興癸未進士度，亦其族也，其居辛山者曰德淸，有女曰璲，字守貞，生賦淑姿，不失故家遺範，父母愛之，爲其選良配，元至正己丑冬十二月，歸同縣鄭氏瀛，字仲容，守貞年甫二十，奉上接下無愆禮，人稱其賢，明年，仲容併患疽，流注肌膚間，一潰一愈，纍纍如連珠，百藥弗驗，守貞扶披臥起，附耳於紙，而更數之，雖甚久無懈意，又六年，仲容歿，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爲義

家婦，死爲義家鬼，敢失節以玷旌門乎，其志堅凝，雖有撼之者，不少動，寒燈孤幌，澹然能自安，遂命仲容從子栴爲其後，守貞今四十九矣，及見栴授室，生二子，𤐴、㷆，朝夕受其孝養云，昔者孔子稱宓不齊之善，而歸於魯國之多賢，蓋觀感而興，非有資於賢者，要亦非易以成名也，今鄭氏之家，十葉聚食，至大辛亥，旌爲義門，其規度整肅，如嚴霜烈日，可畏而可仰，其德義之涵濡，又如春風和氣之薰蒸，不自知其入人之深，故其化行教洽，過其門者，猶舉德勵行，而乖戾之慮消，況爲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執節之堅，而循禮之謹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其理誠不誣哉，予官儀曹時，郡國多以節婦事行來上，輒閱報下，後異其門閭，樹風使者，或以守貞爲言，其有不彰明之者乎，異日烏頭雙表之樹，與旌門後先輝映，不亦一家之盛美哉，予故輯其事爲傳文一通，衣冠之士，儻有扶植彝倫爲任者，尚見諸賦詠，以闡其傳云。

柳氏二節婦傳

柳氏二節婦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其子桂之婦陳也，初，唐年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一子桂，而宗遠卒，或少唐，恐其難寡居也，以語試之，唐泣曰，吾喪夫，命也，婦不二醮，義也，命天使然，義出於人心，吾縱不畏天，能昧吾心而負義乎，且吾姑老，吾子少，吾去之，將安求乎，益苦心瘁力，營粟帛以養姑，命桂學詩書於鄉先生，姑年八十餘乃終，而桂長，逮娶陳女爲婦，陳歸桂逾年，桂亦卒，陳年甫二十四，或閔陳無子，且少也，勸其再配，陳哭曰，此豈人所言乎，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寧即死柳氏牖下，不願聞此語也，乃去膏沐，屏華飾，與其姑相依以居，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內外事，必告而後行，姑婦孝愛如母子，歲時具殺醪，祭柳氏亡人，二婦煢然拜階下，輒涕泣不能相視，後以某子某爲桂後，今唐年六十，陳亦四十，鄉人咸稱爲二節婦云。

史官曰，夫婦者，相扶以生者也，相扶以生者，人道之常也，不幸遭夭折，臨禍患，夫不獲婦其婦，婦不得夫其夫，是豈人情所願也哉，斯變故也，夫人處平居無事，雖至闇劣，皆可以勉，事有出於難處者，雖奇偉丈夫時時猶有失焉，況婦人哉，若柳氏姑婦，皆在少年喪夫，處人之所難堪，以至於老，余讀其事，未嘗不爲之歎息也，人常患後世俗不逮古，是烏可槩言乎，二婦之所爲，擬之古賢婦何讓乎，余因門人朱琏請爲列其事，使繼此執筆者有取焉。

王節婦湯氏傳

婦以節名，非常也，變也，變而不失其正，不亦善之善者乎，若王節婦者是已，節婦名慕貞，姓湯氏，世居武林施水坊，父榮，母戚氏，慕貞生十七年，同里王君進則有容德，俾其子常娶焉，納爲室，既歸，三族嫗御交譽之，常字彥常，少有遠遊志，既生女及男驪元，至正乙未，出商番禺，已而之桂林，後六年死焉，慕貞三十七矣，遙望南海，淚眼無乾時，上承舅姑，米鹽醯醬之費，靡不經度，不足，使蒼頭貿易以給，舅姑忘其子之亡，舅嘗患疽，慕貞稽顙北辰，乞以身代，疾乃瘳，舅有女兄二人，年老無所依，慕貞迎還於家中，養同其姑，夫之季弟曰輝，娶史氏，育二女，貧不能嫁，慕貞擇良壻，治嫁具遣之，輝與史旅死三衢，慕貞不憚千里之遠，取二喪，藏諸先塋，其訓驪尤切，俾事賢傅，受春秋三傳之學，國朝洪武癸丑，取浙江行省第六名文解

貧人成均，選授吳王府伴讀，朝夕陳訓於王。久之，拜監察御史，近以使事入閩，過其家，方欲大臣洎都使者交謁於門，問母夫人無恙，人爲慕貞榮。慕貞不自樂也，且曰：我未亡人，爾自寬危如朝露，不復有今日，幸視驗加長，歲時持一觴酒酹王家墳上，庶他日九泉見彥常，無慚色。俸祿之有無，皆天也，奚暇計哉。君子愈賢之。嗚呼，婦之青年喪夫，最號多艱，儻居貴富家，有僮媵足以備驅役，囷廩足以蔽雨風，粟帛足以供衣食，猶可自安，苟或煢煢弔影，室如懸磬，忍寒夜織，機聲與候蟲齊鳴，達曙不休，自非鐵心石腸，未必不爲之動也。學士大夫誦四庫之書，平日抗手論天下事，何處更有豪傑，一遇絲髮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視女婦未嘗知書者，乃有所不及，可勝歎哉。濂於慕貞之事，不得不爲之紀載也。夫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慕貞實有焉，因其書之，以厲爲人婦者。贊曰：

婦以節名，初非美稱，唯王婦寡，守變以貞，心堅同石，操潔如冰，太史作傳，永揚休聲。

周節婦傳

節婦姓趙氏，名淑，宋燕懿王之裔，安定郡王令譿九世孫也。令譿從高宗渡江南，居越之諸暨，遂爲諸暨人。父孟德，有文學，生二女，節婦長且賢，尤愛之，授論語、孝經、列女傳，皆能通其義。年十八，求宜壻者，得同邑周本恭歸焉。始歸而姑卒，既而舅及兄公炟氏亦相繼死，兄公子顯宗尚幼，節婦相夫飭喪治葬，咸盡禮。育顯宗如子。歸十一年，生三男：宗善、宗祚、宗政。宗政始生時，天下亂，夫嬰疾，訣恐不起，顧節婦曰：今兵革四興，嗣子單弱如此，我死，爾能自保乎？節婦齧指流血，泣曰：天在斯，吾有不能保孤兒者，天實誅之。夫卒，節婦年二十九，髽跣號泣，泣間含食哺諸兒，不曾出戶限。明年，國朝克諸暨，與僞吳分邑拒戰，兩兵交焚

掠，家貲無纖毫存。節婦抱兒及顯宗從一媵出走匿，惟持田籍以行，深山窮谷間，飢餓頓踣，削木所采蕨薇以食。或憐其艱，勸嫁之曰：呱呱者何足恃，奚爲自苦耶？節婦怒不與言，斷髮示之，益自裁戕，厲色峻辭，使人莫敢近。兵定而歸，富民侵主其田殆盡，節婦持田籍與辨，卒賴以完。知州田若賦高其行，欲上其事於朝，節婦曰：宜然耳，何足上聞。力辭不願，乃復其家。節婦感泣，日治麻縷爲布帛，以繼乏絕，市詩書，教諸子，夜焚松脂於室，坐諸子兩旁而口授之。或怠睡，首俯輒笞，弛不少恕，諸子皆凜然，畏憚如嚴君。覘其色變，即惴恐，莫敢舉目視。及長，遣從名師遊，所友善士相過則喜，爲之置酒，否則憤歎竟日。節婦以兄公早歿，惟顯宗存，爲之昏娶，先於己子，羞服與諸子同，人不知辨。諸子遜弟，皆有士行，宗祚入爲太學生，以文行稱，人咸謂節婦善教所致云。

史官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殺身爲難能，至於守義不二者，則略而遺之，余甚惑焉。鋒刃之威迫於後，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災變，切身凍餒，顛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篤於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特賢於女婦而已哉。

謝節婦傳

節義，人性之所有也，豈以所居而變哉。南雄在嶺之南，山毒海悍，風氣與中州殊，論者或從而訾其習俗，其言陋矣。若謝節婦者，安可輕耶？節婦謝氏女，南雄人，年二十八，適郡士鄒永泰，居四年，生子忠甫，十月，

永泰得疾危，懼或死，有父母存，且子幼，莫爲計，以語胡婦曰：吾旦夕死，然吾家貧，安敢以老親幼子累爾哉。婦流涕曰：君豈病而狂易耶？若萬一不幸，奉老撫孤，妾職也，妾一移足，忍見鄒氏兒爲人奴隸乎？已而永泰卒，寠益甚，饘粥無朝夕儲，節婦躬力織紝，爲布帛易粟以奉舅姑。忠八歲，使就鄉師學，節婦縮服食以資束修禮。其舅姑不知其貧。及舅姑卒，鬻所居廬以易棺槨，行喪治葬，務合儀則。或閔其艱，勸其再事富人，節婦曰：我豈不知富人勝於鄒氏乎？然鄒氏我所安也，使我食他人八珍九鼎，不若飲鄒氏杯水斗粟。自操守不少變，教其子爲儒，節婦少嘗讀孝經、小學書，通達義理，故能盡婦道云。

史官曰：嗜慾之性，人孰能免哉，能以禮義制之，則不入於邪僻矣。婦之事夫，當無恙時，指天地神明，誓生死不相違棄，及遭變故，能如其言者，蓋鮮矣，豈非不達禮義使然耶？若謝婦者，夫死困厄，幾不能爲生，而處之欣欣然，行其自誓之語，如合符契，非禮義淪於心，能致是耶？嗚呼，禮義足以治人也久矣。

韓節婦傳

節婦韓氏，名惟秀，開封人，元四川行省左丞渙之女也。年二十一，歸耶律文正王四代孫希正。希正時爲劉莊場鹽司令，甫六閱月，沒於官。節婦行三年喪，乃還父母家。適其弟敏以疾卒，二子甫、寬俱幼，節婦與敏妻賈氏約曰：吾聞古之烈女不更二夫，吾與汝皆縉紳家子，宜則效之，苟或失恩愛，再醮於人，縱死爲鬼，亦當有餘羞耳。賈氏悅曰：此妾之志也。朝夕乎父母舅姑之側，旨甘恐或不備也，衣與衾恐或不完也，教甫與寬，又恐不知其方也，左之右之，同心弗少懈。歲壬辰，賈氏亡，節婦哭之慟曰：爾何遽去予而死乎？予寧與爾俱亡乎？不火食者三日，已而又曰：吾苟死，其奈父母何？遂割情忍泣，奉尊撫卑，如賈氏存時。

見寬以才學被選，列官國朝，再轉爲侍儀使。節婦今年五十九，其母則八十五云。

史官曰：易有之，不節若，則嗟若，無咎。又曰：安節亨。蓋不改其節，則必能亨，違節之道，則哀嗟自己所致，無所怨咎矣。聖人作易，當無物不該，推此以喻節婦，庶幾亦有合者乎。節婦自耶律君沒，制行如白璧者三十有八年，使令名昭晰於無窮，視彼夫骨未寒，輒棄之他適，爲人唾去而弗齒者，果孰爲亨而孰爲不亨乎？況節婦無子可依，毅然堅其苦志於母家，此尤卓異可書者，故備列之。然賈氏能與節婦同志，卒以節終，亦賢婦也哉。

趙節婦傳略

監修國史長史張君子長，著趙節婦傳，累辭至九百餘，節婦之孫嗣鴻，懼讀者莫得其要，請濂删其辭爲傳略云。節婦徐氏，名定瑞，婺蘭溪人，年及笄，歸金華趙時堯。時堯父旴夫，亦娶徐，節婦姑也，無子，生二女，時堯以再從子爲其後，二女以非己同出，不相寧，節婦相夫順受之，母子以和。時堯卒，節婦年甫三十，誓不再適，養其姑終身，撫弱子至於成人，復三十年乃終。若節婦者，其無愧婦道者邪。

王貞婦傳

王貞婦，名妙清，會稽人，年及笄，歸同里司允棣君，生二子，叔仁、澄。叔仁始七歲，澄僅四月，而棣君亡。貞婦毅然以節自誓，朝糴暮鹽或不能給，而貞婦安之，從事殘燈敗杼，夜參半猶隱隱聞伊軋聲，人數有撼之

者。志如鐵石而弗可動。舅姑亦憐其少。欲俾更適人。貞婦泣曰。妾聞婦人於夫。一與之醮。終身不移。妾何敢忘家。縱貧得服勞於舅姑之側。他日九泉之下。當有以見吾夫。儻舍之而去。雖終日飲醲餟肥。犬彘亦不食其餘。矧人乎哉。妾有死而已。不能從也。舅姑見其辭剛而意不回。復義之。貞婦自是事舅姑。益致其恭。教二子從良師遊。皆成人知問學。亦頗能盡孝。見稱於士君子間。貞婦夫死時年二十七。而今已五十四矣。

史官曰。嗚呼。若貞婦者。豈不爲難哉。自陰教久不行。女婦不知書詩謨訓。其所欲爲。鮮克由於禮者矣。而貞婦乃能毅然自異。如勁松挺挺於舊萊間。是何可及也。嗚呼。若貞婦哉。豈不爲難哉。

王貞婦傳

貞婦名順榮。字靜安。姓王氏。台之黃巖金沙里人。性莊毅。日處深閨。人不見其面。其父廣東元帥嗣奇之。慎擇所配。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伯瑞以才用世。累官行樞密院斷事官。階從四品。得封貞婦河南郡君。至正間。苗獠兵從天台。伯瑞帥師往扼之。弗勝。遂遇害。貞婦時寓四明。年二十又七。生子夔壽始兩月。聞夫亡。躑躅欲求死。親属交相慰解。遂護喪還葬於鄉。屏鉛華弗御。處近冢。冠被縞衣。儼然如墓外人。未嘗輕於笑語。人誚之。則曰。我未亡人爾。尚何心追逐世好耶。鄉里小兒欲媚上官。以貞婦美姿容。嗾使聘之。不從。將以威劫其去。貞婦遽引刀斷髮。痛詈不少休。事遂寢。越三年。有權貴人聞其賢。强委禽焉。貞婦度不免。拊膺長號呼曰。楊樞密何在。楊樞密何在。妾將相從於泉下。因悶絕仆地。媵人抉齒以藥灌之。移時乃蘇。俟間執夔壽手曰。吾命婦也。不敢虧節以辱汝父。汝父亡。我非不能死。以汝年幼。將誰育之。即不育。歲時何人持卮酒以酹汝父墳。乃忍死至今。今汝已十齡。吾復何憂。我將死於汝父之壟。言訖。泣而行。夔壽號訴。從母林氏。林亟往救。貞婦以刀自剄。不殊。林奪刀挽之歸。環守至旦。稍解。貞婦復斷髮如初。權貴人曰。此烈婦。不可強之。強之不祥。嗚呼。女婦之質柔弱耳。扣益足以驅走之。今貞婦乃不爲威武所屈若是。非其秉志剛。見義明。有不能也。世以丈夫自居者。冠帶儼如。步趨蹡如。議論翕如。人倘以女婦目之。則艴然怒去。及究其所爲。一遇小利害。則甘心喪其所守。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然自兵亂以來。婦人徇節而不屈者。或自刎死。或墜崖下死。或赴水火而死。固人之所難。此特出一時義烈所激爾。有如貞婦處孤燈敗帷間。淒風瀟瀟然中人。歲積月深。必有甚不能堪者。恒人之情寧不爲之少衰。貞婦之操。則愈堅如鐵石。百折不撓。豈不尤人所難者乎。使一鄉之得若人。必有率德而勵行者。由是達之一邑一州。無不皆然。其於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有國家者。蓋有賴焉。是宜爲之傳以俟觀民風者。贊曰。

昔夏侯令女夫死不嫁。遂致斷髮爲信。或蹙迫之急。乃割耳與鼻。誓不欲汙於人。至今想其遺風。猶凜凜然可畏也。今貞婦截髮絕人。其厲操蓋與令女同。若其持刃自刎。比之劓耳鼻者。且欲并身而捐之。其志爲益苦矣。嗚呼。令女不可見。有若貞婦。其所謂異世而同符者非耶。

徐貞婦鄭氏傳

徐貞婦鄭。名妙靜。徽之西安人。其父顯。本務稼家。娶周。無他男子。惟產四女。而貞婦居其三。年十齡。粗通

孝經大義。沈毅如成人。諸女或與之狎。輒厲聲叱之。皆畏懾不敢近。父奇之。慎擇所歸。聞同郡徐思誠。乃宋忠莊公徽言之七世孫。代有顯人。而思誠又習進士業。燁燁而文。於是慨然許之。及合巹成禮。貞婦已十九矣。時舅天祥與姑朱氏春秋皆高。貞婦晝日昃夜。事紡磚惟謹。由是羞服備給。上獲舅姑心。凡遇賓祭。亦悉意助集。不足則質簪珥供事。及其自奉。疏食水飲。甘之若飴。舅殁。貞婦出所畜布泉爲含襚衰絰諸費。姑得成喪。思誠出卜竁地。舟覆溺死上航溪。貞婦哭慟幾欲無生。不憚勞勩。葬舅與夫先塋之側。養姑高堂。日間起居。察時燠寒。爲衣進之。退撫二子。誨貞俾從醇儒學。而與勝已者交。非其類者絕之。雖寒燈涼悅。人不能堪。貞婦處之裕如。父母及諸姊憫其年少。欲使其更醮。貞婦曰。吾夫固亡。有二子在。斯不謂之亡矣。脫若無子。其如姑老何。義亦不忍去也。具人之形而犬彘其行。妾肯爲之乎。即引交股刀截去髻。誓不二夫。聞之者憚不敢撼。貞婦見二子成立。誨以行義。察舉爲部使者掾。以政事聞。擢爲瀦水丞。貞婦喜曰。吾今而後可以見吾夫地下矣。諫當之官。會恩例覃及於親。受文綺紬緡之賜。貞婦益喜。召諫至。出白金盤八授之曰。國家寵恩至矣。爾居官宜冰蘗自守。祿或不給。則售此用之。愼毋黷貨爲也。洪武二年。知縣何忠以貞婦年三十夫亡。寡居二十八年。冰清玉潔。可以勵民風。乃上其事於府。知府王珍加覈驗焉。浙江按察僉事張思立復廉其非誣。然後具牒上行中書。以次達之中朝。三年四月。得旌表其門。如令。貞婦今踰六十又四。康強無他疾。嘗有田宅爲強族所據。與訟不得直。夫毅諫弗與競。及宅轉鬻他姓。貞婦臨居之。識者謂貞婦知大體云。

史官曰。禮始夫婦者何。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三者雖殊。其道一而已矣。若使婦不二其夫。子不辱其親。臣能忠於君。天下其有弗長治者乎。奈何世教淪胥。士大夫誦法先王。往往或至於悖君父。有如一女婦之微。不甚知書。乃能抗節自守。足以增於五倫之重。亦可慨也夫。故予於徐氏之事。特爲著傳文一通。不少讓。將以厲子職樹臣節重名教。非曰徒作也。有來讀者。毛髮將聳然而立矣。

蔣貞婦傳

蔣貞婦總新。世居歙之黃山。自幼莊靜。父忠甫。爲之擇配。鮮有當意者。年二十有八。始歸同郡羅宣明。宣明鄂州刺史諸孫。家法素謹。貞婦奉尊章。處先後。咸底禮度。中外稱之弗置。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起。破州郡。屠戮人如刈草菅。蔓延將至歙。宣明散家貲募兵保障鄉井。已而兵大集。歙城陷。官軍復者再三。宣明功爲多。癸巳夏四月。元帥沙不丁治歙城。以宣明慷慨仗義。俾分築一百三十尺。宣明之家。索於用兵。其計無所從。貞婦盡售奩中物相之。宣明忘其疲。乙未冬十二月。郇門黟縣惡少年構浮梁劇盜來犯歙。宣明謂貞婦曰。我素負殺賊名。賊必不貸我。汝宜相從軍中。如何。貞婦曰。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子獨不聞之乎。妾有兄弟在香山砦柵。頗可守。妾往依之。君努力自愛。勿以妾爲念也。遂揮泣而別。丙申春正月。歙城復陷。宣明請兵江浙行中書。賊聞宣明妻孥在香山。攻之益力。二月天雨雪。砦破。賊大肆焚掠。初貞婦以宣明從征。不忍茹酒肉。至是炮炙行觴。命左右醉飽。以二子驥兒、馬兒、屬蒼頭奴詹寄、詹勝寶。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決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遁去爲也。言訖。勝寶負驥兒出。勝入狹

馬兒雖之。貞婦又雖之。遇賊石崖上。賊遂褫其衣。貞婦力拒賊。擢貞婦崖。貞婦齧其背。爪其面。出血。賊曰。死狗類。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背。以刀舂之。墜崖而死。馬兒見母死。哭罵曰。賊賊爭忍殺吾母。他寇曰。何嫭小物。敢爾耶。橫槊刺其背死。勝寶適從。不勝怒。執木戟撐傷數寇。與媵人皆遁去。日將夕。寇退。貞婦從姪蔣志道。從積屍守緣崖下。見貞婦屍如生。傍有衣篋。篋有物窣窣然動。啓視之。馬兒在焉。亟抱以歸宜明云。

太史公曰。喪亂之餘。女婦以節著者有矣。若欽之蔣氏。何其烈哉。夫以柔脆之身。直欲抗如虎之盜。自非義激於中。視死如歸。其氣不如是之烈也。大抵故家遺俗。詩書之澤弗替。宜明又能奮揚而倡導之。使一門之內。婦死於夫。子死於母。而一蒼頭之微。亦能為其主捐軀。此殆難以聲音笑貌為也。然則宜明亦賢矣哉。賢者宜有後。篋中之兒。所以能獲全於今也。

王媛貞阮傳

王媛貞阮者。名淑。蘭溪人。均州守阮容之子。歷陽王瑀之妻也。瑀故名閥。淑亦出右族。姘禮適貞一。陽和陸壽齡聞。旋三族間。瑀以材起家為裨將。當戊戌。夫與夫兄與敵。生犬牙。瑀將選騎值其鋒。敵遣勁兵壓境。悉力迎戰。瑀知不能免。躍白刃前。進騎皆逝。瑀尋被執。以不屈死。淑慟曰。夫者婦天也。吾天傾矣。倘何所仰哉。遂蒙被泣臥。不粒食。媵人以食進。淑麾曰去。吾不食矣。已而氣咐咐若絲。先後僅慰。媵人又以藥進。淑復麾曰去。吾不樂矣。如此者七日。竟終。年甫二十三爾。淑葬金華城北黃塘。其顛有異瓜生。蔓一而四實。其色光翠如沐。著君子謂淑能知貞道矣。貞道明則常倫定矣。詩云。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頌曰。

翼翼貞阮。執行有常。夫戌而俘。甘然歸傷。不食以死。其節煒煌。瓜瓞之生。天旌厥祥。

宋烈婦傳

烈婦宋數韋。字新。金華潛溪人。美姿容。幼即讀書。知大義。偕管仲孚。亦莊正可觀。既長。歸爲傅寶明妻。足不窺戶閾。雖家人弗聞其語笑。嫁一宗。識曰。是婦循靜默。也寶氏有婦矣。父母亦賢之。不忍其遠去左右。越二年。今與夫來居潛溪。烈婦孝養甚謹。見諸女說古烈女事。則慨然想其爲人。既而曰。是亦不難爲婦者。當璧碎而潔。毋瓦全而殘也。歲戊戌十月。西兵攄閩。浙溪邇近。夫家烈婦不自安。同夫避入浦陽城寶山中。未幾。鄉民嘯聚倡亂。樹旗鼓。執劍殺人如刈草。嚮烈婦亡匿溪葦中。爲遊卒所執。乃抽銀釵脫求解。不聽。將亂之。烈婦以計給曰。吾有珠貝可直數千緡。昨夕瘞山前坎中。爾幸無急我。急我我將死。於爾何利。不若導我之。遊卒悅其言。從之行。至深淵側。竟躍入死。是時十一月十四日也。其兄濂聞而哭曰。天乎。烈婦在家爲淑女。歸人爲良婦。既淑且良。縱不備有五福。豈其不得考終於寢乎。不知何爲而遘茲兵禍也。嗚呼。自古莫不有死。當是時。執法之大吏。秉鉞之將帥。守土之二千石。或有不能。而烈婦獨能捐軀徇義。死固死矣。千載猶生。視彼弗死而若死者何如也。縱遘兵禍。又何傷焉。然而婦之守貞。猶人子之當孝。人臣之當忠也。烈婦之死。恒道爾。何足深褒乎。雖然。是固恒道爾。而亦非易致也。人之所欲莫甚乎

生。苟所見一毀未虧。則幸存之念興。幸存之念興。含垢忍辱。何所不至哉。想其臨淵之時。貞剛之氣。充塞上下。天不足爲高。地不足爲厚。日月不足爲明。視區區微生。直鴻毛輕耳。不然。何以能若是之烈也。微太平日所嘗嚮慕碎而潔。毋全瓦全而穢者。不亦允蹈也哉。烈婦之事。與軹之霸氏。越之王氏。無大相遠。求之千百而不一二見。濂因不避親嫌。撫其行實著爲私傳一通。所以白烈婦之志。他日傳之竹帛。詔諸內良史氏職也。非濂之所計也。

謝烈婦傳

謝烈婦黃婺之金華人。年十三。適蘭溪吳履。奉尊章。睦宗族。以禮性勤而剛。事非義。毅然執弗行。婣婭蒐補綴。常至夜分。雖血指不自憚。履貧而宦遊。家政一聽黃。能弗墜。戊戌春三月。西師破睦州。遊騎日壓境。上黃懼急。謂履曰。妾聞西師鐵騎逾十萬。數出則塵埃蔽天。白日為黃。既待晦必東窺婺。謂其不至者妄也。卿讀書號男子。宜蚤知之。妾衰瘦如鬼。且罹禍。及決不能挈弱幼遠逝。曷若先買舟東下。為上計。否則歸妾母家。母家有祖即有急。以身餧魚鱉爾。誓不受污。以辱君也。履重於行。紿曰。勿恐。有履在也。冬十月二日丁卯。履出城南。黃復申前言。且促履曰。宜急旋。稍緩噬臍無及矣。履復答如初。越四日辛未。黃見潰軍被血衣東奔不絕。謂媵人曰。事急矣。候難再號。妾擁挾季女以東。媵人負小兒從。明日壬申。力憊甚。黃猶手牽女。且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矣。吾與汝死即死耳。身不可失也。遂避入金華山中。媵人後。視黃不相及。棄小兒竄上。亦泣去。已而遊兵四出。赤幟徧山澤。東西作呼嘯聲。略女婦無算。黃度不可免。力疾攜季而上。抱女投崖下死。履歸求之。浹日始得尸。母與女相向。其貌如生時。嗚呼。人極之所由建者。三綱也。使臣子之於君父。皆如黃之弗畔其夫。國家安有喪亂之禍。哀哉。嗚呼。世之號士君子者。平居暇日高自稱舉。無不曰我學周公仲尼之道。苟指為婦人女子。則勃然怒去。一旦君父有難。輒或竄或伏。不翅狐兔。是婦人女子之弗如。抑又何說也。然自兵興以來。女婦以節著者。亦頗見之。未有若黃之烈者也。夫豈樂死惡生者哉。誠以義塞於內。與其生而抱愧。寧若死而就安。推其所志。神明可通。金石可貫。衡嶽之府。雲可開。非細故也。彝倫風教。於是所係為甚重。濂故為文道其事。使世言行人心或不亡者。當自省矣。嗚呼。彼有家而奉冀裕者。孰非人婦。孰非人婦哉。贊曰。

戊戌之變。濂女弟婺亦以秉節沈淵死。後烈婦特三十有六日爾。濂悲之。淚落弗止。間有如婺者。必識而之。或塍其地以訪焉。聞嘗過金華山中。問烈婦投崖處。悲風四集。林木怒立。猶凜凜有生氣。豈其貞魂烈魄。猶足以感人耶。烈婦雖死。其弗死矣夫。

張義婦傳

義婦張氏。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戍卒李午。午同從子零出戍七閩。未幾。午死。張獨事舅姑。父母。生養死葬。無遺禮。復痛夫死數千里外。枯骨未知所歸。乃往臥冰上。呼天祝曰。天乎。妾夫何罪。妾夫何罪。生既不見父母。死又不能歸葬父母之傍。使無妾即已。妾在寧愛死乎。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逾月竟不死。鄉人異之。為聞於縣。給過所遣之至閩。零猶在。問夫葬地。則榛莽日塞。不可識。張哀慟幾絕。夫忽

降於黿、與張語生前事甚悉、且示骨在處、張如其言、務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融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爲上於大府、請復其家、使容護喪歸濟南、

金華宋濂曰、濂聞長老言、嚴陵有趙靈祥者、父行賈死利津、亂葬叢塚間、靈祥求之、慟哭七日夜、不得、乃解髮繫馬鞍上、祝曰、天若有知、行至父墓、鞍即墮、未幾鞍墮、發而視之、果父也、葬時所題名氏猶存、此與義婦之事頗類、傳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之謂夫、

貞婦郭丑小傳

郭氏丑、字道安、六合人也、美姿容、其父彬、授之詩書、輒通大旨、母劉氏、得末疾、諸弟妹尚幼、羞服無所倚賴、道安上扶掖母氏起居、下撫稚弱、澣濯紉縫之事、皆親之、多盛寒、燈火熒然、持箴恆至夜半不休、且不樂靡麗、身衣練素、同綺紈女偕坐、略不動容、目亦不注視、至於纂組烹飪、不經師授、而悉精其能、彬絕愛之、不肯歸凡子、同里鄭元來求婚、彬激曰、爾能從師攻文辭、即可爾、元乃力學、道安年十九、竟妻元、婦道甚修、譽起一鄉、聞元以古列女傳難之、道安曰、某女事如此、某女事如彼、一一舉之無漏文、元不能屈、因加進學功、其父讓不悅、漸繩之、元悒悒不樂、道安曰、子但盡誠盡孝、他非所知也、瞽瞍底豫之言、豈獨不聞之耶、元釋然、道安秉性堅貞、強暴欲侵凌、道安厲色叱之去、其人恃爲奪閒、屢見迫、道安彈指出血曰、父謀我矣、父謀我矣、不幸遇此、唯有一死爾、媵人謂曰、何不告夫君知之、道安曰、吾苟白其故、父子何面目相見耶、曰、此人倫之變、宜走訴父母、使其知所忌、不敢肆、道安曰、祇揚惡聲耳、無益也、不若就死之爲安、日向中、道安潛出、沈於河、時洪武十年七月十七日也、彬聞之悲、欲無生、瘞於楊子西沙清水灣上、一夕、元夢其來、乘馬儀衛甚都、且曰、妾今在長蘆水府、掌鉤考人間善惡、念子獨居、故一來耳、不可久留也、言畢、颯然如雨風而去、次夕、其姑夢亦如之、長蘆在城南二十五里云、

史濂曰、郭氏素稱詩禮之家、婦人女子亦有異於人、彬之姊、嘗適許士贍、生一女而士贍死、年始二十三耳、今垂五十、而節操凜然、而道安又貞烈如此、誠可爲敬仰哉、傳言忠節之人、歿必爲神明、長蘆之事雖近誕、亦不敢謂決無是理也、嗚呼、新臺之什、孔子刪詩而不削去者、其垂訓也遠矣哉、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二

題識

恭題御製文集後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蓋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無非天然之文、不待勉強而後成、譬猶大化流行、融液通暢、而萬物發舒、各得生生之妙、精神充衍、無往不在、故大舜作五絃之歌、湯爲盤銘、武王造起居之箴、皆煥然成文、此揚子雲所謂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也、恭惟皇帝陛下、統御以來、用人文化成天下、誥訓諄復、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天縱聖能、形諸篇翰、奎璧照耀、屢繪絢采、光被上下、萬象動色、然而建中於民、寤寐弗忘、則有虞阜財解慍之歌也、夙夜修省、常如神明、森列左右、則湯武盤盂几杖之銘也、仁民愛物之心、隨感而見、布於方策、溫潤淵深、統貫乎斯道、光芒氣燄、盍覆乎六合、前聖後聖、實異代而同符也、臣供奉詞林、幸日侍几硯、仰瞻揮灑之際、思若湧泉、頃刻之間、烟雲盈紙、有長江大河一瀉萬里之勢、旋捧而觀、殷彝周鼎、未足喻其古也、泰山喬嶽、未足喻其高也、風霆流行、未足喻其變化也、蓋由天德粹純、無聲色之好、無遊畋耽樂之從、聚精會神、凝思至道、形於心聲、同功造化、非語言形容之可盡也、凡當萬幾之暇、時御翰墨、多不留稿、見於侍臣之所錄者、得若干篇、臣竊以爲日星昭回於天下、而萬物資生、無不仰照、聖皇之文、猶日星也、是宜刻於文梓、流布四海、使見之者咸獲咏嘆文明之化、熙熙皞皞、相與樂德

勵行。以爲忠孝之歸。豈不盛哉。於是敬錄如上。文與詩凡五卷。續有制作。復編類爲後集云。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書。

恭題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右解論語二章。乃皇上所親製。以賜翰林修撰臣孔克表者也。初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詔克表及御史中丞臣劉基、秦府紀善臣林溫。取諸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恆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凡。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詔賜名曰群經類要。復裝褫所賜爲卷。以臣濂嘗與聞斯事。請識其左方。臣聞聖人之治天下。養之以政。而敎之以道。民非養不生。非敎不明。三代以降。未有兼之者也。欽惟皇上以聖智之資。治民之政。壹法乎古。復慮經旨晦而人不知道。乃釋諸經以敎之。其爲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克表適際盛時。而預執筆承明詔。豈非幸哉。昔唐之盛時。太宗有志於敎化。而孔氏曰穎達者。實率諸儒爲五經疏。天下至今傳而誦之不廢。今上開物成民之心。過於太宗。而克表復爲諸儒首。孔氏可謂世不乏人矣。他日是書之傳。將與穎達之疏無異。則夫聖謨之詳。烏可不知所自哉。臣故表而出之。使後世知類要之書。實本諸此也。

恭題御賜書後

昔在乙巳之春。臣濂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臥病京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上顧近臣詢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邪。詢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上憂形於色。曰。宋起居純儒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僞。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損否。詢對如初。越二日又問。詢復對如初。上惻然曰。爾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速還。朝廷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十四日。詢至。導宣上旨。臣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辭。上勅黃門內使出大府金。幣以束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於道。時方嚴肩輿之禁。自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弗之許。特命中書遣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內臣存問。賚以紵幣白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方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上。幷致啓太子。以寫儀規之意。上覽之再三。喜甚。謂太子曰。此書汝當日誦一遍。復親御翰墨。賜書褒答。其文則上所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書。則上之親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絹各一。命太子署名緘封。遣使者即臣家以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上深仁如天。厚澤如地。凡囿於兩間者。莫不同沾神化。鼓舞至德。以臣之微。亦獲濫被寵榮如此之至。竊伏自念。臣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即典儒籍。未幾召入禁中。授太子經。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痾之故。又勤宸念。眷注優異。錫予使蕃。此固上天雨露之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生成之性。而臣區區犬馬之誠。所以思報效之者。何日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答上賜。復追疏遭逢之盛。於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忘上恩云。

恭題御筆後

洪武元年夏四月。上幸北京。五月四日。道經下邳。駐蹕於東門外。設壇具牢醴。祭於山川百神。祭畢。遂升御舟。召守土臣四明李侯相。親出御筆一道。且諭之曰。山東故官聽其從宜居處。以俟選用。相既稽首拜受。因復奏曰。其有願往南京及旋故鄉者。何以遇之。上曰。卿稽其人數。去南京者日予米二升。還故鄉者皆給一斛。相退奉詔行之。嗚呼。非聖德如天。一視而同仁者。其奚暇念及於此哉。越三月。撫部遂平。懷柔綏徠之效。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相既侈茲奇遇。裝潢成軸。持以示濂。濂方待罪國史。謹已備錄。竊諸金匱。復爲記其事於左方云。

恭題御訓談士奇命名字義後

國朝之制。設中書舍人十餘員。開署禁中。專掌繕書誥勅。若擧赴吏部。主事徧詣中書省御史臺大都督府親簽名氏。然後頒行。湘陰談士奇時官本部主司勳之科。洪武十年春三月四日。受事於中書舍人。忽遇上御步輦而至。問曰。爾爲誰。士奇跪對。臣吏部主事也。曰。爾何名。對曰士奇。曰。其義云何。對曰。臣聞之於師。俊美之謂奇。曰。爾之入仕。儒邪。吏邪。對曰。習刀筆之吏爾。考功監令郭傳在側。奏曰。士奇雖吏。頗誠慤自持。上因命奉御取筆以進。書曰。夫吏之爲奇。公以事。法以當。如律天下。他所不及。乃曰奇。凡二十二言。士奇頓首再拜。舞蹈而退。士奇既默識之。歸紀於簡册。復用金書成卷。私竊以謂蠛蠓之臣。姓名上徹天聽。兼之聖謨洋洋。戒勅深至。眞所謂千載一時者矣。乃來請記其事。以著寵恩之所自。臣濂聞之。背私之謂公。當理之謂法。行法當理。則不惑於是非。處事無私。則允合於公正。苟能是。雖律之天下。人將有所不及。始可謂之奇丈夫矣。至哉聖人之言。何其表裏之兼該。本末之詳明也哉。士奇宜晝夜欽承。以奇自負。精白一心。盡瘁事國。庶幾無愧寵靈之施者矣。士奇尙勗之哉。士奇通法律。歷長沙衡陽二府史。陞湖廣按察司書吏。擢虎賁左衛知事。以轉今官云。洪武十年冬十一月。前具官臣金華宋濂謹題。

恭題御書賜蘄春侯卷後

洪武六年夏六月十又三日。皇上幸大本堂。堂乃儲君講道之所。而諸親王肄業於左右。當是時。勛舊之子亦聽執經入侍。上既至。召開平忠武王之子鄭國公常茂、蘄國武義公之子蘄春侯康鐸。列於墀下。慰勉再三。復勅奉御具紙翰。親書二帖。一賜茂。一賜鐸。帖皆八字。其賜鐸者云。誰承祖業。愛爾勤功。鐸稽首再拜而受。乃命良工。用黃綾玉軸裝潢成卷。珍襲以示子孫。鐸嘗受經於臣濂。來請識之。臣伏覩國家之遇勳舊。義雖君臣。情踰父子。上下相孚。脗合無間。蘄國公値四海雄爭之初。多樹奇功。不幸早世。不得見今混一之盛。宸衷憫悼。朝夕弗忘。既勅近臣經紀家事。復命其子習學禁中。且以承祖業爲勗。其恩數至優渥也。夫祖業未易承。必勤功之人乃克能之。聖謨所及。正合書中業廣惟勤之義。鐸宜拳拳服膺而弗失。庶幾上不負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矣。鐸尙勗之哉。鐸尙勗之哉。帖旁書康二字者。以別與茂也。二子鐸與其兄鑑。鑑今僉廣西護衞指揮使司事云。九年秋七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金華宋濂謹識。

恭題御制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奉天門，擢給事中林廷綱等六人，以歸省其親爲請，上欣然可之，明日陛辭，上親制勅符諭之，且命人各書其副以歸，廷綱等咸叩頭拜受而退，既而廷綱啟裝成卷，以示臣濂，請識其左方，臣聞古聖君之待重臣，當授職之際，必告之以言，如舜之命九官，周康王之誥君陳者，有之矣，今廷綱以初試職之小臣，而有此賜，誠古所鮮有也，小臣膺此賜，或有之，然告時訓命之辭，多作於代言之官，如廷綱之賜，出於上所親製者，無有也，親製者或有之，求其辭諭諄切，期望深厚，猶父命子，如廷綱所被者，無有也，嗚呼，上之待廷綱，可謂至矣，廷綱宜何如報哉，廷綱其去而思乎，昔者處乎閭巷而齒乎恆民，今一旦至此，果誰之賜歟，烏可不盡心也，上之望廷綱者，以忠爲先，而忠非效一職奉一命之所能盡，必也至公而忘私，徇義而忘身，斯可矣，苟徒恃上之寵榮，以夸其鄉邦，是恆人之智爾，於廷綱何取哉，是月二十五日，前某官臣濂拜手謹題，

御賜資治通鑑後題

元順帝即位之九年，海宇晏寧，文治誕敷，乃闢宣文閣，設經筵，詔翰林諸臣分番進講，復出司馬光所編資治通鑑，分賜近臣，集賢大學士浦陽吳公直方，時爲大長秋宣徽，實與茲寵榮，公既引年歸江南，慨念上之恩不可忘，命鄉諸生宋濂備識之，以示子孫，濂聞先代典籍，遭秦焚滅之後，至漢孝文時，漸采用之，自是厥後，遂用儒術，緝齊簡册，流布已久，公卿大夫必咸習之，及觀東平思王傳，王以上之叔父，來求太史公書，大將軍鳳白不許，然後知天下之書，尚多藏於秘府，雖以王室近屬，有不得易見之，夫以王室近屬且若是，則其他疏遠之臣，尤可知矣，嗚呼，太史公書其褒善貶惡之義，多取則於春秋，顧乃靳而不許，是何漢德之不弘也哉，方今朝廷更化，稽古右文，公卿大夫孰不知讀太史公書，上方以謂歷代之史有資治道者，莫備於通鑑一書，復出以賜近臣，天光下臨，表被萬物，聲教所及，罔間邇遐，嗚呼盛哉，濂也不敏，聞昔上謁於公，邏擬此書於存心堂，黃綾爲褾，盛飭嚴煥，於是拜手稽首而識其後，非惟昭公遭逢之盛，而使後世珍襲惟謹，至於聖代文治之隆，有非漢世之所可及者，他日太史氏亦當有所采云，至正十五年正月望日，里生宋濂謹記，

題魏受禪表後

右魏受禪表一通，劉禹錫以爲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世號之爲三絕，筆法勁拔，如鑄鐵所成，蓋得蔡中郎之遺意，至唐人效之，則流於獄緻矣，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也，史稱其文博而富贍，觀此碑，蓋可見云，

題梁元帝職貢圖

梁元帝職貢圖一卷，自且末、中天竺、師子、北天竺、渴槃陀、武興蕃、宕昌及建平蠻、臨江蠻，凡九國，前圖使者形狀，後列其土俗貢獻歲月，而各國咸如之，絹素剝蝕，殘若不可觸，古誠古矣，然猶有可辯者，據梁元帝即蕭繹，其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梁書稱其任荊日，蕃客入朝，圖其狀記，遂因其說，亦云貢職貢圖，并序外國貢事，又據裴孝源公私畫錄所載梁元帝畫六卷，並有題印，而無職貢圖，又云職貢圖二卷，江

僧寶畫，乃隋唐官本，上有陳梁年號，後來識者謂裴貞觀中人，官爲中書舍人，距繹時尚未遠，其言當可徵，洛陽任子蒸一軸裝說，而駁史氏之妄，逾數百年，則此圖已不能定於何人所作矣，況繹以湘東王鎮江陵，與岳陽王詧互相攻戰，曾無寧日，詧遂降魏，魏遣柱國於謹取江陵，繹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歎曰，文武之道，今夕盡矣，繹殆遇害，竊計其時，繹亦何暇娛情於繪畫之事，脫誠有之，亦與十四萬卷同歸灰燼矣，惡能至於今日哉，此濂之所未喻也，又據李龍眠手帖云，梁職貢圖首虜而終蠻，凡三十餘國，而所謂三十餘國，又皆不與史合，自晉氏渡江，南北分統，北虜豈能越海而來貢耶，嗜古之家又謂此圖唯御正字欽父所藏者爲真，首河南而終狼牙修，凡二十二國，其國與龍眠所言又有同異，且似疑龍眠首虜之說，而易虜爲魯，魯乃伯禽之裔，東表元侯之國，四裔之中，亦豈有所謂魯耶，今以此卷較之傳本，又絕不同，均號職貢圖，而乃復參差如此，此又濂之所未喻也，又據此卷題曰梁元帝畫，每段所寫土俗貢獻之事，則云陶學士書，豈繹畫此時，特留餘地，而俟陶之書耶，此又姑置之，陶自敘其後，初書以廣順三年，云中間字多爛，不可屬讀，後復書云，夏五月二十九日，汴上雨中書，北海陶穀，時具位珥貂三載也，據陶名穀，字秀實，邠之新平郡人，邠即豳也，古在雍州之域，漢爲安定北地郡，漢末置新平郡，今易北地爲北海，亦嘗有其說耶，陶起家校書郎，在周爲翰林學士，入宋歷禮刑戶部三尚書，遷承旨，年六十八卒，贈右僕射，陶嘗自言頭骨當珥貂，因人笑之，自悔不復言，況在翰林日，初不珥貂，安肯自書以衒人耶，陶博學善記，以辭翰擅一世，今所書字形體窘束，絕無俊逸之氣，頗類書經手所爲，觀其書佛作仏，增作[illegible]，蓋未能辨疑者，此又濂之所未喻也，然其畫意滯璞，而無世俗纖陋之態，因不得爲真梁物，要亦爲宋代名筆所作，世之粗工塗青抹紅以欺人者，見之必術揞而避矣，濂與王君子充同觀青溪上，偶因物創在告，援筆題之，不覺其辭之多也，

題唐太宗哀册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登善所撰唐太宗哀册文一卷，舊皆藏相臺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喬簣成所題，定爲唐人書，詹君既自識其左，復請濂一言之，濂聞唐故事，哀册國之大典也，非職執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爲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爲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於含風殿，庚午，奉大行御馬輿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緝熙帝載者，已九月，哀册必屬之，蓋無疑也，此卷當爲命藁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下，闕歲次己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緒盤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八字，潤悉風於長下，缺術字，然特其缺文耳，徵之大詔令、羅圖、琬琰集、文粹、文苑諸書，其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濂竊按正史雜史，咸稱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葬，與大詔令等書並同，庚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八日，不知何以有一旬之差，將史誤耶，或藁本之筆誤也，嗣皇帝之名不書，擬諱也，其理固當，太宗之崩，既書二十六日己巳矣，年月甲子，初何足諱，而懸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爲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

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唯顏眞卿得之。爾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晉成謹號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宜永寶之。

孔氏譜系後題

神明之胄。莫盛於闕里孔氏。宜其文獻有足徵者。今濂觀其二家譜牒。則互有得失。姑舉其一二辯之。一譜云。順一名謙。生鮒、騰、樹。鮒生隨。騰字子襄。生忠。忠生武、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福。福生房。房之從弟某生尙。安國生卬。卬生驩。驩生立。立之從弟吉生何齊。樹一作祔。生聚。聚一作彥。生臧。臧生琳。琳生黃、茂。茂生宜。一譜云。謙生鮒、騰、樹、祔。鮒生育。騰生彥。彥生成。貞一名忠。生武。武生安國。延年。延年生霸。霸之下不甚殊。安國生黃、卬。茂、黃之曾孫尙生驩。驩生賢。卬生驩吉。驩吉生立、何齊。立生元。元生子建。茂生宜。樹三傳至琳。其後不書。祔生放。放生讓。讓生貝。據前譜言之。則安國與武爲兄弟。黃、茂皆琳之子。而驩吉爲兩人。尙乃霸之曾孫。樹卽是祔。聚一名彥。實樹之子也。據後譜言之。則延年與安國爲兄弟。黃、茂皆安國之子。而驩吉只一人。尙乃黃之曾孫。祔卽非樹。彥實騰之子也。濂竊考之。後譜謂武生延年、安國者。據史記。前譜謂忠生武、安國者。據家語及前漢書。則各有所依據。第司馬遷與安國同時。而班固乃出遷後。家語亦漢之諸儒所錄。似當以史記爲正也。孔叢子云。子國生子卬。子卬生仲驩。子國。安國字也。太史公云。安國生卬。卬生驩。皆不聞有驩吉者。非特此也。漢成紀綏和元年二月。封吉爲殷紹嘉侯。三月進

爵爲公。恩澤侯表。綏和元年二月。孔何齊以殷後孔子世吉之嫡子。封紹嘉侯。或者雖疑父子不應同封。而吉固自爲一人明矣。漢劉琳府君碑。鉅鹿太守孔尙撰。尙自言承曲阜伯之裔。自伯魚至武十世。無封曲阜者。唯安國有之。尙爲黃之曾孫。亦無疑者。若鮒雖與祔同音。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古人尙質。未必若是拘拘。有以二字音同而疑無此人。其亦過哉。孔氏五十五代孫克仁。以譜圖未備。有志於纂修之。事間請濂撰序以冠篇端。濂愧識書不博。兼之老耄多病。舊學廢忘。無以究知其詳。因略疏所聞綴之卷末。孔氏孫子以學行知名者。代有其人。而克仁亦以文章家自顯。幸爲起其疵繆焉。

濂既爲孔君題闕里譜系一書。復謂之曰。孔氏傳至四十二代光嗣。遭孔末之難。末乃灑掃戶孔景之後。欲冒襲封。於是盡殺諸孔氏。時光嗣爲泗水令。其妻張夫人生仁玉。始九月。夫人逸歸養之。及長。再襲封。卒贈兵部尙書。兵部生四子。曰宜。曰延。曰冕。曰勛。今之南北宗。如曲阜之崇聖。皆孔二村所居。及若古一名傳。端友、端朝之遷衢。端植之遷鄂。璯之遷撫。瓚之遷吳興。皆其子孫。固不可以不謹其傳。而於正外二支。尤所當明辨之也。頗聞前輩言。元貞二年二月。省中所定戶版。闕里正支。爲戶凡一十有二。分爲五位。所謂五位者。則太子中舍國子博士中散大夫侍郎襲封也。若外院孔氏。乃闕里子孫灑掃戶。每歲輸入祭祀錢者。其爲戶凡三十有一。分爲五院。所謂五院者。則宅上洙泗三傳文登寧陵也。子宜述其事。庶幾他日有所於考。而無混淆之患。孔君曰。此克仁之志。願爲我稍書之。辭不獲命。復爲附麗題識之左。以爲後來纂修者之一助云。

題孔氏所藏先世誥後

宋制。差則出敕。除則給誥。誥有褒勵之言。而敕但書所授職事而已。然誥則用綾。其所職印章。文臣則吏部。武臣則兵部。王公命婦則司封。加勳則司勳。及元豐官制行。四選悉用吏部。而兵部唯施之於蕃官。若差敕則書以白紙。而用中書門下印。印之今觀金部郎中孔毅父所受誥。猶可以考見當時故事也。然而多歷年所。兵燹屢更。而子孫得以保守不墜。其亦君子之澤也哉。金部九世孫善夫裝潢成卷。求題於濂。濂之所欲陳者。豐林先生危公已備筆之矣。謹略著其說。而附氏名於左方云。

題周益公所藏歐陽公遺墨後

歐陽公譜圖序。作於至和二年乙未。後一百三十一年。平園周益公得公所具檢稾一段。并嘉祐八年癸卯夜宿中書東閣詩八句。聯爲一卷。詩除有中書所錄。裕陵出閣親揮兩行。亦不棄去。而附見之。且各題其左。而識以中書省印者三。卷首又識以益國之章。其愼重之意至矣。平園與公皆廬陵人。故平生所敬慕者。於公爲尤切。文學政事。皆欲並之。非止寶其字畫而已也。其後奉常資行定名。特與公同謚文忠。可謂能遂其志者矣。然平園題此卷時。乃淳熙十二年乙巳。方秉政樞庭。至十四年丁未之二月。始登右揆。其借用中書之印。當在此時。蓋宋世雖得以官印識私藏。若非親蒞其官。則亦不敢僭用之也。若論其封爵。則自十五年戊申。因明堂加恩。初封濟國公。十六年己酉正月。進左揆。再封許國。三月拜少保。又更封益國。其封益國。乃在題卷五年之後。卷首之章。必後來追而識之也。今詩及譜圖序並見居士集十三卷

與六十二卷中。其文皆同。唯詩改瑩作徙。爲稍異爾。裕陵爲光國公時。名仲鍼。及賜名頊。乃加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而封王矣。其事正在公東閣賦詩之年。九月辛亥。平園之題。質與史合。或人非之察。蕭爲文辭。謂爲十月者。其說多矣。金華宋濂再拜謹記。

題朱文公自書虞帝廟樂歌辭後

朱徽公提舉浙東。嘗行部至三衢。大慶呂氏適爲衢府法曹。遂往見之。公爲寫虞帝廟迎神樂歌辭以贈。蓋公劾台守唐說齋。其疏凡六上。說齋方除江西提點刑獄。朝論遂援其職畀公。公以言不行。卽日解印綬去。此辭之書。正在衢闕命之時。豈堯舜君民之志弗遂。而有所遐思者歟。或云別自有見。亦未可知也。此帖出於立齋王剛中所藏。立齋初從劉撫堂游。而卒業於北山何氏。考其淵源之正。實有所自。故其寶愛尤爲深至云。

題黃文獻公所書先府君行實後

右黃文獻公乞銘於柳文肅公之狀。文獻公以學問文章名天下。此雖造次所書。而考據精詳。倫序不紊。事信而辭質。言遜而禮恭。皆可以爲法。不特字畫之美也。濂常執業二公之門。於是二公之卒已久矣。永念今昔。撫卷慨然。

題王魯公授少保致仕誥

右宋王魯公特授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所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

公由樞密使拜相.十五年戊申五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衢州.尋卸奉祠.十六年己酉二月.光宗受禪.八月.公以母喪致疾而薨.故年仍稱淳熙十六年.至十二月始詔改明年爲紹熙元年.是爲庚戌之歲.誥之出給.合於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既薨未閱月後.何耶.宋自宣和以來.未有既死而乞致仕者.南渡之後.禮文凋喪.雖宰相輔臣者.終於位.其家已發哀即服.降旨給賻.方上謝事之章.而朝廷復爲之告廷出命.如其未死時.此最有乖政理.其後吏部郎嘗以爲言.終不能行而止.此誥未免循習當時故事.而求之或改也者.不然.誥中所謂尙克全於德履及益高沖致永介壽祺之語.皆生前事.何故道而書之.其爲後來補授制勅.當無疑也.惟魯公忠君孝親.大節偉然.故其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時乘鈞軸者.唯梁文靖公.前後七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謂非得君之深者可乎.蓋必有其道矣.魯公五世孫蒻.雅傍君子也.持卷索題甚切.會病痞新起.精神昏昧.殺掛漏而書之.洪武十三年八月己未.前翰林學士同郡後學宋某謹識.

題張尙書具慶堂卷

世徒知父母之存爲具慶.至若人子能發聞於時.以顯榮其父母.父母雖歿.而有不歿者存.孰不爲之慶幸.斯亦可以謂之具慶.君子識之.而世人未必能知之也.錫山張君惟中.以碩學雄文致位大宗伯.海外蠻獠.無不知其姓名.其弟所安.又能愼守先緒.敬其兄如敬父.兄宦京師.數來省候之.久而後去.猶依依不忍別.士大夫咸指曰.是兄弟也.良可謂不死其親矣.故入其庭升其堂者.榮光休氣.浮藹於後先.儼若二老人龐眉鶴髮.據筵笑語.此無他.名不死.則其身如不死矣.爲其嫡逝.爲其僚友.莫不疑慽於心.豈獨其家之子若孫哉.不然.則父母雖存.名氏不出於里閈.聚散日逐於齊民.縱曰不死.與死相去蓋無幾.雖日有三牲之養.其爲慶也隘矣.惟中伯仲.僑以具慶名堂.近歲父母亡.墓上之木已拱.猶且且念親如存.若具慶時.每謂人曰.我父母未嘗亡也.嗚呼.可謂能孝也已.濂與惟中交最密.不翅異姓兄弟.故採其志而疏之.以附從所安序後云.

題周文矩畫狄梁公諫武后圖

右狄文惠公諫天后圖.相傳爲長安周景元作.以筆法重輕較之.蓋建業周文矩爾.非景元也.予於祕府多見二子真跡.故敢疑定若此.未知賞識之家以爲何如也.若夫狄公拳拳存唐之忠.史書之.天下士大夫皆能道之.予尙何言哉.

題新脩李鄴侯傳後

余讀歐陽子等所脩新唐書.事多舛繆.如紀中載膠東郡公降封縣公.而傳中乃稱郡公.傳中敍天平節度四人.而紀中則云七人.此猶可也.宰相載於世系表.而于惟謙相中宗.鄭榮相昭宗.武什萬相武后.乃皆棄而不錄.此猶可也.觀其述作.繁者失於支蔓.略者過於簡率.以致渙而無統.鬱而弗章.則其所繫者重矣.劉昫舊史.義例無法.固不足貴.豈意新史亦復爾耶.吳縝糾繆.蓋不得不作也.有若李泌在唐.建謀猷.輕爵祿.髣髴漢之留侯.新舊史皆略其事.且譏其好縱橫大言.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何其悖耶.晉王

府長史朱君讀而病焉.因據泌之子繁所錄家傳十卷.參考羣書.做前賢刪正陶潛諸葛亮二傳.芟繁撫華.重爲泌傳一通.泌之事始大白於天下後世.嗚呼.微朱君.泌不銜冤於九泉之下乎.然而唐史之謬不止於此而已.續之所未糾者尙多.朱君宜推類以盡其餘哉.余總修元史及皇明日曆.朱君皆與其事.余見朱君有良史之才.故爲題識傳後.而屬望之如此.若余之耄.則無能爲矣.朱君名右.字伯賢.天台人.

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正書之擅名者.自魏鍾繇而至於宋.僅得四十四人.而唐柳誠懸實錚錚乎其間.則夫墨妙筆精.有不待贊矣.其入宋祕府凡六帖.而書度人經者二.此卷特其一爾.是經乃晉宋人僞作.至誠懸時相傳稍久.故信而書之.近代紫陽方回則謂五季蜀王建時道士王畜始造.且確然弗自疑.不幾於大可笑歟.使回見誠懸書此.吾知其顏有泚矣.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七峯居士諫議陳公.因上書論日錄事.有忤曾布.出守海陵.尋謫武昌祠官.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宜春.崇寧二年正月.移合浦.三月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遇神宗忌日.於是依浮屠法運轉經藏.造疏六千言以薦嚴事.疏文用駢儷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其下.首序請改實錄言蔡卞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其餘辯布之姦.凡所以尊私史而壓宗廟者.無不備列.旣燔告神皇在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緘於元豐中王安石所貽手帖之後.又假設臣布引咎之辭.作跋語繫之.且手書二通.一遺其姪正彙.一寄其甥李進祖.俾祕藏之.身死之後.出示親戚朋友.冀幸有知之者.蓋公皆自謂家覆身亡.如浮漚起滅.不足深計.唯神考十九年駿烈茂功.受誣羣小.爲臣子者不得不辨.故其所著之書曰日錄.不合神道論曰辨誣論.曰尊堯集.曰自撰墓志.墓志述因日錄殺身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語尤哀切.然而諸書大抵皆疏文幷跋語中意也.嗚呼.公之愛君尊主之誠.耿耿弗忘如此.眞所謂忠精貫日月者矣.烏傷王君禕.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時.而公之家子正彙實爲尉.交契之深.遂以其女歸仙居之子.嚴州司法.儔今王君家藏跋文.正假託臣布引咎之辭.豈或正彙所祕藏者.而正彙出示於親戚歟.今去公造此文時.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靡所不有.區區一紙之微.初非所謂金相石質.乃能傲兀無窮世變.手澤如新.殆造化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以遂公忠憤之志.而永貽姦之惡於弗磨也.吁.可畏哉.王君與濂爲同門友.而讓若弟昆.間以相示.因忘其孤陋而謹書之.若夫君子小人進退.有繫於家國安危者.史臣褒貶.已有定論.茲不復贅說云.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濂過淙槃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徵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贅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饈.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衆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

批陳良翰餘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明皇時。宋璟御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姦檜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故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合拒說綱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脩通鑑綱目。璟之事何嘗不載。況孝宗之知人。賢於明皇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耶。抑偶忘耶。實錄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脩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其錄。又誤指為同時從官陳良祐事。濂恐後人無所考焉。特為補闕。授諸公究使竊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題趙魏公書大洞眞經

此卷乃趙魏公六十三歲所書。至精至妙。非言辭贊美可盡。蓋公之字法凡屢變。初臨思陵。後取則鍾繇及羲獻。末復留意李北海。此正所謂學羲獻者也。僑嘗獲見周侍御家。侍御既坐貶竄。竊意必歸天上。不知復流落人間。今得披玩累日。抑何幸哉。殷卣周彝可得。而此卷不可得。博雅君子。尙思謹祕而傳焉。

題趙子昂馬圖後

趙魏公自云幼好畫馬。每得片紙必畫。而後棄去。故公壯年筆意精絕。郭祐之作詩。至以出曹韓上為言。公聞之。微笑不答。蓋亦自負也。此圖用篆法寫成。精神如生。誠可寶玩也。

題趙子昂書招隱卷後

右趙魏公所書招隱士一篇。公自大德三年八月。改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七年十月。已閱五載。而公年亦五十矣。鄉先生方君壽甫。從其父巖南翁游杭。提舉官署時寓於杭府。故先生得見公而請書此卷也。卷左有翰林待制柳公長薌山長吳公題識。二公皆濂所嘗師事者。九泉不可作矣。披玩數四。不覺淚落紙上。

題北山先生尺牘後

右北山何公與其弟子魯齋王公手帖。北山平日執謙特甚。人有來學者。雖訶之無不傾盡。而未嘗受其北面之禮。此書之稱再拜稱尊兄者。猶可見也。元恩姓汪氏。名開之。時法先生之孫。魯齋少與之同學。嘗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朱子去取之意。而精於四書之學者。伯誠姓張氏。名潤之。自號思誠子。登北山之門垂三十年。其微言奧旨。莫不盡聞焉。二公偶出。北山念之。形於簡牘。則其於師友之道。可謂篤矣。王子文名埜。嘉定十三年進士。襄蜀事急。議遣使講和。宰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建和議。子文時為樞密院編脩兼權檢討。謂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士論韙之。北山雖居山林。而憂國之切。故有廟堂議和子和除擢之間。則其厚於君臣之義。又何如哉。夫以北山之學。承朱子再傳之緒。造詣眞切。踐履純固。而其見之翰墨。雖出於一時。皆有關於世教。有益於人倫。似無斯須不志於道者也。是誠何可及哉。朱子之書。蓋編者以時事出處問答分類而通裁之。凡四十一卷。約一千六百八十餘篇。濂每疑其太泛。魯齋之所選。北山之所定。嘗必甚精。惜乎未及見之也。因并識之。以為寡陋之愧云。

題潘內史附別墨本

太康陸君子敬。寫佛氏言以內史舍人潘佑附別序文。能發明先佛遺義。近於自下得墨本。求以巨麻繭。以色繒揭寘坐右以自省。間徵予識佑事於下方。按佑、幽州人。能文辭。與徐鼎臣齊名。仕於南唐。自祕書省正字累遷中書舍人。當後主時。國事日蹙。佑極憤切。累疏論列。至謂不能與姦臣同事亡國之主。張洎從而擠之。後主乃收佑尉吏。佑遂自剄。前史馬元康誣佑溺浮祀左道。斥為人妖。陸游作南唐書。能辨其妄。固為甚當。及游論佑。則譏其學老莊齊生死。故其上疏若惟恐不得死者。則又未免涉於深刻也。人之所欲。莫甚於生。雖愚不肖之人。亦不輕以畀人。況賢知有如佑者乎。直以忠義所激。乃視死如歸耳。佑之死。其心無白之者。鼎臣作江南錄。亦沒而不書。及藝祖命曹彬南征。指殺佑為殺忠臣。於是其事始著於後世。於戲。為人如佑。尙不免議者之口。人之不樂善。乃至此哉。王介甫嘗作文詆鼎臣。至於游之所論。未有指其非者。故因子敬之請而極言之。清源王古刪宛明遠諸書為道院集。要余載此文。以簡牘為簡殘。藝芥蔭資東為蹈促。亦微有不同。要當以石本為正。

題許先生古詩後

文懿先生許公嘗賦秋夜感興詩一十二首。錄寄其友吳公正傳。至元末。吳公自建德尹入教國子。既已護志其事。俾陳監丞衆仲題於卷後。他日閱篋衍。又得先生遺興詩十首。吳公手鈔綴於前卷。復與衆仲各有論識。衆仲之言。病夫世之論詩。有儒者詩人之分。而謂先生獨能兼之。可謂知言。而無復遺憾者已。

龍泉章君三益。久慕先生之學。近獲此卷於吳公之子潛仲。將琢石勒寘龍淵義塾。以濂頗與聞先生之道。請申言之。夫自陳伯玉倡為感遇詩三十八首。而李太白繼作。遂衍為五十有九。君子稱其得風雅之正。至於文公朱子感興之什。其數比陳僅餘其半。方之於李。則將剡其三之二。言辭固若不多。然於太極陰陽之微。家國治亂之由。異端害道之故。無所不及。非惟二子不能道之。黃初而降。大歷以前。皆恐未有臻斯理者也。今先生之詩。其音節則倣二子。而絕仙佛之誕。其旨趣則本文公。而寫性情之眞。雖言無統例。與朱子少殊。而其寄詠之深。隱憂之切。實有出夫二子之外。其於傳世。固無疑者。而濂於衆仲之言。則不能無所惑焉。詩文本出於一原。詩則領在樂官。故必定之以五聲。若其辭則未始有異也。如易書之協韻者。非文之詩乎。詩之周頌。多無韻者。非詩之文乎。何嘗歧而二之。沿及後世。其道愈降。至有儒者詩人之分。自此說一行。仁義道德之辭。遂為詩家大禁。而風花烟鳥之章。留連於海內矣。不亦悲夫。於是衆仲之殁已久。而吳公亦不可見。無從質正。始因三益之請。為書其末。以足衆仲之所未言。雖然。濂之語激矣。夫豈知詩者哉。

題金德原和王子充詩後

右德原金先生所和子充王君詩。凡一百九十韻。時子充在金陵。因黃主簿之官烏傷。作詩餞之。遂於鄉中啟游。深致意焉。詩止一百二韻。凡增多八十有八者。乃先生引而伸之也。濂嘗力疾起讀。非惟波瀾浩渺。不可涯涘。而其念鄉學之美。思官敎之治。實有得古人風勸之義。視彼摭華摘豔。取合於一時者。不翅

天濟之歷陽矣。昔者柳柳州同劉賓客述舊言懷寄澧陽張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今其詩俱存，要不過流遷光景嘆悼無聊者之辭耳，雖其觸類蘊意不厭其多，與先生略同，至於有關世教，足以扶夫綱倫之重，則識者嘗謂先生之詩為不徒作也。先生氣雄而言厲，發為文章，尤雅健有為，氣又不但長於詩而已，先生為己之功深，不自表襮，雅擁知之為獨至，故題諸詩後以志愚陋之私云。

題呂仲實詩後

右呂忠肅公詩一卷，為浙東魏君觀作。初，公為集賢大學士，因為權倖擅事，與丞相脫脫不合，翩然東歸，蓋至正庚寅十月二十日也。後四年甲午二月，起公為湖廣行省左丞，會天下兵亂，道阻不能前，至十二月八日始抵湘所，是詩已有中書左丞之命。明年乙未正月二十九日被旨還都陶湘，十三日卸止道，故詩中有左丞新月除及今又入中書之句。又三年丁酉三月十一日而公薨矣。惟公早師事貞敏公，傳道德性命之學，與知實踐，故其立朝大節極有可法，嘉謀散落於四方者固宜實之，如魯教則綴傳之於子若孫也。姑與魏君發其洽，故略疏公出處歲月於詩後，使讀者或有所考焉。

題王黃華詩卷

予在江乘偶得黃華山主王庭筠子端詩墨三首，一皆絕句，次書高閑疾額三首七言律，又許子韶題光堯堂額詩。尚書是翰林詩制與徵，乃王巖叟外孫、米元章之婿也，雖甚遒勁，得於歸節為多。許子韶名安仁，大定七年進士，歷禮部員外郎，出守高平，後以汾陽軍節度使致其事。二公嘗時知名之士。子端登第，蓋先子端九年，而彥高與子端之父遵古游，尤號前輩。今觀其勞問酬答，所以致忘年之契甚至。此在二公固為餘事，而子端文采蘊藉，為一時之所推尚者，於斯亦可概見矣。子端熊岳人，官止翰林脩撰，字法初徵元章，謫鄭州後氣象橫放，自成一家，予甚愛之，故識其後，寄金華山中，觀示子孫之嗜書者。或曰彥高與子端相去頗遠，恐或別是一人，余亦未能深知之也。

題王庭筠秋山應制詩卷

金源之制，每歲以正月如春水，九月幸秋山，五日之間凡一遷起居，或賦戲劇如此之至者，志非在於田游，將欲講兵政而舒民賦也。道陵如薊州，至秋山詞東，王庭筠以翰林脩撰扈從左右，應制賦詩三十餘篇，甚被獎眷。蓋自大定以來，累洽重熙，文物聲名可擬漢唐，故其一時君臣遇合，天施地受，雨露無際，緣物引興，淡於太和，此乃金極盛之時。宗何盛極忘治，詰謀匪遠，僅一再傳，翠華遙遙南狩，而秋山者則已委於沙塵烽火之區，武元文烈皆蒙羣欲求一乳兔而射之，尚何可得耶？觀庭筠之詩而感慨係之矣。自當時言之，孰不致上林羽獵以修大榮觀，而庭筠乃能以秋山不合囿為風，則庭筠者亦良士也哉。此卷庭筠所具之稾僅十四首，而逸其大半。詩序中所謂九日，正泰和元年九月丙辰，然道駿以是月七日甲寅發京師，二十九日丙子至自秋山，道後所歷凡二十有三日，其幸香林、平頂山、溫泉等什，皆可以次而推。亞若牡丹、醉臘梅影三詩，則不知作於何時。故庭筠以明昌三年供奉翰林，五年八月遷脩撰，求擬論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四年復起為應奉翰林文字，泰和改元又轉脩撰，明年遂亡，壽甫四十七。南詩既

題曰奉旨而作，雖不能必於何年，其決在禁林之日矣。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古之人教子多以詩為戒，詩何哉？蓋詩緣性情，優柔諷詠而入人也最深。韓昌黎之子符讀書城南，嘗作詩送之，曲盡其意，至今讀者猶藹然興起，豈曰小補之哉。雲林先生危公家子某字於翰，自檢討本常遷佐蘄州，先生時辭嶺北行省左丞，獨居房山，聞於翰將之官，賦四言詩一章勉之。嗚呼，先生之詩固無愧於昌黎，而於翰能讀父書，貫名南宮，今於翰以明經擢進士第，君子亦稱謂似之，誠害今人不相及者，其果可僭歟？雖然，先生所作於脩己治人之道反覆備至，是有關名教甚大，不特可施於訓子而已，其視誘之利祿而以措居諸為念者，又為何如哉？知言之士必能辨之。

題鄭北山追復誥後

故實授滁州團練副使鄭忠愍公，與贈設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贛州居住孫近，同奏復資政殿學士，其日乃紹興二十六年之正月甲子，距秦檜之死纔兩月耳。今勅後云二月九日，乃誥下之時也。所謂良臣姓魏氏，該姓祝氏，奏與之則周趙二人也。會予有千里之役，始獲見此卷，走筆識之，殊不暇詳。若夫公之大節與賊檜之姦，諸先正已極論之，亦不待詳也。

題顧拙軒誥命後

右拙軒先生顧公誥命一通，公諱周卿，字成子，仙居人，嘉定癸未賜進士及第，任慶元府奉化縣主簿，階修職郎。故事，修職郎滿三考，關陞令錄，先以令人階宦給請，公遂入從政郎，久之，始注授監嘉興府鹽郎脩場差遣。幾舊制無從政郎，崇寧初以通仕郎易錄事參軍縣令，至政和中復改以今名，乃選人七階之一也。此告之首當有十餘字，千文紀號，若曰申天等字號幾之類，其尾復欠紹定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十字，其背紙又當書行在官告院準鈔出給，及寫告楷書當行手分令史主事等名氏，而守當官批上本官告命與會，亦繼其後，歷年之多，皆未免殘闕爾。吏部主事顧公之六世從孫琢玉為軸，並加裝褫，持以相示，故為詳書之，以備當時典故云。於戲，推擧舊室何綴輯之，未一再傳，不知觀諱者有之矣，知顧者豈非賢哉，豈弗賢哉。

題趙模千文後

右內華府錄事參軍趙模集右軍行書為千文，校在唐有能書名，容與韓政、諸葛貞、馮承素等奉勅臨寫蘭亭序，今猶有存者，予於總府順見之，殿書其壽用筆而正鋒筆在鋒中，所以度越諸人也歟。此本係鮮于奉常家藏者，神采尤為著不露，可寶也。

題褚帝千文

褚遂良書見於石刻者世亦甚鮮，況其真蹟乎？今觀所書千文，柔勁險媚，真如鐵線縈結而成，或者許為柳誠懸所臨，殊書似則似矣，其入神處恐非誠懸所至也。

朱挽道文稾後題

右爲偰朱君悅道所爲文一卷予讀已愛其理明文順顧謂二三子曰辭章之弊久矣梔蠟爲葩以逞妖豔非不眩人目睛比之元氣流行千紅萬紫偏發洛陽名園固自弗侔何也生意之動蕩與死色之不澤者其可以並論也哉蓋古人之於文以躬行心得者著爲言言有醇疵但繫乎學之淺深耳後世則不然以文學文皆億度想像而爲之知道君子未嘗不一笑鄙之也今悅道之文論議必本諸經而氣以濂洛關閩之說既嚴康衢矣長安蹊遠惡有不至者哉其視顛連棘莽之蹊而虎豹蛇虺縱橫交於前者奚翅萬萬悅道非惟見諸空言又思踐履以驗之此尤度越於人人予雖留意於文造道不深而出言多疵深有愧於悅道雖欲痛自懲刷而秋髮繽紛被肩矣惜哉予期悅道甚遠悅道器宇清粹誠足以副予所期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言之列無疑故錄與二三子言者題其卷後云

題永新縣令烏繼善文集後

世之學者必有師雖百工伎藝之微亦必有以相授然後能造其閫奧況爲文者發造化之秘貫今古之統苟無以管攝而關闢之則何以盡其變化不測之妙其不傳之於師奚可哉吾鄉晰道先生胡公以光明正大之學發於精深嚴簡之文訓迪學子篇章句字皆有法往往從之者多得文之旨趣其所造固有淺深高下之殊而體裁終不失於古四明夢堂噩師雖居浮屠中能久與先生游先生爲文之法實與聞之烏君繼善自幼學文於夢堂凡先生所指授者悉以語烏君故烏君之爲文峻潔如明月珠起伏如春江潮因語二三子曰必如烏君然後可以言文也若無師授其可易致是哉予嘗譬之有美錦焉使朝市縫人製之則能中度可適體委於巖穴之粗工則左低而右昂上侈而下斂錦固錦矣其如不合何文之無師授者亦若斯而已予老且多病文字一切謝去不作縱有一二多仰手於人獨喜烏君之文親題後而歸之嗚呼予生也雖居先生之鄉而不能傳先生之學其於烏君又豈能無愧於中哉烏君名斯道繼善字也明之慈溪人嘗知化之石龍縣今調吉之新水其爲人溫然如玉蓋與相稱云

題栝山人詩集後

餘姚岑公靜能志節之士也其居鄉也人皆敬而憚之是何也其出言可爲世則其制行可爲世範所以名閩之家雖至凋瘁多新之以自立崛起衰微之躍縱富埒公侯亦不爲淩躐之事設有之往往私相詆曰岑先生其知之乎復退縮不敢吐氣或者不知徒謂公爲詩人嗚呼公果詩人也哉廣西部使者廣泰魯瞻其鄉中子也力請予題聊紀公之實行以示讀公詩者

題鮮于伯機所書蘭亭記後

鮮于奉常公嘗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至欲下拜秋臺之書人頗譏其陋公獨知其用筆之妙字學雖淺藝非功力精到亦不足以相知況其他者乎予藏公所書滴石硯賦自謂可入妙品今觀此卷實可與之抗衡非眞知書中意者未必以予言爲至當也

題劉源清茂軒記後

劉源先生藏公以文辭名天下曾未百年學者鮮有見其全集者予總脩元史欲爲先生立傳於是白丞

相下有司即先生之家將其文藁二十卷以上至今藏之秘府中書舍人毛君集出示先生所造清茂軒記正在藁中其爲眞筆無疑蓋毛君從祖震卿與先生爲忘年交故先生不靳而爲之記發明山水之勝分明如畫今之能文者雖多如蝟毛求如先生絕不可得毛君乃能重書以傳亦可謂賢子孫矣哉

題危太樸隸書歌後

學必博而後所見精非惟諸經奧旨皆當研靡至於隸書之學漢魏以來其運筆結體多不同苟不歷考其變何以充其知識而祛流俗之陋哉吾友危先生太朴作隸書歌一篇贈四明荏君大雅備括諸碑之所自且疏疏之娓娓千餘言不休嗚呼世以空虛之學浮談強辯如蠭起泉涌者視此曷知愧哉大雅方以隸學知名於時復能惓惓於先生之詩裝潢珍藏惟謹則其尙德之心爲不可及已

題東陽二何君周禮義後

世有恆言決科之文不足以行遠嗚呼豈其然哉顧其合道與否爲何如耳昔呂成公之編文鑑非用意深精密而張廷堅所著尙書義二篇特載入之與龍圖序諸文並傳四海之中但識字者皆知誦之若謂其不能行遠可乎東陽何氏宋季多以科目發身內舍生夢申與其弟參知政事夢然所作周禮義各一首皆近道之言較之廷堅未見其不及也五世孫觀光惟恐失墜裝褫成卷求予題而藏之亦可謂孝子慈孫者矣

題余廷心篆書後

右四大篆豳國忠宣公余闕爲淮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鎮浙部濂時偕叔能往見公獎掖甚至且各書齋扁爲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荊楚之域皆爲僞漢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安慶前後皆淪陷公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北不幸糧絕城陷公遂赴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爭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絕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懾亂賊清懸滿天地因之以位君臣賴之以定斯豈細故雖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況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見者當如張中丞之詩段太尉之笏肅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之公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士世居武威今爲合肥人翰林學士金華宋濂謹題

題張溺和陶詩

陶靖節詩如展禽仕者三仕三止處之沖然出言制行不求甚異於俗而動合於道蓋和而節質而文風雅之亞也他人欲效之者雖衆然樂澹泊則蕩而弛慕平易則野而職惟蘇子瞻兄弟以雄邁之材氣勢可與之相敵然其辭旨則亦遠矣豈不誠難乎哉今之和陶者余嘗見數家最後見句容張溺文伯自九日閒居以下皆和之至詠荊軻而止諸四言及形神釋桃源等什則不和恐難繼也文伯産江淮間喪亂之餘獨能致力學問以追古之作者其亦有志者哉

題太平策後

昔成宗皇帝臨御萬方以天下之廣非一人耳目所及羣臣有直言極諫者咸嘉納焉所以求讜議達壅

精。而成治功也。大德中。三衢鄭以吾宿衛禁中。覽時政有所缺遺。疏太平策一綱二十目上之。上嘉其忠。特命以吾爲當陽教授。濂每取而讀之。未嘗不仰嘆成廟之德之盛也。隋文帝時。河汾王通非不以太平十二策奏之。文帝不能用。通遂東歸。續六經以傳學者。嗚呼。以吾之賢。未必能有過於通也。上猶采其言而用之。使通生於今日。則其道必將大行於時。六經有不必續矣。由是論之。不惟成廟之聖。非隋文帝所望其萬一。亦可以見士之遇合。苟當明時。雖小善必錄。若值猜忌之主。縱大賢亦有所不容。道之所繫於時者。夫豈人力之可爲也哉。澧陽張君逢喜歸以吾之策皆手錄之。且請濂識之。於是不辭而題於後。重紀至元元年夏六月十九日濂題。

題史內翰書

右歸去來辭一卷。大名史公奕興定五年所書。以附李澥者也。公奕字季宏。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再中博學宏辭科。累遷著作郎。翰林脩撰。同知集賢院。後以直學士致仕。文章書翰。皆有故老遺風。所著洹水集。尙傳於世。澥字公渡。湘人也。少學詩於王內翰子端。亦工行書。不失前輩典型。累舉不第。而卒然自党文獻。世傑。趙郎中文孺。任判官君謨。趙尙書周臣。諸公先後蠭起。風聲氣習。漸染爲深。故金之士大夫多以善書名家。觀季宏公渡。則其餘蓋可見矣。季宏性雖溫厚。每靳與人書。今特爲公渡將者。豈非同聲相應者乎。宣宗自改元興定之後。國政愈非。而姻士日墮。古人之文何限。季宏之不書。而獨拳拳於是辭者。意其先見亡兆。而始將懸歟。距作此紙時。僅踰十年。而金社遂屋矣。吾爲閱此卷者。又嘗於此求之。

題朝夕箴後

右朝夕箴。一名夙興夜寐箴。凡二百八字。南塘先生陳公之所譔也。先生諱柏。字茂卿。台之仙居人。與同邑謙齋吳梅卿淸之。直軒吳綋直翁父子游。而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蓋自謙齋從考亭門人傳其遺緒。而微辭奧旨。先生得之爲多。當時有儲堂鄭雄飛景溫。輩行雖稍後。而事先生爲甚謹。人以其學行之同。遂以四君子稱之。今觀先生之著此箴。本末明備。體用兼該。非眞切用功者。皆不能爲是言。鄉先生魯齋王柏。會之讀而善焉。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人錄一本。寘於坐右。則其所以尊尙者爲何如哉。嗚呼。前脩日遠。後生小子不知正學之趨。惟文辭是攻。是溺志亦陋矣。濂故表而出之。并繫先生師友之盛於其後。以勵同志者云。

韻府羣玉後題

右韻府羣玉一書。元延祐間新吳二陰兄弟之所集也。二陰一名時夫。字勁弦。一名中夫。字復春。博學而多聞。乃因宋儒王伯厚所增書林事類韻會。錢諷史韻等書。會粹而附益之。誠有便於檢閱。板行於世。蓋已久矣。入我聖朝。近臣奉勅編洪武正韻。舊韻音聲有失者。改之。分合不當者。更之。定爲七十六韻。今重刻是書。一依新定次序。而字下所繫諸事。並從陰氏之舊。因書其故。以告來學者。洪武八年夏五月既望。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濂記。

新刻廣韻後題

右廣韻一部。雕刻已完。可模印。然自梁沈約制爲聲韻以來。隋仁壽初。陸法言等纂次成編。唐儀鳳末。郭知元復附其闕而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中。陳州司法孫愐以切韻爲謬略。復增字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雅俗兼收。務於該博。凡取周禮之義。又更名曰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丘雍復重脩之。又易名曰廣韻。至於宋鄭景祐集韻之出。復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而廣韻微矣。近代書肆嫌其簡而惡繁。集韻罕傳。而廣韻獨盛行。濂等奉勅校定一遵洪武正韻分合之例。布列如左。註則並仍其舊。舊韻凡二百又六。今省爲七十六云。洪武九年九月壬子朔。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記。

題省心雜言後

省心雜言一書。刻於虎林西湖書院已久。序之者謂和靖處士林逋所作。世之鉅儒頗疑焉。且云逋之所優者詩爾。至於法語格言。可以垂世而範俗者。逋或未之有聞也。復定爲河南和靖處士尹焞所撰。豈不以焞爲程門高弟。而談理乃其所長耶。然而呂稽中作焞墓誌銘。載焞奉詔撰論語解之外。他無所著書。是則以逋和靖之號。偶同於焞。因嫁此以誣之耳。殊不知鄉先達敬巖王公偘所編朱子語錄輯類之書。其第四十卷雜類篇云。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朱子完經窮傳。其言行世若揭日月。蓋必有所據矣。當以沈道原作爲正。夫以近代新出小書。以理度之。亦甚易知。爾尙或不能詳其所著之人。而妄以意見言之。況於千載之上者哉。噫。

題易庵卷

余聞老易相爲用也久矣。至於魏伯陽著書。明述卦候之旨。而後世丹經咸祖之。此不獨形之空言。而實見於行事者也。治城道士王君宗懋名其丹室曰易庵。吾友危學士嘗爲之記。復請余跋其後。嗚呼。太極其鼎爐者歟。坎離其藥物者歟。陰陽其火候者歟。王君嘗有識於此矣。若夫開物成務。隨時變通。蓋出於是三者之外。非更僕不能盡也。尙容他日爲王君言之。

題甘節卷後

地天爲泰。純剛純柔之卦也。節自泰來。則柔來節剛。剛上節柔。恐其剛柔過盛。而無節也。故當節之終節至於苦。則不能常洪。非貞之道。又必至於甘節。從容悅豫。而無窘束之意。乃爲人情之所尙也。易之所謂甘節者。其大意蓋如此。蘭城孫君子章僑居吳郡甘節里。因以甘節老人自號。然孫君篤厚長者。居鄉多善行。而每事有當節者輒節之。自苦以至於甘。婆娑嬉游以至終身。然亦未嘗過也。揆於易卦所謂節者。施之一身。不幾亦有合歟。孫君之子化。以能古文辭名世。朝廷聞其賢。徵爲侍儀使。名聞之升正職將未已。是則甘節之亨。又當復見於此矣。

題苦寒詩後

亡羊先生多與余論詩。大概以句豪韻險爲工。此篇法韓退之。而尤務出奇者也。精於詩者。必能辨之。

題禊帖

唐太宗詔供奉官四人臨摹禊帖。趙模、諸葛貞得其筆意。湯普徹得其形似。而馮承素於形意二者兼有

之、此卷精神飛動、下於右軍眞蹟一等、其或出於承素者歟、

題悅生堂禊帖

右蘭亭悅生堂本、係宋相賈師憲命其客廖瑩中參較定武諸本、采字之精善者、輯成一帖、始命金華良工王用和勒石、經一年乃成、賞諸悅生堂中、特補用和武階以報之、濂按師憲遭竄逐時、朝廷命王孟孫籍斂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匣、當時方回奏劾、亦頗及之、度其所藏者、善本必多、故廖所采輯、爲紳家號爲至精、先師內翰公嘗摹搨爲卷、而以趙文敏公所臨者繼其後、誠可謂雙絕矣、公之孫仲穆、能寶此卷於戎馬刼灰之餘、穆亦賢乎哉、

題棲雲軒記後

余往年讀劉元靖山棲志、見其所載紫岩靈岩勝概、分明如畫、時正當祥暑、不覺涼飈生肘腋間、今年夏六月、客有授予蘇太史棲雲軒記、記爲本庵上士作、其狀靈岩之景、亦分明如畫、蒸溽爲之頓消、嗚呼、因文辭而想見其處、雅興遄發、尙忘其時之燠炎、況親踐覽眼頂耳之勝者乎、蓋元靖久棲此山、太史亦嘗出游覽、故其言眞切、有足以動人也、何文定公跋山棲志有云、想元靖一時飛屐、上下千峯紫翠間、左浮丘而右洪崖、其風致猶前日也、余今於太史之文亦云、若夫空幻非幻、究經多言之、苟欲重宣其義、非千百年莫能盡、他時或造山中、當趣坐於松光水影間、爲上士說法未晚也、

題壽昌胡氏譜後

君子之所爲貴乎有徵、昔者、孔子修五經、書斷於唐虞、詩起於關雎、春秋自隱公始、或餘繁以辭、或從而定之、未嘗敢增益也、其愼且敬如此、故孔子之經、傳百世而人莫能非之、及司馬遷作史記、遠沂博索、於孔子所不敢述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去闕疑之意遠矣、其備也適足以爲誣、何取其能博哉、族之有譜、所以紀所自出、實則爲尊祖、僞則爲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務華而衒博、或妄爲字名、加於千載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他郡異族之貴顯者、以爲觀美、其心非不以爲智、卒陷於至愚而弗悟也、壽昌胡氏則不然、於既遠者皆不敢有所載、獨自其有徵者錄之、得十有五世、詳親而略疏、考訛而傳信、附其遺文及當時所受制命之詞、皆粲然有敍、是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嗚呼、不知而妄作者、其能無媿於斯哉、脩譜者名榮、來京師而以示余者名翰、皆善士云、

題金谿劉氏族譜序

金谿劉貴以雲林先生危公所製宗譜序示予、且開世系之詳、卓爲其邑之鉅族、衣冠文物、炫燿江右、若其造譜之次第、則自十四世祖宗元、由南豐來遷之後、其八世從祖處妙大師道正、遂建脩眞觀、而於觀側樹祠、以祀劉氏羣主、其六世祖國子博士堯夫、乃刻本支之詳於石、植諸祠下、號永善族圖、其祖介福又倣大小宗法、爲圖鋟版、懸於家祠、其世父傑復集二圖、著爲譜六卷、是則先生所爲序之者也、遭世不靖、碑裂而版燬、貴抱其譜、避入大山中、幸而獲存、珍襲寶愛、惟恐逸墜、今思有以永其傳也、復來徵予言、以繫先生雜文之後、予也不敏、於先生無一日之雅、先生不以爲疵謬、力薦諸朝、以布衣詔入史館、雖於

辭章或未之學、得忝名氏於先生下風、不亦幸歟、予竊聞之、劉氏之別有五、帝堯陶唐之後、受封於劉者、此爲祁姓、以國爲氏也、成王封王季之子於劉者、此爲姬姓、以邑爲氏也、項伯婁敬之後、而皆爲劉者、此漢之所賜姓也、他若雕陰東郡等族、或爲劉者、此亦漢以宗女妻冒頓、冒其母姓以爲氏也、大抵雕陰東郡之裔、多居朔代、項婁之宗、盛於山東、姬氏之傳、至漢末而無聞、唯祁姓之分爲士會、士會後昆、周末遷於魏、又自魏家於豐、至劉煓執嘉、子孫極爲貴盛、而布列於南北矣、然而江左之劉、則祖於散騎常侍寶之後、江右之劉、則出於游擊將軍提之胄、此皆見諸紀載而無疑者、但其世次雖明、不知從提至宗元實爲幾傳也、姑附其說於此、或可以爲脩譜者之一助云、雖然、先生博極天下之書、爲時儒宗、而於氏族之學、致嚴尤精、嘗必有以告貴、先生他日南還、貴尙以予言而取正也哉、貴字孟唯、質美而有文、作詩得六朝體、且於譜圖惓惓而不忘、是蓋能知其本者也、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三

題識

恭題御製勅符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挺儁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詔以太子正字臣桂彥良爲晉王右傅、且親御翰墨爲文勅之、識以謹身殿寶、其子中書舍人愼裝潢成卷、請臣濂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冊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丘壽王莊助者有之、求其褒許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官東宮甚久、彥良之爲人、溫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上嘗以擬臣濂、雖臣亦自以爲不及也、今勅文以善學孔孟稱之、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者莫若君、其此之謂與、雖然、今之職爲相傳者、凡數十人、上未嘗以言爲賜、或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聖知若是之至、安可不思報乎、具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上也、必也輔王以德義、迪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恭題御製方竹記後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召一二臣僚，諮詢治道。時吏部尚書臣詹同在帝左右，歷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竹。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簫，或鉅可爲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概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爲佹異，四稜直上，非偏非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節。帝曰：信有諸乎？臣同復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既退，擷一枝以獻。帝摩挲觀之，悅曰：臣同其亦信人哉！於是親御翰楮，草方竹記一通，始信品物之夥，中序格致之難，及其末也，謂臣同爲人俊偉，氣象稽之傳記，智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而召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忭躍，將趨拜墀下，帝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爲？臣同捧出，屬裝潢工飾以龍紋玉軸，持視太子贊善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莽微臣，侍帝前者十又五年，當帝爲文，性或不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食之間，入經出史，袞袞千餘言，仰見天光昭回，赫著簡策，皆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斂之爲卿雲，散之爲彩霞，曾不見神化著見之迹，寔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祖，皆產乎北，其勳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內外，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之所未有，況乎神藻煥發，陰沉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挺生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聖製雖多，未嘗輕以予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千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藏，子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實六月之乙未，臣濂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手謹記。

恭題御和詩後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皇上特詔臣及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編脩日歷。既而中書亦奉旨徵浙東西及江右之士七人分年纂輯，而臣與同爲之總裁。九月四日開史館禁中，日輪寺人守閣，太官進饍羞，其事甚嚴，且祕臣等昧爽而入，至日曛始出，復會宿於詞林，處有官視盜不敢不慎也。既成藁，思得俊秀有文者通致義例而繕寫之，於是遴選二生，具名氏以聞，上可其奏。其一則義烏黃昶，昶時以春秋中浙江行省第十七名，文解肄業成均，因移文博士徵之。十月二十六日，昶至，臣引見上於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邪？臣對曰：文獻公溍，昶之從曾祖也。上悅，復見皇太子於大本堂，勉勞有加焉。未幾，上遣侍臣出尚方綺褻華履以賜。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臣與同侍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被酒而還，愛昶有俊才，揮毫賦一詩貽之，字大如卵。少選，奉御傳宣召臣等赴右順門，會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酲猶未解，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貽黃秀才。秀才謂昶也。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上曰：濂宜亟取之。臣既上奏，且笑謂臣曰：朕卽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臣書訖，歸與昶言。昶自草萊賤士，一旦遭逢盛際，奎璧之光，下照幽隧。於是粉黃金爲泥，寫上賜和之章，飾以黃綾玉軸，而以同詩附其後。昶嘗從臣學，臣又親見其事，請記之左方，傳諸悠久。臣伏見皇上聖神天縱，形諸辭翰，不待

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非積學者所可及。然亦未嘗輕發，其俯和侍臣之詩，豈非樂育菁莪，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者歟？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此之謂也。昶尙勗之哉！昶尙勗之哉！昶字叔暘，能古文辭，善繼其家學者也。是歲十有二月八日，具官宋濂稽首頓首謹記。

恭題御賜文集後

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春三月壬辰，皇帝御乾清宮，召臣至，問前御史中丞劉基何日成行。臣以翌日對。繼問病勢不革否，還可力至家否。臣復具以聞。時基有霜露之疾，上憫其開國有勳，特降手勅，令起居注郭傳宣示之，俾還山以便侍養。然聖衷猶念之弗置，於是廷臣扣其辭語畢，上步出宮門，臣從後至丹墀，上忽顧內史張璐曰：汝往取新刊文集一部，賜學士宋濂。臣謹叩頭謝。璐引臣典禮紀察司與司副李彬言，紀臣氏名於籍，始頒受焉。蓋文集係御製，凡三帙，入梓雖訖，尙祕藏禁中，當時受賜者唯太師李韓公善長、中書右丞相胡惟庸與臣爲三人，故內臣致謹之如是也。臣仰惟聖學高遠，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其發爲宸章，麗日卿雲，照臨下土，固非蟣虱小臣讚詠所能盡。至於寬仁峻德，優逸猗勳，及寵異文學侍從之臣，恩意兩盡至，尤非前代帝王之所可企及也。臣拜蹈之餘，故備書應對之語，與獲是寵賜之由於篇末，俟他日歸田，當造爲彤笥，飾以雙金龍，脊閣於山中云。是月三日癸巳午時，具官臣宋濂盥手謹記。

恭題賜和文學傅藻紀行詩後

新知武昌府事臣傅藻，以其爲監察御史時所受賜和紀行詩四首示臣濂。臣拱而言曰：天之道，不可窺也，觀乎日月星辰之晦明，則知之。地之道，不可測也，觀乎草木蟲魚之生息，則知之。聖人，天地也，其靜也與道謀，其動也與神俱，苟非發於言語文章，何由而見天地之心乎？臣獲事皇上二十年，賡談英斷，雖非

淺陋識所能知，至於求賢若不及，愛民如赤子，此臣之所習聞者也。由此四詩觀之，望藻可謂甚切，而於民事尤諄諄及之，庸非然哉？臣與藻同師，且同郡，識其爲人，嘗求其受知之故，蓋藻存心恕，持法平，其以御史使江淮間，紀行之詩多寓諷諫之意，故上喜而和之，益可見上之待藻，與藻之事上，交盡其道也。視夫導君以諛說，及與臣下爭名者，相去不亦遠哉！臣老矣，退伏田里，久欲無言矣，以曾執筆繼史官後，敢贊聖治，職有宜然者。故爲藻書之。藻自御史轉太子文學，後復爲御史，遂出知武昌云。洪武十二年秋七月，宋濂題。

恭題豳風圖後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豳風圖，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析處，丹青易致損壞，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廼下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而紅女蠶績之勤與焉。嗚呼！國以民爲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眞德秀有見於斯，嘗請於朝，欲繪農夫紅女勞勤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皇太子

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期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恆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爲之喻。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雖耄，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壬午，具官臣宋濂謹記。

題宋高宗賜答羅尚書手詔

右思陵所答新安羅公彥濟手詔一通，其諸孫宣明裝潢成卷，不遠數百里，持至浦陽江上，請濂識之。濂聞公自政和二年擢進士第，初監登聞鼓院，五遷至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公嘗上章控辭，曾未幾何，再遷御史中丞。故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除侍御史。公復求去甚力，及改吏部尚書，公復引疾奏乞宮觀及補外郡。思陵不忍公去，故優詔答如此。由是觀之，公之難進易退之風，亦人臣所鮮能哉。況其經營淮南之策，表章春秋法天生殺之言，闢南雄守欲罪和議之疏，焯焯著於當時，無忝事功者，恐不足以致斯。或者遂以胡編修岳太師爲公病，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濂因徇宣明之請，題諸左方，而稍及公之行事，使來者有所考焉。詔中所謂擢冠常伯者，唐龍朔二年改六部尚書皆爲太常伯，然吏部爲諸部之首，故行詞者據其事而謂之冠云。

題宋熙陵御書後

右宋熙陵御札一道，前一道凡二十九字，蓋濟陰張文定公師亮爲相時所賜其母秦國夫人孫氏者也。按公以淳化二年辛卯九月，自參知政事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癸巳六月，以尚書左丞免。在位不過二十二月，上於其間以夫人壽考而有令子，數召入禁中，及賜手詔存問，此紙特其一爾。逮至免相時，夫人春秋八十有五，已而除公知定州，公因抗章力辭，倂未幾何，而夫人亦謝矣。後一道凡六十九字，漫滅不可讀者六字，末書二十八日，復識以御書之寶，則公知代州日所密賜者也。按公以雍熙三年丙戌七月庚辰，自僉書樞密院事授給事中，出守於代，端拱二年己丑七月甲申，召入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是札必端拱元年戊子所賜。是年夫人壽已八十，公之在官，亦將三年，於是上表陳請，皆乞寧省，故札中以秋防迫近，請將來得，直候來春，別有指揮答之，止不忘舊言，明年公遂還朝矣。所謂二十八日，其月雖未能遽定，以近防秋之語爲證，非屬戊子之五月，即六月耳。二札之後，有跋語一通，其尾止云天聖六年龍集戊辰春二月二十有六日記，而不著其名，致之家集，則公之第二子祕書監致仕宗誨所述也。中言御前擢進士第者，太平興國二年丁丑正月戊辰，上親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公時在呂蒙正榜第三甲及第，故云御前也。公往代時跋語，謂朝廷方渴邊將，先公首自請行者，卽宗嘗時事實。蓋公居宥密，同樞密使王顯、副使王沔，與議取幽薊之事，及曹武惠王兵敗，上頗不樂，繼以奏對忤旨，乃出爲外任。後因趙忠獻王言之，故復召還。茲云請行者，諱之也。先是太祖幸洛陽，公疏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懲姦謹刑下幷汾選良吏十策爲獻，藝祖已甚器之，暨太宗嗣大歷服，日見超擢，出入二府，遂陟元台，寔漢昭回之章，不惟寵榮於其身，抑且上及其親，後四百年，竊觀遺墨，慨想當時君臣一心，

而能致其時雍之治者，氣象爲不可幾及。書曰：居上克明，爲下克忠，其此之謂歟。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阜陵銳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贊之頗力，而史衛公浩多從中沮之。上欲浚方銳，隆興元年正月，浩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卽有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命，今內批所謂湔洗舊壤者，蓋指恢復也。又云卿勉與樞密議之，樞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二府議不合，故上戒飭之也。建炎五月，親征之詔下，浩以不預出師之謀，遂力丐辭，能知紹興府奉祠而歸。此批之頒，當在未能相前數日間爾。予道出歙上，宋徵君持此卷至驛舍，迫之使題，故走筆識之如右。張史之得失，出師之成敗，未暇悉也。凡有旨從內出者曰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識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正所謂親筆者也。聊幷及之，以見當時故事云。

題伊尹古像卷後

余嘗觀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於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誤爾，其論甚偉，句曲外史張天雨能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誠知言者哉。雖然，汲冢竹書所載，又何其與此異也。

題商山四皓圖

右四皓圖一卷，所謂四皓者，昉見史記張良世家，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是也。初不知其姓名，按陳留志，園公姓庾，名秉，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角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孔父祕記又作祿里，此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賢輔錄而爲此說。綺里季則無聞焉。或曰姓氏書云，綺里姓，季其字也。予方疑其誕妄不經，及讀顏師古漢書注，果謂四人者，隱遁遠害，氏族無得而稱，皆後世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里書說所傅會，可見古人讀書精審，固有以及之者矣。而周公謹所著齊東埜語，又咕咕不從者何耶。非惟此也，傳記所載，如伯夷叔齊之類，一一具氏名甚悉，經中旣無明文，不知後世何因而知之耶。一笑而斥之，斯可矣。然沓翁以夏黃公爲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夏爲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其說尤異。據漢惠帝時所刻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惠帝去四皓不遠，足以證士安之謬矣。偶題此圖，遂牽連而書之，畫之工拙，尙未暇論也。

題司馬公手帖後

右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遣，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閑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絕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卽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

67
9A

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宣方丐能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間爲眞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泰甚，公則款欲剗而絕其本根，雖皆有隨時示論勿復形迹之請，二賢之見，猝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追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曾未幾何，穎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富韓公十二帖

右韓國富文忠公手帖一十有二，其第一帖，公爲昭文相時所遺，當是嘉祐三年，公自至和二年與潞國文忠烈公並相，及是始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帖所稱集賢相公，則魏郡韓忠獻王也，其第二帖，公服闋時所遺，當是嘉祐八年，公自嘉祐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至此服除，其年三月辛未，昭陵升遐，故帖中有山巫家禍、又遭國卹之語，而第三帖謂罪逆不死，已及除禫，要當與第二帖同時也，其第四帖第五帖，公爲樞密使時所遺，當是治平元年，公既除母喪，即召入西樞，帖中所稱昭文相公，亦是魏王無疑，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眞相之任，其上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二學士幷監修國史各除，此三大館皆宰相兼之，而亦以次而升，魏王自集賢進昭文，故帖中隨時而異稱也，其第六帖，公在宥府時所遺，亦當是治平元年，武舉之能，在元祐元年十月己未，五年八月乙丑，遂擢秘閣衡經試者五十一人用之，而其制猶未復至是方議舉行，故帖中有武舉文字始託西廳侍郎等言，是年九月丁卯，卒詔行之也，其第七帖，當是熙寧元年初判汝州時所遺，四五月間，河朔大水，民皆流離，南郊禮畢，兩府臣僚故事當有恩賜，宰臣因災而奏止之，公念念不忘民，故帖中亦有河朔水潦爲患之云也，其第八帖，當是熙寧四年冬歸洛時所遺，公以不行青苗之法，爲提舉官趙濟、侍御史鄧綰所奏，六月甲戌，落使相，以左僕射再出判汝州，七月赴郡，十月中引疾還家，故帖中有赴汝海治事及歸洛養疾之語也，其第九帖至十二帖，所遺之時，與第八帖同，而第九帖當是與潞公時荊國王文公方得君，羣小翕然附和，故憚公之剛正，欲陰中之，故帖中有足疾七年、又積癡從心氣不寧之嘆，潞公素敬愛公，思欲邀起之，故帖中又有曲蒙推假、恐懼無地之懇也，大抵賢者之出處，實有關於時政之得失，今以此數帖觀之，則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一治一亂，昭然可見，有不待論而後明，至若公之德行勳業，則載在國史，播於天下賢士大夫之口，雖婦人女子，亦皆識公爲賢，亦不俟言而始知也，此卷有宋宇文虛中跋語，詞裝褫無次，故濂爲詳著所遺之時，以足其未備，更爲序次如右，虛中字叔通，成都廣都人，以黃門侍郎使金，見存，仕爲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欲南奔，不果，竟被害云。

題朱文公手帖

太師徽國朱文公帖一紙，詞度潤逸，比他日所書，人以爲尤可玩，濂雖不敏，則非特玩其字畫而已也，蓋有所感也，帖中云，恭叔尙未至，只文叔到已兩日矣，見約誠之在此相聚也，文叔名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實爲兄弟，恭叔通禮學，文公之修三禮，以儀禮與禮記相參通爲一書，其不合者，分爲五類，周

官則別爲一書，恭叔實與討論之列，文叔尤善問辨，文公與論大學致知格物之義，雖反復數四而弗措，誠之、游濟軒也，濟軒早從張宣公游，晚復事文公，文公遇之如黃直卿，則三人者皆其高第弟子，計其一時師友相從之盛，聚精會神，德義充洽，如在洙泗之上，自今道隱民散，時觀之，不翅懸龍遊乎玄闕，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徒以貽有識者之感慨，不亦悲夫，此帖無歲月，不知何年所發，其或學禁未興，講道於竹林精舍時邪。

題宋名公與馬鶴山諸帖

煥章閣待制知鎭江府馬公會叔，以政事顯於乾道淳熙間，一時所交皆碩才碩德，尺牘之存於今者，猶可徵也，公以直顯謨閣、福建安撫使知福州日，朱文公元晦出守於漳，元晦帖云，榮被召還之命，蓋公時召入爲太常大卿兼檢正，實紹熙元年之八月也，其餘諸公書所發歲月，亦有可知者，留忠宣公仲至淳熙十六年尙居右揆，按年譜載其紹熙初元即進左丞相，今其銜尙云右相，當是十六年，袁侍郎機仲稱公爲判府安撫顯謨大卿，范侍御處義方自知滁州入居殿院，其稱公與機仲同，亦皆是十六年，正公知福州時，機仲帖云，降授朝請郎機仲皆權工部侍郎，因論大理讞案，有忤權要，請外得予郡，詩降兩秩，至紹熙初，始復元官，然機仲及文節公廷秀范資政至能，俱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進士，又與公爲同年，故帖中皆以年末稱，而廷秀淳熙十三年始遷尙書左司郎中，十四年除秘書少監，未幾以直秘閣出知筠州，今其銜尙云左司，當是十三年，正公除直敷文閣江西提刑時，至能之銜曰權禮部尙書者，亦在淳熙中，已而遷吏部，遂參大政，疑與仲至所發之時稍先一二年，至能帖云，任使超躐方悸，已控辭，其或轉吏部之際耶，趙忠定公子直紹熙四年三月自吏部尙書同知樞密院事，五年夏四月即陞知院，今其銜尙云同知，必在兩年之間，子直帖云，朝夕叢擾，救過不暇，蓋爲監察御史汪義端攻其植黨沽名之故也，他如王文定公季海之帖，中有臧否黜陟等語，按淳熙八年閏三月辛巳，詔諸路監司帥臣各以所部郡守分三等，治效顯著者爲臧，貪刻庸繆者爲否，無功無過者曰平，歲終具其名來上，公時提點刑獄江西，所上失期，季海方在台司，乃以道遠爲解，上不悅，降公一官，實淳熙十四年六月癸未，帖後之署六月，正與傳記相符也，然即是諸公而通論之，季海仲至以相業稱，機仲正色立朝，有古諫諍之風，廷秀之憂國，至能之不辱君命，處義劾汝愚，稽命論能沈濟，臣雖於公議不無少貶，然亦敢言之士，子直忠不顧身，定大計以安國家，功業尤號爍煌，無讓於古，皆可謂有志不羣者矣，至於紫陽文公，上繼周程道學之緒，使聖經昭明，如日月之麗天，則其功又爲何如哉，閱是卷者，當思感悅慕效，毋徒視爲奇玩而已也，新定馬君文禎公之七葉諸孫，持此求題，病忘之餘，識挂漏而書之。

題歐陽率更帖

此碑歐陽信本晚年所書，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者，反覆觀之，定爲初刻木，然而信本雖極力追倣右軍，而其規矩繩趣，或得於大令爲多，學大令者，羊舍人薄給事爲最優，自後鮮有聞者，唯法極師睥睨而從之，至信本之起，殆與之抗衡而無媿者也，其有名之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四十紙，惜皆不存，而金石略所

歲二十三極。亦惟邕禪師塔銘、昭陵六馬贊、皇甫氏碑、醴泉銘盛行耳。類皆翻勒之多。無以見孤峯崛起四面削成之勢。如此本者。誠可寶玩。覽者當以殷彝周鼎視之。

題文天祥手帖

余嘗見文山公與黃伯正手帖云。贛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今莫可攷矣。寧都陳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從子崇茂請銘於公。答書僅存。而其氏名因藉以弗泯。不亦幸哉。觀公與言宿昔負之哽咽之言。則其有感於蒲塘者深矣。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趙魏公留心字學甚勤。羲獻帖凡臨數百過。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豈無其故哉。後生小子。朝學操觚。暮輒欲擅書名者。可以一笑矣。今觀張唯編修所藏臨大令四帖。聊書其末。以示解事者。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之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無恤則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君子由是知其賢不肖之分也。會稽趙君圭玉官法從時。其父博士君作訓忠之書寄之。圭玉佩服而勿忘。復裝褫爲襟軸。懸之齋閤。不翅盤盂几杖之銘。嗚呼。圭玉固簡子之逕裔。其亦迪無恤之風而興起者歟。

題黃山谷手帖

右崖[illegible]老翁自戎州回荊渚所遺二帖。正固陵即位。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之時也。其所稱諒正。乃元祐侍御史黃公之子。僑居於荊。速翁之至。與兄益修持譜牒以敍宗盟。翁繼往拜其家廟。諒正以侍御公所用流離鍾遺翁。其情好之篤。不翅伯仲。故翁稱之爲五弟。強宗也。諒正善醫。翁因以樂事相閧。而云送樂甚惠。同惜兩日喫妳差快。同惜其女名也。計翁生此女時。年已望六十矣。初翁三十餘。嘗過泗州僧伽塔。即造發願文。戒酒色與肉食。曾未幾何。輒皆犯之。至於耆年尚不能制其血氣之私如此。豈飲食男女。人之大欲。雖賢者或不能免邪。聊戲及之。至若翁之大節。及其翰墨之妙。世無賢愚。皆能道之。茲不待贊也。同惜後更名睦。介休縣君謝氏所出。長適舒城李文伯云。

題文履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爲賈師憲所忌。咸淳壬申。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湖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知贛僅踰年。當德祐乙亥之秋。即帥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潮爲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於燕。則國朝至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內史泰容有以悅生堂閣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余因斥去不暇顧。未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怳若見寶玉大弓於先生之世。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谿可捉哉。

題葉信公五帖後

東陽許仲文以先世所藏西澗先生葉公鎮之五帖示濂。濂題記先生以咸淳壬申除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詔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甲戌十月。改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又不拜。宋遂召爲少師太乙宮使。今第一帖第二帖。以少保觀文等入銜。則壬申癸酉所遣。正許君初權寧海令時也。第三帖言許君愛人戢暴及薦牘之事。雖不知爲何時。當在許令茲官之日。計稍後於前二帖爾。第四帖即前帖內幅。其第五帖。先生與弟竹友家書。末言許權令解印去。則殆後者也。竊惟先生正位台司。屢控辭姦。直言峻行。無讓古人。在田里時。乃獨惓惓於一許令。令之神明之政。亦能上答先生之知。上不傲下。下能承上。雖當宋季。其氣象猶非後世所及。令之子孫能寶藏五帖於兵燹之餘。其亦賢者之澤哉。令諱元沐。號東泉。嘉定壬戌方山京榜擢進士第云。史官金華宋濂題。

題王羲之眞跡後

昔年危內翰太樸出示羲之野鳧帖。且云別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溪劉會孟平之謂如蘭亭裴鮮。尤爲佳絕。濂恨未見之。近豫章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爲贄。須溪題識。宛然居後。因擬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偏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爲眞跡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自然不侔。鄱陽劉彥炳最號精鑒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眞僞之辨。固自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爲署者輒易別。遂并及之。

題張旭眞蹟

唐人之書。藏於祕閣者頗多。惟顛張眞蹟甚鮮。今觀所書酒德頌。出幽入明。殆類鬼神惝恍。不可測度。其眞所謂草聖者邪。

題郝伯常帛書後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於宋。妙柬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眞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眞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於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正月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於朝。勑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

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雅遊此特出一時假託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鴈乃能遠離矰繳。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績公之忠節耶。會公已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舟無一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傅會之說。而不知有信史者也。濂修元史。旣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鴈誠能傳書云。

題劉主簿上蕭侍御書後

嗚呼。君子之制行。毫末不可不謹。一行有玷。則衆善皆隳。雖其後痛自剋責。而覆水不可反瓶矣。此濂於侍御史蕭振之事。不能無感焉。振字德起。溫之平陽人。本趙忠簡公鼎所薦。因秦檜引之入臺。遂親檜而疏鼎。蓋主和議者檜也。鼎與劉大中毅然不從。振劾大中以搖鼎。鼎竟能相。及乎物議不可屈。振頗自悔。乃與檜時相異同。闕楊煒上書。言李光狗檜議和。振因薦煒改秩。意將藉此以自洗濯。殊不知適爲祉陽之禍矣。嗚呼。振之治政。歷歷可紀。其在西蜀尤有聲。故高宗爲發前有胡世將後有蕭振之嘆。使無劾鼎一事。振能得不爲君子矣乎。後世公論之定。卒擠之何鑄王次翁樓炤何龍如淵羅汝楫之間。號爲檜黨。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豈不信然哉。振之友同里顧闓次鳳。時爲錢塘縣主簿。移書於振。其辭雖甚柔婉。隱然有主鼎不附和議之意。當時主桐廬簿賈廷佐亦疏檜罪數千言。桐廬與錢塘其地密邇。豈或相爲謀耶。然廷佐劇論讎恥不可忘。名分不可貶。和約不可信。請誅王倫。拘金使。決意用兵。其言尤壯烈。又可見一時士大夫忠義所激。雖小官且然。不特李綱張浚胡銓諸公而已。惜乎闓之書不附戊午讜議中。余故備論之。使讀者知戴天履地爲人。一刻弗忘君。而不失足權姦之門。庶幾仰不愧。俯不怍。所以然者。旣深爲振惜。亦以振爲大戒也。闓五世孫元龍。請白野忠介公爲寫其書成卷。而歐陽文公黄文獻公余忠宣公咸爲題識。元龍之孫仲華。復來徵濂文不已。闓亦多賢子孫也哉。

題徐浩書

徐季海之書。本於其父嶠之。所謂四十一幅屏者。諸體皆備。而草書尤工。余頗獲見之。至於臨踞奔迅。誠怒猊之抉石。渴驥之奔泉也。世徒見其變化不測如此。非可以力致。殊不知其一出於眞。今觀此帖。益可見矣。近代趙魏公筆法多效之。誠可寶玩也。

題龍眠居士畫馬

李公麟畫。如雲行水流。固當爲宋代第一。其所畫馬。君子謂踰於韓幹者。亦至論也。丁晞韓趙崇升雖極力學之。僅得其形似。而其天機流動者。則無有也。觀此卷足以見之矣。

題韓幹馬臨本

余頗獲觀東觀所藏圖畫中。有長安韓幹花驄圖眞蹟。其縑碎已甚。四足自腕以下皆缺。猶行水中。然神采煥發如生。似欲振鬣而長鳴者。予意陳閎方能與之比肩。而孔榮輩要不足窺其藩籬也。今觀此卷之筆法。與之絕類。而縑素幸完。豈不尤爲珍玩也邪。

題淵明小像卷後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故不必贅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時。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閑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黄庭堅秦觀朱熹眞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故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題越士餞行卷後

古之人送別。多發爲聲詩。以致期望祝規之意。而唐爲尤盛。然其爲辭。托物以喩。蓋得夫比興之義爲多。故有以所送人姓氏古今事而命題者。如釋皎然餞顏逸。得晉先傳是已。有即景比物而造題者。如劉商送別。而月下聞螢。王符別故人。得凌雲獨鶴是已。有同賦古人詩以爲題者。如駱賓王送少府入遼。共賦俠客遠從戎。劉斌過劉散員。賦得妒鳥鳴高枝是已。有以故蹟而分題者。如盧綸送楊宗德歸徐州幕。得彭祖樓。郎士元送李惠遊吳。得長洲苑是已。有各探一物而遂作題者。如張九齡餞梁明府。得荷葉。何遜送孟孺卿。得秤。錢起送客。得簟席帽是已。如此者不一而足。見諸傳記。蓋班班可考也。今觀越中人士送金徵君詩。皆用越之名山舊蹟立題。以送其行。其殆取法於盧綸郎士元者歟。或者病其無所據。余遂歷疏其故。而繫於詩之左方。以爲越人解嘲。殊不自知其辭之蕪且拙也。

題北山紀遊卷後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紀遊卷示濂。請題識其後。卷間諸詩。皆鄉先達司理葉公侍講黄公太常胡公禮部吳公修撰張公之作。禮部紀遊二文。亦見其中。然猶待制柳公山長吳公顧皆有所賦詠。惜乎未及采錄。因爲檢其遺稿。繕書以補焉。且爲之言曰。權德輿稱東陽爲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滯嶽之巒。如資達華蓋然中居。而三洞雙溪之勝。映帶後先。作則誠佳矣。有若先達諸公。咸文章鉅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一郡。豈非尤佳者乎。何以言之。人物固藉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則專倚乎人物爲之引重。而此諸公其顯而在上者。則已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隱而在下者。又能播芳譽於天朝。蔚爲當世儒宗。此非人之瑰傑。益以昭夫地靈者歟。侍講之詩。首倡者。而作於至大庚戌之歲。自庚戌迄今五十餘年。諸公前後物故。而無一存者。間嘗策杖山中。經諸公倡酬之處。巖紅澗碧。其餘榮藹然在目。有不得不感慨於中者矣。嗚呼。北山之雄麗。不減於昔。先生弟下端。當無時而休也。恐知無復偉然興。以繼諸公之軌轍者哉。大篇短韻。宜不止斯。此卷特其權輿者爾。存禮尚襲藏以俟。存禮許文懿公之子。學有淵源。尤工於文辭。非惟其性標雅。有山水之嗜。而景行先哲之意。尤惓惓云。

題朱彥修遺墨後

右丹溪先生書五紙，與門人戴仲積及其子原禮者也，夫醫之爲道，本於內經，其失傳蓋已久矣，金之諸儒劉守真張潔古獨能遠紹絕學，至先生始三傳，則授受之正，不言可知矣，先生之弟子雖衆，得其真切者，惟仲積父子爲優，仲積不幸蚤世，原禮以其學行於浙河之西，從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之道，浩被滋廣，而三尺之童，亦知先生之賢，此非原禮之所致邪，韓子有云，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其此之謂歟，原禮尤孳孳不忘，而以遺墨求題，謂見手澤有如見先生焉，余嘗從先生遊，而交原禮諸父間甚久，故不辭爲之而書，嗚呼，師道立而善人多，今於原禮見之。

題謝子振居庸賦後

海粟馮公以博學英詞名於時，當其酒酣氣豪，橫厲奮發，一揮萬餘言，少亦不下數千，眞一世之雄哉，遺墨之出，爭以重貨購之，或刻之樂石，或藏諸名山，往往有之，則爲人之寶愛可知矣，余藏此卷者久，極爲珍祕，今以歸蒲圻魏先生，先生博雅君子，必有以賞識之，斯文爲有所託矣。

題桂隱遺文後

右桂隱黃先生遺文一十二篇，其曾孫翰林侍講學士文獻公溍所鈔，濂嘗受業公門，見公追念先德，日蒐墜逸，手錄成編，此蓋其稾本也，濂之學子同里俞生怞購得之，請識其後，先生諱夢炎，字子暘，烏傷人，博學工文辭，擢宋淳祐十年進士第，官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其事，先生能文，入仕之詳，人類能道之，至於志節之卓，政事之美，則鮮有知之者也，先生爲人不苟合，忠君憂國之意，惓惓不忘，故於論對之際，數以修君德謹邊事爲戒，權臣才之，欲寘諸言路，使奉行其風指，先生力辭不就，此固足以增夫名教之重，然其仁民之政，尤不可以一二數，在淮東制幕，建議蠲放屯田租四千七百餘石，通判蘇州，樽節浮費，獲錢十七萬緡，以代民租，嗚呼，先生可謂偉特不羣之士矣，非公之宏才碩學以繼其後，又惡能世濟其美也耶，今去公之沒，已二十二年，公之尚德尊祖之意，猶煒然見於縹翰間，覽是編者，其有不油然而興感者乎，非但玩其字畫之妙而已也，拾遺六篇，公之高第弟子翰林待制王君禕手抄，從公命也，俯拜裝褫，以附其後云。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禮部主事甘君友諒以三友名堂，蓋取孔子之言也，余嘗詳友道壞缺，諛佞以爲容，詐譎以爲智，遇不若己者，則狎而愛之，聞人有善，則怒而變於色，於是大異於古之所云矣，甘君獨有志於此，其過於人遠哉，雖然，三友世常有之，貴乎有取友之資耳，苟不虛中而推人，則直者之言不可得而聞矣，不能自治以誠，則諒者將不願之矣，不能謙卑自下，則多聞之士不告我以善矣，無是三者，雖日益月增而求友，其可致乎，然吾聞甘君善士，居官有美名，非能取友，殆不能爾也，然猶以爲未至，而以名其堂，其於治身之道得矣，余雖耄，尚將內交焉。

題恩斷江端元叟手蹟後

余幼從柳文肅公遊，輒聞以仁恩羅師經賈似道墓詩，有權擬三朝位三事、祗應知己是僧彬之句，最得

詩人優游不迫之意，蓋似道歷三朝宰輔，傲然以周公自期，一旦敗亡，在朝公卿非恤之，在野士君子非恤之，海內蚩蚩之民亦不恤之，其恤之者，惟承天主僧彬木，龕火焚遺骸，拾其仲子，歸葬會稽之附子岡耳，似道誤國之罪，可謂上通於天，使其地下聞此詩，當有餘媿矣，此皆十四字史評，有關於名教甚大，今普濟巖主以羅師手蹟與元叟端公山居諸聯爲一卷，請余求題，故爲敍詩之義，若此山居諸詩，興寄高遠，綽有寒山子之風，學道之人類能傳誦之，茲不復深論云。

題蔣伯康小傳後

吾婺自東萊呂成公傳中原文獻之正，風聲氣習，藹然如鄒魯，而其屬邑東陽爲尤盛，有若李正節侯茂欽，信國葛端獻公容甫，監察御史喬公世用，通判肩州趙公周錫，皆成公之高第弟子，或以忠義顯，或以政事稱，或以文學著，傳之當世，布之簡書，相去一百餘載，人猶象而法之，嗚呼，何其盛也，今觀蔣君伯康小傳，述其立身行己，動法古人，阽危之際，又能力持其家，使勿墜，斯可謂之賢矣，此固伯康問學之美所由致，自非前修流風遺澤，有以熏蒸之，亦未必遽至於斯也，嗚呼，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吾父母之邦，賢哲務興，前被後承，雖隱顯之或殊，揆諸物則民彝之懿，皆可以無媿，聞風而興起者，孰謂後無其人乎，故因稱伯康之賢，特推其本而言之，忠厚君子，當有取焉，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金華宋濂識。

題默成居士矯齋記後

右矯齋記一首，默成先生潘公爲同宗伯益作，伯益名好謙，實復州史君宗回之子，性嗜文史，恂恂而訓飭，繇官自麗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終，先是伯益從子景良景憲受業呂成公朱文公之門，故成公之女歸於景良，而景憲之女又適文公長子塾，故伯益於二公之學，亦與有聞焉，今觀先生以矯名其齋，則其志之所存，蓋可見矣，烏傷吳生，故衣冠舊族，嗜學成癖，尤工於詩文，太常博士鄭君仲舒，生之舅氏也，以生可進於道，遂因其字曰仲矯者，書先生之記以爲勗，嗟夫，先生、楊文靖公之弟子也，立朝大節，足以廉頑立懦，故文公以剛毅近仁稱之，此無他，矯之之功也，伯益受先生之教於二百餘年之前，仲矯聞先生之言於二百餘載之後，其有補於身心一也，奚必並世而同時哉，借使同時之士，有善爲文辭者，雖揮千百字之多，未必敵三百九十二言之簡也，仲舒亦可謂善教者矣，仲矯尚勉之哉，洪武十年八月十三日，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記。

題李伯時山莊圖

龍眠李伯時作山莊圖，爲世所寶，傳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濂所見者數本，獨此卷思致精婉，殆將逼真，可玩也，蓋伯時自爲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皆元符三年庚辰，伯時既歸老，肆意龍眠山巖壑間，素善畫，嘗爲此圖，以寫其徜徉之趣，然其所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涂，即買山於龍眠，以求以堂，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計其買山之日，伯時始尉長垣，去第進士時甚爲不遠，則其高情遠韻，雅志石泉，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丁巳乃熙寧之十年，其冬十二月壬午，詔自明年正月朔改元爲元豐，則戊午年也，其序書於詔下之後，既難稱熙寧，又不可崩期曰元年，所以但書元豐紀號而已，圖後有諸

巖居士張激所題識。激字新仲。其視伯時爲舅氏。建炎三年己酉。時爲御史中丞。夏二月己巳。疏劾黃潛善汪伯彥大罪二十條。未幾。除守尙書右丞。夏四月癸丑。罷知江州。以資政殿學士兼江東湖北制置使。七月甲申。以朋附苗傅劉正彥。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衡州。激謂自右轄得請譚陽。道宜回顧者。蓋指此也。伯時襟度超軼。風流不減古人。激亦奇士。博學工文辭。有不待言而後知。故濂唯掇拾緒餘。以附氏名於左方云。三李卽伯時、公庾、元中。大小山卽梁何點及其弟胤。皆與東山何求同隱於會稽。世稱何氏三高。時以比龍眠三李。故激舉之以爲言耳。因幷著之。

題郭熙陰崖密雪圖

河陽郭熙以善畫山水寒林名。蓋得營丘李咸熙筆法。其所作陰崖密雪圖。大陰羅野。而皓素淋漓。使人玩之。肌膚凜然起粟矣。或者強指爲楊士賢相類者。殆未見其衡氣機也。

題趙大年鶴鹿圖

趙令穰與其弟令松以宋宗室子精於文史。而旁通藝事。所以皆無塵俗之韻。今觀令穰所畫鶴鹿圖。叢竹幽汀。長林豐草。其思致宛如生成。余隱居仙華山中。時與麋鹿爲友。每坐白雲磴上。數鶴起舞。故得其情性爲眞。偶卷視之。使人恍然自失。

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

濂屢見李伯時飛騎習射圖。其描寫位置如一。所畫錦袍乘馬者四人。前一人攬而馳。反首左顧。右手拽緖毬於馬後。箭中毬上。次一人彎弧所發。作放箭勢。手猶高舉未下。樓大防詩所謂前騎長纓拖緖毬。後騎射中如星流者是也。次一人左執弓。右持三矢。其馬如飛。似欲追射毬者。最後植靑楊枝於平沙。繫以絳綃一人躍馬向前。斜睨而視之。章良能詩所謂紅綃低繫柳枝碧。滿滿關弓新變射者是也。蓋伯時應奉廷試時。所見衞士班中飛騎習射拖毬楊枝之戲。故追圖若此。其精神流動。全用篆籀筆寫成。固不俟讚美。惜乎此卷但存第二騎。餘皆失之。終不得其全璧。濂因據所見備書之。使讀者瞭然如見畫。亦補亡之一義云。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右李公麟所畫孝經圖一卷。至正中。著作郎永嘉李孝光進入秘府。順帝詔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逐章補書經文。元社旣屋。皇朝受命。圖入晉王邸。王下敎俾濂題識其左。濂聞史皇作畫。倉頡制字。本出於一源。聖人因字以著經。而善繪事者。則因經而作圖。故古之人或繪詩與春秋。或像論語。或畫爾雅。而圖孝經尤多。人觀之者。有若親逢其事。感悅而歆慕。不待辭說。而意趣自顯。則其於經似不爲無助也。公麟集顧陸張吳諸家之長。爲宋畫第一。其圖是經。蓋取法於幽怪之勢。如雲行水流。自然有起伏之態。誠希世之寶也。然而王者之所寶。在孝不在畫也。歷代賢王。其聲光流於無窮。鮮不以能孝而致之。載諸史册。尙可考見。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斯言至矣。願王日加之意焉。

題織圖卷後

宋高宗旣卽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郡國翕然。思有以奉承上意。四明樓璹字壽玉。時爲杭之於潛令。乃繪作耕織圖。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蠶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且各繫五言八句詩於左。未幾。璹召見。遂以圖上進云。今觀此卷。蓋所謂織圖也。逐段之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絕相類。豈璹進圖之後。或命翰林待詔重摹。而后遂題之耶。卷舊藏小谷余先生家。其後有雙巖鄭子有困學鮮于伯機所跋。二公當時名流。翰墨皆可寶玩。雙巖謂題字爲顯仁韋后所書。則恐未然也。嗚呼。古昔盛王未嘗不以農事爲急。豳風之圖。不見久矣。有若此卷者。其尙可獲之耶。

題蛺蝶圖後

有蝶戲長春圖。乃院人馬遠子名麟者所畫。美人撲蛺蝶。筆勢圓勁。意非李伯時不能到。二畫皆絕品也。舊時竹溪宮掖。故其間有上兄永陽郡王及楊妹子之字。妹子縱能工書。作畫未必能及此。題者專指祐陵以爲言。則恐不然也。

題柏庵圖後

上黨馬君庭堅。其幼也、父名之以柏、長遂築室而居。曰柏庵。及主事勸曾傳閩省檢校官。不至庵中者頗久。乃命盱江盧瑜畫爲圖。時展玩之。而其僚友員外郞王達和賓爲之記。庭堅來京。復請濂題其後。傳有之。包以栩。說者謂栩柏也。栩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臼用以搗鬱。嗚呼。柏之德與申椒胡繩同。又不特歲寒後凋而已。庭堅之父。託此而訓名。其知之深而望之至哉。庭堅不惟奉以自名。且以名其室。是跬步不忘乎親矣。不忘乎親者。庸非孝乎。昔者蘇文公命其二子曰軾、轍。且知軾之不外飾。而車仆馬斃。患不及轍。其後咸如文公之言。今庭堅所守貞勤。而芳譽遠聞。有無媿於柏者。知子莫若父。信哉。或謂庭堅樹柏築庵。乃爲肥遯之計。非至論也。

題七才子圖

右七才子圖。蓋唐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所作。滉善畫。得顧愷之筆意。畫則與宗人韓幹齊名。其妙不待讚也。宋宣和間。嘗入御府。故用小璽識於前後。其第六璽乃帝筆二字。見於叢璽章及林罕偏傍記。或者以此圖乃祐陵所臨。祐陵作畫。固有晉唐風致。然畫後必有署押。余於中秘嘗見之。因知其非也。或又歸之丘文播。文播雖亦畫七才子。其運思平凡。烏足以敵是哉。黃金白璧可得。而此卷未易得。尙永寶之。

題梁楷羲之觀鵝圖

梁楷。東平相義之後。善畫人物鬼神。學於賈師古。宋寧宗時。爲畫院待詔。賜以金帶不受。掛於院中而去。君子許有高人之風。或者但知筆勢遒勁。爲良畫師。且又謂其師法李公麟。皆誤矣。

題墨本黃庭經後

余嘗見黃素黃庭。上下織成玄闌。中用丹砂作界道。其斜精甚細。視之不見絲縷。相傳爲王羲之書。蓋明

州刺史李振獄福中道朱友文者。友文、梁太祖之子，後封博王。博王薨，竟屬陶穀家，尋爲太師李諱所獲。復入宣和內府。宋鑑既訖，流落人間，鮮于伯機以重資購得，用樓閣錦裝潢成軸，題其籤曰李心玉文。趙子昂爲之賦詩，定爲上清眞人楊許所書，且稱其飄飄然有神仙之氣，而伯機亦自謂生平書法得之於此爲多。不知何時又歸喬貲成、湯垕二氏。喬字仲山，湯字君載，最號藏書之家。今則又入中祕矣。余屢閱之，其字蹟與墨本不同，竟不能別其何者爲眞也。豈楊與許之蹟，其實有異於羲之耶？楊穗氏出示此卷，因備志於其後，庶幾同志之士有以訂正之。

題唐摹東方朔畫像讚

右唐人所摹東方朔畫像讚，圭角混融，而光精煒然，非深知晉人筆法者不能。余在中祕，嘗觀褚登善鉤搨黃庭經，與此正同，雖紙墨亦不殊，信可寶也。

題李蒼峯先生墓銘後

濂兒時，伏讀蒼峯先生所撰大都賦，即竊慕其人。逮長，受經於黃文獻公，公爲言先生博學而能文，議論英發，如寶庫宏開，瑤璧白琥，黃琮玄圭，雜然而前陳，光彩照耀，不可正視，蓋豪傑之士也。未及往見，而先生竟觀化，冥冥之中。後三十年，而公復薨逝。又二十年，濂亦髮種種而視茫茫矣。慨念疇昔有志弗強，賢者不能往觀，幸獲觀者，又不能盡傳其所學，可勝歎哉！先生之曾孫象賢，與濂嘗會南京，出公所撰墓銘及文集序相示。三復之餘，益重耿耿。象賢名世，嗜學而有文，今試藝銓曹，擢官鄭州別乘，先生爲有後矣。

題張如心初修譜序後

浦陽仙華爲屏，大江爲帶，中横亘數十里，而山盤紆迴遠者，據天地間秀傑之區也。產於斯者，族每繁衍而悠長，高智遠略之士，多由他郡徙居之。若大羽之喬林，巨鱗之滄海，其間有龍溪張氏。余嘗敍其得姓受氏，爲神明之胄，流傳貴顯，已詳見他世家列傳中。即敍所謂北走中原，遠探周漢，究先民之所生，南走吳越，近搜吳寧弔大夫之遺墟者是也。宋季自東陽白鹿山來遷，諱祚，字叔元者，以安撫司提領領浦陽。喜其山水饒沃，而浦之東西，又有麟溪鄭氏、合溪黃氏、深溪王氏、左溪于氏、西溪吳氏，各相規以道德，相敦以孝弟，相勉以詩書。積歲既久，上下相安，軍民之間，匪但臂指相似，抑有家人婦子之意。遂卜龍溪之側而家焉。敍所謂樂其山水風俗之美，與其民信且親，而遂家焉者是也。提領公而下，七世於茲，子孫之蕃，即已踰百，登仕版者十有餘人。今固祖孫父子兄弟妻妾生卒婚葬，歷歷可數，過此而服盡代疏，或遷徙之靡常，盛衰之不一，覺相視如途人者有矣。於是有圖譜之設，以提領公爲浦陽始祖，吳寧以前不之及，而此後之子若孫，皆備書焉。敍所謂世系之推源者，上逮邈遠，族屬之登載者，下逮末孫，然今日之近，後日之遠也；今日之寡，不爲後日之蕃哉？吾惟盡造端託始之意，使後人可繼而已者是也。嗚呼！世代綿延，莫不有德焉。如翼運扶明，贊化宜治，世國世家，公子公族者，弗論矣。亦有孝友足以宜家，禮樂足以厚俗，功力足以利民，其視前不無稍異，然而克昌厥後，曾無少遜者，何也？因思提領公之領浦也，四方雲擾，而百里之中，庭戶晏然，行者無褰糧之苦，居者無捍關之虞，官府賴其保障，以成治化。提領公之及物，

可謂傍矣。迨及子孫，又能孝弟力田，問道講藝，升其堂，則翼引而登踏，周其廡，則嚶唱而嗚和，隨其階，則珠聯而玉綴。提領公之後嗣，何多賢哉！吾聞周文公之造周也，卜年七百，卜世三十，厥後子孫積德，數爲過之，則提領公之流傳，寧有既耶？積久愈昌，數世之後，將振振繩繩，縣縣翼翼，秉鈞當軸，以見天地報稱之意者。今其世孫慶元學諭如心公，初修譜事。夫如心公固謙恭仰，平時瞻拜於月泉里第，訓其清淳端，蓋內外瑩澈，足以濯人肺腑，德藝淵深，不能涯涘，接人於神氣之微，而歎爲前輩之不可及者。今復於譜而見之耶？其介子正卿，亦以明經爲浦學諭，與余曾同硯席，謁余題識。余欲爲推原本始，分別流派，因如心公之所不言，又欲爲拔情論道，稽禮立法，則又如心公之所能言。余且烏乎言哉！余特敬公之爲人，善是譜之誠而信，微而彰，確守弗失，將流衍於無窮也。故爲題其意緒如此。時皇明洪武己未秋九月朔旦，嘉議大夫翰林承旨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潛溪宋濂書。

題葉贇玉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溪葉先生贇玉交。先生之子名斐同，性頴悟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不數年，天下大亂，聲蹟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余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爲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爲疑。時車駕將幸臨殿，是月壬申，會闈試事方畢，癸酉，即親策於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即日謝恩，趨中書聽注授，寫職名爲比，擱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爲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余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宋學士邪？」曰：「然。」曰：「子爲誰？」曰：「我斐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爲之悲

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老身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髦初勝冠耳，今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頒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題吳節婦詩後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甚文。及頃歲承乏史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余心存黃氏事，欲爲立傳，而有司獨遺之，殊竊恨焉。今年黃氏之從孫吳君伯宗，以其所爲教子詩示余，稱黃氏年二十七，而夫秦發賈死江湖間，二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慈嚴教，詩其教之一端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忒其志者，古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在孔子刪詩之時，三百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共姜之柏舟爲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若是，况今又二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爲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黃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殆非柏舟之所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錄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知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愼守以俟之可也。

題李節婦傳後

婦人以節稱。乃其至不幸也。與其執之死靡他之誓。曷若詠君子偕老之辭哉。然而一與之醮。終弗改其操。身雖不幸。而其苦節則有可尚者已。若朱氏婦璘。豈非其人哉。嗚呼。婦以節旌者固多。而其事則殊。有窮夫家貲富而不忍去者。有年壯多子而不易割恩者。有不能冰雪其行。姑藉名以欺世者。璘之父母納李寶爲贅壻。合巹甫十日。寶賈遼東。遂溺死於海。璘誓不更適。養父母終身。且依弟珍以居。信誓堅確。其皦如出日者歟。揆前三者。其無一之可疑者歟。斯所謂眞節婦矣。張侍講以寓傳以顯之。孰謂非宜。或者猶以未得旌褒爲慨然。旌表朝廷事也。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余脩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上。命他史官具藁。親加删定。類入列女傳中。奉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爲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略。私傳宜詳。其法則然也。近與台士遊。資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摭其言補之。杜思綱妻沈。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媛。秘書丞陶誼女兄也。生一女。思綱亦亡。宗媛棄膏沐弗御。上奉七十之姑。獲其驩心。下視沈之子。不翅親育。十八年間。悉畢其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陷。火燄燭天。宗媛護姑櫬。不忍他適。爲兵所執。驅之行。宗媛不從。兵怒。剚刃於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沒。瀕死無他言。惟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何望哉。宗媛妹宗婉。歸周本。亦同日死於水。楨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已者。屬傅媼曰。持以歸其父。長已存。吾不死矣。乃被髮亂走。明日事定。求之不得。淑見夢媵人曰。吾義不辱身。赴南鄰杜氏井死矣。所懷簪珥。亦投其中。可明漢生知之。漢生。其夫字也。媵人以告黎明覓之。皆在焉。實十月乙巳也。然人之受刃無血者。宗媛則以之。淑雖死。其精靈猶能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超絕誠與常人殊。薦紳家相讚嘆者。輒斥曰女子婦人。女子婦人猶有是。嗚呼。

題李筱山長妻姚元端夫人墓銘後

濂居金華時。嘗學經於淵穎先生吳公之門。見當塗李公仲羽寄先生詩一通。興寄幽邃。有不可企及之妙。因叩其問學淵源所自。先生爲之言曰。當塗有姚四清徵君者。時之碩士也。仲羽與兄伯羽嘗師事之。而仲羽之父青山府君。復以經學文辭著聞。仲羽兄弟旣得賢父師如此。故其所成就。有大過於人者。伯羽之文。簡密嚴奧。一辭弗苟。仲羽之文。豐腴縟麗。五采爛然。延祐丁巳。伯羽試京都。庚申。仲羽試江浙行省。皆預薦舉。又先後出爲校官。當世之人。咸稱之爲二李焉。濂已謹識之。及來金陵。始識仲羽之二子宗泰、宗茂。文行凝峻。俱爲名儒。而宗泰尤爲夏國余忠宣公所器重。濂從知先生言爲可信。而其家文獻之猶足□□□□文正公所述仲羽母夫人姚氏墓銘。備言夫人通經史。教二子□□□。學少怠。爲之不食不寐。夜而讀書。必持燭衣在傍縫之。夜分不止。又知仲羽兄弟之所成就。雖有藉於賢父師。而其出於夫人之教者。夫豈少哉。嗚呼。昔之鉅儒。因母訓成名。見諸紀載者。每班班可考。有若夫人之賢。實與之異世而同符也。濂因群著之。欲其後裔知夫人家法之嚴。而聞學淵源有不可廢者如此。夫人衆行。則誌文

具列之。茲不復深論也。誌文所書和中。卽四清夫人之兄。習卽伯羽。絜卽仲羽。山長卽青山府君。甥乃父子。皆以文鳴。而夫人亦精於詩。有梅總集傳世。一何盛哉。銘辭凡三十言。皆文正公手筆。而并自署其名。餘則仲羽書之。其繫銜以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者。文正公自爲國子祭酒之後。卽歸隱宜黃山中。延祐戊午春。始詔以今官起之。行至儀眞。病作。不復上渡江。卽金陵修書寫言。此蓋作銘之歲。而年正七十矣。其文已刻于文言八十一卷。文皆不殊。惟貲財作貲產云。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四

跋

恭跋御製勅文下方

皇帝臨御之七載。益弘敷教治。優老禮賢。孳孳如弗及。時則有若翰林學士承旨臣同。春秋七十。猶以文學在侍從思論之列。其意以爲幸逢有道之君。何忍去之。休致之請。久而不敢發。上見同皓首蒼顏。與白面少年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惻然憐之。八月甲辰。特降致仕之命。給祿斯年。且官其一子。尋召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漏下十刻。始勑內官扶掖而還。乙巳。上親製文一篇以賜同。仰瞻天藻之華。無任欣躍。旣奉表詣殿廷稱謝。又以所撰勅諸貞珉。昭示悠久。臣濂聞之。君臣遇合。自古爲難。非道之符契。情之感孚。鮮有善始而善終者。今同年雖老耋。拳拳戀闕之心。皦如出日。忠款自將。不替往初。上憫其衰暮。不欲煩之以事。令優游田里。以終天年。恩數便蕃。視昔有加。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猗歟盛哉。昔宋孫宣公奭自翰林侍講學士乞致其事。仁宗嘗賜詩一首。詞臣倚載之簡册。至今以爲美談。矧我皇上睿思天成。神文炳煥。其功侔造化。經緯同春。足以昭明政體。用風厲四方。詩云乎哉。是將傳之億萬斯年。永永無斁。而同之名氏。在奎壁光芒之中。亦因是不朽。誠千載之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聞之有不鼓舞而淬礪者乎。臣職在國史。謹已備載日曆。復因同之請。恭書于下方云。是月癸丑。翰林侍講學士

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金華宋濂恭跋。

恭跋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謀謨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襃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侈為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皆諸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召禁林群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濂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賞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勑大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醪，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酹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懸綰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臣對曰：天威咫尺，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啜至盡，上大悅。臣顏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臣止。命編修官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勑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恩榮，夐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屢加，雲漢之章，照燭下土，臣竊自揣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混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厲，以揚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上寵恩之，便若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獻，為願持此以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此義，礱玉為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嘉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跋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光堯宸翰，初倣黃庭堅，時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鄭億年恐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往往皆能逼真。今觀與劉大中御札，尚類庭堅書，考其歲月，其當在建炎之初耶。大中參知政事時，與趙忠簡公鼎不主和議，賊檜遂使臺諫劾之，則大中者，其亦君子也夫。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右宋思陵所書神女賦，法度全類孫過庭，且善用筆，沈毅之中，兼有飄逸之態。然思陵極留心書學，九經皆許親寫，故其用功為最深。此卷乃禪位後所書，時春秋已高，而猶弗之廢，誠可謂勤也已。使其注意於虞夏商周之治，父讎不至不報，王業未必偏安，抑又可歎哉。卷首有奎章閣鑒書博士印，蓋天台柯敬仲為鑒官時所鑒定云。

跋新刻孝經集註後

予舊友呂君遂出守合肥，兵寇甫息，而民或不知有父子之親，因刻孝經集註於學宮，俾家傳而人誦之。嗚呼，呂君之志則善矣，亦幸遭夫有道之朝，尊用儒術，故得以專行其志焉爾。何以言之。昔者宋梟為隴右刺史，梟患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勳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責梟以虛慢。夫教人革心從善者，莫踰於聖經，顧乃視為迂遠遲頓之器，宜乎涼祚之不振也。宋梟之事與呂君正同，而其幸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懸，實以所繫之時，或不侔也。抑嘗聞在宋之季，嘗嚴先生鄭公霖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者，此又明效大驗見於事為，非止空言而已也。有若呂君此舉，實知為治之要，而非刀筆吏所可及。予恐流俗之未能喻也，猶以為迂，故為題諸篇末如此云。

跋太古遺音

士大夫以琴鳴者，恆法宋楊守齋纘，所以法纘者，以合於晉嵇康氏故也。而其中不無可疑者。建樂立均，貴乎和平，宮君而商臣，君尊而臣卑，有不可毫髮僭者。康當晉欲代魏之時，憤無所洩，所制廣陵散操，特慢商絃，至與宮等，其聲忿怒躁急，不可為調，尚可以為法乎。此其可疑一也。古者協律以定正宮，以正宮為聲律之元也。今纘以中呂為宮，則似用旋宮之法，既曰旋宮，則諸律何不能各為宮乎。其與獨彈黃鐘一均者又何異。竊意古人必隨月用律，決不若今之膠固不通，此其可疑二也。千載之下，正音寥寥失傳，安得知有虞孔子之遺音者，相與論斯事哉。今閱此書，不覺為長嘅。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趙之贊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為周穆王書。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亳遷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今劉莊者，因鑿移郡廨。筆力雄峭，有劍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往往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齊侯鎛鐘諸款識合，實二千年奇跡也。歐陽文忠公家藏金石遺文甚多，其最遠者，唯毛伯敦、伯冏二敦銘及此文而已。趙明誠纘著金石錄，獨以筆畫類小篆為疑。今用周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並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石鼓為周人之書，何獨於此而疑之耶。濂既手摹刻於浦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辯。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既從祠部尊賢之請，為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庵禪師寄至鍾山稿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婆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霾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上悅，勑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

枝。十五日。將姿藏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返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蕭庭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廛欲諸它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竄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鶻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義鶻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跡。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爲人。由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定不搖。德在生民。而名著史冊宜也。視彼傾欹偃仆。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躁急寬易。相去何如哉。

跋包孝肅公誥詞後

右包孝肅公誥詞一通。其十五世孫宗禮所藏。宗禮以古錦裝潢成卷。請濂爲之題識。濂不敢讓。因疏其事而歸之。其云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池州者。宋制於庶官之外。別加職名。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出於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所謂龍圖閣。則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以奉熙陵御書。直學士則祥符四年置。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六年。始詔結銜於本官之上。尚書兵部員外郎即係階序。初不繫其部務。乃元豐所改朝請郎。若知池州。則其職事也。其階自兵部員外郎轉刑兵郎中者。六部分二十四司。其兵刑工三部。非歷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者不遷。公嘗爲京東河北轉運。故有此擢。然兵部員外郎在前行。刑部郎中在中行。由前行員外而陟中行郎中。此超遷之法也。其云中書令中書侍郎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宣奉行者。凡中書所出命令。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爲底。而謂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者。當時三省無定員。故以他官掌之也。其云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判倚者。中書舍人凡六員。亦爲所遷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主行詞命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舍人有闕。故以學士兼之。倚當是楊偉。時與歐陽修、胡宿、趙槩、楊察並爲學士也。其云左右僕射不名者。宋初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爲眞拜。而左右僕射皆爲寄官。相銜帶之。亦以寓敍秩序位品而已。時文彥博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以尚書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銜當帶之。雖不名。必知其爲二公也。其云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降。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銓、尚書司封員外郎充崇文院檢討判公著者。絳乃韓絳。銓乃其全。二人者。皆以言事被黜。銓知蔡州。絳知河陽府。召還尚書未久。公著乃呂公著。方居下僚。後三十年。始與文彥博共秉鈞軸。而謂判與權同判。則眞領其執事者也。其云主事令史書令史者。三省皆有之。呼爲省吏。唯尚書最多。至於六十有四。都事三。主事六。令史十有四。書令史三十有五。守當官六。各分房分日而祇事也。其云都事高允迪受付吏部者。蓋門下吏上受之。中書下付之。尚書必歷三省而後備。所以誥命聯著三省位銜也。其云至和三年八月日下者。至和止二年。而三年爲嘉祐元年。今云然者。三年九月庚寅。命宰臣攝事於太廟。辛卯。

茶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制下。乃八月之初。所以尚稱三年也。惟公居家孝友。立朝剛正。清風峻節。百世師法。有不待區區末學之所發揮。姑以脩閱疏之如右。文質直而無潤飾。庶使世之讀者。咸悉其意焉。公平生遷官。凡二十有七。此乃二十一次所授。制中謂白雲之司。蓋黃帝時以秋官爲白雲。公遷刑曹。故行詞者援其故事云。

跋羅鄂州小集題辭後

濂旣造鄂州小集題辭。或曰。諸文章家多曰集。此獨加以小云者。其亦有所說耶。濂曰。鄂州爲郡日。靜春劉先生實爲倅。二公相得驩甚。及鄂州卒於官。靜春撫柩哭曰。公輔器也。竟止於斯耶。人雖亡。文不可亡也。蒐裒遺藁入梓。以不暇求全也。故號之爲小集云。惟鄂州平生著文頗多。當時諸公咸服其精妙。而朱文公、楊文節公尤用斂衽。鄂州嘗手書陶令祠堂記、社壇記、爾雅翼後序三篇寄樓宣獻公。樓公每爲子弟誦之。又重書以遺從子深甫。謂後之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復恨爾雅翼一書未能見之。則其敬愛有不在朱、楊二公之下。濂竊意其雄文偉論。照耀簡冊。如三篇之比者。決不爲少。今所存僅止於十卷而已。不亦重可惜哉。近歲以來。兵火迭變。其出於薦紳之所藏者。又非靜春所裒之舊。鄂州賢子孫宜明。方務極力蒐羅成書以傳。故因或人之問。附其說於題辭之左。使知鄂州之文。已非全書。其幸存而未泯者。天下學士尚宜相與謹其傳焉。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所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東萊前一書。蓋乾道九年癸巳秋所遺。書中云。永嘉復報士龍之訃。海內遂失此人者。士龍、常州守薛季宣也。常州得袁溉道潔之學。道潔則程門高弟。及師蜀隱者辭翁。而深於禮學者也。常州旣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年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間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多過者。其子名塾。字受之、晦翁之冢嗣。當時論晦翁者。或有迫狹之譏。而龍川亦甚病其細碎。故東萊謂傳聞多過。將示微意以規之也。後一書。蓋淳熙五年戊戌冬所遺。近字下有闕文。當是舉仲二字。舉仲者名豐。東萊弟子。官至提轄左藏庫。世稱槊齋先生者也。書中云。碌碌竊祿如昔者。東萊官秘書。至是已二年。十月十七日復陞爲著作郎。書因在官所發。故兼云竊祿也。又云。田間雖曰伸縮自知。治生之道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者。時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阜陵賢之。咸欲出諸將以种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頗來謁見。欲掠美市恩。龍川不出。遂踰垣而逃。絕江竟歸。且以爲不得行其所志。欲有事生產作業。故東萊以此諷之也。止齋一書。蓋紹熙二年辛亥秋所遺。書中云。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銳。結怨衆小。遂蹈中奇禍。其一則淳熙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言。爲盧氏子所訴。就逮棘寺。其一則紹熙元年庚戌之冬。十二月以呂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僅七載。故云數年也。又云。浙西別業。稍有倫序。顧爲擇鄰之計者。龍川嘗言鄉里不可居。欲遷京口。以扁舟出入吳松江上。故止齋用以爲勸也。所謂兩增入館。即林子燕、徐沖。所謂應之。卽東萊門人

無爲軍教授石宗昭子約，即東萊之弟太府寺丞祖儉也。竊惟東萊以中原文獻之傳，倡鳴道學於婺，麗澤之益，遐邇沾被。龍川居既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挈而使之同，反覆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爲不至也。止齋留心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於常州者爲多，至於宋之文獻，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歷歷爲言之，而學始大備。考其一時學術人材之盛，而能照耀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抑豈可哉。然即此三帖而觀，警戒飭勵，無所不至，亦後世之所不及。歆豔之餘，而感慨係之矣。新淦蕭山無文字可究，姑即所知者而疏之左方，若夫三君子行事之詳，史皆有傳，非後學之敢輕議也。

跋東坡書乳泉賦後

蘇長公以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責授瓊州別駕，安置儋州。六月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儋寄城南，鄰於天慶觀。觀有乳泉，故公爲援筆賦此。元符三年庚辰，公居儋已四年，會正月祐陵登極，大赦天下，五月移公廉州。六月還瓊，復渡海至廉。七月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使，徙移永州。八月終方自廉啓行。賦後題云庚辰歲七月十三日書，則正在廉時也。十一月行至英州，又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而居。公遂度嶺南還，明年爲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六月因疾告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遂薨。公之書是賦，時年已六十有五，距其薨僅隔一歲，實爲晚年之筆。李侍郎徵之謂其筆老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當爲海內蘇書第一，誠知言也哉。濂嘗見漳水鄒子輿跋公眉子石硯歌，四十五字斷簡，謂日百回而弗之厭，使其見此，吾知其必日百拜而不止也。然公之薨未幾，辭翰皆爲世大禁，而狗鼠之徒，如崔漢英、翟獨鳴，吹不已，磨劘焚蕩，無所不用其極，而斯卷無纖毫不完，豈公妙墨所在，或有鬼物呵護之邪。

跋東坡所書眉子石硯歌後

右蘇長公所書眉子石硯歌一卷，卷後題云，開府密國公家藏。又有跋文一通，中引漳水野翁言甚悉。末但書棲軒二字，亦不著其名氏。鄭君仲舒以諗者或未之知也，持以相示，俾濂得以詳識之。濂按蘇公此歌，爲胡闠作，傅藻述公紀年，其所爲詩，歲月多可知。獨在翰林日，莫能定其先後。蓋公以元祐元年丙寅十月十二日入翰林知制誥，四年己巳二月三上章乞越州，三月始得旨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此歌之作，龍溪錢氏謂在元祐初年，其必有所考矣。密國公者，金之宗室，名璹，字子瑜，興陵之孫，越王之長子，所謂棲軒即其號也。能詩文，家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秘等。趙侍讀楊禮部雷御史諸公皆推重之。漳水野翁者，武寧軍節度使鄒璣之子，名權，字子輿，安陽人，故以漳水自稱，亦能詩文，以門資敘官不達。朝廷高其材，明昌初以著作郎召之。是兩人者，皆尊尙蘇學士，故寶愛其書尤爲至，觀其所鑒賞之言，蓋可見矣。然自海內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金之慕蘇，亦猶宋之宗程，又不止寶愛其書而已。嗚呼，士異習則國異俗，後之論者，猶可即是而考其所尙之正偏，毋徒資品評於字畫工拙之間也。

跋東坡潁濱遺帖後

右蘇長公少公兄弟遺墨，長公之帖，臨川危先生題之既以詳矣，濂則略疏少公大節於左方云。少公正直不阿，力詆章蔡，不遺餘力。紹聖初，因上疏言事，泰陵怒其以漢武方先朝，落職知汝州，曾未幾何，羣邪共讎，再貶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謫筠州。三年，又移化州別駕，安置雷州。此帖蓋發筠之時所遺，故有某已治行，二月中南下，愈遠高誼之言也。然少公歷遭遠貶，凡至貶所，輒閉戶著書，人間慶弔之禮，一切謝絕，雖親朋少見其面，故又有新歲不遑馳賀，嘗以憂患相仍之語也。今觀少公字畫，僅平平耳，其視當時擠陷之者，力追羲獻，而姿態橫逸，未嘗無其人，後之君子不彼之寶，而獨寶此者，則夫人心是非之公，猶凜然也。吁，可畏哉。

跋黃魯直書

右太史黃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洒，皆超軼絕塵。觀公所自題，謂寫此時晏日流煥，移竹西牖下，旋添新翠，有貓幽鵲至者，時弄新音，嫳嫳可聽，則其情景相融，盎而生意，逸發於毫素間，至今如欲飛動。當是時，公方謫涪州別駕，自常情言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鳥，濺淚驚心。公乃能縱之游戲翰墨，無一毫隕穫之意，非行安節和，夷險一致者，有弗能也。昔人稱公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使人躍躍興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一，故此書蒼勁，比舉學官承祕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不能深知，猶病公爲拙，公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於巧，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嗚呼，公言其有所感也夫。

跋黃山谷書樂府卷後

右行書一卷，涪翁五十九歲所書，蓋晚年之筆也。翁初學周子發，後游荊，得名本蘭亭，始悟古人用筆意。及謫黔中，見瘞鶴帖，於是結體飄逸，頓入妙品。人以學子發爲言，而翁深諱之矣。然翁寫此時，正自鄂渚遷宜州，當屢謫之餘，孰能不鬱鬱於中，翁則游戲翰墨，書雜辭二千餘言，以寄其婣家李粲德素，蕭欣和像之意，尙洋溢於行間，其樂天知命爲何如，覽者若有得於斯，則於問學之益不少矣。字畫云乎哉。

跋黃山谷贈祖元師詩後

黔安居士書，自紹聖乙亥謫黔中之後，得藏眞自序於石揚休家，落筆頓覺超異。此卷乃召還時所書，居士年已五十七矣，其爲妙絕，有不容言者。至若其詩，則爲祖元大師而賦。師和義人，族王氏，能用五行書察人休祥，性尤嗜琴，學之二十年，弗厭，搆霜鍾堂，蓄雅琴十餘，遇嘉賓至，欣然鼓一再行，或坐此君軒，對竹嘯咏。居士嘗寄詩題軒中，及聞東還，師自三榮追至瀘川餞之，居士嘉其勤，因發前韻贈焉。夫居士之在中朝，惇卞讒，平日以士大夫自居，反不相容，至於擯斥五溪蠻獠之鄉，而師以一浮屠氏乃能不遠七百里而送之，則其尊賢尙德爲何如，要不止精於琴學而已也。詩中第五句，有孤臣蒙恩已三命之言，按居士辭免吏部員外郎狀，元符庚辰自戎州起廢，五月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十月改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十二月發僰道，建中靖國辛巳三月出峽州，始改朝奉郎知舒州，或疑居士之賦是詩在於辛巳之正月九日辛未，當時僅授二階，不應前兩月遽云三命，殊不知僰道初發之時，已聞有守舒之擬，

第未嘗被詔命褊不然其和丹稜楊皓詩亦未出峽所作何以有老作闘安守之句耶此蓋不難知者也詩序云幷簡周彥公周彥名庠皇祐進士夢易之子師之葬從弟程遊誨之門人七歲能文後舉八行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授瀘川府教授辭致盤贇節先生東坡穎濱及范忠宣公皆稱其人所著有冰壺集二十卷亦一知名之士識附及之非惟見居士擇友之精而師之昆季清標雅望是以承居士崇奬之重庶幾覽之者有所發哉楊子雲之楊文宜從手今改而從木者偶誤耶抑或別是一人耶

跋蘇叔黨書黃山谷慈氏閣詩後

右涪翁慈氏閣詩斜川居士蘇過叔黨書而翁又自題其後初翁作承天院塔記朝廷謂其幸災謗國以崇寧二年癸未自鄂謫宜州十二月十九日發鄂渚三年甲申二月二十一日過洞庭經瀟衡至永州三月遊太平寺登閣而賦是詩已而寓家於永獨赴貶所五六月間至宜四年乙酉九月三十日而翁竟卒至若斜川隨父文忠公謫海上則元符三年庚辰五月量移廉州七月又移永州八月自廉啓行十一月至英州既更赦度嶺南還明年爲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七月而文忠公沒遂營塟於汝州之郟城因家潁昌竊考斜川發廉州日翁尚在戎州五月始復官十二月自戎過江安明年三月方出峽則斜川已將至毘陵及翁謫宜過永賦詩乃後斜川南還之四年僅踰一十八月而翁又沒矣不知何地相傳翁書此而翁又自題之邪則見不廣兼之老病多忘無以案知其故可愧也然濂見斜川書頗多此紙尤精采煥發卻決爲眞跡無疑翁詩自注晚與曾公袞同登公袞南豐人名紆曾公布之子時編置永州亦三年矣

跋褚士文書廉仁公勤四箴後

昔者西山先生眞公守長沙日以廉仁公勤四字爲同僚之勸其門人莆陽王邁實之因敷繹其義作此四箴西山愛之甚嘗揭於幕府之壁及復齋陳宓師復爲之別書一卷西山又跋云實之之箴明廣峻切讀者已知竦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有如端人正士在前尤當凜然興敬其語已刻在甲集第二十卷中蓋可考不誣也自趙魏公孟頫誤以爲西山之作而世遂不知有實之今觀武林褚士文所書此箴翰林諸公題者凡八人皆襲趙魏公之誤如出一轍夫西山之文家傳而人誦之讀者乃察之弗精若是殆將留神於其性理之大者而於細微或在所略歟雖然晦庵朱文公之傳四書以程夫子伯仲其道之同因不復識別通稱之爲程子夫兄弟既可爲一人有若師弟子之間其學相傳未必不同然則實之之箴謂之西山之所作亦可也計諸公之意必當出乎此耳其豈有不知實之者邪濂也鄙夫徒欲嘵嘵措其喙不幾於大惑乎實之號臞軒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爲文未嘗起草登嘉定十年進士第官至右侍郎觀其爲正字日因輪對遂及故相史衛王擅權事理宗諭止之實之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其正色直言無所回撓類如此所論巴陵一疏尤人之所難言讀其文者思欲知其人復并及焉

跋子昂書度人經後

昔唐人好寫道釋家書以其書流俗之所奉事字畫或託之以傳今趙文敏公則不然蓋因其嫂魏國夫人管道昇仲姬之薨書度人上品經以資冥福耳然道家諸書多冠譙之吳筠、杜光庭、王欽若之徒所撰文多鄙俚獨度人經號爲雅馴唐藝文志頗著其目公豈以其眞可以度人耶公自承旨翰林以延祐乙未五月謁告南歸舟次臨淸鎭而夫人薨明年庚申公爲書是經年已六十七越二年當至治壬戌六月辛巳而公亦薨矣觀其天機逸發出入右軍大令閒實爲晚年妙筆區區小夫唯見公晚歲書槩以插花美人爲病使其觀此必將吐舌而走矣

跋趙子昂書老子卷後

趙魏公書此卷年始四十故筆力極妙極精有未易形容者時自集賢出佐濟南已閱十八月矣其謂士弘學士即李章甫公倜自號貞峰居士性最愛道家言故求公寫老子而贈之爾

跋子昂書浮山遠公傳

趙魏公之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學鍾繇及羲獻諸家晚乃學李北海此卷視北海最爲逼眞誠絕代之寶也

跋子昂眞蹟後

右蘇子瞻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一首趙魏公子昂所書公時年六十又四其從集賢學士進拜翰林學士承旨亦僅十有四月耳公自是更不遷官又五年而公薨矣公書之傳世者眞贋相半非有識未易辨蓋眞者猝難入目筆意流動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覺其妍贋則其氣索然不待終覽而厭之矣此帖宜公晚年妙筆老氣䶨䶨道人黃口小兒日百臨摹雖近終不近也公自題爲月江學士書月江乃昭文館大學士張克明云

跋趙祭酒篆書後

友竹先生劉君諱篔晉陽人也攻九流諸家言能得其肯綮之會嘗作道一篇萬言以貫其旨間又謂學之所急莫過爲善而爲善尤在於及物乃佐其先府君建道架梁方六七十里間人無行病復能賑貧窶者以布帛注疾病死喪者以善聲而宅兆之不良者必擇風氣靈淑之地令改其處故鄉之人無分戚疎稱爲善士如一辭國子祭酒趙公期頤爲製一鄉善士四大篆以旌先生之行時先師黃文獻公竹卿方召還禁林先生之子爆遂請文以識其事黃公欣然書以遺之爆持之南歸秘藏甚謹不翅拱璧之貴迄歲以來番陽屢經兵燹六丁檄雷取之以去獨四大篆僅存爆將琢石勒於墓陵之間謁濂受業黃公之門求補其亡并鐫諸碑陰濂謝不敢僭而爆懇使強言之昔者孟氏之論善士訓詁家以善蓋一鄉爲說今人無疏戚咸以是名先生則其善誠是蓋一鄉矣非賢者而能之乎稱怪世人豪僞巧擅者衆不能其吭而嚥其髓有弗疑也其背如先生利而賑之乎歐陽子云爲善者能有後託於文字者可傳於無窮黃公之文既亡趙公之四言足以昭先生及物之美垂之永久蓋無可疑況爆留情書傳研濟字學已有成而思紹述先德尤孳孳夙夜靡忘豈非所謂有後者乎壽之所及遠矣爆之孫子何其引而弗替也

哉。

跋耶律文正王送劉陽門詩後

右送劉陽門詩一章，中書耶律文正王楚材之所作也。王生於金明昌元年庚戌，貞祐三年丁亥始歸國朝，今詩後寫云庚子之冬，則王年已五十一歲，其事太祖太宗兩朝，亦一十有五年矣。然不書曰某年，而直題以庚子者，蓋是時政尚簡質，未有所謂紀元之事也。距庚子不過二年而薨矣，此蓋其晚年所作，字畫尤勁健，如鑄鐵所成，剛毅之氣，至老不衰，於此亦可想見。陽門諸孫師稷爲浦江主簿，以此卷求題，因以爲疏其歲月如此。若王之大節，天下之人皆能誦言之，茲不復云。

跋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

自古師弟子間，不翅親父子，然傳所謂父生之，師教之，其義誠一也。故孔子之稱顏子，則曰視吾猶父，是顏子以父事孔子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沒而手澤存焉，子或見之，則泣下沾襟。父師一也，孰謂爲弟子者，有不然者乎。予友太常博士鄭君仲舒，黃文獻公之高弟也。公懸車家食之時，仲舒以外艱服除，復入經筵爲檢討官，瀕行，公造序稿一通，親加竄改，持至浦陽江上，與仲舒言別，且致儆焉。仲舒既屬繕書者入卷，乃收序稿祕藏惟謹。及公薨，裝褫成軸，每出展玩曰，公吾父師也，公不可見矣，見公之手澤，如見公焉。言訖，輒悵然遐思。嗚呼，仲舒之不忘公，其盡師弟子之義者哉。仲舒，義門八世孫，家教薰洽，在家爲佳子弟，出仕爲名師儒，與仲舒游者，見其溫悲可近，輒自詫春風和氣之襲人。臨川太樸危公稱南冠而北仕者，以德行言之，當推仲舒爲第一流。觀仲舒不忘其師如是，餘則從可知矣。太樸之言，其眞匪徵哉。予亦濫猗公門，與仲舒爲同志，因相與一言之。

跋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濂以元統甲戌，伏謁先生於浦江私第，出示上京紀行詩卷，乃永嘉薛君宗海所書。時先生自江西儒臺解印家居，上距分教灤陽賦詩之年，實延祐之庚申，已歷十五春秋。洪武丁巳之正月，濂方謝事歸田，幸獲重觀於蘿山書舍，相去元統甲戌，復四十有四年。於是先生墓上之草，亦三十六新矣。嗚呼，六十年間，人事變遷，乃弗齊若是，不亦悲夫。先生之孫叔雍，以濂嘗受業先生之門，請題識其末。三復之餘，慨然爲之興懷。先生之詩與薛君之字，人咸知貴之，有不待區區之贅也。

跋張孟兼文稿序後

濂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溫，負氣甚豪，恆不可一世士，常以屈強書生自命。一日侍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之臣爲問，伯溫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與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濂，中外無間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氣燁然。既退，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爲確論。嗚呼，伯溫過矣。濂以無根飽澤之文，何敢先伯溫。今伯溫之言若此，其果可信耶，否耶。縱使伯溫非謬爲推讓者，才之優劣，濂豈不自知耶。伯溫誠過矣。唯言孟兼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觀所造孟兼文稿序，嘉其語粹而辭達，他日必耀前而光後，其惓惓猶前意也。伯溫作土中人將二載，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興懷。孟

兼請濂題識序後，因書伯溫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操觚之時，淚落紙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跋胡方柳黃四公遺墨後

右鄉先生手帖四紙，前二帖，則恠道先生胡公汲仲、巖南先生方公韶卿與梅溪傅君者也。後二帖，則柳文肅公道傳、黃文獻公晉卿與初齋王君者也。巖南有異才，常游杭都，盡交天下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會天下多故，三以策告丞相陳宜中，不聽。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上而宋籙已訖，終身思宋，一飯不能忘，每語及之，輒涕泗交頤，世稱爲節義之士。胡公實巖南至交，而柳、黃二公，皆其門人。是三君子者，其學行已載元史，人咸得聞之。唯巖南不出仕，世之知者或寡，故濂特加詳焉。梅溪諱光遠，字子才，嘗爲嘉興路教授，仕至福州侯官主簿以終。初齋諱良玉，懷璞其字，衢州常山縣教諭，今翰林待制褘之父也。初齋乃梅溪之甥，金華俞楠又初齋之外孫，其簡牘流傳，蓋有所自云。楠來學經於濂，以濂嘗及洒掃柳、黃二公之門，裝褫成卷，俾題其後，義不敢辭。

跋鄭仲德詩後

浦陽鄭君仲德，生之歲與余同，其名與余同，少而從學於吳貞文公，又與余同，長而多髯，又與余同，不審飲酒，又同。余中歲自金華徙居青蘿山中，又與之同里，故余二人交最洽也。去年冬，余留京師，仲德欣然與余同舟游三吳山水間，起居飲食，無有不同者。仲德既至，羨斯游之美，發爲歌詩，以寫所遇。而余則入侍兩宮，晨趨而夕還，留數月，無一日之暇，卒不能繼仲德之作，心竊自嘆茲游也，幸與仲德同，而景物之佳者，皆爲仲德所攬結，余不獲效焉，何其異耶。及乎東歸，仲德累以爲言，余老昏好睡，竟不能成詩，以與仲德相馳驟。既而笑曰，物之同者一則同，二則異矣。余與仲德方相與如一人，仲德之言，猶余之言也，何

必出余之口，而後爲同耶。仲德之詩美矣，而余效而似焉，尚未免爲異，苟不之似，非自取異耶。多言以求異，曷若忘言而歸於大同之域也耶。仲德知道者也，必以余言爲然。

跋遯山翁行狀後

何氏爲吾婺甲族，簪紱相繼。至文定公出，上繼考亭遺緒，以性命之學，衣被後人，其名益盛矣。遯山翁鼎字天儀，公之族從子，言論風範，亦可以冠冕風俗，五尺之童，至今皆能言之，蓋有其實者，雖無文而自彰，實或不足，而假空言以張之，未必能著，此無他，其理固應爾也。濂在禁林，翁之諸孫稑持行狀來題，聊相與一論之。或謂翁之行，必待文而始傳者，抑過矣。稑循循雅飭，無愧於文獻家子孫云。

跋西臺御史唐賢臨蘭亭圖後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賺蘭亭敍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爲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爲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敍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敍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敍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錄所載，謂餗父子世爲史

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遂謂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僧同兒戲。且云桑邸不能遺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耄殘老僧。亦何敢斬一紙書。其意正相合。予疑於是頓釋。或者猶云辨才所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秦、虓、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爲據。至若閻立本繪辨才蕭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爲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老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跋王獻之保母帖

右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於甎。而又督工刻之。若蘭亭則禹承素等鉤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負然不侔也。或者不知。猶妄有所疑。姜堯章乃作辨許一篇。設爲問答。援據甚詳。博雅君子宜取而覽之。正不必求題識之多也。

跋葛慶龍九日詩

江乘沈玄牧道士持草書九日登高古詩一卷謁余。詩後不著氏名。但題越臺洞主四字。道士悵然曰。吾愛此卷甚。見當世巨儒。多味之。鮮有知者。聞公素稱該洽。願有以識焉。予惡足以語此。顧記謝先生言越臺洞主。名慶龍。姓葛氏。廬山人。久居越中。能爲詩。詩務出不經人道語。詰者鉤棘不可句。每客諸公貴人。諸公貴人燕嬖方樂。或爲具紙。無問生熟。迆幅十餘。慶龍睥睨其間。酒酣。落筆颯颯不自止。皆鶻騫游綮。欻起無際。然爲人簡躁。喜酒。道人過。豈有所忤。卽發狂無留隱。非知其覊落無他腸。多疏之。惟嗜閩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樂玉磬鈴。醉後自搨扇擊之。閉目坐聽。殷殷有聲。至睡熟扇墮乃罷。晚尤落魄。依王主簿居。初越臺有石洞。樵獵過者。必祝以爲有神。慶龍悅之。刻已像洞前。自稱爲飛錐仙人、越臺洞主。死之日。遺言王主簿。我死當非我。非我必於是洞。且用儀衛鼓吹爲導。使樵獵祝我。如祝山神。慶龍初爲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莫測其意。出語頗涉玄怪。恍惚不可辨。君子謂其爲詩之仙鬼云。今觀此卷所作。雖雜於幽澁。而其奇氣橫發。直欲騎日月。游太清。視爭工於組織紕纖間者。不翅猿鶴之於蟲沙。有如慶龍。何可少也。何可少也。余故備道謝語。書而歸之。使知慶龍非躣躣媮學者可及。則其不爲慶龍者。又可得耶。

跋傅氏戶劵後

右戶劵二番。姑蘇傅君著所藏。裝褫成卷。請予題其後。予頗記元太宗以歲甲午正月滅金。越十有九年壬子。而北籍方定。世祖以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有五年庚寅。而南籍方定。開基創業之君。其甚不易也蓋如此。是劵之存。猶可見元初政令之槩。不特著之能析保守先世遺物而已也。著字則明。與弟範皆舉進士。著選常熟校官。範爲袁昌會寧令云。

跋俞先生所述富春子事實後

宋季時有孫君者。其先居富春。因自呼富春子。七歲而病瘖。遇異人授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之術。其於萬物始終盛衰。悔於音決之。周垣未第時。坐於觀橋市肆。厲聲詬僕。孫君聞其聲。往揖之曰。狀元何怒耶。

周以其紿己。不答。後果擢進士第一。楊克齋同郡中山遊虎林。會孫君亦至。楊戲君曰。我何如人。孫君曰。公貴人也。曰。我食祿乎。抑白衣也。曰。公自庭元初類試調瀘川尉。浮沈久之。歷知晉果二州矣。何謂白衣。楊大駭。復問曰。吾祿止是乎。或未也。曰。不久卽遷大理少卿。再典一大藩。御從方外之士遊耳。已而由理官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遂主管千秋鴻禧觀以終。江子遠舍選出身教授池州。負氣好凌人。當路惡之。欲謫以罪。孫君曰。不可。子遠雖少。未易輕蔑。二十年後。必秉國鈞也。其後言輒驗。程吉公集客。命孫君次第聽其聲。聽已。歷指曰。此異時朝士也。此異時院轄也。此異時法從也。此異時執政也。旁有韋布之士劉姓者。聞其諧笑之。孫君曰。汝何人。乃敢爾耶。或曰。毋相慢。此祕書丞劉公也。孫君曰。太白山老儒生耳。烏能入祕書。衆一笑而罷。吉公籍記其言。無一人差者。其神奇往往類此。惜乎爲史者之所忌。譴死遠方。令去孫君未百餘年。故老凋落殆盡。人罕有知其事者。伏觀俞先生用中所述。猶可見前輩聞見閎肆。有非安於寡陋者所可企及。如濂不敏。於先生無能爲役。今因孫君六世孫朝可求題。遂以舊聞附於先生論著之後。以補其所未足焉。若夫孫君所言。超錄已訖。王元春與鄉郡李全賓玉柱斧及詐假布袋四事。太史氏皆錄之。今不敢贅告之也。孫君名守榮。先生謂爲高榮。豈其筆誤。或別有依據云。

跋李伯時馬性圖

元豐七年。李公麟寫馬性圖。云附龍山友人李元中。當是時。公麟猶未舉進士。而其家桐城。抵彭蠡爲近。故嘗過焉。見野馬千百其羣。而爲此圖。貌其自得之性也。自元祐中擢第。尉南康。累遷至御史檢法。十年之間。雖非不暇時講。而其心終不忘去。逮元符末。遂以病痺謝事。歸隱龍眠山莊。發潛心弗懈。筆意之精。超入妙品。識者至比之顧長康、張僧繇。則公麟之名能傳於世也。固宜。然黃庭堅言其風流不減古人。以貲爲累。世因以藝名之。此又不得不爲公麟惜也。嗚呼。學士大夫攜術之不可不愼也如此。夫龍山卽龍眠山。在桐城西北。元中、公麟弟也。傳記謂公麟及二弟公度、元中。咸以文學著。時人目之爲龍山三李。今公麟稱元中爲友人。殊不能曉。豈元中者。或其同姓之疏屬耶。傳記之訛。亦未可知也。

跋廬阜三笑圖

廬阜三笑圖。蓋寫徵士陶淵明、道士陸修靜及浮屠慧遠也。相傳圖始於廬楞伽。世人臨摹者甚多。而儒先是非之者亦不少。其非之者。則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沒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壽七十二。丙辰相去正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於義熙三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耳。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則慧遠之亡已三十年餘。淵明之死亦二十餘歲矣。若淵明生於晉興寧二年乙丑。少慧遠三十一歲。終於元嘉四年丁卯。距慧遠亡年已五十矣。倒宜相從也。安取所謂三笑哉。其是之者。則曰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遂以三人者實之。如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明著之篇翰。陳舜俞造廬山記。亦與太史正同。此數公者。皆號博學多識。修靜之事。其有不考者乎。蓋皆有兩修靜。識者非是之察。故遂致此紛紜也。道達通廬岳。獨笑之編。乃黃口小兒強作解事者耳。二者之論。其不同有如此者。維揚郭君達以此卷求題。凡淵明之出處。國朝諸大老。若蕭貞敏公、同文貞公、楊文獻公、商文定

公及司業硯公論之已詳，區區末學何敢妄贊一辭，姑取前輩是非之未決者，就洽聞之士質焉。

跋匡廬社圖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傳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韶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觸人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修靜也。一人斂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披羊裘，杖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踞榻振衣笑指元亮者，華頴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者，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低首作禮，而爲貌甚恭者，僧叡順也。其三人背披衣行，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顏記程之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遠不共時者，蓋晉有兩修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菅，士大夫往往不仕，託爲方外之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沈溺山林而弗返者，夫豈得已哉。傳有之：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跋米南宮眞蹟帖

予嘗評海嶽翁書，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傾側，不拘禮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今觀與李遜手帖，因書其語而歸之。遜字夷曠，公擇子也，大觀間嘗爲顯官云。

跋潘舍人年譜

默成先生潘公事蹟，載於宋史列傳及李燾、陳均、羅大經諸家之書者爲詳，然所載頗有可議。公初授辟雍博士，不赴，後以累遷爲秘書郎，列傳則謂自辟雍提舉館職。公爲主客員外郎，歷著庭，方出使淮南，列傳則謂自員外郎即提舉常平。公自嚴州請祠，再入秘書，進左史，而後有西掖之命，列傳則謂自請祠之後，起爲中書舍人。公攝起居郎，向子諲奏事，其語稍涉於珍玩，乃廷叱之，陳均則謂子諲初以和議爲是，公大非之，及是同奏事，子諲頗與公爭於殿上，上怒，遂俱罷。羅大經則又謂子諲與高宗論筆法，故公斥之。公辭免祕書少監狀，自言建炎四年除提點荊湖南路刑獄，不赴。紹興二年，任左司員外郎僅兩月，差知嚴州，公家所記遺事，則謂紹興元年三月除提刑，十二月入左司。凡若此類，皆顯然謬戾，有不難辨者。今之去公僅二百年餘，公之官序、言行，鄉先達頗能道之，而紀述之家，乃復不同如此，況欲考夫千載之上者哉。濂幸生公鄉，自幼頗聞公之事，因會萃諸家，取其理通者，倣朱子作程洛公年譜例，爲文一通，凡三千餘言，藏之仙華山中，以俟博雅君子審定之，庶幾求公之事者，無惑焉耳。

跋徐氏譜圖後

余在幼時，聞金華有草窗徐公，諱澄，字清伯，宋淳熙丁未進士起家，教授郢州，官至中大夫福建路提點

刑獄公事，風節行義，與義烏徐文清公僑並稱，世號二徐。草窗生知南陵縣事靜孫，南陵生嚴州司戶參軍木潤，咸淳辛未進士，號能繼父學者，與弟咸淳戊辰進士文潤，壽皆百歲。司戶生應虎，應虎人稱爲文蔚先生，通諸經，尤長於詩，且善書，立碑碣者多求焉，鮮于奉常樞極器重之，累應進士舉，不利，遂授徒以終其身。先生生季泰，季泰生敏，文采英發，縣自諸生貢入成均，爲弟子員，敏嘗來謁，聞之，乃知先生之介孫。予嘗拜先生於菱湖上，先生所期望者甚大，今見敏，如見先生焉。予竊怪其書詩之澤，何能數世不替如此。及敏以譜系圖相示，則知草窗之父，贈大中大夫璵，太中之父太府尹綸，太府之父九府君衡，皆積德樹善，有以致之。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嗚呼賢哉。敏悼譜牒厄於兵燹，無以知其詳，悉心搜訪，得數紙於蠹蝕之餘，欲重爲編輯，舉父之命，求予爲之題識，故書其所聞者，系於末簡。徐氏初居汴梁，其遷金華，自九府君始云。

跋鄭生琴譜後

宋季言琴學者，多宗大理少卿楊公纘。纘，涪翁中人，最知琴，一聞琴聲，即能別其古今。每恨嵇康遺音久廢，與其客毛敏仲、徐天民力求索之，歷十餘年，始得於吳中何仲章家，纘因其定譜意操凡四百六十有八，爲紫霞洞譜一十三卷。自時厥後，徐之弟子金汝礪復探蹟其學不傳，乃取纘所未及者五音各出一調一意一操，總爲十五名之，曰霞外譜，而康之遺音至是無餘憾矣。東白何君巨濟，嘗受學於徐之父子，而浦陽鄭生瀛又受學於何君。瀛因輯錄手彈者，分正外二調，爲譜各一卷，雖不皆與汝礪所著者合，要其源委有自矣。近趙魏公號通音律，自謂學琴終身，不悟其趣。嗚呼，琴亦難能也哉，瀛尚勉之，瀛尚勉之。

跋醴泉銘後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爲妙品，鄭樵金石略所載凡二十三種，而醴泉銘居其一。銘刻於貞觀八年，自貞觀至今七百有餘歲，石刻泐已久，世之所傳完善者多非眞，此本乃毘陵胡秦公武平故物，神韻生動，其爲初刻無疑，可寶藏也。

跋三官祠記

右揭文安公所造曲阿三官祠記，凡七百有餘言，今藏道士白虛顧家，虛顧裝潢成卷，俾予識其後。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修爲太平道，張角、張魯爲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魯爲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鵠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昉於此也。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雖大，亦兩間一物爾，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爲三，是必有其說矣。公執文章政柄，呼吸一世，乃議不及此，而鋪張鬼神之情狀，一切歸諸道家。公之立言，誠未易窺測哉。虛顧往南陽，見著繹帖頭，鼓琴焚香者，幸以公文問之。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道，秘監何郯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公治蜀之事爲悉。

而公之行能勞勣。亦獨於蜀爲最著。紹興中。公爲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修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議計籍關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省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鹽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椿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斂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關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衞。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嬰兒。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橫斂減。悍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秦檜得乘鈞軸。忌公不附己。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亦爲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爲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極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淡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爲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溫叔爲相。雅欲相鉤致。亦不肯就。及溫叔罷。蜀人爲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屈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爲之。孰可爲之哉。公之子德宥。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藏此册來題。故識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祕書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令以祕書撰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與遜、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機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册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併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里後學宋濂謹題。

劉參軍黃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詩禮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宋舊制詔與勅多兼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旄車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誥。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錄而已。後因臣僚奏請。落詔已給勅官。依法物成時。逐等依例給誥。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諡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拔衡從。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

必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爲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陞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爲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其姦臣之雄。不足汚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詆綱爲金人所惡。不可使乘鈞軸。位至五上而不愧。惟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富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爲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樁出此。於破壞之餘。潢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歲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跋樂貞婦傳後

樂貞婦陳氏。蚤喪夫而從結終身。撫二子至於成立。予按陳氏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爾。何有他覬哉。使陳氏所見於此毫髮有未盡。瓦鐔敗帷之苦。未必能甘也。議者不察。以不得旌表門閭爲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陳氏何與焉。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五

箴

陳思禮以其讀書像求題作讀書箴以告之

古今千載。天下萬理。曷由知之。存乎經史。道散文繁。歲益月增。欲窮其全。厥惟難能。在昔先覺。示我要旨。挈其宏綱。衆目咸舉。苟棄其本。而披其枝。力瘁心勞。彌久卒迷。仁恕於民。孝慈於家。終身有餘。道豈在多。惟爾陳生。嗜學克孝。不形於言。已建其要。尚慮厥心。以誠爾躬。聖賢何人。敢不愼恭。

磨兜堅箴

昔李侍郎汶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坐隅。磨兜堅者。古之愼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爲著箴曰。

磨兜堅。愼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鐘鼓之聲。因扣而鳴。磨兜堅。不扣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唯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元德。磨兜堅。磨兜堅。愼勿言。

全有堂箴

全有堂者何。監察御史黃君鄰讀書之室也。缺者全之反。其謂之全者何。無毫毛之不備也。無者有之對。其謂之有者何。心中本具。不暇外求也。其關全有者何。天德也。天德之著也。如鑑之明也。萬里森然。隨物

而歷之也。既曰全有。或乃斯之喪之。以至弗完者何。人偽之滋也。人偽之滋。非學不足克之也。克之者何。禦爾甲。礪爾戈。力戰而勝之也。是故生而能全之謂聖人。修而復全之謂賢人。棄而不知求全之謂愚人。三者之不同。奈何敬與怠之謂也。黃君欲全其所有。非敬將何以全之。黃君以政學留於時。復迫迫自治不止。其殆知求全者歟。爲之箴曰。

緊天局顱。性靈萬象森森爛以貞。悠不紛。智不竊。毫末成具天人并。君子乾乾守以誠。其有乃全胥憾寧。

師古齋箴并序

師古齋者。予學子建江陳子晟讀書之所也。子晟今人也。其曰師古者何。志所存也。志之所存奈何。非不師古。則苟焉而已。言之必弗詳也。行之必弗精也。弗精且詳。則滅裂之弊生。而頹惰之氣勝矣。能師古則反是。然則所謂古者何。古之書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道存諸心。心之言形諸書。日誦之。日履之。與之俱化。無間古今也。若曰專溺辭章之間。上法周漢。下蹴唐宋。美則美矣。豈師古者乎。子晟春秋方盛。爲古文辭水湧而山出。薦紳先生交譽之。予恐其或偏也。爲之箴曰。

爾欲師古。古何所師。法言大訓。日星昭垂。爾繹爾思。志須刻苦。欲凝其身。必入其戶。中唐坦然。由戶及庭。有官有奧。以次而升。惟學亦然。倦殆於淺。日造其深。所見乃遠。人已兩盡。方爲極功。毋局於文。一偏之攻。此謂師古。古訓是式。我作爾箴。服之無斁。

銘

黃氏義門銘并序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熒熒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爲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倫斁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蒭草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贊王治。章人風。而挽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睦。數世不衰。眞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紫綬之賢。卓蓋朱轓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乃以豪傑歸於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黃氏。其先與文節公庭堅同所自出。有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至諱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原。生生二子。曰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有餘人。三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爲教條。鋟諸樂石。復遣諸子宿請濂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脣相稽。秦之俗已然矣。況去古日遠。風氣日益漓。黃氏能不染於末習。卓然不變其恆度。豈非眞豪傑者耶。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葉。黃氏知感慕而興起。進修益力。爲知不綺若耶。雖然。許史之稱。未足爲貴也。猗頓之貲。未足爲富也。唯孝友稍諸躬。令名昭於時。其爲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間而無愧。稽諸賢哲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於斯。黃氏孫曾可不思自勗哉。能如濂言揆之張公藝之流。他日可駢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濂於黃氏蓋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曰浦陽。嚴氏維黃。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復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爲游。奕葉丕發。觀其齋庭。左史右經。睢武繩繩。觀其房櫳。前繇後繼。燈火與俱。至和所形。揖讓而升。穆然無聲。既衍而熾。賢而匪夸。三代一家。世道下趨。子父鬩鬩。婦姑勃谿。十室九蕩。瀾倒波頹。萬夫莫回。蠅孳方冥。忽出怒霆。孰不爲穢。植範建防。翼法輔常。斯惡之亢。造端非難。延裕維艱。任重於山。如爲高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圖新承。所以永貞。古先興謀。旌行之修。其道曷由。執敬爲符。夙夜究圖。百世如初。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有序

浦陽於婺爲山邑。唐天寶末。始割義烏、蘭溪、富陽三縣地置之。人生其中。往往樸茂眞質。力農務本。恥於華言僞行。而以士自命。陳文毅公嘗稱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殆不是過。其言信不誣矣。歲稽其事。粲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代同居。宋淳熙中。鍾宅亦至三世。何鍾二氏之間。而冲素處士鄭綺奮然興起。敎子孫無別火而食。志雖見疑。尤非二氏所能及。故六傳至文融。而家益昌。元至大末。旌其門閭。而於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宋元二朝國史皆爲之立傳。蓋自建炎初迄今。已歷十世。踰二百五十春秋矣。深溪王氏。其先出於烏傷之鳳林。有諱萬者。字處一。擢宋嘉定癸未進士第。立朝謇諤。凜然不可犯。忤壬臣之爲之斂迹。終官太常少卿。謚曰忠惠。少卿之弟芨。三傳至某。生二子。澄、汝。澄以忠厚爲家。州里之無告者賙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其父兄。漸修。集家衆言曰。汝曹能合族。如同里鄭氏。吾瞑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生三子。子覺、子麟、子偉。子麟出爲汝後。皆善紹先志。子覺生五子。應、念、懋、盤、聰。子麟生一子。滋。子偉生二子。勳、恩。而應之伯仲又各生子。踰二十人矣。子覺與子麟合謀。召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爲九族。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惇本。離宗而自矜。是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氣之藥。雖殷管巔之計未建。庸非闕歟。況吾父有遺言。欲法鄭氏。鄭氏於吾有連。其成規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應、念帥諸弟。踴躍承命。請參定家則一卷。朝夕遵之。唯恐有所失。叚家之禮。質文之兼至。應物之務。內外之齊飭。藹藹太和之中。壹囿範圍之內。鄉人士莫不感厲而敬題之。子覺且謂不可無以示來者。既勒家則於碑。而復徵濂文以紀其事。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爲井。井方一里。而一夫受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亦受二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大小宗法存焉。大宗譬則幹也。小宗譬則枝也。枝雖有千萬之不齊。而其幹終一而已。前王持世之微權。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宗法之制壞。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攝。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人義士乃於服盡情遙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有異於古。不猶行古之道乎哉。浦江義門之邑。以義居聞者三人。而子覺又不悖先訓。歘然而思繼焉。古者禮義之俗。誠豈有越於此哉。文毅公之言。至是益可徵矣。子覺本名閑之。後金華諸族。亦同出於鳳林。其顯融者。與背相望。而淳熙宰相爲尤著。宰相勢雖望重。尚未能合族以居。而子覺一韋布之士。乃斷然行之。斯可謂之賢也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覺之嗣人。尙世守遺法而不墜。他時將與鄭氏儷美而交輝。聖朝以孝治天下。旌異之典。未必不子覺惜也。龍光下燭。行當炳煥於山川之間矣。濂因不辭而記之。又繫之以銘云。

易著同人．合乾與離．上參於天．火之赫冥．類族辨物．君子以之．況我宗嗣．一氣之爲．昬猶單緒．漸散若枝．服雖少殺．情或甚非．物我相形．矛盾迭馳．借耰取箕．誶語絲披．所幸天衷．亘古無斷．不有人豪．務克己私．何能大公．拔其藩籬．浦陽之江．其流瀰瀰．太樸未散．民醇俗熙．以義聞者．接軫聯帷．有美王氏．裔出紳緌．佩厥先訓．如銘鼎彝．大合其族．嗜義若飴．夙夜無斁．端其心思．度物引類．取式樹規．鉅探浩渺．細入密微．日約月會．有文可稽．耄倪同心．一唱百隨．孰爲範防．微禮與詩．以匡念慮．以肅威儀．如水斯瀦．春築以時．涓涓弗戒．不翅漏卮．古云孝弟．致家之肥．匪聞古今．驗若蓍龜．維彼崇構．肇自築基．既堅既飭．棟宇翬飛．維彼跬步．千里在茲．行行不息．其至無疑．上慎旃哉．勇毅自持．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太史造銘．勒之豐碑．

節婦唐氏旌門銘有序

皇帝恭膺天命．誕敷文教．凡有繫於民彝者．概加旌寵．卽昔所謂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也．粤洪武七年春三月．姑蘇守臣某上言．吳縣藴保張成妻唐妙堅．生二子而成卒．堅年二十有七．迺忍貧鞠育．指天自誓曰．飛鴻倘不再偶．況於人邪．遂不施膏沐．日處寒燈敗帷中．或憐之．欲奪其志．每涕泣以辭．今五十又七．二子頗有所成立．州里稱之無異辭者．里耆某言其狀於縣．縣上於府．監察御史加覆覈焉．咸謂得表署其門．如制．令臣敢昧死上．中書以聞．制曰可．於是符下有司．行事．并復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其子達存竊以爲寵光自天．照耀下土．不可無以宣布上德．以昭示悠久．請大都督府照磨馬嗣能徵濂著銘．鑱諸樂石．濂惟夫爲婦天．大倫之攸繫．故士昏禮有云．下達納采用鴈．釋者曰．取其不再偶也．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之道貞．而天下可得而治矣．聖皇在御．持化機而制六合．褒嘉貞節．所以化行四方．而作新斯民者也．濂待罪國史．法當備載其事．且繫之以銘曰．

聖人御極．惇敍天彝．弘敷大訓．陰執其機．樹之風聲．何物不動．管攝人心．遍赴遐邇．有婦氏唐．來歸於張．克產二雛．其夫遽亡．泣淚既盡．繼之以血．相隨九泉．乃我之節．呱呱者雛．匪親孰依．忍死鞠之．心唯天知．寒鑑逍燈．背在壁．月落參橫．猶聞夜織．或憐其孤．諷之改圖．豈無甘毳．何忍茹荼．含淚陳辭．鴻不重匹．人爲物靈．敢弗之敵．厥子既長．頭角嶄然．苦節之亨．由持之堅．牧守上言．請加褒錫．帝曰俞哉．朕豈汝惜．烏頭雙表．有赫者門．銀榜漆書．其光焞焞．是匪爾私．用爲世勸．推而達之．民罔不變．子則遵孝．臣宜竭忠．三綱既建．比屋可封．國史造銘．勒諸樂石．奉揚鴻休．以詔罔極．

忠孝堂銘

忠孝堂者．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徐將軍之所建也．將軍名桂．字庭芳．宿遷人也．自幼負英氣．稍長．荷戈從軍．開平忠武王北伐中原．偕宋公南征西蜀．太傅徐魏公遠討朔漠．將軍皆在行間．當戰陣之間．勇氣百倍．搴旗斬將．殆不顧身．近臣以其事聞．皇上壯之．自散騎舍人卽陞爲今官．命旣下．將軍舉手加額．慨然太息曰．桂也遭逢盛際．忝被官使．方愧不能效犬馬之力．一旦上承寵渥．自八品超居第四．雖天之覆燾．地之持載．莫可比喩．私竊以爲報君唯在乎忠．凡於國事．近則服勞禁籞．遠則捍禦邊陲．無一絲不盡於忠．庶幾少竭人臣之義．然而五藏百骸．從親所分．鞠育訓迪之艱勤．日撫髮而致之．亦不足計其生全

之德．事君固當忠．養親其又可忘於孝乎．桂得以忠孝二言揭爲堂顏．出入日見之．日見之則心不忘之矣．將軍旣以書復請濂爲之銘．濂聞忠孝者．天地之間大經大法也．爲子克盡其孝．爲臣克盡其忠．始合乎物則民彝之正．無是者非人也．古之聖賢多矣．著之爲經．箋之爲傳．雖曰千萬言之多．無非舉此以防民也．將軍今知務此．則先立其大者矣．然言之非難．行之實艱．將軍尙思勉之．能勉之．異日爲將爲相．亦宜也．非僥倖也．銘曰．

上下兩間．參之者人．若非孝忠．能與之鈞．其忠斯何．務宣其力．報國一誠．皦如出日．其孝伊何．如事神明．祇聽之際．先於形聲．有能孜孜．日新不匱．寢處之中．俯仰無愧．一失其道．是謂薄夫．犬彘雖賤．不食其餘．洸洸徐君．其力如虎．談笑折衝．疇敢予侮．北伐南征．靡役不從．銳欲建功．名徹九重．遂從散騎．超掌禁旅．出入佩劍．以貴邊衛．帝德如天．罔敢弗欽．何以報之．終始一心．高堂有親．況臨白髮．愛日之誠．於焉實切．崇構舒舒．國史紛如．粉版元書．蟠蛟結螭．是顧是瞻．赫若明命．毫絲弗愆．豈純乎正．孰謂二者．不得而兼．所施雖殊．實本一源．願守此心．堅如鐵石．太史作銘．勒諸坐側．

鮑氏慈孝堂銘有序

歙之鮑氏．故衣冠家也．其諱宗岩者．身載明德．弗售於時．人號爲棠樾處士．當至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叛．群寇相挺而起．肆其居剽．歙民相攜皆風雨散去．處士君與其子寶壁教授壽孫共伏大壑中．未幾．寇踵呼而至．執處士君反接於樹．抽刃將刳之．教授出泣曰．吾父老矣．不足以汚兵鋒．願憐而勿殺．卽殺我．請代之．言畢．引頸就刃．處士君曰．吾祇生此一兒．死我猶可．吾兒死．則宗祀絕矣．慎勿聽之．相爲讓者良久．寇欲捨之．或掣制於衆．欲兵之．又弗忍．計未知所定．忽有風颯颯起林木間．類鐵騎蹴踏聲．寇相顧怖愕．疑官兵將捕己．亟相率東趨．父子因得釋．歙人士咸歎曰．孰謂無天道哉．使無天道．處士君父子何爲乎而弗死也．其慈孝之報乎．當處士君之受縛．子但見其親而不識有身．父但見其子而不知有己．死生禍福．尙不暇慮．初不知何名爲孝．何名爲慈乎．脫使處士君曰．我必如是乃爲慈．其子又曰．我必如是方爲孝．不幾參於人而不純其天乎．嗚呼．有若處士君父子．足可爲世勸矣．然子爲父死．古之人多行之者．固可爲勸也．若父欲存其子．而自殞其生．其可爲勸乎．曰．非是之謂也．處士君爲存宗祀也．爲存宗祀．孝之大者也．不然．則其宗爲若敖氏之餒鬼矣．用以爲勸．何不可之有哉．予與鄉內翰子美遊．子美．歙人也．其談處士君事甚悉．予每爲之太息慨然．遐思其爲人．今處士君曾孫任．謁予請曰．任之祖父．嘗以慈孝名堂．鄉先達程公已爲遺記．先生能復銘之乎．予因縢序其事．而繫之以辭．使任勒諸堂上．子孫世守之以爲式．鮑氏之世．其益昌矣乎．任端恪有學行．藹藹然君子人也．銘曰．

父子之道．一體而分．天性昭然．萬古無昏．氣血感通．罔間毫髮．伊誰啓之．戶庭胡越．惟歙鮑氏．世敦詩書．子勉於孝．父勉於慈．宋鼎將移．群寇方熾．不幸遭之．反接於樹．有子含淚．長跽致辭．刀劍在前．目不見之．無死我親．我死則可．凝死子存．千齡亦夭．父謂其子．我老及之．日月所照．寧復幾時．冀子之生．得存宗祀．生生無窮．孰謂吾死．白刃可蹈．難違者天．若父若子．何人弗賢．寇雖匪人．天報是錫．疾颷西來．褫盜之魄．

元聖樹教。重惟五倫。五倫有愆。曷名爲人。爰延於家。繩繩孫子。孝慈之報。庶其在此。有儼者堂。揭以嘉名。仰而瞻之。如炙神明。爲上或瀆。爲下或悖。來遊來觀。翻然自悔。

黃氏悅親堂銘

親可悅乎。曰可。悅之以道。悅也。非其道。不悅也。悅之之道奈何。溫與凊無爽也。定與省勿廢也。可也。而未至也。觀於無形也。聽於無聲也。日用三牲之養也。可也。而未至也。寶厥身也。若愛璵玖也。慎所履也。如在淵冰也。跬步不忘乎孝也。可也。而未至也。然則何謂之至也。身之顯也。親名之彰也。親名之彰也。族姻之所陞也。僚友之所願也。州里之所榮也。悅也。然則斯悅也。外也。非內也。是何言也。是何言也。外自內出也。有諸內。必形諸外也。不可二之也。建安黃居德養親之堂。題之曰悅親。居德以文辭致身。爲鄖都尉。其身將顯也。予故援此以告之也。孟氏所謂悅親也。人習而察也。予不敢勦說也。銘曰。

悅乎親。在顯乎身。所以揚乎人。人曰誰氏之子。親譽因茲而有聞。身者親之枝。斯須不敢毀傷。始爲行之醇。天經地義。吾敢弗之惇。嗚呼。揚乎人。顯乎身。所以悅乎親。

正心堂銘有序

元臨川監郡芒侯。嘗名其燕息之堂曰正心。侯既以此自治其身而化其民。又推以教其子。入國朝。長子文綱司教成均。思嗣侯德不墜。復以堂銘爲請。三代盛時。凡有國有家者。皆不敢不學。其學未嘗不本於心。譬之操權衡以制輕重。持規矩以裁方圓。凡有形者皆不能違。是以事功成而習俗美。先王之道既息。居乎位者不知學。學者不知所本。竊竊焉欲以私智小數勝之。而民卒不可得而治。前代之事如此者多矣。而元爲甚。芒侯生乎其時。獨能取聖賢爲學之道治其身。其天性之過人遠矣。文綱又能推之以淑諸人。非善繼志者哉。銘曰。

昭哉聖則。厥要甚寡。正其一心。以對天下。一心之量。天容地深。燗若日月。孰不照臨。其不正時。日月方晦。昏亂迷惑。匪有攸屆。誠其始萌。乃正之功。知不周物。思誠曷從。維知克誠。維誠克正。正以持身。罔敢違令。內以爲家。外以臨民。明盡禮樂。幽通鬼神。世降道離。人鮮由學。徇其私心。狙伺狠攫。偉茲芒侯。監於大邦。揭聖明訓。寘諸崇堂。崇堂嚴嚴。筵几具有。邦人君子。陳說古道。孰詭孰端。曷從曷違。折以片言。灼如蓍龜。豈徒其名。又能允蹈。既政以施。亦身以教。佩佩嗣子。先人是程。緝其休聲。寔爲難能。勿謂已遠。千載一心。聖識炳然。奚古奚今。

正誼堂銘

三代而下。惟漢董仲舒最爲醇儒。其輔江都易王也。告之以正誼明道之語。千載之遠。人猶誦而法之。此無他。蓋之也。長樂有士名時貢。其姓亦董氏。以文行入選。亦充楚王府伴讀。朝夕執遺經侍王。開陳內聖外王之道。遂慕仲舒之言。取正誼名堂。徵予銘。銘曰。

惟仲舒氏。其德之醇。其四方之所則傚。其有聞於趙秦。翊同出於己姓。厥初亦一氣之分。雖派別而枝殊。比之異族而尤當親其所親。親之伊何。正義是遵。赫明命之在目。思制事之有倫。豈絲髮之敢私。察天人

之相因。廓然大公。一歸至仁。此所以務爲匡正。鄙其詐力。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吏生之許王。佐爵不爲失。而孟堅之著論。乃徒致於糾紛。有美董生。文行孔馴。當侍經於帷幄。日摩切於典墳。苟拾級而漸升。又安知不爲王傅之尊。名若同而實同。將何愧乎古人。彼峨者堂。賁以華棻。我銘其楹。用代書紳。

貞白堂銘

古君子於治身之道詳矣。而居室未嘗有名。近世之士。略於自治。至於居室之名。則務極其美。昭而日月風霆。雨雪霜露。大而江河山嶽。林泉丘壑。細而竹樹草卉。鳥獸魚蟲。凡可以託情而比德者。皆取以爲名。名則美矣。於身何補哉。誠能揭仁義道德之要。著之於目。而存之於心。禁邪而止僻。服之以終身。而不蹈流俗之弊。此不猶得古君子之意乎。臨川許仲孚。篤志嗜古。以貞白名其堂。蓋將矯夫側媚汙濁之弊。以治其身。是可謂善爲學矣。其友芒文綱來徵銘。銘曰。

天不貞。天柱傾。地不貞。地軸崩。日月不貞。乃蝕其明。陰陽不貞。寒暑僭行。況伊人斯。敢不貞。有不貞者。殞厥生。天以白。物罔惑。地以白。庶物育。日月以白。四海昭燭。陰陽以白。民用弗忒。人苟弗白。爲暗爲僻。彼何人斯。敢弗白。有弗白者。戕身喪德。維許子。學孔腴。揭貞白。名堂闕。豈銘樹堂。將銘樹軀。匪徒飾外。宜銘諸心矢弗渝。爾心之貞。爲道之楹。爾心之白。爲德之居。勿側以欹。勿湼以汙。持之永久。爲聖之徒。

雙椿堂銘

三槐名堂。預知顯融之兆。五柳有傳。式啓肥遯之趣。蓋緣辭以述志。而其文特繁。託物以明類。而其義最切。粵自前古。以逮方今。指意固殊。塗轍則一。有若右司都事某君。器局凝遠。識度迥卓。篤愛日之誠。隆悅親之道。舉其仲父。並於嚴君。建一室之靚深。揭雙椿以爲號。氣同於祖。奚須類我之祝。孝推乎親。必盡構堂之志。稽之五倫十起之私。阿新思繼之晚。昭然軌跡。莫擬光塵。由是美聞流於搢紳。永歌傳於緗簡。不鄙狂瞽。漫紹徽音。其辭曰。

有雙者椿。離植於庭。修整並擢。峻葉均青。涼霧夕霏。灝露晨零。材非齊散。壽比莊齡。美茲華構。託以嘉名。豐聯遙戶。月澈鮮楹。中有二皓。古之壽朋。鶴髮齊素。台背交升。商宣宮奏。柏茂松貞。厥子能令。省署蜚聲。絳衣執板。賢冠垂纓。調陳五鼎。養或三牲。翔裳生賦。州里流榮。雅辭振玉。麗句雕瓊。文雄作軌。翠琰鐫銘。禮敦民典。孝篤天經。名教所繫。善俗攸興。凡百君子。宜鑒宜徵。

連槐堂銘有序

人事無與於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於人事乎。則大舜、閔、曾之行。未聞形於草木之祥也。然則將何所定歟。人之於天。體異而氣同。發吾氣以感之。寒暑可自我而平。日月可自我而明。山川可自我而不震。鳥獸可育。四靈可至。況草木乎。然而有得有不得者。變也。物隨以應者。常也。變者天之權。常者天之經。天以經示人。而以權教人。以聖賢之感。盡爲人之道。固其職也。雖勿報焉可也。未至於聖賢。而能不悖於道。烏可以弗旌乎。是權也。或因物以著戒。或設象以假義。又權之教人者也。苟遂遂焉而報之。仍仍焉而見之。智者可以理推。愚者可以幸得。則不足以爲天矣。天道之權。吾於會稽周氏有徵焉。周

氏兄弟曰蘇允皆賢而文居新昌彩烟山中事母甚孝入其門少長秩秩有序其氣藹然若陽春然鄉人稱之爲孝弟舍傍樹槐一章高尺餘歧爲二榦及肩交合爲一左右之枝各三上挺可數尺再合而再交焉於是觀者咸歎其異以爲蘇允孝友之徵乃以連槐字其堂其友王宗成來京師爲之請銘槐之爲言近於懷懷者思也所以旌其孝友而教其後人以思也後人觀斯槐寧不有思乎其枝葳蕤繁而時茂猶子孫之愈久而多也子孫雖多其本於祖則一而已猶槐之衆枝本於榦也嗚呼周氏後人觀於斯槐孝友之思其能忘乎此天之所以教也烏可以無銘銘曰

周氏孝友惠斯植天旌厥槐世希覿巨本數圍去地尺歧爲雙榦挺雄特及肩而交交復闢既闢肇枝合如織鄉閭里耆歎以嘖爛哉奇祥古未識吾知元化彰爾德俾爾後嗣思作則枝繁榦別勢莫抑同氣殊分麗千億槐枝能連人可析

持敬齋銘

吏部員外郎翟君大年謂余曰大年頃詿於吏議繫纍大宥預有祿食列於英俊之後追思舊愆未嘗不惕然惴慄因以持敬名所居齋庶或善其後也請爲銘以自勵焉銘曰

坦途不戒躓或蹶羊腸岌嶪殆可越蠻虺孔徵役萬物物來不謝昏以逸持之以敬志斯一古之明訓作自哲曰人敬勝怠則吉心不持敬中蕩蕩四體不敬形縮瑟不敬而肆枝以忕行而不敬遁犢跌刻鼓有職紛轇轕上有嚴臨下摹列苟或不敬衆爾啞鬼神邃哉伺恍惚語之無斷罔由詰敬以將之迅如馹况均爲人視聽徹事之以敬寧弗悅告爾持敬久愈斷德樹名彰庭崇秩

時習齋銘

時習齋者江南行臺侍御史秦公之所自名也公河南人名從龍字元之歷事五朝爲時名臣年踰八十而猶扱册齋中玩而繹之涵間往見公聞其言皆經緯道德壹歸之經傳則其澤被民物勒列太常者何莫不由於斯時習之功不既盛矣乎宜其年既耄而猶孜孜弗之懈公戒謙銘銘曰

水之習坎積則盈君子法之德乃恆

元默齋銘

金椒孫仲善氏名其齋曰元默危學士樸盧皆嘗道之以文仲善復求余繼作嘗史事嚴歷數月未能撰述仲善又時趣之今因休沐之暇輒援筆爲之銘夫元默者葆和之要道仲善能從事於斯則近道矣銘曰

元兮默凝神於恍惚默兮元欲濟思於九淵皛若渺渺綿綿歸之自然一氣孔神超乎象先謹爲之後孰爲之前至矣哉此所謂鴻濛之根鍊丹之田也久而行之與道周旋可以接韓終之袂可以拍洪崖之肩勉旃旃必守夫規中焉

介石齋銘

金陵管君名徽以時順爲之字以介石題其所居之齋皆取諸大易之豫也蓋管君嗜學弗懈既習儒家

言又通天官之學當皇上龍飛定鼎江左材藝之士無不羅任之管君用薦者擢爲歷官已而建太史監遂改春官之職管君益竭其知慮凡氣朔之盈虛纏度之遲疾或步或推罔有絲毫愆忒上嘉其勤會廷議易太史監爲欽天監遂命管君爲之令管君亦可謂至榮也已然其進學之心猶孳孳也且謂豫以悅樂爲義易致沈溺必以中正自期介如石焉則能審其幾微上下之交不至於諂瀆矣乃擬介石二言以自警嗚呼若管君者其知豫之時順之道乎雖然豫之象辭有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管君苟以順而測天其又有契於不過不忒之理乎大易之道無所不包故予發其意於傳注之外而復繫之以銘銘曰

豫之爲義勵以順苟耽於逸喪其正節介如石剛且勁其幾始兆見輒定自微而彰若龜鏡下不加褻上弗佞如此進學德將凝或冥或鳴戕厥性戒之初終制乃勝有齋肅如更嚴靚我銘其楹宜敬聽

古愚齋銘

延陵袁侯彥芳吳中書僕射侍中弘嗣之四十七世孫夙以文學著聞亦既受薦於臨江別乘會二千石闕侯實行守事惰孚化洽民宜之然猶不忘進修以古愚名其齋居侯殆有志古者乎志於古美矣古學之可法者固衆矣何獨有取於愚乎有取於愚斯其所以爲不愚也歟是爲銘銘曰

唯古之愚如發斯弩直矢一發奮往弗顧唯今之愚如嚴多歧詭秘變化曾不測其所之古故爲疾今復非古致宣尼之所傷奈人僞兮旁午我情鬱紆曷日而攄豈惟賢不逮昔愚亦不如迦挨風而屹立懷職人於千載不有君子奮則讙呆彼焉多詐雖睢盱盱心自以爲智人觀則愚我愚我守直情徑行孰不愚我我智斯亨以愚而名豈無柳氏爲激而過中同於自殺我將何從聖謨孔邇終日不違希顏則是

居易齋銘

衢之常山有碧樹世族曰詹氏蓋出於宋參知政事肅簡公貫之之後自亳而來遷蒼嶺玉刻傳宗印可驗其遠孫洛文念祖德深長思繼承之甚力種學績文惟恐有弗逮州縣察舉其才貢之中書中書奏洛文才行雅飭擢爲侍儀舍人遷秦王府典儀將行請詞林諸曰洛文讀書之齋名曰居易鄱陽周先生伯溫爲書三大篆揭之願以銘文爲屬予謂居易乃素位而行外物之來一歸之於天君子進德之方有出於此者乎是宜銘銘曰

君子守分如守百職出位以思乃德之賊銀黃三組庾粟萬鍾我合受之不以爲豐衡門棲遲藜糗是食我則安之不見其嗇此非在我皆天所爲天則孔邇我敢悖之或逆或順礙之者一心以道寧不累於物徇而弗察非怨則驕惟外之顧而中則搖觸類而推何往非正其正伊何安於義命侃侃爾生文獻之家夙夜以思揭德振華齋居深沈蛟螭作篆前陳圖鉻右樹翠嶽爾居爾易勿險與難上愼旃哉德將不刊

茂承齋銘

閩人鄭子倘世惇書詩爲良士其父周可君尤能以道自娛所居曰至德里並舍北爲環植以蒼松鼓髻畜爪儼若蛟龍然皆嘒然歎曰始者拱把爾今則大將十圍人之種德其亦有類於是乎御史鄭公過而

嘉爲。名之曰松庄云。周可君既乘風御氣。遊神於沖漠之域。而松固無恙。寒光源翠。益翹然發舒。子尙日徘徊其下。仰而嘉。俯而凝。悵然其若思。已而曰。先子不可見矣。倘能承繼之。庶幾其不死矣乎。乃取詩所謂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之語。扁其齋曰茂承。蓋萬物榮於春。悴於秋。各隨其運。惟松也。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所以四時而恆青。子尙欲承父志。無須臾間斷。其將當茂而益榮者哉。子尙亦善於取譬者已。子尙以明經試天官。歸教長樂鄉校。其將行也。介國子錄趙伯庸來徵予銘。銘曰。

有松丸丸兮。於彼郊坰。來者既稚兮。往者始蓉。衆悴貴獨兮。其色獨青。嘉名斯建兮。象類之精。父經能傳兮。於氂其榮。繼繼承承兮。允有餘馨。毋玩誥譯兮。忽彼堅貞。太史造銘兮。勒於軒楹。

宇定齋銘

靖江府伴讀方生仲文。歙安人。以宇定名齋。蓋取莊周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之言。釋者謂氣宇開泰。則靜定也。既靜定矣。天光自發。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初無彼此膠葛之異。懿哉斯言乎。其衞生之說乎。或者不察。黜以周多寓言。輒詆引而非之。周言固傷乎過高。若此者。其有不可取乎。苟不取。不以人廢言之說。果何指乎。爲著銘曰。

君子養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而肯傷於躁急乎。雖終日號。而嗌不嗄乎。此謂大和块圠。而不由喜怒乎。外物其能攖乎。四體其有不順乎。所以神之凝然。氣之融然。泰而安乎。天光照耀。物各付物。而不淆亂乎。夫豈是。天其天而不參於人乎。芒乎忽乎。熙熙乎其有出入乎。無出入乎。壽可至於廣成子乎。予有疑乎。無疑乎。人讀予文。有能察予之中情否乎。

種學齋銘 有序

姑蘇張君。其名爲田。其字爲芸己。遂以種學號其齋居。濂聞之而歎曰。何芸己之善取譬者歟。蓋其先人子昭君。積書滿家。而日讀之。芸己又從而繼之。非惟芸己也。其子肖又能善承而勿使替之。是張氏種學者三世矣。因爲著銘。勒諸齋中。一以昭種之之功。一以爲芸己父子勗也。銘曰。

我有心田。爲寸者方。何以種之。以道德爲之秧。其葉油油。其本洸洸。仁耕之而義耨之。唯恐涉於蕪荒。俟彼西成。於粲其箱。可以續烝民之命脉。可以佐至治之馨香。此韓子之喻崔生。所以欲久積而大昌。肯舍己以從人。不以禮而爲防。有美君子。厥姓惟張。通經而探乎元髓。拔文而爍乎星芒。取種學而名齋。欲孳孳而自彊。史官作銘。揭之中堂。顧是蘊而是衮。終大造於豐穰。

默齋銘

陵川和君原德。以文行稱趙晉間。嘗被薦入朝。稱疾辭去。結廬太行之巔。題曰默齋。其友湯子上爲之請銘。銘曰。

昊穹上運。元壤下處。風雨霜露。得其平。日月星辰。順其軌。江河山嶽。以流以峙。百物以生。萬彙咸遂。不發一言。而莫敢失其恆職者。以其本乎至誠之理也。維人之生。內則五性七情。外則三綱六紀。所以發於中而應乎事者。欲其酬酢適宜。辨析非是。固不能歸之於一默而已。然苟無誠慤存乎心。徒欲以三寸之舌。

取勝角勝。上陳爲訣。下就爲詭。陰謀規利。邪說誇己。其去道不亦愈遠矣乎。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愚。頑嚚其美。彼由與賜。佞口多言。棄弗之取。其所尙可知也。絳灌不文。外若椎鄙。而功茂績偉。晁氏之子。號稱智囊。卒啓戎兵。身斃於市。惟躬行之爲貴。何言語之足恃。晉有和君。力學未仕。期實踐以自修。獨默默而無語。此蓋將矯便佞之陋習。而庶幾乎顏氏者非耶。

恆齋銘

考功丞李君名永。永爲恆久之義。遂以守恆爲之字。復自號其讀書之所曰恆齋。易有之。恆。久也。蓋恆之爲卦。震上而巽下。雷震風發。二者勢必相須。所以恆久而不已也。李君有學有守之人也。既取是義爲字與名。又揭以命齋。其篤於信道常而能久者歟。爲著銘曰。

天地之道。恆而不窮。剛柔相應。雷動風從。君子觀象。隨時變易。終始循環。惟道之適。苟執一途。子莫之中。無權以行。是謂厥凶。日月在天。旋運不息。羲文所經。罔有差忒。陰陽代謝。寒暑迭更。邁廖呼吸。萬物乃成。唯久故恆。動有常則。惟恆故久。靜不留物。聖有明訓。樹此教基。遂物而遷。有愧巫醫。侃侃李君。所學淵奧。立不易方。大中是蹈。彼不度勢。獨淡之求。或處非據。無舍致寃。孰正孰偏。有若白黑。慎而行之。永保終吉。

沖虛室銘

沖虛二言。道元門之關鍵。道學之符徵也。嗣天師張公。取以自號。復名其齋居。金華宋濂爲擬其義而爲之銘。銘曰。

惟其沖。足以全元黃之功。惟其虛。可以斡造化之樞。蓋和以益於四體。而空以涵夫中腴。豈韜契乎自然。曾弗爽於無爲。迎於先而不見其合。推於後而不見其離。雖恍惚其有物。竟孰探其幾微。彼專氣如伏雌。抱一若嬰兒。以大道之難言。姑假象而示斯。神明之胄。爲世元師。約萬言之喉衿。貫一理之妙機。瓊臺小史。執筆受辭。援三洞之隱文。請揭之於座隅。

陳彥正丹室銘

陳君彥正。家在浦陽大山間。實與龍湫五洩爲隣。岩巒迴互。林木杳翳。絕不類人世。彥正日走其下。當夜靜月白時。輒登高危坐。寥然長思。欲求古仙人與遊而不可得。每天風脩脩作聲。輒以爲王子喬、韓衆輩眞蹈風吹簫而來也。如是者數年。一旦有貝君一默者過之。謂曰。子若是。甚無益也。子欲求之。盍學長生乎。一氣孔凝。凝之者神。神之攸庭。黃房窈冥。綿綿若存。是爲天根。子能有意於斯。古仙人不難致也。彥正樂其說之美。乃稽首再拜。膝行而前曰。某不敢竊妄意浮遊塵埃之外。不自期凡質之未易化也。先生不以爲非。而辱教之。願終身服役爲弟子。敢問其所居者何先。貝君復曰。吾道貴清靜。吾養神丹。雞犬不可近。子盍別爲丹室以處我。彥正欣然從之。乃卽所欲之東若干步。作室一間。中設一榻。貝君與彥正對坐其中。而鑰其所從之門。外不可入。內不可出。前留一竅。以納漿食。後通一竇。以傳便液。蓋將專一心志。以絕外慕云。室既成。彥正錄貝君之言。以告濂曰。子宜爲我賡而銘之。濂聞古仙人之往來。多在崔嵬玉嶽金庭洞陽赤水仙都諸山。攷之九域志可見已。五洩處越水之濱。固不足以附麗諸名山。而齋之謝元卿

曾采藥其中。後羽仙去。濂嘗至其處。乘風放歌。便覺精神遐深。翛然灝氣於泬漻莽蒼之間。惜不得元卿與之共語。悵然而返。今閩彥正結室其旁。又得貝君爲之依歸。豈得無歆豔乎。因不辭彥正之請而備書貝君之言。廣其意而爲之銘。銘曰。

天地拼精。日月揮持。雌陰黃包。雄陽元施。內有太虛。明鑑所都。是謂規中。執神之樞。超乎華品。不分精粗。古之真人。日與之俱。三難生津。五氣布基。水虎斂魄。火龍藏珠。金華先倡。白液後追。闔闢泥丸。天行空飛。入火蹈水。不焚不濡。或駕蜚幢。或翳鳳旗。杳然元化。莫知所如。五洩之山。蛟龍所居。下有隱者。山澤之臞。乃邏曲房。乃列鼎爐。浮遊黃宮。神光舒舒。翛君背劍。鬼伯執殳。以呵弗祥。以衛不虞。變爾神嬰。出有入無。定見金童。手持簡書。致上帝命。召還玉樞。尙愼旃哉。勿亟勿徐。我作斯銘。勒之座隅。

蒼雲軒銘有序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爲高。士之問學。固求所以行之耳。苟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況光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隱爲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爲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於事爲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爲盡力。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蓋光武察察自用。其後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爲高也。苟徒以隱爲高。孰不可爲子陵哉。子陵寄孫居餘姚者曰宗道。取范文正公祠堂記中語。名軒。余恐其昧乎出處之義也。告之故。系以銘。銘曰。

維士爲學。志大行於時。孰肯樂隱屈而弗爲。卓哉子陵。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爲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飾隱以欺。是棄其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執固以違。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斂與施。或不盈握。或雨四垂。庶乎於道之歸。

韋軒銘

閩有大儒曰朱公喬年。自以性偏於剛。效西門氏佩韋以爲警。因號其齋曰韋。靖江府伴讀陳伯武。亦閩人也。有慕行先哲之志。用韋名軒。所以礪其身者勤矣。濂懼其矯枉而過正也。爲之銘。銘曰。

韋之爲義。乃獸之皮。可以束物。柱戾而相違。故其文上下爲舛。而中則從圍。自非柔而熟之。安能變生革而如脂。古先君子佩之自隨。蓋戒夫剛悍以自好。狠愎而爲非。矯其過固不宜不力。若馴致於純柔純弱。又必招削弱之譏。嗚呼噫嘻。大中之爲物也。微若神蓍。坦若九逵。何不洩洩于于。闊步而長趨。近則入善人之室。遠則爲聖賢之歸。不亦愜志乎。而陳氏之子。問學得師。木漸者必上升。習善者必有輝。指柔人以作極。慕前修之風徽。予造銘而昭之。竟不敢褒而以規。

菊軒銘

金華韓先生進之。以耆年碩德。爲州里後進所矜式。文章問學。既不獲用於世。乃寄情於菊。華東籬之下。環植之亡慮數十本。蓋以菊有正色。與先生所稟正性相符。故當風露高潔之時。獨致其妍。而非凡花豔卉之可同也。濂四十餘年之老友也。雖不能文。爲著菊軒銘一首。先生嘗與我觴之。銘曰。

菊有正色。具中之德。君子法之。以無頗與僻。菊有落英。斯菊其馨。君子發之。期不爽厥眞。菊兮君子兮。合爲一兮。終無忒兮。永爲民則兮。

篷軒銘

新安胡君寧之作室城東隅。旁陸中寬。翼以欄楯。而其制類舟。招弟子肄業其間。揭內翰劉中曰。是期以濟川者也。宜名汝舟。寧之之子英。復構軒於前。以篷爲字。篷者。舟之蔽也。雍虞文靖公、白野忠介公、宣城汪文節公。咸爲賦詩。壬辰兵變。化爲荒翳之墟。英亦避地城北岐陽山。及四海底寧。英擇地山陽。游造舊室。而軒亦繼完。昔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構。古亦有是言矣。今若英者。能承先志而弗墜。可不謂賢乎哉。爲作篷軒銘。銘曰。

欲多大山。下瞰平陸。嶺接峯聯。前奔後逐。如瀛海內。波濤起伏。有美君子。構室山麓。因水取象。揭以汝舟。功期濟川。勗之進修。維舟之川。視篷爲急。籍以葦蒲。紉以籜篛。障除雨風。寘安衽席。豈無桂櫂。蘭河之洲。亦有蘭橈。載泛載浮。匪篷斯完。厥用焉求。父唱於前。子和於後。兵燹之餘。聿新良構。寧事般遊。思學之懋。學功伊何。夙夜無斁。拯夫顚連。如涉大川。脫彼墊溺。升諸堂筵。誰無齋居。乃名爲舫。以燕以娛。以速官謗。儆戒或怠。其心則放。斯堂暨軒。閑閑言言。有瑟有琴。有典有墳。奉誦夏裳。啓迪後昆。凡厥弟子。泳涵聖謨。一葦杭之。毋或中止。大書軒楣。銘者太史。

耘菴銘

良鄉丞陳謙叔仲。東甌人也。嗜學弗倦。慨然有志於事功。陳翰林元遂以飛白書其憩止之室。曰耘菴。夫耘之爲義。耨治蕪穢之謂也。穢而能耘。黍苗芃芃然興矣。叔仲其知自治者哉。作耘菴銘。銘曰。

伊人之情。譬彼良田。嘉種誕布。黍苗芊綿。耘耔不加。載蕪載穢。既苗而秕。莨莠之殘。我田我耘。我苗日豐。有質其同。迄於穫功。記禮之家。人以爲奧。得奧斯理。失則罔效。和其柔剛。修禮以耕。陳義而種。善道乃亨。耨在講學。去非存是。合其所盛。本仁以聚。感之使堅。播樂以安。五者既至。學功始完。惟叔仲氏。孜孜好禮。以耘名室。蕘或取此。古訓洋洋。觸類而通。毋拘一曲。滯而不融。太史作銘。勒於坐側。上愼旃哉。服之無忒。

三奇石後銘有序

三奇石後銘。爲吳士朱孟辨作。孟辨獲石異寶山間。製爲山元膚玉芝朵斷雲角三名。其友王彝先生因而銘之。銘邃恬。至不容繼。孟辨強余述之。信乎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其詞曰。

山元膚。剝紫雞。星貫魄。石抱腴。沓水使者佩失琚。山鬼環守目睢盱。內藏一斗白油酥。鑿之淺者觸髮兕。嶄迅八極遊淸都。山元膚。玉爲徒。右一 玉芝朵。自天墮。蒀翠蕤。舞猗儺。煆以九陽真火。有聲泓噌玉之瑳。不學三秀脆而夥。韓終欲攬意仍叵。青鳥傳信以需我。玉芝朵。青瑯玕。右二 斷雲角。鬼斧琢。秀稜稜。文齗齗。寬旋雖擘泝窒廓。手析祥氛僅一握。尙帶蛟龍氣旁魄。神母變幻貧葉籥。上衝牛斗光如濯。斷雲角。鎮書幄。右三

詩塚銘有序

番有奇男子曰晉修。學詩李存先生。先生以文雄江東。獨才修。修有詩册十八。皆緣情諧賦。番數推兵燹。修攜其詩失傳。埏埴爲甓。劉瑩芝山中。瑩已。請太史宋濂勒銘其上。銘曰。

河淸嶽明。牧坤之鑑。何甦孶兮。烏文龍章。於槃其英。叶昌厥辭兮。冥智啟眞。返諸至神。甕黃壤兮。洩爲醴泉。三秀芊眠。合貞符兮。番山可夷。番川可移。道如初兮。

丹井銘

海虞有虞山。梁天監初。漢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來隱其下。建招眞之治。鑿丹井焉。宋淳熙中。道士李正則浚井。得藏丹石礦。啓之化爲雙紅鴿。飛入上湖。至今湖中丹光熤熤然。邇年井且廢。莫知其所。周尊師元眞竊日力尋獲之。重加以甓。構亭覆其上。時皇朝洪武元年也。然攑家煉丹。必以井。故名山多有之。其在今海虞者。復廢而新治。豈元學復興之徵與。銘曰。

太陰委精自天一。融而爲液發萬物。神丹浴之赤如日。有夫元中發我室。雙銜銜雲飛猋猋。盛泉直噴甘逾蜜。飲者壽與天地畢。

丁闓銘

嗣漢天師張眞人宇初。築室龍虎山中。修鍊發丹。動靜兩忘。已而神聚氣凝。混合爲一。至和坱圠。返乎太初。眞人旣獲親內景之祕。因顏其室曰了闓。所以識也。元貞道士爲原元牝之旨而勒銘曰。

高上洞元。陽陰之根。凝和攝眞。是謂崑崙。中有三關。七竅守關。上絕霞表。下淪洞冥。迥而索之。黃房絳庭。靈明潛通。空澄淨泓。眞人之居。規中爲城。龍蛟鳳鳥。翕習飛翔。左挾元英。右衛白元。仰睨太微。嘘氣成雲。化生萬神。合妙爲眞。昇眞玉虛。朗契洞淸。衰厭下士。旋璣莫澄。神隨形化。降於北陰。迺勒甫電。指麾六丁。授以赤書。制魄攝魂。還乎混沌。閉絕九門。兩陽照映。爽朗秀英。三靈發曜。八素啓瓊。出入泥丸。翺翔紫淸。羽葆先導。飆舉後登。與天爲徒。振古長存。

濂旣作是銘。或謂假象取喻而多譎辭。曷若著明言之。嗚呼。斯豈言之可明哉。然而人身之內。有至虛焉。絲絡之所纏。命蒂之所由生。不倚八隅。巍然中居。此謂神之庭。氣之母。眞息之根也。人能存神於玆。則性自復。養氣於玆。則命自正。神與氣未始相離。分之爲二。合之爲一。其殆化源也歟。然欲了之。則未易爲功也。烏之伏鷇。不足以言溫。陶之烹瓦。不足以言凝。鑑之照形。不足以言明。勝是三者。庶幾氣神混合。自然成眞。而猶未忘乎迹也。蓋有非神之神。而行乎九天。非氣之氣。而超乎九地。方所不能拘。小大不能計。而了之名且不立矣。了之名苟未泯。如隔紗穀而觀明月耳。著明之言。固無越於此。然亦糟粕而已爾。土苴而已爾。何足以言了哉。或者一笑而去。因不欲棄。而書諸銘後。

五輪沙漏銘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池。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輪輻長二尺有三寸。圍寸有五分。衡奠之。輻端有輪。輪圍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輪杪傳六齒。沙傾斗。運其齒鉤二輪旋之。二輪之輻。長尺圍如初。從奠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輪齒三十六。輻杪亦傳六齒。鉤三輪旋之。三輪之圍輻若此。與二

輪同。其如初。輻杪亦傳六齒。鉤四輪旋之。四輪如三輪。唯奠與二輪同。輪杪亦傳六齒。鉤中輪旋之。中輪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獨平旋。輻崇尺有六寸。其杪不設齒。挺然上出。貫於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盈百。斷木爲日形。承以雲。麗於軸中。五輪大牙相入。次第運益遲。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爲何時何刻也。餘輪各有橙附度。中輪則否。輪與沙池皆藏几腹。髹露几面。旁刻黃衣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鉦。亦遂衍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此其大略也。初濮陽水善冰。雖鬱鼎沃湯。不能爲漏。新安詹君希元。乃抽其精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爲古未嘗聞。較之郭守敬七寶燈漏鐘鼓應時而自鳴者。殆將無媿乎。浦陽鄭君永與希元遊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之。請余銘。銘曰。

挈壺建漏測以水。用沙易之自爲始。水澤腹堅沙弗止。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制益美。請惜分陰視斯晷。

國史硏銘

濂爲國史。遂以官名硏。勒銘於陰。誕敷帝制宣人文。亦光如虹燭乾坤。後千百載傳愈新。

銅雀瓦硏銘 有序

臨汾徐昭家藏銅雀瓦硏。獲於漳河中。相傳逾百齡。兵部員外郎許珪以使事過之。遂購焉。質貞而文勁。甚眞物云。太史金華宋濂爲造銘曰。

埏埴成貽耆氣惟炎。火一燦。貞且壽。禁兩迴風著勳久。何哉緣樹塵爾隨。天假漳河滌其醜。出賚觚翰列左右。虹光夜半上衝斗。龍圖龜文首變紐。要使道文傳弗朽。

海東石硏銘二

形圓如日出海東。五色寒芒貫當中。發爲人文亮天功。繞至陽。產榑桑。玉之英。人之章。

硏銘三

元之肖。靜重故壽。以默爲守勿輕售。弘經演道。術則施之。扶顛植傾。術則出之。如鐵之堅。尙欲磨而穿。況斯石也乎。夜窮書硏。翕坤闢乾。期造躋於聖域乎。

婺溪石硏銘

歙之有硏。自唐開元中葉礦始。礦取也。因遂覈發之。後爲南唐元宗所賞愛。名遂與端石齊。其地在長城里之龍尾山。山一名羅紋。其下乃芙蓉溪。硏溪產者號爲尤長。濂嘗獲其一。腹有刻文云。李少微造。少微元宗時硏官也。制作絕工。殊可寶已。銘曰。

外雖黑。內則白。馬生角兮性乃易。

濟源硏銘

濟硏源者。李文簡公故物也。濂銘之。以遺龍舒學子李端。銘曰。

持廝堅。以尙爾元。毋爲白也遷。

日本硏銘

眞而華,四海一家,此非文明之化邪.

鞶帶銘

鞶有垢,尙假澣治,心有垢,人胡不思.

楷木杖銘

客有遺予孔林楷木杖者,橫文如蛇腹,節節可覩,刮滌然,銘曰.

怳根兮孔林,有文橫橫兮,如玉如金,千載寂寥兮,孰自爾扶持之心.

栢杖銘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爲寶孔彤,懷允不忘.

楷木杖銘

生孔林,承聖澤,文庚庚,光釋釋,扶顚持危賚爾德.

藤杖銘

形之圓兮,性之堅兮,節之全兮,吾與子周旋兮.

思香寺新鑄銅鐘銘

浦陽有大蘭寺,在白麟溪之濱者曰香嚴,創建於東晉時,年代遼邈,所鑄之鐘,或成或壞,不能盡知,其可知者,宋寶元間,繼隆大師實爲之,隆嘗走汴京,得中宮賜銅爲助,而兵部侍郎胡公則力相其事,至慶歷甲申,鐘始成,越七十有八年,睦寇至,毀焉,時宣和辛丑之春二月也,普照大師子文卽帥其衆而繼爲之,至甲辰冬十月,鐘復成,越士百壬十年,寺災,鐘又毀焉,則今至正癸巳之秋八月六日也,沙門普照與同流六十有二人,謀曰,成壞之相,妙常相因,而鐘者所以發昏聵,昭法度,祛障蔽也,吾等不可以不亟圖,遂走告里之善士于君城,城迺捐錢一千五百緡,俾合餘燼而新之,銅以斤計,舊者三千八百有奇,新者二百有奇,至冬十二月二日,鐘復成,昔天台智者大師深弘法華之旨,宋十餘傳,其敎幾絕,吳越國師德韶爲聞於錢忠懿王,遣使航海,求其書於高句驪,後卒盛行,當時之人,以國師與智者同族姓,疑其乘願輪而再世焉,今照之名與子文之號正同,或後或先,又皆以音聲爲佛事,較之國師,其迹固殊,所以昭前人之業,使之貽永久而弗墜者,則一而已,夫豈偶然哉,雖然,大圓覺海本無異同,孰能分別後先形相,若區區致泥於名迹之間,亦惑矣,必也自聲而生悟,自悟以入道,庶幾無負於斯鐘之建也,與濂近遷居寺東五里,靑蘿山中,與僧徒遊甚洽,似一旦來謂濂曰,子盍銘吾鐘乎,迺爲之銘曰,

如來法門,千差萬別,孰方便故,以一音攝,有聲者鐘,卽廣長舌,或旋或擂,熾然而說,其一 五時所宜,諸修多羅,無量妙意,中無不包,一歷耳根,千劫弗磨,或緣入道,莫此爲多,其二 白麟溪濱,有大蘭寺,是惟香嚴,法器所舍,嘗彼構災,一夕而化,畢竟有形,終屬幻假,其三 寺之比丘,咸作是言,彼成壞相,如風輪輪,往過來續,後先相因,不有廢者,吾何以興,其四 迺謁檀那,迺齊鳧氏,迺簡赤金,以歸鎔鑄,侈弇中程,薄厚隨軌,外圓中虛,與法爲體,其五 若龍象衆,暨諸鬼神,胡跪作禮,聽聞幽明,凝觀萬籟,有聲鏗鍧,如獅王吼,如蛟龍鳴,其六 上徹

諸天,不入九地,因聞生悟,弗迷邪趣,聲聲攝入,曾無留礙,旋轉如來,大圓鏡智,其七 我昔嘗聞,此妙音聲,不從鐘出,不由耳生,隨處充滿,非減非增,願成諸聽,同證眞乘,其八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六

碑

金谿孔子廟學碑

金谿縣令李子敬修建孔子廟學成,廟之殿及戟門,皆仍其舊,罅漏者補葺之,黝昧者丹堊之,學之論堂,廟之西東廡,與夫肄業之舍,皆新作之,論堂爲間者三,深二十又二尺,縱視崇而弱其二尺,橫視縱而強其十尺,肄業之舍爲間者左右各三,兩廡視舍,其數各再倍之,經始於洪武七年八月,至十月訖功,嗚呼,元季兵亂,邑廬盡毀,而廟學巋然獨存,是固有相之道,而賢大夫復能汲汲爲此,可謂知化原者矣,助其成者,縣丞楊乾、主簿劉祺、典史翁思道,子敬既相率釋奠已,使敎諭曾易徵文於濂,濂序其故,而系之以詩,廟學緣起及三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曰,

金溪之山,翔躍蟠龍,下有學宮,鍾氣所宗,篤生大賢,惟我陸子,究明本心,遠探聖緖,其道朗融,白日靑天,纖塵不驚,萬象著懸,翔登鄕學,可不亟圖,孰其興之,曾邑大夫,機動籟鳴,泉赴川增,其從之者,紛紛繩繩,三月之間,用繇告成,龍礎鳳甍,文楹丹楹,氣象改觀,煥乎粲明,人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盧,式寧其軀,匪居之爲娛,尙軌是趨,念此小邦,文物則衍,其氣夜發,直流虹輒,學子翩翩,期文之顯,匪文之爲勵,惟形是踐,我作歌詩,爲勵甚力,書讀孔彰,萬古一日,有赫其臨,敬之無斁.

蘇州重修孔子廟學之碑

韶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鋤暴植良無令弗肅上下洽和百廢具興惟孔子廟學弗治棟楹傾欹丹堊黯昧若不能支旦暮者公顧瞻良久愀然弗寧乃登僚寀縣令丞暨尙義之士咸集於庭喟然歎曰皇帝以神武定四海卽大興文治詔以明經六藝之科頒示郡邑使選弟子員肄講明體適用之學將以人文化成天下今弊陋至是非所以遊承帝意予先捐俸爲倡爾二三君子幸相與圖之脩殿邃廡度奉明禋靈星之門神道所繇其役爲最殷吳江葛德潤爾其右之論堂有嚴兩廡相嚮挾以六齋以通於前門吳江留璇汝其修之亭號采芹下臨康衢來游來歌多士攸宜崑山張庸爾其翰之公言未已吳江令許茂進曰邑有八士曰李庚等願有意乎脩詩尊經之閣先賢諸祠游息三亭以至庖湢橋梁之屬茂率其承之長洲丞丁師尹復進曰許令然矣師尹獨不可爲乎若止善堂及中廊達於閣者當論羣儒使賦金俾里耆唐晟觀其役焉公大悅唯周垣四千八百尺未有所屬僚若佐遂以罰布佽助而吳縣令曾輔驩然趨功役邑夫畚梮土繩繩而來事因大集始事於洪武六年二月戊辰而訖功於十二月某甲子如翬斯飛如雲斯凝如濤斯湧深沈而潔清宏麗而靜密一還承平舊觀公帥其屬執豆籩具師儒以成功告觀者如堵牆莫不嗟歎自兵興以來學宮所在蕪廢爲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俱廢乎教授貢穎之旣宣力於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以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於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出守鄉郡擇南園之地奏請於朝而建是學爲其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也計當時人物固嘗盛矣數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想其風烈每使人發不可企及之歎自時厥前雖有賢愚而學之興廢靡常而二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況今寰遭有道之朝而得良二千石爲之師帥豈徒然哉然公興學之志不下於范公者也則夫坐皐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法於文昭乎明體適用之學吾知駸駸然向盛矣苟不務出此而搞英摛華爲譁世取寵之具非區區所敢期請以是刻諸麗牲之碑庶幾蘇之人士知所自爲哉公名觀字杞山通周易爲人疏達無凝滯如八窗玲瓏見義勇爲雖千萬人不可遏所至輒烈烈有聲同知府事李權通判徐猗推官超寂皆號一時之選與公道合故成事無難者碑爲修學作前代興造各自有記皆不書唯當書者不敢拘於文體而不致其詳焉系之以詩曰

姑胥之墟有川瀰瀰折趨南園匯而東流靈氣中蓄爛渙弗收自非聖師疇協其休昔有哲人出綰郡章乃構學宮乃建廟堂廟堂章章學宮將將衿佩洋洋來翔來翔盛衰相因撰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矧丁艱虞烽火相連誰舉一臂持危扶顚大明當天九服攸同吁嗟斂瞬奎璧吐芒睠我魏公來蒞大邦屢形於言我敢怠遑旣率部封復登府僚分勞授事具乃教條僝不一恭厥功孔昭化此朽腐鬱爲宮牆孰敎化原孰築敎基孰牖民彝匪學曷爲我語蘇人公豈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與忠二者無媿行將天通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勒辭用昭無終

胡越公新廟碑

丈夫之遇於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入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

如四時而弗爽照如日星而不忒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蹂躪倀倀無所棲止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乙未春二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列戎行或搴旗斬將或操弩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戍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擧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往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效己亥春正月攻附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五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襟地也可棄之乎乃繕城浚隍爲堅守計辛丑夏五月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遣臣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於婺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據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旨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卽城中作新廟一區十越月而廟成室門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命下復羣謁於金華宋濂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冒於鋒鏑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恤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裹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專心撫摩之昔也奔走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登今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強莫敢何問今也據一螘芽公亦使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茲者龍光下被爵登上公人神治熙某日詡卿卉木動搖如有喜色適新廟告成願爲我詳紀公之功德以垂示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濂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境者矣苟得甲士之歡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必不免於愁歎孰有能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擄人女婦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爭來趨附之蓋公處心以仁濟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化惟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將夜出人見其兩目熠熠有光若燈及其旣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覩燈火滿野洶洶聞人馬聲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之英魂烈爽下上於星辰之間猶未嘗亡也因併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

聖皇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颶狂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誰。時維趙公。其一 澂澂趙公。勁氣橫鷙。手荷鎮殳。其氣若霆。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二 天兵四出。席弗在行。瞪目疾視。前無堅城。有澤洸洸。敵人震驚。士氣旣拓。大助以凝。其三 皇帝曰都。爾主羽翼。婺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爾宥密。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其四 公旣受命。分閫建牙。威譽化孚。莫敢或譁。汝飢汝救。汝疾汝瘳。化汝呻吟。而為謳歌。其五 視彼郊原。其耕釋釋。視彼閭閻。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奐奐。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 我民無疵。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固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匪廟曷祀。非祀曷虔。其七 乃簡聲材。乃端衡徑。乃差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倕冥令。紫梲星錯。素階玉瑩。其八 邃清有嚴。嚴衛有門。旁夾有廡。四綠有垣。肖像居中。威神凝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其九 維公廟貌。時著靈蹤。幽火宵驚。鎮覊西上。赤幟一揮。無敵不殄。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十 生為名臣。死為明神。簡書所列。指可縷陳。朗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均。其十一 公實惠我。弗閉弗武。人之依公。如旌綮旟。登我稼穡。遏我妖沴。歆我明祀。欽於世世。其十二

景祐廟碑

景祐廟者。宋殿前司統制祖公廟也。公諱珹。字寘夫。其先閩人。後徙明奉化之松溪。公有文武才。建炎中。以剛毅稱。居鄉黨。遇歲飢。發私廪以賑貸。夫所活以千計。里有喪貧不能成禮。出財帛周助之。子弟不能學者。為招師儲使就學焉。邑人咸德之。旣沒。皇祐二年。遂作廟於忠義鄉之福嶴里。有故必和率趨禱。滅火愈疾。誕著奇徵。元祐中。漁者鄭祺。徐寶泛海。值風。舟起立者數四。懼死。呼神求救。公忽見於空中應之。俄而火光如斗。墜檣下。風頓息。起視所在。舟已至公廟下矣。建炎四年。高宗南奔。御舟次崎頭。金人將舟師追其後。將及。見赤旗數萬蔽海上。金人沮懾而退。是夕。提領海舟張公裕夢神人虎韔魚服奏對上前。自稱官位姓名。公裕以聞。高宗多公之績。制封文惠侯。賜廟額為景祐。元大德十二年。大疫。死者相枕。民禱公。公降於人。指廟東井。命民飲。病者飲水立愈。明年蝗發。境上官督民捕蝗。日以斗斛。微之民泣訴於公。頃之。蝗飛集廟前。高數丈。民取以輸。遺蝗亦皆自投於海。未不為災。至正十一年。海盜起。將剽掠邑民。會大風揚沙。遊海不可辨。盜迷失道而退。後盜復至。鈔民財無所得。怒欲火盧舍。至廟。若聞弦誦聲。驚駭相顧。卒不敢犯。二十二年。有巨蝶集里巷。螫民膚即死。民神事之。迎置於廟。公復降於廟巫。手撲殺之。耆蓄卓在明。汪敬行等。列其事聞於朝。二十六年。加以昭烈之號。皇上有天下。以為凡神之封爵。宜命於天。非人所敢與。洪武四年。乃詔儀曹易公號為故義士祖公之神。每歲季春。縣令用剛鬣行祀事。著為恆制。敬行之弟敏學。復謁公自宋初至於今四百年。功烈及於民者甚久。而未有文辭昭鑑。俾美垂之無極。甚非事神之道。乃遣從子正來。請傳其事於碑。夫公以一將之微。其生也非有公侯之貴。萬鍾之富。而獨能惠其鄉。旣死數世。復能濟其君於艱難。而保鄉邑之民於無窮。非烈丈夫能然哉。是可歌也已。其詩曰。斗牛之南大海壖。蔡山崒嵂植翠巔。乾坤秀鬱不宣洩。生祖公維俊賢。虎眉虬髯高兩顴。右握寶刀左屬鞬。指揮叢豨立殿前。晚辭天子歸林泉。傾萬金貲賑顛連。聞人急難刺在肩。有弗能拯食不咽。曰生施惠廉逾年。死為明神變化權。鬱攸肆虐焚茂廛。揮嗟沃之不敢煽。颶風掀浪欲拍天。漁舟薬沉立以旋。火

燄如日墮檣端。手提白骨出重淵。鑾輿狩南濟大川。追者十萬皆腥羶。身率以君將樓船。赤幟蔽島掛博然。蠻番褰忠禮彌虔。坐乘朔圭冠貂蟬。殪鬼跳踉民告瘵。以藥投井飲輒痊。飛蝗被野禍大田。神氣一噓舞翩翩。如蛾赴火積成山。立使凶歲為有年。海盜操矛口流涎。揚沙撲面攜以還。退奔相踩行蹁躚。鉅蝶為妖大如鳶。家趣巷祭陳豆籩。以掌擊之民害蠲。邑民載公殺以安。歲時扶攜謁廟門。清醑在觴几蒸豚。鐃鼓考雜管絃。公騎蒼麟手執鞭。龍旂獸盾衛者千。來如旋風止如煙。嗝氏欲去不忍言。民拜願公毋我捐。俾禾如茨黍蛇蟠。疾害不作靈祐綿。公名不朽同坤乾。

重建寶婺觀碑

婺之寶婺觀。祠婺女星。始作於唐武德四年。初在郡城西北。吳越有國時。刺史錢儼徙於子城上西南隅。宋淳熙十三年。以知州事洪邁請賜今額。元九十年。毀於火者再。皆官作之。國朝洪武五年秋。觀復災。主觀道士楊道可與其徒同姑者德生德清謀。謂祠星所以休民。與役而出於官。是厲民也。厲民弗祥。乃持曆走境內。告於衆庶。各出貨泉相厥事。而屬劉仲謀等十餘人。司出納之任。伐木於大山長谷。乘流而致於城下。儆匠傭工。鑿城增址。作正殿五楹。間其南為重閣三間。殿與閣之中。構為飛亭。亭之後先。聯屋以合庭。甃三門。舊在閣南。正直通逵。今遜閣東三十步。由門循廊西上。抵玄武神祠。又折而西。始升於閣。三門之右。別建玄壇廟。餘若齋居賓館之屬。各以次就緒。而星之像猶未具。先是。杭州衛都指揮使徐君司馬。嘗出鎮於婺。感徵靈於星祠。其在杭也。夢有所見。遣使者問所須。以像闕告。因命斵沈水香為像。名其閣曰靈婺。而奉像於其上。道可復迎其教所嚴事者共祠焉。工始於災之明年。越六春秋。至十二年冬始成。蓋役夫凡錢以鉅萬計。而有司不知。州民權忻趙謁。以為有所憑依。不可無以示來者。於是道可持幣走告於濂曰。婺以星名州。星之澤州民者甚大。宋宣和三年。方臘反。睦將陷。郡統領劉光世討之。兵次蘭溪。未敢進。夢霞冠羽衣神趣之行。且以病指告劉。至盜藂就禽。及謁星祠。其像如夢中一指將墮。開禧三年大水。先期告守士吏為備。民不漂溺。景定四年。武義山寇為亂。來犯城。屯於溪南。過蠱蠕長數尺。盜怪懼之。遁曰。城中人賊。皆若是耳。盜驚散去。元至元十三年。郡旣降復守。元將高興怒。欲屠城。夢神論以勿殺。明日以火矢射觀。矢返墮軍中。見巨人坐城上。濯足城南水中。大駭。遂下令風民降。不敢戮一人。至正十六年。沿海戮兵自蘭溪夜叛。還謀斃郡城。神化婦人導叛兵食瓜田間。食已。皆昏迷失道。至城而天已曙。官兵有備。遂伏誅。此皆彰灼可徵之大者。而疾疫旱潦之禱。為尤驗。固未易悉數也。今觀事幸復乎故。皆神靈之所致。願并記之。濂曰。婺女之於婺郡。猶參之於晉。陽辰之於商丘。固宜祠而祭之。然惟有國者得祭禮也。民之祭者。僭也。先王之教。謹禮而不逆民之情。一乎禮則拘。專乎情則濫。在人折衷焉耳。且田祖先嗇。民以其有功。一執匕鬯思之祭之。況昭回於天。特藉以為司命者乎。說者乃謂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為星紀。吳越之分皆屬焉。何獨婺之人得專祠婺女乎。是不然。吳越之分固廣。而斗牛女之所該亦廣。苟以躔度細推之。郡之墟正上直於婺女。爾星之降祥。焉可誣也。今道可勉竭焦思。而盡力於神。無非為民所祈禳。如其請。特藉星之威靈不測。俾為祥所以起州民之瞻仰者。俾繼承於無窮。豈止逃

起廢之功乎，道可字南峯，郡人也，冲默而契道，闡天師畀以崇眞明遠宏道法師之號云，繫之以詩曰，
帝居冥漠天中央，宰制萬有御陰陽，經乾緯坤森以張，百靈環衛燦文章，交參洞射下土方，州分國列奠厥疆，須女下流婺適當，亦光熊熊叶寒芒，名州建官自隋唐，歷年百千氣愈亢，神宮巍然逼玄蒼，彤楹文戶紫櫚房，高閣飛甍䆗煌煌，神君之來天門黃，亀母雷師翼兩旁，麒麟僕耕虹霓幢，羽衣絳裳雲錦裳，𨾇爾旗道塵不揚，清氣襲人雖始降，卽之若無視洋洋，山君海王修典常，執玉來覲森相望，奉帝威令俾勿爽，鯨鯢魍魎死魑魅藏，耆耋有時告雨暘，瘥饑舒賤畢市滂，原多黍稷隰有杭，地寧天淸民樂康，誰其尸之神降祥，嗟爾黎庶德是襄，善錫鴻禧鬼殃，神鑒秉握帝紀綱，帝有正命莫敢違，畿之以私帝所殃，神理惚恍誰能詳，史臣作詩匪眛荒，金石可泐斯不亡。

溫忠靖王廟堂碑

歲在閼逢涒灘，斗杓直寅，其日某，家子東家道士儲祥，綾新作溫忠靖王廟成，後十有一年，太史氏濂爲之記曰，太虛之間，一降一升，而能鑿鑿於無窮者，非氣母也邪，氣母之所孕，其出無根，其入無門，而其應也甚神，人能察乎陰陽之變，而不凝滯於物者，其知鬼神之情狀矣乎，王姓溫氏，名瓊，字永淸，溫之□□人，父民望，嘗中明經甲科，年老無嗣，與妻張，造禱后土廟，夜夢告上帝，一夕，張夢一神手擎火珠，自天門而來，謂曰，吾乃大火神君，將降胎爲人，張覺，赤光被體，中夜，嬰穉然，因有娠，以唐長安二年五月五日午時生，其左腋有篆文二十四，右半之，七歲習禹步爲罡，十四通五經百氏，及老釋家言，二十六舉進士不第，乃拊几嘆曰，吾生不能致君澤民，死當爲泰山神，以除天下惡厲耳，復制三十六神符授人曰，持此能主地上鬼神，言已，忽幻藥叉象，乾立而亡，蜀紫天師後用其符，驅除沴氣之爲人害者，彷彿見王衣緋袍，捉劍乘追風駿下之，勣名之家，遂皆祠王，以祈靈貺焉，王祠封翊靈昭武將軍正佑侯，其曰正福顯應威烈忠靖王，則宋季之累加也，王之事行見於傳記者如此，自濂納先生言之，可謂怪神之極，殊不知氣母之所孕，入奇出神，靡所不有，發龍盛而異人生，元象應而神精著，蓋不可一二計，惟夫偏駁或足以病民，故必降剛明方直者而祛斥之，此亦天之復道，非所謂怪也，古之聖神，體天以訓民，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故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奈何氣漓俗敝，御陰陽通神明之術不傳，方士之徒，遂得竊其機權而用之，世之昧者，不知出於古聖神遺法，咸歸諸道家，往往詆其誕誕不經，嗚呼，是果誕誕不經者邪，非邪，系之以詩曰。

南離有赫大火神，下上六氣浚三辰，鑑龍瞢輔以雲，拔𡼆下降癘海濱，帝出乎震物以伸，約束百鬼主地門，神往從之勢嶙峋，豹韜蜺袴紫纈巾，七斗直斂火亦輪，嶽祇濯鬼爭駿奔，颺咸溷人叱使泯，癘鮮贊元化歸一鈞，東嘉之山翠嶙峋，作宮翼翼儼鳳麟，牲牢充腯酒醴醺，烜然正氣扶乾坤，山明澤媚日曦烜。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帝王受天命而興，黙運玄化，施陽斂陰，日月爲之卻行，山嶽爲之震叠，川君水伯咸聽其命令，而效職獻靈，理勢則然也，今皇帝之都金陵，伐亂討逆，遣將出師，旌旄所向，鉦鼓所戒，巨城大邑，無不降順，時則有

若徐將軍者，亦著神功，將軍烏程人，嘗時行宜江淮間，道經之巢湖，溺死，死而爲神，巢民奉之甚謹，上初渡江，諸將多祀神舟中，所向克捷，或以事聞於上，歲戊戌某月，命南安侯俞某卽龍江虛龍山爲廟祀焉，擇清修道士汪與樞、駱德輝、徐善誠三人主其事，及既登大位之六年，爲洪武癸丑九月，大偃幸虛龍時，與樞已化去，詔德輝昔廟宇，樹名木，且勅改虛龍爲獅子山，德輝等承詔奉祀益恭，甲寅某月，復相與建祠，奉其教所謂眞武神於廟左，殿堂門廡，略具，成，以爲斯廟與國同興，將軍之功，格知帝聖，耿耿不泯，其本始固不宜無考，而眞武之祠，成盛日著，亦宜㕘聯得書，乃來請銘，其銘曰。

帝興江淮，賢豪景從，叱咤而雷，慶斥而風，豈惟人同，鬼神爭助，水伯川君，罔不來赴，維巢有湖，神之所都，陰翊王師，鼓龍旗，敵城雖堅，大將攸克，示以神兵，陰襲其魄，軍聲如霆，日撫全城，一日十勝，新寇舉平，帝詢將臣，成功孔速，疑有神助，使之順伏，將臣有言，非惟戰功，維巢有神，實張兵戎，帝曰異哉，何以勸賞，爵非所安，俾其廟享，龍江之陽，山迴岡翔，作鎭於京，以綏四方，有廡有堂，有筵有几，神之戾止，冷風如水，都人來觀，天子聖仁，天子褒功，及於鬼神，都人來言，神之威武，洞於幾微，以佐明主，上天垂象，龜蛇合形，佑我下民，功尤難名，並洞實宜，精神上通，合靈同體，以贊化工，時靖歲康，烽燧不芒，都人薦奠，粢稷豆鑪，人神相依，其德弗愆，於千萬年，彌久彌昭。

溫州橫山仁濟廟碑

記禮者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先王之制，非惟崇德報功，以垂勸於方來，亦所以達幽明之故，而察鬼神之情狀，蓋受氣之剛大者，決不隨物澌盡，其能發動威靈以錫羨萬民，乃其理之所有，學者多疑於鬼神，遂絕謂無之，夫豈可哉，有若橫山廟神之事，其明效可覩已，神諱凱，字公武，姓周氏，世居臨海郡之橫陽，生而雄偉，身長八尺，髭髮垂至地，善擊劍，能左右射，傳文而強記，家雖貧，躬耕以養父母，及司馬氏平吳，與陸機兄弟入洛，張華薦之，神知晉室將亂，獨辭不就，時臨海屬邑曰永寧，曰安固，曰橫陽，地皆瀕海，海水沸騰，蛟龍雜居之，民罹其毒，神返自洛，乃白於邑長，隨其地形，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東注於海，水性既順，其土作乂，永康中，三江逆流，颶風挾怒潮爲孽，邑將陸沈，民咸懼爲魚，神奮然曰，吾將以身平之，卽援弓發矢大呼，衝潮而入，水忽裂開，電光中見神乘白龍東去，但聞海門有聲如雷，而神莫知所在矣，俄而水勢平，江瀾乃絕，邑長思其功，號其里曰平水，且建祠尸祝之，祠初在城之西郊，及更永寧爲永嘉郡，郭璞相土，遷之於西洋，退遡傲鑑者無虛日，神功益用赫著，陳至德間，闔寇章大寶侵分水嶺，其氣勢張甚，民爭遁逃，神見天兵於雲間，戈甲耀日，盜驚而潰，唐武德中，楠公祐爲亂，其黨入寇，民依華蓋山無城而拒守之，時當嚴冬，神降大雨雹，寇弗敢近，城因得不陷，天寶中，河決，濟州怒怒不可制，神見黃旂，旄旌間，河復故道，光化末，天台大饑，神化形爲商，載米貸人，已而投杖於江，幾成赤龍，騎而升天，宋景德初，契丹同其母蕭氏南侵，丞相寇準，殿前指揮使高瓊奉眞宗親征，車駕過河幸北城，天際見力士數萬，旌旂上彩，據有平水王字，虜悍諸盟而退，大中祥符初，詔營玉淸昭應宮，取材於溫之樂成，使者以重山不可致，走禱於神，忽風霆凌厲，龍湫震盪，巨石皆起立，大木斯拔，蔽江流而下，神之靈異，或

見諸紀載.或相傳父老之口.如此者蓋不一而足.今則粗舉其槩而已.神初封於唐.爲平水顯應公.梓陞王爵.賜袞冕赤舄.宋累加通天護國仁濟之號.從祀郊壇.兼賜仁濟以爲廟額.元復加威惠.進封太和冲聖帝.遂易廟爲宮.逮入國朝.壹以誠事神.以爲數加徽美之辭.非所以敬恭明神.詔禮官定議.爲横山周公之神.至於廟宇之建修.皆郡守任其責.可考見者.自陳毛喜迄元左答納失里.凡一十三人云.昔者大禹當洪水横流之時.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民始得平土而居.千載之下.視河洛者.必思禹功而弗忘.天寘民彝.其不可泯也如此.若神之爲.憫生民之昏墊.挺身而與捍患禦災.嵩嵩之氓.得遂桑土.既殛而不混爲魚鼈者.果誰之力歟.夫禹之功在天下.神之澤則被乎一州.雖有小大之殊.其惠利萬民之心則一而已.廟而祀之.誠合先王制禮之義.孰謂非宜.州人士永嘉教諭許士宏.訓導張升.恐無以示來者.介鄉友秦王府紀善林君温.徵濂文.勒諸樂石.濂既爲序其事.復作歌一篇.使邦人歌以祀神.其佐神張鉉.字子元.郡人.由右科進士仕至閤門宣贊舍人.剛烈正直.嘗上疏言事.忤史嵩之.被斥而歿.既歿而顯靈.太守吳泳因祔祠之.法當附書文中.歌曰.

東甌之地.大海瀕止.斥鹵噴蝕.成荒圯止.有肆魚龍.或恣噬止.蹴翻鉅浪.高嶙峋止.懷襄勢殷.莽無垠止.惟神我憫.眉睫蹙止.帥乘霆鑿.不憚勤止.夜役陰兵.直達晨止.三江順流.若拖紳止.盡化魚鼈.爲衣巾止.一旦澌涸.號秋旻止.江流逆上.波插雲止.城廬沈溺.在逡巡止.神知事急.如救焚止.彎弓注矢.肯顧身止.眼不見水.唯見民止.衝濤直入.勇絕倫止.海水聳立.左右分止.赤電飛射.光相燉止.神乘白龍.赴海門止.蜿蜿似馳.鬣雷奔止.水禍頓弭.神具欣止.有室端居.田可耘止.衆嘗曷以.酬大勛止.有嚴靈祀.西洋濆止.漸周吳越.泊七閩止.神功彌遐.海寓聞止.天兵建隊.向空陳止.旌旗上書.鳥篆文止.癘氣麗蠱.盡去屏屯止.況茲狗鼠.敢吞止.河逍遙伏.流沄沄止.枝杖化龍.靈跡存止.疏封直至.帝王尊止.退璇衮衣.佩鏘璘止.神之正氣.塞乾坤止.上下日月.摩星辰止.玄化渺穆.合神人止.既民藏神.忱且恂止.遐邇奔湊.川之輳止.如見靈旂.降續紛止.牲牷肥腯.酒苾芬止.驅斥厲鬼.黍稌蕃止.太史畫文.勒堅珉止.後千百歲.期無諼止.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元懿之學.發沈雄奇絶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横捭化.其妙難名.先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馥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雎陵人.一遷於番.再遷於睦.三遷婺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孝仁里也.高祖諱明.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藩.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妣金氏.追封渤國夫人.父諱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嵩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

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羣童放.私挾一編以返.誦復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於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詰曰.爾竊觀吾書.能記是篇不.爾其爲我言之.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篇一字不遺.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畀之.嵩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三經義.既秦漢而下詩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指趣.嵩南退謂人曰.明容如吳某.雖汝南應世叔.敢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於日本.即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某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禮部.能公明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孺.主考.留士.此三數公.皆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興焉.於是東遊齊魯燕趙之郊.北抵燕.每過中原奇絶處.輒躍然長嘯.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葷迎徬御.舉在盧沙衛埃中.遂與當塗李溪.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貰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緯有司馬子長遊風.詩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遊海東洲.經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遊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伍洩.靈巖翠壁.雲蘿似不類人世.先生日嘯詠其中.翛然自得.或至莫忘返.遊覽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其言而述其意.一以理折衷之.嘗緝法家奏讞傳遂爰審既得其情.而曲直異偽無所隱.至若案疑辨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騶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列傳.俠.長盧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律.必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遊.先生遇之.恆若撫子姪.至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疾風挾渗.其血交頸.顔面絳黑.兩脛癱痿.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捷還莊席.愈不自振.忽夢作盧江蹕登.謂人曰.汪蹕鄰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樂不容.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於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謙.士謐.以至正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鄉之盈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宏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諡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合祠之於學宮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尊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遊.藹然有恩意.久益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烱烱如岩下電.見者改容.聳栽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寢其辭氣.即知其爲某代某人所作.嘗其賦詠.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刻紙數十番.戲爲長歌.頃刻而盡.圓對嘏巧文.宋袁麗觀者.莫以爲神.詎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集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考誤.未完.夫自文氣日

輿。士無眞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爲低昂。其惟古之作者。則曰雄渾贍富。唯有漢之文爲然。淳質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爲然。今之從事於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寘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媿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能顯白於世。所幸雄篇鉅册。彪炳烜赫。有如日星。尙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銘曰。

大火焞焞。司於南辰。重明宣照。神之仲也。有赫厥靈。郁紛輪囷。聚爲至文。降於人也。斧藻交橫。黼黻斯彰。變化浚厲。動無方也。雲流森行。品彙咸亨。於爍其光。寂無聲也。胡稍之腴。不顯其施。返於混茫。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爲列星。發天之符。合地眞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衞。禁不祥也。泰華嶙峋。長河蕩浤。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

吳先生碑

元國子博士吳先生。旣卒三十有七年。其子今翰林待制沈。告於太史宋濂曰。先君學行。海內豈不聞之。然知而尤詳者。莫如鄉人。鄉人知者衆矣。好道而諒直者。宜莫如子。圖其傳。俾久弗忘。非子之屬而誰屬。濂於先生門弟子行。幸執筆從士列。感餘教所暨。且與沈友。老矣。敢辭。先生吳氏。諱師道。字正傳。婺之蘭溪人。少勇於學。不督而勤。始爲文辭。飄飄駸駸長老。未冠。識眞文忠公。嘗大悔初所爲非是。卽以聖賢自師。時許文懿公以朱子之學淑學者。先生持所悟謁。造門質難。許公甚禮敬之。授以所受。心領意釋。日開歲化。斂戢充擴。刻削就規矩。煜然有聞於時。至治元年。舉進士登科。授高郵縣丞。階將仕郎。濟寧決泛原。陸瀰不通。先生集工隄之。三年。以外艱歸。服除。改寧國錄事。轉從仕郎。天歷元年。徵江淮兵過郡。將非檢下。兵白晝揮刀戟走市。市人收貨。貨不及。緊拘道上。縱火焚廬舍。横甚。自郡守以下。皆畏憚不敢治。觀民驚若不知。先生曰。兵無狀。賊天子民。不治。且不可制。索馬從數卒行市。捕得綁市門。榜掠令衆。衆讙。操仗呼曰。何錄事乃敢爾。吾曹死耳。不忍爲人辱。必殺錄事。先生聞之。獨出喻其衆曰。錄事懦者。易殺。敢殺者來。錄非不汝懼也。衆愕眙不敢有言。退相戒。已。他人易凌。愼勿犯吳錄事。明年饑。先生平價勸分。得粟萬餘石。食城中民。旣而宣城民仰縣官食者。三十三萬口。廉訪使者以先生能吏。檄攝縣賑饑。悉召大姓。第其家爲九等。出粟有差。得三萬七千陸百石。饑者以不殍死。又明年春無麥。先生白廉訪使者。請諸朝。發官廩十萬計。使者亦遣掾吏出貨旁縣。復獲鈔數萬。定選廉察吏賑民。先生任三之二。籍民爲戶伍。以次呼名受錢粟。襁負充庭中。若無一人然。有旣受而易服重至者。先生目注。取其人於衆中詰之。具伏。左右相顧。疑爲神明。居五載。條教修完。非治叢惡。廉訪使者薦於朝。以疾引歸。重紀至元之初。遷文林郎。池州建德縣尹。新孔子廟堂。廣學舍。豪民侵郡學田七百畝。郡下先生問狀。按圖經。豪民歸諸學。建德非荼區。民苦茶稅。先生言不便。報減稅。民賴之。中書左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薦先生經行高。宜爲人師。召入爲國子助教。階承務郎。踰年。陞博士。進儒林郎。先生聲著中朝者久。士子聞先生至。喜曰。是婺吳先生耶。相率持所疑扣問。開以機鑰。皆歎服去。先生因推所聞。陳說誨誘。端飭嚴肅。經義一本朱子。排斥異論。有誣朱子者。惡絕弗與言。初許文正公衡在成均時。宗朱子以爲教。其法具在。先生守不變。學者信

禮如文正時。禁林近臣復薦先生才任修史。未報。至正三年。先生以內艱南還。明年。江浙行省中書當大比。聘先生去取士。疾作不能行。上書請致其事。八月十七日卒於家。壽六十二。旣卒。命書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五年九月十七日。葬銅山鄉中徐之原。先生之先居信安。四世祖杞。徙蘭溪。曾祖偉。祖儒宗。宋國子進士。考渠。世父辛。無子。以考命後之。辛贈翰林文字。從仕郎。妣鍾氏。贈宜人。先生娶徐氏。封如鍾氏。二男子。長深。先卒。次沈也。一女適徐虎臣。孫男若干人。先生於書無時不觀。故無所不熟。通音渭遂。不可涯涘。爲文務自理出。暢而不緊。嚴而不矯。有蘭溪山房類稿二十卷。易書詩皆有雜說。通十卷。戰國策校注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注一卷。敬鄉錄二十三卷。自聖賢之學不傳。篤信者失之拘。而不適於用。喜功者失之詭。而不合乎義。二千年間。非無豪傑之士。而功烈不少見於世者。不以斯耶。宋之君子後先繼出。推衍闡扶。疏闢扶樹。理無不章。事無不備。雖聖賢復生。爲後學師。無以加矣。然而卒未有蘇其施而大有爲於天下者。豈非有志者鮮哉。先生蚤有所聞。尊而行之。守道而不遺乎事。致用而必本於道。施其緒餘於郡邑。已足以震耀當世。使假之以高位。而獲大行。被其潤澤者。夫豈細哉。卒止於斯。謂之天也。非耶。雖然。觀其所自立。不旣偉矣夫。銘曰。

聖學之傳。猶日麗天。光華赫如。照被八埏。有足者行。有目者視。致用成功。成以日故。使目自明。明不照物。雖曰行天。何取於日。其或瞽燭。而不能退。如脊與蕭。厥功幾何。道積於躬。用見乎世。微之一毫。大之無外。在聖有作。佐商造周。天包地含。嶽立川流。區區碌功。實悖於道。卑山偏岐。行新之耀。歷世三千。濂洛繼之。有支而南。考亭拓之。芟其榛荒。亦有車馬。有駕而行。可遍天下。彼皆不由。狹徑是趨。擯其智能。陷於死塗。惟婺有傳。考亭之嫡。先生是承。孔武且力。涵而俾深。植而俾成。溷其光晶。有爓其明。始嗇而仕。不辭下位。道無鉅細。崇庳一致。繩蘖鋤彊。煦其弱羸。父嚴母慈。亦作之師。廷臣咸言。其道可致。帝曰汝來。寵我邦教。有嚴威儀。有秩詩書。大帶元端。開陳鑒謨。使陟而升。可澤四海。世方仰之。曷爲不待。不顯者身。道則不亡。遺書滿家。百世彌章。世觀其書。將考於爲。勿謂易知。斯道在斯。

黃文獻公祠堂碑

星辰之昭乎上者。天之文。河嶽之列於下者。地之文。經緯乎兩間而丕昭至道者。人之文。人之文雖若有不同。或得之者。亦足以配二儀而常存。後萬物而弗凋。蓋以長庚之精。巖岳之神。皆降而爲命世之神。所以能軋摩日月。扶植鴻化。以震盪乎一世。故雖其軀已喪。其神不亡。乘一氣於太虛間。鼓舞變化。隨雨露風霆而著形焉。尸而祝之。實有不得不然者矣。有若烏傷黃文獻公。其殆庶幾乎。公之方娠。母夫人夢大星熠熠然墜於懷。及其生也。繡川之水爲之一清。是蓋星靈川祥所融凝而成者。故公遂以文章鳴一時。侍講經筵。闡明聖學。掌宣皇制。黼黻太平。昭回雲漢之章。衣被乎草木。人文化成之效。於斯爲盛。是則公雖甍。而其耿耿不沒者。固將遊神太清。在帝左右。而祠之不設。非甚缺典歟。諒梁胡侯惟信來爲縣。剛明正直。不可干以私。行之旣久。政通人和。乃謁公之墓下。瞻翹勤木。悵然而有遐思。卽下令禁其樵採。復構公之遺文。刻梓傳世。侯猶謂未足以交神明。乃請於上官。撤祠於繡川之濱。堂庭楹如門廡祠謐案設有

嚴，丹楹煜燿，落成之日，侯具牲酒盛服致祭，公之孫子，邦之耆彥，咸從侯後，精誠格孚，契乎沖漠，蒸蒿悽愴，如將見之，祭畢而燕，籩豆靜嘉，肴核維旅，鴻休誕昭，秩秩雝雝，四方之士，來遊來贍，僉以爲侯之爲政，知所風勵，而公之靈爽，永有攸棲矣，或者則曰，人死則其氣澌盡，古者祭鄉先生於社，不過崇德報功爲人勸爾，子曰其神不亡，無乃涉於誕耶，曰，嗚呼，是未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世之強夫志士，用物精多，尚能昭著靈響，廟食百世，況鍾天地盛長之氣，而發爲文章之英者乎，其不隨世而磨滅者決矣，至若庸夫凡氓，其德不顯，其鬼不靈，則當如此言爾，初祠之成，同門友王君禕既爲紀其歲月，公之子梓，從子摺，從弟模，謂侯是舉有關於名教之重，而非私於一家，又請濂詳文其事於石，以昭侯之誓與此祠相爲終始，濂按春秋書事之法，雖有重複而不殺者，因竊取斯義而爲之記，復繫之以詩曰，

天星煜煜流光晶，川后斂祥若鏡澄，發爲五色文章英，上騎日月薄太清，呼吸雨露驅風霆，在帝左右持文衡，蛟龍降升藻火明，五色燦爛丹鳳鳴，萬物承被流華榮，一氣闔闢不可名，元功斂迹歸杳冥，其魄雖離神則形，烱烱直與元化幷，有祠翼然宓幽靈，陽鳥高騫鏗鼉楹，庭宇泐穆森巨楹，歲時奠祭輸精誠，牲牷肥腯酒潔馨，倏陽忽陰誰使令，有神來下風泠泠，若乘靑麟紫霞軿，降福百爾翕然應，鼓舞禮樂嘗蒸興，春秋報事垂千齡，門人前史官金華宋濂撰，

官巖院碑

浦江縣東南三十五里，有山穹然，拔起於衆峯之間者，曰康侯山，又曰官巖山，俗以其形蹲踞如獅子，又稱之曰獅子巖，從巖趾斜入六百餘步，崖木回環，最號幽邃，有古招提在焉，梁大同間，比丘尼元淨始建院巖北石洞前，號曰安和，後更名兜率，至唐會昌之季燬於火，其故基至今猶存，咸通初，福燈大師自越之上虞飛錫而來，遂縛禪巖內，會歲旱，獨上絕頂祈請，刑身投崖下而卒，俄頃大雨，火化得五色舍利，民感之，就巖之西爲建今院，八年丁亥，因山賜額爲官巖云，燈之事備載洪遵郡志中，而比丘之綴始，則出於縣民蔣氏之所私紀，年世逖邈，莫考其詳，所可考者，宋大中祥符癸丑，重建釋迦寶殿，天禧己未，刻木爲諸菩薩護法神王諸像，紹定庚申，妙空大師智印嘗出主杭之旌德顯慶教寺，以衣盋之資，命其徒六人造經鐘二樓，暨圓通堂方丈三門兩廡之屬，復聞於朝，以奉仁烈皇后楊氏神御，院益增重，國朝延祐丙辰，院僧宗勝建普賢大士閣，明年丁巳，宗尙悉易殿之梲楹，新其四檐而加闢焉，復捐土益造木像礱石爲趺座而妥貫之，使與殿稱，至順壬申，崇輝作潮音堂於殿之北廡，至正癸未，裴光寶閣成，越三年丙戌，集僧之堂又成，明年丁亥，香積之室又成，其費一出於衆僧，唯閣之役頗殷，賴邑人姓洪君榮助之而始就，榮之二弟盛興復爲創翠潛碧雨亭，自是院之規制，一如大伽藍，四方人士，來觀來遊，但見穹樓傑閣，飛動於蒼烟涼翠間，恍若登耆闍崛山，親逢如來法會之未散，莫不憮然贊味，得未曾有，比丘普安曾不以是爲既完，且謂自祥符癸丑至今歷三百四十有三年，其中更幾世幾人，始克致有於是，苟不圖文刻諸貞珉，則後來者何以知其艱哉，乃以烏傷朱君烈所述顚末，走詣蘿山中而求濂爲之記，濂所居距巖不十里而近，一出戶輒望見之，當天朗氣淸時，嘗同二三子捫蘿攀蔦而上，俯瞰縣北巖坑仙華諸

峯，如萬馬東行，或馳或蹶，而浦陽江之水，蜿蜿蜒蜒，又如白龍南飛，一瀉數十里，遶巖腹而去，周阿原野，星羅棊布，諸池沼廁其中，直小甌耳，方呼酒放歌，天風自東北起，四山鱗甲，一時皆動，同遊或戰掉不能留，誠天地間勝絕之地也，宜爲有道浮屠之所都，而興仆植壞，代不乏人也，濂因弗辭而爲之記，系之以詩曰，

獅子之巖，下瞰巨江，涵靈茹飾，吐陰納陽，其一 不有大雄，曷控奇絕，平地湧成，琉璃宮闕，其二 誰操化機，寂我鼓鐘，若龍若象，遯棲無蹤，其三 有大導師，飛錫而至，以淸淨身，化爲甘雨，其四 我民咸言，盍報有年，一彈指頃，樓閣現前，其五 歷年四百，何以弗墜，世有長材，愈作愈麗，其六 陽馬四霤，觚棱高翔，金浮翠流，煇煇煌煌，其七 觀者如登，妙莊嚴域，見種種光，雜種種色，其八 惟世間相，起滅非停，中不滅者，永劫猶存，其九 矧是有爲，俱繫虛妄，當悟以心，毋取於相，其十 若事若理，本無二門，苟涉分別，即非一眞，其十一 我述我文，鐫諸堅石，後千萬年，與山無極，其十二

神仙宅碑

處士之州，並城三里，所有山曰少微，山之下有觀曰紫虛，觀之南一峯，巉然挺出曰眉巖，西南諸山，拱揖周衛，而二水蜿蜒起伏，來匯其下，登高望之，萬象呈露，儼若天開圖畫，不知者以爲眞蓬萊員嶠之絕景也，宋南渡後，仙翁章思廉，自遂昌紫極壽光宮來隱觀中，蓬首垢面，日初升，輒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絕粒，唯日飲水一盂，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丙戌冬，沐浴坐蛻，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諸眉巖下，後有見於衢江之濱，手攜一鳥，飄飄然遡風而行，衆異其事，啓棺視之，唯隻履存焉，先是，主觀事者皆作亭巖前，壞於風雨，道士王有大日徘徊其間，悵然有上淸笙鶴之思，歸與其師梁惟適謀，乃爲左闢曲徑一千餘尺，直至巖顚，誅榛翦荊，造祠宇七楹，明名之曰神仙宅，中祠處士星及仙翁諸像，東室曰芸香，藏詩其中，西室曰橘樂，爲娛賓衆棊之所，宅之前，二石巖拔起，其蟠若龍，其踞若虎，各構亭其上，左曰來鶴，右曰留鳥，而山之勝愈勝矣，經始於至正丙午春三月某甲子，落成於其年夏六月甲寅，贊其功者，楊一寧、王性存也，惟適復捐腴田若干畝，歲收其入，度子弟世守之，介同郡吳府錄事吳從善徵予爲之記，予聞括之名山，七直少微，天文家所謂處士之星也，靈輝下燭，凝粹斂和，修鍊者居之，去滓穢而來淸虛，雖曰內功之加，要亦山川淑靈所助爲多也，今以紫虛言之，徧遊海內名山，招白鶴而翩然化去，豈無處仲瑤者乎，道遇至人，授以遊戲翰墨之法，卒吹鐵笛與之同往，豈無徐虛寂者乎，不止仙翁一人而已，且琳宮祕館，無處無之，何少微所照，而超然復舉之士，至三人焉，當有不言而喻者矣，仙翁靈迹，固不可不表見於世，自非惟適父子篤志遷學，孰肯一顧於寒煙衰草之墟哉，化荒墟而爲居處，功亦大矣，惟眞之士，當世維之，俾勿壞可也，嗚呼，盛衰循環，予不知秋螢之被屑，安得攀仙翁之逸駕，共吸沆瀣於寥陽之上耶，惟適麗水人，宋戶部尙書汝嘉諸孫，有大靑田人，亦科舉家，能文辭及隸書，皆高士云，系之以詩曰，

少微之星，煜煜垂芒，降魄名山，充鬱蕃昌，結爲靈和，其中含黃，覺之無形，發休吐祥，孰其尸之，有道之士，來循淸寧，度世不死，皦出東方，其大如甕，我啄其精，以洗吾惱，鍊虛凝眞，惚恍若神，冠劍既藏，神遊江滸，

豈伊幻化。身外有身。出入河嶽。下上星辰。靈蹤猶存。木老亭仆。芳草離離。誰復來斯。有儒者士。父子同遊。皓鶴不來。馳情霄壑。乃陟崇椒。乃建瑤宮。羽蓋飈輪。庶或一逢。寒風冷然。白月正中。眞淳無際。遐思何窮。況乎造物。境與心會。羣峯攢蹙。二水縈帶。萬象粲然。如列珠貝。一歛散間。身超物外。巖巖者山。匪仙不名。不有崇構。曷棲其靈。水火有鼎。龍虎有經。時非采眞。浮遊黃庭。神君捧劍。鬼伯持戟。呵衛弗祥。同此仙宅。法古爲碑。麟迴鳳翥。太史勒辭。式昭罔極。

風門洞碑

神者。變化不測之謂也。凡不測之所。必有神司之。天之高且明。不可測也。地之廣且厚。不可測也。故天有帝。地有祇。嶽鎭海瀆。其崇深幽險。曖昧惚恍。不可測也。故皆有神爲有主。名山經所載五千三百七十山。其神有龍身而馬首者。有牛身而足四。二首而馬尾者。有身如蛇鳥而豹尾虎齒者。雖誕謾難徵。然不可測之所。其神亦變怪無常。要不可以常理論也。金華縣東南五十里。有山曰風門山。有石洞。洞之戶可入二人。其內晦如漆。人怖不敢往。以石投之。有聲瀧瀧然。莫測其所底止。風蓬然從中出。襲人毛髮。諸賢鄰民異之。意其必有神。歲時禱祠之多應。因號之曰風門洞。神久而神與人益習。因降於巫。言生四子。皆爲神。民信之。遂卽洞西一里所。西溪之原爲祠。以像神及所謂四子者。其來蓋已久。元至正丙午夏旱。民皆走祠下。爭舁其像以歸。像至之鄉。雨隨以至。否則咫尺不相及。民益大驚。不敢褻。而琴山里浦二處之民。事神尤謹。惟恐失其意。初里浦民皆有神次子像。靈甚。至是歲。琴山民迎禱之得雨。而里浦不雨。里浦人曰。我神也。柰何擇琴山而遺我乎。遂欲舁去。琴山民亦曰。我神也。神擇我。我未有以報。請緩之。相持者頗久。不能止。則與之盟曰。天雨則以神歸我。已而里浦果雨。歲以大穰。乃還神於琴山。於是琴山之民思報神惠。復刻木爲次子別像。而請邑士王閎碑神之休烈。植之祠下。明年琴山有秋。而西溪螟爲災。西溪民疑新像與碑不利也。怒。沈像於水。而碎其碑。沈像之歲。西溪民大疫。死者十七八。神降言將益癘西溪民。民悔懼。殺牲叩首請爲像以贖辜。隊其將樹碑而文已毀。琴山士兪慶乃來言其故。請文刻之。噫。斯事亦異於常理矣。然非果異也。木石之怪。久而不散。且能爲災祥嚮人。況大山穹谷之靈乎。其能出雲雨。爲休祥。不可測度。固其常也。民祗奉之。至於爲祠設像。亦事之必致耳。夫豈不可哉。或與之抗。則過矣。準禮山川能潤物者。則在所祭。如神者澤茲邑之民。而享其奉。非濫也。宜也。爲之民者。爲不敬乎。系之以詩曰。

風門之山嵒穹蘢。羣峯左右翼且宗。勢若萬騎環一龍。帝恐地軸膠不通。爲鑿巨竅貫其胸。復疆后祇叱豐隆。手鼓大塊噓雄風。至今山竅如谽谺。有風冷然出其中。下深不測上無窮。幽怪宜爲神所宮。惟神受命於祝融。身騎赤虬搖綠鬉。四子夾馳乘四熊。川君水伯紛以從。或珥靑蛇持雨龍。或鼓靈鼓或震雷鼓。陰倏陽互冥濛。喜則吐雲怒施虹。山民駿趨增敬恭。殺牲奠酒陳微衷。願施膏澤回秋豐。伐石築祠溪水東。彩榜雕棟扉則彤。縣民歲時來會同。扶孩攜耆如塚螽。蒲伏禱獻罔不恭。有不恭者殃厥躬。神爲帝臣秉大公。願恢至仁穀九農。聖經國典祠有功。功高施博名必鴻。鐫辭廟門植穹碑。著辭昭異聲轟蒙。千秋萬祀爲神雄。

惠州何氏先祠碑

英傑之士。立大功而享爵位者。非其先之蓄仁累善。何能自致哉。然其先有德而子孫不知報祀者有矣。知報祀其祖而樂茂其祖之子孫者有矣。是皆不達禮義之辭也。若山東行中書省參政何公。其篤於禮義者乎。公名眞。字邦佐。世居廣之東莞。至公始遷惠州。祖諱發藻。元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盧江郡公。父諱叔賢。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盧江郡公。祖妣鄒氏。母葉氏。皆封盧江郡夫人。公祖暨父。世有潛德。鄉稱善士。公生八年而喪父。母夫人守志不嫁。鞠嚴教。少偉然有志。當元至正中。中原兵起。廣民王成亦構亂。公爲小官。卽請而討之。已而解惠州之圍。遂策府貢。寄復惠州。會賊陷廣州。公以兵復之。由惠州府判五遷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公弟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遂推恩封其二代。後合福建江西爲一省。改拜公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歲乙巳九月。賊挾廉訪司副使廣寧等叛圍廣。公禦之。踰十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公出避。城陷。丁未五月復克之。明年制授公榮祿大夫。自左丞陞右丞。未拜。而皇明兵平江西。詔至諭公。公舉廣東之籍以降。上嘉公保民順命之績。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庚戌。移山東行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祖考之德。由於先世。旣於東莞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羣祖。復與弟迪謀。悉以其先所遺田儲租入以祭其禰。公猶未慊於心。乃以惠州城之西私第爲義祠。幷所有私田百餘頃爲義田。世俾宗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學也。有塾以教之。恐其貧服或乏也。有粟帛歲賑之。嫁娶喪葬有以助之。疾病疲癃有以養之。懼其久而失其意也。爲書以訓之。俾嗣弗墜。而來請銘。嗚呼。先王所以親民善俗之意遠矣。賢人志士欲推之於世。而勢有所不能。欲退而惠一族。化一鄉。而力有所不逮者有之。至於勢足以爲而不爲。力可以至而不至者。亦有之。此所以越數十世。而其事曾不一二見也。唯公奮自草布。靖盜保民。鎭寧南服。致位尊顯。卒能識幾效順。戢斂干戈。爲民請命。使粤南之民。不易市肆。又能推本反始。孝於祖宗。惠及族人。所踐所言。允可爲法。其於富貴。可謂不苟處矣。視彼恃險而賊民。私厥身而忘其所自者。其賢豈不多哉。是宜紀行載勳。著之樂石。以爲後嗣式。其銘曰。

維昔至正。德否亂生。海沸山崩。厲人不兵。領領粤南。在嶺之外。猾豎嘯呼。民罹其害。何公曰嗟。我民何辜。告於大帥。請行天誅。迺戈迺殳。迺糗迺糧。大師修斯。人莫敢當。叛將肆凶。賊我守邦。纔門疾呼。鼠拱以降。曷以褒功。躋於左轄。巨鉞良弓。左旄右節。豈惟其身。錫爾祖考。峻爵崇勳。以顯忠孝。祖考榮矣。子弟孔多。寶帶銀章。威儀甚都。邦人聚觀。拜伏稽首。按轡徐驅。詢其耆老。耆老有言。大哉公勳。元運不君。公其我臣。公曰吁哉。我志已定。待彼有德。爲汝請命。赫赫大明。洸洸仁聲。震於南溟。勢擁全城。公束手戈。被封版籍。歸籍龍函。獻於京國。帝嘉厥功。不勞我師。錫燕彤庭。重臨舊國。大江之西。俗宗之東。蘇貢十年。執政廟堂。寅畏恭勤。將歸盍白。詔從老臣。勿勞以職。公歎謂人。我德何爲。祖考之惠。尊以弗隳。豐湖之西。有第奕奕。丹楹文榱。既崇且侐。亦有土田。被隰包原。重屬萬年。歲登百千。我第以祠。我田以祀。祖考之休。敢恤吾嗣。

池有寶魚，圃有嘉蔬。以醢以菹，丹荔清酤。封豕騂羊，來烝來嘗。孫子成蕃，有雖厥行，或賁以舉。登降肅然，莫敢叱咤。數其禮全，陳几布筵。孰爲弟昆，孰爲子孫。公曰族人，亦孔之緐。揆本追原，咸由於祖。祖病在指，四體靡寧。柰何一身，曾莫皆矜。爾饑爾寒，我有粟帛。爾昧弗通，我學爾迪。爾有災害，我賙救之。或有燕私，則凝樂之。我有爵祿，我祖之故。不私吾身，弘祖之祜。豈無都天，爵祿是荷。惟家之肥，追恤其他。維公克仁，仁以保民。惟公克孝，篤祖睦親。嗟爾後人，維公是師。繼承無忘，公有訓辭。

臨濠費氏先塋碑

皇帝登大位之三年，覩四方之既平，嘉諸將之勳烈，迺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爲公侯，錫以鐵券，俾傳諸子孫。於是臨濠費侯，自僉大都督府事，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涼侯。既而復謂賢豪之生，基德累仁，必緣於其先，乃推榮其三世。侯之曾大父五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靈璧縣子。大父六三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江夏伯。顯考七五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平涼侯。曾祖妣季氏、祖妣及妣兩何氏，皆從其夫爵邑爲夫人。命書既下，侯用牲醴詣五河告祭於先塋。榮光赫然，照燭泉壤，山雲宰木，飛揚扃奕，皆有異氣。自是歲時享祀惟恭。侯間謂予曰：吾世齒恆氓，至於吾躬，遭時遇主，奮自戎行，奉命克敵，或專或裨，凡十八年。始於江淮，中於閩浙，至於定中原、鼎關陝，皆與諸將之列，取城邑以數十計，其艱且勤亦至矣。藉聖主之德，念錄微勞，爵爲列侯，名載册書。人臣之榮，無所與比。顧豈吾材之能致哉，實我祖考遺休餘澤之所及也。惟我祖考，皆有厚德，爲鄉邦所稱，宏址深源，誕啓厥後。恩數之加，尤稱不虛。茲欲闡先德，敷揚聖恩，樹石墓道，俾後嗣知所自出，非子孰宜。余嘗待罪國史，撰次功臣勞烈，知侯爲人仁勇，有智略，事上御下，以忠以誠，今又弗忘其先，以頌著遺德爲事，可謂知所先後，善爲臣子者矣。侯名聚，字士英。其詩曰：

帝乘六龍，起江淮東，濠泗之間，爲漢沛豐。維時費侯，驤吼虎雄，壯馬長矛，爲帝股肱。既定泗滁，遂剗靈壁。維蹤及和，一舉而踣。孰謂大江，可限南北。萬馬飛渡，不以羽翮。巍巍建業，扼江而城。既入其郛，帝居作京。廣德既綏，遂平長興，軍聲轟轟，四方震驚。蠢彼僞吳，假息於蘇，患弗能白，干天誅，將命以行，以翦以刳。纍其大醜，歸貢質欵。帝德如日，愈久而晰。孰倚冰雪，以詫弗披。何閩何浙，何勍何劣，如朽之折，如潦之撤。閩浙既清，載征中原，亙壘連營，望風而奔，或奔或降，追刜其根。中原卒平，萬方來臻，帝嘉治平，曰誰之功。鐵券丹書，錫揭命邦，矯矯費侯，平涼是封。豈惟其身，榮逮祖宗。侯有峻爵，上推於父，維祖甚仁，伯於江夏。江夏之先，靈壁是子，旁及其嬪，咸有爵土。費侯曰咨，小子無良，祖考之休，積厚而昌。既有土田，又蕃牛羊。維曰寵贈，以聞孝享，來登如几，牲碩酒旨，費侯泣祀，陳豆奠斝，鼛鼓駭駭，焚幣煒煒，費侯克孝，祖考成喜。濠民謂侯，勇不失身，委質聖君，爲社稷臣，濠民謂侯，貴不遺親，玉佩貂冠，爲賢孝孫，四海既同，爵勤既崇。曷以承之，維孝與忠，忠以於朝，孝以於家，纘緒無愆，蕃祿是荷。

天台顧氏先德碑

顧氏之系出江左，其後避金華，尋復由金華徙天台，相傳以爲顧歡之後。歡、梁之隱君子也，故其地有顧

偘歡，有歡溪。然世遠宗墮，莫能知其詳矣。至宋南渡後，有諱知言者，字孚先，通黃帝內經之學，人有疾，注藥起之，無靳色。會疫癘大興，孚先裹良劑，日巡戶而與之，鄉人感其賜，有摶土肖像以爲壽者。以子貴累贈宣教郎。生商卿、周卿。商卿字方子，用薦者爲鄉郡學官，遂以明經講授，從之者皆爲純篤君子。出言制行，能使人慕嚮不置。閥閱家綦氏伯仲爭以門資敘，將幾至破家，方子片言喻之，輒頓首謝過，以宦讓其兄。周卿字成子，擢嘉定癸未進士第，官至朝奉郎、奉國軍簽判。初娶貴族施氏，資裝甚豐，成子夜讀書，隱几而臥，施戲紙燎其面及髮，大怒曰：合巹未旬日，乃敢爾邪，所謂相敬如賓者何在。坐以待旦，斥出之。再配楊氏，無子，抱方子之子育之，乳因有運。方子孫玉文，字溫夫，咸淳甲戌武舉第一人，授秉義郎、殿前司同正將。德祐丙子，元兵入台，執其父申，欲殺之。溫夫抱父頸而號曰：寧殺我，寧殺我，無害吾父。溫夫毅創而免，因以毀廢。初溫夫議娶應氏，已納采，忽折其脛，衆勸之改圖，溫夫不聽曰：言猶在耳，焉敢背之。彼體雖斷，而行未嘗虧，何傷乎。應後得婦道甚，爲一家之師。從兄臺翁死，以孤子託之，溫夫授經納配，不翅己出者。溫夫子銓，字可範，年十三，試藝鄉校，頃刻而就，人目爲神童，丞相吳公堅以孫女妻之。大母葉氏與其母春秋皆高，可範先意承顏，唯恐有不及。兄鎬早世，諸孤呱呱然無依，羞服婚姻，皆可範主之。然自宣教府君以下，族屬頗衆，正月之吉與日長至，大合其族，行聚拜之禮，親之近者，浹旬則一會，飲酒賦詩，情文諧如也。有不至者，則及之。凡遇疾疢死喪，輒遑遑往視，蹙額弗舒，且葬必謁先祠，大寒暑不易，人取以爲法焉。家畜二貓，皆孕，一既產，出爲人所竊，未產者往乳之，及其歸也，同一窩而哺子，人以爲和氣之應。鄉非服可範之化，苟有赴愬，不之公府，而惟其言是聽，皆悅服而去。里有陽歸堰，溉田萬畝，當農功將興，可範必繕築以利民。糴害之蠹，閘師並緣爲姦利，可範廉知而發其實，鄉鄰德之。可範性端恪，子姓有不善，面折不恕，然其律身尤嚴，日抵暮輒懸燈書其言行於籍，不可書則不爲。年九十二，忽無疾而卒。惟天台素爲文獻之邦，如南塘陳茂卿、謙齋吳清之、直軒吳直翁、惜堂鄭坎溫，是四君子者，皆與聞濂洛關閩之學，故其鄉邦之間，金聲而玉應，宮奏而商宣，所以成有士君子之操，如顧氏一門是已。然其嘉言善行多可書，已見墓文，倘可傳者不朽，其或聞之父老之口者，歷年滋多，恐日就泯泯，族孫石樓縣令碩乃件繫之，請予爲之記。嗚呼，世之求文者，奚翅數百，罔不欲發己之善，而於其先德則未嘗少留意焉。碩乃能一反其所爲，得非知識度越於人哉。因不欲辭而書以遺之，使碩之後人庶幾有所徵焉。奉議大夫、國子司業金華宋濂譔。

龍泉章氏世系碑文

章氏本出姜姓，世居於汴。至宋兵部尚書巖，永嘉初來守泉州，始家於南安。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修，修生仔鈞，深沈有大度。年踰四十，倘儻遯迹仕。當唐之季，藩鎮爭強，各欲致賢才以自輔，有遣使來召者，力辭不起。乾寧四年，福建觀察使王潮卒，其弟審知代立，即奉表修貢，效臣子之職。朝廷嘉之，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仔鈞以審知尚知有唐，乃往謁之，授以戰攻守三策。審知大喜，執仔鈞手曰：何相見之晚邪。遂表聞於朝，辟授仔鈞

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使選步騎卒五千命屯戍浦城西巖山南唐盧將軍假道過山下忽鼓譟來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校邊鎬王建封求援兵建安仔鈞既退盧兵二校失期當不至當處以軍法其妻越國夫人練氏諫曰世道方艱若二校者安知其不建功以靖亂邪仔鈞曰如府法何練氏曰法固不當廢不若縱之使自逸耳仔鈞仁其言而許之練氏使諸子喻二校曰宜急去毋受戮於市復以金條脫遺其行二校望拜感泣仰天誓曰夫人之恩苟不報有如日遂去奔南唐晉天福末會知子大閩皇曦與弟富沙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延政遂稱帝於建州國號殷閩中大亂南唐出其隙遣樞密院使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取之時二校已貴顯為行營招討封為先鋒橋道使其攻建州城將議屠之時仔鈞已死練氏之子有官建安幕府者練氏因家城中二校入城銜練氏舊恩獨以兵衛其門練氏曰汝今見報獨活我家耳豈足為義邪闔城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汝能全之乃為報吾恩不然妾不能獨生也二校聽之一城生聚悉賴以完仔鈞生一十八子皆登顯仕其第三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仁嶷仕於南唐賜名曰獻誠慷慨有大節不屑細故思繼先緒若執玉奉盈唯恐墜仁嶷生絢曾省校書郎文錫當宋之初屯練民軍捍禦鄉邦盜不敢侵境時四方未寧名門右族各風雨散去不相聯屬文錫一門二千餘指獨能聚居人稱為東南第一文錫生都官郎中重性高簡超然不羣時伯仲列仕中外以百十數朱紫烜赫重獨棄官歸隱一日獵於龍泉西寧鄉見山川明秀樂之復遷居焉重生告介潔不欲仕如其父告生順奉親極其孝諸弟從官各一方順獨戀戀居膝下跬步弗離親沒葬祭能中節順生公探與從弟知穎州衡尤厚善衡每招公探仕不應衡或強之輒曰使一家之道盡即為政

爾何必御朝署閱詞牒乃名為政乎遇二弟友誼聲氣洽如奏塤篪晚立祠以奉仔鈞神主俾宗人歲時蒸嘗士論多之公探生世安其友恭如其父建標隱庵於公探家側中設仔鈞位而以公探配之世安生舉當文明極盛之世鼓琴誦詩優游自樂人或譏其獨善舉曰羣賢在朝海晏而河清矣奚必舉之出哉或仕或止各安夫天分爾舉生宗銳容儀偉能以寬柔之德被於人人宗生鄉貢進士輔履仁蹈義作事可為師法輔生閏義閏義生用之父子並雄於貲闢義所構室處亭館甲於一州時其遊觴皆大夫士其中其談古今治亂用之尤善述事動靜循道義不營於度用之生強宗學該而文贍好購書籍凡四庫之目七萬卷悉貯藏子孫得以資其學業強宗生煥文愛施與寒冱之時疑閭伍難食升樓遐望有煙不起者當召與粟與物交無忤意從弟某負氣每媒怨於人煥文盡讓其池亭怨家意從弟也持人欲衙之忽池魚躍水濺煥文面念號起怨家流涕謝曰幾誤害善人從弟之難因藉之以解蹤數年煥文復遊錦州依婦翁以居煥文生斯立通桑緯堪輿家書及素問靈樞之學日以利濟為務醇熙和比絕無怨惡於人其言吶然若不出諸口而德容充浹見者雖然親之斯立生格局度凝廓豈以儒術自娛日入園朝然屏聲利高蹈物表白髮蒼顏衣冠偉如亦多注善藥以濟疾病死傷者皆不求償父老謂八十不良於行雖僕隸之多格朝夕扶持左右未嘗遠去父既沒奉其嬖姬如母近屬有利格多金者數至豪奪格成兆與競居亡何又倚官中勢鉗劫之格曰君何必爾欲金當持去又兆與較乃大慚服不敢復有所侵

格生遇孫燕居危坐身背不傾側雖不務榮進與人解患之志耿耿自信有搆怨者惻惻為陳利害理卻曲頓首免冠請自新早游疾疫必身緒緒慨應鄉人士服其言行稱之曰長者其嗜文學孝弟事如嗜欲味弗之厭每舉以勗人遇孫生珪琇皆有隱行益多雄才丁值寇之時集兵以退雄寇縣賴以安尤嗜伊洛之學病閩井子弟不知所教延龍淵義塾聘碩師陳其說以開來裔嘗撥腴田入之定為經規一十五則以示宗族家雖異爨久之慨然曰兄弟手足爾其何分乎遂合食焉立義約若干條教子孫守之弗易其制行粹凝臨事剛毅有不讓古之賢者嗚呼何章氏之多賢子孫哉讀者觀之世家巨室能使遺裔蟬聯而弗之絕者皆其先德之所敷遺譬如良疇之種至秋而必穫嘉木之植逢春而必榮其理實可徵不誣也昔者王翁儒為繡衣御史能活萬人論者識其後昆之當興鄭仲華自謂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君子知其來葉之必大況乎練氏能全一城之命較茲二者實過之矣宜乎子孫代有名人其出而列仕則秉鈞軸位法從綰郡縣之章項背相望功惠既已有加於民其處而攸晦則被服仁義篤志書詩雅雅彬彬聲望隆蔚又能不殞厥世刻今延綿芳猷踵承遺烈者吾未見其止也君子之澤吾之所謂汪洋而衍裕者寧有既邪濂久與游交而其子存厚又從濂學治經於是知其系緒為詳序而勸之石以為世之勸讀茲文者尚當有所興起也哉系之詩曰

天道維仁　法之者昌　陰施陽報　厥理用章　理將孰樞　命之攸定　有如灰管　氣至而應　卓哉章氏　曰太傅公　建節駐兵　以靖鄉邦　其配練氏　學而肉髮　沈幾先知　物不踰越　二校失期　在法當刑　練氏止哉　聽其間行　校仕南唐　帥師攻建　城陷將屠　銜德罔斁　十萬之衆　已迫鬼庭　片言之加　易死為生　孫子繩繩　多躋膴仕

水汭山出　未見其止　或膺郡寄　或坐廟朝　照耀後先　聯組蟬貂　沈潛自晦　亦振厥德　俎豆詩書　是攻是食　遺澤迄今　世象其賢　有光煜然　如虹貫天　龍泉之宗　光康且懿　益衍以承　允元其世　人亦有言　養自蘗牙　蔚如車輪　大揭其華　彼不揚者　非沮而遏　荒如蕪如　其本斯撥　豈無穉穠　或淪卑裒　觀彼德門　其高維嵬　天亦何為　盛衰靡異　居高聽卑　心焉是覗　稽諸古訓　善積慶餘　何以引之　勿忘其初　太史造文　勒於貞石　尚告嗣人　服膺無斁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牐碑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衆水經上妃白馬二陂匯於湖匯為三十六溝支分絡聯以達於田取溉一十三萬畝有畸渠之下流建二石牐視時潴乾而啓閉之歲恆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春土成膠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圯傍縣亡賴男子皆旱暵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並於海鹵水或乘湖入害稼傳言造隄捍其衝湖沙齧蝕至是亦漫潰民憧憧告病矣乃洪武四年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羣走白侯侯慨然弗寧行海上視決堤與民共約度用以食粟因日以賦庸礱石為隄自蓮花池至寡風舍萬有三千尺始與故石隄屬侯斬牲禩海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牐壞雖者會侯召入為御史會當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牐廣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數而贏其一究纍土樹礎牐北是徵度久且不壞方礎其石兩翼四隅咸致甃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皆有齟齬拔以限版以為繼

閘。復隨土形崇卑。疏級爲五。以瀉水。上置石梁。以便行者。槩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計者。三百六十有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匠以日考者。一千三百。其餘家牐廣減前牐之半。深比廣倍之。石磴唯二級。道則減其一。仍冠以石梁。餘若間。其工物視前。匠損四百。石損五百。灰損六十八。槩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洪武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有二月。此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峯淨並乃具事狀。介太史氏朱君右徵濂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稻人掌稼平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其爲法甚備。其爲利至久也。然而溝洫之制。所可考者。其深廣自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二。先王豈不知卑地而廢稼。以爲不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溺患。乾則不將菑矣。古制不可復見。有能設瀦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爲齊州。州城西北有湖。疏爲水門。遇流潦暴集。則取荊叢爲薮。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爲易之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水高下而閉縱之。而禁障宜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爲牐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果足信之與。是可書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吳徵。知縣張翼。營度督視不憚勞勩者。主簿史文郁也。詞其出內。則邑大姓徐某余某。宜黍聯得書。海隄別自有記。茲可略云。系之以詩曰。

維夏蓋湖。百川所瀦。在彼海邦。（其一）爰爲通渠。行水委蛇。溉稻與秔。（其二）制水有牐。因時蓄閉。其法孔臧。（其三）肇政斯缺。惡壞爲竭。水失厥防。（其四）侃侃唐侯。爰諮爰諏。中心盡傷。（其五）曰是弗修。民將有秋。敢視爲常。（其六）乃營乃圖。乃謀乃告。乃輯其長。（其七）晦會其衆。工來以族。築日奏功。（其八）斲石於山。樹榦於潮。以楗以梁。（其九）決塞有閘。既堅且完。若昔有航。（其十）昔何怒奔。今乃順則。弗墜我疆。（其十一）行彼赤日。潤流滴滴。黃茂芃芃。（其十二）食我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爽。（其十三）伊誰我憐。五馬翩翩。朱衣葱珩。（其十四）成周之制。有溝有遂。經涉維良。（其十五）古法浸廢。河渠興利。其效則章。（其十六）漢吏曰循。惠孚烝民。唯此之襲。（其十七）矧乎鉅津。北枕海濱。澤被五鄉。（其十八）侯治之縣。行施心惻。不翅父兄。（其十九）越石可泐。越川可竭。侯功勿忘。（其二十）

義烏重濬繡川湖碑

義烏有繡川湖。在縣西一百五十步。廣袤九里三十步。舊設東西中三管。稽其戶田之數。以均水利。其所溉凡八百九十五畝。後加疏瀹之功。其利愈博。以畝計者。至於一千五百而贏。東南各有斗門。釃以二渠。東渠循隄折行。會於南。又折而東。疏爲三。以達於田。然而衆流橫潰。旁閒挾之入湖。其勢易致填閼。在宋紹興甲子。知縣葉燫請湖爲放生池。管一濬之。淳熙戊戌。縣丞吳沃以春夏暴漲而淫。管不能宣洩。始更爲牐。疏瀹縮而司啓閉。仍架石橋其上。人因以吳公名之。開禧丙寅。縣丞胡衍。景定甲子。知縣林桂發復皆重濬之。自後無繼之者。一遇亢陽爲沴。水輒涸。田遂不稔。曲阜孔侯來爲縣之三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躬履湖濱。愀然而歎曰。無湖是無田也。茲非縣令之責乎。歸與僚佐謀。集八鄉二十八都之民。量地定徭。分鄉授事。各植小幟。以別其界域。使之不相淆亂。嚴示期約。責其成功。於是春鍤齊舉。有不戒而趨之意。侯恐其過於勞也。趣承水利之家。具酒漿蔬醢以食之。勸相既頻。功緒日就。湖之北。故爲官道。水齧蝕且盡。因築而廣之。湖南沿隄亦有曲逕以通人行。居民侵塞。且及湖百尺。皆斥而復之。雜藝花柳。映帶

左右。復聚土爲山於花島之後。經始於今洪武戊午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湖之濬已及三之二。以東作方興。遂輟其功。其深約五尺有奇。役工三萬二千有奇。自興是役。晝恆晴。夜或雨。等迨夫竣事。淫霖夕不止。君子謂侯愛民之所感。是歲婺七縣大旱。並湖之田。獨獲有秋。縣人士懷侯不能忘。按昔人名橋故事。既名土山爲孔公墩。以識侯功。復來謁予文爲記。欲示後之爲令者。俾嗣濬之。余觀載籍之中。有民社者。能修廢渠之政。則歷書之而不厭其詳。此無他。以民食之所繫。故特用是以爲勸也。昔者史起之爲鄴令。大興水利以利民。至有舄鹵生稻粱之謠。逮今五尺之童。亦有能知其賢者。世之爲令者。苟能如起之愛民。其修名有不垂於無窮者乎。繡川湖縣之巨浸。一方之所倚賴。自景定甲子以迄於茲。已閱一百十五春秋。佩銅章紱綬者。不知其幾人。皆漠然不以爲意。而孔侯獨能行之。可謂無愧昔賢者矣。因備書之。勒於金石。非惟永侯之聞。抑亦勸來者使則效之也。侯名克源。字倫夫。孔子五十五代孫。系之以詩曰。

華川之墟。衆水所趨。其勢回旋。瀦而爲湖。黃流奔衝。歲受浸濁。不有濬之。化爲平陸。孰爲其先。澤我甫田。孰爲其後。繼令之賢。其賢爲誰。裔自曲阜。我㷆我育。不翅召父。百齡絕墜。曰吾繼之。民食攸繫。何敢弗思。乃程土功。乃集徒旅。春鍤齊興。其來如雨。森之稠稠。斥之綠綠。翕之媽媽。離之休休。貲者旣深。塞者斯職。建牐築防。節其出入。潦水時行。納之若壑。猶如東溟。注於尾閭。亢陽爲沴。靡禍不格。徒樹號呼。土毛盡赤。我行我野。黍苗芃芃。亦有流泉。其聲潨潨。人力勝天。遵古之義。胡不是修。究諸茫昧。彼歲造凶。我年獨豐。拊几而思。曰誰之功。功在不刊。非文莫紀。采而書之。敢告惇史。

趙氏族葬兆域碑銘 有序

金華趙君古愚。篤學而好修。以其先世遺冢孔艱。殁者多塗殯於郊。乃與二弟古怡。古忱謀。捐衣縮食。歷十年之久。始克族葬於縣之鹿雲鄉青岡山之原。鄉先達衢州教授胡公翰。旣爲撰文表諸阡。古怡復以爲昭示後嗣。辭不厭其繁。力請濂申言之。濂以古怡存心愿慤。行誼如古人。不欲重違其意。顧諾之。自時厥後。竊祿於朝。徒以未成之學。操觚染翰。無以應求文者之紛紜。由是不及爲者。蓋八年於茲矣。古怡又介宗叔嗣泰請之愈堅。遂案其圖狀而序之。趙氏於宋有屬籍。廣陵康簡王德雍。曾魏悼王之第四子。五傳至太中大夫堅之。始自汴徙於衢。古愚七世祖也。特遷之於中穴。餘則分左右而序列焉。右則高大父遂昌令盱夫。大父永濟倉副使若譽。伯父嗣洪。嗣鴻。叔父嗣淵也。左則曾大父時埏。叔祖父若際。父某州路學錄嗣滋。及弟某縣某處巡檢古恆也。太中公領入田氏。高祖母曾祖母二徐氏。祖母陳何李三氏。叔祖母黃氏。母樂氏。叔母張氏。嫂張氏。皆祔從夫穴。而太中公之子常熟丞公傳。常熟之子長溪丞季鐵。皆不遷。以長溪君從蘭溪。常熟君非衢者久也。今所葬者。始自太中公。即繼以遂昌君者。遂昌長溪之子也。八世之中。凡二十喪。昭穆惟敍。尊卑不亂。崩限有截。羨道中虛。神藏斯寧。人道胡順。鄉之大夫士過之者。咸相與嗟咏而去。蓋大江以南。拘泥於堪輿家。謂其水土淺薄。無有族葬之者。他未遑深論。雖以父子至親。其兆或相去近或十里。所遠乃至於數百。夫以一氣所生。喘息之相通。魂神之相依。乃使之曠絕疏遠如此。豈人心天理之所安哉。周官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政令。正其位。

第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釋者曰位謂昭穆也度數謂爵等之大小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嗚呼他姓尚爾況同族同氣者乎何爲離而異之古愚兄弟一卽乎義理之正而弗蹈夫流俗之失不亦行古之道哉行古之道可謂君子者矣抑聞之趙氏既家衢常熟君又遷幽溪嗣使君又遷婺城遂爲金華府人其世德宗系各見公所述墓銘其族葬之時則洪武戊申歲冬十月壬午日也銘曰

人之生也聚族而居朝焉暮焉胥會於堂序之上冠衣濟濟而笑語嘻嘻奈何其沒也則異而藏之豈其有知也未必能暇曰於泉下若其無知也揆諸人情而胡乃忍爲自墟與家俱爲禍福之論舉世紛紛遂瀾倒而波隨緘曰其理之所必有徇利而忘孝亦昔賢之所嗤況涉於茫昧恍惚弗能使智者之無疑不有君子孰發其非今昭穆有序塋域具宜其安死者如生又惡知不順夫秉彝予所以取之而樂道之者亦中心深有感慨乎而噫

麗水陳孝女傳碑

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南溪爲神祠祝史蚤夭母某氏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末疾妙珍刲股雜藥以進疾遂痊或告之曰此者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老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若耶疾復如初妙珍倀倀如有失質衣走浮屠氏作誦禳禁事皆弗應林忽昏眩妙珍解髮相糾纏哀號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相屬妙珍計無所出然香右臂上稽顙籲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刲肝食之卽愈矣妙珍問曰欲刲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斗下神祇時空中雨驟妙珍之身獨不沾濕若有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綫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割之了無所見妙珍懼乃擲杯投卜於神遽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懸亟及之寘几上爇香自誓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齋諱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菹而切之雜竹葉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鉅甚幾至危殆復夢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鍊紙作灰傅之妙珍從其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塔瘞之復然頂中臂誓棄家爲優婆姨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錄事爲上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覆按得實以聞次於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閩始黃某以其事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爲記其事於石云

史官曰人子之於親本宗一氣苟可以死生者勢當共之豈以形體既分而視之有異耶當親有疾時呼號天地鬼神惻迫求索冥昧中力有可致雖萬死弗之顧又奚暇毀傷絕滅之計耶或者作鄠人對病斥之余不知其何所見耶夫孝忠無二道忠臣肝腦塗地世未嘗指以爲非顧獨於孝子而疑之耶此決非韓子之文其依倣而託之者耶余聞之慈溪黃東發之言如此因造陳孝女傳故備論之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佛法之入中夏始於漢明帝永平八年此說殆非也中夏知有佛蓋已久矣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爲築中天之臺列禦寇之書所載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雖不明言其爲佛其事固皆佛也況乎天竺室利房等持經來秦而始皇謝去之漢武帝詔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祠之甘泉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多見佛書哀帝遣秦景使大月氏得其王口授浮屠經而還是則明帝以前經之與像中夏皆有焉至於永平以後而其教法始恢弘耳然而中州之人奉佛者雖多江南塔廟則自吳大帝赤烏四年康僧會所造建初寺始婺之浦江從仙華山降勢而下其東支蜿蜒而來曰龍峯峯之麓龍德寺在焉乃法環禪師道場初名乾元宋大中祥符元年更今名嘉定中寧宗親書寺額以賜之寺無碑碣可徵不知何時建立相傳爲赤烏中予竊惑之僧會之化方行建業而浦江在千餘里外何緣遽有興崇若是乎乾元乃唐肅宗紀年以年名寺其殆或作於唐歟寺歷將圮元大德九年住持僧善興及其徒永鎮悉撤其舊而新之先是龍峯之上有塔七成宋大聖三年僧咸若募兵部侍郎胡公則捐錢五十萬所建至是亦一新之且造塔院一區茆殿飛樓雄麗華煥爲一郡佛宮之冠歲時祝釐縣之諸浮屠悉萃焉元末兵亂一夕皆爲煨燼寺之二比丘至德守約遺然傷心乃合謀曰前人之功吾儕不可不繼也而力未能徧及宜先其大者以爲衆倡樂善之士豈無從而和之者乎於是節衣縮食重搆大雄殿五楹閒其廣一百一十尺深比廣縮二十尺崇比深復縮其四十尺經始於洪武九年之十月落成於十三年之三月匠以日計者八千米以石計者一千錢以貫計者五千而所賴之夫弗與焉二比丘以成功之孔艱也欲使繼人知所保護介予學子吳誠來請記嗚呼久遠劫來諸佛出世其化度前後固不可以詳知而先儒則謂穆王之世中夏已昉見之越一千六十餘年至明帝法始盛行又越一百七十餘年至吳大帝江南方知有佛緣藏之莫顯至道之難聞亦已甚矣今也祇園梵林交接乎東西琅函玉笈光物於左右則其證悟宜若易易然者而闡提之人納日衆多自非增崇其像設宏侈其寶坊何以新其瞻視而祛其疑妄者哉此二比丘所以協力起廢而不敢緩也與如妙智含生本具當有繼軌轍而興事功者不數年間一復大德舊觀予安敢謂無其人哉故因作記特稽佛法緣起而歎其不易遭逢意將起人之敬信苟謂泛引而繁言之非知予者也系之以詩曰

西方大聖天人師降本垂迹攝羣機五色神光貫太微九龍行水香襲衣六齡寂默和天倪明星一出絕去來大音演法寶華垂像教東漸自昔姬祕藏弗顯昧若躋後千餘歲發光輝白馬馱經息鴻臚從此祠廟暨夏蘇仙華名山如曳旃青龍東逝勢欲飛湧塔爲角卉木蔚掩映樓觀聳巍巍甍牙飛中天移劫火洞燒風鼓威盡化丹艧爲荒榛二士見之心酸嘶欲猶西土化人爲彈指勿使神鬼窺四阿凌虛截梓覺一倡皆知百和隨千楹萬礎列參差行看規制踰昔時調御丈夫示弘慈攝垣索塗哀世迷手擎日月耀九馗扶步長踰絕險巇歷劫難值心勿疑浦陽長江流瀰瀰江水可竭道無虧與作起頑鬣之誰尙告繼者徵斯碑洪武十三年夏四月八日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縣人宋濂撰

6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七

碑

敕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神道碑銘 有序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於軍中，二十三日訃聞，皇帝爲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霑涕，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爲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塋域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爲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於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阯，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尙爲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濂受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

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爲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爲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爲羣盜劉聚所得，聚覩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聞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爲

前部先鋒，上曰，爾之來者，爲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尙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遂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于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驍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駄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嬴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上督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修安慶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歙震動，冬王

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于安豐，王從上往援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于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衝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尙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衝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鏖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己舟被圍，復力戰而脫，于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于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璧出降，荊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僞萬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塡塞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

親兵拒闘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于烏鎭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討副將軍同徐公率命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卽皇帝位立國建號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旣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從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擴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選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擴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搗永平過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遇敵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勳者矣王之曾太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娶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挍之於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勳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颷馳電奔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杖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遁逝六軍倒戈本根旣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滾河所經旆將劃滌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煜其有光亙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勳靖遠之威在古或罕於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宁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謚用錫王封袞衣繡裳照耀泉宮天子曰噫未愜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

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敕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武義康公神道碑銘 有序

皇帝卽位之三祀混一華夏聲教所被罔間遐邇梯山航海奉贄獻琛上念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於陝州上聞之嗟悼不已既敕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功勳於悠久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所書文於豐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爲蘄州人曾祖文廣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皇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禦爲務授以長官俄遷爲鎭府同諸將復九江擒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屯戍和之樁溪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淮西宣慰副使同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歲乙未六月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尙留於和州上麾公扼采石之衝兆獲渡時出兵挑戰公兵雖寡而以寬弘得士卒心故臨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遊兵虛擣之公卽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皆明殲其精銳殆盡然猶收合潰散堅壘於天寧洲明年二月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壘公奔行臺使宜陞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而踰月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戰各爲其主今日兵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尙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灣取江陰之馬駄沙八月僞吳張士誠犯我龍灣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上賜名馬一疋黃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雙刀之樅陽遷都水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明年八月攻皖城僞將李摠鎭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攻陷我太平殺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頓首謝上曰汝旣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潛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俘其士卒二萬有奇獲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次安慶破江州僞都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興國漢陽公溯流而下克黃梅某家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揮友諒之勢遂衰還帳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九月復龍興又明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四月友諒圍龍興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聞上至亟解圍遁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聲嘯呼湖水爲之起立浮屍蔽蠡動至數十里友諒遂至敗亡又有幣帛之賜十月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銜璧出降三月進金吾侍衞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帥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拔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改神武衞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犯江陰京口上帥大軍水陸並進公在行中及至鎭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追至巫子門擊敗其衆獲士卒三千公功爲尤多四月搗淮安

之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艨艟無算，淮安平。七月，進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都即遣銳卒來迎鬭，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盡殪，乃進闔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進階榮祿大夫。洪武元年，上以江南之地既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略中原，公從定齊魯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餽餉，造浮橋以渡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為之立石頌德。絳、解二州，則公所招徠。蔽遮潼關，秦人不敢東向。二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羣臣議，將公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曰武義。卜以九月二十一日，葬於應天府上元縣鍾山鄉之蔣府山。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祭幄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為榮。公娶方氏，追封蘄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蘄國夫人，側室朱氏、余氏。子男三人：鏞，田氏出；鑑，朱氏出；鎮，余氏出。公通經史大義，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值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眞主龍飛於羣雄之中，公即能識之，卷甲韜戈，率衆臣附，坦然而不惑，可謂上知天命，下體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眷，倚之以心膂，用之為爪牙，十餘年間，屢從征討，茂績奇勳，著稱當世，存則安富尊榮，加以爵位，薨則疏封賜謚，貴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祿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濂謹拜手稽首，述辭於碑，系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上報功之意。銘曰：

於赫聖明，受命於天，如日之升，照於八埏。其一　於時康公，江險之恃，大軍西來，視如平地。其二　巨礮轟雷，物莫敢攖，何戰弗清，何守弗傾。其三　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率衆內嚮。其四　皇帝曰嘻，有附匪疏，予開誠心，遇爾不疑。其五　爾礪爾鋋，爾部士卒，助予四方，以寧萬國。其六　公拜稽首，賜死為生，糜殞報効，如無餘齡。其七　孰不為庭，率師往討，矯如鷙如，風馳電掃。其八　東吳西楚，蹴陳翦張，身經百戰，兇豎始亡。其九　大將北伐，同取汴洛，出鎮於蒲，恤其孤弱。其十　蔽遮河潼，以義為關，誰敢操戈，睥睨其間。其十一　介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心，恩義斯在。其十二　從伐漢中，迢迢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其十三　帝念將臣，血戰之苦，將酬其勳，錫以茅土。其十四　孰不壽考，以樂承平，公胡嬰疾，隕魄泉扃。其十五　帝情憫悼，恩命絡繹，穿山為堂，崇茲竁穸。其十六　名垂於史，祿延於家，翛然而逝，公復何嗟。其十七　史臣造文，大書深刻，以昭公勳，有永無極。其十八

敕賜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

追封梁國公趙公神道碑銘 有序

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趙公之薨，距今已十寒暑，褒卹雖加，而墓隧之碑未樹，其子恢遣將軍同知金吾右衛親軍指揮使司事獻，請於大都督府移文中書，中書下其事禮部，於是尚書臣凱、侍郎臣偁具以事聞，上可其奏，詔臣濂撰文，而臣某皆篆以賜之。臣濂等受命震惕，深懼不足以稱上意。退考諸功狀而序之曰：公初諱某，今改賜德勝，姓趙氏，濠之鍾離人。曾大父小乙府君，妣時氏。大父省二府君，妣王氏。父諱仁，贈懷遠大將軍同知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妣李氏，封天水郡夫人。公世為良農家，狀貌魁偉，有膂力，尤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敢狎近。歲壬辰，江淮俶擾，州縣[illegible]拔身

銳為義兵，奇公勇悍，選為挈隊長。公年甫二十有八，帥衆接戰，必操盤弧以爭先，蹈湯赴火，有不暇卹，敵人望而畏之，然棲棲在下列，無有旌其能功者，乃走西營謁歸德王，仕其麾下，稍久，察其馭軍無律，絕類兒戲，又欲擇豪傑而依之，偃偃未有所歸。歲甲午，我朝皇帝統領大將南征，駐軍滁陽，公聞母夫人在軍中，秋七月戊寅，遂棄其妻來從，及見上轅門，署驍騎將，遂賜以今名，命為帳前先鋒。已而從上取鐵佛岡，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寨，克全椒，破後河六丈大樹諸寨。遂出師援六合，左股為流矢所中，幾至危殆，上親臨視焉。歲乙未之春閏正月，剷鷄籠山寨盜，與僞將韓裨酣戰，直搗烏江，下和州，而含山次第平。三月，復襲陳也先營。戊申，也先來侵，力出鬭卻之。夏四月庚申，拔板門寨。五月，擊長官寨，遂取儀眞。上錄公從戰之功，超授忠勇校尉、管軍總管府先鋒。六月丙辰，復從上渡大江，時元兵阻牛渚，劍槊如林，常忠武王鼓勇先登，而奪其營，諸將乃下太平，進攻蕪湖、句容，取之。秋七月辛卯，克溧水。八月，破溧陽，公皆有功。歲丙申春二月，元將蠻子海牙阻大兵南渡，擁兵起柵於采石磯，以斷淮西之路，時將士家屬皆留淮西，上慮其心動，遂命忠武王帥師攻之，公亦在道中，乃以疑兵分其勢，然後出正兵與戰，短戈方接，奇兵遽起而乘之，元將大敗而遁。三月乙酉，大破陳也先營於方山。庚寅，下金陵，公之績為諸將先。丁酉，上命徐魏公取鎮江，公副之，破苗獠軍水寨。夏四月，下丹陽、金壇。五月，平宣城，兵鋒所及，勢如破竹，而所向無前矣。轉承信校尉、領軍先鋒。六月，取廣德。秋七月，破偽吳張士誠水寨。九月，復從忠武王攻毗陵，會浙軍叛，與士誠合，鬭魏公於牛塘，王與公大敗其衆，擒其驍將張將軍。歲丁酉春三月壬午，取毗陵。時豪傑雄爭，而民心無定向，曾未幾何，廣德、宣城叛，公復取之。夏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甘露、望亭、無錫諸寨。歲戊戌春二月，公從大將攻湖州，已而宜興叛。秋七月，公復取之。歲己亥夏四月，擢懷遠大將軍中翼左副元帥。五月，攻池州，取青陽、石埭。當是時，安慶實為荊楚咽喉之地，勢不得不取。秋八月，公攻之，已而取樅陽、潛山。冬十有二月，復從大將征杭州。歲庚子春三月，還南京。會偽將朱亮來攻宜興，公帥師為援，即擒退之。夏五月，偽漢主陳友諒以重兵襲我太平，遂直犯龍江。皇上震怒，命諸大將分據險要，授以成算，而命公守虎口城。虎口城，龍江第一關也。既而友諒兵大至，兵陣既交，殺傷相當，而伏兵忽起山坳，友諒兵大敗，擒戮無算，遂復太平。秋八月，下銅陵之臨山寨。冬十月，掠黃橋及馬馱沙。歲辛丑春二月，征高郵。夏四月，陞後翼統兵元帥。秋八月，上親率六師伐偽漢，以報龍江之役，公從行，道經安慶，攻破其水寨，遂乘風直泝小孤山，抵九江。九江，偽漢都也，距九江五里所，友諒始知，意謂神兵自天而下，友諒宵遁，遂克九江，獲其王冊、華蓋、日月旗等物。公復分兵攻黃梅、廣濟。冬十月，克瑞昌、臨江、吉安諸州，復回師攻安慶，下之。十有一月壬申，進克撫州。友諒既遁，謀移都武昌，公承命攻其沌口壘。歲壬寅春正月，從上征南昌，兵至彭蠡湖，南昌降。三月，取新淦州。已而祝宗、康泰據南昌叛，殺守臣葉琛。公率精甲從魏公復其城。夏四月甲午，城破，公左肩為砲所傷，久之乃瘳。上壯其為人，超授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羅友賢據池州神山寨以叛。冬十有一月，公與忠武王平之。偽漢餘黨建柵南昌之西山，號為八陣指揮。十有二月，公從趙將軍破之，俘獲三千餘人。江右州郡

罷已附，往往觀望狐疑，未即決矣。癸卯春三月，臨江、吉安、富州三城叛，公皆先後統兵復之。上以南昌實西江重鎮，襟江帶湖，控荊引粵，非宗藩不足以授綏定之寄，於是詔皇姪大都督，授以節鉞，往鎮其地，而公實統精兵受節制。夏四月壬戌，友諒帥強兵十萬，攻圍南昌。癸亥，公統步卒數千，闢城門迎戰，偽將金指揮操戟直前，公彎弧一發，應弦而仆，敵氣大挫而退。明日復合，自是晝夜環攻城，友諒親督促之，勢在必取。公贊畫秘計，分命諸將隨方應敵，剪獲甚衆。六月辛亥，公巡城至東門，敵發飛礮，中其腰膂，箭深入約六寸。公即拔出之，且撫髀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於矢石屢矣，其重無踰於此者，豈命也夫！然大丈夫死即死耳，復何憾，所恨者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稍效微勳，垂令名於竹帛爾。丁巳，遂薨於私第，年三十有九。軍中諸將泣相弔。上聞之，悼惜不已，遣使者來致祭。冬十有一月，獻護櫬車至南京，以丙子葬於牛首山安德鄉下堡之原。上念其功，復命日籍者，賻以布帛菽粟有差。歲甲辰春三月，遂命獻代領其衆。秋九月，下中書議贈公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梁國公，敕有司建廟南昌，歲時祭享。歲戊申正月乙亥，上即皇帝位，始定國號，建元洪武，追念開國元勳，皆命配享仁祖淳皇帝廟廷。公位居其八，實異數也。公為人沈鷙而簡默，剛明而質直，馭下嚴肅，一號令之加，旗幟為之改色，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下。及從大將征伐，尤能恪守軍令，不敢違尺寸，君子以此多之。生平雖未嘗讀書，臨機應變，其智如神，動與古名將合。遇之臨難不懾，猶弗顧身，而於孝友之道，尤為篤至，信所謂間氣所生之良將也。公娶王氏，因公來歸，歿於軍，追謚梁國夫人。繼室朱氏，先公若干年卒。子男一人，獻，王氏出也。臣聞之，龍蛇起於山澤，通氣與運相值，有開必先，此古今通義也。惟我皇上龍飛臨濠，建萬世不拔之基，一時將帥大臣，多其鄉里之豪傑，如公者，亦一人也。蓋昊天有成命，既生聰明睿知，為天下君，必有賢臣經綸而翼衛之，此意已定於冥冥之中久矣。公自壯歲從戎，何役不隨，何戰不與，所以輝耀其威靈者，亦云至矣。使假之以年，勳業炳朗，當不止於斯。惜乎不見海嶽大歸於一統也，其亦命也夫！然而聖恩崇渥，追命錫爵，既備極於寵榮，有子能久，亦足上承寵遇，宿衛殿庭，公之不沒者，蓋有在矣。古者諸侯計功稱伐，書之於太常，勒之於彝鼎，以示其不忘。是用上遵詔旨，備書公之勳績，繫之頌辭，以昭示承休於豐碑焉。頌曰：

洸洸將軍，川嶽之英，捷如俊鶻，金鑣鐵纓。飆風一發，百禽震懾，當元季世，四海雄吞，繽紛戰處，白晝驚昏。執戈而興，攀風躡雲，真人龍飛，屈蹤之陽，單騎來歸，願備戎行。帝曰俞哉，攀鱗擬，元有將臣，牛渚誓師。公揭雄旗，隨帝殄夷，拔其水營，雲散鳥飛。於時群豪，割邑據都，伐木建柵，塹川為溝，視帝指呼，有剪是屠。孰為最強，大牙其中，偽漢居西，狂吳在東。登我叛人，軼我疆封，無征弗從，有戰必先，斬將搴旗，電逝飆旋。敵人畏之，縮頸莫前，何彼凶殘，犯我龍灣。公扼虎口，屹為雄關，六軍齊呼，殺人如山，帝乃誕怒，肆行天誅。公時在行，勇若虎貔，俘厥寶玉，偽都為墟。胡不謝愆，復攻豫章，恃其冰山，以凌太陽，公亟出迎，殪彼豺狼。棠堂壹遨，出其東門，不虞飛矢，竟斃其身，軍中慟哭，於夜亦聞。天祐我朝，實生俊英，琱戈淑旂，統馭萬兵。胡命止斯，不覩厥成，天聲四震，漢踣吳摧，中原既定，外邦畢來，使公之存，績用益恢。天子念功，禮備褒旌，歸爵上公，配享廟庭，命書絢爛，榮賁泉城，牛首之山，有崟在原，禮官奉詔，表此武勳，以鴻厥慶，以示子孫。

敕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廣德侯加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巢國公謚武莊華公神道碑銘

自古興王之際，天既生真人，拯民塗炭之中，必有如虎之將，弘展其丕猷，夠成其大業，此如燭照而龜卜，蓋無疑者。以漢唐言之，則雲臺二十八將，凌烟閣二十四人是已。洪惟皇帝當四海沸鹿之秋，龍飛淮甸，噓陽吸陰，反掌之間，廓清八極，遐荒聲微，罔不臣妾。皆是時，謀臣猛士，效忠宣力，其衆如雲，若和陽華公，亦其一人也歟。公諱高，姓華氏，字則未聞，所謂和陽，則其所居之郡也。曾大父汝德，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武陵郡公。曾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大父某，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武陵郡公。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父德新，贈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灃國公。妣童氏，追封灃國夫人。公之生也，挺然有英氣，人見之者，咸曰：是子異日必光厥宗。及壯，其材果超羣類，不屑屈人下，同儕多嚴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所在寇盜乘時為患害，屠劉其黔黎，蕩析其室廬，剽敓其玉帛。公慮盜迫州境，即於所居黃墩結集水砦，召募強丁，淬礪刀劍，晝夜為禦侮計，綜閱有法，暗合古之將略，遐邇聞者，多荷戈相從。於時帝初起兵臨濠，智勇之士，雲動而霧集。公遂帥衆，而來隸於麾下。及大兵飛渡長江，進克采石，繼攻蕪湖，駐溧水而定建業，擣京口而下江陰，公皆從。諸將建立奇勛，會張士誠據有淮浙數州之地，肆為不恭，侵軼邊陲，帝乃震怒，遣大將出師討之，公復在行。摧敵於舊館，陷城於姑蘇，拓土於淮東，其功號為尤偉。蓋公自從軍，授以先鋒之職，八轉至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迨夫大統既集，帝念將帥百戰之勞，定功行賞，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錫以鐵券金書，傳示子孫，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

侯，食祿六百石。公未及受券，請命往廣海巡視城陣，整衛軍隊，行次龍州，以疾薨於官舍，年五十有九，實洪武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也。訃聞，帝懷悼不已，詔有司迎公之柩，以是歲六月某日還葬於黃墩先塋之次，藏券墓中，以慰公於九泉。且進封巢國公，謚曰武莊，階加特進，勳加右柱國，褒崇之意，無不備至。公一子景泰，蚤世，無嗣續。其配灃國夫人蔣氏先薨，至是與公合葬焉。既葬，禮部以聞，帝諾曰：其令國子司業宋濂製為碑銘，樹諸神道。尚書臣陶凱即日傳命授臣，臣不敢辭。臣聞傳記所稱用世之士，非才勇為難，而炳於幾先者為難。公當羣雄蠭起之時，亦欲以扞障自效，見帝之頃，即知天位之有在，人情之所屬，統其部曲，驟然來歸，非有先幾之識者，能之乎？其建樹功烈，安享尊榮，爵封上公，位躋極品，亦宜也。雲臺凌烟之衆，又豈得專美於前乎？臣既歷序公之戰功次第於右，復繫之銘。辭曰：

士之所貴，炳於幾先，誠獲所依，身名兩全。當元之季，王綱解紐，羣雄虎爭，鹿知誰手。維武莊公，家於和陽，依水建砦，以遏寇攘。是帝龍興，知為真主，仗劍相從，率先多士。帝曰俞哉，爾兵我從，即麾義旅，同渡大江。牛渚既殲，蕪湖亦捷，溧水洋洋，視如一疊。天兵載揚，翔飈震霆，秣陵甫徐，次第而平。況此江陰，勢如破竹，兵鋒所向，無強不顛。鄰有勍敵，據浙連淮，來撼大樹，何哉蚍蜉。吁皇赫斯怒，命將行伐，鋒破連營，蕩除窟穴。復啟雄師，定淮之東，截殺截寧，載約其同。凡斯諸役，公無不與，展力攄誠，亦云備至。天清地寧，六合一

家大統既定論賞有差黃金鑄書鑄鐵爲券作書剖符千齡弗變皇恩下被將虜寵榮計來海南附者衆寮宦吏惆悵爲郡縣旋其柩車就鄉而窆崇階峻秩極於上公寵光有赫貴及幽宮儒臣作銘播揚嘉績百世之下視此貞刻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諡文節

汪先生神道碑銘

濂奉敕總修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史官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來與纂修始以其門人汪文炳所撫事狀相示濂既命史官刪削立傳克寬以爲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慈文乃私家所譔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臺之言請濂揭銘於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內孰不知而所讞錢珍之獄奏定實錄中書書之其可不備載以昭示方來乎先生諱澤民字叔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來爲宣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逗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進士秘書丞贈光祿少卿岌生慶曆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宗顏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穀又自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槃崇寧癸未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爲時名臣通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中散大夫愷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爲宣城人中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興府鴻舉鴻舉之弟修舉則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雷寶祐辛丑進士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諱鼎新用父蔭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鼎亨景定壬戌進士官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絕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毅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遂領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路儒學正既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階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國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遂覘閭非民著蠻虱顧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迕其意即繫送於官人僵呼爲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即發其姦屏諸僻荒不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歿其婦傷季之夭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利其財數設計撼之婦堅不動乃賊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拷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冊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戍將朵兒赤跋扈自用擅有司之柄俾不得詘信其姻家王某爲郡府吏藉其威尤恣張無忌擅箠大庾縣令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戍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辭先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戍將結以厚賂御史召先生於庭詰其獄狀辭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賂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邪御史怒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戍將以贓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鞫杖罪之廣州歲祲民大饑疫癘洊臻死亡相枕藉其蒸氣所熏蒸鮮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賑荒之政先生絕無所畏憚命大姓發廩以哺既飫其病瘍方熾者令醫汁藥療親走其廬給之

活者數萬先生既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謹曰我父母也奈何去之馬擁不能前潮州府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珍已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南雄贛三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遷平江路總管府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隣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疑其室中弟子沈安素苦甲榜笞且期速紹其業幸甲宿於暫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繫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脫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爲姦利於海中致貲鉅萬及以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道童公適至徑縛以來覺籍其家及徵其贓歷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惟先生及總管名下疏曰不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磁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葺先生以爲風教所繫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飭製封衍聖公職止三品先生以宣尼之胄不可以非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嘉之奏陞品爲第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化大行發蹈之聲周達乎西東閭屏之間可設雀羅嘉禾生於縣郊瑞麥孕於洸水君子謂有漢循吏之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歷境還曰汪兗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修遼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白金束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未數月疏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生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爲築室宛水之濱先生日賦詩孫謝客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蘄黃紅巾彭黨祖構亂其餘孽自徽寇宣州江東部使者道童問策於先生先生語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糧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擊退之乙未夏六月長槍叛帥瑣南班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守城若果去之吾屬亦隨之爾部使者不入沙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爲請先生曰昔江萬里甯都陽大軍過城衆皆走散獨坐守以爲民望況宣民雖合視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乎時軍食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二千斛民心翕然欲爲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吉尼哥兒遣兵來援城內特援至戍守頗懈是夜三鼓長槍軍攀堞而上城遂陷戊寅僞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瑣南班雅敬先生名爲具棺衾葬於某山之原得壽八十有三事上於朝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下太常定諡曰文節云先生娶臧氏累封譙國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陞充侍儀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德宣以陰資補官敦武校尉晉寧庫副使德臺國子生曲阜宣聖林廟司樂德崇癸巳鄉貢進士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德正德進孫女一人適吳愈曾孫男五人觀源傳源鳳源壽源清源先生軀幹修聳高準疏髯風裁峻如也其爲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其事親也丁工部公之艱則三年獨處於

外弗御酒肉。每遇諱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熙熙承顏。惟恐少逆其意。婺源三大祟。為強家所侵。辨理於有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民甚如赤子。革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為。然於律己則玉潔冰清。毫髮之私。又無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為生立祠者。容重構美章亭於寇賊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立心之正。不為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為不義所屈。忠孝大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議。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為文不事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紙片牘。人咸藏弆為榮。所著書有巢躁、燕山、宛陵三集。傳之於學者。當資興之歲。江南三行省辟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見之。如余闕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江。泰不花之死於台。尤號傑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為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家其有敗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肇科。甄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猗歟汪公。游學於鄉。對揚大庭。乃第率常。筮仕遐邦。不遑將母。上疏廟堂。顧謂近授。孝嚴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鋤強懲貪。厥革橫獗。去之弗亟。我民之蠹。學爲理官。爲獄立平。起彼朽骨。化而爲生。并有名邦。待公爲政。瑞麥嘉禾。發爲祥應。策書載登。金陛啓封。寶斧之寄。有詔倚公。尋敎成均。六館咸悅。復直集賢。遂班邇列。公曰止哉。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桂芻署山。宛水之滸。遭時艱屯。四郊多壘。依之若監。非公疇依。公苟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劉寇如麻。血污秋鍔。孰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以逞。執公使降。白刃臨頸。嚼齒大罵。我官王官。咄哉賊奴。敢近之乎。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出日。事聞中朝。當宁嗟嗟。卹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爲民望。薄俗渝弊。障之東向。非孝無親。非忠無君。凡百在位。視公爲人。

敕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淮安侯華君神道碑銘

自古以來。人臣事君。始終一心。以上承明德。所以保勳烈於不刊。照今聲於無窮。此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是也。其或遭時擾攘。攀龍鱗而附鳳翼。自赴於功名之會。一旦封爵享厚祿。志益氣驕。唯欲之是從。遂致壞法亂政。蓋有其初而鮮克有終。此丹書所謂怠勝敬者滅是也。嗚呼。敬怠之間。善惡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繫。臣某於淮安侯之事。不能無深感焉。侯諱某。字某。姓華氏。安豐人。世爲農家。圖譜喪。不知其先世遷移之詳。三代皆以侯貴累贈。曾大父六二府君。中奉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妣王氏夫人。大父七二府君。資善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妣章氏夫人。考子中。榮祿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妣陳氏夫人。侯生二十年。元季兵亂。挈家避難。倀倀無所之。皇帝龍興臨濠。四方豪傑。荷戈雲從。侯上謁轅門。命爲帳前小校。當是時。人心既歸。踴躍用命。上帥大軍取滁州。元戍將遁去。和與滁接壤。聞之喪膽。輒復取之。遂大招舟師渡大江。太平父老。望旌旗迎降。侯後先從征。由千戶進鎮

擢陞萬夫長。什未幾何。上攻金陵下之。侯擒元將李將軍。授總管之職。尋隨諸將取廣德。溧陽統軍元帥。僞漢陳友諒據九江爲都。時侵我邊陲。歲庚子。傾國而東。陷姑孰。直犯我龍江。上授諸將方略。設伏於險。赤幟一揮。伏甲盡出。大敗僞漢兵。侯亦有助戰功。後三年。友諒弗悛。稔惡攻圍我江西。上親帥六師往討。友諒恐。退入彭蠡湖。與大軍遇。相持四十餘日。其大戰凡三。友諒受矢斃於舟中。龍江、彭蠡二役。侯在行中。復以功陞豹韜衞指揮使。繼從伐荊州。又同征江北郡縣。而泰州、高郵、淮安次第平。轉淮安衞指揮使。就留鎮之。吳元年丁未。大將軍徐達奉詔征中原。侯復在行中。齊魯既定。河南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既入燕。元君棄都而遁。立北平等處行中書省。授侯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分府北平。拜資善大夫燕王府左相。兼北平行省參知政事。及天下大定。論功行賞。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之號。官榮祿大夫。勳柱國。爵封淮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前職如故。尋兼燕山衞都指揮使。時北平新入職方。非勳舊大臣不足以壓服之。上以侯爲鄰郡子。且恩遇之深。不翅骨肉。至親必能爲國宣力。故特託以方面重任。豈期侯昧於理。勃逆邦憲。據元丞相脫脫大第居之。凡元宮龍榻鳳椸及金玉寶器。非人臣可僭者。皆用之弗疑。已而以其第高敞。當害厥生。復役驗疾之士。創殘之民。雖新室是圖。奢麗過制特甚。此猶可也。先是元故都破。其達官之女。多與我師爲婚媾。幼主尚宜沙漠。諜者因倚之偵我事情。上明照數千里外。屢勅中書移文北平。凡舊仕於元者。悉遣發江南。毋使爲民患害。侯皆廢格不行。及至征討副將軍李文忠北征。獲間諜數人。始知故官之家。有官兵馬司者。相率構姦。僞作文檄。欲爲變。托姦人以爲巡邏之職。將掩襲遑此非侯之過歟。上緬念其功。不忍寘于法。趣中書論其違遣。侯仍弗之聽。上怒。詔內官往廷指其主名

論之。侯始不得已。奉詔。侯自是益怠於政。日從事歌舞燕飲。遂得羸疾。疾寖劇。上召還南京。以洪武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四十又三。娶綦氏。累封淮安夫人。子二人。長曰忠。次曰閩住。女一人。以七月十日葬京城之西石灰山之陽。上親御翰墨。製文一通。遣中官致奠焉。惟侯奮起戎行。出遇眞人。乘六龍御天。從征四方。粗著勞效。初無獨建奇功駿烈。照耀人之耳目。然而封以大郡。錫之侯爵。寵恩之加。不爲不重矣。奈何靡思補報。猶欲敗度。絕無憂國恤民之心。乃知往古韓、彭之流。怙功自專。卒至夷滅。皆其自取禍爾。所賴聖天子推天覆地載之量。保全功臣。唯恐有毫髮不至。故侯得令終於家。享榮名歿世。豈非幸歟。故事。生封侯者。沒必加之以公。於是敕止以侯爵。聊示薄罰。可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臣濂奉敕撰神道之碑。稽諸天理之正。察乎人心之公。不敢用昔人諛墓常法。特取春秋直筆褒貶之義。勒文穹碑。以爲千萬世人臣之勸戒云。銘曰。

人臣事君兮。猶如事天。寅畏是將兮。終日乾乾。愼終如始兮。曷敢弗虔。一或怠逸兮。明命在前。侯起戎行兮。有力如虎。逢時釋騷兮。擇歸眞主。四征弗庭兮。無役弗與。斬將搴旗兮。所向披靡。帝用嘉錫兮。龍光日殷。疏以侯爵兮。作鎮北藩。兵民二柄兮。付之句宣。鞠躬盡瘁兮。宜報國恩。胡昧爾心兮。勳遂因遷。驕侈是崇兮。羣生胥怨。峻宇雕牆兮。朝夕沈湎。是非倒置兮。大分莫辨。皇仁如天兮。覆之幬之。錄其勛庸兮。恤之崇之。君恩罔極兮。臣行或虧。生弗爲善兮。死其世悲。春秋直筆兮。善惡莫掩。萬世取法兮。納人於軌範。

有石兮可比琬琰。史臣勒文兮昭示褒貶。

故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銘

洪武七年三月某日，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歿於京師鍾山里之私第。既已襄事，而墓門之石，未有刻文。九年冬十一月，其子禮恐公業行堙沒無傳，請於大都督府移文中書。中書下禮部，於是俾詞臣錄以其事聞。制曰：可。遂敕翰林學士承旨臣濂爲之銘。臣謹按留守都衛經歷天台徐鼎狀，公之行曰：公諱珍，避廟諱，更名眞，因字谷眞，姓方氏。其系分自莆田，再遷台之仙居，三遷於黃巖，遂占籍焉。公長七尺，狀貌魁梧，面身白如瓠，有偉丈夫量。未嘗宿怨讎者，已知其爲貴人。至正初，李大翁嘯衆倡亂，出入海島，劫殺漕運舟，殺使者。時承平日久，有司皆恂愕相視，捕索久不獲，因從而綏輯之。劇盜蔡亂頭聞其事，謂國家不足懼，復效尤爲亂，勢與張甚。濱海子女玉帛，爲其所掠殆盡，民思苦之。中書參知政事朵兒只班發郡縣兵討蔡殘，公之怨家誣搆與其通，逮繫甚急。公大恐，屢餽貨賂吏，求捕如初，公度不能釋，且無以自白，謀於家曰：朝廷失政，統兵者玩寇，區區小醜不能平，天下亂自此始。今酷吏藉之爲姦，媒孽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斃，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爲得計耳。咸欣然從之，郡縣無以禦命，安械齊民以爲公，民亡公所者，旬日得數千，久屯不解。朝臣察其非罪，奏爲慶元定海尉，使散衆各安其居。當時厥後，汝潁兵大起，海內鼎沸，濟國忠襄王李察罕保據河洛晉冀，李思齊、張思道號令關陝，陳友諒、明玉珍分有江漢荊益，張士誠據淮淛，公亦有慶元台溫三郡之地。同縣章子善者，好從橫之術，走說公曰：夷狄無百年之運，元數將極，不待知者而後知。今豪傑並起，有分裂之勢，足下振臂一呼，千百之舟，數十萬之衆，可立而待。泝江而上，則南北中絕，擅餽運之粟，幷師四出，則青徐遼海閩廣甌越，可傳檄而定。審能行此，人心有所屬，而伯業可成也。公曰：若言誠是，然智謀之士，不爲禍始，不爲福先。朝廷雖無道，猶可以延歲月，豪傑雖並起，智均力敵，然且莫適爲主，保境安民，以俟眞人之出，斯吾志也。願君勿復言。子善謝去。公自是其官累遷至江淛行中書參知政事。會有詔徵兵討張士誠，公遣舟師，士誠知公且至，遣其將史文炳、呂眞統十將軍兵七萬禦公於崑山。崑山去姑蘇七十里，士誠之將都在焉。文炳、眞陳兵城中，仍以步騎夾岸爲陣，士誠命游兵往來，旌旗數十里不絕，氣勢甚盛。公曰：濱海之地，非四達之衢，乃復參用步騎兵，雖衆不足畏也。公舟師僅五萬，身率壯士數百擣子橋。文炳、眞使十將軍迎水戰，矢石如雨，公戒其衆持藁蕭塗泥，冒矢石登岸，夾岸之軍以火箭亂射，公燧及鼎皆持刀大呼而入，殺兩將軍及十餘人。軍大潰，若驚鳥散去，公與壯士追擊，趨其中堅，文炳、眞接戰，公出入陣中，所嚮輒披靡，橋左右水騎亂，不得成列，而岸上軍又散北。文炳、眞棄馬走，亡七將軍，溺死者萬計。公乃次兵於岸。明日又戰，七戰七捷，直至城下。士誠得報，遣使者詣款，請奉元正朔。公還，遂以節鉞鎮淛東，開治於鄞。元之君臣多公之勳，復數加封賞，陞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衢國公印章，昆弟子姪賓客，皆至大官。當是時，今上皇帝龍興臨濠，定鼎金陵，天戈所指，無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上親取婺州，而衢處相繼降。公曰：吾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臨濠兵精甚，所至無堅城，此殆天命之所在也。逆天不祥。即遣子完入侍。上喜曰：自古英雄以

義氣相許，當如青天白日，垂成同享富貴，何以質子爲。遂使完歸。公復遣使者，願守城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以給軍費。上許之。然猶自海道輸粟元都。時羣雄力爭，上方勵志中原，公獨屏蔽江海，使者交於二境。上唯求庇民而已。苗軍劉震、蔣英等叛婺州，殺首帥胡大海，持其首來，曰：願隸麾下。衆皆賀，獨公不許，曰：吾昔遣使效錢鏐，言猶在耳，今納其叛人，是見小利而忘大信也。且人叛主而歸我，即他日叛我，又安可必耶。遂帥師擊之。仲兄中流矢而沒。上遣使臨祭，且慰撫其遺孤。越數載，上詔大將軍徐魏公平姑蘇，縛士誠獻京師。公以久疾不視事，又幕府賓客無所陳說，失朝賀禮。上怒，大軍且壓鄞。公憂懼不知所爲，乃封府庫，具民數，使城守者出迎，躬挈妻孥避去海上，使完奉表謝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外於天地。敢一陳愚衷，惟陛下裁察。臣本庸才，處乎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陛下遣雷霆之師，至於婺州，臣愚以爲天命有在，遣子入侍，於時固已知陛下有今日矣。所謂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者也。而陛下開誠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哉也。迨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請剿定杭越，則藉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頓成昏昧，而弟兄子姪志慮不齊，致煩陛下興問罪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至台溫，令臣計無所出，雖遣使再三，而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府庫，閉城郭，以候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爲浮海之計者，昔有孝子於其親也，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事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亦安敢自絕於天地，故每自思，欲面縛待罪闕廷，復恐陛下萬一震雷霆之怒，天下後世議者，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謹昧死奉表以聞，俯伏候命。上覽表，趣公入覲。公至京師，上且喜且讓曰：若來何晚也。公即叩首謝罪。上以公誠慤，過之特厚，每賜宴饗，齊與功臣列坐。未幾，有廣西左丞之命，俾奉朝請。一日侍上燕，坐不能興，輿至第，則成末疾矣。上數遣中使賜問，官其二子，禮宣武將軍、僉廣洋衞親軍指揮使司事，完忠顯校尉、虎賁衞千戶所鎭撫，令公得親見之。已而公疾革，上遣中使問所欲言，公指使者中坐，良久曰：臣荷陛下厚恩，無尺寸之功，而子孫庸劣，絕不知人間事，臣所憂者獨此耳。幸陛下以臣故，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爲犬馬報陛下矣。言畢而逝，壽五十有六。上聞，哀憫之，親御翰墨爲文，命官致祭。皇太子暨親王亦如之。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亦皆奉上旨臨祭，成禮而去。先是，公病時，召屬諸子曰：我即死，毋歸葬海濱，主上遇我厚，可求皇城外之地埋焉，且使後人習於禮義。及是卜城東二十里玉山之原，惟右禮部爲奏請，上欣然可之。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禮也。公世爲善人，而其父尤柔良，人弱之，嘗致侵侮，父笑曰：吾諸子當有興者，毋久苦我。其後五子果貴顯。元季以公之貴，得贈三代：曾祖天成，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祖由，光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勳皆柱國，爵皆封越國公；父伯奇，銀青榮祿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仍追封越國公。曾祖妣陶氏，祖妣諸氏，妣周氏，妻兩董氏，皆封越國夫人。子男五人，其二即禮與完，其三曰本、曰則、曰安。女五，二適士族，餘在室。孫男六。隋大業末，海內紛紜，汪華聚衆保民，據有歙宣杭睦婺饒六州之境，雖屢受隋爵，及唐高祖有天下，遂封府庫，籍民數，以歸

職方，擢爲歙州刺史，歿於長安。其事與公似無大相遠者。蓋公以豪傑之姿，庇安三路六州十一縣之民，天兵壓境，避而去之，卒無一夫被乎血刃，其有功於生民甚大。然而天寵所被，賜官丞轄，享有祿食，而二子皆列崇階，赫奕光著，視昔則有加焉。於是歷序其故，著爲銘詩，以宣朝國家之鴻烈，而及公保民之偉績云。其銘曰：

元季紛紜，羣雄相吞。公撫海濱，志欲辯民，貴屋左纛，我非敢親，綏定一隅，以俟眞主。曦馭煌煌，出自東方，天威奮張，孰敢不來，王乃籍土地，乃封府庫，大開城門，委之而去。皇帝詔逮，寵動龍顏，卿能庇民，朕數嘉嘆。卿居海邦，倚水爲強，旌旗揚揚，武夫洸洸，舳艫數千，橫行海中，諸將畏威，莫越其封，炳乎幾先，能順天命，卒全黎元，兵不血刃，何哉暴強，驅民鋒鏑，酣戰弗悛，身乃就殛，以此較彼，卿實爲能，爵之崇階，祿給子孫。天語褒嘉，金宣玉奏，公拜稽首，天子萬壽。惟公挺生，人中之豪，功在三府，其惠孔昭。華之保叙，事與公類，至今廟食，春秋不廢。公雖歿矣，德曷忘矣，太史銘矣，發幽光矣。

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銘

嗚呼，是爲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輙稔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於南京，同館於靑溪，同出入禁者，以備顧問，如是者三四年。私竊以爲生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不知公何爲棄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爲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爲之，則雖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因抆淚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益，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嚴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於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修，修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爲銀靑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爲祕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於龍泉，子孫遂爲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用義，用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聞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舉，顚爲儕類所侵害，公怒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屬，豈爲男子耶。乃往受業縣官，卽有山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剛叔游，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旣又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純孝所感。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用，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縶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卽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脫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卻之。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詿誤者。石抹將軍宜孫實

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卽平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猶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石抹將軍曰：嚮微先生言，事幾敗。卽檄判官毋擅殺。石抹將軍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年，閩縣盧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羣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巖，掠沿海郡縣，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爲變，攻圍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爲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卽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驍勇少年數百人，告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飢，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公言於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賑之。公至縣，卽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饑夫，其尤困者，俾併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爲多。鄰邑靑田諸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道諸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師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爲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季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於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蠭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釀成大患耶。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略，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鄰寇於麗水，叛爲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來逆戰，並山爲長陣，兵旣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追擣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爲寇者，待我孅此海蠻，卽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爲內外二砦，公麾兵撤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所知，我旣撤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己，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卽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賓諸渠，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鈸木刻思分臺於婺，長槍軍叛，追其城，治書遣從事楊廸微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槍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於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亦忍爲也。靑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借岡右戶閉糧十豪。周天亮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亮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亮果以復叛誅。始天亮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已亥冬，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徵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靑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赴召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糧之以便公以疾在告者久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上忽念公詢於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宜以圭上過之隙不敢以言憾憾成疾耳上即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於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爲存厚娶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還其臬王師平荊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遴公僉司事公入見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至視荊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爲便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爲常公廉得狀坐以法會未幾河內道按察司宋思顏以浙東憲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璵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聳懼不知所爲上遣太史令劉君基驗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竊懼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戢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皆感勵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清開胡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

要害列木柵爲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鄭興季汝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爲遊擊而公即府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爲病上以屬公洎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之公以爲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饒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歷官課乙既誅死而甲恣爲姦利公訊之甲嘗口給辨數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上知爲公所鞫皆不冤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爲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所并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溫州茗洋周逢卿恃山險常爲寇鄰邑皆患之而鄭傅之迺平陽瑞安者亦爲所要遮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管孫安之兵擒斬逢卿中書命處州遊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爲水軍其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於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恆不足胡君爲奏免唯輸械黃白藤於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爲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遁仲欽以無援敗公斬惟淵以狥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總兵取溫州公謂何世明以軍從溫州平公悉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璉徵之各部悉還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郡皆平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上

嘉獎甚至且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閩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奇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溫州黃宗集朱君逵來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逵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斃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徼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鬻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瘵之民易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上即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趨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能哉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迹朝無足惟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精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上爲之霽威上愛公甚嘗謂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向老恐感霜露致疾吾自衛護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

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殁公馳還含襚例乞丁艱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道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識泣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上覽之爲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宜勞爲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於汴梁卒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惻公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壟幸粗辭飭歲時薦饗幸有條序吾庶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效此爲歉耳臨終親友何澹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六訃聞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即存道明威將軍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長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蔭集恭集善集正女二人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閭室廬被焚公稽顙籲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懽心與二兄同居已久既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櫟庭庵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以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葬則以玉泉西岡爲義阡聽其瘞埋焉又以王剛叔賢鄭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即龍泉劍

水之陽。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贊善扶義者。無不爲也。公狀貌宏偉。器局轟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爭辨。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其與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爲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爲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屑意。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惓切切爲人言之。生平務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韋爲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於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無其人。觀提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勳名。唯太傅公爲尤盛。國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牙吮血。而桑梓爲墟。公談笑而起。皆剿殄之。無遺育。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流顯。上徹萬乘之知。持節諸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公之所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光前人者。公其有焉。予敢評騭公行。勒諸堅珉。以垂示永久。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揆手障南閩。西巖結壘兵雲屯。狗鼠偸竊方紛紛。怒來欲以一氣呑。陰功上聞帝爲欣。救生墊墊千子孫。白笏堆床如爛銀。匡山嶽之聲益振。方頤疎髯目電痺。音吐鴻鬯鍾在軒。岳岳亦子扇妖氛。額抹䘿帕手握穰。嗚呼不異鬼彫墓。公起長驅汗且奔。一障佗立無遼塵。較之太傅功或殷。重徽疊照紹彝倫。聖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束帛往聘東海濱。加以疏爵恩涯新。肅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青春。貞夫胥通不待晨。一朝南徵將星湮。梏山恍惚失嶙峋。狐狸跳舞騁妖神。帝曰章溢汝老臣。豎汝戎旃旋汝輔。公車戾止集吏民。導宣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誠以徇。叶 坐鎮鄉城如虎蹲。大兒游擬左右巡。四郊帖帖多柔馴。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惱逆鱗。萱堂風慘逝驚魂。上表陳情達帝閽。哀號負土自築墳。因勩致疾亟返眞。聞之孰不涙霑巾。公知學術歸一原。時將濂洛泝本根。所以不坐枝葉繁。文事武備道乃存。黃腸題湊瘞山樊。大書道行勒堅珉。俾千百載期無斁。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八

神道碑

大明追崇楊王神道碑銘

皇帝躬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祖宗四代帝號。建立太廟。復念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爲楊王。外王母爲楊王夫人。建祠于太廟之東。歲時遣近臣致祭。近有來自淮陰者。言王墓在盱眙如故。上聞之。悲喜交集。即詔內臣及圜丘署令往祭。而脩治之。設邏捕之戶凡三。謹視塋域。且命詞臣撰文。以樹諸神道。臣濂伏讀御製王之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之季。名隸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舟亦爲風所破。幸脫死。遂岸。與一二同行者。纍石支破釜。煮遺糧以療饑。已而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死。聞髑髏山有死馬。共烹食之。縱死亦得爲飽鬼。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昏睡。夢一白衣人來。謂王曰。汝愼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以爲偶然。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擉王之股曰。舟至矣。奈何不起乎。王驚寤。忽身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于元。將元將長舟壓。凡有來附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匿藏之皇板下。自取乾餱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即開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

遣。元將大恐。偏求於蘄所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賚王數鉅魚。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爲軍伍。避去盱眙津里。鈒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卽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而薨。遂葬焉。今墓是已。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爲尤難。今王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之以升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而至於斯也。王之畢行。其詳雖若不可知。舉此而推之。則其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皇上。以啓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戲盛哉。昔日史臣贊堯之德。首以親九族爲言。其效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皇上以念母之故。思王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祠廟。今又樹碑墓道。以紀其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將見四方嚮風。或知以孝自勉。皞皞熙熙。雖夫臨平之治。不難矣。臣濂既序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建極。先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邇帝畿。立廟崇祀。玄冕袞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城。閱師來告。今在盱眙。皇情悅豫。繼以涕洟。卽詔禮官。汝往葺治。毋俾蕘豎。踐履以嬉。惟我揚王。昔隸戎麾。犇風蕩海。糧絕阻饑。天有顯相。夢來紫衣。挾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爲生。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聖女。茂衍皇支。蘿圖發開。鴻祚義熙。日照月臨。風行電馳。自流徂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廣孝治。以悖民彝。津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銘

上天既革元命。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郡。而婺衢處三州相繼平。時當草昧之初。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公仲淵。蹶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廟算。出鎮鄉邦。言聽計從。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公始。若公者。可謂卓犖不群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瑞。瑞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錄事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溫州樂清令琫。琫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堂。父諱鉦。仕元爲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生三子。公其長也。次曰淵。曰海。繼母季氏。生一子。曰溥。員外府君早歲宦遊京師。公始十齡。而大母季夫人與母夫人相繼亡。公侍大父。承繼世。撫幼弟。艱難剌厲。以自植立。未弱冠。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焉。居久之。府君秉梢館舍。公崎嶇萬里。奉柩南還。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神語之曰。此崖且崩。宜亟避。旋覺趣移舟。俄頃大風雨至。崖果崩。聲如萬雷。既歸葬於縣北之聞源。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爲文辭。操筆可立就。當元之季。江淮假擾蔓延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寨於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聚爲盜。江浙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軍事。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爲軍。浹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爲亂。棄仗卽仍良民矣。賊以公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肉袒請降。溫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普公討之。道由處州。與公語意合。帥府

軍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溫州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辯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悖逆亂常。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曹胡爲與賊守。自取作虀粉耶。將軍未忍卽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貽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矣。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旦暮鬼耳。儻獲復生。敢不唯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爲業。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之聲。載于道路。宣慰欲列公功聞于朝。公辭。既而宣慰以行省參政總兵征鄱陽。復邀公偕行。戎務無鉅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衆爲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毅先生。與門子弟集義兵擒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先生。公在鄱陽聞而歸。執害先生者盡殲之。縉雲之黃鄉。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麗水之浮雲泉溪。無賴之民。咸爲盜根。蔓蟠結不可解。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既至。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兵討麗水。攻泉溪賊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檻遂來降。縉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領其精銳出迎敵。公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卽殄滅。今焱之來。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校。以正陣接戰。以奇兵夾擊之。別遣遊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敵。輒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勝直攻大社。周天覺降。復移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殺潘惟賢兄弟以降。先是。國兵取浙東。婺衢既下。獨處州爲石抹公所守。不降。歲己亥。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公出戰敗北。大軍入城。而分兵取屬邑。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統龍泉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爲拒守計。四縣士民咸請於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殆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負君。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胡公。四縣因不受兵。上素聞公名。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亡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上日與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詔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爲變。婺守將既被害。而處城亦爲所據。上遣公復處州。比至城。已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郛郭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卽誅之。然猶慮戍兵之寡。日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諭於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卽衆又無以食之。奈何。衆皆曰。發兵所以衛民。苟不爲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況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產以權宜增賦之。然海軍素驕橫。及是以復城有功。橫征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之。衆乃讋服。江西食東浙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請以二十分收一。商賈遂通。城南枕大溪。浮橋之廢已久。橋隄當水之衝。亦爲所齧蝕。幾盡。公卽上流比舟爲梁。以濟行者。州學敝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廌薦進士吳世昌爲郡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廬多爲戎士所據。混淆而處。公度閒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縉雲官田。其稅額甚重。執里役者恆以私粟代償。公以新沒入之田實其數。其害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文忠擊走之。公引兵爲援。建議以爲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暨至。城已完。上嘆賞不已。其後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

攻敗績而去。上念公立城功。以名馬賜之。賚田之園。奬地接閩徼。人素獷悍。桀仲賢恃其險。屢服屢叛。乘我師在外。復來寇。公怒。遣軍深入。禽其渠魁。少壯者皆籍爲兵。二十年逋誅之盜。一旦就平。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溫州。明善勢蹙。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款。詔公還師。明善織以鹽若干來進貢。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尋入覲。上欲留公。且柄用之。以邊事未輯。斷還守外。上時已即王位。乃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陞辭。上諭之曰。俟閩浙盡平。當擢汝中書矣。黼建陳有定援邊。公奉命征之。遂取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上賜以所乘驄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寨柵。有定大恐。帥銳卒頭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獻。有定既得公。頗禮遇之。公其道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且援寶融歸漢故事諷之。有定初無殺公意。會元使至。怵迫之。遂遇害於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享年五十有二。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即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餘而無階官職勳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絕倫。藝術弗學則已。學之則無不精。性倜儻好施予。賢士有貧乏。傾橐以周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恩惠在人甚多。故其殁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爲立祠宇祀之。公元配同里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宣武將軍僉處州衞指揮使司事。次曰樞。女一人。適章存厚。繼室滁陽楊氏。前中書左司郎中元杲女弟也。公既沒之二年。楨等乃刻木爲象。具衣冠以葬。贊耐於園源之左。葬已。來徵濂爲之文。昔濂侍上於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濂對曰。文武才也。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隅。朕方賴之。則上所以倚公者至矣。然公亦知上委任之深。而無以圖報。皆謂人曰。區區承詔鎮處城。皇暨覆育。幸已甯謐。皆將挈全閩之地。以入版圖。庶展犬馬之微衷也。奈何功業未就。而死及之。其非命也夫。濂昔與公交者五六春秋。見公酒酣耳熱。指揮三軍。而雄姿脩揚。不可過。及與搢紳之流論文評詩。則欲然布衣書生也。濂未嘗不服其勇。而愛其謙。今公不可作矣。敢用備著公之事。揭諸墓門。以告世之知公者。銘曰。

洸洸胡公。萬人之英。一劍橫空。莫之敢攖。浙河之東。地氣盡白。此爲兵徵。見於龜筴。鬭衆荷戈。來入我堡。寘爾枕席。拔爾水火。公師如風。鼠竄如雲。一鼓之餘。散爲埃塵。節鉞出鎮。涉歷五年。桴鼓不驚。雞犬晏然。誰登叛人。陷我諸甿。公遷其城。寇至輒敗。鼎用嘉錫。使車絡繹。天閑龍馬。賜公弗惜。公感未知。酬歌慨慷。督提八閩。以歸職方。王師所蹈。勢如破竹。天未厭亂。三軍夜哭。公材孔多。公志弗阿。月出如緒。公命奈何。丈夫之澤。流於異方。孰能行之。父母之邦。匪公之臨。千里枯骴。公雖止斯。旅亦無愧。廟室有嚴。肖像其中。精靈歆然。上與天通。括蒼之山。其翠欲滴。公名配之。有永無斁。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有序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脩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爲經濟之用。蓋自唐虞之始十四經之文。皆以歲月期於數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諸書。豈直覽之。其數記亦如經。甚本既正。而後編觀

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議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激於中。而復繼之永嘆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鄫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古陽里者已久。世系之傳。與夫轉徙之詳。皆以著於公之先墓。茲不重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僧君正理欲以神童舉於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每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數。杳莫察其端倪。公猶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體其精而撥其華。間有僻書隱牒。不憚道路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章。雄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御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弗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遊。益充拓其所未至。寢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於時。公納謁求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帶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澄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驛騷。公召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釃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及入國朝。有詔纂脩元史。勸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賓洪部居補貞歸編者不一。而足其功爲居多。史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與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選入儀曹。爲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當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熞。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尙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熞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竊其位。中心懷愳。故託脩貢以覘朝廷之意。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卻其貢不受。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耳。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議。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上悅曰。頃覩陶凱文。已起人意。

今卷復如此。文運庸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甘露降鍾山。羣臣咸見。讚詠嘆。獨公識賦以進。十月。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會稽作耶。援據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有一月。疾遂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上惻然許之。十有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牘翰爲書戒之。壬辰。次石岐渡。某欽衽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至故居。丁酉。始具棺殮。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子。祔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資稟熙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收淚經紀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爲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爲。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冗。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古以爲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稿。其徒雖有所編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稿辨誤。藏於家。他成未脫稿。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爲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爲最深。共坐官齋。更析互辨。每至夜分。嘅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黯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傳學之士二人。一以吾爲筆。一以筆爲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於

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爲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姑興懷於治古之時也。世之識者。必將深感焉。公識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爲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趙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懋。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爲仲兄後。女一人。應眞。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紛綸。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兮。叢藉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派散。爲千萬途。汩其精粹兮。淵綸大邦。物采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孰糾其樞。孰苞其腴兮。玉質之陽。神珠吐芒。莫自翳藏兮。大明麗天。束帛戔戔。蒐羅俊賢兮。袞袞鉞誅。寓於策書。與論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繼孫孫兮。黼黻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删修兮。所積之厚。所發之深。幽陽因陰兮。正笏垂紳。其色誾誾。邦之老臣兮。紹學躋躋。其中粹然。何翅審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爲列星。聚光晶瑩兮。下射屏山。馬鬣極樞。名在不刊兮。

四十二代天師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眞人張公神道碑銘有序

洪武丁巳冬十有二月五日。四十二代天師張公。薨於龍虎山之私第。年甫四十有三。禮部尚書張籌即爲奏聞。皇上嗟悼者良久。且曰。朕欲命其徧祠五嶽。今方一至嵩山。何期大數止於斯耶。遂親製文一通。遣禮部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安慶爲吊祭使。仍命其冢子宇初襲掌教事。戊午春二月十六日。宇初奉公冠

劍。權厝南山先塋之次。至十有二月某日。卜宅兆於某而窆之。宇初恐遺德未能大白於世。與羣弟子樹爲哀書。使張致和即金華山中請銘神道之碑。濂辱與公游。義不可辭。公諱正一。字仲紀。姓張氏。信之貴溪人。漢留文成侯四十六代孫也。當紀至元乙亥夏六月十三日。其父太玄眞人坐而假寐。忽見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至君家。願見眞人。及覺。而公生。紫雲覆屋。紅光滿室。人以爲祥。公年七歲。雙目爛爛如巖下電。容止異羣兒。後三歲。太玄出游五岳名山。指相傳雌雄劍及玉刻陽平治都功印曰。祖是再集於汝。吾兒當持此。大振玄風。太玄渡淮化去。而公之仲父嗣德繼主其教。仲父薨。衆論咸歸於公。公力讓仲父之子正言。正言薨。公始嗣其職。實至正己亥之歲。太玄之懸記。至是始驗。公陞演筵。開演道家玄旨。四海學徒。聞者翕然領解。時天下大亂。經籙出而不傳者十年。公乃啓黃書赤界紫素丹刻之文。授其徒。拐合眞籙。比以行。奉贄來受者。川赴雲蒸。劍失其一。流落鄱陽李氏家。夜生光怪。公訪而合之。辛丑。上統大將親取江西。公知天運有歸。遂遣使者上牋。述臣順之意。乙巳。公朝京師。上一見悅曰。崎嶇恥轄。法貌昂然。眞漢天師苗裔也。下詔褒美之。錫燕者再。兼有金帛之賜。丙午。復入覲。京城士庶人求籙符者。日以千百計。侍吏不能給。閉關拒之。乃相率毁關而入。公叩齒集神。灑灑篆符。投朝天宮井中。人爭汲之。須臾水皆竭。見土弗止。飲者疾輒已。上嘉之。命作亭井上。[illegible]曰太乙泉。及還山。復詔中貴人賜以織文金衣。仍下中書給驛券舁之。以便朝覲。洪武戊申。上登大寶位。建號改元。公入賀。錫燕於便殿。中命撰制誥。授以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眞人之號。仍俾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設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久之。陛辭而歸。上御謹身殿。從容謂曰。卿乃祖天師。有功於國。所以家

世與孔子並傳。以迄於今。卿宜體之。以清靜無爲輔予至治。則予汝嘉。賜白金十二鎰。新其宅第。己酉春。上召公入朝。踰月。承顧問者六。錫燕者三。三月十三日。上將通誠於天帝。致齋三日。御袞冕服。親署御名於章。勅太常設樂。手授於公。俾咒而焚之。禮成。燕公於文樓。群弟子燕於別館。復有金綺之賜。庚戌夏。上錄公之功。特勅吏部。改贈公父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眞人。嗣成爲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眞人。改封公母明慧慈順仙姑胡氏恭順慈惠淑靜玄君。玄君時年八十。朝野以爲榮。是年秋。上復召見。問以鬼神情狀。更給銀印。壬子秋。復頒制誥以寵之。冬十有二月。復召入覲。癸丑春。將還。上命留弟子以司祕祝之事。丙辰。上遣使召公。公忽先期而至。上喜曰。卿之來何與朕意相符邪。明年之秋。朕將遣使祠海嶽諸神。卿當妙柬清修之士。與其偕來。丁巳夏。公率羣弟子汪弘仁等入覲。錫燕午門之城樓。上舉爵謂公曰。卿宜盡此一觴。勅內侍出御製歷代天師贊示公曰。他日當書以賜卿。翌日。詔公從太師李韓公善長祠嵩山。分遣近臣與公弟子代祠羣嶽。自公而下。賜衣各二襲。楮幣有差。既還。錫燕如初。公自返故里。志趣頗異常。一日置酒。與昆弟酣飲。慨然歎曰。五嶽名山。先子欲游而不可得。嵩山中峯乃吾祖得太清丹經之所。今藉天子威靈。幸一至焉。噫嘻。舉其於屬聲。逍浮埃於浩劫。吾志將有在矣。君子疑其言。未幾。示以微疾。端坐榻上。謂弟子方從義曰。吾無以報國家寵恩。爾等宜左右我子孫。以贊寧謐之化。命取劍印授其子曰。我家千五百年之傳在是。汝其勉之。死生數也。吾之不死者。其光耕氣。內圓寶

誠先天地不知其始後天地不知其終也舉手作一圓象嘿然而化是夕大崖石崩聲聞數十里云公幼
警敏靈籙文祕之屬皆不習而通歲屢旱禹步召風雷精神達於冥漠甘霖即降或有爲魑魅所惑者授
以片符輒潛形不見公憫兵戈疫癘之餘沴氣不消舉行玄壇醮典修壇墠建陰陽鼎而鍊度之其徵驗
尤彰然其天性廉潔而不緇如超萬物之外故以沖虛子自號最愛佳山水仙蹤靈跡所在必窮幽極
深勸至累日忘返當適意時欲乘白鶴與羣仙翺翔紫清之上其於人間事未嘗因此少懈其奉玄君備
極孝養暨歿亦祭成盡禮度兵亂相仍傾貲募入爲兵以捍禦鄉井人賴以安公之玄裔備見世家茲不
載其曾大父諱宗演三十六代天師演道靈應沖和玄靜眞君妣周氏某玄君其大父諱與材三十八代
天師太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眞人金紫光祿大夫追封留國公妣易氏妙明慧應常靜玄君其考妣則太
玄眞人與胡氏也公字觀宇娶盱江包氏宋宏齋先生恢之五世孫子男子四人長宇初卽今天師穎悟
有文學人稱爲列仙之儒近者入朝上召見奉天殿反覆諮詢之笑曰絕類乃父寵賚有加焉次宇清次
海鵬次勝佑子女子二人一歸鄱陽王岳一在室惟公生乎神明之胄簡素端凝用道爲體而膠轕游氛
無自入於念慮澄靜之久天光自發所以受知聖君入朝京師天寵便蕃聲聞四達至於死生之際又能
不動聲色超然坐脫如行者之返故廬非眞有道者豈易致哉是宜銘銘曰

天開日明眞人上升周流九霄翺翔作斬鼎雲英英剛颺泠泠絳節翠旗恍其來迎載稽玄符歲踰千齡
玉斂交紉玉笈金縢矧有劍印奔星走霆非人莫授恐干鬼刑華蓋神君於焉降精圓目背瞳閃如電熒
入朝帝京照耀殿庭進退有儀金衣遊頴帝曰俞哉爾方外臣輔朕鴻化凝眞集神飄飄崇山五岳中尊
爾往代嗣執禮如在庶集鑒和以綏兆民是用褒錫璽書金綃君臣遇合玄德之徵胡爲弗留飛神窈冥
崩崖墜雷百里震驚圓光有赫四燭瑩瀛在天爲清在地爲寧在人爲貞是謂三靈此乃道樞中黃之扃
公能守一精聚氣凝不死維神所蛻維形白鶴來歸遼東露零洞觀萬古後天弗傾

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諡忠肅星吉公神道碑銘有序

今上皇帝既有天下憫元忠肅公星吉死節之忠擢其一子昌官內廷遷監察御史俄超山東按察司副
使昌將行謂濂泣曰先公薨於蘄盜盜有義先公者具棺葬於蘄水縣鳳凰山下家人弗聞知時兵未靖
各守其境道阻不通昌徵服跣走數千餘里瀕死者數矣迨今上克蘄始獲至蘄詢蘄人啓棺北還以某年
月日葬於某地而昌又獲祿食於朝皆上之至仁先公之遺德也先公之忠旣載在元史惟是盛道之碑
未有刻文敢惟先生是請盟曰濂以聞詔曰然星吉之忠朕實知之卿其勿辭乃考論其事曰謹按元贈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諡忠肅星吉字吉甫河西人
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秦國公改封雍王朵吉之曾孫贈榮祿大
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代國公改封涼王搠思吉朵兒只之孫贈榮祿大夫陝西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趙國公改封邠王搠思吉之子其先三世以經營材藝事太祖憲

宗世宗爲怯烈馬赤譯諸國言後皆以公貴封王曾祖妣倫徹徹祖妣阿梩妣順祖皆從其夫封國爲夫
人改封王夫人公兄弟六人於次爲三少凜然不可犯武宗時召見便殿襲怯烈馬赤事仁宗於潛邸仁
宗卽位雅宜公久不改官英宗知公材延祐七年十二月授承直郎中尙監丞賜中統鈔千貫給校尉十
人導道而行監尙御用物公謹持出納不可勢屈中官貴臣手無符勅絲毫不放英宗奇之至治二年二
月遷右侍儀同修起居注命祀嶽州達魯花赤贓獻以女妻公賜鈔三萬貫爲聘貲疑得眷近公每侍側
中外利害乘間進說無虛時泰定元年六月拜監察御史階奉政大夫丞相帖木迭兒紛更朝政御史大
夫倒剌沙狠戾中忌公爲章劾之朝廷凜然畏公三年七月陞朝列大夫引進使知侍儀事四年九月進
侍儀使階朝請大夫文宗天曆二年八月拜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時大夫阿思兒闌海涯有能聲
公至萬口移譽於公大夫察頤疑詔賜衣一襲上尊二瓶鈔五千貫至順元年遷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
使觸姦剔穢照其朽枯境內帖息三年二月復拜治書侍御史治陝西行臺未至召還同知中政院事六
月改同知功德使司事順帝元統二年四月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告闕僉擇其良以公爲之一道稱
治明年徵拜大都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權豪之下權倖肆橫法滯不行公操其紀綱風追雷斷不問誰何
姦宄帖然屏伏至元二年六月擢嘉議大夫大府卿大府近且貴莫敢鉤覈闇暱擅竊斂散無藉吏緣爲
私公較摘隱蔽立簿計數吏佞若神將作院累歲乾沒綺繡之屬一萬五千緣悉責償之知昆山州事管
某上告浙平江路總管道蓋詭報歲災帝命公察情否初道蓋以廉正治其屬官不能欺故誣之且餚前

翰林學士阿魯灰爲援公驗得其狀以聞卒坐二人罪三遷交章薦公五年二月特授資善大夫都留守
仍兼大府卿發虛於職談其美者日以上聞帝曰不可無旌以勸奉職者六年三月就加榮祿大夫未幾
帝幸大府見公所爲條法精密諸藏皆盈有黃金束帶之賜時徵雨公立階下命侍臣取御服油衫加之
身至正二年十二月陞宣徽院使四年二月改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省控治五溪洞蠻土酋鹿
剛家族變幻百出每覘省臣臧否以爲叛服公禁戢內兵勿擾其境布約施惠化其悍猾效貢率職比於
近縣十二月以中政院使召還六年六月賜金虎符轉海西遼東哈思罕等處打捕鷹房怯憐口萬戶府
達魯花赤十月遷將作院使後二月太府闕卿再入太府兼將作使階超光祿大夫七年十月遷宣政院
使明年三月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官恬吏怠渺無倫紀公至擇剛明御史行十道糾劾貪
邪職拔寃滯憲司隸卒盤據爲虐者甚衆公下令屏斥之俾州縣之卒更月入直民歡擊之建康城北有
宋王荊公墳寺僧世守旣久視爲己有王氏孫伐山木僧執送官官將以盜論事上公公怒曰王氏山王
氏孫伐之何謂盜耶即歸山於王氏而逐僧出之秦檜裔孫數民田爭訟不決公閱牘曰檜是何人敢
爾以姦臣對公閱檜傳大署其狀曰檜之誤國千載有餘蹤矧茲遺胤敢爲民害盡蠲其田於民公之明
決皆此類湖東道僉事三寶柱廉介不阿御史以私謁之不聽輒以事劾之章至公所公曰鷹敢擊鳳耶
斃杖御史贓脫丞相與御史有連銜公十年五月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並江北威順王寬徹不
花田獵蹂踐稼穡起廣築園苑名絕巨買以罔利有司莫敢問公至求見王閽啓右扉入公公引繩床向

中門坐。吒闕曰。吾受天子命為藩大臣。烏可以小門入我。閽懼。告王。乃啓中門。導公入。公拜謁畢。起言曰。王帝室之胄。與國同體。不為天子養民。而獵野獸悅婦女。以為民病。臣竊為王危之。王投几降坐。執公手謝曰。非公不知此。悉罷其所為。有胡僧持官府柄。橫甚。公捕其妻妾十有八人。籍於官。寘僧於法。由是民得吐氣。十一年。妖賊徐眞一等起汝潁。蔓延湖湘。勢甚熾。時武備久弛。公咨於衆。或以老將鄭萬戶有材略對。公乃令募士兵。繕城池。修戈甲。起鄭。屬以禦賊事。賊聞有備。遣其黨千餘詣軍門降。公謂鄭曰。此譎也。鄭設伏受降。誘而殲之。縛其酋六百人獄以俟命。會公召為大司農。平章和尚受賊賂。縱鄭而釋其縛縱之。明年正月。賊乘懈襲武昌。六百人自內為應。城遂陷。城中人泣曰。星吉平章在。吾屬豈為俘乎。公至都入見。陳致賊狀。帝感。賜食及鈔三萬貫。撫慰不倦。奏為江西省平章政事。員外置吏卒趣遣之官。至江東。有詔會浙西平章政事不顏帖木兒。南臺中丞蠻子海牙。守江州。時江州已破。江以西道不通。公開省太平。募人開道。持羽檄走江西徵兵。未返而賊焰漸逼。調廣德軍與國之兵僅一百五十人。賊號百萬。衆皆沮懼。公曰。勿疑。彼賊。我王師。彼豈吾敵。乃貸富民財。募強壯為兵。初行發募兵人給十五千。無至者。公予五十千。三日從者逾二千人。公曰。可矣。即擐甲冑。舟二千人。鼓行泝江而上。四月。與賊黨戰池州。斬首數萬。復其城。至銅港。威順王之兵亦至。士氣益張。賊據銅陵。拔柵夜遁去。又復銅陵。蒐其黨得二千餘。盡殲之。復道裨將陸行。遇賊白馬灘。又敗之。賊走淮西。公部分諸將率兵躡其後。及於白沙。賊窮。列陣迎戰。公麾左右策馬雜射衝其軍。擒偽相周黜。賊潰不能列。俘其衆五千。奪舟六百艘。乘勝奔擊之。賊溺死者蔽江。江水為白。於是道稍無阻。已而賊復據池。公率衆至池。過五游驛於苦竹嶺。斬其二將。賊安在。聞其衆三百屯貴池。襲之。散去。復其邑。賊復攻陷石埭。殺尉。公夜擣之。賊陳其衆三千於縣西瓦溪橋。有三酋一乘驢。二躍馬。突前挑戰。乘驢賊驍勇無敵。軍中常畏之。公引弓射之。應弦而仆。再發再斃二酋。後師乘之。賊棄城走。其散卒千餘。焚掠縣西鄉。公復追出境。賊忽將舟師二百艘順流來攻。公命萬戶王惟恭與之戰。方酣。麾炸艦從旁橫擊。賊破走。乘勝進盪江清水灣。居三日。偵者告賊舟四百順風引帆直指我軍。諸將失色。公曰。無傷。吾有以勝之。乃偃旗伏橫港中。風急水駛。賊舟不得泊。奄忽出過。且盡。命舉旗擊帆。鼓譟出其後。賊驚駭不能弓。官軍奮擊。遂敗之。擒卒二百。獲其舟艦器械甚衆。進克建德縣。時賊久圍安慶。聞其黨敗。而蠻子海牙亦至。焚營解去。公且行且戰。復湖口及江州。賊巢據彭澤。公欲攻之。而江州倉無一日糧。乃諭民輸財。資士卒。俾惟恭守小孤山。而自駐番陽口。扼江湖要衝。以圖恢復。然亂已久。湖廣江浙多敗。江西亦無援助者。轉戰六百餘所。將兵日衰耗困疲。財粟亦且殫匱。或請去就食東南。圖再舉。公曰。吾受命守江西。此江西地也。死則死。此去將何之。九月二十日。賊知公兵食俱竭。帥大船載薪藁江而下。杜上下流。縱火夾攻。公麾兵殊死戰。死且盡。從子伯不花將親兵數千人戰。亦死。公猶堅坐大呼曰殺賊殺賊。俄而賊射公中目。仆舟中。賊素識公名。不忍害。輿致密室中。明旦少蘇。賊饋食。公叱去。或以刀脅公降。公罵曰。狂賊。我國之大臣。恨不能殺爾。而為爾縛。命也。何謂降為。大罵不已。賊終不敢害。環卒守公。凡不食九日。忽自力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不能報國。敢不死以辱命。言畢而絕。時十二年九月

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七。卒後二年。監察御史嘍嚷等請褒其襲。乃贈今官而謚忠肅云。公先娶卯脫獄女。諱奴倫。生一子而卒。後娶郭氏。中書平章政事不花之女。俱封趙國夫人。子男五人。曰剌哈咱識理。公卒後。特授榮祿大夫。利國監大卿。曰答兒麻八。大中大夫。僉淮陽行樞密院事。其三即吉昌。初名達爾麻識理。上賜今名。曰寶山。曰寶座。女一人。濂昔論次元史。未嘗不歎其敗亡之易。由於內外壅絕。將相非人使然也。當亂之始興。誠得數萬之兵。使一猛士將之。可立見其撲滅。而廟依違不斷。養致大釁。其中有足任如公者。又卒俾之孤危無援。不足以成功。豈非自致哉。惟公忠義果敢。出於天性。歷踐要職。聲績彰明。提千百未試之卒。轉戰湖江間。復城破邑。備敵人之衝。雖勢孤力微。大功不竟。然忠義之氣。猶足以立萬世之防範。使亂臣賊子懼。宜乎皇上褒其後人。而以銘命濂也。其辭曰。

朔河之西。正氣烈烈。麗謚日月。乃生英傑。其人謂何。為忠肅公。偉貌長軀。猶人中龍。當元盛時。出入禁闥。一志小心。不自矜伐。歷事三宗。益於融融。正色危言。以折姦兒。既司行臺。亦尹京邑。貪邪屏迹。鬼神並泣。湖湘之間。名王所都。納貨掄姝。烝黎告瘁。公闢壁額。盛服往說。以芻其地。再拜辨說。弛其虐威。謝以巽辭。予皆無良。非公不知。盛極而弛。孽生釁起。帕額持戈。蔓延千里。公駭而咨。聘帥與謀。始剪始屠。天子召予。四馬北馳。狐鼠相賀。大城巍峨。一朝而破。民泣且號。吾實不辰。公如在斯。豈為盜人。當亡戡詢。亂實誰致。稽首告言。權臣喪氣。公喪其氣。彼斥公身。朝辭暮行。與魑魅羣。公曰予家。世承國恩。先臣在天。敢負吾君。我兵二千。以義為勇。盜雖如林。逆不能衆。既復池陽。遂徇銅陵。呼聲如雷。江水並凝。左鼓右旆。轉戰日亟。扼江湖咽。以掃南疆。氣吞逆壘。奈力之痛。孰謂猛虎。制於羣狐。人或謂公。盍往他所。公曰受命。死則於此。烈焰燭霄。勢無全軍。志在誅巨。罵聲益振。羣酋羅拜。來饋飲食。叱之不御。以死報國。公死者身。不死者名。相贈王封。以媿苟生。豈惟當時。愈久愈著。元廟既毀。公尚有子。公子克孝。天子是庸。匪惟私公。以勸盡忠。雖公至忠。天子至仁。刻辭豐碑。垂訓萬年。

毛公神道碑

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毛驤來謂濂曰。先公以至正辛丑正月朔日。棄遺諸孤。某月某日。塗車窆之禮。迄今已十八春秋。游蒙天寵之加。貴及泉壤。而墓上之石。未有銘辭。大懼無以昭君賜而示子孫。願為備書其故。俾刻焉。按狀。公諱騏。字國祥。姓毛氏。世居鳳陽定遠縣之呂義鄉。生平負英氣。多謀略。人悅敬之。壬辰之夏。汝潁兵大起。所在郡縣皆相挺為亂。今上皇帝龍興臨濠。憫生民之塗炭。持三尺劍。出而救之。一呼之間。從者數萬。直趨定遠之池河。初縣之大姓陳氏。與公謀招健兒為兵。屯營其地。挾縣尹某為帥。作保障計。聞大軍且至。皆棄妻孥。作風雨散去。公獨扶尹共詣轅門款附。上遙見之。令左右問曰。爾為何人。對曰。定遠尹也。扶尹者何人。對曰。縣民毛騏也。上壯公所為。乃召之前。指謂侍臣曰。衆皆潰而獨降。非有識者邪。於是寵遇優渥。朝夕俾公侍膳。與共計征討之事。健兒聞公在幕府。亦先後出降。上取滁州。擢公行軍總管府經歷。司其倉廩。兼掌爲歷。以鎮將帥之失佐者。未幾。取和州。軍威益振。上以建國之初。唯兵食最急。仍命公護滁州倉。乃帥師渡長江。太平望風乞降。遂開江南行中書省。徵公還。陞為郎

中。當是時。上之左右。唯公及太師李韓公尤被倚任。凡政令之敷布。餽餉之轉輸。羽檄之交馳。皆二公相與協贊之。及建康下。遂定鼎焉。分道帥師。日以獻捷聞。復陞公爲參議官。戊戌冬。上親征婺州。公實權署中書省事。小大庶政。咸出公贊度。入侍睹合。文武無間言。上將大委任之。而公以病告。上臨其家。坐榻上執手問所苦。且勉其善自愛。如是者凡三。訃聞。宸衷惻悼。錫贈有加焉。且詔參軍胡深選葬地於江寧虎頭山。及喪車就塗。上復躬御翰墨。作文一通。御鎮淮橋而祭。慟哭良久。直至葬所。親其下棺。始還。公之子驤。時備宿衛。上念公弗置。俾驤就儒師學。親自訓督之。命爲飛熊衛管軍千戶。轉振武羽林二衛。驤感上恩。自謂千載一時。夙夜思立身揚名。以報國顯親爲務。會大兵征漢鄂。定漢沔。下吳興。俱從征有功。洪武元年。上郊皇天。即帝位。國號大明。在廷之臣。皆驗勳進官。擢驤宣武將軍僉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仍追封公西河郡伯。封公妻周氏西河郡君。大將軍徐魏公奉詔征中原。而驤又從行。直搗燕薊。元君出奔。天下於是大定。論功行賞。陞驤懷遠將軍同知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得推恩二代。時重定封贈例。司封據令更贈公懷遠將軍同知親軍指揮使司事。周氏封淑人。公父文政贈明威將軍親軍指揮使司副使。母朱氏贈恭人。驤室劉氏先封西河郡君。至是亦更封淑人。已而驤進官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階昭勇將軍。滕州段士雄反。驤帥師討平之。倭奴入寇浙東。沿海郡縣皆失守。驤會浙江太倉諸軍捕斬五百餘級。獲海舟一十二艘。倭奴遠遁。入奏奉天殿。上大悅。會未幾何。驤復超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加贈公僉大都督府事階奉國將軍。而明威公亦加昭勇將軍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朱氏加淑人。周氏劉氏皆夫人。繼室張氏亦封夫人。公生子九人。驤其長也。次曰駿。某階羽林衛千戶所鎮撫。曰駒。某階金吾左衛千戶所鎮撫。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三人。二先卒。一嫁宿衛舍人沈俊。孫六人。曰振武。曰應孫。曰承安。曰鎮住。曰東平保。曰寶凝。嗚呼。天造草昧之時。六合雄爭。未知鹿入誰手。昧者往往失於所從依。而公獨能炳於幾先。識眞主於龍飛之初。扶攜臣服。獻計宣勞。以佐興王之運。豈非豪傑之士哉。及乎神武四達。方城內附。皇上崇德報功之心。惟恐有弗及。故當時開國元勳。無不分茅胙土。鐵券金書。傳及來裔。奈何公之早世。不得盡其才而與之並。其命也邪。雖然。驤之雄略超羣。蓋奇勳出入屢從上簡帝心。爵位之顯融。附卹之便蕃。尙方新而未艾也。公雖沒。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歟毛公。沈毅而雄。元運將終。亂如聚蟲。公奮而興。使民爲兵。執旗一呼。從者如星。我州我閭。我保障之。俾全其生。寧顧我私。上天厭亂。特命眞人。赫雷燭雲。廓清妖氛。公聞曰噫。天胡可違。附鳳攀龍。茲惟其時。我志先定。敢徇輿情。上謁轅門。稽首以迎。上嘉其忠。寵賚日優。談笑折衝。帷幄運籌。羽檄星馳。餽餉弗遺。是馳是驅。以壯我王師。飛渡大江。軍威洸洸。達於四方。無敵不降。自婺及閩。遂贊中書。拾級而陞。漸見隸焉。卉木方榮。嚴霜折之。大火始然。河水滅之。天若假年。勞烈孰侔。貂蟬朱紱。豈不公侯。命也止斯。人其奈何。中外聞之。孰不嘆嗟。公雖云亡。有子侃侃。出入禁庭。侍衞帝傍。勳名日崇。貤典日殷。天光照臨。煒煒焞焞。雖逢者時。不朽者名。名著實幷。昭蘇汗青。莫堅匪石。以鑱以磨。史官造銘。永鎮山阿。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夫於恆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昆。況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爵封君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公諱克堅。字璟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孫也。曾祖曰之厚。贈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諡文肅。曾祖妣女眞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公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遊學。成均通春秋左氏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元重紀至元五年。上疏請修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鹽日錢之半。給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勅碑以紀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請公爵與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易銅章以銀。十五年。平章政事達世帖木爾薦公明習禮學。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親郊。公攝太常使。盛服蹌然。登降有容。觀者稱爲達禮。御史大夫雪雪言公才宜近侍左右。拜中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率家人北行。次趙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爲集賢直學士。希學爲祕書卿。遣使者即趙城起之。公至燕都。劇盜毛貴犯薊甸。且逼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爲存亡。烏可棄而他之。今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公言。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尙書。知貢舉。時四方士避亂。多集都邑。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帖木兒二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帖里帖木爾納忽齊降將命張良弼與之。公及中丞袁渙諍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與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渙亦被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及良弼戰於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帝賜上尊。太子賚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遂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爲集賢學士。資善大夫。不就。復以公爲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八年。皇上手詔趣公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以廩餼。不煩以職。郊祀必致膰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疾篤。詔還公於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他錢物稱是。三月二十八日。次下邳新安驛。薨於舟中。壽五十有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葬於孔林。去孔子墓若干步。公寬厚樂易。事親有禮。遇族黨有恩。與人交不爲掩覆。計度一以誠信。豐厚美髯。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濟寧路總管子仁女。封魯郡太夫人。丈夫子九人。長即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顏。希尹。嘗元國子生。希賢其季也。女一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訥。曰誼。曰某某。女五人。希學今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每歲朝正於京師。上寵錫之甚厚。以哀狀來請曰。先公沒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聞於來世。人其謂何。濂嘗獲識公。且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銘。銘曰。

天命大聖。爲萬世師。廓幽昭潛。溥施日輝。功加堯舜。位則不有。斂其遺澤。以昌厥後。歷年二千。有興有亡。

五十餘世封疆相望自侯而公愈遠彌貴桓圭袞衣並將祀事惟公紹休道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爲秩宗左禮右樂格於幽明上下允若亂兵趨燕宗社殞墜君臣合謀棄而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亂勝不以力王師焞焞如虎如貔豈逝難巳公實啓之關陝之間將驕背噬彼謀不臧以水止渴公謂元戎世方與亂無失厥防以遏其叛言臧不從不臧是爲禍將迫身云何弗歸覽暫迎拜俾掌邦教大猷宏謨纘聖之道士守日隳位其可居退修於家峩峩詩書皇明御極取璽爲則陟降帝庭禮儀有翼生享其榮死篤其承云誰致然聖澤休明惟聖之澤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永厥傳繼聖惟賢守位惟德明撰垂聲後嗣是式

墓碑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憊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賊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叢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輟已而賊犯龍江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上卽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僉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煒泣曰先公歿今二十年無文銘於神道竊恐忠烈不白於後世敢請惟公勳業始卒宜載國史余嘗待罪太史氏不敢以鑿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爲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亡莫知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絕人儕輩畏服之癸巳仗劍謁上於臨濠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擒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軍寇縲稚家眷公候夜襲之寇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旣至遂克滁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馱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鬭三日夜皆禽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塘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附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擊盜蜂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中一矢遂命守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有九夫人郜氏公與僞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此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俘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僞漢軍擄之至九江軍中惡發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囑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僞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覘兒在鬻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曉脫簪餌舟渡江遇潰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憑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遇老父雷老告之故與其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上所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

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今官卽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尋夫人骸骨歸乃束草像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公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爲人矣天不殄其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遘屯區宇分裂生眞人鎮乾坤驅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衛森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僻敵萬人蹀躞蠭盜猶麛麝大刀長戟颯蕭颯左壓右刺流電奔緋衣緇弁號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楚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若雷發遁者膽落兩足蹶元戎開府大江濆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爲國藩僞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爭鐙鼓艨艟蔽江踞鉤援梯牛羊士卒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嚙齦怒髮上指目吐烟汝賊兕頑犬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甑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閽請爲厲鬼扼賊元賊當殲死洗厥冤天子下詔褒忠勳東丘立侯貴九泉孤兒保育繼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敦生爲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焞焞曉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愼勿諼弗信請考太史文

故嘉興知府呂府君墓碑

元至正之季民反處州爲盜轉掠而東將永康婺諸縣繹騷弗寧永康太平里大族呂君文燧散家貲數千萬與弟文燁合謀募里壯強子弟得三千人將之與盜遇戰盜敗走復其邑斬獲甚衆呂氏之聲聞東南朝廷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事者讒誣殺其弟卒不敢怨而爲之盡力大臣義之承制表其閭而復其家婺之巨室細民幸不遇盜者悉歸功呂氏是時永康有呂氏隱若巨鎮焉今上皇帝旣克婺君族人籍兵甲以君名詣轅門降上大喜特立永康翼以君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君以事留杭未返命其弟文烜攝之君還復召爲庸田司經歷改中書省管勾江西行省都事權知處州府至官三月浙西平更授嘉興知府累階某大夫松江民作亂襲嘉興君覘知之走從者告李曹公文忠賊始據城曹公兵卽至遂就擒諸將欲屠城君爭曰據城者賊也城中民何罪釋不屠民德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閩婺國洪武三年十一月次興化有疾十六日卒於驛舍四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東陽縣興賢西丘之原年五十四君有德於鄉鄉人聞其卒皆哭泣相弔喪歸老倪迎拜於道數十里不絕卒之明年嘉興佐武以下坐贓法死者數千人有司以君嘗署名公牘例籍其家上特詔歸之曰吾知呂文燧誠信人必不圖姦利且發於使事可念也時呂氏家逮繫縣獄鄉人哀之如親戚及詔歸其家乃皆舉手相賀君子由是知君之德及人者深也君字用明文燧其名也其先有諱玖者自河南來遷玖玄孫浩上書宋孝宗朝脫父兄於詔獄孝宗崩行喪三年浩弟源以行義旌門皆有惠於閭里源玄孫綸仕元爲永康尹君曾大父也大父汲父機母某氏初君之大父嘗倣上世所立義田以食族人設學以教子弟至君踵其志卒成之君爲人如懦夫至其奮發於義不顧利害必遂乃止蓋其所從來遠矣君娶戚氏三子曰堂壎垍垍後季父文燁六女其三人適同邑胡海金華戚誠道東陽俞文璉餘未行孫男二人堂旣葬君乃謀於弟曰先子之友固多其同朝仕而知先子者唯太史宋公太史嘗銘天下賢公卿大夫其言可傳信苟以墓上銘爲請必不忍

辭、乃以君族弟發狀來請、君之政蓋多可稱、余不能知、然其最大者、活永康嘉興之民、皆其大使人可推知其餘也、銘曰、

人之所爭、智名勇功、或易於始、而艱其終、呂君之興、秉義孔偉、散金聚兵、以彌狐鼠、既克有成、不居其名、錫命者三、僻而弗承、匪徒僻之、以侯神聖、黃鉞臨城、解甲請命、左綰將符、右珮縣章、季也協之、於君有光、起司庸田、亦佐方嶽、章服有儀、蔚爲邦伯、自處而吳、千里是綏、相其良姦、以撫以誅、偷惰跳踉、弃兵階亂、陰擻王師、揄斬以徇、將怒謂君、亂民可屠、君爭不從、萬家獲甦、不躋於崇、而淪於遐、吏操深文、幾陷厥家、家之再完、由天子明、天子不遺、由君之誠、君德甚多、鄉人是思、叙德登碑、於以悼之、

附中順大夫鎭江知府徐公墓碑

皇上即位之十年、詔曰、光祿卿徐興祖、掦事小心、在朕左右二十有五年、未嘗有過、非其祖父之敎、曷以致斯、其準恆制、寵贈之官、以勸奉職者、於是吏部承詔、贈其大父徐慶中順大夫應天府丞、父某福中順大夫鎭江知府、祖妣朱氏贈德人、妣高氏贈淑人、興祖既祗奉制書、告於墓下、復謂余曰、吾祖父世有醇德、祖之事稍遠、弗能悉知、知而悉者、惟吾父而已、吾父之德、吾知之、吾子雖知之、弗悉也、至於吾孫、又不若吾子之知、則遂忘矣、苟不託於文辭、何以示後之人、使知所自、敢以累執事焉、余與興祖同朝甚久、不獲辭、徐氏世爲建康人、國初易建康爲應天府、今爲應天之江寧人、公諱某福、字某、諱慶之子、諱守禮之孫、平居恆貌寡言、事親先事揣意、取其歡欣、兄眉壽析產出居、朝夕往省、問其缺之及所好而饋進之、並市肆備百物、以適時之有無、不過求錙兩息、遇人不問長少、卑躬悅色、懇款誠信、出言惟恐傷之、一揖垂首、幾欲及膝、久之、然後起、與俗無怨、閧喧詈罵、輒引避、人告以求利、則曰、苟是可矣、非敢求也、或尤其太闊、則曰、誠以待物、同非所知也、由是里閭咸稱之爲善士、公既以此自治生子、亦以是教之、年若干、以某年某月日卒、某年月日葬於聚寶山府丞墓側、妻即淑人高氏、祔焉、高氏柔嘉有則、年若干、以某年月日卒、子男三人、長紹祖、次即興祖、次敬祖、興祖溫篤遜謹、由尙食局副使四遷至今官、階中順大夫、爲上所信任、賜以第宅土田、而孫男五人、欽、鑑、鈞、仁、義、皆謙飭習禮、欽復擢爲從仕郎、掌醞署丞、曾孫男女又十餘人、君子於是知公積善之報未已也、嗚呼、爲善者觀於徐公、可以知勸矣乎、銘曰、

天傾而穹、厥聽孔聰、善祥惡殃、咸以類從、孰謂不知、豈其幽遠、棄不爲善、其亂卒殄、有察其然、善集於身、身或弗昌、昌在後人、懿惟徐公、嗜善忘利、豈必多言、躬行於事、純孝篤誠、於父於兄、小智私謀、我則不能、里譽固稱、公誠善士、不顯其身、以遺厥子、厥子如何、冰潔璧溫、玉食是司、以奉聖君、帝嘉乃勤、俾長光祿、金帶朱衣、其儀甚肅、閾門斂嚴、不敢顧瞻、退食於家、默無一談、帝曰爾賢、祖父善教、錫以榮爵、以勸忠孝、迺贈徐公、守彼鎭江、徐公有父、佐於郡邦、制書煌煌、丹璽如日、宰木祠垣、曄然動色、鄉鄰歎咨、始皆弗知、積善致斯、胡寧不爲、徐公有善、子食其報、人孰非公、賢者是效、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新墓碑銘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和

州含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始遷葬金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旂（反於）鑾深懼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於天下、遺夜皸傷、自爲狀二萬言、來謁新墓之銘、濂守官少暇、久未克論譔、十年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濂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爲同僚、相得甚驩、於是訴諸拳行、而勒文於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危、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赴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亦手起兵、擒巢黨柳彥章於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溪白馬鄉、譜圖亡、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定三年進士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尉、元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父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妣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母劉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爲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改承事郎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未上、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年、復入翰林爲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大司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爲尙書、十八年、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陞資政大夫、俄除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孛羅帖木兒入相、出爲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遂入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以今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黃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亢危氏宗、督厲之尤切、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坐爲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曾君堅、黃君崿、葛君元哲、更相策勵、窮日夜不休、復徒步走臨川吳文正公澄、請江范文白公梈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皆折行輩與之爲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轅、名德俱尊、其遇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張公以狀元爲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爲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矣、張公入朝、遂挾公以行、達官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惟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皆敷繹民惟邦本之言以進、興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邪、縱加罪、罪在操觚者、素請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湩一革囊、金織文幣人一端、皆有詔、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兩都、訪摭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僩學

淵深.特命註留雅.校君臣政要.公悉心而爲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叢擿難公.公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繼發儀建監門.葺齋舍.勘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於石.尚書王某致政.居滁州.搆暖泉書院.請額於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公善筆劄.詔書釋氏書.公辭曰.臣官冑監.以教化民彝爲職.外教之典.不宜許.撫已.遜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宮學也.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設帳曆.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復應奉翰林也.會修后妃功臣傳.事多亡逸無據.公質諸官寺戚里.歷耶之.復參稽得實.乃始筆之.卒爲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非.議謚法.嚴祀典.以袪褻妄.時翰林承旨張公起巖爲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爲雙璧.其爲國子監丞也.捐束脩建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於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覈田於雄霸二州.相地受畧.蕪除荊棘.闢田幾千萬畝.使民有道.民德之.其歷禮部也.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贊皇太子受玉冊.故事.皇太子謁廟.用牲醴.百官以朝服賀於東宮.公謂克學曰.儻有違禮.人惟責吾二人.盍正之.遂徹牲醴.而以便服賀.其擢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加歹.天歷初舉兵.欲翊戴明宗.燕帖木兒伯顏等搆殺之.公力爲雪其冤.容城民魏敬益買田千畝.後見鄰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還之.公請旌其門.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蒙古字譯釋氏三藏經.下

部刊行.公以無益.諫寢之.執政居第與燒飯櫺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櫺.公諍止之.降香祀嶽瀆.故用金十兩爲香函.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誅之.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維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定賑之.所全活者甚衆.上淮西宣撫司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宋徐節孝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治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輸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田氏聽後妻讒.殺其子.公憤之.職既不可治.乃爲文祭其子.民愧悔.後妻逃去.人搖手相戒不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頗.公發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何繁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患重.情豈能默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參議中書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爲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定住.總西方兵.勿遣其迎帝師.俟非事.用樞密副使普顏不花爲中書參政.經略江南.以也先帖木兒黃常爲禮部尚書.循歷安南.立兵燹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諫還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臥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內外官十名上中書.中書籍以遷擢.其後吏恣不爲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婦.婦訴官.遷刑部.吏受賕.欲變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轄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贓得罪.獨賀丞相幹與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朵列

圖黨與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發官園櫃.廷臟杖臉百.免其官.公驗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剌不花同官.丞相太不花莫府.數以公事忿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俾擠之.會晦至燕都.錢故人所寄買馬白金.君楚擿其贓.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爲贓狀.上中書.公疑.亟爲白出之.馬德守衞州.俘所獲南軍千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敗.陷濟南羣盜中.除柔俾詣德領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白宰相釋之.楊感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恩大無以報.然參政長者.爲公法釋我.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孛羅帖木兒戰.死之.太醫院經歷徐某藏盜贓.盜敗.徐就鞫.案已具.要官庇徐.風公從末減.使三返.公竟不許.嶺北行省參政董復初.素有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稱海宣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之.果得其誣.孛羅帖木兒、廓擴帖木兒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釁端.公謂御史大夫普化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鬪.莫若加其職.而分地處之.用孛羅帖木兒爲丞相治四川.以廓擴帖木兒爲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曷不爲上言之.普化如公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爲然.會丞相搠思監喪妻不出.事中寢.初江南經略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徽國朱文公爲齊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眞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廷.公爲御史時.亦請封謚劉蕡.事上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爲文以少牢躬祭墳墓.禮部員外郎姜碩使偽漢.陳友諒不屈而死.公爲奏官其子.京畿饑.國用不足.公奉旨以錢幣誥勅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聞者感勸.荷負來輸者塡道.至有不願給直者.上都宮殿火.順帝勅重建大安閣.公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爲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亦以爲言.

遂能其役.其承旨翰林也.翰林修史.有司日奉發餞.方爲之.否則斂手而坐.公謂同列曰.吾等以史爲職.且祿已厚矣.奚俟發餞.而後爲邪.因亟催修之.其以左丞居嶺北也.和寧爲太祖肇基之地.而無圖志可徵.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玄脅伏闕上疏.言鄭王某之冤.公高其義.補其子爲宣使.時楚逆兒爲嶺平章.挾私憾殺右丞答里麻巴.公曰.是尚可以杜邪.不去.禍且及.即上章辨答里麻巴無罪.辭官去.居房山.臥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丞相史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誤國至斯.不可救矣.亟請河南王廓擴帖木兒總兵以衞畿甸.而固守之.當時事勢已不可爲.及再任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脫帽井傍.兩手據井口.俯身將就沈.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大呼曰.公毋死.公毋死.公不食祿四年矣.非居位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起之.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庫.公言於鎮撫吳勉.舁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闕者.公之力也.其入國朝也.皇上咨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宋穆陵顱骨爲楊璉眞珈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爲祭器.公言於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聞人詆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恆若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獻.待制黃君哻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持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善好施.若有督之者.凡舉有關於名教可以勵風俗者.必爲之乃已.居官清愼節儉.遇凶歲輒疏食.不御酒食.倉吏進祿米贏七斗.時斗

可易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率勳書徵政院使禿滿迭兒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爲壽。公卻之曰。國體當爾。居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賙而生之。飢皆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敢私爾乎。能以德報怨。參政燕人杜鶠。以公南士。欲擠公罪。鶠死金陵。公爲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祕以爲榮。有文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於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趙氏。先十一日卒。俱封楚國夫人。子男子二人。叔中至正二十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爲安慶府儒學教授。游登仕郎大都路儒學提舉。亦前年卒。女六人。一適同邑曾佚。學之子也。餘皆天。孫二人。長太平天。次德孫。公未仕時。館授貴谿張氏。張思伐杏樹。以闢家塾。有鬼夜叩塾門告公曰。吾杏之精也。主人將伐。願參政生之。公即造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壹爲謝。公辭。及公爲參政。嘗以滿溢爲懼。後陞左丞。遂怏怏不樂云。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皆都顯要之地位。海內仰之。如祥興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朽矣。銘曰

二氣孕精。至文迺生。凝爲川嶽。煥爲日星。天地之文。因象以示。象數無言。非人莫著。往古百代。作者孔多。迄今有聞。其能幾何。元興朔方。氣漓而巋。俊烈宏議。旋斡萬邦。積盛而彰。實在君子。維八十年。其績甚偉。卓哉危公。起大江西。與學醇醉。孰能與齊。在至正初。交遊而陞。敷繹聖經。以贊帝明。中原虐饑。黎首告病。公既而言。民爲國命。同列毋聞。吐舌改容。當亡徙嗟。曰維汝功。往師成均。曉贊有相。化其荒嚚。趨厥禮讓。具葉之文。有詔俾書。非職所宜。正色控辭。或服爰冠。或爲宗伯。或居中臺。或參廟議。孰冤弗雪。孰善弗褒。孰瘡孰狩。弗除弗釋。白之擢之。予之錫之。剔之殖之。抉而植之。彼何不思。多言是訾。曰匪其然。吾畏後世。海風泱泱。賓老淪亡。屹如丘山。以鎮四方。盜土日熾。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奸肆威。盜乘國鈞。畏公有言。出爲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戮。公駭而吁。吾胡可祿。微服宵趨。房山是居。庶士追追。如涉失桴。天兵北征。驅雷走霆。有耳莫掩。燕社已傾。公曰國亡。吾曷不死。公忍不死。以存國史。大明方隆。多士景從。有詔任公。侍講禁中。昔豈不仕。弗獲行道。時之可爲。公則既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勳。苟有弗施。著之斯文。公文之純。太音玄酒。道則在茲。爵祿何有。孰高爲山。孰深爲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

元故祕書少監揭君墓碑

有元盛時。荊楚之士。以文章名天下者。曰虞文靖公集。歐陽文公玄。范文白公梈。揭文安公傒斯。海內咸以姓稱之。而不敢名。其後三公皆死無繼者。獨文安家子諱汯。君以文學仕順帝時。至國亡而後終。人謂揭氏有後。君字伯防。少敦樸苦學。同舍諸生已感誦出嬉遨。君獨坐誦不休。夜爇薪以繼。必至精熟乃已。年十八。盡通六經大義。肄舉子業。試不合有司。既棄去。取諸子百氏書窮研之。攻古文辭。侍父入燕都。補太學生。端方有威儀。六館士敬憚之。或譁笑方般。聞君履聲輒止。是時虞公及歐陽公皆在朝廷。交稱其

美。以爲文安嗣。至正□年。文安薨。天子錫金錢。百僚皆致賻禮。人勸君輸貨縣官。而給驛淮安。可獲利數倍。且無遺路。虞君哭不從。曰。汝敢玷先君之喪乎。至家。按禮制儀成易兩至。服闋。以蔭補祕書郎。階承務郎。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轉太常博士。再入翰林爲修撰。仍兼國史編修。階三轉至奉議大夫。代祀北嶽北鎮。還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未上。留爲禮部員外郎。階朝列大夫。十八年。奉詔諭江西至七閩。會僞漢陳友諒陷江西。不得往。改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加朝散大夫。治建寧。既而友諒兵寇杉關。下邵武。據延平。建寧受圍。大軍退保福州。城中吏民相繼出奔。惟經略使普顏不花尚在。君謂與之謀。經略聞君至。迎曰。僉事猶未行耶。君憤曰。經略何爲發此言。今盜賊圍孤城。正吾與經略致死時也。吾死將與此城俱。顧獨走。欲安之乎。經略起問計。君爲之畫策。經略雖曰。吾志決矣。即皆如君言。部散卒得千人。命建寧總管阮德柔將之。出戰不利。民大恐。君集衆告以禍福。謂并力禦賊。則妻子可生。緩將爲俘擄。語甚切。民感泣。請各自效。無老少悉乘城固守。君往來撫勞之。分壯者千人。助德柔戰。屢捷。勢稍張。城外有山曰黃華。高出城上。君恐賊覘見虛實。作柵樓蔽之。命守者鍛鐵爲長鉤。廣儲水樓下以俟。衆不知所爲。及賊據山以火攻樓。即以長鉤曳之。隨灌以水。火尋熄。復預積濕薪枯竅城下。賊穿隧以入。燎煙於隧。黨之死者甚衆。賊揚言攻城西。君察其旗亂而氣怠。命備城東。已而果攻城東。知有備。驚駭而退。是時內外相持逾十旬。樵蘇道絕。徵民居以炊。經略憂以問君。君曰。士氣在乎作之爾。且直壯曲老。吾以王師討賊。何憂不勝。乃椎牛釃酒。勞將士以義。激之。皆踴躍請戰。亟一城鼓譟助之。聲如雷霆。賊衆數萬逆戰。君戎服甲陣後。督諸將盡力。俄矢石亂下。或請少避其鋒。君叱曰。破賊在今日。敢言退者斬。於是士卒殊死鬥。自寅至午。焚其三柵。乘勝奔之。是日福州援兵繼至。賊敗走。復延平等三州。獲勝兵千餘人。咸欲繫獄論其叛逆罪。君曰。大盜未殄。脅從者可勝誅耶。誅其魁黠者數人。悉縱之耕。及諸將上功於朝。被褒擢。君未嘗出口。或爲君冤。君曰。吾職耳。可徼功乎。改江西行省郎中。未赴。以工部郎中召。時淮浙亂。道不通。留家四明之慈溪。挾子櫛浮海而北。過黑水。抵鐵山。卒遇倭寇。同行多被害。君脫走。遁遼東。轉之山東。制下陞祕書少監。階中順大夫。而齊國忠襄察罕帖木兒在洛。遣使逆君赴洛。留歲餘。承制授刑部侍郎。不就。二十八年。踰太行至燕都。未久。大明兵圍城。七月二十八日。順帝宵遁。明日。君毀之。適北走。櫛失君所在。號哭而追及於海子橋。君罵曰。吾死職義也。爾來欲何爲。悠然行弗顧。櫛泣抱持。賓客故人亦稍至。遂強挽君歸。環立守之。君擁衾臥不食。櫛叩頭流血。請所親厚者交進慰解。乃起食一餐。八月二日。兵入燕。凡仕者例從南京。君至。稱疾弗仕。踰年。反慈溪。洪武六年二月八日。卒於寓舍。年七十四。四月一日。權厝於西香蘇山之原。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君事親曲以孝聞。撫庶弟有恩。六主文衡。所得多命士。交友皆當世名人。爲文敦深簡質。有父風。務闡倫教。不爲浮靡語。集毀於兵。存者若干卷。藏於家。君自視欲然。接人和而有禮。寡言訥行。未嘗有矜大之色。雖家人不見其疾言厲氣。平居非疾病必冠帶。爲私書皆端謹可觀。初君之曾祖。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惟聰。祖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貞文。文成世居豐城。皆以厚德稱。至文安。遂以布衣致位翰林侍講學士中順

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而推恩及於二代。郡侯之配黃氏。何氏。郡公之嬪黃氏。文安之室李氏。程氏。皆封豫章郡夫人。君起其後。又能世其家。有聞於時。而君之子樞、樂。復好學問。不失儒行。當可繼於君。嗚呼。爵祿之繼。可幸致也。而繼其文學爲難。文學可勉而修也。而繼其道德爲難。若君者。可謂兼之矣。君娶曾、吳、易三氏。曾先卒。吳、易二氏皆封靖安郡君。子男四人。渠、非天。其二即樞、樂。三女。適盛伯剛、葉某。君之居慈溪。與今晉王傅桂君彥良交。君卒。彥良持樞狀來速銘。銘曰。

自古有國。皆惟世臣。世臣之仍。有德有文。剏元百年。中有楊氏。位雖弗崇。其德可持。楊氏之先。豈無侯王。盛莫與紀。燁久卒亡。維文安公。敦厚疑礪。際時休明。典帝制作。德符望隆。震撼四方。執造化機。闔陰闢陽。人止其身。公又有子。紹其休聲。克剛克似。豈惟文辭。亦有事功。建路南藩。剸劇姦宄。仗義爲城。奮作士氣。章甫中巾。復地千里。褒寵之加。非我敢知。勞烈雖多。乃職之宜。邦國殄瘁。吾能獨存。委身以歸。敢汚先君。生既有開。殁則有承。凡時之人。其誰與京。天匪私君。以彰世德。德著穹碑。來者成式。

故筠西吳府君墓碑

洪武二年冬十月二十有五日。筠西府君以一疾不起。聞壽年雖八十有八。其州里之人。莫相弔哭。以爲義士亡矣。吾屬將何所依賴。十數里中。聲嗚嗚不絕。四年春正月六日。葬於孝義里戈溪之原。其孫鑄以濂知府君最深。請張君辰作右功世取文刻碑。文曰。府君字長卿。諱宗元。號爲西。其氏曰吳。吳出泰伯。昔裔。初遷會稽之山陰。唐大中間。有諱嵩者。以學行顯。鄉人私諡文簡先生。先生遠孫少邦。處瓖[illegible]復遷[illegible]暨開化鄉之鉄上。少邦九世孫泗。宋崇寧中。復由越上遷孝義里。世有顯人。其詳具見譜圖。曾祖諱[illegible]元祐。父諱。母斯氏。府君獨出也。孕二十四月而生。幼發智如成人。早喪父。事母夫人甚恭。盡孝至養。所候起居。躬進膳羞。必待食乃退。母常戒之曰。我有媵侍。自足備給。使勿勞苦我兒也。府君頓首謝。及母有疾。府君遑遑不自寧。夜參半。泣禱上下神祇。願以身代。久弗驗。府君心益苦。一夕母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於斯。今以汝子之孝。特延一紀。疾果瘳。忽都魯忽公宣慰浙東。聞君之孝。辟爲奏差。受事僅數月。嘆曰。我母年已耄。苟力田以爲養。不翅足矣。何以仕爲。竟拂衣而歸。日在親側。視其顏色爲進退。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府君號慟幾致絕。服闋雖已久。但語及之。輒哽咽流涕如新喪。見者憫之。府君自念父母歿。唯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聞浦陽鄭順卿家。十世同爨。特往謁焉。順卿示以家範數千言。府君如獲寶璐而歸。力遵行之。十有餘年。家政蔚然可觀。戶庭之間。穆如春風。人無閒言者。和氣所感。有犬病足。其子輒食哺之。犬得不死。文人競爲詩歌美之。府君益堅爲善之志。製家教一篇。誨飭訓切。洪纖靡不及。而惠利鄉族之事居多。召子孫示之曰。天之畀於吾者厚矣。脫有餘財。可坐視鄉鄰而弗之卹乎。吾就地之日近。故惓惓爲爾輩言之。府君晚年耳聵。目益明。健步如強年人。及見玄孫之生。士君子咸集。府君危坐中堂。一子歲髮皤白。帥諸孫曾賜觴行以進。次第舉觴爲壽。府君抱玄孫寘膝上。銜杯盡歡。者顏酡象。觀之者謂爲神仙中人。繪史遂爲高玄聚慶圖以傳。後三年。府君遘奇疾。陽道閉塞。不復能小遺。醫者云。病在陰氣絕。藥不能及。法當嚙而通之。其孫曰鉅者。遂如醫言。倘得汚血一勺。終不治。府君度疾不可

爲。呼家人與訣。以義居不分爲囑。其歎歎猶前志云。府君娶陳、錢二氏。皆先卒。繼楊氏。後府君亦卒。子男子二。長庸先卒。次即康。子女子一。適同里斯文。孫男四。鑑。銓。鐵。鉅。孫女一。花亭黃鑄其壻也。曾孫男十。源。濟。湜。海。汝。瀚。治。瀚。渡。洪。曾孫女二在室。玄孫男樞。梓。柄。植。府君性恬沖。與物亡忤。貌熙熙常如春。未嘗少見疑戚之容。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寸。遇風日清美。輒銜簫而吹之。聲振林木。而胸中之自信者。一假是以洩之。故當時之賢者。多樂與之遊。且惜其不沾一命之祿。以展所蘊。終無以暴白於世。然而生受備物之養。殁則期功緦麻千指。就位而祭。雖古之封君。亦不過此。尙奚憾哉。濂也不敏。頗嘗獲拜床下。與聞緒論。及東出逃難。又蒙授館致餽。如忘年交。府君今不可視矣。俯仰今古。惡得無情乎。於是撮其大者而製銘曰。

有夫之臧如。發行之真如。家閨之馨如。條教惟程。孰得而京如。彭端如形。孰得而傾如。贊如緇如。堂如燕如。將歷世而弘如。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九

墓誌銘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與妻。上德至渥也。於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例。附其父府君吏部侍郎。母林氏衛人。命書既下。度錄其副楮。焚祭墓下。復請一介纖芥之臣。待罪餘曹。恩榮漁博。逮及二親。賁綾金軸。下賁泉壤。度深懼無以侈上賜而垂示來裔。冀堅匪石。願吾子爲文之。濂謹按狀。府君諱復禮。字禮庭。姓張氏。廣之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廬櫛比。當秋宵月白。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垌者。始遷於禮園社。垌生飛一。通周易。能會粹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爲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歿葬世之南山。配麥氏。生二子。彬甫、鄰甫。皆善傳父經。既葬父。晝夜念之弗置。揭堂曰永思。兄弟躬耕。以奉歲時祀事。彬甫娶羅氏。生丈夫子三。其次即府君也。府君蕭衣家庭之教。而於易學尤精。發爲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朱程二氏。無爭鰲者。漢儒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詆斥之。當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士咸謂府君爵祿可以引手致。府君笑曰。學易者爲知吉凶悔吝而已。何以官爲。獨念居處村墟。諸子見聞狹陋。乃築室都城中。俾就名師儒遊。見其成立。輒喜動顏色。已而度舉茂才。去而爲發慶路高要縣學教諭。迎養甫六齡。而府君殁矣。時至正二十一年辛

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國朝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十五日。度奉柩葬於南城縣西之章山。因遷家焉。四年辛亥。度受遺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今官。風采凜然。貴戚爲之屏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即度。次補。次陵。次熙。補、陵俱早世。孫男二。曰原潔。曰吉祥。女五人。昔人有云。爲善者譬猶蓺禾。世世能令嘉穡不絕。則其發育也。益昌且碩矣。信哉斯言也。府君世爲儒。積善之聞。播於海南。實合於易積善成名之義。今度位居法從。其發益大以宏。是皆府君遺休垂祉之所致。度方欲爲親榮。而府君不及見矣。悲夫。此墓門有碑。其銘固不可不勒也。銘曰。

一屈一伸。其理孔神。易道之門。君子之攸遵。宜文而彰。乃韜其光。不露而揚。俾後胤之昌。有命自天。龍臨昭宣。鬱蔥而綿延。是爲張氏之阡。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有序

嗚呼。士君子立志。孰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逢其時。時逢矣。或剛正忤物。妖孽至死。卒無以遂其志。志弗遂矣。使其名復寂寂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稍有知。未必不鬱悒於九泉之下。操觚任紀載之責者。寧不爲一動心耶。此余於廬陵羅君。殊惻然也。嗚呼。君諱文節。字仲正。姓羅氏。羅爲江西右族。唐肅宗時。自洪都遷廬陵之秀川。入宋以來。家談仁義。而人悅詩書。以通經上南宮對大廷者。幾無虛歲。宋嘉相承。熙耀州里。起館郡章者四人。而邑之令佐。尤彬彬焉。曾祖時誠。祖宗權。鄉貢進士。父顯泰。字以通。爲元之鉅儒。著書滿家。春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爲之集解。復析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十。多前修所未發。出其餘力。補正戰國策。舛誤數百條。且爲年表。以次其先後。行丞相府聞其名。署東湖書院山長。蓋世號道齋先生者也。君始能言。其父抱就書室。抽一卷授之。祝其疾讀。君指插架牙籤曰。吾欲稍長。盡通之。未慊也。其父驚喜。俾肄小學。輒以氣雄諸生。莫敢與其齒。後從官東湖。賢士大夫咸折輩行爲忘年交。問學日進。水涵而山出。撫州判官燕君某辟爲郡吏。郡有獄疑不決。守貳爭以爲問。君歷階而升。摘其詞語曰。如此則爲直。如此則爲枉。儕類大驚。出奇計沮君。會朝廷有詔。遣鹵簿器使。遣君至屬縣督其成。君至樂安。館縣廨中。群吏更謁互謀。以爲鬼物所憑。不宜居。君笑曰。惡有是。乃酣飲而寢。夜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丈夫長而青。立與榻齊。君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黎明視之。並廨有豫章。穹隆而擁腫。縣人祀以爲神。君曰。其怪在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未幾。豫章枯死。怪遂息。郡有織錦工。皆籍於官。遁入武昌。出入辨章溫公門。溫勢熾熏灼。莫敢誰何。復嗾君捕之。縣知之。不敢受。君牒君直訴辨章。辨章曰。爾胡不求之府公乎。君如言而往。府公搖手相戒。亦不復出一語。君怒。將走辨章門。辨章厲色斥之曰。業已歸爾矣。復來何耶。君曰。工合應官。縣府若縣謂其爲社鼠城狐。不能詰。區區小人。因不知何所指。明公乃方嶽大臣。不助半指之力。如廢王法何。辨章語塞。即下令捕與之。衆益譁曰。是尚不畏溫辨章。其有我發乎。謀出之益急。君懼禍及。裹糧馳燕都。燕都貴人亦忌君峭直。高門縣薄。無可投足者。遂入成均爲弟子員。一日方挾冊諷詠。有相者謂君曰。君兩顴入鬢。當遂徵建功。無以久淹爲也。君遂用國子助教姚公登孫之薦。上於集賢。集賢移文雲南行中書。署君昆明州學正。秩滿。陞授孟傑府。君列蠻夷子弟。總之以

君臣父子之義。辭氣激烈。聽者聳然。轉晉定府知事。廉行溫隔。大理金齒宣慰司辟爲令史。雲省使人讞吠。持黃金數鎰爲君壽。乞君勿右怨者。君麾之去。衿怒曰。君豈天赤邪。乃不納吾金也。容天赤、鎮雲南之名相云。君卒奪田歸怨者。乾崖猶里當賦金。使者至。蠻人納賂。往往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至恨其忽。反覆開導之。蠻人鼓舞於庭曰。微使者之廉。孰能恤我至是。乃輸金而遁。俄入掾雲南行中書。雲南驛騎告官中給直。官吏乾沒之。以市馬責士倉。君曰。爲天子牧元元者。顧若是耶。痛懲其弊。朝廷以雲南在萬里外。下吏部準衙舊比行銓選之法。使者至。選君承其事。君知積弊未去。且曰。王者無外。敢不盡承上命。以正其法乎。獻五策於使者。吏受民斯者。官不稱職者。廢藏不會者。月日不登者。居制未終者。皆不調。使者大悅。悉從之。俾門遂邃。滇池有神蛇。能興雲雨。會大旱。民歷走池上。若無聞者。君爲檄責之。片雲款然與雨。因辭足。南詔海中。積對咸洽。而浮游水上。夷獠耕稼之。號曰對田。田如不繫舟。西東無定。人交相爲盜。君命紀字爲號。疏其步畝及四畔所屆。上於官。官爲給券。使有所憑。復植木栽海岸。嚴其畛域。不相淆亂。或海潮漂蕩。有藉以爲奸者。俾出券驗證之。竟歸其田。夷獠指示子姓曰。此羅掾所賜也。否則人盜之久矣。監察御史至。每召君於庭。事難定者。必待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命壁爲提控掾史。提控掌六房之政。人多畏縮不前。君益淬礪弗少怠。適中朝大臣喜意以失宰相意。出參省事。銳意更張。庶事悉心任君。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動蠻夷中。先是。蠻夷有鐵甲郎者。負固不服。至是踰曰。天子遣賢輔臣至矣。奈何不降。帥未附者皆來歸。君之功爲多。鎮戍萬夫長伯胡行事多不法。邀府緝之急。伯胡擁兵以叛。累歲不能討。曲靖宣慰使鬼宗。亦蠻酋也。助兵一萬夾攻之。伯胡就縛。藩府上功。授鬼宗參知政事。將上省臣。上下莫不與之。君力爭曰。雲南親王臨蒞之地。辨章而下。多八座。大臣何得有蠻酋位邪。苟錄其功。使以參政之名自鎮其土。足矣。不然。國體其謂何。空一府咸曰。微羅掾幾失之矣。鬼宗慊託君鄉人饋金以獻。君怒曰。腕可斷。案不可署。鬼宗恚而止。君疾惡如仇讎。聞部使者德住貪暴。賦虐神詩以爲風。德住銜之。諷西行臺御史。以專權自恣劾君。君走燕中。臺遂解德住去之。夷人大快。君以常調除承事郎。同知瀘州事。政成。謁選吏部。遇鄉友羅玉於逆旅。乃勸君曰。君以剛毅取嫉於人。致齟齬一世。秋髮已縞紛披肩。何不謝事以佚老乎。君慨然曰。子言誠是也。乃上乞骸骨之請。以文林郎同知重慶府瀘州事致仕。年僅六十三耳。居數年。中原道梗。乃犯鯨波之險。由海道至閩中。而江西兵燹方熾。遂不可還。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戌。終於福州之民舍。君未終。謂其友曰。此正吾死所也。夫何憾。時閩猶奉元正朔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始還。明年某月日。始祔葬先兆龜山之原。君長身而瘠。胸襟磊落。如青天白日。喜面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避。故有過者常畏君知。亦有幸其知以自改者。民事有屈而不伸。君廉得其實。忿忿見乎色。必以告司法吏。因得白者甚衆。知識尤絕人。每言某地當有兵。發時承平人競指笑之。其後果然。始服其先見。生平急患難。重倫義。族叔繼賢久居燕。頗饒於貲。與妻柳皆老而無胤。乃迎羣從子觀遠爲後。觀遠至甫七日。而繼賢夫婦死。其服役者羅參出而呼曰。我實爲子矣。觀遠何人。乃欲與吾事邪。觀遠弱懦不能對。君亟告公府。遂參盡搜括其貲。授觀遠。且具舟車。使扶二喪

還江南,不特此也,凡遇疾扶貧窶及死喪無依流離不能歸者,君必捐金倡義士周之,初不知其為何如人也,君娶劉氏,子男二人,長大紀,有文學而剛介,能肖君,次次炳,贈番禺縣主簿,初次炳為秦差廣東宣慰府宣慰使釋迦班,嘗招蛋丁三千,卽遣征漣州,蛋丁怨,至滸遠將為變,衆憚弗敢往,次炳請前,蛋丁彎弓相向,次炳給之曰,宣慰命我來賞汝,彎弓何為也,蛋丁退,與請道令斂縉帛散之,乃率以往,至漣,為寇所敗,次炳被擒,備極慘酷,竟不屈而死,致有今贈,女二人,長適郭滋蘭,先卒,次復為其繼室,孫男一人,儆,曾孫男一人,某,君葬後二年,大紀汲汲圖君於不朽,以國史編修趙君壎所為狀,請謨墓門之銘,嗚呼,予昔總修元史,每求剛正之士在下位而不伸者,蒐焉,蓋以謂雖不能拔之於當時,聊使其暴白於後世,庶幾死者無憾,而生者不愧,惜乎有司不上君之事也,於是徇大紀之請,執筆而具書之,百世之下,必有因予文而知君者,雖然,予何人哉,文之傳不傳,固不可必也,所可恃者,世人鑑君之行頗多,多必則傚之,則傚之必相與護視之,文其有不傳者乎,信有人如君,終至湮沒無聞,則夫天理人心皦如出日者,果為何說也,嗚呼,銘曰,

堪輿之訓,正氣烈烈,在人為剛,在物為鐵,鐵尙可鎔,剛則弗屈,挺然常伸,欲不可湮,其一 惟君之生,能以志雄,遇變以時,日識以充,百壬所忌,吾惟正從,譬彼川流,萬折必東,其二 古惟正人,妖不敢干,丸丸豫章,變為枯菅,誰鎭大藩,乃復藏奸,我往折之,聞者膽寒,其三 夷人何知,椎結卉服,宣厥彝經,不變其俗,爾金我辭,我直爾曲,凡施惠利,惟日不足,其四 威靈既震,寇民來歸,鉞甲侁侁,棄戈而歸,有犖洸洸,有擇燀燀,有知卽為,不識位卑,其五 紬衣孔揚,其貪若狼,我斧我斨,莫不加其亢,形之聲歌,旗纛而興,謂我狂,詈我以涼,其六 持此而行,何適不臧,坎壈其躬,恬夷其顏,劬不爾庸,以豕為冠,鷹隼一出,狐鼠盡匿,其七 賢否易位,焉以為政,君亦何傷,人為嗟咏,禾黍離矣,涼颺棘矣,吉士亡矣,何嗟及矣,其八

故處州路慶元縣儒學教諭張公墓誌銘

濂當弱齡,嘗游學郡城中,時王教授雲卿方之官嚴陵,忽持鐘行卷示濂,中有括陽張公詩,音律清麗而字體壯勁,得八分之正,心竊慕之,後七年,始獲拜公於月泉里第,公風神峻潔,眉目發秀,遠而望之,若玉井冰壺,絕無一毫塵土意,及聆其論議,則纚然如貫珠,退因私念,前輩沈涵深固,故其見於辭氣者有不及,未嘗不自嘆鄙吝粗疏,而莫克攻劘之也,方將為問道攷德之圖,居無何,而公亡矣,又後十年,公之子端臣件繫其行為狀,來金華山居,請濂為之銘,濂誠後死,不可謂不知公者,銘何敢辭,公諱恕,字如心,姓張氏,為婺之浦江人,曾祖貴,宋宣義郎,祖祚,承信郎,父森,湖南道州路教諭,公幼而穎悟,取家中遺書晝夜研摩之,雖暑爍金,寒折膠,不易其恆度,迨長,聲名藉藉起,士林間遠近來學者,戶外之屨常滿,已而用薦者教授常德之武陵,遷婺之東陽,處之慶元,公所至,嘗以興學為己任,招集弟子員,危坐堂上,列舉聖人之書為之敷繹大義,皆充然有得,士風為之丕變,尋以母夫人春秋高,歎曰,孝者百行之冠冕,吾甘鶴髮垂領,尙可宦游而弗之止邪,自是夷猶里閭,日侍夫人之側,當風日清美,或杖屨行佳山水間,如嗜飲食,或勝友時集,輒商略古今上下數千年事及蔡沈論著,賦詩自娛,有不知老之將至也,公素患脾疾,

至是發疾劇,遺命治喪勿用浮屠氏法,當依朱子家禮從事,遂瞑,公生於咸淳辛未十一月乙亥,卒於至正癸未六月乙卯,壽七十三,娶方氏,有婦德,克配君子,生子男六人,虎臣、端臣、鼎臣、稷臣、純臣、敬臣,子女二,于貞、方元亨其壻也,孫男五人,僧家奴、道童、留孫、復生、信祖,僧家奴復生早卒,孫女三人,其年十月己亥,從公於縣東五里原先塋之側,其所著書有詩集若干卷,藏於家云,夫自師道不立,後生小子失其所依據,無以承藉其所休氣,而甄陶其性情,故施事制物,動與理違,深為識者之所慨嘆,有如公者,惓惓以斯道淑諸人,所以為世防,而昭民能者,實於是乎賴,而公竟死矣,雖然,公之子皆業儒,端臣博學而能文辭,尤號最良者,是橫經邑庠中,俊秀子弟皆環聽之,公雖亡,其不沒矣夫,銘曰,

執武其先,公則式之,執殖其後,公則迪之,昭世之儒,聲華燁而,況公之施,三為校師,矜珮逶佗,左矩右規,鑽石幽墟,以昭以貽,里中子宋濂譔,

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墓誌銘

濂少時,卽見莆士朱公廷試文數篇,已歎其不可及,後二十年,聞公官閩中,所歷有聲,尤慕服之,及今又閱二十餘年,公之孫湍以墓銘為屬,問公之死,已十七年,而濂亦老矣,嗚呼,其何忍辭,公諱文霆,字原道,姓朱氏,九歲能文,十三從進士林君岡孫學經,每日暮須諸生出,獨授疑義難其師,其師驚歎之,元至治癸亥,以尙書舉進士,丁外艱去,至順壬申再舉,遂上名南宮,對大廷,名列第十,賜進士出身,擢同知瑞安州事,階承事郎,改汀州路總管府推官,轉承務郎,調甌寧縣尹,進奉訓大夫,御史交薦於朝,除福建宣慰司都事,丁內艱,起知瑞安,以大臣奏授奉議大夫,福建儒學提舉,遷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陞奉議為奉政,至官,引年辭歸,遂以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致仕,命未下,以至正癸卯八月九日卒於家,年六十九,公同知瑞安,大府檄公均瑞安平陽永嘉之役,不為權沮財奪,民服其平,為甌寧,行均役法,上官以其舍人為屬,請緩之,公格不奉命,上官怒,誣構公罪,部使者廉其非辜,獲免,且以訟牒三百委公治之,公從容剖析,而退不能,有言其知瑞安,盜起旁境,陷陶山、天門諸堡,募壯士攻破之,斬其酋以徇,颶風挾海水,漂民廬舍,公發官廩,按行諜所賑之,其提舉學事,逐其苟職者,易以儒,儒悅之,公孝友切至,以父不逮祿養,嘗輒涕泣,事母唯恐咈其意,撫五弟教而有恩,居官無廢事,公暇講授不倦,學者因所居稱葵山先生,嘗考閩浙江西三省士,所取得美材,為文本於理,不為浮辭曲辨,陳監丞旅稱之,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先建安人,曾祖德誠,宋潮州駐泊,祖治安,元河南等處儒學提舉,父世英,始遷莆,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同知興化路事,驍騎尉,追封仙遊縣子,母林氏,贈仙遊縣君,夫人池氏,封如其姑,年若干,以丁酉某月日卒,於瑞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歸葬常泰里雙牌山之原,及公卒,穿夫人之墓合葬焉,甲辰七月二十一日也,男一人,鏞,古田丞,六女,適校官林敏中、漳州路同知王謹、惠安尉胡顯祖及黃孔修、李某、王某,孫男一人,卽湍,國朝鄉貢進士,能世其家,銘曰,

在元中世,士患無位,持經挾策,就有司試,試者為誰,或哲或愚,或以微類,乘黽乘殊,及其旣獲,剖州割邑,有所不通,為吏侮執,有美朱公,痛懲而發,左律右經,吏駭且愼,剔蠹平衙,如衡稱物,有撓之者,正色不屈,

既與方州。亦司儲蓄。黜士之賢。誅盜之魁。爲其致然。維學知要。學以爲政。天下猶小。彼何弗思。昔儒爲狂。刀筆拘拘。視公何如。公政在民。無銘亦存。銘匪銘公。告其後昆。維爾後昆。於公是效。公德孔多。尙食其報。

故岐寧衛經歷熊府君墓銘

熊君伯穎卒。其友之仕者。爲之請銘。余曰。君與余善。且才而文。銘余所宜爲。後數年。余致政歸。衰老多病。未暇具其事。而爲之請銘者亦亡。余曰。噫。余可負吾友耶。乃按故所書爲銘。君諱鼎。字伯穎。姓熊氏。撫之臨川人。世以尙書教授於鄉。君少有敏質。年十八。從父受經義。通之。每私較試。輒冠其鄉人。鄉人推讓不敢與崗。後六年。爲元至正七年。領江西第九名薦書。上燕京。就禮部試。文彩燁然動人。偕試者竊觀執筆不敢下。衆咸以高第期君。有司以君議論奇。竟棄不取。君絕不爲意。曰。第不第。命也。命可尤耶。東將南歸。當時名人若張文穆公起巖。余忠宣公闕。李諭德好文。張承旨翥。危左丞素。揭秘書汯。黃助教溥。皆重惜其去。相率爲文辭以餞。君退而益修其業。十一年。江西行中書省檄爲吉安路龍溪書院山長。孔豁故有田。歸他邑。前山長久不理。寖侵之。君至。問吏叱曰。國家設田以養士。田亡。士將安食。卽檄所治徵索。旣具。弟子員肄業如令。月旦望玄端深衣。據席講說。程其良否而獎督之。無賴徒陳小峯。縱其子毆爲直學。撻出內之柄。每與山長抗禮。君按法黜之。小峯㸌不能吐氣以死。郡守妻喪。過兵亂。其子撤山長座。將邀柩明倫堂上。柩至門。君叱止。舁者寘諸別室。復欲以浮屠祝屍。浮屠方以鈴鈸至。君怒撞壞之。曰。此吾孔子堂。豈浮屠遊耶。亟屛去。勿汚我。守聞嘉嘆。君而以書謝曰。先生教我以甚。時江西寇漸起。所在擾潰。不可爲職。諸郡帥守知君練諳。略往往延問軍政。君亦以拯民自任。悉心力爲之計。贛郡帥全普庵撒里尤器

君。命君擇險隘爲守禦備。君於皇恐大寥諸灘。設坑穽。建柴柵。構屋三千餘間。結民兵自守。由是贛獨完於他郡。戍將三人坐戰敗。將加誅。君爲救解出之。會當大比。他郡多以兵廢。君獨請全擧行。觀者以爲異事。吉安歲凶。全與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贛。民啼號於道。君爭曰。盜之起者。爲饑寒所迫耳。今使君閉糴。將開盜門。脫吉民事亟生變。贛能獨全乎。全悟。卽罷前令。君周旋兵間。委曲爲民。皆此類。十三年。郡多君前績。便宜擢君贛縣尹。員外郎。君恥之。辭不受。未幾。以父喪歸。服除。兵部尙書黃昭。江西廉訪使吳當總兵出閩關。辟君參謀軍事。君爲昭畫策甚詳。會昭與當罷兵柄。策不行。二十一年。陳友諒僭號於九江。用黃昭。解觀等薦。以君爲太常卿。俾守令趣門起。君堅臥不赴。旣而國朝兵入江西。武寧。寧河王鄧愈聞君賢。下令徧索。君彊起。揖王軍門。王與君論事合。大喜。致帳中。日夜咨以事。一軍驚駭。以爲主將得師。君見王寬裕誠大將材。遂委身從之不去。贊王取撫州。兵不血刃。賊酋鄧克明夜遁。二十二年。皇上親將兵入豫章。州郡望風款附。九江亦下。君得召見。慰勞甚至。二十三年。丁母夫人憂。後三年。以大臣薦。徵至南京。奉旨偕諸儒摭古昔嘉言善行。作公子書以訓貴戚子弟。書成。賜襲衣白金。令初平浙西。授湖州府德淸縣丞。君招輯綏懷。除剔宿蠹。創三皇孔子廟。建官吏廨署。到官數月。事治政平。錢鶴皐反。嘉興崇德淸民皆逃散。君堅坐鎭之。錢不敢入。吳元年。上將正位宸極。召議禮儀。除中書考功博士。尋遷起居注。承詔搜括故事可懲勸者。書新宮廟壁。時上精求禮樂之事。嘗召翰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於庭。上擊磬命

升辯五音。升對作旨。上大怒。欲寘諸法。君從容論解之。上曰。升每謂審音。顧不辯宮徵。何耶。君對曰。石音難辯。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任此豎儒治樂。樂何繇和。君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物和。而樂音和矣。上怒乃解。釋升不問。升旣出。謝曰。非熊君吾屬幾殆。令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陳茶稅失實。時新行赦。上怒。趣中書遣御史往應狀。丞相李韓公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不從。君與給事中尹正諫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旣失信且褻國威。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上詔浙西民輸粮京師。浙西□小不可。浙江率五石致一石。民甚苦之。君叩頭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爲根本。浙遭困之。農作方興而僕僕於道路。苟一年不得耕。害不淺矣。上悅。是日卽詔罷之。明年改元洪武。上卽皇帝位。凡創制更革之典。君多預聞。上遇君厚。每字稱而不名。立浙江提刑按察使。以君爲僉事。陞奉議大夫。君分部台溫二郡。經方氏竊據之後。全乖人道。爭訟以數百計。君悉理其曲直而奏斷之。凡戚取田宅者歸業主。得半直者中分之。兩造無驗者籍之官。豪右猾隸六百餘戶。悉幷之別郡。僞官悍將二百人。其暴如虎狼。君出奇計。盡剗種類。遷於江淮。田民始安枕。方氏居黃巖。雖皆籍錄其家。珠玉犀象金繒藏於姻家者。動以萬計。君皆搜索。送諸官。溫有邪師曰大明教。造飾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咸歸之。君以其瞽俗眩世。且名犯國號。奏毀之。官沒其產。而驅其衆爲農。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能於供應。君下永嘉令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按使者以法。鉤連其他贓罪杖流之。僞萬戶金甲奪三人妻。其夫訟。則更爲娶婦。君至。三夫皆訴。君論金棄市。各以其婦歸之。平陽軍校掠歷妻五年。君攝其

妻至。軍校恐。抱二兒泣曰。妻去。兒孰與食。願公憐我。君命寘兒妻側。兒避不肯近。君曰。此非其子。詐也。詰之。果鄰家子。罪校如律。而斷其妻還於農。於是軍中所掠婦數百。皆相告語。夜遣去。一營幾空。平陽州吏曰杜乙嗜財甚。考滿入京。謁御史中丞劉基。基詰謁故。杜惶駭不能對。遂命執訊之。杜自陳在州時斂民白金三十兩。又受楊某金。故殺人罪不問。守與佐皆相構爲姦。有旨下君鞫之。同知以下吏皆服罪。獨知州梅鎰廷辯不已。民數百遮司門外。爭知州信無辜。君將聽之。吏白曰。今奉詔按獄而釋知州。不治。情則得矣。如身受故出何。君再進民詢之。辭不變。獄曰。法以誅罪。吾敢身受謗而誅無罪人乎。釋鎰。以情聞。上可其奏。台臨海王參理妹有姿色。許適嵊縣竺氏。其內兄方敏覘其將嫁。夜率衆劫至家。逼爲妻。王詣永嘉侯朱亮祖訟。事下邑。方賂吏。欲傅輕典。君知有賂。急逮吏治之。吏具狀。竟致方死罪。而歸女竺氏。兵克黃巖。時州民乘亂報仇。殺一家十餘人。永嘉侯受辭。令州捕鞠。州初附。假守捕殺人者十二人。獄旣成。吏受賄。釋之。詭以死聞。縱其餘黨不問。君錄囚。廉得十二人尙縶繫東郭民家。卽收掠問狀。抵官吏以贓罪。捕餘黨誅之。黃巖官署毀於兵。官寓尼寺中。幷儲糧其間。君視糧過寺。尼數人來謁。皆美少年也。問孰爲主者。則方氏女弟也。君大驚。賜州守通判以下切責之。令逐尼歸俗。而以寺入官。州有宋杜淸獻公墓。杜氏有田若干畝。入僧寺。儲其租以奉祀。僧挾與方氏。遂奪田以爲己有。復鬻田徙墓下。墓且蝕。其孫向以書聞。君執僧寘諸獄。瘦殺之。追田與回。且令州立祠。刻石以旌之。事海鹽民陳德仲以械支解黎異。異妻

屢訴。無爲白之者。君受之。一夕省黎事。有青蛙立案上。君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勸。吾復冤。蛙果如君言。明日逮除誅之。縣民馮楠卿至正中爲亂。與方氏連兵。既而方氏追殺之。且沒其貲產。而餘田百餘畝。其豪奴與自取之。楠卿妻杜因服迎拜馬前。訴奴。君爲治奴罪。姦以田還之。台地產鹽。鹽賤而米貴。時官買鹽一斤。責米二十五合。反貴於米數倍。復輸於杭。路險不可舟車。民病欲死。君上封事。乞民得償錢。民獲免轉輸之勞。凡事之未便者。君皆爲奏之。兩郡民讙然如更生。始兩郡旱。公所至輒雨。民曰。此熊使君雨也。是年秋。始立按察司於山東。擇其人行新政。上曰。無如熊鼎矣。遂仍前階改山東開治濟南。濟南元有廉訪司廳事。壯麗甲諸道。發檄君居之。時汪丞相廣洋以參政建行省其中。僚吏請君以發檄白省而復之。君曰。官在政事何如耳。豈以公署之罷邪。城北有庫陋室。君就其中治事。丞相聞君言。戒其屬曰。此眞憲官也。吾等愼毋犯之。山東爲齊魯之域。其民敦樸少訟。君鎮之以靜。而以保民爲先。時河北甫定。濟南宿重兵。兵肆擾侵民。莫敢與較。君移牒指揮司禁之。黠軍數縱火劫人。一家火。則一市財皆罄。君既申火禁。督邑令庀火具。爲保伍相赴援。復縣皆通衢。戢士卒。士不戢。坐所轄將。火患頓息。偏將有受部兵一縉者。君收問。逮其黨獄之。諸將大駭。決日出於庭。數以黷貨。辦准律贓金。而縱之。諸將又大喜。由是莫敢橫恣。東平侯韓政鎮濟寧。奉旨按籍選壯強爲兵。東平東昌濟寧三郡民皆驚散。將爲變。君急飛書行部。僉事段明德說韓侯止之。分遣官屬招輯。俾復業。越三月。民始定。州縣官多失廉平。君陰風跡數十輩。悉如法論罷之。六郡淵淸。齊河有強盜劫商人布千疋。縣求盜逸去。吏繫之村中。過王氏婦不得於姑。出走。吏見其色動。執訊之。婦曰。我王六家人也。吏因考箠。使其誣服爲盜。誣爲王六家兒。且指平人三十餘人。榜掠無完膚。問王氏夫安在。衆不勝苦。詐云已殺之。沈於河矣。追所劫布及屍。無一是者。獄已具。君盡得其情。而王氏之夫故在。君坐官吏以法。而悉遣之。君患官好致訟。乃令郡若縣各置二匭。日著所治獄訟鍰粟之籍。一留郡縣。一上之憲府。遞更迭易。月按牘而鉤考之。凡所爲事。莫敢隱者。後遂以爲式。大明律初頒。吏莫能通。君日坐堂上。立六曹吏堂下。條授之。與之辯析。俾各通其法。名聲藉然著聞。凡疑獄皆質焉。上嘗廷稱曰。聞熊鼎爲政得體。朕甚嘉之。二年十月。廷臣奏山東憲司缺副使。上曰。朕得之矣。詔陞君爲之。三年四月。封建親王。擇王府臣僚。上御奉天殿。丞相以下咸侍。上首問曰。山東副使熊鼎。稱是選乎。衆皆曰賢。上大書君姓字於几。復問禮部尚書崔亮曰。鼎何如。對曰。鼎誠賢。上曰。朕固以爲足任也。遂驛召君。五月。拜晉王相府右傅。階中奉大夫。會有事於方丘。君受告導駕。既齋宿。習射苑中。百官順行入。上勅近臣以弓矢授君射。君文臣。素不諳習。一發中鵠。上喜。勺酒飲以賜。明日又射。上詔君至榻前。俯身御弓矢爲射容以教君。君跪受弓。左執之。右手指一矢。鏃二矢。向鵠三發迭三中。上嘉勞久之。將遣之國。上御端門。君及秦王相鄭久成等。以次就坐。上敷揚治國之道。逾數千言。反覆論甚悉。君等皆叩首謝。賜食而退。乘傳至晉陽。議建王都城。命工入山度材木治瓦甓。四年。大興衆築城作王宮。君夙夜不懈。七月。奉相府賀生辰表詣闕。至則車駕將幸臨濠。勅從行。數被召問。恩賚有加。九月。辭於臨濠。上倚馬詔以處將帥閫協和之道。且曰。汝不善騎。勿亟自來。君還會徒沿邊諸雜羌萬餘入內地。發卒勿嚴。道亂犇

散。太傅徐魏公達發兵檻殲之。事聞。詔使詰責參政曹興等。併免君官。左遷大同衛知事。五年。召還。六月。除晉王相府參軍。以尙嘗授王。復奉詔兼授秦王經。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時兼太子贊善大夫。復薦君說書皇太子前。君於書最深。每以帝王心法之要陳之太子。二王雅加愛重。明年。上御文華堂。召君問曰。秦漢以來。諸侯王不背者幾何。君謝未致。遂命之蘇州取糧長罪狀。君至。擇其尤虐民者杖徙之。鳳陽事畢。復入王府。七年三月。上御西苑。復以諸侯王事爲問。君復謝未逮。改刑部主事。賜參軍所受俸。八年正月。授岐寧衛經歷。賜白金五十兩。錢萬三千文。上復念君在邊良苦。遣使持手詔諭君。詔上所親製。辭意甚厚。有狐裘纖袍毳襪之賜。時朵兒只把雖降。而持兩端。君上書萬餘言狀。其略謂西涼岐寧漢唐內地。不可棄。朵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我聲援脅服鄰邦。爲自安計。朝廷宜思制之之道。急之則必席捲而遁。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既成。而跋扈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以安衆心。而以良將參守之。則朵兒只把特匹夫耳。又將安往。上覽書曰。人謂熊鼎迂闊。今不迂也。九年四月。乃徵君還。次西涼府。打班驛。遇朵兒只把叛兵。擁君北行。君力爭不從。遂與中使趙某等皆遇害。時六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有五。後數日。亂兵就擒。從君所佩囊中公牘。始知君卒。跡其骸骨。葬於某地西涼衛以聞。上感悼遣使弔祭。命臨川恤其家。其子某以某年月日至某地。以其骨歸。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君學有歷世材。內行尤修飭。仲弟渙爲開封府延津縣主簿。要誣以贓罷官死。妻子漂流無依。貧不能償其贓之半。君以己俸代償之。致其妻子於家。諸姑適俞氏。夫與子俱喪。無所於食。君延養之終其身。喪葬之禮無闕者。與人交。誠慤不欺。臨事善斷。故居官必有名。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通經術。母某氏。有賢能。娶某氏。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初。君將之岐寧。子某來見京師。君口授所行事。俾書之。且曰。我死生未可必。或死。我無累汝者。當今惟翰林宋先生文可傳。我嘗獲先生知。汝以此拜乞銘。先生必憐汝。幸爲我銘。我無憾矣。嗚呼。余言豈足恃耶。而君惓惓若斯。尤可哀也。銘曰。

天祐皇明。以民授之。必生其人。俾左右之。啓國之初。俊才如雲。其心之貞。允惟熊君。執筆載言。侍帝綸扆。從容論奏。爛然可紀。豈徒能言。亦見於行。繡衣直指。以蘇南氓。貓強鉏猾。洗滌積垢。南氓稽首。君我父母。君車自南。民望於東。帝曰汝來。唯民之從。齊魯千里。厥土歲荒。君居二年。化爲耕桑。帝謂相臣。鼎也可恃。不負吾民。寧負吾子。惟晉巨國。惟傅大臣。將終任之。命則孔屯。既入授經。復出治戎。狐裘嘉衣。唯帝念功。封論邊事。其策甚偉。欲召用君。君則道死。天子聖神。用無遺才。天困其迍。賢者所哀。生有事功。歿多孫子。銘爾其傳。以示千祀。

元故累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府君諱邦顯。字彥大。姓林氏。林出殷比干之後。辟地林山。因以地爲氏。子孫分居清河。至漢太子太傅。尊遷濟南。晉太傅禮。永康間又遷下邳。永嘉之亂。合浦太守祿。又遷閩之溫陵。自是閩中多林氏。唐貞元中。莆有孝子攢爲福唐尉。棄官廬墓。致甘露白烏之祥。詔立闕旌其門。孝子五世孫諱某。當五季時。仕於唐。及沒。夫人執氏扶櫬返閩。道經溫之瑞安。值閩亂。遂葬於縣之塔石村。有馴鹿之祥。人號鹿阡。執氏卒合

7

葬其地，自後九世，子若孫咸環葬左右。其諱文斝者，實夫人之九葉孫，生古溪處士諱銓甫，復遷郡城，生台州路總管府照磨諱植實，府君父也。照磨君以孫常官七品，當封父母，援故事，讓於祖，贈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妣黃氏，贈宜人。府君局度孤騫，不爲屑屑瑣行。弱冠出游，蘇府公廉其賢，辟爲史。蘇之寓公多權要，頤指氣使，州縣皆唯唯不敢較。府君毅然不爲屈，有請託者卻不聽，且曰：「國法何可以徇人？」積勞，當調州之掾職。江浙行中書以饒庫缺官，借授處州松陽監稅。改監紹興如坻倉。府君釐革弊政，出內皆有程，斷來弗私。轉嘉興陶莊務副使。時浙西大祲，民嗷衆數饑，擅與抗者輒見殺。上官檄府君捕周事。府君授以籌略，分遣弓箭手掩捕之，未幾皆獲。議法者悉付重典，府君走白部使者曰：「饑民無食，雖萬死不顧，何往而不爲亂？原其初情，不過魚游釜中，少活須臾之命，如法家議，無乃太過乎？」使者以爲然，免死者數百人。轉饒、處二州。州之務居城闉，稅課每屈，府君選益有法，皆以最登。秩滿，監衢州常山務。棉巾賊起洄陽，江浙諸郡皆釋騷弗寧。時浙省左丞高昌公出鎮廣信，專總戎事，署府君常山尉。府君集義旅數千，淬礪戈矛，使習坐作擊刺之法，號令精明，部伍嚴飭不亂。狗鼠輩欲乘隙鈔掠者，皆吐舌散去。會子溫發進士第，擢休寧尹，隸江南行臺，掾迎府君就養。未幾，御史大夫子恣爲不法，人言沸騰，溫以親故未忍遽其姦，日極鬱悒不樂。府君謂溫曰：「吾能安吾貧，慎毋以老身不行其志也。」明日，溫率同列劾大夫，力斥其子之非，大夫慙甚，俛退。溫即抗章辭去，奉府君還鄉。浙省左丞相康里公時承制得專封拜，擢府君鄉郡知事。郡民舉手加額曰：「吾州害興利，林公知之，我民庶有瘳乎！」適山寇稱發，掠慈湖，將與城上下

洶洶。府君白於府曰：「事急矣，奈何？吾將以三寸舌卻之。」乃單舸直走賊巢，諭以禍福。賊見府君至，大駭，爭持白刃相向。府君厲聲叱曰：「朝廷何負爾輩，乃敢弄兵反叛？使州縣賦斂急，或不能堪，當訴之方岳大臣足矣。今乃自罹刑憲，官軍旦夕且大至，舉族當作菹醢。吾憐汝癡愚，特來示以生道，乃欲吾從邪？吾不從死者，任爾爲之，任爾爲之。」賊衆愕眙相顧，再拜謝曰：「明公言良是，微公，吾屬入鬼籙矣。」皆俯首退去，爲良民如初。朝廷時遣近臣經略江南，官有異績者，必超擢之。有司方以功狀聞，府君竟以疾卒，壽六十有七。府君明白坦夷，不尚鉤距，遇事曲直，輒辯白無少讓。人初難之，終服其明斷。性好施與，人有急難，振之唯恐不及。處伯仲間無間言，尤篤於訓子，故卓然皆有成立。既而溫改福建行中書省管勾，得請於朝，封府君文林郎、汀州路寧化縣尹，夫人王氏贈宜人。及溫累陞員外郎，加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樂清縣男，夫人亦加樂清縣君。府君卒之日，至正十九年夏五月癸丑；葬之日，其年冬十二月甲申，墓在永嘉縣建牙鄉先塋之側。王夫人先十七年卒。子男子四人：長即溫，奉訓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次當，從仕郎、泉州路德化縣尹；次嘉，福寧州知事；次璵，行宣政院宣使。子女子一人，適福州長樂稅課提領項景。孫男七人：本、宋、東、乘、策、某、某；女四人。曾孫男二人：某、某；女一人。嗚呼！天之生材也，一元之氣，既運無往而不周，豐諸木焉，或可爲棟梁，或可爲榱桷，未嘗不具，特人用之有違其材，所以每形君子之歎。行若府君，材信美矣，乃使之淹回下列，無以吐其胸中所蘊。及逢世亂，則建策領寇，親往論降，卒使革心從化，其氣猶足以有爲，使之專城而居，必有赫著愷悌之政。奈何斲棟與梁而以榱桷用

之。嗚呼！渠誰之咎歟？然而天定終能勝人，府君因不遇矣，有子以詩書起家，爲時名臣，貽厥所及，至於二千石之祿，可無憾於九泉矣。濂雖不及拜府君床下，而幸與溫游，溫以前進士孔克表狀走金華山中徵予銘，義不得辭。銘曰：

天之生材，小大異宜，用或倒施，乃人之非。恂恂林公，厥材孔修，苟竭其猷，可鎮方州。閭市之征，曷我瘝之？公笑曰嘻，我斯受之。料益既平，出內無愆，人或不足，我則裕然。山寇跳踉，鋒蝟斧螗，以救以攘，以拔大邦。公乘單舸，直入其阻，威容言言，其氣若虎。賊黠而疑，萃而虛之，執刃鬩之，人爲危之。公辭如雷，震破賊膽，再拜稽首，今則焉敢。轉彼昏昏，易爲昭昭，彝其戈矛，爾黍爾苗。古有廉士，遠諸巖廊，執持使節，不發一尊。公雖不遇，有子承家，施光炳煥，泉壤增華。建牙之鄉，馬鬣其封，史臣勒辭，無愧於衷。

元故洪淵先生白公墓銘

嗚呼！是惟洪淵先生白公之墓。先生諱珽，字廷玉，白其姓也，出於宋丞相時中之裔，世居文水。時中之從子賀，扈蹕南渡，官至防禦使，生武略大夫良輔，食邑檇李，因家焉。武略之後又至武功大夫顯，始占籍於錢塘，生修武郎必騰，修武生通武郎韓，先生父也。妣方氏。先生本四明名儒舒少度道腴子，通武育以爲嗣。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詩，十三受經太學，肯爲科舉業，翕然有聲場屋間，一時貴人爭欲出其門下。宙及壯，元丞相伯顏平江南，聞先生賢，檄爲安豐丞，辭不赴，乃客授藏書之家，晝稽夜誦，庭除花穴，幅不知也。如是者一十七年。程文憲公鉅夫、劉中丞伯宜前後交薦之，復以疾辭。中歲嘗出游梁、鄭、齊、魯，歷覽河

山之勝，登臨弔古，訊人物風土，慨然有尚友千載之意。及至燕，王公貴人見輒賓禮，或欲舉爲東宮官者，先生復引義固辭。南北孤遠士久困逆旅，則必昌言甄拔之。自是學益充，文益富，而家益貧。宣慰都事解于公樞帥一時名士，援杜甫、邵堯夫故事，共買屋使之居。會李文簡公衎出將使指，喟然歎曰：「有才如是，坐視其窮可乎？」力挽起之，授太平路儒學正，先生不得已應命。未幾，攝行教授事，悉心官政，修建天門、采石二書院。政成，當時事例可貢行臺令史，適官勸之行。先生笑曰：「吾守章縫，爾他何說哉！」轉常州路儒學教授。兵燹之後，禮殿與黌廡皆燬弗治，祭器載籍亦闕，先生爲完之，且復侵疆三千餘畝。俄再遷教授慶元。未上，翰林、集賢兩院謀曰：「白先生淹回下列，吾儕不啟齒一言，可謂汗顏矣。」共推薦之，陞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階將仕佐郎。時鄧文肅公文原實爲之長，與先生志氣相合，舉刺得宜，文化大行。秩既滿，銓曹有不知先生者，署淮東鹽倉大使。先生自以鹽筴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即謝事，養痾海陵。遠近學徒，擔簦相從者，殆無虛日。先生已六十有七，及再遷從事郎、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宦情矣。日與詞朋勝友，曳杖游衍，銜杯賦詩，惟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匯，扁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棲霞山，又號棲霞山人。以天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一。其年十一月二日，葬錢塘縣履泰鄉棲霞山之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君之墓」云。先生性至孝，母病，刲股和藥，起顛死者再。及殁，號慟自擲，嘔血至數升。父感奇疾，尋言必得遠泉可療，先生躬沐浴，禱虎穴求之，三日不得。父死，抱屍哭絕而復蘇。繼母虐，不予厥子，先生事之愈恭。既而改適他氏，無儋石之儲，先生爲給朝夕，且負其避兵。

迄免於難。然汲汲行義。尤不顧家之貧。孤窮不能婚者嫁之。死而無所歸者葬殮之。道中拾遺珠。待其人訪於途而還之。或以質劑假金。置之不報。慣焚而繼之。生平無驕辭惰色。一以謙抑爲事。聞人善未嘗不贊歎。見揚人過。掩耳亟避去。奉先之外。不惑異端。不諂泊鬼神。疾疢憂患之來。一委之於天。自幼至老。無一日廢學問。故能長於詩文。紫陽方公回稱其冠絕古今。有英雄大丈夫氣。剡源戴公表元謂其汪波五經之淵。被條百氏之畹。廬陵劉公辰翁又言其不爲雕刻苛碎。拃然者不惟極塵外之趣。兼有雲山韶濩之音。皆確論也。晚思雖綢繆事。亦有晉魏風。酒酣。命二童持紙。懸筆一揮。疾如雨風。聲光翕然四達。而先生素志丘壑。以退以進。故位不逮名。君子惜之。先生娶沈氏。有賢行。前二十七年卒。子二。貢。文林郎南安路總管府經歷。栾。溫州路永嘉縣鎮海東渠巡檢。女一。歸常州路儒學正鄭禾。孫四。栩。越。東。明。皆早世。孫女一。適平陽宋允恆。允恆由紹慶路儒學正。陞授新州新興縣綠渠巡檢。貢以子夭。命允恆仲子範爲後。範有學而文。能纘其家者也。範生子二。弦。彼。女三。先生所著書。曰詩。曰文。曰經子類訓。曰集翠裘。曰許語。皆二十卷。皆鋟諸梓。四方多傳誦。嗚呼。先生已矣。濂也晚出。雖不能識先生。幸從鄉先生黃文獻公遊。聽談杭都舊事。有如淮陰龔公開、嚴陵何公夢桂、眉山家公之巽、莆田劉公邁、西秦張公楧、虎林仇公遠、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尚爲最少。乃與翠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遊跡班班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輩流風遺韻。弗復可見。不亦悲夫。嗚呼。死者固不可作。若并其言行而不彰。將何以爲發潛扶裕之勸。於是徇範之請。鉅細畢書之。嗚呼。先生之名。其果待文而後傳哉。銘曰。

虎林有齊夫兮秉德良俊柔。靖義如嗜利兮。避名如避讎。指退以爲進兮。謙抑以自修。知分中自定兮。不假外物求。天經況所悖兮。血淚交潁。流冠冕百行先兮。倫品靡不偸。發越見聲詩兮。笙鏞間鳴球。律呂表和協兮。八音交相繆。雄章落四海兮。虹氣日夜浮。棲遐有名山兮。草木光如油。紀德鐫石章兮。千古振諸幽。

汪先生墓銘

新安之婺源有隱君子。曰汪先生。諱炎昶。字茂遠。學聖賢之道。不求聞於世。年七十八。以元重紀至元戊寅四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初元既滅宋。宋太學生孫公嵩悲哀不自勝。歸隱海寧山中。誓不與接。發爲賦詠。以寄其無窮之思。孫公同時進士許公月卿亦入婺源山中。製齊衰服服之。以識其終身哀宋之意。此二公者。皆新安之節義士。先生受學於孫公。而與許公門人交友。故自少慨然無仕進志。先生壯時。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遺俗。變且盡矣。而先生衣冠動作。語言禮度。猶宋人也。後生小子去宋遠。羣從而之。見先生咸以爲前代之遺賢。而先生亦曰吾古逸民也。學者因稱之爲古逸云。先生少凝重。記憶不能過人。然刻苦專篤。雖執匕據枕。不廢誦習。力久思深。該貫宏博。遂無所不覽。要其歸宿。精索於六經。而詳究於孔子孟軻曾參子思之言。參之以伊洛大儒傳註之說。縷析髮解。日攻月較。不敢求爲異。而亦不苟爲同。其所自得。既形於言。雖不欲求人之知。然人有辯其未至者。必樂而從之。終其身未嘗自以爲是也。其教人嚴庭講級。其有條序。爲文奇而不肆。遇時觸物。輒爲詩以達其情。婉切悽壯。人傳誦之。蜀郡虞文靖公集、

巳酉鄭文肅公文原。皆盛稱其才。而先生志操之高。人莫之知也。先生家貧。事母能致其樂。母年八十九。先生亦老矣。變雙瓶潔。進食奉水。必躬親之。母爲忘其貧。先生將終。整冠坐。命家具疏食少醪。從筋戒諸子以祭祀之禮。言畢。正身斂手而逝。先生之曾祖諱沖。祖諱天衢。父諱季安。皆出於唐越國公華。娶江氏。生三男子。曰淮琛。照乘。棠金。照乘爲弟禹玉後。一女。適詹某。其孫男三人。曰某某某。先生所著有四書集疏。藏於家。詩文凡若干卷。先生卒時。棠金已死。淮琛貧未能葬。命從子叡告於先生之門人趙君汸。請輯其行爲狀。趙君以未葬辭。既而淮琛亦卒。後十九年。至正丙申某月日。叡始買地葬先生於黃京山高路原。又以爲請。趙君乃爲狀。屬余銘。余諾之。未幾。爲去葬之歲。又二十四年。余欲銘先生墓。而趙君之死亦巳久矣。於是撫几歎曰。先生之卒。今始四十餘年。而先生之子及門人知其事者。皆已亡矣。使復越四十年。其能有知者乎。爲善者固冀人知己。然有聲而不聞於來世。後死者之責也。乃本先生之志爲銘。以告世之知先生者。銘曰。

朔風荒荒。海水赤矣。宗社爲墟。將安即矣。冠履倒置。命之忒矣。高蹈避世。舍道焉適矣。彼夸者子。舉趾弱矣。人之攸樂。我心戚矣。爲陵爲淵。孰失得矣。嗚呼先生。千載是式矣。

端木府君墓誌銘

予友端君以善既卒之一年。其子智衰絰踵門泣拜而請曰。智也罪戮深重。禍延先公。以洪武癸丑三月乙卯卒於南京之官舍。壽僅五十有三。遂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峨山東村之原。竊惟先公自少有志事功。其善政在人者。今多能言之。又十年則言之者或寡矣。又十年則無人能言之矣。此無他。人遠者其言湮。世易者其事晦。亦恆理爾。一念及茲。寧不使人興悔乎。然而託名文辭者。可以垂之無窮。千百歲猶夫一日也。此爲人子者所恃以無恐。願先生進之。按學子劉剛狀。君諱復初。以善其字也。姓端木氏。其先爲衛人。出於孔門弟子子貢之裔。今獨以端稱氏者。從省文也。一遷於大梁。再遷金陵爲衣巷。三遷於溧水縣之峨山。其詳備見譜圖記中。曾祖時中。祖安。父邦達。妣某氏。君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至正初。以儒試吏江南行御史臺。同列多貴遊子弟。帶韋表襮。君獨泰然不失其恆行。久咸畏服之。俄遷吏海右憲部。君佐部使者行州縣。彰善癉惡。威聲獨著。聞會四方兵動。東南爲尤甚。君袖策言時政之急。如此則可守。如此則可戰。否則有斂手就降而已。上官聞之。皆落落不合。君仰天歎曰。彼以吾發狂言耶。時事從可知矣。於是慨然有鄉土之思。溧水道絕不能歸。僑居金華。日以詩史自娛。至正己亥。皇上親御六軍取金華。命當忠武王鎮之。王聘君至幕下。未幾。君辭去。會有言於朝者。癸卯三月。召爲徽州府經歷。徽爲江東大郡。政繁而賦殷。君悉力佐治。百廢具舉。功則歸於其長。田賦久不均。民不堪命。君即城東建局。使民自實田。集爲圖籍。履畝驗實。而定科繇。吏民陰爲欺弊。痛繩之。不數月而畢。由是民無逋租。官無橫斂。三皇孔子廟。皆蕪茀。門庭館之制亦隳。君或葺或建。咸中程式。賦不及民。皆若不知者。丙午冬。改通判吉州府。吉俗尚譁訐。素號難治。君召父老子弟戒之曰。予聞爾民尚豪侈。樂訟鬭。朝廷子惠元元。春雨秋露。無不霑濡。爾盍爲良民以報上德。寧梗化以自戕耶。梗化弗祥。天刑所不貸。爾其識之。民皆惴惴無敢執

牒妄訴者。丁內艱。服除。洪武辛亥春。被召赴京。除磨勘司丞。時官署新立。凡泉衆之出納。刑法之是非。物貨之變易。無所不當識。君從本達支。自流徂源。句稽隱伏。纖芥軒露。每一奏對。上輒廷譽之。未幾陞爲令。君嚴於限域。人見輒趾。不敢有所請託。俄僚屬皆以貪墨敗。棄首東市。唯君能獨存淸白之行。益表見朝著。閏冬十一月。超授嘉議大夫刑部尙書。君之用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老於議法者。咸以爲允。杭州爲甲飛糧事發。逮繫者百餘人。詔君往治其獄。分務內別所入。各鞫之。合其辭參驗。同多者情眞。否則僞。都守以下皆服罪。壬子春三月。拜湖廣等處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湖廣素號重鎭。屬兵戈蹂踐之餘。土曠民稀。君首下屬州民復業者。復其賦一年。文閱官書。凡糧儲轉輸。錢幣出入。與夫軍裝工役。皆預爲計畫。具會官屬。問事不集者。其故何繇。皆曰一省所轄府州縣二百有餘。遠者在千里外。每官多闕。其事因不集。君奏請於朝。擇在職賢良吏。攝其政。不數月。無事不舉。民悅以爲神。旣而以事召還京師。俄以疾卒。元配石氏。前卒。繼丁氏。子四。仁。義。禮。智。皆石產也。仁先卒。君天性甚孝。自遊宦四方。不能奉膝下。心常慊慊然。所得賜祿。恆歸以娛親。其奉己則泊如也。母旣卒。一念及之。輒潸然泣下。居官能守貧。嘗著座右銘曰。爲官實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曰。心契上天。腳踐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君狀貌秀偉。美鬚髯。音吐洪暢。或治政弗暇。休夜則焚膏。命諸子環侍。取古之嘉言善行。歷歷訓戒。至夜分乃止。故翰林學士朱升嘗謂君爲人。其謙退似懦夫。其專謹似處儒。睨視精悍似俠客。撫髯談世事似辨士。而其精神超越。又似遺人仙者。君子謂爲實錄。予託交於君頗久。而著勳焯能。固後死者之責。銘烏乎辭。然而年日已邁。文日已衰。無以應四方之求。近因燔毀筆硯。一切謝絕之。而中心猶以爲未慊也。雖然。智之所請。則有不得而忘情者。遂備采剛所錄。而纍之以銘。銘曰。

惟士也良。有志則剛。如挾干將。始晦而光。出遇而熙。一躍而飛。策化府僚。因賦定繇。功而不驕。轉佐方州。革俗以婾。訓言爾抽。磨勘設曹。謹繇牛毛。孰而得逃。進而秋卿。邦憲是經。中乎準繩。往莅大藩。以執政原。江漢又安。材長如河。壽則弗多。其如命何。有子治經。是纘[illegible]。[illegible]死猶生。峨山之原。木古泉寒。銘在不刊。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越之新昌有大山曰彩烟。與沃洲天姥鼎。而彩烟尤爲峻絕。遠望之如雲霞繚紛天際。故名。山之絕頂。其平如掌。沃野數十里。桑麻蔚若。犬雞之聲相聞。或者擬之武陵源云。大姓楊氏。自隋末來居之。閱數百年。而詩書之澤。有引弗替。在宋之時。父子兄弟至連舉於有司。而嘉泰壬戌進士[illegible]。其仕爲尤顯。官移朝奉大夫。知廣德軍州事。贈奉直大夫。廣德之從子佑祖。亦由太學舉進士。爲婺之浦江丞。浦江丞生昌。昌生凝。凝生府君。諱居。字溫如。生三月而其母梁氏亡。父命乳母鞠之。性穎悟。八歲能賦詩。及長。聞天台於先生子惠傳伊洛性理之學。執經而受其說。久之。融通諸家言。而貫以一致。神暢心怡。將欲超古人千載之上。與之晤語。既又以爲言之不文。不能以行遠。復從同郡韓莊節公遊。取文章大家日研覈之。其於分章遣辭之法。辨其類不類。尤盡其界域。時先師黃文獻公。以文名當代。府君撰長書贄見之。公讀已。嘖嘖賞愛。且揭諸座右。賓至則指以示之曰。是豈非文耶。公爲人極慎許可。其器重之若此。府君嘗以春秋學應

試鄉闈不利。遂掩關不出。下帷而講授。四方學子趨之者如雲。府君日據高座。隨其性資而開導之。如富大器而行。不自知其沾溉之至。學成而去。多著名於時。人問之。則曰我楊先生弟子也。恩義隆洽。不敢更名他師。府君性至孝。父有疾。晝侍左右。夜不敢解衣寢。臨穴之日。號絕於地。良久而蘇。歲時祭祀。必齊戒。澣濯盛服拜跪。儼如祖考之在乎上。墳墓有田。爲豪民所據。府君帥宗人白於官。復之。仍創庵廬以居守者。府君介而通。莊而能溫。未嘗妄言笑。一動一靜。皆可爲式程。善古文辭。尤長於詩騷。著有雙齋稿若干卷。藏於家。府君出處之際。唯道之從。視不義富貴。眞若浮雲。臨財尤廉。路拾遺金。俟其主還之。里有喪及飢餓者。恆周之。學者方自以爲得師。年六十六。不幸以洪武九年丙辰冬十一月二十日卒於家。明年丁巳春三月十九日。窆於金山之原。在家西四里而近。娶同邑趙氏。生男子四。長宗學。先卒。次須學。去爲浮屠。更爲焚脩。有聲叢林間。次顯學。繼父之業。次□學。女子一。歸士族盛必勝。孫男一。白收。女一。尙幼。予聞之。文者將以載道。道與文非二致也。自夫世教衰。民失其政。高談性命者。每鄙辭章爲隨習。拘泥辭章者。輒斥性命爲空言。互相譏訕。莫克有定。殊不知道與文猶形影然。有形斯有影。其可歧而二之乎。是可嘆也已。府君以超卓之姿。窮理攻文。孜孜弗之倦。務欲合而一之。亦可謂知道者矣。銘曰。

大道流行。日月昭宣。非文載之。道孰與傳。安可歧之。徇於一偏。迂夫曲士。執弗遷。擿埴索塗。何往不顚。有偉夫子。式窺其全。以彼校此。孰爲愈賢。鐫石幽壙。過者察焉。

故朱府君文昌墓銘

予居浙水東時。得朱君好謙之文。嘆其善於修辭。惜未及與其交。而好謙歿於兵。及來京師。又得好謙從弟文昌詩。閱之。沖澹類漢魏。雄健如盛唐。復嘆曰。何朱氏一門之多賢哉。未幾。國子助教曾君旦。初同文昌家子堅。持知嘉定州事張衛狀來。謁墓道之銘。蓋文昌之死。已四年矣。予重違曾君之請。不敢辭。文昌諱嗣榮。文昌字也。姓朱氏。出唐散騎常侍滿之後。滿本歙人。來徙金溪明睦里。世爲衣冠甲族。宋道州營道丞燁生太學上舍生俠之。俠之生銓。銓生貴猶。貴猶生仲梓。仲梓。文昌父也。元初避地桃峯。復遷家焉。文昌治舉子業甚精。通毛氏詩。訓故析衷於朱子之說。毫分縷析。唯恐不合情性之真。下筆千餘言不休。走試江西鄉闈。立論與有司不合。卽棄去。一假古律詩以自見。歷代諸大家。皆探微索隱。必欲得其旨趣而後已。用功之深。出語輒驚人。然不特精於詩。其輕財仗義。尤人不易及。少時嘗以錢粟貸於人。一旦自責曰。蠅頭之利。其能汩沒男子之志邪。悉集受貸者於庭。取其所留質劑而焚之。其後家單。無旦夕之儲。恬不爲怪。人有憫其貧。畀以良田百畝者。文昌疑其不義。辭弗受。鄉友罹患難。屬文昌爲之解紛。餽白金一鎰。爲文昌壽。文昌笑曰。吾雖貧。亦惡用是哉。卒直其事。而還其金。至正壬辰。江淮兵動。里之無賴少年。相挺爲變。其首禍者。頗與文昌遊。乃來說曰。公懷器於身。不以此時取富貴。尙何俟耶。文昌叱之去。遂與絕交。未幾。竟敗沒。文昌宗黨知事變不測。椎牛釃酒。起兵爲保障。屹然孤立數年。而寇盜不敢犯。文昌之謀爲多。僞漢陳友諒犯南昌。諸郡相繼陷。文昌曰。此非吾輩之力可支。盍各逃死乎。乃挈一族入閩中。難備嘗險阻。略無怨悔意。後五年。國兵取江西州縣。皆入職方。文昌始還鄉里。卜居滄源上。遭落世故。絕無毛髮縈

心所不忘者、唯詩耳、因扁其室曰嘯雲軒云、東平路敬來爲縣、欲起文昌爲縣學師、文昌曰、吾老矣、唯適林壑爲宜耳、横經講道、豈所堪哉、因固辭而去、性愛佳山水、自謂得捷與家不傳之祕、稍暇輒布襪青鞋、游眺不少倦、不幸以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卒、壽五十六、所著書有敢窺若干卷、燬於兵、僅存詩詞三百餘首、題之曰樊餘集、娶王、姜二氏、王先十九年卒、子二、曰堅、曰直、堅卽請銘者、孫二、曰振、曰綱、孫女一、某年月日、卜葬明陽里長岡山、文昌所自擇也、夫詩之爲教、務欲得其性情之正、蔣學之者、危不易節、貧不改行、居榜以陵夷險一致、始可以無媿於茲、如昔者蓋近之矣、世之人不循其本、而競其末、往往拈花摘豔以爲工、而詩之道在是者哉、銘曰、

詩之爲教、著於禮經、溫柔敦厚、本諸性情、君子讀之、豈惟多識、玩其指歸、感善懲逸、我觀先生、我衣懸鶉、非義之物、弗取諸人、如斯學經、庶可無愧、留連光景、敢曰吾事、彼昔者考槃、其色可餐、洗心滌慮、是蹈是攀、髮猶未晞、嗒然觀化、何有外慕、無晝不夜、長岡之原、桂老冰寒、魂魄未歸、茲焉是安、辭書揭銘、詒爾孫子、淵源方深、其流彌彌、

故溫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銘

始濂游學諸暨時、與烏傷樓君彥珍、浦陽宣君彥昭、鄭君浚常、浚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登

師乃吳貞文公立夫、蓋鄉先生也、彥珍最先返、而濂與彥昭、浚常兄弟講學將一期、當夜坐月白、俟公瀨寢、輒攜手出步月下、時皆美少年、不涉非競、跳踉偃仆爲嬉戲、或相嘗聱、或角觝其力、至不勝乃止、獨濂樸鈍易侮、不敢時相逐爲隨、彥昭於其間尤號雄俊、彥昭顰目穹鼻、須髯森然如戟、顏面鐵色、類河朔間偉人、見者莫不畏之、已而各西東散去、浚常、仲舒之燕都、客太傅右丞相家、馴致顯仕、浚常官至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仲舒累遷太常博士、彥珍受太師德王薦、爲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彥昭知印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擢承事郎溫州府平陽州判官、轉本路總管府判官、歲辛丑、浚常早卒、後九年己酉、彥珍亦卒、又四年壬子、彥昭亦受誣以死、其幸存而未死者、唯濂與仲舒爾、浚常、彥珍之墓、濂嘗爲之銘、仲舒謂濂不可獨後於彥昭、嗚呼、前後未五十年、而世變不可知者已如此、銘其可足恃耶、雖然、不敢辭也、彥昭姓宣氏、昭其諱也、世爲浦江人、生長富家、而不染綺紈之習、則無嗜好、唯讀書不知休、或請脫衣巾以仕、亦不析、入仕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於家、毫分不受於民、在平陽時、吏隸畏其不相容、各去而更他業、儒生有百畝之田、爲世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斷還之、儒生兩金爲謝、彥昭叱之曰、國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彥昭恐童奴陰受之、陽縛就地、持杖大聲曰、儒生所送金何在、童奴垂涕曰、某實不受金、彥昭釋之曰、吾姑試汝爾、後十日、儒生裹粲一本、裝潢成軸、入謝曰、判官清苦、敢以一粲爲獻、彥昭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存、遂題識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笠、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無證左者、彥昭命裂而爲二、並驅出、使隸卒躡其後、軍忿詈不已、民曰、汝自失笠、於我何損耶、隸卒以聞、彥昭杖民、令賞笠償軍、其在溫府、治聲如平陽、會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戍將問計於彥昭、彥昭曰、此烏合之衆耳、宜帥精銳大開城門擒逃之、寇果敗北、自是屢戰屢捷、戍將氣驕、頗易

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彥昭亦受縛、彥昭瞋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搆亂耶、寇怒、欲兵之、民翼蔽其旁、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寇義之而止、彥昭得解、夜縋城而出、請兵於方獄、進師、欲爲殄滅之計、無有聽之者、彥昭知時事不可爲、歸臥孫井山中、已而元亡、大明受命、有詔起江南文學之士、而彥昭與焉、上將官之、彥昭辭以疾、不受、復還故山、彥昭之兄財賦總管府知事彥高、風流醞藉、爲多士之冠、彥昭與共論上下二千年治亂、至抵掌太息、間操觚成詩、酬答不已、襟懷沖曠、外物若不能攖之、兄弟又善音樂、遇風日和麗、對坐海棠洞庭、取檀槽琵琶彈之、侑以樂府新聲、釃酒仰天而飲、不至於醉不休、會婚家乾沒里張田、張撾登聞鼓訴冤、誣彥昭關通州縣、以致非不直、彥昭實不與聞也、逮彥昭至刑部、婚家引伏、部吏并罪彥昭、彥昭抗辭曰、我實無罪、奈何不爲白、行當於殿陛前辨之、吏怒、下獄幽之、彥昭氣憤憤鬱無所洩、不食三日死、口鼻出涎沫、凝積鬚上成冰、實洪武壬子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其子驥收骨歸葬於某鄉某山之原、禮也、彥昭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嗣良、母某氏、娶方氏、生三子、長卽驥、次騏、次驊、女一、適洪某、孫男三、某、某、某、嗚呼、彥昭之事行、其都凡如此、濂謹爲序之、皆出於人心之所同、不敢以私好變易其辭、蓋期傳信於來世云、復收淚而著銘曰、

非學之弗彀、胡札之而使屯耶、非才之不揚、奈何不得以伸邪、百齡幾何、孰爲短長、達人大觀、其待喪固均耶、墓草荒涼、胥而復黃、寧不使余感舊而傷神、涕淚而沾巾耶、

故處州翼同知元帥季君墓銘

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於盜、獨處州以士大夫倡義兵、堅守而完、及今上渡江、始降其城邑、故處稱善郡、是時起兵之士、麗水有葉君琛、青田有劉君基、龍泉有章君溢、與三君並稱者、曰季君汶、亦龍泉人、其畢謀與事、不甚相遠、其後三君在國朝爲顯官、故天下皆知其名、季君早致其事以歸、是以其功不顯、然其鄉人至今以之擬三君、則不以其位也、君諱汶、字彥文、氏爲季、元至正中、率壯士從石抹忠愍公宜孫討賊、數戰數有斬獲功、授義兵萬戶、經略使李國鳳承制改龍泉縣尹、不就、國兵破處州、撫安衛翼總管、會賀、李二將叛、殺總制孫炎、處大擾、君勒部駐白岩、出其不意攻之、已而中書平章政事邵某亦引兵至、左右夾擊、遂誅賀、李、復其城、事聞、陞處州翼同知元帥、賜白金孟、文綺、青田盜葉賢三燒浦城、政和兩縣、掠婦女畜產而南、君告制總制、深伏兵平山嶺、邀擊斬之、出私財贖軍中所掠老倪、遣還其家、民德君、肖像而祀者甚衆、洪武元年、上卽位、君入見於便殿、辭疾乞骸骨、上亦老君、遂賜宴儀曹、賜襲衣冠帶金帛遣歸、居九歲、以十年正月廿六日卒、壽六十、君少讀書多智略、事親孝、服喪如古禮、族人貧者、買田以贍之、不能學者、延師以教之、外王父無嗣、爲立其宗人之賢者、且割田畀之祀、鄉民老無以養者、月予粟、病則施藥、死則給以櫬、民苦嫁女、育女多溺死、君諭以父子至理、有育女者、以粟六斛養之、皆出見孳嫗濫苗色佩甚衆、以囊中金十兩而去、其爲人望之凜然、與之語溫然、久而知其爲豁然長者也、君曾大父諱秦來、大父諱權、父諱鋭、其先在宋時多顯者、娶張氏先卒、晚娶葉氏、二男子、渠、棨、棨爲毋弟後、一女、適張守成、孫男四、炳、允頤、允齊、允中、余與劉君基游、因聞君事、及君卒、渠復奉工部員外郎劉君狀趨京

師請銘。且言將以某年月日葬於劍池鄉大運里某山之原。不可無銘。乃爲之銘。銘曰。
元運將傾。四方俶擾。海怪山妖。孰戈還兵。括有季君。實奇壯士。手麾義旗。從者如水。左捕右擾。朱衣銅章。卻而弗居。以待眞王。眞王之興。雷厲風行。執版守臣。敢觸天刑。長劍如林。萬夫一心。扼其咽喉。執斧礪平。帝念峻功。賜金賜爵。揃除東南。罔敢不恪。飛龍御天。虎拜陛前。禍亂既息。乞身林泉。帝曰歸乎。齒則既多。大帶峩冠。輝於鄉閭。鄉閭有言。君績孔偉。死而弗朽。不在太史。撰行考勳。以焯以宣。遺德在嵩。彌久而傳。

莆田陳府君墓銘

君諱中立。字誠中。姓陳氏。莆田之忠門人。其先有名㬊者。宋紹聖間舉進士。官奉議郎。曾祖諱子文。祖諱君保。父諱萬。有學行。學徒私謚曰靖逸。翰林侍講學士晉安張公以寧銘其墓。母林氏。君季父諱齊。早死無子。君以祖命後之。少受經於溫陵歲公琦。公以文章著稱。君聞其指授。色承心解。日將月進。諸士皆歎服之。元至正間。部使者行縣。集經生試。君輒魁諸生。會張潞公藎以修撰使莆。見君文。誦而奇之。由是君名益著。然就有司試。卽不利。君語人曰。我命薄故爾。非吾文之罪也。遂隱居不復有仕進意。晚乃結廬壺山。年五十有三。以國朝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終於家。君事先有禮。每諱日必素服悲哀。至終身不怠。初君之祖暨父欲營義塾以敎里中子弟。規制未備而歿。君繼先志。創廟延學。學後爲祠。祀艾軒、晦菴、夾漈三先生。復爲祠廟右。奉其師盧公之主。講說有常。燕居有室。凡學之制。無所不完。割祭田十餘畝以食爲師者。儲山園之利。以資春秋之祭。凡爲淑人善俗之計者。又咸極其當。君日陳經傳。於學者剖析聖賢大旨。鄉人賴之。嗚呼。世之爲士者。其未遇也。常以無位不足施其所學爲憂。及既得位。則又顧畏怯縮。爲其身謀。終無所益於人者衆矣。夫豈知君子之爲善。固不在乎位之大小哉。若君者。一介之士。未嘗受釜庾之祿。而汲汲焉以化其鄉人爲心。其亦異於懷祿尸位者多矣。君配國淸林氏。子男曰棠、曰基。女二。長適郡人顧初。幼在室。皆林氏出。棠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君於某山之原。請於太史氏濂。濂嘗銘君母墓。問君行宜銘。乃銘曰。
維古之士不以位。世降俗渝位斯貴。貴而無能冠狗彘。豈若夫君賤爲庶。居家孝友推以義。闢廬建學躬訓誨。鄉老如雲吟且肄。少長斷斷類洙泗。化闆爲良暴更懿。醇儒爲功斯小試。嗟哉後人繼其志。廟祀勿忘歆永世。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靑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蘭溪。買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絡靑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之。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謔諺。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豐川。丈夫堅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此睦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歎噫爲驩。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於王事。後五年。章君爲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於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年。濂亦乞骸骨還山。白髮

垂領。頹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子臏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請隧道之銘。則知方舟之死。已踰一十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眞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詰臏以舟事。爲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翁纓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兼善攻毬蹴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卽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燦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螢者蟬。出入於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易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咏之。鏤肝劌腎。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羅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紱耶。竟避去。築室江皋。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韜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於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於色。無遽步。無疾呼。莫測涯際。性尙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之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瘞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某年某月日。葬於某縣霞川之原。君子稱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爲桐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妻張氏。有婦德。前二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行。蚤世。次曰鼎。次卽臏。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某曰某云云。孫女二人。未行。濂謂君子出處。因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衡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遂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予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藹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躔。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觀化。魂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墮。洪武丁巳冬十一月。具官宋濂造。

亡友陳宅之墓銘

嗚呼。吾宅之死矣。銘非濂孰能爲之。初濂讀書浦陽江上。宅之侍其舅氏吳微君長卿來游。濂始識之。微君淵澄山聳。發言不繁。而咸中肯綮。宅之氣象雍容。揖讓合節。鳳和鳴而玉鏘如也。濂心異之。進謁微君。退必與宅之言。問其所從師。則韓莊節公性、黃文獻公溍也。問其所學。則治經爲進士之業也。濂時頗有志應舉。相與請難經義。連日夕弗休。迨別去。猶依依南望。至日落乃止。自時厥後。宅之聲譽日起。大夫士唯恐內交之晚。廉訪使者行部。舉爲稽山書院山長。宅之僻。宅之意氣方壯。謂朱紫可以引手致。及試藝有司。數上數不利。乃撫几嘆曰。慈親年高矣。予髮亦種種。安能逐三五少年競一日短長耶。卽退隱大山中。朝夕覲側。不敢少離去。濂聞而悲之。至正戊戌。濂避兵微君家。已而遷宅之之西軒。濂攜室人買舟及仲子璲、長孫愼三世爲四人。留心觀戢。掉若喪家之犬。宅之照煦而拊存之。視濂猶弟兄。遇璲輿愼有若

子孫。宅之內子蔣夫人。亦視專如妯娌然。濂安之。百里之外。忘其流離顛沛之苦者。宅之夫婦力也。浦陽既入職方。濂挈妻孥而還。庚子之夏。朝廷遣使者來召濂。遂裝上南京。擢爲王官。與宅之別者閱十春秋。其依依之慎。猶浦陽南望時。暨以病予告東歸。思宅之之心。迫切病間。乾騎驢往見宅之。大喜展齒笏將折。留連浹旬。稚子家以爲變。當夜半酒酣。敘兵火離合。語刺刺不能已。既而掀髯高歌。聲調激烈。一吐壯年不平之氣。濂復悲其壯志雖不衰。然亦頹然老矣。居亡何。濂復起修元史。進官禁林。又將十年。而還同傾亦俱竊祿於朝。濂私自念。皇明岡任黃髮以開文治。如宅之者。年縱邁。豈丘壑所能掩。將以其文行上聞。遂慎戚爭曰。陳先生老矣。得毋不可於意耶。乃止。洪武丁巳春。濂蒙恩休致於家。始知宅之之歿已五年矣。欲如昔日一見。有不可得矣。追念今古。不覺潸然出涕。專亦思蔣夫人之切。復念宅之同云歿而夫人尚無恙。行當皆會。以慰中心之懸懸。近有自諸暨來者。則又曰。夫人之亡亦已三月。嗚呼悲夫。濂知宅之之深者。宅之歿矣。銘非濂孰堪爲之。宅之諱宗。宅之其字也。姓陳氏。其先襄陽人。十一世祖宋國子助教旦。始遷於杭。生餘姚知縣懋。再遷諸暨陶朱里。曾大父某。大父琳。承信郎提刑司幹辦公事。娶吳氏。吳居縣東之流子里。生子曰燦。宅之之父也。仍娶於吳。遂依女氏以居。爲流子里人。宅之壽七十有七。卒之日乃癸亥十一月六日。閏月二十三日。葬於戈溪之源。娶黃氏。壽六十。前十五年卒。繼配即蔣夫人。有婦德。鄉人稱之。壽七十四。後五年卒。子男四。鋐、鏷、鏞、鎰。鏷亦前五年卒。女二。適吳義、吳璲。璲微君長孫。孫男六。濟、溫、浦、潤、浩、澧。女二。尚幼。曾孫男四。棹、櫂、梓、橡。宅之性雅飭。行乎患難。能以理自遣。室廬蕩於兵燹。匿遷別墅。曾無幾微見於顏色。每邀故人飲酒賦詩以自適。其詩韻度深婉。一篇出。人競持去。閭井之間樂親之。久而不厭。微君家將合族爲譜。居宅之左右。微君爲定科條。以齊子姓。至今守之。嗚呼。宅之已矣。而微君亦作土中人矣。上距避兵之歲。僅二十年。人事變遷。何所不有。未知後二十年又爲何如也。唯有善名著於時。述作傳於人。雖歿猶不歿也。如宅之者是已。銘曰。

五彩弗施。不如緇泥。我哀乎宅之。受才則丕。其數則奇。我哀乎宅之。斂其翥飛。發於聲詩。我哀乎宅之。墓門有碑。太史勒辭。是足慰多士之思。

金陵杜府君墓銘

金陵有孝義之士曰杜君。諱元。字一元。其先居吉之吉水。與會稽正獻公衍同宗。至君始遊江東。樂金陵士俗。遂居之。而爲金陵人。君苦學有材氣。能爲詩。元重紀至元中。張文穆公起巖爲江南行臺中丞。見君詩。頗掾君。君不可。欲以茂才異等薦。又不從。年若干。卒以布衣終。君少時。父患羸疾。夜數驚。君冠帶伏父榻旁。父驚起。輒抱持曰。兒在斯。父疾數月。君目不敢瞑。至愈乃已。母歿。服喪得古禮甚聲閉目起。貴人賢士多樂與君遊。君未嘗以事干之。及有罷黜失志者。則爲之力不怠。行臺都事楊惠被劾去。人莫造其門。君獨持酒與飲而送之。趙弘中爲御史掾。坐法。能君徙步與俱行百餘里。僦屋居之。儒學教授張鉉以事黜。君出金帛資其行。其子四歲失母。君命婦鞠之。不異己子。兵部主事當允恭家人夜失火。允恭方醉臥。衆怖儒散走。無賴子利其貲。將劫之。君率少年數十指爲出其篋笥寶貨於外。允恭泣謝曰。微君吾其死

乎。鄰人陳崇舉室死於兵。二兒匿舍側。怨家復害其小者。君曰。脫并殺其兒。則陳氏絕矣。卒爲抱匿他所以免。吉之部運吏輸糧金陵。不足者三千斛。吏受笞榜。號泣莫爲計。君憫之。爲貸於大賈以償。吏德君。以物來謝。君卻之。蔣山僧爲御史所誣。夜宿君室求救。君藏之故人家。僧獲全。宋楊忠襄公邦乂廟在城南。君以公吉人。歲時率吉士游寓者具牲酒祭之。君之爲義多類此。君嘗攻醫。尤良於治證。疾病造君者。不問有無。必予藥。藥必擇精善者。服之必瘳。金陵大疫。君和藥走給之。不得食者。以薪米餽之。賴君以生者甚衆。由是人多稱君美。及兵亂。士卒相戒不忍犯。君卒於至正丙申七月九日。以丁酉三月十日。權厝金陵淸涼山右。國朝洪武壬子十二月九日。復改葬南門外之鍾家山。夫人劉氏祔焉。君曾祖若海。祖懋。父文燁。母周氏。君二男子。曰珙。曰璟。珙早卒。璟承事郎晉相府錄事。賢而能文。精於書。得晉人筆意。二女。適鄧伯高、鄧世良。孫男二。某某。孫女四人。皆在室。璟與余交頗久。以銘爲請。余惑乎世之交友者。利之所在則趨。有小害則避去。不肯留目一顧。或道上相值。輒引袂掩面。陽爲不識。倘以事過其門。策馬疾馳。惟恐爲所汙。況望其拯卹乎。若君者。可謂無讓於古君子者矣。烏可不銘之。以爲世勸乎。君所爲詩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杜裔孔鉅。支著吉水。其在金陵。則自君始。君才既多。胡不祿仕。非不樂仕。義不屈已。養氣爲文。五色有煒。孰非公卿。接跡交軌。彼徼其權。權銷志沮。吾守吾義。夷險一揆。章服之加。鞶帶之褫。所交者心。加褫何與。拯難濟危。存孤恤死。匪名之求。惟義所止。兵戈如林。白骨千里。君若不知。左孫右子。斯豈人爲。天錫嘉祉。天曷私君。惟善之致。貴有不聞。賤有足恃。刻文昭美。以諗多士。

臨海方府君墓銘

君諱濬。字德明。姓方氏。台之臨海人。五代時有以武顯者。居臨海仙華山之東。號東山方氏。君其後也。曾大父仲、大父賢、父乘。母韓氏。君少孤。能自拔擢。超出流輩。中誦詩不求多解。務見於用。持身有威儀。不妄譁笑。儇薄子過其家。跡步傾耳。不敢出聲。喜延攬賢士。至則沽酒與飲。取其歡忻。不顧惜貲費。人有過。弗匿於心。輒面折之。遇流俗則不肯舉目視。至門亦不與語。是以所交皆台之有名者。元季或薦名於朝。授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不赴。會方左丞據海上。賤儒多倚之求利祿。君獨避匿。日與里中故老縱游山水間。歌吟忘返。庭有鉅檜。每醉餘盤旋其下。晚乃別號檜屛翁。一旦得疾。正衣冠危坐。抗手與親族者訣。頃之乃逝。年六十。時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日也。娶葉氏。諱瓊。事姑孝。宗族稱之。年五十有八。以今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五年十二月九日。合葬於仙華山之原。四男子。仁、義、禮、本。禮去爲浮屠。本以才薦擢起居注。遷徽州府通判。改知金壇縣事。有政聲。一女適葉宏。孫男六人。組、忠、良、桓、金、瑰。女三人。長適韓載。二尚幼。本爲起居注時。與余同朝。屢以銘爲請。未果爲。及余致政朝京師。本至自金壇。重以爲言。退則自狀擧行。使忠來速銘。其辭文甚。於是知君善教子也。銘曰。

維蔑方氏。本於方雷。軒轅與舜。曰明曰回。叔佐周宣。功侔尙父。紘在西漢。始徙南土。南土之方。皆祖於紘。派別支繁。維歙爲宗。台之方氏。始自歙分。或昭或沉。不大有聞。君之先人。皆以武顯。君隱不仕。乃儒爲尊。

善積在人。彩善者天。其將熾然。胤子孔賢。

莆田黃府君墓銘

莆田黃處士有良壻曰陳熙。哀處士之早亡。自狀其行千餘言。走三千里來京師請銘。且曰。處士事繼母孝。庶弟出後從父。從父愛其女。盡以腴田嫁之。處士患弟貧。割以私田之半。族人以田來鬻。處士不忍取。乞以直而歸之。不能爲生者。加衣食焉。以貲多爲閭里之正。里中民買鹽於官。及科繇不能庚者。出私財代輸。有受誣者。諍之於縣庭。得解乃已。每歲首繇次民貲力多寡。定征斂之籍。衆不能決。處士發一言皆稱平。爭訟者來質是非。告以理法。舉酒飲之。各謝而退。蓺田者歸粟。入以小量。遇凶歲則減賈以大量糶之。初。郡南有僻塢。盜常狙伺以剽行旅。處士捐廬棲僧。夜則燃燈達曙。盜散去。復施貧死者棺。三年至二百餘。對舞暴骨。元末兵亂。縣命處士帥兵扼險。畫捕賊策陳於上。民賴以安。處士讀書有識。待物恕以和。其生也。鄉人教其子俾取爲法。及其沒。識之者無不弔。弔者哭必哀。至今言善人者稱焉。熙又曰。處士之善蓋多。其類如此。其使人感且化者。不得而知。亦不得而言也。然其大者既不可言。倘可言者。又不得託文以傳焉。則何以使爲善者慕。敢請。余曰。處士之行。誠可傳矣。余言之不文。烏足以傳耶。雖然。不可辭也。處士諱巳、字景陽。自唐屯田員外郎潛之子勗不仕。至審知始自光徙莆。在宋稱詩書之族。高祖審再以進士舉於鄉。與從兄某州通判君亮皆有名。曾祖文子。以五經爲州學諭。祖來。鄉貢進士。父元壯。母陳氏。繼母鄭氏。俱名族。處士娶林氏。無子。先二十年卒。再娶李氏。生子男四人。興祖、擬祖、光祖、猷祖。女三人。長壻即熙。其二適吳某、王某。孫男五人。隆、庸、洪、某、某。處士初爲長女求壻。富人爭欲問名。不爲。聞熙儒士。許妻之。或謂熙貧非偶。處士曰。我志決矣。卒妻熙。熙今爲連江儒學教諭。有文名。君子又多處士善處其女也。處士年四十二卒。元至正十八年八月廿九日。後五年。殯鳩山下。廿七年十月十二日權窆山之西。今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廿八日。始克葬於白砂之原。銘曰。

人不患財之不贏。而患善無可稱。善集於身。雖賤爲侯。歷千載而有聲。身爲鄙夫。雖位居九卿。諡既死而誰名。維處士君足不出州里。而化者衆。身服乎韋布。而德可程。斯之謂死而如生。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

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府君墓銘

濠梁王佐。其先府君之歿。越六年矣。今奉工部主事杜君環狀來徵墓門之銘。不覺爲之愴然而悲。蓋當皇上飛龍淮甸。定鼎江表。弓旌四出。旁招俊乂。濂時應聘而起。擢典儒臺。而府君亦杖策轅門。思以勳業自砥礪。薦紳之士。多刮目禮之。濂雖不泛與人交。聞府君崇論宏議。亦未嘗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愧自歎。以爲弗能及。自後離合靡常。迨濂再召入禁林。府君已作土中人。緘感疇昔。銘欲不作可乎。按狀。府君諱濂。字習古。濠州定遠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肥遯丘園。人號善士。父子良。敏給而多智。定遠令酷愛之。俾爲書佐。未幾。補吏尉司。遷宿丘縣。以積勞升安豐府吏。達官知其能。辟爲河南行省理問掾。未命而終。母蔣氏。府君嗜讀書。知彝倫大義。習爲聲詩。音節諧趣。皆有法。推擇爲定遠縣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令長以賓禮遇之。元季政乖。豪傑並起。府君拊髀歎曰。事急矣。保宗社以拯黎民可也。乃走潁。亳。說其軍帥曰。民罹虐政。不得已起爲亂矣。當思有以靖之。虔劉人以逞。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無乃不可乎。軍帥聞其言。以爲才。委麾之擢萬夫長。五轉至工部尚書。非其所好也。當是時。盜稱名字者。皆烏合之衆。散漫無統。所經之處。唯務焚掠。千里爲荒墟。府君察之。度必無所成。謂所親曰。區區豈欲從戎哉。猶不屈

身出麗虎穴著志欲生蒸民也今若是猶魚游釜中耳遊火已然尙自謂得計耶吾聞眞主已建都金陵寬仁愛人四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將及於是乘間挈家南渡府君之婦兄太師李韓公善長時已在上左右亟言之召見於靑龍殿與語大悅會新設執法議遇司方將選人以授遂詔爲執法官府君悉心詳讞務協厥中人稱爲平允丹陽令白齊因公致罪當棄市府君以情可矜恕亟奏上前得貸死知應天府王子讓坐事械繫者久府君惜其材議從末減由是上簡注之深陞爲中書員外郎轉遷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府君巡行郡縣見貪吏蠹民者必擊去之唯恐弗亟餘則務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天大風雷晦上下詔求直言府君歷述災傷之病民竟爲之能徵俄得末疾家居者久之以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卒於京城之寓舍壽五十有七以九年二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娶李氏子男二人伯曰璇先十八年卒仲曰佐卽來徵文者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充忠翊校尉飛熊衛千戶所鎭撫女二人適會某孫志遠高某孫男一人寧安府君軀幹昂聳而容貌潤澤恂恂儒者也或共其論議輒掀眉吐氣指方畫圓袞袞數千言不休臨大事之際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與人交愈久愈敬遇急難必蹈湯赴火救之若行事有過差復面折不少恕性又慈惠凡貸泉布者不納息弗能庚則皆置不問遇凍餒者如身受其病思拯濟之乃已其在政行專務以不殺爲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於事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曰孝如王哲古庸遊無愧嗚呼爲士者內行修於家外行有以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銘曰

民吾同胞不幸亂離屠劉之何爲我務生之海寓載淸式穀且穀正色立於庭我竭其誠嗚呼惟行之腴契道之符不亟不徐循序而詳趨其亦有識之吉士也歟

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鄭府君墓銘

至正乙未十二月二十五日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浦陽鄭府君卒年五十六歲以是月二十九日卽葬縣東二十五里大樊山中去白麟溪三百步而近越四年己亥七月六日夫人吳氏亦卒年視府君踰四歲越一十五日而少房勞氏又卒年視夫人而少一十四歲其祔葬府君之穴夫人則是月十一日勞氏則一十五日也府君二子濙沂以架閣君旣棄捐今半月間二母又相繼卒慟哭將欲無生請從兄溫州路經歷泳狀其羣行來徵銘府君諱銖字彥平其先出於鄭遂以國氏自公子友受封至今世系皆可考詳見世譜錄中其由滎陽徙歙者則宋歙縣令凝道也由歙遷睦者則殿中侍御史自牖也自睦徙婺之浦陽白麟溪者則淮也淮字巨淵於府君爲八世祖淮生照照生綺綺生關關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璋處之青田縣尉府君之大父也父文厚母葛氏府君自幼輒失怙恃鞠於世母周氏府君事之以孝聞年十六善爲舉業之術未幾家大穰府君自約以來八世同爨朝廷旌表爲義門子姓之多至數千指府君與兄欽嘗田八百畝有畸建嘉禮莊以給婚嫁之用俄撫髀嘆曰太阿在室孰知其有剸犀兕象功丈夫不能用世亦猶是爾予將爲萬里游嘗必有所遇卽弗遇歸老丘壑亦未晚耳於是戒行李與親舊揖別從以三蒼頭上馬徑去追至京師諸公貴人爭相引重時脫脫道濟公入秉鈞軸日以致太平

爲務一才一藝無不甄拔見府君儀觀偉儁器之奏爲行宣政院照磨宣政蓋統治江南諸道浮屠氏事權至重浮屠以幣交者府君絕弗與通門庭肅如浙江行省右丞相朵兒只公以元勳碩德方領院事察知府君之廉命持檄行浙東西一毫無所取諸浮屠嘆曰凡受檄來者恆欲得重賄不奉命則禍立見閱其還也錢楮至數萬今鄭君囊中蕭然空耳其廉吏也哉由是院之推廉吏者一則曰鄭君二則曰鄭君云轉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交有田二十頃餘旣隸所中而都水使者沮江淮財賦府復重賦之民日困甚府君爲聞於朝免之先是徵民無藝歲有羨糧以斛計者萬餘上下共利之習以爲常府君至獨曰是安可哉命給還於民吏爭以無未名爲解弗聽乃計籍家口數分之氓門而拜者日以千數稻田所嘗貸米貨之府而爲之使者又總覽其綱他人雖不忍遂其欲府君日雜於市處之猶貸人然會從子洵來省覲一夕病卒府君哭之慟且曰人生不翅朝露何以官爲卽日解印綬而歸居亡何亦以一疾不起府君性精審不妄嬉笑遇事各有條理不可越尺寸羣嗟氣嘆之間諸奴畏之甚於鞭箠吳氏諱懿字齊讓生女曰淵歸義烏縣丞洪士濂勞氏諱觀濙沂蓋其所出也吳性平恕而誠慤接物必均寧己劣於人府君出游京師日禱於上下神祇及有疾猶扶癯東面叩頭再拜謂濙沂悲甚腋人報其安寢日乃瞑不得報輒輾轉至旦勞氏亦奉承惟謹同處三十年穆如也次女曰潾許適黃育其母曰珊奴嗚呼府君在家能孝居官復以廉聞可謂賢也已銘曰

蹈行於門一何晢也出而用世又何潔也烝烝兮能順皎皎兮弗湼也斷斷兮知止凝凝兮有發也懿哉

若人名不滅也考行造文勒此幽碣也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都事鄭彥貞甫墓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旣隱情僞日滋此尼父所以有不及見之嘆雖然秉彝天性亙萬古猶一日時縱有汚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而其七葉之長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初卽合食爲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爲立傳家教修明有道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鑒躬飭提謹正己以蒞物誠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雍雍雝雝動適千百指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不知孰爲親而孰爲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繫於公且曰我烏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纖悉而競趨又曰此吾分當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懈義浹仁孚和氣充牣四海之廣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誠所不及而益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沈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儕不敢狎侮語一近褻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己之言自責自勵唯恐如其料及壯主貨財倡家道其易惡百端傾謗之每正色叱之使去倡大說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父病在枕席其妻卒彥貞不敢哭強顏乾笑以奉湯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爲之盡白及至終喪張外舅必疑憫諸甥煢煢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肆虐戕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

年未四十，君子遊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於燕都，翩然出游，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傒斯、在蔡林、黃文獻公治，居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彥貞交，論文談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嚴，皆敬憚之，或觴酒放歌，聞履聲，卽斂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厥後，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彥貞爲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於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彥貞尙風義，猶與參政忽都魯沙游，其子爲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鄰曾者譏者，彥貞憫其顚連，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飢者塡門，彥貞稍餘飯粒，攜篚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釋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毋敢犯。樞密判官阿魯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移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雞犬牛羊盡殺。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尙以無罪去國，況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爲之奈何？」彥貞曰：「爲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撫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苟敢以噬嗑相讒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束帛爲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肅然。會未幾何，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攜家避入諸暨流子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過，嘆曰：「此義門也，今世罕見之。」躬爲扃鑰而去。非乎？遣帳前先鋒率民兵二千護其家歸浦江，人以爲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於家，其月二十八日葬於諸暨州桐山鄉官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姻連，若三農百工，若卿士大夫，皆素冠拜哭，哭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爲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使彥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義門之危，吾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罄吾笑觀爲之哉！」彥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歙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宋乾道中賜號沖素處士，朝請郎鄭中晏稱爲銘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人下，設施通達，大能昌其宗。文泰乃青田謝德璋子，出爲伯父德袍後。德袍之父致則，處士曾孫也。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賓，沒齒無一言相加違。男子五人：長潢，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弟子莫不畏之，並入爲出，爾其效用恆裕如也；次卽泳，通經而有文，累官從仕郎、溫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彥貞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階亦從事郎；次湜，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次渼，江浙行省宣使；次滐，應出也。女子一人，歸東陽蔣嘉亨。男孫十人：楨、棫、榦、樞、楧、格、棨、朱、杲、柯。女孫八人，其二適嘉亨之子昭及其從子珝，其一嫁同邑張宗僚，皆未行。曾孫男八人：焘、熾、炎、樵、熒、煩、光、焱。濂也不敏，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若孫又皆從濂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遊宦南京，彥貞之殁，殮不得憑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悠悠之思？唯紀載懿行，鐫之樂石，可以垂聲光於不朽，貽矩則於方來，是納可爲也。於是不敢讓，姑徇渼等之請而爲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風氣敦龐，臻於太康。異體同心，情無不通，此謂醇熙，三代之英。世澀俗殊，道德淪喪，紾臂借耰，秦法之涼。肝膈充塞，形骸閉藏，猶我瘠嘆，謳酒沾裳。彼美鄭君，沈毅自強，上承奕葉，合族共爨。內教云飭，外政復張，規重矩疊，通有耿光。曷以致茲？曰率其常，或斂而舒，或翕而張。有子將將，有婦洋洋，

無間戚疏，萃於一堂。孰爲僕臾？誰爲父兄？雍和丕冒，奚有畛封？傑涉其庭，煦如春陽，挾人肌髓，蒸爲善良。人亦有言，此爲世坊，非君之賢，曷臻其芳？興之斯何？旣明且剛，以仁爲質，以義爲璫，能使昭枯槁再榮。百鳥喧啾，忽見鳳凰，宜覽德輝，西東翱翔。豈意鍛翮，竟歸冥茫，被者亡車，渡者失航。瞻望弗及，盧然感傷。仙華叩叩，浦汭湯湯，緬懷德人，何日而忘。

故朝列大夫浙江行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墓銘

洪武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元朝列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卒，郡之壽俊與旁州之賢凡知公者，無不潸然流涕。然公以政事聞於時，高年至八十三而終，五男子皆與仕版，七孫亦嶄然見頭角，皆可以無憾，顧乃哀之弗置者，誠以一時遺老日就凋謝，而公又云亡，古今文獻將何從而徵之邪？其子祖允等以其年某月日葬公於某山之阡，乃命弟伯衡踵門請製墓上之銘。濂，公之里中子，其哀公尤切於他人，詎不宜以不文爲辭？初，公之生也，不聞啼聲，視之，唯紫胞在地，而臍帶縈絡之，乳嫗擘開，兒始啼，識者已知爲祥徵。及長，學經於許文懿公。以才推擇充府史，尋入閩海憲府爲奏差。憲使以廉直爲同官所忌，嗾御史劾之，章未下，卽命奪使印，公毅然持不可。使亦掄拾同官之過，欲訟繫之，公諍曰：「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明公奈何類之？」已而皆止。盜寇謀變臨漳，公往督長吏爲備。長吏欲籍民爲兵，公曰：「民不知兵久矣，一旦藉之，必大致紛紜，此非弭盜，是增盜也。」長吏曰：「計將焉出？」公曰：「吾知所處矣。」閩兵籍得放逸者二千，使帥之縱賊，竟獲其首禍者。廣東都使者聞公賢，檄其年勞，辟爲書吏。南海、番禺二縣輸恆賦之外，復有所徵，號稅外錢，以給上官燕私之須，小民怨讟盈道路，公聞白能之。朝廷每頒新鈔，諸郡都使者必盡焚舊鈔，此故事也。時使者與廣州守有隙，恚不往，司鈔吏稽十五年不得竊，公復白而焚之。俄再入閩，補令史於宣慰司，群稱籍籍。行宣政院延公爲掾。久之，趙郡蘇君天爵來參江浙省政，極才公，復挽之入省，公遜與舒常，弗之從，蘇君遂兩用之。公以蘇君知己，遇事失當，輒諍諫，然有鯁直風，蘇君敬憚，視之異他掾。海漕之糧歲不下三百萬，漕官多強取贏，無錫州獨不與，乃誣其糧惡不宜上供，省臣怒，欲加罪，公命覆核之，事獲免。海盜起，省檄宣慰募民舟戰，軍捕之，舟未盡發而盜請降，省遣民歸業。公曰：「言猶在耳，豈可背之？況民得業，必已食之旣，今將焉徵？卽徵，唯徵未發者可爾。」省臣從其言。蘄州紅巾據饒，陷於潛、昌化，犯杭州，省臣皆逃，參政樊君執敬獨坐堂上，以死自誓。公說樊君曰：「明公以身死國，義則得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健兒不下數十萬，公亟命出，以萬計，與其委諸盜賊，曷若募民使戰邪？戰而不勝，就死何晚也。」樊君不能從，上馬迎戰而死。公與掾李楓謀，以蘇李署號召民殺賊，殺一人卽懸首受賞二百五十緡，民持刀爭赴，數日之間，獄馘者充庭。未幾，辨章教化君復杭州，公絕口不言功。考滿，調選銓曹。中書參議汝中柏聞公名家子，欲引爲右曹掾，公綠其威權太橫，力辭南還。擢紹興路蕭山縣尹。蕭山民詭名隱其田賦，科繇不能均一，公令其自實田糧爲冊書，凡有徵發，皆視書重輕之。兵興以來，縣糧輸衢、處二州，民憚遠征，往往皆爲吏，吏並緣爲姦利，糧不時集，主運者妻孥係坐繫，公釋之而罪吏。期月，成足，且爲立法，每鄉從督運一人，敎民各以糧赴江濱，仍慮糧寡多，賦錢僦舟以行，民大便之。縣我吳越要

衙師旅經從無虛月，誅索貲㑹，少不愜，則侵掠居民，民畏之甚於鬼，公儲峙既豐，有犯者擒寘於法，士卒入城，如見大將，不敢出語相譁，何會歲儉，弛湘湖之禁，以利民不足，啓常平倉以活饑者，僚屬力沮之，公大言曰，發天子粟，活天子民，有何不可，儻有譴責，吾自任之，民賴以生者以數萬計，帥閫以元日至，檄縣市發核諸物，公發視恚甚，執筆書檄尾曰，四郊多壘，正臣子痛心疾首之時，奈何襲太平故態，飲酒爲樂邪，閫者愧服，府公疑公之爲，有難決之獄，移公訊之，諸暨知州袁元以散耆年昏不明，將搆以贓罪，公推其情，乃吏與里胥爲姦，元但不躬給爾，公各坐以其罪，元致白金爲壽，公曰，吾知執法爾，豈私爾邪，卒卻之，歲餘，改本路總管府經歷，不上，階自承事郎轉文林郎，行樞密院照磨，僞吳張士誠據姑蘇，既降，公持詔書往湖州，責其戍將潘元明行郊迎禮，禮成，元明欲西向坐，公正色曰，以僚則我爲僚，雖相向坐亦以爲過，然我所持者詔書，君敢與詔使抗禮邪，挾胡床中席而坐，元明微服臨發，贐米百斛，錦二十端，公笑辭曰，君謂使者而可以貨取耶，時士誠新授淮南平章政事，開省蘇州，士誠聞之，請於康里丞相曰，詔使四出，唯蘇照磨介士，願得爲幕屬，君恥之不往，復超令官參政石抹君宜孫分省於處，請公與青田劉君基從石抹君，方以討賊自任，浙東倚之爲重，每事必謀於公，公勸其禮賢下士，安輯流亡，招徠羣盜，撫之以恩，石抹君始從之，衆心翕然歸，後好自用，幕下士多散去，部將胡君深、章君溢亦擁兵觀望，公獨左右之不變，復移書胡君等，惓惓以共濟國事爲戒，石抹君多用故人攝縣，乘行省承制所用者，公曰，今朝廷不通，事當一出行省，奈何違之，石抹君愧謝，越部書佐李伏書誹謗石抹君，賢之，薦授員外郎，位居公上，數狎侮公，人爲之不平，公不與校，既而伏以反覆受賂覺，石抹君械繫之，公解之曰，參政始薦之，今乃因之，古之以禮進退人者，其亦如是邪，伏因得引去，經略使李君國鳳循行至處，久留不去，以十羊授公牧，公曰，某以非才爲省屬，天使命之牧羊，固當然，大敵壓境，天使能出奇計殲之，雖日亡百羊何害，否則某亦不保首領，欲久爲天使牧羊得乎，李君默然，元季歲多盜，征行吏多受盜金，既降而復叛，公秋毫無所犯，大溪吳誠七成擒，官籍錄其家，得帳籍驗之，幕府官無不受賂者，獨無公名，已而浙水東諸郡悉入皇明版圖，而七閩猶未附，怨家告公長子仕閩，宜謫徙滁陽，公就從無難色，丞相李韓公憫公無辜，欲奏而官之者再，公以年耄力辭，遂歸隱金華某山中，左圖右史，超然自得，越十二春秋乃終，未終一日，精神如常時，忽不啖食，越翼日，瞑目端坐至夜，諸子進問所欲，公曰，靜以俟命，無所欲也，漏下四鼓，斂之則逝矣，是夜大風雨，居民見士馬雜遝，前導絳紗燈，訶叱東去，民叩後來者，云接蘇伯衡君，子以爲異，公性敎恪，尚廉讓，事事務行，及物之政，唯恐有受其害者，至於修水利，興學校，皆具有成蹟，然議論堅凝，不爲威武所遷，嘗從大司農受海盜降，分比其衆，寇不悅，嗾其部曲大譟轅門下，衆皆相顧失色，公獨進曰，天子以爾等本良民，迫於不得已爲盜，故遣使者諭爾降，爾果欲反，不畏十萬橫磨劍邪，俱逡巡而退，復從樊君僧瀹，嘗用牲牢祠天妃廟，始降神，寇舟突而入，陪祀官解散，公謂樊君曰，事不可中輟，成禮而退，神色自若，與人交，緩急可倚藉，部使者有託其妻子者，使者亡，公護之益厚，避兵登舟，逢故人兄弟彷徨走水濱，頑呼與共載，行數里所，又見婦女羣泣，亦其友母妻也，命舟師迎之，或止公曰，舟重不能前，追兵

且及，違恤他人邪，公曰，死生有命，吾不忍獨濟也，公之善行，如此類者甚夥，姑取其著者書之，餘不盡載，公諱友龍，伯夔字也，人稱之曰栗齋，而不敢字，其先居眉州眉山縣，文定公轍之長子，宋吏部侍郎徽猷閣待制贈少傅遲來知婺州，因家金華，歿葬蘭溪之紫巖鄉，遂爲金華人，珍簡生龍圖閣直學士廣南東路經略使贈少保簡，少保生江東提刑祕閣修撰大理卿諤，大理生吏部郎中江西提刑林，吏部生朝奉大夫顯謨閣待制知貴州熙，貴州生通直郎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圭，運幹生從政郎淮安縣主簿鎮，淮安君娶潘氏，無子，以三從弟太學生鎬之次子爲後，即公是也，上距文定公蓋九世矣，公娶宗氏，忠簡公澤七世孫，柔順惠淑，爲一鄉婦儀，子男子六人，四仕於元，一仕皇朝，一蚤卒，祖允，將仕佐郎浦城縣主簿，師道，廣東宣慰使司湊差，繼兄背德後，伯衡，前鄉貢進士，今自國子正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文辭雄麗，較之小坡斜川，莫有過無不及焉，恩誠夭，止齋，東陽縣尉，崇德，將仕郎行樞密院管勾，子女子三人，長適俞坦道，餘皆夭，孫男七人，恆、悟、悅、恢、愷、忭、忻，孫女五人，歸曹源、宗涵、徐道，餘在室，嗚呼，蘇氏之世，非惟以文學忠孝著稱，而爲政及物之美，亦代不乏人，有若少傅奏減吾婺市羅之額二萬八千有奇，民爲立祠，少保歷典大郡，所至以遺愛見思，而大理之樹善勳，吏部之忠厚敦俗，奕葉之間，聲翁相映，公又起而繼之，聲名烜赫，亦丕昭於前烈，何其一姓之皆賢哉，嗚呼，自猶於桑名者易爲力，而能纘先緒於弗隆者難爲謀，非天欲報功，俾之世濟其美，吾知未必能爾也，嗚呼，是則然矣，婺之蘇氏，其積累深長，實自少傅始，後人因引而伸之，公之仁民之功，可謂侈矣，其子若孫爲有不振拔者乎，當知後之視公者，亦猶今之視少傅也，夫何疑哉，伯衡與濂有文字之雅，故竭歷來山中請文，遂歷序其事而歸之銘曰，

眉山蘇氏稱三文，光芒萬丈燭乾坤，少傅守婺政以仁，紫巖生氣凛然存，珠明玉潤多後昆，黼黻繽紛絢朝暾，貴而尸位玉之珉，能守家法斯足珍，維公挺生嘉兆甄，鳴岐彩鳳瑞世麟，從事大府憲甸闉，其職雖卑氣甚振，峭直猶如古諍臣，得失利害輒歷陳，閩民有病眉則顰，浙垣招充幕中賓，孰知蘄寇紅爲巾，嘯聚山澤動作屯，犯我閩部窺大藩，用姓紿號令編民，殺賊如殺狐兔羣，有功默默不自言，大官受絳東海濱，忽爾跳踉欲舞蹯，一叱鼠伏不敢噸，身佩縣章魚懸銀，煦嫗扞禦一以恩，設心不讓漢吏循，拔彼水火脫溺焚，錯之華樓錦繡茵，參贊帷密待咨詢，手持璽書諭羣昏，中坐以示王人尊，嗷我以利耳不聞，恬搆亂奔狂瀾，隄遏勿使成瀰漫，海桑既變光嶽新，攜妻歸臥邱壑雲，執節不仕爲全人，庶幾不負名家孫，春秋之高踰八旬，翛焉觀化只逡巡，大風挾雨來掀翻，士馬雜遝向東奔，絳紗籠燈光吐吞，騶卒前呵難氣氳，生爲良臣死明神，丈夫如斯世罕倫，白石可磨姚琉瑉，史濂遺銘煒墓門，石縱可泐名弗諼，

故韶州路儒學教授竹府君墓銘

府君諱晰、字至順，姓竹氏，鄖國公四十九代孫，鄖國家於魯，十四傳至都鄉侯撫，始避新室之亂，徙豫章，子孫日盛，大江之南言竹氏者咸宗焉，又六傳至略，遊於臨川，又十二傳至唐沂州刺史可徙，生司空洪立，司空生散騎常侍延鐸，常侍又遷於南豐，生四子，長曰仁藹，生志及文照，南唐時又同遷臨江新淦縣之吉陽里，文照舉童子科，生乾度，宋淳化三年進士，仕至太常少卿，贈刑部尚書，志生易用，易用生侃侃

生高安丞斧。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又遷縣之高元里屏山之下。生用先。用先生㦤。㦤生愿正。愿正生翊。翊生汝舟。汝舟生粲。粲能傳黃文肅公榦之學。爲時名儒。生軍器監簿天麒。天麒倜儻有大志。常居文信公天祥幕府。又從賓丞柏餘慶等奉使於元。竟全節而歸。則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警敏。自幼輒有聞。時信公之弟文惠公璧來爲郡。招府君與其子文莊侯陞共學。陞既秀穎。府君能與之競爽。其師胡君端一亟目之爲二俊。當宋初改物。遺黎故老猶有存者。監簿君日開尊共飲。劇談先代文獻。府君從旁聽之。有疑則問。唯恐其不傾盡。諸老爲之嘖嘖愛賞。元至正中。程文憲公鉅夫奉詔求賢江南。欲薦府君才可用。監簿君止之。曾未幾何。部使者趙君孟迎以茂才舉。署饒州路儒學錄。改袁州陞南雄州儒學正。士皆服其化。而篤孝儆勵行之歸。會科目詔行。府君欣然應書。不利。退而歎曰。吾能損所學以徇時好哉。因不復踐場屋。鄉友范文白公梈。清修之士也。極慎許與。惆府君宜不充其才。會御史銓選廣中。力薦之。於是板授韶州路儒學教授。未及上。吏部已別選。遂止。賢公卿多稔府君行。欲強起之。府君辭。已而長子受辟爲校官。季子以春秋舉於鄉。取薦五名文解。府君喜曰。吾何以仕爲。乃陶然自放清泉白石間。與高人逸士相游樂。府君被服儼雅。揮麈談笑。皭然如遊外人。世間塵土。不可得而使也。善鑒定古器物暨法書名畫。每傳玩以爲適。或取琴鼓一再行。焚香默坐。超然與造物者游。一旦遘疾。預告終期。召婿友入榻前與之言別。言甚懇懇。介婦方歸寧。命趣之還。既至。正衣冠起坐。撫幼孫頂曰。吾逝汝久矣。復東首而臥。翛然而逝。實至正七年春三月某甲子也。壽七十有五。斂之日。風雨晦冥。室廬之後。大木俱拔。君子異之。九年春正月壬寅。奉柩葬於屏山壟。堪輿家謂不利。以某年月日改葬同里夏方之原。府君孝友天至。監簿君得痿疾甚劇。府君泣禱上下神祇。夜夢三士告之曰。服二附湯當瘳。已而果然。歷十餘年方沒。監簿君沒。大母陳夫人年垂九十。府君懼夫人之哀。夙夜祇奉。唯恐少咈其意。夫人安之。曰。吾子雖亡。不沒矣。季弟甫齔。出爲伯氏後。仲姊生四子而夫亡。子經幼。茫不知所爲計。從父兄孤子凡三。伥伥無所依。府君皆鞠養教訓之。使至成立。且歸其產所入。毫毛不以私。其與人交。一裁之以義。郡守李章肅公偈聞府君爲佳士。禮下之。李公後以謫免官。其門可羅雀。府君事之益勤。別駕高翔其知府君不下於李公。及改守淳梁。欲一見府君。走傳還之。府君即日命駕。既相見。勞苦甚勤。未幾。徑上馬出城去。翔聞之大驚。追餞十數里。且曰。公能遠來。何遽往如是耶。府君曰。既見君子。不遑將焉求。翔歎息而去。性尤仁慈。振貧卹匱。每不遺餘力。臨川姜肅、長沙譚志仁、盱江王旭。皆顛沛流離。數瀕於危亡。府君能振之。是三人者德之。謂殺身亦不能報云。府君容貌魁梧。須髯如戟。爲文辭不務鉤章棘句。而壹以理勝。當是時。若吳文正公澄、虞文靖公集。皆海內師表。每稱府君之賢不少置。則府君信賢矣。初監簿君著史學統紀一卷。未及成而沒。府君補完之。府君所著詩文若干卷。因自號唯庭。遂以名集。吳公爲序作者之意。今藏於家。府君娶義門劉氏。克盡婦道。前三十一年卒。子男子三人。長曰紹唯。平陽州儒學教授。次曰斯。季曰稱。承事郎祠部主事。博極群書。而文辭甚蔚。學者師之。子女子一人。分宜縣儒學教諭諸景堂其婿也。孫男七人。曰璽。曰堪。曰懋。曰均。曰壇。曰懿。曰圭。女六人。長歸某。餘未行。曾孫男六人。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四人。在幼。嗚呼。興賢

之裔。自北而南者。若孔氏之於衢。顏氏之於蘇。於閩。曾氏之於豫章。皆多子孫。而曾氏爲尤盛。紆朱拖紫。以顯融於時。在在而是。常侍五傳至文定公鞏。兄弟者出。遂以辭章名天下。何曾氏之多賢耶。府君之先。蓋與文定公同出於常侍。奕世以詩書亢其宗。府君雖不獲大用。歷司教鐸。蔚爲經師。達貴六官。亟稱交薦。可謂無負於家學者矣。府君之葬。翰林待制杜公本、國子司業曾君堅。旣爲前後撰銘。刻諸幽室。而曾侍與濂同修元史。寅緣交誼。復來求隧上之文。濂竊校德焯勤。在古者不厭其詳。故爲表其行而益之以銘。銘曰。

鄒國傳道自孔門。遺澤淺濊茁裔蕃。有如大江從西奔。支流雖千會一原。重珪疊組光燉燉。著勳昭德裕後昆。夫君繼之如玉溫。嶄然頭角聲彌敦。自爲二俊起縉紳。三爲人師教道尊。書詩俎豆習禮文。鄒魯其俗遂爲淳。自內而外本則存。大木斯拔風霆掀。人琴俱亡海氣昏。學子攬涕爲招魂。刻文墓石揚清芬。

葉仲貞墓銘代柳待制作

桐廬李騰龍嘗與武林葉禎交。禎年三十時。從父某來桐廬爲釣臺山長。山長君死。禎貧不能歸。騰龍爲合錢予之。使賈藥市中以自給。禎風神蕭爽。不能隨世沉浮。每遇月白風清。輒同騰龍買舟泛桐江而下。騰龍善洞簫。禎歌古辭抑揚而和之。或至忘返。蓋飄飄然游於物外者垂二十年。而不知老之將至也。禎一日病革。髮成莫知所爲。騰龍顧禎曰。君非念後事乎。有騰龍在。君何憂。禎喜。力疾起拜曰。此膝未嘗下人。今不覺爲君屈也。竟不能食三日死。騰龍爲具棺斂。買地葬焉。後一年。騰龍亦卒。騰龍之從弟懋哀禎不娶而無子。復合禎之所遺財。市田二畝有奇。入華林僧院。俾立主以奉禎。初禎嘗爲學。不治章句。頗喜以詩自鳴。翰林學士貫公甚器重之。稍長。習吏於浙西憲府。部使者欲辟爲屬。不就。天曆中有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禎以善書應募。法當得儒學官。亦不就。蓋禎氣岸多豪。一言不合。輒拂去。故卒無所成名。禎字仲貞。武林人。無他族屬。其世系禎未嘗言。今皆不可知。卒年五十有四。以重紀至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明年三月三日。葬於玉塢山原。去騰龍之墓不二百步。葬後四月。懋復爲伐石來請銘。昔與謝翱以善詩來游吳越間。吾鄉岩南先生方公鳳實與之交。翱死無所歸。公爲舉一二友生葬翱於釣臺傍。且刻碑志之。其事與騰龍兄弟正相類。豈聞公之風而興起者耶。非耶。先輩人嘗有言曰。死於我乎殯。騰龍兄弟蓋近之矣。是宜銘之。以詔後之人。銘曰。

吁嗟葉生。胡不恤汝家。吁嗟葉生。胡不就汝官。而斂汝華。使千載之祀。一朝而墜。豈汝之不自力。抑命耶。幸有仁人。既殯且瘞。汝已歸骨於此矣。予尚何嗟。

吳子善墓銘

濂之友吳中子善。世家婺之東陽。自曾祖某祖某父某咸爲儒。至子善益務讀書。從里之大儒陳樵先生游。初濂謁先生太復洞中。先生曳杖微笑出迎。坐濂於海紅花下。俄呼酒酌濂。先生自歌古詩。奮袖起舞。子善侍先生側。目濂引滿以成先生之樂。濂自是得與子善交。後三年再謁先生。復見子善。時先生年老重聽。或有所問。子善從旁審濂言以對。及濂辭先生還。子善送至山高水長處。坐石共語。依依弗忍去。自

57
14B

時厥後，久不見子善，聞子善獨奉母某氏居陋巷間，雖無儋石之儲，曾不少戚戚動於中，每遇明月之夕，輒鼓琴以自娛，琴已，復把筆詠詩，弗悅，濂竊悲之，人往往窮則失守，有若子善之爲，造物者必能昌之，今年秋，復求子善而謁焉，則子善之死已三年矣，嗚呼，天者豈易知耶，子善之困窮如是，乃復使之早夭，是果何理耶，嗚呼悲夫，子善通周易諸家說，屢就試有司不中，家益貧，年過三十不能娶，有一妾，爲生二子，長某五歲，幼某三歲，子善母死未幾，而子善又死，二子蓋惸然可念，子善之友張良金、章綱、蔣偉器率諸好義者，既買棺以斂子善，復用義財贍其諸孤，子善得年四十，生於皇慶壬子某月日，卒於至正辛卯某月日，以某月日同母葬於縣南二里姜原，蓋禰塋所指地也，葬一年，偉器來謂濂曰，子與子善頗交久，盍爲銘，嗚呼，濂尚忍銘吾子善耶，昔孟郊歿，貧無以葬，其友樊宗師爲告諸嘗與往來者，經營喪事，且以餘貲給其遺孀，昌黎韓文公與交遊甚洽，實爲銘其墓，今觀子善之事，固不能盡同，其交友之所盡心者，則豈古今之異也，濂雖無昌黎之文，又可無一言慰子善於地下耶，嗚呼悲夫，銘曰，

孰使子材，孰使子窮，又孰使子年之不豐，彼蒼者天，曷其夢夢，一氣悴榮，或繫其逢，我作銘詩，以弔其凶，以哀其終，以揭其封，

鄭仲涵墓銘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爲師弟子者，朝離函帷，夕若秦肥之視越瘠，比比而是，有如仲涵之於予，義則師友，情如父子也，仲涵之死，予寧得不哀乎，仲涵初年學舉子業，把筆爲文，春葩滿林，色澤明鮮，而生意津津敷暢，予意仲涵必先登，再踐場屋，皆不合有司繩尺，仲涵嘆曰，吾惡用是爲哉，乃棄去，益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蓄之既深，發之亦盛，商敦周彝，錯以五采五就，陳列天祿石渠閣，人見之者，雙目輒眩，仲涵復歎曰，吾惡用是爲哉，又棄去，取羣聖人之經而尋繹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祕，質於濂、洛、關、閩之說，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復嘆曰，車成矣，輪轅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益思明體而適諸用，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籲於天，請以身代，忽臂患惡疽，不能坐，跪煉藥劑以進，膝爲生胝，夫人病革，思食西域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弗忍食，因懸懸念母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暗疾，迨居父喪，擗踴毀號，絕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闋，凡遇諱辰，卻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癸卯之夏，諸暨戍將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暨鄰境，訛言寇且至，羣從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歷東陽，蓋藏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衾，往分之，雖身擐寒沍，不卹也，從弟澂與妻蚤夭，三女傫傫然無依，仲涵鞠育甚適，各選名胄而配，供張之豐，逾於己女，仲涵家積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晝夜，必四三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至於周旋事爲之間，條理粲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譏，但俛首默受而已，其在內之行如此，達之於其外者尤夥也，蘄春王烈家燬於紅巾，帥其族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駱人貧不能葬母，來懇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無母可葬邪，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繈負其子，且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求給縣大夫，不食者已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餱糧與

之，村氓王氏忠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溺之於水，仲涵爲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跡絕，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爲尤甚，舊有石梁，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鍰爲倡，衆翕然而和，未幾而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暍者，仲涵設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爇火溫之，乃解自衣襲裘爲贈，又嘗禱於廟，嫠嫗困臥廟門無衣，愈於寒士，仲涵與妻周竊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內外行如一者哉，仲涵自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爲月泉書院山長者，仲涵辭不就，及入國朝，有求賢之詔下，郡府給驛致辭，仲涵輒以耳聵爲辭，已而部使者趙君詩奉旨蒐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舉，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帶謁君，辭意悃款，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孱弱，雖翹然若不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間，驩然相懌，有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咨稟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返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稿十卷，續文類五十卷，藏於家，嗚呼，仲涵之死，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山中，仲涵即從余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余者恆多，時予執經山長吳公、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往拜，

三公見其文，亦以遠大期之，自時厥後，人事不齊，不聚首者數載，及予赴召纂修元史，與仲涵約曰，子非靑年矣，予春秋亦漸高，行當俟汝而歸，與子婆娑一邱一壑間，觀聖賢心學之歸，尙相與窮之，此事雖遲，復待罪禁林，留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遠千里來見，且申前言，予諾之而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子楷，自爲狀來求冢上之銘，其詞綿綿悲惻，尤足以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潸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抆淚而言乎，昔者徐仲車以孝行著稱，惜以聾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行孝諡之，今仲涵之事，無愧仲車者也，宜私諡以貞孝處士，勒石墓門，而埋予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乎，仲涵姓鄭氏，淵其名也，其先世遷徙之詳，見譜圖記，曾祖德璋，宋吉州判官，祖文嗣，父鉅，母周氏，配室即周氏，生一子，楷也，以文學稱，女二，一適呂窒，一未行，孫一，爆，生於元泰定丙寅九月十三日，卒於今洪武癸丑正月十一日，壽四十八，以其年某月日葬某山之原禮也，銘曰，

質珪璋兮繡黼文，既婷嫻兮又栗溫，宜參雅樂兮獻明庭，胡淪巖穴兮鏟其英，匪進則退兮道之常，保家肥兮塋彌章，氏同胞兮勢弗殊，使我心惻兮慘裂與懦，少微煌煌兮雲掩之陰，雲英英兮又不能霧，前何古兮後何今，想美人兮涕泗沾襟，

東陽貞節處士蔣府君墓銘

府君諱玄，字子晦，別字若晦，姓蔣氏，初周公庶子伯齡受封於蔣，子孫氏其國，在漢居杜陵者最著，兗州刺史詡尤有名，詡四世孫山亭鄉侯澄徙居義興之陽羨，澄七世孫福仕晉爲吳郡太守，復南徙台之仙居，唐末五季之亂，福裔孫勛避地婺之東陽，仕吳越錢氏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遂家焉，府君蓋其後也，曾祖諱天翊，宋紹定中入粟佐邊，授迪功郎，祖諱沐，元南康路建昌縣主簿，父諱吉相，

少假僕負氣。啓事仁宗於東宮。擢典用監知事。出爲襄陽路穀城縣尉以卒。府君生於燕都。兒時嶷嶷岐嶷。不妄笑。八齡就師讀書。終日據案端坐。未嘗旁顧。其師奇之。使察諸生怠肆者。諸生畏憚敬誡。莫敢譁。年十六。侍穀城之官。杜門絶賓客不交。晝夜攻學。母夫人閔其勞。節宵油不多與。俟母寢。以衣衾蔽牖而誦。夜參半乃已。穀城莅官剛嚴。府君因事進諫。多所匡補。出遇其吏民。恂恂退抑。人不知其爲尉子也。既冠而歸。時許文懿公謙以道德爲學者師。府君從而受其說。識悟過人。辨析精確。內涵外飭。日超月異。先輩皆自謂不及。然府君務見躬行。以禮齊其家。奉先祠謁拜祀奠。取朱子所修儀文行之。歲時率族人祭始遷祖墓。祭畢。序長幼列坐。告之親睦之道。居之近者。朔望必會。會者歲周以兩月之粟。修建呂所創義塾。延師儒教其子姓。至於鄉人。每歲冬至。殺牲設酒。會長老俊人行鄉飲禮。府君爲之講說嘉謨懿行使聽之。曰。爲父兄子弟當如是。鄉民莫不化服。細民貧者貸以粟。不取其贏。待以炊者常數十家。東陽多宋貴臣族。民貲其田者。既入粟半。復畝徵其私。民頗苦之。府君倡其鄉人曰。君子以養野人。余何爲之。遂罷不徵。人用是德府君。稱其善不歇口。遇事無大小。皆立決。不形於謀議。所爲輒出人意表。初延祐中。惡少結邏卒。誣平民爲僞鈔。破其家。意府君儒生可侮。以語撼之。冀得賂乃止。府君怒。走白大府。遂懲少寘於法。害遂絶。由是宿豪文吏搖手相戒。不敢過其門。府君益刻苦爲條法。使後嗣可守。室廬械器。皆預爲數世計。各極其精善。人服其才。而惜其不獲施於世也。府君儉於財產。脫去華靡。聚書萬卷。致力其中。著四書纂惑、大學章句纂要、四書述義通若干卷、治平首策二卷、學則二十卷、韻原六十卷。府君愍士習淪於夷俗。獨製古冠衣服之。拱讓步趨。必以禮法。人望之。神情夷朗。如逸民高士。及即之。則雍然和。與之語。出仁入義。愈久而愈無窮。年四十有七。以至正四年六月辛酉終於家。學者私謚貞節先生。十二月壬申。葬縣南乘驄鄉御史里馬塢之原。娶葛氏。宋參知政事端獻公洪之玄孫。子男四人。大同、興宗、嘉亨、允升。女四人。適葛寅、李觀及東陽儒學教諭李思文。其一蚤卒。孫男十人。昭、暉、旭、暐、昇、昱、時、昂、景、杲。孫女二人。適許徙亨、鄭希曾。孫男五人。鈞、鏐、鐸、鎮、某。女三人。允升嘗從黃文獻公溍遊。有文用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早死。而二次子亦繼卒。獨大同存。善承其家學。以故國子祭酒許元狀來請銘。余未壯時。嘗拜府君於家。炙其言語儀觀。儼然成德人也。蓋今四十年。而余亦老矣。銘烏敢辭。銘曰。

柏之丸丸。或朽于山。堂之巖巖。或病於顛。天產其良。不盡其完。人儘以吝。我恬以安。探聖之源。揚道之瀾。不諧一時。千載之傳。

鄭櫼墓銘

浦陽鄭櫼少穎慧。善言。能暗誦易、詩、書、論語、孟子。稍出爲詩歌可觀。先生長者能之。爲加布其首。字曰叔通。年二十。至正丁酉三月辛巳。以病熱亡。四月癸酉。葬仁義里三角山。其父濂哭之慟。來謂予曰。櫼也幸從先生游。先生謂爲可教。竊意其能亢吾宗。今不幸死矣。先生憐不死之。盍爲銘。予聞亦哀不自勝。爲著銘曰。

父母生子。孰不欲覩其成。矧如櫼之秀穎者乎。今未出弱齡。而遽質幽泉下。可悲也哉。可感也哉。

唐思誠墓銘

嗚呼。吾思誠其死矣乎。吾婺稱東南文獻之邦。十數年來。故材已盡。而新秀未茁。所以承前而引後者。當有其人。而思誠其可死矣乎。嗚呼。初濂年十九時。來杭游城南。識思誠於玄暢樓上。思誠長濂僅三歲。濂見其斂容端坐。辨嚴光、陶潛優劣。歷舉傳中語。而以義裁之。袞袞五千餘言。濂雖慕之。意思誠或致力於斯。故知之爲獨詳。他例不能皆然也。自是以來。日與思誠親。嘗風氣噫嗢。賓客滿坐。或觸其談鋒。而思誠岸幘傾吐。愈詰難。愈見不可窮。有來求詩若文者。肆筆而成。不事滯貫。如春雨方滋。宿萌雜芳。不擇地而發。思誠未始有自矜意。且曰。文以達吾言。何以工爲。濂益慕之。然猶謂思誠信奇士。世之敘洽者將能之。而未知其充積於己者。果何如也。後五年。濂從淵穎吳公遊越。而思誠以廉訪副使暢公之聘。講授淮陰。思誠搜剔經傳。意疑而言隨之。問者爭趨。戶外之屨常滿。一時寓卿若辨章左公、翰林承旨張公、參知政事韓公。皆忘其勢。與思誠交驩華張甚。及思誠自淮陰還。會濂客錢唐。上思誠攜踐來訪。濂欣甚。出醇酎與思誠飲。爇火夜宿。相與辨諸子是非。凡九十餘。及僻隱緯候之書。又數十家。濂時血氣未衰。尚能記憶。思誠各歷舉疑以問。濂頗誦其文而對。思誠抵掌於几曰。君之精博一至此乎。吾每見君言。呐然不能出諸口。又何善自韜藏。而文采不露乎。吾之彊記。不下於君。第恨無書可誦。陳氏書錄之所記者。吾唯能了其三之二耳。濂聞思誠言。遂以所疑者反質於思誠。思誠答之如植兵鏃。隨叩隨應。嗚呼。自科舉之習行。爲士者趨辦口前。一遇有問。舌拄齶不得發。孰有勞苦如思誠者乎。而思誠方恥以自名。又曰。吾學不徒博。徒博。猶澄之書廚爾。吾則籍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濂益慕之。始知思誠之學。期明體以達用。而非徵以給談辨者也。後十年。濂既歸隱小龍門山。飲水著書。以樂先王之道。不復與世接。而思誠用部使者之薦。擢金華縣教諭。丁外艱不赴。再遷衢州路學錄。亦未及上。忽罹發下體。大熱如蒸焚。已而增劇。遂卒。時至正丁酉八月十七日也。濂方避兵句無山南。思誠之沒不及知。暨知之。而思誠之骨已入土久矣。濂奔走西東。弗能絮酒一酹墓下。思誠之弟懷敬。奉門人徐孝狀以墓銘爲請。嗚呼。濂其何忍銘思誠乎。思誠幼而頴悟。未就師。得已略能誦詩。既長。受業於文懿許公。不出戶者十有餘年。而所造極深。六經百家之說。無不究之。雖名物度數之微。亦皆訂覈其同異。大抵其學以濂洛諸儒爲宗。故粹然一出於正。武威余公持節海右。深嘉思誠之學。特傾下之。余公善大篆。或請書揚雄九州箴者。余公不知所出。思誠曰。此載在古文苑。即援筆寫之。後覆以其書。不差一辭。余公爲之驚服。思誠天性孝友。居已接物。簡易平直。無矯情之行。自幼至老。勤書不厭。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嘗手錄諸家異書亡慮數百卷。又凡所讀之書。輒撮其諸凡。而附之以論辨。名曰敝帚總錄。錄一千卷。外有六經問對若干卷、鈎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若干卷。皆藏於家。思誠諱恢德。思誠其字也。姓唐氏。唐爲金華著姓。宋南渡後。擢進士第者十有七人。其與鄉貢并選及曾試宜予科者。莫可勝數。而傑然出乎其間者。世稱說齋先生。先生諱仲友。天分絶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由紹興甲戌進士。中博學宏辭科。召試館職。累遷著作郎。迭守名藩。更乘使節。終官朝議大夫。思誠、先生七世從孫也。人竊意思誠問學之富。似無忝於先生。

君子之痒。其未艾也。當於思誠乎徵之。孰知一文學椽之祿。有不能食。況望如先生烜著於時乎。此滌反覆嗟悼而不能自已者也。雖然。先生之名。其重之於今者。以學不以位也。位勢之際。可行志於一時。學術之般。則遺芳於千載。今思誠雖死於困窮。而其所著書具存。其不與形俱亡者。固自若也。愚知後之人不以稱先生者稱思誠乎。滌又何悼焉。姑歷序相知之次第。以告世之知思誠者。思誠曾祖欽、祖津、父琰孫。皆不與仕籍。卒年五十有一。娶金氏。五丈夫子。升、賓、晉、恆、霆。女二。申戌、汪道演。其婿也。孫男三。道堅、無逸、梓材。葬在縣北婺女鄉之陽岡。以其年十月某日葬。銘曰。

孰爲饒饒。而不昭昭。孰爲詵詵。乃復焞焞。二氣紛紛。莫知其門。有道者文。燁乎質紋。包乎溢奔。不溺以堙。不朽以兒。後千百齡。其永存。

徐夫人墓銘

婦德以柔順爲美。然以之處常可也。苟無堅凝之質。卒罹變臨之。其能自立者鮮矣。故持之以堅貞。行之以柔順。斯足以爲賢婦。偏一則有虧忘縱佚之失焉。若徐夫人者。其備婦德者乎。夫人姓余氏。衢之開化人。年二十。適邑士徐君安。越十三年。生四子。徐君死。舅姑皆老。家莫爲主。貲產頗備。夫人日夜孳孳。升堂問體安否。退則率僕妾治絲縷麻枲。歲時機杼之聲。聞於鄰里。衣服諸子。務臻華好。青衾綵衿。少長凝然。使人不知其爲孤。年七八歲。委之於學。慈嚴兩至。責其成績。由是諸子咸爲善士。而家迄以成。舅姑相繼壽終。治喪葬以禮。鄉人暴強者。皆畏其能。莫敢凌犯。教女語婦。必以夫人爲則。年七十有八。以洪武九年九月七日卒於家。二十三日。葬於清源里西村之原。三男。曰畯、可、毓。一女。適某。孫男五人。玄、生、林、璣、梓。生以國子生擬給事中。來請銘。銘曰。

柔順爲德。斯婦常。濟之堅貞。家乃昌。執偏成壟。弱與強。二者維全。保無爽。猗徐夫人。婦之良。喪夫秉志。事倬章。內外乾然。禮義防。躬親織紝。靡怠荒。家政浸修。貲大穰。男治書詩。女衣裳。壽彌德備。名譽彰。孝孫刻銘。闡幽光。卓哉婦則。垂無疆。

故朱夫人戚氏墓銘

夫人姓戚氏。諱某。字某。婺金華人。宋朝奉郎知袁州事如琥之曾孫。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參軍宋祥之孫。貞孝先生紹之之女。年若干。歸義烏朱君元。踰若干年。喪其夫。三子皆幼。時宋亡爲元。盜起旁縣。焚廬舍剽劫。家單在。夫人艱勤悲悴。事舅姑無怠容。遇諸子有恩而嚴。少子嘗戲取人一雞卵。夫人怒曰。是乃所當取邪。笞而責遣之。稍長。遣從許文懿公遊。督教愈於夫在時。粥釵釧貲之。俾無斷懈。父老病殊甚。迎以就養。窯藥進食。不寐者三月。踰十年乃終。不以喪葬累兄弟。出私貲爲具。女兄歸朱氏。蚤死。夫人育其三孤兒。長兒亡。又撫循其男女。爲擇名族嫁娶。族女貧不能行者。必以貨助。遣家侍子承弼死。以倫理訓誘俾勿渝。貲以粟帛。里中人德夫人如慈母。夫人與娣姒和。視娣姒子猶己子。御媵婢仁而威。聞夫人嘗致成童晁。諸者止。惰者執業以供。久而知其可事。多終身不忍去。夫人春秋既高。三子冠裳翼然。須髮皓白。升堂牽艫。以次爲壽。諸婦孫男女數十人。列侍左右。歡愉竟日。年八十。時婣迎賓客慶問者以千計。夫人謂

書史。爲人言。皆有詞采可稱述。壽八十有七。猶康強不衰。且起盥櫛。召子孫來前曰。吾病死矣。就枕溘然。日晡遂卒。至正丙戌五月九日也。十二月某日。遷朱君之柩合葬某里東山之原。三子。長曰震亨。有學行。人尊之曰丹溪先生。次曰踐亨。次曰蒙正。皆善士。孫男五人。嗣衍、嗣洪、嗣紀、嗣從、玉汝。孫女十人。皆爲巨室妻。曾孫男二人。文桓、文穆。女子三。一適人。其二在室。夫人卒三十五年。嗣衍以狀拜泣曰。夫人於朱氏爲賢母。宜得銘。余曰。昔聞丹溪言信然。丹溪學可師法。觀丹溪可知夫人賢。觀夫人。其子之賢益可徵。余奚由讓。銘曰。

詩稱賢知。多本母氏。史傳子輿。三遷是紀。仁歟義訓。與性皆成。尊之爲善。川赴木升。少閣其鑰。慾長滋戾。爲若夙教。因難於易。有偉丹溪。行介德方。匪惟師承。惟母之良。祗率慈訓。具有典則。鐫章敘名。迺遡遺式。黃髮朱顏。眉壽樂康。環佩紳綏。秩其登堂。壽慶孔多。澤則在後。後人勿忘。碩儒之母。

故王母何夫人墓銘

門人王綬喪其母夫人何氏。衰衣稽顙。求道墓隧之文。予與綬之父翰林待制君。學爲同師。官爲同朝。拔義不可辭。夫人諱妙音。婺之義烏人。大父仁。父智。母傅氏。父早世。傅厄於窮。重離金華俞氏。俞故名閥。夫人隨母鞠其家。逮長。大父器之。撫其頂曰。是女柔嘉。其凡子儷耶。時同里初齋王府君良玉。家居講授受業者百人。大父爲夫人擇配。瑕觀諸弟子。心自計曰。無有出王褘右者。褘即待制君。府君之仲子也。府君揣其意。乃命行媒。相知名。片言成姻。夫人既歸。事君舅君姑甚恭。待娣姒以和。勝三族競誦其賢。待制君方從黃文獻公學。絕不爲家謀。夫人挺身任之。不以一毫貽其憂。待制君能以文辭鳴海內者。夫人之助爲多。待制君出佐方州。入官禁林。恆挾少房與俱。夫人安之。謂世之當然。自後待制君持節諭西南夷。六載不返。夫人攻苦食淡。煢煢然與二子綬、紳居。歲時其宗禮祭王氏祖若禰。奉巵酒前酹。命二子拜後。曰。我王氏老主婦也。禮則宜然。聞者爲悲之。夫人訓二子成人。且爲授室。抱二女孫。宜定、宜亦許適予孫愼。夫人猶日治絲枲。不廢經畫。內政斬斬中度。雖偉丈夫有所不能。由是家寖裕。然以待制君久未還。積憂成疾。攀髯不可藥。紳、綬焉心傷。頤封股作糜以進。竟不愈。洪武十年二月十一日遂歿。壽五十六。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於縣南崇德鄉斷嶺里之象鼻岡。禮也。嗚呼。若夫人者。其盡爲人婦爲人母之道者乎。銘曰。

夫學方弘。婦德維貞。同聲而相應也。雞號而興。絲枲作朋。克勤於內政也。青燈宵明。顧影悖悖。能安於義命也。國史著銘。焯行幽扃。欲其辭之稱也。

故金母翟氏夫人墓銘

洪武乙卯七月三日。故金母翟氏夫人以疾卒於南京之寓舍。壽七十六。卜以其月二十四日。奉柩還葬故居無爲州巢縣之瑗畢鎮。其子朝興既備書卒葬歲月。刻石以實玄堂。復介予友錢頤狀其懿行。請立銘於墓門。按狀。夫人世居無爲州城假月池上。今遷於瑗畢。父大成。巢縣稅務副使。母徐氏。夫人自幼溫醇莊重。嶷然如成人。父母有命。毫髮不敢違。事姊若兄。亦盡其愛敬之道。故一家奇之。皆言愼擇所居。不

可與凡子。年十六。始歸同縣金君斗輔。今封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夫人旣歸。孝養舅姑甚至。婉愉其容色。唯恐有咈其意。飪食之閒。未饋食。不敢先飯。或遇有疾。具鼎烹藥。齊嘗而後獻。其於四時祭祀之禮尤謹。祭器必親滌濯。涖祭心存目著。儼乎若有覩者。助鎮國公以節儉植家。凡爲伉儷者六十年。祗敬如一日。未嘗以片言相加謾。人以爲難。遇諸內外姻族。一循禮節。若鄉曲若僮隸。亦皆有恩惠。故稱夫人之德者無閒言。生子男四人。長溫。次良。次恭。皆先卒。季卽朝興。驍勇而有謀。當元季兵亂。四海鼎沸。歲乙未。從皇上渡江。與諸將削平江東。取淮淛。下湖湘。定中原。收西蜀。十五年閒。與有勞烈。遂由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陞爲本衛指揮使。階昭勇大將軍。改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於是司勳援例上聞。夫人致有今封。綸誥賁臨。人皆爲夫人榮。不幸以一疾終。嗚呼。夫人其儉約也。儉其奉上也孝。其事夫也敬。其廸子也嚴。其使下也惠。五者備矣。其無愧婦道母儀者乎。銘曰。

葆貞則兮循天經。叶 篤孝敬兮率彝章。親滌濯兮愼烝嘗。畢夫以敬兮。終身不爽。叶 子爲武臣兮。從征四方。斬將搴旗兮紀功太常。綸誥自天兮奕其寵光。夫人雖歿兮令名不亡。峩皐之原兮。山秀水明。叶 太史作銘兮。薦此石章。

故寧海郭君妻黃氏墓銘

天地之閒。爲人倫之綱者有三。曰君也。父也。夫也。君統臣。父統子。爲綱固宜。妻與夫齊。亦以繫之者何。蓋夫者婦之天。婦能尊夫。夫能統妻。則倫紀昭明而家政嚴飭。不然。則反目之禍作而勃谿之事起矣。其有生能敬夫如賓。歿而服喪若父者。孰不謂之賢哉。予於寧海黃夫人之事。不能無所感也。夫人諱珍。生有淑質。父某與其母王氏絕愛之。年十八。歸同里郭君仁壽。夫人待之甚恭。動靜必遵禮而行。毫末不敢欺。內外諸政。率皆親涖。雖甚勞勤弗憚。君好賓客。朝夕酣觴淋漓。談辨以爲適。家貧不能備物。夫人極意營集。不使知窘澁之狀。君一日入台城。歿於旅邸。夫人聞之。慟絕者數四。及返車至庭。撫棺一號。遂暈眩仆地。幾欲無生。以湯藥灌之。移刻乃蘇。治喪一循古禮。布苫枕側。取石爲枕。不解衣而臥者三月。石有稜。當枕處肌肉成創。創液浸淫。其子泣爭。欲以木易之。不許。三年弗御酒肉。柴毀骨立。與人言。則曰未亡人。未亡人未嘗有愉色。或曰。孝子之喪父。其有過於夫人者乎。或曰。夫人之事夫固至矣。其於君舅君姑。殆有過無弗及焉。事舅姑因孝矣。其在家也。善事父母。亦有過無弗及焉。其後父母無子。而終相夫卜宅兆瘞之。哀毀至老不衰。若夫人者。豈古之所謂無愧人道者非邪。嗚呼。位極三旌。有不足榮也。祿溢萬鍾。有不足貴也。名傳四裔。有不足多也。此權勢者可僥倖而致也。惟夫制行可以厚人倫。可以移風俗。古今人莫不多之。貴之。榮之。亘天地。始終而不可泯也。其不可泯者。非有增三綱九法之重者乎。夫人之事。烏可使之不傳乎。夫人壽五十六。卒於洪武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某山。生子四。溜、遠、濟、俊。女一。適傳士宗。孫三。女二。予在京師。濟爲太學生。嘗從予遊。以文學知名於時。濟來請銘。銘曰。

振其綱兮日乃張。夫尊而有常。庶各循乎轍兮。叶 苟反於斯。維家之殃。懿哉夫人。厥德允臧。可以垂範倫而擭世防。彤管煒煌。特以昭其藏。

陶先生妻兪氏墓銘

嗚呼。是惟徵士陶夫人之墓。夫人嫻德淑行。自幼出天性。父母異之曰。是女也。良非凡子配也。愼選久之。始嬪同郡陶先生安。姑徐氏方嚴。以禮束群下。不可越尺寸。雖姑嫗。夫人往候起居。察顏色。調羞。能獲姑心。姑病。皇皇不自寧。力苟可致。無弗及者。暨卒。先生適以使事留淮。夫人盡斂殯奠無違度。晝夜慟。幾至傷生。人稱爲孝婦。先生沈涵道藝。以千載自期。夫人恐以家汨其志。凡內外政。皆身服之。不以勤先生。先生之名聞於江南者。夫人有助焉。先生舉進士。州人士無少長咸賀。夫人不喜色。或怪之。夫人曰。夫君所進者德爾。名非所急也。及爲校官。聞道考德者。接武而至。夫人則館之。如未嘗貧。春秋之祀。盛服事滌濯。不役媵御。及祭。升降周遑。精誠追至。若欲見之。恆居不施丹鉛。不服金鈿翡翠綺紬物。後其家雖盛。夫人飯之猶前貧時。女弟四。皆適閩右族。歲時來歸。各爲靡麗飾相夸耀。夫人唯御常服。充充無歉容。喻宗譔曰。是祗辱辭嘉者也。諸婦今得師矣。人稱爲令妻。訓二子動靜必以學。稍涉豫怠。正色訶勵之。偶見奕器於塾。怒曰。此牧豬奴戲耳。汝爲名家子。亦復爾耶。畀之火。二子因惴慄自持。遂以學聞。人稱爲淑母。先生將移家秣陵。夫人不忍獨其母。且虞有兵禍。力迎與俱。母以耄年辭。夫人泣曰。世道方棘。雖高城深池可倚耳。毋從之。其族果及於難。人又服其有先識云。夫人諱德常。字可貞。姓兪氏。兪爲當塗名門。曾祖某。祖某。父汝政。母梅氏。二子則晟、昱也。孫一。墀。壽四十七。以某年月日卒。卒後十日。權厝江寧縣陶家山之原。嗚呼。自先王之教不行。公卿大夫多涼德。以名勢相衒。以利祿相媒。頹波滔滔。日流而弗返。況所謂女婦乎。有如夫人之懿行之美。可爲女師。可爲女範。蓋於古而無愧者。又何可少也。昔劉向傳列女八篇。一事之善。唯恐泯沒無傳。使夫人生於其時。名有不著者邪。銘曰。

夫人之行。柔且則。饋祀潔。齊家政。飭紳紉。濟澀。亦盡職。紛華弗御。食儉德。內外順治。夷以懌。粟而能剛。類圭璧。凡女從之。視爲式。壽年不遐。聞者惻。先生祿位。日赫艷。珠首錦繡。耆五色。龍光當臨。賁幽室。史氏作銘示罔極。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故江東僉憲鄭君墓誌銘

奉訓大夫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鄭君，以辛丑之歲夏五月十又六日卒於杭之寓舍。江浙行省左丞相帖穆爾達識公深用痛惻，命左右司都事錢君用壬暨僉事君八都，來治喪事。秋八月十又一日，權厝城西七寶山。後五年丙午冬十二月二十四日，遷葬義烏石斛山。其弟洪，始請從兄承務郎溫州路總管府經歷詠，詳隨諸行成書，俾授前史官宋濂，請刻其墓碑。曰：君諱深，字仲幾，一字浚常，鄭其姓也。其先從睢來遷婺之浦江，自建炎以迄于今，同居者十世，朝廷旌爲義門。曾大父德池。大父文泰，文泰本書田尉德璋子，出爲德池後。德璋與兄德珪讓難，爭欲就死，其事詳見宋史孝義傳中。父欽，累贈奉訓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浦江縣子。母樓氏，累封浦江縣太君。君幼知讀書，務了大義，不能泥章句，然負氣不羈。時往外氏，有以窺君者，君不平，出奇計紿之。日者以六物推君休咎，言君必凶於其家，君恐誑父聞之，或辯其變，大恚之。居亡何，他日者又至，君邀謂曰：我某年月日生也，子幸爲我，吾當厚報子。否則戒悍奴辱子矣。聞者皆大驚。稍長，氣益振，見部使者行縣，囑從甚都，君歎曰：吾非夫也哉，孰云異日不如之也。人斥其誕，獨從父欽奇之，使遊學京師。久之，會丞相別兒怯不花公出鎮甸服，命君從行。杭城災，延

數萬家。丞相趣速具文書以聞。君爭曰：杭民無恆產，若候報下賑之，則已大半爲鬼矣。設若發廩，此非其時乎。丞相悅，令戶賑之。君曰：戶有小大，必計口乃宜耳。丞相從之。俄肆君行宣政院宣使，未及就，丞相入中書，君復從行。丞相多君，欲用爲宣使，俾趣間官咬住將別有所遇，不自以丞相意，卒然問曰：儒者可爲行人之職乎？君曰：不可。咬住反命，謂君不屑就，丞相怒而止。君知爲咬住所賣，不復辨。聞太師脫脫公喜士，即走見之。時太師新解機務，退居於豐，謂入與語，大悅，遂留之。君乘間問曰：蕩蕩之利，宜與江淮萬姓同之，閣下專焉，無乃不可乎？太師曰：向者之利，悉歸豪右，今歲入不過什二，餘皆編民物，何云專邪？君見太師語堅，不敢強。他日太師復自言，意若怒君失辭者。君從容曰：在至元間，莊王嘗取之矣，上以其病民，詔之，且詔群臣不得奏請，閣下今復繼焉，或者其違制乎？太師笑曰：吾業已奏辭，恐君言中變，姑試君耳。於是謂其子哈剌章曰：鄭先生有道之士也，爾往事之。君教以孝悌，得師道甚。太師稱舉弗迨，日至有聞於上者。初，皇太子猶育太師家，與哈剌章同臥起，至是有旨欲使之共學。君力謝曰：輔導皇太子，歷代自有故事，今若苟而行之，是取譏於天下後世也。太師入奏，如君言。上曰：朕言已出，必使一至卿家而返。明日，皇太子至，君以孝經進，喜見顏色，因錫錦衣一襲。明年，太師以煩言出居西寧，以哈剌章託君。時訛言沸騰，或促君亟去，不去禍且及。君曰：人以孤託我，而中道棄之，不義孰甚焉。且死生命也，吾何所避？弗聽。丞相復與太師有微隙，又怒君不爲宣使，而客太師家，將非君，復憐君才，不忍發，乃遣人鉤致君。君曰：丞相過我厚，我寧弗知之？其去也，特爲瑣闥所閒，留令丞相幸用我，然受人託而遽背之，何以事丞相？爲丞相義之，寘不問。又明年，太師還朝，開太傅府，奏君爲長史，階從事郎，時至正八年秋八月也。九年，太師復拜右丞相，即君以民所最病事。君曰：鼎新初，國用不足，令民入貨取券，使受直於有司，踰三十年弗償，非惟民困欲死，國家之信將何在焉？太師即勑吏使給之，鈔以緡計者八百五十萬有奇。國子監所設管勾、學正、司樂之屬，俸以監中諸生積分未貢者充選，選者多濫，有俟二十年之久者，廷議患其弊。復以諸生試禮部下第者，別選爲次榜補之，斥去已選者四十人，蕭熙、黃複等號訴於太師。太師以示君。君曰：法弊固當更，然守以歲月，一旦斥去，亦失物情。若二者交參用之，蓋於所處而止，斯善矣。太師奏行之。太師在西寧時，門下客盡散，無敢顧其庭者，獨汪架閣梅時過之。君因數道其賢，太師曰：梅壓短君，而君反賢之，何也？君曰：賢之者，以其知義耳，若深所短，梅正當言之，能言之，所以爲益賢也。太師欲選御史，君又薦梅可用，太師以君爲長者。鄉先達爲臺臣所糾，嬉其語命，君言於太師，復之。及其來京師，願用人闢，將風御史劾君，君略不爲動，亦不自明。未幾，其子以疾入官，君復白太師，擬爲崇文丞，姑大媿款，以爲不可及。十一年春三月，遷宣文閣授經郎，階徵仕郎。召見明仁殿，上留資政院使宋衛長班曰：此哈剌章師也，教法甚嚴，今儷人宮庠。奏假中書奏君兼經筵譯文官，君數釋聖經，啓沃深切，上每爲之改容。宣文在禁中，密邇端本堂，日侍皇太子研席，遇殊禮。嘗聞君家同居事，歎以爲嘉瑞，書麟鳳二字賞之。十四年夏四月，轉宣文閣監書博士，階儒林郎，兼官如故。上見君久，益器之，以新刻智永千文，識以宣文閣寶賜焉。君侍經帷，教胄子者凡四載，歲錫燕者再，頒金織紋幣者二，皆有詞。扈從上京，又予楮幣二千五

百揆。率以爲常。當是時。君從弟國子助教濤。方爲經筵檢討。權參贊官。每進講殿中。兄弟迭闢而入。及退。均被上尊馬湩之賜。人尤以爲榮耀焉。秋七月。改中書吏部員外郎。吏部月有選。鄂縣丞張鼎年六十七。吏以官期三年白君。君曰。使如汝言。當致其事矣。何須人銓選。卽上之關畀之。後著爲例。董甲雲南木邦人。以任子當官。貧不能赴。吏遂以戶册有異移符審之。君曰。京師距雲南萬里。公牘往來。動經一二歲。且其先人嘗宦於朝。豈無可稽者邪。下架閣吏閱籍而注之。永新尹趙太訥。上休致之請。時新例必經廉訪使者覈核。而趙覓失之。吏以爲難。君問例始何時。吏以九年四月十七日對。君曰。趙之謝事。乃是月二十一日。永新僻在大江之西。五日之間。其能知有詔乎。宜以例前行之。同舍生先入仕籍。見君未達。頗使酒廷辱君。君心甚銜之。及是改官之文適至。君曰。彼積勞日久。豈可以私憾而廢公法哉。命擇良郡官之。徐人周令尹家陷於寇。獨周以智免。及太師統兵平徐。其女掠入太師騶奴家。使之主汲。力不任。數欲赴井死。周物色知之。不敢言。君將謁於太師。太師人曰。國家以徐叛戮之。君言不脫物。而禍及其躬矣。君弗顧。卒白還周。九月。君以分部從太師征高郵。至嶧州。見民東西竄。君追問之。民曰。軍奪民牛。且蹂翁嫗傷。故逃耳。君曰。王師除暴禁亂。乃令侵民耶。吾若不言。孰當言者。急躡跡之。獲樞密院吏王丙。執詣太師。寘於法。冬十二月。太師以讒去。君曰。天下自此多故矣。遂移病弗視事。十六年秋八月。御史臺欲用君爲御史。君以母夫人年高辭。已而除君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而中書同日奏君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臺臣覆奏乃止。君急欲南歸。卽入謝上皇太子閣之。將留弗遣。君對以其故。復賜眉壽二大字。君持歸以爲親榮。時中原道不通。君浮海而還。至萊州洋。遇颶風。擊旒船壞。深口而游者六十人。望君舟而號曰。活生我。主舟者曰。此泉南回紇氏。精悍且持兵。不殺將爲亂。言人人同。君力屈衆議。斂其兵刃而飯之。暨升岸。羅拜去。浙西時屯重兵。挾貓獄軍勢。強仆人廬舍以爲薪。上下惴惴。莫敢何問。君反接鞠訊。知隸平章政事慶童公帳下。械送而請治之。軍因不敢譁。譁吏桑葛。蹶蹶害使之威。覩僉事忽都不花如無人。僉事欲繩之。恐激怒其長。乃自引退。譁吏愈鴟張無忌。君勸之。憲使持不下。君怒曰。彼且不有僉事。何有於公哉。叱出之。憲使慚。其庭中人以事譖君。上行御史臺。時平章爲御史大夫。衆曰。鄭僉事剛介之士。吾熟知之。爾固不能容也。擲其文於地。事遂寢。尋除今官。未及上。卒。年甫四十有八。娶同里周氏。累封浦江縣君。繼室義烏吳氏。東平王氏。封恭人。皆先君卒。無子。少房高麗康氏。生女曰婺。未行。今以弟之子某爲君嗣。君眉目疏豁。軀幹魁梧。雖沈敏多智數。秉心慈恕。而壹以正裁之。人未出言。已能窺測其肺腸。故周旋南北間。鮮有僨事。然頗以師道自任。授經宣文閣中。皆勳戚大臣之子。君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孜孜以開物成務。日迪導之。學成而仕。蔚爲名臣。與人交。不以勢之崇庳而貳其心。在朝。公侯卿大夫。亡慮數百人。無不知敬愛君。而翰林侍講學士豫章揭公傒斯。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元、太子右諭德東明李公好文、司農少卿臨川危公素。尤與君爲文墨交。而無間者也。若君者。可謂奇偉不凡之士矣。濂長君僅四歲。負笈遊立夫吳先生之門。始獲與交君。晝同食。夜則共衾裯而寢。程程然。衎衎然。其姓雖殊。情實兄弟也。君嘗指時之聞人謂濂曰。某也操寸管入位館閣。某也垂紳正笏。立廟朝而嚮成化功。鄭生長雖不滿六尺。

行見錚錚然鳴矣。濂見君言今。出峻辭戲君。反覆相摋拄不已。君益騁奇辨。是非蜂起。且曰。子未可少吾。後當然。已而果然。嗚呼。君今已矣。其不隨世磨滅者。猶耿耿而在。是亦足矣。濂幸後死。因焯右行而揭之。以見有志之士其事終成。且俾修郡乘者錄焉。銘曰。

劒解夫梳。如龍蜿蜒。風雲會之。飛騰上天。順允鄭君。才實類此。利器在躬。不試曷使。嚴嚴師臣。四國是瞻。佐其戎樞。唯君則堪。民生塗炭。我是用悼。朝政秕糠。我寧不告。當宁聞之。召入宮庭。日照月臨。承其寵光。廣庭細旃。從容論道。載啓載沃。有勤無惰。其勤謂何。堯舜吾君。八荒熙然。期臻至仁。天子曰於。爾學之博。宜懸肸響。弘宣文鐸。省臣交薦。贊治銓曹。水清衡平。物無遁逃。出將使指。繡衣赫艷。霜威夏零。邪莫不植。凡人賦材。此爲彼虧。若君之爲。無適匪宜。豈非義風。淪肌浹髓。大本既立。孰渝其軌。君器則弘。功業可圖。如持右券。責償於人。爲壽奼池。遑君遊衍。泉臺莫晨。有泯雙泫。誰謂君亡。視之若存。清風凜然。施及後昆。爲傷之西。溪石如斛。石或可磨。君名不沒。叶　同門友金華宋濂文。

本朝浦江翼右副元帥蔣公墓誌銘

君生於元之大德戊戌十二月丁丑。於明洪武二年己酉十有二月乙亥卒於家。壽七十二。卜是月乙酉葬於通化鄉長富之源。其子璘。率里人陳渤所爲狀來請銘。乃敍其世次與出處之大方而系之曰。君姓蔣。諱鏞。字可大。其先湖之安吉人。唐末自始祖守審來遷於婺之浦江。其子德彻顯。爲洪、撫、交三州刺史。皆有德於民。自宋南渡。有諱廷俊者。宣教郎。君之七世祖也。有子五人。俱登仕版。鄉人榮之。君之曾大父吉。京學登俊齋諭。大父自新。早世不仕。父穎。有潛德。以行義服鄉里。君自少長。豪縱不羈。喜結賓客。皆慷慨曰。大丈夫不能致君於朝廷之上。則當封侯於萬里外。否則睦宗族。安鄉里。稱爲良善人。亦足矣。時人未之許也。及元之季也。天下兵動且二十年。而吾邦聯貫閩、浙。山川相繆。烽燧之焰燭於天。所至焚蕩爲墟。居民殆無噍類。方是時。君以七子有翳身之勇。與鄉人保聚黃山。境內恬之。老幼妻孥。煦嫗相養。居室雖火。無恙如平時。遊卒抄掠。相戒引去不敢犯。曰。黃山有蔣君。蓋其畏憚有如此者。及値聖朝龍興。淸海宇。天子躬擐甲胄。親征南甸於閩路。卽以檄召君。及詣轅門。天子勞問洽至。愛其才。厚賚之。惜其年。曰。卿老矣。大將樞密院僉院胡公處之。俾逐突寇當昌軍於義烏。君率義兵數萬人大破之。殲其渠帥梟首及獲俘馘以獻。上嘉之。與之符章。爲浦江翼右副元帥。攝分閫事。以治浦江。軍肅民安。明年。樞密院總其事伐越。得諸暨。又命移鎭諸暨。與樞密院判官爲禪將。又明年。君以老告。胡公爲請於朝。以職授其子珹。君旣歸。遂休養田廬。與鄉人父老逗往里閭間。恂恂若無能言者。故咸臧之。曰。是有德於我者。及是又十年。竟以微疾談笑而卒。非豪傑士哉。娶郡城陳氏。有子七人。璋、琮、瑛、璵、珹、琫、理。皆有室。女一人。適闔鄉陳尊道。孫男一十八人。銘曰。

桓桓蔣公。高夫之雄。壯年有志。當亂未逢。與人開天。龍飛雲從。進而知退。不居其功。佚老鄉邦。克永令終。長富新阡。山氣鬱葱。千歲而下。人曰是爲蔣君之宮。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宋濂撰。

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機，字子樞，姓雷氏。其先出萬春之後，傳至五代時，有諱鑑者，由光州固始遷建寧之建安。曾大父時，宋太學內舍生。大父龍濟，鄉貢進士。當宋之亡，帥義師抗元兵，遂殁於難。父德潤，入元爲福州路儒學教授，積學廩之餘，買田三百餘畝，以給貧士昏喪老疾者，號義士莊，人爲建祠學宮，改將仕郎、福州路長樂縣主簿，未上，卒。後以子貴，贈朝散大夫、秘書少監。母游夫人，贈建安郡君。夫人善書而有文，無子，默禱於神，夢黑衣冠行天，遂有娠。及生府君，穎悟異恒兒，九歲能詩賦，十歲九經書成誦，十二、著明經解題，十七、試論郡庠，選爲第一，二十、受大官薦爲邵武縣學教諭，二十五登延祐戊午進士第，授福州路古田縣丞。自詔行科目，閩人擢第者從府君始。未幾，丁朝散公憂，服除，遷延平路總管府知事。沙縣陳氏疊於財，身殁而子幼，族有強暴者欲據其業，賄於上下，訟久弗能定。府君下他廉吏鞫之，訖白其事。時經歷司獄二司暨照磨所皆闕官，府君攝其印，印貯西樓几上，夜有發龕尾如鼠，潛伏几下不動，若護之者，浹旬始不見。或以爲瑞應。改邵武路總管府經歷。郡長官乃西域人，恃與憲部有連，其猛若虎，與守議稍不合，遽引杖擊之，守俯首遁去。府君獨不爲屈，每曰：苟如此，天子法將何在？獄有不平，抱案與之庭辯，辭順理直，雖怒形於色，不敢沮讞。興化路興化縣尹，有豪大姓數家陰持公府短長，挾勢以戕民。府君曰：此猶苗之有螣，螣不去，苗將槁矣。悉置於法。獨見寃疑無適情，皆以雷神稱之。闤闠之衢，甃以如卵小石，輿躺不可行，府君令撤浮屠鑿石爲版易之，人呼爲雷公路。先是賦役皆不均，府君察知之，率吏民焚香祝天曰：爲民定賦，當以公，有徇私撓法者，神降酷罰無赦。旨已，令民自實田，隨其高下爲定。日選一吏主其官，每一繩畢，具其姓氏揭之，民大悅。仙遊、莆田二縣民訴於郡曰：民苦賦不平者久，願乞我雷侯蒞事。司之民又訴於郡曰：非雷侯不足以平吾民之役，盍假之。郡檄府君行，凡三辭，乃往，民皆大悅，舉手加額曰：雷侯其豈弟君子矣乎。游夫人嬰微疾，府君聞之，慨然不寧曰：先君殁，不得在左右，致抱終天之恨，母年老矣，忍廢好爵而不歸養乎。即日抗章辭職，民號泣留之不從，羅拜馬前而去。歸僅五月，丁游夫人憂，服闋，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府君招徠弟子員，羅知名之士相與迪導之，月書季考，具有成法，文風爲之一振。擢延平路總管府推官。順昌州師因利殺舟攻人財，獄成，父子皆坐死。府君以子從父令，白部使者杖遣之。尤溪有死獄，株連者二十五人，累歲不得釋，府君推罪之輕重，亦杖遣之，囚至感泣，相聚僧坊誦佛書以爲報。沙縣織工子與張甲鬭，鬭散，子失足墮塹死，吏入甲故殺罪，府君出之。南平浮屠殺其主寺僧，浮屠之徒方九齡，官以知情論死，會朝廷遣使者宣撫八閩，府君力言其非辜，竟得釋。府君患民不知教，建義學鐔津、延鄉貢進士陳敬顧開之以五倫之學，久之，士有興鄉嚮者。羅天凌寇汀州，汀境與屬邑尤溪接，府君立堡柵數區，以扼其險要，招集強丁爲供守，刁斗之聲達旦不絕，盜聞不敢犯。陞泉州路惠安縣尹。惠安之民嗜勢利而少禮讓，府君究心學校，欲以變其俗，衆立社學十所，俾分教之。縣西登科岩，先賢處踞故宅也，舊因宅爲祠，已廢，府君爲新之，使民知所勸。先是公田之入，每斛收錢百緡，民大病，府君既至，減其直之半。居三歲，政通人和，遂爲諸邑之最，部使者及良二千石爭賓禮之，或剡薦於朝。及代還，民惓惓

若有所失，走大府遮留者，日以千數，不可，乃爲立生祠，樹碑以紀遺愛，碑幾徧鄉井萬。除汀州路總管府推官。汀民強悍易爲變，府君與上官議築城闢壕以爲備禦，且請躬董其役，上官韙之。府君爲竝功授期，使民爭趨，民不擾而事成。中釁公歸，時爲閩部僉事，行部至汀，稔知府君之賢，凡郡縣有趨覲者，悉下之府君，即爲決治如律，無不愜乎人心者。已而不俟引年，遂上休致之請，朝廷以其廉退，陞翰林待制，階自將仕郎九轉至朝散大夫。未幾，卒於官，實至正辛卯冬十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府君軀幹魁梧，方面美髯，見者聳然起敬。事親生能盡孝，既死，其葬祭之儀，悉依朱子家禮從事。居官尤盡心於獄事，夜參半，挑燈熒熒，猶繙閱成案不休，且曰：人命至重，吾可不盡心乎。江西鄉闈試多士，省府致幣請持文衡，府君之所甄拔，皆通經藝者。爲人嚴而不苛，和而不流，稍暇集良朋嘯傲林泉間，命壺觴以徑醉，其視生產作業之事蔑如也。所著文辭森嚴而演迤，有龍津、龍山、鄞川、環中、黃鶴磯、梅易齋、碧玉環、七哉共若干卷，藏於家。娶樵溪危氏，諱淑瑤，字闌玉，宋禮部侍郎春山先生某之曾孫女，元江西儒學提舉徹之孫女也，贈建安郡君，通書記，作字有楷法，善治家事，不以煩府君，人謂婦道母儀，皆可無愧。先十年卒。男二人：燧、至正癸卯進士，從仕郎、大都路香河縣尹；燦，鄉貢進士，會閩中亂起，兵以助王師死之，附汀州路上杭縣主簿。孫男五人：燧之子伯挺，至正丙午進士，從仕郎、福州都轉運鹽使司知事；次仲珙、仲琪；燦之子仲瑞、仲珹。府君之葬，在縣之元祐鄉黃孫里龍山之原，以至正壬辰四月某日葬，危夫人祔，禮也。既葬十餘年，燧自狀其行實，謁濂爲之銘。濂在弱齡，頗有事科目之學，輒聞閩中雷氏兄弟以易經相傳授，所爲經之大義，流布四方，多取之以爲法，蓋府君與仲弟杭皆精究其蘊，而聲譽熠然久矣。雖散騎之有志弗強，不及摳衣從府君遊，以折衷諸傳之是非，迨今四十春秋，顚毛種種，尚忍執筆以銘府君之墓乎。雖然，雷光之盛，值著於當時，文辭之載，可勸於來裔，有如府君道德積於厥躬，政教被於民人，所至見愛，所去見思，揆之於前古儒宗吏師，似無所讓，理宜大書深刻，表諸墓門，使爲士者知所勸，從官者知所法，不可以濂之衰陋而遂廢也。謹序而銘之曰：

閩有碩士雷作氏，自幼學易探聖旨，亦既決科拾青紫，歛行州邑平如砥，鋤擊姦民仁儒起，姦吏聞風潛若鬼，獄命至重心盡徹，一夫銜冤顯有洗，漢之循吏當可擬，元龜護印曳其尾，穹石序功文煒煒，魂升魄降吁死矣，四民會哭動咸市，遺文續紛滿千紙，虹光夜發元笥裏，孫子繩繩襲休美，不信予言有如水。

故寧國路推官劉君墓誌銘

君諱曙孫，字存吾，姓劉氏，其先世居永新，至宋丞相楚國公沆始顯，楚公三世孫相始遷衡之茶陵。相生某，某生文祥，文祥生思尤，思尤生邵，邵生養正，與須溪劉辰翁友，日以詩道爲倡酬。養正生懿，承事郎、武岡路總管府經歷，君之父也。君家貧，日督耕，夜然松爲明，挾册呻吟，遂隱遂通五經、百家言。年三十，中天歷庚午進士第，授承事郎、桂陽路臨武縣尹。臨武俗近蠻獠，豪民持縣短長者四十有五家，縣令長初至，輒以利啗之，稍使如家奴，皆俯首搖手相戒，不敢出。縣土不產茶，而官征其利，始頗不過錢二百五十緡，漸加至十倍，民不堪命，君上其事，能之。鄰邑藍山峯猺大肆攻掠，府遣使者諭降，猺迎使者馬首曰：假若

7

縣官處。故爲亂。使得如劉隨武者撫僂。僂卽安矣。調建德路總管府推官。丁母段夫人憂。再轉徽州。時經歷府君之官武岡。至衡而疾作。君棄官侍左右。未幾。府君卒。君載柩以歸。每遇風濤怒張。卽撫柩哀號。風輒息。距家五十里曰雲陽山。河水秋涸。舟膠焉。君泣禱河神。夜水陡起五尺。柩至家。水涸如故。服除。改瑞州騎縣赴官。人不識其爲君。高安縣小隸徵民錢。兆得。反誣民毆之。獄已具。君捽隸問狀。隸吐實。君執法笞之。府判官雖欲宥隸。弗能奪也。民有獨居者。或偵其出。夜入其室。然燈照其物。悉取以去。縣當以劇盜法當斬。君原其情。杖遣之。憲府因知君。凡獄有疑者。移君讞之。臨江民陳松使酒。與東家奴鬬。陳歸中暍。夜卒。陳婦誣奴死其夫。君訊之。婦服其罪。新昌由丙妻與惡少年通。竊逃至番禺。生子矣。由往訴官取之。少年復相躡歸。將殺由。他男子與少年仇。賊由曰。少年將殺汝。盍先圖諸。男子夜持刃約由伺少年出。手刺之。州若府俱以謀故論。君謂男子死固當。由妻與少年姦番禺。實有官牒可驗。由殺有罪。惡得與男子同。由得免死。宜春李氏子兄歿。寡嫂利其多貲。弗嫁。時往父家爲姦私。李慚。遂以歸。途中遇疾。疑劇。及抵家。李亟作食食之。已而卒。父指言食中有毒。李素儒。以貲謝父。父指貨爲左驗。言於官。李竟誣伏。鞫逮逮者。咸曰。吏持成案至。但逼書名爾。他弗能知也。復引嫂婢問故。其對如父言。君問食有餘否。婦人總不審訴。對曰。食且半。委與老嫗分食之。君抵几曰。脫使食有毒。嫗尚何以得不死。父知情得。遂投繯而絕。李罪遂釋。政成而歸。方思飲水著書以自樂。至正辛卯。蘄黃妖寇陷武昌。君傾貲募義兵。築龍須壘。周閣可十里。民扶老幼來依者數萬人。寇來掠茶陵。君帥衆持戈矛助官軍逐之。復改宣州。階至儒林郎。時水澇爲災。飢民訴者日以千計。君召豪右出粟。而官與其直。選廉吏均賦之。且修城浚濠。令民之就役者藉活者數萬。乙未。廬州潰兵爲亂。夏六月。相率攻寧國縣。江東憲府治宣州。而寧國爲其屬邑。廉訪使十八沙知君賢。旣以捍禦之策。太平郡丞禾擬引寇焚南陵。南陵民雜舂擣之。十八沙以其國族。願忘未決。君勸斬以徇。寇復據水陽者三日。水陽民張中、帥勇敢士夜襲之。縛其兇渠十人來獻捷。憲幕府議。藉府街張不賄己。指張爲間諜。將曰戮之。君抗言曰。民執寇至。賞之猶恐不勸。況殺之乎。吾爲執法吏。不敢奉令。卒如君言。軍士利賞格。每縛平民。衣以赭衣。詣轅門。君解縛縱之。亡慮千百。俄寇勢愈熾。君謂子頵曰。吾委質爲臣。當與此城同死生。汝宜急去。以存宗祀。頵去未幾。浙省參知政事吉尼哥兒統兵來援。守兵久饋。特援至。懽躍。夜四鼓。寇引衆緣堞而上。城陷焉。君猶勸兵巷戰。不勝。遂被害。時八月丙寅也。君弟讞孫。常寧州學正。湖南陷。當與守臣棄城遁。讞孫攝州事。死之。子頵。江夏魯湖大使。與君起兵援茶陵。與寇大戰。亦死之。人以爲君家教所致云。君嘗四踰推官。治獄無冤民。嘗自誦曰。刑爲天刑。法爲王法。死生輕重。當推以情。使其人故殺。吾不敢生之。爲枉於死者也。設其人過誤。吾不敢死之。爲枉於生者也。不然。則是執法者同殺之也。執法而枉殺人。向何國法之尊乎。世稱爲名言。嗚呼。吾儒之效。不顯於世久矣。有若君者。事親則爲孝子。治獄則爲良吏。臨患難則爲忠臣。君子得其一。猶足以揚名天下後世。況君兼之者乎。君娶某氏。子二人。卽頵、頲也。壽六十。而葬某山之原。銘曰。

養之固。發之純。氣不奪。名益振。千載下。徵斯文。

故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府君墓誌銘

東陽李思文從州縣辟舉。試校官吏部。吏部移禁林儀曹同命題試之。旣中選。將歸涖教事。謁濂成均。再拜而起。涕下如綆縻。良久乃曰。先府君之歿。三十四年矣。憂患之相仍。金革之紛擾。餬口四方。曾無寧歲。今天地淸寧。六合一家。幸重卜宅兆。改葬先府君於高原之上。而縣緈之碑。未有刻文。敢奉行狀以請。子知先人者。宜爲銘。濂諾之。久未及爲。思文復貽書見速。情辭懇款。藹之令人感動。王事有嚴。雖號卽乘馬出。逮還。日已若懸鼓矣。深懼有孤孝子之宜。於是爇燈牖下。按狀而序之曰。府君諱裕。字公饒。姓李氏。其先自洛陽遷桐江。九世祖著。復自桐江遷婺之東陽。著之孫悅。字公瑜。當宋宣和庚子。方臘叛。其黨來寇縣。悅與兄匿灌莽中。兄爲盜所執。欲兵之。悅亟趨出。願以身代。昆弟爭相就死。寇義悅之爲。荷戈而去。及寇平。越帥劉忠顯公統軍至。欲悉誅從亂民。悅時與幕府議。諫止之。活人數千。悅生皓。皓有六子十三孫。皆惇尚詩書。而釋纓蟬聯。從此始。其事詳載家乘。此不書。諸孫有諱大同者。從朱文公、呂成公遊。登嘉定癸未進士第。仕至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工部尚書。君之高祖也。曾祖諱自立。淸新幸北進士。通直郎。通判慶元軍府事。祖諱覽。登仕郎。監鄂國府城下酒務務。父光遠。宋亡爲元。不屑仕。後以府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許州事。妣某氏。贈宜人。府君幼失父母。鞠於嫂氏。事諸兄有若嚴君。旣就外傅。卽知家學相仍之盛。權然思以踵其後。發於學詩。習中繩尺。甫冠。與許文懿公講道於八華山中。躡屐從之。推明濂、洛、關、閩之學。久之。因喟然歎曰。學之所貴者。明體適用。苟不見諸用。猶玉卮而無當。未見其可也。乃徑別親友。杖策遊京師。撰至治聖德頌一篇。謁丞相府上之。丞相以聞。英宗召見玉德殿。命宿衛禁中。居無何。翰林華公以府君才藻謂匱不當在持戟之列。遂奏爲國子生。命虞文靖公來爲祭酒。極器府君。每有撰述。輒嘆曰。俗言可啓云云。府君執筆爲文。第書云云。及文成。朗誦於公前。公遂指授以制作之法。所謂篇章字句四法。逐一紬繹之。府君之學。於是大進。縉紳之家。爭欲府君出其門下。天曆己巳。國子分齋屆從上京。歲適當貢。有旨命就試。府君領開平府薦。遂至順庚午。擢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陳州事。有朱衣象笏之賜。初。大河南決。州民扶挈旄倪走旁郡。陳候道路。悵悵無所歸。及河復故道。府君遣與民約曰。爾願返。安爾妻孥。治爾田廬。料錄之事。吾爲爾殺。諸民曰。衆未敢還者。正坐此耳。相率而歸者以千人。蔡河瓦城北。旅跂橋以利涉者。河水暴悍齧橋。橋壞圮。府君重作之。檄屬邑五長吏分程集事。不日而功成。俗爲戲劇以射民利。晝夜聚觀。皆廢所執業。府君患之。捕寘於法。有挾權貴人勢欲脫去者。府君持之愈急。一城震慄。俗尚鬼崇。歲時之際。往往斬羊豕爲牲。使巫覡歌舞以樂鬼。比屋相倣。以爲不若是則厲氣將作。府君召閭師里胥。語以鬼神情狀。亹數百言。遞相奔告。其俗遂變。市設題匭。本以求民平。黠者反舞智病民。毀其近官。痴抑忍苦。莫敢走白者。府君擿發隱伏。捷諸市而易之。州有學久廢。兆治。府君往舍菜。已周視後先。皆傍穿上漏。不足以障雨風。慨然曰。此教基也。使其若是可乎。卽命吏朽腐爲墮。良治丹堊而飾之。復聘賢師儒。使坐堂上。市飭五倫之教。民大悅。部使者行郡。嘉之。舉府君可任臺察之職。章上。不報。府君旣滿秩。遂謁選京師。已而其子彪死於家。府君傷之。鬱鬱成疾。在荏苒踰二年。竟卒於

旅邸、時順紀至元戊寅正月癸丑也，享年四十有五。卒後一月，中書始改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命雖下，不見拜矣。府君配蔣氏，將仕佐郎、典用監知事、吉相之女，封宜人。後一年卒。子男五人，長可道，以府君廕任蘄州路黃梅縣稅務大使，次貫道，至正甲午進士，將仕郎、饒州路鄱陽縣丞，未上，辟僉事院掾史，後十九年卒，次即彪，次順道，次思文，入國朝為東陽縣儒學教諭，即來請銘者。女二人，適趙古臣、盧璉。孫男七人，思志、思孝、思悲、思悌、思禮、思祉、思儉。府君既沒，貫道不遠五千里奉柩南還，家徒四壁，久不克窆事。後十年，為至正丁亥十二月某甲子，始與蔣氏合葬西郭鄉之雙塢。塢與家日不利，又二十年，乃改葬懷德鄉黃山之原，去尚書公墓二里而近，所謂遺卜宅兆者，其時則吳元年丁未十一月之癸巳也。濂生也後，少府君十有六歲，初識府君於婺城之南，容儀秀潔，如玉樹臨風，儼然美丈夫也。及讀府君之詩曰中行齋稿者，婆娑閑婉，復類其為人，心竊識之，願締忘年之交，而九原不可作矣。幸獲與府君之子貫道遊，同試藝於鄉闈，貫道既先登，濂竊以謂府君之家科目相繼起，貫道是舉足以慰府君於泉下，然未幾何，而貫道亦死矣。嗚呼，三十餘年之間，而哭府君父子焉，予髮欲頒白，其尚可得邪。銘曰：

嗚呼府君，覺止於斯，楚楚其容儀，袞袞其修辭，其才又足以見諸設施，使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嗚呼府君，覺止於斯，雖五尺之童，亦有所知，期必躋於臺仕，亦不虞其若斯，豈天道之不齊，抑人事之有參差。自古以來，何莫不由於斯。嗚呼府君，其死孔悲，年不躋於五十，學僅克於一施，則夫突梯而滑稽，如脂而加韋，謌享於期頤，好爵之是縻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

故泰和州學正劉府君墓誌銘

洪武四年春三月，永豐儒臣劉于府君應詔來京，閱月丙子，皇上御外朝召見，俾敷釋聖經賢傳，府君擬其旨而疏其會通，上為首肯再三。翌日丁丑，復召見，勅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見，從容謂曰：爾能任州邑之職乎。府君俯伏，歷陳其情素，繼曰：臣生丁亂離，李際異人啓迪，獲見天日，豈不知效奔走以竭愚衷，第以犬馬之齒既衰，頭毛種種，自度不能有所為矣。敢辭。上熟視之曰：爾誠老矣。宜賦詩以見志。府君揮毫立就，詩進，上大悅，命大官賜之酒，放之還山。五年春二月乙巳，遘疾，三月甲子，正衣冠而逝，春秋五十有五。殁後之三日丁卯，葬州東某里之巖坑。八年春二月，其子以齎前監察御史丁匃狀走南京，徵濂為之銘。嘗府君之召見也，濂實侍上左右，親見召對寵光，及退食寄溪寓舍，府君又來謁，揚眉吐氣，論議頗契，濂意其必享上壽以終，孰知別去僅一年，遂作土中人矣。世事不可料，往往如此，可不悲夫。因不辭，序而銘之。府君諱于，字允恭，劉氏，其先漢長沙定王之後。定王生五子，其一封宜春侯，凡新淦諸江之間有劉姓者，皆侯之子孫也。九世祖文，自新淦遷吉之永豐。曾祖洪，祖炳，父庭蘭，皆業儒。府君幼潁敏，屹屹嗜學，書室懸燈，晨夕益黽，大父與客坐，命群從子弟賦詩，府君應口成今體四韻語，多驚人，客為之動色。年稍長，以文謁吳文靖公集，公深器之。至正七年，用春秋取鄉試第三名，文解會試南宮，不利。十年，復薦於鄉，名在第二，北上復不利，無幾微不足之色，獨謂親友曰：中原亂將作乎，風氣日漓，而人心不固，時鼓邪說以蠱其中，吾觀病者已在心腹間，吾得瞑目不見之，幸矣。未幾，果然。時府君以下第恩例署

泰和州學正之官未久，而羣盜蠭起，永豐亦為盜所據，府君偕二親之陷，徒步覩荊棘，晝伏宵行，出萬死中，往迎親以就養泰和，當贛吉之衝，時元綱解紐，省憲之臣不相能，用兵爭亂，府君卒閱解之，民賴受其賜。秩滿還鄉，烽火猶未息，府君潛遁岩穴，幅巾杖屨，追逐歲月，未嘗以世故少嬰其念，處然和平沖若將終身焉。國朝繼承大統，遣使者四出徵辟賢能，府君至京師，以疾辭。越二年，游至又固辭。曾科舉之行，歷考福建、廣東二行省鄉試，得士為多，人至今稱之。府君尚風義，立心忠信，伯兄蚤世，撫諸姪如己出，同年友葛克敬擢第而還，無以給趨舍，府君傾己資濟之。士人劉季恭值歲儉，困悴不能存，府君養之於家，與其同甘苦，他行事多類此云。娶王氏，吉水士族也，以婦道聞。子男子四，蒔、厚、鼎、正，皆能繼其業，而厚尤善文辭，即來速銘者。孫五，燾、義、幹、啓。其所著詩文凡若干卷，藏於家。濂實儀曹時，與曾侍郎魯為同僚，侍郎，府君友也，備言府君嗜義如嗜利，知無不為，或以非理相干，輒深閉固拒，弗之從。臨闕忠宣公余闕，亦奇其為人，嘗還自嶺南，皆作序贈之，公極慎許與，片言不以假人，則府君之為人可知矣。使天錫以耆年，日坐左右，與陳說道德，令學者知所矜式，雖曰老而不仕，亦當有贊於邦治。奈何死之，奈何死之，不識司化權者果為何如，可不悲夫。銘曰：

行潔而明，玉之輝兮，文蔚而則，錦為衣兮，鸞方騫兮，復退飛兮，經奮之鑿，曰耘耔兮，遠探聖微，發揚幾兮，弹以及物，自邇推兮，有燦四達，蔚為人師兮，烽火相連，望絕庭闈兮，蹈彼虎口，終全親以歸兮，名聞九天，錫以冠衣兮，寵光炳朗，照耀里闈兮，不有君子，將孰依兮，一鑑之亡，中心悲兮，太史勒銘，鑽在幽扉兮。

故紹興路儒學正柳府君墓誌銘

浦陽柳府君諱貞，字致明，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諱補之之曾孫，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元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諱金之孫，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諱貫之子。府君為兒時，簡重不戲，潛心於問學，及壯，登華華自治，端凝簡靜，若對嚴賓，師待制公宦遊中外者久，家政悉寄府君，能斬斬不紊，撫世酬物，即始而慮終，豈歸於誠，內翰杜公本、修撰張公樞，極相推許。且謂其不牴榮利，有古逸民風，浙西部使者聞其賢，辟為書吏，辭；繼以薦者署紹興路學正，亦辭。大布寬衣，徜徉煙霞泉石間，超然自得。武威余忠宣公闕來僉浙東憲府，行縣，過其家，深加敬禮，退語人曰：待制公有子矣。元季兵亂，府君抱先世遺文，潛伏巖穴，餘悉不問。未幾，家貲既於盜，府君絕無愛色，人堪之，輒曰：此亦命也，徒憂將何為。壽七十一，以至正己亥十月甲子卒，十二月甲申，葬通化桐柏塢之東。配東陽潘氏，有賢行。子二，長植，夭，次穎，信之永豐尉。賢居與賢女氏後七年卒。次程，循循雅飭，能繼家學者。孫四，士唯、士忠、士恕、士魯。孫女二，適葛信方、文垣。曾孫男一，本。濂也不敏，受業待制公門，與府君交甚洽，而濂兄之孫女壁又歸府君從子槐，今程來徵銘，乃造銘曰：

藴以文明，發其和平，化孚于家庭，象賢惟明，以繼以承，以振其休聲。

鄭府君墓誌銘

鄭府君諱鑾，字景和，浦陽白麟溪人。其先自睦遷，曾祖政，祖德璋，父文嗣，君家九世義居，群從子姓中，而

君最良，婉婉怡怡，周旋上下，其和氣藹可掬也。生平不以惡言加人，人有予之，示以一默，馭奴隸有恩。君亡已久，言之有貲涕者。享年二十有八。其配黃氏，諱淑，字延沖，君亡時年始三十，以節自守，潔白如冰雪。至六十一卒。子二，源、淥。源字仲本，剛介有立，好施與，且通神仙家言。淥夭。孫一，棣，善屬文。君卒於延祐七年十二月十五日，黃氏卒於至正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君先葬烏傷延壽山，堪輿氏咸曰不利，今以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遷於縣之盤泉鄉黃富山，黃氏祔焉。予少與仲本爲金石交，遂以女孫歸其子，既朋且有連，棣來徵予銘，義不得辭。銘曰：

夫以義稱，婦以節聞，其何愧古之人。

薛府君墓誌銘

松陽薛益來浦陽江濱，以鄉貢進士朱公遜狀，謁志銘其先府君墓。會浙東亂，予遯去岩穴，不能成辭。後十年，予遊江表，益復來申前請，辭甚悽苦。予因爲之序曰：薛爲永嘉巨族，宋南渡後，有大儒生其間，學術論議與閩濂抗衡，人以東甌學名之。松陽之薛，實與同宗。其諱堯章者，自永嘉來知處州，遂家松陽。松陽，處屬邑也。堯章之元孫某，軍節度掌書記，甫通春秋學，獨信遺經，而不惑於傳注，嘗著微意發端一篇，謂春秋正名之書，諸儒以一字爲褒貶者，皆非也。論者疑之。甫之子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殊行，值宋改物，慨然有古今之感，賦詩見志，終身不仕。殊行生雅山處士必慶，則府君之父也。初處士娶項氏，無子，繼娶劉氏，生府君。已而處士與劉氏相繼亡，項氏性格嚴，視府君如束溼，髮鱗鱗白，不能免譴訶。他人無以烘府君，惴惴懍畏，不敢失尺寸，惟其所命，輒將迎之。項氏酷嗜浮屠法，欲割家之半以事施，與府君欣然

從之，不翅若自己發者。項氏不茹葷肉，凡獲甘旨蔬材，必畜之，謂妻子曰：爾等毋嘗之，吾將奉吾母也。或過歲時，陳觴豆爲壽，帥子婦羅拜庭下。項氏因大感悟，喜見顏面，且曰：吾數之奇，不能爲薛氏生子，念殁後魂氣無所託，或爲餒鬼，每出涕不能禁。今汝夫婦善事我若此，即死，目亦瞑。及項氏卒，府君居喪盡禮。然素不惑佛氏之說，以項氏之志，不忍違，竭力飯僧，人憐其孝而不議其非。府君幼喪父，及長，始舉葬事，哀號擗踊，如新喪時。常以不逮事爲恨，築菴廬塚側，遇諱日，則衰絰往哭，饋奠飲泣而返，終其身不衰。府君治家有法，內外嚴肅，叱咤之聲不及奴隸。自念累葉以儒術振，不屑爲靡舉及刑名家學，以詩書訓子孫，親自程督而不少懈。性簡澹，不妄與人交，人召之讌樂則辭。過賢士大夫，共觴詠山水間，酣嬉淋漓，唯恐日之夕也。至正癸未，室災，府君無幾微見於顏面，或來唁之，則曰：是有數焉，可無憾。所憾者，先人手澤自予而不存耳。已而作室如初。後二年乙酉五月四日卒，壽六十有三。又三年戊子十有二月二十三日，葬於北郭之原處士墓左。府君諱濟，字平川，姓薛氏，晚自號曰桂軒。先配項氏，生二女；後配陳氏，生益、莊。益通毛鄭詩，尤工古文辭，爲時稱名儒，即來請銘者。二女歸項鏐、葉導道。孫五：圭、熙、增、墀、坤。女一，尚幼。昔西河王延，性至孝，其母卜氏，以延非己出，遇之過嚴。延小心翼慎，卒能獲其驩心，當時史臣嘉延之行，列諸孝友傳中。今府君之事與延頗相類，州縣不以名通朝廷，使之得立傳如延，則序而銘之以詔後者，庸非君子之責乎？銘曰：

道貫三才，功包萬象，孝之德兮。聖有明訓，天經地義，著民極兮。建善致順，以昭淳風，爲邦式兮。有碩者宗，奕葉能孝，行淵塞兮。府君紹之，見於無形，益加飭兮。事涉至難，百爾順巽，莫之拂兮。易嚴爲愛，母子衎若，保終吉兮。天久乃定，其機自旋，非知力兮。北郭之原，太史刻銘，勒堅石兮。粲粲將將，千載之下，如白日兮。

魏府君墓誌銘

惟魏氏遠有世序，相傳出鄭國文貞公徵。初居鉅鹿，宋靖康之亂，其諸孫某扈高宗南渡，來知袁州，遂家袁之萍鄉。歷若干傳，至諱某者，生南金、南壽，父子同試荊湖漕司，皆入高選。南壽遷鄂之蒲圻，遂爲蒲圻人。南壽生太學上舍天福，天福生府君，諱雲瑞，字祥卿，穎達善記問，從鄉先生處應奎講說經旨，毫分縷析，兆之柢。會延祐科試法行，府君竭力從事，下筆袞袞數百言。處君謂人曰：此魏家千里駒也。有司俾充貢鄉闈，咸期府君先登，俄疾大作，不果赴。試事既畢，厥疾乃瘳。府君拊髀曰：不仕無義，苟仕矣，舍科第而之他，非正也。今乃以病而阻，非命也邪？於是一切棄去，發爲歌詩以自娛，山巔水涯，竟日留連忘返。外舅宋氏，嘗爲從叔嗣，或利其多貲，誣諸官，宋貸金於府君，彌縫上下，期他日割產以償。及事成，所還不及十之五。府君笑曰：外舅之志遂矣，吾何所望哉。同里張甲命唐乙造券貿田於府君，府君信之弗疑。三年不瞯其租入。甲忽令乙來紿府君兄曰：券未經稅，竟奈何？乙曰：姑遲遲。往嗾甲訴縣，人劾府君稅券出之府。君曰：吾家昆弟斷不能作僞，辨失其田無傷也。縣令中其計，以券爲私，使田歸甲，而不酬其直，甲不自安，願入所逋租，府君辭。府君有牛鬻於牧人，會爲盜所竊，牧人蹤跡知其處，奔告府君曰：牛在矣，得十人與俱，可奪而有也。府君曰：彼貧故爲盜，窮巷之犬，迫則噬人矣。不久必自斃，爾姑待之。豪右鄭仲濟，挾官中

氣勢，侮魚肉民，民不敢誰何。閒誘府君族子爲券，欲侵其土疆。會省憲兩府交薦府君典教鄱庠，慨而不敢發。其壻郭升之曰：吾何畏於彼哉。竟躡鄭之爲，府君詣郭自言，期以誠動之。郭見府君容貌魁梧，論議英發，心甚服之。已而請府君作大書，府君揮灑如飛。郭曰：先生奇士也，吾幾失之矣。請以田券還，而不願受直也。府君操心仁厚，而能懾伏暴強類如此。府君善學米南宮書，得之者不翅拱璧。尤喜著述，有筆記若干卷，藏於家。他如先世決科諸文，皆蠅頭細書，裝潢成帙，以示子孫，其懃懃之志，猶前日云。延祐己未十月十二日，卒於齊安郡，上距所生至元戊寅十二月二十日，得年四十又一。至治壬戌十月某日，權厝於某山祖塋之南。後五十年，爲洪武辛亥某月某日，始克卜葬於黃蓋湖之原，禮也。府君娶宋氏，子男三人：長法孫，蚤卒；次巳孫，今名觀，嘉議大夫、國子祭酒；次虎孫，亦蚤卒。孫男五人：子仁、子同、子栗、子槃、子樂。子仁、子同皆蚤卒。孫女三人：王克用、熊彰、毛藝才，其壻也。曾孫男三人：思植、思茂、思誠。曾孫女一人，尚幼。濂也不敏，官翰林、成均時，幸與觀爲僚友。觀乃以祠部主事張孟兼所爲狀來謁墓門之銘。濂聞府君言行多可書，要不止狀之所云而已。府君一日方出，見家人市物，競其價之低昂，府君叱曰：彼非嗜錙銖之利，苟樂於奔走耶？何屑與之較也。如其欲，酬之。大司徒歐陽文公元，名世鉅儒，而每稱府君爲賢，其往復尺牘，藏諸篋笥者，墨尚溼也。嗚呼，俗偷民僞久矣，有若府君之行之懿，其不爲聳善扶世之一助矣乎？銘曰：

人爲方滋。勤隨欲萌。鏟刀之末。奮爭而爭。温温吉人。與物無營。事機之來。一接以誠。豚魚可孚。況乎冠纓。悍然心服。匪貌與形。慶流後嗣。學傳一經。施於有敎。物無不平。黃蓋之原。峰迴川縈。以瘞其珉。以掇其英。以昭其聲。以告諸冥。

鄒府君墓誌銘（代黃侍講）

無錫鄒君。以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元統元年九月某日葬。後十有四年。爲至正七年。其子師尹。乃舉故禮部尚書宛平曹公所爲行狀來徵銘。謹序而銘之。銘曰。

鄒氏之先。世居晉陵。宋有忠公。以剛直稱。正色立朝。不震不懾。元符三載。光於史牒。子孫蕃延。散處吳中。遂居錫山。家日以豐。君之曾祖。諱聞善。祖諱成大。再世不顯。遇事有勇。及物以仁。人憚其嚴。而懷其恩。父諱仁。始列仕籍。將仕初階。不有食祿。恢其先業。益厚於貲。嗇己裕人。遂大厥施。君諱德修。字曰君永。生而慧朗。長而凝靜。志學粥方。器識愈宏。時無科目。不以文鳴。澹泊自適。優游卒歲。持身清約。不事修麗。人有衣服。美錦織繡。君則弗御。終身布韋。人有室廬。聳搆邃宇。君則弗居。取庇風雨。推其所有。惠於宗姻。由近而遠。恤其鄰鄉。爾弱我扶。爾匱我給。力苟可爲。靡有弗及。或觸機穽。深慎其辭。排難解紛。不自爲功。靑靑者筠。內虛外直。以名吾軒。用厲厥德。高蹈物表。若與世迕。行孚於衆。譽望所歸。屈也吉人。宜膺多祉。六十八齡。云胡不起。君配華氏。子男一人。是曰師尹。有學有文。其孫有七。二男五女。男侃與徵。克肖其父。女適顧瑋暨錢允臣。餘皆幼艾在室。銘曰。泰伯之鄉。崇德之里。爲君宅兆。其葬以禮。君所結交。時之豪雄。知君最深。莫如曾公。謂君爲人。卓越醇厚。其言有徵。可垂不朽。瞻彼佳城。松柏丸丸。有子承考。謁辭圖堅。顧慙不敏。廼屬史氏。用以刻文。昭示無止。

方府君墓誌銘

諸暨有義士曰方府君綸。字子彝。實出元英處士干。干自新定隱鑑湖。其諸孫教。遂徙諸暨華山。至府君十三世。曾祖賀。祖天與。父世卿。宋季遊太學。以文鳴。府君氣軒邁。讀書志欲篤行。不屑泥章句。見裂蔽辭。以綴文爲者。唾去。與兄鉞甚相友。人或鼓讒言鍼之。久、不能無動。府君悟曰。兄弟、天屬也。我何敢留。我何敢留。卽讓兄前。且拜且泣。金帛悉歸其所爲。弗問。簞食豆羹。非對案弗御。開以論辯。貽兄怒。輒屏氣長跽。伺怒霽方起。歲大祲。人爭無斗儲。大府又頻行。咸自度必死。競操梃起爲盜。府君斐見顏面。盡斥故竅。易粟東陽郡。榷牛釀酒享壯者。使巡老弱之廬。口賦以食。病者親注善藥。環數十里無譁眠。捕掾恆倚爲擘援。府君嘗腴田十二頃。貯其歲入爲義莊。凡宗黨孤惸貧餒者。月有給。嫁昏有助。死喪有棺槨及瘞薶之阡。復設義塾一區。中祀先聖先師。旁挾六齋。後敞正義堂。招講師以六藝摩切諸生。裁聞恆懸。士有不遠千里至者。衆成多至大官。侍御史周某欲上其事。府君謝曰。此無甚高事。假是以徼罷名。非人行也。府君祭先甚謹。牲牢必潔。碩帥家人臨莅行禮。就位立。不失尺寸。升筵奠爵。執事者薦籩豆肺醢。興俯拜跪。穆然無聲。治家內外斬斬。與人交不設城府。客至。執觶興曰。請以是爲君壽。連日夜不厭。客辭去。亦不復強也。天曆戊辰三月丙寅。以疾終。得壽若干。娶富春張氏。子四。澤、哭府君過哀。疽發卒。故、饒州路樂平州

儒學教授。灃、泗、洞有德有文者也。孫四。櫰、樗、樹、栻。曾孫二。燁、熠。其年夏四月庚申。葬府君白門里鳳凰山下。執紼者數千人。皆出涕。宗族者長及五尺之童。至今言及府君。輒嗚嗚泣。天台項炯先生狀府君之行甚備。泂持來謁予銘。范希文有意贍族。貴不逮者二十年。及爲西帥登政府。始有義田之入。而終其志。府君以布衣行之。且建學焉。豈非所謂豪傑士哉。庶幾可不朽者。銘曰。

士之有施。欲衒而飛。卒韜其英。發之冲冲。振之隆隆。唯積乃成。有廩之充。有學之豐。益昭厥聲。我卹我宗。寧匱我躬。澤及孤惸。皐比儼如。衿佩鏘如。左尺右繩。百鳥紛紜。西東咸萃。孤鳳之鳴。僞得析圭。族有辯嚴。亦開之膻。矧克敎之。以樹其蘇。以磨其誠。不震其施。誰鄉其潛。後嗣曷程。白門之陽。有崔者岡。尚勸斯銘。

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濂弱齡時。師事淵穎先生吳公於浦陽江上。先生素有林泉之思。以五洩七十二峰之勝。時往遊焉。時某實侍杖屨之側。未至五洩二十里。日將莫。乃抵戴府君之居宿焉。府君大布冠衣。風神峻潔。超然有前代遺風。殺雞以饗先生。先生直至夜分。四座皆催竭不能支。府君危坐肩背竦直。曾無勌惰意。濂竊異之。因質於先生。先生曰。府君之行。可稱譽者甚衆。姑與爾一二言之。當德祐丙子之變。惡少年和挺而起。執白梃奪夜殺傷民。歲不能自保。府君用計安之。卒能發厥父母無他虞。府君往遊浙水西。或妄言府君道卒。母夫人朱氏哭之喪明。府君還。念母不盈。夜籲於天。摘木葉曰。冬青者。汝水祉之期。年月復明。人以爲孝感所致。朱氏既歿。其繼母傅氏生子惠。方秉家政。府君遜若不及。知凡貲產一聽惠所取。弗與之較。思與鄉井不相能。人欲求隙加害。府君資其遠仕。固絶避之。貧民有貸錢不能償者。府君出質劑悉焚去。媚族無以自存者。生使其能養。殁使其自殮。汲汲如不足。從祖母盛氏、張氏。各生子而寡居。府君養事之甚謹。以全其節。其子先長恭稍前人土田均予之。此事尤卓異於人者。濂聞已。竊謹識之。後三年。應書鄉闈。識府君之子性中。遂與性中定交。又十年。性中之子瀾。從濂學經於郡庠。謹一一叩之。其事皆如先生言。則府君歿已久矣。今年春。濂有千里之役。性中要濂於道。且泣且言曰。知先人之詳者。莫過於吾子。吾子倘不銘之。孰宜銘之。濂不敢辭。府君姓戴氏。諱瑩。字君玉。世爲婺之浦江人。曾祖某。祖某。父子道。府君享年八十有四。咸淳丁卯某月日生。至正庚寅某月日卒。以某月日葬於上戴宅之原。先配許氏。生挺明。再配薛氏。無出。三配李氏。生從善、思誠、性中、用和。孫男瀾、某某。嗚呼。若府君者。可謂一鄉之善士哉。爲之銘曰。

其生也全。其歿也安。君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請觀斯阡。

戴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胄。字斐和。戴氏。台之黃巖人。其先在宋季以詩書家著稱。有顯者。自府君曾祖敬老。祖大鑑。父開孫。皆不仕。府君生十年。父稱古賢子事爲訓。府君指問其父曰。此何如人耶。父以賢者應之。府君曰。某以爲神人耳。固亦人耶。其父異其有志。既長。閎毅通達。學周易。尤精推驗測究之法。他若醫藥兵刑律曆。皆習知之。壯歲嘗自奇其才。走燕京謁元左丞帖木兒。一見語相投。留敎其子。府君時時以計干之。左丞每稱善。號之曰鵬飛先生。言其才當遠致。故云。將薦於　府君私歎曰。吾以數推之。中原有事矣。遂以母

老辭歸，益攻其舊學。曰：吾非不欲聞達，吾才非不如人，然而不得者，有命也已。而亂果起，坦然不發若桑。知之者年七十有三，將卒，遽酌子具酒爲樂，引杯劇飲，焚其所爲文，謂家人言：死乃常事，何以發爲。疑坐而逝。至正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嗚呼！可謂達生者矣。府君娶李氏，宋將仕郎應發之孫女。子男二，建心、建則。建心爲某官。女一，適某。孫男宜戭、宜昆。葬在卒之明年二月二十六日，葬在靈山鄉宦奧大嶺之東。銘曰：

孰揭其真，俾周以通。孰闕其達，俾窒且窮。始若有爲，而覺靡庸。維其靡庸，乃潔其躬。乃洞其終，惟後嗣之隆。

故田府君墓誌銘

同郡田府君卒，葬上縣蜂之碑，未有勒文。其子洞，命濂學子劉剛集諸行成書，來請銘。按書所載，府君諱貞，字子貞，田氏。田初李姓，家杭之新城。方臘陷杭，有李基者，避地婺永康田迪功家。迪功無子，唯育一女，遂留基爲贅婿。基生子，遂從田氏。基字伯開，府君五世祖也。伯開生某，某生某，某生存理，存理生瑢，以富甲鄉族。府君實爲冢子，力佐家政，應公府科繇，櫛風沐雨，皆不憚。父既歿，爲諸弟授室，苟可以致力者摯，摯弗悋。及諸弟求離居，府君務從其欲，一髮無係吝。人稱其賢。府君辭曰：兄弟同氣者也，豈可競貨貨以傷其心。此分當然爾。至正丁酉，寇起縉雲，鄉民奔竄巖穴，且饑饉頻仍，道殣相望。府君出粟窖中賑之，皆羅拜於庭曰：我等姓氏已在鬼籙，非公誰復生我。儻有所役，雖使蹈水火無恨。府君遂結義旅，使捍敵闖井。處州守臣石抹將軍及浙東廉訪使者，署府君、命攝巡徼之職，辭。歲戊戌，天兵下浙東諸郡，而七閩

地未入版圖，福建省臣間道遣使持空名勅書授府君武義尹，欲鈎致之。府君知天命有歸，遂縛使者，焚告身絶之。府君性剛介，間義勇爲。所內交皆端人，凡險卑嬖褻，咸唾去不顧。建義塾一所，聘文行偕爲師，集鄉子弟教之，尤篤於訓子，晝夜諄厲，必欲其亢宗。然見疾病攣痼者，心惻然憐之，手注善藥使服，雖其請再三弗之厭。晚年襟度益爽沖，家事屬之諸子，日盤桓佳山水間，翛然不爲塵土所染。行年六十又六，令終於家，實洪武壬子正月二十六日也。明年癸丑十一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金山之原。府君配室徐氏，以貞淑聞，先七年卒。子男子六：旭、洞、邏、滇、奐、廣。邏、滇，夭。洞通經而能文，嘗貢於鄉，取第十名，文解已而銓，曾授河南都衞斷事官；澄，湖州府通判，焯有聲。孫男三，貨、賓、寅、非、道同。女四。吾婺爲文獻之邦，風靡氣習，莫非禮義之所涵濡，以故人多士君子之操。有若府君，制行嚴謹，惠利及於一鄉，且明炳幾先，灼知天命所歸而不惑，非有超然卓絶之識，不能致也。嗚呼賢哉！銘曰：

惟金華，文獻邦。教斯漸，德惟良。爲君子，制行方。恤同氣，有如傷。出餘粟，起羸尪。結砦柵，禦寇攘。遏狂瀾，作大防。察天命，知靡常。縛閒使，絶外望。歸有道，誓爲氓。叶　著先識，播清芳。遊遺後，以文昂。佐方州，仕寧昌。金山原，松檜蒼。紀茂行，鐫石章。

戴仲積墓誌銘

余之同門友戴叔能，有兄曰仲積君者，戴氏之良也。戴爲其鄉望族，子孫盛衍，君分卑年少，一旦學識出

諸父右，而能敬讓自持，不矜不揚，商事權理，一族爲之聳觀。其待鄉黨，接賓客，不翕以附，亦不詔譽以自足。每有過從，輒封脊釃酒樂之，雖庖廩空弗顧也。然氣高性褊，不肯脂韋屈下人，彼或有挾以陵之，則必剖條辨要，求直於有司，人皆始而忌，終而敬且畏，不復吐一辭以犯。母夫人病，久不瘳，醫之知名者，君悉迎致。其藥餌之品，多附子、鍾砂之屬，費動數萬計。君營治懃悴，而病益以增。後過烏傷朱君彥修，知其藥之非，方圖改法，而母病不可爲。君痛追於心，且哭且泣，幾不能終喪。既而曰：吾母不可復作，而他人之有親也，盍復持是教之。其禍不亦慘乎。乃悉取素難、靈樞、甲乙、太素等書讀之，復率諸徒修以資其疑問，蓋得金名醫劉完素、張從政、李杲三家之說。不數年來，隱名動吳越間，有不遠數百里來迎者。君以脈辨形色，定人死生，治不治，輒先喻日期，後僅指徵之，百不失一二。至是益知母死之非命，痛寐峯省悉脩內稽，晝雖強顏與諸公接，夜則咨嗟涕洟，衾枕爲之盡濡。如是者十有餘年，遂至陰消陽勝，而瘵疾之證作矣。僅一載竟卒。君自幼知藏書，嘗作唐古體詩，工晉楷法，至於陰陽家卜宅相墓之術，亦往往精到，然最善於醫，故用是以名。君諱士世，其字仲積，婺浦江人。生於大德丁未八月十九日，卒於至正己丑十一月十三日，得年四十有三。其配曰劉，越諸暨人。君在，不斷婦德；君歿，鞠子女有母道。後君十七年，年五十六而終。劉將屬纊時，命其子思悲等曰：汝父骨已朽，我即死，汝必穿父穴以合葬。然冢上之石不立，是汝掩父之德，而并忘於我也。金華宋太史，汝仲父所與遊而有文者也，汝往求爲銘，則汝父與我皆可不朽矣。於是思悲哭拜於門，授君行狀及劉之言告以請。余與君之季叔能交最久，故君之平生皆知之甚習。今思悲又能念父而致其母氏之言如此，敢不諾而銘諸。君曾祖諱錫，祖諱逵，父諱喧。子男二人，長即思悲，次思溫，皆業醫，成先志也。女一人，嫁諸暨倪道曾。孫男二人，曰宗儒、曰宗儼。葬在家北二里許金本之原，其葬之時，則明年庚寅十二月丙午云。銘曰：

其行也孝，其志也仁，若可有施而不一伸，維其靡竊以尙其嗣人。

張府君墓誌銘

無錫有卓偉倜儻之士曰張君飛卿，身長七尺，面如頳玉盤，雙瞳爛爛照人，鬚髯舒張，見者爲之改容。然氣岸孤潔，不同一世側媚士，雖當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少貸。或譏君疾惡太甚，君曰：天生我口，所以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口爲。元之季世，僞吳張士誠據姑蘇，而無錫相犄角，兇蹤盜販之徒，首纏帕，手執戈矛，巡門號呼，民情洶洶，恐旦暮有屠戮之慘。君曰：避寇路絕，奈何。提筆大書邵堯夫避天吟於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鄉曲來問計者，君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爲知命。吳元年丁未，大兵平定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士誠送京師，遣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獨欲聚士卒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三父老往見天祐，揚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爲。況未必能守耶。天兵如雷如霆，觸之者無不齏粉，一城生聚死生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曰：誠如君言。君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君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圍城之中，

咫尺雖近.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明公宰揭天威.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爲生民請命.惟明公加察焉.胡公視君氣貌非常.言辭復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君返.君叩城門.呼曰.亟開.吾事濟矣.郡吏啓關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人.胡公去.民爭臠呂爲帳.賦詩詞歌之.君皆爲作行草書.鳳翥鸞翔.人以爲不可及.初.君娶女氏沈福家.沈賢而無子.君養其夫婦終身.而尤篤孝二親.敦愛昆弟.田宅悉讓與之.弗問.君有志事功.當路忌其鯁直.不敢薦.其大父居仁.尤負氣不羈.元至元中.江南皆附.有宣慰王府者.以賈降授官.出入騎從甚都.會夜歸.居仁適前行.隸卒麾呵止之.居仁張目叱曰.斫頭賊.斫頭賊.既賣爾主矣.尚敢爾耶.反足蹴碎紗燈籠.官隸甚.執送縣令.欲鞫於獄.縣令命吐辭款.驚曰.此奇男子也.釋之.父顯.有先人風.隱居教授.非類不敢近.或者謂君之抱負.淵染家庭爲多.君嗜學不倦.酷愛孟軻氏養氣之說.反覆爲諸子誦之.援毫爲詩.須臾成章.皆有可觀.而未嘗存其藁.生二子.長彝.溫潤如玉.博學工古文.至正末.連中鄉貢進士.舉入於國朝.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累官禮部尚書.次所安.女一.歸馮輔.孫二.訥與誠也.君諱翼.飛卿其字.卒於洪武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壽六十九.以某月日葬崇山西南張山之原.嗚呼.傳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封.君以剛明正直之才.雖不爲時用.片言之間.活數十萬生靈之命.陰功在人者甚夥.宜其嗣人位司喉舌.而秩聯六卿也.天之施報.豈惟是哉.貤封所及.澤渥九泉.不至於公侯.吾未見其止也.銘曰.

君子之學.養氣爲先.氣之浩然.其直如弦.有若張君.剛烈之姿.嫉惡如仇.白眼望之.曷以致斯.淵自祖父.彼賈降者.叱之如鼠.干戈繽紛.孰不褫魂.死生趨之.淵有命存.十萬雄師.自天而臨.泰山壓卵.城無不破.何哉老翁.猶欲蹶顛.大言聾之.偉出就降.乃縋南城.乃謁轅門.爲民請命.如救溺焚.片言之間.竭盡始終.漫漫殺氣.變爲春融.昔焉啾啾.懼爲白骨.今也嚖嚖.冠衣有秩.活我者誰.成言君功.告厥子孫.以傳無窮.天道可徵.君有賢嗣.朱衣金魚.出入禁御.崇山之陽.張山之原.有蔚者阡.英風肅然.

故王府君墓誌銘

余來讀書浦陽江上.凡遇惇厚之善士.必謹貌之.又稱與之遊.縣之深溪有王府君.系出義烏鳳林.先世嘗有顯者.府君肆肥遯不仕.其爲人也.好善.鄉人服之.至不忍欺.歲儉出粟貸人.不求其息.或歷不能償.又復稱貸.府君亦從之.人笑其迂.府君曰.吾誠迂.彼豈有餘力而不我歸哉.人有鬻產者.必增其直以足其意.竪石鍛灰以眡稼者.既卽府君山.復飲食之.而始收其利.嶺人無田.執富民之田.而中分其粟.乏力者.壟畝不登.在他人必易藝者.府君卒不變.人笑其愚.府君曰.我誠愚.教吾子孫爲寬仁之人耳.里中有池塘.延袤可二十畝.其二婿家力爭之.數訟於有司.不決.府君慨然曰.所貴爲士者.能爲閭井解紛耳.況與之有連乎.乃取內子金條脫質錢若干緡.制羊豕以合之.酒半酣.捧錢而跪進之.各歡然而忘其訟.向之笑者.至是咸服府君爲有德君子.愧曰.吾儕小人.棼棼爾.營營爾.安足以窺其中哉.予嘗與府君合飲香巖佛祠.既稔聞其善行.數審視之.其衣冠不諭於人.其發言和而有則.其飲酒至百觚不亂.且執予手曰.子文辭誠美矣.惜不識酒中之趣耳.予爲之莞爾.嗚呼.此其所謂惇厚之善士者非邪.府君晚年以家

事.屬諸子.幅巾杖屨.逍遙大山長谷間.秋髮繽紛.儼然如物外人.年七十三.忽嬰微疾.呼家人謂曰.吾將逝矣.爾等當法我儉勤.更效同里鄭氏九葉聚居.吾瞑目泉下矣.言畢.形神乃離.實元至正辛巳八月十五日也.壬午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大様山之原.距家西三里而近.府君諱澄.字德輝.其姓王氏.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娶鄭、周二氏.子三人.子覺、子麟、子偉.皆周出也.子麟出爲仲父汶後.孫八人.應、念、懋、勲、璵、瑢、愬.女三人.義門鄭渙.同里周賓、張侃.其壻也.曾孫二十人.澤、澄、浙、江、溫、淇、浩、瀏、溶、潤、濟、淪、溥、湖、洗、淦、涯、泓、滐、涓.女五人.未行.嗚呼.太樸之散久矣.嗜利之徒.惟思肥己而瘠人.恨不搤其亢而臨其腦.倘有如府君者乎.勒石墓門.用以爲勸也.銘曰.

行修於身.惠洽於人.名行乎鄉.錫天之報施.裕其後昆.合錢而食.以孝義聞.斯何愧於樊張之倫.凡樂善者.視茲刻文.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子王公墓誌銘

洪武戊申春正月.皇帝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勳.例頒恤典.於是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王公之歿.已七年矣.初、公之既歿.上詔有司議.贈公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男.且俾與享雞籠山功臣廟中.上猶未愜其情.至是復仍其舊縣.進爵爲子以寵之.公之子文.感皇恩之滂被也.虔奉命書副墨焚告於墓下.明年己酉冬十一月.持翰林待制王君禕所具事行.求濂爲銘.以侈上之賜.濂辱與公游.不敢讓.乃述按狀而序列之.公諱愷.字用和.姓王氏.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沈酣六經諸史.間必欲見之於用.起應府公之辟.爲府史.疏讞獄訟.人服其平.歲乙未.上渡江.兩兵陣當塗.卽召公至幕府.上方爲元帥.命爲掾.以參決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京口民新附.杌隉不安.公慰撫之.始定.上爲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於建業.陞公左右司都事.公遇事謹於彌綸.日以膺賞爲先.元戎宿將咸憚倚之.唯公言是信.戊戌秋.猫獠兵數萬自杭來降.待命嚴陵境上.上遣公馳入其軍.諭以禍福.偕其渠帥來朝.是年冬.上將征浙東.時婺之蘭溪已下.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

57
14A

戌之上命公與胡公定議取婺親帥師圍其城守將出降公審察民情而奠綏之歷言上前無有不聽者己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上留胡公鎮婺而民賦軍器之務咸以屬公冬王師克三衢擢公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閑餘丁及蓄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耕而爲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僉一以爲丁置甲首部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八百無事則爲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資其食關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公愼知之械而撻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美之開化馬宣差挾舊邑印章誘猺民爲變江山楊明特砦柵之險叛服靡常公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衆郡內帖帖無譁民飢疫相仍死者枕籍道路公出倉粟使作糜哺饑夫修惠濟局居藥以待病者所活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公爲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家廟之在衢者公亦爲新之退食之暇輒集搢紳之徒摩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上令公調解之公善於說辭二人之驩如初湯和以寧同僉樞密院事李公文忠以國之懿親握重兵鎮嚴陵上命公往來佐其軍庚子夏六月僞漢寇龍江上召嚴陵師爲俊特廣信以奉其師道過衢公謂俊曰廣信僞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出偏師搗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衂吾衢先釋騷矣乃止俊而請胡公行胡公至而廣信遂一如公言辛丑夏拜胡公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於婺以控制東浙公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民無藝公令民自實田請都以糧多者爲正里長寡者爲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充副則合三四至七八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與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特俠以蠹民公逮至於獄皆痛懲之自是投避不敢吐氣猾胥譚宜道操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爲姦利公廉其罪狀以聞寘於法胡公日治軍旅以略嵊縣欒諸暨爲已任分省之政皆公統之公挈綱布紀風采凜然僞吳將呂珍攻諸暨欲堰水以灌我城胡公奪其堰反決水灌珍珍勢蹙乃馬上折矢與胡公誓請各解兵公聞之移書謂胡公曰彼狡謀叵測愼毋信今珍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珍畏盟而去先是猺獠軍來降胡公分其衆萬餘戍婺其帥劉震等相擁爲亂胡公被害公亦及於難當難作時猺帥多公恩欲擁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縶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壬寅春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六上駐蹕江西聞公之死爲之嗟悼良久親爲文祭之及返柩金陵上復率羣臣往城南祭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寶山之原公狀貌瑰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上弗聽公卻立戶外既暮猶不去上出怪問其故公從容諫如初上慨然從之公於吏事尤長擬律按比而傅之以儒術案牘繁其裁側辭簡而意周喜爲詩歌與賓朋談笑樽俎間更唱迭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公父諱榮母孫氏配張氏子男子三人長卽文有學行今爲侍儀使階

承直郎次行賊害公之際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曰棄親而求生吾不爲也卒隨公以卒女升並孫女一人濂爲左史時侍上左右嘗與濂論佐運之臣以字稱公曰王用和經濟之材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於難則上所以簡注公者爲何如使公之存至於今必躋政府歷憲臺澤及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而已人之患也有才而無其時今公雖有其時未能大顯而命止於斯不亦悲夫雖然公之贊治外垣爲賢資佐及臨患難罵賊而死爲忠臣天恩所加便蕃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憾銘曰

眞人之興肇自淮梁白旄黃鉞指麾四方桓桓豪英雲合響應維時王公杖策出迎龍旗所屆靡役弗前借箸以謀蠲於幾先英搖懾風帥徒內附公往撫之謂公來蘇浙河之東婺爲名邦六師一臨完城以降奏凱而旋留將戍守公持文墨參其臧否姑蔑遺墟既入版圖兵民二柄孰斡其樞帝詢在廷非公曷可公拜稽首卽日上道城增而高復浚其湟游擊置成僉柝夜警孰爲頑民嘯呼搆亂誘而戮之邊烽晏晏出粟哺荒注藥起尪民豫且康弗教則狂乃新泮宮乃置博士乃設俎豆乃絃乃史金華建藩控於海東遺公來治若疚在躬科繇匪度均之平之閫右奪政辟之刑之民樂其生親若父兄敵提其威望如長城豈期妖豎相擁爲變大罵不屈遂罹於難人孰無死公死則忠正氣不沒凌厲秋虹皇情震傷親御翰墨摛文祭之寵光赫赩受才孔多竟不盡施倩風宰木淒其餘悲不朽維文大書深刻後百千齡過者必式

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胡府君墓誌銘

濂侍講禁林時蘇之良士胡公壯來爲典籤其爲人也文學蔚茂而勵行堅凝濂甚敬畏之凡應制諸作多出其手率皆稱旨自是與之締交不翅伯仲然間以先府君墓銘爲屬濂以索文者接踵於門雖諾之而未暇爲今壹恩致政家居又復移文以申前請乃序其事而繫之以銘序曰府君諱顯與字華卿姓胡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曰青曰達俱有才力能伏其鄉人元兵取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姑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獨犬突出軍中衆愕眙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譁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吾弟達將軍遂出旗號俾達招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爲百夫長及宋亡還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憐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從其徒射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然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年十七怯憐口以例准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卽折弓矢脫略紈綺故態躬力稼事以養二親承候顏色唯恐弗至母嘗病疽時天熱疽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摩撫劉汗扶其起臥不解帶者三旬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弗能攻或告以股肉可療其法宜乃盂上而禱於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至晡頓額於地額破血流被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甘之肉何暇惜乎知刀終不可動起引之割肉寘盂中裂帛漬血裹創戒左右勿洩爨之謬稱他肉以進母不食已五日見藥喜爲之握筯食一杯羹盡食已而瘳母後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葉遍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號索之竟日手足皆腫僅得菱實三雙歸遺母母疾如失既而貧愈甚或踰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儲守之而不變如父母何攜家入蘇城謁多錢翁有所稱貸多錢

翁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貲財俾府君貿遷。而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幣若干錠。覩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鬻田宅券書及他貲物於路者。府君覽之。曰。券書失。啓爭端。蹤跡其人。呼與之。其人權貴家奴。失主券。畏罪欲求死。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甑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無煙。府君憐之。天未明。攜錢二十緡潛投竇隙而去。歎歲出糶。有貧人來糴。衣不掩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糴十千邪。倍與其粟。躡薙者過門。府君取薙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汝當以餘錢裨我。糴者笑曰。吾安有餘錢耶。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實予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販肩繭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之較邪。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僦舍館而食之。癘氣發者相枕籍。府君躬視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書。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闢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二子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爲名儒。從典籍陞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書紙爲圓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於家。卒前一日。楚府作讀陳子晟等道過府君。將之京。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譬吾兒莊。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當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部。累請封於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娶蔣氏。贈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舉子女羅拜於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請至再三。乃已。年七十三。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五日。葬於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男二人。即懋、莊。女三人。一夭。二適某某。孫四人。紉、綃、紳、某。曾孫男二人。某女一人。府君歿之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司左參政。階通奉大夫。於法當得加贈云者。嗚呼。孝者。天下之大經也。一鄉得孝子焉。則一鄉睦。一邑得孝子焉。則一邑順。一郡得孝子焉。則一郡治。此無他。人之所秉彝性。同未始有殊。而移風易俗之道。蓋莫急於此也。然而孝行之至。心與天通。韋布之士。往往能感於神明。發於祥徵。載諸史牒。亦有不可誣者。今府君不自有身。唯欲其親之安。刲股愈疾。固人之所難。至於殯未葬時。而能獲實者三。非神明陰相之。未必能致斯。則心與天通之驗也。在宋之初。貴池有孝子者。曰蔡晉。秋九月。母有渴疾。思生李食之。晉號泣樹下。忽還葉中得雙李如彈丸。人以爲孝感。府君之事。寧不與晉類耶。晉之名尚傳於今。而弗泯。則夫府君者。其不當有傳耶。茲銘之所由作也。銘曰。

維孝之德。是謂天經。秉厥恆性。惟順遂誠。有美孝子。醇懿是循。但知有親。遑恤其身。親病在疑。子分吟呻。精穎於庭。願彼百神。我命弗顧。體肉何恤。親年可延。我志則懌。求菱大澤。悲啼欲暗。豈意未葬。獲實者三。天鑒哀衷。顯厥祥徵。揚之邇遐。聲光騰騰。卓行若茲。亦足不朽。況其立心。一歸忠厚。推仁惠窮。日惟孜孜。吾分當然。奚求人知。施德不食。其子維良。上簡帝心。參預藩方。勒石幽宮。文不妄飾。此孝子墳。過者宜式。

故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彤。字文明。姓吳氏。世爲臨川人。穎異越常。游從虞學士集、危左丞素學。二公深相器重。聲著鄉閭。

弗獲還去。補江西行省理問所令史。益勵學。績文不倦。夜以繼日。遂擢至正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錄事。階將仕郎。時郡守二。皆朝廷重臣。苛察繳繞。察見淵魚。欲以剛直者而立。莫敢仰視。府君以事至府。數與之抗辨。氣凜凜不回撓。初甚怒。既已而反賢之。贛俗泥堪輿家說。有踰半世不葬其親者。府君召父老諭之。曲盡倫理。不兩月間。葬者以千數。民家子女或事浮屠法。揚言爛然坐脫。無知者競奔湊之。府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府君謂其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行火。母頓來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弟奪其金條脫者。絕無左驗。府君陽令中析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涕泣不欲。乃杖告者而與泣者。衆以爲神。朱甲與湯乙仇。抵爲盜。自刺妻實之。官捕湯嚴治。竟誣伏。府君察其色有冤。以計給朱妻出所刺刀。其血猶在。遂縱湯而罪朱。劉漢衛李敬甫無以快其忿。搆其集衆擾己者。府君得其情。往白守。守怒。令易鞫。府君不從。更以他吏成案。戮李於市。當刑之日。出殯守廳事。吏尋爲屬所困。自刎死。郡兵纂橫。虐諸民。府君每直之。守寖不悅。民怨羣起而逐之。因擁府君爲守。府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族。汝曹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族也。衆皆潰去。越翼日。復聚城外。跋謀焚廬舍爲亂。府君請守出。共帥壯丁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黨不問。一郡帖然。時營國公火你赤出鎮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拜。功狀上。署府君爲郡治中。實超四階。至正戊戌。僞漢兵圍城。踰三月。府君調度供餽無闕。及勢蹙。慷慨自誓。躍馬欲觸鬬。民爭擁不得前。城陷。僞漢奇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予百金。府君被執。命釋而官之。竟以謀脫歸臨川。遁匿窮谷。日以奉母爲樂。若將終身焉。郡既入職方。守臣侯至善力薦起之。乙巳秋七月。拜國子博士。成均初設。其建立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府君皆與聞。贊決者甚衆。丙午春正月。轉同知處州府事。浙江猶未下。曹國公李文忠方議征進。府君轉輸餉饋至軍前。公以能稱之。吳元年丁未。召還南京。與禁林諸老共議即位郊祀儀注。洪武戊申春正月。擢僉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議大夫。三月至官。分部荊湖。上疏言五事。鑄降諸處印。沙汰荊州湖泊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荊、峽二州田額。均石首、公安、江陵三縣水夫科繇。秋七年。又上疏言興學。并安陸驛傳輪役。遞運船及給鑄錢諸物價等事。上皆從之。己酉秋九月。改僉山東提刑按察司事。庚戌夏四月。以東昌士曠人稀。請省博平、清平、夏津、朝城、館陶、觀城、范七縣。秋七月。超拜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慮刻人才。唯恐失之。兩考。北平郡試。而得士爲尤多。癸丑春三月。奉旨還京。值疾作而終。夏四月二十又九日也。享年五十又七。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輔。有恩在州里。稱爲惠人。母蔡氏。元配胡氏。前十五年卒。繼室彭氏。子男四。吉祥、勝安皆夭。唯林童、耆齡存。女八。已亡其五。長適胡中。胡氏之兄之子也。次適太常掾施興嗣。幼在室。生平撰述甚多。有弱齡、壯遊、山居、南遊、金闕五稾。藏於家。初府君既殁。興嗣以其子幼。乃來京師。請熊參軍鼎狀其事行。徵予爲之銘。其致辭懇以悲。予惻然諾之。未及爲而興嗣歿。方檢吾文。撫所授。而胡中又竭蹶來請。辭如興嗣。而有加焉。遂以畀之。府君權厝京師南門外中乃峯。其柩歸。將以某年月日葬臨川縣之亦姑山。并侍興嗣之骨還付於其家。中亦可謂義士也已。予聞祭統有云。銘者。論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蓋孝子慈孫之所欲得者也。今不敢廢茲義。序而銘諸。庶慰府君於九泉之下。使興嗣有

知亦將無所憾矣。銘曰。

彪蔚炳煥。文何彰耶。劃兇殲姦。政何良耶。勦合矩度。行何方耶。位之欲昌。而底於亡耶。松摧柏焚。孰知其爲棟爲梁耶。神理冥茫。胡可以測量耶。四尺之墳。岵山之陽。有永其藏。慎毋壞傷。

故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于君墓誌銘

惟于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爲業。族居南康之都昌。至君益顯融於時。大父德仲。贈明威將軍。某衛親軍指揮使司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河南郡伯。大母王氏。追封河南郡君。父祥英。贈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母余妙眞。封河南郡太夫人。君幼知讀書。通大義。縉紳先生稱之。旣長。磊落有大志。不屑爲變情徇勢之行。會元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爲盜區。分寧徐壽輝建僞號曰宋。都九江。使其將張顯夏彰據湖口。元將三旦八駐師鄱陽。都昌適當其衝要。交互殺掠。民倀倀不知所從。君召父老子弟謂曰。吾等皆良民。顧寇兵官軍。以爲叛從官軍。則寇兵又將屠我。行見無噍類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叩頭曰。微君不能生我。君乃集諸少年趫健者。列爲隊伍。朝暮教以擊刺之法。旬月間驍然可用。乃握劍坐庭中。下令曰。賊兵有入吾境。共殲之。不用命者斬。衆皆股栗。賊聞不敢犯。同列有忌君能者。數潛通構害君。皆先機而殲其首。人以爲神。歲乙未。徐兵破鄱陽。君之勢遂孤。都昌繼陷。徐聞君名。急搜訪獲之。命爲江東宣尉元帥。鎭鄱陽。歲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徐而自立。更僞號曰漢。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不道乃爾。我可北面而事之邪。當是時。皇上龍飛臨濠。定鼎建業。豪傑之士爭相奔走。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上悅而受之。君輕騎謁上於龍江。詔宰相燕饗之。禮遇優渥。賜

以金嵌頂帽暨錦袍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密院判官。戍徽州永平翼。遣之鎭。行十里所。復趣還。解金逕環并纏授之。且曰。予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召卿來爾。君感知遇之深。奮殫報効。上疏曰。予光之心鞠躬盡力。報國一忠。死而後已。上命左右嶽纍曰。此予光誓書也。君察僞漢國政不一。兵出於外。潛獻擣虛之策。上親征九江。君與郡將皆從。飈行電疾。友諒以爲自天而下。棄城宵遁。君將兵下黃梅瑞昌諸邑。居亡何。助攻建昌。拔之。出戍鄱陽。友諒攻洪都。上親往救。大戰彭蠡湖。友諒斃於流矢。其子理。假息武昌。詔常忠武王追攻之。理遂輿櫬銜璧出降。君皆在行中。與有功焉。轉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遷鷹揚衛。進階懷遠大將軍。時僞吳張士誠據浙西淮東數州之地。君從大將軍徐魏公往討。泰興、高郵、淮安、安豐皆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舊館。魏公將諸將及君破之。遂平湖州。下姑蘇。士誠就擒。及魏公征中原。君統銳兵以從。益都、沂、棣、登、萊、諸州次第平。乃入汴梁。克洛、陝。攻下潼關。君與郭將軍守之。元將王左丞自河中帥衆來奪關。兩兵方挾戰。君舞戟橫貫其中。大呼殺入。元兵奔潰。追斬之。積屍盈野。越六月。進戰河中。拔其城。魏公命戍寧昌。元將擴廓帖木兒復引兵來戰。君輒擒走之。敵兵不敢東向。遂合諸部兵圍安定州。君急分兵往救。兵少不能戰。退屯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腹背皆受攻。遂被執。百計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戍陷州。元兵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將軍降。君呼曰。我不幸被縛。誓死不辱國。爾當受本朝皇帝厚恩。當堅守以俟大軍之至。勿信其甘言所誘也。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使去。尋聞被害。上悼之。錫以

布帛。令其家成服行喪。遣祠部官祭以少牢。奉其神主配享雞籠山功臣廟中。君諱光。字大用。于其姓也。自二十五歲起兵。至四十三而歿。氣貌修整。善鼓琴。能吟古今體詩。多古雅不凡。兼通醫學針灸科。人望之。翩然貴介公子也。及持戟上馬。輒鷹揚虎視。所向不敢當。逢者莫不改容。太夫人性剛嚴。君事之孜孜盡禮。唯恐稍違其意。遇氣有未平。君長跪於前。移時不敢起。君子尤稱焉。娶鄱陽劉淑姬。通書史。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二人。蕃與宜也。君生於天歷戊辰九月十四日。歿於洪武庚戌某月日。則不可復知矣。辛亥某月日。蕃用招魂禮。葬君衣冠於某山之原。前葬一月。其外舅建德令劉君懋。狀君之行。引蕃來拜於庭。請爲銘揭諸墓門。嗟夫。君以一書生。遭亂世。乃能倡義旅以捍鄕邦。繼而率衆歸有道之朝。四方征伐。爲前鋒。幕府上其功。殆無虛歲。惜乎安定之役。孤軍深入。不能制勝。遂致陷於虎口。天乎命耶。有識者蓋悲之也。然君能執節不回。視死猶生。卒不負誓書死而後已之言。亦可謂夷險一節者矣。銘曰。

麟之師師。鳳之儀儀。治世之奇。有力如虎。長戟勁弩。才堪用武。惟君之生。丁時搶攘。六合虎爭。投筆而起。集厥師旅。以障州里。眞龍天飛。聖朝赫熙。杖劍來依。帝曰嗟汝。爾鎭歙土。以安黎庶。大軍長驅。何戰不隨。劉漢僞吳。借籌決勝。山東受令。洛汴亦定。潼關僉屯。鑄鐵爲關。敵不敢犯。鑾旗西伐。如火烈烈。所向皆捷。多寡勢殊。視敵如無。卒捐厥軀。亦心如日。以身徇國。死又何恤。皇寵有煒。少牢祭之。饋食崇祠。寰宇一統。不爲麟鳳。使人增慟。冠衣具存。大招爾魂。凝之山樊。山氣鬱鬱。護此幽室。魂兮來宅。

元贈武略將軍同知臨洮府事武騎尉追封滎陽縣男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奎。字子厚。姓朱氏。其先出於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敬則之裔。敬則居亳之永城。世以孝義被旌

顯。一門六闕相望。而子孫尤貴富。邦人盛隆。有金頭公、銀頭公之號。南族序昭穆而非。古地百餘畝。亦目曰宰相林。則當時勢蟬聯。朱紫赫赫。可知矣。世遠譜廢。子孫分適他州。莫能究其詳。府君、銀頭公之後也。五世祖某。宋建炎初。扈蹕南渡。寓於宿丘。仍以貲雄於時。曾祖某。通判淮安州。祖某。提點壽春府稅課司。遂居壽春之下蔡。父某。咸淳末。嘗舉進士。宋亡。入元以儒入仕。授撫州學正。母胡氏。府君幼不好弄。嶷然如老成人。及長。華學嗜學。求名講師而事之。知解旣至。不欲陷於一曲。凡天官地理卜筮醫學之屬。咸究其微旨。晚而學易。陰陽消長之理。吉凶存亡之故。觀象玩辭。使心與理相涵。無少爽者。終日默坐。觀流俗紛紜。絕不與競。人以爲迂。則笑曰。主靜乃吾學也。鄕鄰有鬪者。諭以訟終凶之義。釋然而去。若不能凶喪及無食與衣者。竭其力周之。自奉甚儉。一豆一簞。猶不盡食。事繼母張氏如親母。惟恐有毫髮違其意。令聲流聞。莫不高府君之行。郡國將辟起之。不聽。部使者行縣。又以茂材擧。河南行中書遂署安豐路儒學正。府君曰。與其身有虛名。孰若心無慚德。辭不赴。鄕子弟爭從之遊。日談道德仁義。剖析其故習。亹亹數千言弗倦。暇則鼓琴詠詩以自娛。或時出佳山水間。歡歌忘返。壽始五十。以延祐戊午秋九月某日終於家。以某年月日葬於縣西孤山祖塋之左。娶劉氏。子男三人。曰某。曰某。曰復。女一人。適某。元季。府君以復貴。贈同知臨洮府事。階武略將軍。勳武騎尉。爵滎陽縣男。劉氏贈滎陽縣君。入我國朝。河南山東相繼降。復例遷京師。有薦其文學於上者。得召見。擢國子助教。侍經親王。陞燕府參軍。轉長史。

予時忝職禁林，兼青宮贊善，日與復游，復疑直靜慤，有儒者氣象，予甚重之。會予乞恩歸田，復持燕相府錄事楊晉之狀，求銘府君，且晉序事精贍，且翛然有奇氣，於是粗加櫽括而繫之以銘。銘曰：

水若有源，長流弗竭。豈無潢汙，朝滿夕涸。猗歟府君，誕有世序。邦人豔之，綿延爵組。嗜書不厭，聚欲成淵。晚而潛心，我學吾易。觀易玩辭，孰出範圍。參諸天人，咸驗非爲。發聞於時，郡國交辟。有儗一官，可涖其職。際身下列，揖拜上官。豈若肥遯，白雲靑山。令子旣賢，從贈攸宜。九泉冥冥，赫其有輝。況今遭逢，六合重熙。龍光下被，行當見之。孤山鬱蒼，中有元室。太史勒銘，永固其藏。

故東吳先生吳公墓誌銘

惟吳氏初自延陵而分，囧譜之局廢，不能詳其世里世次。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金溪，其諸孫宋舍光尉邦基生郁，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郁生瀛州教授行世，行世生太學進士鑫，鑫生鄉貢進士饒、漕貢進士可、景定甲子進士名揚，兄弟並以文鳴。可生泰迪，泰迪生儀，儀禮字明善，世稱爲東吳先生。先生自幼以纘承家學爲事，雞初號輒起，乘火挾册而讀之。時建昌江公存禮、謝公升孫，皆前進士，先生負笈從之遊，繼登鄉先達虞文靖公集之門，於是博極羣書，其學絕出於四方。先是，元至正甲申，先生伯兄儼與其子裕同舉進士，裕迪三薦，始擢辛卯進士第，名在第二，冠南士之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從弟立、盛又薦於鄉。立，饒之孫；盛，名揚之孫也。鄉人榮之，指先生之居相謂曰：是家在前朝以明經詞賦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如斯，薾尉之澤，厥有衍哉。會海內兵起，先生遂無意北上，下帷講授，遐邇學徒奔走其門。先生隨其資器，孳孳訓迪，必使優柔饜飫而後已。凡所敷繹，皆五經奧義，不拘泥於箋記，而大旨自暢。晚尤專心於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稡傳，曰類編，曰五倫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嘗撫卷嘆曰：此吾所學之所致，後世有揚子雲，其將好之矣。然於文辭尤豐贍有力，下筆之頃，思如湧泉，闔闢抑揚，不愆矩度。論者謂如晴雲出岫，氣勢突兀，不假雕琢，天然成章。先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也。先生涵養旣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己之功，莊整而端嚴，隆寒極暑，必正衣冠而坐，家人聞其謦欬，輒肅容而立，不敢妄動。天性篤於孝友，事二親唯恐逆其意。季弟偉早夭，其室周氏方少，子寅僅五歲，先生經紀其家，撫寅至成人，周氏得以遂其節。先生爲人剛直自將，異端者不侮，強禦者不畏，或以非理來撓，必峻言折之，其人悻悻見於色，弗少顧，稍知感悔，即遇之如初。有寸善，播揚唯恐不聞。壬辰之夏，縣燬於寇，所在惡少年持白挺相挻爲亂，先生椎牛釃酒，集里中耆儒，諭以禍福，皆稽首聽命。他鄉爲亂者，皆罹草薙禽獮之慘，或無孑遺，獨先生之鄉獲免。及入國朝，撫州守侯君元善聞先生名，欲聘起之，先生以疾力辭。洪武庚戌，江西鄉闈試多士，府判官王馘夢州城中遍狀元，旣而先生之子伯宗實在首選。明年辛亥，對策大廷，復以第一人賜進士及第，召見奉天殿，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或者以夢之前徵爲先生世科之符，而先生已歿，不及見矣。先生之歿，在辛亥二月二十八日，上距所生大德丁未之歲，得年六十有五。配何氏，生丈夫子三人：長即伯宗，初名祐，今以字行；次輪；次軒，皆以經術教授州里。女三人：曾雅、周禮、黃顯，其婿也。孫男一人，某。女三人，尚幼。初，伯宗

會試南宮，予嘗秦勤與考試事。伯宗因來謁，以先生文集序爲請，予未暇爲，而先生訃音至矣。伯宗乃泣拜，求撰墓文，將還以其年某月日葬里之毯塢山，且勒文懸綍之碑。予聞世之右族，重珪疊組者有之矣，索其家學相承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況夫科名，尤造物者之所靳哉。今先生之門，何其奕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他，山厚則木繁，海深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厥後，繼繼繩繩，予知未有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乎科目之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修也，業不可不廣也。欲法先生者，法此足矣。是宜銘。銘曰：

吳氏之裔，何蟬聯兮。科名接武，代多賢兮。先生承之，志益騫兮。嗜樂道腴，涉幽元兮。宣斧法戚，聖有經兮。傳者角立，分戶庭兮。我躡至隱，發精明兮。剔抉浮翳，朗日星兮。窮經致用，時則屯兮。薜衣椒冠，甘隱淪兮。振揚教鐸，暨乃文兮。膺其天夏，德潤身兮。世降俗偸，病逾深兮。方倚俞扁，起痼沈兮。祕其正陽，平羣陰兮。儼行之卓，罔弗欽兮。一鑑之亡，我心傷兮。其人雖逝，名則良兮。有事一宮，氣鬱藏兮。煒煒著美，薦以石章兮。

義烏王府君墓誌銘

烏傷溪上有王府君者，壽五十八，以洪武九年夏五月丁巳卒於家。十年春三月壬申，葬於同義鄉下祥山之原。素服而臨葬者千有餘人，皆痛哭而去。蓋府君，忠厚君子也。諱順，字性之。自幼嗜學，嘗登許文懿公之門，所學必欲見之躬行，使物被其澤。里有大陂，溜瀦水溉田五十畝有奇，歲久岸且崩，天稍不雨，田咸作龜兆坼，民遑遑不自寧。府君嘆曰：此非我之責耶？即鳩衆與築之，約皿而撿作有差，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盈乾而畜洩之，民得大利。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之工於郡縣，縣吏胥並緣爲姦利，不問老幼癈疾之不可任，悉上其名，索之弗得，輒捕比鄰以代，雞犬不得寧。府君白於縣，毀舊而作新籍，凡有徵發，按籍輪役之。村墟之中，痒疴疾痛者，急不能注善藥，府君儲峙一室，或有求者，施之無吝色，然恐察之不精，且與名士朱君震亨講切內經之說，汲汲以濟人爲務。鄉閭有單窶者，出粟菽相貸而不錄其息，沒則給櫬槥之，逋錢久不能庚，則焚其券。府君猶以爲未足，復謂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弟與之共學，甚貧者，輒周以羞服，月且十五日，具籩豆延其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於堂下，府君正衣冠中居，以孝弟睦婣之道誘掖而勸導之。縣大夫賢其爲人，顧左右曰：若王性之者，豈非一鄉之善士哉。凡持牒來訴有及婚姻貸產者，下府君調解之，人服其公，取決片言之間，不復重有辭。州賦移易不常，官欲重輯之以定科繇，同議一鄉，府君實與鉤校之任，精覈盜削，無敢上下其手者。府君遂欲進均役之策，會病卒乃止。縣大夫聞之，頓足曰：良士亡矣，奈何。太息者久之。府君性樂易，未嘗有疑色，見人爲一善事，喜動容貌。每行鄉飲酒禮，揖國朝律，寘几案間，諄諄爲人講解，使之心領神會，不敢爲非。閒居無事，焚香鼓琴以自樂。四方賢士無不願與之交，有納交者，雖久留而不厭。好法書名畫，不翅金玉，然顚沛流離，亦挾以俱往。通周易，有所謀爲，則必揲蓍玩占，所言吉凶多驗。曾祖益之，宋季爲越之校官。祖文繼，父楨，妣曾、朱二氏。妻凡三娶：諸、勤、何璉皆先卒，今惟朱氏存。子男子三：演、溢、璜子。女子三：諸宗、陳

事、與意、其塔也、孫男五、至淑、至剛、至和、至誠、至陸、孫女四、皆在室、府君既葬之六月、濟請同縣宗濂集其行、爲書一通、介學子童徵來謁文、古者族則有師、閭則有胥、各掌其戒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校登夫家衆寡、辨其老幼廢疾之可任者、至於役國中、相葬埋之事、無不備極其情意、嗚呼、府君之行、何其甚類之、使一里得府君焉、則一里事、一鄉得府君焉、則一鄉治、一邑得府君焉、則一邑之民咸得其所矣、視彼剝蝕於人、扼其喉而盬其腦者、抑何遠哉、不可以不銘也、其詞曰、

位不冠纓而惠孚於民、仁矣哉若人、是非紛紜而折以片言、信矣哉若人、文質彬彬而令譽振振、君子哉若人、銘以昭之、揭於墓門、

義烏方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天瑞、字景雲、姓方氏、宋元豐間有諱沈者、自嚴陵白雲原徙居義烏之桐巖、今九世矣、當五世時、又有諱應龍者、登嘉定癸未進士第、官終大冶丞、其族益著顯矣、府君曾祖諱淵、祖諱茂之、父諱汝霖、母喻氏、紹興丁丑進士工部郎中喻公良能五世孫也、府君六歲時、與群兒戲於池濱、一兒俯身擷藕花、忽墮水中、群兒皆驚奔、府君急執其足、揚聲大呼、人聞而來、抱兒還其父、逮長、讀書窮旨趣、孝弟少懈、其父以食指之繁、故廬迫隘、不足以容、別買宅一區於三里外、命府君居之、府君昏定晨省、雖大寒暑不廢、父母憐其勤、力止之、府君跪對曰、子職當如是、不爲勞也、府君之配曰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經歷諱約之女也、府君相敬如賓、終其身無片言乖戾、或者娓之梁伯鸞、朱歿、府君一念之、輒垂涕、與人交重然諾、一旦暴風疾雨、府君蹙蹩躡屩、倉皇欲就途、家人謂曰、非有至急之故、何遽往也、府君笑曰、吾與人期、不欲爽信耳、其遇宗族內外姻、多煦煦有恩意、有稱貸者或不能償、置不問、府君長身鶴立、美鬚髯、樂賓友過從、當酒酣耳熱、高談雄辨、驚動四筵、徐而察之、皆根據經史、出人思慮之所不到、時論多之、府君有兄二人、孟曰天與、字景賢、仲曰天錫、字景範、景賢博通書傳、善滑稽、士無賢不肖、皆樂與游、尤精黃帝內經之學、有疾者恆依之、景範淵深而簡默、遇勝友論詩、輒抵掌劇辨、滾滾如泉源發、不見其窮、府君固難爲弟矣、亦復翹然與之抗衡、非聰明絕倫不能也、府君年七十九疾病、劇侵淩、知其不可治、乃絕慨賦詩一章示子孫、大意以爲吾讀孔氏書、死生終始之說、粗若知之、萬事悠悠、當同一夢、彼浮屠氏所謂天堂地獄、不過託是化爲善而已、吾家素絕之、不必用也、今死矣、與明月清風浮游於天地間耳、尚何道哉、書畢而終、實洪武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府君生平嗜吟、有詩集二卷、藏於家、妻即朱氏、無子而先卒、鞠族賢友子檵爲嗣、既而少房馮氏、生子男子二人、曰士龍、曰士信、子女子一人、曰丑姬、徵事郎、中書舍人宋璲其婿也、孫男二人、某某、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初、予與府君二兄交、甚洽、繼識府君於白麟溪上、府君方爲女擇配、予兒璲始九歲、操觚作蠅頭細字、臨於所識文辭、府君心悅、遂成婚姻、家府君當有疾時、璲將來南京省余、往謁府君道別、府君執璲臂言曰、汝尊公當代文士第一流、吾旦暮死、不復與子相見、願爲求墓上之銘足矣、璲泣而別、未幾果以訃聞、予亦爲泣下霑襟、今予致政還家、府君從孫衡偕書其事行、士龍持以來請、予惡得不爲之銘、銘曰、

桐巖陽、三鳳翔、一鳳後逝雲爲鄉、梧桐萋萋空高岡、緬懷德輝人可忘、

故濟峯先生府君墓誌銘

大江之西、南昌名郡、有濟峯先生、其學以聖賢爲宗、其文以理氣爲主、其行以忠信爲本、其接人以明體適用爲教、其生也人尊之師之、其歿也人又哀之慕之、歿後二十一年、而門人弟子與其孤翰林修撰善圖其不朽者甚悉、乃集群行成書、而以銘文屬筆於濂、濂聞先生多著書、大批研精易禮之學、而及於邵子先天、橫渠正蒙諸書、共若千萬言、先生之言曰、先天之學、心學也、其圖皆從中起、其前無古而後無今、大之爲天地、小之爲民物、類之爲禮樂、幽之爲鬼神、遠之爲闔闢之初終、近之爲瞬息之起止、莫不具焉、邵子以命世人豪、乃探是圖、著爲皇極經世書、性命物理之說、宣明於世、學者往往厭其難、棄而弗講、予於是有經世書說、張子正蒙皆實與太極圖、通書、西銘並傳、而未有爲之註釋者、余於是有正蒙書說、禮經殘缺已久、朱子雖定爲儀禮經傳、而其輯錄多出於門人勉齋黃氏與信齋楊氏、其中予奪多有未定、余於是有禮說、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伊洛大儒雖皆論著、而其義皆愈索而愈無窮、予於是有易說、吾道不行於時、而其見於言者、不過如此而已、嗚呼、觀先生之言、則其心之所存者、從可知矣、濂雖不文、敢不大書揭於墓道、以爲後進之觀云、按狀、先生諱隱老、字子方、姓朱氏、南昌之豐城人、曾祖某、祖三德、父應岳、母楊氏、先生自幼輒勤書、須臾不少怠、母若兄頗以爲迂、斬薪油不多給、秋宵月朗、每挾册映讀之、冬則拾枯薪及蘇松明以繼、欣然若忘其疲、時江村姚公某、冰齋洪公某、列泉趙公某、皆宋之遺老、凝通六藝之故、而桂莊涂公應甫、又遠承考亭朱子遺緒、先生咸執經叩請、莫不交與之、且曰、朱生、令器也、他日所成、當無讓古人、負笈而歸、兄以先生不事生產作業、力求析爨、先生不得已、悉以美田與之、自取不毛者、由是家寖貧、或憐之、勸其俯就科目、庶得祿爲親養、一聞塲屋不中、益潛心於聖賢之秘、窮索於經、驗諸身心、唯恐有不合者、久之、心與理涵、瞭然如辨黑白、遂倡鳴道學於荷山之陽、四方學子悉從之遊、先生顏貌嚴毅、若不可親近、設有疑問、如撞巨鐘、小大隨應、無虛發者、初、先生伯父曰應五、曰應祥、曰應森、與其父皆足以師表州里、龐眉白髮、大布寬衣、金春玉擁、塤鳴篪協、使人望之、皆竊之意消、至是先生又能纘承之不墜、士論多之、至正壬辰春三月、江淮兵動、鄉之惡少年爲變、殺戮至雞犬、耄倪皆竄匿、先生猶操觚正衣冠而坐、從容語鈔掠者曰、貨財任取之、書籍非爾所好也、及其再至、四三至、先生復曰、吾家已磬矣、爾幸他之、盜素聞其名、笑而去、無敢縱火者、西東鄰數十家皆藉是獲完、先生遭時多艱、召族婣子弟戒之曰、吾宗素以清白相傳、寧寒餓而死、不可爲不義而生、終無敢犯教者、不幸以至正丁酉十月八日卒於家、未歿語善曰、吾著書多未脫稿、芟繁補闕之責、盡在於汝、吾以數推、明年江西當大變、汝當謹避以免難、吾今無所苦、精神如常時、但覺氣息漸微爾、已而遂亡、戊戌夏四月、僞漢陳友諒陷南昌、果如先生言、後七年癸卯十二月初一日、始葬於濟峯之下、娶涂、李二氏、男一人、即善、克紹其家學者也、女二人、歸縣人虞彌、鄒誼、孫二人、象環、逢掖、象環通五經大義、年十九前卒、孫女一人、適羅諒、亦里之良族、曾孫一人、與祖、曾孫女二人、尚幼、濂聞君子立心、在乎遠且大者、千祀以行志、其澤可被於當時、著書

以明理，其功實垂於後世，孰短孰長，人必有辨之者，雖然，人心淵矣，士習陋矣，翻經取題，而媒仕進者有矣，求塲屋如先生者，尚可得耶，銘以昭之，亦發涕之深慨云爾，銘曰，

古之聖哲，何爲作經，驅人天明，俾反諸誠，世衰道微，耽厥口耳，寔莫誰尋，以經爲戲，紛紛外騖，奚補身心，質用瓦礫，棄其南金，考亭猶與，上繼伊洛，完經製傳，日星照灼，豐城之墟，天產碩儒，鑑其流光，漱其芳腴，掌虛露涼，宵油莫續，挾册於庭，借月而讀，發之柔之，茫然退思，鬖之飫之，如嗜甘肥，內存於心，外著於目，明命有赫，無敢不肅，出而倡道，荷山之陽，有聲泱泱，達於四方，執經之徒，雲合川赴，若飲衢尊，充足而去，俗易風移，俘我民彝，天不憖遺，孰不涕洟，元堂沈沈，妥厥靈爽，尚昇後人，胡福是享，

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樓君墓誌銘

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初余年十九，負笈入婺城之南，受經說於聞人先生，會彥珍亦從爲偶來卒業，余家抵彥珍所居僅半舍，不能一識，至是始及見之，歡如平生，彥珍少余四歲，肌膚若玉雪，服飾鮮潔，容止閑雅，一何貴介公子也，居三年，聞浦陽淵穎吳公闡教諸暨之白門，余復裹糧相從，彥珍知之，騎驢躡余後，越五月卽還，彥珍自是家居，余且讀未見之書於浦陽仙華山，往與返皆經彥珍門，彥珍問余來，雖夜至一鼓，亦必秉燭起迎，醴酒澆我，款語不能休，余困就寢，席彥珍則臥余榻側，不解衣至明，方興，及別，送余五里外，誨侮譴矣，無所不至，將行又復盤旋，若不能遽捨者，時彥珍年方盛壯，論議天下事，若可俯拾，故皆曠闊而疎略，不事容束，又何詡跅奇才也，已而走燕都，用太師德王之薦，授澧州管領拔都民

戶總管府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道里既遠，風土嗜好迥然殊，彥珍在官多悒悒不樂，歎曰，人生貴適意耳，何至束縛馳驟如馬牛然，未幾解印綬而歸，不問資用有無，無日不沈醉，醉輒大笑，世間事類不足以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官政苛急，如束溼，彥珍益不自憀，頗大放於酒，益與未盡潄，卽以瓠醲自隨，自眼見天，旁若無人，若有言語之者，日落彥珍飲酣，尤不自覺，惜哉，勸何不少爲子孫謀，彥珍曰，吾遭時孔艱，託麴蘗以爲昏冥之逃耳，君以不念子孫爲言，不亦大惑歟，又何暇達之良士也，乙巳春，予自左史乞假省親，過彥珍，彥珍首不暇冠，急趨前執予手曰，君來歸耶，且留連四三日，勿遽舍我去，指所乘青驢曰，將宰以燕君，池中有大鯉魚，長可三尺，取以爲佐，君雖不飲，觀吾引滿，亦必爲之暢然，予不能從，後一月，有客叩門甚急，使者頌詢其姓名，大聲呼曰，汝第言舊日同舍生爾，何必問其爲誰耶，予亟出迎，彥珍已據床危坐，聞予曰，予渴甚，汝何處可得美醞，時方嚴酷，饒予不敢答，彥珍從予歸曰，予誠俗士耶，會日莫，不得已，止宿，雞第一號卽馳去，自時厥後，聞彥珍爲酒所蝕，形貌枯瘠甚，未幾，竟死焉，臨殁精神耿耿不亂也，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計至予不免失聲慟，會朝廷纂修元史，起予爲總裁官，倉忙就道，不及往，彿以祝彥珍之葬，輒往憐憶而追思生平之驩，而語言歷歷在耳，形容則不可復視矣，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彥珍諱士寶，彥珍其字也，姓樓氏，世居婺之義烏，曾祖贊，祖紹翁，父如遂，妣王氏，彥珍幼孝於親，母夫人抱疾，煖咀劑以進，累數月，目不夜瞑，長從名師友游，發爲辭詩，皆淸雅可傳誦，家素饒於財，姻友或至寒餒，肥馬輕裘與之，無吝色，娶同邑金氏，宋知雷州士龍之曾孫

女也，內政修舉，無媿於婦道，子男子四，鉞，鉞，鈺，鍔，鉞，鍾，先卒，子女子一，適浦江義門鄭棫，孫男二，淙，浙，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六，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山之原，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銘曰，

嗚呼彥珍，死於酒耶，不酒而死，世何多耶，嗚呼彥珍，醉而醒耶，高視陋俗，醒其醉耶，彼溺於聲利，心勵形瘁，而無一隙之適者，方吾彥珍又何如耶，嗚呼彥珍，孰謂非曠達之士耶，

會稽陳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陳煦，述其先祖之行，拜且請曰，煦之先本儒族，至於先祖，遺家多艱，始屈身爲吏，卓卓有可稱者，先祖年六十有七，以元至正己亥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婺之金華，越一年，辛丑正月某日，權厝金華照水里之原，今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會稽某山先隴之次，然先祖之卒，今二十年矣，相去日遠，人之及見先祖者日益微，將先祖之美者當愈疏矣，儻又越十餘年，安復有知而稱之者乎，惟託文辭之傳，可以不朽，而文辭之不美者，又不足以傳，煦嘗聞人咸推先生所爲文，必傳先生文，傳則先祖之事愈久而不墜，惟先生閔焉而賜之銘，余曰，余文豈足傳而遠耶，然而祖之事，誠有可稱者，乃受而銘之，君諱克和，字惟中，陳姓，陳爲固始著姓，唐末有避兵之南安者，宋太常少卿侁，始自泉遷會稽，君七世祖也，曾祖一新，文林郎，祖麟，左宜教郎，父德泉，母李氏，君六歲喪母，十九而父卒，能自振拔，讀書學法律，挺挺不肯出人下，元元貞初，補三江鹽場吏，鹽故所積鹺，得羨餘數十百引，以代亭戶貧不能輸賦者，流亡相率復還，既而調嵊縣吏，縣民涯鄉人盜其先塋珠，君曰，珠入士必壞，汝先塋葬幾何年矣，豈有完珠耶，富族僞爲券奪

細民田，君辨其券曰，是歲某月改元，何猶正月耶，皆無以應而退，轉吏上虞，會歲饑，民道死相望，君言於令尹，發公粟易粟，粟勸巨室發廩賑貸，存活者甚衆，上虞下蓋湖，廣百餘里，溉上虞，餘姚二縣田，夏旱，二縣民爭決水，至相毆擊，君白尹立石表湖上，而中分之，爭遂止，復有梁湖者，溉民田甚博，右族利其腴，將堙以爲田，民病焉，君復之，改平準鈔庫司庫，爲會稽縣吏，紹興路聞君能，辟爲掾，山陰堤塘圮，海水漏稼，郡公屬君治，君役多田家，斲巨石穴其中，貫以堅木，築之，歲乃有秋，錄事吏闕，君攝其事，樊氏叔姪爭先廬不決，相訟前吏利其貲，故緩之，不爲析，君登之於庭，告以古孝弟禮讓事，投鉤於地，使各取之，叔姪悔悟，叩首泣謝，讓其廬不歸，居踰年，移吏婺州，守熟君名，不敢以吏待君，每相可否，論事，民陰受其惠，武義民欲誘飢民爲亂，事覺，欲悉捕誅之，武義大擾，君走告廉訪副使伯嘉訥曰，謀亂者一狂竪耳，餘人果何罪，今不因而辯定之，亂且見矣，賴以生者三千餘家，義烏徐氏卒少年七十餘，剽奪爲信，劫其仇家，既而仇逝，其家怒，遂火縣治而去，郡議以爲亂，律當之死，君復告伯嘉訥曰，愚民負氣縱火，罪雖有之，豈如議者之重耶，且剽奪者皆脅從耳，欲盡之死，不已酷乎，七十人者皆賴以免，聲績益彰，至正乙未，江浙行中書省以君爲處州路市舶提舉司都目，戊戌，奉檄使泉，道道婺，會國兵圍城，君留以出，相道之會稽，過剽奪民，相率邀致其家，出婦子拜曰，生我者君也，爭具肩輿護君歸，明年之金華，訪其二子敬，升，遂卒，卒時告其子皆莊言，問君卒者，爲之歎息，君爲吏至老，毫毛無所私，家無儋石儲，弗卹也，然遇事敢言，言必當乎理，故所爲輒可稱道，娶呂氏，生五男子，長敬，圖南，朝知完縣事，次卽敬，福建行省員外郎，次復，元山陰

縣儒學教諭。秩滿升今爲儀封縣儒學教諭。其一曰端。出後上虞梁氏。女一。適同郡王克常。孫男六人。長卽煦。由太學生爲吳王府伴讀。擢今官。次曰杰、烈、默、熊、烝。孫女五人。古之仕者。將以行道也。非以榮其身也。然而所居卑。則所被者狹。故君子樂得夫時位焉。苟幸時竊位以富貴其身。而無所益於世。則君子何取乎。若君者。雖老死於下位。然所至而民受其惠。其過於世之食厚祿而無善可稱者遠矣。使天道可必。君其有後哉。銘曰。

萬鍾無聞。彼爲何人。吁嗟乎君。下位終身。雖則位卑。善政孔殷。誰曰不信。視其子孫。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藏華陽中。裁鹿皮爲衣。種藥銀谷洞中。當春陽正殷。瓶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旣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辨博。蓋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屣出迎。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蔬醢。親執爵獻酬。歌古詞以爲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皆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皁隸。無不倀倀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幷珠弗貴乎。吾今特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實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積十焉。枳有積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積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爽。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積。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斂之不合而一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舉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旨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興。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間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昭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爲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己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卽梓刻示人。復貽書於濂曰。予漸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諭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寓子壻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道贇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

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樂之爲。未幾。翛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詩書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恆懇懇爲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喩爲挺立孤松。羣卉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陷穽。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賸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邇。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溍、歐陽文公元、咸器之。以爲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疾。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爲風疾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爲筩。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牽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家雖素饒。於貧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粥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給其食。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藂。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君子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歿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壻卽王爲、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懋、庭鳳、庭堅、庭海、庭某、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厲某、宗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洎王爲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涕泣。葬後五年。其高第弟子楊君芾乃爲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徇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偪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稍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遠而不相値每如此。豈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嘗指君子爲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述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尙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昔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猷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旣混合兮。陽陰悉苞幷。無義閟不開闡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

白日中天行如彼蟄豕從兮遯去務與稂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皆有夫起東海兮吐音一如鏞暗噦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盈衆目兮懷異呼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燁如虹苟施琢剜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薦公侯兮上可與方明胡爲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塵皮皺爲婆兮褒冠蹩垂纓臨流飄飛花兮心與烟滄溟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疇計祿位豐姣婆太蘆洞兮卒以上窮終斗躔向東流兮內有八尺璧鬼神必呵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爲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寧海林貞婦方氏墓誌銘

寧海林可企年垂八十遘綿疾疾僵臥不能興召其甥方孝聞而謂之曰吾老矣卽溘先朝露無所憾第母氏貞行未及顯白中心怦怦然類持杵舂擊之者聞汝弟孝孺受經於金華宋太史太史進人以善者也儻孝孺爲達其誠太史未必不憫之而寵界以文也言訖涕洟滂然下孝孺以言予因不辭而序之曰貞婦諱友弟姓方氏亦寧海人宋某[ ]年進士淦之女孝聞之曾祖姑也年二十歸可企之父某時舅已沒惟姑存秋髮亦績紛矣嘗科繇之興黔首藉是以魚肉之夫獨嬰其難且無同氣之親以爲助貞婦俛首寧紡磚或至霍號就枕由是給使之用不匱越八載而生四子夫以一疾亡長子年甫踰七餘子生尚幼貞婦幾欲無生然恐傷姑之心強顏追逐日夜飲泣吞聲不使聲聞於人里有豪士欲乘其孤蹤陵之貞婦盛氣叱曰我未亡人耳爾誠君子耶當憐我矜我之不暇顧反以相虐耶苟進進不已將直於官以懲彼繼者或聞之吐舌相戒莫敢犯卒能樹其門弗墜姑年八十復多病貞婦敬之如鬼神保之如嬰兒無毫髮忤其意及以壽終帥家人行喪朝夕哭哭如儀學禮君子不能過也訓飭諸子從師問學束脩不足脫簪珥繼之至其成立皆爲之授室歲時出坐堂上子婦與諸孫分東西立階下次第舉觴爲壽雍穆之氣藹如陽春如是三十年乃卒卒時年八十二某年某月日也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州里之人至今指其門相謂曰是中有貞婦能皦然自守而致偏福之發今豈復有是人耶相與嗟咏而去貞婦四子長可傳次卽可企次可任可信諸孫若干人某某孫女若干人歸齊寧知府方去矜及某某去矜孝聞父也予聞夫者婦之天天可背乎背天則非人也有若貞婦之順乎天天之報施如此亦云厚矣哉銘曰

鴻雁貞雌而不再雄而況於人乎林氏婦方其始無愧人道乎有人心者孰謂其不能與起乎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三

碣凡二十章

太初子碣

宋之德深遠矣皆其衰微不振人能取其國而不能絕其子孫百餘年閒顯官名士森布於天下當世稱多才者歸趙氏此豈人力乎非天曷能致此乎吾於浦江得太初子諱良本字立道其爲出於周王元儼至太初子十世矣太初子六世祖士䎘爲處州兵馬鈐轄高宗時來遊睦卒贈武節大夫武節之子武義郎不詁復自睦徙浦江高祖武經郎善近曾祖武翊郎汝沮祖崇褒父必僾自祖以下始不仕皆以儒名至太初子尤異焉太初子少時好讀書從學於鄉先生吳貞文公萊通經史大略不喜事精爲章句有得諸心輒見於行事其言纚然可聽其爲家以禮取友必君子凡所友者善受盡諷終身不變也妹歸樓氏喪夫二子楨楠幼樓氏族利其貲欲以計奪分之楨聽官求報夭死長老有閔是婦子者爲言於縣縣擇可託孤者皆曰莫賢於太初子且其兄也可任縣籍其貲與土田符太初子主之太初子視孤甥如子旣長授以其籍秋髮無所私太初子行方嚴有度柔仁者咸慕與親剛愎者惴懼不敢過其門翰林待制柳文肅公貫太初子父友雅愛太初子爲人命從朱先生震亨遊朱先生老儒通醫術最嚴毅不許可庸俗士獨樂太初子盡傳以其術太初子謂吾欲及物而患無其道今乃得之遂發其術濟病者疑人來問藥

興畢廢去。不取賈鹽察御史。聞太初子精於醫。薦於朝。授以醫學正。太初子笑不就。而太初子之嫡亦且長。於是太初子謂曰。兒善治而家。吾將休矣。遂闢一室以居。研摩養生之說、朝夕粥一器。不御醯鹽疏茹。盛暑不箑浴。烈寒不附火。踰三十年無懈意。至老須髮不少白。人望之以爲眞神仙人。而太初子亦若有所自得。人莫測也。洪武六年。太初子年七十。先卒之一日。坐床上。謂人曰。明日良。吾將歸矣。顧稚子取筆與簡。預書斂葬儀。曰衣我褚衣。屨我絺屨、屨二結。宜用髹者。無華侈汙我。至日晨興。冠衣正坐。啜一食。斂手瞑目。鍼之則逝矣。二月十五日也。三十日葬於華表山之原。夫人臧氏先四年卒。合葬焉。太初子嫡曰友昌。孫曰季昇、季昱。曾孫曰同瑞、同珠、同璣、同濂。交太初子翁季間最久。法當銘。銘曰。

人之將殊。昏氣乘之。形憊神疲。不能自持。矧惟死生。世之大事。誰能兩忘。談笑而去。猗太初子。脫然天遊。與道始終。知命不疑。曷由致斯。其欲甚寡。形且頓忘。孰不可舍。世之鄙夫。雄傑一時。疾病之臨。鼠伏狐悲。太初之道。匪神匪僊。充乎兩間。無後無前。

劉府君碣

烏傷劉君大晉。字韶父。凝貌寡辭。撫世一以誠。人至於不忍欺。當四鄰合座。爲聲撼屋。居處其間。默如也。或出一言。輒中肯綮。而萬理皆解。且才識益絕人。多嗜腴田。設巧穽。期必獲焉。君曾不舉目睨之。世咸以病君。君曰。吾將利吾胤耳。子孫何欲陷之邪。未幾。多田夫苦賦斂繁苛。械走冰雪中。咤曰。劉君其智人也哉。歲饑。盜夜半入君舍。攫金以去。君揣知其人。帥子姓躡跡於野。遙見一家燈燭熠紅。君曰。此是已。篩虎落偵之。盜方羣飲。昧爽縛送於官。盜爲衰止。即欲盜。輒告相戒曰。劉家翁在。何地容吾屬乎。族人瀕死。子方乳。以業券泣授君曰。非君仁厚。不足以保此。有子與無子同。願爲盡心焉。君藏券籤術。候子長。召而賸之。枚數以還。袒狹弗逮事父。訓復蚤世。君每思之。必潸然飲泣。奉母李夫人。唯懼有咈其志。君之弟晉。黜於別宗。夫人愛之甚。泉若布。君縱其欲。弗敢靳。其焚券周急。拯難嫁娶。又不一而足。嗚呼。非古之所謂吉士者邪。君之傳裔有家牒。中涿大夫公亮五世祖也。家嘗顯矣。君雖不登仕版。其行無歉者。娶余生、誠、剛、釋、道。四男子。及女二。贊叔文、宋愼、其壻也。卒以洪武辛亥十二月三日。葬以癸丑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三。墓在湖溪黃垣之原。從先兆也。剛旣從予學經。有文辭。而君女又歸予家孫。義當銘。銘曰。

玉孕於山。其木華滋。淵產蠙珠。水則有輝。鄉有吉士。俗醇而熙。一旦死矣。吁其悲。

進賢朱府君碣

先王之法。不行於後世。道隱民散。仁鄙溝天。貧賤強弱。爲吏者多弗暇問。於斯時也。百里之邑。苟有忠信之士。發善扶論。以裨助於政教。不亦空谷跫音之可喜乎。如府君者。誠可銘已。府君諱志同。字與可。姓朱氏。進賢朱方里人。曾祖仁。無嗣。其妹適宋某年進士豐城裘某。生梓。梓遂來爲仁後。府君之祖也。父梓中。字幼純。漕貢進士。有材略。德祐世變。能聚兵立堡。以衞一鄉。寇鋒不敢近。府君天資亮直。尤好赴人之難。科繇或不平。視其力單者。佽助之。閭右作威福。鉗劫細民。不敢少吐氣。府君毅然爲直於上官。人人敬畏。不敢作非義事。縣大夫聞之。嘆曰。是剛介不羣者也。是有補政教者也。遇以賓禮。民間利病。必一一訪之。

府君爲之傾蓋。邑以治。最聞。天歷己巳大儉。民有菜色。部使者行縣。延府君於庭。叩以勸分之策。府君曰。進賢雖小邑。其藏粟者何翅百家。計其俯仰之外。有餘則輸於官。分給飢夫。使者一。豐歉間。所活數十萬不難也。然示之以至仁。布之以大公。衆將樂於從化。願力行之。行之當自志同始。使者曰。君言是也。命即爲之。三百里間無填溝壑者。府君義聞彰著。監察御史有嘉其能者。首以茂才薦。府君自度不能隨俗浮沈。力辭不就。築室白湖嶺之陰。鑿池種樹。若將終身焉。文安公爲扁堂曰翼村。文白先生范公亦爲賦詩。江右學者多傳誦。府君篤於訓子。闢館舍。聘名師。使其子渙就學。族姻子弟貧而無資者。悉聽已而從學大進。如水涌山出。復使裹糧遠遊。以充其學識。束脩裝饋之費。雖竭產給之無倦色。不幸渙早世。府君嗚鳴而泣。復召諸孫夢炎訓之。如訓渙。夢炎蚤夜奮勵。雖寐不敢忘學。旣成。登至正辛卯進士第。奉觴爲壽。府君喜曰。爾不負吾所屬矣。元季兵起。夢炎奉府君辟地南昌之蜀溪。未幾。以疾終。癸巳春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六。秋八月某日。始自蜀溪奉柩還葬白湖嶺之白楊坑。初。府君愛白楊風氣回旋。有卜藏兆之意。及是見夢於人曰。吾將寧魄此地矣。衆咸異之。府君性耿介。人有過。必詰責之。雖面頸發赤。不少假。家政嚴肅。閨門千指。罔敢有違教條。其於勢利紛華之欲。則澹然無動於中。鼓琴吹簫。酣咏水光山色間。有不知老之將至也。娶臧溪吳氏。子男二。長即渙。卒時年三十五。能古文辭。虞文靖公甚器重之。遺槀若干卷其門人衰鐫鏤梓以傳。次紹信。後府君四月亦卒。女二。舒某、胡某、其壻也。孫男六。曰和。曰夢炎。通歷代文獻之學。如指諸掌。禮樂家賴之。曰良。曰厚。曰碩。曰惠。曾孫九。期以進、以任、以武、以應、云云也。府君葬後二十五年。濂待罪國史。夢炎官於儀曹。實與之同朝。夢炎自狀府君行。持來告曰。李翊有云。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夢炎竊爲此懼。願吾子有以昇矜之。墓門有石。亦旣琢而鑿之矣。濂不敢辭。銘曰。

剛腸斥邪。勁弗折。一見未語心已惕。庶幾今逢古遺直。義聞如泉漸洋溢。勸分有策昭厥績。繡衣使者加爲辟。堅臥不起志非激。棲遲久矣禁泉石。少微星昏風夜黑。白楊有祥閟元宅。孰不嘗諦何嗟及。有孫文章成五色。佇子於茲觀世德。

南澗子包公碣

烏傷縣西四十里爲南澗子所居。其鄉曰智者。里名修政。南澗子生於宋咸淳乙丑九月三十日。眉目秀發。倍嗜學文。智過人。年五歲。見伯父記飲中八仙及大歷十才子名。隨記隨失。南澗子牽衣問曰。翁何健忘耶。兒雖耳聞已。執於心矣。因歷數以對。翁大驚。及長。銳然尙友古人。朝負耒出耕。稍暇輒躬親竹冊。非篋之事。及入夜。方懸燈挾册。琅琅聲不絕。終能暗誦春秋左氏傳三十卷。一字不遺。名動遐邇。閭右之族。爭聘致爲弟子師。南澗子專以講解章旨爲第一義。且曰。自先世逮吾凡十世。皆以教授學徒爲業。其所相傳。不過如此而已。弟子遵其教者。皆不悖師說爲良士。性嗜酒。雖至百觴不亂。當酣適之際。岸巾獨坐。高歌八韻律賦。抑揚高下。音節極可聽。聞者猶能識前進風致。濂之祖太常府君與南澗子相友善。嘗延於家塾。俾諸孫師事之。而濂甫十二齡。亦預其列。操觚賦詩。動輒十餘首。南澗子酷愛之。旣而諭以家學

稍不事觚翰。南澗子移書於先君尚書公曰。公之子終成偉器。豈可使嬰世利而志不專耶。外物去來。猶春花之開落。唯問學乃身中之至寶耳。先君深悟其言。命縉遠游。至今孝忝登纓之末。皆助導之功也。南澗子無機心。撫世酬物。洞達出肺腑相示。人無賢不肖皆樂親之。壽七十二。以重紀至元丙子二月十二日卒。頻卒。危坐賦詩。有脫胎換骨之句。俄頃而逝。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家後五十步。祔祖塋也。南澗子諱廷瀠。字文叔。自號南澗。姓包氏。出合肥孝肅公拯之裔。公之子綬。生壽年。壽年生執中。初遷天台。執中生通甫。再遷金華之松溪。通甫生費之。費之生昶。三遷於今里。昶生凱。凱生震。震生文煥。南澗子父也。母盧氏。望江丞殷之女。繼邢氏。南澗子娶史氏。生五子。士瑞、士祥、士安、士梁、士華。孫五人。文貞、文星、文旺、文彬、文賢。士梁有學行。善繼父業。與濂丱角締交。間以茲文爲尉。濂游宦南京二十年。久不克爲今年春。蒙恩致政而歸。士梁復踵門而來。以申前請。近傳謁拜墓下。寒草淒迷。徒增古今之感。乃書其所知者以授士梁。不待狀之所具也。銘曰。

師道之立。善人斯多。奕葉傳經無敢訛。才良俗善資漸磨。何以表之銘澗阿。

故紹興路總管府治中金府君墓碣 并序

濂來浦江。聞縣有先達之士金公。歷官多異政。時公沒未久也。會邑令長請修圖經。縣之人物法當登載。文下十鄉徵其實。會公家有故。不於事來上。其詳無從知之。詢於大夫士。情之好惡不同。言又人人殊。不能悉。但略附公氏名他傳。至今以爲恨。後十有五年。公之子昌祖。始具治行。踵門泣拜。且謁銘。濂因得備序之。揭諸墓上。且使續縣志者有采焉。公諱德潤。字君澤。姓金氏。世家彭城。五世祖碩德。始遷婺之浦江。曾祖裁。祖文興。父定。字正甫。雅好施貸。而不償則裂（一作焚）券棄之。以公貴。累贈奉議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上騎都尉。追封大興縣子。程文憲公鉅夫爲銘其墓。妣吳氏。累贈大興縣君。公少有大志。不屑事耕稼。謂其手曰。吾掌腴且厚如此。肯淬沈田間乎。年二十餘。遠游湖南。入憲府學書獄。客東廉下。中設木榻。旁鐵釜之屬。寢食於是。繙案牘於是。終日危坐。休沐未嘗出。時疎齋先生盧公摯爲部使者。每見人散後唯公獨留心錄其勤。選爲潭州府吏。公辭曰。明公不以德潤爲不肖。俾吏於潭。潭之戶口踰五十萬。事必劇甚。非長才不足以任之。若居監者得一閑曠之所。稍讀律焉。則明公之賜也。大夫盧公尤器之。爲其請。移桂陽。越二年。補湖南道憲府書吏。久之。遷湖北。贊使者發姦伏。聲達湖廣。行中書辟理問所提控案牘。以年勞及格。授台州路錄事判官。階將仕佐郎。憂卒。質人珠人贈焉。卒愛珠。深意將乾沒之。紿曰。汝何多忘。珠已歸汝矣。其可再乎。人訟於官。公訊之。卒諱如初。因去卒巾。跪於庭。使人持去。紿卒妻曰。汝夫令汝珠。恐汝不信。特以此爲驗。妻視之。果夫巾也。啓櫝還之。卒大慚服。辭記壁陳源死。醇行賕上下。以勢扼諸孤。惡嚇其屍。冤莫能伸。公白發之。歷二年。屍儼如生。抵醇於辟。辟浙東道宣慰司令史。考滿。擢將仕郎、平江路總管府知事。未上。江南行御史臺辟令史。以病足辭。尋之官平江。轉承事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新學宮。築社稷壇壝。架長橋。民賴之。州多盜。公周盜冊。察其尤悍狡者。鈦左右趾。役於官。三年之間。外戶不閉。建文會以激攻科目者。文既集。請名進士第其高下。賞之有差。公去。日民爲立遺愛碑。改承務郎、

紹興路總管府推官。屬歲大水。禾不登。道殣相望。其壯者謀曰。吾儕等死耳。餓死可乎。乃羣詣富人貸粟。弗從。竟蹙之而奪。諸聚落皆然。縣州坐以強攻。案且具。公原其情。悉傳以輕典。脫死者六百人。民感泣曰。推官生我。推官生我。拜而去。已而足疾寖劇。遂上疏乞骸骨。以奉議大夫、紹興路總管府治中致其事。公爲人忠靖而愨勤。讀書至老不釋卷。當入吏時。操觚或不能成字。後解屬文詠詩。論議出入經史。辭聯不少休。日以性褊躁。慕古之有容德者。成韻各贊以詩。號曰紀忍之書。趙文敏公孟頫、虞文靖公集皆深有取焉。生平無他嗜好。視貨泉如土梗。唯愛聚書。多至七千卷。居家謹禮度。劇著鍱金。不冠帶不見諸子。奉先恭甚。月旦十五日。必帥家人謁拜先祠下。撫姻族有恩。嫁娶不足者助之。遇歲儉。割秩賑濟之。每思倣范希文買義田爲經久計。有志不就。其涖官則清心寡欲。祿或不給。取貲於家以繼其用。惡豪強之蠹良弱。極力鋤剗。所至皆屏迹。人呼爲健吏云。公娶王氏。累贈大興縣君。重配何氏。封大興縣君。子四人。長曰詩祖。以公廕授昌化尉。次即昌祖。通儒術。能紹家學者也。次曰紹祖。次曰光祖。詩祖、光祖皆相繼卒。女一人。歸婺蘇鄰善。孫九人。曰教化、曰不花、曰斑、曰琥、曰剛、曰忠、曰聰、曰滿、曰茅。孫女六人。其一適張琿。餘未行。年六十六。以至順四年二月十五日卒於家。十二月某日。塋於後金之原。嗚呼。公起於蒸庶。不從貲取。不從權勢而致。不從奔競阿附而獲。直以累積勞烈。歷歷歲時。而躋五品服。卒使澤加於民。聲流於時。榮號沾賁於先人。誠可謂難能者矣。銘曰。

健翮維隼兮。寧不奮飛。捷足維駿兮。千里以馳。豈阜櫪之可淹兮。而鍛鐵之足羈。吁嗟夫子兮。其類是爲。翩然高舉兮。物莫能覊之。命服斯皇兮。終焉布韋。聲號赫赫兮。如颶四馳。雖宰木之已拱兮。芬烈翛而未除。揭徵行於隧道兮。俟來者之可期。

故承事郎漳州府漳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碣銘 有序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軒轅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因姓張氏。歷代以來。勛賢軒冕。未嘗乏人。其居饒之德興吳闕里者。諱鶚。仕唐爲節度使。至五季時。子孫猶授節鉞。宋天聖中。龍圖閣直學士。諱晉同。文潞公諸賢爲洛社耆英之會。既遷饒。見旁縣安仁有山名若嶺林樾蒼潤。靈氣迴合。因移居其下。五世孫一清。中特科進士第一。與同邑湯文清公最相友善。推究經傳。反覆詰難。必得肯綮乃已。自時厥後。族日以繁。詩書之聲。琅琅乎西東。擢上第者凡十。預薦送者二十又七。縉紳以爲榮。一諱若千。傳至宣義郎某。宣義生某。舉進士。上南宮。歷斥時政之弊。有忤執政。遂下第。某生英。肥遁終身。飲水著書以自樂。以春秋屬辭若干卷藏於家。英之兄國學上舍某。當宋鼎將訖。帥安仁義師從謝枋得勤王。及戰敗。家遂爲墟。英子禹受。方在幼。故號伍貧。後能遵廢舉之術。大振其宗。田貲巷溢於前人。初無嗣。育仲兄某之子璵爲後。年四十七始生府君。府君諱理。字玉文。十歲通經史。十五能屬文。父悅曰。吾宗書種弗絕矣。爲築義湖精舍於宅之南偏。聘明經老生爲師。遐邇之士。鼓篋而來。咸食飲之。由是游從者日衆。而府君間見益廣。縣令長嘉之。旌其里曰儒賢云。府君以累世科名。欲起而踵其後。復往從廬陵王君充耘習爲程試之學。較藝江浙鄉闈不中。遂學詩於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張公見府君襟度沖曠。深器之。悉授以

詩家之法，府君猶寐不忘。虞文靖公集覽其所賦，綬節嘆賞不少置。至正壬辰，蘄、黃妖寇相挺爲亂，破饒州。已而安仁繼陷，殺戮到雞犬。府君攜家避去臨川。時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公、江西行省丞相亦憐直班公、屯兵信之弋陽，營壘相望。府君請張世英請檄起兵，遂同弟璩間道歸安仁，聞外孫陳政發甲士三百爲自衛。府君召政與計事，命伏兵於戶內，椎牛釃酒，誘僞帥二十四人醉飲於庭，縛送於官，斬之。復諭其部曲曰：爾帥已成擒，卽宜改圖。稍稍成蕕蘊矣，衆翕然歸。乃研墨汁，署其衣曰興安義兵。二日之間，得健兒四千。金溪白砂盜周誠入境抄掠，府君命璩將健兒往逐，斬首數百，尋殲之，白砂盜平。丞相出兵平饒，號一十萬，至貴溪，璩以兵迎，一鼓而安仁復。璩受命攝縣事，僞將軍彭浩擁七萬衆逼丞相於團湖，丞相兵欲退，璩部騎卒執麾前觸，丞相遂下令出戰。浩大敗，斬首三萬級，積屍如山。璩導丞相前進，復饒州。軍士乏食，且重以疫癘，府君率縣大姓輸糧一萬二千斛散之。時寇盜充斥，南通閩，北通燕，唯安仁爲使者乘傳而來，絡繹不絕，皆仰給府君家，爲之貧。江西劇盜黃應舉猖獗不可制，左丞火你赤公檄璩共平之。府君授璩計，焚其窟穴，賊遁去，別據岩險爲拒守。設伏於道，璩乘勝深入，賊突起而蹴之，璩力鬭而歿。府君失聲哭曰：折吾右臂矣。吾當上告方伯，以復爾仇。下命介子以率爾祀，庶幾藉吾心爾。遂急攻應舉，應舉懼，別降江西行中書，未幾復叛。府君與王伯美夾攻，大敗之，殺其兄應璛。應舉夜走崧溪，與友文威送府君，獻諸幕府，屍於市，且求殺璩者五人戮之，而以中子爲璩後。里歲儉，人多相食，府君移粟以賑，仍禁山谷賊勿出鈔道。商賈懋遷，如承平時，四方辟地者三百餘家，皆依府君以爲安。五年之間，號爲小康。

辛丑歲八月，天兵取九江。九江與盱江連，府君知天命有所屬，往贄其守臣王公溥，以全城內附。皇上召府君至南京，擢知徽州黟縣事。黟在萬山中，自近代來，高陵鉅壑皆有賦，民不堪命。會部使者至，府君力陳之，言與淚俱。使者以其事聞，下營田司覈實，惟田輸糧，餘皆置不問，黟民得以少舒。秩滿，改知漳州漳浦縣。及行，民爭擁馬垂泣而送之。漳浦接連溪洞，民善亂，舊於其地置汀漳屯田萬戶府，及入職方，詔徵屯田軍赴京。萬戶吳世榮遂叛，府君集民兵攻世榮，戮之。其上奏中朝，免其徵。海寇林仲明、鄭惟明、鄭君長恃能出入海濤，先後爲背叛，漳州衛兵雖皆剪除，而渠魁逸不可捕。府君悉用謀致之，磔裂以徇。民畏威，不復敢爲亂。俗尚妖術，咒物食人，久則成形於腹中，物動人輒死，云役其魂爲奴。府君廉知之，毀其淫祠數十區，其害遂息。邑多良田，其隄防爲湖水所齧，鞠爲草萊之區。府君修築之，百里之間，皆化爲沃壤。士豪羅、李二族，黨與甚衆，恆持官府短長。府君徙其家遠方，事始帖帖。府君且謂蠻夷不知禮義，無善教以牖其良心，爾乃爲修學，聘師集子弟而訓飭之。三年之間，政教大治。府知事孫裔顏，嘗有求而弗獲，及以贓墨敗，誣府君以白金百二十銖爲賂，刑曹逮府君，坐以不宜與事。已釋，將趣裝南還，忽遘心疾，悒憔悴若枯，目不暇瞑，遂卒，實主於江寧樊氏，其時則洪武五年三月五日壬子也，年五十九。同門友夏君通爲稱貸襲斂，以某月日權厝於聚寶山。府君娶臨川王氏，出荊國文公之後，吉水州判官某之孫女也，先七年卒。子男尚德，次九德，卽爲璩後者，次報德。女常德，適臨川許觀。孫男三人，桐、木、東。府君天性孝友，父病亟，夙夜籲天，祈以身代，仍刲股和藥以進，疾乃瘳。後二年卒，事兄瑛唯恐弗獲其驩心。然操履剛介，不

請於流俗，而非義之財，絲髮不取，故居官之日，命其子負販以自給。及其歿也，橐無一錢，識者頗哀焉。濂爲左史時，見府君貴溪上，府君方以意氣自豪，醉淋漓，有慕黔婁之勢，頗异其爲人，自是數與之游。暨別去爲縣，蹤跡不相聞者六七年，遇與府君交者，輒詢之，皆不能道其詳。今年夏，忽有衰絰踵門者，則府君之子尚德也，號而言曰：府君死且殯，已逾月矣。嗟夫，十數年來，朋儕凋落殆盡，如府君康強者，亦復乘去人間世，則夫沈酣嗜利、自恃以爲久長者，果何如也？因爲泣下數行。既而尚德將奉柩歸故鄉，以某月日葬於某山之原，持夏君所狀擊行，請爲文勒墓上。濂，府君之友也，不爲之銘，孰宜爲之銘？銘曰：

維其文，五色綢繆，揚葩而吐芬。維其武，扼彼妖旗，退縮莫予侮。維才孔臧，曷施弗良，維邑之試，綫劇如易。維澤之滂然，維民之翩然，維聲之鏘然，維神之難言，胡不永其延。吁嗟乎賢，吁嗟乎賢。

故龍南一峯先生鍾府君墓碣銘有序

府君諱柔，字元剛，姓鍾氏，其系出於魏侍中繇。繇之十代孫紹京，字可大，事親孝，自爲童時，凡得瓜果必先進，最工書，人號爲小鍾，蓋以繇爲大鍾也。嘗直鳳閣，後從唐元宗平內難，拜中書侍郎，始居贛。其諸孫曰某，游宦龍南，復爲龍南人。傳至諱仙字少游者，擢元豐五年進士第，歷二廣轉運使，以功烈聞。性尤至孝，父歿，哀慟擗踊，聲不絕於口，羣烏助之哀鳴，人爲建烏堂。府君則其裔孫也。曾祖高，祖德賢，皆抱道潛輝，以自樂。父克俊，在宋之季，補國學上舍生，聞三宮北遷，糾集義旅，爲勤王之舉，勢既不可爲，乃登贛之馬祖岩，遙望中原，白雲渺瀰，而翠華不可復見，悲歌激烈，聞者涕下，已而痛憤益深，誓不食元之粟，賦詩一章，有自許有身埋漢土、終憐無淚哭秦庭之句，遂赴龍頭江而死，其忠義之志，蓋皦然云。府君生甫一歲，宋初改物，兵燹猶未息，祖母吳氏與其母劉夫人挾之走南雄，艱難險阻，莫不備歷。府君幸既長，俾歸從鄉先達雷州推官劉公震游。夫人日自程督之，府君性既穎敏，復知以紹述爲事，昧爽卽興，挾冊誦讀，光而訖，至夜漏下二十刻亦弗休，由是融貫於經子史集諸家，握直爲決科之文，頃刻千餘言，援筆風驅濤。而雷霆與之相後先也。夫人喜曰：吾有子如是，吾夫子爲不亡矣。夫人或與府君語及龍頭江事，府君輒長號弗懌，幾欲無生。及祖母與夫人相繼而逝，府君竭誠於葬祭之禮，觀者咸曰：鍾氏世有孝子。歲爲掌之作，不得專美於前矣。府君初娶田州判官淩君昌任之女，生一子而卒，與寧尹馬君良奇府君之爲人，復以女妻之，遂同之官。凡馬君之善政，所以鋤姦扶儒，澡冤疏滯者，皆府君有以發之。廣東帥閫及海北廉訪使者聞府君學行之懿，交薦之，署爲雷州路學正。府君以海濱非久處之地，力辭而歸，下帷講授，從者數百人，咸共推尊之，號曰一峯先生云。府君儀觀偉然，終日正襟危坐，人莫能窺其際，晚益刊落英華，窮極根柢，所居僅蔽風雨，所入僅足饘粥，而處之怡然，至於赴人之急，雖蹈水火，有不暇避者，君子尤稱之。府君生於至元丁亥正月某甲子，歿於至正辛巳十月某甲子，得壽僅五十有五，漸卒無他言，唯勗子力學，厲行，毋墜家聲而已。所著有諸經纂說、易詩衍義、辨諸集、若干卷，藏於家。府君凡三娶，初淩氏，生一子，卽懋，字以行，至正癸巳鄉貢進士，署濂溪書院山長，不赴。次馮氏，無子。次淩氏，生二女，一早世，一適淩德祥。孫男三人，曰鼎、曰鼐、曰熙。女一人，適某。曾孫女二人，尚幼。府君之卒也，葬於龍山之南。

洪武庚戌秋八月某甲子.再遷於仙女湖之西.與淩氏合塟焉.實縣南之五里也.惟府君生於忠孝之門.耳濡目染.已能力乎其大者.及求諸六經.驗諸躬行.所見益真切.所獲益粹凝.雖不見用於時.而弟子從之者.皆知所謂孝悌忠信.其有功名教甚多.是亦為政也.中州君子恆言虔南為遐荒之地.賢才鮮少.有若府君者.其翁冑之懿.久家學之盛.著文行之隆.較諸亦何減於中州.人之好論議.往往如是.是重可嘆也.因按鄱陽黃先生之狀.大書以銘府君之墓.庶幾白府君潛德於遼邈.虔南之士讀余文者.亦當有所奮勵而興起焉.銘曰.

皦人之班班乎而.忠信以為冠乎而.佩純知而聲華文乎而.光彩之如瑞乎而.長才詘而弗信乎而.廉政令而屏妍乎而.柔之立而強之刓乎而.皋比設而師道尊乎而.反澆漓而為醇惇乎而.一鄉之善士.質其玉溫乎而.岐有鳴鳳.魯有麒麟乎而.天之生賢無方.何蹇復何屯乎而.勒銘墓門乎而.庶昭昭其永刊乎而.

故樓景元甫墓碣

禮有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是已.嗚呼.古禮不行久矣.今之所謂鄉先生者.得不近之歟.鄉先生謂誰.烏傷竹山里有樓君景元.以書詩教於其鄉.景元日坐皐比.申飭五倫之教.蹇蹇不自休.受其學者.撝其鈍蒙.歸於密微.必究然有得而後止.父既師之.其孫又繼之.其孫又執經從之.先後垂六十年.環境之內外.率皆其弟子矣.於是相與謀.繕齋一區.以為講授之地.暨歿而擗號泣而執紼者數百人.咸曰吾先生亡矣.何所受業而辨惑哉.觀者歎慕而去.初景元之父玉汝翁習六藝而文.景元幼服家庭之訓.長益自振厲.從淵潁先生吳公立夫為科目之學.未幾棄去.而專攻羣經.闡發於詩.亦首尾開闔.皆中矩度.名著遠近.縣大夫或出郊.咸望閭款謁.詢以民間利病.必懇懇陳之乃已.景元性誠愨.事親能盡其道.親死.經紀喪事.不以煩諸兄.諸兄性方嚴.景元承事惟謹.迨至分田.唯受磽瘠者不辭.其後兄子有斷其業者.為贍而歸之.且曰.烏可使其無食也.遇族婣故舊.一以誠相接.無一毫狎昵態.晚歲頗好神仙家言.杖策游江東.登龍虎名山.騁目遠望.翛翛然獨立物表.意謂古仙人或可見云.洪武七年甲寅十月十一日以疾卒於家.年七十九.臨啓手足.無他言.唯戒諸子以守詩書之澤.使勿墜.九年丙辰正月六日.奉柩葬於梅口山先塋之次.景元諱光亨.景元字也.姓樓氏.樓故為宦族.宋嘉定癸未進士通判吉州元齡.其四世從祖也.曾大父炎.大父建中.父有成.無為路儒學錄.即玉汝翁也.娶劉氏.有婦德.濂嘗為銘其墓.男子四人.女子四人.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名皆具前銘中.茲不書.濂今春蒙恩致政.而還蘿山.景元季子仁壽縣主簿璉.件繫狀行而來請曰.先夫人之終.辱先生賜之銘.甫及二載而先君又卒.先君平日嘗言.知我者唯太史公宋君.我死.若求文鐫墓上.吾瞑目矣.用是不避趦趄.重有所瀆.願先生進之.濂之先塋與景元密邇.而景元長濂僅一十四歲.相與論文甚驩.聞景元死.涕落不能收.近雖老病.四方求文者.頗多峻辭.其於景元可得而忘情乎.若吾景元.生能執詩書之業以淑諸人.誠無愧於鄉先生者.死雖未及祭之於社.銘

以列之.豈過也哉.銘曰.

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厲民孔易.斯德所歸.懿哉樓君.侃侃泰儀.執經據座.析分毫絲.環而聽者.肅其冠衣.聚精會神.臻於泰熙.春融天霽.蟬蛻人私.俗變澆漓.實由於茲.生服明訓.歿寓哀思.有衰者冠.溢於中逵.彼位崇階.澤不下施.人孰無否.不一道之.太史造銘.公厥是非.觀者宜式.知無愧辭.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

惟陳氏遠有世序.其先居襄陽之宜城.有諱瑢者.生粹.粹生斌.斌生甸.甸生宋國子助教旦.始自宜城徙杭之萬松嶺.旦生懋.字公實.有文學.一時名人如范元卿.陸務觀.辛棄疾.咸與之遊.論者謂其氣節度量.有郭元振之風.官至承事郎.知餘姚縣.復自杭徙諸暨陶朱里.懋生樵.樵生載.又自陶朱里徙開元橫山之西.載生國子監主簿瑞.瑞生爵.爵生渭.渭生德興.字克明.從子洙嗜學如不及.克明資之.使受經名師.食或告絕.躬事杵臼.市米以遺之.卒成鉅儒.克明娶曾氏.生府君.諱大倫.字彥理.自幼岐嶷.學易於洙.既而更春秋.年甫踰冠.辯釋義例.揮毫輒雲烟滿紙.自度功名易如拾芥.與試藝場屋.不能中繩尺.歎曰.吾文視舉進士者何遠.今不與之並驅.造物困予矣.將何言.於是棄絕.益攻古文辭.浦陽淵潁先生吳公萊.以奧學雄文知名當代.府君從之講學.下及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章有其法.句有其旨.膏燈夜懸.或至達旦不寐.府君之學大進.遠近欣豔之.交聘為家塾師.留富春山中者最久.富春右族多負氣善鬬.府君周旋其間.每以訟終凶為戒.言辭悃愊無華.聞者皆心醉.俗為丕變.諸士願將合族為義食.不問老倪.一

遵府君言.府君量其可行者.樹規約如干則.防範甚密.其家賴之.狂士吳子中文而好訐.斂怨于鄉.羅山人集亡賴男子.縛致幽室.將撲殺之.府君徑趨山人家.揚言曰.爾曹欲殺吳子中邪.子中無大罪.豈可以嫌隙之細.遽害之.且耳目者.恐不為也.吾當白之於官.山人聞之懼.解縛與其俱來.伏地謝罪.府君諭遣之.子中因得不死.元季兵亂.江浙行中書徵兵儲於饒.饒之判官方沂.實部其凡.及押運吏入江.為敵人所襲.上官將致辟於沂.逮捕甚急.沂潛往見府君.泣訴其故.抽刃欲自刎.府君奪其刃.藏沂山澤間.且解之曰.兵儲之失.罪在押運吏.判官何與焉.尋獲免.沂見府君.跪而語曰.生死肉骨之恩.隕身不足以為報.府君張目大言曰.方判官乃以市道交我乎.沂不敢復言.府君知時事不可為.遂絕意仕進.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會稽.中丞吳鐸.監察御史督烈圖王偲.競欲挽府君於州縣文學掾.府君力以疾辭.且策西師旦夕必大至.決不暇安居.乃遁迹縣之東陽.已而果然.諸暨下.高郵繼鳳來為州.與李參軍希白謀迎還府君.以事師之禮事之.州兵為變.繼鳳與希白皆被害.府君又避入流子里.流子里在州東長谷中.府君嘗兩山夾澗.作晚香亭三楹.間日與賓客觴飲為樂.酒酣.府君捉筆咏詩.脫帽高歌.擬凡案為節.座人每為絕倒.或氣候和適.躡華陽巾.服寬博布衣.支筇行古石細路間.遇泉石佳處.游目思觀.意若與之相忘.人問其故.府君嘆曰.吾生平無他嗜.唯攻文成癖.孳孳矻矻.垂四十年.昔之人如此者何限.今皆安在哉.每搔首自傷.但得適意時.遂與萬物齊矣.嘗不計有明日也.識者服其曠達.後三年以疾卒於家.實吳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十二月十八日.葬於某鄉呂塘之原.府君娶樂氏.生二女.適傅某.胡峻.繼配

張氏。生一子。諱善古文辭。能紹家學者。孫男五。可牧、可甄、可漁、可農、可仕。府君長身美髯。性坦爽。吐言鑿肝膽。鬚髮已斑白。手不釋卷。天文地理老釋氏之書。莫不攬其英華。尤善寫竹樹。崩崖有蒼勁之意。寫已。說取爲淸玩。所著書有春秋手鏡、尚雅集各若干卷。尚雅。蓋府君之自號也。府君歿。其友張辰。既狀其行。復慨然謂人曰。府君之才之美。設用於時。當無適不宜。柰何斂財操勢者。銖黍不合度。輒斥而不取。遂俾甘心丘壑。老死而不悔。甚可謂當世有司弔。若府君者。無榮無辱。全其所有而歸於造化。奚翅足矣。倘復何說哉。嶂持狀來徵銘。濂雖未知府君。未必有加於辰之言也。謹備識之而爲之銘。銘曰。

天之夢夢。孰得而倫。賦才孔多。乃卒埋淪。傴僂夫君。纓緌之門。風指孤鶱。所凝者神。五彩成章。隨氣吐吞。其光爛然。可燭昏曀。而弗施。結爲氤氳。彼狂者生。取尤於人。將扼殺之。不翅狐豚。奮擲一呼。兒徒褫魂。有友阽危。遽若星奔。將蹈白刃。誰欲命存。匿之山樊。懇言複諄。卒脫其生。矢不以恩。少見卑爲。已復有聞。假使大用。何物不春。惜丁亂離。戎馬紛紜。鶚薦雖上。荷衣莫焚。笑詠煙霞。傲睨乾坤。時命所拘。有志弗伸。七尺之墳。呂塘之原。昭懿廓潛。太史有文。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碣銘

皇上卽位之五年。朝廷淸明。百揆時敍。乃開文華堂禁中。妙柬英才。詔詞林學公分教之。車駕幸臨。閱其所業文。親定優劣。上備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尚書偁首薦。會賦南宮。未幾。除國史編修。仍俾肄業於堂。余見唯有雋才。特請於上。錄爲弟子員。唯執經日久。忽欷歔流涕言曰。唯父抱奇節。不幸沒於盜手。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無生。惟先生矜而畀之。余按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君諱遠。字光遠。姓張氏。吉安永豐人。氣岸豁達。不狥於小物。當元之季。大盜起河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旣而州兵捐走之。盜所過井落。民皆相攜爲俘。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指。日夜建奇策剪寇。其友羅惟遠者。尙氣節。遣人夜致之。列酒炙於庭。脫冠酣飮。夜將半。屏左右跪而告曰。吾州素號文物之邦。一旦盜蹂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吾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壘上。公宜往請師。吾陰立部署以候。衍賊無難者。羅抵掌於几曰。子誠介男子。吾縱無他能。敢不從命。議旣定。君家子庸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語之故。庸曰。羅先生若迎官兵至。庸持大斧盡殺狐鼠輩。不留一人。羅舉觴賀君曰。大兒有如此豪傑。兒事不患不成也。未發。寇諜知之。帥衆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羅罵曰。死狗奴。吾惜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愈鞭之。仍授紙筆。使寫首謀者名。羅瞋目視之。大書一死字。賊反接羅於樹。剖其腹。作小竅。日增加之。羅嚼齒大詈。三日而後氣絕。將絕。罵聲猶含糊在口。君幸得脫。走吉水。及寇勢稍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遣羅事者。熱之至齒。賊競來指曰。是皆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曰。我纓綏之家。決不畏死喪節。殺卽殺。何以多言爲。遂遇害。賊黨怒猶未平。并欲屠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嘆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不血食耶。爲具棺斂。使歸葬里之桐塘。聞者莫不賢渠。君博通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聞。嘗石以科糴困之。君奉親避去旁郡。不遠百里。負米以爲養。賊發。號慟幾絕者數四。然疾惡如仇。閭師有貸粟多取息者。勢橫甚。君面斥其非。直於州縣。閭師恚。欲夜

斃死君。閭州里萬口交譽。不忍發而止。賓客至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變。二千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爲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性不嗜貨殖。或勸爲孫子計。君笑曰。能守先業亦足矣。何以多爲。君子稱焉。壽五十四。遇害於至正戊戌之正月。其日不可復知。自桐塘改葬於大塍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某日也。君配劉氏。輕財重義。有顚連者。解衣推食無吝。亂離後。家單。每鬻釵釧助夫資客費。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卽庸。次卽賢。有膂力。能馳馬舞槊。千人中。後十一年亦卒。季乃唯。新擢今官。女三。俱適士族。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曾孫一。祺。君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九齡元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始來江西。參軍曾孫籛判虔州洪。字宏淵。復遷永豐之杏園。代多顯宦。至君曾大父元升。大父瑞伯。父亨。雖曰不仕。咸能世儒業云。嗚呼。士氣弗振久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爲二千石者。皆不一舉手障之。寇至輒俯首遯去。日行百里。惟恐不疾。誠女婦留鬚髯者也。有如君者。貌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建策殺賊。不幸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丈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亦可謂慷慨之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嗚呼。志莫大於殄寇。義莫重於捐生。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鋒山蝟呼。毒氣所侵。蝕其良心。挺鋤揭梃。叶 蹂茲廬陵。羣邪沸騰。千里血腥。有夫桓桓。髮上指冠。誓除暴殘。夜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酣歌慨慷。舞劍欲狂。惟謀之良。彼何昏昏。漏師弗悛。賊我良朋。正氣凜然。昔爲不寒。欲膾盜肝。君亦被拘。詈盜益奇。以死狥之。嗟嗟煌煌。如星吐芒。照耀四方。君名巖巖。重如泰山。一死亦安。史官造辭。鑱於幽墟。後世是師。

傅守剛墓碣

自使屍沈骨之俗成。雖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可救藥。君子每爲之太息。有若傅守剛之事。其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守剛之父歿。其諸兄具棺斂已。舁出中野。縱火而爇之。守剛勢不能止。哭踊將絕。蘇已。編荆成筐。實以梟泉。拾遺骸以歸。守剛欲夜半持去。會守者嚴。不果。明日。諸兄捧筐至大澤而投淸淨之淵。守剛尤痛憤之深。俟諸兄還舍。解衣入淵中。且泣且拾。堆寘沙上。脫所服縕袍裹之。奔告於先子尙書府君。府君命留門房中。設几筵。使其父之友賈明善徵木造小櫝斂之。適[illegible]與家趙翁自城南來。憫守剛之志。爲擇地一所。守剛傭書而買之。負土成墳。手藝松柏於四周。其兄怒。以其辱先也。欲發而出之。子仲父文友君將挈守剛訴縣。乃懼而止。至今松柏蓋蔭然成林云。守剛諱致柔。守剛其字。余之所命也。傅氏金華好善里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背說。皆農家。守剛年十二。始入小學。時牧牛山澤間。輒挾書誦不輟。洎長。從貞文先生吳公立夫之門。當是時。來受業者多貴人家子。車馬焜煌。冠服鮮麗。煜然如神仙。守剛麻衣菲屨廁其間。怡然無難色。日受公教。學識益凝定。出言必思力踐。蓋粹然儒者也。間出爲詩若文。亦光潤可觀。父病。守剛往致醫。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濱終日。望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罋貫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情辭悃款。惻然與之還。脈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爲已。藥之。瘳。守剛諸兄不知書。競割戶自私。先業悉其取。不與較。守剛貧無所於歸。出爲閭族童子師。久漸能自存。遂娶天台王數

授某之女爲配。年過四十。生男鵬鵬。絕愛之。頃刻不見鵬鵬。意輒不悅。時撫鵬鵬頂曰。吾之命其繫於此乎。吾即死。不爲餒鬼矣。余家潛溪。抵守剛所居僅二里。每遇正月一日。必來謁。數年之間。風雪不易也。家人每具餞以俟。且曰。傅守剛其將來乎。言未既。守剛坐籃輿。作聲款扉矣。爲之失笑。守剛忽謂余曰。致柔老且死。鵬鵬甫娉婦。似能讀父書。果如是。目瞑九泉下矣。予自後移家浦陽青蘿山。出仕於朝。入翰林爲學士。久不知守剛死生。洪武十二年冬。余還金華省先墓。忽有白面少年拜於庭。問其姓名。曰。我鵬鵬也。曰。爾何爲服衰麻乎。曰。先人不幸以今年春二月朔死矣。問壽幾何。曰。六十又七矣。曰。嗟乎。未也。曰。死後一月。權厝家西寒皋之原。曰。爾今同處者何人。曰。先母卒二十年。女弟戀亦歸童某。今獨侍繼母章氏以居。且曰。汝頗知學乎。乃袖出詩文一鉅軸。及用經史事府李翰蒙求三帙以進。予讀之。見其道辭豐贍。而若事綜博。噫。曰。守剛有子矣。余既歸蘿山。鵬鵬持其父門人童徽所爲狀來請曰。先人制行。一出於誠慤。閭人譽不翅若己出。見人爲惡。輒攢眉而避。井日一炊。啜白水以代漿。若享太牢。鄉人咸以爲賢。部使者潘公黼聞而薦之。先人以疾辭。卒落魄不偶以死。臨死。執鵬鵬手泣曰。吾生無功於時。死當擇不食之地埋我。宋先生最相知。得一銘勒諸冢上。不翅足矣。言訖而終。唯先生憐而遺之。嗟夫。若守剛者。安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爲之銘曰。

守也窮。特立乎。獨不受變於俗。是謂越君子之躅。

故裕軒先生墓碣銘 并序

爲傷之赤岸。有望宗曰朱氏。出於漢槐里令雲。雲七世孫晉臨海太守汎。實自平陵來遷。臨海之孫東陽太守恒。東陽之孫金威將軍璡。亦皆仕於晉。至金威之曾孫幼始爲齊。歷守高辛、平昌、淮陽、三郡。轉揚州刺史。揚州十四世孫某。有四丈夫子。生十八孫。知其後必蕃。而患無以爲之徵。周廣順間。迺治鐵作羅漢像。人授其一。俾散居州境中。若今赤岸。則其一族也。七傳至三府君良佑。益以建善悼業。繼其宗。府君生宋鄉貢進士中。鄉貢生元贈朝列大夫、同知台州路總管府事、驍騎都尉、追封沛郡伯、杓。沛郡之子。則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叔麒也。初。縣之先達徐文清公受業於新安朱文公。而鄉貢君乃文清之高第弟子。三世父子遞相傳授。辨析名理。密於牛毛。治中君兼以文辭馳騁於當時。人讀之者。若窺古鼎鍾。其雷之文。不覺改容易觀。公諱同善。字性與。沛郡君之孫。治中君之子也。賦質迥拔。日涵濡過庭之訓。學識所至。如春芽怒長。月異而歲不同。宿學之士。皆讓。莫敢與爲敵。時鄉先正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華山。復執經往從焉。文懿之學。上承文公五傳之緒。味道之腴。尤爲壓飫。公質其異同。統宗會元。凡天人性命之本。禮樂刑政之原。古今治亂得失之迹。莫不洞該而參貫。建其所自得。神融心悟。不翅醉飲上尊。而行吟春風之中也。會科目法行。有司強起公以應書。不合。輒東去。遂倣太史遷爲汗漫游。涉大江。泝黃河。東歷齊、魯之郊。北抵燕、薊。所過古遺跡。必徘徊瞻慕而不忍去。或發爲嘯歌。即輯爲篇以和之。餘至京師。諸公貴人爭相邀致。而趙王聘之益力。遂授經於其府中。久之。思南歸。同邑黃文獻公時爲國子博士。留之不可。檄公補廣東憲府掾。弗赴。僉宣徽院事濟南韓公尤器公之才行。辟爲兩淮屯府幕屬。赴官未

數月。復謝去。還隱丹溪之濱。邃近生徒。習風雰附戶外之屨常滿。公隨其齊量。左右翕張。各使之充足而去。既老。涵養之功愈密。四體不待飭而自協。淸明在躬。擂爲大和。薰蒸所及。物無悖戾。迨將終也。絕無怛化之意。咏詩二章。默坐而逝。春秋六十九。實乙巳歲春二月三十日也。夏四月九日。遂窆於烏林山原。禮也。公篤於倫品。非親從兄撫姻族。接僚友。皆可以無愧。晚復綜治諸家言。而刻家乘成書以傳。然其局度疑恪。處事寬舒。而自然中於肯綮。略無窮澁之態。學者因稱之爲裕軒先生云。娶卜氏。先二十九年卒。或勸公更娶。公笑而不言。寂然一榻。人不能堪。公安之。教二子。世謙、世沅。爲佳士。世謙開學舍。茂文藻。煌煌起東南。聞以處者授釣臺書院山長。女文楣。適前承務郎溫州路總管府經歷浦陽鄭泳。亦以文學鳴。歲時來會。公坐堂上。子若壻旁侍。問答經義。金春玉應。聽者欣欣忘倦。君子歆豔之。孫棟。亦嶄然見頭角。某在幼。先治中君舉從兄弟。宋季以進士起家者八人。聲名文物。見重於一時。議者以公所蘊方之。蓋甚無忝者。顧獨潛處而弗耀。咸嘖嘖痛惜不少置。殊不知世都重位。天也。而身載明德。亦天也。位能澤物。固顯矣。德則可以淑人心。可以壽來學。庸非顯之尤者耶。天之於公厚矣。仕不仕不足爲公憾。濂游公之翁季間者久。何敢讓知。世濂以甚文爲屬。乃序次而銘焉。銘曰。

大道破裂。士習汙只。辯聲接迹。曲且紆只。考亭之學。蹈九衢只。前徐後許。直以趨只。機篇啟秘。激不渝只。日月行天。耀經衢只。誰其繼者。丹溪有朱只。童徽蠡照。契德符只。公生其後。類神駒只。振迅千里。流値徂只。視彼蹇乘。徒崎嶇只。終日不越。州與閭只。揚驅大江。涉青徐只。泰山高峙。河流殊只。元化紛綸。塞八區只。仰觀俯察。理則孚只。歸來故居。悠著書只。直自關洛。窺泗沂只。下視利祿。乃其粗只。少微星隕。人嗟吁只。著辭校德。勸碱砆只。白石可泐。其名弗渝只。

北巖處士李府君墓碣

處士姓李。諱士華。字庭實。北巖其自號也。其先家廬陵。唐開元中。遠祖德盛。仕爲撫州長史。因居屬縣之崇仁。高祖某。宋太學上舍生。曾祖紱。以春秋舉進士。至某官。祖适。父元德。母盧氏。處士賦才穎異。容聲如鍾。幼喪父母。二兄亦早世。時當宋季亡。類男子擧弄兵於村。暮夜聚人門。鈔掠其貨財以去。稍與抗。在刺以刃。處士能自衞。卒免其患。會宋亡爲元。吏易方笠窄袖衫。處士獨深衣幅巾。翱翔自如。人譏以爲迂。處士笑曰。我故國之人也。義當然爾。府君善治生。未幾。家大穰。遂以貨雄鄉里。積粟歲至數千廩。遇饑。則平價出之。饑餓不能出戶者。計口而周之。活者恆百餘人。宗姻無業。班財以爲饋。死則給棺椁衣衾。葬之善地。且卹其遺孤。唯恐不及。負逋不能庚者。苟有所乞。輒再與。未嘗有靳色。或以用度爲慎。處士正色責之曰。先人之業。何可廢壞。逋債可紓也。殺而遺之。俾有盜廩粟者。矜其貧。益之使去。識與不識。咸目之爲仁厚長者云。會朝廷有鬻爵之命。富家兒多競奔。處士恬不以爲意。客以空名告身來售。處士曰。吾愧不能以文學干祿位。而涉銅臭之譏。雖貴奚益哉。府君性純孝。能事繼母如親母。雖其性剛嚴不可近。必下氣婉容。得其驩心而後止。常以不及終養二親。語或臨之。輒嗚咽流涕。晨昏必展謁先祠。遇初度之日。號慟祇慕。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訓諸子以學。親自督視。不至夜分不休也。爲人豁達大度。不少貶以狗流

俗。見假巫鬼惑人者。力斥去。鄉人鬭爭。斷斷然正證。折以片言。則免冠頓首謝。恐貧欵門。倒屣出迎。雖然無倦容。雖不解飲。必使盡醉而去。元至正十一年辛未正月五日。以無疾終。壽八十六。後二十二年。當國朝洪武五年壬子。葬於縣之大龍山之原。娶郝、陳二氏。子四人。彬、鐈、鏞、蕃。鍇以文行舉於朝。擢國子正。女三人。丁師、周晉、戴尙德。其壻也。孫三人。雖、家奴、寶定。孫女三人。尙幼。曾孫二人。宜壽、晉關。曾孫女二人。在室。自夫仁厚之俗衰。學者慨想三代之盛。猶神龍遊於太虛。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嗚呼。豈其然哉。人有古今。心無古今。有如處士之行。如前所載。苟謂之三代之民。孰不謂然。處士不可作矣。予故特表出之。以勵夫人人。然而仕之與否。是有命也。不必爲處士惜也。銘曰。

祥麟威鳳。隱而弗彰。苟一出焉。是爲希世之祥。謂之有邪。則固不能以亟見。謂之無邪。則簡策所紀。何爲其周且詳。吾謂處士爲三代之民。亦是類耳。世之人無徒委之於渺茫。稱懷德人。中心孔傷。今其已矣。何日而忘。

故務光先生張公墓碣銘

公諱明卿。字子晦。姓張氏。其先出於晉公族解張。因其字張侯。故後人以字爲氏。譜家謂軒轅之裔爲弓正。而賜姓爲張者。殆非也。子孫家於隴濮。世有聞人。至宋龍圖閣直學士咸。位望尤顯。元豐中。退居於洛。時年七十。同太尉文潞公、司徒富鄭公。爲耆英之會。洛中相傳以爲盛事。龍圖之弟正議大夫協。建炎初。扈蹕南渡。遂爲天台人。協生武節大夫埏。埏生竹山尉鉅。鉅生某官懋。懋生某官遜。遜生某官伯娥。雖三世仕不甚顯。而皆與有祿食。伯娥生棨。棨生莘夫。字某。隱約田里間。能以詩書自振。逮入元朝。用薦者爲鄉郡儒學正。則公之父也。公始成童。而學正君卒。卽知家學是荷。朝斲夕淬。期以自立。弦齋林氏、素心部氏。皆鄉先生行。公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欵折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間。有詔求直言。公慨然爲政事書一卷。將渡大江、淩黃河。以獻於朝。既而嘆曰。吾爲生民計耳。不知我者。以其爲干祿乎。盍止之。於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戶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於門者。傍縣慕其爲人。聘致爲子弟師。公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公叱之。或不能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公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鄭文肅公嘗受業於學正君。及爲廉訪使者。遣使致書起公。公謝不往。公好施與。會銅錢法廢。有人行哭甚哀。公問之。則曰。父喪在淺土。吾銖兩而積。得錢若干。欲藉之以襄事。今不用奈何。公曰。爾勿憂也。出楮幣八十緡易之。不問其姓名而去。甲寅歲惡。道殣相望。公歲暮自黃巖還。逢饑者。輒予錢。至家則其橐褐褐空矣。公恬然不以爲意。唯見官政有病於民。每憤形於色。走公府。其白之。雖不見聽。士君子稱焉。生平不嗜榮名。築幽齋於智山。列圖書左右。又甃石爲山。蒔花藝竹。遇嘉賓之至。抵掌劇談。陋酒賦詩。望之者猶世外人。纖塵處士蓋不足流也。作爲文章。珠貫玉聯。有臺閣之風。時遊戲翰墨。筆法殊逸可玩。兼善畫竹石。韻度清邁。頗近文湖州。此皆公之餘事。至論其學術。則一以考亭朱子爲宗。毫分縷析。洞見其肯綮。著之事爲。不易心於賤貧。不屈節於名勢。綽然能任人師之重。是以登其門者。皆彬彬雅飭。謹而不頗。其兄畏卿。識見良異。以辭章自豪。雖與公友悌無間。獨於論

辨稍不相合。必面頸發赤。不明不措。公長身疏髯。衣冠整嚴。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畏而愛之。因公所自號務光。而稱之爲務光先生云。其所著有言志稿四卷、六藝編六卷、存從錄十二卷、尙友編五卷、世運略八卷、家傳一卷、政事書一卷。皆藏於家。公娶謝氏。後公若干年卒。子男四人。曰公昌。大寧路儒學正。曰公顯。滁州儒學正。博學而能文辭。曰公福。曰公民。女三人。皆適宦族。王良佐、王璟、趙永。其壻也。公壽五十有四。至順壬申七月某甲子。卒之日也。公卒時。諸孤尙幼。逮至正某甲子十月某甲子。始克奉二柩合窆於臨海破嶺之原。旣已成禮。公顯乃奉公同門友于君師之狀來乞銘。予聞天台爲甌越奧區。所謂金庭玉室、瑤樓琼臺。咸在焉。故其下多清修隱居之士。若任次龍、陳子眞。是已。九原莫作。有如公者。其殆任、陳之流亞歟。雖然。彼長往山林。貌人世如秕糠。視公著書立言。以衣被於來世者。又爲何如也。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銘曰。

旣有以麗之。曷從而敝之。旣有以致之。曷從而避之。胡熙辰之遘。而大耋是遁。訓伸雖人顯。晦則時。乃浚洛伊。乃遂洄沂。乃媲夫民蘇。礪嶺崔巍。白石如脂。太史勒辭。尙知爲務光先生之碑。

故黃府君墓碣銘

予從烏傷黃文獻公游。識公從子仲華。甫進承公話言。退與仲華盤桓華川上。溫潤如瓊瑤。使人不忍去。公薨。世大變。甲兵滿天地。東西各不相聞。及眞人起臨濠。廓清六合。予入侍講禁林。會浙江行中書新貢士至。有黃昶者。來敍世契。問之。實仲華諸孫。復叩仲華何如。則作土中人五年矣。爲太息者久之。昶尋從予入史局。幾一歲。間自撰仲華行狀。涕泣請銘。仲華名楷。仲華字也。自幼嶷然有立。出與群童。故步武有度。不失尺寸。鄉先達趨之。暨長。撫世酬物。悉中權度。州里譁然稱之曰能。父兄素儒懦。蠲賦爲豪右兼幷。仲華奮厲。致家之肥。悉納金獄逸。自是益敦仁厚行。貸而負泉者。不責其息。稍弗能償。焚券示之。或有忿鬩者。赴愬於門。仲華聽已。指曰。爾言曲。爾言直。皆心服去。且曰。得黃公片言。賢於縣令長十人。避兵石門山。一婦疲臥荒榛。時游騎已迫。仲華命媵女扶以行。與諸婦同寢食。寇退。詢其家歸之。終不識其面。性至孝。親疾。進藥餌無時。夜不遑甘寢。及歿。衣衾棺槨之具。咸出於私。不忍煩諸兄。文獻公剛介。子弟鮮得懽心。仲華曲盡其承。酣觴笑談。煦煦如陽春。親劇有使酒難近者。且悅諫。仲華從容白其利害。卒至改行。仲華行事多類此。他不能悉書。仲華卒於吳元年三月十一日。某月某日。葬於崇德鄉牛洋原先塋之次。壽六十七。世系遷移之詳。文獻公已見諸圖記。曾大父甥。宋承節郎。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追封江夏郡夫人。大父鑄。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公。妣童氏。追封江夏郡夫人。父溥。妣喩氏。仲華配室傅氏。生子三。燦、琥、璡。女一。適劉如珪。孫男四。永、昶、庚、敏。予惟閭閻之家。鮮克由禮。有若仲華。閑雅整飭。抱齊、魯諸儒至行。孰謂非賢邪。予故特銘之。以爲勸善之助。使人人取則。仲華其不爲三代之民矣乎。銘曰。

中恬而熙。外廉而隅。惟義之是隨。大振厥家。尙質去華。肫肫乎無涯。有歸者山。有洌斯泉。藏氣之鬱苹。體魄斯安。繼以永年。

67
15B

故巾山處士林君墓碣銘

予來南京，索文者接踵而至，多以衰老力辭。一日，有持閩上白雲稾相示者，勉強一覩之，彬彬乎孵雲也，英英乎巖花覩妍也，冷冷乎若幽人狷士飲冰而嚼雪也。予亟問之：斯何人之詩也？持者跽而答之：宗之先子所賦也。先子諱茂淯，字顯之，姓林氏，世爲天台望族。生平酷嗜吟，上自漢魏，下逮唐宋諸家，無不漱其芳腴，挹其眞醇，稸而後發，發必竭盡其興趣，雕肝琢腎，弗顧也。嘗搆一室，深廣尋丈，內外以堊塗之，白色晃眩，若積雪初霽，月光穿漏，雖赤日如火，涼氣亦脩脩然生。先子澄坐其中，而吟事益暢。遇嘉朋至，焚香啜茗，談古今事，上下三千年，玉貫珠聯，亹亹可聽。或取雅琴鼓一再行，起步白雲縹緲間，遠近望之，以爲神仙中人。晚年頗嗜金丹之學，取周易參同契與二三友講之。嘆曰：一氣孔神，無爲之根，水火交遘，藏其營魄，浮游規中，存之又存，粗穢既滌，遊神九門，奈之何捐棄之邪？乃調息致虛，取心一物一道一之說，自呼爲三一子。通元之士多奇之，集賢院擬用其操行，謝絕不樂仕進。因其所居巾山，以巾山處士號之。先子弗欲也。吳元年丁未九月二十八日夜漏下三刻，大兵下台城，先子亟出，沒於河，年六十又三。洪武八年乙卯某月日，葬於臨海縣興國鄉崇善里鎮溪之原。惟先子素行孜飭，親仁善鄰，其有恩意，而所謂白雲稾者，尤爲時所傳誦。墓門有石，不肖願圖文鐫之，顯微闡幽，在先生一揮翰間耳。敢再拜以請。嗚呼！予爲文所累，幾欲燔毀筆硯，若而翁者，其事有可書如此，又安能靳一辭耶？遂序其事而繫之以銘。處士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先配杜氏，生琉。繼室章氏，生宗，即來速銘者，以學行舉於朝，授南陽府同知鄧州事。濬，太原府通判。女二：杜元昭、金仲德，其壻云。銘曰：

不隨於榮，不徇於聲，一以詩名，寔其人能發其天倪。龍虎功齊，寄情五絃，羽衣蹁躚，望之若仙。尸解於河，其幻則那？壽何少多？邈哉紫虛，有鶴來歸，千載之思。

故姜府君墓碣銘

君諱澤，字潤甫，姓姜氏。其先居蘭溪之柴巖，祖某，父思齊，以貲雄於鄉，環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及君之生，其父已五十餘，越三年，父卒，又三年，母時氏亦卒。貪夫欺君之孤弱，挾黠隸爲姦利，內蠱而外蝕之，并吞幾盡。君之女兄道眞時已歸金華楊某矣，聞一歸覩君，撫君頂泣曰：姜氏之世不絕者，僅有此息爾，苟或凶豎欲去之以滅口，則宗祀必絕，爲若敖氏之餒鬼矣，夫豈可哉！區區貲產，有不足計也。急挾之以歸楊氏，鞠育之如己子。稍長，俾從鄉先生楊步斗、王月溪、趙松坡、董覺齋游，志慮淵沖而識見迴拔。遂白於縣大夫，復其先墓若干所、田若干畝，雖僅存十一於千百，鄉之人士無不謂君爲能者。已而女兄命贅於同里之王氏，君不忍釋之而去，遂舍於女兄西偏，挾王同居，事之如母與姑，每得嘉味必先進，不進不敢先食。及生子若孫，歲時相率坐女兄中堂，羅拜於庭，不知者以爲眞其母姑也。君既受女兄卵翼之恩，所以思報之者備悉志慮。及女兄喪夫而無子，爲立從子恢道爲後，而躬扶持之，其門賴以不墜。雖楊氏之婣黨，無不以孝弟忠信激薄之，有悖戾者，懾之以法令，亦翕然聽從。君再從姪弘道，被讒僞鈔者所誣，弘道初不識其人。千夫長帥州官逮繫之，從者百餘人。君聞之大恐，走州中愬其故，官寘弘道獄

中。命造鈔者執之，乃妄曳他男子以前，事遂釋。丁未歲饑，人相食，君往糴七閩。時流民所在成聚，動以數百計，乘間鈔道，莫敢何問。君獨以計脫，卒致白粲來歸，六親賴之以濟。君頗通刑名家書，於新令尤所練習，或有致訟者，質之，爲言其利害，訟爲衰止。君晚命仲子遷婺城中，往來嬉遊，以書史自娛，因以盤隱自號。一旦有疾，度不能以生，因泣謂二子曰：吾非女兄，不克至於是。吾將奉宿夢之事，庶幾少盡心焉。奈何今且先之，爾等他日當有以慊吾志。遂瞑，時至正壬午十月三日也，壽六十又一。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於西山先塋之側。配王氏，後二十三年卒，遂合葬焉。二子：曰明道，曰懋某。孫五人：曰熺、曰陸、曰溥、曰繼、曰善。熺能積學爲名儒，以薦者爲婺州路儒學錄，尋舉進士，擢永平延安丞。孫女二人，長適默成先生七世孫潘思明，次適陳仁。曾孫三人：曰麟、曰璘、曰增。嗚呼！金華爲文獻之邦，氣習之所移，風聲之所被，往往人多士君子之行，有如君者，不幸遭門衰祚薄之餘，乃能毅然自異，不踣其家，復樂導人以爲善，而拯急報恩之志，尤寤寐不忘，夫豈無其故哉？傳曰：大河東流，九里餘潤，此蓋從古而然也。濂不敏，幸與熺同出於聞人先生之門，墓文之屬，有不得辭其責，第深愧者文彩衰弱，不足以昭幽闡潛，然亦自謂據事直言而無所誣也。銘曰：

孰昇之隆，而幽於逢，其非天耶？一髮之存，卒續厥門，其非天耶？無德弗酬，德與善爲逑，其非天耶？俊迹詩書，有孫爲儒，其非天耶？生遂死安，松阡鬱蟠，其非天耶？卓哉善人，延祚於後昆，其非天耶？

故葉夫人墓碣銘

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張孟兼請余銘其大母葉氏之墓，凡三年矣。予時供奉詞林，日以文墨事上，莫遑暇爲，今蒙恩休致家居，而孟兼亦予告省親，道過予門，又復以前事爲請，其言極慘戚，予何忍不爲孟兼一銘之乎？孟兼之言曰：大父年踰六袠而未有孫，及生孟兼，其年醴饗賢士大夫，且曰：吾衰矣，不意垂殁之年獲抱孫焉。於是賢士大夫咸起舉觴爲壽。未幾，大父亡，大母見孟兼輒泣，尤愛憐之。孟兼病，輒扶抱淫被體，晝夜弗休。大母與乳母范鞠諸房中，親爲傳藥，節宜其食與衣。見其學步學言，每爲喜動顏色。已而嘆曰：恨不令汝大父見之。年十九，禮宜授室，始離大母左右，遊學城南，師事聞人先生，辯析六藝，衆刺爲篇章，久之乃歸。大母喜倍於前，已而復嘆曰：恨不令汝大父見之。歲乙巳，朝廷下詔求賢，以開治安，州縣不以孟兼爲不敏，交章薦之。孟兼將赴京，大母執孟兼手泣而言曰：汝大父念汝甚，唯寐忘之。不幸不見汝之成立。汝今欲入官，當夙夜盡心以奉公上，庶幾不辱於前人。老身雖即瞑目無憾已。孟兼謹佩服之，弗敢違。既至，蒙恩擢國子錄，轉主事，鐵曹，遷丞奉常，凡歷八春秋，屢思謁告覲省，動有物尼之。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嚴君以書來曰：汝大母以今日終。臨終無他言，唯曰：吾年七十又四，分當死，百無所憾，於中獨惜不與吾孫一相見耳。孟兼讀已，五內分裂，恨不即死相從於地下。禮部尚書陶公白於丞相府，遂以上聞，獲遣哭於墓次。時大母祔葬大父徐山兆域，距卒時已三十四日矣。自時厥後，孟兼出爲令宦，尋陞山東提刑按察副使，痛念祿足以充養，而大母遽捐館舍，盡然傷心。然非辭章，無以白大母之行，而洩孟兼無窮之悲焉。所以不避瀆呵，而頻瀆於執事者，職是故也。予聞之，亦爲之愴然。嗚呼！余何忍不

爲孟兼一銘之乎。葉氏諱某。杭之仁和人。父信。母某氏。世以積善聞。年三十。歸浦陽張府君鎮。初。府君娶同縣陳氏。無子。葉氏來爲之側室。性慈惠柔順。事陳氏如事姑。復好施與。逢貧窶無倚者。捐所有物資之弗靳。三族翕然稱其賢。生子子晝。二孫。長即孟兼。次善一。孫女適某。四曾孫。鈞、朝、幹、全。予自少齡。恆得謁風疾。數涉阽危。賴祖妣金淑人保抱攜持。以全性命。稱祿熙朝。位躋法從。常思有以發揚潛德。而一時故老能稱文辭者。先後淪盡。竟無從求之。方竊傷不自寧。而孟兼乃惓惓徵銘弗懈。亦可謂知其所重。而竭報本之誠者。予顧愧焉。嗚呼。余何忍不爲孟兼一銘之乎。雖然。孟兼以文章政事。著聞當世。繡衣直指。威讋姦猾。其大父母雖不獲見。亦足以慰九泉之望。銘與不銘。未足深議也。銘曰。

君子抱孫。以繼其宗也。斯勤斯恩。奚暇計其探情也。珠之藏蠙。玉之蘊璞。寶之俾有終也。爲盤爲敦。光燭於外。大闡厥庥也。樂石勒銘。樹之林塋。馬鬣其封也。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墓碣銘

至正三年夏五月。予來讀書浦陽東明山。繙閱之倦。因默坐木榻上。忽鄭君濤衰冠絰帶揖予而言曰。濤妻夏邕、字伯熙。生十九年。即與濤爲配。又七年。不幸以疾終。所遺一小兒曰枋。始三歲。未能勝喪奠。保母擁至柩前。教之俛伏。枋雖未解事。念母不見。亦仰首作嗚嗚聲。濤見之。雖欲以禮制哀。不自知涕之從出也。言訖。泣下數行。良久又曰。夏氏家本虎林。世有顯人。邕之曾大父天瑞。正議大夫、泉州路總管。大父若木。奉議大夫、建德路總管府治中。父應孫。承事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黃岩場鹽司令。司令君娶永嘉陳夫人。陳生二女。伯即邕。季曰穆。字叔熙。司令君以泰定末來尉浦江。遂許以邕配濤。以穆配濤之再從弟永。後十年。二女皆來濤家。去年十月。穆死。穆既先逝。今年五月初二日。邕復以一病不起。胡天之降凶於濤家者。若是忍也。邕屢有娠不乳。及得枋。酷愛之。至數易乳媼。猶未慊其意。聞兒啼聲。中心怦怦然。自是遂得癡疾。疾既劇。會司令君卒黃巖。邕復哭之哀。追穆之喪。但能悲惋。已無力出聲。猶日使人視枋。濤謹考其行事。固無有大異人者。然其小心畏愼。未嘗一日少懈。濤家義聚九世。族屬之衆幾二千指。邕壹以禮遇之。族屬之人咸以端莊靜懿稱其賢。邕今已矣。將以十二月初三日窆於穆之墓北東門塢。濤獨憫其以念子之故而致疾。幸先生賜之銘。使枋稍有知。或謁墓下而讀焉。則念母之心將油然而生。是先生敎枋以孝也。言訖。復泣下。嗚呼。邕之事誠有過矣。世之人誠以父母愛子之心愛其親。庸不爲之孝乎。是宜銘之以厲吾徒。且以儆枋也。銘曰。

母愛之。由天衷。子報之。胡不同。倘有人心。當省厥躬。過是墓者。寧不爲之改容。

節婦朱夫人墓碣

節婦朱夫人諱則中。鄱陽人。年十五。歸同里句容縣教諭劉斗鳳。生三子。炳、煜、燮。一女。旭貞。而劉亡。夫人年三十二。又二十四年乃終。壽五十六。夫人自劉沒。悉屏脂澤弗御。盡力家政。晨起坐堂上。更列僮媵於堂下。令之曰。爾爲某。汝爲某。晚各會其成。無爽期者。然樂於振急。遇歲儉及大雨雪。必散粟。雖疏材之細。亦多藝分給之。人有斗升之糴。走饋者怖於啓鑰。難之。夫人罵曰。爾飽矣。豈知彼懸餓待炊耶。歲壬辰。夫

人家燬於兵。竄御散盡。炳提攜旅隨大將軍上饒。燮又死於兵。旭貞適浮梁張子明。未幾。煜亦爲仇家所害。夫人間關出萬死。獨抱炳子玉珊往依張。使玉珊衣垢弊服雜羣兒牧豎中。卒有急。令竄山澤。夫人身先之。每撫其頂泣曰。我一家兵禍極矣。汝父存亡未可知。劉氏一宗若綫懸弗墜者。賴汝在爾。奈何虎豹又窺伺未已耶。鬼神奪知。得持汝以見汝父。我含笑入地矣。言訖。衣袂盡濕。後四年。炳從間道回見夫人。相與保持哭泣。絕而復蘇。夫人指玉珊曰。吾所以不死者。有此故爾。炳因迎至新安。復遷浮梁。竟以疾卒張舍館。某年月日也。以某月日葬縣東發京鄉之史源。銘曰。

史源之山。揚若曳旌。有鑠者藏。太史是銘。過者式焉。知爲節婦之塋。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四

墓版文

故封承事郎給事中王府君墓版文

惟王氏所出不一。有姬姓者二族。有嬀姓子姓者各一族。有虜姓者析四族。餘未暇論述。然姬姓二族。皆出於周。其一始於王子晉之子司徒宗敬。其後則太原、瑯琊。爲尤盛。其一始於畢公高之子畢萬。其後則京兆、河間。爲龍蕃。二者皆以其王族。故氏之於王云。太原之族。自秦漢以至於唐。最多顯著。與清河之崔。隴西之李。滎陽之鄭。范陽之盧。天下號爲五姓。載於史牒者。班班可考也。太原之裔。有分居光之固始者。自東晉南渡。來遷泉之晉江溫陵里。圖牒喪。不知其爲幾世。至唐協律郎晉。又自晉江遷黃陽之瑪與里。協律生宋大理評事文郁。大理生校書郎訥。校書生大理評事保隆。評事生莆田縣尉仁睢。縣尉生容。容生進。進生顥。顥生鄉貢進士贈奉直大夫國光。進士生給事中晞亮。給事生長溪東尉桂。東尉生贈奉直大夫潤之。奉直生禮部侍郎太沖。禮部生知南海縣事應麟。知縣生元莆田縣典史子春。則府君父也。母任氏。府君諱公毅。字德良。生三年而典史君亡。及稍長。問其母曰。吾父何在。母曰。若父死已久。墓木今將拱矣。府君擗踊號慟。即製斬衰絰帶。追行三年喪。事兄最樂先生朝有如其父。絲毫不違其教。今先生時號名儒。以古文著聞。亦盡心於府君。朝夕訓迪。無不備至。其族內外姻皆稱之。府君肄業郡庠。精勤過流

漏夜將半。隣齋燈火盡滅。府君獨焚香挾册。兀坐如枯株。自是能通一經。發爲大義。亦整比可觀。郡博士命題招弟子。群試於堂。府君特居首列。會歲當大比。同舍生皆踊躍入家。狀期赴鄉闈。府君獨漠然若無聞。或勸之。府君泣曰。予生髮未燥。先公棄捐。一念及玆。肝膽爲之析裂。雖幸母夫人存。鶴髮猜訾。而疾疢撓之。恨不化一刻爲一朝。尚忍斯須離膝下乎。杜門不出。日以色養爲事。及夫人卒。葬祭一遵禮度。哀號不暫舍。性好施。家雖單窶。聞人饑凍。輒解衣減食濟之。不然。夜不得甘寢。君子以爲賢。元季政大亂。七閩之豪。挾兵威以擅生殺。割士彊。往往致書交辟之。府君度其無成。皆峻辭。已而亂愈亟。府君挈妻孥避地仙遊山中。曳杖盤桓。而烟霞泉石。日與之相親。及皇朝御歷。六合澂淸。而府君則頹然老矣。乃謂其長子寅曰。不仕無義。吾非不知也。第迫於親老且病耳。爾當力學淬行。以繼其門。寅遂以尙書中鄉貢第九名。上南宮。未及會試。擢爲給事中。尋兼靖江相府錄事。陞承事郎。朝廷推恩。封府君承事郎、給事中。府君之配陳氏。先卒已十年。至是亦贈孺人。寅方爲監察御史。按劾山西。忽宦者至。驛言府君已歿。寅匍匐奔還南京。詣予哭曰。寅罪孽深重。禍延先子。以洪武八年十月三十日長逝。壽僅五十又八。寅將馳歸。擇地縣南香山里白石峯之原。以九年某月日襄玆大事。而起母孺人之骨合葬焉。惟先生職在太史。中朝名公卿之墓。無不藉雄文傳信於世。敢奉楚府伴讀陳子晟狀。再拜以請。維先生畀矜之。予聞閩多故族。雖歷年千餘。而其文獻猶有足徵者。府君善承家學。豈不思出就功名之會。獨以親故。不敢跬步捨去。則其敦厲孝行。絕於人遠甚。孝爲百行冠冕。所關彝倫者甚大。此而不銘。烏乎銘。寅能汲汲孜孜。顯揚潛德。惟恐人之不聞。府君亦可謂有子矣。府君六子。長即寅。次曰同。曰瑽。曰祥。曰崴。曰龍。同、瑽、崴、龍夭。女一。未行。孫一。陵生。銘曰。

人所貴者身。身之所本曰親。呼吸相通。實一氣之分。奈何離而去之。南則之越。西則之秦。能敦本而厚倫者。豈不在於斯人。豈不在於斯人。

附承事郎工部主事劉府君墓版文

濂家食時。嘗如烏傷。其校官劉君浩卿來見。浩卿諱演。美容儀。皙白如冠玉。有嶄崿崷崒之狀。聆其宏議。推闡王霸。欲見之開物成務。雄鉅汪而健。翛飛也。求所著文閱之。氣充而辭雄。風雨晦冥。雷電恍惚。若鬼神之出入也。濂甚慕其人。數與之游。蓋浩卿受經玉山鄭錄事明善。鉞守精通伊洛之學。望重當世。浩卿獲其傳爲多。濂意浩卿非文學可羈。必騰迅以升。已而浩卿秩滿去。濂亦潛伏大山深谷。聲迹絕不聞。會元鎭告終。皇朝御極。濂應聘而起。累遷入禁林。浩卿之子彬亦與儀曹王府。既與會。頗聞浩卿安否。則蓋木拱矣。濂失聲哭曰。浩卿止於是耶。不覺爲潸然出涕。彬才舉日著。轉承事郎工部主事。改員外郎。間謂濂曰。彬幸藉先子明訓。叨任官使。近得授例。贈先子如彬官。母樊氏亦贈孺人。先子卒時。年五十又四。乃元至正癸巳三月九日。後七年己亥十月二十二日。始葬麗水縣孝行鄉之桐嶺原。迄今洪武丙辰。越十八載。而懸楮之石無文。非不孝歟。願先生畀矜之言。泣下。既而又曰。先子之行多可書。彬不能記其詳。先子事父孝。生能盡養。殁盡哀。廬墓左者三年。廉訪使者遂以孝廉舉教諭義烏。移龍泉。與補百廢。學舉如

唶欲。陞明善書院山長。以母老辭。先子性謹飭。非大寒不襲重裘。雖踞爐。金正衣冠而坐。挾册諷詠終日。與人期。在百里外。風雨必赴之。一日行桃山中。見道旁涕泗者。先子止問之。曰。吾母亡未葬。質先盧得錢二十千。今遣之。欲生奚爲。先子陽謂曰。爾勿憂。誠吾拾之。爾力挽歸家。償錢如其數。其人知非眞。拜受感泣而去。先子漸歿。謂彬曰。金華宋先生殆知我。我死。當以墓文相累。彬敢銜哀以請。願先生畀矜之。言訖。復泣下。濂曰。濂實知爾父。爾父有經濟才。志不獲施以卒。者將凋落。宜爾不能釋。濂故撥其哭言之。繫之以銘。劉氏世居括。曾祖某。祖桂。好施與。州里歲儉。亦賴之。父德璋。好施如先人。母葉氏。子男子三。長師曾。南康都昌丞。次師夏。即彬。次師羲。孫男子一。煇。女子四。梁松、朱某、湯謐。其婿也。一未行。銘曰。

丹穴之鳳。五色雕褷。不高翔於千仞。乃戢翼而委蛇。命也奈何。振古如玆。噫。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浦江義門。其第八世主家政者曰鄭渭。字伯陽。宋龍游丞德珪之曾孫。東埜處士文嗣之孫。元贈中書禮部郎中鑑之子。年七十二。以洪武十年九月十九日終於家。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於縣東三十里杉樹塢之原。其子楩、栴與其孫𣗋、勷。合辭請銘於太史氏濂。濂乃爲之銘曰。

維伯陽父。自幼穎發。佐諸父齊家。才超然自見也。泉布出納。及米鹽細務。一一鉤稽。使無所漏也。更綜之繁。身獨任之。歲星往來。踰三十春秋。不憚煩也。辭意懇款。壹本諸誠。無纖毫人僞也。化行鄉邦。三尺之童卒皆信服。呼之爲長者也。縣之大夫。踵門問政。告之以利病。民陰受其賜也。方嶽重臣。嘉其貞純。欲辟爲從事。辭不爲也。上繼祖武。下儀孫曾。循蹈規矩。蚤夜兢兢。自惕也。大田以祭。儼若祖考之臨。勒石示訓。戒勿貸罰之也。合爨十世。中更亂離。左抗右禦。卒使危復安也。群從同樂。熙熙然如春風和氣襲人。見者革面也。宅心忠厚。不動聲氣。事人加己。皆不先人也。國初定賦。郡田一斛。驟增其半。白於當路而蠲之也。姻家析貲。陳之以秉彝。不以己之親疏爲厚薄。人服其均且平也。宗族有早孤者。收而鞠之。斂北祖入。遠長游惑歸之也。有盜持斧斤入林。僮往禦之。反爲盜所賊。僮妻往譟之。失足墜壍死。禁僮勿訟。反遺之櫬槨也。職此之故。聞其捐館。一郡爲之出涕。貴賤賢愚無間然也。其妻吳裕字曰靜安。能通詩書。爲一家女師。足以配君子也。嗚呼。世不逮古。夫妻相虐。而兄弟爲仇。比比皆然也。有若伯陽父。實中流之砥柱。蘇倫類以扶樹名教。賴以增重。奈何去昭昭而就冥冥也。靑山不移。流泉不改。而形容不可復覩。苟可附之當人百其身也。嗚呼。勒銘斯阡。言有盡而情無窮。過者讀之。不爲涕泗汍瀾。非仁人也。

鄭彥宏甫墓版文

鄭彥宏甫。諱鉦。浦江人也。其家十世聚居。諸父平山府君文泰。才雄志銳。益以義光其族。特善彥宏。彥宏每侍左右。操其權衡。以裁小大之政。府君歿。從兄靑嶼居士欽。有才如府君。日愛彥宏之。其宗益光茂。亦惟彥宏是友。蓋彥宏凝懿而夷冲。其與物交。範防至密。諸練甚精。而於遵從之間。無誠以相周旋。故得其讙心。其考文淵早世。奉妣黃夫人盡孝。及夫人亡。出寢於外三年。弗近酒肉。哀慟無晝夜。幾傷其生。居亡何。彥宏以次長其家。惟守成法。如執玉捧盈。唯恐有愧前人。然所見一定。雖群言沸騰。終不可搖奪。由是內

外政皆治。會遺兵難，法無少貸，性好施與。天大雪，有童子凍餓道路，彦宏亟溫以酒，且治襦衣之，使養於家。嘗注善藥起人，夜半有告急者，卽應之，亦無留難。一日以事適鄰郡，忽有拜馬前者。彦宏曰：吾不汝識。今拜欲何爲？拜者曰：吾家四三人病滯下欲死，賴公藥乃生。食公之德久不報，幸一見，不自知其顙之頓地也。彦宏笑遣之。彦宏壽六十七，以某年月日卒，卒後一月某日，葬於左溪山西源。娶周氏，先十八年卒。生子男三，演、淵、洧。演夭，淵、洧皆倜儻善繼，而淵通經藝，以古文辭知名於時，用薦者爲月泉書院山長。女一，歸江遂。孫男四，楷、檉、櫟、梲，樸夭。女三人，皆在室。彦宏遇人煦煦有恩意，迨沒，人思之弗置，至今有涙落者。昔唐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皆以孝友聞，史臣稱之，以謂此三人者，孝行推於友睦，而禮遜之風數世不衰，皆在元魏、齊、隋之際，其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今較以彦宏之家，君子咸言過之，而彦宏語行，又跬步不越於繩矩，非傑然自立者能若是乎？南陔、白華，商之季世僅見之，夫子刪詩特存其聲而弗削，況於後世者乎？濂與彦宏游凡三十年，知之爲至，於是造文表諸墓，以風示人人，庶幾有來取則者。

故章府君墓版文

章，府君姓也；邁孫，名也；宗魏，字也。浦城西鄉康州刺史，及自南安來遷也。今居龍泉康州，五世孫都官郎中丞、再遷也。又十一世至煥文，三遷縣西之錦川也。煥文生斯立，斯立生格，皆潛耀岩穴，而善利單於鄉邦。此府君曾祖、祖、父也。當唐之季，遠祖仔鈞受唐命，官至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使，勳名著於一時。其妻越國夫人練氏，懿德陰騭，能全建州一城生聚，生子一十五人，其後多榮號登進士第者幾百人。若郇國文簡公得象，以清忠致位台輔；若寶文閣待制衡，以文爵卓冠多士；若忠恪公誼，立朝論事，務存大體；若莊簡公楶，建功涇原，而夏羌不敢東牧。蓋章章者，其他位法從、典大藩者，項背相望。此府君世澤也。持身凝簡，超然百爲之外，而毅肅之氣洽於倫類，望之如大山中居，莫不尊而仰之。然耿介無阿私，臨事定議，則曰某爲可，某爲否，謇諤深深，不少貶。此府君性也。凝坐一榻，自明至昏，未嘗去衣冠。發言必思踐，未踐則終日若恐，逡逡不少寬。族姻比閭三尺童子來見，必以禮接，弗敢慢，且諄諄然戒曰：惇爾孝弟，引繄爾文學，毋隕乃祖乃父聲聞，以爲爾家羞。人欽其德，事不得直，亦上謁而求平焉。從容論之，輒中其肯綮，皆勿煩有司。早暵投瘞，泣禱於上下神祇，不獲應不止。此府君躬行也。甲子三百六十有六，府君所享年也。至正三年五月六日，歿之年月日也。窆之年月若日，則十四年二月十一日也。縣之西寧鄉玉峯山之陽，葬之地也。宋兵部架閣張公宏女，府君配也。曰珪、曰瑛、曰御史中丞溢，子男子也。妻縣人士陳師大者，子女子也。曰存仁、曰存義、曰某元帥存道、曰存誠、曰存厚、曰存禮，孫也。件繫華行而爲之狀者，青田劉先生基也。識次其事而樹文於墓門者，溢之同志友宋濂也。銘曰：

維章受氏，出自東海，曰齊之姜也。奕奕蟬嫣，施於北南，於爍其光也。天象降微，疊芳咸陵，爛然有章也。府君承之，凝簡而昭，淵懿以莊也。左矩右繩，周旋敝愼，納於危防也。不詭而隨，不肆而功，不尨而涼也。含真傑熙，胎合至元，莫吐耀芒也。何以娛之，龍劍在撓，神珠韞房也。苟世所施，物固非吉，胡斂不張也。有子繼志，曰暇曰暱，各惟其常也。棲心與區，三秀孕奇，或發休祥也。執法中司，白簡巖巖，深爲飛豁也。玉峯之阡，

沖和固結，其氣逾長也。太史勒銘，鐫諸樂石，百世而弗忘也。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適，益衍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爲獨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腊川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疊照，於斯爲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元英處士，於宋初十五世祖念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踏記五經，諸老先生嘖嘖愛賞，目爲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祕，窮研探索，疑食爲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爲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戶潛心於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爲，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賾，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爲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盜者亦擬擬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弭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諸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蹌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答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郡事某爲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略，不宜姑息。郡事韙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柏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殺久矣，弗足與人圖事也。吳元年冬，國朝兵取台州，先生欣逢真主之出，乃大有爲之時，疏舉賢才、安人心、鋤豪強、除姦敝、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卽起膺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凝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悉爲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蹤相接，學舍爲窄。四年夏，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郡使者哀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辭去旁縣。郡承使者風旨，雖遠媚迹督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與入格，名列第二，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爲書一通，懸於康衢，論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頹圮，聘前進士爲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爲泮池，榜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綮籍者二千人。兵後饑荒，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歲乃稅，吏徵近功，不候期斂之，復以田定起科，孫民益惰，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爲簡書，列爲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姦，歲日嘉。轉戎衣於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從事，天雨，牛僵死於道，被逮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持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卽載以舟，自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絶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濟逋者自濉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

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於行省,弗聽,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省臣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諭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為,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徒跣徧禱群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讙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能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二歲三稔,皆有年,五年秋,鄰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趨,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剖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饌徧食之,夏秋之稅,每命解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為穽,先生令民自槩,解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俶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逮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漕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錙銖怨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虧耗,先生憫其道遠,言於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皁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於鄉,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託月日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識之緩急有程,一自己出,復行其法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於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羊牛雞犬,散被郊垌,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修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庫陋汚潦,居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為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構石為牐,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牐,歷歲久壞,石墳河中,舟道難之,役牐丁細壞石,治灰而甓之,故以蓋因瘠糧,火屢為災,教民為陶瓦,甃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為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衆,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膠葛於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動,脅先生曰,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日且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為政,以風化為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傲,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群辯方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嘗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之間,不陳桎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用,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皇上以為善治民,錫燕儀曹,使歸其舊職,頒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廉按,檻逮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蹤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竟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葦,時十月,囚未嘗附火,而葦則苫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辯,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為罪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

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一,孝孺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窆於縣東北深溝章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姬,婦道為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食肉,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在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豐眉秀鬚,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為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有冠過郡者,必以米鬯餽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案獄丞陳川欲迎母為養,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弗衰,脫逢其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illegible]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儉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十歲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御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毫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黃進二木瓜,笞童十,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為饒陽令者,以婦賄術者,力卻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乏食告之,身取十斗為食,餘悉儲於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甚慎,造所為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恆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為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汙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寖微,希世取寵者,徒剽掠為談辯,誇多鬬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舉棄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撥俯拾,唯恐利不入橐,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為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拳前脩衡,儼若上帝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夫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合道,無愧於文公者,尚皦然弗誣也,孝孺久從濂受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撰敘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究傳聖經,有遺必疏,無幽不明,暗不鼓篋,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卓有醫昏,揭彼日月,歸於天門,逝者浩浩,滅於銷聲,不有人豪,闡風孰興,猗歟先生,行知並闢,養氣弗餒,充乾塞坤,實孚名隨,上徹九天,鶴書翩翩,降於邱園,發自布衣,專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其儀,龍恩之加,其廣無垠,何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帝仁,達於齊民,以煦以嫗,以致其享,民或勞只,如飭之賴,乃平吏繇,俾遂其生,黠胥舞文,其貪若狼,乃隨乃防,而扼其亢,人相告言,久嬰亂離,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為群,其來如雲,操歐耰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沃然,俯瞰於隰,黍苗芊眠,隣多蝗蝻,蔽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真儒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術,太和蕩蒸,鬱紛輪囷,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淚如懸河,我又傷歎,數奇則然,中心無愧,生順死安,善人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渺渺者陂,其中之墳,千載之悲,

故一鄉善士張府君墓版文

瀧陽江之上,有大姓曰張府君天錫,字君與,懿然篤厚人也,自成童時,輒知孝敬,日造大父母父母側,問

衣食寒而進退之年既長。從推錫類之仁。九族有非振者。時郵其匱乏。復繼族遠情疎。築堂南山館。爲序拜族飲之所。長幼之節。粲然不紊。其於惇愛廣順之道。有所賴焉。然不自以爲足。衆食十月朔。汎掃先世諸墓。必歷告嗣人曰。此爲某府君。其名行若何。支系若何。本末如述隊。已而泣曰。吾髮種種矣。苟不言。衢等當不知士中爲何人。慎識之。勿使牛羊踐履其上。平居正襟危坐。終日不妄動。即動。足跡亦有恆度。撫世酬物一以誠。有犯之者。任其轇轕。兩耳如無聞。尤不喜以疾言厲色加人。人愈愛慕之。雖僮僕亦從化。俯首趨功。驩欣如也。及歿。不問賢不肖。皆歔欷悼惜。有至淚下者。至今語及府君。猶舉手加額。稱之曰長者長者云。府君之裔初自清河遷。已歷十有三世。曾大父維。大父夢龍。湖之儒學正。父一寧。妣方氏。府君生於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壽若干。以某年月日葬於縣西通化鄉施礱山原。配室朱氏。婦道克修。前卒。竟合葬焉。子三。惟、泰、祈。女三。石某、宋某、樓鐵、其壻也。孫五。瑤、珊、驥、某、某。曾孫五。某某。昔漢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於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咸自以爲不及。若府君爲人。實有石氏之風。奈何士習不古。文有餘而行不逮。倘有愧於齊魯諸儒。又何敢望石之藩垣哉。是可嘆已。與等遣從孫太常丞丁。徵濂勒銘墓門。濂聞至正初宗藩賢王有奇府君才者。辟爲營田總管府治中。府君辭不赴。今故不以爲稱。而題之曰一鄉善士張府君墓。幷成其事而銘之。銘曰。

生之溫守之仁。發之淳。行之新。以飭其身。以伉其門。以壽其子孫。

上海夏君新壙銘

國朝有天下。患吏之病細民。公卿廷議。以爲吏他郡人。與民情不孚。又多蔽於黠胥宿豪。民受其病。猶無怪。茲若立巨室之見信於民者爲長。使主細民土田之稅。而轉輸於官。於是以巨室爲糧長。大者督糧萬石。小者數千石。制定而弊復生。以法繩之。卒莫能禁。是時惟蘇之沈氏以奉法稱。天子親召與語。賜之酒食。時減免其田賦。名聞四方。而上海有夏君者。尤畏謹好禮。繇賦皆先時而集。不煩徵索。愛恤細民。銖兩無所妄取。民咸悅而德之。聯事者皆以爲則。其所爲蓋無愧沈氏。而名未若沈氏之顯者。閒於上則勢隆而易彰。鬱於下則雖善而莫著。此余因夏氏之請而欲揚之者也。君諱宗顯。字叔明。自其曾祖叁、祖驥、父祥。皆居華亭。君年十五六喪母。以喪禮聞。服終。請於父。出從傅朱學。數年學有名。遊上海。樂其土俗。遂之長人鄉。治田宅。徙家以居。既而家日殷富。益敦行義。兄及嫂姊老而窶。歲時奉粟帛養之。殮其喪而卹其子。撫異母弟有恩。事外舅姑盡子壻禮。聘名士爲師。故人子就學者飲食之。旦則冠帶坐堂上。子孫盛服入揖立兩序。俯首聽教命。君各授以事。會食退去。至夕取古今事可爲法戒者。辨析講說。勉以爲善。子孫恭謹愿慤。不敢嬉遨諠譁。饑饉歲。鄉里皆從君乞粟帛藥餌。嫁娶喪葬者取資焉。故巨室之以長厚稱者。必曰夏氏。見君者服其德。與君遊者服其才。聞君卒者莫不痛惜之也。初、君年未四十。即豫擴爲壙於舍西北若干步。及年六十有六而卒。遂葬焉。君之卒以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以二月九日。娶王氏。二男曰應炎、應森。三女。長適趙志學。次適趙以仁。一在室。孫男三人。霍、彪、驎。女三人。曾孫男一。曰鎔。銘曰。

周法既壞經界隳。羣然相啖貪與猾。吏肆俗謾邈不知。赤子顛躋吁可悲。聖神造謨正治規。俾大有小分相維。孰僞戾法肆欺。利猶在物身已離。惟吳夏君懲衆非。提慎奉上仁以綏。因歲發廩賙困飢。告寒藥疾棺斂尸。居家孝友此其推。子姓感護習禮儀。鄉閭愛戴莫敢違。爲富好仁曷能追。天錫爾祉富壽齊。嗟哉巨室宜相師。欲考令德徵銘詩。

樓母婁氏墓版文

義烏樓璉。詣余禁林。且哭且拜曰。璉也不才。幸獲廁名銓曹。擢主大同宣寧縣簿。歸與母夫人別。夫人慘然若不能勝情。璉攝衣出門。涕淚闌干被頰。璉恐重傷夫人之意。忍泣而往之官。僅五月而訃音至矣。璉伏歸伏草土。今服既闋。吏部用常例別調。行有日。痛念先母遺德未白。將幸禰播門庭。執弟子之禮。敢以墓版文爲累。按璉自爲狀。諱處。字靜嘉。婁氏。考某。妣某氏。夫人年二十。歸同里樓君光亨。婦道修謹。其姑盛氏御家嚴以峻。纖芥有失。輒鬱鬱不樂。家介閒鮮有獲其驩心者。唯夫人能之。盛先後唯以柔勝。有特強壓之者。夫人俛首避去。久之。咸愧赧。夫人亦自如。樓君隱居教授。州里多宗之。每懸燈覽書。直至雞號。夫人侍左右。不敢先寢。困睡或不可堪。必奮迅自力。習以爲常。嘉期至。備物以饗。雖截髮弗暇計。其遇族婣。不爲翕翕而趨。不爲淹淹而舍。始終有恆。學者多不及也。一旦病痰厥。喉吻上下隆隆作聲。已而蘇。明日復卒。壽七十八。其時則洪武辛亥九月十七日。又明年癸丑某月日。窆於竹山里先塋之次。子男子四。玖、璞、珍、璉。璉以明經試吏部入官。今爲成都府仁壽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子女子三。環、瑜、珮。適俞盛、方錫、吳毓。其壻也。孫男三。致中、致和、致剛。孫女四。貞、娟、婉、媛。皆幼。世恆謂陰教不行。天下無良婦。有若婁氏。豈非婦之良者耶。奈何輕言之。讀予銘者。尚有所儆也。銘曰。

無非無儀。維婦之常。不有以昭之。孰知其良。余銘婁氏之藏。百世之下。尚有耿光。

瑞安吳門三貞母墓版文

溫之吳埜。不遠千里。踏赤日而衝黃埃。謁予於浦陽江上。既入。容顏慘沮弗悅。問其故。輒嗚咽流泣而後言曰。埜之先世。初家鄱陽。再遷會稽。唐諫議大夫畦。又自會稽徙溫之瑞安。世有官蹟。至宋兵部侍郎沈。某州教授倫兄弟連擢某年進士第。聲聞益著。兵部幾世孫連江主簿朝宗。無嗣。以兄通判汀州泰寧子諱璲君爲之後。君元柳州教授。埜之曾大父也。積學織文。名播於邇遐。其配金部郎中張公舜道之孫諱淑。異柔婉靜專。奉舅章能盡其禮。曾大父方四十一。不幸早世。張夫人少九齡。誓冰雪自潔。卵翼其子。至於有成。壽七十二。以至正元年辛巳八月辛酉卒。五年乙酉二月癸未。葬州之廣化鄉。其子諱欽。埜之大父也。娶胡夫人。諱節。宋撫州安撫使尚賢之孫。大父學行如其先人。念家世之多艱。奮然欲有爲。蓋靡不忘。生一子。諱璟。埜之父也。嗜學如嗜利。罔有怠心。及其冠也。擇松江府判官林公天麟之孫諱庶爲之室。林夫人嫻行。父以上賦田三千畝畀之。林夫人曰。兒聞女子之行。父母有命戒之言。不聞其他也。敢辭。誓去。動靜具合節文。三族翕然稱其賢。埜父始二十一歲。不幸又以疾不起。時林夫人多二齡。埜在遺腹中甫九月。埜父臨卒語林夫人曰。吾家宗祀不絕如綫者。在吾一身。今病革若是。奈之何哉。然吾祖父無涼德。生男或可期。爾能保嬰孺而養吾二親。吾死爲不死矣。林夫人仰天泣曰。所不如君言者。有如日。言

繼而卒。辛一月而苤生。生一月而大父繼卒。大父年方四十。而胡夫人少一齡。二婦毋相依爲命。抆淚治事。遊夜更抱持苤。嘗指曰。吳氏三世。惟賴此一孫耳。嗚嗚對泣。不能仰視。逮苤六歲。天下繹騷。大俠聚兵。陰竊生殺之權者甚衆。慕吾母賢。於斯爭欲聘之。不聽。更以危言震撼。復不聽。因說之曰。當此亂世。有力如虎者。尙朝不謀夕。以孱弱之婦。不翅一輕塵。乃欲保三尺孤耶。知者頗竊笑於後矣。爲汝之計。莫若託身勢家。而心存吳氏。顧不是陰持之耶。林夫人斷髮長號曰。吾聞烈婦不再嫁。此義或乖。寧餓不若也。吾但知不負其夫遺孤之保與否。則天也。吾言止斯。苟或迫之。有死而已。其說旣不行。遂謀勒兵而強委禽焉。林夫人聞之。與姑言曰。事急矣。不可以不去。卽挾苤夜走平陽。冒險阻。履荊棘。茹苦如茹甘。與敵大家傭人。媵女滿庭。頤指得如意。至是皆散遣。林夫人躬操杵臼以執爨事。食或不充。攻絲枲以貿易之。然猶市書。教苤從名人游。脫簪珥以代束脩。且曰。家雖廢。學不可廢也。事姑尤孝謹。姑多疾。畢志竭慮。以事巫醫。忽夢神人謂之曰。煎鬻飼之卽差。已而果然。人以爲孝感。州大夫朱文遠賢之。欲請於朝。旌表其門閭。林夫人固辭乃止。林夫人居平陽十二春秋。當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十二月己丑。林夫人不幸殁。壽三十九。胡夫人哭之慟曰。上天罰我。如是之酷耶。老者在而少者先逝耶。苤時二十三矣。胡夫人由是日夜程督。愈勤。唯恐苤之怠也。又七年。爲洪武元年戊申。苤始迎瑞安故廬。以十二月庚辰。葬林夫人與吾父同穴。又二年。胡夫人亦卒。實三年庚戌九月辛亥也。壽七十三。葬以五年壬子二月甲申。其穴亦與大父同。所葬之地。皆祔張夫人云。惟我吳氏寡祐。禍及三世。賴致能厥宗。其克底於今者。三貞母是賴。前延後引。靡遺餘力。志節之著。堅如金玉而不變。屹如邱山而不移。稽諸古史傳所載。殆不是過。不肖孤惸然在疚。深懼不能負荷。而先德之卓絕者。又不自白於世。一念及茲。涕泗沈瀾。而不自知。敢以藻文爲請。惟先生界矜之。言訖。拭涕再拜。濂因曉之曰。苤無以疑爲也。一詘一伸。天道之常。苤之家其困瘁極矣。涵畜之久。惡知不大發於後耶。桰人有林氏者。嘗集之說錄。家廢於兵。婦姑挾三歲兒奔走戎馬間。幸而得全。二母鞠之成。兒擢高科。而其子孫文聲彬彬。多列膴仕。其事與苤諸母頗類。而酸辛則過之。譬如木焉。收閉華澤於沍寒之日。暢達光榮於和煦之時。理則然也。頗聞苤汲汲好脩。而能古文辭。爲紳先生咸器重之。爵祿之至。孰能禦之哉。苤又有二子昆、昱矣。其胤系之滋。亦將自斯熾熾。則烈上徵兵部公之步武。似不難致也。苤無以疑爲也。濂故爲白其三母之行。樹石墓門。以志子孫他時融顯之所自。後之讀者。當以濂爲知微之士云。銘曰。

海東名區。有氏曰吳。世爲簪纓。起家則儒。仁漸義摩。上浹下孚。陰教有翼。大義鑑如。卓哉三母。貞德弗渝。一延於前。備涉艱虞。脅竭肝膂。以樹門閭。二引其後。丁時荼痡。同提猛兇。以保孤雛。正如鼎足。損一則欹。代有懿哲。雖亡臨危。苦蘗雖操。冰孽自持。中心所涵。其氣吐霓。白石可泐。我志弗移。黃金可銷。我節肯隳。卒紹三世。兇墜一絲。尋稽於天。厥理匪誣。碩果不食。其發必腴。脩幹入雲。濃陰蔽敷。欲構明堂。時惡舍諸。誰家鬼妻。斷臏爲衰。夫骨未寒。背而他之。君子疾視。何翅蟲蛆。有人心者。請觀銘詩。

表

先大父府君神道表

惟我大父府君卒於重紀至元丁丑十二月己丑。後四年。當至正辛巳十月壬申。葬於金華縣東七十里、東爲之山。又六年丁亥十一月己未。而大母夫人繼卒。是年十二月丙申。合葬府君之穴。又十二年。介孫濂始自譔文。勒諸墓上。不孝之辠。其將何逃。然自兵興以來。潛伏草莽。支綴餘息。不敢使墜其宗。及夫寇烽稍定。欲求鴻儒畯生以論譔先德。而故老凋落盡矣。斯固區區不能自力之過。亦遭時孔艱。心與事背無以遂其犬馬之私。失今弗圖。恐終無以示子孫。輒忘其固陋而一言之。初。府君生於宋季。宋未亡而官政先亂。諸惡少年。紿紙爲鏹。剶祭爲撥。斬牲以祭社神。務相屠劉。睚眦之怨。卽蟻附蠭聚。求饜其欲而後止。府君亦多怨家。能以智馭之。獨能脫禍。及江南入國朝。法制未定。州縣吏舞文以盬民。府君因毀其家。與夫人棲遲小室。室中僅容榻案。夫人設竈於戶外。朝擔釜出炊。暮復持入。御紡磚直至四鼓。日稍瞑卽起。敵沐爲盥漱。又復從事。由是家用頗紓。大德丁未歲。惡人相食。府君出糴於杭。亡賴男子結爲隊伍。夜半椎人門。稱相公殺人肉。掠呼號相聞。里中惴惴不自保。時厳君侍夫人之側。夫人與定計。以物結葦盎。私走告捕賊掾。部里兵襲之。盡殲其衆。府君聞其事。自杭馳還。見夫人悲喜交集。且曰。吾道爾母子作魚肉矣。尙在耶。已而傳誦相慰。鄰黨咸頓首謝曰。微君家。吾屬入鬼錄久矣。府君性忠信。啓口露肝膽。不肯作世俗軟媚無實語。與人交。無二諾。友愛尤篤。與兄共執里役。州家或有科繇。至挺身獨任之。曰。毋以煩諸兄也。府君年五十。以家傳於諸子。晡旰獨坐。挂頰看山。世間升沈榮辱。了若不相關。又二十八年乃終。黃文獻公爲表其墓曰。吉士云。夫人粹然如玉。而廉隅不可犯。婦道母儀。可爲女中師傅。行事暗合古烈女者甚衆。齊家壹以禮法。雖細微事。皆遵矩度。入其庭。上下祗肅。無敢大聲疾呼者。歲時出坐堂上。群子姓捧觴上壽。夫人㦄以畏天爲戒。復諭以近事曰。某也善。孫子繩繩。多某也。不善。人已殄其庭矣。從子有早孤者。宗人利其貲多。欲謀害之。夫人與府君卵翼至成人。爲之納室而返其貲。半髮不私。夫人端明而有容。其讖損不足之色。祥祥見眉宇間。卒享者壽。以終其年。視府君又加七焉。濂之生也。與府君同月日。府君特憐愛之。四五歲時。府君坐諸膝上。以手循其髮而祝曰。吾祖寬厚長者。生平好施與。不求人知。吾父孝弟如古人。應物務以柔勝。亦以恤貧之故。致家之索。及吾、唯先訓是式。每銜於心而勿敢忘。承吾之利者。列於前紛紛也。今耄矣。恐且溘死。不能有以詔汝。汝固幼。幸聽吾言。卽聽吾言。期樹善於無窮。言訖。潸然而泣。濂時雖無所識知。頗能記府君之言。嗚呼。府君之爲人。其心厚於仁者乎。濂也不敏。學不加修。不能使府君之名光輝震耀於來世。兢兢惕惕。若履淵冰。所幸祗率海言。立身行己、頗無愧怍於人。庶幾弗悖於府君之教者。唐李翺爲其祖實錄。有云。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府君之美。濂旣知之矣。雖不能工爲文辭。不可緘是以自陷於不仁之域。於是以特牲告於神道。列府君之言行。而附見夫人之事。貽諸孫子。使凜夫爲善之志。歷百世而毋怠云。府君諱守富。字德政。姓宋氏。金華潛溪人。父諱濟德。母周氏。夫人姓金氏。諱妙圓。父諱濟榮。母謝氏。生四男一女。十三孫。其世系之詳。已見於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所述。刻諸石矣。不再懰贅也。前史官介孫濂自製。

石刻載府君世系。今錄於左。其文曰。宋氏世居京兆。唐大理丞憲。武德間、遷吳興。憲字秉彝。爲易講師。弟子數千人。生有儼。有儼生邠。邠生稜。稜生元熊。元熊生忻。忻生贏。贏生致。致生宗捷。宗捷生服。服生僎。僎生術。術生伯旒。伯旒生榮。周廣順中。遷義烏復釜山。榮字體仁。通尚書、春秋。私諡文通先生。生甫。宋雍熙末。遷根溪之宋村。甫字師杜。生訓。訓生帳。帳生祥。祥以弟海子阜後。阜生侶。從榮至侶七世。皆爲鉅儒。侶生永敷、柏。嘉定初。同遷金華潛溪。柏字汞操。以兄永敷子溥德後。溥德子即府君。諱守富。字德政。履仁蹈義。類古篤行者。妻金妙圓。賢甚。一言一行。可爲女中師法。生文昭、文圓、文馨、文隆。文昭一名朝。字文遠。有隱德。朝廷賜號曰蓉峯處士。生淵、濂、渊。渊以鹽學教諭。濂博極羣書。自布衣召入史館爲編修官。著孝經周禮傳、龍門子。數十萬言。元至正中。遷浦江孝門橋上。文圓生澄、渭、泌、演、澤、潤。文馨生琛、汶、瀛。文隆生漣、淵。生瑛。濂生瓚、璲。澄生琦、瓛。演生理。泌生珠、瑽、瑗。瑛生性、怡、瑨。生愼、愷、恂、瑆、瑛、瓚、璲皆儒。噫。府君誠吉士哉。何其孫子之賢且多也。史官歐陽元述。

先府君蓉峯處士阡表

嗚呼。惟我顯考府君之歿。既窆白石山阡。與顯妣夫人同穴。於是距顯妣卒且葬時已二十春秋。顯妣盛德。幸見諸誌述。而顯考之隧。有石無辭。輒泣而書之曰。顯考之生也。宋方內附。官府新建。黠胥駙奸。家道因之陵遲。幽隱至有所不繼。祖妣夫人與顯考鞠躬盡瘁。晉勿繳其門。祖妣營度於其內。顯考則隨物順成。應之於外。歲增月衍。顯有成緒。祖考府君崇高節。不肯屈人下。或盛或加侵暴。顯考於左右之。使得以遂其非已而繇役繁興。州司臨門急於星火。顯考每躡屩而往。雖暴露於外。櫛風沐雨。戒勿使二親知。或憫其勞。顯考曰。在外亦差樂耳。不知勞也。歲丁未。大饑。民散爲盜。夜持刃入人舍。貨錢牛羊。聽其所擇。稍不從。即見殺。顯考時役官中。用計安盜。盜聞於公府。集社兵擒戮之。鄉人德焉。雖在事爲叢沓中。雅志書詩。見濂顯知學。驩然曰。予家自文通先生以來。世多巨儒。深懼詩禮之澤或絕。以爲君子羞。心悲焉弗寧。雖夢寐弗忘之。汝宜從名人游。毋殄厥宗。人恆市腴田構華居以遺子孫。曾不旋踵。隳廢不存者有之。予不能也。其自號有知者。則令遊附權貴人之門。藉威寵以徼榮寵。雖稍與仕籍。而貪墨弗之戒。至身辱家覆者有之。吾又不能也。予所望汝者。爲孝子。爲悌弟。爲良師儒。雖貧至骨無憾。但得州里之人咸指曰。宋氏有子矣。吾之深願也。大抵門不欲其高。惟其德之崇。有子不欲其侈。惟欲其業之修。汝識識之。嗚呼。濂也將何修以承明訓邪。顯考胸自坦蕩。不設機穽。三尺童子亦待之以誠。有上謁者。整冠巾起揖之。鄙朋過從。不以富貴爲之重輕。人與共處。愛戀不忍舍。凡見之行事。每和謂曰。是宋處士邪。斯人無僞言僞行。當信之弗疑。達公顯卿。慕其有隱德。或遠致餽牢。或升堂而拜。顯考一以禮接。而以義辭。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游浦陽之仙華山。納顯考偕行。一見之頃。顧謂濂曰。爾翁其有德之人歟。容貌辭氣。何其與流俗相去萬萬也。集賢大學士吳公尤稱顯考之爲人。嘗贊其像曰。形雖臞臞。心則舒舒。蓋執謙以泛應。而樂靜以自娛。所以小人之千日。不能近君子之咫。東西翁。如若人者。豈非孟氏所謂一鄉之善士者與。議者不以其言爲過。嗚呼。濂也將何修而有以紹先德也。顯考分在郎齒。不嗜仕進。至正初。有上其名於朝者。賜

號曰蓉峯處士。顯考曰。是符吾志也。生平無厚嗜。衣取蔽體。食取充口。不見有憂慍之色。晚年尤不嬰世事。盤回夷猶。陶然得世外之適。間取古今事可喜可愕者聞之。以怡其情。年八十一。耳聰目明無所苦。一旦得微疾。猶能起坐。食飲如平時。越翼日即亡。臨終一語不亂。遠近聞者。嗟悼不已。省憲二府遣使者致祭。七邑及隣郡之士咸來弔哭。或撰哀輓之詞。動盈卷軸。時陰雨連月。當窆之日。白日杲杲。葬甫畢。雨復如初。衆尤嗟異焉。嗚呼。顯考稟質粹沖。凡所謀爲。自然中乎繩尺。孜孜以好善爲務。遇有戕賊人者。則爲之蹙額良久。嘆曰。人形而獸虎行。曾不自省邪。故上下咸以爲有鄉善士賢之至行。人無異詞。如濂不肖。雖戰兢自守。無所愧怍於人。尚恨不足敬承明戒。克紹先猷。年踰五十。猶持無用空文出應時須。淟涊汨沒。而實德且病矣。每一念之。顏面發赧。不能自已。因摭拾顯考言行。以表諸阡。以志濂之自咎。以告後世子孫。知所取法焉。

滁陽蔡氏道山阡表

祠部主事蔡秉彝請濂言曰。彝之曾大父諱某。姓蔡氏。初居趙州。因官於滁。遂家焉。娶胡氏。無子。唯育一女。懼蔡氏之不血食也。乃命季氏子冬後。冬負氣自豪。殺人亡命。竟不知所終。遂以女歸來安之許氏。許氏諱湖。字士廉。讀書有賢行。平居寡言。以檢德自將。曾大父愛之。曰。是類我者也。命以爲子。不踰久之。乃相從。實彝之大父也。不幸爲商氏子誣構。以死罪囚圜扉者二年。貲產成廢。而大父無慍容。大父復無子。亦生一女。先是、句容龍潭人孔氏。有諱善者。字國寶。幼失怙恃。唯二兄存。顚瘠之。依仲父以生。一旦告仲父曰、兄若弟。一氣所鍾也。苟戀區區貲業。使兄被不義之名。人其謂我何。請避之。仲父爲之泫然出涕。且曰。吾在。子勿憂。於是竟決去。無固遷行。至滁。大父見之。嘉其知彝倫之理。與其詩。又輕財仗義。有特達丈夫志。亦以女妙靜妻之。封羊豕大饗姻朋。焚香祝天曰。吾再世無嗣。蔡氏之傳將遂微矣。是子其克荷負吾家乎。乃後之。實彝之父也。不數年。盡復大父所喪士田。人有曲行。面直之。鄉黨稱其賢。生四子。長即彝。次玄童。次壽童。次慶貞。及一女。至正甲午三月二十九日。滁陷於兵。先母與女泰英抱節赴水死。玄童、慶貞、皆不知所往。獨先人與彝間關渡大江。而居金陵。先人因憂憤成疾死。時八月十八日也。彝娶王氏。生一子。名繼宗。嘗念三世皆以異姓爲後。雖於先王之禮有所未合。原其情之所至。豈得已哉。彝家素積善。天必福之。異日子孫或衆多。各俾一人承蔡、許之祀。而彝復姓孔氏。則於禮爲得矣。然大父之年僅五十七。大母復少四歲而終。父視大母之年又少十歲。母之年則如其父焉。四喪皆於黃道山。以昭穆序葬。山在州東北十五里。曾大父兆域之所在也。墓石皆無文。願子爲通書諸碑。以示後人。天地開闢。厥初生民。何嘗知有所謂姓氏。聖人者出。懲其無貴賤親疏少長之別也。於是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至於以字以謚以官以邑。而族系漸繁矣。蔡本姬姓。許本姜姓。皆以國氏者也。孔本子姓。以王父字爲氏者也。所謂二者何可同乎。雖然。凡有姓氏。莫非神明之冑。而出於炎黃之世。所謂二十五宗一十四姓者。尤多流逝殊而源則一。遽謂之不同。亦未見其爲可也。然彝之爲孔氏。固爲不刊之論。彼二氏者。豈可忘其所付託而爲若敖氏之鬼哉。誠令子若孫繼之。一如彝所言。亦出於禮之變耳。嗚呼。氏族之不傳。其淆亂無別邪。斯則

矣。使鑠不自言，數世之後，惡知有所謂孔氏者哉。昔人有云：人有姓氏，猶衣服之有冠冕。裂冠毀冕，雖有襜裳幅舄，不足以被飾其身。其任不爲不重矣，其任爲甚重，人反視以爲輕，有如鑠者，豈非有識之君子乎。某與鑠交既久，若異姓昆弟然，故因其請，爲表著先德之碑，使後世有考焉。鑠字秉鑠，爲人慷慨疏通，其從政也，難集之事，談笑而成之，人號爲長才。幼鞠同里王時中家，遂冒焉，已而襲其姓。時中既有後，今請於朝，仍氏於蔡云。

故天台朱府君黃墟阡表

孝子之於親，曷嘗有紀極哉。唯恐其嘉謨懿行，不暴白於後世也。件繫緝事，既有狀矣，足以昭於人人，又有元室之銘，銘比狀著矣。又有阡上之表焉，蓋辭之重複者，事必著甚哉。孝子之心，其有所慊乎。仙居朱府君之卒，多歷年所，其子公立既請縣大夫前進士魏俊民爲之銘，其二孫木、栗猶以爲未足，復來徵予文，表於墓門，揆於古義合矣。予乃按狀而書之曰：府君諱嗣壽，字得仁，姓朱氏，世居台之臨海。宋殿中侍御史希遜，其遠祖也。殿中君六世祖友直，仕爲宣撫司某官，始遷仙居之東門，至府君又六世矣。府君之生，岐嶷而深沈，豐厚而縝緻。自爲童子時，風岸孤峭，屹然野鶴之在雞羣，見者莫不異之。及游鄉校，嗜嚌羣經，食芳而漱腴，充然若有所得。且曰：古者爲學，精神心術，一寓之於事爲，或慮其有不正也，必資體驗擴充之功。所以皓首窮經，不敢輕貸之。若拈華摘豔，鉥心劌腎於辭章間，陋之陋者也。自是撫世酬物，一出於正，而異端無實之說，了若不經意。事父母，輒盡其孝。奉異母之兄，甚於同母者，凡事必咨稟而後行。過弟有恩，及其早捐館舍，諸孤貧窶不得入土，府君泣曰：兄弟同氣也，死而不葬，吾心其安乎。即命堪輿家卜地而葬焉。夫妻相敬如賓，自委禽至髮白，無反目之色。教諸子力田孝弟，不許事紛華靡麗，遂名堂曰順德，且賦詩以示意。待族姻鄉井，曲盡人情，不以貧富貴賤而爲薄厚疏數。春秋祭其先，儀文並循家禮，升降跪拜，如將見聞其容聲，人取以爲法。治家甚嚴，子孫朝夕冠帶，承候顏色，拱聽訓飭，不命之退，不敢退也。晚年築室東園，藝菊花數十本，當秋高氣清，金錢纍纍然布柔條間，府君熟玩不忍釋去，或對之酣觴清詠終日。且謂人曰：菊誠吾良友，吾所託之以逃名乎。達忠介公兼善時出鎮於台，聞府君有賢行，將剡薦於朝。府君謝曰：仕，將以得祿養親也，親亡以仕何爲哉。遂公亦不敢強。未幾遘疾，府君度不能起，召子若孫訓之曰：吾蚤夜兢兢業業，以克至於今日，非惟仰不愧、俯不怍，抑且可以見祖宗於地下。汝等守爾孝弟，篤爾忠信，蹈爾禮義，厲爾廉恥，庶幾不陷於有過之域，吾雖死，將含笑入地矣。已而遂卒，時至正乙未十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又九。府君曾祖懋，宋鄉貢進士。祖智。父元豪，補武學生。妣應氏、金氏，府君，金出也。娶同縣呂氏，先十三年卒。子男子二，公立、公成，公成先四年卒。子女子一，適楊奎祖。孫男六，木、松、棠、栗、棣、梓，木、栗即來請文者。孫女一，歸呂志尹。卒後當某年月日，葬於縣東一里馬蟲山黃墟之原，禮也。嗚呼，士君子之立身也，其功名烜赫於世，則登名於國史；其次焉，則書諸郡志；又其次焉，則藉薦紳之立言者以傳。及其久也，未嘗不與史志相爲頡頏。有若府君之行，斥乎澆漓，襮乎醇熙，一本乎真誠，而弗事乎詭隨，此所謂一鄉之善士非歟。是宜揭之崇阡，以爲發善扶世之計，而所愧者，予非其人也。雖然，

予久居禁林，海內名公卿及賢士大夫所銘者多矣，鮮有徵文於十九年之後者，而木與栗有焉，則其久不忘乎親可知矣。予雖欲辭之，而烏乎辭之。若木與栗者，亦可謂之孝孫矣乎。是爲表。

祖母葉氏鵠門阡表

姑蔑祝君應昇謁濂金陵，備列其先母之行，丐濂爲表揭墓上。嗚呼，濂也安能表而母乎。夫表者所以焯德著美，爲之旌何傷，而濂以弗能者，非過激也，蓋有所感也。私竊自念吾先妣之棄諸孤，越十三春秋矣，縣隧雖有其石，而至今無文。方思俯伏薦紳先生之門，以求發其幽輝，而一時故老凋落盡矣，瞻望昊天，潸然傷心。嗚呼，濂也安能表而母乎。雖然，應昇之請力矣，濂或遏而絕之，則應昇將有同濂之感。頗聞之，君子不以病於己者病夫人，於是因應昇之言而經緯之。應昇之言曰：先母諱了心，姓葉氏，世爲衢人。年二十二，來居先君之少房，其事正室汪夫人寅提讓敬，有過無弗及焉。自先君沒，與汪夫人同帷帳者垂三十齡，情意款洽，無乖忤之色。每子婦進飲食，或一味之珍，必即之曰：汪夫人已食乎。子婦應曰：然。始敢下筯。非惟事長之有禮也，其加慈於應昇者，惟恐弗率於理。時立應昇於前而語之曰：吾不暇汎引古今事以詔汝，姑即汝家言之，汝目擊焉，或耳聞焉，效之宜若易易也。爾祖南劍教授君與鄉先達徐公友善，徐既卒，二子析田不能平，由爾祖片言而決，各受田萬畝。二子德爾祖之靖其爭也，請以畝二千爲壽，爾祖力卻之。踰年，二子強之益切，乃納其間田五畝，辭多而受少，今人所難，爾當效爾祖之介。當爾祖之歿，爾世父甫三歲，爾父方在娠，後三月始生。爾祖母江夫人冰霜自守，鞠孤子相依爲命，凄然於寒釭苦燈之間，卒能再植厥家，爾當效爾祖母之勤。爾父由儒補郡吏，從衢調婺、台二州，遂陞平縣典史，遇刑獄之有疑者，必傅經典，其無辜坐繫者，必察其狀，理而出之，以故所至人咸稱其賢也，爾當效爾父之仁。爾祖若父，其善行蓋不止是，吾老矣，不能詳也。以吾之所言，則其所不言者，宜以意逆之也。初，江夫人聘我以事爾父，我至則江夫人歿久矣，我不及侍養也。所不滿恨者，幸而有爾也。爾當聽吾言，籍而佩之，他日有所成立，使人謂江夫人有孫，是吾志也。嗚呼，應昇何從而能受先母之託乎。先母頗涉獵傳記，每見昔紙在地，必掇拾付之水火，雖入糞溷中，亦因取之。人問其故，則曰：倉頡造書時，鬼尚夜哭，可賤而蹂之耶。性尤巧慧，凡紉製縫結之事，極其工緻，諸女多師之，經其指授者，皆合繩尺。然髮毛種種，未嘗少自暇逸，所御衣衾，或當澣浴，必躬親作之，子婦女隸求執其勞，弗從也。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壽七十二，以某年月日葬於西安縣靖安鄉大鵠門山之原。男一，即應昇。孫三，曰士咸、士同、士尊。先君諱化孫，前若干年卒，其墓既別有誌。惟先母之葬已久，未有刻文，吾子幸畀之，非惟有以慰幽靈於泉壤，抑將以昭示子孫，使服膺慈訓於無窮也。先是，應昇爲浦江校官，濂獲與之遊，嘗爲記其壽萱堂者，堂蓋爲母作也。備聞其母賢甚，因爲表其墓曰：詩之有無非無儀，說者曰：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斯言也，豈曰婦人不宜有善哉，以其行不出閨門，謂雖有善，人無從而知之耳。世之婦女，賢者非不昭然明也，顧求其故，皆其子孫有以揚之，故令聞焯煌，不隨時而泯沒也。然則隧石之文，其可不亟圖之乎。嗚呼，應昇能之，而濂有弗能焉，其可悼也已，其重有所感也已。

故孝友祝公榮甫墓表

濂嘗奉詔纂修元史。凡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吏。博加采輯。悉上送官。往往吏非知言者。以致鄙雜猥亂。不足以取徵。孝友之人。動至數千。皆蕪浮辭而乖實行。濂令史官高啓撰次成編。而親爲筆削之。唯存一百六人。皆灼然可以厲世悼俗者。而處之祝公榮。亦其一焉。嫛與嬴難速壞。不知公榮之詳。後七年公榮之子崑。持所狀罩行。求文表諸墓道。蓋公榮之歿已十八年矣。狀之稱述。皆傳中所略者。遂次第而序之。公榮諱大昌。公榮字也。居處之麗水官橋里。姓祝氏。祝出軒轅氏之後。至周武王時。封彭祖遠孫光爲祝侯。子孫爲齊所并。故以祝爲姓。歷代多有顯人。具載家牒。可微也。五季初。有諱質字茂之者。自信安來爲處州判官。遂遷焉。壽九十二以歿。葬宣慈杉坑塘之原。質生中奉大夫績。績生朝議大夫儒。儒生承議。承議生允懷。允懷生況。況生宋紹聖進士建州司理參軍奕。奕生公莞。公莞生份。份生武學教諭天祐。天祐生澧州司戶參軍諶。諶生之琦。之琦生紹。紹則公榮之父也。公榮孝友出於天性。其在父母側。容色穆穆以和。父母意有所欲。先候知之。不待出言而事已集。一日不見。心怛怛焉若亡重寶。得一甘味。雖在百里外。必歸薦之。然後敢食。母病。晝夜鍊藥。奉湯藥以進。衣久不脫。蟣蝨叢生其間。已而疾勢革。走禱於羣神。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爲之揮涕。及母歿。擗踊無算。幾至殞絕。其於復斂殯奠祔之禮。悉遵古制。而不墜流俗之陋。鄰人不戒。火起竈突間。烟燄漲天。公榮於急遽中力不能救。乃伏棺而悲號。且曰。天乎。吾母在斯。幸天有以祐之。天苟不祐。我將與母俱焚。誓不獨存也。其火忽自滅。州里嗟異曰。昔蔡順伏母棺而火滅。不意今日於公榮見之。公榮既葬母。朝夕翹首。如有望而弗至。既而曰。是終無以解吾憂也。乃命工摶土肖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公榮敬兄公亮如其父。家政大小。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仕。公榮不敢中席而坐。儼若公亮之臨乎上。其弟公直亡。公榮奔視。遂匍匐於地。良久乃蘇。抱弟屍而大呼曰。吾弟去吾而何之乎。悲悼過甚。髮爲之早白。撫弟遺孤。逾於己所生。公榮擧家以同爨爲政。請於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姓分任諸事。視其勤惰而懲勸之。每旦序立堂上。氣象雍肅。若不聞人聲。三世之間。愉愉如也。或者欲間之說其分財。公榮勃然變色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必吾不睦於家。不致友恭之道故爾。昔張公藝尙九世義居。況親昆弟乎。苟計利而害義。犬彘當不食吾餘。因撫膺長慟。言者赧然而退。故處之人士言孝友者。一則曰公榮。二則曰公榮。至今無間言云。公榮風岸偉特。善談史。上下二千年治忽幾微。如指諸掌。聽者忘倦。資質重博。未嘗有毫毛驕慢意。平心率物。好惡無所偏徇。而尤好施與。故貧窶者周之。死而不能棺者給之。或丁歲儉。下米估糶之。嘗田盜阻行舟。民不能糴食。公榮出所儲賑惠宗族親姻以及於閭井。人皆德之。當元之季。四方用兵。諸閫大臣多鉤致豪傑。而布衣之士有談笑取將帥者。聞公榮之賢。辟書交至。公榮笑而辭。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方承制行事。署爲處州路儒學教授。亦辭。乃築室南野而隱居焉。不幸以至正二十年庚子正月一日卒。壽五十又八。二十一年辛丑某月日。葬於武川飛鳳山下。禮也。公榮凡三娶。先配同縣王氏。次東甌王氏。次閩中陳氏。皆稱縉大族。子男子三人。曰山。曰崑。曰崙。皆好學尙義。崑卽來速銘者。子女子三人。當涓、王遠、其壻也。一朱行。嗚呼。孝者百

行之根柢。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行而百善至。百邪去。唯斯道則然。所以化民成俗者。汲汲焉是務而莫敢忽也。近代之制。文臣自少卿監以上。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實錄方爲立傳。而能行孝友之政者。雖在草布中。亦必登名。與之齊行。其治化之權衡。於是亦可觀矣。有若公榮之行之美。豈可使其泯泯無傳哉。嗚呼。古之人有云。位登台輔也。爵列公侯也。祿秩萬鍾也。馬駟千乘也。歿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此無他。以風教所關爲甚重也。濂雖不敏。其於公榮之事。表而列之。用以爲世道之勸。孰曰非宜。銘曰。

孝友之根。實出降衷。金石堪貫。神明可通。古之君子。資之出治。因其秉彝。牖民孔易。雖在布衣。形錄登名。其意斯何。樹之風聲。閭閻祝君。愛親靡令。朝斯夕斯。肯離膝下。親既云亡。塗殯在庭。臨風泣血。哀不自勝。鄰人勿戒。火起幽突。有烟勃如。上不見日。伏棺悲號。誓與俱焚。誰謂天高。邈若不聞。若勢方升。熾不可遏。不待反風。崖焰隨滅。家政之修。法古名門。毫髮敢私。惟義之敦。嚴布科條。各授以事。一門雍雍。罔有乖戾。辟書交飛。君笑而嗤。我有我政。奚暇外馳。古有篤行。照耀方策。以今較之。孰爲優劣。埃風渺瀰。德化棲鉤。況曰善事。不忘厥初。飛鳳之山。林木慼得。勒文墓門。用爲世勸。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大江之西。蕭爲著姓。而居太和之後街者爲尤盛。唐開元間。有從浙水東來爲縣。遂家焉。譜圖逸。不知其名。而相傳且二十九世矣。自時厥後。擢進士第於奉常者。後先相望。宋氏南渡。有爲國子祭酒諱某者。賓生祕書監濟伯。祕書生南市某年進士。進士生四子。長宗聖。次宗陽。皆以儒學入仕。宗聖則臨江府教授。宗陽則太和縣校官也。次宗孟。鄉貢進士。次則宗元府君。然自祕書而下名皆忘。今以其字書。府君諱夢得。元齋其自號也。生四歲而孤。鞠於母夫人倪氏。年七歲。夫人使之從師。卽知樂學。九歲能屬文。同肄業者皆長而愛之。已而與翰林待制楊君宗行師事鄉先生逆觀楊氏。於是盡通諸經。而於易學尤精。至元庚寅。詔定江南版籍。適部使者李公行縣。李集多士於庭。試以經義。中者始得預士籍。獨其科繇。府君遂升首選。時倪夫人已老。府君不復有出仕意。科目法行。雖舊日同門之友多躋膴仕。府君澹然若無營。或問之。則曰。吾母日薄西山。吾尙欲遠游乎。郡二千石及縣大夫數欲剡薦之。皆不聽。特與猶貫君於縣西二十里剏甘竹別業。奉夫人居焉。夫人性好施。遇內外族姻之急者。必思周之。府君家雖貧。能一如夫人之志。女弟及甥女未有所歸。府君備貲裝配於名族。夫人悅而安之。及夫人病。府君不解衣者數月。死則廬墓左三年。然後返。遠近學者慕府君文行。咸願執經爲弟子。學成而去。若同里楊升雲、若永新吳從彥、若吉水周涵、若嘉禾俞鎮。皆爲名進士。其簇簇於北方者尤多。不能悉界也。府君雖不及仕。其仁民愛物之心。且且不忘。縣之賦役無藝。強有力者脫籍。而使窶夫弱子承焉。府君毅然曰。是奚可哉。乃走白上官。稽其物產而甲乙之。編爲義役三年。人以爲允。川梁有敝壞者。勉有力者治之。鄉隣有訟者及相鬭者。是非方糾紛。能以片言決之。不幸以至正甲午八月十一日卒於家。壽七十又七。以乙未十二月某日葬於家東某山之原。娶鄧氏。子男一人。飛。女一人。歸廬陵易子韶。孫男三人。曰執。曰安。曰鳳。執。鄉貢進士。今選爲國子錄。孫女一人。同里吳所與其壻也。曾孫男四人。曰珠。曰韶。曰規。曰忠。府君所著書有易學旁

通若干卷.燬於兵.無復存者.府君之葬.周通集事行爲狀.進士顏成子撰之撰銘.納元堂中.禮路備矣.執復來請曰.願有以表諸墓道.嗚呼.爵位可致也.貨泉可有也.聲聞可長也.惟世惇審詩.不可必也.商氏自祭酒士傳經於家.至於府君.尤能繼其志而不墜.其靜也于于.其動也徐徐.不衒鬻而進趨.每深藏而自歛.殆昏瞪饋害丐於人者.亦足以獲多士之譽.斯不亦君子之儒也歟.是爲表.

先母夫人陳氏墓表

先母陳夫人諱賢時.金華潛溪人.大父諱寵惠.父諱道闓.母金氏諱信.夫人年二十.來嬪蓉峯處士.處士大雅君子.生平不識僞言僞行.與夫人偕.如鼓琴瑟.生二子.濓.濂.一女.嫁.以至正丙戌正月十七日卒.壽六十有三.其年三月五日.郎窆於白石山.在潛溪西十里.夫人淑茂柔明.及行尤有聞於六親.相處士建家.備極勞勩.登趨事.夜紉縫諸子衣.大暑夕蚊蚋翳撲.乃燒燈坐帳中.久之.帳色如漆墨.處士嘗謂夫人曰.吾不解市美田宅遺兒.教之通一經足矣.夫人深然之.至買簪珥.使游學遠方.夫人早喪母.事父甚孝.雖在夫家.縣縣慕之如饑.但得食頗美.亟遣人遺之.不遺.不敢先食.夫人春秋未高.見濓以醫學鳴.用薦者.爲義烏教諭.濂亦自布衣召入史館.濂適儒士賈明.娶.皆有孫矣.居亡何.不幸殁世.濂追痛罔極.魄猶心喪.深懼懿德不顯於後.忍死而書之曰.潛溪有賢母焉.厥質郁如.厥行淵如.厥聲藹如.白石之山.發徵奇.厥其體魄之所寧歟.是爲表.

辭

故丹谿先生朱公石表辭

丹谿先生既卒.宗黨失其所倚藉.非邑失其所依憑.嗜學之士失其所承事.莫不方皇涕慕.至於潸涕漣閫之中.心尤摧咽不自勝.蓋自加布於首.輒相親於几杖間.訂義質疑.而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先生不以濂爲不肖.以忘年交遇之.必極言而無所隱.故知先生之深者.無踰於濂也.方欲聚厥事行爲書.以傳來世.而先生之子玉汝.從子嗣汜.忽蹐濂門.以先生從弟無忌所爲狀.請爲表以勒諸墓上.濂何敢辭.

先生諱震亨.字彥修.姓朱氏.其先出於漢槐里令雲之後.居平陵.至晉永興中.臨海太守汎.始遷今婺之義烏.子孫蟬聯.多發聞於世.郡志家乘載之爲詳.當宋之季.有東堂府君者.諱良祐.懿然君子人也.蓋以六經爲教.以弘其宗.府君生某.某生迪功郎桂.迪功生鄉貢進士環.先生之大父也.父諱元.母某氏.先生受資爽朗.讀書卽了大義.爲聲律之賦.刻燭而成.長老咸器之.已而棄去.尚俠氣.不肯出人下.鄉之右族咸陵之.必風怒電激.求直於有司.上下搖手.相戒莫或輕犯.時鄉先生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華山中.公上承考亭朱子四傳之學.授受分明.契證眞切.擔簦而從之者.亡慮數百人.先生歎曰.丈夫所學.不務聞道.而唯俠是尙.不亦惑乎.迺摳衣往事焉.先生之年蓋已三十六矣.公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秘.內聖外王之微.先生聞之.自悔昔之沈冥顚隮.汗下如雨.由是日有所悟.心扃融廓.體膚如覺增長.每宵挾册坐至四鼓.潛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疏豪.歸於粹夷.理欲之關.誠僞之限.嚴辨確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如是者數年.而其學堅定矣.歲當賓興.先生應書秋闈.幸沾一命.以驗其所施.再往再不利.復歎曰.不仕

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先是府君置祭田三十餘畝.合爲一區.嗣人遞司穡事.以陳時羞.然有恆祭而無恆所.先生迺卽適意亭遺址.建祠堂若干楹.以奉先世神主.歲時行事.復考朱子家禮而損益其儀文.少長咸在.執事有恪.深衣大帶.以序就列.宴私洽比.不愆於禮.適意亭者.府君所造以延徐文清公之地.先生非忍其廢.改創祠堂之南.俾諸子姓肄習其中.包銀之令下.州縣承之急如星火.一里之間.不下數十姓.民莫敢與辨.先生所居里僅上富氓二人.郡守召先生自臨之曰.此非常法.君不愛頭乎.先生笑曰.守爲官.頭固當惜.民不愛也.此害將毒子孫.必欲多及民.願倍輸吾產當之.守雖怒.竟不能屈.縣有暴丞.好諂瀆鬼神.欲修岱宗祠以徼福.懼先生莫己與.以言脅之曰.人之死生.嶽神實司之.欲治其宮.孰敢干令.先生曰.吾受命於天.何庸媚土偶爲生死計耶.且嶽神無知則已.使其有知.當此儉歲.民食糠覈不飽.能振吾民者.然後降之福耳.卒罷其事.賦役無藝.胥吏高下其手.以爲民奸.先生集同里之人謂曰.有田則科徭隨之.君等入胥吏餌.而互相顧非策之上也.宜相率以義.絜其力之朒嬴而敷之.衆翕然從.每官書下.相依如父子.議事必先集.若晉畝之至.先生卽以身前.辭氣懇款.上官多聽.爲之損裁.縣大夫勸耕於鄉.將有要於民.先生懼其臨境.邪福扇禍.往迎於道左.大夫驚曰.先生何事.乃爾邪.先生曰.民有役於官.禮固應爾.大夫曰.勸耕善乎.先生曰.私田不煩官勸.第公田生靑芻耳.是時圭田賦重.種戶多逃亡.故先生以此爲風.大夫一笑而去.鄉有蜀墅塘.周圍凡三百六十步.漑田至六千畝.而蕆堤堰而水竭.數以旱告.先生倡民興築.僦坊庸鑿爲三竇.時其淺深而舒洩之.民食其利.後十年.山水暴至.堤又壞.先生命再從子漳力任其事.以嗣其成.縣令長或問決獄得失.先生必盡心爲之開導.東陽郭氏父子三人.虐毆小民幾斃.又貫鍼觝腹.逼使吞之.事移義烏鞫問.當其子父皆死.先生曰.原其故殺之情.亦一人可償爾.二子從父之令.宜從末減.若皆殺之.無乃已重乎.事上.從先生議.張甲行小徑中.適李乙荷任器來.幾中甲目.甲怒.捽其耳而死.甲乙皆貧人.甲又有九十之親.先生曰.貰甲罪則廢法.殉法.甲必瘐死.親無以養.亦死.乙屍暴於道.孰爲藏之.不若使竟其葬.薶且恤其親.徐來歸獄.服中刑耳.或曰.甲或逃奈何.先生曰.若以誠待之.必不爾也.縣如先生言.後得赦免.細民有斬先生丘木者.先生訊之.民弗服.先生閱於縣.將逮之.人交讓民曰.汝奈何犯仁人耶.民曰.計將安出.人曰.先生長者也.急昇木還之.當爾貸.民從之.先生果寘而不問.先生客吳.妙湛院尼刻木作人形.以爲厭蠱.館客陳庚得之.欲發其事.尼懼甚.先生知之.以計紿陳出.碎其木.刻陳歸.怒且詈.先生徐曰.君乃士人.獲此聲於吳楚間.甚非君利.儻乏金.吾財可通用.勿憂也.尼後擧金帛爲謝.先生吻而去.方數董臣及廉訪使者.聞先生名.無不願見.既見.無不欲交章薦之.先生皆力辭.唯民瘼吏弊.必再三懇懇告之.不啻親受其病者.覃懷鄭公持節浙東.尤敬先生.以賓客禮禮之.衆或不樂.譖短其行於公.公笑曰.朱聘君盛擧諸公之長.而諸公顧反短之.何其量之懸隔邪.皆慚不能退.初.先生壯齡時.以母夫人病脾.頗習醫.後益研磨之.且曰.吾旣窮而在下.澤不能至遠.其可遠者.非醫將安務乎.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先生獨疑之.曰.用藥如持衡.隨物重輕而爲前卻.古方新證.安能相値乎.於是尋師而訂其說.

渡錢江、走吳、又走宛陵、走建業，皆不能得。復回武林，有以羅司徒知悌爲告者。知悌字子敬，宋寶祐中寺人，精於醫，得金士劉完素之學，而旁參於李杲、張從政二家，然性偏甚。先生謁焉，十往返不能通。先生志益堅，日拱立於其門，大風雨不易。或告羅曰：此朱彥修也，君居江南而失此士，人將議君後矣。羅遽修容見之，一見如故交。爲言學醫之要，必本於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爲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長沙之書，詳於外感，東垣之書，詳於內傷，必兩盡之，治疾方無所憾。區區陳、裴之學，泥之且殺人。先生聞之，夙疑爲之釋然。學成而歸，鄉之諸醫始皆大驚，中而笑且排，卒乃大服相推尊，願爲弟子。四方以疾迎候者無虛日，先生無不卽往，雖雨雪載途，亦不爲止。僕夫告痡，先生諭之曰：疾者度刻如歲，而欲自逸耶？窶人求藥，無不與，不求其償。其困阨無告者，不待其招，注藥往起之，雖百里之遠，弗憚也。江浙省臣往討閩寇，深入瘴地，遂以病還錢塘，將北歸，先生脈之曰：二十日死。使道經三衢時召吾，可使還燕。然亦不能生之也。如期卒於姑蘇驛。權貴人以微疾來召，危坐中庭，列三品儀衛於左右。先生脈已，不言而出。或追問之，先生曰：三月後當爲鬼，猶有驕氣耶？及死，其家神先生之醫，裝衆爲壽，先生辭之。一少年病熱，兩頰火赤，不能自禁，躁走於庭，將蹈河。先生曰：此陰證也。製附子湯飲之，衆爲之吐舌。飲已，其疾如失。先生治疾，其神中若此甚多，門人類證有書，茲不詳載。先生孤高如鶴，挺然不群，雙目有大小輪，日出明，雖毅然之色不可凌犯，而清明坦夷，不事表襮，精神充滿，接物和粹，人皆樂親炙之。語言有精魄，金鏘鐵鏗，使人側耳發蹤，有縱然興起之意。而於天人感應、殃慶類至之說，尤竭力戒厲，反覆不厭，故其教人也，人旣易知，昏明強弱皆獲其心。老者則愛慈，穉幼者則樂恭順，莫不皆知忠信之爲美。病未能一趨至道，去泰去甚，有足觀者，或有小過，深掩密覆，唯恐先生知之。凡先生杖屨所臨，人隨而化。浦陽鄭太和十世同居，先生爲之喜動顏面，其家所講冠昏喪祭之禮，每咨於先生而後定。蓋先生之學，稽諸載籍，一以躬行爲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爲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一致，夜寐卽平晝之爲，暗室卽康衢之見，汲汲孜孜，耄而彌篤。每見夸多鬬靡之士，輒語之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弗盡矣，以多爲至於拈英摘豔之辭，尤不樂顧，且以吾道蠹賊目之。及自爲文，率以理爲宗，非有關於綱常治化，不輕語也。居室垣墉，敦尚儉朴，服御唯大布寬衣，僅取蔽體，藜羹糗飯，安之如八珍。或在豪大姓家，當其肆筵設席，水陸之羞交錯於前，先生正襟默坐，未嘗下箸。其清修苦節，能爲人之所不能爲。而於世上所悅者，澹然無所嗜，惟欲聞人之善，如恐失之，隨聞隨錄，用爲世勸。遇有不順軌則者，必誨其改。事有難處者，又導之以其方。晚年識見尤卓，嘗自括蒼還，道過永康，謂人曰：青田之民囂悍，值此法弛令乖之時，必依險阻，嘯聚爲亂。已而果然。又嘗告親友曰：吾足跡所及廣矣，風俗澆漓甚，垂髫之童，亦能操狡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殲之，盡力善以延其胤乎？時方承平，聞者咸笑先生之迂言，未幾，天下大亂，空村無煙火動百餘里。先生所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論若干卷、局方發揮若干卷、傷寒論辨若干卷、外科精要發揮若干卷、本草衍義補遺若干卷、風水問答若干卷，凡七種，微文奧義，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先生嘗曰：義理精微，禮樂制度，吾門師友論著已悉，吾可以無言矣。故其所述，獨志於醫爲多。先生生於至元辛巳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至正戊戌

六月二十四日，瀕卒無他言，獨呼嗣汜謂曰：醫學亦難矣，汝謹識之。言訖，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娶戚氏，道一書院山長象祖之女，先三十五年卒。子男二：嗣衍、玉汝。嗣衍亦先三年卒。女四，適傅似翁、蔣長源、呂文忠、張思忠。孫男一，文椐；女二，一適丁榆，一尚幼。某年十一月日，始葬先生於某山之原。卒後之五月也。先生所居曰丹溪，學者尊之而不敢字，故因其地稱之曰丹溪先生云。夫自學術不明於天下，凡聖賢防範人心、維持世道之書，往往譏裂摺拾，組織成章，流爲譁世取寵之具，間有注意遺經，似若可尚，又膠於訓詁之間，異同紛拏，有如聚訟，其視身心，皆藐然若不相關。此其知識，反出於不學庸人之下。於戲！秦漢以來，則或然矣。然而靈豸不鳴，孽狐之妖弗息；黃鐘不奏，瓦缶之音日甚。天開文運，濂洛奮興，遠明九聖之緒，流者遏而止之，膠者釋而通之，一期闢廓其昏翳，挽回其精明而後已。至其相傳，唯考亭集厥大成，而考亭之傳，又唯金華之四賢，續其世胤之正，如印印泥，不差毫末。此所以輝連景接，而芳猷允著也。先生少負任俠之氣，不能屈撓，及聞道德性命之說，遽變之而爲剛毅，所以局量弘而任載重，寤寐先哲，唯日不足，民吾同胞之念，須臾莫忘，雖其力淺弗支，苟遇惠利少足以濡物，必委蛇周旋，求盡其心，應接之際，又因人心感發之機，而施仁義之訓，觸類而長，開物成化，所謂風雨霜露，無非君子之教者，要亦不可誣也。致思於醫，亦能搜隱抉祕，倡明南方之絕學，嬰疢之家，倚以爲命，先生一布衣耳。其澤物有如此者，使得其位於朝，以行其道，則夫明效大驗，又將何如哉？嗚呼！先生已矣，其山峙淵澄之色，冰潔石貞之操，與其不可傳者，弗能卽矣，徒因其遺行而誦言之，見聞不博，終能得十一於千百之間哉？雖然，今是又無足以狀先生者，敢摭狀之槩，敍而爲之銘曰：

濂洛有作，性學復明。考亭承之，集厥大成。化漸荊揚，以及閩粵。時雨方行，區萌畢達。世胤之正，實歸金華。緜延四葉，錠燦其葩。辟諸上竹，寘彼達路。隨其志分，不爽其度。有美君子，欲振其奇。血氣方剛，時能侮予。七尺之軀，忍令媮越。壯齡已踰，亟更其轍。更之伊何，我笈有書。負而東遊，以袪所疑。非刻非鐫，曷圖曷究。豈止惜陰，夜亦爲造。昔離其謬，今歸其樸。始知人心，與宇宙同。出將用世，時有不利。孚惠家邦，聿亨厥志。勸我嗣事，以帥其宗。況有書詩，以陶以鎔。以暢其施，期壽夫物。苟躬可措，我豈遑恤。仁義之言，繩繩勿休。昭朗道眞，釋除欲仇。上帝有赫，日注吾目。天人之交，間不容粟。聽者錄錄，如聞瓦鏘。有蔡鏤鏤，無耳不聰。旁溢於醫，亦紹絕躅。開闢元微，功利尤博。斂其豪英，變爲毅弘。所以百爲，度越於人。呫呫世儒，出入口耳。競藻鬪華，析門殊軌。以經爲戲，此孰甚焉。不有躬行，其失易鐫。世滔方莫，正賴揚燎。夢夢者天，使埋其耀。精神上征，定爲長庚。與造化遊，白光焞焞。表德幽墟，遵古之義。僉曰允哉，是祠無愧。

諸暨方孝婦石表辭

嗚呼，是惟孝婦方氏之墓。夫孝未易稱，余獨歸之孝婦而不斬者，將以媿爲人婦之不孝者也。孝婦姓方氏，諱迎，越之暨陽人，生二十七歲，歸同里楊君敬，敬有母何氏，孝婦左右就養，唯恐違其志。何病䐜道澀，不能親御悒溺，孝婦設之湯盆中，以指探出之，積歲之久，手文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倦色。昔人有爲親滌廁牏者，史臣尙以爲難，載之於策，若孝婦之事，尤人所難者耶？人之所難者且若是，則孝婦其他之行，

弟聞而可知也。嗚呼。是倘不得為孝婦矣乎。使如此而不得為孝。則夫勒銘而不恭者。乃足為孝乎。予自成童時。讀劉向所傳古孝婦事。以為斯世何為無此人。心雖未敢必其無。然歷三十餘年。卒不能一逢。嗚呼。余豈意今於暨陽乃見之也。暨陽距余金華僅二百里。余昔嘗兩至其處。而不知有孝婦。至今始得知之。嗚呼。予又意世之如孝婦者。夫豈少哉。特以不遇於君子。故湮滅草萊。而人弗聞之耳。其弗聞者。予固無如之何。其幸而得聞者。可不大書揭之崇阡。以媿人婦之不孝者耶。非惟媿人婦也。抑將媿人子也。孝婦性儉慈。頗知讀書。皆營田數子。父德在。母張。皆宦族。年六十一。生二子。恆。懋。其卒以至正二年九月五日。其葬於馬鞍山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

誌凡二首

故成穆貴妃壙誌

成穆貴妃孫氏。諱某。其先世居陳州。父和卿。仕元朝。因家江南毘陵。母姚氏。妃稟性賢淑。聰慧過人。父母既亡。長兄瑛治家事。值元末天下大亂。妃年十三。隨次兄範避兵揚州。遇青軍陷城。一時離散。範不知所在。元帥馬世熊妻。遂育妃為義女。年十八。未聘。上聞其有容德。詔納宮中。及至。言行皆有禮法。如古賢女。嘗請於上。訪求瑛。得祇見。上即位。册為貴妃。位居衆妃之首。妃益小心恭謹。事上甚至。有儆戒相成之助。佐皇后以理內治。宮壼肅雍。上下咸無怨者。侍上十有五年。生四女。其第二女早卒。洪武七年秋九月癸未。妃得疾。至庚寅薨。年三十有二。上為之感悼。詔謚成穆。復緣人情定議。命東宮親王持服一期。勅有司營葬。具甚厚。念其無子。賜田租三百石。令瑛供歲時祭祀之費。卜日未得吉。停柩宮中者彌旬。至十月己酉。始權厝京城朝陽門外褚岡之原。禮也。遂殯有期。謹奉勅書其卒葬歲月。納諸壙中。嗚呼哀哉。

故檢校孔君權厝誌

故奉議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孔公。諱誠。字世表。宣聖五十三世孫。初家曲阜。四十七世曰傳。始遷衢。故亦孔子之後。得補文學掾。公年二十。有司以名上。署昌國州學正。教授台州。湖北廉訪使者辟為書吏。除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階將仕郎。四乘馬出。道逢宣政使。隨從甚都。公直前不避。使使人讓之。公曰。我宣聖人之後。官乃儒者。居豈應相避耶。政成。以入廣例陞尹海陽。政洽。江、二邑民安之。湖南亂。公供億軍中。朝廷錄其勞。授以今官。尋以使事入蜀。議連兵殄寇。至蜀。蜀亂。公間關巴、峽。閒久之。從縣涉沔洞庭回鄂。鄂又亂。妻張。子思樵。溺死。僮僕散盡。唯親室高昌氏及孫下兩丁孺存。公度鄂不可居。航彭蠡。直趨豫章。尋自豫章下九江。九江又亂。百具咸沒。公被垢衣。僞僕走。持孔氏南北譜。惟恐失之。見者或曰。迂人哉。或曰。此知本者也。公一弟顧。轉徙來金陵。依宮川族孫克仁。居。會高昌氏生子。顧自揣曰。得是亦足矣。越三月。子死。寵婢亦亡。公旦暮淚不收。衢抵金陵路餘一千耳。思還衢。未行。適衢人至。言其家廟燬。不治田者。遁為戍兵所據。益鬱鬱弗能解。血出陰中。藥之劇。或具牲幣。請禁鍾山神。公厲曰。死生命爾。神安能制哉。急去。毋汚我。迨疾革。召克仁謂曰。克仁克仁。吾出千萬死至此。意能歸正丘首。豈知死於道路。以鬼事累汝。語已。目視將瞑者久之。克仁亦淒然不能對。夜漏下二十刻。卒。時壬寅五月二十有一

日。得六十三。公生紈綺家。遇風日佳時。必張樂設燕為樂。趙歌燕舞。交錯乎後先。公頹然自放其中。適甚。末路頗迍。子子作寒窶士。然生平俠氣。時時見眉宇間。識者憐之。性頗嚴介。子姓侍側。終日不交一語。多憚不敢近。及是旅死。無為主後者。唯高昌氏擁兒號。聲不忍聞。克仁雖貧。力為具棺斂。擇不食之地於石子岡。距金陵城南三百步。卒以後三日昇公柩權厝焉。濂與公皆浙水東人。故數造公。公喜執濂臂曰。吾見子殆欲忘食也。未卒十五日。與會稽梁君元亨會飲克仁家。公居筵端劇談。至日西下。飲酒雖稍減。精神浮動猶津津然。不意公之遽亡也。嗚呼。人孰無患難。未有甚如公者。妻子死。欲盡流徙困踣。無所不極。似可已矣。若俾令終於鄉。藉骨從先人。復何害。亦竟賚恨於此。其甚可哀也。夫公生神明之胄。歷仕四十年。又得中壽以死。死且得禮葬。視血染刀劍。身骨草莽者。又何如。在公可以無憾。雖然後嗣弗續。古人所深悲。公不幸蹈之。人歟天也。使公有知。目決不瞑於泉下。奈之何不哀乎。濂聞公死。哭之慟。克仁請志其事。因收淚以書其略。若公擧行之詳。則有俟於撰銘文者。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五

狀

故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吳公行狀

曾祖諱閒。皇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

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

祖諱蕃。皇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

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

父諱伯紹。皇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

妣金氏。追封渤國夫人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德政鄉尊仁里。年八十二

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初名丞孫。後避十世祖諱。而更以今名。其先出自毘陵。毘陵。吳之延陵。乃季子之家邑也。自時厥後。一遷於鄱陽。再遷於嚴陵。三遷於婺之浦陽。浦陽北部有望曰新田。去今縣治二十餘里。吳氏之先祖家焉。其家猶在大樓山之原。歷三傳。有一翁始生六子。其介子公養。唐乾寧初。又遷縣西吳溪上。公養生伯勝。伯勝生文昌。文昌生承倚。承倚生佐。佐生崇。崇生子琥。子琥生嗣明。嗣明生元禮。

元禮生景行。景行生璣。璣生宣慰公閏。世隱於農。而能以誦詩讀書爲務。委祉垂休。有自來矣。閏生太常公善。字衍之。以貲遊有無。稍出游梁楚間。晚而無子。以三從兄迪功郎英之季子伯紹爲之後。伯紹實承旨公。一名贇。字伯玉。公之父也。公生四歲。而渤海郡夫人沒。七歲而渤國夫人卒。十歲而太常公亦捐館舍。公獨與承旨公居。承旨公寬厚長者。強宗右姓時侵苦之。至奪其土田。承旨公莫能誰何。益衰削不振。公時雖在童孺。痛徹心髓。仰天自誓曰。彼之陵轢我者。利其孤幼也。予稍長。不能揚眉出一語白人。豈丈夫也哉。遂自力於學。宗人劭緻家多納名士大夫。鄉先生方公鳳、學謝公翱、括吳公思齊、咸寓與處。或議名理及古今成敗治亂。或相與倡酬歌詩。公每出侍側。聞其言有會心處。輒記之。終身不忘。入坐書塾。凝然如癡也。至晚各散去。猶執卷呻吟弗輟。偶嬰羸疾。諸醫不能療。數至困殆。如是者十年。人爲公危。有相者謂曰。子貌厖。背甚。疾且亡恙。何不游學以暢其懷乎。能如吾言。病不藥而自已。公然之。乃入郡城。習吏事於帥閫。不數月。其疾果瘳。聞錢塘爲東南都會。而行中書蒞焉。一時人物之所萃。復謀往游。居數年。而莫有用之者。公嘆曰。王侯將相。寧有種耶。吾殆俟時也。此而不遇。豈別無其地乎。於是不告戚婣交友。直走京師。日與貴公卿接。所見益恢弘。而所守益凝定。第困於在下。而峻登樞要者。又諱聞布衣。雯彩翩翩於五千里外。惡衣菲食。或不能繼。凡歷二十有六年。而落魄益甚矣。其剛勁不屈之氣。初不肯少貶以狥流俗。或憫公。勸其南歸。公笑曰。生爲寄。死爲藥。何分塞北與江南乎。掉頭去不顧。大德中。會有旨粉黃金爲泥。書毘盧大藏經。禮部選能札端謹者充。公在選中。以勞當得一官。未幾。罷。延祐初。明廟在潛邸。用大臣薦入備說書。已而出幸北鄙。又能去。泰定元年。奉省檄爲上都儒學正。迨之官。已爲代者所先。時太師德王馬札兒台留守灤京。聞公風宇恢廓。延而與之語。大悅。以爲南陽諸葛孔明亦不是過。因聘入賓館。使教其二子。長則中書右丞相脫脫。次則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公遂留德王家。後德王日益貴顯。事有難決者。必質問而後行。如卜蓍龜。無少爽者。德王益敬之。遇休沐日。必與公對語。終日。德王曰。吾與他儒生語。輒欠伸思睡。今與君言。有若聆鈞天廣樂。終日而不知倦。君誠奇士哉。語已。熟視公。連稱賽銀者再。賽銀。華言所謂好也。元統二年。丞相方執法中臺。以公在先朝有講說之勞。言於上。命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與對品階中官難之。擬副提舉。階將仕佐郎。未及上。重紀至元二年。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承發架閣兼照磨。而公年已六十一矣。三年。遷宣政院架閣管勾。四年。至官。僅三月。陞本院長史。公盡心弗懈。出納惟允。中宮數有白金束帛之賜。遼國遣使欲獻犀馬。以徼求厚償。同列以爲利。爭言之。公揣其道途所經。與涉海洋。非二年不能到。縱到焉。亦病死。不能多。力卻去之。六年。丞相之從父秦王伯顏。方秉鈞軸。恃其有定策功。專權自恣。悉變亂舊章。出入擁重兵以自衛。中外危疑。上深患之。丞相時爲御史大夫。乃召之問計。丞相以謀於家爲對。公曰。大夫失言。幾事不密則害成矣。丞相從曰。謀將安出。公曰。宜亟圖之。以謝天下。丞相以親嫌辭。公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知有朝廷耳。家固不宜恤。丞相曰。事不成奈何。公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復何惜。即死亦不失爲忠義耳。丞相頓足曰。吾意決矣。乃入奏。久之。未敢勸。適秦王侍皇太子出獵柳林。丞相欲發。公曰。皇太子在軍中。脫挾之以生他變。何以處之。丞

相悟。急白太后。傳旨趣以歸。閉京城自守。遣使持詔散遣諸軍。出秦王爲河南行省丞相。一反衡政。民大說。上多公協贊功。召對便殿。慰諭甚至。會內臣以玉盤進餅餌。以食公。特超一十餘階。授公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七年。改本院侍講學士。進階中奉大夫。復召入龍光殿。錫以黃金束帶。丞相亦自是進位台司。國有大事。上命必定於公。公亦慨然以澤被斯民爲己任。有知無不言。言之。丞相無不行。天下翕然。比後至元之治於前至元。公之功居多。然公謙抑。未嘗與人言。故人不可知。所可知者。其與議中書時一二事而已。科舉廢已久。公力言丞相曰。科舉之行。未必人人食祿。且緣此而家有讀書之人。人讀書則自不敢爲非。其有繫於治道不小。丞相因復奏之。二浙民食鹽。病民爲甚。其在浙增至數倍。民不堪命。公爲言之。減其額而下其估。他如楮幣銅錢相權之宜。有司公田多科之擾。官寺建設之冗費。江南僱役之長利。公咸一一建白。多已見於行事。拜集賢學士。階資善大夫。居亡何。以年久謝事。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俸賜終身。仍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辭謝不受。先是。御史言公躐進官階。奪其誥命。至是。察官辨其誣。復之。公生於宋德祐己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薨於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二。以薨後一月。葬於德政鄉後吳山徐塢承旨公之墓左。實八月十二日庚申也。公前娶盛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李二氏。金氏累封渤國夫人。子男二。長棠、字立夫。九歲善屬文。博通經史百家衆流之言。蔚爲儒宗文師。延祐庚申以春秋領鄉薦。後用御史察舉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四方學者倧之。私謚曰淵穎先生。亦先十七年卒。次志道。崇文監丞、奉訓大夫。孫男三。長士謙。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次士謐。次存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弁。曾孫女一。申。公讀書。欲通大義。務在力行。不屑爲區區章句之學。其於修論言忠信及事君能致其身之語。尤深有契悟。終身言必思踐。至於國家有急。輒欲忘軀徇之。而不以爲難。經史格言。可以斷大事、決大疑者。皆謹記之。故其臨事未嘗少惑。善評文詞。詞林宗工與公遊者。以所草詔令示之。公爲指其瑕疵。極中事情。人皆嘆服。性尙風義。德王夫人薨。公年已八十。不憚鯨波之險。親往京師行弔祭之禮。尤人情之所難。公深沉有謀。絕不事表襮。人但見其塋凝醇篤。有若儒愞。不知遇事快利。若風鶻掠林。健颿挾舟以飛也。承旨公薨。墓碑未立。丞相欲爲奏勅詞臣撰文以遣之。公曰。先君隱約田間。少見於事爲。若挾天子威命以彌文夸侈之。固無不可。是非以誠遇先君也。卒辭之。乃自礱巨石十五成。爲碑。大書所封官號。復列幼時辛苦艱難與其自誓之意。刻諸石陰。且謂內曰。此吾所以酬素志也。公家食將十年。跬步不妄出。終日正衣冠危坐。或至夜分。未嘗有倦怠容。賓至則相與劇談當世之務。玉貫珠聯。聞者解頤。方岳重臣。仰慕聲光。遣使執饋食之禮。州縣大夫俯伏迎拜。惟恐不恭。四海之內。雖愚夫愚婦。亦皆能道公名字。而公初無自驕之色。遇鄉黨有如貧賤時。官府事一毫不相涉。僕從或以惡言加人。輒縛致有司杖之。生平不惑於堪輿家誕謾無驗之說。遺言隨地而葬。但毋使土親膚。又以無大功業。不必乞銘於人。以爲識者之所誚鄙。乃自序歷官世第。而系之以辭曰。余生雖艱。非有所覬。漫游京華。旅食三紀。際時休明。偶膺祿仕。位躋極品。恩封三世。儒者之榮。於斯爲至。報上一誠。如水東注。樹碑自銘。以詔來裔。人以爲實錄云。夫天之生材。欲振之張之。以昌大其支。必抑之斂之。以培植其

本曾之於物其榮腴流暢於發生之日者皆出於嚴冰積雪摧折之餘蓋養之不厚則發之不茂其勢然
也公以惇龐宏偉之資蘊康濟經綸之具司造物者特晦之於少齡而顯之於耄年其意亦猶是耶故公
之施於用也篤固而不搖剛勁而善斷雖職居散地實密贊化機一反掌之頃國勢奠安權奸自是而屏
跡政治自是而康乂古之所謂社稷臣者於公殆庶幾矣然自聖元混一四海垂及百年大江之南韋布
之士品登第一而以勢烈自見者豫章程文憲公文海吳興趙文敏公孟頫長沙歐陽文公及公爲四人
或以文章顯融或以政事著稱雖因有殊道則一也其沒而不返者既皆有所論述以表見於世公其可
獨少乎公之子志道及其孫士謙恪奉先戒不敢乞銘於人以濂嘗受業淵穎先生之門而志道又從濂
學最久因以事狀惓惓爲請濂也不文幸獲受知於公雖契家子姪特容以賓禮見義固不敢辭謹采天
下之人所嘗言者爲文一通附諸家乘之末不敢抗之以爲高按之以從卑惟務稱其實而已他時執史
筆者倘有致於斯焉至正丙申八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金華宋濂述

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柳先生行狀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通化鄉捌塘里

曾祖鑑

妣童氏

祖補之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

妣金氏

考金宋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元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

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

先生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出於有熊至展禽仕魯爲士師食采柳下因以爲姓自後子孫浸盛世家
河東宋建炎中先生七世祖鐸始從趙忠簡公鼎自河東遷杭子森復自杭遷婺之浦江森三傳至鑑生
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縣令金高郵先生父也先生素有異質雖未成人時即不苟取嘗隨高郵
遊神祠拾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亟伺其來而還之高郵驚異甫及冠遂受經於蘭溪仁山金公履祥仁
山遠宗徽國朱文公之學先生刻意研辨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從鄉先生方公
鳳與粵謝公翱括吳公思齊游歷致先秦兩漢以來諸文章家大肆於文開闔變化無不如意先生嘗不
自以爲足復裹糧出見紫陽方公回淮陰龔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公之綱長孺兄弟益
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遺老往往嘉先生之才無不爲之傾蓋陵陽牟公應龍得太史李心傳史學
端緒且諳勝國文獻淵源之懿儀章官簿族系如指諸掌先生又往悉受其說自是先生之學絕出而名
聞四海矣國朝大德四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至大元年戊申遷昌國州學
正江山乃大山窮絕之境昌國則遠瀉巨海島嶼中先生皆以詩書變其俗考滿至京中書左丞張公思
明一見輒器重俾諸子師事之當時號爲名公卿者爭相延譽如恐弗及吳文正公澂嘗語人曰東陽柳

君卿峯甘雨也天下士將被其澤程文憲公鉅夫以盛一九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延祐四年丁巳
先生年四十八銓曹以士論所歸特除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六年己未改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
至治元年辛酉陞博士轉將仕郎諸生敬之如神明其後散之四方幾千餘人去爲良御史名監司者甚
衆泰定元年甲子先生年五十五遷太常博士陞徵仕郎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
論先生爲權準古今敷繹詳縟廷議莫不多之勳戚大臣請謚者三百餘人文移山積先生爲之覈行定
名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偶爲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辨其誣後官至集賢侍講法應得謚其子欲入金
沒臨江事先生辭之卒明其非罪柄國者欲以其祖配享孔子廟禮官承望風旨唯恐有忤先生毅不可
事遂寢有神降於洛郡長吏列上儀曹請錫封爵中書下其事先生以爲神姦能鼓民不治將亂請徼所
部禁戢之沅陵歲貢包茅四十餘甑浙輕舟搖押行吏多沈江死先生建言請損其三之二附他以輸浙
東西每三歲更造漕舟民甚苦之舟一操輒棄不視先生白相臣建船司以修治之其當新者聽給沒入
贓吏鏹毋病民會有力沮者不行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先生堪任風憲章再上弗報三年丙寅先生年
五十七以文林郎出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龍興郡學久廢不治先生請宰府新之延聘名儒孫轅爲學
者師士風爲之復振他書院不籍於禮官者亡慮數十其出納布粟從提舉署主領一員司之有力者常
行貨求檄至則乾沒爲奸先生盡能遣分隸所在學官提舉朔夕讎歲進米凡八十石皆取於諸生饒庾
中先生謝不受後來莫有敢追躡其躅者黃冠師建三靈廟以妖學地浮屠據東湖書院田二百二十畝
而竄先生皆爲復之昔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
刻之凡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爲也豐城學徒挾姦以持校官短長時主教者又不知以職自振每用計
相傾先生各坐以其罪聞者心服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家省憲二府檄先生鞫其獄先生
爲鉤擿隱伏所平反者甚多滿秩而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完廬數間僅蔽風雨而饘粥或不繼先生居
之裕如也先生雖居窮約而仰之猶如岱泰山作鎮海闊莫不以其出處爲斯文隆替之候風紀行部
必過門承謁而去至正元年辛巳先生年七十二朝廷更化微用老成密附近臣有以先生名聞於上者
於是有旨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起先生於家先生即冠帶見使者退謂人曰吾今幸親
禁近得陳堯舜之道以贊太平之治死不恨矣會貢舉法復行江浙行中書留主文衡二年壬午夏五月
至官僅七閱月竟以一病不起實冬十一月九日而先生年七十三矣省臺樞府而下皆來歸賻館閣之
士至於羅泣集賢大學士吳公直方國子博士吳公師道與經筵檢討危公素共經紀喪事御史中丞張
公起巖在成均爲同僚友至是哭之尤哀冢孫穎奉盧輀南返諸公相與陳奠東門見者皆咨嗟隕涕三
年癸未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與夫人盛氏合葬通化鄉荊山之阡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先十二年卒子男
三卣同因孫男三穡穎穗稚天女一所著書有文集若干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近思錄廣輯三卷字
系二卷藏於家先生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
桀驁者睹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本乎天性季弟實出爲人後過之有恩不翅在家者生平以奬

進人材爲己任.諄諄勸誘.至老不倦.人有一善.播之惟恐不亟.士類咸樂歸之.讀書博覽強記.自禮樂兵刑陰陽律曆田乘地志字學族譜及老佛家書.莫不通貫.國朝故實名臣世次.言之尤爲精詳.善楷法.工篆籀.京兆杜公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冰.爲文章有奇氣.雍容紆徐.如老將統百萬雄兵.旗幟鮮明.戈甲焜煌.不見有喑嗚叱咤之嚴.若先生者.庶幾有德有言.爲一代之儒宗者矣.先生既沒.同門友戴良既著哀頌一篇.以洩無窮之悲.復恐先生之懿行湮沒.無以顯白於來世.俾濂狀之.濂雖不敏.受先生之教爲深.因不讓而蒐羅缺遺.評騭成章.以附家乘之後.雖言之不文.幸無媿辭.他日太常特爲定諡.史官特爲立傳.倘有采於此云.謹狀.至正五年十月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先生行狀

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黃氏.黃爲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茂珪.供來補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己者.輒捕殺.猶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爲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垍.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鏞.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姙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窺戶閾.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嘗著弔諸葛武侯辭.前大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倫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命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泳.綽然有古風.特寘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惓惓以用眞儒行仁義爲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寘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主選吏以爲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值鹺再期.會有詔改鹺法.江浙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石堰西場監運.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閱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進階儒林郎.丁外艱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

遼金宋三史.丁內艱.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者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游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爲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廩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帖睦邇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褘、宋濂、傅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塾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困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場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廕入官.初授忠翊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琯、璪、璩、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稿三卷、續稿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于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洎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戕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冤.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鹽販者急.遂沈鹽於河.帥衆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課爲封斂.未行.邑大姓執之以鬬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恆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爲鞫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惡民以婚田鬬競往訴.成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先生鉤其當問者.即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尊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鹽亭場爲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秤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棄.壹導以善政.民多從化.捕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例以三歲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適涖是役.核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驩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攘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嵊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鞫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寘僞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鬬者遂走.有盜繫餘姚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爲嚮導.逮捕餘二千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送錄事.讞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辭相加.

御史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爲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尤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近臣．講文之遂．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爲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爲廷試讀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蒞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敍．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以清白爲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鑑．纖塵不汚．先生性篤孝．於親殁．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盧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隣有急．覬得片言爲援．輒峻卻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絕物．先生論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爲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欲．甫臨強仕之年．即獨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其沖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眞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不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關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處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册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爲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集於庭．力應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徼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雖語眞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弆以爲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爲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稟之既厚．所用亦弘．仁皇發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仕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巍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烜鏗鏘．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尚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袠．而謝事歸．羣公力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雅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風．眞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媿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法當錫諡立傳．某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爲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爲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效古者法爲簡嚴者．欲其舉之白．以俟芟撫也．謹狀．至正十年十月一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凝熙先生聞人公行狀

公諱夢吉．字應之．以諱行．姓聞人氏．相傳出於漢太子舍人通．其後裔避居於蜀．有諱詡者．爲婺之金華縣令．遂爲婺人．縣令生逸孫．以儒學教授溫州．娶王先生該之女．生子號桂山翁．翁生始三歲．而教授君

亡．王後去適項氏．翁鞠於其家．因從其姓．及長．娶劉侍郎諸孫女而生公．乃以公還氏聞人云．初鄉先達定庵、舫齋二王公．崇尚伊洛之學．金鳴而玉應．宮奏而商宣．倡明道學．號爲極盛．翁往來咨叩．而得之定庵者爲最深．翁知公有異質．父子自爲師友．晝夜衎衎之．公亦上承翁志．不出郊坰者十年．一日．有約遊城南者．所藏黑履．久弗御．革底爲穿．故凡七經傳疏．悉手抄成帙．義理所在．深體密察．微如蠶絲牛毛．剖析條遺．積之既久．神會心融．訓詁之說．有紛拏不定於一者．公別其是非．如辨黑白．四方學徒．或執諸經問辨．公爲歷陳衆義．而折衷之．不煩餘力．嘗踞居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君子稱之．泰定丙寅．公以尙書舉於鄉．上禮部不利．公無幾微見於顏面．益進修弗懈．時有司以解額太嚴．不足厭士論．別選文理優著爲副榜．公後選中焉．海右憲府知公學行．欲辟書吏．公辭．逾紀至元初．山東李公絅持部使者節來浙東．知公不可吏．乃薦爲校官．初授處學錄．轉衢之西安縣學教諭．昌國州學正．名上銓曹．改泉州路學教授．某郡李君國鳳方經略江南．得承制專封拜．君嘗從公游．知位不稱其德．擢爲福建等處儒學副提舉．公力辭．朝廷尋以年久當陞．除慶元路總管府知事．未上．以壬寅歲三月丁未卒於永康之寓舍．上距所生癸巳之年．凡七十載．娶胡夫人．無嗣．以弟之子亨亨爲後．二女．長月貞．適唐壽道．誠齋之五世孫．次曰艮．適胡裕．夫人之姪也．以是年八月一日權厝於合德鄉之原禮也．公之學．一以誠爲本．涵養既馴．內外一致．故其氣貌可崑閬之玉．溫潤而澤．絕無纖瑕．而孚尹煥發於外者．煜如白虹．能令人愛戀弗厭．下帷講授．前後授學者數逾二十．各隨其資而裁輔之．多有躋膺仕者．性行恬冲．公卿之家意欲邀致．

每逡謝弗往．門庭之間．草積不翦．雖當鑠金之暑．折膠之寒．正襟危坐．淵然若有思．終日未嘗傾側．其誨學者．必先道德而後文藝．故於辭章．若不經意．時而出之．文義深邃．亦粲然可觀．江左名士鄧某．以儒者之學自任．尤知愛公．謂公門弟子曰．今時學子．德未能立．而溺志修辭．組織華彩．沽釣聲譽．實德且病矣．如吾夢吉．誠高世之軌範哉．人以爲知言．公既沒．及門之士．以公執醇非變．而合和有耀也．私謚曰凝熙先生．仍告郡太守閻公．於學宮前原道書院．吳履．前進士仁和丞唐元嘉．從公爲甚久．猶患粹行不昭於世．條而列之．俾濂銓次成書．鋟梓以傳．某實無似．猥因張教授繼之拜公於函丈．公一見．遇之如子姪．所以擬揖其威儀．窮觚其問學者．無不至也．第以患難相仍．業不加脩．有忝於公之所教．又安能道盛德之十一哉．雖然．不敢辭也．謹用刊落浮藻．直序事蹟．以俟傳儒林者．

議

深褭先生吳公私謚貞文議

斯文天地之元氣．得其正者．其文醇．得偏者．其文駁．世之治也．正文行乎上．則治道修而政教行．世之亂也．正文斂乎下．則學術顯而經義章．斯文之正．非謂其富麗也．非謂其奇詭也．非謂其簡澀漫浸也．本乎道．輔乎倫理．據乎事．有裨乎治．推之於千載之上而合．參之於四海之外而準．俟之乎百世之下而無弊．若是者．其惟文之正者乎．文苟得其正．則窮泰何足以累之．浦陽深褭先生吳公．天賦絕人．精識過古．咀嚼六經．以求其道．餍飫百家．以盡其用．貫穿該博．洞觀當世．瑰瑋弘大．不愧前古．其陳理也明而嚴．其敍

事也。精而當。其道情也。周而婉。其賦物也。深而遒。年未弱冠。志意廓然。憤東夷之不恭。則欲蹈魯庭而陳說。覽時政之多僻。則欲告時君以仁義。以聖人之志莫顯於春秋也。則排異說而務得褒貶之中。以三代之政莫著於書詩也。則略傳注而務得理事之實。以亞聖莫盛於孟子也。則斥史遷之妄而傳之。以詞賦之祖莫忠於離騷也。則法而式之。以古樂府之作隨三代而升降也。則撰而次之。搜抉隱伏。摘糾訛謬。神行電逝。川流石止。偉乎雄哉。先生之於文。可謂貞而有則矣。先生既不喜仕。後用薦者爲長薌書院山長而終。史臣皆附於元之列傳。門人私以淵穎易名。或竊病其未稱。於是更諡曰貞文先生。庶使來者知浦陽之文。自先生始大盛。而正文之不逾可爲當時惜也。

故翰林待制柳先生私諡文肅議

天地之運。陰陽之化。沮太和於生物之地。泄大肅於成物之時。蓋惡遂茂遂之極。非濟之以至嚴。則盛者不堅。實者不確。而發育於春夏者。終不足以有成。降之以霜露。沍之以冰霰。使昔之驕虛暴溢者。一旦收斂縮閟。折挫而無遺。寓深愛於至畏之中。萬物莫知其所由然。故肅者。天地之所以爲教也。惟人也亦然。導之以柔惠。誘之以慈良。俾人見之而化者。春之和也。臨之以儼恪。以摧其惰慢之氣。持之以介正。以格其邪僻之心。不怒而威。不言而屈者。秋之肅也。有才莫善於和。成德莫善於肅。嚴肅之君子。其猶霜露之教乎。元故翰林待制浦陽柳公先生。負環雄絕特之才。蓄峻大剛方之德。發而爲文。則沈雄而雅勁。見之於行。則端重而遂直。怠色不形於面。媚言不出於口。所學以聖賢爲師。而不戾俗以爲異。所志以教化爲重。而不阿世以爲同。起爲人師。入造胄子。周旋禮樂之署。統教吳楚之區。晚歲就徵。入掌帝綱。其於闢異端。扶倫紀。黜淫祀。排勢臣。勁氣直辭。可輔彝訓。危言卓行。可激貪懦。迨其沒而蓋棺。凜然神居。屹然山峙。喜怒不著。語默有恒。可謂有德君子矣。先生既卒。而元亦亡。時異與壞。頌惠之禮未舉。門人咸喟然而稱曰。士有易名。況先生嘗有位者乎。惟先生之文。天下莫不聞知。以德配之。於義爲稱。先生之德。宏深博大。茲不敢擬議。然表見而易視者。非曰肅乎。請遵古者私諡之例。以文肅定諡如何。衆咸曰允哉。遂諡以文肅云。洪武十年春三月己卯朔。前某官同縣門人宋某謹議。

淵穎先生私諡議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則文者周圍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衛翼乎天地。昌哉六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彝。闡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爲。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爲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爲文。譬之於木。經其匠斡者歟。文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歧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詁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弊。而失之古義益遠矣。有如長薌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漱六藝之芳潤。爲一代之文英。窮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脈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則研覈真僞而極其精。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繪所及。無物不善。汪如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霆。和如春陽。其妙用通於造化。其變通莫拘。若蟠龍之不可羈。觀其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闖其藩垣。而

逐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人學子僉曰。經義幽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諡曰淵穎先生云。門人金華宋濂等謹議。

凝熙先生私諡議

泰和之氣。絪縕磅礴於堪輿間。沛爲甘澤。凝爲卿雲。發爲三秀醴泉。產爲祥麟威鳳。及其鍾於人也。爲慈祥豈弟之君子。足以儀世而導俗。足以恔薄而還淳。其爲邦家之華。道術之寄。蓋甚不細也。有若金華聞人先生。以惇龐之資。卓絕之識。屏去流俗凡近之見。期造正大高明之庭。言其植志。則以三德六行爲本原。而源僞之事弗爲也。言其講學。則以四書五經爲標準。而非聖之書不習也。言其攻辭。則以文字從職爲載道之用。而斥鉤章棘句爲非學也。言其訓人。則以真實不欺爲凝道之端。而摺出口入耳爲小夫也。由其淵源深而培養厚。故其功用茂而進益弘。教鐸所臨。衿佩翕集。得諸觀感之際。否冒燕蒸之中。由是沖悒其性情。由是陶鎔其氣質。粹矣成德之彥。歸諸果行之功。若非碩學之敷施。曷收醇儒之效驗。如此也。以此觀之。其守道之篤。獨立弗遷。不亦凝乎。其光輝昭著。由內達外。不亦熙乎。謹用合辭私諡曰凝熙先生。庶幾可以景行先哲。而嘉惠方來云爾。門人同里宋濂吳履等謹議。

雜著

弔忠文

弔忠文者。爲豫章新建黃君翊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有可憾焉矣。黃君字孟翔。翊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属文。每以奕棊爲儒。錚錚思自見。會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部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廬陵學官。滿一考。冀可循例補校官。廷議改法。以儲吏不可爲人師。更辟大府掾。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論。反覆相鈎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土豪暴甚。州縣畏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逮。同列嫌君木強。嗾君行。橐樹柵自閉。君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邪。少年曰。反則不反。汝是猾龍。即刳汝腸矣。君曰。爾主自殺人。何與爾事。禍乃同族滅耶。少年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年皆投刃走。君趨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諾之。與其俱來。質諸法。人見君咸哉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大盜起蘄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散鳥逝。君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爲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君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邪。盜怒。反接於樹。經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濺吾刀矣。君大罵。逾於初。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以死繼之。然亦視其位之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閫外者宜死之。專城而居者宜死之。荷戈執倖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以一府掾之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瞋目罵賊。視死如歸。使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是以有爲可知矣。此不爲而彼爲之。悲夫。君之子栽。以文學擢第奉常。聞拜予泣道君事。請爲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爲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察其詳者。予因造文一首。託之楚聲。纏綿悲惋。以白君之情。君雖在九泉。必當以予爲知己。使世之不忠者

讀焉。其亦有所媿夫。君之友廬陵遊蘇翁，鄉貢進士也，參謀軍事於省府。僞漢陷廬陵，赴井死。婦弟同縣鄧楷爲臨江府吏。臨江陷，楷集廬陵義軍千百濟以舟，偕萬夫長楊璉等與賊大戰城下，三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也，法宜並逕得書。文曰

緊委質以事君兮，秉忠貞而不遷。斯天經與地義兮，位無間於尊卑。當海嶽之崩奔兮，鼓腥風於干戈。暨巨藩之失防兮，泛搖搖之大波。悲何山之不壞兮，復位陵之不虧。鱗魚龍而跳象罔兮，孰舉手以閼其狂。倚長劍於天外兮，豈予力有不任。瞻九閽之莫適兮，誰屬予以三軍。矧祕計之屢出兮，復掩耳而不余聽。婦人雖與圖謀兮，徒有淚以沾臆。慟哭而叩旻兮，予假假而安之。或危殆而無所歸兮，將誓死以爲期。胡妖氛之日熾兮，緯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愁珩兮，乘堅城而長逝。予雖賤爲府吏兮，顧容與於祿食。縱一槩其亦君恩兮，敢曰職卑而莫恤。毀車殺馬而遐逝兮，人孰得而非予。君有急而臣背去兮，其自稜爲焉。如彼王蠋本齊民兮，雖君祿有不享。尚一死以報君兮，植後世之大防。況予結髮而好修兮，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求苟免兮，非禽獸而須眉。予豈異夫人人兮，甘惡生而樂死。唯殺身以成仁兮，免君子之所鄙。望魏煌之宮墻兮，實宣尼之秘祠。顧攜友以從之兮，依嘉樹之婆娑。中心皎如白日兮，即萬死其奚惜。與淵篤游於地下兮，亦予情之深憚。瞑目而甘死兮，縱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就義兮，誠遺言之堪踐。爾死固若傷夫兮，展萬世而猶生。較喪節而久存兮，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攸化兮，下醴泉而上卿雲。之二物固爲休禎兮，豈爾心之所祈。必震盪爲風霆兮，叱列缺以施鞭。殛不忠而爲齏粉兮，使天威之昭宣。嗟鄧甯之二生兮，咸見義而不見水。宜與爾爲三忠兮，享百世之明祀。悼余生之蹇傖兮，力不足以振之。悲風蕭蕭而四來兮，設含哀而陳辭。

旛巷迷夢文代東陽胡先生作

龍集壬申，璐光西指。火鳥戢羽，燧[illegible]龍御。明河垂兮近人，秋影高兮在樹。時有東白仙人，乘丸餘暇，下蘭庭，登雲榭。溯涼風，嘯芳靄，望太淸兮何極，發雅歌於淸夜。歌曰：綠節兮白旆，神津布兮流漿。隔秋水兮渺予懷，招美人兮癸瓔房。歌已就寢，遙天未曉。白間吐影，霓屏微𤇾。襲瑤宮之方溥，謝紅花之半墮。何蟬蛻於泥丸兮，溉風馬而遐遊。隨明月於霄肴兮，光孰蝶而孰周。指帝淸之廓落兮，俯銀漢於下流。忽輿節於山椒兮，神悅悅而莫予留。則有洞靈之館，真游之府，四玦蕙芬，五芝浮礎。彩入綺疏，丹開璧宇，燧借懸兮流霄，程方潤兮靈雨。閣八角之流蘇，隙九劍之葆羽。中有室之嚴密兮，蔚瑤林之紛糅。積浩翠於青空，疑或有而或無。斎藏文於五苞，樹湃魄於三珠。錫芳烟於蕙莖，懸粉榜之舒舒。彼瀛洲之神人，峩星冠與縞衣。施長裾兮凝虛，挾雙佩兮瓊琚。勢繽紛其並徠，持白雲以贈予。指珠庭以相告，謂君子之攸居。言訖而逝。剛籍論畢，虛潭中肌。神爽開豁，耿銀燈之猶青。見蠨蛸之在戶，欲重往以覓之兮，杳不知其所止。苟遐舍以爲幻兮，又予目之所覩。心狐疑以至旦兮，竟不識爲何祥也。爰有事於玉盤兮，乃吉蠲之所彰也。稽嘉植之孔芳兮，毓火精於南離。絕玉文之瓶甕，賦紺澤之冰圭。泰尊初泛，稍肥漢液，寶刀新割，黯勳臭脫。瀲華池之香涎，流丹齡之甘液。潤文國之渴城，沃虎頭之痴脾。樹明德以及物兮，將默應以助之，安晚節

於稽貞兮，若茹鬻而含飴。於是嘉名立，曲房闢，綠帙啟，靑緗列，麟室屢移，洛塵恭寂，但同符於昔夢，任仙凡之過隔。苟心目之若存，即異壤之超絕。何實何虛，非存非滅，聆鶯馬之夜語，挽芳卿之下謁，宜收視於三庭，生皓英於神白。吹鳳笙兮歸來，風翛翛兮將夕。歸萬彙於一幻兮，曾何間乎今昔。毛衣化而鑪神兮，埜燕迷而鹿失。世何往而非夢兮，笑倚琴而秋泣。雖不變者之長存兮，但飛鴻之遺跡。辭曰

碧藍無塵夜向闌，仙子持節來姗姗。瑤泉濺翠色可餐，冷光迫人巢花殘。何以錫之紫琅玕，琅玕有節不可屈，食之素齒甘如蜜。仙人之壽同金石，只此長生便有期，御勝人參五葉齊。

誥皓華文

龍門生閒居累日，弗懌，雖深自寬辟，卒未能釋去。顧聞道家之言，肺神皓華者實主之，因假爲問對，作誥皓華文。文曰

上章困敦在且之月，火雲不移，積氣烘熱。時龍門生黯慘兆悅，顏面腫哈，情神鬱勃，頹文九折，腰梁雙閟。首不暇冠，足何能襪。其友亡羊先生哀之，謂匡山君曰：龍門生病矣，爲妖所嬰矣，其中梏梏，神爽守矣。匡山君曰：花妖媚武，困巢遁赤，仇鐸投綴，苟伯赴溺，移昭入幽，倒白作黑，不蠲其逐，卒嘗鑿魄。龍門生之所罹，殆此疾也邪。亡羊先生曰：不然也。彼自外入，有隙斯窒，此自內出，無罅可遏。昔者元盛錫冥，黃苞承鈞，經僚者人分爲五神，守鑒威明，龍烟育嬰。或穹而眉揚，或怒而色赬，或恐而漣淪，或思而撫燃，各隸攸司，別域異扃。中有皓華，其字虛成，西方之英，白虎之精，於時爲秋，肆斂華榮，於音爲商，肅殺之聲，於行爲金，厥德維利，於藏爲肺，百疑所城，察之無迹，迫之不驚，茲爾水集，忽焉蘊癡，唯臊亂味，喔若蛉蜥，久而弗革，或爽厥貞。余嘗遇河上丈人於龍都之山九陽之庭，授我以帝青之錄，示我以赤水之經，劾召五鬼，壓斥三疵，勤爲山合，怒爲雷崩，即將召皓華而訊之，不亦可乎。匡山君曰：子計誠良矣。亡羊先生乃伏七星之劍，曳三辰之旌，灑酒於茅，燎膋上升，禹步成罡，披髮爲兵，左叱右斷，滑聽於冥，涉炊五斗，黍頁迴飈怒旋，冷氣四興，幻陽變陰，乍晦因明，勑律變卒，如見其形，有燉一夫，素突影纓，衞以刀戟，裁以麟翻，跟蹌而前，嘐謂亡羊先生曰：我皓華之神也，與夫子人鬼異程，胡召我爲。亡羊先生曰：龍門生之疾，爾奈何其之吾之召爾，非苟然也。寫形兩間，爲生幾何，罄石火迅，流陽電過，俄頃歘滅，不樂則那，既有良朋，相與嘯歌，上下角逐，西東戰陳，笙簧鼓鐘，列象犧，酣娛淋漓，履舞傞傞，雖或得失，風少多乘，而不辨，窮恤其他，孰不志舒，孰不顏酡，孰不豐逐，孰不發姿，爾何使龍門生慼慼汤汤，嫉嫉嬰嬰，委揭弗振，如飢就痾，爾當據情以對，其辭若直，吾將爾爲式，辭或不能良，我劍有鋩。皓華聞已，頹然怒曰：夫子燕周柢籍，心統人天，在古無上，在今無前，奄生日底，背捲舌間，雄章微議，彈壓神姦，夫子宜先天下憂而憂，乃欲自樂邪。惟昔尼父，任道爲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雖不得位，唯世是從，敢曰自佚，以疚厥躬。予幸我聽，諸鄰始終，民吾同類，秘之匪易，遑遑齊魯，棲棲宋衞，樹伐輒轍，絕糧不厭，車轍周環，曾莫少遐，欲興東周，拯我民瘵，是謂世疑，夙夜悶懷，天下爲公，道紀攸繫，魚爛已成，河決安治，傷麟葛來，嘆鳳不至，奮悲長吁，反袂拭涕，述爲彝經，表我王制，是謂道疑，唯恐淪墜，夫子法尼父者也，宜爲二者深憂，乃欲自樂耶，況今六合雖苔，矛縱戟

橫千里蕭條，七絕播毗，屍骨如山，悲風往還，鳥鳶見人，飛集樹端，夫子不爲之長慟，日欲開口笑，幾一何惑乎。亡羊先生驟然笑曰，爾豈吾以聖人之事，我病未能，若詢生民遁屯，則有肉食者存，吾亦何知焉，古今一馬，天地一指，死生一轍，彭殤一軌，溟涬無末，恢落無始，神光下燭，人爨將馴，內已若忘，外憂自止，我類弗懟，我齒長存，我神孔寧，於皆樂只，爾因欲反之，將有說耶，抑罔我也。皓華曰，大道陵夷，始有聃、周，放言如雲，彌布八丘，峻嵒臌驤，搏之無由，狎聖侮賢，漫港弗收，欲齊夫物，強名弗愛，夫子取之，人將見尤，且吾聞之，王公弗愛，四國不治，侯伯弗愛，庶政用駁，子男弗愛，名毀身隨，士庶人弗愛，菑害是罹，是愛者，萃善之原，衆德之巢，修之則安，悖之則危，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而君子終身以之，夫子奈何棄諸。學自古初，有天皇焉，幹運日月，輪轄乾坤，司執神機，主宰帝樞，民多欲，志因物遷，特道天老，命顧近官，蹈揚金德，專主憂思，以助人極，以拓化原，夫子辱我，以與並觀，如此尚有識邪。亡羊先生曰，爾言倒善，古之聖賢，有無憂者矣，有知命樂天者矣，有遯世無悶者矣，若是，彼皆非歟。皓華曰，夫膠柱不可以調瑟，刻舟不可以求劍，尚矣，事雖有常，易貴變通，苟執於一，子莫之中，憂樂有異，時勢不同，使古聖賢生於當今，其有隱憂，又將何如也，言訖，舉化爲白氣，其長如虹，昏昏濛濛，歸於太空。亡羊先生退謂匡山君曰，皓華之辭良直，吾敢不敬承，以爲式，於是攢眉入室，睫淚欲滴，撫物傷懷，終朝太息。

瞽目童文 有序

走也病目，視不及尋，循禮越度，速愆招剌，乃抽隱思，引物娛義，作瞽目童文，文曰，

瞽爾童子，我目之精，凝孎五神，配合三靈，素質西皓，圓暈東青，南丹升，皆天一孕精，約束瞼胞，黃中之英，氣蹊內勵，藏系外徵，啓闢人牖，通洩天明，粲爲根蒂，敷爲蕤柔，衆成允稽，爾獨失貞，孰不若言，洞觀八紘，爾於咫尺，不分五牲，詎不如月，照徹七經，爾頓淡兀，偉辯一丁，此明而執，熟睬弗迎，彼不面識，反揖而承，頫或自詭，顏常發赧，睇如水母，藉蝦始征，又如野猴，挾狙則還，背爾弗識，以玷我形。童子曰，噫，何言之戾，賦授自天，初無似制，堯眉八彩，舜黃以蕊，聃耳無輪，頡顏斯贅，尼口類海，敦腹且毀，澤頰如蝟，欽直而細，四者猶殊，目胡不異，或牟其參，表厥明叡，或角而方，邁邈長世，或瞭而揚，或眵而翳，咸附於元，我則何縈，翊子窪眥，窈焚甚纖，摘挨僻蔽，搜剔文藝，貼鏤肝離，心銖腎劇，我劇我揉，我劇我斃，入邪注邪，五輪受厲，靡精弗喪，有明孰瘵，我合子㬈，如左右契，子榮我尊，我蹶子斃，豈罔子玷，成此左計。詬爾童子，爾辯罔滅，傳以正理，則涉於諒，形雖異賦，爾宜自強，何取其臏，乃釋其良，耆淫所致，尤矚意甚，多映宵席，夏聚螢囊，刺股流血，懸髮於梁，未聞其目，遽縮晶光，是謂道僻，君子所羞，星對有舍，雲漢成章，測步幽眇，挈度纖祥，爲爾之故，不知低昂，三條占隙，兩戒蜚魑，氣勢旁魄，民物浩穰，爲爾之故，足不及行，述此二端，餘可類詳，尚備巧言，陳法列方，孰爲曲直，敢矯而亢。童子曰，噫，士貴自謀，匪媿足恃，唯道是適，老亭有燕，廬陵則悵，厥視雖短，所服孔修，一鉊道緒，上溯羲軒，完經翼傳，衣被九丘，一昌其辭，出孔入周，有光赫艷，昭若參斿，子不此卹，而反我仇，椒蜂彌豹，豈無烔眸，鼓辭樂禍，握關不收，偃蹇文妙，世所嘲咻，內美之章，玉瓚黃流，子苟弗悟，自貽大郵，何河而厄，何漆以休，何青以謗，何肉而囚，子勿寘思，夢若繭抽，造形金鉊，與造化游，

我雖俚言，質爲遠猶，毋斷墨愚，成此緑緑。童子言已，我心之孜，蒙倛既寢，斷蕎亦陋，插繢太纖，剔瓜匪秀，號尊聖哲，名亘宇宙，非形之妍，唯德之茂，況目在形，宜鑑一豆，雖非替物，亦云觀縱，替焉尤有用，惆僭，矇瞍三品，備予樂奏，國諧成哲，事明若蛩，矜察秋毫，或速殃咎，濟睚自將，神脈內富，五色兒惑，一誠自守，幸遂道養，庶絕馳驟，禍福倚伏，理嘗易究，所憂忘荒，如管四酎，本實不培，枝葉巧逡，弗別莠禾，徒煩薅耨，童習固動，自紛罔就，千古居前，萬世在後，遽生其嗤，冠裳猶狖，自今伊始，啓矇撤瞀，責躬靡逭，敢目之詬，我道之凝，我學之愁，上頎旃哉，吾言不又。

逐鷸文

蚊，害物蟲也，凡有血氣者，恆病焉，然其所化不一，江南有孑孑，生汚水中，好風伸水上，見人泳去，久則蛻爲蚊，此蟲化也，塞北有蚊母草，草熟而蚊變，嶺南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綻，蚊出實空，此草木化也，江東有蟲母鳥，生池澤菰蘆中，形類鳥鷚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每鳴吐蚊一二升，此禽化也，爾雅、淮南子、李肇唐史補、陳藏器本草注，頗載其事，以予觀之，四類之中，唯蟲母出蚊特夥，蟲母鷸也，予因作逐鷸文，使鷸可逐也，則人之胎飄戕物者，其知所警也夫，文曰，

來汝鷸，上地下與，萬物並育，各全其生，以蕃以族，鷸飛鶉翔，蜵躦毛蹤，凝陸，文華璀璨，形模繚曲，游泳同嬉，賊呀相逐，既拘於氣，曷禁夫欲，大或唱小，衆將壓獨，唯類之求，於人致觸。來汝鷸，相度爾生，厥形甚微，賦質乱昧，樂生嫉草，啄蹊蟲蚑，捕索蝦魚，含畜饒歹，軒聯爛奇，非疾喙嘔，無疾睡淚，遽醜

銜惡，朝息夕孳，不胎而凝，濈化而馳，不卵而孕，與涎相依，初若蛰萌，漸則翁飛。來汝鷸，爾勝刀鐵，爾胃芒刺，不爾之慮，所出爲虽，鳴如雷殷，聚若雲翳，緣揲膚肌，嘬囑口翮，投間抵隙，潛窺默覘，體如粟紗，吻若錐利，中有豹腳，勢尤可畏，高沙鷺女，西洋死吏，艾熏徙力，羽扇不避，我人固然，矧彼物類。來汝鷸，物豈無嘔，與爾不同，兎口出子，一氣之從，蟲蠶吐絲，局厥異封，鳥能啾會，昆明所鍾，雖或懸殊，色眩黃紅，惟爾蜚孳，胎此禍因，草木所化，汚水是窩，無若汝懺，厥害則爲，予今逐爾，欲滅爾蹤，鴨呼，我挺之將兮，其長雄矛，爾鷸我逐兮，前去勿留，往彼北荒兮，其土幽幽，鬼物披攘兮，對咒呷暱，爾宜吐蚊兮，霸彼若仇，胡宅中土兮，自貽大郵，我逐爾鷸兮，下民用休，鷸既逐兮，梧桐肺肺，鳳凰下徠兮，鳴聲噦噦。

文原

余諱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舖江鄭楷、義烏劉剛、楷之弟栢，嘗從予學，已知以道爲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衷民彝之敘，禮樂刑政之施，

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東西南朔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眾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墻，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馳，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騖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毀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縱交弗紊，吾文之籍得之。昆崙元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瀕，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變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大道湮微，文氣日削，鶩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疾夫誠，撲者將以蝕夫圜，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䜣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揉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猨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湍而火炫焰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蠛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惟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

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荊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為文者不為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龐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予復悲世之為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為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紀載，非畫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飾車輅之等威，表旂旗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遺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羣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遊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為才丈夫也，旁通繪事，有士爾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籍甚，有薦於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非，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遠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六

雜著

文說贈王生黼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猶水與木然導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憂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之不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且蕃也孰禦聖賢未嘗學爲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爲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爲本昌爲源遠也彼人曰我學爲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烏可以學爲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爲工訓詁艱深爲奇窮其力而爲之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況未必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知矣無不盡矣而不止乎此也及之於身以觀其誠養之於心而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爲道而驗其恢措之爲德而俟其成德果成矣視於其身儼乎其有威熚乎其有儀左禮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其言溫恭而不卑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纖目中律而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家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其可掩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

後世也今之爲文者則不然僞焉以弛其身昧焉以汨其心擾焉以乖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畔如也家焉而倫理謬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邇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繇而發乎發乎心也心烏在主乎身也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撿破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簫韶也決不可致矣曷爲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因以充氣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甚矣今之人之惑也聖賢之爲學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爲事亦多矣而未肯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焉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故邪不浚其源而揚其瀾不培其本而抽其枝弗至於槁且涸不止也然則何爲而後可爲文也蓋有方焉聖賢不可見矣聖賢之爲人其道德仁義之說存乎書取而學焉不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誦諸心而徵諸身小則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賁及草木使人人改德而易行親親而尊尊宜之於簡册著之於無窮亦庶幾明道而立教輔俗而化民者乎嗚呼吾何由而得見斯人於斯世也吾何爲而不思夫聖賢之盛也虎林王生黼年甚少讀春秋而好爲文問法於予予美其有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河圖洛書說

或問於宋濂曰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堯夫云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是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唯劉長民所傳獨反而置之則洛書之數爲十河圖之數爲九矣朱子發深然其說歷指序其源流以爲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其解易大傳大槩祖長民之意至於新安朱元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而遵關邵遺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爲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爲洛書十爲河圖夫復何疑其說以經爲據似足以破長民之惑臨邛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以爲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乾鑿度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及靖士蔣得之著論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行九宮蔣父則又以爲劉取太一圖爲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爲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而後大著得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善之則是華父雖疑元晦之說而亦無定見也新安羅端良嘗出圖書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傳於青城山隱者圖則陰陽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則爲八卦書則書井文於方圓之內絕與前數者不類江東謝枋得又傳

河圖於異人，頗涵於八卦，而坎離中畫相交，似流於方士抽坎填離之術。近世儒者又有與太極圖合者，即河圖之說，又有九十皆河圖，而有一合一散之異。洛書既曰書，而決非圖之說，夫圖書乃儒者之要務，若數者之不同，何也。濂應之曰：羣言不定，質諸經。聖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強而通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言其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既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兎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從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疑其爲先天圖也，不必究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不必質其與太極圖合也。唯劉歆以八卦爲河圖，班固以洪範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庶幾近之。蓋八卦洪範見之於經，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圖書果爲河洛之所出，則數千載之間，孰傳而孰受之。至宋陳圖南而後大顯邪。其不然也昭昭矣。或曰：子之所言善則善矣。若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所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者，將果足信乎。濂曰：龜山楊中立不云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龜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此蓋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啓司馬君實及歐陽永叔之辨，而并大傳疑非夫子之言也。或云：揚雄覈靈賦云：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長民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則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歟。濂曰：先儒固嘗有疑於此，揆之於經，其言皆無明驗。但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故蔡元定有云：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也，不必致疑於其間也。或曰：世傳龍圖序，謂出於圖南，若河圖由圖南而傳，嘗以龍圖解河圖可也。而容城劉步吉力辨其僞焉，何哉。濂曰：龍圖序非圖南不能作也，是圖南之學也，而非大易河出圖之本旨也。八卦之設，不必論孤陰與寡陽也，不必論已合之位與未合之數也。或曰：然則易之象數，舍河圖將何以明之。濂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固象數之具於易然也，不必待河圖而後明也。或者無辭以對，濂因私記其說，而與知易者議焉。

鑽燧說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檄二尺，中析之，一剜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刓吽，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寘空內，以細絢纏其腰，別精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絢，急旋轉之，二楊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相翕務，以爐罩覆空鬱之，則煙條條生矣。宋子嘆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撲滿說

撲滿，貯錢陶器也，狀類甖，口通一錢，錢入不可出，滿乃撲去，故名。濂因是未嘗不悲石荊州之爲人也。荊

州從士劫遠使商客致富，至與貴戚爭豪，以鐵如意擊碎珊瑚，非金多不能然，卒用是以殺其身。嗚呼，荊州亦撲滿歟。傳曰：仁者以財發身。又曰：積而能散。然則聚財而不散者，不可哉。

寧山緒說

兵部尚書單公德夫，濮梁之人也。其與濂交，歲行將一周，及再會京師，公以寧山卷示濂曰：名之有字，固周道之彌文也。字之外又有所謂號焉，不幾於彌文之尤者乎。此蓋昉於晉，流於唐，極於宋，秦漢以前無是也。雖然行之既久，孰能廢之。吾以寧山爲之別稱，意將取安靜之義。臨川先生既爲之說矣，子幸爲余重言之。濂曰：昔之人有劉彥沖者，所居在屏山之下，人因號之曰屏山。又有孫明復者，家於泰山之陽，故人亦號之曰泰山焉，皆從其地而實之，非徒爲是虛稱也。今有峯名荊，寶氣夜浮，而磊起乎濮之西，有山名杏，靈氣鬱蟠，而平峙乎濮之北。公欲取以爲號，盍於是乎求之。然皆不彼即，而獨致意於無形之寧山者，豈故與古相戾邪。公曰：子言固善矣，而吾則別有意焉。夫自喪亂以來，淮楚先被其害，豈非不高也，谷非不深也，亦罹其蹂踐翦伐之苦，盡失其故態。古所謂山川鬼神莫能自寧者，無甚於斯時也。上帝震怒，乃命皇上出而平之，黃鉞一揮，四海底定，非惟齊民之安，至於丘陵草木，皆克保其恆性。予驅馳戎馬之間，十有餘年，冒霜露而衝雨風，無斯須之寧。今幸列仕熙朝，職司喉舌，垂紳正笏，委委蛇蛇，回視昔日之爲，果何如耶。號之以寧山，所以志也。山且寧，民物其有不寧者乎。雖然，名因寓也，字之而又號之，寓之寓者也。且夫地之載物，嶄絕而屹立者，人因呼之爲山。山初不知其名爲山也。名之爲山，山且不能自知，況山之上又加其名曰某曰某者乎。山既無定名，吾不知孰爲寧山，而孰不爲寧山乎。濮梁之間，吾廬在焉，環吾廬之青翠如沐者，皆山也，不止荊、杏二峯而已也。吾苟以寧山加之，山亦豈能拒予者哉。吾收山之名而不求山之形，蓋欲全其天者爾。嗚呼，我則人也，非山也。山則山也，非人也。人今謂山爲我，又安知山不謂我爲山乎。若謂我爲山，則山與我一矣。我與山一，則物我齊矣。物我既齊，而奚寓實之有，何嘗與子游於莽蒼之區，鴻濛之都，招亡是公而談齊物者可乎。濂瞿然而謝曰：公所見幾於道矣，濂尚何言哉。作寧山縉說。

蟠松說

昔人之言，喬木必繫於故家者，何哉。蓋故家者，非一世之謂，其封培也有其素，保衛也有其道，所以能上干九霄，下蔽萬牛，撼雷風而弗驚，沐雨露而常新者也。嗚呼，此亦自承平之時言云爾。若夫當戎馬紛紜之際，無擇不竭，無山不童，人之屋廬且不能自保，其有鬱鬱半萃、巋然而獨存者乎。蓋必無也。理之所必無，而今則或見之者，是豈人之所能哉。非人之所能，則天而已矣。中書左司郎中劉君明善，居武昌之咸寧，其先塋之在崇陽者，有松暢茂成林，其一最巨者，枝柯蟠盤，勢若長蛟，角鬣備具，而爪距掀張，尤爲可觀者焉。當汝潁繹作，蔓延至武昌，恐氓起而應之，相與建營結柵，山之有木者，翦刈無餘，而崇陽之蟠松，巋然獨存，人過之者，皆彷徨嘆息，指而言曰：是蟠松者，出於平麓，非有絕壑懸崖人跡之所不到也，何爲能免斧斤之厄乎。且其形質與恆松等爾，非鑄銅鐵以爲枝柯也，又何爲能自全而不損毫髮乎。嗚呼，我

知之矣。持之以智力者。不足以禦人事之變。感之以慶祥者。誠可以俟天命之定。劉君武昌故家。累世積善之深。故天之報施。俾其喬木在城葛間者。不異承平時。其意若曰。善人者天所厚也。苟謂天不厚善人。盡於蟠松徵之。亦如是而已矣。雖然。天將雨而礎潤。潮將生而鼷興。家將蕃而林木有瑞。理之常也。今蟠松出於百翦刈之餘。蒼然而弗渝。充然而含滋。得不爲劉君之家盛大之兆乎。矧劉君以濟世之學。歷仕熙朝。出持憲節。入位郎官。聲譽蔚然動於中外。其駸駸方日進而未已也。蟠松之祥。又當於是乎徵之。昔人又有言曰。樹德如樹木。木之成材。可資於一時。德之榮身。可被於後裔。劉君當益務乎德哉。某幸與劉君交。於是推原其故。作蟠松說。

人虎說

莆田壺山下有路通海。販鬻者由之。至正丁未春。民衣虎皮。煆利鐵爲爪牙。習其蹤躡之態。絕類乃出。伏灌莽中。使偵者緣木而視。有負贏至者。則嘯以爲信。虎躍出。扼其吭殺之。或樹其肉爲噬齧狀。裂其囊。拔物之尤者。餘封䙲如故。示人弗疑。人競傳壺山下有虎。不食人。惟吮其血。且神之。已而民偶出。其婦守巖穴。閱木上嘯急。意必有重貨。乃蒙皮而搏之。婦人質脆柔。販者得與抗。婦懼逸去。徵見其態。人也。歸謀諸鄰。譟逐之。抵穴。獲金帛無算。民竟逃去。嗚呼。世之人虎。豈獨民也哉。

猿說

武平產猿。猨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傅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於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斃。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其死。況人也耶。

章氏三子制字說

龍泉章史君有三丈夫子。孟名存道。仲名存誠。季名存厚。既皆冠矣。嘗有爲其字者。而其配名之義。有未盡焉。三子者、以其父命。請予爲更之。予竊自念。加冠制字。乃大賓之責。衰朽之餘。精神遐漂。安能與聞於斯。雖然。不敢辭也。予聞天道付予。實有恆則。唯正是將。本無頗僻。君子修之。是之謂德。請字存道曰允德。何如。人道之務。唯在乎誠。衆善之源。隨物以形。其欲致之。必由於明。請字存誠曰允明。何如。地道所貴。既厚且大。深重弗遷。弘博無際。無所不負。是曰能載。請字存厚曰允載。何如。夫允之爲言、信也。三子者、信能察之。則無媿於名若字者矣。雖然。末也。學貴能辨。辨則不戾。視德爲虛元。而不驗之於實德者。其所謂德。非吾之所謂德。求明於寂嘿。而不著之於民用者。其所謂明。非吾之所謂明也。視載爲易足。而不本之於臨鴻者。其所謂載。非吾之所謂載也。三子者慎之哉。雖然。末也。辨貴乎行。不行。猶馬之無足。隼之無翮也。弘其中。廓乎使有容。制乎外。無使其沛。飭其欲。不遠而復。遏絕其未然。而其天始全。洎焉其若虛。廓焉其若拘。繞焉而有據。如此方能入於君子之塗矣。三子者勗之哉。雖然。末也。而家自太傅公以來。以詩書禮樂衣被於子孫。極盛而休。其章紱之蟬聯。勛業之烜煌。溢於史冊而播於士大夫之口者。先後相屬也。而父史君篤崇理性之學。嗜善如飴。飭行如金石。而三子者又各有士君子之操。或提戎旅以鎭捍鄉邦。或

攄所蘊以著淳物之仁。或翀志書詩以纘其先緒。亦既綽有令譽。而予猶諄諄爲是言者。進學之功無已。而繼志之責不易也。必使上不媿天。中不媿人。下不媿地。斯善矣。三子者勉之哉。雖然。末也。薛氏有三鳳焉。才非不高也。而德則鮮也。賈氏有三虎焉。位非不榮也。而德則鮮也。宋氏有三絕焉。才非不多也。而德則鮮也。非三子者之所樂聞也。三子者之所樂聞。其殆聖賢之學乎。予之有望於三子者。可謂遠也已矣。三子者其懋敬之哉。其懋敬之哉。

傅幼學字說

四明傅君。其名曰行。而字曰幼學。聞其字之說於余。余告之曰。子學後世之學歟。將三代之學也。後世之學士。有以理財爲學者矣。有以聽訟爲學者矣。有以治兵爲學者矣。有以文章爲學者矣。有以訓詁爲學者矣。然皆非所謂學也。夫辨章析句。剔抉細碎。若馬鄭之流。訓詁之學也。研精極深。陳理放辭。若柳劉之類。文章之學也。貴變務奇。猶智鼓勇。若孫、吳、曹操。治兵之學也。以察爲明。以刻爲公。若商鞅、韓非。聽訟之學也。箕斂口稅。不遺毫釐。若桑弘羊之徒。理財之學也。是皆得一而遺十。或不適於用。或用之而不足以致治。故君子弗貴焉。且夫聖人之所學者。大可參乎天地。而小不遺乎事物。妙可以贊化機。而近不離乎云爲。其本仁義。其具禮樂政教。其說存乎經。而學之存乎人。人皆知學之。而不能行之者。惑於後世之學故也。後世之學。譬猶稊稗然。藝之易成。而穫之不可以食。食必有霍亂泄嘔之疾。人悅其易而不顧疾之在後。不亦惑乎。聖人之道。猶粟菽也。用之於身。則氣充而體安。用之於家。則家裕。國用之則治。天下用之。則遐荒格而庶物育。而後世未嘗大行者。或有其人而無其時。或遇其時而不能盡其才。適患然也。幼學材敏而色和。志篤而有容。庶乎學聖人之道者矣。而人生乎今之世。其殆將有合乎。夫不學道而妄行者。無責也。學道而不以行者。自賊其心也。得乎君而不以斯道事之者。欺其上者也。是恆人之所不敢爲。況幼學之名若字。出於父師之訓者乎。幼學益自勉焉。他日佐朝廷有以經術致治者。吾知必幼學也夫。

說元凝子

元凝子、密人。往來吳越間。人問姓名。不答。迫之。以指就案書元凝二字。人因稱之曰元凝子云。初。凝年十三時。牧豬東海上。有道士佩劍過之。授藥一丸。赤如火。吞之。即棄豬隨道士去。涉瞿塘。上灩澦。入青城山。坐白龍洞中。洞前大雪高三四尺。凝居之若溫。時下山破冰。濯足澗中。戲折澗竹。竅而吹之。學鳳凰鳴。道士聞之。笑曰。孺子之骸。一至此乎。未幾。道士去三神山採藥。凝欲從不可。獨處洞一年。或三月不食。即食不過黃精石芝。嘗斷芝鬼城下。有白虎向御行。凝往執其尾。躍上虎脊。趨一里所。舍去。反白月射洞底。秋風四鳴。因思故鄉菊花酒且熟。遂還密。人見凝服有劫徵。意其已仙。而凝弗是也。人見凝者輒贈詩。道凝如風。字或類霆書鬼篆。不可識。俄道士復至。與飲琅琊臺上。大醉。竟同去。不知所之。道士眉長八九寸。雙目深紫。怒張如戟。人疑爲古仙人云。

爲說者曰。齊地自古多方士。爭言有禁方能神仙。而少翁、欒大尤善惑。雖漢武雄才。亦所不免。今凝固齊產也。豈其山川之氣有以致之歟。嗚呼。使上之人有好凝者。其不少翁、欒大也幾矣。先王之世。以左道惑

乘者必拘殺於司寇必有旨哉必有旨哉

羅山遷居志

余世居金華孝善里之潛谿其地在縣東七十里䕫定院側溪之東即入義烏境元重紀至元元年乙亥正月十五日授經浦江義門鄭氏久之以其家九葉同居乃頗卜隣焉相地於仁義里孝門橋之上其地直縣東三十里有山曰青蘿至正六年丙戌十月二十七日於山趾結疑室三楹䦨繚以周垣前敞小門十年庚寅二月十五日攜家自金華來遷揭其扁曰潛谿示不忘本也十四年甲午十二月八日再構前軒如疑室之數東西榮之闕以次告完扁軒曰青蘿山房因葺山而志新築也十八年戊戌六月十八日國兵取浦江遂避入諸暨兵雖定浦江當戎馬之衝不可居十九年己亥三月十五日還潛谿故廬越九載始重葺治於是復來遷時國朝吳元年丁未四月一日也惟古人故重遷以墳墓在斯親戚在斯不敢輕於棄去或去之必出於勢之不得已今予豈有他哉特欲𠌫漸孝義之風以勗我後人爾然羅山之望潛谿朝發而夕至非若別郡千百里之遠宗嫡之省會先塋之展省固未嘗廢其與弗遷者初何異哉余既來遷偶閱宋嘉定末官給地劵所居左右曰宋公園與予姓同亦似不偶然者豈其數或前定歟予子孫居於此者毋析盤毋爲不義毋侵蝕比隣日友攸乎詩書耕則爲良農學則爲良儒庶幾不負予之志也

五洩山水志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元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源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巉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爽塏怪石四䟒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刓者山多猿遊人或恐之擲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竽泉西流匯爲小淮瑩澈泓澄毫髮不隱鯈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崖左大樹雕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閟道相傳有巖角宵騖忽夜大雷雨驟崩下聲聞數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勢崖嵬奔趨後先踦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厚數尺楓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源流水傾沫成白練闊可七八

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斑時有冰珠飄颻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龍木或湧取斷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過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蟺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記或言塔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疊塔人跡罕至未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盂峯或曰背東面鷹落又名鷹落峯由鷹落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雲峯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巀嶭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略彴橋趨三學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

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源源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叁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源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輥出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闘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覆杳不知昏曉歲旱投龍者蓋多驗如西源復北折而西泝源之源登越嶺度紫閬山村人多舍箕崖嶺有平皋數百畝可耕溉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躡之鼕鼕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晥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而廣而底微大水瞬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窺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綠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恆以幽怪爲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綯圍腰緣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爲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爲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烏城志

元至正七年冬嘉禾城西有烏數千營巢於地圍八尺崇五尺晝夜弗休類有物督迫之者未幾大盜弄兵海上紅巾繼起江淮皆驛騷朝廷遂詔州郡築城築城自嘉禾始亦異哉唐貞元中田緒境內烏銜木成城其崇則縮五之二其圍則至數里之廣所以德宗有播遷之禍今元亦馴致喪亡先儒謂杜宇啼天津橋南方地氣先應亦是類歟吳猶本誠著烏城志五百餘言余愛其文特刪之以附集中本誠字道原以能文名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過於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歸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則猶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爲我揚搉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氅縞帽土芝糲食動並麋鹿發辭謇吃怒挾緗緗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爲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援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賜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寫形若壎不翅蝮蠑時幻歲遷電滅烏逝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凌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箙矢弸弓仰落雙鷲俯搤長熊毛血旁灑鼎釜四封入據蓬館庭實惟供雞豕旁午豆肌衡從肉腴含春酎韮移觴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衛鄭蝀奇牙瓌質妙容歌喉鳳嗁舞袖翩翩其有事則日新而弗足也稱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筆介名煌熠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烙焰孰濟其婣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婷嫚衛霍擁軨樊陳執鞭公子擁門王孫媚鑑霜露係乎吹嘘予奪視其恒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吾櫝其直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爲雨聯袂成帷莫不仰望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蓬藋櫱壑而越吟倚杜而吳嘯卑卑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愼也文學曰神封靈

壇。作鎮下方。竹精衛華。沂悟祿當。及蟠閩。分布九嶷。總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張滿浮。青瀰泯茫。包天宴地。術環相通。叶其間怪條。雖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潰宗。叶鼎宿寶符之貴。元龜書鱧之章。金篋玉笈之祕。日月珠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戎棧航。躍足於咸池。晞髮於榑桑。駕紋埃於人寰。殺忠信於天光。若水之使。役丘之君。應一詞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因是以廓子耳目。昔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遠。遺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殺。隆殺異宜。苛碎繳繞。兆失彝蠲。貴儉兼愛。上賢右鬼。採椽不斲。聖直唯士。皆然自守。與孔齊駛。權事制宜。識行道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乘要執本。立爲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爲萬物主。儀範或慈。峻刑窮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調度以定。紀綱或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於經彝。播厥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欲爲。罔越憲制。若是喧蹶。泣然訊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渢渢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憂憂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擒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棊也。走欲備采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斷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設術。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臚列。繙繙縮縮。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航兵鈐。星式雷經。金鷄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胄鎧羅陳。戈戟交施。渠答距堙。雲梯扶胥。象車雀杳。行馬飛鉤。武衛大稍。雖耳長殳。雲火萬炬。渾脫全軀。箙全器良。其用益張。叅察六形。旋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趠。鳥蛇翼翬。正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艷纏。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是亦

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已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誠儒者。又嘗用爲。文學曰。粤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流。下入泐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資履生。師皇馬醫。玉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緒衣服闕。女丸素書。赤斧碧鷄。朱璜瘕脫。元俗寶鹿。心存神宴。跡入俛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級。七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背。陰陸伏背。目烟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鱗廡之龍轂。服太極之韡芝。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入石不閡。入木不拘。寫與天行。神濟靈飛。是豈與天爲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爲也。當闢我石室。啟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肯肌。覩銅狀而攀摩。約令成而來舒。不知能感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爲。則周孔爲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僞或真。學徒巧辯。或正或舛。先出者湮。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冠而異師。是臨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豕或殘。毀家一啓。遂得再覩。何怪言放紛而非言於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闢其文。僭辭竊義。與俗貿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雜是。方州殊家。何立言雖深而莫究涯涘。始生終通。生育及窮。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爲。原焚草家。名性氣謂何。詞指僞殊而重疊迭疑。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浩浩勘隙。徒見其詭。走求可其詭鴻。掠其纖微。縣窐明之命鑑。俾瞭道於奸遺。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鑑近之。然滯於博趣。童習白紛。若蟬蛻死生其間。亦

奚益哉。文學曰。盍剸氏。致世之真儒。師師萌庶。儀假奚歸。孰啓我矇。孰砭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膠艫以泛其區。欲絡肓象以鶴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嘻。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嘻。堯施盈室。何有芳蓀。緊是爛肓。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搖搖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徒濫是溺。顛倒首足。淄涅白黑。棄其璠璵。寶厥瓦礫。揩腐自傷。誣血交精。碞剝宿穢。以剗末習。俶存陵以爲舟。鼓關洛而爲楫。張武彝以爲驟。期洙泗之可涉。夙興夜寐。僕僕業業。廓然如上帝之在目。睢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眞儒不生。世陰陰兮。擿埴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元。雖滿氛兮。華淵追遡。乘赤蜂兮。文之興喪。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殁齒兮。

續志林小引

志以林名者何。言多也。所謂林者。豫章梓楠桂棫椴之屬皆在焉。通曰林。而不別言之何。明所志之不一也。所志不一。其言雜者何。昔之君子。嘗擬以名書。皆之所以識也。識則雜矣。其不同者何。一以資多識。一以驗民衷。所以異也。文垂世行遠者。彬彬然。諸彪彪然。炳斯可矣。子直而不婉。奈何。天文之昭也。地文之著也。人文之恒也。我則不敢知今之所書。其事核。其辭質。其理足爲天下勸。如斯而已矣。吾聞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職也。故國無小大。皆有之。子職非史也。其踰而僭之何。史官失職久矣。國乎史。蕩若家乎史。國私而家公也。使天下之人家得史之人。庶乎知法戒也矣。僭爲。然則子所書皆善也。勸矣。如懲何。善惡備書。史也。今惡錄善。志也。善者勸。惡者懲矣。焉爲而不可也。斯志也。其言或不能盡徵者。何。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信其信。疑其疑。可也。

旌義編引

浦江鄭氏世居縣東二十五里。鄉名感德。里曰仁義。其遠祖沖素處士綺。自宋建炎初至今。同居已十世。歷二百五十餘年。守特詩禮樂之教弗墜。宋元二史。俱載孝義傳中。然其持守之規。前錄五十八則。六世孫龍灣稅課提領太和所建。後錄七十則。續錄九十二則。七世孫詩樞府君欽。江浙行省郡事鉉所補。皆已勒碑鍥板。當時公卿大夫士所遺詩文。亦類爲麟溪集二十二卷。刊示後昆。今八世孫太常博士濤。復以爲三規閱世頗久。其中當有隨時變通者。乃率三弟泳、澳、湜。白於二兄濂、源。同加損益而合於一。其閒諸父之訓。曾行而未登載者。因增入之。總爲一百六十八則。文辭之屬。選有繫於事實者則錄之。釐爲三卷。通名曰旌義編。既刻板可模印。請言其故於篇端。予與源爲姻家。濤爲同門友。而泳等又皆執經從余學。義不容辭。嗚呼。是編之行。其於厚人倫、美教化之道。誠有益哉。

非非子繇解篇引

非非子處於仙華山下。幼不嗜書。讀奔論未終篇。棄去。尋學鍊金碧九還寶丹。斲井房如方榻。中僅容坐。而述古德人辭於四周。澄坐其間。身如槁木不動。或睡睡不能禁。輒下榻僵立達旦。如斯者七霜。凡城與氣化之原。事物統紀之數。神鬼幽顯之秘。似不能越其範圍。又久之。若有物顫其中。芒角森然。腥刺肺腑。

必吐去乃鬆。於是湮窒者皆煥然成文。老生宿儒或有所未及。而其藻思之猶發。若山下出泉。汩汩而不斷。若獨繭之抽。愈出而愈不窮。既成。皆自號之曰非非子縣解云。金華宋濂讀而疑之。曰。子自稱爲非非。孰非之耶。以爲人之非子耶。則子爲非而人爲是。以爲子之非人耶。則子爲是而人爲非。非者固非。而非之者不尤非非耶。是故有是則有非。無非則無是。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是非非。是者固二。而非非者果能一耶。辟諸櫟凡焉。人以其文墨墨也。而不知其質皦皦也。皦皦者謂之白。如其墨墨者何。墨墨者謂之黑。如其皦皦者何。惟黑惟白。惟白惟黑。惟白而黑。黑非白乎。惟黑而白。白非黑乎。亡白白則黑黑有。有黑黑則白白無。欲白白而黑。黑尊黑白而白黑也。雖然。此猶以迹言也。吾本爲白。而黑何加焉。吾本無黑。而白何形焉。是謂白黑忘矣。白黑忘而有無齊矣。有無齊而是非泯矣。是非泯而非非者絕矣。非非者絕。則天與人疑而合矣。此之謂渾淪。此之謂熙神。此之謂物化。若是何如。非非子笑曰。始吾學道。物我而我物也。纖而唯我我在。今則吾喪我矣。我我且不我。又何有非非者乎。子言良信也。濂亦莞爾一笑。爲櫽其說於篇端。非非子鄭姓。源名。婺浦陽人。生貴人家。能堅倘入道。大夫士服其操行奇勁云。

贈浩然子敍引

交神明有道乎。曰。有。無妄而已矣。然則所謂無妄者何也。曰。其中有物。非思慮膠葛之可搖撼也。非聲利沈湎之可變易也。至虛而神。與道合眞。故之無損。收之則存。歷代以來。恒有其人也。今之近於此者。其唯吾浩然子乎。浩然子與余同姓。其名爲宗眞。遂以其稱浩然者爲之字。學道於京城報恩光孝觀。得鑑寶法。而能知鬼神之情狀。嗣天師知其賢。號爲體元妙道純素法師。提點觀事。會朝天宮虛席。中書以爲言。

上召見奉天殿。命太官賜饌。俾之住持。時洪武五年秋七月也。又明年正月七日。儀曹奉常同傳旨諭之曰。凡有事郊社及山川百神。當令宗眞帥其徒十人。前期焚芳香、潔豆籩以俟。臨事之日。仍令宗眞被法服與祭。浩然子拜命惟謹。蓋以其精潔而於敬恭明神爲宜。浩然子由是簡在上心。屢蒙召對。且賜白玉眞仙像二十餘軀。以鎭山中。龍光赫奕。光動林谷。衆眞之士。無不歆豔之。余嘗見浩然子於冶城山。風度凝簡。執謙而有容。澹然無所累其心。所謂其中有物。不爲思慮聲利之所惑者。誠近之。此所以遭逢盛際。而眷遇有加焉。然而忠君尊上。臣子之職也。浩然子益宜振拔精明。傾竭誠慤。以顓禱祠於無疆。非特敬恭明神而已。誠如是。雖身居方外。而乃心王室。被法服以與朝紳之列。非僥倖也。實宜也。浩然子其尙勗之。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金華宋某序。

顏率求鼎辭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卻其軍。率乃謁秦君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弒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意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敝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忘其爲人臣也。今幸弗忘甚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淵之劍。蔡人操刃與戟。逐而

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主也。彼猶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爲人臣。而興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率宋衞鄭。帖服荊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尙歉歉以尊周爲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擁以太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雄。迤以黃河之深。廣以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藉累世之盛。侵曹伐衞。大戰於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首惟不軌是圖。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帥兵而劫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虎狼之威。志在丘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怨秦之虐。日夜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將軍出宜陽。趙魏與韓脣齒之邦。必注強弓、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爲山東大國。亦必驅其衆西向發函。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滋。又必急擣武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而啖一牛。不至血肉狼藉不止也。率竊爲君危之。夫鼎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尙可力求之邪。楚莊之強。君之所聞也。因伐六渾之戎。遂來問鼎之重輕。王孫滿一言卻之。輒俛首莫敢吐氣者。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王。今其所爲。可不如楚荊之長乎。爲君之計。莫若告於衆曰。寡人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爾有衆。欲觀鼎

於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爲不穀。腼腆然喩之。寡人雖至愚。亦已藏之中心矣。爾衆宜解甲韜戈。從寡人。寡人幸至於廟。當遄歸自罰。復告於太史。書之以旌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日也。君德孰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顏率曰。子之言良是也。即日罷兵而還。鼎、周鼎也。故借周天子立論。爲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秦縱暴。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既不能然。復以八十一萬人輓鼎。證齊率眞小人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爲然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而天下底定。累洽重熙。至於孝平皇帝。甍在幼沖。委制新都侯莽。久秉國鈞。遂致潛萌異圖。僭奸天位。四海豪傑。怨怒切骨。至有枕戈待旦而弗寐者。義旗始豎。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搗長安。衆共誅莽。天地爲之開明。日月爲之宣昭。神祇爲之歡舒。爾吏民之所共知。賊王郎者。本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內弗靖。詐稱成帝子子輿。以惑爾吏民。趙魏亡賴男子。遂立爲帝。狗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劉居之。今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軍容之盛。觸赫震蕩。如雷如霆。嬰其鋒者。無不殄滅。爾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予養元元之澤。帥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具在。陷陣卻敵者受上賞。搴旗斬將者次之。執俘獻馘者又次

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前之大將軍建立殊績，垂名竹帛者，亦夫人也，付謂爾吏民弗能之乎。亦在勗之而已。其有不知逆順之辨，甘爲賊黨，敢持兵以拒我者，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殄斷乃止耳。爾吏民姑昧思之。新莽篡立已十四年，盜百官有司，謀臣甲士雄天下，尚頸血濺地，而解樹分。王郎以新集之衆，假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者未泯，海內謳吟思之，雖五尺童子，日夜矯首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咤間，破昆陽之圍，斬司徒之首，拔武關之險，降宛城之兵，下河北之衆，星流彗掃，若神兵自天而下。昔爾吏民目所親覩，此無他，天命所在，有不可易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況王郎僭厥帝號，反易天常，罪決在不赦。爾吏民上察天命，下度人心，尚傳相告語，勠力以誅無道，使他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擬孝武南巡金石刻文（按水經注及十道四蕃志所載而補之）

皇帝臨御，撫有四極，上與神通，行幸雍郊，親祠五時，白麟騁明，如厥汾陰，后土效靈，地祇元光五年之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九疑鬱蔥，天柱用登，上陵峻極，直薄泰清，眺望汪洋，遂自潯陽，下浮大江，射蛟水中，蠵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宿宗，上天報享，著厥靈貺，民用平康，協氣自順，災害不作，利澤攸長。在昔神禹，刻石紀功，宜世彌章，羣臣從行，請勒遺制，昭示萬方。

廣薛季昶對張柬之語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元暐、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陽長史薛季昶乘間言於柬之曰，侍郎舉義兵，翦除奸雄，匡復帝室，使四海蒼生再見唐家日月，其事甚偉，而季昶無一言以爲賀者，侍郎亦知其意乎。柬之曰，不知也。季昶曰，僕亦爲侍郎不知也。侍郎若知，則其所設施當不止此。侍郎幸聽僕，僕請披肝瀝膽爲侍郎言之。昔我高祖提三尺劍起晉陽，輔以太宗之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能續世光於東都，肇建德於河朔，翦黑闥於山東，收李密於黎陽，誅蕭銑於江陵，晝不得息，夜不得寐，蟣蝨生於鐙胄之間，蓋出萬死一生，百戰而有天下。此無他，欲爲聖子神孫建萬世不拔之基耳。今武氏以姿媚之微，竊奪帝位，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召諸宗室朝明堂，恣行殺戮，御則天樓，大赦天下，革唐號爲周，易服色，改社稷，立宗廟，身被袞冕，手秉大珪，自稱曰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南面而朝羣臣。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也。侍郎擧義旗以復辟爲辭，但殺二張而釋武后弗問，皆擒豺狼而閤狐貍，何以厭服天下之心。僕竊爲侍郎兆取也。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卿士，執武后戮諸太廟，數其過惡，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下，凡武氏之在中外者，無小大皆盡殺無赦，庶幾少慰先帝在天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伊尹、周公下。侍郎能無意乎。柬之曰，吾業與元暐等謀，亦皆如長史言，但武后倒持天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其手出，三公九卿惟知有武氏，勇將精兵亦惟知有武氏，萬邦黎庶亦惟知有武氏，脫有一人號於衆曰，天后且爾，將何所寘吾屬乎，則吾作虀粉矣。季昶曰，不然，武后負滔天之惡，海內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之。其專制之初，李司馬起兵揚州，振臂一呼，得勝兵十餘萬，山東豪傑皆蒸麥爲糧，插鋤爲兵，以俟南軍之

至。當時天下尚恇惶如此，況今日乎。侍郎朝元武門而入，不過羽林兵五百人耳，誅二張如殺狐兔，無一人敢動者，則人情可知也。侍郎即誅武后，天下有不帖帖者，當使鐵鉤鉤吾舌，懸於長安城上，以爲亂言者之戒。柬之曰，漢之呂后與武后無大相遠，平、勃雖將南北軍，未聞誅之，豈不以誅之爲弗是耶。季昶曰，武后之罪浮於呂后萬萬。呂后雖殺孝惠子，盡封諸呂爲王，未嘗敢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賴皇天后土，未絕唐祚，使侍郎得竭忠其間。不然，則天下非復唐有，欲持一卮酒灑獻陵上，且不可得，侍郎尚欲同之乎。柬之曰，武后，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殺母，縱快忿一時，如萬世公義何。季昶曰，傳有之，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設有人焉，招納亡命，而欲窺覦神器，侍郎必盡殺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后於唐，大義已絕，不過一亂賊耳。二三大臣爲國家討賊，宜從先帝之法，豈上所得而聞。當此之時，宗廟社稷爲重，武后爲輕，能殺之，乃所以伸公義也。柬之曰，吾爲唐家老臣，即旦暮死，恨無以藉手見先帝於地下。今幸誅二凶，復國號曰唐，使當上章乞骸骨，歸老故山，他固不讓也。季昶見柬之不能聽其言，氣怒甚，目光如炬，大聲謂柬之曰，此事姑置之，二凶雖誅，諸武封建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噬侍郎之骨。況三思又得幸於上，儻白上罷政事，矯制殺侍郎等，若反掌耳。侍郎尚不知動念乎。柬之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無復能爲。上素明烈，當使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長史固不必過慮也。季昶遂彈指嘆曰，嗟，吾以柬之爲天下人豪，故往告之，乃若是乎。若是，吾不知死所矣。二月，上命三思爲司空。五月，賜柬之等王爵，罷其政柄。二年六月，各貶爲遠州司馬，未幾，皆爲三思所殺，如季昶言。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七

雜著

燕書十六首

晉侯將伐楚，楚子甚懼，召六卿訊之曰，楚國雖小，自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咸稜氣襟，懾彼諸姬。今晉君不道，乃謀兵入我，是蔑寡人而死二三子也。寡人老矣，不復親師，三軍以遂，堅乃城郭，以遲晉人，不亦可乎。王孫由于對曰，然。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險、國孰與守，盍圖諸。雖然，城郭有時而墮，楚國之南有方城焉，其東有漢水焉，晉人雖衆，將焉用之。雖然，山川之險，亦可踰也，若使別犯守鄙，先修保障，叔[illegible]稷[illegible]中，苟假抱而糧，誰能侮予。雖然，此猶以力言也。齊民毒于賦久，若紓之以仁，馭之以寬，縋之以禮，則封內之民德君，以死守矣。雖然，是保民也，非保國也。楚子曰，何謂保國。王孫由于曰，君務上尊天王，下睦四鄰，分賜於上，勢定於下，上下有序，疇敢構兵。是保國也。楚子曰，善。於是遣公子結，如京師，左司馬戌，聘於齊、晉諸大國，晉侯聞之，謂諸大夫曰，楚國方尊王睦鄰，而以兵入其境，不祥。遂退師。君子曰，甚哉，分之大也。分爲天則定，乃攘亂，何有兵禍哉。易不云乎，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失則凶矣。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其材，工師翰伐巨木於營丘山中，若楓，若楠，若樟，若豫章，無兆取而泛之河，蔽流而下，工師翰麾衆徒操斧斤斷之，運繩尺衡之，閣閣然，橐橐然，將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將

疑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栝者.桓公譏工師翰曰.栝、散木也.腐蛀不密.潘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爲秩爲根.且不可.況爲負任器耶.工師翰對曰.臣之作斯疑也.嘉木以爲程.文碣以處址.甃藻以奠井.堅瑩以厚.斲陶甓以飾黝.臣竊以爲盡善矣.雖東阿之楹缺.以一栝足之.不虞君之見譏也.桓公曰.疑之衆者在宗廟.承宗廟者在梓.梓梓雖楹耳.一楹蠹則疑.奈何不譏.工師翰曰.臣聞國猶疑也.一楹蠹則無疑.若衆王進.尙可有國乎.桓公曰.不可也.工師翰曰.君既知不可.何爲察其小而遺其大也.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爲君言之.挺執國柄者有雍巫焉.成內食之姦者有夷鼓初焉.長君之欲者有寺人貂焉.外惡諸侯而內德弗革者.有開方焉.是衆楹皆蠹矣.路疑能獨存耶.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與.宜其上下相親.伯業底定.當曰.從諫弗咈.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工師近之矣.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戮諸公族.懸.劍於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儀彌方病.聞之歎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遽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爭國門劍乎.發色俱厲.子儀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儀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況敢爭乎.公解顏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實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儀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悅.前子儀彌問曰.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邦.次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徙都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其故何邪.子儀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於周宗.故其子孫之盛.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艴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倜儻.如儀堂之黨.何.子儀彌曰.鄭之公族.蓋二人黨耶.君奈何殲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萃熊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絶壑.棘刺脅.血見若瀦.稷熊競爪之.血愈滋.爪之不已.脅成坎.原原如泉涌.熊不能禁.拗去其脅.而血弗息.竟抉脊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戮.無乃與前事類耶.公瞿然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貰諸公族不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愎諫.誰能犯焉.子儀彌反復言之.而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爲然哉.

魯之老父.相與謀造狐白之裘.紉之以紫.緣之以緇純.佩之以長綬.熨之以爚火.擇彤管承之.盡致君之庭而致辭曰.吾儕小人.得有僩廬以蔽風雨者.非君賜歟.出作入息而鼓腹酣歌者.非君賜歟.男播於疇.婦饁於郊.以遂其生者.非君賜歟.吾聞上德不報.於人爲無禮.於德爲悖義.不祥莫大焉.請以是爲王體之供.謹再拜以獻.魯君曰.寡人聞之.君猶本也.民猶支也.君所以庇民.如本之芘支也.而二三老父之無衣.宜於寡人乎是給.今倒行而逆施之.無乃不可乎.敢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是服之不華.無以彰君之德也.盡更諸.於是以錦爲衣.緇以五色龍章.鑿以朱絲.襈以華黼.有文爛如也.又復趨魯君之庭而致辭曰.臣等不佞.長於蓬蒿之野.未嘗受教於君子.不知以禮事君.今因物以合矩.矩謂之章.綠文以順義.義謂之範.君有至德.而惟皮革之物是供.非合顯之意.謹更之.惟君圖焉.公曰.魯國雖小.尙敢私裘乎.

禮若可受.絶布惟綌.如其不然.五采奚益.敢固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吾君誠賢君.其不受者.非有他也.不欲重煩吾民.我等當變之以德可也.又進而致辭曰.君之中心.臣等幸已知之.有君無臣.世謂亂國.臣不敢以褻服汙於執事.願以仁義爲衣.道德爲領.忠信爲紳.廉知爲絛.使君服之.長有茲魯國.先公社稷永有攸賴.不亦可乎.公曰.寡人敢不承教.君子曰.魯之老父.何其善愛君哉.其氣和.其辭婉.以周.其情懇愿而有依.魯君應之.若黃鍾大呂.弦歌下揚.洋洋乎相宣.洽洽乎相應也.君臣如此.魯欲不治.得乎.禮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之謂也.

秦昭王即位之三年.中外士多去.昭王患之.謂陽山君曰.寡人過士.不爲不至矣.先飢而餔之.未寒而衣之.寡人何負於士.士之相視如弁髦.將紫維之邪.縊離其心.欲任其所之邪.則去者日多矣.弗禁.國將空.奈何.陽山君曰.君何患焉.大王孫非重臚不棲.非山實不食.非族林不翳.闖人擧則逸.弋人餌而罥之.詔而馴之.命之春.人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水.負甕出汲.命作兜離桑林之舞.則冠帶振躍而起.夫王孫類夫人者.猶可也.至於鼯鼬.則噬人之物.印首則百獸潛.掉尾則林木震.嘯咆則陰風四發.非惟不敢近.矧敢狎.獵人羈而縛之.習而安之.相與作角觝之戲.跨項編須.或踴出踏下.無所不至.鼯鼬亦盤馴.猶可也.至於伯趙.禽中微者爾.技人引而釋之.援而柔之.搏土爲人.獸神鬼面而空其中.以狐皮如之.令其爲鬼.則冒鬼面.服鬼衣以出.跳踉假仆如眞.至於人獸神皆然.伯趙雖微.猶禽獸也.至於蚍蜉.則蟲之至微者也.形大如粟.其目牟入微不可見眩.人以蟬肪誘而致之.集於乾瓷.元與黃異.好序而教之.布案几於庭.設二鼓其上.振鼓三.初則元黃皆出.再則各成列.三則紛紜交不可辨.聞鉦聲各退入瓷.不亂.夫王孫.鼯鼬.獸也.伯趙.禽也.蚍蜉.蟲也.皆口不能言.頑不靈.其可服而制之者.其心志寧皆欲故也.況士盛於萬物者乎.且士者.國必賚以成治者也.昔我先君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遂成伯業.臣竊聞之.先君皆詔羣臣曰.林繁則衆鳥來棲.海寬則大魚來游.寡人之待士亦以寬.故劍鳥乃爆至耳.今王之馭下.如束濕.晝不得寧.夜不得息.來者如入蠶.有入無得出者.臣亦將去之.況他人乎.王若以誠待士.縱其去來不問.士若不至.當磔臣以示不侮也.昭王曰.善.遂國聞之.士之來歸者千餘人.君子曰.君子愉材抱藝.孰不欲自見哉.特患遇之非其道.故避去爾.禮云.舉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言寬裕也.君子亦何心哉.

齊頃公欲賦民.一丘出車一乘.不從者死.哀裘李泣曰.敝邑之賦急矣.四丘一乘.尙弗支也.況倍三乎.吾將死爾.不忍死民也.弗寧令.公使使者讓李.且召與使者俱.李至見公.頓首請曰.臣無罪.廬蒲就魁在側.斥曰.汝惡得無罪.立國發民.右也.將民肥國.今也.胡不腴民.浮血以媚公.爾罪一也.公既衰民.汝反欲愛民.使諸侯不敢侵伐.爾罪二也.通國之擧皆徇公欲.爾獨以正自匡.而欲死之.爾罪三也.汝惡得無罪.公笑而釋之.君子曰.古者諫有五.有正諫.有降諫.有忠諫.有戇諫.有諷諫.若廬蒲魁之言.其殆諷也歟.

齊西王須.嘗賈海.出入扶南林邑頓遜爨燈中.貿遷諸寶.若毒冒頗黎火齊馬腦之類.白光熌熌然.過東風覆舟.附斷楂浮沈久之.幸薄岸.被溺行亙陰山中.山幽不見日.常若雨將壓地.西王須自分必死.辱嶽

實絶氣，庶澀齒不爲烏鳶飯，未入，猩猩自竇中出，反覆視，意若憐之者，取戎叔荏粟委諸物，指之食，西王須方餒，甘之，竇右有小洞棲，新芻厚尺餘，甚溫，謂西王須，猩猩獨臥於外，大寒不自恤，語言雖殊，朝夕嗚咿作聲，似懇解狀，如是者一年不懈，忽有餘皇度山下，猩猩急挾西王須出，逆之猝，及登，則其友也，猩猩猶遙望不忍去，西王須因謂其友曰，吾聞之，猩血可染罽，經百年不蠹，是獸也，罽之可得斗許，盡升岸捕之，其友大罵曰，彼獸而人，汝則人而獸也，不殺何爲，登石加頸洩之江，君子曰，負恩悖義，人弗戮，鬼斯戮之矣，西王須之見殺也宜哉，雖然，西王須固可殺，猶施於異類也，類同者亦有之，豈惟類同，而同氣者亦或有之，奈之何哉，天王之法尚在，吾當執刑書以往，

楚將伐魯，取其地，召諸大夫問焉，辟閭巫臣曰可，神子魚曰不可，楚子病之，請言其故，辟閭巫臣曰，魯公失政，季氏得民，公伐之弗勝，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而不能討，魯之臣子枕戈待旦，莫敢發者，畏季氏威也，君將求逞諸侯，而微諸周公之廟，奈何不伐，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室東遷，列國失序，若離罪加之以兵，何君不可攻，何國不可伐，楚之視魯，猶齊晉之視楚也，魯可伐也，楚能免焉，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魯秉周禮，雖強弱是視，當齊桓伯，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魯鮮不與聞，晉文舉諸侯會於溫，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僕僕而往，不遑寧處，其蔑我楚國，則曰是篳路藍縷之國，可與行典禮乎，楚國之民含怒日久，非特君也，康王即世，魯公雖與二三大夫辱臨楚郊，實怵於勢，非中誠也，不伐何以示遠，臣故曰可，子魚曰，周公相王室，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命於周，其德至今未泯也，夫修惠以懷人，人誰弗親，是咸以上人，人何能輯，今以魯不我與，而兵之以示遠，其無乃非德惠也乎，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受姓定封，孰非懿親，諸姬存者，其可數也，或明德之弗崇，則弗足以存，且臣聞之，立德敷政，立義和民，德、天之明也，義、地之制也，君人者，則天之明，法地之制，以洽和民人，古之道也，今魯之公室弱，民罹荼毒，若入烈火，無所避之，衆而不伐，不亦左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王靈雖微，天下共主，楚國固強，終人臣也，以君伐臣，是謂布議，以臣伐臣，是謂悖政，四海兆庶，職此之由，君若以師宿於魯境，東諸侯告於天王，使一介之使以讓君曰，俾也弱，諸臣畔之，致使其君越在草莽，不能事宗廟，諸姬竊羨之，君爲大國，不唯其難之靖，而土地是圖，或爲執事羞，天王命我諸姬，亦既有辭，當以公徒三萬，與君周旋於龜蒙之墟，君其圖焉，不知君將何辭以對也，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天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自救且不及，況能穀我魯乎，五侯九伯，桓公實征之，以臣伐臣，非一朝夕，今楚之伯，與齊代興，我若討魯之罪，東諸侯救焚不暇，其能有辭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魯之爲國，密邇於齊，又甥舅也，王室固多難，魯之君子，或藉齊餘威以安靖之，楚師進焉，諸姬必恐，將爲楚患，是無故勤諸侯也，如或遁也，勞師千里，歷厥糗糧，觸冒風露，何益於國，臣故曰不可，楚子曰，巫臣之言良，欲帥師東，聞齊侯取鄆，居昭公，乃止，君子曰，春秋大夫頗多能言，而能乎理者，何其寡也，季氏逐君，諸侯莫不聞，楚能告天王致討，桓、文之功可幾也，神子魚乃遏之，巫臣不務出此，乃凌蔑我王室，悻悻以威遠爲言，二者皆失也，楚之爲楚，其不競也宜哉，

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國，不爲小矣，久而不治，欲帥虎士以裂四封，何如，蘧伯玉曰，可也，非其要也，遣使致聘，以修隣好，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慎簡百僚，毋瞞厥官，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杜關女謁，勿使行政，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斥諂姦，固崇厥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儉德是期，屏棄淫侈，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保小民，夙夜匪懈，與之如天，敬之如神，終之若子，何如，曰，斯其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言乎，君子曰，蘧伯玉之言，其有徵哉，君者主民，民之從君，猶水朝宗，振古然也，而曰民爲君之天，何耶，天之生民，使君主之，不使虐之，虐之、非君也，是則君爲民立，民亦重矣哉，靈公能善言，抑可謂賢也已，

趙戚陽據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胸假於奔水氏，胸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升堂，默坐西楹間，奔水氏命儐者設筵，薦脯醢醴，胸胸起執爵，啐酒，且酬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敝廬，必有命我者，敢問，胸方白曰，天降禍於我家，鬱攸是祟，虐焰方熾，欲緣高沃之，厨弗加翼，徒望宮而號，聞子有階可登，盍乞我，奔水氏頓足曰，子何其迂也，子何其迂也，飯山逢彪，必吐哺而逃，溺淵見鱷，必褰履而走，宮火已熾，乃子揖讓時耶，急昇階從之，至則宮已燼矣，君子曰，迂儒僨事，往往類此，是何可勝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嬖樂其生，生樂僚而推鄙，盡國中無過者，唯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輒若有所失，語大夫旟曰，樂其生，其智人哉，何爲能安我也，大夫旟曰，心咸憐，白髮玄，情弗怡，臨色嬉，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旟曰，君聞癸比子婁之爲人乎，子婁慎妃耦，十年不遂，復戀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疹瘢如叢珠，且黑面縮，曲逆人過而不睨，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筑，彈坎侯，三年精其技，又奔爲北里之舞，以惑人，子婁一見大悅，致厚聘以歸，字曰元姬，朝筑焉，坎侯焉，變之甚，子婁稍出游，歸必凝其面，無不妍者，反笑世人少一目云，其友宛發都憐之，爲致趙女，光豔皦皦照人，世謂閭須白台不能似之，子婁遂出曰，何物醜類，敢儕吾元姬，所謂元姬，其君之智人與，中山君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之蔽，一至是乎，妍媸最易辨，且不可，況其他乎，世道既汙，以佞爲賢，以正直爲儉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

齊侯再伐山戎，實須無問曰，聞君將有事山戎，然乎非與，公曰，然，何如，曰，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一，公嬉曰，何謂也，曰，諜夫孔多，可伐者一也，矛戟銛利，旛幟精明，可伐者二也，既寡先物，陣鎮弗絕，無仰於隣，可伐者三也，卒乘輯睦，隊伍成列，不戰則已，戰無不克，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宋、衛，小而邾、鄧、杞、薛，皆與國也，奔號承令，恐後，可伐者五也，以此言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處荒陋之邦也，使誠有罪，君亦既伐之矣，奈何再乎，爲土地耶，海濱千里，君悉有之，何要僻遠之野，以廣君土，爲人民耶，衣冠劍舄，光斥君之境土，何變遞結卉裳之俗，以亂我邊陲，爲一戰可以定伯耶，君已帥陳服鄭，觀魯而擁楚矣，何假山戎，今再帥師徒，使斯民肝腦調草莽，枯骨暴原野耳，夫爭地以戰，殘民以逞，非仁者也，非仁君不足以霸諸侯，此不可伐一也，齊侯曰，大夫言固善，山戎屢擾寡人，奈何，曰，須無聞之，豺虎並家於山，蛟鼉魚鼈俱穴於淵，九域百蠻均宅於仁，君務仁德之修，猶不能容一山戎乎，容之則來庭，伐

之則叛去，力不勝德故也。君請改圖焉。齊侯曰，大夫之言善止。君子曰，桓公賢君哉。不然，何聞義則服如此也。

秦有尊盧沙者，善夸誕，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盧沙曰，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道至楚境上。關吏禁之。尊盧沙曰，愼勿禁我。我來為楚王師。關吏送諸朝。大夫賓館之，問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遠千里，將康我楚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敢有請，姑聞師楚之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瑕客之，問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恐獲罪於王，亟言之王。趣見。未至，使者三四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瞑。臣近道出晉鄭，聞晉約諸侯圖楚，刑白牲，列珠盤玉敦，獻血以盟，曰不滅楚國，無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王尚得貫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尊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為卿，楚不強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為卿，居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卻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為王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劓而縱之。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夸誕足以買禍，終身不言。欲言，捫鼻即止。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無當。蓋往往藉是以媒利祿。尊盧沙亦其一人也。使晉兵不即至，或可以少售其妄。未久輒敗，亦不幸矣哉。歷考往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之劓，非不幸也，宜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弗決，公石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靡無謂行。人兩而一心也。因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密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不能無也。水母姑置之，又不聞有瑣琣乎。腹藏蟹，飢則蟹出求食，蟹歸則瑣琣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不能無也。瑣琣姑置之，又不聞夏屋有蟨鼠乎。與邛邛岠虛比，為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亦兩不能無也。蟨鼠姑置之，又不聞西域有共命之鳥乎。兩首一體，性多妬，飢則爭啄，一俟其瞑，飛毒草害之，及下嚥，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獸，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和好曰，微密言，吾等將愈敗。驩然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況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哉。密須奮可謂諷矣。

楚帥師伐晉。晉人恐，戢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師。未幾又入，如是者三。晉侯疑，朝群臣問焉。伯瑕對曰，楚誘我也。急宜嚴。弗嚴，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疎矣。伯瑕退曰，君如弗納臣言，臣終不能從隨君。請先去之。晉侯斥之。問步穀。步穀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衆乖，內嬖日盛，曳綺縠而剖玉珈者，後宮千人。且謳歌酣，惟日不足，焉能及我。問士渥濁，士渥濁對曰，穀言固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東諸侯則齊鄭衛枕戈待隙，獨吾國有新喪，未暇攻。彼慮我兵起，五國必應之，故先動相制耳。不足慮也。問范匄，匄對曰，如二大夫言。問韓起，韓起大笑絕纓。晉侯變色曰，大夫笑寡人乎。起對曰，老臣何敢笑君。竊笑鴈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也。曰，具區之澤，白鴈聚焉，夜必擇棲，恐人弋己也。設鴈奴環巡之。人至

則鳴。群鴈藉是以瞑。澤人藉其故，爇火照之。鴈奴戛然鳴，澤人遽滅其火。群鴈皆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斯者四三。群鴈以奴紿己，共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鴈奴不敢鳴。群鴈方寐，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退三，執火之謂也。君可不少察之乎。晉侯曰，爭人不當如是哉。於是大嚴守備。楚子聞之曰，勿謂晉無人，不敢侵。君子曰，晉侯其善謀哉。集衆人之慮，必有一長者。及韓起獻計，楚人知悉其情，遂退師。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況士乎。

宋剔成君自矜，視群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耶。毋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擢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群臣言，戒門者無納士。納則死。北殷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為。曰，吾善為雞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剔成君。君召至。子且鼓肱為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雞鳴，何也。曰，臣尊雞甚，故效之。曰，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之異類乎。曰，臣焉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德極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雞若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雞乎。曰，固也。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群臣，無若雞者乎。君喜曰，群臣無言及此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罷，環四封皆強敵，夙夜疑勅，且懼不免。況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剔成君即日罷其役。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光。此蓋子之雞喻之說也。

演連珠

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咸受詔作之。其後陸士衡演之，司空徒、徐鉉、晏殊、宋庠，又從而敎之。然其為體，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有足取者。作演連珠五十首。

蓋聞忠臣徇國，不惜於軀命，烈士要君，寧忘其首領。是以左轂之鳴，車右伏劍，越甲之至，雍門刎頸。

蓋聞鷹鶻集林，烏雀為之不棲，松柏在園，蒿艾為之不植。是以君子居鄉，儉壬革面，正士立朝，奸雄斂迹。

蓋聞志於貞節者，浮名不足以累其眞，志於恬泊者，好爵不可以亂其性。是以子陵樂富春之耕，干木辭於陵之聘。

蓋聞天矩有定，人謀莫移，或順之而從吉，或反之而致凶。是以鶴頸雖長，截之則恐，鳧頸雖短，續之則憂。

蓋聞事貴審機，行當尊尤。大易愼辨早之戒，春秋嚴謹始之謀。微必馴於[illegible]，[illegible]每[illegible]於纖[illegible]，是以[illegible]一出，潛魚盡揄；繒繳初動，巢鳥成疑。

蓋聞龍升雲隨，虎吼風興，豐澤劍飛，徠山東之冠履，晉陽戈指，集冀北之簪纓。是以氣志胥契，精神合并，彙際不徒而大功立，戎衣一御而四海平。

蓋聞惟微而勁者、或足以交戎形、龜而武者、或失於見制、小大每失於相形、剛弱乃拘於所從、是以豺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鼠牙雖尖、而有害象之技、

蓋聞脊地以成、恆麗形於名岳、向陽而集、唯精飲於醴泉、物以類而方聚、德必均而可肩、是以五色神芝、苦沒虛於朽壤、九苞彩鳳、笑嚇鼠之鳥鳶、

蓋聞外味不加、則形氣日削、內養有道、則神明自腴、苟營諸物、若契以符、是以脾析一停、庖牛卻付、中夷既涸、鉛刀成枯、

蓋聞貨物在精、取財有道、毫髮異觀、天淵殊造、是以嶧陽之桐、惟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由基方能其妙、苟徒妄粥而賤、投易若斂音而收燿、

蓋聞旭日纔升於上天、則沈氳斯屏、疾霆或振於後土、則魑魅潛竄、何則、大光足以著宣天德、大威足以遏昭天聲、是以兩觀之誅、尼父與政、三叔之亂、姬旦東征、

蓋聞殷商久旱、有備而無虞、鄭國屢災、知警而弗復、是以陽德栽乎氣化、微邈難知、治忽繫乎人謀、昭明可究、

蓋聞人畜木雖、輕如尺布、家藏敝帚、重若千金、何擇度之遽失、斯沈痼之已深、是以自珍而蔑人者、不行於四婦、中虛而徇理者、可化於百壬、

蓋聞青質白鳳之文、寔關治化、黃馬界雞之辨、頗類俳優、哀彌文之喪質、致末俗之效尤、是以六藝之科、法莫嚴於炎漢、三緘其口、銘式播於成周、

蓋聞爭雄角勝者、常貴於權謀、伐罪弔民者、必資於仁義、由王霸之或殊、遂正偏之頓異、是以湯武之師、若日照而月臨、桓文之兵、如風飛而雷勵、

蓋聞蜩螗飽偃溷之腴、如甘芳餌、艾猳處汙穢之窟、若寢文茵、緣局氣而不變、遂反物而獨稱、是以錮於陋習、苦良易證、同乎衰世、研魏奚分、

蓋聞負道推公者、欲舉善以同人、挾智自私者、恆患賢之壓己、以其趣之隆弘、驗其人之臧否、是以五弓之陵、莫齊泰華之岡、一蹄之涔、難媲滄溟之水、

蓋聞神祕啓聖、龍圖出河、生卦爻之參錯、見陰陽之盛衰、弘參元化、丕叶太和、是以棲於讖緯者、誣緝於輕縞、銷於術數者、是瀰海以元蠡、

蓋聞大鈞司播、何奇不有、道神隱體、厥識惟貞、若限一己之陋、將失百物之情、是以南徼流泉、人飲之而化蛇、西戎羊角、七種之以成形、

蓋聞九聖有作、懸中天之兩曜、七經垂訓、燭萬古之重冥、移楯垣以達途、成廈架而縕纜、是以柔章文物、因茲而昭煥、禮義廉恥、藉是以修明、

蓋聞有感斯應、無間兆章、或聲音之相召、或物我之兩忘、是以瓠巴援琴而鼓、則游魚出聽、曾子倚山而嘯、則飛鳥下翔、

蓋聞寰宇至博、當百工共理、廟社至重、非一士可圖、是以尺薪不能溫鑊水、寸冰不足寒庖廚、

蓋聞哲士窮機、必會其所嗜、純臣強識、必擇其所當、是以文綉雖華、大冒之而棄去、毛嬙雖美、魚見之而深藏、

蓋聞正色在廷、因資於謇諤、婉容而諫、尤貴於優柔、盛怒無逆鱗之批、易志有解頤之休、是以叔向善辭、故不殺搏鵲之豎、晏嬰能諷、故卒出斬竹之囚、

蓋聞士必因其才、則可以致使、器必稱夫用、則可以致亨、若反是道、將毀於成、是以洞簫之梓、不能以為籛、雲夢之竹、不足以爲箏、

蓋聞善事國者、不以私廢公、善爲臣者、不以怨棄義、是以解狐之引伯柳、上爲則安、身犯之舉子羔、西河則治、

蓋聞地隨天偏、氣因方異、既爽中和、則流隱疾、是以由首之山、會雪常凝、壽麻之國、大暑倍熾、

蓋聞志或不持、亂靡有定、甘如遂欲、如染錫飴之甜、避如從善、如蹈刃鋸之罪、是以善始者弗服秦寶之木、善終者不厭大倉之令、

蓋聞元黃敷析、品彙攸凝、兆人文以宣其用、乂粒食以遂其生、是以魚游翠嬀而錄圖至、天雨嘉粟而帝農耕、

蓋聞天兆既朕、神符有徇、叶二儀之絪縕、合三辰之融發、有開必先、授理無妄、是以赤龍感河而堯生、白氣貫月而禹降、

蓋聞處平則通、行危則蹇、厥志弗回、斯力乃衍、是以魚升龍門、難於拾級、車上太行、難於涉險、

蓋聞是非易軌、白黑倒置、勢有不一、時隨所值、是以齊女雖嫿、反以醜聞、秦士雖賢、卒以貴過、

蓋聞唯氣應時、其則弗爽、唯神體物、其用乃周、是以橐籥順虛而鼓動、關鍵乘時而啓抽、故人心或變、壯士歎而怨夫哭、物化有定、春女悲而秋士愁、

蓋聞善言物情者、否固有泰、能察人理者、詘或弗信、是以道不濟而戎夷寒死、志不行而東郭長貧、

蓋聞形彩未彰者、寧忘其陋、事功未白者、誰察其隆高、是以緒飾自矜、臨淵水始知其醜、威棱素斂、破昆陽始知其豪、

蓋聞革貴適用、物宜近觀、或瑕疵而智變、終昔易而由艱、是故寒者不貪雙璧、而思短褐、飢者不顧千金而羨一餐、

蓋聞九五飛龍、三靈叶瑞、大德有貞、至神攸取、是以帝堯即政、景星出翼、成湯臨獄、飛煌挾馭、

蓋聞惟皇建極、爲世蘇瀾、挽靡靡之俗、則竭力以行道、出顛僵之民、則忘身而徇世、是以通河漢者、首無髮而股無毛、贊天地者、心有經而脊有緯、

蓋聞民既大安、則樂世如祇、衆能戡亂、則日半無全、是以勻衲鬱搖、勢在克殷之後、甲兵采勵、勝居服夏之先、

蓋聞中心弗妄，大信孚如，驗千里之違應，在片言之是非，是以史佚正辭，以實桐葉之戲，晏子倖對，而發海狀之疑。

蓋聞蓋熙石質，任運陵局，左闔右闢，以攝二儀之綱，仰觀俯察，以盡萬品之情，何則，行廢妄於吝嗇，動靜紀乎屯亨，是以虞舜大聖，猶綏於支父，神禹至治，猶優於伯成。

蓋聞一饋七起者，文后之急士，一沐三握者，姬旦之下賢，是以庶績用乂，嘉貺斯甄，故自長而短人者國必仆，賢己而傲人者身必顛。

蓋聞天人協合，上下盤魄，參神運之迴旋，資氣化於沖漠，是以君致尊而制命，則日月貞明，臣守卑而介道，則雨暘時若。

蓋聞貴賤別方，爲瑣殊器，其性有差，其量斯異，是以蝦蟹之朋，莫希雲龍之軌，燕雀之儔，難知鴻鵠之志。

蓋聞明聖有作，閱道無方，之其叢而事大甄，適東俗以泰中黃，是以下教定於黎庶，上變和於陰陽，故沖默之德，蹈乎無際，淵微之應，寘乎無窮。

蓋聞善行興邦，嘉言作則，法緣之以革奸，人依之而建德，是以聞一言之當，如得萬人之兵，發一士之賢，如得千乘之國。

蓋聞探食者在驗其醇醨，觀人者在察其衰良，是以烏喙雖可充腸，茹之則身滅，險邪雖可任事，用之則國亡。

蓋聞昭懸於天，則暴威不作，鼓飛廉之氣，則柔飈自退，是以白日揚光，雷車避轍，辭飈鼓穎，玄雲掩旆。

蓋聞談頹鈍否，不合於汙世，驗根疑步，取怫於流俗，寧采祿於淵阿，肯逐軌於朝曲，是以擇林而逝者，甘西山之餓，知命不疑者，免窮途之哭。

蓋聞至道微妙，非氣象可局，變化潛融，非軌轍可制，若魚兔之已得，則筌蹄之可離，是以協三才而貫千端，率一心而統萬彙。

寓言 五首

齊桓公因過葵氏，葵丘人掘地得鐵劍以上，厄於土，蝕甚，桓公力者之，命左右礪以密砥，狀以爲符，號曰切斷，下上而觸然若豁豁者猶故也，持以示隰朋，隰朋曰，是謂太白之精，西方之英，北斗上布，中熠外炎，不用則已，用不旋行，是蓋諸侯之神物也，復示開方，開方曰，隰朋之言良是，昔我太公嘗得寶劍於淄之陽，名曰龍光，命太史占之，其繇有曰，金以至剛，象以武功，大啓爾封，東海之邦，歷年八百，乃終迄今，卒受國於齊，君之所獲，與太公無異，是殆天欲昌齊伯業乎，昌之必自葵丘始，管夷吾不言而出，桓公召而問曰，寡人得寶劍，左右皆喜，吾子獨無一言，何也，夷吾曰，君闇而臣佞，臣尙何言，桓公曰，何故，夷吾曰，君勢隆則諂諛日至，諂諛日至，則危亡之道也，彼隰朋開方者，豈不知三尺枯鐵，冶鍛之家皆有之，今敢面欺於君，是君有重勢以臨之也，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若果何爲哉，桓公北面曰，微汝言，寡人不及此，勢之所至，可畏哉。

昔宋朝出見飯牛者，且行且歌，意軒軒若自得，命韓厥呼而問之，女衣綌至骭，骭無衰纏之華，出牧於野，骭無文軒之被，女果何樂而行歌若是也，飯牛者曰，此吾所以樂也，吾豈欲異於人哉，顧衰纏之榮，適以囚吾身，文軒之美，適以械吾體，故絕去而弗求也，吾豈欲異於人哉，人過百齡，其速若一日耳，舞而娑娑，行而浩歌，將而棲棲，棲而魚魚，以此優遊卒歲，不亦安乎，生殺之柄，弗累於手，安危之機，弗縈于心，朝夕所處者，牛之飢，得青芻一束，則吾事濟矣，不亦足乎，既安且足，其視列車千乘，積粟萬鍾，皆外物也，泊然與化俱，實矣，不亦逸乎，有此三者，而欲待以易彼，非惑歟，韓厥曰，女自謀則善矣，如蒼生何，飯牛者不答，笑去。

衛人有齊丘生者，年五十生一子，愛之，食寢非子在側，弗安弗飽，偶渡河溺死，齊丘像其貌而哭甚哀，其友子人丙聽之曰，昔人有愛狻猊者，狻猊產徼而中國不可得，乃使人貌之，而日視之，終不得一見之，爾之所哀，得無類是乎，齊丘聞之愈悲，子人丙之兄罵曰，爾惡識死生之變哉，宜乎不爾聽而愈悲也，乃走告齊丘曰，太虛之門，氣有屈信，生生死死，一耳，爾容何力哉，古之達人，委之順之，由之全之，不逆命，不汨化，不祈內福，不祥外禍，不知天之爲人，人之爲天也，且爾之死生，亦縱浪大化中，未知津涯，尙何暇恤爾之子哉，齊丘收泣謝曰，喩之矣。

商於子家貧，無犢以耕，乃牽一大豕，偶之而東，大豕不肯就軛，既就復解，終日不能破一畦，甯毋先生過而尤之曰，子過矣，耕當以牛，以其力之鉅，能超堆也，蹄之堅，能陷淖也，豕纖大，安能耕邪，商於子怒而弗應，甯毋先生曰，詩不云乎，乃造其曹，執豕於牢，言將以爲僕，今子以之代耕，不幾顚之倒之乎，吾惘而詔子，子乃反怒而弗答，何也，商於子曰，子以予顚之倒之，予亦以子倒之顚之，吾豈不知服田必以牛，亦猶牧吾民者必以賢，不以牛，雖不得田，其害小，不以賢，則天下受禍，其害大，子何不以尤我者尤牧民者邪，甯毋先生顧謂弟子曰，是蓋有激者也。

雍丘有北宮殖，操舟捕魚蚌自給，夜宿河濱，忽獲夜光之珠，明照百步外，雍丘之人，以北宮殖得奇寶也，爭剸羊豕往賀之，曰，自若居雍丘，出則操舟，入則舍舟，其衣閻閻爾，其食區區爾，宋人之窶者，未有過於若也，若今一旦得奇寶，奇寶者，世之所珍，何欲不虞哉，宋大夫聞之，亦往賀曰，宋君欲求照乘之珠十枚，既有其九，環宋國之疆而詔之，無有應者，不意若得之河濱也，若當獻，以阿錫，貯以寶械，吾挈若西獻之，貴與富弗須臾也，北宮殖將行，其父始遠自秦，北宮殖具以告，其父哭曰，予居雍丘十世矣，安於一舟，今以是珠獻，必致貴富，貴富則驕，驕則暴，暴則亂，亂則危，危則大壞而後已，求如今日操舟，尙可得耶，吾安用是爲也，吾安用是爲也，碎之。

羅山雜言 二十首

濂自居青蘿山，山深無來者，輒日玩天人之理，久之，似覺粗有所得，作羅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沖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充然若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鑑者心，觀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盛，一或腐焉，縮縮乎萃也，炎炎乎熱也，莽莽乎馳弗息也。苟不以故爲君而欲樹之勒之，檢之柙之，苞之涵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睹采色，故明全；耳不聞音聲，故聰全；舌不嘗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爲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機采采，其履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觀經，斯繆已。善察機者，其以質觀經乎。

綿綿棼棼，乃政之分；純純譩譩，乃政之一。是故聖人專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烏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僨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粱莠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不能，而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鴆者必舍，懼害己也。麗色，戕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

以文徼名，名必隳；以貨狥身，身必亡。隳故無成，亡因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徼，身不可狥，是謂守柔。守柔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奚事外欲。

皦皦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撫鑑，如持衡，隨美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遂，伸兮則榮，屈兮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翱翔乎，不縮縮以雌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由立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洽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窮，以行自翹者僞，是六疾也。

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衆，是五懿也。去六疾，行五懿，方有爲於天下。

琴論

客有爲予言：楚越之交，極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琴，聞人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爲制，廣前狹後，圓上方下，嶽首而越底，被之以絲，則鏗鏗然、泠泠然可聽也。齊悅曰：是知琴也。一日，適通都大邑，見負筑來者，亟趨視之，驚曰：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方下者邪？反側視之良久，又曰：是不類嶽首而越底者邪？以指橫度之，則亦有聲出絲間，復曰：是又不類鏗鏗泠泠之可聽者邪？遂力致其人而歸，師之三年，晝夜不輟，自以爲盡其技也。鄉之告者偶過焉，聞其聲，瞿然曰：子習者筑也，非琴也，不然何若是嘈雜淫哇也。因出琴鼓一再行，齊民聞之，蹙頞曰：子紿我矣，子紿我矣。淡乎若大羹玄酒，樸乎若蕢桴土鼓，不足樂也。予所嗜者異乎是，若鵷鳳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趙美人之善謳，吾不知子琴之爲筑，吾筑之爲琴也。請終樂之。嗟夫，琴之爲器，人所易識，山民乃以筑當之，則夫誤指鄉愿爲君子，且愛之而不知厭者，尚何怪乎。成斯作琴論。

論顧

陶尚書中立爲余言：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治喪，曆甲殁，無人藏其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聚犬翕集，銜甲衣曳至西郊，跑土成坎，瘞焉。坎淺不能容，又復曳出，如是者再三，始瘞土覆之而去。新昌黃琛甫有牝犬，爲避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撫髀太息，每舉諭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崔仲文畜犬，會稽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竊其犬，犬齧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元度犬母育一子，愛之甚，元度烹子噉之，母候骨投地，斂瘞一窟，移葬於桑間，日夕向桑嘷，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啼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紛然也，又寧止此二事乎。人苦不自重，物理有可徵者，亦弗之信，反指予爲誕。予故書此示之，人心尚存，其亦有所感矣。

孔子生卒歲月辯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敘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羊，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爲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爲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略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萬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爲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爲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

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何。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爲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則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爲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考。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豈尚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己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甚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十四年。年表則又謂爲十二年。以年表爲是。則世家爲非。以世家爲是。則年表爲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言行且爾。而況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卽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鄭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卽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因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子旣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羣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徵。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楷徂徠之松以爲煤。盡剡溪之藤以爲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爲受春秋者詳焉。

諸子辯并序

諸子辯者何。辯諸子也。通謂之諸子何。周秦以來。作者不一姓也。作者不一姓。而其立言何。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術咸出於一軌。此其人人殊何。各奮私知而或盭大道也。由或盭大道也。其書雖亡。世復有依倣而託之者也。然則子將奈何。辭而辯之也。曷爲辯之。解惑也。

鬻子一卷。楚鬻熊撰。熊爲周文王師。封爲楚祖者。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說

家又別出十九卷。今世所傳者。出祖無擇所藏。止十四篇。崇文總目謂其八篇已亡。信矣。其文質。其義弘。實爲古書無疑。第年代久遠。篇章舛錯。而經漢儒補綴之手。要不得爲完書。黃氏疑爲戰國處士所託。則非也。序稱熊見文王時。年已九十。其書顧及三監、曲阜時事。蓋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記歟。不然。何有稱昔者文王有問於鬻子云。

管子二十四卷。齊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書經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圖九篇爲經言。五輔至兵法八篇爲外言。大匡至戒九篇爲內言。地圖至九變十八篇爲短語。任法至內業五篇爲區言。封禪至問霸十三篇爲雜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爲管子解。臣乘馬至輕重庚十九篇爲管子輕重。予家又亡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輕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舊云唐司空房元齡注。或云非也。尹知章注。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絕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豫載之也。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其說是矣。先儒之是仲者。稱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旣爲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爲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謂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勸。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矣。及其衰也。而仲悉壞之。何仲之不仁也。嗚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爲得也。何也。仲之任術立伯。假義濟欲。縱能致富強。而汲汲功利。禮義俱喪。其果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盡壞。列國皆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然則仲何如人。曰。人也。功首而罪魁者也。曰齊之申、韓、鞅、斯之列。亦有間乎。曰申、韓、鞅、斯。刻矣。而仲不至是也。原其作俑之意。仲亦烏得無罪焉。嗚乎云爾。

晏子十二卷。出於齊大夫晏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十一卷。始號晏子春秋。與今書卷數不同。崇文總目謂其書已亡。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謂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爲之。非嬰所自著。誠哉是言也。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聃書所言。大抵斂守退藏。不爲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爲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

先、莊、列、祖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良祖之。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聃亦豪傑士哉。偶其本之未正。而末流之弊。至貽士君子有虛玄長而晉室亂之言。雖聃立言之時。亦不自知其禍若斯之慘也。嗚呼。此姑置之。道家宗黃、老。黃帝書已不傳。而老聃亦僅有此五千言。爲其徒者。乃棄而不習。反依倣釋氏經教。以成書。開元所列三洞瓊綱。固多亡缺。而祥符寶文統傳所記。若大洞眞。若靈寶洞元。若太上洞神。若太眞。若太平。若太淸。若正一。諸部總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雜以符呪法籙丹藥方技之屬。皆老氏所不道。米巫祭酒之流。猶自號諸人曰。吾蓋道家。吾蓋道家云。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氏名。徐廣曰。名銒、李暹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駰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名計研。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倪與研然三音皆相近。故訛耳。由是觀之。諸說固辯矣。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予嘗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概道德經之義疏爾。所謂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即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元覽也。所謂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榮守辱之義也。所謂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即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也。所謂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即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也。其他可以類推。蓋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書雜以黃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駁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皆權謀術數。具載於書。絕與此異。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黃氏屢發其僞。以爲唐徐靈府作。亦不然也。其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託之者歟。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說。誤指爲范子計然十五卷者歟。

關尹子一卷。周關令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見之漢志。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爲名。蓋徐蔵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即定之所爲也。間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靑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呪土偶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其爲假託。蓋無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於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於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復尊信如經。其亦妄人哉。

亢倉子五卷。凡九篇。相傳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之不得。及得之。終夜疾讀。讀畢歎曰。是僞書也。聃、老、莊、文、列、及諸家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濫益至。而正雅典實益藏。夫文章取士。近

代之制。戰國之時無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諱也。僞之者其唐士乎。予猶存疑而未決也。後讀他書。果謂天寶初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眞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采諸子文義類者撰而獻之。其說頗與予所見合。復取讀之。益見其言詞不類。因棄去不復省。農道一篇雖可讀。古農家書具有之。或者謂可孤行。吾亦不知其爲何說也。

鄧析子二卷。鄭人鄧析撰。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後。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駟歂爲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夫析之學。兼名法家者也。其言天於民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刻矣。夫民非天弗生。非君弗養。非父弗親。非兄弗友。而謂之無厚可乎。所謂不能屛勃厲、全天札。執穿窬詐僞誅之。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周公誅管、蔡。豈誠得已哉。非常也。變也。析之所言如此。眞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者哉。其被誅戮。宜也。非不幸也。

鶡冠子。楚人撰。不知姓名。嘗居深山。以鶡羽爲冠。著書四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而王鈇篇所載楚制爲詳。立言雖過乎闢。要亦有激而云也。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王政。固不可哉。第其書晦澀。而後人又雜以鄙淺言。讀者往往厭之。不復詳究其義。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此亦黃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時。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黃氏又謂韓愈獵取二語之外。餘無留良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哉。陸佃解本十九篇。與晁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予家所藏。但十五篇云。

子華子十卷。程本撰。本字子華。晉人。曰魏人者。非也。藝文志不錄。予嘗考其書。有云秦襄公方啓西戎。子華子觀政於秦。又稱莊周所載子華子事。則云見韓昭僖侯。夫秦襄公之卒。在春秋前。而昭僖之事。在春秋後。前後相去二百餘年。子華子何其壽也。其不可知者一。孔子家語言孔子遭齊程子於郯。程子蓋齊人。今子華子自謂程之宗君。受封於周。後十一世。國幷於溫。程本商季文王之所宅。在西周。當爲畿內小國。溫者。周司寇蘇忿生之所封。周襄王舉河內溫、原以賜晉文公。溫固晉邑也。孰謂西周之程。而能幷於河內之溫乎。地之遼遠。亦在可疑。其不可知者二。後序稱子華子爲鬼谷子師。鬼谷戰國縱橫家也。今書絕不似之。乃反類道家言。又頗剽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孟軻、荀卿、黃帝內經、春秋外傳、司馬遷、班固等書而成。其不可知者三。劉向校定諸書。咸有序。皆淵懿明粹。而此文獨不類。其不可知者四。以此觀之。其爲僞書無疑。或傳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贋書。而此恐出其手。理或然也。然其文辭極舂容。而議論煥發。略無窘澀之態。故尤善惑人。人溺文者。孰覺其僞哉。

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禦寇與鄭繆公同時。柳宗元云。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繻公二十四年。當魯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穆公而誤爲鄭繆。其說要爲有據。高氏以其書多寓言。而幷其人疑之。所謂禦寇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誤矣。書本黃、老言。決非禦寇所自著。必後人會粹而成者。中載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皆出禦寇後。天瑞黃帝二篇。雖多設辭而其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遊。實道家之要言。至於楊朱力命。則爲我之意多。疑

即古楊朱書。其末亡者，勦附於此。禦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說。若書事簡勁宏妙，則似勝於周。間嘗疑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圓行說歟。鯢旋之潘（審合作）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非修習教觀說乎。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以學幻。非幻化生滅說乎。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非輪回不息說乎。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非寂滅為樂說乎。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非四大說乎。中國之與西竺，相去一二萬里，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豈其得於心者亦有同然歟。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莊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鄙陋者，恐未為至論也。

曾子，孔子弟子魯人曾參所撰也。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傳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分為二卷，與唐志合。視漢則亡八篇矣。其書已備見大戴禮中，予取而讀之，何其明白皦潔若列星之麗天也。又何其敷腴諄篤，若萬卉之含澤也。傳有之，有德者必有言，信哉。七十而從心，進學之序，七十免過，勉人之辭。其立言迥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譏之，過矣。君子愛日，誨學者也。一日三省，自治功也。詳有詳略，非有不同也。高氏以辭費誚之，亦何可哉。或謂大孝篇有及樂正子春事，固出後人所輯，而非曾子所自著，則庶幾也。

言子三卷，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近新昌王爚裒論語書所載問答，而為此書，不知者直謂為偃所自著，蓋非也。大抵古書之存於今者，多出於後人之手。如孔子家語，謂為孔安國所錄壁中之文，往往多鈔左傳、禮記諸書，特稍異其辭耳。善讀者固不敢與之。世傳賈誼新書，謂誼所作，亦不過因過秦論、弔湘賦，而雜以漢書中語，足之似非誼本書也。此猶有所附麗而然，古三墳書亡已久。宋毛漸特出之，山墳則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則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與先儒所言三易大異。陰符古無是書，唐李筌特出之，以為皇帝所作，皆取兵家語，誕不經語，而文以奇澀之辭，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等訓註，皆鑿空扇虛以惑世，尤使人驚愕不止。是果何為者哉。予讀言子之書，於是乎有感。

子思子七卷，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中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告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他日孟軻告魏侯罃以仁義，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何耶。

慎子一卷，慎到撰。到，趙人，見於史記列傳中，與館閣書目乃曰瀏陽人。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

南北，了不相涉也，誤也。漢志云四十二篇，唐志云十卷，不言篇數。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今所存者，唯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耳。威德篇曰，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民雜篇曰，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取去焉。君人篇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皆純備明易，類非刑名家所可及。到亦稷下能言士哉。莊周、荀卿稱之，一則曰慎到，二則曰慎到，雖其術不同，亦有以也。

莊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總三十三篇。其書本老子，其學無所不窺，其文辭汪洋淩厲，若乘日月騎風雲，下上星辰，而莫測其所之，誠有未易及者。然所見過高，雖聖帝經天緯地之大業，曾不滿其一哂，蓋彷彿所謂古之狂者。惜其與孟軻氏同時，不一見而聞孔子之大道，苟聞之，則其損過就中，豈在軻之下哉。嗚呼，周不足語此也。孔子，百代之標準，周何人，敢掊擊之，又從而狎侮之。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亦不至是也。周縱曰見輕，其能悖然改轍乎。不幸其書盛傳，世之樂放肆而憚拘檢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禮義陵遲，彝倫斁敗，卒踣人之家國，不亦悲夫。金李純甫亦能言之士，著鳴道集說，以孔、孟、老、莊同稱為聖人，則其沉溺之習，至今猶未息也。異說之惑人也深矣。夫盜跖、漁父、讓王、說劍諸篇，不類前後文，疑後人所勦入。晁氏謂孔子沒，道術散，老子始著書，周起而羽翼之。老子著書在孔子沒之先。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號曰經，中卷尚賢三篇，下卷尚同三篇，皆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比今書則又亡多矣。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予嘗愛其聖王作為宮室，便於主，不以為觀樂之言，又嘗愛其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之言，又嘗愛其飲食增氣充虛，強體適腹之言。墨子其甚儉者哉。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大禹之薄於自奉者，孔子亦曰，奢則不遜，儉則固，然則儉固孔子之所不棄哉。或曰，如子之言，則翟在所取，而孟子辭而闢之，何也。曰本二

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撰。一名玄微子。鬼谷子無姓名里居，戰國時隱潁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為號。或云王誗（作詡）一者妄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又受轉圓胠篋及本經持樞中經三篇。轉圓胠篋今亡。梁陶弘景注。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大抵其書皆捭闔鉤箝揣摩之術。其曰，與人言之道，或撥動之，令有言以示其同，或閉藏之，使自言以示其異。捭闔也。既內感之而得其情，即外持之使不得移，鉤箝也。量天下之權，度諸侯之情，而以其所欲動之，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學士大夫宜唾去不道。高氏獨謂其得於易之闔闢翕張之外，不亦過許矣哉。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知命不憂，及中稽道德之風，散入神明之隙等言，亦僅詭爾，初非有甚高論也。嗚呼，曷不觀之儀、秦乎。儀、秦用其術而最售者，其後竟何如也。高愛之慕之，則吾有以識高矣。

孫子一卷。吳孫武撰。魏武帝注。自始計至用間凡十三篇。藝文志乃言八十二篇。杜牧信之。遂以爲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按史記。闔閭謂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其數與此正合。漢志出史記後。牧之言要非是。武、齊人。吳闔閭用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葉適以不見載於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爲。予獨不敢謂然。春秋時列國之事。赴告者則書於策。不然則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國若秦楚。小國若越燕。其行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或曰。風后握奇經實行兵之要。其說實合乎伏羲氏之卦畫。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諸葛亮得之以爲八陣。李靖得之以爲六花陣。而武爲一代論兵之雄。顧不及之。何也。曰。兵勢篇不云乎。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九地篇又不云乎。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斯固風后之遺說也。曾謂其不及之可乎。嗚呼。古之談兵者有仁義。有節制。至武一趨於權術變詐。流毒至於今未已也。然則武者。固兵家之亂。亦兵家之禍首歟。

吳子二卷。衛人吳起撰。起嘗學於曾子。其著書曰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凡六篇。夫干戈相尋。至於戰國慘矣。往往以智術詐謀馳騁於利害之場。無所不用其至。若無士矣。起於斯時。對魏武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論天下戰國。則曰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論爲將之道。則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何起之異夫諸子也。此所以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宜也。較之孫武。則起幾於正。武一乎奇。其優劣判矣。或者詆起爲武之亞。抑亦未之思歟。然則殺妻求將。齧臂盟母。亦在所取乎。曰。姑舍是。

尉繚子五卷。不知何人書。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問知之。或曰。齊人也。未知孰是。其書二十四篇。較之漢志雜家二十九篇。已亡五篇。其論兵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由是觀之。其威烈可謂莫之嬰矣。及究其所以爲用。則曰。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又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嗚呼。又何其仁哉。戰國談兵者有言及此。君子蓋不可不與也。宋元豐中。是書與孫、吳二子、司馬穰苴兵法、黃石公三略、呂望六韜、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號爲七書。孫、吳當是古書。司馬兵法本古者司馬兵法。而附以田穰苴之說。疑亦非僞。若三略、六韜、問對之類。則固後人依倣而託之者也。而雜然渾稱無別。其或當時有司之失歟。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類申、韓。蓋無足稱者。晁氏獨謂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嗚呼。世豈有專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晁失言矣。仲長統序稱其出於周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龍客於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宣王死。下距惠文王之立。

已四十餘歲。是非學於龍者也。統卒於獻帝讓位之年。而序其黃初末到京師。亦與史不合。嗚呼。素問以爲黃帝所作。而有失侯失王、脫營不資之文。殊不知秦滅六國。漢諸侯王國除。始有失侯王者。六韜謂出於周之呂牙。而有避正殿之語。殊不知避正殿乃戰國後事。爾雅以爲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之言。殊不知張仲乃周宣王時人。予嘗驗古書眞僞。每以是求之。思過半矣。又況文辭氣魄之古今絕然不可同哉。予因知統之序。蓋後人依託者也。嗚呼。豈獨序哉。

商子五卷。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封於商。故以名書。漢志二十九篇。陳氏謂二十八篇。予家藏本二十六篇。其第二十一篇亡。鞅好刑名之學。秦孝公用之。遂致富強。後卒以反誅。今觀其術。以勸耕督戰爲先務。墾草之令。農戰之法。至嚴至峻也。然不貴學問以愚民。不令豪傑務學詩書。其毒流至嬴政。遂大焚詩書百家語。以愚天下黔首。鞅實啓之。非特李斯過也。議者不是之察。徒摘其商農無得糶。貴酒肉重租之語。以爲疵病。是猶舍人殺戮之罪。而問其不冠以見人。果何可哉。

公孫龍子三卷。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漢志六十四篇。其亡已多矣。龍、趙人。平原君客也。能辨說。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乖實。以假指物。以混是非。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予嘗取而讀之。白馬非馬之喻。堅白同異之言。終不可解。後屢閱之。見其如捕龍蛇。奮迅騰騷。益不可措手。甚哉其辨也。然而名實愈不可正。何邪。言弗醇也。天下未有言弗醇而能正。苟欲名實之正。亟火之。

荀子十卷。趙人荀卿撰。卿名況。漢志避宣帝諱。作孫卿。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爲之注。且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析爲二十卷。卿以齊襄王時遊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鄉先正唐仲友云。向序卿事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遊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遊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二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倞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爲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其論殊精絕。然況之爲人。才甚高而不見道者也。由其才甚高。故立言或弗悖於孔氏。由其不見道。故極言性惡。及誚訕子思、孟軻。不少置。學者其亦務知道哉。至若李斯雖師卿之學。惜乎未之有聞。先儒遂以爲病。指卿爲剛愎不遜、自許太過之人。則失之矣。

韓子二十卷。韓非所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干韓王。不用。乃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五篇。計十餘萬言。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得非。斯自以不如非。忌之。譖於秦王。下吏使自殺。非、慘激人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任以法。其視仁義蔑如也。法之所及。雖刀鋸日加。不以爲寡恩也。其無忌憚至謂孔子未知孝悌忠信之道。謂賢堯、

雖湯、武,乃天下辭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謂人君藏術胸中,以借衆端而潛御羣臣.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是亦足以殺其身矣.

燕丹子三卷.丹,燕王喜太子.此書載其事為詳.其辭氣頗類吳越春秋、越絕書,決為秦漢間人所作無疑.考其事與司馬遷史記往往皆合.獨烏頭白,馬生角,機橋不發,進金擲鼃,千里馬肝,截美人手,聽琴姬得隱語等事,皆不之載.周氏謂遷削而去之,理或然也.夫丹不量力而輕撩虎須,荊軻恃一劍之勇,而許人以死,卒至身滅國破,為天下萬世笑,其事本不足議.獨其書序事有法,而文彩爛然,亦學文者之所不廢哉.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鮒該覽六藝,秦幷天下,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太傅,及焚書令行,乃歸藏書屋壁,自隱嵩山.陳涉起,聘為博士,遷太師,仕六旬,以言不用,託目疾,退老於陳而著是書,年五十七卒.則固非漢人矣.又稱一名盤盂,藝文志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本注謂黃帝史,或謂夏帝時人,此書稱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謂之孔甲,孔甲姓名偶同,又決非著盤盂者也.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言行者歟.其第七卷則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嘉祐中,宋咸為之注.雖然,此僞書也.僞之者,其宋咸歟.王士元僞作亢桑子,而又自為之注,柳此類歟.近世之為僞書者,非止咸也.若阮逸關朗易傳,李靖問對,若張商英素書,若戴師愈麻衣易,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是何益哉.今觀是書記問篇所載,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子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子思疑未長也,而何有答問哉.兼之氣質萎弱,不類西京以前文字,其為妄,昭然可見,或者謂其能守家法,不雜怪奇,殆猶戰國秦漢流俗而無所淺淫,未必然也,未必然也.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之子,招致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李氏書目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總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傳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間、修務、泰族等訓,逐卷末要略共二十一篇,似未嘗亡也.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又有外書三十三篇.漢志與內書同列於雜家,中外書余皆未見.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非成於一人之手,故前後有自相矛盾者,有亂言而乖事實者.既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戎敵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三代時無印,周官所掌之璽節,鄭氏雖謂如今之印章,其實與門角虎人龍符旌諸節並用,不過手執之以表信耳.今乃曰魯國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如是之類,不能盡舉也.昔呂不韋相秦,亦致辯士,使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十二紀、六論、八覽,其說雖未純,要其首尾以類,粲然成一家言,非淮南之雜也.古人論立言者,漢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

揚子法言十卷.漢揚雄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通錄在卷後.景祐初,宋咸引之以冠篇首,或謂始於唐仲友,非也.自秦焚書之後,孔子之學不絕如綫,雄獨起而任之,故韓愈以其與孟、荀並稱,而司馬光尤好雄

學,且謂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文直而顯,荀文富而麗,揚文簡而奧,惟簡而奧,故難知.其與雄者,至矣.是法言者,為擬論語而作.論語出於羣弟子之所記,豈孔子自為哉.雄擬之,僭矣.至其甚者,又撰五千文以擬易,所謂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之類,皆足以使人怪駭.由其自得者少,故言辭愈似而愈不似也.嗚呼,雄不足言也.光以一代偉人,乃膠固雄學,復述潛虛以擬雄,抑又何說哉.余因為之長嘆.雄之事,經考亭朱子論定者,則未遑及也.

抱朴子,晉葛洪撰.洪字稚川,著內篇二十卷,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十卷,駁難通釋.洪,深謂方技家言,謂神仙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為藥而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他雜引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誕褻不可訓.昔漢魏伯陽約周易作參同契,上中下篇,其言修煉之術甚具.洪乃時與之戾,不識何也.洪嘗自言馬跡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鄭君名隱,又得之葛仙公元,元,洪從祖也.其後鄭君知江南將亂,負笈持藥東投霍山,莫知所在,亦不識其仙歟否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為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而曲證,必達己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禦之哉.惜也.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志十卷,直云梁劉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龍,文體與此正類,其可徵不疑.第卷數不同,為少異耳.袁孝政謂劉晝孔昭傷己不遇,遭天下凌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非也.孝政以無傳記可憑,復致疑於劉歆、劉勰、劉孝標所為.黃氏遂謂孝政所託,亦非也.其書本黃老言,雜引諸家之說以足成之,絕無甚高論,末論九家之學,跡其歸同,尤為鄙淺.然亦時時有可喜者,清神章云,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亢倉子同 三復其言,為之出涕.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撰.通字仲淹,文中蓋門人私諡,因以名其書.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所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此書乃阮逸僞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謂通生乎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於汾晉,序述六經,敷為中說,以行教於門人.皮,唐人也,距隋為近,其言若此,果無是人乎.書果逸之僞作乎.一云,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為史臣所削.然史氏之職,善惡畢書,以為世法戒,人有穢行,見諸簡策者多矣,何特削通哉.一云,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未必皆其門人.脫有之,何不薦諸太宗而用之.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通已先卒,將焉薦之.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載其家世行事,有曰,門多偉人.雖未可必其為房、杜諸公,要不可謂非碩士也.第其書出於福郊、福畤之所為,牽合傅會,反不足取信於人.如仁壽四年通始至長安,李德林卒已九歲,而書有德林請見之語.江都有變,通不及聞,而書有泫然而興之言.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歲開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書謂問禮於關子明,此最為謬妄者也.噫,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揚,揚本黃老,荀雜申、商,唯通為近正,讀者未可以此而輕訾之.

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承禎為之序.承禎字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裏,豈天隱子即承禎歟.洪興祖謂承禎得天隱子之學,豈或別有考歟.

元眞子,兩見唐志,一云十二卷,一云二卷,予所藏者,外篇三卷爾,計必有內篇,而此非全書也,唐張志和撰,章詣作內解,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眞子,亦以自號,其辭多偏曲之論,無足采,所可采者,其隱操亦卓卓云,

金華子三卷,劉崇遠撰,或云崇遠唐人,或云五代人,仕至大理司直,其爲人莫可考,其爲書錄唐大中後事,蓋駁乎不足議也,昔劉向採傳記百家之言,擷其正辭美義,可爲勸戒者,以類相從,爲說苑、新序二書,最爲近古,識者猶病其衍物者多,自爲者少,況崇遠乎哉,金華子、崇遠所自號,蓋有慕皇初平云,

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嵩作,張來題其後,遂云齊丘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嗚呼,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者也,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可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機小數比也,使齊丘知此,則何爲不得其死也,其文高簡,關尹子可亞也,實微有見於黃老所謂道德者也,

聱隅子二卷,蜀人黃晞撰,晞、宋仁宗時人,著歔欷瑣微論十篇,篇有小序,造文效揚雄、王通、二氏,而造理不能逮,其謂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疑,劉向得聖人之力者,似不可哉,黃氏側采其語,謂二氏反有所不及,非知言也,然自五季以來,士習極弊,而文亦隨之,入宋殆將百年,而猶未大振,晞獨知辭賦

圣人之疑,劉向得聖人之力者

周子通書四十章,本號易通,舂陵子周子惇頤之所著也,自孟子沒,孔子之學不傳,千歲之下,獨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於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論不亦至哉,第每篇之首,宏輒加以周子曰三言,而損其舊有篇名,失其旨矣,是書文雖高簡,體實淵懿,誠可上繼孟氏,非諸子比也,然莫知其師傳之所自,彼妄男子謂同胡文恭公受學於鶴林壽涯師者,固爲荒誕,而云傳太極圖於穆修,修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摶者,亦恐知周子未盡也,其殆不階師授,超然獨覺於千古之上者歟,

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頤叔子書,蓋其門人楊時,變語錄而文之者也,前有序,不著氏名,東陽厲特霸云,相傳爲廣漢張栻作,序稱得諸子高子家,傳以其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爲論道、論學、論書、論政、論事、天地、聖賢、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統而要,非求類夫論語之書也,予取觀之,皆皆叔子之言,而伯子之說附焉,辭極峻古,雖間有稍離眞者,亦不遠矣,覽者尚擇之哉,

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西師下睦州,浦陽壤地與睦境接,居民震驚,多扶挈老倪走傍縣,予亦遣妻孥入勾無山,獨留未行,日坐環堵中,塊然無所爲,乃因舊所記憶者,作諸子辯數十通,九家者流,頗具有焉,孔子門人之書宜尊而別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備儒家言也,姑之以鬻子,而終之以周程者,欲讀

者有所歸宿也,其中疏剔龐排,亦稱自謂有一斐之見,第以家當與徒之餘,書無片牘可以稽質,不能必其無矛盾也,夏六月壬午,僞克睦,冀越三日乙酉,而浦陽平矣,余遂竭蹶趨句無,驚悸稍定,倖仲子璲錄之如右,於戲,九家之徒,競以立異相高,莫甚於衰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則吾聖賢之所已具,其悖義而傷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於戲,邪說之害人,慘於刀劍,虐於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尙忍淬其鋒而詡其焰乎,予生也賤,不得信其所欲爲之志,既各爲之辨,復識其私於卷末,學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慨者夫,秋七月丁酉朔,金華宋濂記,

祿命辯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翁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占斗罡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皆是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愼說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沿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略,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閫奧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星孛羅喉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氣凝同占,羅喉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鮑該、曹士蔿皆業之,士蔿又作經計二隱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冑元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問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洛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僞士,而羅喉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爲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於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和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爲體,體則爲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爲用,用則爲緯,恆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當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宿則吉,曆某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

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爲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羅爲木之餘計爲土之餘猶爲可言也水之餘則孛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奈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尅故無亦非通論也況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纏度之詳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所分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行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賦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皙而瘠也至於豐肉而庳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厚薄短長而貴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修德服仁而悖義此吾之所當爲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後知之也予身修矣倘貧賤如原憲知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自盜攘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皆爲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輕急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瓘斝玉瓚禳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予一切屏絕之其亦有所見乎曰有子罕言命

毀生辯

監察御史上饒游君元敏以毀生爲號進賢包先生希魯爲之解多至七百餘言以毀與核通故於果核函仁之義甚悉美則美矣而非元敏之意也蓋元敏之先實居閩中宋時有爲名御史者今元敏以文學法律著稱於時亦擢居是官其自謂毀生者殆將留心於聽訟之事乎何以知其然哉予按說文毀實也考事西笮邀遮其辭得實曰毀毀之文從西而數則諧聲也徐氏從而釋之曰實謂考之使實也西者人毀之也笮迫也邀者要其情也遮者止其詭遁也所以得實也又按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孔子亦從而釋之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也大抵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所謂察其貌者即周官之五聽也由是論之毀之爲義原其所自出豈不在此而不在彼乎夫獄者法令所託乃以生萬民也求其無生姑以法死之其可不敬慎之乎元敏孝學弗忘復大書於心目之間可謂良御史矣先生則謂果之仁必以毀而得人之仁必反觀內求而後見不亦取類之遠乎且古人之序學功曰窮理曰致知窮究也致則推極也初未嘗言毀也毀則識鞫之意多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也嗚呼何可同哉會予有疾不能盡其所欲言設略辨之如斯然亦自謂一偏之見未合大方

而先生之論則偉矣

辨蘭

王度記曰古者之禮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蘭士蕭則蘭爲瑞草而取貴於世也尚矣然其種有九而九之中又有山澤二者之殊生於山者其葉類茅當春氣初發有莖出其葉長可六寸而一華冠其顛華絕香每行遠邇深谷間微風忽過而清馨悠悠遠聞故昔人有云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此花實易萎而不可佩服者也生於澤者廣而長節節中亦高四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植之以降神或雜粉中藏衣皆取其芬芳耳即所謂蘭又所謂都梁香故昔人之言士女秉蘭必於溱洧之曲然莖葉俱香而可充佩者也澤中之蘭吳郡陸璣明之山中之蘭豫章黃庭堅始能詳著其說或者不察二者之異徒泥佩韘蘭之文力詆庭堅爲非於是學者始病不知所從矣京口徐仲璋性愛蘭室之東西列植者皆蘭也金華宋濂故爲作辯蘭雖然草之類夥矣其難辨者亦衆矣唐一物也許慎以爲菜名郭璞以爲今之菟絲也篠竹一物也陸元恪以爲草名李石以爲今之箭竹也矧蘭乎哉仲璋更求博雅君子質之愼毋以予言爲足信也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八

雜著

七儒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淵海莫不攟其玄精嚼其芳腴搜其幽逸略其淹釋約其支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汙穢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在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洸蕩莽言逆料事機纍然凝然規然幽然綵綵然逮逮然察察然獵獵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略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累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祕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爲世法行足以爲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使

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斲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處。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元是也。牽合傅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斑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爲高。地不足爲厚。人不足爲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小大。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媿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皋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鄭氏名濂解

余友鄭仲德氏聞邱余曰。學與子同名濂。而論者㞫病濂字之義無據。子亦知有其說乎。余謝之曰。余固寡陋。至於父命之名。則豈容有弗知之理耶。請得而略陳之。按濂字、始見於周禮之輪人。其文曰。雖有深沈。亦弗之濂也。鄭元借作粘音。注謂泥不粘輻是已。許愼說文解字。唐人所抄舊本則曰。濂、力鹽反。從水從兼。或從廉。薄冰也。一云中絕小水。又云淹也。徐鉉所定新本。則又曰。濂、力鹽反。從水兼聲。薄水也。一云中絕小水。不言或從廉。以余觀之。冰必水字之誤。繩必絕字之訛。所謂濂、則水之淺薄者爾。由其淺薄小水。故中絕也。若試作繩作冰。則於義難爲訓矣。雖曰郭璞山海經傳有山河無險。四徼中繩。及酈道元水經注有水自下通爲繩之語。終不若絕字爲暢。意者鉉見唐本之謬。爲之校定如此。亦未可知也。又按顏野王云。濂與溓同。里兼、里忝、含鹽、三反。薄也。大水中絕。小水出也。其說與鉉正合。豈鉉之所校定者。實有本於此耶。又按黃帝內經陰陽類論曰。陰陽交期在濂水。楊上善云。濂者、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細玩經之下文。以石水、盛水同覽。則冬月水冰如石。盛則雨雪皆解爲水之時。則濂之爲義。似與小水出之意粗同。鉉之所定。當益可信不誣矣。至若晁說之謂濂字從兼。亦本文廉字。非兼幷之兼者。固不察兼乃諧聲之義。而樓鑰所云字書無濂字。林黃中疑後世所加。若元結之唐峿浯者。亦不考舊本或從廉、及顏氏濂與溓同之說。近者楊桓著書學正韻。自負該博。輒輕易改絕爲絨。尤與小字之義。不相合也。然而濂字在周官則宜作力鹽反。而以淹訓之。其義亦通。正不必借音。戴侗溺於鄭說。乃於六書故收粘音之濂。而於廉音之濂則不收。又可笑也。矧此字本無深義。特以濂溪周子而顯。以濂名溪。乃道州營道縣小澗。去州城之西二十里而近。初亦以小水得名。胡珵云。楚粵之間方言。謂水小者爲濂。亦一證也。周子家於是溪之上。晚寓九江蓮花峰下。不欲忘其初。遂用故里之號。亦以濂名溪。黃庭堅作濂溪詩。則謂溪名周子之所自取。而濂爲清廉之義。則其說尤異於所聞也。余老且多病。舊學廢忘十至八九。其言雖覼縷不駮。未

必可徵。仲德尚求大雅之士而正焉。不須病濂字之義無據。而期師法濂溪其人。斯可矣哉。或者則曰。謂書云。廉、儉也。釋名云。斂也。皆有收斂之意。釋字唯四聲最近。濂之從廉。其爲薄水。豈不昭然也哉。此論頗有補於說文。復繫之。

調息解

越西有仙華生。遯跡林坰。槁木其形。儲思於元元之域。遊神乎太清之庭。然猶慮夫尸蟲未殲。龍虎未擾。金鼎未固。流珠未明。悵然懼其已遠。羅行雲於紫城。於是謁元素先生而叩之曰。吾聞粤之鑄。秦之廬。燕之函。胡之弓車。雖號淺藝。皆承師資。況以大道之奧。百靈之服。琅笈有所祕。瑤簡有不書。先生儻乎元則。錄乎眞遊。幸啓其隱。竊予昭之。玄素先生曰。上據下與。二氣與俱。漏髓嚼液。鴻元綵祀。運行不已。誦信以時。日以里計。九十萬餘。荷悟其機。災異紛綸。維人之生。法乾之經。肖坤之儀。委蛻受寧。發神吐奇。雲動夜旋。綿延若絲。一萬三千五百有畸。執神之機。幹精之義。其入則翕。其出則噓。勿驅迅焉。弗馳勿抗而崇。勿拔而墮。純乎元潛。蓋如春熙。爆失其養。則盛所移。焦火凝冰。淵淪天飛。惑睢無際。涉歷瀰瀰。斧斤日加。良陽則熾。生方有志於元學。蓋愼所之。仙華生曰。息之宜調。則既聞命矣。敢問其出果何所始乎。元素先生曰。善哉問也。夫千章之木。紛茗簡鬱。上際雲漢者。以其根也。百川之水。宛彈膠葛。東達滄溟者。以其源也。息之在人也亦然。離離爾爾。如器斯虛。旭旭許許。如橐斯鼓。不西不東。宅於至中。離形特立。乃與道通。不下不上。湛然無象。濟與神符。疊融於盤。所謂太乙之鼎。中黃之扃。水火之珽。坎離之門。神鹽之所營。太和之所蒸。皆於是而大凝。鄞鄂既立。陰陽闔闢。元嬰載臯。與炎羲羊。赤蜺如璐。翔於元門。以九儀爲車。以六氣爲輅。寵元應而周流。後天地而長存。不亦侈且韙歟。然而神有非技。人有所疑。上智聞之。力行弗墜。下愚聞之。斥以爲非。或流旁蹊。忘彼九鼎。十架七葉。八石六芝。烹汞煎鉛。蠟津茹脂。有一於此。命其殆而。生宜法乎自然。而守之以無爲。仙華生曰。質其陰陽。數分生死。晝諸宵夜。必然之理。若如先生言。毋乃與造化戾耶。元素先生曰。子謂天地非陰陽耶。曷爲不見其終也。人雖藐然。與天地參。一氣乘之。並立而三。天地久長。人胡有死。特所養者。非其道爾。西河劉公。汝南費支。九息青谷。三錄赤須。若斯人者。皆閱世寖長。而不少衰。燥火遇風。其消必疾。元石沉淵。千齡不泐。爵則歸室。久視非武。生不見夫玉壺乎。閉氣內食。以存其息。浮游週旋。所向惻況。有至靈而不物於物者乎。生過矣。生過矣。仙華生曰。先生之言。固美矣至矣。予竊聞之。兩儀之所謂。功存庶彙。君子之所志。澤及黔黎。先生懷負明德。遭逢明時。宜拓化原。以乘政機。使陰陽和而風雨若。武功戢而文教施。則其所調。又不止一己之私。若是何如。元素先生騷然而笑曰。生言及夫物者也。翩翩乎旨哉。仙華生退。於是次第其語。以告先生之軒。

孔子廟堂議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脅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

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猶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旣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

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置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澤祊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程下。顚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輕重。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飮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惟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特言其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知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汩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

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章服議

欽惟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雖以雲朵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爲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者。取法天而成章。雲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金華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傅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嘗按唐制。袞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爲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旣云每章分爲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五四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強謂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又按宋制。章服並織成。間以雲朵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者。不過藉爲文章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觀之。欽惟其果有據乎。無據乎。若不待知者而後決。所可憾者。好奇之過。舍先王之大法而循末代之縟文耳。嗚呼。自先王之法壞。侈靡之習。迨於六代極矣。至有識冕服於袞。以示差降。飾以花於裳。而云於禮無礙者。況於唐宋之世哉。豈惟袞衣爲然也。冠冕之制。古者以采藻爲旒。前後邃延。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綴玉爲七星。旁施犀瓶金絲網之屬。又外作翠旒。使碧鳳銜之。古者以旒

數爲隆殺。極於十二而止。後世則或增爲二十四焉。使欽惟舉以爲言。則搴起搤其吭矣。不覩其會通。而遽斥人以曲說。亦不可哉。然則將安從之曰。章服當準有虞氏之制。古之人有是言也。宜以禮官爲正。

治河議 爲儲侍作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旣遣平章政事只兒名、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泰不花。沈兩珪有邸及白馬以祀。又設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爲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爲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匯爲阿剌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賓河。流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從南會也。里朮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歧爲九渡。曰也孫斡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寖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剌。又曰膽乞里塔。譯曰昆侖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至昆侖之南。又東流過闊卽、闊提二地。至哈剌別里赤。與納憐哈剌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侖北。旣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侖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旣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大伾而下。釃爲二渠。北載之高

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逆爲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疏爲屯氏諸河且入於千乘閒德棣之河復播爲八近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知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矣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難成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於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京畿鄉試策問

問儒吏之分古無有也蓋儒守道藝吏習法律法律固不出乎道藝之外也奈何後世歧而二之歧而爲二果始於何時歟然而儒之與吏各以才顯者亦衆矣以儒言之有以明經爲郎出守河南而民以殷富者有以明經入仕剌舉無所避而加光祿大夫者以吏言之有以治獄才高而舉爲侍御史者有以治律令而升封爲博陽侯者其果何修而致此歟豈皆以儒術緣飾吏事者歟世道日降寖非古昔爲儒者不以明體適用爲學而專情於章句文辭之間峩冠博帶論議衮衮非不可也及授之以政則迂闊於事爲爲吏之所賈爲吏者不以致君澤民爲務而溺志於簿書期會之末承順以爲恭奔走而效勞非不能也及察其所爲則鬻貨舞法爲民之大蠹古之爲儒爲吏者其果若是歟誠使儒而不迂吏而不姦皆良材也不知何以擇而用之歟方今聖天子提三尺劍平定天下如漢高帝發政施仁孜孜圖治過唐太宗且以吏弊未除而爲生民之害乃徵四方布衣之士畢升於朝命銓曹選而官之高者擢守令次亦不失爲州縣之佐聖德至渥度越前代其所以然者欲使儒術革吏弊而臻夫太平之治也古語有之法如牛毛弊如蠶牛革之之道果何先而何後孰緩而孰急歟考之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世之吏數倍於前事繁政紊案牘紛然所以其弊爲滋甚劉炫所謂老吏抱案而死者也其可誠去太甚而收良吏之精歟稽之漢世以四科取士若曰某以某才堪任某職初不專於一塗所以去弊興利具有其道董子所謂量才授官錄德定位者也其可行之於今而收賢儒之效歟諸君子蘊往聖之書負異儒之學生平立志恥與俗吏爲伍其必講之有素矣當摛蔚古今之宜逐問以對毋騰紙上之陳言一則曰在得人二則曰在得人

六經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辯乎易由吾心卽太極也說事莫辯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辯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辯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辯乎禮由吾心有天敍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尙何望其能御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騖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小大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略傳注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堊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爲經經之爲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爲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隋室興亡論

昔周室闇弱靜帝幼冲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權都督諸軍遂假黃鉞開丞相府當是時宗藩大臣心志弗平五王連謀三方稱亂高祖咸得翦夷之始有輕睨周鼎之心自進爵隋王加九錫尋受周禪而卽皇帝位於是悉明庶政綏撫遠人經營四海至日昃不遑暇食高熲蘇威李德林之屬調馭於內楊素韓擒虎賀若弼之徒折衝於外規摹日盛遂萌平陳之謀張皇六師直搗金陵陳人膽破叔寶斂手就擒天下自是歸於一統東底大海南撫交趾西逾且末北極五原莫不稟受正朔願爲臣妾開皇仁壽之間人物阜繁號爲極治及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遂慕秦皇漢武之爲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略市武馬而困蒸庶御龍舟而般遊無度自以爲日月所照雨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外國怒其不恭親總大兵一百十三萬分十二軍並發旌旗彌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之也意謂狼噬元菟之野鴟張扶餘之境電掃襄平之墟未幾麥鐵杖死遼東宇文述敗薩水而九軍先後陷焉曾不悔禍益務興戎

府庫空竭，頭會箕斂，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盜賊蜂起，王薄發長白，張金稱據河曲，林士弘竊九江，杜伏威掠江淮，翟讓出陽城，假此之類，不可勝計，而海內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猶自沈湎聲色，惟日不足，虔其不免，乃欲摩頸自斫，卒致血濺御衣，而身亦隨殞，非天下之至愚，孰能與於此哉。當其指麾叱咤之間，風駭雲流，而兆六合於一家，何其雄也，身死肉未及寒，而邦國蕩覆，子孫誅戮殆盡，反不如弘農一布衣時，又何其削也。君子論禍敗之幾，不起於煬帝之日，而基於高祖之時，何也，蓋天下大物也，可以德持，不可以力競。使高祖以德結人心，雖煬帝昏荒之甚，其敗亡未必若斯之速也。夏有太康，殷有雍己、河亶甲，周有幽、厲，而宗祀不絕者，以禹、湯、文、武之德未斷也。是故采章文物，不足為之盛，金城湯池，不足為之固，長鎗大劍，不足為之利，士馬精強，不足為之勇，玉帛充牣，不足為之富，其足以維而長存永治者，非德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語此，徒以力競也，悲夫。

秦士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恇怯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眾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歎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

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元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錄客語

予養痾官舍，有三客候予，予命侍史速入，環坐榻前。甲客云：近有奇事，臨川浮屠曰法術者，嘗行般舟三昧，一夕示寂，闍維，心獨不化，乃集燧火煅之，俄出五色光，燭天，就視之，變佛像，高三寸，非金非石，其顏面手足及衣之襞積，若刻成者，因取寘淨琖上，及旦觀之，舍利已纍纍生矣。乙客云：惡有是哉，此皆虛誕僞者為之以欺世耳。丙客云：不然也。某在纖水時，親視一事，與臨川正類，有縫裘衣負販淮中，遇異人授以禪觀之法，遂歸，不言不笑，唯好同結廬山社者游，死後火葬，心內包觀自在像，鸚鵡軍持皆具，是未可非也。三客言已，復相質於予，予不能了有佛之信否，姑以所聞明之。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鏹數萬市之，墓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鄰始受鏹，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唯心堅如石，鋸開觀之，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粧凭欄凝睇，蓋此女有愛山癖，朝夕吐吞清氣，故能融結至於如此。嗚呼，孰謂行般舟三昧者，而無奇驗乎。吾心之靈，實參兩間，無物非該，無理不囿。人能用志不分，則上可致日星之變，下可召物產之祥，豈徒見諸身心而已哉。第可惜者為物所移，自墮自損，而不能與天地同耳，悲夫。予故備錄客語，以為吾黨學聖賢之勸。

錄戲人申鮮生辭

龍門子傳周官將成，鼓琴灊溪之上，初調清角，更轉黃鍾，音節熙醇，神氣恬康，鼓已，微步，其樂若洋洋者。戲人申鮮生杳然而來，揖龍門子曰：先生何樂邪。龍門子曰：子試言之。生曰：今之人豁褪華袂，咽齒分名，舔琰涎流，迴織紗縈，闕略機穽，企躡點綴，許史聯鑣，金張並旌，而先生誰蛇相吊，雅俗不形，確守貞固，刊落浮榮，此固不足以異其情。今之人雞號而奔，日入弗息，沉溺食貨，囂謁諱笑，火生日聞，飛舌騰障箎自欺，鎖核成惑，而先生被蒐荷蘺，溫如緒帛，飯糗茹藜，甘若飴蜜，此固不足以礙其跡。今之人辣身嘶語，用志烏頭，舒翹燕頷，振纓荊梁，八關度辭，三峽戒航，悲歌弔古，感慨成章，而先生如雉三伏，若龜六藏，奚情中閒，息景宛桑，此固不足以傷其衷。今之人肆情忘世，耽詠頑適，曳索披裘，拾穗服涉，洗耳箕上，種芝嚴阿，潔身亂倫，傷義則那，今先生久藏巨器，思拔人疴，俟時而行，與世委蛇，此固不足以同其科。若此數者，皆非先生之所樂也。先生之所樂者，我知之矣。綜綜今古，隋文辭，本根培壅，柯條紛凝，大則苞八頗，小則入一絲，卑則抵重淵，高則凌赫曦，追逾曬者，則或秦而或漢，攀遠覽者，則或殷而或姬，撥芹有度，囊括無遺，廢踐弗採，何鋒不窺，抑之則凝霜夏隕，揚之則寒谷春熙，開陽闔陰，出神入奇，聲諧韶韺，寫宮定房，是定卯位，而樂奏可享於上帝，烏雲山兵，梯岑峰，縮盤石，而武旋可張於軍威，迅雷出火，喪七策，燔高木，而天聲可震於魍魎，火龍黼黻，藏日星，挾藻粉，而文采可華於衮衣。且子雲思高而旺颺，士衡才溢以步驟，紹述海涵而地負，退之橫騖以川馳，子壽經緯而索綵，景先賦體以豐肌，何莫不階於斯，先生之所

樂。或在茲乎。龍門子愀然曰。子以我樂於治文乎哉。何卑我之甚也。在昔姬旦。輔建太平。分職設官。陳紀立經。八法著式。三兆垂程。揭其朗曜。統此列熒。秦餘既慘。周典失明。河間有獻。考工是徵。劉歆挺起。博士始陸。杜承鄭繼。句準文繩。葺工異見。衆說作朋。潰亂不驗。陰謀從衡。制濟新室。禮亂訓盟。攙斥不進。徒惑世聽。前王大法。信有足懲。末世附離。鬭之則違。載疏載覈。且損且乘。浮辭將斂。曦光用昇。編簡垂就。樂寫於辭。子不吾知。乃以爲悅於文耶。抑吾聞之。安絕潢者。以天下之水。無過其大。而不知有渤澥之宏深。眡培塿者。以宇內之山。無踰其高。而不知有岱華之峻極。溺觚翰者。以古今之學。無出於文。而不知有經術之淵奧。予雖不敏。竊受教於君子矣。方將寤寐於黃、虞。情思乎孔、周。重明一代之典。以垂百王之憲。子乃以文士況我。不亦左乎。於是漁父悵然顧予曰。有是哉。有是哉。吾今而後。不敢復相天下之士矣。乃歌曰。大象既離兮日邈彌文。五采絢爛兮以汨吾眞。中有一夫兮其色闇闇。游心古初兮隨道屈伸。欲鼓芳風兮以扇游氛。我將從之兮不知其門。歌已。負罟而去。

楚客對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褰篷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爲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廣漠無際。然其圜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爲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影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二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趣侍史具衾入舟而寢。

逃元　爲張道士作

天地之間。有元元之道焉。塞八區。宰六合。茫乎大化。莫見其迹。窈冥忽荒之中。而有神以爲之樞。其神何如。洞乎無象。漠乎無形。睇之弗視。聆之弗聞。履冰弗寒。炙日弗溫。故巍然高而不知其際。邃然深而不知其止。恢然大而不見其外。藐然細而不見其內。其施之於用也。能覆能載。能陰能陽。能動能靜。能柔能剛。能上能下。能圓能方。能舒能慘。能翕能張。毛者亦以之而趨。羽者亦以之而翔。甲者亦以之而出。鱗者亦以之而行。凡有血氣者。莫不藉是以存。所謂不依形而立。不待力而強。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也。故

古之聖人。能發而全之。守一處和。若埶織然。一故弗雜。和故弗戾。久而行之。其道乃至。蓋攬其播而散也。乃嗇其精。恐其勞而汩也。乃定其神。慮其躁而失常也。乃寧其氣而弗擾。精與氣合。其神則凝。然後駕太清以爲輿。指冥涬以爲蓋。倚日月以爲輪。運六氣以爲輶。化莽芥以爲馬。直遠遊乎無窮之門。雖鬼神不能測其機。而況於人乎。人皆有之。而不能之者。則眼之精接於五色。耳之精沒於五聲。鼻口之精散於臭味。四肢之精削於運用。精既散矣。氣隨竭矣。神雖弗離。將焉傅之矣。卒仰首就斃。如燈光之趨火。其亦可悲也歟。嗚呼。泯淪在上者謂之天。磅礴在下者謂之地。中立兩間者謂之人。天地不死。而人皆死者。何也。不知有元元之道故也。因本黃、老氏餘論。作逃元。

讀宋徽宗本記

徽宗爰自端邸入正宸極。呼吸雷風。舒慘陽陰。赫然有爲。聞於天下。於是復正人。宏開言路。意臻時雍之治。以復祖宗之舊。曾未旋踵。卒改所爲。委政姦回。託國閹豎。鼎軸非據。飾鉞妄加。狐狸嘯於闕庭。鬼蜮潛於宮掖。蒞編類之局。樹黨人之碑。借言紹述。擠陷忠良。遊談炎炎。炙手可熱。百僚側足。四國寒心。羣兇方爲得志。力陳豐豫之說。開大晟府以制雅樂。用魏漢律而鑄九鼎。文飾太平。詐言符瑞。八寶誕受。元圭肇錫。金芝出於蟠脊。祥麟織於牛腹。由是侈心寖生。邪欲轉熾。大興土木之役。創運花石之綱。艮嶽排空。絳霄凌漢。殫極功藝之巧。鈎致珍怪之物。君臣酣飲。上下荒淫。俾晝作夜。以亂爲治。至同臣庶之服。恣行期門之事。彙之妖人乘釁。蠱惑帝聽。天神降於坤寧。璇宮遍於寰宇。元科秘籙。方崇醮祠之儀。太虛金壇。遂定道階之品。其視法弊令乖。民生塗炭。將驕卒弛。邊備摧落。縱有耳而不聞。雖有奏而弗省。皇天震怒。災異薦臻。白眚見於禁籞。赤氣犯於紫宮。大水冒於都城。妖狐升於御榻。咸謂適然。益開戎釁。滅天祚而亡兄弟之國。結女眞而進虎狼之戎。卒啓狡謀。遂成反噬。張瑴之降始受。結翠之師已出。旌旗蔽空。戈戟滿野。肆其封豕之威。如蹈無人之境。蹂踐我檀、薊。侵軼我代、朔。攻擾我太原。圍逼我京闕。三鎭之割方急。六賊之誅已緩。勢至於此。亦可醜矣。及夫金兵再出。力逵不支。瓦解土崩。魚爛河決。宮闈淪辱。宗室竄夷。哭聲震天。赤血滿地。鑾輦北狩。遠涉漠北之區。父老見思。徒洒山東之淚。當是時也。雖欲噬臍。悔將何及。自非義士集勤王之師。謀臣建南渡之策。則九廟神靈。幾不血食矣。不亦悲哉。嗟夫。成湯務德。帝命式於九圍。紂爲不道。身死周人之手。其所感應。捷於桴鼓。聞以一人治天下。未聞以天下奉一人。奈何窮奢極侈。而毒痡四海。百萬生靈。彼實何辜。其身亡國破。爲萬世笑。非不幸也。宜也。傳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太乙元徽記

金華宋濂。賦質甚弱。十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皆力有所不任。惟日學操觚。造爲文章。精思弗得。能極獻疑。夢一老父。白髮髭鬢。與雲屬黎。身被黃服。手支青藜杖。徐徐而前。招濂謂曰。若何疲思之甚耶。吾乃太乙之精。在皇漢時。曾降天祿閣。以洪範五行授劉向。若今意有何闕。第言之。吾當有以處若也。濂再拜曰。下士蠛蠓。臣不自料。得接休光。以沐浴神化。亦既幸矣。復不以臣之微賤。使吐其情辭。臣雖無知。敢不精

白一心，以承靈貺。臣受氣於天，屏弱而羸。庚戌之歲，律中應鍾，日在於氐，地寒以風，母姙七月，臣體即降。生未五齡，百疾交攻，熱火鬱木，邪沴制陽，肝氣動搖，手牽目瞤，謁醫視之，謂為癇疾，毒艾焫膚，其苦莫屑。雖脫於虎口，筋骸弗强，有牛負輗，有鍋在揚，力既弗任，田卒荒蕪，幸有書一束，歷智叢殘，振拂毆剔，以佩以藏，以嘯以晉，以求其方，疲精竭思，攻為文章，窮年矻矻，恆不知變。更太乙曰：吾聞心有所溺者，必有所甚樂也，若之所嗜如是，將樂之邪，抑弗獲已也。濂曰：臣為文之時，獨潛闐廬，五官內守，形苦樂殊，凡慮既澄，延思希夷，上躋倉胥，下入重壤，綱緼龐雜，羅布大區，自形自色，匪可數知，一一擬之，若角在鼓，若獸在周陸，縱鍵距提，羽會不得離其範圍，及夫靈暢氣熙，與神合機，岳崙河翻，雷椎霆驅，倏闔陰合，歘然陽施，鬼出電入，戢正戢奇，萬紾千變，莫窮端倪，雖身執台樞，腰懸金魚，儲羞熊蹯，居飾璇題，入則麗姝，吹竹彈絲，出則戎士，角弓曳旂，亦不足以踰其適，臣實樂之，初非有弗獲已也。太乙曰：若樂則樂矣，古之人亦有業是者乎。濂曰：有之，雖更僕不可遽也，請陳其略。昔有鉅儒，曰太史遷，豪氣孤騫，闊視無前，執筆著書，勤數萬言，祕之金匱，及藏名山，至今文光上燭九天。董生三策，揚雄法言，相如大人，退之五原，若修若軾，若鞏之賢，各有論著，煜爍後先，虎鳳騰躍，韶鈞相宣，汗瀾卓踔，盤紆蟬連，業之既專，厥功乃全，其功何居，時磨研之，杼之機之，湘之淪之，炊之酌之，使心樂之，一日不治，若芒輒肌，六氣昏昏，精神不來，由是觀之，古之人所業，其亦有以哉。太乙曰：噫，若言陋矣。知冠角頎胡之為象，而不知弁冕纓緌之制，知糗飯藜藿之為美，而不知淳熬肝膋之味，知吳歈楚艷之為曲，而不知夏濩武勺之音，若言陋矣。濂於是憮然自失，膝行而進，俯首至地，且拜且祈，曰：臣不佞，竊受教於先生長者，學文二十餘年，自意已造其極，不知猶未也。夫井魚固不足以語大，夏蟲固不足以語寒，幸察臣之誠，憐臣之愚，授臣以要道，使臣聞之，雖即死無憾。太乙俛然不答，濂復般勤致辭，俯伏俟命，歷一時之久，太乙三嘆而後言曰：上堪下輿，惟人中居，厥初芒芠，晉未有知，野鹿標枝，蚩蚩狉狉，聖人者出，扶綱教基，揭我日月，燭我冥陂，所謂建生民極，立天地心者，是不有其道歟。道雖無形，授文可知，典謨渾渾，盤誥[illegible]奇，雅頌愜愜，禮樂威儀，春秋謹嚴，褒貶誅，不由於此，去道遠而，舍其根荄，玩其葩藻，而何以史遷諸子為。且非文不行，非文不章，天子非文，易風四方，諸侯非文，莫守其邦，卿大夫非文，身僇不揚，士庶人非文，卒過於鄉，故云文者，乾坤之粹精也，陰陽之靈蘊也，四時之衡石也，百物之館鎋也，中國之采章也，外邦之儀法也，可不務乎。彼辨博馳騁，以邪侈正，是誣世也，卑辭甘言，鞶帨取寵，是媚權也，佞藉受金，是非舛繆，是網利也，氣亡魄喪，懨懨不振，是委蘼也，抽青媲白，眩人耳目，是瞽替也。若此者，非可枚舉，其文乎哉，其文乎哉。吾前之所謂文，則異於是矣，充於一身，和順內積，英華外發，達於四國，民物阜康，政教豐洽，推之於昔，則可為天下後世法，傳曰有德者必有言，若之志勤矣，其亦慎所學哉。言訖，四方晦冥，飈風上行，仰視天門，如有火光，反而顧之，太乙已亡。濂驚而寤，不知其為何祥也。乃召日者占之，日者端櫝出蓍，左右揲之，掛而扐之，遇復之離，曰：是謂後得而先迷，百折旁歧，假假裴鏘，雖車堅馬肥，終九顛而一躋，或道之於崇期，載旌以驅，歷國過都，勝宰致饋，司里授廬，不疾不徐，直抵夫元壑之所居，蓋復者不遠復也，而離又文明之象也，此殆示子學文元徵乎。濂於是惕然悟，悉燔毀筆硯，取六藝誦溫之，未幾學果進。

段干微

段干氏問龍門子曰：秦漢以來，正學失傳，至宋而復盛，因顧竊有惑也，幸歷以告我。金陵之學何如。曰：穿鑿聖經，而附會己說，甚者竊佛老之似，以誣吾聖人之教，學顏孟者固如是乎。又其甚者，一假功利以搖動天下，利源一開，魚爛河決而莫之禁，如此，尚可為國邪。予嘗謂亡宋天下者，自金陵始也。曰：然則無一髮可取乎。曰：確執堅信，滂然不為位勢所動，是則何可及也，所惜者，學之疵耳。曰：眉山之學何如。曰：其文辭氣燄，有動搖山嶽之勢，蓋其才甚高，識甚明，舉一世皆奔走之，恨其尚縱橫捭（音擺）闔之術，而弗知先王之道，士之輕佻浮誕者，恆倚之以為重，禮義廉恥則棄去而弗之恤，使其得君，其禍天下有不在金陵下也。曰：東嘉之學何如。曰：東嘉之學，人或不同，大抵尚經制而求合乎先王，攻禮樂以振拔乎流俗，二者亦一道也，第其致力忘大本而泥細微，而見諸行事者，皆織綫膠固，而無磊落俊爽之意，徒以辭章論議馳騁於一時，蓋其所失也。其立言純懿而弗背者，傳之千百世可也。曰：永康之學何如。曰：氣豪而學偏者也。使其當今之世也，擁百萬兵，馳騁於天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實有一日之長，是何也，其智數法術，往往可馭羣雄而料敵情，而剛烈之氣，又足以震撼而翕張之，其能成功宜也。若論先王之道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瞢乎未之見也。曰：金溪之學何如。曰：學不論心久矣，陸氏兄弟卓然有見於此，亦人豪哉。故其制行如青天白日，不使纖翳可干，步趨即白堊之為，屬滿即康衢之見，實足以變化人心，故登其門者，類皆緊峭英邁，而無漫漶支離之病，惜乎力行功加而致知道闕，或者不無憾也。曰：橫浦之學何如。曰：猶節峻標，固足以師表百世，其學則出於宗杲之禪，而借儒家言以文之也。儒與浮屠，其言固有同者，求其用，蓋天淵之不相涉也，其可混而為一哉。金溪之學，則又源於橫浦者也，考其所言，蓋有不容掩者矣。曰：金華之學何如。曰：中原文獻之傳，幸賴此不絕耳。蓋粹然一出於正，稽經以該物理，訂史以參事情，古之善學者亦如是爾，其所以尊古傳而不敢輕於變易，亦有一定之見，未易輕訾也。當是時，得濂洛之正學者，鼎立而為三，金華也，廣漢也，武夷也。雖其所見時有不同，其道則一而已。蓋武夷主於知行並進，廣漢則欲嚴於義利之辨，金華則欲下學上達，雖教人入道之門或殊，而三者不可廢一也。嗟夫，龍亡虎逝，而孽狐為之雄，山摧嶽仆，而培塿為之大，氣字厭厭，四分五裂之弊，今乃胥蹈之矣，寧不為鄉學之一嘅哉。雖然，學以存此心也，心存則理之所存也，前乎千萬世，此心同，此理同也。遠而四海之廣，此心同，此理同也。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吾何疑哉。天之高也，吾不愧其覆也。地之厚也，吾不愧其載也。心之弘也，吾不愧其靈也。吾何疑哉，然則將何疑，疑不如孔而已矣。段干氏曰：我未之聞也，請受教。

删古嶽瀆經

維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水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雄干持旄，龍鴻勸軒，閼不能興，禹乃怒，召集百靈，授命夔龍，桐柏千君，稽首請命，禹不惟寅，神令所射，徵如槐栰，乃聚鴻濛，乃因章商，乃繫兜

盧皋威旅揚.犂耍卒劉.勢不敢爭.彼無支祈.力踰九象.叶厥形肖蝬.目有電光.量淮度江.辨捷從衡.授之章律.章律莫當.授之烏木田.木田迷歲.授之庚辰.庚辰扼其亢.絡以鐵繩.鑿如犬羊.繫諸淮陰龜山之旁.木彪水精.洞妖石鮮.奔號萬數.者有喪亡.淮流湯湯.入海既平.民用靖康.直逵外方.至於陪尾.無湮弗通.聿惟厥當.以昭於無疆.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與隱者周焦君探林屋洞.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雖奇而未醇.竊意即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戲删潤其辭.集古鼎文寫之.以寄吳君濬仲.濬仲蓋深於古學者也.鈞窳器與方乳曲文大篆爭妍.其自知不可哉.丙申冬十一月濂志.

書事

書劉生鏡歌後

伯夷.柳下惠.飭身制行.皆高於當世.然揆諸大中之道.或不能無過.故其流至於隘與不恭.甚哉.爲師之難也.近代以文章名天下者.蜀郡虞文靖公.豫章揭文安公.先師黄文獻公.及廬陵歐陽文公爲最著.然四公之中.或才高而過於肆.或辭醇而過於窘.或氣昌而過於縱.故效之者皆不能無弊.惟先師之文.和平淵潔.不大聲色.而從容於法度.是以宗而師之者.雖有高下淺深之殊.然皆守矩蹈規.不敢流於詭僻迂怪.者先師之教使然也.烏傷劉生剛.從余學經.爲文頗久.近製國朝鐃歌十二曲.傳於遐邇.士君子稱之.顧予豈能使生至是哉.實先師之遺教.被人深且遠故耳.余少於斯文.蓋有志焉.及今尤真知之.然後嘆先師之不可及也.後之有志於學者.非果有得於古人之法.烏知余言爲然哉.

書畦樂翁事

畦樂翁延名.姓王.其字爲與齡.廬陵人.沂公七世孫也.生平有逸趣.當得意時.物我齊冥.不知天地之爲大.日月之爲明.山嶽河海之爲高深也.或登高觴望.或曳杖長歌.或呼酒縱飲.俯仰翛然自比於葛天氏之民.知是者有年.一旦忽卜居豫章東湖上.欲起徐孺子與之游.翛雙烏棲.術害而耕.土脉旋起.盧灌若積蠡.翁荷鍤經營.析爲九區.伍伍相比.皆劃成小窪.取嘉蔬藝之.新雨過.綠甲浮頭.如旋螺.已而怒長.翠光方勻.疑望皆一色.翁欣然自得.曰.二氣絪縕.往過來續.往者不知其所往.來者不知其所來.往者固陳.來者復新.新陳相因.如環之循.今吾畦之青萌.孰知爲實之所基乎.基者萌之始.萌者基之終.達人於此.大觀終之始之.終之.非始非終.惟始惟終.可以一古今.可以混彭殤.可以同晝夜矣.蓋人生百齡.尚中得一.七中加奇.千中得一.或五六十.固比比有之.然不免於夜提致夭於襁褓者.亦衆矣.奈之何哉.壽者自壽.夭者自夭.吾未嘗壽之夭之也.憂樂之間.寧知夫夭者不爲壽.而壽者不爲夭耶.今觀吾畦而日涉之.一盛一衰.則妙理悉具焉.故其樂有不可得形容者矣.蘇蘇云乎哉.藝藝云乎哉.翁言流聞四方.有識者咸以爲知道.競謁翁問其故.翁不得已.示之曰.勿小吾圃.陰陽之理.著焉.勿小吾身.心中具天地焉.具天地於一心.著陰陽於一圃.六合雖廣.孰加焉.子若規規求於形迹之間.則槿雜以嘐.中爲天.爾何暇與大方之外哉.子休矣.子休矣.爲說者曰.吾聞江右有徐孺子者.其清風隱操.負出千古.見諸史册.惜乎不

載其言論風旨.無以探索其緒餘.今聞翁之言.察其行事.其殆聞孺子之風.而興起者歟.然翁少負才氣.客遊諸公間.以文墨議論見稱.豈度其志亦欲施諸事功者.今若是.其殆以時進退者歟.以時進退.則幾乎道矣.予故具列於篇.以示知翁者.

書陳思禮

陳思禮.字用和.四明人.世爲士族.思禮生七歲.父德祥殁.母石氏.誓以節自守.夙夜勵思禮以學.遇之極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册以往.思禮或少懈.輒對之泣.曰.爾父爲名儒.唯生一子.吾所以忍死鞠育者.欲爾取法也.今奈何背之.思禮惶懼卻立.若無從匿身.俟母怒稍解.輒去.篝燈誦書.自是不至夜分弗休.母年五十五.病卒.思禮披髮狂號.曰.吾母何在.吾母何在.母所以辛勤萬狀而弗釋者.爲思禮也.思禮加冠.而母不待養.尚何以生爲.不如相從於九泉之下.魂魄尚有知.猶可盡承事之禮.不然.縱壽百齡.何益也.乃操刃欲自剄.家人奪之.環守至旦.共慰解之曰.爾死.則母之祀絶矣.母雖死.欲使母不死者.移孝爲忠以顯揚之也.思禮收涕謝之.服闋.入郡庠.從名師學明經.期以科第起家.見諸事功.踰四三年.思禮二十四矣.初.母未死時.爲擇配石氏.至是.欲成昏.思禮掩耳不答.其姻其友執其袂而導諭之.思禮泣曰.吾娶則詩書之業廢矣.即不廢.何以自給.不與市魁賈豎相逐.弗可得也.他日何面目見吾母.請緩之.其師鉦士懋持之益急.曰.爾奈何失昏期也.思禮不得已.泣從之.合巹之夕.思禮歷誦蓼莪詩.泣曰.娶婦爲養姑也.吾母今不在.寧不肝腸寸裂乎.連泣七日夜不輟.見者哀矜焉.思禮既娶.後學功愈自策.不敢廢.洪武六年春.詔下郡國徵諸生.思禮亦上名吏部.已而奉旨入成均爲弟子員.試藝中選.升上舍生.先是.思禮既喪親.夙夜不忘.乃以如在扁其堂.襲封衍聖公孔君希學爲作隸古書之.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基.參知政事陶公凱.暨中朝士大夫皆有詩若文贈之云.

史官曰.予在詞林.思禮時同諸生入謁.每言及父母.其淚滂然流.予爲惻然久之.昔者李沆之父獨生沆.待之甚嚴.或勸之.答曰.止以一子.不可不爾也.後沆卒爲名臣.石氏以一女婦.乃能忍哀茹苦.而以嚴教子.以節自誓.以潔白終其身.可謂貞婦者矣.思禮日夕兢惕.惟恐有孤先志.思欲以沆自勉.不亦孝子之情也哉.是皆有係於名教人紀之重.不可不書也.具列其事於篇.

書萬安丞

吉安萬安縣有宰民劉仲質.以捩牛殺鄰.若瑞父子五人.歷時已久.鄰媼始稱執牒訴諸縣.憐不得屍.弗錄.媼辭嫗哭於庭.三日.縣丞高昌高鵬舉錄之.很有大蜂五.遶丞之案.歷去復至.如是者四三.丞乃祝曰.爾信爲鄰之鬼邪.明日再聚吾案.如期蜂復集.丞猶未之信.遂與蜂期.咸如初.丞乃上馬.抵劉舍.反覆蹤蹟之.縱無所有.忽見五蜂飛集竹坡.丞亟令左右具畚鍤劚之.四屍藏竹下.如生.惟孩童屍未獲.蜂復導丞至橡木下.環繞而悲鳴.發之.孩體已腐.唯其首獨存.獄具.斬劉市中.嗚呼.人不得其死.附物以訴冤者至如是夫.昔予友楊觀尹潁川.有蛙鶩躍風畔.楊曰.汝若有所訴.當前我.蛙即躍而去.楊隨其後.行二里所.見一屍橫焉.楊捕逆旅氏.一鞫即伏.方疑無主名.檢屍衣.得過所.知爲湖南賈人.遂伏辜.潁川人與予

言。予竊以載籍所見。固有若斯者。是殆未可信也。今觀萬安丞事。與之正類。徵諸人人言不殊。其將弗信奚乎。因謹書以爲世戒。

書前定三事

永嘉林君伯恭爲濂言。溫生延祐丁巳八月八日。至三歲父命名榮祖。又十二歲更今名。又十歲當至正辛巳。以春秋經試江浙鄉闈。溫名第一。董彝第四。董朝宗第五。朱公遜第二十八。實殿榜後。榜中孔暘、王孔文、高祿鄉、潘如珪、四人皆再薦。溫上南宮不利。以恩例從奉化州學正。丁亥始之官。會董彝亦爲學正鬷元。交談之頃。彝慨然曰。吾父諱伯大。嘗出臨書。大父得奇夢。記諸籍。云丁巳年九月七日夜。夢林溫作魁。宋姓人鎖榜。第四第五人連姓。董內四名用朱筆點。云是科請舉者。稽之於今。無有不合。其最異者。溫之生甫一月。爾奉新王君文博復與濂言。載夢與劉鎔封南昌。經江西省署。見放鄉貢進士榜。諦視之。高懸朱牌十枚。上書金字。日光炫燿不可讀。忽一隸卒前白曰。第一名南昌熊誼。汝居第六。蓋呼鎔曰。爾名亦在後。須臾有紅英佩刀者十餘人。自省中擁而出。假相迫逐。鎔驚寤。明發與人言。皆大笑。當是時、大都將朱公鎮南昌。干戈方殷。謂安有貢舉之事。後八年。爲洪武庚戌。始設科。江西四十名。額南昌占其十。十名中熊誼冠首。正符朱牌之數。鎔卻在通榜第六。鎔居十九。及試大廷。鎔又中第二甲第六名。一一皆驗。濂聞此二事。頗異之。且言於金溪吳君伯宗。伯宗曰。豈惟是哉。庚戌之夏五月二十二日。臨川通判王觀夢城中作樂迎狀元。觀甚訝之。二十五日忽聞使者來頒科舉之詔。其年秋。伯宗濫充江西鄉試第一。衆已爲與夢叶。至廷對之日。復擢眞榜首。鄉里至今以爲美談。濂觀傳記所載。前定之事如此類者甚衆。未敢信也。今親聞三君子之言。其有不可信者乎。姑書之。以見人囿氣化中。誠有一定之數。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計免也。自修之外。一聽於天而已。

書劉眞人事

劉眞人德仁。滄州樂陵人。始生。有□照其室。及長讀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山太平鄉。一日晨起。有老叟乘犢車相過。撫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識之。可以修身。可以化人。仍授筆一枝而去。自是元學頓進。從之遊者衆。眞人乃取所授書數釋其義以示人。一曰視物猶己。勿萌戕害兇嗔之心。二曰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守清靜。四曰遠勢利。安賤貧。力耕而食。量入爲用。五曰毋事博弈。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衣食取足。毋爲驕盈。七曰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毋恃強梁。謙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守之。金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眞人。傳其道者幾偏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趙氏爲狐所祟。眞人劾之。祟中墊兆自焚。狐數百鳴嘷赴火死。人尤神之。然其養母如禮。及亡。喪祭一遵世教。無戀度者。後若干年。追封無憂普濟闡明洞微眞人。德仁卒。陳師正嗣。師正幼游於河。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事。師正卒。張信眞嗣。有詩文數百篇。號元眞集。傳於世。信眞卒。毛希琮嗣。當金之亡。兵戈擾攘。希琮能以柔而存。希琮卒。鄭希誠嗣。元憲宗甚尊禮之。賜眞人號曰太元。名其教曰眞大道。仍給璽書護之。希誠卒。孫德福嗣。德福卒。李德和嗣。德和卒。岳德文嗣。德文

卒。張清志嗣。自德仁至此。世稱之爲九祖云。

史官曰。道喪千載。諸子之言人人殊。德仁在宋金之閒。學竊老子遺意以化人。人亦多從之者。蓋其清修寡欲。謙卑自守。力作而食。無求於人。實與天理合也。天理人心所同。固足以感召歟。彼得之。此失之。其亦有以也夫。

書客言二首

天台李某遇盜。官爲購捕之。有刀鑷工出聲珥粥諸市。市魁執送官。工具言私於下東鄰女得之。官逮女問狀。女戰栗不能言。工曰。爾毋怦懼爲也。爾左乳有癥可驗。官覈之。信然。女恚。自剄死。死三月。始得眞盜。初、女童子時。常用工薙髮。故知女癥。工怨女嫁時不償其勞。陷之。黃巖少年嘗游於博徒。一日飲市上。市人攜虛囊與博。不勝。馳而去。少年慚其紿己。躡至大澤中。杖之仆地。有一翁挾子過焉。意其病厥也。扶還其家。未至而氣絕。市人家縛翁父子入官。子哀慟不伏。翁謂子曰。兒毋用苦。吾老矣。自度在世無幾。願易兒也。子聞之。輒自陳殺市人狀甚悉。官用縱翁歸。翁念兒冤也。自經死。

爲說者曰。漢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爲無冤民。嗚呼。今之從政者。其釋之也哉。

書白衢州

三衢沈君持正來爲烏傷文學掾。予謂之。持正盛稱其守白侯之賢。予問之曰。侯定科繇如何。曰。衢爲州壁據東浙上游。厥田惟下下。入賦以斛計。僅三萬三千有餘。豪有力者兼并。且善避役。役多在貧人。侯察其奸。令民自實田。以田定賦。一州服其平。侯律己何如。曰。侯清約甚。飲衢水外。一物不煩衢民。每旦往行入府署。野夫不識。與爭道。不問。廷有關民。立爲疏直枉。皆免冠叩頭謝。長子自沔陽來。越旬即遣歸。唯一畫給侍朝夕。未幾亦遣。侯馭吏若隸何如。曰。吏抱案立左右。唯侯言是裁。不敢以意出入之。隸人數不逾九。凡冒隸名巡聚落以病人者。悉能去。去年春。滿府以善治聞。天子嘉之。遣使賜束帛。衢人咸爲侯榮。予聞已。屬謂二三子曰。此南陽白景亮明甫也。明甫自征東行省譯書掾起家。四轉而來爲是州。甚有惠政。昔予聞蘭溪吳德基言若此。今持正又盛稱其賢。故予歷問之。持正言與德基同。則白侯之賢信已。使牧郡國者皆得如侯。則下民之瘼庶幾其有瘳乎。

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強濂爲五經之師。聞命措愕。不知所云。雖然。執事之意則甚善也。昔舒人文翁爲蜀郡守。招下縣年少者爲學官弟子。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蜀地大化。比齊魯焉。執事亦舒產。是宜汲汲孜孜。欲追躅於文翁也。然而興學在乎明經。明經在乎選傅。得良傅。則正鵠設而射志定。七范齊而鑄器良。聲流教益。俗轉風移。反是則政隳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濂也不敏。幼即多病。若藝黍稷與策牽車牛遠服商賈之事。皆力所不任。竊自念之。吾將何執以閱世乎。適家藏古書數千卷。因取紬閱。習久成性。遂不欲棄去。然亦藉是以自遣耳。非有所能也。是故家庭之閒。未嘗以知經稱之。豈直家庭哉。至於鄉黨州閭。亦未嘗謂其通經也。執事者不之察。一旦強儒之使服

深衣大帶張拱徐趨於講堂之上吾恐人無不笑之而所笑者又恐不止於區區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況五經自孟氏後無彙通之者如施讐之易大小夏侯之書轅固韓嬰之詩尹更始之春秋慶普鄭興之禮各僅僅成家而已濂視數子之間曾不足負籍緘以從執事釆浮華而忘本實但見耳目具者輒聘以爲師執事倡之曰某可師也左右畏威莫敢諫白又從而和之曰某實可師也所以濫及於濂濂縱不顧清議曲狥執事意而俯焉從之衿佩森如立竹執經問難欲屏之邪則所慼何事欲應之邪則環視其中枵然無所有其於窘迫實有不堪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古之通經者非思騰頰口舌以鬭辯時俗實欲學爲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苟於孝道有闕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召辱耳陽城爲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濂嚴父年垂八十且莫弄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棄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久去膝下況爲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師嚴然後道尊理勢然也濂以輕浮淺陋之資習懶成癖近益之以疏頑不耐修飭亂髮被肩累日不冠時同二三友徒跣梅花之下羣笑竟日不然則解衣假臥看雲出巖屏中有類麋鹿然見人至輒避逝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自知獲罪名教痛思懲艾卒不可變此執事素所知非今日造此飾詞如此之人不棄絕則已安可使儀刑後進執事何爲欲強之乎濂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當操觚沈思時闔屏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犬貓不使之近即近輒拊几大呼人咸指爲狂易傳以爲笑猶卒不能就擲譬遠室中行或使小奚頭簡髮如捕蝨狀或摩挲腹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叢居又無邃房曲閣可下關牡來審半行狙伺猿視大鳴小噪敗人興趣事失萬金之產乃不怨苟廢此樂不如無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平生懵懂視人世百爲顛倒變幻動如神鬼或握手視肺肝乃猶刀劍之慘或鬪爭紛不可解則昏敘玉帛之好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況啓之以端欲使其揣摩測度邪自料決不能與此盤周旋苟與之相周旋寧免其見罪乎況兼目有短視疾雖月下可讀蠅頭之字距尋尺間白晝則不見人不相知者必以我爲簡非挾人以濟如水母之目蝦必有禍我者素無所仰於人不知奚故而自求苦乃如此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又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驚怖若杵擊下上面無色澤口噤不能對人近年衰羸日甚酬答稍煩則肩髀額顱重如壓石急呼枕熟寐一二時然後漸復其舊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峰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誅茆架草室三間以奉老親則志願畢矣此足一出衆事皆棄當日夜計之與執事相契亦驩甚初無不共戴天之讐執事何爲欲強之乎昔者衛人有西乞丙問褚師輪曰世傳五鳳倡祥徵乎曰有東方則發明南方則焦明西方則肅爽北方則幽昌其見或有孽焉唯中央號鳳凰乃至瑞耳曰可致之乎曰否有德則見岐山之陽斯非可以力致也褚師弗之信出千金號諸岐山之陽岐山民疑之羅彩鷸售焉褚師持歸誇諸人人皆笑之執事之所爲無乃有類於是乎吾婺爲東萊倡道之邦而龜山考亭之正宗又往往傳諸學者故闤閱之家多尊道德而淺功利據案談經比比皆是執事不彼之即而獨此是強豈棄

瑞鳳而愛彩鷸乎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尚不辨其僞眞況所謂難遇者邪竊爲執事不取也雖然執事孜孜汲汲以興學爲意何讓乎蜀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傅其術爲少疎耳今之爲守牧者不爲不多也而溺冠跨項亦有之矣如執事者又何可少哉又何可少哉濂非明經者愧不能成執事之意化吾邦如齊魯故歷疏鄙衷之不可強者如此惟執事釆擇焉儻憐之不制則黃冠野服負親而逃東海之上豈能悖性狥物嬰嬰隨人作上下邪謹齎隨使者還千萬情辭筆不可盡

答章秀才論詩書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亹亹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爲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於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歿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曼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鉶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誇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壹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于是爲最盛韓柳起于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于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窮沙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于輕俗王張過于浮麗要皆同師于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于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于怪詭至于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

寬。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歷。尙有所不逮。況厲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兪、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疏。或煆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于二家。觀于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于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頹、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于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于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尙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于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于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沖粹之意。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諭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宜。濂白。

擬答呂相絕秦書

昔我嬴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不敢忘。獻公薨。國內不靖。羣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隕。會齊人納惠公于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卽背之。會晉荐饑。來乞糴于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機伐之。穆公則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卽改館饋七牢焉。使歸于國。及晉再饑。穆公又餽之粟。惠公薨。懷公遣師。軍于廬柳。威虐所加。孰不畏之。我穆公忘己之弱。使公子縶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于郇。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宮。呂郤畏偪。將焚公宮。以圖不軌。穆公知之。乃潛會文公于王城。誘而殺之。文公卽位。來逆夫人嬴氏。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俾三千人衛之以歸。微我穆公。惠、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勳于晉。豈惟諸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聞焉。文公當不忘我舊德。勠力同心。以輔王室。子帶之亂。天王出居于鄭。使子鄭父來告難。本使簡師父以告于晉。我穆公左執鞭弭。右屬櫜鞬。親帥師屯于河上。以逆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辭我師而下納王于成周。殺

太叔于隰城。而獨受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我穆公不敢言。文公自是倡宣于諸侯。虞夏商周之胄。莫不震疊。相率而朝于晉。非爲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修舊怨于鄭。穆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汜南。鄭伯恐。使燭之武來言曰。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惻。結盟而還。文公薨。襄公卽位。穆公有事于鄭。未嘗以一矢犯晉疆場。襄公蔑棄我穆公。以墨衰卽戎。敗我于殽。殄殲我卒徒。係累我三帥。我穆公亦不唯晉之怨。乃自悔過。誓告于羣臣。然猶願徼福于惠、文。以事我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取汪及彭衙。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則已。乃日事干戈。是欲滕辟我也。將悉敝賦以待于郊。亦冀晉人道一介行李之來。修復舊好。襄公唯力是恃。又伐我圍邧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卽世。晉人以國家之難。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我康公唯穆公之事是慜。多帥徒衛以納之。晉人遂食前言。而立靈公。又敗我于令狐。自時厥後。又取我少梁。又戰我于河曲。康公薨。共公卽位。靈公亦悔于厥心。欲求成于我。又不明言以侵祟急我。我共公惡其詭道。弗敢與成。靈公薨。共公卽位。景公不務撫綏秦民。又迫我于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二三大夫曰。我兩國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寡人之恥也。盍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河之東西。口血未乾。又使郤錡乞師于楚。欲以伐我。且以蔑辭以文致我罪。寡人聞之。困獸猶鬬。況國乎。君旣有意。將過矣。寡人亦何愛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乎。君若惠顧前好。唯令狐之盟是申是尋。亦唯命。鉞乃戈矛。備乃弓矢。俾兩君相見于野。亦唯命。寡人敢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事其進退之。

擬漢賜衛靑璽書

皇帝使謁者問大將軍靑。朕以渺身託于諸侯王上。萬方嚮風。唯單于未獲塞。且登我叛臣計。謂漢兵不能度幕輕留。數寇邊。民不得田作。朕心靡寧。今遣大將軍將四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必深入赴利。禽獮而草薙之。且寇逐水草食。聞大軍至。多藏匿山中。冊其必有伏。卒有伏。何以禦之。將軍預爲備。跡捕山間寇且盡。乃爲使中國爲寇所苦者日久。將軍乘吏士銳氣。當一鼓而克。勿延期。寇士地寒苦。漢馬不能多。功脫不早就。進退惟艱。當今智謀勇功。誰復如將軍者。卽將軍不滅寇。寇將孰滅哉。聞者寇入上谷。殺掠吏民。將軍擊卻之。右賢王寇朔方。將軍率六將軍圍之。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將軍屢建功高。卽此行寧有不利耶。朕已下丞相御史。趣刻印。俟幕府以功上。使使者卽軍中益封爵。將軍勉焉。驃騎將軍、與將軍一體人也。其立功有如將軍。前將軍廣、年耄且數奇。毋令當單于。秋向寒。幕北風苦勁。將軍強食愼兵事自愛。

補范少伯辭越王書

臣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之明戒也。臣雖不佞。竊嘗從事斯語。敢自其私於下執事。唯君王加察焉。臣本南陽一布衣。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而君王待之過禮。寘諸羣臣之列。臣日夜心計之。一介狂士。而上辱君王之知如此。當盡瘁以事國。卽于

國事無所建白。設有不幸。誓伏劍結纓。以報稱萬一。言雖不出諸口。上帝鬼神實鑒臨之。夫椒之役。夫差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夷吾宗廟。莽爲空棘。君王以餘兵五千保棲會稽。下守溟海。唯魚鱉是見。困亦甚矣。夫差不道。復追而圍之。大夫種膝行頓首請成。夫差聽申胥讒。毅然不許。君王悲甚。至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臣時在左右。憂懼不知所爲。亦屢思克踐前志。所以未忍即死者。將有所圖也。幸賴先王之靈。夫差悔過。卷旆而旋。君王既反國。臣亦得效犬馬奔走。與大夫柘稽爲質于吳。夫差世君王之威。不敢久留臣。遣之東歸。君王因與臣及大夫種謀。以復讎爲事。食不殺而髮衣服純素。不构不元。內傷其政。外事諸侯。如是者二十餘年。始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有事于吳。及其平而還。後四年復往伐焉。敗之于囿。又敗之于郊。又敗之于津。如是三戰三北。遂斷之棲夫差姑胥之山。夫差使王孫駱肉袒膝行請成。君王弗之許。乃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夫差懼。太息四顧。引劍而死。君王乃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致胙。命爲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初君王之在會稽。其辱爲已甚。臣豈不知主憂則臣勞。主辱則臣死。其不能即死者。爲此事也。藉君王之威武。二三大夫之用命。一雪其仇。始願從會稽之誅。君王憐臣之愚。不賜臣以死。乃欲與臣分國而治。且臣聞之。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天之道也。功成名遂身退。明哲之事也。持祿固位。知進而不知退。危亡之道也。昔晉大夫祈奚爲中軍尉。請老而歸。身名俱全。人以爲知分。申侯有寵于楚鄭之君。楚鄭之君。唯其言之是聽。非不可者。卒致首領不保。爲天下萬世笑。何也。不能退也。況臣起自布衣。幸得侍衛左右。何功于越。而稱上將軍。大名之下。難以久居。若戀執寵榮。而沈溺不返。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君王幸察臣知止知足之意。賜臣骸骨。得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去鄙東海之濱。則志願畢矣。唯君王圖之焉。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九

辭（凡三十八首）

思孅人辭

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歿始餘百年。而其學殆絕。濂竊病之。然公之所學。弗畔於孔子之道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鄉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況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聞而知之。蓋必有其人矣。託物引類。作思孅人辭。辭曰。

惟孅人之愔嫕兮。賦姱質於自然。修蛾規而凝黛兮。曼目騁以成孅。妥髮鬒而如雲兮。皓輔巧以承權。纖腰秀頸若鮮卑兮。容都曼而體便娟。寶璐綴而右縈兮。桂徽縭以半偏。懸明月以爲佩兮。錯木難而傅冠。向瑤臺而徽步兮。意愔靜以貞閑。宓妃之倫折芳馨以相遺兮。復容與乎江干。紛翩翩其裴回兮。若游龍之在淵。胡入門不可以久留兮。遂凌厲乎高寒。禡道紀以爲御兮。詠天和而爲鞍。微塵寂於陽陰兮。時上下乎晨辰。歎予生之何晚兮。不一覿於芳儀。念姱嫭之鮮儷兮。迴迴颺而曾思。欲愁悴而委惰兮。氣滔滔以如炊。道苟可以迴之兮。視萬里猶門墀。登崔嵬而騁望兮。正晨旭之初曦。氣晻藹而冏朗兮。莽山川之縱橫。樹輪盤紛而衆儷兮。蘋草萋萋以相望。豈狐思莘而永嘆兮。文鶴萎頹以徐翔。企精爽之不徠兮。空

蜚龍之將將。蹇侘傺而望絶兮。燿靈匿其西藏。降崇丘而臨曠野兮。循故轍以東歸。向閶闔而徙倚兮。攝外變而愁內遊。新蛾皎以出天兮。想纖美之曲屑。繁星爛而成文兮。懷緒蛾之陰離。若灝溔落而無洋兮。思玉體之弗纚。拂閒袖而起步兮。復經緯乎空庭。苦鴻鴈之嗟嗟兮。厭蟋蟀之蛩蛩。城戶扃以悲惻兮。惕厭容而弗自勝。轉曲牖而入堂坳兮。胖獨坐對乎華鐙。鐙影搖曳如鳥旋兮。象中心之靡寧。寒颸猖猖而競吹兮。耳恍聞於登音。疾倒屣以啓闥兮。颭闢葉於枯岑。繚緜緜而莫抒兮。託幽寄於瑤琴。琴聲咽而思深兮。類孤鶴之鳴陰。更寂莫以將闌兮。斗杓旋而向東。舒枕衾而就寐兮。期夢寐以潛通。精氣注以弗釋兮。儵有物而銜中。息纚纚以方微兮。魂翕翕而上征。造旬始而謁太儀兮。挐靈縱其若叢。氣旋裔以隨森兮。鳳旟沛而嬰空。毀象車而乘虬節兮。鞭列缺以斥豐隆。豹蘇熊幡聿皇以齊兮。摎流紆譎曫以相叢。左攜右衛勳以翶翔兮。駼胂倩浰雲滔而雷舂。回穴蟠纚汨以踸歙兮。吸噏潚率翕以蜚鴻。秘眇眇以前邁兮。翩翐翐而沘止。葬冥冥以無垠兮。勢泉皇而逝康。超氣埃而澈鄉兮。竟按轡乎朱陵。長麗舉曜以向日兮。有赫戲之華文。揚芒熿以上森兮。粲重離之丹門。炫赤玉之寶章兮。列八龍之威神。啟東趨於蒼極兮。青琊紛其並迎。羣神衍衍以方變兮。湊蓋和之鳳笙。四酎芬而澍歆兮。嘩玉色而帶賴。拜素威以升皓宮兮。盼四極之浮浮。辟收頤余而破顏兮。錫鏤瓊之華鉤。謂貞白以自守兮。合左契於伊周。折寒門而燭元冥兮。朔颸颯以吹裘。有夫黃巾而擐甲兮。握靈蛇以爲騶。重陰沍而未啓兮。翦紫氛之幽幽。四方非不可居兮。悵所思之莫余都。馳雨轂如飛丸兮。又滔滔而遐逝。靈氛告余以吉故兮。子何爲兮獨悲。若彼中天之有居兮。隔人世之風雨。吾將導子之一至兮。庶幾猶於悔柔。掐忽荒以從之兮。觀闡颸以徑度。習光炎之炘炘兮。緋纖鬱泱而不可正視。瑣瑲彤樓屹以上起兮。瀏濫弘惝雲譎而波詭。迤巖樾覺杳以軋芴兮。巖魁幼眇龘以高峙。中洞昜之湯穆兮。乃嫩人之攸居。使曼姬爲予通訊兮。儼再拜乎堂垂。召朱扉之洞開兮。移玉趾之委蛇。珠明玉潔不足以爲喻兮。光照耀乎東西。吐芳辭以若蘭兮。意懃懃而告余。曰皇降盬兮昭質弗沬。丹染爾纈兮。昧厥施。紉葯韜兮。曳荳蘼。結蕙纕兮張椒幃。勺桂旗兮嚶蓀粱。索胡繩兮睢揭車。集衆芳以遠蒸兮。光郁郁而斐斐。余俯首而敬聽兮。奇聲紳以自規。淵色勵而軒縣兮。陶去幽而開靈。雖嘉辭之盈耳兮。邈若人其何處。遂捐臂以沈思兮。顧獨處而縱戾也。識因言以會心兮。將神變於千載也。亘天地而無初終兮。惟我民之秉彝。道弘敷於上下兮。必有人而繁之。往者固不可作兮。並方册之昭如日。參驗於厥躬兮。若面命而耳提。跛躄之蹣跚兮。固難齊於六蘥。能孳孳而弗怠兮。亦千里之可至。余雖賞謹而力單兮。敢不沾沾而猶厲。帶鈎矩而佩衡兮。撤蒂蒙而祛尉。翔有形以必踐兮。始俯仰而無媿。縱不得嫩人以與之游兮。又何異同功而並世。予既爲此辭嘗錄一通寄王子充子充蓋有志同乎學者也故識之他日各考其學之成也

青山辭

青山崔崔。白雲溶溶。我疑其中。仙人所宮。風馬雲輿。霓旌羽幢。游行太空。翩然相從。望而不見。使我心忡。我本金華。牧羊之童。口誦蘐篆。有聲如鐘。震撼岩壑。無礙不通。謫居下土。黃塵濛濛。五色之文。布滿西東。秋高路消。陟彼危峯。呼吸元氣。精神內融。睥睨萬物。後天而終。

雲中辭

黃巖有奇士曰許君弼。其字廷輔。治周易。煜然以文名。會天下紛擾。輒被鐵衣。操蛇矛。集兵以禦寇。尤能挽強命中。衆初弗信。君設正鵠一百八十步外。挾弓矢以往。嚴然一發輒中之。乃皆歎服。由是多驅馳戎馬間。及天兵取台州。四方次第平。大興文治。建科目以取士。君慨然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起應書鄉闈。遂取浙江第二名(君)文解。去通判沔陽府。剸煩劇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投刃而有餘地。已而復慨然曰。予家之東有委羽山。其高摩天。委羽之下。又有桃山。蒼翠峯相與回環。日未出。常有雲氣起其閒。縹緲輕盈。如兜羅綿。籠罩崖谷。如翔如舞。絕可愛玩。有時下覆欄宇。覺此身飄然在雲之中。恍欲逐黃鶴仙人吹簫而往來也。第以君恩未報。不敢決去。他時髮種種。當掛冠而歸。與雲爲朋。姑以雲中生自號。蓋以表其志云。夫雲之爲物。出乎太虛。斂然而有。忽然而無。其變幻有不可測者。當長空晴妍。紓徐其輿。結而爲鮮。散而爲綺。霞其文采郁如也。及其靆靆鬱勃。鐵馬長驅。雷霆爲之恍惚。而甘霖注焉。嗚呼。雲哉。何其有類於君也。然非雲之類君。實君有取於雲也。樂業苟者。贈句藥以相娛。務高潔者。貯秋菊以爲糧。物何嘗有心。而人自強同之爾。予方與君談雲中之趣。君忽昂然而來。顧予言曰。惟知詞子之文久矣。盍爲賦雲中辭乎。予聞君襟韻洒落。得喪一歸於天。故其顏四時無憂色。其號爲雲中也亦宜。爲之辭曰。

委羽之山兮雲薄之。勢輪囷兮復參嵯。廣寸而合兮。既合而復離。不崇朝兮雨滂澌。渺瀰瀰兮雲之歸。玄功泯泯兮邈難知。嗟爾雲中之人兮。胡不爾思。或出兮或處兮。悠與雲以相期。

協晨中宰辭一首

鬼谷仙人并列禦寇御風圖。以獻其師四十二代天師眞人。眞人號沖虛子。而唐封禦寇之號實曰沖虛。此其圖之所以作歟。濂竊觀之。蟠松鬆張。有風冷冷然起於其中。霞光發舒。閃爍無定。禦寇方乘颷回旋。龍袞結帶。凌亂不可止。遙見神山隱起大瀛海上。旭日一點如火。海濤噴薄迎之。濺沫而舞珠。萬物遂竄。介人情懸箭貫。直超鴻濛。嗚呼。仙人之譎奇絶矣。蓋以媲眞人。非果在於禦寇也。眞人或飛神上謁太清。排空馭氣。靡所不之。將眞人之似禦寇乎。抑禦寇之同眞人乎。是未可知也。濂因造協晨中宰辭一篇。眞人或詠於淵精之區。九都衆眞當有彈八瑯太璈來和之者。庶幾後天而終。可以凋三光者乎。至若禦寇寓言。旬有五日而後反者。微旨已備見其書。茲可略云。辭曰。帝青洞兮眞陽。太飈俊鬱兮凝神。款上征兮行與灝氣俱。飛輪入溟涬。九光開翠蕚。腰佩白琥。戛吻鳥紫琳。腴曲龍。有丈人。持節下明都。喚以八辰。祕撰御萬象。初陟彼方文臺。大招許瓊。啤卵落黃流焉。陽堂明梵櫃。開明戊己功。幽契曲晨機。羲娥俯倒景流光駐。熙夷。嶷乘勵千載。視之若斯須。稽首方諸君。同餐燕胎芝。請授長生籙。浩劫以爲期。

予老矣。諸事皆忘去。此卷雖久留齋中。不克頓就。今日退朝稍早。道遙蔡林。涼颸飄飄然吹衣。神情爽朗。有若憑虛而行躋天上。遂濡毫賦此。他日煉丹仙華山中。九轉成功。當與沖虛神遊八極。握手一笑。何翅三千年也。

碧崖亭辭

濂與太常卿魏觀先生游甚久。知其為孝敬之人也。先生聞將來謂濂曰。予家鄂之蒲圻。蒲圻有山曰蒲首焉。巉然而起。如雲旛翠葆。蕩摩空漾間。對峙雙石。楹直上如筍。中敞碧崖千尋。嘉卉靈草雜被之。紛紅駭綠。儼如圖畫中。我先人愛玩而不忘。日支筇步其下。或濯纓澗底。或咏詩坐盤石上。或望雲出沒崖谷。悠然而忘返。遂因以碧崖自號。時移事遷。層崖絕壁雖蒼然不改於昔。而先人則追逐羣仙於風馬雲輿中。弗能一見之。予每過其下。不覺潸然出涕。故於官游所至。揭碧崖之名於楣間。所以志之。志之所以思夫親也。雖然。名之固寓也。而言之則尤寓也。曷若親履其地而求先人之遺跡乎。當今聖人在上。方以孝治天下。他日幸遂歸田之請。築亭山麓。仍以碧崖名之。當風日清美。與二三子游其間。指而言曰。彼清泉瀏瀏而斜出者。此先人濯纓之處也。磐石纍纍而可坐者。此先人咏詩之地也。崖谷沈沈。藹氣之宣通者。此先人望雲出沒之所也。一俯一仰。無非精神之參伍。非惟想其遐思。抑將藉是以勵夫所學。期克肖乎先人。予雖耄矣。此心不敢忘。子幸為辭。刻諸亭上何如。濂曰。傳有之。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古之上聖。猶若斯。況下於此者乎。人子之於親。過事觸物。無有不可感觸者。況親之昔日所游歷者乎。斯亭之建。當與甄氏思亭並稱。其視崇臺芳榭以騁游觀之娛者。果何如也。若先生者。豈不為孝敬之人哉。先生字杞山。觀其名也。學問富而德行修。踐揚中外。其善政蓋章章云。辭曰。

崖之雲兮。英英其升。崖之木兮。欣欣其榮。悵仙人兮何之。飈風薄而上征。豈降精而委祉兮。發為休徵。三秀之萬兮。霄露之凝。渺長思於無窮兮。視一息於千齡。金可銷而石可泐兮。又焉能爽吾之精誠。

著存軒辭并序

瑞安裘中季和。以學行推舉。典籍成均。扁其軒居曰著存。不忘乎親也。御史中丞劉君伯溫。嘗為賦詩以寫其情。予復師伯溫之意。演為琴操三解。使季和援琴而鼓之。琴悲而不成聲。聲信不能成也。嗚呼。孝子之思親。果有終極否乎。其辭曰。

人孰無親兮。我親歸於黃土。六合之間兮。莫過我最苦。風獵獵兮成音。雲族興兮晝陰。我親何在兮。涕泗露襟。

我親雖死兮。我心不死。開目則見兮。威儀孔邇。何俟嘗祭兮。始如見之。彼蒼者天兮。悠悠我思。

求親冥茫兮。曷求於身。我身即親兮。一體之分。戰兢保持兮。厥德常新。毫髮不敢愆兮。懼傷乎親。上愼旃哉兮。此謂著存。

孤憤辭

中州人士有無罪而被廢斥者。識與不識咸冤之。濂因本其志。為著孤憤之辭。使世之用法不愼者識焉。其或知所懲也夫。辭曰。

哀予生之匪淑兮。耿鬱紆其誰語。恐此心之難白兮。假微詞以自吐。雖有志乎學古兮。指前修以作則。非秋菊奚收掇兮。非申椒吾焉食。仗所履之正直兮。謂無施而不可。悲世途之險巇兮。習獨中茲危禍。胡斐斐之小文兮。竟成之於貝錦。剛指方以為圓兮。揆人情為已甚。伊翩翩之公子兮。余槩得而友之。攜手以

示肺肝兮。若斷金而弗疑。何中心之多變兮。一旋踵而弗予識。既擠予於坑穽兮。復彎弓而下石。汝面目之無怍兮。曾何謀之弗深。縱禍予其曷傷兮。吾懼戕汝之良心。視日月之光昭兮。問雷霆之隱聦。予固不足畏兮。汝寧不畏於天。天道微而難索兮。斯焉足以責汝。彼黃鳥之嚶嚶兮。猶求友而弗止。將七尺之爽軀兮。乃一禽之不如。予固約結而罔措兮。又為汝而歔欷。嗟受命之蹇僊兮。豈獨汝之為尤。蛟龍鬪於深淵兮。事無損於鰍鱔。汝雖不我陷兮。予安往而逃。因唯飲泣而無所訴兮。傷予罪之不當。蒼天之至明兮。獨不鑑我之幽枉。叶於良切皎皎之白璧兮。僉訾其為燕石也。纖纖之素縞兮。反謂其如玄漆也。欲力詆以深文兮。其奚患於無辭。咎繇之不吾出兮。眼有淚而誰知。剖心以自明兮。念父母之所遺。苟雖絕於溝瀆兮。庶君子之見嗤。夜漫漫而不旦兮。悲風颯其四來。秋蟲鬱於空堦兮。似助予之悲哀。六合之至廣兮。寓一身而無所。魂怳怳若有忘兮。雖生存而如死。昔公冶之所遭兮。夫何有於不仁。在縲絏而非罪兮。亦魯叟之所稱。果自反而弗疚兮。縱遇辱其如榮。浮雲過而日潔兮。春冰釋而水清。外累不足以為懼兮。懼吾德之未明。意欣欣以超絕兮。振冠纓而起行。取瑤琴以彈之兮。有和衎之新聲。樂天命以自度兮。究年歲而不再更。

李都尉字辭

皇上即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於太師李韓公之子駙馬都尉祺。初祺小字為總。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既而子祺請曰。祺之名實定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余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為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酇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連姻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貴。為上公之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愼行。敦厚下人。發為篇章。動有意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又難能也。祺之為義。為辭為吉。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為字實宜。雖然。尚父有云。敬勝怠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為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祕淸。若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時元老。運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既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胙以大國。丹書金劵。侔首百辟。爵則崇侯。職則太師。左右天子。以鎮藩維。藩維既安。君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猷是膺。太師之子。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侃侃都尉。不自矜伐。文繡錦衣。其儀孔都。出入金門。不敢笑謔。躋躋公子。交遊競諾。都尉□□。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為辭。祥則既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敬。且猶乃家。況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矣。罔爾違矣。太師之勛。山崇川長。敬哉勿忘。以繼耿光。

湯擇善都督字辭

自昔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蘊。使英雄謀略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既定。

爵號之隆，冠於當世，褒寵之澤，流於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陽，君臣同休，蓋蔚乎其盛矣。今上皇帝龍飛江淮，光啓神祚，於時文武才俊，鷹揚虎躍，或秉鉞出征，或執筆帷幄，率多江淮之人，論功剖符，公國侯郡者以數十計，若鄧國馮公其一也。鄧公定遠人，初從上爲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不幸早卒。及上即位，追爵爲公，命其子誠侍青宮，執業讀書，及誠既冠，三擢遂僉大都督府事，而誠之季父初襲鄧公職，累建大勳，亦啓封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樞府，敏事慎職，爲上信任，天下榮之。誠篤好問學，能爲詩章，以嘗受學於予，間來請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義，願有以教之。乃爲之辭曰：

江淮之間，真主生焉，乘風附雲，實惟英賢。侃侃鄧公，熊虎之姿，大劍良弓，指麾義師。孰與其才，不賦以壽，騏驥萬里，僨於中道。壽雖不延，有弟克肖，有子克承，以宏厥緒。烈烈宋公，爲鄧公弟，惟都忤誠，又克爲子。爲他人子，名實易稱，保國承家，厥惟難能。上則天君，下有衆庶，苟非以誠，曷以宅位。惟誠之德，貫通於天，何誠非應，何體非宜。大以至誠，庶物乃育，三光無愆，四序勝謝。苟或不誠，宜著而塞，人其怨嗟，歲功斯廢。況我伊人，不誠其可，矧爾世臣，爵祿是荷。爾或不誠，民胥爾尤，誠而無擇，爲僻爲謬。古訓孔多，維人攸據，我將曷從，維擇其善。惟忠與孝，則尤蹈之，維悖維惡，絕而弗爲。蹈之匪艱，服以悠久，木升川增，山立海受。既擇衆善，乃立爾誠，乃保厥家，乃鞏鴻緒。以之事君，爲臣之良，以之立身，爲邦之光。匪光於邦，丕爾先人，鄧公有子，聖主有臣。

張孟兼字辭 并序

國子錄張君生於歲戊寅正月六日，以曆推之，是月九日始入春，則中氣猶居丁丑年之冬。其大父府君因以丁命名。張君既長，聞人先生字曰孟兼。兼者何，謂隔二歲之中也。夫丁在十母爲火，戊則土也，火爲文明之侯，非不煜然有光，必變而爲土，然後生物之功遂。張君以辭章名世，今將刊其華而食其實乎。雖然，丁、離象也，戊、坤象也，離上而坤下，於卦爲晉，彖有之：明出地上，順而麗乎離明，柔進而上行。張君又將自此而升乎。方今聖人御世，治具畢舉，張君盍昭其明德，發爲人文，以黼黻王度，物有不賁其成者乎。是則兼之之義已。或謂殷人尚質，多以十幹名，其與府君之意，則貿然殊也。張君浦陽人，有學行，與濂爲同門朋。辭曰：

戊爲子，丁爲父，火得爲土，百物之所祖，能兼之，道爲伍。

趙廣字辭

浦陽趙志道氏，衣冠之望族也。有子曰廣，來求予爲之字。予謂廣之文，從广從黃，广則因广爲屋，象對刺高屋之形，而黃則諧聲也。許慎以屋之大者爲廣，實有容受之義焉。請以子容字之，何如？志道曰：善矣。乃爲之辭曰：

人之隘也，爾則廣之，人之拒也，爾則容之，惟廣惟容，吾將見爾德之豐。

鄭仲昭字辭

詩云：倬彼雲漢，昭回於天。說者謂雲漢、天河也。夜晴則天河明，其光隨天而轉也。雲漢然矣，揆於心之靈

明，其有弗同者乎。予友浦江鄭君以漢爲名，內翰柳先生字之曰仲昭。間來徵予言，予聞制字必有祝，於是稽諸詩義而補之以辭。辭曰：

玉禮攸建，冠爲之先，備物祗事，無一或偏。筮期宿賓，列器布筵，弁用皮爵，裳錯黃元，組纓屬缺，韎韐用延，醴甒有禁，柶觶斯甄，離肺充鼎，乾胏實籩，嘉爵既祭，工祝乃傳，造字命辭，厥義則宣。維天有漢，源氣成川，衡角箕軫，貫乎宿躔，夜露既斂，若棟在縣，隨時運行，索色逾妍，徵諸人心，同此燦鮮，森列萬象，偏燭八埏，出王游衍，與天周旋。有嫩鄭君，世冑蟬聯，十世同爨，義聞四傳，君實纘之，僉曰象賢，圖之回之，家政爾肩，泰之昭之，先緒愈綿。惟廉則彌，惟溫則瑄，處乎正中，有赫其乎，漢名昭字，佩服允堅，一理是術，顧諟匪偏。相彼先民，日夕乾乾，一事或悖，六鑿相攘，君宜自勗，非懈益虔，器服有銘，在古則然，敢補祝辭，以代韋弦。

黃瑄字辭

宣之爲文，上從一，而下從二，從回，乃取風回轉以宣通陰陽之義，後復借爲布爲緩，爲明爲徧，不一而足。若加之以玉，則又爲瑄，蓋玉則象形，宣則諧聲也。爾雅云：璧大六寸謂之瑄。漢代郊祀，則有司奉瑄玉，而瑄又通作宣，然則瑄玉者亦玉中之最貴者歟。先師黃文獻公之嫡孫名瑄，濂因字之曰伯宣，且勗之曰：天地之間，貴者爲玉，賤者爲石，石譬則小人，玉譬則君子也。爾瑄出自琨瑤之林，人固曰此玉也，非石也。玉則玉矣，曷益之以雕琢之功乎。不然，則玉徒玉爾。器云乎哉，雖然，器幸成矣，復局滯於一，而未能無施而不當也。瑄乎瑄乎，其用是而自勗乎。嗚呼，文獻公藏器於身，出而薦諸郊廟，非特器而已也，有如辟雍起度，凡諸玉之用，規矩皆自其中出。爾瑄慎勿愧之。瑄乎瑄乎，其用是而自勗乎。濂、老門人也，故於瑄不敢褻而敬箴之，系之以誦曰：

璧大爲瑄，孕諸石乎，尹夜氣吐，秋魄薦郊，奠廟神鬼格，其儀負出，機與鼎，嬉義配名，到幽顯，爾性爾繕，朝夕予言，服膺宜無斁。

臧士幾字辭

臧君哲字曰文洛，洛人也，以儀曹屬時詔爲司隸，然其爲人秀穎而嗜學，賢士大夫愛之，頗謂其名若字皆應德事，殊非所以自稱，盍更之。君來請於予，予摘程子哲人知幾之義，字曰士幾。幾者，善惡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審歟。慎之如何，誠而已矣。作字辭，辭曰：

心神變化，乘氣機弩牙，既幹鈞石，隨或無或，白適畏岐，君子防之，樹城障，嚴以金鼓，列旌旗，百體從令，志則熙，尚慎旃哉，無殆而。

黃仁淵靜字辭 有序

建安才俊士曰黃生，名汝仁，負超羣之資，朝出受易於部使者陳流龍，至客抵舍，復質所疑於仲父居德，亦奇男子。年十六時，中私試高等，諸老生不中，譁於庭。居德因詰而試上官前，譁者執筆不能下，面顯發赤以出。以故生內外皆得師，學之日進，如水湧雲集。洪武辛亥秋，有司賢之，以生名上，福建行中書，試藝棘闈，八府之士充貢者二百，而司文衡者又前進士林以順、吳尚志、郭麟、江惟志也。取舍甚嚴，或濫不擬

在茲。選及榜出。三十人中而生名居其四。遂爲易經諸義之冠。生之年始弱齡耳。明年會試南宮。銓曹急於用才。不俟再試。擢奉常贊禮郎。階入八品。有識之士。無不爲生榮。雖余亦愛生甚。時以問學勗之。生因執經從余學。間拱手而言曰。仁初名文仁。有司援例以文犯周西伯之諡。加水於其左。及解名上中書吏以白右丞相汪公。公曰。仁之義甚弘。無所不包。其可冠以汶字乎。宜去之。先達因取魯論仁者靜之言。字以淵靜。願先生詳發其義。嗚呼。考亭朱子釋此至矣。余何以言爲。雖然。不可無以答生之意。生之賦質固超卓。而求仁之方。不可不力也。爲序其事。而申之以辭曰。

仁體凝重屹弗遷。振古維峙如山然。生意周流雖至頃。一息有斷用則怠。俻生心澄靜若淵。萬象森列具不偏。返觀沖漠無後先。其機或動矢發弦。雲行雨施出自天。神功不宰超虛玄。全體大用昭以宣。上師周孔下濶奢。縱不及聖肯下賢。流光不駐若電煽。生其夙夜加勉旃。

張肯字辭

古者冠而字。敬其名也。三加之後。必爲字辭以祝之。或稽於經。或據於史。凡可以繕性齪身者。無不可也。由此觀之。非惟敬其名。抑且以敬其身。能敬其身。則成人之道具矣。姑蘇張君若己。敦實有學之士也。皆名其子曰肯。又以繼述字之。蓋取書大誥之義也。雖加冠於首。而未有爲之辭者。謂余補之。余雖非獲從大賓之後。與聞酌醴之事。然與若己友也。輒陳所見而告之。其辭曰。

冠禮之重。爲敬其名。苟非其人。禮弗虛行。伊張氏子。世傳以經。名子曰肯。厥義則宏。吾爲爾陳。聳耳而聽。有法於先。爾基爾楹。有舊於前。爾播爾營。勿逸厥時。必將必迎。勿闕其成。載屬載興。茲爲善繼。父事是繩。前者有作。後或匪承。此謂悖則。溺於淪冥。規既我蹈。矩復我程。此謂順德。令聞日增。二塗之間。美惡所形。擇善固執。弗撓而傾。況爾秀穎。如稼之青。翹然獨異。如木之榮。棟梁斯任。倉囷載盈。上慎旃哉。學惟烝烝。余言止矣。爾其服膺。

王宗器字辭

王生璉。字宗器。其先太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沈凝。而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三。既上南宮。未試。皇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詩成稱旨。擢史館編修。賜以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翰林老臣爲師。同時而進者凡十又七人。車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劣。日命光祿寺給膳羞酒漿。每當食。青宮暨親王迭爲之主。而璉等侍飯於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頒。蓋不一而足。近又使璉攝御史。廉察河南。迨歸。奏對益稱旨。上悅。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者。皆駸駸日將相材也。其期望之重如此。璉嘗從余學。故來以字辭爲請。予因序璉遭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璉能體之。必上不負於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宗廟之器。貴重實殊。夏有四璉。殷稱六瑚。周云八簋。異名同符。其貴斯何。珠玉爲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嚴奉明禋。神鬼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三卿。文章外見。以言語稱。汝器見許。載諸聖經。今生既長。局度純亮。發爲辭章。大河奔放。器字璉名。父師所望。出逢盛治。講學禁中。天日照臨。以煦以融。以遂其衷。用廓其蒙。

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修矣。蚤夜孜孜。唯道是求矣。奚冠巍峩。遊行洛河。貪夫夜逃。良士笑歌。君子之爲。君子之多。學無止功。勿畫斯善。辟彼行塗。足不留跡。百里至千。所見遼遠。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筆罔爲鏞。豆雖充璵。規模卑狹。世則病旃。德藏於身。動無不被。厥用能周。由體斯具。生尚勗旃。庶幾不器。

王生致遠冠字祝辭

虎林王生。其幼也。父命之名曰驥。及年寖長。加元服於首。大賓字之曰致遠。蓋取梁徐勉所謂人中騏驥必致千里之言也。按說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其字從馬冀。則諧聲。夫千里馬不常有。以謂世之奇才亦未嘗數見也。以生名若字觀之。則父師所期望者不亦深且長哉。予雖不及與聞三加酌醴。敢抽繹思而弘敷其義。生宜聽之毋忽。其辭曰。

古者體物。取義孔殷。麟紀其瑞。鳳揚其文。表厥茂質。載敷清芬。（其一）惟馬之族。本非一類。八尺爲龍。千里曰驥。因生有別。挺材見異。（其二）伊驥斯何。蹄地不毛。虎文彪炳。龍骨陂陀。天機超騰。絕山飲河。（其三）當其奮飛。神行電逝。若滅若沒。一日千里。飛燕浦越。覘同遊戲。（其四）誰其似之。渥洼之姿。肉角飛黃。逸氣織離。天閑翱翔。玉臺裴回。（其五）寶官善馭。是濯是拂。秣以美蒭。飲以香粒。宜器蹻漫。虛無弗及。（其六）物尚有茲。人胡不如。天賦權奇。孰不自攄。口噴紅光。長鳴九衢。（其七）豈無王良。俾其振迅。未必鹽車。能厄神駿。三嶽五嶺。過者雖問。（其八）生游藝府。逸思超羣。嗣水爲神。製賦作文。亦既應書。名達帝宸。（其九）侍經藩王。出入禁籞。宮袍時頒。太官致饌。溜醴之隆。揆古無愧。（其十）以利天下。易經有辭。取譬奔踶。漢詔以之。任重道遠。生寧勿思。（其十一）曷以思之。朝夕兢惕。匪力足矜。所稱惟德。予言非誣。勗之無斁。（其十二）

宋惟善字辭

宋氏自京兆遷汴。又自汴分遷吳與虎林。虎林有名善字惟善者。實承其後。吳興則再遷金華。而予之遠裔也。予與惟善爲同宗。予侍講禁林日。惟善以學行貢諸朝。皇上親擢爲給事中。朝夕在帝左右。時被顧問。恩寵有加焉。已而兼靖江王府錄事。擢監察御史。改知濟寧府。未上。陞參山東承宣布政司政事。予與惟善爲同朝。漸行。惟善來言曰。善以字辭爲請已二年矣。叔父文墨之冗日非暇。治因未敢累執事。今將有遠行。叔父寧終靳一辭乎。予笑曰。惟善通書工辭章。經緯參伍。燦然成文。持節行州縣。彰善癉惡。又憫乎物情。是文學政事舉勝於人。縱予有言。將何有裨於惟善乎。惟善請之益力。予不能牢讓。因稽其命名制字之義。繫之以辭。辭曰。

陰陽迭運。道寓其中。繼之者善。性成乎窮。其善伊何。化育之妙。陽行陰具。萬理樞要。是曰天道。體用兼道。式昭化源。用樹學基。有偉君子。夙著徽猷。內功既加。外用益修。積久發弘。上簡帝衷。峻陟府寮。日致顯融。君恩如天。無不覆濤。昧昧思之。非忠莫報。往蒞方嶽。審其政機。大見設施。春煦秋威。孰禮盡疏。孰蠹盡剪。孰才盡登。自邇及遠。此非外鑠。實善之推。成已成人。庶其在茲。我著我辭。徽厥名字。揭諸座隅。以示簽史。

補張嫣加冠字辭（有序）

瑞安張生溥。宋金部郎中叔道諸孫也。以文學薦於朝。擢奉常贊禮郎。奉常所典。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其責任爲甚重。溥能周旋佐助而無越禮愆度。君子稱之。溥當冠時。大賓字之曰子翼。而未有造祝辭者。溥來謁祀廣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黃君子邕嘗爲推說字義而序之。溥串予顯識。既復以祝辭爲請。予按士冠禮載其三加之辭甚具。辭古也。而字說則今也。予雖不敏。弗能從大賓與聞溥字之義。溥之意雖固拒也。遂黽勉以補其辭。辭曰。

冠而有字。爲敬其名。名爲敬之。期學之從。學將焉施。其重夫祭。大嚴之受。因神所致。孰有賢行。愼擇爲尸。豫撰厥几。旣堪溥依。豈惟佐食。宿有命戒。皇尸戾止。維虔弗懈。傴僂工祝。左承右趨。旣贊道之。復扶助之。溥之謂何。如神斯饗。饗之謂何。如鳥展翅。肴盤續紛。儼乎若臨。洞徹上下。精白一心。靜味窈冥。歸於孝德。放諸四海。準是爲則。網職贊禮。陟降廟郊。周折圓方。弗愆絲毛。非志之醇。疇能及此。宜勵其功。愼終如始。自此而推。泉達火然。孝親忠君。其道一原。內涵外充。豈循乎敬。大本旣致。末罔不正。爾有長才。發軔在茲。何遠弗屆。何禰弗宜。探名索字。孳孳不已。賢亦何人。希之則是。

鄭氏三子加冠命字祝辭 有序

浦陽孝義之門曰鄭氏。其十世之長仲德甫。歲得柔日。宿余爲賓。將冠其從子木、杲、果。余親與之周旋降升。以成三加之禮。於是稽名定義。製字命之。夫平土有叢爲林。因字木曰叔林。日在木上爲杲。因字杲曰叔升。丈夫致果爲毅。因字果曰叔毅。命已。遂延祝之以辭。辭曰。

三加三醮。旣備禮儀。昭告爾字。各宜聽之。木從地生。含和茹滋。孤撐非貴。叢生乃奇。蔚若鄧林。陰陽蔽虧。欲構淸廟。掄材實宜。毋舉枵樸。擁腫離疏。爲世鄙賤。工師莫窺。木其勗哉。夙夜克治。杲杲出日。漸暘則微。及升扶桑。其光陸離。婉諸盛扃。皦然弗緇。逞昏旣斂。洞察毫絲。毋若小夫。中背而趨。擿埴索塗。陷於旁岐。杲尙勗哉。賢哲自期。人之立志。樹德爲基。唯果而毅。篤行不疑。譬之大將。建以鼓旗。銜矛爭先。矯亢欲飛。毋習巽懦。如脂如韋。聞過罔悛。婢娶委佗。果尙勗哉。振厲有爲。爾三子者。昧昧以思。彼蒼者天。體物無遺。或出或入。靡不爾隨。倘蹶爾心。一髮不私。麗善蹈道。君子之歸。苟務口耳。言從行違。奚翅憒窩。安於蹙眉。世之侫流。父子異炊。脫有不善。衆方見嗤。況爾旌門。十葉聚居。名播寰宇。形乎所書。尤當戰惕。若臨險巇。道厥祖武。全其秉彝。翼翼於堂。東墉西廡。獨行於庭。左矩右規。庶幾無愧。七尺之軀。予年老矣。百類備罹。涉事旣廣。理能冥知。諄諄爾誨。辭背貫腆。請書座右。祝如嚴師。

鄭柏加冠祝辭

浦陽江上有旌義之家曰鄭氏。其子姓多從余游。有名洧者。執經爲最久。近又攜其子柏請曰。柏加巾時。賓字之曰叔端。而祝辭尙闕。願先生進補之。余聞記禮之家。以竹箭有筠。松柏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喩人之得禮則內諧而外無怨。旨哉言乎。今柏之門。內外邕穆。且十葉聚食矣。非禮有以管攝之。惡免無乖離哉。夫端者本也。釋者謂四物最得氣之本。用此而不變傷。以端爲字。配名實宜。於是申之以辭。辭曰。

齊家之道。人情爲田。修禮以耕。耒耜用宣。薅其蕪穢。灌以淵泉。時功旣施。逞彼有年。逮其大備。食之肥鮮。稽頫取譬。柏號最堅。曁於松篙。同得氣原。齊貫四時。柯茲葉芊。外柔內澤。本固末綿。我挈其綱。物莫敢先。稽禮爲政。孰謂不然。民則底定。天和斯全。釋回增美。植正斥偏。情通上下。曾無間言。接諸稼事。理不少愆。謝生鄭柏。紳綏蟬聯。由禮達義。世已十傳。煦然春溫。嘉生繁妍。庭砌煒煌。降自九天。爾生已冠。學維茲丧。朱斿樣璧。玉潔珠圓。元賓加布。三祝於筵。取端配名。勗爾致虔。當爲四日。與墉回旋。勿隨鮮葩。衒奇競妍。此謂敎本。碓執弗遷。循名責實。夙夜乾乾。祝辭止斯。爾其勉旃。

補臨川危安子定加冠祝辭 有序

冠者責成人之道。其禮自天子至於諸侯卿大夫士。各有隆殺之節。儀文雖已失傳。唯士冠禮獨存。告廟筮期。宿賓命贊。弁有皮爵之等。裳有黃元之錯。器有脅甒柶觶之用。鼎有乾肺離肺之實。三加而彌尊。制字以敬名。其爲禮甚嚴矣。夫何故事親從兄忠君敬長之行。望其有所成也。古昔盛時。以冠爲諸禮之首者。其職此之由歟。自冠禮久廢。風頹俗靡。冥然夜行。如擿埴而索塗。君子未嘗不爲之永慨也。臨川危生安。請敏好修。爲文辭亦鏗鏘可觀。嘗從都邑諸生肄業成均。學士大夫多延譽之。其師曾先生旦初爲字曰子定。來謁禁林。求予爲之說。予謂字之有說。說文解字備述之矣。何假人言哉。然三加成禮之後。旣命之字。必造辭以祝之。是猶可爲也。於是歷序冠禮之嚴。定字代名者爲甚宜。繼援大學知止之義。而申之以辭。生愼聽之。其將躋君子之域矣乎。其辭曰。

人之初生。父命其名。弱齡攸屆。乃以字稱。此非彌文。寔厚彝經。四行之責。用底於成。其一爾生名安。以定爲字。稽諸聖經。敷列其義。必先知止。始奠厥志。射有正鵠。直趨而至。其二方其未定。逐物而搖。紛紜舛戾。水蕩風飄。及旣定只。顆籍孔昭。事至則應。斷而不膠。其三曷爲致斯。因靜之故。靜爲動基。理固弗其。辟地博厚。發育萬彙。區萌畢達。隨風而布。其四靜主乎內。靈扃邃然。燭燈嚴顯。隨寓而安。天光昭煥。人欲將刊。漸獲所止。斯不爲難。其五惟古之學。明體適用。出輔邦家。瑞若麟鳳。逮及後世。藴藻是弄。誇多鬪靡。有如聚訟。其六昔我臨川。學者所宗。仰視陸子。其猶神龍。駕風鞭霆。雨於太空。彼其澤者。碩大而充。其七儆彼今賊。以華喪質。直究本心。皦如出日。微言猶存。可以尋繹。生居其鄉。敢不自力。其八爾生長矣。燦如秀榮。灌溉而明。英英而貞。從師受經。啄其至精。亦旣有文。五色變榮。其九我後賓贊。不與酌醮。今補祝辭。庸申規厲。行固宜篤。知亦須至。安定其中。聖域可企。其十

東湖先生方君招魂辭

至正元年春。東湖先生年過九十。貌加癯而神益腴。一旦合賢士大夫於庭。先生被古冠衣。出處賓升堂。已復揖賓歲東向坐。顧外孫楊恆執豆籩乃從容迎觴而揚言曰。老夫老矣。其去人間世不遠矣。私自念陰陽之運。相摩相盪。而人實藉是以成形。有生者必有死。聚者必終散。嘗昧昧思之。上自頭顱齒髮。下自肩髀腰膂。不知何者爲可藉。何者爲可恆。乃欲長生久視世而不死乎。予每讀古書。見所謂豪傑之士。不可勝數。或提三尺之劍。擁百萬兵。暗嗚叱咤。而江水爲之湧起。或掉三寸舌。高軒結駟。游騁於諸侯之

聞。亦足以懾強而下敵。若而人其材略雄矣。其精魄勁矣。吾將求而與之游。則已游爲飄氛。而無致詰矣。嗚呼。世之人凡以有涯之身與無涯敵者。皆可悲也。是以榮啓期、林類之徒。有見乎此。或被索鼓琴。或行畦拾穗。雖至老死。不以戚戚少嬰其心。予竊慕之。嘗聞古有虞殯之章。蓋挽歌以輓櫬於塗。與其施諸死後之鬼。孰若予親見之。賢士大夫若不予棄。宜賦詩以輓予。予當乘安車而出。使善謳者道予而歌。予且擊輪爲節以應之。是未必遽滅於秦淮海也。賢士大夫若從予言。願舉此觴爲賢士大夫壽。衆皆曰然。先生既行觴已。又舉觴言曰。賢士大夫固悅我矣。予又聞古之人有遭讒放逐者。或閔其魂魄離散而不復還。作辭以招之。其人初未嘗死也。予雖無放逐之疑。而其精神皆已斲喪。筋骨皆已罷憊。殆未死耳。幸未死。有能辭以招我。庶幾翩然自適。與夫既死而有靈。亦御雲氣而一下聽之。又未必不囅然而笑也。此非屬吾景濂而誰爲。願舉此觴爲吾景濂壽。濂又曰然。於是賢士大夫執觴以酢先生。且各譔歌詩一章以進。濂因製爲招魂辭云。先生名宗。字德威。姓方氏。越之暨陽人。其行大略見於延陵吳公所著碑銘。辭曰。

魂兮既徠。毋遠征些。上下八極。皆曠冥些。華山如雲。倚空青些。下有芝房。炳明靈些。有開綺疏。紫檀扃些。銅龍承楣。丹亦琰些。繡帷高褰。燿韜軿些。綠虵銜轂。若流星些。焞燂熊腩。溢鼎鑊些。狼腦凝脂。如玉晶些。九旒元冠。五綵綖些。蹲衫熛裘。光熒熒些。珩瑣合節。鏘瑲玲些。離謳集和。一齊鳴些。折韶飄颻。發繁聲些。趙舞激風。背置旛些。秦歌嫚迴。近懸瓔些。室中百具。無一不精些。中天化居。能及此清寧些。魂兮歸徠。不趨故庭些。

哀志士辭

奇俊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瑰光不流於當時。非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人之諸儲。自辛卯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俊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懦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援其大略。隸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

辛愿。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羣書。且善於文辭。尤以是非黑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爲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脈。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毫不相貸。雖貽人怒駡。不恤也。性疎宕。不修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衆雛嗷嗷。張口待哺。素負高氣。又不能從俗俯仰。其枯槁憔悴。流離顛躓。一假詩以鳴。雖百迍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諸汴。愿往見之。獻能爲設美饌。愿放箸嘆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盛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何有一日幸老子假作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襚。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天生爾才。胡不汝螭。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膝。不過寒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柔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鳶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抄書小吏耳。汾素高亢。不肯屈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刊修之際。汾在傍。則窘縮慘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丘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坐曰。看乘筆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官長訟於有司。證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羸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獻。道逢鄉家。則盡擲大數而去。會恆山公武仙在鄧。汾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參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餓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爲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慷慨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追悔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册書。豈伊萃兒。所堪穢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丘明雖鬼。其文不死。既不我容。遷謫我儕。我視我軀。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分。彩鳳無華。山雞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右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季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戲取市家日曆雜米驗者。令誦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爲最詳。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兀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噤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諸士爲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敍調。襄陽軍器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陋儒拘拘。以簡爲常。目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迴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元季。一語必攟。何有幽遂。或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謗多。我豈諂嫉。一物不知。吾儒所恥。獨立千古。上迴寥絕。爾身雖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錄事。不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荊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巡行河南。搒掠贓吏。風采凜凜。蔡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牛馬。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罪。杖殺之。老幼聚觀。交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摯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於翰林修撰。累官大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元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迎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谷溪中。不可勝算。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擊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人御。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卒亦不能變也。從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爲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爲三傑云。辭曰。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婆強。將指出巡。而冷如鐵。霜威所加。邪萌鉏折。才豈止斯。兵筭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瞻式

章有髯如戟。妻婦之爲。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無人。

雷瑄、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審從事史館。調入作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瑄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瑄往送之信陵。攜酒酹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陽夏。以鞭擬酒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疋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奇才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抵關輔。大軍長驅。徙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至丕之源雀鎭。凡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冰。兼以關輔大飢。秦民死者相枕藉。瑄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予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登涕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能聽。瑄去不知所之。辭曰。北風決決。海水爲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攬壺。歌聲愈苦。來自西北。短衣疋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豺莫聞知。孰秉國鈞。我將自薦。反謂我狂。斥去如箭。商顏有芝。曄曄蕤蕤。可以葆神。可以樂飢。長往不返。誰甘幽深。亦日在天。庶明我心。

葉深道哀辭

爲傷葉君深道。字逢原。沈確而有文。生與予友也。死則哀之以辭。

綱山孤張。華川滌水動溶漾。元精煦嫗。育爵鄉聯爲里閭。回襞有疏。翰潛有歎。效忠亮。君出其後。丕纘道緒。宜炫擴。胡爲蹇延。決竇消沴。闢難邑。長始知學。優游厭飫。敢盧嚬。朝蒐爽擷。會其胥聚。搜其肮。業成發嗇。如矢藏韜弓入韔。室廬栩然。有衣一襲。履一量。不隨游塵上下。鼓舞相頡頏。嗟予蹇儃。感今思古。徒慨忼。辟諸豫章。絜之百圍。逢哲匠。愧彼紛紜。妄厠淸洗。乔盆蕘。抽關啓鑰。滌清蕩蒸。予濟相天。胡難知。木邪制士病脽脹。叫噭轉輥。晝夜變幻。熱以疳疾。勢漸革。魂氣隨風。悉飛颺。楔齒綴足。寶犇緩中。禮是愣。善人宜壽。卒就黃壚。永淪爽。机此小夫。露牙揚齒。學豪放。手足拙趫。豈知五倫。爲世陵。胡不頗賤。反使亂眞。日趨妄。嗚呼噫嘻。君今逝矣。予爲仗。制服總麻。存歿音容。哭相向。玄雲漫漫。凉風蕭蕭。吹繐帳。我詞之哀。聲知不知倍悲愴。

蔣季高哀辭

至正丁酉秋七月壬午。濂投箸。被髮行青松間。忽有客自東陽來。曰。蔣季高氏歿矣。濂聞已。哭之哀。哭已。進客問狀。客曰。前月戊辰。季高以事如縣中。已已。卽有滯下之疾。晝夜之行餘百。久之熱發。體中如火。其兄伯康儼頭呼號。禱祀之。降至。脈已絕矣。自己巳至今月甲戌。僅六日。而遽至於亡。濂聞已。復哭之哀。乃尤天曰。嗚呼悲乎。不知何繇而天吾季高乎。使季高其行負天地。愧神明。天之可也。季高恂恂儒者。非其道弗言也。非其道弗爲也。言其事親則孝而恭。處伯仲則雍而和。交朋友則信而貞。遇族姻則惇而莊。接閭黨則惠而慈。求其致天之繇。無有也。今季高何爲乃遘斯乎。豈高在上。果不可必乎。抑其視夢夢。不能別善惡乎。所謂天道常與善人。其尙足徵乎。嗚呼悲乎。初濂年二十餘。頗嗜學。聞文懿許公弟子三衢方先生。以性理學講授東陽之南溪。徒步往從之游。先生所主。蓋蔣君子晦家。子晦、季高父也。濂因獲交季高父子間。時季高尙未冠。卽能執經問難。進退雍容。肌肉若玉雪可愛。歲幾何。旣哭其父。今又哭季高。壽

則夫人世如傳舍者。可不信乎。嗚呼悲乎。季高篤意於學。方先生旣歿。復負笈師事侍講黃公。何濂亦執洒掃之役於公門。與季高交益密。季高日出所爲文。皆雅馴可傳誦。濂甚敬之。每一會綉湖上。輒握手吐肺肝。間酒酣。氣豪。談出慷慨背俗語。季高善辨說。袞袞數千言不休。濂不能屈。每務力勝之。於是各大笑而止。且曰。良會不可數。一噫笑。一怒駡。皆別後之相思。當時出此言。亦以爲常。豈知別後之相思者。乃爲死後之相哀乎。心雖如鐵石。其不爲季高一酸辛乎。嗚呼悲乎。去年之春。季高有書來曰。東西二峴山。無君足跡十年矣。縱不爲吾行。其可貽山靈之所笑乎。濂方閉戶著書。跬步弗妄出。不及如季高言。濂所居賀浦洞青蘿山出中林樾蒼潤。孤猿野鶴見人了無驚猜意。而梅花泉又極可飲。濂自念雖不能爲季高往。季高猶俊士。折簡招之。或可一來。當共飲水賦詩。或投壺白雲間。亦一樂也。豈知季高遽棄濂而長逝乎。峴山之蒼翠。固在眼。寧不對之墮淚如襄陽乎。雖欲重登。顧後瞻前。而季高不見。又寧不爲之感慨乎。嗚呼悲乎。季高之太夫人年踰八十。母夫人髮亦種種。而三子方煢煢在疚。長者僅七齡。幼者尙居乳哺中。慘然可念。季高之死。兩目能瞑乎。嗚呼悲乎。季高已矣。濂將撫季高孥行。爲書以信後世。適有故未及爲。姑撰哀辭一通。焚之於墓。以寫中心之悲。季高其能有知乎。抑無知乎。愴欷可移瀛海可塡。濂之哀吾季高者。何時而已乎。嗚呼悲乎。嗚呼悲乎。季高諱尤叔。季高其字也。卒時年二十九云。辭曰。

有木蕤蕤兮。嗚呼。將啓其施兮。嗚呼。霜雪何爲兮。嗚呼。竟從而折之兮。嗚呼。天者不可知兮。嗚呼。千載之悲兮。嗚呼。

郭淵哀辭

郭淵、字濟川。六人。唐汾陽王子儀胤也。宋季羣盜起。淵聚族共保若一隣曰蔡堡。六人依焉。天下已定。民爲占籍。吏撓之。民見縣有爲丞相客者。無敢呵。相教爲丞相奴。淵謂民曰。民賤。王民也。奴重人奴。使世世爲人奴。與王民孰愈。民愧而止。後樹吏。吏務休息民。而奴客困。皆來謝曰。微君幾不免。大德末。淮　大饑。淵作饘粥食之。生者甚夥。是時人多鬻子自救。淵取因甚者假子養之。十餘年。皆爲娶婦。居數歲。大穰。一朝縱之。曰。若非吾良苦。及時歸。毋久留爲也。皆涕泣曰。公生我。今驅我安之。願留終公身。淵曰。毋悲。後吾子孫不省。將以汝爲奴。卒縱之。人有貰酒飲西家者。已醉而出。道所齎銀於門。淵適見。藏弃俟之。明日道金人從西家求金。西家誠不知。怒以爲欺。求之急。西家怨。徑閉。其人困。卽欲自到。方爭。淵開之。遽出。呼其人與之所遺金。人皆驚。始保蔡堡少年共劫一人。將殺之。淵呵曰。此何罪。至殺。羣少年曰。此疑狙伺爲諜而將襲我。故殺之耳。曰。吾所爲相保以生。誠惡死也。今疑而殺人。禍將及。羣少年怒。淵私計。奪之力。且追殺之。乃曰。吾代之賠何如。羣少年喜。遂免之。後至升。升市中有藏粔敉盤鬻於市者。遇淵。置藏盤。叩頭泣曰。今日遇公。天也。幸臨過我。我有母。皆願見公謝。淵固辭。假以爲誤。去之。市上老人歎曰。世稱長者。此眞是邪。初六界北邊。民習兵少文。淵與父謚。以詩書俎豆爲業。人慕之。多化者。至今六多儒。淵旣卒。其孫言抱李孝光所造墓文。請濂哀以辭。濂未及爲。言客死豫章。可悲也。始言與濂游語及當世。輒瞑目嚼齒語

青蠅人，聽者掩耳避去。及操筆綴辭，則海蜃吐樓，而芝罘翠華，隱見空濛間，可怖愕。言誠奇男子，濂故删孝光文爲辭哀淵，且附見言事，以見可哀不特淵也。辭曰：

有開其先熙以申，有紹其後文以彰，何過其施祿以屯。

王季楚哀辭

王仲淮、季楚，越人也。其父昆，嘗檢校江浙行中書，政成，調選京師。時季楚年方二十餘，請從行。既至，有多季楚才者，薦其名遼陽行中書，授季楚大寧路儒學正。未幾，以病卒。檢校君哭之甚哀。既請國子監丞陳公旅撰銘揭墓上，復謂其甥方淵曰：予深哀仲淮，既不能詩，而又客死。其二子基、始八歲，勤、始一歲，煢然也。仲淮有知，其能瞑目乎？聞汝交友多能文，盍求辭以哀仲淮，且慰我。淵來爲濂言，濂竊悲之。初濂見季楚於淵家，眉目秀整，每言輒援引史傳，幾若貫通者。濂方意其必進用於時，今若是，世之人欲以智力相雄長而不知止者，果何如耶？辭曰：

冥冥玄化，孰尸其權？胡予其才，而不予其年？嗚呼！

陳子章哀辭

嗚呼！吾子章竟止於斯邪？始予游學諸暨之白湖，而子章實來，予因獲與子章交。當是時，四方來者頗多紈綺之子，浮眩文綉以自矯，人爭悅嚮之。獨予之貧，短衣纔能至骭，冷處前廡下，四壁蕭然，誰復見顧者？惟子章與予燈影相望，而諷誦之聲相接也。予時學未聞道，心顛不能平，子章嘗憮然屬予曰：子盍隘矣，是曷足以汙子哉？子章好使氣，人稍加睨，白眼視之，至其去乃已。予因用子章屬予者屬之，子章嬰然謝曰：是善教我。子章自是與予居，至驩也。予既遊金華，子章亦去越。三年，予再見子章於烏傷，更相勞苦。子章握手顧予曰：子之貧尚爾邪？予但力學，天殆不能貧子也。予觀子章貌加壯，其屬予一如諸暨時。未幾，予復西遊金華。又二年，予東遊浦陽，子章聞之喜，以書來曰：予昔在諸暨與子居，僅四月而別；在烏傷未十日而別。今子來浦陽，浦陽、子父母邦也。予家距子之所寓不百里，庶幾與子少相羊乎？予亦喜當與子章時相見也。又三年，子章未嘗一來。予竊怪之，因詢子章所嘗往來者，具道子章病咯血，氣脈脈不振。予謂是疾勢雖迫人，得良醫可已，未始爲吾子章憂。又四年，子章竟死。嗚呼！吾子章竟止於斯邪？予之交友固多矣，如子章者，寧幾人哉？積二十年之久，僅能再見之。蓋以子章春秋始壯，予雖少長，亦不過二三年，其與子章游，未晚也。豈知子章遽先予而棄去乎？予遂知子章者是，又敢憂百里之遠，不與子章周旋乎？子章已矣，孰能相予之善？孰能指予之疵哉？予雖欲不哀子章，不可得已。因從而著其辭。子章諱璩，姓陳氏，子章字也，浦陽人。辭曰：

已乎子章！天賦爾材，而鍾爾精。宜乎爍赫其聲光，振拔其華英。不秩登於百石，亦名聞於九卿。奈之何畢縮短褐，不知珪組之貴；藜莧糗飯，莫沾鼎餗之榮。雖足勤乎皴瘃，神憊乎篝燈，竟不少用，而遂潛輝韜迹於泉扃。則吾子章何如勿生？已乎子章！白楊蕭蕭，宿草莽莽。悲泉咽而不流，寒雲鬱而欲聚。以吾子章之才之淑，而遽下閟於一坏之土，寧不使予撫遺文而增慨，想音容而惻楚也耶？嗚呼唏矣！

哭張教授父子辭

諭同縣張公繼祖，力學而尚志操，少讀魯仲連傳，見其排難解紛，歎曰：士當如是而已。大德中，縣有桀黠吏挾重辟害民，民惟怯，莫敢觸其鋒。公直之部使者。時吏方抱案在庭，公面疏其奸，卒置於法。延祐間，郡上公才行，署雙溪書院山長。考績成，遂調瀏陽州學教授。公爲復陵賦，稽其步畝，刻石學宮。令守武岡太府檄公攝州事。時歲薦饑，道殣相枕藉。方下令勸分，公爲設方略，使持券者左入，受粟者右出，竟事帖帖無譁。居二年，以大父喪棄官歸卒。其子道生，力學如其父，屢應進士舉不利，困頓殊甚。適余觀以監察御史行部浙東，觀同舍生也，召見相勞苦，薦爲武夷書院山長。未幾，亦卒。初，濂年幼時見公，公即相器重，與爲賓主禮，俾同道生師事城南聞人先生。逮今粗知學而不陷於小人之域者，皆公賜也。濂既往哭公，竟未幾何，又哭道生焉。雖石人猶當隕涕，近抱疾在席間，中夜尤念公父子不能寐，起篝火濡毫申之以辭。辭曰：

晢晢良士，僅以教施。才不盡展，人期有兒。兒今死矣，吁其悲。

哭王架閣辭（有序）

王君檉，字德潤，濟寧金鄉人。祖仁，義烏丞；父端，溧水州稅務大使；母劉氏。君少警敏，人物又魁傑，嘗撫髀自咤曰：王檉不樹功名，功名當自來邁王檉，豈有雖在布衣而不見者耶？遂學治經，試進士不中，即棄去。攻法家書，爲衢、處二府吏。薦補書吏浙東廉訪使者府，遷浙西。名上江南行御史臺，辟察院書吏。已而貢入中臺察院，出調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兼承發架閣。稗贊憲政，人器其材，因忤酒官，忤御史，銜之，以事中君。下符逮就吏，君坐樓上，歎曰：男子頭可斷，膝不可屈。死則死，肯與獄吏對乎！遂拔刃自剄。左右急救，君已仆地，血滂然流。君妻劉及子偕，偕忍泣具斂，殯人金華，即城北五里藏焉。君自幼寓金華，又以女妻縣人江演。兵起由東，道絕不能歸，故君喪來葬，而妻子皆來依江。初，余入都，從聞人先生學，君同日至，與之語，又知同庚戌生，人相驩也。嘗摩切經藝，晚則提手同游，宿或縱談大噱，輒頓地弗顧。誠聯詩綴脫口，即促繼之，遲則罰飲勵槩。始歸，日以爲常。一旦去爲吏，余遂不以書記通。有自浙東西至者，出君手書相勞苦，且曰：吾厲子於方嶽大臣，行授子校官矣。子能爲我一出乎？余以書謝，復固辭。居亡何，聞君死矣。余之辭君者，非託此以爲名高，竊自念賤士何往不自得？君固不忘故人，余是一勤人，必病余以爲挾且私。是以弗能往，祇俟君他日歸休，御款段馬，候君青霞白水間，未晚也。嗚呼！孰知君之遽去余而死矣乎！使知君之遽死也，縱百千其人以爲私，以爲挾，朝夕從提余耳而唾之，余尚何愧？必能謁君虎林之上矣。今復何言哉！今復何言哉！君既不可見，乃絜酒裹雞，走哭君之墓。偕知余至，哭迎于途，傑然也。余心益百折不自勝，遂爲哀辭一通，以洩余情。雖然，余情其得而盡洩乎？君卒時年四十七。至正甲申九月十二日云。辭曰：

犧尊青黃，嘉木之災；樗大蔽牛，不以爲材。使君非材，行己昧昧，過者睨睨，孰得而辱？君既材矣，人誰舍旃？高位疾顛，理之必然。嗟之嗟嗟，匪材曷治？君仕則當，不仕無義。孰不[illegible]融，君獨而困？豈仕之尤，祇累其迹。

所逢者時。固有通塞。亦命使之。君復何惑。物忌大剛。不缺則刓。自君取之。命復何云。君若居柔。觸物惟忍。非惟保名。身何能殞。從古有言。柔則詭隨。縱生千齡。非君所宜。君死雖夭。君膝不屈。君氣凜然。千古莫猝。人孰不死。君死則寧。倘可謂君。鴻毛之輕。君何用哀。我哀有以。天方壽君。君則自死。我苟無罪。誰敢死余。一朝之忿。惜不爾思。妻子焭焭。東西顛沛。君在九泉。亦將自悔。我則深悲。豈直悲君。悲法之隳。法既隳矣。君宜長逝。彼穹斯冠。天亦不畏。

悲海東辭

玉山鄭先生原善。字復初。延祐名進士。起家德興丞。轉處州錄事。有異政。爲衆所忌。遭誣搆去官。尋以疾卒。臨川危君太樸痛執法者不得其平。爲著悲海東辭。濂亦繼作。時元統癸酉冬十月丁亥也。

我悲海東。我覩狀矣。聽人云亡。邦其瘁矣。倬彼昊天。曾此下民。彰善癉惡。胡莫之懲。冥冥其昏。不見出日。飄飄雨風。墮我家室。家室毀止。邦國危止。豈邇危之。遠將自邇。大君維河。冢宰維舟。鄉士維楫。烝庶維徒。上下相力。厥載孔速。苟不是念。不膠則覆。維彼哲人。化爲螟螣。維彼愚人。猶如鬼蜮。鬼蜮戢戢。巧爲我賊。螟螣僥僥。蝕我黍苗。我民我牧。唯恐傷只。彼豺伊兕。敢爲民瘠。既毀其肓。復鹽其髓。我貧我法。孰云能已。淑爾君子。綉衣孔揚。有豹愆衎。有節斯煌。不我能勖。敢謂我爽。詈我黜我。絕不畏明。帶彼鸞鳳。見謂是食。有振者麟。邪蒿爲室。式紛式錯。勸得不忒。嗚呼昊天。曷其有極。甡甡其鹿。乃索之江。中林藹藹。乃求其魴。顛倒眩瞀。以迷無良。嗚呼昊天。曷其有常。無然懵亂。無然慆爲。無然回遹。以虹我心。爾之悖矣。民胥害矣。爾之迪矣。民相悸矣。勿曰丘陵。崇不可夷。勿曰淵冰。堅不可摧。怨爲平陸。忽若流澌。誰與爾謀。曾不爾思。謂爾醉止。蠢然無知。爾不用酒。何德之違。謂爾醒止。上下卒迷。日用飲食。不懲厥初。其止遲遲。其行踽踽。其慘咗咗。其威赩赩。我淚既竭。繼之以血。百海其深。莫喻我心。我生不辰。伊誰之云。無越我疆。我垣我藩。無棄我田。我田我廬。天命有定。我將我怨。爾無人怨。我爾用歆。乃埍乃篪。乃瑟乃琴。乃磬乃笙。以樂其音。以樂其音。實獲我心。峩峩顛山。山則有枏。彼淮者淵。淵則有魚。俛今獨然。振古如茲。我苟不樂。不樂奚爲。

廣漢難辭

難、古禮也。周人三時皆行之。春冬之季難。難陰氣也。仲秋之月難。難陽氣也。蓋二氣或佚。厲將乘之爲災。故難以止焉。其制。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禳四方之神。漢襲周制。而其儀加詳。選中黃門子弟百二十人爲侲子。赤幘皂制。執鼗。方相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其辭凡八十言。儺作方相與十二獸儛。讙呼徧前後省者三。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士以次傳火。棄雒水中。自漢至今。朝廷之難雖廢。而民間猶有存者。先臘一日。巷氓社隸。佈鬼神貌。御五色龍虎文衣。巡門擊鼓而難之。予惡其言鄙褻。因疏古者用難之意。復廣漢辭。使習焉。其辭曰。

陽陰乘化。左右而行。日厥晷舉。得積屍大陵。其氣勃芒。更涉虛危。墳墓西司。鬼官攸房。腐附強陰。而降於

殃。咨爾十二神。宣其威良。森突鐵亢。腓胃食虎。甲作食殃。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祖明強梁。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劉其腎腸。窮奇騰根。同享於蠱。毋使害傷。咨爾十二神。發爾戎兵。出轢四方。吮厲之瘥。以代酒漿。解厲之肌。以充糗糧。絲厲之髓。織以爲衣裳。斥除隱陰。暢回明陽。乾坤載清。物烝民卬。惟爾神之功。神哉不蔑。上帝是明。急急如律令。

補雩壇祝舞歌辭

周官有司巫率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漢法。夏不雨。祀竈。毋舉土功。更火浚井。暴金於壇。杵臼於術。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辭。以丙丁日爲赤火龍一。長七丈。又爲小龍六。長三丈。於南方。皆南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豭豬燔之四通神宇。令民闔里南門。開里北門。幸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然周制久廢。典午以降。漢法亦不行。而祝辭尤闕。歲丙申夏旱。率巫雩於山川之神。予既書其事。

於泰鴻。昌下民。勸以化。時屈伸。煬朱鳥。萬物甄。亢則害。陽埶屯。土昔耗。羣欲瘠。田畯奔。勢維殘。壇四通。從明神。神中臨。物如烟。豈嘉錫。燦若羅齒握此冢炳竹寶。灌鬱金。匊芳赫。氣上延。合寂寥。洞五精。貫八纏。從無外。羿脩脩。門沆碭。飄以森。俯下土。無不劑。鬱行風。羽輪翔。元黃雙。慘複爽。衆媒集。亢旱章。盧然存。索之亡。爍陰明。迴靈陽。符翔標。逝兆忘。崇明禮。成務功。總紺縱。儼以印。應上公。與天通。植赤紺。纏紅龍。左列缺。右豐隆。流火降。鉦若鴻。鬼婦劉。散爲風。瀟靈注。福四封。兩斯活。穎甡甡。衆維魚。兆已從。溓耐師。饑胥偯。甫田阜。物豫成。風平平。綽以行。人吳輿。鬼聆聲。耿曜振。衛充盈。神心暢。樂莊良。四宮殺。萬國洋。洽大康。慶昭晰。

楊刺史廟迎享送神歌辭

浦陽雞冠山上有古神祠。相傳祠漢交州刺史楊侯。侯、縣人也。名扶、字聖儀。累官皆有惠政。侯歿已千載。民以雨暘禱輒應。是侯之神在天。猶不棄於吾民也。吾民其可忘於侯乎。濂雖不敏。爲撰迎享送神之辭。俾邦人歲時歌以祀侯。其辭曰。

紛溶溶。排天門。白蜺出。雜雲敦。翩我靈。蹙修緵。車登登。般脊脊。翩我靈。降濟場。回飈興。爽之翔。翩我靈。變陽陸。奔以放。光淫淫。翩我靈。縮如扇。翩鬼衛。烏翼張。

紛溶溶一

神筵啓。泥朱黃。愉以康。悅芒芒。奄靈車。奠芳酎。將行千。流若雨。奄靈車。肅爲香。聊且飲。以舞歌。奄靈車。靈已醉。虞宣延。無不備。奄靈車。樂無極。神山高。高可測。

神筵啓二

氛翼翼。欲上升。指青元。化爲文。靈之旋。疾如風。從西虎。導東龍。神之旋。轄長逝。凌紫青。瑤光下。靈之旋。兆

逢惕．於已滅．猶放懸鹽之旋．錫我祐．沛若雲雨下土．

氣翼翼三

題辭

菊坡新卷題辭

當塗陶君用高．蓋出於晉徵士元亮之裔．凡官轍所臨．必效前人種菊花滿坡．當萬木搖落時．花始秀拔．低昂枝上．若赤金所鑄錢．頗可玩．用高公退之餘．酌酒與花對．恍然如在柴桑籬落間．殆忘其章綬之榮．案牘之煩也．或者疑之曰．仕者樂乎朝市．故馳而弗息．隱者甚於山林．故往而不返．有若水之與火．未易合也．昔者元亮遭時孔艱．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因有託於菊而逃焉耳．今用高則不然．生逢有道之朝．亦既由憲史擢校中書．而主書於秋官矣．衆咸以致君澤民期之．用高則留情於菊．若將與世相遠者．無乃不可乎．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觀人之道．不於其迹．而於其心．迹固朝市也．而心則不忘乎山林．謂之吏而隱可也．迹或滯乎山林之中．而其心則馳騖趨榮．無一息之不思市朝．苟謂之爲隱．孰能信之．況君子之出處．可仕則仕．可隱則隱．初何容智力於其間哉．脫使元亮當今之時．將不能不仕．而用高生於元亮之世．似亦不得不隱也．世之人舉元亮者多矣．皆在乎去位之後．用高則見於在官之時．此蓋魯男子之善學柳下惠者也．用高誠賢乎哉．予固不敢以用高方之元亮也．以其志之或同．而他人未必能知也．聊相與一言之．并作采菊之辭．以遺用高曰．我采我菊．露其和矣．今我不樂．蟻其晞矣．菊其晞矣．吾行歌矣．我菊我采．露其晞止．今我不樂．白日馳止．白日馳止．吾顏衰止．歌罷．用高攬衣而起曰．聆予言者蓋三歎矣．子頗能知予之志．盍爲書於新卷之端．俾詩家者流繼之．他日約子於三徑間．俯仰西風．歌此辭而餐落英．顧不美歟．予不敢固辭．用高涵儒術．爲人仁厚．士林中多稱之云．

羅鄂州小集題辭

有宋羅公．家於歙邦．幼名曰願．冠字爲端良．其父吏部．內外踐歷．春秋之學．與胡氏抗衡．生子凡六．皆能辭章．公居其五．尤赫赫有芒．既收世科．歷仕縣州．出刺武昌．卓盡朱轓．積用翁以張．夫自五季以來．文氣日衰．宋室蒞興．爲生蒭師．汶陽浚其源．二尹導之元．城倡於前．范張和之．逮於廬陵．日粹以爽．臨川．南豐．眉山父子．同饒而騁．轥淸肆協順．功用發揮．精氣充斥．暢達甚綏．變化合神．而光於弗虧．奈何王轍既南．涉於偏頗．致俗攀趨．以事決科．浮聲切響．駢言儷辭．襲謬而輒訛．公挺其間．弗徇弗阿．濯其瑩珂．障其頹波．謂六經之作．如日行天．不可以軋廢．唯秦暨漢．是則是效．接其遐軌．而親法在柯．然而畜之不弘．則勸之弗振．涵志今古．潛神典墳．玩陰陽之變．察海嶽之文．數治亂之變．通典禮之準．以至稗官虞初旁行敷落．鳥蹊蟲魚之倫．凡可以資博識者．咸區別而總分．力思精索．從莫遠邇．玄功以凝．將通乎鬼神．故其形諸篇翰．啓觸抽高．雅精鍊莫之與逑．喬嶽巉然．上薄太淸．而崩夫土丘．藏龍執圭．屹若山立．而異於并裘．荣溪之金．美則爲鏐．干將之鋒．百鍛始遒．視彼蝕鑰鉛．兌乎不侔．考亭朱子．取法稍嚴．發人瑕類．一髮必掊．獨推公文．而弗舍者．以協理之微幽．嗚呼．公既逝矣．遺文四行．唯於東南．粲如列星．遇時不平．逢

讓於兵．其諸孫宣明．賢而有徵．懼黎黎之遺彩．結綠之沈英．復鍥於梓．以昌其聲．以開其冥．以鶴於衆聽．濂也不敏．幼誦公文．若白無成．撫朽壤以代碩．不腆亦傾．揉敗梁以爲弧矢使之纓．其贗公之製作．猶應龍之降升．區區對述．何繫重輕．姑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使後生小子．知豪傑之士．不爲衰俗所囿．而雄渾之作．或當與秦漢并．

宋學士全集卷之三十

贊

文右相像贊

才優德純．山峙玉溫．重厚可以鎮俗．仁恕足以澤民．或陳經術而侍胄坊．或乘宸衛而立紫宸．終受知於聖主．宅右揆而相秦．深沈有謀．負潞國之府．剛毅忠信．誠絳侯之倫．觀其屹立不動．正笏垂紳．猶可作儒夫之氣．而褫邪佞之魂．嗚呼．此所謂邦家之重寶．廊廟之大臣也歟．

婁貞公贊

原武婁宗仁．當天后政嚴之時．獨以寬厚聞．其弟守代州．宗仁教以唾面自乾．至今爲善者師焉．因贊之以自勖．贊曰．

我言之挑．斯辱之招．我行弗是．或貽其媿．二者無失．其至由外．內省不疚．我則何罪．我面彼唾．乃彼之愆．我何深之．正使自乾．孰忿自乘．攘袂而鬬．孰若之弘．受詬如頌．是非苟䋲．不亦殆而．微公之師．吾誰與歸．

陸秀夫像贊

身抱孤臂兮．眼不見水．鳳鬬雖退兮．龍堂則圖．玉宇皦如兮．青蓐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滕奉使贊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之從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俾之白璧。小有玷辱。人將斥去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並言之。事兩夫者。雖辯如虞姬。智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功如汾陽。才如西平。吾知其決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安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鎭。太原被奉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雁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幡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歟。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反面事狄。其後雖欲奪兵仗衞奔而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詎不啻若鬼蜮犬豕。有識婺婦亦唾罵之。此無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滕奉使贊。用規事君而有二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幡裹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精神不滅。上遊帝所。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勒在貞碣。

東陽十孝子贊

十孝子者。皆東陽人。其事載於郡乘爲詳。予讀書之暇。因探其昊天罔極之恩。而爲是贊。以風世之爲人子者。

秦顏烏 烏傷人

古有醇孝。厥姓惟顏。父喪未葬。行泣道間。我舂我鍤。是癯是瘵。彼羣烏何知。銜土予助。我冢既封。烏吻血流。感衝異類。愧我同儕。秦風日漓。借鋤而德色。誰意躡雲之四蒙。見此皦日千載之下。禮澌淪胥。豈獨愧君。烏亦不如。有廟巖巖。春秋是祀。用興薄夫。作孝子。

吳斯敦 東陽人

有孝者斯。峴山之阿。父罪當誅。兒心奈何。自非吾親。盍從生我。我寧殞身。父死其可。九關峩峩。虎豹斷斷。泣血上書。願易以身。王用爾恤。卒全父命。更旌爾門。風彼不令。沚波淪淪。峷木扶疎。清風肅然。過者下車。

晉許孜 東陽人

嗟嗟許生。篤孝於親。胡風木不停。遘此難屯。輴車既載。負土築墳。我親我瑚。敢曰勤彼鄉民。手胼足胝。我不爲辛。巾笥猶存。几筵不改。傷然念之。吾親何在。秋霜凝凝。春雨瀟瀟。父兮母兮。得無苦寒與饑。兒既不可見。寧不念茲。天高可極。此情罔極。鹿獨不閔我。觸我松柏。嗟嗟許生。厲志不移。終身之慕。於子見之。

唐蔣子雄 東陽人

繙彼孝童。縞慼慫傷。思親不見。欲與俱亡。白月寥寥。悲風四起。蒲伏號呼。哀徹心髓。天錫嘉瑞。慰我孝思。有皦斯兔。有綸斯芝。孝謂曰嘻。吾曷用汝。九京莫與。百瑞奚補。唯爾孝子。樹我世防。雖歷萬祀。厥德彌章。白公之亡。肖公者幾。茫茫塵與。孰非人子。

唐應先 東陽人

卓哉至行。衆人所難。猗我應君。救諸執讎。親之云亡。中心咽塞。雖草生髮間。何暇束櫛。昔處膝下。其樂決決。今我來思。舉目但見白楊。彼蒼者天。曷不我惻。苟可從之。我生奚恤。爾心之苦。爾行之修。楚闕峨峨。卒承天休。

唐唐君佑 東陽人

唐氏之子。以孝行聞。死生一節。弗歧弗分。唯思親不殺。鞠明究曛。誰無父母。以樂以愉。今我何罪。獨行次且。我罪之深。我宜隕墜。胡獨使我親先彼朝露。昊天不弔。直至於斯。渺渺音容。如何弗思。官用褒旌。封報在今。匪私一人。式勸來者。

陳太竭 浦江人

浦汭之陽。有氏曰陳。親沒居廬。哀麻終身。心勦形瘵。杖而後起。一氣如絲。去死無幾。朝哭如吞。莫哭尤不忍。聞松風獵獵。林鳥嘐嘐。來助予之悲號。遐思弗寧。起覓我爵。果有在前。烏鳥爲之不啄。世衰失防。顧彼泯泯。我思古人。古人焉在。

宋葉少舒 西溪人

有偉葉君。父以令終。躬負厥土。馬鬣其封。四郊無人。夜寒如水。悲飈潛興。如臨神鬼。葉君出廬。擁墳撫膺。念父寥寂。長哀無聲。日兮月兮。能照下土。寧不閔我報苦。願亟入九泉。奉我父母。靈芝熌熌。駿發爾蓋。紫幹黃。於燦其光。有煒葉君。德聲斯不亡。

宋金景文 蘭谿人

瀔水之州。三山之陂。下有孝子。孝如之何。父疾在首。籲天請代。願孝子身。我親罔害。母棺未窆。執鋤以前。天光下燭。五色粹然。五色燦然。未足爲倖。怪飈獰風。勿犯其里。苟匪中忱。曷以臻此。繇代是師。於戲孝子。

宋賈南金 金華人

孝道之弘。百行所先。誰與賈氏。實敦古風。生弗離親。沒安可乘。忍令親之玉體。爲泉扃所閟。雖不可見。接以夢寐。夢中相見。宛其未死。覺後求之。寒燈在几。得不慨茲。潸潸隕淚。睠爾孝德。閔我童逢。攄蠟其貌。黼黻其弱。父子相軌。或不相容。我述贊辭。用發民衷。

許魯齋先生贊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微闡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尊聞行知。若親偵表。寒泉之麗。張皇幽渺。縷析毫絲。如泰陶鈞。畢其精粹。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既入聞域。遂升堂基。横經胄監。衿佩歸如。法其人私。淑其天彝。釋其偏歧。挽其九轍。德成俗遂。昭用如時。黼黻帝治。甄陶泰熙。明體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百世之師。

劉靜修先生贊

先生之心。秋鏡川澄。先生之操。玉溫石貞。先生之學。懸寫六經。岐陽之鳳。舜郊之麟。和氣襲人。藹然陽春。

發周孔性情。怡其深醇。或出或晉。與道周旋。九原可作。吾爲執鞭。

吳草廬先生贊

紫氣蟬聯。神物蜿蜒。有開必先。山川降神。自元而眞。篤生哲人。循斯勤斯。絕乎等夷。於道早知。厲如秋霜。煦如春陽。何德之昌。抱膝而居。氣蓋八區。闔而弗舒。玩心神明。操觚弗停。興衞聖經。學徒是依。毛之有麟。甲之有龜。爲其渾沖。以消吝封。心熙氣融。聖王當軒。留聘爭符。施教成均。北許南吳。先後合符。人文之敷。大明太史金華宋濂贊。

虞文靖公像贊

朱明之墟。離火降精也。丹鳥襛褷。爲翟綷䌩也。手握化樞。人文昭明也。補帝袞衣。五色發熒也。上凌皆漢。下燭九漠也。無幽不啓。無芳不榮也。而推萬靈。配合三靈也。獨騎元氣。棲神窈冥也。之死弗沒。隨物流形也。疑爲喬岳。燦爲德星也。琬琰所勒。鬼秘神扃也。命世之材。一代之英也。

先師內翰柳公眞贊

偉貌長身。端嚴若神。即而就之。煦然春溫。海闊天高。莫窺其宏度。霆奔飈豎。登驪乎雄文。來趨蹌之衿佩。作儀表於邦神。出入容臺。振百年之禮樂。昭宣帝制。煥大號於乾坤。惟其具該博崇深之學。所以繼光明俊偉之倫。仰瞻遺像。有涕沾巾。儻使泉臺之可作。庶幾士俗之滌蕩。門人具官宋濂拜讚。

吳山長像贊

原道書院山長吳履。予之異姓弟也。人之評履者。一則曰履講勵文。其嚴所嶄絕處。類秦漢間人語。追而視之。有光淵然也。一則曰履自幼洗酬濊。獄中行草書皆入妙品。如寶劍辟空。光芒發越。芙蓉出水。態有餘妍。當與鮮于太常齊驅。其得意者。或謂過之。其知履僅若此。至其尙風義。赴友朋之急。不顧水火。雖古人猶難之者。未必能知履也。因贊之。以白履行於世。贊曰。若人者。其古君子之徒與。附人急難。即欲赴之。力縱不及。心懸懸其如饑。水火在前。幾若弗知。悵轉不寐。而長夜以思。世滔滔而莫察。吾獨探其隱微。彼以藝文爲矜衒者。其相知也不亦淺。而若人者。其古君子之徒與。

石磯淺先生像贊

冰霜面。鐵石心腸。持斧七閩。百壬斂藏。神明之政。濂洛之學。其人雖亡。淸風猶昨。

溟滓生贊有序

溟滓生者。盱江廖應淮學也。抱負奇氣。好研磨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枝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獨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大可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芒芒者何了然心目間。獨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吳驎叛。盜發其家。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編。內外觀象數十篇。余始竊得之。今僅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

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齒教以家中書。其算蘇聲音起生神鑒觀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宣、徽間。過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瞋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賈外史家。登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背大呼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變白時。是其辭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台淵子家。索酒縱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瑞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蟠居竹樓間。登中戎馬百萬。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竄死隙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蠝吸果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觝訕駁以爲繆。及論後天。則皆義當爲經。家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逃。序卦直漢儒記傳。荒生鳴明絕人。未聞道而駢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學有從其學者。唯國子鎔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後。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授例。手布篋。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爲名。使者來徵。吾及傳立。立當過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爲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元元集、歷髓、星野指南、象敎撮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贊曰。

龍鬪成章。否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覓乎元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參我腴。九師褻之。我苞我品。百氏掇之。如河之潰。如嗑而脊。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僅存。維洛有士。居於百原。超神沖漠。疑於先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崖。我陟其巓。莫深匪淵。我淪其泉。旣簡材以畀。非隱弗傳。有其著家。卒昭以宣。或得其粕。強神於言。炎炎宋籙。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皆辭見微。士疑訊矣。朋皆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藻。尙其忽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焉。彼皆弗知。狂謂我狂。我狂如何。我發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旣嘉。我瑟又和。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旃旐央央。我車扆扆。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殘。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恆言。風雨漂搖。夏宇陸之。涉於大川。烝徒楫之。楫蹋字橈。子子爲依。國武斯墜。不知攸戒。日限弗升。雖昏作夜。鵂鵩於林。鬼嘯於谷。孰投是艱。骨莫之艾。乃忍乃蹙。乃瞀乃行。乃遯死於箕。睹生之爲。胡乃神以著。徵之古塊。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於敗。一曲之施。不迪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激贊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余自幼即見長老談溟滓生事。近見李淦性學及戚光子實所造文。又知生爲詳。以生之精藝如此。而

修宋史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恨也。故予懸之。特序之。又傷易道之微。激而贊之。惜乎予文蕪陋。不能永生也。然予情亦至矣。灑志。

采芥子贊

榮陽鄭仲辯有隱操。嘗采芥九龍山間。因自號采芥子。斯贊之所由作也。贊曰。
彼采芝者。肥遯之士。皦皦霞外。不容纖滓。白月入懷。涼颸拆檻。高視一世。何慮何營。

匡山居士眞贊

紫眼有稜。足以洞視千古。長髯如戟。足以畏懾百壬。或建大將旗鼓。而殄殲於妖沴。或被處士冠服。而容與於雲林。可顯可晦。載浮載沈。豈委順於外物。初無累於眞襟。縣千尋之丹崖。莫踰其峻。豁萬仞之重淵。罔測其深。抱忠義之志。而耿耿自信。所謂不變不改。若百鍊之精金者邪。

仲侍郎像贊

身形之瘦弱也。則山澤之臞。精神之淩厲也。則列仙之儒。博極諸書。而守之則約。智周羣類。而處之若愚。當議禮而考文。較損益於錙銖。稽百王之軼典。爲一代之鴻圖。豈非碩德之腴。造道之樞。而爲國之耆艾。邦之蓍龜者乎。

章判官像贊

唐福州軍事判官章公修贊。檢校太傅仔鈞之父也。其遺像至今蓋四百餘年矣。二十世孫御史中丞溢。偶於闕中購得之。如獲至寶。持以示其友宋濂。因爲作贊。贊曰。
器局深沈。容儀嚴肅。吁嗟哲人。如金如玉。餘慶所被。孫子浩實。重珪疊組。至今揚芬。

四十二代天師張公像贊

含沖葆虛。執眞之樞。翊度宣猷。契道之符。龍虎衛乎左右。風霆周於指呼。此古之博大眞人。而今之列仙之儒者邪。

趙使君像贊

宋之王孫。元之循吏。才優識明。政通民治。未老而歸。臨難不貳。懦夫觀之。可以作氣。

趙子昂像贊

文運中微。頹波日靡。公起東南。作天一柱。天人之表。帝王之孫。麟游鳳翔。珠明璧溫。歷試中外。遂居禁密。其名之升。與日同出。彼憸邪者。腐鼠敗豚。何能病公。臭穢自聞。三百年間。西東萬里。雄鳴一代。如公者幾。公貌如玉。公文如金。變化莫測。照耀古今。

李太白像贊

元行臺治書侍御史亦憐眞班所藏李太白像。係秘閣傳本。吾友危君太樸嘗爲之贊。自後流落於金陵駱氏酒家。洪武己酉秋。郡士王宗溥購獲之。尋以摹本見貺。因造贊曰。
長庚降精。下爲列仙。淩厲日月。呼吸風煙。錦衣玉顏。揮毫帝前。氣吞閶闔。視若鳥鳶。頓挫萬象。隨機回旋。

金童來迎。絳節翠旌。下土穢濁。孰堪後先。囅然一笑。騎鯨上天。

傅同虛像贊

將求子於外兮。則鍊精於三田。欲索君於內兮。則游神乎八天。是皆覩見夫粗迹。而未能暢達其眞玄。高岑兮谷絕。白鶴舞兮翩躚。豈非長跨於洞庭之野。吹玉管而招飛仙者耶。

宜春夏都事遺像贊（以忠字尚之）

其才孔良。其氣則剛。沈潛乎仁義之府。嘯咏乎禮樂之場。窮春秋而寓褒斧。法叔衆以爲辭章。使之專城而居。則可以繼次公之賢。使之入直鑾坡。則可追文成之張。胡爲乎低回下列。莫展一長。託使事以遐覽。竟仙遊於五羊。豈誠於人者雖知。而信於天者不亡。後千百年。剛風鬱茀。當見騎麒麟而下大荒者耶。

元英處士方公遺像贊

寧學子方孝孺。元英處士之諸孫也。持處士像求請贊。贊曰。
振騷雅於江南。混漁樵於玉筍。諫垣天近。難屢形州牧之薦。牛衣夜寒。終不奪烟霞之志。凜然亢直之風。可折諂諛之氣。遵眞隱之遺則。造元英之私謚。唯其畜厚而發弘。所以纖隆而傳熾。紳笏蟬聯。勳華赫著。蔓延閩浙之間。莫匪雲原之裔。敢申贊辭。式昭瞻企。

王宗晉像贊

以子爲貴介公子耶。何其神清氣和。無矜執之態也。以子爲仙翁釋氏耶。何其與時俯仰。遊乎方之內也。以子爲詩人韻士耶。何其清奇勁直。訥然而謙退也。然則果何爲者耶。蓋跡混乎三者之中。而心游乎埃壒之外。此吾嘗謂容同子以古之人而處乎今之世也。

危雲林像贊

文繼虞、歐之統。位居廊廟之尊。天下舉之而不爲喜。衆人毀之而若無聞。此公所以爲大雅之君子。傳百世而長存者乎。

王指揮像贊

眞人龍興。山川降精。仗劍來從。莫非豪英。維時王公。實將家子。虎吼鷹揚。萬夫披靡。成功錫爵。遂鎮一方。弛其武威。佩玉冠裳。何以觀之。有煒其像。企想厥勳。配古良將。

蘇都事伯衡像贊（[illegible]）

才足以行志。智足以成事也。苟需施於時。必有大過於人。而得位以行者。僅出其一二也。年齒之高。林泉之趣。皆公之所宜有。因天報善人之所致也。惟有子之甚賢。以文鳴於治世。是以繼絕學於前人。揚休聞於不朽也。此吾嘗私爲之語。謂長公之言。擬公於晁氏之君成。而知其無愧也。

自題畫像贊

廣陵孫生貌予眞。人皆失笑。謂無不似者。因題其右。辭曰。
假柔而強。如愚而明。辨駁百氏。躋躡羣經。千載之長。一世之短。前武儼然。吾敢不踐。

又

吾心與天地同大.吾性與聖賢同貴.奈之何隨於曲學.局乎文藝.忘其眞實之歸.溺此浮華之麗.頗隮於得喪之塗.眩惑於是非之際.縱濫廁於大方.亦不離夫小智.靜言思之.幾欲賀涕.猶自今以爲始.日栽惕而再厲.有如升嶽者.當極於崇巓.辟若改火者.須資夫新燧.期融通於高明.務治其蕪穢.用致知爲進學之方.藉持敬爲涵養之地.紹墜緒之茫茫.昭遺經之斷斷.雖任重道遠.必篤行而深詣.庶幾七尺之軀.不負兩間之愧.謝其勉旃.以終厥志.

越國夫人練氏像贊有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者.乃天地之心.雖陰陽之所運行.有開闔慘舒之不齊.然天地之心.生生而弗息者.恆循環於無窮.有如碩果不食.則其生道已具其中.俟時發榮.挺然而莫之遏矣.時至五代.用兵爭強.屠戮遍乎寰大.是天下極亂之時.蓋無復人道.有能於其間不爲氣運之所變遷.而一念之仁.有以契夫生生不息之心.則其感召之速.所以嫩道於後人者.其澤爲有旣哉.閩之練夫人諱氏.建州刺史章公仔鈞之妻也.生而肉髮.深沈而端毅.終日或不一笑言.且知識有絶人者.時閩王命公屯兵浦城之西巖.南唐遣將軍帥師來侵我.公遣二校請師於州.失期.將斬之.夫人勸曰.時危民未靖.公奈何斬壯士.公怒不聽.二校逸入南唐.皆爲大將.一則金陵邊鎬.一則上元王建封也.保大三年二月.南唐遣江西撫安使查文徽伐閩.取建州.鎬爲行軍招討.建封爲先鋒橋道使.奪其險要.已而建封焚外郭.八月甲子克之.公歿已久.獨夫人猶存.二校遣使者持金帛遺夫人.幷以一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宜植旗於門.吾已戒士卒勿犯矣.夫人反其金帛幷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能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夫人之子一十五人.孫六十八人.多躋顯仕.而其後人繩繩相繼.位宰執.登法從.歷卿監.佩守令之章者.殆百餘人.嗚呼.何其盛哉.非夫人有以契夫天地生生不息之心.則其施報之厚.未必若此之至也.原夫人之心.渾厚昭融.不限封域.視一城之生聚.不翅如一家.眞有所謂仁者之量.殃慶以類.大易之旨也.夫人之後.其有不蕃昌者乎.其有不絢落者乎.昧者不知天之未定.謂爲善無足恃.是則天之生生之道絶矣.夫奚可哉.夫人二十世孫存道.以遺像求予贊.予旣覽諸傳記.以序夫人之事.而復爲之贊曰.

懿彼夫人.生於七閩.肉髮有倫.靜毅而莊.動循厥常.女士之良.笄而有歸.建州之妻.其德與齊.建州桓桓.旗旟繙繙.以拒建關.將圍我城.必集我兵.移書以徵.二校言旋.何期之愆.爰首以懸.夫人曰吁.乾坤剏夷.壯士勿誅.逸之使奔.遂爲唐臣.建旆而軍.爭城以攻.火旗尚紅.陷其四封.二校有云.使鬼爲人.夫人之仁.爲其報之.爲發我私.爲授我旗.旗植於家.有突而譁.我劍之加.夫人曰吁.是城卒屠.我生何爲.有衆若林.昔而弗譏.今而謳吟.夫人之亡.其魄已藏.其澤愈滂.傅衆曜龜.蓄諮尤迷.被於今茲.道像儼然.萬目斯瞻.爲取則焉.

黃氏三壽圖贊浦陽人合

贊善

身安而家裕者.人之所欲也.藏智不用而臥直有餘者.天之所福也.君有以契乎天.故不求而自足也.超乎寵辱.離乎毀譽.而游乎物表.此人之所難能.而君之所獨也.

贊深

智足以燭理.而加之好學.敏足以辦事.而本於無私.事長不以和樂勝禮.馭下不以慈惠傷威.行乎家庭.春溫而秋肅.著乎言行.方矩而圓規.斯學者之所難能.若謂之篤行君子.其孰以爲非耶.

贊文

人知其外之偉.而不知其內之美.知其才之豐.而不知行之崇.是蓋質而不二.和而有禮.介而能通者也.

龍馬贊有序

西南城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之中.泓渟淪深.開闔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暢.土人立柳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縶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識其月而節宜之.暨產必爲龍駒焉.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脰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驤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勑典牧謂使臣高敬護沙四百斤壓之.人跨鞍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淸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蹈雲而馳.一塵弗驚.上心怡悅.賜其名爲飛越峯.復命御用監臣長臣馬誓臣紀其異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尙矣.發龍之說.雖相傳於外國.要當可徵不誣也.恭惟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遐者僻角之屋來自力.眞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詭形儲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茲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饈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裘.而龍媒之類.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挾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武帝之遣貳師.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爲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眷炎運.蛟龍升雲.流澄神馬生.辟鱗瑞靄.杳杳冥天.一翕擬通精靈.龍胡翁.兎蹶輕.竹披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頳.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眞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翊龍耕.太階五彩摛瑤京.皇風淸.皇道貞.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困武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騶騑圖贊

建安蘇照爲學子黃叔暘作羅漢圖，佑之以竹石，豈以其氣節之相同歟。禁林散吏宋濂爲造贊曰：

我本中黃，鐵爲肺腸，精神外章，不自知形貌之齵歟。綠竹猗猗，白石瑳瑳，貞而匪阿，斯爲月下之友歟。爲色齊冥，洞察物情，雖晦而明，豈陶令沈昏而託之酒歟。

陳方都督像贊

桓桓俊英，矯矯虎臣。心雄萬夫，才佚三軍。爵列崇階，功在盟府。圖像雲臺，流芳千古。

李徵君像贊

嗜義親賢，以道自娛。懿哉若人，君子之儒。

虎林處士贊

虎林處士王君□□，年踰七十，而視聽如少壯時。其孫監察御史璣，從予受經者久，間來請贊。贊曰：

素髮垂垂，中心熙熙。儉勤作肥家之本，嚴厲爲馭衆之基。好施之仁，久而彌篤。嫉惡之氣，老而不衰。吹鳳簫於明月之夜，飛羽觴於百花之時。大布寬衣，容與委蛇。不知者謬稱虎林處士，知之者以爲瑤臺之神仙乎而。

華嚴經贊 有序

上人幻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眞如之道，嘗自念言：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化爲最勝。欲爇松爲煤，入以香藥，搗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其墨暗相，有染汙法。欲煆汞爲丹，汞以空露，研調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燿可觀，能盲人目，非助道者。欲推赤金、汞銀，應薄如紙，復粉爲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雖曰重寶，外塵爲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繼我一身，內而心脊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脊血以生，脊血以成，脊血以長，脊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於世尊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眞純，以精毫志心繕寫，滿八十卷，窮閣錄諸禪居。昔者樂法比丘，當無物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願書一偈，況今百千妙頌，十萬正文，不止於一，縱捐軀命，以報佛恩，無足爲異，於血何吝。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雜華藏海，證入雜華藏海已，即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即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已，即得四天下微塵剎土中一切衆生，皆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於是親携五分妙香，香雲輪囷，結爲寶網，徧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贊曰：

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其五周，如是辯六相，如是分十元，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了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爲無量，無量亦爲一，重重無有盡，是爲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祕藏，上人出身血，殷懃書此經，於一滴中，中普含十方界，於一一界中，普現光明臺，於一一臺中，普成獅子座，於一一座中，

普見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白毫光，徧滿一切處，其宣大乘法，聞者應解脫，譬如日月生，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洋海，波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大地諸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諧滅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劫事，不過剎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見心已至，形神皆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卽色空，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有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體卽呈露，苟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此爲眞見見，眞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故，一心歸命禮，祇夜以爲贊，諸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啓。

大還龍虎丹贊 有序

龍虎丹贊，爲予友鄭源氏作。源因讀金碧古文龍虎上經，有悟大還之旨，用之修鍊，節節有奇驗，復以其則祕也，請予白之，作是贊。贊凡四章。

苞毓盛一

人身苞精氣，妙與元化并，一神管攝之，鉛汞各流行，神所棲止處，實爲天地中，闔闢類兩扉，循環不竭窮，廓然合冲虛，獨立不以形，是卽眞息根，強名帝乙庭，靜極必自顯，內境垂白芒，或想爲連環，無乃喪其常。

斡化紐二

凝神入紫庭，神炁抱一居，青龍鬱上升，白虎爲斡樞，牝牡旣相從，蒸潤如流酥，鄞鄂一以固，溫養成子珠，離離中陰，坎陽復來隨，純剛號爲乾，潛蹤契道符，鬱羅蕭臺中，服食漱雲腴，閱歷無窮年，永共溟涬俱。

考火記三

鼎爐乾坤樞，匡郭水火魂，戊己居土官，一氣中夜存，火候十二時，吞蒙復朝屯，專氣而致柔，綿綿日相因，刑德務並進，文武須錯陳，蒸蒸洽太和，天機蟲神津，三元與王氣，一一返其眞，後天不能彫，長爲萬象尊。

稽曲徵四

三千六百門，盡隨魑魅場，雌雄鑄爲劍，日月吸光晶，尾閭閉元液，九鼎運女英，三迸及五假，八石巧煎烹，如此之舉措，難可一二名，陰魔奪人命，遁屍莽縱橫，塞颷勵羅酆，時有鬼嘯聲，方知涉有爲，不可學長生。

觀音石贊

虎林翁君蒔卿得圓石一，大可五六寸，上現圓通大士妙嚴寶相，坐寶蓮華，善財童子合爪侍側。蓋大士作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諸佛事，攝受衆生，大則示化眞身於陀怛洛迦山，小則寄影像於一木一石，不假人爲，自然天造，無非自慈愍中發現。蒔卿因請濂作贊，以顯神功，以示闡提生我慢者。贊曰：

元黃旣肇分，白祐卽受資，斯時未有佛，云何能應現，千劫皆佛化，難以時節拘，劫初與劫終，常居寂光土，石木無情物，其形無與等，初無感通者，云何佛示像，微塵剎土中，塵塵皆是佛，有情與無情，本來同一體，諸佛亦無數，數曰那由他，云何圓通佛，獨此示神變，圓通於支那，夙有大因緣，所以不令捨，如母之憶子，如來說諸相，皆是虛妄集，云何自着相，偈以釋迷網，由相以悟性，正如指指月，見月指則忘，寧有繫執故。

以此四者觀。唯知佛顯弘。聖凡盡融攝。調御菩提心。假石顯云異。超出思慮表。既非圖繪力。又匪鐫勸功。幻成妙嚴相。七寶作瓔珞。瞑目結跏坐。正以慈愍故。用警闡提者。徒爾辨我慢。當知神通力。乃復有斯事。始悔未見時。口出不淨語。如仰首唾天。唾還著面故。思疑誠可念。寧忍加斥逐。我願大地人。無不知三依。見石非見石。見佛亦非佛。但見無盡光。各自心中發。徧照十方界。明如日月燈。十方諸品類。盡得諸佛智。

宋學士全集卷之三十一

琴操

飛泉操

浦陽元麓山有飛泉。濂與鄭源先生數觀之。造飛泉操。鼓之琴。書諸崖石。其辭曰。

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兮誰飲我牛。孰謂我污兮移彼上流。具人之形兮奈何忘人之羞。

琴操二首

余將有遠行。道過雙溪之上。中心隱憂。未能釋去。逢友琴生於麗澤精舍。乃製穹霞、洞林二操使彈之。流宕含徵。其聲冷冷然。恍如坐青蘿山中時也。生亦清俊士哉。其辭曰。

有穹者霞。其色楚楚。朝宜弋於林。暮宜漁於渚。役車驍驍。胡弗之休。視彼江水。彭然東流。　右穹霞操

有洞者林。其色陰陰。可以樂饑。可以洗心。中有白雲。藹其承宇。我親之思。我心之苦。　右洞林操

含山操二解有序

含山操者。爲和陽王綱妻吳貞姒作。貞姒遭兵亂。乃能完節蹈水死。其不有繫民紀之大者乎。辭曰。

含山有雲。裝蔽我衣。彼荷戟者。追我以馳。我馳我驅。泣涕如雨。仰視白日。光不照下。叶地不可穴。天不可緣。含旃含旃。我尚何言。

含山有石。其光瑳瑳。石或可轉。我節可磨。我夫何之。欲從無所。含彼黃泉。無相見者。叶誰謂淵深。我視若陵。我死得死。中心之寧。

琴操二首

客有吏於海東者。以能發姦擿伏。然終用是受誣。嘔血死。予友胡徵君爲著哀辭一通。予讀之甚悲。竊取其意。作哀海東、傷姝女二操。使善琴者彈而和之。客之鬼或有知。則其悒鬱之氣。庶幾少伸矣乎。辭曰。

我哀東海。而思之苦。彼何人斯。猛噬如虎。我不犯之。我民之蠹。縱不我與。寧以我爲仇。蒼天雖高。寃其有極。非血之嘔。曷明心赤。渙渙大風。沈沈寒泉。含旃含旃。我尚何言。　右哀海東

有姝者女。顏如舜英。誣我以醜。我其何傷。眩白爲黑。古亦多有。白尤不逭。敢誰之咎。黃鵠飛來。其音關關。我心苟安。何戚弗欣。天上地下。命也奈何。命也奈何。焉知其他。　右傷姝女

鼓吹曲　王國祀仁祖廟樂章

迎神奏蓄和之曲

皇岡聿崇。茅社受封。禮分雖異。孝思則同。緬懷世德。源深流鴻。報本有祀。式昭神功。

奉牲奏隆賀之曲

王國之東。清廟翼翼。奉我皇祖。享祀弗忒。薦以牲牷。敢曰充腯。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奏保和之曲　之舞

皇祖樹德。既活且仁。弗耀其身。委祉後人。嗟茲藩服。典祀維寅。清醴方薦。欽其苾芬。

亞獻奏清和之曲　之舞

穆穆靈宮。庭燎有煒。武舞載升。神其樂止。其樂伊何。錫我繁祉。磐石之宗。本支百世。

終獻奏成和之曲　之舞

神兮下臨。陟降在庭。不見其形。如聞其聲。冷風肅然。達於兩楹。禮成三終。神保攸寧。

飲福奏咸和之曲

神具醉止。祝傳孔肅。曰爾孝孫。來飲爾福。介爾眉壽。膺爾百祿。子孫保之。以引以翼。

徹豆奏嘉和之曲

禮備樂舉。祀事攸宜。孰其尸之。廢徹不遲。皇哉神惠。覃及我私。靈氛將逝。如何勿思。

送神奏德和之曲

杳兮忽兮。神遊無迹。鸞馭上征。星流飆疾。其靈在天。其主在室。億萬斯年。孝思無斁。

宋鐃歌鼓吹曲

臣聞真人應運而起。旋陰轉陽。協和神人。劉革僭僞。期底隆平。於時五季之亂已極。光嶽氣分。河海怒溢。強臣悍將。割土分疆。擅執節鉞。倒持天柄。敢拒帝命。莫之敢訶。我太祖躬履黃鉞。奉命四征。赫奕濯靈。所向輒克。姦惡授首。獻於太廟。已而大功既茂。天命攸歸。乃受周禪。即皇帝位。爾昔夷殄。天日昭煥。凡厥臣

熙.奚不慰足延頸.以俟太平.皇帝若曰.皇天旣畀我有家.朕夙夜曷敢荒寧.彼蚤蝂之微.僅若一髮.欲抗明於日月.時能盡諸.朕當翦其孽芽.毋使滋蔓.爾有衆尙克協乃心.以底天之罰.越建隆元年夏五月丁巳.上親征澤潞.六月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冬十月丁亥.又親征淮南.十一月乙未.薄其城.未幾拔之.李重進亦赴火死.乾德元年春二月.高繼沖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稱臣.而荊南平.三月壬戌.王師入朗州.獲周保權以歸.而湖湘又平.三年春正月.取劍州.蜀主孟昶封府庫以降.開寶三年秋九月己亥朔.伐南漢.四年春正月辛未.次白田.其主劉鋹素服出降.七年冬十月.王師伐南唐.八年冬十一月乙未.李煜奉表納降.由是天威所加.如雷如霆.有觸之者.靡不殄滅.太祖旣棄羣臣.上遊帝所.太宗嗣厥大寶.繼志前烈.文綏武戡.唯日不足.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己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漳泉二州獻.五月.吳越王錢俶復盡獻其國所有地.四年春二月甲子.上親征太原.夏五月甲申.北漢主劉繼元率其官屬銜璧入朝.自是海內寧謐.皆爲臣僕.風氣宣通.罔有限域.東西幅員踰三萬里.梯山航海.獻贄奉琛.委蛇而來.上實天府.歲白之叟.垂髫之童.皞皞熙熙.莫知帝力.於是宋興至是已二十年矣.臣惟帝王之興.自有貞符.擬古以來.史不絕書.我太祖之生也.祥光瑞彩.流爲精英.異芳幽馥.鬱爲神氣.所居之地.紫氣隨之.建號而出.白日爲暈.是蓋上天著厥嘉貺.以流耿光於無窮.故自唐虞禪受之後.鮮不以征誅而得天下.其中豈無揖遜而紹位者.皆陽予陰奪.尋卽廢之.惟我太祖應乎天而順乎人.陳橋之議.黃衣之加.蓋迫於甚不得已爾.由是能大一統.臣服四海.用作神主.聖德神功.巍巍堂堂.傳至孫子.億萬斯年.跨漢唐而追三代.何其盛哉.然而知鐃鐃歌.黃帝岐伯所以建威揚德風勸敵士者也.周制因之.其在大司樂.則王師大獻.乃令奏愷樂.在大司馬.若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大抵皆軍樂也.古樂久已亡矣.至漢有朱鷺等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今尙可考見.自時厥後.代有其辭.而唐柳宗元獨革漢曲.倣其篇數.作鼓吹鐃歌.以紀高祖太宗功德及征伐勤勞之事.臣雖不佞.自幼以文字爲職.輒取法漢唐.殫思畢精.作爲歌辭以侑我樂.治兵振旅之際.得於馬上奏之.規耀繹鐏.震誡無際.使有宋之成烈.增光於後.無讓於前.臣死且不朽.臣謹昧死上.

太祖生洛陽甲馬營中.神光滿室.有香郁然.經宿不散.此聖徵先見者也.爲啓聖徵第一.

啓聖徵.兆載先.炎精降.燭以鮮.破重陰.燭層元.合之髗.神必宣.應昌期.馭宰權.天序叶.地軸甄.星游洛.白帝延.氣貫月.永殷年.賓往牒.無不然.惟皇符.熾且繁.著成烈.在不刊.

右啓聖徵曲凡二十二句.句三字.

太祖將北伐.師次陳橋驛.諸將以黃袍加上身.列拜庭中稱萬歲.遂詣崇元殿行禪代禮.爲受周禪第二.

受周禪.崇靈基.飛龍在天.黃道開.躬握乾衡.鎭坤機.蒼精衰.木無支.炎光盛.日見頂輝.天人同.歷數歸.肇承帝祚.流鴻滋.嘉瑞寶.紛若蚑.神爵集.肉角來.民灝灝.俗恢恢.闡皇威.時赫戲.

右受周禪曲凡二十二句.其十八句句三字.四句句四字.

昭義節度使李筠.據澤潞弗服.上御六師平之.爲斳老雄第三.

斳老雄.雄勢煽.連寇師.樹高壘.甃邊城.施蛩毒.王赫斯怒.聲如雷.百萬貔貅.若林立.行視巇嶮.勝平陸.升城齊呼.山嶽發.飛矢貫骨.拔其鏃.雄斯窮.畀炎焰.朱鳥鳴.反舌縮.反舌縮.四海服.

右斳老雄曲凡二十二句.其十七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

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不庭.恃江淮.招集亡命.上親討之.爲長淮沸第四.

長淮沸.沸若湯.有蛟下潛.石作房.腥沫旁灑.矛距四張.欲鼓巨浪.浸日光.眞龍出.火嶽明.炳犀燭.焦蛟吭.殲厥凶醜.如剿狼.水安流.若鏡平.皇威洽.□濊滂.建萬靈.慶無疆.

右長淮沸曲凡二十句.其十五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

上遣將討張文表.假道荊南.其主高繼沖懼.奉表稱臣.爲耀靈威第五.

耀靈威.徙八荒.如山壓卵.飇廬盧.大帥率師.手握䥇.策馬飲江.江水渾.遊磨日月.搖星辰.孰敢奸命.誠以狗.豐荊與楚.稱妾臣.觀彝柯條.刖其根.一朝坐鎭.百粵鬥南荒帖帖.絕妖氛.

右耀靈威曲凡二十句.其十一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

師克南平.趨朗州.武安節度使周保權拒命.討發之.爲鷹之揚第六.

我鷹之揚.於彼南楚.目城無全.何有險阻.□周惽惽.曾莫揣思.仇讐旣殄.胡反噬我師.梟騎厲.華旄旋.海水立.猾旭昏.殺氣回薄.蠢若烟.洄征斯克.功無前.王度遠引.靡不肩.

右鷹之揚曲凡十八句.其七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二句句五字.

諸將伐蜀.取劍州.蜀主孟昶封府庫請降.爲巴蜀平第七.

惟彼巴蜀.務僭旋以夸.金塊珠礫.納政於邪.於鑠王師.如虎如彪.擒夷凶族.使民氣以攄.足不加首.臂豈大於股.啓關迎降.崩角無敢後.聲明宣流.被區有.百蠻來同.至理上躋三五.皇德渙且阜.

右巴蜀平曲凡十八句.其二句句三字.十一句句四字.五句句五字.

南漢劉鋹.據嶺南.良將征之.鋹教象爲陣以禦.我集勁弩射之.奔.鋹遂詣轅門降.爲象斯奔第八.

象斯奔.據南嶠.開重昏.揭南曜.通粵海.接閩徼.象初兆.知跳蹶以戲.敢持威殺.雄鬭與車俱.力窮氣銷.始就縛.三旱凱旋.奏我樂.威神出自天.顯彼帝略.千秋萬年.蒸庶和且延.

右象斯奔曲凡十八句.其八句句三字.七句句四字.三句句五字.

王師伐江南.江南主李煜降.時彗出柳.歷輿鬼.爲彗出柳第九.

維彗出柳.六合布新.矧此彈丸.何敢不臣.彍弓宛轉.鐵騎參譚.天塹未度.已無江瑱.帝詔將臣.俟其來賓.慎毋疾擊.以病吾民.長蛇成囷.不異祥麟.厥王旣降.市無驚塵.大宣皇化.覃於至仁.

右彗出柳曲凡十八句.句四字.

太宗嗣纘大統.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獻漳泉二州.爲拓閩關第十.

閩關屹南紀.上應牛女星.南將嶷遶海.東戍帶滄溟.五季失羈御.藩鎭擅甲兵.太阿旣倒持.僭竊靡攸經.

鎮蘇據二州。於此建節旌。予奪自己出。況復望來庭。太宗嗣寶祚。換號風霆行。稽首歸厥命。遣冒仰王靈。

鞮譯通絕域。珪贊集明廷。神獻香難測。穆穆臻泰清。

右拓閩闢曲凡二十句。句五字。

吳越王錢俶。見上威德日盛。盡獻其土地。爲吳越歸第十一。

皇王握神契。垂拱叶帝謨。神兵從天下。欻忽千萬餘。揮戈日爲回。投鞭海成枯。猶蟒八極間。縱疾飛電如。

錢氏最先覺。方物久內輸。終知舊擁阼。丘阜欲何須。登民獻天府。不煩神戈誅。帝德統罔極。萬國混車書。

右吳越歸曲凡十六句。句五字。

海內咸臣。唯北漢假息渦鑒。上親征之。其主劉繼元。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爲克戎通第十二。

汾晉十萬甲。數葉僭爲君。蟠根欲弗拔。寄虐我蒸民。聖人搵武師。威烈赫然振。刀戟夜生火。出入勤若神。

方將嶽下地。怒已淩高旻。有城皆作醢。無甲不爲塵。戎酋膽已落。舉族悉來臣。羣氓如流魚。挈置瀛海津。

自茲遂生育。陶然履太鈞。阪泉著軒德。毋庸明堯勛。赫赫炎德殷。永世同不泯。

右克戎通曲凡二十二句。句五字。

四言古詩

風樹亭詩有序

風樹亭者。嘉禾潘孝子之所建也。孝子之親歿。每對人言。輒嗚咽流涕。然無以寓其罔極之思。取韓詩外傳樹欲靜而風不止之言。以名其墓亭。嗚呼。孝子之意。至是爲可悲矣。夫人孰不欲養其親。親則不子待也。所以昔者皋魚立泣而死者。孔子蓋傷之也。憫之也。以其志爲可悲。而無所用其力也。嗚呼。孝子者。念不忘乎茲。其亦知沒齒慕親之道哉。爲之詩曰。

山有嘉樹。油然發榮。豈不欲靜。風搖之鳴。我思我親。顏貌日改。子欲養之。親不子待。嗚呼噫嘻。我懷孔悲。

山高海深。孰堪喻之。內而九藏。外而四體。皆親之枝。同一根柢。根既撥矣。而枝獨存。夙夜哀號。莫逮九原。

白楊蕭蕭。泉扃夜閟。我親我思。得無顛顇。親不可見。音容是求。求之不得。血淚交流。作亭墓隅。是曰風樹。

仰之瞻之。心焉孔疚。

右詩八章。章四句。

靈槐詩有序

四明史氏。貴富光榮。與南宋相終始。非特人事也。蓋有天道焉。元有國百年。史氏以忠信文學稱於時者甚衆。而祿位弗稱。人事不宜然也。是亦有天道焉。元季兵亂。槐生於史氏之庭。史氏里人曰。是必有異。既而槐死於焉。里人又曰。是必有異。未幾。槐果復生前園中。里人曰。前之異者徵已往。後之異者將來徵之。史氏殆有顯者乎。入國朝。史氏諸孫靖可以才見推。爲中書舍人。出爲泰州守。遷肇慶通判。前之言者曰。是其徵矣。然而未也。遂相與字槐曰靈槐而歌詠之。靖可嘗與余同官。謂余宜賦詩。嗚呼。天人之際遠矣。觀於史氏。又何其著明哉。詩曰。

雖謙惟帝。厥命孔赫。鑒於九有。顯相有德。先宋九君。既南而微。微不遂傾。世臣戢之。世臣之家。鄮山之下。

歲時來歸。旗節車馬。偶軾而趨。袞衣璜璜。其繹伊何。將相之華。雄城渠渠。黎庶如雨。相臣戾止。耄倪成舞。

豈無公侯。孰能後昆。三祖二王。國存與存。誰其尸之。其德有始。既受多祜。又有孫子。鉅海湯湯。朔風荒荒。

不淪於危。不顯其光。孰云啓播。而不有穫。天將昌之。嘉徵允灼。崇堂有庭。其左有槐。匪植而生。惟德是培。

天實培之。或戕於人。人力雖勞。其能勝天。南國膴膴。有薪斯猋。其本如遂。忽有摧訾。始剝而卑。忽拔而穹。

其兆斯何。宜卿宜公。明明天子。俊乂是使。矧茲世家。王公之嗣。嗟爾君子。天休汝膺。何以占之。靈槐在庭。

贈閻希曾參政山東詩并序

國朝以魏晉以來。立行臺省於外。蓋爲征討權宜之計。至唐末。方鎮擅地。遂以中書令同平章事命之。至今相沿而不革。非所以示悠久。乃改爲承宣布政使司。設使一人。左右參政各一人。以協和庶政。統馭人民。河南閻希曾由鄉貢進士擢爲起居注。皇上愛其才俊。俾肄業文華堂。堂在禁中。車駕時幸臨訓飭之。尋除監察御史。轉司文監丞。乃授山東承宣布政司左參政。希曾名鈍。仕學兩優者也。因其將受經於予。故其行也。詩以贈之。其詞曰。

山東鉅藩。統府惟六。民物阜蕃。土地饒沃。寔爰畛之。百司甚布。誰挈其綱。政乃無斁。乃詔近臣。爾鈍爾往。

宣朕至懷。參佐其長。臣鈍曰吁。臣恐弗勝。方嶽重鎮。厥任匪輕。帝曰俞哉。爾毋固辭。精白一心。力行無疑。

鈍拜稽首。即日啓行。君臣一心。共底隆平。我知閻子。有學有文。五色煥然。出類超羣。子之往矣。其建功勳。

佇見政績。邁於古人。古人有云。盡瘁國事。子尚勉旃。服之毋式。

五言古詩

雜體五首

丹桃豔陽實。移自武陵源。柔風拂纖條。鮮澤沃靈根。吐葩當春茂。結實俟秋蕃。的的大如拳。有色極華丹。

衛之不敢褻。期以奉君餐。君餐發黳和。神滋生玉顏。無爲升玄化。恭默即軒轅。（效陸平原）

流幻百年中。有如水中泡。虛形本不實。何能永今朝。悟此造化意。肆情富逍遙。夜來新雨至。南國秀芳苗。

擬之酌美酒。沖懷正陶陶。斜川素心人。叩門約遊遨。相攜步迴澤。神與品物交。驚飆亂陵蟬。墜照落巖猱。

歸來枕肱臥。遐思迥泬寥。黃唐不我逮。緬焉心煩勞。（效陶徵君）

竹死不變節。遊焚尚餘聲。秉性有恆操。增（叶切）物非至情。左峰結層構。中國穿空冥。非花邁上白。風影時

獻膏。策籍試丹訣。瀏覽腔酒經。一爲纓笏累。殊嗟神府扃。事去嚴將遴。歲來心已醒。瑩瑩哀飢鴻。累累嘆

凍蠅。逝將命䲹驥。薄言旋故坰。鬷稷誥陽卉。泛碧破陰萃。觀化驗羣品。襲襟詠三精。情素諒已展。倚服吾

何慙。（效謝臨川）

周庭禮王國。漢制建神區。壇極法北辰。元筴應羅圖。綺殿祥飇轉。丹闕寶氣浮。象魏壓脩道。獸環銜金鋪。

宮花錦隊展。御柳翠鬟圍。長生臨宇縣。儲祉提皇符。璟贊九夷集。梯航百蠻輸。天開容情懌。道洽臣節孚。

奉觴鳷鵲殿。奏疏承明廬。元功在獻替。昌言列都俞。殷勤宣大雅。持用補嘉謨。（效顏特進）

167

20A

少年趨京洛，京洛多繁華。迅河日流駛，崇芒鬱巍峩。宛馬游龍行，文軒流水過。晨夕騁殷樂，張筵陳綺羅。鞦韆灌竹澗，行酒上陽坡。宛轉七盤舞，縈環北里歌。中有巖棲士，如同顏闔家。時雲因翦木，飲資卻綺羅。時盼城闕中，流塵深如何。自吒逸德股，顏與賢達嗟。及時不行樂，長有好容華。效鮑參軍

韶光將暮芳華未經託物念時譜宅成句

入春已三月，不見曜陽葩。有足限戶閾，而能事物華。芳林僅只尺，轎車月來過。穠李媚明牢，穎桃凝崇霞。森開洒鬱使，暉婿促遨衙。要友具嘉游，豈乏玉鼻騧。鈎白出川曲，朵緣向層阿。行樂固云得，將軍猶枕戈。

憶山中

平生絕俗尚，幽期在一壑。衙居周曲汜，斑坐陰蔭薄。日嫣花欲笑，風迅燕飛弱。疏峰挺飛華，半楚下飢鶴。匪傾石似行，澗折泉如約。何時脫塵鞅，賦歸躡樓屩。

書懷

漆園欲齊物，伯陽期守元。符軌務絕轡，沖志在潛淵。夕陰冥蕙幌，晨陽煖石田。外膠一以濯，澹泊返自然。五噫非謬記，九籥有眞詮。清青林開雨，物物各貸烟。松華行將馥，采之釀紅泉。

古辭四首

步月空塔下，蟋蟀逼人啼。急扶邛竹杖，行過畫樓西。

登樓望南山，山峰如髻丫。西頭雲起處，定是故人家。

誰家採蓮女，面如白玉盤。相對悄無語，風吹荷葉翻。

曉行秋川上，無奈秋色何。芙蓉雖堪折，御愁零露多。

靜室二首

靜室似僧廬，絕與黃塵隔。引雀喜留黍，惜苔懶穿屐。有時倚幽軒，情境一何寂。只有巖花飛，隨風亦無迹。

明月出東山，照見西林明。龍蛇布滿地，欲步還自驚。試問夜何其，鳥啼似知更。誰探千載意，寂默乃其情。

題亭上壁三首

意隨流水行，卻向青山住。因見落花空，方悟春歸去。

花飛豈解愁，愁之損年華。請觀未謝時，何處得飛花。

山花招客笑，山鳥喚人鳴。相逢本偶爾，花鳥亦何情。

古曲

思君不可見，忽見堦下花。此花君手植，如見君容華。嫣然索予笑，不語意自佳。花容方窈窕，因君愈妍好。見花情尚多，見君將奈何。

曉行

荒雞一再號，驅車事晨征。寥寥秋風肅，況此華月明。萬頃琉璃中，著吾一身行。肝膽盡冰雪，毛髮亦含清。超然鴻濛初，頓覺百慮冥。安得王子喬，為言此時情。

始衰

四時相推斥，行年五十過。觸心苦無悰，況復値春華。良節足游衍，逝齡淵成嗟。憑肩扶花路，按愁聆鶯歌。氣索怯縞風，顏凋仰流霞。倚林思綵袖，躡坡企行車。志士惜暨晚，達人傷逝波。寄不動靈襟，潸然下涕多。人生大化中，飄蕭風中花。百年終變滅，感慨欲如何。

寄遠曲

淚盡愁難盡，燕歸人未歸。遙知君念妾，似妾憶君時。其一 寸心不可寫，天際望歸舟。江長望不極，更上一層樓。其二 妾有五字詩，寄君君勿忘。十朝成一字，字字九回腸。其三 關河勞夢魂，欲見杳難憑。照君文繡帳，相近不如鐙。其四

遣興

鶉衣皆惡顏，章紱無醜容。容顏未嘗異，人心自不同。西鄰起高樓，妖冶衒春穠。飛筵陳圓方，朝暮雜歌鍾。東家席為門，著書逃軒農。豈能望膏粱，糠覈亦不充。一門軒蓋集，一門藜囧空。豈非千載定，奚惜逆與窮。

用上夜坐約王子充同作

四山斂瞑色，紅日下蒙縈。川光生夜明，一白欲無地。星斗可俯拾，恍疑青天墜。曠然與心涵，直接溟滓際。若非隔林鐙，不知有人世。

病懷

人生老須至，在我不敢辭。老人多譸疵，我胡病攖之。一從嬰弱痾，筋力漸告疲。淩晨頻照鏡，日復傷鬢絲。固知非金石，難可百年期。如何未五十，摧塌已不支。豈非蒲柳質，望秋輒先萎。縣觀宇宙內，氣化相推移。試求古賢豪，存者今為誰。當知事必爾，奚以嗟嘆為。見在植旅況，芳葉正參差。南風一披拂，流光一生輝。玩之百憂忘，淵穆聊自持。

望鍾山作簡周先輩有序

春旭載和，鍾山在望。道光泉之嫩碧，宜黝朱湖洞之飛丹。可挹。發憶舊游，輒形新咏，不惝下側，以攄高情云爾。

鍾山宛如沐，緒巘孕春膏。牛黃歸濛棠，駭綠亂陵茗。谷沸桃雀集，飈剡川苀嬌。茲今愧奇移，宿昔憶聯鑣。陟巘鼻生火，酬芳臉帶潮。詩情從開迴，酒緻望中銷。偏憐晴羅思，長毗涼月宵。文園病渴吻，沈生減圍腰。江表周公子，華采雙飄颻。逸興如遠舉，相臨攜榭苗。

題方方壺畫鍾山隱居圖

余十年不作詩，見方壺子此圖，不覺逸興頓生，奇仲修求題，忻然命筆。第處士與人者久，殊不能佳耳。詩曰。

飄飄方壺子，本是仙者倫。固多幻化術，筆下生白雲。白雲標緲間，拔起青嶙峋。似是朱湖洞，笙鶴遙空聞。豈無許飛瓊，烹芝啖華芬。鍊師從何來，而帶山水文。相期守規中，結庵在雲村。心游帝象先，神棲太乙根

67 20B

我嘆上清訣，衛以龍虎君。內涵元命秘，一氣中夜存。行當去採藥，共入無窮門。

題新竹圖送張齊賢 有序 三章

齊賢鄉尊丈丈春秋之高，今躋九十。誠邦家之人瑞，州里之禎祥也。處旦將臨，預繪新竹圖於扇以爲壽。且侑以詩三章。一章美其德，二章期其年，三章頌其後之華榮也。里中子宋濂上。

猗猗淇園竹，寫之紈扇中。持以奉翁壽，期翁如武公。
猗猗淇園竹，閱歲常青青。持以奉翁壽，願翁逾百齡。
猗猗淇園竹，本根蕃且蕃。持以奉翁壽，顯融多子孫。

答胡將軍

將軍去征蠻，軍氣如虹揚。寶劍白玉璏，鐵馬青絲韁。旌甲帶亮月，笳鼓激清商。韓彭當後拒，侯鄂作前行。顧盼多恣態，出入生容光。奮迅東海濱，海水爲騰驤。定如漢武師，去縛樓蘭王。想見凱旋時，橫槊賦篇章。椎牛饗壯士，歌之侑行觴。功勳銘鼎彝，永世不能忘。

示呂生 有序

六經之後，幾無文矣。近世學者專攻浮綺之章，勵以鼓吹六經爲辭。予實病焉，因爲呂生賦此，以藥衿文而喪德者。

呂生家滎陽，昂藏若飢鶻。持刺叩門拜，不復資介紹。手持纍纍書，蠅頭寫芒秒。病眼花發生，力覽始能了。詞鋒剛且銳，無異鑄斯趙。汙萊茁孅劉，墜苢植如旗。風枝動娜娜，秋實垂嫋嫋。豈比稗與荑，雜復稱春犒。似爾才思多，描爲世珍寶。文華固變絢，荒志咨非少。儻當弱齡時，顛亦就葩藻。精神應冥會，或夢吞雜鳥。射侯抗熊豻，萬辭持梟翮。玉朵染夏翟，三就爲周纁。自謂頗俊爽，分得天孫巧。俯視佔畢徒，孤莖出叢葆。有時被餘酒，便指臙爲蘗。赫赫藏沸如，蜩螗恣揶揄。春苑集穠豔，秋隴失乾蓄。下則陳姬周，上復邁軒皡。古今萬沿革，毫髮無不考。終然立門庭，焉敢望藩奧。古聖制爲經，白日行黃道。流行達幽隱，爛然天下曉。誰騁豔媚微，欲以鬬元造。若非盜蕊蔘，致此明目眇。呂以七尺軀，不解分白皂。末俗狂瀾奔，湖江決隄堡。郊原化豆浸，何地有桑棗。魚鰲舞神姦，盧舍作州島。非加回障功，末易就平燥。秖緣正學微，本末遂顛倒。邇來深知非，筆硯稍使燥。遺經寘枕傍，遐寐事蒐討。尚慚弓力微，不足穿魯縞。荏苒餘十齡，晦朔幾朒朓。未見宗廟美，發心怒如擣。爾才十倍予，雅志復精瞭。當思不遠復，改轍謝纏繞。蒸沙豈樂飢，褰糧足充飽。先廬長山東，結廬以爲橑。非獨紫芽籛，亦自饒魚稻。念爾當何來，相與探深窈。躬行驗所知，勿憚心形勦。翻翻逐時移，毋類風中纛。皮苴可登器，所貴在柔韌。大羽金瓜鎬，亦務端其笴。千里孰云遐，舉足始一蹻。煌煌作聖功，須知此其兆。勉旃復勉旃，勿謂吾言耄。

送門生方孝孺還鄉詩 并序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爲贄，一覽輒奇之。館寘左右，與其談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於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文絕續之寄，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

數之變，無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於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常新。袞袞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爲後而孰爲先也。予今爲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稱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於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爲賦是詩，既揚其素有之善，而後勖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詞垣時，英材當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終然無根蒂，飲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粟而春溫。袖攜繩織書，面帶黼黻紋。揖遜入禮城，陳義凌秋旻。同發太倉米，共斟典與墳。潛將索幽邃，穹欲攀嶙峋。踏雪忽言別，涉險航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慰孤鬱。湛恩來九天，憫吾髮如銀。特勅還故山，許與烟霞親。生開抱經來，歲此寂寞濱。莽蒼叩大始，溟涬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鉅細鉤鈲之，若大舜建均。律呂按高下，宮商別君臣。匏和免殷盪，疊奏歸繹純。桑濮佚揮斥，淫哇竟何存。黃鐘應瓦缶，庭燎滅荒燐。似茲稽古力，可敵龐定勳。濡毫寫雄顯，勢欲移華崐。潏洩混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璘珣。森抽神奇秘，不隨蟲同臭腐麈。所以日出之，盪見光景新。山鬼當過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作家，後先胡繽紛。豈知萬毛牛，難娩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辰。豈意荒礫中，獲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結交一世士，蒼齒越七旬。妍媸與苦良，入目無留痕。自非病狂易，顛倒甲與瓖。切巾 寧因一舉徒，謏辭浪云云。大言心不怍，秖爲所見真。生今有行期，序飲松竹根。笑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酒酣雙耳熱，劇論如抽緒。豈無別言，有意須當遵。真儒在用世，寧能滯獨文。文繁必喪質，適中乃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工，遠方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盪摩乾坤。生乃周容刀，生乃奮璵璠。道貴器乃貴，何須事空言。摹擬務踐行，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慈仁以爲佩，廉知以爲鞶。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覽誰知，爲爾言諄諄。無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送李生還四明詩 有序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爲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他，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長，來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芃芃，不如稊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四明李生，其爲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燭諸理，閒發爲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之中，見此孤鳳凰，云胡不喜。越一年別去，感慨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懸燈默坐，因發於辭，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來字者，蓋負笈重至，以迄於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逶迤，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忍勸尊中酒。解一 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解二 彼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蹝躧媚學徒，三步亦回顧。解三 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璐然。解四 素編就請益，青燈坐深夜。深夜欲忘疲，鶩味如啖蔗。解五 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

流子江上升。解六 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往。共穿錦阜雲。時看白石長。解七 風木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能諧。贈言如贈金。解八 須知九仞山。功或少一簣。學功隨日新。慎毋中道廢。解九 藥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苟徒溺文辭。螢爝欲爭妍。解十 姬孔亦何人。顏回了不異。昔聞盆盎中。當作瑚璉器。解十一 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幹凌蒼霞。解十二 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倘弗逢。鹽車厄騏驥。解十三 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目騁望。遊子能重來。解十四

送黃伴讀東還故里并序

濂。黃文獻公老門人也。嘗恨無以報深恩。一旦諸孫昶從余學經。爲之盡而不寐。會其還家覲省。賦詩十四章爲贈。然絕吟事者已十餘年矣。詩曰。

我昔弱齡時。輒侍而翁遊。經畬日耕穫。藝圃兼旁搜。泰山一以頹。欲往將安從。豈意麒麟兒。復出湖水東。爾年踰二十。文采照諸秋。燦燦五色錦。孰肯賞道周。一朝捧賀函。翠彥羅先登。罷罷新題處。祥雲爲之升。南宮雖免試。成均復漸靡。庭中傳丹葉。幾見寒雨多。天子坐法宮。詔繙金匱書。爾獨當青年。執筆與之俱。九年游降勅。持經勸藩王。出入禁闥中。衣分泥水香。有時獻詩文。臨誦黼扆前。帝曰爾小臣。才思何蟬聯。聲名落人間。一如潮水生。蛟龍助氣勢。坐使汀洲平。雙親在烏傷。不見今三年。青宮爲奏請。即日乘舟旋。顧我髮種種。與爾會神京。懸燈青照夜。不翅父子情。別言不忍出。況復爲新吟。吟成意莫盡。一字一寸心。別去期早來。立業繼而翁。翁名亘天地。不見初與終。持此贈爾行。櫂發龍江縣。官書有嚴程。勿戀故山薇。

贈劉俊民先輩

劉君卓犖士。出自詩書胄。眉目儼如畫。胸花吐晴晝。跟蹤忽來遊。進退頗溫茂。自言宅儼師。家昔千金富。大父名法從。纍纍印縣綬。文辭補元化。求者輒奔走。繼此斧綬餘。矜莊事雕鏤。無食不易翠。有衣總文繡。蘭舟泛淮水。蠟屐殺城岫。或騎紫騮馬。深林出從獸。黃鬚年少兒。執矢列先後。一發巧中肋。驩聲沸郊囿。猿猱懸寶鞍。歸來鷹滿酎。燕姬白如雪。時唱清角侑。入意天上郎。雖伏不敢觸。一旦黃金盡。其事乃大謬。漁樵來爭席。傲睨或昂脰。憤來氣屢絕。十起九顛仆。折節去讀書。攻苦分句讀。初如蛇入筒。漸類蠶脫殼。把筆學爲文。衆色紛采就。又恐誤儒冠。雖藝亦深究。雅琴辨宮商。古文參篆籀。六物推休咎。八卦占爻繇。更參九箴法。俞穴別脣腠。閉非與振聚。將勝欲起鬭。不覺疾聲呼。有若熊虎吼。最使結風舞。唯恐枝難售。偶逢戎筵張。肴核列飣餖。酒酣兩耳熱。徐起整衿袖。文鸞側舞翩。皓鶴仰褰噣。躡節盼盤鼓。迴旋逐音奏。雖得諸工備。不傳兩眉皺。使若天上來。會合誠辯湊。負書亟從之。何翅杵投臼。三河及幽并。無地不馳驟。登高或弔古。感時更懷舊。恨無息肩所。若沈痾待灸。前年往龍漠。陰序異常候。八月雪即飛。一夜三尺厚。今年度庾嶺。熱氣甚蒸餾。老梅雖未花。鐵幹倚雲瘦。欲候嶺息定。陰崖聊宿留。王廬長過竹。矯首出巖竇。目光爽明鏡。鑠我汗如漚。閉目但待噬。有禍不暇咒。性命鴻毛輕。幾被山鬼蹂。年來自懲創。此險安可復。俯思十載間。行事賤如畜。徒然召悲辛。寸祿豈能救。即將巢雲松。終老友猿狖。予聞心爲酸。宛若身在疚。於時十月交。日月會[illegible]。霜風吹人急。肘衣悉穿漏。百齡駒過隙。胡不重棲宿。須知學踐形。庶不慚戩穀。

勺水當離侔。贈詩比糧糗。歸歟勿久留。吾文不能又。

寄方編修以忠并簡徐大年

方君是文史。二十即決科。州縣治繁劇。史館仍編摩。須知軒冕榮。莫換山水癖。釣清一川舟。擬翠千峰蹊。豈徒靡歲月。且復甚春秋。書法嚴袞斧。箋記分叢蘿。雖然落湖江。政自憶京輦。雪盡馬蹄乾。花殘貂帽淺。十齡不能見。一旦忽奇逢。楚澤蛟龍雨。秦淮鵰鶚風。紅燈夢未殘。明月家何處。典衣沽酒別。踏雪騎驢去。忽忽千里意。沈沈三月餘。可憐天邊鴈。不帶山中書。懷人隔秋水。題詩寫山石。若見徐徵君。須言共相憶。

游仙篇贈鄭尊師并序

往歲鄭尊師以高行道士被召至京。寵遇優渥。遂留主祈禜之事。蓋尊師通混元大道。而尤加意九還寶丹之法。數著奇驗。役使鬼物。特其餘技耳。於是不返龍虎山中者頗久。儀曹以其事上聞。詔許之。尊師來別。且徵予片言。夫道貴於無名。奚假言宣哉。予方溫繹眞誥。輒擬擬眞唱詠之體。造一章以遺之。方壺眞人必驟然笑云。是夫也。何其狡獪之若此耶。詩曰。

眞人契淵沖。翩翩冷風俱。游行一氣中。流轉周八區。丹雀銜白環。來授寶祕圖。內藏炎藍方。欲采三素腴。鍊成赤明液。榮華凝黍珠。青龍爲濯氛。上清來辟非。將期學眞侶。度之升紫虛。自知滯塵凡。何能應元符。願因琵琶峰。肉芝發瓊葩。玉掌如嬰兒。烈日暴不枯。定當分刀圭。成此列仙儒。

送黃尊師西還九宮山并序

雙井黃尊師中理。文節公庭堅之八世孫也。年弱冠。以門資爲光之固始尉。將患半身不遂。棄官來歸。有神師號金華君者。謂曰。吾能療而疾。疾愈當爲道士。弗聽。吾將去。尊師曰。儻能起廢疾爲全人。敢不受命。金華君以呂精其體。熇煖徧灼之。越七日起行。尊師曰。神師之言猶在耳也。小子其敢忘。乃去學老子法於欽天瑞慶宮。宮在興國九宮山上。即眞牧張眞君道濟煉丹之所。居十餘年。遂主其徒。凡一千人。咸服其教。恂恂有道。時當皇上西平江漢。尊師拜迎於鄂。應對稱旨。後八年。上思其人。復召至南京。所以寵勞者甚至。旣退。命儀曹設宴享之。西紳家以爲尊師幸逢盛際。上儕主知。龍光赫艶。山中泉石。當被餘輝。而續有喜色。不可無詠歌以誇張盛美。其西還也。相率賦詩餞之。而請金華宋濂序之。詩曰。

崔崔九宮山。翠翹倚層霄。飛觀峙後先。宸奎爛晶熒。中有遯世翁。儋衣佩葱珩。仙徒一萬指。執簡趨使令。年來遂兵燹。散走如流星。翁獨衛青牛。尋雲自躬耕。翠華幸江漢。屆從森幢旌。俯伏黃鶴磯。再拜陳中情。天日下照臨。特賜受餘榮。今又奉璽書。翩然覲神京。太官給珍膳。法酒雙玉瓶。祇因逢昌運。重瞻泰階平。致使方外士。恩寵諧鴻盈。一旦賦歸歟。行裾逐雲輕。自言當弱冠。絲袍佐山城。風露感未疾。離家煉黃寧。藥烹日月鼎。符參龍虎經。中氣昭象光。玄覽極窈冥。欲期起泥丸。帥飛出孩嬰。名花滿皇都。春風語流鶯。景物非不饒。歸思竟縈縈。芳歲去如矢。逝波日撤縱。純陽一鍛煉。重陰遂相乘。余非重白魄。鬢毛類枯莖。遂物尚役役。棲身亦榮榮。幸有一寸丹。能與萬物幷。何時繭秋露。相期註黃庭。

俚詠寄義門鄭十山長叔姪追遊嚴陵釣臺

結髮與子交。二十又五春。手足雖殊體。肝膽實同身。朝帷接鵷翰。夜幌抱衾裯。般勤忠款意。寂寞衆眞遊。
親暱物所忌。一旦忽東西。斷腸固無淚。不覺萬行啼。子時惜我出。餞至瀫溪濱。離家二百里。不忍兩相分。
情深忘道遠。猶謂咫尺閒。行將過嚴瀨。勸譬子當返。子方執手泣。胡可便睽離。中情一如河。東流無止而。
流水到海止。唯潮兩度來。將心比潮水。一日幾十迴。欲別不成別。背顏強登舟。子騎白馬去。十步九回頭。
出倚飄柱望。望望若遙濺。馬首出復沒。漸入烏龍峰。峰高在天半。未晚涵日車。巖阿人已隱。悵不鏈嗟峨。
身發逐棹發。魂則隨子征。漢泊蘆花渚。寫言呼子名。迴邇向前馳。徘徊宜歙閒。李白題詩處。躕躇升屏顏。
升高欲爲樂。念子翻成愁。想子已抵家。伯仲聚綢繆。自此積繁思。思繁如棼絲。奈何三月久。不得子音徽。
客鴻未返塞。夜鵲尚飛南。俚辭寫中悄。一歌百盧草。

題元麓山八景 有序

予不作詩者十年。近尋幽至元麓山。左泉右石。爭獻奇秀。疑山靈欲鉤致新句。故使入悄思縹緲然也。因賦詩八章。用元溪書諸崖石。別錄其副以俟同然。

桃花礀

桃花滿鑑礀。樹老不計春。白髮如可問。爲覓種桃人。

鳳簫巖

簫史去已遠。朱鳥不下來。幸有山頭月。憐來入酒盃。

釣雪磯

釣雪立蒼磯。入夜魚不食。不食非水寒。自是鉤太直。

翠霞屏

古石不改色。絳綠自成闌。誰裁一片霞。爲我製秋衣。

飲鶴川

渴鶴忽飛來。愛此一勺清。五湖非不多。恐染鳧鷖腥。

五折泉

一汲復一汲。有若步雲梯。終然投東壑。萬折不肯西。

飛雨礀

飛泉灑成雨。洗淨塵土胸。欲持青芙渠。去踏赤鯉公。

蓮珠巖

吟上蓮珠巖。詩成不敢寫。疑有綠毛仙。洗髓梅花下。

別淚門

平生無別念。念念只鱗溪。生則長相思。死則復來歸。

宋學士全集卷之三十二

五言律詩

題李恩齋竹 方存雅題詩其上

別駕聲名遠。先生節行修。百年耆舊盡。二老典刑存。已返遼城鶴。難招楚客魂。人間留翰墨。不獨重璵璠。

五言長律

玉兔泉聯句 有序

洪武五年秋九月十又五日。日入酉。予與仲子璲過張錄事孟兼於成均。秉燭對坐。孟兼方命侍史汲玉兔泉瀹茗。俄熊參軍鼎、劉職方崧、周虞部子諒皆集。相與談詩。至愜心處。輒抵掌咲譁。呂太常仲善聞之。亦皤然來會。既啜茗已。孟兼出新造玉兔泉銘諷之。且曰。今夕何夕。勝友如雲。不可無以爲娛。請舉泉聯詩何如。衆皆曰然。予年有一日之長。俾題其首句。餘則以次而續。鬭奇據勝。閧閧弗能休。至二鼓。詩成。各擁衾就榻。逮雞再號。風雨淒迷。僕夫戒途。官事有程。皆不告而散。予亦騎驢去朝天矣。明日。孟兼將屬璲作小楷。繫詩於銘左。徵余爲之引。於戲。人事聚散。如風中飛矢。其回旋飄泊。曷嘗有一定之跡。今幸得與二三君子岸幘詠詩。驩然而一咲。豈非天哉。然此七人之中。楚產者大半。獨予父子與孟兼居越西。相距僅半舍。他時或後先投簪而歸。支九節節訪孟兼白石山房。遍詠諸賢立雪溪上。欲一見不可得。取此卷

閱之.恍如聚首成均時.寧不有慰於寂寥之鄉也邪.孟兼、子諒、皆以字名.熊君字伯穎.劉君字子高.予則南宮散吏金華宋濂也.詩曰.

成均地何靈.聖澤資滋沃.濂 冤弁兆奇徵.井渫發新斸.鼎 自非三窟深.孰滋一川綠.孟兼 儲精本從金.生色絕勝玉.子諒 紫毛纖寒飲.雪蠹翻夜浴.崧 釀冽補酒經.沐丹驗仙籙.濬仲 杵椿嫩宮藥.珠噴蟺堂燭.鼎 孕月生陰精.觀天漏晴旭.濂 冰澄毛骨醒.鐵撒須眉燭.鼎 綴名徒自奇.猗行穢難贖.孟兼 雖涵東郭狡.難洗上蔡辱.子諒 引滿撫末祿.探幽梗頻縮.崧 流羹滲鉏床.出貲拔瑤粟.濬仲 醉沃目生花.渴汲指迴瀑.鼎 濡毫乃自潤.照影從人欲.濂 光洗天上魄.祥啓地中躅.鼎 擣辭挹餘清.盥薦侑嘉告.子諒 劍刺非貳師.池移豈身毒.孟兼 燕支魏瑤陳.龜鹵鄙宮蜀.崧 不勖疑蹇髻.頻搖咲風戮.濬仲 天光一眼開.雲影斤麟束.鼎 劇嘶覺瘳瘵.賦足想彳亍.濂 鹹沸虎爪跑.鮮吸猖臂白.鼎 潔士濯冠纓.渴卒匍刀竊.子諒 精當易君降.液或非宿將.孟兼 誰知鍾宿分.脉與伊洛屬.崧 錫名爾圉嘉.戰句吾何局.濬仲 聯將指鼎比.疾勝鑿鉢促.鼎 猶風落燈燼.斜月墜檐曲.靈源詎能窮.短韻聊可錄.濂

七言古詩

題宗忠簡公誥 王宰時為少卿名諸上

青城妖祲連雲赭.犬羊在都龍在野.百年藝祖舊河山.萬騎長驅若冰解.京城留守一世豪.仰天噀涕風蕭騷.起扶白日照河北.赤手欲障三秋濤.義旗叢天天爲泣.四方猛士鬨風集.自期獨國與天通.豈謂忠言反難入.披肝上疏留至尊.乘輿不顧東南巡.柑床三呼大星落.非天棄宋良由人.功業無成志可紀.古來英傑多如此.君侯心事漢武侯.偉氣英聲冠千祀.我來已恨生世遲.不得親觀忠勇姿.每過鄉邑髮猶竪.綸誥況是當時爲.卻值前朝司馬死.章蔡淳蠹乘間起.國雖未亂政先亡.萬里蒙塵從此始.吁嗟黼黻真奴臣.賊君致寇肥其身.姓名汙衊尚欲嚼.君侯在位能無嗔.侯乎侯乎慎勿嗔.誰使彼奴操國鈞.君不見汴京禮樂正全盛.江南杜宇啼天津.

題李廣利伐宛圖

貳師城頭沙浩浩.貳師城下多白草.六千鐵騎隨將軍.風勁馬鳴高入雲.師行千里不畏苦.戰士難救食黃土.上書天子引兵還.使者持刀遮玉關.烏孫輪臺善窺伺.宛若不降輕漢使.遍書昨夜下敦煌.太白高高正吐芒.戊甲重徵十八萬.居延少年趫趫健.殺氣漫漫日月昏.邊塵冉冉旌旗亂.水工決水未絕流.施竿已揭宛王頭.執驅校尉青狐裘.牝牡三千聚者丘.惜哉五原白日晚.郅居水急游魂返.

題段將軍征羌圖

西域都護多勇兒.護羌校尉仍出師.先光八種來寇塞.白劍欲接雙龍飛.凡亭山上血漂杵.奢延澤中鬼應語.至今有花皆成丹.疑是當年血未乾.

題花門將軍游宴圖

花門將軍七尺長.廣額穹鼻拳髮蒼.身騎叱撥紫電光.射獵婆陵古塞傍.一箭正中雙白狼.勇氣百倍世

莫當.胡天七月夜雨霜.寒沙莽莽障日黃.先零老奴古黠羌.控弦鳴鏑時跳踉.將軍怒甚烈火揚.寶刀雙環新出房.麾卻何翅驅牛羊.平居不怯北風涼.白氈爲幄界翠行.銅龍壓脊雙角張.綵繩亘空若虹翔.將軍中坐據胡床.熾炭炙肉泣流漿.葦叢桐酒薇荔香.駝蹄斜割勸客嘗.趙女如花二八強.皮帽新裁緊錦纕.低抱琵琶彈鳳凰.半酣出視跎馬場.五花作隊滿澗岡.但道驩樂殊未央.

題李太白觀瀑布圖

長庚燁燁天之章.精英下化爲酒狂.匡廬五老森開張.銀河萬丈掛石梁.下馬傲睨立欲僵.聳肩袖手神揚揚.憶昔開元朝上皇.宮中賜食七寶床.淋漓醉墨鮫龍翔.入疑錦繡爲肝腸.麾斥力士如犬羊.營營靑蠅集於房.金鑾不復承龍光.并州可識郭汾陽.不可丹陽逢永王.大風吹沙日爲黃.猊哀啼聞夜郎.蒼天欲使詩道昌.斷挫萬物歸奚囊.何處更覓延年方.北海天師八尺長.芙蓉作冠雲爲裳.授以蓮笈青琳瑯.蓬萊屹起瀛海洋.群仙邀汝相徊翔.誰將粉墨圖纖緗.顧我一見心倀倀.詩成仰視天蒼茫.夜半太白生寒芒.

題李西山古木圖

薊邱雲昏朔風急.老蛟蟠地作人立.霹靂怒笔破杳冥.山鬼野狐皆夜泣.李侯城南射虎歸.手裂生綃吞墨汁.狂呼袒臂寫此圖.雲霧晦冥元氣濕.回看荒原萬枯樹.顏色慘澹神盡戢.乃知妙奪玄化功.畫史如林豈能及.當時二李如二龍.謂西山父子 俊氣英聲動都邑.百年災變不須有.駿去圖存安可執.君不見風流人物今已徂.豈特丹青絕代無.

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 有序

樂天謫居江州.聞商婦琵琶.抆淚悲歎.可謂不善處患難矣.然其辭之傳.讀者猶愴然.況睹其事者乎.李易安圖而書之.其意蓋有所寓.而永嘉陳傅良題識.其言則有可異者.余戲作一詩.正之於禮義.亦古詩人之遺音歟.其辭曰.佳人薄命紛無數.豈獨潯陽老商婦.青衫司馬太多情.一曲琵琶淚如雨.此身已失將怨誰.世間哀樂長相隨.易安寫此別有意.字字欲訴中心悲.永嘉陳侯好奇士.夢裏謬爲兒女語.花顏國色草上塵.朽骨何堪汙唇齒.生男當如魯男子.生女當如夏侯女.千年穢跡吾欲洗.安得潯陽半江水.

送錢允一還天台 并序

皇帝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帥師取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而天下歸于一統.越明年之冬.上將親御衮冕.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復念開國諸臣勞烈之多.錫以鐵券.以申河山帶礪之誓.前一月.下禮官議其制度.近臣奏言.唐和陵時嘗有賜於錢武肅王.其十五世孫尚德實寶藏之.上遣使者即其家訪焉.尚德既奉詔.攜券及五王遺像上之.上御外朝.與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禮部尚書臣亮、主事臣肅、觀之.皇情悅豫.勅省臣宴尚德于儀曹.恩意有加焉.已而尚德東歸.陛辭之日.命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之.予時待罪禁林.尚德以余知其事頗詳.請序其故.而繫之以詩.夫錢氏實有此券.已五百歲.宋淳化中.杭之守臣嘗進之.元豐五年又進之.宋季兵亂.券沈於淯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之.而售

於尙德之父世珪，迄今有遺之朝，而尙德又進之，是嘗三登天子之庭。其間或顯或晦，雖若賴鑑物呵護之，亦其子孫之多賢，始能保守而弗墜也歟。抑余聞武肅之有國，吳越同時據有一隅，以專威福者，若前後之蜀、南北之漢，以至吳、楚、閩、廣、南平，號爲十國。計其士馬之精彊、城邑之壯麗、府藏之充牣，意盛氣得，亦可謂一時之雄，曾未旋踵，夕陽芳草，淒然有餘悲矣。況與其子孫保其故物於十餘世之後乎？由是觀之，錢氏之樹德也深矣。皇明肇造區夏，比隆唐虞，凡前代文獻之可考者，莫不訪求之。尙德之家，世祓明德，且將出膺廣化，以佐明時，斯券之微，蓋將爲之兆爾。予因不辭，序而詩之，於以見尙德遭逢之盛，未止於此。而他日相遇，必當以余爲知言云。尙德字允一，天台人。詩曰：

大明天子開鴻基，雄兵百萬皆虎貔。東征西討十餘載，變化不異雲雷隨。功成治定四海一，剖券分符恩澤施。前王遺制久已泯，錢氏世寶猶無虧。天使持詔往徵取，有翁裝負來丹墀。鞠躬俯伏再拜起，旋解韜藉重重披。精鏐鍛成大遍瓦，中突傍低形如箕。又如玄熊剖其半，一片玄玉誰瑕疵。鑿成填金文絢爛，筆畫方整蟠蛟螭。書辭三百有餘字，河山帶礪無嫌疑。鐵陳五王有眞像，彷彿猶是唐冠衣。腰圍白玉金作銙，吻角左右分三髭。重瞳回光屢下照，咲語邈發天顏怡。使敕太官給珍饌，上尊法酒浮瓊巵。憶初唐綱文解紐，妖蟒鱗鱣號狐狸。斗牛王氣果淩厲，豫章古讖元非欺。八都健卒猛如虎，指揮不異驅嬰兒。羅平鳥鬪驕怪幻，內黃外白跳狂癡。龍劍一揮赴水死，大勛足日同照垂。因茲錫券代牲歃，彭城開府如三司。衣錦城空嘉樹老，共守尙有三樓危。詔化元豐兩進入，龍光曾受天王知。炎精訖錄九鼎沸，一旦失去官河湄。豈伊神物欲變化，相逐雷劍爲龍飛。孰知漁者一舉網，所獲非觸還非龜。終然鬼物所呵護，不使光彩埋荒陂。泥塗沙礫幸免累，寶玉大弓欣有歸。我知天意實有在，武肅弘烈何堪微。八州生靈數百萬，拔出水火行中逵。子孫食報豈終極，政如椽楯隨年肥。高牙大纛入黃閣，金章綬組趨彤闈。不知堆床定幾笏，但見肘印懸纍纍。七世珥貂未足擬，一門三戟終前衰。況翁文采爛五色，嗜古不管頭如絲。秦淮呼酒語離別，遠盼官舸如星馳。於時同寮羣四野，勢欲醵集增寒威。行行若過表忠觀，好剔蒼蘚看殘碑。

灘哥石硯歌 并序

朱舍人蒿，雅士也。近見灘哥石硯禁中，遂摹搨一本，裝褫成軸，懸之書齋，命予作歌，填其空處。歌曰：

朱君嗜古米芾同，三代彝器藏心胸。灘哥古硯近獲見，驚喜奚翅逢黃琮。研煤數紙巧摹搨，訪我一一陳始終。有唐四葉崇象教，梵僧航海來番禺。手持貝葉寫健相，翻譯華言談玄空。辭義幽深衆莫識，當時授筆唯房融。硯中淋漓墨花濕，助演眞乘誠有功。愛其厚重爲題識，七月七日元神龍。鬼工雕斲古天光，雷影生新容。蒙將四尺崴巍半，作鎮弗遜猶華嵩。涉唐入宋歲五百，但見寶氣浮晴虹。宿波翠公競賞識，氏名環列發秋蟲。朔元雖以寶內府，棄寘但使烟埃封。方今聖人重文獻，能蒙升載來江東。風磨雨潤露精彩，奉敕昇入文華宮。宮中日長萬幾暇，侍臣左右成雲從。紫端玄歙盡斥去，欣然爲此回重瞳。重瞳一顧光照日，天章奎畫分纖穠。有才沈薶恨已久，石如能語誇奇逢。維昔成周全盛日，兌戈徵衣并大弓。藏諸天府遺孫子，用以鎭國昭無窮。願將斯硯傳萬世，什襲不下古鼎鐘。上明文德化八極，下書寬詔蘇

疲癃。君方執筆掌綸誥，願以此言聞帝聰。老臣作歌在何日，洪武戊午當嚴冬。

望僊引

橫塘風斷愁紅淺，舊燕銜春香滿繭。鶴駕遙空不可攀，綠屐斜張香夢懶。腰鍼不到茱萸帳，寶露空濤五雲盌。風前白髮幾人悲，萬里青鸞一時晚。銅僊含淚辭帝鄉，渺渺空嗟西日短。弱川無力不勝航，騎龍難到白雲鄉，玉棺琢成已三載，欲非神僊歸北邙。

陶冠子折齒行

陶冠先生家海壖，玉作牙齒白且堅。非惟硬餅似刀截，左發右截咸能穿。一朝怪事發坐側，狂童醉酒步若顚。手揮山斧作鞭舞，縱橫猛擊何喧闐。先生驚起急騰避，眼花落井無由遷。當時月暈不辨色，誤落兩齒聲鏗然。先生大痛幾欲絕，吻角流血如流涎。撥呀口中開穴竇，將軍一鼓風翩翩。聲之連城列壁擁正陽，雙玙功非全。唯華從此彈強勁，卻愛芳脆柔於綿。酒酣嘲刺論世事，宮徵未必能清圓。東閩悄奔走相喧，先生便可總煩冤。破是男兒傷節度，折臂刺史居台躔。但得錦心繡腸在，何妨健翮難飛騫。先生聞之只大噱，謔辭奚用來如泉。柔存剛缺古所戒，昭晰不異明星懸。余生偏追與物忤，藉此爲鑒期無愆。兩開分付妙不測，神奇臭腐相熒纏。但涉形形靈粗棄，解定屬虛無先。須知無此別有此，外累皆撥齒能天。嶺白人育寧足患，禍福相倚誠幽玄。江城五月鶯花發，花氣蒸雨濃如烟。且沮美酒對花飲，正有三百青銅錢。

涼夜曲

紅僊綠琉回曉光，翠眉雪肌凝白肪。蟬衫麟帶結寶璫，吳絲蜀桐啼鳳凰。盤龍鬬鼎生瑞香，桃笙豹枕展曲房，夫君不來涼夜長。

鴛鴦離

結髮成婚期白髮，誰料鴛鴦中道拆。妾身雖作土中泥，妾魂長與君同栖。妾妻祇爲多假續，妾有三兒美如玉。願君勿娶全兒恩，一娶親爺是路人。

病痞新起

歲在鶉圍大淵獻，獨熱衡門悲逝景。痞鬼胡爲苦見嬰，使我枯腸縈悽哽。初疑筋骸稍鉗束，引臂噓呵絕馳騁。須臾頭掉力弗禁，齒牙下上聲相並。蒙戎雖有狐裘溫，澡洗何殊冰筋冷。寒去熱壯慘尤極，百束薪蒸燃九鼎。煨骨鑠髓無不到，高及頂顚卑腳脛。四支似石下深潛，一氣如膠寄寥迥。自憐性命如日搊，孰料不寧在俄頃。起來盥濯把明鏡，冠帶臨風且重整。扶婆忽過百花園，無限晴芳到鄰杏。燕支𧹞暖蝶凝春，錦鏽機翻紅朵影。誰將生火鎔豔陽，滿樹無烟光熲熲。更疑神女會宓妃，燕龍瑤池酒初醒。血色羅裙倚舞風，向人卻妒晨妝靚。對此閑愁盡欲消，有似投篸訪萁潁。誰知鬢髮綠如雲，轉目霜蓬已垂領。多少東華塵土客，營營至死無由省。當乎荒冢生黍苗，廢鄴枯髏宿蛙黽。無花必用強追尋，有酒何妨長酩酊。題詩一笑鬼應聞，定引川妃安濩莽。

陽翟新聲同朱定甫賦（四首 長春 秋賞）

別苑蹁躚弄小花。平洲繡躍開輕牙。春風如水梅搖落。流入天涯不論家。綺軒樓迤還凝紙。青鳥不來紅樹死。雄鸞雌鵲此日分。惜殺鐙魂過遙渚。隔簾花影望微月。驚橋似度龍綃帳。鐵無忽有情奈何。淚濕杜鵑枝上血。碧窗曲欲粉痕灰。紅脚蛛絲結鏡臺。望極宵河斜雨外。時時疑是翠車回。

黃昏風長雨洗枝。丹魚出水赤光肥。遙天寒海綠行跡。翠減紅銷知爲誰。幽閨香凝龍氣暖。賦葉歸花帶紫淺。正是雙蛾巧嗔愁。欲斷邊翻胡燕歸。滴淚和泥封錦書。書中一字一行啼。莫恨鯉魚紅尾短。隨波好送到遼西。邊關鷄頭徒若沸。紺房蓮子光細細。折蓮寄遠被絲牽。舞鸞御識蓮中意。

露濕銀床金窗冷。明月不言臬騷耿。御街朝馬響纓鈴。幾樹梧桐弄淡影。暗拭寶紅出綺房。無心宮額貼花黃。秋窗未結鴛鴦縷。變刀裁破一簾霜。昔日翠娥今白葆。可惜韶容鏡中老。縱使青天不解愁。涼樹色慘泣秋曉。闌燭啼紅愁夜闌。江南清怨閨哀彈。殘鬟斜凭玉欄干。報道金籠鸚鵡寒。

鎮幃皋重鮮室溫。白天碎碎玉花紛。窗開雲母不知夜。帳結流蘇散錦文。盆小姿被流黃。抱瑟升樓發清倡。銅籠漏極曙光動。曉絕竟忘寒夜長。祇恐愁紅向春死。不死應須探春倚。龍刀切紙印冰花。貼在九華頳壁裏。冉冉南光走冷圭。梅含春影與雲齊。青絲玉臺具傾酒。非底生塵御解攜。

七言律詩

和王內翰見懷韻（并序）

余與王君子充舊同鄉。遂入國朝。復同官翰林同總裁元史。史成。子充出使甘肅。又使西南夷。久而未還。余時以年高納祿歸金華。獨游山水間。追數平生故人。未嘗不深念吾子充也。去年其子紳以子充往甘肅時道上寄余詩二章求和。久未能成。今聖天子威大惠於四海。與斯民更始。蠻夷之僑。庶幾感化。請罪闕下。而子充亦殆將來歸耶。此余所至願也。次其韻以致斯意。以示知子充者。洪武十三年七月十一日。

帝德如天覆萬邦。定期歸棹到瀧江。奇才不換金城貢。諭命當登白筆雙。喜極欲持如意舞。醉來應使秋興扛。此情縱切何由遂。吟對西南月滿窗。

才名老去愜休官。聖澤高深只自歡。侍燕每容親補袞。從遊偏許近和鑾。久知環貴來殊俗。漸喜寰區洽治安。惟有張騫猶未返。玉關秋早節毛寒。

王內翰詩附

芙蓉峰下是鄉邦。未許歸帆渡浙江。天下文章寧有幾。斗南人物恐無雙。心期久與三乘契。筆力眞能九鼎扛。投老著書渾不倦。願聞中夜坐燈窗。

同門同里復同官。心事相同每共歡。袞斧並操裁玉牒。絲綸分演直金鑾。名齊伯仲吾何敢。義重師資分所安。重會定知頭更白。肯令歲晏宿盟寒。

和鄭博士見贈韻

秋霜染得鬢成絲。祇爲煙霞勞夢思。謹料杜陵垂白後。得同鄭老合襟期。荷衣褡帶煩新製。蘭草巖花過

故知。便欲從君同點檢。歸裁冰繭寫成詩。

走筆送金賢良

鬢毛已覺二毛侵。且向西風聞苦吟。蛋雨蠻烟十年夢。龍韜豹略一生心。星垂鐵阜知天近。水入秦淮似海深。不是征帆遲夜發。與衣呼酒共登臨。

七言長律

思春辭（丙申春作）

故人別我城南去。幾見樓頭涼月生。南浦沈香尋葉艇。東風將恨與新鶯。丁香枝上同心結。九曲燈前白髮明。花託芳魂隨夢墮。草移愁色上簾旌。物華半老燕脂苑。春影輕飛翡翠城。歌扇但疑遮月面。舞衫猶記倚雲箏。因彈別鶴心如剪。爲拓文鸞恨成。宮燭不啼偏有淚。湘桃無語自多情。岩南樹密晨烏集。江北湖回暮潞平。幸有夢中能聚首。喚醒恨殺短簫聲。

和鄭奉常先生講集詩韻

我生空負月臨奎。（余生辰月直奎宿。古者爲文學之神。）文學何曾遂昔期。柳子未成非國語。匡衡徒患作人師。探珠赤水欣同調。結屋青蘿得所依。泉石要爲中世託。姓名豈料九重知。東西御牒曾分賜。出入天門更不疑。虎變秋風威閃閃。龍樓日轉影鄰鄰。年華自覺隨流水。造化誰言類小兒。別夢壓形分講席。歸田一似罷遊時。常隨采藥衣裳濕。幾度尋花屐帶泥。投老幸知同臭味。此生端不慕榮肥。芳筵夜秩稀行數。絳燭春融客醉遲。一代耆英都在坐。百年文獻欲還誰。獨憐鄰下支離叟。莫闕長安絕妙辭。賴有西風吹酒醒。搔頭向月諷斯詩。

和蘇編修游東明山詩

東明勝槩實佳哉。圖畫天然八面開。雲影入簾紛似絮。樹光染袂綠於苔。學哥猶憶臨池寫。采藥曾經帶雨栽。祇爲魚龍期變化。致令猿鶴互嫌猜。數莖白髮雖經鏡。百鍊丹心不作灰。中使傳宣承顧問。東朝進講每低徊。月移禁掖藏書署。花壓瀛洲視草臺。豈意衰齡諧晚遇。因茲勝賞得追陪。丁寧杉桂無奈何。約東溪山屬峻才。倚杖指林尋故跡。踏衣濕雨惜新焙。名編遞玩叢如筍。嘉卉當筵蘂若杯。松鼠沿窗行且假。山禽窺客去仍來。但知笑齒時頻啓。何事愁腸日九迴。寄語山靈休厭我。有花莫待作詩催。

和劉先雅憶山中韻

憶昔山中鍊九陽。山頭旭日正蒼涼。鳳笙吹殘雲中火。龍藥凝成鼎內霜。盧戶啓扃森虎豹。中房持戟淚桃康。山分秋色從玄鷺。嶺學天書篆敗墻。五鳥花開呼鹿守。千齡桃熟遣僊嘗。伐毛定欲追秦女。歌鳳誰能笑楚狂。稍得神瓜如斗大。從來瘦鶴似人長。樓延虛翠殊庭上。樹蝕蒼霞山洞傍。劍氣尚堪吞鬼伯。詩魂端合起犧郎。但求脫粟三升飯。肯負眠雲六尺床。洞雪成漿烹日鑄。海苔爲紙寫風將。舉頭便覺三山近。小大俱冥百慮忘。

七言絕句

題送別圖

使君一點照闌煙。驛舍春濃酒易乾。官柳似知離別意。故將翠縷拂雕鞍。

題隱居圖

樓殿倒影浸虛孤。嘉樹繁陰不蔽齋。何日過橋分半坐。傍雲同葺草玄亭。

題長牧溪五燕圖

誰描乳燕落晴空。筆底能迴造化功。髣髴謝家池上見。柳絲烟嫋水溶溶。

題長白山居圖

滿地雲林稱隱居。燕泥污我讀殘書。五更風急鳥聲散。時有隔花來買魚。

題張子瑋瑤林泉幽趣圖

翩翩公子寶仙才。天師之子。筆下雲泉潑翠開。若是人間逢此景。定應呼作小蓬萊。

宜興強如心避地而歸扁其居曰復初齋來徵余詩二首

昔日機槍照五兵。今時喜見泰階平。春風綠酒扶殘醉。斜立官橋聽早鶯。

避地歸來感物遷。白烟涼草思淒然。摩挲爲問庭前樹。不見蒼髯已十年。

送葉明府之官郫縣

文章才子之官去。見說郫筒酒正醲。欲能細觀循吏傳。莫緣山色憶芙蓉。

哀王御史并序

鄉先達監察御史王公餘慶。字叔善。仕元至正間。赫赫有聲。持節廣州。卒。且葬之矣。後爲亂兵所發。適三衢徐煥。自韶移守是州。而東陽趙俶方知印廣東行中書。於是合謀改葬城東悟勝寺之原。實洪武庚戌三月三日也。予因從俶請大篆其爵位姓字。刻之墓門。復爲詩哀之。哀之所以歎鄉學之凋謝。而斯文之無係也。煥字炳文。俶字希貫。皆儒士云。詩曰。

斷紙難招御史魂。蠻烟瘴雨但空墳。縱然有石題新篆。誰守揚雄死後文。

四五言長短句

猗歟詩并序

猗歟。美君子也。君子謂李常吳鎮卿。鎮卿蚤以文顯。使于金源。不辱君命。故作是詩也。

猗歟君子。在括之陽。粲然其章。有玉其相。厥聲孔揚。譬之伊何。如巖之峩。峩不剛不頗。屹立而弗阿。犬羊猶如。其勢綿如。鯆如迺如。貪噬我中區。君子揚揚。爲天子使。謡聚皇鑒。以謬其類。彼何人斯。是懟是維。不虞其無知。彼何入斯。是維是懟。不恤其無。拂我金其粥。我亦其衷。我節之祟。以迄於終。繳幣之行。孰能尤之。其衡之剛。孰能柔之。游麟之神神兮。鳴鳳之喈喈兮。我思君子。維邦之容兮。

猗歟九章。六章四句。二章章三句。一章五句。予謂作詩必本於三百篇。自李陵專於五言。歷代因之。鮮有復於古者。晉魏之間。雖有作者。音節韻趣。亦有難於言矣。方與劉先生伯溫同倡千古之絕學。適與

從吾以其遠祖墓銘來題。欣然援筆賦之。從善有文。而又能不忘乎先如此。其亦賢子孫也哉。

雲窩軒詩并序

龍虎山鍊師張君仲鍼。嗜學而攻詩。尤善鼓琴。嘗汗漫遊於湖江。自謂若白雲出入空谷。杳無定蹤。遂以雲窩名其軒。命弟子上官若冲來請余言。夫膚寸而起。倏然窮乎太虛者。雲也。英英份份。資一氣之流行。固凝而聚矣。已而飄忽乎東西。歛跡藏形。頹若不知所之。此無他。雲無心也。方外有道之士。茹木餐霞。捐去塵俗之累。翩翩然御風而遊玄間。來無所繫。去無所繫。絕如雲之窩乎太空。此無他。亦無心也。仲鍼取窩雲以名軒。不亦宜乎。予聞至人不物。夫物然後能齊於物。仲鍼自比於雲。善矣。而未免物於雲也。物於雲則有礙。有礙則不虛。不虛則靈明不通矣。我不爲靜而動。何形焉。我不爲動而靜。何容焉。是則動靜一如也。我不爲雲。則夫卷也孰從而舒之。舒也孰從而卷之。是則卷舒亦一如也。仲鍼試澄心默坐。存神於鬱羅蕭臺間。沖漠無朕。而萬象森列其中。而吾神未嘗形也。未嘗形而雲果孰窩乎。予嘗約仲鍼遊金庭委羽之墟。勺松華泉。擘麟脯而食之。且請仲鍼出琴。彈白雲之詩。琴調清越。羣仙或有聯驂來聽者矣。窩雲與否。非所敢知。其詩曰。

雲溶溶兮無根。儵聚忽散兮不知其門。變化罔測兮契乎道真。龍虎名區兮列仙之倫。翦雲製衣兮結雲以爲紳。超然高潔兮日與雲而相鄰。步旋九天上兮不沾世氛。水火交媾兮日月吐吞。雲兮雲兮予寓爾以終其身。

五七言長短句

蛟門春曉圖歌并序

句章王君景行。嗜學好修之君子也。其所居曰蛟門。正臨大海。巨濤春撞。頃刻萬變。平旦東望。霞光燭天。紅日大如簁。竹器。山切。冉冉上升。誠海東第一偉觀也。王高士叔明爲作蛟門春曉圖。景行出以示予。使人飄飄然有凌三山跨十洲之意。故爲賦長歌一篇。而於神仙之事獨多云。其辭曰。

瀛海無垠。波濤吐吞。涵浴日月。眷哭鬼神。怪山如雲自天墜。萬丈壁立蛟爲門。南有金雞之俯啄。北有猛虎之雄蹲。飢犇騰兮猶揚。東怒潮兮騰奔。擲玉毬兮干霄。駕輕霧兮飛塵。雪山冰崖之可怖可愕兮。帆檣簸蕩不可遏。恍疑下上於星辰。天雞一鳴海色白。屑微絢彩光如璘。縱橫閃鑠縛不定。海神推上黃金盆。蓬境飄搖在世外。努髯直至扶桑村。何人結屋於其間。云是甬東才子開璚關。雲間吹簫雙鶴下。坐聆環佩聲珊珊。有時其談三十六洞之祕笈。綠文赤字可以鵝蒼顏。猿拾花兮春斥。魚泳雲兮晴灣。日縮鐵紅桃點點。風入涼翠松翻翻。沖襟瀉盡萬斛之頁埃兮。不知聲利是何物。便思紫府躋真班。黃鶴山人列僊儒。九霞爲冠青綃裾。手提五色珊瑚株。幻出一幅真形圖。令人毛骨動颯爽。思乘灝氣超淸都。淸都中有十二樓。往來盡入塵娥儔。金符玉節錦幡韡。白台度曲彈箜篌。雙成按拍歌莫愁。我愁正孤絕。我與欲飛越。矯首東望神光發。蓬萊春殘瑤草歇。麟洲芝生翠瓊結。我愛仙人萼綠華。面如蓮花雙顰蛾。幾年相期飯胡麻。至今不來雲路遐。何須龍虎鼎中求丹砂。何須天河穩泛牛斗槎。但令坎離交媾翻三車。氣母不

勸生賁芽我賦蛟門歌，細君銅狄時摩挲，長繩孰爲縶羲娥，白石應汾金逗磨，不學長生將奈何，不學長生將奈何。

東雒山房詩并序

東雒山房者，上淸羽客周君雒之隱居也。雒字彥博，嗜學而能文。其先居伊雒之上，故彥博以雒爲名，而又以東雒扁其居，不忘乎本也。蓋彥博之先，南遷廣信者多歷年所矣。雖然，彥博學神仙之道者也，他日披丹霞，乘靑鸞，北升嵩高之巔，而俯瞰舊鄉，寧不重丁令威之所感乎。金華宋濂爲賦游仙之歌，使書山房之素壁云。歌曰，

東雒山人羽爲衣，腰懸寶劍光陸離，超然乘天游，曠蕩八極隨飇馳，俯視嵩高三十六，一一秀出紫金翠羽之華，芝中有少室八百六十丈，顚倒元氣涵虛霏，毿毿綠毛仙，濯足淸泠淵，見人不肯折腰拜，手擲蓀蕤散作天花旋，天花旋，舞連娟，玉女從東來，頭戴雲翹足跰躚，試持秋帛擣寒石，中夜遙聲凄緊如霜絃，不知誰穴有石髓，太乙月鼎將同煎，勞生任飄忽，誰復相留連，天雞一鳴天下白，齊州九點凝靑烟，朝辭邃澗之靈泉，夕漱伊洛之寒川，雖知城郭尙依舊，華表鶴歸應千年，大江東流洛龍虎，丹光掩月夜吞吐，故鄕何處久不歸，人間一笑成今古，三素雲高不可攀，仰見羣仙出沒於其間，勿使明鏡凋朱顏，顧我蹤躡徒無由相追攀，我不能身隨吹虹霓，頓挫萬物歸新題，我不能白晝兀坐惜居諸，時翦枯竹除白魚，但得三寸舌赤如蓮花，淨於雪，高談蘂珠經，且夕聲不絕，聲不絕，造玄微，芙蓉峰前金虎要人騎，山人當相求，飛飛騰太微，共持瑤華玉管邀雲吹。

贈虎將生詩有序

至正壬辰春，勾乘張旋謂予曰，虎將生者，白嶽山中人也。吳姓，鉞名，頰有將，類虎將，人爭稱爲虎將生。生自幼有大志，讀書不爲章句，大義通而已。作詩出奇句驚人。至壯，氣愈高，卓忽無所懼，不事事，與世多不合。常慕古豪傑爲人。邑中大豪役陰以兵法部勒，見高山大澤，便指畫爲扞禦之規。鄕里小兒，衆相揶揄之。先達士則曰，此困狂生，可進有爲者也。然以禮自守，爲順子，爲悌弟，悉無慚色。尤善近師友，道在是，不復計其年之崇庳，便折節相尊事，以故士類稍歸之。時中原兵動，東鄕李侯辟爲行軍司馬，使者凡再返，生逆使者曰，爲予謝李將軍，方天下多故，幕府行十倍才，功猶半之，我素疎，加以闒劣，卽偕使者去，無益萬分毫。幸勿復來。明當入深山矣。無幾，有言生於行丞相府，丞相溷以徼巡之職，且召與語，生自度丞相決不能用其言，乃不受，更製竹皮冠，服大布衣，以自隱。暇日率率然行松風中，遇酒輒飲，飲少亦醉，醉便擊節自歌，人莫識其所存何如也。旋既爲之傳，生聞先生以文章名，欲求一詩以自張，幸勿爲生靳予。笑謂旋曰，有是哉，雖然，旋不妄人也，其言良信，援豪賦虎將生詩，詩曰，

虎將生，鐵鑄形，金鑄聲，雙睛閃爍如怒霆，東飛欲盡三吳地，西飛要絕康居城，刺刺論世事，滿口吐甲兵，於焉椿長劍，於焉建麥旌，地聯大牙禍月苦，天控虎口路雲冥，若笑我言狂，我醉勿復醒，十萬生靈定齏粉，夜半鬼燐燒營靑，南方大諸侯，聞之心膽驚，便遣使者持弓旌，招之至麾下，洩此氣崢嶸，生出謝使者，

人言愼勿聽，逃入積翠巢嵯峨，身衣鹿皮明，首冠竹籜摔，翠翠起向松風行，虎將生，狂似李，龔似彭，何不執取紅旄丈二檜，叶 搴旗斬將燧徽徽。

錄白髮二首

白髮如靑草，剪已還復生，草靑能變白，髮白不復靑，人生須知會有盡，紫馬馱錢沽酒傾，

昨日花如繡，今朝花作塵，人身一如花，何爲長苦辛，古今富貴皆黃土，唯有靑山解笑人，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一

王禕傳

王禕，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宣慰司奏差。龍沙，卽世謂察罕腦兒者也。禕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尙賢賈卜龍沙市。冬十一月，禕往謁焉，叩其語，陡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撓禕。禕夜坐，直金騰籌，忽聞窗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翌日，哭于門，且稱冤。禕召祝鬼者厭之，弗能勝。禕乃祝曰，豈予藥殺爾邪，苟非予，當白爾冤。鬼曰，兒閱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耆俊十人爲之徵。禕曰，可。人旣集，鬼曰，兒，閩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臥，兒樵未還，兒偶步墻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髠其髮，纏以綵絲，次穴胸割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劫制，使爲奴，稍怠，舉針刺之，痛徹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尙憐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爲父子，在彼諸父愼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禕其十人者皆泣涕，備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于縣，縣逮之，如初，發逮萬里，叔姪鞫之，始猶拒抵，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索其行橐，遂獲符章印尺長針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傳術至與

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概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張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成寧李延奴。天曆二年春二月爲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劉爲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幷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鄖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今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尙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維庭詗人內。鞫陽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縣卽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爲具成案上大府。萬里瘐死于獄。部使者慮囚。召月西詰對。弗答。吏罵曰。獄由爾與。今反不語邪。月西曰。殺我者旣伏辜矣。喋喋將何爲。尙賢諗以賂免。初。鞫訴縣歸。親賫持鼗鼓樂之。忽聞對泣聲。鞫詗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寧不憫我二人邪。鞫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鞫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鄖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鞫家。晝相隨行。夜同鞫臥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也。鞫因從容問曰。衙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爲象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鞫。一華衣。一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爲某惡行。前某邪心。尙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爲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鞫飮。則唱濮東山及他樂府爲壽。鞫違以酒酹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醜代之。頑童怒曰。幾誓吾喉物矣。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嘵嘵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西尤號黠慧。時與鞫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詘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兒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翰林學士承旨李好文。節官中獄案造記。而燕南梁載又爲序其事。二文互有得失。予乃合爲一傳。而其辭不雅馴者。痛删去之。鞫尙存。年六十八矣。有司故以其能異術。貫之南京。上賜衣一襲。遣還。時洪武四年冬十二月庚辰也。

史官曰。司馬遷云。漢武帝置壽宮以奉神君。神君非可得見。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予竊疑焉。音、麗乎形者也。無形矣。音何從出哉。今周女無形而能人言。何其與神君類歟。且自重黎絕地天通。人鬼始分。禹鑄鼎象物。其政益備矣。後世姦巫鬼師。乃使之瀆亂常經。其咎尙誰執哉。雖然。吉巫之術驗矣。而卒被鬼所殺。人禍天刑。終不可逭。爲惡者盍少知懼乎。抑剛正若王生。鬼不敢害之。反敬畏之。是知君子挺立天地間。仰不愧也。俯不怍也。妖得而侮諸。奈之何棄君子而弗學者衆也。悲夫。

李大猷傳

李頤證。字大猷。姑孰人。父深。肥遯山林。以詩書爲教。自號靜軒。母陶氏。無嗣。晝夜禱於觀自在佛。夜夢一比丘尼乘白鹿車。抱嬰兒授之曰。此福慧兒也。覺而視之。旣而有娠。生未逾月。兒忽身熱如火。不進乳。陶方以爲憂。復夢前比丘尼持粟數粒。啗食之。夢覺。兒汗如雨。遂瘳。年四歲。嬉戲父膝下。因授以記姓書。兒曰。此有何義。請之將奚爲。父大驚。更以孝經。一誦卽能闇記。稍長。益駿發異常。父嘗手書首楞嚴、圓覺二經。

逐卷取讀之。力白父母。學佛於城南頓覺蘭若。祝髮受具戒。制令名頤證。走大石山中。與僧法秀游。秀有高行。頤證期取法焉。久之。杖錫來南京。謁淨覺師於天界禪林。師見其俊邁。命爲侍者。謂之曰。子才銳甚。宜留意文學。他日期子弘宗扶教也。於是獨坐一室。凡墳典無不研窮之。著爲文辭。森然有奇氣。一時名公鉅卿。皆愛敬之。與其相倡酬。師尋命掌書記。洪武戊申。出世嘉興水西寺。庚戌。遷吳興之道場。未幾。退居武康山中。著觀幻子內外篇。以合儒釋一貫之妙。其內篇曰釋教。其目十。則宗本、教述、會源、非卽、必悟、示證、勵志、古今、不昧、寂動也。外篇曰術本。其目如釋教之數。則性上、性中、性下、人物、道述、克己、至樂、言命、爲己學方也。曰適治。其目如術本之數。則禮樂、封建、井田、兵問、用刑、尙德、儒吏、經權、三尙、圖象也。曰史論。其目如適治之數而遞其三。則宋襄、儀秦、秦漢、文武、儒老、魏吳、淸昔、虛玄、梁上、梁下、隋唐、後周也。皆辟屑前人。其光燁燁不可襲。祕聲名突起縉紳間。癸丑之冬。頤證逗天界。濂時侍皇上昇武樓。遙望禪林。謂濂曰。其中有良僧乎。濂對曰。近有二僧。從吳越中來。皆能文辭。上曰。其名謂何。濂對曰。一則頤證。一則頤傳。上曰。試取觀之。濂因進證傳文一編。上親覽終卷。曰。是或儒者之所不及。復問頤證所著。濂對曰。太常丞張丁家有往復論性書。遂遣中官召丁齎書至。上復覽如前。喜曰。論議甚高。其識中錚錚者乎。明日。召見謹身殿。慰勞備至。勅吏部皆除應奉翰林文字。賜第太平門。及妻妾各二。凡日用百需之物。無不周復。命中祕給書籍。令閉門習靜三月。俟髮長勝冠。然後授職。後三月。頤證有疾。上意其沈鬱多疾。賜藥吐之。疾稍減。已而復劇。中使問疾者絡繹于道。竟不起。病將革時。唯仰首言曰。死則死。所可憾者。受上之深恩不能報謝。遂口授其友。草謝表。表未終而逝。上夜夢頤證來謝。服大布寬衣。巾稍敧。叩其家人。服色正同。因移檄巾不正。上尤嗟異焉。時洪武甲寅春二月也。壽三十七云。

史官曰。昔在宋時。仲靈嵩師鐔津李氏子也。每夜戴觀自在像。誦其號十萬。乃寢。自是世間章句。不學而能。遂作原教論。明儒釋一貫。以抗諸儒之說。韓魏公琦、歐陽公脩。皆尊禮之。今頤證亦李氏子。其母亦累禱觀音而生。亦博極羣書。亦著爲論說。以明儒釋之道。亦異矣哉。豈弘宗扶教代當有其人歟。濂固不敢謂頤證之如仲靈也。其志之所存。抑果有不同者歟。然仲靈進正宗記。僅得仁宗賜紫方袍及明教之號。頤證則屢被寵光。親拔爲王官。使其得壽。則道行于時。澤霑被于烝黎。不特如仲靈專輔本教而已。木方榮而風折之。悲夫。濂與頤證交。愛才之念。不下於韓歐二公。弗忍其名不傳也。故徇全室泐公之請。具著其事於篇。

劉眞人傳

劉眞人思敬。吉之靑原人。少落魄不羈。嗜酒。好長年術。及長。游蜀中。從遇寶陳君受丹砂訣。行混元之法。徧歷海內諸名山。年垂五十。始入龍虎山爲道士。自號爲眞空子。尋出主綠和道院。遂依訣煉鉛汞爲丹砂。得服之者疾良愈。至元十八年。世祖遣御史中丞崔彧至江南。搜訪異人。遂以眞人應詔。召對延閣。語頗稱旨。上恆苦足疾。眞人進六甲飛雄丹。上吞之。瘳。復召問曰。卿壽幾何。對曰。踰七十矣。曰。卿顏何童邪。對曰。亡思亡慮。勿撓其氣。唯一唯純。以守吾眞。油油與大化俱。有不知春秋之高矣。上悅。賜葡萄酒飮之。

後每賜飲輒醉。醉輒仆地而臥。上亦不之責。由是出入殿廷無禁。上與群臣言。以眞神仙稱之。時有賜予。辭不受。居八年。乞還山中。上憐其老。許之。賜以鋼箭鐵笛及百衲袍之屬。且曰。此蓬瀛之素志也。既辭。上方以金甌飲馬湩。函銀以賜之。既還。結八卦庵於琵琶峯右。神情超朗。當月白夜然時。出坐磐石上。持鐵笛吹之。依稀作鸞鳳鳴。開鑿洗丹池。疏水一派入池。泠然也。二十八年八月日正中。呼陳鍊師與之劇飲。飲已。曰。我明日將死。故今與子醉別。翌明日。叩門無應者。力排而入。眞人已側臥而逝矣。壽蓋八十又一。所傳丹經十二方。授弟子韋希平尊。迄今行之。至正間。玄教宗師董公上其事。制贈凝妙靈應眞人云。

史官曰。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所謂傳道。世世傳說往古之事也。史傳之得名。殆法于此。豈細故之云哉。夫事不可傳而傳之者。非也。可傳而不傳者。亦非也。要在精察之而已矣。眞人之孫李君存爲序其實。方君從義又屬予作傳。二君精察皆勝於余。必確然有徵。因爲著諸簡牘。以俟他日修玄史者。

空同外史傳

空同外史者。儵然物外人也。故以空同自號。或者疑之曰。空同。山名。在禹跡內有三。曰臨汝。曰臨洮。曰安定。雖其名相符。而其實則異。外史爲人。善養生。昔軒轅氏問廣成子養生之道於汝之空同。外史之所志。豈謂是耶。外史笑曰。子求空同山於目者耶。吾則以其心耳。吾目雖不見山。而吾心未嘗無山。一疑之間。平巖遂林。森森而列吾前。顧瞻而俟予後矣。彼以目而求山者。有山而始有山。未嘗能無山而有山。蓋有山則爲山所礙。無山則何往而非山耶。吾心之所存。不翅乎空同之多矣。止禹迹之內有三而已。或者愈疑之曰。外史言若此。蓋近道已。盍語予以抱一不二之道乎。外史曰。天地之眞。其體貴虛。一氣孔神。闔闢以機。毋抗而祟。勿按而痺。若水之流。晝夜一如。若氣之行。時而卷舒。混然貫融。乃契道符。我尙無我。矧空同者歟。予之粗言。已洩天地之機矣。子幸毋泄我。或者再有問。外史瞑目不答。人遂指外史爲幽人逸士。外史非是也。時藏機棄冠。服大布寬衣。日與仙翁釋子遊。當得意時。抵掌嘯咏。間出古篇章示人。類皆超軼塵垢。若不餐煙火食者。家無儋石之儲。不顧也。外史嘗從華和山人危雲林學。雲林歿。恤其孤甚至。近又出入秦淮河上。發劉河間秘術。注藥起人疾。求者輒與。絕不問氏名。莫測其爲何如人。余侍講禁林。外史亦時時相過。若樂予者。欲叩其玄旨。外史輒謝曰。子自知之。子自知之。豈樂山林而不返者耶。抑將此自祕而不欲人洩其機耶。皆不可知也。外史姓王。名禕。其字爲宗禕。元居安次。今遷吳。祖若父皆爲顯仕云。

史官曰。莊周有云。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若外史者。其深於天機者歟。予悲世人往往爲欲所困。何異桎梏。其脫然無累者。幾何人歟。所以喜與外史游。飄飄然有雲臥八極之意。不獨見諸空文而已。爲外史傳者。其亦知予欲守規中者歟。

嚴宗爽小傳

嚴宗爽者。會稽餘姚人也。其裔於漢隱士子陵。家姚江之西。性坦質。待物無町畦。善飲酒。然未嘗與庸俗人飲。薦紳先生過其門。不問識否。必邀致其家。爲具飲之。妻子告無資。宗爽解衣付酒家奴持去取酒。

酒至。撫掌曰。吾無憂矣。傾所有奉客。務得其歡。不爲他日計。或勸宗爽仕。不應。朋儕招與飲酒。即著巾往。往輒盡醉而返。宗爽作軒于舍西。號曰臨清。而自號曰客星樵隱。且曰。山水、吾所樂也。亦將以矯夫汙濁而冒利者。喜讀陶靖節詩。撫卷謂人曰。是翁可人意。或疑宗爽樂隱。宗爽曰。靖節豈隱者哉。或又疑宗爽自放於酒。宗爽曰。舉世無知我者。惟酒知我。吾與世人言。口液乾不領吾意。與酒未交口。心已相醉。故吾得酒。寢加安。食加旨。神充而氣完。酒誠我益友。何謂放耶。疑者愧之。宗爽今老矣。吾聞於上虞魏壽仲云。

爲說者曰。吾始讀陶靖節詩。惟其喜飲酒。而又時時稱嚴子陵之爲人。以爲子陵清高勁。如霜松秀竹。豈飲酒者比哉。及求靖節之志。固不爲酒。特託酒以自適耳。無害其爲同也。今宗爽以子陵之裔而又慕乎靖節。其事與靖節不甚相類也。豈亦靖節慕子陵之意耶。非耶。且宗爽謂酒爲知己。其亦有所見而云耶。抑有所激耶。列之以示好事者辨焉。

周尊師小傳

周尊師名玄眞。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陰陽家言。用薦官爲其學教授。母林氏。玄初生八歲。教授君歿。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翁類道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眞道院施如意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鉤取之。玄初欣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爲道士。拱瑞南谷杜眞人高弟。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勍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爲狐所媚。羸瘵垂死。玄初噓氣禁咒之。狐即躍出。衆殺狐。其疾輒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璧。蛇鬼侵之。沈痾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劾。蛇鬼遂絕。玄初不以爲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曾桂孫。會吳越被兵。游魂出爲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回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爇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驚以爲神功。萬夫長沈實母歿。痛念之弗置。聘玄初脩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趣神要之。衆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果廻其指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紙爲旛。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眎。作叱噓

聲。旛直將懸地。母降于童。音聲咸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初。晉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狎弄如兒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欲授人。無契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祕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初禱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鈞軸。亟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冶城山。研朱書鐵符。投揚子江中。波濤激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電光燁燁。遶身遂旦。辛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雷伯督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留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滿。韓公以辭謝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眞人與玄初皆被召。錫燕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己卯。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

神與人合者也.帝非人無以知帝之天.人非帝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冶城山建壇.其應如初.玄初爲人.多內功.兼好澤物.對門石橋嶽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崖道院.皆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蕪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甓.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搆來鶴軒於丹崖密林間.披鶴氅衣.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

太史公曰.予游江南.見玄初鳳凰臺上.方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表.竊意猴山仙人.乘鶴吹笙而來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予盡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葉疏.能黜其知.守其愚.則群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予盡愼諸.予敬受之以退.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斡天道之樞機.抑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飢.歛歛然若有所疑.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歟.非歟.

衍齡堂記

太常贊禮郎陳君德民.賜謁余.爲衍齡堂記.予曰.所記謂何.德民曰.諸暨有大族曰徐氏.其先自太末來遷烏闕.至是族益大.有一翁名海.字季涵.年七十八.其齒其德.冠族師尊之.嘗建新堂於東山之麓.久未有以字之.洪武辛亥秋.忽夢神人.戴瑤冠而被霞衣.笑謂翁曰.爾堂當名衍齡.翁曰.其義何居.神人曰.明發陳德民來.可詳叩之.既寤.翁疑不自釋.坐而待旦.徐步於庭皋.已而德民果至.翁相與執手大笑.且言其故.德民曰.此殆翁之壽徵乎.於是命善書者揭之楣間.以符神之貺.先生之文.行於國中.流及海外.翁

且旦暮之.願求記其事.余曰.雖聞過情.君子之所恥.予本不能文.汰哉子之見許也.敢辭.德民請之益力.乃與之言曰.周官有占夢.所掌凡六.一曰正.謂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二曰噩.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謂覺時所思念之而夢也.四曰寤.謂覺而道之而夢也.五曰喜.謂喜悅而夢也.六曰懼.謂恐懼而夢也.今翁雖近耄齡.內養外充.精神恬熙.物莫攖.所謂噩思寤喜懼五者.咸無有焉.其或出於正夢者歟.若正夢者.則事幾之所形.休顧之先兆也.古之人有夢與九齡者矣.有加以三齡者矣.其後皆驗.王者之與士庶人.其位雖有尊卑之殊.夢之感通.理實一也.翁之夢.將有得夫耆年者歟.雖然.壽居洪範五福之首.而詩人之相頌禱.一則曰壽.二則曰壽.其故何耶.苟非壽焉.則夫多子孫也.皆樂錦繡之爲食與衣也.谷量馬牛而射鉅珠也.將焉用之哉.將焉用之哉.所以人人莫不貴夫壽者.蓋以此夫.夫衍之爲義.從水從行.水之行.能長流而不窮.齡即年也.翁之年自耄以流至期頤.宜未有艾也.至理斯寓.有開必先.神人之見夢.其誠不可誣哉.予所居與翁鄰郡.它日幾歸休.當乘款段馬.與德民謁翁於東山之上.獻三壽作朋之詩.奉觴爲翁壽.尚未晚也.德民以爲何如.德民曰.先生之言至矣.

玄潤齋記

信之龍虎山.爲漢天師裔孫傳道之所.四方之士.從其學者無虛時.元重紀至元己卯.山之耆儒朱君某.

以謂學者之來.爲求道也.不傅以文.則道何由成.博文必有師.不有田以養之.則師弟子之差服.百需之具.奚所取給.而賴以不壞.乃捐腴田若干畝爲學田莊.俾其從孫李弘範主之.越十三年.朱君卒.兵亂.事寢.至正甲辰.朱君之門人史君由直.慨不克繼師志.復益以私田百四十畝.命弘範與學事.弘範亦自感奮.斥田五十畝.即山中易隙地.闢齋舍爲講誦之區.以一百五十畝增爲學田.授齋之長者世守之.名其齋曰玄潤.於是弘範曰.斯可以成二師之志矣.然吾居嘗易.兄弟皆夭死無嗣.不圖祖禰將無所食.吾豈可辭.復還從弟之子義寶爲嗣.作室數楹於琵琶山之陽.扁之曰思堂.以奉其先.宗之旁搆齋.題曰玄潤.以教其後人.亦以田百五十畝隸焉.弘範復曰.斯可以延吾親之祀矣.師之德不可廢也.入田七十五畝於上淸宮之祠.附祀其師某.而以其禰配之.弘範又曰.吾志稍行矣.然不託之文.烏足以知朱史二師.嘉惠學者之仁.後人繼繼之力哉.乃屬其友鄭君仲脩來請文.記其玄潤齋.欲著二師之績也.道家祖老子.老子之學.該博閎闊.而尤深於禮.當世大儒.咸北面師之.夫其學之博.必非守一術以遊世.其習禮之本.必不棄人倫以忘親.後世或失之.去老子之道遠矣.朱史二君.獨能以博文誨學者.固爲善於學道.弘範旣述二師之事.又圖其親與師之祀.不亦達禮之本矣乎.非知道者不能也.夫學於斯齋者.學道而已.余嘉弘範之所爲近道.而得先後之序也.幷書以爲學者法焉.

松隱庵記

唯庵然禪師.有道之士也.嘗謁石室珙公於霞霧山.公告之曰.子去我而求憩息之所.其必松江之華亭乎.華亭民富而趨善.富則樂於施與.趨善則可化以吾佛之道.其必有以處子矣.書松隱二字授之以行.師如其言.至華亭郭匯之陽止焉.郭匯者.去華亭三十里.亦松溪之所注也.前有查山.後有九峯.皆先哲

示化之地.師憶懸記.遂結茅而居其中.里人吳某聞之.捐金帛.割土地之籍來上.願師止勿去.遐邇相繼.甃石與土.堙窪增址.以相其役.而金彭鄭三氏.以創建爲己任.始工於元至正壬辰.越二年甲午.而佛有殿.僧有室.亢而爲門.夾而爲廡.凡日用之所宜有者皆具.取石室所書.名之曰松隱庵.師恐歲月滋久.無知庵之始來者.命其徒慧開.同淨慈藏史可傳.請文而刻之.夫天下之民.未有與人以物而不求報者.爭尺布銖金.多至相毆詈戕害.雖親戚不復顧念.至見釋氏之徒.獻所有.捨所愛.累千萬不敢靳者.其故何哉.蓋我大雄氏以慈悲方便.攝受群迷.慧力足以破貪.法智足以祛惑.故人樂而趨之.庶幾期於妄息而眞顯乎.或者不知.徒謂釋氏能以禍福鉗制人.故有所覬而爲之.嗚呼.是何待釋氏之至淺哉.然余有一言焉.今之細民.竭三時之力.欲其室廬之完.饘粥之充.而不可得.釋氏之徒.皆坐而享之.苟不力求其道.無忝於大雄氏之教.則因果之皦然者.甚可懼也.有若師者.無求於民.而民自赴之.其道蓋有度越於人者矣.承已成之業者.多怠而不知自脩.故詳其辭以告後之人.豈非師之所願乎.師.松江人.少祝髮於無用貫公.中謁千岩長公於聖壽寺.遂傳其道.後嗣主其席.刺血寫經.天花毿毿滿庭云.

叢桂樓記

叢桂樓在杭天龍寺之左偏.主僧大道讓師作之.大道諱普平.越漁浦人.初受業寺之嶷菴吉公.荐升天

目山.問道於普應國師.已而來歸.閔天龍之廢且久也.慨然有興復之志.時瓦礫荆棘.散遊左右.幾無所容足.而大道蕩無錙銖.獨操一鉢.日走市中.得食昇歸以食衆工.得錢以易材木金石百用之具.不四三年.而佛殿三門兩廡皆成.四方學徒之來者.皆仰以食.於是復以其餘作斯樓.左丞周君伯琦以叢桂扁之.既而大道以至正辛卯七月十一日示寂.其徒奉全身瘞諸樓右.而建塔其上.且請同菴禪師述其故屬余以記斯樓.樓乃大道憩息之所.將以致其思焉.而余獨感大道之立志堅而成功速也.今夫有威力以使人者.莫過乎有司.有貨財以使人者.莫過乎富室.然其有所興作.皆集衆謀役羣力而爲之.猶且曆以歲月.多者數十年.少者十餘年而後成.今大道煢然一僧.非有貨財威力之可使人.獨用口舌化導市井之民.取其財與力以爲己用.成宏偉勝夬之功.若易易焉者.雖曰佛氏之教.足以動人之信聽.然非大道之有志不能也.蓋人惟患無志.有志矣.患守之不堅.有志而能堅.事無不可爲者.況一寺乎.余嘗病有志者之寡.而於大道深有感焉.嗚呼.後之居斯樓者.孰非大道之倫哉.讀余言而思大道之爲人.則斯樓與斯寺不廢矣.請記者曰圓淨.圓如皆彬彬雅飭.有志於禪觀者.今居斯樓云.

仁和圓應菴記

杭之仁和.去城東五里所.有浮屠菴曰圓應.乃雪菴禪師之所築也.其地當元季爲戰鬭之區.莽無居人.及歸職方.而後遺民稍集.往往好勇嗜利.屠羊豕以成肆.師惻然憫之.托鉢行化.有褚道眞與余雍者.首迎禮之.先是道眞之家人夢異僧至其處.倡偈爲贈.及見師容貌服飾.儼然與夢中不殊.道眞即言之於衆.翕然從化.遂與鄰日乞食饋師.且請於右族胡國材.共建精舍一區.葉氏歸聞之.捐地爲基.以尺計者.縱袤若干.横延若干.於是道眞因之鳩工.前敞修門.中峙佛殿.後聳堂宇.翼以兩廡.而外則垣墉四周.庀事於洪武甲寅春二月甲子.至秋七月某甲子.遄訖功焉.屋以間計者二十.粱以斛計者一百.工以日計者五百.師欲垂爾後人.乃不遠千里.介予學子萱微來請記.予竊疑之.當兵戈始息.創殘猶未起.何暇從事於佛乎.縱師言之.而疇將聽之.徵曰.不然.師之事則有異於人者.師本辨章寶公之子.生有異徵.年十五.慨然慕道.思以善法度人.往依帝師法子朵兒班大師.薙落爲僧.遂杖錫南游.徧參閩浙諸耆宿.得法於伏龍山千岩長公.去棲越之范蠡岩.岩有虎.一夕避去.師初不知皆.靜定之久.發爲頌贊.自然與道合.以是之故.人愈趨之.而庵成無難者.予因歎曰.人苦無志耳.果能以靜導人.而人孰不化之.豈惟浮屠氏哉.然而浮屠氏以莊嚴樓閣爲有爲.縱有福報.亦人天小果耳.其中必有無爲之道存.所謂無爲之道者.無小無大.無內無外.無成無壞.無欠無餘.不爲諸佛而有所增.不爲凡夫而有所減.淵默不言.而聲如雷霆.凝定未起.而身徧沙界.是則所謂圓應者也.一庵云乎哉.惟師能契事理之不二者.必知予言爲有據.徵歸尙以是語之.師舊名孛羅帖木兒.今改可傳.字無授.高昌人.雪庵乃其徒所號.蓋尊之也.

混成道院記

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淸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實有合於昔之克讓.易之謙謙.可以修己.可以治人.是故老子、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蜎子與夫兵謀之書、咸歸焉.自其學一變.而神仙方技之說興.欲保性命

之眞.而游求於外.遺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則其玄指復大異於前矣.所以劉散之等七略.既皆道家入於九流.而復別出方技.其意豈無見哉.嗚呼.其傳襲蓋亦久矣.婺之浦陽.有山拔起曰仙華.相傳昔有仙蛻.於此乘龍上昇.山形如翠蓮花.猗儺妍麗.當晴霞朝絢.儼如蓬萊樓閣.突兀五雲中.疑有古仙人往來其間.山南六七里.則縣治在焉.縣治之東曰東嶽.地勢迴旋.而盤礡之氣不洩.當元之時.于鍊師某常建道院一區.以棲肥遯之士.鍊師之弟子葛道巖.今於東嶽之源.復建混成道院.凡殿堂門廡暨庵廬之屬具完.經始於洪武三年之庚戌.落成於六年之癸丑.脩眞之士.采鉛汞而鍊黃庭者.于于而來矣.道巖請予記之.予聞神仙家之說.葆精嗇神.冥合太虛.翛然玄覽.御立垢氛之外.下上星辰.呼吸陰陽.超無有而獨存.心頗臨之.邇年以來.刊落世累外物之爲羈纍者.皆釋然謝去.思欲排空御氣.神遊八極之表.俯瞰仙華.而時一下之.道巖儼相見焉.當趨前長揖曰.子嘗記我道院矣.豈眞所謂列仙之儒非邪.幸授我以長生秘訣.必相與躍然一笑也.道巖字處善.爲人恂恂有禮.入道之志蓋堅如鐵石云.

同虛山房記

臨川傅鍊師若霖.謁予於鍾坡.揖而言曰.玄黃之間.所貴者虛.廓落無象.空洞無偶.火不能爇.水不能濡.玄精攸宅.仙靈所都.叅之於身.臍合無殊.南乾北坤.西坎東離.其中軒然.如懸黍珠.一氣闔闢.萬化發舒.非跡所繫.無形可拘.眞人游行.精光煒如.而虛之爲義亦大矣哉.走自得斯秘.凝神於靜室.闢三田.流息而百靈爲之翕集.既而受洞玄之文.傳太乙之香.驅雲役雷.以蘇旱暵.布氣分神.以禳除人災.靈響頗著.是皆虛之功用使然.其或窒塞弗通.則龐溷龐穢氣之.何以接溟涬而揖高明乎.近者乙巳之秋.建山房東山故居.遂以同虛扁之.昭其義也.先生以爲何如.玄眞子囅然笑曰.斯則幾矣.然猶不至也.二而未能一也.離而未能合也.有迹而未能無迹也.夫同者異之對也.同虛者.謂其虛相似而不異也.而非純虛者也.純虛則合.合則一.一則無間.無間則凝於道矣.若霖曰.夫所謂凝於道者何居.曰.至道無形.契眞于天.後觀無後.前觀無前.不欲泊之.聽其自全.不欲張之.權其或愆.貫乎紛冥.凝乎太玄.出其道餘.亦可延年.瑤池之曲.具茨之顚.餘英茹芝.飄如蛻蟬.其視驅役禁除之法.其尙何言哉.然而事有大小.道無精粗.皆吾一神之所管攝.欲升則升.欲沉則沉.皆隨其力之所加.與其時之所屆.及其成功.則亦一而已矣.若霖恬淡而好讀書.皦皦霞外.誠韻勝之士也.嘗隨嗣天師朝京師.天師還龍虎山中.若霖獨留侍祠於竹宮.則其超詣者可知矣.予故倒爲新說以記其山房.至若莊周之論玄德.有謂同乃虛、虛乃大者.不敢斟毀而陳之也.或曰同虛之義.非是之謂也.蓋大同而玄虛云.

王氏義祠記

義烏之和溪.有王府君者.諱埜.當宋之季.來贅竹山樓約家.約之妻.埜之姑王氏也.故約以女妙淸歸于埜.然王氏愛妙淸甚.乃於湖塘上造屋一十七間.別買新山若干畝.歲畔若干畝.陳田若干畝.召妙淸夫婦謂曰.此皆吾捐嫁貲所營.毫髮不以煩樓氏.令悉.畀爾主之.爾其愼哉.妙淸生二子.俱蚤世.唯二女存.長曰琇.歸同里大姓樓如浚.次曰瑩.妙淸以無嗣.留瑩於左右.延泰不華爲贅婿.生一子野仙.妙淸又篤

愛之甚。教育備至。不翅其己出。野仙長。復謀於衆。命約諸孫擇以女淳歸之。妙清開言於埜曰。吾二人老矣。不幸無子。今甥野仙。文而有守。又娶吾姪之女。此而非親。將誰親乎。吾毋氏所畀之業。宜其授之。更其屋爲義祠。使歲時具豚酒。祀吾之父母舅姑。而野先之先祖與焉。吾二人他日或終于牖下。亦庶幾有所托矣。乃會王劉二宗耆老成人。造爲分書。俾二宗子若孫毋相及也。衆皆諾之。於是野仙父子遵而行之。已五十年矣。自時厥後。妙清夫婦與野仙之父母先後捐館。而中遭兵燹之厄。分書皆已亡去。至正乙巳秋九月九日。埜之季弟孫。懼歲月滋久。不令子孫或生異圖於其間。復集二宗而重造之。仍戒厲之如初。濂聞之。漢儒之論九族。有曰父族四。母三族。妻二族。父之族固爲有同姓也。母與妻之族則皆異姓也。然則異姓其可謂之族乎。蓋生吾者母也。產吾子者妻也。氣血之交貫。呼吸之相通。自一體而分者也。故古之稱謂。母之考妣爲外王父母。妻之父母爲外舅姑。女子之子爲外孫。而亦顏同於父族者。以其爲至親也。人不幸無後。苟命其甥以主祀事。未見其不可也。苟以爲不可。較之姓同而情異者。無所係屬者。果何如哉。必有能辨之者矣。況禮有常有變。卜同宗以爲之後者。常也。選異姓至親以繼之者。變也。變而不失其正。斯善矣。野仙之事以義起禮者也。二宗之人。幸無忘前人之訓。而自陷於不義哉。濂自幼與野仙爲同門。有相得甚驩。一旦抱杖踵門。崇濂爲之記。濂因不辭。使鑱諸樂石。山田之屬。其步畝園落之詳。備見石陰。野仙字遵禮。蒙古人。以材辟江西憲府奏差。遷七閩。官爲蘇州某鎮巡檢云。

葉氏先祠記

昭武葉存恕。詣予再拜。求記其先祠。予不得辭。記曰。惟葉氏世爲著姓。自宋初則然。南渡後有諱武子字誠之者。是爲息庵先生。受業於新安子朱子之門。淳熙中擢進士第。歷官至秘閣修撰。出知處州。以終。在郡有異政。感召至和。一年嘉禾生。二年麥秀兩歧。三年瑞芝產于庭。郡人士琢石紀德。麗陽祠中。處士生主管機宜文字伯忱。機宜生修職郎宏毅。修職生將仕郎安。將仕生光祖、興祖。有文行。用處者署建寧縣學教諭。數世以來。祭祀之節。並依朱子家禮從事。興祖慨念先祠舊在所居之東偏。規制淺陋。無以展其孝思。乃卽中堂分爲龕室者四。以奉息庵而下神主。傍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祭以四仲月。正至朔望則三謁焉。郡士黃鎮成實爲之記。元季毀于兵。興祖哀慈不能自己。復捐私田百畝入權鹽書院。以祔祀息庵。遂至國朝。凡學校之田。悉籍于官。而祠又廢。興祖之志猶不怠。卜地於城東三十里曰盧壇。築先祠一區。奉之如禮。經始於洪武四年六月。落成於明年正月。屋以間計者五。錢以貫計二十千。且歸田四十畝。收其入以給牲醴之用。功適成而興祖卒。光祖之子存恕。興祖之子淳孫。思先德之當報。念諸父之艱勤。宗微胤薄。或不足以負荷。恐涉不孝。復入田以畝計者六十。通前爲百畝。擇宗人之良者掌之。春秋之祭。因得不廢。其承先志以裕後昆者。蓋甚切也。嗚呼。三代盛時。大夫士有位于朝者。始有田祿以享其親。後世之俗。不皆三代若也。葉氏之家。乃能以義起禮。因地之利。建祠以祀其先。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予因爲之記。使刻於貞石。爲其子孫者。尙思引而勿替。以延祚於無窮也。

陳氏譜圖記

越之陳氏。其先出自潁州。一遷於光之固始。再遷於泉之南安。傳若干世。有諱如璣者。生宋光祿卿舜華。光祿生太常少卿知信州侁。三遷於越州府山新河之濱。太常生朝散大夫彥翀。朝散生七子。知同安縣謝。定遠知縣新國子司業謹。餘則謙、訓、柔中、季亡其名。同安生文林郎仲錫。定遠生四子。仲葵、仲粹、仲寬、仲賓。仲賓。魏王府記室。蹤生宗正寺簿大顯。司業生四子。大中、大成。大中。大理寺簿。長與季亡其名。訓生二子。名亡。柔中及季。其後無所附。文林生恪。自恪而下。子孫寖多。今不可復知。大理生宗正寺博士顯亦生七子。太學上舍鵬、鳳。文林郎一新。龍岡閣直學士知衢州又新。次則良、柔、紹、曾。多亡嗣。一新生二子。麒、麟。麟爲長之後。麒、左宣教郎。生德星、德元。德元爲麟之後。德星生二子。元市舶都目克和及勝之。勝之復爲德元後。都目生五子。源、敬、復、升、瑞。敬仕于國朝。穎建行省員外郎。升金華縣學教諭。勝之生四子。仁、遜、貞、禮。自時厥後。源生杰、烈。敬生熙。熙吳府伴讀。熙復生獻。升生熊、燕。仁生煥、燁、炳。遜生燧。其繁且衍。蓋未可量也。予竊聞之。自受姓命氏以來。孰非神明之胄。稽諸載籍。煥然可觀。傳世稍遠。往往寖非其舊。而降爲皁隸者有之。世德之傳。固不可謂無人。其衰微不振者。抑亦多矣。有如陳氏。自宋以來。擢進士第者。先後相望。功業顯融。名著當世。逮至于今。而其流風遺澤。尙有衍而無替。不亦盛哉。光祿十一世孫曰敬。與升、成與予交。而敬之子熙。復來受經。遂以譜圖記爲囑。予因效史傳世表序著之。而不敢上遡其本源者。蓋氏族之學。難言久矣。析支分裔。唯唐爲最盛。而國姓無定論。林寶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知所由來。今人類能非之。予記譜如璣之上。不欲妄加攀附。誠懼後來者相非。亦猶今人之非前人也。繼今而往。陳氏子孫。嘗代加纂脩而莫墜。庶幾其事核。其言眞。而不昧於春秋傳信之義云。

符氏世譜記

惟符氏出自姬姓。魯頃公之孫。是仕秦爲符璽令。因以爲氏。至晉吳興太守雅。遂望出琅琊。琅琊之後。分布於江淮間。至若苻氏。則本姒姓。有扈氏子孫。奔西戎。世爲酋長。乃姓蒲氏。蒲洪以讖又改爲苻。苻與符實判然不同也。今符氏有世居襄陽者。宋末迪功郎建昌軍。遂遷南豐。至季祥者。益以詩書爲業。季祥生一子伯瑞。伯瑞生二子。袁州路知事德懋、南豐州醫學錄德章。德茂生三子。國禎、國才、國器。德章生二子。元貞、仲叔。國禎生二子。信、善。國器生一子。顯。仲叔生一子。玄善。今名文昌。其字爲孟庸。爲人溫良。州縣以爲可用。貢于朝。選爲儀曹行人。滿三載。擢爲同文局使。予觀儀曹時。文昌承事左右。間來拜曰。文昌痛念兵燹中先父棄捐館舍。文昌之年猶未弱齡。朝夕奔走乎西東。而數世兆域。旣日就蕪沒。宗系之傳。亦失於微考。文昌寶櫃之。爲記其綱於前。至於諱某、字某、娶某氏。生幾子。葬某處。謹若干。成備著於後。庶幾可示後昆。非藉先生之龍鑑。未知其可也。敢請。自時厥後。再言之。三言之。復數言之。言之輒涕泗雙下。予憫然憐之。噫。夫古之所甚重者。譜牒也。三世不修譜。謂之不孝。孝者。莫先於敬身。身之所從來。可不知歟。能知其所自出。尊祖敬宗之心。當油然而生矣。魏晉以來。圖譜有局。郎令史設官。所以稽其貴賤。愼其昏姻。辨其親疎。其事爲尤嚴。又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文昌有志於此。亦可謂知其本者矣。予老多病。謝絕求文者。有如避讎。今特爲文昌析苻符之不同。而并著其世系之略者。無它。惇本也。

重建龍興奧源寺記

龍興奧源寺。在婺之金溪縣北一里。後枕鵲鴿之岡。前有一峯。銳如卓筆。上插霄漢。而森阜雲巘兩山。對峙乎西東。若駐若馳。若起若伏。其秀拔遒難名狀。瓊宮祕宇之所托也固宜。唐元和中。有大比邱某。飛錫而來。徘徊顧瞻。縛茅棲止於其中。厥後漸成巨刹。樓閣崢嶸。鐘魚互答於山光水色間。一時龍象。固嘗盛矣。宋崇寧初。燬燼弗治。已而復興。元至正中。江右兵起。官署民廬。盡罹焚燬。寺亦不能以獨存。金碧之區。倏幻為瓦礫之場。荒烟野燐。更互明滅。使人有愴然之思。東曉大師。自幼受經斯地。喟然嘆曰。在我法中。有為無為。皆第一義諦。起廢之任。吾可不究心乎。其徒十有一人。驩然相之。閭右之族。亦間有施費者。於是伐木於林。攻石於山。徵瓦於陶。衆工雲興。罔敢後時。大師躬程督。幾忘食寢。遂卜厥日以成功。告寶殿中峙。邃堂後居。旁挾二廡。前敞三門。以至東廚庖湢之屬。罔不就緒。復摶土肖佛菩薩暨護法金剛神諸像。梵相嚴穆。見者生敬。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某年月日。初。刑部司門員外郎王君經三世與大師游。凡大師有所營為。皆捐財倡之。大師知刑部君與予友善。因請具其事狀。求予為之記。予聞大雄氏說法耆闍崛山。有重閣講堂之壯麗。所以奠安其形軀。庇覆其徒衆。初未聞其露坐於日星風雨之中也。世之昧者弗之察。悉誘諸興造為人天有漏之因。偃偃然曰。吾志諸內。不騖諸外。彼役志於事功者。果何為也哉。殊不知般若場中。理事無礙。內外混融。徧攝一切。不卽世間。不離世間。苟徒拘泥而墮斷滅之見。則遠道遠矣。今大師既悅禪味。有所證入。儼然建立。無非佛事。其智識過人殊甚。備著其事。勒諸堅珉。庶可為馳騖空言者之深戒歟。大師名嗣遠。字某。族王氏。東曉其號也。有長材。所莅之處。廢無不起。既創安樂院於蒼竹原。復重造金禪師塔廡。恢其土田。已而廡燬于火。又補成之。及今奧源之役。其功為尤偉。所謂十有一人。則行眞、希徹、希學、希住、希誠、法旭、法吾、法昶、法椿、法幹、慈澄。其學行皆有可稱云。

四明佛隴禪寺興修記

沙門行原。不遠千里。發大江而來京師。謁余而言曰。鄞之天童山。峯巒綿聯。上接穹際。其支隴蜿蜒南下。爭奇競秀。蒼翠相繆。信為靈僊化士之所窟宅。後唐莊宗時。人見有紅光燭天。謂為浮屠氏辭徵。因名其地為佛隴焉。大比丘成啓。樂其幽邃。可以縛禪。自天童分其徒。結廬以居。已而開拓如他伽藍。宋治平元年。賜額曰保安。然猶以甲乙為居守。至熙寧五年。始革為十方禪刹。主者照珏。乃大覺璉公之法嗣。愚白瞻依。如水赴壑。於是悉撤舊陋而更新之。夫以有形之物。終歸於壞。日就月將。漸致頹圮。元至正某年。住持文斐。重搆釋迦寶殿。未及完而去。二十四年。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時領宣政院事。選天童內記大基丕禪師主之。禪師既至。升座說法。已環顧而歎且曰。起廢。吾之責也。四覩其無發。居以之歲。盟人祖儲積漸充。禪師曰。可矣。亟召匠氏。補未完之殿。堅緻有加。若文室。若演法之堂。則因舊而葺之。若三解脫門。則新作之。以至庫庾庖湢之屬。靡不脩治如法。復集衆因摶土設像。如來中居。二弟子旁侍。文殊師利及普賢大士。或騎獅子。或乘白象王。東西而從。護法大神各執其物。梵容生動。如欲語者。經始於二十五年之某月。落成於國朝洪武二年之某月。惟禪師蚤得法於左菴良公。通外內典。梵行淸白。薦紳之流。皆愛敬

之。故能於干戈俶擾之中。成此勝緣。了無難者。今雖遷住補陀洛迦山。而猶寤寐不離於佛隴。禪師之功。我衆安敢忘。莫堅匪石。願圖文蹟而鑱諸。予聞我佛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蓋以衆生沿沒妄塵。念念遷謝。起滅不停。過去者始息。見在者紛孳。未來者已續。二六時中。不知暫捨。以此纏縛沈痼。出彼入此。猶如車輪迴旋。無有休止。於是興大悲心。為說三乘十二分教。諄諄誘掖。蓋欲衆生捨妄趨眞。以成正覺。像教東漸。日新月盛。凡方州列邑。名區奧壤。莫不有梵宇禪廬。以安處其徒衆。亦欲解佛之言。行佛之行。以究夫妙湛圓明之性而已。俗習下衰。或指此為利養。而不知先佛忘形為道之計。盡不思之香積之供。五味豐美。視日中一食者為何如。穹居華嶷。方牀邃筵。視樹下一宿者為何如。是宜精進策勵。如上水舟。單篙直進。如磨鐵杵。必欲成針。不至於成功不止可也。禪師之締搆維勤。其意誠出于此。爾頂方袍之士。于于而來。熙熙而處者。尙無負禪師之所望哉。雖然。如來出紅蓮舌輪。徧覆大千界中。至今演說妙法。大地衆生。無不得見。無不得聞。況日照而月臨。風馳而雨驟。山峙而川流。其常之機。時時發見。無一刻止息。有能於此證入世間名相。一時頓忘。其與如來淸淨法身。非同非別。回視是刹。飛樓涌殿。雖居塵世。亦與香水海中華藏世界。等無有異。予也不敏。遊閱三藏。灼見佛言不虛。習以文辭為佛事。今因行原之請。略為宣說以記寺之成。使其徒知所自勵。若曰專紀歲月。以告來者。嗣葺之。則其意末矣。

育王山廣利禪寺塗田記

明之廣利禪寺。名列五山。為浙河東一大叢林。緇衣之士。執瓶錫而來者。動以千計。舊雖多土田。而淪沒者過半。一遇乏食。必持鉢走民間。以乞食為事。寺之長老普濟禪師光公。既為正其侵疆。復謀買田以助之。既嘗志而歿。其弟子象先與公。恢廓而有為。乃慨然曰。先師之志。我不可不就也。市奉化縣腴田若干畝。有畸。錢以緡計者十千九百有畸。俾其徒皆輸力於其間者。若廣融。若崇爾等。輪掌其事。歲收其入六百斛。處於寺中。以補其不足。且建屋三楹。間以為儲偫之所。發伐堅石。屬予為之文。而勒步畝鄉落之詳於石陰。予謂象先之功侈矣。固不可以不書。然為文之體。因其事而著其理。姑為得之。請借田為諭。以勵夫進脩之士。何如。象先曰。不亦善乎。士之進脩。則不昧因果。所謂攘攘贊囂之禍不作。吾田固有永而不廢矣。予因請佛為證。結跏趺坐。為說偈曰。

大田在海濱。厥土惟塗泥。何物不可蓺。蓺禾乃有成。禾根入土已。當加保衞力。須受及蕩蕪。耘耔復以時。勿使惡草生。若非雨露滋。亦不能生成。數者既能備。時至自然熟。嘉穀藂藂然。徧及郊野中。我心有如田。諸種靡不納。背黃與白黑。隨其所種生。菩提暨嘉禾。種之卽有秋。持戒為保衞。忍辱為補受。布施為蕩蕪。精進為耘耔。智慧為雨露。禪定道乃成。人力一不至。田雖號膏腴。蒿萊日夜長。雉兔之所竄。蛇虺共出沒。化為荒穢區。欲求一粒粟。有不可得者。我心倘不治。其失亦復然。治心如治田。豈不以此故。上人最方便。市田繼先志。食此緇衣衆。頓免饑火煎。食者或感觸。寧不思前喩。嗜道如嗜食。定知顆粒微。視如萬金重。進道功或怠。亦不易消受。刻文於貞珉。讀者知自勵。更加護持力。常使食輪轉。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我佛如來，其正法之流通者，有三藏焉。一曰修多羅藏，二曰阿毗曇藏，三曰毗尼藏。惟此三藏，厚薄化導，使一切有情滅妄趨眞，譬昏衢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也。琅函玉軸，多至五千四百四十八卷，衆生根鈍，莫能融貫。善慧大士以方便力，造爲毗盧寶藏，函經其中，一運轉間，則與受持諷誦等無有異。攝大千於機輪，所聚功德不可思議。由是瀕海內外，凡有伽藍者，必設寶藏室焉。日本沙門文珪介鄉友命儀來告予曰：本國平安城北若干里，有禪寺曰轉法輪藏，舊名寶福，廢壞已久，無碑碣可徵，莫知其何時建立。正應元年，肯庵全公從周防法眼藤道圓之請，皆就遺址而一新之，而僧本覺及梅林、竹春、嚴玲相繼來蒞法席。自時厥後，風雨震凌，又復摧塌，茀支白草，荒烟狐兔之跡交道矣。貞治三年，衆以文珪或可以起廢，力舉主之。初寺無正殿，唯有藏室一區，藏之八楹，皆刻蟠龍作升降之勢，數著靈異，因祀之爲護伽藍神。至應安三年，文珪欲建殿於其前，忽神降於一比丘曰：我神泉苑善如龍王也。伽藍神來云：大藏將傾，乃覩之漠如，而欲有事於殿功，是乘所急而不知務也。宜亟劫爲之，否則我是一撓，此地當爲湖矣。遂吾言，改奉王家，神御則國祚佛法皆悠長矣。言訖仆地，覺而詢之，絕無所識知。事聞于王，王大悅曰：余憶幼時，乳母時爲八龍之神事，正相符。即遣中納言藤元賜令頒元之行，有雙白鶴飛翔前導，至寺而止，人異之。未幾，王遜位，號太上天皇，給地若干畝以廣寺基。文珪殫厥智慮，出衣盂之資，簡材陶甓，使其堅良，崇室上聳，機輪下承，距木中貫，方格層列，經函櫛比，繪像精嚴，神君鬼伯，翼衛後先，所謂楹上八龍者，塗以金泥，彈介燭爚，角鬣森張，陰隱肅然，似欲飛動，國人聚觀，無不嚴憚。文珪復奉今王之命，請賜一大藏經安置藏中，規制悉備，視舊有加焉。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某年月日，廩錢若干貫，米若干斛，役人若干功。太上既褒寵文珪，別於寺東若干步建蟠龍院以奉神御，如神之所言云。文珪近受王命，出持使節，貢方物于上國。大明皇帝嘉其遠誠，寵賚優渥。文珪敢藉是有請於執事，願爲文持歸，勒諸堅珉，以示無極。予聞七佛尊經，實貯龍宮海藏，在昔龍樹尊者嘗入其中，覩華嚴經上中下三本，因記下本以歸西土，是則天龍雖以戒緩在諸種中，而其向乘之急，得於華嚴會上圍繞盧舍那佛，與聞大乘圓頓之教，終非他族可及。經藏所在，其能擁護而顯靈異也宜哉。日本初無輪藏，有之其從茲寺始。文珪承國君之命，孜孜弗懈，以起廢爲己任，亦可謂流通大法者已。予既爲記其事，且演說藏中眞實了義，爲偈以繫之。文珪字廷用，號志禪，嗣善繼大林育公之學者也。偈曰：

世尊大慈父，憐憫諸有情，自從鹿野苑，直至跋提河，說無量妙法，普度於人天。根雖有利鈍，隨機悉饒益。弟子所結集，汗牛復充棟，善慧施善巧，收攝在轉輪。關棙運動間，地軸相回旋，法王所說法，一一皆現前。譬如日月燈，能放大光明，無非眞般若，不見有一法。似茲功德聚，盡在轉移內，一轉結習空，淨如青琉璃。二轉加精進，直入智慧海，三轉到彼岸，安住涅槃城。以至千百轉，轉轉俱一同，循環若弗停，我輪未嘗動。此以何因緣，動靜無相故。瑞龍有精靈，重建毗盧藏，中函貝葉多，字如恆河沙，沙沙各具佛，不翅那由他。還以一佛攝，攝盡無復餘。大包於無外，小則入無內，是謂神通藏，萬劫終不磨。非此有漏因，成壞每相仍。所以天龍衆，在在恭護持，有時著靈異，雷電儵變幻。守此清淨域，外道不敢干。我持如意輪，讚此大乘法。

告爾諸佛子，晝夜須勤行，有悟片言間，全體即呈露。不著前後際，廓然無聖凡。豈惟佛子等，龍神亦當聽。乘戒二俱急，共成無上道。

寶蓋山實際禪居記

衢之龍游縣北三十五里有山曰寶蓋，川縈山明，而林樾蔚蒼，儼與靈區奧壤相埒，然僻處下邑，無有齊其聞者。初，盧江有沙門良亮，治父山實際禪寺無用聰公之弟子也。沙門年既壯，出遊叢林，歷叩諸師，久未能證入。聞千巖禪師長公說法於婺之義烏伏龍山，亟往見之。禪師，普應國師本公之嫡子，門庭浩蕩，後衲雲擁，見沙門爲人誠愨，可與進修，時加警策之。已而命司藏鑰，使日閱經律論玄文。久之，陞居第一座。禪師問謂沙門曰：如如眞性，迥出根塵，祥光發現，照燭乾坤，非有絕念之深功，不能超出死生而入常寂之場。子盍縛茅於重山密林，而究明之乎？沙門躍然以喜，即日下山，選地以居之。至正丁酉春，行至今所，俯仰四顧，有以愜其志，遂駐錫焉。遐邇皆慕，奔趨恐後，富者捐貲，貧者効力，伐石於巖，掄才於林，梓人運斤，擾夫薦坊，不戒而集，納務其私，僅四三年，功即就緒。法堂三楹開成，未幾，釋迦殿又成，其楹間如法堂之數，中設三世如來之像，左右翼以天王，皆用黃金塗之。象之床座華旛及凡供具，清淨嚴肅，觀者起敬。廡院僧室之在東西，又如佛殿之數，兩廡挾之，則搖其五，別做小門樓以爲出入之地，逕術曲折而達花池，品列于前，四圍有水環之，蓋一做伽藍之制。沙門因出實際，遂以名其禪居云。惟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人徒見中國九州能嚴奉之，殊不知西南諸國如阿羅單干陀利之屬，以道里計，近或數千，遠且二三萬餘，而尊崇爲尤至，國君相祝，常以世尊如來稱之，則其他概可知也。此姑置之勿論。又自西方言之，自中國歷十萬里至五印度，從五印度以西又越大海二重，始抵西人之境，道塗比前奚翅數倍，其所歷城郭人民繁衍富庶，又百倍於中國，其地唯知有佛教而已，餘皆無有也。至於巷談里語，一舉佛言以爲法戒，稍有不信而妄行者，衆共棄之。以此而觀，若東若北，莫不皆然。是故鄭漁仲有云：佛之書徧布天下，而儒家之言不越於跋提河，蓋有以也。然乃史傳所載，及東伐西使親覩者之所言，咸謂南閻浮提，南閻浮提則妙高山四隅之一爾。經言百億日月，百億妙高山，皆漸佛教，則又非管窺蠡測之所敢知也。或者則曰：佛書多取譬之言，果可盡徵乎？曰：吾儒亦有之也。騶衍謂天下有九九州，而一九州則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此者九，則有大瀛海環其外，乃天地際焉。禹之所序中國九州，其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耳，豈獨佛書言之哉？余嘗惡夫淺見狹聞之士，不足以語大方，類夫蟣蝨生人身中，游泳腸胃，自謂江河之廣，周流府藏，自詑萬里之遠，不知身外之境初無涯涘也，所以輕於論議，迂固僻陋，聞者爲之失笑，其不智也亦甚矣。今因沙門請記，余故特一言之，使入此禪居者讀吾之文，又有以知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則嚴奉之心愈堅。嚴奉之心愈堅，則將世世嗣而葺之，俾不墜壞，庶有以副沙門之所願欲。若但紀其興起歲月，稍涉文學者人人能爲之，又奚假於余哉？沙門號西山，精進入道，至老猶不解云。

龍游重建證果寺記

我釋迦文佛。慈閔有情。設宏闊勝大之教。眞應弘願。罔不霑被。故凡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皆沐浴至化。出離苦輪。得淸淨行。列禦寇書所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者。信不誣矣。是故塔廟之所在。金碧焜煌。照耀無際。雖其淪壞有時。或囿乎數。曾未幾何。又皆興復如初。觀乎此者。可見大法之流行。與天地相爲無窮者矣。衢之龍游縣東四十五里。有證果道場。實始於唐貞觀初。緜入士虞道延捐宅宇爲之。悉入廄田其中。已而祝髮受具戒。爲開山第一祖。且以的傳自號修習禪觀。皆不忘於正宗。一時龍象聞風坌集。稱爲虞延法師云。唐季之亂。毀爲瓦礫之區。在宋之初。休宗慧公皆重興之。至宋季又燬。無住行公入主法席。又從而興之。逮元季又燬。今住持靜山仁公與其同袍本全周公謀曰。茲寺自法師創建以來。甲乙相傳。克底於今日。不翅七百餘年之久。一旦使其墮墜。吾儕之恥也。盍相與起其廢乎。周公□然諾之。各捐私橐之積。以爲衆倡。乃持疏走民間。民有力者。嘉二公之悖怨。各施其所有。遂命斵木陶土之工。相與從事。至正癸卯二月某甲子。新造釋迦寶殿。殿凡三間。演法之堂。其數視殿而減其三。曰解脫門。則數與堂同。兩序視門而減其二十又五。皆次第落成。復搏土琢佛菩薩諸像。鍍黃金爲紙而飾之。洪武丙辰九月某甲子。又建藏經之室一區。而懸鐘之樓亦煥然一新。至於棲僧之房凡七。各設層搆邃堂。靡不具足。其制度不異巨剎。崇廣嚴麗。視昔有加。雕甍璇題。上凌霄漢。彤扉山砌。下映林谷。梵唄互聞。鐘魚相答。往來觀者。咸謂當此象教衰落之時。能化灌莽之墟。而爲無上寶坊。非賢且智者能致是乎。莫不躋躋歎咏而去。仁公亦自以締搆艱勤。欲俾後人聞知。相與保持於悠久。忘其容秋之高。奔走齊嶽山中。徵文以記之。余按佛說修那經云。無盡功德。甚深微妙。乃有七種。而建立精舍實居第二。又按福田經云。廣師有七德。梵天福。而興立佛圖僧房堂閣。寶居第一。嗚呼。佛言如是。世之人往往斥經營塔廟。爲有漏因果。恆棄之而不務。亦何可哉。二公惓惓焉以紹述法師爲己任。斯可謂允合契經之旨者矣。雖然。梵閣之在世間。有成有壞。一剎那頃。萬變不齊。有若吾心所具寶華樓閣。先天地而不知所始。後天地而不知所終。劫火所不能焚。毗嵐風所不能破。眞如無礙。湛寂常存。學佛者又當於此而求之。庶幾精粗不遺。理事雙盡者已。斯言也。非予之私言也。蓋嘗聞諸師云。

杭州天龍寺石佛記

濂自休致以來。頗一至杭。憩永明慧日峯下。天龍寺與永明相去不五里而近。其主僧月舟禪師行滿。要濂出游。寺乃唐天龍尊者駐錫之地。宋乾德三年。吳越王錢氏爲建寶坊。因名天龍。王之女曾刻木作觀音像。昇之至今猶存。大中祥符元年。改額爲感業。建炎三年。毀于兵。元泰定元年。擇基於寺南一百步。仍重建寺曰天龍焉。寺後皆山。相傳爲越王臺。奇石峭秀。如瑪瑙森列。從寺西斜迤而上僅三十步。小塔出灌莽中。盖藏天龍舍利處。又斗折而北。入妙莊嚴境門。又西行六十步。平巖幽邃。鐫成無量壽佛像。塗以黃金。累甓爲洞戶。作欄楯護之。香華之器咸刻。飾像右刻般若心經。繫以太平興國六年。左崎石洞尤奇。傍勒饒雲齋三字。詩一章。不能全辨。巖前地爽塏。月舟云。疑此卽寺故基。柱礎尙在。竊按錢氏造寺在太祖乾德三年。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方納土。上距建立之時。已一十七年。又三年方有刻像。未必其初當

寺於此也。又東折二十步。有慈氏如來。暨天親無着侍衞七像。其莊嚴一如無量壽。又東折三十步。又有寶陀大士像。石壁上刻天龍寺光明石六字。月舟云。石能夜現光恠。故名。其莊嚴一如慈氏三處。仍勒佛號於石。以金塡之。濂旣周覽。徘徊太息。顧月舟問其故。月舟云。斯事甚異。國朝洪武七年秋七月十又一日。野燒發。延及寺。山風挾之。爲勢光焰射天。黑烟已罩殿廡。行滿大擂向木觀音像哀號。期與殿俱燼。或力解之。乃脫三衣。祝而焚。已而反風滅火。繼之以雨。明日行山中。蘙薈榛棘。盡幻爲灰。始見石像呈露。或井沒塵土間。行滿歡喜。爲之剜剔深滌。命工繪飾嚴護如此。寶其年之冬十月也。先是有神光起寺西四十步。久而愈明。因掘地驗之。獲石觀音像。舁歸奉之東廡。旱潦疵癘。禜禬立應。由是依歸者衆。寺得重振。逮今五十六春秋矣。今諸像畢出。似非偶然之故。然寺無一肘之田。每乞食以爲養。而緇白之衆。幾二千指。非密鑒於大雄氏。其能致然歟。不可無以示來者。明公以文辭爲佛事。願爲書諸碑。仍累甓爲室。以障雨風。使與石像同爲無極。不識可乎。濂聞佛之肖像。古無有也。有之。自優塡主始。東土衆生覩則效之。假聚土以擬梵形。或謂土不能悠久。復易之以木。又慮木可致朽。而更之以石。石固堅矣。亦難期於無壞。乃因山而鑿之。庶幾與天地同壽。大則數十尋。小則六七尺。在在有之。如來以慈憫之故。感其精誠。時變幻發光以歆動之。錫福郵胤無所不至。誠難量功德海也。雖然。天地亦一物也。物必有壞。唯本然之物。佛超絕萬象。而不可以成壞言。人具有之。而或未能思。故濂之爲此記。使讀者內觀之所重在此而不在乎彼也。寺之興復。則自有記。非像之所繫。茲不詳書。

金華淸隱禪林記

淸隱禪林在婺城西三里所。禪林而謂之淸隱者何。昔者郡人士劉主簿嵓。皆隱居於此。嵓字子淵。事親極孝。家雖貧。力學窮徒以發。非道義錙銖不取。尊門士錮。怡愉如也。老於場屋。一試吏而止。風節行義。翕然爲邦人所稱。說齋先生唐公仲友父子。王莊敏公師心。尤敬慕之。宋淳熙初。文閣待制尙書韓公元吉來守婺。訪主簿君於隱所。愛其林壑幽淸而汲甚遠。爲鑿井竹間。名之曰君子泉。泉至今猶存。後一百七十餘年。爲元之至正壬辰。有大比丘蘭室馨公。旣得法於千巖長禪師。乃與同袍古道猷公飛錫而來。欲建禪林。說法度生。於是月溪濤公聞二師之賢。請前作禮。亟捐茲地以爲之基。而里中樂善者曰章壽之。倡衆聚貲。爲建殿宇。及雕飾諸佛尊象。已而棲僧之堂。會食之所。與夫門廡庖湢諸室。次第告完。皆二師同心化導之所致。而名之曰淸隱者。蓋不忘其故云。當是時。五山十剎。鐘魚絕響。游方之士。至無息足之所。君子爲之慨焉永嘆。獨此禪林僻處斗隅。往來者憧憧弗絕。廡所不容。多或一二千指。皆使其忘行役之勞。餽香積之味。是誠何理哉。蓋二師以誠感人。以勤率物。故施者川至。而日用不匱也。予聞佛說毗奈耶律云。父母於子。有大勞苦。護持長養。資以乳哺。假使一肩持父。一肩持母。亦未足報父母恩。由是觀之。大雄氏言孝。蓋與吾儒不異。夫名區勝地。世豈無之。二師不彼卽而來卓錫於茲。誠欲表主簿君之高風。而以孝道化度衆生。庶幾弗悖如來說律之本旨也。嗚呼賢哉。圓頂方袍之士。入斯林者。談空說有之餘。尙思感發猶勵。有以念其親可也。蘭室旣已示寂。古道今主持其事。堅苦淸峻。爲四衆所傾慕云。

金華永寧禪庵記

金華縣東五十五里有一土阜。延袤數里餘。曰羅漢山。先是宋元豐間。里之善士鄭君克允與其弟克明。於其地冶鐵。鑄阿羅漢像五百一十有八。山因是而得名。像今猶在西巖石佛寺。克允則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剛中之大父也。二百餘年之後。有楊氏子名允真者。居於山側。與其室人王氏本淨。皆禮大雄氏之道。同往烏傷伏龍山。謁千巖禪師入室弟子蘭室馨公。受大乘三聚淨戒。凝神入定。以禪寂為事。一夕夢異僧若來自西域者。告曰。汝宜於羅漢山建永寧庵。以修學禪定。覺而異之。即其地經行。見其坡阤濆迤。氣象爽塏。遂欣然入念。歲餘積寸累。搆佛廬三楹間。中塐觀音大士。華冠瓔珞。寶相殊勝。時則至正戊戌之春也。樂善之徒。捐山若園五十畝奉之。允真手植青松。蔚乎成林。而雇樓西廡。俱先後就緒。什器百需之物。亦莫不備給。持瓶錫而來過者。日靡塗遼。一時一憩。神蓝之區。應真之所示現。夫豈偶然。必有龍鬼夜護持。使般若之種。孳芽其間。亦其勢之焉。允真欲為久圖。請予文勒石。俾世世擇異姓有善行者主之。而楊氏之族人不與也。予聞神所必至也。羅漢之山。昔嘗産鐵。鄭君兄弟命金工鼓鑄諸像。像成面鐵已竭。協氣充物。祥光來散。禪庵之建。實符嘉應。宜乎允真之成此不難也。然而造者不難。而繼者為難。嗣主其席者。尚思允真之勞勩。一椽片瓦。視之不翅寶璐。庶幾繩繩相傳。至永久而弗墜。苟或不然。則夫冥報之操。具諸戒籍。予何忍言之哉。斯文者。尚知所自警哉。允真字無讖。敦實而無為。最為近道。父曰天私。母姓金氏云。

金華安化院記

金華安化院。在縣東二十里。舊號安國。宋治平二年更今名。蓋頭陀法師所立道場。稽諸傳記。法師名道廢。西域人。梁天監十七年。自金陵攜錫魚躍來烏傷之香山。尋於龍騰置寺。普通元年。南行經余山。江水大溢。法師張蓋水中。亂流而濟。塗稽亭塘。發善慧大士神蹟。倒傷歷于麥山。已而西入金華。建龍盤寺以及今院。後入滅於龍邱。贊政殿學士洪文安公作郡志時。既失於蒐輯。不載院之緣起。而復謂法師以吳赤烏二年。營建龍盤。夫赤烏二年。係已未歲。天監十七年。則戊戌也。凡歷二百八十年。當是時。法師之齒又不知其幾矣。何其壽耶。他不足徵者。蓋可知已。院既多歷年所。其佛菩薩諸法天神諸像。乃唐貞觀元年所雕。宋慶歷三年。重加藻繪。國朝洪武十年冬十月。鄉之善士唐良胡貞及比邱宣政。各飾其一。悉塗以黃金。良又勸衆輩力。以興其餘。其釋迦寶殿。舊搆於宋淳熙三年。歲久弊壞。元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住持元厚新之。其瀨音堂。至正四年冬十二月主僧宗肖作之。其七佛殿。建於太定三年秋七月。三解脫門。造於至正元年秋九月。皆住山祖良成之。其兩廡仍宋德祐元年之舊。庫院。復營於元延祐元年冬十一月。則諸僧捐貲之所致也。精進沙門彌陀。今已甲乙嗣補其處。念院故無碑碣。詢謀于衆。命其徒永琇齊賢。詣青蘿山中。徵文以為記。濂聞之。西域之僧來中夏者。自攝摩騰竺法蘭之後。代不絕人。往往以宣譯教相。建置梵宇為急。如法師者。亦其一人也。菩提達摩之來。在普通二年。正與法師同時。雖曰絕去文字。以矯末流之弊。而其理行二入。固象教籍教悟宗之旨。奈何後世歧而二之。禪則直究心源。以文句為

支離。教則循序進修。以觀空為虛妄。互相訾警。去道愈遠。然以密意言之。依性說相。非息妄修心者乎。破相顯性。非泯絕無寄者乎。以顯示言之。真心即性。非顯明心性者乎。軌轍雖若稍殊。究其歸極。則一而已。奈何後世歧而二之。此濂之於法師。不能無所感也。斯院乃法師肇立。歷代嗣守。遺緒隨成。至保離像於七百餘年之久。外籍勝因。內修覺觀。理事雙至。不即不離。其於達摩氏之道。固未始有異也。嗚呼悕矣。是尚可與俗人言哉。濂嘗過院中。見二豫章圍可十五尺許。樛樛然如車蓋。屹立於門。氣象森邃。不問知其為古招提。矧居是者。多樂善好施。而永琇等又頗注意禪教。不敢墮於一偏。有足嘉者。故勉從其請。而發吾之所感。授之以文。非為補郡志之闕。緇素讀之。必有厲然而興起者。

浦陽栖靜精舍記

浦江縣東十五里。其地曰花山。地勢夷曠。宜學佛者居之。元至正己亥。同縣淨住院沙門明叟昌公與其弟子無聞聰公卓錫于茲。晝夜以禪寂為務。庚子。建演法堂。成辛丑。佛閣成。壬寅。大佛寶殿成。三門兩序。庖庫像設。以次成具。皆二公之締搆。而諸徒智觀、如勁、處仁、行滿。竭力佐佑。始克告完。於是置山林田園各若干畝。用給薪米之費。定為成規。使甲乙相傳。戒勿血食醴飲。違佛大禁。雞鳴而起。日入而息。焚香梵唄。以祝釐報上。不敢怠遑。昌公遂名之曰栖靜精舍云。初。千巖禪師長公。說法義烏伏龍山。昌公嘗往咨叩。禪師憫其求道懇切。示以禪要。昌公遵行甚力。殫夫功至心空。一旦無疾。辭衆而說偈云。生本非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說已。端坐而逝。時國朝洪武丙辰十月三日也。昌公既順寂。聰公繼之。弗懈益虔。深懼來者不知植業之艱勤。來徵予文為記。俾鐫著之。以致悠久。予游宦南京二十年。今始納祿而歸。州里之事。皆若無聞。知每見白麟溪隱者鄭源。談昌公之制行甚峻。而左溪曰師亦備道聰公護戒絕謹。因不讓而為之言曰。佛之妙法。如芬陀利華。雖生於水。不著於水。清淨自然。無所染污。故契經有云。於身無所取。於脩無所著。於法無所住。所以然者。蓋恐墮於有漏之因也。然而根有勝劣。功有偏圓。未可一概齊之。初機之士。必假法像以攝口靡執。積久馴熟。至於心法兩忘。始為得之。不宜遽謂崇建塔廟之為非也。從有漏以至無漏。法門次第。豈不粲然可徵者乎。昌公之建立於初。栖禪靜寂。洞徹心源。談笑去來。曾無留礙。此又非明效大驗乎。嗣守之者。宜鑑昌公之所證。毋廢其舊規。無隳其成事。缺則補而葺之。弊則更而新之。庶幾不墜前人之志。可以入菩提之門。而超煩惱之海矣乎。昔我大雄世尊。以聖賢天人修行住處。付囑星宿天龍衆及大鬼神等。分布守護。故凡佛剎之所營創。幽明之際。必有尸之者矣。豈曰偶然之故哉。不惟僧伽之徒。當繼承惟謹。世之宰官及賢士大夫。多寶長者。亦思因果之不昧。和與護持之。使其永勿壞。可也。是為記。

蘭溪法海精舍記

義烏伏龍山。有大浮屠曰千巖。禪師長公以高峯之孫。中峯之子。表樹法幢。倡明教外別傳之旨。非惟中夏學徒。海赴雲蒸。而龍荒蠻甸。弁韓巴蜀之人。莫不持瀌膜拜。咨決疑情。而其上首弟子。既皆於道有證。各搆蘭若。分紹化機。大江南北。往往有焉。若今有源師所建法海精舍。亦其一也。有源名允清。金華人。

淳熙丞相王希公諸孫。蚤含受經石門闡公。元至正辛巳。繼往千巖塵下。得度爲大僧。留神禪觀。脅不沾席者十年。一旦入室。機鋒相撑觸。電撒飈揚。莫窮涯際。千巖欣然頷之。乃勵其出游閩、浙、江、淮間。以求印可。有源所見諸師。了不異千巖時。退隱故山。文彩自露。尋以郡守之聘。出世衢之子湖安國禪寺。遷信之玉山與教禪寺。百廢具興。皆有光于前人。國朝吳元年丁未。飛錫靈溪之龍巖。樂其山縈川迴。風氣攢聚。乃嘆曰。吾知宮宅地形之術。蓋有年矣。察其詳微。無有弗驗者。如此靈境。可不開般若之場乎。遂卽南洲建法海精舍一區。越三載乃成。後聳傑閣。中峙寶殿。前敞高閎。兩序衆寮。映翼左右。有源徵予爲之記。予年踰七十。凡綴文者皆峻斥。見有源柔髮垂領。道貌淵雅。語言悃愊無華。不覺心許之。因爲斂坐而倡言曰。法界有情。梱梱僮僮。執妄爲眞。四大假合。如水上沫。聚散無定。強指爲身。六塵緣影。如火中燄。起滅弗停。堅忍爲心。隨因成果。墮入諸趣。出此入彼。類風轉輪。大覺聖人。起哀憐心。廣說三乘十二分教。使其照知本來眞心。廣大靈智。無物不含。無理弗攝。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本來眞身。圓滿空寂。周徧百界。不斷纖塵。惟寂智用合三爲一。人能有所悟入。始能了空障執。直超無上菩提。然非因像生敬。因敬生悟。思求脫離。如無舟筏。欲濟大河。無有是處。古之導師。方便設化。廣闢精廬。爲之棲止。嚴事像設。爲之瞻視。潔淸香華。爲之供養。皆使其茫妄趨眞。了此身心而已。今有源灼見於斯。取則前古。鬯明宗旨。孜孜弗懈。亦可謂度越人人者矣。雖然此實人天小果之因耳。或具大乘器者。來游來止。當知萬法本空。一塵不立。大光普照。涉入無礙。無佛道可悟。無衆生可度。洪纖高下。草木走飛。色色形形。紛紜舛錯。皆吾一實境界。樓觀云乎哉。術證云乎哉。嗚呼。教外別傳之道。廣矣大矣。又當從此而參之。精舍之建。其用發傭工。動以千百計。茲不詳說。而獨舉身心之要爲言者。財輕而法重也。

東陽興修乾元宮記

婺之東陽。直縣西二里所。東嶽行廟在焉。莫詳其建立之歲。宋紹興中。鄉先達朝奉大夫曹冠。嘗重搆之。歷一百三十餘年。漸致隳壞。元至元中。邑民曹序。又補葺以還舊觀。且請廟額曰乾元宮。命道家者流司之。入田一百二十畝。以爲養生之具。又歷五十餘年。其隳壞如初。至順末。縣尹許思忠。禱雨有驗。闔大姓一新之。僅三十年。又駸駸就隳矣。至正之季。國兵取婺州。縣地內屬。帳前總管陳從貴來知縣事。會夏秋久不雨。聞思忠之故。往與神約曰。期三日雨。若雨。當新其廟。已而果雨。歲因有秋。爲建大門五楹間。及從貴報政而去。事遂寢。自是迫於科繇。非惟廟宇日圮。而所入之田亦且質鬻殆盡。尙義之士李瀾、蔣齊、眞銘、道壽、俞閏、樓鉉五人者。相與謀曰。吾儕藉神之休。克有閭廬。以蔽風雨。而神宇若是。無乃不可乎。於是各捐私藏而興修之。不足。則道綬姍之徒。說諸有力者。土木之材。不期月而集。新作寢宮。以間計者三。正殿則葺而完之。其間如寢宮之數。東西二序。各二十有二。皆易朽腐而爲堅良。然神道貴淸靜。恐糾紛之或濆也。翔外門以扃鑰之。像設黜昧剝蝕者。施丹雘以藻飾之。殿閣深沈。儀容嚴飭。靈飈襲人。如將見之。經始於洪武十年某月某甲子。告成於十一年某月某甲子。仍擇純行道士周節亨爲其主守。歸田若干畝。收其粟以給香服鐙燈之費。爲慮甚周。而成功甚鉅也。余濂學子葛信來求記。濂聞俗宗地祇之屬。不

可以形像求也。古者北郊與享之外。唯爲君得專祠於壇。亦無所謂廟也。其建廟設像於桑乾河北。則自元魏始。魏之廟止於桑乾而已。而不及乎其他也。五嶽各於山趾立廟。復自李唐始。唐雖立廟而加之王爵。猶未偏於寰宇也。四海郡縣。皆有廟以祭。復自趙宋始。宋則封之曰帝。與昊天上帝並稱矣。夫以嶽祇而與昊天抗。在古所未聞。質之於禮。誠有難言者乎。皇明御極。一以禮事神而不敢褻。特降璽書。正名定號。曰東嶽泰山之神。命使者至山麓望祭。勒石廟中。以示敬恭明神之意。歷代之陋。至是而盡革矣。然而州邑之間。復或祀之如故者。蓋仁聖溥從民之欲。而不忍咈其情。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嗚呼。先王之禮。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皆秩而祭之。況泰山之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戶而祝之。其亦本乎人情哉。濂官儀曹時。嘗與討論典禮。因推覽古之所及。以定天下百神名號。亦既奏聞。列之祀典。而頒行四方。今從顯等之請。故備書之。以見禮之不可紊者如此。顯等草布之士也。非有官守之責。而能致力於神。惓惓乃爾。可不謂之賢乎。後之人尙繹其裏而紹其績斯可也。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姑蘇幻住庵者。元普應國師中峯和上本公所建立也。國師既得法於高峯妙公。唯恐人知。而掩其出世。深自韜晦。往游三吳間。大德庚子。國師年三十又八。嘗憩閶門之西麓。見松樹蔚然成林。問名於居人。則曰此鴈蕩也。國師喜曰。永嘉有鴈蕩山。乃應眞諾矩羅示下現之所。名與之同。其般若之當興邪。吳士陸德潤聞其言。遂以地施之。國師結草庵三間以居。趙魏公孟頫爲扁之曰棲雲。國師趺坐其中。而問道者連翩而來。至於五百指之多。乃創精舍一區。僧俗趨功。不三月而就。所謂堂房門廡咸具。乃請名於國師。國師曰。澄澄水鏡。能現之幻體。昭昭影象。所現之幻跡。幻與幻合。覺與覺空。斯則超悟之極至也。吾將依此如幻三昧而住。宜以幻住名之。當是時。若南詔之無照鑑。西江之定叟泰。荊南之鐵印櫨。冀北之指堂月。號爲一時麟鳳。咸集輪下。幻住之名。籍籍於四方矣。又明年壬寅。松江瞿霆發。延主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國師不俟終日。避走南徐。而向之相從者。皆水流雲散。唯絕際中玉亭立二師。素崇庵攻。相守於空寂之濱。自時厥後。二師復入寂。立之徒湛源止。止之徒用庵照。補苴隙漏。而思繼承爲尤謹。元季兵亂。一旦蕩爲煨燼。而不可致詰矣。用庵日夜之圖爲興建之計。僃四三年。晉次第就緒。而復國師寢觀實國朝洪武戊申之春也。庭幽之碑。久未有刻文。會濂朝京師。道過吳中。用庵以記爲請。濂聞國師之道。東行三韓。南及六詔。西連印度。北極龍沙。莫不躡蹻擔簦。咨決法要。然其心未嘗自以爲足。屢却名山而不居。飄蕩窮崖孤洲之上。誅茅結廬。在在以幻住名之。其故何耶。蓋謂主持宗教。必無上大道。必夙植福緣。必明智通變。具是三者。然後可。其意誠有所激。欲以身拚大法。俾之去澆而還淳也。用庵思祖武是繩。木茹澗飮。夙夜究明本心。其亦可謂無忝於國師孫行者乎。嗟夫。諸法固幻也。而住者亦幻也。知住者之非住。始知幻而非幻也。幻而非幻。則如幻三昧在焉。雖然。非幻亦幻也。是爲記。

廣智全悟大禪師笑隱訢公塔記

廣智全悟大禪師笑隱訢公。以元至正甲申五月二十四日。示寂金陵龍翔集慶寺。其年秋八月十又六

日。葬石頭城塔院之後岡。黃文獻公爲撰碑銘。虞文靖公著行道記。其述禪師行業甚備。元季兵亂。左右皆單壁。院與記俱廢。唯銘獨存。且地迫城壕。土善崩。勢將蝕塚。其上首弟子宗泐心甚憂之。方議改闢。安隱寺僧法謐。有地在城南撥雲山。與康僧會古塔鄰。卽以歸焉。已而宗泐入奏其事。上從之。遂捐私貲。營建祠宇。造石塔者三。中塔瘞禪師全體。傍附二窆。一葬前住持覺元曇公遺衣。一自爲壽藏。其東塔則瘞代宗僧。西塔則藏淨海衆。皆甃緻可經久。而碑銘亦舁至宇下。蓋役於國朝洪武甲寅夏四月。訖功於秋七月。其徒禪師就瘞。則八月三日也。惟事之成壞。係相尋於無窮。當甄壞時。苟逢賢子孫保衞之。庶幾可貽悠久。所以古者墳有誌。非直紀述歲月。或陵谷變更。冀知氏名而瘗之。其防患亦深且長也。今禪師之墓。將沒於水。宗泐爲此懼。卜吉兆而未遑。其父子之情。可謂至矣。然又不忍遠離。塋穴而附之。又推及於寺衆。若尊若卑。皆於西東乎塔之。則仁之及物爲何如哉。或者謂釋氏之法。絕斥形骸。而漫不復顧省。豈其然歟。宗泐學兼儒釋。深達理事之不二。故其爲此。實與禮經脗合。後之人尚體其心。而相葆於無窮哉。宗泐。名也。其字爲季潭。奉詔住大天界寺。大界卽龍翔。今改賜玆額云。

記李歌

李歌者。蘄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艴然曰。人皆有配偶。我可獨爲倡邪。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已。與母約。曰。媼能寬我。不脂澤。不葷肉。則可爾。否則有死而已。母懼。陽從之。自是縞衣素裳。唯拂掠鬒。然姿容如玉雪。望之宛若仙人。愈致其妍。人有招之者。李必詢筵中無惡少年乃行。未行。復遣人覘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褻語加焉。李至。歌道家遊仙辭數闋。儼容默坐。或有狎之者。輒拂袖徑出。弗少留。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鉅津縣令年頗少。以白金遺其母。欲私之。李持刀入戶。以巨木撐拄。厲曰。吾聞縣令爲風化首。汝縱不能而忍壞之耶。今冠裳其形。而狗彘其行。乃與賊擲。豈官人耶。汝卽來。汝卽來。吾先殺汝而後自剄爾。令驚走。時蘄州聞其賢、有子方讀書。舉秀才。聘爲之婦。李尚處子也。居數年。天下大亂。夫婦逃難。俱爲賊所執。賊悅李有殊色。欲殺其夫而妻之。李抱其夫號曰。汝欲殺吾夫。卽先殺我。我寧死。決不從汝作賊也。賊怒。幷殺之。吁。倡猶能有是哉。可嘅也。

記馮貢寶言

楚人多尙鬼。事有不直。聽之。廬陵民相爭。憤弗能白。昇桐偶神寘諸庭。日夕視焉。神衣紅繡袍。儼如生。末幾。猛虎夜至。踞視不敢動。忽風吹神衣。飄飄然舉。虎以爲誠人也。搏而噬。桐木之質虛。虎牙入肝焉。虎怒。碎裂之。次夜復至。銜其冢以去。陷眢井中。衆投石殺虎。讙然以神爲靈。嘻。使神情露也。其當免於身乎。永新馮貢寶爲予言。貢寶、名進士鼠翁子。其言當不妄。記之。

詩

簡吳山長

先生天下士。蚤自浙將翁。官卑道猶屈。家破坐詩窮。秋林蕭蕭雨。春浦躍魚風。盡是相思處。如何學燕鴻。

清夜

羈志苦清夜。奈此強虛嬰。反側不能寐。稍寐忽成驚。疏櫺生流素。恍疑曙光升。起行盼層霄。月華流空明。繁露方漾漾。嘉樹尙冥冥。曳履步庭除。東西錯縱橫。寥落直至旦。飄吞嗟何營。

遊覽雜賦三首

輕舟疾於馬。蕩此術落蝶。但見山西行。不知舟東移。汀花競相迎。欲折隔漣漪。亭亭思美人。泯泯忘世機。多情有白鳥。先後掠人飛。

別後不見山。比昔山加長。林陰沒鳥影。巖壁答人響。蘚色青染足。藥花大如掌。跬徑已盤百。石屏始開爽。獨笑睨府姜。古今一俯仰。

幽崖不知日。濕氣晴猶重。苔列無文錢。隨陰貫寒洞。發螮破玄竇。萬象爭迎送。磴危石欲墜。要走山如動。思招幽鳥下。驚飛墜新莽。

次黃侍講贈陳彥初詩韻

憶昔遊虎林。年壯已非冠。旅食嗟酸辛。敢望諸侯傳。提衿肘已露。納履踵成穿。甘從原思貧。恥學毛遂薦。羣君丹邱生。文采超衆彥。精魄更嶄巖。鵬展垂天翮。每逢雞浮春。含笑解貂換。列飲杏花陰。吹笛佈霓獻。微酣雙耳熱。談識尉瑩見。弘深劇王嶺。險詭雜神幻。諧月或起舞。留連過夜半。恆思酒星臨。手不離醆散。忽騎東海鯨。歸發赤城飯。于時海大魚。鼓鬣正猖悍。颶風挾洪濤。蹀沒無涯岸。手操丈二矛。欲刺忘身殘。招麾集萃漁。屏食待東旦。更陳靖海策。衍袖書一卷。大言驚衆聽。讀者洽背汗。九閽不可通。志士徒振腕。因作山水遊。所幸腳力健。酒縱七家籤。詩囊五采爛。走馬過鄂郊。看花入荊甸。靜餘雨霽籠。雙鷗傷一箭。湘流去洗耳。杳不聞治亂。自余湖陂別。久矣蹤跡判。秦淮訖再聚。何異篋得線。示我諸舊篇。令人憶東觀。襄陽耆舊亡。文閣白日晏。要之如般雍。夙夜宜綣綣。

出門辭爲蘇鵾賦

憶昔出門時。煢魂不相依。亂行忘戶庭。欲東卻從西。升堂拜嚴父。鶴髮七十餘。欲語不成語。涕下如綆縻。老妻哭中閨。半世嘆分違。孰意垂白後。亦復不同棲。衰病入骨髓。一命僅若絲。不知若還日。能有相見期。爭如林下鳥。反得隨若之。不忍出門別。難禁君去時。言已咽就楫。見者皆歔欷。流宕擁抱情。悽涼亦如悲。瘦女倚庭前。含涓裝袷裙。東風尙苦寒。凜凜中人肌。顧耶弄自覺。以慰兒女思。三孫拜馬前。頭角何嶷嶷。大者始十齡。小者猶孩提。伯仲似解事。欲泣竊慘悽。季也最可憐。頓足放聲啼。我欲同翁去。明日同翁歸。古人縱無腸。對此能自持。二兒相送行。直至雙溪湄。泪眼似井水。源源流弗虧。舟師催棹發。丁寧且遲遲。我父去終夫。幸得緩斯須。于時天漸晴。密雪舉花飛。山林盡變幻。白玉爲樹枝。觸寒侵肌骨。兄弟爭來衣。但得到睦州。不敢再相隨。強顏麾斥去。掩泣立沙坻。盤回過前岡。跂立猶不移。我時情懷惡。有目何能窺。余入篷底臥。冥然付無知。同行堅慰解。沽酒買紅魚。酒飲未終觴。酩酊已如泥。至重在天倫。誰寧不念茲。無誕澀離別。此語非人爲。況我志丘壑。豈欲阨路歧。但願身強健。定得返故廬。長幼聚一筵。春酌爲壽卮。重賡考槃詠。勿惜出門辭。

和劉伯溫秋懷韻十四首（首中與此韻叶，劉康與五首）

織女顏如花，身有椒蘭氣。胡爲素風生，白草同顦顇。金鬢委鬟雲，愁容怯新媚。黃金固云貴，鑄形難鑄淚。
已矣復何言，榮名本非說。

麗人韓伯鸞，弄簫吹紫鸞。一吹泂芝長，再吹翠雲寒。紅日長不死，何殊芳歲闌。常乘雙鹿車，遨遊三素端。
有時念下土，臨風動哀歎。

淡川泉聲疏，不淡川乃塞。鬈龐漏發明，弗鬈坐深黑。誠此愈自愧，空負軀七尺。近方學心齋，萬動一時寂。
面對大關山，終日如賓客。默默兩無言，嚴姿澹疑夕。

我家潛溪曲，正面溪上山。採桂作闌檻，文杏爲重關。新栽二尺松，蕤蕤雜黃菅。白鶴寄書來，問我何當還。
移之萬仞間，瘦骨撑屛顏。

送劉贊府之官都昌五十韻

都昌古鄱陽，舊號爲江國。右拒落星灣，左傍彭蠡澤。巖霏朝散績，川氣時眩白。居然風氣會，生聚密如織。
名區列象犀，高樓發簫鼗。酒帘杏花園，漁市蘋洲柵。盛極理必衰，楚氛忽陵斥。連雲六千家，一炬半天赤。
積屍成坡陀，流血凝洚澤。慼慼髑髏語，多在風雨夕。今來蹈理復，盡出將軍力。廟堂遣良令，劉茅辨街陌。
生來四五稔，是惡王喬舃。日出綰銅章，瞳目銷岑閴。棘辛瘦如竹，見人猶辟易。似聞庭除間，夜有黑虎跡。
又煩劉贊府，共樹懷柔績。定知灰籥應，豈假龜墨食。贊府實奇才，不用嫌如戟。玉立偉丈夫，見者改顏色。
文字五千卷，腸胃幾充塞。擒辭奪春花，豔豔美堪摘。吟酣或揮翰，龍蛇出肘腋。陰崖助變化，淒厲意慘黑。
人謗勝瑣璅，自謂聊戲劇。兼攻刑法家，儒術共緣飾。應能不負丞，奇略肥民瘠。墻陰或藝桑，中丁皆橡械。
勿羨湖經臺，舉脊登山屐。可憐廉樂公，卻類彌天釋。勿升元辰山，夫踏馬蹄石。井邊白草秋，昔鳥書難覓。
勿棲五柳館，猶見元亮宅。仕隱各有心，忘世非良則。當如陳大夫，樹敗蘇民厄。令名垂無窮，晴波共洋溢。
我辭圃疏厮，君子宜慎擇。時當九月交，涼氣壓離席。黃花如窺人，嘴蛩似留客。新醪倚金腴，甘膩拍瑠液。
飲餘志慷慨，狂語忘岸幘。執手立沙頭，欲別親還戚。願予誠經懲，頗有書傳癖。造文應時需，不異階償役。
扼吭捻左袪，文志在必得。每藉翰墨潤，粲粲有精魄。西風片帆張，遽作千里隔。倉皇車折輪，頓沛禽鎩翮。
不知孤月夜，何人破愁寂。儻有尺素書，早寄凌風翼。

秦宮謠

華廊斜行籟春柱，內家舉得涼州舞。九枝燈死月色昏，猶記君王夢中語。玉坊小兒騎駿馬，翠蛾綵女闘
花鴉。御路泥深籠從過，小隊黃衣四十人。

畫樓歌

畫樓般般貯白嬌，紫騮行春楊柳橋。手中鸚鵡酒盞翻，連環帶解口脂消。黑甲西來若風雨，踏成一片撫
情土。白日未落絕行塵，瓜洲渡頭鬼嘯人。

春夜辭

女龍潛雲香雨膩，輕黃惹柳涼晞脆。鬢絲不繫軟風痕，白玉鸞釵分兩翅。桃花月下朱門魚，鑰不眠長
鎖春。芳魂行遍秦川道，百子堂空無一人。更深不耐山鳥哭，擁管調絲作新曲。天海風濤夜不收，龍頭吐
漿割春綠。上元不省錦字書，守宮誰復問巴西。紺階但種相思子，只出青青連理枝。

紫騂公子行

紫騂公子五花驄，蛇矛犀甲八扎弓。黃昏銜入北營去，袞袞流星天上紅。十萬雄兵若秋隼，千錢行酒須
臾盡。太白在天今歲高，千旄指處行豁粉。涼州白騎少年兒，紫綳應褁來似龍。鴉翎羽箭始一發，射鵰不
翅牛尾貍。紫騂紫騂勇無比，愧殺生兒諸婦女。當年冠劍圖麒麟，何竹三月異今人。

越歌（約楊推官同賦八首）

勸郎莫食鑑湖魚，勸郎莫棄別時衣。湖中鯉魚好寄信，別時衣有萬條絲。
戀郎思郎非一朝，好似幷州花剪刀。一股在南一股北，幾時裁得合歡袍。
越王臺下是儂家，一尺龍梭學織紗。願郎莫栽梨子樹，遮卻房前夜合花。
溪頭送郎上闌舟，獨宿春風燕子樓。溪水有時乾到底，不如儂淚四時流。
阿儂羞殺黃帽郎，桂舟蕩櫂蕊中藏。蘆竹生花秋滿地，欋歌幾動便尋擲。
粉痕[illegible][illegible]逕春羅，郎似芭蕉儂似荷。荷葉團個暎蓮蕊，不比芭蕉紋路多。
爲郎有意織羅裳，繡成花鳥好文章。黃昏含愁不敢剪，只恐分開雙鳳凰。
春望山頭松百株，若耶溪裏好黃魚。黃魚上得青松樹，阿儂始是棄郎時。

雜體二首

溫溫荊山玉，刻作瑞世麟。鏤以補袞絲，相期佩君身。君身享遐齡，四海歸至仁。峨峨九天上，虎豹爲守閽。
惜哉不得獻，與之以文茵。

英英匣中劍，三尺秋水明。上有七星文，時作龍夜鳴。鑄此雙雌雄，云是歐冶生。鷄精久不施，繡澁玄痂成。
願借亦鳳雛，銜上白玉京。爲國斬佞臣，坐見泰階平。

擬古二首

明星夜生角，遠倚紫垣中。四國仰照耀，寶劍出秋空。一朝化爲石，下與沙礫同。牛羊或踐履，幾辱到兒童。
位高知身危，退藏保其終。

秋蟬嗜枯枝，朝夕飲風露。豈無百蟲食，政以廉潔故。黃昏鳴聲悲，似欲有所訴。不受丹鳥知，反逢螳螂怒。
微身亦何辭，吾能改其度。

蘭花篇（延祐戊午年賦，時予始九歲，蓋笑蕊詩而此特以幼作存，今復錄之）

陽和煦九畹，晴芬溢青蘭。清菱發玄踏，幽藹凝紫梲。綠羅托芳鄰，白谷揭高寒。玄聖未成調，湘纍久長嘆。
葳蕤雖外蔽，貞潔終能完。豈知生平心，卒獲君子觀。雜以青瑤芝，承以白玉盤。嚴風曉方虐，清露夜初溥。
此時不見知，騁羅混荒菅。春風桃杏華，爛若霞綺攢。徒媚夸毗子，千金買歌歡。乘之不彼即，要使中心安。

題結燉人佩把玩日忘餐

游涇川水西寺簡葉八宣慰劉七都事章卞二元帥

水陸行兼旬。招搖月如醉。筋弛遂莫支。神凝但思睡。若非游名山。曷以豁幽閉。涇川名洪縣。寶勝標唐寺。
一往情已堅。百閟思轉熾。大川阻鴻溪。怒濤寫滂濞。勞搖號夫諸。昏瀑舞魍魅。小舟劣容坐。大險曾不避。
中流震撼激。性命豪髮計。斂股不容搖。屏息恆獨惴。良久幸登陸。寸步懷千畏。盤回行隴畦。茫眩失溝遂。
翳趾候劍石。□寇排戟莿。身入青玉林。一白點翠翠。道過桓蕃祠。古□撐幽邃。青紅閃眩鬼。神鬼錯飛墜。
忠精嬋白虹。直欲□天地。與禮在所旌。尸祝宜崇應。勅書從天來。猶勒崇寧字。象賢恨非古。怠醜褻神器。
南風散林薄。吹落英雄淚。俛仰感微衷。蛇行復西逝。委移履上方。滿目但檻翳。云何黃糵監。不敢懂攸集。
臥鍾蝕陰苔。孤塔掛晴荔。大雄兒率還。真應天台萃。木魚午停聲。林颸晴出戲。殘僧五六輩。襪衲裹山棣。
奔趨失纏渠。面目劇芒刺。別有白髮師。野鶴矯異身。披伽黎衣。云識謝宣裔。揖客入邃筵。從容語非易。
呼童攜竹簽。為我出芳餌。溪毛糝白蓋。芝髓裹紅蔵。孳羞未終薦。三爵了不識。湯餅銀絲嫩。閩舜雲濤試。
復出新篇什。自謂宗洪魏。規燈鶩秀婆。鋪落麒麟闠。似將三昧力。幻出千蓮麗。有時氣雄拔。欲華三軍帥。
西取月氏頭。北斷堅昆臂。誰知變世心。盡寫滄江涕。緇衣何如斯。蟬冠當不愧。少焉出楸局。於負蜷與禁。
雌雄將勢分。搖白如鼎沸。分甘東野拜。難續西林志。長嘯出山來。荒雲密如霧。歸宿山縣中。窮愁復相滯。
粗絕諸儻儻。溯激良朋忌。褰衣步明月。髮極不思寐。憶昔山林居。豈識道途累。崖色夫容開。洞水冰縢賦。
濕龍學人吟。夜猿呼鵠淚。梁嵐旣可餐。釣渚鮮堪薦。負此清勝姿。奈何心不悴。所幸二三友。酸鹹同所嗜。
鉤鉀抉神扃。探玄發天秘。雖於嘯笑間。亦足洗塵翳。此生已任運。身不隨所值。敬亭在望睛。行行勿遲暨。

次劉經歷韻

先生勁氣類松柏。歷倒柔脆千萬殷。發為人文炳於雷。視瞿養衢翠鷸。使令儲歸玉堂署。天子左右宣黃麻。如何搖絕東海上。使乘夕光發晨霞。一朝闌冠掠鄉部。蜂蟻蟻隊來無涯。先生仗劍募驍壯。帶甲十萬人無譁。旗幟精明刀戟銳。欲戮封豕連長蛇。灼山烙澤絕樵爨。奔迸不翅逃置罝。火光照耀天地赤。支骸撐柱隨妖蝦。鴻勛垂成事或變。志士扼腕徒吞嗟。邇來漂寄在道路。東西不定如桃查。營乖衛逆結痞痛。攻擊腰胠將侵臍。洗疏滌洩憒濁來。許擣藥來隨遮。餌湯雖冶燉瞬劑。鍛洗且欠生發芽。況逢炎蒸醞急雨。大風挾勢飛黃沙。山漫延欲接銀漢。河漲定可浮星查。空堂悲坐發孤咏。風雨欲闖離騷家。豈惟草堂詩止瘧。妙句亦可蘇瘵痲。懸燈疾讀但吐舌。不是胯鱗相撳呀。文場自合推第一。俯視諸子百倍賒。黃鐘大呂正醇懋。桑間濮上誰蛙哇。渾德謳下暫狡獪。莫忘舊種瑤池花。鉥肝劌腎竟無益。不如養性袪陰邪。他時紫府或有召。會駕五色麒麟車。

思春辭 丙申春作

美人別我城南去。幾見樓頭涼月生。南浦洗晉尋素鯉。東風將恨與新鸎。丁香枝上同心結。九曲燈前白髮明。花試芳魂隨夢夢。草移愁色上簾旌。物華半老燕脂苑。春影輕籠翡翠城。歌扇但疑遮月面。舞衫猶

記倚雲箏。因彈別鶴心如剪。為妒文鴛繡帳成。宵燭不啼偏有淚。湘桃無語自多情。岩前樹密晨烏集。江北潮回暮渚平。幸有夢中能暴首。喚醒恨殺短簷聲。

行路難 丙戌秋作

箭輿向江行。十步四三曲。日落天漸昏。棲止憐不夙。有如喪家狗。望望共奔逐。遙見淵渚邊。凋楊失新綠。
一室小如舟。偶值酒新熟。主翁面如鬼。行步苦孑亍。延坐白木牀。發問極羞縮。百錢買一斗。聊詫先生腹。
執觴未及飲。所視甚怪促。吊吊船上丁。頭纏布一幅。兩脛赤如染。佚食類饑鵠。忽然來共席。迫我汗如沐。
棄酒出倚圈。遠吸江上澳。青山向我笑。不識意良足。居常務禮致。今此毋乃俗。少時兒輩徒。幾欲塞破屋。
噫嚱吾首使。醜惡難具錄。生平見未曾。五臟為反覆。噬日久不語。情思殊隘蹙。晚入一窮臥。藁秸紛不束。
瓦穿星似篩。壁壞風如鏃。水車貼四畔。轉足礙輪軸。解裝暫一息。何異樹下宿。凌晨出門去。軒豁勞退瞩。
遠嶺收片雲。前汀落雙鶩。即景政自佳。撫懷欲成哭。天地雖無私。人事有倚伏。莫觀蟻坑穴。祖席為鑊餗。
休嗟行路難。羊腸乃平陸。

豔陽詞 三首 效唐人體

南國家人玉作腰。鬧裝香帶斬新雕。醉騎寶馬踏青去。斷入城東第四橋。
九子金鈴出九龍。流蘇雜綵壓芙蓉。東風不管花無力。吹滿昭陽第一宮。
幾番花信逐時深。諸柘新芻酒正甜。莫道曉風猶料峭。內家新賜卻寒簾。

寄別

別來虎豆又生芽。尚在揚州買酒家。醉後猖狂應不減。起枯花彈打鳴鴉。

哭鄭僉事

忽見青苦裴綉衣。西湖風急旅魂悲。紫髯半臂今猶在。免學歐陽寫恨辭。

憶知

春風行樂且年年。勿使遊塵上五絃。燕子堂前多舊土。莫栽黃糵只栽蓮。

天姿謠行

任生素葉居京邸。僮姿指千百馬牛。文軒綵閣插雲上。脆管緊弦邀客留。閒時好把道書讀。日嘆湯餅無時休。一朝陰厥忽仆地。六脈隱約如蝦游。移時開眼拂衣起。喜氣入面輕黃浮。自言怳悅有奇遇。不翅乘耕觀十洲。初逢一身臥窟骻。手足低劲無寸柔。大神持刀剖心腹。洞見十二仙家樓。紅光眩眼視閃爍。後先櫳戶皆朱綠。絳衣女子導以入。手執幢節懸銀旒。入宮升殿謁女主。美隨可使春花愁。鷺鷥皋帶珮玉王。芙蓉仍插金搔頭。五明扇遮九龍座。珍珠簾掛珊瑚鉤。分班就坐未及語。有勅太官催進羞。須臾水陸遞交錯。玉盤犀箸雕堆紅虯。女樂曲闋次第舉。搊箏彈瑟鳴箜篌。燕龍瑤階月初轉。餘情不斷重含鉤。紫州小姑避饑別。陽春一曲調新謳。隱語作聲忽驚覺。卻祇人世真蜉蝣。若非名登九天籍。安得俗骨塵雷。室中宴坐絕葷血。扃鐍不許他人抽。或為妍媸或異類。水禽山雀爭啁啾。如斯歲發至六七。猶恐渦遠難

冥搜．家人共怪狐鬼城．捉來出卜城南頭．巫醫迭進獻方技．何異白石江水投．相里先生來自陝．纖目入
發揚於秋．腰懸藥壺大如斗．吐言使發冰生喉．且云餅中天麥毒．陰氣不決爲人尤．必須陽精可制勝．驅
逐惡癘誅陰酋．嵩嶽丹砂我獨得．迎陽揭耿光油油．便宜虛服和爲液．袪疾有同鷹脫鞲．三齋七戒始敢
服．服後所見非前儔．侍臣朱裳多故態．執樂不作含深憂．再服戶楹皆變白．素衣對泣聲咿嚶．三服宮闈
欲且側．左右紛亂如鶩鷗．女主戎裝急奔竄．上車聯鑣行荒陬．迅霆一聲前殿火．虎餘四射森戈矛．自茲
神觀漸復倍．方與人事通綢繆．嗚呼我人最爲貴．一爲病惑忘身謀．孰知無病亦顛倒．沈蝕聲利甘拘囚．
紛紛自甘泥入鬼．老死竟不分薰蕕．當持六經鍊爲藥．盡拯天下蒼生瘳．

義俠歌 效白樂天體

德興董國度．其字爲元卿．宣和與進士．籍籍多文聲．初調膠水簿．其地近東溟．笈日別母妻．匹馬赴驛程．
居官未一歲．金人忽渝盟．中原相繼陷．無由遂歸耕．辦天乏羽翼．俯首走伶俜．流寓逆旅氏．更變姓與名．
逆旅睥睨孤．買姬奉使令．姬性多黠慧．姿色更娉婷．惻然憐卿貧．挈挈學經營．鑿石作瓦礎．市驢使旋縈．
粉麥白如玉．貿易入南城．從此日優裕．寒谷化春坰．新居巧締搆．高樓聳朱甍．陌阡接東西．秋風熟香秔．
開尊醉花月．絃管雜匏笙．卿終不自樂．歎息或涕零．是姬敬問之．豈妾無異能．家事不牢落．胡爲日怦怦．
卿曰爾不知．我實爲南氓．家有鶴髮親．無從問死生．念此心欲折．夢魂亦縈縈．姬言我伯氏．義俠天下稱．
卿胡不早言．俾卿得歸寧．未幾有奇客．軒然過門庭．虬髯赬玉面．九尺長身形．高騎紫騮馬．好似讚誰嬰．
下馬入門坐．氣象猶生獰．揖卿使卿拜．此乃妾之兄．呼酒剌羊豕．開燕羅兕觥．酣飲直至夜．月影移前楹．
姬起屬前事．鄭重語加精．是時金人令．南官不自鳴．便差縣官縛．籍街受極刑．卿因諱其說．躑躅弗能勝．
客乃衛髯怒．責卿何不誠．我以女弟故．冒禁挾子征．卿胡反致疑．視我爲兒傖．急取告身來．庶幾足依憑．
不然禍赴官．命與鬼籙爭．卿懼不敢喘．有言一一聽．客去甫一日．控馬來相迎．命姬欲共往．姬謂幸少停．
卿先隨兄去．不必悵戚惸．妾有自製袍．贈卿意盈盈．兄或持金贈．示之辭弗承．倉黃別嶮道．有涕如懸綆．
疾馳至之二．海舟在水橫．客令卿前登．迅速類建瓴．舟人敬且畏．一如事神明．未渴秦馬逋．未饑具羊羹．
財方達南岸．客已在旗亭．勺酒對卿飲．論言極崇徵．縣陳太夫人．年已近耄齡．亦手得返國．何以娛其情．
黃金二伯兩．卿當貢諸籯．卿謝不敢受．客竟委之行．卿追至門外．舉袍若懸旌．客賺且大笑．吾妹實豪英．
吾事未能了．有懷當再傾．卿歸拜慈母．慈母惕然驚．意謂從天降．穩若仙人軿．南北望已絕．音耗無由傾．
今辰得再見．死草再發榮．喜極繼以泣．淚下猶寶寶．妻兒亦亡恙．一一列前庭．更闢其敝衣．獄花上青燈．
取袍當戶看．袍縫爛然赬．皆金箔中貯．碎若剪鳳翎．踰年客果至．攜姬重合并．鄉人競來觀．皆曰見未曾．
朝廷錄卿官．添差尉宜興．卿妻曰兮氏．性妬仍驕矜．遇姬多亡狀．禁擯如凍蠅．甚或加箠掠．人謂了不懲．
卿力弗能制．自甚若沈酲．姬因不告去．飄若風火升．吾聞古義俠．史冊每足徵．受恩能盡死．義重身則輕．
未必識詩傳．文華譔品量．姊爲名進士．豈不讀典經．奈何負恩義．大家羞爲朋．追述義俠歌．讀者當服膺．

秋夜與子充論文退而賦詩一首因簡子充并寄胡教授仲申

太虛之氣隨物形．天聲地聲由此生．小或鏦錚吼河海．大將飄搏旋風霆．天輪膠戾神鬼戰．地軸挺拔蛟
龍爭．幽目洼汙各異奏．影沙磬石咸齊鳴．遂功闔闢司至理．于喁徐疾緣天成．孰言塊孔妙不測．兩間可
配人爲靈．藏首栽趺上下位．有竅列府山河縈．肺爲金官號鐘磬．發聲從氣從孩嬰．自茲人音極高變．出
無入有誠難名．嗟噫叱吒洩忿懥．歔呼號嗷攄幽情．吻牙喉舌齊清濁．徵羽宮商分重輕．殊方雖假象胥
譯．至道不與人偕并．尼丘降神繼堯聖．因聲爲教文諸經．研窮陰陽序政事．吟咏情性臻和平．節文儼謹
名分正．假象植義昭天明．玄黃無言望人代．建中立極綏羣萌．奠安海嶽使效職．洗滌日月開重冥．頹嗚
機動乎應速．風聲所被來頻仍．宋齊委衛既蕩淪．蔡陳秦楚尤寥蒸．攙呼其股造幽奧．祗排衆論歸崇谹．
太和融精盡浩平．物無疵癘玄休凝．杳境迹無驛聲遠．人懸私智先先登．鉤簾操闔勢傾軋．堅白同異時
鞠鞭．黃老玄虛涉溟涬．刑名慘覈紛崢嶸．九家狂流不可遏．逃雜強欲齊東瀛．閭云何蠶或害教．尚駭所
學爲驕騰．狂秦以降逮劉氏．不翅枯槁隨風行．黃茅白葦睹一色．編貝聯珠誇九能．班揚收馬亦豪邁．竟
踢下俗高難升．六代騈枝與儷葉．氣凘辭弱猶驕矜．更唐歷宋非不盛．往之六藝終難勝．要知聲本有衰
歇．以致學步多跆蹶．人文本爲載道具．次則紀事垂千齡．雖其功用特擴隔．不應凋水非淵冰．雞吉播告
出丹鳳．兵檄驅布飛紅星．金匱石室叢狐筆．戎功駿烈燕然銘．入室登歌侑饋樂．和鉚能讚宜牲盟．章疏
補天非鍊石．謨辨保國踰長城．膏潤自足配霖雨．和協更可同韶笙．當其操觚欲鼓勇．收視返聽探玄精．
游魚中鉤曳深沚．鉅獸投穽離叢坰．斯須朝崖變夕谷．惚恍西海爲東陵．精神所至萬物偪．臺箭亭毒縱
復橫．蛗醇狛邦見鼎鼎．冲雅高辛陳五韺．渾圓盾應振逸響．繇麗鶬雀梳文翩．巖森五刑布秋肅．華潤百
卉合春榮．勁如韓彭將貔虎．仰揭斗柄應機捨．豔如長楊較羽獵．裊府負羽驅戀旋．高排霄漢跨箕尾．呼
噏沆瀣游太清．未幾直躋九淵底．察之無跡聞無聲．幽入陰宮作鬼語．祕怪詼詭難爲聽．劃然大明燎於
火．景曜所爍流爲瓊．似茲妙斡造化軸．可以小技相譏評．金石雖堅有銷泐．文光亘古常晶熒．但疑拙工
不知變．欲就郊衢施鼎鐺．揖讓周還固有節．其如繇範非法程．予從卿角業文史．意畏曉悍摧強勍．上師
姬孔爲袞父．下覷遷固猶諸兒．嬰弓射侯在正鵠．路馬在御懸游纓．溫溫賦被蟠結繳．嫭嫭寒屯生青萍．
有時擷辭逃奇崛．執如屋上人建瓴．注答直瀉絕留礙．不假藻泳爲泓渟．應知教本乃末務．且咤彪外山
中卿．年來慼叜劇芒刺．流汗浹背顏文頳．如何寘身伏檐攏．乃能抗志凌嶢崢．閟宮詩廟須巨木．梁桷楚
黯徒微聲．聲之出聲有鉦鐃．大塊噫氣真鏗鎗．蛙鳴蟬噪雜鼓吹．人耳雖覺成嚶嚶．天人之間或有愧．何
異冠服裝猩猩．通江上月素珠吐．嘉樹蔣榮叢龍鸞．維時萬籟一時寂．耿耿銀河涵玉繩．華川先生起我
懶．搴衣踏月行空庭．揚今權古縱謔娀．抽關啓鑰成擲寠．先生文章正用世．殷然周誥方爭衡．知深同擁
管塤后．交固未數金石貞．念斯機轉不成寐．吟聲在吻號若蠅．酸寒何或類自謫．馳未必東韓絳．故人
守官在姑蔑．學林老虎文譎皷．三年不見寿籽譬．夢魂時逐晨風征．何時共宿若今夕．重把肝膽敲勍顫．

億與劉伯溫章三益葉景淵三君子同上江表五六年間人事離合不齊而景淵已作土中人矣慨
然有賦

我歌何太苦。觸事增百憂。憶離溪上舍。久客來東樓。鉤經語袞袞。鋒劍光油油。玉簫作奇祟。六藝爲傑仇。
掙眸眩鬢鬚。秋骨束寒籌。取憎鬼亦唾。出謁人誰謀。有美濟時彥。來自處士州。金鏗擊白液。玉瑱含黃流。
長山閉瑞雁。嶠瀨仿維舟。雨花掠蹊竇。風箭向人愁。冒險前至敘。計程幾經鄰。盤渦結層穴。敧石排蛇矛。
晴陵起魑魅。灌木嘯鵂鶹。川靈肯逗曉。城霧白凝秋。貫躅訪閭里。仙蹤索浮邱。鳥歸就神下。綺席微黃謳。
穎濱所謫宦。績溪倚荒陬。叢祠尙鼓鼛。苦碣猶蛟虬。摩挲未及讀。行邁焉能留。隨山轉巒嶠。滿目只梧楸。
淳原當日盛。徒觀迹雲稠。兵餘有遺構。星分如碎裘。徘徊望巡邑。迤邐驅晨輈。狹徑橫黑幘。荒茅飛白毬。
聚落耿寒燒。還山巢禿鷲。百里一盧舍。平沙千髑髏。穴腹捋鑾鼎。掬溪嘶乾喉。天才或弔白。詩納遠逢休。
感慨每東望。盤回且西遊。層樓眺疊嶂。隨水尋宛句。紅綠毯方畝。木瓜醞新芻。風流憶江謝。文藻勝枚鄒。
落日慘平蕪。悲風吟古湫。三湖沙空闊。一櫂成窮搜。蒼茫日月落。震盪乾坤浮。水落近成浦。沙屯遠爲洲。
網師出文蟹。與客嘲鷗鷖。塗經華林岸。地接秦淮溝。窮塔乾天秀。列廛布城周。河山互聯絡。龍虎相雄遒。
鬱葱金焰發。瀲灧虹光抽。煙岑壓臺殿。劍鳥集公侯。泮宮共一碣。江樹鬪鳴鳩。鍾阜足游衍。誰謂更淹猶。
談鋒逃王葯。政柄分藏劉。淬文礪戈戟。博古陳罍卣。合抱集魚鷹。雙履鏘琅球。桂窗足每跳。花日首多囚。
賭棋或握槊。剖酒夜投鉤。下關避沈醋。抵掌爭嘲咻。一旦分客袂。三年感燎揫。剖符洪都郡。瞻雲脊嶺頭。
晨星遂落落。宵夢長悠悠。懷生憫契闊。悼死隔明幽。惡懷不可抑。衰謝何能收。牛鼎傷折足。羽旌恨無斿。
此生幾冠屨。兩間寄蜉蝣。宣尼嘆逝水。漆園嗟懸疣。天德在所務。人役將焉酬。矧當肅秋氣。正佐酣商颸。
紫髮他丹液。黃鬚苞金甌。得酒且自喜。鋼情欲誰讎。牀頭有周易。歸去推剛柔。

畫山水圖歌

還山嗣翠宮眉彎。一江橫遶羅帶環。沙磯互作犬牙入。水痕初落猶斑斑。漁舟三兩自何處。後先撐出蘆花灣。解網得魚長尺半。沽酒踏破荒烟殘。西南冥茫見樓閣。朱碧隱現青雲端。不知神仙何洞府。但見白道屈折蛟蛇蟠。月明如霜夜將午。定有笙鶴來瑤壇。松間靜坐誰氏子。羊裘棲隱逍遙冠。豈非東蒙山中舊隱士。面目猶帶河朔風塵顏。黃庭嬾讀倚衡袖。仰視松葉秋翻翻。我生素有山水癖。向之不覺開心顏。恍如西上野川灘。臥聽灘水流潺湲。又如東對仙華山。青天飛下千巑岏。巖崖藏陰凝太素。寶泉濺沫排空寒。便將此地窮天慳。青鞋布襪恢躋攀。蓮花五色猶未吐。雲明夜照如神丹。人言絕頂有風穴。高人若昇天旻旻。天旻旻兮氣盤盤。融作玉液從空溥。服之龜鶴共長久。一任人寰日月雙跳丸。白石爲我梳仙髮。髮變成鸞我開瓊關。吁嗟乎吾將終老山之間。吁嗟乎吾將終老山之間。

送陳彥正教授之官當州

我懷深島君。燦爛雙碧目。騎麟執春秋。從頭細讞鞫。傳述及殳評。法惰無委曲。肯隨三傳後。是非互傾覆。
更從漢專門。一經雙髮禿。牙籤三萬卷。過眼不再讀。精華盡成髓。豐膚無不燭。一物苟不知。便類車脫轂。
本根既碩茂。柯條遂芬郁。大肆文章手。直壓百怪伏。鋒鋩麒麟車。登載珠萬斛。五色鳳皇翎。光耀映簡牘。
收貯篋笥中。寶氣尙可掬。至今空山阪。似聞鬼夜哭。當時入室者。陳子最神速。君時見子來。謂是新生犢。

健捷類獅象。有手難加梏。見君復呼子。誨言甚諄復。六經汝甲胄。四子汝劍鏃。濂洛汝金鼓。武夷汝臺纛。
汝將汝心宮。汝戰汝邪欲。子即受命還。建起豹尾纛。城池堅如鐵。寇來不得觸。如此四三年。溫若于闐玉。
唯於進學銳。勇赴在一蹴。澹然水雲心。不受世羈束。公向神泉山。依巖縛茅屋。拄頰數冥鴻。擷芳食羣鹿。
終然薜蘿衣。莫蔽錦繡服。石門碧作山。怒瀉千丈瀑。覓眼與灝耳。雄特類獄瀆。子寄往其中。坐候碧桃熟。
柯崙與嚴瀨。天下號奇矚。星河羊裘軒。黑白紋楸局。或追隱者操。或受真人籙。嗒然竟忘歸。不記南浦軸。
龍興大江西。豐城乃支局。霹靂君子林。中藏萬鴻鵠。子今挾書行。有志當灌沃。英英我杞梓。芃芃我棫樸。
菁菁我莪菉。一一思樂育。須使彝鄰風。染衛荊楚俗。振衣別我去。我有再三祝。子如宛馬駒。未得飽芻粟。
方歎當見憐。使縱千里足。子如緱山鶴。六翮匏羞縮。仙人一下來。雲笙恣馳逐。子材有如此。不久當食肉。
豈如曉曉徒。長困左右逐。祝龍更浩歌。歌意殊局促。秖爲良朋行。使我秋影獨。寥寥風雨夜。燈花尙堪卜。

予奉詔總裁元史。故人操公琬實與纂修。尋以病歸。作詩序舊

憶昔試藝時。年丁二十九。不諳精與粗。運筆若揮帚。欲盡王荊言。自貢直與酉。於時有操君。許予乃其友。
同自鄱陽來。懷玉期一售。風雅別正變。卦畫參奇偶。見者稱雙璧。光芒射腿牖。及至淡墨題。氏名列某某。
果符人所占。二榜皆冠首。顧予坎懍姿。廿在孫山後。有司非冬烘。懸鑑定妍醜。終朝采苢藚。雖可況稂莠。
盎盎羅利江。顏色綠勝酒。忽然潮汐生。龍虎共吟吼。買舟踏澎湃。共折江頭柳。別歸金華山。幸有雲半畝。
結茅裍之阿。敢曰松桂誘。尋鶴陟欹磴。避人下關牡。外物絕他槃。中扃森獨守。紬繹六藝學。庶以托不朽。
奈何荊楚間。妖氣夜衝斗。蔓延浙河東。無地不深蹂。帕額手執刀。騎馬向林藪。殺戮何忍聞。流毒到雞狗。
華然一命存。微賤不敢韭。猶攜舊書囊。逸逸藏星走。許子忽相逢。短褐不掩肘。涕下如綆縻。容枯類鼠叟。
稍稍敘離合。即問君安否。云君兵燹餘。充腸乏藜糗。念君五內熱。談說不容口。何時執兩翅。插經趨左右。
大明麗中天。流光照九有。僭亂皆削平。清淨無纖垢。垂衣坐法宮。充耳施纊黈。湛恩極蕃論。天地同高厚。
羣臣再拜跪。爲上萬年壽。帝曰元有史。是非尙紛糅。苟不亟刊修。何以示悠久。宜簡君穴臣。學識皆不苟。
袞斧嚴義例。執筆來聽受。使者行四方。持檄盡蒐取。非惟收羣髦。最欲尋黃耇。余時奉詔來。君亦至鐘阜。
一見雙眼明。不翅蒙發蔀。大啓金匱藏。一一共評剖。發凡及幽微。勝辨白與黝。柰何君有疾。客邪乎氣母。
偃臥木榻間。臟逆夜加嘔。醫言邪熱勝。良劑急攻掊。恨無延年術。玄霜和鬼臼。日念芝山青。親之若勁舅。
翩然賦式微。使我心如灸。傾敬車關轄。顛倒衫失紐。若何堪勞勞。吾誠甘負負。平生湖海情。臨岐忍分手。
官樓沽酒別。無錢更留綬。醉後雙耳熱。擊壺如擊缶。汀草漲綠波。川花破紅蕊。須記送君時。四月日丁丑。

送許時用還剡

尊酒都門外。孤帆水驛飛。青雲諸老盡。白髮幾人歸。風雨魚羨飯。烟霞鶴氅衣。因君動高興。予亦夢柴扉。

送編修張仲藻還家畢姻

少年歸娶奏金鑾。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奠雁。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椿堂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此詩見張宣青暘集附錄今誤入解留集）

題倪元鎭畊雲圖

若院留黃鶴，畊雲種紫芝，天下書讀盡，人間事不知。

題王允閭山齋

幽人宅一區，卜築在陽溪，鋼官聳蒼翠，白雲滅隱見，溪水抱村流，觸石成洄漩，鶴巢古松枝，魚唼殘花片，
潛景樂高閒，雅情任狂狷，山林是肥遯，軒車忘慕戀，心靜養長年，世榮儋饒屯，寄言謝通客，貴修逸民傳。

晚步青溪上

溪色涵青綠，溶漾正堪鑒，十步九遲辟，清芬襲肺肝，渚牙既峨峨，岸花亦粲粲，潔漪近宜狎，資鮪清可捫，
流念梁陳際，甲第繞其壝，南漪綺綬結，北津銅網緊，倒景淩寒曠，蒸氣凝鉛丹，有時作清遊，瀟灑輪軒紆，
泛舸盪朱紱，簪舃到蟬冠，荊僞逞妍曲，秦謳發清彈，唯恐懸象躔，不疑芳年單，繁華隨逝水，悄悸起哀歎，
黃鳥背人飛，變入華林園。

和胡古愚擬宮體

天上多春色，人間迴不同，花欄嬌豔殿，蕊過建章宮，雲旆繁被影，月扇姹含風，漪眄翠華近，紅日照盤龍。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二

通鑑綱目附釋序

新安子朱子既釋諸經，患史學失褒貶之義，無以示勸懲，親爲通鑑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著其目，凡例蓋一十九門，總一百三十又三條，凡下有月，日下有類，至詳且悉也。師淵遂據提要爲綱目五十九卷，朱子寘爲之審定，故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既成，流布四方，凡例則知者絕少，博學如王文憲公柏，僅竊一見於五十餘年之後，他固可知已。所以尹起莘之發明，劉友益之解書法，皆想像而爲之辭，徐而察焉，或有未慊於人心者。永嘉孔君克表，殊竊病焉，於是歷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未當者，皆備疏其綱之左，且中音義事證及名物度數之闕，亦不可不知，仍取史炤胡三省王幼學三家，會萃羣書而折衷之，通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附釋云。濂聞作史者實原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已。釋春秋者，不翅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尙可略之乎。司馬遷史記注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迨今猶未已也。況朱子上取法春秋，大經大法，皦如日星，文憲公至稱爲續經之作，其又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留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書之成，卷帙浩繁，不能無舛訛，李心傳謂唐肅宗時，直脫二年之事，武德八年以後，迄于天祐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爲尤多，蓋又不止乎此也。將師淵不暇察邪，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悉正之邪。孔君

尙有以刊定之，庶幾爲綱目之忠臣也歟。濂侍講禁林，孔君來爲脩撰，出以相示，濂爲之驚喜，且謂其書世決不可無，特爲序於首簡，彼綍騷性命箋奏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此其亦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五十五代孫，至正戊子進士，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爲巨擘云。

傳同虛咸遇詩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皇上御東皇閣，以畫寶齋科，失於文繁，詔朝天宮道士提點朱貞宗等纂修，以適厥中，而傳君同虛與焉。上既面授以裴撫之要，復賜之坐，設筵以宴享之，酒半酣，命賦嚴冬如春暖詩。同虛與鄧仲脩次第成，賜奏上前，龍顏大悅，且親御翰墨，成長句一首，內史宣示至再，既而留中不下，遂命各沈醉而退。同虛自念巖穴微臣，上承天日照臨光輝，赫絕誠千載之奇逢，乃自撰古律二十韻，以紀咸遇之盛，才華之士，欲躡步從而賡和之。同虛裒爲卷軸，以濂侍上左右，親覩其事，來徵序於首簡。濂聞道家者流，蓋出於古之史官，而其爲書，有黃帝君臣十篇，力牧二十二篇，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管子八十六篇，皆言治國之道，非但如老聃莊周之所談而已。故或者稱其術與浮屠所載者合，良不誣也。不然，漢之用蓋公，言何以致清靜無爲之治哉。齋科之行，寇謙之傳，特其法中之一事爾。欽惟聖皇垂拱法宮，凝神穆淸，方外之臣，屢蒙甄拔，上之所以遇下者，其禮甚渥。同虛感激奮勵，中心弗能忘，形之詠歌，纍纍不已，下之思報其上者，亦無所不用其情。猗歟盛哉。雖然，君臣之際如此，上之有望於同虛者，豈直齋科之文哉。同虛誠能以蓋公自期，使世之人咸知道家功用，足以濟世而安民，信爲偉丈夫矣。前所謂千載之奇逢者，實在於茲。同虛尙勗之哉。和詩者自鄧次字而下，凡十又三人云。

秦和劉氏先德錄序

惟劉姓出自祁，其後生子，有文在手，曰劉累，因以爲名。事夏孔甲爲御龍氏，子孫在商，更爲豕韋氏，又更爲唐氏，至周又更爲杜氏。杜氏生士蔿，爲士師，因官命氏，又更爲士氏。至晉士會入秦，雖復歸於晉，而子孫留秦者，遂稱劉累之名，別姓劉氏，此得姓之所由始，凡六更矣。自秦歷漢，世有其人，而劉氏蔓延于四方。其在今廬陵者，實出於發之後，蓋發生君寶，二十餘傳，始自長沙遷金陵。後唐天成間，復自金陵遷廬陵之泰和，圖譜之家可徵也。或謂從彭城徙建業，又徙西昌者，殆與所聞異辭。泰和之傳，況與兄雅弟茂，皆通文學，雅生俊，茂生光而絕。況生嵩、崧、岑、嵩、嶽，嵩生遜，遜生福，福生諒，諒生利濟、利宿、利館、利堅，遺胤日滋，分爲四巨族。宋自嘉祐壬寅至寶慶乙酉，一百六十四年中，舉進士者二十有二，自熙寧丙辰至寶祐丙戌，一百五十一年中，擢進士第者八，授經於庠序，或辟於州縣，遞遡相傳，以爲盛事，鄉邦之間，推故家文獻者，一則曰泰和劉氏，二則曰泰和劉氏云。況之七葉孫安尉宗回，思世系相傳久而或紊也，始重著譜圖一編，十二世孫貫陵令宜復增修之，十六世孫鍔復慮其未備，首詳其宗支，次表其世科，次輯其遺文，而名公卿之爲劉氏作者，亦頗解焉，通名曰先德錄。鍔之三子，龍、崧、楚，復旁搜曲採，俾可入編中者，悉贍附焉，亦可謂不忘其先者矣。崧與濂爲文辭交，力以首簡請爲序。歐陽氏有言曰，自受姓命氏以來，歷唐虞三代數千載間，詩書所紀，各有次第，豈非譜系傳之百世而不絕歟。嗚呼。此濂因崧之請而重

有慨於斯言也。士大夫間，孰不曰尊祖而敬宗，孰不曰辨同而別異，及叩其所自出，輒舌强不能下，甚至王父之字有不及知者，其所以違於禽獸者幾希。此無它，詩書之澤弗加，譜牒之修不謹，不知玩愒之弊，遂至於此也。有若劉氏恪守明訓，集其承傳次第，垂二十代，支析派殊，鑿比可觀，非世濟其美而能然邪。自時厥後，苟引之而弗替，雖至於百世不絕可也。劉氏之子孫，上愼旃哉。抑嘗觀劉氏之中，利濟則輸家粟以給邊餉，好先則折獄不阿，人莫敢變，或欲鑿庾嶺以通漕運，復論能之，辨則憫儻民陷法網，而出諸死地，令猷則辭逆吏白金，毅然弗之顧，幼文則捐縣帑，以紓長沙餉帥之難。是五君子者，其事多可稱，而鼐及令猷實同年進士，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爲銘其墓，是宜後人之所取法，濂所深望者，非特繼修其譜圖而已也。劉氏之子孫，上愼旃哉。崧元名楚，至正丙申，曾用試取江西鄉試第二十一名，文解，今入兵部爲職方郎中，階奉議大夫，文章政事，見重當時，人謂其能世其家云。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罔之裔方雷，比他姓爲最先。黃帝時有曰明者，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爲帝舜友。歷二代，方氏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爲將，伐叛，有大勳烈，詩人歌之，然皆顯河洛間。至西漢末曰紘者，爲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棄官徙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紘生三子儀、儲、儼。其後子孫甚衆，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紘後，而歙其宗邑也。今歙山間猶多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巡檢諼祥始，蘇九江來遊。諼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氏又本閩，閩本泉州長史遠，逵、欲、晉也。諼祥之孫炳，以國子生仕

于朝，三轉爲通政司參議，樹其先之可知者爲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宜其大顯，非他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爲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衰絕，特以無大顯名之人生乎其間，故迄茲不甚著聞。然則爲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裔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知所勉者滋衆，則顯于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于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嗣之基，豈非賢丈夫哉。雖有學問，多才能，奮爲其職，朝廷咸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自雖始，武昌之方，自雖而著，其將在斯乎。其將在斯乎。

溧水端氏家牒序

惟端氏出於孔門弟子子貢。子貢，衛人也，名賜，其姓端木。後人以省文，獨呼爲端。端氏之後，有遷居汴者，一在曹門，一在酸棗門，二族甚盛。曹門之裔曰某府君者，爲里之蕭氏贅婿。宋南渡初，蕭氏通判升州府，君與之俱，寓居烏衣巷中。升州即金陵，爲江南佳麗之地，府君之弟四人亦來相依。久之，蕭還居溧水之巇山。巇山之側有地曰東村，府君遂率諸弟定居焉，大署其門曰曹門端木氏，蓋以自表見也。府君生某，某生彥，彥生進義校尉萬，以材雄于鄉，統縣兵爲保障，盜不敢犯，民懷其德，爲之立祠。進義生省，省生鎔，

嘗以樂善聞。壽生時中，性最嗜學，朝夕沈酣經史，閎發爲辭章，沛如也。時中生安，不幸早世。安生邦遠，字國用，幼孤，能自振其家，每以淳物爲務，借貸而不償者，焚其券，如古之寬厚長者。國用生復初，字以善，精敏通疏，有爲治之才。初由掾府尉遷佐大府，遂以政事聞。復初生四子，曰仁，慷慨有奇氣，亦早卒；曰義，能負荷家事，弗貽親疑；曰禮與智，從金華許文懿公門人游，循循雅飭，有士君子之行。然而端氏爲溧水大姓，羣從子弟居山東西前後者，幾百家，高墉飛甍，環數里相接也。至正壬辰，兵燹方張，咸蕩爲灰燼，雖譜牒之局，片簡隻削，亦無存者。復初閒與予言，慨然不自寧，因叩其所記憶者，府君父子之名已逸，自彥而至復初，凡七傳，皆係世嫡，復初因請予備著于首簡，而四弟之子若孫尚多，行當蒐采爲圖，以繼其後。至于字某，娶某氏，壽幾何，葬于某地，亦以所聞附注其下。其無由知者則闕之。復初之心，可謂至矣。昔者黃文節公譜其世系，僅六七傳而止，其上則闕而不書，蓋不欲失傳信之義也。復初之事，何其有合於文節公哉。嗚呼，譜諜重事也，三世不脩，古者以爲不孝，奈何世人多忽之而弗講也。有若復初，殆知本之士也哉。

查林曾氏家牒序

曾氏出自姒姓，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魯襄公六年，莒人滅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居南武城。巫生夭，爲季氏宰。夭生阜，爲叔孫氏家臣。阜生點，字子皙。點生參，字子輿。參生元，元生西，西生欽，欽生尋。尋生羨，羨生遐，遐生啟，啟生漢山陰縣都鄉侯樂。樂生逸，逸生旃，旃生嘉，嘉生寶，寶生琰，琰生據，避王莽亂，渡江居廬陵縣之吉陽鄉。據生闡，闡生植，植生橫，橫生興，興生丞，丞生三子，珪、儁、略。珪仍居吉陽鄉，儁遷崟崟鄉，略居撫州南豐。自略十四傳至唐宜州刺史可從，徙江南西道觀察使洪立，鎮南軍節度使弘立，是爲三兄弟，號曰三祖，大江之西，咸宗之。弘立生延鐸，延鐸生四子，仁昭、仁韶、仁旺、仁光。仁旺生大師崇國公致堯，致堯再傳爲文定公鞏，又六傳至觀察推官國平，國平復自南豐徙居查林。查林去臨川城五十里，又五傳至山甫。山甫有九兄弟，列爲九支。自是子孫繁衍，分三十五房，人將及千，散處江源、西源、丘方、陽城、樓下五鄉之間。在宋季時，燈火熒熒，而讀書之聲相聞，擢進士第者三十餘人，中鄉貢者七十餘人，分治六經及賦詩之科，多著名于當時。迄至元朝，流風遺韻猶存，有名士曷字且初，通春秋，至正癸巳，復爲江西鄉試第一。入我國朝，用薦者除國子助教。濂時承旨禁垣，與且初交甚洽，間來言曰：「吾曾氏之系甚蕃，幾徧南北，廬陵、臨川之外，又有所謂扶風、河內、青箕、襄陽、南陽、吳郡、會稽、江夏、長沙、蜀郡及泉、虔、韶、交諸州，非如民族齊所載正譜之外，別有九龍而已也。惟我查林有譜，兵燹之後，散亡殆盡，間有藏者，寶祕不以示人。因命族生王晉籍錄以歸，訛者正之，缺者補之，重編爲書，願爲序諸篇首以傳。」濂聞而嘆曰：聖賢之胤祚，何其流遠而深長哉。昔者顓淵出於顓帝之孫祝融氏，至淵而生散，散生威，威生尤，尤生億，自是而大昌，若師古、若眞卿者，皆其後人。北則齊、鄭、梁、宋，南則吳、越、閩，至今多子孫，其盛與曾氏頗相類。嗚呼，聖賢之胤祚，何其流遠而深長哉。且初以文學行義知名于時，其惓惓於是而弗忘者，欲惇本支，序親疏，而爲崇孝廣敬之歸也。視彼寶祕而爲一己之私者，其陋不亦甚乎。濂因以所聞疏其

概如此。而其詳則具見圖譜焉。

陶氏家乘序贊

台之黃岩。有大姓曰陶氏。其先自關中徙永嘉。復自永嘉來徙。遂占籍爲黃岩人。其後族系日滋。分而爲二房。曰赤山、曰陶下。陶夏之房有諱泰和者。遷于澉水。卽今所謂陶陽也。泰和字處溫。宋皇祐間仕爲處州麗溪都巡檢。生子四人。長曰塘。徙於石塘。次曰某。字萬里。仍居陶陽。次曰昉。裔絕不傳。次曰武功大夫頲。頲子三班借職詢。別遷于武林。若自巡檢府君至今祕書丞宗儒。已十有二世矣。宗儒字漢生。明經善屬文。予供奉詞林時。漢生嘗爲典籍。以同官之故。間來請曰。惟萬里府君。實爲陶陽之祖。譜尙失其名。宗儒深竊憂之。使今而不修。則其世次或有不能言者矣。於是循求石塘、陶陽二譜而一之。各疏其名若字、娶某氏、生子某、諱若干於其下。無所考者。則闕而不書。存疑也。武林之宗人。久不相通。其譜之存否。不可復知。行當采訪而錄入焉。旣繕寫成帙。謁予求序而系絡之矣。爲序其首簡。以示後之人。夫自唐以前。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凡有司選舉。民俗婚聘。則互相徵考。所以明貴賤。別親疏。各有統紀。不相淆亂也。五季以來。學失其傳。雖嘗號爲縉紳家者。論議非不閎博。文辭非不富麗。間其所自出。則曰我無所於考也。問其所承傳。則曰自祖已上。則莫能詳也。嗚呼。此無他。其學之不講。其書之不修。雖有知者與於其後。亦未如之何也已。宜乎以疏爲戚。以慶爲賀。而無所分別也。漢生乃能留意於斯。䌷繹焉而不少置。其賢度越於諸人者。不亦遠乎。昔河南劉燁。能存其譜。自中書侍郎環篤至其身。凡十有一世。當時以爲美談。漢生今之所譜。援之於燁。復加其一焉。又惡知世之人不以美燁者美漢生哉。漢生之後嗣。尙思謹而續之。斯可也。予旣欣然爲書其事。復述爲贊曰。

君子重本。必譜其宗。悖孝廢愛。以協民衷。氏族失官。士無適從。同姓路人。實滅於中。陶陽之裔。家於浙東。閱世十一。統衍而豐。爰合親疏。以昭異同。勗爾後嗣。載續載崇。

新刻法華經敍贊

閩溪天眞禪師竺源遠公。發眞正心。務欲流通大法。請故翰林侍講學士陳公達。繕寫法華經七卷。鋟諸文梓。歷三年始成。復不憚涉遠跋來青蘿山中。俾余作贊。惟此法華經王。乃三界大師第五時所說。凡六萬九千七百二十四言。盡前四時之所開演。若華嚴。則麁妙適均。若鹿苑。則純麁無妙。若方等。則爲麁者三、爲妙者一。若以般若較於方等。誠去一麁。而其妙正同。度門雖弘。皆未能徧收羣機。唯至法華。開權顯實。而使藏通別三者。咸歸一乘。所謂純圓獨妙者也。嗚呼。世尊五十年間。說大乘經。諸佛境界。不共三乘位次者。其尙有加於此哉。書寫而刊布之。宜也。斯贊之所由作。其辭曰。

維妙法華。經中之王。如山宗岱。猶河趨海。其義云何。大寂定場。獨一乘法。無二無三。天眞比丘。徵彼哲士。假觚翰力。寫卷凡七。其初緣自片言之微。漸成文句。遂析品第。中間無算塵沙點畫。縱橫順逆。左右鉤連。諸變幻事。一一皆從。三千往相。熾然出現。若正若依。以及假名。攝歸一妙。無餘欠者。虛空有盡。而此功德。歷劫無盡。法界衆生。與佛其身。本來不異。雖號而與。至於日沒。擾擾顚躓。分別影事。妄勝其迷。不自覺知。

入生死輪。如來哀愍。以方便故。說大乘法。蘇迷盧山。成博高勝。或可挾持。此修多羅。未易得聞。乾闥婆城。日高則隱。或可控摶。此修多羅。未易得聞。優曇鉢華。千年一現。或可獲覩。此修多羅。未易得聞。我今謹揭。實本佛言。初非譯語。諸有情衆。生希有想。生難遭想。生精進想。或於其間。領解義趣。不昧一心。相由是空。法由是假。中體絕待。三一圓融。修性冥泯。大光普照。明了無疑。彈指之間。證無上慧。

新刻楞伽經序

洪武十年秋九月丙子朔。濂朝京師。冬十有一月丙申。入辭。將還山。時皇上御武樓下。臨濂言曰。卿言楞伽爲達磨氏印心之經。欲取而閱之。偕然人至難持者心也。觸物而動。淵淪天飛。隨念而遷。凝冰焦火。經言操存制伏之道。實與儒家言不異。使諸侯卿大夫人人咸知此。縱未能上齊佛智。其禁邪思。絕貪欲。豈不肯爲賢人君子之歸。濂謹對曰。誠如聖諭。第其文學簡古。義趣淵微。宋臣蘇軾。頗嘗患其難讀耳。上曰。此皆生執蔽文義之過也。朕於宮中。暇覽數過。已悉領其大旨。卽勅中使取經示濂。且默誦曰。如佛語心品第一卷所言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及相滅。此三相者。最爲微隱。雖佛能究言之。第四卷所言。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二邊。分身轉勝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此言六度萬行。互相融攝。成菩提分。皆由般若成立。尤爲深切。若般若心經。若金剛般若經。皆心學所繫。不可不講習也。言已。上復自解心經數章。蓋識解見。皆超出乎常倫。於是賜食禁中而還。又明日戊戌。考功監臣某奉旨於大天界寺。俾天下諸浮屠咸讀三經。命旣下。育王禪師崇裕靈承德意。孳孳如弗及。且以二經世已盛行。獨楞伽見者殊寡。乃購求善本。受公蕃註。鋟版徧行之。欲濂爲其題辭。惟我釋迦如來。五時說法。而此楞伽。實與維摩思益楞嚴三昧金光明勝鬘諸經。皆在第三方等時所說。疏經之家。謂以楞伽爲名。實相爲體。佛語心爲宗。自覺聖智爲用。經凡一百五十一品。蓋所存者。特其一爾。其言幽妙精深。誠爲攝心檢妄之要也。欽惟皇上以生知之聖。一視攝情。詔天下諸浮屠。所是習是講。將使眞乘之教。與王化並行。治心繕性。遠罪而趨善。斯心也。卽如來拯度羣生之心也。何其盛哉。禪師敬恭明詔。罔敢怠遑。日以流通爲務。亦可謂之賢矣。爲沙門之學者。宜受而持之。庶幾上報寵恩。而不負靈山之付囑。濂故備著天語之詳於篇首。使讀者各有所發焉。十一年春三月。

新注楞伽經後序

皇帝旣御寶歷。丕弘儒典。參用佛乘。以化成天下。且以般若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發明心學。實爲迷途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乃洪武十年冬十月。詔天界禪師臣宗泐。演福法師臣如玘。重加箋釋。明年春三月。心經金剛經新注成。已徹睿覽。秋七月。楞伽注又成。上御西華樓。宗泐如玘同侍從之臣投進。上覽已。悅曰。此經之注。誠爲精確。可流布海內。使學者講習焉。宗泐卽奉詔鋟梓於京師天界禪林。如玘還杭之演福。私念與宗泐同被上旨。豈宜以天界爲拘。乃刻二經於演福。獨楞伽卷帙浩繁。未遂厥志。遂夜以爲憂。淨慈禪師臣夷簡。乃倡撰疏。勸諸同袍暨樂善者助成之。起手於又明年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訖功。費錢三千緡云。爲楞伽一經。具藏通別圓四教大旨。所以斥小乘之偏。破邪見之惑。無非欲顯闡宗。自覺正智

而已。第其文辭古奧。讀者殊未易曉。東都沙門寶巨。皆爲之訓詁。捜據雖若該博。而於經意。多邈然不相入。曾臺嵩庵受公。徒襲寶巨之緒論。自不能伸一喙。二者咸無取焉。惟柏庭法師善月。依天台教旨。著爲通義。奐然絕出常倫。苟以經文顯白者正之。亦未免有遺憾。他尚何望哉。如玘以辨博無礙之智。游戲毗盧藏海。台衡之旨。無不融攝。故其論著。雖有微於柏庭。反覆參驗。務不失如來說經本意。宗泐又能裁度旨趣。約繁辭而歸精當。遂使數百載疑文奧義。煥然明暢。誠亦可謂鑒承皇上嘉惠蒸民之意。弘昭大覺立教度人之方者矣。嗚呼。佛之大法。惟帝王能興之。宗師能傳之。今一旦遭逢如此之盛。讀是經者。小則當思遠惡而遷善。大則當思明心而見性。庶不負聖天子之大德哉。

傳法正宗記序

粤大法之眞傳。起羣生之正信。宜莫如書。然而眞丹身毒。相去絕遠。梵語華言。重譯或殊。況歷遭滅斥之禍。生乎其後者。必茫羅睦逸。偏觀會通。然後能定是非之眞。謏聞之士。苟獲窺其一偏。遂執爲確然之論。斯亦過矣。嗚呼。闢邪說之膠固。伸正議於千載之下。不有先覺學者。將何所從哉。昔者濂嘗讀涅槃經及智度論。頗知釋迦文佛。以正法授迦葉。世世相傳。具有明證。故自前魏支彊梁樓至洛邑。譯續法傳。自七佛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而止。東晉佛駄跋陀羅至廬山。所譯禪經。自迦葉至二十八祖達磨多羅而止。逮夫後魏之時。崇道屏釋。而沙門曇曜。竄於黃逃窟。單錄諸祖之名。匿岩穴間。僅及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而止。佛法重啓。曇曜進爲僧統。吉迦夜等遂因之爲付法藏傳。其去前魏已一百九十餘年。東晉亦六十二年矣。東魏那連耶舍至鄴。復備譯西域諸所傳授事蹟。其次第與禪經不差毫髮。則舍闕之分。有不待辯而自明矣。唐興。曹溪大弘達磨之道。傳布益衆。義學者忌之。而神清爲甚。乃據法藏傳所列謂師子遭難。絕嗣不傳。猶以爲未足。謂迦葉爲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禪經實後來傳會。雜以取徵。而好論議之徒。紛紛而起矣。宋明教大師契嵩。讀而病之。博采出三藏記。洎諸家紀載。釋迦爲表。三十三祖爲傳持法。一千三百四人爲分家略傳。而旁出宗證繼焉。名曰傳法正宗記。復畫佛祖相承之像。明其世系。名曰定祖圖。申述禪經。及西域諸師爲證。以闢義學者之妄。名曰正宗論。共十二卷。其衛道之嚴。凜凜乎不可犯也。濂竊聞之。太平眞君之七年。魏太武用崔浩言。宜告征鎭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當是時。諸種經論。多燬燼之末。屋壁之深藏。至於久而後出。以此觀之。曇曜之流。固未必能見禪經。至於諸師之論。義學者亦未必得盡聞之。顧執一時單錄不全之文。而相爲詬病。猶將十指而掩日月之光。一口而吸滄溟之水。多見其不知量也。大師之辨析。夫豈得已者哉。甬東祖杲禪師。以誠篤契道。汲汲焉唯恐法輪不運。合衆緣重刻以傳。嗚呼。書不流通。與無書等。大師固有功於宗乘。而杲公之爲。則又有功於大師者也。皆不可以不紀。因追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云。

夾註輔教編序

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烝民。雖設教不同。其使人趨於善道。則一而已。爲東魯之學者。則曰我存心養性也。爲西竺之學者。則曰我明心見性也。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有出一心之外者哉。傳有之。

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則心者萬理之原。大無不包。小無不攝。能充之則爲賢知。反之則愚不肖矣。覺之則爲四聖。反之則六凡矣。世之人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爲制治之具。持守戒定慧。爲入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世間。有若冰炭晝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萬彙爲之欣榮。秋冬之屈。而庶物爲之藏息。皆出乎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初不見有他物也。達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無戶閾之封。故其吐言持論。不事形迹。而一趨於大同。小夫淺知。肝膽自相胡越者。惡足以與於此哉。宋有大士曰鐔津嵩禪師。實洞山聰公之法嗣。以二氏末流之弊。或不相能也。取諸書會而同之。曰原教。曰廣原教。曰勸書。曰孝論。而壇經贊附焉。復恐人不悉其意。自注釋之。名之爲輔教編。若禪師者。可謂攝萬理於一心者矣。予本章逢之流。四庫書頗嘗習讀。逮至壯齡。又極潛心於內典。往往見其說廣博殊勝。方信柳宗元所謂與易論語合者爲不妄。故多著見於文辭間。不知我者。或戟手來詆訾。予噤不答。但一笑而已。今因虛白杲公。重刻是編。其有功學者甚大。故執筆言之。嗚呼。孰能爲我招禪師於常寂光中。相與論儒釋之一貫也哉。獨覩寥漠。悠然遐思者久之。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金剛般若經。世尊第四時所說。中更六譯。互有不同。唯羅什本詳略適中。甚得義趣。名僧達賢箋之者。亡慮千餘家。唯天親無著二論師。探索微隱。不失說經本意。無著以一十八住爲義。天親以二十七疑爲宗。發明理觀事行之詳。破一切執。斷一切疑。至於智境相卽。能所俱妙。三觀之圓融。三諦之冥泯。卽一而三。卽三而一。蓋有不可思議者矣。其經之至中夏。殆將千年。或顯或晦。各繫其時。若論遭逢之盛。則未有如今日者也。欽惟皇帝陛下。悉昭大德。建中于民。欲使咸登自新。一歸至化。皆以三界大師。行深願重。其利濟羣生爲甚急。演說言教雖多。而金剛經專言住修降伏。而與心經楞伽二經大旨略同。其舉揚心學最切。乃詔天界禪師季潭泐公。偕江南禪教有學諸師。參用古註而定其說。於是季潭與演福法師大璞玘公。同加箋釋。且懼二論師文旨玄奧。學者未能卒曉。因據貳十七疑。而革蕭統分節之陋。仍推問答深意。而究脈絡之貫通。務令明白簡切。而免纏繞支離之患。既成。諸師重加校訂。始入奏於華蓋殿。皇上覽而可之。敕同新箋二經。鋟梓流通。季潭貽書。俾濂序其事。濂以皆著爲辭。雙林住持南翁凱公。復來請之甚力。乃爲言曰。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無非覺悟羣迷。出離苦輪。中國聖人。受天眷命。爲億兆生民主。無非化民成俗。而躋於仁壽之域。前聖後聖。其揆一也。金剛經凡五千八百二十四言。揭之篇端。從長老須菩提以至菩薩。但應如所教住。有過三百九十六耳。三問三答之間。其大體咸具。已無餘蘊矣。而乃躡前語跡。斷後疑情。展轉滋多。直至二十有七方止。其諄諄善誘。欲啓人信解者。爲何如哉。皇上自臨御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禮樂刑政。粲然備舉。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旣無所不用其極。今又彰明內典。以育化導。唯恐一夫不獲其所。其設心措慮。實與諸佛同一慈憫有情。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於戲盛哉。濂幼齡時。輒讀金剛感應傳。見其所紀神異事甚衆。然皆持誦精誠之

所格。持誦猶罕。況通其義趣者乎。又況達性相二空而歸於一實境界者乎。殊盛之利。誠未易窺測也。師是經者。宜思皇上之大德。華華焉以進道為念。斯可也。不然。則天龍鬼神。實鑒臨之。可不畏哉。

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凡六百卷。唐三藏法師玄奘所譯。卷帙紛紜。浩如烟海。學者未易悟之。鳳城寺月大師大隱。發其巧智。創為通關之法。而四明演忠律師省悟。重為編定。而益加精嚴。其法蓋十二關。用十三法二十九界八十四科。為之都凡。諸關所列。或齊行。或各行。或單位。或避位。或間位。或加法。或鈎鎖連環。或廣略。不過一千言間。總攝初分難信解品一百三卷。無一字或遺。噫。亦異矣。先是浙水東見者甚鮮。逮宋淳熙中。有吳僧欽經行甬東。時誦弗休。大姓沃承璋以為疑。抽一二卷試之。其誦如初。且出關法以授承璋。承璋乃刻板流通。元至正初。黃巖沙門絕璘。瑀公獲拾儀眞。歸刊雲峯證道院。未幾。燬於火。寧山成公嘗受經於絕璘。思繼前志。復重刊而行之。增以佛國白禪師所解名相。繫諸關後。使人了知義趣云。惟般若實經。乃統攝世出世間色心諸法。皆歸實相。其功用不可思議。譬如四大海水。茫無邊際。雖之入一毛孔。無所增減。而彼大海本相如故。所謂舒之則大包無外。卷之則小入無內者也。寧月以方便智造是通關之法。一彈指頃。能背其經六分之一。其饒益衆生甚大。寧山父子又能篤意傳布。唯恐或後。智不負先佛囑累者矣。雖然。眞覺性者中一辭不立。光明殊勝。洞照無礙。大阿難尊結集八藏諸文。一一自光明中發現。顧是關洽儀能於此求之。則山河大地。有情無情。咸成文句。身不待較繁簡於卷帙之間也。寧山偏參諸方。皆主藏鑰於靈隱景德禪寺。其衛道之志。蓋皦然云。

寶積三昧集序贊

釋氏之書。有三法藏焉。曰經。曰律。曰論。經則佛與菩薩等所說。論則諸賢聖僧所著。唯律必佛口親宣。而非諸大弟子之得與聞也。然而三藏之間。統為十二部。分為大小中三乘。廣大殊勝。無所不攝。其文久流中國。至秦而絕。漢道郎中蔡愔及秦景往使天竺。受其書以歸。自是譯師繼至。代有所增。以卷計者。梁則五千四百。隋則六千一百九十八。唐承隋亂之後。稍有廢逸。開元之目。則五千四十八。至貞元中。則又增二百七十五。宋太平興國以來。或翻譯。或編纂。或收貞元未附藏者。又增七百七十五。逮元有國。又增二百八十六。其中頗不能盡知。今以千文紀之。自天至遵。為號者五百八十六。通為六千二百二十九卷。噫嘻。其廣矣哉。學其書者。茫若望洋。至於皓首而不能周覽。唐僧智昇。嘗編入中國歲月。及譯人姓氏。名曰開元釋教錄。美矣。而不采其文也。宋戶部尚書王古。隨其次第而釋其因緣。至於佛會後先。華譯同異。咸志之。名曰法寶標目。佳矣。而弗表其義也。優婆塞陳實。分門別科。頗括總詮。名之曰大藏一覽。近矣。惜糅之自造諸偈。而又擇焉不能精也。東山立庵大師崇志。頗病焉。適於延祐之初。掇拾三藏英華。上自三寶流通。中至天仙天樣。坤維人倫之凡。時劫根塵。世諦塔寺。道具乘器之屬。下及珍寶飲食花木禽獸地獄之品。析二十門。釐為四卷。文貫始終。事有源委。部居整比。秩焉不紊。遂取法界體性經中語。名曰寶積三昧集。鋟梓於壽聖禪林。立庵既示寂。板廢不存。白庵禪師萬金。以精進力深入禪教三昧。旁事孔籍。亦崇

其閫奧。悼立庵利物之心勤。而傳佈之不遠也。復為銓次義例。分卷為五。重刻而布之。以遊閩大藏者凡三。稍涉戶庭。請序其首簡。蓋取覽之便。然如探故物。雖未獲窺其全。而金銀琉璃車渠瑪瑙珊瑚琥珀衆寶之精。爛然溢目矣。於是互說作贊。而說贊曰。

巍巍法王寶。號為修多羅。毗尼阿毗曇。三千大千界。以及無窮數。無物不含攝。無土不現身。護法金剛王。
手持蓮花杵。或執七寶劍。各運神通力。晝夜不暫離。履軍及末伽。無有能壞者。善慧施方便。為轉大法輪。
一轉千佛轉。佛佛具千佛。千佛亦復然。轉轉至無邊。此最勝功德。如雲雨太空。草木花藥等。根莖皆沾溉。
如來眞正轂。無鉅亦無細。汪洋四大海。了不見涯涘。苟取一滴水。溼性靡不具。炎炎大火聚。力可爇天地。
餘燼存一粟。炎體終弗滅。日輪行中天。其廣千由旬。光入寸隙中。圓明具日相。若耆闍堀山。山石立萬仞。
一沙細於塵。孰敢謂非石。所以二姝者。各出本來智。一取六千卷。束之四卷間。如將須彌盧。納之於鍼孔。
一蝨寒灰餘。死後使復然。光照閻浮提。利彼有情衆。智者能移物。勿為物所移。佛言雖至寶。執著亦為障。
我有大寶藏。不落文字中。六處放光明。七佛時行道。時時宣妙法。法法悉皆忘。定見自性佛。共成無上道。

用明禪師文集序

昔者蘇文忠公與道潛師游。日稱衆之。故一時及門之士。若秦太虛、晁補之、黃魯直、張文潛輩、亦皆願交於潛師。相與唱酬於風月寂寥之鄉。宛如同聲之相應。同氣之相求者。有識之士疑之。則以謂潛師游方之外者也。其措心積慮。皆與吾道殊。初不可以強而同。文忠公百世士。及其門者。亦英偉非常之流。其於方內之學者。尙不輕與之進。何獨於潛師皆推許之而不置邪。殊不知潛師能文辭。發於秀句。如芙蓉出水。亭亭倚風。不露塵土。而其為人脫略世機。不為浮累所縛。有如其詩。此其所以見稱於君子。而其遺芳直至於今而不銷歇也歟。四明永樂用明詗公。蚤從月江印公。究達摩氏單傳之旨。踰十餘年不解。自覺有所悟入。一旦忽慨然曰。世謂文字雖非第一義。吾可以不求之乎。於是形之於詩。皆古雅俊逸可玩。已而著為文辭。章句整而不亂。言辭暢而不澁。論議正而不阿。聲名籍籍。超峯公聞。會先師黃文獻公游浙水西。用明禀其所作來見。復成詩八十韻以為贄。黃公讀已。大加稱賞。遂日與黃公游。及其東還烏傷。用明又賦詩餞之。黃公因道序文一篇以遺用明。其聲氣之同。蓋翕如也。今年春。余奉詔來京師。總脩元史。適與用明會於龍河佛舍。用明出詩文各一通。期示余曰。子。黃公之高第弟子也。盍為我序其首。嗟夫。黃公以道德文辭。高出一世。固當代之文忠公。而吾用明之作。亦何愧於潛師。顧余視黃秦晁張諸君。曾不足以供洒掃之役。何敢為用明序乎。獨念及黃公之門三十餘年。知用明受知為深。幸與用明交。亦似無閒諸君之於潛師者。序蓋不得不作也。雖然。大圓鏡中。無一物不攝。初無一物可攝。實有非世諦文字之所能解。此蓋用明與月江講之熟矣。奚俟余言哉。姑擴其說見以為餞。使後之讀者。知古今人未嘗不同。不特文忠公之與潛師而已也。

水雲亭小藁序

余在金華山中。觀蛻岩張先生集。有跋夢堂噩公、用章極公吳中唱和卷後。其言曰。詩家寥寥。叢林有人。

殆與唐皎宋潛方駕,余竊以謂夢堂之詩,辛巳見其一二矣,而不知用堂所賦爲何如,意其必高爽而絕塵者乎.不然,先生何爲以如晦參寥擬之也.及來南京,獲與用堂會於護龍河上,間出詩文一帙,所謂水雲亭小稿者,俾余序之,非惟其詩可稱道,如先生所云,其文亦深穩平實,而多言外之趣,因竊自嘆方外之人,其用志不分,乃能如斯之工也.或謂余曰,達磨氏西來,其所傳者心法而已矣,何以詩文爲哉.子所取於用堂者淺矣.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我三界大師,金口所宣諸經,所謂長行,卽敍事之類,所謂偈頌,卽比賦之屬,汪洋盛大,反覆開演,天地日月,山川草木,城邑人物,飛仙鬼趣,羽毛鱗甲,莫不攝入,故後世尊之,號曰文佛.如此而能文,吾惟恐其不能文也.大師姑置之,不敢妄論矣,而毗尼諸聖賢,暨天親無著台衡清涼諸師,或結集翔纂律文,或造爲百法等論,或撰爲大經義疏,卷軸繁夥,汗牛充棟,使其不能文,其果能致是乎.諸師又且置之,至於近代尊宿,如明教之嵩,寶覺之洪,北礀之簡,無文之粲,咸私宗樹教,作爲文辭,其書滿家,殆不可以一二數也.嗚呼,使無若而人,佛法果能光明俊偉有若今日否乎.所謂傳心之法,固在於所當急,而一切棄文而弗講,吾未見其可也.若夫拈花摘豔,勸淫蠱俗者之爲,則當斥而棄之爾.余之有取於用堂者,夫豈淺淺者哉.抑余聞實際理地,一法不立,本眞獨露,迥脫根塵,徧覆大千,不見其大,退藏於密,不見其小,一涉有爲,卽成剩法.況所謂文辭者哉.吾知用堂現沙門身,應世間相,一念不生,直超三界,其志蓋甚大也,寄情翰墨,不過游戲而已,苟以區區之迹觀之,則幾於惑者也.唐皎宋潛云乎哉.用堂族陳氏,古鑑先生之諸孫,今居四明,嘗掌內記雙徑,已而分坐說法,緇素咸服,出世鄮之鑑聖,奉化之清泰.凡禪林若古鼎銘公,笑隱訢公,斷江恩公,儒林若袁文清公,揭文安公,黃文獻公,皆待以賓師及交游云.

古鼎和上四會語錄序贊

古鼎禪宗銘公,以臨濟十七世孫,四坐道場,爲黑白之所宗仰.一旦視篆江淛省垣,現白光三道,丞相康里公見之,極加敬禮.未幾,將示寂,語其徒曰,觀世音迎臺至矣.安坐而逝.及火化,舌根齒牙數珠俱不壞.五色舍利,燦爛無數.國史危先生,已撫其行業爲文勒於碑,而四會語未有序之者.師之得法上首今天界禪師西白金公,屬濂作之.濂覽已,合爪言曰,是眞正語,是不著有無語,是雷霆電掃語.學者隨所悟入,如慈雲徧覆,法雨普沾,小大根莖,皆獲生成,非入正知見具大力量者,孰能與於此.嗚呼,世安復有斯人乎哉.非謂果無之也,求其眞淳無僞若師者鮮也.濂旣爲敍其事,復歆豔之,歆豔之不足,復作伽陀一章贊之,其辭曰,

我觀我師四會語,一言一句皆眞實,河沙妙義總含藏,其中無餘亦無欠.及至能所齊泯時,欲覓片言不可得.有如十萬虛空界,種種色相皆現前,或飛或潛或動植,以至洪纖高下等,枯榮生死及崩竭,了然不染虛空相,而亦不出於虛空,眞相如如不動故.師昔嘗登寂照場,耳邊一喝三日聾,雖聾故使功用絕,絕後通身皆是耳,自茲出世入翁洲,翁洲海水亦生耳.但聞魚龍哮吼聲,卽使波濤增洶湧,繼升補陀洛迦山,合掌問訊觀世音,目能觀色耳聞聲,音聲何獨以目觀,不知本來無耳目,見所不見聞不聞,盡大千界

無礙者,中天竺國凌霄峯,所議妙法皆如是,只因妙法法難思,結集已落第二義,眉間放出白毫光,七寶蓮臺向空至,此皆遊戲神通事,於師之道不相攝,師之道大不思議,千古贊嘆莫能盡,姑以第二門中觀,可以洗空於結習,可以觸動於悟機,可以速證於菩提,是宜流通於世間,視如照耀光明幢,我言或誣有如水.

雪窗禪師語錄序

或問於余曰,菩提達磨西來,以不立文字爲宗,蓋欲掃空諸相,直究本心,而趨眞實地者也.名山宿德,何莫非達磨之子孫,爲之徒者,因其說法,往往編以成書,號曰語錄,無乃與不立文字之旨相戾乎.曰,非是之謂也.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緣,有不可執一而論者矣.昔我三界大師,演說大小乘諸經,其弟子結集爲脩多羅藏,至繁且多也.復慮後之人溺於見解,而反爲心累,故以正法眼藏付於摩訶迦葉,拈華微笑之間,無上甚深妙法,含攝無餘,此亦化導之一法門耳.非眞謂鹿野苑至跋提河所言,皆當棄之也.不然,如來自兜率下生,何不卽以單傳直指示人,顧乃諄復諭誘而弗措之邪.去佛旣遠,學者纏繞名義,不能出離,誠有如如來之所慮者,達磨出而救之,故取迦葉微笑之旨,專以示人,蓋亦有所甚不得已焉爾.育王禪師以三昧力,入智慧海,初說法於白馬寺,繼遷開元,已而住阿育王山,兼領天童寺事,四會之間,緇素翕集,所以啓人天龍鬼之聽,屹立不遷,如眞正幢,涉險度危,類大法船,若見若聞,皆獲利濟,至若垂三語以驗來學,又如臨萬仞懸崖,撒手而立,非上根大器,豈易入其閫奧者哉.虞文靖公贊師之語,謂爲佛果一枝鳳毛麟角者,其言良可信不誣也.師入滅之十四年,其上首弟子衆先與公,月徑滿公,以所錄語徵余爲之序,余故舉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緣者言之,於以見達磨之宗,非有遠於先佛,諸師之錄,非有遠於達磨,其事雖殊,理則同也.有若禪師此錄之行,後有因語言而入者,雖不得見師,而師之惠利所及益遠矣.雖然,靈妙一眞,直超三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雖無物之不攝,欲求一物了不可得,于斯時也,無煩惱可除,無法門可舉,無衆生可度,無佛道可成,尚何有言語文字之足論哉.觀斯錄者,又當於是而求之,人能於是求之,始於禪師之道,與有聞矣.禪師名悟光,字公實,姓楊氏,別號曰雪窗,成都之新都人.

南堂禪師語錄序

予壯齡時,與千巖長公爲方外交,千巖以南堂禪師偈贊示余,余讀之旣曰,是有所證悟者之言也,絕枝蔓,去町畦,而不墮於情識之境,不意大法凋零,而能見斯人哉.千巖以余言爲然,當時之所見,僅一二章耳.自時厥後,或吳或楚,或梁宋,或齊魯,名僧開示,多有謁余浦陽江之上者,余旣見,輒問見南堂否,曰見之,曰有何言,遂各解囊相示,見瀰多,則其心慕之爲愈至.及來京師,其弟子紐灘海濤復持三會語畀余,而求爲之序,讀之匝月,因獲盡其大觀焉.嗚呼,據獅子坐,演如來法,其任甚不輕也.在他人爲之,東刺西剟,拈綴成篇,而椎鑿之痕故在,師則混融無迹,不異雲流而天空者矣.在他人爲之,拘滯一隅,動輒有礙,或得乎此,竟遺於彼,師於殺活之機,縱橫皆自如矣.在他人爲之,氣索神沮,不自振拔,而無以應來學之

求。師乃圓滿充足。尊及於諸方矣。有若師者。其所造詣。誠非凡情之可度量哉。夫以少林西來。惟究心源。言辭直截。初無隱晦。傳至大鑒。恐爲世諦流布。不得不祕護而密持之。歷代碩師。隨時升降。慈悲憫峻。濟各立戶庭。其接引雖若有不同。所以祛逐妄緣。而挽入正途者。則一而已矣。迨及宋季。尚奇騁異。背其師授。而流於頗僻者。漸多有之。君子言之。未嘗不爲之太息。師能循蹈矩矱。推祖武是繩。提唱眞乘。使人復見大鑒遺意。其扶樹正宗之功。夫豈小哉。余之慕師非一日。鉅細之辭。皆獲觀焉。故知師爲獨深。而謂非他人之所能及。然可惜者。師之名位。不滿於德。使其說法五山。布靉靆之慈雲。澍滂沱之教雨。則其功遠被。又不止今之所見而已。雖然。名。外也。非內也。德。內也。非外也。師內重而外輕者也。苟以在外者之崇庳以爲在內者之低昂。是不知師者也。師之行業。余既詳著成記。勒之堅珉。復爲讀斯錄者。著其說如此。千岩在定光中。又未必不以余言爲然也。師諱清欲。字了庵。南堂其號也。族姓朱氏。台之臨海人。嘗住開福本覺。靈岩三禪刹云。

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大慧提唱圓悟之道於徑山。神機妙用。廣大無礙。入其門者。凡情盡喪。得法弟子。不翅千餘人。各闡化原。而佛照於其中稱爲善繼。佛照之後。而妙峯紹之。妙峯之後。而藏叟承之。如持左券相授。器度脗合。無差爽者。寂照在四傳之餘。復能克肖前人。誠所謂世濟其美者。然而諸師證入。雖有不同。其上接西來宗旨。使人離垢氛而發精明者。則一而已矣。寂照之弟子楚石禪師。蚤以穎悟之姿。銳意於道。一時名德若晦機。若虛谷。若雲外。爭欲令出坐下。師皆謝之。惟詣寂照之室。反覆叅叩。一聞鼓鳴。羣疑冰消。世間萬物。總總林林。皆能助發眞常之機。自是六坐道場。說法度人。嬉笑怒罵。無非佛事。至於現寶樓閣。及種種莊嚴。導彼末法。因相生悟。其與一實境界。未嘗違背。辟闢之起。水涌山出。迨世緣將盡。顏色不異常時。儼然坐脫。如返故廬。則其俊偉光明。較於恃口給而昧心學者。其果何如也哉。嗚呼。大慧之道至矣。自宅宗言之。執持正法。作獅王哮吼者。固往往有其人。第近年以來。傳者失眞。瀾倒波隨。所趣日下。司法柄之士。復輕加印可。致使魚目渾珠。揚眉瞬目之頃。輒曰彼已悟矣。何其易悟哉。人遂謂之爲弧子之印。非特此也。五家宗要。歷抄而熟記之。曰此爲臨濟。此爲曹洞。法眼。此爲潙仰雲門。不問傳之緇紵。設爲活機。如此問者。卽如此答。多至十餘轉語。以取辦於口。名之曰傳公案。若是者。皆見棄於師者也。今觀師之六會語。小人無內。大人無外。機用眞切。無愧先德。唯具金剛眼者。有以知余言之有在也。余耄矣。厄於索文者繁多。力固靳之。此獨樂序之而弗寘者。憫魔說之害教。表正傳以勵世也。師諱梵琦。其字楚石。行業之詳。則備見塔銘中。其來徵序者。得法上首瑩中瓛公也。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沙門那道輝。以其師淨慈禪師所著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一卷示予。先集經以備其事。次作偈以釋其義。不待詳分科段。徧閱疏鈔。而經旨曉然自明。嗚呼。可謂善談雜華者已。夫雜華之宗。以言乎性。則太虛洞然而無物。以言乎相。則萬象森然而駢列。所謂森然者。卽行布也。所謂洞然者。卽圓融也。

萬而一者也。圓融不礙行布。故一爲萬而不見其少。行布不礙圓融。故萬爲一而不見其多。此其大較也。然而善財之見文殊。根本之智已得。舉乎一者也。而差別之知未圓。欲見乎萬者也。今姑舉其略而陳之。則所不舉者。可推而見矣。凡其所叅五十又三。或順或逆。或小或大。或淺或深。皆各有所證。其登妙高峯。不見德雲。而於別峯相見。示法皆見也。見善住空中。變化隨念而至。明法無礙也。見海幢放種種光。光中皆有種種奇勝。示法無盡也。見勝熱婆羅門。登山投火。得寂靜樂。明法無怖也。見自在主偕學書數筭印療病。建宅鍊藥。及農賈等業。示法工巧也。見無厭足王。決因可驗。及觀宮殿。皆是衆寶之所合成。明法如幻也。見徧行外道。調伏九十六衆。離諸異見。示法普觀也。見婆須蜜女。身出光明。照諸衆生。令離貪欲。明法無染也。見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證入大悲大智。示法幻住也。見大莊嚴園。毗盧樓閣。慈氏領諸菩薩。從他方來。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卽入。見一樓閣中。有一切諸妙樓閣。一一樓閣中。皆有慈氏。一一慈氏前。皆有善財。一一善財。皆悉合掌。回顧一善財之身。徧入一切善財身內。一切善財身。皆攝歸一善財身內。互徧互融。互攝互入。如燈鏡交光。重重無盡。善財既證此一切境界莊嚴解脫門。文殊遂舒金臂。過一百一十餘城。按善財頂。告以法門。雖已周而行未圓之故。於是往見普賢。在如來前。一一毛孔。出種種佛剎諸微妙事。善財見身在普賢身中。交光互現。一切不思議事。悉皆成就。嗚呼。善財前之所歷者。行布也。後之所證者。圓融也。非圓融不足以見體統之全。非行布不足以昭發用之盛。圓融體用雙泯者也。行布。則因用而各顯其體者也。其後之所證。莫知爲之先。前之所得。莫知爲之後。二之則非也。是知盡十方剎土。皆是善財。盡十方剎土。皆是文殊。盡十方剎土。皆是一大香水海。孰爲行布。孰爲圓融哉。苟謂其無所證入乎。則於涉歷無微不探也。苟謂其有所證入乎。則性本圓明。初無一法之可得也。至矣妙矣。蔑以加矣。雖然。經旨宏深。非有識者爲之闡明。初機之士。何自而知。佛國師而下。頌而白此者凡十人。禪師蓋後出而益奇者也。或曰。以偈釋經。可乎。曰。如來說經。長行之後。必以偈重宣之。普賢大士。用偈釋金剛經。而後世箋經家多效之。何爲而不可也。禪師名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人。鐵關樞公入室弟子也。出世溫之雁山。繼主福之東禪雪峰。今住持前剎云。

千巖禪師語錄序

往予家居時。嘗謁千巖禪師於烏傷伏龍山。當是時。遐邇學子。望風犇從。曾未幾何。化荒墟爲樓觀。易空室爲金碧。鐘鼓之聲。上徹霄漢。嗚呼。何其能也。蓋禪師以無能爲能。不用爲用。芳蘭生於幽谷。而馨香遠聞。若[illegible][illegible]於玄璣。而光輝外發。禪師處於遐壤。而人競從之。有道之士。其果有異於庸常者歟。且禪師在時。其弟子嗣詔。嘗錄其語鋟梓以傳。予嘗獲觀之。其數宣大法。如雲雷迭興。而九龍噴雨也。如大醫王制藥。隨證而愈疾也。如摩醯三眼。光明洞照而無不至也。由是知禪師之道。不實不虛。不有不無。不中不邊。在普聽之門。蓋亦鏗然有聲者也。以能以用窺禪師者。抑亦末矣。禪師既入寂。兵燹方張。所謂語錄者皆爲煨燼。經今十有餘年矣。一庵鄰上人。自幼侍禪師。與聞其道。乃以舊本重刻。不遠一千餘里。來徵予序。予謂禪師之道。見於言。讀其言。自可知其道。又何以序文爲。然稱之古德。其語存于今者。多名縉紳爲題

辭。不若是。固不足以表正宗之所寄。第予也非人。惡足爲禪師之重輕。以禪師與予交也。因不辭而爲之書。雖然。禪師之道。不落有無中邊虛實者。固不可以語言文字求也。欲求禪師之道。其亦得魚兔而忘筌蹄者乎。禪師行業。予嘗爲撰塔上之銘。茲不書。上人方閱三藏諸經。連年不自休。今又孜孜而爲是刻。亦可謂不悖其師者也。

瑞巖和尙語錄序

予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梵王以金色波羅夷花獻佛。請爲說法。佛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佛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迦葉。嗚呼。此非禪波羅蜜之初乎。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明徧照。凡蘇迷盧境界其淫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沚。無不有月。是故有百億水。則百億之月形焉。仰而瞻之。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一爲千萬。千萬爲一。初無應者。亦無不應者。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大聖全體皆眞。不失其圓明之性。如月在寒潭。無纖毫障翳。淸光燁如也。凡夫爲結習所使。業識所縛。而唯迷暗是趨。如月在濁水。固已昏冥無見。加以颶飈四興。翻濤鼓浪。魚龍出沒。變幻恍惚。欲求一隙之明。有不可得矣。故聖人之心主乎靜。靜而非靜。而動亦靜也。凡夫之情役於動。動而不靜。而靜亦動也。吾達磨大師特來東土。以迦葉所傳心學化被有情。欲澄濁爲淸。止浪爲平。直入於覺地而後止。故其體常寂。而寂無寂也。其智常照。而照無照也。其應常用。而用無用也。至此則其妙難名矣。然未易以一蹴到也。惟一惟虛。坐忘其軀。或緩或徐。長與神明居。惺其散而弗齊也。設疑情以一之。恐其至而自畫也。假善巧以引之。慮其偏而失正也。挽沈溺以返之。其道蓋如斯而已。歷代諸師。各尊所聞。守此而不敢失。逮我育王珙公。起於東海之濱。秉執法柄。弘闡度門。遠

摩大師之道。煥然中興。入其門者。無非龍象。而竺元道公號爲世嫡。今吾恕中慍禪師。則又竺元之入室弟子也。初受度於元叟端公。多聞法要。拈香酬恩。則歸之道公。厥後俯徇衆請。出世象山之靈巖。黃巖之瑞巖。皈依者日益衆。名聞東夷。使者入貢中國。兼奏請住持。師因奉詔來南京。力辭其行。上憫其老也。特從所請。一旦將歸隱鄞江。其徒居頂以二會語徵予序。予久聞師名。亦嘗覩見語言之一二。茲又獲觀其全。旋嵐吞而疾飈馳。山嶽移而海水立。鬼神泣而魍魅奔。有聞之者。凡情盡喪。予故不辭。爲稽決疑經所載。以啓禪源。法水月之喩。以明性原。推達磨之教。以爲學源。歷題之於首簡。予老且病。凡求文繽紛於前。悉皆謝絕。而獨爲師拈此者。憫大法之陵夷。樂師言之契道也。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或問於濂曰。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明者又何物也。曰。日與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也。其與天地日月並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地日月。寓乎形者也。形則有成壞。有限量。雖百億妙高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下。以至于恒河沙數。皆有窮也。皆有止也。此無他。囿乎物者也。若如來大法則不然。旣無體段。又無方所。吾不爲成。孰能爲之壞。吾不爲後。孰能爲之先。吾不爲下。孰能爲之上。芒乎忽乎。驕乎漠乎。徹妙而圓通乎。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眞如獨露。無非道者。所以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

月之上。大而至於不可象。斯爲大矣。明而至於不可名。斯爲明矣。是故以有情言之。則四聖以至六凡。或覺或迷。佛法無乎不具也。以無情言之。則火水土石與彼草木。或洪或纖。佛法無乎不在也。三乘十二分敎。不能盡宣也。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汙也。嗚呼。發徂徠之松以爲炷。斷淇園之竹以爲管。其能盡贊頌之矣乎。然而佛法圓明且大也。其靈明之在人者。萬劫難遠。不離當念。一念不立。卽證菩提。亦在夫自勉之而已。濂雖不敏。每遇學佛者。喜談而樂道之。初不以其證入淺深而有間。其意顧有見於斯也。徑山住持以中禪師。名智及。學徒尊之。號曰愚庵。俗姓某。世居姑蘇。得法於元叟端公。歷住隆教普慈二剎。帝師錫以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之號。已而陞淨慈。遷主今山。四據高座。敷揚佛法。以發人天龍鬼之聽。緇素相從。如雲歸岫。其弟子某會萃成書。介吾友用堂懽公。請文以題其首。濂挑燈而疾讀之。其解人膠黏。如脫條鐵。摩雲而奮飛也。其方便爲人。如慈母愛子。一步而三顧也。其宏機密用。如大將臨陣。旗鼓動而矢石集也。誠一代之宗師而有德有言者歟。雖然。不二門中。一法不存。何況於言。覽者當求禪師言外之言。使意見兩忘。而忘忘亦忘。方近道矣。嗚呼。佛法超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豈細故哉。人患不求之爾。今極其贊頌而冒于此錄之端。實欲起人之敬信也。輪寶旛空。非愚則惑。濂蓋無以逃其責矣。

靈隱和尙復公禪師三會語序

無相居士坐清淨室。想滿淨觀。忽有沙門。號曰彝鐘。合掌頂禮而作言曰。我師靈隱三坐道場。法音之震。有如驚雷。蟄蟲皆興。飛行自在。各適恆性。又如鳧鐘。人正昏睡。一聞音聲。颯然獨覺。同袍宗濟。及諸上首。假毫翰力。成文句身。唯願居士。開光明藏。洞照萬端。使信心者。同入如來大華嚴海。居士微笑。告沙門言。

爾師所演。大乘正法。當時聞者。注耳棲心。一切纏結。悉皆解脫。旣解脫已。萬法皆空。何況於言。爾等結集。翰墨假合。畢竟大法。果何所寄。若謂出於翰墨之間。湘竹兔毫。魚膠松煤。不能說法。譬如石工手持錐鑿。鑿彼崖石。爲菩薩相。首戴華冠。面如滿月。塗以黃金。間以五彩。珍珠瓔珞。種種具足。爾意云何。是眞佛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當觀實相。惟是像佛。四體奇偉。被服絢麗。圓無異者。若此眞佛。神通變化。無量無邊。二者孰勝。以此思惟。佛身充滿。徧周沙界。豈同崖石。拘礙方所。況此文句。纔脫口吻。卽第二義。書之簡編。去道遼遠。又如畫師。和丹抹粉。經營想像。貌師子王。拳毛旋螺。利距劍牙。威稜氣發。可怖可愕。迫而視之。更若飛動。爾意云何。是師子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有像皆假。是師子相。形模生獰。踞視左右。亦無異者。若此於眞猊。迅跳擲。百獸盡伏。二者孰劣。以此思惟。物唯眞者。方能動物。寫形縑素。與木石等。況此文句。不見形聲。徒存其迹。用之求道。如捕風影。沙門當知。法尙算權。難齊一帆。如求兔者。必假於蹄。欲致魚者。定資於筌。魚兔旣獲。筌蹄則棄。法因言入。言入法空。亦復如是。是知汝師。顯說密說。權說實說。縱說橫說。無非闡揚我佛如來第一了義。有能於此。一句之中。或四三句。或五六句。乃至無句。勿著色求。勿著聲求。忽然悟入。俾一切衆。盲者能視。跛者能履。瘖者能言。疾者能起。其爲奇巧。胡可喻云。若執文句。反爲留礙。沙門當知。有物混然。萬有之宗。不依形色。不墮斷常。入離出微。內外體淨。衆生迷惑。無繩自縛。大覺世尊。大含攝故。大慈憫故。則有正傳。曰思惟脩。一念不生。一法不立。一法不立。萬像朗融。

非生非佛。非眞非妄。非小非大。非一非多。此即所謂。常空不有。常有不空。初無對待。亦無能所。從古諸師。燈燈續燄。咸以此故。汝師繼承。倡明大教。一機一言。皆轉法轉。法不流通。是爲祕法。宜示信心。共入圓智。旣入圓智。法何嘗法。法而非法。是爲法法。法法之法。不可思議。我言與實。善思念之。沙門聞說。心大歡喜。信解受持。作禮而退。

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錄序

古之人道感而形化。曷嘗資於言哉。甚不得已而有言。言或易於遺忘。又甚不得已而記錄之。雖曰形諸簡編。然權不能行遠。又甚不得已。始刻文梓而傳之。其言之也。其傳之也。將澤物於後世。惓惓爲道之心爲何如哉。此濂於歷代諸師之言。不能無感也。激者則曰。靈明中居。一塵不可留。況語言文字紛糅龐雜。足以礙冲虛而窒眞如。達磨氏東來。持楞伽經以印人心。楞伽佛口所宣也。君子尙謂其墮於枝蔓。況後來師弟子策勵之言乎。曰。不然也。人之根性不同。而攝接之機亦異。其上上者。一見之頃。情塵自然銷霣。何假於言哉。若下下者。朝夕諄諄誨之。涜如嚼蠟。莫不知其味。苟欲絕文字。令其豁然自悟。是猶采鳧藻於山巓。求女蘿於海底。終不可得也。今之去古亦遠矣。自大鑑以來。其語具在。人仰之者。如雲龍升天。海立雲流。或現大身。或現小身。不可以凡情測度。儻不因其言而求之。則其超然獨立不墮色聲者。奚從而知之。旣知之。必將則而象之。若以其窒眞如而礙冲虛。一切斥去。濂不識其可乎不可乎。雖然。寶積經云。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數。皆名爲文。離諸一切言音文字。理不可說。是名爲義。法藏且爾。況下於斯者乎。以此觀之。當略其文而究其義。可也。然而取魚者必資筌。搏兔者當用蹄。兔與魚旣獲。而無事於蹄筌。吾心源旣澄。識浪自息。復何義之云乎。濂之區區。又不能無感於後之人也。育王禪師裕公。三坐道場。策勵學徒。如雷天鼓。聞者掩耳。演說無上妙道。如升蘇迷盧山。圜視四天下。百物無所遁藏。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謂其言出入宗乘內典。左右逢原。其文涉獵百氏。燦然可睹。巍雀佳山恕中慍公。謂其設施踔厲。不愧爲大慧七世孫。皆知言。濂頗獲與公游。嘗以賸語三卷。質正於公。公不鄙而題識之。許其可以入道。今已十閱寒暑矣。公之徒師秀。不遠千里。以公三會語。請濂序而傳之。嗚呼。公之有言與秀之汲汲圖此者。夫豈得已者哉。濂雖不文。因不辭而書諸首簡云。

八支了義淨戒序贊

善世禪師薩訶擇釋理。自天竺來東土。敷宣正法。化導諸有情衆。近依契經。開演八支了義淨戒。分別事理二犯。事犯易遮。理犯難制。於是推致其極。使人咸知法性本空。初無證悟。斷常不立。眞妄雙泯。佛之大戒。蓋無踰於此矣。禪師旣已著爲儀文。命其弟子智光。譯爲華言。以廣流通。而請金華宋濂爲之序。濂遂合爪作禮而說贊曰。

我聞波羅提木叉。二百五十爲防止。於中各具四威儀。合爲一千無剩欠。過去見在及未來。循環終始至三千。若以三千攝衆義。分配身口七支間。漸成二萬一千數。對治三毒諸惡業。大無不統小無遺。輾轉八萬四千門。法門高深固難測。終不能違事理外。事戒爲緣通萬境。乃於別別無因果。據行凌犯即制伏。是

則名爲別解脫。理戒由其斷惑故。道作處通隨類遣。不隨緣別起繫縛。是則名爲正解脫。西天佛子最善巧。開演八戒度衆生。重輕利鈍盡包羅。內外無爲亦如是。法門雖多還則一。此謂持倚以御煩。有能破此護命鎧。魔軍雖強不敢侵。三學殊塗戒爲首。由戒生定以至慧。願入毗盧大道場。一念不生成正覺。

送趙彥亨之官和陽詩 并序

吳興趙君彥亨。魏國文敏公從孫也。通周易。至正乙巳。試藝江浙鄉闈。獲與薦送。値元改物。遂退隱林壑。國朝文治大興。蒙梁侯公彥良以中書參知政事。出守吳興。力舉教授郡庠。彥亨以養親辭。侯公移鎭山東。已而入覲。以爲彥亨之材。誠不能多致。復言於銓曹。選爲楚府紀善。久之。調同知和州事。將行。予酌酒謂之曰。彥亨以故家文獻。自藩府出佐方州。有民人社稷之重。蚤夜宜孳孳自厲。有不待予言。其欲言者。自識彥亨已數月矣。因爲館國史之冗。凡四聖傳心之祕。諸家異同之辯。欲求彥亨發之。卒未能得。而彥亨以別告。嗚呼。古語有云。爲政易而講學難。予於彥亨又烏可已於辭乎。序而詩之。情在其中矣。詩曰。

偉彼魏公。文獻之家。經畬秋實。藝苑春華。旣賢以熙。復鬯而葩。道祥所鍾。英名載加。弓冶有傳。詩禮內閑。匪資竹素。盡策文壇。如撫健犂。去衞中軍。勇蓋萬夫。氣摩青雲。賢書得貢。談揚新題。材許龍虎。星應璧奎。理將番迅。事或不齊。海桑變幻。巖穴幽棲。大明麗天。萬國咸臣。蒐羅智哲。逮及隱淪。上名楚邸。接跡朝紳。無善不紀。有道必陳。睢茲和陽。瀕于大江。帝錫初復。天威孔揚。旣泯寇區。覩此沛豐。叶建侯擇佐。維俊及良。爲子嘉鑑。擬予遠猷。照鑑民隱。體承天休。蔣言我私。起與子謀。千羈多與九師焉求。子今有行。孰析其精。別騅徒衆。離腸直傾。泱泱中流。搖搖去旌。瞻望弗及。實勞我情。

贈惠民局提領仁齋張君序

嗚呼。醫其難言矣乎。人之生也。與天地之氣。相爲流通。養之得其道。則百順集。百邪去。苟失其養。內感於七情。外感於六氣。而疾疢作焉。醫者診而治之。必察其根本枝末。其實也從而損之。其虛也從而益之。陰平陽祕。自適厥中。粗工或昧乎此。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其病之能起者鮮矣。此其難一也。氣血之運。必有以疏載之。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陽旣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陰旣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取兩陰交盡之義也。何經受病。宜用何劑治之。治之固不難。又當知有引經之藥。能循此法。則無疾弗瘳矣。粗工不辨十二經。而一概施之。譬猶羅雀于江。罾魚于林。萬一或幸而得之。豈理也哉。此其難二也。歲氣有不同。攻治亦異其宜。曰升降。曰浮沈。若則順而承之。曰寒熱。曰溫涼。若則逆而反之。庶幾能全其天和。而不致僨僨錯謬。粗工則倀倀然。當順則反逆。當逆則反順。如盲人適野。不辯乎西東。此其難三也。病有寒熱。熱者當投之以涼。寒者宜濟之以溫。此恆理也。然寒熱之勢方劇。而遽欲反之。必扞格而難入。熱因熱用。寒因寒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庶幾能成其功。粗工則不察而混治之。此其難四也。藥性有陰陽。而於氣味尤焉。然不專於陰陽也。又有所謂陽中之陰焉。陰中之陽焉。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不察也。粗工則不殿重輕。而妄投之。過矣。此其難五也。然此多內經之所明言。自表宗元局爲大觀二百餘方。經旨晦蝕。無有探而究之者。至金劉守眞。張從正。李明之等出。始一以內經

為宗。向之晦者昭如也。昔之蝕者完如也。嗚呼。醫其難言矣乎。吳士張君仁齋。世為名醫。從陳鼎庵受內經之學。而於劉張李三家之書。無不通貫。故用藥多奇驗。將軍那木哥病危甚。張君脈之曰。寒涼太過所致。宜溫之。果瘳。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遘疾。上遣使者召張君療之。張君脈已。曰。色夭不澤。尺脈已絕。然能食飲。主踰月而死。後亦然。先是全室禪師泐公無病。偶乞張君視脈色。張君曰。師雖康強。其中多滯痰。後有中風之患。當時咸不以為然。至是疾果作。手足痿痹不仁。張君用辛涼劑汗之下而愈。師欲以金繒遺之。張君笑曰。師何必爾也。得宋翰林文一篇。不翅足矣。師來為予言。予雖不知醫。而醫之諸書。頗嘗讀之。故為疏五難之說。使觀者知其道為不易如此。嗚呼。醫誠難言矣乎。若學如張君。察證如張君。制藥如張君。則不謂之難也已。

贈李子貞序

昔天下盛時。文學行義之士。多出於江淮以北。今豈異於昔哉。何其寥邈而未之見也。元興乎朔方。其化自北始。故士之北產者。尤盛於元。今皇帝起南方。士之盛。誠由南方始。自南而北。理勢之必然也。況朝廷思用北方士。甚至有一材者。即脅顯之。所以運化機。欲其速變也。士生其間者。安可不勉乎。安豐李子貞。讀書有文。士之秀者也。其婿之弟鄭子端。為通事司丞。子貞涉遠道而訪之。其於行義得矣。及其歸也。子端須余文贈之。亦欲化其鄉人以文學乎。子貞歸。告而父兄。語而朋友。上方以文治。思得奇才而用之。有志功名者。愼無自棄哉。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偈序

方外範堂儀公來。言同袍有原要字簡中者。日本之人也。姓藤氏。為其國貴族。年九歲。依能仁國濟國師給灑掃之役。久之。國師為薙落。受具足戒。尋往建仁。與聞在菴禪師大法要旨。遂使侍香左右。師慕中夏禪宗之盛。洪武甲寅夏。不憚鯨波之險。航海而來。憩止南京大天界寺。聞江右多祖師道場。欲往禮其遺塔。頗聞古有贈言之禮。拱植相因。先生能不廢之乎。予曰。此吾俗間事也。簡中學絕俗之道。文字且不當立。況予之贈語邪。範堂曰。請為一偈何如。予曰。杳冥之中。其光如曒。不依形立。當與道存。雖偈亦奚以為。範堂曰。此姑寘之。第二門中。何事不可說。先生自通一大藏教。乃欲遏絕初機之士乎。予曰。本自現成。誰為初機。一且不有。孰居第二。強生分別。去道滋遠也。範堂曰。先生辨固辨矣。吾無以佛之。簡中必欲微片言之賜。慈悲者果能拒耶。予笑曰。如此則或庶幾也。於是合十指爪而唱偈曰。

諸法本無滅。是故無所生。其意果云何。本性不變故。衆生暗虛妄。常見有生滅。因緣十二支。猶如玉連環。鉤鎖不可斷。狂潛無明根。根斷枝葉枯。豈復能滋生。若能斷其生。而死自然滅。不見有一法。滅將從何起。如來最方便。示此思惟修。蕩相而明空。功德難思議。如執金剛劍。寒鋩凜秋霜。斬除諸煩惱。智慧即現前。轉移剎那間。不見有真妄。如種鉢特摩。出自淤泥中。華雖未敷榮。其實已全具。雙舉復雙收。不見有先後。如蓋長明燈。于彼昏暗室。明生暗即亡。非暗往它所。明暗本無二。不見有出入。沙門汝當知。此乃真實義。回光自返照。顯性亦非亡。前滅既不接。後起亦不引。前後際皆斷。無思心正住。所謂諸因緣。銷鑠無餘者。

江右多古塔。骨朽已千載。塔前諸樹林。晝夜談妙法。熾然雖不停。無耳乃得聞。沙門汝當知。勿墮於色聲。有佛與無佛。不可生執著。行行早休歇。契彼無上道。

贈雲林道士鄭君序

臨川有山曰雲林。列三十六峯。延亙五十餘里。其降勢旁魄。展閣嶠而淩麻姑。拱華相而望龍虎。靈氣參會。非樂道者莫能居之。在唐之初。有鄭師郯自鄱陽來。采藥山中。築瑞雲觀。以為鍊大丹之所。既沒且壽。忽從羅浮寄書還。啓棺而視之。唯劍履存。其後裔多出羽人。若仲修君。亦其諸孫也。仲修生有出塵之趣。遂入上清宮為道士。探規中天根之穴。及抽添沐浴之候。遵而行之。用志不分。忽遇異人仙巖之上。出青囊蘊書。增益其所未能。太乙真人知其然。又授以清淨無為之說。使合諸至道。仲修欣然言曰。吾本想云立矣。當思有以利於物乎。乃習召雷役鬼神之術。晝夜存心。若與明靈居。歲丙申。錢浦大旱。土毛盡焦。縣大夫禱走羣望。日愈赤如火。仲修杖劍登八卦壇。叩齒集神。飛符碧霄中。雲膚寸而起。頃刻。雜霹雷不辨色。迅霆一聲起壇東。大雨如瀉。自時厥後。六七年間。東浙則蘭溪。西浙則嚴陵。江東則貴溪。或值亢陽部風紀之賢。繼戎鎮戍之將。州邑長式之官。無不致辭仲修。仲修出而應之。其致雨成如發浦。時人奇仲修。謂有弭災之功云。洪武四年秋八月。上召嗣天師沖虛真人至京。仲修實輔行。九月。帥入覲。賜食禁中。既而辭還山。五年三月。復詔中書。徵有道之士六人。而仲修與焉。未幾。遂選仲修專祀祠之事。留居朝天宮。會天不雨。京尹請仲修禱之。仲修入室。凝神而坐。雷雨叉隨至。上悅。出尚方白金以賜焉。嗚呼。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二氣而已。有能知其化機而轉移之。則雨暘可得而求矣。昔者董仲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當時。未嘗不得其所欲。此蓋吾儒之事也。奈何古學失傳。章甫逢掖之徒。棄而不講。而道家者流。得以傚而行之。亦可以一概矣。夫然。而天地一太極也。吾心亦一太極也。風霆雷雨。皆心中所具。苟有人焉。不參私僞。用符天道。則其感應之速。捷於桴鼓矣。由是可見一心之至靈。上下無間。而人特自昧之爾。仲修游方之外。得諸師祕文。行之至久。確確然不為物役。其能感鬼神禦災難也宜哉。所以昭被謳謠。道光前人。而介爾長世也。且不忘其本。以雲林自號。不芒狩師錫三十六峯圖遺之。予因為敘文繫於圖後。蓋圖以昭其先。而序以著其行云。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大雄氏之道。洪纖悉備。上覆下載。如彼穹壤。無含生之非攝也。東升西降。如彼日月。無昏衢之不照也。弘敷固假於教儀。妙悟須資於禪定。所以銷融其麤濁。振拔其精明。降伏其塵勞。躋登其實際。非知力之所強。必頓覺而後成。蓋亦戛戛乎其難矣。為其學者。當究厥誠。一法不立而日用燦然。六入本空而真機獨露。雖有所證。未能自信。於是遠訪師資。以求印可。鋒相觸而電為之奔。疑網既祛。是乃為之開權。非其大慧。充大量。要不足以與於斯也。定巖戒師。吳興士族。積習提之因。勵精進之學。美聲流於四方。純行信於四衆。且以見聞未博。踐履或疑。泛東大洋海而觀古佛顯化之跡。登天台鴈宕而詢應真示現之方。波濤春撞。皆談苦空。林木悠揚。各彰實相。此其立志甚不小也。嗟夫。世道既降。正法不傳。僻草之錮械。是

以移易其性情。勢位之肥甘。足以斲喪其智慧。雖方袍而圓頂。或盛容而俗狀。滔滔不返。可勝嘆哉。有如定岩䡖心爲道。如孤雲野鶴。弗爲世氛之所染。如崇蘭幽芷。弗爲無人而不芳。寧不爲君子之所取乎。所謂充大孝其大慈者。異日當於定岩徵之也。定岩之還也。且過南潯省親。身居桑門。心存孝道。大雄氏所說大報恩七篇。皆言由孝而極其業。定岩又能行之矣。則其所可取。豈直前所云云哉。會余詞林。請書首簡。顯文道之叢脊。兼繼恩之繽紛。兼無停思。語多未醇。同志之士。删而正之可也。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覲省序

大雄氏躬操法印。度彼迷情。翊天彝之正理。與儒道而並用。是故四十二章有最神之訓。大報恩中有孝親之戒。蓋形非親不生。性非形莫寄。凡見性明心之士。爲報本反始之誠。外此而求。雖道逾遠。清源上人攝自妙歲。即臨空門。駸落於鳳臺之系。典藏於雙林之刹。無微不探。有顯皆窮。繼出世於龍華。儼分座於天界。宜了苦空之相。庶盡有漏之因。蓼莪忽咏。陟屺成思。嗟嚴雲之易孤。歎春暉之莫報。擬鍾簃之寄像。終亦何心。陳尊宿之編蒲。願終其志。於是儒門席上之珍。法苑同袍之彥。察其誠慇。各綴辭歌。且徵題於首簡。用攄發其中情。昔者柳州刺史。投分濬師。及覲省於淮南。法鄭商之先轄。爲文采。炟著叢林。顯予末學。焉致效顰。然而見善不揚。非君子之操。落俗弗勵。豈達賢之爲。有若上人。槪抵大方。期於深詣。其欲明心見性者歟。雖嘗絕學。不廢明倫。其知反始報本者歟。吳經最神之訓。如來孝親之戒。其能服行而弗悖者歟。仍與竺墳本一塗轍。或者歧而二之。失則甚矣。自斷塞僮。䟽逐章逢。知本迹之不殊。思內外之兩盡。嘉斯篇行。賭合道誼。聿增名教之重。不昧原本之義。表而出之。以爲世勸焉爾。

贈令儀藏主序

予聞佛書一須彌山。攝一四天下。一四天下。共一日月。須彌有百億。則日月有百億焉。如是乃至恆河沙不可算數之天下。佛法未嘗不流布其間。況震旦一國耶。日本在東海。同爲震旦之國。又可分疆界之內外邪。此所以同慕眞乘。而至人攝化者。亦未嘗遺之也。達磨氏自身毒西來。既至中夏。復示幻化。持隻履西歸。後八十六年。當推古文主之世。達磨復示化至其國。世子豐聰過和之片岡。達磨身爲餓者。困臥道左。世子察其異。解衣衣之。已而入寂。遂藏焉。及啓棺無所有。唯賜衣存。事與隻履西歸絕類。所異者。當時無人嗣其禪宗綱。自時厥後。橘妃遣慧萼致金繒泛海來請齊安國師。卒令義空比丘入東。其言傳禪宗之碑。信不誣矣。至覺何之嗣佛海遠。道元之承天童淨。達摩之宗。駸駸向盛。原大法之萌芽。嘗肇見於世子之時歟。嗚呼。亦可謂遠也已矣。範堂儀公。日本之人也。俗姓藤氏。修習禪觀。夙夜匪懈。至正壬寅秋。航海自閩抵浙。參明寶宿。咨決法要。洪武癸丑冬。復來蔣山爲侍者。尋遷掌藏史。叢林中以法筵龍象期之。範堂以予頗究內典。圓頂方袍之士。無不獲文句而去。謁予以徵贈言。予謂三藏靈文。琅函玉軸。世所嚴奉者。凡五千四十八卷。六百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言。其判定因果。窮究性相。則謂之經。垂範四儀。嚴制三業。則謂之律。研眞顯正。毀僞摧邪。則謂之論。三者莫不具焉。範堂既司之矣。司之寧有不受持讀誦之乎。脫若以言演說之多。無踰於此也。如曰直指人心。片言已爲餘贅。何在於脂求耶。雖然。萬錢陳於前。

非繩無以貫之。萬法散於事。非心無以攝之。假言以明心。挈其綱而舉其要。亦古人之甚尊奉者也。大抵人有內外。佛性無內外。人有東西。佛性無東西。一眞無妄。充滿太虛。大周沙界。細入㣲微。光輝洞達。皆含攝而無所遺。範堂於此而證入焉。一念萬年。何今何古。寂然不動。誰佛誰生。當此之時。殆非世諦文字之可形容也。達磨氏之所傳。其大旨不過如是而已。範堂徧參諸方。諸方尊宿。以範堂精進。多所印可。不知曾有不自貨祕而昌言若斯者乎。予見範堂向道之切。故舉百億須彌皆有佛法。佛法能興於日本者。稍著見焉。而未復申之以此者。衞法之事嚴。而利物之心急也。

徑山說堂禪師四會語序

根有利鈍。故所教有異同。悟有淺深。故所印有小大。施其善巧之力。釋彼結習之固。非假言辭。難窮實際。所以達磨膺辯於六宗。臨濟有發於三要。照耀今古。剖露乾坤。茲其爲巨筏之興梁。作昏衢之炬燭也歟。有若悅堂誾公禪師。以東嶼正嫡。弘西來大宗。初住匡山之東禪。轉吳門之萬壽。升虎林之南屛。塗毗雙徑。樹大法幢。凡四坐道場。名聞京國。遣使者再下璽書。護其教。且有金襴法衣之賜。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道。黑白歸奔。如衆歸市。禪師臨機接引。諄諄誘掖爲多。其善誘弗倦。則春氣津津。太和襲人也。其發蒙撤部。則霹靂太清。冰釋洪河也。其警省振勵。則震雷虩虩。迅厲七竅也。其含弘攝授。則山不讓塵。海不擇流也。由是而觀。所教有同異。非根有利鈍者歟。所印有小大。非悟有淺深者歟。前謂施善巧。釋結習。假言辭。窮實際者。其道豈不在於斯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現宰官身。敷宣般若。與禪師爲方外交。而禪師受度婆之寶林。又在予父母之邦。稽茲緣契。實繫中情。禪師上首南峯瑆公。得法最蚤。乃出四會語。俾題首簡。予竊聞之。入奧室者。能探於幽邃。升危岑者。始矚於寥茫。松月大師印公。禪林之獅子。法海之長鯨也。其稱禪師之道。高於圓照佛照二公。其言豈虛發者哉。惟賢知賢。蓋可徵矣。仰前哲之風徽。作後武之矩度。究其遺轍。足證新功。是錄之行。其必有超然獨得於語言之外者乎。

送季芳聯上人東遊四明序

吾佛之學。明心而已矣。然心未易明也。結習之所膠滯。根塵之所蓋覆。沈冥於欲塗。顚倒於暗室。而不能自知。必處乎宜山密林之中。木茹澗飲。絕去外緣。而直趨一眞之境。水漂麥而不顧。雷破柱而弗驚。久之馴熟。忽然頓悟。大地山河。咸作碧琉璃色。能如是。不可謂無所證入矣。然恐墮於空寂。未敢自信。又必將叅叢襄糧。不遠數百千里。求明師而證之。機鋒交觸。如短兵相接。失眼之頃。輒至喪身失命。及其印可已定。退藏於密。如護明珠。須臾不敢忘去。然而析多羅藏。其多至於五千四十八卷。大無不包。細無不統。其可委之爲贅語耶。又必出司藏鑰。晝夜研窮之。而畢知其說。證之於言。驗之於心。既無分毫之不同矣。於是不得已。出世度人。續佛慧命。其階級之不紊。功用之甚嚴。乃如此。奈之何今之秉法柄者。或不能皆然也。余方爲之浩歎不止。有若季芳上人。其蓋有以起余者哉。季芳名道聯。鄞人也。幼祝髮傳書。窮理命之學。長依瑞巖義公。脩沙門行。尋掌內記於大天界寺。遂嗣法於淨覺禪師。矩度雍容。進退咸有恆則。蓋溫然如玉者也。叢林之中。咸器重之。或挽其爲住持事。則謙然不敢當。且曰。我心學未能盡明也。三乘十二分之

說，亦未能並迫也。我歸四明山中，求諸己而已矣。嗚呼，若吾季芳之才之美如此，苟使之主一刹而領四衆焉，何不可者，而乃退然不居，則夫不及季芳而奔競欲得者，為難言矣。季芳行哉，臨濟之子孫多有隱于鄞山鄞水之間，季芳尚即而求之，探古佛之真如，繹諸經之妙義，證入無量薩婆若海。江南十刹諸名山，當有延吾季芳來說法者，季芳雖欲自謙退，不可得矣。季芳行哉。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柳儀曹有云：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人知嚮方。誠哉是言也。蓋宗儒典，則探義理之精奧；慕真乘，則識名相之盜跡。二者得兼，則空有相資，真俗並用，庶幾周流而無滯者也。禪林之規，分職授事，各因其才而責以成功，而於內記之選，尤難其人。凡有關於文辭之事，頗資之以達務，非翦染竺墳，旁通孔籍，未易以致之。苟能從事於斯，則說法名山，師表後進，階級將自此而升矣。其任之重，不亦宜乎。會稽璞原師，其名為德璟，幼學浮屠法於諸林院，長游大方，遂於善世禪寺充內記之任。善世為海內僧伽所宗，龍象之所經，瓶錫之所聚，揮汗成雨，張袂成帷，一時號為極盛。璟原非惟稱其職，兼能近取遠攬，深涵淺受，而其學益進於前。一旦將還東海之上，與璟原游者，咸惜其去，相率發為聲詩，命予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世之學者夥矣，溺文學者，則局促經畬，馳騁藝苑，其流必外騖而忘返；泥苦空者，則措情高遠，游思疏曠，其流必內蹶而失守。所以皆倀倀他適，不知正途之從。有若璟原，其知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者歟。處乎世間，不著世間，如環之無端，不見其止，如刀之剖水，不見其跡，其知空有相資，真俗並用者歟。循序而上，此為發軔，他時出世為人，其知所自重者歟。予儒家之流也，四庫書册，粗嘗披閱，三藏玄文，頗亦玩索，負謗多歸脫之病，無抽關啓鑰之要。近惟默坐存誠，屏斥而銷霣之，於是天光發發，豁然自融，方知儀曹之云，為漸門者設。璞原春秋甚富，宜達圓頓之旨，尚思得魚兔而忘筌蹄歟。白雲悅公，時碩德也，身居嚴瀨，名聞禁闥，璞原嘗師事而親炙之，當以予言質其然否。白雲又將有以為璞原告也。

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

佛之書，其藏有三：曰修多羅藏，曰毗尼藏，曰阿毗曇藏，此則華言所謂經、律、論者也。經則諸佛及菩薩天仙皆可演說，論則諸賢聖僧皆可著撰，惟律非如來金口所宣，則有所不可者，故自文殊以降，不敢贊一辭。逮於雙林入滅，結集成藏，而優波離尊者復口誦聖言，十過衆證無差，然後宣布。其慎重而不輕也，蓋如此。然而中夏初未之聞也，自曇柯羅持僧祇戒本來洛陽，始知有律文。又至唐之澄照師作戒疏、羯磨疏諸書，而律學大傳於天下，謂之行事防非止惡之宗。真悟師起於宋慶曆間，復著會正記十二本，以弘澄照之旨。嗣真悟而興起者，則有大智師焉，復以法華開顯圓意，造資持記，雖與會正稍殊，亦無非推明澄照之說，而求合乎先佛之制。嗚呼，律學之難明也久矣，自非三師者出而恢弘之，其有不失靈山之遺教乎？有其人則有其政，又豈無望後來之法嗣乎？用明上人，本諸暨楊氏子，素稱儒宦之族，自幼從叔父白石璞公遊四明，遂令捨家於慈溪崇福寺。別江舟公議以為法孫，別江能窮法華三觀十乘之旨，歲為長期，舉同袍三十人而皆誦之，得上人，以為能繼其志，極愛之而弗忘，復命出湖心廣福寺，從師而受律

文大義，所謂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耆、九十波逸提、四波羅提提舍尼、一百衆學、七滅諍、大乘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等文，皆欲習而通之。及典事之久，遷靈芝懺司之職。今年之春，與予皆會南京，其威儀之雅、問學之佳，既足以動人觀聽，而遊戲翰墨，亦皆清逸有可玩者。淨覺大師以碩望宿德，為釋子所宗，亦以上人為法器，俾出世於菩提律寺。上人將還四明，徵予言以為贈。予謂律文大義，有三師之述作在焉，毋事乎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而律主於戒，能戒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慧，是則戒者作佛之階梯，濟人之舟航也，可不務乎？律之義雖明，而所謂持犯開遮之說，誰復講而行之？為其徒者，亦可以永嘆矣。上人年甚茂，志甚大，其進未易量也。幸勿安於卑近，惑於旁歧，悠然以三師之道自期，則異日律學之再興者，又安知不在於上人乎？亦在上人自勉之而已。予老且多病，率爾成文，殊無所發越，顏闕白石師內外之學兼備，蔚為時之名僧，上人幸即而問焉。其不斥予言為誕為繆，則幸矣。

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

往時有大比丘平中信公，以松源五傳之學，提唱護龍河上，覺初恩公實與之分坐說法。鍛鞴宏施，烹凡煆聖，機鋒所觸，抉驪奔霆，四衆歸依，如水赴海。曾未幾何，平中示寂，覺初乃出世於建業之聖泉，遷永嘉之雅山，法道亦既大行於時。已而江心虛席，若牧守，若戍將，若賢士大夫，僉以謂江心古叢林，忠陵昔日駐蹕之地，其名列在江南十刹，非有名德如覺初，不足以厭服人心，各具書疏以延致覺初。覺初以慈憫故，亦起而赴之。及我皇上正位宸極，隆興佛乘，開善世院於大天界寺，設統領、副統、贊教、紀化等員，海內諸名山悉隸之。掄選有禪行涉資級者，俾為之主，其非才而冒充者斥之。於是新例為江心擇賢，然終無踰於覺初者，統領遂合衆議，仍請覺初居其職。會余奉詔總脩元史，來南京，覺初亦振錫自江心而至，握手共語，情意懽如也。覺初一旦忽來別曰：吾將還江心，子可無一言以贈乎？嗚呼，大雄氏之道，頓與漸之

謂也。以漸言之，初臨十信，伏三界見思煩惱，外凡之位也。次至十住位，斷見思惑，兼斷界內塵沙，及伏界外塵沙，用從假入空觀。次至十行位，斷界外塵沙，用從空入假觀。次至十迴向位，則伏無明而習中觀。已上之種三十，通為三賢內凡之位也。次至十地位，各斷一品無明，證一分中道，入等覺位，又破一品無明，入妙覺位。至於妙覺，始名為佛。以類言之，則不階等第，直造心源，圓妙如如，超出三界，無煩惱可斷，無真乘可證，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此心即佛，彼佛即心，不去不來，忘內忘外，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方所拘也。大抵教中所攝，頓漸兼收，教外單傳，頓為禪旨。如來五時所說，及拈花微笑，無非其一妙用，第以根有利鈍之殊，故其機有遲速之異耳。奈何末流之弊，二家角立，互相詆訶，夫豈佛意也哉。頗聞學中雖婁向上一乘，日誦法華七卷，致感異香滿室不散。覺初於禪寂之餘，亦留心於教相，為人演說弗怠，是皆不徇一偏而將歸於大同者也。敢以此為說，以附覺初，覺初其以為然乎否乎？雖然，大雄氏之道不絕如線，扶持而振起之，非吾覺初是屬，將誰屬邪？覺初之還也，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澍大法雨，使小大根莖無不霑潤，豈不弘且偉歟。覺初宜發法道之幾，而思日勉焉可也。他日余幸杖策東歸，訪覺初於海濱，升孤嶼之亭，步海月之堂，見月色與海光同一清淨，余與覺初又當相視一笑，嗒然而相忘也。是為序。

送允師省母序

人之生，天賦之以性，父母遺之以體，德莫大焉。故雖貴有天下，不敢不事天，德爲聖賢，不敢不事親，以是身非我有，實天與親畀之也。夫吾之身既有所本，則凡吾所爲者，豈我之能爲哉，實天與親之所命，而我行之耳，安可忘所自而不察乎。古之少恩者，雖如申韓商鄧之儔，排擊堯舜孔子之道，且不敢遺其親，況於佛氏以慈仁爲教者乎。故棄其親者非佛氏之意，愚者失之耳。是以佛氏有報恩之經，稱父母恩甚至，而昔之賢者，若陳尊宿之流，多能盡於子道，近世之稱名浮屠者，亦未有不孝其親者也。今上初立極，猶恐愚者未察，詔浮屠各拜其親，定著爲律，於是習俗爲之復美。天台迪中允師，浮屠之秀者，違親而從師于外十餘年矣。今歲至京師，戚然念親不置，將別其徒而歸省，謁余求序，以道其所欲行之意。迪中通內典，攻書而能詩，其於事親，固無庸告之。然四方之學佛氏，亦有久違其親者乎，聞迪中之風而慕效者，必名浮屠也。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皇帝廓清四海，遂登大寶，遣使者播告諸蠻夷，俾知元運已革，而中夏歸于正統。其稱臣者，高句驪最先，交趾次之，流求瑣里又次之。于時日本良懷亦令僧祖來奉表而至。上嘉其遠誠，詔以天寧禪僧祖闡、瓦官教僧克勤爲使，護其還國。克勤字無逸，通儒釋書，滿堂法師諸孫也。上召見端門，與闡同受法衣、軍持、錫杖諸物之賜。筮日啓行。先是日本王統州六十有六，良懷以其近屬竊據其九，都于太宰府，至是被其王所逐。大興兵爭，及無逸等至，良懷已出奔，新設守土臣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然終疑勿釋，守臣白其事于王。王居洛陽，欲延闡住持天龍寺，無逸獨先還。無逸奉揚天子威德，諭以禍福，必期與闡俱。王聞其志不可奪，命輿馬來迎，經涉北海，時近六月，大山高插霄漢，積雪如爛銀，行一月始至。館于洛陽西山向陽精舍。執國政者猶申天龍之請，無逸曰：我使臣闡，非奉帝命不敢從王，如欲闡敷宣大法，宜同往請于朝。否則有死而已。君臣搦之，皆大懾服，議遣總州太守圓宣及淨業、喜春二僧從南海下太宰府，偏方物來貢。所擄中國及高句驪民無慮百五十人，無逸化以善道，悉令其大船道歸。無逸等自太宰府發舟，五晝夜即達昌國州，已而赴南京，仍見上端門。無逸備陳其故，闡亦附奏曰：島夷不知禮義，微勤，臣不能再瞻龍顏矣。上悅，召對者非一，或賜食禁中，自時厥後，各賚白金百兩、文綺二，皆有副。上忽顧侍臣曰：勤一沙門爾，乃能不辱君命如此，學孔子者未能或之先也。親賜手詔，諭其父華，數使其加冠巾出仕。無逸亦念去國三年，將還鄉行省親之禮。中朝大夫士，幸無逸遭逢盛際，競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予謂大雄氏設教門雖廣，其推仁及物，要與二帝三王不大異。是故昔之名僧，或諸策潘闔，或補弼廟堂，事業稱於當時，勳名垂於後世，其載於史冊者，蓋班班可考。達人大觀，初無形迹之拘，儒釋之異也。方今堯舜在上，治具畢張。無逸出將使命，言論慷慨，已足讋倭奴之膽，若使施之有政，大綱小紀，綮然有序，他日將與夔龍比肩，是亦法如來行，證菩薩道而已。大雄氏或觀生斯時，亦未必不韙無逸之所爲也。無逸之東還也，雲漢昭回之章，照臨東越，東越人士，無不舉手加額，以爲天光下燭，爲顏爲

祥，而無逸尊公祇奉璽書，當誨之以父子君臣之懿，予尚何言哉。姑摭其出使之績，序以爲贈。春向和，無逸將戴笠而來，予則具壺觴俟于龍江之上矣。

聲外鍠師字說

鍠上士以聲外爲字，請予爲之說。夫鍠，鐘之聲也。聲果在外乎？曰：外也。鐘雖在內，其扣擊之也，其音遠揚，或一里所焉，或四三焉，或十焉。鏗鍧震撼，如雷霆發於太空，果在外非內也。然而人必有形而影始隨之，天必行雲而雨始從之，銅必成鐘而聲始應之。不然，則摶泥肖鐘，叩之則块然寂無遐聲，削木爲鐘，搖之魄然，縱有聲不踰於戶闔矣。如是謂之內可也，非外也。此猶涉於偏也。由體以達其用，內而外也；從末以推其本，外而內也。此猶局於器也。一沙之內，法界具焉，內乎內而非外也；虛空無盡，何有限封，外乎外而非內也。此猶未能忘乎境也。我無內，孰能求吾之外；我無外，孰能求吾之內。此非內非外也，非外非內，則內外混融矣。雖然，聲無內外也，心有內外也。心生而內外生，心滅而內外滅，即大雄氏所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者也。心實即有，心虛即無，慎勿爲內外所惑也。余嘗宴坐般若場中，深入禪定，有鉅鏞，朝夕出大音聲，我未嘗聞之也。此無他，所聞既寂，能聞亦泯，能所雙絕，非聞聞而聞聞自見矣。於斯時也，求聲之在內者尚不可得，況聲外者乎。上士以聲外爲字，蓋欲離夫聲塵而超出其間也，非謂鐘之聲有內外也。然有外則有內，既曰聲外而未忘乎內，是逃影而行日中也。予懼其泥夫迹也，因辨聲之有內外者以貽之。上士四明人，蒲庵翁入室弟子也。禪宗教典，皆潛心探賾，而尤精詩文，叢林中咸敬禮之。蒲庵寓居京師護龍河上，上士凡三歲來省，士大夫高其行義云。

報恩說 爲祭無聞沙門作

如來所說父母恩難報經云：父母於子，有大增益，設使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正使便利背上，未足報父母之恩。佛言如是，則凡有父母者，不問在家出家，皆當報恩。何以故？我之肌膚筋骸，非父母不生；我之飢飽寒燠，非父母不節；我之出入勞逸，非父母不念；我之就安避危，非父母不分；我之循理屏欲，非父母不教；我之離俗學道，非父母不成。父母恩德，至廣至大，雖竭恒河沙算數，亦不能盡。天台有一沙門，名曰無聞，既著福田衣，參善知識，晝夜六時，每思父母恩深，未知所報，不遠千里，特來娑羅林中，五體投地，而白無相居士曰：難報經中所說父母之恩，鴻博勝羨，不可思量，弟子欲假如來三昧之力，升濟神明，未知何法而可。唯願居士慈悲，分明開示。居士告言：沙門，汝善念之。夫愛者，生死之根，輪回之本。何以故？衆生由情生恩，由恩生愛，由愛生執，由執生戀，由戀不捨，遂成妄緣，輾轉出沒，無有休息。沙門，汝欲報恩，莫先入道；汝欲入道，莫先割愛。愛盡情盡，性源自澄，能如是者，名大報恩。何以故？愛爲欲水，混混不窮，能滋長一切無明枝葉，我觀纏結，難可剪除，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爲利劍，鋒刃難觸，能斬伐一切智慧善果，生意刊落，不使萌發，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爲毒藥，衆苦慘烈，能斷喪一切衆生身命，七竅流血，彈指斃壞，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猛焰，光芒燭天，能焚毀一切廬舍器物，化爲灰燼，無復孑遺，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虎狼，爪牙銛利，能吞噬一切有生等類，窺伺搏噬，最可怖愕，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魍魎，

幻化不一．能迷惑一切脩善之士．傎倒錯繆．喪其本眞．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敗航．檣傾檝摧．能沈溺一切渡河海者．漂流轉徙．不到彼岸．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枳棘．叢生道傍．能鉤罥一切塗行商旅．冠服綻裂．惱人心意．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傾崖．摧墮無時．能壓碎一切動植諸物．有識無識．皆爲虀粉．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蚖蛇．口噴毒火．能戕賊一切血肉身軀．裂腐墮指．受其毒苦．能割愛者．乃菩提道．以是思惟．愛之爲害．不可具言．沙門．汝善念之．汝能割愛．卽可破妄．汝能破妄．卽是返眞．直入菩提之路．福德所被．無量無邊．雖聚七寶高如蘇迷盧山．持用布施．不足過也．是爲大功德力．是爲不思議勝力．是爲十方大覺如來三昧神力．報父母恩．孰出於此．沙門聞已．得大饒益．頓然了知恩愛本空．法體清淨．

書龐宗齊

常熟龐宗齊字思訓．世居芝溪．在勝國時．祖安擇．任德清尹．故號宦家．既入國朝．以鄉師統諸圖長．坐法當死．縣錄其父德良與兄某下獄．宗齊私自念．此涉科繇事．雖當正坐之．父春秋高．萬萬無就逮之理．兄爲家嗣．宗祀攸繫．且無子．吾幸有子．儻得代父兄．含笑入九泉矣．卽詣吏自白曰．宗齊精力彊．凡官中事．身專任之．不自意陷于刑辟．父若兄誠不知也．吏不疑．按章訊之．一一引伏．獄案具．斬之東市．容貌不少變．時洪武辛亥夏六月也．宗齊之年甫二十又二云．

史官曰．子者．親體之分也．形雖殊．其氣則通．痒痾疾痛．其有不切者哉．辟諸木焉．本實既撥．枝葉未有不害者．故宗齊之代父死．非異也．理之當然也．嗚呼．然則然矣．世之臨患難．固有舍父而逃者．其視宗齊果爲何如哉．若宗齊者．知有親不知有身．從容就義．絕無幾微不足之色．可謂特立而弗愧者矣．嗚呼．四海之內．孰非人子哉．

書鬭魚

予客建業．見有畜波斯魚者．俗訛爲師婆魚．其大如指．髻鬣具五采．兩頤有小點如黛．性矯悍善鬭．人以二缶畜之．折藻葉覆水面．飼以蚓若蠅．魚吐泡葉畔．知其勇可用．乃貯水大缶合之．各揚鬐鬣相鼓．視怒氣所乘．體拳曲如弓．鱗甲變黑．久之．忽作秋隼擊．水泙然鳴．濺珠上人衣．連數合復分．當合如矢激絃．絕不可遏．已而相糾纏．盤旋弗解．其一或負．勝者乘威逐之．負者懼．自擲缶外．視其身純白云．予聞有血氣者必有爭心．然則斯魚者．其亦有爭心否歟．抑冥頑不靈而至於是歟．哀哉．

書穆陵遺骼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璉眞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爲姦．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爲飲器．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斂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云．嗚呼．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擬皇太子與高麗王書

王處海東．稱藩奉貢於朝廷者．五年于茲矣．皇帝嘉王來庭．待遇之意甚渥．聞王生辰在夏五月．特出內府之幣以賜．予亦上體宸衷．復以紗若羅各十四端．遣王、至可領也．王尙益勤庶政．懷保小民．永爲我國東藩．顧不美歟．春和．王平安否．宜加愛自重．

夕佳樓頌

夕佳樓在虎林西山中．去城僅五里所．文明海慧法師始作之．法師修習西方觀想．當日如懸鼓時．必面西作禮．舉唱佛號．滅妄歸眞．不使毫髮散亂．其命名夕佳．雖取陶潛氏語意．蓋他有所屬也．法師之子具庵玘公．復能紹弘父業．法華一宗．恒藉之爲大法船．獲濟度者甚衆．具庵以樓徵文．爲述頌曰．

大雄妙嚴淸淨海．攝受無邊有情衆．衆生念念在散亂．猶如火生積薪間．倏忽起滅不暫停．乃以神通方便智．教之繫念專於一．惟彼西方安養土．無量壽佛之所住．琉璃宮殿黃金地．九品蓮臺池中生．衆鳥寶林能演法．極樂永斷一切苦．其土正值日沒處．衆生知用日爲觀．舉頭見日如見佛．開目閉目盡明了．佛光解破諸暗故．心定如山不可移．性中如如斯日相．四教修行隨解進．能想所想各異證．三藏有見皆生滅．通則無實如幻化．二教皆以事定故．別知本性元是佛．次第觀中可馴致．圓門妙解自然殊．心具一切依正法．以具緣卽心日現．法界心起法界日．此則名爲空假中．非三非一卽三一．用智破惑顯自性．猶夫醫王出良藥．入口熱惱變淸涼．種種觀法斯第一．學從大法來眞丹．修者習者無量衆．實視如來親接引．身乘七寶金剛臺．一彈指頃生彼國．海慧尊者發弘誓．嚴潔斯樓建道場．每當山氣夕佳時．滿注西方作禪觀．脩者行成生上品．有子夙具大乘器．本性之日常在目．妙瞻光明時發見．我生本是菩提種．誤墜世網未解脫．暮年遊此殊特事．如飲醍醐生歡快．願結樓煩淨社緣．西向落日志心禮．唯心唯色妙難思．當處顯現無非佛．

和林國師朶兒只怯烈失思巴藏卜授都綱禪師誥

浮屠之教．入中國者千三百年．其徒衆之繁．刹寺之廣．不設長以統制之．則其道不肅．其法不嚴．非所以示尊崇之意．爰選良材．用符善道．爾朶兒只怯烈失思巴藏卜．生陷佛土．發禮碩師．其於三乘教法．想已聞之熟矣．以西土之人．長西方之教．孰謂非宜．今特命爾爲都綱副禪師．統制天下諸山．爾尙精勤弗怠．蚤夜孜孜．體如來之願力．化導有情．頑者繩之爲良．惡者禦之爲善．其與俱生吉祥．相爲表裏．共闡正宗．庶幾陰翊王度之功．於是乎在．爾其懋哉．

西天僧撒哈咱失理授善世禪師誥

大雄氏之道．以慈悲願力．導人爲善．所以其教發興于西方．東流於震旦．歷代以來．上自王公．下逮士庶．無不歸依而信禮之．其來非一日矣．欲使其闡揚正法．陰翊王綱．非擇其人曷稱茲任．爾撒哈咱失理．生於西域．樂嗜佛乘．幽結頓空．冥心契道．邇者不憚山川險阻．直抵中華．衝大磧之埃氛．度流沙之莽蒼．其志可謂堅且確矣．朕嘉其遠誠．特加以善世禪師之號．爾尙鑒承佛勅．救濟羣生．冥頑而怙惡者．爾推報應之說以導之．貪嗔而敗事者．爾舉恬寂之行以啓之．庶幾符能仁之本願．協大道之至中．則予一人爾

嘉爾其懋哉。

旃檀大愛妙色三經小引

先佛所說旃檀香身、大愛、妙色、三陀羅尼經，皆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法賢奉詔所譯。其在法藏，與瑜珈大教王經凡二十七等，同東晝字函中，功德所被，或療惡疾，或救海難，或出生際，諸鬼趣資以解脫。誠心求之，靡不應感。蓋我如來大誓願故，神通力故，慈憫有情故，一彈指頃，即能成就無邊殊勝。經言可信，眞實不虛。天界沙門太初幾公信之爲尤力，於是命工鋟梓以廣流通。介其同袍一林桂公，徵濂引其首。大佛法廣如虛空然，無始無終，無內無外，苟欲綸畫而贊詠之，非愚則惑矣。姑書其概，以起讀者之信心云。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三

恭跋御製詩後

釋門宏勝，無理不該，無事不攝。其於忠君愛物之心，亦甚懇懇。凡可以致力，雖身命將棄之，況其餘者乎。人徒見其脈離生死，輒指爲寂滅之行。嗚呼，此特見其小乘者爾。吾佛之爲教，豈至是哉。天寧禪師祖闡仲猷，以高行僧召至南京。會朝廷將遣使日本，詔祖闡與克勤俱。祖闡不憚鯨波之險，毅然請行。上壯之，賜以法器衲衣之屬，令太官進饌饗於武樓下，且諭其國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時天界禪師宗泐倚賦詩餞之，其詩上徹御覽，遂俯賜和答。詩凡一十八韻，首言王化無遠邇，一視同仁；次言宜誘以善道，庶契西來祖意；次言經涉海洋，雖甚艱險，君臣大義毋忘；次言以平等法行之，無有彼此之異；末言使畢言旋，方盡始終之義。其丁寧反復之意，不亦至哉。祖闡受命而行，自翁洲啓櫂，五日至其國境。又踰月，始入王都，館于洛陽西山精舍。一遵聖訓，敷演正法，無非約之於善。聽者聳愕，以爲中華之禪伯，頓首于王，請主天龍禪寺。寺乃夢窗國師道場，實名刹也。祖闡以無上命，力辭之。且申布威德，閭閻內外，所以遣使者來之意。王悅，命總州太守圓溪宜同僧淨業等，奉方物稱臣來貢。祖闡既入覲，天顏怡悅，賜白金一百兩，文綺二縑。祖闡以謂遭逢盛際，躬承光寵，不可無以示後裔，乃粉黃金爲泥，書上賜和詩成卷，勒其副名山，屬濂識其事於左。古之帝王寵賚方外之士，固不敢謂無之，而鮮以天章賁飾之者。今祖闡之遭，可謂優

鉢曇花，千年一現者矣。其東旋也，將見五色天光，煊赫於龍山之上，晶晶熒熒，直燭霄漢，飛潛動植，皆與有榮耀焉。抑濂聞普覺杲公昔處浮屠中，而念君愛物之念，皦如白日。張魏公稱其非聲聞獨覺私厭生死者比，人至今言之。祖闡固普覺諸孫也，其出將使指，不辱君命，倭人慕化，稽首來庭，豈樂寂滅者可冀其萬一哉。宜其簡在上心，而褒嘉之命屢下也。濂不佞，忝居法從，故不辭而爲之書，上以昭帝德之廣被，下以白釋氏之有良材云。

恭題賜和托鉢歌後

臣聞自昔賢聖之君，多菩薩果位中人，慈憫衆生，故乘願輪降生人間，執符御歷，如華嚴經云：歡喜地菩薩出世爲閻浮提王。其言蓋可證也。欽惟皇上撥亂反正，出斯民於塗炭，而袵席之，既臨宸御，洊建無遮大會于鍾山，度諸幽滯。將行事，上致齋便閣，臣侍坐于側，因問近者高行僧爲誰，臣以前住持開元文康對。文康頗著托鉢歌行世，見寓古開善道場。明日大駕幸鍾山，召見文康，索其歌觀之，天顏怡懌，遂勅奉御持歸。又明日，臣復入侍，至夜二鼓，上命兩黃門臨燭于前，且讀且和，運筆如飛，終食之間，而章已成矣。臣得而伏讀焉，援據經論，滔滔弗竭，至於西域心宗，中多及之。嗚呼，自非菩薩應身，辨才無礙，而能遽至是耶。越三日，文康受賜而歸，裝潢成卷，將留鎮山門。臣謂之曰：前代帝王以王道眞乘並用，每下璽書誕敷其教，蓋以陰翊王度，而有功於烝民也。上今俯和文康之歌，所以推獎禪宗，而勉勵其徒者，其意亦猶是也。文康尙宜勒諸堅珉，導宣上德，以垂之無窮哉。建會在洪武壬子冬十二月，文康因被是賜，又明年甲寅春二月，始拜手稽首而題其後云。

題盛孔昭文藁後

余弱齡時，即從黃文獻公學爲文，既得戶庭而入，𨗳求海內諸作者觀之，不問在朝與野，咸無棄者。于今四十有餘年矣。大概氣豪者失於粗厲，體局者不能有所發舒，求其臻平和者，十無四三。彼極盛時且若此，況當兵火患難人物眇然之後乎。海鹽盛濬孔昭，嘗以進士貢南宮，予時濫司文衡，頗見孔昭經術甚邃，不知其能古文辭也。今自定陶移丞淄川，持文一帙來見，再三讀之，雲錦張而五采開，韶樂鳴而八音和，鳳鸞囀而戀舒翩。予不覺嘆曰：嗚呼，此豈非文哉。當今文士雖多，如吾孔昭者，其指蓋不多屈也。然而學無止法，孔昭幸毋以所造爲已足，益致力焉。他日必以文辭黼黻昭代之盛，決不後於他人矣。予雖耄，日切望之。

題獨冷齋卷後

天氣有陰陽，陽氣則熱，而陰氣則冷，初何關於人事。唐人往往借以爲喻，謂登樞要者爲熱官，守閒曹者爲冷官。見諸詠歌形於紀載者，何其多乎哉。天台張君天秩，守道君子也，於世無營，朝夕之間，唯飲木蘭墜露，餐秋菊落英而已。遂取杜甫詩中廣文先生官獨冷語，以名其齋，蓋若有激也。然予竊有疑焉。張君下帷授徒，文甑方床，積古今圖史左右，一啓卷閒，心融神暢，儼然如人春風中，和氣煖燠動人。若云張君爲獨冷，吾則未之信也。所謂獨冷者，必眞坐廣文館中，然後方稱斯名爾。張君以爲何如。侍儀使白張君

從子也。以此卷索題。至六七而不倦。因諾塗一語之。

題友怡堂銘後

盱江黃氏有二伯仲。曰克明。曰克己。賢儒也。極相友。非尙惟其道未盡。取友怡二字名堂以自勗。吾友王君子充嘗爲之記。克明從子游復命濂申其說。昔者馬遂良旅食四方。兄弟異處。顧乃以怡名齋。洪容齋爲記其事。特假託以譏之。譏之誠是也。濂謂必若黃氏伯仲足不出里門。相聚日奏於一堂之上。然後始無愧友怡之名耳。然或者猶謂堂之有銘。非古之義。殊不知盤杆几杖皆有銘。自成湯呂望以來則然。況禮以義起。縱曰非古。得不爲近古者哉。子充今之景盧也。其當以濂言爲可徵矣乎。

題周母李氏墓銘後

梁太常卿任昉著文章緣起一卷。凡八十有五題。未嘗有所謂題識者。題識之法。葢始見於唐。而極盛於宋。前人舊跡。或闇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厤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箋經家之疏云耳。非專事於虛辭也。昧者弗之察。往往建立軒名齋號。大書于首簡。輒促人跋其後。露才之士。復鼓躁而扶搖之。嗚呼。何其俗尙之不美也。臨川周友以危太史所譔母夫人墓文見示。請予申言之。予則以謂必如是而後無愧於題識耳。夫發揚其親之德。孝子事也。何觝乎言之詳。使人人皆如友。風俗其有不還淳者乎。故爲記其卷末而歸之。知言之士。必有取焉。

題唐臨重告帖後

唐臨重告帖。予嘗見於內翰柳公家。相傳爲薛嗣通之筆。其點畫肥瘦及行位疏密。與此正同。其稍異者。南郿縣印則在於左方耳。予以薛書飄逸爲疑。質之於公。公笑曰。古人能知嗣通。所以爲不可及也。逮遊四方。復見薛所臨唐帖一二。皆不類其書。方信公之言爲足徵也。今觀劉先生此卷。尤覺精采煥發可玩。故爲拈公語於其後云。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龍舒王日休。病六家金剛經所譯。各有未盡。乃采其文義優深似得佛語之眞者。集爲一經而注釋之。復思梁昭明太子所分三十二分。未盡玄理。仍別立章號。析爲四十有二。學佛者喜其據義之弘博也。遞相流布。唯恐其不傳。余竊識而病焉。葢六朝譯場所選。皆一時知名之士。然又非止一人。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將梵相校者。不應舛錯之若是也。其間或有不同。誠以佛語廣大。包羅諸義。而譯家各得其一意云耳。日休華人。素不通天竺之語。又未嘗親見所譯梵本。何以致知其得失。佛言微妙。雖聲聞緣覺。或有所未解。又何以察其僞眞。是皆不能無所疑也。昔者孫明府思諸家譯是經者。文句增減。違背佛意。遂據天親無著論頌。重加刊削。脩成一部。而斥長水孤山二師以爲依句而違義。正與日休略同。大慧杲公直以毀謗聖教闢之。孫之書因不行世。日休與大慧爲同時人。惜乎不及一見而箴其失也。香岩仲模上人出示是經求題。識諸於後。以俟大慧者之出云。

題定武舊本蘭亭帖後

昭陵既取蘭亭序。詔供奉各臨之。唯歐陽詢奪眞。因勒石禁中。所謂長安古本也。五季之亂。石流落人間。慶歷中。爲李學究者所綴。宋景文公帥定武。復得於李之子。匣藏庫中。熙寧間。薛師正來爲守。懼其打搨有聲。乃刊別本以惠求者。已而師正之子紹彭潛模勒他石。易古本歸長安。且鑱損湍流帶右天五字一二筆爲識。是則定武已有三刻矣。其後又有棗梨板本、洎張當世、錢仲耕、曹士冕、范序辰、倪生室、新塘李氏等本。不翅五十餘家。雖皆祖定武。而其筆意相去殆若天淵之懸隔矣。今觀大慈禪師所藏。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其殆長安之初刻者歟。雖賈魏公積至八千匣之多。求其如此本者。恐指亦不能多屈也。禪師尙永寶之。

題定武蘭亭帖後

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唐太宗詔歐陽詢搨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輦至殺胡林。棄而北歸。宋慶歷中。韓忠獻公壻李氏者獲之。至宋景文公帥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流水清者。葢非也。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別刻以惠求者。師正之子紹彭又勒於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葬繭紙蘭亭。而刻石亦見殉。昭陵既發。畊氓負石爲搗帛用。定武一士人見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爲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之古定本。王君說知長安。移文索入公庫。又謂之古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焚。薄當世再入石。是定武則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者已不能歸於一致。況欲索於肥瘦完損之間耶。自後轉相摹刻者凡九十餘本。而吾婺梅花本而下。亦且十家。則其去眞益遠矣。此帖出於蘇才翁東齋所藏。元祐戊辰。米南宮又獲之才翁之子洎。洎字及之。亦佳士也。上有范文正公題識。韓魏公家記。及錢氏忠孝家趙蘇齋字印。精神氣韻。實與他本懸絕。當爲定武初本無疑。同郡周君致肅冒熱來求題。謾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繁也。

題清微法派仙像圖

師授貴相承。昔人皆以爲重。非特道家之爲然也。在宋之時。明教嵩公。慨諸師傳授不明於後世。乃大登一圖。而略著其事於下。謂之傳法正宗記。今觀清微家。自魏元君而下。其一十七人。皆圖厥象。儼冠星帔。粲粲可覩。謂之法派仙像圖。噫。是不亦異世而同符哉。世有從師不旋踵而背去之者。視此可以戒矣。像之次第。畫工偶失其序。蓋不足深辨云。

題霜寒帖後

濂授經青宮時。皇太子欲學書。召祕書丞陶宗儒至殿下。下教曰。晉人法書。選眞跡之佳者以進。宗儒奉敎而退。於是用綵龍黃帕裹二十軸來上。其一卽黃庭經。緗素精甚。殆不見絲縷。諦視之。瑩然紙也。字畫頗不類羲之。諸名卿則歷書其傳授。定爲眞本無疑。其一乃獻之鵝羣帖。卻絕佳。方信蘇子瞻之言不繆。餘帖皆唐宋人所鉤摹。不知何以塡墨。儼如一筆所揮就。因憶米襄陽最好臨晉人書。王晉卿爲其眩惑。慙憤幾死。近代袁伯長遂謂祕書所藏幾百卷。而宣和號右軍者。皆米老一手僞跡。蓋亦有此理。濂請留鵝羣帖。而以其餘還宗儒。今觀此帖。有古文篆字印。印兩首正銳。其形如米。必襄陽所臨以惑人者。然神

彩迥拔。亦自可寶。故識所見。題其後而歸之。

題張樗寮手帖

張溫夫年八十時。嘗爲周法師竹泉書龍虎福地四大字。此其所答書也。書舊藏神寶府中。兵後失之。汪君伯通。復購而歸之。溫夫。宋之執政子。以恩補官。仕至直秘閣致仕。故其所交皆一時名臣。遂以書名天下。而金人寶之。不翅金璧。大抵溫夫筆法。出於米南宮。南宮始學沈傳師。後方入大令之室。天馬脫銜。追風逐電。誠有不可控馭。其變至於溫夫。極矣。臨學之家。不知以予言爲何如也。溫夫爲鵞湖寺書大義道場扁。已八十又四。其挺特之氣。至老不衰。因并書之。使覽其字者。可以知其爲人。

題徐原甫墨梅

唐人鮮有畫梅者。至五代滕勝華。始寫梅花白鵝圖。而宋趙士雷繼之。又作梅汀落雁圖。自時厥後。丘慶餘徐熙輩。或儷以山茶。或雜以雙禽。皆傅五采。當時觀者。輒稱爲逼眞。夫梅負孤高偉特之操。而乃溷之於凡禽俗卉間。可不謂之一厄也哉。所幸仲仁師起於衡之花光山。怒而掃去之。以濃墨點滴成墨花。加以枝柯。儼如疏影橫斜於明月之下。摩圍老人大加賞識。既已拔梅於泥塗之辱。及逃禪老人楊補之之徒作。又以水墨塗絹出白葩。尤覺精神雅逸。梅花至是益飄然不群矣。同郡徐原甫。清贍標韻之士也。性愛梅。行吟坐諷。無斯須離去。間參用補之法與其傳神。老幹頹欹。而數花翹乎其顚。眞一絕也。世之好事者。往往多寶玩之。濂因推本而題之若此。士大夫有如陳去非和張規臣之作者。尙津津而有繼哉。

題溫日觀蒲桃圖

人知中言師以善畫名世。而不知其結字淸逸。有晉人之風。知其字之佳者。縱有其人。而又不知其超悟心宗。而有翛然出塵之趣。是以趙魏公。鮮于奉常。雖服其用筆精絕。而師之忘去翰墨町畦。玩弄於人間世者。要未必能察之也。今觀此卷。或書雜詩詞。或畫蒲桃三數枝。意到即成。略無凝滯。而蛟龍奮迅之勢。自不可掩。豈所謂天機全者。固自有異于人邪。

題滑壽傳後

昔者太史遷作史記。創爲記表書傳。秉彤筆者咸宗之。然而傳之爲體雖不一。不過立論序事二者而已。獨爲淳于意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侍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人。書治病死生驗者具悉。此其故何哉。蓋醫乃人命所係。不敢不愼。故特變例以成文耳。襄城滑壽伯仁。以醫道高一時。而吾老友朱君伯賢。倣史遷法爲之傳。事該詞古。而光燄燁然。與伯仁游者。鋟梓以行。伯賢方載筆詞林。其言當見信於世。它日必有采之入史牒者。淳于意之事。尙得專美於前哉。

題冰壺子傳後

松陽周世英。其名爲釋祖。通經書。有長者行。凡遇過客留之者。必傾貲濟之。客去。藐然不記其姓氏。然於利養榮名。尤視之泊如也。近舍二十里。有火光發山中。上燭霄漢。迄夕不滅。有精其藝者。密告世英曰。此白金之祥也。雖姜氏之地。其鑛獨夥。公片言可得之。愼毋忽也。公即詣姜氏。果見從。遂定券。持泉與之。擇

日將鑿石取鑛。或讒姜氏曰。爾家就其地氣爲油數世矣。利孰大焉。奈何鬻之。鬻之果義乎。非義乎。世英聞之歎曰。不義在我。非彼之罪也。乃折券棄泉。以其地還姜氏。姜氏亦固請曰。長者固寬厚。背約將何以自寧。敢辭。世英深拒之。乃已。姜氏後知其故。歸采白金滿籯。當元之季。有以縣丞告身從驛遞中至者。啓視之。則世英氏名州里也。莫知其所從來。蓋世英遇士有恩。故薦諸朝署而授之官。世英曰。吾白髮垂領已。焉用此爲哉。竟不上。惟優游林壑間。卜地以爲樂丘。作壽藏一區。時招朋儕觴以自娛。世英之賢行甚多。今姑舉一二。餘則可以例知也。士大夫以世英潔清。號曰冰壺。傳之歌詠之。且成卷軸矣。類多綺繡其辭以爲工。而無關其實行。予不敢效尤。特書此於卷末。使周氏子若孫藏之。時出而觀之。不有粲然而興起者。吾未之信也。

重題玉兔泉卷後

泉。地產。初何與人事。世目之爲貪爲盜。不過藉其名以厲人行。泉固自若也。金陵有泉曰玉兔。甘潔異常。或者悼其不幸。爲姦檜所發。或者以檜之惡。無污泉之淸。爭出巧辯。嘵嘵不自休。嗚呼。安得莊生齊物之旨詰之者哉。部使者張君孟兼將上由東。出示此卷。請重題其後。題已。孟兼曰。先生可爲調人之官矣。一笑而別。

題楊補之梅花

林君復愛梅。逃禪翁善畫梅。皆托之以見志者也。然二人風措清峻。有名於當世。頗同。君復固終身不仕。思陵欲一見逃禪。有不可得。則能高尙其事。尤非儲夫所可及。後世欲以繪事求其人。是未見其衡氣機者也。

題江南八景圖後

圓悟諸子。惟虎邱大慧倡道爲尤盛。東叟穎公。則大慧之曾孫。嶷絕冲公。則虎邱之玄孫也。二公皆能克紹前烈。其以江南八景圖相贈遺者。豈留連於光景者哉。蓋心能轉物。而不爲物所轉。雖繪事之微。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無非見其自般若光中發現。非知道者。要未足以識此也。是卷嶷絕歸之東叟。東叟歸之仰庵。仰庵又一二傳。而今天王講師藏之。願觀卷中舊題。始於宋嘉熙二年戊戌。至今國朝洪武四年辛亥。已踰一百三十四年。其去作畫題詩時。又不知其幾春秋矣。中間涉歷世變。而獨能傲兀於劫火之餘。豈易易者哉。中有暢文溪題識。文溪蓋與剡源藏師初遊。亦名僧云。

題錢舜舉應眞圖

錢舜舉所貌應眞渡水圖。備極情態。此蓋史悅事爾。或者妄謂應眞實然。則過矣。觀者當具金剛眼。而非爲紙墨所惑可也。

題子昂書高上大洞玉經後

右玉晨上文三十九章。趙魏公六十四歲時所書。多取法於黃庭內景經。故韻度極可觀。或者謂公晚年專倣李北海。其言過矣。予見公書此經凡四數。而此卷尤爲精絕。誠可寶也。

題山房淸思圖

趙魏公以藝文名天下，及用篆籀法施於繪事，凡山水士女花竹翎毛木石馬牛之屬，亦入妙品，脩道先生云，廣長三萬里，上下二百年，唯公一人爾，信然，保寧慧禪師以山房淸思圖相示，遂書而歸之。

題宋儒遺墨後

鄕先生宗正丞朱公冠之，嘗以厲志自號，袁正肅公廣微，爲作大字書，且造銘辭一通，先生之志，剛大堅勁，袁公之銘，雖箴刺切，皆學者所當則傚，裝褫成卷，以示諸人，理宜然也，卷後附以黨仲先詩，仲先名必大，嘉定丁丑進士，官至知英德府，晚自號爲盤隱，詩序之舉裕齋，卽馬華父東嚴主人，卽虞從道也，次附袁公答書，正先生令措置日所遺，先是先生平反葉氏冤獄，袁公器其材，遂力擧其爲縣，書稱毅齋，卽先生之師徐文淸公崇父也，次附丞相葉西澗鎭之書，先生改官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時所遺，西澗試上舍時，東嚴拔爲兩優釋褐第一，先生爲東嚴密友，故因緣締交，此蓋賀生辰回劄也，次附大中大夫王某書，名將磨滅不可辨，不知爲誰，書中云，窺門牆數舍，又稱契弟，必先生鄕里人，竊意義烏王氏，宋季無爲大中大夫者，大中大夫難從四品，皺爲侍從官，極不易致，豈或旁縣之人邪，次附馬莊父公華父書謂裴齋老師者，卽袁也，哀公之歿，痛悼慼呼甚切，則先生爲國愛賢之誠可知矣，惟是諸君子，皆一時行義之士，顧瞻遺墨，儼若接乎容聲之間，其行止之心，人孰無之，爲之掩卷太息，而不能自已也，楚相府長史朱君伯淸，索題甚急，卽欲據鞍疏之，其中多有可言者，惜乎匆遽不能致詳也。

題金書法華經後

右金書法華經七卷，酒一軍校破燕都時所獲，欲焚經取金，以資日用，其第七卷已燬，軍校之父，愀然弗寧，遣持前六卷售于鐵塔禪師，禪師傾衣盂酬之，未幾，高麗蔡洪司丞，偶詢求觀，觀已，潸然泣曰，此洪所書以報父母之恩者也，戎馬紛紜，逃難解散，豈意於此重見之，禪師益神異其事，乃粉黃金爲泥，介舊友穆庵康公請補書其亡，予既書已，合爪言曰，是經在處，天龍護持，將燬而弗之燬，垂亡而弗之亡，此何以故，蓋將放如來之慧光，破衆生之重昏也，雖然，經之功德，不繫有無，洞照十方，初無一字，火不能焫，金不能書，一涉有爲，卽第二義，學佛之士，又當於此而參之也，禪師名善慶，號雲房，古林茂公之法嗣，年已八十，純實無僞，行蒨主正覺禪師院，今退栖蔣山之西菴云。

題撫絃宗賦太璞詩後

右錢中億佛叟所賦太璞詩一章，贈其弟子具庵法師，具庵久從叟受經，傳三觀十乘之旨，本末弗遺，小大兼舉，叟甚愛之，故因具庵之名如玘，而字曰太璞，且爲賦是詩，惓惓以苦雕琢輕瞻投爲戒，師弟子之間，可謂恩之至義之盡者也，然而教中諸師，自梧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正不欲其暗投，況復雕之琢之，以傷其璞哉，叟之含意也亦深矣，具庵嚴奉叟祕藏不露，道成之後，沖然而若虛，然而玉氣燁燁，上射斗牛，終有不可掩者，黑白同辭，遂推具庵爲台宗巨擘，具庵雖欲自閟，孰得而閟之哉，嗚呼，名者，實之賓也，實茂而名彰，亦其理當然爾，具庵裝詩成軸，而微濂識之，於是乎書。

題松雪翁觀音經後

右趙魏公中年所書，雖若散緩，而神趣油然充足，必索於驪黃牝牡之外者，方能知之，凡夫肉眼，要不足以識此也。

題何氏紺書般若心經後

泉府都事東陽何公福，偕心崇內典，特粉黃金爲泥，寫般若心經，通五十五字，而公遽捐館舍，後六十年，而公之孫觀光，始補書爲完經，初公旣寫是經，藏篋衍中，時與金石鏗鏘之聲，家人亦不知爲何祥，觀光偶見之，遂紹其後，於是其聲遂絕，噫，亦異哉，稽之在昔，宋慶歷中，張文定公安道，自禁林出守于滁，入琅琊僧舍，見楞伽經二卷，恍然悟其前身所書，尙缺二卷，安道遂從而補之，世號爲二生經，今都事公書之於前，而觀光續之於後，祖與孫，同一氣所生者也，雖曰異世，而精神感通，終出一軌，較之二生，不尤爲至近者乎，竊惟心經凡更三譯，實大部般若之樞要，首之以五蘊，繼之以十二處十八界，因其根有利鈍，故其說有廣略，非夙有緣契，莫能注意於斯，觀光可謂善繼先志者矣，濂又聞安道旣見楞伽，開卷未終，夙障冰解，從是有所悟入，觀光他日於一言之下，洞徹心源，其造詣未必出於安道之下也，觀光尙勗之哉。

題魏教授所受咸淳誥命後

宋誥係尙書吏部出給，其辭采奏文被旨次第，而復列宰執之名者，愼之至也，考其所由，大槪根柢唐誥而爲之，然唐誥初用紙，至肅宗時始用絹，貞元以後，乃更之以綾，今用文思院制勑綾，亦其遺制也，桐廬魏公新之，勑賜進士出身，故事，新黃甲免試，以近及遠，恩例注授慶元府學教授，此其所受誥也，公之竹孫潛再守東昌，持此卷求題，嗚呼，咸淳壬申，誥下至今洪武乙卯，殆歷一百四年，中更宋元之亡，兵火膠葛，人物凋喪，而斯誥乃能獨存，非世有賢子孫，豈能致是哉，此與保山阜之屬者，蓋同一脩尙之意，故爲援筆而識其左方，至若公之治行，予已列於墓上之文，茲不復云。

題馬華甫手帖後

右宋參知政事馬莊敏公手書，與處州吳府君諱某者也，公以寶慶二年王會龍榜下，擢第進士，六轉而差知處州，又四轉自右曹郞官再出知處州，政成，加直祕閣，浙東提舉常平，公遡行及遣此書，蓋府君以醫名，公家有病，府君時以藥劑調之，故書中有一家老稚，悉君以爲安之語，公之母夫人梁氏，春秋已高，先是公嘗奉雲臺祠，至是復有陳乞之意，不尙改持廣節，故書中有親老且病，歸心甚切之語，當是時，措置銅錢，且用鹽收楮幣，已而又秤提會子，以五析二十七界會子五道，準十八界二道，故書中有鹽楮更令，民聽未孚之語，惟公出忠入孝，乃其素誠，爲政寬猛適宜，務存大體，此固不待後學之所言，至於不忘故舊，移書致謝，詞氣謙抑，風義藹然，又豈淺丈夫之可企及哉，捧玩遺墨，徒慨仰者久之，府君諸孫從善，爲工部主事，與濂同朝，裝識此卷，求題其後，因不辭而書之，公諱光祖，字華父，金華人。

題王氏桃源圖後

在宋盛時，四明桃源王說先生，以學行名東南，今相去三百餘年矣，其諸孫敬止，繪所居之地爲圖，求大

夫士歌咏之.復徵予言之.古者賢子孫之於其先.思其所嗜所樂.及其居處.今敬止思之不可見.而寓諸圖畫.猶可也.而奚以人之咏歌語言爲哉.先生道德著當時.名稱聞於後世.固不待人之言.縱言者足以不朽.於先生亦無所益.而況不若先生者乎.敬止苟欲顯先生之名.則先生不待人之言而已傳矣.苟欲明其先之有人而爲身榮.余將有說焉.豪傑之士不繫其先也.尙矣.在乎自力而爲善耳.古之爲賢相者.莫過於伊尹傅說.而二子者.卒然起於畎畝之間.未聞其先有若其身者也.爲賢人者.莫過於顏閔孟三子.而其父祖者顏路之流.初未嘗如三子之賢.三子豈跂乎先人之末耀以成其名哉.自致之耳.苟待先人之名以成名.則士之無聞者衆矣.今敬止而欲繼乎先生.學先生之學.行先生之行.斯可矣.奚以人之言爲哉.而言者復呫呫然辨桃源武陵之得失.不亦勞矣乎.敬止.賢者也.於予言必有取焉.

題劉氏官誥後

宋誥大抵沿襲于唐.唐初以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以後.始易爲綾.其制凡三變.宋則自國初至季年.一皆用綾.此其所以異耳.烏傷劉公亮.以中奉大夫致仕.贈其父俊太中大夫.蓋大夫乃秦官.取掌議論之義.漢署太中大夫.歷代因之而不廢.至宋元豐官制行.則以之易諫議大夫.將中奉之階.始置於大觀間.而右制則無之也.中奉六世孫剛.久從予游.持誥來求題.予見名門右族.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之者.剛則能寶此於一百四十餘年之後.剛亦賢矣哉.故略據所見以告之.

題傅氏誥敕後

傅氏爲義烏名族.世居雲黃山下.自徐陵著善慧大士碑.已載縣之豪傑傅德宣之名.其來固已久矣.宋初.始自山下分爲青巖巖岩二支.皆以書詩爲業.而巖岩初遷之祖名雄.雄生忠卿.忠卿生玘.玘生勝元.勝元生思某.思聰.思某生夔.夔生芷.思聰生時中.大中.大中生奎.思聰嘗官迪功郎.以時中國學得解進士.特封脩職郎致仕.淳熙十一年五月所下誥是也.大中以奎饒州得解進士.特補迪功郎致仕.紹定五年八月所下誥是也.二公雖有長才.皆因選典所推.始沾恩命.唯芷能擢淳熙五年進士第.僅得之台仙居尉以終.芷之從曾孫藻.以芷徧通六經.而文詞蔚贍.不能章著于世.乃搜芷殘誥.與其補充太學生時所給麗字號綾牒.聯爲一通.以繼脩職迪功二誥之後.示諸子.且屬某識之.某竊觀先師黃文獻公之所題識.深惜傅氏之先.懷才而不試.謂藻妙齡秀發.委畝宜有所在.今藻歷官禁林.講學東朝.拜監察御史.出守武昌.則其光顯前人者多矣.公之先見.有若蓍龜.似無毫髮之差也.因不敢辭.本其世系而詳書之.卷內有孺人吳氏誥.尾吳氏.諸暨流子里人.大中之妻也.題識中所謂金昌年者.字詩翁.淳祐七年進士.有異政.其知慈溪也.嘗浚慈湖.溉田千頃.民至今尸祝之.歲月未久.鄉人反無有知其名字者.故附見焉.

題樓時和勑牒後

宋之制.羣臣有官勳者.其所受恩澤.可以及其子孫.又可推之於姻戚.其善善之長.抑盛矣哉.此乃義烏樓時和以果州防禦使劉澥死事功.得補充將仕郎之牒.非特見當時制度.而先生之遺仁餘澤.猶可概見.後之觀者.寧能無所感乎.

題陳生宗譜後

氏族之學.難言也久矣.陳本嬀姓.禹封舜子商均於虞城.至周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其後子孫有奔齊者.遂以國爲氏.傳裔既久.乃至混淆.有本姓陳氏而更爲田氏王氏者.有本姓白氏高氏而冒爲陳氏者.此固失之.成安君陳餘自大梁起兵從劉項.陳嬰自東陽以兵屬項梁.二人雖曰同時.本非父子.唐表卻以爲嬰生餘.尤爲無稽之甚.史家且爾.千有餘歲之後.爲孝子慈孫者.欲求譜系之眞.其果何如乎.不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可也.予學子陳生晟.自著譜圖記一篇.書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眞有識之士哉.雖然.公侯之興.寧有定世.生知種學績文.有聞於多士.爵祿之來.將有不可禦者.使後世子孫.藉其遺蹤.允有所依賴.不亦美乎.生尙勗焉可也.

題馬氏譜圖後

同郡馬生銓.其先出於唐太師北平莊武王燧.北平五世孫大同.來爲婺之東陽縣令.咸通五年.遂卜居松山之下.縣令十世孫承節郎喬嶽.宋崇寧五年.又自松山遷仁壽之兜鍪山.承節七世孫克復.嘗以武顯節制婺州屯戍軍馬.兼中書省計議官.兼浙東降斷斬斫使討寇事.計議四世孫.則銓也.銓以縣學弟子員.貢入成均.惓惓於譜事.唯恐廢墜.間請予題其後.予覽隋唐藝文志載郡國所上氏族書.凡數千卷.藏于官.所以然者.辨貴賤.別昏姻.謹本支也.自氏族之學弗講.士大夫家亦鮮有習之者.往往未踰數世.已藐然不識爲何人.可嘆也.今生能有志於此.晝夜弗忘.不亦忠厚之士哉.予特表而出之.以勵世之人.使不忘其所自.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右慧林慈受禪師懷深遺墨三紙.其一言布施.其二言小智之樂小法.其三言皆不必聖人合道者.從蔡皆眞實語.有益後學.蓋禪師乃雲門之八世孫.蔣山之第九祖.眞證實悟.爲人天師.故其德聲洋溢乎遠邇.雖其身已殁.而鑑驗尤爲著顯.字畫本非其留意者.筆意閑熟.動中規矩.世之臨池苦心者.或未能遽及.誠可寶也.金壇一萬中師.嘗分座說法於蔣山.因購獲之.不翅見摩尼珠.諷詠之久.如聞禪師謦欬之音.雖然.中師尙勉行其言.毋徒玩其遺墨而已也.

題大慈禪師遺墨後

右大慈和上泉公爲僧淸立所作疏.凡一百九十四言.乃公七十一歲時書.其淩厲橫逸之氣.老而不衰.於此猶可見其勞號.人知仰公者.唯知說法如雨如雲.覺悟羣迷.而不知其忠義耿耿.注意於家國者甚篤.縱有知其忠義者.而又不知其戲游翰墨.術蹈矩矱.亦自可傳不朽.嗚呼.若公之應物無方.可謂如神龍變化不測者矣.疏文不局於駢儷之體.而特學趙州公案爲言.無非欲大法以昭示人人.後來沈溺葩藻而於道無補者.其尙以公爲鑒哉.淸立字無欲.公嘗稱其堅厲入道.蓋亦佳士云.

題湯處士墓銘後

予觀老友陶先生所撰湯處士墓銘.歎其制行淳厚.何其絕於人哉.竊求其故.處士之諸祖.嘗置義田以

睠宗族．積累深長．故其子孫多賢．此固天佑善人．理當報施者如是．抑亦家庭之間．耳濡目染之所致也．昔者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義田．及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遂其所願．儒先學士．每豔其事．甘謂劉暉簽判．家無餘貲．能於初仕．亦置義田數百畝．實有難於二公者．嗚呼．暉亦食君之祿矣．今湯氏以布衣之家．初無祿賜之入．其於義事．乃能上與二公相抗．可不謂尤難哉．能爲其人之所難．故天之所報．亦出於尋常之表．宜其處士之賢有足稱道也．湯氏之興．固將未艾．後世之顯．豈無范吳其人哉．予將望之金華山中人宋濂．

題趙府君墓銘後

右虞文靖公所撰趙府君墓銘．府君之子永新使君．既摹入石．復裝潢成卷．自題其末．使君之子彥方．經兵燹之後．能藏弆而勿失．攜至青蘿山．請予識之．嗚呼．世所貴孝子慈孫者．以其表先德保遺物而已．彥方父子其有焉．濂雖不敏．不能不志葵藿之私也．

跋段氏墓誌銘後

右大司徒歐陽文公所造廬陵段君雲亭墓碑．君之子德輔、德文．既鑱石龍坑冢上．元季之亂．碑與亭俱燬．公之遺槧幸得僅存．因重裝爲卷．請予識之．嗚呼．公之文在天地間．流傳當無窮．固不繫碑之有無．然而事變不可料．公自擢第以來．文稿尚有餘册．藏於瀏陽里弟者．亦燬于兵．其孫佑唯收拾所錄二十四卷．奔走四方．凡見公文．必躬寫而附入之．予嘗爲其作序以傳．惜乎德輔不及錄此文以遺之也．至於段君之賢行．公已備書．予不敢勦說．而瀆告焉．德輔兄弟能惓惓寶此而不忘．亦可謂不死其親者矣．

題李烈婦墓表墓銘後

李烈婦墓文二通．余友揭君伯防王君子充之辭也．烈婦死十餘年．二君文其墓．今又十年．而二君無在者矣．人生不足恃．惟令名可以無窮．覽斯文者．可不深長思乎．

題邕禪師塔銘後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爲妙品．鄭漁仲金石略所載凡二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惟僧邕塔銘及醴泉銘而已．二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無精絕之本．予嘗於越見胡文恭公所藏醴泉銘．肥瘦適均．精彩煥發．識者定爲初刻．今觀此塔銘．其神氣絕與之類．誠可寶玩也．然塔銘尤信本得意書．姜堯章謂勝於醴泉．駸駸入於神品．其亦知言也哉．元諸大老賞品評於其間者．凡十又三人．予尚何言．庸掇拾緒餘而書於左方云．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大雄氏所說阿跋多羅寶經．凡經三譯．其四卷者．宋元嘉中中印度求那跋陀羅也．其十卷者．後魏延昌中北印度菩提流支也．逮至於唐．實叉難陀．來自于闐．復以跋陀之譯未弘．流支之義多舛．與僧復禮重翻爲七卷．則久視初也．於是判教諸師．提綱挈領．李通玄則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言．智覺延壽則以實相佛語心自覺聖智爲言．一則因理以顯事．一則從事以推理．理事兼究．則經之奧義無餘蘊矣．

然自菩提達摩東來震旦．謂此經四卷．可以印心．遂授其徒慧可．故宗禪定者．世受其說．而其文辭簡嚴．卒未易通．所以傳之者寖微．至宋張文定公方平．見於南譙．悟其爲前身所書．乃以錢三十萬．屬蘇文忠公軾印施江淮間．蘇公親爲書之．且記其事．自是流布漸廣．雷庵禪師正受．病句讀之難通也．與同袍智燈據跋陀之本．而參以魏唐二譯．原其異同．歷疏於經文之下．復稽唐註古本．暨宋僧寶臣閩士楊彥國之說．而折衷之．凡經綸疏錄有涉於經者．亦撫其精華附焉．名之曰楞伽寶經集註．自慶元乙卯之三月．至丙辰之四月．始克就緒．其用心可謂勤矣．凡如來說經．不即語言．不離語言．矧此楞伽．實詮開顯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大包無外．小入無內．本性全真．即成智用．觀身實相．與淨名同．若彼二乘滅識趣寂．譬如迷人忘己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此乃諸佛心地法門．不假修證．現前成佛．禪宗之要．蓋莫切於此矣．或者則曰．西來之宗．一文不設．若謂初祖持此印心．非愚則惑．予不聞達觀顯公之言乎．曰．不然也．佛法隨世以爲教．當達摩時．衆生滯相離心．故入義學者．悉斥去之．達觀之言．猶達摩之意也．苟不察其救弊微權．而據以爲實．則禪那乃六度之一．先佛所指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者．遂可廢乎．雷庵之註．其有功於禪宗甚大．非上根宿智．不知予言之爲當也．此經舊嘗刻板姑蘇幻住庵．近燬於火．天界禪師白庵金公．意欲流通．乃購文梓重刻于旃檀林．來徵余爲之序．予幼時頗見正平張戒集三譯之長．采諸家之註．成書八卷以傳．大意略同．惜雷庵不及見之．白庵妙悟真乘．旁通儒典．爲叢林之所宗師．苟求其說而補入之．則其功又豈不大於雷庵哉．

重刻護法論題辭

衢州天寧住持端文禪師．不遠千里而來請曰．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相傳宋觀文殿大學士太保張天覺之所撰．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閩僧慧欽．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實爲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命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願爲序其首簡．序曰．嗚呼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沖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人焉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尚何一法之可言哉．奈何太樸既散．誕勝真漓．營營逐物．唯塵緣業識之趨．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煙霧晦冥．蛇虎縱橫．號來追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爲驅諸惡．引登康衢．即離怖畏而就安穩．其顛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劍以自傷．初何損於大法歟．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爲治者．亦因時而馭變焉．成周以降．昏闇邪僻．翕然並作．紲縲不足以爲囚．斧鑕不足以爲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迴之說．使暴強聞之．赤頸汗背．逡巡畏縮．雖螻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粗也．其上焉者．炯然內觀．匪即匪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可誣也．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幷爲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

搖。染衛光者。疾病不能從凌。緇衣之士。蓋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毗尼不守。軌範是棄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嚚肆不忌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佝濫尤甚。今因藏師之請。乃懇切爲緇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藏師。豫章人。知寶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過川病涉者梁之。塗饑餓者饋之。枯骴暴露者掩之。今又刻此論以傳。誠無愧於有行沙門者矣。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寂照和尚元叟端公。既示寂金華。黃文獻公爲銘其塔。蜀郡虞文靖公。爲序其四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下。亦云備矣。其入室弟子淸泰予枋、金山惠明、天寧祖闡。復合辭請曰。舊刊所錄先師語。不幸燬于兵。然非此無以見道之所存。竊懼不傳。予枋三人者已協力命印生重雕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爲序。雖然。序猶可略也。先師事蹟。多涉神異。狀行者輒諱而不書。神異之事。大乘者固所不樂聞。苟錄以示入道之士。亦足以起其正信。初何傷乎。願併識之序中。予不敢辭。嵇子枋等言。公平頂古貌。眼光鑠人。頷下數髯磔立。凜然如得後孤松。坐則挺峙。行不旋顧。英風逼人。凜如也。所過之處。衆方讙譁如沸。聞履聲。輒曰端書記來矣。噤默如無人。賓友相從。未嘗與談人間細故。含大法不發一言。秉性堅凝。確乎不可拔。自爲大僧至化滅。無一夕脫衣而寢。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經。夏夕啓窗而臥。忽一梵僧飛錫而來。與談般若極要。頷不絕。未幾。騰空而去。虎岩師主雙徑時。嘗言道家者流。有上謁帝者。其返甚遲。因叩之。答云。爲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天閽久不開爾。公正符其數。公朝京師。夢徑山潭龍君持金匙舉食食公。數凡十又八。公主法所實十八春秋也。公將示滅。所剪爪髮。留瘞化城幻有庵。逮啓視之。設利纍纍然生矣。公之道事有若此者。皆宜補書以見於世。不可略也。蓋公道冥佛祖。名震華夏。誠猶與閫氣之所鍾。其祥應之至。亦出自然。非苟涉於神怪者比也。文獻所謂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文靖所謂聲譜名藩。鎮以宿將。隱然持重。風霆不驚。提機行令。舒卷自由。是以使方城速成。有所仰放。不敢踰越。其言誠不誣哉。濂何敢復贅一辭。顧念文靖之學。粗聞而知之。又執弟子之役於文獻之門者最久。於是勸其緒論重申之如此。嗚呼。公之四會語。其尙假誠文以傳之哉。予枋字用堂。惠明字性源。祖闡字仲猷。皆設化一方。爲自成版仰云。

跋紫泉頌後

天台葉君見泰爲易濟奉璽書南交趾。道經貴州。州有紫泉。其源在江北。去城百餘步而近。相傳天下治則出焉。洪武元年十一月己未。泉出溢流于江。其色深紫。光潔可染。州守鄧天琦遂請葉君爲之頌。勒諸樂石。予官左史時。臨川獻瑞木。木中析有文在內。曰天下平。一正一反。質白而文玄。當有文處。木理隨以順成。無錯逆者。予既異之。今復見紫泉之出如是。豈非大明麗天。四海將治之兆乎。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信矣哉。

跋樗散生傳後

樗似椿。人呼爲山椿。或呼爲虎目樹。以其葉脫處有痕如之。故名。材極易大而不中器用。故又以散材稱之。同郡許君存禮。有長材而不輕於世用。托樗散生自號。雖其執德之謙。要亦有激云爾。然而白玉在璞。而中夜吐光若虹。雖欲自閟。終不可得。存禮今用薦者教授于燕。將自此而升爲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建明堂。構淸廟。爲棟爲梁。無所不宜。樗散云乎哉。樗散云乎哉。

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蘇文忠公子瞻爲翰林學士日。章莊簡公質夫。以直龍圖閣出知慶州。二公素友善。質夫以崔徽眞爲寄者。頗寓相譏之意。蓋徽乃河中倡婦。寫眞寄裴敬中。而元微之所爲作歌者也。故子瞻賦詩有知君被惱更愁絕。及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實解嘲云。然二公相謔。初不止此。質夫作廣帥時。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子瞻作詩戲之。且謂靑州從事化爲烏有先生。蓋亦猶前意也。質夫乃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制置使仔鈞諸孫。非惟立功邊徼。爲國家保障。至於辭章。亦非人所易及。嘗詠柳花撰水龍吟寄子瞻。瞻嘆其妙絕。來者無以措辭。則其尊尙爲何如。所以善謔者。特出於相愛之至情耳。非若後人流連狎褻而不知止者也。論二公者。當以濂言爲不誣。子瞻之書此詩。年已五十又二。實元祐二年丁卯。故其老氣尤森然云。方外老友全室翁出示徵題。因走筆識之。

跋金剛經篆書後

是經功德。如妙高山。縱橫上下。難以數量。山雖難量。終有盡時。喩如虛空。庶幾無盡。濂以古篆。寫其卷軸。隨寫隨空。不見有跡。光明燦然。徧覆大千。是用持寄。穆菴禪師。禪師所具。禪師所言。禪師所履。與此般若。非同非別。同別兩冥。現前見佛。

跋佛頂托鉢歌諸文後

穆庵禪師康公。耽樂法乘。見諸履踐。每念先佛以乞食爲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尙恐留情末法。乃一切悖之。而唯嗜欲是滋是長。於是著托鉢之歌。古者專務精進。無少懈怠。得無上道。亦無自滿之意。末法乃中道迷惑。於未足中生滿足證。於是書首楞嚴經千種識陰之文。在昔佗摩尸利。刻苦修行。獲遇堅牢比丘。相與激勵。卒趨覺門。而使彌樓犍陀佛法再興。末法乃壞散弗收。鮮有誠心向道者。於是錄堅牢石室之偈。其一則咏之以己意。其二則證之以古辭。大概勉人捨妄入眞。無乖於聖教而已。嗚呼。禪師之慮至此。其可不爲慟哭而流涕矣乎。然而豪傑之士。何世無之。君讀斯卷。當有蹶然而興起者。豈惟禪師望之。予亦望之。

陶府君墓志銘跋尾

右上虞典史陶府君墓誌銘一通。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翥仲舉造。集賢大學士滕國公保定張瑤公弁篆題。蓋府君之子江浙行樞密院管勾漢生之所請。其時則至正二十三年。漢生將南歸。復求嶺北行省左丞臨川危素太朴書。後一年。太朴還中朝。承旨翰林。始爲作烏界道絲謹寫就。會南北道絕。附海舶至江南。以歸漢生。又一年。漢生自江浙行省檢校官。陞行樞密院都事。贈府君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

淞院都事府君之妻趙氏。亦附宜人。漢生既奉命書祭告於墓下。復欲請仲舉補入誌中。而九京不可作矣。乃并仲舉徵撰宜人墳記。聯爲一卷。傳示子孫。使有所徵焉。府君初除大理路儒學教授。誌中書爲文學掾。用省文法也。漢生兄宗傳。時爲江浙行省掾。未幾。亦轉爲台之臨海尹。陶氏一門父兄子弟。其不墜書詩之業。往往知自衛如此。宦牒之蟬聯此。蓋其權輿哉。

跋懸禪師虹居詩後

右虹居詩十章。唯菴然禪師所賦。蓋禪師嗣法千巖長公。千巖則普應國師之弟子也。普應證道之後。因欲避世。多好虹中居。至大己酉。泊儀眞。辛亥。泊吳江。延祐丙辰。泊南潯。故咏虹居者頗多。而廣錄中所載者。僅一二耳。今唯菴亦有斯咏。其殆有所本歟。然虹非水則不可行。水非虹則不可居。必二者相資而後成也。無相居士則不謂然。我非虹何處不可行。豈特水哉。我非水何處不可居。豈特虹哉。是將有不假迹而見。不依形而存者矣。唯庵以爲何如。帷庵之詩。托物爲喩。無非發明宗門心要。有益學者。予故推其祖孫相承之故。書而爲之書。

跋新刻圓覺多羅了義經後

天界禪林有比丘曰惟緣。具精進力。樂善弗倦。普願一切有情。共升清淨毗盧覺地。於是募刊圓覺大經。以廣流布。且是經者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所譯。蓋大雄氏爲十二大士說本起因地。究其所歸。不越於三觀之義。此所謂自誠而明。去惑離愛。其故爲最盛。宜乎比丘深深樂此而不忘也。金華宋濂。互跪合

掌。爲之贊曰。

如如圓覺心。凡聖本同具。何處有菩提。更無煩惱者。其體遍太虛。太虛本無相。苟一執着間。清淨卽穢濁。雖不容纖塵。未嘗離去之。有如水中影。影像本現前。眼耳與鼻口。無一不具足。若使撈漉者。捕影於水中。汪洋茫渺間。見水不見影。我身元是佛。不待證圓覺。苟欲求證時。卽無能證者。此爲上根人。說此無礙法。譬師大方便。勸人眞正修。修之果何爲。孜孜在三觀。庶得袪愛縛。超出生死海。前言本非實。只此可依據。竟登涅槃門。非眞亦非妄。此以何因緣。萬法本空故。

跋廣薦佛會記後

余旣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聖皇、崇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愧仄。而等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人好學之功。不欲固辭之。雖然。予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盛。足以爲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於其間。後之紀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題蔣山廣薦佛會記後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爲儀曹諸君所請而作。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赧而已。韋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法之流通。鷲山付囑。攸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王化與眞乘。同爲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猗歟休哉。

跋七佛偈後

右七佛世尊。慈憫羣迷。弘開頓門。各說妙偈一首。黃庭堅稱爲禪源者也。偈蓋中天竺沙門支彊梁樓所譯。前魏陳留王始至洛陽。遂傳中國。其辭雖七。不翅華嚴偈十萬之多。三世諸佛傳心要指。盡在是矣。初因吳僧道楷誦出。不具翻譯人名。義學者往往指爲謗議。沈酣名相之深。宜無怪者。四明祖吳禪師嘗因齊祐律師所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紀載甚明。謂此乃禪門之宗。勒石大天界寺。流布四方。嗚呼。禪師其能體佛之慈行者哉。

跋日本僧汝霖文藁後

右日本沙門汝霖所爲文一卷。予讀之至再。見其出史入經。旁及諸子百家。固已嘉其博贍。至於遣辭。又能舒徐而弗迫。豐腴而近雅。益歎其賢。顏詢其所以致是者。蓋來游中夏者久。凡遇文章鉅公。悉趨事之。故得其指教。深知規矩準繩。而能使文字從職無難也。汝霖今泛鯨波東還。以文鳴其國中。蓋無疑矣。嗚呼。汝霖禪家之流也。蕩空諸相。視五蘊四大猶爲土苴。況身外之文乎。苟執此而不遷。或將與道相遠矣。雖然。汝霖徧參名山。精於禪觀。其於此義。未嘗不知之。特以如幻三昧游戲於翰墨間爾。游戲翰墨非難。而空其心爲難。所謂心空則一切皆空。視諸世諦文字。雖有粗迹而本無粗迹。雖有假名而實無假名。惟一惟二。惟二惟一。初何礙於道哉。觀汝霖之文者。又當於此求之。汝霖名良佐。遠州高園人。姓藤氏。嘗掌書記於蘇之承天寺。嘗同五山諸大老入鐘山。點校毗盧大藏經。其同袍皆畏而愛之云。

跋一雨大師塔銘後

予觀朱長史所撰一雨大師塔銘。不覺爲之嘆曰。嗟乎。精誠之至。何所不應哉。鄒衍慟哭。六月降霜。魯陽揮戈。白日退舍。夫以匹夫之微。尚能感天象之變。況學浮屠者志念專一。而外物不足以汨其眞乎。大師焚身而甘露降。亦其理之攸爾。長史乃疑大師之制行。庸庸爾。碌碌爾。何以致是也。豈亦有宿因乎。予則曰。是固不可知。然亦有說。當大師從容就火之時。一心唯知有雨爾。而無絲毛私意之干。是則純乎天矣。純乎天。天豈有不應哉。在唐之時。浦陽江上有僧曰祖登。禜雨三日不應。登康侯山墜崖而死。大雨卽隨至。其事亦猶是爾。祖登之歿。鄉人至今尸祝之。有如大師者。長史寵以雄文。且勒石焉。是皆嘉其有功於民也。嗚呼。浮屠木茹澗飲者爾。亦何與世事。其憂民之憂尚如此。則夫有民社之寄而尸位素飧者。可愧哉。可愧哉。

碧落碑跋尾

絳州碧落碑。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歲。韓王元嘉之子訓等。爲其妣房氏。造碧落天尊像於龍興宮。而刻其文於背。故以名碑。然不知何人書。據李漢之玉京宮記。以爲陳惟玉。李漢黃公記以爲李訓之弟譔。殆莫能定。而眾嚴聖予則又以爲宗室璀。豈或別有所考耶。吳叡張天雨讀□爲晊爲瞻者非。當以釋文鄭字爲是。俞希魯辨明作卯亦大佳。而釋文則又訛矣。蓋此碑雜出於鍾鼎篆籀諸文。其亦戛戛乎難知哉。從水從人。說文中音乃歷翻。溺則音奴弔翻。釋文今借休爲弱。亦恐非本字之義。而其他可疑者甚衆。

考證之冗。未暇及之。姑識其後。俟博雅君子正焉。

智永眞草千文跋尾

梁武帝欲學書。命殷鐵石於二王帖選取千文。復召周興嗣次韻。一夕而成。須髮爲白。此事甚無可疑。王著於淳化中奉勅諸帖上石。見帖中所書海鹹河淡等字。人謂爲章草之宗。遂誤指爲漢章帝所作。著固不足責。後村劉克莊乃宏博之士。何爲承著之謬。而謂千文實始於漢邪。克莊姑從之。歐陽文忠公名世大儒。其撰金石錄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抑又何邪。非米南宮黃長睿力詆之。新學小生未必不爲其所惑。余久憎於中。因題智永所書千文。故特表而出之。智永名法極。羲之七世孫。字畫之佳。則有不待贊也。

雙鯉軒銘

侍儀使唐希孟氏。以雙鯉名其奉親之軒。志養也。養亦多物矣。而獨取於鯉者何。親所嗜。是謂口體之養者也。能竭力於口體之養。則養親之志可知矣。希孟以孝聞公卿間。予故發其名軒之義。而著爲古聲詩焉。其詞曰。

蘇有孝子。善事于親。父不待養。而母獨存。孝子曰噫。父母生我。念父不見。雙涙潸墮。幸有母存。是憑是依。一日不見。悲焉躑躅。戢戢者魚。亦既多旨。母分所嗜。唯河之鯉。菹之可膾。湘之可羹。朝綸夕罟。胡敢自寧。凡厥有魚。皆化爲鯉。以奉吾母。我髮始寫。豈望鯉多。多母之年。百齡猶短。中心則然。不知我者。謂養口體。我鯉不窮。我情曷已。有華者軒。錫以嘉名。目焉見之。用著吾誠。太史作銘。惟子是勗。移孝以忠。永懷百福。

活水軒銘

吳府紀善張德麟氏。會稽山陰人。築居鑑湖之側。讀書鼓琴。樂周公孔子之道。見原泉之流不息。因取子朱子詩。以活水名其軒。請予造記。予謝曰。軒名包義甚博。索文者又接踵而至。俟還山中。剏爲之。德麟曰。鱗屆從藩王出入。行無定蹤。願遺之一言。不敢以多求爲也。予因曲徇其意。爲製銘曰。

泉出地上昭厥源。東流弗息日猶沄。譬猶嘉木下有根。修幹上撐枝葉蕃。君子玩之道則存。錙銖有間體遂昏。潰汗行潦勢吐吞。朝雖盈溢不及曛。我銘我軒辭則勤。行之不已德乃純。

淨慈寺新鑄銅鐘銘 有序

皇明洪武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寅。杭之淨慈報恩禪寺住持夷簡。重治鐘樓成。復鑿銅二萬斤。鑄鉅鐘懸之。用物甚弘。皆比丘安靜善說化斂所致。夷簡請爲銘。與鐘相爲無極。銘曰。

南屏之山。中有梵宮。新作鉅鐘。聲震太空。一音普被。如佛住世。乘戒圓融。勝劣無滯。人天龍鬼。莫不能聞。所聞既泯。始顯本眞。昔觀世音。由聞而證。圓通三昧。廓然正定。矧其神功。闔闢化衡。攝其陰趣。升爲陽明。聞聲而覺。覺我元性。我性本空。執覺亦病。今三大士。成斯勝因。以考以擊。以贊作所。天光發舒。化佛湧出。我鐘爀然。其實妙法。

唐鑄旃檀神王銅像銘

猊作冠被于背。副以黃金神武鎧。匡衛正法億萬載。

大慈山虎跑泉銘

虎跑泉在杭之大慈山廣福定慧禪院。距城南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游茲山。樂其靈氣鬱盤。縛庵其中。苦以無水。將他之。忽有神人言曰。自師之來。我等徽惡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嶽童子泉。當遣二虎來移。師無患也。翼日果見二虎。以爪跑山出泉。甘洌勝常。大師因留止。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日。爲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趁行脚之句。蓋紀實也。大師諱寰中。蒲坂盧氏子。得法於百丈海。一時龍象。如臨濟玄、趙州諗、南泉願、巖頭豁、雪峰存。咸來咨叩道要。則其德服鬼神。彰灼靈異。有不難致者。嗚呼。拔劍刺山。水爲之湧。折腰拜井。泉乃仰流。武夫健將一誠之所格。尚若此。況大師心悟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月。濂朝京師。道經山下。今主僧定巖戒有道之士也。顧要濂觀泉。且被法衣率其徒同舉梵唄。久之。泉觱沸而出。若聯珠然。已而微作涌勢。濂心異之。定巖遂來請銘。銘曰。

天一所形。厥質乃凝。潛行宜淵。與氣俱升。至人來居。地不愛寶。誰信清泠。生於虎爪。山后川君。與道爲謀。肯私一勺。不師之留。師既留止。化泉爲雨。式沛且滂。潤于千里。幻此荒墟。遂成寶坊。翠生依之。爲正法幢。命世大才。猶能類象。來游來咨。如由答響。伐鼓雖遙。聲華弗斷。至今草木。尙被餘煥。我於世緣。迸觸輒礙。泉特相知。獻萬珠琲。撥撥征璇。風埃祕獮。有素者衣。化而爲緇。願挹才波。如習禪定。洗滌根塵。一時清淨。

朽室偈 并序

材仲禪師嘗名其室爲朽。而徵辭於韓莊節公、黃文獻公。二公既爲之發揮無餘蘊矣。而材仲又以濂爲黃公弟子。復命說偈繼之。濂也何人。而敢犯是不韙哉。雖然。不敢辭也。爲之偈曰。

鄞有開士。屢主名刹。其所作處。遂爲曲房。堅緻華好。開士顧之。獨名爲朽。我問開士。彼所謂朽。雨風所侵。蠹蟻所蠱。棟撓榱拔。今則覩彼。如上所云。以朽爲名。不亦厚誣。開士答言。處世間相。無有非壞。譬如春花。朝上穠冶。夕則零墜。何有眞實。今之所居。雖號堅好。我目觀之。無不朽者。榰柄壯麗。視如敝漏。丹雘綺纈。視如亂昧。超然此身。如託虛空。畢竟虛空。無有壞相。豈惟是室。觀人亦然。地水火風。假合而成。迷者自恃。等於金石。四大各離。身在何處。身卽是幻。世卽爲夢。而况是室。終歸於空。若能於此。人正思惟。觀室無室。觀身無身。庶幾可入。眞空觀想。我聞開士。善學佛者。無欣無厭。如開士言。是有厭心。所謂朽者。因堅而名。有堅有朽。理之必然。木縱已朽。堅性終在。我本無堅。朽從何生。堅朽未忘。心何能一。况樂觀空。是爲空病。空病不除。反實所有。我說是室。非有非無。其室永存。何緣能朽。如觀空者。空而非空。空何有礙。開士聞已。破顏微笑。揚眉而語。子言固佳。但我門中。一義不立。立卽成妄。請返壓轄。毋戲論法。

清齋偈 并序

義中勝禪師。結室於中天竺。取契經語。名之曰清齋。詞林宗工。各出新意。侈張而斧藻之。意亦至矣。全室翁同雲巢丈人。以義中證悟近道。必欲得予言。予學日墮。何足以與此。然而清齋者。香巖妙悟之所。義中既臨其名。則法其道亦宜也。不然。何取於清哉。無相居士爲說偈曰。

中竺有虛室。八牕皆洞然。觸目無礙者。有境皆攝入。烟雲草木石。鳥獸昆蟲等。以至世間事。何物不可狀。此以何因緣。獨名爲清齋。識還了不生。正以清淨故。昔有一童子。嘗居清淨室。冥寂於至道。見焚沈水香。由是作思惟。香雖根於水。非火則不發。火縱能燎原。燄然不可邇。苟非遇香木。香氣從何起。因知木爲自。煙火乃爲他。自他共和合。無因能行空。觀玆四相義。幻有卽空相。四大所合成。其法亦復然。又況木火聚。煙氣未曾升。鼻觀已先通。緣我有鼻故。香乃從鼻入。我若無鼻時。牆壁瓦礫等。瓦礫與牆壁。未聞知有香。皆由自性起。不假外物故。又況二物者。斯須卽雙滅。唯存灰燼餘。欲求是香者。去來杳無跡。畢竟性空故。吾性本來空。雖空無不攝。不落有無間。妙香無去來。因玆悟密圓。發明無漏果。得證香嚴號。二十五玄聖。各說最初事。成道由圓通。七大十八界。各各有所入。久近雖兩異。偏圓或二殊。其教已開顯。偏行卽圓融。悟理旣一同。誰復分遠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主伴實相濟。後先了不別。敷演眞實義。普度有情衆。聞者當悟省。勝師取契經。揭名其齋居。當行無上道。眞證圓通智。若外而不內。如龜毛兔角。欲見不可得。居士說偈已。忽見清齋東。爛然大月輪。躍出滄海中。光明悉照燭。清徹無纖翳。特爲作證明。表此清淨法。

柳庵偈

本然淨上士。吳興人也。聞道於淨慈同庵禪師。已而充侍司。陞主藏經之室。結廬苕谿上。環植垂柳。遂扁曰柳庵。因以自號黃鶴仙人。爲繪成圖。予謁同庵南屏山中。本然乃來徵予說偈。偈曰。

柳乃植物類。旣已強名柳。庵與柳異趣。曷以柳名庵。庵柳不相涉。況復號諸人。若使曾于一。適越而首燕。雖欲強相從。畢竟無合日。咄玆諸事假。非柳亦非庵。庵中亦非人。無一是眞實。成因軀幹力。幻出諸影像。盲者來捫摸。但見絲成軸。絕類梵志家。夢中而說夢。重重皆虛妄。誰爲能覺者。衆生強分別。見異不見同。世間諸品類。隨念各現前。諸佛善圓融。見同不見異。萬號方芸芸。含攝盡歸一。非指可喩指。非馬可喩馬。雖以目之視。乃成心所障。有人斯有庵。有庵斯有柳。三者無二相。物我齊眞故。上士志心聽。我說柳庵偈。白石雖點頭。未嘗談一字。

雲谷偈

雲出谷中。境也。氣之所寓也。道陵師。沙門也。其以雲谷自號。是寓乎寓者也。若以一眞法界言之。凡所寓者。皆妄也。況妄之又妄者乎。一旦心空法空。則諸妄皆眞矣。何雲谷之有哉。爲說偈以明之。偈曰。

白雲出空谷。此是山中境。上士以自號。是心隨境轉。我日本無雲。雲出亦非谷。終日獨太虛。不着於一處。我心能轉之。一一皆自在。此爲空谷義。上士當聽聞。聞聞了不聞。頭頭皆是道。苟着於一邊。但見谷中雲。初如一縷絲。漸成兜羅綿。散布於四方。遂成澤物功。此是第二門。初非眞實義。勿謂老瞿曇。妄意談般若。

觀世音菩薩畫像贊

梵稱阿縛盧枳伐羅。唐言觀世音也。其觀世音菩薩。與南閻浮提衆生。有大因緣。凡衆生有急難者。一稱菩薩名號。皆得解脫。凡諸所求。亦復如是。是故奉其像者。十室而九。各出巧思。莊嚴妙相。永嘉林一清爲上原尹。治政之餘。稽首參禮。用清淨室。畫東大瀛海。水勢噴湧。傍有磐石。菩薩見天人相。翹其一足。坐彼

石上。護法大神身被寶鎧。竦立於左。善財童子乘蓮葉。府合爪爲禮。自右而至。其上日輪正照。雲氣杳靄。其下龍女持珠。仰首而獻。品物咸秩。觀者動容。如親見菩薩於補怛洛迦山也。比邱假林乃辛中信公之上足也。服膺般若。如飲醍醐。以濂信嚮佛乘。持像請贊。濂觀一清運筆。皆有所表見。非徒爲虛飾而已。中繪菩薩現大悲相。表慈憫衆生故。在大瀛海中。表香水法界故。日輪正照。表本性圓明故。雲影交重。表塵沙無盡故。大神威嚴。表降伏魔軍故。善財瞻禮。表正信不回故。龍女獻寶。表地無所愛故。惟觀此像者。目擊道存。不以像觀像。而以法觀像。瞻禮之頃。三十七道品。一時證入。八萬四千塵勞門。悉皆降伏。則是像者。其於進道亦不爲無所助也。胡跪作禮而說贊曰。

稽首大士天人師。神通變現於一切。尋聲救我衆生苦。是則名爲觀世音。大東瀛海洛迦山。巖洞時時發光彩。示以澎湃海潮音。或因音聲而入者。卽得見佛了無二。有一宰官施善巧。能以繪畫作佛事。大士寶相忽端現。翹足而坐衣褊襹。慈容顒顒屹不動。紅光下照日正中。雲影交加無盡藏。善財南詢遂作禮。跏趺蓮花以爲舟。龍女持珠向空獻。種種皆爲法歡喜。上有威神金剛王。護持佛法極嚴猛。我知大士無形相。有相當與虛空等。虛空廓落徧十方。胎卵溼化皆含攝。以至河沙諸品類。一一皆於相中現。中求一毫不可得。願執須彌以爲毫。舒卷六合以爲紙。畫此無邊相好身。大地衆生眼皆見。見者人人皆作佛。百千劫罪悉消除。不許役役從外求。一彈指頃皆究竟。

董貞觀音像贊 清江鎮 晉亞刻

金華何顯德輝。獲陽翟吳道玄所畫董貞觀音像。乃五臺山碑本。以蓮葉爲袖蓋。而十蓮華圍遶之。用表本迹十妙不二門。覽者因相生悟。而法華之微旨。具見於斯。然其運思精深。指筆遒勁。眞殊勝之事也。德輝將重刻寘于智者講禪寺。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爲作贊曰。我觀大士相。示現一切法。不坐七寶林。唯棲蓮花葉。蓮葉生水中。清淨無染著。華身與佛身。畢竟同一體。如來所說法。取喩此最切。本迹十妙門。不見有二相。若從有眼觀。見華不見佛。一顯而一隱。見稱不忘故。或遂無目人。華佛一時現。非見卻成見。功德難思議。佛身徧法界。是華亦復然。華佛二俱泯。定得大自在。

魚籃觀音像贊

予按觀音感應傳。唐元和十二年。陝右金沙灘上。有美豔女子。挈籃鬻魚。人競欲室之。女曰。妾能授經。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女辭曰。一身豈堪配衆夫邪。請易金剛經。如前期。能者復居其半。女又辭。請易法華經。期以三日。唯馬氏子能。女令具禮成婚。入門。女卽死。死卽糜爛立盡。遽瘞之。他日。有僧同馬氏子啓藏觀之。唯黃金鎖子骨存焉。僧曰。此觀音示現以化汝耳。言訖。飛空而去。自是陝西多誦經者。烏傷劉某命括人吳福。用金碧畫成一鐙。月其十五日展而謁焉。請予序其事。序以繫之贊曰。

惟我大士。慈憫衆生。眈着五欲。不求解脫。乃化女子。端嚴姝麗。因其所慕。導入善門。一剎那間。遞爾變壞。昔如紅蓮。芳豔襲人。今則臭腐。蟲蛆流蝕。世間諸色。本屬空假。衆生惑癡。謂假爲眞。類蛾赴燈。飛逐弗已。不至隕命。何有止息。當知實相。圓同太虛。無媸無妍。誰能破壞。大士之體。如月在天。不分淨穢。普皆照了。

凡皈依者。得大饒益。願即同歸薩婆若海。

吳道玄觀音贊

觀音妙智力。頓超塵沙界。吳生縱善畫。徒能具凡體。我假六神通。欲寫光明藏。須彌以爲筆。太虛以爲紙。
經歷無量劫。但成一隻眼。此眼若開時。十方俱照了。一塵一沙中。有普觀自在。

金剛經靈異贊

杭州周給順知書。聚二三童子。講習市中。日誦金剛經甚謹。童子園生。觸翻佛前燈。油染於經。杭之民俗。
凡經像弊汗。輒投諸江。給因束以紅繒。做其俗行之。時元之大德庚子也。越三年癸卯。經忽還於舊所。半
爲湖沙所裹。而紅繒如故。給驚喜。與吳門僧險捧去沙塵。其粘綴者。逐番分析之。徧請叢林耆士題識左
方。後八十一年。當國朝洪武庚申。經入沙門宥悔之手。復重加裝褫。即南屏山中。請濂說贊。贊曰。
至誠動物。纖間毛髮。此感彼應。如磁引鍼。況乎契經。世雄所說。至心受持。昭答如響。昔周氏子。朝夕嚴事。
經有染汗。投諸江湖。閱三春秋。忽返元所。經質紙成。雖同鐵石。非金剛力。焉能不壞。經無羽足。不能飛行。
非金剛力。誰挾而至。由此而觀。佛語所在。百神訶衞。無能損者。然而此經。觚翰所假。雖裝佛言。盡從何起。
世之法藏。所模經文。充棟汗牛。未聞皆驗。應知萬法。實本一心。由心誠故。而經應之。心鑑經鑒。理無疑者。
是知此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神通妙用。一一具足。不假外求。有能精進。入在上乘。證妙覺位。亦無留難。
今因贊經。推而達之。欲作佛者。此心即是。善思念之。愼毋退轉。

高峯妙禪師像贊

目光凝定。爍破大千。戒體圓明。直探性原。青山萬仞。不出死關。名高天下。法留世間。

魚籃觀音靈照女二贊

惟觀世音。誓救羣迷。現不實相。幾滅斯須。破凡夫執。返乎物初。一眞所攝。萬境自如。
惟靈照女。人不思議。以般若種。得方便智。聚首而談。無非實際。至今靈光。照乎天地。

達摩大師贊

括蒼吳福平川。以善畫名叢林間。龍門海公。請寫初祖圓覺大師眞像。威德如生。觀者聳然起敬。翰林學
士承旨宋濂爲之造贊。而國子博士鄭君仲舒書之。贊曰。
系傳香至。法證因眞。闢六宗之異戶。歸甘露之一門。操智慧刀。斷蘊蔽之枝葉。裂煩惱網。見淸淨之本根。
重冥稔泛。已歷三年之久。少林壁觀。竟忘九載之勤。流支興毒。而甘之如蜜。葱嶺游行。而殁兮若存。精明
煜煜乎日月。氣宇函蓋乎乾坤。此所以一花五葉之記。徧周沙界。而大法溜倬也邪。

十八大阿羅漢贊

東山禪師以所畫應眞像求予贊。予謂應眞何待贊。有贊則贅矣。東山迫之甚。因爲說偈。其詞曰。
惟諸應眞。度盡沙海。各騁神通。作此戲劇。騎魚御龍。乘虛駕鉢。遊行自在。眼不見水。毒龍猛獸。帖耳馴擾。
最可怖愕。嘘氣成塔。諸狻猊車。不一而足。我聞應眞。大乘境界。無物不攝。物無留礙。何故執著。樂此小法。

應眞潰然。似不聞者。我乃思惟。諸應眞像。一一現前。何不我答。諦而視之。乃畫師假。悟吾一心。如良畫師。
妍媸短長。縱橫圓方。一濡毫間。無所不有。雖駭人目。終非眞實。由是而觀。萬物無實。隨聲逐色。概轉成妄。
觀此卷者。頓空諸心。心空法空。必定見佛。

全室禪師像贊

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於彈指。合千經萬
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鼓。擊之必死。殺活機類金剛劍。觸之則奔。歷鎭名山。教爭趨邇。詔陞京刹。名徹
朝紳。夙受記於靈山之會。今倘知於萬乘之尊。雲漢昭回。天章錫和於金鉄。寵恩優渥。玉音召對於紫宸。
屹中流之底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爲十方禪林之所領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

蒲庵禪師畫像贊

蒲庵禪師。豫章豐城人。名來復。字見心。以日南至生。故取易卦識之。有志行淸淨行。欲絕塵獨立。遂歸
釋氏。與同袍恭肅翁晉屏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久之。窺見全體無礙。然未以爲至。走雙徑。謁法忍大師楚
公。自陳厥故。當機鋒交觸。如鵠落兎走。不間一髮。法喜深然之。留司內記。越三載。復約標士贍俯西方淨
土於吳天平山。剋期破障。比禪觀尤力。浙省左丞相達公九成。慕師精進。起住蘇之虎丘。辭不赴。會兵起。
避地會稽山中。慈溪與會稽鄰壤中有定水院。直東海之濱。幽閴遼敻。可以縛禪。復延師出主之。師爲起
其廢。禪門與礎。依次舉行。瓶錫翩翩來萃。乞食發之。其激揚第一義諦。壽以干戈載塗。不能見母。作室寺
東澗。取陳尊宿故事。名爲蒲庵。示思親也。自時厥後。鄞人士請師居天寧寺。時寺爲戍軍營。子女雜。其
褻穢尤甚。師言於帥閫。移其屯斥。擧奴汎掃。建治其弊壞。一還舊貫。師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勸主杭之
靈隱。適有詔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賜食內廷。恩勞優渥。泊建大會鍾山。師奉勅升座說法。辭意剴切。聞
者咸有讚云。師敏朗淵毅。非惟克恪內學。形於詩文。氣魄雄而辭調古。有識之儒。多自以爲不及。其推師
者。李諭德好文則曰。任道德爲住持。假文辭爲游戲。陳狀元祖仁則曰。禪源妙悟。教部精探。內充外肆。借
中指南。至於楚國歐陽文公玄。潞國張公翥。見諸簡翰間者。奬予爲尤至。言多不載。師之徒鎧等畫師像
求予贊。予知師頗詳。故倣近代儒宗之例。歷舉其行而繫之以辭者。將以厲夫人人也。辭曰。
大法如如。流于旃丹。不有君子。荷之實難。粲照正宗。俾濟其美。一十九傳。至于法喜。蘐蓮花座。大振玄風。
師承一喝。三日耳聾。竪極而聰。至聞蟻戰。祇爲圓虛。物無不見。旣入悟關。可廢學功。妄滅方眞。慧極則通。
乃即天平。棲神淨域。禪觀混融。不二不一。方嶽致聘。耳若不聞。優鉢曇花。卻見海濱。有典必行。無墜非舉。
鏡魚互答。笠穀川委。移錫州城。歸者紛紜。轉穢爲淨。載揚淸芬。有峯飛來。千載不起。師復主斯。法筵重啓。
聲華遠揚。達于帝扆。有詔起之。說法如雲。錫饌禁中。恩過優渥。四衆傾仰。秋空孤鶴。形諸辭章。太陰四垂。
雷奔飈揚。鬼神畫馳。人爭傳寶。如襲芳茝。師笑受之。吾游戲爾。內外兩克。如師幾人。闡室非燈。曷昭萃暗。
學徒欲臨。丹青肖像。我作贊詞。毋住于相。

約之禪師畫像贊

臘壽之麥宏辯之才一衲三十年曾不沾席談玄八萬偈吞若鯨當尾樹重榮兆法門之復振培光呈瑞疑古佛之再來烱烱乎眼光閃爍沈沈乎氣宇弘恢渢渢乎九江風動澄澄乎玉儿天開蓋眞超於實際斯不遺於纖埃彼自安於部婁曾莫睇其崔嵬倘於斯而觀感庶立儒而興頑

南堂禪師像贊

南堂和上既入滅其得法弟子大璸安公思慕之弗暨乃繪其像來求予贊贊曰

樹般若幢有舌如雷當空一震百蟄咸醒松源之宗獨造其妙手折蓮花臨風自笑

鑒隱良禪師遺像贊

眼光閃爍如秋隼之橫空師也威鋒峭峻猶於菟之居踞叢薄也文彩彪灼漢火施而江漢瀯也正令揮霍春雷震而撤蔽也蟄然而若有若也悠然而無所泊也沈然而不可度也沈然而堪任其託也是為悉佛智之孫廣智之子超然而頓覺者也

永明智覺禪師道像贊

禪師諱延壽字沖玄餘杭王氏子也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大弘法眼正宗華夷皆慕座下弟子至二千人淨慈禪寺竊其遺像雖多歷年所儼若生存曾濂過錢塘其住持同庵簡公以像求贊濂因造之而請同庵辯香其上贊曰

我聞智覺大道師進修精明無與等誦經羣羊來跪聽習定鳥巢衣襁中一旦撥開光明藏際天蟠地悉開朗如揭日月照羣迷無有擁塞滓著諸法蓋從緣生滅此實佛語非我語人知生滅總由緣庶幾不爲識神惑因病發藥此爲最何翅棗王獲命丹四性寂然本不生三知廣喻益親切有如慈母於赤子曲爲護持不少忘性相三宗互矛盾有礙如來正法輪更相質難辨異同折以一心歸覺路譬猶欲適長安者道塗紛紜走車馬或南或北或西東及其至處見不別呼爲宗鏡名實稱萬別千差咸照了道高非特被眞丹海外之邦尤企瞻金絲伽黎及澡瓶遣使來施不復吝我與導師有宿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廬山一會猶儼然願證如如大圓智

般若松贊 有序

千岩大師於元泰定之冬度浙江而來憩止烏傷伏龍山山有龍譚寺廢基大師遂縛庵以居手植一松庵前誓曰此地般若當興吾松其茂乎自時厥後大師之道盛行遂化瓦礫之區爲伽藍松亦寖長析爲二榦詰曲糾蟠如虬龍天矯勢欲飛動至正丁酉春南枝忽悴其夏大師示寂嗚呼松雖植物其有知與哀死生之意者哉後植松五十一年爲國朝洪武丁巳住山龍門海公同大師之上首良杞請吳興林君子山繪畫成圖求濂命名濂因稱大師之言以般若號之且爲之贊大師諱元長會稽人贊曰

大師東來化導有情青松手植用表眞乘觀厥榮悴以占廢興有壁四達播德維馨爲法來者爲蔚雲蒸樓閣頓現儼如化城松亦有知森勁靡冥天矯欲飛虬龍從騰孰謂卉木本乎無情有感斯應豈出乎誠惟誠之至通神致靈曷爾龍象慎毋敢攖視松如師是儀是刑天高月白風度成聲恍如演法海言初聆

太史作贊勒於岩扃百世之下庶幾可徵

重刻金剛般若經序贊

三界大師所說般若蓋非一種而金剛般若尤爲明心之要金剛般若多至五千餘言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言又爲一經之要九言之中而菩提二字復釋其義蓋菩提者覺也佛則能覺衆生則迷也此經孳孳勸誘欲衆生去迷而就覺爾比丘弘暢孳孳向道其心堅如鐵石近獲吳興趙魏公孟頫所書是經刻本以閩中未之見也特歸重刻之乃來求贊以廣流通贊曰

金剛大願海普發於一切衆生正昏迷夜行大澤中冥冥無所覩了不辨南北坑穽在左右虺虺復橫縱軀命不自保喪墮在俄頃忽遇紅日輪赫然出東方萬象都照了細可分毫毛四維及上下無往不洞達是經之化導功德亦如是比丘最善巧嗜道如嗜利鋟刻行閩粵見者起信心經如大火聚咸從照天赤衆生妄想心見之作灰燼經如四大海中具萬舟楫衆生沈溺者濟之升彼岸經如香積廚珍膳咸充足衆生饑虛者聞香悉飽滿推類而言之更僕莫能盡佛法雖廣大贊歎輒成妄返觀自性中各有金剛王與佛本一同慎無輕棄者

寫經爲像及血書心經贊

無授上士請能細書者寫經成觀音大士像復出指端血書心經於像後來請余贊贊曰法門之相有總有別眞身爲佛佛說爲經經固於法佛乃因人人法二相了不相即今因寫經以成佛身縱橫曲折無非經者小如沙塵中含法界可喻總相復刺鮮丹重書契經願力所致如黃金色大雖徑寸視等針鋒可喻別相總別雖異其理則一由是觀之佛法廣大無所不攝卽別卽總非別非總上士於此忽然證得展卷之間不見有經經且不有而況於佛乃知妙用在吾一心與經與佛三無差別妄思念之我說非妄

祭古帝王陵墓文

昔者聖帝明王豐功盛德被于生民四海咸賴涉世既遠陵墓所在往往騖爲榛墟祭祀之禮遂致廢而弗講朕既統一天下主百神之祀心甚憫焉因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袞冕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贊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通陟降帝所必能來格於冥冥之中也尚享

史處士墓版文

四明有宋宰相家史氏世居鄞縣六世祖韶政和中舉八行不就詔生師仲父子俱贈太師追封越國公師仲生浩以舊學相孝宗官至太師保寧軍節度使封同魏國公追封越王諡忠定越王生彌遠相寧宗理宗官至太師保寧軍昭信軍節度使封會稽郡王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諡忠獻衛王生宇之官至正奉大夫觀文殿學士封奉化郡公郡公生寅卿入元不仕寅卿生處士諱伯孫字列父潔白如玉類輔秀整風神俊如也賓客至輒岸幘笑咏終日或出壹觴共酌獻酬疊舉意度閒雅如畫及酒酣耳熱稽史談經雜以前朝典故蟬聯弗絕聞者曰此故王孫也宜其博習文藝度越恆人哉由是述遺賢大夫無不與處士游而袞文淸公器之尤深竟以女妻之元故事宋宰臣之孫多因門第補官者或稱處士才高勸投牒

自進。處士嘆曰。吾家三世相宋。開國嗣王。入居臺寺爲九卿爲法從者。不翅二十。踐出膺郡二千石縣大夫之寄。復紆組星列。可謂極盛也已。盈盛損益。天之道也。貴與富豈專萃吾一門耶。國之守礎。尚或不保。於吾家何有。自是韜光斂彩。緊情名山水間。或采芝巖阿。或藝蘭川濱。世上升沈事若無聞知。晚年貧尤甚。飲水著書。超然能忘其窶。君子謂處士類知道者。初處士早喪親。弟與妹絕幼。處士育之使成。雖貧爲昏媾之費。儀物充衍。人以爲不失文獻之舊。歲時奉祭事甚謹。盥薦陟降。儼若祖考昭格于上。遂事而燕宗黨。子姓咸集。處士備舉累世德業。懇懇言情。辭惻惻無華。聽之者輿起。生平宅心樂易。喜怒不形於色。卑抑謙退。如儒夫然。識與不識。皆稱爲善人君子云。洪武八年秋九月十七日。處士以疾卒。壽七十八。九年某月日。葬縣之陽堂鄉金墨先墓兆次。妻即袁氏。先四十六年卒。子二人。公敬。公覲。公覲爲弟佑孫後。女一人。歸余思永。公敬之子六人。欽祖、靖祖、端祖、暐祖、暉祖、明祖。欽祖、暉祖、丞世。女一人。歸樓守誠。公覲之子四人。定祖、獻祖、文祖、復祖。文祖天。女一人。歸張守義。曾孫男三人。必寧、必玄、必和。處士卒後之三年。定祖蒙恩特除中書舍人。與予子璲爲同官。乃持國子錄張欽所撰事行。介璲求予爲之銘。嗚呼。伐閱之家。非世其祿爲難。而世其德爲難。使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雖紆朱拖紫。上繼祖父。論者不以爲貴。苟恪守儀則。縱沒身於韋布間。孰謂其非賢哉。若處士者。有足尚已。嗚呼。八行君隱約布衣。而晉三相國之盛。處士之德。將無忝於君者也。公侯必復其始。當於其後人徵之。銘曰。

浙河之東。史稱名門。三世宰輔。榮光熾熾。爲其後者。非賢孰繼。伊處士君。執謙蹈義。人爵或來。實命之由。天爵之貴。敢不自修。我言既飭。我行又方。誰云苟衣。不比繡裳。有虛有盈。天之恆道。安分而行。樂善爲寶。既享上壽。復多子孫。濟濟彬彬。必復其原。金墨之里。陽堂之鄉。有墳八尺。王孫之藏。

建寧黃母夫人陳氏壙版文

予門弟子黃仁。謹哭泣曰。仁也生九歲而失母。晝夜呱呱以啼。惟我大母夫人是鞠。鞠我迪我。式克至於今日。忝被官使。竊祿于朝。未知所以圖報。而大母棄捐館舍。即地號天。無所逮及。幸稱道淑德。勒石墓門。猶或可爲之。已請吾府左相陶公凱。評隲懿行。列爲事狀一通。願先生賜之銘。死且不朽矣。按狀。夫人諱善足。姓陳氏。建寧西鄙人。幼喪母馮氏。煢然能自植立。不與同類遊敖。父某心奇之。有聞名者多弗答。同縣黃氏世衡。知其賢。聘爲其子義夫妻。未及笄。輒來歸。上承尊章。下䘏媵御。靡不逢其情曲。三族咸驩。稱曰黃氏有婦矣。生四男子。二女子。義夫以疾終。夫人哀慟欲從死。不可得。諸孤惸惸無依。蓋藏漸盡。饘粥莫繼。至不能時給。夫人深憂之。雞初鳴。秉燭起。御紡磚。伊軋之聲。達旦不絕。如是者餘五齡。唯以冰蘗自守。至於終身。外伯父璜翁。恐其中饋無實。生業雖力。諭之曰。爾勞勤逾節。尚不濟。且暮急。苟緣是致疾。譬猶鵲巢貫地。母子無完理。奈何使黃公爲餒鬼乎。夫人泣不對。翁重言之。辭色俱厲。夫人不獲已。再適義夫同姓裴潛若。若無子。頗饒於貲。乃聘經師以教夫人之子。[illegible]人亦時譬斥之曰。汝衣冠胄也。汝父望振其門。惟歎忘之。今不力。異日何面目相見九泉乎。凡一動靜一云爲。皆繩約之以禮。稍有違忤。而發亦如赭。諸子慴慴不敢前。或遇節序。相率詣先祠奠謁畢。出坐中堂。子孫以次奉觴爲壽。雖不解飲。亦必使

沽酔。盡歡而止。夫人長身而豐頤。恆作赭玉色。春秋雖高。康強無疾。見子皆保以易經試藝。鈴曹中選。擢合州石照丞。石照以民稀并入州。改忠之酆都丞。階將仕郎。孫仁亦通周易。領福建行省第四名文解。上南宮未試。除太常贊禮郎。階將仕佐郎。今陞靖江王府奉祠正。夫人時移書戒厲曰。汝等既食君祿。當夙夜匪懈。以效精忠。愼勿以貪墨敗。非惟喪身。實貽先人羞。夫人年八十四。不幸以洪武九年正月六日卒。其年某月日。葬于金龍山之原。禮也。所謂四男子。曰同壽。曰衆嘉。皆夭。曰如蒲。曰曾保。二女子。一適范貞。一夭。四孫男。曰仁。曰義。曰貴。曰炯。二孫女未行。予聞女婦爲陰類。往往多柔順。少剛明。事或因循姑息。苟有人焉。能嚴以馭衆。如奇丈夫。則其家蕃盛無疑。如夫人者是已。予祖母金夫人。最號有家法。先侍郎朝夕侍左右。不敢失聲嚏咳。唯恐弗其意。且督予兄弟之學尤急。每夜懸燈。呼次第來前。取做書以驗勤惰。事頗與夫人類。宰木已拱。而壙銘之碑。未有刻文。而仁於新喪之際。乃能汲汲以圖不朽。得非賢耶。仁爲賢。則予有愧多矣。銘曰。

家之盛衰。繫於婦柔。暗剛明隨所取。彼美夫人資獨卓。已以委禽奉箕箒。竭力秉誠事姑則。中外稱賢出一口。威鳳高翔日將久。獨遺孤凰在林藪。衆雛嗷嗷弱如栁。鞠之育之比瓊玖。瓚胤不絕吾敢負。荷若勝師加善誘。棻就材成獻明后。紓擢朱衣佩懸綬。寵光馳贈恩當厚。丘隴尊榮名弗朽。予言若誣有如酒。

元故祕書著作郎芳洲先生蕭府君阡表

先生諱常龍。字作霖。姓蕭氏。蕭爲江右著姓。系出唐宰相復。復長子倣。家長沙。六傳至居生。遭馬氏亂。與三兄弟始來廬陵。婁吉水文昌鄉虎溪劉氏。復遷焉。其季子琛生勝。勝四傳至大理評事文叔。以貲雄于鄉。娶宋宗室女趙氏。詁陵賜以一官。大理生應通。應通生達。達生登仕郎餘慶。餘慶生滋。滋生大德。先生之父也。先生童丱時。輒嗜學弗厭。夜漏下二十刻。其母王夫人往伺之。見危坐曲房。方張燭觀書未寢也。比長而業成。宋社已屋。無所試。奇氣亢肆。遇事輒奮發凌厲。不可挫折。及元平江南。東書遊燕都。諸公貴人見其魁梧穎異。執禮雍容不迫。固已奇之。及觀其辯析古今。陳義甚高。操觚爲詞章。頃刻千言。有長江萬里之勢。無不聳敬。近臣聞之。有言於世祖者。即遣使者召見。奏對稱旨。翼日復條崇學校、進賢才、薄賦斂、均徭役、禁驅奴、革和買六事以聞。有旨賜白金盂。下其事中書議行之。仍勅就邸舍以俟後命。大臣有弗便己者。沮之不報。先生闞然西遊關陝。時國子祭酒許貞敏公衡。負一時才望。於人物極愼推與。先生謁之於京兆。即倒屣出迎。留連不少置。且曰。如君氣岸文采。自當爲南士之冠。由是四方名士大夫。逢其至。皆爲之傾動。先生與之登高弔古。悲歌慷慨。呼大白望天而飲。浩然有尙友千載豪傑之意。宗藩安西王聞而奇之。欲辟爲府屬。辭不就。杖策南還。至大初。有薦爲衛尉院大使者。不拜。或曰。君命也。復至燕都。至則改祕書監著作郎。奏未幾。焉忽蹶于門。意以爲不祥。即日投牒謝去。趙魏公孟頫苦留不得。迺序而送之。其後同列皆坐廢。人服其先識。久之。親友有勸其游出者。先生嘆曰。吾周游南北數千萬里。裘馬僕從。豪宗戚里。迎勞如東西家。視功名探囊中物爾。奈何事會之來。輒齟齬如是。其命也夫。其命也夫。遂絕意於仕進。初。先生家多貲。至宋季而貧。乃折節治貨殖。不數年間。竟倍加於昔。然積而能散。人有緩急。不

間識不識。苟請焉。千金可立捐。天雨雪。族里有弗炊者。載薪粲巡戶周之。遠邇賓客。闒其豪邁善施。塡咽弗之絕。皆足取欲而去。先生事親能盡孝。調御甘旨。必躬爲之。俟親嘗而後去。朝夕問衣燠寒而進退之。諸弟有淪落不振者三。皆分財析產以爲養。致有雙竹並根之祥。族子性敏。厄於貧。弗克進學。招與諸孫爲師友。後爲名儒。積世藏書頗多。鄉之先達若忠簡胡公、文節楊公、文忠周公之屬凡十餘人。其所著書其數百卷。恐其廢棄不傳。搆竹林精舍。發舊藏其度之。所居溪山秀邃。高閣崇樹。迷闕路陌。叢錯如螢。先生被古冠服。徜徉其中。觀者謂爲有道仙翁。晚年。構堂西偏。扁爲芳洲。魏國李文忠公孟嘗爲之記。因自號爲芳洲云。先生生於宋寶祐戊午十一月某日。歿於元泰定丁卯十月某日。享壽七十。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娶宋氏。子男子二。長來復。由作詞成均。授順州儒學正。次來有用。薦者授某州路儒學錄。皆先卒。孫男四人。孟權、孟武、孟福、洵。洵鄉先生劉公嶽申高第弟子。博通群經。以善古文辭名世。入我皇朝。應詔而起。擢爲虞部主事。階從事郎。孟權等以某月日葬先生于州之盧村之原。葬後四十年。洵痛念先生歿時六歲。今五十餘矣。深懼墜行泯泯。無以暴白于天下後世。每一思之。涕落不自禁。乃請同郡奉議大夫兵部職方郎中劉崧狀。乞予爲之銘。予惟成周封建之時。統於天王。化宣於五等之國。上下相維。欲以賓安元士抱致用之器。咸思有以行其道。之魯不遇。則之齊。之齊又弗遇。則之秦、之晉、之楚。必期有所合焉。自古制廢而爲郡縣。萃天下群才。悉掌於銓曹。縱有邁往之資。俯首抑志。出於其間。雖獲乎上而下或沮之。亦不能以自達。槁項黃馘。歿于蒿萊之下。比比有之。如先生者。蓋誠可悲也。雖然。是有命焉。不足爲先生憾。予竊觀貴胄名閥。其勢燄燄灼。炙手可爇。身死肉未寒。已無有道其名者。今先生物故將踰四紀。其曾孫方撫行。媖能圖傳於不朽。由是觀之。士君子自立。不繫於窮達。尚矣。苟不有繫於窮達。則即先生之風者。瞿然興起。雖終期蹈夫道。是進亦榮。退亦榮。無所入而不自得也。是宜表見於世。而繫之以銘。銘曰。

天挺俊英。拔類超倫。一吐一吞。有氣絪縕。發爲文辭。萬馬四馳。揚塵繽紛。道絕走飛。東西游燕。見者改顏。風雷翩翩。忽生否閉。流徙遠閈。達于帝聰。名至法宮。濯血攄忠。臣雖布衣。頗知政幾。再拜稽首。瞰于龍墀。帝曰俞哉。爾誠爾諭。受勑中書。頒行弗徐。蠢彼狂猘。距帝有閒。白日雖白。障之浮雲。公即翩然。迺西其轅。迺涉大河。迺入秦關。奇氣莫磨。陟彼巍峨。自眼望天。呼酒放歌。陳跡漫漫。風高木寒。昔人何在。慨其增歎。讙其趣之。東觀委蛇。公謂止斯。我數之奇。我家之與。今胡論爲。折節事之。其費日積。有積必施。吁孰顛孰躋。我或遺之。視金如泥。有芳者洲。中孕杜蘅。寄情適物。欲搴其榮。欲澡秋水。落若樂無涯。觀化既迪。以就窆封。以紀始終。以鎭幽宮。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括之松陽有行義之士曰周君。休休而有容。循循而雅飭。自其髫稚。嚴父棄捐。孑然惸惸。能自勵于學。擩嚌乎經畲。餤柔乎藝苑。伯仲之間。交相摩切。積功既久。遂性醲身之淵。以莊以敬。弗敢自釋。上下化之。春風盎於戶庭。棠棣歆於州里。薦紳之家罔不敬歎焉。君不以爲功而釋物自見。當歲儉。匕隸無以食。庭扮將錯。

君曰。是不可不振也。虔力而給其粟。旱潦頻仍。及厲鬼爲菑害。沴氣糾蟠。十室而九。君曰。是不可不禜也。亟祈牲以禱于神。俗尚氣而善鬬。錐刀之末。奮襟而疾詬。流連縣庭。每爲吏所魚肉。君曰。是不可不正也。有赴愬者。力爲辨曲直。訟爲衰止。屬元季兵亂。郡國擾騷。石抹將軍帥師來鎭括。凡武勇文學之士悉以禮聘而詢其謀猷。聞君賢。延而與語。悅之。辟爲千夫長。將軍廓清群慝。君與有功焉。未幾乃引退。都布寬衣。放情邱壑間。當風疏日鮮。與一二逢掖從容觴詠。日莫忘返。年甫五十又八。不幸以洪武庚戌九月某日卒家。明年辛亥二月某日。葬麗水縣懿德鄉徐北里之原。禮也。君諱紹翼。字光遠。其先家春陵。高祖允文始來遷。曾祖梓。宋鄉貢進士。祖留道。從元兵討臨漳叛寇有功。擢管軍千戶。父鑑。母某氏。君配室則王氏也。前五年終。翰林侍講學士危公銘其藏。生丈夫子二。曰華。曰蒞。孫男五。曰文章。曰文煥。曰文炫。曰文炯。君歿後四年。二子奉縣文學洪文震狀來。請墓上之文。以期不死於親。余聞墓之以有文。古也。殷比干之銅盤。漢梓潼之甎誌。皆是也。後世易之以石。且植表於隧矣。人子不死其親者。將如是乎。在余惡能辭。有若君之行。義脩於身。儀於家庭。惠澤被於州里。所以發善導民者。誠有裨於王化。君子不謂其進。可乎。嗚呼。驎之振振。既淑且仁。卒以義夫身。綏綏者。能日肆其威。蹵人之腦而剝人之面。其相去亦不遠而。嗚呼。有崔者閭。林樾蔚者。惟君之所藏。千載之下。幸毋壞傷。是爲表。

故泰和劉府君墳前石表辭

大江之西邑曰泰和。世以藝文自著。則歸之珠林劉氏。劉氏傳脊至名鍔。字宗榮者。實號快軒。府君淬德砥行。縝甚。及其歿也。其子崧既請李郝先生勒銘玄堂。復懼遺善弗暴顯于世。徵濂文表諸隧。府君器局方疑。幼與黃兒游泳。挺挺如野鶴在雞群。讓弗敢與爭。長肄進士業。一再不勝。輒能去。攻六藝學。必欲驗諸躬行。故自治益嚴。獨居屋漏。儼若上交神明。正襟危坐。從明迄暝。不少懈厥度。撫世酬物。幾若言不出吻。及見義事。輒奮迅抃躍。雖鼎鑊刀鋸在左右。亦弗暇卹。厥父病疢五年。晝夜不離床下。調火煉良劑以進。久不就衾枕。至蟣蝨在中禪間。族屬墓域爲勢家所攘。俗狃堪輿家書。謂地氣能賤貴人。多發故塚以瘞新魄。府君彈指曰。發者或有知。肯瞑目九泉下乎。即鉤索訟復之。歲甲午。癘鬼爲人禍。宗姓有一門垂絕。僅遺三嬰孤。家遂陵夷。凶師利之。輒誘以爲奴。府君抱之長慟。亟走白縣大夫曰。鍔之族胥將爲王朝矣。今嗣人多故。無閭廬以蔽雨風。無粢服以適口體。棲棲焉。遑遑焉。服爲人奴。鍔久病焉。夫誠以戕暴政以範俗。惠以懷悖。惟我二三大夫是賴。矧嘗聞之。戕暴。義也。範俗。禮也。懷悖。仁也。三者其舉。爲邦之道也。爲民上者。其忍廢諸。吾儕吒隸。苟不徼靈於二三大夫。如無羽翮。欲飛青冥。無乃不可乎。言畢。涕與淚俱。縣大夫惻然動於中。逮閭師問狀。勒歸府君。府君食飲之。而爲結其昏姻。宗譜將墜。軼疎親無辨。府君追輯之。先代誥命道文之闕罣。觭片剟。皆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錄。襲藏不翅拱璧。出入佩挾以自隨。文獻粲然有可徵者。府君客授章貢鍾氏。夜漏下二十刻。鍾之廬舍災。烈風驅火。趨之若騰蛇。鍾納弗之審。府君弗念私橐之焚。擘門大呼而出之。市出煙焰漲天。鍾泣曰。活我家百口者。劉先生也。府君馭家有政。內外肅若。喪祭二者。悉據禮經。不用浮屠法。人多化之。一日嬰疾。人請斬牲以享鬼神。府君笑曰。吾幸無愧

德。鬼能加害我乎。力屏使去。疾尋愈。其爲人知本有識類如此。狀所不列者。或可例知也。然推府君世系。本出自長沙。避金陵。唐天成間。復徙廬陵之泰和。以儒與仕籍者踰三十人。曾祖震。精於詞賦。宋季待補國子。未及官而卒。祖鐵。能繼待補君業。較藝州庠。名占前列。父文度。在元初以文鳴。受之元文敏公爲興國縣學師。江西提舉司爲給付身。當時以爲異數。母郭氏。府君娶蕭氏。繼郭氏。蕭生丈夫子三。龍、楚、楚、智明一經。逮至正丙申鄉貢進士。今改名極。仕爲職方郎中。孫男四。鼎、解、舉、平原。鼎與解已卒。女五。某某。其婿也。餘在室。府君得壽五十八。以至正壬辰閏三月十九日卒。初權厝故廬園中。次改梅樹林。次藏仙槎鄉姊坑之雙山。命。某年月日也。所著書有中鶴波清二集。合若干卷云。蓋聞之先王盛世宗法建而本支深。氏族辨而孝敬興。大分宜昭。上覆下承。追及後世。人僞滋熾。而圖譜有局。朝令史有職。救弊微權。猶於是乎可徵。今不復見之矣。秦越肥瘠之歎徒有形。君子之哀於有美。府君行粹學純。念一氣之攸分。嘗同出於天經。爰僭圖以附墓兆。急趣恕以拔孤惇。凡家牒之蒐輯。遺編之分纂。參翊實結綠而愛青萍。蓋文獻之宗。繹敍相仍。故濟德流祉。不待數而遞成。是宜壞樹內列。辭章外旌。庶幾垂後賢之思。則昭千古之休聲也哉。

棣州高氏先塋石表辭

高氏出自姜姓。氏族書謂齊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其孫傒爲齊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傒以王父字爲氏。考之春秋傳。高傒乃天子命卿。其得氏在桓公前。非有合諸侯之功而後得氏也。傒之前已有高渠彌、高克爲鄭大夫。則齊之高氏。其先已仕鄭。亦非待傒而賜氏也。氏族之學久廢。其書要不足深信。所可信者。但知高氏出於齊而已。其後裔滋蕃。分布京兆河南華陰者爲最多。而棣州之有高氏。又自河南分也。當金源之季。有諱溫者。善騎射。膂力絕人。元兵攻棣州。溫集民爲軍。捍禦之。以功授漢軍謀。克佩銀印。已而帥師勤王。遂入宿衛。從完顏蓋與元兵接戰。累授山東經略副使。金亡。溫仰天哭曰。國亡矣。我何生爲。將自剄。左右奪其刃。且勸之曰。爾死無益於國。徒傷二親心。君親一也。易若存餘息以奉親。溫收淚謝之。閒關歸鄉里。取戎器銷毀。躬耕隴上。噤口不談兵。亦不交通賓客。惟日以悅親爲務。時方內附濟南。頑民有乘隙倡亂者。以都統召溫。溫力卻之。然諾及金帥事。輒諉下不自禁。娶姚氏。生男子六。家子玉。沈毅有父風。初溫以老將家居。東諸侯多忌之。會攻宋。籍山東良家子爲軍。玉度不能免。因自薦從大將察罕那演。取淮泗漣海四州。所向克捷。諸王也古壯其勇。賜以佩刀弓矢。遂從察罕入宋都。定閩越。戰數有功。授行軍鎮撫。都彈壓。凱旋論賞。復授十字翼管軍鎮撫。仍佩銀符。戍通州。玉受命慨然曰。吾生長兵間。出萬死一生。以幸有今日。天下平矣。安能終日齪齪從健兒罷游乎。遂以兵屬部曲張某領之。未幾。十字翼改戍平江。玉因引疾歸山東。力田以奉親。如溫之爲。或強起之。取世襲爲子孫計。輒笑而不答。娶諸氏。生子曰珪。字君章。以力本尚義稱。其於榮利。淡然無所好。族人負官中錢至數百緡。計不知所出。珪傾貲代償。或貧無衣。及饑餓不能出戶者。多周之。汲汲若不足。有所貸者。不收其子錢。且戒子孫學耕稼。勿爲吏胥。其有恩德者。不其兆域而藏。家教峻整。清風凜然也。娶韓氏。生男子三。次子鑑。字

伯堅。諳書頗通大義。輒棄去。遇駿馬。不問直之高下。必市之。挾弓矢。跨行如飛。中正鵠不失毫髮。有將家子之風。事母能孝。食飲必親嘗。衣衾則視時燠寒而進退之。元統癸酉歲。儉大疫且四起。道殣相望。鑑貫棺櫝瘞之。其未死者。作糜粥給之。皆以泉布貸人。人久不能償。取其約劑焚去。逋者不復省。至正中。江浙行中書察知鑑之才。行命隨石抹將軍捕寇海上。鑑屢建奇策。將軍不能聽。已而盜不可制。方悔不用其言。鑑寡言笑。與人交。不爲翕翕熱。久而益親。人自不忍脫之。嘗教其子云。我家近海濱。以弓馬植門戶。因桑供衣食。雖不多知書。禮法素謹。至今弗敢墜。爾當益務爲善。毋貽祖考羞。使它人稱汝爲善士。我死目亦瞑。不然。雖日享百羊馬。享吾將不食而吐之矣。世以爲名言。娶吳氏。生二子。裕、桂榮。生甫一月而母亡。媵孟馬氏來繼其室。爲出裝奩求保母乳之。其視裕尤篤。不翅若己所生。北兵戍南土者。宗族給其衣裝。謂之封樁錢。歲久困不支。馬氏勸鑑曰。君雖在戍。家既粗立矣。又何以仰此爲。一族咸稱爲仁人。至正壬辰秋。鑑移戍當塗。桂榮方冠。一軍後三年。戰死金陵。馬痛之。亦成疾卒。先是諸姒姚、嵆、韓三氏。皆以孝事舅姑見稱。而馬事繼母尤加。撫弟妹至成人。三十餘始嫁。生一子。暉。日夜迪以書詩。至質衣以爲束脩。暉乃以學名。逮今六合既清。大明御歷。遂入侍青坊。久之擢國子助教。移磨勘司令。陞太子贊善大夫。轉刑曹郎中。遂爲福建行省參知政事。累階中奉大夫云。惟高氏三世大抵皆在棣州樓博務南。其原曰高家莊。唯鑑死於亂離。權厝建業西門之外。郊叢塚纍纍。莫能辨其真。其卒時則歲丙申四月某日。壽五十六。馬之卒。頗先於鑑。實二月十九日。壽五十又三。兵燹之餘。又用浮屠法。付之水火。暉日夜念之。淚潸不能收。將從近代之禮。藏衣冠祔墓之側。既請濂緋先生爲之銘。而又徵予之文通志其詳。予惟先祖有善而不能知。不知也。知矣而不能揚之。不仁也。仁矣而紀載過於實。不信也。信矣而不能要諸禮義。則不可銘諸鼎彝。而傳於孫子也。有若高氏三世以來。皆以武顯。至暉始以文易武。名位日致顯融。而於先德之念。尤懸懸如饑。可不謂之賢乎。其賢謂何。予前所謂五者殆皆無愧者也。暉之子若孫。異日升諸熙域。知世德之不易。必思有以猶發。爲武者則思備矛樹纛。折衝於千里之外。爲文者則思建綱敍倫而昭際朝之盛典。斯不負暉之所望也。不然。謁茲碑者。其顙寧不有泚也哉。是爲表。

故陳夫人趙氏石表辭

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陳君敏之妻。曰趙夫人。以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京師之官舍。越一月某日。權厝城南聚寶山。將以某月日返葬於宜城某山之原。會濂召入禁林。陳君乃自狀夫人之行。來謁墓上之文。其辭纏綿而悲愴。讀者哀之。陳君之狀曰。予妻趙氏某字某。與予同爲宜城人。其父諱熊。字子祥。明詩傳訓詁學。仕爲某縣典史。母孫氏。典史君無嗣。獨生子女四人。而趙氏居其次。特鍾愛之。以予釋褐家子。欲選爲贅婿。予時頗嗜學。不離方策。先君子憐予過厚。不使遠去膝下。典史君亦不忍釋之而他婚也。竟以趙氏歸予。趙氏既歸。奉尊章盡禮。凡羞服唯其時。猶惴惴恐有所不及。其姒郭氏亡。奉予伯兄如奉舅焉。人以爲孝且恭。其事予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予或惰於事。意有不悅。每甘言慰之。督思疲甚往前。踰三千日。趙氏視藥餌。調食飲。不知有晝夜。在他人雖至勤懇者。久亦生厭。趙氏滋益謹。及予登仕

版。出爲湖廣憲府幕官。遷江西。召還爲大理評事。轉刑部員外郎。官書有程。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家事若不能相涉者。趙氏一力荷任之。而略不見艱難窘迫之意。人以爲順且賢。嗚呼。奈何司化權者。忍奪之而去邪。初京城多火災。予適讞獄郢中。趙氏數受驚。因致怔忡疾。暨還奉詔備刑書。抱案稠出宿省中者幾半載。閒一歸。輒復出。趙氏懼貽予憂。不敢以疾告。已而疾寖劇。乃顧予曰。妾心中殊不佳。欲得平胃之劑服之。予亦未暇答。居亡何。竟卒。嗚呼。奈何司化權者。忍奪之而去邪。繼下嫗與予言。趙氏自去冬以來。語及親舊之存亡。每汍瀾流涕。尤撫愛所生子。見其能食。喜見顏面。曰。是兒可以從。吾無慮矣。以類乎前知者。臨歿之際。相呼之聲。不絕于口。予收泣謂之曰。吾不知汝之疾遽至於此也。設有不諱。吾無以報汝功。祀汝父母。至於終身。撫汝之子。以望其成立爾。言未既。趙氏泊然而逝。視其斂篋。無遺珥及完衣焉。嗚呼悲夫。予念趙氏生男女三人。皆夭。晚得庭生。卽前所謂撫愛之者。日呱呱以泣。縱鐵石作心腸。不能堪。趙氏歸余十五年。與予同貧賤。同憂患。同冒涉道塗。何所不至。今幸霑寸祿。竊意相守至髮白。得壽僅三十六而亡。予與吾子交者甚久。盍門有石。願爲文之。非惟慰死者於九泉。亦足以攄予無窮之悲也。遂闡之。女教不行於天下。婉淑之道消。而褻慢之風盛。孰有如趙夫人之賢者乎。賢者不彰之。則何以爲世道之勸。是宜銘。銘曰。

猗歟方郁。奈何萎也。茂草宜剪。卻紛披也。天道玄遠。信難推也。勒辭貞石。聊以宣其悲也。

故段母夫人劉氏石表辭

濂朝京師。有儒其衣冠者。介翰林典籍羅奎上謁。容止儼雅。言辭有倫。粲然經緯交錯。無龐雜乖悟意。心竊奇之。叩其姓。則廬陵段氏。其名則德輔也。於是延之上坐。以傾其所欲言。德輔避席而請曰。德輔先子之殁也。歐陽文公實銘其墓。先夫人繼喪。已十九年。而懸繂之碑。未有刻文。惟執事者期焉。予旣奇德輔。意其世有賢行使然。及覽周靖所述狀。果與見符。迺爲之序曰。夫人劉氏。諱妙顯。字某。其先居臨江。祖大升。始遷長沙。父仕隆。存心澤物。施槥櫝以千計。母吳氏。夫人幼敏慧。剪裂紉結之事。不學而能。終日不出閨門。卽出。足跡有恆度。可坐而數也。執父喪。哀戚甚。不御酒肉。至于服終。州里羣非人爭致行媒。欲聘以爲婦。父皆辭去。段氏初家廬陵龍溪。與臨江鄰郡。迨子開者。亦徙長沙。聞其子士龍又賢。乃歸之。夫人奉尊章。處先後。咸中禮節。媵御率其化。無有暴戾之行。內外斬斬。九族同辭譽之。曰。懿哉若婦。段氏其彌昌乎。尊章亦安之。家政小大悉以屬之。夫人綠髮不以縈懷。夫樂與才士大夫游。夫人喜見顏色。戒庖侍具酒饌脯醢以燕饗之。唯恐其亟去。父家諸子析爨。分以上田。夫人謝不受。及其衰也。百物多取給。無厭辭。母喪。葬瘞祭祠諸費。皆自夫人出。夫旣先卒。夫人恐或廢墜。以爲前人羞。益加整比。而家遂大穰。夫人生德輔。其弟德文。則李氏所出。夫人撫育如一體。人見綵衣翩翩。雙舞夫人之側。盎然入春風中。不識其爲異出也。二子長。亦克自負荷。撫世酬物。本於一誠。子弟無公庭之跡。諸事不欲上煩夫人。夫人至是春秋亦高。歲時坐中堂。子若孫。鴈行立堂下。前後進觴爲壽。驩如也。至正壬辰。兵大變。夫人同德輔避寇廬陵。德文留長沙守先世兆域。越六年而亂愈熾。夫人復往南昌。以德文在長沙也。日夕出涕。遙望曰。吾兒德文。

何時而來歸乎。德文亦泣。禱上下神祇。誓不見母不肉食。戊戌春二月。德文忽從間道而至。母子相見。喜極翻成悲慘。八月。移吉水澀江。庚子六月。移海林渡。夫人病暑而卒。其月之某日也。年七十一。辛丑正月十八日。祔葬龍溪之先塋。夫人二子。卽德輔、德文。奉夫人盡孝。出於刀戟叢中。傾貲以救母。羣寇義之嘆息而去。人稱爲二孝子。女一人。胡氏出也。適孟宣。廣東宣慰副使以道之子也。孫男六人。穀、碱、徽、鳳、鴻、盛。孫女一人。適某。曾孫男一人。幸祐。曾孫女五人。皆在室。予聞婦人無非無儀。故其賢行不出於閨門。必得令子而後著。如夫人者是已。予年耄而神昏。言且不能成章。凡有求文者。輒俯首控辭。今於德輔獨不然者。以有關彝倫之重也。銘曰。

夫人之行。貞且則。左蹈矩。右繩尺。何以致斯在愼敕。秉心如絃絕偏蝕。內外肅穆儼若一。陽明照鑑銷陰慝。九族觀感亦歸德。仁賢上聞天爲側。豺虎變橫不敢迫。況有令子文五色。溫溫出言有倫脊。幽光丕昭勒貞石。黃金可銷兮銘不泐。

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權厝誌

公諱思齊。字世賢。姓李氏。世爲汝寧人。當元之季。汝潁兵起。公招集義旅。數平郡縣。由是進保關陝。歷官自中順大夫、知汝寧府。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全境安民。衛元社稷。其功爲多。當是時。元政愈紊。公度不可爲。會洪武二年。我大將軍魏國公統兵定中原。公駐軍臨洮。遂帥士馬數萬來歸。召赴京師。授資善大夫、江西行省左丞。三年。從大將軍征定西。復洮中。除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六年。公復從大將軍征大同。至代縣。得疾而還。寵勞備至。遣醫官絡繹治療。且幸其第視之。尋賜新第一區。官其子世昌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衛指揮使司事。壻鄭玉、武略將軍、羽林衛鎭撫。以慰其心。豈期公荏苒沈痾。竟弗能瘳。以七年九月四日卒於正寢。壽五十二。卒之日。側室臨汝陳氏。年始三十三。義不獨生。亦自經而死。事聞。皆親製文。遣使者祭之。且贈陳氏淑人。諡以貞烈。恩禮至渥。是月二十日。與公合殯京城上元縣之向村。以俟他日歸葬先塋之次。禮也。公曾祖茂。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妣王氏。贈夫人。祖章。資善大夫、中書右丞。妣姜氏。贈夫人。父成。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妣盧氏。贈夫人。公娶王氏。封夫人。子二人。一卽世昌。一安壽。女二人。定童、華童。皆在室。惟公守土保民。以歸有德。克享祿位。施及子孫。至于令終。眷賚尤厚。可謂生榮死哀者矣。謹爲疏其秩里世行及權厝歲月。用納諸壙云。

故宣武將軍僉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楊公壙志

公諱信。姓楊氏。世爲開封鄢陵人。在元朝時。以膽略聞。選充湖廣砲手。領百戶。戍鎭江。元末。四海大亂。天兵定建康。江南州郡。莫不歸附。歲丙申。公帥師旅來歸。命仍領銃手軍。從征常宜二州。有功。擢授親隨帳前萬戶。扈從取婺州。奪城門懸橋。復隨大將取三衢。繼又從親征九江、南昌等郡。下之。實授管軍千戶。及陳友諒來寇南昌。上怒。下詔親征。公帥銃手軍以隨。從戰彭蠡湖。及陳友諒戰沒。遺孽假息武昌。公又從破之。旣而克合肥。援安豐。拔永新。亦與有力焉。張士誠據姑蘇。當忠武王奉詔致討。公又從戰有功。賜以文綺三。皆有詔陞僉虎賁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出戍蘄州。遂轉僉蘄州衛指揮使司事。階宣武將軍。調

成武昌，遷永州，已而僉永州衞指揮使司事，俾其子孫世襲其職。洪武八年冬十一月，詔還京。九年春二月，改僉留守衞親軍指揮使司事，散官如故。夏五月七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又七。其子觀音保，始三歲，二女尤幼。上聞之，憫悼不已，特遣內臣祭以牲醴，且勅中書、大都督府、御史臺次第致賻。復命工部造塋聚寳山之原，以其月十九日葬。恩意甚優渥也。曾祖考忘其名，祖考赴，考彬，妣李氏，妻四人，正室王氏，側室馬氏、彭氏、王氏。觀音保，側室王氏出也。惟公遭際興王之運，臨敵不懾，故能立顯功，受榮儀，歿且不朽矣。豈非奇男子哉。玄堂有誌，今不敢廢也，於是乎書。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四

贛州聖濟廟靈跡碑

聖濟廟者，初興于贛，漸流布于四方，所在郡縣多有之。神蓋姓石氏，名固，贛人也，生于秦代，既歿，能發祥爲神。漢高六年，遣潁陰侯灌嬰略定江南，至贛。贛時屬豫章郡，與南粵接壤，尉佗寇邊，嬰將兵擊之，神降于絕頂峯，告以克捷之期，已而有功，館神于崇福里，人稱爲石固王廟。唐大中元年，里民周諒彼酒爲魅所惑，墜于崖下，若爽行賈長汀，舟幾覆，咸有所禱，諒即返其處，爽見神來護之，於是卜宜江東之雷岡，相率造新廟，琢石爲像奉焉。相傳廟初建時，天地爲之晦冥，錄事吳君暨司戶蕭君，令康黃二衙官先後往視，皆立化，二君亦繼亡，逮今祀爲配神云。自時厥後，神屢顯嘉應。州之東北有二洲，曰儲潭，曰乾渡，每當長夏水易涸，隱起若岡阜，舟楫不通。宋嘉祐八年，趙抃報政而歸，適遘焉，虔微靈於廟，水忽漲者八尺，得濟，俗謂無雨而水自發也。元祐元年夏五月，不雨，偏禜山川弗應，郡守孔平仲迎神至儲狐岑，燭未見跋，甘霖如寫。四年，東城災，風烈火熾，將延於庫，庾林顏正佩郡章急呼神曰：盍憫我蒸民，俄反風滅火。六年，復災，耄倪遙望雷岡而拜，月明如晝，忽陰雲四合，大雨驟至，虐燄頓息。建炎三年，隆祐太后孟氏駐蹕于贛，金人深入，至造水，勢詣觀神擁陰兵甚衆，乃旋。紹興十九年，鄱陽許中爲郡，欲新神之宮，召大姓二十人立庭下，諭之衆，推張銳、郭文振心計閑敏，宜爲糾率。二人謝不能，許乃分一番紙，如其人之數，書二

爲正副，卒雜封之，令自得翌者職如書，各取其一開之，則得書者二人也。衆以神與心通，不日而宮成。二十七年，禁兵合山寇據城，逆命，子女玉帛，驅掠殆盡。高宗命都統制李耕殲之，陰雲挾逆風，爲忠士卒弗能前，耕私祈焉，頃之，風順天朗，一鼓而城平。自是王師南征，無不禱以牲牢，乞陰兵爲助者。淳熙十六年，歲當大比，州人士劉文粲以夢徵于神，夢三十人執高竹而立，因更名筌，遂入鄉選。嘉定十年夏，大霖雨，江水暴溢，城不浸者三版，民懼爲魚，泣禱甚哀，水尋退，亡害。紹定三年，賊卒朱先率其徒陳達、周進、蔡發以叛，有旨，檄荆襄監軍陳韡提刑江西，仍護諸將致討，夜駐虔陵，夢神告曰：先將貿番禺，衛宜速圖。韡密命胡巖起、李強，疾趨至贛，合三衆兵擊之。淳祐七年，湖南夷猺竹甲，嘯衆倡亂，犀搖江右，部使者鄭逢辰檄王舜進攻，如有神立背上，兇徒沮駭，卒就殄滅。九年，安遠崔文廣爲變，倚石壁作窟穴，溢川姚希得來持憲節，駐兵守之，久且弗拔，寇見雲中若旗幟飛翻，其黨遂潰，魁乃擒。景定三年，郡有黎氏獄，皆吏受賕，搒掠良民，使之承，左司吳革疑焉，神告以先兆，卒白其冤。元至元十七年，閩卒張彥真入廟，舌吐數寸，足懸半空，自述其陰私顛蹇，類有人鞠讞之。蓋神之顯靈，其事不翅數百，而於雨暘疫癘之禱驗者尤夥，備見於唐宋碑碣，及嘉濟實錄，濂唯各舉其著者書之，所不書者，可以例知也。宋寶慶間，莆田傅煒爲贛縣東尉，臨神之爲，撰爲繇辭百章，俾人占之，其響答吉凶，往往如神而語之者，此亦陰翊治化之一端也。吳楊溥時，以神能禦苗捍患，有合祭法，署爲昭靈王。宋五封至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三易封爲護國普仁崇惠靈應聖烈忠佑王，復更之以今額，其褒揚光寵，可謂備矣。至若高宗所賜赭黃袍、轎絲馬腦帶，及南唐李煜五龍硯，至今猶藏廟中云。濂竊諸經，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士有疾病，則行禱於五祀，先王必以神爲可依，故建是祠祀之制也。世之號爲儒者，多指鬼神於茫昧，稍與語及

之，輒以爲誕，則斥以爲惑，不幾於悖經矣乎。有言神者，功在國家，德被生民，自漢及今，孰不依之，雖近代名臣若劉安世、若蘇軾兄弟、若洪邁、若辛棄疾、若文天祥，亦勤勤致敬而弗少怠，是數君子者，將非當也邪。何其與世人異也。濂初被召而起，神示以文物之祥，後果入翰林爲學士，心久奇之。今故特御史章法凱之請，爲撰靈跡碑一通，使刻焉。或謂高帝宋晉伐粵，弟道陸賈璽綬，立佗爲南粵王，濂按傳記所載，嬰之略定豫章，在六年庚子，佗之稱臣，在十一年乙巳，其未臣之前，惡知不來侵境而嬰擊退之邪。恐史家以其事微，故略之爾，敢并及之，系之以詩曰。

神雷之岡翠巖嵯，五嶠天矯合精徵，靈祠四阿儼翬飛，霓旌翕施五采施，陰爽爽人動骨纏。發祥傳自炎劉初，粵氛侵徼告捷期，豈或天星隕爲，降靈于人贊化機，以石爲氏理則宜，大中卜遷築食龜，有燊淵灑達四垂，風靈號令疑所司，斥逐厲鬼暘雨時，禾稼穟穟歲不饑，民尚鼓腹酣以嬉，建炎火德値中衰，宮車駐蹕贛水湄，完顏驍卒大步追，神兵暗樹雲中旗，卷甲疾走如鼠貍，莫猪嘯呼引雞疫，禁軍苟殺據城陴，居劉壯健剿嬰兒，咸神有赫助王師，一殲兒豎無子遺，貢江水落洲如坻，瓦舟背膠牟弗移，鞠躬再拜叩靈祇，赤日火烈雲不衣，洪濤滔滔沒石磯，陰翊王度功何疑，紫泥煒諳自天題，爵爲眞王手執圭，風馬雲輿時往來，赭袍黃帶纓絲垂，五龍寶硯有璧奇，髮藏山中夜吐輝，陽陰斡運無端倪，熊藹樓閣如見之，

休咨有徵，神所持委，以恍惚邈難知，奚不來紫庭中碑。

毗盧寶藏閣碑

烏傷之城，有山蜿蟠，名伏龍山。山顛有寺，號爲龍壽。宋治平中，又更聖壽。寺廢已久，莽爲荊榛。元泰定末，有大道師千巖長公，飛錫而來，從者如雲。一彈指頃，幻成樓閣。尋師示寂，後十載，比邱如海來補其處。四象悅服，如公在時。十二時中，皆作思惟。金口所宣，十二分教。受持之者，發明自性。此爲可闕，乃與勤舊良杞，是圖西往姑蘇，扣諸檀度。所施白金，數將十鎰。奉以爲貲，於福嚴院，請致毗盧大藏，尊經滿六百帙。稛載而歸。鄉之善士，至四三千，奔走往迎。爰自山麓，以達殿堂，約三里所，夾道翊立，各各合掌，次第受經。而傳遞之，縱橫錯綜，無弗及者。負函既登，頂面接足，禮佛而退。海之與杞，又復思惟：有經無閣，與無經同。何以自表，啓人敬心。孜孜持睠，徧走民間，欲聚銖黍，以成邱陵。杞弟德隣，素樂爲因，盡心化導，惟日不足。又有僧修，宣勞其間。歷七年久，始見功緒。乃撤舊堂，載築載營，均齊合度，無有傾陊。於是命工，伐木於林，琢石于山，造陶於原，鍛鐵于冶。總總林林，不減而遂。而其梓人，曰陳新氏，亦絕葷肉，率役。國朝洪武龍集丁巳陽月，斯屆廿日乙卯，始奠梁楹，閱六十旬，乃訖厥功。閣廠五間，高七尋，周以明軒，觚稜翬飛，蚩尾衝霄，猶如化宮，影落天半。中像大悲，其千手眼，左右千佛，飾以黃金，種種莊嚴，華侈勝特。東西相嚮，列以長廡，攢布庋格，妥至諸部。索怛纜藏，毗奈耶藏，阿毗曇藏，其爲功德，微妙難思，戒定因果，窮究性相，垂範四儀，嚴制三業，研其顯正，嚴爲摧邪，無所不具，無所不咸。有信禮者，如聞世雄出大音聲，天風海潮，震盪空際。一歷耳根，萬劫不磨。重閣之下，仍設高座，演說妙法，以發人天龍鬼之聰。遐邇之人，來游來瞻，舉手加額，歎未曾有。海復來謁，請述記文，用告來者，是將是發，永久不壞。我聞法藏，總爲五千四十八卷，以別計之，凡六百餘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字之多。於一字中，各有點畫，於點畫中，各備形聲，是名爲字。積字至於三百四百，或千萬言，是名爲經。積經以至恆河沙數，無有窮極，悉會于一，是名爲心。譬之於佛，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千佛千身，於一身中，各具手眼，是名爲佛。一有不具，於相則乖，大慈悲父，以一佛身，用表千身，示現神變，出千手眼，傾倒捧執，靡不如意，是名大慈大悲之道。是名法藏，或微或顯，不越一心。心外無法，法外無物。千佛各具，不見其少，大悲通具，不見其多。此何以故，清淨海中，微塵剎土，佛身充滿，無有限域。天地日月，河山草木，飛走游泳，洪纖高下，有情無情，或出或沒，在佛身中，畢無外者，雖其手眼，至那由他，及無算數，亦不見余。況此一千，由此而觀，手眼同徧，於虛空界，不見一隻，亦猶契經，充塞宇宙，不覩一字。無體之體，無文之文，終日暴露，徧照十方，斂藏于密，初無一髮。苟以凡情，妄加度量，如刀劃水，非狂而惑。金華居士，逢此勝緣，驩喜踊躍，記閣成事，意有未盡，復說偈曰：

我聞善慧師，善巧度迷情，建立大機輪，中含三乘教，運行纔一周，功與持誦齊，後代雖遐此，嚴飾日益勝。黃金煥丹砂，旃檀衆香等，合成大寶藏，湧現溢海中。大龍負之出，天魔鬼神衆，手持刀劍具，護法嚴不懈。苟一搖動之，循環不復停，光色聲香類，一一相緒札，如識若空義，聞者得殊利，誠以寶輪轉，乘法與之俱。法轉心亦轉，頓悟在剎那。此以何因緣，乃獨尊閣之，膠執於一隅，森列衆星比，如如屹不動，焉以發羣機。

其於立法初，寧不稍乖戾。當知一切法，本來常寂靜。靜爲動所基，非靜動奚寄。動靜二俱泯，始不爲塵縛。來升斯閣者，日見衆寶函，周還逐心旋，不翅風雨疾，回視他轉輪，昭昭涵萬象，清淨若止水，屹然不動搖。方知非動靜，不受有相攝。若人以相求，執燈入寶山，竭力若窮探，得一而遺十，紅日行中天，衆寶皆現前。一覽心目了，無有隱遁者。此豈有奇因，不爲相縛故。我今稽首禮，作此法藏偈，千佛爲證明，同歸大悲海。

明覺寺碑

四明有伽藍，曰明覺者，其地在太白山陰。唐天復初，沙門居納始縛廬，躬習禪觀。至宋某年，比丘某斥而大之，殿堂門廡，一如它浮屠之制。郡守張某爲請于朝，而畀以今額。元泰定間，寺僧厄於科繇之煩，悉以土田貿於民間，寺事日廢。至元戊戌，僧子琦籍其步畝闕落之數，往告阿育王山象先興公，曰：琦不敏，不足敬承先訓，使塔廟一一委諸草莽，人其謂我何。然而非神力不可以鄉衆，非定見不能以移山。古莫不然，今豈非獨惟公。儉以持己，誠以格人，格人易以集事，持己率以勵物。合是二者，何廢之不興，何墮之不舉。今敢以圖籍進，公其受之。言畢，胡跪作禮而退。當是時，敗屋數楹，頹然荒菁叢棘中，[illegible]後先嗚呼，白草涼烟，舉目凄斷。象先初頗難之，已而曰：人患志弗堅耳，苟堅矣，事豈有不可爲者邪。於是悉發其儲畜，市材傭工，剔彼茂荒，土復燥剛，位仍面陽。自戊戌至于丙午，不十年間，成如舊貫。土田質於民者，既贖歸之，而新置之數又倍於昔。仍令寺僧甲乙世主之。噫，何其能也。世之營建塔廟者，未必無其人，苟不售奇衒巧，以病夫民，則藉豪茂大賈出力而任之，所以事不難成，而功緒易見也。今象先不資衆因，不動聲氣，成此勝域，偉特莊嚴，四衆之士，如登耆闍崛山，親覩如來五色相光，非其力之弘，見之定，不足以與於斯也。此無他，由能信其所有，故能成其所無。是則信者入佛之門，建善之本也。勒諸貞石，以告後之人，尚知以信爲勗，相與嗣葺之，俾勿壞。象先，台之臨海人，俗姓王氏，得度於寺僧光禪師，深通內學，其來請文者，則用晦熙上人也。系之以偈曰：

如來設教亦多種，建立塔廟乃其一。塔廟皆囿於有爲，於眞實際無相涉。不知何以濟羣迷，若闢幽由及諸處。重閣講室無不具，儼然如來在會時。衆生貪著於五欲，紛紜膠葛不暫停，有如飛鳥投網中，其心在在難比喻。我佛垂以慈憫故，建茲莊嚴妙勝域，所以辯妄欲趨眞。太白山陰降支隴，山周繚繞靈氣有。一尊者飛錫至，結茅趺坐縛禪寂。後來繼者翕然聚，化爲寶坊矗天起，金碧晃耀映林谷，鐘魚互答朝夕間，何期翻爲狐兔區，遠近睨者增太息。阿育王山善知識，慨勤過我桑門論，彈指頓開樓閣門，無有一物不現前。我聞成壞世間相，畢竟中有不壞者，曠大劫來至於今，無生無滅無增減。此爲毗盧法性門，佛與衆生同此入，光明照徹大千界，不分內外及中邊。我因造記說伽陀，以言語觀即非是。

元莫月鼎傳碑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鎮人。高祖儔，宋政和壬辰進士第一。祖讞，父濃，連起爲顯官。月鼎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於有司，不利，乃絕去。世故從事於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謁道士，服更名洞乙，自號爲月鼎。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鐵壁者，

得王侍宸斬勘雷書. 祕不傳. 乃顛往求. 委身造隸事之. 會鄒病革. 將遣去. 月鼎拜且泣. 具以實告. 鄒感歎. 即以其書相授. 於是月鼎名雷術. 破鬼魅. 動與天合. 謔笑怒罵. 皆若有神物從之者. 寶祐戊午. 浙河東大旱. 馬廷鸞方守紹興. 迎致月鼎. 月鼎建壇場. 瞑目按劍. 呼雷神役之. 俄天地晦冥. 震霆一聲. 大雨傾注. 穆陵聞之. 賜詩一章. 謂其爲神仙云. 元世祖至元己丑. 遣御史中丞崔彧. 求異人江南. 物色獲之. 見帝於燕京內殿. 帝詔近侍持果核擲之. 時天色爽霽. 帝曰. 可聞雷否. 月鼎對曰. 可. 即取胡桃擲地. 雷應聲而發. 震撼殿庭. 帝爲之改容. 復命請雨. 雨立至. 如紹興時. 帝大悅. 賜以內府金絹. 月鼎碎裂之. 以濟寒窶者. 帝疑其物微. 因盛有所賚. 亦不受. 尋有旨俾掌道教事. 月鼎以老耄辭. 遂給驛南旋. 益放於酒. 無日不醉. 醉輒白眼望天. 陰飆儵儵. 起衣袖間. 嘗與客飲西湖舟中. 當赤日如火. 客請假片雲覆之. 月鼎笑擲果殼. 浮觴面頃之. 雲自湖畔起. 翳于日下. 赫益觀道士中秋方會飲. 船既衆. 有雲蔽月. 久不解. 月鼎時寓觀中. 道士知其所爲. 急召寘筵端. 且謝過. 月鼎以手指之. 雲散如洗. 山氓爲鬼物所憑. 狂易不可制. 邀索月鼎. 不値. 忽過諸酒肆. 月鼎大罵. 合酒噀之. 雙歸. 物怪已息. 賣餅師精餅于鐺. 時被物竊去. 月鼎召雷轟雲中. 斷胡孫首投于前. 市魁婆婦道爲白猿精所攝. 抵門. 但空車焉. 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 狂飈遽作. 飄婦還舍. 問之婦云. 方在北高峯. 不知何以至此也. 月鼎陽狂避世. 不妄與人接. 然頗閔疾疢者. 有來告急. 或以錢中黃篆符與之. 或摘草木葉. 噓氣授之. 無不立愈者. 故咸以眞官稱. 眞官. 謂其能主地上鬼神. 其靈異之跡. 士大夫多言之. 不能盡載. 歲庚寅. 屬其徒王繼華曰. 明年正月十又三日. 將化於汝家. 及期. 暝目而坐. 繼華問身後事. 月鼎搖手曰. 俟五事備可也. 夜將半. 風雲雷電雨變作. 月鼎索筆書偈. 泊然而逝. 壽六拾九. 繼華奉遺蛻葬于蘇之長洲陳公鄉. 去丹霞道院三里而近. 月鼎所受侍宸諸書寶祕. 一如鄒. 不輕授人. 唯繼華及無涯潘氏得其傳. 餘有求者. 隨其器小大淺深. 自撰符篆與之. 亦多驗. 繼華授張善淵. 善淵授步宗浩. 宗浩授周玄眞. 嘗解犯雷致雨雲. 而玄眞尤號偉特. 若行離法. 能使翠鶴回翔壇上云.

史官曰. 魯陽揮戈而麾. 日退三舍. 鄒衍仰天而哭. 六月降霜. 夫以匹夫之微. 精誠所格. 而天且應之. 況眞眞之士乎. 所謂眞眞之士. 其虛沖其志靜. 虛其神. 凝以全. 故其一語默. 一吸噓. 誠可嘯呼叱斥. 鞭笞魑魅於指顧之間矣. 嗚呼. 此事然也. 則夫有事周孔之學. 以致中和之功者. 其應神速. 又爲何如哉. 參天地而妙萬物. 固宜有在也. 世之人胡不衞思. 隨物變遷. 至與人道弗類. 其可悲也夫. 抑亦可慨也夫. 予嘗總脩元史. 已類月鼎入釋老傳. 或以爲涉於怪神. 止之. 然予心竊有感也. 復別書之. 以示玄學者.

重建緇金寶塔院碑

南昌之城南. 有佛剎曰千福. 相傳唐天祐中. 異僧惟一之所建也. 當經營之初. 發地得鐵函. 四周金緇界道. 中有古劍一. 設利三百餘顆. 皆紅間錯. 其光燁然. 於是建寶塔. 取設利藏焉. 改千福爲緇金塔院. 落成之日. 爇栴檀香. 香氣鬱結. 空濛中僧伽大士顯形於其上. 正與塔輪相値. 萬目咸覩. 君子疑異僧蓋大士之幻化云. 初郡多火災. 堪輿家謂塔足以厭勝之. 已而果驗. 宋治平乙巳. 知軍州事程公某以其有關於民. 最爲吉徵. 捐錢二十五萬. 脩之. 紹興庚午. 尙書張公某來佩郡符. 復倡衆脩葺之. 一日. 塔影倒現於治

工游氏家. 上廣下鋭. 層級明朗. 智輪重蓋. 一一具足. 元至正壬寅. 戎馬紛紜. 院宇鞠爲榛翳. 雖茲塔巋然獨存. 鐵號亦且搖剝殆盡. 乙巳夏六月. 院僧自貴與弟子匡弘同袍善慈. 各抽衣盂之資. 翦剔庸室於東偏. 日夕以興復爲己任. 國朝洪武戊申夏四月. 滿泉闕若僧道溟. 與前三比丘. 披伽黎衣. 手執香爐. 向塔而發大弘願曰. 惟塔廟之建. 起信心而入菩提. 今廢墜若是. 不可以不圖. 溟等誓盡今生爲之. 惟威力加護焉. 誓畢. 持歷走民間. 施者多應. 其月癸丑. 衆工皆興. 趨附如蟻. 忽有新甓自顛墜砌人中. 咸無所損傷. 又明日乙卯. 五色光起塔間. 藹藹熒熒. 圍繞良久而殁. 冬十一月某甲子. 塔完. 塔凡七層. 層各六稜. 環以岐宇. 前做小殿. 以奉僧伽大士. 闌檻堅緻. 洞戶玲瓏. 翕牙翬飛. 寶鐸如語. 觀者以爲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 己酉春正月. 道溟示寂. 匡弘等嘆曰. 院役其可不終事乎. 鳩聚施者之財. 於冬十有二月. 造釋迦寶殿一所. 搏土以肖三世諸佛. 殿後復構屋三楹間. 直達僧伽之殿. 中塑曼殊師利、普賢、觀自在三尊像. 莊嚴岩岫. 從壁湧出. 挾以兩廡. 前至于三門. 門內鑿以方池. 紺綠可鑑. 一如大伽藍之制. 訖功之日. 則甲寅冬十一月某甲子也. 惟我如來. 弘闡度門. 樹塔立廟. 所以使其見像起信. 信爲一切功德母. 萬善皆自此生. 非徒觀瞻而已也. 矧能助地形之勝. 消弭災害. 陰護生民. 廢而不興. 是豈人情也哉. 溟之與三比丘. 精進弗解. 終能遂所志而後止. 非其才有過人者. 不致是也. 匡弘等不遠千餘里來. 請予記. 因爲歷序其事. 而係之以贊曰.

稽首大慈父. 利益於群生. 塔婆之所建. 種種諸方便. 聳起霄漢間. 有如蒼龍角. 人有造觀者. 至誠皈命禮. 不待發伽藍. 已足攝惰慢. 所以四大海. 無處不建立. 罽賓何國人. 杖錫來洪都. 指地發寶函. 中有設利羅. 光耀奪人目. 其數過三百. 封緘重塗之. 樹塔鎭其上. 四衆方作禮. 香霧空濛中. 乃見僧伽像. 作彼慈憫相. 身被鏤多羅. 手執青楊枝. 欲開甘露門. 以解熱惱故. 成壞雖相尋. 神幻終不滅. 影倒治工家. 下鋭而上弘. 化導於衆生. 示以順逆故. 忽遭戎馬興. 鞠爲榛翳場. 歸然撼風雨. 中有不壞者. 溟等發弘願. 誓加莊嚴力. 煥發五色光. 出現于塔表. 萬目皆瞻仰. 以爲未曾有. 施者如川至. 不日告成功. 欄楯互周匝. 洞戶各軒敞. 帝網日交參. 寶珠仍絢爛. 繪畫諸菩薩. 以及天龍衆. 擁護於後先. 生獰若飛動. 自茲彈指間. 湧殿及崇閎. 一一皆現前. 鎭茲淸淨域. 顧衞一切處. 凡方不敢見. 永無纖攸斁. 人見有爲迹. 不知皆無爲. 會事歸一心. 無非無上道. 我今作贊辭. 筆下起樓閣. 內有無縫塔. 光覆大千界. 一涉思惟間. 即墮外邪見.

重興太平萬壽禪寺碑銘

洪武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皇帝御武樓下. 中書右丞相胡公惟庸. 率百官晚朝. 上若曰. 太平府萬壽禪寺. 宜復還浮屠氏. 彼道家者流. 當自造玄妙觀居之. 先是有詔. 江東諸州縣各留寺觀一區. 以聚道釋之衆. 餘皆罷斥. 寺適在所斥之數. 玄妙觀道士以觀基卑隘. 而寺之室宇尙虛. 據假之以爲棲止之地. 越十年. 皇上知之. 故時有是詔. 於是緇流咸集. 手持香華. 望闕齊拜. 以謝龍恩. 既退. 復相與言曰. 寺即吳之化城. 當吳之時. 佛法雖至中國. 而大江以南則無有也. 赤烏中. 康居沙門僧會實來. 新獲釋迦文佛眞身舍利. 始創三寺. 其二即金陵之保寧. 溧陽之金粟. 其一即今寺也. 在郡治西北若干步. 及宋武帝纂凌歆於

黃山。管寺中。立爲二十八子院。度僧一千人。寺益增重。由唐以來。尤多名僧。其淸升者。築舍利塔。大戒壇淸風亭。李太白同季父陽冰來遊。爲賦詩亭中。有升公湖上秀、燦然有辨才、之句。縣令李玄則、新造銅鐘。自又爲作銘。一時高風雅韻。照映古今矣。宋景德間。勅改化城爲萬壽。而安撫使張安國書其門額。自時厥後。明悟大師萬新、來爲住持。當世名士如楊次公、郭功父、皆與萬新游。其倡酬之詩。至今人能誦之。元祐初。僧文耀進聖德頌六首。朝論嘉之。奏錫紫衣師號。建炎三年。寺燬於金兵。紹興□年。郡守郭偉、因梁州成。移寺於武雄營。其地去郡治之東若干步。重構之功。則慈濟大師蘊文也。繼蘊文而主寺事者。乾道元年。則法淸併子院爲二十。而去其八。寶祐□年。則妙淨修放生池。甃石架梁於其上。元大德元年。則善才創外三門。及重閣五楹間。歲奉一大藏教。天曆二年。則壽聖建大雄調御之殿。重紀至正四年。則宗明鑄大鴻鐘、而甃以岑樓。惟茲幽若。自吳至今。已歷一千二百有餘歲。名人輩出。後先經營。匪一朝夕。翙又遭逢有道之朝。尊崇象教。使既廢而復興。吾儕敢不竭力上承德意。寺得以甲乙相傳。子院尙存一十有八。盡若合爲一。更爲十分禪剎。請高行僧主之。言已。衆僧翕然同辭。走白於當塗縣曰。宥禰住山海巖智公。廣慈圓悟大師蟠芳忠公得法上首也。蹤雖無愧古人。顧使居之。縣言之府。府上之儀曹。儀曹達乎中書。得報下如所請。海巖既涖事。勇於有爲。既葺調御殿。重飾佛菩薩護法天王諸像。又延閣梵堂九楹間。改子院殿堂作水陸梵變。修內外三門。築周垣三百六十餘丈。其用功歲月。則自七年之冬。以至十年之秋云。海巖以成之爲不易也。命道證妙期來徵予記。予以年耄辭。而天界大禪師渤公、及虛白杲公力爲之請。乃作頌言曰。世降道微。斯民益難治。頑嚚狡狂。日接踵而生。非西方大聖人演爲果報之說。

豈易倡其非心哉。栩子厚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歷代帝王敬恭匪懈。而聖世爲尤隆。蓋以此也。況萬壽爲一郡之首剎。海巖與其徒殫志畢慮。唯恐有廢墜。又披荊圖王文公蔣山故事。合諸子院而爲一。亦可謂之賢矣。雖然。有成有壞。世間相耳。毗盧樓閣。不離世間。不卽世間。斯得萬劫而長存者。善學佛者又當於此求之。銘曰。

像法東流。達于吳丹。赫兮焯焯。如日行天。大江之南。何獨不照。神師賢求。敷其化導。精誠上通。顧之益堅。設剎忽降。有聲鏗然。曁大伽藍。如翬斯峙。茲惟化城。表法攸寄。背孫涉劉。大智革陶。翠華鬱旋。煜燿叢林。唐宋之間。名緇輩出。不建法幢。爲世楷則。虎紳鷺之。投分惟勤。光華所及。五色成文。高風雅韻。照映今古。人天所瞻。如到寶所。泰運方新。室廬尙崇。孰意鵲巢。而鳩來居。皇明照燭。洞見窔奧。詔下九天。還其故物。龍象駿奔。有隳有圮。自非帝力。奚能致斯。乃鳩乃功。乃耒乃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爽者崇之。亂者飭之。缺者完之。仆者植之。棟宇翬飛。丹艧藻覲。兜率天宮。來移人世。有鐘鍠鍠。有鼓淵淵。說法于堂。其聲孔揚。其聲孔揚。黑白登聽。結習皆空。各正性命。惟皇御歷。手執金輪。與佛同仁。撫綏無垠。太史造銘。贊揚帝德。銘諸堅珉。昭示無極。

蘇州萬壽禪寺重構佛殿碑

蘇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報恩光孝禪寺在焉。初。晉義熙中。有沙門曰法惜。自西域至中夏。與慧遠法師

結社廬山。已而來蘇。以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之。爲建淨詣院。梁時。更名安國。唐長壽二年。又更名長壽。尋毀于兵。吳越錢氏有國。中吳軍節度使錢文奉重作之。又更名安國長壽禪院。始易禪俗。明叡主之。宋大中祥符二年。丁晉公爲奏改爲萬壽。崇寧二年。詔加崇寧於萬壽之上。政和初。又更名天寧。紹興七年。復詔更今額。爲徽宗薦嚴之所。元至正末。天下大亂。寺爲兵所焚。羣僧散走。鞠爲茂草之場。國朝洪武癸丑。蒲圻魏君觀來爲郡。周視廢址。蹙額而言曰。是剎之廢。不得名浮屠者不足以起之。行中禪師仁公。乃寂照和上世適。今住虎丘。德涵道融。堪爲人天師。且兼通儒家經。發爲辭章。嚴備而有法。內外之學變至。中興之證。庶其在是乎。遣使者致幣。凡三往而後應之。觀其寢室。則牀第蕭如也。稽其殼粟。則蓄無斗儲也。訪其執役。則童隸無有也。師泊然獨居。若享萬鍾之祿者。曾未幾何。僧之散者復還。遠近淸修士魚貫而來。有饋食者。有供三衣者。有施黃白金者。禪師曰。可矣。戒左右重構大雄殿五楹間。甃石于山。市材于江。陶瓦于郊。工者奏技。壯者獻力。鞠明究曬。不悖而集。四阿有嚴。若翬斯飛。丹雘絢爛。眩人心目。傭工於甲寅春二月。至乙卯冬十月。厥事告成。禪師太息曰。寺之凡役。殿爲巨。殿既成。門廡堂寮當易爲耳。吾耄矣。宜選春秋強盛者繼之。禪師乃退居松林蘭若。勸從合與議。延瑩中瓛公嗣其席。瓛公嘗請業禪師。不復固辭。乃走吳江水月勝剎。輦致三世如來像。安奉殿中。觀者起敬。瓛公晝夜孳孳。將次第成禪師之志。復來請文以示後之人。誠可謂賢也已。嗚呼。大千界中。不離一念。建治新毀。隨成而形。昔也茲剎。付之廣陵。化樓觀而爲灰燼。果誰使之哉。此一念也。今也鬱蟄剗荒、變瓦礫而成梵宮。又孰爲之哉。亦一念也。善惡之所繫。其懸係有如此者。可不愼歟。禪師起廢之功。雖讓於開基。瓛公善繼之力。必漸復

於舊觀。皆發於一念之誠者也。法社緇衣之士。來居於茲。來遊於茲。尙當擴而充之。爲幹蠱。爲緣覺。爲菩提薩埵。雖等妙二覺。亦可拾級而升。無有出於此念之外者。毋徒委爲有漏因果而忽之哉。寺有唐僧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頗著靈異。吳越時。郡思寶筆其建尊勝二石幢。今猶存。詩曰。

滄牛南斗姑胥墟。神僧建梵居。相傳正受曁凡夫。以法滙絡爲周陸。淪祇欲現金芙蓉。巖相好雲卷舒。歲幾及千道如初。飛樓涌殿薄太虛。倏攸壽錢湖赤烏。化爲灰燼無復餘。上遍叢棘下夫須。白烟斜日塞乎呼。虎丘狩者名浮屠。見性烱若摩尼珠。胸中藏書比石渠。應聘而起三嘆吁。食無粮。獨衣無襦。苾立何以興吾廬。纖然一楅結雙趺。風磬颯颯撼州閭。四方聞者魚貫趨。布泉溢粟滿車。梱梱有若鬼神驗。成此寶構只須臾。龍礎承楹翔碱趺。棲題攢星塗以朱。日月回薄氣扶輿。攝慳破執道力驅。窔中樓閣齊嗽。蓋法遶誰嗣乃其徒。利如下將溫六轡。吳江有剎委平蕪。尙留像設金作膚。妙莊嚴像懋且都。豈致中座青蓮敷。宣揭紅日升天衢。大綱既挈萬目攄。三門夾序聳堂廡。勢可馴致當不孤。秖今勝概良殊。異白驄首施拜膜。鐘鼓遞開鼓魚有時。弱質同已扎。幕枯寂復論朝夕。一念將與風中旗。大維慈憫猶已捐。乃毀塔廟作世模。由外脩內垢穢除。非爲不落有與無。空空色色皆眞如。作銘者誰列仙儒。鐫之奇瑤字紫軒。後千百載期不渝。

何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有序

67
23 B

句容縣之東四十五里。有地曰白土埭。連陸衍迤。林樾蒼潤。鬱岡、虎耳、良常諸山。屹立乎東西。聯輝分彩。神秀之所融衍。而奉聖禪寺宅焉。按金陵塔寺記。初名永定。梁武帝時。有大桑門寶誌主之。帝方篤崇釋乘。聞誌精通義學。命撰涅槃經疏。參訂詳博。尤契先佛甚深微妙之旨。寺因籍之增重。與諸大刹爭雄。唐季兵燹縱橫。寺日頹廢。僞吳楊氏據有金陵。其檢校僕射許袞。遵歐父司空雍之命。新作之。割腴田在句容丹徒者若干畝。以飯浮屠。夫人袁氏獨以爲未足。復施句容田若干埤益之。宜城二比邱。曰義爽。曰廷規。行業峻潔。僕射具疏延居寺中。蓋大和年間也。至宋大中祥符初。始賜今額。訖于宋季。又復摧敗弗支。緇儕皆風雨散去。丹徒之田亦爲閭右民施茂等所奪。元至元中。住持平山坦公不憚四千里之遠。北訴于中書。移文江南總攝。且命下其符於鎮江。凡歷七載之久。彈三往返之勤。僅獲乃歸。平山既遷化。誠庵受公職之後。雖數易其主。而未遑設施。至正三年癸未。笑巖禪師往補其處。當屢廢之餘。室如懸磬。積逋之未庚者。踰五千緡。笑巖晝夜不自寧。議鬻不毛之山以償。殺衣縮食。孜孜以興建爲務。不四三春秋。衆登于倉。泉溢于甕。乃剪薉荒。乃闢靈場。乃樹棟梁。九年己丑。釋迦寶殿成。明年庚寅。搏土垛佛菩薩。雙大弟子護法神王諸像。環以大阿羅漢。慈容穆如。九座香華。嚴奉如式。曾未幾何。三解脫門又成。右設涅槃之居。以處有疾僧伽。左延僕射父子祠。而他施者附之。又明年辛卯。演法之堂又成。名之曰正法眼。閱三月。棲禪之室又成。名之曰清淨覺海。且拓其術衢。別築小山門以爲喉衿。通名曰定林山。西廡及衆寮次第而就。又四年乙未。像四天王神於三門。繚以周垣。延袤三百餘堵。委蛇縵迴。如雲橫阜截。防限遂嚴。又明年丙申。禪師遷住保寧。而懶菴律公、南宗定公。先後而至。皆剋勵有爲。益其土田。當是時。大明建都江左。而浙右猶未盡平。寺當毗陵京口之衝。騎步之兵鱗集者旁午。覩其宏敞。嚴飭戢乎相戒不敢犯。洪武三年庚戌。仲綸彌公來司寺事。病東廡之未稱也。撤其故廬。易以新堅。而規制於是乎大備。殿以間計者凡三。室與門如殿之數。堂如門之數而溢其二。兩廡如堂之數而加以七倍。其懸鐘之樓。則仍其舊焉。仲綸潛心內行。爲四衆之所趨仰。且念笑巖彌鉄之積。以克濟于成。視衒奇鉤貨以病民者。相去萬萬。苟不闡之顯刻金石。則後來者何自而知之。力請濂爲之記。夫自辛卯兵變以來。江淮南北所謂名藍望刹。多化爲煨燼之區。而狐兔之迹交道。過其下者。無不爲之太息。奉聖禪居有如魯靈光巋然獨存。非惟金浮碧明。照映於山色水光之際。而鐘魚之互答。初不異於承平時。豈亦有數存於其間乎。雖然。人事之盡誠足以勝天。自非主之者疊矩重規。求其持久而不倦。若此、或未之見也。讀予文者。尚念昔人搘綴之艱、而繼承於無窮哉。笑巖名善慈。族某氏。明之昌國人。說法嗣仲芳倫公。善舊僧宗鈜、笑巖同邑人。是寺之役。其功爲最多。繫之以銘曰。

息奔象教。自西徂東。丕建塔廟。牖于民衷。青天窿甍。以聳巍蹤。蹶然以興。竦而聽。句容之墟。白土之里。川媚山輝。龕龕萃止。彼阿練若。雄踞中峙。由梁泊元。成壞凡幾。有偉一師。飛錫而喚。不創寶所。妄邪孰闢。白業所感。在彈指間。靡作不起。何闕弗完。湧殿峩峩。飛樓翯翯。像變嚴嚴。梵夾斷斷。觚稜騰翔。丹擭絢麗。兜率天宮。下移人世。尊自與我。劫火毀埃。莊嚴勝域。鞠爲草萊。此獨歸然。鸞翥鳳迴。都人聚觀。一何壯哉。

賦形兩間。兩間乎數。人定勝天。如鳥建羽。千里猶飛。能令頹墜。式續式承。胡寧弗顧。寶華樓閣。不涉有無。光明發舒。號爲毗盧。福殺大千。了無欠餘。凡爾方袍。擬心濟泊。來居來游。無證無作。太史勒文。因病注藥。僧社昏迷。同歸妙覺。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 有序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在鄞城東三十里。阿育王山即鄮山。昔在周厲王時。東天竺國有阿育王。造寶塔八萬四千。貯釋迦文佛眞身舍利。命耶舍尊者放光役諸鬼神。分布於四天下。而鄮山當其一。故更名之。晉太康三年。并州獵師劉薩何、受梵僧指授。即改行爲僧。易號慧達。徧求舍利塔於洛下。齊城丹陽皆弗獲。行至會稽之鄮山。忽聞地下鐘聲。慧達哀叩。越三日。忽舍利與寶塔從地涌出。其相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五成四角。光明殊勝。慧達見已。悲喜交集。而塔之出現。實肇於斯時矣。義熙元年。安帝始構塔亭覆護。而度二七僧守之。宋元嘉中。文帝增創祠宇。且以封嬰末嚴。斵木爲浮圖三成函之。梁普通三年。武帝又命建殿堂房廊奉之。賜額爲阿育王寺。大同五年。帝命其孫岳陽王督改浮圖爲五成。繪帝暨昭明太子二像藏焉。仍施黃金五百兩。造銅佛四百軀。寫經論五百卷。鑄四鐵鼎以鎮四角。尋詔復其賦。調給兵三十設警防衛。陳宣帝度僧守塔如義熙之數。唐中宗遣使賜金。又下詔加護之。至武宗朝。并省海內佛寺。塔歸越州官庫。宣宗立。像教重興。又入於開元寺。鄮山僧恕於觀察判官蒯希逸而還之。懿宗咸通中。又度僧三七人守之。梁貞明二年。錢武肅王遣弟鏐等迎塔作禮。明年正月。回止西陵岸。放光照江中。其明如晝。又改浮圖爲九成。第三成實七寶龕用以貯塔。周顯德五年。寺毀。文穆王請致武林龍華寺。新其浮屠。其成如前數。而藻飾有加焉。中龕雜用百寶。範黃金爲座。懸珠瓔以飾嚴之。宋初。寺又新。大中祥符元年。復賜以廣利爲額。拓爲十方禪刹。其主僧自宜靖素公始可考見。寶窯五傳至大覺璉公。名振天下。仁宗待以殊禮。作詩頌十七篇遺之。熙寧三年。大覺構層閣。蘇文忠公軾實記其成。大覺日與九峯韶公、佛國白公、參寥潛公。講道一室。扁曰宸奎。叢林取則焉。高宗即位。以寺爲舍利所宅。親灑宸翰。錫名曰佛頂光明之塔。大覺十五傳至大慧杲公。紹興間來領寺事。四方學徒。川奔濤湧。而食或弗繼。乃於奉化忠義鄉隄海塗成田一千餘畝。名般若莊。大慧四傳至妙智廓公。繼承益虔。淳熙元年冬。孝宗之子魏王愷出鎮其土。二年孟夏四月。詣舍利宅。光發祥。青紅變絢。變幻不一。更用黃金爲塔。而藏寶塔於中。冬十月一日。孝宗遣內侍省西頭供奉官李裕文。取塔入內。妙智護之行。舍利現於塔頂。如月輪相。又現兩角。如水精珠。若此者三。御書妙勝之殿四字。俾揭於塔所。妙智再傳至佛照光公。緇錫益集。不減於昔時。詔闕賜賚之費。市田四千餘畝。視大慧加三倍焉。名吉祥莊。佛照十五傳至笑翁堪公。有權貴人至寺。戲問曰。舍利何在。笑翁指道傍松幡曰。此處即有。已而松枝皆放光。貴人驚異。即寺之門巷。建二石塔以表之。笑翁又倣古制。累石爲塔者三。列於寺右。以瘞僧之歸寂者。宋季。寺又災。寶塔附安別院。元至元十三年。春三月。世祖命使者奉塔至開平龍光華嚴寺。尋還燕都聖壽萬安寺。集僧尼十萬於禁庭、太廟、青宮及諸官署。建置十六壇場。香鐙華旛之奉。備極尊崇。世祖親幸臨之。夜有瑞光從壇發

現貲陶寺塔相輪之表.又自相輪分金色光.東射禁中.晃耀奪目.世祖大悅.命僧錄鑄古加送塔南還.吏賜名香金絡.詔江浙省臣郡長吏增治舍利殿宇.笑翁十二傳至蘊極彌公.適際良會.遂以詔書從事.會未幾何.殿棟雄麗.如天成地湧.上薄雲漢.寶塔還于故處.蘊極四傳至橫川珙公.道被華夷.禪學為之中興.僧伽來依法輪者.至無席以容.二十三年.大建堂宇以居之.橫川九傳至雪窗光公.寺復新.豪家所據諸莊田土園林.盡復之.且以詔使之臨.祇奉無所.至正二年.春二月.又造承恩閣七楹間.黃文獻公溍為之作記.雪窗四傳至扶宗宏辯禪師約之裕公.已歷六十二代矣.禪師以笑隱訢公法子.入我國朝.自庭山圓通.還補其處.戒律精嚴.言行一致.智慧福德.皆絕出乎等夷.從洪武初元.以迄今茲.一座十年.宗綱不振.風雨不動.安如泰山.寺之勳舊.竭其力而翼贊之.有若指林住持.象先與公.幾黃寶塘.得田叁千餘畝.名報本莊.有若寔石超公.市史氏之田.其數如黃寶塘.名忠義莊.二莊皆與般若為鄰.大佛寶殿.則又磐石.寔之.三解脫門.則僧伽和華作之.修演法之堂.并撤其房廡為下崇堂.則白雲住山智珠發之.補東塔院者.沙門自悟也.造西塔院者.又象先也.西塔肇建於唐元宗.東塔在迦葉足迹之左.即寶塔所涌之地.下至庫院雜室.則出於比丘智導之力也.凡寺制宜有而摧敗不支者.悉舉而更之.禪師念締搆之艱.不可無以示來者.俾其徒師秀.至補陽山中.徵文以為記.嗚呼.大雄氏示身舍利.乃戒定慧熏修所成.必八吉祥六殊勝之地.方安安之.其在震旦者.一十有九.唯阿育王山顯著特異.自晉越今.歷一千九十七年之多.國王大臣.以及氓隸.罔不歸依.金銀寶貝.施之弗吝.當其祥光發現.瞻之仰之.不翅嬰孺之思父母.蓋如來以慈悲願力.攝受有情.神通廣博.隨念而應.所以啓功德之信心.祛塵勞之妄念也.何其至歟.然而臨師位者.多名世之士.秉法門之正令.飈旋霆奔.一入其庭.心空疑釋.致使舍利之感.久而滋彰.名重玉山.光昭佛日.此亦幽明兩致其極者也.禪師起繼芳躅.銳志盛.當誠焦□寥之時.燠然建立.金碧燦爛於水光山色間.劉河西東.未見有如斯之盛者.是宜詳紀之.使後人扶植於悠久也.寺東一里餘.有聖井.靈鰻在焉.相傳隨塔而至.呼為護塔神.折鮮花誘之.輒二紅鰲導之而出.因作淵監廟祀之.以其與塔相關也.特附見焉.銘曰.

巍巍大雄.攝受有情.持紅日輪.中天而行.其一 照燭大千.洞見毫髮.靡物不昭.無幽弗達.其二 鑒明入滅.有不滅存.五色神變.來斯背身.其三 無憂之王.捶碎七寶.造塔收之.萬佛旋繞.其四 誰放指端.白毫相光.藥叉奔逐.隨光瘞藏.其五 支那之國.海東之城.鏡發發祥.塔乃涌出.其六 上自帝王.下逮民萌.歷代崇之.精白一誠.其七 唯其所在.天龍訶衛.有感則通.驗光顯瑞.其八 神鐙紅紅.爛火殘空.或射九天.燁如白虹.其九 千目環觀.如佛出世.綿引莫能.繼之以泯.其十 依之主之.代有偉人.據蓮花座.說法如雲.其十一 四方駿奔.孰非龍象.一喝之餘.凡情俱喪.其十二 聲應氣求.雲蔚霞蒸.千有餘歲.無廢不興.其十三 有大導師.來接遐躅.佛智之孫.廣智之子.其十四 長眉廣額.大類慈恩.其徒贊之.名展慶門.其十五 涌殿飛樓.聳起無際.化海為田.有禾穟穟.其十六 像教陵夷.慨其永歎.浙河西東.似斯實難.其十七 法王能仁.覆露無外.佛子體佛.引之勿替.其十八 昔人有言.難逢者時.倏發之現.四衆來依.其十九 嗟無舍利.中含法界.亦有樓閣.不涉成壞.其二十 色非青黃.其光焞焞.不假彈指.諸門洞開.其二十一 苟能荷擔.直入無礙.手撥摩尼.於法自在.其二十二 玉几之山.其高無瑕.法雷常鳴.諸天散花.其二十三 敢告來者.以纘以述.功烈巍然.與山無極.其二十四

鄧鍊師神谷碑

皇上既撫有方夏.脩天地百神之祀.為生民祈福祥.弭災癘.以為非有道之士.不足以交神明.洪武四年.乃詔龍虎山嗣漢天師張公正常.擇其徒之可者.以名聞.詔至闕下.問以雷霆鬼神之事.於是鄧君仲脩等述感化之由以對.上悅.賜坐錫燕.詔館之於朝天宮.祠禱之事.多屬焉.五年春三月.不雨.上以農病播種.憂之.仲脩奉詔設壇場.行驅召風雷之法.天大雨.賜白金若干兩.後三年.秋七月.復不雨.御史大夫李儀曹承詔臨觀.禱三日不效.仲脩退坐齋室.默運玄化.出杖劍一叱.雲合雨如注.是歲冬.無雪.詔李韓公及丞相致上命以禱.期以三日雪.至期果然.上甚寵異之.每召見與語.嘗賜以詩及御注道德經.命與住持朝天宮宋宗真.脩祠祝科儀行于世.十年.奉命之會稽祭帝禹.及宋阜二陵.還.明年.張公卒.於是仲脩請歸覲張公葬.而仲脩亦老矣.乃請於公之子嗣師曰.吾身雖處輦轂下.然茲山師友之所居.吾心未嘗遠去也.嗣師知其意.畀以琵琶之峯.郭塢之原.仲脩更名曰神谷.顧其門人曰.吾優遊時.藏吾道蛻于此.既而復來京師.與余言其故.且曰.吾幸從先生遊.吾家必得先生銘.然孰若及吾存而見之.余曰.仲脩學長生久視之術.固蘄不死.余將能仲脩而長存.而仲脩乃欲屬余以不朽乎.然余厚仲脩.不敢辭.仲脩名□.今以字行.臨川人.曾大父某.宋某官.大父小父韶.仲脩生時.有雙鶴飛翔之異.年十二.入山之紫微院.師留君敬斌.十八服道士服.嘗出遊.見道人於儼巖石上.授以縱閉陰陽.役斥鬼物之法.又從隱者野庵金志陽.傳性命之說.龍虎大丹之祕.世之碩師.皆禮重之.累贊其教於山中.嘗提點溫州玄妙觀.主杭之龍翔宮.四方人願傳其道者甚衆.其所得者蓋深矣.余固不能盡知也.然仲脩弟子為余言.仲脩喪父盡禮.嘉禾生其墓上.哭母哀.泉為之涸.其行又有出於所見之外者.而余與仲脩交甚久.觀其果誠不伐.言語若不出口.嗚呼.學道者固如是哉.銘曰.

老子之道.尤以夷、斯可用世.徵守雌.厥文五千.遺易知.今之宗者.皆其支.漢留侯孫.號天師.玉章寶劍.大籙表.指麾呵叱運化機.驅役鬼物如擧兒.東南名山.推且奇.左龍右虎.相委蛇.涵靈蓄怪.鬱應施.天使道術鳴於斯.傳世四十.嗣不衰.前者既倡後輒隨.百千弟子.傑者誰.鄧君挺然.熊豹姿.弱齡忧逃生安期.授以寶訣行如飛.野庵之叟.髮垂頤.窮居乾坐.闢兩扉.稽首長跽.叩幽微.語以一氣.凝丹基.心得其意.忘其辭.廁極靜篤.中森森.赫光射闢如渴蜺.小試餘技.為世推.呼吸雷電.鬥蛟螭.誰言下徵.祝國釐.靳星瀆挹斯須.龍湖每為興嘆.齊歲時.行宮常侍祠.貞瓊蕤.光陸離.功利默默被烝黎.容色不老.雖端倪.壽命豈與恆人齊.胡為此丘.穴深巇.欲藏冠劍.誑後來.神仙不死.誰謂非.所示者幻.俯人為.遊行八極.當來歸.千載兆朽.徵斯碑.

重塔釋迦文佛瑞像碑銘

蘇州報恩萬歲教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為乳母陳氏所建.名曰通玄.唐玄宗因其年改作開元.吳越錢武

君王爲之起廢。揭以支硎山報恩寺舊額。宋徽宗崇寧初。加以萬歲之號。至佛日嵩公來爲住持。專講華嚴經疏。聲爲賢首教寺。寺有尊祐鉅閣七楹。閣下覆釋迦文佛滅度之像。相傳自唐圓有之。州民樂慕徼福者殆無虛日。元季。僞吳張士誠據有其地。惑五行家之言。強謂佛臥非吉徵。更造立像。民情焦然弗寧。及僞吳亡。德嚴法師徇衆請。起主寺事。不二三年。殿堂樓閣門廡寶塔之屬。皆一一營治。易腐爲堅。煥焉如新。已而嘆曰。諸役幸粗完。像可不復於古乎。於是走告民間。不分老倪。皆舉手加額。競輸貲泉以從爲悅法師乃戒搏土之工。斲嘉木爲骨骼。承以高座。塑臥像其上。塗以五色。覆以綵衣。諸弟子涕淚悲泣。環列前後。摩耶佛母亦立其側。悵然興哀。惟曇殊普賢二大士。神情閒曠。超出死生之外。用意精緻。形模宛然。像長六十六尺六寸。高一十二尺。曼殊等像高一十八尺。經始於洪武十二年春三月某日。其年夏五月某日訖功。聽錢□萬有奇。川功□百有奇。怦來俾濂記之。嗚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來。何有生滅。其示八相以覺羣迷。不過降本垂迹。俾同人法而已。本則眞諦。迹則俗諦。眞俗混融。皆不思議之事。爲可以異觀哉。況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類而入。洪纖畢達。姑以入滅論之。實具華嚴五教大旨。小乘雖除我執。未達性空。但知質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於愚法聲聞教乎。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之際。斷緣歸空。非近於大乘始教乎。應身雖法。亦屬幻有。幻有既滅。眞空獨存。眞空既存。幻有亦住。二體互融。了不相礙。非近於大乘終教乎。滅而非滅。非滅而滅。非滅而有。既滅而空。空有雙泯。理事交融。如如不動。無即無離。非近於大乘頓教乎。間居然唱滅。靈山會上。儼爾常存。隨舉即色。隨舉即空。如示一身。不

起于座。如化多身。徧滿塵剎。無益爲一。一爲無益。力用相收。縱橫自在。非近於一乘圓教乎。諸有情衆。若勝若劣。來瞻靈像。隨其機宜。證入教位。至於混極。不翅親聞盧舍那演說圓滿修多羅之爲快。法師此舉。其於樹教基。續慧命。有功於法門甚大。非止福澤被于一州而已。抑濂聞昔人設像。俱有所表。見非苟然也。如來中居。表衆生大覺之心。飲光勝聲在左。表自利之行。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曼殊乘師子。表大智而降嗔也。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也。他如劍斧兩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存。故歷代製之。定爲常法。而此涅槃之像。奈何獨無所表乎。濂因略舉雜華之說。斷然謂五教之理咸具。不然。佛法徧滿一切處。是果何言哉。濂既爲作是記。殷勤邀仍復學主夜神。以偈贊佛之語。繫之於後。法師名淨行。德嚴其字也。博通宗心、雲華、賢首、清涼、定慧諸家書。力振其宗於將墜之時。一彈指間。悉起諸廢。其化導有緣。以成法師之志者。善長、正宗二沙門也。偈曰。

世雄大悲利群物。果後示權不思議。既由應身顯法身。從體起用宣妙法。人機既得饒益故。唱入滅度示化儀。化儀有始而有終。所以懲創懈怠者。七寶牀中右脅臥。慧日一朝從西沒。娑羅樹林皆變白。諸天哀號雨天華。四衆圍繞共悲哽。妙香結樓寶金棺。發三昧火而自焚。各分設利建塔廟。如來雖入般涅槃。畢竟終無涅槃者。是知一性鎮常住。不從變易有生滅。偉哉賢首古伽藍。三吳法會斯第一。乃造涅槃微妙相。因相攝入有情衆。近遭紛更紊常制。緇素榮然失依怙。有大比丘起復古。最先補直諸樓閣。一一莊嚴咸妙好。次命塑七寶靈像。五色交輝煥博身。州民瞻禮至灑泣。如還故鄉逢故物。此即大乘正法門。種種

皆能濟羣品。觀者勿以像觀像。如觀雜華大經王。字字化爲法饒雲。雲中化佛皆現前。一身示現無量身。無量身中現一身。令我悉除邪見網。直濟難思解脫海。行住坐臥皆見佛。佛之智慧如虛空。無性無生無所依。大光明藏時時現。與我無同亦無別。從上所言眞實法。衆生慎勿懷疑念。

兪先生墓碑

洪武元年八月廿有二日。元鎮江兪先生卒于家。先生年九十矣。鄉人學士猶痛其卒之早。而咳恨以爲失所師。九月十九日。葬于崇德鄉鳳凰山之原。執紼送者數百人。咸哀戚如喪其私親。先生。善人也。總可師而文章有聲于世。故人尊其生而悼其死。既久而不能忘之。先生之先居溫之平陽。曾大父某。宋紹興司戶參軍。大父某。爲廬江令。始遷鎮江。父德鄰。鄉貢進士。趙魏公葵。開督荊襄。辟爲記室參軍。兼諸訪籌策。甚禮重之。宋亡。爲元丞相阿朮建行中書於揚州。徵爲左右司郎中。不就。以先生貴。贈丹陽縣尹。至元十六年。先生在娠。丹陽夢魯公與語。若有所屬。翌日而先生生。故名曰希魯。而字則用中也。先生爲兒童。已卓卓不凡。羣兒誘之遨嬉。不爲動。嗜學強識。年十五。繼喪二親。哀而不越禮。季父西發。宋太學生。有學行。先生師之。復受學于陳公將。志超氣明。融會濬發。名士多樂與交。年二十四。部使者以茂才舉。授處之獨峯書院山長。終三歲。移饒之長薌書院。除慶元路儒學教授。教有方。士人服之。任滿。赴吏部。選公欲舉爲國子助教。以母老。願得縣江南。辭。擢歸安縣丞。至則脩孔子廟學。化民出用從士。會海溢隳官。令民伐石以爲隄。郡吏議石直五十斤。乃受細石山積、棄不用。石涉貴。先生命民爲竹畚居細石。如其數納之。俾減三之二。民悅稱便。他邑皆效之。歲凶。豪巨室出粟振饑。夫皆輸租稅于杭。俾倉吏先小民。後及大家。小民以不困。獄訟務致其情。因屬之。則與其僚爲擿更翻。歷江山縣尹。階從事郎。先生爲政。本其風俗。申以訓戒。懸示民。民未久皆從令。莫有犯者。部使者至。怪其無訟。密詰之道。尹齊無異辭。乃悅而去。郡長吏果

田閑縣境。歲造家。責徵租。田者告病。憚先生嚴明。遽去。不敢橫。丁生母憂。服除。改承務郎、永康縣尹。嵩寃廟學。如江山時。聘名儒相講說。民咸喜得尹爲師。里正保倚縣于官者。前吏苛虐之。不得稍息。先生令實半返舍。有徵發則召。否不復問。郡符縣編役民之叙爲第等。先生聽民相推排。以貲力高下爲輕重。不使吏持其柄。吏噤歎莫敢出語。豪民黃私洪之妻。與妻謀殺洪。縱類懸屍樹。詐爲自經。而賂焚其屍。吏以無可驗。弗之詰。先生閱召洪叔父問之。叔父畏黃。不敢泄。先生命訴于部使者。請委尹鞫。卽可明。部使者果屬先生。先生捕其二女奴訊之。各引伏。妻與黃皆論死。先生學行尊。雖位下位。公卿貴人皆敬禮之。行省每大比。輒延先生進退士。主其事者三。同考者四。其門生學徒。多貴顯于世。而先生年六十有六。猶爲縣令。至正十六年。乃上章請謝事。明年。詔下以儒林郎、松江府判官致仕。皇上定都金陵。聞先生老儒。賜以粟。聘至。問政教之要。已而稱職辭歸。上官其孫桓。俾以祿養。恩禮甚至。先生於學靡不通。爲文宏厚縝模。豐衍不窘。人多傳而貴之。而退然未嘗有驕伕之色。遇兄弟姻戚。皆盡禮。女弟孀。娶求異居。中析其財以畀之。俄析以侈蕩。復養之于家。無厭色。寬恕樂易。與人交。不求其備。而有善必稱舉。使聞于人。人望之者敬。知之者服。久與處者。自以爲莫及也。先生將卒。以所著聽雨軒集三十卷。授子文生校讎脫。是夕疾作。

舉手曰吾三日人當如期問家人以日早晏皆對曰五夜矣強起倚植背執文圭手而逝先生母王氏繼母張氏生母則周氏俱封宜人娶翁田副使陳鈞女封如其姑先三歲卒一子文圭二女適朱禹張伯麟孫男三人長楨天次桓也同知太原府石州事次彬孫女二適鄭埜葛鎮曾孫男三人女二人初先生嘗以銘墓屬其友之子王有壬先生既卒有壬曰先生文章德義爲得名世人銘斯可稱吾其敢爲乃狀其行而使楨來請余曰元之混一天下四年而生先生閱九十齡而見其亡始終哉先生之於國也乃爲銘曰

宋遜而南土裂不完百五十年始歸于元先生之生海宇甫一風氣混融異才乃出少觀其初壯達其康九十年間見其興亡事功失得可悲可喜雖貴使然肉食多鄙豈不得位位與才違徵出緒餘爲世吏師嘉績如雲道則在此與論安言著于千祀人孰之長不與國同或佐其始或成其終孰如先生與國均壽壽則甚多國則已隨視國可悼匪悼其身後人來觀元之壽臣

鳳陽單氏先塋碑銘

前兵部尚書單公安仁來謁濂曰安仁之姓相傳出于周單伯之後子孫世居臨淮臨淮今改爲鳳陽自五世祖諱謙失記不知何時來遷自高祖二府君妣劉氏曾祖四府君妣李查二氏而下始見載述然而曾祖至于祖父皆合葬鳳陽縣之延陵村三塋同域繚以周垣植以松柏外立高楔表署名號歲時祭祀惟謹惟我單氏世以耒耜普詩爲業致崇本基惟務樸質不識末俗侈靡事恂恂款款不能以辭氣加人人或見侮輒遜避而已故於州閭之間並無所爭訟衣食有贏餘內以仁三族外以周姻友不復爲自歲計家法素謹男耕女織外皆不知有其它鄉人觀感多飭爲善良焉先德之忠厚者甚衆安仁不及悉其詳今也幸逢維新之朝忝被官使皇上念及舊勳推府君大父晉亞中大夫濟南府知府輕車都尉追封南安郡侯大母鄭氏追封南安郡夫人父榮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南安郡侯母王氏追封南安郡夫人天恩深厚賁及泉壤而塋間碑石之未有刻文茲非闕典歟敢具書以爲吾子請濂受書讀之不覺歎曰嗚呼天之於善人其報施也如吹之必颺噓之必溫此古今之恆理幽顯之通符也今以單公之事而觀益可徵驗不誣濂與公交游十有七年知公之勳業爲最詳苟不附書先德之後何以白前人積累之深而垂裕於後昆哉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辭也公少有志事功雖爲府史晝夜以洗冤澤物爲事當至正辛卯江淮兵起剽敓相居劉氏邊邊無所寄居公奮然曰丈夫當出奇剪寇可坐視父母之邦淪胥耶遂椎牛釃酒率健少年與飲整部伍礪器械教以坐作擊刺之法不一月間從之者數萬人新建殘壘橫亘三十里遠望幟旗鳴鼓大呼追殺俾無留行乃止退則閉柵自守老弱繈負依爲保障者累十千家當是時豪傑角立割土疆擅號令者比比而是乙未秋公遂移兵廣陵以觀變且曰此諸劣爲人作驅除耳眞人之興氣勢自與敵人殊丙申冬公見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下金陵公曰向所謂眞人者此眞是已乃率部曲而歸之上大悅明年命戍鎮江公嚴飭軍伍益自振厲敵兵不敢侵境居歲餘會朝廷始立提刑按察司以廉糾不虔上選公爲副使巡行浙水東悍將猾卒橫賦民租目爲糧務朘剝以爲民公一資於法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白金者公詰之曰頗聞爾丞貪爾細民也奈何犯分而訐之

即以白金短長圓方形來上國上識其故命諸左證圖之人人殊公曰是非誣耶衆環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者告訐之風爲衰辛丑陞按察使東方肅清莫敢譁甲辰徵爲中書左司郎中時江淮甫定軍國庶務棼如亂絲公佐太師李韓公參錯裁斷日就統緒事以無滯上益奇信之吳元年丁未閩浙中原漸平營建城闕宮殿修朝享服御儀物廷議可任其責者遂奏公爲將作卿公精敏多智凡所制畫皆中法不苟明年戊申是爲洪武元年上御皇帝位陞公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二年夏改兵部公宅心中正能彰彰閱公年已六十有七自以精力衰疲請致其事上閔其勞從之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仍給尚書半祿養其終身公退卜儀眞珠金沙結廬以居六年夏上念公舊勳復詔中書起公爲山東行省參知政事公詣闕力辭而止八年復頒致仕誥加公通議大夫蓋異數云嗚呼公之事若濂所目擊者苟或有所拘泥而失書則公之勳業不暴白於世公之勳業不暴白於世則所謂先德者隱而弗昭矣其可乎哉其可乎哉公娶趙芮二夫人生子男子凡七鑾鎧鏜釜世鎮模鎧陵衛千戶所鎮撫鉅若鉞鈞鉻銓皆亦嶄然見頭角矣歲時持酒以酹先塋相率而謁濂文則曰吾翁之顯融自我先世遺之也我等將取法焉然非遭逢聖人在上亦何以聚精會神成功名之會哉我等尤不敢忘是則忠君孝親之心油然而生矣它日州里之人過而讀焉其感激亦如之四方之材士大夫過而讀焉其奮發又如之則濂文爲忠孝勸者夥矣非止爲單氏一門光榮而已也公字德夫自號爲鄴山今年七十有二其氣體猶康健也銘曰

物之積也不厚則其發也弗能弘譬諸於雲起自膚寸及其積也氤氳蓬鬱可以沛甘霖而齊西成又譬諸水起自涓涓及其積也瀰漫浩瀚可以負萬斛之舟而利涉焉甚哉積之爲功也單氏世爲善良自累葉馴致於兵部公其積之也厚矣所以功成於時名逐於後貤贈所及上及二代天之報施善人之家可謂至矣是宜大書深刻於先塋之碑所以昭聖澤表賢嗣以勵於人人焉

濟南李氏先塋碑銘

濟南李氏世居章丘臨濟鎮鎮東北一里有累葉之塚遺存焉傳至二府君始遷濟陽曲堤鎮娶解氏生二子曰某曰某娶某氏陳氏生五子曰某曰信曰某曰良曰溫信秉性剛明州里有不直者必來赴愬片言之頃皆心服而去信爲官督租賦不約而集行尤方嚴人聞聲欬皆肅然容避不敢侵娶王氏年九十二而終生三子曰貴曰直曰顯貴字國寶度量超絕人喜怒不形于色威儀愉愉望之儼然不幸商于河南歿而不返娶蘇氏生一子彬字文質蘇氏感家門凋落攻苦食淡與文質共挽一車採桑風雨中早夜事蠶績以養姑姑歿蘇氏納康強見孫吉能讀書造文出訓鄉之弟子日持束脩來上泫然流涕曰李氏一門之貴悉歸是子矣年七十九以至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終文質天性至孝奉祖父母及母未嘗有違禮每得一甘脆不獻弗敢先嘗一日稍有酒過輒深悔曰爲人子者可以沈湎而遺親憂乎遂擲杯十年不飲首倡宗黨置田於縣北二百步作爲新阡繚以周垣用昭穆序葬凡族屬有不能葬者咸與焉回河鎮相傳有鬼兵至居民競負貨粟來寄文質笑曰焉有是必訛言也已而事果帖帖悉以其物歸

人。人有遺乘碧女者，文質偶拾之，浹旬，其父來告，文質亟出女還之，其父牽羊載酒爲謝，文質曰：汝女既歸汝矣，何假此爲。峻卻而不受。性喜賓朋，延納無倦色，甚至傾貲遇之，故人多愛敬。論於骨肉，苟有過而責其非，能改則喜。遊行里中，或見女婦，輒論親疎，輒引身避之。然御家甚嚴，訓諸子以學，甚校程督不少恕。嘗指登科記示之曰：吾兒得掛名其間，志願足矣。復戒曰：讀書不患不登科，登科即爲官矣，爲官而貪猶譬如明珠彈雀，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人以爲名言。年七十，以至正十年十月十日而終，娶周氏，生一子，曰忠繼，劉氏生三子，曰賢，曰吉，曰仁。劉氏事姑以孝，御下以寬，遇夫以敬，內外宗戚，無不得其驩心，撫忠不翅所生子。見吉登至正甲午進士第，及爲河間錄事，迎劉氏就養，僚屬舉觴從逆之，羅拜車下，母喜曰：汝父鷹昔用心之苦，恨不令一見之耳。年六十又六，以某年五月五日而終。忠字思庸，年五十二卒，娶張氏，生二子，曰銓，歿於兵，曰某。天賢字思哲，年三十八卒，娶褚氏，生二子，曰某，曰某，皆歿於兵。吉娶褚氏，年三十六，亦歿于兵，子幸與吉遊。吉自狀其先世行實衰衰數千言，且作書來告曰：吉也罪戾深重，天降酷罰，連年兵禍相仍，李氏一族不絕僅如一綫，惟我曾祖考妣葬于縣東某地先塋之側，而祖妣暨考妣、則藏于新阡。其嘉言善行，固不能究其詳，至於名諱及卒葬歲月，亦或有所遺失，今弗圖，則後嗣何能知之。願先生爲文刻寘新阡，予讀其狀，纏綿悲愴之辭，每見而盈出，有以知吉思深而哀苦，不覺爲之隕淚。乃援其大者，繫之銘辭而遺之。嗚呼，若吉者，不亦孝子慈孫也哉。吉字思迪，今以字行，文行兼美，出仕國朝，今遷徵事郎，知揚州府高郵州事云。銘曰：

坱圠之中，氣化沖融，孳無端倪兮，一禍一福，相爲倚伏，曷得而推兮。人衆者勝，天亦能定，理將可期兮。李氏之先，善弘慶緜，宜昌厥施兮。家之分崩，族之僅存，適逢亂離兮。往過來續，無往不復，大化無私兮。碩果不食，其發必亟，孰阻其馳兮。孳植叢茂，自一而千，起於毫絲兮。屈爲伸根，衰爲盛門，循環以時兮。考古驗今，斯言可徵，有若蓍龜兮。莫堅匪石，大書深刻，史官之辭兮。

括蒼吳氏世系碑銘 有序

惟吳氏出自姬姓，自泰伯、仲雍，避其弟季歷，去之句吳，周武王封其裔孫吳周章爲吳子，至夫差爲越所滅，子孫以國爲氏，分處北南，厥後有居延陵者，莫知幾世，又自延陵遷湖之德清，至宋大理評事景，生子曰庠、序。序官處州，始從德清來古籍焉。庠生三子，曰域，曰乙，曰榮。域生二子，曰安常，曰安國。安常絕無傳，安國字鎮鄉，宣和初以大學上舍釋褐進士，累官太常少卿，使金不辱命，還知袁州，壽五十六而終，娶周氏，生一子，曰邦彥，歷官知吳縣，復居德清。乙生一子，曰安上，安上生七子，而名聞者三，曰金，曰熙，曰邦，而生俱由舍選出身，金累知定海縣，熙再轉國學正，曰邦煥，省試第一人。邦煥之子曰友龍，禮試亦第一人，其後皆爲賢師儒，亦絕不傳。榮生二子，曰安禮，曰端朝，絕不傳。安禮生三子，曰邦明，曰邦本，曰邦彥，邦明、邦彥皆絕不傳。邦本一名挺，字挺才，因父有疾，遂精於醫，以淮南東路安撫使司準備將領，同司農少卿湯碩使金，亦不屈節，壽六十二而終，娶潘氏、毛氏，生一子，曰嗣英，字華叔，補迪功郎，能繼父學，不要利，如唐宋清之爲，內外姻黨者，傾貲給之，致不能葬，亦仰其襄事。距城二里所，有山曰三巖，樂其幽邃，預爲藏穴

於中岡之麓，時辟臥其中，且於穴前百步築歸愚庵，謂其友何宗姚曰：君宜爲我作墓碣，幸生得見之，後七年八月癸酉，善當歸窆於此耳。至期果然，實寶祐三年秋也，壽八十五而終，娶閭丘氏，待制公昕之孫，生三子，曰有開，曰有光，曰有益。有開絕不傳，有光字行誠，能文辭，任達如其父，亦精通於醫，馬莊敏公來爲郡，極禮異之，凡館往來幾無虛日，壽七十三而終，其葬在華叔府君墓東一百步，娶薛氏，生四子，曰嵩之，曰泰之，曰艮之，曰衡之。嵩之、泰之、衡之皆絕不傳。艮之字止軒，性善柔，言呐不出口，遭宋改物，而吏勢益橫，競魚肉之，甘受而不怨，晚以子克家，逸豫康寧，至七十九而終，其葬在華叔府君墓南五步，娶趙氏，生五子，曰祖舉，曰祖繼，曰祖鼎，曰祖謙，曰祖成。祖舉、祖鼎、祖成，皆絕不傳。祖繼一諱元亨，字嘉甫，通經史百氏，膂呂歷法律，亦無不研究，詩者文一以理勝，事親孝，及歿，負土成墳，結室墳左，寢苦枕塊，其中服闋始返居室，屢爲爨，稀構者凡三，必先完諸弟者，諸弟有孤女二人未行，竭貲嫁之，性耿介，獎善疾惡之行，皦皦自信，不肯隨人來赴愬者，得片言，各悅服去，君子謂其嘉惠里俗，靖綏邦人，有漢陳寔之風，私謚曰嘉靖處士云，壽七十四而終，其葬在止軒府君墓東五步，娶趙氏，生二子，曰世昌，曰世德。世昌字伯京，鄉貢進士，今授處州府儒學教授。世德字仲懷，鄉貢進士，衢之美化書院山長。世昌娶丘氏，生二子，曰公願，曰公顯。公願字從善，博學善屬文，承事郎工部主事，兼吳相府錄事，娶潘氏，生一子，曰維。公顯娶趙氏，生一子，曰綸。世德娶劉氏，生四子，曰公進，曰公達，曰公述，曰公遜。公達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知廣平府事，以事免。祖謙字某，歿，葬止軒府君之西三十步，娶□氏，生三子，曰德明，曰德茂，曰德盛、德明、德勝，皆絕不傳。德茂娶翁氏，生一子，曰道發。有錠字十朋，以儒術稱，娶華氏，生二子，曰壽翁，曰岳老。岳老歿，葬毛山去華叔府君之墓五里而近，娶□氏，生二子，曰祖穆，曰祖彝，皆絕不傳。壽翁字如山，宋秘書省檢閱文字，元署遂昌尹，其葬在華叔府君墓東一百有餘步，與行誠府君墓連，娶王氏，生一子，曰祖堅，歿，葬歸愚庵傍。娶陳氏，則塟東岡，生二子，曰世顯，曰世善。世顯娶王氏，生三子，曰廣生，曰康生，曰庭生，廣生更名浩，今授承事郎，通判饒州府，娶王氏，生一子，曰瑞。世善娶某氏，生三子，曰庸生，曰唐生，曰應生。濂在禁林時，公願爲編修官，相從授經者頗久，一旦奉其父進士君之命，拜而請曰：吳氏自吳興徙括，今十有一世矣，詩書之澤，相仍弗墜，子孫亦與有藏，食大墓在三岩者十，亦皆松楸蔚然，而樵采有禁，豈一朝夕之故哉，然宗系漸繁，易致於淆亂，失今弗圖，無以貽示永久，爰建祠堂三楹，關於中岡之南，以奉祀事，復撥世系之可徵者，件繫成譜，願先生詳書之，使鑱諸石，以列於祠中，濂聞吳氏之所自出，往往指爲延陵季子之裔，季子之遠孫，分爲延陵、州來二氏矣，非吳氏也。吳氏自於越滅國之後，始建氏於吳，其後有出渤海者，有出濮陽者，有出陳留者，各隨其顯望爲宗，雖紛紜不齊，要皆夫差之後，非季子也。今括之吳，徙於延陵，恐或者謂出季子之裔，故爲一辨之，而其系次、治行、壽年、卒葬，書中可徵者，靡不備載，不可徵者，不敢強也。嗚呼，氏族之學，古人甚重，所以昭本支、別親疎、識異同，世降俗微，能存心於此者幾何人哉。有如公願父子，誠可謂賢矣乎，系之以詩曰：

句吳之裔，實出於姬，碩大且衍，自本達支。浙河東鄙，有州維括，執其來遷，爰處爰發，習我俎豆，悅我書詩，

新龍流榮，循體受衣，揚名王廷，釋轡敵國，爾雖渝盟，我持我節，自時厥後，世澤寖遂，履義蹈仁，唯德是歸。
瘞痾疾痛，使我心惻，慨彼越秦，罔覩肥瘠，邦侯牧伯，識之爭先，分庭抗禮，如賓大賢，有濟厥美，孝思罔極。
負士懷親，俔俔如失，服有背白，是非攸分，不尚說隨，剛腸獨存，至今遺風，豪其休祉，文光燁然，紆朱拖紫。
維彼三嵗，拔起巑岏，岡迴淵縈，風氣鬱蟠，遠和所鍾，生祥下瑞，蟄蟄子孫，令聞長世，譜系昭朗，自流徂源。
惇孝廣敬，遷俗其敦，我撰碑銘，樹于祠下，善繼善承，勗爾來者。

汝陽陳方氏封贈二代碑銘

皇帝龍興臨濠，一時英傑，雲合響應，人人有攀龍附鳳之願，于時則有陳方將軍亮，年未弱齡，即隨大駕飛渡長江，及駐蹕金陵，日侍帝之左右，出入則佩劍扈從，有徵閫詔，令攻習書史，唯恐其懈怠也，且親程督之，已而任爲千夫長，遂率禁旅，陞宣武將軍，羽林衛親軍指揮使，援例得封贈二代，大父祿翁贈明威將軍，僉親軍指揮使司事，妣楊氏追封德人，父成宣武將軍，僉親軍指揮使司事，騎都尉，追封潁川郡伯，配方氏追封潁川郡君，先是，潁川公本姓陳氏，世居濠州之定遠，濠則今改爲鳳陽，公少年時，神爽秀發，行事允蹈規矩，同里方翁無嗣，唯育一女，見公賢，竟以一女妻之，翁遇公不翅親子，然公亦深感其恩，翁沒，祀之於別室，皇上聞之，賜姓曰陳方，所以明繼二家之宗，緣人情以起禮也，忠厚長者，其奉明成公，夙夜孳孳，唯恐咈其意，溫凊之節，滌瀡之供，成無愆於時，且端愨儼重，若未易觀者，撫世酬物，輒藹然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子孫環列，每開之以善道，歷陳古今成敗，某也賢，某也不肖，言辭有精魄，聽者爲之聳耳，無不率德改行者，晚遇六合載清，子若孫與有祿食者四人，方將婆娑嬉遊，以享壽報，而不幸亡矣，實洪武一年正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又四，其年二月某日，與方郡君合葬江寧縣歸善鄉彌塘山之原，方郡君先卒，至是蓋七年矣，男子四人，長伯理，蚤世，次即亮，今陞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次庸，明威將軍，僉蘄州衛指揮使司事，次顯，孫男十四人，長忠，明威將軍，僉西安護衛指揮使司事，次信，忠顯校尉，金吾左衛千戶所鎮撫，次文、次武、次智、次仁、次勇、次孝、次敬、次謙、次恭、次禮、次義、次誠，予聞天開昌運，必生俊偉之臣，以光贊鴻業，如漢高帝起於豐沛，光武肇於南陽，精靈翕聚，號爲帝鄉，當時元夫志士，無不攀風雲，吐陽曦，陰致身於九霄之上，優渥之澤，延及先世，譜功盟府，傳信策書，如陳方將軍者，其亦異世而同符也哉，然將軍剛介醇厚，上簡帝衷，寵錫便蕃，閨門存歿，一門之內，拖紫紆朱，寵光所及，照映泉壤，於是可見皇靈溥被，生榮死哀者矣，夫紀載上德，勒諸金石，以示來裔者，太史之職也，因第其事而爲銘曰，

濠梁巨族氏維陳，以善爲寶世相因，孰知久訓勢必信，有子趫勇冠等倫，明良昔會際風雲，長矛大劍思策勳，六合既淨無妖氛，帝曰汝亮武且恂，率吾禁旅護九閽，桓桓毅果敢背虎賁，馳封二代渥澤均，五色楚詔書綠文，昭功焯德推前人，黃緒騰韶煥告勤，焄蒿淒愴感神，葵間樹色亦欣欣，精白一心答寵恩，非忠與勤吾曷云，太史勒銘表墓門。

西域浦氏定姓碑文

起居注浦君與予爲同朝友，自序其世系及定姓之因，請予文以勒諸碑，予讀已，嘆曰，是不亦君子之道歟，浦君西域阿魯溫人，高祖以上忘其名，曾祖哲立理，元太祖時，遷幽之宛平，生中順大夫同知溫州路總管府事道吾，道吾字善初，因官于杭，復居錢塘拱衛鄉，生六子，曰沙的，曰黑黑，曰福州錄事司達魯花赤泰住丁，曰六十，曰剌哲，曰馬思護，黑黑生二子，曰江浙行省宣使羅里，曰愛魯丁，六十生一子，曰木八剌，贄於女氏，復遷於永嘉，能務廢舉之術，家饒於貲，剌哲生三子，曰道剌沙，曰薄博，即浦君，其字爲仲淵，曰析都，馬思護生三子，曰哈山，唯是再世多已物故，唯木八剌父子，及浦君存，浦君性穎悟，父與其母新夫人，訓之尤篤，去從名師傅，通詩毛氏箋，衍析衷以朱呂之傳，發爲文辭，其光燁然也，中至正壬寅江浙鄉闈一榜，肄教諭德清，轉嘉興，遂占籍嘉興，卜魏塘鎮居焉，洪武辛亥，郡府貢至南京，試藝銓曹，又中高選，授侍儀使，再轉今官，生四子，曰顯，曰卯，曰珪，曰璿，皆浦山沙氏出也，夫西域諸國，初無氏系，唯隨其部族以爲號，蓋其族淳龐，其事簡略，所以易行，若吾浦君居中夏，慕名文物之區者三世，衣被乎詩書，服行乎禮義，而氏名猶存乎舊，無乃不可乎，於是與薦紳先生謀，因其自名而定以浦爲姓，使世世子孫不敢有所改易，其深長之思，可謂切矣，昔者代北叢英，隨北魏遷洛者，皆革以華俗，改三子四字姓名爲單辭，而其他遵用夏法，若叱丘之爲呂，力代之爲鮑，羽眞之爲高者，又不可一二數也，雖然，豈特是哉，中夏亦有之，周卿是樊仲皮之後，則以皮爲氏，吳丘壽夢之後，則以壽爲氏，發蹻之後，則以蹻爲氏，豈非以名爲氏者乎，以名爲氏，猶可也，有生李下而指李爲姓者，有附伐木作所聲而以所爲姓者，有育子能言而以譜兒爲姓者，有宦高年老，乘車出入省中，子孫則以車爲氏者，雖更僕有所不能盡，此無他，於理無所悖，於事有所據，先王制禮，亦未嘗不與之也，今浦君之爲，上符古義，下合時宜，非卓見絕識，不得與於此，彼拘拘守常之士，則曰我先祖未之能行也，是惡足以論變通之故哉，嗚呼，若浦君者，不亦君子之道歟，予既詳論定姓之因，而併述其世系相傳次第，使刻焉，初，中順公南征有功，授武略將軍大都鎮撫，南至元末，論事忤丞相，出爲衢州判官，已而換文資，任杭州治中，階奉訓大夫，民皆安其政，後以前官致其事，卒，葬杭城靈芝寺左聚景園中，而剌哲君祔焉，剌哲君後遷方家谷陳寺山之陽，浦君以歸葬久，唯恐其事泯泯，請附書于末，使後裔有所考云。

故將仕佐郎雜造局副使王仲和甫墓碣

余同業成均時，王允中爲日新齋生，執經侍左右，允中神凝而志恬，頗使人愛之，閱二年，允中服闋赴歸宿越，手執太常丞張君所爲狀，泣拜于庭，曰，允中不天，先子壽僅五十又七，以洪武三年六月二日卒于家，卜以是年九月某日，窆于江寧縣鳳臺西鄉石子岡之原，而墓前之石，猶未勒辭，允中夙夜祗懼，若將殞于深淵，竊見士大夫卿公，莫不得先生文以爲榮，今緣灑掃師門之故，竊有所請，倘蒙畀矜之，先子雖歿，猶不歿也，予憐其志甚而閱狀，允中之父諱友直，字仲和，其先皆仕于宋，南度初，自開封徙溧水之崇賢鄉，以貲雄于里中，自時厥後，族屬日繁衆，殆且百家，有諱某者，復遷建康城中，仲和之父也，仲和善治生，不邇聲色，能使其家浸豐，且莫窺有爲之跡，聞名薦紳至，必具籩豆，薦醯醢，長跪獻酒漿，執禮恭甚，人疑之，則曰，吾子弗訓，是爲犢之也，吾所以敬士者，其將使儀刑則傚之乎，於是允中亦知父意，從研經義，唯

恐流於縱恣。仲和且朝夕程督。覩其業稍進。則喜見言顏。仲和善煉汞。爲朱太師李韓公聞之。奏除雜造局副使。階將仕佐郎。在官二載乃終。嗟夫。世之人曷嘗不念子孫哉。務廢舉以殖貨利。走權勢以媒祿秩。徒以斲喪其醇熙。顛隮乎險阻。有至於老死而無傳者。仲和則使誦詩仁義。爲善人君子之事。若謂之賢乎非邪。記有之。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仲和蓋近之矣。仲和娶鄧氏。生四子。長執中。次則允中。次用中。次時中。一女。其婿曰某。銘曰。

人爲聲伋伋。我獨守其常。人爲利穰穰。我且嘗而勿傷。有子而良。嘗教之義方。佩申椒兮充囊。嗟夫容兮爲容。彼崔者岡。松桂蒼蒼。百世之下。人知其爲仲和甫之藏。

元故廬陵周府君墓碣銘 有序

濂校文南宮。獲讀江右周子諒所對策。燁燁有奇氣。因拔寘前列。未幾。子諒擢進士第。主事起曹。日與之周旋。乃出古文辭相示。予復愛其峻潔而雋永。竊意淵源之來。必有所自。已而子諒奉廬陵教授李處敬狀。請銘其先府君之墓。於是又信其家學相承之懿。雖不能文。惘其美之弗章也。庸因狀之所述而列之。府君諱鼎。字仲恢。姓周氏。其先自安成徙廬陵。奕葉爲儒。至府君。益刻厲自奮。思跐美于前人。每試藝鄉校。立論必超邁。右見之者。瞿然自失。府君復以場屋之業不足爲。乃去從湜溪郭氏游。湜溪名正表。得靜春劉氏三傳緒。靜春。實考亭之學也。府君因與聞伊洛關閩之微旨。六經中有所疑滯。從橫扣擊。唯恐其弗明。積功既久。多超特之見。且謂詩分正變之說。固晉於漢儒。然而正中有變。變中有正。不可執一

而求。況其體製音節。迥然不侔。若虛心玩之。衆音紊亂。瞭然可見。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盛時之作。其人既賢。其音猶近於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有托焉。先王以禮樂化成天下。而於詩之用見之。其效至於協和人神之應。非空言比也。府君之名。自是絕出。四方執經問難者。戶外之屨恆滿。府君坐皋比。爲敷繹性命之說。析其顯微。約其異同。往往神怡心醉而去。年逾四十。出遊江漢間。同里范君麗方。提舉江西儒學。延致府君爲豫章學者師。其劍爲奔湊。如家居時。東南良二千石。多名公卿。出受承宣之寄。欲倚府君以爲重。玄纁束帛。交致於門。府君皆不受。聞一往應九江之聘。既至。處以賓師之位。亡何。復棄去。方嶽大臣馳書與解。請考試鄉闈。府君辭。又舉府君晦迹邱園。府君度其文高閑。漫若不復省。當是時。天下承平。士大夫恥及邊事。府君獨憂之。力言四海大勢。日趨於亂。一夫操戈而起。則江南無駐足之地。此正可慟哭之時。奈何肉食者不知慮邪。遂著濟時十二策。及戰守之書數千言。將走闕下獻之。或指府君爲狂。府君笑曰。吾非狂。吾言後當驗耳。顧行。思母夫人春秋高。遂止。後五年。辛卯。汝潁兵動。江南受禍最酷。一一如府君言。南昌學徒因乞府君策。上之中書。亦授九品官以歸。初。府君皆出應鄉試。不肯少貶以就繩墨。故不得志於有司。及赴部使者私試。輒在首選。評文者虞文靖公也。甚加器重。凡有要得起成周樂工。共論斯文之睒。府君言禮樂之化。有契虞公意。故不覺嗟咏之深也。不幸年甫五十又八。竟以一疾不起。實至正乙未十月十六日也。天乎命邪。府君之先曰世德。生甫三歲。其父汝正。求兄漢中。不知所終。其母彭氏。年未三十。以節自守。至九十一而亡。世德生天和。天成。皆以通釋

爲人師。有不遠千里而就學者。天成生浩。能讀父書。尚書禹貢洪範。嘗重正其訛舛。其於春秋。則盡黜三傳。而獨遡求孔子之旨。人尊之。稱爲鐵石先生。天和生冕。益以推擇爲郡曹掾。遷海北憲史。遂旅卒。是爲府君之父也。妣郭氏。湜溪從女弟。婦道母儀。兩無所媿。配室李氏。繼室李氏。王氏。子男子三。長恂。益世。次愷。即子諒。今以字行。承事郎工部主事。次孜。子女子二。歸郭遜。郭經。皆先卒。孫男一。恆。女二。以某年月。葬府君於里之楊梅原。堪輿家謂非吉兆。又改葬于屏山之麓。實洪武四年正月之甲申也。府君天資純孝。憲史君歿於廣東。府君奉柩舟東還。水陸數千里。冒嶔崟之險。絕濤瀾之危。每號泣呼天。卒賴以濟。頗有物陰相之者。爲人俊爽負氣節。長身美髯。昂然玉立。蓋偉丈夫也。賓朋滿座。尤喜論史。或觸其辭鋒。上下古今。蟬聯不能休。復曰。如此則治。否則亂。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性嗜古文。一洗宋季刻削纖弱之弊。委蛇曲折。各極其事情。六經皆有論著。未及完。獨詩經辨正若干卷。藏于家。詩文曰貞一稿者。又若干卷。傳學者。其孟子管子商鞅諸論。爲最傑云。濂聞王文憲公。每疑秦火之餘。詩多錯簡。今世所傳。決非孔子所刪之舊。欲釐正之。有志未就而亡。府君之生。未嘗與王公同時。又未嘗習聞其論說。而其所見。若合符節。雖曰卓識逾常人遠甚。而至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可誣也。昔者歐陽氏頗疑於河圖洛書。始亦自信其獨見。既而得衡山陶偁、宋陵編觀之。其說絕與之類。故爲序其書。於心之同者屢致意焉。夫圖書者本無可議。尙以涉於神怪而非之。況詩之音節體制。不可強同。辨而正焉。方謂有功於經學者。溺於久習之傳。反譏然而疑之。抑亦過矣。王公已不可作。謹列府君之行。銘諸墓門。用以慰夫九原之下。使知死雖未久。猶有識其心者。則夫千百世之遠。未必無其人。俟蓋不足恨也。銘曰。

秦火之烈。六經中絕。我心猶傷兮。汗簡散落。後先參錯。乃理之常兮。廬陵有儒。世守經籍。有煒其芒兮。疊矩重規。擿幽發微。無晦不明兮。伊君斯繼。益衍弗墜。其出愈耶兮。閩南之學。日星昭灼。我知其方兮。察體審音。載咏載吟。別類分章兮。勢或尖牙。正變紛拏。大紹失防兮。詩用斯著。禮明樂備。王道孔昌兮。其學之暐。有聲四起。衿佩瑯瑯兮。儒將聖讚。敷繹道樞。孰敢弗攘兮。皆知衛尊。欲者欲辨。何用不臧兮。卓爾先見。即知治亂。殺謂爲狂兮。材不時用。道則彌重。孰短孰長兮。學有子傳。吐辭淵然。五色焜煌兮。八尺之藏。有山列峙。千枝其藏兮。

故同安沈府君墓碣 有序

考功主事沈彭。服衰絰。踵門拜且泣曰。彭幸生盛際。忝被官使。私竊自念先府君之年。僅五十又二。儒忠孝之道。不可以象致。瞻馳王事。二三春秋。方敢納祿而歸。以鍚烏鳥之私情。孰意上天不佑。而府君以洪武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棄我諸孤。閱三月。訃至。擗踊號號。無所逮。及即上其事中書。援法比持服。將不遠四千里南還。卜某月日奉柩車。窆于同安西山之阡。在遂花菊花兩峯之間。又復自念府君死矣。而先德不可死者。直百世猶一日也。苟不鬬文顯刻。以昭示後人。不孝愈大焉。敢持奉常贊禮黃仁狀。前事以請。唯先生昇矜之。濂不敢辭。謹按狀。府君諱祥。字遂初。姓沈氏。其先光之固始人。唐末之亂。有諱某者。始遷於莆陽。罔譜厄於兵燹。莫紀其世次。曾大父某。祖擇民。父舜夫。娶張氏。既生府君。而來主泉之永春簿。遂

再徙于泉城，及府君之長，又三遷於同安。上官才之，薦爲縣之際留倉使，非其所好也。府君事父母盡孝，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唯恐有毫髮咈其意。至正甲午，大盜起安溪，鄉民皆風雨散去，府君負母夫人，避海中，忍不爲，盜蹤其後，府君爲盜所掠，幸以計脫，而夫人不知所適。府君行貢冒賊鋒求之，晝夜呼號，不飲食者三日，始獲見巖穴中，母子相抱持，悲喜交集。時夫人春秋高，且有疾，府君欲渡海，回翔風鄉，以居裝蒙恤于盜手，其計無從出，乃質其子彭於鄭氏，獲錢千緡，爲買舟之資，僅遣一月餘，始往贖彭以歸。府君伯仲者亡，季夭，府君非兒起宗如其父。泉有盜服之亂，凡有所嘗，輒上之，風檐月廊，時相與獻歡，杯觴淋漓，凡杖履比數日不聚首，中心欿然不怡。先是，主簿君殁，葬泉之南門外，後九年，夫人亦卒，烽火迷緇，權厝主簿君墓側，及是兒復殁，府君徇往泉城，畢棺斂之禮，乃歸同安，擇地於海山之陽，欲迎夫人之柩藏焉，已而潸然出涕曰：「吾父母生則同室，死則異穴乎？吾兄、父母之所遺，魂魄或有知，其能獨處異鄉乎？」於是發三殯而其鏈之。當主簿君居莆陽，對盧顯豐，府君悉讓與舉從兄弟，鏑餘無所號，而別樹家於同安。其遇甥爾全，尤盡恩意，南安腴田以畝計者七十有五，悉以畀之，無靳色。莆陽宗黨有來謁者，必倒屣迎館，翁翁煦煦，唯恐乖之，留暨別去，復餽焉。閩非知府君之行，交口稱之，曰：「良士良士」云。府君當元之季，知世將亂，具隱者之服，深藏不出，自號之曰愿隱，高人韻士或來訪之，相與賦詩以爲樂，視世之蠅鐵蟻灼若將浼焉。娶傅氏，生三男子：長卿彭，通詩訓故學，較藝福建鄉闈，取第十一名，文解有司，貢至京師，會朝廷需賢之急，不俟會試南宮，選入吏部，爲考功主事，階承事郎；次曰寬；次曰英。嗚呼！傳有之：孝悌者，

天下之大順也，人之行蓋有重於斯二者乎？推而爲忠、爲信、爲有別，其有不自茲者乎？君子之學，能植乎其大者，豈不爲厚倫重本之勸乎？然則府君之行，其可銘已。銘曰：

猗若人，行之臧，撫上下，協圓方，丁時艱，寇搶攘，念我母，惜遠傷，日號呼，走遑遑，盼白雲，諧蒼黃，既覯止，色斯康，奉嚴兄，篤大常，儐邊豆，釃酒漿，和琴樂，日洋洋、惟孝弟，善之綱，勗後昆，矢不忘。

故龍泉湯師尹甫墓碣銘 有序

湯府君，諱京、字師尹、一字景山，處之龍泉人。其先與宰相岐國公思退同宗，蓋自岐公曾大父、太師魯國公毅之長子、太中大夫稱、傳十世，至武翼大夫大節，武翼生望，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鑣、生未冠而宋社已屋，遂隱居行義，置田二百畝，以贍同族，黃文獻公溍、爲記其事，實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聰利，嘗過目輒成誦，遂入州學，習進士科試之業，下筆光燄逼人，同舍投憚之，州里有賢之者，府君辭曰：「仕固足以澤物，然有命焉，不可必致也，所可必者，其惟修道乎。」乃發皇帝內經而精研之，久且有所契，察脈辨證，多奇驗，遂闢仁濟堂，居四方求醫於中，疾篤者、疕瘍者、羸弱，悉與之診療，不責其報。復慮義田之入，可給於一時，他日宗胤蕃滋，當有不可繼者，乃與兄濟各捐常稔之田一百畝入之，義非淑隘，別建數百楹，中爲堂，曰睦順，東西爲二齋，曰立本，曰養蒙，合群族俊彥，聘碩師誘迪之，旁列廒庾，以貯田粟，俟時而分給，府君猶以爲未足，其過鄉黨耄疾不能存者，月予粟，終其身，殁而無歸者，給棺櫝，使之葬。歲或儉，閩右發粟，多增直邀利，府君獨持價弗二，恆如粟初熟時。香爐峯下道苦惡，不利行者，府君率衆甃平

其坑坎，取溪中自然石甃之，凡二十里所。既而抵掌于几嘆曰：「澤物固吾之素志，儻能施之一鄉，將若之何？浙水東苦口賦食鹽者久之，有司苟免於過，上官不知病民，民病又不能自言，必坐致淪胥而後已，吾當往陳其弊，言行與否則天也。」即日爲書數千言，走江浙行省，對丞相白之，辭氣激烈，丞相與其反覆論難，府君以指畫地曰：「如此則爲利，如此則爲害，唯相君所擇耳。」丞相韙之，下轉運使者定議，將如府君言。會浙東諸郡守亦各上言，事聞中書，中書移行省，各郡守詣遠府聚論，奏上，減官鹽十萬引，能口賦法，從商賈轉鬻民間，民力大紓，實府君倡之。及還，執綵旗迎于道者，肩摩而袂屬。府君自是爲善益力，郡縣之政，不便於民者，必詣守令懇懇言之，多所更免。府君既退，絕口不自言，或問之，則曰：「我不與聞也。」晚年嗜種鞠，購得嘉種蘊育，當秋高氣清，黃白紅紫，爛開，爛爛然如張錦繡，府君日抱杖嘯詠其間，情神恬康，有不知老之將至。四時燕集，內而昆弟，外而賓友，皆笑歌相酬，雖素不解飲，必爲之盡醉乃已，賢士大夫慕豔其高致，嘗爲詩若文稱述之。春秋僅五十，至正戊子五月二十六日，以疾終于家。娶項氏，男子一，仁龍，女子四，宋戩、鮑良知、項坊、鄭靖，其婿也。孫男三，宗昭、宗敬、宗瑾，孫女一，尚幼。府君殁後四年，其兄濟病革，謂子楷曰：「吾與汝季父平生友愛篤甚，今死猶未葬，吾病脫有不諱，當與之同兆域，汝愼勿違吾言。」兄既卒，楷與仁榮奉二柩，窆于麗水縣雲和鄉德原里吾思嶺之原，時某年月日也。府君孝弟而寬慈，不爲

浮薄慘覈之行，雖無意於利達，其濟利人物之志，夢寐不能忘。嗚呼！若府君者，不亦有道之士乎哉！治古之時，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故情意之感孚，恩義之維繫，信有足樂者矣。降及後世，兼并之俗興，往往富埒封君，奴視同類，編氓擬筋髓，以飫其谿壑之欲，設有阽危，況望其一引手救之乎？府君義敦宗族，而推及於鄉黨州閭，上酬朝恩，且解諸郡倒懸之急，功雖薄矣，微之一族而信，一邑而信，微之一鄉、而信，其善人人同，無少異者，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顧開元季兵亂，廬舍無小大，皆成煨燼，獨府君所建義莊，巋然獨存，虐燄屢及之，不得撲而自滅，爲善者天亦隱之如此，豈特人言哉！嗚呼！是宜著之，爲鄉黨懲之戒者已。仁榮奉狀，介鄉友刑部主事劉彬、來徵銘。銘曰：

維括望宗，積慶攸鍾，篤生岐公，勳業顯隆，族大以蕃，分支析胤，孰以義競，龍泉爲勝，有甫者出，被于東阡。高崖屹然，其夫顧連嗣人之繼，有引勿替，秉仁蹈義，適自嚴詩，合胡行之，存家而推，人饑我饑，人疾我治。物苟可利，敢嗇吾施，藏天濬地，庶幾無愧，鹹鹺病民，民氣不伸，神吾從從，走白相臣，辭氣激烈，上衝毛髮。有智則蠲，烏病斯脫，我旋我歸，迎者塞途，緣轎夾扶，式歌且呼，晚尤篤欲，知己維鞠，燗然盈目，壽觴相逐。誰非同袍，忍鑠其符，不有人覺，惠利孰操，鐫以著德，千古弗忒，金石消泐，此宜罔極。

元故方府君墓碣銘 有序

府君諱應元、字長卿、姓方氏，其先居河南，自東漢司馬府長史河南尹紘，始遷歙。隋開皇間，紘之後泉州長史叔達，又遷莆田之方山。唐天寶中，叔達之後樟，又遷游洋之大房。宋某年末，業之後皐甫進士、中奉大夫、知梅州，次彭，又遷長溪崟之下。某年初，次彭曾孫、淳熙進士、朝請大夫、直寶謨閣、大理少卿銓，又遷郡東鄉月坊，即今方壺巷也。銓生嘉泰進士、朝奉大夫、直煥章閣、廣東經略安撫使琮，琮生修職郎、龍溪

67
24 B

縣主簿栻，栻生主管機宜文字寓孫，府君之祖也。父執翁，妣朱氏，迪功郎、端溪縣主簿洸之孫女。府君未造弱齡，考妣先後淪謝，獨侍大父，與二弟俱。破屋傾欹，風雨中，朝饑莫餒，或不能以自給，不得已，出從吏。及大父歿，凡四喪未舉，府君斷衣縮食，以襄大事。服除，中書左丞烏古孫良楨時爲泉州推官，器府君之材，命爲刑曹史。盡心獄事，唯恐情非麗法，有乎中輿，每蹙頞弗寧。豫章二賈豎，衛人與之仇，欲以僞造鈔誣之。府君斥曰：訊獄當兩造其辭，人奈何受尉訓，禍將不測矣。一聽一不聽，聽者免，不聽者果抵罪死。爲南安縣虞，竊巡徼吏徼民錢，以漁人飲，滋流多誤死。巡檢劉萬松雅敬府君，命撰文以諭之。府君操觚立就，言毒溪不仁者三，讀者韙之。積以年勞，當陞吏于縣，一旦，竟棄去弗顧，拊髀嘆曰：吾爲吏已失身，髮將種種，尙奔走不止耶。乃使其家子從前進士方遂初、鄭獻可游，晝夜程督不少懈。見爲奕戲，怒而投諸江，曰：此牧豬奴事爾，奈何效之。遂能堅苦自立，不知有寒暑。會部使者行縣，試士于學，其名輒先登。府君喜曰：此殆發軔耳。他時幸附擢一第而歸，吾死當瞑目。吾先世以進士起家者六十一人，登仕籍者百又四人，獨吾遺家多難，不能繼前志，一念及茲，毛髮皆上立，爾宜勉之。府君性純慤，孝友天至，言及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事仲父如父。撫二弟歷珠、應隆如子。應隆無嗣，以介子後之，而均析其田廬。外舅黃君琳，外姑朱氏，僅生一女，歸府君，無爲主後者，府君迎養于家，并奉其四世神主，且遺命世祀之。冬月盜作，有一夫號而前，訊之，則曰：我旰窮夫也，行凍死道旁矣。府君解衣衣之。京春鞭土牛，聚觀者如堵牆，隸人執扑疾驅，衆皆辟易，一兒仆于地，人爭踐之，府君力以身捍蔽，抱兒歸其父。時家子尚幼，是夕出遇奔馬急趨驛道中，馬躍而過，無毫毛損傷，或以爲救兒之報。府君不嗜酒，唯好蹇茗，愛蓺蘭蕙花，當其含蘤莽發，終日玩之，至忘寢食，視世之升沈事，泊如也。壽六十有九，以至正癸卯正月□□卒于家。其年六月□□葬于城西篠塘山之原，配黃氏，先□□年卒，合祔焉。家子曰槐生，明經，善屬文，今爲郡府學者師。介子曰桐生，即出後應隆者，先六年卒。孫男三：文煥、文炯、文炟。女三。濂聞方氏皆出於方仙君儲之後，儲蓋紘之胤也。其廟今猶在歙，故歙號婺越之間多方氏。方氏多有顯人，而居閩者爲尤著。閩自梅州之父，贈朝議大夫泳，叔父諸王宮教授洞，俱以詩賦有名天禧間，同建義塾於虎跑岡，以教四方學者，如陳秀公、曾宣靖公、夏文莊公，皆自遠而來，塾中相繼登第者十又七人。方氏孫子亦七世聯科，冠笏滿床，而光祿卿偕其尙名尤著，登載史冊，天之報施者可謂侈矣。府君有志而無命，雖不能享有祿撙以紹其先烈，然其秉心仁恕，無虧士行，又能訓子，使勿墜其家學，是亦爲政，豈必紓青拖紫而後爲榮哉。法當銘。銘曰：

睠彼閩邦，族大而龐。厥氏維方，以經爲田。耨治既堅，歲乃有年。大衣紱如，有印纍纍。趨行舜趨，功烈之熙。彤管是登，有鬱厥聲。若趨繼之，將踣其爲。柰數之奇，孰恤我羈。俛首汙顏，刀筆之間。位雖孔卑，仁或可推。亦遂我私，獄有重輕。稽法緣情，唯中則貞。有書傳家，可趨而汗。嗒然興嗟，白髮被肩。所冀後賢，是琢是鐫。我爵之榮，非紫非青。榮在六經，或窮或通。繫命之鍾，孰強其逢。胤子之奇，能契父期。其文陸離，豈惟文哉。生事死哀，執德不回。古稱望宗，書詩是崇。匪專勛庸，繼繼繩繩。衍之益弘，將自此升。篠唐之原，淑氣盤盤。松栢丸丸，太史茨文，硯於墓門，以播清芬。

閻府君墓碣

禮部員外郎閻育泣謂金華宋濂曰：育不幸，六歲，母夫人亡，時年方童，而未有所識知。又加十六年，而先府君棄我諸孤。育幸粗有知矣，適病瘍將殆，不復知有人間事，以故父母皆從越俗火葬，而投骨清淵之中。追今一念及茲，痛徹心骨，幾不願生存。顧聞古昔有招魂葬衣冠者，於是卜地蕺會稽上枋之原，近祖塋若干步，採木爲柙，雖土成塋，以洪武某年月藏之，蹤假涉不物，入乎迫切之至。又追郵其他異日使吾子孫當時物變遷，持一觴酒酹塚前土，以致追遠之思，不翅足矣。塚上有石，先府君之遺德，子宜爲文之，育將勒焉。濂按府君諱諱，字潤民，姓閻氏，越之會稽人。自幼爲吏於三界巡檢司，遷餘姚石堰西場、餘山陰縣，及錄事司，遂陞越府史。府公賢之，事之劇者悉以屬府君，不久輒集。府倉之斛，皆劉木題湊而成，易於開闔，苟通錙銖之羨，人猶必加。府君知病民，命椎碎爲薪，而鋼其四隅，鄰府取以爲法。已而調衢州，會江浙行省檄發諸郡城，衢府遂諉之府君，府君召大姓于庭，取官籍驗畝賦之小大，咸宜，民大悅。充廣盈倉副使，轉甯國縣典史，未上，卒，時至正丙申三月朔也，上距所生大德癸卯之歲，壽五十又四。娶何氏，同縣曹娥鎭人，有婦德，得年四十，以重紀至元庚辰某月日卒。子男二：長即育，以儲賢吏部，授以今官，階承直郎；次深。子女三：陳彥誠、韓泰、張漢卿，其壻也。濂聞招魂而葬者久矣，在漢則新野公主，在魏則郭循，在晉則曹馥，蓋無代無之，雖袁瓌駁議頗嘗，而於卽生以推亡，依情以起禮，二者終有所未盡。孝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情，何有紀極，天不足以爲高，地不足以爲厚，尙可遏之而不得伸邪。昔者丁蘭母亡，刻木而奉之，有若木，其嫣可指之爲母乎，亦聊以塞夫罔極之思。術若育之舉，出於念親之切，是亦禮之變者也，擬議之，其將非人情矣乎。銘曰：

孰無父母，孰無邱墓，悠悠蒼天，我胡獨不然。泝風長懷，有涙如泉。斁上枋之原，是爲閻氏之阡，述德以昭先，百世其傳。

故倪府君墓碣銘

吳郡有名世之醫，曰倪府君，諱維德，字仲賢。其先家于汴梁，曾大父某，宋某州防禦使。生秀文，値宋鼎既訖，乃挾醫術游大江之南，遂擇郡之吳縣居焉。秀文生鼎亨，能紹家學，有聞于時，則府君之父也。府君嗜學不厭，受尙書於碧山錫公，贊裔繼春，探賾精微，發於辭章，嘩嘩有奇氣。錫公器其才，勸之仕。府君□爵祿，乃資之以澤物者，然有命焉，不可以倖致，曷若纂承醫學，以濟吾事乎。於是取黃帝內經日研其奧旨，見其疏陳治法，推究原本，欣然曰：醫之道，盡在是矣。間有疑難，質於父師之間，心緒開明，頗病大觀以來粗工，多遵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新病，或不能相値。泰定中，得金李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之書讀之，知其與內經合，自以所見不謬，篤積力久，出而用藥，往往如神，奇證異疾，一經診視，有如辨白黑，毋少爽者。周萬戶子八歲，患痔慣數月而瘥，不識有飢飽寒暑，欲語則不能出聲，時以土炭自塞其口。府君切其脈，曰：此慢脾風證也。脾藏智，脾慢則智不足，其不知人也宜。投以某劑而瘥。顧顒卿妻右耳下生瘻，大與首同，其痛不可忍，更數十醫弗效。府君診已，告於衆曰：此手足少陽經受邪故也，甚易治

耳。注某藥令嘆之。踰月而愈。劉子正內子。病氣厥。或哭或歌。人以爲蛇鬼所附。府君察其故。且脈之。謂劉曰。左右脈俱沉。胃脘中必有所積。有所積必疼。倒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病遂除。盛架閣之配。左臂病癰。蔓延至兩臂。上及頭面。不可禁。若於肩上灼艾。勢暫止。已而如初。府君曰。右脈沉。左脈浮且盛。此厚味過傷之所致也。投以某藥。疾旋已。林仲實因勞發熱。熱隨日出入爲進退。食飲漸減。府君切之曰。此得之內傷。故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溫則進。涼則退。是其徵也。治以治內傷之劑。其疾如失。府君嘗難療之疾多類此。文鑿弗哉。府君每有言曰。劉、張二氏治多攻。李氏唯在調補中氣。蓋隨世推移。不得不爾也。於是府君之治疾。旣察天時地理。又參之以人事。所以十不失一。然操心仁厚。但來謁者。卽赴之。不知有富貧。一旦有癡人抱疾求治。府君旣授藥。兼畀以烹藥之器。客怪而問曰。藥可備。陶甑亦索其乎。府君指室北隅示之。其積者蓋百數云。府君病眼科雜出方論。竟無全書。著原機啓微集若干卷。又以李杲試效方若干卷。鋟梓傳世。君子多之。性尤嗜聚書。預從金於書市。有新刻者。輒購入之。積至五千餘卷。搆重屋以藏。晚年建別墅敕山之下。乘扁舟。具酒殽。與二三賓客。放浪水光山色間。脩然高舉。如在世外。因自號曰敕山老人。壽七十五。卒於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其年七月二十一日。葬於縣之至德鄉上沙村兩重山之下。娶章氏。先府君而卒。至是同穴。生一子。曰起。通儒書。亦以醫鳴於時。三女。曰淨眞。曰妙眞。曰孝眞。適士族某某某。三孫男。曰讜。曰識。曰讓。一孫女。曰婉寧。尚幼。予嘗患內經之學。晦而弗章。無豪傑之士以洗滌之。浙河之東。有朱君彥修。以斯學爲己任。而三家之說益明。浙河之西。則府君毅然而起。蓋與彥修不約而同。使泥局方者。逡巡退縮。不敢鼓吻相是非。生民免夭閼之患者。二公之功爲多。彥脩之歿。予已銘其墓。今府君之子。亦復惓惓爲。予安得固辭耶。因歷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醫者之學。諸問爲宗。猶儒治經。專門是攻。寒暑溫涼。升降浮沉。或逆或順。制治最深。臨時立方。始與疾同。正氣旣攄。邪沴乃融。粗工蚩蚩。守一不移。執中無權。罔契其機。舉昏方劑。苟不力扶。長冥夜行。擿埴索塗。三家者興。上窺本原。如揭日月。照耀天門。伊誰承之。作世範模。東則有朱。西則有倪。

故金處士墓碣

予精神旣衰。蠲絕楮硯。諱言作文事。忽同郡金生仁泣而請曰。仁之先人。嘗裝褫之藝。皆遊私於執事。秦漢以來金石刻。悉昇之變盡無跡。而匡郭合度。執事爲之器。每延熙閣右之族。先人每歸言。仁雖在髫齔中耳熟之。迄今弗忘。先人年五十二。不幸以元至正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終。久未克葬。今以國朝洪武某年月日。窆于某山之原。執事儻存夙昔之故。哀而銘之。雖死且不朽。復泣不止。予曰。爾父。予知之最詳。何忍惜一言。不慰其九泉下耶。爾父諱永。字仲明。幼從許文懿公游。長贅女氏。遂與爲其蓺。余忠宣公來持部使者節。命治法書。悅之。錄山堂處士四字以賜。人以爲榮。爾父沈謐有守人也。且善辨名畫。絕精。以運筆柔勁。設色明晦。定其久近眞僞。多服之。無異辭。今亡矣。可念。爾父世姓劉。避錢鏐嫌名。更爲金。婺人也。曾祖榮。宋當州通判。祖晦。某官。父祐。元白鹿書院山長。爾父故衣冠裔也。故與他裝褫家不類。君子之澤。其有可徵哉。娶王氏。生子男三。仁、寶、安。仁卽求文者。女二。歸張讜、張弘。孫男八人。女六人。銘曰。

蓺之穰。業之良。藏諸幽。名弗逸。

磊磊子碣

磊磊子。鄭氏。諱斗、字德方。台之仙居人。仙居有山高特者。曰石磊磊。而磊磊子適家其下。人以其德峻拔。與山類。因號之曰磊磊子云。磊磊子少有偉氣。弱冠未成。舍去攻醫。以藥人。病者至。視其貧。卽畀以藥。不問直有無。大疫起。比舍騈首臥。孀嫗攜襁。莫敢顧。磊磊子袖藥出入疫家。躬和煮治療。不少有倦色。人德之。旣而磊磊子益壯。乃更悔悟。謂吾先人本以儒顯聞。吾可易他術。墮先人名。卽以藥肆授族人之貧者。而劉志於學。凡聖賢經訓。及古今成敗之跡。皆探究奧密。抉摘端緒。身由而志存之。形諸言動。文辭蔚然有古風。正家睦族。具有典法。推其餘以周鄰人。汲汲不厭。元至正癸巳。大旱。民或鬻子以食。磊磊子成之。擇腴田。易粟富人。以賑饑者。數百家賴不莩死。後二年。海寇作亂。磊磊子率鄉人避其難。偕行者或攘人鷄。磊磊子不忍責。私以貲償之。後咸悔悟。不敢肆。盜益猖獗。將犯磊磊子鄉邑。磊磊子戒鐵幘杖鐵杖。練習里中子弟爲隊伍以備之。盜聞。解去。省將知磊磊子才可用。遣使者持幣踵廬。起磊磊子。謀其軍事。磊磊子知亂不可救。拒弗納。已而元亡。磊磊子亦且老矣。遂隱不復仕。惟日推所聞知。授其徒。同姓來學者。飲食之。磊磊子方嚴好義。有非義者。以禮開說。使入于善。故存而鄉人以爲師。旣卒。咸悼惜以爲失所依。磊磊子年六十。國朝洪武十一年二月廿有七日。卒於家。明年正月四日。葬於七里之原。磊磊子裔出漢安遠侯吉。宋建隆初有名衍者。自永嘉徙仙居。歷十一世至戶部侍郎雄飛。以文學發聞于時。台學祠六君子。戶部其一也。從子遜。爲國子博士。遭亂。死于孝。博士之兄懋。賢爲磊磊子之曾祖。大父合。父楓。妣張氏。宋司諫次賢之孫。元慶元路教授綱眞之女。夫蚤死。以貞節稱。磊磊子娶姚兒之女。先八年卒。三男子。曰光明。曰顯則。黃氏出。推擇爲縣弟子員。貢太學。選高第。以鄉先生張君熙狀請銘。余與台士游。固知其多奇才。晚乃得磊磊子焉。於是知余於台士。未足以盡變之也。銘曰。

少而奇。壯勇於爲。愈老不衰。誰執其機。弗大其施。有積無虧。惟後之垂。

故賢母熊夫人碣

鳴呼。是惟賢母熊夫人之墓。夫人諱某淸、姓黎氏。其先贛之寧都人。高祖某。宋金紫光祿大夫。出知撫州。因家焉。祖天柱。以能文五領鄉薦。父楙。母崇仁李氏。夫人生七年。母卒。煢然無依。養于外家。外家婦孫氏。濟軒先生猶從女。能推濟軒詩禮之教。故夫人通孝經論語。及涉獵史傳。趣向絕出流俗。嵩時同郡熊本萬初、以英才自振拔。濟軒謂宜配。其父乃許妻之。待年於家。內外事皆攝治。畢約中度。能者亦以爲難。李母沒。屬遺奩以備嫁資。後母移從它產。夫人若不聞知。益孝謹弗懈。年十九。歸萬初。事舅某。姑王氏。執婦道甚先。是其姒氏性褊且嚚。謂夫出於前姑。與王如不相能。百事意弗治。夫人一反其政。以所聞詩禮易之。躬行實踐。恂恂若惴惴然。日執饋食之禮。唯恐不及。凡事必關決姒氏。禮度雍容。辭氣惋款。有是以感人之聽。姒氏悅且惭。因從其化。一門之內。熙然如春。由是舅姑樂之。族里翕然交頌之曰。黎婦誠賢哉。化及一家。而使吾儕小人。皆棄其寂惉。惟義之歸。黎婦誠賢哉。中外聞之。皆無間言。王得風痺疾。夫人日夜

保抱扶持。每籲天乞以身代。疾竟瘳。萬初嗜學。夫人不欲煩以事。得用志不分。卒爲經師。夫人舊有私蓄。悉歸萬初女弟之在室者。絕無顧靳意。姻氏尤歎慕不能置。生三子。鼎、渙、晉。僅五歲。夫人皆自教督。及就外傅。儼然若成人。鼎、渙皆治進士業。試藝每至雞號。夫人親治絲枲。坐其側聽之。深然若嚴師。業成而試。夫人察其文閱之。曰。渙才敏而文浮。鼎宜充貢矣。已而果然。萬初下帷講授。遊從者皆一時俊英。夫人聞其議辨。則曰某也純。某也僻。某也窮。某也凶短折。後驗之無毫髮失。萬初女弟既適人家。且燬。夫若子俱死。夫人延致養之。春秋雖高。然極力治田宅。與夫燕饗賓客之圖。皆整裕有餘。逮婷媚畢聚。成樂去過今節日。夫人出坐高堂。率子姓膺行立。次第舉觴上壽。邦人榮之。會僞漢起兵河陽。延蔓至郡。夫人時避未疾。隱西鄉容室。時於壞壁見屠戮之慘。而終無入室者。事定之後。他時兵再入。急出避家舍。婦兵從至。鼎侍夫人。誓與同死生。俄而兵又逼。遂住安寧鄉萬氏家。鄉民大亂。將掠萬。鼎噬曰。今殆不可免。夫忽賊衆相謂曰。聞熊母賢且病。吾寧他適。毋忽恐之也。卒免於難。僞漢僭號。遣使者徵鼎。凡再。夫人曰。是厲狂悖不知有仁義。其敗可立而待也。未幾。元閩省守臣章完者帥師出杉關。以書招鼎。夫人曰。此爲名正言順。元運已去。不可救藥矣。鼎於是皆辭。及我皇上定鼎建業。道衛國公鄧愈取江西。聘鼎從事軍中。夫人喜曰。聞江表有眞主。與此誠可依也。鼎自是顯融于時。其明炳幾先類如此。不幸以至正癸卯五月二十八日卒。壽六十七。省臣成將成致賻奠。遂以某月日。櫬殯先塋之次。後十年。擇地某所。以某年月日遷焉。三子。鼎。某官。渙。某官。晉。未仕。女二。適趙徵、龍堰。孫男五。綸、紃、紬、紶、振。既葬。鼎遂以山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朱夢炎狀來徵銘。嗚呼。自關雎之道衰。內治不行。世之賢女婦鮮有聞。有若孫先生以名德卓行。能使化洽于家。雖以一女子之弱。亦涵濡範。且推以及夫人。可謂賢已。然甘能受和。白能受采。自非夫人之德之美。曷足致是乎。嗚呼。若夫人者。正身以律人。竭孝以奉上。盡道以迪諸子。誠無愧古之賢婦者。賢而不銘。何以爲世勸哉。銘曰。

無非無儀。女子之常兮。生子能令。厥問乃揚兮。有賢母儀。柔葆柔良兮。揣附道眞。嘉誠洋洋兮。嫺物幾先。若鑑之明兮。相夫有道。孝事尊章兮。庭訓日嚴。翠移義方兮。燈火明滅。夜猶未央兮。絲剝汗簡。其聲琅琅兮。卒收儒效。於赫其光兮。出持使節。入傅藩王兮。推明其故。是惟教功兮。遺世僞蕩。不逐非祥兮。考終于家。懸棺而藏兮。淑行之揭。千載不忘兮。

呂母夫人劉氏碣

予既銘呂復先府君之墓。復又請曰。母夫人劉氏。年六十四。以至正庚子七月一日卒。明年。壬子十月。某日。葬饒州興國大足鄉穎嶺之原。與先公異穴。其事不敢附書于前銘。敢泣血銜辭以請。惟先生成之。夫人諱福。饒人也。父東可。爲邑之望宗。妣某氏。生十六年。歸呂府君。民順顏而嚴冷。語言不妄吐。黎明。出坐堂上。戒諸子曰。爾治田賦。爾應科舉。爾懋遷有無。如期皆集。不敢違尺寸。晚則會婁膝于一治絲枲至夜分。無先寢者。中外畏之如嚴師。子姓聞聲欬而至。皆肅容拱立。俟其過而後去。過鑠石流金之候。流汗成漿。不敢服短褻以見。雖嬰兒夜啼者。輒紿之曰。姆母來。姆母來。啼亦即止。初。府君娶劉氏淑仁。生二女。

少房歐陽氏正一。生一女。未幾。後先歿。而三女煢然也。夫人視之如親產子。暨長。擇名族歸之。裝其充衍無歉。及府君歿。人有弱其孤幼者。搆事擾之。或攘其騶馭。或徵其貨斯。盬逋泉涌。夫人處之泰然。鄰媼有竊者。其產蕩已久。乘隙數徵其直。強餌餘錢。未肯慶。夫人如其言與之。上下持不可。夫人曰。吾故也。豈其所樂爲哉。元季兵亂。供億日繁。千金之家皆莫立。夫人能隨機應變。有司不敢侮。家業卒仍其舊。兵定。子姓欲析居。夫人曰。祖宗之業。不可失也。會姊姒議。鳩材建宅一區。俾同爨焉。晚年。奉浮屠教尤謹。朝夕誦佛書。累至數千卷。其於世事濟如也。子男四。孫男十。孫女四。詳見府君銘中。茲不書。易曰。家人利女貞。釋者曰。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正則家道正矣。又曰。有孚威如吉。釋者曰。必有孚信。則能常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其夫人之謂乎。法當銘。銘曰。

婦子嘻嘻。其家乃潰。家人嗃嗃。其終乃吉。有美夫人。其志也遐。以嚴御衆。肅而不譁。質而不苞。終以肥其家。銘以昭之。言則非誇。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五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皆爲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善雄辨。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莫不投其口。長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君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趣。下筆快捷。百紙可立盡。辭彩爛然。嘗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撫案大呼。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豪俊。間出遊四方。既以氣自負。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豈齷齪伍耶。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與語。君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智能士。以圖大業。上甚悅。辟爲掾。每問以事。慷慨激烈。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改池爲華陽府。即拜君爲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爲省都事。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淵結。非君莫可治。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凡以省符來署者。付之。聽其自辟任。君延焉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巢。苦脅黠猾狠暴虎噬。不率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聽階下。諭以元將亡。及上起兵意。謂民率法則生。否必爲盜粉。語甚剴切。民皆叩頭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以爲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

君亦下檄屬縣徧諭之。由是投兵來降者、相繼于門。數月。皆化爲良民。君復擇其驍勇者、練爲兵。時時肄習之。拔其服衆者爲長。有寇則率以禽寇。事已散歸爲農。有所警。發號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後。姦吏巨族素驕橫者、斂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皆縮氣屛息。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郡晚。時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材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君患之。躬致一二人。問有材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溢、葉君琛。尤爲處士所推。劉君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恥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遺君。君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君。劉君無以答。遂詣君見。君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略無凝滯。劉君乃深歎服曰。基始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君旣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君。壬寅二月。苗將賀甲、李乙、叛襲君。而所練卒亦應之。君無援。被禽。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君降。君給之曰。若生吾。吾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心。恐留自遺患。迺夜以彘膊斗酒餉君曰。以此與公訣。君拔佩刀割膊。擧卮酌酒。仰天歎曰。嗟乎。丈夫乃爲鼠輩禽。然我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瞋目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叱其解衣。君罵曰。此裘綺裘。乃上賜吾者。賊勿解。吾當服以死。引枕而臥。賊俟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三十又□。事聞。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喪葬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仕郎。戊申。上卽帝位。念君死仕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君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一子。毅。繼平氏。君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迍邅。所爲可稱道。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年。然忠義之士。常與天地長存。不足爲君戚也。君所爲詩若干卷。門人蔣敏、編次傳于世。銘曰。

元季政亂盜若蟻。戈矛相劉河漢紅。江淮中間飛一龍。誰其輔之惟萃雄。維時孫君起草莽。齒牙善差萬劍鋒。陛前論事聲震鏞。帝一見之爲動容。俾知大府佐幕中。鋤姦剔蠹別罪功。括蒼告降內猶訌。詔君持節總兵戎。走馬三矢服一弓。徐行直火如涉空。孳曾蝶伏偃且恭。大開城門滅燧烽。口宣檄告俊頑兒。敦有弗悛居其宗。銷兵鑄鐵耕以農。生民有如魚脫罾。披諸水火哺殖饔。皆猶內蝕據崇墉。乘其不備襲且攻。君氣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螘蟲。仰天叱月月爲東。遂不負國徇以躬。游魂上天化白虹。下壓賊營賊膽慄。大軍四來若帚舂。析骸解頭殲兇雛。死事上聞帝哀恫。附官復戶爵爵封。生氣燁然薄若穹。生爲偉人死則忠。位卑壽嗇名豐隆。脫令若艾發侯公。死而無聞鬼猶懵。取彼樂此孰纖洪。史臣爲行鐫幽宮。名與天地期無終。

元武略將軍荆王位下鷹房總管府副總管王府君墓志銘

初。上卽文華堂。教育英俊之士。余奉詔。據席爲師。太原王璉、蘇流寓武山東。行中書以進士貢上禮部。上奇其才。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俾就學堂中。則以其先祖墓銘爲請。已而除監察御史。超山西承宣布政司右參政。復以爲言。未果爲。後璉再入爲御史。除福建按察副使。皆來請曰。璉嘗從受經。有師弟子義。先祖之銘。不於執事是徵而誰徵。顧弗辭焉。余重違其誠。乃序而銘之。君諱天錫。字良卿。姓王氏。其先居平

陽霍邑。至大父。徙太原崞州武延之建國鄉。曾大父諱仲彰。大父諱安。父諱楨。眞供善士。母崔氏。君少有力絕人。善騎射。讀詩史。曉其大義。恢廓有氣度。家有田千餘畝。季父欲以畸瘠易其善者。君諾諾從其意。久之。易殆盡。卒無一言。人以問君。君曰。季父、猶父也。子可與父爭耶。鄉里少年從君學射。君不肯曰。射不易學。苟非其人。祗足助虎翼耳。豎子不足教也。君居家。不問有無。日招善己者飲。飲醉無虛日。旣而歎曰。丈夫不取封侯。佩銀印。死蓬蒿下。何益。跨一馬。攜長劍。入秦。遊延安。謁元荆王。以藝自薦。王語合。署鷹房總管府副總管。階武略將軍。某年月日。卒于官。年若干。夫人范氏。生一子。中。元天長縣尉。一女。適汴梁翟鵬。孫男二。長卽璉。次琮。中以今某年月日。葬君于某縣某山。太史氏曰。君子之觀人。於其器。不於其位。以位觀人。斯下矣。若君之器。豈非豁然偉丈夫哉。而所得僅若此。則璉之顯庸于今者。非君之餘德也耶。來者能勉於德。斯善爲君後矣。銘曰。

黃虯蹲兮。力扼兕。佩利劍兮。挾長矢。騎駃騠兮。如龍射。封貆兮殪豕。材旣具兮。善又多。位則卑兮。吁嗟奈何。身不享兮。報則在後。繼自今兮。彌光其加。

元故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周府君墓銘

公諱伯琦、字伯溫。姓周氏。饒之鄱陽人。其先居汝南。宋靖康末。有諱黍者。與宗人益國文忠公必大之父、從高宗南徙。實公之始遷祖。曾大父諱灼。鄉貢進士。大父諱㞣。咸淳十年進士。某官。元累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護軍。追封鄱陽郡侯。父諱應極。有文學。仕元。歷翰林集賢兩院待制。出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累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上護軍。追封鄱陽郡公。曾祖母某氏。追封鄱陽郡夫人。母上官氏。追封鄱陽郡太夫人。公生十一年、而侍郡公游燕京。十五、補國子生。事吳文正公澄、鄧文肅公文原、虞文靖公集。于司業博士座下。作野菊賦。禮部尚書元文敏公明善稱之。輒有名。後五年。積分如格。歷上舍生。又五年。丁郡公艱。泰定二年。用江浙行中書省都事劉君致、薦之京師。禁林名卿、咸欲辟公自佐。公以大母春秋高。不就。十二月。授將仕郎、廣州路南海縣主簿。天曆元年。赴南海。南海民歲轉輸秋稅于韶。縣官督稅之。黠民路遠府掾。冒名佐吏籍。米鹽稅。大斛入。小斛出。竊其贏以自利。及至韶。往往不能登數。督視官被笞繫。移檄重徵於民。民負荷補輸。往來道路者半載。官與民交病之。忌掾威。莫敢問者。及公至。捕冒名者。寘諸法。不欲其跡入縣門。令民多寡相資。自輸于韶。不遣一吏。而稅先期以辦。民樂稱便。麥全等十一人。以私鬻船貨繫獄。吏官求其賄不得。誣爲强盜。論死。公識因。察其冤。逃敢出之。二年。以祖母喪解官歸。大府不許。趣還。會壽猺反。檄公捕至百餘人。至順元年。移攝番禺縣。無籍吏五百人。蠹縣鄙民。惡少年七十人。並緣爲姦利。公斷遣之。一縣肅然。不敢出聲語。縣獄遂空。已而江西行中書省、漕糧八萬石于廣。遣命公護其行。公由贛慶臨封。道廣西。越梧、潯、象、柳諸州。水陸四千餘里。譏訪周愼。升斗不耗。二年。返南海。治妖僧獄。出所誣平民二十二人。是年秋。受代去。三年七月。除太府監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階從仕郎。元統二年。入太府。公愼簿書斂散之法。稽覈詳審。貪吏相弔。太府之長以聞于上。遊賜衣幣。明年。重紀至元。復有狐裘鞍轡之賜。其冬。以翰林學士張文穆公起巖、歐陽文公玄薦。遷徵事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預脩泰

定帝寧宗實錄、后妃功臣列傳。六年。上進。四月。陞翰林脩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編脩如故。扈從灤陽。歷草詔命。賜文綺者四。六月。奉詔代祀孔子於曲阜。九月。還都。十月。追加明宗官號。進寶冊。公奉勑篆寶文。未幾。親祠太廟。公與執事。賜衣三襲。至正元年正月。詔書宣文閣榜。擢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儒林郎。十月。奉勑開宮學於玉德殿西室。授宿衛官及翰林學士承旨和尚等二十五人經。中貴人傳旨命受經生北面行弟子禮。太官設饌。光祿進酒。朝廷公卿皆陪坐。時人榮之。十一月。講大雅文王詩於明仁殿。有貂裘之賜。明年四月。詔引和尚等講書。賜中統楮幣一百定。自是特命乘驛從幸。蓋異數也。三年正月。陞宣文閣鑒書博士、兼經筵官。明年九月。復兼授經郎。五年正月。進說虞書政在養民之言。時河南、山東大饑。即詔發倉廩賑之。後十日。復講旅獒。方作亭臺於上林。亦詔輟工。七月。除崇文監丞、兼經筵官。御史臺以嶺南有警。奏除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進階朝散大夫。賜四品服。六年。至官。乘傳行海豐、揭陽。又南至海陽、程鄉、興定、長樂、河源。復東歷博羅、增城、東筦。又西至肇慶、德慶。踰年而還。周歷所部二千五百餘里。能斥官吏汚穢不職者、一百十八人。誅四十有八人。釋獄之無辜者、一百十二人。疑事不決者、決之。州縣之獄。爲之一空。薦處士陳朋等六人于朝。建豐湖、白鶴二書院。以祀蘇文忠公軾、羅文質公從彥。明法度。申教化。邊海稱治。復上封事。請於南海設科場。以取兩廣之士。置尉捕賊。無以主簿兼而廢民政。及他不便者、二十事。八年三月。仍前官。遷福建閩海道。未行。使者以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召。明年五月。進所脩國史。擢崇文少監、階亞中大夫、同檢校書籍事、兼經筵官。賜三品服。十二月。賜紫織金對衣二襲。十年正月。奉香幣及金織文神旛。代祀醫巫閭、濟瀆、北海。南至會稽而還。十一年。考試天下士。拜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賜金織文對衣者二。十二年四月。改兵部侍郎。尋拜中臺監察御史。御史用南士。自公始。公言弭盜用人等十事。賜黃馬一。八月。還燕都。勾校百司刑政錢粟之籍。糾劾者甚衆。薦中外官一百二十七人。舉士二十五人。謇謇不阿。大臣皆嚴憚之。十三年四月。中書奏改崇文太監、兼經筵官。階嘉議大夫。詔奉祀江海神。循江淮。道閩越。抵南海。南北幾及萬里。明年。竣事。遭丁母夫人之憂。寓居姑蘇。十五年。中臺以東南方亂。起公爲江東肅政廉訪使。公三以疾辭。乃起。移治於徽。明年。徙建德。又徙紹興。又徙衢。先是。朝廷特虛兵部尚書位俟公。道不通。乃改浙西肅政廉訪使。與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邇、俱守杭。十七年。丞相得承制行事。假公參知政事。時張士誠據姑蘇。未即順命。廷議以重爵懷之。公往授太尉誥。諭以大義。士誠稽首稱臣。是年冬。璽書至。拜公爲眞。仍賜金織文對衣。十八年。丞相以漕粟事屬公。公分僚屬治姑蘇。十九年。江浙試進士。公實臨考。北士避兵江南者。亦權宜取之。或貧不能上禮部。白丞相。以學官祿之。七月。丞相復承制授公行省左丞。分治于蘇。二十年。公運米十五萬石至燕都。明年。亦如之。九年。使者航海。以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徵公。謝病不能赴。二十三年。眞拜江浙行省左丞、階資善大夫。丞相自臨門趣公。公強起視事。數日即引年致政。閉門而臥。二十四年九月。特除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而時事已不可爲。公憂憤絕食。幾死者數矣。後三年。國朝禽士誠。浙西平。公稱病彌甚。引歸鄱陽。洪武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七十又二。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

公自諸生起家。祿食四十餘年。居朝最膺眷注。順帝嘗字稱之。博學。能文辭。大小篆尤名于世。宮額寶文。多公手書。所著有堅白居士集三十卷、詩三十卷、說文字原、六書正譌共八卷、翰林志十卷。藏于家。始娶江氏。宋丞相文忠公萬里之曾孫。後娶饒氏。興國路經歷天祐之女。並封鄱陽郡夫人。子男四人。宗仁、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義、國子生。宗禮、江浙行中書省檢校官。宗智、兩浙轉運鹽使司照磨。宗禮、宗智皆先卒。孫男四人。某某某某。初。公臥病姑蘇。濂以總裁元史被召。見公于逆旅。公老思歸。守臣留不遣。濂爲道聖天子優禮舊臣之意。俾致公于家。公歸。遂卒。元史雖爲之立傳。恨不能知其詳。今宗仁以門人謝徽狀請銘。故不復辭而備著之。使讀者可互見焉。銘曰。

維天生才。成降之衷。豈以南北。而有不同。泰山徂徠。有樸有楓。江漢之間。亦產柏松。世之褊培。偏曲不通。互毀交戕。戾乎大中。宋遷三吳。多士景從。或夷大難。或奏膚功。偉傾光明。與汴俱崇。荊楚之西。越蜀之東。將相王侯。皆入中雄。曷不觀之。益國文忠。起大江西。輔相孝宗。有文既宏。厥德亦豐。厥聲渢渢。銘于鼎鍾。惟侍御史。才瞻而充。古今雖殊。後先比隆。自爲小官。擢居姦凶。持斧南巡。嶺海爲空。歸服豸冠。上達帝聰。風節巍然。與國齊終。匪不能言。時則弗容。就其所爲。則已顯融。我銘其封。以焯其庸。以悼其逵。惟昧之攻。以昭于無窮。

故贈奉議大夫磨勘司鄭公墓志銘

濂之平陽。有剛毅之士。曰曲全公。諱宋。字季亮。姓鄭氏。賦性介特。唯道之從。不肯屈人下。年二十。而其先人捐館。州里率少年、怙其氣勢。因公少孤。欲肆其狎侮。公毅然自勵曰。大丈夫有髯如戟。肯受狗鼠輩侮凌乎。束書出門。游浙河之東西。道經金華。金華爲郡使者治所。使者聞公至。請見之。既見。奇其才。將辟爲府史。公以爲辱己。力辭而出。時仲兄講授崑山。公趨就之。年已二十有四矣。仲兄勉公以學。公始肆力於六經羣史間。冬大雪。輒擁重衾厚褥而坐。夏熱。蚊蚋且嚙人。則爇蒿烟驅逐之。夜參半。猶隱隱聞讀書聲。仲兄嘆其勤。每謂人曰。異日以文行亢吾宗。必吾弟也夫。科舉法行。公自度其學可用。投牒試場屋。司文衡者見其持論太高。斥去之。公退而嘆曰。試藝所以困天下英才。吾尚可溺而未省乎。遂絕筆不爲。改轍攻古文辭。積之既久。其發也益大以弘。聞海虞多佳山水。將卜居以卒業。海虞劉翁有賢女。久擇壻。無有當翁意者。一見。翁喜曰。才俊如此郎。氣局如此郎。倘有敵之者乎。竟歸之。公遂爲海虞人。公正直不阿。見諂諛取富貴者。人道其名。輒唾去。家雖貧之。一疑不以干人。或勸其隨俗浮沉。公怒曰。我豈不知。多用兒有粟帛耶。弗聽。後屢自懲創。取老子語以曲全自號。終亦不能改也。縣被水災。有司循故事。督賦甚急。民不堪命。公惻然憐之。率父老四三人往江浙行中書。泣白執政者曰。水潦殺禾。民已無食。又欲責徵之。數萬生靈。將化爲枯骨矣。辭甚切直。不少貶。得蠲賦一萬五千。縣令張侯某思行均役法。問計於公。公曰。役未易均也。侯問其故。公曰。侯館人之家。其產最夥。法當居上上。侯果能平之乎。侯變色而作。後竟能不行。宜城貢君師泰。中書右丞相脫脫公之客。來爲都水庸田使。公以其儒者。作長詩贄之。貢君覽其文。論議英發。憚而不敢近公。遂不復上謁。君子多之。公雅好賓客。雖甚貧。必留連款洽。惟恐其亟去。劉氏亦能探

公志.罷幹理以市魚肉.不見其有難色.士窮無歸者.或館之終歲.衣且食之.無厭怠.年洊饑.客持券謁公.公視其家.僅餘粟五斗.公貸其五之三.故人羅氏子.將之淮南.裝爲寇盜所掠.裸跣走訴.公盡以衣衾巾履遺之.公消搖于門.見敝衣躡履而踣雪中者.公呼之前.予以泉布.終不問其氏名.鄰有餒叟.閉門病瘵.無一治鬻事者.公命家人烹粥藥.日再哭之.皆得更生.公之急義.大率類此.然剛而能容.士有忌其才高者.搆爲篇章以詬.或尤公不之答.公曰.吾豈不能文哉.顧所見與彼異耳.未幾.遇諸塗.邀與共飯.且贈以白金.其人大慚而退.仲兄以文雄于世.公實堪配之.公之子思先.嘗共編一帙.號爲聯璧集.濂序其首.評公之文.如齊魯大儒.衣冠儼然.出言不繁.曲盡情意.人以爲知言.鄭氏出光之固始.五季末.避亂遷平陽.曾大父某.大父黼.尚宋宗室女.未嘗挾貴勢驕人.其弟行曰九十.僉以九十佛呼之.父愉.老十三通五經.年稍長.遂應博學宏詞科.會宋亡.乃止.妣某氏.妻卽顧氏.先卒.男子四人.長思本.次卽思先.由儒生起家.累官資善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以文學政事聞.次思宗.次思嗣.陶出也.女子一人.明月.適殷宗儒.孫男二人.鵬、鵾.孫女二人.素瑛、素英.皆幼.公得年五十七.以至正乙巳十二月六日卒.以某年月日.與顧氏合葬海嶺山西歸陽若之原.公歿之十年.以思先貴.得贈承議大夫、府勸司分.顧氏贈宜人.濂官成均時.與思先有同僚之好.乃奉禮部尚書張籌所造事狀.徵濂爲之銘.濂嘗思士習之陋.志卑而氣歉.撫世酬物.一以詭隨爲務.公之剛毅凜凜.不逐物變移.其君子之人歟.雖然.申棖親游孔子之門.尚不以剛許之.剛在古人.亦甚以爲難.有如公者.其君子之人歟.縱不得享人爵以行其志.而天爵之在躬.固皦然無

愧也.是宜銘.銘曰.

哲人立志.以剛爲質.遵道而行.不詘於物.不屈者誰.東甌之賢.其賦自天.其直如弦.狗鼠肆欺.翻然東去.縱覽山川.發舒壯氣.繡衣使者.一見稱奇.爭言可吏.謝而去之.乃潛厥心.乃游六藝.乃剗辭章.聊以見志.俯仰繩尺.往試有司.意我矯亢.黜去不疑.大笑而歸.肥遯不出.英英白雲.生我几席.淫霖化水.殺我黍苗.生民嗷嗷.孰地可逃.走白上官.雙淚如注.中誠感通.卒蠲乃賦.化此呻吟.而爲謳歌.仁人之言.計功實多.室如懸磬.心則好施.視彼顛連.如己顛躓.解衣愉寒.縮食濟饑.貧夫閔之.寧不愧而.俗衰民散.師道不立.宜留一鑑.爲世楷則.胡爲長逝.魂入九泉.獨留遺文.虹光燭天.餘慶所鍾.有子能介.出鎮方嶽.敷政一柄.隧道之章.載揚清芬.俟人讀之.當爲觀魂.

故贈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陳府君墓誌銘

世之爲人子者.未嘗不欲顯其親.欲顯其親.唯載諸史牒.可以傳於悠久.然史法有例.非顯官貴臣、及勳業殊異者.不審焉.於是往求辭章之家.採著行實.揭於墓門.及其至也.與史牒相爲表裏.庶或少慰念親者罔極之思.或者以諛墓譏之.此豈人之情也哉.台之黃巖.有隱君子曰陳府君.多懿行.年六十九.以至正甲午二月某甲子.卒于家.其年三月某甲子.窆于縣東龍坦山後.以次子昇貴.贈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階承事郎.昇懼府君之行弗顯于世.使其子志.持應奉翰林文字同郡楊君乘昔所爲狀.來乞銘.予雖非辭章者流.其忍拒昇之請.而咈其念親之至邪.狀曰.陳氏本居福之侯官.代有仕者.至樞密

直學士.褒其名尤著.褒字述古.世稱古靈先生.古靈、宋慶歷中進士.自浦城籍遷仙居令.其子若孫因留家焉.厥後.自仙居徙郭.或徙黃巖.黃巖、則府君之系也.家乘燬于兵.不能言其實爲幾世矣.府君諱勝.祖曰德茂.其曾祖某.祖某.宋朝奉郎.有恂恂長者行.父章甫.獨守遺經.朝夕濟玩.視聲利事恬淡如晚歲.尤能安貧.當烟或終日不起.澄坐無慍色.府君嘗曰.吾父固安貧.不思其菑瀕以安親者.其人子也哉.於是操廢舉之方.手畫心計而經營之.未幾.貲財漸致殷裕.撫二弟甚至.爲之授室.嫁女弟者三.於名閑一不以經父意.唯日具珍饌奉之.猶恐失父之歡心.父喜曰.吾有子如此.吾將含笑入地矣.人稱府君爲能孝.父旣歿.二弟求異爨.府君不能止.拉其所存而三分之.曾不數年.皆蕩析無餘.子號寒而妻啼饑.府君惻然曰.兄弟一氣所生.榮悴頓異.吾有目.能忍見乎.乃出所受產.復三分之.人美府君爲能友.非特此也.族姻之中.若冠若婚.若喪若祭.府君無不助成之.鄉鄰有鬬者.多赴愬府君.府君喩以利害.咸欣然悅服而去.府君生平以材自負.遭時孔艱.不得展其用.當酒酣耳熱.輒登山臨水.從容嘯咏.以洩其孤憤焉.嗚呼.若府君者.其可謂有志之士非邪.府君娶阮氏.封宜人.慈柔儉勤.婦儀母道皆可法.先一歲卒.子男二人.長敬先.寧國路涇縣主簿.次卽昇.嗜學而知文.承直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孫男三人.長志.卽來速銘者.好讀古人書.而精於科目之業.孫女三人.一適同邑戴郃.餘未行.曾孫男一人.文珪.予在禁林.銘賢士大夫多矣.其績用昭著者.易於言.而潛德秘行者.難於形容也.府君有才如此.使其從政.必粲然可觀.則予之所書.極於規煌.當不止今之所胪列而已.惜哉.銘曰.

有材無位.命也可傷.孝友行於家.孰謂非政之良.子介而仕.厥聲孔臧.於焯命書.下賁幽堂.龍坦之山.

鬱此銘章.過者必式.尚知爲陳府君之藏.

故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王君墓誌銘

予聞王君孟遠名者頗久.恨弗之識.洪武庚戌秋.待罪詞林.則有命、徵孟遠至京師.召對謹身殿.授刑部司門員外郎.予悅甚.將懷刺通謁.適陞吏事殷.未遑也.孟遠尋被上旨.與監察御史、慮囚淮浙之間.及其旣還.始偕會成均.孟遠曰.未見君子.悠悠我思.今旣見矣.喜將何如.予曰.僕之心.卽孟遠之心也.孟遠大笑.已而別去.雖再見.又屬予曰.先人歿四年.墓上之銘未樹.已屬鄭善行成狀矣.且夕重有請.願吾子畀之也.自是厥後.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每遙見孟遠.各注目相視.彼此雖無言.而情好躍躍然也.當是時.孟遠貌甚羸.身弱.如不能勝衣.予頗疑其不久樂人世者.復自解曰.昔張谷宜河南.與尹師魯、謝希深二公游.二公方康強.谷獨嘔血垂斃.孰知二公旣歿.而谷猶未死邪.此殆難以常情測也.辛亥夏.孟遠出爲鞏昌隴西縣令.復來與予別.惓惓以銘文爲請.予熟視孟遠.心益疑.雖自解如前.終不能釋去.因勉之曰.孟遠宜自愛.此別未知何時重見也.余方藏墨出入.不能執一觴餞至都門外.每一念孟遠.爲之戚然弗寧.越三月.忽孟遠之子興來告曰.先君得腸澼疾.至泗州加劇.以五月二十六日死矣.予病瘍在告.聞興言.涙落枕上.嗚呼.孟遠何羸弱.豈應遽止於是乎.相聞僅十齡.而晤言不數四.豈意遂無重見之期乎.賢者天而不賢者或壽.天之夢夢.抑自古而然乎.嗚呼.孟遠諱經.孟遠、其字也.姓王氏.其先家鍾陵.宋初.有諱

忠者。來撫州爲金溪場官。遂爲金溪人。曾祖榮彭。祖寔。父善。母曾氏。孟遠習科目之業甚勤。夜坐恒至四鼓。曰髮未及交。而雞巳再號矣。亟曰。天其昧爽乎。復披衣而起。挾冊映窗光而讀之。尋思家居叢紛。遯於梧山。又遷於雲林。皆有別墅在焉。挂光淵影。飛落戶庭間。孟遠得以滌其神思。益自放於文。沛然有不可遏之勢。松滋陳氏、建義塾曰樵陽。聘余太史貞爲五經師。松滋去金溪將二千里。孟遠徙步往從之。悉傳其二戴禮之學。他諸生所造經之大義。太史命孟遠寫定。且曰。是不異吾所爲者。人讚之。亦以太史言爲誠然。非溢美也。至正癸巳丙申科。孟遠兩以是經、取江右鄉貢。文解。值天下亂。不得上南宮。退隱檬溪。變禮記疏爲纂要若干卷。其於名物制度。多有折衷。入國朝以來。侯君元善以重臣出府重寄。屢欲辟孟遠弗之就。已而歎曰。聖天子在上。我可終老山林邪。適徵命至。卽幡然而起。擢爲今官。詳刑鞫獄。人自不以爲冤。朝廷鋤剗吏弊。悉用儒術士更張之。乃選孟遠爲令。方期孟遠有澤物功。奈何死之。奈何死之。同知泗州事樂景陽、通判王旭。亦哀孟遠之志弗展。共經紀其喪事。興得以某月日。櫬歸州西大勝寺云。孟遠、剛方人也。或有過。面折其非。祗依阿取容者。賤之。不與交語。母老。有疾且死。孟遠籲天。請損壽三齡益之。母蹶然而蘇。後三年終。人異焉。所著詩有金溪縣志若干卷、唐詩評若干卷、雜詩文若干卷。其一、卽纂要也。孟遠之年。僅四十有七。其配張氏。元蒙古字學教授某之孫也。生二子。長鼎。次卽與。某月日。二子奉柩遷葬金溪某山之原。乃以前禮部員外郎吳伯宗之狀、來徵銘。初。予與孟遠交。皆許銘其父之墓。尙未及爲。孰意先銘吾孟遠乎。人生非金石。歲月飄忽。誠不可以控搏。念之令人內熱。然孟遠固死。其書可以行遠。其子足以承家。其不死者、固自若也。視夫泯泯棼棼。澌滅無跡。類浮漚者。又將何如哉。銘曰。賦也既奇。學也又腴。發也孔時。胡不大其施。玉光之陸離。劍氣之參差。卒團于斯。茲非人所知。寔天之爲。噫。

元故延平路總管項君墓誌銘 有序

處之麗水。有文學政事之儒曰項君。君諱棣孫、字子華。幼肄業郡庠。終日掩扉習讀。不復窺戶限。暗沈然若有思。縱出亦暗誦中途。口作喚唱勢。殊不能自覺也。及冠。用薦者爲本州青田縣學教諭。天曆庚午。遂擢進士第。授同知奉化州事。階承事郎。調福州路總管府推官。改興化路莆田縣尹。轉知福清州事。丁內艱。不赴。尋攝提舉泉州市舶司事。秩滿而歸。攝鄉郡武守。累階奉直大夫。同知延平路總管府事。會朝廷遣重臣李國鳳、經略江南承制。陞君爲本路總管。兼防禦事。歲餘。卽致其政。隱青田之萬藏山。以至正丙午八月十九日卒于家。享年七十又一矣。君在奉化時。州之女婦。歲以四月八日。集梁大伽藍。飯僧。誦佛書。以求利益。動以數千計。君以其男女無別。有傷治體。揭其非。嚴禁制之。在福州時。有海賈林氏。胥招大舶。行諸番間。舶上列旗幟。設金鼓。以備不虞。仇家誣其爲亂。事上廉訪使者。籍錄其家。君爲白之。活者數百人。周生用左道惑衆。自以爲煉金石爲事。愚氓無識。指爲周神仙。生藉是出入官署。莫敢何問。君叱縛之。坐以罪。且焚其書。譙樓火。役鉅事殷。逾年不克就。君至。召豪右謂曰。譙門旌樹。古之制也。爾等有圖處以居。坐視師帥於上。而弗追恤。豈人情也哉。皆來赴功。不日而告成。在莆田時。俗悍而少恩。或有忿爭。輒

撻兒童。咒而斃之。持牒誣縣。多陷人於辟。君登耆艾于庭。諭以父子天性。縷延數百言。於是更相戒曰。是爲推官。而用法不阿者。愼毋輕犯。其風頓革。在泉州時。適丁歲儉。道殣相望。防禦卒出掠鄉落。或至殺人。君知事且急。往白郡守偰玉立、共捐俸倡大商入金易粟振之。一郡獲寧。至正癸巳。福安、羅源、古田諸縣姦民林君祥等、嘯衆爲變。招江西妖人數萬。圍福州。閩海廉訪使郭興祖、檄君集溫陵、興化二郡義兵爲援。君部署有法。分數不紊。帥之渡江。與延平、建寧兵會。城中聞之。士氣百倍。益恐腹背受敵。中夜遁去。其攝二守時。青田寇吳德祥、鼓三魁五社民。嬉據險阻。官兵往往失利。君與大帥謀。高城深塹。極力備禦。仍命其壻祝彥方直抵窟穴。歷諭之以禍福。德祥感悅。歸所執縣尹葉伯顏、縣尉薛徹秃。詣大府以降。君爲政簡易。一以愛民爲本。未嘗求赫赫之名。至於忠義大節。持之益力。唯恐或失之。君子稱焉。君之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祥。奉化州吏目。以君貴。封某郎、麗水縣尹。母陶氏。封宜人。配吳氏。子男子五人。存誠、乘禮、遵道、率性、逢原。存誠、乘禮、率性、皆先後君卒。子女子四人。長壻卽彥方。次歸吳濟。二未行。孫男六人。浩、溥、濟、牧、敏、孜。女一人。君卒之明年。實吳元年丁未十又一月某日。葬君青田鳴鶴鄉文龍原。從先兆也。葬後八年。其甥祝金生、慨君行事日就泯泯。不勝凱風寒泉之思。乃率叔舅遵道、命、來徵墓上之銘。予謝乃百順之名。宰化權者。其施之於人。甚客也。有如項君。以進士起家。歷仕縣若州。雖其末年。數經兵亂。卒能勸與吉會。優裕康樂。以考終其身。天之錫君。蓋厚矣。況有仁政以澤民。詞章以垂後。實應銘法。予雖不及接君。遂按繁昌令趙叔懷之狀。而件繫之。且爲銘曰。智之磐磐。才之蹀蹀。孰能與偶爭。婉文路以致榮。政足以發聲。宜豈而亨。文龍之堈。有松列旌。馬鬣其形。過者必式。知爲項君之塋。

元故從仕郎興化路總管府經歷李公墓志銘 有序

公諱約、字審初、姓李氏。唐江西觀察使遜七十世孫。而遜則西平忠武王之第七子也。遜爲袁州刺史。遂家屬縣之宜春。五世孫服。遷分宜之白芒里。七世至時舉。宋忠訓郎。復遷吉之廬陵縣。忠訓生升。迪功郎、龍南縣尉。龍南生允元。允元生去邪。去邪生則武。則武生誼。元初。廬陵鳳山書院主領。卽公之父也。公有大志。應進士舉不利。卽棄去。飄然游燕都。達官貴人見其儀觀秀偉。舉爲茂材異等。署豁山縣學教諭。未幾。改龍泉。轉太和州學正。永州路、太平寨巡檢。江州路學教授。廣東宣慰司辟爲令史。以年勞上銓曹。除贛州路總管府知事。攝司獄之職。廬陵歐陽某、商番禺。道出于贛。必假館楊氏。楊通其泉。久弗償。歐陽與絕交。楊銜之。歐陽自番禺還贛。値灘險覆舟。楊誣其詐不輸稅于官。官下歐陽于獄。公廉知其實。白出之。楊服罪。張甲有妹歸李乙。爲媼家兄弟。甲與周丙共牛而耕。丙黨乙屢以居巳。而甲因他事持刃自刎死。乙與丙不相能。陷丙殺牛而甲不從。遂見害。丙不禁拷掠。自誣服。公徵其牛。牛存。遂釋丙非辜。乙抵罪。富民賴氏兄弟。兄無嗣。弟產二兒。曰邦獻。曰邦毅。弟以疾卒。瀕卒。請於兄曰。願以邦獻爲兄後。邦毅弱。未有知。幸司其業。俟長還之。越數年。兄亦卒。邦獻欲乾沒之。邦獻所繼母心爲不平。悉取授邦毅。邦獻毆弟與母。賄人私。遂盜券去。吏持爲奇貨。久不解。公召其兄弟于庭。泣謂之曰。官政成。卽代去。兄弟甕白相與居。與其爭財而健訟。曷若分財以全骨肉乎。兄弟皆叩頭請自新。且致二鹿、加璧幣、爲公壽。公御之。兄弟

請益切。乃受其一。轉與化路總管府經歷。階從仕郎。其爲政、如贛州民寃得直者、多請浮屠誦佛書、徼福于公。公不顧也。尉縣仙游令馬某、虐用其民。民不堪。陳一壺謀變。焚其官署。馬趨匿山澤中。大府檄公捕一壺。仙游民聞公至。皆執刃讙呼。共縛一壺、置檻車。縣境帖然。部使者謂非公攝縣事。不足寧民。強起公赴之。民復讙曰。父母來矣。公至未久。馬遽出視事。公辭歸。老父百十人、列訴部使者。願留公。使者曰。李公義士。爾能固請。必不忍棄汝。翌日。老父剪綵爲旗幟。衙使者命、往迎。公不得已。從之。爇香遮拜者、前後數十里。馬慚其庭中人以語侵公。公正色曰。仙游本良民。汝旣激之反。乃嫉人撫摩之邪。明當訟汝矣。馬俯首不敢言。會亢旱。公徒步雨舍。禱雨於龍湫。誠曰。山高氣寒。非襖纊弗可。公不從。旣而大雨。公遂疾。趣具湯沐浴。正衣冠而坐。呼其次子尉曰。今日午時。吾將終。還家可語同氣。宜以忠厚存心也。言未畢。公所乘馬淚下如注。公遂逝。日薄暮。民勞號見公乘白馬。揚旌旂。疾行道上。騶從甚都。冉冉入城隍祠中。咸異之。馬幸公死。夜使人投石公家爲妖怪。民忿之。列梃爲備。馬乃止。一日。馬同其黨五人詣城隍神。五人者拜起。見公據神坐。其色毅然。驚怖而出。未幾。皆暴卒。馬亦爲蠱所殺云。公壽六十三。至正癸巳五月十五日卒。丁酉三月。充奉柩還鄉里。某年月日。葬于東岡山之原。娶郭氏。男三人。長徵。次卽充。次永。女二人。適宜春彭琪、吉水楊致道。孫男四人。誠、諒、謙、讓。諒卽來速銘者。孫女五人。皆未行。予聞天地正氣。人稟之以生者。存則爲良臣。歿則爲明神。此無他。浩然不屈。運行於冥冥之中。誠能福善而禍淫也。鄉先達喩公良倚。爲台之臨海丞。有仁政。其卒也人競爲其祠祀。列旌旗、鳴鉦鼓而去。自時厥後。屢著靈響。其事與公頗類。人心天理。焉可誣也。法當銘。銘曰。

浩然之氣。塞乎玄黃。君子養之。至大至剛。生爲良臣。死爲明神。有光熾熾。亘古弗泯。猗歟李公。爲政孔仁。滌滯洗寃。以子遇民。逆雖無知。公往補之。民競而趨。縛致檻車。孰搗孽孽。激此禍囚。不以爲勳。覆忠於公。民之藏公。不翅慈父。翩然遐征。我民心苦。白馬青旗。騶從師師。入于神祠。十日所覬。嫉惡剛腸。死亦不渝。廟食有嚴。生氣凜如。銘以昭之。偉哉丈夫。

元故處州路總管府經歷祝府君墓銘

濂朝京師。麗水祝君彥方、以萊州通判引年辭歸。詣濂。請其先府君之銘曰。昔季父公榮之葬。辱表而銘之矣。先君政事文行。君子稱之。而銘獨未具。敢復持狀以請。濂受而諾之。未及也。及歸龍山。彥方復命其子金來速曰。葬距今五年矣。銘其可後。願終畀之無讓。按國史編修吳從善狀。府君諱大明。後避國諱。更之爲大朋。字公亮。勇於爲學。古今載籍。皆探索其大旨。元延祐初。受薦爲武義儒學教諭。以出粟賑饑。陞吉之廬山鎮巡檢。吉俗多嚚訟計。女婦童子咸習法律。如老吏。府君至。召耆老于庭。告之曰。所貴乎美俗者。以人有忠厚長者之風。今閭閻細民。不務掩匿人過失。惟以機穽相傾擠。俗之澆薄。孰加於此。此固耆老不能教誨之失也。吾竊爲諸君恥之。於是父兄訓其子弟。使爲謹篤。姦妄帖息。旣而以親老自免歸。用事者惜府君才。復起管勾台州杜瀆鹽場。場課額固重。鹽民又瀕海。海潮齧損鹽。以千百計。竈戶鬻家貲償官。猶不足。相率逋逃他邑。前吏莫敢爲計。府君言於朝。得減額三之一。及能立安牛頭諸屯。民賴以寧。

轉處州司獄。改永嘉鹽場司丞。歲終。課增倍。都轉運司才之。俾兼督隣邑五場。有能聲。至正十二年。盜起龍泉。江浙行中書省命攝處州路錄事。從擊賊。具授從仕郎、漳州路錄事。未幾。辟爲掾。屢受丞相命。督諸將幕府。多出奇謀。尋與大將語不合。去。十八年。使者經略江南。壯其勞績。承制擢承直郎、處州路總管府經歷。府君捐貲財。助守臣石林忠愍公、築處州城。明年。敵兵破樊嶺關。關吏率兵遁。道過府君里。府君怒。與少子桐山巡檢嶽、執兵當道。呼曰。國家養若曹以備難也。今敵來、不戰走。將何爲。請亟返。潰兵不聽。嶽死之。城破。府君不復有祿仕意。築別業以居。服隱者服。日與士友遊眺。賦詩爲樂。所爲詩曰樵隱集。凡若干卷。如是者十有七年。年八十二。以國朝洪武八年正月四日終。是月某日卽葬焉。先是彥方自安陸同知歸省。府君謂之曰。吾以六物步之。當終於卯歲。若歲行在卯。其死矣夫。彥方泣識之。旣而果然。府君容貌凝重。人與而畏服。事母呂氏能孝。呂多病。湯藥必手製。乃進。日侍牀下。忘盥櫛之節。垢積如漆。弗顧也。呂好佛老家言。曲承其意。同孝經刊梓。摹印千餘卷以傳。及卒。刻木爲像。率家人事之若平生。撫二弟有恩。其一公榮。名載元史孝友傳中。公榮病弱。禱于祖考。請假其壽。其一公旦。早卒。遺三孤兒。與己子無異。事先尤致謹。先塋在良山。月朔望走謁。至老不厭。延脩舍側。分田爲祠祀之資。佛老舍近塚墓者。亦割田與之。祝氏散居他郡。縣訪其傳序之詳。列於家牒。里有官橋。水漲輒奔悍。民頗病涉。府君造舟以濟。斥田遺操舟者。使歲繕之。府君嘗倡義莊合族以居。建學以淑鄉之子弟。志之所存甚遠。舉其著者。其餘可類推也。府君娶林氏。朱戶部侍郎登之諸孫。母儀、婦道。皆可以無愧。前一年卒。葬于良山。而府君與之同穴。男三人。長嵩。處州路松陽主簿。其次名岑。彥方也。今以字行。仕鄰邑二十年。以政事稱。少子卽嶽。孫男八人。鐵、鉦、金、錠、鉉、鎔、鏑、鍼。鐵、黃巖縣主簿。鏑、泗州判官。一女適陳處。曾孫男八人。濟、潛、渚、漢、溢、濤、淵、源。曾孫女三。濂嘗銘公榮墓。皆備載其先官諱里居。固知祝氏之積累者深遠矣。府君之行。於家、於邦。無不可稱述。不亦善爲人後哉。府君父韜。祖之琦。曾祖謝。宋漳州司戶參軍。其始遷麗水之祖曰贇。以子坦爲兵部侍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河南郡公。其墓在今宣慈鄉之杉坑。至府君、凡一十四世云。銘曰。

祝氏之傳自軒轅。譬如江漢遠有源。光初受地爲封君。後徵并齊宗始分。巡吏晉亂遂南奔。宣城徙家居信安。厥裔五季相噬吞。光祿始基赫有聞。麗水之族久愈蕃。盂縣死邊炳烜勳。後生綿延于子孫。惟君嗜學質且文。初爲求盜化凶闍。奸譎爲止風返淳。海潮貊風把鹽囷。竈丁號泣訴秋旻。勝青減徵達天閽。逋逃復返歌至仁。兵興壓委大帥軍。指捕山寇如殪豚。破家築城酬國恩。國難赴寧殉身。大兵西來捷如神。守戍夜遁不敢眴。君聞怒視手提鞬。率家降道過且言。國何負若棄不援。海內旣宴棲丘園。日視利祿如浮雲。匪惟有政可著論。孝友內充外行敦。人有其一且難臻。駢玆章明非昧昏。史著厥弟此其昆。比德無愧銘宜均。紀揚始終表玆墳。華木有朽名長存。

將承事郎知吳縣事周君墓銘

蘇之吳縣。有士曰周君。諱文敬、字敬之。少攻特書法律。仕吏祿於淛河東西。曉爲平陽州吏目。滿歸。元末。盜據吳。遂居闔山。年七十四。以至正壬寅十一月十五日終。有男二人。克讓、備。女四人。初。君之夫人張氏。

以先十五年戊子八月十八日、年五十而終．君擇地於吳天平山陰之龍池塢．將葬之．卜於玄武．神自始擇至啓壙．三卜襲吉．其繇曰．利爾後人．忠孝且賢．遂葬．及君卒之明年．克謹將合葬．復卜得前繇．乃以某月某日、穿壙葬焉．元亡．國朝有天下．亥子備、以才薦為和順令．三遷為通政司經歷．得推恩贈君承事郎、知吳縣事張氏為孺人．於是咸謂玄武之繇有徵也．備詣余泣告其故．且曰．先君之善甚衆．備不能詳．其居家．妻子未嘗見其過行．接士大夫有禮．字孤嫠有恩．嘗教備曰．吾惟不思自立．以陷於吏．耄老無所成．惟脩身治人恒道．莫大於儲．儲爾其勗焉．以顯爾前人．否亦足為善士．無效吾為也．備謹服于心．不敢忘．至于今．藉以祿食于朝．皆先君之訓．而先君已不逮養矣．今既被寵命．將為鄉邑大夫．備不剗文于墓．何以侈國恩而昭先德．願畀之銘．余曰．吳縣君生雖不逢于時．然善格鬼神．而告以吉壤．德遺于後．而享茲寵贈．其得於天者不亦厚耶．爾後人能繼忠孝．以承以昭．斯可以銘矣．君曾祖某．祖某．考必亨．孫男曰庠．孫女二．一適顧某．一在室．銘曰．

挺挺令士．世不藏之．巍巍佳城．神其告之．世雖爾遺．神不爾欺．厥肖孔良．榮命是推．善格于天．寵若著龜．有不信者．來考豐碑．

元故靜江路大城務稅使王府君墓誌銘

王府君諱善、字復善．其先由錢塘徙金溪．自曾大父重．大父榮彰．父寔．雖無仕者．皆以懿行聞於人．人府君成童時．人試以屬句．脫口成對．比物類為精．已而學為詩．輒取能聲．年十三．父喪．去御家事．尋操奇贏之術．游七閩．家乃大穰．自歎蚤廢學．力迪其子以經術．築精舍一區．聘碩士居之．朝夕策厲．若斯須不忘去者．俄俾從師二千里外．蒐槃之餘．紬繹道塗．曾不以為煩．及見長子經、用禮經速領鄉薦．喜曰．有子能通經．吾雖廢學．政復何憾．至正中．天下兵動．江右化為盜藪．府君室廬盡燬．崎嶇攜家走山澤．能以智馭下．帖帖然寧．且資用亦無乏絕．智者心服之．先是．有授府君南豐醫正者．府君以醫為一藝．弗上．方緘大臣又薦為靜江大城稅使．亦不就．至是．翛然自放山水間．舉觴屬客．撫髀高歌．遺落世事．或飲至一石不亂．未幾．以疾終．壽六十三．實洪武戊申五月十五日也．卒後三年．當辛亥某月日．葬柘步山中禮也．府君娶曾氏．子男三．曰經．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郎．曰綸．金溪醫學教諭．曰慶郎．蚤卒．女一．皆豫其壻也．一天．孫男五．曰翼．曰輿．曰遜．曰德昌．曰有慶．予嘗聞經言府君之善行不止是．其事親尤孝．視聽極在形聲之先．奉繼母亦如之．遇姦季．多友愛．人取以為法．嗚呼．若府君者．其所謂一鄉之善士非邪．銘曰．

孝聞于鄉．道則允臧．闕不自耀．唯子之教．彼遺金籯．我以一經．賢愚殊軌．曰閱其始．學之爾惇．是昭乎文．吁其死矣．不復返矣．孰瘞其潛．太史氏濂．

元贈進義副尉金溪縣尉陳府君墓銘

予在禁林．四方賢士大夫咸辱與交．多以塚上之文為請．予惜蔡氏矯枉過正．以銘墓為嫌．每諭孝子慈孫之志．輒諾焉之．江右陳閒時客授丞相府．亦持國子助教曾君士昂所為狀、來謁銘．嗚呼．閒遇予特厚．何敢靳一辭．不發其先德於幽潛耶．按狀．府君諱天錫、字國範．姓陳氏．其先出陳宜都王叔明之裔．有

諱伯宣者．辟地泉州．已而自泉徙江州之德安．子孫同居十餘世．旌號為義門．九世祖琥．又自德安徙撫州臨川之安寧鄉．其里曰唐正．曾大父宋鄉貢進士．以忠再遷鄉之楂溪里．祖鴻翼．父從龍．母李氏．府君生三歲而孤．依母夫人以居．暨長．氣貌雄偉．不屑為流俗嬉娛事．出言持論．意度豁如也．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大盜起江漢間．郡縣相繼陷．聚落民爭揭竿為旗以應寇．府君嘆曰．事急矣．奈何．卽躍馬入郡城．白監郡完者帖木兒曰．天錫先世以義聲著吳楚間．今天下大亂．賊以紅帕首呼嘯成羣．所蹴踏處．絕無一人禦者．天錫雖不才．誓竭忠以報國家．自度鄉里健兒．一呼之間．可得千人．甲胄糗糧．當一一自給．不以煩縣官．教其坐作擊刺進退之法．可用．或守或攻．惟明公所命．監郡為之聳容曰．此奇男子．此奇男子．卽署文牘．遣府君間道白江西行中書．時司徒道童為平章政事．卽從所請．獎勵者甚力．府君退．朝夕聚兵訓練．知前謀．五月二十四日．帥之以援郡城．敗劇盜胡志學於城西白鷺渡．六月四日．進賢寇大掠城東桂塘．府君分兵設為四殿待之．期以鉦鳴為候．伏並起．先令騎兵餌敵．敵至．卽退二里所．賊果追躡．交戰方酣．鳴鉦一聲．伏兵突出賊後．殲戮無餘者．省憲二府．益奇府君之才．檄靖安尹黃紹、與府君同討賊．二十二日．府君與紹次進賢縣直隱鄉．鄉有韓家樹寇之窟宅．堅深未易拔．雖攻以銳兵．每不利．府君欲以久困之．紹曰．鼓行氣壯．擒寇是效．公欲坐老我師耶．遂揚旛挑戰．府君止之不可．仰天歎曰．師出以律．今觀不擇利鈍．收不能建功．吾不知死所矣．賊見官兵新至．人馬俱疲．鼓譟爭四出．府君注矢彎弧．獨當一面．賊至．輒殪之．轉鬬田間．時秋禾垂熟．馬礙亂走．府君中流矢．頭下馬．拔刀與賊步戰．連斫十餘人．衆賊易府君之獨也．急趨之．府君欲退．為禾稈所罥．遂遇害．年始五十七云．事聞．特贈金溪縣尉．階進義副尉．府君讀書．務通大義．不事辭章浮藻．嘗語人曰．君子當貴知實踐．喋喋空言．何補於事功．當時公卿

大夫咸與之遊．而揭文安公傒斯、尤號為知己．而遠近名士若同郡孫君轍、危君素、葛君元哲、番陽李君存、祝君蕃、豫章楊君舉、皆使諸子執贄往從之游．期學必成乃已．府君家雖豐．輕財好施．與州里有乏之者．必周卹之．未嘗有德色．聞府君之歿．識與不識．皆潸然出涕．府君夫人進賢楊氏也．諱叔眞．世為儒家．其曾祖仲博與子龍尾同舉進士．祖天璧．父居仁．母支氏．九歲失所恃．卽歸于陳．其姑鞠育之．夫人天性慈順．事姑以孝聞．姑年八十而終．夫人亦年垂六十．哭姑死．幾不能喪．雖丁兵戈殘毀之餘．棺槨衣衾．皆極其精緻．且曰．老姑以女遇我．其歿也．敢不以喪母喪姑之禮兼報之乎．君子以為賢．當府君之歿．夫人痛不得屍還葬．欲自盡者數矣．重以姑在．不忍言．夫人既葬姑．乃聚府君衣冠爪髮藏諸櫝中．泣謂諸孤曰．汝父存時．吾侍巾櫛．一爪一髮．未嘗敢棄遺．爪髮之存．卽汝父體魄之存也．待吾他日身歿．當幷冠衣與吾同穴葬．庶幾後世不以汝父為虛壙也．諸孤亦泣而識之．今洪武四年辛亥七月九日．夫人年七十七．亦以一疾卒．六年癸丑正月四日．謹遵遺命．合窆于烏槎原水口山祖塋之側．去家不二里而近．府君生三子．長式．次庸．舉茂才．為柳州路儒學正．皆先卒．次卽閒．通儒書．以文詞德行．有名于時．孫男九人．曰崇．先卒．曰石．曰楔．曰謀．曰位．曰儉．曰徹．曰侁．曰鑑．孫女六人．適胡琮、饒鶴、萬梓、文彬、黎應辰、胡泰．曾孫男九人．曰栝．曰授．曰鄧．曰拂．曰挺．曰回．曰授．曰拱．曰中如．曾孫女十一人．適王某、王某、王某、周某．餘幼在室．

嗚呼，君子之澤，何其演迤而深長哉。府君之先，能以義聚族而居，聲聞赫奕，光照史册，世之相去雖遠，子孫復能推義爲忠，期與國家殄寇，則其所志甚大，非直欲保族里而已。其功之不成，則天也。昔人有云，作文當有關世教，有如府君之行，其謂之無關於世教可乎。是宜銘。銘曰：

天地大經曰義與忠，丕建人極，敷厥民衷。前聖敷訓，爲世範防，執道行之，其道彌章。九江有陳，合族而食，流澤沛滂，炳煥今昔。元季政虐，亂生楚蜀，鋒山跳踉，執戈以狂。有烈丈夫，秉氣飛舞，嚼齒罵賊，誓不俱生。躍馬入城，拱拜上官，披陳肺肝，背避險艱。赤手一呼，從者及千，揭盾蛇矛，勢將壓山。揚旗出逐，寇駭而奔。是屠是劉，勇氣益振，時昧先幾，謀或难遂。我以死抗，我志敢墜，人誰無死，死能爲國，不忝厥家，身又惶郎。其氣之雄，不隨物遷，魯魄來歸，有風冷然。爪髮雖微，與四體同，既樹而封，松楸蔚葱。巫陽下招，勿之四荒。幽宮是瘞，有永其臧。

故吉安府安福縣主簿潘景嶽市墓銘

嗚呼，是惟景嶽潘氏之墓。潘氏遠有世序，其居鄱陽郡城者，曰某、曰某，宋嘉定間，聯擢賓書于鄉，有司榮之，爲易所宅之坊爲擢秀。至景嶽凡十有三世云。景嶽諱楓，景嶽其字也。少刻厲經史學，及長，思以才自表見，朝夕芒角撐觸心胷間，不吐出不已。元季干戈俶擾，吉安爲劇盜李明父子所據，椎埋之徒相推爲雄長，蠶食十餘州，各縱僞帥統之，而自指吉安爲窟宅。當是時，安福權屬縣者尤酷。至正甲辰冬，王師下吉安，明父子宵遁，安福歸于職方。有薦景嶽於上者，召見與語，奇之，擢安福州判官。乙巳春，景嶽獨署州事，遂夜出入士馬間，食不暇下咽。初，李寇俘掠男女數千，軍卒將臧獲之，景嶽白主帥鄧衛公曰：將軍奉揚天威，削平大憝，渠魁遠竄，人心未寧，子女係累者，將軍當一切釋之，方見伐罪弔民之義耳。辭氣激烈，聽者悚投。持欒之士或怒視於傍，景嶽神色自如，不爲動。衛公獨欣然曰：微爾言，吾不能知也。卽令騎兵大索，下令曰：敢有因吾民者斬。民爭去縛歸景嶽，景嶽資姿令戒勿出，自並舍外，日設糜粥食之，女婦稍驚者，俾以屋止宿，而衆卒衛惰，譟乘夜劫舍中，景嶽偵知之，授以計，曰：脫有警，當同聲疾呼。已而果然，聲聞于外，衛公驚起，使人問其故，景嶽具以實對。衛公擒其首惡者，鞭之流血，咸懾不敢譁。景嶽度道途遠近，次第放之，其無家者，與居旁縣者，召其戚屬辨識而歸之。大兵還，戍安福者僅五百，而降卒居其半，潛與李寇通，晝夜鈔掠爲姦利。民訴于庭，景嶽遣人躡跡之，乃自西門入，景嶽懼爲變，愈傷民，不敢何問。乃如所失宿之兵後遺氓，鳥形鵠面，遁入荒寨中，城無吠犬，虎狼之迹交道，自景嶽之至，流亡漸集，樹苦廬以居，會歲儉，將有潰盜憂，景嶽以計貸粟於民，活者幾萬。景嶽方喜可以行政，降卒終不悛，掠永新粟

丁二萬，鼓譟西下，新附戍將賈某首鼠觀望，欲下城門鍵鑰，不聽民出避。景嶽說之曰：國家兵威之盛，公所知也，李明既順復逆，其滅亡可待，固不必污齒牙。頃聞宋將岳飛能獲宜興民，至今尸祝不廢，公能行之，上必以公爲飛矣。公其有意否乎。賈感悟，乃開北門縱之。吏民知寇勢張甚，乃擁景嶽詣大府乞師，先是，景嶽嘗上疏陳利害于朝，至是，命大將王國寶帥師至，與賊大戰嘉林渡，賊大潰。景嶽還州，州民見之，有涕下者，且曰：潘判官在，吾屬無患矣。已而中山侯湯公統大兵壓境，景嶽走轅門獻計，公納之。秋毫無

犯。大兵攻永新，景嶽集千夫轉輸芻餉，夫苦重不前，景嶽白于湯公，特減輕之，與戎馬參錯行，無敢侮者。別隊卒過郊，斂人貨泉，景嶽屬吏取之，卒剌以矛，景嶽曰：是不可一朝居也。將上其事，軍帥懼，痛懲卒，令謝過而去。自後恒帖帖，指其城曰：中有健吏，愼勿犯。或欲循舊弊抑農爲兵，景嶽泣告湯公，湯公曰：此與山寨何異？咸罷之，民大悅。景嶽遂卽州署釋奠孔子，復於殷仲堪讀書臺設學，以淑俊秀，月旦十五日，敷繹經史，孳孳弗倦。洪武戊申，改州爲縣，署爲縣主簿，階將仕郎。前後在官凡九年，治爲江右諸邑最。朝廷嘉其能，召赴闕下，未及用而歿。時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一。其子桓權厝于京城之南。以甲寅十又二月奉柩葬鄱陽某鄉先塋之次，禮也。景嶽曾祖子培，祖志道，考希古，妣胡氏。希古有文學，善推易數，元陰陽學教授，號東湖適士。一旦病疫將革，胡氏拔髮毛祝天，期以身代，翼日而夫愈，後五日，胡氏果終。東湖遭大亂，誓不與賊同汙，後遇寇將加害，景嶽及弟槐、樞、柄爭欲代死，寇憫而釋之，人爲作五義士傳云。嗚呼，君子之學，在存心澤物而已。有如景嶽，毅然如不勝衣，至臨大事，以一夫而當萬夫之勇，不顧死生利害，卒生民人，眞無愧奇男子也。傳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當於其子孫望之，予雖不識景嶽，江西顏文約貴盛所錄狀，具著于篇，而繫之以銘。銘曰：

元季繹騷兮，妖民夜呼，焚毀城邑兮，是劉是屠，勢如狂瀾兮，旋滔失舟，眞人龍飛兮，奉行天誅，維此安成兮，莽爲盜區，亦既稽首兮，入我版圖，帝擇良材兮，往佩縣符，我民曷依兮，曰父母且，彼饑若哺兮，危則我扶，拔於水火兮，寘諸康衢。一身之弱兮，心雄萬夫，死生不顧兮，唯義是趨。志不盡展兮，附魄黃壚，聞者嗟辛兮，淚與涕俱。鄱陽之山兮，降勢縈紆，鑱此石章兮，過者下車。

元故湖州路德清縣尹陳府君墓銘

吏部主事陳資詣予言曰：資試藝京畿時，先生實爲主司。既欲求銘先府君墓，已而授河南行中書檢校，官習有程，竟弗獲遂前志。及仕爲曹，而先生謝事東歸，晝夜惟懸懸入思。今逢先生朝京師，敢奉同郡宇文材所撰事狀以請。惟先生畀矜之。予按狀，府君諱嗣乃，字仲貞，姓陳氏，世居湖之長興。其先出自漢太邱長寔。寔傳若干世，曰某，宋臨安丞。臨安生某，遷居郡城之南，以貲雄于鄉，年九十乃終。生某，積學勵行，有聞于時，自號爲肺齋。肺齋娶施氏，無子，擇從子爲之繼，惟府君。風指孤鴛，是以當其意。因後之。府君性軒豁，開口吐肝膽，好傾貲結賓客，或有急難，輒捐金以濟之。既而曰：人不可以無教，不教，惡足以明彝倫。乃建義塾，聘致名師，州里子弟願從者，悉聽其入，材多有成。元季，汝潁兵發，蔓延浙水西，晁鉏盜販者相挻爲變，府君椎牛釃酒，聚年少健兒，授以控扼之策，盜不敢侵其境。會朝廷遣使者，詔民入粟拜爵，府君慨然曰：國家有急，豈臣子顧私時邪。首往應詔，輸粟二千斛，使者大悅，卽以上聞，擢府君德清縣主簿。德清，湖之屬邑，府君素知其士俗，視事始閱歲，吏畏人懷，曾未幾何，張士誠據姑蘇，兵陷湖州城，守臣退居德清。府君曰：杭爲東南方面之寄，德清實杭之北門，德清破，則杭無寧足之地矣，宜急保之。遂與上下謀，竭力死守，軍食或不繼，以身任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買尤丁，方總兵事，上其功狀，陞爲尹。遂誅帖木兒、時以行省右丞相承制行事，欲招士誠降，命府君持檄諭湖州僞帥以離其黨與，府君慷慨請行，既至，僞

帥延之上坐。府君爲叛陳大義。何者爲順。何者爲逆。逆則罹禍。順得受福。縕縕千餘言。爲帥不覺屈膝。城遂來歸。丞相大悅。而府君不幸。以毋憂去。自時厥後。府君度時事不可爲。絜辭不起。以至正某年某月日。卒于歸安縣之寓舍。享年四十又五。以某年月日。葬于烏程縣三碑鄉賢子塢先塋之次。娶吳氏。有賢行。頗涉獵書史。至於陰陽醫卜種樹之書。皆通其義。後府君若干年卒。遂合葬焉。子男子四。長卽杳。次某、次某、次某。孫男二。某、某。嗚呼。府君以卓犖之才。少見諸用。已規燿錙若此。況使盡其所蘊者乎。然而炳於幾先。長往山林而不之返。非賢而能榭乎。今逢六合載淸。禮樂文物之盛。比隆唐虞。而府君已逝。不及見。君子寧不爲之太息乎。雖然。府君有子。以科目入官。政跡昭著。府君雖死。其不死矣乎。銘曰。

天之生材。或塞或通。祇繫於時。所以不同。有偉陳君。氣岸弘整。表裏一如。錙銖無隱。里有急難。捐金如泥。謂彼水火。必思救之。欲明彝倫。我建我塾。藏揚師訓。開其耳目。元季致亂。亂如沸湯。浙河之壖。烽火熢熢。奮襟大呼。聚厥勇士。持爾干戈。捍我鄉里。出粟補官。勾稽簿書。隱然堅城。寇不可踰。封豕長蛇。據我大府。奉檄往諭。氣可屠虎。義嚴辭勁。直中其機。不覺屈膝。請降恐遲。相臣嘉之。謂爲俊傑。軍威大振。孰得而遏。君則曰噫。此胡可爲。大廈將傾。一木莫支。辭以憂去。遂卧不起。朝發炯霞。暮采蘭芷。命終于家。州里咸嗟。有材莫展。時乎命耶。靈風肅然。吹彼嘉樹。魂兮來歸。安此幽隧。

故民匠提舉司知事許府君墓誌銘

濂在詞林時。聞有衣冠之胄。許其氏而進其名者。宦游于外。不勝其思親之情。春華之朝。秋月之夕。恆至於瞻望阻絕。鄉友王內翰徵濂爲辭。以少慰其深衷。後四年。與進會南京。進乃言曰。昔者。思吾父而不獲見。吾父固無恙也。而中心猶怦怦然。今父則逝矣。厥欲相從於泉壤。恐乖以死傷生之訓。慨苟存視息。以迄于今。然則何以自靖其心哉。惟墓門有石。可以鐫述行誼。庶休聲。夫子實厚我矣。敢緣此故。稽顙再拜以請。願夫子終惠之。謹按歐陽時中所爲狀。府君諱嗣宗。字原仲。姓許氏。其先洛陽人。有諱叔向者。仕唐爲某州刺史。生安福令綠。亂值黃巢亂。棄官歸。裹之萍鄉。萍鄉之有許氏。自此始。安福生二子。曰宗。曰裁。皆多孫子。宋時。以文學自奮。爲郡僚屬。及縣令長者。前後相望。家牒燬于兵。咸無所徵。曾祖某。祖季謙。某年進士。某官。父斗祐。府君生有奇質。嗜學弗倦。取六經百氏。晝夜探其精微。已而嘆曰。爲學貴行。不行而能言。雖如簇錦。將何施邪。益轉心家政。旁及樹藝之事。久之。貲若產超於前人。遂以事親訓子姓爲務。家西百餘步。斷土爲臺。引淸流遶之。奇葩叢篁。環列於左右。穠英瓊翠。蓊鬱然云。府君建聚芳樓其間。顏以衆芳。俯淸天心。水面諸亭。幽靜軒敞。一塵弗侵。府君杖板與游其中。俾童冠者。隨薦紳家。嘯詠絃誦。琴奏弗之解。稍有餘暇。輒集賓朋。雅歌投壺以自樂。府君曰。可則可矣。苟不以禮自治。何以示悠久。乃稽諸子冠婚喪祭之禮。雖習而行。復擇並舍當稔之田五十畝。樊其資劑。永收其入。以供四時祀事。州里之間有困喪、單窶弗自支者。且振而給之。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當世大儒也。義府君之爲人。結爲交友。嘗寄詩以寓其意。至正初。當路薦爲唐州等處民匠提舉司知事。命書旣下。州人士其喜。艤以爲請。府君笑曰。吾秋鬢種種矣。尙何情落宦轍哉。辭弗赴。壬辰之亂。吳楚之兵。日搆鬭弗休。唯萍鄉受禍最酷。父子相枕籍

而死。鄉無完家。府君能先事而避。轉徙餘三十所。一門能獨安存。不異承平時。及天下大定。府君退隱雙溪精舍。林壑秀美。目斷無來人。府君拄頰看雲。縹緲輪囷。卷舒自如。悠然有會心處。則與高人勝士酣歌互答。有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已而遘微痾。卻藥不之御。氣息奄奄。猶力疾命諸子曰。而等當以忠厚繼其家。言訖而逝。時洪武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壽年七十有七。娶彭夫人。生四男子。庭閩、庭秀、庭桂、庭春。庭閩蚤世。庭桂今更名進。卽濂所爲賦思親辭者。入國朝。用上官薦。擢廣信府知事。階將仕郎。請寬賦以恤民。修閩以化俗。人懷之。孫男五人。觀、恂、惪、憶、惺。越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府君於縣之名教里三峯山下。惟府君之讀書。不眩其文。而食其實。故以之治家。則大穰。以之奉親。則悅而愉。以之勵子姓。則飭以修。以之辟地。則能去危而就安。何莫非推其所學也。視彼膠罔章句。脊爲繡繪之辭。以譁世者。有間矣。銘曰。

我經我舒。我已食其腴。我心之匪怍。我將還其樸。智以全其生。禮以惇其藏。有家之穰穰。有閭之章章。有子之鏘鏘。維士也良。而其行也又方。采摭其英。銘以昭其藏。

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有序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殷殷。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我卽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錢朱芾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旣爲位哭。復緊其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楨。廉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太師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嵩。五季時。錢氏有國。嵩仕至丞相。自謂爲浙院。當之孫、都兵馬使佾、徙浙水東。又分爲浙右院。佾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楓。復爲諸暨人。佾之十世祖也。高祖文振。曾祖文脩。以善喈義聞。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娠。夢月中金錢墜懷。覺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應於斯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剌。幾縷百千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遊學甬東。鬻廐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喜曰。此猶不多於良馬邪。別爲裝檝。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爲八鵰。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煽蜚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淸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君爲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於桐原墓。族屬有爭墓者。植竹錯於前。錯發蘖芽。枝葉鬱如也。自是不調者十年。會有詔修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辯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當額。提擧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廉士論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君自如也。轉建德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擿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擧。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浪跡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道遠之士。脩纂禮樂

者、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婁間九山行窩。疾且革。移寢類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操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南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於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墓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地華亭縣脩竹鄉干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柩藏焉。君初聘錢氏。忽遘惡疾。錢父母請能昏。君卒娶之。疾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杭。鄭出也。孫男一。某。女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瓊臺、洞庭、雲間、雨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子時。爲文輒有精魄。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暨出仕。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撰。如睨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盪凌厲。駸駸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憲司紀者、臨君之文。無不投贄願交。而薦紳大夫與巖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坐無虛席。以致塡鑱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夷沖。無一物嬰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名山。肆情遐矚。感古傷今。直欲起豪傑與遊。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被羽衣。泛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爲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關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無賓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蹁躚起舞。顧盻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誚讓。輒畧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爲樂。爾謂退之非端人邪。蓋君數奇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二。賤而貧。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篾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爲批點。黏于屋壁。指以殿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黠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逼君書牧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爲西鄰所竊。其僕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僞爲君文。以冒受金繒。或疑以爲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爲寬厚長者云。議者之論。恆謂名者天所甚忌。猶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畸孤坎壈以終其身。視富與貴。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顧雄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景沈。不翅飛鳥遺音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爲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慊。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眞是已。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勳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臻斯之能精。藉曰旣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機者。每左右鳴翼。俾其延緜而弗絕。則其撰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邪。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寔足以不朽矣。或者乃指此爲君病。豈知天哉。濂投分於君者頗久。相與論文。屢極玄奧。聞君之死。反袂拭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得。不敢有所蹴。故爲其記其事。而又爲些辭一章。以代勒銘。庶幾招君歸來矣乎。其辭曰。

魄淵流金。隆穹青些。精英磅礴。滑于成些。獨騎麒麟。傷道經些。袞鉞是非。嚴天刑些。執軏以摧。勢相傾些。

濤發厥辭。益崇館些。芳潤內洽。光耀外形些。雕方遂圓。班部自寧些。流遺下春。百里震驚些。戀巷鳥闃。天機呈些。鐵甲瑚戈。百萬皆征些。若劇竪璺。媚韶榮些。龍絡萬象。蠢翕三靈些。彈壓物怪。苦夜哀鳴些。九華丈人。名遺紫清些。白鹿夾轂。五彩翩些。迴風儵儵。雲綢繆些。天人殊軌。誰強攖些。綵府雖樂。毋淪洞冥些。盍乎歸來。返故庭些。

故宋迪功郎慶元府學教授魏府君墓誌銘

洪武三年秋八月。京畿多士校藝於鄉闈。予時被旨。與魏君潛、與同考試事。旣入院。復同館舍。每閱卷。相與共論定。所見頗脗合。將還。潛詣而請曰。曾大父之歿。七十又八年矣。下榱之石。有欲而無辭。今幸得陪宋議者論何。敢藉寵靈以發其幽光。死且不朽矣。予不能辭。府君諱新之。字德夫。姓魏氏。世居睦之桐廬。曾大父子才。大父演。父國賢。皆隱約田里。以善人稱。至府君。始以力學自奮。與兄升龍從子某讀。受寺易於鄉先生王公某。已而三人皆薦于鄉。而府君繼擢宋咸淳辛未進士第。初授慶元府學教授。階迪功郎。未上。轉運司檄府君考試永嘉。竣事。同列卽治裝行。府君問故。皆曰。士之被黜者。將生謗。不如避之。府君笑曰。有是哉。毅然獨留。果有一士。頎然而長。叢。揭膝閞去取之意。辭色甚厲。府君曰。爾文固佳。如犯不考何。士猶挾狂弗服。府君曰。某行某字。正係廟諱。若以懸闈之令猶在。命左右取示之。士慙沮。衆皆引退。及至官。以濂、洛、關、閩正學爲己任。推明中庸性道教與旨。反覆殆無餘蘊。初。鄞士多宗金溪二陸氏之學。聞府君之學。翕然信服之。學錄劉光、光所畏敬。光嘗集解孝經。自謂無所缺。府君爲刊正十有一條。皆有關物則民彝之大者。光不覺下拜曰。先生之言。其於聖經深有合哉。鄞人有粥新書者。府君閱之。不忍釋手。粥者曰。君欲默記乎。府君曰。然。曰。所閱幾何。曰。將盡卷矣。曰。能記憶乎。曰。然。遂琅然成誦。不遺一字。人驚以爲神。以書遺焉。浙東提舉黃公震、一見府君。器之。遂以文學孝廉薦于朝。會國事日非。不果召。德祐丙子。元兵入臨安。遊軍至鄞。鄞學時設兩學教授。號東西廳。西廳教授王樺懼甚。奔告府君曰。吾儕死生。決於今日矣。府君從容答曰。非止今日。有生之初已定。不若聽之。顏色不少變。及事平。閒關歸故鄉。家素單乏。饘鬻或不繼。府君負薪而炊。扣角而歌。驩如也。所居有垂雲洞。因倡好義之士、建垂雲書院。開迪新學。孜孜如不及。講經之暇。與蛟峯方公逢辰、潛齋何公夢桂、盤峯孫公潼發、爲泉石之遊。間賦詩以見其志。學者尊之。號爲石川先生。元至元間。詔王御史某、求賢大江之南。縣大夫楊得藻、舉府君應命。力辭而不就。其風節凜然。人至今仰之。年五十有二。歿於元貞癸巳某月日。以某年月日。葬于柯阜之原。其徒誄之。謂府君精思而研詣。臘之習。知至而黜偏駁之非。自竆而達。不改其操。運去物改。非涅以緇。著實錄云。府君娶王氏。子男子三人。良、弼、儉。子女子三人。姚某、俞某、張某。其壻也。孫男三人。鈞、鏞、鑠。鈞至正丁亥鄉貢進士。鑠桐廬縣學教諭。曾孫男四人。潛、淳、澄、潸。潛乙巳鄉貢進士。入國朝爲尚寶丞。階承直郎。府君篤學自信。清修苦節以終其身。而尤注意於易。閩人有朱英湖者。精於諸家之說。與府君過諸塗。府君知其名。要之抵家。叩易中難明之義。府君應之如響。旣而府君亦叩以所疑。朱舌強不能下。稽首謝曰。魏君年雖少。實吾師也。喟息而去。所著有易學蠡測若干卷。又見先儒列卦、畫爲方圓圖。乃以己意成三隅圖。

曲盡妙理。門人王德先演而傳之。嗚呼。自唐以來。用詩賦明經爲決科。沈潛之學。常不足勝夫浮華之習。往往爲進士之業者、詆多闊、嗤彼經生爲不知務。夫窮經乃所以致用。豈其然哉。今府君以通百篇之書。第奉常教名州。出處大節。綽有可法。茲非明經之所致歟。予因徇潛之請。序次而銘之。用規沈溺文辭。而棄經弗講者。銘曰。

聖作訓。五典行。開蒙蔀。著光晶。盡稽之。爲法程。性由繹。欲莫攖。睹有士。尊遺經。宋物改。遯巖扃。這作輗。雲爲屏。皦弗緇。節逾貞。非窮研。行何成。世繽紛。競華聲。文滅質。實斷名。苟視此。而發禎。柯阜山。八尺塋。序令德。鑱新銘。

元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季公墓銘

濂待罪國史。兼職青坊。日趨大本堂。與晉府典儀劉彬、數相游衍。彬、處人也。其先公諱濱。實濂之故人。彬以契家子之故。間來言曰。外舅季教授之死。已十三年。墓石且無文。其子遠居於浙河東垂。姓名無由自通。敢持福建行省員外郎王錡狀。介彬以請。惟當今名公卿大夫。無不得先生文。以發幽潛者。願畀於之。按狀。公諱仁壽、字山甫。其先處州龍泉人。後徙居州城中。宋殿中侍御史棠。以骨鯁著聞。公之十四世祖也。曾祖泰亨。祖文朗。父德巽。母某氏。公之父、以學行知名越郡。凡兩辟不就。公幼漸家學。長益自奮厲。文辭如水湧而山出。重紀至元初。用薦者起教諭慈溪。公爲徵通祖。新禮殿。建教諭廳事。部使者暢公某行縣。他校官獲罪者相望。唯深器公。命往黃岩、鑄祭器之未完者。慈溪先正。寶章閣學士黃公震、著書滿家。公以狀上府。祠之學宮。設課試法。以待後進。鼓舞激勵。唯恐有懈怠。竟有二十、獲江浙文解。人多之。秩滿。遷處之松陽。其訓迪學者。一如慈溪。郡守徐君思讓、請公定鄉飲酒禮。公爲斟酌古今。筆爲儀注。徐悅。欲竟行之。會徐卒。乃罷。陞饒之雙溪書院山長。以親年高辭。時丁元季。州郡多繹騷。藩方大臣多有辟公起者。公力辭。龍泉湯京。好義之士也。捐田爲義莊。以惠其族。復開義塾。以教鄉子弟。以公爲一郡之望。延爲師。公悉心開道。學孶如不及。會近臣李國鳳、經略江南承制。得專除拜。憫公位不滿德。特轉教授婺州。公嘆曰。仕所以行志也。志不行。曷若肥遯終身乎。遂放情肆志於雲林煙壑間。脩然如在物外。遂自號爲春谷處士云。初公承家學。治易暨春秋。通其奧義。及上饒鄭先生原善、來爲郡錄事。公獲從之游。受書詩二家。先生名進士。故公之所造益精。由是四方從之者衆。號爲四經師。後多有知名者。其爲文詞。不事剽竊。而自成一家。豳國忠宣公余闕過括。索而觀之。其稱道不置。公爲學至勤。蓄書無不歷覽。覽輒手節鈔之。爲春谷讀書記二百卷。其所著者。易、書、詩、春秋、皆衍義。共若干卷。四書質疑若干卷。策樞通覽若干卷。詩林鉤玄若干卷。弓冶錄三十卷。文集若干卷。兵燹之餘。皆鮮有存者。不幸壽六十有一。以至正壬寅八月某甲子卒。其年九月辛酉。葬于龍泉縣安仁里麻丘灣。先配吳氏。生子二。宗起、宗憲。皆善繼其學。宗憲一名觀。將仕佐郎、漢中府襄城縣主簿。女二。長適彬。今遷承事郎、工部主事。即速銘者。次適湯訢。繼室諸氏。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珦孫女也。生男一。宗義。女一。適湯柱。孫男三。同、紹、寶。予惟人處霄壤間。有異蚩蚩之徒。以其自立也。所以自立者。非假功名以自見乎。或命與時違。齟齬而不能進。則托辭章以寫其

所志。庶幾古者立言之義。二者之外。則無所容力矣。以公之德之才。於功名乎何有。淬洗庠序中。造詣一命。亦且皤然老矣。期裒著書。惟在乎有言。六丁雷電。又從而取去之。其果何爲耶。如公者。蓋可悲也。雖然。治國有道。政與教爾。而教爲尤重。公雖不及爲政。而位爲人師。橫經講道。啓丐後學爲多。其視懷銀黃垂三組而無益於人者。當不肯果何如也。尚奚悲。銘曰。

陰陽雜糅兮莫測端倪。人生値之兮。尚有不齊。有美君子兮。厥德孔嘉。祿位之卑兮。蔑以振其華。摛文自爛兮。出史入經。鬼神鑒異兮。雷霆震驚。忽斥棄英兮。倔于醇熙。敷繹六藝兮。蔚爲人師。日坐皐比兮。唯先民是程。誨言淪浹兮。學維蒸蒸。師道既立兮。善人斯多。剗刮染汙兮。丕冒至和。覩彼滔滔兮。三組銀黃。徒曠厥官兮。是謂自戕。道隱世澆兮。懷古而悼今。哲人不可作兮。盭然而傷心。麻丘之灣兮。水環而岫張。太史勒銘兮。用播遺芳。

元故處州路青田縣儒學教諭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植、字國楨。其先虞姓。居越之上虞。宋建炎間。遠祖從福遷台臨海之靖安鄉。至汝楫者。避難而以黃易虞。今遂爲黃氏。曾祖琳。宋宗學諭。精而能散。人稱曰佛子。祖居正。朝奉郎。父澧。母陶氏。府君十歲而孤。母夫人授以書詩。輒能省解大意。歲自脩飭。不與羣兒出遊。家人皆異之。其兄曰樺。曰彬。以文學名。皆爲郡教授。尤器愛甚。日夕相摩切浸灌。稍長。遂刻意爲學。名聞益出二兄間。甫十七。薦紳美其才。補上蔡書院直學。既而郡守趙君鳳儀、欲辟爲掾。力辭之。後調青田縣儒學教諭。迄不就。年五十有二。無疾而卒。府君爲學。以六經爲本。以躬行爲務。以文藝爲末。始以此自爲。亦以此淑諸人。聞之無不知考其終身。無所愧於其言。其居家。延師。關齋廬。教族人子弟之貧者。歲饑。則爲糜道傍。以食餓夫。鄉人爭曲直不能決。相率叩門以質府君。曰甲理是。乙非。各悅而退。用是學者稱之爲鄉先生。細民稱之爲善人。娶杜氏。於夫、於子。皆盡道。年七十有二而卒。而六子勳、烈、獻、杰、熙、熄。皆士行。六女。適陳又琥、葉起予、陳學詩、戴夢祥、周應斯、鮑可般。又皆不愧於士族。於是知府君之善教也。及府君殁三十餘年。而孫男之多至九人。曰垣、陸、壺、厓、厘、壁、娃、封、圻。孫女五人。其二亦適胡宗鉉、吳貫。而曾孫男又五人。曰鐃、鐵、鑲、口、鑑矣。於此又知府君之德厚。而後人之盛未已也。嗚呼。爲善者固不蘄乎名。則人何所勸乎。故徇勳之請。敘而銘之。府君卒在元至正甲申五月丙申。葬在庚寅十二月甲申。杜氏之卒。在丙午九月丁亥。其合葬以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甲子。墓在閣岸之青鼎山云。銘曰。

學弗於文。維本之敦。行弗隨于人。維天之循。維其循乎天。叶有熾子孫。人勿求乎君。盍求諸身。

故龍泉縣學教諭湯府君墓誌銘有序

處之龍泉有彝鬷族。曰湯氏。自宋婺國公戭。八傳至望。望生鏞。鏞生濱。濱生龍泉縣學教諭府君。諱楷、字文則。三世皆以尚義著稱。元至正間。背下令旌爲義門。至府君。益厲志惇行。石抹忠愍公宜孫、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基、御史中丞章公溢、王府參軍胡公深、皆愛敬之。而忠愍公相知尤深。力薦起爲教官。免強就職。未幾輒辭。年五十三。以至正乙巳四月十一日卒其家。年八月二十日。葬于麗水縣雲和鄉德廣里

梓坊原。有詩文若干卷。思誠錄一卷。藏于家。府君配吳氏。無子。季弟梅次子㷆來爲後。㷆生二子。紹、績。女一。適王德厚。孫女一。未行。㷆將以誌銘其諸祖之墓。復奉同郡季宗起狀。不遠千里來徵銘。嗚呼。府君位卑。不得上其行史官。苟墓門之文抑而不與。尚何以爲扶世導民計哉。銘曰。

惟瀫受姓。其出自商。以諡爲姓。源遠流長。譜逸宗墜。莫究厥詳。徙于栝者。至宋益昌。纓緌蟬聯。義聞赫奕。府君承之。祖武是式。粤自弱齡。嗜學尤棘。裹糧從師。不憚遠役。下而百子。上而羣經。心融口誦。必啄其精。衆燈在壁。夜分猶許。無末不詠。無本不凝。發爲詞章。奔放莫禦。五色交絢。不可正視。亦持首函。應書而起。議苟不合。退修於己。吾有天爵。不假外求。秉心制行。期履大猷。自我先人。唯義之述。闢塾延莊。聚族之繇。養或有疑。盆田以百。居或亂昧。加以塗飾。明揭教條。皦如星日。以究以釋。以衍其澤。往聘碩師。用紲教功。曰陵曰柔。式昭式融。春秋釋菜。執禮愈恭。時遭澆俗。獲逗箱風。豈郵吾宗。不違州里。仍歲大侵。我心如燬。我羈我粟。爾哺爾乞。繼以饘耒。惠及移始。元季兵興。海內驛騷。青田羣兒。是譊是呶。彼桀悍者。虎擲鼠跳。欲起應之。居劉忞駭。君登于庭。曉以順逆。不見禍首。身膏矛戟。妻孥鸞鐵。鬼不血食。爾盍自固。以禦寇賊。衆皆羅拜。願如君言。我刀我淬。我柵我完。我謀既叶。孰敢來干。威聲大振。寇膽遂寒。唯忠愍公。新厭三郡。麗陽道嗥。負逆奸命。公欲刈之。以揚大政。怒如雷霆。時收興競。君臨轅門。慷慨陳辭。脅從罔治。渠魁當誅。蚩蚩小民。惡得盡夷。公因聞納。降者釋之。里之三農。越河種藝。被耜與牛。資舟以渡。官有海禁。吏因稽留。踵步如千。郘絕莫赴。君聞譊然。是何忍爲。即日戒行。蕘有長書。徑詣大官。歷斥其非。卒復其舊。民是以蘇。君性至純。兼以沈毅。惡欲如讐。嗜義如利。服不及華。食無重味。履冰臨淵。惟恐失墜。事親從兄。允爲世模。柔容愉顏。張拱而趨。行孚于家。德則有餘。大衣長裾。見者翼如。歲時烝嘗。尤極愉慤。出就發室。心存沖漠。洋洋如臨。式是昭格。鄉鄰化之。孝思油若。撫事接物。盎然春熙。揭浚隱慝。欲道之歸。里有鬬爭。爰胥爰稽。苟聞詬言。如聽父師。其形之端。由表之正。況能周急。以蘇羸病。友有寄金。沒于兵寃。家惟一牛。貸之弗靳。君德之施。漸洽益廣。人爲弗滋。智熄糾紛。及聞其死。孰不沾巾。僉謂斯世。不復斯人。嗚呼哀哉。成周之世。排局而疇。量夫授地。孰富孰貧。孰有餘利。盎然太和。何有窮匱。阡陌既開。革公爲私。大將連圻。微無卓錐。民散無繫。民宜是綏。仁鄙譏天。乃政之基。奈何棄諸。頹若蛙黽。不有君子。誰復斯憫。發善扶義。其利維永。誠慤之心。質而耿耿。褎施縱橫。巾椒之璺。鵾鷄喈呼。長離矜鳴。誰不改容。誰不恩情。發而不施。爲善者慼。彼有穹爵。吾樂弗顧。此惟布韋。發吾幽慕。大書坴閭。表厥中素。此吾直筆。初非諛墓。

元故慶元路經歷劉君墓銘

予侍講禁林。有少年生。持銅刻名印來謁曰。禮、劉氏子也。聞承檄行江西。過故人家。得范金圖記一。六面皆有親之。則先生名與字具焉。問所由來。欲以奉先生者、死已久矣。禮竊恐棄置。謹貿以獻。予辭謝。不欲煩人。生拜不肯起。予既勉受之。生又拜且泣曰。禮願有請也。幸先生無拒。禮贛人也。生十年而先子亡。先子之亡。今二十有一年。禮孤也早。先子之徽行、不能悉知矣。所僅知者。倘又不爲立言君子以傳。則禮何以爲子。禮之先子。少有志事功。特以遘時艱難。胐於小官。竟不克施以卒。既不克施矣。而復不得垂姓名

於久遠。是生死不遇也。禮竊懼焉。願先生惠賜之銘。言已。又泣且拜。予起立答。詢其卒行之辭。令考禮事嚴。久未暇述。生請如是者四三。叒勤不怠。今年。生除龍江宣課司副。又來速曰。非先生銘。禮不能一日忘而去也。遂序而銘之。君諱明德。字作霖。幼有氣尚。若欲有爲者。不肯龍循人後。爲舉子業。專攻春秋經。晝夜辨督不暫輟。傳注數十萬言。歷歷記憶。倒舉可成誦。期以此致功名。嘗曰。使我爲某職。如此。爲某職。當如彼。若某爲之者。至正庚寅。省江西大比。君曰。此非吾時邪。即束書往赴之。時有司以程式去取。君言時務落落動人。見者咸縮手出舌。然卒以此不中。君感慨歸。閉戶讀書。益務勵不衰。攻諸體詩。精緻。數出新語。又善字畫。飄逸有風韻。由是聞縉紳間。廣東宣慰使與都刺贊君名。薦爲雷州路儒學教授。君爲教官。立規條戒訓。率先諸生。講說自身及家之道。殷勤懇飭。聽者忘倦。遊術之言有師德者。必曰劉先生。劉先生云。君既善爲職。僅閱日著。由雷州超授慶元路總管府經歷。綜覈名實。事集無滯。上下信服之。未幾。東甌盜起。勢搖郡邑。君即解印歸臥於家。脩竹樹田園。爲終老計。至正乙未五月。以疾卒。上距生年延祐丁巳。壽三十九。君之先。與定築城人。祖浦。隱不仕。父亘。瑞州路總管府推官。遂居贛之贛縣。君娶廖氏。生子男子一人。禮。女二人。禮即請銘者。能自樹。繼其家聲。既葬君於贛江之水東原。今以才俊仕。君子謂其能子。銘曰。

志之隆。祿則不豐。才之良。壽或不長。果孰爲之。嗣人其昌。

故贈承事郎大府斷事官尹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入官者。自七品而至於第一。咸得推恩及其先人。官有崇卑。故其恩有隆殺焉。今刑部尚書尹性。其爲大都督府斷事官時。嘗請于朝。德贈其父府君如某官。階承事郎。母章氏。封宜人。性既慶奉命書。樹碑惟謹。復用黃綾謄爲副墨。其冠服佩綬如法。焚燎於府君墓下。性竊自念。息無如天。發凝九閽。忠澤誦濟。兼被存殁。苟不圖文勒諸琬琰。何以上昭帝力。下示後昆。乃謁其友鄉君思、先栗蹤蹟行成狀而微濂爲之銘。濂按狀。府君諱元良、字子貞。會稽人也。世爲科纓巨族。曾祖某。祖嗣宗。父愉。元溫州路平陽庫副使。妣李氏。府君溫而克毅。卓識異於人。事二親、鞠躬盡瘁。惟恐逆其志。謝使君歿于溫。府君不憚二千里之遠。涉層江而往。艱難險阻。莫不備嘗。雙足爲之皴裂。扶櫬而歸。卜宅兆藏焉。當是時。二弟某、某尚幼。府君聘致名講師。訓之以經。朝夕督策之。恩意備至。及長。各爲授室。已而乞析爨甚力。府君止之曰。兄弟同一氣而生。猶手足之爲四體。其可分之乎。弗聽。府君指田之磽瘠者曰。此予之所愛也。指器之苦窳者曰。此予之所嘗用也。盡歸我。厥土嘉。其悉讓與之。鬪井以爲難能。先是。府君之從父兄。既耄且貧。仰食於府君家。二妹亦未有所適。至是各與居。咸倀倀無所之。幾欲隕涙。性甫七歲。告府君以其故。且曰。非吾父是依。將疇從邪。府君喜曰。爾眞吾兒也。正符吾志。遂獨養耄者終身。飭資以嫁其妹。性後入官。尤以廉勤戒之。其言殆千百云。府君雖老。嗜學不厭。六經羣史。罔不研究之。每晨與挾冊誤務光而誦。稍倦。輒拄頰看雲出入巖岫間。囂然如在塵外。有嘉賓至。令庖丁治酒殺。相與劇飲。酣觴淋漓。觸不見跋不止也。故爲之姻連者。則曰。尹公其吉人哉。爲鄉鄰者。則曰。尹公信端士也。大抵皆得其驩心云。府君壽七十又

一以洪武己酉正月甲寅卒于家。其年九月丙申，葬會稽縣廣陵鄉黃龍山之原，禮也。配卽宜人。男三人。長卽性，近擢今官，階通議大夫。次權，次初。女二人，適同郡司馬升、金傑。孫男四人，經、賀、敏、學。經早卒。女一人。予早聞性名，知其制行之卓。其居官也，如冰淸玉潔，誘以黃金滿橐，弗顧也。今幸與之同朝，又知其精於法家之學，操心平恕，不使有冤民，非府君家教之篤，其能致然耶。若府君者，其可銘已。性今位居六卿之中，於法得加贈，他日榮光下燭泉壤，重榮又當濡毫爲性紀之。銘曰。

越有君子，篤行于家。涖事必誠，質而不華。事親如天，跬步不忘。洞洞屬屬，唯敬是將。親歿于溫，蒲伏往迎。扶櫬夜哭，水爲失聲。鞠育諸季，竭其恩勤。扶翼覆護，如親之存。耄者養之，弱者嫁之。營之經之，以遂我私。春秋既高，謝絕塵氛。拄頰默觀，山川出雲。賓至如歸，劇飮而謔。夜深月落，聲出戶閣。積善之餘，無爵不舒。有子升朝，朱衣金魚。盛明如天，郵典攸崇。澤霈九泉，予以勸忠。廣陵之鄉，嘉樹蔚蒼。太史勒銘，永世其藏。

元故樗巢處士儲君墓銘

宜興有處士儲君諱能謙，字有大。系出唐監察御史光羲。曾祖進之，祖時升，宋承信郎、監鎭江稅，父文辟，咸淳庚午鄉貢進士。處士在元不仕，名其室爲樗巢，語其子曰：余生無用于世，死必樹吾墓以樗，所以志也。至正四年六月某日，年七十有四而終。處士生宋季，少有能詩名，尤愛黃文節公詩，天未明，擁衾暗誦百餘篇，擧抑揚可聽。其父進士君嘗謂：必以文鳴。至長，能力學，閎衍探博，靡所不窺，然其於詩最工也。事父孝謹。父沒，居喪哀。四方士送葬者數千人，直路之地百餘步，草萊盡赭，斥浮屠法不用，閭里化之。御子孫嚴而能教，庭戶之間，不聞謔笑聲。諸生從之游，越月踰旬，輒異於人。氣和色莊，望之者畏，親之者悅。人與處者，脫然皆化。交友有過，正容引大義折之，不顧其喜怒，故所友多善人。力排異端，作私論二篇，梧鋑辯一篇，文曰雜著者一十卷，詩曰學步邯鄲集者十五卷，樗巢集者一卷。處士娶蔣氏，宋漳州守仰甫支孫，先七月卒，以處士卒之歲七月某日，合葬藏林里淡竹原先塋之側。子男四人，皆通春秋學。惟贇，元統乙亥，取江浙第四名文解，至正丁亥，復選爲第一。上禮部不利，用例任安定書院山長。惟志，廣州路儒學正。惟仁，常州路豐積庫副使。惟德，國朝自常州府教授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女三人，適同郡蔣立本、趙濟、潘朵。孫男十三人，抑、掞、擇、播、持、撫、拓、掾、搢、授、扶、援、振。孫女五人，長適蔣遵，餘未行。初，處士之葬，諸子乞銘于翰林學士危君素。兵亂亡其序，惟銘辭口熟以存。於是危君卒已十有餘年，惟德與余同朝，謁余獲友危君，請補之。乃序而繫以危君之銘。銘曰。

義興之區，有墳巢巢。其植惟樗，卷曲匪舒。與天爲徒，後之徵者，在其書。

元故徵士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自立，字本中，裔出汝南。初遷黃之永安，唐季有爲袁州刺史者，因家宜春。繼徙廬陵，子孫來多。又自廬陵分居新喻天柱山之陽。曾大父鼎臣，宋太學某齋生。大父宗禧，以文學名，江文忠公極禮下之。後用薦者授迪功郎、監廣西經略安撫司庫，辭不赴。門人私諡文範先生。父雲龍，元瑞州路儒學錄，有文集若干卷，傳學者。君自以奕葉爲儒，繼承不易，孳孳問學，雖寒之折膠，暑之鑠金，亦不敢輙廢。下筆爲

文，翩翩然成五采矣。父既蚤歿，獨奉母某氏居家，苦貧，傭書以奉甘旨。從兄自強，爲廣西宣慰司都事，以書來徵，會欲白上官，薦爲廣州文學掾。君笑曰：吾母老矣，焉用是爲哉。卽別歸，下帷講授，相從者多以文行知名。其兄自牧補奏差，於帥閫奉檄行湖湘間，遇寇溺水死。君垂泣而往，負其遺骨，挈其妻孥還，旣卜宅兆而葬，復訓育子女者四，皆至成人。初，君配歐陽氏，有廢疾，手足不能用，君遇之如賓，無一言相加遺。凡十有餘年，乃終。君時正當青年，人絕以爲難。君性溫靜，恂恂若不能言者，至於辨是非利害，侃義形於色，毫髮不少恕，故元夫鉅儒一見，皆器重，恨相見之晚。嘗再踐場屋不利，遂棄去。不幸以至正某年月日卒，享年五十又六，以某年月日，窆于某鄉先塋之次，其地曰隆坑云。先室卽歐陽氏，繼室何氏，皆先卒。子一人孟東，君卒時年甫十四，亦思繼業如君。方及壯，以賢良徵，由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天府上元縣主簿。女一人，適同邑劉有大。孫二人，鉦、能。予侍講禁林，實與孟東同僚，見孟東精勤而有學，心甚敬之。孟東奉前鄉貢進士梁寅狀，拜而請銘，且繼之以泣。予家食時，自來爲義烏尹，頗與自強交，視孟東爲家子姓也，義不得辭。銘曰。

孝友行于家，既質且葩，又何必金章紫綬，而始爲華。我銘斯墳，質則弗夸。

故三槐隱士王府君墓誌銘

予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與浙江郎使者劉君承直會。劉君曰：承直嘗受經於太和王先生，先生之殁，今七年矣，而埋銘未有所刻。其子佑將奉狀以請，幸爲文之。既而佑復申劉君之言，涕泗而再拜。予既答拜，與之成禮，遂按狀而評騭成章。其辭曰：君諱以道，字則臣，姓王氏，系出周司徒敬宗，傳於秦武成侯離，生二子，元、威。元遷琅琊，威徙太原，二族甚盛。晉丞相導出琅琊之裔，南渡時，家于江左。至趙宋時，有諱崇文者，來知吉州，其從子殿中侍御史贇，皆從之，復遷居吉之太和。太和之有王氏，自贇始。殿中君之後名圭，開禧三年鄉貢進士，君之高祖也。進士君生叔可，肄業成均，以辭章稱。叔可生本初，本初生性夫，皆爲名儒，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妣劉氏，宋知漳州事天定之孫女。君資稟絕異，自幼學詞賦，組織華縟，見者翕然譽之。已而棄去，曰：此非所以爲學也，欲求聖賢之道，其在遺經乎。於是潛心窮研，晝夜弗之倦。時從祖父遂初自國學上舍生還第，所交多宋季名士，日集其門，相與談前朝文獻，纚纚如貫珠。君從傍聽之，心領神會，至忘寢食，其學遂大進。大德末，君出游中州，主張伯剛家。仁宗出居於懷，李秦公孟侍焉。伯剛往言於秦公，以君爲薦。君獻詩一章，仁宗覽之大悅。君遂極論天下事，曾未幾何，武宗卽位，立仁宗爲皇太子，伯剛邀君同至燕都，君毅然辭之。伯剛寵幸，發于一時，及仁宗踐祚，遂累官至江浙路總管，復邀君曰：上顧憶君，君若往，爵祿可致也。君辭之如前。君嗜佳山水，間一出游，輒留連不忍去。一日至洞庭之君山，遇異人長揖君手，貌如古仙人，授以龍虎金碧丹經，君受而行之，氣志益沖，自號爲三槐隱士。乃於所居植竹鑿池，池上構以石牀，角巾鶴氅，日息其上，子姪環侍之，談吐餘音，出於水光竹影中，其隱趣蓋翛翛然。時或賦詩以爲樂，消度閒曠，一如其人云。君性至孝，父母皆高年，君率家從奉，觴稱壽，唯恐稍違其驩。既殁，哀毀骨立，幾欲無生。且惇於友義，族兄弟姊妹未婚姻者，畢之；伯叔之未葬者，葬之，君子多稱焉。至正

末天下大亂。太和禍尤慘。殺戮到雞犬。寨寇聞府君名。指君廬相戒曰。此王隱君家也。愼勿毀之。至今獲存。君所著書。有詩集若干卷。丹經新注若干卷。其生以至元庚寅十月一日。卒以至正甲辰六月二十二日。壽七十有五。以洪武戊申六月十一日。葬于縣之千秋鄉新山大嶺之原。禮也。君娶彭氏。能盡婦道。前君一年卒。子二人。沂、前鄉貢進士。佑、從州縣察舉試校官京師。上以其才可用。拜監察御史。轉遷廣東提刑按察司事。即來速銘者。女二人。彭道長、劉以和、其壻也。孫男一人。泰。孫女二人。尙幼。嗚呼。世之有功業者。易於言。而潛德積於躬。而未及試者。則雖竭其形容。或不足以盡之。蓋有跡者可窺。而無跡者難知也。以君言之。際可仕之機。而超然飛去。托於神仙家言以自潤。則韜於內者爲何如。使出而用世。其勢烈未必不煟燁而焜煌也。抑予聞君之弟以莊、博學而善文。君與其教諸子。以詩書植家聲。光燁然起搢紳間。是亦爲政之大者矣。奚以必仕爲哉。銘以昭之。聊以白君之志云爾。銘曰。

孰不知舉之。而我則已之。孰不欲彰之。而我則藏之。有從者山。我心樂之。我書我詩。我子敎之。若人之行。君子以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六

故晦巖居士王君墓誌銘

王之受氏凡四。曰姬。曰媯。曰子。曰嬴。而姬姓之分復有二。一出畢萬。一出周司徒宗悲。宗悲之族。琅琊太原也。萬之族。則京兆河間也。別有王叔氏、王子氏、王孫氏。雖皆本於姬。又所以別於二族也。其在琅琊者。散居江南。今浙河東西多宗焉。睦之桐廬有王氏。諱璵、字君玉。曾祖宗壽。祖叔辭。俱隱遁弗顯。父希曾。爲文儒。君性至孝。母袁氏疽發於頸。君憂形于色。日裒藥以進。殫諸方弗之驗。君則泣禱于庭。辭甚悽苦。已而疽決。膿若絮。鉤漣不可拔。君吮出之。母輒瘥。間姓有倚侯者。藉權貴人爲寵氣。效五陵少年所爲。勢熾燄勳。人人懼之。反讓君爲迂。君曰。吾性懿。不能隨俗浮沈。君尤我固宜。俄庚午歲儉。道殣相望。孰不遏糴以徼善價。君能出粟賑之。歲丙子。饑庚午儉尤甚。君復賑粟如初。或曰。王君非迂也。其樂善人哉。或曰。王君之知。非小夫所可測也。君皆笑不答。所居面香爐峯。潑潑生翠若屏然。君經重構其下。時列俎豆。集名勝士玩之。風光浮動尊俎間。從容嘯詠。恍不知九衢有遊塵也。君積而能散。州里有貸泉布者。久不庚。多取質劑焚去。然質直無僞。民有競者。直於君。君察其情。辭曰。爾過矣。曰。非爾之罪也。各心服而退。不趨訟于賓。有司或強君出仕。君謝曰。幸有舊田廬。食與衣亦僅給。茲非所干也。遂以晦巖居士自號云。年六十六。以至正丙戌二月己巳卒于家。以庚寅十二月丁酉葬縣之金魚塢。配袁氏。子男子五人。和、義、禮、傳、擧、

智、克、繼先志。舉尤知嗜學。當元之季。復能合義旅以捍鄉井。人德之。子女子一人。適袁榮。孫男五人。圭、樞、桃、衡、言。曾孫男若干人。君卒後。擧奉尙寶丞魏君潛狀來求銘。魏君謂漢末王彥方。少有行義。鄉里有爭訟者。將質之。或至涂而返。或望廬而還。君之行頗近之。魏君同里人。其言當可信。況君孝於親。仁於鄉。其事有足稱者。苟不使其名昭著。則何以爲行善之勸哉。銘曰。

先親其親。而後仁乎民。其志之般。吁嗟乎若人。孰不搢紳。予胡爲隱淪。豈命之屯。吁嗟乎若人。

故鄱陽劉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友諒。姓劉氏。其先出自彭城。唐末。有名汾者。仕至鎭南軍節度使。生十四子。一子曰汶吞。始徙鄱陽。圖譜喪。至君不知其幾世。君善積居之術。以貲雄於鄉。父母歿。廬墓終喪。事三兄謹愼。三兄或酗酒破產。君屢贖歸之。因自恐以分其家。他族昆弟析財致訟。久不解。君名而尤之。皆頓首免冠謝。相讓爲善行。已而割田來上曰。徵公。我等幾爲吏所魚肉。且失同乳心。敢奉此爲公壽。君笑而麾之。自是鄉鄰有鬪者。赴愬君。得片言則拜舞去。甚者能自愧。搖手相戒。勿使劉君知。至正末。兵亂且大饑。惡少年爲合爲盜。椎埋剽掠。無不爲。夜有執火薄君廬者。君倉忙率妻孥遁。泉布悉爲所攫。蒙傑德君者。都勒壯士捕少年屍之。懸首于門。君歸見之。擁于郊。縱其家收瘞。盜聞。從所攫戶外而去。他日盜益熾。亘室盡燬。獨君家屹然風日中。君時避地萬斛山。爲盜所執。將榜以求金。忽一人躍出曰。此翁嘗恩我。不可害。不可害。君賴以免。性喜讀書。精至數千卷。爲文辭貴理勝。不尙浮縟。人稱之。高祖某。宋某官。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

妣程氏。配室李氏。前君一年卒。子男子一。德裕。子女子二。蒙古學教授陸士奇及胡璉、其壻也。孫男三人。曰仔肩。曰鼎和。曰吉。仔肩以文行名。君生於至元乙酉十二月二十九日。歿於至正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壽六十有九。卜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室鄖山原。距君所居僅二里。君既葬。仔肩持張祠部丁所次狀來埋銘金華山中。余以病弗及爲。去年春。蒙恩召入禁林。與仔肩會京師。仔肩復申前請爲尤切。禮宜銘。銘曰。

行學於家。而施及於鄉。如彼泉流。肇於濫觴。其始則微。其終則彰。此爲有德之士之藏。雖亡弗亡。

故高府君壙銘

高府君歿於建業時。建業新附。人情未安。歿之明日。其家僮卽其棺斂。權瘞西門之外。郊瘞已。間關往報府君李子匯。匯方從軍丹陽。將遂。偵卒于道。匯因弗及聞。一旦有告匯者曰。爾父歿已久矣。且卽白軍帥。往求之。則當時執役之人。皆征戍遠方。無一人在者。匯彷徨西郊外。但見白烟涼草。叢塚纍纍。不知孰爲其親體魄之藏。號慟幾絕者數四。自念無以慰罔極之恩。乃命畫師識府君者。追貌其象。裝潢爲轀輬。事之如生。雖若可以自解。然終未足以盡其誠。於是請國子錄張君丁、作繫府君之行以成誥。謁予豫爲之銘。他日招魂旋其鄉。欲具衣冠葬之。且勒銘貞石。以示子孫於無窮焉。余不敢辭。府君諱齊、字伯擧。姓高氏。濟南棣州人。曾大父溫。金經略副使。大父玉。元至元中。從大將平江南。遂隸名於平江十字翼萬戶府軍籍。久之。以功補其府鎭撫。父珪。隱遯不仕。妣韓氏。府君姓疏朗。讀書傳。頗通大義。輒棄去。喜騎射。遇嚴

焉必傾貲市之挾弓矢跨行如飛既而中正節不失毫髮觀者嘖嘖嗟賞以爲有將家子之風然居家守於禮度不敢稍自逾越其事母夫人飲食必親調衣衾則視時燠寒而進退之同里閈而居者多豪俠之子封腴擊鮮日夜痛飲以示侈靡府君過而弗睨唯見饑夫單人輒解袍衣之惻惻焉唯恐有不及癸酉歲儉大疫且四起道殣相望府君時買棺槥瘞之府君嘗以粟布貸諸人人久不能償府君曰彼非負我者特爲貧所迫故爾取其約劑焚之其於物有恩類如此至正中江浙行中書省知府君才行命臨嘉將軍排寇海上府君屢建奇略將軍不能聽府君嘆不發一辭已而寇不可制方悟不能用府君也府君寡言笑與人交不爲翕翕熱久而益親人自不忍捨去嘗築室曰進齋監察御史孟公昉爲之記人因以進齋號府君云府君嘗教其子曰我家近於海濱以弓馬植門戶田桑供衣食雖不多讀書家法素謹至今弗敢墜爾曹益務力善毋爲祖考羞使他人稱汝爲善士我死目亦瞑不然雖日宰百羊馬饗吾吾將不食而吐之矣世以爲名言府君娶懷孟馬氏生三子長某次桂榮歿于兵次即原國子助教府君享年六十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墓在某縣某鄉某山之原嗚呼戎馬擾攘之際人得令終者鮮矣縱得令終即具棺斂而藏之者尤鮮矣縱得斂且藏得有賢子孫追慕而不忘者鮮之又鮮矣縱有子孫日追慕之其有狀其善行求文以刻諸墓門者則又絕無而僅有者也府君之死固爲不幸今有令子若原者汲汲圖文以托府君於不朽府君似可以無憾矣銘曰其名則武其行則儒其內則嚴其外則舒其超然拔萃者歟其確然有守者歟

故熊府君墓誌銘

熊以王父字爲氏蓋本於楚鬻熊之後至曾孫繹成王封於丹陽丹陽今之江陵枝江也其後徙於南昌若太常卿遠臨江尉曜戶部郎中執易皆南昌人執易爲右補闕與陽城同上疏極論裴延齡之姦君子多之其裔孫某復徙居於臨川某生繹好施與貧病無告者賴焉性嗜浮屠氏說嘗捐田七千三百畝畀其徒其徒以居士號之三傳至宋迪功郎公琦迪功生待問亦迪功郎待問生鄉貢進士紹祖進士實生府君諱本字萬卿一字萬初幼穎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爲師友時家已燬無藏書可觀每假於鄰紳家懸燈夜讀至夜分弗自休年十五入鄉校習科目之文私試數占前列十八即下帷講授郡之俊乂多從之一時名士如游軒孫公轍天傭熊公朋來麟洲龍公仁夫文安揭公傒斯皆交相推轂或折輩行爲忘年交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方爲郡學錄尤與府君意氣相傾命輒流連竟日唯恐其別去已而以尙書貢于鄉再不利乃歎曰場屋失得是有命焉我不敢必也務窮經以傷諸躬其有不在我者乎吳文正公澄倡道於崇仁山中南北學者翕然景附府君遂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吳公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府君爲之豁而不窒聞論古文尙書亹亹數千言援據精切辭意超卓吳公器之謂非時輩所能及宋季時須溪劉先生辰翁以文辭名一代人爭慕效瀾倒波隨府君獨疑其怪僻非文章大家因究極原委著之簡編質于虞文靖公集虞公以與己意脗合亦器之如吳公且以論議問辨爲學文之源是勗府君自此以講學摘文爲務視世之榮利如烟雲變滅絕不足以凂之向之俊乂來學

者至是益衆府君舉聖賢之大指諄諄誨誘咸卓然有所立雖其後更名他師而鑑實有質行者則府君之所啓也其過子弟嚴威儼恪終月不見其有笑容夜則危坐命其誦書雞初號則趣之起風雨不少廢府君之伯仲凡三析財別爨已久及父母歿喪祭之費頗鉅府君悉力自任不以煩之女弟一人未有所歸亦擇名族而資遣之然天性仁厚或以虛僞相加壹接之以誠而人自不忍欺至於處義利之間絲毛不苟也生平不屑理家政優游肥遯不知戶外有山川之險舟車之勞每夕命觴徐酌哦古詩數章陶然自適如鴻飛冥冥了無繫累會四方兵亂長子鼎爲校官廬陵音問不通府君憂之往往形諸詠歌一日徧過故人門爲莫言還復張燈而飲飲微酣以鼎不在左右悵然就寢是夜大雷電以風鼓撼樓櫓作伊札聲府君披衣而起命蒼頭奴負階親升而閟之既降忽呼曰予足輭矣奴以肩負之至地府君右手倚肩左腋階之齒而終時至正癸巳歲二月四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娶黎氏鄉貢進士天桂之孫女能齋家內外雍飭府君得脩業而無費者黎氏力也後十有一年卒生三男子長即鼎入國朝累官山東道提刑按察副使今遷中奉大夫晉王相府王傅次曰煥將仕佐郎開封府長洋縣主簿季曰晉女二一適趙澂一適龐舉早卒孫男四曰綿曰趙曰纖曰昂孫女一未行府君歿後三年丙申之歲七月六日始卜葬於金溪縣昔竹鄉之富塘原其所著書有讀書記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蓿雨集五十卷虞公爲之序謂其雜著本理而敷暢典雅而不阿人以爲實錄外有朝野詩集五百餘卷吳山錄三十卷仁齋錄一百卷吳山即記與門問辨之所得者仁齋則手錄虞公之文也今年春予與鼎會京師乃奉祠部主事張君孟兼所述行狀徵予銘夫自吳公繼承伊洛之緒於將墜之餘完經翼傳抉祕闡幽所以化導其徒者多成德達材出而用世固顯融于時其有隱于州里橫經陳義使人屬士君子之行者亦往往有焉若府君者是已嗚呼師道立則善人多讙於吳公徵之銘曰

成口之里紫氣蜿蜒篤生偉人大道日降一綫之傳凜乎將墮勇撤其蔽所觀者全行知幹開固間南北聲跡重屑從者如雲君鼓其篋攜衣而前無疑弗剛雅奧難測孰鉤其玄百篇之文刻於棻經孔疏鄭箋易其緒紛裘部斯揭日星乃懸有光燉燉屏斥詭誕以絕蔓延以表孤存化行里州太和芊綿郁其成紋其發也定乘化而旋奚肯詘信有子而令珪組蟬聯遺澤之新仰瞻飛雲俯臨逝川誰不顯呻惟行之梓惟石之堅勒文墓門

呂府君墓銘

公姓呂氏諱民順字國安贛州興國人曾大父某大父宏略父志熊妣易氏公生八歲戍將萬夫長過其家憐公黠慧抱置膝間問曰爾能偶句乎曰能因出七言試之即應聲成對一坐皆驚稍長以力本尙義稱家用益裕無物不周然好與賓朋游每逢令節必折簡邀致肆筵宴樂之酣暢淋漓雅歌投壺必嘉歎而後止歲甲申大癘爲人災朝疾而暮即殞有一室盡喪者枯屍縱橫無人其棺斂公思之與閭右大姓謀俾道家者流禁而除之公齋戒沐浴對越七晝夜儼若有臨其上者厲氣爲消邑宰失剌不花敬愛公甚唯公言是聽未嘗干以一髮私鄉民謝氏爲強寇所誣捕獄案具將上公從容一言白其冤謝獲免終

身不令謝知之俗好競渡當五月五日造艫為龍形飾以五采鳴鉦鼓鼓譟教赤旗以為樂觀者如堵墻公誨子姪曰是非君子之道也禁勿往往輒有鬬公蚤喪父書及每垂涕事母夫人唯恐違其意卒以孝聞愛弟民瞻一日不見則愀然不樂民瞻夭遺孤以仁年甫十四公鞠之育之逾於己子以仁復卒生二子尚幼公為保抱攜持使守其先業迄今有成公生於至元癸巳八月二十日歿於至正乙酉十月某日瀕歿精神不亂呼水起盥手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三以明年丙戌某月日葬於縣西九峯山之原禮也公妻劉氏諱淑仁同縣清德鄉人生二女前卒繼室亦劉氏諱福真亦同縣人家於寶城鄉四子淀復鼎鑑三女適劉平可李永堅張良貴良貴妻少房歐陽氏出孫十人女四人予踐法從時復實為承事常相與交游極驩復闇請銘公之墓予謂公孝以奉親仁以及物禮以馭下皆可以無愧宜勒銘墓門使百世之下有知公者銘曰

世遠道散俗乃分孰能障之狂瀾奔夫君屹立志有存制行如古寘絕羣有不信者徵斯文

故麗水葉府君墓銘

括之葉氏世居松陽卯山至唐銀青光祿大夫越國公法善始以道術顯宋初有諱脩者從卯山遷麗水之東里又至崇僖軍節度使附檢校少保步得始以政學者夢得字少蘊世稱石林先生者也府君諱元顯字子西先生之十世孫氣宇凝遠沈酣於六籍而旁搜諸史百家折衷羣聖人之說故其學粹然不雜以他岐端居若思喜慍不形于色一動一靜咸檢押無違度雖經鏁石流金之候未嘗離冠衣而處下帷講授弟子執經者環立左右府君為敷繹奧旨攝其粗疎入於密微無不犁然充足若決大瀦而行不知身之沾潤也然其躬行尤力在父母側和婉其聲氣進退有容惟恐弗勝其依戀慕愛之情津津然洋溢於外父歿哀毀骨立幾至於滅性終身孝慕不衰四時祭享必極其豐腆獲一珍品不薦不敢食遇諱日之頃設席陳酒漿籩豆菹醢哭盡哀追想容聲達日乃已延平守項君棣孫鄉友也每稱之曰吾交人多矣生事葬祭求無愧古昔者惟吾子西耳人聞之無異辭家雖貧殺衣縮食葬宗黨十餘喪有告急者輒視其有無給之過庭之間尤諄於訓迪嘗曰吾家自石林翁衍譜詩之澤接武繩繩至今十餘世矣吾祖吾父挺然於其中尤以積學緝文自任其遺編所存者可見已故鄉里之評必曰儒紳之聯軌者東里葉氏也吾朝夕以思唯懼始忘之爾等毋怠弗紹吾無以見先人地下諸子聞之更相勸勵皆為文行士里閭取府君以為則焉年既高幅巾大衣蹁躚於烟霞泉石間嘯詠自娛其樂道循理一出乎性分之正士大夫多嘉豔之故相率號之為樂隱翁一旦遘疾復呼諸子謂曰吾今幸得全歸矣生不離父母死安可悖去之乎爾當歸吾骨先墓之側魂魄或有知當謹執饗具之禮死且不愧言訖而氣絕至正甲辰十二月十二日也壽六十八以某年月日葬塋在善族鄉上黃之原曾祖總生祖泰亨宋太學生父淩母某氏娶趙氏先九年卒生四子宗道守禮貫清宜詩守禮以明經貢銓曹拜監察御史予雖不識府君幸與御史中丞青田劉先生游先生盛稱府君歷世相仍之懿未嘗不以為弢簪紱者不難而能傳經業者為難豈惟所習有轉移或不同蓋亦有天道焉自非畜之深發之遠未易以致於斯也善人之報吾將於府君

徵之雖然府君端人也善士也孝足以奉親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發後進古所謂鄉先生歿則祭之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銘曰

括之顯族葉最有聞奕世詩書以逮于君式遵淑軌載揚清芬隱趣恬澹文氣欝熅內外脩飭猶窠克勤彼鼓篋者從之如雲揚確古訓辯詰道原爾祀爾梓我鋤我斬小大畢施期集于勳天道謂何少徵夜昏八尺之塋上生蘭蓀采以薦酒用酹君墳

連州黃府君墓誌銘 有序

湖之德清縣令黃以貞自造大父府君行狀徵余為墓上之銘余以老辭繼捧幣而進余益以諛墓受金為嫌辭然以貞請之益切誠至於流泣孰無父母也不足為之感傷因返幣而敍之曰府君諱懋字志高黃氏廣東連州人世居城南通津門上曾祖某祖某父綵宋大理評事母蔣氏府君疑重端愨壹以誠遇人發言未嘗非誕善貸殖之道致家殷盛或侔於素封然立心仁恕出內布帛權度如一不敢高下其手衆物騰貴輒斂直以平之人有奇窮不自振者具斂服以起之雖釋老氏其宮弊壞為之營補嚴飾所費甚夥弗靳也庶序之閣又率衞其教籍法事設離祠為民徼福其天性嗜善類如此州里之人稱之一則曰寬厚長者黃君也二則曰寬厚長者黃君也年七十又八不幸以元至正己丑九月五日以一疾不起上距所生之歲則宋咸淳壬申也卒後之明年庚寅某月日葬于州西高良鄉之原旣而窆徙兆域墦興家謂不利復以某年月日改葬小木山之陽禮也府君配文氏婦德甚備皆有可稱子男一人某女二人歸李某文某孫一人即以貞明經飭行由陽山教官名試吏部選授今官階陞承務郎以政事聞曾孫男二人某某皆著李文公習之自為其祖實錄乞銘於昌黎韓公其言有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後世論者未嘗不美習之之孝今以貞之行當無愧於習之特以余文非昌黎無以慰其請不能不欲然也雖然循孝孫之志發潛德之光尙可以人而廢之乎於是忘其鄙陋為序其事而造銘曰

以誠勸物其行孚於人也以善遺後其德垂于天也孫枝茂軼其進欲凌雲也本根發舒顧大且蕃也無善不報皦皦者躬啟也太史勒銘樹之乎墓門也

廬陵劉徐生墓銘

翰林編脩官張唯奉詔撰御史行縣北轅舟涉黃河忽夢內兄劉徐生相逢里中穆溪上脫冠命酒曰徐生與弟為精髮友恨輸先著鞭耳其情歡甚及覺悵然興懷賦楚辭一章擊楫而歌之使還南京將寫辭以寄或有告者曰徐生亡矣唯不勝其悲居亡何徐生之父作書遣唯曰徐生相從至鄴者久道歸謁先塋竟溺景陵之深川越九日得屍又八日旅殯鄴城東子皆臺下嗚呼肺肝盡割裂矣老身將何以能存耶自造襟揩誌一通幸請銘余華宋先生先生嘗見徐生頗愛焉當不靳於辭卽弗靳徐生不死矣唯泣為余言余也不敏無以寫其父之悲顧聞徐生日記萬言為文有奇氣頃刻風雲變化雷奔雨澤有不可測度者而古今詩尤嘉人稱為詩伯州里器之謂廬陵有二俊其一唯也唯舉進士河南第一人入仕于朝徐生益自愛祕期久積而大振方擬重位及部使者咸過以賓禮欲辟為屬辭弗就見唯受經於余亦

欲合笈來相從。今死矣。豈直其父與唯之悲。余亦爲泣下沾襟。何也。牛毛非不多。而麟角獨能專也。嗚呼。生死之機。伊誰執之。而顚倒若是耶。嗚呼。徐生字子卿。卒時實洪武八年三月十日。年二十有六耳。曾祖某。祖某。父說。以進士起家。官承事郎、安陸府通判。母曾氏。妻曾氏。二女皆在幼。其父俟報政返。肯葬廬陵永豐之故鄉。且爲立嗣。嗚呼。徐生之卒。爲善者或懼矣夫。銘曰。

將迸而遏之。莫不如蕢。方出而折之。蘖不如斲。斲之生也。不幸絕類之。已而已。大化之冥茫。吾將尤誰。

故永豐劉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庚金。字奇祖。姓劉氏。世家廬陵之永豐。劉爲江右簪纓之冑。自唐迄宋。擢進士第者。後先相望。入則登臺省。出則莅郡邑。人稱爲名門。曾大父某。大父某。雖不與仕版。而皆能繼詩書之業。父某。宋季嘗舉于鄉。試南宮。輒不利。用特恩授新淦丞。母周氏。府君八歲。善屬文。未加冠巾。五經誦之甚習。年既長。執經來從者。戶外之屨常滿。多有去爲名進士。唯府君累踐場屋。卒就擯斥。時學校多私試。府君漫起應之。卽在前列。元至治癸亥。又臨試期。府君試以上古之謚。旣而獲在選。升名春官。陳論過高。知貢舉者疑不敢取。繼以龍飛恩例。中書署爲吉州路儒學正。丁內艱而歸。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罷辟琴斯御。諱日之至。必反袂拭淚不已。府君性忠厚。遇其母兄奇可。尤盡和孺之樂。每聞將授衣。問周夫人曰。兄之衣何如。夫人曰。已先授之矣。及夫人殁。葬祭之禮。獨盡瘁爲之。不忍毫髮煩其兄。銓曹稽其年勞。轉臨江路儒學教授。命既下。而府君病且革矣。遼陽等處儒學提舉劉君岳申。名重當世。與府君交二十年如一日。其稱府君。有曰。溫柔而慎密。明辨而近恕。僾僾乎有士君子之風。識者謂爲實錄。府君爲文無宿搆。下筆滔滔。頃刻能定。龍蛇滿紙間。似欲飛動。郡縣大夫士慕其聲光。踵門求見者無虛日。平生嗜酒。飲至數斗不亂。拱手端坐。而爲禮益恭。此皆人所難者。生於乙酉二月十三日。殁於元統甲戌九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以至正丙戌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于折桂鄉烏江金牛墓之左。禮也。府君配某氏。子男子四。宣立、宣明、俱早世。宣謙、元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宣正。入仕國朝。爲起居注。轉僉淛江提刑按察司事。子女子二。柔嘉。適傅若曾。柔恭。歸彭宗徐。孫男五。服孫、恩紹、見珠、海珠、繹珠。孫女三。徐元、袁同、其壻也。一幼。未行。宣正。字貴道。今以字行。其爲左史也。余方司業成均。相與論文甚驩。迨出使淛都。詣余拜且泣曰。昔者。先大父嘗自念言。自十三世祖司空府君以來。多決策發身。而獨愧以特恩入官。所以戒飭先君子者尤力。先君子丕承前訓。唯懼少忘之。卒以儒而成名。及其終也。而呼宣正兄弟戒之曰。吾才非不如今人。而致於此命也。儻曹當自勉以文學亢厥宗。卽亢厥宗。吾死目亦瞑。貧賤不足論也。宣正時始十齡。已深知其言之悲。幸夙夜戰兢。不致顚隮。獲從士君子之後。忝被官使。至今三十九年。而墓木且拱。懸釋之碑未有所刻。豈非至闕典。願先生文之。予悼其志。而不敢辭。銘曰。

家有世科。子才又多。胡負志而嬰命也柰何。命也柰何。

呂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呂氏。諱文福。字尊卿。其先光州人。宋季。光爲極邊。戎馬蹂躪。無寧歲。遂避去金剛臺上。尋遷黃之

黃岡。爲黃岡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府君幼喪父。鞠於大母谷氏。大母性嚴厲。夙夜飭導。必期底於有成。府君年十四。從事法家之學。稍長。唐律疏義、皆精原其意。比類相從。支分脈貫。必允契乎人情。遂以抑剛茹柔洗冤澤物爲己任。時承平日久。未易得祿食。乃俯首試吏巡檢之司。會部使者申公簡夫、持節淮西。聞府君名。召與計事。衆咸愕曰。清卿之名。何以達上官之聽乎。府君笑不答。黃州守脫因不花、及萬夫長脫脫。皆怙勢受賕。貪墨之聲載道。府君白曰。不去此稂莠。禾稼安得而茂乎。申公然之。皆捕置于獄。正之以罪。申公名震淮西者、府君之力也。陳麻城縣吏。邑民被強盜所掠。訴之久。未克獲。元律。獲強盜至五者。補一官。里豪陳寇徼其利。縛略和尙等。賂麻城縣尉。煅煉成獄。文上縣。縣懾尉與守有連。不敢詰。府君知其冤。覓卒反之。縣令長搖手相戒曰。毋生事。腕可斷。此牘也、不敢署也。府君從容抱案。歷階而升。請曰。明公卽宜署。人命至重。豈玩戲其耶。令長相顧。遲回不決。府君曰。不署、則已當申都司。獄直達憲府矣。於是不得已。從之。活者五人。已而縣煩冤。杜門不出。忽野峻台出綰郡章。野峻台、名臣趙孫公子也。尤愛敬之。力辟爲其府吏。倚任伶優趙良卿、以利誘民家女子。教之歌舞。用媒衒上官。執權行賊。無所不至。府君又曰。不去禍本。其能清政源乎。白府公。悉傳於法。從良者數十人。萬蠻歡以爭田誤傷人至死。議者欲當之重辟。董辟輒不伏。訴于廉訪使者。使者漫不經意。疑不決者幾十載。府君知其冤。竟爲白之。俄遷蘄州。未幾。卽辭歸。謝絕人事。築存初堂。闢中延明師儒。教子爲舉子業。一飲一食。必與師俱。時大母猶在。程糊尤篤。嘗刻日晷於碑。戒家奴授食。惟恐後。師亦感其禮遇。有知無不告之。四方號士大夫以術業遊者。久館之弗厭。而行必有贈遺。人稱爲黃之名鄉云。至正壬辰。黃陷于盜。府君攜家走南昌。寧爲僞漢所據。僞漢之謀士。多府君之弟子。欲邀致之。府君戟手麾闢。衆知其不可而止。入我國朝。其子熙出仕。爲縣浙水西。府君防閑訓迪尤篤。蚤出則世扃鑰其戶。莫歸必歷叩其所行事。且曰。某事當如斯。不當如斯。諄諄千百言弗止。熙受教。爲清白吏。府君事母孝。遇人也以惠。婣友不能婚嫁者、助之。死無葬者。爲給棺櫬。雖屢求弗厭。性剛直。或有過。嘗必面折。不少恕。然遠近皆推爲吏師。後學者森森立。左右獄辭鉤連。有不可決。君片言之間。如庖丁解牛。皆迎刃而解。與之遊者。皆敬而憚焉。不幸以洪武庚戌三月二日卒於鎭江外徒縣寓舍。壽七十二。以是年五月九日葬縣東大慈鄉馬鞍山之原。禮也。元配葉氏。先十三年卒。繼配姚氏。子男一人。卽熙。嘉議大夫、吏部尙書。孫男三人。諫、讓、安山。女一人。李希顏、其壻也。予聞之。魏文侯時。有李悝者。撰次諸國之法。爲法經六篇。漢蕭何增之爲九。自時厥後。世錄代增。直至三百有餘。爲之章句者、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嗚呼。律豈易言哉。自非府君才識之明。斷決之精。孰能中其肯綮者哉。是宜銘。銘曰。

法乃司命。懸於重輕。脫不獲於簡孚。將枉物而傷生。故慘覈者、類貽於陰禍。而哀矜者、必兆於尊榮。嗚呼。如府君者。其殆善用而得其平者歟。

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致和。字彥遠。姓梅氏。梅本子姓。其先梅伯。爲殷紂所殺。周武王旣伐紂。封伯諸孫黃梅。號曰忠侯。

途以梅爲氏。世居楚、鄒閩。後避新室之亂。散處閩中。其因仕而占籍宣城者。則府君十七世祖諱遠者也。十世從祖詢。仕宋至翰林侍講學士。出知許州。九世祖堯臣。字聖俞。以詩名天下。氣完力餘。演肆而老勁。王文康公見之。嘆曰。三百年無此作矣。初從父應。補太廟齋郎。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以終。自是子孫寖盛。成楓稍乎。時雖多有擢進士第者。文物蓋彬彬云。曾祖某。祖師哲。父德明。妣汪氏。文節公澤民之女弟也。府君生而俊朗。嶷然異羣兒。稍長。大父授以上古之書。輒能講其說。操觚屬文。五采翩翩然可觀。大父攷。復從文節公學春秋。爲舉子業。已而兼通易與詩。鄉先達張君師曾兄弟。問學雄深。人號爲二張。每奇府君。析疑行爲忘年交。過從講索。殆無虛日。府君閱羣四流。僉謂鄉黨之先登者。必府君也。數戰藝數不利。府君歎曰。吾之文、非不如今人。彼藉吾殘膏賸馥者。取青紫如拾芥。而吾乃齟齬若是。非命也夫。非命也夫。於是乘去。肥遯於城南。益取春秋而研精之。辨其世變。要其指歸。著春秋類編十二卷。名門右族。爭體其聲光。爭欲聘致爲弟子師。府君以親老謝不往。而問道者。日相躡于門。府君悉攝其銳。入於密微而後已。廉訪使者東平王公士熙、燕南吳公歸。咸來諮詢治道。府君以風俗盛衰、人心感否爲言。二公深加敬歎。每有疑難。必下體質之。元末政亂。烽火相連。方嶽重臣有來鎮是邦者。屢遣使者聘府君入幕府。參贊軍事。府君知其不足輔。辭不赴。初、侍講、都官二墓。及祭享之祠。皆爲豪有力者所侵。宗人屢訴於有司。賄遺旁午。歷十二春秋不能決。府君力白都使者。復之。府君家素貧。事親盡禮。及歿。三年不御酒肉。雞初鳴。衣冠坐堂上。秉燭達旦。令子弟奴隸、各從其事。無敢惰者。故能充拓其先業。宗族、鄉黨。皆遇之有道。人有不平。趨斷於庭。府君片言直之。皆心服而退。至正乙未。府君避兵寧州山中。明年丙申四月二十五日。竟以一疾不起。享年五十有七。又明年戊戌某月日。返葬於郡南長安鄉盤石之原。從先兆也。府君娶崔氏。子男子三。長士熙。以學行入仕。知大同渾源州。以政事聞。今陞陝西承宣布政使司正理問。次煥、次鼎。皆蚤世。子女子三。長歸同郡劉安義。餘皆先逝。其著書所謂春秋類編者。與所撰詩若干卷。毀于兵。士熙蚤夜痛心疾首。力欲繼先緒。既於故址。築扁之曰存耕。復持史官朱禧所爲狀。拜予禁林。請銘其下棺之碑。予昔過宣城。郡守楊君觀出郊而迎。同登疊嶂樓。眺陵陽敬亭之勝。慨然動景行先哲之思。梅氏爲宛陵望宗。因訊其後裔何如。楊君遂以府君爲對。欲求見之。已作土中人久矣。今覽狀。知府君孝行堅整可稱。而又能護先冢於三百餘年之後。君子之澤。孰謂其不深長也哉。是宜銘。銘曰。

惟宣之梅。族望焯焯。世多顯才。有盛無衰。人講禁垣。出典大藩。大篇言言。繼之惟艱。孰昌於詩。寂城與夷。位則孔卑。名譽交馳。澤流至今。有嗣其音。秉心淵沈。如百鍊金。我昔我經。我文我兵。旗幟精明。莫能先登。命也柰何。芝生巖阿。既采且歌。委委蛇蛇。緇衣爛爛。諧詢遠章。告以否臧。肯嬌而亢。苟非其人。掩耳不聞。亂如絲棼。諫静甯厭。志未終遂。此閟凶下。有幽宮焉。展其封碑勒銘。炳若丹青。赦揚德馨。來裔是徵。

故陳府君墓誌銘

靖江王府伴讀陳發。痛其父母俱亡。屬予學子。許璘等行成狀。謁余於詞垣。且拜且泣曰。先子居閩縣。客授將樂伍氏。不幸以疾終。伍氏爲殮且殯。發年幼。弗克奉柩歸葬。與弟英、奉母夫人朱氏以居。家甚窶。

夫人害泣曰。爾父之骨。塗殯異鄉。魂神無知則已。脫有知。月苦霜淒之夜。寧寥將焉依。吾一念及茲。淚滿枕上。而繼以血。爾等宜自強。庶有以遂吾志。夫人親治絲枲。坐發兄弟膝下。手授書使讀。諳至雞初號乃已。發亦雖陵之期。尤紹夫人之言。時天下大亂。干戈充斥。發間行至將樂。中道爲亂兵所掠。陷虎口數四。夫人以爲無相見期。及發遁還。夫人撫頂曰。吾以汝發死矣。今幸一見。其天也耶。圖欲再往。俄夫人又不幸以致發痛心疾首。將欲無生。今獲事賢王於潘邸。奉令南旋。隻影徒步。走三千里。躬負先子之骨。歸起與之俱。既抵家。與夫人合葬阮山之陽。言訖。嗚咽流涕。既而又曰。發之先。光州固始人。五季末。來遷閩縣。有諱登者。再遷長樂。傳九世至德瑜。復返閩縣之嘉興里。德瑜、長樂儒學教諭。有文行。學者號爲端質先生。教諭生大父。諱椽孫。至先子。皆儒學子。承藉遺休。而用志不分。遂通上古之書。期以取功名。已而齟齬輒棄去。而精研堪輿曆數之學。方嶽大臣薦爲御武校官。辭不受。先子生平有大志。不得少見事爲。寶志以死。發大懼德業不遠聞。然聞不閩在執事爾。願哀矜賜之銘。言訖。又復嗚咽流涕。余聞發言爲惻然傷之。爾父爲志士。而發願不得爲孝子矣乎。宜爲銘。君諱廷臣。字以忠。壽四十九。以至正辛丑七月二日卒。其葬之日。則今洪武乙卯正月十三日也。銘曰。

其志之彊。時則僵蹶。蹶而戚傷。有子之良。亦可謂之不亡。

徽州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旦。字希明。姓羅氏。其先出於祝融之裔。受封于羅。子孫遂以羅爲氏。始於房陵。繼遷豫章、長沙間。歙之有羅。則又自豫章而分。其居西鄉、在宋爲著姓。有諱汝楫者。政和二年進士。官至龍圖閣學士。知嚴州以終。生六子。曰穎。曰願。曰頡。曰頔。曰類。皆曄然有文。願字端良。尤號雄深雅健。爲當時所稱。有爾雅翼、新安志、鄂州小集等書傳于世。府君蓋龍圖之裔孫。累傳至諱翁者。官承節郎。娶某氏。有子四人。而府君最幼。季兄逈祿。乃馬氏所出。娶汪氏。年十九而亡。無子。馬氏傷之。請於承節君。命府君爲之後。遂爾其兄而禰其父。府君事馬氏如大母。奉汪氏若生己者。歲時坐二母堂上。帥婦子奉觴爲壽。愉愉如也。其處同氣間。尤盡禮。訥然似不能言。諸兄有酗酒而或使氣陵轢之。府君笑曰。兄其大醉耶。兄慙而去。疏遠人困厄不能生。府君假之二十年。及其終也。復爲斂癃之。推而達於州閭。貧不能斂手足形。造梓櫝以給之。鬭爭弗解。將赴愬於有司。具籩豆酒漿。呼而平之。社祠壞。民禁穢無地。假倡號諸野。爲屋而像之。環秀橋敗。往來者危。顧視不敢度。倡衆市巨木構之。春和木氣萌。農父入山刈新條以糞田。刈者冢罪往往不食而作。困頓道上。役徒人昇淖糜食之。府君之好施。不特此也。四方宦游有過歙者。皆假館于府君。久而彌恭。漸行復有所嬴。士大夫言及府君。必同辭稱之曰。惠人惠人。去至正辛卯。蘄盜起。蔓延至歙。府君詔諸子曰。國家養育汝曹久矣。今大盜攻城邑。正赤心報上時也。汝曹毋以老身爲念。當思爲破盜計。於是諸子募健兒數百人。整其隊伍。部領詣轅門。請自效。既而盜日熾。家遂以此蕩毀。至正丙申春。府君避兵山谷。盜兵卒至。執府君。褫其所服衣。府君罵曰。天子何負於汝。而反耶。行將作齏醢矣。罵不絕口。盜怒。以戈舂之。府君隕澗中。時諸子在軍。無知者。惟一女奴侍側。扶至家而卒。正月二十六日也。享壽六十三。府君

婺吳氏。諱月、字德明。休寧人。閑禮法。甚得婦道。亦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年視府君而加二齡。子男三人。守正、宣明、祖安。宣明、仕於國朝。累官將仕佐郎、知淮安府山陽縣事。以治化稱。然孝行醇至。嘗封股肉以起府君之疾。女子五人。適汪道原、吳履仁、程欽文、汪士傅、吳宗濟。孫男十人。斗應、潤祖、謨童、儀童、山陽童、喜童、貴童、貞童、州童、源童。曾孫男七人。茂保、萬保、忠保、翻保、犢保、羅漢保、賀保。府君卒之明年某月日。與吳氏合瘞里之官塔山。禮也。人之處丈夫者。身都重祿。而無毫芒之可紀。徒見其須髭森張而已。冠服委蛇而已。是果何爲者哉。府君以一韋布之士。其行乃彰彰如是。孰得孰失。當必有辨之者矣。宣明久與予游。素知府君之事。遂爲之銘曰。

惠利之施。無間親疎。是爲仁之推。赤心徇國。白眼督賊。斯乃義之激。吁嗟乎羅君。非行之絕倫。曷以致吾文。吁嗟乎羅君。

故府府君墓銘

余官詞垣時。縉紳蔡玄、與蔣敬偕來。玄代敬致辭曰。敬嘗從游於句曲伯融孫先生。伯融總兵於括。而殁於王事。敬痛其師之亡。而其詩不傳。今采輯成編。將刻諸梓。願爲序以冠篇端。予私自念近時爲師弟子者、一轉盼間如不相識。然若敬者、亦可謂之知義者矣。意必其有所自。頗竊識之。及余致政還山。敬持元進士東原牛繼志之狀。請銘其先府君墓。狀中述其家三世以孝聞。則其所漸漬者深矣。宜乎敬之制行、不忘其師也。府君諱成。字公輔。蔣其姓也。其先爲汴人。宋建炎初。扈蹕南渡。遂家建業之錦繡里。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字秀之。母郭氏。閨閫肅穆。可爲女中師。府君生而奇異。不與恒兒同。少長。事親曲盡其孝敬。一顚步之間。常恐親之飢且寒。盻盻焉懸懸焉。若無所寘身。見親破顏一笑。輒喜劇。不知手足之舞蹈。士君子咸曰。公輔之風若父。篤於倫品。人競稱之爲純孝。而公輔又能繼之。吾聞孝子之家。其後必昌。庶有望於斯人哉。府君非惟能孝也。其友二弟甚至。庭無間言。仲弟彬。爲泰州吏目。先三年卒。季弟順。先一年卒。府君竭力經營其後事甚悉。府君非惟能友也。與人交。務篤信讓。雍雍雅雅。絕不與物競。唯恐傷之。不幸以洪武七年五月十日卒。享年五十又九。其年六月八日。葬于城南橙雲山之原。禮也。娶劉氏。子男子一人。敬。其字爲行簡。爲人謙慎。重然諾。一時名士多與之遊。女子二人。長適世。次適徐信。孫男一人。眞童。孫女一人。在室。予聞孝者、百行之冠冕。人有行之者。則百善至而百邪去。府君能體先人遺躅。而益有光焉。以增夫名敎之重。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孝謹而淳。濬哲勇謀。未能振德之華。惟遵天經。篤行于庭。斯可通于神明。昧昧思之。孰爲重輕。請銘者□當戢然而興。

故仙居陳府君墓誌銘

古者。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於後世也。嗚呼。孝子慈孫。欲顯於親也尚矣。後世不銘之於鼎。而以懸棺之石代之。不自著名。而假諸能言者述之。其事雖殊。而其心一也。台之仙居。有陳瑜者。自縣諸生、選入太學。與予兒中書舍人璲交甚洽。瑜方被旨。蒞賦征稅於安吉。而以父墓道。

瑜思有以顯其親。走湖州。謁教授董君處。撫其孝行成狀。復持璲書。走青羅山中。請予製銘。樹之於墓道。蓋瑜之先本金華人。六世祖始遷而予與董君。皆世占金華之籍。鄉人之言。當取信於世。此瑜之意、尤加勤者也。予何敢辭。瑜之父諱嗣。字自得。母夫人青年喪夫。以貞節自持。自得養之。無不竭其衷。夫人春秋高。沉痾在蓐。陰虧不足以制陽。痰液膠滯。口鼻間氣弱不可出。噎塞無以自暢。自得跪床下。嘗而吐之。日以爲常。嗚呼。污穢人之所難。近自得爲之若易易然。非其心誠愛親者不能也。斯事且爾。則凡飫衣之類塞。藥之降升。食之羞奠。宜不言而可論矣。嗚呼。人子之身。親體所分也。何敢有爲身。且不敢有。則凡疾痾疾痛。舉切于心。生養死藏。必誠必信。而無錙銖之不盡焉。如自得者。殆將無愧於茲也。使自得享有爵位。則移而達之事君也必忠。惠民也必仁。臨下也必寬。惜爲時命所拘。而所及者不過振其宗嫡。卹其比鄰而已。可勝嘆哉。孔子之教。以孝爲天經地義。諄諄然著之於經。予學孔子者也。自得孝行有如是者。烏得不揚之。竟之以爲世勸乎。自得性嗜學。幼時厄於貧窶。甚則注意米鹽細務。夜則爇薪誦書。逮長。家寖饒。遇有可矜。賑施與不靳。鄉黨稱爲善士。生於元延祐乙卯正月十四日。歿於國朝洪武戊午三月二十三日。壽六十四。卜以明年己未某月日。葬於某山之原。曾祖儼。祖淳。父宏發。母陸氏。元配王氏。先卒。繼室盧氏。子男子三人。長瑜。有文學。溫溫然如玉。即來徵銘者。次瑛。次琳。皆業儒。子女子二。適某某、某云。銘曰。

家享千金、孰於封君。荀子近無聞。愧於七尺之身。三組銀黃。爲卿爲郎。僞昧其天常。筋骸雖強。而人心已亡。君子哉若人。篤孝於親。端世之珍。鳳凰麒麟。惇史造文。勒石墓門。以揚清芬。以助其後昆。

永康徐府君墓銘

君姓徐氏。諱友、亂名與字也。金華之永康。所居邑也。諱興、諱德、及正孫者。曾祖、祖考也。翁氏、妣也。祇祇翼翼。人不見其惰容。兵亂。家貲傾。疾心勤力。營度綜履。卒完以充。歲歉。發餘粟振里閭。溫而恭。好禮而文。遇士友有恩。其德也七十有九。壽也。元至正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之時也。明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之期也。元統癸酉九月二十七日卒者。其配盧氏也。六十者。盧氏壽也。甲戌十二月二十日。盧氏葬也。護鄉岡谷之原。墓所也。道弘、道惠、道杜。子也。張某、呂某。壻也。儔、俊、供、倧、禰、寧、偉。孫也。椿、桔、棠、枏、棋、晉、本、儀、禱、敬。曾孫也。今爲國子生。授保定稅課司副使者。棠也。去君之卒一世矣。棠不敢忘而圖銘。以傳其志。非悲也。余與君同郡。雖欲辭不得而辭也。銘曰。

善善弱豈必名耶。全壽終矣。以榮耶。德其豐。厥後陵陵。殆將興耶。

象山王君墓銘

國朝平四明。彊山民爲亂。寇象山。據縣令丞。號縣。及縣大姓王君剛甫、散家貲。率敢勇士。襲其營。破之。執縛魁首數十人。獻于庭。帥曰。汝寇郡縣。因命吏刼平民。爲害非常。死。遂斬之。散其餘黨。迴令丞以歸縣。以其狀聞。詔賜白金二十兩。縣圖其破賊狀于鳳躍山佛寺之壁。是時。朝廷開亂。發近兵誅之。兵及境。欲屠從賊者。會君已誅首惡。兵乃解。象山民數百、環君拜曰。微君。吾邑幾以不義死。由是君名聞浙水東。君諱某。剛甫、字也。其先祖某。自汴遷閩。復自閩徙象山。曾祖諱子俊。祖諱文盛。父諱芝。伯父苣。無子。君以父命後

之君祖父皆善士。世以貲聞。至君尤敦厚有氣量。為學務達大意。能操縱斂散。貲愈多。然好周施。喜士。人稱其賢。元季嘗以通蒙古書薦為蒙古字學錄。遂起貢歲。江浙行中書省檄君攝東門巡檢司事。攝六年。盜興、不敢一人登陸。及君去官。東門被兵。民追思君。歌慕之。年六十有八。以洪武十二年正月某日客死於京師。識君者咸悲傷之。君娶裴氏。宋丞相夢鼎曾孫女。繼盛氏、許氏。子男二人。用鼎、好學通詩。用益。君卒後乃生。女四人。其二適林文孟、林起宗。二在室。孫男一。曰岵。銘曰。

古有巨室。并于世臣。望大聲隆。可以鎮民。民或思亂。伺隙以動。呵而止之。俯伏寖恐。豈若細人。勞而少功。勢卑智輕。其誰肯從。海島之間。萬室盤盤。煮海爲山。島化難棼。世當治平。不敢踰騰。或逆其情。旋抵阻兵。騷亂未弭。嗚呼以起。火矢風縱。入寇東鄙。君曰島盜。自投釜中。沸湯方然。汝計已窮。怒叱壯士。盜不可長。羈斬軍門。以取峻賞。天兵東來。欲剗鯨鯢。聞難既夷。飛書大庭。函金走驛。一日千里。旌樹發勇。以勸來者。父老相攜。環拜于塗。非君有為。孰受盛湯。鳳翔之山。岡壟君像。此則其藏。過者稽顙。

李僧甫墓銘

建業有篤行士曰李君。諱汝成。字僧甫。居家能惠其鄉。信其朋友。游京師。卿大夫皆重之。勸之仕。不應。覺歸。買六合市上。物價減恆市人之半。客遺錢五十緡而去。遣人追之、不及。訪其家授之。人以田宅來粥。予直輒物倍。問故。則曰。欲子孫久守之也。年七十。以元至正戊子八月日卒于家。君娶鄒氏。再娶吳氏。年五十。無子。或謂施金飾浮屠像。當得子。既而夢神人授二棗。後十年。連得二子。長曰讓。次曰疑。鄒生一女。適句容王某。孫男四人。曰某、某、某、某。君之先。太原人。曾大父某。徙潤。大父大振。遷建業縣。曰上元里。曰李岡。大振曰。此符吾姓。宜居。遂居之。通術數。父義。亦善士。子疑。好學行義。儒生稱之。以某年月日葬君于某所。來請銘。疑、言不妄。古所謂觀其子知其父者。疑與君之謂耶。銘曰。

不汲汲於名。終以善稱。不斷斷於得。終以貨饒。人羨其然。故有合乎天。嗟彼力爭而智取者。曷不觀乎斯阡。

麗水黃府君墓銘

元至正中。天下方岌岌然。麗水黃君與可獨憂。以為大亂將起。著書十篇。言政治興失甚悉。曰。能用吾言。庶可救。不然。殆及矣。會朝廷遣使者宣撫四方。君即詣使者上之。不聽。歸臥于家。後數年。亂果作。山東李國鳳經略江南。見其書。歎曰。經濟器也。致書辟之。卒不起。年八十以終。君諱許。與可其字。上世多仕宋。不大顯。七世祖太學生師恩。與兄讓財以義稱。祖國華。父祖。年十七。舉于鄉。補太學上舍生。君蚤孤。知自刻厲。讀書攻舉子業。試弗利。棄不復觀。慨然慕聖賢之學。習五經。約知其說。尤深於易。旁通諸家言。目別葉分。咸得其統緒。狀貌秀碩。拇垂至膝下。談辨今古事得失成敗。如身預而目覩者。部使者行縣。執贄上謁請見。奇其才。數欲薦之。謝不從。推推所學。與其徒相講授。性剛嚴。逢人不能為卑辭媚色。不挑其心者。遇諸塗。不正視。然待母甚敬。溫和極能適其喜怒。母卒。廬墓左右壁之下。遂別號石壁山人。讀四書著類觀。讀易著大意。讀詩著總斷。他若制度文為之說。咸有所述。所為文、通若干卷。其於義理。蔚如也。未卒時。自

為挽詩。謂將死。既而病。歎曰。生而無愧。吾榮也。死而無憾。吾寧也。遂卒。時至正壬寅四月二十八日。後六年。為吳元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葬于藥衕。君娶魏氏。子男二人。文彬、文華。女一人。適梁某。居出也。孫男四人。曰夢祖、夢庚、夢麒、夢孫。夢祖以能文辭名。仕皇朝為秦府紀善。階將仕郎。女一人。適湯仕曾。孫男四人。曰綸、維、綱、紀。君沒。葬已久。夢祖持狀以告。拜泣曰。先祖既不得志於當時。倘不闡其存於後世。是生死不遇也。烏乎其可。余曰。君雖不顯其身。而有孫以昭揚之。斯亦可謂有天道哉。銘曰。

大亂之生。其端孔微。不有君子。孰爲蓍龜。未形而言。昔也敢諱。履冰未泮。視如平地。政闕教墮。安能久存。天寔其聰。有言莫聞。言之在予。從違者人。人之方迷。聖賢所難。吁道書不亡。家孫是紹。載德昭銘。是謂天道。

錢唐沈君墓志銘

司馬遷謂儒者之道。博而寡要。遷蓋自謂也。非所以論儒者也。夫自唐虞以來。載籍世有。欲盡而窮之。信若博矣。苟得其道焉。一言可用之終身而行於天下。奚謂寡要哉。然近世師喪經晦。爲士者以強記多識爲高。而昧於力行。聞之則無不知。措之於政則必不能。於是遷之言若可信矣。吾竊私病之。以爲儒者之道。豈以多識強記爲哉。亦論其行與事而已。其行誠非也。雖多識強記。烏足謂之儒。其行誠君子也。爲身則端。爲家則和。何暇計其餘哉。吾以是求士於今之世。生者、樂與之交。不幸而致者、亦樂爲之銘。若錢唐沈君者。固余之所願有述焉者也。君諱禮、字仲和、沈其姓。錢唐其所居。少喪父。母劉、貧不能自存。挾其弟妹歸金華康氏。君獨泣曰。我沈氏嫡也。我去。沈氏鬼安所求食乎。屬謂弟妹。汝善事母。我將求盂飯。歲時酒先人墓上。勿使我先人爲也。母子相抱持、痛哭而訣。君家居素善。甘以應四方之求。至君益刻苦節縮。廣致奇異罕有之書。列度左右。身處其中。晝夜研索。詞格高偉。論可見於行事者。則執筆書之坐右。歲久。至無虛處。每日省觀。期不愧於古人。行一善則喜。否則若不能自容。其家人畢之終身。而不見其悖言戾行。其同里之人服之。有所爭訟。必就而取正。凡來謁於君者。視其色。聞其言。未嘗不歎以爲君子人。而君常以不得養母爲戚。元至正中。欲徒步往求。而浙水東西兵亂不果。及道頗通。而母死矣。故君尤過哀焉。平居多疏食。不嗜葷肉。祭享之日。悲慕如初喪者。君尤善教子。次子新民。年十七入國朝。由鄉貢進士爲太學生。君遺書多至數十通。皆勉之以忠國事上之道。漸終。告其長子貴誠。猶以孝友為言。嗚呼。是非儒者之行耶。君之卒。以洪武九年七月十二日。葬以是月二十日。墓在錢唐城西之金鼓山。年五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娶王氏。能輔君為善。二子。貴誠、新民。一女。適姚某。新民嘗從余學。經來請銘。余嘉君行。故不辭。銘曰。

儒道廣博而周通。小無不在大無窮。據布天下彼一躬。得之成德推建功。彼胡不知訐以攻。非儒之徵乃其庸。沈君好學守厥中。六經諸子爲垣墉。閱義則喜善則從。敦愿不伐持敬恭。家化里閭服且宗。使躋于位績愈崇。抱德孔多壽不豐。天實嗇之匪其凶。刻辭昭潛鎮幽宮。

莆田方時舉墓銘

余始銘莆田方君應元之墓，則知方君有二賢子，其長諱槐生、字時舉，尤以文名，心固識之。後聞時舉以郡守辟爲郡校師，人尤稱之，余愈熟其名，而以未及見之爲恨。然頗自意，余官京師，去莆不甚遠，以時舉之才，校師豈足以老之哉。余雖未見之，必有日。及余引年告歸，有以狀徵銘，署其後曰文焯者，則時舉之子。省其狀，當銘者則時舉，而時舉以洪武六年六月六日已死矣。及考論其死，故編民有怨其郡丞者，誣訟之于部使者，辭蔓連時舉，已白其誣，道歸，及上官疑其獄有贓，再逮之。時舉恐，遂拜辭孔子廟及其先祠，遍與朋友訣，夜半，紿其妻子，就縊沈井中。嗚呼，其可哀也乎。按狀，時舉、儒者也，少負氣過人，受業于進士方君德至，及鄉貢進士鄭君稑，通春秋、詩、書、三經，年二十，輒爲人師，善講說，爲文辭。元至正中，方岳大臣委章以學行隱逸薦之，不起，擢爲漳州路北溪書院山長，不赴，授泉州路儒學教授，卒不從。及國朝以校師辟，辭不獲，乃就職。爲師七年，惟以推所學激髦士爲務，恬不以勢利薄其心。嗚呼，時舉之所守如此，豈非君子哉。時舉嗜義如飢渴，蔡忠惠公襄之祠，林文節公光朝、劉文定公克莊之墓皆圮壞，時舉請于有力者爲完之。其先宋光祿卿偕，爲郡名人，則祠之于學宮，啓江知縣深道墓爲盜發，則治而瘞之。其族祖族父及外王父母四喪未舉，則葬之。莆之郡乘，自宋南渡以降，廢而不修，則陳于上而修之。其家譜牒未備，則備之。嗚呼，時舉之所爲如此，豈非君子哉。時舉謹愨有禮，平居未嘗去衣冠，出言秩秩有章，與人交，藹然和，翕然恭，悠然久而不變。聞人善，則揚之不啻，有不愜意者，必論折之，使合理而後已。其務德如此，而年僅四十有五，寧不誠可哀乎。與時舉同時之人，有學不若時舉，文不若時舉，言論不若時舉，

而都顯位，享豐祿，得上壽以死者矣，而天獨窮時舉之身，又閼其壽，豈非命也耶。然命者出於天，惟君子能安之，而小人皆反之。安乎命以行，而所遇有橫逆者，雖夭猶壽也，雖賤猶貴也，以能全其天也。不能安乎命，所爲戾乎天，而僥倖得福者，雖壽猶夭也，雖貴猶賤也，以棄其天也。然則時舉雖不獲一命，不登下壽，而所受於天者，自于鬼神而無愧，質于衆實而可徵，又何足悲乎。辨而銘之，所以慰時舉，亦以感其子也。時舉娶宋氏，故宦族。二子，長卽文焯，次文煇。二女，適柯廉、熊璐。曾祖諱寓孫，宋某官，祖諱藥翁，父則諱應元，其世見應元墓銘，茲不著。時舉之葬，以某年月日，葬在某山之原。銘曰：

麟或死于斤，豚或被繡紋，天道芬芬，孰知其門，命之方屯，雖賢哲莫伸，自昔皆然，豈獨乎君，君勿尤乎人，惟命是信，我銘君墳，以列清芬，以告鬼神，以貽爾後昆，尙其不泯。

南海高君墓銘

廣州南海之蜡溪，有士曰高君瑛，字季卿，年六十有四，以今洪武十年十月三日卒于家。其存時，南海人稱其爲長者，旣沒，衆邑聞之，咸哀痛曰：長者亡矣。其冢子彬居金陵，聞訃，哭服喪，來請銘曰：先考之德多，彬不能悉舉，縱悉舉，恐人以彬私其親，不之信。言之公者，莫如衆人，衆人知先考者，莫於南海人之悉也。南海人之稱先考者，彬亦不能盡言，惟嘗稱曰長者長者。彬自少聞而熟焉，願有以昭之，使弗失墜。又曰：先考居家，寬厚愛人，貧者有以濟之，患難者隨力所至必卹之，故人稱長者不嗛口。惟先生哀焉。夫長者之名，莫盛於漢，或曰以其有長民之德可爲人長，故云，或曰其德和善化人，如長養萬物之爲，故云，或曰

君子之別稱，其義之重如是。在漢時，大臣推曹參、周勃，稱長者，萬石君之流，亦可爲長者，其他以鄭、韓、張、陳之功業，不得以長者稱，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之文章，亦不得以長者見稱，其不易以許人如此。高君一布衣人，交口以長者稱之，則其德足以化人而然，不可以位論輕重也。自古國家必以用長者而興，蓋其敦厚可以鎭俗，和易可以近民，其所爲若遲鈍而知大體，似無能而有遠效，非刻薄譎徼目前功者比。故賢者貴之。若高君者，未嘗有祿位，且爲人若是，使稍假之位，其功德豈少哉。是宜銘之，以爲流俗勸。君曾祖某，祖實錄，實錄之兄天祿，仕宋季，爲茶鹽司提舉。父與立，母黃氏。娶李氏，先十六年卒。子男三人，冢卽彬，次曰晉，蚤死，次曰宏。女三人，二適鄭伯齡、黃仲賢，一在室。孫男若干人，度、節、某，孫女若干人。彬尙氣節，元季嘗集民爲兵，衞其鄉，旣而還金陵，將以某年月日歸葬君于某山之原。銘曰：

漢治尙質，多任長者，淳風茂德，化成天下。長者之化，爲嶽大川，莫知其功，生物資焉。世頹俗壞，小智利口，取效目前，遑恤其後。我思高君，長者是銘，告爾子孫，維德之程。

周君墓銘

周君、諱德顯，字仲良，其先汴人，宋靖康亂，諱詗者始遷杭之新城。曾祖諱曾，國學生，授迪功郎，祖諱瑩，父諱誠孫，母汪氏。君少喪父，能自力學，聞非母，貧無以養，去從吏，得祿以奉母。及母患危疾，遂棄歸，躬調煮藥物，問所苦好而順適之，晨夕祈泣叩顙籲天，夢神語以禳禁之法，亟如其言，疾果愈。念母已老，絕意不復謀仕，有薦之者，不應，惟日以求母之歡悅爲事，食必侯母舉筯然後食，夜侯其就寢然後寢，見其色和，卽喜以告妻子，或有憂戚，輒懼。自外歸，偶不見母，趨走問故，家人曰在臥所，趨床下問體安否，安則悅，否必忍聞。居喪治葬，咸如古禮。君有兄，亦老病，足不良行，嫂喪則無子，事之如父母。元末兵亂，奉兄嫂以逃，不辭勞勤，沒皆卜地葬之。人服其行，稱其爲孝弟。及年五十八而卒，復以節孝私謚之。君娶武都章氏，其孝儉如君。年六十，哭君過哀而終。生一子，昉，養君如君事母。一女，嫁白釗。側室龍氏，遇盜不屈死，生二子，一夭，一死于亂。昉旣葬君，來請曰：先子之卒，以元至正己亥三月四日，吾母亦卒於後十五日，初合葬諸村先隴之左，今洪武甲寅正月三十日，復遷葬于昌西鄉下徐山之原，而墓石無辭，敢請銘。余曰：節孝君之行，如古人，固宜有後，昉眞其人也，烏可以辭。銘曰：

人咸樂乎生，而愧於苟生，人咸惡乎死，而尙於有名。生以孝稱，其生不苟，死以孝名，其死不朽，昉以爲之子，是謂天道，而余以銘之，告于悠久。

故義士胡府君壙銘

府君諱嘉祐，字玄祚，姓胡氏，其先出於文定公安國之裔，有諱志寧者，宋宣和初，來知婺之永康縣，遂家焉，今爲永康人。曾祖某，宋迪功郎，祖時孫，父文、字質甫，皆隱德弗耀，妣張氏。府君幼失怙恃，煢然思自樹立，蚤夜孜孜，無窾凝自懈意，卒使貲產逾於前人，然積而能散，遇貧窶不能自存者，多與之泉布，無靳色，人有急難，百計救之，至勢不可爲乃已。以信接物，如金石弗變，里巷有期約，或剋府君，一聞府君言，則曰，

胡玄祚斷不可獄矣。歲丁酉，括蒼盜起，殺官吏，焚府廨，蔓延至永康。浙水之東騷動，縣達嚕花赤月也速達而聞府君有奇才，即薦上海右憲府廉訪使劉公翽。亟召府君與語，大悅，命府君集鄉里健兒，給以鎧甲，俾領之以禦寇。府君勒成部隊，教以攻戰之法，頗可用。一旦寇大至，府君列陣于古田，衆寡不敵，遂死之，是歲二月二十三日也。江南行御史臺聞其事，遣使致奠。材士大夫亦嘉府君之義，而悼其不幸，多爲詩文以傳。府君得壽四十有八。元配章氏，無嗣。繼室趙氏，宋格庵先生順孫五世孫女也。子男四人，裕、麟、福、禮。女二人，長初，適鄭某；次韻，未行。孫男二人，榮祖、正祖。孫女三人，忠、昭、清，皆幼。裕等既以丙午之歲九月壬午葬府君於鯉溪山之原，復具府君狀行，徵予銘，而納諸玄堂之南。初，予受經於凝熙先生聞人夢吉，始識府君。蓋府君之女兄實歸先生，而先生之女又適府君之子裕。府君之事行，故先生數道之，以屬人人。予顧得與聞之。惜乎府君百不一試，而竟賫志以歿。然而君子有取之者，其捍衛鄉井之心皦皦然不可誣也。人孰不死，君死於義，可以無恨矣。銘曰：

人孰不死，得死則難。此惟義士胡君之墓，千載之下，過者式焉。

故王府參軍胡君妻項夫人墓誌銘

余授經青坊時，龍泉胡楨嘗以伴讀侍皇太子研席，楨因得從予游。今年春，予以纂脩元史被召來京，楨入禁林爲學士，時楨已擢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使司事，間以其先府君王府參軍深墓上之銘來屬予。既已爲之，楨復泣曰：先子之行，幸托見於文字間，而先母未之有述。幸先生憐之，敢奉姻家兄章存厚之狀以請。予義不敢辭。按狀，夫人諱某，字某，姓項氏，處之龍泉人。父某，母某氏。生十有七歲而歸于參軍。參軍，同邑人。其父珏，爲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夫人既歸之明年，參軍即往省覲，遂補其省掾吏，越九年始歸。初，員外府君娶趙氏，生參軍及二弟，渡海，趙氏既亡，繼室李氏，生某。恐夫人興家政也，使居於外。夫人無以自給，與媵人日事機杼，風雨瀟瀟，青燈明滅，於一室間，人不能堪，夫人則怡然處之。父母憐其勞勤，將奪其志。夫人指庭前水曰：俟此水西流，吾志御當改耳。不聽。姻娌之間，或譏誚之，或輔嫌之，夫人皆不答。員外君歿，參軍自海外護喪歸，非夫人祖跣出迎哭。參軍持夫人泣曰：吾爲親故，不獲與夫人居，夫人備嘗諸艱，而能完節以待予，其與古之毅烈何殊也。夫人曰：此婦人常事耳，何足上勤君子之念慮。其後，終不自言。至正壬辰，中原兵起，浙水東州郡漸至繹騷。參軍從謝將軍肅除鄉郡草盜，間歲一來歸。夫人攜子女，間關叢櫃中，亦能自安，如獨居時。己亥冬，處州內附，參軍朝京師，上奇其才，命爲右司員外郎。於是參軍迎夫人以來。時夫人已有疾，扶挾以從行。既至，念及鄉里，鬱鬱不自聊，疾愈篤，遂卒於清溪之寓舍，實辛丑七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壬寅，返柩於處州，擇麗水某鄉某山爲冢，以十一月某日葬焉。夫人性淑而行勤，參軍有志事功，視生產作業之事蔑如也。其補綴缺漏，綱構生理，唯夫人是賴。及夫人死，參軍銜命在處州，又不能視其襲斂，每對予言，涕泗爲之潸然。夫人生二子，長即楨，次曰樫。一女曰章，其壻即存厚，御史中丞濬之季子也。夫自陰教不行，婦人女子能不易節改操者，何其寡也。間有以禮自持，欲起古人而效之者，人方羣訕而衆侮之，又何習俗之不美也。有如夫人之行，可不彰著以爲世勸

乎。是宜銘。銘曰：

猗歟夫人，始終一節也。羣言沸騰，卒莫之奪也。相厥夫子，有偉其烈也。乘化而盡，又何怛也。千載之下，尚觀茲貞碣也。

故茶陵貞母陳夫人譚氏墓誌銘

共姜守義，賦詩以自誓；孟母訓子，斷機而示警。貞節昭乎閫範，誨言賁乎陰教，傳芳往古，垂則方今。況乎百世之下，聞風而起，勵志於髫齡，收榮於暮齒，其操若金石而弗渝，其訓猶冰櫱而加飭。勗厥令子，爲時名臣，有若貞母陳夫人者，其亦卓乎不可及已。惟夫人諱某，字某，姓譚氏，譚爲茶陵鉅族，自隱逍曹，雲陽之山，如翠旗之開張，紫微之峰，若饑馬之馳突，勢綿延而蟠結，氣絪縕而鬯達，清淑所鍾，嘉徵攸賴，故夫人之生也，髫稚之年，婉娩絕品，黼黻之工，不學自能，絲枲之習，其事惟謹。特鍾愛於親闈，妥擇配於君子。時則有如陳府君，諱某，世載徽美，生同里閈，雅稱詩書之府，允爲簪纓之裔。盟言既訂，質幼來歸，祥禎之應日臻，溫燠之福自至。逮及笄齡，益增遐譽，祇事舅姑，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雍肅之遂。主中饋，知婦潔之方；佐蘋蘩，怵惕之敬。見稱者長，表厲宗門。不幸年甫三十，遽罹所天。澧水秋竭，嗟闌蕙其可悲；毓松冬枯，悵女蘿其焉托。未亡之稱，弗絕于口；一醮之義，不改其節。有子曰某，賦資穎拔，稟識剛明，斯窮羣經，欲明體以適用；參錯諸務，思致君以澤民。元之季世，四海興戎，乃崎嶇於兵間，遂盤旋於江表。適値聖主龍飛，羣雄川赴，慶風雲之嘉會，喜魚水之相逢。試以檄文，辭意雄偉，聽其謀辨，籌策深弘。遂署爲東曹掾。當大將四征之日，正材智交馳之時，酬答盤暇，事無疑滯。會淮安納款，承命徵兵，市高郵之斯府，俄爲吳之見執，抗論弗屈，陳義益高，因譽服其強悍，獲遣還於朝署。由是入贊省垣，出掌邦憲，協恭而庶政惟和，處盤而百工自遜。其典守劇府也，剗累政之極弊，登雜集之稍賦，政令所及，精采一新。其參預機務也，立經陳紀，期底隆平之治；獻可替否，益盡匪躬之忠。泊乎執法中臺，澄清諸道，白簡糾劾，庶物無遁情，亦皁衣奏而廷無留議，蓄持己清白，潔如冰雪，遇事果決，捷如風雨，所以姓名達于宸宇，政事書于竹帛，信無愧古之名臣者矣。先是兵燹方張，母子暌隔，皇上錄實念功，俾從間道迎養，賜之以金幣，居之以室廬，恩寵便蕃，榮燿無比，動搢紳之恩賸，形騷人之歌咏。僉謂夫人德積于躬，祿被嗣續，身具脩於五福，養不減於三牲，安受尊榮，以及考終，衣食縑纊之厚，棺槨宅兆之佳，亦云備矣。夫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妣某氏。所生三子，長即某，中奉大夫、御史中丞；次曰克寬，壯年而夭；次曰復，克荷家政。一女曰蕊貞，未嫁而亡。夫人以洪武辛亥十有一月戊午歿於京師之寓舍，壽六十九。中書省臣以其事聞，特降勑旨，俾歸葬於故鄉，發引就道，祭以牲牢，哀榮之禮，允謂兼至。明年壬子某月日，柩還，用堪輿家言，卜地於某山，以某月日窆焉，禮也。予竊聞之，人材因山川而生，山川必籍人材而顯。惟此茶陵，舊稱良郡，得名肇自於漢，侯高隱但栖於所暫，年祀逾邈，簡册靡載，終無宏偉之才，符此高深之氣。惟中丞公生逢益運，展謀猷才略，以佐興王之業，用忠貞鯁亮，上結萬乘之知，勳伐炳朗，聲華赫奕，理應有待名始不磨，庸因造銘，并紀嘉績，使知枝葉敷榮，必有資於本支，流暢遠達，必遠稽乎源云爾。銘曰：

婺陽之山．粲發孕益．篤生賢母．蔚爲女師．其一 儼儼婉容．溫溫令則．尊章是共．先後惟式．其二 中道遘屯．良人棄捐．哭擗靡尖．血淚迸泉．其三 爰從少年．以迄白首．抱節自誓．終天獨守．其四 寒燈夜織．秋砧曉炊．楨志篤勵．茹苦若飴．其五 欲亢其宗．唯迪厥子．龍駒歲丸．雛羽趣起．其六 稍學旣富．受材復雄．竟乘青雲．上從其龍．其七 臬司膺英．藩府效績．如鳳斯鳴．如鵬斯擊．其八 三領政路．司憲臺端．正氣一脈．磊磨自寒．其九 綵衣趨庭．粒鼎觀養．天寵日加．人榮莫讓．其十 歲紀福履．年踰期頤．風木不停．雞露增悲．其十一 非有賢母．曷成令胤．勒銘隧阡．以表貞正．其十二

故胡母歐陽夫人墓誌銘 有序

夫人諱汝圓、字某、姓歐陽氏．世爲太和人．父宗周．母江氏．夫人年十七、歸同里胡濟川．濟川素爲閭右族．其遠祖有諱鑑者．在宋時以明經及第．爲南城丞．遂闔大塋．繼封其父爲迪功郎．母歐陽氏孺人．封謚中有禍褒之言．遂取以名其堂．楊文節公嘗爲作記．夫人佐濟川治家政．內外咸舉．至於料絲之事．尤加之意．適至正壬辰兵亂．江西行中書檄濟川充里之早禾市巡檢．爲禦寇之計．早禾當龍泉、永新、安福之衝．兇豎出沒靡常．一障之責．誠有難勝任者．夫人佐之．檢栝皆數萬於公家．募驍勇．植爲柵．相率固守．如此者十有餘年．卒能全其宗族．詩禮絲麻．如承平時．夫人之力居多．視彼強家大姓．殲於寇者．相去不翅萬萬．夫人非姑樂氏．甚孝敬．及樂疾而亡．濟川與仲子子璘．方受事于贛．夫人含泣視事．凡棺衾斂塋資祭百須之物．無不具．俟濟川還．始殯焉．初．樂事姑陳氏甚謹．今夫人之事樂亦如之．識者稱如崔山南家云．夫人自歲癸卯．辟地武山陽．至于乙巳．江西州郡悉平．夫人隨濟川還故里．室廬已燬．於是相與經營構祠堂．以奉胡氏四世神主．割腴田以充祭祀．而曾祖姑謝氏墓在梵安寺傍者．亦措置俾浮屠主之、爲鄉黨之須．其奉承先志而知所急．類如此．其顧傷子孫．必令取則於先世．且曰．昔文節公記爾家之室．有迪教鄉黨、樹家亢宗之言．爾曹不可不勗．若亦歐陽氏也．爾能勗之．則禍褒之名．未必專美於前矣．夫人素有痰疾．至是加劇．以洪武庚戌四月壬申卒．年五十有五．子男三人．子璞、子璘、子瑀．皆克盡子道．子璞先夫人而卒．孫男五人．和授、祖授、宗授、孔授、仙授．女三人．適某、某、某．子璘卜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前葬．以鄉先生王君沂所爲狀來徵銘．先生以文學知名當世．狀之所述．其言宜可信．爲之銘曰．

孝足以奉其姑．智足以相其夫．力足以植其門．有若夫人．其殆譆婦性者歟．其殆篤婦道者歟．

故秦母夫人金氏墓誌銘 有序

監察御史秦君文綱．再拜而請曰．惟墓之有銘、尚矣．蓋原其所始．所可見者．殷比干之銅盤篆文．漢光武時．梓潼匽君之墓甎．大概以久託體魄爲說．使夫人之殁于今三十又五年矣．玄室之刻．旣愆于前．懸綍之碑．尚具．又不勒其淑範於後．揆諸古義．有戚爽焉．輒自造墓行一通．件繫而鋪次之．願吾子爲之銘．謙不敢固辭．謹按狀．夫人姓金氏．諱某、字妙清．蘇之嘉定人．父某．妣某氏．夫人幼而孤．朝夕莫翦．時有不給．卽能傷厲．安於紡績織絍之事．雖寒之折膠．暑之鑠金．不敢自暇自逸．日處閨內．人未嘗識其面．久之．族攝益御．無不合辭稱其賢．同里秦府君某．游學燕都．還．擇配未就．聞夫人之爲．請具六禮焉．府君遂贅女

氏．夫人主饋．非特黎朔御．孫皆省撫．悉中條序．一言一行．皆思麗于矩度．無違越者．生丈夫子四．長卽文綱．次某、某、某．女子二．適某、某．孫某、某．女某、某．台若干人．重紀至元己卯四月庚戌．以疾卒家．壽年僅四十三．夫人存時．諸子絕幼．唯文綱稍長．力使從名儒游．且曰．是子也良．吾將期其名遂而身立．爾及文綱以文學而揚于時．致位清顯．而夫人之墓木已拱矣．嗚呼．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往往因其子賢而名彰聞．有若夫人．素行閫嘉．人何由知之．今因文綱有立．大夫士咸相謂曰．是良御史者．何人之子也．其父母之賢．有以訓之成乎．於是夫人之譽．洋洋乎盈耳矣．文綱以道事君．盡竭其忠告之誠．將藏當益崇高．他時贈誥載頒．費及泉壤．夫人之名．愈足以不朽矣．夫人之墓在縣之某鄉某山之原．葬以某年月日．蓋與府君同兆域云．銘曰．

承天矩兮．循純懿和．惠其實兮．有儀式儀．循術柔嘉兮．女中之師．熊膽和丸兮．勵其令兒．豸冠朱衣兮．符我繁斯．宜福其榮兮．鬮胡悴之．蓋木楊森兮．涼飆淒其．名在兆阡兮．墓門有碑．

處州教授吳君妻丘氏孟貞墓銘

孟貞、出陽穀丘氏．世爲名冑．有諱某者．能挽強命中．夜樹火二百步外．一發應弦火滅．元至元中．從褒鄂公暖都、帥帥平宋．辟爲征南元帥府奏差．積勞行陣間．例可得一官．辭．遂留居括蒼．娶鍇塘趙氏．生一女．卽孟貞．復以貞爲名．始成童．輒哭父．佐諸兄奉母盡孝．以劉向列女傳自隨．指貞行者曰．期無愧此．可矣．性恬靜．不樂侈靡．紛紛綺紈之屬．悉斥去．唯節序稍一御焉．同縣吳君世昌、字伯京．年始加布．以明經領江浙行中書文解．閭右族爭以女歸之．不聽．聞孟貞爲人．乃委禽焉．旣歸．奉尊章．和先後．一周旋矩矱中．無踰節者．六親爰譽之．伯京女兄行有期．冠服什器咸闕．孟貞罄己所有者爲助．尊章春秋高．內政悉孟貞所治．冋甓三百指．洪纖之費．皆人念慮閒．不侈不陋．咸安之．伯京爲東海校官．孟貞侍姑往．而身留于家．東海多蛙蛙之圖．味頗甘脆．孟貞先寄而後奉姑．及殁、哀傷骨立．幾至滅性．孟貞視己子與塚從中親之子同．日聚家塾中．執經諷誦．蔬服如一．人不能辨其親疎．至正丙申．歲大儉．斗米咸至錢千．道殣相望．孟貞稱貸以振族姻．人尤以爲難．壬寅．兵溶起．孟貞避地青田．從少微山中．語及兵革．無驚怖．已而深入周院．林樾蓊茂．日斷無來人．孟貞恆憫鬱不樂．嫗者思西歸．得疾不起．至正甲辰七月十又五日也．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旋葬南明山．年五十七．生二子．長公顯、字從善．今以字行．次公顯．孫男二．維、綸．女四．綠、絲、紛、綉．綉先卒．孟貞資質純．無僞．不妄言笑．人有過．皆怒詢之．一旋踵間．照如陽春．於僕隸亦無怨者．晚唯喜讀易．篤於教子．雖燈而坐．不至夜分不休．伯京、宋太常少卿安國之五世孫．太常使金被拘七年而不變節．遂知袁州而終．伯京以文學紹前人．入我國朝．擢處州府儒學教授．孟貞葬後之八年．當洪武辛亥．從善應州郡辟．以尚書試爲銓曹．擢編修翰林．轉工部、水部主事．階承事郎．從善久與予游．乃以從弟朝列大夫、知府事公趍所爲狀徵予銘．嗚呼．孟貞雖讀書．予知不敢於博紳之家矣．孟貞之制行．反覆若此者．非其果何如哉．其果何如哉．銘曰．

繄夫人．有令姿．斥綺紈．攻書詩．匪姿文．行必隨．一周旋．悉中規．協宗姻．如春熙．施則均．忘其私．才有爲．內

政治。兵綏輿西東馳。心慥搖久弗紓。覺觀化入於機。兩明山。靈氣滋。體魄寧。閟千祈。

魏賢母宋夫人墓銘 有序

魏夫人宋氏、諱秀英。世爲蒲圻簪纓家。父諱某、別號後齋。母某氏。年及笄。歸同縣魏君當瑞。奉尊章甚謹。中外多之。君姑卒。擗踴哭泣。幾欲無生。絕酒肉弗御者三載。其母沒。亦如之。此夫人能孝也。魏君旅死齊安。夫人瞻望弗及。含泣遣家子戢柩還。或曰。屍涉江。蛟龍必覆舟。爲若焚骨而還。瘞乎。夫人曰。焚屍之俗。起羌胡。國朝無是也。蘂夫犢烈焰中。逆天孰甚焉。弗聽。扶櫬歸。或又曰。櫬幸歸矣。然不宜入內。陰陽家謂犯大殺。速之不祥。夫人曰。吾夫也。使居于外。魂無知則已。設有知。能自安乎。趣出。擁入中堂。朝夕哭奠。殺辨弗支。此夫人知禮也。里有韓甲客豪族周乙家。勢鴟張甚。脅諸周曰。魏君死。子絕幼。且懦。家多良田園。吾善效魏君書。僞爲貿劑示之。無不得者。周行其言。夫人怒。令家子辨於縣官。久不直。夫人檢魏君手書數通。爲左驗。周雖劾魏君書。終不近。事因暴白。此夫人有識也。夫人寡居久。家益向落。恬然能自安。嘗立諸子於庭。誨之曰。汝父已逝。獨老身之存。內難未已。而外侮又至。一婦人撐支。寧得幾何。汝兄弟苦學。宜資饘粥。丸分陰是競。庶幾有成。若逐牧豬奴嬉戲。則予望孤矣。諸子因惕惕自督。此夫人善教也。夫人旣老。諸子卓然有立。搆新廬以奉之。含飴弄孫。熙熙然自導。君子翻爲苦節之亨。至正庚寅十又二月。忽肇眩仆地。已而起曰。吾將不久於人世。命舁棺至。以水實之。恐其有滲漏也。又命懸衣衾於楎椸。有餘悉分之親愛者。除夕連飲椒觴。談笑自如。明日。乃辛卯歲元旦。夫人出坐堂上。子姓親戚。各爲壽。華欣然曰。我明日將逝。不復與爾觴獻酬矣。爲我謝某媼等。各強食自愛。至期。沐浴更衣。端坐如平時。呼仲子謂曰。吾年七十有六。壽亦足矣。雖死何憾。語畢而逝。其年十一月十五日。權厝魏君墓左。涖卜黃蓋湖東之某山。以洪武某年月日遷葬焉。夫人之子三人。孟季皆夭。唯仲子觀顏任。近自蘇州守擢參知四川行省政事。尋以蘇爲劇郡。詔還舊職。孫男曾孫男。皆濟濟滿庭。其名皆見濂所撰魏君墓銘。茲不書。濂聞死生之際。最人之所難。雖平日號知道者。未免顛倒而錯繆。如夫人者。乃能炯炯不亂於垂絕之時。非其所養之醇。確所見之高明。得臻爾邪。宜其著於葬行。有大異於人也。嗚呼賢哉。濂也不敏。與夫人之子觀游。視夫人猶母。而又間出於子姓。墓文之屬。不於濂是托。將安之乎。濂因采狀中所列。序而銘之。銘曰。

伊夫人。世簪纓。秉純懿。絕驕矜。奉尊章。竭敬誠。協人紀。則天經。夫君亡。旅泗客。犯長江。揭丹旌。蛟龍避。波濤平。質柩車。奠兩楹。迪遵訛。發衆聰。孰鴟張。作梟鳴。僞吾書。蝕我坰。辨貿劑。白狂酲。外難弭。內教興。丸熊膽。稽杼青。成令胤。佐明廷。享脩祐。至高齡。齊物我。一死生。忽坐亡。遽遊形。伊夫人。衆德并。勒貞石。敷休聲。

故陳母林夫人墓誌銘 有序

人子於親。孰忍死之哉。所以不死之者。論著善行。使爲法於後嗣也。斯墓石勒銘之所由始歟。莆田林夫人旣殁。其子熙因比部主事林士衡、持狀來徵文。濂雖不敏。寧不一操觚以慰孝子之情也歟。夫人諱道外。林氏。其姓也。唐邵州刺史蘊之後。其先居莆山之朱倉。至五世祖彥高。始別遷郡城之南。曾大父少偉。宋迪功郎、仙游縣主簿。父節元。仙游縣典史。母陳氏。夫人性柔惠。一動一言。皆不違繩尺。年十四而慈。而

三弟儼然也。夫人益作爲撫鞠之。又從而飲食之。母氏爲之悅。十九。歸同郡忠門靖逸處士陳君高孫悰。事尊章以禮。處先後以和。族姻媼御。莫不贊譽。凡主饋。非精鑿弗敢進。烝嘗資燕。悉中條序。必潔必豐。尤不能自暇逸。箕帚烹飪之事。咸親涖之。時挾媵人薦圃羹畜雞豚。唯恐有不及。所獲殷羞。上諸尊長。已則食淡。雖不至飫弗卹也。舅姑殁。執喪如禮。卜葬壺山中。崖路陡絕。歲一展省。春秋已高。不憚往。林氏六世大墓。在縣之文賦里。宰木相望。每值寒食。躬持粲餚寓爲焚祭之祭。畢。潸泗交流曰。予弟及諸姊妹皆亡矣。林氏且無後。今僅存者。唯老身爾。自度筋枯力殫。何能久在人世。卽百歲後。子孫有能祭吾家之先者乎。復泣告其族子某曾院山長服曰。我父祖有不腆之田賦。其入猶可供粢盛。爾幸爲主之。毋使林氏爲若敖氏之餒鬼也。其忠厚惻怛之意。油然見於言外。聞者哀傷焉。夫人生四男子。長焰。漳州路儒學錄。前卒。次卽熙、炳、熙。皆能文。熙、焯、出後諸父。熙、延江縣學教諭。女二。一爲比丘尼。一適蘇隆。孫男四。奎、習科舉學。沒于兵。奎以詩經試銓曹。擢爲泉州與橋縣主簿。階將仕郎。歸居。尙幼。孫女三。曾孫男一。欽。夫人晚遭世難。忠門居第。燬于兵燹。而食貧特甚。夫人能自安。且曰。貧乃士之常。何慍也。壽七十七。以洪武六年閏十一月辛卯卒于壺山寓舍。欽實承重。熙扶櫬爲位哭。弔者無不盡哀。七年十一月某甲子。合葬夫兆。其地在南力里赤崙之原。禮也。自襲斂逮于寃窆。其經費實焯終其事云。濂聞閨閫之家。其風氣之所漸。清雖子女子。亦有度越於人者。此無他。當時之漸浹髓淪肌。愈遠而愈不忘也。有若夫人。其殆上也孝。其過下也。逌其律己也儉。其涖事也勤。且惕然於春露秋霜之慘。終身而不衰。可不爲女中之師乎。銘以昭之。庶以惇彝倫也。銘曰。

有嫩夫人。德醇熙只。芙蓉爲冠。佩璚瑰只。閫內之政。飭且治只。上嚴孝敬。下則慈只。出門駐望。家業熾只。宰木成林。動涼颸只。霜露之感。我其悽只。孰知寰霖。竊以鑑只。樂夫天命。恆自持只。觀化而歸。亦奚悲只。赤崙之原。南力墟只。駿發幽潛。勒貞辭只。後千百歲。以爲期只。

故上虞魏君妻馮夫人墓志銘

上虞魏君道全、旣喪其妻夫人。哀悼不置。乃自撫遺行。爲書一通。遣其子倫、來浦陽江上。徵予述隧道之銘。嗚呼。夫婦爲五倫之始。生則愛恤。殁又能致思。而圖其不朽。非篤其道者邪。是可銘已。夫人諱淑貞、姓馮氏。越之餘姚人。父諱伯玉。熙行純洽於鄉。娶魏氏。生三女子。夫人、其季也。賦質柔慤。父母尤所鍾愛。非簪纓之家不行。時魏君之父諱壽康。質齋文貞公徵二十四世孫。又以賢雄于時。書詩俎豆之習。翕然播于儒林間。文獻黃公溍、內翰柳公貫、著作李公孝光、咸相與過從。觴酒賦詩。至浹日始去。其子弟彬彬雅馴。亦重爲昏姻。未嘗輕就。聞馮氏有賢女。乃以禮聘歸之。夫人旣至。孝事尊章如孝親。友娣姒如女兄弟。敬夫如見大賓。匡補贊助。無所不致其情。臨諸子如嚴師。一動一靜。悉規之以準繩。不使尺寸踰越。夫人雖生富貴家。自幼不樂紛華靡麗之飾。滑然能自安。年踰五十。猶服勤絲枲不衰。奴僕人媵女、亦各有法。恩義並至。退無後言者。閭里貧乏之人。苟有稱貸。多不責其償。月旦之評。謂夫人嚴而能恭。儉而能惠。信不誣矣。生四子。長泰。次倫。以才學推擇爲中書宣使。轉補直省舍人。次樟。蚤夭。次良。夫人生於元延祐

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於國朝洪武九年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明年十二月十七日.葬於縣北四十五里伏虎山之原.禮也.嗚呼.自古以來.公侯卿大夫.下逮士庶人之家.無不資內助以爲治.所以順陰陽.辨內外.一上下也.傳記之所載.蓋班班可考不誣.後世此義或乖.遂致巧言如簧而斁倫害政.反爲家禍.君子每爲之慨焉永歎.有若魏君名閭之後.防範固有異於人.亦由夫人左右之力爲多.予甚嘉其行.特製銘辭.被諸金石.以厲世之爲人婦者.銘曰.

夫人之行.貞而醇.相家有道.惟孝勤.婦躬色養.先見聞.推此以達.和氣殷.秩然有序.天期均.服循組紃.忘明曉.素紈視作錦繡文.如此儉德久且馴.陽陰順軌.榮光臻.死生有如晝夜輪.聞之孰不心酸辛.青山鬱盤.類虎蹲.松柏丸丸.夾墓門.護此靈魄.千載存.後人愼勿摧爲薪.

姑蘇林君母墓銘

姑蘇林君以義.請銘其母張夫人之墓.其容戚然.若有所遺.余問曰.夫人始卒耶.則曰.吾母年五十有四.以元至正丙戌二月十三日終.今三十餘歲矣.然則夫人鮮子孫耶.則曰.吾母生四男.曰以仁、以義、以信、以誠.二女適某、某.孫男十有二人.孫女十人.曾孫男女又十人矣.非鮮也.然則懼其無聞於後世耶.奚爲爾戚戚也.曰吾母事吾大父母.如子事父.敬吾父猶大賓.撫子與孫也.愛而能節以禮.其御媵也.未嘗厲言遽色.其可稱者甚衆.得其人而書之.則傳矣.吾非懼是也.吾之所甚戚者.吾不忍言也.余固問之.久之.則泣而曰.蘇之俗.嗜浮屠法.喪親以燼骨水瘞爲貴.吾昔無聞知而徇於俗.卒後六日.奉柩化於吳江之東門外.遂之垂虹亭觀音閣下歸骨焉.時未知其不可也.于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噫.已莫逮矣.每念及于茲.心肺摧裂.而不知天地之廣.吾身遑遑乎若無所容也.噫.誠莫之奈何矣.吾有葬衣冠之禮.吾嘗附焉.吾母遺衣存.吾已卜地於長洲白馬澗南之高墩山.將以今洪武某年月日歸葬.所以慰吾心焉耳.不合於禮.吾不暇計也.惟先生刻文於墓左.以寫吾悲.且俾後人毋蹈吾之過焉.嗚呼.先王之禮.亘萬世而無弊者.揆諸道而合.驗乎心而安也.世遠教微.外夷他說得以亂之.於是先王之意亡矣.然行其說者.未嘗不安之也.而林君獨能惕然不慊于心.天性之存.其何可泯哉.孝子仁人.欲盡事親之道者.視乎林君.亦可以知愼矣.夫人諱妙清.林君父名某.林君通賢.有儒行.選爲某官.銘曰.

夫人衣冠葬于是.孝子刻辭昭厥美.嗟哉後人愼由禮.

故鄭貞婦賴氏墓志銘

貞婦、姓賴氏子.故爲閩人家.宋南渡後.有仕于溫者.遂遷焉.父諱某.母某氏.貞婦生有淑質.父母愼擇配.偶會深之鄭君信.與其妻王氏.亦寓于溫.素稱有家法.其子曰誠.字文質.復俊爽異常倫.俾歸之.貞婦年二十矣.貞婦奉脩韋無違禮.身習儉素.不習流俗侈靡.事三族以爲能.生二子.德、善.而鄭君自李陽河邈檢巡檢之稅使.乃徙合肥.居久之.鄭君歿.反葬于深.王氏念之弗置.欲歸省丘墓.誠飾板輿.送其返.未幾.王氏殁.誠亦以哀毀終.深之宗人曰.是母子者.不欲忘其鄉土者歟.盍同葬焉.因相地卜時成禮.貞婦側之.大慟幾絕.卽服惡弁服.朝夕哭奠.人有厭之者.輒對曰.我未亡人耳.尚何言.誓不再適.以樹立鄭氏之

門.如此者五十餘年.如嚴霜烈日.可畏可仰.濬旣不幸早夭.剡意訓德.從名儒遊.迄于有成.今擢太醫院判官.階保沖大夫.世稱其爲有子.貞婦生于至元壬午四月五日.卒于至正辛丑七月十七日.壽八十歲.二子雖有一存.孫一人.溱.孫女二人.適太原讓.衢鎭撫金華吳翰、舒城朱謙.曾孫一人.天保.德念母恩如天之罔極.欲圖不朽於文字間.介安吳王晉.狀徵余爲之銘.銘曰.

鄭婦之行.可謂貞矣.其勁如松之不變.其潔類玉之無瑕.所以得令子以昌其宗.嗚呼.此非易所謂安節之亨者乎.

故樓母吳氏墓銘

予旣銘先友樓盤君之墓.樓君妻吳氏復卒.其子仁與恕、泣而請曰.先母稱孝于姑.姑年老.氣逾弱.左右手不能用.先母夙興.持櫛具以往.請姑坐榻上.親理髮.施膏沐訖.櫛躬捧而退.且旦如之.雖過寒之折膠辝之流金.不廢.復聞宗老言.爾母之賢也.胡可及也.類婦之處.無不鋼潔.閫內之政.無不雍順.與嘉儷御之賤.未嘗聞叱咤之聲.相爾父治家.不卹勞勩.時粥環鉶.以佐饗賓之費.彼知飾珠玉.侈衾衣.以相夸詡.其視婦道爲何事.世非無女婦也.如爾母者幾何人.仁與恕日夜感心.恐斯言聞者鮮也.盍若登之於文乎.敢以墓上銘爲請.予曰.吾母陳淑人.其賢與爾母正類.常思樹表墓道.而一時故老凋喪.竟無從求文辭之情.爲可矜.實與子同也.因不敢以荒陋爲辭.嗚呼.爾母固賢矣.使爾兄弟自言.終涉乎愛私.今則出於宗老之口.其有不誠者邪.嗚呼.爾母殆得坤之正德.而無幽咎之氣者邪.金之精者聲必宏.以爾母之賢.又何患不遠聞邪.吳氏諱正、字德貞.義烏人.吳樓世通昏姻.父酒.母顏.吳氏.年二十一來歸.享壽七十、又九.以洪武丁巳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其月二十九日合葬夫墓.在縣之某某鄉西山之原.三子.仁、恕、慮.仁、恕皆從予受經.良儒也.一女.適將仕郎、鄱陽縣主簿方良玉.孫一.椿.女二.適吳榮、丁宗元云.銘曰.

女位乎陰.孰乖乎陽.婦德惟柔.孰亢乎剛.苟不失厥常.乃家之慶.叶西山之岡.是爲賢母之藏.後千百年.愼毋變更.

鄭母蔣夫人墓志銘 有序

鄭母蔣夫人、諱某、字某.其先居光之光山.五代末.有諱光者.徙睢陵.再徙鄞.今爲鄞人.光生崇蕭.崇蕭生侃.侃生贈金紫光祿大夫浚.明光祿生崇鄭.某甲子進士.某官.贈宜奉大夫玹.官奉生通判台州.贈中奉大夫極.中奉生南昌通判.贈太中大夫如愚.太中生峴、嶸、峴.慶元丙辰進士.刑部尚書、寶章閣學士.階正奉大夫.嶸隱居弗仕.夫人之曾大父也.大父遜.父某.號處士.尊孫.妣趙氏.夫人生終樓家.進退皆有度.處士愛之.不肯輿凡子.初.處士之女弟.歸同郡某.爲學錄.鄭方叔.生某.爲教授.號昆民.昆民字以道.居弱齡時.文行熛熛流聞.處士喜曰.吾久擇壻.無踰此甥也.遂歸之.夫人旣至.事舅姑甚恭.謹衣之燠寒.食之早晏.咸懸懸入念慮.惟恐有弗及.姑患眯目.教授君日候床下.以舌舐之.夫人必與俱.間姑所欲.爲而退.姑殁.舅春秋高.臥疴不能興.在衽席者數年.夫人烹餌藥劑.候火性剛柔.必盡其功.乃進.久而愈虔.舅嘗謂人曰.吾聞孝婦當産佳兒.有若蔣婦.其子將亢吾宗乎.舅旣殁.教授君令舉日廣.貴人家皆聞里之族.競以

厚帑聘爲塾師.家政悉仰於夫人.夫人不動聲色.具有條序.米鹽細故.日親涖之.而不憚煩.雖貧賤患難.有不恤也.教授君有妹.適趙某.生一子一女.病手足拘攣.殊苦甚.夫人遣介候問無虛月.及卒.爲瓌劍爲具棺斂.且不避浼浼.送之葬所.未幾.其子亦卒.斂之如其母.竭力嫁其女於士族.中外皆稱其賢.教授君歿.夫人哀慟.幾致阽絕.戒從者治葬具.必誠必信.無毫毛可憾.既葬.歲時躬自省視.且將結塋墓左.以俟同穴.一旦.無疾而卒.洪武三年十月十九日也.壽六十九.四年十月五日.祔葬教授君墓.墓在鄞縣西奧山之原.初.葬教授君時.昏霧而雨.執紼者衣爲盡溼.夫人泣曰.雨不克葬.昔予春秋.故在廟未發之時.得爲雨止.今既在殯矣.如之何.異日.獲從夫子.使果雨也.其必少止矣乎.及是.天日清朗.送者縞素哭泣.盡哀而去.人以爲遂夫人之願云.夫人子男子三.長曰駒.義烏縣學教諭.次曰眞.鄉貢進士.臨海縣學教諭.皆以文學稱于時.季曰鳳.某縣主簿.子女子二.一適同郡劉濬.一適天台葉兆元.季.兵禍作.死於節義.孫男五.翁昇.同昇.東昇.允昇.復昇.孫女三.皆幼.惟四明宦族.莫久於蔣氏.重珪疊組.幾與宗室相始終.故其賢女之可書.有如此者.禮義涵濡之功.誠不可誣哉.濂與故太史危君素游.備聞教授君之行.與夫人之賢.教授君之墓.危君嘗銘之.獨夫人未有所傳.前年之冬.扈從皇太子.游荊山.眞迎拜道左.惓惓以爲言.今年春.蒙恩致政而歸.駒復來謁.哀情如眞.有過不及焉.濂故特書其世裔之詳.俾勒於墓碑.以見君子之澤.久傳而不斬.庶可少爲流俗之勸.嗚呼.夫人亦可謂之有子矣.夫銘曰.

其德肫肫.其行以孝.附其訓子.燦然而文.其無忝伐閱之子孫.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七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塔銘 有序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示寂之十四年.其弟子似桂.謁濂于禁林.合掌胡跪而爲言曰.先師之塔.在金陵牛首山者.則眞骨與舍利之所藏.其別分爪髮衣履而瘞之.則四明之太白山也.太白之銘.佛眞文懿大師國清讚公實爲之.而牛首乃師之全塔.反有石而無詞.不幾於甚闕典歟.居士深究內典.爲吾徒之所信向.海內尊宿.多濬發其幽光.豈宜於先師獨漠然忘情乎.庸敢援例以請.濂來江表.聞稱師之德者.人人不能殊.則師誠有道之士也.文辭固無益於道.後之人欲求其行業.則將何所徵之哉.因不欲讓.而護審之.師名懷信.字孚中.俗姓委氏.明之奉化人.父某.嘗爲某縣校官.母劉氏.夜夢大星墮室中.有光如火.夢取而吞之.覺即有孕.及誕.狀貌異凡子.性凝莊.不妄舉動.唯見沙門至其家.必趨而親之.稍長.受三經於宋進士戴公表元.經旨悉暢達.然非其好也.年十五.離家從法華院僧子思.執童子之役.已而祝髮爲大僧.受具戒於五臺寺.聞延慶半巖全公.弘三觀十乘之旨.復與之游.久之.且歎曰.教相繁多.浩如煙海.苟欲窮之.是誠筭沙徒自困耳.即棄去.渡浙河而西.凡遇名叢林.輒柱杖扣.下語多柄鑿弗合.不勝憤悱.華藏竺西坦公.遷主明之天童景德禪寺.師隨質所疑.竺西一見.知爲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語.師凝疑愈熾.一日上堂.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師.師擬曰.俊哉.師子兒也.師自是依止不忍去.就維那

之職.竺西入滅.天寧雲外岫公來繼其席.命師司經藏管鑰.文采漸致彰露.不可掩遏.泰定丙寅.行宣政院.請師出世明之觀音.師策勵徒衆.視分陰若尺璧.唯恐其失之.天曆己巳.遷住補怛洛迦山.師不以位望之崇.效它浮屠.飭東輿.盛徒御.以誇衒於人.自持一鉢.丐食吳越間.鎮南王具香華迎至府中.虛心問道.語中肯綮.且出書提達摩像求贊.師運筆無停思.辭旨淵邃.王甚嘆服.宣讓王亦遣使者奉旃檀香.紫伽黎衣.請示法要.師隨其性資而導之.二賢王.雄藩之望.首加崇禮.諸侯庶民.無不望風嚮敬.施資塡委.姑蘇產奇石.師遂購善工.造多寶佛塔十三成.載歸海東.俾信心者禮焉.駙馬都尉高麗王釋而吉尼丞相撒敦.以師行上聞.詔賜廣慈妙悟智寶弘教禪師之號.及金襴法衣一襲.至正壬午.升住中天竺山天歷永祚寺.乙酉.遷天童.不半載.閩百廢具舉.佛殿之役最鉅.亦撤舊而更新之.丹雘碧明.照耀海濱.師建塔中峯之祖庭.慨然有終焉之志.己丑冬十月.江表大龍翔集慶寺虛席.行御史臺奉疏邀師主之.龍翔.文宗潛邸.及至踐祚.建佛剎於其地.棟宇之麗.甲天下.其秉住持事者.若笑隱訢公.蒙芳忠公.皆名德之士.奉行百丈淸規.爲東南之楷則.居亡何.燬于火.忠公新之.唯海會堂未就而化.僉謂繼忠公之躅.非師無以服衆心.往反者三.師始赴之.暨升座提唱宗乘.萬耳聳聽.委蛇不迫.而玄機自融.無小無大.皆驩然親戴之.或謂龍翔初政.稍示威嚴.以懲驕慢之習.師笑而不答.師度衆誠感孚.乃出衣盂之私.補前未建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亂.戎馬紛紜.寺非日見艱窘.師處之裕如.一不以屑意.一日.疾.索湯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尙去則去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復瞑目叱之.侍者呼不已.師握筆書曰.平生爲人.反契.七十八年.漏洩.今

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雲.書畢復瞑.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壽七十八.臘六十九.停龕七日.顏面如生.作禮者旁午.而名薌爐炬.積如丘陵.九月一日.荼毗於聚寶山前.舍利如菽如麻.五色粲爛.雖烟所及處.亦纍纍然生.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其上足弟子某.以某月日.坎牛首山東麓.爲宮藏之.復建塔於其上.師賦性恬冲.和氣溢顏間.生平未嘗以聲色作人.人有犯之者.頷首而已.然進修極勤.自壯至老.誦法華經一部.雖暑爍金.寒折膠.無一日闕者.歷感蓮花香滿院.芬郁異常.非世間者可比.當大明兵下金陵.僧徒俱風雨散去.師獨結跏宴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滿前.無不懾伏而拜.上嘗親幸寺中.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懿.特爲改龍翔爲大天界寺.寺之逋粮在民間者.遣官爲徵之.師之將告終前一日.上統兵駐江陰沙州.上嘗夢師服褐色禪衲來見.上問曰.師胡爲乎來也.對曰.將西歸.故告別耳.上覺.聞師遷化.衣與夢中正同.大悅.詔出內府泉幣.助其喪事.凡命塚與家.綏齋叔爲下金藏.舉龕之夕.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其寵榮之加.近代無與同者.師有五會語錄行于世.其傳法上首.則雙林致凱.紅心慧恩.大慈寶定.某刹寶瞻.瑞岩文淵.保福宗秩.棃山志理.淨土永巓.妙智淨瑕.定光文撫.某刹明晟.天華士謙.豐安至慶.聖泉普嶸.福林道巽.五峯普錫.石門永泰.復嶼元良.廣祐永穆.皆其人也.惟昔天童坦公.以一眞之學士.承松源四葉之傳.黑白趨慕.儼如毛之有麟.甲之有龜也.師亦以眞承之.故能樹精進幢.持金剛劍.入般若關.巋然爲一代人天之師.此無他.眞則不妄.不妄則近佛之道矣.宜乎遭逢維新之朝.上簡

帝心。昭彼殊恩。至親枉乘輿而臨幸之。龍光赫奕。絢耀吐吞。至今山川尙有餘輝。是當揭之崇碑。明示方來。使學佛者有所歆豔而起信焉。系之以銘曰。

乾竺之道。貴乎一眞。眞則非妄。日趨精明。煌煌松源。其道孔熾。正暢旁達。非眞曷致。惟廣慧師。起於海東。歷抵諸師。罕契其逢。太白諸峰。上摩穹碧。琢頭觸之。堅如鐵壁。一喝轟霆。豈直耳聵。毫髮之端。妙義俱融。天高日晶。森羅萬象。不即不離。了明諸相。五坐道場。大振其宗。一音演法。聞者心空。此妙法華。權實雙舉。我受我持。忘其寒暑。天香何來。鼻觀先聞。豈伊天女。吐茲奇芬。誰謂靈通。與道乖悟。我尙不有。亦何心故。世緣已竭。幡然西歸。夢寐潛通。皇情爲怡。烈火如輪。煆茲玄軀。設利燦然。遂烟而結。在昔諸師。何人不然。誕勝眞淵。多隨物遷。師我藩維。師我干稻。舍我而逝。有生孰度。寵恩聯翩。來自九天。師則何憾。名與道傳。太史造銘。建于牛首。此山若移。斯文方朽。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

皇帝端居穆淸。念四海兵爭。將卒氏庶多殁於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惟洪武元年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登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如初。錫燕文樓下。親承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柬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以夢堂噩公、行中仁公等。應召而至。館于大天界寺。上命儀曹勞之。旣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矣。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天界住持西白金公。法門猶子也。爲治後事。無不盡禮。時制。火葬有禁。禮部以聞。上特命從其教。荼毘之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其弟子文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于海鹽。卜以八月二十八日。建塔於天寧永祚禪寺葬焉。嗣法上首景瓛、復偕文晟、以仁公所造行狀來徵銘。仁公博通內外典。文辭簡奧。有西漢風。其言當可信弗誣。謹按狀。師諱梵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曜。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母張氏。張夢日墮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其頂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爲曇曜云。年七歲。靈性頓發。讀書卽了大義。或問所嗜何言。卽應聲曰。君子喩於義。至於屈何做書。肯度越餘子。遠近號爲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謨師。尋依晉翁詢師於湖之崇恩。詢師、師之從族祖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爲鬻僧牒。得薙染爲沙門。繼往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詢師遷住道場。師爲侍者。居亡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忧然有省。縣覽衆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答。師叱之使出。自是群疑塞胸。如塡鉅石。會元英宗詔粉黄金爲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域樓鼓動。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卻是黄河六月冰之句。翩然南旋。再入雙徑。元叟

見師氣貌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遂處以第一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有來參叩者。多令師辨決之。元泰定中。行宣政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師受經之地。爲創大寶閣。範銅鑄賢劫千佛。而毗盧遮那、及文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音諸像。並寘其中。復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偏將壓。師禱之。夜乃大雨風。居氓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亟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遷杭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更捐萬佛閣九楹間。宏偉壯麗。儼如天宮下移人世。帝師嘉其行業。賜以佛日普照慧辨禪師之號。佛日、與前所書甘神僧之言。識者異焉。會報恩光孝虛席。僉謂報恩一郡巨刹。非師莫能居之。師勉徇衆請而往。尋退隱永祚。築西齋爲終焉之計。至正癸卯。州大夫強師主其寺事。時塔燬于兵。師重成之。景瓛爲鑄寶蓋冠于顚。感天花異香之祥。師舉景瓛爲代。復歸老于西齋云。師爲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明。舉明正法。誘掖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涖之處。黑白翕萃。如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插雲際。未嘗見師有非。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迹。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斂。寂寞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句麗。咨決心要。弆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襲藏。不翅拱璧。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師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得法者曰祖光。曰景瓛。受度者曰明誠。曰正定等。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翰墨。則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遊、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于世。予忝師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讌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臘語一編求正。師覽已。歎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師之善誘。推此一端。亦可概見。及聞師殁、興國史危公、哀悼不自勝。危公、亦深知師者也。銘曰。

大鑒密旨餘十傳。妙喜超軼龍象筵。有如大將據中堅。鐵卒十萬佩櫜鞬。或觸之者命髮懸。護敕五世稱象賢。佛日曉出瀛海壖。紅霞閃閃行中邊。流光所至無幽玄。憶初飛錫來北燕。彤樓鼉鼓金星纏。一擊三際皆歸然。火中新發淸淨蓮。紺色翁絕塵埀。自茲口吻百丈泉。洗滌五濁離腥羶。內而諸夏外朝鮮。紛來者入禮虔。示以寶相非空言。塔廟赫奕名山川。一佛能變萬與千。令萬歸一須則全。不識誤爲有漏緣。帝勅中使來傳宣。鍾山說法超沈淵。萬人瞻依曲力拳。一朝入滅同蛻蟬。西方彈指卽現前。白玉樓閣琉璃田。金繩寶樹演眞詮。師之往矣神弗遷。寂光常定無偏闕。我作銘詩翠琰鐫。照朗盛烈垂年年。

天竺靈山數寺慈光圓照法師若公塔銘

天台一宗。自法智尊者之後。分爲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三家之中。而南屏爲最盛。再傳至於車溪。其緒間發顯。霞雷靈音。爲有情說。執經問難者。動數百人。遂爲吳越所宗。又六傳至於湖堂。竹遮性雙單制聽止作之學。而以止觀爲歸宿之域。學子翕然嚮之。其入室弟子。爲世法樞。星分棋布於江南。若古慈光圓照法師。則尤號金春而玉應者也。法師諱允若。字季蘅。族姓李氏。越人也。代爲簪纓家。在唐有名造者。嘗爲禮部郎中。時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宰相元載。亦斂容避去。造與殿中侍御史李衎、抗言折之。世稱直臣。委祉垂休。至諱處君。以柔行稱。處實生法師。年九歲。能通春秋。其父方以元宗爲期。忽翛然有絕塵之趣。嘗遊盤門傳忠廣孝寺。寺之元上人留之。俾給侍左右。十五。受具戒。爲大僧。渡浙江而西。至虎林。謁大

山猿師於興福、猿師授以天台四教儀、金篦、十不二門指要鈔諸書。法師卽能知其大意。已而閱佛海大師澄公、主南天竺崇恩演福教寺。四方名僧、多來棲止。而方岩則師、愛山靜師、尤龍象中之稱雄者。法師復往依焉。凡法智結顯、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蛣蜣。理毒性惡等文。益推斥其義而沈涵之。至於恩海之衆業、昭圓之異說。齊潤之流邪。仁岳之背正。亦皆察其非是及所以害道之故。心既有得。乃質之二師。而復取正於澄公。澄入心通。知解日至。澄公甚器之。俾司賓客之職。澄公卽所謂湛堂者也。至治初。澄公奉詔入燕都、校正經律論三藏。遂白其行業於帝師大寶法王。帝師嘉之。錫以今號。命出世昌源淨聖院。丁歲大藏。法師力爲經度。田之萊蕪者闢之。室之敞漏者葺之。踰三年。澄公念法師不置。招之俾歸。請居第一座。攝衆千餘人。法師持規峻整。升堂入室。具有儀範。經其指示。多所悟入。泰定中。行宣政院請主補陀興化教寺。當是時。倡道杭之南北兩山者。若天岸濟、若我庵無、若玉庭罕、與法師皆有重望。人稱爲佛海會中四天王。居亡何。退居雲門。視衆名利。蹇如白衣蒼狗變遷。一不以經意。翺翔千岩萬壑中。時同斷江恩師、休耕逸師、臨風嘯詠。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君子又目之爲雲門三高云。然法師身戴明德。壁光外流。終不可掩。至正間。起主越之圓通寺。丞相康里公。復具疏延主天竺靈山教寺。靈山、錢唐巨剎。有瓔珞泉。其源絕已久。法師持錫叩岩祝曰。吾緣苟在。是泉當爲吾一來。不然則廢涸猶故也。言始脫口。泉果涌出。淵淵然漸登。戶部尚書賈君師泰、比之慈雲重榮檜。命名曰再來泉。法師四坐道場。敷闡灌溉。如甘露醍醐。飲者心泰。尋以年高。復退居雲門。築深居精舍。以法華觀慧三昧。爲暮年淨行。會天下大亂。干戈紛擾。法師與之遇。齎以白刃。毅然不爲屈。辭色俱厲。因遇害。白乳溢出於地。實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五。既退其諸孫子蘭、息幻、始具衣棺爲斂。闍維之夕。獲舍利如菽者無筭。遂以其年月日。瘞遺骨。瘞於雲門山之麓。法師風度簡遠。不妄言笑。趙魏公孟頫、呼之爲僧中御史。善詩若文。雖肆有法。黃文獻公溍、爲序其首。謂其遊戲如幻。變化不測。理事兼融。不相留礙。一時名公卿、如鄭文肅公文原、袁文淸公桷、虞文靖公集、韓莊節公性、皆器法師。與爲方外交。而忠介公泰不花、散號爲尤切。函書問道。殆無虛日。得法弟子出住名伽藍者。則集慶之友杰、演福之良讓、延慶之如瑩、隆教之法讓、淨聖之圓證也。其遊情弗襮。而未出世者。則善來、普慈、曇聰、維翰、玄微、無作、及蘭子闍、息幻也。法師初號浮休老人。雲門之傍有溪曰若耶。歷代詞人。屢形賦詠。世以法師名高。宜配地望。故復稱之爲若耶溪法師。示滅

之後。已經十齡。友杰持天衣顧師元靜所爲狀。請濂爲之銘。濂事文獻公時。每聞揚法師之善。固已竊識之矣。及與友杰接。行業純而問學弘。又知其爲有道之士。銘其可辭。或者以師素履之美。而不獲考終命。頗致疑焉。殊不知定業所感。千劫弗遷。雖以西域聖師。深入神通三昧。或爲毒所加。或罹刀劍之厄。卒未能免。初無假乎道德之崇高也。何獨於師而惑之乎。嗚呼、台衡之宗。不絕如綫。曁四明之道。緐蘇外數之邪城。世常有其人。惜乎吾未得而見之。有如法師者。亦九京不可作矣。感今思古。寧不駭然傷情乎。故備序之。揭於玄塔之左。以厲其學者。必有競競自省者矣。銘曰。

止觀學廢。將爲微兮。法船載寶。歸東瀛兮。誰光傳之。寶雲承兮。誰其中興。自四明兮。車溪深涵。萬丈淸兮。

下注佛海。流無聲兮。若耶中藏。蕃尾鯨兮。戰鼓猶迅。樹赤旌兮。發爲香聲。震百霆兮。龍象怖愕。人天聽兮。靈鷲巖巖。摩帝靑兮。紺泉旋珠。若瓔纓兮。脊脈久絕。茂荒荊兮。飛錫一指。來鏘鏘兮。莫峻匪山。五雲凝兮。肆焉爲寶。曷作屑兮。欲入觀慧。權實幷兮。業何所因。生何憑兮。翛然而化。假以兵兮。如劍斫風。本無形兮。白液流漿。昭厥靈兮。舍利叢布。光晶熒兮。盛以五色。玻瓈瓶兮。道無所損。名益貞兮。游風鼓扇。塵冥冥兮。我思哲人。涕泗零兮。請勒琬琰。示吾銘兮。

佛光普照大師塔銘

佛光普照大師。示寂於天童景德禪寺。時元明良公方主寺事。爲師。四衆持服。如喪住持。禮越七日。用幡幢香華導引。舁龕於太白山之陽。除地爲壇。行西方荼毗之法。火方熾。忽有物飄灑晴空中。似雪非雪。如雨非雨。視之非無。搏之非有。霏微繽紛。離地卽墜。盤旋烈焰之上。至火滅乃已。蓋天華云。師自幼齡。常中夜跏趺。習爲禪觀。母惡之。推其使仆。輒遂且不瞑。年十六。依傳法寺僧希顏於杭。旣薙落。受大戒於昭慶思律師。已而希顏使司米鹽細務。師嘆曰。離家、爲求道耳。苟羈縻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邪。乃潛行大江之西。見南澗泉公於雲居。泉公命入堂。師繼遷掌藏鑰。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斷。一夕。松月下照。起步簷際間。巖泉泠泠然。微有覺觸。遂往白之泉公。泉公謂曰。此間尋常設施。不足發子大機。大川、古林、茂禪師。乃橫川嫡嗣。見道最眞。今住饒之永福。子當往依之。師卽攝登啓行。既至古林。問曰。爾來欲何爲。師曰。正爲死生事大。特來求出離爾。古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死生本根。何緣入此革囊耶。師擬議欲答。古林

以錫杖擊之。師豁然有所悟入。自是機辯峻絕。縱橫自如。古林器其爲人。命居第一座。未幾。古林遷建康之保寧。挾師與俱。仍命居前職。踰一年。向浙中。會月江印公、蕺湖之道場。法席之盛。震于東南。請師分座說法。大衆莫不悅懌。至正壬午。行宣政院命長明之瑞雲山淸涼寺。學徒奔湊。機鋒相加。如丸走盤。落落自輾失。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邪。沙門噓一聲。師厲聲喝之。沙門有省而去。其應機接物。皆刊落支流。直造根源。故所證者、如目親所藏物。而手探取之。識者謂得古林正印。師住淸涼一十五年。始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凝塵滿席。晏如也。良公、法中之猶子。迎歸天童之此軒。俾首衆舉揚法要。未幾。謝事。一旦示微疾。左右具觚翰。請書偈。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爲。明日。請爾序諸比丘。與之言別。卽端坐憑几。提右手爲拳。以額枕之而逝。實甲辰八月二十七日也。經七日且容貌明潤。捫其頂猶溫。壽八十五。臘七十。初。師就火葬。獲舍利如珠璣者頗衆。以某年月日。建塔於瑞雲山之西岡。藏焉。師諱茂、字寶菴、別號松隱。族鄒氏。世爲奉化儒家。父季、母胡氏。所度弟子曰某、曰某、師爲人篤實無僞。於道有聞。一時諸大老、若平石砥公、古鼎銘公、了菴欲公、皆推師爲甚重。銘公至謂師抱負於古先一執。導諸來悟。成卽本眞。達磨之道。賴以不墜。則師之道從可識矣。今其可見者、有語錄一編。行于世。良公恐師懿行日就湮泯。乃具爲事狀。其法嗣淸守遂持來京師。請濂爲之銘。濂聞方策所載。震旦示滅。多有天花之祥。或者遂謂大乘境界。去來無迹。奚以神異爲哉。殊不知末習澆漓。人懷懈怠。苟無以聳動瞻視。何以表眞悟而啓正信哉。示現微瑞。固與諸法實相同一揆也。有如師者。其事蓋無讓於古。銘以

昭之。雖幾無愧辭矣。銘曰。

我聞如來。演說般若。天雨寶花。繽紛而下。巖巖普照。諸佛之子。佞佛誠佛。乃亦有此。豈非天龍。及護法者。欲發有情。使之四洒。應感之機。非由外鑠。風動鈴鳴。寶自中作。易以明之。法因心悟。表彼空華。以無著故。何有四大。何有五蘊。一空之餘。諸法銷實。如大寶鏡。罔不含攝。隨物賦形。了無除跡。宴坐雲峰。學徒川赴。孰不清涼。如飲甘露。末法瀾翻。師其底柱。胡爲西歸。空存遺履。有峯堵波。中藏設利。佛光燁然。熒昔成類。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 有序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十又五。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暖氣。體貌如生。又二日。用闍維法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損者。及火餘滅。諸設利羅。珠圓玉瑩。將至盈升。四衆爭取。灰燼爲盡。其弟子某等。涕泗悲涼。攀號無從。於是俯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中。實在寺東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於其同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遊。若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公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尚強。豈遽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公於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垂範將來。乃加詮隱。輯成簡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是大師也。始終俊偉。不愧龍象。予通菩宗。其言當見信於世。盍爲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德。位冠五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是託。非相知之至深邪。其又何辭。大師諱輔良。字用貞、其號曰介庵。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也。父諱伯和。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

圖氏書。輒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挾相形術者。謂其父母曰。是兒骨格清聳緊峭。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愛。不信其言。大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羣童遨遊其間。徘徊愛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之曰。在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參叩道要。卒爲天下禪宗。吾能惜兒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俾從同里迎福院僧壽彌薙落。及受其戒。即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旨歸。終日默默可乎。去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謂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搞其密微。充然若有所契。士曠約公、時住天平山白雲寺。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其間。士曠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沈溺不返。如入海算沙。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曰。笑隱訢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緇白信從。如子歸母。朝廷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大師往見廣智。即以全器法寶期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弦發而箭馳。雷吞而電掃。剎那之頃。凡情頓盡。雖未至淸淨覺地。而所入正途。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厲。廣智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懈益虔。久之。遂契其心法。若蒙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鑰於四明阿育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橫相叩擊。石室極推獎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檄大師出世嘉興資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恩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又六。衆頗易之。大師殺衣糲食。爲脩建之計。崇基廣構。文甍雕甍。金碧嫭然。前後相照。往來觀者。始皆信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天竺。其傾嚮者益多。有逾資聖、天章時。會海內大亂。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剎。皆化於烈焰。靈隱右稱絕

勝覺場。涼烟白草。凄迷於夕照之間。過者爲之慨嘆。康里公爲江浙行省丞相。妙求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大師爲宜。遣使者命居之。旣至。翦剔荊叢。葺茅爲廬。以棲四方學者。雖當凋瘵之秋。開示徒衆。語尤諄切。其言有曰。達摩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邁。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參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旣周。手疏衣資入公帑、散交游、及治喪斂之事。顧謂左右曰。翼日巳時。吾將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終。大師四坐道場。解結發覆。如利刃之破胥索。甘露之灑稠林。無不斷絕。無不霑潤。故所度弟子。心杲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干人。頗號繼跡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胸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偈辭。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構。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郡士叙門。苦海升航。時兼肸之。未嘗少怠。其所見蓋卓然云。嗚呼。道行無跡。妙極無象。求而即之。暗契本眞。未定之先。則萬緣鼎沸。發露之後。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所不力。則神器化於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師和粹外形。淵懿內朗。造請之間。因言懸解。證不染不遷之域。泯差別次弟之門。非上智宿植。惡乎至此哉。濂也不敏。蚤從諸老游。欲假般若爲宅心之地。夙障已深。竟爲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雞鳴而起。唯倀倀逐物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豈不傷然以自憐。悵然而退思者乎。銘曰。

嶷嶷如如。絕待離紛。妄識所膠。揭爲法塵。譬猶颶風。鼓埃揚氛。化晝作夜。翳日亓昏。佛啓覺塗。高懸慧日。

白光爍然。下燭羣闇。破和玄門。最爲勝特。能定諸緣。卽超祕密。昭昭大師。上承禪宗。一眞歸源。萬幻咸空。染淨兩寘。本跡俱融。廣智之傳。其學遂東。昭昭大師。爲法出世。嬉笑怒罵。皆眞實諦。湧殿崇巍。飛樓弘麗。假相以昭。非與道戾。昭昭大師。樂通弗拘。緣盡卽滅。視世爲廬。死生者誰。出沒在吾。化爲舍利。如摩尼珠。來也非留。去將非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旣亡。勒石爲偈。式播徽音。用垂南裔。

故熙明大禪師璧峯金公設利塔碑

禪師諱寶金、族姓石氏、其號爲璧峯。生於乾州永壽縣之名胄。父通甫。宅心從厚。人號爲長者。母張氏。亦嗜善弗倦。有乘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張。且屬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禪師。白光燁燁然照室。幼惙多疾。綿綿衾枕間。父母疑之曰。此兒感祥徵而生。其宜歸之釋氏乎。年六歲。依雲巖溫法師爲弟子。既薙落。受具戒。徧詣講肆。窮性相之學。對衆論說。纚纚如貫珠。聞者解頤。已而撫髀嘆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華繽紛。金蓮湧現。尙未能出離死生。況區區者邪。卽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眞公、樹正法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示以道要。禪師大起疑情。三二年間。寢食爲廢。偶擷隨公擷蔬於圃。忽凝坐不動。踰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禪師曰。然。曰。汝何所見。禪師曰。有所悟爾。曰。汝第言之。禪師舉筐示公。公非之。禪師擲筐于地。拱手前立。公又非之。禪師厲聲一喝。公搶前捉其臂。使速言。禪師築公胸仆之。公猶未之許。笑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耳。禪師聞之、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憩峨眉山。誓不復粒食。日採松柏啖之。脇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

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逆。人意禪師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禪師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筭。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其眞耳。急往求證於公。反覆相辨詰甚力。至於臾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翼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上畫一圓相。禪師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禪師於中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禪師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禪師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玄勝如此也。百餘年間。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和上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耶。爾宜往朔方。其道當大行也。無用、蓋公之師云。先是。禪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山祕魔岩也。爾前身脩道其中。遺骨猶在。何乃忘之。既寤。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繫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禪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弗之見。或謂爲文殊化身云。禪師乃就山建靈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鏹糧來獻者。日繽紛也。禪師悉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雖丁歲大儉。亦不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勉勞甚至。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爲三百歲人。敬之如神。禪師往與叩擊。窒礙不答。及出。空嘆曰。此眞有道者也。冬夕大雪。有紅光自禪師室中起。上接脊漢。帝聞驚嘆。賜以金紋伽黎衣。遣歸。明年己丑。復召見延春閣。命建壇禱雨。輒應。賜以金幣若干。禪師受之。即以振饑之民。又明年庚寅。特賜寂照圓明大禪師之號。詔主海印禪寺。禪師力辭。名香法衣之賜。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爲依皈。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大明皇帝即位于建鄴。明年己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詔禪師至南京。夏五月。見上於奉天殿。上曰。朕聞師名久。以中州苦寒。特延師居南方爾。遂留於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朔。上將設普濟佛會于鍾山。命高行僧十人掌其事。而禪師與焉。賜伊蒲饌於崇禧寺。大駕臨幸。移時方還。明年。壬子春正月既望。諸沙門方畢集。上服皮弁服。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勅禪師於開悟閣旋陀羅伽解法食。竣事。寵賚優渥。夏五月。悉粥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玄關昔悟、已成正覺之言。天光昭回。人皆以爲榮。時疾已革。不能詣闕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祖全、智信請曰。和上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表白於後世邪。禪師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奄然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又九。後三日。奉龕荼毗於聚寶山。傾城出送。香幣積如邱陵。或恐不能與執紼之列。露宿以俟之。及至火滅。獲五色舍利。窗石數珠皆不壞。紛然爭取灰土爲識。禪師禮貌豐偉。端重寡言笑。福慧雙足。所至化之。故其在山也。捧足頂禮者。項背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華、聲梵樂而迎者。在在而是。不啻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散之四方。無以會其同。祖全等將以某年月。建塔于某山。制撰其大略。請安次王普爲狀一通。徵濂爲之銘。上祀方丘。宿於齋居。濂與禮部尙書陶凱、實侍左右。上出賜禪師詩。令觀之。其稱禪師之德。爲甚備。夫聖人之言。天也。因知禪師之道

上與天通。下從人望。雖不獲遂名山大剎。要可以無憾。然而月林觀公、遠承臨濟正宗。其第五傳曰無用寬公、竺源盛公。竺源之道行于南。無用之道著于北。禪師蓋無用諸孫也。濂近銘竺源之塔。今又述禪師之行。而文諸碑。嗚呼。哲人云亡。柰何不興大法衰微之嘆乎。銘曰。

臨濟崇崇。西來正宗。統衍以爲三虎。怒投中有一彪。氣可吞牛。教相紛拏。瓜葛交加。入海筭沙。乃易禪衣。乃抵勝師。乃治其疵。棲身嵒巔。絕去八邊。入第一關。河水侵淫。趺坐樹陰。爰選我衿。我松我根。我泉我瀵。渴饑兩忘。實相圓通。無物不容。悟其本空。玄徵肇胎。涉彼五臺。樓閣門開。南粤北湖。方衣圓顱。水赴壑趨。無間儉豐。香積之充。且妥其躬。其名上聞。便蕃寵恩。來自帝閽。於赫皇明。遣使奉迎。館于神京。龍文成章。日晶月光。燾其寵榮。四衆所依。胡不與茲。而頭其歸。泰山崔崔。一旦其頹。靡人不哀。有崇者閣。白虹吐芒。設利之藏。

佛性圓辯禪師淨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 有序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爲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爲屬。衰遲之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輒峻拒而不爲。獨於鍾鼓悟緣。諳識梵行。每若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啓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辯禪師者。濂安得而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媼。精修白業。既沒。遂華現門屛間。師之大父母也。翁坐逝後。婁氏屢至哭子。其情不勝哀。乃翦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爲汝之子。及寤而有娠。師既生。美質夙成。年五歲。即從季父學。季父引生徒渡溪。抵寒巖。師力欲相隨。季父怒麾之還。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不喜畜髮。翛然有塵外趣。婁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於崇興精舍。稍長。受具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修淨觀。依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圮。師即協衆力脩之。時年甫十八。君子因知其爲適用之材。嘗習法華經。歷三月。通誦其文。慧光尤器之。俾出游永嘉。無相院。覺源璿法師、愛師俊朗。挽其爲嗣。令橫雲岳法師、大弘三觀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往而受其說。衆推爲上首。居亡何。走鴈山雙峯。不契所言。復走千佛寺。毒海清法師、方開演長生御講。請師爲綱維之職。軌範爲之肅然。毒海入寂。師感世相無常。嘆曰。義學雖徒多聞。難與生死。即與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參鐵關樞公。公、通悟八世孫也。按師以心要。遵而行之。假有階漸。欲依公而住。公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顛頡。局此慈殼中耶。拂袖而入。師下且過寮。潸然而泣。或憫之。慰曰。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事。笑曰。吾知其爲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廁。使旋覩中園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沈。喜幸之極。乘上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游走閩中見焉。公偶出遊。遙見師。喜曰。我子今來也。延歸。翼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

耳.故上一乘.則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閫奧矣.師從公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參.擬離師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公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公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鷂子過新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觸禮一拜而退.公曰.未然也.公披大衣.鳴鐘集四衆.再行勘驗.師笑曰.未吐辭之前.已不相涉.和上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戲劇邪.公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師.師一一具答.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久之.分掌藏室.尋請分坐說法.公旣捐館.師嗣住院事.非惟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覺驛道遠於山門踰六七里.擇地搆亭.以增勝概.衆方賴之.忽爾棄去.過衫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返永嘉.會王槐卿造報恩院於瑞安大龍山.首延師爲之主.參徒寖盛.至八百指.師建僧堂.棟居之.石室嚴禪師主江心.堅師之爲.復以第一座處師.師翻然而往.未幾.又以何山精舍棟宇敝隘.不足以容衆.拓之爲大佛殿、爲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兩廡、方丈、庫院之屬.而塑像、粧墍、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陽吳德大創歸源寺.原援報恩之例.請師開山.師慈憫心切.亦不欲拒.旣至.爲造小大鼓鐘、魚板法器.而即驟之.授職分班.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有警.元帥達忠介公、師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以達公方有事干戈.絕之弗見.達公益咏弗置.篆逆川二字遺之.師因假因.戒其勿萌遁逃心.即趣見.日月不久而赦書至.周旦二囚.以師爲神.其後山寇竊發.二囚首爲渠魁.所經之處.焚毀欲盡.歸原報恩.以師故獨存.師終不逸寧處.遁入無礙菴.又遁歸原.朝廷爲錄院額.賜師今號.及金襴法衣.師付不以爲悅.悉散其衣盂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爲爐.析竹以爲箸.澹濟如也.溫城淨光塔.雄鎮一方.年久將壞.方參政初皆戍其城.欲賦民錢穀之.命師蒞其事.師曰.民力凋敝久.火餘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爲之.必欲見用.宜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甓掄材.若神運鬼輸.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其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笑趣辦.七成旣相完.其下仍築塔殿.宏敞壯麗.九斗之勢巍雄.一旦颶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輪相及纓珠之類.日就月將.闌楯窗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猶天降而地湧也.糜錢過十萬.而工役弗與焉.辨章燕只不花、出鎮閩省.道過東甌.夜觀塔燈熒煌.知師所造.乃謁師問道.并談般若經.師用淺言而直解之.辨章甚悅.顧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以密義.尙不能相協.今聞逆川師言.則心地開明矣.亟呼舟同載入閩.宣政分院請師住東禪廢刹.不一載.佛殿堂廡.如門廡森如.藏庫煒如.搏土以設諸像.梵容穆沖.各隨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日.省院臺府諸官.興大比丘衆.共落其成.師則曰.未也.復甃東南二門.道達若干丈.營繕城東際花藏海南參初地三牌門.營普庵堂.以施若飲.浚湯泉二所.以利浴者.限以垣墉.甃紆其徑路.而馬牛無自而入.補刊開元藏經板.仍印施之.其可以弘濟人者.無不爲也.先是淨業、慶成、東報、閣船、塔寶月、松峯諸寺.兵燹之餘.莽爲荒榛.福建行中書省將籍其產于官.師言於辨章.獲仍其舊.辨章欲聞大藏尊經于家.或以几席什器難其爲辭.

師介狎居一百七十人.爲什分辦於各刹.表以題號.一時畢聚.仍設爲圖.使按圖序次列之.給役於伏闕閒者.亦更番而進.每以鐘鼓爲節.後先不紊.辨章悅曰.使吾師總戎.則無敗北之患矣.師俄散則如歸原時.悄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曇峯虛席.辨章強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啓行.未行先鳩工師二十人.往拯室廬之敝側者.旣至.絲毫之費.咸自己出.繼棊莫不從化.有徐子剛者.據寺之安仁莊.收粟萬斛.聞師至.亟輸運之.部使者窺驢自負通榜嚴寶積二經.輕視諸人.師以關鍵詰之.斂衽而去.已而思還溫.方參政具船迎之.千佛院災.無有起其廢者.師彈指頃.千佛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成.俄東甌內附.師潛居林泉.若將終身.江心闕隆邇禪師、市材於山.欲建萬佛閣.而年耄.力不勝.遂以屬師.師起而應之.亦不日而成.且爲倒釋迦寶殿.創解脫門.以至叢堂經室.無不具足.初.師采材於山.道經普安院.院燬已久.雖山門巋然煙雨中.師見之.笑曰.吾爲樹移山門爲佛殿.何如.衆皆合爪指謝之.師爲撤瓦.昔致故基.一毫無所損.徐取寺山之木.重完僧堂.而後返.皇上尊尙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八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師與其列.升座演說.聽者數千.大駕幸臨.慰問備至.號爲一時寵遇.竣事.還錢唐.清遠渭公、方主淨慈.舉師以爲代.師初不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何所容心哉.乃振錫而往.淨慈當兵後.凋落殊甚.師克遐鄉.召匠計傭.竭其貲鏹而來.欲大有設施.而諸僧負官逋者.係累滿庭.師爲之出.謝悉代償之.會中朝徵有道浮屠.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世壽若千.僧臘若干.二十一日.闍維於聚寶山.獲設利無算.得其法者.曰文顯.曰興寶.曰某.其一即行闍.於是持靈骨而歸.建塔於某處.以明年□月□□日藏焉.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皆傳于世.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間.不離世間.烏可歧而二之.我心空邪.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沈.無非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爲不然.雖法王所說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爲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亡.埃風渺瀰.爲得其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紫梴座.旣已設法度人.度其餘力.往往莊嚴塔廟.使人爲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之矣.或者不知.尊婆爲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豈可哉.銘曰.

大法雖無外兮.收攝在一門.玄賾不可象兮.視之儼若存.了不分精粗兮.無對乃爲尊.若涉有情見兮.雖樑成毓斷.理事本不二兮.縱橫隨所之.渾涵造大同兮.徧照光陸離.東甌見休徵兮.蓮華出坤間.異僧佩圓光兮.逆流路波瀾.玄符旣負拔兮.何能滯塵寰.峩峩天寶山兮.錄鐵爲關扉.奮迅一朝入兮.窺破生死機.遮洗結習垢兮.眞體露巍巍.方知有爲相兮.不離無爲宗.彈指幻塔廟兮.此處樓閣同.因敬乃生悟兮.自外而歸中.歷坐古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甘露灑四澨兮.發之甘若飴.木石被滋潤兮.識玄分五時.大明麗中天兮.佛日同耀.照所資生育功兮.欲使陰冷消.爰集淸淨衆兮.梵音振海潮.唯師所說法兮.無耳亦當聞.一言歷耳根兮.千劫不作塵.天光下照燭兮.想羅何便蕃.卷舒每隨時兮.孤雲本何心.生滅已兩空兮.遺蹤邈難尋.勒辭在中林兮.振德無古今.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能仁氏之教，流入中夏，愈傳愈熾，於是諸師各有所建立，譬如一燈，分爲十燈，燈之用雖殊，而光明則一也。天台四教，法性觀行之宗，自南嶽以來，開空假中三觀，示一闡三千性相，百界千如之妙，一念之間，具足無減，其說尊勝宏特，縱歷百千萬刼，洸洸乎，巍巍乎，不可尚已。某竊怪方袍之士，幸得與聞其教，多視爲空言，卒局於小智之域，良可悲也。其眞見實踐，有若文明海慧法師者，某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法師諱善繼，字絕宗，族婁氏，越之諸暨人，考某，妣王氏，嘗有娠，夢神人授白芙蕖，法師乃生。始能言，見母拜佛號，合爪隨聲和之。年稍長，季父容授山陰靈祕寺，從治春秋經，稍稱規三藏諸書，喟然歎曰：春秋固佳，乃世間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曷依。此身不實，有如芭蕉，曾官峨縱，因書而致寧得幾何時邪。大德乙巳，投其寺僧思恭祝髮，明年受具戒，從西天竺大山恢公習天台教觀。大山甚器重之，每言數百人中，唯繼上人爾。暨大山遷雲間延慶，法文復往南天竺，從湛堂澄公，湛堂器之，如大山，間問之曰：入不二門，則何觀法？法師曰：三種觀法，應對三部，此文旣與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湛堂又問諸經之體，爲迷爲悟。法師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顧所詮經之旨何如耳。湛堂喜溢顏色，曰：法輪之轉，他日將有望於斯子乎。宗周文公時住集慶寺，點法師之學，延主賓朋，薦領其儀事。湛堂復速法師還，俾居第一座。南天竺素稱教海，法師提唱宗乘，有聲絕出於四方。會湛堂遷上竺，而玉岡潤公來補其處，仍留法師居其職，學徒四集，無不涵泳飫醉，充足而後去。天歷乙巳，法師出世主良渚大雄教寺，日講金光明經，法智見夢謂之曰：爾所談經，與吾若合符節，惜乎所疑猶未達其言耳。法師遂彌篤精進之行。至正壬午，浙省平章高公納璘、燕領行宣政院，移住天竺靈鷲教寺。某甲子，左丞相朶兒只公繼領院事，陞主天台能仁教寺。法師凡三主伽藍，執經輪下者多蒙後之士，宏闡法華妙玄文句，朝講暮解，五章四釋，奧義昭晰，且策勵之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即法華三昧之秘，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體，須解行並馳，正助兼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吾祖命宗之意矣。蓋法師抉剔經藏，發釋祖訓，如山川出雲，頃刻變化，而雨澤滂然，四施若諸草木，纖洪短長，無不霑丐。識者咸謂慈雲神照之再世云。辛卯之春，俄謝事，超然獨往，時薙落師與湛堂歸寂已久，法師旣於靈祕省舊廬，以奉祠事，又往居南山明靜院，竊掃湛堂之塔，以報本之念尤惓惓也。會未幾何，兵難洊作，其高弟思乘，請法師東遷華亭，深木寒，法師瞭然就之，且以無常迅速，嚴修淨業，緊念佛名，晝夜不輟，一夕，集衆而言曰：佛道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將焉托乎，吾將歸矣。遂索筆書偈，端坐而逝，時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又三。火化，牙齒及舌根弗壞，舍利纍纍然滿地，其徒以某月日斂骨塔于靈祕之西坡，所度弟子三十二人，嗣其法者，則盤谷懷古，延慶自朋、崇壽是乘、廣福大彬、留峯淨昱、演福如玘、報恩嗣璡、車溪仁讓、香積發肯也。法師氣局衎衎，行履淳固，山家諸書，無不精徹，而大江東南，僉推爲教中之宗。講演妙法華、金光明諸部經，凡若干會，主修法華淨土懺，凡若干期，所感靈異不一而足。是乘嘗請書以淑後人，法師曰：吾宗本離言說，不得已而有言，爲彰授受也，是故言以至章，安結集之後，不過代相祇授而已。其間或有斥邪衞正者，亦豈好辯哉。今大經大法，粲如日星之懸，汝猶宜修習不暇，奚俟予言。聞者咸服其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孟頫、黃文

獻公溍、周内翰仁榮、李著作孝光、張鍊師天雨，皆結法師爲方外交，時相唱和於風月寂寥之鄉。晚與黃、張二公，欲結樓頭淨社，未果而法師殁，當沒之月，叢林中皆相哀嘆曰：吾宗法幢仆矣。後十七年，演福件繫法師梵行，欲滌爲塔上之銘，漉容游文獻公之門，聞公談法師之德之盛，以爲無讓古人，恨不得映白月而濯冷風，今法師不可見矣，幸其嘉猷茂行，猶得間其梗概，此無他，遺光之所照者，尚有人言之，後三十年，則言之者鮮矣，又後三十年，則誰復知之者，此金石之勒，不可不致謹也。因從伊福之請，敍而鋪張之，千載之下，有來讀斯文者，儼然如見法師於定慧光中，其有不蹶然興起，而惕然自勵者乎。銘曰：

姓具之正宗兮，一念具三千，三千即一念兮，不後亦不先，正依及假名兮，各各空假中，攝歸於一妙兮，互具而互融，七祖旣弗闡兮，諸佛復誰承，洞照六合内兮，日月行大清，慧命之攸寄兮，文明得其宗，總攝大化機兮，正受究始終，法輪左右旋兮，晝夜如環循，隨其利鈍根兮，導入不二門，用權以顯實兮，悲悲爲敷辭，一多經小大兮，非即亦非離，明暗色空相兮，事法皆寂然，眞勝在妙圓兮，非可以言詮，論辯析玄微兮，人天皆其聽，幽通於至神兮，現夢顯祥徵，三坐大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灑物了無迹兮，物得遂其私，結期修懺兮，瑞異駭然臻，吾法本無作兮，有作即爲塵，商颷一朝興兮，吹仆正法幢，清淨大海衆兮，黯然爲增傷，繼述幸有子兮，龍象方駿奔，建塔爲西坡兮，庶以表化源。

處州福林院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師諱智度，號白雲，因以爲字，處之麗水人，族吳氏，年十五，慨然有出塵之趣，欲就浮屠學，其父德大與母葉氏咸鍾愛師，峻辭拒斥之，師不火食者累日，若將滅性者，父母知志不可奪，使歸福智寺空中假公，薙髮受具戒，即寺側構伽庵，深習禪定，每趺坐達旦不寐，如是者四三春秋，已而歎曰：六合之大如此，顧然滯一室可乎。遂出游七閩，徧歷諸山，無有契其意者，復還郡之白雲山，因蔭禪師道場遺址，築福林院，以爲憩息之所，日取楞嚴、圓覺二經，鈔疏而熟讀之，不假師授，章旨自通，已而復歎曰：拘泥文字中，如油入麵，了無出期，德山所謂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大虛者，信不誣也，盍去之乎。又出游浙河之西，見靈石芝公於淨慈，未幾，又上天目山，參斷崖義公，談鋒銛利，人莫之敢攖，時無見睹公說法天台華頂峯，大振圓悟之道，師復涉濤江往拜之。問曰：西來密意，未審何如。無見曰：待娑羅峯點頭，即與汝言。師以手搖曳欲答，無見遽喝，師曰：娑羅峯頂白浪滔天，花開芭種後，葉落立秋前。無見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師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無見領之，服勤數載，翩然辭還。無見囑之曰：昔南嶽十五歲出家，受大鑒記莂，後得馬祖，授之以心法，針芥相投，豈在多言，邪勿掉三寸舌誑人，須其正見，解著於行履，方爲報佛之深恩耳。師佩服之，弗敢忘。師旣有所證入，儼然如白雲在天，卷舒無礙，又走長沙，見無方普公，走雲居，見小隱大公，凡當機問答，無異華頂時。至正甲申，縣令長和緝素之請，迎師旋福林，與諸種善，咸山欽二公，互相策勵，如恐失之。甲午，復臨楞伽庵，壬寅，王府參軍胡公深，安安翼元帥王君佑，復請至福林，甲辰，御史中丞章公溢，招致龍泉之普慈，僧徒相從，雲輸川湊，多至八百人，粒施日集，食飲無闕者。乙巳，移茅山，丙午，遷武義，從者恆如初。國朝吳元年丁未，復臨福智之岑樓。洪武已酉，適建法會於蔣山，有詔起天下名僧，數宜

大法.而師與焉.師初力辭.戍將彊起之.師曰.心境雙忘.隨緣去住.復何拘礙邪.遂行.暨師至而會事解.嚴遂還杭.杭人奉師居虎跑度夏.始入秋.輒趨華頂.明年春二月.示微疾.浩然有歸志.四衆堅留之.師曰.葉落歸根.吾所願也.遂回福林.五日.忽沐浴易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大虛空中.何必釘橛.遂擲筆而逝.是歲三月一日也.壽六十七.臘五十二.留龕五日.顏色鮮潤.闍維之夕.送者千餘人.火餘得五色舍利.及齒牙數珠等.法弟大賢、上足仁喆、奉骨以某年月日.瘞于院西若干步.善女人唐淨德、爲建塔其上.禪師辯證寡言.機用莫測.臨衆無切督之威.嚴厲之色.唯以實相示人.所至之處.人皆傾慕.如見古德.或持香華供養.或繪師像事之.不可以數計.空中無見.致師皆爲建塔.求名公鄉撰銘表之.師度弟子凡二十人.平日隨機開導.所作偈頌.不容人錄.故今無傳者.予聞信心爲一切功德之母.苟能信焉.奚道之不造.奚法之不明.自圓悟八傳至于無見.究其所得所證.何莫不由於此也.師自幼齡.卽能信吾佛之讃.決可脫離死生.一息不少怠.所以卒能徹究心源.而縱横自在也.世之知師者.孰不曰.無見有子.而方山有孫者乎.誠可尙也.予嘗接師護龍河上.無懈容.無惰辭.有問則言.無則終日澄坐而已.因語二三子曰.其所謂信人也哉.今弟子某.奉道嚴之狀.求予爲銘.予頗知師.銘之不可不作也.銘曰.

華頂之峯.有道所居.隨時演法.大音鏗如.入其門者.無非獅子.我福林師.聞風而起.當機一喝.兩耳爲聾.法體如如.情識頓空.歷觸諸師.見者驚愕.言出遊奔.無埶不作.振錫而歸.我亦何心.擧首睇之.白雲在岑.形雖遁藏.文采日露.學徒森森.雲輸川赴.解黐縛.祛翳瞖.其心瀟灑.其容閒閒.乘運而遊.或出或處.葉落歸根.古今一軌.塵緣旣盡.翛然而化.叶 擲筆坐脫.如人赴家.世相有滅.其性常在.若謂師亡.青山可改.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有序

浮圖之爲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唯借律院以居.至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第.唯推在京刹爲之首.南渡之後.始定江南爲五山十刹.使其拾級而升.黃梅、曹溪諸道場.反不與其間.則其去古也益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潛邸在金陵.及至臨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蓋矯其弊也.國朝因之.錫以新額.就寺建官.總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原禪師、實奉詔敕其職.夫當興王之運.親受聖皇付囑.以統釋教之事.誠優鉢曇華.千年一現者也.其順寂也.惡可不勒篆行.以貽後世乎.師諱慧曇.覺原.其字也.姓楊氏.天台人.父某.母賈氏.夢明月自天而墮.取而呑之.遂有娠.及生.容貌魁如.長不與羣童狎.每入塔廟.輒對法王瞻禮.父母察其有方外緣.俾依越之法果寺比丘某.年十六.爲大僧.受具戒.已而學律於明慶杲公.習教於高麗教公.積力久.忽折律嘆曰.毗尼之嚴.科文之繁.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衆流.一超直入.非禪波羅蜜.曷能致之.時廣智禪師笑隱訢公.敷揚大法於中天竺.海內仰之.如景星鳳凰.師往造焉.備陳求道之切.廣智斥曰.從外入者.決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凝神獨坐一室.久之.未有所入.廣智一日舉百丈野狐語.師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爲分明極.飜成所得遲.廣智曰.爾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師展雙手曰.不直一文錢.廣智頷之.乃命侍香.天曆二年己巳.龍翔新建.文宗命廣智

爲開山住持.師實從之.爲掌藏鑰.明年庚午.廣智如燕都.見文宗於奎章閣.同行者皆股栗不能前.師獨神氣恬然.廣智歎曰.眞吾家師子兒也.及歸.適寺新鑄銅鐘成.廣智曰.吾聞非福慧兩全者.莫先鳴鐘.卽令師擊之.至順二年辛未.出世牛頭山之祖堂寺.師芟剗榛荒.爲之起廢.使殿閣一新.且改其號爲祖山寺.至正三年癸未.遷住清涼廣惠禪寺.師撙節諸用.其起廢一如牛頭.帝師嘉之.授以淨覺妙辯禪師之號.十五年乙未.復遷保寧禪寺.十六年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皐上於轅門.上見師氣貌異常.嘆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時當儉歲.師化食以給其衆.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懼寺田之蕪廢也.請於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爲樵者所翦伐.師又陳奏.上封一劒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今蓊鬱然云.踰年丁酉.賜改龍翔爲大天界寺.詔師主之.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擧宣祕法.要車駕親臨羣臣宰臨.恩數優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廡至無所容.先是僧堂、寮廡、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不歸.上見焉.亟命相國李韓公出之.且親御翰墨.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於三門.洪武元年戊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秩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頒降誥命.俾服紫方袍.章逢之士.以釋氏爲世蠹.請滅除之.上以其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以此知眞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眞儒矣.上亦以佛之功陰翊王度.卻不聽.上聞寺僧多行非法.命師嚴馭之.師但誘以善言.諸郡沙門.汙染習俗.實悖教範.或勸當痛治.師曰.諺有云.大林有不材之木.能盡去乎.祇益釋門之累爾.事異露者.勿恕可也.二年己酉冬.中風.得痺疾.遂能院事.三年庚戌春三月.疾良已.夏六月.奉使西域.四年辛亥秋七月.至省合刺國.布宣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于佛山寺.待以師禮.九月庚午.示微疾.食飲弗進.甲戌.見王.有欲歸之意.王令名僧成來相慰.乙亥.沐浴更衣.呼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半.問云.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于四三.曰.日出矣.恬然而逝.其日蓋丙子云.壽若干.臘若干.踰五日.顏貌如生.王大敬嘆.斵香爲棺.聚香代薪.築壇而荼毗之.王與百僚送至壇下.命比丘千餘旋繞、誦諸陀羅尼呪.至火滅方已.拾遺骨.葬其國舍利塔中.七年甲寅秋九月丙寅.同門友天界住持宗泐、奉遺衣藏于南京聚寶山雨華臺之側云.師廣顙豐頤.平頂大耳.面作紅玉色.耳白如雪.目光爛爛射人.學者見之.不威而慴.及卽之也.盎然而春溫.其遇禪徒.隨機而應.未嘗務爲奇巧.聞者自然有所悟入.道際昌辰.寵費便蕃.雖位隆望重.恆處之若寒素.無豪髮自矜.遇人寡言笑.喜怒任眞.不能以貴賤異其顏色.嘗句稽簿書.至不能辨眞贗.卒爲下人所欺.亦弗卹也.然而毗翊宗教.無一息敢忘.廣廈細旃之側.從容召對.援經持論.每務竭其蘊蓄.梓園之復.釋道私租之免.皆師之所請也.師平生不輕度弟子.其嗣法上首曰法印、國清溥升、天寧純一、道場顯證.淨戒、皆有聞叢林間.顯證懸緣入化.爲懸本翰林文字.大懼師行泯沒.件繫成書.授之淨戒.以戒尙風義.死生不易其操.必能昭廓其幽潛.今證已亡矣.戒果能識濂.求爲塔上之銘.濂昔與師游.而共願、戒交尤洽.不得以不敏辭.濂聞之.龍翔禪林.實甲天下.剏建之初.非名德之重.莫能主之.是故廣智握眞如印.柄道明宗.皆使輝光照燭於幽隱矣.及今六合載淸.眞人撫運.崇尙佛乘.錫額建官.以統馭其衆.非得法於廣智者.亦孰能任其始乎.嗚呼.何其規畫如是.而

一倡一新也。在昔馬駒踏蹴。氣宇恢弘。出其門者。無非龍象。有是學者。因有是師。先德固亦然矣。由是方之。質習之傳。實由正宗。師之所契。親得其髓。固非常情之可擬議。然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師。厚之至也。濂敢竊取茲義。序其事而為之銘。銘曰。

金陵有寶刹。昔為潛龍居。飛翔起中天。樓閣重頂現。聖皇握金輪。重御四大海。易為大天界。以表正法故。唯師蚤脩證。廣智法會中。帝命作總持。欲符於前烈。扶護法王法。如實雙眼目。祇恐昏翳蝕。光明不徧照。況能攝威儀。見者生敬畏。統率諸僧伽。無不從化者。出持使者節。直抵中印土。道感一王城。懇請為說法。犂羌如見佛。膜拜稽首禮。四大本假合。去住兩無礙。笑指空中雲。聚散不留迹。築壞聚衆香。付之大火聚。沙門餘一千。圍遶作梵唄。收骨藏勝塔。作鎮於異域。睠此行道所。何以示四衆。同袍有大德。假物以顯義。遺衣在故篋。見衣如見師。瘞之雨華臺。當與靈骨同。我知此衣中。何啻千萬縷。縷縷具般若。性性圓菩提。師性千古存。是有無邊身。比之虛空相。普見於一切。何假有漏形。方號為真實。實際是真空。永斷於言說。我持不壞筆。太虛以為紙。銘此無縫塔。了不見一字。若以兩耳觀。始造不二義。

住持淨慈禪寺孤峯德公塔銘

古者住持各據席說法。以利益有情。未嘗有崇庳之位焉。逮乎宋季。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謂官署。其服勞於其間者。必出世小院。候其聲華彰著。然後使之拾級而升。其得至於五名山。殆猶仕宦而至將相。為人情之至榮。無復有所增加。緇素之人。往往欣豔之。然非行業夐出常倫。則有未易臻此者矣。此濂於淨慈禪師之事。顛顛識焉。師諱明德。其號為孤峯。族姓朱氏。世家明之昌國。父有成。母黃氏。父與補陀洛迦山僧玠公交。玠聞雞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為雞號。玠亡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月而生。在童幼。兒不好嬉弄。每結跏端坐不動。天童司藏慧明。師諸叔也。乃訶之曰。童子不知頌詩讀書。擬坐將焉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時奇之。挾至鄞縣金鵝院。俾給灑掃之役。時師年十二矣。越五載。得度為大僧。從橫山錫公弟子。已而謁五臺。受具足戒。慨然有求道之志。杖錫而出。首謁竺西坦公於天童。竺西問云。汝從何方來。曰。金鵝來。曰。金鵝山高多少。曰。不見其頂。竺西斥之。師益自策厲。以必證為期。竺西一日升座。舉世尊拈花之事。師於衆中聞之。忽若有解。遽造偈以呈竺西。竺西頷之。而師弗自是也。復如淨慈。見晦機熙公。晦機道價傾東南。凌其門者如蝟。晦機見師至。問曰。什麼人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著衣喫飯。還認自己否。師又曰。胡張三。黑李四。晦機拈棒欲打。師拂袖竟出。抵雙林。見明極俊公。一見之頃。機緣協應。而了無障礙。命歸侍司。繼付藏鑰。令掌之。會日本遣使迎明極為國師。師送至海濱。而竺田霖公亦自靈隱至。見師氣貌不凡。延歸山中。以第一座處之。竺田上堂。舉揚正法眼藏。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諄諄誘掖。音聲如雷。師不覺慶快。羣疑頓釋。因以偈呈竺田。竺田嘆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宗乘。稱性而說。且邀仲方倫公、結庵於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龍藏大經。足不踰戶限者。凡五春秋。名稱日聞。竊不可掩。行宣政院請住松江之東禪禪寺。師起應之。然香以嗣竺田。不忘所證也。久之。再遷集慶之保寧。師一座十五夏。煆鍊來學。曲盡善巧。有餘力。則為之興廢補

墩。緇大不遺。帝師開師之令譽。授之圓明定慧之號。副以金襴法衣。大司徒楚國文公歐陽玄、亟賦詩遠寄。且為作內外錄序。一時名薦紳。莫不願與之交。三遷湖之道場。閱二年。寺災。僧徒無以自寧。托鉢四出。造祖師堂、僧伽神祠。而蒙堂前資寮。亦次第就緒。方將大施營造之功。會杭之淨慈虛席。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以謂淨慈乃五山之一。非師不可居。因請主之。時當元季。戎馬紛紜。國事已不可為矣。逮入聖朝。師以耄年。謝歸道場竹林庵。一日示微疾。戒其徒曰。吾身雖微。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歿後。當遵佛制。付之荼毗。勿令四衆衣麻而哭也。言畢。索觚翰。寫頌一首。泊然入滅。時洪武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也。世壽七十又九。僧臘六十有二。烈火之餘。頂骨不壞。舍利羅累累出灰燼中。某月某日。建塔瘞骨於東岡。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分居列刹者若干人。四會語有錄。行於學者。後四年。其弟子大用。恐其師之名不傳。持佛頂康公所撰事行一通。介保寧慧公謁余詞垣。請為塔上之銘。嗚呼。從無始來。人於其間生化出沒。無數矣。何者為名。何者為相。何者為真我。若復計我我所。將以何者為定乎。銘勿作焉可也。雖然。師之行業。夐出常倫。致位名山。垂芳當世。苟不有以顯著之。則無以表大法之奇。繼來學之思也。雖欲勿銘。惡得而勿銘。銘曰。

我觀禪那之所至。即是一乘圓頓旨。其中無二亦無三。真體無遮悉玄妙。祇緣性根分利鈍。所以造詣有異同。曹溪而下分五家。震動鏗鍧獨臨濟。至今子孫如星繁。執持大法使弗墜。如師脫白金鵝山。歷抵諸方苦參叩。孰知枘鑿不相投。東西遑遑競奔走。其後乃自音聲入。卻見泥牛鬭入海。桃花開時春滿塢。更了雜花六相義。文彩漸彰不可遏。出世說法度有情。四遷直上南屏山。作大獅王日哮吼。一起一滅世間相。終然變幻如煙雲。盡付闍維三昧火。一彈指頃等虛空。虛空無盡難名言。苟加讚詠愚且惑。太史述辭鐫白塔。不過欲慰學子思。有無雙遣入玄門。言至無言乃真際。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 有序

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分三教。蓋欲利益有情。絕斷離倫。直躋覺路。固涉不思議妙境。至有捕一蒸芽。設一淨食。亦號為佛事者。矧有大小。而心無大小。一念之起。即徧三千。三千融攝。終歸實際。又烏可以形跡論哉。予於佛心普濟禪師之事。不能忘言焉。師諱自緣。其號曰會堂。俗姓陳氏。台之臨海人。父某。以書詩為業。人稱為石泉處士。母某氏。感奇夢而生。師氣骨不凡。翛然有出塵之趣。每入招提。見像設。必互跪合爪。作皈依狀。處士君見之。謂其母曰。是子如青蓮花。水不能沾。豈俗能流邪。乃命從四明白雲寺觀公為弟子。觀公愛其容止修雅。言辭溫簡。出內典授之。讀。年十七。薙髮受具足戒。趺坐一室。日以縛禪為事。已而還台。謁同郡天寧日溪泳公。泳公一見。輒加獎予。使居左右為執侍。尋陞掌鑰。泳遷住杭之淨慈。師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列。號大叢林。四方龍象。咸來棲止。師自是咨決心要。知解日至。漸息羣念。期造於無念。時處士君春秋高。師欲歸覲省之禮。已而復還台。道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間。師追逸急走。欲求憩泊之地。竟不可得。夜行三里所。乃逢逆旅主人。破屋一間。不能蔽風雨。師竟夕不寐。明發。指天自誓曰。所不能建庵處、以延旦過者。有如日。闤闠中有妙相古寺。兩廡蕭然。不留一物。師往還觀。喜曰。

是足以遂吾志矣。自於主僧明公、假其西偏、芟除蕪穢、具牀几、設衾裯、下至庖廚湢溷之屬、罔不潔淨。吳楚閩浙之士、屏攝袂接而至。或一宿焉、或信宿焉、或浹旬焉、皆飫其食飲而去。其費皆出師之經畫。明公及其同袍印公、義師之爲、亦傾助不倦。先是、縣東有桃源橋、跨廣度河上、故有圓通閣、歲久將壓。縣人李斯民、撤而新之、邀致師爲主。師遂遷至其處、遇過客如初。師猶以爲未足、倚衣削食、建華嚴寶閣、月集善士閱華嚴經。橋之南、復築彌陀閣、像淨土十六觀相、覽者覩相興行、啓發極樂正因。閣道行丞朱夢耀目、儼然如化人天宮矣。事聞于朝、授師金襴法衣、及錫今號、仍畀報恩寺額、以寵異之。師既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侈矣。顧廛居雜還、塵氛襲人、無以稱淸淨宏偉之觀。爰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橋之陽、林樾蒼潤、蔚爲神皋之墺、新建報恩禪院一區。晨夕帥其徒、以祝釐報上爲務。由是兩地之間、鐘魚互答、有若西東家焉。元季政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閣與寺、皆鞠爲茂草之場。師蘁然傷心、又以興復爲己任、持鉢行化聚落中、隨其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居沽爲之易業。於是施者四集、師仍於桃源夾河兩堤悉甃以石、建傑閣三楹間、命工塑佛菩薩天神諸像。畢工未久、而師厭世矣。師一旦早作、無疾如平時、索浴更衣、屬諸弟子、以見性爲急。且曰、吾明日將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委順。時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也。世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二。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荼毗、得舍利無算。其上首祖淤、智榮、正琫等、以其年六月二十一日、奉遺殖、樹塔於寺界相之西北偏。祖淤以鄉先生夏克復所序行業、介予學子方孝孺來徵銘。予聞華嚴有四種法界、其三曰理事無礙。所謂理事無礙者、在有而不廢無、雖動而不離靜。譬如水與波焉、眞空不礙幻有、卽水以辨波、幻有不礙眞空、卽波以明水。緣生假有、二相雙存者也。師令焌然建立、雖盡事爲、而能無所染著、竟至於眞理、其有得華嚴者歟。銘以昭之、以示後之人。銘曰、

臨海有上士、夙依如來智、自著福田衣、晝夜爲佛事。憫諸求法者、經行山澤中、倀倀無所依、乃就若伽藍、汎掃得淸淨、牀第及衾枕、以至鍋器等、無不皆現前。來者一如歸、了不生怖畏、非惟身安穩、俛廬獲充實。雜華與淨土、最是方便門、建閣造經像、俾人生敬信。更闢大伽藍、普施無量法、入者輒攝受、共趨涅槃城。豈知劫火起、盡化爲煨燼、中心鐵石堅、芽圖興復計。未能暢本懷、遂歸寂滅海、四衆悉悲慟、大法無繫故。奉此設利羅、樹塔安藏之、龍鬼當呵護、時現大神通。有如住世時、不示生滅相、生滅二皆空、是名三昧力。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仁公塔銘

佛滅度後、波羅奈王收佛舍利、用七寶造塔、爲作銘記、名曰達舍婆陵迦。有塔之有銘、尙矣。後世學佛者、道脩行崇、其歿也、因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晉宋以來、皆間一見焉。碑版煌煌、始盛於唐宋之際。及今淨慈禪師之示滅、既瘞舍利靈骨於金華北山、隨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子仵夔得悟出世之因、來徵塔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濂不敢辭。師諱普仁、字德隱、族趙氏、婺之蘭谿人。父文端、母楊淑貞、皆名宦家。師生有出塵之思、年十歲、往依金華寶石演法院月公。月公號秋澗、嘗主淛之雙山、於人慎許與、獨以遠大期師、俾習讀東魯、西竺諸書。師性爽朗、即能領解義趣。十四祝髮、受具足戒。二十、有慨然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時鄰院智者住山了然義公、以大辨之子、慧朗之孫、丕振臨濟之宗。師

往造焉。入室問答、機鋒遞相酬、[illegible]、義公命爲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凡名刹所在、必求諸尊宿、以證其所悟、無不改容禮之。東陽煇公、方主湖之道場、嘉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聲稱籍籍、起叢林。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主僧南楚說公、召師分座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補其處、益推敬師、且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足、聞月江印公在育王、雲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明見之、相與辨詰無虛日、徵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已而還浙水西、相羊於名山水間、遇人勝士、日游衍、而激正法、旁及於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訢公、爲最崇。風篁月牖、譚蟬聯不能休、至忘寢食。元至正乙丑、始遷寶石山中。乙未、從部使者之請、出世金華西峰淨土禪寺、瓣香酬恩、實歸於義公、蓋表其所自得也。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爲、鳴鼓而退。戊戌冬、大明皇帝親帥六師取婺州。己亥春、獨幸智者禪寺、見其山川深秀、而法席尙虛、特詔師主之。一坐十五夏、倡道之外、小大寮宇、咸爲補葺一新、別築靜居於寺之西麓、曰淸庵、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處之連雲、持公府檄起師主持、不聽。洪武戊申、詔之南華、不遂。三予里、致州侯之命來聘、亦不從。杭之中竺、其請如南華、又加勤焉。師憮然欲往、郡守鍾某、意惜其行、從容問師曰、佛法有重輕邪。曰、否。曰、佛法既無重輕、師位寧有崇卑邪。師一笑而止。淨慈居五山之一、非耆學碩望莫據尸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凡三至、師乃起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駢肩環聽者千人、各揖深飫醲、嘆詠而去。師尤以興壞起廢爲急、時有化主安淨者、頗有人緣、施者輻至、師以禮延致之、方將大見設施。乙卯春、祕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賄名籍以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劾其是非、逮而質焉。事將白、師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盥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其徒用茶毗法從事、收骨還葬、其年某月日也。僧臘五十、世壽六十有四。師風旨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逢學行之士、輒敬之如賓。師縱無儋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服其偉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故教授仲申二公、名德重當世、尤與師爲金石交、講談論終日不倦。至貫珠聯綴、纚纚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底于成。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傳于世。其嗣法上首、智者志文、淨德原昭云云。所度弟子、懋建云云。濂竊惟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宏敞、故出其輪下者、多內爽誠愨、而直趨最上菩提、初不假寵澤衒鬻於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既因之得法、見其眞實、可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辟開流布、無間北南、雖以百越之遼、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爲人所企慕者、從可知矣。晚游南屏、道價益重、巋然如魯之靈光。奈何緣業僅止於斯、而師無意於人世矣。惜哉。濂與師交者頗久、歸爲序其蓋壺語以傳、復書其事、俾鐫諸塔。非不可知者、不敢妄意而勦入之也。銘曰、

大辨之門、總攝羣機、棒喝交施、飇旋雲飛。誰爲之孫、乃克肖似、蹈迅庭前、是眞獅子。大方嚴嚴、高風莫攀。一彈指間、衝破命關。掌記集雲、分席雙徑、出世西峰、大施政令。繼遷盤源、芳泉可斟、灑以楊枝、普潤焦枯。聲光四達、爭相挽致、甫越之區、亦來交疏。南屏崔嵬、名列五山、龍鬼護經、非賢孰干。四衆驩呼、迎師往住。旛華塞途、觀者如蝟。擊大法鼓、出大音聲、百億方異、一音盡聽。我法將隆、我緣已滅、生滅何心、紅爐飛雪。寶幢之仆、聞者心摧、翠竹黃花、亦若茹哀。實際如如、哀則何有、仰瞻中天、白月在斗。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大雄氏五時說法，至於法華，方暢出世本懷。自鳩摩羅什翻譯、東傳震旦，而諸師消釋者，鮮得其樞要。或主一晉四相之談，或徇四時六宗之教，各號專門，務相壓軋，甚至南三而北七，異言喧豗，而莫之適從矣。惟我天台智者，丕闡前修三觀之說，約法華悟門，弘演自行因果化地能所宗旨，白日正當中天，而衆燐雖多，隱而弗見。所以殊勝偉特，絕非他宗所可及。二十餘傳，而其道愈大顯。此濂於銘普福法師之塔，不得不推原其始而詳言之也。師諱弘濟，字同舟，一字天岸，姓姚氏，族世爲會稽餘姚人。父某早亡，師從同里寶積寺舜田滿公出家。滿公，其從父也。師穎發絕倫，或授法華經，輒能記憶。年十六，受度爲大僧，日持四分律，跬步之間，不敢違越繩尺。已而嘆曰：戒固不可緩，精教乘以資行解，其又可後乎。於是往鄞，依半山全公，讀天台之書，久之，悉通其玄義。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期懺，凝精會神，存誠不貳，夢據於觀定中視寶者。畀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辨日增，河懸泉湧，而了無留礙。當是時，大山恢公，尸松江之延慶；越溪澄公，主武林之演福。法幢雙峙，光焰爍爍，照映大江之南。皆延師分座說法，而越溪愛師尤篤，諸部疑難，或有未易決者，要其終始而析之。師因義觀圓融，觸目皆洞然矣。泰定元年，開法於萬壽圓覺寺，浙河左右，傑偉之士，奔走其室，唯恐後之。議者謂借佛海之道，以播芳猷，實自師始。明年，鹽官海岸崩，民朝夕惴惴，恐爲魚鱉。江浙行省右丞相脫驩，甚憂之，祈禜觀音大士於上天竺，仍請師親履其地，建水陸冥場大會七日夜。師冥心觀想，取海沙諷之，親帥其徒，徧擲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爲不崩，人咸異之。天歷元年，陞主顯慈、集慶寺。二寺皆杭之名刹，師處之泊然。集慶適當歲儉，遂退處別室。蘇人競欲致師，以幣來聘，住大德萬壽寺，一座不移，閱六寒暑。而小子之有遺者爲多。重紀至元之五年，江南行宣政院選主會稽之圓通。圓通久廢之餘，鐘魚絕響。師曰：此父母邦也，吾何避焉。欣然東歸，闢齋館，乞糧粮，攝授徒侶，多至數百人。寺爲中興。歷四載，遁隱寶集，專修西方念佛三昧，嘗會心處，不知念而非念，非念而念也。至正七年，壽八十矣。越地諸名山以耆宿凋謝，唯師一人巋然，如魯之靈光。又以大普福寺起之，師堅臥不應。門人法航進曰：和上自爲計則善矣，其如斯道何。師強起之，居亡何，竟拂衣旋故廬，開清斂閣，而深鑰焉。因覽諸家所註首楞嚴經，繁簡失當，方將折衷其說，爲之疏解。俄疾作，召四衆至，以唯心淨土，惓惓爲勉，其中或未解師意。師厲聲曰：死生難，死生難。遂索觚翰，書偈而寂。十六年三月十日也。後七日，法孫至大、清晏，以陶器奉蛻質，瘞于里之峨眉山松花塢，師之所自卜也。世壽八十六，僧臘七十一。度弟子若琳、永孚等三十六人，得法上首，出主佛寺者，上竺道臻、雍熙淨琛、普光允中、圓通有傳、天宮明靜等五人，其餘門卒業未出世者，尚多也。師梵貌魁碩，言吐清麗，諸書一過目，終身不忘，故其本末兼該，無所滲漏。高昌總統有般若室利者，每謂學兼華梵，出入經論，世無能敵之，用其國語與師共譯小止觀，文彩煥發，高昌爲之斂然自失。鄉先達韓莊節公性，稱師才全學博，無求於名，不過以文寓意。巴西鄧文肅公文原，亦敬師有道。遺詩敍殷勤，有相逢定性三生話之句，其爲名薦紳推許，如此平生以流通教法爲第一義。建法華本部百十會，苟有召者，未嘗不應。屢感天雨華之祥。然於佛乘、文事，俱不偏廢。出處語默，則如未離乎止觀所

著書，有四教儀紀正若干卷，天岸外集若干卷，並刊行於世。云夫傳亂承宗學者，多失其眞，何哉。蓋於高遠者，有立異之見；安於淺陋者，無深探之志。所以言彌近而彌遠，理愈似而愈非。唯頓悟之士，洞察其微，不敢以臆說參合於其間，重徽盤照，雖百世而無弊可也。如師者，講貫導化，一以止觀爲宗，如印印泥，不差毫髮，可謂知智者翼道之功，而號善繼善述者矣。豈非賢哉，豈非賢哉。某等持證隱禪師元靜狀來徵銘，爲之銘曰：

佛法正傳，實推台衡。大者鏗鍧，萬鼓齊鳴。彼傍宗者，自謂孤撐。以此較之，若蝍之聲。其一。衆葉相仍，其學孔熾。時雨普沾，春曦流麗。無物不萌，有生咸遂。神功妙化，此焉爲至。其二。猗歟上師，襄觀兩融。迺期破障，息念歸宗。煌煌神公，心與之通。授以如意，無礙弗攻。其三。浙河之西，聯揚法幟。分座談玄，旨行兩施。出坐道場，歸者如肆。爲人天師，攝伏龍類。其四。水溢鼓觸，海涯善崩。凝神冥漻，呪沙爲兵。變化條忽，風遏流形。蟄是所蹈，疑如堅城。其五。此願力故，匪由外假。妙經之宣，集於闍若。天亦雨華，繽紛而下。有感而應，理無疑者。其六。有聲隤然，傾於邇遐。游戲文辭，復衍而葩。枝枝葉葉，如寶蓮花。不物於物，以道爲家。其七。般若光中，無非妙相。一鑑之明，實含萬象。生既不來，死亦非往。何必與嗟，涉有情想。其八。師有墜言，欲了正因。唯心淨土，繫功宜勤。日如懸鼓，一念不分。師雖逝矣，言若親聞。其九。青山崔崔，流泉在下。迴抱斂英，絕斥邪窾。萬松作花，黃金滿塢。設利斯藏，永與終古。其十。

淨慈禪寺第七十六代住持無旨禪師授公碑銘

禪濟之道，十一傳至圓悟而益盛。圓悟又五傳，至破庵、松源，兩支分峙，皆若南北二斗，炯然在天，光芒參列，瞻者目眩。由是子孫布滿四海之內，執法輪樞機，晝夜弗停。大法昭明，若親覩世尊於耆闍崛山，一切有情，無不攝授，可謂極光明盛大者矣。有如無旨禪師授公，則松源六葉孫，其授受分明，證悟眞切，梵行有足書者。入室弟子文郁，不遠千里，持法藏大師壽公所爲狀，來徵銘。狀文淵懿，而無誇辭，是用據之以成序。序曰：公諱可授，無旨，其字也。一號休庵。台之臨海李氏子，自幼處童子中，屹然如稚松超乎蒿莪，不與之齊。然慕空王之法，視塵坌膠轕，若將浼焉。年十二，即思舍族而去。時季父仲智爲僧於同里石門寺，乃往爲驅烏。仲智奇其風骨元爽，俾至越之九巖，從萬壑觀公游，授之內外典，皆了達大旨。十九得度受具爲大僧。已而嘆曰：所貴爲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苟纏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耶。遂杖策而出，徧歷諸名山。下語多不契，復退潛一室，加澄靜之功。久之，參昔雲明公於雲巖，雲巖列在五山，僧指殆萬，其門庭嚴峻，未易叫擊。公直入無投間，答之頃，疑情盡釋。昔雲以其俊爽，欣然印可之。特命充堂司，公不復辭。振擧綱維，四衆悅服。尋還石門，白巖貞公主其，如監藏師公制行之嚴，延居上座，助揚正化，聲聞赫然。朧翳消間，元重紀至元六年，出世大雄山之安聖，執香自致寶上嗣昔雲之世，人信之無與辭。閱五年，遷隆恩。又二年，補白巖故處。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一座十三春秋，百廢具興。山門爲之改觀。公凡四坐道場，皆不出乎台境。諸方欲倚之以爲重，競來聘致，漠然若不聞。作休庵於西塢，日修淨土法門，念佛三昧。且曰：此卽禪定之功也。惡可強分同與哉。國朝洪武六年，杭之中天竺寺，以府侯之命，起公主寺事。公

勉強應之。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勤舊相與謀曰。此大善知識。胡可失也。天竺尚可致。吾屬獨不能邪。帥衆邀於道。擁居其位。公屢卻之。不聽。色頹然不怡。時當歲儉。問道者如雲。杖屨方患不繼。而施者踵至。居二祀。擊鐘雅集衆。再三申精進之戒。手揖數而退。歸臥竹院。留示微疾。端坐西向。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左右進筆。請書偈。公麾去之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連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時八年八月十一日也。世壽六十九。僧臘五十。龕留七日。顏貌不變。用闍維法從事。齒牙貫珠不壞。設利羅光色晶瑩。如金銀水精者。徧滿于地。見者、聞者。無不哀慕太息。其徒自省等。斂其不壞者。并遺骼歸龍塔而藏焉。公儀觀雄頎。識見卓卓。其於榮名利養。視之如無物。出尊法席。皆迫於不得已。會朝廷設善世院。總統天下釋教事。或勸公、求徵以主名山。公笑而不答。然其所蒞之處。不以恬退而不加之意。必革其弊習。新其規制。使可貽於悠久。所度弟子某等若干人。得其法者。則某某也。五會語多肆口而說。曾不經思。四方先已傳誦。不俟刊行。平居遇物成咏。率出人意表。自省與文介類爲十卷。公戒勿示人。亦不敢流布。公之旨論屢行。爲當時推重。至於尊賢尚德。推己及物。尤非人之所及。叢林孰不能言之。茲可略云。嗚呼。大雄氏之設教。法門雖廣。其所以攝妄念。明眞性者。則一而已。因根器之或不齊。而誘掖化導之方。不容不異。有若思惟修之道。與期生安養之功。咸能拔迷津而升覺岸者也。是故先德恆並行而不相悖。宗照諸公、得法於天台詔國師圓照本公。傳道於天衣懷禪師。二公兼修淨土之業。俱有上品受生之徵。載諸方策。可考不誣。今吾授公瀕沒之際。又跏趺西向。念佛而化。然而三公皆主乎淨慈者也。何其重徵而疊照哉。當必有其故矣。昧者不察。強謂觀念之末。能忘於形跡。乃好誇過高之論。非事實也。於是直書其故。使知佛法無二致。以爲後來者之勸。銘曰。

能仁立教。廣開度門。萬別千差。終歸一源。禪那之修。曰袪忘慮。觀念之勤。亦依眞住。均爲攝念。奚分異同。一心既昭。衆法自融。所以先德。內而不外。破妄顯眞。兼行無礙。公由幼齡。挺然弗萃。有寂空宗。留神堂奧。法海實沚。歷形嘆息。撫沙算之。數何能舉。持智慧刀。斷其黏縛。八荒洞然。不懸毫絲。安養尊師。實我依怙。一塵不立。即爲淨土。空有俱息。能所亦捐。至無念處。三昧現前。出世鄉邦。四占淨域。化熱惱場。入清涼國。黑白欣臨。如渴思漿。飛錫所及。熙如春陽。蹋踏濤江。來赴天竺。中道要遮。奪去何速。南屏草木。大根小莖。法雨普沾。輒者皆萌。俄結雙趺。稱佛而化。金臺來迎。白光交射。何以驗之。見於荼毗。設利紛紜。光如流離。龍華之阿。有塔如筍。琢石鐫文。爲世規準。

佛智弘辨禪師傑峰愚公石塔碑銘有序

禪師諱世愚。號傑峰。衢之西安人。其父姓余、諱某。以書詩傳家。母毛氏。嘗有妊。夢觀世音遺青衣童子。覺而生師。自幼好禮佛塔。迨長。遂入閩溪巖教禪寺。從孤嶽嵩公。供灑掃之役。已而薙除鬚髮。爲大僧。受具足戒。晝夜奉觚燈惟謹。用齋出指端血。書金剛般若尊經。忽抵几嘆曰。縱能盡書一大藏教。亦局有爲。絕如夢幻。不可控摶。遠學無爲。以明心宗乎。出謁古塔純公、石門剛公。涕淚悲泣。祈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公欣然語之。師佩受其言。不分明晦。兀坐如枯株。時年二十五矣。師復嘆曰。年廿以增。而學日以退。豈非間

見未死。無以啟發知解乎。踏濤江而西。見諸善知識。時布衲雍公、斷崖義公、中峰本公、大弘、雪岩高峰之道。師一一咨叩。下語不契。中心愁亂。遂止南屏山中。三年不踰戶限。聞止巖成公倡道大慈山定慧禪寺。門庭雖高峻。而獲證悟者甚衆。亟往謁焉。止巖曰。南泉有云。不是仙。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聞而愈疑。仍還南屏。諸緣盡捨。類氣絕之人。行坐寢食。不徇覺知。唯一念歷然在太虛中。如此者久之。一夕坐至夜分。聞鄰席僧唱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眞處。豁然如釋重負。舉目洞照。不見一物留礙。喜躍不自勝。且曰。佛法元在目前。秖爲太近。故人自遠之耳。即操觚成偈。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之句。乃走見止巖。會止巖游姑蘇。走天池。求證於元翁信公。元翁、止巖之師也。元翁問曰。上士從何來。師曰。大慈。元翁曰。大慈鼻孔。其深多少。師卓錫杖一下。元翁曰。拗折錫杖。將何卓。師因作禮。元翁曰。稍可。歸見止巖。師既見。備陳悟由。止巖喝曰。何處見神見鬼。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止巖曰。賊在何處。師便喝。止巖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舉將一句來。師曰。徧界明明不覆藏。止巖豎起竹篦。請師指名。師便掀倒禪牀。止巖曰。爾欲來捋虎鬚邪。師復作禮。止巖連打三下。囑曰、善自護持。他日說法度人。續佛慧命。次日命爲侍者。服勤三年。又還南屏。住山樵隱逸公、請司藏鑰。尋入大慈爲上座。元至順二年。師歸西安。西安烏石山有祕瑟古刹。久廢爲瓦礫之區。師獨結茅廬以居。蛇虎縱橫。了無怖懼。鄉民以爲有道者。負糧鬻蔬以遺之。師澄居攝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聲光日振。緇素之士。坌集座下。恆至二三千指。其地或無所容。縣大姓陳君嗣宗、爲造殿堂門廡及經藏鐘樓之屬。其制如大伽藍。且若山田。取其入以給衆。帝師大寶法王聞之。賜師佛智弘辨禪師之號。至正六年冬。江南行宣政院、亦錄師之行業。請主廣德石溪興龍禪寺。師祝香報恩。歸之於止巖。表其自證也。嚮化之盛。不下烏石時。連留三夏。烏石之衆、念師去鄉里者久。如子失母。力迎其還。適郡境新建佛刹者四。曰古望。曰龍眼。曰寶蓋。曰普潤。皆延師開山爲第一祖。師

起廢之。無不感慕而奮迅。國朝洪武三年冬十二月。郡守黃君鎮、戍將徐君興、啟普度水陸大齋五晝夜。僉謂非師不足以拯拔沈淪。師勉強成行。竣事而返。略示微疾。召門弟子。勉以精進入道。索筆書偈云。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不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是月之十日也。越七日。奉師全身。藏於烏石慈雲塔院。師處菩提場中。歷五十夏。住人間世。閱七十春秋。四方參學。莫知其數。能嗣法者。則慧觀、慧進、德隨等一十五人也。所度弟子尤多。其存者。則慧寶、道達等二十又三人也。六會語四卷。已刊行叢林中云。師道價傾四方。非惟禪流奔湊。而公卿大夫。若太尉高公納麟。若中書兵部尚書晉公德昭。若浙江行省左丞老老。若江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或函香致敬。或馳書問道。或上謁親問玄要。得其片言隻字。寶之不翅南金。師之法施及人。可謂博矣。使其正席□□。則惠利所被。宜益廣。今乃僅止於斯。有識者恆傷之。紀載遺行。以昭示來裔。要不得而遂略也。德隨既出世西安之崇壽。擬師之德不忘。與道達共圖爲不朽計。續集成狀。徵予爲之銘。予聞圓悟之道。實發臨濟心髓之祕。其五傳至荊叟。功用益弘。際遇穆陵。寵遇甚至。荊叟再傳而至天池。以慈悯之故。誘引初機。恆俯而就之。不爲高絕難攀之行。使人望門而還。所以其弟子布滿東南者甚衆。若師者則天池之嫡孫也。師求道深切。如救頭然。本心既明。出語皆法。彈指之頃。起大道

場於久廢之餘。非其福慧具足。爲人天師。疇克若是邪。造銘以勒諸塔。一以著師之善繼。一以厲來者之進修。當有惕然自省者矣。銘曰。

先佛振錫。菁並應徵。拓化原兮。生而質美。逢佛輒禮。性之存兮。歷抵諸師。答問難疑。入無門兮。大慈雲蔭。遮山絡谷。法雨均兮。獲禮在前。一死敢捐。心逾瘁兮。如樂瞑眩。有眼不見。耳無聞兮。其指頓忘。夜半月明。叶如日輪兮。周徧法界。無內無外。廓一貞兮。百千妙玄。開目洞然。照無垠兮。爲法出世。附者川至。度迷羣兮。瓦礫之叢。化爲寶宮。金碧文兮。公侯之貴。馳書奉贄。祈普濟兮。生滅兩非。去住一機。漫云云兮。太虛凝碧。萬里無跡。絕纖塵兮。鳥石非崇。清泉不竊。示法身兮。道行有煒。表者太史。勒堅珉兮。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上及公塔銘

姑蘇之區。山川淸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攻辭翰辨器物爲尙。雖擅位稱大師。亦莫不皆然。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唱達磨正傳。追配先哲者。唯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爲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竝進。其師器之。同見閩國王淸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己子。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閱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眞法界。囫圇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贓法。縱饒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爲樂。師徵繹文彩。硃潔瑩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唯恐後。師之同袍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廿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杳噤不能答。卽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墮于庭。豁然有省。機用彰明。獨冒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偏執。於是杖策游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證甚悉。初寂照眥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勘辨之。師隨機而答。隼落秋空。而兔走荒原也。精神愈奮。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從溫釋之。宗通說貫。袞袞如懸江河。辯光燁燁。頓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醇淸淨四衆。手持香華。百里騰迎。如見諸佛。師爲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旗鼓。中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鄴之普慈。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邇兼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凝窮危構。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嚴整。綽有承平遺風。校之普慈。君子僉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其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耆德者僉衆。亡賴朋子鼎範。日蠶蝕殆。主庾者脈之。遊術而去。走部使者。訴院之僚屬受賕。誣師爲通表私。使者據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冤。強師復還徑山。緇素駿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皇明龍興。洪武癸丑。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賜還穹窿山、山卽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荼毗法。火餘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沈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皆流離色。舍利羅交綴於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於所居山之陰。

質證分爪髮歸徑山。卜於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爲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長身山立。岸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爲賢。爲錫今號云。師在天界時。濂頗獲聞其緒論。於其歿也。上首弟子普巖住持道衍。稱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夫佃明妙性。質其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已而說經。雷勵蟄蟄。風行草偃者。爲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枝末。直探其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爲然。至於師表當世者。一從事於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爲東南龜鑑哉。師出世時。穹窿山石夜走。及滅時。普慈神降於人。述師淸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茲不敢贅入也。銘曰。

華梵諸祖所示、惟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彙芸芸。靡不苞括。背捐全軀。而局一蹙。奕葉相仍。輒轢弗殊。融通小大。無礙無拘。猗歟羅師。神觀孤聳。文彩漸彰。雲流山涌。一旦豁虛。面壁自治。攝念入定。如斬棼絲。秋葉之零。飄墮庭戺。仰視青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澄諸碩師。機鋒交觸。劍戟差差。出世海濱。人天拱手。發祥含微。白石夜走。全提正印。法鼓頻撾。以眼開者。斷除空華。由其見疑。轉讓爲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方嶽大臣。遣使候迎。陟于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列五。首曰雙徑。匪私於師。南東龜鏡。輕儇小夫。僭不自懲。皦皦白璧。何憂蒼蠅。風騰波掀。萬辭嗟惜。是非旣昭。重涖舊席。告歸之去。泉流哭聲。師今之旋。卉木含榮。世緣已終。微笑而逝。設利如珠。綴於紺骨。末學競奔。曲藝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道光所被。千載猶淺。瞻之仰之。誰敢不勉。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八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吳郡有高行浮屠。曰古庭學師。傳華嚴之教於寶覺法師簡公。凡淸涼大疏鈔。及圓覺、楞嚴、起信諸部。皆能融會甚深微妙之旨。遐邇嗜學之子。斂衽迴嚮。不翅卿雲德星。以獲一見爲快。師因造十玄門賦。以示圓宗大旨。叢林傳誦。以爲能發越賢首諸祖之意。他師好爲立異。有以應觀法界性爲十界差別事。惟心造、爲眞如之理者。師彈指曰。眞如生滅。倒置錯亂。一至於此耶。是可爲太息也。其於匡衞宗乘。唯恐稊稗之混黍苗。固若甚嚴。然其植心平易。不肯沈溺專家。以殊戶異軌。爲高理之所在。輒皤然從之。每升堂示衆曰。吾宗法界還源。非徒事於空言。能於禪定而獲證入者。乃爲有得耳。旣而又曰。吾蚤通法華。雖累入法華三昧。然長水猶問道於琅琊覺。又從靈光敏傳賢首教。靈光、天台之人也。古人爲法乃爾。吾徒可專守一門乎。君子美其至公無我。一掃近代互相矛盾之陋。故師見諸著述者。咸有可觀。師嘗與同學原澄。以一乘同別之義。更質疊難。爲法華問答若干篇。復因中峰法華期懺。撰法華隨品讚三十篇。辨正教門關鍵錄若干卷。及詩文並行于世。嗚呼。有若師者。其與不可傳者遠矣。可使之非擬於來裔乎。宜其弟子處仁、法慧、圓之之堅也。謀按九皐聲公、啓宗佑公。所造行業記。師諱善學。自號爲古庭。生儒家馬氏。自幼離俗。往大覺院。學出世間法。恍若淸蓮華。超出淤泥。亭亭淨植。至治癸亥。師年已十七矣。始受度爲大僧。

投華嚴諸師。而嚮其說。久未有所入。時寶覺講經曹溪。師亟從之。疑解滯發。闡其演說。勢若破竹。然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寶覺善甄別人物。絲毫不少貸。獨與公不置。間勉其門人曰。學上人可謂名實相副矣。留曹能如其賢。吾宗庶幾其復振乎。自是名稱勃然而興。老師宿學、亦推之爲人望。別傳教公在報恩。遂聘之出典賓客。久之。許溪之光福。偶乏首僧者。古田滋公、命師司之。又久之。無言宣公、來繼報恩之席。復延之於上座。分筵說經。學衆一時震動。江浙行宣政院、請師開法崑山薦福寺。宣公欲攝受爲弟子。師笑曰。吾得法於寶覺。忍背之乎。力拒不聽。賦曹溪水四章以見志。越二年。即棄去。遊東林。隱居。專修白業。謂同志曰。吾始習晉水源華嚴懺法。行之已久。及觀天竺慈雲式淨土懺儀。明白簡要。五悔諸文。皆出華嚴。吾欲藉是以祈生安養耳。掌教者。咨師之道。不容肥遯自逸。強主陽山之大慈。先聲所被。非惟天人具欽。而山川草木。亦若動色相慶。皇朝龍興。庶事一新。蒋溪人戀慕師爲尤切。聚黑白若干衆。具疏幣。雜以香華威儀。請師居之。師亦將大弘賢首之教。以續佛慧命。雖當儉歲。躬分衛以食衆。會天復旱。院有觀世音銅像。素著靈異。郡二千石、率僚屬迎致府廨。屬師如其法禜之。大雨三日。由是士民知禎祥所致。施者接踵而集。師方思有所建置。院僧以官賦違期。當徙虔州。有司知師專任講道。欲與辯析之。師曰。吾爲主僧。法當坐。敢累他人耶。遂毅然請行。或讓師爲迂。師曰。宿業已定。不可逃也。行抵池陽。馬當山。示疾而化。洪武庚戌四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有四。以某年月日。建塔於某處葬焉。師形貌尫瘠。退然若不勝衣。戒檢精嚴。護持三業。唯恐有所染汚。獨居屋漏。法衣不離體。三藏諸文。未嘗釋手。雖奩無斗儲。處之裕如。謙恭自牧。弟子來見。亦無惰容。勤於誘掖。有不領解者。方便比喩。至於反覆數四。必俟其心悟始能云。嗚呼。大覺如來。設爲度門。雖萬別千差。不過因機應化。如大醫王。隨病制方。初非有所同異也。其立異同者。乃末流之弊耳。唯我清凉大士。一遵如來遺教。學無常師。問律於澧公。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傳涅槃起信論法界觀、還源記。於瓦官。咨雜華於大詵。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疏、於荊溪。參決南宗禪法、於牛頭忠。徑山欽。如此之類。復不一而足。所以羣機盡攝。萬理俱融。卓然爲一代人天之師。今觀師升堂示衆之言。蓋深有契於大士者也。曾不得大行其志于時。而夙因已不可逃矣。哀哉。濂於諸宗之文。頗皆習讀。每病台衡、賢首二家。不能相通。欲和會而融貫之。恨鮮有可言斯事者。不知世上乃復有師乎。於是發不及見之之嘆。既序其事。復係之以銘曰。

賢首之學。雜華爲宗。建立六相。條分十門。固自以爲瑣瑣。而不可易。至若天台性善、性惡、三觀、三德之旨。一念三千之文。又曷嘗不引之而示人。况修門之注釋。乃止觀熏習次第。亦不外之而立言。念古昔之諸祖。皆契經之由循。初何心於矛盾。唯欲臻於寂昏。或謂無斷伏分齊。而失修證之道。乃後裔之紛紜。卓哉學師。所見離倫。剗其末枝。融通其本根。謂諸法之相。即含性具之緣因。庶幾森萬象於寸心。合千江於一源。觀會通於大府。闢局隘之專門。奈之何遂未克施。而遂遁於遐邇。安養之生。固知可以無憾。但學子之亡師。譬猶渡河而失筏。登陸而折轅。企瞻弗及。鬱悒難伸。詎羣行以成章。命勒之翠珉。

淨慈禪師竹庵渭公白塔碑銘

濟北正宗。傳至我大慧普覺禪師。以大乘根器。總攝天上人間。諸文字相。化爲慈雲。徧布索訶世界。故以雷風澍爲法雨。有識含靈。咸被霑潤。既而佛鑑光師。爲其世適。自時厥後。以次相傳。若光孝簡師。若育王觀師。若佛智熙師。若廣智全悟訢師。後先勃興。荷擔正法。其所以黼黻宗綱。折衝外侮。皆兼用辭章爲佛事。至今聲聞烜著於世攝尚。爛然如日星之光。何其雄哉。今清遠師。則全悟俗姓之甥。而法門之嗣子也。初。清遠之生。有靈芝產于庭槐。占者云。芝乃靈秀所凝。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誦習攻文。不待師授而知解日勝。時全悟以太中大夫、住持集慶大龍翔寺。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而挽至座下。集慶爲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臺治焉。四方名薦紳。無不翕聚。無不與全悟游。初科第一人張公起巖、來爲中丞。光祿最厚。翰林承旨張公翥、中書左丞危公素。時尙布衣。亦往來乎其中。四三君子。或發天人性命之祕。或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開闔之法。清遠咸得與聞之。反復叅求。益探其閫奧。其學於是大進。形諸篇翰。如千葩競放。錦纈從張。而不見春風煦嫗之跡。沈冥遊斂。精明自然。老於文學者。爭歆慕之。謂曰。此文中虎也。清遠患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全悟警厲諸徒。衆未有對。清遠直前肆言。如俊鶻橫秋。目無留行。全悟振威叱之。衆爲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于二三。全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爲記室。向之歆慕者。則又曰。清遠所證悟。已遠殊勝。徒以文夸之。宜其遠也。全悟湔沒。亦呼而告之曰。吾儕師位者、四十餘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泐爾。汝其懋哉。宗泐、字季潭。今大天界寺主僧也。寺

即故龍翔。云全悟既示寂。清遠肆爲汗漫游。見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謁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玄於瀏陽。二公聞其雄辯。讚起文彩彰露。僉曰。是無忝於蒯氏者也。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幣。延主會稽之寶相。未幾。遷杭之報國。輔湖之道場。雖當兵燹相仍之際。爲法求人。無少退轉。國朝洪武初。淨慈禪林虛席。四衆一心。復請爲主持。會禮曹奉詔設無遮大會于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京師。遂退居錢唐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所。問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住山。時八年十二月。四大若有所惱。召門弟子誨解。屬以後事。怡然而逝。是月之十六日也。踰七日。火化。得不壞者三。曰齒牙。曰鉢塞莫。曰舍利羅。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祔葬爪髮塔之東若干步。所度弟子某某。嗣師之道。出主名山者某等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不待結集而盛行於時。所書草隸。亦徧流四方。清遠善鼓琴。同袍以無絃風之。清遠笑曰。非爾所知。是亦般若所寓也。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發花。一枝五萼。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門。及清遠至。稽首作禮。願爲尼以相依。清遠舉大法以開導之。其婦恍若有所悟入。清遠行未百步。而婦覺與家人別。坐脫而去。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瞋目訶之曰。浮屠烏有是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嘆息而去。清遠偉行甚衆。舉此例知。餘不詳載也。清遠諱懷渭。清遠、其字也。晚自號竹庵。南昌魏氏子。世壽五十又九。僧臘四十六。澆漓之世。世間萬事皆可僞。唯死生之際不可僞。有若清遠。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僧目之。及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煒燁。聳動當世。非有

證入毗盧性海。寧有是靈驗哉。大鑑以來。異葉相承。蓋亦若斯而已。濂長濟遠八歲。雖屢承容色。官守所拘。不暇以宗乘相叩擊。今九京不可作矣。其入室弟子報國道謙、持自爲事狀。同鍾山德瓊、以塔上之文爲請。因略其細而撥其大。書而遺之。使刻焉。銘曰。

大雄正友。七葉相承。燦爛錦繡。以文華稱。文非徒文。般若爲體。其本旣弘。用則自偉。譬諸雲氣。遙映日光。東西顯之。霞綃錦章。所以達人。衆洽弗靡。麟麟折衡。莫非佛事。堂堂潤師。結秀之姿。庭槐有知。應在瑞芝。旣抵碩師。日交簪紱。文彩聲明。一時彰著。人見其粗。玉貫珠聯。我窺其精。說法熾然。持此塵緣。隨時順逆。飛鴻度空。曾無一迹。報身已滅。大火方融。舍利粲粲。叢生其中。烱是三德。熏修所致。世間萬物。唯此無僞。靈明上通。所遺者文。因文而入。不限見聞。山色溪聲。皆歸實相。於此見師。是謂無妄。梁楷之虛。雙塔巍巍。惟易泊刼。先後聯輝。山石可游。川流可息。此人天師。永保貞吉。

元故演福教寺住持警庵講師示公道行碑銘

台衡之學。至佛海大師澄公。光明俊偉。如日出扶桑。四方之人。無不瞻仰。故其入室弟子。各能具大無畏。得無礙智。而闡教於一方。及其化去。予多摭其行而銘其塔。若今警庵示公之致。其烏得無辭乎。警庵壽六十九。國朝洪武四年。出遊虎林。以某月日。順寂於太平興國傳法教寺。神思不亂。如返故廬。六年三月七日。其從子延慶住持智曉。函靈骨。歸藏受經祖塔之側。復恐無以傳來裔。持狀來徵銘。按狀。台之寧海有處某者。譙敵之士也。其妻金氏。夢寶陁大士。現五色雲中。覺而有娠。及生一男子。自幼逮長。淡然有出塵之思。衆咸曰。是子從佛乘中來耶。年二十一。投會稽悟本院爲沙彌。一山元公爲之脫白。一山度弟子四人。取醍醐經開示悟入爲之名。而警庵遂名顯示。號之曰警庵。元天曆初。受毗尼大戒。卽踰浙江而西。欲講天台教觀。時天岸濟公方主萬壽圓覺寺。警庵往事焉。久之。濟公見其天機峻利。有一日千里之勢。乃曰。子盍從吾師遊乎。他日大顯南嶽一宗。吾於子有望矣。濟公之師。卽佛海也。佛海倡道於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來受經者。雲蒸海湧。警庵廁多士中。晝夜研摩三觀十乘之旨。探其密微。至於蠶絲牛毛。設有疑閡。進質諸佛海。退與四方俊彥。縱橫講切。不至於洞達、弗措也。其積日久。大小乘部文義句。悉貯心胸。有叩之者。辯口如水東注。不見其所窮。朋類推服。恒以爲不可及。佛海器之。命北司賓。及佛海退居南天竺。虎岩斷公來紹其後。升堂懺摩。而賢是思公、又延居第一座。鍼徒牧衆。不異於常時。至正五年。始出世演福教寺。四衆入侍者復之。殿序傾毀者葺之。一坐十二春秋。雖蓬褐小刹。聲望頓增。遷雷峯顯嚴教寺。破屋殘僧。觸目皆淒涼之境。警庵旣至。學徒散者漸集。迄復佛舊規。人以爲難。越六年。江浙省臣力聘主崇恩演福教寺。寺當兵燹之餘。鞠爲荒墟。警庵創丈室五楹間。以納負笈之士。遇有齊問者。悉爲平昔所造。曉曉而語之。至於南屏、智川之同異。尤嚴於斷制。歷引諸家經疏。辯證無遺。或譏其過勞。輒笑曰。爲法忘軀。桑門之常事爾。子以爲勞乎。已而兵禍日亟。飄然東邁。向悟本樵山祖塔棲焉。屏絕人事。頗至於西方淨土之學。終日繫念。未嘗少忘。屢有靈瑞之應。警庵古貌長身。寡言笑。以清儉自持。一榻二十年。藹然如在逆旅。當時齒臘相亞。職業相肖。咸據席名山。警庵觀之澹然。雖不事千謁。其出世爲人。皆迫

於箴情。不得已而起。性不樂時俗藻麗章句。凡有述作。一本山家諸師之論。其所度弟子。某等若干人。其嗣法者。祥符思賢等若干人。嗟夫。大化絪縕。變合無垠。而獲生人道爲難。旣幸爲人。得服緇田衣。又難。雖服緇田衣。從桑門之後。而聞諸大法。又難。法或可以治諸躬。至於收攝一切有情。使其解脫。則又難之最難者也。警庵於此數者。皆可以無憾。狀謂能衍佛海之道。傳之方來。動靜出處。綽有可觀者。誠可信不誣也。序而銘之。孰謂非宜。銘曰。

維木之生兮。處乎鄧林。雨露所滋兮。其崇百尋。材旣足用兮。嘉聞孔章。輪桷攸宜兮。清廟明堂。取以喻師兮。觸類之道。稍厭躬兮。位亦克施。玄風四播兮。象龍騰奔。足蹈紺塗兮。口舒霧雲。一氣回斡兮。造化發機。隨萌弗遠兮。有世無災。安養固邇兮。最邇者心。彈指卽至兮。何閒古今。幻生幻滅兮。有弗滅存。一眞獨露兮。無身而身。穗山不老兮。背色如藍。銘此塔甃兮。來者是鑑。

佛鑑圓照論師大用才公行業碑

濂之方外友。具庵法師玘公手造行狀一通。來謂濂曰。吾宗有大道師。曰佛鑑圓照論師。以至正十九年三月十九日。滅度於南山演福教寺。其未滅度時。頭目忽岑岑然。乃召弟子謂之曰。我生緣將盡。卽焚香面西而坐。厲聲稱西方佛號。晝夜六時。聲無暫輟。至于浹日。又曰。爾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稔。三昧現前矣。吾其行哉。卽具浴更衣。據牀援翰爲書。以別相知者。復作辭世偈一首。合掌而逝。一城之人。無不惋惜。及舁龕就火。省院重臣。護濟達官。皆執紼以從。五色神光。自龕中發。火已。香如紅蓮。齒牙如珂貝。舍利如菽者滿地。萬衆競取。灰燼一時俱盡。後至者穴地尺餘。亦得之。某年月日。建塔寺之南偏安養閣者。奉諸舍利緘藏焉。惟古之大德。觀死生爲一朝。固無事乎喪禮。然不託文章之家。登載徽行。何以警誓而扶教。今其得法上首大山等。旣已修塔建祠。而法孫曾福主山守仁。復以塔上之文爲請。願有以慰其追思。遂以其狀相授。濂按狀而序之曰。論師諱必才、字大用。姓屈氏。台之臨海人。所謂四字名號。帝師大寶法王之所畀也。父諱哲。明大經。爲科目之儒。母趙氏。嘗禱弗祇。而崇佛尤至。西域梵僧入夢闡微。而論師降生。甫能言。輒記孝經一卷。七歲。善屬句。脫口而就。聲文諧協。宛有思致。年十二。受經於西江凝公。凝公居越之報恩。實刻源嶷公諸徒。通天台教觀。論師挾册而從之。已而祝髮受具足戒。十六。出遊虎林。謁湛堂澄公於南天竺。湛堂見其穎悅峻拔。出語皆中肯綮。卽以法器期之。命典賓寮。時玉岡潤公自集慶維那來居第一座。學子歸之如雲。論師亦執經入室。雖流金之堅。折膠之寒。足不踰戶限。如是者十年。凡山家部味之玄。教觀之要。一經指授。豁釋心融。無不遂其閫奧。玉岡歎曰。是子非靈山會上。業已習之。焉能致此哉。一時儕類。如我庵無公、絕宗繼公、英聲偉望。超出時流。至於剖決宗旨。議定教章。必推論師爲上首。擧無異辭。玉岡出世海鹽當湖德勝寺。延論師分座講經。雨注河翻。縱橫無礙。聽者咸詫。不異北峯之在世也。泰定元年。玉岡陞遷演福。行宣政院請論師繼其教席。當是時。湛堂聲稱。喧播中外。衆意論師必願爲之子。升堂演唱之際。論師獨歸之玉岡。君子謂其知義。益推重之。至正二年。轉杭之興福。三年。亦陞住演福。康里丞相厚致幣香。決心法。一時貴人暨士。罔不景風作禮。施金帛者。由是充牣。論師隨受隨

散。首新大雄殿於兵燼之餘。既而三門兩序成。未幾。彌勒之堂又成。晚建萬佛寶閣。其崇以尺計者、一百三十有奇。金碧熒煌。像設絢麗。法筵之盛。特冠南北諸刹、非惟留心有爲功業而已。凡其所演、講演大小部文。終而復始。修禮期懺。至若干會。其見於著述者。有妙玄、文句、止觀三大部。增治助文法華、涅槃二經講義。荊溪、章安、法智三祖禮文。並行于世。而詩偈二編別傳。登門受業者。前後踰數百人。出據師位者。在在有之。世壽六十八。僧臘僅五十六。覺爾西歸矣。悲夫。論師爲人。凝重簡默。觀行精勵。孜孜修學。無斯須懈怠。每夏終制解。同業者皆裹衣囊峽而旋故鄉。法師獨掩關謝客。益加磨淬。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欣欣也。故其德業所就。光明俊偉若此。善乎。具庵贊論師之行。曰。論師以恢涵之量。通遠之識。於空壞劫中。建住成之效。而人或有可齊者。至於發性具之微。肆辯說之雄。燦真燈於既昏。膠慧命於將墜。此豈世力之所能爲哉。嗚呼。斯言至矣盡矣。濂縱欲竭其世諦文字。以美盛德之形容。其何能度越之哉。是用不辭。姑詳隨其本末。而序列如右。復繫之以銘曰。

清明在躬志如神有開必先理洒中耳頳深目疑應真。飛空而來杖剌關。二股六環聲振振。步中乘此大願輪。性鑑無障如風熏。雙瞳一鑠無全文。耳入心通俱正因。超然直詣止觀門。袖有神珠光燉燉。欲與迷倫開重扃。南東西北方位分。勝劣欲往咸知津。三鎮招提道益尊。師子作座寶華茵。一音演法春雷震。天雨維華飛繽紛。龍鬼聽來佯作。有時潑動三昧實。幻出樓閣撐秋旻。昔也劫灰已四陳。夜半荒墟牛馬燐。今焉五彩絢嶙峋。化佛無數貲金身。神機妙用翕然臻。但見協氣恒煙熅。安樂淨域空中存。銀沙寶樹琉璃闉。鳥鳴籟動宣祕言。金臺來迎獄孤魂。肯遂爲屋翡翠軒。左右旋繞千幢旛。法門明驗此無欺。心境亘待染淨泯。不礙緣生想相勻。人人負此希世珍。慎毋遺棄淪荊榛。非信來徵固照墳。

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別峯同公塔銘

華嚴建宗。始於帝心大士。帝心作法界觀門。及妄盡還源觀。以傳雲華。雲華傳賢首。賢首既終。而其徒慧苑等、悉叛師說。後百有餘年。僧統清涼國師、遙遵遐軌。不弘數緒。國師傳圭峯。圭峯傳奧。奧之後。又復殷逸。朗現父子。相繼而作。補葺粗完。現傳璐。璐傳源。二師陰授陽闡。其宗於是乎中興。源傳仲。仲傳觀。觀傳會。會傳心。心傳悟。悟號竹坡。自吳來越。開法景德教寺。越之有賢首教。自悟始。悟傳介。介傳琰。琰傳東山奉。奉承國師之旨。大能發越。受學者至千餘人。奉傳春谷遇。遇傳今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同公。上遡圭峯凡一十六代矣。公諱大同。字一雲。其號別峯。越之上虞王氏子。世推簪纓之族。父友樵。母陳氏。娠師已十月。父見龐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山也。竟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也。俄出胎房中兒啼聲。笑曰。兒豈來向崑崙耶。幼極俊爽。覽諸載籍。輒會其玄奧。父授以辭章之訣。握筆翩翩。輒有可觀。遂以繼承家學勗之。母獨嘆曰。是子、般若種也。可俾其纏繞塵勞乎。命捨家入會稽崇勝寺。從僧貴游。已而薙落。受菩薩戒。會春谷講經景德。公復往依之。獲授五教儀、玄談二書。又謁懷古肇師。受四種法界觀。懷古、春谷、皆東山大弟子。深於華嚴之學者也。公天分既高。又加精進之功。凡清涼一家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春谷陞主寶林華嚴教院。召公謂曰。子學精且博矣。恐

滯於心胸。以成痼執。曷從事思惟修、以剗滌之乎。公即出錢唐。見佛智熙禪師、於雙日峯下。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唯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寒暑。佛智嘉其有成。欲縻以上職。不聽而去。俄上天目山。禮普應本禪師。普應見已。期之如佛智。公將久留。普應曰。賢首之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大之。毋久滯乎此也。公爲贊清涼像而還之。公嘗曰。吾今始知萬法皆本一心。不識孰爲禪。孰爲教。乘內外自此空矣。亟還寶林。見春谷。且告之故。春谷曰。可矣。乃命之司賓。尋陞上座。當時相從者。皆宏偉之龍象。公爲分講雜華玄門。會元統宗。必極其所言。宋故官徐天祐、王易簡、閱之。相與崇獎弗置。聲光煥著。五尺童子。皆能知其名。郡守范侯某。儻春谷僧臘已高。風之使讓其席。公毅然不答。侯設伊蒲供延公。親與之語。公曰。有是哉。所貴乎道者。在明師弟子之分。垂訓後人。苟乘其耄。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爲乎。明公縱愛我厚。名義不可犯也。侯不覺離席。把公臂曰。別峯誠非常人也。元延祐初。始用薦者、出世蕭山淨土寺。公自念圭峯以來。累葉相承。其間或絕或紹。繫執法者之賢否。遂發弘誓。力持大法。晨講夕演。雖至於勞勩。弗敢少懈。天曆初。朝廷新設廣教都總管府。遴選名山主僧。一歸至公。陞公住景德。重紀至元中。行宣政院遷主嘉禾之東塔。公不赴。時宰臣領院事。乃改寶林。寶林、清涼肄業之地。人咸爲公榮。公固守謙退。逼迴不上。州牧邑尹。山林友社。交疏延請。亦不允。至第二疏。始投袂而起。做終南山草堂故事。建高齋。闢幽舍。招徠俊乂。浙水東西莫不躋登踵膝。爭集輪下。公竭忱開授。比景德爲尤勤。法筵之盛。不減東山時。公復念許玄度、皮道興、蕭晉三公程師孟、汪仲舉二郡守。有修建塔廟之勳。立五賢祠。以世祀焉。至正初。順帝御宣文閣。近臣有以公之道行聞者。帝嘉之。特賜金襴伽黎衣。帝師大寶法王、亦俾以六字師號。隆然作鎮江南。宗門恃倚之以爲重。狀元忠介公泰不華守越。病學無以饒。僉謂非公不可。公爲爇香臂上以蹐。南卿潞。公蒞事一紀餘。以疾固辭。堅臥崇福庵中。未幾。都使者持節行部。迫起之。元季。寺燬于兵。公奮然有爲。創演法堂。及方丈室。皆六楹間。堂以貯三藏梵典。室以修首楞嚴期。殿閣門廡。將次第經營。而時事日棘。公因退處。聆博迦室。年垂及於八十矣。皇明御極。四海更化。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名浮屠咸應詔集闕下。入見於武樓。獨免公拜跪之禮。命善世院譏視之。次日。復召賜食禁中。及還。復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冬十二月。得疾。久不瘳。口占辭衆語。端坐而蛻。實三年春三月十日也。世壽八十一。僧年六十五。越七日。遵治命。就城南竹山建法闍維。收餘燼瘞焉。所度弟子。泰來、元善、如坻、性澂、懋明、智傑、其詳、總該。其嗣法分布列刹者。則妙心大衍、卑亭善現、高麗若蘭、景德仁靜、雲山明善、延壽師顯、南塔國琛、福城大慈、投福性澄、妙相道稱、法雲道悅、小寶林日益、淨土梵翔也。公神宇超邁。伏犀插腦。長身而玉立。笑談吐。遇王公貴人、輕重教門者。發論衮衮弗休。其挺己衛道。理或不直。雖斧鉞在前。不少挫其氣。中歲。稍涉魔事。至中之以危法。公不顧。下帷卻掃。日味華嚴。其人一旦自斃。然其游心文翰。資接賢公卿。燕凳驩遊。唯恐不盡其意。永嘉胡公長孺、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鄧文肅公文原、長沙歐陽文公玄、烏傷黃文獻公溍、武威余忠宣公闕。咸樂與公交。函詩往來無虛歲。晚歲與安陽韓莊節公性。季著作孝光。唱酬於水光山色閒。尤極其情趣。扶植他宗。無塵毛猜忌。闡其賢也。敍祈不暇。斷江恩師、少林學也。薦之主天衣。天章濟

繇台衡教也。挽之尸闕通。至於甄別人品。摩厲後進。三宗屢得其人。古林茂師之主保寧。殿下過嚴。楚僧無賴者數人。將愬之於公府。公偶過於旅邸。設豐食食之。從容謂曰。吾雖不識古林。聞其爲禪林名德。子等將不利之。君子以爲何如人。不如且已。否則恐罹大咎也。衆沈吟良久。稽首列拜而去。事遂寢。公性至孝。自恨蚤喪父。奉母純至。及亡。春秋祭祀無闕。且請名臣、書父母墓行。樹碑於墓。生平無躁進意。高麗瀋王璋參軍洪瀹、施大藏經於二浙。瀹自負通內外典。不復下人。入越見公。茫然如有失。力言於王。邀公游燕都。將振拔之。過吳。辭以疾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逾越。撫世酬物。終始如一。不以久近爲疏。而散其誠。逮革代之後。蕩無一錢。唯存書史五千卷。盡散其徒之能文者。著述頗多。未脫稿。輒爲人持去。其外集曰天柱稿。錄公自註詩文。曰寶林編。類聚古今人爲寺所作者也。嗚呼。賢首之宗。不振久矣。渙乎若九鼎一絲之懸。公獨能撐支撥亂。使孤宗植立於十餘傳之後。凡五十年。非賢者其能致是乎。濂總修元史時。開局於善世院。始獲識公。公以濂爲文獻公門人。時相過從。獻勞者甚厚。及公既歿。公之徒總該、又與濂仲子中書舍人璲游。乃衰天衣萬壽禪寺住持元瀞狀。來求銘。濂久未及爲。而璲爲該請之愈力。今該以材選進。俾返初服。爲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又移書申言之。今家食多暇。據狀所書。推原傳授行業之詳。而爲銘。文辭雖繁。而不敢殺者。稱人之善。法當如斯也。銘曰。

中天調御。說大華嚴。亢勝穎智。萬有俱含。熠熠帝心。冥承遐受。音塵之中。豁開戶牖。燼極而衰。微能欲灰。不有清涼。曷振其頹。黃面入夢。鱗鬣照日。首枕尾蟠。臺之南北。甘未再傳。離而去之。諸師繼興。是考是毗。敉之則升。委之則墜。不弘在人。道何行廢。奕葉之餘。盤承者公。澡華茹滋。號爲法雄。謂彼雜華。如來智海。於覺定中。而得自在。帝珠出現。寶鏡臨空。交光互照。眞俗俱融。不善效之。或膠於相。若不剗除。孰非吾障。旋光內燭。耿耿孤明。一法不立。廓落無營。安住毗盧。巍巍自發。內外皆空。觀心無物。出世度人。從者如林。披摩尼坐。揚清淨音。旃檀爇心。醍醐灌頂。香味所加。動靜雙領。詔下九門。召入禁廷。恩光赫赩。佛日增熒。賢首之宗。非公誰寄。懋力之施。茲焉爲至。報緣已終。輕如蛻蟬。定光常寂。白虹在天。龍鬼護塔。陰颸颯爽。塵沙有生。聞門稽顙。

故靈隱住持樸隱禪師瀞公塔銘

嗚呼。人之生也。出沒氣化之中。因成果隨。夙有一定之業。世雄氏所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者。一旦遇合。雖大覺法王。亦或有所不免。故濂於樸隱禪師之事。竊若有傷焉。師住杭之靈隱。入院甫浹日。寺之左右序言曰。寺政皆繁。乏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盍選其人乎。衆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常崇德莊田。能闢其菑畬。以食四衆。儻以功舉。其誰曰不然。師諾之。先是。勤舊有聞、啟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於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縣。列現過失。縣令丞寘不問。未幾。有憸令至。上其事刑部。刑部訊鞫既得實。以師爲寺長。失於檢察。法當緣坐。移符逮師。或謂師曰。此三年前事。爾況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辨數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主吏問曰。現之犯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既知之。曷書責數以上。師卽操觚如吏言。尙書暨侍郎覽之大駭。咸曰。師、當今名德也。惡宜是有游奢之務

得其情。師了無異辭。於是皆謫陝西爲民。聞亦大悔。且泣曰。吾草芥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爲也。師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道昇曰。吾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寺之住持總盧了公。與師爲從游。一見甚驩。師女弟之夫陳義安、時爲淸州衙知事。移戍鳳陽。以道經寺中。師悅曰。吾遺恨有所託矣。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慍色。明旦。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義安與總盧、爲其龕斂以俟。師之季父至道、盛然傷心。道其法孫梵譯、走寶應。焚其骨而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縣大夫及齊紳之流來觀。皆嗟息而去。其年四月八日。至道同其徒緒。葬於山陰和塔祖壠之側。瘞焉。嗚呼。師初以童子、從弘教大師立公於至大報恩寺。大師使其祝髮受戒。於昭慶潞律師。師嶷然有遠志。韓莊節公性、以道德辭章。下帷授徒。師亟往從之。韓公察其精敏。首開以羣經要旨。次訓以爲文程度。俯仰變化。開闔曲折。悉洞然於心胸。伸紙引墨。思源源而不可遏。韓公爲之擊几稱善。天岸濟法師、以佛海大弟子。通台衡止觀諸書。開講於虎林之集慶。師又往從之。法師爲析三千性具之義。及四明、孤山同異之辨。波瀾浩蕩。旁暨高廣。師能一一領解。台宗諸大老。競以書聘之。欲令出門下。師不從。元叟端禪師、說法雙徑山。人尊之爲當代妙喜。師又往從之。入門。叟厲聲一喝。師若聞雷霆聲。黏縛盡脫。遂稽首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邪。復問答四三轉。皆愜叟意。叟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也。遂錄爲子。命歸侍司。尋遷掌記室。師年已二十七矣。久之。出游建業大龍翔寺。寺主廣智全悟訢公。精貫儒、釋二家。行文爲世模範。不輕與人見。師特盛稱之。繼往臨川。謁虞文靖公集。虞公尤稱之。一留九十日。乃還。他若黃文獻公溍、崇古忠介公泰不華、翰林學士危公素。其同辭稱師。無異於虞公。名聞行宣政院。元至正十六年。請師出世會稽長慶寺。陞天衣萬壽禪寺。四方問道者。聞風來歸。師以氣衰。倦於將迎。營精舍一區。而歸老焉。卽前所謂和塔處也。元亡。皇明龍興。詔天下名桑門。赴會鍾阜。升濟幽靈。輪番說戒。師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璧峯金公、特被召入內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若將終身焉。洪武九年冬十二月。靈隱虛席。諸山交致疏幣。延師主之。師不得已而赴。未及期年。而崇德之禍作矣。嗚呼。世之學浮屠者。不爲不多。習教者不必修禪。修禪者未嘗聞教。師則兼而有之。且通儒家言。文又足以達其意。敷闡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於師是賴。千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謫死。苟不歸之於定業。將誰尤哉。師歿後一年。譯請虎丘大師仁公。疏爲事狀。以濂與師友也。來徵銘。嗚呼。師於死生、空矣。皆如雲影谷響。無所繫著。何假於銘哉。然不見諸記載。恐無以白師於天下後世。濂因詳著其事。而勒諸碑。蓋誠有傷於中也。師生於越會稽縣。父倪機。母嚴氏。皆號士族。其諱元瀞。其字天鏡。別號爲樸隱。一時聞人、多紀詠之。容貌魁偉。襟懷豁然如春。世間機穽捭闔之術。不識爲何物。性尙風義。斷江恩公、與師締忘年交。斷江卒。師爲刊布詩集。復請虞公銘其塔。三主名山。起廢補墜。具有成績。壽六十七。臘五十三。三會語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若干卷。所度徒弟。曰自宗。曰梵詠。曰梵譯等。若干人。嗣法而住院者。曰禪慧。智淑。曰龍山。普明。曰昭穎、楚摩等。又若干人云。銘曰。

我觀羣生。所作惟業。黑白雖殊。影響無別。因緣合并。如磁引鐵。神應自然。牢不可脫。於越之墟。降生良緇。

氣益幷然。欲吞虹霓。義理疑絲。自何而推。闢其通塗。非東魯書。乃經乃史。載攻載讀。摘其幽微。罔不昭燭。形諸篇翰。龍鉛發束。擲地鏗然。聲逾金玉。此亦旋迹。盡返其眞。性具之旨。何妙非珍。闡通萬類。不隔絲塵。從而學之。捷如轉輪。文娶數筌。硼中彪外。苟或滯之。觸塤斯礙。曷若觀空。超然無對。拔劍一麾。千軍咸退。本既茂矣。末則有光。手握玄珠。三鎮道場。扶衰振弊。作世法幢。以何因緣。魔力逢彊。學念非純。斥玉多璺。笑談受之。彩色非慍。我初無生。死亦吾分。執刃斬風。於風奚損。古先至人。横攖凶危。委以大順。理亦類斯。顧茲有衆。倚若蓍龜。身亡道隨。事不逭思。天能勝人。是非自定。外物去來。豈傷吾正。我造銘文。用白師行。萬里無雲。一天如鏡。

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溟日公碑銘

皇帝受天明命。奄有方夏。鴻仁惠澤。覃及幽明。於是有學佛伽、奉詔入京。上御奉天殿。丞相御史大夫暨百僚咸在。而僧伽魚貫而見。時東溟大師年最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上親問以升濟沈冥之道。師備述其故。上悅。顧衆而言曰。邇來學佛者。唯飽食優游。沈霾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也。自後數召見。字而不名。人皆以爲師榮。及建鍾山法會。請師說毗尼淨戒。聞者開懌。時洪武五年春正月之望也。師辭歸杭之上天竺山。日修西方安養之學。冥心合道。不雜一念。十二年秋七月朔日。夢青蓮華生方池中。華色炫腴。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妙脩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殆不遠乎。至四日。趺坐書頌。合爪而寂。世壽八十又九。僧臘七十有三。其月十日。奉全身藏于山之西峯妙應塔院。妙脩乃具行業來言曰。先師有遺言。吾死。非宋學士不可以銘吾塔。執事皆與先師游。敢援斯故。竊有所請。濂前年幸謁師。見師精神浮動眉宇間。戲謂師曰。法力所攝。師之四體當益強。濂歲歲上京師。必過虎林。必與師談辯。如今日也。師曰。學士固未艾。老身石火電光爾。烏能久乎。遂一笑而別。豈意師果翛然而西往乎。銘何敢辭。師諱慧日。號東溟。天台赤城人。宋丞相賈魏公諸孫。志慕空門。往縣之廣嚴。依平山等公。落髮爲桑門。時子庭訓公。講台衡之學於赤城。師走輪下。而受其說。依科指授。便能領其大義。觸類而長。日增而日益。子庭嘆曰。投丸下峻坂。不足以喻其迅疾也。北峯之道。其猶之以大昌乎。自是子庭一惟意於師。歷代相承微言。所以扶正斥邪。伐異歸同者。無不言之。師之學沈浸醲郁。而名動一時矣。一旦假寐。似見有竹横地下。竹上所凝者。白粥粲然。師因臥而發之。及覺。言於子庭。子庭曰。竹、粥、與竺同音。子得就地以食。其緣殆在上下兩天竺之間乎。子宜亟行。師卽持振錫而出。遠度浙河。拜竹屋淨公於上竺觀音教寺。竹屋見師俊穎。輒留之。所處頗卑濕。師爲詩以述其事。竹屋見之。謂其衆曰。此郎不凡。他日當嗣主茲山。不可以少年易之。爲澄燥剛之地。遇之如賓友。命有營繕之役。而施金帛者、接踵而至。勸諸僧欲揭示氏名。以勵其餘。選工寄者。衆卒無以應。師揭挾出曰。吾試爲之。筵布疊舒。精采煥發。竹屋見之。尤喜。且曰。吾前言果不謬矣。幽巖蒼松。挺出於荊棘之上者。非其類也邪。命典賓客。尋更掌僧籍。竹屋既示寂。越溪澄公。自演福來繼其後。越溪甚器師。延居後堂之版屋。未幾。出世吳山聖水。越溪念之。弗忍舍。復招還山。處以上座。以表儀四衆。吳楚閩蜀之士。犇走而至者。動以百計。師隨

其性質淺深。而疏導之。作人之盛。當時罕有其比。元重紀至元四年。行宣政院、采諸人望。以主列剎。而師繼住演福。歷三年。會下竺靈山教寺災。至正元年。宣政使高公納麟、謂非師無以將起廢之任。移師涖之。師至。脩普賢大士殿。雲間大姓瞿氏、邀師至家。施錢千萬緡。師過姑蘇。大致香楠爲材。曾未幾何。大雄寶殿成。瞿卒。其妻沈氏、爲刻佛菩薩、洎觀自在、大阿羅漢諸像。黃文獻公溍、實爲之記。四年。高公又遷住上天竺。子庭所謂上下兩天竺之徵。至是益驗矣。師知緣契在斯。夙夜注心。罔敢怠遑。走募多金之家。初脩大殿。次建三解脫門。次鑄巨鐘。搆危樓以冠之。次營重開講堂。上祠諸祖。下爲講法之所。他若白雲堂、選佛場。及諸寮宇。一一皆完。復甃巨甓。通塗自普門達於三門。凡寺制所宜有。無不具焉。帝師大寶法王嘉師法行。賜以金襴法衣。及慈光妙應普濟大師之號。十六年。師自念人貴知止。汲汲將焉求。乃撾鼓而退。隱於會稽山水間。飄飄然如野鶴孤雲。人不知其爲師。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邇公。方領宣政院事。遣使者以物色訪之。力請還山。弗師從。殷勤奉幣以上。師知其誠。復再正法席。前後所住。凡二十五年。國朝洪武改元。始獲謝事於塔院云。師軀幹修偉。眉長三寸餘。其白勝雪。目睛閃閃射人。道德餘光所照。不問遠邇。見師經行。讚曰。我白眉和上來也。爭持香華。以爲供養。居常顏面嚴冷。片言不妄發。卽發。雖對王公大臣。未嘗出一軟媚語。至於誘掖後進。辭色溫如春陽。天台四明、所著諸書。循環開授。止而復初。聽者咸謂披靑雲而見白日。其在京時。與論以瓦官昇元教寺。乃天台初釋法華道場。不可久廢。乃以其事上聞。卽天界禪林。別建室處。以存舊號。請師開山。師爲升座說法。九府大浮屠。皆俯首以聽。風聲所被。遐邇翕然歸心。師所度弟子甚衆。其在下竺。則圓其等十人。上竺近二百人。而妙思、妙本、妙脩爲最先。嗣其法系者。則思齊、行樞、允鑑、允忠、良誠、普智、文會、元璘、叔梵、各闡化於一方。今繼師住上天竺者。卽妙脩也。濂聞法智尊者、中興天台之道。五傳至北峯。爲尤盛。北峯諸子。無不競爽。而佛光、桐洲、剡源爲最良。剡源之孫。曰越溪。而桐洲之孫。則玉岡也。師爲佛光再傳之嗣。觀越溪、玉岡、爲法門兄弟。先後同荷大法。擬受有情法筵。特爲江南之最。奈何越溪、玉岡、同年化去。而耆德碩望。唯師之存。巋然如魯靈光。登人欽敬。三十八年之間。其弘宗勵教。有功多矣。苟不勒諸圓廟之碑。何以垂示罔極。而啟學者之思哉。乃從妙脩之請。而述銘曰。

人天之際。所貴惟誠。能貫鐵石。可達滯冥。世之修學。思證無生。舍此不務。其將孰營。偉彼大師。爲時俊英。依科攻義。分疏尋經。春蕤卉木。水研建瓴。天延法席。神步符勅。出演鴻寶。丕昭性靈。龍鬼夜聽。寶華晝零。肯昧道器。一混渭涇。飛梁矗矗。複殿亭亭。棟吻櫛櫛。楹礎蟠蟠。瑰函仿鳳。華簴蹲鯨。一旦所成。百物交幷。有作必起。無廢不興。惟心所證。諸緣莫攖。塵垢無累。體用咸貞。樊踞婁棲。腦合幽明。出言石墜。轉盼霜凝。釋門尊蒼。刹海章程。涸茲象末。倚作金城。豈期遽邁。遊生淨域。三宗抱戚。四衆含情。魂遊樂國。魄閟泉扃。世相莫嚴。人文是徵。後千百載。尙信斯銘。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竺遠源公塔銘

徑山禪師入寂已久。古鄞州男子賓爲之銘。其序曰。禪師諱正源。字竺遠。歐陽、其氏也。文忠公爲遠祖。而

南康、其所居也。年二十七。受具戒。越四十五載。當元至正二十一年六月廿六日。壽七十又二而逝。其始與卒也。大辨和上虛谷陵公。以道德名東南。其傳法師也。觀音、興聖、道場、靈隱、徑山。其所主伽藍也。始見陵公。公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禪師應之曰。焦石可破層冰。公曰。破後奚爲。復應之曰。探索乃知。公詰曰。所知者何事。方思對其語。公遽舉杖擊之。悚然默驗。由是智開識融。外內無礙。雄談雋辨。動靜皆空。即之者無窮。歸之者有容。近者化而信。遠者慕而宗。又能飾之以文。持之以勤。位尊而不以爲榮。德盛而守之以謙。所得乎道而出乎世者也。居道場。斯其室廬之未備者。主徑山。焚亂兵遺骸之暴露者。在靈隱。樓閣皆爲煨燼。惟其所居獨存。類有神以相之者。其建功動物之可見者也。生之夕。梵僧見夢於其母。及將殁也。預告日期。書偈而化。弟子分齒爪髮於道場。舍利叢叢然生。其靈異之顯著者也。元之帝師嘉其賢。錫以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之號。五主巨剎。皆方鎭大臣遣使者所邀致。其法孚於人者深也。所化、伽伊、本然、文煜、與聖、宗德、承天、道瑩、淨光、智聚、大慈等若干人。其得法弟子也。某等若干人。其所度學子也。徑山其白塔所在也。全身而瘞者。禪師之靈也。二十二年某月日。其瘞之時也。集而傳之者。其所說法也。法不可以迹求。道不可以形著。雖無塔可也。有塔矣。雖無文可也。宜無文矣。繫其辭者過也。故略而約之。略而約之者。古之道也。以古道處禪師者。余志也。謂余爲僭者。非知道者也。請銘者誰。圓伊也。銘曰。

道之原。本無言兮。以言求道。道豈宣兮。有倬達磨。號爲禪兮。指心見性。簡且專兮。弊而失宗。口耳是傳兮。慧詞謂誕。欺昏頑兮。盡石嶄嶄。法幢竪天兮。餘吾所及。嚮以顚兮。師奮大勇。直走其前兮。象擁獅吼。訴幽玄兮。五徙名山。從者千兮。扶塋疏滯。導百川兮。洗濯白日。光燭然兮。有目皆覩。照八埏兮。文辭如雲。來翩

翩兮。師而索之。以組紱纏兮。道且不有。矧篇翰兮。又況幻形。同蛻蟬兮。揭塔鐫文。不愈衍兮。有文之文。多糾纏兮。文而無文。道乃全兮。師道如弦。此遺弦兮。因相解妙。在後賢兮。

天龍禪師無用貴公塔銘有序

師諱守貴。字無用。水庵、其別號也。俗世甄氏。世居婺之浦江。其家業於耕樵。每使之行饁山間。師志弗樂也。乃同鄉童子、從師傳學讀書。元至治癸亥。師年十八矣。入里之康侯山依浮屠法爲僧。衆僧各分檢趨家。遇其作務。輒持鼓螺應之。師又弗樂。泰定乙丑。師年二十。翩然往浙水西。日以問道爲事。適千巖禪師長公。縛禪於龍華寺山。師往拜之。授以向上一機。冥參默究。恍若有所契。師因弗欲辭去。龍華與天龍院隣。天龍沙門大道平公。方務起廢。力挽千巖主之。丁卯春正月。笑隱訢公。言千巖行業於行宣政院。將俾出世住大禪坊。千巖意邁遜。不見使者。久之。夜渡濤江。東走烏傷伏龍山。師復與之俱。山有廢剎。曰聖壽。千巖爲一新之。遂命師領其徒。至正丙戌。師還天龍。往參中峯本公。斷崖義公。梁山寬公。其反覆扣答。不異見千巖時。師太息曰。千江雖殊。而明月則一。吾今後無疑矣。戊子之夏。退居嘉興建庵。爲休老計。庚寅秋七月十日。夢大道來別曰。吾已棄人間世矣。師大驚。急舉舟往視之。大道果告寂。後因名所居庵爲應夢。黃文獻公爲記其事云。師自是復住持天龍。天龍素無恆產。寡齊民二千家。每臨食時。輒取一小廠。聚之。發四衆。大道既建大殿、三門、兩序。及塑佛菩薩阿羅漢諸像。師繼其後。益殫志畢慮。爲造僧室。與演

法堂。堂上爲閣。以安吳越錢氏所造大悲佛象。又買某寺之地。以爲蔬畦。而寺制所有者。小大咸飭。鐘魚互答。經唄衆舉。隱然如大伽藍矣。辛丑八月二十日。作偈一首。嗣以高麗淨瓶。寄別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公。明日趣作浴事。索筆書頌曰。一蝸臭殼。內外俱捐。撒手便行。虛空振錫。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化。丞相聞之。大加歎異。遣官錢爲具後事。以某月日。造慈濟塔院於天龍西崗。瘞全身焉。師平生不畜長物。寒暑唯一布衣。戒行甚峻。常茹一齋。其左右侍僧之中生舍利。雜五色燁然。日見增長。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又四。所度弟子寧法住持德盛等若干人。余與千巖結方外之交。揮麈談玄。無月不會。而師又與余同鄉里。故於師之傳授行業。知之實詳。銘非余孰宜爲之。德盛之請。有不得而辭也。銘曰。

伏龍之山。懸岩千尺。誰砂其巔。獨身一擲。軀命既絕。萬緣頓息。絕後復生。眞體軒兀。如摩尼珠。其光五色。照耀東南。不落名迹。天龍一指。斯爲獨得。無用之用。動而常寂。化爲樓閣。莊嚴淨域。苟以爲是。涉乎相執。以空爲楮。以無爲筆。焯德示後。用垂千億。

元故寶林禪師桐江大公行業碑銘

古淨居之道。以堅忍刻苦爲先。故其處澄欲寡。而入般若爲最易。所以昔居諸人爲己。不貪世榮。翠巖日走叢落。食或不繼。此無他。重內而輕外也。逮今得一人焉。曰寶林桐江師。其視榮名利養。亦澹然無動于中。瓶缽之外。絕無長物。所服布袍。或十餘年不易。臨殁。維那來發遺篋。欲行唱衣故事。唯紙衾一具而已。大笑而去。嗚呼。據位十剎之間。而履行危峻若此。視翠巖雪居。其爲人也何殊。可不書以爲學佛者之法乎。師、吳氏子。世居嚴之桐江。故因以爲號。諱紹大。父奮。母李氏。師神觀孤潔。不樂處塵壒中。一觸世氛。唯

恐有以浼之。入同里風山寺爲沙彌。稍長。祝髮升壇。納滿分戒。私自計曰。化龍之魚。肯於蹄涔求生乎。即日杖策而出。上雙徑山。謁大辨禪師陵公。公據席攝衆。道價傾東南。一見師。大喜。授以達磨氏單傳心印。相與詰難者久之。師退。復自計曰。如來大法。天地所不能覆載。其止如斯而已乎。遂辭去。歷三吳之墟。宿留建業。經匡廬。泝大江之西。還止湖湘洞泗間。名伽藍所在。必往參謁。諸耆宿告之者。不異徑山時。師復慨然曰。吾今而後知法之無異味也。乃歸見公。公俾給侍左右。師益加砥勵。脅不沾席者數載。朝叩夕咨。所以悟疑辨惑者。無一髮遺憾。遂得自在無畏法。陵公喜俾授有人。每形之於言。時東海敷公、以天目嫡孫。唱道淨慈。爲法擇人。如沙中淘金。鮮有惬其意者。尙藏室闕主者。乃曰。必如大兄方可耳。師乃起掌其職。暮以心法既明。而世出世智不可不覺。手繙貝葉。寒暑俱忘。每夜敝席於地。映像前長明燈讀之。一大藏教。凡陸千二百二十九卷。閱之至三過。遂皆通其旨趣。師之志猶未已。儒家言及老氏諸書。亦擇取而攜嚼之。自是內外之學。兩無所愧矣。元之至順壬申。廣教都總管府新立未久。衆議輿論。命出世嚴之烏龍山崇德禪寺。興廢補壞。聲譽流衍。至正辛巳。行宣政院。遷主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寺近郡城十有餘里。而城中爲廉訪使者治所。持節而來者。多朝廷老臣及文學之士。休沐之日。恆入山詣詢內典。故持法者頗難其人。自師之至。若貴若賤。若小若大。靡不翕風悅服。四方學子。翕集座下。甚至無席受之。一時法會號爲極盛。戊戌之秋。院中復徇衆請。移住婺烏傷黃山寶林禪寺。師堅不欲行。使者凡三往返。然後承

命。明年己亥八月朔。發體中不佳。至第七日。日將沒。鳴鼓集衆。告以永訣。卽斂目危坐。或請書偈。援筆擲于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邪。儵然而化。服沙門衣五十八春秋。享報身壽七十有四。越五日。行闍維之法。獲舍利羅。如紺珠色。齒牙貫珠不壞。以某年月日。建塔於某處藏焉。師廣顙高眉。正容語物。使人妄慮自消。生平以弘法匡徒爲己任。鼓唱斯舉。鐘鼓交參。未嘗少懈。有求文句者。操筆立書。貫穿經論。而歸之第一義諦。間游戲翰墨。發爲聲詩。和沖簡遠。亦有唐人遺風。至於有所建造。甃石運甓。躬任其勞。以爲衆倡。手未嘗捉金帛。悉屬之知因果者。或尤之。則曰。吾知主法而已。嘗患滯下疾。扶掖不忍用廁牏。摘裁葉充之。其刻苦蓋人之所不能堪。非見解正力弘。詎豈易致是哉。三會語有錄。其上首弟子兜率行勤、已爲編集行世。永明戒茂、復以塔上之文未述爲愧。乃數來徵濂銘。濂昔見師於金華山中。圓顱頭細。書。戲問之曰。師年耄矣。其眼尚如月耶。師笑曰。賴有此耳。別後。復錄近作詩一卷來寄。師之意似相知者。濂自後奔走西東。弗能再往。今師則不復見矣。因從永明之請。歷序師之苦行。幷其證悟之深者。勒諸穹碑。假佛法而饕貴富者。過而讀焉。其有所觸也夫。銘曰。

大辨之道白如日。一照使入光明域。幻爲巖瀑瀉千尺。珠璣散落龍爲惜。寶林師子亟返擲。厥德名山絕爪迹。大海簸蕩接天碧。醎味由來同一滴。三藏玄文密如織。映燈夜讀廢寢食。差別從今會于一。欲求隻字不可得。三鎮名山道光斥。太空無雲雷下擊。龍象人天俱辟易。孤高有同蓮華色。茹苦不翅餐崖蜜。偉哉德人鱗鳳質。特爲時來誰復識。長風滿水□□□。感古思今意何極。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有序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其母周氏、夢一龐眉僧。類應眞者。直趨房闥。麾斥弗退。因驚呼而覺。遂懷娠。時至而育。奇芬馥郁滿庭。年臨五六。方額圓頷。白皙如琢玉。見者無不憐愛。縣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玩之。欲索爲子。父母靳弗與。甫七歲。穎悟異常。凡書一覽卽能記憶。或見佛像。輒五體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于母曰。兒患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不已。父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寶積院道原衍法師、爲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領其樞要。衍公主秀之德藏。師爲綱維之職。軌範肅然。忽喟然嘆曰。名相之學。略諳之矣。盍棄諸緣。而往濟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于雙徑。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德山見龍潭語。師奮迅踊躍。直觸其機。從而有契。銘公俾掌記室。曾未幾何。分座後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雷雨密潤。四衆信服。復陞居南堂。營光燁燁。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寺。俄遷嘉興天寧寺。災。郡守忒咸曰。非師不足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兜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贊嘆。帝師大寶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師自幼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焉。同袍或譏之。師呵之曰。獨不見緇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易也。洪武改元。皇帝御大寶歷。弘闡佛乘。首開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屠。莅天下名山。杭之淨慈。主席尚虛。僉欲起師居之。疏與幣交至。浙江省臣復遣使趣之。師咨力辭。乃退居同歸庵。迎母以養。僕夫忽

夢庵前有瑞花如芙蓉。然光彩絕異。或謂夢者曰。此花。天子當取之而去。且而述其事。人以爲誕。已而有旨。起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日。乃僕夫所夢之宵也。師應詔至闕。見上於外朝。慰勞優渥。卽命內官送其入院。賜以天廚法饌。萬幾之暇。時召入禁庭。奏對多稱旨。蓋師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談論。霏霏如吐玉屑。故咸樂與之游。至於勸獎學子。務以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機用迭發。尤使聞者敬仰不置。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薦法會于鍾山。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體承上旨。凡儀制規式。皆堪傳永久。尋以母年耄。舉徑山瀞公自代。復還庵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大駕臨幸。詔師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遇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手書一偈委順而化。實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龕六旬。始行荼毗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齒牙。不壞於火。設利羅無算。觀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十有七。僧臘三十又六。所度弟子某等二十餘人。嗣法上首出住名山者。保寧覺瑯等又二十餘人。三會語有錄。諜建塔於嘉興城西環翠岡岩。以某年月日。舉靈骨及不壞者藏焉。師神觀秀偉。智辯縱橫。以宗教爲己任。不畜私財。每得財施。輒舉以給貧者。皆以楞伽經及法寶壇經、乃釋門心要。嘗書寫時。揮汗騰鈔。鏤梓以傳。師旣歿。覺㬈惟恐其遺行泯泯。晝夜弗自寧。件繫纍行爲書。乞予爲塔上之銘。予惟臨濟之傳。至於寂照大師。其道益光明盛大。故其子若孫。亡慮數十人。各主名山。務識本源。至今接武而起者。尙未已也。如師者。亦其一人焉。此無它。傳授之眞。領悟之正。而無它歧之惑也。夫塔之有銘。始於梁而尤盛於唐。以爲不若是。無以繫學者之思。而景先哲之行也。予不敢廢此義。遂因覺㬈之請。爲造銘曰。

一眞妙心兮。圓同太虛。迷者自蝕兮。唯塵之拘。曷治曷攻兮。在靜其慮。禪斯有學兮。流于中土。臨濟正宗兮。弈葉其光。傳至寂照兮。愈亢厥宗。矧子孫蟄蟄兮。各闡化機。要使背違兮。出於浮渠。唯師之生兮。孰乘願輪。豈伊應眞兮。憫世度人。學兼內外兮。卓然名家。轉彼名相兮。爲德之華。紺目一瞬兮。大法畢具。見者悟之兮。無句之句。寶華樓閣兮。彈指卽成。示現世尊兮。何難何營。三夜精藍兮。其法益崇。曷以徵之兮。設利青紅。生死去來兮。不礙眞圓。飛鳥印雪兮。爪趾宛然。塔婆新建兮。下瘞靈骨。銘以揭之兮。來者是則。

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

天台有上崇峰。在州城西南十餘里。重巒疊巘。如雲旂翠蓋。聳峙於空濛。而盤旋離然。吐納光景。尤號勝絕。是宜有道者之所棲息。五季時。東甌大士永安來居之。疏釋經論。多至百餘卷。皈依者日衆。遂闢地爲鉅刹。錢忠懿王賜額曰證道。三百年間。淪罹燹毀。唯存斷礎於斜照荒烟中。無盡禪師傷之。周覽故址。喟曰。大士、韶國師之法嗣也。吾可不遵行道轍乎。延祐甲寅。縛草爲庵。燕坐其間。虎狼蛇豕。交跡於戶外。禪師攝伏之。不能加害。日與其徒、偕苦行以自給。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人多化之。以勤勞將持爲第一義。荊棘之區。變爲寶坊。金碧交輝。上薄天際。而諸禪林環列於其下。上雲之境。於是爲尤勝。有以土田爲布施者。則辭之曰。先佛以乞食爲事。吾將用此爲。衛堂欲公名重一時。作長偈寄之。謂禪師行業、不讓大士。然天性尤孝謹。迎母童氏養山中。年九十四而終。衆以非沙門行譏之。

禪師曰。世皆尚升忉利天、為母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哉。洪武己酉春正月。忽示微疾。召其嗣法忠舉主僧寺繼其席。二月八日。復作書與同袍道別。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曰。未也。或曰。和上正當此際何如。禪師破顏微笑曰。昔古德坐疾。有問者云。還有不病者乎。古德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病者。古德云。阿爺。阿爺。禪師既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病。得否。衆皆無言。禪師視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禪師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邪。侍者請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楞伽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時是月九日也。壽七十八。臘五十七。火化。異香襲人。所獲舍利。不可勝計。其弟子智宗、善守、道成及今住持普饒。以某月日。建塔于峰之左原。大河衞鎮撫林君性宗、昔從禪師游。師勉以忠孝。迨能為國宣勞。為時聞人。恐禪師之行。不白于叢林。以隆恩大師道原所為狀、來徵文。謹按狀。禪師諱祖鐙。無盡、其字也。族王氏。四明人。父好誦。嘗寫華嚴經。五色設利見于筆端。禪師年方幼。嘆曰。般若之驗。一至於斯邪。年十四。即求出家。依郡之天寧僧良偉。尋事其寺住持東白明公。既得度。復受具戒於開元寺律師。已而日溪泳公、來代明公說法。命掌綱維。司藏鑰。日溪升堂。禪師出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着。卻來再問。禪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喝。禪師遽禮拜。日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禪師曰。開口即錯。日溪領之。禪師服勤數載。復出參名德。以驗其所證。時中峰本公在天目。方山瑤公居淨慈。無見覩公住華頂。斗岩芳公主枝是。禪師皆與之辨詰。其所印蓋不異見日溪云。禪師得道已。思韜晦而護持之。及過上雲義勝地。卓錫其中。遂至終身焉。嗚呼。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而弗遷者矣。古之僧伽。多寄迹岩穴。友烟霞而侶泉

石。至有跡不與塵俗接者。治內之功純。務外之意絕也。風教日偷。學者始不知自立。華名利養之念。日交戰於心胸。奔競干請。無所不至。是以來有識者之譏侮。可勝嘆哉。禪師一鉢自將。策勵學徒於寂寞之濱。雖施者填委。振起頹廢。重樓傑閣。彈指現前。亦未嘗見其有為。震黃鍾於瓦釜雷鳴之際。翔鸞鳳於衆禽紛飛之時。謂為禪師矯變之功。非邪。評隨成章。繫之以銘。庶幾能窺求法之旨肯也賦。銘曰。

台有聞僧。幼慨弗群。能感雜華。思樂正因。棄白趨緇。鞠明究曉。務治心垢。拔救首焚。頓忘色聲。迥絕見聞。歷抵諸師。如提孤軍。背水設陣。瀕亡獲存。有嶷者山。是曰上雲。高厓翠蒼。低壓衆氛。昔之開士。來疏竺墳。我追軌轍。志符隱淪。起廢為功。策意以勤。寶殿高騫。華宮糾紛。丹雘絢麗。觚稜紛紜。此家雖作。彼應自犖。一榻危坐。八窗凝塵。影不出庭。錫常挂軒。迹處恬曠。俗態競奔。逢時而逝。若臂之伸。凡濟覺海。寶揆心源。外勤苟息。內靜方敦。非有獨行。曷昭燕昏。左原崇邃。白塔嶙峋。凡入道者。來視刻文。

扶宗宏辨禪師育王裕公生塔之碑 有序

我如來設教。鞠威神妙智之力。示超絕極致之理。覩萬劫為旦暮。刹那之頃。三際現前。是故以生滅為一。雖出入塵常。而真如之性。炯然長存。既無染淨。亦無寡多。習其學者。往往深入禪定。後天地而不凋。不知孰謂之死。孰謂之生也。扶宗宏辨禪師。現坐玉几道場。說法度人。而絕去來之相。預建塔於虛山石耳峯下。期他日為說利之藏。其上首弟子師秀、持岳林佳山良理所聚事行。徵濂為銘。勒諸塔上。嗚呼。有若師

者。其所能齊死生晝夜之理者乎。師名崇裕、字約之。毗陵陳氏子。其母某氏、夢龐眉異僧。乘肩輿直卽寢門。呼曰。吾將假館於斯。母覺時有娠。十月而生。四歲。始學步。七歲。入小學。資識超羣。甫上十六。解通儒家言。然體素尪弱。十日而九疾。每視佛菩薩像。輒互跪瞻禮。依戀不忍舍。父母以其應夢讖。從鑑釋氏畜之。命從壽昌院東林曉公為沙彌。院有大梨木。三十年不發花。及師之來。花開滿枝。結實大如斗。東林知為祥徵。度為大僧。俾受具足戒。俄遂累而出。登雙徑山。謁寂照端公。鞠明究曉。唯以觀心為急務。閱二年。未有所證入。偶遊東坡池。因揚瓶成一偈。寂照見之。喜云。此龍象器也。命為侍者。使其便於咨叩。師弗從。復走天目山。見佛慧徵公。佛慧授以萬法歸一語。師淬礪益力。雖金鐵鏴鍊。必欲拓開乃已。佛慧亦期師有立。所以髮發者甚至。又二年。師急於求證。復步中天竺山。參廣智訢公。一造戶庭。如膠漆相入。即決以超脫死生大事。廣智為舉臨濟無位真人之言。且詰之云。爾還知否。師不覺下拜。廣智云。爾何所見而作禮耶。師答云。拜者非是他人。廣智云。從門入者。豈家珍耶。師云。和上慎毋欺人也。廣智首肯者久之。越五年。元文宗詔建大龍翔集慶寺于金陵。起廣智為開山第一世。師復往依焉。選充維那之職。未幾。陞主藏室。留廣智左右者十餘年。盡得其所為道。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問廣智云。選佛場中。僧伽如此衆多。其有弗悖般若者乎。廣智云。戒律精嚴。言行不相背馳。唯崇裕一人。自受度以來。脅不沾席者、三十載矣。張公深加獎嘆。師之聲光、自是日起叢林中。朵兒只國王、時以江浙行省右丞相、領行宣政院事。遴選諸方住持。名既上。猶恐其未公也。投鉤而定之。師始出世太平南禪報恩光孝禪寺。舉香之祝。蓋嗣廣智云。師以誠遇物。黑白翕然宗之。一日、令圬人埴壁。壁中隆然。如有物函鐵投之。已而復然。抉之。獲悉達多太子像。乃佛牙所刻成。師召工傅以黃金。金遂裂。設利從中涌出。寺僧覺皐、雕小香殿奉之。遐邇施者、日新月盛。數

載之內。百廢具舉。名聞于朝。帝師大寶法王、錫以金襴。尋遷九江圓通崇勝禪寺。宋之初。有神僧道濟德公、將示寂。累書石為塔。語其徒曰。此塔若紅。即吾再來。暨圓機晏公、來鎮法席。塔果紅色。人異之。晏公入號為古佛。及其臨終。復附爲記。有三百年後、大興佛事之讖。師入院之夕。衆僧夢晏公至。而其塔燁然有光。香彌月。人尤異之。先是。寺之獅子嶺、大樹皆枯。泉亦竭。至是。樹則重榮。泉則再湧。識者謂、自晏公至師正踰三百之數。其能動物。蓋不徒然也。寺當兵燹之後。唯佛殿法堂粗立。餘皆瓦礫之區。師會哉之入。庀匠傭工。創僧堂旃檀林。以居學子。新梵香閣七間。中塑觀音大士。傍列二十五圓通像。若三門、鐘樓、經藏寶閣、及上下塔院。屬勤舊協心而成之。時榮國公火你赤、以朝之重臣、總戎江西。嘉師之慈行。游請敷宣大法。申弟子之禮。受持五戒而退。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發號施令。旨勸興合。開善世院。以統攝釋教。命大浮屠主之。諸方以師名聞。移主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寺居五山之一。領其事者。若大覺璉公、大慧杲公、無準範公、橫川珙公。俱一時名德。風動四方。繼之者頗難其人。屬師之臨。少長咸悅。香華遂迎者、接踵于道。時當仲冬。風恬日妍。天樂四闋。萬口稱頌。爭言見未曾有。及其接引來悟。尋指單提向上之功。棒喝縱橫。逢者膽落。兩序之衆。自慶獲所憑依。相與勠力。凡宮室之傾仆者起之。缺者補之。黯昧而剝蝕者、完飾之。五彩彰施赫奕。亦既美矣。而元興、智起二師。復營田七千餘畝。以資食輪。議者謂猶慈明

之有楊岐。宏智之有石谿也。五年秋。上勅儀曹、建廣薦法會於鍾山。遣使者徵高行僧十人。而師居其首。師至。召至便殿。問以佛法大意。師以偈獻。上覽之。大悅。因命師書天界寺額。賜食上前。師或假寐。鼻息微有聲。聳坐引衆覺之。上嘆曰。此老人無機心。誠善知識也。師容貌魁梧。日用之間。服飾食粳。一出於天性。無所勉強。生於大德甲辰。今年七十有五。而康寧如六十餘人。屢欲謝事而退。爲衆所擁留而止。三會語各有錄。行之于學者。所度弟子。曰某曰某云。惟我昭覺大師。上紹臨濟正傳。得法者固多。而虎丘大慧爲最盛。虎丘四傳而爲破庵、爲松源二宗角立。子孫繁庶。大慧五傳至佛智晦機師。大辨明慧。洞徹心源。實與二宗抗衡。而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訢師、出承其後。師表人天。上簡帝眷。而聲名愈彰矣。師以敦篤之資。擬定之學。當皇明建國之初。作鎭名山。續佛慧命。歷十春秋。輝光益衍。非有大福德者。不能與於斯也。古佛乘願輪而再至。意者或其然乎。是宜有以昭示方來。不當拘泥常情。而兆預圖之也。濂老矣。以辭章爲口業。有來謁者。力拒閉之。今特徇師秀所請而爲之者。蓋冀乘之善果。結般若之正因也。銘曰。

廣智人天師。普度有情衆。天華散毫端。無非作佛事。明光護一切。盛大莫與尊。若非古佛生。定無能繼者。懸記若燭照。皦皦不可誣。不然龐眉者。何以叩吾疑。庭梁久絕華。何以發祥徵。歷抵於諸家。氣如獅子王。一聲哮吼間。頓使百獸伏。出世方爲人。佛牙薦靈異。脫彼泥塗內。設利自然露。俄入圓通頂。種種示方便。俯視九江水。欲以一口呑。塔放百寶光。彌月光燄熾。起行庭宇間。故物若宛然。巖樹與潤泉。本是無知物。誰知枯竭餘。重榮亦重涌。皆諸緇中灰。時至氣斯應。不假於外求。實由因中起。言言有徵驗。建立大道場。所以彈指頃。宮殿而一成。移住玉几峯。非惟緇素集。鬼神若相迎。天樂半空聞。咸謂未曾有。以法作布施。有如大雲興。徧周河沙界。霆出鼓鼙鳴。甘雨沛然下。大根與小莖。無不賴霑潤。大乘境界中。諸言神異事。我今備說之。欲令闡提者。植此窣堵波。不與青蓮花。上品上生者。他時來示現。洪武十一年云。

杭州集慶教寺原璞法師璟公圓塚碑銘

洪武元年夏六月二十七日。杭之顯慈集慶教寺原璞法師、誠度於京城大天界寺。父母所生四十六年。在菩提位中二十八夏。其上首弟子住持圓登、一印、外元、克勤等。以某年月日。奉舍利靈骨。歸窆於湖之瀧非辯才塔南。遵像法也。後七年。克勤奉詔往使日本。上嘉其不辱命。俾反初服。列官于朝。濂時待罪禁林。克勤數以法師塔銘爲屬。未幾。克勤出鎭方嶽。承宣山西。瀕行。又復諄諄言之。繼而一印、結集白業。成書千餘言。遣使者申言之。於戲。台衡之學。佛法之大宗。有若法師。乃中流之舟楫。觀化而往。銘其可不造邪。不造何以爲訓邪。法師諱士璟。原璞、其字也。受生於海寧王氏。伏犀貫頂。目光炯炯射人。自幼卽決去羶葷弗御。卽御。輒嘔逆不能勝。唯甘取天竺書習讀之。鄉寺僧伽說曰。此釋氏種也。盍以乞我。其父某。怒曰。吾兒非若倫也。俾役城東太平興國傳法寺。服五戒服。其師某、與翰林待制柳公貫游。公貫爲止寺中。親授法師儒家羣經。爲正句讀。敷繹旨要。法師聞之。有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年一十九。始除須髮。著僧伽黎。尋稟持犯於某師。時佛護憲慈、匡道大師、自四明延慶。遷主武林上天竺觀音教寺。大師諱本無、字我庵。佛海法師洪宣澄公之嫡子。令譽隆洽。一時名浮圖、爭擁輪下。法師將贊之。忽夢

游寶所。大乘菩薩教之五悔作禮口唱懺辭。覺而思之。乃書寶淨行品偈文也。法師以爲祥徵。佛海一見。果刮目相視。凡天台大小部書。以次環授之。志慮專一。飢則親神茶餅。以事棗任。一俯而止。寒暑晝夜。若不知切身。佛護如三吳。俾法師邀丈室之西。以便飲食。遽還。見白燼一抹。起其寢所。以自燬猶故也。佛護陰察其勤。以達大期之。佛護之門人。曰天心堅、東高元。不服人。亦敢濫法師之行。約其燈火。磨切詰難。極於窾綮。餘子皆望風而畏。稱爲雙璧。佛護既示寂。東溟日公來補其處。大振厥詞。止觀陶冶生徒。夏中集諸。選法師爲之開科。皆陟彼山巔。阡陌溝塗。雖諸山鈞聯。粲然辨數。聆者心地朗融。如飲甘露。東溟性嚴毅。而寡許可。爲之易動顏色。遂命其司賓。繼陞領儀庠事。縷綬之士。皆願與法師交。聲華由此日重。元至正十三年。江南行宣政院。命主州之棲眞教寺。棲眞與南天竺演福鄰。古稱教海。而大用才公、絕宗繼公。二三大長老。皆在焉。法師猶以學之未足。時往叩其所未至。凡部味教觀之奧。偏圓本迹之微。咸告有疑而未徹者。二老無不條分縷析以喩之。法師彈指嘆曰。佛法教藏。渺如煙海。固非獨善偏長、所能究。使吾自畫而不加進。其能免於專門孤陋乎。二十年。移住旌德教寺。元季兵亂。人多爲自藏計。法師嬰心寺事。不以世相爲累。彰善擯惡。風采爲之改觀。日納清淨之衆。共講諸經玄疏。鈔文入相。洪纖弗遺。才辯消發。皆與理冥。往往推爲義中之虎。大方自是益斂衽矣。旣則龍興當建元洪武之初。三宗以今寺主席待虛。白於李曹公。文忠公時戍杭。遂從所請。法師提唱接引。如旌德時。有過無弗及焉。未幾。中書被旨。俾浙水西五府浮屠道流。共甓京城。立善世院。以統僧尼。同將作監。督其役。時方內附。相視莫知所爲。法師獨出方略。具有條序。十萬之衆。多倣之以集事。不幸報緣已盡。竟入涅槃。緇素翕然嗟惜之。法師器局通遠。論議慷慨。據直道行。不樂俯徇流俗。意氣翕合。卽出肺肝相示。否則白眼怒視。俊乂來依。推食解衣以過之。不計蓄藏有無。然精練世故。勇於有爲。棲賢廢隳。殿堂門序、爲之一新。旌德籍券久不白。乃爲鈎稽狀謁、使有文可覆。蠹橫之徒。束手待命。始免蜂蠆沃焦之患。每慼諸剎樹徒植黨。而爲怨尤之府。誓不度弟子。私建退休之室。終身踐其言弗渝。初法師受經佛護。勝職東溟。佛護旣殁。或者微以爲譏。法師笑曰。丈夫倜行。當以義爲斷。豈可隨世浮沉哉。終嗣佛護。法師所著書、多未脫稿。詩文有別錄若干卷。嗣法而出世者。外元、圓覺之外。曰某曰某。其若干人云。嗚呼。圓頓法門。實般若之樞機。奈何傳失其宗。指眞心而名妄。認理性以爲體。論心有具造而迷於色。似此之類。紊亂眞乘。法智一起而廢之。然後天台之道復盛。由來六傳。習者流於知解之說。務新鬥奇。頗駸駸近於山外。慈辨再起而正之。然後法智之教益明。擔負大法之任者。其所繫蓋甚重也。近代以來。佛海以純懿之質。一以法智爲師。最號能守家法者。故其授受最切。出其門者。咸翕然發聞于時。法師乃其嫡孫。其行解似無讓於前人。孰不冀其大振玄風。而世壽僅僅若此。銘以昭之。一以傳斯道。一以勉來裔云。銘曰。

天台之學空假中。一心三觀乃其宗。如大火聚光彤彤。五金遇之無不鎔。渣滓融化內外紅。佛海鼓起建寶幢。摩尼徧照天南東。入其室者膽力雄。拔精進鎧手挾弓。一戰欲使魔軍降。誰爲嫡胤躡孤蹤。伏犀貫腦水剪瞳。歲旦舉書貯心胸。一朝易轍焚灰攻。日御井絃仂厥躬。白燼上出橫睛虹。五章四釋昭厥隆。事

理卽具纖弗同。肯綮一中萬里融。行解雙至方建功。三鎮名山黑白從。龍興致雲虎嘯風。輪下瓶錫無地容。法水灌頂辯執通。亭亭淨植青芙蓉。似此良師不易逢。火風分散報緣終。水月鏡像索還空。作銘者濂碑則豐。千百億劫鎮幽宮。

日本建長禪寺古先源禪師道行碑

禪師諱印原。字古先。世居相州。姓藤氏。爲國中貴族。父某。母某氏。禪師生有異徵。垂髫時。輒刻木爲佛陀像。侍以印空。父奇之曰。是兒於菩提有緣。宜使之離俗。學究竟法。甫八歲。歸桃溪悟公。執童子之役。年十三。卽剃髮受具足戒。自時厥後。徧歷諸師戶庭。咸無所證入。乃慨然嘆曰。中夏乃佛法淵藪。盍往求之乎。於是不憚鯨波之險。毅然南遊。初參無見覩公於天台華頂峯。公語之曰。汝之緣不在於斯。中峯本公、以高峯上足現說法杭之天目山。爐鞴正赤。遠近學徒。無不受其鍛鍊。此眞汝導師也。汝宜急行。禪師卽蓬累而出。往見中峯。中峯一見遽命給侍左右。禪師屢呈見解。中峯呵之曰。根塵不斷。如蠶縛繭。禪師退。涕淚悲泣。至於飲食皆廢。中峯憐其誠懇。乃謂之曰。人惟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首爛額。唯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海大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緣勞。皆非究竟之事也。禪師聞之。不覺通身汗下。無晝無夜。未嘗暫捨。積之既久。一旦忽有所省。現前境界一白無際。急趨丈室。告中峯曰。原已撞入銀山鐵壁去也。中峯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爲。禪師超然領解。十二時中。觸物圓融。無纖毫滯礙。禪師辭去。中峯再三屬之曰。善自護持。當是時。靈谷靈公、古林茂公、東嶼海公、月江印公、各據高座。展化於一方。禪師咸往謁焉。諸大老見其證悟親切。機鋒穎利。以叢林師子兒稱之。會清拙澄公、將入日本。建立法幢。禪師送至四明。澄公曰。子能同歸。以輔成我乎。禪師曰。雲水之蹤。無住無心。何不可之有。卽攝衣升舟。其後。澄公能化行於遐邇者。皆禪師之力也。禪師出世甲州之慧林。瓣香酬恩。的歸之中峯。緇白來依。猶萬水之赴壑。古山源公、議革城州等持教寺爲禪。物論非禪師無以厭伏衆心。遂迎師主之。俄住州之眞如。又遷萬壽。又遷相之淨智。已而謝事。行化于奧州。禪師之兄藤君、新建普應寺。延師爲第一住持。禪師起而應之。關東連帥源公、建長壽院於相州。復請師開山。兼主圓覺。俄遷建長。禪師說法度人。孜孜弗懈。一如慧林時。俄退歸長壽。有終焉之志。歲甲寅春正月。禪師示疾。至二十三日。夜參半。召門人謂曰。吾今日逝矣。爾等卽入龕瘞之。毋徇世俗行祭奠之禮。更可徧語諸刹耆弟子。恪守吾平日所訓。使法輪永轉可也。黎明。資明候問起居。應接如平常。及午。呼侍者問時。至矣。可持觚翰來。及至。復曰。吾塔已成。唯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入室端坐。泊然入滅。世壽八十。僧臘六十又八。弟子遵成命。卽日奉全身。瘞于某處塔下。初禪師專以流通大法。建立梵宮爲事。若丹州之願勝、津州之保壽、江州之普門、信州之盛興、房州之天寧、皆鬱然成大蘭若。而建長之西。復創廣德庵。命其徒守之。故前後所度比丘。一千餘人云。禪師端嚴若神。雖燕坐之時。儼若臨衆。目光炯炯射人。見者若未易親炙。及聞其誨言。溫若春陽。莫不心悅誠服而去。人有來求法語偈頌者。濡毫之頃。翩翩數百言。曾不經意。皆

契合眞如。禪師不自以爲是也。取語錄幷外集。投於火中曰。吾祖不立文字。單傳心印。留此糟粕何爲。門人欲圖師像。俾索贊語。禪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其方便爲人。皆類此。嗚呼。佛法之流于日本者。台衡秘密爲最盛。禪宗雖僅有之。將寥寥中絶矣。千光院有大善知識。曰榮西和上。以黃龍九世嫡孫。握佛祖正印。唱最上一乘。飇馳霆鞫。逢者膽落。達摩氏之道。賴是以中興。其示寂之時。且曰。吾入滅後。五十餘年。禪宗當大興。今禪師承天目之正傳。見道分明。契悟精深。則其懸記之足徵。若合符節。然而自天目泝而上之。至楊岐十有二世。楊岐、黃龍。則同宗慈門者也。其道何同矣。道之同。則凡嗣其學者。先後奮發。其有不言而喻者乎。予早歲。歷閱一大藏教。晩獨歸乎心宗。因其徒大宜、介範堂儀上人、持狀請銘禪師之塔。有不得辭也。銘曰。

天目之峯高嶙峋。陰陽變幻劃明曛。中有導師人天尊。白眉靑眼照秋旻。西江欲以一口吞。流傳法印千子孫。日本有國在海濱。達磨示現留圓墳。或晦或顯道則存。黃龍奮迅爪攫雲。九世宏開靜慮門。千光炫爍接朝暾。師雖後起乘順輪。佛印印空了無痕。法派端自天目分。致令執拂誨諄諄。迴視生死俱幻塵。有壁積鎭山如銀。一朝直入不見身。大千世界琉璃勻。出世乘法如握麈。左蟠右踞伏魔軍。出其餘力智巧陳。飛樓湧殿聳輪囷。奈何無縫塔既新。大字題額卽反眞。此道本來無譊信。我於般若曾與聞。大書偉行沃百根。元無隻字鐫蒼珉。

日本夢窗正宗普濟國師碑銘

洪惟大明皇帝。執金輪以御寶歷。聲教所授。與如來化境。相爲遠邇。乃洪武八年秋七月。日本國遣使者來貢方物。考功監丞華克勤奏曰。日本有高行僧夢窗禪師。其入滅已若干年。而白塔未有勒銘。其弟子中津、法孫中巽、有慕中華文物之懿。特因使者而求之。然人臣無外交。非奉勅旨。不敢遽從所請。敢拜手稽首以聞。皇上欣然可其奏。特詔詞臣宋濂爲之文。濂按其弟子住持普福寺周信狀云。禪師諱智曤。姓源氏。勢州人。宇多天王九世孫。父某。其母某氏。無嗣。默禱觀音大士。夢吞金色光而孕。歷十又三月始生。有祥光發室之異。九歲出家。依平鹽教院以居。授之華書。一覽輒能記。暨長。縮死屍九變之相。獨坐觀想。知色身不異空華。慨然有求道之志。十八爲大僧。從慈觀律師。受具足戒。尋學顯密二教。垂三年。未久。然恐執滯名相。建修期道場。以求玄應。滿百日。夢遊中國疎山、石頭二剎。一龐眉僧、持達摩像。授之曰。爾善事之。旣寤。撫髀嘆曰。洞明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遂更名疎石。字夢窗。謁無隱範公於建仁寺。繼至相州巨福山。山之名院曰建長。[illegible]之所萃止。時一山寧公主之。一山見師甚相器重。令爲侍者。朝夕使於香決。俄出遊奧州。聞有講天台止觀者。師往聽之。且曰。斯亦何礙實相乎。自是融攝諸部。昭揭一乘之旨。辨才無礙。然終以心地未明。偃偃然若無所歸。旃修懺摩法。期至七日。感神人見空中。益加振拔。時一山自建長遷圓覺寺。師復蓬累而往。備陳求法之故。至於涕泣。一山曰。我宗無語言。亦無一法與人。師曰。願和上慈悲。方便開示。一山曰。本來廓然淸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如是者。三返。師疑悶不自聊。結跏澄坐。凝夜如晝。目睫不交睫。久之。往萬壽禪師寺。見佛國高峯日公。相請如前。高峯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語

甚悉。高峯厲喝曰。汝何不云。和上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辭歸隱常牧山。唯分陰是競。昔不見道不止。嘉元□□年夏五月。一夕坐久。偶作倚壁勢。身忽仆去。師豁然大悟。平生礙膺之物。冰解凍融。心眼爛然。如月。佛祖玄機。一時爍破。乃作偈自慶。有等閑擊碎虛空骨之句。頓見高峯。求印可。高峯喜溢顏面。囑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之。善自護持。出其師師光無學元公手書一通。畀之。以寓相傳囑之意。師回棲甲州龍山庵。高峯招住上野州之長樂寺。師力辭。卓庵濃州古溪。都元帥平公某之母。慈海夫人某氏。慕師有道。欲一見之。師竟入五臺山。縛吸江庵。既而遁入海嶼。夫人遣使索得之。俾出世雲岩寺。師復辭。構泊船庵於臥龍山。退耕庵於總州。有終身丘壑之志。正中二年。師春秋五十一。國主後醍醐天王。命宮使起師。俾南禪禪寺。入見王。賜坐。師自言志在煙霞。出世非所願。王曰。吾心非有他。欲朝夕問道耳。師不得已應命。王時幸臨之。相與談玄。竟日乃去。將及非。王遜位。師又引退。道經勢州。守新建善應寺。成。延師開山。未幾棄去。抵相州。鎌府郡公請主淨智寺。尋歸錦屏山。營瑞泉蘭若。元德元年。國覺四衆。必欲致師。師爲勉強一出。又復棄去。二年。羽州守藤道蘊。初創慧林寺。迎師涖其事。元弘元年。遣官貴人。又有以建長請師者。師復辭。二年。瑞光寺援善應故事。求師爲第一代。三年。王既復辟。召師入見。以介子都忤親王之邸。更爲鑑龜山臨川禪院。命師爲其長。賜以國師之號。建武元年秋。王妃崇王。留師宮中二七日。能致而講法。因請師宣說大戒。執弟子之禮彌謹。及還。強師再入南禪。王親率羣臣至山。見羣臣入禪定。秩然有序。次第行食。靜而不譁。王悅。師升坐提唱。音聲鴻朗。辭意警策。王愈喜。給腴田若干畝以飯僧。先是。近習

有毀斥禪宗者。王舉問師。師以自性三寶。何必強生分別爲對。王已信之。至是益知禪學爲貴。謗言無自而入。忽退處兜率內院。而建仁禪寺。又欲邀起之。師笑不答。曆應二年。攝州守某革西芳教寺爲禪。僉言非師無以厭衆望。師振錫而往。舉揚達磨氏之道。聽者改容。爲建無縫閣。以水晶寶塔。安置舍利萬粒。其中。他若奇勝之地。多冠以亭榭。以憩四方游士。規制燦然可觀。師夢王作沙門相。乘寶車往鑑龜山。已而即世。征夷大將軍源公某造天龍資聖禪寺。以助冥福。聘師住持。遂與前夢協。阿州守源公某新立補陀院。師亦徇其意。爲之說法。即還天龍。康永元年春。太倉天王。親往受戒。願爲弟子。三年。建八幡菩薩廟於寺側。貞和元年。王復帥羣臣來聽法。敷宣之際。有二星降於庭。光如白日。賜以金襴紫衣。二年春。命弟子志玄補其處。退歸雲居庵。冬。召師入宮。加以正覺之號。觀應元年春。兩宮國母。請師於仙洞。受五戒。二年春。師謂左右曰。天龍宮室。幸皆就緒。唯僧堂猶闕。當力爲之。堂成。可容七百人。廷議重師名德。復強師入天龍。師行百丈清規。聲振朝野。王遣使復加心宗普濟之號。且遣以手書。其略有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數摧魔壘。國中以爲榮。師以年高。又復引退兜率內院。九月。劉召門弟子曰。吾世壽七十又七。僧臘亦六十矣。旦夕將西歸。凡有所疑。可頻叩焉。於是集坐下者如雲。師隨機開示。皆充然有得而去。越七日。示以微疾。兩宮旃臨問起居。師爲陳攝心正因。精神不少衰。至二十九日。遺誡授門人。作偈別大將軍源公。囑令外護。復書辭世頌一首。三十日。鳴鼓集衆告別。翛然而逝。顏色不變。時有白氣一道。橫貫師之寢室。黑白二萬餘人皆哀慟不能勝。以某年月日奉全身塔于內院之後。分

存日所剪爪髮。瘞于雲居。髮中纍纍生舍利云。其嗣法上首。天龍曰志玄。曰妙葩。建長曰梵永。南禪曰通徹。曰周澤。所度弟子。載名于籍者。一萬五千有餘。師儀觀高朗。慧學淵深。舉揚正教。如雲興布。甘雨頻澍。凡具生性者。隨其根器小大。皆獲成就。上自國王宰臣。下逮士庶。無不頂禮敬信。凡所涖止。如見七佛出世。香華供養。唯恐或後。故管領源公賴之。皆與人言曰。我從先人。聽國師劇談佛法。頗造其乘。遂能死生如一。臨事不攝。而先人竟死於忠。吾亦知委身以事君者。皆國師化導之力。由是而觀。師之道。非特究明心學。實足增夫世教之重。況其內外之功兩得。祛縛釋粘。起廢補墜。以安輯清淨。衆人思不能有其一。師獨兼之。然其抗志高明。視榮名利養。澹若無物。唯欲棲身林泉。其典大剎。皆迫於王命而起。世稱大善知識者。非師孰能當之。嗚呼。宋南渡後。傳達磨氏之宗於日本者。自千光禪師榮西始。厥後無學元公、以佛鑑範公之子。附海舶東遊。大振厥宗。高峯實而承之。師爲高峯之遺嗣。猶有嗣於前烈。重徽疊照。光于海東。止惡防非。有裨朝政。功用丕闡。人思弗忘。濂因奉勅撰文。畀中津等。歸鑱樂石。以見佛性無內外。皇化無遐邇。昭示千載。俾勿壞。銘曰。

達磨之學。傳至眞丹。一花五葉。其支寖繁。臨濟名宗。昭於佛鑑。有子如龍。乘桴東泛。海東有國。接於榑桑。民慓俗礦。環水爲疆。膜拜奉迎。若佛之至。四衆聞之。其從如雨。伊誰繼之。心燈兩融。日出高峯。海水皆紅。金光晃耀。長虹不滅。篤生異人。丕照光烈。何文不搜。何義不求。孰授厥像。截斷衆流。其心偍偍。有淚如綆。感彼神人。白晝而見。本來清淨。一法實無。疾馳索首。非迷即愚。一喝之中。眞燈獨露。朗月中天。其色純素。我歸我山。與雲往還。豈意聲華。落彼世間。文彩一彰。時不敢藏。鉅剎名藍。非往而往。說法于庭。緇素共聆。天見祥徵。二星墜庭。百廢具興。我敢用逸。寶華樓閣。重重兜率。上自君公。下逮黔黎。稽首作禮。如天人師。屢出屢退。泊然無礙。終與實相。不相違背。吾緣垂盡。預告化期。爾毋懈怠。來質所疑。遺誡諄諄。紛佛慧命。言已即化。若入禪定。覺照圓明。體性本空。生滅不二。唯道之從。若見若聞。同喪考妣。法幢既摧。大衆何倚。孰爲佛乘。孰爲衆生。縱有言說。皆是強名。勒此塔銘。鑑趺螭首。媲德序功。以示不朽。

佛眞文懿禪師無夢和上碑銘

洪武六年二月甲申。佛眞文懿禪師。年已八十有九。一旦無疾。忽滌浴易衣。出器物分遺叢林諸友。命弟子曰。三界空華。如風捲煙。六塵幻影。如湯潑雪。亘古亘今。唯一性獨存。吾將入滅。聽吾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斂目危坐而逝。當是時。師寓象山瑞龍之別室。其嗣法住持能仁寺智嚴、與所度弟子全機等。共闍維之。以是年某月日。瘞于天台國清某山。惓惓無以昭示來裔。請憩中懷公、辭騶羣行成書。介方外友用堂權公、處白杲公。諸余求塔上之文。師諱曇噩。字無夢。自號爲酉庵。慈溪王氏子也。祖中。宋某年進士。眞州六合縣主簿。父祿。元慶元路稅課大使。母周氏夫人。師生六年。而稅課君歿。夫人命從鄉校師游。氣岸高峯。有一日千里之意。泊長。窮覽儒籍。徹其義髓。人有叩者。騁其始終而諳之。蟬聯不能休。自以爲無書不探。知解且至。遂舉文於脩道先生胡公。胡公諱長孺。其文爲時所宗。見師。大加賞識。久之。深思滌蕩。縱橫順逆。隨意之所欲言。聲名漸出諸老生上。已而心有所感。彈指歎曰。攻苦

俗辭。此世間相爾。曷若求出世間法乎。乃白夫人。走奉化廣法院。禮子文良公爲師。因雪庭傳公、主其之長蘆。乃往依焉。遂薙除須髮爲大僧。師之春秋二十有三矣。繼受具足戒於杭之昭慶。凡釋氏契經。與台衡、賢首、慈恩諸文。晝夜摩研。不知有飢渴寒暑。已而復歎曰。教相如海。苟執著不回。是竟繩自縛耳。曷若求明本心乎。於是篤遂禪觀。又久之。雪庭遷住靈隱。師往侍左右。雪庭示寂。元叟端公由中天竺來補其處。元叟風規嚴峻。非宿學之士。莫敢闖其門。師直前咨叩。了無畏懼。機鋒交觸。情想路絕。迅雷一聲。怒雹隨擊。內外如一。毖開豪忽。自一轉至於六七。語愈朗烈。元叟欣然頷之。命掌內記。延祐初。詔建水陸大會於金山。二浙名浮圖、及賢士大夫。皆集。師佐元叟。敷陳法要。及與群公辨論。義趣英發。莫不推敬。鎮南王聞之。延師至廣陵。尊禮備至。彌年方還。徑山虛谷陵公。道價傾東南。倚選書記之職。絕難其人。既得師。緇白交慶。重紀至元五年。浙東帥閫、合府公邑介、請師出世慶元之保聖。再遷慈溪之開壽。三轉於國清。帝師大寶法王、慕師之高行。錫以令號。師之所至。皆以擔荷大法爲己任。爐煉學徒。事事如不及。多有開悟之者。瑞龍院欲易甲乙住持爲禪刹。師爲開山。院因賴以增重。直與名伽藍相齊。海上颶風發。驟雨如注。層樓傑廡。俱仆。師所居亦就壓。人意作齏粉矣。亟撤其覆索之。一鉅木橫擔榻上。師危坐其下。若神物爲之者。師凡四坐道場。去留信緣。皆略無凝滯。不久引退。叢林中慕其名德之高。每闢室以居之。師數戒諸徒曰。吾與爾等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以達于旦。國朝洪武二年。詔徵江南有道僧。而師與焉。館于天界寺。既奏對。上憫其年老。放令還山。越四年而終。師脩身廣顙。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文思泉湧。有持卷軸求詩文者。積如束箭。當風日清美。師從容就席。縱筆疾揮。須臾皆盡。長短精悍。無不合作。鄉先生袁文清公桷、推師謂人曰。此阿羅漢中人也。觀其所作驃騎山、疊秀軒、列清軒三賦。駸駸逼古作者。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蘇、李。學以雄快直致爲訝。相師成風。積弊幾二百年。不意山林枯槁之士。乃能自奮。而能至於斯也。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公翥曰。園師儀觀偉而重。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今一人耳。其爲縉紳所推許類若此。日本國王、雖僻在東夷。亦慕師道行。颶發疏迎致之。師堅不往。王與左右謀。欲劫以歸。浙東宣閫使完者都、議之。獲免。自時厥後。凡遇師手蹟。必重購之而去。且詫其能放異光云。師平生製作甚富。悉不存藁。晚年重脩歷代高僧傳。鋟梓行世。筆力遒勁。識者謂有得於太史遷。嗚呼。異如性海。無不含攝。妙用流行。見諸文何。其與賢相不相逸背。苟欲歧而二之。失之遠矣。唯師達理事之無礙。本性既明。所寓皆法。辭章散落於四方者。儀偉光明。無非佛事。特用表而著之。以見不二門中。本來一體。無分別異同者。猶未能泯本迹而忘物我也。其視師爲何如哉。銘曰。

惟釋迦文。說法如雲。雨彼大千。百物咸仁。弟子結集。爲一藏教。言之不文。曷資化導。末流相承。纔蔽踏言。所以達摩。直探心源。救弊扶衰。吾道爾覺。豈以贅敘。并忘其筌。師生名閩。研究儒書。游攻竺典。無幽不燭。勝入空宗。紹習禪定。出抵諸方。以正性命。如獅子兒。哮吼一聲。凡情盡喪。何有死生。剎那之頃。法身是露。以何因緣。爲無著故。曰吾有作。依佛爲師。敷宣大法。非文孰宜。嗟嗟之閩。無非妙叢。或縱或橫。理非不二。

有文之文。人所易知。無文而文。識者其誰。四坐道場。機用由此。無舌而談。流聞百里。颶風揚威。裂屋傾牆。梁木其壞。不損絲毛。古云有道。鬼物呵護。豈惟人欽。神亦敬慕。世相有盡。起滅空華。白月在天。一塵不遮。我施文辭。以作佛事。皆窣堵波。庶幾無愧。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宗。實爲之綰轄。蓋覺性圓明。本來充滿。包三界而不礙。歷萬劫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顯晦。嚴樞捫飲之士。能泯諸塵。剎那之頃。證入一實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盛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其我大千師乎。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母黃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往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兄也。長老良公、知爲法器。即爲祝髮爲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寧。蟬蛻萬緣。習究大乘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倒證。一日閱旗淨語至頭陀石獅筆案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鞏公世嫡。提唱於蘇之鶴巖。師杖錫往謁。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和尚。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甚器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爲心法既通。不閱修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發人天之聰。乃主藏室於鄞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遂命師分座。以表儀四衆。已而無言宣公主溫之江心。驗師高行。復招師至。處之如淨慈。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據師子坐。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羅將教。未免皆爲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繹而去。至正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講說而廢。師以說興。在乎辯雖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絕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群品。我爲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寶陀僧夢一神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山。聞者以爲玄應。師既至。羣疑冰附。遠衆響臻。師亦慨大法陵夷。孳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來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第三關。最爲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於妙喜泉上。榜室曰夢庵。因自號爲夢世叟。掩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日。問後事於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記。書已。恬然化滅。在菩提位中。壽七十有五。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日。用荼毗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設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贊之。且竭力爲治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弟子某等若干人。得法上首某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九日。葬靈骨於夢庵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沖深。機神塤邃。書則凝坐。夜則棄嗜淨業。頭精力久。至於三際不住。覺觀泯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恆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

爲外護。其過學徒。亦以眞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勤出語質朴。不尚詭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彼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師略不少動於中。初。横川珙公入滅之年。師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殁也。又同住阿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拔。精明使直達於聖路。横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眞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雲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爲中興。横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嘗與寳角立東西。其幹化機。西來之道。於斯爲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有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某雖不敏。每以文辭爲佛事。今因文晏之請。故爲序師之行業。勒諸琬琰。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來。繼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銘曰。

萬緣紛紜。逐物而競。曷以攝之。實惟禪定。禪定斯何。言辭罔宣。浮翳盡斂。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燄交映。如百鍊餘。金色逾勝。師之挺生。銳思絕塵。萬里只尺。欲達頓門。片簡雖微。中具全體。呼爾矚之。凡情盡死。從抵碩師。勇決其私。振迅奮擲。類獅子兒。出世爲人。澍大甘雨。法雷殷殷。震驚百里。海岸孤絕。潮音吐吞。與此大法。殊流同源。神人飛空。持疏來謁。孰知玄微。若合符節。彼舍利羅。寳塔是扃。助我發機。靈光晶熒。翩然西歸。趺坐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關。鮮執其樞。坦然弗惑。如入歸廬。前脩漸遠。後武思厲。不有昭之。道則淪墜。太史著銘。勒石山樊。虛空有盡。師道永存。

太上清正一萬壽宮住持提點張公碑銘有序

龍虎名山。蟠踞上饒之區。重岡複嶺。自中幽來。若擘翅戲翔。環衛其背。而靈林三十六峯。森列內向。如拱如揖。如冠劍而迎至。琵琶之峯止焉。大川西瀉。仙巖拔起天半。而絕其衝。蜿氣翕合。號爲仙人所都。歷代以來。其侍祠行宮。而峻陟崇班者。相繼乎後先。或磊落發醉於巖谷之下。靈光燁然。多與名薦紳相埒。及其終也。飛騰解化。游神丹臺。下上埃氛。曾不得以浼之。如吾張公脩文。蓋亦其中之有聞者歟。公諱友霖。脩文。其字也。信之貴溪人。父漢良。有懿行。人稱文穆先生。母汪氏。公之生也。有霞光香氣之異。居亡何。老父秋髮鬖鬖。忽曳杖而至。顧文穆言曰。爾兒方外之器也。宜謹視之。言訖。失老父所在。年十二。志恬虛沖。巖巖如孤鶴獨立。文穆以其生有玄徵。俾入龍虎山。從周尊師復禮遊。尊師學行融洽。貫老易爲一途。公晝夜窮研。而受其說。以九經爲淵源。百氏爲支派。縷析毫分。而極其根柢之所會。閱六年。始著道士服。事周君貴德爲弟子。時桂心淵隱匡廬。金志陽居武夷。二人者。世號爲眞仙翁。脩丹之士。依之者成市。公皆躡履躋登。往拜其坐下。傳其三皇內文。九鼎丹法。所謂延齡度世者。頗傾其幽玄。歸參天道運化。三洞四輔。海嶽洞府。日月星斗諸書。或合或離。類有以取舍之。復自嘆曰。吾春秋方盛。攄世權要。不可無見也。乃出力於詩章古文辭。課之於虛無。抑之於寂寞。蓋泯泯乎其不可竭矣。虞文靖公集。以文雄海內。公爲詩千數百言。併所爲雜著一編。道其徒張自省。往質之。文靖深加敬嘆。與之相辨難者甚至。自是。及門受業者日衆。其從之求文。戶外亦屨滿矣。公則又曰。此當眞之一毛已在。顧其尚不求歸宿之地乎。於是。刊落葩藻。與道夷猶。至和蒸蒸。四體發睟。泉淳谷虛。冥契玄極。有不知歲月之易邁者。嗣天師太乙明教廣玄體道大眞人張公嗣德。嘉公玄學淵邃。辟爲教門講師。脩文輔教館正法師。兼元壇脩撰。太乙之緒再

傳。實爲四十二代。而張公正常起承之。入我國朝。錫以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眞人之號。累詔至南京。公皆爲輔行。翊贊相道。靡不備至。洪武辛亥秋八月。更辟教門高士。尋提點太上清正一萬壽宮。而諸宮觀之事。咸裁焉。宋濂與高行道士黃裳吉、鄧仲脩。同被召。公奏對稱旨。賜食禁中。而退冬十月。大駕幸鍾山崇禧寺。復燕勞有加。明年壬子春。公覽乞還山。上欲賜以綴新之寵。命中書留之。且有白金之賜。秋七月。公示微疾於朝天宮。謂仲脩及丹霞鍊師周玄眞曰。吾趣宮主宋玄眞相見乎。旣至。正襟危坐。從容言曰。自非我有。性本虛空。生浮死休。處世一夢。吾將觀化於冥冥之中矣。遂操觚賦詩一章。翛然而逝。是月十又七日也。顏貌鮮澤。肌體柔弱。仙經所載尸解者。可信弗誣。仲脩力營其後事。往白儀曹。因以其事聞。上爲之惻然。後三日。奉遺蛻焚於石子岡。執紼從者。至數千人。火旣熾。有五色祥煙。盤旋於其上云。公自呼越綱子。有文集若干卷。亦以越綱名世。壽六十又七。所度弟子。即自省、自賓、純傲、好脩。與翰林聚公游。交譽其賢。今嶠嶇道途。函靈骨以歸。將與其子若孫。吳保和、張敬安謀。以某年月日葬于龍虎山之天峯。併繫華行。來徵濂爲之銘。濂聞老子之旨。可以治國。可以脩身。可以鍊眞。其大者。與孔氏或不異也。公以超穎之資。擬求賢師。思兼孔李之學而通之。其視死生若旦暮。泊然無所繫累者。固宜也。豈古所謂有道之士非邪。濂也不敏。何足以銘冠劍之藏。勉徇自省之請而述之。山中有方壺眞人。高風奕奕。君子擬其爲陶隱若之倫。倘能爲濂删而正之。銘曰。

大道之文。淵玄玄兮。八角垂芒。太極先兮。天眞皇人。授而傳兮。龍虎之君。璇以千兮。探其靈祕。道乃全兮。

上淸道士。古列仙兮。洞達縣解。協玄筌兮。內天外人。蘊坤乾兮。出入孔墨。孰後孰前兮。玉室金簡。列瓊箋兮。彩霞丹景。變相鮮兮。溢爲篇翰。五色宣兮。有聲鏘然。聞九天兮。龍光下逮。勢迴旋兮。一旦解化。同蛻蟬兮。騰凌滅沒。行翩翩兮。白蜺青鳳。扶羽軿兮。無象有物。形神遷兮。逢人何槊。止若淵兮。沖淡無爲。合自然兮。其迹雖泯。名則鮮兮。冠劍之墟。勒貞堅兮。山靈擁呵。久逾虔兮。

宋學士全集附錄目錄

卷一

誥文

翰林學士誥

翰林侍講學士誥文

翰林承旨誥文

太子贊善大夫誥文

國子司業誥文

敕

敕符二道

書

賜書一首

序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劉　基

潛溪續文粹序　權　衡

宋學士續文粹序　方孝孺

潛溪集序　歐陽元

翰苑集序　貝　瓊

又　楊維楨

又　揭　汯

宋潛溪先生文集序　王　禕

又　劉　基

潛溪後集序　孔克仁

又　趙　汸

潛溪續集序　王　晉

題識

潛溪集識　鄭　淵

文粹後識　鄭　濟

題潛溪先生集後　黃　溍

題宋先生文集　王　禕

太史宋公文集後序　張　紳

宋學士全集序　錢　禮

修輯文集紀略　張應廣

補宋刻遺集序　吳偉業

題辭

題潛溪集詩　夏　燧

又　吳　沈

又　張世昌

詩

賜詩一章并序

御製詩二章

賜和宋濂韻

賜醉贊善大夫宋濂歌

賜學士宋濂白馬歌

賜學士宋濂重賦黃馬歌
賜和宋濂詩
題宋承旨越中來歌
應制賦醉學士歌
又
又
賡賦醉學士歌
又
又
又
應制賦賜宋承旨黃馬歌
又
又
又
送宋承旨致政還金華
又

華克勤
方徵
宋晉
林溫
桂彥良
王璉
張唯
華克勤
虞泰
王佐
孫傑
桂彥良

又
又
又
契生中書
孟辨紀事賦詩
又
又
寄蘿山房歌寄宋太
潛溪歌爲宋景濂賦
寄宋景濂四首
寄宋景濂
次韻宋學士見寄四首
青蘿山房歌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
寄宋承旨詩

答祿與權
黃與忠
孫蕡
朱孟辨
史靖可
林靖
來復
劉基
劉基
劉基
楊維楨
鄭淵
貝瓊
劉基
張伯成

又
靜軒詩

史靖可

宋學士全集附錄卷一

誥文

翰林學士誥

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學者居焉。起居注宋濂，生於金華文獻之邦，正學淵源，有自來矣。況侍朕歲久，深知其人，嘗由儒臺陳詞東宮，記言右史，通著總修元史，尤究心於筆劃，朕甚嘉之。是用陞擢，俾司代言，爾尙夙夜恭勤，務展所蘊，使文詞通暢，治體昭明，庶副朕倚拔之意。可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宜令宋濂准此。洪武三年正月。

翰林侍講學士誥文

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學之士居焉。奉議大夫、太子贊善大夫宋濂，以舊德之士，純正之辭，事朕十有四年，其居左史職詞林，佐成均，近侍於帷幄，贊襄於治道，論思於講筵，所裨多矣。比任贊善之職，尤多輔導之功，茲俾復翰苑之清華，修我朝之實錄，爾尙夙夜恭勤，務展所蘊，使文詞通暢，治體昭明，庶副朕簡任之意。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宜令宋濂准此。洪武六年九月。

翰林承旨誥文

三皇五帝之馭天下，其文武之館，君臣胥備而譽焉。至於三代之臨御，禮樂射御書數，君臣尤精。繼至秦漢以來，人不知古有文武，史分各爲之圖，故聖賢鮮矣。朕出自草萊，非兼備之才，蒙上天授命，位極兩儀，凡生民休息，百神祀享，盡賴文武輔導以成之。是致鬼神享而軍民安。又九年矣，然文者翰林院尚未有首臣。朕於羣儒中選，皆非其儒人，各虛名而已。獨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雖才不兼文武，博通經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規，宜擢承旨，宏燦明文，壯朕興王。特勅爾中書，奉行毋滯。洪武九年。

太子贊善大夫誥文

朕以太子爲天下之本，其東宮官屬，必選文學行能之士，以居其任焉。承事郎禮部主事宋濂，爾以純謹之資，老成之學，執筆柱下，覼草詞林，繼司業乎胄監，復考禮於儀曹，皆稱其職。況輔導東宮，歷年已久，擬爲贊善，孰曰不宜。爾尚守職惟恭，思盡忠益之道，而輔贊之，庶稱朕委任之意。可授奉議大夫太子贊善，宜令宋濂准此。

國子司業誥文

國子學職專教育人材，以備國家之用，必選明經有德者爲之師，則模範正而學業進矣。翰林國史院編修宋濂，學足以明道，文足以垂世，當朕創業之始，即入春宮，訓我儲貳，則溫文之資，實由輔導。纂撰左史，掌我記注，則日侍左右，諫正爲多。朕以前元紀傳、未及纂修，爰求其人，非汝弗稱，故特俾居翰苑，以任總裁。爾果能追遷固之蹤，成一代之史，朕用嘉焉。茲特命司成均之業，爾尚推明師道，以訓誨諸生，必使見諸實用，則爲稱職矣。往其欽哉。可授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宜令宋濂准此。洪武四年二月。

敕

敕符二道

卿去此數月，朕常思之。今卿來此，已復一時矣。朕恐失顧問，少勞勞，特敕禮部，致食糧及酒，役抵所在。卿當引觴而自酌，羹食以養神，稱朕報勞之意，未審悅乎。洪武十年四月。

以臣事君之道，罔宜庶恭不怠，然得休官於宵者，今古雖人，況致仕者非錄高尋常，德邁羣職，安有是耶。卿福膺永壽，精力愈加，自致仕之後，每歲來朝，甚慰朕心。不忍使驅馳數千里而來，已敕禮部賜食糧役，卿當自育高年，故茲勅諭。洪武十二年二月。

書

賜書 乙巳吳王歲

書諭子師宋濂：六月初七日申時箋與子書同至，文意懇切。奈予性理未通，不能答，若令回書，恐爲空文耳。予以諭代之，勿留回劄。雖者數吾子，以嚴相訓，是不吝以聖人文法化俗，言教之，是道所守者經，所用者節儉，是得體。昔者古人，今爲我見。先生初疾，予欲留京師將養，予想身健倘思故鄉，情猶不已，況先生在疾，父子夫婦處於異鄉，湯藥之需，豈不傷情。是令先生東歸將養，爲今去後，國事匆匆，不能遣使以致問。昔先生至，然此子雖不能答來書之意，予論亦在其中矣。

序

宋學士文集序　劉基

太史公宋濂先生，金華潛溪人也，其字爲景濂。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當時號爲神童。若經若史若子集，無不徧覽，輒能記憶。年未弱冠，文名播於遐邇。至正中，詞林羣公奏爲國史編修，力辭不起。大明皇帝定鼎建業，丞相李韓公以名聞，即日遣使者奉書幣聘致之，俾提舉江南儒學，授皇太子經，擢居記注之職，會有詔纂修元史，東南名士，一時皆集。復命充總裁官。書成，入翰林爲學士，海內求文者項背相望，碑版之鐫，照耀乎四方，高麗、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爲楷式者。儒林清議，僉謂開國詞臣，當推爲文章之首，誠無間言也。先生之著述，多至百餘卷，雖入梓者已久，其門人劉剛、復請基擷其精深別成一編，庶幾便於誦習，且徵言序之。昔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元、贊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其詞調清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色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此。嗚呼，文公之言，至矣盡矣。設使基有所品評，其能加毫末於是哉。今用備抄，冠於篇端，而并繫先生出處之大略，使讀者有所考焉。先生赴召時，基與麗水葉公琛、龍泉章君溢、實同行，葉君出知南昌府以歿，章君官至御史中丞，亦以壽終。今幸存者，惟基與先生耳。然皆頒然日就衰朽，倘可嘯剛之所請而不加之意乎。雖然，先生之文，其傳世決矣，基亦何能與力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詩居其一云。

潛溪續文粹序　樓璉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鍾儲之于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當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興于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于子房，世祖之於卓茂，搴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馴暴革姦，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昔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若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强，據名號，雄視中國者，鼎足而立，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金華太史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諄諄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所至民歡樂之，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不足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悉講行之。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書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

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桉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募刻傳誦於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而窮山僻邑。婦人穉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于庭戶之間。而姓字播于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歟。公之爲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後十餘年。皇太子亦薨于東宮。天下哀痛焉。今上既追崇皇考。加上追號。謚念先王舊學之臣。悲公之不可作。以近臣薦召公之孫懌官翰林。凡興宗皇帝所欲行而未遂。天下所願欲而未得者。皇上皆舉而行之。於是善譽洽于萬姓。而公之文愈爲人所愛重。孺嘗從公遊。辱公見知。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興宗德業之盛。以詠歎今日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國史有傳。文略。（見金華）

宋學士續文粹序　方孝孺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歸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張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非功之遠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披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器偉。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徵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諮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募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僻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

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案卷字以下二十字。金華叢書本闕。從遜志齋集補入。）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見遜志齋集）

潛溪集序　歐陽元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予序。予爲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爲盛。逮及東都。其氣浸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於古。南渡以還。爲士者以泛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龐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曆之文贍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鉅。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其詞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驪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雖於古人篇章中。蓋甚難辨。唯眞知文者。始信余言之非謬。余在翰林也久。海內之文。無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使掌制作。豈不能黼黻一代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理明而文成者歟。因書以爲序。宋君字景濂。濂、其名也。嘗著人物記二卷。余爲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廬陵歐陽元序。

翰苑集序　貝瓊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千里求之。殆徧於遐荒遠裔矣。其居青蘿山所作者。曰潛溪集。其在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潛溪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公爲之序。而翰苑集復萃記序碑銘表傳雜說。蓋爲前後續別四集云。予嘗讀而好之。浩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而嘆曰。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之文。醞於孟子。而歐陽子又醞於韓子。皆所謂傑出於千百者也。元初。姚文公以許氏之學。振於北方。下至天曆至正間。又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極論。縱橫無窮。其氣鋭莫敢迫。而文獻公之不失準繩。卑不可隘。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兩漢以來。聖人之經。汨於諸子。道晦而未明也。故各騁異同之說。以夸耀一世。恆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

發其閟。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后之立言者。由是求合于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著之無源。而徒剽竊陳腐支離蔓衍之爲工。孰知其去古道而益抗。不亦悲夫。公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攷事也博。故發之于文章。悉鏟近習之陋。學者翕然師之。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凡大制作。大號令。修飾潤色。莫不曲盡其體。實與虞、黃二公相後先已。雖然。虞、黃二公。際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爲易。今國家肇造之時。將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使知我國朝之超軼三五。豈不爲難乎。嗚呼。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雖極瑰詭奇絕之觀。曾足以喻其巧邪。昔公之繼修元史也。予獲預編纂之列。熟其論議。觀其儀矩。非一日矣。故知公爲深。而望公爲道。輒爲之說如此。尙俟知言於后。而非訣其所好云。

又　楊維楨

客有持子宋子潛溪諸集來者。曰。某帙。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也。某帙。宋子近著館閣之文也。其氣貌聲音。隨其顯晦之地不同者。吾子嘗有以評之。余家浙水東。去宋子之居不百里遠。知宋子之劬學。入將巖其山中不下者屢若千年。得鄭氏所蓄書數萬卷。讀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於是學成。著書凡若干萬言。其文之師者。性也。性之師者、道也。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而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文之體。其所獨得者。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石不能壓之而鈞。鈞不能壓之而斤者。萬萬口之定價也。昔之隱諸山林者。煜乎其虎豹煙霞也。今之顯諸館閣者。爍乎其鳳凰日星也。果有隱顯異地之殊哉。不然。以宋子氣枯神寂於山林。以志揚氣滿於館閣。是其文與外物遷。何以爲宋子。抑余聞婺學在宋有三

氏。東萊氏以性學紹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略志事功。其炳然見于文者。各自造一家。皆出于實踐。而取信于後之人而無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幹諸治術。以超繼三氏于百十年後。世不以歸之柳、黃、吳、張。而必以宋子爲歸。嚮三十年之心印。萬萬口之定價。於斯見矣。客何以山林館閣岐宋子之文而求之哉。客韙吾言。錄吾言爲子宋子潛溪新集序。洪武庚戌二月。序於會稽之修竹山房。

又　揭汯

一代之興。有一代之制作。其所以黼黻皇猷。鋪張鴻業。必有當其任者。故天生奇偉英俊之才。豈偶然哉。若宋景濂先生之於今日是也。以景濂之雄文奧學。而不獲顯庸於前朝。豈非天之所留。實有在耶。余聞景濂之名。蓋二十年矣。近始會於金陵。挹其光儀。聆其論說。已有以遡其平昔嚮慕之心。及觀其潛溪新集。浩乎其博。淵乎其深。藹乎其色。鏗乎其聲。如春江之濤。汪洋澶漫而不可涯涘。又如平沙漫漫。鐵騎數萬。縱橫馳逐而不可控御。又如武庫一開。千珍萬寶。光采爛然。又如尋河之源。至於底柱。至於龍門。又至於積石。又至於崑崙。不得不止。讀之累日。使予不知神之駭而心之醉也。蓋積之也厚。藴之也久。養之也素。故其發也。左右逢原。舒卷隨意。惟見其有餘。而不見其不足。然此特所觀新集者而已。曾應制代言、紀功銘德之作。若景濂之所著。則有前後續別四集。已盛行於世。流傳於海外。學者又當彙取而博習之可

也。

宋潛溪先生文集序　王禕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隱顯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非察而通也。其眞知實踐。旣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叙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推其蘊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學術之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悉數也。試即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自爲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補陽柳公、烏傷黃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於文也。閎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遂皆羽翼乎聖學。而黼黻乎帝猷。蓋二公而作者。爲吳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氏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善馳騁者焉。然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同異。其高第弟子曰勉齋黃氏。實以其學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吾婺人。論者以爲朱子之世適。然爲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顯見於文章者。君子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呼。尙論吾婺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闕焉者。附班班者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闕者。尙足謂之文乎。吾友宋君景濂。早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且久游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封殖厚。故爲文章富而不侈。覈而不鑿。衡縱

上下。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爲無補之空言。苟卽是以驗其學術之何如。則知其能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旣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褘辱有同門之雅。特出其所著。俾有以序之。褘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其不知年數之不（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息者。聖賢之爲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褘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

又　劉基

文以明理。而氣以行之。氣不昌、則辭不達。理不明、則言乖離而道昧。六經以下。唯孟子爲最偉。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以是而發爲文。又焉得而不偉也。漢、唐、宋之盛。則有賈、馬、楊、班、李、杜、韓、柳、蘇、曾、王、諸公。是皆生於四海一統之時。挹光嶽之全氣。宜其精粹卓拔。不可及也。國家混一七八十年。名儒鉅公。接武而出。其可以追配古人者。固不爲少。然而耆成淪喪之後。宴安游惰之習勝。以聰明捷敏之才

乘其在外急名之氣，竊取糟粕，剽挑組繡，以[illegible]、襲聲響者，紛紛皆是，而不知其於道何如也。儲樞則滑。理固然耳。予竊痛亡而發今之將無其人。及待罪居越，得宋君景濂潛溪集觀之，然後知造物之不喪斯文，而先哲之氣，猶有所鍾也。景濂舊居金華，從故待制柳先生、侍講黄先生游，二先生皆以文章鳴於世。景濂合二先生之長，上究六經之源，下究子史之奥，以至釋老之書，莫不升其堂而入其室。其爲文、則主聖經而奴百氏，故理明辭腴，道得於中，故氣充而出不竭。至其馳騁之餘，時取老佛語以資嬉戲，則猶飫粱肉而茹苦荼，飲茗汁也。嗚呼，文、天下之文，理、衆人之理也，人之有才而能學者，皆可以致其極。何作者之不少，而造者之不多也。吾於是乎深爲之悲，而竊爲喜也。景濂又有龍門子，別爲卷。

潛溪後集序　孔克仁

元氣流行於天地間，其英華純粹，鍾之於人，必卓爲絕出之才。苟不施於政事以暢其美，則假文章以鳴天下之盛。非立言學古者，孰能之哉。金華宋景濂先生，醇乎儒者也。經史子集，無不通貫，舉其辭義，如河流滂沛，不待疏決，自無壅窒，如庖丁解牛，不待鼓刀，自得肯綮之妙。其作爲文章，法度森嚴，無冗長語。溫潤者、又如玉產藍田，粹然不見其瑕疵也。瑩潔者、又如珠孕合浦，粲然不覩其瑕纇也。雍容典重者、又如金鐘大鏞在東序，動中律呂，皦然不聞其亂雜之聲也。故鄉先生柳公道傳，稱其雄渾可愛；黄公晉卿、許其溫雅俊逸；莆田陳公衆仲、亦謂辭韻風裁，類夫柳、黄二公；廬陵歐陽公玄、亦謂神思氣韻，飄逸而沈雄。嗟夫，先生之文，經四公品題之重，可謂無餘蘊矣。非立言學古之至，烏能致是哉。其卓爲絕出之才，以鳴天下之盛，蓋非苟言而已。先生來金陵，氣老志堅，而文益老。適命余序其後集，顧余不敏，敢縱言論以齒四公之末哉。凡搢文章者，咸以六經爲本，上薄秦漢，下法韓柳，而羅武比肩者，何其罕見也。豈才志有所不逮耶。文章英華，猶元氣流行，無往不在者，或鍾於此而遺於彼耶。世之論者，究夫學德講修，然後資以至不至焉可也。余亦不敢自謂深得文章之源委，竊觀先生爲文，誠如四公所言，皆足傳誦於世，遂摭管見一二，以附著焉。

又　趙　汸

潛溪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烏既刻而傳之，後集草稿日新，而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汸序其意。顧久病廢學，闕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豈得徧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汸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迺爲序曰：修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之屬，以辭翰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例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爲傳，謂辭章爲文，而不本於經，蓋防於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爲貴。雖子朱子，纘周程之緒，猶且誦法其章，而不敢忽焉。蓋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術辭，不踐故迹，而乖離役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崇尚者，爲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君子，必以東萊呂公爲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織纖於陳言，而固

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於文獻黄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久游於黄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鉤深索隱，蓋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爲文。其於爲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斂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作爲。當其發憤搴術，直詆辭章爲淫言、庖藻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途，而於呂公、尤惓惓詠思歎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於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汸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爲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汸又不足以言之。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爲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當問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臠，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其甘鮮，調其清濁，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故性，故余謂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爲是言，學者竊論以爲非黄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黄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者哉。吾觀斯集者，則得之矣。

潛溪續集序　王　晉

潛溪續集十卷，金華宋先生景濂之所著也。始予居江西，聞先生名，即得所爲文讀之，愛其博辯宏偉，自成一家言。竊嘗念去浙東水數千里，何由一獲承接，以盡大觀而無憾也。今年夏，適得識先生於金陵，出其所爲潛溪集者示予，因得復熟焉，然後知先生之學，蘊於中者有素，故其發於外者，自衍不窮。浩乎若長風驅帆，順流而東也。沛乎若騏驥騄騰浮雲而上征，不可得而縶也。燦乎若千將莫邪之光怪呈露，雖欲閟之而不可得掩者。非博識君子，孰知其爲至寶也。蓋先生於經史百氏之書，無所不讀，而又親承鄉先生待制柳公、侍講黄公之所指授，故其學遠有端緒，而其發於文也，縱橫開闔，馳騁上下，無不如意，而要歸無不出於正者。承旨歐陽公，於人僅許可，獨稱先生之才兼衆長，識邁乎古，近時大江以南一人焉。誠可謂知言云。潛溪前後集二十卷，門人既刻梓以傳，而先生復以續集俾予爲之序。予於先生，何能爲役，尚敢贊一詞哉。然讀先生之文，而又不能不爲之慨然者。方在宋時，言文章大家者，廬陵歐陽文忠公、南豐曾文定公、臨川王文公，皆相望、近在數郡間，何其盛也。元興，若廣平程公鉅夫、青城虞公集、豫章揭公傒斯、清江范公梈、臨川危公素，亦皆以文章著稱西江，亦云不乏人矣。夫何喪亂以來，淪落殆盡，後學無所依承。豈昔者如彼其盛，而今遽若是其寥寥哉。古稱文章與時高下，抑道之興廢，繫乎時之治亂，至於盛極而衰，亦其理也。今幸獲與先生邂逅數千里外，益聆所未聞，視所未見，得以術師籍而窺蘊奧，躡軼轍而識指歸，或者其庶有得乎。讀先生之文，既知道德淵源之所自，又俾夫末學者，得紹未絕之緒於將來，則先生之文之所沾被者，亦既廣矣，而予言豈足爲先生重哉。

題識

潛溪集識　鄭　淵

淵於丱角之歲。卽獲摳潛溪先生之門。迨今二十餘年。而所受教者。固非一日矣。第以才氣下劣。不足以承培造之功。朝夕惴惴。罔敢失墜。每於先生著述之餘。輒錄之於編。以爲標準。然又不敢私有於其躬。將欲以傳天下後世。淵乃言曰。先生稟光嶽英靈之氣。鍾秀拔冲粹之資。年甫六歲。卽能歌詩。在鄉校間。日記經史數千言。衆以神童稱之。若見儕類稍有所長。必力與之角。務欲深思以期遠到。旣長。受業於待制柳公、文獻黃公、淵穎吳公。三公皆知其爲偉器。悉以所學授焉。及三公相繼淪謝。鄉邦之許。咸推先生足繼其後而無愧。蓋先生之學。博極天下羣書。凡天文地理之要。禮樂刑政之詳。治亂沿革之變。草木蟲魚之細。與夫百家衆技之說。靡不究心。故先生之文。蔚然而雲雷興。沛然而河海流。蔚然而蛟龍升。彪然而虎豹騰。煦然而百卉滋殖之極。固若未易涯涘。及其造乎平淡淵微。則又若太羹元酒。不假調膳。而至味自足也。由先生以六經爲本根。史漢爲波瀾。故其所涉者廣。而所擇也精。所養者充。而所就也大。其能昭著一世。傳之方來。不亦宜乎。如淵不敏。親承教育之久。近以疾廢學。不加脩飭。尙未能窺其萬分之一。何敢以序作者之意。姑述其師傳之有自者。著之末簡云。

文粹後識

鄭濟

右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文粹一十卷。青田劉公伯溫丈之所選定者也。濟及弟洧。約同門之士劉剛、林靜、樓璉、方孝孺。相與繕寫成書。用紙一百五十四番。以字計之。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於是命印工十人。鋟梓以傳。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畢工。凡歷五十二日云。先生平日著述頗多。其已刻行世者。潛溪集四十卷。羅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其未刻者。翰苑集四十卷。歸田以來所著芝園集。尙未分卷。在禁林時。見諸辭翰。多係大製作。竊意劉丈選之。或有所遺。尙俟來者續編。以附其後。惟先生受知聖主。輔導東宮。名滿天下。文傳外國。則不待區區之所贊頌云。

題潛溪先生集後

黃溥

潛溪集一十八卷。前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所著也。先生以文章名昭代。其著述之盛。有曰文粹。曰朝京稿。曰羅山吟稿。文曰潛溪內外集者。流行天下。四方學者。旣已家傳人誦之矣。惜其皆出於一時門人所集錄。類目雜繁。而纂集無次。章篇雖富。而體製不分。兼之久歷年所。而板刊字訛脫落者多。予家學時。每思欲爲正之。尤恨未見其完集也。歲泰甲戌。率明官蜀憲。竊詢知先生從孫居成都。間爲討訪之。而其曾孫賢、遂出其家所藏遺稿。披閱之餘。遂與仁壽訓導黃明善考論而纂集之。復請鎮守松維秋官侍郎羅公。三復讐校。正其差訛。汰其重複。凡詩賦詞曲。論說議辨。書表記序。傳贊碑誌。箴銘題跋。雜著表狀。各以類歸。若所述無補於人倫。無關於世教者。雖工亦刊去之。以從簡約。總得三百三十四首。而先生之碑傳誥命諸作。亦附卷後。蓋欲使讀文者得以論其世。亦庶幾能得先生之實也。因其存日學者尊爲潛溪先生而不字。故亦命其集曰潛溪先生集。集成。屬其外孫茂州醫學典科嚴增繕寫入梓。以傳。竊嘗論之。文、所以載道也。不深於其道而務爲文。所謂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尙何以望其文之傳乎。三代以降。文惟漢唐宋爲盛耳。其間作者。亡慮百千。由其道有未明。而散亡磨滅者。可勝計哉。惟董、賈、韓、柳、歐、蘇諸

大家之作。庶幾能明斯道。而足爲後世之所宗。故文莫於斯爲盛矣。皇明混一區宇。光嶽之氣復完。工師碩彥。以文自名者。後先林立。然求其足以經緯治功。黼黻人文。卓然有以踵夫董、賈、韓、柳、歐、蘇之躅。而爲一代文章之宗者。率以先生爲稱首也。於戲。是豈無自而然哉。蓋先生學博文優。而道有諸己。未仕也。致竭以明經講道著書爲務。旣仕也。典國史。司帝制。獨握夫制作之柄。而海內學者。仰而望之。若泰山北斗。若景星鳳凰。爭先快覩。惟恐其或後也。是以先生之文。盛行於時。流傳於遠。其與董、賈、韓、柳、歐、蘇之作。聯芳匹美於宇宙間。無疑矣。溥也、晚生無似。素企先生之文。有合乎道。而不苟同於衆人也。故旣爲考訂其集。復論次其大旨。附之簡末。使讀者得以自考云。

題宋先生文集

王裕

金華潛溪宋先生。以光明正大之學。經綸黼黻之才。仕國朝。官至翰林承旨。太祖高皇帝眷遇之隆。越今古。年老致政而歸。聖情優眷。何其渥矣。尋以事累。謫來西蜀。至夔府而歿。獨王聞先生之名。竊歎不能親炙。乃遷其柩。葬於錦城之東二十餘里。其子孫皆居灌縣。越三十餘年。弋陽黃君溥來爲四川按察使。乃訪其子孫。得先生詩文遺稿。凡五百餘篇。旣鋟諸梓。無何。黃君去任。余以其板悉付其孫宋稠。俾世守之。以爲後學矜式。而憲副台郡周君文燦。又於先生墓之前。作祠堂三間。以爲奠祀之所。令其子孫列居於右。二君之於先生。可爲難能者矣。嗚呼。先生之文章。燦然著於簡冊。先生之道德。炳然滿於朝廷。海內之士。莫不爲之尊崇。後世之學者。莫不爲之矩範。我國朝一人而已。宜乎文章傳之於不朽者也。尙期其子孫守此弗替。使先生之言。傳於千載。遍於四海。讀先生之文者。豈不有以觀感而啓發者耶。予故書此以遺其子孫云。

太史宋公文集後序

張緒

成天下之化者。道。宣天下之化者。文。文也者、根乎道而從乎時。所以表帝圖而紀王業。昭人理而通物志者也。是故時揖讓則典謨作。時弔伐則誓命行。時守成則訓誥著。以至銘頌記序之流。凡以達理而述事。皆文之用者也。有其時而無其文。漢高也。是曰陋。有其文而無其道。隋煬也。是曰僞。惟我高皇帝。乃武乃文。以定天下。時則有若俊之臣。夾輔林立。而太史金華宋公寔首之。凡所以演綸綍。裁典禮。定律令。頌瑞盛。以至銘開國之元功。發濟友之至行。其言淩轢漢唐。羽翼三代。氣雄而辭麗。理典而道深。信皇代之文宗也。後學莫不知潛溪前集、文粹。出於鄭氏所輯。及蜀本、衢本、外國本。皆略而未完。近時杭本八帙頗多。而爲人牟妄去取。猶未刻也。初。公存日手定八稿。凡若干首。以稿限方格。命子璲繕錄精選。首簡猶公手筆。其本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唐。予購得之。愛重藏襲。行輒與俱。蓋寒總潛于派。因命按本翻錄入刻。稍展而大之。爲若干帙。以公之於天下。嗚呼。韓文冠唐室。法百世。而踰二百年。歐陽子始得之漢東樂氏。遂流無窮。如桂星漢公集。亦越百載。而今且復顯。予不敢擬歐陽子。而公固吾明之韓也。試其事頗近。因刻就。聊志其自。而附申之云爾。

刊宋學士全集序

雷禮

夫文章關於氣運.豈不疑哉.自有書契以來.歷唐虞三代之降.道德一而風俗同.其見於朝廷紀述諷議.與夫閭巷謳歌.不必組辭偶儷.而惻怛發.動可爲經.至今數千餘年.猶可想見其成功巍巍.而天下之至文具矣.三代以降.得天下惟漢爲正.然不事詩書.士各以資就功名.其抱道如兩生.終不應召.卒之漢治雜伯.雖數文者非其人.亦氣運日漓.若有以尼之耶.由唐而宋.至於有元.萎苶極矣.宋景濂先生、挺生浦江.精思絕識.於書無不淹貫.且久遊柳文肅、黃文獻二公之門.而兼其所長.又因許白雲門人以究理奧.其爲文主聖經.奴百氏.亦庶幾振世獨步者.然晦跡龍門遺榮弗居.幾四十餘年.遇太祖龍興.遂幡然應詔.及參謀密勿.承旨翰林.而朝廷大制作.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與享宴、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外藩朝貢賞賚之儀.及國史寶訓、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俱經論次撰述.使郁郁之盛.遠軼三五.而陋漢唐宋於不居焉.謂天實培之以貽我朝.不其然乎.易有之.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以其類應也.我太祖睿德天縱.游心精一.執中之旨.以紹帝王之傳.蓋千載一時矣.先生忠誠可貫金石.已庶容獎.其所獻納.如斷講明典謨.讀大學衍義.遵行春秋賞罰之類.又切中肯綮.不爲文飾隱微.是蘊於德行者.措之爲功業.卒之外國知名.日本刻潛溪集.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不啻拱璧.獨文辭焉已哉.及先生之歸.上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其內外一本於誠.故言無不信.而其卓卓有若此也.是先生雖以文學侍從.其鋪張鴻猷.捷於斬將搴旗者多矣.而我朝文治精華.不可以概見也耶.先生舊有朝京稿、擬道記、潛溪、翰苑、鑾坡、芝園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然各集、出一時.故得以己見集者.今知浦江事韓叔陽.峯爲一編.共三十六卷.九百六十七篇.題曰宋學士全集.梓行之.叔陽高滄人.以進士除今職.有治績而雅及於此.其知政本云.

修補文集紀略　張應廣

自韓公諱叔陽者始刊宋集.板模.吳公諱良悌者修之.纖昊.吳公諱應台者修之.今又昊.周公諱日燦者重修之.且謂承襲既久.失不一端.因命廣併校殘缺、破壞、朽蠹、模糊、訛謬.以成懿本.今校得燬者五十六張.亡者七張.朽蠹者二十八張.模者五十張.誤刻者二篇.新增者三篇.遺像一幅.贊識二通.字通用者八十零.闕疑者一千零.改正者一千五百零.蓋三閱月而始復其舊焉.若文有未盡收者.姑俟後之學者云.

補宋劉遺集序　吳偉業

金華翰林學士承旨文憲宋公景濂先生.撰著浩穰.有潛溪前集、後集、續集、羅山集.見於王子充、歐陽圭齋、陳衆仲、趙子常、衆賢之序錄.而龍門凝道浦陽人物記不列焉.其在禁林.有翰苑集.歸田以後.有芝園集.皆四十卷.青田劉公伯溫通取而釐定之.曰潛溪文粹.先生之高弟義門鄭濟及弟洧.約同門樓璉、方孝孺等.繕寫成書.命工梓之.至天順紀元.多歷年所.字畫脫譌.弋陽黃溥氏、采遠蜀川.訪於先生後人.盡出其家藏遺稿.討論緝拾.梓於茂州.嗣後.高淯韓叔陽氏官金華.仍有編類.而近世之所流通者.獨韓本而已.以余寡陋所覩翰苑、芝園二集.皆有專行.而前後、續、羅山諸集.皆不見全帙.其詩田弋陽黃最者.亦復文久無傳.韓本晚出而尙完.采擷詳於勝國.僅存元世之一二.附見各體之末.其爲陵華之無詞多矣.

爲詩其自所謂前後、續、羅山者.大都在元時未仕所作.年盛氣壯.必有可觀.亦因得尙論其世.惜乎遺逸之後.以改物爲嫌.微之而不顯.使習讀者不備山林臺閣之體.可悵也.歟余沙蔣虎臣館丈妙齡擢第.躋劇藝數.每私淑潛谿.勞府楚珍.余同舉友也.崔宰金華.得未刻稿若干篇.緘爲鴻秘.擷之過婁州.侯陳公鹿屏.思弘鄉先生之美.亟請鋟板以傳.而屬余序.余幸獲償所恨焉.其又奚辭.浙水東文獻.號稱極盛矣.自元移宋鼎.浦江仙華隱者方鳳韶卿、與謝翱皐羽、吳思齊子善.府和於殘山剩水之間.學者多從指授爲文詞.若侍講黃公、待制柳公、山長吳公.胥及韶卿之門.出而緯國典.司帝制.握制作之柄.景濂親受業於三公.承傳邃而家法嚴.遂以文章冠天下.際會興人.經綸黼黻.光輔一代.稽古右文之治.幾欲躋之成周.世皆慕之爲名世宗工.而不知淵源於宋之遺老.嗚呼.不有山澤臞.孰爲維斯文如帶之緒.以肇來哲起而昌大之.其功焉可誣也.宋南渡後.東萊呂成公.紹濂洛之統.始倡道於婺.而何、王、金、許.是爲朱子之世適.景濂因文以求道.旣從柳公聞仁山金氏之說.又與白雲許氏之門人吳正傳、張子長遊.議論出入.究極朱學之精微.他鄉邦耆宿.博雅典實.如方存雅、胡汲仲兄弟之流.亦各旁搜遠泝.左右采獲.蓋其涵濡封殖.中閎外肆.不名一家.譬則資衆腋以成裘.合庶叢而廁鼎.豈一人一世之力哉.元一天下.休養人物七八十年.號爲安阜富庶.故能容受儒恬殺食而甘飫者.以道經轉相授受.故時山陬海澨.文章理學之懿.鬱乎降龐.景濂鍾光嶽之全氣.而取材落實.兼條貫以集大成.不可謂非所值之不幸也.然以彼其材.史末造.自言屢踐場屋而不一售.已稍隱閒於朝矣.猶復蒸晦蹤伏.埋弓旌而不御.捐搯乎解經講道.修學著書爲務.計其畸嵁兵燹.避難全生.處隱揭約.亦與常人無異.詎自意運逢景炎.際風雲之彩乎.聖遠賢徂.典刑渺謝.後生都不說學.爭欲竊取粃糠.剽挑組繡.以希世資.此豈斯文之可疑也.虎臣單思翰整.卓然匯武古人.而陳公之盛心.豈徒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淸耶.固將陶鑄媚學.咸務於窮經講道.而漸染風習.爲景濂之徒者日益多.庶乎斯文之未艾也云爾.是爲序.康熙三年歲次甲辰中秋月.

刻宋學士集延燬續匱其本刻編一册蓋滴皮匠太史贊先生爾孫既延孝珠家抄出摘至裏東金華　陳飛屏遂寒是邑缺之付梓而梅都先生序當祥瞻因急爲登之附錄於此見諸公抱羅苦心不害候

云謹

題辭

題潛溪集詩　江寧夏燨

混沌初剖太素漸.挺生神人斷鰲脛.剖乾割坤奠海嶽.厥俗鴻荒人未覺..帝命圖書出河洛.奇偶生畫叅伍錯.煥乎斯文此其璞.二三啓運乘飛躍.典謨訓誥雅頌作.黍離以降周室削.天將尼父爲木鐸.乃芟詩書定禮樂.乃作春秋明善惡.肥羅萬象歸一勺.放彌六合卷諸爰.七十二子相唯諾.才出中州氣渾朴.及漢史記變鉅鏗.西京雄健東差弱.建安馬上詩横槊.其音稍振氣已殿.晉更六代轉銷鑠.唐包九有復充斥.至宋諸子雜相摘.廬陵崛起超卓躒.道州獨立承絕學.後出新安最宏博.有元將相皆沙漠.往往南士登館閣.從此斗牛氣磅礴.乃挺奇才海東角.早年脫穎何落魄.貫穿經史探韜略.出入佛老搜溟漠.鯨跳鰲抃鬭蛟鱷.不持寸鐵徒手搏.大弨射日孰能彍.長劍倚天誰敢斫.是乃浩然之氣擴.遂弃元化筆在握.

67

星辰迸空如石落。剛風立海大雨從。洶湍疊濤怒海。百怪倏忽光爛燁。矯若魚龍舞滄海。遊若虎豹跳巖嶠。飄若孤飛翔黃鵠。勁若百鷙出玄鶻。鏗鍧大音振咸濩。蘇奕雄芒射千鎮。迫而察之呼可愕。注如懸河思不涸。大田五穀當秋穫。武庫衆寶開晨鑰。左右而取非外攫。遂造平坦剷硊确。淙淙安流宗大壑。上升玄酒味淡泊。東序天球匪雕琢。自然光焰發龍鄂。尊我時訪君即命酌。春風蒲桃醽醁醅。夜環瑜瓘閶闔。招月與友相酬酢。月入鉢中明可捉。漱嚥醴郁乘糟粕。此時豪縱脫羈縛。吐奇抉怪安可約。有鳥如火天井落。掃除旬始鑠格澤。金箆刮目割翳膜。郢斤斲堊揮汗霍。妙處神會不可度。而我傍觀駭且怍。如遇仙人授金藥。一日生羽脫塵殼。願爲弟子請奇岩。先生妄言只大噱。余亦斂衽逡巡却。如此筆力扛鼎鑊。不遇明主將焉泊。聘以束帛如孌珏。韜巾大布起柎薄。奏賦上林從楊柞。豈比執戟甘寂寞。天王手按泉鍔。大振天聲動開拓。勢若新篁解春籜。用爾圖像爲丹艧。用爾作樂爲箴籥。銘功頌德軒宴廓。日光月潔江漢濯。前驅班馬靷六轂。後翊歐蘇驂兩駱。千載而下宛如昨。碌碌餘子徒齷齪。傑哉先生果何若。微子之爾散人託。景濂其字大夫爵。我作狂歌非用謔。投以木瓜報芍藥。

又　　四明　吳沈

有客所我潛溪文。文光爛燦照我身。山居寂寞謝朋親。見此直欲窮朝曛。金聲萬丈高嶙峋。清淑之氣常絪緼。其神有時降爲人。翱翔藝苑揚芳塵。山林著書千萬篇。玉堂掌制代王言。旂常彝鼎銘功勳。蒼珉玄碣難盡陳。九原不作我紛紛。後來繼者豈有聞。先生早及鴻儒門。高才卓犖自超羣。麟溪肥遯四十春。鑿言紀事志不分。乾坤扶輿閟至真。龜龍獻瑞易範陳。詩書禮樂昭垂作。經天緯地彰五倫。山頹木落狩獲麟。六經之道翳浮雲。百家諸子何紛紜。各以所見相雄尊。西京而降喪厥淳。氣委體敗至理堙。韓柳一倡辭始振。刊落塵腐還本眞。宋興廬陵高復騫。蘇曾王氏天葩芬。考亭上溯濂洛源。撥衰反正絕學新。包唐越漢並周殷。上探姚姒窺羲軒。人生以來歲億千。作者歷歷在簡編。五行兩曜行中天。盈縮起滅何足云。先生用功精討論。遐搜博采鈎幽玄。登山直上崑崙巔。觀水必至滄海津。千條萬派胸中吞。吐詞自覺來有神。一似大將提三軍。行伍嚴肅車馬闐。旗旄鼓鐸弓矢鍵。變化出入須臾間。又似廣廈張韶鈞。琴瑟搏拊發管喧。清濁間迭宮商宣。音節脈絡織而連。營宮搭廟華磨鱗。版樞流布遐方傳。造物俾爾司文權。宋來之筆方如椽。我生寡質士木頑。粉飾強欲加雕鐫。窮齡學古心甚堅。亦欲追逐參諸賢。奈何憂患巧相纏。有志不就中腸煎。讀君之文汗滿顏。頗疑天公賦予偏。我何獨拙君太姸。願持尺書叩帝閽。請帝假我黃髮年。策名駒兮縮兩轂。從子上下相周旋。

又　　張世昌

惟天有星漢。璿璣煥周羅。碧海浮坤軸。洪波撼鯨鼉。人生於其間。懿德錫天和。仰觀及俯察。至理源匪他。昔初古神聖。龍神觀榮河。元機一以泄。風雲浮相摩。星文既有象。雅訓遂成歌。渢渢亦灝灝。委委復蛇蛇。荒哉秦燔間。紛爭鬭蜂蝸。斯文灰燼餘。偏編互差訛。漢儒六七作。蒐生廢窮科。淵淵天人策。伊呂力相劘。傷彼長沙傅。命折鬼所訶。自從建安來。蒿蓬蔽菁莪。朝陽翠鳴鳳。秋蟲叫寒莎。韓公高世資。廻瀾障狂波。

28A

泰山屹在望。岧樹撐巖柯。柳子思精悍。古器見象犧。氣高或怒張。微疵玉之瑳。宋家諸老翁。經籍賴刮磨。文章本載道。重任力所荷。歐子才冠古。鼓立衆輿坡。璘玢間玉珮。鏘鳴雜鑾和。寥寥百年餘。烽塵事兵戈。文風日浸迷。翔飛亂蠓蛾。乾坤既一統。大國崇丘軻。青帝掃煙霧。宿垢清洗訶。姚劉實首出。歐虞更番番。嶄巖金華峰。秀拔浙水阿。柳君與黃公。飛翔蓮瑤珂。宋子年最富。美質資剸磋。幽探旣入室。進肯心無蹉。英英三傑名。衆星見羲娥。二公惜不懟。噫歟天則那。宋子今獨步。康衢騁龍騾。逸態未及已。氣就天山禾。又如三峽濤。百折生洞渦。源深流則長。爲潛復爲沱。羲軒世雖遠。大道無偏頗。前修洩遺則。奎壁光瑳瑳。勇直探虎穴。深將入龍窩。鼇鵬一番激。不數鱧與鯊。老我不作勇。才衰奈君何。君看千尺松。下有百尺蘿。相依在寒歲。鬱鬱清陰多。崢嶸冰雪心。孤根正陂陀。行看柱廊廟。飛棟高嵯峨。

詩

賜詩一章　并序

洪武十年春正月二十有六日。前翰林承旨宋濂。得致仕歸。已還家矣。即遣長孫愼進表。以伸報謝。朕覽來詞。言無虛謬。已往分明。見陳可紀。其爲人也。可爲誠矣、智矣。故有終於致仕者爲此。於是召其孫愼謂曰。爾翁去此而誰從。對曰。惟親及故友會之。他無濫交。曰。日撫兒孫乎。閱生財乎。涉田園乎。愼稽首拜手曰。臣愼祖蒙陛下之深恩厚澤。得休官悠悠於家。以待考終。其於撫兒孫、閱生財、涉田園之事。皆有之。爲此不勝感激。特遣微臣愼、詣闕俯伏。以謝陛下。曰。除此之外。他有何樂。曰。足不他往。但建一容膝之室。題名曰儲軒。日居是而澄方寸。更訪國政。倘知一二。雖在休官。尙欲實封。爲陛下補缺耳。朕聽斯言。儼然感動。於戲忠哉。良臣有若是耶。因爲之詩曰。

開卿歸去樂天然。軒靜應當傲老禪。不語久之知貫道。此心當若覺還便。從前事業功尤著。向後文章迹必傳。千古仲尼名不息。休官終老爾惟全。

御製詩二章

景濂家住金華東。滿腹詩書宇宙中。自古聖賢多禮樂。訓今法度存家風。

聰明心地實無欺。燦燦文章眞可梯。論道經邦誰解及。等閒肯與俊人齊。前一詩甲辰四月五日賜。後一詩癸卯八月十一日賜。

賜和宋濂韻

虛著將期秋宇清。柳陰深處聽蟬鳴。黃花喜弄西風綻。鐵騎轡看奏至京。

賜醉贊善大夫宋濂歌

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人兮樂觴。日苕柳兮裊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水光。玉海盆而瑩透。泛瓊斝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步兮蹌蹌。美秋景之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年八月七日。

賜學士宋濂白馬歌

賜卿白馬白雪白。馬疾穿雲雲不隔。朝出清溪東。搖鞭來紫陌。五鳳禁城邊。精神常赫赫。撫髭嘶秋風。康

衛止過客。四蹄發流星。乘此無危厄。將軍建大功。斯馬眞有益。（洪武九年七月初一日巳時。）

賜學士宋濂重賦黃馬歌

聞鄉黃馬黃騮黃。鑄鐵蹬銜蹄琅琅。行涉不速亦不疾。絳毛火袞飛揚揚。碧蹄柳陰淺。寒當露立霜。秋風四蹄輕。炮哮雄臆驤。將軍橫戈矛。折衝孰敢當。能兵致輕車。學士乘尤良。

賜和宋璲詩（璲學士子也。）

鍾阜巍無比。洞府神仙居。江光搖彩色。清溪美芙蕖。雲斂天日曉。夕霽萬象舒。秦淮逶迤狀。三山勢若馳。白鷺洲分水。龍蟠古有斯。

題宋承旨越中來歌

學士越中來。我恐馳程苦。拜畢詣堦前。精神旋宿觀。氣宇比秋鴻。文章眞太古。試問民何如。天下通商賈。不但越中樂。將軍明隊伍。塘河便小舟。旅店從欲沽。近來荷君德。中原無伏莽。賢人論言多。黼黻皇猷補。寰宇足清寧。人人皆樂土。（洪武十一年十二月。）

應制賦醉學士歌　考功丞 華克勤

內廚宮酒葡萄綠。黃帕堅來氣芬郁。詞林老臣被寵光。拜捧瑤卮形局縮。況當天威咫尺間。春紅頰暈生酡顏。醉來不知爲斜側。猶解披腹呈琅玕。近來應制成文軸。對揚字字皆珠玉。雖然白髮披兩肩。蠅頭細字猶能讀。聖皇卹老恩最優。屢回錫燕瑤池秋。從容共樂有如此。宋讓十八學士登瀛州。李白當年飲一斗。下筆玉堂皆袖手。才華何必分先後。竹帛垂名同不朽。

又　給事中 方徵

詞人獻賦蓬萊宮。御前賜宴春融融。駝峰奇味出翠釜。玉瓶瀉酒玻瓈鍾。清甆賜坐列左右。三爵不識貌發赤。金華仙伯年最老。鶴髮垂領明方瞳。中官宣勅令再酌。陡覺眼纈添新紅。天顏回顧微發笑。親御翰墨揮蛟龍。寶章既成自天降。日月照耀光瞳曨。老臣再拜重感激。一心報國惟公忠。趨蹌步出闕門去。皎月上龍樓東。史臣彤管會當紀。明良自古欣相逢。

又　給事中 宋善

御爐冉冉香烟起。殿閣氤氳五雲裏。聖主萬幾有清暇。特詔文人賦秋水。賦成奏獻天顏歡。勅令光祿行金觴。珍羞羅列水陸具。黃封滿酌須令乾。玉堂學士金華客。白髮蕭騷雙頰赤。酒酣作賦氣豪雄。藻思清新更飄逸。老眼朦朧醉不開。猶能拜舞趨瑤堦。人生際遇有如此。絕勝蓬瀛夜半從天回。

續賦醉學士歌　秦府長史 林溫

六龍南飛海宇一。武功告成重儒術。九天宮闕五雲深。羽扇徘徊乘輿出。黃閣秋高風日涼。西垂東璧照文章。聖明天子萬幾暇。詔許儒士承清光。內官傳宣走絡繹。烏帽聯翩坐前席。大官賜饌羅珍羞。光祿行能瀉瓊液。玉堂學士金華仙。醉酒拜舞君王前。天顏喜動笑模寫。揮灑宸翰如雲烟。臣濂再拜喜欲顚。臣有丹心赤如面。臣心忠赤臣獨知。臣面顏紅人共見。前絢後軾誇翰林。臣濂寵光冠古今。願持歸家遺子

孫。百歲相傳同此心。

又　太子正字 桂彥良

金華學士青雲客。氣吐虹霓成五色。才超鄒苑邁古人。名動京師播殊域。天高氣爽秋澄鮮。聖主容過開瓊筵。勅令賜飲共爲樂。不減風流李謫仙。初筵秩秩未三爵。老臣已不勝杯杓。頭昏目眩步履斜。春風滿座渥光駁。龍顏一笑催賦詩。殿前醉墨猶淋漓。乃知貌醉心不醉。醉中自有神扶持。親題宸翰寫醉態。涉沛爲恩遇絕代。明良際會古所罕。學士榮光煥千載。丈夫遭遇多苦辛。恨不盛遇乘風雲。況當混一太平日。太明下照皆陽春。長歌請賛醉學士。自古如公能幾人。

又　翰林編修 王璉

金風摵摵吹瓊筵。寶鼎裊裊霏龍涎。光祿傳杯瑪瑙碗。珍羞奇味璧玉盤。聖主九重動顏色。青錢學士金門客。胸中耿耿羅星辰。氣壓虹霓鬢霜白。一飲再飲須盡觴。身軀欹側目茫洋。漸覺紅光生兩頰。晚霞爛爛明春穹。酒酣作賦楓陛前。揮毫藻思如流泉。歸來天街踏明月。回首祥雲滿金闕。

又　翰林編修 張唯

天門白日懸高秋。五雲照耀三神洲。萃賢列坐紫清上。夙侍玉座瞻宸旒。翰林供奉紫綺裘。佩以明月珊瑚鉤。殿前奏賦沖斗牛。胸藏七澤吞九州。浩氣直上青天流。七寶珍床九華殿。大笑三時走飛電。金盤犀箸行八珍。大官敕賜瑤池宴。中使頻飛雙匜羅。葡萄夜泛黃金波。閃爍龍光照肝膈。春紅散作朱顏酡。天香兩袖宮袍碧。頭上烏紗欹斂側。玉山兀兀涼風搖。銀海茫茫雪花白。重瞳一顧天爲低。奎章宸翰光陸離。翠仙起和紫芝曲。琅玕瓊玖皆生輝。請以寶斯秘流彩。萬古清風灑雲海。酒酣拜舞玉堦前。千載君臣慶良會。

應制賦賜宋承旨黃馬歌　考功監令 華克勤

黃馬大宛種。身小骨不凡。天子愛其驍。養在十二閑。敕賜詞林老承旨。太僕牽來玉墀裏。紫纓蹴踏風蹬鞫。錦鞍新翦千花麗。老臣有子兼有孫。同時出入黃金門。白頭趨朝戴星起。子孫扶侍來謝恩。聖朝行賞不濫施。勳臣乃賜龍媒騎。儒冠一人獨如此。稽古稍榮功在茲。

又　給事中 虞泰

聖朝天子治天下。重譯來賓撫方夏。日本之東西域西。歲歲梯航貢神馬。赤騮紫燕皆權奇。龍媒豈獨渥洼者。如今四海兵塵清。惠發天閑勢嫻雅。中間一匹駒且良。髯尾金色雙瞳方。奔騰休誇照夜白。驕嘶自是眞飛黃。禁林學士老詞伯。年過六十毛髮蒼。近臣傳宣輦賜予。彤庭拜舞承龍光。宮柳垂絲拂塞草。奚官牽來錦鞍好。阿兒前攜孫後扶。晚景騎向東門道。西風振鬣塵不驚。家僮御謁朝回早。

又　給事中 王佐

聖朝天子齊唐虞。萬方混一同車書。大宛西域總臣附。萬馬入貢皆名駒。天閑十二近宮闕。牝牡驂黃色俱別。羅帕輕籠錦作韉。絲韁穩控金爲勒。玉堂學士眞老臣。日日趨朝侍紫宸。承恩特賜飛黃馬。騎出通

衢不動塵。飛黃之精眞天駟。四足騰驤若星駛。況拜親撰御製詩。金璧垂芒照人世。須知君恩似海深。臣騎赤馬當赤心。風雲會遇有如此。形諸宜書耀古今。

又　給事中　孫傑

滂注去天幾萬里。聖恩一視無遐邇。年年進馬入帝鄉。降敕爰官牧華陽。五花成羣總超異。內有飛黃若龍勢。振鬣一鳴凡馬空。清秋颯爽嘶西風。宣賜鑾坡老承旨。房星夜照瀛洲裏。似此殊恩古亦稀。好乘忠誠報天子。

送宋承旨致政還金華　晉府傳　四明　桂彥良

金華承旨宋公。才雄學博。爲上所寵任者、十有九年。今以老賜歸。余忝春坊正字。久荷誨益。惜其去也。詩以贈之。

瞻彼金華。有鬱其特。下有潛溪。其流湜湜。山川炳靈。文獻迭興。曰宋景濂父。人中之英。維此潛溪。其源孔長。東流於海。演迤汪洋。維此景濂父。生溪之滸。世有積德。發自祖父。維此祖父。潛德弗化。乃鍾秀於厥子。生此吉人。溫溫其恭。性敏且聰。學博以充。文粹而工。維聖天子。是膺天寵。聖世有臣。則良皆俞。是命維新。維此景濂父。遇我聖主。黼黻皇猷。維聖之輔。維此吉人。簡在帝心。入承上旨。以奉德音。輔導東宮。維熙聖學。朝夕從事。罔敢弗恪。細書金匱。古史之良。司業成均。衿佩將將。有德有齒。邦家之光。聲施中外。攸關是賴。帝嘉耆德。寵錫是將。名揚宇內。文播外邦。遐邇龍光。蘇其有耀。澤及子孫。出入禁闈。昔有賢傅。維讀二疏。賜金歸老。以耀於鄉閭。帝曰卿老矣。今何獨不然。因俾二疏。專美於前。公辭闕庭。眷眷不忍。執承顧問。以被親近。禮賢爲國。匪曰予私。始終一節。忠信勿欺。飫饜玉堂。雨露初霽。嵩祖遺門。江山佳麗。銀鞍紫騮。天寵之長。錦衣綺裳。煜然有光。服天子寵命。歸榮於鄉。公歸老矣。松菊具存。有琴有書。有田有園。姻戚獻迎。賓客滿門。雜鮮釃酒。燕樂欣欣。壽考維祺。以訓爾子孫。世無忘聖恩。

又　翰林應奉　答祿與權

金華之山。巍乎莫測。乃在牛女之墟。天地之北。自昔初平牧羊處。至今靈氣鍾名德。聖人宣極開文明。賢佐乃有宋先生。先生讀書逾萬卷。雄才獨擅文章名。至登臨軒時顧問。皇子傳經當黼幄。漢室舊開疏太傅。明廷今見桓五更。先生行年幾七十。新春詔許還鄉邑。詔詞御製煥奎文。子孫稱作常侍立。先生種德非常倫。聖明天子優老臣。從茲一往三千春。高風長與初平鄰。

又　監察御史　會稽　黃與忠

幾年綷紱近天顏。白髮休官詔許還。先世受封需聖澤。後昆承寵侍朝班。心同金石孤忠在。身入山林萬慮閒。回首玉堂春晝靜。何時重聽佩珊珊。

又　諸生　東陽　孫蕡

海內才名五十年。聖恩仍許晚歸田。金華父老如相問。曾是瀛洲第一仙。

新賜宮衣繡海圖。榮歸況是早春初。公卿祖帳東門外。人道風流勝二疏。

萬丈文光北斗懸。清名不獨域中傳。倭船買得潛溪集。已向扶桑日上鐫。

紅鞓金帶荔枝花。三品詞林內相家。歸去山中無俗事。瓦鍋春水自煎茶。

乞與山藤潤筆錢。歸時正及早春先。玉堂分取薇花樹。種在雙溪淺水邊。

山僧羽客莫相過。碑版人間刻已多。從此黃庭不須寫。自開池水養羣鵝。

榮歸詔許老山埛。火棗交梨養性靈。祕府圖書辭閣遍。卻從方士借丹經。

白髮朱顏六袞餘。還鄉尙御軟輪車。龍江關吏如相識。應比青牛乞著書。

契生中書舍人葉寧朱孟辨。忝厠侍從。躬覩皇上眷顧之隆。謹記一時盛事。賦絕句三首以識別。并爲臣子獎勸云。　朱孟辨

天語叮嚀出紫微。特將文綺賜卿歸。愛卿秉志如金石。留取裁成百歲衣。（洪武九年正月六日上御午門樓。賜先生文綺紈各四。上曰。愛卿志如金石。故有是賜。今年幾何。先生曰。臣六十有八矣。上曰。卿更至三十二年。當成百歲。留爲百歲衣也。）

格鑱親頒當酒錢。賜金不獨二疏賢。想應心醉君王德。慚愧長安市上眠。（上賜文綺之日。復賜寶鈔一千錠。上曰。賜卿來沽宮酒錢。）

城上春雲煖更飛。念卿此地跡將稀。臣身願作隨陽雁。一度秋來一度歸。（上步自午門。先生侍行。上曰。地履行有數矣。解歸後。遲繼來此。見騃否。先生對曰。臣身未衰。未衰則一歲一來朝。）

孟辨紀事賦詩識別。靖可謹繼二首。以補其遺。　中書舍人　史靖可

君王親爲計歸程。幾日攜家出鳳城。江上春來有風浪。扁舟好向裏河行。

瞻辭龍袞出金門。拜跪相扶有子孫。傳敕更宣來侍食。懸知一飯不忘恩。

又　吳興　林靖

左右圖書列靜軒。一塵不到坐忘言。那知門外春多少。開遍桃花水滿源。

自岸如霜初下機。并刀親手製春衣。裁時莫學朝衫大。要上東山采紫薇。

又　詩友　來復

不管人間是與非。錦衣脫卻換荷衣。浮雲捲盡三山碧。萬里晴空一鶴歸。

頓空三際泯諸塵。坐觀圓浮幾劫春。兜率至今衣缽在。雙林大士是前身。

甲子催人撚指間。黃金難買一身閑。五更睡覺梅花月。渾似當時未出山。

坐斷淸風八詠樓。海天高掛月輪秋。了知有相原無相。不在聲音笑貌求。

大開圓鏡席虛空。楚月吳雲觸處通。此別莫言山海隔。妙音無日不相逢。

道交江海幾人存。老我空山獨掩門。閒卻一爐煨芋火。大千豪髮與誰論。

青羅山房歌寄宋景濂　劉基

若有人兮乃在大江之南。浙河之東。連山椅拔瀛海上。上與河鼓天津通。儐昔四女下天來。遺髻盤髿根龍鴻。仙華傑出最怪異。望之如蟄浮太空。嵚崟崱屴攀不可上。苔蘚雜樹皆朦朧。虎熊咆號猿鶴叫。山鬼呵款生悲風。嗟哉若人兮胡爲乎其中。紫樹桃兮非桂椒。結青羅兮以榭幬。不剪不伐兮不塵以攻。

嵐霏濕滴晴雨。灼條霧葉相蒙翳。縿縿兮纚纚。翠蓉兮蓬蓬。綠斜兮要紹兮。若蒼龍垂胡降元穹。崒嵂披離兮。若翠虯振迅飛鬣鬛。鷗黃和鳴桑扈應。号霓牙曠之絲桐。幽泉發寶鑰玲瓏。六月亦自收蘊隆。陽淺陰密春融融。巖花澗草紛白紅。有時皇初平。清夜騎羊朝帝君。珣瑤羽衣冰玉珮。華月閃爍光成虹。松吹笙兮竹舞翻。影旖旎兮聲颯颯。娛目悅耳兮樂不可言。世間隱士何夢夢。山有芝。隰有藥。石鬖鬖兮水潺潺。猗若人兮美且充。飢食倦息兮可以保我弱。逍遙兮棲遲。又何必訪廣成于崆峒。

潛溪圖歌爲宋景濂賦　劉基

金華山水天下希。潛溪、龍門尤絕奇。羣峰峨峨極河漢上。一峰獨立芙蓉暖。先生結廬在其下。文追班揚波買馬。遂令此山增壯觀。對有棧機皆梧櫝。上清道士方方壺。乘興爲作潛溪圖。丹崖翠麓神仙居。東望日出樹如蘇。溪流穿林邐度谷。十里一逕五里伏。龍湫吐氣生白虹。藤蘿拔雨松嗥風。卻憶往時清夜月。帝女乘鸞下天闕。鏗鏘鏜鞳鼓發霓裳。羽衣飄颻滅沒。初平騎羊前啓行。長髯鬖鬖飛玉霜。奏娥吹笙元鶴舞。牽牛河鼓凝眾芒。相思迢迢類入夢。夢隔兩鷟從一鳳。髮來毛髮稍爽淅。日送征鴻度空碧。山有蔬。水有魚。幽澗有泉清可漱。何時上疏乞骸骨。寄聲先道雙飛鳧。

寄宋景濂四首　劉基

我思美人。乃在仙華之山。山前夜半掛河漢。天津兩旗俯可攀。我欲從之阻河關。初平不來白羊死。瘦骨蝕蘚莓苔頑。風沙蕭颯隔人間。元霜日夕凋玉顏。有鳥有鳥丁令威。佩身下上空孤飛。女媧石壁蹌蹡折。海水散作雲罪罪。山中有奇樹。一華一千秋。美人何不折寄我。使我數恨長凝眸。深沈洞谷山鬼集。陰氣六月冰霜留。嗟哉美人誰與儔。明年定約赤松子。與爾蒙峰頂上遊。

有美一人兮美且仁。自我不見兮不知幾春。御元穹兮驂參辰。爲合爲離兮孰測其因。青冥無階兮江海無津。風雨茫茫兮蛟龍怒瞋。安得羽翼兮致我與鄰。

有美一人兮美且都。青霞爲衣兮白雲爲裾。被秋蘭兮佩瑤琚。泰和與游兮中黃與居。瞻望弗及兮芳歲其徂。山高水深兮道阻且紆。安得羽翼兮致我與俱。

有美一人兮在山中。蒼眉黑鬢兮玉雪其容。飲沆瀣兮食紫虹。漱石泉兮流清風。邀初平兮從赤松。超逍遙兮樂無窮。安得羽翼兮致我與同。

寄宋景濂　會稽 楊維楨廉夫

一代春秋付托顯。龍門太史筆如椽。山河大統三分國。正朔中華一百年。麒麟閣上登雄將。龍虎榜中收大賢。試問阮公高隱傳。誰填四十滿中篇。

次韻宋學士見寄四首　鄭淵

涉江采新綠。攬之不成掬。我心獨何苦。臨風屢彈冠。無心問明月。有懷如長川。且歌擬招辭。采芝向商顏。

商顏有神芝。豈徒樂潛儀。可以起沈痾。可以滋容顏。乞身在強健。行樂須及時。願言賦歸來。慰我朝夕思。

夕思苦長夜。欹枕聽征鴻。征鴻爲稻粱。南北何憧憧。相隨有流水。莫比情無窮。起來步簷下。倚遍青青松。

松月流光精。照我發嘯青。千里共徘徊。兩情正交并。取琴彈別鶴。弦澀不成聲。誰知揚州地。亦隔牛女星。

青羅山房歌并序　貝瓊

青羅山在仙華之東。仙華爲黃帝少女升天處。其山峭壁千仞。而支別爲青羅。翰林學士宋公景濂。讀書其下。名其所曰青羅山房。絕巘雲烟。長溪魚鳥。皆接於耳目之間。公雖去此。而眷眷不忘。間屬予賦。予聞適意山林者。抗公侯。而爭名市朝者。譏處士。皆得此而失彼。惟公不然。昔之藏也。非必於山林。安其時也。今之仕也。非必於市朝。行其道也。在青羅不爲損。視草北門不爲加。隱顯一機。喧寂同趣。孰得而窺其際耶。公擅一代之文章。多行於世。而貯於山房者。必有光氣燭天。與山之寶玉同不泯矣。遂爲之歌曰。

仙華之山何崱絕。插天萬仞青相磨。山勢東來忽平地。蜿蜒不斷爲青羅。青羅隱隱如礪石。令娥負山山爲折。欲呼軒轅向何處。千古萬古空遺蹤。玉女得道登雲車。凌空直上太清家。雲車不復返。落盡金蓮花。風淒淒兮欲下雨。行人慘兮子規語。山回路盡或逢花。知是青羅山人結茅宇。山人紫府神仙客。今年六十頭猶黑。胸蟠五色天女絲。手煉五色媧石。絲可爲君成天章。石可爲君補天隙。一朝莫之白玉堂。青羅寂寞頗無光。何年借我白石牀。臥看明月來東方。與君酌酒歌我曲。君歸早訪初平羊。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并序　劉基

龍門先生既辭辭命。將去入仙華山爲道士。而達官有邀止之者。予嗣冠嬰疾。習懶。不能事。嘗愛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爲列仙。無相忘也。其辭曰。

青山崔嵬兮烟雲杳冥。回溪鬱紆兮巖谷晦明。修篁雜樹兮相蔽虧。洞壑窈窕兮人不知。清猿啼夜兮鶴報晨。花開鳥啼兮長如春。隰有芷兮陵有苕。美人不來兮山寂寥。瓊芝兮玉華。丹崖兮翠葩。紫葛兮黃精。礌磈兮巃嵸。盤紆連蜷兮登降崎巇。幽瀏澗礙兮皎晃譎詭。芳蘭桂椒兮或紅或紫。松風澗泉兮金石盤耳。梧桐萋萋兮竹實蕊蕊。鳳凰翔鳴兮五色卉燦。望美人兮翠微。空山寂寥兮誰謝來歸。羌爲衣兮霞爲裳。餐沆瀣兮食琪璨。歸正陽兮澡瀹陰。精神完兮毛髮香。擬六翮兮躡九嵕。被靄雲兮歌洞章。御扶搖兮款天門。詣北斗兮覲虛皇。超鴻濛兮軼希夷。遊無始兮逍遙娛。召秦女兮吹笙。使湘娥兮彈絲。洪崖嘯歌兮王母啓齒。萬雜齊進兮襟佩颯纚。長離前驅兮鸞爲使。蒼龍騑騑兮白虎蹇蹇。雷公礌礧兮列缺旭馳。登明堂兮絕河津。上閶道兮攀句陳。過三危兮縱元冥。出太微兮入西清。思牛渚兮泛遠桴。來回飈兮以迎家。美人兮歸來。中山兮其樂無涯。

寄宋承旨詩并序　張伯誠

洪武十年九月。潛溪先生來朝京師。十一月。陛辭還金華。二十五日。就途。後三日。上謂先生之子中書舍人璲曰。爾父歸。今幾日。當抵何處。十二月二日。又謂璲曰。汝父途中想平安耶。又明日。復謂璲曰。朕夜來夢見爾父與太平諸儒言論。忻能甚悉。想已達錢塘矣。璲叩頭謝曰。蒙聖恩眷顧

如此。何以報也。時伯誠洎靖可皆在側。與聞玉音。中情亦不勝感激。因各賦詩。以紀其事。敢求正於先生云。

聖皇親問宋中書。汝父南歸幾日餘。想是宮河風色順。輕舟平穩似安車。

清晨鳳闕聽綸音。夜夢金華老翰林。時有舍人臣宋璲。叩頭感激聖恩深。

又　史靖可

內相忠誠荷主知。白頭親見太平時。平生不有君臣契。那得神交入夢思。

聖主端居念老臣。清宵夢寐見精神。太平今日諸儒仰。風度依稀似古人。

靜軒詩

幽軒閒說傍巖扃。兀坐終朝養性靈。隱几泉聲雲外落。捲簾竹色雨餘青。仙丹已溺春長好。麗夢方酣我獨醒。遺憶潛溪舊游者。白頭矻矻尚談經。

宋學士全集附錄目錄

卷二

贊

翰林學士宋公贊　陶凱
又　林溫
又　貝瓊
又　朱廉
又　曾士勗
又　錢宰
又　無名氏
又　蘇伯衡
又　無名氏
又　林靜
又　王禕

又　胡翰
又　留容
又　徐元
又　屠性
又　戴良
又　趙良非
又　鄭濤
又　吳沈
又　許元
又　彭泉 [illegible]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方孝孺

記

宋氏爲善堂記　方孝孺
宋氏世譜記　胡助
書宋氏世譜後　王禕
宋氏世譜序　方孝孺
宋潛溪先生祠堂記　戚雄
宋學士祠堂記　姜良翰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薛應旂

移文

浦江縣中建宋學士祠移文　韓叔陽

傳

宋太史傳　王禕
宋潛溪先生小傳　鄭濤

行狀

翰林學士潛溪宋先生行狀　鄭楷

雜文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　戴良
謝太史公　方孝孺

祭文

黃溥

又　陳　璉
祭太史公八首　方孝孺
翰林學士宋公改葬祭文　無名氏
翰林學士宋公祠堂祭文　無名氏
翰林學士宋公改葬墓誌　潘　璋
重闢宋文憲公藏地碑　熊人霖

宋學士全集附錄卷二

贊

翰林學士宋公贊　天台　陶　凱

粹若春溫．速藻思以凝神．潔若秋霜．儼豐儀之出塵．近而視之．若淵魚之潛鱗．遠而望之．若天馬之逸塵．故能追先哲之軌範．勘往聖之典墳．理深明夫蘊奧．學允究於天人．士爭趨而問業．人並慕於卜鄰．粲中林之蘭蕙．列清朝之搢紳．秉筆直書於信史．吐辭制作於雄文．時鋪張於盛美．用黼黻於絲綸．是以進講內廷．入謁楓宸．侍宴每迎於朝旭．前席屢至於夜分．職兼贊善．道佐聖君．身不移於素操．志確守其貞淳．集阿閣之彩鳳．觀郊藪之祥麟．此所以振聲猷於宗社．垂德澤於子孫者歟．

又　永嘉　林　溫

神完而氣充．業精而德崇．涵泳乎詩書之澤．從容乎禮法之中．其際遇也．雖無驅馳汗馬之勞．其製作也．則有黼黻皇猷之功．故誦其文者．若之如祥麟威鳳．被其教者．挹之如霽月光風．擣之而不淵．抑之而不窮．蓋其積之也厚．故其用之也豐．噫．此所以為大雅之君子．而當代之儒宗也歟．

又　檇李　貝　瓊

落落昂霄之喬木．溫溫宗廟之文玉也．才既全而闇然不形．學已至而歉然不足也．及遇時顯融．出入金

門．而夷[illegible]從容．不異於林谷也．宜介者化之而裕．悍者遇之而服也．人固莫窺其淺深．是蓋齊得失而不驚乎寵辱也．

又　烏傷　朱　廉

識貫萬經．融釋百氏．董生醇正．昌黎雄偉．泰和之運．翔兩之間．進翼帝典．退前王言．文傳遠邦．功在後世．奎璧當天．江河行地．

又　臨江　曾士彪

貌溫而氣和．粹然君子之像．學充而文高．蔚然當世之望．有山林巖壑之姿．居金馬玉堂之上．斯人也．其不以富貴自榮．而以道德相尚者耶．

又　臨安　錢　宰

氣之和也．佩玉其鏘．文之爛也．雲漢其章．是宜接武夔龍．齊驅班馬．煥乎金匱石室之光．

又　無名氏

恂恂其仁．溫溫其恭．純乎道體．粹然德容．學貫天人．才適今古．當代宗師．後賢儀槩．

翰林學士宋公贊　金華　蘇伯衡

伯衡歸自京師．就見承旨先生於蘿山．獲見其小像．謹述贊辭．非敢曰美盛德之形容．聊附姓名於璧寶之末云爾．贊曰．

挺然命世之雄．展也閒氣所鍾．在躬皆淸明之積．生色惟仁義之融．絕學繼乎千古之上．卓識出乎萬人之中．早年傑然道遙於丘壑．識者推為文章之鉅公．顧夙夜俛乎其進修．而意氣欲乎其謙沖．逮進逢於昌運．遂深倚於淵衷．信夫相親猶魚之有水．豈惟際會若雲之從龍．始終一誠．必貢難而陳善．出入兩宮．斯言行而計從．忳忳焉為國育材．休休焉樂善有容．凡入官之俊秀．多及門之冠童．典司筆削．足以彰善癉惡．敷為制誥．足以昭德表功．固由其言之立而道之崇．歸休山林．華夏仰其風采．不忝朝請．政事資其黼黻．蓋可見與望之尉而寵眷之隆．此所以集斯文之輻輳．鍾鄉邦之文獻．為一代之儒宗也．

又　無名氏

昭皇猷．煥天章．文之祥．御太和．扶綱常．道之昌．何儀容之溫溫．而神氣之揚揚．於戲．此豈非掌制乎玉堂．而壽斯文於靈長者乎．

翰林學士宋公贊并序　吳興門人　林　靜

天付斯文於人也．豈偶然哉．必有不合而同．不期而至者．故吾夫子與朱子．生同庚戌．今潛溪先生宋公之生．又於是歲．人謂聖賢之出．鍾靈降秀．為世禎祥．天之所畀．信乎其不偶也．周室既衰．先王之道．如日斯晦．微夫子六經執正．人道孰明．是大有功於萬世者也．時降道汙．寥寥千有餘年．乃能集其成．會其要．得吾夫子之指歸者．其惟朱子乎．公乘文明之運．贊一代之治．以其餘力．使學者復古屏棄科第之趨．一歸於理義之學．其功不在朱子下．海宇之內．一人而已耳．然則夫

子之道。被於萬世。當時仕止乎哉。朱子在宋。號爲尙文之國。立朝僅四十日。終厄僞學。而公得君行道者甚久。澤能加於人。文可垂於世。光明峻大。照耀無窮。豈天之付公者獨厚。公之報乎天者。亦將未艾也。公年六十八。卽謝政。天子數留止公。公固辭曰。天道惡盈。人道止足。辭意誠款。上知不可强。乃止。益見公進退從容。皆合乎道。宜其居爲儒宗。出爲勳德。以文華國。以道佐命。實有系於斯文之重輕矣。世之論公者。徒以文學際遇爲事。至公之得乎天而契乎聖賢者。又烏能窺其端倪也哉。靜也不敏。游公之門頗久。四方之士。爭欲聞其言。識其人。有不可得。因寫公像。刻而傳之。非惟表公之德業。亦且以見我朝之有人也。謹敍而贊曰。

天開明廷。實生儒英。光儲岳降。維氏在庚。騶駼其氣。瀏瀏其精。昔潛今顯。爲國之禎。明珠在川。美玉在山。公貌之淸。風行雨潤。蘭含芝蘊。公德之馨。如鳳之鳴。如龍之騰。如雲之變。如露之凝。公文之宏。豈惟三者。以聖爲程。乃補袞職。乃持文衡。天子曰都。汝執汝經。往導胄子。變職是膺。公拜稽首。揚言於庭。九卿百辟。尙其典刑。九域八蠻。慕其光聲。助垂竹帛。貌寫丹靑。公告天子。乞我頹齡。亦有子孫。嗣我簪纓。公歸自朝。詞林之榮。縣車講學。矜佩日盈。回視河汾。厥澤弗稱。我從公游。春服既成。山阿水涯。載止載興。毫分縷析。物無遁形。思我道義。樂我性情。我贊公像。德不可名。天高地深。令聞永貞。洪武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烏傷　王　禕

又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睟。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實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金華　胡　翰

又

神若天游。色如春熙。浮游一世之間。發揮千載之奇。人皆推其才美。而曷嘗見其杜德之機也邪。

靑田　留　容

又

有粹其容。心廣而體充。有碩其學。一時之所宗。曷不置於館閣之上。乃俾其傲兀山林之中。擬尙友乎當世。非斯人吾將適從。

蘭溪　徐　元

又

德之盛者貌必充。積之厚者用必豐。觀其雄偉俊逸之氣。恢博宏大之學。豈幅巾短褐。久處於山林之中。鄕之先達。凋謝無幾。繼後而光前者。衆咸推仰於公。冀日攄經濟之蘊。垂叢世之功。寫圖於麒麟淩煙之上。吾有望於英風。

會稽　居　性

又

不顧而長。何氣之昌。不露而揚。何言之章。空谷白駒。玉堂金馬。豈無伊人。風斯在下。

浦江　戴　良

又

以公爲優於德耶。則其才學之卓然者。固以披豁乎心胸也。以公爲優於才耶。則其德行之粹然者。固以

洋溢乎容也。以公爲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處者。又曾不有於其躬也。夫德者、乃才之所資以發。而才者、乃德之所賴以充也。二者皆公之所有。而謂公之自有其有者。曾不足以知公者也。嗚呼。若公者、其殆有若無。實若虛。以蹈夫顔子之遺風者乎。

蘭溪　趙良恭

又

澄不淸。撓不濁。涵天和。闡聖學。用之弘。施物博。藏之固。守道確。淑後進。推先覺。珠媚淵。玉完璞。燁日星。耀山岳。偉德容。敦涼薄。

浦江　鄭　濤

又

辭章不起以載道。則誣爲淫言。解詁不足以明經。則斥爲贅語。蓋深懲於流俗之所溺。而有志於沂泗之餘緒。所以金玉道德。粃糠富貴。不爲外物之所遷。惟知天命之可畏。獨處一經之間。思通千古之秘。此可謂抱遺經以自信。不以窮達而有異者也。

蘭溪　吳　沈

又

天地之間。文爲至異。自人生以來。不知其幾千萬億之多。而惟文章之士。則可得而數計。蓋其稟元氣之精華。發鬼神之幽祕。故造物者每靳之而不生。而既生之。則必栽培以成器。有美君子。局度凝邃。才高而行則能識。志豪而學則甚粹。接諸公之顯武。會羣言之原委。蓄於胸臆者。浩乎江流之深。舒爲辭章者。粲如春葩之麗。信眞宰之鍾奇。俾文脈之有繫。處山林而著書。登玉堂而掌制。雖隱顯之不可必。而在我者可以無媿。惟嘗知之眞者慕之深。彼求之於丹靑之肖似者。誠不足以窺其中之所至也。

金華　許　元

又

氣充以完。貌端而和。蓋其積於中者、日以益厚。故其發乎外者、粹然而無頗。知方進而未已。撫年壽之尙多。尊謝乎辭藻。而終寓情於薜蘿。瞰濟溪之泓洴。仰長山之峨峨。雖培高而浚深。曾追倫乎其他。

鄱陽　來　復

翰林學士宋公贊并序

古之君子。以文明道。登名於詞苑者。千有餘家。其能卓然爲天下後世所師宗者。不數人焉。自三代以降。若太史公特起於漢。韓昌黎獨拔於唐。歐陽文忠公勃興於宋。虞文靖公傑出於元。其統宗會要。卓爲大家。此蓋公論之不可掩者也。迨我皇朝。混一海宇。文運肇興。光嶽之氣。磅礴盛大。凡其所制作。振耀前古。然於其間操觚執翰。煥焉獨當於文衡者。則太史濂其人也。公金華大族。生質粹美。博通經史百家。至於釋老之書。無不研味而探賾焉。故其發爲文詞。雄深峻潔。義理精到。讀之如龍騰大谷。蛟起長川。雷激雲奔。濤瀾震湧。千態萬狀。莫可得而端倪也。雖然。特見諸文辭之雄者。迺其淸心寡欲。處榮不矜。履道超然。夷險一致。則又有高世絕塵之風。嗚呼。景星鳳凰。世不常覩。出則必爲太平之徵。惟公出處用舍。實有繫於斯文之重輕者矣。余託交方外。蹤疎而心親。今因其門人黃叔陽、以公遺像見示。求余言。余忘言久矣。以公相契之深。不敢辭。姑述梗概而爲之贊。然觀者當以無相爲相。無文爲文。則庶幾與公相忘於物表矣。辭曰。

文章之宗。垂耀百世。聿紹賢傳。至道斯寄。希音寥寥。或翕或張。不有作者。曷振其綱。允矣潛溪。才辯宏博。伊洛源委。孟韓渠矱。珠聯璧貫。大放厥辭。崑崙渤澥。名聲四馳。進登文垣。任專國史。夙夜敬承。以佐天子。酬應萬變。若穢泊如。卷舒無迹。雲行太虛。顧瞻浙河。際天莫極。璨璨光儀。金華千尺。我作贊言。於象何有。後人是師。泰山北斗。

又　　彭韶

春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漢湯湯。是爲先生。德容之粹。文名之高。學問之長。外裔輔夏。復我綱常。功在萬世。曷其敢忘。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方孝孺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儼游玉堂。爲天下望。名不係乎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代之英。漢唐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是非不逆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爲榮。無取於患難。故退阪絕域而中志未嘗病也。卓然閒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據之而不倚。撓之而不窮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己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疑天道之終定也。

記

宋氏爲善堂記　　方孝孺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爲太常少卿。顯考爲禮部尚書。制詞皆皇上所親製。以爲公之顯融于今。皆祖考爲善所致。公既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諭君景淵、告于廟。祭于家。會其族人于金華之故宅。以侈上之恩。而教諭君爲燕居之堂適成。乃取之制詞之意。名之曰爲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爲善。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異端之說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爲善則可以裕於身與家。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爲善。於是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爲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所賦。人之所有者。由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爲。爾豈望其報哉。冀乎報而爲善。雖所爲合於義。猶爲利也。公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修詩書禮讓之教。行集于身而不爛。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畜積者厚矣。一旦大發于公之身。文章被宇內。名聲蓋天下。位乎朝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方。由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覬其至此哉。雖公亦不預覬其若此也。不預覬其若此。而天卒莫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嚴厥弟之有成。揭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爲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道不怠。日坐乎斯堂。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爲善之澤。其有既乎。若上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尚能爲公道之。

宋氏世譜記　　東陽　胡助

宋本子姓。至微子。始受封。子孫遂皆以國爲氏。有居京兆者。曰大理丞憲。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歷十四傳至棨。周廣順中。又遷義烏稠巖山。榮字體仁。二行十有經濟才。通尚書、春秋。學者私謚文通先生。葬法華山。娶陳。生甫。八行十字師杜。善詩。宋熙寧又遷智者鄉之根溪口。宋是村鄉甫娶謝。生訓。十行二訓娶阮。生帳。八行帳娶何。生祥。二行廿字善致。娶賢。無子。以弟海之子阜爲後。海十行四二字善宗。娶胡。葬石澗原。阜五行娶陳宗。生偏。自偏以上皆儒。偏八行十字子穆。娶楊子同。生永叛、行一百作四寓柏。五行首永叛娶李回。嘉定初。又同柏遷金華之潛溪。寺舞倒定柏字秉操。娶陸烈。無子。以永叛子溥德嗣。八行千髯垂至腹。孝弟如古人。遇物一以柔勝。娶周氏。周與陸、皆杭人。溥德生守還。三行萬字德明。娶沈。守有四行萬字德懋。娶王康。皆有後。守富五行萬字德政。性忠信。與人交。無二諾。脩其兄役。度其力單。獨任之。娶金妙圓。有賢德。婦道母儀。可爲女中師。且勤甚。御紡績。每夜至鷄號。卒振宋氏門。守有亡。一子絕幼。或利其多貲。謀殺之。妙圓與夫保育成人。悉返其田廬。一毫不私。合葬潛溪西三里西姿東塢山。生文昭。行一稱名四朝字文璧。溫恭似不能言。子弟來見。輒整衣冠。深揖之。生平不識僞言僞行。一錢不妄取。不問賢愚。以一鄉善士稱之。無異辭。集賢院聞其事。賜以容峰處士之號。文圓、五行編以名爲字。文璧、七行編文隆、八行私字文華。文昭、娶陳賢時。事父孝。雖歸文昭家。凡得美食。即道人道之。未遺。不敢先食。善於教子。署翰班。使從名儒遊。死葬潛溪西十里白石山桐塢。生淵。一行僉字景淵。義烏縣學教諭。濂。二行僉字景濂。能古文。文圓娶阮章二氏。阮生澄。三行僉字景清。渭。五行僉字

景亨。早卒。章生沁、淯、文學娶婁。生源、四行僉源、汶、瀛。文隆娶趙。一字曉。周出也。淵娶蔣勸。生瑛。一行僉字伯璋。濂娶義烏賈尊。字王敬。生瓚。二行僉字仲珪。璲、字未。國朝至正庚寅三月三日。濂又遷浦江感德鄉之青蘿山。從孝倒門宋氏自大理丞以來。雖不甚顯。多以儒術知名於時。後之孫子。念先德之如斯。思承繼之不易。可不知所以自勉者哉。助與濂、以文章交甚密。因爲著此世譜記。俾之刻石先祠。庶幾觀者有所興也。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東陽胡助記。

書宋氏世譜後　　王褘

古之論譜牒者。不以世冑之貴爲足尚。而以世德之美爲可徵。是故庭列鼎彝。冑襲組紱。非不烜赫榮耀於當世。而詩書之澤。有衍無替。則閱世非由之以綿延。令聞所爲長世者也。有若宋氏。在吾義烏。自周廣順歷宋三百餘年。以迄於今。凡十有二世。而世以儒爲業。於是景濂有作用。以文章家負重名海內。由布衣官太史。爲時鉅工。累世積德。愈久而益振。豈非昌黎韓子所謂世稱德門者乎。維昔金華黃氏。世爲令德。實生太史公庭堅。今宋氏亦以積累之久。而景濂出焉。名賢之生。俱非偶然者歟。黃氏自金華徙分寧。而庭堅生。宋氏由義烏遷金華。而景濂出。又何其迹之相類歟。然庭堅自謂七世而上失其譜。而宋氏所道、則已上及於十有二世。又推而上之。復十有四世可考也。此尤可見夫水木之本原。所從來遠矣。後之來者。尚圖有以繼承、而益衍其傳哉。太常胡公、爲宋氏譔世譜。發歎甚悉。褘讀而有感焉。故稱志之於橫末。

宋氏世譜序

方孝孺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爲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爲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爲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修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爲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法章也。親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弔周卹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相拯而死相葬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爲。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爲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爲矣。斯其譜也。謂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擧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譜可也。苟爲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況徒譜乎。某是以私附其說于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玆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宋潛溪先生祠堂記

戚雄

我皇明肇開景運。維時婺女之墟。有大儒出焉。曰潛溪先生宋文憲公。偉然一代之宗師。所以昭人文。闡正學。邈乎不可及已。先生諱濂、字景濂。世居婺之潛溪。幼有異質。長益習聞鄉先達緒論。以其餘力。又尚友古之人。竊窺東萊。奮然思繼其絕學。而何、王、金、許、四先生。則風承響接。私淑而與有聞焉者也。故其爲人。親溫氣和。內誠外恕。沖然無欲。視夷險榮辱。一不以介意。出處之分明。孝友之倫篤。其發之文。則春容該博。若決大川。臨武庫。光彩逸發。若琬琰弘璧。陳於西序。而義論一歸於正。味之醇如也。薄海內外。休聞載揚。惟協惟一。然迄今百五十餘年。遺跡榛莽。廟祠弗稱。窮鄉末學。靡所瞻依。以起其濯磨向往之志。非缺典歟。矧當皇祖御極之初。首起侍從。朝夕獻替密勿。而大典章、大制作、一洗胡元之陋。而挈諸三代之上者。伊誰之功。而可忘所自乎。乃嘉靖甲午。侍御東年張公、按浙抵婺。詢及先生。慨然動念。命下有司、爲設禮奠之所。時郡丞李君重倅、汪君昉。雅懷濬尙。從事惟敏。乃卽城之南隅。建祠三楹。門垣夾室咸具。前臨大溪。爽塏靜幽。始事於孟夏朔日。不閱月而告成。於是率所屬奉安先生之主而告虔焉。邦之人士。爰及稚耋。靡不改觀相慶。嗚呼。風敎之有裨治道、尙矣。簿書餼饋之勞。孰與俎豆尸祝之雅。耳提面命之煩。固不若陰誘默化之速也。是擧也。君子謂有二美存焉。曰表章也。風勵也。夫惟表章。則衞邦文獻賴以勿墜。而古道庶幾有復明之期。夫惟風勵。則淑人心。回末俗。豈待於聲色號令之間而取足哉。此識治體者。

寧先此而後彼。爲世道計。至深遠也。或曰。公之藏在蜀。衣冠體魄存焉。今之祀也何居。是不然。先生天下士也。其事業在朝廷。行義在國史。學術在論著。進以羽儀天下。退以淑其鄉。人人咸得而尊仰之。豈暇計其衣冠體魄之所存哉。抑聞之。君子於前賢過化之鄉。猶徘徊慨念。甚者、爲之位設袞冕。以想見其爲人。矧先生婺產也。神爽颯然不昧。鄉人子弟。咸在其摳衣辟咡之列。祠之復何疑乎。於是郡大夫聞之。咸曰。祠以詔後。匪文曷宣。子爲我鐫書於石。辭不獲命。乃倣古大招之意。復系之詩曰。金盆玉遠磴嶙峋。紫岩三洞涵虛冥。笈生與人絕等倫。仙華崇邃顯卜隣。宵羅松桂秋復春。公神歸來兮浩無垠。飛榱與新傑構新。丹刻掩映雙城闉。歲月於鑠椒精陳。汀蘭岸芷雜佩紉。朝暾夕月入藻蘋。公神歸來兮笑不嚬。袞衣玄帶滿後塵。取青媲白媒厥身。經師難遇人師純。龍門復家翼閩洛。麟角鳳觜誰見珍。公神歸來兮望我人。

宋學士祠堂記

金華宋太史景濂。其先嘗勝國時。爲金華海運千戶。實維世家。公生於末季。以世亂避地爲浦江鄭氏塾師。因遂家焉。及太祖下江南。公遂從浦江、與王文忠公禕。相次謁見軍前。太祖得之。喜曰。吾固知江南有二儒者。學問之博。禕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禕。因從渡江。由此日見親遇。每軍國大事。必朝夕對公籌之。與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青田劉基、皆呼爲四先生而不名。迨後太祖平定中原。海內寧一。始制禮作樂。以興太平。於時公以名德宿學。實居內臺。於凡制度章程。多出公之建定。雖宏綱大略。類自上裁。而粉飾鴻烈。以啓佑後人。則公之功居多也。晚年致政。以家難謫戍四川。過瞿塘。夜逢僧語。遂卒於其地之蓮花塘。士人因葬焉。予姓從之。以故鄉里之儀型。自就湮廢。迨今且二百年矣。學士大夫類能頌公之德之文。其於揚厲表章。竟無有一人能爲之先者。適己酉歲。高淯韓侯。始宰是邑。初至。卽慨然興曰。國有典刑文獻。不可缺也。況公之烈烈者耶。責實在予。乃日詢耆舊。以求公之遺蹤。蒐輯典章。以備公之行實。申呈司府。以詳公事之始終。適相宅於學宮之東。得地三畝餘。捐材鳩工。撤廢寺而一新。以建爲門堂齋廡。資以器具。繚以四垣。奉公主於其中祀之。復爲置田地一百畝。裝櫃。以供粢盛。爲編門役一人。以備灑掃。由是公之衣冠有藏。神靈有妥。歲時有祀。伏臘有歸。邦人翕然。鼓舞稱快。婺人婁良翰、聞而歎曰。若是乎韓侯之用心哉。是其功豈特在太史公。將鄉邦之斯文。實惟是賴矣。吾鄉先正。自呂成公之後。歷何、王、金、許、

四先生。以及儒林四傑諸賢。皆以理學維植世風。而多不及大用。至我公始以文章鋪張鴻烈。潤色太平。其名載旂常。功施社稷。豈獨桑梓之私。雖他人例能道也。顧以時移世遠。遂不得一畝俎豆。以列跡於二忠越國之間。豈非明時一缺典耶。國家崇德象賢。無所不至。其一時開國元勳。若誠意、宋遠、臨淮、諸侯。中間越歷多艱。往往亦經歸飭。卒之遭遇聖明。俱克復光先烈。而公獨以投荒千里。寂寞無聞。豈國家曠蕩之典。獨一新於我公耶。無亦傷於後嗣之式微。而有司者莫能爲之先容故也。韓侯乃不以其勢之微。時之遠。慨然振勵。而樹之風聲。俾得以立宗秩祀。以媲麗於忠簡、賢良諸祠之間。非至德、其孰能因之。昔范文正修隴之嚴祠。而子陵之清風高節益彰。顯蘇公表潮之韓碑。人始知昌黎之道德文章。果足爲百世師不誣也。吾鄉之文運。特公而昌。公之功賢。以侯而顯。然則侯之功德。且將在斯文者百世。豈直爲太史公已耶。抑因是又有以見古今興廢之理。信未可以一定論也。昔當元末擾攘之時。我公以明德奇才。負伯王大略。皆以出處之計。謀之千歲大師。師不然。公拂然就行。後卒遭遇太祖。果以文學侍從贊成大功。爲一時儒臣之冠。豈亦不爲奇遇。及天下既定。其一時同事諸賢。率以勳庸分封錫土。照耀鄉邦。可謂盛矣。然或不一再傳。多至覆湯遺亡。迄今有併其姓名爵里而不能知者。於今果安在哉。而公乃獨以孤忠

不偶。得完其名節。以磊落振耀於穹壤宇宙之間。使初時不遇明君。則功業文章固無由自顯。果其後亦止以一官投老。其子若孫率皆不肖。又安知其遺亡漫滅不有同於世之泯泯者耶。是身與名且俱亡。而公之所烈烈者。又不知其與山川草木竟如何也。後之人又孰從得其實而蹤跡之。況二百餘年。又安得豪傑之士如韓侯者。以爲之表章也。是公之屈者乃興之基。屈者爲伸之兆。其不亡者存。乃天所以默相斯文而不欲使之中絕也。而韓侯之功烈。又孰能振衰繼絕。以使之中興也哉。信乎公之有祠。亦可以觀既定之理也。公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而讀書處在金華八都之苓塘。卽今太陽嶺下。有宅一區。居金華洞里。卽公所生之處。計荒涼殘久。巳俱不可復尋矣。其所著書。則有孝經曲禮諸傳。及龍門、潛溪、鑾坡、禁苑、芝園前後翰苑等集。近復散逸不全。侯至是始復集羣刻之。祠既成。復藏其所刻於中。以備遺亡。由是邦之典型。始得大全。而侯之功。於是爲益顯矣。然則公之所恃以爲不朽者。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韓侯諱叔陽。字進甫。應天高淳人。登丁未進士。實尹是邑云。嘉靖辛亥歲仲冬之朔。賜進士第、文林郎、刑科都給事中金華姜良翰撰。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天下之族。在祀典者。固皆崇報之義。而亦莫不有立教之端。是故非其人焉而祀則瀆。有其人焉而不祀則慝。有其人、舉其祀。而沒其實焉則泯。泯則雖若差勝於慝。且瀆者。而要其極致。則亦非所以嚴祀典而明學術也。義何所取。教何以立。不惟前哲之精微莫爲之闡發。而後學之趨向。皆將貿貿焉莫知所從事矣。亦何貴於祀哉。潛溪宋先生。生於浙之浦江。卒葬於蜀之成都。成都則既有祠祀矣。浦江顧獨缺焉。百五十餘年。莫有爲之舉者。迺高淳韓叔陽氏。以進士出知是邑之二年。爲嘉靖庚戌。遂慨然請於金華守陳君元珂、達之監司。明年辛亥。余以視學至。謂斯舉不當緩。於是韓尹辨方相址。聚材鳩工。建堂廡門宇三十七楹。經始於秋八月。落成於冬十二月。奉先生主。妥安如禮。仍樹碑以紀成事。率諸生以文告余。惟浦江、金華屬邑也。金華之學。自東萊呂成公倡之。而何、王、金、許四賢相繼而出。說者謂爲朱學世適。今其立言著論。昭然具在。固非後人之所敢擬議者。然要之皆聖門之羽翼也。先生繼起是邦。遭逢聖主。文章事業。掀揭宇宙。士人籍籍。咸稱名臣。巳稱諸謝。至其所深造自得者。上躋聖眞。直達本體。則反爲文章事業所掩。而不得明預於理學之列。此余追考先生之平生。未嘗不喟然而歎也。曰。嗟乎。世有眞儒若先生者哉。觀其斥詞章爲淫言。詆疵瑕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居常或終日靜坐。或支頤若癡。或掛冠行松間。或撫聲而浩歌。倘倘然如塵外人。及讀其所雜著。與凡六經之論。七儒之解。觀心之記。則實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是豈徒欲以文章事業名世者哉。奈何學術難明。見聞易眩。而先入之言之易行。所以擬先生者僅僅若此也。不知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得其時則爲名臣。顏、閔、冉、仲、有、曾、思、孟。不得其時。則爲大賢。固不當以彼此論也。況究觀先生之學。在宋則有若陸子靜。在元則有若吳幼清。蓋皆聖學正傳。後先一轍。其與前四賢之繁儒籍直。世必有能辨之者。而俎豆獨後。品論未當。豈所以表先正而示後學哉。苟但知先生之顯。而不知先生之微。知先生之用。而不知先生之體。則是見光華者忘日月。覩渙渤

者失原泉。而精一無二之指。無怪乎其未究也。此固於先生無所重輕。而祀典之褻瀆。學術之不明。余竊憂之。故因先生之祠成。不避而大書之石。庶乎二三子之從吾游者。可因是而釋思也。敢曰是足以慰先生之靈也哉。先生名字爵里。出處存歿。有國史在。祠址堂宇。祭田丘畝。文集板刻。韓尹雅知治本。經畫具悉。有附錄在。不書。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春正月人日。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副使、奉敕提督學校、前兩京吏、禮二部郎中、後學武進薛應旂撰文。

移文

浦江縣申建宋學士祠移文

金華府浦江縣。爲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據本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張孟昂等連名呈稱。竊見金華舊有四賢祠。蘭谿舊有金仁山章文懿祠。近又新建范香溪祠。各邑追崇。往先相望。蓋將表揚乎先德。亦欲興起乎後人。惟本縣鄉賢宋景濂先生。學貫天人。道宗孔孟。推明正學。綴金華道統之傳。黼黻鴻猷。爲開國文臣之首。文章論撰。勒在鼎彝。行誼勳名。載諸史冊。薰德而善良者甚衆。聞風而興起者尤多。其所著孝經、曲禮傳、龍門子、潛溪集、凝道記、浦陽人物記諸書。及鑾坡、芝園等集。道不詭於聖人。言可法於後學。考其所得。實無愧於香溪諸賢。而得君匡國。功或過之。夫何浦江乃先生誕生之地。獨未有崇奉之儀。是誠缺典之所當修。祠祭之所不容不建者也。呈乞垂念先賢盛德。俯從後學所請。查照蘭谿事例。爲擇善地。特建專祠。裁定祭禮。訪立宗裔一人。以示世守。編僉門子一名。以供灑掃。舉報稱之典於一時。慰景仰之思於百代。庶幾先賢遺澤。沒世不忘。士類瞻依。永爲有地。而於國家風化之助。不無少補矣。據此。照得特建范香溪祠祭事。在蘭谿尤恐不的。就經行准彼縣關開查一宗。爲建立賢祠以崇學正以彰聖德事。據該學生員辛穎等具呈。乞建立鄉賢范香溪先生特祠專祀等情。該本縣知縣徐紳查議。就其基所。發給官銀三十兩。與其後嗣生員范延齡等。特建祠堂一所。每歲春秋二祭。各於該年丁田內添派銀三兩。買辦祭物。備由申蒙本府轉呈去後。續奉府帖。該蒙提督學校按察司副使劉案驗。該蒙巡視浙江監察御史裴批。近呈文。蒙批建祠特祭。俱依擬備行。本縣遵照。查給官銀。蓋完祠堂。加派銀兩致祭外。合行關覆施行。准此。爲照諸生所請。特建宋景濂先生祠祭一節。實與范香溪事體相同。應合允從。查得本縣原有已廢明德寺後堂三間。插屋二間。破損正殿一間。基地三畝三分八厘四毫。山三十六畝。已經本縣勘斷入官。申詳分巡道依擬。前項木料。堪以建祠。及勘本縣儒學之左。有田一坵。共計三畝四分。逼近學牆。地勢高廠。可爲祠址。俱係市民黃綱之業。隨據執稱。情願出賣爲基。又查興昌寺還俗行童于道川。遺有民田一十八畝四分七厘。地三畝四分。查係無主寺產。亦該本縣勘斷入官。欲將前田照數撥與黃綱易換。但學左附郭之田。時價頗高。合無候中詳允日。將前寺田倍撥六畝八分。與黃綱抵換前田。以爲祠址。就將明德寺屋料折卸。修造正宇三間。廳屋三間。門房三間。周圍修築牆垣。量該加添工料之費。將明德寺入官基地山田。變賣價銀補湊。該用人力。量撥民壯二十名助工。不必如蘭谿縣動支官銀。而事亦易完。落成之日。設立先生神主

在內。照依范香溪之例。給與春秋祭祀。每祭。於本縣丁田內各派銀三兩。仍編均循門子一名看守。再行查訪宋氏同宗一人。以繼絕祀。其前聖昌寺入官餘田一十一畝四分七厘。地三畝四分。聽其立籍管業。所收租穀。以為修理之資。且本祠與學宮相鄰。再查廢寺木料。陸續修葺東西側房。凡有志生員。聽於祠內讀書。以興起其景行先哲之心。庶幾鄉賢之德。不致泯沒無聞。而於地方士風。不為無補矣。緣係比例特建祠祭事理。合行具申。伏乞轉達合干上司。照詳示下。以便遵奉施行。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浦江縣知縣韓叔陽、縣丞張綸。主簿缺。典史蔡桐。

金華府為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據浦江縣申云云等因。看得宋景濂先生。開國文臣之宗。其潤色皇猷。恢弘文教。於本朝草創之日。其功為大。而浦江乃其本生之地。祠祭寂寥。宗祊零落。夫過大梁者。尚馳想夫夷門。遊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矧伊名賢。又非他比。撫事懷人。景德者能無動念。但建造重事。耗費錢糧。前此有司。故多因循。今該縣所據。因舊為新。事集而費少。因民所欲。名正而義大。相應俯從。合無候呈詳允日。行令該縣。照依前議。建立前祠。為立守祀。歲致二祭。循編門子看守。庶繼報德無窮。而景行有依矣。惟復別有定奪。本府未敢擅便。理合通行申稟。浙江布政使司分守金衢嚴道右參政蔡批。浦江乃景濂先生所生之地。未有專祀。誠為缺典。該府縣留心及此。可謂知所先矣。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雷、按察司帶管分巡浙東道僉事胡批。宋先生祠祭。景德慕義者、所不容已也。況其鄉乎。據議已有成規。仰候察院詳示施行。此繳。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金華府知府陳元珂、同知缺、通判司繼祖、推官吳仲禮。

金華府為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蒙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薛案驗。該蒙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批。本道呈詳浦江縣宋景濂先生建祠特祀緣由。看得宋景濂先生。開國儒臣之首。文章德業。冠冕當代。矜式後人。沒而不得俎豆於其鄉。誠為缺典。既經該道查明於祀典相應。准即於前項廢寺。改建祠宇。用以安妥神主。餘俱依擬施行。工完。仍具由呈報。此繳。案照先蒙本院批。金華、府經歷司呈。前事。提學道查議呈奪。此繳。該本道看得宋景濂先生。格心之學。華國之文。遠追昌期。贊襄洪業。創立學校以明倫。制作禮樂以飾治。稱其立德、立功、立言。昭然可述。按之祭義、祭法、祭統。允矣不誣。且今成都為遷葬之地。尚有賜田。矧茲浦江乃誕生之鄉。可無專祀。該府議將廢寺屋木田地。經繫區處。建立祠宇。以安妥神主。仍編均循門子一名。常川看守。似為允當。但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欲查訪宋氏同宗一人。聽其立籍管業。雖若興廢繼絕。不無啓僞長姦。賢者無後。自古有之。小利必爭。於今為甚。不認梁公者。百無一二。甘拜子儀者。十常二三。所據查訪宋氏繼祀一節。似難允議。前田租穀。相應徵收在官。或照各處學田規則。積貯在學。常賦之外。以為春秋二祭之費。每歲免加丁田銀六兩。亦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其餘依擬准行。該縣建造祠宇。擇日興工。仍委廉幹官一員董理。嚴禁冒破侵漁之弊。工完。具由通行申報。惟復別有定奪。已經備由呈詳去後。今蒙前由。擬合就行。為此案仰本府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轉行該縣。查照將原議廢寺屋木田地。經繫區處、

建立祠宇。以安妥神主。仍編均循門子一名。常川看守。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租穀徵收積貯在學。常賦之外。以為春秋二祭之費。免加丁田銀兩。餘俱依擬施行。即擇日興工。仍委廉幹官一員董理。嚴禁冒破侵漁之弊。工完之日。徑自具由申報各道及本府查考。其餘悉照學校詳議施行。先具不違。依准二本□查。須至帖者。右帖下浦江縣准此。嘉靖三十年五月廿三日。

金華府浦江縣。為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案照承奉府帖。該蒙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薛案驗詳允。准將廢寺木料田地。建立宋景濂先生祠宇。內撥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租穀徵收在官。常賦之外。以為春秋二祭之費。免加丁田銀六兩。仰縣悉照詳議施行等因。看得前項寺田。每年該租穀二千一百四十觔。依銀五兩三錢四分。地租折銀五錢二分五厘。共銀五兩八錢六分五厘。每年輸賦該銀二錢四分二厘。春秋二祭。照依鄉賢祠買辦品物。該銀四兩九錢八分四厘。全熟之年。所收前租。似足支費。如過歲荒收少。祀典恐致廢缺。況後年久。祠宇損壞。無從措處修葺。及先該本縣刊刻先生文集一部。倘後上司本縣取用。未免科派里甲。俱為未便。卷查一宗。為侵匿官銀。謀產事。據本縣犯人鄭廷春告稱。始祖鄭三四係宋先生女壻。撥出民田四畝七分為祭產。近被鄭廷璪佔管。已經本縣審實。斷入本祠為祭產。但隔遠管業不便。責令本家殷實戶丁鄭廷[illegible]、鄭廷照承買。照依時價出銀。別買近祠樓仲寨等民田一坵。計五畝。每年該租穀九百斛。值銀二兩二錢五分。再查勘先年入官近溪田地八十畝。每年該租利銀七兩三錢三分二厘三毫。又本祠臨街店房六間。每年該賃銀四兩二錢。俱徵收在官。先儘輸賦祭祀之外。餘銀存庫。以備荒年辦祭。及修理本祠。并上司本縣、刷印文集。紙張工食之費。再照前項加增租銀。俱係本縣自處。未經申詳。合候詳允之日。立案備照。與本縣倉庫錢糧。一體交盤。庶幾事體經久。不致湮沒。而費有常經。亦不致科派擾民矣。嘉靖三十年十月□日。知縣韓叔陽、縣丞張綸。主簿缺。典史蔡桐具申。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薛批。據申經理祠祀。并印刷文集等項。具見周悉。足垂永久。俱依擬行。此繳。

祭產

田一十六畝六分七厘。共計八坵。每年共該租穀三千四十斛。折銀七兩六錢。（一買南隅民人樓仲寨將民田五畝。一墾昌）

一寺入官田一十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共計二片。每年共該租豆麥二百一十斛。折銀五錢二分五厘。柏木八根。

每年共該油燭一十五斛。（及香紙菓器之費。本祠門子經收支用）每年通共銀八兩一錢二分五厘。（本祠門子經收）

二祭共該銀四兩九錢八分四厘。（隨時發細戶買辦）

猪二口。（每口重七十斤。各該銀一兩四錢）

羊二隻。（每隻重四十斤。各該銀八錢）

柏香一炷。（計銀三厘）　醯醢肉二觔。（計銀四分）

棗栗各二觔。（計銀四分）　青蔬、韮菜各二觔。（計銀八厘）

醢魚二觔。（計銀五分）　紙劄銀三分。

末香一升。計銀一兩。柴五束。計銀五分。
蠟燭四對。計重二斤半。計銀五分。酒二瓶。計重十斤。計銀四分。
稅糧共該租穀一百七十斛。本祠門子管納。秋糧民米五斗一升外。寺米二斗二升。夏稅麥七升一合。
餘銀除買祭納糧外每年餘剩穀一千八十三斛。十兩。該銀二兩七錢七釐五毫。着落本祠門子經收
明白。送縣貯庫。聽候節年查盤。以備荒年欠租抵補祭物之數。及修理本祠之費。如遇均徭里甲年分。
免當差役。
外入官溪田地。共八十畝。計五十七號。每年共該租銀七兩三錢三分二釐三毫。此田地坐落。水衝游
沒不常。難以爲稅。如遇水游。委官查減租。東至五都九保界。南至大溪界。四至項延圭田界。北至高溪界。
田三十畝七分一釐。每年共該租銀四兩一分四毫。上中田每畝該租銀一錢五分。中上田每畝
該租銀一錢三分。中下田每畝該租銀一錢二分。下下田每畝該租銀一錢。
地四十九畝四分八釐。每年共該租銀三兩三錢二分一釐九毫。上中地每畝該租銀八分。中下
地每畝該租銀六分。下上地每畝該租銀五分。下下地每畝該租銀四分。
本祠臨街店房七間。每年每間該賃銀六錢。共該銀四兩二錢。二項共銀一十一兩五錢三分二釐三
毫。每年本縣追收貯庫。以備修理本祠。及上司本縣刷印全集紙張工食之費。臨不科擾里甲。書一
千四百零七張。板七百五十七塊。嘉靖辛亥孟冬十月刊行。

傳

宋太史傳

金華　王　禕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游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諡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遊金山。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爲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爲儉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多者矣。景濂在妊僅七月。爲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卽能誦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爲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爾。乃攜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爲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盡景濂。盍爲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博極經史。善爲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蘊奧。久之。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景濂爲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闞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

爲之序曰。柳公之文。龐蔚隆凸。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爲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玄。於二公爲行輩。皆許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寓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既卽世。而景濂蹶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韜晦。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於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景濂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猶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爲經論。絕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辨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飫粱肉而茹苦荼、飲茗汁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辨人形。而燈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疎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攜友生徜徉梅花間。譚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雲飛松頂。尋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適。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眞無鉤距。視人世百爲。變眩捭闔。識者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爲人所負。不復郵。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爲文。別有蘿山吟藁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禕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足跡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蓋馳騁有奇氣。以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爲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之稱遷者。固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爲異耶。

宋潛溪先生小傳

鄭　濤

景濂、姓宋氏。景濂、字也。其先家金華之潛溪。至景濂。始自潛溪遷浦江。今爲浦江青蘿山人。初。景濂與祖同以十月十三日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曰濂。上饒鄭錄事復初爲製今字。其在母妊僅滿七月卽生。故爲

嬰兒時極多病。每患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與其母陳、更相保抱。方獲無虞。年六歲。入小學。其師包文叔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畢。自後日記二千餘言。諸生同肄學者。日暮能歸。其所讀書。景濂皆成誦。九歲。頗學爲詩。有道士樓節翁至。或命賦詩爲贈。景濂操筆輒成四韻。有步罡躡腳頭斗、噀水能轟掌上雷之句。衆因目爲神童。烏傷賈伯謙。豪傑之士也。亟許以女歸焉。景濂家素貧。力不能致名師儒。而鄉中授徒者皆拔景濂。又莫敢爲之師。自是或作或輟者十年。鄉先達張教授繼之、自劉陽滿官歸。聞景濂善記也。亟延見於別墅。問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景濂以一月爲答。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餘言。景濂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成誦。一字不遺。繼之歎曰。有才如此。不可廢也。城南聞公夢吉。鄉貢進士也。吾引汝就學焉。景濂輒攝登徒步從之。聞公深喜。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景濂則幷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小爽者。適鄉校行私試。景濂占前列。同里胡君仲申。時受學於浦江吳公。吳公亦鄉貢進士。以文章名家。仲申從之游。深得其學。每見景濂。輒加獎譽。且謂曰。舉子業不足煩景濂。盍學古文辭乎。仲申。景濂所畏者。聞其言甚喜。於是復從吳公游。益取經史及諸子百家之書而晝夜研窮之。凡三代以來古今文章之洪纖高下。音節之緩促。氣脈之長短。脈絡之流通。首尾之開闔變化。吳公所受於前人者。景濂莫不悉聞之。於是其學大進。繼登待制柳公道傳、侍講黃公晉卿之門。益講求其未至。二公深相器重。每有咨叩。終日言之。無少倦之色。或離左右。則書問之往來。無月無之。黃公至以博雅雄麗稱其文。人有求文於黃公者。黃公不暇爲。輒命景濂撰就。自署其名而遺之。由是景濂以文知名於時。蓋懿諸顯人多願得而觀之。而景濂不以爲已足。且謂文爲載道之具。凡區區酬應以適時用者。皆非文。於是益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而大肆力於其間。積之之久。浩浩乎而莫窺其際。源源乎而不知其所窮。洋洋乎而不見其所不足。若景濂之文。可謂能卓然名家者矣。景濂之親。不論於中人。而其志則欲尙友於千古。接人雖極其和。至於品裁優劣。則極愼許可。當其意者。蓋十無一二焉。或狎而侮之。卒弗與較。人有樂於爲善。則竭其志慮而勸之。不啻若己事。故自家庭之近。至於州閭之遠。自公卿之貴。至於僕隸之卑。凡識景濂者。咸以爲豈悌忠愿之人。景濂篤於倫品。處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皆無愧。性尤曠達。視一切外物澹如也。年三十。即以家事授子姪。朝夕唯從事書冊間。稍有餘暇。或支頤看雲。或被髮行松間。過得意時。輒嘯嗷浩歌。聲振林木。翛翛然如塵外人。其傲睨一世。豈徒齊彭殤、忘貴賤而已哉。其胸中之所存。蓋有不可得而測者矣。予少景濂五歲。初從吳公游。始識景濂。及再從柳、黃二公。而與景濂過從尤密。是則於學爲同志。於師爲同門。不可謂不知景濂也。因爲撰小傳一通如此。景濂所著。若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經緯文宗、浦陽三世、古賦正音等書。多未完。其志甚銳。而所述當不止。尙俟他日續書。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致仕潛溪先生宋公行狀

鄭楷

曾祖考澹德　妣周氏

祖考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　妣金氏。贈淑人。

考文昭。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　妣陳氏。加贈淑人。

本貫金華府浦江縣感德鄉仁義里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爲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尙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娠七月即生。爲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畢。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能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爲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爲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尙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攜入府城。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幷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詩、書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與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閫奧。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薦舉仕者。當是時。會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服制禮文。多參間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觀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元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即世。先生接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閟。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

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先生旣聞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梁肉而茹苦飲茗汁耳。歲庚子。太祖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眞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靑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過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慤。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尙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左右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養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

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賢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佾帑。上每與羣臣言先生篤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旣而先生丁尙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纂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壹昇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傅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旣追封外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殺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子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淸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

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齒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眞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命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賜觀之。六年二月。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命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旣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異域之功。民力旣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願陛下愼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御齋室。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修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詔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郞。母陳氏。贈淑人。先生奉詔搜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儆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觀稼。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

善。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尙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晝靡夜。躬閱載册。書於簡。進之或覽視於册。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遠邦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凡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猶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褒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雖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詰。又問否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雖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謂善陳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稿。嘗書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

步上歡甚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巵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宜勞爲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命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徵先生家子瓚之子慎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璲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璲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語先生曰朕爲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旨上命璲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日有致政之詔乃加賜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爲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留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上皆之而龍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臚詔上疏其心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

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皆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將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賜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愼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候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勸曰大江漢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愼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卽拜表遣愼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勳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適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延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聳動顏色越翼日上降敕符遣儀曹率膳諸物撫寵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豫觀闕盤旋禁籞詢諮備至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識爾濂方今外國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睹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道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爲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璲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璲以安對未幾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疇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

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爲詩歌以紀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遠邦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韜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過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蹈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閣閣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任眞無鉤距縱爲所紿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以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敕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國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欣然爲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獎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淸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率敕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者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觀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爲先生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而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內誠外

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爲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營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連有以郡縣事爲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爲之不怡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紗幃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提人以爲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云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芝園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貴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歿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臨哭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葉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爲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清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璲有文行精篆隸眞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慎慥恂懌恒點嗚呼楷自垂髫時皆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卽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於茲有年矣第僕才質凡庸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以顯著於當世其出處遺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尙恐人未盡知爰敢冒取翰林待制王公禕先伯父太常博士諱濂若所著小傳及同

門友某某所作歷官記．輯為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為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採擇焉．

雜文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序　　戴良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材．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固辭不起．後覓寄迹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為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昔人有以紳笏為柴柵．聲名為桎梏者．余豈為是過激哉．顧將順性而動．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決不能者四．余閒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然自閒散以來．嬾慢成癖．嬾則與禮相違．慢則與法相背．違禮背法．世數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憚作勞．酬答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可復．而當官事叢雜．與夫送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嘯傲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佩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縱．二不能也．疑坐移時．病如束溼．一飯之久．必四三起．當賓客滿座．儼如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重若山岳．而往返書札．動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逝．又聞道士遊言．吐納修養．可使久壽．故即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附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為道者．蓋或施之於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曠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而猶存．若是而為壽可也．苟不其然．顧欲潔身隱遁．逃棄人倫．而苟焉以翩壽為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為雲霞．粲為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祕書之職．請為道士於剡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入嵩山為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迹於老子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為道然也．亦豈有假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元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

謝太史公　　方孝孺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雖有推所得引人之善．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掖後進為職．雖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姪．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頸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修己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為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

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恆人之中而成之也．某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閔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則之也．某之誠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為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為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為義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襄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彈一世之心志．以選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既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議之所存．用為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事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繫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為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況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恆處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過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斯為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溺于見鄙．薄孟子．桓譚輕楊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況淺聞小子．見誚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皖皖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讓．其大者．將宏廓擴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遂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為來今准．下此．猶當著一書．攄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臥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指議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猖猖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厭猖猖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出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為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為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楊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楊子雲．必好己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為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己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識．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毀見譽．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啖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歸時．朝夕而至．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誕．不覺縈多多遺誤．

祭文

弋陽黃　溥澄濟

維景泰七年三月□日。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黃溥等。謹以牲醴之儀。敢昭告於故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潛溪先生宋公之墓曰。嗚呼先生。鍾天地之間氣。生文獻之名邦。性分之粹既粹。進修之力益強。六籍咸貫。義理精詳。泝濂洛之源委。窺孔孟之宮牆。文超千古。才具兼長。如唐之韓柳。如漢之班楊。雖雲漢昭回。不足以喻其光明俊偉。雖渤澥深廣。不足以喻其浩瀚汪洋。初丁元運之否。則抱道不售。猶玉之韞櫝。珠之淵藏。晚際天朝之興。則明良契合。如魚之得水。鳳之鳴陽。石渠延閣。金馬玉堂。乃師帝胄。乃教國庠。爲後學之山斗。揭斯文之領綱。禮樂資之以制作。治道賴之以贊襄。嘉謨大猷之獻納。金縢玉冊之鋪張。勒之彝鼎。而昭示萬世。宣之詔敕。而撫諭四方。卓彼朝廷柱石。展也吾道棟梁。致一門之榮盛。寔恩數之非常。胡貝錦之騰謗。迺安置於遐荒。抵中道而疾作。遂易簀於瞿塘。荷賢王之眷念。得遷葬於華陽。嗚呼。使先生之不死。安知不召司馬於洛下。歸賈傅於沅湘。何蒼天之不遺。欲上叩而茫茫。信死生之有定。惟哲人之順常。評曰已矣。死者不可復作。所貴有不死者之流芳。文足以垂教。德足以道聖。道傳世而不泯。名垂後而彌彰。嗚呼先生。是豈真亡。我等晚生。不覩模範。企想餘光。詢謫居而岑寂。慨孤塚之荒涼。弔英靈於冥漠。寓情愫於椒漿。不亡者存。庶幾來享。

祭文

羊城陳　璉

維宣德□年□月□日。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陳璉。謹以牲醴之儀。致祭於前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宋公之墓曰。古稱金華。文獻之邦。山川淑氣。篤生才良。匪著名於道學。則馳聲於詞章。繼後作者。與柳與黃。繄維我公。毓秀其鄉。早嘗從遊。聲譽亦彰。矧天分之既高。而學力之富強。博通羣籍。考訂尤詳。曾設帳溪塾。復著書蘿山房。方元祚之將屋。紛干戈之擾攘。抱道弗售。思以自藏。當盛朝之龍興。適文運之革昌。應詔而起。寔際時康。人皆爭先而快覩。奚翅如景星之與鳳凰。受九重之眷遇。拜恩命之非常。亦通籍於金閨。遂進職於玉堂。或侍講於經筵。或典教於國庠。職司帝制。則唐之陸贄。總裁元史。乃漢之子長。高文大册之傳播。弘辭奧論之敷敭。粹然天資之溫。燦然列宿之朗。譬猶米粟布帛。人皆嗜愛。良金美玉。時共寶藏。匪但獨聞於中國。而實盛傳於遐方。或擬諸昌黎韓子。或方諸廬陵歐陽。斯天下之公論。苟非公其孰能當。胡爲山頹梁摧。遽告弗祥。一斥不復。旅殯夔塘。後遷葬於城東。荷蜀國之獻王。宰木已拱。幾閱星霜。於戲噫嘻。孰其主張。余欲詰之神理茫茫。雖然、公之高名。足以永世。公之雄文。足以流芳。將與天地同久。是謂不亡。璉生於海隅。夙仰聲光。幾讀遺書。景慕弗忘。邇來西蜀。叨長憲綱。詢佳城之如故。慨宿草之荒涼。歎余心之悵望。敬致奠於一觴。惟英靈之不昧。庶來格而來享。

祭太史公八首

方孝孺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戒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爲學。惟道是明。繄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勖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

吾老嫠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遠。其歸無期。且食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遭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徙蜀。與我先鄰。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逝歸。得喪閭里。遲之三載。祗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葬矣。我存何知。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尚寓于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曾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般其羈旅。使復田里。或周其窮。或開其晉。凡力可爲。不忘公恩。第慙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愧公奧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矣。公神在天。亦我之愿。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嗚呼。九鼎大呂。不足炊爨。陳于郊廟。可鎮華夷。麒麟騶虞。不能服駕。出于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所毗。潛功隱澤。不見施爲。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厭世而去。智者痛惜。嗟吾先生。全德邁倫。盡性昭道。卓然天民。文傳海內。世謂止此。遺其粱肉。貴其糠粃。先生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今也既亡。民實無祿。寥寥聖道。疇引疇續。告始懸車。學者滿門。意謂小子。可竭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實愧于天。薄宦山南。地鄰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目。身拘職業。詎曰能來。獲奠一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興。允匪人爲。曷以爲報。不負所期。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光。萃言讒之。竄于巴蜀。匪公之尤。民之無祿。正襟談笑。瞑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貴賤去來。靡貳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內所稱。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顧念小子。寡聞不肖。茲粗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檟。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嗚呼哀哉。尚享。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天人。遊戲世俗。粃糠死生。談笑榮辱。利祿刑禍。不入於懷。獨憂斯道。未見英才。聞人一能。欣喜動色。晚遇小子。自謂有得。致政蘿山。留置于家。細析毫微。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匪正學。尊孟宗韓。溯洙遊洛。簞瓢陋室。若飫萬鍾。訓物刑家。惟孝惟忠。天作奇殃。去鄉徙蜀。萬里西行。怡然瞑目。當始戒途。告我以書。勉以道學。爲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乎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乏校文。私情孚遂。公墓于夔。拜謁靡違。孀孤滿目。與我慨傷。收恤教養。後死之責。祿薄力微。有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爲身。將續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尚未已。報公之德。庶或在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曷日其逢。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鑑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留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萃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焉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眞。彼好毀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遺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

於江湖。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骨支。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疑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襮日月而比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其隙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素華以為醴。注滄海以為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裨於黎元。爵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為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為後世之所崇。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搢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耀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遠謫遐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為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為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逃。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兔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雨蹸帳幟。濫跡縉紳。受祿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聲與淸譽。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寫乎哀慕。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鵩鵲之啄。蛟龍天遊。雷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戲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澹倪稍首。吸其餘光。一朝失勢。遷謫遐斥。孽兒樂禍。詆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蓍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勵。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睽目江滸。麟踣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穆穆賢王。誠明睿哲。興懷先正。追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覽遺文。慘卹笑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妒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叨承教育。不鄙其愚。千載是託。歲月邁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惟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衍。青城遙天。咸慘所鬱。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興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滸、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豎。亦為掩涕而徘徊。竊謂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頹。孰知雲收雨霽。星斗之光。有若洪瀾怒濤。縱撓激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崔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為之追念。子孫克守其遺緒。而賢王為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慕。其風采。而尚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既屈之餘也。尚若此。而況千載之後。公論既定。其卓絕光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以啓迪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為位一奠。吾之不見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臨。湫然微笑。猶彷彿想像

乎實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尚享。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改葬祭文　無名氏

斯文之傳世越千載如一日。道德之啟人。曠百世而相契。如日麗天。如水行地。自古仁賢君子。凡其經履之所。宦遊之處。一遺迹與故址。咸顧懷而仰企。況祠墓之所在。能不精惜而昔治。仰惟潛溪先生。海岳鍾靈。貞元間氣。一代人豪。百世偉士。昔在勝國。登事館閣。著書龍門。優游卒歲。迨入我朝。風雲慶會。翊高皇以興運。發海宇之文治。輔青宮以授經。登玉堂以掌制。子史羣經。其學之邃。星瓊圭璧。其文之著。追呂黎以齊驅。並虞陵而無愧。處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麟鳳之瑞世。此先哲之格言。實士林之公議。夫何末路崎嶇。夔門流寓。倏瞬息之百年。嘅淒涼之墓。陸樵牧踐毀。蓁莽蔽翳。荷睿恩之崇儲。卜吉壙以改瘞。城之東。山明水麗。馬鬣峨峨。千載之計。某等欽承上命。旅止於蜀。拜謁墓前。敬陳一祭。靈爽不昧。洋洋是說。尚饗。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祠堂祭文　無名氏

天啓文明。哲人挺生。聯依日月。際會風雲。卓哉先生。扶輿毓秀。海岳鍾靈。昔在勝國。肥遯山林。遭逢明主。撫運而興。玉堂掌制。青宮授經。贊襄治化。黼飾太平。開國碩輔。佐命元勳。文傳天下。德備一身。其德之粹。威鳳祥麟。其文之麗。景星卿雲。間關末路。飄泊風塵。塞烟白草。百歲荒墳。道德感人。無古無今。卜壙改瘞。仰荷睿恩。巍巍梵刹。撤毀弗存。改建祠堂。煥乎一新。屛斥異教。崇重斯文。山川增重。草木光榮。某等夙慕道德。薄奠敬陳。洋洋如在。來格來歆。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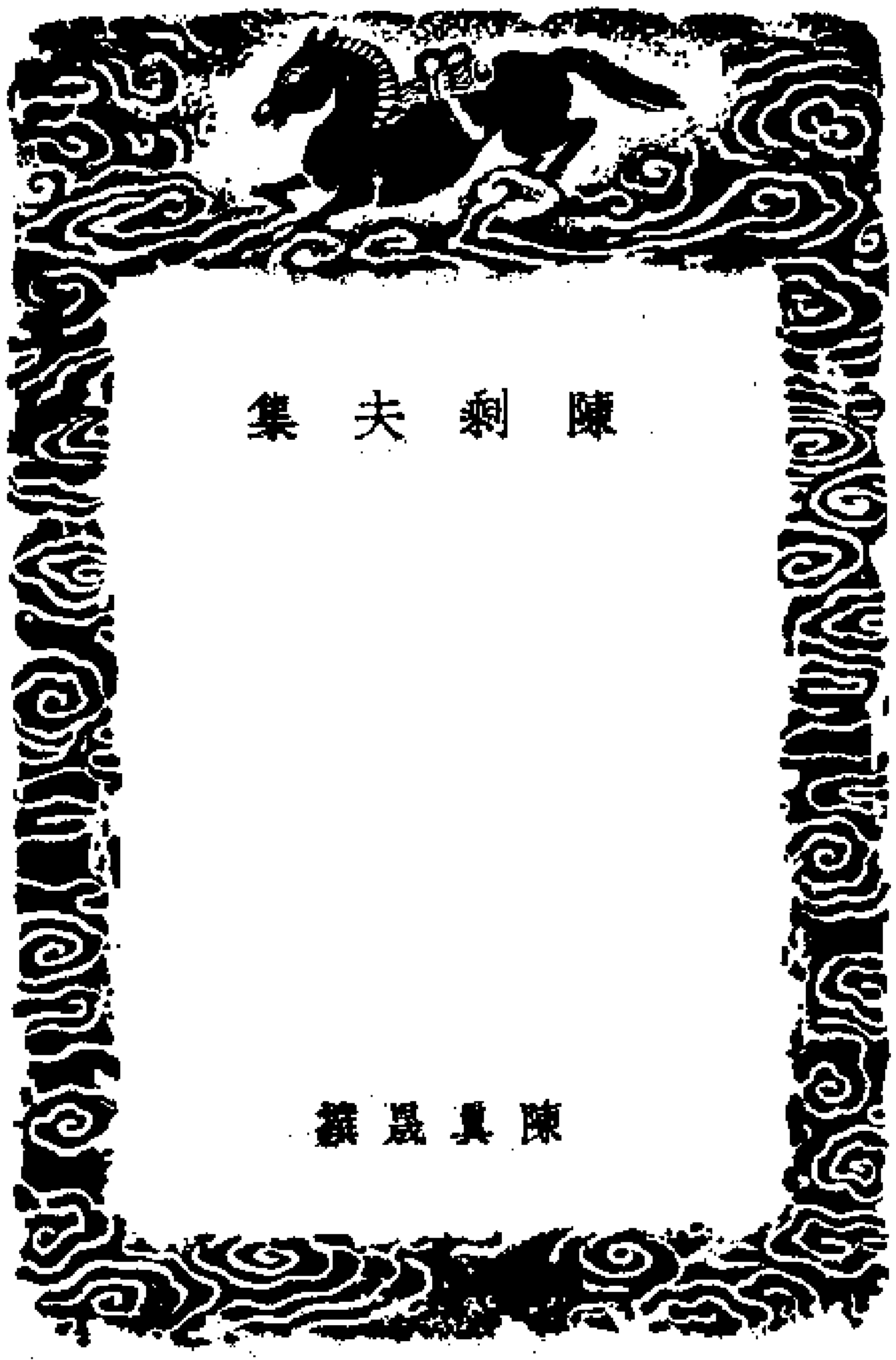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改葬墓誌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公景濂。洪武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日。以疾卒於夔門。春秋七十有二。旅葬夔之蓮花峰下。於時經紀喪事。則門生夔府知事武發桑以時護視墳塋。則鄉友嚴陵余公文。後三十三年。為永樂癸巳。蜀獻王殿下。念公舊學。特給路費。賜葬具。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遷葬於成都府華陽縣安養鄉之原。道左長史陳善、泊文武卿士。祭於墓所。復賜田以供祀事。遷後又七十有二年。為成化乙巳。今賢王殿下。仰思太祖祭注之隆。暨公道德之盛。因閱御賜寺誥敕符詩歌等文。益加崇重。以蒞爵士賑濟薄。歲久剝圮。無以稱宗崇儒重道之意。愓然興懷。躬臨墳所。賜詩致祭。錫賚其子孫有加。仍命擇地改葬。以圖永久。承奉宋君環。簡塋淨居寺。在錦城迎暉門外。山水環抱。土壤佳美。特啓諭其地而定焉。乃是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尋廢其寺。建祠堂。以奉公像而棲神。有所樹碑碣。以紀勳庸。而昭德無窮。何其盛哉。先是。巡撫都憲孫公、池陽孫君。皆復祭田見侵者若干。畝其後矣。已而巡按監察御史新昌俞君振才。按察使貴溪周君叔。又相與圖所以為表揚光大者。惓惓弗已。道德之感人心。曠百世而如一日如此哉。嗚呼。公博極群書。名滿天下。道德文章。固已衣被當時。而傳播國史矣。其處出遭逢行事之詳。與夫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又具載門人義門鄭君楷所撰行狀。墓誌。及翰林待制王公禕、太常博士鄭君濤。所著傳記矣。奚俟瑣後生小子之贅言哉。第念瑣忝同鄉邑。茲又宦游於蜀。故敢僭書此。以識改葬歲月云。爾四川

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金華潘琛撰。

重開宋文憲公元配賈淑人墓禁步豎封介嗣中書舍人宋仲珩藏地碑

肯羅之山。距浦陽城三十里而近。厥山崢嶸。不能與嵩華恆霍侔大。然天下知有肯羅者。以我學士文憲宋公景濂幼時力學其上。地物之名。從主人重云。公應辟聘。起山閭。列侍從。上恆稱為先生。論道上前。其大者若論黃石三略。公闕會勸上垂心典謨。上語賓貲。公闕言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得。何憂乎粟。跪上觀穫。公闕言惟后克知稼穡艱難。念茲下民。惟后德盛。懋民有其天。凡厥獻替。咸若廣廷。有都有俞有吁有咈。天下既底定。凡郊壇太廟山川祠祀。樂律星歷。遠邦貢齎。諸禮文大較。咸咨公贊裁。授經太子。蹈矩履繩。太子莊事公惟謹。廷臣祝公若孟有型。海外荒服重譯來。必詢公安否。薄海兒髫。人人知有宋學士。乃公對揚太祖時。闕言曰。臣無他長。祇祇威威。維文墨議論。以明以聽於我后。推乃言。維乃心。念終始典業於學。雖在壟穀。其忘肯羅哉。洪武十年。公致政歸。帝嘉公忠誠。特賜緡綺。誥封妻賈氏為淑人。推恩次子璲官中書。歸三年。淑人卒。非肯羅山麓。冬。公以孫累。貶茂州。明年捐館於夔。永樂間。移厝華陽。今華陽古木豐碑。巋嶷橫斜然。乃茲淑人一坏土。草木斬伐。壟墓非治。萬曆之季。始有袁之曰。淑人墓者。然四旁稍為蕪蔬地。雖宛宛町疃。神魄陶安佑。淑人故為傷民家女。余宰烏傷。習聞淑人於女克孝。於婦克順。公每曰。余雖貧。室人善佐余南陔養。克諧余親。余心栽藉。又曰。孝哉室人賈也。女中丁蘭也。夫人窮。雖不獲詳夫人行誼。若所聞。乃公言。淑人君子哉。其儀不忒。維女而士。會余攝行浦陽事。既謁公祠。已下令環夫人墓五畝勿爇蕪。適有民中訟於庭。言民乙侵宋中書墓壇地者。粤稽乘中書藥詩辭。工書法。太祖嘗賜和厥詩。至厥生殁。文無徵。召彼故老。僉曰。以茲土名為宋墳坵也。傳疑中書冢云。其體魄之藏與。其諸弓劍之瘞與。則未有朋知。夫魂氣無不之也。況於乃妣之墓之側哉。唯淑人孝於翁姑。唯中書孝於淑人。松楸與與。膝下依依。中書之靈。倘伴茲土。若夫隨母。翊文憲公聰明正直。神陟於天。亦游於鹿肯羅起家地。亮為厥鑒。明所棲安淑人也。乃克安公。安中書也。公乃克安矣。宋墓坵凡三畝七分。余捐俸錢七千。贖歸宋氏。累土而高。封之。爲之碑曰。嗚呼。有明宋文憲公介嗣中書中珩之藏地。嗚呼。自今以始。行者必肅。乘者必軾。樵者勿斲。其宋氏之搢衣冠。率文憲祀者。歲時敬謁。大夫邦人。必恭敬止。永言保之。庸妥我文憲公與淑人與中書之神。庸對揚我太祖優禮我公休命。宰臣司嬰勸銘。庸議銘曰。難施於柏。厥青澤澤。乃妣焉隆。乃考焉陟。吁嗟中書。安此宅。爍孝忠哉。師象則。崇禎己卯仲冬望日。進賢熊人霖拜手撰。



明史本傳

陳眞晟。字晦德。漳州鎭海衛人。初治舉。赴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恥之。棄去。由是篤志聖賢之學。讀大學或問。見朱子重言主敬。知敬爲大學始基。又得程子主一之說。專心克治。歎曰。大學誠意於鐵門關。主一二字。乃玉鑰匙也。天順二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取程氏學制。次采朱子論說。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地同運。一著學者之心法天之運。終言立明師。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畢圖說之意。書奏。下禮部議。侍郎鄒幹請寢其事。眞晟歸。聞臨川吳與弼方講學。欲就問之。過南昌。張元禎止之宿。與語。大推服。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如康齋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閩。潛思靜坐。自號漳南布衣。卒於成化十年。年六十四。眞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雖未與與弼相證。要其學頗似近之。

行實

林雍

先生諱眞晟。字晦德。改字剩夫。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欲以明初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往往稱爲布衣先生。其先泉人。國初苦倭寇。乃設鎭海衛以保漳之東土。而籍莆人泉人來爲戍守。其父安。隸本衛後千戶所。而生布衣。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淸。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歲。即能自拔於俗。厭末作之蠹心而棄之。惡異端之害道而拒之。專心致志。以儒爲業。初時謂今世取士實有專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之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往往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常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常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眞。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甚順而易者。反爲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

夫。文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梟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幹掌部事。沒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繼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敎諭數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尙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敕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終不能推其說。其事亦寢。布衣學有得者。至是皆無所遇。每回顧彷徨。不能自釋。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貸其家之値。得五金。攜其兒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吾死卽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顧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吳、許二子亦未是。（吳謂草廬許謂魯齋）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鎭海初雖或疊背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背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正。布衣有功於世教多矣。時其父卒年七十三。葬在鎭海大堂山後。留名一枝梅。題曰陳布衣祖墳山。布衣生於鎭海。避於龍巖。以鎭海室閭丘墓姪似祖仍居焉。布衣作教於漳之玉州。一日游江東之定山里。曰。此仁里也。可以居焉。里有陳震陽者。家給守禮食餼於邑。時之人傑。見而異之。於是以同譜而聯同胞。廬舍田宅。悉分與共。曰。世世子孫無相遺也。日與震陽講經論道。共數晨夕。時漳之人士。咸振蒞焉。卒年六十有四。其墓在江東之壺坑。其地清曠無所礙。後十年。提學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以表之。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又三十年。提學姚憲副鎭表章先哲。郡守陳洪謨謂先生遺迹也。乃上其事。始入祠配享。布衣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稾藏於家者。故邑庠生林祺。特爲編次。名布衣稾云。

原序

天下之事。患其本之不立。不患枝葉之不遂。患其源之不正。不患脈絡之不明。君子之於學也。亦若是而已矣。心性者本源也。至於事業文章。則其枝葉脈絡。無與於本源之事。而本源之所自出。不求至而至焉者也。明布衣陳剩夫先生。奮於南服。而有以得程朱正學之奧。蓋其專用力於本源之地。今觀二圖及聖要四說。可以知其功力之所在。其建言立明師補正學輔梟儲隆教本。以及科舉正教正考。其大指皆不出於是。使當時有能用其說者。可以正士習。厚民風。復三代之治無難。而五經四書。因以有實用於天下。非徒爲文辭利祿之資已焉。豈不美哉。而惜不能也。乃復手爲書。以告當路君子。以爲無窮之寄。予嘗考先生志而悲之。因爲輯其遺文。以行於世。或曰。先生之書。歸本心學。近世立言之士。謂心學者異端之所以教也。故辭而闢之。而先生之以爲言可乎。予應之曰。橫渠謂觀書當總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以言。則聖賢之言。其爲異端所竊而亂之者。豈一二數。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爲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釋氏亦言心。孔子曰。吾從心所欲不踰矩。蓋自言其學之所至如此。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釋氏則曰。卽心卽佛。然則釋氏者。徒事於心而已。何知學。異學卽心爲學。附於學而實未嘗學。吾儒之學則不然。以窮理爲端。以力行爲務。體之於身。而實推之於家國天下。而無不當。至語其本源之地。不過曰此心之敬而已。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

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孟諸賢.而至於周程張朱.未有能舍是以爲學者也.上蔡謝氏曰常惺惺法.常惺惺法之爲言.在吾儒言之則爲敬.在釋氏言之則爲覺.心學之爲言.在先生書之則爲堯舜以來遞傳以至於周程張朱之學.亦不過曰敬之一言而已.而豈異端所爲虛無寂滅.實叛於道而竊附於學者之所可同也哉.先生取聖要四說.系於法天之圖.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雖以四方之圖爲言.而皆不出於敬之旨.躋蠢之矣.吾謂先生之學.獨得其本源者此也.而尙何疑於先生.或曰.先生之學則誠然矣.世毋有訾其號而不察者乎.曰.世之訾心學者.訾爲異端之學者也.若以訾異端之故.而並及先生之爲號.則訾老子之道德者.將並孔子道德之云而訾之.訾陸氏之尊德性者.將並中庸尊德性之云而訾之.必不然矣.且將以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者.亦疑於本心之學而有可訾也哉.或退因排次其言以授之梓.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季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陳剩夫集目錄

卷之一

奏啓

乞召對疏

正風教疏

上東宮啓

上程朱正學疏

程氏學制

推明朱子發補之法

心學圖說

一立明師

二補正學

三輔皇儲

四隆教本

五振風教 自程氏學制至此名程朱正學纂要

學校正教文廟配享疏 此疏本上而學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教論大略

程氏學制

呂氏鄉約

傳叢

過違

一立師

二考德

三考文 自朱子學校貢此名正教 正考會通附周禮儀禮

考德高下等第式 附考文

卷之二

書

上當路書

再上當路書

答蒙庵林雍行人書

與林雍行人書

又

又

答門人翠渠周氏書

與翠渠周氏書

又

又

答耻齋周軫舉人書

卷之三

書

復憲副何喬新書

寄從吾彭韶主事書

又

復白沙陳獻章書
與東白張元禎編修書
答吳釋思太守問論語書
與夏指揮書
上唐先生書
與翁均賓書
與饒允錫書
又
與蔡先生書
與給事潘榮書
與邱宗道書
寓莆陽與林孟和進士書
雜著
無眞儒辯

執古辯
元正字說
自題九骨扇
自書草堂
題玉堂賞花集後
題內翰鄭廷綱隨侍行樂圖
題余繼魁詩卷後
題杭邑唐守愚輓詩卷後
告朱文公新像文
漳平縣學新立聖像告文
卷之四
附錄
理學名臣言行錄
陳介庵撰布衣先生行實
又贊
鄭普撰布衣先生傳

周翠渠祭文
周畏齋祭文
鄭東園祭文
吳釋思祭文
林蒙庵祭文
黃卓峯祭文
胡僉事哀詞
張東白贈行詩
陳白沙贈詩
瑞州陳氏贈詩
弟眞源送還遊詩
陳白沙輓詩
林祺讀白沙詩次韻
門人吳氏輓詩
愼獨記
過江郵山記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漳浦蔡衍鎤校

奏疏

乞召對疏（按遺稿列第三，舊無標目乞召對疏四字，餘同。）

福建鎮海衞布衣臣陳眞晟謹奏，爲建言事。臣聞布衣廷對，苟無圖富貴之心，而眞欲言天下事者，先儒許之以爲可尚。如宋程頤氏大儒也，爲布衣時，亦嘗不待朝廷招之問之，而自往上書乞召對，固有似於輕售其道者矣。厥後朱熹氏序頤年譜，亦不以爲非而錄之，豈非是又一道耶。臣卑鄙至愚，固不敢擬迹先儒，然竊願學程朱萬一之學，而實無圖富貴之心者也。故亦敢效程朱故事焉。然臣所以有言者，非敢自專也。恭奉恩詔，有時政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文，此聖朝大開言路，是欲盡天下之善以聞之也。臣竊以爲時政得失，固所當言，而風化者，時政之本也，其得失則尤所當先言。但本領大事，非面陳不可。臣伏望陛下不以臣爲卑鄙至愚而忽之，乞於萬幾之暇，賜一召見，如古聖君下詢芻蕘故事，俾臣得一陳其鄙見。無他，只是欲正士習以淳民風，復三代之故事，亦簡要易行者也。如所言不當，甘受重誅無悔。臣無任昧死之至，謹具以聞，伏候敕旨。

正風教疏（按遺稿列第一篇，標目作上程朱正學纂要七字，舊首多福建鎮海衞布衣臣陳眞晟謹奏爲正風教事十八字，餘同。）

臣竊惟今天下彌文矣，故臣不敢更飾浮詞，而輒陳鄙見焉。臣伏覩丁丑科廷試錄，見聖制篇首之問，有

曰：古之士進以禮，退以義，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今何其立功之志弱，求祿之心勝，奔競之風未息，廉介之節少著，其失安在。臣卽是而觀，甚知陛下有思古慨今之意也。至於篇終又曰：今欲士正其習，民淳其風，庶幾唐虞三代之盛，必有其道，務求切至之論，將擇而行。此可見聖志將大有爲，可謂千載一遇之問，而天下萬世之福慶者也。故臣謹採先儒之說爲小書一卷，題曰程朱正學纂要，來上，亦竊效廷對之意也。大抵三代所以盛者，學校與師道立，而心學正，教明於天下也。後世雖有學校之設，然專以科舉俗學爲教，殊不知俗學盛則心學益廢，此自然之理，而先儒亦每以爲論者。是無怪乎士習不正，民風不淳，而三代之治大不復見於斯世也。然則爲今之法當何如哉。臣聞父師之論，而得一說，謂可且就科舉之後，補此一教，如程朱所定三代學制之法，再假以三年聖學工夫，然後除授。如此則俗學稍輕，正學自重，人相習尙，積成風化，不患三代之不能復矣。所謂深求切論可擇而行者，殆有在於此乎。然此非臣之言，臣父師之議也。非臣父師之議，實大學或問所謂兼補之法也。雖或問主於爲學者自補而言，然可教化者朝廷也。與學者自補其學於下，孰若朝廷通補一教於上，豈不周徧廣大，尤足以盡朱氏立法之意哉。況心學既明，不惟有以正士習於天下，尤足以示道統之眞傳，俾皇家聖子聖孫，常得見聞帝王心學，有實下手做工夫，非但口耳講說，如漢唐宋元東宮之教而已。則方今急務之大，又豈有急於預教東宮者哉。臣布衣至愚，且老病風證，瀕死之餘，萬無圖富貴之心，然奉明詔言得失，得失之本莫大於此，故臣願效一言而歸死山林，瞑目焉。伏望聖裁，倘可採而行，殆皆先儒之本意云。臣無任昧死之至，謹具以聞。

上東宮啓（按遺稿列第二，舊無標目上東宮四字，舊首多福建鎮海衞布衣臣陳眞晟謹啓爲正風教事十七字，餘同。）

臣至愚無文，輒陳鄙見。臣奉明詔言得失，然得失之本莫大乎風教，故臣承父師之命，謹採先儒之說爲小書一卷，題曰程朱正學纂要，今繕二本，一已謹進皇帝陛下，一當謹獻東宮殿下。臣愚未知所裁，儻可採而行，殆皆先儒之本意云。謹具以聞。

上程朱正學纂要疏（按遺稿列第四篇，標目無疏字，舊首多福建鎮海衞布衣臣陳眞晟謹疏十一字，餘同。）

欽惟皇家承宋元之後，典章制度，煥然大新，而惟學校之教，最關人才風俗之大者，則猶多仍其舊。是以列聖繼承，幾百年矣，而猶士習不正，民風不淳，三代盛治未能全復。蓋由學校雖用程朱之書，然不過使之勤記誦訓詁，攻舉業而已，而於身心正學之教，則實未嘗舉行故也。豈非聖太祖肇業之初，尊略此一大本領事，以遺陛下於今日乎。今先錄程制一篇於卷首，以見三代之實教如是，而後世之教殊不本於是，虛文甚矣，可不懼哉。

程氏學制（按遺稿列第五篇。）

朱氏熹曰：明道學制，最爲有本，始終本末，次第甚明。每讀其書，觀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恨不生於彼時。伊川條制立尊賢堂，亦是此意。或問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使用明道賢興之論，則今任學校者，皆由科舉中出，豈能變而至道哉。朱子曰：欲變今而從古，亦必從此規模而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丕變。

程氏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敎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鄕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敎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敎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臣聞父師曰。按此程制。朱氏之深取者也。其後朱氏序大學。亦備此制。是皆酌三代之法。爲萬世之宜。而可必行者。行之必能正風俗。得賢才。以幾隆古之治而無疑者也。奈何宋元學校。已皆知尊尙程朱之學。而獨不行此制者。只是爲科擧之法所誤也。科擧雖曰考理學以取賢才。而其實與賢才。妨正學。使後生晩進。奔競浮薄。而士風大壞者。科擧實爲之也。故朱氏附錄曰。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擧之法。豈不偉然。我皇太祖神智。豈不知此。但創業之初。姑因其舊而未及精究以深爲之。又當時儒臣。亦無有能力言之者耳。噫。科擧濫於隋煬帝。定於王安石。從本非先王之法也。但世行已久。猝難遽罷。然科擧不罷。則正敎不可得而行也。何也。蓋學者之志。終爲所奪也。志奪則聖賢之道。豈可得而學哉。故程頤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見擧業)而與其兄顥。皆厭科擧之業。(見敍行狀)張栻曰。孰能少識意科擧。相從於堯舜之域。(見行狀)宋熹尤深論其弊者。其言曰。天下之事愈多而理愈晦。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文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愈衰。以遠乎古人。(見大學序註)噫。程朱實科擧進士也。而皆不取科擧之法如此。豈不深可見乎哉。或曰。科擧既不可以遽罷。遽罷則舊時而二法又不容以並行。並行則奪志也。然則聖人大敎終不可行也哉。曰。今只宜推大學或問象補之說。就其既科擧之後。朝廷爲之立師象補一敎。(其法見下篇及總圖說)不惟足以振實才。而尤足以崇風敎。蓋使後生晩進。猶知有聖賢之學在科擧之外。庶幾必有感悟興起。而士習可正。民風可淳。三代可復矣。今推象補之說於後。

推朱子象補之說(據遺事第六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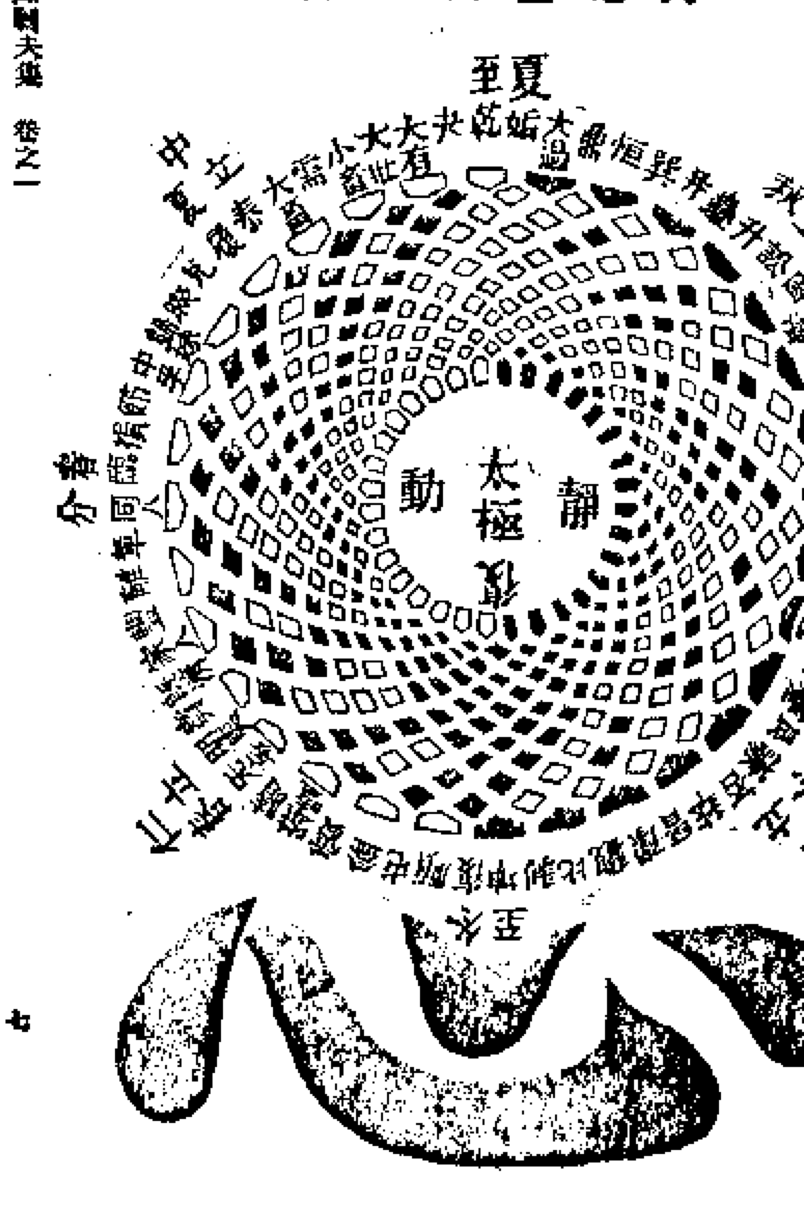
朱氏熹大學或問之首篇。其略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埽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敎。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有其是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而可以及乎天下國家矣。(又引聖要四說。詳見本篇)

臣聞父師曰。按大學之敎。必主於天子元子。以下至於俊選者而設。以其皆有天下國家之任者也。豈指汎汎之學者而言哉。又此補學之說。其終亦以歸於天下國家爲言。則其所指又可見矣。然以此重任之

人。乃有此不幸過時而後學者何耶。蓋後世居位者。多由科擧出仕。則夫未第之前。正當古人爲學之時。不免累於擧業。而於聖學工夫多未暇及。及既第之後。其或有志於是者。是則所謂過時而後學者也。故朱氏爲之立此象補之法焉。而又並詳著聖要四說。則所以開聖學之戶庭。直趨堂奧。以與天心合德者也。(詳見本篇及後圖說)聖門如此大事。豈無眞師正傳。實下手作工夫。而但記誦訓詁所能及哉。觀朱熹氏大賢才也。既第進士之後。猶再從李侗師學。則科擧不可以專恃。正學不可不兼補亦明矣。近代制度。初既登科。卽累於政務。雖有程朱之志者。亦無暇及此。甚失先儒立法之意也。今要須於科擧之後。補此一敎。立師之法。當如程制。補學之法。當如或問。庶幾敎道盡而無歉矣。

左圖　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哉。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議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術有序焉。蓋始則主敬。而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卽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圖。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卽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圖。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圖同一揮。然燦然而無間。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敎者。惟此。如此。豈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耶。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封神)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緝熙)武、(戒)周公。(且待)孔子。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率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

天地聖人之圖



君子法天之圖

主一無適
整齊嚴肅
聖要四說
常惺惺法
其心收斂
不容一物

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說。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遂失其眞傳焉。今幸三王再君。伊周再相。豈可不懲其失而正其敎哉。(按遺藁圖說列第七篇)

一立明師(按遺藁列第八篇)

臣聞太學師者。天下英才之所表。而風敎盛衰之所係者也。苟不得夫聖學眞傳者。則不可一日而居其座。臣僻處海隅。固未知今之師。其於聖學果何如。然聞其不絶猶爲諸生訓詁課業之所累。則是朝廷使之爲俗學之失也。奚可哉。今請先詔太學師。其已有此聖學者。可益加勉勵精純。其或未然者。則增去從前之俗習。專用心於內。一一實下工夫。至於敬立而知至意誠。則眞傳在是而可爲師矣。仍乞依程制。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略知聖學心要者。延聘致遣而來就太學。制尊賢堂以萃之。朝夕相與講明正學。以備將來助敎之任。

二補正學(按遺藁列第九篇)

臣按程制。師既立。然後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今按無如登科進士及一榜舉人者。且未觀政除授。令入尊賢堂。與其師依太學次第。先講求夫心要。(心要即四方所列四說是也)心要既明。則於聖學工夫已思過半矣。蓋其心體定靜堅固而能自立。則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所謂一心有主。萬事有綱。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之要得矣。然後可依節目。補小學大學工夫。而其尤急務。則專在於致知誠意而已。而皆不外乎一敬以爲之也。再假以一二年。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功。則皆有自得之實矣。

三輔皇儲(按遺藁列第十篇)

三代之敎。必先於天子之元子者。實以皇極道統之攸繫。而將來德敎之司命也。則其所以素敎而預養者。尤豈可無聖學傳授之眞哉。臣仰惟皇太子殿下。聰明仁孝。天下歸心。實宗社億兆之福慶也。然亦須準三代學制。請日游太學尊賢堂。視羣英之所習主敬。以致知誠意。皆有傳授精要工夫。所以觀感而薰化者。自然能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此即小學之功)開發聰明。進德修業。(此即大學之功)必有大成就聖功。異於宋元資善堂端本堂之俗敎遠矣。夫二帝三王之學。豈無眞師正傳而可得哉。觀於宋元雖皆有敎。然竟無聖學之功出。亦可鑒矣。所堯舜不可及。湯武必可學。顧師道何如耳。可不識哉。

四隆敎本(按遺藁列第十一篇)

臣按三代之敎。必本於人君躬行心得之餘。然則聖躬者。實所以立敎之本也。蓋明師之所以立。正學之所以明。皇儲之所以輔。要皆本於君德之明。豈可不先隆哉。隆本之要。大學或問及前圖說明矣。(即所謂聖學者也)

五振風敎(按遺藁列第十二篇)

正學既明於上。則風敎自振於下。

學校正敎文廟配享疏(按遺藁闕)

臣竊謂今學校所當舉者二事。皆合百世之公論。而曠代之盛典也。然而宋元皆未舉行者。殆天實秘之以有待。非宋元不能不欲也。宋大儒。皆倡明道學者也。而繼孟軻氏大正統者。則惟程顥氏、程頤氏、兄弟二人。蓋合爲一人焉。朱熹氏。則有定論者也。朱熹繼程氏。此又不待論而天下共知者也。之三大儒者。其崇祀之禮。宜升位於大成正殿。列在鄒國公孟氏之次。配享春秋大祀。使天下後世號之曰六配。公論所在。孰曰不宜。而宋元徒知追封公爵。而其從祀。乃在西廡之下。漢唐羣儒之末。與吳澄許衡迎相爲伍。此前朝失舉之大典。我朝所當必舉者也。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是大莫大乎學校正敎也。而程朱氏皆有立敎成法。亦大典也。而宋元亦未之舉行。至我英宗皇帝。敎學校。始有主敬窮理脩己之文。與程朱敎法相表裏。此天久閟於彼而專待於我。故我英廟有此大敎耶。則天眷異我朝者至矣。惟配享之典未舉者。此又天特待於我陛下之今日無疑矣。故臣敢奉天而來請也。尙有小學一帙。皆集程朱諸儒敎法。名曰正敎正考會通。庶幾足以羽翼敎敎。俾實行於天下學校者也。故敢亦裝裁成卷。隨本來上。如蒙準言。乞敕諸大儒臣通會議之。是非當否。必有定論。與後世公論相符。如賜施行。天道樹哉。然正敎也配享也。皆程朱氏本意。非臣敢自妄言也。臣無任昧死之至。(此疏未上而卒。)

正敎正考會通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按遺藁列第十三篇。標目下多刪文二字。據爲天地立心至萬而開之等句大字接連寫。假誰當路君子其肯有取焉句下尙有當路君子幸鑒而救之首等翰句。大略曰爲師爲弟至誠實之風等句亦旣作接連寫。)

子朱子蓋千百言。極論後世學校貢舉之失。大略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敎之以

德（謂六德）、行（謂六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教之者無異道、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夙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此古以來擧之、今不然。）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此謂後世文詞之藝、無實用而可缺。）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才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此謂以文詞之法、不惟無實用、而適以壞風俗、害於世也。）至隋唐專以文詞取士、而尙德之擧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此謂今日之弊尤甚也。）又曰、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謂學制在程註中。）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弊卽文考之習。）如曰未暇、則莫如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此科立之意在下。）又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此謂選擧之未也。）又曰、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此謂立德行之科、必以德行爲主、立文科會爲之、往往有不已、亦如科學之法也。○今世科擧絶學、爲治世者、太平實惟有在於此。）（中而明良在上、宜自我將擧而興之。）又曰、草茅之虛、倘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俟君子其將有取焉。

敎論大略（按遺業敎論目四字、臣特敍論一則、擇其私議曰末三則。）

敎論曰、爲師爲弟子者、一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又曰、將聖賢言語體而行之、敦尙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又曰、爲學工夫、必主敬窮理、修己治人。

臣按敎論主敬窮理修己一節、乃聖學之要、故敢表而出之、詳後程制註中。

程氏學制（按遺業列第十四篇、明道先生嘗於朝、句摘連寫。）

朱子曰、明道論學、最爲有本。每讀其書、未嘗不慨然發歎、恨不生於彼時。或問便用程制、則今之任學職者、皆從科擧出、豈能遽變而至道哉。朱子曰、止以此漸爲、其初不能不費力、撰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丕變。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文詞不講。）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此說[illegible]）其敎自小學洒埽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此第一節目、敎論所謂大主敬於[illegible]）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illegible]）其要在於擇善脩身、（[illegible]）至於化成天下。（此則正風俗[illegible]）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illegible]）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才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此學校選士之法。）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此卽學行皆中者。）次以分敎天下之學。（此卽學行次中者。）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敎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節、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此卽可選者行實。）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此卽可選者才藝。）

呂氏鄕約（[illegible]）

呂氏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有善則書於籍、有過及違約者亦書之。（[illegible]）

德業（按遺業列第十六篇[illegible]）

學行皆中程制、卽能主敬窮理修己者。（今爲上等上）

學行次中程制、卽能求以主敬窮理修己者。（今爲上等中）

性行端潔、居家孝弟、廉恥禮遜、見善必行、聞過必改。以上行實可選者。（今爲中等上）

通明學業、曉達治道。以上材美可選者。（今爲中等中）

能習經書、此學行無聞者。（今爲下等上）

過違（按遺業列第十七篇[illegible]、今爲下等下）

惟記誦舊文、務口耳之學。以上敎論。

酗博鬪訟、行止踰違、行不恭遜、造言誣毁、營私太甚、交非其人、游戲怠惰、動作無儀、臨事不恪、用度不節。以上朱子皆有註。

右善惡之條、按朱子曰、每月一會、集讀約畢、有善者、衆推之、有過違者糾之、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詞、乃書之。

熊氏曰、此卽古者族師月吉書孝悌之遺意。書其善者而勸之、書其惡者而戒之、人心孰不興起於善哉。

一立師（按遺業列第十八篇、[illegible]）

立師之法、當如程制、恐或未暇、且令敎官先嚴自治、以體夫聖論所謂主敬窮理修己之實、知所以師表乎人之道。如此則學校所學、皆是道矣。或曰、令本處提調官及學官、自悉心推訪有道德之人而延聘之。自本官以下、皆尊師焉。有功績則歸本官。如此則師道亦漸立矣。此卽程制之意、兼取元儒廣集之說。

二考德（按遺業列第十九篇）

立籍一扇、分學行爲上下有無爲六等、依呂約之法、諸生遊學有善者、則隨等書於籍。

善目見前呂約中。

有過違者、或無聞者、亦書之。

目亦見呂約中。

若昔所書之善、今又有進、卽爲今善。昔所書之過、今已能改、則同無過。則皆從今等書之。至於有善又有過、當除當錄、亦皆有公論焉。夫知弟子莫如師、知人莫如其友。凡有一善一過、或錄或刪、每月依朱子例、合集公論、明允各無異詞、然後一一書錄。

三考文（卽今[illegible]○按遺業列第二十篇）

考文之法、雖先儒所不取、然今亦不可缺。依常規講誦、作課外、可歲爲四考。隨其文之優劣、第爲上中下三等、各書於考德本姓名之下。而或榜之、則勸懲益著矣。或問選擧之法、曰如學校考德名在上等者、則許憲司考實不次貢擧。蓋此等極爲難得、萬中求一、所謂程朱正學者也。在中等者、許其循次科貢。在

下等者未許。所以激進之也。如此則學校之教自重。士習自變。民風自淳。雖三代可復矣。

考德高下等第二列（考文附〇樣遵摩第二十一篇）

第一等考德上之上。〇學行皆中程制。

程伯淳〇程正叔〇朱元晦（三賢以見例）。

考文上

考文中〇程伯淳（不魁）〇朱元晦（不魁）。

〇考文下〇程正叔（見黜）。

第二考德上之中〇學行亦中程制。

〇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三考德中之上〇行實可選。

考文下

〇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四考德中之中〇材美可選。

〇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五考德下之中〇學行無聞。

〇〇王佐。

〇考文上〇王佐（狀元）。

考文中

考文下

第六考德下之下〇行有過惡。

〇〇王拱辰（當不貸）〇夏竦（管遵錄）。

〇考文上〇王拱辰（狀元）。〇夏竦（魁）。

考文中

考文下

或問選舉考德之法。曰如學校考德。名在上之上。則選舉考文。雖下亦取。　如此則程正叔不報罷矣。

學校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　如此則王拱辰不元。夏竦不魁矣。

考德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惟中之中下之上者。則專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選。　如此則王佐不元矣。

如此則庶乎合朱子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之意矣。或曰是則然矣。然成法將無變亂乎。曰成法無一毫致變亂處。惟就中添考德一教。是乃益崇重成法者也。何名爲變亂哉。

愚旣僭集此書。竊歎曰。吁孟軻死。道學不明於天下。非我程朱。不能開此明道之眞天。周公沒。正教不行於學校。非我君相。不能啓此行道之實地。道以倡明爲先。程朱之功也。教以舉行爲重。君相之功也。非倡明固行無所之。非舉行實明無所用。而藍田呂氏立法之良。又可以羽翼於二大教之後。如是歟。噫。愚何幸身親見也。雖爲我錄告於當路。乞奏請以通行於學校選舉之中。俾皆有躬行教教之實。而五經四書。皆有實用於天下。非徒爲利祿文辭之資而已也。豈不韙哉。敢謹題

門人周瑛覽此規。與作而言曰。學校風教之原也。爲天下者。苟皆以是教。以是考。何患乎士習之不正。民風之不淳。三代之不可得而復者哉。昔明道程子。欲罷科舉。隆正教而未能也。今正教其以是而隆歟。唐楊綰欲罷科舉。復里選。亦未能也。今里選其以是而復歟。講程制以造賢才。雖小善而必錄者。重勉德也。講呂約以正風俗。雖小過而必書者。嚴懲惡也。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知行兼盡。本末具舉。蓋旣合於古。法不戾於今。誠治天下。正風俗。得賢才之良法也。雖然此心學也。非知道者固不能舉此規。非同於知道者。亦不行此規。蓋不知則不信也。不信則覺之末終焉。固有掩卷而不視者矣。非惟不視。反證其實。以爲狂誕。而有戾於舊制者必衆。無足怪也。仰惟明良在上。世道方亨。苟見此規。則一日而編天下也必矣。士生斯世。沐斯盛。何其幸歟。誰爲我往而告之也。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二

書

上當路書

愚忝以庸學叢衆會舉爲儒學童子師，故過不自量，謹採先儒程氏、朱氏、呂氏教法，集爲此規，蓋將以羽翼教教而俾實行者也。然而謗訕者多，又有以關氣運爲言者，愚告之曰：氣運之說有之，然君相不言命，矧學校之教而可言命耶？又宋元之盛運，天實啓之，而宋元拒棄不受者也。蓋天若無意於斯世，必不生程朱。既生程朱，意必有在也。然而程朱不敢以時之不用而自阻，以泯萬世之大教也。是以明道先生非不知其必爲當路所阻遏，而必以正教爲請者，蓋在己而已矣。伊川先生非不知其必爲禮部所駁問，亦必以條制爲請者，亦盡在己而已矣。譬如璞玉之顯晦，係卞和之語默。夫玉，美石也，顯晦在和，和猶不敢不獻，況德教大寶也，天實命己發之，豈敢無和之心哉？故明道首獻之，而卻；伊川再獻之，又卻。是卻天也。五星聚奎，天之所以擧學者何如，而宋乃如此。至於元，又已知程氏爲聖賢，而學校盛誦其書矣，而猶不擧其教者，元乘天之罪，殆浮於宋。蓋宋不智，元不仁者也。矧宋又有朱夫子出，深知程氏雖大爲僞學所禁，猶必專講是學以授其徒，既取此數書於小學之書，又著私議以密告夫後世之當路。此又卞和不敢三獻而抱以哭之心也。吁！朱子抱哭於書四百年矣，曾無一人憐而省之者。此魏鶴山、眞西山、許魯齋、吳

草廬等諸大儒，不能無大罪也。非惟大儒，雖以下小儒，苟與讀其書者，皆不能免，豈可謂學未逮程朱而不敢省耶？既歸其咎，宗其道，則實吾師也，父也，豈有視父師之哭而弟子能恝然耶？雖力不能爲伸其志而慰之，要亦須與之同一哭，庶幾有遠者能者或爲伸之也。夫三代之所以盛者，以學校有此正教也。後世所以不及者，以學校失此正教也。一得失之間，係盛衰之治，謂之大寶，不亦宜乎？天與不取，不能不爲深痛也。洪惟聖朝，三王再君，伊周再相，深懲宋元棄天之失，卻氣運盛衰之論，而大欲爲奉天之舉，故伏覩近年敕學校書，正合程朱教旨。此殆天鑒宋元之委靡，不足與有爲，故奪其命以與我朝，宜聖君賢相有此大舉也。破大璞出大寶，將使斯世復覩成周之盛，而國祚之延永又過之者，亦必自此教教始也。蓋周之教雖正，未能如程朱之精要明備者也。若非出於天眷，安能得此？此宋元所以皆不爲天之所佑，而我朝爲智之盡，仁之至歟！雖然學校幸正其教，如敕書之云矣，而科擧未正其考，不免猶累於俗習，安能必其一一趨敕而歸於正哉？若一有不正，則是朱子之哭猶在也。哭果在，則愚雖不敢比魏、眞、吳、許諸儒，亦當時一最下小儒者也。讀其書，宗其道，不與之同爲一哭，昔之諸儒若果有罪，則後之咎今亦猶今之咎昔，可不懼哉？此規所以集而獻之，亦求免小儒之咎而已，豈敢有邀名冒事之心哉？大抵學校不可無此正教，此規不可以不集。若其中節目有未允當處，則惟大君子有同懼之心者是望。儒乘是正，爲千萬世準，是禱。

再上當路書

愚竊以先儒子程子、朱子憂當世崇科擧而妨學校之正教，於是立爲學制一篇，請行於朝。其法專欲隆正學而革俗弊，甚爲子朱子之所取者也。然自宋元以來，嘗未舉行，豈天專有待於今日耶？洪惟道運天開，明良曠會，伏覩敕學校書，務學以主敬窮理修己爲首，訓以口耳浮靡之習爲痛革，正與程氏心教之法相表裏，眞所謂大哉皇言者矣！而宰衡諸公，亦皆祗承德意，又眞所謂明良幸會者矣。其爲學校風教之幸何如哉！雖然學校幸正其教，如敕書之云矣，而科擧未正其考，而猶專於考文，如是雖有正教不行也。何也？以所考與其所習異功也。上既以文辭而出身，雖欲學校不務文辭，不可得也，故何不獻議於朝，縱未暇純擧程制，亦當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此朱子之說也。乞於選擧考文之際，又兼考其學行高下，如程制之例，然後定其中式，蓋必以學行爲主，而文詞但第其出身，略見經業而已。如此，則所考不甚戾其所教，士既以學行而出身，雖欲學校不務學行，亦不可得也。然則教之正，又必本乎考之正，然後正教之興行可見矣。由是言之，若天下而欲復古風者，不可不痛革俗弊；而欲革千餘載先儒所欲革而未能之俗弊，不專在於學校，而兼在於貢擧也明矣。不可不嚴立正教；而欲立千萬世先儒所欲立而未能之正教，不專在於學校，而兼在於貢擧也審矣。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經曰：須家之才吉。此之謂也。天心有待於今日，可謂待得所待者矣。皇上敕之，宰衡承之，其所以正其教者至矣。愚於天順己卯，應詔上書闕下，乞請補程朱心學以端國本，澄治源而正風化者，亦是竊用此說，然當時只專乎正教，而不及兼乎正考，是以難行也。故今竊遵令通三條以獻，儻可削正而請行之，亦風教萬一之助，狂妄罪深，逃避無所。

答褱庵林雍行人書

褱庵來書云竊謂士君子之事業固不止於一身而亦不止於一家極而至之則又不止於國於天下將有以及於後世而後已也君子之心固如是也然後世可及也而於天下爲難天下可平也而國爲難國可治也而家爲難家可齊也而身爲難身可修也而此心之體用盡之爲尤難也是故君子之思必有至切而要者於此能思而得之則事業之成必有自然之成也若夫組織末學信乎無足以俾於身心而反有足以害之也聖賢之學寥寥不作誰而明之以振俗學之陋則於道學之功豈小補哉先生篤志勵行卓然獨見乎此且能表此進白諸朝其閔學者末學而欲致之高明以敦俗化良法美意可謂至矣顧所用心出乎無似皆猶益度深更鶴叫秋空者也昔王仲淹謂闕獻策朱文公雖有論之然亦未嘗不原其用心之高而美其有過於韓愈也今茲盛舉其有合於此也雖駘質不立昏惑顛倒而且放逸不存無足爲道茲聞還回深爲欣慰奈微軀繼疾不便趨詣負過負過慊如不棄肯賜一會俾接高議并叩心學以資不逮則爲至幸謹修尺素遠致微忱伏乞以道自珍益躋高明不具

僕承手教焚香三復悉矣子之志廣大而深遠也而其所以先乎是者始終本末不惟有其序抑且有其要高矣哉子之學也豈勝贊羨僕竊怪今天下多儒矣而京國又儒之淵藪也予嘗歷遊而博訪焉略有此意惟太學師閻先生一人然則求之以萬里遊耳目之所及者惟二人信乎道學之難也吁振流俗之狂波屹斯文之砥柱今之世舍先生復誰望哉僕生窮巷幼頗有志於學然雞鳴而起孳孳而爲殊不知

所爲者止是利而已多蹈跖徒之事也及既悟而欲反之無明師友開導不知所向既而年漸衰力漸弱又多疾病今譬如人立門外雖小小窺見其戶庭然竟未能由階而升堂況望其能覩奧乎恐其終爲門外漢而已矣奈何奈何吁學無成而必欲異衆宜爲世俗所大非笑也爲所非笑則是僕之所爲又有助於俗學之甚者也其得罪於聖門爲何如哉僕爲此恐思所以免咎故向者不得已而建請蓋欲因罪以圖功庶幾不愧於竊食天壤而讀書有用矣過蒙僕愛始終以王仲淹之事見喻執論之堅金石不渝可見子之道也僕從今永爲宗主幸終教之哉僕至闕下先上書請見其略曰臣聞布衣求廷對苟無闚富貴之心而直欲言天下事先儒許之以爲可尚如宋程頤氏、大儒也爲布衣時亦嘗不待朝廷招之問之而自往上書乞召對有似於輕售其道者矣然厥後朱熹氏序頤年譜亦不以爲非而錄之豈又非一道耶今臣卑鄙至愚固不敢擬跡先儒然竊願學程朱萬一之學實無闚富貴之心也故亦竊效程氏故事焉云云自知此言只是恐人以仲淹之事見論故假程子爲地步而先古之文過飾非如此殆益爲君子之不取也雖然竊有密論朱子一人也謂闕一事也於仲淹則非之於程子則是之其論相反何也蓋非之者所以杜奔競之門也是之者所以開救世之志也今若必以仲淹爲可戒程子爲不可法恐程子亦未可以遊非者也況僕之詣闕雖與彼同而其所請實與彼異蓋仲淹之所請者行己之道也請行己之道則是求售於朝廷也近於私也頗於屈也僕之所請者行程朱之道也請行程朱之道只是勸說於朝廷也出於公也無所屈也然則僕實一無學之庸夫豈有道可輕售哉向者爲見程朱所立學制殆將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憂世憫道之意至痛切而深遠也當時不幸爲權奸所制沮尼不行其志屈而不伸其道塞而不通歷宋而元至於我朝納一日中閒賢士大夫之舉程朱者豈盡不知然竟無一人肯爲仲明之者是其情遷延畏避貪昧隱忍僕觀一邑而知天下觀一時而知百世恐其間然此情者也豈不痛哭流涕乎哉僕書既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京師練事者多議曰此旨已有七八分準言矣而亦有相譽者矣使此時當路者肯奉順而替行之大洗隋唐千載之陋習則帝王之道大行於世可必矣能使斯道因一言而大行則僕雖誅死萬萬無恨心豈能顧小小是非而遂甘默然不言以死乎吁斯言也可與淵明醉時語不可與俗人醒時道自笑而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朱子曰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鄙見如此未知於道果能合否敢不避而喋喋冒瀆以言所謂幸終見教者在是也至禱至囑又適承垂念而以不及下顧爲說夫公卿貴人不下布衣久矣不與布衣相問答非一日矣忽承華翰豈勝欣戴感荷感荷而又曰儻如不棄肯與一會俾叩心學以資不逮吁此何言也心學正傳自程朱後有其人則見於書也見於書雖大儒如許文正、吳臨川於此亦有所未究也豈僕而能有是哉抑以近者不待招而往不待問而對有愧於心故以心學之說相戲耶然詳其語意既曰不逮則是既已有之矣但未逮其至耳夫既已有之而未及其至請但因其所已能充其所未逮而極之則是也亦何必以能問於不能耶雖然僕亦幸其無是也若不幸而有是則武王、聖人也天子也欲觀丹書齋戒三日然後太公捧書而入今予欲爲心學乃坐召其師以叩之何使彼有是者不自重而輒應之頗所謂不待招而往而輕售之尤者也吾子以爲何如僕知此言必戲者也但子以戲而來僕亦以戲而往君子以文墨相戲其樂矣哉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孔子曰前言戲之耳此之謂也疑下大塞伏乞珍調以副後學儒宗之望不具

與林雍行人書

附是書一通蓋欲以畢達當路諸公未知可否望爲詳正有不安處即增損潤色示下此亦爲斯文風教之事顯足下共之也程子云人生天地間隱然一蠹惟有纘書差小補耳思程朱傳註至矣盡矣後之有作者殆不必更有補綴惟此一舉而未舉乃四書五經之玉鑰匙者也必舉此然後程朱爲有實功於世而經書皆有實用焉故竊不自揆而屑屑雖然恐亦天意耶不然程朱殁三四百年矣而僕不狂不醉又非深知程朱之道者乃突然而欲言此豈有一毫爲富貴功名之心哉豈以當言而不言蹉過以死則自今向去遂又三四百年無人肯爲天下言耶然而如此者故知其爲天意也苟天意之所在安敢遂已非足下之賢孰與言此承許序文冀即示下賜來香遂慰愚何能受此感激感激何日而報不具

又

僕聞陳舉人言足下在京師未官時已有歸去來之志既而果如其言此豈非爲時事所感激名義之未安故至然耶大丈夫明去就之義殆宜如是也今幸日月重光海內稱慶不家食吉此其時也悔此盛朝

在一日之頃。士若子値此。何其幸會之甚哉。第未知何日戒程耳。謹此奉問。

又

別來不覺兩更新歲矣。其奈私心敬仰何。然所謂私者、亦以切磋言也。豈眞偏於子耶。蓋以今程朱之言。無間於天下然。口焉紙焉皆是也。未見趨戶庭、入堂奧、而身焉心焉之人也。此吾所以敬慕於子也。年來想存察功到。益純固而精邃矣。必有新見。當併寄我告至禱。

答門人翠渠周瑛書 理學名臣

翠渠來書云。孟冬漸寒。恭惟侍候多福爲慰。瑛旅食京師。林蒙庵不以瑛無狀。每勸進之。繼又會東廣陳獻章。獻章學吳康齋之門。蒙庵歸。必能道其事。瑛因獻章。得鈔朱子語類書四十本。凡百四十卷。乃門人退錄其師之言。平生朱夫子教人本末。盡在是矣。計工鈔寫。今冬此書可完。若於上而用功。當有見處。安得歲之南歸。而與先生共讀之乎。蒙庵京邸。與瑛對語。甚傾仰先生。是歸也。且有所圖於先生。足見爲友拳拳之意。相見有晦音。幸遠賜示。不備。

茲歲在榕城。附書想已達矣。回至家。得見手書之詳。故又有復。承論朱子語類。就上用功。當有所見。殆是也。然愚謂朱子之學。手著在經書集註。或問者。發明道理工夫。詳明精切。眞所謂如日麗天。如水行地。誠能就上用功。熟讀精究。體而存之。勉而行之。謂此上無所見。未有也。若無爲己之心。不能如此用功。則雖熟讀語類。殆猶夫人也。觀大學或問。教人必欲先讀小學、大學、語、孟、中庸。然後及他書。亦可見也。僕往歲溪作弔。見庭綱守制嚴謹。若終始如一。可爲譴俗楷範。廷綱氣質剛方。想必有終。當共喜也。

與翠渠周瑛書

昨日令弟來自莆。已得進士實信矣。已共爲令堂慶矣。至如所以望足下者。則今名位已見。定惟益修實學以充之耳。故又有語類之論焉。按朱子將易簀。舉學以遺書賜勉齋黃氏者。必是語類書也。今足下得之、某豈勝欣幸。所謂用功於此。當有見處。殆是也。然竊意朱子平日精力。盡在四書中。而語類乃門人退錄其師之語也。足下攻四書以取科第。計用功於此。必大精熟矣。嘗已有所見否。恐意讀四書若已有所見。則當益有所見。苟未有所見。則恐遂無所見矣。今讀語類。豈能復有加於四書之用功乎。大抵讀書貴乎善讀也。所謂善讀者。有爲己之心。又能居敬而窮理。使二者交相發、互相發。則是也。朱子曰。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尤不可不先乎大學。蓋大學之規模雖大。然而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必先熟此。定大規模、間架在吾胸中。然後可讀他書以塡補之也。豈足下別後。已看得大學極熟。自有一定規模間架在胸中矣乎。然則讀語類以塡補之。使道理益充周浹洽。甚宜也。若其未然。恐當循序。若求所見。則在善讀也。蓋所見是發悟自得。立定規模間架。然後塡補之。是循序讀書之法也。雖然。朱子嘗益正程氏遺書。而又序之。其略曰。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以是書而質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自是尹公不敢復讀。又曰。夫二先生倡明道學。諸公從遊者。皆天下之英才。宜其記錄親切不差。可以傳遠。而先生之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傳心

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而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以是觀之。今朱子語類。旣皆門人所退錄。則朱門諸賢。豈盡過於游、楊、呂、謝諸公之學。而所得豈盡得朱子之心哉。然則讀語類之書。正當有所折衷。未可以爲無毫釐之差謬也。然欲折衷其言。不可不先得朱子之心。欲求朱子之心。豈有外於大學或問。所詳居敬窮理之工夫乎。而朱子於序後亦曰。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先生之心可得。而疑信之傳可坐判矣。然則朱子所以序遺書者。正所以爲後人序語類也乎。其丁寧而開示者。不可以一律而觀之哉。以足下篤好是書。故僕復推是說。固所可謝。然亦未必非朱子之意也。幸詳之。新進士皆得一省親。則僕得觀是書有日矣。先乞回示。必有至教。繼續請。敬如初。

又

僕自江西回至福城。見小兒灑等科舉。因留數日觀之。又見有士子名曰衙場者。似甚可笑亦可哭。然亦皆所自取。何怪乎上司哉。大抵衣冠之辱甚矣。禮義廉恥。掃地盡矣。僕所上正風教事。承足下言。史館已爲修入史。又但其所修太略。恐後世觀者。不得其綱要首尾。亦終於無用。此可見足下有心哉。然足下用心。諒亦爲國家風教重。不專爲僕也。聞足下近在京設教。頗得意。必有受教者。可喜。刑部公聲價甚美。吾鄉有光。吳釋思嘗而言。彭公已陞參議矣。但未知其何處。旣而詢問人。多曰不知。恐虛傳耶。陳參政來衙嘗問及僕。衙官答以不在家。遂已疑是足下與彭二公之意也。彭公寄所親書。書尾亦嘗問及僕。草萊無用。何足沾汙也。草草不備。

瑛在京。嘗與李道位書。末有云。陳先生往年上上書。今已收入史書。皆央翰林一二知己。親往檢閱。大抵緊關處忽略甚多。而先生不爲干祿之心。則已白矣。

又

僕今年在城訓蒙。然多不合時好。蓋彼所欲學者。僕則無有也。僕僅有一二欲教之者。彼皆不欲受也。奈何。僕計明年若未死。將又欲遠遊。蓋庶幾遇同志而死瞑目也。

答耻齋周軫舉人書

耻齋來書云。軫於先生。吳越也。未識也。然久瞻顏範。山斗之私。未嘗不惓惓也。先生生於今。學於古。不乘俗陸沉。動以古人爲師。是誠所謂豪傑之士也。其緒餘土苴。見諸論著。字散。軫因族叔瑛。獲見一二。亦足以見庖丁之進於技者。有自來矣。前科舉文字之學。方今大盛。或者以爲未弊。蓋多而鮮精。故也。古人謂文。必深於道者能之。豈虛言哉。軫不能脫俗學。竊意當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庶幾韓子倒學者。然亦未之能也。豈不深愧先生乎。慕先生而不獲一識。恐終負此心。今因族叔瑛行。敢布此區區。先生其或有以教軫乎。吳草廬文集四部。敬致左右。幸希留覽。謝熱惟爲道自愛。

色笑未相及。而手書見與。其爲喜幸何如。但謙己善辭。多有過實。令人深愧。詳書意。有慨然敦古崇道之心。孟子所謂豪傑猶興者。殆子乎。僕嘗遊萬里。達京師。在處輒詢訪此人。良不可得。不意近在吾閩中。茲

甚甚悲恨不得一見也所謂欲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以庶幾深乎道殆是也蓋搜繹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莫先於窮理豈不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授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紬繹之者以爲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強以紬繹之亦不可得也蓋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於繭至精深微密者也今欲紬繹之於繭絲爲易蓋引其緒以出於外者也於物理爲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內者也故苟非先發此心使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入其微步其精以詣其極隨其表裏精粗之處無不到而脫然盡得其妙於吾胸中乎妙有不盡得則雖曰紬繹猶未紬繹也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繹到八九分只一二分繹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既不能繹則其所繹者八九分皆其粗者耳得其粗味其精雖窮之全未紬繹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繹皆如印版印出一張模糊則張張皆模糊心粗之病何以異此此必然之理也苟如此而欲窮深於道殆難矣竊道不惟精深實且廣大蓋合衆精深而爲一廣大者也故既不能析之極其精則必不能合之盡其大所謂物有未格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之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靜而合乎理又有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覩奧皆有明驗惟此最爲要法誠不可不先講而力求者也盛論所謂未能脫俗學者豈非指舉業而言耶則程朱何嘗不科舉亦以其所學居敬窮理而得者以應試而已苟前定貴甲有分亦自然進士出身所貴者不爲所累而已也大抵窮通得失皆天而道在我惟君子信之故以天從道則既得乎道而亦未必不得夫天衆人惑之故以道逐天則既失乎道而亦未必盡得乎天夫學一也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以道心而爲俗學則俗學即道學以利心而爲道學則道學即俗學只在義利之間而已矣五經四書豈有異文而讀者哉惟在朝廷則不然朝廷風化使然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道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心熾此程朱所以皆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風有以也若君子自學苟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爲又所謂倒學者韓子天資高明故能由文以近道實未深於道者也深於道乃韓子所自許非先儒許之也無道學工夫今不可以取法不欲求道則已苟欲求道須學程朱而舉業亦未嘗外者也僕早年有志於是然皆弱也又不幸嘗多疾病不能精下致知工夫苟聊性命而已故無成功負父師之教罪不能免又子姪輩皆無志無可與言者前人相傳至僕而泯良可悲痛忽得來書而喜何啻逃虛空者之見親戚故感激援書言多急迫勉強出答非所問亦悲痛之激使然也望憐其情恕其狂而玩其言若萬一有取亦學功之一助或有可疑處則乞再見教萬幸萬幸令族叔梁石弱冠時亦有此志嘗自歎曰安知二帝三王之道不重與於海隅乎今閩翰林鄭檢討亦有此志如梁石之初可喜亦恨未見承惠吳草廬文集未到想必奇書深謝深謝愧無奉報也奈何奈何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三

書

覆遊詡何喬新書

承諭看皇極內篇極荷盛意然退而遵命孜孜朝夕深慚愚昧而無所得也因憶前至京侍郎尹公一見首以有溫泉無寒火之說見問是欲愚讀皇極書也然讀之其爲慚亦然皆無所自得也雖然竊亦有鄙見焉請并陳之二程先生倡明道學繼孔孟之緒於此經世書似宜熟玩也乃似未嘗一涉其脈入其室康節欲傳以是學又不肯受曰某那得工夫蓋皆不甚把當事也竊意皇極內篇殆亦猶是蔡西山眞氏嘗稱其書與三聖之易同功要之不出乎康節之門戶也但有法加一倍數本中起之異而已其實皆數學也使程子九京可作未必不與經世書而同視也又九峯之學似未得爲精者也只觀其自序乃以窮神知化與獨立物表者而並言亦可見矣則其著而爲書豈能盡粹哉以未盡粹之書而謂其同功三聖之易殆過許矣愚由是知程子必不右是書也或曰程子之所專用功者何如曰今之學者皆言居敬多只是汎汎爲若存若亡而無主一無適之確則是未嘗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窮理亦只是汎汎爲務讀多書而無即事窮理之精則是未嘗窮程子之理也不入其門安得覩其堂奧未嚐其胾安得味其精髓程子之尊德性也必其能致廣大極高明而極乎道體之大是以爲窮理之本道問學也必其能盡精微道

中庸。而蓋乎道體之細。足以爲鑑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發。凡其所以爲功者。始終本末。皆必如是。而無一之敢苟。故曰某朔得工夫。豈不信乎。諒尹公必學程子也。而又有餘功。精及康節。亦甚難能哉。如愚雖亦願學程子也。而於此工夫。蓋千百未及乎一二。竊謂此類書雖所當讀。尤未宜讀耶。程子曰。須二十年工夫。然則不惟不暇讀。實亦未遑得其受用也。故不如且專學程子。雖朱子亦學程子者也。其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而視。與步步隨其所至。據其所得。皆有可樂受用之實。此其爲程朱之學也。若物之表裏。有一箇可獨立者。則是莊列之空虛者。康節所謂老子得易之體者。正亦謂此。是皆於大體上見有未瑩。故嘗道此語也。使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見得透徹。必不肯道此語也。大抵此等書以聖門觀之。有之似無所大補。無之似無所大闕。但可備一家之書而已焉。又豈有文王、周公、孔子。但能知易之象。而不能知範之數。必待於今人之補耶。以愚觀之。不但易經吉凶悔吝之占。已自足爲世用。恐其又皆必有微意也。蓋曆數之精者。只宜以從武王。所謂聖愈聖。賢愈賢也。使桀紂得之。則其奸益神。雖湯武亦無如之何矣。可不懼哉。此聖賢所以皆不傳數學也。如蓍之筮。龜之卜。皆上古之法。惟龜則曰僭言。是以聖賢亦不傳焉。皆有微意也。鄙見如斯。未知是否。以高明辱垂淸顧。故不避而冒言之。伏望鑒別得失。恕其狂妄。進而教之。幸甚。又如大學西銘等書。愚讀之數十年。至今猶似未熟。非虛語也。高明如以爲然。乞亦轉示內翰張廷祥先生。

寄從吾彭韶主事書、臣名

足下與履信書。末附陳生一人。誰也。履信意以僕當之。想其非是。蓋僕猥類塞職。於時無取。雖叨誦數行書。而學術迂僻。不合又不可諫。蓋誠迷於是而樂之。雖欲悔而改之。有所不能。以是爲時賢君子所共厭唾。所以厭之而唾之者。豈盡不出於公論耶。殆非也。今足下居數百里。色笑未相及。一旦於羣訶之餘。獨能假以一念之寵何耶。蓋與亦嘗於是有同僕心。異於時賢君子之道。如履信之所云。故然耶。向聞履信之云久矣。今又證以盛念。咸出誠實。則僕當一日粥盧爲貧。不遠千里。而惟吾子之歸。喜哉喜哉。吳雄齋行。姑此潰悶。未承專惠。不敢庭疏。而於起居頌禱祈禱之道。亦皆闕之。尙容別副。

布衣當上書時。彭韶言於大學士李賢曰。近聞有不遠萬里而詣京師以陳天下事者。書再上而不得見吾君。非甚要而不得行。斯時未審公得聞之否。或聞之而不加之意否。其人雖乃一布衣之士。其事實欲復三代之風。故其言皆曰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振風教。此等大關鍵也。則其所繫於天下不爲不重矣。何乃上不得見於吾君。下不得引手於吾相乎。夫以一布衣敢言天下事。苟非學之有得。蘊之有素。知之明而不貳。見之精而不岐。則不敢言也。抑非以世之可爲。道之可行。是以輔當世之政。足以賛今日之教。則不肯言也。使爲布衣者得面對於廷。而辨所言。展所蘊。以見用於時。則今日之風教。豈但爲今日之風教哉。公其言之可也。李賢侍英宗皇帝。從容問心學。問曰。道心圖甚麼。賢答曰。道是陛下心。如此。賢又曰。自古帝王聖賢家心法。只是如此。英宗聞曰。道心可學否。賢曰。可學。

又與彭韶主事書

不幸凶變。太宜人奄棄榮養。諒惟孝心純篤。其爲哀毀。曷克勝堪。大恐逾常矣。聖人中制。伏乞勉從。至祝。僕渴趨一拜。奈未及何也。向歲妄意至京。過承隆遇。至今感歎。以爲大非笑中。乃有足下也。聊聊大熱。寶重不宣。

復陳白沙獻章書 名理學臣

白沙來書云。僕自北京與梁石翁游處。見語盛德。每悟不得一面。去秋經過洪都。訪張內翰廷祥。因留宿。語先生所以告內翰者。某才一二聞之。又恨不能詳也。今忽拜承手書。許以枉顧。良用感沃。顧僕年少。何敢屈先生遠來。閒暮擬攜一二同志東遊羅浮。歷惠潮。逆閩訪武夷故址。求有道者之廬而請問焉。先生儻未他出。僕更不牽制餘意。但老母羸康。難解無疾。決不負此游也。書俟稍從容。連得周進士書。而先生之問乃爾。豈無一語及僕平生出處志願耶。僭瀆不罪。

承來書。欲游武夷。適合鄙願。蓋亦每有念於一往也。若得陪侍。豈勝慰幸。雖晨夕。必得商量平生事也。議此顯僕。草草不具。

白沙再來書云。竊懷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游。遂成虛語。比者承手教。慨血肉之爲累。念歲時之將將。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托於呻吟。而廢裁答。用布區區之忱於左右也。不具。

與東白張元禎編修書 名理學臣

承李焌還。惠周易折衷一部。至升閱之。乃宋趙采所述者也。不知趙采是何等人。乃敢妄悲如此。獲罪於程朱二先生處。不可盡數。一言以蔽之。可謂小人而無忌憚之甚者也。又有某人爲序之。某人爲校正之。某等樂爲刊行之。若乎人者。皆當世名人。皆讀程朱之書者。可哀也夫。又其版至今猶存。未有毀之者。可哀也。愚意速將此版。付之烈火。毋令後人再見。雖則爲程朱護道。其所以爲趙采掩惡之意亦大矣。足下以爲如何。試取其書詳之。

答吳緯思太守問論語書

吳太守問書云。生每讀論語。至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未嘗不掩卷深思。當時聖人行道濟時之心。果何寓於擊磬。彼荷蕢者聞而知之。固亦非常人矣。後世不知荷蕢者之心。又安能知聖人擊磬之心。彼磬樂器也。擊之與否。所係甚大。願聞其旨何如。直書於牘末。示教幸幸。

聞聖人擊磬之聲。而能知其心要。須非常人然後能也。但磬樂器。擊之亦以適趣而已。若曰所係甚大。恐未也。如學琴鼓之。亦以陶情而已。惟知音者聞之。能知其心耳。恐皆無大所係也。大抵此章之旨。重在末二句。不重在是。亦非是欲後世必先知荷蕢之心。然後能知聖人之心也。

與夏指揮書

舊歲生在玉州。每聞人在城中來。輒護詢問。既而聞有恩詔。某先爲候賀喜。以爲吉人宜有是也。前承惠

贈萊詩一首海城士子至今珍誦某每亦擬和竟不能成然亦不敢遂已方欲勉和之也記在開元時過承軒驍枉顧某走迎仰告曰某小生不敢濟拜越明日趨詣府謝不遇因設兩拜去自以爲合禮然而士君子至今有非笑者按禮玉藻云云註曰士於大夫貴賤有閒若大夫詣士士不敢拜而迎也恐其答禮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若大夫出而答其拜則走避之今侯擬尊則古大夫之列也僕雖非士而侯實以士視之也則先王既有定禮幸讀而知之豈可復犯乎恐宜遵爲禮義之邦尊卑相見必宜各守其禮方爲合道不然動輒先拜而舉尊者之下答以爲常禮失爲士之分矣此蓋讀記不熟而誤耶記曰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實皆謂大夫敬士則先拜士非謂士敬大夫則先拜大夫也大抵大夫於士以先拜爲尊必如此方爲尊卑各合禮合之宜不然皆非禮也豈可苟哉草草瀆尊不盡愧怖倘多有論容他日面盡之不宜

上唐先生書 癸

某竊閱陰符經參同契二書朱子及蔡西山晚年極注意其閒既又爲之攷正箋解又序陰符曰陰符經三百言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大要以至無爲宗言天地人物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造化在我矣抑程子邵子亦皆有取其書以爲純而無雜此皆删裁之言必不我欺也雖朱子感興詩中有但恐逆天理之旨然以某觀之聖賢之意必各有在也今人才見是書輒以異端見斥而遂不之考焉恐非先正箋註之意也先生春秋高矣某得再見顏色退而耿慨不已且不覺歎曰三年不奉見不意吾師老甚而至此也及昨日聞函丈自患之病某乃悟以爲函丈姿容神采所以大異昔日者皆見奪於多思故也某維之雖世有言思曰睿睿作聖而周子亦言思者聖功之本吉凶之機然此乃新學者事函丈年躋七袠乃從心不踰矩之時矣又奚庸思哉且新學者神強氣壯愈思則愈有得老人神氣耗弱縱思而得之亦非自然之樂也故孔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之謂也且孔子晚年嘗歎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而先儒謂其無復有行道之志也竊謂函丈正孔子致歎之時亦必無復留意於天下事矣若陰符參同此等書似宜觀也某願函丈取其書姑從異端之惑而以平意觀之若果有理而可行焉則不惟慰某仰望之心抑且慰新學後進之欲求道者無窮之望也然亦冀其引年壯氣而已非所謂長生不死也某意如此故輒言之不知函丈以爲何如

與翁均質書

聞吾子家與蕭公近日相詬辱至矣盡矣古人云斯文一家其可自辱如是乎今世俗正窺覘我黨罅隙而欲譏議之乃蕭翁之內自相戈戟如此甚不宜也且蕭公得罪於吾子此之當時棄絕於某其輕重如何比也某豈不知怨者順以鴻江斯文者少幸有我輩二三子者在而已故惱惱含忍洒恐不免此亦吾子所素知者也以某之偏躁當時尚能忍之今子之德量殆過於某乃不顧斯文之重遂發之怒至此乎古人云先國家而後私讎今我與子同志先斯文而後私怨仁人之用心固如此也今秦人有辱於我輩我輩尚共怒之況我輩自辱於我輩何心也且讀書人所貴者以能動心忍性耳今既不然則與俗人何

異且蕭果大過矣吾子亦當聞衆共攻之未可私下行罰也且某與衆友皆其推蕭公爲斯文之長譬猶楚侯共立楚孫心也今吾子以私辱之不猶項羽以私怨而弒之乎我輩渺心何地也自今伊始庶幾改之可也不然嘗聞衆以共誅楚國弒孫心者嗚呼天地神明共鑒此心某等列致書共斷蕭公過大外議先秦此儀稟賜察乞書示下某當趨拜先爲斯文賀然後負荊請責直言之罪

與熊允昌書

昔承教有朱子成書將見借今人便囊遂付之來又則有通鑑綱目爲卷帙不全然猶渴得一觀若得可見則某不惟珍重而敬閱之抑且知感益深也

又

卽日早某得見朱子成書綱目心眼增明然檢閱閒忱思謙遜已逝不覺淒然泣下吁某與謙遜辱皆相友善豈意其獨不幸而死於不弔焉則爲之友者安得無戚蓋失於不知而相正也某於去年此際雖嘗哭之哀今年此日又雖淒然而泣然亦何益於死者之所爲也以此知君子之交不可不深也蓋交不深則相知淺相知淺則必不知所以互相規正也豈徒無益而於不測處或各相惧其名節焉非先生其孰可與道此意也無今猶幸得見謙遜遺物者又承乃叔父氏辱知而見賜借也豈勝悲哉喜哉某閱書有感故道言其事以自警且以敬復焉前日嘗於山亭蔡家借得綱目二册凡八卷正是付來綱目首段其卷次甚相聯合然來本於中段雖未檢而試之末段皆已欠數卷也抑閒起居少不佳是否方喜康裕不意又然幸調護

與蔡先生書

批論二篇本不可以上瀆明眼然有疾者不可以不求醫幸先生削正之也前聞有綱目通鑑數帙不知今納在否某敢借來翻訂觀閱必有大進益則豈敢忘恩也

與給事潘榮書

皇帝再臨天下則皇太子復正位東宮矣僕雖草萊布衣亦疑爲天下大疑也然亦爲足下疑焉何也向者無故而廢立惟足下忠憤內激習歸一見父母而去輒欲爲太子死官衆人亦以此信足下也不幸遭丁艱而未起復耳僕作挽令先君詩有曰九京若見宣皇考應問令郎起復時微意亦指此蓋所以獎明足下之志也今幸日月晦而自明天地重開臣民皆疑明日足下趨朝獲睹佇日龍顏雖大功非出己手然其志有素可謂無慚矣從今伊始身爲聖朝之侍從心免死諍之責言雖有所當言者亦不過責難陳善獻可替否以措天下於雍熙矣則足下之爲疑何如哉僕迂言太類如此然非爲佞也道其實也足下回京有日擬此而往亦壯矣哉僕近有書上揮使夏公亦大略自敍行禮一節足下閒暇時幸取一觀亦足以知其行之有由又必有可否之論幸以賜教僕自恃布衣之賤故敢狂率多失謹愼然自古王一亦多容之也

與丘宗道書

未審消斡其事又何如也。聞令陳謁太守。擬八月初交完。若果然。幸甚幸甚。然信義之交。不謂善始否終乃如是也。末世滋僞。豈勝惜哉。某自不見老兄。其病益增劇。奈諸友願晤。今復小瘥。雖尫弱不支。然死則又未也。伏望不在介懷。專志了事。投歸同修故業。遂途求遠。堯舜之路。尙可歸也。

寓莆陽與林孟和進士書

列位奬許之過。愧赧奈何。聞宮知府高於古法。僕欲抽寫數幅送觀。聽其議論。蓋欲以行路旅客自處也。今足下旣說破姓名。又謂必有過辯道處矣。如何可復往哉。足下必信此意也。聞周梁石、道鄉內翰頗詳。可容僕尤願見者。今盛意欲同往訪梅城。況足下又有事乎。所賜謹以祗受。惶恐惶恐。

雜著

無眞儒辯

眞儒之說。僕不敢知也。而以程子千載無眞儒之說推之。則自周末歷漢唐以至於宋中間實千餘年。雖有醇如董仲舒。雄如韓退之之徒。亦不得有此名也。是蓋眞元會五緯聚閉氣所鍾。千百載而僅一出。仲尼、孟軻之後。必如程明道、伊川、朱晦翁者。可以爲眞儒矣。或者謂僕嘗鄙漳無眞儒。僕答之曰。譬如麟鳳焉。盡四海之所稀有者也。今以四海之所稀有者。而必求之一郡。及不可得。則鄙之曰。此郡亦無麟鳳矣。此豈是言乎。如眞儒。蓋天下之所稀有者也。今以天下之所稀有者。而求之一郡。及不可得。則陋之曰。此郡亦無眞儒矣。又豈是言乎。夫漳固爲文獻之地。賢才盛出。然而儒於其間者。如董仲舒之醇。韓退之之雄。則可有之矣。若曰程明道、伊川、朱晦翁者。遽以程子之言律之。雖盡一時之天下。而稱其人。亦不爲過。而況一郡乎。僕雖至愚無識。然決不敢以是之重望而責夫人也。然則此言安出。僕以不自量。爲朋友所拉。訓蒙於漳。因講大學序有俗儒之論。遂爲忌者所附會而成此語。蓋欲假此以爲互網而反擠之。俾漳之名公巨儒。盡怨於僕耶。然怨者自怨。必有不怨之者。僕何懼焉。以僕計之。不怨者惟足下及諸公數人焉。其餘則皆怨也。然而今必辯於先生者。蓋有望焉。庶幾遇其人。其肯止其怨否也。噫以布衣之下賤。尙切切投人怨。殆無爲足下及諸公之所鄙矣乎。奈何奈何。

執古辯

儒生有行古禮者。大爲世儒所譏毁。及示之以禮經之文。則漫然不較理之是非。但以汎言來曰。執古貴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故予亦以汎言往曰。公之言是也。然所謂古者。卽先王之制。著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禮也。豈非流俗之弊習與性成者乎。夫莫大乎親喪也。姑以喪禮言之。古者以不飮酒食肉爲禮。如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人眞有兩箇口。其一則執古。又其一則通今乎。抑只是一箇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辭徹之後。則執古斯謂可貴乎。夫善通今者。莫若旣齊然而何付析之曰。辨敗俗之人。宜援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則不以此爲賞明矣。必意古禮用意。務力執之。猶不能及。多得罪於先王。況今乃以執古爲非。以通今爲是。則其傷禮敗俗。宜無不至。又豈可勝言乎。吁。孔子執古。拜昔而從下。猶爲時之所譏。孟子行古禮。尙爲王驩所怒。況某以區區而欲執古孔孟之禮。其爲所譏

毁宜也。然則寧百見毁於世俗。不可一得罪於先王。

元正字說

吾鴻江亦朱子過化之地。故其士習。猶知尙禮。吾友蔡孔昭氏。將冠其長子。良以禮也。而戒賓於予。以予初未嘗禮冠也。永文歐爲贊。以歐亦知禮者也。前期以元正爲字。而謀其說於予。予不得其義。旣而日得之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良善也。本之立於己也。貞正也。效之著於人也。本立而效著。聖人之道備矣。或謂此若天下者之道。豈學者所可汎擬。予曰。是固然矣。然道之所在。無推不可。諸侯能元良。則一國以正矣。卿大夫能元良。則一家以正矣。士庶人能元良。則一身以正矣。如或之論。則凡書之所陳。類皆帝王之道。學者皆無用而可以不必讀矣。奚可哉。元正勉諸。能知體此良以立身。正以及物。本立而效著。則吾以予爲成人之道。不止於繼冠美稱而已也。勉諸。

自題九曾扇

一生二而二生四。四分爲八。一者本也。八者末乎。門闢無窮。動靜不窮。闢而動。風月無邊。闔而靜。天機未札。然則天地之機。旣在我手。萬物之徵。其能奪乎。

自書草堂

須就念頭把住。餓死伯夷齊濟。

題玉堂賞花集後

僕觀玉堂賞花集。知諸公之尊榮貴寵。皆出於天命定數。固非人力之所能及矣。然周公之道。其益衰矣乎。昔周公相周。承文武興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猶且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以勤相職。今士習之不正。民風之不淳。皇上復位之初。拳拳以此爲問。見於丁丑科策制者昭昭矣。諸閣老公豈盡不知耶。則今之天下。不讓周公之世遠矣。設使周公生今之時。作今之相。不惟三吐三握以數之。必將廢食與沐。皆不及矣。何暇於賞花乎哉。又況玉堂非賞花之所。不惟無益而實有害也。何也。閣老君之師相也。爲師相者。旣自以賞花爲樂。何怪乎所輔相者。不求名花珍爵異饌以爲樂。是師相教之也。何以嚴憚以成君德哉。旣詠爲詩。又繪爲圖。又梓行以誇耀天下。謂之玉堂賞花盛事。吁。末矣。周公所不暇爲者也。或曰。今欲正士習。淳民風。勸周公之政。其道何先。曰布衣所上程朱正學數要書是也。一立明師。二輔正學。三輔太子。四隆君德。五振風教。凡此五目。擧而行之。夫豈難哉。玉堂諸公。方賞花飮酒賦詩。故辭之也。雖然。諸公笑布衣爲迂儒。布衣亦恐人笑諸公爲俗相。誰是誰非。孰緩孰急。百世之下。必有能辨之者。故題。

題內翰鄭廷綱隨侍行樂圖

美哉衣冠之盛也。予以倚廬而對。父以推恩而貴。甚宜也。廷綱著爲此圖。朝夕自觀。若曰固父祖之庇也。聖主之恩也。顧吾身何以允稱乎此而無負乎此耶。於是惕惕焉益加敬勉。靜焉而涵養致知。動焉而愼獨誠意。使交養互發之機。自不得已。則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然則因外美而益充內美。發而爲至美。孰曰此圖之作。無益而徒然乎哉。或曰。不去玉堂歸報稱。而來泉石侍行樂。因爲虛負矣。

安在其為至善乎。曰。吁。是別有一種道理。非汝所能知者也。廷綱曰。請書以貺。

題余經魁詩卷後

尚器余君之易學。或稱其遠有傳授於周孟中先生。故能深得乎至精至變至神之妙。殆是也。是以能領鄉薦。能魁八閩之多士。然十七八年時。我嘗告尚器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者。學易之要也。以始學言之。存心致知之道。亦在乎是。此朱子之說也。蓋主敬即存心。擇義即致知。道體極乎大也。非存心則無以極其大。道體極其微也。非致知則無以盡其微。靜而不能極夫道之大。動而不能擇乎道之微。則雖曰學易。亦買櫝還珠而已矣。何有於至精至變至神哉。予為此言時。尚器亦孜孜焉傾聽而樂聞。蓋有志於是學者也。今果能如是。寧不大喜慰哉。將行試春官。對揚大廷。居致澤之位。盛德大業。亦進是以為之也。然而學功無窮。我猶欲尚器於推行周先生至精至變至神之餘。而主敬擇義之功。猶未可忘者。蓋君子之學。欲其足踏實地。務實功。不徒縻乎虛文。則可貴也。尚器勉諸。幸勿以布衣之言為迂闊而忽焉。林蒙泉先生。亦尚實者也。舉人林志完君、邦儀君。又嘗聞此言而有志焉者。今君至京。試以質之。必有然予言者。

題杭邑唐守愚挽詩卷後

予訪師問道。歸自江西。不得所願。心常悒悒不樂。惟思今秋當科舉。至閩省。得復一見吾郭逢源、孔用常、唐守愚、蓉輿之一相語。故鄉為可喜也。升至半溪。見閩省一人。嘗問之曰。汀州府應試秀才皆已至乎。曰。然。予喜至岸。遇汀州府人在省來者。問之曰。上杭縣應試秀才已至乎。曰。然。予又喜。見上杭人在省者。輒問之曰。郭某、孔某、唐某俱來科舉乎。曰。然。予始大喜得遂共樂也。予入城未定館。先訪諸君。初見用常。次見逢源。守愚與逢源聞予聲。即趨出拜泥中。蓋其喜甚。不自覺其地之泥也。是守愚愛我。亦由我之愛守愚。其情一也。明日逢源、用常、張某皆來下顧。惟守愚不來。逢源曰。唐有疾。弗能起。視某為敍之。予心兀然。往視之。凝詢之曰。已謀某醫士看用某藥矣。予去。明早睡未起。聞門外有人語。聽之。乃郭與孔之聲也。予大驚曰。天乎。二君早來。必有大故也。即披衣趨出。曰。天乎。二君早來。吾心墜地矣。奈何奈何。二君含淚言。予失聲。但撫胸跳足。一邊言整理喪具。是日晚。予偕諸公哭送至西湖僧寺寄停。又哭盡哀而拜。嗚呼。守愚若見我之盡哀而拜。其幽冥間亦必盡哀哭拜我乎。守愚生前以道視我而愛敬我。生與死。其心豈異乎哉。雖然。我所以哭守愚者。亦豈私情乎哉。以守愚之聰穎。樂嗜其學而至於道也。豈易哉。嗚呼。揮淚書此於諸公挽詩之後。

告朱文公新像文

後學生布衣陳真晟。敢昭告於晦庵朱先生遺像。竊以古祠重建。新像既成。則此退閒舊像。宜築別祠以崇奉之。鴻江自衞侯以下。儒生學子。皆有崇奉之誠。今命某尋來非請。伏望遺像之靈。捨此從彼。永享萬年之祀。禮也。謹告。

漳平縣學新立聖像告文

竊惟夫子之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貌。一實而萬分。所謂際天所覆。極地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不宜哉。今漳平又添一貌矣。雖然。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不惟夫子中和真像。而涵養進德修業。尤尊夫子聖學之正教。既得其像。尤尊其道。則夫子在天之靈。其少慰乎哉。幸此深山士子。慾心未動。良心未喪。未有功名利祿搖動其心。未有記誦詞章破壞其體。大可教也。願在天之靈。陰誘默相。俾大有成。他日出學而仕。世皆顏生王佐之才。足以成伊周之事業。則天下之學校。皆正教之學校也。其皆有賴於聖靈乎。嗚呼。至禱也。惟茲縣治新設。學校新建。聖像既成。謹宜釋奠。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四

附錄

理學名臣言行錄

窮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游。遂成虛語。比者辱手教。慨血肉之為累。念競時之將窮。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託於呻吟。而願裁答。用布匪石之忱於左右也。（陳獻章書）

予友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略。布衣陳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仕者為通。隱者為高。皆非中庸之道。觀道之行否何如耳。行藏欲合時。請君脈頭易旅為執事籬之。（羅倫與宜會書）

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然嘗竊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幾時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胡敬齋與獻章書）

比者斐克貞教諭亦有書來。僕既未接其人。不可遽有往復。內翰儒以愚言為有益。擇其中一二可者示之。否則置之。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當此發否之悔。又失此人。可歎可歎。（謝鐸與元禎書）

幾遲海濱。水月自娛。獨學無師。每歎索居。蟠默沈潛。慕回如愚。持守有餘。和靖之徒。奮法龍門。躋閩上哲。大字古體。莊重安舒。心籙屢揭。示我室廬。（楊廉撰贊）

布衣陳先生行實

介軒陳瓚譔

先生生而秀異．資稟純明．大本端正．出異端而歸正學．絕流俗而復古風．皆出其天性焉．八歲失怙．十有二歲失恃．凡所從所教而底於有成者．皆其伯氏之功．方十歲．即悟異端之非．蓋泉人多習於老氏之學．先生與兄執儒書．就師講解．至攻乎異端章．師曰．即今佛老氏皆異端也．先生遂愧悟．由是厭老氏之學．而思欲以出之．自後妖妄之說．不入於耳．一日疾．灸不自知．巫者投之以符．先生強撻曰．死生有命．卻之．十有二歲．母疾．先生朔煮粥藥．三月有餘而不怠．嘗忤母意．怒輒不食．先生惶泣言懇解之．每出侍膳．長者賜以美羹．心思其母．即乾其汁而密懷以遺之．十有五歲．兄皆為議婚於老氏之門．衆皆稱美．先生獨不可．乃謂嫂曰．兄固欲定某氏之婚．我寧死矣．嫂懼．言之兄．事寢．衆莫測其意．嘗請命而習攻金．盡得其藝．復自悔曰．此非君子養心之術也．遂廢之．十有九歲．因世俗有乘服完親之禮．適有庶母之喪．衆議行之．先生固執不可．或詰其意．曰．吾不能說．但知必不可也．及長．每念父母早喪．遇歲時忌日之祭．必盡其哀．念送終不如意．遺命不得用棺衾之美．念伯兄玉瑩氏撫育之恩．執喪如喪其父．竭力殯葬．保全嫂節．卹二姪如己子弟．敬夫氏失所．引其男女各二人．養之教之．處同氣怡怡如也．姊氏寡居．有子三人．保之卹之無失．晚年攻大小篆草書．念無所遺．買大小豬鬃筆三十管．白鹿紙五千張．終歲書寫．均與四姪二子．曰．幸資之．平生不顧身家．惟以保宗卹族為務．遇婁子如嚴君．閨門之內．嗃嗃如朝廷焉．外母氏無嗣．而生養死葬．必盡恩意．以至宗戚貧者不能卹．必教其子孫使成才．不論鄰里貧富貴賤．必教其子弟使成德．未嘗計以私焉．慨海濱鄙無禮俗．始倡朱子冠婚喪祭之儀．首作神龕四座．以奉四代祖考．製深衣幅巾．率宗族鄉里．以朔望訓蒙之暇習之．家喻戶曉．孳孳不怠．而遠近禮俗．翕然興焉．慨海濱荒不知書．始作書樓一座三層．貯經子史諸書．旁求百家文字畢集．晝夜習讀不倦．蓋學堂一座三間．訓誨嚴條約．以身先之．來學者莫不成德有造．而絃誦之聲洽焉．慨海濱俱文教．凡投入事無巨細．必有節嚴飾於其間．而海鄙一文獻矣．平生勤無休息．雖一飯之頃．繙字之役．未嘗釋卷．其自奉之約．居取蔽風雨．食取止飢渴．衣取蔽寒暑．終身如一．年十八．始讀書．即知嗜學．南游金浦．北適泰甯．用心科目．年三十五．衡辟雍科．以無待士禮．未入場而返．自是決去詞章．不復仕進．興積力久．大有了悟．讀論語則悟聖道一貫之旨．讀易通則悟天地萬物之本．讀西銘則悟理一分殊之原．得存養於中庸．得擴充於孟子．得聖學始終之要於大學．乃以知行二字為用功．以敬之一字為用功之要．靜以此敬．涵養其心．動以此敬．持守其身．以此敬而立體．以此敬而致用．蓋心身動靜一於敬也．平生動必以禮．行必以義．不沽名而釣譽．當言則言．當爲則爲．無顧避於權勢．嘗曰．寧盲見毀於世俗．毋一得罪於聖賢．又曰．斯言也．可與淵明醉時語．不可與俗人醒時道．嘗慨科舉俗學之弊．天順己卯．詣闕乞召見．本上．批禮部知道．不忝旨．又上程朱正學纂要．蒙批禮部看了來說．部又寢不行．尋英宗敕學校．始有務居敬窮理．修己．毋事口耳之習等語．先生復著正教正考會通上之．提學不行．又議程明道．伊川．朱晦翁．當列文廟顏．曾．思．孟之次．並與會通具本．欲詣闕請而行之．未及而卒．嗚呼．先生全體大用之學也．豈管見井蛙所能窺闡．倘求先生有遺文若干卷．

及搢紳諸先生哀輓．及上司褒異之詞．可見其梗槩焉．有以天下第一品流人物目之．（陳白沙）有以鐵芝臨泉目之．（周具實）有以開出眞儒目之．（程御史）先生生於永樂庚寅．卒於成化癸巳．館於玉州定山．遭疾．桂都指揮使請歸類．以避調不從．遂殯定山正寢．嘗夢某年月日終矣．至期命治棺衾．遂致斃於龍溪縣二十八都趙塘山．其山則門人施丕睦所授也．周僉事同彭知府立石於烏嶼橋宵道旁．先生娶盧氏．子二．曰功．曰瓚．孫三．曾孫八．家世清白．以成化改錄龍巖．子孫遂聚居於葬山外二里許定山社．守墳焉．今則爲漳人也．（石今移於墓左．改題曰．皇明理學名臣泉南布衣陳公墓道．）

贊

闡學顯明．主敬存誠．斯文己任．得道遐經．建言心學．三代復興．教考德藝．參用朱程．五敍惇厚．五秩倡行．始終勤惕．業業兢兢．眞儒正學．歿世芳名．作我先覺．搢紳式矜．

布衣陳先生傳

門人舉人鄭普譔

先生祖莆人．宋丞相陳俊卿十世孫也．父安．寓於泉．以聖朝索賦籍於鎮海．先生生於鎮．始爲鎮人．先生生質剛毅．穎粹不凡．少師漳浦教官敬、長泰唐宗泰二先生．學方有知．即有異知遠志．初舉舉子業．亦皆嚮於時．不屈歸．即有妨功奪志之論．乃按其學而業正學．以主敬爲入門．以致知誠意爲功程．不復仕進．教授生徒．來侍者日衆．凡教皆以身．言行威儀．靜作有則．升堂入室．秩秩有階．朔望則冠帶諸生．習冠婚喪祭及鄉射禮．有延者則從容行之．足以薰陶鄙俗．故鎮海人多德之不能捨．不見嚴憚可畏而勇毅也．爲文章．雄健翹勝．有正氣．不雕工巧富麗．其學惟以治心修身爲事．不事記誦詞章．嘗語曰．科目不足以得人．非惡其不得己也．所太息者大．故耳．聖賢四書五經．皆詔後世以道具也．道外無人．人外無道．今人閱卷則但謂此章當何主意．當何命文而已．舉能工乎此．遂爲深得經書之旨．遂爲登籍聖賢．是書不入其道而文章其道．不心其道而口耳其道．噫乎可哉．此聖賢經書．備爲俗儒掇獲魚兔之筌蹄耳．於世也何貲．於天下風俗也何正．於賢才也何得乎．教成習久．果學者一日之病歟．奈世沿襲膏肓之病也．於是採宋儒之說．述程朱正學纂要．詣闕上之．疏下有司可否以聞．以有乖張時政．乃中止不行．然時亦有如唐人之是楊綰者也．未幾英宗敕學校．有務居敬窮理修己毋事口耳之習等語．蓋用先生之請也．先生復採宋儒之說．參以時制．定爲三等定式．曰正教正考會通．擬請於朝．而先生歿矣．既歿．普德先生之教．悼先生之志．行不可無傳．謬爲是傳．或讀之曰．先生師唐、蔡二君子．皆發身舉子業者也．先生何所見之異之大如此乎．子傳不幾於誣乎．普微有言曰．不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歟．先生宜有是傳．

門人翠渠周瑛祭文

成化壬辰冬．予自廣德州書滿入京師．忽有以布衣先生訃告者．與林司正蹇、謀．相與爲壇南野以祭之．因採先生爲學梗槩．作祭文一通．先生姓陳氏．諱眞晟．字晦德．改字剩夫．別號布衣．其先興泉人．父諱安．執戎鎮海衛．實生先生．先生之學無師承．自讀中庸大學．始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繼讀大學．專從事於主敬窮理．故先生本源澂澈．義理精明．有所本也．天順初．先生嘗撰程朱正學纂要．詣闕

上之不報。及歸。又爲臬明正教正考會通。知者謂其說可行也。先生學不自足。跗江西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不果。嘗會張太史廷祥。聽先生議論。稱得爲學正路。若知行二字。則其嘗面受先生之說矣、先生嘗言人於此道。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此其有所疑。今則不得以卒其說也矣。

心學弗傳。迄三百載。文字繁滋。騰於四海。嗟嗟夫子。獨於南隅。刊落蕪穢。還於本初。維天生民。厥心爲大。惟敬斯存、弗敬則殆。陰陽之兆。事物之機。靜以觀之。洞見毫釐。謂知旣至。躬行自順。崇德廣業。不勞而舊。我聞知行。日有後先。知固不易。行加艱焉。先生乃言。立本爲要。本立用行。惟聖之教。進聞斯言。退有後疑。緬然前哲。諒不我欺。云胡日月。其去迅速。先生長往。不我旋復。燕山之北。閩海之南。精神不昧。於我是鑒。

福建僉事畏齋周孟中祭文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三月丁巳朔。越十有九日乙亥。福建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廬陵周孟中。謹具瓣香。致弔於閩南布衣陳先生之靈。於乎布衣。不可作矣。惜乎孟中來之晚。不可得而見矣。龍溪林蒙庵、莆田周翠渠、孟中之師事者。曾布衣之友也。因其友而慕其人。慕其人而求其心。心也者。曠百世而相感。況吾與布衣。地雖異、時則同者乎。於乎先生。獨身戎伍。遁迹詩書。陋俗學之曲徑。窺斯文之正路。信所謂鑿之無根、醴泉無源者也。使布衣得游孔門。又當何如其造詣耶。然而耿耿寸心。悠悠千古。視世之醉生夢死者。天壤縣隔矣、孟中職忝觀風。久欽高致。表石道傍。庶來者有所考焉。英爽不昧。其尚鑒格。

翰林檢討東園鄭紀祭文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四月壬子朔。越十有三日甲子。鄉生翰林院檢討仙游鄭紀。謹以牲醴、致祭於布衣陳先生之靈曰。天生聖賢。皆爲世道。不偶然也。堯舜五百餘年而後有湯。又五百餘年而後有文武。又五百餘年而後有孔孟。又千有餘年而後有周、程、張、朱。向使湯生於堯舜之時。不過一咎夔耳。文武生於湯之時。不過一伊傅耳。孔孟生於文武之時。不過一周召耳。程朱生於孔孟之時。不過一顏曾之徒耳。何如曠世翹期。層見疊出。斯文幾墜。得之而振。人紀欲絕。得之而續。繼往開來。繩繩不絕。千萬世猶一日也。今日程朱又幾五百年矣。先生獨戎伍之中。發道學之祕。以窮理爲入門。以主敬爲實地。指點心圖。而陰陽動靜之理明。敷陳王道。而經邦濟世之術著。閩之後生小子。得以發迷途而歸正學者。先生之賜也。先生雖不得游乎程朱之門、亦可謂私淑其道者矣。嗚呼。先生往矣。吾誰與歸。而今而後。繼者其誰。嗚呼哀哉。尚饗。

太守莆田吳釋思祭文

寓惠州鄉生吳釋思。拜哭漳南故布衣陳先生之靈前。嗚呼。先生一布衣耳。斯文之領袖也。成化三年。生在江西瑞州。時幸與先生一聚首。不二三日。即別去。今生又食於惠。前後開闔五六年矣。去年春。聞先生欲來會陳公甫先生於白沙。竊冀便道復得一見。不意後不來。孤予望也。夫漳南白沙。地相去不爲遠也。彼此之志。不爲不相合也。奈何先生終不果來。而公甫先生。有今日挽章之作。傷悼何如耶。人知公甫先生所以哀挽之意。則亦不能不哀先生也。釋思辱愛有日。又公甫先生寄挽章至。披覽之際。重傷於懷。謹

將俸餘白米二石。遠表奠儀。並公甫先生挽章。同以奉去。神其有知。能不我恤。嗚呼哀哉。

行人蒙庵林雍祭文

嗚呼先生。幼有異質。長克篤學。篤志勵行。超拔流俗。布衣蔬湯。陋室孤鐙。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凜凜乎褰苦之節。耿耿乎德義之風。在世罕有。於人實難。嗚呼先生。教人以禮。成人以德。禮則持循。德則反躬。學徒知學。遠邇大來。士友聞風。感發興起。俗尚有陶鎔之功。我士有循蹈之力。翕然變服。嵬然矜式。嗚呼先生。超今而詣古。不爲流汙。不爲俗染。將復古初。想像遺軌。俯仰宇宙。惟此之安。敦本而輕末。訓詁華藻。枝葉蔓延。玩索力踐。根本固安。權衡審定。德行可尊。嗚呼先生。游通乎造化。乾剛坤柔。月窟天根。五行之運。百物之生。盈虛消息。一以貫之。洞徹乎神機。變化不測。兩在難名。吉凶之兆。禍福之萌。屈伸隱顯。默而通之。其主敬以存心也。則潛心以居。對越上帝。秋月之光。碧潭之清。不妄其思。不紊其想。不非其視。不錯其聽。其默會以造其知也。則鳶飛于天。魚躍于淵。全體昭融。妙用顯行。無極之極。無象之象。無聲之妙。無臭之天。嗚呼先生。有志乎孔孟之學。留心乎程朱之道。雖弗及乎門牆。已獨尊乎儀矩。理學不明。世罕有知。心法之密。解之者難。雍本愚昧。荷蒙交誼。指教之方。尤爲切至。思平生之深契。未百年而長逝。日月流邁。衰冠沈沒。永惟哲人。終古不作。遠致哀詞。用將悲戀。尚饗。

漳州府推官卓峯黃直祭文

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七月甲子朔。越二十六日己丑。後學金谿卓峯黃直。謹具芹菜一盤。致奠於布衣陳公之墓。曰。嗚呼。公之墓其在斯乎。昔值公之時。有康齋吳公倡道於江右。白沙陳公倡道於嶺南。公皆與同時。未見公與之相爲師友。以上下其論議。則公之學術。其淵源雖不可知。然公當海內競趨功利之時。獨能安於布衣。從事躬行之學。卓然自立門戶。爲天下豪傑之所尊仰。則公誠可謂一世之高士也矣。直生也晚。愧不及公之存。以憑所學質證於公。然幸叨職於公桑梓之邦。猶得以仰公之高風。春公之遺矩。以臨斯民。則平生企慕之私。亦庶幾其少慰也。昨過道左。瞻公墓石。輒於車上。咨嗟欸息久之。然誠不能已。謹具香燭芹菜之儀。以再拜於公之墓下。公於九泉。其亦少鑒愚誠矣乎。嗚呼尚饗。

提學僉事新喩胡榮哀詞

先生余不及識也。嘗聞一二知友。稱其道德學行。蓋希蹤古聖賢者。方圖欲身求見。而先生逝矣。謹爲詞以寄哀云。

粵瞻海東兮有城鎮之美人。城居兮避世恬默。學紹先覺兮。睎顏志伊。靜中動和兮。存省在茲。不激不詭兮。履道坦夷。懷寶願獻兮。莫或迪知。斯民徒望兮。未普厥施。死生奚憾兮。克乘天彝。後覺興悼兮。孰立範儀。高山仰止兮。躋攀罔而。貿貿迷途兮。輪蹄焉馳。麟藏鳳隱兮。芻草西岐。哀此喪斑兮。惟氣之衰。渺哉予懷兮。汨逝水其無涯。

張東白贈行詩

斯道之傳元顧敢謂自程朱後。惟先生得其眞。彼吳許二子。蓋亦有未是處。元顧何幸得聞。而不至錯

用力邪佩啓迪之言。策蠡駘之步。異時儻有成就。則先生之功。當與生我治我者并也。

歲乾履坤。誰其吾人。僞之怪之。端目惴紳。嗚呼如是。方見其眞。歸兮歸兮。斂采韜聲。今雖已矣。後世其無聞。

陳白沙詩

千載武夷峯。伊誰事幽討。乘老赴江山。懷賢薦蘋藻。多謝泉南翁。神交願傾倒。聊將一瓣香。寄向君懷抱。

漳南陳先生曰布衣者。其學以子朱子爲宗。予嘗聞林棠庵、及周進士梁石。爲得其大致。而恨不能與接。今年秋。予過江西。訪張廷尉內翰。乃知先生雖歿。亦嘗有意於不肖之願。値予在京師。行至潮。弗果。今因鄕友余贊之之官莆田。賦此詩附之。蓋特借以寓景仰之私。亦以勗習之云耳。此篆奉寄漳南布衣華宗老先生。急於通誠。僭率惶恐。獻章再拜。

瑞州陳賢贈詩

道學相傳是甚人。先生今復起南閩。源頭活水通洙泗。泰宇天光絕俗塵。日往月來皆道體。鳶飛魚躍總天眞。愚生獲拜渾何似。治世分明覩鳳麟。

弟眞聚送遠游詩

蜀道之難古道賒。君行何處是歸家。逢人約說胸中話。少不投機莫與他。

吾兄以至愛存心。與人言。多偶於鼓舞。因而啓悟者多。而觸諱招謗。亦在是也。愚疑焉故附。

陳白沙挽詩

武夷爲約後。乖死又三年。明月羅浮外。高樓鎭海前。獨疑何面目。相望此山川。忽報龍巖訃。乘春欲理船。

拙詩一章。奉煩龍巖掌教李先生。致之布衣陳先生柩前。以表哀悼之忱耳。布衣先生。余雅敬慕久矣。雖嘗有約。予游武夷。冀得一會。今弗及矣。可勝悼哉。

林祇讀白沙挽布衣詩次韻

山斗非今日。聞知忽此年。二關一打過。千聖當參前。道學承眞統。封書障百川。生來嗟不及。同汎遠游船。

門人吳汝欽挽詩

四百年來一鉅儒。苦尋墜緖紹程朱。傳道世云參也魯。正名誰說子之迂。環堵漸然貧不計。泰山頹矣道何如。九原若入文宣廟。好晉魯齋與草廬。

愼獨記

有延先生以教子弟。開講於家之前堂者。適有邀先生飲。主人與偕。學中有愛子者。乘先生不在。詣堂以覩。主人之妻與焉。遂巡至西軒。妻遂業履於牀。俄報先生至。忘攜以歸。主人請先生假寐。爲拂牀而業履在焉。執入內。以妻與先生有私。礪刃拉欲殺之。無以辯。悲號不自勝。曰。願察之。果爾死未晚也。夜二鼓。先生方對書。主人執刃與妻至軒外。令妻作厚語。叩門而呼者三。先生不問。聲益促。先生曰。夜闌何崇乎。妻曰。子某之婦。欲問先生起居耳。先生曰。而夫不在。若是辱名教矣。亟歸。明當與夫言之。主人垂長舌趣入

內。叙駭咨嗟。先生初不知其情。且促裝辭歸。主人率其族黨謝罪。請留。先生卒不俟終日。嗚呼。疑似之迹。不可辯者。受害多矣。非先生之至誠無二。妻能免於死耶。

過江郎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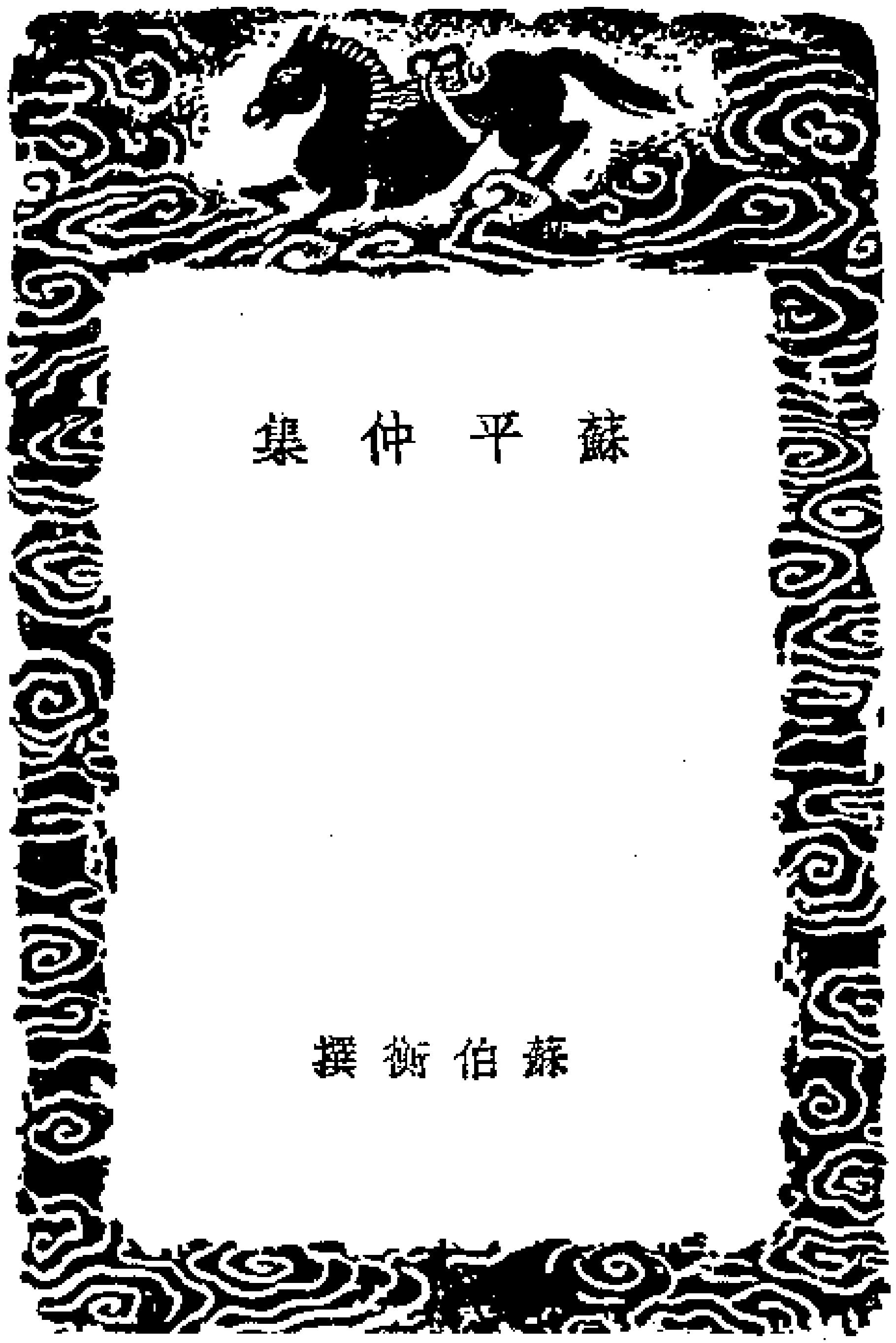
先生往京師。道浙之江郎山。時雲雨晦冥。有樵娥房泰輝者。指曰。此雲中有三片巖石。能與雲自啟。凡道此者。多以石之隱顯。卜所志之通塞。今雲若此。先生此行。殆未遂矣乎。先生慨然。因向雲大噓曰。噫石乎。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無一毫私意也。爾石有靈。盍開其雲。使我獲得一快覩其石乎。衆有相目而哂者。行不數步。泰輝駭曰。彼雲頭一點黑。豈非石首見乎。衆立觀。雲忽然直下裂開。三石全露。高聳插天。且五朵秀麗。異於常時。衆駭益喜。相與去。不數步。雲復合如故。亦甚奇事哉。殆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如此夫。

叙陳布衣先生存稾　周　南

余始判毘陵。得見唐荆川。居一歲。遂改判漳南而去之。卒莫有文字之授。豈其所以教我者。有不在於文字也。瀕行。送於河滸。語余曰。漳有陳布衣者。學古邃行。棄舉子業。終其身隱於海隅。至今士論與名臣并。夫人之輕重。固不在乎爵位也。特未見其文字耳。吾子往觀以質之。余抵漳。卽訪其孫曰慶雲者。郡弟子員也。得其存稾而展讀之。想見其爲人剛毅。篤信程朱。確然不爲習俗所移。橫渠之後。一人而已。遂命工刻其存稾。以廣其傳。嗚呼。予豈獨以其文字而已耶。亦可以想見其爲人而尙友之矣。

題陳布衣先生集

衍鋟讀先生行實。知先生爲先孝廉居敬公高弟。厥後高祖鏡湖公。復隨父受業於翠渠周氏。因得翠渠所以傳於先生者。俾子孫世世守之也。竊雖未窺先生門戶哉。而於先世所傳闢闡。或偶得其一二。雖嘗伏讀請定經書及文廟祀典。是皆竊取先生嘗日所用伊川故事。不知先生其許鍰否耶。顧鍰何人。安敢擬議先生。惟是世居先生之里。世讀先生之書。淵源有自。而不忍自外於私淑者之列。故凡所以竊取夫先生者。亦猶之恪守吾家訓云爾。道遠風微。因刻先生遺文。而感慨繫之。時康熙己丑秋七月也。同里後學蔡衍鍰百拜題。



蘇平仲集序

宋眉山蘇氏。以文章世其家。老泉父子。鼎足而三。稱極盛矣。後數世。而平仲先生興焉。先生爲潁濱之裔。自其考徵猷閣待制知婺州。遂家金華。生先生。復以文鳴。不墜宗風。先生文瓌雄俊快。不拘繩尺。自合古法。集中惟詩最少。而各體俱工。七古尤雅與長公相近。宜當時劉誠意宋學士皆交口推之不遺餘力也。且先生嘗洪武初由學正擢官翰林。引疾遜退。洎乎用薦。起爲承旨學士。儒生之遇。莫榮於此。乃仍固辭弗就。則又不惟文詞之懿。克紹前徽。其屣視軒冕之意。抑豈不高步一代也哉。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欽慕先生。訪求遺集有年矣。同治癸酉北上過皖。孫琴西方伯方陳臬事。假得鈔本。折懇撫益。亟命梓氏鋟木以傳。庶使海內承學之士。咸知繼眉山三蘇而起者。更有先生其人也。光緒元年冬十二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識序。

太史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略何如耳。遽謂去病眞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殆也難哉。爲文何以異此。古之爲文者。未嘗相師。鬱積於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爲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傀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未之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絺繪以爲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喩此弊。不得稍自淩厲以聳動人之耳目。辟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部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辭。精博而不龐澀。敷腴而不苛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皇朝。由國子學錄爲學正。上親擢國史院編修官。以臨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卽以平仲應詔。旣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楮幣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

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遹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爲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
九世矣洪武十三年冬十月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宋濂序

蘇平仲文藁序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攄之理不明爲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寓文之盛衰實關時之否泰是故先王以詩
觀民風而知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
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於言不矯揉以爲工不虛辭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想其人蓋莫非
知德而聞道者也而況又經孔子之刪定乎漢興鑒衰周之敝於華而反之於樸也故豐沛之歌雄偉而
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之制誥天下咸用簡直於是儀秦鞅斯懸河之口至此幾杜
是以賈疏董策韋傳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離人而意已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攄之也故周之下享國
延祚漢爲最久有自來矣武帝英雄之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啟其夜郎邛筰
通天桂館泰山梁父之役與秦始皇帝所爲無異致勤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
終文不主理之害一至斯乎相如既沒人猶尚之故揚子雲用是見知成帝然而樸厚之根未嘗拔也故
趙充國將也而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之子也有封事之言往復開陳周旋辨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
氣暢而舒夫二人者非汲汲以鴻生碩儒爭名當代者豈非習尚有源而得之於自然者乎於戲此西漢
之文所以爲盛國祚絕而復續譬如元氣之不壞而乾坤不死也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爲稱首不亦
悲乎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雄文要亦不詭故尚故亦不失西京之舊下逮魏晉降及於隋惟日趨於綺

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政化所暨亦不能被四海後之觀國風者盍於是焉求之乎繼漢而有九
有享國延祚能及漢者唐也故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然後氣復昌而理有所寓詩
文皆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宋而有周程張歐蘇曾之徒出焉於是乎文追漢唐而高者上窺
三代豈不以理勝而氣充乎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過百年而劉許姚閻吳虞范揭歐黃之儔詩文皆可
埀後則由其土宇之最廣也大明撫運土宇之大上軼漢唐下與元同而廣於宋雖混一未久而高文宏
辭已有若翰林諸公余故人子蘇平仲其一人也平仲於文定公爲九世孫文定公長子諱過以徽猷閣
待制工部侍郎守婺遂家於婺故平仲今爲金華人起前鄉貢進士選爲國子學錄即陞學正上親擢翰
林國史院編修官一時號稱得人見於著作者語粹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亦由其明於理而昌於氣
也余與之同朝每得而讀之未嘗不爲之擊節焉聖天子龍興江左文學之士彬彬然爲朝廷出者金華
之君子居多典册之施文檄之行故實之講煒然足以華國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顒顒卬卬者則
莫能或過於平仲有由然哉他日徵我朝文章言語之工有以鳴國家之盛而追配漢唐諸作者其必於
平仲有取也夫平仲文藁留余所良久今得告省親金華於其行也特舉古人之大槪序而歸之以致期
望之意云洪武四年春正月十日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前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誠
意伯栝蒼劉基序

蘇平仲文集目錄

卷一
雜著
周詩補亡三首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師儉訓
畏慎訓
蒼玉軒釋
默存齋釋
寓軒解
中谷解
金子權字解
橘亭對
聽竹軒對
絳航辯
名亭辯
翠雲亭志
志殺虎
廣原芝
太紫原
沖靜箴
卷二
雜著

分野論
問刑
闢雲軒銘 并序
全有堂箴
桂衛孟平字箴
表文
代翰林院勸進表
國子學賀登極表
代翰林院賀登極表
中書省賀平杭湖秀越表
代秦王府官謝表
謚冊文
懿祖謚冊文
儲祖妣謚冊文 擬代翰學士作
制誥
代翰學士封靖西王制
梅思祖授大都督府副使制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頌贊
節婦黃氏旌門頌 并序
何遜山先生贊 并序
夢芝軒贊 并序
宗忠簡公畫像贊
殷撰王公畫像贊 并序
虞文靖公眞贊 并序
太師韓國公畫像贊
鄭氏三老圖贊 并序
譚君小像贊
策題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卷三
說
發柔齋說
愼脩齋說
默齋說
存齋說
常吉孟迪字說
范氏二子字說
戴生名字說
譚氏三子名字說
棲霞所字說
染說
傳
釋美傳
武德傳
蘭壽傳
范幹小傳

蘇平仲集 卷首 目錄

胡家祜傳
金貞婦高傳
王銘傳
謝成傳
卷四
傳
譚濟傳
張正傳
黃夢庚夢裴傳
張毅傳
黃母劉傳
陳節婦傳
天刑生傳
梁道士傳
序
林氏族譜序
譚氏家譜序
黃氏家範序
吳氏孝義集序
古詩選唐序
重校漢隸字源序
偏旁辯證序
心學圖說後序
范氏文官花詩序
蘇氏重修族譜序
三壽圖序
陳氏文錄序
墉莊集序
卷五
序
說齋先生文粹序
張潞公詩集序
申屠先生詩集序
潔菴集序
陳子上存槀序
鄭璞集序
雁山樵唱詩集序
鄭叔文字序
王子文字序
宗元常字序
王子成傳後序
送歐陽公輔序
送陳季明序
送陳伯柔序
送胡先生逕念遊序
送譚鎮撫謫平陽序
送孫太初序
卷六
序
送晉王相汪君序
送孔成大序

蘇平仲集 卷首 目錄

送梅知州序　送田同知赴太原序
送樓生赴國學序　送徐生還國學序
贈高士敏序　贈林子山序
贈玄默子序　贈金與賢序
贈孫德清序
記
天寧禪寺大佛殿記　開元教寺興造記
太平歸元禪寺記　重建廣福院記
清泉菴記　重建江口斗門記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嚴田記

卷七
記
國子學同官記　王氏祭田記
陳氏祠堂記　脩睦堂記
一心堂記　同愛堂記
友恭堂記　壽萱堂記
懋敬堂記　春暉堂記
寶貞堂記　師棠堂記
瞻雲軒記　奉蹕亭記
懷遠亭記　商山舊隱記
厚德菴記　厚本亭記
時思堂記
卷八
記
川上書堂記　平村山書舍記
劉氏水竹居記　世美堂記
安遇堂記　節義堂記
存古堂記　師古齋記
景古齋記　堅白齋記
巽齋記　松石齋記

靜學齋記　幽齋記
洗心亭記　梅初亭記
南軒記　清源書隱記
南華隱居齋記
卷九
記
定軒記　清風齋記
聽松樓記　聽泉樓記
青山樓記　三然樓記
冰壺軒記　湘南清趣軒記
臨清軒記　蘭芳軒記
遂初堂記　南野堂記
西枝草堂記　韞玉山房記
愛竹山房記　竹林書舍記
栖雲軒記　耆山菴記
卷十
題跋
跋陳彥殉誥　跋宗忠簡公誥
跋王魯公除少保誥　跋漢上先生贈父誥
題鄭貢撫萇誌銘　跋遯齋先生奏藁并告
跋譚侍郎傳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書賢良王公遺書後　跋四英圖
跋先文忠公墨蹟　書清宴閣讌記後
書鑑洞栖眞院頌名後　跋黃侍講送鄭仲舒序
跋張承旨隸古歌　跋陳子上書
書張孟衆字說後　書歸嬰說後
書徐進齋三命辨後　題勤有堂卷
書書百考跋尾　書讀易記後
書德泉銘後　跋保母帖
跋先文忠公和韋詩　題劉養浩鐃歌鼓吹曲

書上蒲陳氏族譜後
卷十一
祝文
國學大成殿脩造祝文二首
上梁文
康都督府上梁文　張都督府上梁文
碑銘記品
悟眞寺碑　瀾室寧禪師石塔銘
天地泉銘 并序　稱證室贊 并序
天香室品　清淨禪菴記
蒼雪軒記　無涯偈
送王上人遊方詩序　滄遊集題辭
謚議
南陽先生謚議　逢初先生謚議
祭文哀辭
爲胡左丞祭常忠武王文　爲廖平章祭忠武王文
祭許祭酒文　祭段知府文
祭胡先生文
貞惠先生哀辭 并序　夏太史哀辭 并序
卷十二
碑誌碣
故元附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包公墓誌銘　金華衞指揮副使王公墓碑
溫州衞中左所千戶馬公墓碑　故元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墓銘
梅軒處士林君碣銘　郭君墓誌銘
黃景昭墓誌銘　敏齋處士林君碣銘
張母林夫人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故元承德郎浙東都元帥府都事鄭公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竹坡處士俞元瑞墓誌銘
卷十三

誌表述
故元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故元朝請大夫僉太醫院事包公墓誌銘
逸叟處士徐君墓誌銘　宋君墓誌銘
許處士墓誌銘　魯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韓君墓誌銘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謝氏西山阡表　吳府君墓表
故元承德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周公墓表
鄭府君行述　陳子上墓表
先左司府君擴誌　先郡君墓板文
卷十四
誌擴
桂府君墓誌銘　趙州判官張君墓誌銘
鄭益之墓誌銘　肅齋吳君墓誌銘
孔教授妻任夫人墓誌銘　夫人周氏墓誌銘
楊子璇墓誌銘　見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林縣丞母吳夫人墓銘　周君墓誌銘
熊知州妻王夫人壙誌　柳君妻潘氏壙誌
節婦鄭夫人壙誌　亡弟思誠壙誌
東谷先生趙君墓銘　玄逸子碣銘
郭府君墓誌銘　兩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危齋先生王希賢甫墓誌銘
卷十五
詩賦辭
義門詩 并序　鉤勒竹賦
雲林辭 并序
古今詩
周伯寧春晴江岫圖　送蔡縣貿參政使蜀
送余待制出守剛州　送宋起居還金華
玄淵古劍歌　送曹叔温赴淮安幙
郭熙關山雪霽圖　題張舍稀扇

題耕隱卷　送金主簿赴吳江任五首
送李丞赴堂邑　洗觴圖同龍子高作
送饒彥才遊盱江三首　送陳思可赴進賢任
長江送別圖餞朱仲雅赴山西省幕　中丞劉先生樹前山茶一枝並蒂因效柏梁體
陪諸公郊行　絕句
送王希暘使交趾　即日
贈徐孝子　朱澤民畫
方壺雲山烟漫圖同胡士恭題　庚戌七月九日晡時欽奉御筆宣驗賦此
明日入見於奉天門有國史編摩之命口號　明日詣相府控辭述懷
越三日丞相以辭職歸寧聞欽蒙俞允志喜　尋被留校讐元史
寄吳文明憲副　贈王檢校還北平四首
連雨雜書二首　史館雜書
東齋夕書　絕句
雪夜聯句

卷十六
別集
李同子習說二十八首

蘇平仲集卷一

明蘇伯衡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雜著

周書補亡三首

獻禾

叔虞邦于唐。越有禾異畝同穎。乃獻于王。拜手稽首曰。天子茲惟祥。我罔敢知。茲惟不祥。我罔敢知。矧敢曰其永孚于休。皇天上帝。亦既崇建有夏。有夏今用顛覆。亦既崇建有殷。有殷今用顛覆。嗚呼。天命雖知。禾則匪難知。勤敷菑。禾乃殖。敷菑不勤。禾罔攸殖。禾殖惟人。不殖惟人。故天之降命于夏于殷。亦惟其用德。天之斷命于夏于殷。亦惟其不用德。天匪難知。不常厥德。肆不常厥命。我聞天有咎徵。厥咎無大。亦允罔或愆。乃不可不念。休徵滋至。自反雖甚。乃亦不可念。時則罔有艱。嗚呼。天子無皇曰出于祥。惟曰未有善。夙夜自敬德。無豫無怠。斯永不墜天之降休命。

歸禾

唐叔獻禾于王。王命歸之周公。乃言曰。嗚呼休茲。匪我幼沖人克臻茲。亦惟叔父周公德。惟時周公踐厥

身居東。厥心罔不在我周邦。毀我股肱耳目。誕濟我家于多難。而我幼沖人不明。弗克知天畀崇隆蔵以震動予。越茲復賜降休祥。用彰公暨予不啻若一人。嗚呼。惟時周公。天尙不庸釋予。曷敢不祗若天。予曷敢遏公功。爾其歸周公于東。設。王曰公。昔丕顯成湯格于皇天。猶有賴于伊尹。亦越我穆祖文王受殷命。暨我昭考武王。迪有祿。並有賴于虢叔及閎夭及散宜生及泰顛及南宮括。矧我幼沖人。微公教告之。微公左右之。我則弗克亂我受民。矧曰其能格于在上。嗚呼。尙旣乃心。以予萬年欽承天之休。嗚呼。無曰予沖人。惟用顯于先王文武。

嘉禾

周公旣得命禾。庸作書以誥曰。俾來乃命晉予以嘉禾。曰臻茲在予旦。嗚呼。予旦尙惟弗克恭于王。以發辰于天。夙夜不自皇。其皇敢行貪天之功曰。厥休、旦之休。其惟王克嗣文武。德天乃用申厥眷命。休祥攸集。嗚呼。時則大可懼。亦大可恤。我思夫人未遊祥。乃罔不畏。旣遊祥。乃罔或畏。惟不畏畏。乃誕縱厥淫佚怠傲。以速厥辜。故自古小大邦。罔不用降災日與。罔不用降祥日亂。嗚呼。王尙永賓念于茲哉。王尙若商王中宗之祗謹于桑穀哉。王克謹。惟天眷命有申。王惟不謹。天不惟不有申命。亦作孽。王亦入于甚。我非朕多誥。王惟心我惟股肱。心不發。股肱克有濟。鮮哉。嗚呼。惟厥終。永保茲顯休命。

書序有歸禾、嘉禾。蓋自目而亡其書。竊意雖唐叔之獻禾。當亦有書。蓋俱逸矣。昔白居易作湯征以補亡。君子不罪也。伯衡雖不敏。輒敢効之。作獻禾、歸禾、嘉禾。凡三篇。陶窳舀與父丁卣、父辛鈃、周生敦、台夫與比妍。其冥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伯衡志。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伯患之。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復書于子產曰。四鄰諸侯。以敝邑之爲盟主也。朝以脩好。幣以將誠。無時無之。寡君嘗命其寡大夫曰。我聞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以爲羞。今列國來朝。供奉玉帛以爲庭實。將焉用之。寡人甚懼。諸寡大夫對曰。非玉帛之是利。惟禮之是供。國之大禮。惟朝與聘。凡朝聘有珪有璋。有好貨。有賄鼎。有賄賂。是之謂禮。禮之設久矣。誰敢廢之。盟主將範諸侯以禮者也。若欲無煩諸侯。而幣之不用。是廢先王之大禮也。可乎。寡君用其寡大夫之言。惟務行禮。是以受之而不辭也。不然。敝邑于諸侯之幣。受且不欲。矧欲重乎。蕭魚之役。執事盡其上。寶重之以宗器。以悅於我。吾子所知也。當是時也。諸侯之辱在敝邑者見之曰。晉、鄭、兄弟之邦也。今鄭之服事晉。猶不敢不恭。而加幣焉。況我異姓之邦。其誰敢愛犧牲玉帛而不以申禮于晉。於是乎幣莫不有加焉。自是以來。幣之重也庸有之矣。然則加幣以爲禮。則執事之是啓。若乃幣加而寡君弗止焉。實由之不敏。不能補察規諫以至此也。由敢不伏其辜。今吾子不比之罪。由以爲敝邑罪之。而責之以洩諸侯。其無乃未之思乎。敝邑雖褊小。公賦不必盡索。惟是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國邑之賦。以供百事。庫實有餘實也。抑諸侯之幣幾何。而曰觀焉。其誰信之。昔我先君悼公。施舍出積。以爲民也。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至于今不替。則敝邑之於民也。生之而不洩。有自來矣。民

猶弗之洩。而況諸侯乎。凡我同盟。匹也。而敢有洩心。恤其匱乏。逝其有無。無敢不力。若曰洩之。又誰洩哉。或者君其奇匱時作。庶民罷敝。土地所生。不足供事。以異日之加幣也。悔于厥心。其從初也。則懼以爲討。其不從初也。則懼無以給請之。又憚煩也。乃稱由以爲口實乎。夫主齊盟者。將惟禮是講。豈其愛幣。禮以幣行。亦以幣成。成禮足矣。豈在重乎。雖君之奢者稱。亦敝邑之所喜也。禮尙無廢。幣初之從。寡君之始願也。敢有貴備。我知享而已。周書有之。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寡君之於諸侯。識其享。亦識其不享。不享必棄信。棄信必背盟。背盟必怒鄰。怒鄰將不免。以一矢加遺。雖欲貴幣相周。遑也。其蔑之能矣。從初幣之非。禮之謨也。不猶愈於不享。庫執事其圖之。

師儉訓

惟義門鄭君仲德。旣嗣總家政。乃至于師儉堂。登進厥家人。用告之曰。予弟予姪。予子予孫。咸聽予訓。昔濮相鄭侯。營田宅。迹在窮鄉。作室不樹垣墉。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乃爾攸聞。亦爾攸師。嗚呼。惟爾攸師。豈惟鄭侯之儉哉。古之人茅茨不翦。土階土鉶。則有若唐堯。乃不可不師。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則有若夏禹。乃不可不師。嗚呼。惟堯惟禹。時乃聖人。猶儉若茲。惟予暨爾。矧曰凡民。奈何弗儉。惟堯惟禹。時適天子。猶儉若茲。惟予暨爾。矧曰庶人。奈何弗儉。思夫儉若車之梲。若馬之勒。車以梲止。馬以勒閑。人而無儉。情之從欲。于何其制。相古今邦君及卿士及百姓。罔有克儉而或不吉。罔有不克儉而或不凶。今予與爾。其無胥曰儉無益。亦無胥曰不儉無傷。尙胥夙夜愼哉。嗚呼。先祖有訓曰。毋縱奢侈。以干天刑。每旦觀之。厥惟舊矣。今予曷又若茲汝訓。惟我鄭氏。肇我家于茲。自彼有宋。我九世祖爰始誕爲義聚。越五世迺克臻大競。又五世迺底于今。今予與汝。攸居攸用厥室廬暨厥什器。罔匪先祖之遺。無有剞劂。無有奇巧。斯其

咸見之。不惟遺我後嗣者若茲。我聞先祖之自奉。至于裳衣。至于飲食。迺亦無有輕肥。惟我先祖。豈曰無耳目口鼻之欲。亦惟不敢不于儉總。是尙是若。是庸是迪。以制厥心。以愼厥身。以保厥家。以永厥圖。嗚呼。先祖克儉。不惟其言。于其身惟若茲。故在我後嗣鞫之。式克有今日。周人有言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萬世同流。予其可不側于時。予其敢不訓汝。惟儉之用。爾曷永念家之升降在茲。則其無遠義。無肆欲。無怙侈。無耽樂。凡厥服食器用。以至于百爲。與其過于奢。寧過于儉。去厥泰。亦去其或不泰。從厥約。以從其所求約。嗚呼。爾克用予訓。爾迺克協於先祖。爾亦式克師古之人。是之謂義門之孝。周遵師儉堂。尙無靦面目。惟爾後人。迺亦永有師師。厥家人皆曰。敢有不恭。再拜趨出。仲德迺屬眉山蘇伯衡書諸冊。具訓于子孫。

畏愼訓

趙君彥嘉。畏愼自牧。爰作齋居。大書揭諸座右。茲豈曰用朝夕觀省。其亦將訓迪於後之人。予庸作訓曰。我聞戰戰兢兢。若涉春冰。若履虎尾。時曰畏。又聞洞洞屬屬。若執玉。若奉盈。時曰愼。心非畏。害制事非愼。害應。惟畏惟愼。時乃要道。肆君子不敢不率。嗚呼。惟心之動。若火之炎。若川之決。若馬之逸。君子宅心。若救火。用畏爲水。若防川。用畏爲土。若御馬。用畏爲勒。肆厥心罔有弗存。惟事之至。若絲之棼。若輻之輳。若

葢之澁。君子涖事若治絲。用愼爲楯若運輻。用愼爲轂若除莖。用愼爲斤舉厥事。罔有弗濟。稽古先民。有若堯、有若舜、有若大禹、有若成湯、有若文王、武王、有若周公、孔子。旣克聖。亦罔匪惟畏愼之行。有若丹朱、有若禹均、有若鯀、有若桀、有若紂、有若幽、厲。不克聖。亦罔匪不惟畏愼之行。嗚呼。豈惟聖狂攸在迪畏愼與不迪畏愼。諸侯克保厥邦。大夫克守厥家。士克存厥位。庶人克全厥身。亦惟克畏克愼。畏不畏。愼不愼。未有不亡厥邦、喪厥家、失厥位、囚于厥身。嗚呼。凡人畏厥畏。愼厥愼。亦罔不能。雖無攸畏。亦克用畏。汝曰盡愼。亦克用愼。茲惟鮮能哉。必所其畏愼。其乃無畏。否則終入于畏。雖愼可及。嗚呼。予以聞先正之格言。咸告爾矣。爾其夙夜畏哉。愼哉。爾尙無畏畏哉。爾曷不畏亦畏哉。爾尙無愼愼哉。爾曷雖愼亦愼哉。爾乃克存乃心。爾乃克濟乃事。爾亦則惟克由聖哉。茲不啻不囟于迺身。爾如有位有家有邦。尙亦永保哉。嗚呼。勗哉。勗哉。

蒼玉軒釋

軒曰蒼玉者何。四面竹森然玉立也。竹則何以曰玉。貴竹也。何貴乎。貴其德也。其德何如。君子以其冬生、仁也。中虛、道也。有筠、文也。特立、志也。理而析、義也。直而不屈、勇也。爲律爲簡。爲矢爲箭。爲簻爲筐。爲杖爲簣。爲籧爲篨。無不宜、材也。聲中節奏。樂也。羣居族處。不倚不亂。禮也。其德莫加焉。奈何不貴之。貴之而不假之以玉。何足謂之貴。則爲爲曰蒼玉。玉其質也。蒼其色也。質之溫然。玉無以異也。色之蒼然。玉無以異也。予之以玉之質而不以色予之可乎。玉有六焉。蒼璧其一也。禮天以之。祭莫大於事天。故玉莫貴於蒼璧。竹而謂之蒼玉。貴之至也。然則何以軒焉爾。君子貴夫玉。故佩之。故無故不去之。其貴竹也。猶其貴玉也。何獨竹而無故去之。夫是以軒于其間。動作也。宴飲也。寢處也。無不與之俱焉。又從而記之何也。所以成君子之貴竹也。亦所以貴夫君子也。蓋成君子之貴竹也。著之文辭。昭其美德。是謂大其貴。大其貴則夫人莫敢不擬竹於玉。而竹之爲貴。信於天下矣。言亦所以貴夫君子何。竹有似乎君子。故君子斯貴焉。非君子。雖有竹。莫之貴也。然而君子之貴之也。豈曰娛其耳目哉。亦曰比德云爾。是君子之德。見於貴竹矣。貴德之君子。其可貴不甚於竹乎。甚竹之可貴也。是以其所貴亦貴之。貴其所貴。至於記其所貴。則人將曰所以記之也。凡爲君子也。夫是之謂貴君子之德也。君子氏名何。居何郡邑里。南康彭君尙賢也。今以選爲平陽縣丞。軒在南康之卜鄰鄉視阜。作於洪武戊午秋七月十日云。

默存齋釋

余君可立。讀易至愼口乃窮。惕然有警。於是以默存名其齋。而或者非之曰。語默何常之有哉。惟其時而已矣。時不可默。夫安得而默。時不可不默。夫安得而不默。不可默而默。則蹈仲尼之所謂隱。不可不默而不默。則蹈仲尼之所謂躁。隱躁君子不爲也。躁、君子亦不爲也。今可立以默存名齋。蓋有取默者存之語也。其將胥爲緘默苟存之徒矣。焉往而不爲隱哉。事親也其能柔聲以諫乎。事君也其能犯顏以諍乎。交朋友也其能忠告而善道之乎。何哉可立之名齋也。余曰可立之名齋。未必過也。而子之求之。未必不過也。可立之意。亦將以默而存其不默云爾。不默而以默存。古之人亦有之矣。楚莊王縣陳。諸縣公皆慶。申

叔時獨不慶。不慶非默乎。莊王讓之。申叔時進其說焉。向未嘗終默。是其不慶於始者。乃所以存其說也。故說行而陳以封。信陵君赴趙。門下士皆諫。侯嬴獨不諫。不諫非默乎。信陵君詰之。侯嬴效其計焉。向未嘗終默。是其不諫於始者。適所以存其計也。故計用而趙以全。申叔時一默而存已縣之陳。侯嬴亦一默而存垂亡之趙。則默之所存亦大矣。人不知不默存於默。不能以默存不默。言不中而身不能存。蓋無足怪者。夫不默以默存者。天之道也。天之有雷。不猶人之有言乎。雷收聲於秋冬。寂若無者。此非以默存不默乎。當春夏之際。轟然而鳴。天地之間。品物之衆。有知無知之屬。無不鼓舞動盪。甲者拆而勾者申。疑者散而蟄者蘇。其功至于若是。則向存於秋冬之默也。使雷日夜隱隱啌啌。又安能神其用乎。故夫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不默也。苟能默矣。於不默乎何有。平居默默。似不能言者。及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定國。是功存社稷。澤存子孫。名存宇宙。此善默者也。而非明乎天道者。烏乎能之哉。不然。自古以敢言而受上賞者旣多。以不言而遺顯戮者不少。然則不默果不足以存身乎。默果足以存身乎。客愧而默默。遂書以爲默存齋釋。

寓軒解

天下無物不有攸寓也。明寓日月。威寓雷霆。潤澤寓雨露。肅殺寓霜雪。土寓夫生植。水寓夫潤漑。火寓夫烹飪。春而發生寓之。夏而長茂寓之。秋冬而收斂堅貞寓之。不惟麗乎天地、位乎四季者有所寓。命乎兩間者。皆有所寓也。堅之爲松柏筍籜。脆之爲蘋葭萑葦。潔之爲蘋藻荇芼、馨之爲芝蘭。苦之爲荼蓼。芻之爲桑麻。神之爲蓍龜。鮮之爲魚鼈。美之爲稻粱黍稷、蔬果。微之爲蜩范蚍蝣。小幽水草。甘之爲雞豚雉兔。犬羊鹿豕。賤之爲牛溲馬勃。珍之爲珠玉金貝。水銀空靑。織之爲齒革羽毛。糾之爲粉黛丹漆。而服食器用寓焉。而況於人乎。是故君臣、貴賤所由寓也。父子、慈孝所由寓也。兄弟、長幼所由寓也。夫婦、嗣續所由寓也。師友、道義所由寓也。而況於一身乎。人知聽寓於耳。視寓於目。出納寓於口。呼吸寓於鼻。運用步趨寓於手足。而不知三才之理於心焉寓也。惟夫三才之理寓於人之心也。是以昔者聖哲有作。別九州、並井牧。而經理得所寓。樹公侯卿大夫士。居士農工商。而職業有所寓。別爲衣裳、網罟、棟宇、舟車、耒耜、杵臼、弧矢、酒食、棺椁、泉幣。而利用知所寓。立之朝覲、會同、冠婚、喪祭、蒐狩、飲射。而禮文以寓。設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羽籥干戚、綴兆。而樂舞以寓。定之象刑而禁令以寓。布之綱紀而法則以寓。爲之郊廟而敬以寓。剖之符璽而信以寓。於高城深池寓險防。於彰善癉惡寓勸懲。以規寓員。以矩寓方。以繩寓直。以準寓平。而又一切寓之簡冊。以垂式於千萬世。凡此皆裁成輔相經綸參贊之所寓也。而所以能爾。蓋由其理寓之心也。故君子欲得其寓者。莫如身寓其身於善。則心之理全。寓其身於不善。則心之理失。全其心之理。斯爲知爲賢。失其心之理。斯爲愚爲不肖。豈獨吾之知愚賢不肖寓焉。道術之顯晦。風俗之美惡。家國之興替。世運之隆衰。莫不於吾之用舍寓焉。必也百歲之中。兢兢業業。不容一日暇逸。以求盡夫人道。然後吾寓形於兩間。可無愧也。苟以宇宙爲傳舍。人物爲逆旅。視其生也若寄。視其死也若蛻。其存也蓋甚。其沒也泯泯。則其名雖曰人。其實木石鳥獸蟲魚草芥之不若矣。而謂君子寓之乎。禮部侍郎黃君子

置以盛年粹學。俯才雅望。爲時名卿。寓其興於詩酒山水。則有不暇也。寓其情於歌舞管絃。則有不欲也。寓其志於富貴功名。則有不爲也。寓其術於權謀。則有不屑也。寓其言於荒唐。則有不取也。然則君以寓名軒。夫亦欲全其所寓。而寓於無愧之域而已矣。吾故爲之解。

中谷解

無偏無倚無過無不及之謂中。至下至深至大至廣之謂谷。中所以範圍天下者也。而不外乎正。谷所以囊括天下者也。而不越乎虛。書曰。王道平平。非正而何。又曰。王道蕩蕩。非虛而何。君子之於天下也。不可一日而不正。亦不可一日而不虛。夫惟正然後能中夫不中。夫惟虛然後能谷夫不谷。欲於左則偏。正則不欲。而焉有所偏。倚乎右則倚。正則不倚。而焉有所倚。有餘於前則過。正則無餘。而焉有過。不足於後則不及。正則無不足。而焉有不及。是則不中之所以中者。正而已矣。高者不可藏。虛則下而何所不藏。淺者不可受。虛則深而何所不受。小者不可容。虛則大而何所不容。狹者不可居。虛則廣而何所不居。是則不谷之所以谷者。虛而已矣。中卽正而谷卽虛也。故學以中爲體。而以谷爲要焉。中也者萬善之所出也。谷也者萬善之所入也。非中不足以爲學。非谷不足以成學。古之聖人。或執之。或用之。或建之。以此知學貴乎中而亦求至乎中也。古之君子。或寬以居之。或謙以自牧。或虛以受人。以此知學貴乎谷。而亦求至乎谷也。然中無定在者也。故堂、一家之中也。而不可爲一國之中。京師、一國之中也。而不可爲天地之中。惟洛邑則爲天地之中。而謂之一家一國之中又不可。中之無定在也如此。而執一焉。何怪乎天下之不中者。不出於中也。然谷有限量者也。故溝洫、一畎之谷也。其於江河之所納者不能納。江河、一隅之谷也。其

於四海之所納者不能納。惟四海則爲百谷之長。而溝洫江河之所不能納者無不納。谷之有限量也如此。而我取益焉。何怪乎天下之不谷者。不入於谷也。是故君子其於中也。不患其無定在。而患吾無以中之。其於谷也。不患其有限量。而患吾無以谷之。故將中天下之不中。必先中吾心之不中。將谷天下之不谷。必先谷吾心之不谷。人之一心。三極之主宰。萬化之本原也。可以制萬事。而不可偏於一事。可以包萬物。而不可有夫一物。苟爲一事之所牽。一物之所衡。則不能自中。何以中事。不能自谷。何以谷物。喜而無使之勝焉。怒而無使之遷焉。哀而無使之傷焉。樂而無使之淫焉。所以自中也。自中然後無我。而至中者形焉。夫何患乎不中。先入之言。而無使之留焉。自是之意。而無使之萌焉。驕吝之氣。而無使之長焉。滿假之色。而無使之作焉。所以自谷也。自谷然後無礙。而至谷者形焉。夫何患乎不谷。不中之在我者中。則其在天下者不足中矣。當出而出。當處而處。當受而受。當辭而辭。當言而言。當默而默。當賞而賞。當罰而罰。孰不出於中哉。不谷之在我者谷。則其在天下者不足谷矣。含垢而藏疾。兼聽而博采。俱收而並用。山負而海涵。天覆而地載。蓄之大而業之富。孰不入於谷哉。夫爲學非中固無體。然非誠意又何以致中。夫成學非谷固無要。然非遜志又何以致中。知此者可與論學矣。可以盡性矣。趙君伯容。其先、宋宗室也。世爲儒家。而伯容嘗登故翰林待制柳公、淵穎先生吳公之門。講論洙泗濂洛之學。方將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自號中谷子。嘗試問之。蓋有見於此。是以爲之解。

金子權字解

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之中而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猶其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至千鈞。至萬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斤而析之。由萬鈞爲千鈞。爲百鈞。爲十鈞。爲一鈞。推而下之。其析之也愈衆。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齊亦已甚矣。惟有衡。而衡有刻也。此爲銖焉。此爲兩焉。此爲斤焉。此爲鈞焉。此爲石焉。而又有權焉。權迺衡所待以平者也。推移前卻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爲輕也。輕者不得以爲重也。莫不適其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紛。而審乎可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天畀我以心。而使我以之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廢也。娶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爲不善者不入也。而佛肸之召。孔子則欲往。管叔也。蔡叔也。霍叔也。皆附叛庚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衞也。宋也。皆以金餽也。而孟子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戾焉。不惟不戾。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處變之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爲之衡。而不知爲之權以從乎刻者也。其何以極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卒然臨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得而辦也。故大議可得而決也。故大難可得而平也。然則權可以一日而無之乎。因字思義。而日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幾。遇事之變。而昧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於戲勗哉。

橘亭對

越之士陸孟文。家於姚江之上。縣山之下。治圃以蒔橘。中橘而構亭。落成之日。問名於客。客巧歷之。莫當其意也。迺名之曰橘亭。其友高明遠諗於客曰。孟文鍾情於一物。因亭而寓名。諸公亦知其志歟。或對曰。我知之矣。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千戶等。孟文之志大率以此。不然。珍果之產於越者。不爲不少矣。而孟文之圃。非橘不蒔。美名以扁其亭者。其豈無之。而孟文之亭。非橘不命。則何以哉。或從而非之曰。噫。此志乎利者也。孟文何取焉。孟文、君子人也。而爲利乎。而獨不聞乎巴東人有橘大如甕。剖之見二叟對弈其中。相顧曰。此樂不減商山。孟文夙懷隱操。能無景慕之情乎。蒔橘築圃。亭於其間。而日夜望之。固有不能自已者矣。方其逍遙自得。釋然解紛利之繼。脫然去嗜欲之梏。雖處乎一圃之中。一亭之內。而浩乎有二叟之趣。亦高世之士哉。又有非之者曰。甚矣。若之流於誕也。世有斯事。吾未之信。藉今有之。不已怪乎。夫君子之於利也。且猶不爲。況於怪而爲之乎。竊謂孟文無慕乎爾也。彼蘇耽者。鑿井種橘。病者以井水服橘葉卽已。是蓋不必據富貴之位。藉尺寸之柄。而可以推其及物之仁矣。孟文廉於進取。而切於濟利者也。聞其風。豈得不願學之乎。惟其所願學者耽也。是故耽之所種者。孟文不獨蒔於其圃。而又以之名亭。然則孟文安往而不爲耽哉。明遠曰。允若爾之言。於斯亦左矣。吳越楚蜀交廣之境。何地無橘。何橘無藥。

以方匕之葉。而已人之疾。何獨於耽見之。而他未之聞焉。耽因自有道術焉耳。不得其術。而欲庶幾其爲。雖有函人之心。寧不爲矢人之忍乎。則孟文又何取於斯邪。三子者請曰。然則其志果何居。明遠曰。亦若屈原而已矣。原之頌橘也。謂其受命不遷也。謂其文章爛也。謂其內白可任也。方之伯夷。而寘以爲象焉。自古知橘之深。而尙橘之至。豈復有加於原者哉。今孟文之於橘也。其知之猶原之知也。其尙之猶原之尙也。是以果之珍者非不多。而其圃之所蒔。則惟橘焉。名之美者未嘗無。而其亭之所扁。亦惟橘焉。原知而尙之。形諸頌。孟文知而尙之。表於亭。比德於橘。其志一也。於是三子者。執爵爲孟文壽。侑之以歌曰。有橘有橘。寔后皇之嘉植兮。有亭有亭。藉之以爲庭實兮。緊美人之好脩。豈其花是玩而其實是食兮。鑒獨按其中情曰。希彼靈均於焉比德兮。願爾子孫勉爾封殖兮。庶以永君子之譽兮。

聽竹軒對

沈復、養拙。故仙隱翁之孫也。世家瑞安之北湖。養性嗜竹。環其居皆樹之。而起居食飲無弗與竹俱。招與出遊。則謝以聽竹不遑暇。有客問焉。曰竹可聽乎。曰竹有聲。何爲而不可聽。竹之聲何若。曰類宮非宮非宮類宮。似商非商。非商似商。以爲角爲徵爲羽。非角非徵非羽。以爲非角非徵非羽。非非角非非徵非非羽。聽以何時。曰風可聽也。雨亦可聽也。雨可聽也。雪亦可聽也。遠之而聽可也。近之而聽亦可也。俯仰而聽之可也。坐臥而聽之亦可也。聽之何如。春春容容。聽而耳不勞。刀刀粟粟。聽而精不搖。颯爽瀏亮。聽而愜抱暢。涵澹嘈吰。聽而根塵淸。不喧不淫。聽而不惱心。不蕩不激。聽而不喪志。有金石革木管絃之屬可聽。而又焉用聽夫竹。曰琴瑟搏之拊之。鐘鼓考之伐之。笙簧吹之鼓之。磬戛擊之。鼗播搖之。而後有聲而無餘聽。竹也不搏不拊。不考不伐。不吹不鼓。不戛擊。不播搖。而有聲而有餘聽。有餘聽者自然也。無餘聽者非自然也。吾何爲不於其自然者是聽。顧聽其非自然者哉。雖然。隱几傾耳。此吾之聽竹也。放心遺形。此吾之不聽竹也。吾之聽竹。得於人也。吾之不聽竹。得於天也。聽竹固若爾乎。曰胡不破爾琴。食爾瑟。徹爾縣。相與聽竹於吾軒。於是客曰。噫。以人之聽易子之聽不可也。以子之聽易吾之聽可乎哉。乃歌曰。擱混沌氏之乎兮。問途於無聞之叟兮。返吾無聲之囿兮。何必溺於物兮。從爾後兮。曳杖而去。

觿航辯

客聞觿航而往觀焉。詰航之主人曰。公治軒於第。而名以航。吾未暇論也。昔之人藏舟於壑。可謂固矣。半夜有負而去者。矧公之航。於此焉觿。欲人不負之去得乎。曰彼之舟藏矣。而不觿焉。是以人得負而去也。我之航則固觿矣。又孰得負而去也。吾見江湖之上。洲渚之側。舟之泊者。非不觿也。揚沙拔木之風。卒然而起。蹴天沃日之濤。洶然而作。蛟龍黿鼉之怪。駭然而觸。卒之摧敗而傾覆者亦多矣。則觿也果足賴乎。曰夫觿非徒觿也。有其具焉。有其地焉。觿之而無其具。無其地。猶不觿也。有其具矣。而其不美。猶不觿也。有其地矣。而地不善。猶不觿也。故善操舟者。某物以觿。必先治之。某處可觿。必先審之。治其具使無不美。審其地使無不善。然後乃可以觿。此觿之之道也。先美其具。則大患可得而禦。雖卒過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動。又善其地。則大患可得而避。雖卒有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及。風恬浪靜。舉楫而進。齊風怪雨。觿

枹而止。而豈至於摧敗且傾覆哉。天下之險者。無過江海。而天下之濟險者。無過舟航。舟航固濟險之具也。而世之操舟者。恃其可以濟險也。逐利而不知止。直前而不知戒。方其張航順流。一日千里。自以爲快。及乎風與水爭。飄蕩撇漩而不可禁止也。若黃而觿。非惟觿之之物素不治。而觿之之地亦素不審。維可取其於臨時。地勢不計乎險易。是烏知觿之之道哉。夫具有而不美。地有而不善。則與無地無具何以異乎。雖欲極人力之所能爲。以禦避乎風濤蛟龍之變而不可得。至於束手熟視其摧敗傾覆而不可救。故此非觿之失也。觿焉而非其道之失也。我嘗亂浙河。渡揚子。浮淮絕汝。泝濟沿漳而北遊。又自直沽遊海而南歸。環顧前後左右之舟。未有具完地利而摧敗傾覆者也。亦未有具不完地不利而不摧敗傾覆者也。夫操舟一觿之間。尙得其道以免於患。又況君子之行已。而身之安危家之興廢所係焉者。可以無道而欲免患乎。嗟乎。勢利權謀之可以涉世。不猶舟航之可以涉險乎。人之倚勢利權謀而趨世。不猶操舟者之恃舟航以濟險乎。世道之險。甚於江海。富貴之禍。甚於風濤蛟龍。恃舟航而涉險者。其舟危。倚勢利權謀以趨世者。其身不危哉。奈何世之君子貪得而無厭。冒進而不顧也。觸罪咎。蹈危機。首領寄於斧鑕。妻子顧爲俘囚。將誰咎乎。將誰咎乎。故我之仕也。於彼之所倚者。畏之如虎狼。遠之如仇讎。奉身而退。仁義爲之樓櫓。詩書爲之棹楫。道德爲之維。忠信爲之矴。進則游乎學之海。止則泊乎聖之涯。今也年踰五十。薦更世變。身之不辱。而祖宗之無忝。非敢自以爲能。庶幾寡過焉耳矣。則因觿之力也。休吾身者斯軒。強吾軒以斯名。因物理之察察者。以圖終而訓後。則亦安而不忘危之志也。而客又何怪焉。客不能詰。遂巡而退。余時在坐。獲聞其辯。以其言之足以有警也。於是錄之。航之主人名泳、字仲潛。浦江人。世所謂義門鄭氏也。

名亭辯

義烏酥谿之上。胡君伯器之家在焉。伯器臨流作亭。旁植美竹。浮光靜影。上下映帶。不知塵囂之接壤也。因名其亭曰水竹洞天。客或難之曰。何哉君之名亭也。洞天者眞仙之館。而亭者讌遊之所。以讌遊之所。方之眞仙之館可乎。夫古人之名亭。尙其人者有之。卽其地者有之。以其物者有之。寓其意者有之。未有無其實而冒其名者也。今以洞天名亭。尙其人乎。卽其地乎。以其物乎。寓其意乎。借曰取其勝概似之云乎。則初非窮巖邃壑之奧區。無有驚心駭目之瓌觀。不必梯危縋險犯蟲蛇猛虎之不測。斯可闖其境。若三十六洞天者名雖美。於亭何有焉。伯器以告客同子。客同子曰。名亭者非非也。難者非也。往應之曰。若以爲洞天必在幽遐峻絕之域乎。則礎石、羊角、華蓋、咸寧、邏閣、闔地之廣袤。不過尋丈。未嘗凌風雨而薄星辰也。若以爲必眞仙之所棲止而後謂洞天乎。則安期、羨門、赤松、洪崖。固嘗混迹塵凡。周流濁世。無乎不在。非必專名山以爲窟宅也。今吾酥谿。泉深而土沃。民皆安於畊鑿。俗樸淳而有古風。又際時休明。盜賊屏息。物無疵癘。而吾之亭。據山溪之要會。風氣之綿密。水竹之淸華。禽魚之下上。飛泳自焉。如在世外。行道之人。觸塵埃。冒風日。沿溪流。渡阡陌。廻翼翬楠於蒼翠之表。將以爲何地。然則吾亭之在谿上。不猶洞天之在窮壤間乎。名以洞天。奚爲而不可也。賢大夫士東西行過吾門。而吾延之亭上。與之寓情耳目

之樂。抗思坌壒之外。講論繕性凝身之學。內王外霸之略。其人往往山澤之臞。列仙之儒。莫不充乎自足。泊乎無求。浩乎不爲外物所撄。然則吾終日相與羣居。不猶眞仙之與居乎。名以洞天。奚爲而不可。難者妒曰。子之言辯矣。揆古之人有諸。則又應之曰。有之。宋程公闢之知福州也。得閩山嶔崟之際。作亭於其處。以其山川之勝。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於是名之曰道山之亭。吾之名亭。與程之名亭。固無以異也。道山之名不見非於君子。則洞天之名。又孰得而非之哉。客果不能難焉。伯器乃求空同子次第以爲名亭辯。而假諸壁。

望雲亭志

余游南雁蕩。次於平陽間。過余可立。可立坐予亭上。目其楣間榜曰望雲。余笑謂可立曰。子日夜持籌與商賈較錙銖於市廛。亦暇望雲若余也耶。余嘗登仙壇。時積雨方霽。見山氣與澤氣。初若萬竈煙。升自山腹。少焉上薄於天。彌漫充斥。類物持兜綿覆冒者。而際處杉松櫧檜栝柏。不翅小草見竿中。俄大風海上來。力與之搏。翕盪踧蹙。若鎔銀。若流汞。久而不勝也。遂劃劘解剝。若鸞鶴。若裂帛。若東西散去。爛然日出。虹光上燭。林彩掩映。紅駭翠霏。又類補衲伽黎衣。奇哉觀也。余躊躇凝望不能去。自是新雨後。輒登而望焉。子於雲也。亦暇若余之望。而亦同余之所見否歟。可立曰。先生之望。適意也。吾之望。寓意也。蓋吾南昌人。上距宋豫章太守孝資十二世。而翰林直學士驥。則六世祖也。朝廷以吾祖知讀書。見謂儒者。召至京師。授以征商之職。而以去年秋至於此。顧吾母在南昌。今年六十有三矣。商年不樂就發遠方。迎致不可也。歸侍不獲也。定省之久曠。思慕有不可勝言者。引領而望焉。吾親不可見。所可見者。親舍上之雲耳。雲也朝夕卷舒於吾親舍上。而吾曾不如。以故望而感焉。雲也飛揚飄鶩。而吾親舍其下。吾見雲猶見吾親。以故望而慰焉。是感而又是慰也。以故朝而望焉。暮而望焉。乃若先生之適。吾何有焉。余聞而歎曰。孝哉。可立乎。子之望不同於余。其與登太行而望者。夫豈不同乎。固有曠百世而同情若是哉。雖然子知思而親矣。望雲以自慰矣。亦知親之思子而倚門而望乎。而倚閭而望乎。可不思所以慰之乎。將何以慰之乎。余意子之出仕也。而親教忠之訓。豈無望子之能官乎。亦恪遵於早夜。黽勉以舉職而已。職舉則能官。能官則子職亦恪。子職恪則悅親有道。悅親有道。則雖不在親側。而親未有不喜慰者也。而子亦足以自慰矣。又安用於是雲朝焉夕焉而望焉也哉。可立曰。先生有以廣我矣。請揭諸壁間。以時覩省焉。作望雲亭志。

志殺虎

余至高溪之七月。有虎夜踰其子甲垣。攫其豕。豕啞然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發明與二弟俱躡虎迹覓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蹲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鄰鄰里。率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家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刃與挺。弱者聲銅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冀以懼衆。衆不爲懼。從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挺撾虎。虎怒爪之。其右股破創。甲之幼弟循戈刺之。自咽貫脊。一虎脇斃。其一猶咆哮

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鳴。衆知其無能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刳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投之。而況敢攖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麋鹿雉兔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恣遂之欲。入城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威權足賴。而貪欲無厭忌者。其亦知所鑒也乎。方甲行覓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既而斃兩虎。誠若快意者。然爲酒食以勞鄉黨鄰里。費抑亦夥矣。一弟又幾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其皮之傷也。牽於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捐家貲以除暴虐者。上功幕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賞典。矧可得乎。矧可得乎。

廣原芝

金華陳如圭甫。菲其母於蘭谿豹山之明年。墓下產芝一莖。其色赤而紫。其高可尺許。其蓋輪囷五寸。與今世家所繪紅女所繡金銀玉石器皿所追琢者絕相似。而光彩燁然過之。如圭甫自以爲得天瑞焉。采而藏諸家。且十餘年矣。其生色猶津津然也。長山胡先生過而見之。知其爲禎祥無疑也。乃爲作原芝。而如圭甫顧以未得余言爲慊而請焉。按易、書、春秋、皆不言芝。詩三百篇於草木之名最悉。亦無有所謂芝者。爾雅釋草曰菌芝。芝之名始見於此。楚屈原作九歌。其山鬼章曰。采三秀兮山間。王逸注。三秀者芝草也。他如抱朴子所載。有參成、木渠、建實等名。段成式酉陽雜俎所收。又有夜光、隱辰、鳳腦、白符、威德等名。則芝之類。蓋非一矣。漢四皓采芝於商山。歌曰。燁燁紫芝。可以療飢。稽諸本草。芝有青赤黃白黑紫六色。而歌獨以紫爲言。豈紫者獨可服食歟。然當時但取以療飢耳。初未嘗以爲瑞也。武帝元封中。甘泉齋房生芝九莖。帝爲下詔赦天下。既又作芝房之歌。以薦於郊廟。則始以爲瑞矣。自是後世有天下者。莫不祖而効焉。於是有瑤光得則元芝出。王者仁德尊有道。親耆老則有是應之說興矣。則以之爲瑞。豈一日哉。抑柳宗元嘗云。樸塊猶能蒸出芝菌。則芝與菌本一而已。大抵無有根荄。初非播種。不假培植。不資灌溉。皆非人力所致。而出於蕭蒸。但太和所蒸則爲芝。陰濕所蒸則爲菌。菌常有而芝不常有。不常有而間有焉。則謂之瑞可也。出於國都。若甘泉、函德、定禮、大同、壽昌之所產。是爲有國之瑞。生於民間。若李興趙、趙靖獻倚廬、李濟惠家廟、陳時舉齋閣、與夫近代吳全節疑室之所產。則謂之家之瑞可也。今藏於如圭之家者。果類古何等芝。則不敢臆決。而其色與本草所言固無異。不謂之瑞可乎。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是芝之產也。不於其家。而於其墓。則謂之孝感所致也亦可。余雖未獲快覩。長山先生豈欺我哉。又奚必目其奇形詭狀。始信其爲禎祥也。作廣原芝。

太素原

絲之潔或湼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玉之樸或斲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物莫質於疏布越席。味莫眞於玄酒太羹。旨莫淡於蕢桴土鼓。惟其淡也眞也質也。是以純而不雜也。純而不雜。此之謂素。而太素云者。則極其純而其不雜。無以加之之謂也。潔絲而湼焉。樸玉而斲焉。謂之素且猶不可。而況可謂太素乎。是故疏布越席而施之以文繡緣飾。則非復質矣。玄酒太羹而和之以麴糵鹽梅。則非復眞矣。蕢桴土鼓而

節之以聲音律呂。則非復淡矣。何也。猶絲之涅也。猶玉之斲也。雜而不純也。夫文繡絺飾足以壞質。鏤藥雕梅足以損眞。聲音律呂足以亂淡。孰謂夫人五色耀目而悅之。五聲盈耳而樂之。五味適口而嗜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乎。而況戕賊斲喪之者。有甚於彩色聲臭味者乎。於戲。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天地之心也。一僞兆萌。萬善咸備。未有不純焉者也。而汩沒於利欲。流轉而忘返。奈之何其不雜也。蓋人之生。不能無欲。而可欲之物。又交乎前。惟上智之人。能不爲其役焉。中智而降。不爲其所役者幾希。夫役於物。則將竭其智以求所欲。盡其力以爭所欲。苟慊其欲。則雖處汚穢混濁而不辟。行恍巧狙詐而不恥。其性有不鑿乎。其心有不失乎。何去辜惡全萬善居太素之域之與乎。處山林者多愿愨敦樸。無他焉。不見外物也。處市井者多矯僞詭譎。無他焉。物引之也。由是言之。士之出於無懷氏葛天氏華胥氏之世者。夫安得不質如疏羅越席乎。不眞如玄酒太羹乎。不淡如蕢桴土鼓乎。不潔如不涅之絲乎。不樸如不斲之玉乎。無他。茹毛飲血。而口不役於味也。衣鳥獸之皮。而目不役於色也。擊壤鼓腹。而耳不役於聲也。巢居穴處。而形不役於安佚也。不識不知。而神不役於好惡也。其性不鑿。而其心不失也。此其所以熙熙乎皞皞乎渾渾乎其太素。而後世之人所以不及也。然則生今之世。欲返古之風。亦惟去其欲而已矣。無作好。無作惡。無偏黨。素之門也。惟精惟一。執中。素之方也。若顏子之三日不違。素之効也。若文王之德之純。素之至也。如是而失其赤子之心。吾未之信也。使夫人皆不失赤子之心。而民德不厚。士習不淳。風俗不美。吾未之信也。而不熙熙不皞皞不渾渾不太古若者。吾未之信也。浦江趙思復。傷雅道之喪。而衆爲是鬻也。思追華胥氏葛天氏無懷氏而從之。自號太素生。而質諸余。思復。儒家者流。余故不欲從翳翳生之後。摭老莊之似。濱告之作太素原以贈。

沖靜篇

頃余過隱者金華山中。方誦嵇康詩曰。沖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爲。余問何以則沖靜。隱者曰。天地之道。沖靜而已矣。得天地之委和以生。得天地之委衷以靈者人也。其有不沖靜乎。沖者不能不沖。靜者不能不靜。則亦自內出者滑之。自外入者撓之耳。出自內者。喜也怒也欲也惡也憂也樂也之六者。伐沖之斧也。入自外者。得也喪也利也害也榮也辱也之六者。汩靜之泥也。之十二者。不出不入。不入不出。則不滑不撓。不滑不撓。則沖者未有不沖者也。靜者未有不靜者也、非知道者不能也。知道者則安乎命。任乎眞。孰以其安乎命也。故榮辱利害得喪雖極萬變而視之泊然。不知孰爲得也。孰爲喪也。孰爲利也。孰爲害也。孰爲榮也。孰爲辱也。以其任乎眞也。故得而不喜也。喪而不憂也。利而不欲也。害而不惡也。榮而不樂也。辱而不怒也。古之人之游心於淡。合氣於漠。繇出於此而已矣。惟沖故淡。惟靜故漠。淡故與物皆春。漠故與物俱忘。夫是之謂得乎自然。知之者蓋鮮矣。而況於蹈之乎。斯言也。余識之久矣。來平陽識張君子玉。子玉年垂六十。鬒髮郁然。愉愉乎其容也。洋洋乎其色也。揚揚乎其志也。休休乎其不知老之至也。怪而問之曰。子玉非有華構以居也。非有膏粱以食也。非有文繡以衣也。而休休乎。而揚揚乎。而洋洋乎。而愉愉乎。意殆有道乎。不然則何以能若是也。子玉謝曰。吾何道之有。思夫大塊賦我以命也。猶其賦我以形也。

長短肥瘠妍媸黔皙。非所謂形乎。休咎通塞成敗脩短。非所謂命乎。命稟於生之初。一定而不可易。不猶形稟於生之初。一成而不可更乎。則吾百歲之中。貧與富也。貴與賤也。休與戚也。吾何容心哉。何所用吾智力哉。何逃於大塊哉。奚必敝吾精神。勞吾肢體。利之是徇。而名之是鶩。於朝莫間哉。窮居野處。而吾樂焉。桑樞甕牖。而吾安焉。布衣韋帶。而吾適焉。飯糗羹藜。而吾甘焉。則吾何爲而不休休。而不揚揚。而不洋洋。而不愉愉。而又何道之有。余迺始知子玉唯無慕乎外。故無勞於時。無勞於時。故無凝於物。無凝於物。故無動於中。雖不敢自謂知道。其幾於知道之爲乎。而子玉卽撫息之所。求記於余。余愛重其爲人。迺爲誦隱者之言焉。因其所言而求其所未言。則於道也幾幾矣。

蘇平仲集卷二

雜著

分野論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爲始詳密。謂秦爲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爲觜觿、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張。韓爲角、亢、氐。趙爲昴、畢。燕爲尾、箕。齊爲危、虛。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衛爲營室、東壁。楚爲軫、翼。吳爲斗。越爲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爲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

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埜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疏遠。及賈公彥猥乃鋑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埜。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埜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埜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黯然之分埜。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黯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爲東之光。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類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曰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問刑

或問曰。聖人尙德不尙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爲何殛鯀、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爲戮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孔子何爲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苛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兜、三苗而已。不聞他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殺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已。不聞他有所殺戮致辟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尙德而不尙刑也。不尙刑。體天也。故曰天齊於民。俾我一日。不尙刑。保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爲十二。析爲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於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高從臾之。呂政力行

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誹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同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於道上。而尸積於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熟。謂刑不重。姦匿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於重。雖仁君之用刑。寧失於重。往往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綱其下。甚者則以刑爲嬉。而廟堂之上。郡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奈何獨盡心焉。習刻而致深。加之罪而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悔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衆。何歟。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塗。人心灼然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於戮。人心惛然。莫知所趨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棰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接迹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爲。且牛羊犬豕雞豚魚鱉。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殺之。猶有所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爲民父母。視其同類。曾牛羊犬豕雞豚魚鱉之不若。而忍於旦旦剝之削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人屏氣股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於國脈亦已傷矣。獸窮則嚙。鳥窮則攫。況於人乎。或者不堪其毒。而羣起恣肆。以決性命於斯須。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人有云。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秦以刑愶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此往事之驗也。自古有國者。其於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歷。其於刑之輕用。則不免効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尙以儀之。旌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敕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於是擇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刑以義。不以勢。

蘭雪軒銘 并序

天台陳庭學。紿事儀曹。雖在紫劇而意度閒雅。間則退休一室。取詩書而詠歌焉。因扁其居曰蘭雪。夫生於深林者。蘭也。而其芳無遠不聞。雨於窮冬者。雪也。而其白皓莫能滓。故聞蘭之芳者。悠然而心神清。挹雪之白者。凜然而毛髮竦。人之於蘭。未有不愛之。而於雪。未有不畏之者也。人之生斯世也。行不愉而善名無稱。節不立而隨俗雅化。不足起人之愛慕畏敬。殆二物之不若矣。大抵善學者。往往會萬物之理。以爲一己之用。是故喬梓俯仰觀之。而明父子之道。棣萼相承見之。而得兄弟之情。於風激雷厲而相益之義以著。於日昳月盈而持滿之方以寓。於松柏而識凋弱之節。於履霜而知防微之戒。凡若此者。未易以殫述也。古人之觀物如此。則庭學之於蘭雪也。夫豈徒哉。因其請。爲著銘曰。

有蘭菲菲。有雪霏霏。伊誰取之。以爲軒名。洵矣陳生。式燕以安。匪物之玩。惟德是觀。莫馨匪蘭。莫潔匪雪。

舉故不泯。潔故不湼。不泯不湼。君子攸同。匪玩乎物。寓焉是崇。和順中積。英華外溢。淸白自持。勢利莫移。匪闊而磬。匪寡而潔。君子之風。君子之節。

全有堂箴

監察御史王君元輔。以全有名其堂。余知其有志於學也。因其請。爲作全有堂箴。其辭曰。

惟人之初生。一而已焉。及其至也。爲智爲愚。爲狂爲聖。不啻天之與淵。其何以則然。豈不由固有之性。能全與不能全乎。於戲。在我之天。其孰能逃之。奈何不勉。以希夫聖賢。有如斷喪。而不克率以周旋。則處斯堂。猶將局蹐。其將何以無愧於兩者之間也。

桂衡孟平字箴

人之取則者。三尺之衡。權之設也。有銜有御。物之懸者。有重有輕。而凡銖兩斤鈞。惟於衡焉是徵。寡則低。多則昂。不低不昂。斯得其平。夫然後民情以服。莫之敢欺。亦莫之敢爭。而衡之所以平。則由其無物我之情。斯衡也。猶出於人之經營。若夫人之具手足形也。蓋有自然之衡。與形俱生。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又曰。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惟人日用之間。雖不能無情。而能若斯衡之不用其情。自一言一動。以至於造次顛沛。惟王道之攸行。惟天君之是聽。浩乎其無適莫也。泊乎其無將迎也。蕩乎其無偏黨也。澹乎其無愛憎也。渾乎其不作聰明也。則事變之錯出於吾前者。雖轇轕而縱橫。吾之視聽。何至不免於瞀。吾之酬酢。何患不得其正。而吾之於踐形也。庶幾其有逕庭矣。惟平惟衡。我字我名。天之與我者。恆恐弗克承。而夙夜以兢兢。爾名爾字。罔弗與余京。余將致愛助之誠。夫安得不以父師之訓我者。爲爾之丁寧。

表文

代翰林院勸進表

伏以纘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驩心。宜先於建極。蓋惟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以高帝開基。僅四載而卽位於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祚於鄗南。雖遠略之不遑。而丕稱之是講。義有

攸當。道在時隨。(中謝)欽惟躬膺歷數之歸。德合乾坤之大。玄符顯握。江左首平。黃鉞再麾。淮陽遂定。僭偽衆收於漢壁。提封奄奠於荊襄。來享來庭。南交廣西顛蜀。于疆于理。左滄淵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僕戴。阻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推聖人兼愛之心。委上將專征之任。義旗所指。羣帥之內附肩摩。仁聞所孚。連城之款降踵至。蓋師出以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故大悅而歸己。今則士誠梟首於闕下。命賴通籍於域中。弓矢永櫜。輿圖啟闢。此皆二儀協贊。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豈功盛烈之若撰。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質諸兩漢則已晚。是雖聖明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念眷命不可久違。謳歌難以固拒。輒陳愚懇。冒瀆宸嚴。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夏蠻貊。億兆得以承事。

國子學賀登極表

寶歷在躬。膺千齡之上聖。瑤圖啟運。得百姓之驩心。臨御云初。謳歌爲慶。(中賀)欽惟聰明天縱。剛健日新。

仗尺劍以定羣雄。道符漢祖。歷一紀而成大業。功邁唐宗。陶匏薦粢以禋祀。而上帝時歆。詩書禮樂以造士。而下民祗若。風行雷動。敷治象於多方。春育海涵。播仁聲於庶類。仰正統之誕紹。知景命之永延。凡在生成。罔不慶賴。臣等獲觀盛典。幸際昌期。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致治恭陳於善頌。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敢言頌贊於成能。

代翰林院賀登極表

皇穹垂佑。篤錫貞符。哲后挺生。丕承正統。華夷永賴。臣庶均驩。(中賀)欽惟匹馬渡江。六龍御極。大明建國。八綋咸囿於照臨。洪武紀元。九域同歸於戡定。於昭駿烈。有赫鴻猷。臣等仰沐恩波。叨居翰苑。雲從龍。風從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願啟萬年之文運。

中書省賀平杭湖秀越表

伏以近悅遠來。率土歸聖人之德。南征北伐。無敵爲王者之師。適齊斧之特班。遄見捷書之洊至。竊惟晉慶一統維期。(中賀)臣聞高帝開基。嚴興齊楚之役。太宗啟運。復加兗豫之誅。夫欲和衆而安民。則必兼弱而攻昧。事非得已。兵不留行。茲伏遇皇帝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廓清區宇。番禺衣被乎恩光。循撫遐荒。夔道上供其方物。爰茲浙右。尚阻華風。爰致斯赫之威。用剗僭蘇之壘。收海陽以遏其衝要。定秦郵以搗其腹心。發梁泗水。摧若拉朽。臨淮壽春。取如拾芥。計窮而負固。地盡而偸生。寇盜彌切於解懸。戎市遂動於再瞻。勢成犄角。人效智能。引領義旗。親黨之投戈恐後。允懷仁聞。謀臣之稽顙爭先。若稽首平。吳松陵下。崗錢塘於鄰縣。從會稽於版圖。嵐山傳檄而從。距牙斯拔。攜李攄誠而附。淮屏悉空。叛將就戮於槁街。禁旅還攻其外郭。茲離天眷。實出廟謨。殲厥渠魁。俾看戾之不勝。維其士女。幸觀克之授時。臣等叨列垣。獲覩露布。烟火萬里。式歌神武之功。干羽兩階。永底文明之治。

代秦王府官謝表

伏以誕膺景命。開車書一統之基。衆建懿親。爲宗社萬年之計。茲藩開於土宇。遂董正於官僚。(中謝)臣歷觀夏商。以及周漢。方其授茅土於子弟。孰不任忠良爲股肱。蓋凡前後左右之人。罔非吉士。則得修齊治平之術。斯爲令王。今神聖之膺圖。仰皇王而取則。方立綱陳紀之始。爲宗子維城之規。況秦國四封。奄有關內。而形勢百二。在其域中。府署之開。傅相之設。固將藩屏帝室。豈惟保祐王躬。宜得重臣。以申器使。臣等經文緯武。才不及於曹參。博古通今。學有慚於賈誼。夫何僥倖。乃辱甄收。茲蓋伏遇覆載等乎乾坤。將曲成於庶物。高明齊乎日月。弗求備於一人。斯朽鈍之微蹤。亦叨塵於華選。臣敢不夙夜。苟非唐堯虞舜之道。焉敢陳祗遹訓謨。固俾河山東平之賢。專其美。

諡冊文

諡冊文（代陶安學士作）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顯功崇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爲國。考文於古。進諡在今。伏惟皇曾

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脩身永念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少皞，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原，履霜露而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榮，謹奉册寶，上尊號曰恆皇帝，廟號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率土建邦，永賴在天之列祖，謹言。

懿祖妣謚册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闈之積累，殷祈祼享，敬上徽稱，伏惟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壺儀雍穆，儉道滌滋，德音夙著於宗姻，禮備溫恭，慶系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聞，惟積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履丕尊，爰考彝章，式崇謚册，謹奉册寶，上尊號曰恆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褘衣，莫遂生榮之願，關雎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制誥

代發學士封靖西王制

朕惟寶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戴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罕遇，越常典以褒嘉，眷爾外藩，忠於內附，爲績既懋，其報宜豐，具位某，遠在北朔，屬爲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撫御合宜，官府各脩其職業，恩威並著，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審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以及境，知同馬援之識眞主，殆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殊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封，不忘誠服之意，柔遠能邇，實切寵綏之心，尚思對揚，益崇忠藎，可授光祿大夫靖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世世承襲。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蘊雄深，胸襟韜略之奇，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貫，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師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八謀，辭項從劉，知同山逆，命留去迹，識擬伏波，凡我師徒，東兵而下淮甸，既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劬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寵錫以殊恩，蓋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勵於忠勛。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環衛之司，實居左右，勳務是任，用表勤勞，具官某，直而能容，剛而不撓，方渡江之伊始，即杖策而來歸，犄前驅而擢彼南征，列中堅而保茲東土，奔走禦侮，蓋無戰而不從，艱難備嘗，斯有功而必錄，戎旃再典，獎命薦膺，綽有休聲，既克副於眷寶，誕加峻秩，庶足展其威名，咨爾騎士，總材官，任良重矣，訓武經，中兵法，爾其勉之。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社稷之守，必在於爪牙，拱扈之臣，視之猶心膂，克茲膺選，實難其人，具官王弼，沉靜可嘉，果敢無敵，始列右廣，繼長千夫，屬襲難而率先戎行，時將十載，聞鼓鞞而克勤乃事，明冠一軍，資爾之忠愈篤，汗馬之勞益茂，迨茲升擢，彌切倚毗，帶礪山河，朕不違於故府，功銘竹帛，爾式克於欽承。

頌贊

節婦黃氏旌門頌 并序

姑蘇吳縣之閭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婦者也，節婦姓黃氏，名妙清，歸姚氏爲許榮之妻，生男女各一人，而榮以病卒，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子文聰幾二歲，貧甚，力紡績以俯育，或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況有子可從，何爲而更嫁，此足一移，我則匪人，不聽，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蘇，亂兵掠文聰以去，數從人問消息，比二年不聞問，或曰，異日者有子，可無更嫁也，今子俘矣，無論死君今生，歸亦不可望，不嫁將焉恃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子亡爲去留者哉，終不聽，又四年，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蹏且喜泣曰，姚氏有後矣，我死亦無憾，後八年，里耆列其狀上於縣，若府，監察御史爲察實以聞，制下，旌其門爲節婦之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婺居且三十四年，年已六十有三，文聰懼無以修上賜而昭示罔極，聞伯衡嘗從金華太史氏，介朱恪卽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勒諸樂石，伯衡惟唐虞三代之世，其教既明，其化既成，其民俗之美，至於比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閭，表厥宅里，猶不敢廢，然則所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勸於善，雖唐虞三代之聖人，猶不能不以之爲務也，況當世降俗漓之後，有天下者不善其善，以爲勸，奚可哉，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凡有係於風化者，輒加表異，蓋以此也，而姚榮妻黃以貞節著聞，崇被寵褒如此，是猶唐虞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令典矣，邇近聞之，其誰不感慕而興起，此所謂賞一而勸百者也，不其休哉，不其休哉，夫推明聖意，而播諸聲詩者，史氏之職也，因不辭而爲之頌，頌曰，天眷聖神，民君民師，匪曰治民，亦欲迪之，聖神奉天，式和民則，陰握化權，作新萬國，褒嘉節義，錫以旌書，風行而表，孰不奔趨，非有晧鐫，自率規矩，四維既張，五倫攸敘，吳縣有婦，姚妻氏黃，年二十九，良人遽亡，煢煢獨嫠，石室若懸，煢煢母子，相依爲命，霜風淒其，落月照帷，門關機杼，影與形隨，人或攜之，獨之他適，胡乃茹荼，有薺如蜜，慷慨自誓，辭與涕俱，何以人焉，而犬彘如，我不即死，我志靡他，我下從夫，我子如何，子未成童，掠於亂兵，倚閭而望，寒暑再更，僉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恃，不嫁奚俟，婦曰嘻哉，何言之卑，我志可易，太山可移，太山可移，我志不易，仰天一慟，血淚雨集，時既寧謐，子亦生還，雖無甘旨，志養攸全，郡守御史，交謂宜褒，乃具封章，乃請於朝，乃被綸音，旌其閭里，苦節之報，庶其在是，昔視其門，門則以席，今過其門，門有綽楔，楔楔巍巍，龍光有爛，匪爾之私，俾世視傚，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鳥同，婦道不虧，尚稱聖意，臣節彈竭，有不寵異，刻辭堅珉，以昭鴻懿，以揚清芬，以詔後昆。

何逖山先生贊 并序

晉城何氏，自唐會昌中諱晉者，避兵來婺，其後子孫遂爲婺人，故吾婺之有何氏，與安陽韓氏、東萊呂氏、

實同其盛。衣冠奕世。爵爲聲宗。昔所謂能世其家者也。而於我蘇氏。代有婚姻之好焉。有若遜山先生。伯衡生晚。雖不獲拜其屬履。然其素行淸言。蓋嘗聞之矣。今觀趙魏公、康里公之書。讀祭酒許君之文。能無重老成人之思乎。不揆末學。輒係之以贊。贊曰。

退不絕俗。進不同塵。易之嘉遯。先生其人。況問學之該博。經術之精純。緻合緒於奕世。備雅德於一身。仕不擇祿。而全委質之義。醫以自誨。而推及物之仁。用能澤被乎鄉鄰。望重乎搢紳。爲一郡之文獻。後百歲而發振。儼宰木其已拱。孰儀刑之可覿。此所以想高風於往日。而嘆我生之不並辰也。

夢芝軒贊 并序

華川先生王禕。生於至治壬戌十一月十有七日。是年先生大父南稜公。年七十歲。是日公則始生之旦也。前夕。公夢芝產於所居之軒楣。意者有異兆也。禕乃生。遂告卜者。僉曰。先王夢寢之法無傳焉。請筮之。遇離之賁。筮人占之曰。離、火也。文也。艮、山也。賁、飾也。巖巖者而有蕃草木。華采有耀。火自下燭。芝雖異卉。伊草之族。禕其以文鳴乎。王氏北復興乎。芝也其瑞乎。故蘇曰。篤實而輝光。以繡於寰。人文章也。又曰。利上行。南國之辭。師爲蓋。其門有伉。家乃昌也。公旣得繇。因名其軒曰夢芝。所以志也。今天子定鼎金陵。而先生遂以文學被選。由侍禮郎三轉而掌制翰林。於是二百八十有八甲子矣。然則南稜公之夢。豈非所謂有開必先也歟。哉。里生蘇伯衡追爲之贊。贊曰。

侚侚碩人兮。維德之行。匪今則然兮。曰自高曾。有種必稷兮。無善不徵。芝兆於夢兮。而明發孝孫以生。頭角嶄然兮。噲噲厥聲。於嗟芝兮。又何必乎九莖。厥旣登崇兮。天下文明。猗與休哉兮。匪家之祥。維國之禎。

宗忠簡公遺像贊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遁。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禍。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遂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娟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其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殿撰王公遺像贊 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浮光人。自浮光徙閩。自閩徙溫。至公九世矣。公宋皇祐賢良惰志先生六世孫也。諱益大。字居安。舉進士。不合於有司。開慶中獻平戎十二策。擢國史編校。歷三省樞密院主事。中書門下省錄事。判太醫院、主管崇道觀。丞相陳宜中薦授右文殿修撰。德祐失國。執節不仕。以壽終於家。其子與仕元。以樂淸縣尹致仕。推恩贈公承直郎。同知瑞安州事。江浙提舉陳先生旅實銘公墓。額則太常博士柳先生貫篆焉。伯衡從樂淸君之孫淵。瞻拜遺像。而誦銘文。謹撫其概而述贊曰。

有卓其識。有壯其猷。志欲吞乎戎狄。柴發獻於冕旒。無適不宜。無試不効。章交薦於廣室。位歷踐乎華要。宋鼎旣移。拂袖來歸。酌東海以樂飮。嘉西山之採薇。生氣凜然。遺像斯在。雖去今已遼悠。可想見在風采。

虞文靖公眞贊 并序

故蜀國文靖虞公以碩學雄文。際遇文皇帝。師表海內。伯衡每誦其文。未嘗不想見其人。茲幸從危翰林

素得公遺像而拜焉。旣命工摹寫。遂爲人贊。夫以公之盛德。豈後生小子所能形容。而伯衡尤區區如此者。蓋不勝夫仰止之私焉耳。贊曰。

生乎閥閱之門。猶乎熙治之辰。接眾儒之統緒。煥一代之人文。終之消搖邱壑。時止則止。始之雍容臺閣。道信乃信。故能使人敬之若蓍蔡。而於時仰之猶鳳麟。想聞其議論風采。外至四夷。邁享乎榮名富貴。十有八年。曷不觀此褐衣角巾。委蛇如山嶽。邈邈乎百世之士。令德之人。雖儀刑其已遠。凜生氣之如存。九原倘可作也。吾敢辭執鞭之勤哉。

太師韓國公遺像贊

堂堂韓公。秉國之成。鴻業以定。經費以盈。舉賢以進。百度以貞。四夷以服。品物以亨。公初無作。孰得而名。天實生之。光輔大明。天下之士。瞻其儀型。想其風采。不謀同聲。曰漢蕭何。唐之玄齡。功成而退。不伐不矜。袞衣朱舄。安享尊榮。蒼顏白髮。時遊大廷。其德日新。其福日增。天子萬壽。共享太平。

譚君小像贊

堂堂乎果毅之姿。卓卓乎雄深之略。其材之奇。由生長湖湘衡嶽。其功之高。以戰關閩關朔漠。聲輕裘緩帶之雅。賦詩而橫槊。躬好賢下士之風。每哺吐而髮握。時方際乎盛明。年未及乎耄耋。將求之雲臺麟閣。君安得撫松於邱壑也。

鄭氏三老圖贊 并序

曩余見睢陽五老圖於朱澤民所。又從故相吳履齋之孫琳見耆英圖。其人雖不出於一家。其生雖不同於一氣。想其以盛德高年。參會於一時。風采足以竦動朝野。雅量足以敦厚風俗。可謂一代之盛美矣。未嘗不咨嗟歆羨。而慨夫生不並時以爲恨也。今鄭氏兄弟三人。伯陽、仲德、高蹈遠引於山林之中。仲舒名成身退於倦游之日。而並爲一鄉之達尊。且其人出於一家。其生同於一氣。慈愛友悌藹如也。視睢陽洛社諸賢。名位固不侔。而其爲一代之盛美。殆且過之矣。而余也辱與之生同時。居同郡。凡嘗獲望其門。登其堂。挹其光儀。聆其緒論。此余觀此圖。類幾時咨嗟歆羨有加焉。而又自以爲幸焉。抑聞之隆古盛時。上有聖賢之君。則習俗淳厚。民多壽考。或上壽。或中壽。而夭閼者無之。今伯陽兄弟。以垂白之年。集處於麟溪之上。雖天也。亦惟國家仁厚之德。涵煦之澤。發祥隆祉。其民無異隆古。是以鄭氏一門。而三老出焉。然則三人者。優游佚道之中。安享子孫之養。而爲太平之民矣。必引年復戶之令行。糾劉餼醅之禮加。斯爲蒙上之賜哉。矧強健聰明。三人者如一。飮食起居。略不見衰憊。其福祉乎未艾也。鄉人士君子。歲時陳五豆六豆。尊之長之於庠序之間。觀一家之慶。而聖朝之昌見焉。則三老乃邦家之光。豈止鄭氏之人瑞云爾哉。其圖之也。固宜咨嗟歆羨之不足。贊以一辭。以配壽朋之什。區區之情。有不容已者矣。而況仲舒重有請乎。贊曰。

番番三老。惟鄭之良。旣多受祉。旣壽且康。亦旣鏡爽。望于一鄉。以我耆年。際今盛世。時和家給。風猶日美。式相告語。無違其邇。仰有松竹。俯有泉流。可以休息。可以詠游。今我不樂。亦又何求。伯氏仗居。仲氏來遊。

季從而夜，猶如瑟如，左圖右書，其樂愉愉，人孰無兄，人孰無弟，食則同堣，處則同宇，老而益親，賢若鄭氏，此令兄弟，歸然鼎立，自天厚之，扶我人極，天旣厚之，又壽考之，維國之華，匪宗之老，曷不觀此，告爾紹繹，成儀伏秩，七縣其瞻，豈惟七縣，一人其鑒之。

策題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問，爲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與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爲說，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爲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効相反，以備詢問之及，覈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庶有取也。

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攻而能守，斯謂之善獵，能闢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爲國，故漢收河北，兵不再興，唐復河隴，未嘗出師，今西蕃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我國家盡奚而悉取之矣，伊欲使戎狄賓服，不敢南向而牧馬，洮隴幽薊之民，目不覩旗旐，耳不聞鉦鼓，而安於耕鑿，必有良策，二三子其悉陳之。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爲法雖不同，而先後皆相資，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則以三代之禮樂器之，滕文問爲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爲治未有不本於古而可行於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册，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於上。

問，羲和之典曆，后夔之典樂，皋陶之典刑，益之典虞，稷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內而縣踐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庳，而恥於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去，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勢，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袞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祐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棧之宰相以常爲法乎，則涉於避嫌，以崔爲法乎，則近於專擅，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謗，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爲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傅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旁求哲人，傅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揚俊民，旣不自以爲嫌，而其君亦不以爲疑，是果何道歟，爲相不師伊傅周召，顧自處於常崔之間，抑可不可歟，請爲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胄子之教，專之於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闊而弗講歟，古者與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也獻俘獻馘

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爲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爲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佻健戒闕，則其習至於今而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賢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疏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閽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汗僭僞，或指斥權臣而直言不恤，亦嘗見之，而君子以爲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國家建首善之地於京師，二三子遊焉息焉，豈惟藉任行以自縱，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修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穀爲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爲國先務，未有或先於訓農者也，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郡縣之長吏，皆兼勸農之職，頂農亦云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什伯於逐末作之輩也，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歟，將並驅之綠南畝歟，則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之，不爲之禁歟，則國家之歲度，一切取辦於有田之家，不能無朘削之病，而操奇贏者，顧安享厚利，將見背本而趨末者滋衆，品調消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于古訓，於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撥拾於煨燼之餘，夫豈無一二爲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爲務也，而不害其爲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遠歟，夫豈黃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愚，宇文之庸，自有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跡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謬，而商周之書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蘇平仲集卷三

說

養素齋說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夫古之士爲聖爲賢。達則能以名位發功業。以道發天下。以政發民。不達則能以著述發萬世。而今之士。不免爲鄉人。論於聖賢之所能爲者。皆莫之能焉。夫今之人所食者。聖賢所食之粟也。所衣者。聖賢所衣之帛也。寒而火。渴而飲。晝興而夕寐。無不同之。目以視。耳以聽。口以出納。手足持且行。亦無以異也。何獨聖賢之所能而不能乎。且聖賢者其形與吾同。其性與吾同。非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心也。而吾身之所具者。亦未嘗缺其一也。彼聖賢何獨能爲吾之所不能者耶。亦惟養之有素而已耳。蓋人之所以爲人者。不獨身焉爾也。周流乎身者氣也。主宰乎身者心也。存乎心者性也。發乎心者情也。聰明而不惑者智也。勇敢而有爲者志也。寬裕而有容者度也。特達而有能者材也。堅忍而有文者節也。而皆不可以不素養也。節不養則隳。材不養則偏。度不養則隘。志不養則隨。智不養則昏。情不養則流。性不養則失。心不養則放。氣不養則餒。身不養則不安。愼起居。節飲食。所以養身也。沆所以養氣也。寡欲所以養心也。存誠所以養性也。執禮所以養情也。致知所以養智也。自強所以養志也。正大所

以養度也。問學所以養材也。廉恥所以養節也。節養則全矣。材養則成矣。度養則宏矣。志養則不可奪矣。智養則不可罔矣。情養則不誘於物矣。性養則不蔽於私矣。心養則無往而不存矣。氣養則無往而不大矣。身養則無往而不泰矣。養之有素而至焉者之謂聖。養之有素而未至焉者之謂賢。不養則鄉人、則夷狄人。今也不此之養。而徒養其口體。稍異焉者。則文飾以養其過。吐納以養其生。朋黨以養其交。矯僞以養其數者修以養其欲。而庶幾乎聖賢發功業以名位。發天下以道。發民以致。發萬世以著述。宜其不能哉。是故不徒養口體者。知貴其身者也。不爲今人之所養者。能拔其類者也。是所謂能以古人自任者也。平陽吳元範氏。敏而好學。貧而有守。以養素名其齋。余病世之士養之無其素也久矣。喜元範之知所養。又恐其未知養之之方也。故爲說以遺之。

慎修齋說

平陽有雅德之士。曰宋以廉氏。年幾六十。不懈於學。故有讀書之齋。名曰愼修。間謂余曰。願爲著其說。以相吾志。余曰。至矣哉。子之所以名齋也。鄙人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雖然。昔者皆私淑之矣。唐虞三代之聖人。戒兢兢業業。或乾乾翼翼。皆所以愼也。故曰。愼徽五典。曰。愼乃在位。曰。愼厥身。曰。愼德。曰。愼罰。曰。庶愼。聖人若是其愼者。無他。天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一念苟不愼焉。一息苟不愼焉。則人僞參之。而天命幾乎息矣。而吾與天二矣。而失吾所以爲人之道矣。焉有失爲人之道。而身修者乎。而可以爲人乎。此所以愼之而不敢朝夕以寧也。嗚呼。於穆不已者天。純亦不已者聖人。聖人與天同運。宜若無事乎愼。而其愼猶然。學者固可忽焉而不愼哉。愼之禁何。如執玉。如奉盈。如見大賓。如承祭祀。如臨師保。不視而戒謹。不聞而恐懼。所以持其心。克如是則知所以畏天矣。知所以畏天。則知所以事天矣。知所以事天。則循乎天而不失所以爲人之道矣。身其有不修乎。蓋命於天而具於吾身。而著於吾身。而接於吾身者。各有五。具於身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斯五者。其名曰五性。著於身者。貌也。言也。視也。聽也。思也。斯五者。其名曰五事。接於身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斯五者。其名曰五倫。愼則由乎仁而親疏無不愛。由乎義而裁制無不宜。由乎禮而品節無不當。由乎智而是非無不察。由乎信而言行無不實。五性於是乎盡焉。愼則貌極其恭而作乂。言極其從而作肅。視極其明而作哲。聽極其聰而作謀。思極其睿而作聖。五事於是乎得焉。愼則君臣以正。父子以親。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五倫於是乎敘焉。身其有不修乎。愼者修之要也。修者愼之効也。非愼何由自而修。非修又烏足爲愼。不愼而無不愼。聖人也。愼而後愼。賢人也。無忌憚而不愼。小人也。聖人不愼而無不愼。故其身不修而無不修。賢人愼而後愼。故其身修而後修。小人無忌憚而不愼。故其身放僻邪侈而不修。由是言之。學者亦勉焉自愼而已。苟或不愼。日以其心與事物相轉旋於無窮。幾何其不爲無忌憚之小人也。存亡係於操舍。而吉凶生於敬怠。不愼則至於爲小人。夫何足怪。然則愼之於人也亦大矣。如之何不愼。余於子之名齋。寧不重有發乎。書曰。愼厥身修思永。則願相與共勉之也。

默齋說

天下之道。有小者近者粗者。而又有大者遠者隱者。其小者近者粗者。我可以言傳也。人亦可以言求也。其大者遠者隱者。不可以言求諸我也。猶不可以言傳諸人也。言不可得而傳也。故夫子罕言命。不可以言而求之也。故子貢得聞夫子之文章。而不得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言傳不可也。豈不可心授乎。夫言求不可也。豈不可心領乎。焉有心授心領而不默焉而契。若針之於石者乎。此非苟默而已矣。誠以爲道至微妙。非言語所能形容也。苟闡道而事乎言語之末。非惟不足以盡之。且將開是非之端。而好奇立異者。不勝夫紛紜也。孰若默示以行。而使之默悟之爲愈哉。是故善學者。欲求父子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親。欲求君臣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義。欲求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而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未得則默而思也。既得則默而行也。抑之而不答也。難之而不辯也。詰之而不告也。咏之而不順也。吾方深思力行之不暇。而暇答暇辯暇告暇順乎哉。如是則其於道也。察之精矣。見之審矣。得之深矣。執之固矣。旨言不得而排之。高談不得而勸之。新說不得而惑之。飛語不得而沮之。夫安往而不默乎。故其默也。豈三緘其口哉。默契於無言之域也。雖欲不默。其能不默乎。彼竊竊者。皆於道無得者也。不惟無得。亦未嘗見焉。卒然而問。而莫知夫問之爲是爲非。泛然而應。而莫知其應之爲非爲是。而遽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非未脫口。而左右前後之毀譽已盈耳。則又譁然而與之爭。雖欲默。其能默乎。而況爲學之務。先治其心。心之在人也。未應接欲靜。將應接欲明。既應接欲一。而主默焉。默則無慮。默則無欲。默則無爲。無爲則一。無欲則明。無慮則靜。靜則足以制動。明則足以燭奧。一則足以御煩。默也者心法也。故善學者務之。遊於夫子之門三千人。而秀出其間者。獨顏回。從事心齋。而終日默如愚。而夫子亦獨稱之曰好學。甚矣默之難也。是故顏回愼默也。愼默而後非默。非默而後淵默。雖堯舜之治天下。亦豈外淵默哉。都俞吁咈。是不得已而然也。要其極致。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蓋其精神心術。常與造物遊於無聲無臭之表。其默其天。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必若後世之君臣。日夜勞於論議。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中國自治。四夷自服也。至哉默乎。爲學之先務。爲治之要道乎。禮部侍郎栝蒼吳君長?玄。嘗以默名其齋。而徵說於余。余謂長?玄昔處山林而事學也。既以顏回之所以治心者治心。今處朝廷而事上也。當以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治天下。則其爲此齋也。非徒與其學者默契於無言之域而已。因爲著余之所聞者以爲說。且將觀厥成焉。

存齋說

言小而可以喻大者。吾於吾鄰徵之矣。西鄰之姬亡其珥。東鄰之嫗往唁之。曰。何唁。曰。聞姬珥亡。以故來唁。曰。覩吾耳存乎。曰。存。珥亡而耳不亡。吾雖亡珥。而吾不戚也。而嫗吾唁。則亦過矣。曰。姬之珥金玉也。金玉重寶也。姬亡之。何以不戚。曰。耳能聰。斯貴矣。非以金玉爲珥而貴之也。珥之存亡。於耳何加損。而戚焉。於戲。人之有身。不猶其有耳乎。而爵位之於人。不猶珥之於耳乎。所貴乎人身者。以其有仁義之心而已矣。豈以爵與位而貴哉。仁義之心。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爵位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存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雖無爵位。不失爲貴也。亡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有爵位。何足貴也。是以仁義之心。不可不存。而爵與

位不必存。奈何世之士。於爵位則知存之。而於仁義之心。則不知存之。古之士。存其不可不存者。而不存其不必存者。故不可不存者存。而不必存者不至於亡。今之士。不存其不可不存者。而存其不必存者。故不可不存者不存。而不必存者亦終於亡。夫亡而後存焉。固不若不亡而存者焉。亡而知存焉。猶愈於亡而不知存者焉。豈惟爵位以仁義而存哉。存亡之間。君子庶民之分也。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庶民之所以爲庶民。係乎仁義之心存與不存。則忽焉而不存之可乎哉。且夫是心與生俱生。無不存者也。有不存者。奪於欲利之心。而無所不欲云耳。故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欲之爲人害。固如是乎。然則果能視凡可欲之物。如吾之鄰之姬之視珥。而視仁義之心。如其視耳。則不可不存者不存。吾未之信也。李君伯章。以其號存齋。徵說於余。伯章嘗倅應天府。知常熟州。今僑居平陽。與編?氓?伍。他人處此。將不勝戚戚焉。伯章何以無不豫之色。有自得之意也。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其號曰存齋也宜矣。余辱交伯章有年。知之深。故爲之書。

常吉孟迪字說

國子生常功遜從余遊有年矣。一日作而請更其名。余乃名之曰吉。字之曰孟迪。生曰。名者字。先生既命之矣。其義何居。幸承教之。則語之曰。大易之卦。陽爻多吉。陰爻多凶。其故何哉。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之於言也。不順乎道不言。君子之於行也。不順乎道不行。言焉無過言。行焉無悔行。夫安往而不吉乎。小人之於言也。不順於道亦言。小人之於行也。不順於道亦行。言出而過。行發而悔。夫安往而不凶乎。故曰。惠迪吉。從逆凶。迪言善。逆言惡。惠迪從逆。猶言向善從惡也。且夫吉凶豈有常哉。然君子常吉。非天之福吾君子也。君子所爲者常善。有致吉之道也。小人常凶。非天之禍彼小人也。小人所爲者常不善。有取凶之道也。故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生以忠武王之孫。定遠侯之子。國之右族。家之貴介。而資質純朴。氣象安和。不謂之吉人。其誰信之。如欲自弁而冠。冠而室。室而仕。仕而休。動無不吉。亦惟自一話一言。以至於飲食起居。造次顛沛。而必惟道是從而已。自一話一言以至于飲食起居造次顛沛。而必惟道是從。生其爲康常吉士矣。箕子所謂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家用平康。豈不於生見之乎。生尙因余言而益向道哉。

范氏二子字說

余遊平陽。范君元璉見其二子。伯也俊拔而倜儻。仲也樸茂而周愼。皆稱其家。他日元璉請曰。名昞字士東。吾伯子也。名昱字士寅。吾仲子也。願賜之字說。使得以勉焉。謂曰。昞也昱也。均爲明也。夫天下之至明者無過乎日。而天下之所恃以爲明者。亦無過乎日。日之出也。求一物之不見不可得也。日之入也。求一物之見亦不可得也。夫日之明故無不燭。然其明皆自東。自寅始。東。明之方也。寅。明之時也。中於天。自東而升也。至於午。自寅而進也。於西於酉則云暮矣。昞與昱之冠也。以之二言。製而爲字。豈非本其始乎。所以必本其始者。我知之矣。時乎寅也。日出東方。是爲平旦。夫人爲平旦之時。其清明之本體與日同。益而其致用之功。足以繼夫日之所不能焉。清明之氣。正氣也。雖日以之而光。況於人乎。人不能無欲者也。及

乎者而交於物．則勝於客氣．於是昭昭者昏昏矣．夫是以貴於存養也．淸明之氣．固當存養．而存養舍敬則何以哉．東方發生之地也．寅者敬之謂也．發老於東學．迎春於東郊．祖生氣也．朝日曰寅賓．天地曰寅亮．亦不外乎敬也．兩爲昱之冠也．以之二冒．製而爲字．又豈非使之敬以存養而滋長是氣乎．夫惟主敬而後正氣充周．正氣充周而後天理流行．天理流行．則物之在外者安能累我．而明之在內者將往而不猶日哉．發之爲事業．赫乎其光輝．著之爲文章．煥乎其光潔．昭之爲聲名．燁乎其光大．而於稱夫名之美也何有．兄兄弟弟．一本而成．因余之說．交致其勉．此殿父之志也．亦余之所望也．

蔵生名字說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陰陽而已矣．其光爲日爲月爲星辰．其威爲風爲霆．其舒慘爲雨爲露爲霜爲雪．其氣爲寒爲暑爲燥爲溼爲明爲晦．其時爲春爲夏爲秋爲冬．其跡爲鬼爲神．其微爲休祥爲妖孽．其運爲泰爲否．其凝爲山．其流爲川．其生人爲男爲女．其生物爲草爲木爲鳥爲獸爲昆蟲爲魚鱉．而莫不有牝有牡有雌有雄．其位爲君爲臣爲父爲子爲長爲幼爲夫爲婦爲君子爲小人爲中國爲蠻夷戎狄．其於風俗爲淳爲漓．其於天下國家爲理爲亂．其存乎人也．於性爲仁爲義爲禮爲智爲信．於情爲喜爲怒爲哀爲樂爲愛爲惡爲欲．於身爲榮爲衞．於質爲剛爲柔爲強梁爲懦弱．於貨爲明爲闇．於行爲善爲惡．於事爲吉爲凶．皆陰陽之所爲也．而皆不可不和也．於是聖人作樂以和之．聖人之作樂也．亦取諸陰陽．而文之以管磬絃匏鐘鼓椌楬而已．是故六律陽也．六呂陰也．爲之度數．爲之約節．以調律呂．以諧音聲．而平其曲直．均其繁廉．殺其小大．比其終始．使之秩而不亂．協而不乖．不淩不犯．不沾不滯．則無不和矣．取諸陰陽者無不和．凡陰陽之所爲者有不和哉．由是動盪其血脈．流通其精神．啟發其善端．禁遏其邪思．克其資質之偏．全其性情之正．成其文武之材．爲吉士之歸．由是閨門之中．父子親．長幼敍．夫婦別．由是朝廷之中．君臣正．上下辨．政教興．由是郊廟之中．天神降．地祇出．人鬼享．世運由之以昌．風俗由之以美．風雨由之以時．三光由之以明．四時由之以順．六氣由是而不爲災．休祥由是而畢至．妖孽由是而潛消．萬物由是而各遂其生．君子小人由是而各得其分．中國由是而寧．四夷由是而服．天人一原．感應無間．如此然後可以言樂．如此然後可以言和．非軒轅氏之大卷．唐陶氏之大咸．有虞氏之大韶．夏后氏之大夏．殷人之大濩．周人之大武．孰能與於此哉．後世德之盛．極之延．不能庶幾六代之聖人．方是時也．非無管磬絃匏鐘鼓椌楬．而迄莫能事神祇．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息災害．遂羣生．位天地．則知樂者聖人作之．而初不徒作之．今徒見八音之陳列．則謂之樂．五聲之鏗鏘．則謂之樂．是知有器之樂．而不知無器之樂也．有器之樂．工能和之也．無器之樂．非工能和之也．工之所能和者末也．工之所不能和者本也．今夫樂不惟有本．抑又有要．而皆在乎人也．何謂本．和之謂也．何謂要．身爲律而聲爲度之謂也．本之立者．樂不勞而和．要之得者．和不期而至．聖人之於樂也．非本立而要得哉．蓋聖人之體．天地之帥也．聖人之性．天地之德也．聖人之聲．天地之和也．天地之帥以爲體．天地之德以爲性．天地之和以爲聲．獨聖人哉．吾猶聖人也．聖人能立其本．得其要．以和陰陽．而吾獨不能乎．反諸身而已矣．求諸心而已矣．自強不

息而已矣．浦江戴生．叔能甫之子也．年甫弱冠．而有志於學．其名曰樂．而其字曰和之．吾友方希直旣發其端．以致其勉．余也能不思所以繼之．故因其請而申之說如此．生歸質諸尊人．其亦以爲非畔矣乎．

譚氏三子名字說

長沙譚君濟翁．有子三人．伯名棨．仲名棐．季名集．於是以告伯衡曰．吾伯子仲子生於金華．葉儀先生嘗爲著名說．而皆未字也．願爲我字之．辭而祝之．夫斯禮也．古者冠而行焉．今吾之子皆未冠也．而行斯禮焉．庶其早知而夙成也．幸無以爲褻禮而辭焉．伯衡辱交濟翁．今踰一紀矣．而識三子自其孩提之日．俊爽而英發．皆令器也．能忘愛助之情乎．其敢以不敏辭．乃祝之曰．有衣之戟．此之謂棨．門之貴盛．則列乎是．棨雖一器．足以顯人之門地．而況於人．豈不能乘時策勳．以顯其親．嗟小子棨．字爾公顯．爾尙勗哉．朝夕以賢哲自勉．正弓之檠．此之謂棐．弓之弛張．則資乎是．棐雖一器．足以輔弓之張弛．而況於人．豈不能行道濟民．以輔其君．嗟小子棐．字爾公輔．爾尙勗哉．朝夕惟賢哲是慕．嗟小子集．公義爾字．集之爲訓．猶積云爾．海之深也．積水．天之高也．積氣．道積于躬．君子攸貴．尙論其要．莫先積義．義積則氣浩然充塞乎天地．當大任．處大事．臨大節．決大疑．沛乎其有餘裕．勗爾公義．尙敬內而直外．勿始勤而終懈．旣祝已．又語之曰．顯親、子道也．輔君、臣道也．積義、爲學之道也．大抵皆人道之所當務也．夫盡子道不盡臣道不可以爲人．盡臣道不盡子道．而可以爲人乎．又焉有爲學之道不盡．而子道臣道克盡者乎．然則入而事親．出而事君．固三子之所詞也．僥焉而爲學．三子可不交勗之哉．苟交勗之．則爲人之道．孰有不盡乎．三鳳也．昔見於薛氏．而今於譚氏見之矣．三子者勗之哉．勗之哉．

樓彥珩字說

佩於身之左右者曰佩．職乎佩之間者．曰珩曰瑀曰琚曰璜曰衝牙曰組．珩、瑀、琚、璜、衝牙、組、皆佩之具也．而莫要於珩．珩也者上橫者也．三組繫焉．而中組之末．衝牙懸焉．兩旁組之末．璜懸焉．瑀貫中組之半焉．琚貫兩旁組之半焉．而交貫瑀中．上繫於珩．下繫於璜．又兩組焉．佩而非珩．則組無所繫．組無所繫．衝牙璜以懸之．琚瑀以貫之．亦安用之．故曰佩莫要於珩也．夫惟莫要於珩．是以佩有白玉．有山玄玉．有水蒼玉．有瑜玉．有瑉玫．而莫不有珩．有瑀有琚有衝牙有組．而莫不以珩爲要焉．白玉也．山玄也．水蒼也．瑜也．玫也．其色不同．其品不同．其爲玉則同．自天子以至於士．其佩一用玉者無他焉．於焉比德而已矣．德之用無有貴賤．故玉之用亦無有貴賤．必有德也．故必有佩也．身不可以須臾去德．身其可以須臾去玉乎哉．古者上之爲天子．次之爲諸侯．又次之爲卿大夫．下之爲士．其於玉也．周無人不佩焉．亦無時不佩焉．後世則唯仕者然後佩焉．又惟郊廟之間．朝會之頃．然後佩焉．後世之於玉也．雖不得人人而佩之．時時而佩之．而生也名瑀字珩．豈不猶佩之哉．今夫名．父兄朝夕呼生以之．今夫字．朋友朝夕呼生以之．則瑀與珩亦旣不絶於耳矣．耳之接乎其名也．猶目之接乎其形也．形之所在．德著乎其外．名之所在．德寓乎其中．而吾於其形．佩之以身．而吾於其名．佩之以心．佩諸身、卽其德而比焉可也．佩諸心、思其德而比焉可也．此不亦君子所以貴玉之意歟．嗟乎．所爲貴玉者．貴其德也．貴之故佩之．佩之所以求似之也．豈曰

67
31 B

觀美云乎。故佩之而不似之。人則病之矣。貴之而不得佩之。故名之。名之亦所以求似之也。豈曰假借云乎。苟名之而不似之。則人有不病之者乎。然則生之比德於玉也。寧尚可得而不汲汲乎。而余也異日將於生觀德焉。乃若玉之爲德。孔子言之。聘義記之。要不待消告也。生、義烏人。姓樓氏。今肄業郡學。來徵字說。故爲生顓之云。

染說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紫盧取冢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涗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而能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翶。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家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州翟暈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搢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卽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鄕。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齠歲徒壹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傳

繆美傳

武毅將軍繆美。壽州安豐人。歲壬辰。江淮大亂。集勇士捍鄕井。推陳也先爲主帥。乙未夏。與陳也先渡江而南。察陳也先所爲。後必敗。以丙申春三月。率所部千餘人。馬三百餘疋。自歸上於陰巷。上以屬故越國胡公。是月。從胡公攻下建康。出北門。追水寨軍。乘勝克鎭江、丹陽。五月克廣德、宜興。八月攻常州。所過屯堡。若金澤、楊思明皆降。丁酉春二月。拔紅蓼橋、洊社諸寨。三月克常州。四月從攻寧國。會長鎗援寧國。美與戰。殺獲甚衆。旣下寧國。復從攻下徽州。七月苗軍楊完者侵徽州。出戰西門。又出北門戰。又戰於東門。連捷。追北二十里。戊戌春。從襲阿魯灰院判營。破之。進攻於潛、昌化。獲其縣印上之。三月從攻嚴州。道遇長鎗。戰卻之。進拔嚴州。五月僞吳張士誠與楊完者合軍犯嚴州。敗其舟師東門。追至大浪灘而還。又分兵出西門。獲其精銳。自是苗軍勢衰矣。八月壽昌急。領其兵援之。十月克蘭溪、浦江。用降人將元帥爲導。取義烏。遂會胡公金華城下。上至金華。美從胡公大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門外。逐至蔞道。盡獲其輜重。金華遂降。己亥正月分兵取諸暨。略地至紹興。一月還次金華。十一月復從胡公攻處州。處州軍據險嶺。其地險隘。衆莫利先登。美率致死士持挺。負貫猶擊其壘以入我師。守將石末參政棄城而遁。分兵略定浮嬰。得元帥葉琛。使諭元帥胡深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戮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出降。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琛、溢、劉基入見。內出銀碗文綺賜之。而遣還金華。庚子四月。除胡公帳前萬戶。閏五月從擊信州。僞漢陳友諒軍狼狽引去。胡公還師金華。留美從林都督守信州。辛丑二月以其師取石港。五月張士誠軍犯諸暨。胡公促美部兵東還禦之。遇於楓嶺。戰卻之。未幾陳友諒軍犯信州。復以永嘉侯檄往援。行至草萍。聞敵保玉山。馳赴之。戰於東津橋。以寡敵衆。無不一當百。敵懼而卻。遂復玉山。永嘉侯命爲前鋒。比達信州。又命精督敵壘之後。絕其歸路。城中聞援兵至。開門夾攻。友諒軍脫者無幾。上聞之。出銀碗一、文綺三。卽賜之。壬寅春。胡公命引兵還金華。至常山。聞胡公爲蔣英所刺。乃兼程進至金華。發喪。張士誠乘胡公之喪。攻諸暨急。曹國李公選美以援。請於守將曰。夜斫其營。其衆可亂而走也。從之。呂副樞果棄輜重。僅以身遁。事聞。有御衣之賜。甲辰三月移守嚴州。四月謝再興舉諸暨叛。附張士誠。美從胡參軍城新城。敵擣我版築。美縱奇兵出敵背決戰。敵敗北。而城以完。遂留守焉。乙巳三月。張士誠大舉圍新城。號二十萬。聲振浙東。美初應之北門之外。觀斗嶺之下。數攻西門。又趣當之。再戰再捷。會曹國公大敗之於龍潭。美逐其餘黨至湖頭。受上賞。丙午正月從王指揮援浦城。拔無蓋洞、紅山寨。遂敗陳友定軍於紅山大寨。五戰而入浦城。洪武元年春。從下建寧、延平。四月復從林都督殄海寇於昌國。十二月除武毅將軍、管軍千戶。明年春從曹國公北征。克興州、薊州、惠州。戰錦州。六月從攻上都。復取道通州。往援大同。戰黑河。遂與大軍俱還北平。三年二月從華都督攻下興州。五月復從曹國公擊上都。敗鐵子太尉軍於察罕腦兒。進攻應昌。分兵擊花瑤寨。曹國公命護送江文淸士馬至北平。十月班師南還。定封行賞。錫以世襲之命。則四年二月也。六年夏城中都。而以七年春移戍平陽。平陽岸海。而故城規制弗稱。美改作之。在平陽八年。年未六十。輒致其事。君子以爲急流勇退。有賢達之風

云。

史氏曰。自古豪傑之士。其克成功名。非獨有過人之材略。要必又能擇所從而去就焉。馬援不舍隗囂而歸漢光武。尉遲恭不舍劉武周而歸唐太宗。將難爲俘囚之不暇。尚可望新息、鄂國之封哉。夫元之將亡。與陳也先共事者亦多矣。獨繆將軍逆知其無成。而決意臣附今天子於草昧之初。繆將軍今也勳在帝室。爵爲武毅。位冠千夫。澤流後嗣。不亦宜乎。於戲。去就之所關繫。豈輕也哉。

武德傳

武毅將軍武德。壽州安豐人。至正末。江淮用兵。以材略應募爲義兵百戶。以功至千戶。慨然有志於功名。而共事諸將皆不足與成功。從元帥張鑑渡江。轉戰寧國、太平之地。且三四年。嘗於張鑑曰。天生勇猛之輩。豈雖萬夫。今日戰於東。明日戰於西。事勢可知矣。不早擇所依。一旦與草木同朽腐。豈不可惜哉。張鑑善其言。乃以丙申三月相率自歸今上。九月從鄂國常公攻毗陵。將下。而從常公援魏國徐公於牛塘。明年三月。復從攻毗陵。克之。五月與張鑑攻下泰州。六月攻高郵。七月除管軍千戶。十月從曹國李公赴常公於池州。戰尤力。流矢中右股。拔去之。血流至踵。弗顧。戊戌三月從取於潛、昌化。三月乘勝克嚴州。賞以銀碗。由千戶爲萬戶。五月苗楊左丞軍烏龍嶺。德曰可襲取之。願爲先驅。李公問曰。何以知可襲取。對曰。乘高覘之。見其軍勢首尾衡決。部曲時徙舉不安。又其聲囂。以此知之。李公以爲然。從李公出擊。獲其營。十月移兵取蘭溪。十二月上至金華。其守將甯安慶以城降。從入金華。己亥正月分兵克諸暨。三月

復從李公擊紹興。鼓勇爭先。右臂傷而戰自若。李公曰。人人如武某。何戰不捷哉。賞米三石加銀碗。後二年二月。王保反金華。越國胡公遇害。賀仁德反處州。院判耿公遇害。浙東震動。德以是月從李公定金華。三月從張指揮進擊處州。遇賀仁德軍於錯山。德馳當之。戟手罵仁德曰。爾初無容足之地。來歸我國家。我國家命爾爲元帥。爾不思報效。而行叛逆。若爾者。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誅。爾死在頃刻。尚敢逆戰耶。仁德大怒。揮戈刺德中右股。德引刀斷其戈。追擊之。大聲呼殺入。諸軍繼之。仁德敗走。爲背城之戰。德又獨以精銳突入其陣。壓戰。仁德遂爲其下所誅。處州平。留守嚴州。甲辰陞管軍百戶。乙巳三月僞吳張士誠軍犯諸暨。從李公擊退之。賞綵段二。李公遣從朱指揮援浦城。所過者金剛檣、無蓋硐諸寨。皆下。丙午春。江山之十四都民據山寨爲亂。從徐元帥直抵其處。羣盜大驚。德徐曉以禍福。則相與羅拜。願貸死。悉撫定之。洪武元年正月。復從李公下建州、劍州、汀州。還師從都督林公捕海寇昌國之蘭秀山。七月復從李公南入閩。悉定閩溪諸寨。十一月李公請於朝。以爲管軍千戶。而命下以十二月。陞武略將軍。三年移衢州。四年朝廷定功行賞。賜世襲制書文綺三端。如之三年。靖海侯吳公出行海。德被檄赴靖海侯於平陽。靖海侯嘉其可屬任。而平陽宜鎮。外控島夷。命就鎮平陽。十年換武毅將軍。鎮平陽八年。年將六十。乞致其事。得請。則十四年春也。其冬上以海內悉平定。而雲南獨外聲教。選將統諸衛軍合十萬致討。以德宿將。命與諸大將將兵偕行。

論曰。昔馬援去隗囂歸光武。輔成漢業。爲漢功臣。封新息侯。歸老私第。及光武命援將兵討交趾。援雖老

不敢辭。蓋忠義之臣。心乎報國。身之不恤。義當然也。武將軍棄昏事明。委質聖朝。去就之間。動中機會。至於起自休致。出從征伐。聞命即行。慷慨許國。其智識忠義。於援豈非異世而同符也哉。書之簡冊。千載而下。想其風烈。孰不歆慕。援不得專美於前矣。

甯岩傳

承信校尉甯岩者。德安人也。字君美。年十六。喪其父。而克自奮發以樹其家。識者已知其不凡。年二十。陳友諒起荊湖。拔爲萬戶。友諒寇池州、太平。岩皆在行。日夜思自拔歸附大明。不得間。不克如志。居嘗鞅鞅。歲癸卯八月。今上親率諸將與友諒戰彭蠡湖。戰鞋山。戰湖口。友諒中流矢死。岩同事者率立友諒子理于武昌。岩乃乘間以所領舟師自歸上於蘄江。賜以米十石。命隸鎮江翼。甲辰夏。始授總旗。從周指揮守嚴州。乙巳四月。僞吳張士誠軍大浪灘。其舟如織。岩乘快舸挺戈而前。衆皆披靡。大軍繼之。士誠軍大敗。追北二十里。有白金之賜。八月士誠軍復犯烏石。從嚴元帥出擊敗之。獲戰艦一。僞萬戶一人。仍賞以白金加綵文。丙午八月從曹國李公取桐廬、富陽、餘杭。十一月乘勝下杭州。吳元年正月李公奏爲管軍百戶。二月命下。九月從永嘉侯朱公攻台州。先登。火其浮橋。獲馬二。戰艦二。賞白金如初。台州既下。分兵守黃巖水寨。十一月大軍南攻福建。諸將由海道領舟師夾攻。洪武元年春。福建諸路悉平。還次金華。四月海寇據昌國之蘭秀山爲亂。從都督林公擊定之。七月復從李公拔閩溪諸寨。二年正月進昭信校尉。統於徐指揮。從李公北征。則其年二月克蕙州、錦州、大寧、全寧。遂度遼河。敗虜僧國王軍。進攻上都。圍次通州。八月往援大同。敗孔興脫烈伯二國公軍。明年五月。從擊興和、應昌、慶州、高州。分兵援虹螺山。尋屯儀逢及大軍與擴子太尉軍戰于駱駝山。而以七月還金華。四年二月世襲制下。賜文綺各六端。後二年之三月。由金華移平陽。十年四月換承信校尉。十四年冬與千戶馮俊出擊山寇。自平陽之林萊

浦、越龍潭、過泥奧。以破吳嵩砦。駐小龍銀屏砦。以拒萬松林。歷福寧之岑嶺吳村際頭。轉而涉瑞安之鳥山萬丈林。合大軍以殄餘寇。凡破砦十數。斬首二百級。生得僞官士卒三十人。奏功賜楮幣。

史氏曰。人材之生。必於興運。匪獨將相重臣兩有文武。凡厥僚屬。亦一時之選也。千載之下。尚論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已。其能因事見於方冊者。幾何人哉。岩事明棄昏。執干戈從征戰。驅馳四境之外。輔成一統之業。亦可謂能矣。而使之無稱可乎。故其事。余實爲之論次焉。

范幹小傳

柏軒先生。質行君子也。聞人之善。輒好語獎之。聞人之不善。輒法語繩之。先生曰。吾豈尚口哉。吾懼夫人不得爲善之利也而怠。故思所以激之。激之故獎以好語也。庶使人歆慕而勉焉耳。吾懼夫人狃於不善也而滋。故思所以匡之。匡之故繩以法語也。庶使人愧恥而戒焉耳。先生鄉里鄉黨之人。因先生之言而恤其先人之遺孤。而非其姻族之無主後者有之。兄弟異爨而復同居者有之。居沽而折節爲士者有之。而爲不義者。至戒人無以聞於先生。或過先生。謝焉。或遇先生而面發赤焉。先生蓋有道者也。蓋王烈、郭泰之徒也。然余有感焉。世之好諛。得則富貴。失則貧賤。此其可歆慕也。豈直好語比乎。邦君大夫以勸夫

善者。而甘莫之勸也。世之刑罰輕則鞭笞。重則劓刖。此其可愧恥也。豈直法語比乎。邦君大夫以懲夫不善者。曾莫之懲也。法語不足以傷人之形軀。好語不足以濟人之匱乏。而其使人懲勸也。猶反提於邦君大夫之所操者。此其故何耶。旣而思之。豈毀譽之出乎公論。而予奪率於私意歟。豈此之德孚於言。而彼之令未信於下歟。豈人可以理論而不可以利誘威怵歟。不然、大之不榮而榮其小。大之不愧而愧其小。人之情固然耶。使刑辟果不能勸懲也。則聖人何設焉。先生名翰、字景先。婺之金華人。文懿許公之高第弟子。自號柏軒。人因稱之曰柏軒先生云。

胡嘉祐傳

義士胡嘉祐。永康人。字九疇。永康在婺之東南。在處之西。去處之縉雲可三十里。元之季。處屬縣寇蜂起。元帥石抹宜孫雖剪之以兵。不能止也。於是縉雲蘇溪之寇應氏杜氏。以乙未冬盜出永康境上。殺掠以逞。嘉祐憤然曰。鄉鄰有急。可坐視之乎。走縣白令。願助官殄寇。令問安所得兵乎。對曰。募武健之士。又問安取錢乎。對曰。請輸家財。令曰善。即歸散家財。募武健之士得千餘人。而什伍之。大署其旗爲義兵。寇至輒迎擊。由是寇奪氣。遣其徒僞來降。嘉祐以爲此特詐降。以怠我師耳。益訓練其衆候伺。明年四月寇果復據縣郛。焚廬舍。入據縣治。四出殺掠。郡將勒兵致討。嘉祐率衆助郡將。遂復縣治。郡將駐縣中。其帳下士間出暴橫。嘉祐乃排帳直入。問郡將曰。將軍之來。吾以爲欲爲民除殘也。豈意乃助寇殘民乎。郡將赧

手謝曰。若眞愚人。我惟不忍民之殘於寇也。故勒兵而來除寇。何適謂助寇殘民。嘉祐曰。即如是。兵士暴橫何不禁。郡將遂拔帳前旗予嘉祐曰。其樹之。吾兵士有敢擾吾民者。立斬旗下。嘉祐出旗。樹於鄉。宣言曰。將軍令擾民者斬此旗下。於是士卒不復出。縱出亦不敢縱橫。鄉井乃按堵。令詣事廉訪司。廉使問令。縣有可與共患難者乎。對曰有胡嘉祐。文學趙存誠者過。其邑子也。乃從旁言。小人習知之。此人以重義著聞。縣中嘗有人媢嫉之。而誣汚以大罪。獄無左驗得釋。及其人賊殺家奴。逮人。事覺抵罪。或勸之曰。此報怨時也。輒謝曰。人以計傾我。我亦乘其阨而傾之。人謂何邪。而我獨非鄙人哉。終不報怨。凶年鄉人紛草根木實以爲食。誡諸子曰。人皆飢餓。我與若獨飽安乎。亟發廩賑之。其他存恤族姻鄉黨之孤者窶者疾病者。未易以一二數。此其重義。蓋天性然也。其可與共患難者。廉使乃爲檄。署曰義士胡某。使使即軍中授嘉祐。俾統諸義兵殄寇。且給以鎧甲之屬。嘉祐遂與方允中等引兵去縣五里而屯於雌溪。或言此寇往來處。奈何屯此。嘉祐曰。是乃吾所以屯此也。吾非以我等之衆足以殄寇也。助官軍作聲勢捍蔽鄉井耳。我等在此。則寇不敢越而深入。寇不敢越而深入。則自此以西。可保無他虞矣。奈何不屯此。時呂玄明壁方巖自守。亦致書嘉祐曰。君提孤軍當據衝。恐非萬全計。爲君計者。莫如去雌溪。壁方巖而共守焉。乃可萬全也。嘉祐曰。吾將排難以保鄉邑。此吾衆之所以集也。若去雌就易。此皆爲身謀。而不顧鄉里相扶持之義者也。我豈忍爲之。不在。而諸保受圍。輒分兵救之。往往以寡勝衆。丁酉正月大破寇於武平。於合德。二月又破之前倉。乘勝追北至黃碧。又明日寇乃盡銳從間道繞出方巖。呂玄明與戰巖下。其徒孫伯純戰死。嘉祐聞事急。以明日黎明引兵往助玄明。遇賊於占田。遂大戰。而寇至者滋多。嘉祐顧謂方允

中等曰。衆寡不敵矣。然祇取死也。惟力戰耳。自辰達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死於陳。嘉祐厲聲曰。終不令兩賢獨死義。且戰且罵。不旋踵死之。縣令野速達而聞之曰。嗟乎胡義士。未嘗有斗祿寸組。一旦緩急。而能以私財私廩贍鄉兵。捍賊鋒。利安一邑。吾屬爲天子命吏。顧不知爲計。至其斃於賊鋒。又不能拔之。吾豈不獨大愧於心。其負忠義士抑亦甚矣。爲之流涕。率諸義兵發喪。而以禮祭之。

史氏曰。元制、復一縣者。實官六品。不幸而死於難。則視其所當得官。超一等贈之。嘉祐於制得褒贈。郡爲上請。報未下。而天兵取婺城。後附竟不及矣。洪武己酉。詔修元史。嘉祐於法得立傳。其子以事在前代。無裨聖朝。旣不敢以聞。而時人又無能以其事送史館。以故秉筆者亦莫得而登載焉。有如嘉祐之所樹立。豈以褒贈不褒贈。立傳不立傳而加損哉。夫其以義自奮。志在爲國殄寇。以身徇之。且猶不恤。況家財乎。斯可謂大忠矣。苟無稱焉。則何以激勸哉。余過永康。父老爲余言。是以具著之。

金貞婦高傳

貞婦高名文奴。溫之瑞安人。年二十六。平陽金幼芳聘以爲婦。明年生子暉。暉生七月。而幼芳以病卒。金故平陽富家。盜起海上。其家交川濱海。焚掠蕩然無遺。繼以軍興。盡質其田供給。幼芳卒。高出鬻珥爲之姑克舉。是時方左丞明善、周總督從道、日事兵爭。幼芳兄弟析居久矣。攜其妻孥東西走避之不暇。何暇扶持嫠母子。高氏幾幾負暉竄匿山谷間。紡績以自給。艱苦之狀。人至不忍見。而高無毫髮怨懟意。或勸

之曰。世有壯子。猶不足恃者。此三尺孤又足恃乎。遺世多虞。饑於貧者。且不能全活。況一弱婦且貧乏乎。不及時擇所從。他日噬臍何及。高曰。我足一踐金氏門。知死金氏而已。儻有復何慮乎。與其墮節幸生。孰若死飢死寒死兵也。其植志堅。不爲浮言所撼如此。暉七八歲。日夜策勵之以詩書。曰不學何以成人。不成人、有子與無子何以異。暉感母之言。亦知自策勵。底於成立。今年二十二歲矣。高今年四十有七。鄉人士無少長。咸稱之曰貞婦云。

論曰。人皆謂貞婦儒家女。龍江書院山長高賜翁叔其父也。父講說經史。貞婦自幼居父旁聞之。故其見義明。其抗特操於艱苦之中、喪亂之際。固當於戲猶如是。則名爲儒者當何如哉。然吾見緩急而雅志者亦多矣。若貞婦豈惟世之爲人妻者愧之。貞婦其可謂無愧於彝倫也已。

王銘傳

廣威將軍指揮王公名銘、字子敬。和州人。歲乙未。平章豫國俞公起兵於無爲之海子口。以應今上。公往從之。豫國公一見公大奇之。留居帳下。夏六月從攻下采石磯。乘勝取太平。而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丙申三月。豫國公與常忠武王合兵攻之。公以驍勇俾居奇兵之列。正兵方與之合。公率諸奇兵大譟搗之。其衆不能支。遂破其水寨。三月從攻陳也先營於版港。拔之。進克建康、鎮江。七月僞吳張士誠軍薄鎮江。擊走之。追奔至江陰石牌而還。八月從攻常州。有青軍叛去與僞吳軍合。乃遣軍援大將軍徐公於牛塘。丁酉三月從攻下宜興。七月與僞吳軍大戰於太湖。流矢中左臂。引刀出鏃。復戰。勇氣彌厲。豫國公勞之曰。力戰而創不愧。壯士壯士。李陵、賢將也。其麾下士裹創而戰固當。顧予何人。而得此於爾哉。

八月從攻朱州．斬軍於石牌．戊戌四月復從豫國公擊通州．拔黃橋鎭項張榮等寨．有白金文綺之賜．遂從攻鐵刀趙於池州之縱陽．冬十有二月．從上親征婺州．庚子五月．僞漢陳友諒軍入太平．犯龍灣．從豫國公迎擊敗之．逐北至采石．公獨馳入其陣．敵攢槊刺公傷頰．而公轉旋三周．殺僞過當．流血淋漓不卹也．賜文綺綵緞各一．上察公忠謹．辛丑六月．拔於行伍．以備禁衛．佩刀劍侍左右．無寒暑朝夕頃刻不離．八月從上取江州．癸卯八月．僞漢軍犯南昌．上親督諸將往討之．公被堅執銳以從．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聯舟酣戰．湖水盡赤．友諒軍敗．退保鞋山．我舟蔽江面扼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乏食．出禁江口求戰．又大敗之．友諒中矢死．兩戰．公賈勇爭先．功爲多．勅分遣諸裨將撫定荊湖．公往英山縣．諭沈頭陀等曰．爾主連城數十．方地萬里．精兵百萬．大艦數千．猶不能全．而一旦殺死禁江口．爾等保區區尋丈之險．況能久生哉．今大兵四出．追討僞漢逃孽．爾不早歸順．尚安所逃死乎．弗聽．遂加兵．諸壘悉平．有功．授管軍百戶．甲辰三月．從黑丁指揮往援廬州．七月克之．八月．往援安豐．乙巳五月．從常忠武王攻下安陸、襄陽．九月．還攻泰州．閏十月克之．丙午夏四月．轉擊淮安．又下．其秋．上命諸將攻浙西．公從常忠武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敗北．直抵城下．公與有功．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內精兵來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忠武王備伉健士．由大全港繞入東阡．復出敵背爲奇兵．以分其勢．且塡塞溝港．絕其歸路．公在行．挺戈先驅．盡晝夜之力．又敗其援兵僞元帥徐義之衆於烏鎭．冬十月．舊館降．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攻蘇州．大小之戰數十．丁未九月蘇州破．擒士誠．師還．而公以十月分兵守禦松江．洪武元年春．被旨從翁德指揮守禦太倉．二年二月．制授昭信校尉．依舊管軍百戶．四月．從翁指揮捕倭寇海上．遇於海門縣之上幇．及其未陣．麾衆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以獻．復有白金文綺之賜．三年七月．泉州、漳州不靖．從平章廖公往撫之．悉定其地．四年二月．都試百戶．用銜之精．無與公敵者．與百戶尤宜角、三合三勝．立除武略將軍太倉衛管軍副千戶．後二月．召至闕下．超拜宣威將軍長淮衛指揮僉事．五年八月．詔若曰．溫亦東南重鎭．苟非其人．豈堪付托．其以長淮衛指揮僉事王銘爲其衛僉事．公拜命．以九月莅溫．審利害．度先後．而施張弛舒慘之功．威行惠流．而遠近爲之易視．改聽．常再奉旨．造海舟數十艘．心計指授．井井有條．吏無所售其奸．民用不擾．瑞安民周廣三等盜弄兵．三艘私鬻者衆至六百餘人．殺巡檢．公選士授以方略．盡獲而誅之．乃上奏曰．臣所領鎭．岸大海而控島夷．城池樓櫓．因陋就簡．非獨不足以壯國勢．卒有風潮之變．抑將何以禦之．勢須改爲．臣敢以聞．報下．以七年八月繕成．而陶甓甃之．延袤三千餘丈．高視舊益三之一．既崇飾雉堞．改作各門譙樓．使崇峻鉅麗與城相稱．又爲若干步爲敵樓三間．環城之上．凡五十餘樓．以八年十月竣．浚自南門至東門．以丈計之．一千而贏．其深與廣．皆倍於初．又瀕二堰閘．曰南閘．曰堰頭．爲蓄洩之限．以九年十月增築外垣．首起海神山尾．屬郭公山．爲丈二千有奇．其高與闊各十有二尺．由是海水縱橫．患不及城矣．換廣威將軍．錫以世襲制書．則十一年四月也．十四年冬十月．括寇與逵三等構亂．犯平陽、瑞安．公出兵捕之．比延安侯唐公統大軍至．則寇之就誅夷者十六七矣．延安侯五閱月而戢寧一方．奏凱還京．實公力之以聞．十六年春．公得告．往和州改

葬先公先夫人．且行．郡之耆庶塡道留行．揚言曰．吾士民賴公．而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餒者得其休息．奈何舍我去焉．不得前．公慰遣之．則皆垂涕以別．及公還自和州．男女無老稚爭相遮迎．咸欣欣然有喜色．郡守長相顧曰．吾嘗爲天子牧民．民視吾嘗去來．漠然不以爲意．王指揮職乎軍者．民其去也戚．而於其來也喜．乃爾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吾嘗愧王指揮多矣．

史氏曰．凡人之才．有所長者．必有所短．是以武能戡亂．文能附衆．一人之身．兼茲二美．謂之全才．夫其生也．豈偶然者．求之往古．一代曾不數人焉．公生當興王之運．方用武時．從諸大將東征西討．則稱其才略．無戰不捷．而功以建．及天下大定．旋被寵榮．臨制方面．則興廢舉墜．推恩布惠．而民以懷．況謙恭而不伐．敬慎而無懈．於戲．若王公豈非才全而德鉅者哉．論次於篇．一以見公之賢．非流輩之所可及．一以見聖朝將帥得人之盛．度越前代云．

謝成傳

千戶謝成．字德用．濠之定遠人．歲甲午．萬戶陶洪材其爲人．以備前驅．六月．與俱取泗州盱眙縣．十一月破雲山砦．歲乙未正月．遂從故御史大夫衞國鄧公拔和州．署百戶．六月渡江．克采石．進克太平．八月從克溧水、溧陽．十一月．還守太平．署千戶．歲丙申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集舟師屯采石．衞國公與常忠武王合兵擊敗之．成獲其戰艦二．三月．從拔陳也先營於殷港．獲卒三人．乘勝克建康．獲卒七人．因留守禦．六月．復從衞國公取廣德．歲丁酉二月．克長興．六月．僞吳張士誠遣兵入寇．從陶萬戶出城東門．奮擊走之．獲卒二人．七月．攻下徽州．以功遷萬戶．十一月．苗軍楊完者、盛兵薄城．擇可敢士往官之．成推成．成率數百人橫戈鼓譟衝之．衆皆辟易．自相蹂躪．大軍繼進．遂獲其師．楊完者僅以身遁．論功成最．受上賞．歲戊戌二月．從攻於潛、昌化．獲卒七人．三月進攻嚴州．拔之．後一月．張士誠兵圍嚴州．率所部出擊．追北二十里．獲卒五人．遂還守徽州．歲辛丑八月．復從衞國公攻下樂平．馳克饒州．獲名馬一．移兵指撫州．獲其迎敵將一人．卒十五人．遂得撫州．歲壬寅正月．從守南昌．僞漢陳友諒發精兵襲南昌．成分地守寺步門．寇犯寺步門．成先冒矢石與戰．獲其驍將三人．寺步門既捷．寇兵奪氣．遂潰．衞國公言於吳姪大都督曰．今日之戰．氣吞敵者．惟謝成爲然．賜銀椀二．加文錦一．歲甲辰四月．從攻下吉安及太和州．十一月從圍贛州．乙巳正月克之．五月．前克安福州．還守南昌．官制行．實授百戶．會忠武王克襄陽．上命衞國公鎭襄陽．以成從．洪武元年．別從指揮王誠下南陽．進攻唐州．又下．遂以其兵攻泉白光石腦等砦．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黃口之地．均州、房州望風皆下．二年．制授昭信校尉．襄陽衞管軍百戶．三年三月從王指揮戍金州．九月回守襄陽．十一月復從王指揮戍茲縣．四年閏三月仍回守襄陽．四月召爲虎賁衞百戶．佩劍宿從．八月．以元從功多．超授處州守禦副千戶．階武略將軍．處大郡也．壤多崚險．其民稍缺望．輒負固跳梁．成至撫循綏戢者．守處之五年．青田之沐溪民周大豹私鬻鹽．衆四百餘人．猖出平陽．殺三艘巡檢．都衞檄處州平陽守將會捕．檄至之日．成投袂而作曰．此行非我不可也．即日領兵向沐溪．分殿所過無所犯．師次沐溪．一卒入民家．攘其雞一．成立執而斬之．衆愈益悅服．時八九月．豆麥盛野．無敢

私取者。駐師之所。有大塘魚充牣其中。主家私自憃漁且竭矣。比師還視之。則魚固在。其行軍以律如此。周大豹等悉名得矣。而平陽守將利鹵掠。使卒持文書來捕餘黨五十家。成擲其文移於地曰。勅令果其黨與。猶當體朝廷寬大之意勸之。況非其黨與。可輒捕之乎。諭卒曰。而歸白而帥。雖緇平民有常律。無自速辜也。如不用吾言。我當具奏。彼乃不敢逞。當是時微成。五十家無噍類矣。沐溪民以為威。相率祠之。又二年。錫以世襲制書。換武毅將軍。又三年。以府軍後衞後所千戶。召至京師。明年上遣千百夫長凡二十四人。督造海舟浙江。成在遣中。嘗嚴之分水。諸見遣者。率縱私人。凌辱縣官。榜笞役戶。豪橫過取。無如之何。而成獨不然。又從而為區畫焉。執事者樂致其力。未半載而舟首完。其歸報也。父老持羊酒追送浙江。成堅辭不受。後諸見遣者。以虐民後期。例黜戍卒伍。獨成以稱旨還職。其從都督孫恪備倭寇海上。則十七年夏也。秋七月。有旨守禦平陽。先是守平陽者。以其地岸大海。過於關防。民舉足輒獲戾。成至。一切除去。遠近安之。不減處州矣。成平生不事詩書。而篤於孝友。以禮法檢身。始從軍。上有老母。下有稚弟。軍行常攜以從。自微時與弟友才、貴曉。同居共食。雖富貴不變。而二弟事之如事父。不命坐不坐。所至。門無請謁。雖吏士候於大門外。非公事不得輒入。而待搢紳先生。恂恂卑讓。惟恐失一士。間輒致三老。問民所疾苦。懇懇自之守長。雨暘或愆。時輒發形於色。自奉養約甚。無寒暑、衣大布之衣。家人進錦衣屏不衣。狗馬聲色。澹然無所好。蓋其天性然也。

史氏曰。謝將軍嘗劇平僭亂之日。身列行伍之間。轉戰吳越荊楚之域。所至輒與有功。非勇且智。烏乎能之。其為衞國公之所屬任也宜矣。尚論皇朝大將。有古賢將之風。未有盛於衞國公者也。而謝將軍在衞國公麾下踰一紀。則其孝友恭儉。下士愛民。異乎彼之長千夫者。固自有所漸被哉。聖天子興王之際。將無小大。無不得其人。予於衞國公、謝將軍徵之。於戲。豈所謂天惟純佑命則商實者乎。

蘇平仲集卷四

傳

謝濟傳

謝鎮撫者。名濟、字濟翁。長沙湘潭人也。其先曰世績。仕宋官至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至濟七世矣。濟少力學。歲壬辰。湖湘騷動。濟集衆捍鄉邑。會武岡楊完者元帥率其部東下。濟遂與俱東。甲午。次江右。以功擢千夫長。明年。次宣城、廣德。遂至錢唐。兼管軍器軍儲事。丙申春。除湖州路知事。陞萬夫長。戊戌秋。楊完者為左丞。江浙行省。與張士誠太尉有郤。戰不勝。自剄死。其所部皆欲降張士誠。濟獨持不可。曰。依人為可不慎。今欲得所依。莫若往歸胡統軍耳。歸胡統軍。不獨得所依。亦可借力為楊左丞報讎也。於是行樞密院同僉員成立遣濟持書往歸胡統軍。胡統軍者。故越國胡公也。時以上將鎮建安。濟往歸胡統軍。胡統軍賜濟文綺銀椀各二。即日署為萬戶。俾同僉與諸將校間之。於是相率歸胡統軍。濟歸胡統軍之冬。從王元帥攻下蘭溪、金華。既已降。遂與俱守諸暨。遂乘間拔蕭山。更從王元帥戍建安。戰威陳步大捷。又捷於金山橋。更戍衢州。從王元帥攻下廣信。而留戍。偽漢陳友諒軍圍廣信。從出擊生得偽萬戶一人、吏卒二人、馬一。遂從衞國鄧公攻下臨川。進兵拔南昌。引兵拔建昌。凡三年。而還戍金華。其年十月。偽

吳張士誠遣樞院判寇東陽、義烏，從戰東江橋，生禽僞萬戶一人。居歲餘，復從擊張士誠軍於新城之霸潭，生得僞萬戶一人。轉南戰鉛山，遂至浦城，敗元帥軍南峯寺下，進破長江橋寨，生得一將四卒，更從曹國李公解西戰桐廬、富陽、餘杭，遂從下錢塘，而曹國還濟爲鎮撫，復從曹國南取建州、劍州、汀州。洪武元年，從胡左丞東平寇昌國海中蘭秀山。後一年，忠顯校尉敕書下。其夏，從徐指揮北征，至北平，遂留征虜副將軍鄂國公追也速丞相軍於大寧、全寧、錦州、遼河，復從曹國赴大將軍魏國徐公於慶陽，由涿州過中山，渡滹沱，出井陘，至太原，而魏國已舉慶陽，於是別由代州鴈門援大同，行至馬邑，遇劉平章軍與戰，虜千戶一人。行未至大同四十里，與大軍共敗孔興、脫列伯二國公軍於懷仁，追北十五里，得元帥一人，又追至東勝、豐州、黑河、雲內，乃還。明年，復從徐指揮出居庸，攻擊雲州，遂及燈子太尉、沙不丁平章軍，戰駱駝山等處，從攻上都，得萬戶一人，從攻應昌，得院判一人，因逐魯王軍黑松林，至興州古城，還次高州，從趙左丞往松林，數論下諸屯，從還至全寧，曹國遣之部送元之降臣及官宦之北平。已而復從曹國追沙不丁餘丁，至三不剌野馬川而回北平，以深入賜文綺二、北羊十。班師，詔下，還金華，而計功行賞矣，例賜濟文綺六、帛六，授濟制書，其令子孫世襲，戍金華。三年，爲洪武七年，剿平陽會私鹽販者六百餘人，出入瑞安之小村百丈，殺三魁巡檢，溫州衛命濟領兵往捕，悉奄擒反接送獄。明年夏，青田民葉保五謀反，處州衛檄溫州衛合兵捕之，亦以命濟。濟曰：此小寇，何足煩吾官軍，取之以弓兵足矣。即率梅頭、東山、高樓、三魁、泮岱、仙口六處巡檢往會處州軍於楊山寨，覓破之，獲者七十餘人，縱跡爲之，然於民秋毫無擾。平陽民楊伯存造僞鈔發覺，山九年夏事覺，濟往捕其地，獲之，吏嫉伯存援數十人，濟得其奸，詰伯存

曰：此數十人者，爲爾造印耶，抑行使邪？伯存對曰：非也，吏教我援之耳。濟切責吏曰：常先按故，數十人乃免。淹滯十年，多換忠武校尉。明年衛缺鎮撫，俾攝焉。未幾，遣還平陽，攝鎮者千戶，事往往擾民，仍擬以濟攝。一年，事無鉅細，必盡心焉。有持牒來訴者，或歸其事有司，或以裁各所，後必問所處當否，即有不當，折以片言，無不心服。上官咸執所見，必開陳使悟乃已。濟雖益謝職，而溫人稱之，到于今。十四年秋，平陽十六都陳以仁，亦以造僞鈔發覺，其鄉人初聞官來捕，大恐，既而探知來者濟鎮撫，更相慰藉曰：是將捕造僞鈔山者，無恐也。濟捕十六都，械以仁及窩與竟還，村落閭閻知。其冬，處州寇吳達三寇犯平陽西部，官軍出討，兩百戶戰沒，二三父老詣總千戶言曰：賊勢如此，宜集民丁，作聲勢，今小民所敬愛，無若譚鎮撫者，可任也。總將軍謂濟曰：無惜一行。濟至江南，告其民曰：事急矣，何不團結相保守。咸拍頭曰：惟鎮撫命。於是其子弟皆荷竹槍木擁而前，一晝夜得七千人，分扼宜山、梅與烏石嶺、石塘，賊聞風爲衄，敗自毛指揮軍乃至，縣西南不殘，皆濟之力也。已而延安侯統大軍駐縣境，敗寇竄逸入海去，濟沿海往來徼巡，無使舡得下海，士卒或散入鄉村害民，得以軍法從事。巡徼至下林，巡檢新有游卒十七人宿民家，盜刼其家人，而以誣賊要路，方肆行楊掠，擒之去矣，濟追及之，縱民，而縛十七人者還，其主帥曰：爾卒爲凶虐甚，自治之。維時從征者，無不乘時擄人兒女，惟濟弗忍云。

史氏曰：余讀宋史至譚世績傳，觀其侃侃立朝，捍權倖，而潔身以死，未嘗不欣欣慕焉。乃今見其裔孫

有若濟者，所謂賢者必有後，誠然哉。方濟與等輩決去就之際，非明炳幾先，何能爾也。奮自拔歸本朝，四方從征，以成功名，而晚節施及後嗣，此其材略異過人哉。天下大定，守封疆於海隅，撫與郡邑之吏共事，舉措輒出人意表。仲尼曰：君子不器。其濟之謂歟，其濟之謂歟。

張正傳

張孝子者，名正，字思中，溫之平陽登瀛里人。九歲父仲達喪，鞠於母林。十三歲母病發於額左角，爲瘍，醫視之曰：此疽惡不可言，雖若至良醫秦越人不知爲計矣。正憂懼，冒黃走城隍祠，叩頭泣禱，引刀封股肉持還家，爛粥以食母，病立愈。初瘍醫見其母之病之危，而不知其愈也，正食以股肉，驗曰：吾見患此病者十人，十不救，張母獨無恙，何哉。已而其事頗聞，人比之孝巳。正事母極備慈之情，事無細鉅，不咨決不行。年三十娶婦陳，帷帳衾褥施于床者，雜以錦繡，正曰：吾在襁抱時，母推燥而就濕，今吾母寢處何如，而吾乃爾，處此於吾安乎。即以讓其母。陳事姑稍懈，正輒曰：娶所以爲養也，若不盡力奉吾母，何以爾爲。陳皆有間言，正曰：我豈孝衰於妻子耶，不然，此言何自至。白其母，切責其妻，其妻亦感悟，更爲恭順之行。洪武丁巳秋，母滯下伏枕，血穢淋漓，正時以手掬去之，了無難色。後六年春，母疾病，衆醫人人以爲切其脈，察其證不可爲。正曰：吾聞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坐視而不救之理。禱于東嶽行祠，復封股和藥藥之，進而母病益矣。母沒，朝夕悲號，感動聞者。及既葬，日至墓所，未嘗不流涕。於戲，正可謂孝義人也已。或曰：吾見其孝矣，烏在其爲義也。曰：正持身端謹，見人交遊權貴、崇貨賄以自肥，慨然曰：一時寵誠快，如子孫何。其家無餘貲，鄉鄰故舊與不能舉者，必竭力周之，而又率好義者往助之。有葉本者，家貧，母老而病篤，會有召命，本且行，恐母不諱，無誰爲收，悲甚。正曰：而母誠不諱，棺斂吾責也。本行將半歲，其母死，正遂買棺收

之。本丁艱家歸數日，亦死，一子猶未晬，長之亦正也。如此凡十餘人，可不謂之義乎。余友譚君濟翁，索傳於余，余固以其必有過人者，及邑士林炳、徐光爲余道其事，乃益知正之過人，而譚君之推許不偶然矣。昔閔損孝而孔子稱之，匡章非不孝而孟子辨之，豈爲二子計哉，蓋將扶義，庸夫人知所勸爾。孔孟之時，去古未遠也，且猶如此，况千百載之下乎。若正者，亦難能矣。論著于篇，余爲特而廣諸。

黃夢庚夢裘傳

黃夢庚，字伯明，弟夢裘，字伯昌，處州麗水人。秦府紀善夢池，其兄也。□□□□□□□□□□□□□諸王府官屬或貶或謫官，獨夢池左遷龍江宣課司大使，後以其入課鈔惡，繫刑部獄。夢庚聞兄繫獄，走京師視之，會有詔，皆罪無大小，得輸粟邊郡自贖。夢庚謂夢池曰：兄罪不可測，夢庚日夜爲之計，無所出，天幸有此，願竭家之田往輸，庶兄弟可白首相保也。夢池持不可。夢庚曰：父母遺體與祖宗遺業孰重輕。夢池曰：我豈不知，弟今日鬻田，即吾父母他日何食。夢庚曰：兄繫獄，父母朝夕食且不下咽，使兄獲免罪歸見父母，父母啜菽飲水，無不樂者。兄如終己持不可，夢庚當擊登聞鼓，自言天子，輸粟贖兄罪。夢池恐，乃許之。夢庚馳還家，以鬻田事白其父文彬，夢裘樂從，持券東西奔走，從人貿白金，予夢庚。夢庚乃北行七千餘里，道病幾死者數矣，然猶自力以達大同，輸粟五百斛，刑部乃移出夢池。夢池在獄中毋張設

二弟相斂盡哀。極力營葬。事夢祉一如事父。其兄召試京師。留關中龍江。兩人者未嘗不更番省侍。夢庚妻葉夢祉妻魏初聞其夫議鬻田。輒從旁曰勉之勉之。竊謂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使而兄得生還。吾與假死無憾。勉之勉之。君子以爲黃氏兄弟妯娌皆非常人也。

論曰。昔者則兄弟至相與爭田。今夢庚兄弟。競鬻其田以活其兄。無秋毫顧惜意。論者往往謂今人不如古人。觀此兩家兄弟。古今人果孰愈耶。夢祉九世祖師恩。師恩兄福州節度推官四分先人遺貲。命三子各取一分而以其一畀師恩。師恩不惟不較。辭拒其金帛童質予兄子。若夢庚夢祉。眞師恩子孫哉。且世人舉事。敗於婦言者。何可勝道。方夢庚夢祉鬻田脫其妻。或一人梗之。雖不中輟。庸詎知不失機宜於戚。葉與魏。再不謂之賢婦人乎。

張毅傳

張毅、字彥剛。揚州人。元之將亡。四面兵聚揚州。毅奉父母避之大同。國朝取大同。立都指揮使司。以毅識書而曉於律。召爲書佐。毅亦喜得俸養父母不辭。爲書佐治文書。見謂勤敏。尤潔廉不可干以私。洪武五年冬。母趙病卒。毅殯斂扶護南歸。行至直沽。其父又以六年冬死于直沽。毅以力薄不能歸兩喪萬里外。火之。而負骨歸揚州。以十年夏。祔丁彥祖墳之東。服除。都督府起爲書佐。出補浙江都指揮使司令史。毅有兩叔父。其次叔父客死瓜洲殯焉。其長叔父居鄉里。老且病。貧甚。毅爲令史都指揮司。念次叔父喪未舉。長叔父老病貧乏。乃謝日夜悲愧。至感泣。十五年夏。從延安侯平寇溫處。遂司謁告歸省父母墳塋。舉次叔父喪以祔。奉錢帛爲長叔父壽。數月。告長叔父曰。毅不幸父母沒矣。賴有叔父在得相依。願應于役。欲留侍叔父不可得。御叔父以往。則叔父已老又病甚。不可與俱行。毅還浙江。當益口用俸。擬其餘以奉養叔父。叔父雖老病無苦戚戚也。其叔父曰。汝克萬里汝葬父母。亡叔亦賴汝免暴骨異鄉。且克乘念老身而來養之。有姪如此。我旦夕死不恨。吾姪讀書知顯親大節。勉之勉之。吾族庶其復振乎。於時揚州人見其叔姪如此。無不歎曰。自罹兵革之禍。鄉里存者百無一二。於其父母生不能養。而死不能葬。況能養且葬其伯父若張毅者乎。毅亦賢哉。余不識毅。譚濟翁示余劉子仁所著孝行錄。且盛稱毅在都司有能聲。及居延安侯幕府。推不忍之心。脫人於忍者之手。凡全活者若干人。免罪辜者若干人。蒙其惠者若干人。然則毅可謂仁孝人矣。孰得以文墨吏目之哉。蓋有爲有守而不幸爲吏也。雖爲吏而無愧於古之君子。其義可尚也。由是子仁錄之。濟翁稱之。莫非出於義也。於戲。孝所以事上也。仁所以恤下也。毅克充之。焉往而不爲君子哉。余喜文墨吏中有若毅。故論次之云。

黃母劉傳

黃母諱文淑、姓劉氏。溫之永嘉人。宋宣和辛丑。其先名士英者。爲州學教授。能出謀募兵。御陸寇方臘。而全其城。靖康丙午。通判太原軍府事。金人犯太原死之。封忠濟侯。詔立廟鄉邦。額曰忠烈。在今明倫坊學宮之東。於劉爲八世祖。父某早亡。母林。喪明寡居。劉以弟不慧。身任養母。保抱扶掖。懇懇焉。及歸黃氏。猶時歸浣濯補綴衣裳。遺饋候問繼於途。識與不識稱其孝如出一口。黃氏永嘉故名族。閥閱與劉氏相當。

劉夫曰松陽縣儒學教諭應發。應發父衢州明正書院山長南一。南一父修職郎遯道。遯道父朝奉大夫恭甫。而距紹興二年進士御史檢法官袞實七世云。劉爲黃氏婦。善事舅姑。姑張性嚴毅。家人鮮得其懽心。劉委曲奉承。食上立侍。不徹不退。晨昏禮久益謹。姑愛之猶女。歸應發八年無子。乃爲聘婦生子通。通生五日而所生母死。劉鞠育使長大。通年十二。應發卒。時劉三十有六歲。南一尙無恙。然老矣。私念通非劉產。而恐劉有他志也。數見于面。劉揣知其情。乘泣曰。夫在日。妾且猶仰望通終身。而況之讒誹。翹夫亡乎。有如不一心黃氏。養老人而字遺孤者。有如日。自是孝慈愈篤。南一乃喜過望。越三年。南一亦卒。劉居喪哀戚甚。治喪無違禮。營壙負土以葬舅夫之柩。令通日夜攻經業。負通從鄉先生陳公濟學進士業。通亦自知砥礪。則蔡氏嘗一日挾書行扎讀。不覺踵非中出。得狂易疾。劉謂其豈久生者。不兩娶黃氏宗祀將自吾世斬。乃爲之聘居氏之女。生子性。前此應發以通未成立。乞養姊之子劉中孫爲子。雖乞養子。劉愛之不啻如通。授以室矣。中孫見通狂易。私心甚喜。自意通且死。即其家貲富盛有。而不意居氏生男也。性生。中孫殊怏怏。忽然露刃入臥內。將殺之。賴劉衛當其鋒。得不死刃下。鄰保不義中孫。相與執送官寘諸法。後九年。通果死狂易。劉煢與性居。而中孫謀宗首坊偵伺陵轢之。未幾海上盜又起。兵興。繼以饑饉。科徭叢聚。劉辛苦支吾門戶。終無怨讟意。又未嘗廢歲時節祀。享與夫族姻婭饋問慶弔禮。人益以爲難能。與性居二十二年。爲今洪武元年秋。得疾且革。執性手曰。我爲汝家婦不幸寡。祐二世短命。保汝父子羇孤橫逆艱棘中。雖不敢不盡死力。然一弱婦人耳。安敢自意無他虞。一有不測。我死有餘罪。今天幸得見汝成立。有婦有子。我可以下見舅姑矣。雖然思兩世孤嫠。先緒不絕如綫。兒有今日。征虞滋紹聞亢宗以成吾志。爾將可不勉。言畢而逝。年七十有九。今性以雅飭稱于鄉。君子曰性之賢。劉之教云。

史氏曰。余聞性之妻之弟王希道劉事未嘗不喟焉爲之太息。其豈非再造黃氏之家者乎。始有通。次有性。其後性獲全。皆稱之。由是黃氏之先不遂爲若敖氏之餒。非再造其家而何。蓋不獨孝節之懿無愧怍倫。其存心之厚。先見之明。勇而材。又孰能企之。或曰。何居。夫不婦而爲夫。質少室斯不亦存心之厚乎。計通必死。而爲納婦。斯不亦先見之明乎。中孫兒暴以身捍之。而迄脫性。非勇而能之乎。嫠身持家。政遺多難。而家滋殖。非材而能之乎。若劉真女婦而丈夫哉。於戲賢乎矣。

陳節婦傳

陳節婦胡正。溫州平陽縣人。宋國子博士孝其曾大父也。孝與兄國史院編修官芳。俱以神童登嘉定丁巳第。節婦年十九。父祺孫以妻同縣陳彥道。彥道於宋黃州通判用中爲曾孫。歸陳氏三年。生一子秦夫。而彥道病卒。節婦屏膏澤。弗御。髻笄垢服。人不能堪而安之。彥道族之人風以再行。節婦向姑泣曰。妾何敢爾也。夫亡、婦稱未亡人。藉令無子。亦辦作陳氏鬼。況有子乎。妾幸生長衣冠家。日聞禮義之訓。豈可與閭左無識者伍而辱先乎。使妾之足一移。不獨妾犬彘弗若。老姑幼子將仰之誰。其有不失所者耶。言已泣不止。其族人風之不動。則逼之。節婦曰。我知之矣。欲我他適而棄吾之田耳。田與節孰重輕。即棄田以畀夫之族。而日夜力紡績。仰以養姑。俯以育子。銖積其餘。以葬其夫。子長。聘宋刑部尙書周坦之玄孫女

爲之室。姑卒年八十乃終。以禮喪葬之。煢煢一婦人。既完其節。又克盡送死之禮。而保有陳氏之祀。可不謂難能哉。君子過其門。指曰。是家有節婦。歎息而去。節婦孀居五十一年。卒。卒時年七十二。

史官曰。世所貴閥閱之家者。豈以其傳珪襲組哉。儀法嚴肅。被及後昆。至更數世而不移。世教有所賴焉故也。有若國博胡公兄弟。並起進士。則其教之行於家。必有可觀者矣。至於孫曾雖婦人女子。亦能以貞節自守。食蓼茹荼。凜凜不可屈撓。君子之澤。入人之深如此哉。余特表而出之。作陳節婦傳。非惟以彰胡氏之賢。亦將以愧夫世之生長故家而不令者云。

天刑生傳

天刑生者名幽。天刑生其號也。生生而病兎幽。因名幽。而自號幽翁。及年壯。更得盲瞶拘攣病。生傷目之不明也。耳之不聰也。手之不能執也。足之不能履也。曰。頹若吾隳吾齒吾據吾鈇者。孰爲之。天也。天何刑我酷也。吾殆有隱慝乎。古之刑幾。而吾今具四刑。悲夫。以此更今號曰天刑生云。或曰。生嘗坐族子盜傾乾沒內庫物。籍錄其家。遂遣南京。今天子獨其非辜。卒返其家財而縱之歸。天子即天也。今天子不忍生罪。而謂天曰刑生。孰信之。或曰。生大父父化皆不大顯。未嘗竊主柄作威福。倚法報復。鬻獄而漁色。淫刑而黷貨。亦未嘗武斷而兼并。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生又讀書循禮。未嘗多行不義事。熟視之。不得所以致疾狀。而生乃有斯疾。信隱慝致邪。夫天於人也。隱慝猶且察之。而顯之蘊之。攝之鈇之如此。則陽爲不善者又當何如。人之竊主柄以作威福者。倚法以報復者。鬻獄漁色淫刑黷貨者。武斷而兼并者。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者。多行不義事者。可剕可刵可刖可戮者。何可勝數。不于彼是剕是刵是刖是戮。顧乃陰隱生目、聾生耳、攣生手、跛生足。不既失刑乎。所謂禍善禍淫者非邪。或曰。天人曷嘗相干。生者生。死者死。吉者吉。凶者凶。天何與焉。而生乃謂天刑之。不亦厚誣天也歟哉。或曰。若生者而謂天刑之。則亦天之未定耳。天定且將以刑生者而刑其可剕可刵可刖可戮者。善者可恕而惡者可耻耶。生俱非之答。爍然歎慨人之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生姓潘氏。金華人。其先世仕宋中書舍人。戮成先生叔啟後六世而宋亡。又二世乃至生。生通經能詩文。而詩出語尤絕人。生口吃。然喜面減否人。是非得失。斯斯言不已。喜怒一形顏。人以此嚴憚之。有陰事。惟恐生知之而發之。見生輒趨避去之。生今杜門不復出。遇事猶輒作詩風刺。向令生不以疾廢。詔起文學儒生。且首推上生。使生得如汪何諸拜御史。亦且謂謂如乃翁。而生竟以疾廢矣。君子皆爲之太息曰。不幸不幸云。

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潘生者。得不爲善人乎。而其疾患至於此。則夫善人。天何與之之有哉。仲尼而不得位。顏淵而短命死。冉伯牛而有疾。子夏而喪明。聖賢且如此。獨潘生乎。人皆謂生之自號爲激察。其言乃可謂能自反者。莊周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其潘生之謂與。

梁道士傳

梁道士貞者字松間。處州麗水人。其先世仕宋。多由儒科起家。禮部侍郎椅最顯。貞禮部之弟制參材之曾孫也。八歲喪父母。十二投紫陽觀爲道士。時玄妙觀有高士曰特授希玄先生楊崇蜓。以道化遠近。貞

居紫陽六年。不見道。乃入玄妙事希玄。說傳其道。希玄弟子數千百人。而貞爲高弟。希玄既蛻去。貞遂濟江踰淮涉汴泗。呂梁以至燕山、碣石。候羨門、安期生之徒。特進于太宗師一旦器之。留居遂來宮十餘年。乃與集賢大學士六十四薦於朝。得處州路玄妙觀住持、提點領本路道教事。貞南歸領職未一年。今天子命越國胡公取處州。貞入靑田山中以避。胡公延之和見。乃詣軍門見胡公。則軍士即觀而屯。閤無隙宇矣。道衆死於鋒鏑與赴水投崖死者相枕藉也。於是收而掩之。即藏殿以栖丐食。飲以卒日所親閭鄰招之。辭曰。吾所以如此者。祖師之香火不可委而去之也。不往。軍士毀虛皇壇構城。貞稽首曰。壯士幸勿毀。而毀不爲止。則臥壇上曰。此不可毀也。即毀。當身與石俱碎耳。軍士惕其言。乃止不毀。而更爲葺之。耿院判偉建普大齋所。獲信施。以賑其衆。以予各庄市牛種。一毫不歸己。越後二年。諸軍亂。役作衆不務觀不毀頹頓焉。及參軍胡深歸鎮處州。偉建離三月。夜。參軍顧觀之棟傾圮。曰。失今不治。他日將何所用力。貞曰。前年預借糧。去年行和糴。道士疲於輸之。無從取也。暇治觀乎。參軍惻然爲捐觀之糧三百餘石。施以白金二百兩。錢二千斤。貞即盡心殫力支傾危補罅漏。既迄功。慨然曰。粗足塞吾責矣。辭去。參軍與知府程孔昭不聽。命師天師亦強起之。乃復爲強起。繼起然黜去一切俗務。而獨坐諸內一室。蕭然敗帷廢几。人不堪也。而燕處超然。客至對坐。帯談竟日。無一語及世間事。得酒即滿引竟醉。遇其得意。援筆鼓一再行。使人目駭而意消。四方賢士至處州。無弗款門願見之。郡嘗大旱。長使道巫禱雨者。歷且兩月。終不雨。何指揮者請貞禱。貞辭曰。不能。雖已則設醮耳。然不竭誠。雖設醮。雨不可得也。指揮乃命貞醮。方醮也。當午日炎炎如烈火。俄陰雲四合。大雷電以風雨大作。三日乃止。咸以爲貞所致。詠歌之。貞曰。我豈能致雨。雨適與醮會耳。請公開之曰。長者長者。建州兩道士爭住持。相與訟于中書丞相李公。命玄教院擇高行道士往平之。而玄教院以屬貞。貞至建州。折以片言。兩道士委服。乃奉幣物爲貞壽。貞即罵曰。若等出家者。乃爭至煩我遠來。市人不若也。何復以市人處我。趣反而幣物。無以溷我也。兩道士慚而退。初希玄蛻去。常住收其田。而其蛻久。莫爲瘞者。及貞歸自燕。始鑿石室處山冢。即瘞而樹碑焉。貞之留燕也。與上元楊敬修爲友。往來相歡。敬修病。貞爲延醫具藥。歷三千緡錢。後貞南歸。敬修從人假貸以償。貞曰。朋友有通財之誼。何以償爲。君遠客此土。而我行且歸鄉里。何以償爲。敬修持錢來償。終已不取。貞自燕歸無幾時。敬修從經略使經略江南。行次處州。經略使得便宜除拜。敬修又用事樞縣。官可立得也。敬修見貞。朝日謁且曰。若有親故欲得官者。以姓名來。貞謝無親故。敬修嗜進子弟喫貞。以重賂。要爲關白。貞大驚且怒曰。我豈爲若關白者耶。人以告石末參政。參政歎曰。此眞道士也。益敬重之。貞既出家爲道士。惟一兄。行年五十不娶。貞遂奮諭兄曰。兄先人世嫡。祭何不娶。異日宗祀將誰屬者。而兄終不肯娶。貞哀泣以告族姻曰。兄不娶。梁宗誠不祀矣。幸爲我勸兄。其言懇款惻怛。族姻爲共勸其兄。兄乃肯娶。貞辭粟中俞爲兄娶婦。曰。兄娶果得子。得子。梁宗以祀。辭俞以金。梁宗誠不恨兄娶。連得二子而卒。時其長子三歲。其幼子生未周晬。今長者年十三。幼者出就外傅教字。一出於貞。有族子六歲而孤。貞所以教字之者。同於兄之二子。今亦且冠矣。此皆德行倘君子所設設者。貞邦迹方外。而爾則其見重於西方

賢士。豈徒以道術哉。

論曰。始余見道士蓬萊宮時。道士方客遊。而意氣自得。視其類猨與騎劍履侍祀帝所。蔑如也。後見於玄妙。則被留晉領鄉郡道教。人皆爲道士榮。而道士澹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道士今又二十年。及見之亦無毫髮異。始見時年已六十餘矣。目光睒睒爍人。似欲飛動。此非有道者耶。余亦安足知之。攷其平生事於譜。殆見其衡氣機也。栝多名山。處仲綸、章居簡、徐處寂之流扦焉。而出入人間道士、拈庭也。庸知非其徒耶。

序

林氏族譜序

平陽林氏、五季時自長溪赤岸來居四溪。宋中葉自四溪析居嶺門。嶺門之族字敬伯者。持其譜圖指示余曰。惟我林氏。自周博陵公歷十八代而至于今。二千七百餘年。其名字世次。皆於此見焉。然以時論之。今距宋唐未遠也。上距晉魏則遠矣。又等而上距漢秦周則已遠矣。遠者難稽。近者易考。易考者當詳。難稽者當略。今吾世譜。顧詳於遠而難稽者。略於近而易考者。無他焉。年代綿邈。家帙浩繁。兵火之餘。更存於散軼之後。得於毀裂之餘。由唐而上。全而有徵。由唐而下。不全而無徵故也。吾於其有徵者。既不敢忽而不敘。於其無徵者。亦不敢旁求曲證。故以舊譜質于劉而斷自所可知者。爲嶺門譜。系附于後。蓋林氏之在平陽也。曾祖福唐尉。後若干世徙四溪。又七世徙嶺門。又五世支爲四房。曰文曰行曰忠曰信。其初兄弟也。服雖窮。親雖盡。而同所自出也。先生倘以爲弗畔。則願爲我序之。於戲。君子重乎譜者。非以誇門地也。所以慎同異別親疏也。故無所據而強加之。是謂誣其祖。可據而反遺之。是謂忽其先。誣祖不孝也。忽其先亦不孝也。今敬伯之所爲。不妄援於已遠。不輕棄於已疏。真知孝之道哉。仲尼不云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古今林氏以德業顯者。余不暇論。姑言敬伯之所自出者。曷若福唐尉之執喪廬墓。可謂孝矣。若知諫院之直言極諫。可謂忠矣。事親不過乎孝。事君不過乎忠。臣子之事君親。而於忠孝無憾。可謂盛德之士矣。盛德者必百世祀。此其子孫之所以有衍而無替也。自今敬伯率其族人。相與勸勉。處家庭、則以尉之所以事親者事親。列朝著、則以諫院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則信乎能繼述矣。其於孝也。又何加焉。余見林氏之福澤方來而未艾。譜之所書。豈但若是而已哉。

譚氏家譜序

譚本姒姓。子爵。其分土在今濟南歷城之間。實齊之附庸也。入春秋三十九年。周莊王之十四年。魯莊公之十年。見滅於齊桓公。而譚子奔莒。譚自爲齊所滅。子孫遂以國爲氏。而其後有漢譚平定。亦有去言爲覃氏者。而其後有梁東南寧州刺史覃無競。而齊明帝時。晉陵有譚弘寶。以四世同居旌表門閭。蠲復税役。長沙譚氏。莫詳其所自出。有仕於宋爲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者名世績。其先自南昌來遷而長沙之譚氏。自端明公始顯。蓋自端明而下。及今八世矣。子孫繁碩。其以才學行誼自見者。往往有焉。至正壬

辰丁亂以來。族人四出避難。族譜由是散軼。其七世孫濟大懼久而後人不知其世也。來謀於余。余以爲宋豫章黃文節公之爲譜也。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皆闕而弗書。蓋慎之也。今取法於斯。其豈不可乎。於是斷自所知爲本房圖。既成。復屬余敘。敘曰。古有大宗小宗之法。先王所以敘天倫、係人心、明教原、敦政本者也。由漢以下。宗法廢而門地盛。於是譜牒之學興焉。族之有譜。其猶宗法之遺意與。近代言族譜者。二家爲法。厥各不同。世經人緯。取法史氏之年表。則歐陽氏也。系聯派屬。若禮家所爲宗圖者。則我蘇氏也。其爲使人明其本之所自出而尊尊之義明。詳其支之所由分而親親之道立。則未嘗不同也。尊尊親親。而譜法盡矣。是故宗法既廢之後。先王敘天倫、係人心、明教原、敦政本之遺意。猶粲然於族譜見之。君子無志於存禮則已。有志於存禮者。其復忍忽而弗講乎。譚氏之族遠矣。其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所以莫詳者。兵燹之餘。更殘缺之無徵焉耳。今濟之爲譜。雖不能如我蘇氏致詳於所親。而不遺於所疏。然於歐陽氏之法。庶幾有合焉。夫自天下多故。雖名士族。鮮不苟簡以廢禮。而濟獨汲汲於此加之意。其可謂知禮也已矣。濟字濟翁。今以忠顯校尉爲管軍千戶。所鎮撫守禦金華云。

黃氏家範序

治國非難。治家惟難。古有是言也。夫國大而家小。不難其大。顧難其小何哉。家主恩者也。而其流也濫義。至於滅義矣。欲家之治。豈易易乎。故欲治其家者。必以義濟恩。以恩濟義。舍禮法則何以哉。漢唐以來。士庶之家。雖服窮親盡。而能聚族以居。若東平張氏、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今浦江鄭氏。亦惟範之以禮法而已矣。故範之立。不惟可以治家。抑亦可以保家。鄭氏同里黃君貫齋。有見於此。爰立家範。總九十則。自冠昏喪祭下至米鹽細務。事爲之制。有禮有法。的然可行。乃以告余曰。吾與吾弟贊深、贊文。合食而同居。非有範也。而歷三紀猶一日者。親也。今吾之子與吾弟之子十有一人矣。自今而後。吾之孫與吾弟之孫。不知其幾人。爲吾之曾玄與吾弟之曾玄。又不知其幾人焉。視者能必其不遂至于疏也歟。而不爲之範可乎。此吾家範之所以作也。若夫損益之。則賢子孫是賴。於戲。君家之範。豈余得而損益哉。爲君敘之可也。敘曰。國之所恃。法焉耳矣。其立與不立。其廢與廢。故一日不可無之。然法立而不行。謂之廢。法立而不奉。謂之玩法。法立而不遵。謂之悖法。悖法玩法。其責在下。廢法。其責在上。有法而廢。與無法同。有法而玩與無法同。有法而悖與無法同。家之範猶國之法也。其可一日無哉。使有範而與無範同。則雖立範。又何貴焉。則範雖立。又何補焉。是故善治國者。行其法者立賞。玩其法悖其法者無有矣。然後法無不行。而國無不治。治國猶然。而况治家乎。今黃氏之家有範矣。其克奉與克遵者。必賞以家範之賞。其不克奉與不克遵者。必罰以家範之罰。何患其不行。而家之治也。又何難哉。合食而同居。雖百世可必也。抑黃氏義家也。爲家子弟。不待乎範而興行孝友、率由禮誼。固當苟待範之立而後勉強。人斯陋矣。矧範之以範而不率焉、不遵焉。至於見罰而猶不恥焉、不悔焉、不勉焉。則亦匪人也已矣。則亦匪人也已矣。於戲。言出余口。猶有弗忽焉者。孰謂黃氏之子孫而忽焉之乎。尚念之乎。尚慎之乎。

吳氏孝義集序

孝義里在諸暨縣節孝鄉，即南宋賈恩所居里也。恩事見會稽志，而里實由恩以名。里之吳氏，其先世居隣化鄉之峽上。宋熙寧中，玄丘居士四由峽上來遷，而孝義之有吳氏自此始。傳十一世至鈞西翁宗元，而家希裕，族益大，乃同室廬以處，合釜鬻以食，通其有無，共其休戚。子孫逮之今且五世矣。閨門之內，秩乎其肅穆也，雍從之間，抑抑乎其慈良也，小大之政，井井乎其有倫紀也，吉凶之禮，鑿鑿乎其中矩度也。鄉里之中，諄諄乎其盡恩禮也，僕隸之微，循循乎其能謹勑也。道其里，指其門而相告曰：此居孝義里，而行義無愧前烈者，確乎人人無間言也。鈞西之孫岱念作始之難，而懼保終之不易，倘冀來者無替祖謀，而相與繼述之，此孝義集之所以編也。親親之道莫大乎昭本始，故譜圖先之。閨家之方莫急於守先訓，故家教家範次之。文辭所以鋪張德美者也，故記序銘讚次之，而歌行附焉。墓誌所以垂示於久者也，故碑銘行狀次之，而挽詩附焉。人之交也，各以其類，觀其交際，而其人之賢否倣見，故尺牘次之。大人畜也，性於孝，感於人而形也，故孝大錄次之。總爲八卷，繕寫成帙，因其鄉先達桂仲晦請余爲之序。予觀天下之物，厚其積而後其勢隆，浚其源而後其流遠。世家之澤，有引而無替，未有不由子孫之善繼善述者也。善繼述者，將何所致其力哉？亦惟盡心於日用彝倫之所當爲者而已耳。是故父慈而子孝，夫義而婦順，兄友而弟恭，上和而下睦，家之肥也。父子之慈孝，夫婦之義順，兄弟之友恭，上下之和睦，孰使之？性使之也。性本於天，而人同此理。故賈氏之於吳氏，姓雖異，而孝義之行，若出一人；自南宋至于今，時雖殊，而孝義之聞，若在一時。性之在我，雖異時異姓之人猶且同之，何獨至於同時同姓之人而不同乎？是集之揭其名，蓋有由矣。夫以八卷之書，不忘其所始，則觀是集之人，其可忘其所本乎？故能充孝義之性，斯能盡孝義之實；盡孝義之實，斯能延孝義之慶；延孝義之慶，斯不失爲孝義者之後，而可以居孝義之里。詩書所稱聿修厥德，永配前人，誠寧不望之來裔乎？尙懋勉之。不然，徒有是編也亦末矣。

古詩選唐序

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也，猶樂之有八音六律六呂也。八音六律六呂，樂之具也；風雅頌賦比興，詩之具也。是故樂工之作樂也，以六律六呂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也，以賦比興而該風雅頌。但詩人作詩之初，因事而發於言，不若樂工作樂之初，先事而爲之制焉耳。於戲，韶箾也，大夏也，大武也，以至於秦魏齊諸國，其樂之作也，陳之以八音，和之以律呂，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商也，周也，魯也，以至於邶鄘衛諸國，其詩之作也，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樂音之有治有忽，不係八音六律六呂，而係世變；詩音之有正有變，係風雅頌賦比興，而不係世變哉？夫惟詩之音，係乎世變也，是以大小雅十三國風，出於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正雅正風；出於夷王以下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風雅變而爲騷些，騷些變而爲樂府，爲選，爲律，愈變而愈下。不論其世而論其體裁，可乎？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蓋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盛唐之詩，其音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晚唐之詩可同日語哉？昔襄城楊伯謙選唐詩爲唐音錄，蜀郡虞文靖公序之，徵夫聲文之成，係於世道之升降，而

終之以一言曰：吾於伯謙之錄，安得不歎夫知言之難也。蓋不能無憾焉，無他，文之日降，譬如水之日下，有莫之能禦者，故唐不漢，漢不秦，秦不戰國，戰國不春秋，春秋不三代，三代不唐虞。自李唐一代之詩觀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其豈不以此乎？然而盛時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三國風之所以爲正爲變者矣。詩與樂同一道也，不審音不足以知樂，不審音則何以知詩？伯謙之於音如此，則其於詩也可見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憾也歟。平陽林敬伯，登虞文靖之序，深有慨乎其衷，及遊國學，質諸博士貝廷琚、劉子憲，而知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其友嚴陵縣績，暇日乃更選焉，非有風雅騷些之遺韻，可不取也，得七百六首，隨次其世，釐爲六卷，以所選皆五七言古詩，故目爲古詩選唐。敬伯之言曰：竊聞詩緣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頌，其義則有賦比興，其言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體或長或短，初曷嘗拘拘於其間哉？又曷嘗曰我爲風、我爲雅、我爲頌也？因事而作，出於國人者則曰風，出於朝廷者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社者則曰頌；又曷嘗曰我爲賦、我爲比、我爲興也？成章之後，直陳其事則曰賦，取彼譬此則曰比，托物起興則曰興，如斯而已矣。奈何律詩出，而聲律對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盡廢矣。故後世之詩，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惟選古律以下則從之，而況唐之詩近古而尤[illegible]，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於韓退之，雖材尚欲自成家，然其吐辭騁與古合者，可勝道哉？而唐音乃皆不之錄，今則不敢不錄焉。余[illegible]其論之確，識之真，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之。於戲，此詩選勝於唐音遠甚，使文靖復生而見之，寧不快於其志，必有以發揮敬伯之用心者矣。惜乎九原莫作，顧使余序其篇端也。

重校漢隸字源序

重校漢隸字源六卷，臨川宋季子所輯，不郎伯衡，以序見屬。其書，伯衡雖未之見，觀其自序，季子之輯是書也，夫豈一日之力。伯衡於隸法初不通曉，何以序哉？雖然，背壁科斗之書出，孔安國爲隸古定，非漢始有是隸也。自秦人變篆以便隸胥，則隸固權輿於秦矣，而謂漢隸爲字源，何哉？隸雖肇於秦，至兩漢而法度斯備，點畫俯仰之勢，脫去篆分之意，遂成一代之文。崔子玉、蔡邕、梁鵠、鍾繇諸人，傑然以之名家，百世之下，咸取則焉，雖總謂之漢隸可也，雖謂漢之隸爲隸字之源亦可也。經涉世代，不免人用其私智，徇於今之卑，微於古之路。臨學之家，狃於習熟，承其謬而踵其誤，所從來久矣。篤志於古學，游心於藝事者，不本諸漢，烏乎本哉？夫本諸漢者，豈曰漢之去古未遠云乎？亦惟漢法六體試吏，著爲之教，由籀之學，夫人通而習之，字學猶近古也，是以有取焉耳。蓋書之體雖殊，總其實不越乎六書，而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外焉。故士惟小學，學必先六書，六書尙論書法之源，舍是則何以哉？世人下筆往往與古背馳，而流於俗謬者，六書之學弗講也。因之以周衰，重之以秦火，保氏之所掌，小學之所教，雖不可考也，而說文解字、字序等書，猶有足徵焉者。誠能反本循源而求之於斯，其於形聲、事意、轉借之辨，何至於昧？文字、子母、聲音之源，何至於迷？波磔、點畫、偏傍、位置之類，復何乖之有？然則隸法雖備於漢，而

所以觀其會通，以極乎律之爲書者。其可背漢而遽止哉。此宋儒婁機字源之所由作，而季子之所以重校也歟。韓愈氏有云，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翻迹由漢途之迷者希矣，根柢六書，源之絕者希矣。雖以之盡古今之書，綽然有餘裕矣。豈惟隸哉。豈惟隸哉。漢末能讀古書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也。季子生東晉詭一之代，年學俱富，志于稽古，推其餘力，重校此書。其有關於字學之大者，世惟無事考文，則已，倘有事於考文，將於此乎徵焉。抑嗣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劉，杜鄴從敞子吉得其緒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敞受學之師，史乃逸其姓名。君子憾焉。今季子述其承傳之自甚悉，使人觀其書而知其師，亦賢於敞也已矣。

偏旁辯證序

扶風、馬侯，未出仕時，僑于嘉禾。嘉禾之士相率委質而師焉。侯病世之學者，於書學置而不講。自一字以至偏旁，承傳踵謬十八九，乃爲書若干篇，曰偏旁辯證，與承學之士講習云。及侯出而爲郡臨川，而東陽蔡侯適以選士領守其郡，謂侯此書誠有補於小學者也，可不廣其傳乎。馳書金華，屬余敍之。予惟先王之教，小學必以六藝，書其一也。稽之周官，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有保氏焉。三歲則一考之，以同其文。其爲教如此，是以其時士無弗知書，書非有正而人不敢用其私也。歷秦漢而至於唐，經殘教弛已久，書之爲書也，因世生變，趨便就簡，非盡復先王之所矣。然猶有維持之法焉。太史試學童能風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或不正，輒舉劾。漢之制也。取士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學石經、說文、字林，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十八通爲第。唐之制也。其爲法如此。是以其時士亦無不知書，書非有正而人不敢用其私也。自時厥後，時異制殊，非惟先王之教不復，而取士之法亦莫之行矣。學士大夫率鄙書非切己事，高談性命者，騖遠大而忽近細。游心藝事者，校工拙而論媸妍，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雖有存焉者，幾何人能盡其心也。昧形聲，專意轉借之辨，迷文字母子聲音之原，夫豈獨後生小子哉。先儒朱子思之，嘗欲取說文解字字序爲書篇，以詔于來學，惜乎有其志而其書未就焉。嗚呼，成朱子所欲爲之志，以明先王之所以教，豈不在後之君子乎。此馬侯之書所以作也。竊觀其書，凡一字之舛謬，偏旁之不經，流俗之習熟，傳寫之差舛，牽強而穿鑿，杜譔而囚襲，一點一畫之分，一畫一字之別，同音異用，同形異從之類，莫不推尋其端緒，臚列其得失，考訂其牴牾，區別其部類，而其取舍義例，有不合於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者，蓋鮮矣。明先王之教，成朱子之志，端在於此書乎。國家方稽古以制度，學校之教修，取士之法行，吾知亦將有取焉，而於同文之治，不無功矣。豈惟有補於小學云爾哉。是用不讓而爲之序，俾覽者知其書實繼先儒而作，而盡其心焉。庶幾蔡侯之志也。

心學圖說後序

金華坦溪之上，有隱君子曰鄭君彥淵，宋川陝宣制忠懿公之六世孫也。始余得其著書注釋讀之，固意彥淵儒者，乃今讀其心學圖說，信彥淵之爲儒者無疑矣。夫堯舜禹之相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爲世正學。於是乎出焉。商周繼之，其間聖賢焉不學，而亦焉有外此以學者哉。逮乎周衰，聖人不作，異端並起，其所以爲學者，大抵非帝王之學。漢興，羣儒掇拾遺經於秦火之餘，往往溺於訓詁，而不知反求諸心，則既失矣。後千數百年，濂洛諸大儒出，當宋世相與倡明聖學，而論著焉。子貢之徒所不得聞於仲尼者，昭然若揭日月。天下學士始知不知道不可以言學，不明心不足以爲學。夫何積習既久，雖有豪傑之材，亦皆篤惟先儒之成言是師，莫肯以精力自致，而今爲甚。譬如侏儒之觀場，人抵掌亦抵掌，人揶揄亦揶揄，其目且猶無見也，其心況有得乎。則其去愈遠矣。夫千古帝王之學，因濂洛諸大儒而復明，今於天地事物之倫理，性命道德之精微，諸大儒又豈敢自謂其言盡矣，備矣。後之學者無所容心，無所容喙也乎哉。此彥淵之書所以作也。彥淵優游事外，於凡聖經賢傳旁及釋老之書，靡所不覽，而未嘗阿以爲同，冥思而默體，深造而自得，得其說，直欲邁濂洛，涉洙泗，窺先天之秘。推其用心，可謂勞矣。非儒者而能與於斯乎。惜夫其書出於三百年之下，而諸大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向令彥淵與諸大儒並時而生，從而就正焉，其有不傳信乎。而斷使余得而讀之。豈知言哉，庸、許、亂宗、國賢也，而不欲著書以爲賑之俟。幽而雖明，吾過所解，以不能言，得吾之所言，而不得吾所不言，則於賑有不能明，而且妄投藥矣。於戲。醫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止于傷人。吾儒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遂至於亂世。然則儒者著書，視醫者著書豈不愈難乎。故余平生爲學，不敢篤信成言，亦不敢輕出臆說。觀彥淵之超詣獨得，多所發揮，樂撫然者乎。圖與說所不能盡者，彥淵尙終有以教我哉。

范氏文官花詩序

京口范氏自宋至今爲郡望族，其先世嘗植文官花以爲庭實，辛稼軒所爲賦水龍吟者也。近代趙松雪鄧素履諸賢咸有題詠，總若干首。是花，唐時惟學士院有之，其殊形異色，余固未嘗得見，竊誦諸賢之賦詠而想望焉。豈非范氏之嘉祥哉。蓋草木於天地間爲物雖微，乃若鍾夫粹美，發爲英華，忽焉而榮，倏焉而悴，是則不偶然也。故孔林之楷，斯文之興喪係焉；廣陵之瓊花，世道之盛衰係焉；田氏之荊，王氏之槐，門祚之升降係焉。則草木有關於人事也久矣。而況天地生物，有定形則有定色，白者不能碧，紅者不能紫，今以一卉之微，一日之間而遞爲之變，而具有其色，又花之異常而不多得者也。孰謂范氏之有是花也，暢茂敷榮，數百年猶一日，而可委諸偶然乎。是宜諸賢喜傳而樂道之也。於戲。言天者當徵於人，則於是花可以見范氏之所積矣，觀物者取必於天，則於是花亦可以見造物之畀范氏矣。不然，宋德既衰，元入中國，元德既爽，皇明膺運，天命之去留，人事之廢興，且至於再。故家喬木不與澌盡俱化者鮮矣。何獨是花之在范氏庭砌間，雖運去物改，而其舒翹挺秀自若也。世之勃然赫然以富貴之家，身得之而身失之者多矣，又何獨范氏一門傳緒愈遠，而流澤愈長，賢材繼作，項背相望，不惟詩禮纘承，抑且紳紱蟬聯也。吾祖文忠公之銘三槐堂，謂魏公之德與槐俱萌，君子之於范氏，觀德有不在是花乎。范氏之嗣人，尙撫持封殖哉。他日余過京口，倘獲寓目，當賦角弓之詩，而諸賢之篇什，僉懇君方將鋟板以傳，故爲之序。

蔡氏重修族譜序

平陽多鉅族，苟論其盛，則未有加於蘇氏者也。宋先後有國三百年，而蘇氏舉八行一人，登文科者十五人，特科八人，補入太學者十九人，待補二人，請舉試二十八人，上書者二人，勉解八人，魁武科者一人，登武科者四人，凡八十二人焉，其不由選舉而以進納邊賞蔭敍者又五十四人焉。嗚呼，可不謂之盛乎。其族舊有譜，晦庵先生朱子實敍之，燬於洪武乙卯風潮之變。此譜則八行七世孫仲謙因遺簡殘編而修補者也，特以示余，徵文爲序。嗟夫，族蕃而分，世遠而疎，地殊而忘，此其勢有所必至者，然而君子使之合於已分，收於已疎，不忘於已殊，未嘗無其法焉。三代以上維持以宗法，秦漢以來維持以譜牒，譜法之行，猶宗法之行也。何也，自吾之所自出以至大父之所自出，以至於大大父之所自出，又推之以及乎始受姓之祖，又推之以及乎屬之疎遠者，無不登載，昭穆以辨之，字行以聯之，系序之承傳，支派之分異，皆可得而詳。雖數百世之久，千百人之衆，其初一人之身，其一人之身而痒疴疾痛不相關乎。平居或有老壯稚弱不相敬讓慈愛者，寧不愧乎。或有力不相維，災不相救，死不相收者，寧不悔乎。或有以富貴加之而淩侮之者，寧不改行乎。則雖分而恆合矣，雖疎而恆親矣，雖殊而不忘矣。譜之所繫如此，有尊祖敬宗收族之心者，未有不用其情者也。余觀蘇氏之譜，自九府君至仲謙十六世，仲謙之下又四世，世當百餘人，不爲不蕃，由五季歷宋元至於今，不爲不遠，或家鳴興，或家步廊，或家新城，或家永嘉，不爲不殊，而某爲叔伯行，某爲兄弟行，某爲子姓行，其名某，其字某，其配某氏，未嘗不可考，其合族之人，服雖窮，親雖盡，而歲時伏臘未嘗不相往來，冠婚喪祭未嘗不相赴告，患難疾急未嘗不相扶持，豈不以譜之立乎。然則仲謙於譜之修，烏得不汲汲用其情也。雖然，今通都大邑，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日就衰替，其克保先業者蓋甚少也，而蘇氏獨茂衍豐殖，不改其舊，果何以致是哉。天下之物，其基厚者其積高，其源深者

其流長，故積善之家傳委必遠。蘇氏自九府君而下，皆知力學而有德行，賓諸許忠簡公誌八行銘，葉文定公誌剛史墓之文，則世篤其慶，非朝夕之故矣。其族之昌大，非他姓所可及，倘有由然哉。夫然則爲之後者固當謹家牒，尤當繼先德。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誠克念焉，無忝焉，則蘇氏之盛又當何如，若皆余之所歆慕而顧望者，庸并以爲序。

三壽圖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里，其地曰長塘，有大姓曰黃氏，世家其上。黃氏之良曰貴善、曰貴深、曰貴文，其生也同氣，其分也同體，其爲人也同德，其處家也同心，其壽而康也又同。而又有連山，有清流，有茂松巨竹，有佳花美卉，有禽魚圖史琴奕，可以娛其耳目志意，而三人者徜徉其間，不知日之夕也。吳興林子山過而見焉，於是繪爲圖以著其事，指焉而告予曰：揮麈而中坐者貴善也，觀書而坐于其左者貴深也，袖手而坐于其右者貴文也，糊粥而進茗飲則貴深之嗣子宿也。是雖存其大節，而貴善伯仲以垂白之年相從於山林之下，衎衎以相友，怡怡以相適，藹然悲順和樂之風，亦可概見也已。斯人也而使之游於鄉，鄉之人尚有所觀感乎。而使之居於邑，邑之人尚有所觀感乎。而使之登於國，舉國之人尚有所觀感乎。故吾圖之，不獨以張黃氏一門之盛，蓋將以諫勸夫人之爲兄弟者。爾子史官也，其盍是信序之以文，以啓詠歌。

不嚴之千，將誰尉焉。千嚴壽也者，存乎人而命於天者也，非智可取，非力可獲，非財可致，以故世之兄弟並臻壽康者不多見也。藉令見之，往往出於一從再從三從疏從之間，若夫同氣而生，同體而分，而同壽者不常有也。若令有之，私其妻子，田廬貨賄，較夫長短得失強弱，以至是之親而猶秦越人之相視，則雖欲同居合食，休戚相關，有所不能焉。藉令能之，嗜好不同，趣舍亦異，或仕於朝，或賈於市，或耕於野，睽離之日常多，而會合之時常少，則雖欲朝夕聚處，自幼至老未嘗相舍，有所不得焉。藉令得之，家非給足，時非休明，飢饉切於體膚，追呼勞其筋骨，皇皇如也，則雖欲優游佚逸之中，共享有生之樂，有所不暇焉。今貴善伯仲於在，大而智不可取，力不可獲，財不可致者如此，而於人之所不多、所不常、所不能、所不得、所不暇者又如此，求之一郡未見其倫，況一邑乎。求之一邑未見其倫，況一鄉乎。子山雖欲不侈以圖，安得而不侈之以圖。展卷之頃，觀其伯仲之叁坐也，氣岸非重，凝然若三趾之鼎，是以鎮浮，戒儉於發，燗然若三階之星，是以美俗，且猶使人歆羨之不已，而況於其族姻時親炙之者乎，而況於其子孫日周旋於其左右者乎。恭順之心不油然而生，則吾弗信矣。然則子山圖之，予又從而序之，非過也，宜也。

陳氏文錄序

陳氏文錄者，宦遊東昌之士爲今浙江都指揮使陳公作之文詞也。公以廣威將軍平山衛指揮，鎮東昌十有四年，功績之多，何可算哉。士或記之，或序之，或詩之，將表章其大者云爾。聖天子之於公知之尤深，恩寵優渥，度越尋常，不次超擢，斷自宸衷，由是有浙江之命。而公之蒞浙江也，辟致會稽鄭元直先生，使諸孫師焉。先生因錄其諸孫寘集，記序詩爲一帙，題曰陳氏文錄，不以伯衡爲陋，而俾序其端。伯衡辭不獲，乃爲之序曰：古之君子紀德銘功，汲汲如不及者，善善之意長，惟恐其不流傳而已矣。蓋文詞之於功業也，猶桴之於鼓也，挺之於鐘也。鐘無挺，鼓無桴，則不鳴。有功業而無文詞以發揮之，思慮之精微何以見，經畫之周密何以知。借曰：其事接於人之耳目，其澤洽於人之肾腸，固當口誦之而心識之，然稚者有時而壯，壯者有時而老，老者有時而往，則有志者爲之成績，亦與之俱往，烏在其爲流傳也。誦之口孰若書之翰墨，識之心孰若載之簡冊，在昔名公卿未有馳聲於當世，垂名於方來而不繇此者也。文詞

之所係亦重矣。宜乎東昌之人士表表公之事，業不容自已，庶幾古君子之質意也哉。始公以文武材略受知於聖天子，創業之初，倚遇日隆，屬任益重。及取中原，即以東昌屬公，而公夙夜竭其思慮，爲之經畫，率士卒殲倭寇，戡亂軍，翦荊棘，闢城郭，列府寺，樹樓櫓，其市井相地宜，立爐肆，通溝渠，蓺杭稻，盛威以詟寇賊，以除反側，以安流亡，以歸牛種，以應遠近，以孚商賈，以集餉饋，以足漕運，以省徵斂，以寬誠，奇偉而卓絕者，蓋然都邑間見之，窮陬僻遠則莫之盡見也，九重知之，四方則莫之盡知也。乃今伯衡得是錄而讀之，事以實書，辭不華飾，蓋不啻涉其境而覽觀焉。然則當世欲知公者徵是，方來欲知公者亦必徵是。而先生之所以裒集者，其亦士友之所以表章之意歟。雖然，公以勳舊爲國重臣，臨制乎方面，事當日倍於此，繇今而觀後，固自有史氏之大書特書，亦錄其豈非權輿也哉。

繆氏愼莊集序

古人兄弟俱善文詞，士林未嘗不以為盛事，故二應之在魏，二陸之在晉，二虞之在唐，當時稱之，後世傳焉。余觀於平陽，在元之世兄弟並以文鳴，則有若鄭氏；居今之世兄弟並以詩鳴，則有若繆氏。鄭氏兄字季明，弟字季亮，而其文集曰聯璧；繆氏兄字仲琳，弟字仲卣，而其詩集曰塤篪。夫鄭氏一門而能文者同氣二人焉，繆氏一門而能詩者同氣二人焉，此余每覽其聯璧、塤篪集，所以輒嘆平陽人物之不可及也。且言之精者為文，而詩又言之精者也。然而鄭氏兄弟固難能矣，繆氏兄弟豈不愈難能哉。序聯璧者，翰林承旨宋先生也。今仲琳乃以塤篪集請余序其首簡，顧余豈其人乎。雖然，以仲琳為兄而有弟若仲卣，以仲卣為弟而有兄若仲琳，麗藻交映，逸韻迭發，鏗鏘炳煥，燦爛遒邁，固足以使人歆羨。初，仲卣膺薦至京師，官之而不拜；後仲琳應詔至京師，官之亦不拜。仲卣之來歸也，縣令程君延為訓導，欣然而俯就；仲琳之來歸也，縣丞彭君延為訓導，亦欣然俯就。不汲汲於利達，而切切焉為國家作人是務，其出處之迹若合符節，尤足以起人景敬。然則仲琳、仲卣之在當今，不猶二虞之在唐，二陸之在晉，二應之在魏，與士林之盛事哉。覽塤篪集者宜何如也。是為序。

蘇平仲集卷五

序

說齋先生文粹序

宋自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倡明性理，號為道學，遞相傳受，至乾道、淳熙間，紫陽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鼎立於一時，而東南學者翕然宗之。說齋唐公出乎其時，又與呂子同居於婺，而獨尚經制之學，真可謂特起者矣。而豈立異哉。尚論道統，由周程等而上之至孔孟，由孔孟等而上之至三王，又等而上之至於五帝。經制者，二帝三王之治迹也。聞之曰，治本於道，道本於心，得其心與道，而後其治可得而言，則經制性理固自相為表裏者也。苟徒舉性理而經制弗講焉，不幾於有體而無用乎。公之所為之也，有不能已者矣，豈異云乎哉。公與其父侍御史堯封、其兄饒州教授仲溫、樂平主簿仲熙，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友，不惟史學絕倫，而尤邃於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說，不務為苟同，證之於心，稽之於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謂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此其志為何如哉。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陰陽度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疆，奚不窮探力索於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啻若身親見之，上下古今，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精粗本末，兼該並舉，其所造又何如哉。使得志而大

行焉，舉帝王之大經大法於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撓，忤物既多，謗讒攸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而措之事業者，僅推而托之論述，此君子之所以追恨而深惜者也。所著書六經解百五十卷，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各一卷，諸史精義百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地理詳辯各三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各四卷，陸宣公奏議詳解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今去公垂二百年，存見兵燹，行乎世者惟經世圖譜、諸史精義耳，其他傳者蓋亦無幾矣。揚雄有言，存則人，亡則書。欲求公於公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諸孫懷敬為是極力搜訪，得文集若干，士介所為序，乃重刊本也。以發題問答足四十卷之數，凡駢儷之作、應用之作居多，然則亦非公之所欲存者矣。欲采擇為文粹，嘉惠承學，則又慨以寡聞淺見而輒去取，犯不韙之罪。伯衡曰，梁昭明太子統嘗以一人之見去取秦漢至本朝數千百年諸家之作為文選矣，宋姚鉉嘗以一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諸家之作為文粹矣，他若文鑑、文類，未易枚舉。至於昌黎之文，自謂約六經之旨，孰得去取之，而公嘗掇取二十六篇為韓子。今是舉也，猶是意也，奚為而不可使是集出，則公之學術庶亦粗足表見，於公而作者有志於學而無從見其書，一旦得而見之，豈不深可翫而若拱璧哉。於是恭敬採擇，論議記序書銘奏議雜著館職策一百五十四首，釐為十卷，其發題、問答則錄於前，詞科仍列於後，合十五卷。不鄙，以序見屬。伯衡晚陋，何足以知公，竊嘉懷敬不墜其家學，善承學之士將有所考，故不辭而書之，且以見公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所蘊之精微，所造之高妙，不盡在是，猶愈於概乎無徵云爾。

張潞國詩集序

故元翰林學士承旨、嶺北行省平章政事、致仕、潞國張公既薨之十一年，其方外友北山上人裒其詩來南京，屬前鐘隱佳山見心復禪師類次之，將刻以傳，會伯衡自金華召至，乃請為之序。伯衡嘗在史局，讀公之傳，念其詩文莫之收拾，久且散墜，嘗竊歎焉，則今於北山之請也，其能以不敏辭乎。夫文辭之盛衰，固關於世運，而世運之盛衰，亦於文辭焉見之。然則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可不尚論其世乎。昔元起朔方，有天下，至元、大德而盛益加焉。公之生也，適際其時，其所鍾者粹矣，其言之昌也有以哉。然而羈窮不偶，留滯江湖之表，詠歌寂寞之濱，幾二十年，至正初始用薦者通朝籍，至是而昔之耆老凋謝殆且盡矣。由國子助教入轉拜翰林承旨，遂握文章之柄，而雄視乎天下，斯文之未泯，實有賴焉，而孰知夫發之也厚，而用之也不竭，是以其與賢如彼之蘊蓄也。豈僥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所可同日語哉。自公居翰林，國事日非，版圖日蹙，故其鋪張帝載、黼黻王度之什，既與清廟我將之頌、鹿鳴鳧鷖之雅比隆，至於緣情托物，發為聲歌，顧於匪風下泉有取焉。方鳴其盛而遽厭其衰，不亦悲乎。夫何天不慭遺，而公云亡，公亡不獨詩亡，而元疇亦亡矣。文章世運，因迭為盛衰者與。抑觀漢唐以來，凡以文鳴者，際乎天地之運之盛也，其制述乃有治古之風，逮夫光嶽分裂，皆靡然若緒風之泛弱卉，不有作者，不能自振焉。今公晚年之作，雖當運去祚移之際，其情舒而不迫，其氣醇而不散，其音節以壯，和以平，猶之盛年也。其然，非其中有

不隨世轉移者存然乎。不謂之作者可乎。則其詩誠不宜無傳也。公平生寓情詩酒。所作至多。而不自惜。綴其遺尙五百餘篇。皆可垂法來學者。公無子。一女亦先卒。其葬也。卜地燕京城南而安厝之。北山之力居多。北山、廬陵人。受業衡之福嚴寺。遊燕京三十年。蹤佛之徒。而喜從吾儒者遊。與公交最善。今老矣。而圖公之不朽者甚篤。視惠勤之於六一居士。庶幾無愧也已。伯衡之會試禮部也。公實同知貢舉。得所對策。嘆賞不置。同事者以其言切直。難之。公爭之不得。每與歐陽文公言之以爲恨。而文公以語伯衡。雖不獲繼公門生之末。而公亦伯衡之知己者矣。執筆序公之詩。於故土之後。俯仰今昔。泫然久之。

申屠先生詩集序

申屠君以詩鳴元統至正時。其藁旣多。頗皆放失於兵燹之間。幸而流傳於好事者。十猶二三。其子徵。極力收拾。蓋自君沒後十二年。始克銓次成集。以授余求序。其端。余聞君自總丱知學。卽善記覽。工辭章。號稱儁才。時出爲歌詩。先輩爭下之。而君不自足也。延祐間。故侍講黃公溍仕於其州。遂委己事焉。侍講文詞。爲世楷模。然闕中少容。從之遊者鮮克當其意。而獨器重君。悉授以心法。他從遊不得者。君盡得之。而君又能因侍講之言。以治經之餘力。力追古之作者。於是君之詩與年日進。沛然莫禦。而其發光物然而起。炳然而不可遏。時之名能詩者。風斯下矣。鄉鄉達兼善外史張伯雨。至謂侍講之有君也。猶吾祖文忠公之有黃山谷、陳后山。其取重縉紳間如此。□始余謁伯雨於杭之開元宮。伯雨以君和其詩三章示余。私心慕焉。及往來爲經師吾鄉校。遂獲與之交。自是或歲一再見。或間歲一見。見必以文字爲娛樂。海宇變故以來。出處不同。山川間之。思見其人。邈乎不可卽矣。此余歸自江東。過其暇遊之處。慨爲之腹痛。聞見其遺藁翰。伏讀數過。不自休。而不能無九原可作之歎。則余於徵之請。其能已於言乎。昔者浦陽方先生韶父、括吳贊府善父、吾謝皐羽、皐父、皆以古詩人自任。東南之士翕然師尊之。論者獨推侍講爲得其宗。而君。侍講之世嫡也。則其所詣亦可概見矣。余復何言哉。竊獨慨君生長文明之代。才高而學贍。使其與一時鴻生碩士。文學侍從之臣。通籍著庭之間。鏘金鏤辭。作爲雅頌。播爲歌詠。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豈不優爲之。然年踰四十。再舉於鄉。始以春秋乙榜。棲遲學校幾十五年。未及改官。而運去物改。愁居懾處。曾不數年。竟以不幸死矣。今其詩之見於集中者。多黍離麥秀之音。則其志不亦可哀乎。尙幸有子若徵。寶其遺藁。世其家學。足以慰君於地下云爾。此余所爲撫卷不自知悲喜之交集也。君諱性。字彥德。申屠氏。越諸暨人。

潔庵集序

潔庵集詩文若干首。平陽孔子升先生之所作。門人同邑林與直。敬伯之所銓次也。敬伯以告余曰。先生志於立德者也。立功且非其志。而況於言乎。然而先生由進士科出身。雖不斬以文辭名世。而求文辭者則固以先生爲首矣。則先生雖欲不述作。烏得而不述作。嘗聞諸先生。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此至論也。凡吾之所作。亦應用云爾。吾敢自謂文哉。以故先生雖爲文。未嘗留藁。子弟門人間私錄之。亦不多也。先生旣棄代。其子諒。偕與直類萃爲捌卷。附以詩四卷。因先生自號。題曰潔庵集。一二同志將鋟版以永

其傳。敢請爲之序。余取而讀之。理到矣。氣昌矣。意精矣。辭達矣。典則而嚴謹。溫純而整暇。該洽而非綴緝。明白而非淺近。不紛飾而華彩。不鍛鍊而光輝。古之有德必有言者。蓋如此。尙論文章。何以加諸。至於詩則出於性情。而不窘於畦町。有優游詠嘆之趣。風雅騷些之遺。而先生自視欿然。何哉。豈不以世之爲文者。於學無所聞。於道無所得。險澀其語以爲奇。辭怪其字以爲古。隱晦其意以爲深。突兀其體以爲高。而流俗之所尙也。先生則不出乎是。自意不足以追世好而云然也歟。嗟乎。文辭之陋。未有甚於彼者也。曾謂先生而爲之乎。人固有卻菽粟而進蜆蛤者。亦有舍布帛而取綺毲者。苟弗貴先生之文。而惟流俗之所謂文是貴。則與是何以異乎。夫蜆蛤可適口而不可療飢。綺毲可悅目而不可禦寒。資生則必以菽粟而不以蜆蛤也。卒歲則必以布帛而不以綺毲也。先生之文。布帛也。菽粟也。世之所不可無。人亦不得而弗之貴者也。敬伯拳拳於其遺藁。可謂知所貴者矣。然則先生之有敬伯。不猶揚子雲之有侯芭也歟。先生世系爵里行業。詳見墓碑。此不重出。

陳子上存藁序

子上陳君。旣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藁。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爲四言、爲五言、爲七言、爲古、爲樂府、爲律、爲絕、凡若干卷。文爲記、爲敍、爲銘、爲贊、爲箴、爲跋、凡若干首。加詮次焉。釐爲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藁。俾藏于家。敍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況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汚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援諸往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余於其遺藁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弗學。而以求道爲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詭於理者蓋鮮矣。自爲舉子時。其所作已爲流輩推重。金華胡仲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睨一世。人於文章斯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若翰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之朝廷。施之典冊。相與論薦之。而子上以親老。願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上未二年。度時不可爲。輒自免去。擅兵柄而偏強州郡間者。爭欲致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爲其用。周流東西。所在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綰戎其州者。必欲脅致之。子上遂棄妻子。南至於閩。又北至於懷慶。尋以疾卒於懷慶。旣卒而其文亦無能爲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材於天。成其學於己。不獲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於述作又多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以暴於世。則天下之於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余之所以重有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鋟板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之。其豈不猶余之情歟。豫章揭先生伯防稱子上之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弗論。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喙哉。

鄭璞集序

安固、高君賓叔。才甚優。學甚邃。長余二十餘年。其伯兄則誠甫。又先左司僚友。高君於余父執也。而辱與爲忘年友。今三十年矣。歲之正月。會於平陽。出其詩文。曰鄭璞集者。俾爲之序。高君之文。根柢六經。出入

子史詩則淵源風雅沉浸騷選莫不理到而辭達氣充而韻勝味雋而光潔余素知而愛喜焉今觀凡在集者粹然大玉夷玉之質也炳然婉琰珪璧之輝也鏘然璜珩璐瑀之音也謂之未理之玉人猶疑焉況皆諸已腊之鼠又孰信之而名其集曰鄭璞何與思而不得則以問諸高君高君曰彼以腊鼠而與璞玉同稱亦惟自負太高而已自高故詞夸詞夸故實不副實不副故始聞之意其玉也而欲與之市終見之則鼠也謝而去焉無足怪矣古人之文章大抵出於道德明備之後是以言立而人信之今世之士剽辭聲韻稍協則曰我能詩言語布置成章則曰我能文此其自大不猶鄭人之於鼠乎人之視之其有不猶周人之視鄭人之所謂璞乎吾嘗以爲戒而不敢不務其實此吾集之所以名也而又何疑焉余於是益歎高君非獨文詞人未易及其處己取名尤人之所不敢望先文忠公曰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故實浮於名而人誦其美高君之謂矣然則高君之鄭爲文辭者固多可傳誦者亦衆而人人獨掛求高君之文得其片言隻字心滿志愜而去豈偶然乎夫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固非人所得輕重然持金玉而欲市者持錢而求市金玉者必有足爲輕重之人居其間而後欲市者與求市者信而無疑焉今高君求序其詩文不就可以輕重之人而顧以及余余官位學行無足勵人是非可否無足取信將何以塞請念辱交之久也不敢終辭姑述其名集之意以爲序覽余序者可無異高君而有所自替矣

鴈山樵唱詩集序

言之精者之謂文詩又文之精者也夫豈易爲哉然古詩三百篇有出於小夫婦人小夫婦人而可與能則又若無難者是何歟大序不云乎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有是志則有是詩譬如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出焉蓋莫之爲而爲者夫何難之有自古詩變而爲選選變而爲律天下之爲詩者不必皆本乎志騖於茫昧之域窮於聲偶研揣之間取聲之韻合言之文斯不易矣又況不能積歲月之勞極其材力之所至而徒模擬以爲工而欲馳騁以盡夫人情物理之妙宜其愈難哉是故知詩之作在言其志則可謂善於詩者矣孔君顯夫持所謂鴈山樵唱徵爲之序余閱之累日合古今體八百首托物以造端比事以見義屬辭以致意發吟風弄月之趣於聲嗟氣嘆之間大篇短韻雜然並陳鏗鏘振發而曲折皆如也余乃爲之嘆曰美哉顯夫之詩也不研揣不模擬不費辭而及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人之所難而顯夫獨無難焉若是者何自而能之蓋顯夫自幼明乎六藝之學兩舉校官皆辭不就其志直欲取世科以濟世美年二十四得瞶疾既不可有爲於時而又申之以變故患難則其平生之情歡愉悱悱憂思慷慨觸於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則豈非所謂本於志哉人固有困於疾而名於世者若張籍之於詩是已今顯夫雖以瞶而志不獲申其詩豈遂泯滅而不傳乎是用語顯夫曰子無自附於樵唱世將有來而陳之者矣顯夫名克烈先聖五十五代孫今居平陽平陽有山曰南鴈碭顯夫嘗隱其間故以名其集云

鄭叔文字序

人之類衆矣不可以無別也故爲之名焉又從而爲之字焉名字者人之所以自別於衆人亦使以識別

乎我者也然而衆人之中有聖人焉有賢人焉聖人賢人之於衆人其具耳目口鼻手足之形與夫飲食衣服動靜語默之節無以異也其所以爲聖爲賢而傑然異乎衆者德業而已矣名字之不立欲自別於人之類且猶不可得而況德業其可以不立乎是故務以德業自別者果有以異於人者也務以名字自別者非果有以異於人者也世之學者無不慕聖賢之異於衆人者而於名字則知所以自別而於德業則不知所以自別是猶不免爲衆人也何以別於人哉是故善學者不汲汲於名與字之美而汲汲於德業之崇浦江鄭彬叔文來徵字序余思夫古者冠而後字之字之所以貴之以成人之道也則字之於人也亦重矣知所以重字則知所以重身知所以重身則叔文之徵序豈徒求美於名字之間者哉乃告之曰物相雜而適均之謂彬故其字一從文從武人也或文有餘而武不足或武有餘而文不足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或偏於剛而不以柔克或偏於柔而不以剛克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或質之勝而流於野或文之勝而流於史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其必勉焉損其過增益其未至使可文可武知柔知剛不野不史夫然後適均而可謂之成人也已雖羣於衆人之中而衆人莫不推尊之以爲出乎其類也已此謂不以名字別其身而以德業別其身其爲自別也至矣夫叔文義門之秀妙年而好學多能而善詩於予有世契予故以是致愛助之意於戲叔文亦在勉之而已

王生子文字序

深溪王生惆謁余請曰小子名江字子文願先生爲著說使知所勉乃告之曰天下之至文孰有加於水乎水行地中海爲鉅江次之江出岷山歷瞿唐過灩澦下三峽合漢沔並沅湘吞彭蠡以趨於海而札之排之鼓之梗之逆之迫之受之觸之沮之激之而爲湍爲灘爲波爲瀾爲旋爲淪爲瀠爲漣爲濤爲淵而或蹙或舒或亂或縈或徐或疾或衡或縱或俛或昂或大或細而如雲如霞如縠如帶如輪如河如沫如鱗如錢如簾而天下之文悉備矣然何莫非自然也哉惟其自然此天下之至文必歸諸水也嗟夫大凡物之有文者孰不出於自然獨水乎哉是故日月星辰雲霞煙霏河漢虹霓天之文也山林川澤丘陵原隰城郭道路草木鳥獸地之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郊廟朝廷禮樂刑政冠婚喪祭蒐狩飲射朝聘會同人之文也而莫非天下之至文也夫是以可以觀時變可以化成天下其在人也則堯之文思舜之文明禹之文命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以爲文此文也其在經也則易之卦爻辭彖書之典謨訓誥誓命詩之風雅頌賦比興春秋之賞善罰惡內中華而外四夷此文也不然則何以經天而緯地凝庶績而植人極垂訓萬代而爲百王法式哉古人之所謂文者如此豈辭翰可擬哉奈何後世區區以辭翰而謂之文耶自夫以辭翰爲文也文之用末矣彼殫一生之精力從事於其間者音韻之鏗鏘采色之炳煥點畫之嫵媚則自以爲至文矣而烏在爲文也嗟夫文而止於辭翰而已則世何貴焉而於世抑何補焉音韻鏗鏘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采色炳煥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點畫嫵媚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此之謂文其去文也不已遠乎今生之家以孝義稱閨家有則也執禮有節也處事有倫也接物有儀也內外有辨也尊卑有序也親疏有恩也質文有宜也亦可謂文焉乎矣生耳濡目染日引月長

周遊進退．唯諾步趨．升降俯仰．馴雅詳愼．可觀可喜．亦既異乎區區以辭翰爲文者矣．誠能由聖賢之訓．耕耨詩書之園．游泳道德之涯．歸宿仁義之奥．究極天人之蘊．成就文武之材．出爲邦家之光．則天下之至文．不在水而在生矣．余嘗病夫世之人溺於辭翰．故以此爲生告．尙念之也乎哉．尙勗之也乎哉．

宗元常字序

爽口之味．有水草小蟲、蝸蚓蚯蛙、野果之實．然人情有嗜有不嗜．至於豹之胎、猩之唇、封熊之蹯．則極味之珍異矣．然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需．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需者．而人性無不嗜．惟稻粱黍稷魚肉蔬菜而已．是故稻粱黍稷魚肉蔬菜．謂之常食．輕煖之物．有紗縠罽綃．狐貉羔羊之皮．然土俗有宜有不宜．至於雉頭之裘、火鼠之布、鮫人之綃．則極物之珍異矣．然非可常致以禦寒暑之變．可常致以禦寒暑之變者．而土俗無不宜．維絲綌吉貝絮纊繒帛而已．是故絲綌吉貝絮纊繒帛．謂之常服．常也者．人所資以爲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故自生民以來．食焉而易稻粱黍稷魚肉蔬菜．服焉而易絲綌吉貝絮纊繒帛．未之有能焉．於戲．豈惟服食然哉．三代而降．九流百家之說並起．可以喜．可以愕．可以眩世．可以駭俗．可以動萬乘．亦已衆矣．而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者．謂之常道．是則人所資以爲人．不可一日而缺者．惟聖人之道而已．蓋具於人心者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接於人身者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長幼．曰朋友．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人之常性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人之常倫也．而皆天地之常經也．夫聖人設教．豈有彌以強人哉．不過爲之度量品節．使賢者智者．無此之過．愚者不肖者．無此之不及云爾．故聖人之訓．布在六經．其爲言也．婦人小子可與知焉．其爲行也．婦人小子可與能焉．及其至也．與天地參．彼九流百家之說．非不衆且譁也．非不奇且異也．而且萬世莫此之能易焉．於戲．此所以爲常道也歟．故人之所資而不可一日缺．蓋有甚於常食常服者矣．何也．常食之缺．飢而止爾．常服之缺．寒而止爾．若常道缺．則胥爲禽獸夷狄也已．而世之人．以常食示之曰．日用不可缺．皆曰不可缺也．以常服示之曰．日用不可缺．亦曰不可缺也．以常道示之曰．日用不可缺．皆不之信也．故予之服食．無不取．而道之常道．鮮或從．於戲．其亦不思而已矣．苟思常道之去．則禽獸夷狄之歸．其於資衆人之道也．豈不甚於資服食之爲乎．而常經不明焉者寡矣．雖然．道豈若服食待外求哉．善學者反諸身求諸心而已矣．操之而無使之騖於高虛也．廓之而無使之局於陋小也．治之而無使之溺於怠荒也．翼之而使之無躁也．安之而使之無動也．振之而常使之參前倚衡也．造次顚沛．主乎敬也．視聽言動．由乎禮也．喜怒哀樂．稽乎中也．自強不息．法乎天也．夙興夜寐．顯晦無貳也．生死以之．終始如一也．則庶幾乎．其有常德而無患乎其爲常人也．宗氏子經．其字元常．而伯衡不令不足爲之辭．然伯衡於經爲中表兄弟．且愛其質粹．嘉其知學．而冀其媲美前哲．不有以告之．非誼也．故作字說以貽之．

王子成傳後序

子成初用父蔭．補征官．歷嘉興之沙渚、吳興之南潯．由南潯遷廣濟庫．子成平居不事事．里中子揶揄之．然其所居官．類皆日夜持籌．與商賈較錙銖．而廣濟尤號繁劇．前後以乾沒逋負奪其官．破其家者．相隨

屬也．子成在沙渚、南潯．率月有羨餘．在廣濟至終．更無毫髮事冒吏議．里中子乃大慚曰．始吾以王君爲不事事者．吾乃今知王君非闒不事事者．當子成在南潯時．廣德寇略吳興．吳興吏無大小皆竄．子成獨不竄．江浙行中書參政脫脫．就軍平吳興．子成率里胥奔走供給不懈．參政便宜欲超遷子成．子成謝曰．無功徼賞．非小人之心也．參政曰．寇至不去．軍實不乏．非功而何．子成曰．是瑣瑣者．安足齒錄．於是參政不復進其秩．是歲至正十三年也．子成後秩滿．遂得慶元路錄事判官．時方國珍爲行省左丞．分治於慶元．子成自度與左丞決不合．乃不上．更著短布衣以自隱．亡何．國家取浙東郡．將辟子成自佐．使者凡再返．子成從使者曰．爲我謝元帥．屬時多故．幕府不有異才．不足與共濟．我羸尪加以衰老．卽強爲元帥起．無益萬分毫．幸勿復來．郡將知其志．亦不敢屈也．子成今年幾七十．雖疏食不給．而未嘗輒有求於人．時時出入里巷間．遇知己輒留．留輒飲．飲輒醉．醉便拂衣竟去．賢士大夫以此皆延頸慕交之．而鎭撫袁仁、譚濟．敬重子成特至．嘗用比丈人行．非獨以其齒也．崇奠作子成傳．亟稱子成．蓋安分者．至於其歷服則不暇書．余故得取爲後序云．

送歐陽公輔序

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起自休致．拜翰長之明年．伯衡舉進士至燕．因得拜公於崇政里第．退復得與公之孫公輔遊．公輔生長伯衡一年．聰敏未之或先．朝夕綜理家政．裁答書疏．賓禮門客．間則讀書爲文．不追頃刻自逸．伯衡見之．未嘗不羨且愧也．別公輔南歸．未幾而兵興．出處之不知且十有六年．國家底定燕冀．公輔來南．復相見．乃知公輔積官至中書左司都事．而於當世之故益熟矣．嘗與之論元社之所以屋．雖天命．而致之豈不由人乎哉．天歷元統以來．海內無事．士大夫安富貴而務功名．職於郡縣者．以將迎爲要．以依違爲賢．以漁獵爲務．而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祿位．顧其妻子．類欲樹私恩爲自完之計．其低佪濡縮．苟且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爲意者．則號識大體．而尤見重．上下相蒙．政以賄成．馴至至正間．變起意外．而遂莫之支焉．然則其亡也．天耶人耶．必有以辯之矣．於戲．公輔眞知言哉．今年春．公輔采史家事．自北平、山東返．而陝西按察僉事之命下．且行．欲得一言爲贈．伯衡竊謂君子之爲國也．猶醫師之治病也．今夫貌之瘠肥．氣之虛實．病之深淺．凡爲醫者舉知之．而不能療療之．而不能已．則由其不知病之所在．與夫治失其方．藥之不得其良也．有醫師焉．切脈而灼知其病．治之有方．投之良藥．固不待煎洗劑解而愈矣．曾謂爲國而異是乎．聖天子起民間．混一四海．慨然思革前代之弊．於是簡拔人材．分布郡邑．而寘諸風憲．則其尤著也．而吾公輔與焉．公輔侍文公．自孟歲所接識．皆朝之耆老成人．所聞皆康時之略．所學乃聖賢之道．而又養之以歲月．習之以世故．進其言論．譬諸醫師．蓋不惟素諳良方善藥．抑亦知病之所在矣．雖以之爲國無難也．而況一道乎．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君其戒哉．夫君陳尹東郊時．殷之爲周久矣．而其言且如此．矧今秦雍內附未久也．則向之吏習．庸詎知不有存焉者乎．申明德意．作新之．伯衡於公輔有望焉．

送陳季明序

宣城陳君季明。與余同舉於鄉。同試於禮部。又同爲校官江東。中更喪亂。不相見且十餘年。季明仕皇朝。由湖廣按察照磨。轉江西知事。入爲大理評事。陞刑部郎官。會余以非材列官曹暨。乃復集處。暇日過從。篤敍舊好。蓋二年於玆矣。今季明以特旨出爲江西左右司郎中。過余言別。以謂當時同舉之士兩榜凡四十人。不啻今亡者過半。存者又散處四方。得在同朝。情洽而誼隆。吾二人者而已。吾今又當遠去。子烏得無言乎。噫。羣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吾幸而爲人。豈若河鼠然。足乎滿腹斯已也。凡民之飢寒曰於我衣食。爭鬪曰於我曲直。顚崖墜險困悴無憀曰於我開導撫恤。秦人之肥無以異於越人之肥。秦人之瘠無以異於越人之瘠。而秦越之肥瘠。與己之肥瘠何異哉。學焉而兼濟之爲務。此君子之所以汲汲也。君子之學。可以兼濟矣。不處富貴之位。不操尺寸之柄。雖欲推而加諸四海得乎。然富貴之位。尺寸之柄。國家之名器也。求之而不可得。得之而不能有行。可勝計哉。於戲。求之不得命也。得之不能行。才不足。志不立則然也。才不足者次之。志不立者煦煦以希合。于于以取容。臨利害禍福僅若毫髮。則耳目熒於視聽。手足失其舉措。噤而不敢吐氣矣。人也比肩而立。何補於斯世斯民也。余觀季明在秋官。讞鞫詳允。遇事慷慨不少阿徇。可謂處其位。操其柄而才兼焉者矣。雖康濟海內。殆無難焉。況江右湖山數千里之間乎。今參政江西。實惟廉公。識大體而可大受。季明行哉。余見賓主之相得。而言聽計從矣。余知彼民。庶乎其有瘳矣。季明行哉。余復何言哉。

送王彥和赴北平省檢校序

括於故宋時。其士起閭左而位公卿者。比比有焉。尙論其學術操履之正。則未有如給事王公者也。高門大閥。是不一姓。觀其子孫更八九世。尙克守其先業。亦惟王氏而已。豈非有德者必有後也與哉。吾友彥和。又王氏子孫之顯然出者也。彥和儀榘甚偉。於書無所不讀。自幼以博聞強記名閭里。閭里巷之士。彥和視之若無人。弱冠偕其兄彥中試於鄉。不中。卽棄去。作爲古歌詩雜文。長老咸推讓焉。給事公之夫人。實東陽郭氏。於我曾祖妣爲女弟。而余又與彥中文詞同考試循薦。以故彥和友余最厚。自余辱交彥和於今十七年矣。其聚首日久而情洽。惟余待寓括之歲。及彥和丁外艱之歲。及此年爲然。然今春彥和以議禮被徵而起。詩承詔入史局纂修元史。余忝教諸生上庠。應於職業。雖歷三時。相與考德問業。亦不能數數也。比史成上奏。彥和方謀歸養。而北平之命下矣。凡交遊皆喜其自此升。而非彥和所樂也。蓋彥和有別業在堰上。樹藝畜牧。足以具甘旨豐柔爲太夫人之奉。且其地並大溪。一水自龍泉南來。道其門。一水自松陽西來。繞其廬。合流蛇行而去。四面層巒疊嶂。秩若屏障。有脩竹千百箇。如碧雲蒼雪。又多松柏橘柚。大者且十許圍。而脊蔭中禽鳥自鳴自止。朝霞夕靄。倏吐而忽斂。漁歌樵唱。雜然起於叢薄間。奉觴讀書之隙。徘徊臨眺。日賞日勝。信乎有足樂者。余嘗儕焉。几歲率六七步至其處。而況彥和若之何其能忘情也。雖然。彥和以聰明傑特之資。又從而逸之於山林。久將從之。以底于成。固將昌王氏也。昌王氏固終使逢其時。得其位。推所學而行之也。彥和雖欲終隱得乎。是故人之處。天也。其出亦天也。處而身以修。出而道大行。則存乎人。而皆所以奉乎天也。君子之生於斯世也。亦惟奉天以周旋而已。吾何所容吾心

哉。高君季迪率朝之彥。賦詩以華其行。余親且故。敢序其首簡。以發彥和之志云。

送陳伯柔序

伯衡弱冠。讀虞文靖公送陳伯柔遊金陵序。見其稱陳君超邁不羣。慨然有志程伯子之學。心竊異之。後十有七年。忝被徵來南京。適陳君官中書典籤。始得胥會。於是君齒長二十四年。且至南京已一年。不以伯衡晚至後生辱與爲忘年交。乃知君爲吳文正公之高第弟子。其學篤實而閎博。其文融暢而淵永。信乎稱其人焉。旣而出佐諸暨。承兵革之餘。而能不大聲色以舉庶務。毫倪有所攸叙。於戲。明體而適用。陳君其庶幾乎哉。君在諸暨且滿三載。以例來朝。吏部曉其所用進秩之律將超遷之。而君引年辭歸。禮部以議禮留之。又辭。翰林以館職薦之。又辭。執政矜其志。不欲重煩以政。乃聞諸天子。俾歸田里。以彰朝廷佚老之意。時之大夫士。莫不高其風。而伯衡深有契焉。君。臨川人也。臨川。陸文安公鄉郡也。昔文安與朱文公並起於一時。其自任以聖賢之道則同。而其學有不同焉者。雖以鵝湖、白鹿。有會終不能定於一。其後文公之學。天下咸宗師之。而文安之學。獨行於臨川、四明、番易。自夫前代設科取士。一用文公之說。學者往往徇時以希寵。而文安之學。雖三郡之士亦莫之或講矣。先儒有云。文公以道問學爲主。文安以尊德性爲主。夫道問學、尊德性。二者如之何其可偏廢也。則文安之學。豈不在所當講乎。是以文正學統學基之篇作焉。去短集長。其知尤昭。亦惟後來是望。陳君生文安之鄉。登文正之門。有志乎程伯子之學。師友淵源之所自。同習聞而素講者也。觀其進不苟同。退不苟異。其學之所主。豈不皎然矣乎。我國家方建學立師。丕變士習。然則推所承傳者。以淑諸人。君安得苟辭哉。伯衡辱交最深。故於君之歸也。不以衆人之高之者爲君美。竊以鄉學有不可廢者。致尉望焉。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前年秋。伯衡以非材忝教成均。會許先生爲大司成。相與甚親且樂也。未數月。而張君孟兼亦來爲學錄。吾三人者婺人也。人已愛婺多士友矣。及詔旨招延儒臣。纂修元史。而宋先生以前起居注來。胡先生以前郡博士繼來。王先生以漳州通守又繼來。相見益親且樂。三人者亦婺人也。人皆謂婺信多士友。而伯衡與諸先生亦自疑夫會合之盛焉。夫士君子出而宦遊。其所至之處。一日遇夫同郡邑井里之人。爲樂固無以加也。而況於其所遇者。有親戚之子。有同門之雅。又皆以文字爲職業。議論浩瀚。翰墨輝映。有相觀相長之道。其樂何可量哉。許先生歸且踰年。今史書告成。胡先生復引年固辭而歸。則於伯衡私心如之何其不慊然也。雖然。尙論東南文獻之邦。未有先於吾婺者也。其人材之衆。學術之懿。蓋自昔然矣。奈何比年迫於公私之多故。非其父兄之甚賢。教有所不暇。非其子弟有超卓之才傑特之見。不能終學者亦多矣。他日求士於婺。萬一如求登錡錢鎛刀斧於鐵爐步。則豈不大可愧乎。伯衡竊慨焉。幸而教於鄉閭。若古之所謂父師少師者有許先生。乃今胡先生又歸。推夙傳於先正者。以淑之二三子。薰蒸而成就。夫何難焉。則人材秀出。足爲邦家之光。猶及見之。其樂又可量哉。此伯衡於先生之歸。始則慊然而更以喜也。昔仲尼念吾黨小子之狂簡。於是乎歸而裁之。今二先生固不敢自同仲尼。然二先生學仲尼者

也。仲尼之於魯。二先生之於婺。其為父母之邦同也。而婺亦伯衡父母之邦也。則以仲尼之所以造魯諸生者。而造婺之諸生。不惟二先生是望。而望之誰哉。先生歸。會許先生於四賢精舍。幸為伯衡謝焉。

送譚鎮撫調平陽序

都指揮使徐公。以平陽岸大海。內與南閩接壤。外通日本諸番。雖宿重兵而守。將不足以任折衝。既簡千夫長之材者往代之。復命鎮撫譚侯濟翁往佐焉。聞命之日。濟翁方與吾黨之士。就謁胡先生金華山中。胡先生方封羊豕。備酒醴相燕勞。酒行而報至。濟翁命馬竟歸。滿坐咸憮然不懌曰。譚侯其遂去我等矣。自今我等當離羣索居。雖有酒無一人醉者。嗟乎。文武士之異趣久矣。求其相能且不可得。尚何相成之望乎。今吾黨顧於濟翁如此。夫豈不以於濟翁而復見折節下士之風哉。蓋余之留京師也。聞方今藩翰。惟浙東諸大將。能忘勢以禮天下之士。而平章李公、左丞林公、指揮徐公、夏公、貴表厲焉。余竊斂然以不得趨其下風為慊。幾辭免編摩之職來歸。則李公林公皆徵入朝。徐公夏公皆移鎮錢塘。所見克紹其風猷而士翕然歸之者。上則長師宋君。下則鎮撫袁仁仲及吾濟翁。皆其人也。而幸托交焉。濟翁暇日過余。升堂即席必讓。周旋必度。然諾必謹。相接以文。而相與以誠。始余見之。意其新交際適然耳。既而其後交際皆然。今且四五年。朝夕聚首。其交際未嘗不然。過相規也。疑相質也。急相赒也。喜相慶也。有無相通也。患難相恤也。疾病相拯也。歲時必躋吾門拜吾親。而時致異味奉焉。曰。而之親猶我之親也。陳酒殽。召故舊。必及吾兄弟焉。曰。而之兄弟猶我之兄弟也。杯觴聯於吾。而以空乏叩其門。必有以賑焉。曰。而之親戚猶我之親戚也。四方俊乂遊吾土而知吾者。禮之惟恐不至焉。曰。而之朋友猶我之朋友也。嗟乎。無所肯

似若余。豈足費士哉。而濟翁禮貌之乃爾。則其於鴻生魁彥可知已。且濟翁友余於里居家食之日。固知其不能延譽而使之增重于時。於是從而禮貌焉。則凡濟翁之交際。豈要名譽而借助聲勢哉。夫亦志乎道而已矣。豈易得哉。而今又當別去。則於濟翁之別也。豈不異於人之別歟。茲吾黨所為眷眷者耶。濟翁之美衆矣。余獨表其一節。以告平陽之士。尚聞其風聲。爭磨治洗滌以求交於濟翁。而無概視為武弁之流哉。先民有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濟翁能取友。以宏其德器。而增崇其遠大之業。雖當方面。而有餘裕矣。況佐平陽乎。此余之所望於濟翁。而亦濟翁之志也。若余者則豈足言士。抑豈濟翁友哉。

送孫太初詩序

建安孫太初為千戶所照磨。金華考第既成。將治牒赴京師。長其所事者。朱公率士友賦詩以贊其行。不鄙蕪陋。授簡請序。序曰。李唐之世。最重戎幙賓僚之選。故夫名士大夫往往托乎其間。位雖未達而榮如貴仕焉。蓋主賓相得。志意交孚。飛書移文而德威以宣。借箸草檄而材猷以著。謀行計從而功序以立。邇安遠輯而名聲以彰。其視俛首州邑。處勢蹴踖。如束溼。如跋盩。惟適觖誚之避。而不得一展布。希知用於當世者。信若倍蓰矣。則夫榮之。豈徒以其職優地峻。出幙府而可持旌麾也哉。皇家昭受大命。奄甸萬方。藉兵守圉。若衛若所。周於列郡。而主其畫諾者。率用儒流。雖官名古今異制。其職守則猶唐也。況唐之

辟舉。出於藩翰。而今之用舍。悉斷自宸衷。則其選不愈重哉。苟預在列。烏得無榮也。自海隅底定。畫地緘兵以臨制。金華惟署千戶一所。其握符之英。有若朱公之賢。敦詩而說禮。忘己而下問。好謀而從善。視古名將蓋無愧焉。太初乃以時來與其幙。而與之並遊。又能叅用柔剛。不抗不阿。持文墨議論。彌上下彌縫之。釁鏬協和。金玉春應。雍容朝夕之間。而邊場晏然。桴鼓不警。倘論今戎府。而金華遂最浙東焉。則夫主賓之相得。志意之交孚。如魚之川泳。鳥之雲飛。以登厥美。視溫石之在河陽。復何愧哉。是宜朱公於太初之行。相引重而不置也。矧今自衛以至於所。皆得歲上其賢僚之名迹於朝。由是取知鈞軸。擢居華要者比有矣。太初行哉。翹騄駬而躡空虛。友鸑鳳而翔寥廓。余知旦夕聞耳。太初行哉。

蘇平仲集卷六

序

送晉王和汪君序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為國之藩屏。在乎衆建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為王。授之冊寶。錫之車服。胙之土田。復簡朝之重臣為之保傅。親御便殿。面諭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郭。樹府寺。備儀衛。董胥聯。施政教。以待諸王出閣。而龍舒汪君實拜晉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為之師。為之傅。為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傅相。其位秩差後三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晉王所賜履。表裏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而制外閫。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倜儻傑出之資。夙承訓於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奧學雄文。宏材遠略。卓乎非流輩所可及。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敭歷中外。惟其所用。而聲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鐘。大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今繇二千石擢拜是官。眷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為子傅。唐太宗謂李績不遺於李密。故托績以孤幼。帝者為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在中臺也。數犯天威。陛陳讜論。可屬晉王。豈復

有過於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績之所輔導者.雖有本支之異.而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取佚與績.蓋千載同符也已.鞠躬盡瘁.啓沃彌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河間、東平之賢.使晉邸綽爲令王.保有社稷.與國同休.永永無斁.上無負聖天子建親王之至計.揆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而亦君之所優爲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餞.而屬余敍之.於是乎述.

送孔成夫序

惟二年十一月癸巳.知縣孔君克勤至自清河.越四日丁酉.朝于闕下.吏部考厥績.以其民爭於而政.俾復往涖厥邑.爰以丁未陛辭.天子登進克勤申命之.若曰.爾邑瀕于河.昔屬天降亂.草竊肆興.劉剔爾邑民.爾邑民四方出徂.亡宅弗克宅.田弗克畋.邑時則空虛.自朕命一二熊羆之臣.底定中土.爾邑民乃歸持厥婦子.復厥宅里.惟爾尹玆邑.亦既越三載.民情民病.亦宜迪知之.朕永念人惟求舊.肆復命爾以往.嗚呼.我民亦孔艱矣.爾曷相厥居.爾曷闢厥衣食.爾曷周厥鰥寡.爾尙寬乃事.恤乃刑.夙夜宣昭朕德.用澤潤保乂之.我戎士苟有離厥次.逋於爾土.以夷於爾有民.時則執以歸於京師.爾克俾乃民.有生有聚于而邑.罔或怨咨.爾克及爾暇逸.以詩書.惟乃子乃孫是訓.凡民亦莫不懷於爾.奔走惟爾之歸.若厥子於厥父母.時乃能朕則爾嘉.其大用爾.克勤受命.再拜稽首.出以告伯衡曰.聖訓聖心.罔不在斯民.克勤雖無良.民敢哉.其曷以對揚.伯衡曰.君克勤.惟君世家闕孫.尤祇愼厥身.嘗列在近侍.克荷眷知.肆簡畀玆邑.君亦既克綏玆邑民於前日.我聞善厥始.斯匪難.善厥終.如始斯.惟不易.矧乃祖仲尼有訓.既庶斯富.富斯教.嗚呼.邑無小大.民無衆寡.治則同道.往其率由玆.以終厥功.玆惟無忝乃祖之彝訓.玆亦惟克對揚天子之明命.君克勤念哉.

送梅侯鼎重赴和州序

和、岸江以爲城.南扼采石.北控淮右.立國於南者.倚之以爲重鎭.蓋自三國以來則然矣.聖天子受命而興也.嘗駐蹕於玆.部署諸將.乃渡江入都金陵.既平江東.遂安浙右.踣陳理.張.兼閩并粵.取燕趙.擧齊魯.克燕冀.下秦晉.而天下以定.則和固興王之地哉.不可與偏州齒.亦審矣.是以例定爲縣.尋復爲州.而寘守尤愼簡其人焉.爲州之一月.平陽令梅侯鼎重被選往知其州事.或曰.和重鎭也.守重用也.然受廛於和者.咸曉將相之家.居其半.法之不行.則蠹政.法之必行.則搆怨.蠹政則獲罪.搆怨則取悔.梅侯雖材且賢.擧其職也.豈不難乎哉.余曰.趙奢.田部吏耳.猶能以法繩平原君之家.平原君.戰國之公子也.猶知賢奢之爲.矧今紀綱修明.貴戚之家.一一奉公如法.過於平原君遠甚.而梅侯乃天子命吏.又非奢之比也.無虞悔猶.而投高明.梅侯奚爲不可居重鎭.膺重用.其職之擧也.又何難焉.或曰.子之言是已.請書之以爲梅侯贈行序.

送田同知赴太原詩序

今中書右丞楊公爲參政江西時.幕府號多賢.而鎭撫田侯無爲特知名.既文且武.大見任使.緝軍綏民.以至於聽訟.弛張無不適其宜.雖將老吏.咸傾心下之.楊公入朝.而田侯亦代還.觀屋龍河之上.杜門讀

書再食新矣.方楊公由御史中丞出鎭山西也.屬郡缺長貳.公曰.吾所統皆股肱郡.且其民艱脫鋒鏑.不有人焉足爲士卒黎庶倚賴者不足任.而吾所知人.惟田鎭撫最材.而效又著.即具名以聞而請之.上乃命爲太原府同知.田侯且行.求一言爲規.余觀之.春焉而草木榮.秋焉而草木落.夫其榮也非自榮.必有使之者.故從而榮也.其落也非自落.亦必有使之者.故從而落也.是故使之者至無物不從.使之者不至無物.或從古之爲治者.擧天下之大.而無不爲之用者.無他焉.善操其所以使之者而已矣.而教化刑政之具.忠信之實.勸懲之方.則其所使者也.夫以田侯之材.誠善操所以使之之術.雖以之輔理可也.而況爲郡乎.集流亡以實其地.課農桑以厚其生.謹邊防以除其患.時役使以齊其力.同好惡以得其情.興學校以革其俗.轉憔悴爲樂康.於以答知己.於以欽承眷注.夫何難焉.而又安用余言哉.於是書以爲田同知赴太原詩敍.

送樓生用章赴國學序

勝國設監學.以教貴游之子弟.拔田里之秀民.使受業其閒.滿百人即止.取之如此其難也.業成.然後積分.積分及格.然後私試.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必三年大比.然後與天下貢士.萃試於禮部.進之如此其難也.試於禮部.中有司之繩尺.策於天子之廷.然後賜第出身.例不過七品官.浮沉常調.遠者或二十年.近者猶十餘年.然後改官.其改官而躋華要者.十不能四五.淹於常調.不改官以沒身者十八九.用之如此其難也.我朝之設監學也.凡田里之秀民.執經就列.與貴游齒.未嘗限以常額.略課試之虛文.覈責成之實驗.甫二三年.即試用之.巡行列郡.擧其職者.竣事復命.或擢左右參政.或與大郡.或僉各部按察司事.是不惟易其取之之途.進之之門.而用之之術.抑亦易矣.於戲.朝廷試待諸生之優.誠前所未有也.諸生生今之世.居今之學.不謂之厚幸可乎哉.雖然.勝國之於諸生也.取之難.進之難.用之難者.無他.不貴之也.不貴之、以故困折之也.皇朝之於諸生也.取之易.進之易、用之易者.無他.貴之也.貴之、以故假借之也.夫困折之.則其求之也不全.而責之也不備.假借之.則其求之也必全.而責之也必備.諸生生今之世.居今之學.吾見其易成名也.吾知其難爲稱也.吾所爲喜且懼也.然有師資之益.有教養之漸.而又有國之刑賞在焉.藏修遊息者.誠能勸焉懲焉.而誠奮焉.則成材就實.自致於用.以稱旨意.夫何難焉.此余又未嘗不望諸生自勉也.今年秋.大選郡學弟子.登於監學.金華學子以選在行者十有四人.而樓猷、用章、居其一.用章勤而敏.介而通.其在郡學.已自能頎然出其頭角矣.矧今去而遊於監學乎.惟知自疑.幸毋恃其易.尙思其難.益致其勉.能爲人之所難.非用章之望而誰望哉.使明體適用之學.不愧於前修.設學取士之效.顯白於當世.則余雖病處山林.尙能作爲樸棫之雅.以慶人材之秀出.以歌國家之盛美也.用章行有日.凡朋從咸賦詩以送之.而見請爲敍.故述此告之.

送徐生繼先還國學序

國子生徐繼先移病歸金華就醫.期而愈.將往卒業.其同舍生何與道、樓用章、以省親在金華.請於縉紳先生賦詩以贈之.謂非余莫之敍也.相率來請.嗟乎.繼先昔生之疾作.生父兄之望生愈.有甚於生之自

頌生知之乎。今生之疾愈。生父兄之爲生喜。有甚於生之自喜。生知之乎。生亦知父兄頌生之學成。有如頌生之疾愈乎。生亦知父兄喜生之學成。有如喜生之疾愈乎。惟知父兄之所頌與其所喜者。在乎疾之愈。然後知愛其身。亦惟知父兄之所頌與其所喜者。在乎學之成。然後知淑其身。愛其身。淑其身。所以慰父兄之心也。而豈自慰云乎。生也疾。則歸就醫。愈則往卒業。僕僕爾而往來而不憚煩者。夫豈不以此乎哉。嗟乎繼先。生之醫也。凡可以愈疾者。旣無所不用矣。生之往也。凡可以成學者。宜無不勉焉。如使於凡可愈疾者用之。而於凡可成學者不勉焉。是知愛其身而不知淑其身。則父兄亦將缺望。而又何喜乎。雖然。疾豈徒愈哉。故非治以良醫不能愈也。醫良矣。非飲以良藥亦不能愈也。藥良矣。非愼起居。節飲食。致淫邪之去。臻元氣之復。亦不能愈也。則學固可徒成乎哉。是故師者醫也。道者藥也。氣質者淫邪也。德性者元氣也。不得賢師。不聞至道。不變化其氣質。不成全其德性。而學焉有成者乎。今奉天子之命。居儒學之館。樂育天下之材。自司業至博士助敎凡十數公。余雖不獲盡見之。抑不可謂不知之也。之十數公者。皆德尊望隆。業乎堯舜周孔之術。深於詩書禮樂之文。以生之妙年。得與英俊並遊而受業焉。則師旣賢矣。至道不患無聞矣。生誠克以愈疾之心而蹶然愛日而自強。眞知而允蹈。持其心。養其性。去其偏而復於中。而學焉有不成者乎。學成則德可久。業可大。名可遂。所以慰父兄之心。不其至矣乎。而生父兄之躍躍爲生喜也。視今日之喜。豈不相千萬乎。此亦余所頌於生者也。誠如是。余寧不爲生助喜乎。嗟乎繼先。尙懋勉之乎。

贈高士敏序

曩余遊燕都。士敏之先公。時任六察。公則吾父行也。因以故人子謁公於濟化里第。辱公與之爲禮。朝夕往來門下且數月。公暇日褒衣緩帶。御馬從一蒼頭。過余讀。移時始去。儼然老成典刑也。余將歸。會公省太夫人維揚。遂同舟而南。公嘗言吾兒曰。巽士敏者。且冠矣。頗知力學攻文辭。行且至維揚。當出以見子。子其弟視之。苟有得。無忘相訓告也。比至安東。道梗。公間道以往。余則取道海上。竟不得過維揚。與士敏相見。後聞公奉太夫人來姑蘇。又聞爲理官吳興以卒。雖相邇而疆場事嚴。以故亦不得往哭公與士敏相見。今年國家蒐羅四方之賢。以議禮考文。由是士敏來京師。知余在成均。數抵余所。自以爲相見恨晚云。蓋公嘗語士敏。吾有故人子蘇平仲者在金華。異日見之。可與講學者也。士敏以公之言爲信。而不逆余之姓名。以故見而喜。喜而定交焉。安知余之非材哉。野人有山雞。野人不愛。而過客愛之。彼以爲鳳故也。使過客知其非鳳。則過客之弗愛。甚於野人矣。余嘗獲從公遊。不慮公之推與之過情也。惴若山雞。不足爲世瑞。徒黷士敏耳。士敏名父之子。非若余之不材。托契家而獲交焉。庶足以薰陶己。又烏得不自以爲喜也。士敏預修元史。尋入東宮爲伴讀。擢翰林編修。轉秦邸紀善。侍王留居京師。日與之處。觀其儀榘之顒昂。志氣之軒豁。議論之辨給。文章之雄贍。未嘗不羡公之有子。余長士敏且十年。內視不及士敏遠甚。無以副公之期待也。固不待他日。能不發愧乎。且高氏世有厚積。公宜食其報。而位又不滿其德焉。譬之水。其猶澤乎。瀦而不流。一旦決其防。沛然其何能禦也。孰謂遭其時以光昭前人。不在士敏乎。勖士敏

年甚壯。材甚俊。出入兩宮。甚見器。其馴致於通顯也何難。然則士敏之使余羡慕愧赧。要當以功名事業。豈特文學而已哉。

贈林子山序

人之生不幸而失身。或爲農圃負販。或爲百工技藝。或爲皂隸倡優。否則不幸或病狂易。或癡騃。或冥頑。而或聾或瞽或瘖或跛。則其最不幸者也。而吾之生也。幸而不跛不瘖不瞶不聾。且幸不冥頑不癡騃不病狂易於凡皂隸倡優也。百工技藝也。農圃負販也。幸皆不失身爲之。則吾之有生也。夫豈易哉。又況羣於萬物而靈於萬物。齒於衆人而賢於衆人。與天地並立相爲終始者乎。於此見吾生之甚不易也。古之士知生之如此其不易也。是以慄焉而不寧。汲汲焉務以遷善補不足。俛焉日夜自強。而不敢以斯須而肆焉忘道。苟頹然而不省。宴然佚居。侈然飽食。而頑然不務進修。而瞢然不聞大道。吾見其偷儕而立。冥行妄蹈。與聾者瞽者瘖者跛者。奚以異。師心自用。屏常失正。與病狂易者癡騃者冥頑者。奚以異。其名爲士。而其失身固有甚於爲農圃負販者、爲百工技藝者、爲皂隸倡優者。雖曰萬物之靈。終亦必與草木鳥獸衆人同歸於腐壞澌盡泯沒而已。尙何參天地而相與終始之望乎。嗟夫。士之貴賤在聞道。道之存亡在所學。世降習汚。天下之士。於是始以爲士之貴者。在乎爵位之崇高。威權之隆赫。意氣之充溢。名譽之光輝。而相率馳騖於俗學。以追世好之不暇。其於道之存亡一切不暇顧也。脫有偭流俗而希賢哲。務正學而遊古道者。出乎其間。舉天下之士。不以爲迂闊。則以爲計左。不相與詆之。則相與笑之矣。矧肯舍其學而與之共學乎。於呼。此亦不思夫有生之不易而已矣。此亦甘心爲草木鳥獸衆人之歸而已矣。不亦大可悲也夫。於斯時也。而有人焉。能自拔於今之人。求合於古之士。卽文獻之邦。就當世之碩儒。以講求洙泗濂洛之學爲己事。若子山者。豈苟慕其名哉。豈要譽於士林哉。豈將以眩遠近之聽聞哉。其殆灼知生之不易。而不忍爲草木鳥獸衆人之歸也云爾。推此志也。則子山誠亦超於人而有合於古矣。何取於余也。顧乃不忘下問而求益焉。余也強背抗顏。一日爲國子師。然自幼侍遊他邦。中遭海內變故。憧憧焉擊擊焉。加之近歲不幸而聾且瞶焉。而於鄉學昧昧焉。則其於道亦可見矣。將安所進於子山乎。獨念夫有形則必有神。神者何。精華果銳之氣也。凡物莫不恃之以立。而人爲甚。古之君子。幼而壯。壯而老。老而至於死。道以爲己任。足乎內。無待乎外。不淫於富貴。不詘於貧賤。不奪於禍福。不撓於憂患。不回於勢利。不愧於俯仰。皆是氣之所爲也。而不可不養也。是氣也。在人在天地一也。朝氣之絪緼、彌六合而薄三辰。非不勃然盛矣。然不崇朝而銷液矣。詎足恃乎。雖在天地猶然。況在人乎。夫是以貴乎有所養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余不敢以疾疢而不加勉也。余之所願學者如此。子山其謂斯何。苟有意焉。尙勉旃以從事。則不患銳於始而消沮於終。可以究有爲之志。而極其材力之所至。游於高明之域。不在余則在子山矣。又何任重道遠之慮哉。

贈玄默子序

混沌無聞。遊於廣漠之野。遇淩虛子、入無子。方相與論道。淩虛子曰。至哉道乎。大於天地。細於芒忽。亙乎

古今。散於萬物。狀之而無象。執之而不得。恍恍惚惚。不如歸之默默。入無子曰。二儀之高下。七曜之晝明。山川之流峙。寒暑之變更。魚鳥之飛泳。草木之悴榮。與夫人之男女飲食作息經營。何莫非道之流形也。吾以爲昭昭。孰謂其冥冥。混沌無聞曰。唉若之於道也。曷嘗窺其奧哉。不過闚其局耳。夫形而上者謂之道。無形無體。無臭無聲。得其一隅爲物。得其大全爲人。而與性俱生焉。故道之微而顯也。不在乎能言。而在乎能行。苟徒逞辯說以彷彿。又何足爲之重輕也耶。彷有一士。神清而氣澹。皙白而長身。聞混沌無聞作是語已。與杖而歌曰。存於天地之後兮。有於天地之先。無一息之或停兮。無一物之不全。不知其孰始而孰終兮。但見其忽在後而倏在前。竊之以一言兮。曰玄之又玄。詎無忘言之人兮。默焉而意已傳。淩虛子。入無子。方聞其邑里姓名。其爲士者。不容竟去。混沌無聞曰。若不聞滌之全叔。有孫仲善號玄默子者乎。卽其人也。卽其人也。

贈金與賢敘

古之善繪者。畫詩、圖孝經、狠爾雅、像論語春秋、著易象。皆附經以行。下至漢魏晉宋之間。講易有圖。頗禮有圖。列女仁智有圖。圖遂與史並傳。助風教而翼彝倫。則繪之所係。不旣重乎。然而豈易能哉。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繪之事。象之道也。資有該造化之妙理者焉。不得其妙。而能合於天造。吾弗知之已。於戲。與造物者遊。得於心。形於言。粲然在紙而成章。則謂之文。得於心。形於手。粲然在紙而成象。則謂之畫。余嘗學爲文。述山之勢。水之態。烟霞雲霧之變。草木鳥獸之形。以至於神情鬼狀。或由盡其思致。則使人讀之。不啻若登山臨水。仰烟霞雲霧。俯草木鳥獸。而鬼神出沒乎左右。心目爲之竦動焉。雖未必能窮造化之妙也。而其故則可知已。又況心手相應而爲畫哉。使人觀紙上之象。而竦動也。固當什佰於紙上之文。而或不能然。豈不以規規於筆墨畦町間乎。蓋有道有藝。道至而後藝至。自昔以藝名世者。莫不有道焉。庖丁之於割。輪扁之於斲。由基之於射。宜僚之於丸。非徒積習之所致也。況於畫而可以不事道歟。余抵平陽。會金與賢。與賢先君子曰德謙。甫爲儒學官。勞暇繪事。尤長於寫神。與賢妙傳家法。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名大夫士無不與之遊。聲稱籍甚。嘗爲余作小影。見者咸以爲酷肖。而未有以報與賢也。謀諸同志。與賢聞之曰。我無事乎報也。以一言賜我足矣。夫贈之爲言增也。古人之於人。或延譽之而使增重於時。或箴規之以增益其所未至。則贈之言。余固無能爲與賢增重。而與賢名聞諸公間。亦無待余之延譽。若夫悉繪事所係之重。明物理以進於道。以增崇其筆力。以追配於古人。則區區所望於與賢。而不容已者。故述以爲贈。

贈岳德清序

往歲金華同知潘侯叔聞病目。延國漢臣者治之。漢臣出入叔聞所。余數數見之。其徒有岳生者。未嘗不與之俱。漢臣治叔聞之目。凡砭灼湯劑與夫劑之和養加損。一以屬岳生。比叔聞病愈。漢臣辭歸。余亦徵赴京師。余之叨祿於京師也八年。然後得請歸養。及歸。從人間漢臣。則且死矣。而岳生者。余固忘之。去年冬。有持胡先生送岳德清詩示余者。言德清余嘗識之。余亦不記其爲漢臣之徒也。歲之六月。德清過余。

相與問勞。乃知其爲往歲與漢臣俱出入叔聞所者。因落相識也。而忘之。則余見德清安得不喜且愧哉。德清故鄂忠武王之裔。家於盛陵。採藥浙水東名山奧區。往往有其足迹。而雅愛金華之長山。至輒眷焉不能去。其所至。人莫不虛館以俟。爲人治目。比有奇驗。則德清能傳漢臣之業可知矣。余因問德清。人目病凡幾證。狀何若也。德清引古方書言。目之病甚悉。大都十七八證。而名狀各異。又問治之皆有術無術。對曰。唯瞽不治。餘皆有治之之術也。然則天下無不可治之目已。對曰。然。余拊髀曰。嗟乎。德清。生亦知余之病乎。余目與人同。而余獨視不及尋丈。尋丈之外。玄黃牝牡不辨。此吾友也。孰視而弗與揖。彼非吾友也。拱手而迎之。以此動輒速謗招刺。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然余固能決別黔皙。妍醜。眞贗於尋丈之內焉。生縱不吾治猶可也。嗟乎德清。生亦知人之病有甚於余。而余之所甚患者乎。乃者雨不時降。吾婺以旱。溪流斷絶。車無所用。由是方地千里。不問高田下田。鞠爲槁壤。黍稷重穋。無弗黃而殞矣。而肉食者若不見。而莫之省。且督吏若胥。日夜取常租之盈。其視民之少壯者之有菜色。老弱者之骨爲殍也。與瞽者瞭者眇者無以異。觀其目則非瞽非瞭非眇者。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人也固朝廷使之。舉錯民之枉直者也。生不有以治之。其於賢否、是非、利害、曲直、廢置、取舍、從違、顚倒、錯謬。每事類夫此。則斯民將奈之何。德清謝曰。此非目病也。苟非目病則何病也。對曰。此所謂盲於心者也。夫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況乎以心盲之盲。責醫目者醫哉。則賤工亦安能治之。雖然。凡人之病。必有由來。得其所由。治之斯愈。此不易之道也。之人之盲也。亦必有由然矣。故竊以爲苟治之。以治阿大夫。卽墨大夫之術。何患其不治哉。又焉用吾醫目者爲。余嘉其辯。遂次第其語。以告操黜陟之柄者。且以見余之識德清有素云。

記

報恩光孝天寧禪寺大佛殿記

比丘軒公住持報恩光孝天寧禪寺之七年。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新作大佛殿成。其費取諸經用之羨財。而募衆施以助不給。出力爲之外護。則廣威將軍僉溫州衛指揮使司事王公銘。寺在衛署之東。宋崇寧壬午。齋禪師所建。癸未賜額曰崇寧萬壽。政和己亥乃改額曰天寧萬壽。紹興丁卯。又更賜今額。某年以嘗燬。重興未幾而摧圮於某年。至某年重構。又燬於某年。元之至元幾年始復於舊。迨至正末罹於兵役。田旣出。僧衆亦散去。而寺之凋弊已甚。國朝洪武九年二月。軒公以選自郡日來主法席。相其經營葺。仆者以植。傾者以支。朽者以易。缺者以完。而土田以復。請規以振。會有司治海隘。卽廡下處工徒。不戒於火。又以十三年春燬爲瓦礫之區。軒公謂其徒曰。寺之廢興。法之隆替係焉。我忍坐視可乎。焦神苦力。掇拾煨燼。以圖興復。凡耆衛莫不致。猶官民信向。相繼致助。西偏地勢褊迫。則請於王公斥使與東如一。地以尺計。總若干尋。建方丈。庫司、茶堂。旣而曰。有方丈以議事。有庫司以儲財。可以事土木之功矣。然欲復吾故宇。莫先於治殿。以處奉佛祖。衆議允協。以白王公。伐大木於羅浮、象浦。聚貨食召匠傭。允事以其夏六月望。至是而訖役。爲屋以間計凡若干。高深修廣悉準其舊。層阿廣簷。隆棟厚礎。斵雕藻繪。殆無遺

功。金相玉毫。妥奉如式。幡座華蓋。種種莊嚴。其壯麗顯敞。侈於昔多矣。覺以狀因鎮撫譚君濟來徵文爲記。余聞成壞因於數。而以廢爲興則存乎人。又必人與時會。乃能不難於以廢爲興。茲殿之建。當山寇竊發之日。歲艱物匱之時。首尾僅四寒暑。而煥然成就如此。豈不以智性融通於事於理。未嘗分別而生欣厭。有若軒公。而又遭逢聖時哉。弘惟皇上渡江之初。即以故龍翔集慶寺爲天界善世寺。肆寶曆之四年。徵有道浮屠十人。就蔣山太平興國寺。丕建廣薦福會。後六年。命天界住山宗泐。取經西竺。又五年。詔郡縣成立僧司。以糾其徒。佛法之見尊奉至此。振古所未聞也。蓋西方聖人。以神道設教。大率使人去妄而即眞。因境以生悟。其普願之廣大。慈悲之深重。欲高深廣袤之區。生成種植之類。莫不拔迷途。脫苦海。而沐游於慈雲慧日之中。此與中國聖人。博施濟衆。一視同仁。夫何以異。聖人在御。參用眞乘。亦惟密裨至化。陰隲羣生。豈專福田利益於一人哉。軒公祗承德意。而致力斯寺於斯時。既成寶構以嚴所事。方務處功。舉還舊觀。庶幾教基上並鴻圖。至於萬億維年。而海隅含生之屬。永有依怙。其營度之勤。搆締之美。與復之功。當歷世不一替。殿之建。特其權輿爾。尚刻石以竢焉。軒公名子軒。號宗鼎。嗣法於宜翁雅禪師。耆舊與公同心而効力者。曰某曰某云。

溫州府開元教寺興造記

溫之佛剎。傳天台智者之學者。惟開元最鉅。在今玄妙坊。東晉天寧二年。郡人李整。捨宅以建。初名崇安。唐開元二十年。詔諸州成以一大寺爲開元寺。而茲寺爲溫諸寺之冠。例改今額。石晉天福二年。復崇安

故名。至宋治平四年。火。久而復完。政和十年。更爲天寧萬壽宮。其復爲寺。仍曰開元。建炎十年也。紹興十年。又以舊燬。未幾重興。初寺隣法明院。後遷法明于來福門外。而以地畀寺。斥大其址。立子院五。曰藏院、曰天台教院、曰千佛律院、曰圓覺曰圓通兩禪院。寶慶十年。重建山門。又移千佛立於寺之後。元至元二十七年。各路例設官講所。因以千佛爲之。自是千佛不復隸本寺。俱燬於延祐元年。而重搆於泰定四年。歲時節祝釐與凡祈禳咸在焉。越三十五年至正丁酉。颶風大作。棟宇盡頹。獨寶殿存。而上漏傍穿。亦已甚矣。主僧至剛。僅克葺而新之。樹法堂。闢山門。範銅爲鐘。搆樓以庋。而遷主江心也。所宜有而未及爲者固多也。今住持仰山欽。以國朝洪武五年。自顯德來補其處。銳志興修。圖惟厥終。俄又以病去。十六年春。諸山相率白於郡府。復挽之出。再正法席。即探己之囊。斂田之入。市材諏日。召匠鳩徒。百堵皆作。殿堂、門廡、庫庾、齋庖、湢圊。或因或革。以次就緒。佛、菩薩、羅漢、護法天神。雕塑藻繪。煥焉聿新。僧佛之供。器物之需。織悉畢備。下逮垣墉階術之微。有廢必舉。凡至剛未及爲者。至是仰山無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申其志之所欲爲矣。雖名因舊以爲新。實則創始也。十七年某月某日工告竣事。耆舊僧衆謂數十年之廢。成於一旦。爲力不易。而功甚鉅。宜有述以示方來。而寺之沿革興廢。皆無所登載。介前溫州路治中金君翊求余說之。竊惟開元自有寺至於今。千有六十有八年矣。厄於鬱攸者三。毀於道家擅於颶風者各一。由代有其人。故其燬也。隨復而其奪也。迄歸。在梁則有若宗慧。闡義并錫大鐘大鼎。在汴宋則有若性南。詣闕獻頌。仁宗召對稱旨。親御宸翰。錫以文英大師之號。而御書閣攸建。自景祐至熙寧。兩錫一大藏教之賜。

在南渡則有若眞誠。因山門爲閣。崇百有三十尺。東西各翼以廡。高與之等。觀水心葉公之記。其規模之雄傑巨麗。猶可概見也。元有國百年。先後登於主席。於遷甚衆。則有若至興、思聰、省初、宗侑、至剛。寺之久而不廢。豈不以人乎。際今昌辰。皆崇象教。不有仰山者出。人與時會。假方便力。示現有爲。安能於非歲間。舉還舊觀。存教基於將墜。振宗風以不墜也哉。然前乎此有大興造。皆在時康物阜之際。易壞爲成。直易易耳。今仰山興事於仍歲水旱之後。帑藏空虛之日。而能悉積於成。不愆於素。固賴其材之過人。亦冥冥乎其難矣。豈宜無以告後人。俾相與扶植於無窮乎。用不辭而備爲之書。若夫如來以種種說開示趨極樂正路。五時八教。三觀十乘之旨。法筵重啓。龍象咸萃。修而行之。又豈不在仰山。當不待記。而亦非世諦文字所能記。不敢因記興造而輒有所陳也。

太平歸元禪寺記

平陽有新寺曰太平歸元。其規模雄傑鉅麗。環邑之境。唐末以來列刹。皆未能或過之。元後至元中。邑長者吳君良佐之所規也。其爲事甚偉。而其爲力亦勤矣。今四十有五年。吳君卒亦十二年。於茲而未有登載。其子常孫平。若恐來者不知所自。覺聰石介鎮撫譚君濟翁。求余爲之記。吳君素好施與。每歲夏秋之交。輒發粟周其鄉鄰。常造舟飛雲渡。屬篙師操以濟往來者。買地一區縣北。搆亭其間。殯不能葬者。既而自謂。此足以行吾義。未足以率人爲善。且吾儕生長安樂於太平之世。皆上之賜也。願藉佛力以報焉。而縣之西、雅山之下。其地沖爽。以居佛猷宜。於是以至順壬申夏。度地八十餘畝。夷高而增卑。堙窪而支陁。

使平正如一。遂以後至元己卯秋八月乙未興役。中爲大佛寶殿。四阿崇三十有六尺。從其尺十四以爲廣。深視廣不及三尺。左右翼之。深廣如之。殿之後。法堂、祖師祠、侍者寮、居左。檀越祠、首座寮、居右。法堂之後觀音閣。又後爲茶堂。爲方丈。殿之前。山門三間。門東門西。翼以夾各二。爲維那知客之寮。夾之東西各一樓。東樓搆輪一大藏度焉。西樓範銅爲鉅鐘懸焉。門之外、萃門。萃門之前爲放生池。其上爲梁。其前樹扶闌。又前列七層浮圖。而其數如層。皆美石爲之。左右廡各十有七間。自法堂屬于門。中左廡爲伽藍祠。而廡後曰庫廳、曰行堂、曰廚院、在焉。曰東庭、曰倉司、又在其後。中右廡爲衍善祠。而廡後曰稻林、曰選佛場、曰照堂在焉。曰西庭、曰湢圊、又在其後。殿而方丈。方丈而門外至於萃門內。至於庖福與夫作役之舍。屋以間計。通百有六十有八。凡事佛之儀物。奉僧之器用。制所宜有者。罔不精備。而爲垣以礎修術崇陛稱之。木石瓴甓。釘灰丹漆。匠傭之直。爲四十萬五千緡。爲米玖千斛。百石佛、菩薩、阿羅漢、以至護法天王之像設。悉塗以黃金。爲金百十有八兩。以至正乙酉春二月甲戌訖功。而比邱智通。實始終勀其勞。是秋。迎致逆川順禪師主之。又割田千二伯畝爲恆產。勒賜今額。定爲十方禪院。仍下璽書護持。則明年夏四月也。帝師亦錫吳君號正心德大圓悟居士云。尚論其世。蓋有元豐豫之際。於時郡邑間。厚積之家。百倍吳氏。富埒封君者固多。皈心眞乘。喜施不靳者。亦未嘗無之。名蓋上剎。方興土木之功。捐十金貲之。以田數十百畝助其不及。則自以爲輕財好施。而人亦與之輕財好施之名。觀吳君獨力自任以濟登茲。風斯下矣。自昔爲浮圖氏建大寺。市大田。非王公則戚畹也。吳君一布衣男子耳。十餘年而能爲王公戚畹

之所爲，此其材且智爲何如。抑聞之寺落成之日，吳君年未六十，即質家事不問，作樓四楹於方丈之西，垂入處之，焚香默坐，閱月踰時不出戶，二十載猶一日，年八十有四，一日閱般若經終卷，遽入室，延寺衆語之曰：老居士且行矣，幸大衆稱揚佛號訣別，合掌隨衆稱揚而逝。夫離俗去智，究竟生死，偉特如是，豈非所謂知施實相，起慈悲心，發願回向，具足方便，成就無上菩提佛果者與，孰得以造寺功德爲人天小譽有漏之因而議之哉。常等克念父祖之勤勞，汲汲焉求文昭示寺僧，使知粗始之不易，而相與保守於無窮，亦可謂賢孝子孫矣。

武義縣重建廣福院記

武義縣之闤闠中，有佛刹曰廣福院。元之至正丁酉春，燬于括寇，其年冬，僅搆大佛寶殿，未及覩其成，而僧衆或逝或散，莫有任其興廢之責者，爲日巳久。頃者余官遊來歸，過焉，則朱甍翠桷，寶鐸金鈴，煥然鉅然，震耀耳目矣。上人志晉肅余入坐方丈而言曰：皇朝癸卯之歲，志晉用甲乙之次，忝主是山，顧瞻蕪莽，不遑寧處，切自思惟，失今弗圖，將隕先業而墜教基，乃與吾徒宗煥、慈隆經營綜理，而延慶寺住山如海、邑士洪德潤等，矜吾之有志也，所以佽助者靡愛其力，爰頁衆施，益以己貲，聚材庀工，成大殿於甲辰之夏，建山門於乙巳之春，殿像設於丙午之秋，而兩廡之作以戊申，夏法堂之構以辛亥，冬庖室、庫庾、庖湢之屬次第訖役，凡制之所宜有，法之所當備者，方圖緒成之，過不自量，業欲具事狀求記於執事，而辱下臨，敢遂謁之。按院始於宋之嘉祐丁酉，本福聖浴室也，治平丁未初，賜額曰壽聖，遊燬於和宜庚子。未幾重興，紹興壬午，乃改賜今額曰廣福。元大德中，溪數潰，院又嘗其衝，爲橫流必食之地，山門既圮，而衆亦無以自安，主僧永起得今址於徐文肅公之孫揚祖，乃公之別業，遂徙而建焉，實至大辛亥也。自嘉祐丁酉至今洪武壬子，凡三百二十有二年，一圮於水，再燬於寇，蓋有數焉。至於以廢爲興，未有不存乎其人者也。且起之遷建，始事以辛亥，晉之重建，訖役亦以辛亥，信非偶然哉。前乎起也，顛末不登於文字，固莫可考也。觀俞公之記，起致力於大競之際，歷二十寒暑，猶有待於時乘，權力繼之，而後規制大備，可謂難矣。今晉徒不加多，而物力不逮前且倍蓰，皆毅然以興起自任，訖能以十年之間而復還舊觀，不愈難哉。思其難，相與扶植彌縫之，使之永久弗墜，是誠在乎後之人。肅次第書之，俾刻石昭示焉。施錢與助者之氏名，具列於石陰，此不著。

清泉庵記

洪武十六年春，余客平陽，厭闤闠之喧囂，思得寂寞之地澄坐滌慮焉。余友前衆陰縣主簿林敬伯，乃相與之縣南嶺門之清泉庵，初取道林氏屋側，復折而遶朱、陳二氏居之前後，以入庵。爲屋若干間，大山屏其東，天妃祠峙其南，祠之祝史廬於其西，劉氏園於其北，湫隘猶民家耳。顧則東山九鳳諸峯森秀環列，聳翠飛颺庭戶，使人有負塵之思，固自可樂也。庵僧曰東源順師，嚴重簡默，對坐移時，視盼不苟，類有道者，余心異而喜之。暮返而朝往，於此幾旬矣，乃知師年十八得度，傳法於廬白曰公，後三十有三年爲洪武戊申，司鍵鑰江心，其夏指揮何公高其行，言於郡，禮請住持神山禪寺，又三年謝去，其徒栖於歸元七

年敬伯暨人彥輝與甯仲輝者，以茲庵久虛，率里人延致之。人固疑師之不屑也，而師欣然不拒。夫領衆叢林，升坐說法，號爲長老，而居之不擇乃爾，不惟不擇居而安，完其缺與其廢，未嘗不盡心焉，此豈非有道者哉。師以庵未有記，具石求記，而吳君元範又爲之請，乃書曰：庵剏於宋淳熙間，名正因堂，檀越吳氏始居此者曰正覺大師，傳六世而至太古開。元至正甲午燬於寇，太古辭其私橐，經營興復，而樹前殿，未及覩其成，而報緣盡矣。師徇衆之請來主此，則戊午夏也，遂竪前殿，建後殿，闢僧堂，翼以兩廡，嚴像設，其中皆出於師，以介清泉坊，改今名，永業僅五畝，凡撫錫之集，香花燈燭之供，日月食飲之需，皆仰衆施。亦惟師道行足以起人敬信，以故施者相踵也。師，縣之萬全鄉人，俗吳氏云。

平陽縣重修江口斗門記

平陽之江口，舊嘗因海隄中斷之，壘石爲兩厓，深廣各三丈，內外貼石爲左右翼，又甃石壩於前後，中莛植石楹，析於雙門，鍥坎陷板以爲扃，每門板十有二層，時水盈縮而閉縱之，覆以屋五間，號江口斗門。宋端平丙申，縣令林公宜孫始作之，元至元二十四年，里之義士鄭君仔耕嘗率衆繕理之，繼存耕而致力焉者，則其族人前福州路閩清縣尹禮，前松江府華亭縣尉公誼，其歲至正辛丑也。後二十三年，國朝洪武八年，水暴溢，颶風激海潮相輔爲害，涯崩屋仆，而門亦圮，今且九年矣。爲縣者更幾人，而視之恬然。厥民雖欲起廢，夫孰爲之倡哉。十六年夏，南康彭君侑賢來爲丞，秋以公事過其地，目擊之，愀然不寧，亟謀興作，會主簿新安吳君鑑中銜命還自瑞安，與典史成都楊君孝忠，推册至自浙江，議以克合，肯效於水利所及之鄉，大家之役於官者，其人咸不勸而趨，以謂浮屠一寡，猶能出力負衆施，完砂塘陰均兩斗門，今在位者興無窮之利，吾屬顧不能効勤勞乎，或輸以財，或薦以力，協謀併智，以任其事者九人，以公誼皆致力於斯也，練歷而老成，推使將役焉。於是市石與木，授日庀徒，以舂以築，以繩以削，隄涯門扃，以至於屋，悉復其舊，而斂甃堅緻視昔過之，足支久遠。又以其餘力修平安渡馬道百二十五丈，以免人於淖。始事於九月庚申，而訖功於乙酉，皆欲刻石紀成，而因謝君復元屬筆於余。蓋江口在縣之東南二十五里，左江而右山，潮汐之所上下，諸山谷水凡三十六支，皆徑此而入江，初斗門之未作也，衆流既莫之遏，而海鹵水亦得入以害稼，民交以爲病，自作斗門，然後溢不患溺，乾有所仰，而惠利及於二鄉五都之人，溉田六萬五千三百餘畝，則其所係豈輕也哉。歐陽子有云：作者未始不欲長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使其繼者恆如作者之心，則天下豈有遺利。江口之有斗門，啓洩有時，水旱無虞，歷百四十八年猶一日，豈不以補而繼之者有其人乎。壞於暴水而中廢者九年，不有諸君子以興起爲己任，將遂隳前人之功，失一方之利，然則是役也，雖曰修廢舉墜，其功蓋與剏始等矣。於戲，使凡爲縣者皆能職思其憂，若諸君子，則門之復，當不待今日，民之蒙利，其可以世計哉。故爲之書，使來者尚有考而用其心也。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松陽之有學，學之有射圃，蓋自宋紹興始，元之制，凡民不得持弓矢，故射息而圃亦廢，豪右因侵而有之，踰八十年，有司漫不加省。皇帝即位之明年，詔郡縣皆興學，設師弟子員，而講習乎六藝。儒生葉端等作

而嘗曰，今學令射居其一，射圃之復，維其時矣。以告令王君，會王君徵赴京師，事格不行。而提刑按察僉事張公行縣適至，乃復以告。公爲按圖籍，凡學之地侵於民者，責丞李君仙鄰、劉君文彬悉復之。而地卒以歸，正其疆界，夷其畛域，樹垣以繚之。王君歸自京師，謂部使者祗承德意，返故地於久壞之餘，幸惠斯文甚厚，宜有以示後人。教諭毛君炳，將瀉而起，遂命之來謁文。書曰，侯以明之，此舜之學政也。其人之賢不賢，觀其射之中不中見焉。故以射致衆，衆致而後論士，是以三代率由之。而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致觚者三，則僅有存者。夫學政莫大於射也尚矣。矧國家方修文教，而稽古定制焉，則射圃之復，其豈細故哉。乃爲之記曰，復地以尺計之，直學之東南，則從七十，衡五十。直東北，則益其從二之一，去其衡三之一。直西北，則其從倍東北之三，其衡不及東南之八。直西南，則其從待東南之衡，而去其一，以爲其衡，東南故所謂射圃也。張公名志德，字某，陝西人。王君名彝，字秉文，北平人。炳，邑人，攝學事殆一紀，士論多之云。

覈田記

宋南渡後，金華縣諸名額田，體量於紹興辛酉，撿踏於嘉定甲申，覆量於咸淳丙寅，立法詳而爲制密，戶有恆征，地無遺利，猶不失有田斯有賦焉。元之下江南，因之以收賦稅，以詔力役，而水旱于某，則驗其災之輕薄，蠲其賦之多少，加以歷歲既久，簿籍寖不足徵，由是縣之民每遇災害，但各列其田自訴，訴輒復益步加畝，以幸免常租，而賦額日羨矣。至正庚寅，令民自實，要在均役而已，不暇釐正也。版籍入焉，朝廷有懸空之賦，名曰虛譌糧，而其數之多，爲田至千三百九頃有奇，民負逋而莫償，吏惴惴惟歲入不登是懼，而公私交以爲病矣。事聞中書省，亟命檢覈除之。戶部竣田，令俾以五尺爲步，造弓尺以量，符下皆重故成籍，罔敢自任。既而命明州府通判王琮來治之，亦興役，又以事罷去。今王君來倅郡，遂以命君。而君亦自以爲己任。蓋縣統鄉，十有二鄉統都，上鄉七、中鄉四、下鄉三。都統保，大率十。乃令都擇一人焉爲量長，保擇一人焉爲里長。都以五十步爲率，築堠一焉，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爲率，築堠一焉，表其保之界。田以圖爲率，樹木表一焉，書其甲乙之次。樹諸表一焉，書其多寡之數。而旁都比保，分曹易地，相司察焉。有田者則各以名數，如其時所水旱者，自占書於表，而樹之田間。擇吏之清強者，分董其役。以金華縣丞鍾鈞董東南鄉，以浦江縣丞杜彥董西北鄉，侯乃出詣諸鄉，卽寺觀以次舍，裹糗糧以食飲，衝冒暑雨，跋涉阡陌，履畝而中量焉。各乘其形之方圓曲直長短，絕彼補此，纖悉微積，以足畝數，乃以今昔之度準之，有餘者增之，不及者減之。岸溪而齧於水者蠲之，山林園池而墾築耕稼者收之。量既周，乃實諸所表，爲魚鱗圖，爲流水冊，冊以會賦，圖以會田，董之以東陽縣丞趙斗南君，朝夕親臨而程督焉。凡田既除前虛譌之數，其爲增者收者總百五十二頃有奇，減者蠲者總三百四十五頃有奇。冊以帙計者四百五十有三，圖以幅計者如冊之數，而皆有副。檢量之役，起洪武四年夏四月丙申，訖其年秋八月庚子，積百有二旬有四日。圖冊之役，起是秋八月壬寅，訖明年夏五月壬子，積二百有五旬而畢。以竣事聞，數十年之病，一旦以除。父老相與歡幸，爰伐石圖其悠久，介智者住山曾仁求文爲記。余聞經界者仁政攸始，三

代盛時，分田制祿，由乎井地之均。而井地之均，由經界之正。自是以來，其制世殊，至若賦以足用，因田而成賦，無古今一也。今檢覈之舉，執政責成有司，可謂急先務矣。符下且六七年，而莫有從事者，豈國家裕民意哉。是宜王君於蒞政之初，不憚勞勸，而勉勉焉致其力也。吏張惟允而總牧不斷，民征用寬，上有節度，下有堂守，仁民之政，孰大於是。嗣爲政者，毋替厥成，金華之民，利賴庸有既乎。然則託石以垂永久，將不在余文矣。王君名綱，字之紀，棣州人，嘗覈田蘇州，爲諸州使者冠，其來倅是郡也，由承運庫使外補云。

蘇平仲集卷七

記

國子學同官記

乙巳秋，詔卽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設師弟子員，其博士助教正錄，非有德望選於經術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則上親擢金華許君存仁爲之。丙午春，以儒員劉君宗弼爲博士，臨安李君宗表、河南張君用周、濟寧潘君文秀爲助教，高昌完君彥明爲學正，廣信鄭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爲學錄，臨江張君以誠爲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衛參謀。其秋，彥明除如平知縣，以誠除管領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郭君可久，繼彥明則南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兼，而余以七月忝授學錄。丁未秋，學陞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典簿官，卽拜存仁祭酒，宗弼司業，錢塘陳君彥博由元翰林編修署典簿，浚儀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博士，棣州高君仲暉由太子伴讀署助教，而余亦忝進學正，補余處則吳興張君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韶州，宗弼拜浙江按察僉事，子方拜江西按察僉事，彥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事罷去，叔循遷太常贊禮，仲暉陞爵勳司令，伯淵陞爵勳司丞，仲善陞太常典簿，孟兼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辭疾不上。今在官者，祭酒則梁先生以太子賓客兼，博士則許

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敬中助教則上蔡朱君原禮合文秀可久克正爲七人而叔允原禮入東宮兼伴讀云自余爲國子官閱於斯之二十一人者皆獲托官聯而與之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而升沈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是況於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爲之記歸田後時覽觀其姓氏庶用自慰焉來者爽考其平生以議擬其得失亦未必不有取於斯也梁先生名貞字叔亨會稽人劉君名丞直周君名循理潘君名時英郭君名永高君名暉朱君名明復完君名完哲鄭君名貫杜君名環其名如其字者許君呂君汴梁李君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名宗儀則浚儀陳君名世昌則錢塘陳君名濟則河南張君名溥則吳興張君暐者臨安李君名也宗頤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眉山人

王氏祭田記

浦江之深溪有義門王氏王氏之長曰士覺厥既舉子姪作祠堂以祀其先於是劃上田五十畝隸焉歲入租以石計者若干別儲之以供粢盛以具酪醴其田之畝步字號在某鄉某甲具刻諸石乃來徵文爲記古之有國家者莫不有廟廟必有祭祭必有田其禮可得而言矣天子爲籍千畝諸侯百畝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蓋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是以古人之有事於廟也常食不食常居不居常服不服常器不用惟其齋也而必變焉必遷焉必更焉必巽焉敬之至也矧夫醴也粢盛也所以饗先祖者也苟不別儲以資用而臨時取諸常産不既褻乎又焉得爲敬乎此先王制禮天子諸侯之祭犧牲豆籩粢盛之資必於御廩焉取之卿以下可類推也已而記禮者又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當是時也井天下之田授天下之民凡民無不受田之家焉有士而無田者乎所謂無田者非無田之謂也無祭田之謂

也無田則不祭田之所係豈輕也哉而因可無也哉後世廟無其制祭無其禮而況於田乎貴爲公卿大夫猶然而況於士乎今士覺以韋布之士顧能推其烝孫之孝創家建祠祀其遠始高曾之祖而凡同居尊從之考妣無不及豈非用心之厚者哉且王氏系出鳳林與時其先有登進士至達官諡忠惠者於濱熙宰相魯公爲近宗則士覺固公侯之子孫也於是自附於古之有田祿者以田五十畝供祠事不亦善於禮矣夫余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喜其猶行古之道也於戲不賢能之乎抑聞君子之舉事惟可繼也故可尚惟不窮也故可貴士覺此舉本之以孝節之以禮斯不亦可繼乎田之所入歲取不竭斯不亦不窮乎然則其報本也詎曰一時之計而已來裔因其根於心者用其出於田者而以蒇事雖至於百世可也楚茨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士覺有焉其卒章曰孔惠孔時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於王氏之嗣人蓋日望之

陳氏祠堂記

平陽陳君謙邑之故家也其先五季時自長溪來居南監元大德間南監淪于湖陳氏亦不能獨存惟諱容府君僅以身免遂徙居金灘娶包氏生諱醴府君醴府君娶管氏生諱德府君德府君娶龔氏則謙之考妣也謙以洪武十年某月某日作祠堂正寢之東以奉先世之龕始於諱容府君而不及高祖以上者因厄於水位諱無從徵也祠之制同室而異龕一遵家禮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時節必祭牲殺器皿亦一遵家禮既卽以

蒇事又欲來者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友梅二琛來請記余聞凡有生者莫不有所自出知其所自出則知其所以報本矣報本莫大於追遠追遠莫重於祭是以古者飲焉而祭先酒食焉而祭先飯一飲一食猶不敢忘其所始則夫吾身之所自出者其可忘乎由吾身推之吾親之所自出未遠也吾祖之所自出雖遠而可追也其本一而已矣孝子慈孫宜無所不用其情然而聖人慮其過與不及也於是有禮焉有制焉尊而貴者其禮隆則有廟卑而賤者其禮殺則等而降之去廟而卽寢以薦寢乃燕處之所以之而修祭祀苟非庶人後世無祿之士爲之則於禮未稱禮者稱情而爲之者也苟欲其稱則雖古之所無可以義起之此祠堂之建爲不僭不褻而於士爲稱焉嗟夫自宋儒之議行至於今非一日矣都邑之間縉紳之家能念其所自從事乎此以致崇極於其先者幾何人哉今謙於蕩析之餘室廬完美貨財滋殖不以爲吾力之所致身與妻子之所當豢養長顧卻慮以爲吾先祖父之所積累者厚故其祖澤之所漸被者遠也於是報享稱情爲之而致其崇極如此可謂知本矣然則祠堂之作雖禮之常而亦不可不書也庸著所聞俾刻於麗牲之石庶其子孫思纘承於無窮

陳氏修睦堂記

夫族之貴乎親睦也尙矣是故周之盛世大司徒教萬民以六行而睦居其一能睦其族者則賓興之而不然者則糾之以刑焉於時世族之家雖親遠於上宗易於下而其族之人初不以服窮親盡而弗之親也故詩有之曰君之宗之飲之食之又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則其親且睦爲何如哉其所以能爾亦惟君天下者有以開導維持之也自葛藟之詩作斯民已不聽由乎先王治教之盛而況千數百載之下乎

其間有不待大司徒之教而能崇其親親之仁於服窮親盡之餘豈非歐陽子所謂賢於三代之民者歟此余於陳氏之求記其修睦堂所爲樂聞而樂道之也陳氏家於麗水來儀鄉自汴宋其先隨相錯東阡西陌間而百年之薪木鬱乎蒼蒼尙論鄉之舊族未能或之先也至子明且十世矣蓋陳氏與於來儀而子明又陳氏之望也子明嘗語其從子孔淵曰吾祖吾父之於吾族人尊者老者寒者奉布帛以爲壽嫁者娶者喪葬者齎貨財以賻遺貧不能棺斂者收之恩則篤矣情未孚也惟吾祖父亦欲以時與之相宴以致歡欣洽愛之情奈何遭時多故奔走以事力役日不遑暇志不克申而遽卒矣今吾與若際四海一家之日歲豐天子休養生息之恩優游於田里則成先志不在今日乎乃作修睦堂於正寢之前嘉時令節則爲酒醴封羊豕布几席羅豆籩舉宗咸延及而講於斯斑白在坐子姪序列載獻載酬盡歡極醉醉則述祖宗儲慶委祉之所自而以孝弟忠厚交致其勉有合之以食之遺風焉於是族之老嚴言曰人之宗族至於不相往來者比比也而吾子明乃能以時節具酒食與吾族人共醉飽於一堂禮勤而情洽無親疎一也非陳氏之盛事哉來者能繼續於無窮斯不失爲禮義之俗矣然則可無以告之乎子明曰是吾志也相率來請惟婺之浦江鄭氏一門舉從數千餘指有同祖者焉有同曾祖者焉有同高祖者焉又有同始祖者焉而其親且睦也雖同父者有不逮焉余見之未嘗不嘆其美而今又見陳氏焉鄭氏聚族而居號稱義門其雍睦也君子以爲難陳氏非若鄭氏之聚族也而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乃爾

豈不益難哉。謂其賢於三代之民非耶。於戲。醧酒有蕢。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朋友猶然。矧同族乎。講信修睦。鄉閭猶然。矧同族乎。有能念夫族屬雖支分派別。其初則出於一人。而親疎猶親。每事類夫此。又何致於陵人之歸哉。朋子明之風而興起。余不能無望焉。堂之崇卑。落成之歲月不書。而書其事。非獨以張子明能爲人之所難。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云。

一心堂記

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久者有黃氏。黃氏先基之在花橋者。見乎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族。水南惟盛。水南之族。則逢原兄弟最良。逢原之諸父。出分久矣。至逢原仟其家。乃謀於諸父。復會居而合食焉。室廬之異戶者通於一。田園之異籍者歸於一。財賄之異藏者聚於一。什器之異用者司於一。奴僕之異主聽於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余歸自南京。遣其子宥來諸記。惟我仲姑。實爲逢原之祖母。則余於黃氏同姻家也。誼不得辭。乃記曰。三軍猶一人。曰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余嘗見之矣。一家猶一人。曰耕而俱耕。曰織而俱織。余未嘗數數見焉。進而無不進也。退而無不退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入守。相救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與共生。而亦可以共死。耕而不皆耕也。織而不皆織也。此之謂人各有心。夫然故借鋤取箒。勃蹊鬩墻。有不免焉。且不可與共逸樂。而況可與共患難。夫三軍衆也疎也。一家寡也戚也。心之一也。雖衆且疎者無弗親也。而死生可共焉。心之不一也。雖寡且戚者無弗離也。而逸樂不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爲難也。有家者知率家人敦行孝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爲心。猶知爲之三十六幅。而不知攝之以一轂也。未見其能親者也。噫乎。一心不一心。豈惟親疎係焉。門祚之盛衰。恆必由之。周之興也。以三千臣一心。商之亡也。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道也。爲有門祚之盛衰。不繫於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將之於三軍也。三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賞焉。有罰焉。賞之罰之而不一者。有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家之中。父子爾。夫婦爾。兄弟爾。長幼爾。夫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恩者也。苟善焉。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繩之以政令賞罰刑戮。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傳不云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上巽下坤其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其象皆曰王假有廟。廟莫大乎祭。祭莫大乎誠。故精氣之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天下之衆。以極天下之渙。夫聖人之聚衆而極渙也。夫猶有在乎誠。而況一家乎。而況骨肉乎。故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則非誠而何。逢原必此之爲矣。不然。其名堂也。不直曰同心。顧曰一心。何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居斯堂者。果能致謹於言行。積誠意以相感動。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比乎。將見恩以相愛。文以相接。雍睦之風。彌久彌盛。鄉無間言。朝有旌復。黃氏且與鄭氏並立於一邑之鄙十餘里之間。而浦江爲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於戲。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同愛堂記

凡人之生。必有與也。朝夕與居者。國則君臣焉。鄉則長幼焉。學則師友焉。而家則父子兄弟夫婦焉。自有

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爲尤親。一家之衆。所謂骨肉戚疏之殺。雖則不齊。非愛不親。其致一也。愛根乎仁。仁根乎心。夫仁心人皆有之。故夫愛人皆可以能焉。非有嫌於外也。大道之行。天下皆同胞也。而無不愛。況於有親者乎。推固有之心。篤親親之仁。達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相接也以粲然之文。相撫也以欣然之恩。此之謂同愛。夫惟同愛。然後不蔽於有我之私。不蔽於有我之私。室廬而異戶。田園而異籍。貨賄而異藏。什器而異用。服御食飲而異施。安逸勞苦而異情。未之有也。此非家之常務乎。而能者鮮矣。余遊平陽。前燉煌主簿林敬伯爲余誦其鄉人章氏之美。其言曰。章氏瑞城人。自宋崇寧間。康州刺史及十一世孫伯鯈以文林郎主平陽縣內家于縣之白沙。詩禮繼承。衣冠奕葉。世載厥美。實爲望宗。有字子誠者。主簿君之十世孫。今徙居縣西白石屏山之下。讀書有文。樂道尚誼。鄉邑推之。年垂六十。不欲以家政自嬰。取其貲業。分給諸子。其子曰坦、曰昂、曰賁、曰叄。四人者相率白父母曰。以骨肉而爲秦越。不同居。不共爨。有無不相通。休戚不相關。是不有兄弟也。不有兄弟。是不有父母也。何忍。父母曰。若等能如是。豈非吾願欲哉。於是四人者洪而合致勉焉。今五載矣。孝友之風藹如也。鎮撫諸君聞而嘉之。名其堂曰同愛。爲之記。俾知所[illegible]。唯下執事是圖。嗟世降俗偷。民不見德。一鄉而不爲秦越者無幾焉。一聚而不爲秦越者無幾焉。若則一室猶秦越也。余所見率家人之衆。篤爲孝友之行。積十餘世而不失親親之仁者。不過婺之浦江鄭氏。未嘗不歎其能爲人之所難也。今章氏之是舉。孝友偶迹之始也。孰使之余。因知其骨肉之間。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好德之良心乎。亦可謂難能矣。雖然。爾以法而理家。以禮而立。隊於恩者尤嘗講於禮。鄭氏不過以禮維持云爾。又若古之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何莫不然。坦兄弟則而行之。本之以愛。勵之以誠。而持之以志。則若子若孫若從子孫。亦猶今日之行也。豈思不逮夫人哉。異日平陽有曰章氏孝友之門。余與敬伯猶及見之。敬伯幸致斯言。因以爲同愛堂記。

友恭堂記

治莫備於成周。其馭民也。均其食。則有井田焉。聯其居。則有比閭族黨焉。糾其行。則有鄉大夫州長焉。統其屬。則有宗法焉。而勸其善。懲其惡。又有旌別之典焉。民生其時。禮讓興行。風俗純美。父子兄弟。相與慈孝友弟于其家。而親親之仁。治於九族。急相賙也。喜相慶也。死葬相恤也。患難相救也。達之天下無間也。亦其效當然。蓋無足以異也。後世爲治者。惟徵斂獄訟期會是務。而馭民之道蔑如。無井田以均其食也。無比閭族黨以聯其居也。無鄉大夫州長以糾其行也。無宗法以統其屬也。至於勸懲之際。亦乖其方。而不足以使人戒勉也。民之不得由乎先王治教之盛。亦已甚矣。然其間篤於恩義。厚於倫理。如唐張公藝、宋李自倫、王丕之流。史不絕書。是乃出於天性者。可不謂之難能矣乎。而今周君思中自吉至。又爲余述鄉人之美。求記其所謂友恭之堂。曰。周氏世家於吉。聚族而同爨以居。且五世矣。濟厥美者。今三人焉。伯曰興賢、仲曰興權、曰興恭。雖遭值變故。家日以削。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雍容一堂之上。周旋娛嬉之中。怡怡如也。諸子材皆克肖。善守家法。朝夕與諸孫力田服賈。恭子弟之職。而興賢教之以禮。即冠皆興登行之。內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曰。諸父之教也。邦之大夫士嘉之。因名其堂曰友恭云。徵諸思中之

言。則鄘氏與婺之浦江鄭氏。其世之久近不齊。其以布衣男子。行修於己。教行於家。能為古人之所難。如出一軌。是皆不待文王而興。生乎千載之下。不失為三代之民者也。歐陽子嘗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非信矣乎。余於鄘氏。雖不獲與其門。登其堂。見其長者。而與其小者遊。如鄭氏也。獨念夫三代之英。大道之行。自孔子不得見之。矧今去孔子又千五六百年矣。婺在江之東。吉在江之西。乃有若鄭氏鄘氏者。並以孝義著稱。豈不由比屋而立乎。顧予何人。獲視其事而聞其風。安得不為之喜。於是西望歌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克舉之。以為與賢伯仲之頌。又歌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為與賢來者之規。又歌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戚戚兄弟。莫遠具邇。且以示風厲於夫人。歌已。遂書以為記。

壽豈堂記

去年冬。金華趙叔友至京師。中書右丞相汪公自奉使浙東時。即識叔友軍中。聞叔友至。敬延之見。叔友因言。頻歲以來。小人獲安於田里。樂生以興事。而以餘力買地於郡之南十里。舉先世二十喪序葬焉。復卜居於墓道之北二里。聚族從兄弟同室處以處焉。合釜爨以食焉。此皆聖君賢相之賜也。丞相聞而嘉之。為篆二大字表其堂曰壽豈。俾持歸揭之。叔友遂以記見屬。時予在史局。謝而未暇也。今余謁告歸省。叔友復以為請。乃為之言曰。人之於兄弟。望之以壽考者同欲也。恩之以豈樂者常道也。常道存乎人者也。同欲係乎天者也。在人者盡焉。而後在天者從之也。歡欣洽愛。苟有所不足。則乖戾矣。則不相能矣。則胥殘胥虐矣。所願欲其可冀乎。長者友而幼者悅焉。幼者恭而長者悅焉。則常道之盡也。友恭之至。薰於太和。天且助之。福履綏焉。未有不克享多壽者也。使夫人兄弟皆然。三代之民無以過矣。斯固為國者所厚望於天下者也。望天下以三代之風。必率天下以三代之道。賢其賢。善其善。三代之道然也。賢之所以訓不賢也。善之所以勸不善也。善為國者。不下堂而能鼓舞四海。操是術也。為兄弟若叔友者。宜丞相之所嘉也。而丞相之表叔友之堂也。豈徒一家一鄉之觀美哉。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此之謂也。金華之人見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為表其堂。吾何為不勉哉。浙江之人聞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為表其堂。吾何為不勉哉。天下之人傳道之。亦將曰。兄弟之天吾衆人與趙氏一也。而壽豈之名堂。丞相獨加諸彼。丞相非私趙氏而外吾衆人也。以能友恭與不能故也。吾何可以不勉哉。延頸舉踵。是慕是傚。則大道之行也。將見之矣。叔友尙懋永圖。以慰丞相之望哉。

慤敬堂記

平陽范詢子美。葬其先父母於青華山之原。作祠堂於墓之側。以為歲時祀禰饋奠之所。國子助教劉子憲名之曰慤敬。而吳編修從善為記之。他日子美質於余曰。記禮者不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乎。不又曰。著存不忘於心。夫安得不敬乎。是慤與敬。其豈無辨乎。而吳編修題以謂慤即敬也。信如其云。則記禮者語何複乎。而劉助教命名之旨果何居乎。小子不能無惑焉。願先生以一言開之。余愛子美之篤於親。雖

欲默烏得而默。夫禮有本而又有質。本者何。慤焉爾矣。質者何。敬焉爾矣。威儀不足之謂慤。主一無適之謂敬。敬同乎誠。存於內者也。慤近乎質。見於外者也。禮以慤為本。而以敬為質。是故君子之祭。文有餘不若慤有餘也。物有餘不若敬有餘也。而況墟墓之間。祠堂之中乎。墓焉而親之體魄藏焉。祠焉而親之神魂依焉。是故墟墓之間至哀也。祠堂之中至敬也。至哀無文。至敬無飾。此君子之祭。不貴乎繁文。而貴乎慤也。不貴乎備物。而貴乎敬也。慤故本立。敬故質遂。立其本而遂其質。故死可使生也。亡可使存也。君子非有術能生之也。能存之也。慤敬之至。親之精爽將乎而默感。發見而昭明。故既死而如見其生也。既亡而皆若其存也。祭之大端。舍是無所用吾力矣。韙哉劉先生名堂之意乎。是亦合內外之一道也。不亦善於禮矣。夫昔孔子嘗而奉薦也慤。子貢猶疑焉。矧今去周末又二千年。世愈降而文愈勝。則夫人昧慤之義。而直以敬當之。蓋無足怪者。子美又奚惑焉。祭於斯堂也。尙務其本與質哉。而之二者豈待祭而後務之。又豈獨祭之所當務哉。子美曰。唯唯。請書以為記。

春暉堂記

傭人者日予人百錢。人可得而報之也。傭於人者日受人百錢。可得而報乎人也。是故取百錢之直。終一日之力。而畢其當為之事。是謂能報。使傭於人者。取人萬錢。則終月不能報之矣。取人十萬錢。則終歲不能報之矣。取人百萬錢。則終身不能報之矣。其故何哉。傭之者其施常有餘。而傭者其力常不足也。親譬則傭人者也。子譬則傭於人者也。夫傭人者之於傭於人者。其施多以萬計。又多以十萬計。多多以百萬計。傭於人者之於傭人者。猶不能報之也。況親之於子。其施不啻以萬計。亦不啻以十萬計。亦不啻以百萬計。子之於親。獨能報之乎。是故肥甘輕暖以奉口體。可謂養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先意承顏以適志意。可謂順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使國人稱願曰有子。可謂顯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養之也。順之也。顯之也。舉不足稱其施也。是以小雅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唐人孟郊亦云。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蓋子不能報親鞠育之德。猶人不能報天生成之恩也。然仁人之於天。雖無能報焉。盡為人之道而求無負乎天。則未嘗不勉之。孝子之於親。雖無能報焉。盡為子之道而求無負乎親。則未嘗不勉之。人道盡而於天無負焉。乃所以報天也。子道盡而於親無負焉。乃所以報親也。又奚必若傭於人者。得百錢則効百錢之力。而後曰報哉。南康彭君尙賢弱冠而先公捐館。尙賴母夫人熊氏守節教子。底於成立。今年夫人六十有八歲矣。而尙賢擢以賢良。為丞平陽。尙賢喜祿足以逮親。而不敢謂能為親報也。於是摘孟郊詩語。名其奉親之堂曰春暉。而求余記。余嘉尙賢得古仁人孝子之用心。故樂為推明其說以為記。俾夫人之事親者。知所從事云。

寶貞堂記

南金大貝。明珠拱璧。以至犀象翠羽。丹砂空青。衆人寶之。賢於衆人者弗之寶也。其為人也賢於衆。則其所寶者必異於衆。是故重耳寶仁親。子罕寶不貪。楚國寶善。魏文侯寶賢。而懷寶則匹夫也。觀其所寶。而其人之賢不賢可覘矣。此余於伯安求記其奉母之堂。而知其母之為賢母也。伯安故吳長者之孫。長者

有三子．第二子仲周．是為伯安之父．元平陽州同知致仕天廷之孫．吳江州儒學教授子美女．則其母也．年十九．歸仲周．事舅姑極愛敬．稱其能孝．遠近無間言．喪舅未幾．而仲周即世．維時姑年七十餘矣．伯安十一歲．其弟嘉才三歲．老有所養．幼底于長大成立．皆母守節自誓．仰事俯育之盡其道也．此其所以為賢．母與伯安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寶貞．昭母之志也．於戲．衆人以為寶者．其豈非天下之寶哉．然有之於人不足以為益．無之於人不足以為損．乃若賢者之所寶．全之則足以為人．失之則不足以為人．是寶於衆人者．曾何足謂之至寶．寶於賢人者．直於天下之寶矣．如之何而可不寶也．亦惟寶天下之寶．而不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為衆人．不寶天下之寶．而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為賢人．婦女之所不可不寶者．孰有重於貞節乎．自古賢淑若共姜之流．愼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失之．夫是以人之貴之也．有甚於金玉珠貝．嚮使其不此之寶．而舜其志．則人之視之．將不若金玉珠貝之可寶矣．是故寶此而不為賢淑者．未之有也．不寶此而為賢淑者．亦未之有也．伯安之母．賢於人之母．亦惟其所寶者．異於人之母云爾．寶其貞節．無愧彝倫．克配古人．而子不失為令子．宗祀也．土田也．室廬也．貨財也．無不保有也．於戲．何其賢於人之母也．豈不以衆人之後．固自度越尋常．與風俗之不振也甚矣．安得若吳氏之母哉．余能不為之一書．雖然．貞之為言正也．從一而終．此之謂婦之正．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之謂家之正．然斯堂之名．豈徒以彰母之志節．閑家之道．亦不外乎此矣．

師萊堂記

范君元諱．平陽之隱君子也．有二子焉．伯曰晰．字士東．仲曰昱．字士賓．年皆踰冠矣．朝夕處元諱之側．依依猶孺子．間相率來謁曰．竊聞古之人有老萊子者．楚人也．年七十而親猶在養．恐恐然懼無以悅其心．乃修其童子之服．而習為童子之戲．娛嬉乎二親之左右．庶幾有以解吾親垂老之顏．而慰滿平生愛日之情．傳者述之．當時稱焉．至於今猶一日也．小子與老萊子固不侔．而吾二親高年無恙．則與其親無以異也．凡事吾親若大舜若曾子．且將嘗勉以老萊子之所以事親者事吾親．敢有不勉乎．以故名吾奉親之堂曰師萊．願賜一言以為記．余喜元諱之有子．而愛二子者知自力於孝也．乃語之曰．世之言孝者．必以老萊子為稱者．然其孝行．他無所見．唯楚國先賢傳述之．曰．着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為小兒啼爾．曰弄雛於親側爾．夫着五色衣則孝．為小兒啼則孝．弄雛則孝．孝又何難焉．三尺之童可以與能．舉天下之人皆老萊子也．孝又何難焉．子思論事親在乎修身．而孟子亦以誠身為說親之本．古之為人子者．未有不能修身而能事親者也．亦未有身不誠而親說焉者也．不虧體不辱親．所以修身也．善之克明．行之以道．體不虧而親不辱．則身誠矣．身誠則親說矣．夫孝孰有大於此者乎．皆謂老萊子而不務此乎．傳者顧獨區區於斯三者．抑末矣．余意夫傳者非以老萊子孝若是而已也．特以見其於凡可以致親之歡欣者．無不用其情．既立乎其大者．末之若童子之服亦修之．童子之戲亦為之．且情之不能自已．而人莫之加損焉．此所以為難能也．謂之孝奉二親．夫豈偶然哉．今生伯仲．以盛年事高年之親．而知師之．可謂能自得師矣．抑不知生惟於斯三者是師乎．亦將師其無所不用其情乎．如徒師其無所

不用其情．則信乎善師老萊子矣．親其有不說乎．孰不以稱老萊子者稱生也．二子者尚勉之勉之乎．余於元諱友也．是以云．

瞻雲軒記

武君士弘．嗣職之冬．朝廷用兵雲南．其尊人武毅公起自休致．與諸大將偕往．君方守職留於平陽．雖欲侍行．不可得也．念定省之曠．日夜不寧於懷．望飛雲而徘徊．仰瞻不能自已．於是名其燕處之室曰瞻雲．而求記於余．夫雲之往來聚散於天地之間也．變化不測．舒卷無常．充塞乎上下．周遍乎四方．有目者咸覩．覩而思其親．昔於狄梁公見之．今於君見之．人固有異世而同情若此者乎．狄公從仕．而思其母獨處家庭．君守職而思其父行役於遐徼．人固有異世而同情若此者乎．武毅公嘗上休致之請矣．及雲南之命下．即日上道．初不以老為辭．其為忠也．何以加諸．君雖不獲修為子之職於萬里之外．不敢以將父之情．嘗於九重之上．而孺慕之心．一飯不忘．其為孝也．何以加諸．忠孝固臣子所當盡者也．世之克盡焉者幾何人．而見於武氏一門父子之間．此余因斯軒而知之也．西南諸番．遠而險者惟雲南．自古以來．桀驁負固．以為中國莫之能制．豈果不足以制之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大軍入其境．其民庶簞壺望風迎後．惟恐不先．不頓刃折鏃．而方萬里靡然聲教之中．此非人力．蓋大威也．班師振旅．不在朝則在夕．武毅公獻捷於京師．歸休於私第．遂佚老之願於桑榆之景．夫何遠之有．君出則時閱習．整武備．以修捍城之職．入則奉晨昏．候顏色．以愉愛日之誠．於斯時也．雲在是．而親亦在是．固不必瞻夫雲矣．宜何如哉．

幸哉．忠與孝也．不惟見於一門．而於君一身見之矣．君自洪武乙卯．以勳子入侍東宮．侍衛乘輿．辛酉夏．始被旨授平陽襲職．其冬．括寇溢出平陽西鄙．君領軍由梅溪入絡溪．以破吳宙寨．轉而南攻麻洋焦坑底撫寧之寨．皆以孤軍深入．所向克捷．遂會大軍於萬松林．凡拔寨二十．斬獲無算．有楮幣之賜．國家可謂有臣矣．武毅公可謂有子矣．庸備述之以為記．

春暉亭記

人之於我．推食解衣．免我於飢寒者也．患難而扶持．脫我於死地者也．其施則有間矣．而我之德之則有間矣．然免我於飢寒者．德之則知報之．脫我於死地者．德之而不知報之．非不知報也．欲報之而不知所以報也．是故可得而報者．其恩小．不可得而報者．其恩大．於此見恩愈大則報愈不易矣．親之於我．其恩豈直脫我於死地者比哉．寧尚得而報之乎．雖欲報之．將何以為之報乎．縱報之．亦豈足以稱其施哉．昔孟東野有見於此．發於尋嗟咏嘆之間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猶小雅詩人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於戲．恩之同乎天而無事於報．是惟親之於子．德之同乎天而不知所報．是惟子之於親．人於天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為人之道．求無負於天之所以恩我之意乎．子於親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為子之道．求無負於親之所以恩我之意乎．蓋為人之道．所以事天也．蓋為子之道．所以事親也．故曰．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夫孝子之道．矣大於此．又何以報為哉．苟此之不務．雖窮極富貴以養其親．烏在其為報也．平陽謝氏兄弟二人．伯曰希元．仲曰復元．其父捐館之日．皆幼稚孤也．母夫人徐氏守節自誓．

力於紡績．畢其舅姑．葬其夫．教字其子．未幾．復元伯仲皆卓卓能樹立．其後希元爲宣慰使司從事以沒．復元曰．豈以兄之亡．而戚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日致勉焉．其後希經兵燹．家用焚蕩．復元曰．豈以家之燬而戚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益致勉焉．夫人以復元之能順適其意也．雖疊患備更．而無不豫者．今年八十餘矣．鶴髮而童顏．聰明而康彊．愉愉如也．蓋復元自兵後．即奉夫人隱居西山之下．先塋之側．總戎者以復元賢且能．以其名聞於朝．擢平陽翼元帥府照磨．復元不得已視事．然未嘗不以親老爲辭．而夫人亦曰．貧賤富耶也．苟一時富貴．其如後憂何．不久．遂辭而歸．洪然以養親教子爲務．夫人喜曰．汝幼孤而能自勵若是．汝父有子矣．我異日見汝父地下．可藉口矣．其爲詩藏迴文之集．使我見之．於願足矣．復元奉命惟謹．且擧兄之喪祔焉．每風日清美．夫人輒攜婦孫登臨而眺覽．欣欣然有喜色．復元乃搆亭以爲遊息之所．名之曰春暉．而求文爲記．余因書此．使揭諸楣間．即是言推之．則於其名亭之意．庶幾得之．欲報其親．不知所以報．而徒侍富貴以娛親者．其亦知所勉矣．

懷遠亭記

昔者聖人之於魯也．欲舍之而去．情且不能忘．使去之彌久．而能忘其情乎．是以在陳而有歸歟歸歟之歎焉．奈何後世之士．去故土而處他邦．久而安．安而樂．樂而遂忘之．而不復懷也．夫故土之忘．豈人之情哉．某有以移之矣．凡某之足以移人而使人忘其土思者．莫甚於富貴．然則得志功名之會．馳騁富貴之途．其去故土．雖久且遠．而其情未嘗忘焉者．豈非忠厚之至哉．而惟敦仁篤行之君子爲然．余謁告歸山翰林．獲交譚君濟翁．聞從搢紳先生．登其懷遠亭．聞其言曰．吾家長沙之湘潭．壬辰之亂．思試所學．其辭艱難．於是委身戎行．歷湖之南北．江之東西．以至於兩浙．入皇朝．從諸大將四方征討．朝廷錄其寸功．授管軍鎭撫．俾戍金華．金華距吾鄕五千餘里．吾去家二十餘年．墳墓之存亡．宗族之休戚．皆無自聞知．能無志於歸者哉．畏此簡書．莫之宜遂．爰作斯亭．退食之暇．端居凝想．一恍若足踐吾里．身抵吾家．山川市井巷陌之接吾目．風謠俗說俚談之接吾耳．庶幾用以自慰云．於戲．故土之思．富貴之樂．有所不能移．雖泊家雙溪之上．長山之下．而心未嘗不往來衡嶽洞庭之間．抑何忠厚之至也．若君眞敦仁篤行君子哉．雖然．故土之不忘．而忘其本乎．君讀書明於大義．然則處斯亭也．豈但興懷先塋與族人而已乎．其必仰懷乃祖端明公學行之正．文章之懿．事業之盛．名節之著．而思繼厥美矣．斯所以爲懷遠也歟．不然．金華去湘潭．道路非不遠也．君去家．歲月非不遠也．然三十年爲一世．君之越鄕五千里．不過二十年．夫何遠之有．由端明公至君七世矣．七世爲年計二百有餘．去之二百餘年而懷之．愈久而愈不忘．斯所以爲懷遠也歟．

商山蒼隱記

漢高帝以豁達駕馭豪傑．天下孰不奔湊．四皓獨抗高尚之志．雖皆一至漢庭．高帝終不得而臣之．此其人何可及哉．自韓彭諸公視之．窮達則有間矣．然彼不免於誅夷．而四皓固盡其道而死．果孰得失也．先民有言．希顏之人．是亦顏之徒也．然則希四皓之人．可不謂四皓之徒歟．余於楊君子瑜．是以有取焉．子

瑜、溫之平陽人．倜儻而尚誼．讀書而能詩．方閩陝平定之日．選士之曉暢文法吏事者．爲其各郡縣吏．由是子瑜有商州之役．而商山四皓之墓在焉．子瑜過其墓下．低徊顧瞻．喟然嘆曰．嗟乎四皓．脫去功名富貴之累．自足山巖林莽之間．今吾乃苟升斗之祿．而離鄕井棄骨肉於四五千里外．獨不爲四皓之所鄙笑乎．且吾平陽多佳山水．其勝概不在商山下．吾能無志於歸哉．投牒乞歸．守長以子瑜明敏練歷．倚之集事．不聽．子瑜則曰．吾欲歸不得．而吏於此．非所謂吏隱者耶．因自號商山吏隱．既而凡親老者例許歸養．子瑜即日治裝而歸．葺屋鳳山之下．奉母以居．其言曰．吾昔吏隱商山矣．非商山蒼隱者而何．於是扁其居曰商山蒼隱．居半歲而母以壽終．子瑜日夜哀慕．以至成疾．又二年．年五十九竟卒．其子鼎元、鼎泰元發喜親之歸而傷其遽沒也．行其庭．仰其扁．思其親．悲不自勝．以爲吾兄弟弗獲於斯致養矣．豈不能於斯追養乎．雖然．將何藉以解吾親之匿於冥冥中也．和率來求文爲記．余觀國家興王之初．庶事繁夥．非刀筆簿書．則無以紀載施行．而吏由此見重．固不遑以他途取士．公卿大夫胥此焉出．同時與子瑜被選者．數幸速化．佩綠柄用．固亦多矣．不量力而任逾於器．不旋踵而觸罪罟以隕其軀者．其豈少哉．子瑜之材．豈不足以翔騖．而無慕乎外．出未幾而慨辭歸．得以天年終於牖下．則子瑜之於四皓．雖非其倫．吾能勿以爲四皓之徒與．子瑜有知．當亦謂余爲知己也．元璞兄弟於其親既沒之後．克謹其承．久且不忘．而拳拳焉以記爲請．可謂不死其親矣．何其孝之至哉．余故不辭而爲之記．且授以鳳山之章．俾時節歌以侑祭．其辭曰．幽幽兮鳳山．克配兮商顏．谷窈窕兮澗潺湲．鶯鳥兮間關．樹木兮樅樅．有菊兮有蘭．可佩兮可餐．亦有桂枝兮．可以攀援．神來歸兮雲承轅．鶴先路兮翔其翩翩．酌清兮饌鮮．以灌以薦兮．致有不虔．願終歲兮於焉盤桓．福我壽我兮曾與玄．

厚德庵記

平陽縣北之五里．有山曰鳴山．考其地脈．則由焦下山折而南行．聳爲金山．又聳爲步廊山．而鳴山則支於金山．蜿蜒礴薄．既翕復張．首尾起伏．勢若翔猊．坐據要會．九盤、東山、鳴嶼、峙其前．雅山、沙岡、黃奧、仙壇、石𡽶、上𡽶、諸峯．拱揖其左右．前則帶以長河．風氣之所會．清淑之所鍾也．武略將軍馮侯鎭平陽之九年．購以營宅兆．葬其外姑周夫人．遂剏菴山之麓．興役於洪武壬戌八月癸巳．而以其冬十二月己亥落成．前爲齋事．齋事後爲中庭．中庭後爲祠堂．中庭東西各爲軒．東曰朝陽．西曰致爽．東西軒之外．各爲步廊．以爲庖爲湢爲圊．爲守塚者之舍．爲間凡十有七．余客遊平陽．馮侯以告曰．外姑生於我乎遷．故死於我乎葬．吾妻嘗請於吾曰．先父母歿無後．妾哀不自勝．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先父母．歲時奉嘗將缺焉．此重妾之哀思者．幸先母葬鳴山．即是建菴爲祠．庶先父母精爽有所托．妾之哀思可少舒．假亦可爲長久計哉．若夫成妾之志．則在卿矣．吾念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爲剏斯菴．且買田若干畝爲永業．以具犧牲醴齊粢盛．食居守者．亦旣作神主妥奉如式矣．敢請命名．而賜一言爲記．俾吾子孫無替吾妻之志云．余乃名之曰厚德菴．而復於侯曰．父族母族妻族之於我也．服之隆殺．緣情之厚疏．有不容不然者矣．然嘗用吾之情．則一焉爾也．大凡妻之族．猶不可不用情．豈有無主後而可不加之

豈乎。今侯以義起禮。斯亟攸建。涓用心之厚。而亦何莫非所當爲哉。雖然。世降俗偸。人子於其父母。終而忽焉。遠而忘焉。且猶不免。妻之父母。不言可知矣。侯於其所疏者。致隆極如此。德之厚也。又何加焉。聞者孰不感慕而興起。況於子若孫乎。

厚本亭記

子之本乎親也。猶草之本乎荄。木之本乎根也。草木植物也。猶能庇其本。人子於其親。苟不厚報焉。可謂知務乎。生而事之。死而葬之。則所以報本也。養之謂事生。葬之謂送死。養不可不厚也。葬可以不厚乎。至於葬。則無所爲孝矣。生而養之。或失於薄。猶可得而用吾力也。死而葬之。或失於薄。將復何所用吾力哉。是故易於喪葬。皆取諸大過。與其失之薄。無寧過於厚也。過厚云者。豈曰若後世之厚葬云乎。亦曰。周於身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周於棺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何莫非我之所當爲。故曰。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若徐君宗起葬其親。可謂盡心也已矣。豈不以知本哉。初君之先府君。過縣之梅源。見其土厚泉深。山鬱紆。風氣緜密。而知爲吉壤。曰。異日當歸藏於斯。甲午春。山寇犯縣。君奉府君避地仙桂里。而夏四月丙申。府君卒。其冬十月癸亥。卜兆葬焉。葬之日。大風雨。而事情不變。甫越四年十月辛未。母夫人陳氏繼卒而祔。以卒之後十四日。君又寢疾。不獲與送。居官慊然。語兄若弟曰。先父母雖葬。然不得地於梅源以葬。猶不葬也。朝夕相與圖之。洪武乙卯。購得善地。梅源之鐵場原。遂以是歲十月庚戌。自壑嶺遷而葬焉。並墓構亭四楹。歲時節拜掃饋奠其間。而以厚本名之。至是。謁伯衡爲之記。伯衡惟君以其親所葬地。非親之志。慊然而不寧。必改葬而後已。則君之厚於親。何以加諸。是亭之名。蓋有由矣。

然而又欲託文字以昭後人。蓋不獨以厚吾之所出。自盡諸己而已。亦將使來者。知吾親固吾之所出。而吾子吾孫。曾又豈不出自吾親。世有戚疏。服有隆殺。其本之一也。本之所在。親之宜若之何。則上邱壟而撫松楸。曷能已其孝敬之情乎。死矣而事之如生。亡矣而事之如存。烏可不同於我也。於乎。徐氏之子孫。登斯亭而讀余文。倘惕思賢父兄厚望之意。而無自處其薄哉。君平陽人。典教鄉郡凡十年。召至闕下。將官之。而君辭疾堅甚。今得旨歸老於家。以學行望於士林云。

時思堂記

溫之平陽東南三十五里。地曰郭宕。爲其鄉之望者曰郭氏。郭氏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王之七世孫太初府君。廣明間。避地來平陽。即錢浦以居。其子孜復自錢浦遷居郭宕。至攷高十六世矣。爰以至正壬寅十月望日。卽正寢東室。倣爲祠堂。妥其先世之靈。始太初府君。肇家於平陽。由府君昭本始也。非僭也。次高祖次曾祖次祖次禰。又其次所生父。尊自出也。非褻也。規制中度。器物完具。歲時饋奠。惟謹。扁曰時思。而來請記。古者大夫士之家。祭於廟。庶人無廟。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既廢。而祠室則始自漢室。不過卽墓所爲之。變禮也。宋儒去墓而建於家。則變而協諸義矣。崇禮之士。欲致崇極於其先。可不爲之。然祠堂。奉先之所也。而所以奉先則有其道。其道者何。思而已矣。在禮有之。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嗜。夫惟能致其思也。是以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

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然則子孫精誠之孚不孚。祖禰明靈之格不格。其不係於思與不思哉。則思之所係。不既重乎。有祠以奉先矣。而不能致其思焉。則雖陳其簠簋籩豆。潔其酒醴犧牲粢盛。以薦以享。夫何於饗之有。觀攷高之名堂。可謂知所以奉先者矣。非達於禮。則何以與於斯。於戲。祠堂之設。祭禮之時。孝子仁人。用以厚其先者也。人何憚而不爲之乎。人不能爲。而攷高爲之。不患祀事之不舉。而惟患思之不至。揭名楣間。用以自儆。又欲求文以告來者。何其篤於孝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人且則之。況孫曾乎。勿替引之。善繼善述。何患其不至哉。余弗辭而爲之記。非惟以彰攷高之賢孝。寓而好禮者。尙知所興起。攷高名珽。魁岸而有才。婦翁鄭朝奕官於閩。皆引以自佐。用平寇功。擢福州古田縣尉。陞瑞安州同知云。

慈壽堂記

李氏慈壽堂。曷爲而作。奉母也。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慈壽者何。慈所以昭母之厚恩也。壽所以表子之至願也。感之也深。故望之也至。則何以感乎。母之於子也。顧復乳哺。提挈扶持。推燥就溼。躬身任之。方其未有知。未能言也。飢也渴也。寒也燠也。苛癢也。疾痛也。惟恐失之。戀戀焉。惘惘焉。求而得之。是心也無間於子之幼小長大也。其爲慈也莫甚焉。是故慈以撫子。父猶母也。母猶父也。聖賢獨以予母。而曰慈母慈母。以天下之篤於慈。未有若母也者。故夫子不餒不凍。母慈之也。無菑無害。母慈之也。求必得。欲必從。母慈之也。烏得而不感之歟。然則望焉何居。母之壽加一月。子有母慈亦加一月。母之壽加一時。子有母慈亦加一時。母之壽加一歲。子有母慈亦加一歲。母之壽加一紀。子有母慈亦加一紀。則望其至於耄。至於

期頤。而且且焉。慈乎我也。宜何如而祝之。願之也。烏乎能自已耶。雖然。所以祝願其親者。非獨望其我慈而已也。烏在非獨望其慈焉而已也。百年之謂上壽。八十之謂中壽。六十之謂下壽。借使母年登於百。至於我能養之日。已過其年之半百矣。況脩短之不齊。而其未來者不可逆知也。思慈恩之罔極。莫之能報也。而又不可以弗之報也。惟願其享有多壽。庶幾申烏鳥之情焉。致愛敬之誠焉。是則不獨望其慈我之謂也。慈也者爲母之常道也。壽也者爲子之常情也。而以之名堂何也。示慶幸也。豈且懼也。何慶幸乎。愛其親而欲其壽者。人子之至願也。使親得其壽以副子之願欲者天也。知得諸天者爲不易。幸而得之。雖欲不慶幸。烏得而不慶幸。又焉用喜且懼哉。親之壽懸於天。子之心恆不敢必得。今也天幸吾親。出乎期望之外。可喜也已。然大期之日至。雖欲致須臾之養而不可得。則年之高也。亦可懼也。夫惟知懼。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知愛日。知愛日。然後知供子職。此四者李氏所以名堂者也。李氏孰謂。諱其名。叔荊其字。撫之崇仁人。叔荊繼母陳夫人。今年八十有四矣。而叔荊以文學薦。注官翰林。教國子。欲迎養不可也。欲歸養不獲也。顧其妻從率其子。承事其母。甘旨之奉。朝夕無違。凡足以娛悅之者。無不用其情。而其母亦樂有婦有孫也。優游燕安。無不適。常寄言叔荊曰。我老矣。而聰明康健若無苦。念我也。惟若蒙國恩寵。倘復館閣。如克盡瘁以報以稱。雖不在吾側。而吾焉有不樂者哉。叔荊奉命惟謹。不敢乞歸。左右就養。仰之婦子。堂於是乎作。而求伯衡記之。伯衡與叔荊同己巳歲生人。叔荊有母。而祿逮養。伯衡則

欲孝而無譏爲孝矣。故於叔荊之事。企焉慕焉。散焉羨焉。追恨焉。愧慨焉。嗟夫。處斯堂者。誰不有親也。志叔荊之志。處斯顧望焉。晬面喜懼焉。愛日而及時。修其職焉。則又何至若伯衡之追恨而愧慨也哉。是爲記。

蘇平仲集卷八

記

川上書堂記

余友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溪之滸。不踰閾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暇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室。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爲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室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昃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隕者中。於是觀諸鳥獸。孳者革而毨者氄。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繼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天命不已。故命於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爲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寓乎形。理寓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爲橐籥焉。以理爲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爲橐籥爲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哉。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懼。發乎己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皆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於聖賢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爲川上書室記。

平村山書舍記

延平徐子潛。嘗作書舍於順昌縣之平村山。實以家藏經史子氏之書。適來則卻坐而讀之。以求聖賢之學。比由進士爲主簿婺之義烏。請追爲記。余以謂自孔子沒。歷秦漢魏晉以至於宋千五百年間。學士大夫修儒術者至多。識聖人之旨者亦衆。求其學之醇而無疵者實少。能明六經於一時則有之矣。而終莫能使之煥然於天下千萬世猶一日也。復六經於無失。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以載道立教之言。卓若日月之明。而心術以之開。人極以之扶持。世道以之斡旋。而到于今賴焉者。實自夫周、程、張、邵、五夫子之繼作也。嗟乎。之五夫子者。曷嘗親見聖人。亦不過從其術。索其書而已。其所以能爾者。豈不由其爲己之務哉。人之生也。皆有血氣之性。有血氣之性。故皆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故皆有功名之志。而後世之學。有訓詁、有科舉、有文章、有典故、有地理、有兵刑名法、有星數醫卜。而又有老莊浮屠儒者之學。惟聖人之道而已矣。吾聖人之道一。而百家異端不可勝數。以一吾道而處其間。與衆楚人中之一齊人何異乎。而況吾之道。其功利甚大。而其効則非若百家異端。然可取必於目前也。苟徒知尚儒者之學。而不能致其修存踐之功。何以收深造自得之妙於眞積力久之餘。吾見其義理之微。不能勝利欲之習。雖誦說聖人之言。難乎免於陰用百家異端之術。以干擧、以射利、以欺世、以希寵榮、以徼近効。以遂其功名之志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則君子之於學。其可不爲己乎。道南之學。發於龜山楊先生。而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迭出而繼承。以授考亭朱先生。倡論關洛之統緒。有所承。乾道之師友。有所據。李先生之功。蓋莫大焉。今十數大儒之書。家傳人誦之矣。能因其言。求其心。以明聖人之道者。幾何人哉。夫亦爲己之功有未至焉耳。延平爲李先生之闕里。順昌、延平屬縣。子潛生其間。濡染其流風。不猶身親受敎於先生之門。與聞言論風指。以淑艾之私乎。矧子潛氣醇而質厚。志確而智美。蓋可與有爲者。誠念夫世之忘本趨末。而足以干擧斯世者。非先生之學也。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一洗古今出入口耳之陋。則其爲學也。斯密矣。而其於道也。將一蹴而至矣。而余何足以知之。

劉氏新作水竹居記

廬陵劉氏家有室曰水竹居。自宋季稱之矣。蓋水竹先生之所居。扁之者丞相信國文公也。先生諱棠。擢咸淳己巳進士第。授某官。時權臣擅政。國事日非。乃不上而歸。隱於郡西青塘之上。信國與先生友善。其持江西憲節也。就見先生。嘗嫏愛其居水竹之勝。徘徊久之。大書扁其楣。然後去。門人因以爲先生別字。

好事者復繪爲圖。其子孫皆克世守之。至正壬辰。堂燬於寇。扁與圖亦不能獨存。有字彥中者。先生之曾孫也。謂堂之有無。乃門祚升降之機。棟宇不興。則無以起後人之孝思。遂以洪武四年。卽故址重構焉。於是其友周君思中爲請於余曰。幸爲記其興復之自。釋張前人之美。以垂訓於將來。余惟信國忠義自靖。雖死生之大弗顧也。天地間何物足以動其心乎。而謂愛夫區區水與竹乎。得不以先生妨節雅量。使人卽之而愛慕者。未易以形容。夫淇澳之竹。美衛武公者托焉。萬頃之陂。美黃叔度者托焉。今雖莫知所以形容先生也。托諸水竹。倘亦比德之義也。夫不然。惟水惟竹。無地無之。苟非有托乎。爾則又何愛乎。爾余之生後先生百餘年。余之居去先生千餘里。何足以知先生。卽信國之愛慕先生。與先生之能動信國。則其人品宜何如哉。君子之澤。不可斬也。堂如之何其可不復也。宜乎彥中汲汲焉興作之爲務也。以余觀於彥中。其除瓦礫而事構築也。豈曰以爲一家之美觀云乎。亦曰我祖之積貽我後人者。倘有出於斯堂之外。然堂乃我祖居處之舊。精神皆往來乎其間。今復觀云。復凡我後之人。升其階。行其庭。入其奧。倘相與思其平生。以想見其人。仰夫棟楹。不啻若覩夫儀形。旋於學問。興於德藝。使詩禮纘承。衣冠引翼。則氣習之永存。風猷之不泯。皆所謂無遏抑前人休光者。其殆庶幾乎。於戲。彥中如此。可謂能世其家矣。豈徒一時興復之功。有足稱道哉。遂不辭而爲之記。

世美堂記

南昌李氏。有世美之堂。在郡城之修仁坊。其先曰端明殿學士、兵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靖惠公之所作也。公諱大性。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夏。以寶謨閣直學士。出守於吳。寧宗親書世美二字。以寵其行。公於是卽鄉郡作堂。以侈上賜焉。蓋李氏唐宗室。世家四會。居南昌者。自靖惠公之曾祖始。曾祖諱稱。中起家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以元祐黨人。謫居南昌。因家焉。殿中生衛尉丞良炳。衛尉生戶部郎中、知徐州安國。戶部子七人。靖惠公其長子也。次大異。寶謨閣學士。封豫章郡侯。次大理。知眞州。次大東。江淮制置使、兼建康留守、兵部侍郎。封豫章郡公。次大京。知撫州。次大成。主管建昌仙都觀。次大鎭。朝奉郎。一時父子兄弟。持節剖符。爲公爲侯。先後相望。亦盛矣哉。視元凱之世濟其美。殆無愧焉。有臣如此。爲之君者。何如其喜形於宸翰。以寵異之。烏能已也。而堂之作。所以對揚天休。光昭世德。烏可以已乎。今國子正宗固。靖惠公七世孫也。伯衡壻與爲僚。因得觀其家乘。考其顚末。宗固謂堂未有記。請追記之。伯衡之生。去公遠矣。烏足以知公而記公之堂哉。然竊聞之。故家右族。雖不復傳珪襲組。而氣習之僅存。風聲之未泯。猶不失爲能世其家。固已難矣。況於衣冠之蟬聯弈葉。如李氏者。匪直保其氣習。紹其風聲而已。豈不尤難乎哉。此其所恃以庇覆。必有出於堂之外矣。夫堂猶非所恃。又烏在記之有無也。雖然。當其時功名富貴與公等者。爲不少矣。計其第宅之鉅麗傑特。百倍於公之堂者。豈少耶。今欲求其彷彿。但見荒墟廢址。荊棘生之。而瓦礫無復存焉者矣。自嘉定辛未至今洪武庚戌。一百六十九年。變故之萃莫。而公之堂巋然。其後人世居之者。又有文學位望若宗固者焉。於是可以觀德矣。則堂不可無記也。噫。莫爲於前。雖美而不彰。莫爲於後。雖盛而不傳。李氏世子孫其無忘爾祖之芘蔭哉。

安遇堂記

錢塘姚志道。作安遇堂於其居第之中。介徐進善先生求余文爲記。進善頗稱志道之材之美。年且踰強仕矣。而名不登於仕版。迹不離乎州里。然而未嘗戚戚以悲。汲汲以求。居嘗自語曰。使吾隱約以終耶。吾何知焉。使吾有時而達耶。吾何知焉。吾知惟吾所遇安之而已矣。雖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仲尼獨與顏淵。而爲弟子不與也。然則惟遇之安。固君子之盛務。而豈易能哉。吾何敢自以爲庶幾。抑將遊吾心焉爾。此志道之志也。故榜其堂曰安遇云。乃若俾一言以相之。則豎子焉是與。余嘗慨夫天下之士。居則願華屋。衣則願文繡。食則願膏粱。於是賤乎貧賤。慕富貴。以逞其欲。而富貴者又往往患失。而臨事計議其美惡而趨避之。棄其位而行者。果如是乎哉。於時乃有若志道者。以志道今日之處貧與賤。苟不戚戚於心。不汲汲於外。則他日之所處。雖位之卿相。祿之萬鍾。豈不顧乎至願哉。其度越人也遠矣。則余雖不識志道。於進善之請。烏得已於言乎。昔者嘗聞之。當爲而爲之者。此之謂義。莫之致而致之者。此之謂命。命存乎天。義在乎我。故凡有生之所遇。休咎也。通塞也。貴富也。貧賤也。莫非命也。我何所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惟君子處之。曰休咎而休咎。曰通塞而通塞。曰貴富而貴富。曰貧賤而貧賤。而不貿欣戚於其間。則義所當爲也。雖極天下之變。不失吾素守也。夫是之謂安遇。古之聖賢。若大舜。若伊尹。若傅說。若周公。非安於遇。何以傑然漁於河濱。耕於莘野。築於傅巖。而不以爲辱也。赫赫然君天下。相天子。居之若固有。而不以爲榮也。卒然遇風雷而不知其爲變也。紛然致流言而不知其爲禍也。仲尼顏淵。則不過以終已。甚於匡。絕糧於陳。居於陋巷。而其樂自如也。其與有天下而不與焉者。夫豈異乎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安之至也。彼何以若此安遇也哉。道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聖賢之行。無適而非道也。故夫聖賢過無不安者。非安於遇也。安於道也。道一而已。時自異耳。烏乎往而不安哉。非固知義命者。其孰能之。是故義命。猶權度也。天下之物亦衆矣。以一人之心。當天下之物。而輕重長短之情。無或失之者。有權度以處之也。君子而不知義命。卒然與事變相遇。而不失其素者幾希。又何以能無之焉而不安也。此乃余所學者。嘉志道之有志。故因進善之請。而以告志道。信其能安遇矣乎。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爲吾記之者。敢屬筆焉。余聞魏君家梁溪。梁溪於毗陵爲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爲美。而以節義自修。亦可以見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拔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於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淑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予辭受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飢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祿。臨之以三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背爲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臣寺專政。挾天子。威權。以熏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抗志羣小之間。不少屈

宜。以迎合附麗。主於羅織鉤距之獄起。而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篡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遂。而漢之祚屢危而不遂亡者。皆賴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修。教化不行。士鮮不爲習俗所移。故其心役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爲重輕。而求之者。騖名節。捐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姁姁以爲容。詹詹以爲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爲務。平居莫肯直道以事上。緩急遂至誤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庶事未遑。而獨於前朝伏節蹈義之臣。或優以禮貌。或寵以褒贈。或列諸秩祀。或錄其子孫。以示風厲。丕變遐邇。垂兩紀矣。雖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踐患難之途。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爲節爲義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斡旋萬變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爲歉。大塞天地而不爲盈。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爲氣之主也。故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無物爲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露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消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求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爲氣所使。而莫爲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恃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明道集義。以發其中。而惟用虛氣。求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存古堂記

故集賢吳公。家有存古之堂。公薨後十有八年。其諸孫惠卿。請伯衡追記之。伯衡素服公之碩德懿望。嘗獲拜其几舄。嘉惠卿之克世其家。而又幸附名於其堂。乃不復以陋陋而爲之記曰。三皇五帝之世之謂上古。夏后殷周之世之謂中古。秦漢魏晉隋唐五代宋之謂近古。近古去今未遠也。而中古則遠矣。中古去今未甚遠也。而上古則已遠矣。軒轅氏之鼎。陶唐氏之爵、有虞氏之敦、兌之戈、垂之弓、和之矢。此上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中古乎。夏后之璜、殷人之爵、武丁之卣、伯乙之彝、楚姬之寶盤、仲姞義母之匜、崇之鼎、雖之釜。此中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近古乎。嗟夫。今之世去上古中古如彼其遠也。而往往尚存其物者。由人之貴之故寶之。寶之故存之也。抑非有勢與力而又有鉅貲。雖欲存之。亦烏乎能存。夫必勢必力而又必鉅貲而後能存。存之雖多。而何益之有。然世之溺焉而惟恐其不存者。恆多。天下有物生天地之先。爲人物之祖。其古也無以尚之。其於人也不可一息缺。其存之也不待勢、不假力、不待貲。然而世之存焉而惟恐其失之者。未嘗多也。何哉。吾之所謂物者。道焉耳矣。此天所與我者。孟子所謂存於人心。而皇王之所由者也。古之聖人賢人。不存此而聖而賢者。未之有也。古之愚人不肖人。存此而愚而不肖者。亦未之有也。今之人莫不希古之聖賢。顧獨用其心與力於古物。則惑亦甚矣。夫存其恃勢假力待貲者。而不存其不恃勢不假力不待貲者。不過一好事之蠢耳。將以稱於天下曰賢者。則不可也。夫所貴

乎賢者。以其能存皇王之道也。存皇王之道。則今之人是亦古之人而已矣。是則道者豈非至古而至可貴可寶者歟。何可以不存之也。人惟知雖釜、崇鼎、楚盤、殷爵、夏璜、和矢、垂弓、兌戈、虞敦之爲古也。則存之。而不知莫古於皇王之道也。故莫之存也。苟知皇王之道。有古於虞敦、兌戈、垂弓、和矢、夏璜、殷爵、楚盤、崇鼎、雖釜。則知世間古物非古。而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矣。惟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然後皇王之道存於天下。是故道之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無一焉。不失爲古之士。道之不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累千百焉。不免爲今之人。此君子之所存。在此而不在彼也。惟集賢公起儒生。際盛時。由上都學正。八遷而爲集賢大學士。自將仕郎六轉而爲榮祿大夫。始終一節。爲時名臣。其平生事業。固非伯衡所能知。乃若以片言悟時宰。使之灼知大義滅親爲當務。而力佐人主寘權奸。存君臣之義。安危疑之勢。可不謂之賢乎。微道之素存。則亦何能爾哉。公既以之發身。又將以貽厥後。是以有此堂也。豈世俗惟古物以爲存。以誇示於衆者可得而比乎。凡公之子姓。誠克守以爲訓。而存其所存。則生乎今之世。何患古人之弗若。而居斯堂也。尚亦無愧哉。

師古齋記

耕稼未有不師神農、后稷者也。古之善耕稼者。神農、后稷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爲良農。貨殖未有不師白圭、猗頓、陶朱者也。古之善貨殖者。白圭、猗頓、陶朱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爲良賈。爲弓莫不師揮。爲鍾莫不師倕。爲車莫不師公孫氏。爲宮室莫不師公輸子。揮也、倕也、公孫氏也、公輸子也。古人之善爲弓、爲鍾、爲車、爲宮室者也。師之而后足爲良工。於戲。百工然矣。孰謂士之於字書也。擇古之善者而師焉。而不及古之人乎。周有史籀。秦有程邈、李斯。漢魏有蔡邕、張芝、皇象、鍾繇之屬。晉有索靖、衛瓘、卞壼、張華、[illegible]、王逸少父子之倫。唐有褚遂良、薛稷、歐陽詢、虞世南、柳誠懸、顏真卿、韓擇木、李陽冰之輩。宋有蔡襄、黃庭堅、米芾、張有、傅朋之徒。皆書之善者也。吾之於籀於篆、於隸於分、於真於行草也。師之數十人焉。則吾之善篆、隸、分、真、行、草。是亦之數十人而已矣。豈獨書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孟軻。古之善爲人者也。爲今之士而欲善爲人。夫安得而不以之爲師乎。是故文王去周公古矣。而周公儀刑之。堯、舜、文、武、去仲尼古矣。而仲尼祖述憲章之。仲尼去孟軻古矣。而孟軻學之。古之聖人賢人。猶師乎古之聖人賢人。而況今之士乎。商書有云。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今之爲士者。誠能奮然自勉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豈於古而嗇於今也。則古人非吾之所可及也。今人猶古人耳。未嘗有豐嗇也。古人爲聖人賢人。而今吾爲衆人。豈不可恥乎。夙興夜寐。言焉而師其言。行焉而師其行。猶之工之師揮、師倕、師公孫氏、師公輸子。賈之師白圭、猗頓、陶朱。農之師神農、后稷。則生乎今之世。有不肖乎古之聖賢者。鮮矣。於戲。非有志之士。孰能與於此哉。同郡宋君仲珩。嘗治一室。以居六經群聖人之書。而仲珩尤工字書。凡周、秦、漢、魏以來。下逮唐、宋。諸賢之法書銘刻。莫不皆藏焉。事親有餘力。則師而習之。於是扁其室曰師古。而求余記之。夫仲珩之嚴君太史先生。以高文夙德。爲當世宗師。仲珩家庭之間。父子自爲師友。可謂得所依歸矣。而仲珩不自足也。必曰。我師古之人。我師古之人。不亦有志之士乎。其克充是志也。而力行古之道。則追配古作者。豈直字書

而已哉。雖然宋襄之不鼓不成行，不禽二毛，房琯之車戰，王安石之用周禮，皆自以為師古也，而或亡或敗，或至於厲民，是故士當師古而不可泥古。仲珩尚慎旃哉。斯言也，敢請質諸太史先生，苟以為可，則因以為記。

景古齋記

平陽有好古之士曰吳元範氏，凡一書一行，皆師古之人，而性嗜篆隸真行諸書，非古不為也。於是名其居曰景古，而徵記於余。余辱交元範，欲其景慕夫遠者大者，乃告之曰：世人知景慕乎古矣，而可不景慕其所貴者乎？夫神農氏之耒耜，黃帝之衣裳，陶唐三代之圭璧鼎卣，孔子之劍屨，顏子之簞瓢，此天下至古之物也，而已不復存。將合存焉，雖景慕而無補。會稽、之罘之貲碣，泰山、嶧山之斷碑，凡秦漢以上遺物故器，烏迹、蟲書、仙宮、鬼塚，詭異幽怪，難識可駭之字，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間存者，雖可以悅目適意，然景慕之於人，無足輕重。鬻熊、太公、老聃、楊朱、墨翟、莊周、列禦寇、荀卿、管、晏、申、韓之屬所著之書，太史公之史記，不韋、淮南之訓覽，以至魏晉以降幽人狷士憤世嫉俗，作為辯論，多者數十百卷，少者為言亦數萬。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其存於世者，固足以考既往之得失，稽道術之離合，而所以輔世植教、迪民蘇而成治功者不在爾也。吾又何景慕焉。吾之所貴而景慕不暇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書，商、周、魯十二國之詩、春秋、禮經，大法宏議，洙泗之所陳，濂洛關閩諸子之所申，遠徵近取，著之於心，服之以身，施之家則長幼序而親疎穆，措之國則教化行而風俗淳，是則天下之至古而可貴可景慕者。孰有加於此乎？然猶未也。吾心之中，有物混融，離之為五常，揭之為三綱，明如日月而無所不照，大如天地，廣厚而周通，推之乎其前而無始，推之乎其後而無終，是為古今之會、事物之宗。在昔聖人賢人，未有不貴此者也。吾景慕聖賢，而行之以道，而持之以不息，而全之以不失，則聖賢吾可幾而及之矣，豈非善景古者哉，何必上探太始，而希跡鴻濛也耶。

堅白齋記

平陽王伯原業詩書而樂恬靜，工文翰而慎交遊，潔庭孔子升先生之內姪，世家王與邑著姓也。嘗即居第之西闢齋以為藏修之所，竹鳳岡排甑嶼遠則附樹聯絡乎左右，近則喬木參錯乎後先，問名於先生，先生名之曰堅白齋，未及為作記，而先生逝矣。至是介先生仲子怡伯謁余而請焉。噫！夫先生豈不欲伯原以公孫龍之幻為戒，而以仲尼之言自勉乎？其望之也至矣。蓋天下之物，方其未磨涅也，堅白有餘者恆多，及其既磨涅也，堅白不足者恆多。今夫金也、鐵也、石也，非不確乎其堅，磨之則磷矣，不以磨而磷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堅，定堅、玉為尚矣。今夫雪也、羽也、絲也，非不皦乎其白，涅之則緇矣，不以涅而緇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白，定白、玉為尚矣。莫堅於玉，而亦莫白於玉。故天下無物可以言堅，惟玉可以言堅，無物可以言白，惟玉可以言白。玉也者，足於堅白者也。錐石以擊之不毀也，泥以涅之不染也，雖百磨百涅，又豈變磷與緇哉？富貴貧賤，禍福死生，所謂事也，無常而使人喪其大節有甚於磨；聲色臭味，輕煖狗馬，所謂物也，善惑而使人失其本心，有甚於涅。然而君子惟患志之不定，而事之無常不患也；惟患德

之不純，而物之善惑不患也。古之君子，當大任而不懼，臨大難而不怵，變故交乎前而不亂，窮達更乎身而不易，誘之以不貲之利而不饞，脅之以鈇鉞之威而不回屈，無他焉，志定而已矣。目視采色而不眩，耳聽聲音而不聾，口食肥甘而不爽，身處佚樂而不溺，馳騁田獵而不荒，從車百乘而不驕，無他焉，德純而已矣。噫！夫志之定也，德之純也，猶玉之堅也白也。應乎事而事不能屈，交於物而物不能引，不猶玉之不磷不緇乎？然則學者不持其志，不純其德，可乎？何以純德？曰寡欲。何以持志？曰養氣。氣養則志定矣，欲寡則德純矣。德純而志定，則玉不足為吾堅，亦不足為吾白矣。吾也接物而本心不失，臨事而大節不喪，焉往而不若古之君子哉？先生名齋之意，詎不以此。伯原其亦知所勉夫，書而歸之，所以記也。

巽齋記

巽齋者，前平陽州學教授孔君子亮藏修之室也。其扁，江浙行省左丞番易周公伯溫之所書也。子亮居兄弟中第五，於巽之次有合焉；其室在東南隅，於巽之位有合焉。此齋之所以名巽也。而徵余言其義以為記。夫巽之義，聖人作易既言之矣。其又奚言？顧子亮名齋之意，雖本乎先天之位次，而巽之所以為巽，則猶有當推言者焉。嘗聞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孔子不云乎：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於密。然則於斯閒居而以易養心，豈非孔氏之家法乎？大凡卦有象、有辭、有變、有占，而隨風則巽之象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則巽之彖辭也；君子以申命行事，則巽大象之傳也。而觀象玩辭，則居者之事也。子亮辭典教之職，退而家食，藏修游息於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察之必至審，而於申命行事者，究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言乎其變，則巽自遯來，遯而為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順於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子亮神明之胄，學術之優，年高而德劭，學脩而聲隆，豈果於遯世而不動者哉？一旦國家旁求耆老，修漢家聘申公故事，束帛加璧，賁於邱園，安車蒲輪，御以上道，進居近列，衣被寵光，則所謂得位而近君，順而以正相得者，不在易而在子亮矣。而況莫吾用而未始不動，莫吾舍而未始不隱，而吾固自有未始與之俱動俱隱者存焉。夫如是，則子亮之於巽也斯密矣。豈徒次與位之有合而已乎？易之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為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又或為伏，或為隱，隱微幽昧者，疑子亮之退處斯齋有類乎以潛伏隱藏為巽者，是以為之記。

松石齋記

人之常情，於天下之物，接於目而不以為異者，日見之，而一日不見焉，猶不能忘情也。況接於目而以為異者，日見之，而一日不見焉，獨能忘情乎哉？此陳君子仁松石齋之所以作也。君合肥人，隱居黃陂湖風臺山之間，仰而見夫蒼然挺者，直者，樛者，若纓干，若蛟龍騰，若幡幢列，則松也；俯而見夫嶄然銳者，橢者，突者，若貔獸，若虎豹蹲，若圭璧植，則石也。心甚異之。事親之暇，讀書之間，視若大賓，狎若密友，未嘗一日不接焉。去年春，朝廷聞其名，召至闕下，說書東宮，擢知平陽縣事。君奉命而來，宣德意，布教條，給賦稅，平獄訟，孜孜若不及，退處便坐，仰焉而松，俯焉而石，莫之見也，懷思焉，悵望焉，以名其軒，而求余記焉。於戲！君之異夫松石，而情之不能忘若是，其必有以取之也，豈留意於物哉？昔者聖人於松，不曰後彫乎？於石

不曰不磷乎.後彫之謂貞.不磷之謂堅.凡物之貞堅.固無若之二物者.而其用尤莫大焉.故夫松、以之製器.以之作室.故夫石以之攻玉.以之補天.使君不有取乎爾.則何以異之而惜不能忘若是耶.異之、故知之.知之、故取之.取之、故不忘之.不忘之、故比德之不暇也.然則挺貞堅之節.周當世之用.將不在松石.而在君矣.此固縉紳士之所望.亦君之所自任者.故以之爲記.

靜學齋記

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學.嘗聞之諸葛孔明已.獨不知以靜而爲學乎.抑靜之時而後學乎.如使必靜之時而後學也.則通國之人.終日能處深山窮谷者無幾也.終日能杜門卻掃者無幾也.終日能不與事物酬酢者無幾也.而人之生.日用之間.不能不有爲.亦人道之當然也.朝有爲則朝不得靜處.日中有爲則日中不得靜處.暮有爲則暮不得靜處.朝而不靜則朝不暇學矣.日中不靜則日中不暇學矣.暮不靜則暮不暇學矣.豈惟自朝至暮無靜處之時.自旬日而閱月而踰時.而終歲.不復有靜處之時.然則將何時而暇學.而學無乃遂廢乎.尙何成學之望乎.以此知學須靜云者.亦曰靜以爲學之地.而其要則不過心不妄動云爾.無若弈者然.方弈而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則心不妄動矣.心不妄動.雖不處深山窮谷.不杜門卻掃.而與事物酬酢.不害乎其靜也.心妄動.雖處深山窮谷.雖杜門卻掃.而不與事物酬酢.不免乎其不靜也.靜則焉往不可與共學.而學焉有不成者.不靜則焉往可與共學.而學焉有成者.是謂靜在內不在外.以心不以境.彭君仲輝.平陽之雅士也.隱居田里.絕意名利.言動以禮自律.朝夕寓志詩書間.則從縉紳先生考德問業.嘗取孔明語.扁其讀室曰靜學齋.因張子玉氏求余以爲記.故與之言於盤.夫人處乎闤闠.能專心於學.且猶成也.而況仲輝閑居山林.無事物之猝.而專心以學.所成就豈不過人遠甚.他日聞平陽有傑出乎其類者.必仲輝也.

幽齋記

深山邃谷.草木叢茂.樵蘇斷絕.地之幽莫加焉.綠陰清晝.萬籟俱寂.纖塵不驚.境之幽莫加焉.宴坐終日.目耳無營.心念凝默.趣之幽莫加焉.地惟幽故勝.境惟幽故靜.趣惟幽故適.以幽適之趣.遇幽靜之境.處幽勝之地.其爲樂蓋有不可名言者矣.而非心解神釋者.何足以知之.楊君孝忠.蜀人也.家在嘉定之龍游.其山則有三峨、龍門、峩巖焉.其川則有瀆江、玉津、大渡焉.孝忠未出仕時.日徜徉乎其間.木石與居.鹿豕同羣.嘗其地與境並幽.有會於其趣.而得以樂其樂也.因扁其居曰幽齋.茲宦平陽.與余邂逅.以余亦蜀人也.有鄉曲之雅.求文爲記.昔者君之樂乎幽也.余固不得而窺焉.觀夫今之在平陽也.有錢穀.有徵發.有期會.有勞繹.有聽斷.有送迎.可謂煩且劇矣.地也境也.俱非復昔之幽矣.而君自朝至夕.從容暇裕.初未嘗不樂也.間過其寓.閴乎寥乎.門無請謁.人迹幾斷.雖在城郭之中.公署之內.而超然若山林之幽.宜乎孝忠之樂.易地皆然也.道二.出與處而已矣.處則山林.出則朝市.雖曰殊途.而吾之所以爲吾者.豈有間於其間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所性.不以窮達而加損.而況於趣乎.然而未易能也.而孝忠能不擇地而幽.幽而適.其賢乎矣.古之成功名而享富貴者.必終始一節.惟其所遇而安

者也.然則君他日所成就.孰得而涯涘哉.

洗心亭記

東陽、蔡伯圭氏.通判撫州之二年.作亭於公堂之西池上.退食之暇.則於斯危坐而息煩.內省而凝慮.因名之曰洗心.而以書來告.願有以記之.於乎.伯圭夫豈有取於扶然一勺之水乎.殆其志存乎聖賢之學.因借易所謂洗心以退藏於密者以發之也.余雖適陋.能不樂告以所聞乎.夫天下之事.不爲少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萬事至而無不接.接之而無不得其情.天下之變.亦無窮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萬變紛而無不應.應之而無不得其當.今世之士.左一人呼焉.右一人問焉.其唯諾不亂者鮮矣.前一人挽之.後一人推之.其舉措不失者鮮矣.而聖賢者以一心之微.應接天下之事變.常恢然有餘裕.此豈偶然哉.主靜而已矣.惟其靜也.夫然後足以制動.靜足以制動者.靜亦靜.而動亦靜也.是以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而未嘗有爲.此之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聖人之心.湛乎其猶澄江.魚龍居焉.蝦蛤生焉.黿鼉游焉.蛟虬投焉.牛馬飲焉.神妖怪物藏焉.荒査醜石容焉.千漚萬泡起滅焉.搖焉.淈焉.莫能汨焉.而映徹萬象.纖毫見也.妍媸鉅細.無遁形也.遺針墮芥.可指取也.夫其靜何以能爾也.則亦仁而已矣.故曰.仁者靜.淵哉仁乎.其洗心之要乎.果能仁.其有不靜乎.焉有靜而不退藏於密乎.聖賢之學.無先於此矣.然則其洗心也.豈眞有以澡雪之.而其退藏也.亦豈兀然伏其身.頹然無所用其心哉.彼揚雄者.願以爲世之賢人之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嘗出而寘之紛華靡麗之地.嗟乎.亦已不思矣.吾恐其習之無素.卒然與事變相遇.義利不辯.取舍不明.幾何其無錯謬而顚冥也.而是心難乎免於梏亡矣.獨不見未嘗更事之子弟.一旦出而任其家.豪奴悍婢皆與之抗.盜賊又乘間而入據其室.朝夕擾擾.且不暇.尙何暇雍容應接賓客哉.故夫發心猶將兵也.善將兵者.素畜方略.治三軍之衆.歷八面之敵.而其身皆逸.善發心者.去情卻欲.泰於萬有之中.立於萬物之表.而其心皆靜.又爲事夫兀然頹然如木偶人者.而後曰靜哉.雖然.余之言何足徵也.伯圭貴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里中子.而四賢實以朱文公之學相授受.伯圭夙既有聞.今出而仕.又適在陸文安公鄉郡.文安雖不可作.然而粹其所聞.行其所知.詎不有其人耶.伯圭嘗試就而詢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其殆有以啓予者乎.而余言烏足徵哉.

梅初亭記

翰林學士江夏魏公.有別業在蒲圻.嘉花美卉.種種並植.而公於梅.獨有取焉.遂本邵子所謂梅初.以名其亭.公之言曰.吾嘗求之晝夜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晝夜莫不有初也.徵諸四時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四時莫不有初也.又嘗質諸天地矣.浮而在上者爲天.凝而在下者爲地.天地莫不有初也.合之爲宇宙.宇宙各有初也.散之爲萬物.萬物各有初也.然而未易窺也.而吾於梅見焉.時乎冬也.雪霜凝冱.萬木枯槁.兩間之生意幾乎息矣.而梅也粲然而有華.蕤然而獨秀.傲極陰於方隆.回微陽於最先.造物之發育.於是乎權輿矣.故吾之取夫梅也.豈曰玩物云乎.吾之名吾亭爲梅初也.豈曰其秀爲其

實之初乎。蓋以其方於一陽來復之初。爲衆芳敷榮之始。猶正爲歲之初也。猶朔爲月之初也。猶辰爲日之初也。伯衡聞而歎曰。嗟乎。草木之榮。非自榮也。固有榮之者焉。草木之悴。非自悴也。固有悴之者焉。而其榮悴乃氣運之先見者也。故曰。天命不僭。賁若草木。是以君子往往觀之。以識夫屈申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機。然非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斯。今夫梅之榮於冬。人之所同見也。至於驗陽剛之復。則公之所獨也。公眞有道者哉。且國之將興。必也卓識之士。明炳機先。察人心之趨向。神謨辨之術。而相與維持作興之。沛王化於大行。以共享乎成亨嘉之治。考諸徵驗可見矣。聖神啓運。萬象維新。又天地開闢之一初也。而公以夙德雅望爲天子之所優禮。出則持憲度。入則居侍從。神化宣民。臻斯世於雍熙。不維公是望而誰之誰哉。伯衡不佞。請以是記公之亭。

南軒記

祉生莘仲得南軒先生張宣公所遺端石方硯。硯背刻銘文凡三十二字。及南軒二字。銘、公所自著。字、亦公親筆云。莘仲視之。不翅如弘璧大玉也。治特室以居之。以爲南軒、公之自號。斯室居公之硯。其硯所居。表以其號。禮亦宜之。故名之曰南軒。且歸於余曰。願有記。惟公生宰相家。而猶以古聖賢自期。嚴義利之辨。而卓然有見於大本。迄能任夫道統之重。其叅贊帷府。已傾一時。及魏公喪師。抗論和議之非。遂受知孝廟。聯省講筵。更任遠處。五握州符。三持使節。其剛大之氣。審識之風。宏遠之略。豈弟之政。修攘之術。出處之際。皆非當時君子之所及。雖年未五十。天遽奪之。而有公輔之望。可謂名世者矣。後公而生者。慕公之爲人。願一見之。有不可得之慨。聞其風聲。且猶斂衽。況得見其遺物若硯焉者。號名其在。氣澤斯存。豈不猶親見之乎。不知寶之愛之尊之貴之。此尚德之心也。而豈文房之寶之謂歟。一硯之微。長不滿尺。厚不盈寸。而莘仲居之以特室。表之以其號。爲可謂過也哉。蓋公之所以不朽者。不係硯之存亡。而公之賢。則硯之輕重係焉。夫其人賢矣。其一物之遺。後人寶愛尊貴之至於此也。然則人固可以不賢哉。於戲。公精微之蘊。見於其書。而施及於今者。豈直硯之比乎。則夫以寶硯者寶其書。夙夜勉焉。是講是習。是蹈。以希夫公之賢。烏乎可已耶。如是則莘仲誠哉尚德者矣。而凡登其軒觀公之硯者。其不特有所慕。其亦思所勉也夫。

清源書隱記

奉新之大源。宋翰林直學士余公之故居在焉。子孫皆克守其先業。曰可立者。公之六世孫也。清源書隱。則其藏修之所也。可立司征平陽。謁余而請記。余雖未嘗至其地。可立言之甚詳。大源去奉新縣治西南二十里。其南。白鶴峰峙焉。其東。障以雙鳳犀牛諸山。而下爲村聚。城祠接焉。其西。直以登仙嶺。而張天師壇李八百洞在焉。清溪環繞。而襟帶乎其間。余氏之居大源。自豫章太守始。六傳而至學士。居第則其所創。數百年之喬木。鬱乎陰森。而樓榭隱見於蒼翠之表。過而見焉者。不問知爲故族也。前有旌表亭。有仙人劉道眞石刻。其略云。時有青雲士。孫孫不絕。書至今存焉。由是觀之。山川之環合。風氣之綿密。可想見矣。竊意居其中者。豈獨余氏而已。與太守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乎。與學士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

乎。若令有之。其子孫亦有以儒世其業若余氏者乎。余氏歷宋元以至於今。上下四百年矣。而世澤沛乎其未艾也。何彼之泯沒無聞者衆。而余氏之世獨久而益振。豈扶輿淸淑之氣。獨鍾於一家。是不亦可深長思乎。蓋衣冠之引籍。由忠厚之積累。忠厚之積累。由禮法之承傳。禮法之承傳。由詩書之講習。太守積書以遺後人。而學士能講習之。故其門戶益大。學士積書以遺後人。而可立能講習之。故其門戶不墜。夫積非積之難。而讀之難。非讀之難。而會其英。咀其華。得諸心爲實德。行諸躬爲實行。茲惟難哉。今可立之書室。以書隱命名。余意其書必插架而充棟也。凡子若弟。誠克眞知而允蹈。心得而躬行。則皆爲善士之歸。大源之有余氏。余氏之在大源。豈不相爲悠久也哉。余輒本其世澤淵源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前人自力者爲記。若夫山水林壑之美。談奇勝絕之觀。當有妙於文辭者。爲可立賦之。

南華謫居圖記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牖。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明暇。時時臨眺而樂焉。曰。使吾爲此州人。奚其不可也。於是號南華逸人。且屬龍虎山道士方從子繪之縑素。云初上行幸金華。訪求文獻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乘輿還京師。尋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爲立京學。命爲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傅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爲國子學。拜博士。未幾。陞正四品。拜祭酒。出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材之進退。時政之弛張。無不與議。先生感激圖報。是是非非。無所顧忌。所爲學校作興舉墜。更規設法。以教養者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上者至矣。然亦不勝夫人之媢嫉也。會先生僕以學官什器。用之私室。言路因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上覽之而笑。而媒孽先生者不已。於是韶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焉。觀其自號。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爲何如。蓋君子求在我者而已矣。使其中有所愧。何往而能安。使其中無所愧。何往而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於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嘗以謫爲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之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瘴山複嶂。蛇蟲之所潛。魑魅之所聚。此騷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俾覽斯圖者得以考焉。

蘇平仲集卷九

記

定軒記

劉君公達以浙江按察知事入奏留京師．搢紳與之遊者．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劉君故儒生也．雖躋膴仕．而雅不忘舊學．故有齋居之所曰定軒．願乞言於予以記之．余聞之愧且謝焉．鄙人於聖賢之學．未之有得．劉君之所以名軒者．烏足以知之．將以言其物也．又未嘗及君之門．瞻望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竊嘗觀之矣．二儀高厚而無窮．七政循環而無端．四時變化而不測．而莫不有定運焉．人之為人．手足耳目口鼻之為體．與夫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為物．而莫不有定形焉．五方之異音．九州之異俗．智愚賢不肖強弱勇怯之異質．而莫不有定理焉．內而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外而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而莫不有定職焉．予奪廢置誅賞黜陟有定法焉．尊卑上下之於輿馬宮室器用服食有定制焉．朝覲會同冠婚喪祭飲射蒐田有定禮焉．四民有定業焉．百工之作什器有定式焉．凡窮達有定分焉．道合則合．道離則離．有定守焉．惟其運之定也．是以章部會元分至啓閉盈虧薄食．退留伏逆可得而推．惟其形之定也．是以峙者流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倮者可得而名．推其理之定也．是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放諸四海而準．惟其職之定也．是以治衆若

治寡．而庶事不勞而集．法一定而不可私也．故尊為萬乘．命一有德．討一有罪．而必付之所司．制一定而不可踰也．故雖有過人之材．出羣之力．蓋世之智．擬乎封君之富．而亦無敢越厥志．禮一定而不可紊也．故四海猶一家．而千萬人猶一身．惟其有定業也．是以無職事者出夫布．惟其有定式也．是以輪人輿人弓人廬人車人梓人之攻木．築氏冶氏鳧氏㮚氏段氏桃氏之攻金．函人鮑人韗人韋人裘人之攻皮．鍾氏筐人㡛氏之設色．玉人楖人雕人之刮摩．陶人旊人之搏埴．其為師者不煩．而其為弟子者有成．分定也．是以用則行而舍則藏．得不喜而失不戚．守定也．是以可生可殺而不可誘之以利．刼之以勢．定運也．定形也．定理也．此天地之所以宰萬物也．定職也．定法也．定制也．定禮也．此人主之所以宰天下也．定業也．定式也．此衆人之所以擇而處之也．定分也．定守也．此君子之所以自強也．而皆為學之當務也．念吾之生也．幸而為人．早夜孜孜勉勉．求踐吾形．盡吾性．安吾分．毋易吾所守．不吾用也．則業吾業終焉．如其用吾．則垂紳端笏．入人主之前．立不易之法．建經久之制．損益一代之禮．翊扶天地之運．以舉吾職．庶幾善學者哉．雖然．操舟以入海．必定之以指南．夫然後克有所底止．而況學者．如之何其可無定志也．故併有之曰．知止而後有定．劉君倘不以余言為老生之常談．則請以為記．

清風嶺記

金華府經歷廳事之後．舊有軒焉．廣平馬君為經歷之又明年．始葺而新之．以為宴休之所．地不改闢而牖戶不易鄉而敞．城之北芙蓉諸峯．不隣于睥睨者．一舉目可見．環以喬木．左右映帶．蔚然邃遠．野興橫生．君時從僚友集處其間．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坐乎軒中者．如坐大山長林之下．未有不灑然者也．太守鍾君曰．是宜名清風嶺．既而告余．請為文以記之．余觀鼓萬物以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無過乎風．而吾祖文忠公以為風也者．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過．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夫如是．故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嗟乎．豈惟風為然．善為政者莫不然．聖王之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生之而不庸．殺之而不怨．蓋得風之道也．而君子法之．曹參用蓋公之言以治齊．而齊大治者．其不出於此乎．金華雖劇郡．然其山水清遠．其習俗淳厚．其君子貴德而賤利．其小人好吏而畏法．凡為郡者．率以風流文雅．談咲觴詠為事．方國初用兵東南．嘗倚金華以為重．大將相繼於此治軍．資以平勾吳．定於越．取七閩．自是郡守以下．勞於營職．窮日夜不休．茲軒直尋丈耳．登之猶不暇．尚何暇能雍容自適如故事哉．豈其材智不足歟．蓋民之難撫．庶事之難集．不臨之以威．則馭之以智巧．皆務出奇．而莫知行其所無事也．而欲庶幾昔人之雍容．宜其不可得哉．惟二君之材賢．既足以相濟．而又能協其志．順其俗．乘其時而施其政．一切除去苛嬈．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以故不勞而治．然後因其餘閑．葺其庭宇．而與僚友退食之暇．講求政理．商榷古今．為委蛇以自適焉．郡之人聞其愉愉以適於斯也．咸樂然相告曰．自軍興．郡無此風．且二十年矣．何幸於今復見之．斯世其小康乎．使其遂與我休息乎．我等其將優游以卒歲乎．此與聞其鍾鼓．見其田獵．而欣欣者奚以異．蓋君子之風．善為政之傚也．向使政未平．訟未理．田里未安．雖有燕閑之地．誰與適此．而亦安能獨適哉．故一軒之葺．於二君之政．雖不足

以爲損益。而其爲郡不煩。綽有餘力。則可概見也已矣。余喜二君之政成。嘉斯民樂與之同樂。而又恐有力者將奪二君以去也。故述其大節如此。庶來者登其軒。聞其風。慨乎想見其人。以其所以治郡者治郡。則民之於二君。雖至久遠而納褱其庥也。而斯軒者亦將托以不朽乎。

聽松樓記

嶺門在平陽縣治之南一里。其地介乎東山九鳳兩山之間。林氏世居焉。卽其居之左。作樓以奉其親。則余友敬伯也。余嘗與客過之。入坐樓中。俄有聲若潮汐至而波濤騰也。若兩造交作而人馬並馳也。若竽籟弦匏之雜奏而合止以柷敔也。徐而察之。則環樓皆古松。柯葉踈布若車蓋。蒼然際天。望之有太古之色。風颯然南來。觸之動之撓之。而紛披而淩亂而奔錯而爲此聲也。客顧謂余曰。美哉渢渢乎。疏瀹世之汙濁以快一時之懷。有不在茲乎。而孰竅籥是而孰吹噓是。其出於風也乎哉。其出於松也乎哉。謂其出於風耶。風行乎蒼莽之間。方其未與松遇也。曷嘗有聲哉。謂其出於松耶。松立乎巖壑之際。方其未遇風也。曷嘗有聲哉。由是言之。謂聲出於風不可也。謂聲出於松亦不可也。謂出於風於松皆不可。則果安出耶。余曰。子未之知耶。物之無形者。非風而何。物之有形者。非松而何。凡物之在兩間。有形者實。無形者虛。虛者實者。相値也。相搏也。相摩也。相激也。而聲於是焉生。故竅無聲。鼓之而有聲。管無聲。吹之而有聲。唯風與松亦然。是故風非松。其聲無所托。松非風。其聲無所發。聲出於所托。故其清濁無常。聲出於所發。故其作止有時。然則謂之出於風可也。謂之出於松亦可也。人籟乎。地籟乎。天籟乎。敬伯父子。朝夕披襟而

坐。隱几而聽。其審之矣。子其質之。固不必起南郭子綦也。敬伯父子。其豈非莊周所謂心融者乎。神凝者乎。不然。自有此松。卽有此聲。函胡清越。洋洋盈耳。聽之而不聞。過之而不顧。日不知幾千百人。而其聲自鳴自息於天地之間。不知幾百載矣。何獨敬伯父子聞焉顧焉樓焉而聽焉。窮聲之狀。足耳之欲。飄若蟬蛻。而撫有宇宙焉。敬伯作而曰。先生之言至矣。吾親嘗名吾樓曰聽松。請書以爲記。

聽泉樓記

永康縣北三十里。有山曰方巖。峯巒嶒崚。林壑幽邃。泉流其間。而峽束之。而崖瀉之。而谿泄之。而窪內之。而石扼之。而木梗之。而聲出焉。或大或細。乍疾乍徐。旣潸且闓。發天然之律呂。皆遺音於濩洎。非清廟朱絲之所及也。胡君濟源過而聞之。恍然不知泉之聲。而疑有若作樂山谷中者。曰。異哉。此孔子聞之於齊。而三月不知肉味者也。何爲而在此哉。徐而察之。則巖谿中皆流泉。迴轉激觸而爲此也。倚杖臨聽。戀戀不能去。乃卽泉之涯。搆樓曰聽泉。起居飲食。常在乎是。霜晨月夕。凝然端坐。窮泉之聲。足耳之欲。而自適焉。或者以爲陳六代之器。絃匏三百五篇雅音之渢渢。豈特泉之比乎。聽者且猶坐睡焉。而況山中之泉瑱然有聲。爲足以悅耳。而濟源聞而悅之。至於作樓以聽之。雖其嗜好與人殊也。抑豈非僻乎。濟源以告予。予復於濟源曰。詎不聞乎。非有度數而鈞節自成。此韶之大全也。故曰。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皆與日月寒暑偕。與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而凡有聲者。皆吾韶聲匏絃也。獨泉乎哉。然世之人方汩沒於淫哇。而聽者誰歟。縱有此聲。無此耳。吾先祖所以興歎於水樂也。今濟源獨寤寐成韶於數千百年之上。

追伶倫后夔。友其人於冥漠。一旦聞泉聲入而心融。可謂爭於韶矣。是其中必有所得也。不然。泉鳴幽壑。響應空山。過而弗顧。聽而弗聞。人日以數百千。而泉也自唱自和於寂寞之濱。不知其幾千萬年。夫何獨濟源顧焉聽焉而不厭焉。其得乎天。爲何如也。然則濟源延州來季子之徒歟。東郭子綦之徒歟。雖然。方濟源聽之而有得也。濟源且不能自言。而況夫人乎。則濟源之所以聽泉者。將誰知之。何怪夫人以爲僻也。彼雖吾僻。又何病焉。適吾適而已矣。適吾適也。吾不知老之將至矣。又何病焉。濟源唉曰。有是哉。乃歌曰。今夕何夕。得聞簫韶。起而視之。空山寥寥。草樹不搖。明月中宵。有聞無聲。流泉瀌瀌。后夔已矣。師曠莫招。聊樂我心。於焉逍遙。

羣山樓記

武義西南行四十里至俞源。俞源隸括之麗水。在其治之東百有九十里。介於羣山之中。其地方廣數十里。山聯絡無間斷。其溪折行山罅間。不見首尾。皆自高趨下。初於山隙處遙望見。謂是瀑布。其山皆碧鬪。山趾爲之巽。有以爲畔岸。高高下下。秩若階級。其路皆側逕綠崖。懸磴臨流。如曳練。隱見本末。其民居多負山。而因山以爲垣墉。散處凡數百家。族大而望於鄉者曰俞氏。其居窮之址。於衆中爽以衍。然其四面之山。若奧雲雪峯九隴之屬。亦高出屋危。俯窺几席也。余嘗出其途。山之雄偉深秀。嶢麗端重。傑特峭拔。不知可方終南、王屋、五嶽、峨嵋、三峽、赤城、雲門、五老、羅浮與否。觀其高深者。潤合雨露者。蛟龍翔者。猿猊蹲者。旗幟舒者。屏障遮者。劍槊攢者。芒角露者。騰欲上者。俛似窺者。環若衛者。拱而揖者。驟而趨者。槃而集者。離而分者。闔而合者。將仆者。欲攫噬者。立者偃者。仰者踦者。崔者突者。如者崎者。使人神

駭目眩。不暇應接。亦奇矣哉。而往來之人。弗之奇也。況於土著者乎。少則矜之。多則厭之。頻見則輕之。倏遇則貴之。此人之常情也。俞氏之彥原溥。生長乎其間。朝莫起居食飲。接於目者無非山也。意其輕且厭之矣。顧乃若未嘗見山者。至於作樓。以臨以觀。是何其情與常人殊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君子之於樂。貴乎自得。使其中無得。極天下之尤物。方其快意。無物與易。忽焉情遷。未有不厭者也。使其中有得。極天下之微物。以適吾適。無所不可。雖至沒齒。又何厭之有哉。原溥之於山也。其得諸心者歟。不然。何以能不倦且厭耶。且夫朝陽夕陰。春雨秋露。風雪冰霜。烟霏雲霰。變化不同。而巖姿巒態亦不同。雖窮天地不能盡其妙也。又豈一覽而能發其秘哉。然則原溥亦將游乎有物之初。而求於一氣之始。以徐觀夫千古之變也。如此。則善與常情殊矣。原義與其季原遂、原吉、原禮。皆高尚其志。無慕乎外。欲知其人。尚於其所樂觀之。

三然樓記

人之生。有耳目。有心志。有神氣。曰耳目。吾以之爲用者也。曰心志。吾以之爲主者也。曰神氣。吾以之爲幹者也。爲吾用者隘則隨。故欲廣吾視聽。爲吾主者惛則悖。故欲適吾意趣。爲吾幹者勞則耗。故欲安吾精爽。豁然則視聽廣矣。悠然則意趣適矣。恬然則精爽安矣。視聽廣然後用行。意趣適然後主尊。精爽安然後幹強。故豁然所以養耳目也。故悠然所以養心志也。故恬然所以養神氣也。養生者安得不兼務之。有

以養耳目.無以養心志.是養其外而不養其內.非善養生者也.有以養心志。無以養神氣.是養其性而不養其形.非善養生者也.耳目而耳目養焉.心志而心志養焉.神氣而神氣養焉.則可謂善養生者矣.此張氏三然樓之所以作歟.張氏世家平陽登瀛里.作樓里之小屏山下.則思中也.樓為屋三間.中間北鄉.名豁然.東西間皆南鄉.西名悠然.東名怡然.於是人號曰三然樓.思中嘗與余登焉.坐乎其中.一望數十百里.高者下者.洪者纖者.峙者流者.動者植者.皆几格間物也.而吾耳目得所養焉.入乎其西.碧梧丹桂杉松樹檜.蔚蓊成林.掩映軒戶.清風不斷.爽氣自臻.林茨陰翳.疑出塵境.得也失也.休也戚也.榮也辱也.皆不足以累我也.而吾心志得所養焉.適乎其東.方床橫几.可據可臥.解衣岸幘.或俯或仰.書插架而忘披.琴掛壁而忘彈.無思無為.無將無迎.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不知其關鍵橐籥之在我之在天地也.而吾神氣得所養焉.乃始知思中命名之意.非偶然也.余與思中.蓋異方而同得矣.嗟乎.養吾外吾內吾性吾形以養吾生.余每慎無以得之.今不下階.不終日.而兼得之於斯樓.然則斯樓其道山乎.其泰臺乎.其養城乎.美哉樓乎.其為足以永居乎.思中著書自足於世.無求.視富貴勢利.斂然退避.惟恐為所浼.而斯遊斯息.若將終身焉.此其所得為何如哉.世豈無朱甍碧瓦.以為麗.雕檻綺疏.以為美.姬妾以為貯.管絃以為娛.醴餅以為奉.彼視斯樓.孰不自以為雄也.然蟲聰窒明.而為用者喪焉.快情極欲.而為主者斲焉.淪精奪魄.而為幹者伐焉.余見其未有以養生.且先戕其生矣.又奚待較而後知其非雄也.思中庸以此易彼哉.非賢於人也遠矣乎.

冰壺軒記

始余識魏郡鍾侯於京師.後四年.侯移守金華.獲再見焉.辱不鄙而謂之曰.我以冰壺名軒僑矣.子其為我記之.竊以為天地之有水.猶其有道也.道在天地間.人能凝之.則人與道一.而道為人所有矣.壺之於水也亦然.凝則水與壺一.不凝則水自水.壺自壺.焉能有水哉.是故道凝之謂德.水凝之謂冰.今夫冰瑩然無瑕.湛然不滓.皦然可鑒.世之能薰灼人者.其氣燄未有甚於夏之日之烈者也.雖金石之堅剛.無不流鑠.惟冰於其間.凝冷固自若也.當暑而出一壺焉.挹之者不知炎熱之切於肌膚.而渴者以蘇.躁者以靜.甚矣有似乎君子之德也.以時藏焉.以時出焉.藏之密焉.用之周焉.則陽不愆於冬.陰不伏於夏.風不發於春.雨不苦於秋.雷出不震.霜雹不為菑.癘疾不降.而民不至夭札.夫聖人之參贊燮理也.固非徒冰之是恃.然周公作豳風.必謹著之.仲尼修魯史.無必書之.又嘗不敢以為忽者.蓋一藏一出.亦有助於陰陽之和.寒暑之平也.凡此又有似乎君子之用焉.是以有志之士.不獨於冰比德.而其致用之功.亦所尚也.今鍾侯以之名軒.豈非有志之士乎.兢兢乎惟道之在我者不能凝也.而孜孜乎其務學也.休休乎其寡慾也.定其心而不使動於貧賤富貴也.持其志而不使移於毁譽榮辱也.臨之以利害禍福.而其守不易也.蒞之以是非曲直.而其聽不惑也.則侯之體冰以神.則其德可謂能矣.昔者侯佐繁昌.尹衢門.知下邳.皆當百戰之餘.念其民厭苦憔悴.有甚於焚燬也.宣上之恩德以涵煦之.簡徭役以休息之.平政令以生養之.於是瘡殘窮敝之屬.莫不渙然.如當暑之挹冰.而安於田畝閭里.以樂生興事.故侯之於民也.猶

冰之於夏日也.豈惟二縣一州之人.夫人其誰不愛藏之.而所至遂以循良著稱.侯之致用如此.於侯之抱負百未施一焉.其與出篋之冰以一壺.固無以異也.而其惠利之於人.亦豈小補哉.然以余觀之.侯豈久外者.朝廷且將畀其民庸.如漢之黃霸.徵入大用之.則夫所謂盡君子之用者.詎不於侯見之乎.余知侯之志有在.而亦以此望侯也.故不辭而為之記.

湘南清趣軒記

譚君.濟翁.潭州湘潭人也.今以溫州衛、中左所、鎮撫.戍平陽.治書室於廨舍東南隅.扁曰湘南清趣.而屬余以記.余謂君曰.荊州之域.山川之勝.甲於南方.而湖湘之間.山益磅礴.水益深秀.登臨指顧之間.清遠奇麗之觀.無不稱遊觀者焉.足以資高懷而發逸思.是固然矣.今君撫軍平陽.相望半萬里.不啻.道路如彼其修阻也.山川如彼其邈悠也.則所以成君之趣者.曷從而得之.其誰復信之.以斯名也.揭斯軒也.不已誕乎.余方疑焉.顧使記之.將何以為記.君曰.子知軒之名.而未知吾所以名吾軒也.自吾去故鄉.而居金華.而居平陽.迺今三十餘年矣.上世之邱壟.先人之敝廬.曷嘗一日不往來於心.維桑與梓.嘗接於目.自公而退.假寐軒中.則徜徉蒼梧之野.陟降祝融之峯.仰九疑之聯綿.俯九江之渺瀰.聆洞庭之九奏.楚女舞以傳芭.湘靈出而鼓瑟.倚斑竹.想二妃.歌楓頌.企三閭.采澧之蘭.沅之芷.而延佇夫重華.悠然玄奧.驩若平生.雖處乎一軒之中.而浩乎有湘南之趣.形神泯焉.志意適焉.飄飄焉.栩栩焉.休休焉.及乎覺也.吾身未嘗往.而吾居未嘗易也.蓋吾之趣.無遠無近.無彼無此.無今無昔.混而一矣.為是揭斯軒以斯名.又孰得以為誕哉.余因悟曰.我求之迹.故以湘南視湘南.君會之心.故以非湘南視湘南.非湘南而視同湘南.此之謂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其趣固天趣也.大凡趣得乎己者己知之.人莫之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雖己亦莫之知也.然則君之趣.余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於是相視大笑.記其說壁間.俾同余疑者詰焉.

臨清軒記

魏晉以來.書之妙絕可喜者亦衆矣.而論者必曰右軍.曰大令.是則古今以書名世者.豈復有加於王氏父子乎.其父子之書.當時尊之.後世讓焉.豈一朝夕之力哉.右軍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其所至皆有墨池.則其平居勤勤於書可見已.故曾南豐記其臨川墨池.以為右軍之書晚乃善.則其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於戲.書雖一藝.臨學之家.固可以不力哉.此仲剛之所以日孳孳也歟.仲剛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元達之仲子也.侍講至正間為宮僚.以善書極為儲君所敬禮.儲君因其退朝日必臨真書千字.草書倍之以為常.多其能勤也.作臨池二大字旌之.侍講乃為臨池軒.以侈寵賜.禮部員外郎程以文實記之.則侍講之書.獨步當時.豈偶然者.仲剛幼傳家學.邇來字畫甚逼侍講矣.僑于平陽鳳山之下.治軒以遊息.取名賢墨迹石刻.朝夕心慕而手追焉.因扁曰臨清軒.間來告曰.吾之書固不敢望先人.若先人之專志.則嘗見之矣.夫人猶勤.而況於吾小子乎.今吾臨流而學之不輟.使水之清者變而為墨.則吾書庶可不失先人法度.此名軒之意也.願先生為我記之.盍不云乎.有志者事竟成.桑維翰磨

試見黜，主司惡其姓故也，或勸之更姓，維翰指鐵硯曰，硯穿則吾改吾姓，後迄登第，致位宰相，豈不以志哉，維翰大節無足取，乃若其志則可尙已，觀仲間之言，不亦有志之士歟，操之而不舍，益以精力自致，吾見仲間之書，雖古人可無愧也，豈維足以媲美侍講，人其有不以稱王氏父子者稱仲間父子乎，臨淸軒不獨並臨池軒以稱，且將與墨池並存矣，雖然，陳氏故宰相家，忠義莫加焉，其在元也百年之門戶，鐘鼎盛矣，而侍講尤以文學名節重于天下，吾之望於仲間，固不止乎書，而仲間宜勉焉。

蘭芳軒記

繆君維周，武毅公之嫡也，嘗以勳臣子入侍東宮，幼軍肄湘王蜀王殿下者，悉統之而教以坐作擊刺之法，燕王還北平，君又被旨扈送之，上察其材而謹愼，會武毅公上休致之請，即命襲職，而嗣戍平陽，君以英妙之年，膺五品之秩，爲國家守封疆于海隅，既貴顯矣，而能括去紈綺之習，退食自公，恬處一室，覽觀書史，臨寫法書，間則援雅琴鼓一再行，綽有儒生之風，室中列蘭數本，綠葉素莖，菁菁焉，楚楚焉，悅可人意，微風不動，香韻自溢，如在深山幽谷間，因名其室曰蘭芳軒，而屬其鎭撫譚濟翁求余記之，余惟蘭香草也，固天地之所生，必培殖之，灌溉之，然後花葉蕃茂，而芳烈益遠，惟人亦然，聰明智慧，非不與生俱生也，加之以問學，充之以見聞，重之以進修，則其材成而實歛，而出乎其類焉，古之君子，余未暇論也，今在位名公，九重之所倚毗，四海之所具瞻，孰有過於曹國李公者乎，人徒見其材德之碩大，勳業之隆赫，而不知其所以臻此者，由孳孳於學也，竊窺曹國鎭浙江時，內撫新附之民，外禦乘間之敵，小大庶務之畢親，可謂煩且勞矣，然而少暇，輒與縉紳士講論脩齊平治之道，至於文翰，亦未嘗不留意焉，向使其不從事乎學，自足以成功名享富貴，要不過爲功名富貴之人，其德業又安能若今日之盛，擬之古之賢將相而有餘也，學之於人大矣，今君之好學如此，豈非漸被曹國之流風而興起者乎，於時戍平陽固皆一時之選，而君與濟翁獨得士譽，蓋以其皆嘗逮事曹國，得於觀感者深矣，君出而在公，則宜力効忠，入處家庭，則遊心藝事，植叢蘭於左右，挹芬芳於朝夕，觀其好尙，可以知其人矣，他日名位事業，詎可涯涘也哉，余因記斯軒，而推及之，以見方今將帥賢而好學者，未嘗無其人，而其來爲有自。

遂初堂記

鄭君宜中，夙承親命，遊學燕京，用近臣薦，補國子生，限於常員，出從事宣慰使者府，歷福建、廣西、湖南、三邊，遂擢華亭縣尉，而君溫人也，世家平陽之鏡江里，其地距海前，背華蓋，擁遠若九盤新羅夾璵，近若金字諸峯，層見間出於其左右，一方之勝處也，以此君得意功名之途，而退休家林之心，未嘗一日忘焉，自華亭來歸，緘口不言仕進，廷授錢塘縣簿，逆吏在門，而不爲起，兵興之後，幕府爭以得士相高，諸公雅知君不可屈，亦不敢煩以職，經略使便宜以江西理問所知事強起君，迄不赴，乃作遂初堂於鏡江之西偏，據要會，大治亭館，以極遊眺之美，蓋超然與世相忘久矣，余過其里，來請曰，吾之堂未有爲之記者，願託筆於子，嗟夫，天下熙熙，孰不爲聲利而馳，天下攘攘，孰不爲聲利而往，乃有抗思埃壒之表，寄跡山海之間，甘與鷗鷺同羣，漁樵分席，縱煙雲之變化，睨潮汐之往來，以究觀盛衰消長之理，不居其榮，無患乎

其辱，不必於得，無憂乎其失，若君者乎，推此志也，雖謂之與太初爲鄰可也，不亦高世之士哉，然自至正失德，海內橫潰，室廬燬於寇攘，貨賂匱於供億，筋力疲於轉輸，朝廩而夕戒，愁居而慑處，蓋二十年，孰不慨君之不得遂其初也，大明御天，僭竊泯一，寓縣施恩布惠，涵煦乎羣生，使之安發休息於天日照臨之下，鳥獸草木，熙然同春，而君始獲優游於此，其爲太平之人，而無塞疑不如其欲，又孰不喜君之得遂其初也，然則初志之遂不遂，其不係於時之理亂哉，名堂之意，豈曰退休之志遂，夙昔之願償，亦曰昭上賜，寓慶幸也，昔嘗聞之，士大夫謝事而遜其處，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華嬉廚好之資不與，約居獨遊於閭里之間，未有不悄然者也，是以老於位而不知歸者，十嘗八九，樂於歸而無留戀者，十無二三焉，君壯盛時，宦業方興，名譽日起，非迫於著令，非怵於清議，慨然遺爵祿之榮，而從泉石之樂，其賢於人也遠矣，此余不惟喜君初志之遂，且有不可及之歎，記之以彰君之清標雅致，以愧懷祿顧位而不知止者，又何辭焉。

南野堂記

平陽張君子玉，家于坡南，直九鳳山之下，去縣南可三里許，其地按衍夷曠，環四面之山，若新羅、鳳凰、東山、賜谷、夾嶼，皆効奇獻秀，几席間帶之以溝池，蔭之以嘉樹，不出戶庭，而幽思集，雖通大道，而囂聲遠，往花異卉之並植，水禽林鳥之相呼，途歌野唱之酬應，雨笠煙蓑之出沒，足以悅耳目而愜意趣，而又衣有麻桑，食有黍稻，畦有菜茹，林有橘柚，渚有鰌鯉，欄有雞豚，子玉居而安焉，安而樂焉，以爲在朝言朝，在野言野，亦素位而行之一道也，今吾儕居城南，所與者郊墟里之人，所談者耕稼樹藝之事，則吾與淵明固非其倫，而守拙田園，庶幾假之以其詩語，名吾堂曰南野，夫豈不宜，既而以告，徵爲記，余觀在昔君子，獨樂山林，或世相忘，必天下承平而後遂，故曰世無巢許，不足以彰唐虞之盛，淵明之開荒南野，種秫東皋，雖樂夫天命，然當晉宋之際，亦豈能無概於中，今子玉得托於田夫野老，日婆娑坡南，以適其適，蓋由遭逢聖時也，向使夷夏未一，寇盜未殄，甲兵未戢，田里未安，則里有桴鼓之警，門有追呼之及，子玉縱不與齊民奔命，能無憂思慨慨乎，坡南雖勝，亦安能獨樂哉，然則子玉不惟若淵明有三徑之松菊與桑麻，有近局之壺觴與雞黍，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倘論其時運之逢，心志之愜，殆且過之，抑何幸也耶，雖然，居之勝如坡南，無地無之，自混一以來，何地不可居，而世之士率不甘淳淡閭巷中，慕當世之爵祿，求自異於稠衆，不盡力而冒進，不旋踵而傾覆者，皆是也，子玉爵祿不入心，又不肯自嬰世故，懷其材而不售，晦迹而不求聞，雖傑然布衣，而超乎寵辱利害之外，較其所取，孰得孰失，固無俟於辯矣，觀子玉之自處如此，則彼有田園之樂，而不能一朝享者，詎不以外慕移之乎，於是益知子玉之爲賢，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此而不書，將烏乎書。

西枝草堂記

平陽縣之前，有大山焉，隆然特立曰昆山，中脊支而爲九，故人又曰九鳳，其西一支，降爲平衍，東向而西縈，迤邐至支巷，縈樹蔚然拔起，若樹重屏，據要會，而獨擅其勝，是爲西山謝君復元之居在焉，路從嶺門

67
34 B

過南坡入支巷.南折而西行田間.跬踔塍畛上可數百步.有小澗.架石過之.又緣坡陀而入.始至其處.地
區新羅諸峯森秀前列.左則清泉福地山巖.右則賜谷夾嶼.勢皆輻輳拱衞.如拱揖跪踞而主臣儀可指而
數.長松鉅竹.掩映蔽虧.仰不見天日.俯則聚落原隰相參錯.河流如曳匹練.隱見其間.宛若繪畫.山址泉
側.出溜爲池.綠色沉沉瑩徹.使人不可唾.條波穿沙石潺礎.瀏瀏有聲.類琴筑.無不稱觀遊者.去城僅五
里許.而閭閻闤闠.不類人間世.非親戚故舊來候.終日無人跡.復元故第在明倫坊左.雖顧對逸.猶以逼
通衢.過客夥.時聞里巷語.會燬于寇.於是築室於茲.以負西山.而西山乃九嵕之支隴也.因名其居曰西
枝草堂.余遊平陽.而徵爲記.嘗聞秦州有西枝村.亦以直太白山之西得名.杜子美辟安史之亂.至秦.愛
其地勝.欲營草堂以居.而卒不果.然西枝村之名.遂流聞到今.西山山水林壑之勝.可並西枝村與否.雖
不敢必.然自有宇宙.卽有此山.千載之上.西山與西枝村等耳.西枝村以子美而聞.自今西山有聞於世.
將不以復元歟.復元至正末.家再罹兵燹.東西播遷無定止者數歲.與子美何異.子美投身干戈之際.復
元際今海宇混謐.爲太平之人.視子美若幸.而高年垂白之母在堂.一子猶未成童.居有室廬.不窘寒暑.
而田歲入不足以給饘粥.其艱難比子美殆甚焉.異時總戎者以復元有智略.奏爲椽僚.使屑就.今已貴
富.不久輒以親老力辭去.獨甘隱約.勵清苦之操如此.其爲人也賢矣哉.地以人而重.人以賢而重也.向
矣.西山之有復元.猶西枝村之有子美也.則西山寧有不聞者乎.惟益堅晚節.如壯年時.無忘昔人任重
道遠之意.草堂之所托遠矣.

韞玉山房記

卞和抱璞玉再獻再不售.而至於再刖.楚王命玉工理爲璧.則秦王請以十五城與之易.均是玉也.或以
刖.而或以易連城.人孰不曰.方其爲璞也.未見其可寶.故楚王弗之寶.及其爲璧也.灼見其可寶.故不惟
楚王寶之.而秦王亦寶之.余獨以爲不然.有希世之寶.必自寶也.然後人寶之.己不之寶.而欲人以爲寶.
難矣哉.玉之產於荊山者.天下之美玉也.使卞和什襲而深藏.雖萬金而與之市.微楚人.將見天下之人
卞和不知出此.而皇皇焉汲汲焉謁而獻焉.則與販夫何異.夫販夫立乎五達之衢.求人之購而強售其
物.何者.其所鬻者不足觀也.柰何以天下之美玉.而自同於販夫之強售焉.其輕之不旣甚乎.因有以來
楚王之侮矣.而至於刖.其足蓋無足怪者.子貢問於孔子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
子告之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彼卞和惟不知待價也.是以至於刖.使其知待價也.又孰得而刖
之哉.有美德者謂之賢.有美材者謂之能.人之有美德美材也.猶其有美玉也.不自貴而自賤以求用.不
自貴而自卑以求合.未有不若卞和之取侮者也.是以古之賢者能者.懷其德.抱其材.從容畎畝.皐皐汲
汲.舉非吾事.有紹介然後交.致敬盡禮然後出.皆所以自貴自重也.是以人不敢侮之.亦不得而侮之.伊
尹之在殷.非成湯三聘之勤.則躬耕莘野終焉而已矣.諸葛亮之在漢.非昭烈三顧之勤.則高臥南陽終
焉而已矣.其肯自貶自卑以與世市哉.不獨二子.古之君子.蓋無不然.新安吳君韞中.越自弱歲.讀書爲
文.自足山林.而不事衒鬻.至於材美外見而不可掩.名聲洋溢而不可抑.朝廷起而寄以民社.然後釋冠

而出仕.其涖平陽也.政事有過人者.而未嘗要譽.余惟何其有古君子之風.及徵余記其所謂韞玉山房.
然後知君蓋善學古之君子者也.雖然.玉韞於石.其光氣常見於外.故山輝如白虹.玉之所在也.而況韞
於山房乎.君懷抱材德.而試用於此也.余知將有望氣者.言學尹旁達而射天者.必君之所在也.且取之
以爲瑚璉.以爲圭璧.薦之清廟.登之玉府也已.君固不得久淹下邑.況得栖遲於山房哉.蓋韞櫝而待價.
君子行己之方.一世之寶.爲一世之用.天之所不能閟藏.人亦不能閟藏之也.

愛竹山房記

始余抵永嘉.訪王君如淵.過普安坊西行數百武.見岸水屋一區.竹樹蒼翠.光彩奪目.顧謂同行者曰.是
必隱君子攸居.同行者問何以知之.余曰.嘗聞君子之所居.則山川爲之明秀.草木爲之滋華.其善色之
所鍾.則在其屋室門戶之間.猶珠生而岸不枯.地有寶藏則神明之光舒也.是以候息耗者.不求於人.而
觀其山川草木屋室門戶焉.今歲云暮.天地閉塞.冰雪沍凝.萬彙摧殘.而竹之在是家者.蒼翠乃爾.雖曰
其受命也獨.抑豈非隱德之休徵乎.同行者曰.此蔣先生之廬也.余因介王君就見先生.睹其儀形.接其
緒論.休休焉盛德君子也.出曰.庚桑楚居畏壘之山.而畏壘大攘.君子之善慶.足以沾溉一鄉也久矣.況
植物在其庭闈乎.頤養久之.然後去.他日王君語余曰.今龍泉文學字德昭者.先生子也.方德昭未出
仕時.題其書舍曰愛竹山房.事親之暇.則學於斯.蓋先生平居.於世間一切物.舉不好.而獨好竹.林立其
廬之前後左右者.皆手自封植.耕之如嬰兒.待之如益友.德昭以先生甚好之也.護視尤謹謹焉.此山房
之所以名愛竹也.願爲德昭記之.余謂夫竹冬夏不變.有貞介之節焉.特立不撓.有幽獨之操焉.虛其中.
抱道之器也.直其外.卓行之表也.實有似乎君子.故君子好之.非君子.雖有竹不好也.先生泊然無欲.澹
然無所好.而惟竹是好.豈不以物非人而有同於人者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善事親者也.則德昭之於
竹.宜何如其愛哉.惟德昭之心.豈愛親之愛.雖一物之微不敢忽.而因以及其大者乎.亦欲推此以學其
學而行其行乎.引詩書之澤.蔚鄉邦之譽.而爲蔣氏賢孝子弟宜矣.而豈多得哉.吁.善慶所鍾.固無間於
人物也.然而物之生.豈可與人之生同日而語乎.今蔣氏之圃.猶有若斯竹之美.蔣氏之門.宜其有若德
昭之賢.人孰無子.而先生之子材獨克肖.異乎人之子.有由然矣.因述爲記.欲知一家之善者.尙有所觀
覽焉.

竹林書舍記

章貢二水.合而東北流五百餘里.至於廬陵.又四十里.支爲文江以去.其水紋縈迴類文字.故名文江.文
江之東.今溫州府司獄王君子直故居在焉.王氏世業儒.其居文江十一世矣.居旁多美竹.蒼然以萬計.
子直晉而竹樹屋.積書其中.以講以習.而歐陽先生幸耘.則其所從受經者也.請子直曰.是宜名竹林書
舍.會朝廷徵用明經之士.郡長吏遂起子直詣京師.時方重征商.至者例授斯職.而子直得峽州.尋以最
擢今官.子直涖永嘉九年.濟弱之學.學於上下.廉介之德.形於造次.又不以仕之優不綴於學.終日手不
釋卷.延致諸俊.相與上下講論.永嘉諸君子與之遊者.見余未嘗不稱其賢.且以其竹林書舍未有記.屬

爲記之.而子直亦屢以爲請.江右士風之盛.推廬陵爲冠.其人無貴賤.無不讀書.而文江特盛.十餘歲童子.於論孟詩書易諸經傳註皆能暗誦.余嘗過其地而目擊之.喟然歎其不可及.於今乃恨維時未獲接識子直.不得一造所謂竹林書舍.求觀平生未見書.晉多君子.則有足徵者矣.請爲子直賦淇澳之首章.雖然.吾祖文忠公有云.世之能寒燠人.其氣燄亦未有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者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竹獨不顧.於處.此竹之所以可貴歟.夫竹一物之物耳.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士乎.如使居常不能勵其操.臨變不能致其節.得志不免於驕.不得志不能不隕穫.羣居而附麗.特立而周章.是皆愧於竹者也.必若子直.然後無愧焉.斯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矣.抑聞廬陵先哲劉公棠.宋咸淳己巳進士.以賈似道擅政.國事日非.棄官歸隱青塘.極爲丞相信國文公敬重.信國之持江西憲節也.蹤於其廬.大書水竹居扁其廬.至今廬陵人士以爲鄉邦之美.造其門者.低徊瞻仰不能去.子直與劉公雖時不同.出處固異.介而有守.則相似也.鄉人士之過竹林精舍.有不低徊瞻仰哉.有不低徊瞻仰哉.

棲雲軒記

上人本庵.居千載巖之清修寺.一日.過余請曰.吾倦遊而歸故山.嘗治小軒以自休.名之曰棲雲.而未有記.敢謁之先生.余戲之曰.四大非有也.五蘊皆空也.而況於雲乎.然則師將何棲.且何以棲也.無所棲而亦無可棲者.又何有於記乎.本庵曰.視有以無.則皆無.視無以有.則皆有.以真實視假合.則莫匪真實.以假合視真實.則莫匪假合.是故謂幻爲幻可也.謂幻非幻可也.無物不然.獨雲乎哉.吾附無所棲而無所不棲.無可棲而無不可棲者.先生爲吾記之亦可也.雖然.嘗有以相示.遂辭去.越翼日.遣兩僕夫舁余入山.余亦欣然弗拒也.比至.本庵延余入坐所謂棲雲軒.具湯茗果蔬.醅酒勞苦.乃導余循山址.升其巔而周覽焉.日且入.風自木末下.寒氣襲人.毛髮皆竪.乃相與返憩軒中.歷談山中故實.出蹭鳴炬.爐中熾燄之.室氣盡白.以爲夜鄉巖也.啓扉視之.月欲墮未墮.充斥布濩.無非雲者.蒸蒸乎其猶餾餾也.奕奕乎其猶帷箔也.爛乎若銷銀之出冶也.繽乎若積雪之初霽也.若張氍毹而次沙漠也.若玄黃未奠而清濁未判也.四面岡巒竹樹皆不見.第聞猿鶴嘯呼聲.隱隱若簾間.本庵曰.幻乎非乎.相顧大咲.余於是嘆曰.一氣之屈申.而雲其著者也.可謂幻乎.倏焉而合.莫窺其始.忽焉而散.莫究其終.可不謂幻乎.旦暮未始有也.而暮夜之有也.何來.暮夜未始無也.而旦晝之無也.何往.不謂之幻可乎.則與夫功名富貴.倏盛而倏衰.而卒歸於共盡.何以異乎.而世之人莫不羨榮而嘉華.喜得而悲失.而勤一世以汲汲營營.遑死而不知止也.豈不足慨乎.余乃今然後知方外之士.去喧歸寂.衣食淡於凡世人之所羨者.一切無所求.雖其形骸亦外焉.未爲無所見也.然則本庵之名軒.厥意深矣.雖欲無記.得乎.軒在寺之法堂之後.寺在巖之麓.而麓支于長山.南瞰大溪.西鄰紫巖.東扼三洞.又東爲龍岡.其北[illegible]靈巖也.左右有澗.會於其前.三洞餘波.瀉入澗中.水與亂石鬪.鏘鏘宛轉.殆非世間金石聲.莎草叢生.倒被水面.始見謂是翠羽鳥毛.蒼然絕可愛.旁多松杉楠檜.其高撐天.其大蔽午.其蔭黯然.其間禽鳥嚶鳴.與澗聲相和.蓋寺據山之奧.

而軒又盡有寺之勝焉.相傳爲劉孝標讀書故處.其起著棲山詩.寺之僧類能誦之云.

耆山菴記

貴溪上清溪之陰.有山曰南山.南山之背西一小峯.隆然孤起曰耆山.考其地脈.則由龍虎而來.忽伏如蹤.倏起如驚.蜿蜒不絕.亙十餘里.乃奠爲縣.溯琵琶諸峯.而茲山又支於琵琶溪.水來自七閩.若長虹宛蜒走其下.即上清溪.溪之北.東爲正一宮.北爲宜陽市.北西爲龍虎福地.又北西爲二十四巖.茲山對峙其前.蓋由琵琶俯視.特其支阜.由南山而仰視之.但見其峻乎要介而獨抗其身.不知其爲支阜也.及至其麓.穹巒杳嶂.交拱互揖.圭擁笏畫.屏出壘見.人以其若祖父中坐.而子姓之屬.成盛冠服.攢杖屨而列侍也.故名之曰耆山.南山之有耆山.猶泰山之有丈人山云.地勢實絕.長林古木.鬱乎相與.傍多沃壤.可以樹藝.至於天朗氣清.縱見鄰郡之山.若撫之雲林.盱之麻姑.森列可指.無有礙障.他處皆莫能及.非博扶搖而凌倒景者.烏足以居之哉.歸四十三代天師張公.顧而樂之.爰以洪武己未八月.即其地作草廬三間.扁曰耆山庵.因山以爲名也.而靜得軒在焉.鶴松蔭其前.松之下有鹿車墩.墩之右有芝園.距眞人府四里而近.距先世墳壘二里而贏.公謝遣諸請.逢迎是煩.而日於斯逍遙.或獨默以居.或嘯詠以適.或焚香讀易.或綜翠臨池.或勸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等書.閱則低徊延覽.以寄其千載之思焉.使來求爲之記.伯衡惟龍虎之區.越自漢天師闡道以來.其人擅占形勝.不遺餘力.琳宮璇館.結峙櫛比.耆山近在目睫間.顧至于公.而菴斯建.蓋天地閟藏.以有待也.不然.歷于千數百年之久.而一旦以顯何哉.公柄法祖庭.道樞內握.德符外形.行峻而學廣.虛仙飛化之變幻.禁祝禳祈之靈異.儒經釋典.靡不該貫.諸子百家.多所涉獵.其緒餘見於文詞翰墨.一時亦復鮮儷.豈惟玄學之士之宗之也.猶山之於恆岱.水之於江海而已.天子禮貌焉.王公敬信焉.縉紳敬慕焉.郡縣仰望焉.其春秋甚富.而其譽望甚隆.凡厥耆俊.風斯下矣.君子謂山以耆名.莫詳始自何代.非名實之孚.則自公始焉.地必以人而重也.尚矣.此天地之有此山.必如公者.然後見之也歟.雖然.有道之士.天地之正.是乘.六氣之辯是御.與造物者遊於無窮.餘往條來.無所囿而亦不能囿也.是知公亦致夫憫世拯俗之意.而聊寄節養素於此云爾.豈眞膏肓泉石.痼疾煙霞者.可同日而語哉.乃敍其名迹之粗.而詩以系之.詩曰.

耆山斗拔.巖巖巍巍.下壓后土.上摩空.嵬然削出金芙蓉.坐據要會擅獨雄.羣峯四面翼且宗.何分高卑與橫縱.勢如諸孫拱一翁.巨靈莫茲自太濛.覩猶至寶帝所鍾.朝呵夕護勞鬼工.一旦軒豁露其蹤.上帝有勑畀我公.我公得之樂融融.芟除薙莽木石攻.作室簡朴隨儉容.不藻不繪不樹墉.太霄黃文玉檢封.衞以龍劍藏其中.山兮巖若增而崇.巖花磵草生春紅.香靄飄蕩氣鬱蔥.公斯宴處百神從.抱一不二道自雍.盛德生色純粹沖.叱爲雷霆噓爲虹.日雨即雨風即風.手斡元化天無功.旅寓不作年歲豐.延康浩劫歷數通.聖人撫世公際逢.驛書寵錫來九重.王侯卿相罔不恭.命圖兮絜何昂頤.星冠之徒暨掖縫.超風固宜耆粲米.食盲曖成宅崆峒千一百歲顏如童.今此與臨崆峒同.大藥難生夢於蓬.石有髓兮鹿有茸.有泉甘若甘露醲.服食滌漱庵以充.願公樂胥春復冬.鶴算天地相始終.爲國萬億萬福鴻.胥甄懽勸鈞

被崇。史官作詩昭無窮。我公何必非喬松。鼓山何必非華嵩。

蘇平仲集卷十

題跋

跋陳彥弼誥

與國軍推官前知饒州安仁縣事陳公彥弼。擬淮南節度推官知亳州錄事參軍。以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署行。至六月三日其勑始下。時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凡厥登用。皆天下之賢材。勑後署名。彬彬可徵也。守中書侍郎呂大防、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王存、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守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孫固。守門下侍郎。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守吏部侍郎、皆在四月四日前。此甫五十有二日耳。而呂公著以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劉摯以尚書左丞拜中書侍郎。孫覺以右司諫拜御史中丞。蓋同日。我先文忠公時爲學士在翰林。是夕召入見於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行詞。既奉旨。太皇太后問公所以擢用之故。語公以神宗獎待之意甚悉。公哭失聲。太皇太后及上左右皆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復勉公盡心事上。以報先帝知遇。公拜而出。遂撤金蓮燭送歸院。卽行司空左右僕射詞。世傳一揮三制是也。除詞則劉攽、廿雍等行。呂司空以下皆再三表辭不允。賜詔各一。口宣各二。斷來章批答各三。皆公行。於是諸公乃就職。獨傅侍郎以舊疾未平。未上。後復申辭免之情。仍有詔不允。亦公行。則五月二十三日也。今其名下前小

書未到而後不書。豈非被詔之後。五六月之交遂就職歟。元年春。司馬光拜左僕射。自以歷事未久。乞用文彥博爲侍中、行左僕射。而守右僕射佐之。用其言。依舊以師相起彥博。不須以事。而侍中虛至今。故書闕也。頭者姓蘇氏。延疑者姓蔡氏。蔡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兼工部侍郎在二年之夏。蘇公由刑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在二年之冬。顧臨遷給事中。與我先文定公遷戶部侍郎。實並命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宇文昌外節紹節之叔祖。嘗言州縣不依數令放免積欠者。黃左司郎庭堅之叔父。嘗體勘獨茶者。周考功、蘇都事皆名士云。觀此蓋可想見一時人物之盛。森列於二聖之左右前後。雖所謂濟濟多士。殆不是過矣。哲宗臨御十有五年。而莫盛於元祐之際。不歸之君子在內之功。抑豈可哉。然則此卷豈但足以係孝子慈孫無窮之思而已。

跋宗忠簡公誥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廷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差神霄宮勾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秩。羈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敘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直祕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卽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既高宗卽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位。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先是公上休致之請。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以忤一道士得幸用事者。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眞如以一縷之綫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而猶然。自必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成垂。而時宰忌之。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憤懣。疽發於背而死。及之。玆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耶。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欲遺也。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與亂之材。以擬其後。公材略不出世。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爲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爲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褫。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斷奪之由。并官伐之概。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係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跋王魯公除少保誥

淳熙丁未五月。公乞退。除特進觀文殿學士、判衢州。率魏國太夫人歸里。亟求閒便養。秋乃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明年二月.光宗受禪.改元紹熙.下詔諮訪初政.公疏六事.及禹所以繼舜者以對.有旨拜開府儀同三司鎭潼軍節度使.遭丁魏國憂.乃議服闋降制.而公以執喪哀毀成疾.尋上休致之請.於是有少保之除.命以五月二十三日下.至八月十二日公薨矣.則致仕乃在丁憂之後.未除少保之前.行狀謂休致之請.少保之除.皆在薨之月者非也.道表闕載.朝二月贈少師.則乞退之初.未嘗致仕.恤典之行.始贈少師.或者謂罷相日.以觀文殿學士少師致仕者亦非也.尚賴此誥之存.足以訂其謬云.公自熙寧甲午至辛丑八年之間.徧歷政地.遂以辛丑九月拜右揆.壬寅九月進左揆.距丁未夏首尾又八年乃罷.先是癸卯冬.以魏國年將八十.辭位不允.乙巳三月.又以星變辭.章四上不允.九月以喪長子又辭.面懇留.丙午夏.以旱又辭.仍不允.秋以魏國年彌高又辭.會高宗升遐.孝宗諒陰.充撰謚號册文官.充上册寶禮儀使.關議事堂.佐皇太子參決庶政.不敢求去.至是高廟祔禮畢.乃力申前請而去.由是觀之.公來志未嘗一日忘也.而其得君之專.行乎國政之久.亦惟道合而已矣.夫豈持祿保位若公孫弘、張禹、孔光之流哉.是亦後學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跋朱澂上先生附父誥

金華朱元良出其先世所被誥命.以示伯衡.蓋以澂上先生拜翰林學士.而加贈其父者也.伯衡竊記先生初以胡安國薦.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稱疾不至.紹興甲寅.趙忠簡公參大政.言先生宜侍講讀.召拜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而都督則忠簡也.先生因言屯田荆襄之利.高宗善之.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未幾改起居郎.轉中書舍人.兼資善堂翊善.會郭千里除將作丞.先生言其侵奪民田.嘗經按治.千里新命旣寢.而先生遂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俄拜翰林學士.而學士之除.實丙辰之五月十日.此推恩之命.以六月四日下.相去蓋二十有四日云.竊惟紹興三十年間.惟忠簡與張忠獻公並相之日爲盛.二公皆帶都督諸路軍馬.忠獻出視師江上.忠簡居中總庶政.然邪正難揉.孫近之徒.盤結其間.終不能去.忠獻所行有關三省樞府者.參政沈與求、樞密孟庾.皆不能平.相繼罷去.遂拜折彥質權僉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今觀誥中所署姓名可概見矣.而司封員外郎諱符者.則伯衡八世從叔祖.官至敷文閣直學士.去之二百六十五年.而先生之後人.猶能寶藏惟謹.豈非君子之澤哉.

題鄭宣撫墓誌銘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閽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將咸慴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於王㬇.㬇以爲不若遣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戮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沒.於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

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狙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司馬溫公所謂猶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於後.以補其略.亦以見秦檜專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跋杜悉齋先生奏疏并誥後

伯衡聞丁大全得志時.以丞相董槐言其奸邪.至上章劾之.未報.下.自發府兵迫逐槐.太學生陳宜中、劉黼、黃鏞、林則祖、曾唯、上書言.丞相槐秉政未朞月.而爲奸邪所中傷.大全怒.宜中等攻己.奏削其籍.又有蕭規者論大全.黔面貶嶺南.賈似道得志時.朝士少不附己.輒陷之死地.而流放者相踵也.京學生葉李因星變.率同舍生康棣等八十三人.叩閽言似道專權誤國.似道知奏疏出於李.令京尹劉良貴捕寘於獄.坐以僭用金飾齋匾.竄漳州.由此觀之.方二人者擅柄立威.言之者未有不逢其怒而罹禍者也.先生在右庠.前論大全.後論似道.略無顧忌.眞豪傑士哉.況先生之論似道也.正以星變.固與李同時.不知何獨不逢其怒而罹禍耶.豈令史失於書.人無得而傳焉.觀先生除武岡軍新寧縣簿尉時.所被告命.實咸淳己巳.則度宗嗣位之三年也.後七年德祐乙亥.似道始以喪師謫漳州.尤可見似道據相位時.先生未嘗罹禍.豈非幸歟.然到於今.士大夫知有宜中規李.而不知有先生.得不以宜中規李寘遠故.其事白於天下.先生不寘遠故.其事不白於天下歟.是則幸者乃所謂不幸.而不幸者乃所謂幸也已.先生之志.固不在事之傳不傳.人之知不知.蓋風聲義概之或泯.則後先生而生者.將何所觀感而興起哉.當理宗度宗時.國雖微矣.丁賈之奸邪.非不能爲莽操也.其所以不敢睥睨宋鼎者.夫亦一時豪傑之士.能言肯言敢言.有以破其機而挫其鋒也.則先生之言雖不得行.其事豈可不白之於天下.使後先生而生者.有所竦勵耶.尚賴此書晚出.若伯衡得聞其風.則此書之存.眞如寶龜之遺.足增志士之氣.豈特足爲杜氏之重.是以表而出之.於戲.豈爲先生計哉.

跋譚侍郎傳

國子祭酒許先生.讀宋史.得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譚公世績傳.錄以歸其七世孫濟.以備其家乘之缺.濟裝池以示伯衡.於戲.公以忠義爲質.特立當世.沮之誘之.不搖不隨.之死以之.何其偉與.伯衡之生也後.公數百年.讀公之傳.跡公之遺事.想見公於數百年之上.而恨不得爲之執御焉.幸公之後有若濟者.且辱與之游.而獲見其所爲宗乘.公生紹三府君.府君生湘潭縣丞.縣丞生相翁居士.居士生萬十一府君安榮.安榮生寶一府君應辰.五世惟縣丞稍出仕.餘皆隱德不耀.以孝友力行于家庭.以仁厚推重於鄉里.有質行君子之風.視諸萬石君家.蓋無愧焉.濟則應辰之子也.際今興運.服勤戎行.四方從征.綽有成績.方以忠翊校尉爲管軍鎭撫.戍金華.駸駸顯融矣.夫公事徽宗.列官侍從.垂二十年.終身不容於時.位不滿其德.同時沮抑公若蔡京何執中.窮極富貴.志滿而意得.以公視之.不翅天之與淵也.今其亂曾存者.其幾何哉.而譚氏之後.方興而未艾也.先文忠公嘗云.善惡之報.至其子孫而後定.又云.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眞知言哉.歎念之餘.輒識卷末.惟謝後人尚益思迓續焉.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考亭朱子之學大行於婺.由公與文定何公始.文定承再傳之緒於文節黃公.而公則親承指授於朱子者也.文定後傳文憲王公.文憲傳文安金公.文安傳文懿許公.而其學人到於今傳焉.徐公遊最久.而盡傳公之學者.曰通齋隱君葉由庚.公既沒.隱君與文定文憲皆以道學爲東南之望.及隱君沒.而其學遂莫之傳.近時閭巷後生.於公師友之淵源.猶昧昧不知.而況知講其學乎.然則人之崇尙文定之學者.不過風承響接.以世所共傳爲信耳.豈復卓然有見而灼然有知乎.不然.公與文定雖各名家.而其所學則惟一道.況隱君論辯周子太極圖與論語.闢詞辨非集.文定文憲皆深服其言.則亦爲可弗講其學也歟.宋渡江以來.婺之先達.清修直亮.貴而能貧.惟公及中書舍人潘公.而公之學術尤粹且正.是誠何可及哉.去之百餘年而無稱焉.尙得謂之有尊德樂道之心哉.公之六世諸孫陵.以此傳見屬繕寫.景仰之餘.而感慨係之矣.

書賢良王公遺書後

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遺耆.言宋時永嘉人物之盛.道術之懿.罔莫加於淳乾之際.尙論其所由來.實出臺薦賢良王公景山.凡遊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閭而數百載之下.言濬斯道之源者.闕之公焉.必有大過人者矣.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問公遺書.皆以爲萬文大册.散落無存.間存一二.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歎惋久之.茲過永嘉.辱交公九世孫淵.始得見其家藏儲志編若干首.劉屯田戡惟嶽二墓文.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亦足得其緒餘已.於戲.殿厲之前.固有斯人乎.鄉達尊豈我欺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則其道不既昌大矣乎.議者安得謂六經孳聖人之道.至濂溪、橫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詞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一而遽瘁.庸非天乎.雖然.楊子嘗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因斯人而知之.後乎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於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淵倘重刻以嘉惠承學.不亦宜乎.抑豈不以學術之在一家一邦.不若公之天下也歟.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既幸得見少償素願.又重淵充承家學無愧爲人後.忘其猥陋.識于篇末.而魁魁焉.

跋四英圖

異時余聞劉正奉者.欲於燕都嶽帝祠.塑侍臣像.久不肯下手.一日.觀魏鄭公像祕閣.曰.吾得之矣.亟走入祠爲之.不日而成.觀者駭歎.竊意鄭公之貌.必有異於人者.及備官國學.則前代之物器圖籍書畫皆上於朝廷.而鄭公之像在焉.幸獲見之.相傳以爲閻相筆.儼然弁冕紳韡之容.凝深而思遠.稱其所謂社稷臣者.此卷鄭公像.正類擬所見者.其爲名筆無疑.閻相前後被旨所作.皆載唐書雜藝術志.此圖雖不載.然陳秀公在元豐中.定爲閻相所畫.太宗所命.宋之去唐未遠也.要必有所據矣.宣和內府藏閻相畫三十有二.亦無此圖.豈藏秀公家.不經乙覽.畫譜亦莫得而記耶.且貞觀所錄功臣五十三人.圖形淩

煙二十四人而止爾.至配食太宗廟廷.則梁、鄭、屈突通、高士廉四人而止爾.不獨如晦.雖無忌亦不從與享.當時去取.固自有意也.此圖果出太宗所命.又豈偶然哉.去今已五百餘年矣.書猶不能必其主名.況欲意斷其故.難矣哉.雖然.漢高祖用羣才以成帝業.拔乎其萃者.三傑而已.太宗之臣.多文武之材.尙論人物.亦惟此四人是或一道也.夫四臣者.功業名聲有足動人者矣.而其狀貌則不足以動人.三世名卿.身不勝衣.一代宗臣.貌如婦女.古之可以大受者類如此.士誠不易相哉.奈何欲得天下士而以貌取人也.獨不此之鑒夫.噫.

跋先文忠公墨蹟

右先文忠公手帖一通.乃答滕達道者.今見尺牘第二卷.按公元豐二年春.由彭城移知吳興.其秋.李定等言公訕謗朝政.以八月十八日赴臺獄.十二月二十四日.責授尙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明年二月一日到黃.帖中言二年不知出此.則達帖時當在五年春矣.時達道以要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出力擠之.徙南都留守.翰林侍講學士知池州.徙蔡州未行.改安州.既能入朝未對.而左右不說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所謂知前非猶不已意者.指此也.初達道倅湖州.杭守孫元規一見喜謂其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安邊之策.後爲御史中丞.充館伴契丹使.深爲其使楊與公所愛敬.及安撫河朔太原.方略威名.人言可亞其父舅范希文.蓋素究心西事者也.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公謁王文甫坐上.得陳季常書.報种諤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六千疋.喜作賞賦詩.故語次復問其群屬.又按難渊之渊從水.蔡見楊大發侍郎家刻本.因從水.而此從心.則一時筆誤云.

書清宴閣讌記後

洪武庚戌秋.高麗國王遣其陪臣刑部侍郎金柱來朝獻.柱頗知文墨.折節從朝之名公遊.間出此記以相示.自言其八世祖綠所作也.以其時考之.實宋重和之七年.時淵聖在御日久.狃於宴安.荒於盤樂.當讌宰輔蔡京、王黼等於宣和殿.而京作曲宴記.流傳四方.以爲盛美.是以高麗聞而慕之.清宴有讌.而綠爲之記也.則知上行下效.其捷如此.況中國之爲君臣者.以道德仁義化成天下.表儀萬方.則遐方之觀感慕效.又當何如哉.且僻夷僻陋之邦.而其文學侍從之臣.紀事陳義之善.有若綠者.代之詞臣蓋不能無愧焉.而有宋文治之懿.作養之盛.人材之衆.言語之工.無內外遠近之間.於此亦可以見矣.是以錄之.

書鑑洞棲眞院題名後

乾道己丑九月二十三日.范公元卿、與韓公無咎、呂公伯恭、曾公正中、及韓公之子诚、遊蘭溪靈洞.次栖眞院.題名院之戶間.後二十四年紹熙壬子正月十九日.范公之弟元省、元臣、亦來遊.復題名其傍.自乾道干年己丑至今洪武五年壬子.凡二百有七年.而伯衡來拜八世祖少傅公墓下.歷覽久之.蓋伯衡童子時侍家君省墓.從傍竊覯.已知景仰而私識之矣.去之三十五年乃再至.童子時所見題識.雖具在.而粉墨之剝落則十五六矣.於戲.金石猶有時而銷泐.況屋壁乎.況漆榜乎.後三四十年.幸而再至.安能必其不遂至於磨滅也.夫金華道術之懿.本於呂公.其言論所及.猶將起敬.而況其氏名之所在.韓范諸公

皆當世賢者.學行有過於人.字書之工.近世亦莫及.而視其日就磨滅.曾不動心.豈尊德樂道之謂哉.因顧瞻徘徊不能去.曾院之僧德順言.業已購石.欲勸賓廉下.且謁宋內翰記之矣.於是亟萃授之上石.且少助焉.不惟使來者有所聞知.亦永永爲山中之寶云.又我少傅公.先妣孔氏.追贈魏國夫人.實武仲之女.於正中爲中表.而無咎之姑.實歸我七世祖少保公.封福國夫人.自呂公之夫人視之.蓋祖姑也.故諸君子同爲栖眞之行.修瀟奠之禮.非直爲游觀也.時我六世祖以知韶州居少保公憂.以故不同行.今家藏無咎當時往來尺牘具可考.而宋內翰記中偶不之及.是用併著之.

跋黃侍講送鄭仲舒序

右侍講黃公送鄭仲舒還朝序.前本乃公門人今翰林臨奉傳藻所錄.公親改定凡二十八字.後本則公之親筆.與錄本多不同.蓋初草也.伯衡前九年觀於南京.仲舒至自北平.兵革之餘.以僅存爲幸.今再觀於麟溪之上.則裝潢成卷矣.竊謂公平生爲文.改處輒塗以濃墨.既脫藁.卽以齒綠之.廢燬乃已.已必投諸水.雖子姪弗使見之.今顧於仲舒而加改定.且併初草遺之.此其相知之深.相與之無間爲何如.則其期望之遠且大.尙何怪哉.公爲此文時.年已七十有七.孟子所謂達尊.蓋兼之矣.而不自滿假.臨文詳審.作字端謹.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其斯之謂歟.初學小子.衒燿材能.稠廣之中.肆筆疾書.略不檢點.亦可少愧哉.仲舒官成名立.足以當公之厚望.君子類能言之.伯衡獨表此以爲世法戒.且以自警云.

跋張承旨贈朱季誠隸古歌

隸書盛於東漢.非金石諸刻之存者.見於歐陽脩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洪适之隸釋.隸續.又有婁機者.亦宋儒也.其列世所存漢碑.爲漢隸字源.於是隸學彬彬可考也.然非嗜古之士.誰暇究心於其間哉.近時深於隸學而以善隸鳴者.有番易歐陽復.龍虎山道士方從義.臨川宋季子.季子嘗重校字源.又作漢隸綱領.別撰辨訛字類.與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此三人者之書.余皆見之.仙居朱季誠所作隸書.余雖未之見.觀張翥推許之意.溢于歌詞之表.季誠蓋亦嗜古而工隸學者矣.唐李潮善八分.其書世不多見.而至今猶信其善書者.徒以杜甫之詩也.然則季誠將亦由翥而名世乎.

跋陳子上書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至遠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從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始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友也.同薦於鄉.同試於禮部.後一再見于四明.而遂永訣矣.竊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墓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覩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勃凜凜焉.

於戲.子上眞賢乎哉.饒用壬.傅子敬.趙時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去而去所不可去.卒之身首異處.妻子戮辱.墳墓無主.而爲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眞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無他虞者.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眞子上友哉.復元亦賢矣哉.

書張孟兼字說後

陰陽分而爲五行.五行分而爲十幹十二支.譬則卉木.自根而幹.自幹以達於枝.而葉敷焉.其實一本而已.是故十幹十二支.卽五行也.五行卽陰陽也.而陰陽又未嘗判若兩物也.聞人先生字張君以兼.豈曰其生以戊寅.而其歲爲丁丑.兼二年而云乎.亦以戊爲剛.丁爲柔.而欲張君兼之以成其德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天地之育物.必資陰陽之兼施也.書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是聖人之馭世.必資剛柔之兼用也.而況於學者乎.美矣哉.先生之命字也.張君能不吐剛.不茹柔.則張君其克承斯訓矣.於乎.念之哉.

書歸嬰說後

養生全眞之術.老子道德之書.其說存焉.其義備矣.爲歸嬰者.於是取之足矣.而顧有望於余言者何.陰陽之交.五行之運.存乎人者.未易言也.無亦觀於物而已矣.物之近似者.莫雞若.莫蜩若.莫龜若也.雞之伏也.蜩之蛻也.龜之息也.無覩無聽.不飲不食.而形神以完.其與嬰兒者何異焉.嬰兒之在母也.呼吸隨母.口鼻皆閉.而精魄以全.其與至人者何異焉.至人者.神止氣定.絕粒卻味.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百歲爲一息.而游於無窮.庸詎知其非嬰兒乎.豈惟嬰兒.其雞乎.其蜩乎.其龜乎.由雞之伏.蜩之蛻.龜之息.而求其有不歸於嬰兒者乎.希歸於嬰兒.烏乎往而不爲至人哉.是數者.關鍵橐籥不可窺見也.機紐本根不可名狀也.恍惚杳冥不可摶執也.余何以言之.太上養性.其次養氣.其次養形.是則余與子之所同也.子亦知得其養則長.失其養則消乎.與其養嬰兒而不消.未若養赤子之心而不失也.凡有物不歸於盡者.曾亦有之乎.故雖天地之大也.猶有時而壞.而況於人乎.蓋於萬物.恃形以立.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子幸無內養之是務.而發其大體焉.則所謂先於天地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不能外矣.奚事乎歸嬰哉.余雖以孱弱無似之驅.從事呫嗶間.窮日夜之力而不知止.神疲精鑠.日朘月削.猶願與子從事於斯.毋曰.吾方顛倒五行.無廢吾事.

書徐濟善三命辨後

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包括天下古今生人之命.蓋昉於虛中.夫造化之妙.其變莫測.雖聖人有所不能知.而欲以有限之數.推無窮之命.誠哉難乎矣.雖然.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礴於三十八萬四千里之外.而歷家測候以三尺之筩五斗之瓶而不能逃.此與人之生於兩間十二紀萬有一千

七百八十載之內。往者過。來者續。而星翁包括之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而不能外。則何以異。殆亦未可遽以二者多寡之懸絕而詆之也。其四柱同、其賢愚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貴賤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脩短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休咎異者有之。存乎世運焉爾。存乎地域焉爾。存乎氣候焉爾。存乎稟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雖爲八刻。一刻雖爲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之謂稟賦。稟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別南北之辨。審早晚之節。權厚薄之等。以斷賢愚貴賤脩短休咎之故。此談命者之所以徵也。豈惟四柱哉。豈惟四柱哉。原性讀書而遂於方技。進善之論如彼。余之說如此。原性其亦能折衷之也夫。

題勸有堂卷

余家故多藏書。而余年少時不知讀。即讀、鹵莽滅裂。有不免焉。玩時愒日。不自知年運之徂。而學之不逮。索穎也。比列官成均。從先生長者。討論古今文義。漫不省出何書作何說。諸生間有問。窘於遺忘。口欲言若或箝之。假令記一二。亦不能成誦。然後愧而悔。悔而嘆曰。先文忠公嘗言。悅耳目而適用。用之不弊。取之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隨其材。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而無不獲者。惟書而已。書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其可以不讀乎。而吾之讀書也。乃不能若古人之蠹魚螢案。刺股焚膏。今於其詞。且不能習熟。尚何淑吾身。措諸事業之爲哉。因思四明程時叔先生有讀書排年法。方欲發篋書。取其法。端居而讀之。玩味其英華。究極其根柢。則職守又從而奪焉。不勤之失。一至於此。欲誰咎哉。欲誰咎哉。王君舉直名其藏書之堂曰勸有。徵言於余。余不暇勸。取他說。而特識余之失。使君之子孫用以爲戒。及時自奮。勇於求索。毋坐余之愧而悔。悔而歎。則君之藏書。庶幾不失墜哉。

羣書百考跋尾

余自兒童時。從長者遊。竊聞其道宋乾淳間。義烏有香溪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兵制、律曆之類。靡不窮究根柢。訂其譌謬。資取博而參考精。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考。說齋唐公謂其升降分陝之說。以爲職方輿地。並在其腹中。大愚呂公閱其禹貢考。以爲是書集先儒之大成。夫以唐公之該洽。呂公之精詳。其推敬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書。豈徒尋空言以爲著述者比哉。思一見之。垂三十年而不可得。未嘗不以爲憾也。比邂逅先生諸孫粹而叩焉。則散落久矣。獨十二五僅存焉耳。因出以相示。始得見之。少償夙願。又未嘗不以爲幸也。益將求其全書而卒業焉。於戲。道與器曷嘗相離哉。經制之所在。精義之所在也。先生窮稽先王於數千百載之上。疲思耗精於斷編殘簡之中。明絕學之指歸。示一王之準則。可謂至矣。而學者方玩思空言。高談性命。顧以是爲近者小者而弗知甚貴。可不悲哉。則夫去之未二百年。而將遂泯墜無傳。豈曰勞而少功云乎。亦曰世好酸醎之異嗜。切近之意微。誇誕之氣勝云耳。且三代之制度。托之簡編以傳者。其存幾何。朝廷垂意稽古。卒然有所訪問。往往無以應。吾見亦多矣。而是書也。可措於實用。有裨於治道。泯墜者既如彼。其僅存者亦終莫之講。何哉。況今無板本。則後余而生者。將

不止不見其全而已。此余不惟幸於得見。而又撫卷爲之慨且懼焉。

書讀易記後

經莫古於易。莫完於易。莫粹於易。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則經豈復有古於易者乎。秦焚典籍而易以卜筮存。則經豈復有完於易者乎。書出於虞夏商周之史官。詩多出於閭巷之小夫婦人。春秋雖出於仲尼。然本魯國之史。而禮皆雜出漢儒之綴緝。易則伏羲畫之。文王演之。周公重之。孔子贊之。皆古之聖人。則經豈復有粹於易者乎。嗟夫。易之爲書古矣。完矣。粹矣。而汨而不明者。吾祖以爲諸儒之說亂之也。漢室去古未遠。焦、費、京、房之流。已泥於術數災異。況後世乎。經學至宋而大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或者猶譏其各有所偏。況他人乎。由是觀之。則先儒之於易也。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言之有至焉。有不至焉。亦可見矣。使其知之言之而至焉。吾無可言也。如使其知之言之而不至焉。吾無言奚可也。此趙先生讀易記所以不容已也。與易者天地之蘊。萬物之奧也。唯聖人能言之。聖人明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明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易者。則頗有聖人之說存焉耳。先生當易道汨而不明之際。不專主一說。不務爲苟同。問難以造端。辨析以折衷。而一本之於聖人。此其志豈苟哉。諸說具在。如指諸掌。士之處乎窮鄉下邑者。有志於學而力不足以致諸家之書。力足致之而或不能殫其歲月之勞。一旦見先生之書。豈不深有藉哉。顧乃謂其足以應有司之問。則其知先生也抑末矣。昔西山眞文忠公不有讀書記乎。不知其書亦徒以應有司之問否也。吾知其不爲是也必矣。文忠之書非爲應有司之問而設。何獨至於先生之書而云云乎。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先生潛心於易六十年矣。其所得者。吾亦安敢謂其盡於是也。先生讀書亦有記。惜已爲人持去。吾不得見之。又焉得瞭度論之。

書德泉銘卷後

平陽岸江。其邑聚皆斥鹵之地。故其水皆苦惡。獨昆山有泉仰出。甘冽異諸水。宋朝奉者。引以給邑人之用。蓋自宋南渡後然矣。元大德戊戌。廉訪僉事完顏公行部見之。嘉其勤己以濟人。名之曰德泉。尉宜閫都事鮮于公爲著銘。既刻之石矣。而鮮于公復以副本予朝奉之孫郴州教授玖玉、開化教諭景明。二君宦轍所至。時之鉅公多題其後。自趙公子昂、吳公幼清、至郭君天錫。凡十人。聯爲一卷。世襲藏焉。國初、爲兵士所得。教諭君之孫以廉從陳維志購得之。則洪武十二年也。後四年。余閱之而嘆曰。昔羅浮道士鄧守安。以廣州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多疾疫。欲引蒲澗山滴水巖水二十里外。庶一城貧富同飲甘涼。規畫處置。具有條理。以告吾祖文忠公。文忠公以告漕帥王敏仲。夫敏仲以帥一道之權而爲此。宜若易易也。然卒不能成守安之志。豈不以難爲力哉。今宋朝奉一韋布隱居之士耳。顧能引此泉以惠一邑。可謂能爲古人之所難矣。使人不恤其力。用其智。以惠利及物。皆若朝奉之心。天下豈有難爲之事乎。且引西湖水以給杭人。唐則宰相李長源、刺史白樂天。宋則太守陳述古。猶刻石湖上。使後來有所考。平陽之人賴宋氏而給於口。歲用竹百丈。役工二人。皆出其私力。獨可無述以示後乎。此二公之所以拳拳也歟。向使宋氏不厄於兵革。則邑人之利賴之。雖到于今可也。今泉如故。而莫能引。石亦已磨滅。唯故石槽臥道

勞，而德泉與觀峯之名，不共石齋滅者，尙賴此卷之存焉爾，以廉鏡藏惟謹，豈徒以其文翰，蓋亦存羊之意焉，好事者有能因此而修復宋氏故事，則泉之流衍，邑人之蒙其澤，將必有日矣，其豈無繼鮮于公而乘筆者。

跋保母帖卷後

今大本堂有鵝羣帖，大命與讀也，自唐迄元、諸名公題跋具存，而袁文清公其一也，文清以謂嘗見保母帖，雖墨本而筆意正如此，乃知古人字畫妙，固不可及，至於鐫刻之妙，後世亦未易及焉，今此卷前後有楷字小方印，乃文清之名，豈其當時所見本耶，據周丞相跋此，蓋拓本，然前後又有袁通甫印，通甫、姑蘇人，名易，嘗爲石洞書院山長，號稱好古，家有靜春堂，多藏法書名畫，鮮于伯機、趙子昂、極推敬之，而敬伯得此姑蘇，其爲通甫家藏舊物無疑矣，余數詢會稽人，此石已不知所在，則似此本亦豈可多得，倘寶護之哉，蓋非獨宜於臨學，亦可以爲博洽之助，樓參政詩云，坡翁緇末見此志，金蟬之銘何絕類，則以石之出在宋渡江之後，而我先文忠公保母楊氏墓銘，作於元豐間，而語意符合，初非蹈襲，以故又云，因知文章有暗合，智謀所見略相似也，因敬伯持以相示，輒疏所知于後而歸之。

跋先文忠公和章詩後

此我九世伯祖文忠公書，以遺我八世祖少傅公者也，蓋吾家舊物，今藏金華方氏，方氏之良子儀持以相示，且請題其後，伯衡按文忠公紹聖元年甲戌六月五日，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而以十多月二日至惠州，此詩則作於明年之春正月十日，又明年丁丑二月十九日，復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夏四月十七日被命即行，文定公亦自筠州徙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州，遂同行至雷，而以六月十日取別，十九日渡海，秋七月二日至昌化，是時少傅公方自許下來省，文定公亦在行間，故文忠公爲書此詩，以所遡月日推之，正在中途云，夫當竄責放逐之日，流離道路之際，而遊戲翰墨，字勢雄逸，無秋毫不足之意，則公之超然自得，夷險不改其度，抑亦可見矣。

題劉養浩鐃歌鼓吹曲

右鐃歌鼓吹曲，余友劉養浩之所作，杜叔循之所書也，養浩文辭，有名縉紳間，而此十二曲，材雄氣昌，辭興事稱，有古作者之風，尤爲諸老所推，固無藉乎叔循之翰墨以傳，然叔循早以書法入侍春坊，大爲皇太子所眷，其書流播中亦未見其比焉，遠方晚士誦養浩之作，觀叔循之書，不獨可以想見今天子聖德神功，巍巍蕩蕩，天之爲大，而國家多士濟濟，材藝臻極，抑亦可見矣。

書陳六分族譜後

上蒲陳謙，示余以其家譜，其先自潁川遷閩之長溪，自長溪遷溫之平陽，四百餘年，上下十五世，而代亦且五易矣，繼繼承承，的然可考，雖位不大顯，而其間書士相望，不其盛哉，彼以功名富貴赫弈於一時者，其豈無之，然不過一傳再傳，而聲跡俱泯，自其子孫不知其世者有矣，視此果孰得失哉，於戲，遐澤流衍於冥漠之中，子孫又能緝學勵行以濟美焉，雖至於百世可也，陳氏之嗣人，其可不知所勉。

書龍淵集後、

廬陵以學術稱者，前則申齋、桂隱、二劉公，並起卓立，而附和于其後，凡六七君子，村民陳先生其一人也，先生以經學教授，而尤善古文辭，東南學者多宗師之，伯衡不獲識先生，若其及門之士，則往往與之遊，今又辱交都事阮君龍淵，而見其所作文，則根柢乎理而不事雕刻，詩則辭不費而意已至，得於先生者深矣，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肆多美玉，不既信矣乎，君方駿駸柄用，當以功業名世，詩文特餘事耳，然一時文章政事兼優求如君者，豈多見乎哉，此伯衡不自知其謭陋，而輒敢書其集後，以致歎羨之意者也，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甲子，眉山蘇伯衡書。

蘇平仲集卷十一

祝文

國子學大成殿脩造祝文二首

翼翼廟庭，多歷年所，宋甍桷傾，丹艧亂昧，欽承睿旨，維新是圖，揆日程事，百工具作，伏獄震喧，以瀆明靈，非爲告虔，尙祈昭鑒。

禮殿有嚴，安靈維舊，熾然增新，自我熙朝，有飛其棟，有樞其旅，金碧炫煌，四國具瞻，昭薦俎豆，式告竣事，神哉顧懷，文治永昌。

上梁文

康都督府上梁文

伏以出將入相，依龍蟠虎踞之都，列戟建牙，啓鳥革翬飛之宇，規模大矣，興禮宜之，伏惟都督榮祿相君閣下，間世英賢，熙朝碩輔，心惟鬱日，力足擎天，方摹雄鎭遙臨之時，誕肩主於濟龍之日，契遂同乎魚水，會式疑於風雲，張皇六師，威行萬里之外，粥成五服，名收一紀之餘，獻捷于戈，斷將茅土，雖有晏嬰之室，庶以避燥溼，可無驃姚之邸，第用表恩榮，廣拓基而縮著協從，營丕構而燕雀相賀，坊建業，地直秦淮，擅面勢之雄，攬江山之勝，美輪美奐，人詫京邑之增輝，宜室宜家，我見子孫之迭吉，再涓穀旦，爰舉修梁，

敢陳六偉之辭，庸致舉工之頌。

拋梁東，人在祥雲麗日中。紫氣近依雙鳳闕，青山長拱獨龍峯。

拋梁西，鼎曹房杜盛名齊。楓陛近聞傳紫詔，竹街行見築沙堤。

拋梁南，秦淮環繞碧挼藍。膝下承歡皆驥子，階前競秀是宜男。

拋梁北，主聖臣賢天合德。簪門袞袞出公侯，咸附龍鱗攀鳳翼。

拋梁上，共喜太平今有象。揚旗直度鐵門關，洗兵更挽銀河浪。

拋梁下，一代威名震華夏。君王神武重功臣，分封更擬麒麟亞。

伏願上梁之後，玉關奏凱，金鼎調元。坐令田野之民，均耕鑿之庇，受天之祿，篤生肯構肯堂之賢。與國同休，克承如帶如礪之誓，重珪疊組，耀古騰今。

張都督府上梁文

伏以帝念殷監，錫上棟下宇之材木，身居將相，備前堂後寢之規模。郡邑增輝，子孫逢吉。伏惟都督榮祿相君閫下，威行外閫，望重中朝。衆所具瞻，今之柱石，豐功偉績，簡在一人之心。遠略雄名，蕩破四夷之膽。惟疏封之有日，爰賜第以爲先。鳩來楩楠梓杞之堅良，不假斧斤尋引之模斷。瑣窗綺戶，隔風雨於人間，繡拱雕甍，接雲霞於天上。仰觀輪奐之美，豈知恩寵之隆。爰處爰居，俾其壽而臧、昌而熾，以似以續，有如日之恆、月之升。方舉修梁，式陳善頌。

拋梁東，門闌佳氣鬱葱葱。女配王侯男尚主，車如流水馬如龍。

拋梁西，長樂鐘聲簇仗齊。功佐玉皇調玉燭，寵頒金殿上金閨。

拋梁南，朱門華廈仰潭潭。共慶四時膺五福，更誇百子與千男。

拋梁北，四壁天聲誰敢敵。奏凱旋從紫塞還，勳名已向燕然勒。

拋梁上，甲第規模極宏敞。和氣祥光似海深，芝闌玉樹凌階長。

拋梁下，舉目江山明似畫。秦淮雨霽漲蒲桃，鐘阜雲開羅筆架。

伏願上梁之後，垂紳端笏，論道經邦，秉鈞軸於廟堂，均庇庥於華雨。媲商周之釐陝，世篤忠貞，炳王謝之家聲，代有文武。受天垂佑，與國同休。

碑銘記品

悟眞寺碑

麗水之泉源有叢林，曰悟眞，相傳後唐清泰甲午，淮南王楊行密之所規也。於時，錢氏有浙東，不知行密何以來剏寺，蓋其事遠，無所從質矣。雖傳有行業僧曰文泰者開山，顧其規制猶未備。宋陳錢公居其寺鄰，施以餘地，增廣其址，於是晉明、從曦相繼經營之，始稱所謂大伽藍。其寶殿落成，以大中祥符己酉，而山門樹於乾興壬戌，其關法堂以天聖丁卯，而鐘樓之作在明道癸酉，刑部侍郎胡公則實爲外護。迨咸淳乙丑，歷年既多，棟宇就圮，嗣主是山者茂公，葺而一新之。後六十年爲元泰定甲子，則叟叢領衆增益

田若干畝，未及有所興造。尋司爐鑰于徑山，而成壞有數。至正癸巳，寺復燬焉。惻念所布，鞠爲瓦礫，惟鐘樓三解脫門僅存。壽巖祐師聞聖之摘，有長材而行願精堅，旣補其處，孜孜焉以興復爲己任。是夏，首建維摩室。己未春，僧敍祚造兩華堂。皇朝乙巳秋，建登皇殿。洪武辛亥，構東西兩廡。壬子冬，營選佛場。壬戌春，必杞建齋堂，而必森者以其力塑普賢大士像，又勸邑之長者莊塑像設，塗以黃金。釋迦佛則俞原遂，摩訶迦葉則原遂仲弟原禮，阿難陀則原遂季弟原吉，曼殊師利則某某，文殊則濟修比丘法滋用旃檀雕爲水月，普濟則耆舊恩聰。若執金剛護法神像，以致藏殿廊廡院庭湢之備，或自衆施，或率同志結成之。而以某年月日告訖功。爰伐石，介原遂之子文岡徵辭爲記。余念師劬躬盡瘁，老不退轉，歷三十寒暑猶一日，成此勝因，可謂勤矣，而豈爲觀美哉。亦將以安處徒衆，相與修行佛道，而紹隆宗風也。因說偈言，遣之使刻焉。偈曰：

泉源幽幽，栝之奧墟。羣山鬱環，如靖蓮花。宅其要會，有大蘭若。如化天宮，輝賁林壑。龍象攸萃，人天具依。云胡回祿，而加以燎。我佛有命，去故作新。猗壽巖師，乘此願力。縮食節匙，以事締興。爰率其徒，鳩衆所施。伐本於林，攻石於山，徵瓦於陶，百工並作。惟信所有，故成所無。美輪美奐，彈指幻出。寶殿中峙，崇堂後居。前敞山門，傍翼修廡。法皇南面，玉色金相。菩薩天王，在左在右。一一梵相，莊嚴妙麗。靈山儼然，四衆歎喜。乃具香華，乃羅幢旛，乃合鐃磬，作禮供養。供養既已，舉揚義諦。聞諸比丘，爲幻爲眞。若說爲幻，丹碧煥戶，芝檻藻井，宛在目中。說非幻者，初我未嘗示現，有爲了無見相。諸比丘衆，當知世間，有成壞相，是名幻有。有有無相，亦名幻有。惟眞實際，不依幻有。自無始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無能壞者。其無量光，遍一切處。大若法界，小若微塵，罔不攝入，更無餘欠。有情無情，同一明了。斯乃金剛不壞全體。此不壞者，名光明幢；此不壞者，名清淨城；此不壞者，名神通藏；此不壞者，名波羅蜜；此不壞者，名無漏果。若欲舍此，別證眞如，譬如捕風，畢竟何得。所以者何？汝當諦聽。心外無相，相由心生。心正住時，相何從顯。一切世相，起滅無常。如空中花，繽紛翔舞，非花似花，倏現忽滅。如水中漚，爭聚互散，從朝至夕，出彼沒此，皆由一心，念念不停。四大和合，亢盛流轉，種種因緣，亦復如是。如使執著，滋長無明，圓明妙性，何以不昧。故證眞如，當斷妄想。雖則如是，無上妙道，非有而有，非無而無，纔涉有無，落第二義。凡我學人，作此思惟，加精進力，同登上乘。

閑室馨禪師石塔銘

瑟照一宗，逮宋季衰，殘以寥寂。雖嶮出而振之，然後復熾。由是高峯、中峯，相繼而起。至千巖長公，以眞傳實證，爲世攝度，而法筵之盛，遂冠絕於東南。故其得度者，皆不失於空門矩矱，而論嗣法上首，恆推閑室禪師爲巨擘焉。師諱德馨，閑室蓋其字。族義烏方氏，父一清，母徐氏。師自幼不茹葷，卽超然有棄俗之意。泰定丁卯，長公在伏龍山之聖壽寺，遂往師事焉。年已二十四矣，尋祝髮受具戒，居侍師凡十五年。徇徇然若闇於機者，聞給法要，輒心領而神會。同時參學者，皆自以爲弗如也。一旦，喟然嘆曰：日月如跳丸，人命如春露，而吾久安於此，吾其爲井蛙乎。乃躡蹻出遊吳越，擺歷抵諸方，究竟已事。大尊宿若元叟端、笑隱訢、曇芳忠，咸嘖嘖器許。參頑石眞如石溪，眞問師甚處來，師云伏龍。眞問其名，師稱名以對。眞云

詎不聞乎.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其字曰陋室可也.師欣然作證云.謝和尙命字.拂衣徑出.異云.好箇師僧.只恁麼去.乃反伏龍.依長公以卒其業.聞而能思.思而能修.凝然宴坐.又垂一紀.長公問祝師曰.汝乎實地上人也.擔負大事.吾將屬望焉.宜善自護持.師既受付囑.以至正壬辰.與同門弟德猷.杖錫來金華.至於城西止焉.其地有泉.曰君子泉.乃宋賢劉先生嘗隱居之所.岡巒迴合.林樾幽邃.將結茅以居.地主曾仁卿卽割以奉師.緇素欣向.金穀之施.不求而至.不數年.遂建精舍.其規制一如大伽藍.榜曰淸隱.歲無一畝之入.而凡供養之需.沛然有餘.遊方之士.來者如歸.會聖壽虛席.三宗僉謂非師莫宜補其處.爭和勸請.固辭.則白于郡府強起之.國朝辛丑歲也.金華之人.嚬蹙莫能已.乃相率迓師.明年復歸於淸隱.居十年.洪武壬子十二月十有四日.示疾端坐而逝.春秋七十.夏四十六.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荼毗得五色舍利無數.遂以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塔於精舍西三里瘞焉.德猷奉狀來請曰.是不可無銘.以傳示久遠.始余歸自南京.往往聞師名搢紳間.乃往謁之.延坐室中移時.起居外無一辭.余謂之曰.嘗聞長公見客.口如懸河.剎那頃數千言.師其大弟子.頹然如土偶.將不言以餂我耶.抑執德不同.作佛事亦異也.師曰.昔吾師未嘗不言.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而未嘗不言.道無隱顯.焉有語默乎.余領之.既而見其履行誠實.不事緣飾.凡接學者.亦未嘗假一切言語相以爲教.乃知師於達摩氏之道.庶幾弗畔矣乎.其克纂前人之統緒.爲四衆之依歸.有不偶然者矣.以故慕而締世外交.則今於德猷之請.其可以不知師爲辭乎.德猷今嗣主淸隱.端身以律事.勤己以裕人.蓋所謂修三摩鉢提者.銘曰.

無上正法不可思議.直指心源.何有文字.襲取空言.其世之季.條葉滋蔓.本根乃離.不求諸內.曷拯其弊.衆之踏.決談鋒交起.我於我師.則以默契.彼方提唱.以事策厲.我於我徒.亦以默示.夫我常默.詎曰立異.考諸先覺.道固如是.有若日月.普照人世.有目斯覩.非手所指.又若雷霆.奮出於地.厥聲四聞.豈憚攸致.不辨而證.不行而至.破諸妄幻.入佛三昧.謂我不信.觀此舍利.舍利燁燁.窣堵是閟.雖獨師存.道與不墜.太史著銘.以詔來裔.修此行者.善述吾誌.

天池泉銘井序

蘭溪縣之棲眞寺.有泉曰天池.余侍家君展省八世祖少傅公墓.過而酌之.主僧德順曰.此泉甃石爲池.深可五尺.廣及三之二.然而沛乎洋溢.湛乎虛明.曾不以澄而淨.不以撓而垢.不以閱月踰時不渴不溢.不以朝夕給盥漱.爲酒醴、供洗濯、飲牛馬而耗.嗚呼.不既異矣乎.余曰.噫.固哉子之言也.我觀世間此流水者.猶如氣之呼吸.通乎毛竅.竅之往來.見于綫隙.自有無量世界.卽有無量水泉.滿其中.無有去來.無有盈縮.無有深淺.無有淨穢.溪澗池沼.乃至江淮河濟大海.皆復如是.彼之有去有來.有盈有縮.有深有淺.有淨有穢.皆非實相.而此泉於河沙諸國中.譬彼一毛竅之在法身、一線隙之在寥廓也.又何獨異之哉.乃贊之曰.

濁水者泥.淸者澄.而水初不自淸濁.此水非濁亦非淸.非我雖能淸濁之.非惟淸濁兩無有.亦復永劫不增減.世情妄意爲流水.道眼觀之本無二.能使泉生一酌頓心地淸凉.熱惱除.又能遍滿十方界.世世爲

人種種用.一切佛性亦如是.當觀水相知我相.

辯證室贊井序

或問無聞居士.摩詰無語.猶涉二門.云何八還辯見.達摩面壁.便入圓覺.云何七處徵心.居士答言.眞辯者無所辯.無所不辯.眞徵者無所徵.無所不徵.譬如飯中有沙.雖小兒食.一入口頃.了然知覺.噦而吐沙.不待揀擇.是名無所辯而無所不辯.又如背上成瘡.木童子搔.一舉手間.自然順適.高下輕重.不待議擬.是名無所徵而無所不徵.何以故.以無心故.彼庖人終日淘米去沙.而沙之不去.與童子終日爲人爬瘙.而人不之快.則有心以爲之累也.以無思惟心.證如來法.雖千萬億辯可也.而況於八辯乎.雖千萬億徵可也.而況於七徵乎.雖然.惟無不辯故無辯.惟無不徵故無徵.惟無辯無徵故.曰以無所得故而得.惟無所得故.曰眞辯眞徵.居士作是語已.復說贊曰.

非辯而辯.指鹿爲馬.辯其所辯.涇渭分流.非徵而徵.證龜成鱉.徵其所徵.針石相投.子將奚去奚取.何不升徵辯之室.而參徵辯之比丘.方其動也.開口說法.珠聯玉貫.及其靜也.趺跏瞑目.雨止雲收.果孰辯而孰徵.曰有覺而無媒.但見一室千燈之並照.而瓦礫木石之點頭也.

天香室品

有一梵志.欲東涉巨海.禮補怛洛迦山.行次定海.聞有大比丘唱道鳴鶴山中.隨緣應感.開導衆生.咸期聞證無上妙覺.四衆歸依.如佛出世.卽往求見.爾時大比丘宴坐靜室.其室中聞妙香芬郁.非蘭非麝.非龍腦.非薝蔔.亦非栴檀.梵志聞未曾有.歎言無益.作禮而白大比丘.我聞佛世尊.以慈悲願力.說法利生.方便開遮.普濟群品.天龍護衛.則降異香.從以雨華.自時厥後.嗣教尊宿.道行高深.隨其住止.亦復現瑞.今此室中.妙香發聞.非焚非爇.有鼻成蜜.一剎那頃.根塵淸淨.此大殊勝.不知何以.願爲我等.顯然宣示.大比丘告梵志.我此山中.有大樹.其名曰桂.根柯所鍾.葩萼所蘊.流出妙香.在山滿山.在谷滿谷.在林滿林.在室滿室.亦非實際.無足異者.梵志聞是語已.心生疑惑.私自念言.我見六合大地.何所無桂.何桂無花.若說妙香.一切桂同具足者.云何彼桂與此桂.香有差等.若說此桂妙香.而獨具足者.云何此桂.根柯葩萼.與彼桂曾無差等.根柯葩萼.無有差等.而妙香有等差.此何以故.爾時大比丘復告梵志.當知一切衆桂.本來根器.雖有高下.本來妙香.非有淺深.亦非有高下.彼之衆桂.與凡草木.齊植並榮.如蘭如蕕.日雜日熏.由是不能與此桂妙香等.譬如百千水.皆受泥沙.於中一水.不受泥沙.故有淸濁.又如百千鏡.皆染塵垢.於中一鏡.不染塵垢.故有明暗.不可妄生意見.說水說鏡.本有淸濁明暗.我此桂與彼桂者.卽水鏡相.亦不可說有高下淺深.何以故.一水十百水.乃至千萬億水.元無淸濁.故一鏡十百鏡.乃至千萬億鏡.元無明暗.故此大桂與世間種種桂.同一芬郁.故以是思惟.世間一切人與一切桂等.無有異覺.性比妙香.亦何差別.若佛世尊、若菩薩、若羅漢、若比丘、若比丘尼、若優婆塞、若優婆夷.若諸凡夫.齊具髮毛爪齒.皮肉筋骨.耳鼻口眼.手足身意.於圓妙覺性中.實無佛菩薩及諸凡夫.我佛世尊.常住大圓覺妙莊嚴境界.如妙蓮花.如淨琉璃.如寶月輪.無有汙染.無有留礙.無有住止.無有去來.無有成壞.無有起滅.而諸

凡夫執著邪見.迷而不悟.顛倒沒溺.如暗室坐.如黑夜行.苦樂生死.展轉無邊.乃知佛世尊猶如此大柱者.諸凡夫猶如彼百千柱者.有能因是開悟.堅持禁戒.解脫幻妄.則不生四緣.不生四緣.則不蘊諸根.不蘊諸根.則不染諸塵.不染諸塵.則不牽聯諸識.不牽聯諸識.則不造作諸業.不造作諸業則不輪轉諸趣.不輪轉諸趣.則覺性不昧.與佛無異.非悟故無異.本無異故.即說偈曰.

圓覺菩提性.本來無差別.佛不異凡夫.凡夫不異佛.凡夫隨邪見.迷而不知悟.迷悟反掌間.乃與佛相懸.皆彼林中桂.花有黃白紅.妙香流芬郁.三者皆如是.若使將一枝.於惡木中植.嗅之即狂醒.不復與桂同.臭味雖云變.於桂無加損.乃是雜壞故.其香本不滅.及移植桂林.芬郁還如舊.一切諸佛子.因香而生悟.因悟而成覺.永斷貪嗔癡.以及憎與愛.事理障皆除.覺性終不昧.名爲入吾室.

金華縣水心淸淨禪庵記

瀰滿淸淨者.諸佛之心.無識無名.永斷諸有者.生死所由盡也.天下生民.出入生死.不離諸趣.是豈天命之乎.父生之.君食之.心便之也.何者.法界性中.無聖無凡.無人無物.羣生與佛.同入涅槃.無生無死.而刹海之內.生死燄然.天下大患.在有身也.身非我有.而視身爲我.則外有可欲.內有所宜.好惡取舍.各從所志.則毀人利己.而利害生.生死循環.三途異趣.汚愈甚則患愈大.三界惟心.此之謂也.古之行深般若者.無作無爲.一塵不受.耳目心志.若存若亡.不見不聞.能所皆廢.如淨琉璃.內涵寶月.如芬陀利.雨不能濡.一眞獨立.無古無今.淸淨域中.不容他物.則出世間矣.生死之海.覺安在哉.常樂我淨.復吾初而已也.淨庵在金華郡城北.郡人作室水上.廟堂佛閣.前後相續.法師玉公.實處九年.而燬於火.師節衣縮食.指期興復.金華權趙出金帛爲倡首.而他縣繼之.遂以乙卯夏四月.復廟堂.明年春.作佛閣.曰水心淸淨禪庵.徵余辭.說以記其役.予謂生民有欲.耳目所接.莫非汚垢.色陰一滅.則四陰喪亡.水無細大.悉歸於海.物無汚垢.皆歸于空.昔者濡首謂阿闍世王曰.空可洗乎否也.王曰.不可.呼.天下之汚.至濯而止.天下之淨.至空而止.菩提即空.顯相空之至.淨之極也.淨至於極.則入有而不見一物.入空而不滯於空.淸淨其盡空有皆亡.如來藏中.不留朕迹.辭記安在哉.

蒼雪軒記

出平陽縣南門五里.山曰夾嶼.夾嶼之陽.寺曰淨明.淨明西廡.主僧瑛師玉峯居之.背面靑華.構軒三楹.軒前鑿池.池上植竹.碧幹離立.翠葉猗茂.陰布窗戶.達於几席.悅可人意.乃以蒼雪扁其軒楣.其徒無瑕、善詩與拳.從諸學士爲方外交.無聞居士一日隨衆造其軒.中而問瑛師.道存空寂.心與世冥.此佛之教.今師何緣.留物如是.況彼雪者.紛紛而下.瓏瓏而集.山川原野.城郭道路.田疇藪澤.邑屋聚落.沙石草木.無所不被.拂焉而墜.漉焉而積.黝焉而濁.無不轉而皎皎潔潔.天下無物可以比雪.天下惟白可以稱雪.今師指竹而謂之雪.而又以蒼易雪之白.若說此竹.其色紺碧.上下洞徹.如淨琉璃.纖塵膩土.了不可侵.淸風不動.爽氣自集.一剎那頃.使人毛髮.以至心腑.灑然淸涼.熱惱銷隕.與雪無異.緣名求實.亦已違背.瑛師答言.以非雪相.觀雪之相.以非雪色.觀雪之色.於竹之與雪.則有差別.觀非雪相.以非非雪相.觀非

雪色以非非雪色.於竹之於雪.何有差別.此何以故.世間一切物.同一幻故.世間一切色.同一假故.無物非幻,無色非假.則我此軒.取竹喻雪.何云違背.豈惟竹雪.安名立號.爲幻爲假.自吾法身.及吾法性.悉幻悉假.以是思惟.則竹非雪.而雪亦非雪.則蒼非白.而白亦非白.雖有竹雪.實無竹雪.非幻而幻.非假而假.我且忘我.又況於軒.居士曰.善哉善哉.乃說偈曰.

河沙諸品類.種種非實相.衆情自執著.隨品立名色.逐妄以亂眞.彼此強分別.而謂竹非雪.又云蒼異白.不知竹雪者.非二亦非一.非一亦非二.蒼白亦復然.此以何因緣.本皆幻假故.瑛師善幻巧.軒以蒼雪名.辯別以歸總.普度有情衆.若能悟斯指.豈爲法所縛.竹雪既兩忘.蒼白亦雙泯.於一彈指間.永斷無明惑.常住空寂境.無生亦無滅.不作如是觀.即落第二義.

無涯偈

王府參軍胡公仲淵、御史中丞章公三益.有方外交曰無涯浩師.居武義之聖智院.勤求佛道.精修苦行.無聞居士因其號爲說偈曰.

我聞江河及淮濟.一一津涯皆可見.惟有滄溟與渤澥.舉目了不辯涯涘.四海縱然浩無涯.而初皆此處空中.大哉虛空不可說.其東無東西無西.而南與北亦復然.於中四海一勺如.乃知世間無涯相.畢竟無若虛空者.先佛所說無量法.正與虛空等無二.遍滿大千三千界.不分中邊及內外.問師此復何以故.圓明妙性本空寂.更無可以涯涘者.纔涉有涯即外道.一切佛子爾常知.此是眞實第一義.若能思惟悟空旨.即證毗盧華藏海.

送玉上人遊方詩序

上人無瑕玉師.受業平陽之淨明寺.寺瀕於庠.以吳越時有大比丘曰道隆禪師居之.遂爲望剎.嗣是代有名德.至上人十七傳矣.上人聰明而不凝滯.能以學道餘力.攻詩鳴拳.以故邑之彥多與之遊.一日語其徒曰.觀水者必之河海.觀山者必之嵩岱.越之天竺、育王.吳之南屏、靈隱、雙徑.京師之天界.乃古佛顯化之地.有應與示現之迹.且學徒雲集.法會莫盛焉.將則水之河海也.山之嵩岱也.吾可以不遊乎.行有日.與之遊者.咸賦詩餞之.會余遊而雁蕩.上人持示.求爲之序.噫.玉非上人之名乎.無瑕非上人之號乎.夫無瑕之玉.質之美者也.質美矣.必成器.人斯寶焉.然非玉工雕琢之.器何由成哉.是故天下之美玉.必得天下之良工.然後爲天下之至寶.夫人亦然.有美質而德不成.君子弗貴也.有美質而不能自得師.德無自而成也.故師之於人也.猶良工之於玉也.而人師其易得哉.爲佛氏之學者.尚貴乎一法不立.而日用泯然.六入皆空.而眞機獨露.頓入靈源.親見本體.發揮性地.妙明眞照.照徹一切.苟不得天下大宗匠深挑痛剖.則知解未泯.本智不彰.蹤其似者.而以爲本眞.難乎免矣.豈夫差別因緣.隨乎愛染境界.微細情習.宛然呈露.皆如病不除根.賊毒遺發.盡未來際.了無休期.尚何成道之望哉.夫然.故自昔具大慧.充大量者.未有不遠訪師資.勤求印可者也.上人不即安於山林.爾皇皇然跋涉江湖.其豈不以開見未薄賤廣或礙也歟.今道探上乘.手提正印.足以師表當世者.庸詎知無其人.上人行哉.不得之越.得之吳.不

得之旣得之京師，不得之名山得之林下，究覺大事，穿透虛空，當於此行徵之矣。彼見上人而曰歸求有餘師，歸求有餘師，此爲大以欺人者也，愼勿北面焉。

濟遊集題辭

今靈隱住山見心禪師復公，神資穎秀，善果夙成，旣博綜於儒詮，亦深造於觀境，旁參曲證，遐闢交於諸方。直指單提，妙覺證於無上，惟了心之爲務，遂滅影而遁跡，紉柳葉以爲衣，採木實以爲食，常寂常默，無作無爲，融通羣有之機，挺入一乘之妙，凝然宴坐，寂爾山阿，若將終身，以隆斯道。雄文雅製，霞爛虹舒，璞璧蹈聲，焱馳水涌，譬猶劍埋於地，而斗牛之光自著，鶴降於天，而豐山之鐘自鳴，是以逃名而名愈隨，離世而世倜挽。手提正印，坐鎮名山，扶植教基，俯從輿望，則其勢有不得已者焉。幡幢所建，緇素如歸，破異說於顓門，啓諸佛之秘藏，衍緣御物，應感隨機，憤悱者若冰之春融，障礙者如目之翳去，因聞入見，閾不敵欣，大器細根，咸被濟利，雖林猿野鶴，亦皆同遊覺海之中，澗草巖花，一是靈輝慧日之下，信乎法門之領袖，龍象之樹幢者也。而況貴德尊賢，懷仁蹈義，不翅飲食之人欲，庶幾吐握之小心，方外之良，傾蓋即如故，天下之士，投刺恐不先，在野取象於羲經，如水遵義於戴記，畛域不立，勢利俱亡，斯亦可謂難已。方在定水之時，適丁戎衣之日，或故交而契闊，或新知而過從，或音問之往來，或文義之扣擊，轂馬道途之使，萍蓬江海之蹤，庶幾風月之鄉，周旋泉石之境，分席而語，策杖而陪，無虛日也。由是內而淸朝法從，外而方伯連率，搢紳縫掖之名勝，巖穴巾褐之翹楚，屨不期而集於門，文墨無定而至其室，爰萃棠構錫名濟遊，裒取篇章，鋟諸文梓，彰發集於東林之社，表交情於六一之泉，將在茲乎。凡厥記銘，至於賦詠，體格詞氣雖別，狀情敘事不殊，垂紳正笏，雍容廊廟，此其典則也；秋水澄空，星月變映，此其光輝也；清臞若朱絲，一唱三歎，此其幽深也；玉瓚黃流，土型太羹，此其沖澹也。一展卷間，非惟復公取友之端，交際之廣，可以見，而並遊之雋俊，徽音懿藻，淸標素尚，抑亦可徵矣。嘅稽在昔，尊賢友仁，誠信以孚，非意氣之可撼，驕溢遂屏，惟道德之是崇，故淡而不厭，久而能敬。自伐木之音旣息，而市道之風滋熾，炎附寒棄，朝親夕疎，可扳援則執鞭而不辭，苟顚沛雖投石其遑恤，慨我寤歎，匪獨斯今。卓爾復公，愿名儒行，平居背千里僚間，有若佛印之於東坡，祖元之於山谷，行之以爲常，緩急或萬一阽危，當如贊公之於次律，晏晦之於子留，安之而無憾。欲知其道，尙考斯編，尤宜傳流，以爲風厲，回淳風於太古，障薄俗於頹波，彼抽祕肯白，雕刻蟲魚，競桃李之芳華，乏菽粟之功用，烏可同日語哉。予也愼惟儼於相國，慕支遁於沃洲，欲附神交，式假予墨，輒撫懷素，敬序篇端，珠玉盈編，沙礫在列，君子幸勿以爲誚，大方尙從而是正。

諡議

南陽先生葛公諡議

讀聖賢之書，由聖賢之道，毀譽得喪，窮達夷險，無槩於其心，而從容於出處去就，可謂特立之士也已。位雖不滿於材，志雖不究於物，視夫談王論霸，以爲希世資身之勸，同俗媚衆，而躁持祿保位之說，果孰得失哉。自道隱習漓，士之所務者空言，而實德病焉，君子患所以矯其失也久矣。今務於文而經術以明，修

於行而名節以立，使人灼知道無二致，不可岐而二之，此固足以扶世而覺民，信今而傳後，又爲在吾身赴時會以就功名也哉。有如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葛公，資稟淳厚，識見卓絕，生長臨川之鄉，彙傳考亭之緒，窮探極討，身知實踐，其爲說雖詳，而不至於支離，非所守雖約，而不失於簡易，旣深於道，尤邃於文，剖析之精微，援據之該博，論議之正大，造詣之淵奧，質諸古人，蓋無愧焉。近若鄉邦之良，遠若四方之彥，不獨尊尙其學術，抑且信服其行誼，間出其緒餘，以應有司之求，遂冠鄉闈，策名斯陛，中朝老成存者無幾，方將付以斯文之柄，擢居館閣之中，而乃求補外，以便就養，未幾丁內艱，而喪亂及之矣。後尹金溪，倅臨江，爲僚於江東憲府、福建行省，難進易退，皆不終任，家燬於兵，僑於南閩，衣食至或不給，杜門著述，自如苟非其義，周之不取也。其充職州司，謂不可多殺微功，而狀賊因本，力與大將抗，雖得罪弗顧也。其預乘文衡，謂不宜好奇崇誕，以斲喪士習，與主司辯，必計從斯已也。江東寄治於建寧，則以爲非事可治，若發其姦焉，而投牒自劾，闔省政出於藩脅，則以爲非我族類，對盡不行焉，而浮海北上，旣至燕都，見其君臣宣淫而安危利菑，上下黷貨而官鬻獄，典戎旃者務報復而不恤國家之難，尸國柄者然而不納諫諍之言，則移書故舊之在高位者，指功當世無所諱忌，冀悟主聽，少有更張，言不見采，至轉官不拜，慨然慟哭，竟憂憤以卒。推此志也，使大受焉，引君當道，見危授命，詎不優爲之哉。門人學子，僉曰仁思義色，由中達外，非文而何，經德不回，至死不變，非貞而何，於是合二字，私諡曰文貞先生云。

遂初先生鄭君諡議

家庭之間，可以考德，出處之際，可以驗學。蓋親親以至愛物，人之行也；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情也。夫惟德之修，然後仁義之心全，仁義之心全，然後能惇行孝弟而利濟民物；夫惟學之至，然後內外之分明，內外之分明，然後能恬退而安貧賤，不冒進以苟富貴。有若浦江義門鄭氏，邈居浙河之東，而名聞四海之內，一門孝友，十世同居，倫理之所薰陶，禮法之所防範，鞏從得諸觀感，固於不冒，亦彬彬乎多賢矣。尙論其迪德而善學者，獨推遂初先生仲涵，固自有由然哉。先生事親至孝，母病篤，年日夜抱持之，至疽發而不自懈，母食瓜而終，遂終身不食瓜，後居父喪，毀骨立，稽顙銜心，兩耳以聵，每遇忌日，輒慟哭，行踰若初喪之時。其於族姻也，通其有無，嫁其孤女；其於朋友也，拯其疾厄，周其匱乏；其於鄉鄰也，濟其寒飢，恤其患難，繼古之視民之飢溺猶己飢溺者，殆不過爾。則其德有諸己，孰得而掩之哉。先生涵茹六經，萃史之說，研究性命道德之蘊，考求聖賢行藏之故，炳知內外輕重之辨，自放山林，無求於世，作爲文章，有志明道，在前代則持使節者交章薦辟，署學校官而不赴，入國朝則求賢之使臨門勸駕，而不起，嘗如冥鴻翔乎寥廓，戈人難篡之，而不得羅致之，則其爲學之効，又焉可誣也。易曰，幽人貞吉，詩曰，張仲孝友，先生奚愧焉，合二美而私諡曰貞孝先生，援諸故事，僉以爲宜，其於儀世範俗，亦豈輕哉。謹議。

祭文哀辭

爲胡世美左丞祭常忠武王文

於皇景命，聖神受之，聿生良臣，左之右之，附翼攀鱗，良臣如雨，智謀忠勇，孰與王伍，曲逆之奇，淮陰之雄，

嬪姚之雅。汾陽之悲。揆厥所長。萃於王躬。王之始奮。自彼淮浦。命佐商周。德符伊呂。凡有猷爲。天心允符。明良契合。如水與魚。乃分齊斧。乃典戎旃。乃擐甲冑。麾揚以先。飛渡長江。首平浙東。彭蠡之捷。功爲時宗。潯陽既下。江右舉從。追奔逐北。至於衡湘。遂俘僞王。遂取荊襄。旋旆西指。蘇湖秀杭。篤彼僭竊。安此百粵。奏凱來歸。尋復北伐。威聲焞焞。如霆如雷。聞之者恐。當之者摧。自彼齊魯。以及河汴。城無堅完。一鼓而奠。乘破竹勢。直擣燕都。師之所趨。如涉空虛。幽冀之間。澤潞之境。關隴之阻。沙漠之負。龍旂一麾。孰不稽顙。甚於摧枯。易如反掌。混一之謨。本於九重。王實肩此。戡定之功。王功茂矣。王澤深矣。烈烈轟轟。震古今矣。詔宜受祉。黃髮兒齒。出將入相。相明天子。方倚長城。遽停相杵。天乎不弔。悲慟當宁。昔我先公。委身戎行。竭其膂力。經營四方。肝膽相照。莫如我王。王視德濟。有如猶子。德濟識王。爰自童稚。恩之懃之。歲踰一紀。先公既殂。我怙我恃。糜身報國。庶無貽悔。我之所報。惟王而已。如何今日。王又云亡。嗟我小子。能不痛傷。身縻守戍。魂兮飛揚。殯不執紼。葬不臨穴。緘辭千里。有淚如血。一幽一明。哀哉訣絕。

爲廖平章祭忠武王文

永忠告與伯氏。有衆一旅。知天命之有在。爰委身於眞主。奔走禦侮。自彼淮土。方艱難險阻之備嘗。豈自意得見王於和陽之辭。立謨之閒。分投氣合。有如肺腑。余亦不自知其何以同事戎行。至於今蓋十六寒暑。惟王文武全材。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英風之敢擬。況於余孱弱。而敢與王齒。每受命從征。輒忘其口怯。而相與犄角者。實思附乎驥尾。至於樊率六師。濯楫九宇。上以報答聖明。下以乂安遐邇。則王之所自許。今南征北伐。日闢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勳。曠今而耀古。其可謂不負平生之詒矣。何堂堂山立之軀。遽奄忽其蟬蛻。將下民之無祿。抑修短之有數。然王之表表者。固雖死猶生。而聲名與國同休於千萬世也。余之歔欷而涕泗交墜。則念情好於疇昔。感幽明之異路而已耳。於乎哀哉。

祭許祭酒文

於戲。人生一世。盛衰戚休。雖云異境。自達人而觀之。均夢幻與泡影。夫得吾志也。既非吾榮。則失吾志也。又豈吾病。蓋不以窮達而損益者。惟君子所性。至於人力莫能致者。雖聖賢亦歸之有命。我懷先生。識高才挺。博聞強記。流輩無競。幼承家學。力追先正。蘊爲德行。發爲文章。莫不珠輝而玉瑩。聆其議論。挹其威儀。孰不駭視而傾聽。昔先生之未出也。識者見及門之士。拘者以開。躁者以靜。散者以斂。惰者以敬。固知其規模。可以任國家之政。際聖明之龍興。喜幡然於幣聘。立談之間。機鳴穎應。謝相見之何晚。不煩以官師之職。遂授斯文之柄。侍經筵而領春坊。奉宴閑而陪顧問。對揚惟精白之心。啓沃皆典謨之訓。恩禮度越乎尋常。名聲洋溢乎遠近。凡其義以爲骨。道以自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朋而比。不詭以徇。嗟易所謂謇謇。而娟嫉者猶以爲悻悻。吹毛求其疵瑕。中傷成於俄頃。位甫正於辟雍。車忽遭夫虞嶺。尚韜爲藻之滂沛。藹歸安於鄉井。丹溪幽幽。可游可詠。若將終焉。浩乎無悶。然無賢不肖。咸謂方今之時。右文之運。弓旌四出。招延英俊。有如先生之老成。宜應求舊之舉。而冠萃公以進。攄胸中之大畜。致君民於堯舜。以增光於前人。而垂裕於後胤。奈何松柏之堅貞。竟同蒲柳以摧殞。將善類之殄瘁。抑吾道之莫償。於戲天

人之際。消長之理。蓋先生之所夙講。亦先生之所自信。齊幽明於一塗兮。尚吾奉乎奚訊。而況先生之耿耿者。當不隨異物而斯盡。則其有生亦既異乎衆人之爲人也。肉未寒而名已泯。苟能如此。良有餘矣。而亦可以無恨。吾黨所不能釋然。而相與臨穴而悲哽者。夫豈徒懷契分於平生。感死生其猶醉。俄誠悼夫人物之眇然。鄉學之灰冷。環視餘子。暫則蛙黽。念先生不可復作。雖大道之孔夷。而吾其誰與馳騁。

祭段知府文

明明天子。即位之歲。多士如麟。四方來萃。君於其閒。材優德粹。一見之頃。使我心醉。握手締交。不持紹介。遂獲爲僚。國學之內。朝誦莫絃。如魚有隊。同堂合席。俛仰三載。並蒙選擢。我甘栝過。我既東歸。君亦北邁。相望萬里。君顯爲晦。八載之後。豈期再會。君實受命。爲民師帥。五馬既駕。雙溪是莅。受厥蜀邑。惠然傾蓋。君之爲邦。後威先愛。仁聞洋溢。膏澤淵滋。惟慈惟倪。悉沾悉溉。巨室小家。交歡胸戴。荐遭水旱。罔有怨懟。謂君循吏。其升以最。夫何一旦。養黃就逮。變生不測。事出意外。奄其死矣。天乎何罪。我方笑笑。疑若枕塊。聞之咄咄。望空書怪。嗚呼段君。不聞旋背。欲死死議。古今一概。刻木之徒。斯誓不對。君之不幸。亦復何悔。禍福之至。雖不以類。君子觀人。豈論成敗。君能自信。余言不再。念昔國學。同官行輩。新喪之餘。惟君我在。今君又沒。世路愈險。我幸生存。寵規誰賴。人瞻梁壞。胡寧不慨。寓情一奠。涕泗交墜。

祭胡先生文

嗚呼仲申。良金美玉。庶足以方公學術之精純。商鼎周彝。庶足以擬公述作之古雅。惟嚴毅以自持。曾毀譽之不假。故不合者甚多。而合者恆寡。方年歲之壯盛。侶麋鹿而在埜。遂迫於桑榆。乃聖主之遭逢。承特招之明詔。迴淸光於九重。體右文之至意。振教鐸於一邦。及元史之纂修。遂大筆之獨當。參公論以褒貶。深上契於宸衷。然而寶懷而不售。材富而不試。代言順問。上雖注意於柄用。引年乞歸。公則必行其素志。得不以聲譽之隆。吾所謂富而不在乎祿之豐。道德之充。吾所謂貴而不在位之崇。不然。既俞所乞。拂袖而還。長山之下。竹林之間。僦屋以憩。貸田以耘。非穡收以爲伍。則猿鶴之同羣。亦獨何樂而志氣欣欣。嗚呼仲申。意謂百齡。以賁鄉郡。何斯文之寡祐。嬰微疾而避病。昔者相過。渠坐看詩。英俊在列。笑談鹽捭。今者之來。室是人非。帷奕塵網。庭暗蔽蕪。嗟距公之云沒。曾居諸之幾時。慨夫事之殊異。忽乎已至於斯。更一二歲。徵文獻於門牆者。何從仰其音徽。牧牛羊於丘壟者。誰復爲之訶搗。又況一紀。必世乎此。吾黨所以重反袂而歔欷也。雖然。生必有死。盛必有衰。猶旦有夜。理固若茲。惟古聖賢。其身雖沒。而其名永垂者。亦惟托德業與文辭。公之所蘊。不見於設施。公之所作。則與古人而並馳。其味也雋。其聲也希。大篇短章。細潛深刻者。有不家傳而人誦之。然則公固自有沒而不埋者存矣。吾黨噓唏。又奚以爲。聊緝此言。以侑一巵。蓋不獨慟公於九京。亦將寄後死者無窮之悲。嗚呼仲申。以爲是乎。以爲非乎。

夏尙之太史哀辭 有序

我師克燕。拔其知名士赴南京。既而其類皆復官王朝。太史夏君。獨以老病乞歸。且歸。會遣使分道搜訪元史。乃強君如江廣。君辭不得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年冬十月十二日。則卒之歲月也。君名以忠。

宇宙之.世家袁州.宋孝成恭后父族也.曾祖自得鄉貢進士.受業鄱陽陳克齋先生.先生師徽國朱公.其所錄問答語錄.世傳焉.自君以上.皆世其學.君蚤有聲於鄉.年四十餘.始用襲封衍聖公克堅薦.授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正.危公素之治田雄霸.辟君以爲副.轉惠州教授.改涿州照磨.丙申秋.燕都開設流寓科.君入就試.中其科.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調國子助教.遷太史院都事.方君田雄霸時.伯衡北遊.得一見君道上.不聞問垂一紀.比相見南京.情誼之篤.乃若久要者.間嘗語伯衡曰.吾自分老死於燕.不復上先人邱墓.去家時少子正年甫十二.荐更喪亂.家燬.母又死.無誰爲教.恆恐其失學.隕先緒.今名在俘籍.不能即死.誠可愧.然聖恩寬大.旦夕且得歸.守塋域.教子讀書.以終吾餘年.可謂不幸之幸哉.抑吾平生好爲詩.多至千百篇.兵後片楮無復存.今雖耄矣.歸訪故老於山陬水澨.追惟疇昔江山人物.隱焉若失.愁思感慨.托聲詩以寄吾志.亦安能已乎.行當錄以遺子.子爲我序之.則我盛年之作.雖不得留猶挪清廟之什.而吾疑莫之詞.或者得與麥秀黍離並傳焉.嗟乎.言猶在耳.而君竟死矣.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乃爲楚歌以哀之.詞曰.嗚呼.夫子之好修兮.胡遭時之棘艱.飄風忽其烈烈兮.白日薄乎西山.服南冠之幾幾兮.旅屑敏以南邁.包羞而競進兮.既非余心之所安.斂退而自放兮.又黝維而莫余捐.奉赫赫之明命兮.儷佽价於炎方.浚大江之浩淼兮.道忽經夫故鄉.萍之川兮湯湯.哀之山兮蒼茫.山川宛其如昨兮.何世故之不常.悶遺民於荒墟兮.慨星辰與木霜.思少留而弗獲兮.遂悠悠以南行.歷大庾之嶔嶔兮.泝隴水之砯砰.萑與莽其蓊蒼兮.虺蜮穴而朦朧.神惝怳以內傷兮.氣歔絕以外嬰.曾日月之幾何兮.竟魂釋而蛻形.嗟夙志之莫申兮.即長夜之冥冥.亂曰.芝爲蓋兮桂爲輈.仍予陽兮羅浮.解城慌惚兮.阻以修.不死之藥兮孰可求.光胡爲兮海之陬.颶暴暴兮爲窾窾.家叢薄黯黯兮有蛇.雨頭海之阪兮.不可以久留.魂歸來兮無離鄉.睎汝髮兮臥龍洲.洲之上兮鬱松楸.魂不來歸兮使我心憂.

貞惠先生方公哀辭有序

貞惠先生方公之知濟寧也.庶.富.教.可謂兼舉之矣.在郡五年.不惟民愛之.而天亦助之.先生以壬子夏拜命.於時.郡入我職方且四年.二州二十縣.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先生下車.徧造諭民.有冤抑自首於庭.禁胥吏不得誰何.日延耆宿.周詢幽隱.先是詔民墾荒田者.滿三歲乃征.吏徼功.未滿歲輒征之.民疑以惰.田不加墾.先生如詔旨約民.且籍其丁產.類爲上中下三等.等復三之.遇科徵則視籍爲高下.凡追呼不遣皁隸.遣符爲信.符印而析爲二.左以追呼.右藏先生所.程之緩急.一決於己.吏之舞手謀利者無所施.而民之於生產作業.始得併其力.比三年.戶倍於舊有奇.稅以石計者.增多十有三倍而贏.民之庶可見矣.封內家給而人足.雞犬羊牛之聲相聞.桑麻榆棗之陰相接.社稷山川諸祀.壇壝莫不修.祭器服莫不嚴飭.垣之外莫不周樹名木.新作水驛.城南門廡室亟.易庫陋爲宏敞.甃飛橋.叢林二牐.又構石牐洄上.教民陶瓦.營屋百餘間.峙粟.農隙則伐木爲炭.穴土藏冰.民之富可見矣.役浮屠.修孔子廟堂.鑿泮池.闢射圃.造弓矢.樹正鵠.聘前進士爲師.選補弟子員.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勵縣社立學.學凡

數百區.生徒二千人.公事稍閒.即召吏屬.訓以詩書法律.其於教之也.豈曰具文云乎.夏秋二稅.前期移文與民約.小大家咸以後期爲恥.爭先輸.負不待督責而登.逋逃之民.襁負而來受廛者相屬.及先生以罹構就逮.老稚號泣塡道.隨行數百里不能去者.將以千數.後聞先生且死.皆相向慟哭.非有以得乎民.其能然乎.壬子夏旱.先生相跣踧禱祠.泣涕待命祠下.誓不得雨不還.既而大雨如建瓴.五穀皆熟.後是迄三歲三禱.皆響應如初.癸丑秋.蝗.先生省愆籲天.是夜.聞空中聲薨薨.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不災.永嘉侯朱公亮祖.統舟師百餘艘征燕.過郡.河水涸.舟膠莫能進.督先生大發民浚河.否則論如軍法.日巳晡.先生仰天默禱.夜漏下二鼓.天雨.明發.水溢兩涯.舟去而民無擾.非有以契天心.其能然乎.先生顏狀文體.猶夫人也.視聽言動.猶夫人也.何獨爲郡而治效乃爾.於乎.我知之矣.年甫弱冠.研究羣經.及濂洛關閩道學諸鄉先達授受源委.凡道德性命之懿.精思力索而尤蹈之.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制度名物之屬.亦辯析歸於至當.慨然以爲不合天人以爲學.學非其學也.而於易尤注意.一卦一爻.必欲驗之事爲.其學術有如此者.生平奉養甚約.不御紈綺.大布之衣.寒暑不易.日惟一肉.不治宜事.輒却不進.其寡欲有如此者.在官月取祿米十斗給饘粥.餘悉留倉助軍食.時斛米可易白金三兩.或以問先生.先生若不聞.每行縣以餱糒自隨.杯湯不取諸人.琇州守奉二木瓜.因篚以進.答篚而反之.饒陽令緣鄉曲雅故.以歸鴈侑書.力謝去之.晝之所爲.夜則白於天.其廉謹有如此者.公嘗推几摹辯方諱.先生徐折衷以片言.當於理而比於律.豈一發遣.庭無滯事.大將軍徐魏公.副將軍李曹公.提兵十萬趨北平.駐郡殆

將踰時.要官勢吏爭索芻糧.朝夕傍午.先生從容酬給.人人意滿而去.其明敏有如此者.性不近名.務以德化.府庭之間.屏去械杻.檻縲草鞭.亦不妄用.民投牒者.隨事大小裁決.或笞辱.或戒諭.不留案牘.而尤慎於庶獄.日省月錄.獄無淹囚.或有未報下者.時食之以糜.浙西江西兩省水陸數千里.運糧百萬濟軍.先生撫其民不翅部民.且憫其道遠.言於朝.蠲其甚耗.其惻怛有如此者.郡民以牛車轉戎衣於燕.歲暮雨雪.牛相藉物故.欲就舟以載.時有令.役民舟者誅.僚佐投令.持不可.先生曰.民苟便.縱抵法.吾不辭也.立載以舟.郡倉絕糧.省檄民轉粟青州.走七百里.民以爲病.會淮安潛運濟南者道境上.先生欲俾淮安輸郡倉.而濟南致青州.告於行省.不得命.即具白戶部.報可.郡將挾權貴勢.嘗五六月調民數萬繕城.民乘其穡事.灑涙而即工.先生議密以聞.同列懼獲罪權貴.相視不署名.先生獨署之.事聞.即日詔罷.其勇敢有如此者.學術以本之.寡欲以持之.廉慎以濟之.明敏以行之.惻怛以勸之.勇敢以成之.治天下無難也.況爲郡乎.皇上器重先生.注意倚任之.而衛先生者遽中傷之.御史又從而羅織之.先生視榮辱得喪一致.遂不與辯而就逮.謫役江浦.年僅五十有一.死尋及之.此其道之所以不大行.而其澤之所以不遠被也.悲夫.豈天不欲天下後世見眞儒之効歟.雖然.道德自任.之死不悶.不亦貞乎.善俗之政.洽於千里.不亦惠乎.合二字爲先生諡.以昭公論.不亦宜乎.翰林宋公濂既銘其墓.余乃哀之以辭.辭曰.時之眞儒.國之循吏.賴有此夫些.擢自布韋.典領大郡.衆害四張些.危持顛扶.本仁輔義.邅迍遠歸些.庶富教俱緝.有成蹟.可以大書些.天人交爭.小試之効.亦既皦如些.俾乘事樞.四海萬姓.庶幾蘇蘇些.云胡

中途使遭誣滅、又剪屠之。此澤不大濡、斯世斯民、亦獨何辜。嗟已乎已乎、吾道之非一至於斯也。天乎天乎、可必也歟。呼之奚為也。嗚呼吾徒、泣下沾裾、豈曰此夫之欷歔也、豈曰此夫之欷歔也。

蘇平仲集卷十二

碑誌碣

故元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包公墓誌銘

故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上黨郡侯、包公諱涇、字東伯、括之麗水人。考諱開、宋府學教授、元贈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都騎尉、追封上黨郡伯、妣郭氏、贈上黨郡君。生於宋咸淳辛酉四月五日、仕元大德皇慶間、尋自引歸、後以子容德官祕書、封承事郎、集賢院都事、卒於至正戊子四月二十六日、壽八十有八。明年十二月十九日、祔於治平孝子陳茂元墓左。公本孝子之七世孫。國學上舍生諱儲者、其生父也。母翁氏。於太常府君為中表兄弟。公生八歲、喪其父母。時太常府君方教授於家、往師事之。見公器識異常兒、自傷無子、遂命為後。以故公歿、祔孝子墓、仍以田六畝給孝子歲時薦享、前命也。葬後十九年、容德陞三品、加贈今官階勳爵。公雖早孤、克自振勵、簿書吏事、罔不精練。又氣岸魁梧、音吐洪暢。遂官貴人爭相引重、由郡列曹掾、歷績溪、龍泉兩縣典史、調慶元路行用鈔庫副使、年且五十矣。一日喟然曰、仕將以行道也、不然、則為祿云耳。今吾俛首下僚、道之不行矣。而吾二親又早見棄、苟升斗之粟、奚為哉。遂謝事覺歸、徜徉山水間、惟日以教子為務。諸子皆有材局、而並與容德慨然有志於當世、出遊京師、受知時宰、薦之於朝、將受官使日近清光、恩寵之渥、一時鮮儷。詔蠲其家租稅、力役之征、縣有所

典。蓋異數也。公被璽書、顧謂家人曰、朝廷遇我以優典、為其能賢而已、我獨不能彰上之賜乎。於是推其有餘、賑親故鄉鄰。距其居三里、有山溪焉、架石為梁、曰保安橋、增於灤水、涉者以為病、公為復之。里有觀音院、相傳孝子所重建、歲久摧圮、繕而新之。割田四十畝入治平寺、以贍其徒、而崇道觀亦畀之田。伴於治平。其於為義、甚於嗜欲。蓋以此終其身。前配金氏、累贈上黨郡夫人、繼薛氏。子四人、莊、隣、居、行、鎮、有公之風、森、處元路儒學教諭、楚、卒官御藥院大使、容德、累官朝請大夫、僉太醫院事、金出也。女二人、適項順、陳驥、薛出也。孫男二人、嗣祖、夔州府建始縣知縣、階承事、守文、太常禮儀院掾史。孫女六人、婿曰山陰知縣張宣、曰善慶、曰兵部尚書批列門、曰萊州府同知祝彥方之子金生、曰某、曰某。曾孫男若干人、曾孫女若干人。公以藐孤三尺之童、見器於太常府君而為之子、不待程督、早夜力於學問、以材表見、孝有祿位。雖高尚其志、早就閑放、措諸事業、不自非身、然義方之訓、行於家庭、諸子彬彬、為其家兒。二仲競爽、出為世用、致位通顯、弛恩昭被、疏爵侯伯、不惟公食其報、而太常府君亦蒙寵光、其於命後之志、復何負哉。而況孫曾眾多、克守先業、又有若嗣祖者、際今之聖時、出宰百里、善於撫綏、至於夷獠亦愛敬焉、則公之助躬嶽後可見矣。嗣祖懼夫潛德日遠日泯、以伯衡嘗遊厥史氏、求銘其墓、敘而顯詩之、豈獨以表公於不朽、且俾來裔知陳氏之為包氏、而包氏之將絕而復續者自公始。詩曰、

猗集賢公、髫齡而孤、來後於陳、以姪從姑。夙興夜寐、不戒而飭、博通詩書、明習法律、爰被推擇、歷試大邦、邦伯袖手、仰其贊襄。乃典縣模、乃司莞庫、低佪歲月、莫展其素。明然興歎、拂袖而歸、消其所蘊、詒人之道。詵詵闓人、克承公志、發迹窮布、通籍朝著。帝謂予命、由父之賢、天書下賁、賦役是蠲。既蠲賦役、復封中錫。爵則邦君、三品其秩。亦既有子、而又有孫、仕於熙朝、以政事聞。人亦有言、河潤九里、維公之澤、沛乎未已。太史勒銘、以焯墓門、尚其來裔、思厥本源。

金華衛指揮副使王公墓碑

明威將軍、金華衛指揮副使王公既沒之六年、其夫人遣其故吏袁仁致書于伯衡曰、惟吾夫以忠事上、以恭承兄、以材勇自見、奮身行伍、列職環衛、遭天不假年、而勞烈則多矣。聖天子是用憫惻、貢孤錫之土田、恩眷之隆、班於勳舊。使無文字、銘之神道、奚以焯勳訓嗣。先生、太史也、敢屬筆焉。伯衡辭不足以知公、則又遣仁攜其六歲孤僧家奴奉事狀再拜、因以請。乃為序曰、公諱璞、字君寶、世為廬州梁縣人。元至正中、盜起汝潁、公與兄故右副元帥玉俱以良家子從軍、右副用捕虜功補義兵千戶、公常從之不去。上起兵於滁、右副灼知歷數有在、與公率所部來歸。上嘉其誠、俱留衛帳下、右副由千夫長陞萬夫長、由萬夫長陞元帥。其夷謬家山、綠黃墩、蕩湖口、剿彭祖、寨、取滁、和、兩州、拔采石、渡太平、破溧陽、溧水、克宣城、寧城、殺南徐、掠毗陵、擊常熟、擒張士德、戍嚴陵、下金華、拔諸暨、戰臨浦、拔蕭山、鎮三衢、援廣信、俘李明道、擒同僉陳善戰、以濟厥勳、亦惟有若公者、恆在左右、以資羽翼、相為犄角也。公白皙長身、揮戈躍馬、先士卒以赴敵、矢石交下、意氣彌振、堅城勍將、身至力取、一軍皆下之。右副自廣信徵入朝、公提其師從平章鄧公復臨川、援南昌、有錦袍之賜。右副還金華、謝再與犯義烏、東陽、公力戰卻之、授千夫長、則甲辰六月也。七

月右副卒。廷議以公久在兵間。聲望素著。立命統其衆。加領兵官。明年二月。張士誠遣□侵我新城。從平章李公出戰。獨當一面。引伉健善戰士。猝縶衛其中堅。生擒僞官陳德等三十四人。斬首七十八級。遂挫其氣。大衆乘之。賊大敗。橫屍蔽野。委棄貲仗。舉之數日不盡。受上賞。因與元帥何世明攻沿山。捷于紫溪。遂從參軍胡公進攻諸城。陣于古秋橋、于西陽嶺、于長江橋、于南峯寺。自閏十月五日至二十二日。大小之戰數十。奪名馬十五。破砦二。斬首二千餘級。虜將校五十餘人。降卒八百餘人。凡賞銀椀十有四枚。米百有八十石。緡之屢下。又明年。從李公取桐廬、富陽、餘杭。遂入錢唐。寵以襲衣。又明年。錄其前後功勞。陞指揮副使。仍鎮金華。實指揮使徐公爲之請云。洪武改元之春。李公移兵建寧、延平。拔公以從。就命撫安汀州。還從左丞胡公。捕寇海中之蘭秀山。殲之。分兵略將樂、朝天、明溪、白雲、虎頭、黃龍、青龍等砦。悉降其衆。二年。加明威將軍。從李公北征。行至通州。病內熱。平章鄂國常公俾昇歸金華。就醫藥。六月七日竟歿于毗陵。得年三十有五。上聞而悼之。命賜衣廩。存恤其家。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祔于右副墓左。縣曰當塗。鄉曰姑孰。原曰李家界。夫人夏氏。側室魏氏。子一人。僧家奴也。公沒後四月。乃生女一人。尚幼。自古帝王之興。命世之材。應期而出。以翊成大業。匪直股肱重臣。凡厥登陣陷陣、搴旗斬將之士。實其流亞也。百世之下。尚論者周興漢。知有十亂三傑而已。其策勳行陣之間。不在封侯之列。或名存而事功無徵。或身沒而姓氏俱泯。夫豈少哉。然則王公之勤勞國家。雖簡在上心。如之何其無術也。夫人之請。可謂賢而有識矣。庸非讓而銘之。銘曰。

桓桓右副。如鷹之揚。糾糾明威。蹇蹇翱翔。天實生之。以贊我皇。我皇膺運。起義濠梁。纓冠自獻。感懷忠良。被堅執銳。齊驅戎行。左顧右盼。淮壖江鄉。孰爲險阻。孰爲悍強。孰敢負固。孰敢醒狂。伯騎其項。中斧其吭。夷凶殄醜。斥廣土疆。功未奏。右副奄亡。明威曰嗟。我死後兄。兄志我究。乃分所當。拊厥士伍。敢有不臧。適王所僨。敢有不襲。既鋤濺孽。于彼南昌。亦翦越剿。于此東陽。獻誠迎迓。錫予穰穰。閩嶠闖闔。鯨波湯湯。蹂以突騎。杭以餘艎。山猺海寇。戢郎載攘。椎結鴃舌。來庭來王。南服既謐。皇威用張。乃卷旆旌。指翔方。奄甸濱北。昭我天明。匪公自矢。亦僉所望。天河二豎。潛穴脊肓。藥投罔効。中道淪喪。施豈報嗇。命短名長。況也閩閩。煒其有光。寵衷備至。何日而忘。樹碑表阡。國有典常。爰其休聲。勒此銘章。

溫州衛中左所千戶馬公墓碑

洪武十六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平陽守禦。武毅將軍。溫州衛中左所千戶馬公卒於位。享年五十有二。嗣子良。從治命。擇地平陽縣萬全鄉鳴山之原而葬。卜以三月十有七日。前期奉狀請銘於前史官蘇伯衡。公於律應銘。而良又以禮請。烏得而辭。按公諱俊。字世傑。姓馬氏。高郵人。祖重四府君。妣顏氏。考元一府君。妣蔣氏。公幼有大志。身長不滿六尺。而音吐如鴻鐘。膂力絕人。善騎射。歲壬辰。張士誠起高郵。辟公用爲萬戶。使隸今平章潘公。既而從渡江入姑蘇。乃士誠以姑蘇納款。凡其下人授官有差。公擢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鎮杭。時元諸將終。公無所施其材略。嘗歎曰。蠅不附驥。不能致千里。人不得所依。獨能發名成業乎。丙午冬。曹國李公奉詔取杭。公遂率所部數千人出附。曹國公嘉其誠。立命從攻崇德。拔之。進

取嘉興。同守富陽。吳元年正月。奏授管軍千戶。十月。從永嘉侯朱公平溫州、台州。賞以鞍馬。尋分兵攻黃巖海口。遂遡海夾擊福州。既會大軍。撫定福州。乘勝克延平、汀州。洪武元年正月。從都督林公。捕海寇昌國之蘭秀山。七月。復從曹國公。擊破閩溪、青龍等砦。二年正月。進階武略將軍。戍金華。二月。曹國公以征虜副將軍北伐。公統於指揮徐公以從。略定錦州。敗江文清國公軍。下惠州。進擊大寧、全寧、遼河。又下。遂從攻上都。八月。援大同。克馬邑。與孔興、脫列伯二國公軍遇。合戰大捷。逐之至黑河。追次北平。三年二月。復從攻雲州。敗敵於察罕腦兒之地。以五月克上都。應昌、慶州。六月。取高州、瑞州。八月。師回北平。往援保昌。而班師詔下。以十月還戍金華。四年二月。賜文綺絹各八。仍下制書。世世承襲。戍金華五年。爲洪武七年。以平陽岸大海。俾移戍焉。至平陽。與所長事繆侯美。改築其城。十年七月。換武毅將軍。十四年十月。處州盜吳達三等。蔓延平陽西鄙。公率所部出林來浦。越龍潭。躡彼黃灣。遂抵吳嚴山。吳嚴山最號險絕。中懸崖有穴若堂。四面壁立萬仞。賊衆據爲窟穴。公至其下。親蒙矢石。選勇捷者蟻附上。搗擊盡殲之。屯銀瓶寨。以當其衝。與分軍繳東溪。劃彭坑。鏟萬松林。所向披靡。征南將軍延安侯統大軍乃至。雖分任諸將。以公習地利。常命爲導。凡破二十砦。斬首千餘級。賊平。咸以公爲最。事聞。有楮幣之賜。踰年而疾革。端坐而逝。一軍莫不灑泣。初。外舅陳元吉。知公非常人。延爲贅婿。其歿也。公喪葬以禮。養外姑三十餘年。生事死葬。亦如其母。外家無後。搜亳外姑墓側。并祠外舅。有嘗與公同仕而失勢者。每有以周之。而妻其子以愛女。性磊落。喜延接賓友。尊俎之間。情文藹然。配陳氏。側室楊氏。子男四人。良、玄、庸。陳氏出。讓、楊氏出。玄早亡。女四人。長未行而卒。次適周忠。餘尚幼。伯衡惟公爵列五品。位冠一軍。而爵位世及。將與國家相與悠久。其得於上者侈矣。非勞烈之茂。何以臻此。公嘗南踰閩嶠。北涉沙漠。轉戰萬里之外。決勝兩軍之間。豈無奇計遠略。而平生未嘗以語人。迄無得而稱焉。是則可惜也。欽惟聖上錄人之功。雖遠不忘。拔之千百戶之列而擢貫環衛者。累累有之。昭被殊渥。峻陟崇階。人之於公。蓋有望焉。而天遽奪之。不尤大可懣僞乎。然其所樹立。固自有餘裕。播以銘詩。使千載之下。知我朝千夫長有若而人。一代賢材。何其衆多也哉。銘曰。

於皇上帝。祚我大明。篤材挺生。如翼之蒸。大小將臣。罔匪人傑。奔走輸忠。光輔洪業。桓桓馬公。猛勇沈雄。奮挺大吒。孰當其鋒。始在僞吳。韜其材略。日夜引領。以俟所托。文武李公。開鎮錢唐。公率所部。迎於道傍。李公曰嘻。汝背余嘉。余汝指蹤。汝余爪牙。公益感奮。死以自誓。既拔崇德。遂取檇李。帖溫定台。朽拉枯摧。廓其氛祲。吳越攸靖。旋師而南。夾攻七閩。溟波浩浩。不見其津。視若平地。揚舲飛渡。迺行步騎。於城之下。七閩載安。凱奏而還。殲彼小醜。蘭秀之山。李公受詔。戡定朔漠。公翩繼縱。或犄或角。堂堂六軍。百萬其卒。奮不顧身。莫與公偶。黑河以西。陰山以北。何戰不捷。何攻不克。武功告成。萬國咸寧。推恩世及。亦孔之榮。皇鑒於古。聿修武備。剖符列戍。星羅棊布。維公所戍。於彼金華。里閭晏晏。有桑有麻。平陽岸海。國之重鎮。孰克保障。更以公任。公入其疆。增城浚隍。寔是南顧。如水有防。辛酉十月。盜起於括。蔓延平民。蝟亂蠭發。乃援桴鼓。乃礪戈矛。乃率部曲。往斧其喉。何異泰山。壓彼雞殼。列寨既鏟。窟穴斯覆。上將至止。士馬不勞。

鐃鼓短簫．獻捷於朝．天子曰都．內出楮幣．騶騎星馳．旌厥勞勳．皇仁如天．垂念有功．凡百勳衙．次第登崇．曰公曰侯．孰不公望．胡不使年．奄焉淪喪．長城之毀．殄瘁之悲．將軍爾民．一是涕洟．鳴山峨峨．畢塋窀穸．勳名不磨．不在斯刻．

故元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墓誌銘

昔有元致崇極於先聖．凡厥子孫．例得以布衣補州縣學官．以故平陽孔氏．於時有祿位成功名者相隨屬．矧公材德之優．學問之邃．文章之工．出乎萃從．而出身又特用曲阜子孫例．補州郡教授．孰不以遂大期之．及起教授吳江．年四十六矣．又二年．竟卒於官．於乎．豈非命也．夫公卒於至治癸亥十月二十四日．而以後紀至元丙子十月某日．葬於新隴．逮至正乙未十一月廿一日．乃改葬管奧之源．後二十有九年爲洪武十六年．伯衡客遊平陽．其子克烈以其季克勛偕同鄉．奉事狀乞銘．誼不得辭．乃爲之記．公諱文栩．字周卿．孔子五十四代孫．後唐同光二年．諱楨者自闕里避亂來居平陽．歷十世而至宣義郎湝．舉進士伯魯．無子．以從兄贈承事郎鉦之第三子胄．舉進士承信郎淮北提刑幹辦官貴明爲子．生釋褐進士迪功郎淮北路帥幹淇孫．公之父也．妣夫人周氏．公生而宋亡．未成童．刻意爲學．迪功府君器之．使受經於鄉先生林公霽山．學詩於安固張公滿江．時兵燹後．家無遺書．諸經史躬鈔寫．日誦心惟．至忘寢食．比冠．名已起矣．杭爲宋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乃以至大間辭親出遊．若紫陽方公回、淮陰龔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孺．公遍遊其門．而見聞益充．造詣益深．諸公亦喜爲之延譽．名聞於一時．省憲二府．若大明高公防、東平王公侯．爭引拔之．未及授官．丁迪功府君艱．未除．丁太夫人憂．服除．署義烏縣學教諭．以師道自任．士論翕然歸之．縣達魯花赤、木屑飛．爲下譏搆．公言之．分憲得釋．其爲上官敬信如此．秩滿．貢公簡贈以言．屬望甚至．改池州路學正．貴池縣學與豪民爭魚陂．郡久不能決．訶憲乃檄公與楊宰籍者按視．豪民以公學官易之．而倚重籍．公詰之曰．據文界淺水．爾烏得梁中流．立奪陂地歸諸學．郡守以公先聖人後．親信之．而武事與守不相能．以公黨於守．誣以言．公曰．立於爭地不去．尚得爲知機乎．拂袖竟歸．治圃亭．蒔花木．日求四方賢士與鄉人之老者．觴詠俎豆之間．隤然與世相忘．郭公貫在吏部．趙公孟頫在兵部．雅知公．相與推挽．會襲封衍聖公思晦以薦牘上．盛前資．特授以吳江之職．階將仕郎．則至治辛酉也．視事伊始．寡歛害稼．蠲學田租無從徵者凡三頃．而侗丘知州必欲取盈．公爭不聽．則請於府．竟如公言免徵．由是知州銜公．日夜踪尋其過誤．公樂育之政．修出納之際慎．且兩歲訖無所得．江浙省臣聞公材名．羅致爲掾．方治裝．以嬰疾卒．公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爲先．諸生其有成績．平生篤恩義．好施與．宗族百餘口．待其老者以禮．撫其少者以惠．直諒正色．舉宗推重之．女兄歸潘氏．女弟歸薛氏．道使候問．相繼於途．外祖周氏無後．歲時祭掃其壠墓．終身．周窮振匱．解衣推食於親故鄉鄰．懇懇如也．性尤矜嚴．士行或不檢．絕弗與往來．人咸敬憚焉．家廟在城西．事多綿蕝．塑像所御．屋不稱製．忽謀於伯兄矩康、錄事貞卿．改作高座．工甫畢．而大風雨挾海潮．灌至平地深水六七尺．而聖像以座高無虞．衆服其先見．娶陳氏．先八年卒．合葬新隴．繼汪氏．後二十七年卒．別葬南湖．子五人．

克熙、長林縣學教諭．陳出也．克烈、克燕、克勛、建德路學教授．仕皇朝歷侍禮郎、清河知縣、隨州知州．汪出也．克然、興化路學正．亦陳出也．孫男四人．希誠、希𫆏、希在、希至．女八人．伯衡悲公有其材．有其時．而無其命．又愛克烈之能孝．乃爲銘曰．

士之窮亨．係其所遇．乘時挺出．或致富貴．文宣孫子．在元之世．視凡庶士．恩隆數異．緊公之生．式逢盛際．矧宏其中．而彪其外．才孚於人．譽望攸萃．謂宜蜚飛．翱翔朝著．四十八齡．遽殺其翅．僅落一命．卒不大施．雖不大施．文獻克繼．是謂能賢．公乎奚愧．昭明於上．其藏在是．銘闡其幽．用詔來裔．

故梅軒處士林君碣銘

林氏系出莆田闕下．初遷長溪．再遷平陽．居平陽者．非一族．人因其所居地望爲別．而居嶺門者．是爲嶺門林氏．嶺門之族．始於宋某路帥府參議遵．至其子光祿大夫知諫院季倫而益顯．以科目官學相繼迭起．洎於宋季．六世而得故元梅軒處士．處士諱元彬．字文卿．生以大德戊戌正月三日．卒以至正壬寅八月十五日．葬以今洪武乙卯年二月十七日．兆在親仁鄉茅竹里之原．後八年．嗣子世光屬前江陵路儒學正孔克烈爲狀．請屏山蘇伯衡銘．而勒諸墓上之石．伯衡嘗忝太史氏．紀德銘功．其職業．而考辭諏事．又知處士爲鄉長者．此而不銘．將誰銘．乃敘而銘之．處士讀書務明體要．不爲章句纖綃．擇然後言．質然後交．忖度然後許諾．即許諾已．百金不易也．治家以法．冠婚喪祭．一本朱子家禮．未嘗若流俗人惑浮屠之法．修程母之祀．性至孝．其母以其父之沒也．哭之過而喪明．處士百方爲療．禱於母臥榻傍．以便奉承．旦則抱坐堂上．暮抱入臥內以爲常．頃刻不離左右．自食飲以至便液．躬扶存之．凡二十餘年．母乃卒．處士治葬．執禮哀戚．與從弟平陽州醫學錄元啓友愛尤篤．無子．命撫子悌爲之後．歲癸巳．盜起犯縣郭．處士率家人浮海．踰青山之麥城嶼．中流大風雨．與波濤鬭．勢欲壞舟．同舟之人．無不啼號泣．獨處士凝坐自若．神色不少變．徐諭衆曰．詎不聞諸死生有命．使命盡今日．縱懼能生乎．孰若安之爲愈．頃焉風恬雨霽．舟獲登陸．人人手加額曰．此公至誠所格也．明年．辟地新渡．俄癘氣作．病者相仍．里中不敢往來．處士每晨躬持善藥撫視之．寡丁者舁至家治之．多賴以全．絕糧之家．分粟賑之．又明年歲凶．賑之如初．更設粥食飢者．所活百數十人．而不自以爲德也．寇平歸．即故址築室以居．自是家事置不問．日逍遙長林曲水間．或援琴作秋鴻一闋．翛翛然有塵外之趣．見者疑爲神仙云．臨終寢疾．諸子進藥．卻而不飲．仰而笑曰．藥能已疾．亦能續命耶．訃聞．閭居巷處之人咸曰．善人亡已．吾將何賴．相視泣下．配盧氏程氏．邑右姓．婦儀母道．閨之有彙．而善綜理家務．後四年．年六十二亦卒．實丙午十二月十六日也．其葬與處士同兆同日．子男二人．世光、悌也．女二人．婿曰鄭大森、曰陳沂．孫男二人．長與直．兩子生．釋褐授迪功郎．青州府蒙陰縣主簿．次與方．曾孫男二人．公穎、公稹．女三人．尚幼．處士高祖諱勛．朝奉郎通判漳州府事．曾祖諱仲覺．正議大夫主管瓊州安撫司公事．祖諱儼夫．朝散大夫知道州．州學者稱之曰怡堂先生．父諱後翁．元建寧路儒學教授．母鄭氏．登仕郎大誼之女．而梅軒處士自號也．處士以賦性耿介．不能與時推移．有蘊而不試．隱約以終身．然平生所樹立．自足爲縉紳敬慕．彼富貴顯赫而枉己苟容者．雖席人

將宏道其名，失得果何如也。與直起諸生，有民社，春秋甚富，材學甚優，而畢業如方至之川，人益知處士善慶之積，於是乎在矣。銘曰：

處於家庭，行何懿也。臨乎危難，見何異也。材而不仕，尚吾志也。施而不德，行吾義也。利乎其後，困修於竄金之遺也。猶乎其先，又何必析圭之貴也。俯仰無愧，優游卒歲，於戲，不圖見斯人于斯世也。

元故廣德路平準行用庫副使郭君墓誌銘

至正四年十二月丁丑，廣德路平準行用庫副使郭君貴權卒於家，葬以十三年十二月己卯。後三十年爲洪武十六年，其子孚拜且請曰：先人葬已久，而墓隧之石猶未有刻，諸孤惟孚後死，孚今年六十，恐一旦不可諱，無以下見先人。謹奉□□之狀以請，倘矜而賜之銘，則見先人不死，而孚即死無憾矣。伯衡感其言，再拜而不敢辭。按郭氏世爲平陽人，最號鉅族，與立君之名貴權，其字也。曾祖諱自中，宋迪功郎。祖諱宗韶，不仕。考諱元春，宋太學齋諭。母陳氏。而君，周出也。生於宋咸淳己未三月四日，幼聰敏，□□□□有過人之志。十歲母沒，又五年父遘疾，醫者不能治，語君曰：汝不幸早失母，今我又度不起，汝將誰恃以立，宜自力以底於成。君涕泣籲天，引刀刲肉於腹左脅右，糜粥以食父，父疾立愈，而初不之知也。既而婢以言，聞者嘖嘖稱其能孝。踰年，父乃卒。君雖失怙恃，然獨立而能自奮，務力學，里人游氏器之，延爲贅婿。由郡學生員，吏於樂清、於永嘉、於瑞安、於溫台運糧千戶所，陞太平、台州、慶元三郡曹掾，既嘗滿，巽集慶路句容縣典史，改信州路平準行用庫副使，及調廣德，而年將六十矣。喟然歎曰：我爲吏三十載，未嘗處人後，以嘗濟上京師，蒙賞賚甚渥，所事二千石，率皆中朝名卿，不以吏遇我。典句容，幟咫尺之寮，見嗇庸能，然設設刀筆籍書間，顯出不能以寸，非命也邪。夫仕將以行志，列職筦庫，志莫之行矣，何以仕爲哉。投牒登歸，初愛樂清佳山水，卜居焉。後以先世墳墓在平陽，留長子守樂清田廬，而攜幼子返平陽，杜門端居，厚自養，以終其生，鬚髮斑白，而顏顏不衰，賓友相過，不醉不聽其去。賢大夫來涖平陽，嘗其典刑，多禮於其廬，間以政事咨決，君諷經據律，開陳指導，動中肯綮，而慎重遊者，從容一語，未嘗及其私。諸公愈敬重之。優游事外，嚣然以樂，隤然以委乎至順，蓋二十年餘，年七十四而終。臨終之際，初無所疾苦，氣息奄奄，奄然而逝。娶游氏，先二十三年卒。男曰凱，經歷檢計，女曰尊，適鄉貢進士周尚德，繼葉氏，後二十二年卒，男即孚也。學行卓然，前朝舉校官不就，皇明舉秀才，以老不行。孫男四人，貢錫勉南，女三人，婿曰樞密院經歷鄭昶，曰巽定史公逵，曰□□□□鄭逵。東墓在西鄉章家原，游氏葬樂清者嶼鄉東濟山，葉氏祔君墓左三十步。昔有元以吏治撫諸夏，富貴之資，公卿之選，皆此焉出，以故豪傑之士，折而從之，然得之不得有命，孔子固嘗言之而不踏，韓子所謂傀偉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幾何人也。君以有猷有爲，持文墨論議州郡間，觀其在運糧所，佐千戶繼侯克敬，願署舉船，立法嚴裝，使後之人可以繼處。在台州，見器於守趙公鳳儀，任以事，不避嫌譏，而數平反疑獄。在句容，裨贊其令李允中以寬恕平易爲施，而政刑辟不施，而邑以治，秩滿，百姓詣臺司告留，可以知其非碌碌之流，而況積累任勞，循序而進，亦可以貴達，然年未及謝，奉身而去，其賢於汨沒而忘返者，豈不相什百哉。然則君之蘊，雖不克究於用，

而其志則可尚也已。銘曰：

維材與時，富貴之資，有得不得，實命之爲。紛紛部夫，曾不是思，嘆老嗟卑，百喙一辭。君材孔碩，牖適不宜，而又有時，大路載馳，低徊簿書，踰三十期，匪我不武，有物司之。謝不待年，眾而慢之，高尚其志，山砠水涯，樂夫天命，吁嗟庶幾，欲知其人，視此銘詩。

黃景昭墓誌銘

君諱文明，字景昭，姓黃氏。其十七世祖琢，與宋太史文節公之七世祖坦，從兄弟也。同自金華徙於分寧，琢之後留居分寧，而坦之子惠復自分寧徙剡，惠之子褒又自剡徙諸暨。褒生勝，勝生惠尉卿振，振三子，長比部員外郎宋卿，次正議大夫舜卿，次承事郎晉卿。宋卿生宣義郎允，允生傳，傳生宣教郎康時，康時生良材，良材生鎰，無子，以朝奉郎知縣官縣事間之玄孫新爲子。間乾道己丑乙科進士，則朝請郎知浦江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汝楫之子，正議大夫鉞之孫，承事之曾孫也。新生瑞，是爲君之考，妣吳氏。君生於元之至大庚戌十月二十日，卒於國朝之己亥五月六日，以辛丑十月三日葬於孝義里鋪坑之原。後十有九年，其子鏞奉事狀請追銘其墓。余先是從鏞閱其家乘，知其自剡遷諸暨之世次，思其先世榮貴，文墨之赫奕，觀其子孫長厚而眾多，雖曰德厚者流光，亦由引而申之，代有其人，故皆爲敘其事。君之德行，有光前烈，銘以示來裔，又安得而辭。君之事親也，以隻身綜家務，內而生產作業，外而應酬門戶，服勞而不憚，隨事諮稟而行，一不以貽親憂。其親喜曰：吾有子矣。家政一切與不聞，而娛意杯杓，親友滿門，觴留與飲，飲輒窮日夜。君左右侍奉，往往不解帶，天寒冰凍，夜半取魚池中，烹之以饋，所以順適之者，無所不用其情，可見矣。其待宗族也，內仁詩庄田，正其疆畔，登其歲入之數，籍長幼而時給之，又爲之規約，俾後人有所遵守。從父兄弟以乏罪，諸至被榜掠，禍且及其妻子，君慨然曰：鄰鄰有急，猶當相周，況兄弟乎。悉出金帛往代之輸，方國珍、楊完者兩軍越越郡人，雖不安居，其鄉因按堵無他虞，而君遊率其族，截其孥遷之他所，無何，官軍抑至，環鄉率焚蕩狼藉，惟君與宗以先去免禍。其撫鄉鄰也，每歲務擬貸之，散以夏春之交，斂以秋冬之交，不問豐凶，不計多寡，皆不取息，有不能償者，來歲貸之如故，里小家以貧故，產子多不舉，君遇其產時，例餽以米，人若干名，娩母米，由是里中產子得不至不舉。長吏延義士大修其學宮，闔郡惟君一人赴之。長吏好謂君曰：此役吾熟計，殊浩穰，君挺身任之，後得無悔乎。君對曰：世人傾貲崇飾佛老之居，且猶不悔，況先聖人之居乎。縱傾貲以崇飾，小人又何悔焉。於是其竹木灰石甓甃粗之類，召梓人陶人，攻金攻石，設色之工，棟梁榱桷之朽腐者易之，階陛垣墉之毀缺者完之，屏幅帷幔之故弊者更之，像設五色之漫漶者新之。市五月而兩廡之像，俯仰之容，殿堂門廡齋舍之制，煥然一新。凡用錢若千萬緡，事見宗家侍講文獻公所爲記。此尤人所難能者，然此特眾人耳目之所及，若他若行乎不見不聞者，固無得而稱焉。娶東陽曹氏，婦德母儀，冠於九族。子七人，長鏞也，次鈇、鑾、鑑、鋋、鏹，君沒時冠者纔三人，餘或未成童，成市器飾，或在襁褓，今皆克成立。有孫男十二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二人，同居不別籍，內外雍穆，略不見有間，則其行修於己而化行於家，又可見矣。於戲，黃氏之在諸暨，自宋以來

登科領薦.以世貲入官.以篤行著稱者.彬彬焉衣冠蟬聯.項背相望.非積累深厚.何以臻此.善乎史官宋濂氏之言曰.衛尉仁及於鄉.仁壽夫人澤加於宗族.而其三子十一孫皆爵膴仕.方臘之亂.開府發家財以精保者.而其子登進士者五人.特奏者一人.自是與有祿食者.終宋之世.於戲.今君之有德於族於鄉.可謂侈矣.其子孫有不食其報乎.當知後之視君.亦猶今之視衛尉開府無疑也.銘曰.

文獻之家.實難爲繼.有顯黃氏.與自五季.組綬蟬纓.幾四百禩.繼君嗣之.克比克類.不世其祿.世其德誼.

人之有急.若疾在己.振之以財.如棄糠粃.有廟有學.君所獨治.用錢鉅萬.曾不爲意.紛紛鄙夫.孳孳於利.

斬其先澤.壽不蓋愆.君不多壽.君多令嗣.前承後引.綽有餘裕.

敏齋處士林君碣銘

君諱均翁.字彥祥.姓林氏.號敏齋.其先自莆田遷長溪赤岸.自赤岸遷平陽四溪.宋初.迪功郎熙.又自四溪遷徐川.六傳至宋管誥院膺.君之高祖.膺生朝奉大夫知衢州珪.君之曾祖.珪生朝奉郎知烏江縣滌.君之祖.而諱某者.其父也.母吳氏.迪功郎知江陰縣亮之女.太常博士蘊古之孫.君生元貞己未五月己丑.爲人質直忠信.非其人未嘗妄交.家饒於財.以錢貸人.取息皆從輕.至正己卯.鄰不戒於火.燔儀至君家.君與其兄析翁出凡所質人金帛服用而已.竭不顧.曰.彼可毀.此不可使燬也.里人乘時或取粟其倉.或取貨其樓.君戒家人勿禁.曰.與其歸於煨燼.無寧爲人所有也.陳明者.取貨不已.樓燬.壓於梁木.火焚其足矣.君拔諸火中.人益以爲長者.歲庚寅.入郡城.得鹽引一十有六道.元豐橋上.密偵至日暮.覺者終不至.明日雞鳴復往.偵見一人徬徨來往.詢之.曰.我處州王文興也.失鹽引.覓之不得.君出諸懷中.枚數而歸之.文興伏地謝曰.微公.事尚可復得耶.甲午春.兵火之餘.癘氣流行.死者相枕藉.賴君予櫬而收者五十餘人.又二年.寇復作.環邃川之民被其毒猶甚.類皆乏食不能存.賴君發粟而飽者七十餘家.嘗有佃人夫婦.扃田租來入.觀其粟.太半傷於火.問之.對曰.旬日前家失火.蓋藏一空.僅餘此.君聞之惻然.遂捐其租.加賑恤焉.萬全石塘.架石爲橋.其修九十尺.其廣得其修二十之一.而贏五寸.丁酉之秋.大風雨.水暴漲.壞焉.君重建之.不以煩里人.又除四脚橋東驛道一百丈有奇.車者無濟.盈行者無側足.相與誦美之.平生輕財好施.往往如此.非學而能.蓋出於天性也.晚年更築室東郊之外.均橋之北.率妻子居之.居均橋二十五年.年七十有一.以至正乙巳十月壬寅卒.遂以閏十月甲寅葬章澗之原.配應氏.先於元大德丙午閏正月戊戌卒.於洪武丙辰九月乙巳.而葬於□年□月□日.子男一.煥.女一.婿曰孔謙.孫男三人.時、邑、旭.女一人.適陳讓.煥念其先人不有祿位.隱居行誼.而施及鄉閭.澤在子孫.宜得銘以昭之.失今弗圖.後將無聞.乃率邑士劉東所爲狀來請.余觀三王之世.井地以居民.而又教以任恤之政輿刑.是以比閭族黨遂州之間.其出入守望.疾病患難之際.莫不以義相扶持.如狀所云.君於鄉黨鄰里.可不謂能扶持之以義乎.是雖生於千載之下.猶三代之民也.賢矣哉.乃爲銘曰.

人之於財.顧惜錐刀.君視百金.譬彼弁髦.里閭呻吟.彼若不聞.君聞其聲.若疾在身.死貧之櫬.飢餔之粟.拾道之遺.已竊不宿.道路之穢.川梁不修.有司之責.君職其憂.拔災恤患.施施其仁.居今之世.奚愧古人.

孰無鄉黨.孰無緩急.我銘其藏.用勸凡百.

張母林夫人墓誌銘

昔劉向傳列女.一言一行之善無不錄.念女德之盛衰.係家道之隆替.昭德美.樹世坊也.以今所聞張母林夫人.克事其父母.奉其舅姑.輔佐其夫.成就其子.又克守其志.保其家於艱棘喪亂之際.誠賢乎矣.不有以發明之.非惟其事將遂泯沒.抑何以振起於斯人哉.其子正奉表舅金滌之狀來請銘.余以此不得辭也.其敍曰.夫人諱靜眞.姓林氏.世爲平陽人.宋奉議大夫太常寺簿鏜孫.其伯祖考也.祖考某.考某.妣徐氏.夫人生於元大德丁未十月十日.聰慧淑靜.女工之事.不學而能.家貧而孝.特爲父母所愛.擇婿得同里張仲達.遂歸張氏.治內事勤而儉.處上下.恭而和.逮事其舅.舅州三老.喜通賓客.仲達能意於廚傳讌饗以悅親.浩歎歡娛.盡醉極歡以爲常.夫人治辦雖勞.無厭倦之色.其舅喜曰.婦善事我.賓客退而知.仲達能蠱子職.夫人實相之.同辭稱之曰賢夫人.歸仲達年十七.後十七年.仲達得疾.荏苒一年.夫人百方延醫治之.至禱於神.割股食之.終不愈.仲達將死.語夫人曰.我死後.爾何恃以立.其早擇所從.無用以我屬意也.夫人泣曰.妾知君.君顧不知妾耶.縱君不有妾而使之他適.妾忍不有君父與子而委而他適乎.仲達沒後二年.舅病拘攣.夫人扶持之尤謹.得美味必留以饋.諸孤欲得食.輒曰.汝等食之日長.汝祖食之日短也.舅沒.率其子行喪.無違禮.巨室慕夫人之能.因其所親請婚.夫人怒罵曰.我豈閭左無識者比.而若出此言也.我何獨不幸喪其天.而使人欲奪吾志也.號泣不已.絕所親不與往來.日以教子爲務.爲之擇師.又爲招致善人君子與之處.曰.若父在義方有所受.吾猶致其力而不敢懈.矧今若父不在乎.雖遭時多故.家毀於寇.而所以程督之者如初.子曰思誠、曰昭、曰正.後皆克成立.好學而有文.思誠.洪武元年舉賢良.擢將仕郎趙州判官.有白金文綺之賜.夫人與焉.鄉里榮之.昭優游田里.而樂赴人之急切.夫人得危疾.百藥罔效.正.十三歲.割股肉雜糜饌以食之.乃愈.後其兄卒於官.正走趙州.負其骨以歸.縉紳士僉曰.非是母.烏得有是子.洪武十五年春.夫人疾病.醫者以爲不可瘳.正納割股和藥.竟卒於三月二十六日.春秋七十有六.卽以某年十一月甲申.祔於夫之兆.鄉曰萬全.原曰昆山.子三人.卽思誠、昭、正也.女二人.婿曰陳誠、鄭昇.孫男六人.參、孱、堅、巽、建、操.孫女三人.尚幼.其銘曰.

人孰無子.孰若張氏.厥子三人.俱克有聞.伯佐方州.官紀其能.中勇於誼.季以孝稱.惟子克肖.猶母善教.懿哉張母.爲女爲婦.靡不盡道.賢英與夷.相古貞淑.何愧乎而.攄實原美.刻辭幽室.播其清芬.爲世作則.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處敬.年四十有四.以病卒於濠之翠柏山.其孤之淳.奉骨歸越.祔於山陰縣承務鄉赤土山先塋之次.而爲狀授使者.將圖其不朽於伯衡.昔歐陽子深慨夫文之復古者難得其人.又謂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時乎.君之文可謂無愧於古矣.亦旣遭逢盛際而用之朝廷矣.然未究其用.以一眚之故.至廢爲耕民.而困頓以死.其文章迄不得施諸典冊.遂使一代之詔令.不能追還三代之盛.是雖曰有命.抑豈獨君之不幸歟.故於其死也.凡知之者無不爲之悲.而至今

論者。猶爲樂育賢材者惜焉。伯衡知君特深。安可使君齎志地下。而無一言以白之。君諱遹。盧敬其字也。自號丹崖居士。世爲杭之新城人。君之父始遷居越。故今爲越之山陰人。曾祖文源。祖榮貴。父應麟。母汪氏。君生有異質。敏而克勤。幼從鄉先生王萊山授毛氏詩。比長。兼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醫卜書數之學。無不研究。資爲古文。簡潔而雅奧。律詩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溯漢魏。場屋之文。特其餘事。尤工篆楷。深得筆意。至正壬寅。君充賦江浙中其選。以道梗不得上春官。省臣便宜授杭州路黃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皇朝取浙西。例起赴南京。君以父發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近臣薦召至京師。纂修禮樂書。其夏。擢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其秋。科舉法行。預考南京貢士。有織文之賜。其冬扈從東宮。拜英陵。有襲衣之賜。明年夏。以疾失朝參。例免官歸鄉。後例謫佃於滁。則癸丑之秋。而君以是秋至瑯琊山。卒於甲寅十二月六日。而歸祔以己卯七月二十四日。娶汪氏。子男一。之淳也。強學能文。克世其家。女一人。早卒。孫女二人。尚幼。所爲文十卷。藏於家。庶其不朽者在是。伯衡無以加之矣。銘曰。

世所須而或乏。駑駘以之御駿材。適用而不急。騏驥不免棄置。故君之文足以華國。而其身竟死於配隸。非人之能不能。亦世之貴不貴也。悲夫。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處等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至正乙未。甌括之寇發。延平陽。且兩歲矣。民之黠者。蹤跡以相附和。弱者不能自立。於是四境之內。背而爲盜者十六七。淛東道宣慰使恩寧普來鎮溫。求可屬任者。僉薦公可宣慰闕。所以可者。僉曰。公以門功補海口場鹽司令。瀕江書院。邇其治所。久廢無能葺。公初至謁先聖。立撤窳戶新之。柱悉易以石。不半歲告成。亭民頃德兄弟積爲民患。以賂結權勢。前後場官少忤之。輒遭反噬。公覺發其奸。論如法。海口之俗。歲正月。千百爲曹。聚東郊擲石。謂之醮祈。傷支體不恤。有司痛繩以法。莫能禁。其來久矣。公懸榜約束之。無一人犯者。其俗遂革。市二年。得羨鹽四千引。以此知其可也。宣慰曰。即周司令耶。我習聞其人。便宜命公攝行平陽州事。而浙省左丞鐵里帖木兒至自台。先是公以副元帥吳世顯政乖其方。任用非人。禍在旦暮。毒及民。詣左丞言狀。請豫爲計。不旋踵而陳安國弒世顯。其所任治兵于平陽瑞安者。亦戕于賊。悉如公言。左丞由是器公。倚公討賊安民。給以糧五百石。勉令就職。人皆以兵以食不足。沮公。撫行。公曰。父母之邦也。受命立行。隨以所給糧賑飢民。曰。非無急此。不然皆盜也。時平陽惟江南鄉阻江爲頑。鄉民自相團結。賊不敢入境。公以五月至江南。屯白沙。禮致大家。使輸軍儲。設法募丁壯爲兵。而訓練焉。民旣用命。軍實具。而兵日衆。或請出師。公不許。人謂公怯。公曰。以新集之兵。擊數年之寇。苟不持重。萬一失利。損威重莫甚焉。後將何以成功。在兵書致人不致於人。寇至擊之未晚。八月。劇寇李師金、翁瑞突入黃浦江。公勒兵渡江迎敵。賊大潰。斬其黨百餘。而生擒數十人。兵士請乘利深入。公不聽。俄大閱。公堅卒不動。徐自定。取其首謀者斬以殉。而申明紀律。遂移屯遷川。寇來薄我。三合而三捷。復遣輕兵衙其後。賊駭亂。獲其僞僉安三、吳邦大、邦大素健鬪。衆之所恃。至是獲之。賊奪氣。追北數十里。殺獲甚衆。獻俘於左丞。仍以計誘致李師金、翁瑞及他酋數十。皆戮之。而散其伙伍歸農。獨西溪寇恃括寇不下。且請決戰。糾括

寇數萬。直擣遷川。公曰。賊輕我矣。今日必殄之。部署其衆。而下令曰。勿擅動。聞鼓聲則進。望其白旗下多精銳。命士引弓齊發。仆其執旗者。鼓而進。賊不能支。自相蹂躪。聲言勿殺我。當投降。許之。張中卿者卽趨而前俯伏。公撫而遣之。遂諭衆曰。周知州知爾從賊出於迫脅。不爾誅。降無不宥。不者擒爾盡乃已。仲卿又盛稱公誠信。人人喜曰。有生意矣。爭棄仗來降。上功行省。陞淛東道副元帥。總制平陽、瑞安。丙申正月。別寇爲兆出掠。走之。獲僞僉龍十。明年。又出襲我。擊之。獲僞吳天富等。遂命弟誠德分兵擊下瑞安諸砦。而歸其民。賈宗雲等之僻居平陽者。進兵會括分院兵。夾攻寇之抄平陽者。破其巢穴。惟吳佛五遁之福寧。王賢五所括分院。以誠德功聞於康里丞相。授忠顯校尉。同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尋引兵趨象原。以逼王賢五。方設營。而吳佛五領衆奄至。誠德猝當其衝。突吳佛五中矢。其下負以走。因其亂殲之。僵尸數里。未幾。購得吳佛五併三伙會鄭子敬。送於閫省誅之。經略使在閫。遣從事官工部員外郎曾堅分御賜酒勞之。承制擢公行樞密院判官。自是平陽之人。安於耕鑿。以供租稅矣。公曰。外攘之功粗立。其益嚴內治之修乎。壁於州南五里而鎮焉。革蠹察。平訟獄。布寬政。行義役。與民休息。浚河渠若干里。深丈有二尺。廣倍之。築海隄若干丈。廣二丈。崇半之。又興土木之功。官署、孔子廟學、東嶽行宮、城隍祠、廣福宮。悉復其舊。內而布教條。外而修職貢。使者咸出其途。迎來送往。禮無或違。雖廩無餘粟。庚子夏。聞京師旱。遣弟紹德漕運糧二萬五千石上供。天子嘉之。賜龍衣一襲。及上尊酒。授行樞密院判官。階奉議大夫。而官誠德以昭信校尉溫州路總管府判官。紹德、敦武校尉。同知平陽州事。麾下士錫命有差。當是時。方國珍姪明善以樞判制溫。公不爲之下。而明善忮公。屢軋以舟師。公屢卻之。然自念彼不有朝廷。況有鄰州乎。且彼據三郡。而吾以區區一州與之抗。終非萬全之計。進父老語以故。欲委地去。聽民自爲去就。父老曰。方虎狼也。公於我等數年安全之。一旦以遺虎狼。忍乎。公若終惠我等。幸與之修睦。公用父老言。遣弟明德往講。拘留不遣。辛丑夏。遣都事張君錫濟貢如初。天子益嘉之。進朝列大夫。同僉行樞密院事。降分院印。明善舟人在直沽者。欲奪印不克。壬寅春。遂以三千餘舟列犯平陽、瑞安。公四面受敵。激諸軍以忠義。人皆感奮。屢挫其鋒。又遣沒人斷其矴纜。乃解去。追獲舟二百。會集賢院都事與黨持詔來勞公。乃遣都事蕭天瑞從詔使入貢謝恩。且進地圖。表言國珍佞狀乞往代。天子覽表。爲下詔讓國珍。仍有龍衣御酒之賜。超拜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刻分省印。使佩之。以承德郎行樞密判官官誠德。國珍被詔大怒。調台、慶、溫之兵來攻。相持閱六月。陰啗公帳下林淳以厚利。使爲應。三郡兵攻其外。淳應於內。九月。平陽陷。執公及誠德、紹德以去。誠德慢罵明善。遂遇害。剝其皮焉。其死罵不絕口。紹德則縋以石而沈諸海。送公國珍。國珍甚禮公。好語公曰。省台貴臣。皆聽吾命。公獨敢我抗。豪傑士哉。自今與公釋憾。其仍爲參政我所。公曰。我與爾有不共國之仇。而與爾共事乎。然國珍終不敢害公。越三年。王師取台慶。公與國珍例遣赴南京。後公以誠意伯劉基言。得放還田里。洪武辛亥。大臣行邊者。復遣赴南京。其秋八月壬寅卒於南京。享年六十有六。後十月。婿顧克敏歸其柩平陽。以甲寅十二月甲辰葬於陡嶺之原。公諱嗣德、字宗道。姓周氏。平陽人。宋江陰軍節度推官、元贈中順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永

嘉郡伯汝臨之曾孫，元累贈太中大夫、河南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永嘉郡侯甫蟲之孫，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謚康惠，應奎之子也。曾祖妣張氏，追封永嘉郡君。祖妣翁氏、妣游氏，並封永嘉郡夫人。妻顧氏，封永嘉郡夫人，次陳氏。其始永嘉陳聰，奉事狀求伯衡銘其墓，昔我先君以江浙省左右司都事佐戎于括，公無月不過問。伯衡不敢以不知公爲辭，乃爲敘而銘之。銘曰：

元運將終，並海之邦，自祖自禰，大耄四方。海邦之民，亦孔之瘼，四野曾敝，摧筋盬髓，芥兹平陽，于方咫尺。唐饑炎炎，何以不及，文武周公，厥猶克壯。天矜於民，俾作保障。公未至止，豈無州牧，鄰寇横行，曾莫敢逐。凡厥士女，東竄西匿，寢食不遑，婦暇耕織。公既至止，宿其戎兵，招降討逆，內謐外寧。凡厥士女，有室有家，爾黍爾稷，我稱我麻。相時倉廩，楞然登庸，謂公無兵，公則舒舒。征從其游，刑用其輕，追迨遺舊，觀百廢具興。先聖之居，明神之廬，出治之所，棟宇渠渠。嬖彼水旱，爲民之病，以春以鍤，河渠攸浚。疢彼潮汐，爲民之患，迺疏迺理，作之畔岸。維民休戚，係公存亡，公樓闐闐，孰不痛傷。是山若若，不崩不墜，公功巍巍，克顯克對。我宋民謠，勒碑茲道，無曰不顯，終古有耀。

故元承德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鄭公墓誌銘

故元承德郎、浙東道元帥府都事鄭公既沒之十有四年，伯衡過其里，其母弟前翰林檢閱朝端杜願伯衡于逆旅，俾銘公墓。伯衡辭有行色，而其婿郭越且奉事狀以來，追惟先君，昔仕閩閫浙省，與公從兄朝元省同時，又內交公伯仲間，契家之好，施及後人，誼不得終辭，乃爲敘而銘之。敘曰：公諱讓，字朝美，姓鄭氏，世家温之平陽邑。衣冠鉅族，管推爲首。曾祖嗣，僧；宋宗訓郎、知澧州安鄉縣。祖審老，宋太學上舍生。考大銓，元贈承務郎、樂清縣尹。妣陳氏，贈宜人。公美丰姿，而負材學，早被推擇爲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奏差。遂遷處州路麗水縣尉，在官六月，丁樂清府君憂，哀毀骨立，然不勝喪。服闋，起爲松陽縣尉，改進義副尉、泉州路安溪縣主簿，調懷安縣主簿，就陞本縣尹，進從仕郎，又轉承事郎、閩清縣尹，遷徵事郎、漳州路總管府經歷，遂擢承德郎、浙東道宣慰使司元帥府都事。時方國珍據慶元，公義不與共事，不上，月奮不花平章開省廣東，使官辟公爲其省檢校官，而南行莫又奏公監察御史。公知大事已去，俱不赴。漕運司奏差蚓入元帥府爲奏差，始出官。公悍泄辛京師，爲中書許左丞有壬、焦參政孝先識拔，不限資格，授以麗水之職。其在麗水也，盜猖而民安，松陽政如麗水，而威惠尤洽。在安溪，以潔廉幹濟，特爲郡守長偰玉立孫才卿所禮重，俾攝郡錄事，又攝管江縣尹。安溪之民詣於府，乞還公。管江之民則乞留，寇起安溪，焚掠縣郭，獨戒無犯公居，蓋公寇義勇堅定之，又論下南溪之寇，其調懷安也。未上，會寇圍福城，帥閫以公前在安溪，能御賊，委守北嶺，屢以偏師挫賊鋒，福城圍解，與有功焉。懷安當孔道，咫尺憲帥二府，動輒速辜，素號難治，公優爲之，緒用尤著。在閩清，亦以最聞。又漕運軍儲二萬餘石，輸之南行臺，以故福建廉訪使郭興祖、南臺侍御史拜住舉，擢州路同知鄭畋，交章薦之。惜夫公之志業未遂展，而運去鼎移，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則可無憾矣。生於元大德己亥二月二十一日，卒於今洪武庚戌正月十二日，壽七十

有二。葬以卒之春三月十三日，墓在豐山之原。兩娶前張氏、繼陳氏，以贈以封並宜人。子男一人，剛奈以賢良舉，今將仕郎、眞定府依課司大使。女一，婿郎郭越者，瑞安州同知。孫男二，未名。銘曰：

顯顯鄭宗，盛茂與京，蟬聯組紱，大閈高閎。維公兄弟，益宏厥聲。公材既頑，學又夙成，仕途飛騫，越日妙齡。無試不宜，綽有能稱。亦既仕矣，胡不大行。昔在者今，今謂其陵，苟進苟融，豈公之情？功名節義，孰重孰輕？計其所獲，孰虧孰贏？生順死寧，亦孔之榮。欲知其人，視我斯銘。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爲婺著姓，宋理宗世，監察御史、致仕太常少卿，贈忠惠公諱一之，弟處棠，自義烏之鳳林，遷浦江之深溪，六傳至府君。深溪地西直諸暨，方諸暨未入版籍時，竊僭者據之，日尋干戈，以相殺戮。於其時，大家被老攜幼，東西竄徙，以脫一旦之命，而宗祏骨肉，不暇顧者皆是也。王氏曾不怖焉，顧乃舉一家之衆，篤爲孝友之行，而禮儀之興，遂抗衡麟溪鄭氏。是誰善人君子，天實相之，抑亦府君兄弟有必爲之志，躬行之實，不以變故而易其處，擇其純也。兄弟之中，府君最少，而先逝，其墓有宿草，今六年矣。邦人知王氏能爲古人之所難，而不知府君與有力焉。爲善者何所賴乎？其子勉奉陳禮狀來請銘，此余不可不諾也。府君諱士佐，字誠之。曾大父曰錫，大父曰元，而曰澄，號善淵處士。與其弟汝同財共食者，其父也。府君善承父志，以孝謹稱。居父喪，辭且瘠矣，哀戚如初喪，日夜號泣，目爲之病。雖病，日母疑疾，納自力至母所，躬奉湯藥，毋止之曰：汝二兄能孝，汝婦子又善事我，汝既矣，無用爾。對曰：子事父母，服勤至死，職也，烏得以疾而廢厥職哉？終不敢退休私室。疾甚之稍間，朝夕扶持者十年。及母沒，每哭輒幾絕仆地，遂喪其明。事其兄復之祥之，愛敬怡怡如也，事無鉅細，不敢專擅，其妻之賢，然也不敢自有，悉歸諸公。常曰：先君臨終之言，在耳，吾忍私蓄乎？初府君之始翁，愛其女，擇所從，得府君，遂以歸之，而其家素富，翁無子，幼止一女。且病篤，悉以屬府君，府君綜理其喪葬，一遵禮制，維持其戶門，而撫其孤，不啻若同氣。比孤長大，授以貲業，其孤畀府君以其半。府君許謝，一毫不取，與者無弗尚之。府君家居，不急於營貲產，日與二兄講論閨家之道，而率之以身。群子姪成冠服，點受進退周遮，斂容正色，手跬步不敢肆。性好施與，歲祲餓，日兄曰：夫財積之非難，積而能散爲難，今年飢，在他人尤當賙卹，況鄉里宗族乎？乃發廩賑之。凡疾病而不足於藥，疲死喪而不克相斂者，往往資以財帛，平生不謊信，言信行，許人以諾，雖百金不易。比閭三尺童子來見，必以禮接，與之言，可復也。視紛華勢利，泊然不以嬰意。雖田夫里嫗，皆知其爲長者。皆咸危疾，懇禱誠敬，謁醫禱神，而愈久之病，瀕下，遂年在床蓐，血莢淋漓，勉以手捫去，君子不多勉之。能子而謂府君善教。云：易簀之夕，誡勉等曰：我死，從爾稽命伯父，盡力生業，無損風訓，以貽我羞。言未畢而逝，洪武乙卯十一月十四日也，享年六十有二，遂以丁巳十一月十一日葬里湖山之原。妻周氏，諱淑和，同邑人宋迪功郎端之曾孫女，父鼎，母黃氏，有柔嘉之德，而克相成以道。生於元之延祐丁巳十一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五，以辛酉二月二十二日卒，是年九月八日合葬府君之墓。子二人：長即勉，次恩。女一人，適張俶。孫男七人：澤、浙、洪、湘、淪、沐、治。曾孫男三人：楷、楨、樸。尙論人物，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潛德隱於身而不試者，則難

極其形容不足以盡之．有迹者可窺．而無迹者雖知故也．自府君言之．行成於內而教行於家．困無愧三代之民矣．然廢於進取．隱約而終．其蘊於內者．豈易窺哉．狀稱府君言行忠信．器局寬博．有濟用之材．而志不顧仕．有珪璋之望．而氣不自滿．有守而近仁．非禮與府君居同里．且有連．焉能知之若此．敏是用備述而繫以銘．寧不有俯考其行而則慕其人者乎．銘曰．

王宗奕奕發與京．歷宋迄元甲乙稱．合族聚居自昌明．處士善開君善承、承之伊何曰躬行．孝於父母友於兄．入循規榘出準繩．有孤三尺方惸惸．君持其危扶其傾．田連阡陌金滿籯．中分界君君弗爭．視之有若鴻毛輕．孰飢孰寒欲無生．我周我恤出至情．鄉里猶傳刻宗盟．休哉化行於家庭．長幼五世千指龢．息則同宇食同鬴．合敬同愛不俟懲．和氣盎若春陽升．是亦為政聖所榮．其生也順沒也寧．夫復奚憾不百齡．纍隧宿草萃眠青．發潛闡幽揭此銘．世人骨肉不相能．聞風可愧亦可興．

竹坡處士俞元瑞墓誌銘

洪武甲子春．予遊永嘉．還麗水．俞堅使人持狀來求墓父竹坡處士墓銘．前五年．予友李參議之季欽中客處士所．予過之．欽中為予言處士之爽．具曰其兄弟雖別籍異居．而通有無．同休戚．庖酒觴肉．不集不食．怡怡然略不見其有間．州里之間．稱處士為有德之人．鄙儒無異辭．而學士大夫過門無不見禮者．為之歎曰．嗟夫．處士不嗜仕進．自放山林．而力行乎孝友慈讓．重然諾．好施與．賑人之乏．絕不計家之有無．交於人不以其得時失時．疏戚緩急扣門．未嘗計利害禍福為避就．非所謂有所不為而可以有為者乎．越二年．又過之．館於其新堂．觴豆在列．子姪奔走將事．處士時感上氣疾且一年．猶衣冠出．相與揖讓酬酢．殊款洽．又未嘗不歎其精爽有餘也．去之永嘉一月．而處士竟卒．則壬戌之歲十二月二十有八日．距其生甲戌之歲．得年四十九．堅等以明年癸亥之歲十一月三日．葬於里馬博源之山．至是以銘為請．余雅敬重處士．而堅又好學有文．何敢愛於言乎．按狀．處士姓俞氏．麗水之俞源人．其先有諱德者．嘗為松陽教官．教官生義．義生至剛．至剛生洙．世業詩書．而以積善稱．實生處士．字元瑞．是為處士也．娶顏氏．處士內剛外柔．而持以恭謹．養親燠寒食飲之宜．常足以得其歡心．父歿．擇北山以葬．遇銘於翰林宋公濂．刻諸墓上之石．庶其有關於來世．戶門之務．自任其勞．而以逸遺兄若弟．撫姪終一也．至正甲午．松陽、青田、縉雲、盜附和起．四出剽掠．厖其境矣．鄉民不知所為．處士曰．此烏合之衆．利子女玉帛爾．何能為之有．圖結以抗之．可保萬全也．衆唯唯．少壯者扶攜老幼者四湊至．處士部署而申以要約．維絡內外．聲援傍近．盜卻而鄉民以安．當是時．微處士．環俞源數十里．不惟從暴不免．且將胥而為亂．其禍有不可勝者．歲戊戌．婺守將舉城款附國朝．而括不下．俞源介乎其間．兩軍狎至．不能居．處士乃率家衆之城府居焉．會越國胡公兵入城．舉家駭散．獨母後．處士負母而逃．得免於難．兵燹後．家業蕩然．遺田數畝而已．歲飢．鬻田市粟．賑其里人．至熟．里人償之．處士不受．嘗東過齊魯．西略秦鳳．南遊閩越．北抵幽薊．所至問其名士．而禮於其廬．遇同州之人不能自歸者．輒貲之使歸．有買於杭而蒙誣於官者．賴處士貸之錢．不獲死．其人三年．然後歸．償所貸來償．息倍蓰焉．處士曰．而反而息．非我所望也．里之真如寺．殿堂門廡．以至象設煥

然非新．費出於處士者十三．其於教子尤刻意．歲求良師儒．不遠數百里．迎致家塾．躬承事之．使為子師．以故諸子皆克肖．而堅遂以文學有名縉紳間．其為人大概如此．於戲．在上而貴顯者未必皆賢．在下而隱約者未必皆不賢．是故君子之於人也．不觀其用於世．惟觀其無愧於世．處士檢身慎行．而美名令譽．表於鄉閭．達於士林．亦既生順而死寧矣．而可使無傳乎．配潘氏．溫厚儉勤．處士家索而復裕．其佽助之力居多．子四．長堅也．次珍、次奇、次希．女一人．未行．孫男二．曰景夔、景權．銘曰．

我觀所在．大家相望．孰無小民．聚處其鄉．慨彼小民．於厥大家．面若背胥．睽間迥遐．君在桑梓．何修何施．方其生存．小大環歸．及乎淪逝．會哭於市．久而益悲．是孰之使．人亦有言．君古仁人．遇焉林邱．澤流鄉鄰．既周我急．亦拯我厄．克任克恤．自孝友出．奄其亡矣．哀哉人斯．孰寒孰飢．時措時綏．采彼輿言．刻此貞石．俾樵牧．善視松柏．

蘇平仲集卷十三

誌表述

故元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至正末．方國珍據台、慶、溫．用名士以收人心．凡士居其地者．不為所用．則為所禍．而其於公也．不得而用之．亦不得而禍之．四方之士聞而莫不高其風．國初．胡仲淵以王府參軍鎮括．將進公于朝．而先之以書幣．公返其書幣．謂使者曰．使孔暘一出足於天下重．雖強顏從參軍後亦不辭．不然．何益．況吾父年垂九十．不可頃刻去左右．參軍奈何欲使之背為不忠孝人耶．仲淵愧其言而止．洪武元年．按察僉事趙壽將使指．求賢浙東．得公於溫．以歷詔公．終辭不起．士益以是高之．公神明之胄．起家為名進士．仕州縣為良吏．師學為儒宗．當世尊而仰之．不在彼而在此也．公自幼篤志於學．警悟強記絕人．而諸經史百氏之書罔不該貫．取元統乙亥鄉薦．溫之士以春秋貢者自公始．方上春官而科舉廢．南歸．以宣聖公思晦舉署永嘉書院山長．未上．而科詔復下．至正元年．再薦於鄉．登二年進士第．擢衢州路錄事．階將仕郎．九年．轉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代歸．以二親年高．絕口不言仕進．十九年．中書參政普顏不花公、內臺治書李公國鳳、經略江南．得便宜除拜．承制授公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使得便養．公奉檄欣然而起．其蒞事於衢也．下車適大旱．以郡守命．禱徐偃王祠下．未復命而雨如注．歲不能異．民汪明之兄尚爭家財．歲凡

轉迷路.數歲不決.公問汪曰.兄弟親孰與吏.汪對曰.兄弟同產.吏途人爾.公曰.弊同產以資途人.汝何不思之甚耶.其兄弟立感悟.叩頭曰.不敢復煩官府矣.廉訪僉事寶寶公行部蒞衢.委以難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允.遂以最聞.朝廷遣使分道宣撫.過衢得公治狀.甚禮遇之.其爲令於慶元也.會分遣余公闕以括賦役不均.舉行覈實.各縣皆擇人往董之.惟慶元就以屬公.公乃令民以田畝多寡自占.即不實.罪及鄰保.立法周而用法嚴.民自古無敢不以實.賦以田制.役以賦定.富者幸免、貧下重困之患遂除.余公自爲書.遣吏務以公堂酒.學宮在縣西大溪之北.公始視事.進謁阻水不得前.閒有詠歸橋.值神力院左.廢且數十年.即經營興復之.六月而成.其修七百尺.其廣三十尺.覆以屋.爲閒四十有九.來往者便之.壬辰歲.寇縣西部小民六十餘人.稱貸於富民.弗從.強委劇而發其廩以去.富民怒之.訴公以爲強劫.公惻然曰.彼艱食.冀活性命乃爾.情亦可矜矣.今以其活性命者.戕其性命.吾不忍爲也.若何獨忍乎.富民愧謝而退.閩寇犯縣境.公能以義兵擊退之.民賴以安.急於仕者.舉縛平民邀賞典.公曰.軍功與民命孰重.輒解其縛而縱之.平陽鄉邑也.時行樞密院判官周嗣德行州事.公不矯以爲異.不比以爲同.事無大小.一裁以法.雖族綱不少假借之.君子稱其識大體.爲平陽三歲.丁母恭人憂解官.明年.州人以版圖上於職方.公與陳子上者.慨然有浮海之志.顧父判府公在堂.子上入閩.公獨孤無侍.卻掃一室.名曰深庵.情有所觸.俛仰書空而已.後三年.而判府公捐館.公年六十三.而執喪哀毀.又十六年.公以疾不起.洪

武壬戌七月二十七日也.得年七十有九.臨終謂諸子曰.吾今而後有以下見曾大父於地矣.蓋公之曾大父曰景行.宋太學內舍生.度宗幸學.循故事.官先聖子孫.賜同進士出身.授慶元府學教授.陞從政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宋亡不復仕.是以云.架閣之子曰士瑛.元永嘉縣學教諭.後以子貴.贈從仕郎.曲阜縣尹.曲阜之子曰昌.入用翰林鄭公陶孫薦.歷永新州學正、龍溪書院山長、江州路儒學教授、湖口縣主簿、歷元會稽兩縣尹.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公其嗣也.諱暘、字子升.生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九日.母恭人許氏.湖廣儒學提舉濟齋先生溥勝之女.娶王氏.封恭人.以大德丙午三月十一日生.以洪武己卯十二月三日卒.葬縣西之鉒奧.子男五人.諒、說、詳、訓、王出也.誌、側室陳出也.詳、訓、早亡.女三人.皆已行而卒.孫男四人.宏、寘、遂、懋.女七人.長適林輿方.次適項儉.餘未行.平生所爲詩文.總十二卷.曰潔庵集.藏于家.諒等卜以十六年癸亥十一月十日.合葬于鉒奧.屬其門人崇陵縣主簿林輿直爲狀來請銘.伯衡晚陋.不足以知公.竊窺公當運去物改之後.不降其志.而得明哲保身之道.善於用晦.而不失出處去就之義.可謂無愧古之仁人矣.論次而顯銘之.百世之下.寧不尚有觀感而興起者乎.銘曰.

恂恂孔公.宣聖之孫.道深阜汪.學貫天人.宏中肆外.而鳴以文.遭旅俊造.遒充國賓.遒綰章綬.有社有民.斂於爲政.一本於仁.世運俄否.歸伏海濱.大明受命.萬國維新.求賢有詔.使者在門.引疾堅臥.耳若不聞.所執者節.匪潔其身.優游令終.允矣全臣.維奧之原.歸焉立墳.勒銘于石.千載弗泯.

故元朝請大夫僉太醫院事包公墓誌銘

洪武元年八月.我師取平北.士大夫在班行而位顯隆崇者.例遣赴南京.中道又例貶鳳陽.時公以列卿

在道中.欣欣詣貶所曰.吾國亡而吾不能與之俱亡.有餘罪矣.是行爾當.既而有旨將授以官.公蹶然曰.終不克此執灌將而旅周敬.異日何以見舊君於地下.發憤而卒.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五.其子守忠.奉柩東歸.遂以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祔於上黨郡夫人之墓.後十年.守忠奉泰府紀善黃伯生所爲狀.泣請曰.先君之死.志不白於當世.小子懼焉.倘矜而畀之銘.則先君雖死不死矣.伯衡年十五六侍遊廣東.即服膺公之名.茲又辱交守忠.誼不得以不文爲辭.按公諱容德、字子成.姓包氏.處州麗水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闡.父諱經.本宋孝子陳茂元八世孫.來後包氏.公貴顯.大父累贈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驍騎都尉、追封上黨郡伯.妣郭氏.上黨郡君.父累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上黨郡侯.妣金氏.上黨郡夫人.公少力學.倜儻有志不凡.甫弱冠.涉淮泝汶.周游陳宋齊魯之墟.以至燕京.氣岸魁偉.議論辯博.一時公卿爭願見之.隱然名動京師.會文宗遜讓周王當入纘大統.親王往迎.擇儒士有才略者爲輔行.乃以屬公.謁見周王於和林.語稱旨.面授翰林直學士.行至上都之魚兒泊.而周王遇害.命遂寢.公還京師.後用御史大夫鐵穆爾普化薦.擢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兼承發管勾架閣.時使副以下.皆坐事.空一司以去.公行使事.有蠻民十姓.結勢要以重賂權顯.出守率上.作威福以毒齊民.號十虎.前後使者爲所賂.置不問.公發其奸.悉捕置獄.十人者百方行賂.規貸不可得.竟徙海外.民大悅服.而郡縣吏皆知守法.一道肅然.御史署其考曰.廉介無私.仁明有斷.徵入爲祕書監典簿.奉旨宣諭江浙行省.得乘傳.齎所封敕命歸爲親壽.仍下璽書復其家.鄉邦榮之.還朝.轉著作郎.集賢府君訃聞.南歸持服.既孝子墓左葬其父.語所親曰.獨吾出仕.苟祿以養親也.親今已矣.何以仕爲哉.當築舍墓下.隱居終吾身.顧妻子留於燕.服闋.復北上.將挈之俱南.適中原兵起.不果還.自是所在梗.國事日非.公居常鬱鬱不樂.挽之仕.不起.舊有識黎立爲皇太子.贊左右親軍都指揮司.廷議以任非者率世襲少年.非佐以老成識大體者不可.遂以承直郎.都威衛知事強起公.公不得已.拜命.衛號繁劇.公處之裕如.而庭

無留事.未幾.廣平王咬咬出爲遼陽行省丞相.素材公.奏爲其省左右司都事.以自佐.廣平王行未至遼陽.而前中書省左丞相賀公太平代之.賀丞相知公猶深.以本省理問官奏留.進階奉訓大夫.本省管承詔峙粟數千萬斛.漸踰驛給軍餉.設官居守.一夕士寇焚鈔殆盡.事聞.繫守者坐以自盜.株連數百人.公馳至都堂白丞相曰.今名都重鎮.宿兵動以萬計.寇掠府庫.且不能禦.而朝廷亦若罔聞知.雖頭飛山積.而居守官吏不滿數十人.尚安能禦寇乎.今繩之以法.正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小功是察也.丞相愧其言.立命出繫者.數百人賴以全活.因留爲太醫院判官.由判官陞同僉.又以朝請大夫僉本院事.公在京所主.皆朝廷重臣.貴寵王帖木而遂識有古賢相之風.所交皆天下士.雅敬重公.其當國.有大事輒咨訪焉.公亦爲之盡.多所建明.然未嘗有所請.九轉官.三在退方而六居散地.人益多其有守.爲人剛直不阿.雖用事者.或有過.面折之弗顧.後其人悔悟.至躬門謝改之.其爲一時毀憚蓋如此.敦本好義.出於天性.葬父曰.資孝子墓.割田以奉其祀.至正末.京畿蝗旱.斗粟易白金二兩.公月廩入.輒分贈故舊家無餘粟.人尤以爲難.善筆札.師智永蔡襄.後自成一家.爲詩清婉而典則.於書無不讀.下至醫卜蒙古書.亦洞其

徵。羲開名公。咸嘉而與之交。揭文安公傒斯、歐陽文公玄、張潞公翥、最親厚。娶張氏。封上黨郡夫人。子男三人。長守文、太常禮儀院掾史。先卒。次守禮。次卽守忠。女三人。山陰知縣張宣、刑部尚書世列門、祝金生、其婿也。孫男四人。孫女二人。尚幼。於戲。公嘗有士擯斥之日。奮取爵位。如持左契。非有大過人者。則何以能樹。在廣東以靜鎮。而克振揚風紀。在遼陽以省尉。而入與宰相抗論是非。使所居官皆要路。其樹立當何如。及乎運去鼎移。則守志不降。竟死於憂憤。而不失爲全臣。雖平生所蘊。不獲盡展。復何憾哉。序而係之以銘。百世之下。欲知其人。尚有考於斯乎。銘曰。

君子所貴。大節爲先。氣苟不充。節何以完。烈烈包公。惟氣浩然。是以夷險。直道而前。公持憲度。擿伏摧奸。公佐省垣。正色危言。宰相知公。公不振援。爵卿孝肅。又何忝焉。商岸爲谷。滄海爲田。南冠而縶。唱焉慨歎。內省或疚。生也何安。德義無虧。含笑九泉。有死而已。發憤廢餐。是謂成仁。先民所難。紛紛鄙夫。志與時遷。得寵遺義。曾不靦顏。不有公者。孰障狂瀾。太史勒銘。於彼新阡。尚其烈思。千萬斯年。

逸叟處士徐君墓誌銘

溫州府儒學教授徐宗起待謝歸自京師。謂伯衡曰。竊聞古之人。不必皆能有以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惟我先處士隱約以終。材無所試。而志不獲就。無以表見於當時矣。子其爲我發明之。伯衡辭不娶之辭。不足以寄重。則自爲狀。因以請。按狀。處士孝友仁慈。剛毅直諒。父年老疾病。謁醫者療之弗愈。乃徒跣走新羅山。哀籲於山之神。求以身代。父病尋愈。咸以爲孝誠所格。後七年。父適卒。治喪執禮。哀毀幾欲無生。事嫡母范氏。生母朱氏。備極愛敬。待庶弟有恩意。其姊喪爲再聘。其居弊陋爲新作之。有無相通。白首無間言。有異姓之親之孤貧無以爲資。致之家而衣食之。長大爲娶。然後聽其去。如此者二人焉。家本貲也。錢以予困乏者。構以貸不能償者。伋伋若不及。尤刻意教諸子。飭禮僻使師事鄉先生鄭如圭、史伯璐、時時誨之曰。業詩書之謂儒。治法律之謂吏。二者皆足以發身。人顧多樂從吏者。不以吏之取效捷於儒之數用乎。然儒術寬厚。而吏治刻深。宅心既異。則發報亦殊。天道不遠。可不愼歟。此吾欲若等爲儒而無爲吏也。族黨子弟。亦以此訓之。識者推爲名言。嘗語所親曰。局促海澨。欲闢見廣。得乎。吳楚齊魯幽燕之墟。多奇偉傑特之觀。委身往遊。斯快吾意耳。一日。躡屐出門。竟去。遂抵燕都。鄉人周提舉應奎。素材處士。言於中書左丞許公有壬。許公見處士。容貌魁岸。論議慷慨。儒書吏律。無不該洽。甚器重焉。卽命授以官。而主銓吏求賂。處士曰。吾雖不欲以賂得官。以故在此。使肯行賂。則吾翶翔仕途久矣。或勸宜俯就。曰。得不得。命也。因咄咄嗟咨曰。輦轂之下。而政以賄成。中書欲用人。而扼於銓曹。將令得官。志可行乎哉。遂南歸故邦。日與親戚故舊。縱飲劇談。一不關斯世爲何世。去家五里。地曰柏洋。墾山爲田。疏泉爲池。結廬種樹。有隱居終焉之志。因自號逸叟。於戲。措行而於彝倫無斁。出言而於風敎有關。因可尙矣。無寧不爲官職。而不爲吏變所守。不愈可尙乎。若處士眞善自樹立者矣。而況宗起遂於經說。操履純固。爲教授十年。克以師道自任。朝廷聞其賢。徵入將官之禁近。引疾固辭。今雖里居。譽名日起。極爲學者所嚮。觀其子如此。則其義方之教。積善之慶。又可觀已。而言行略不暴白。亦君子之所不忍見哉。伯衡

烏得而沒諸。處士諱必友、字仁卿。姓徐氏。其先閩人。曰寶者。寶相王審知。當天福間。其子孫避亂來平陽。故爲平陽人。曾祖諱杲。祖諱入。父諱繼老。生於至元壬辰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正甲午年六十三。遭寇方全。鄉之仙桂里。以疾卒於夏之四月四日。冬十月癸亥。葬其鄉之壺嶺。娶陳氏。有賢行。後四年卒。卒後十四日。祔。國朝洪武乙卯。諸子又卜地鳳林鄉梅源之羅塢。遷而葬焉。實十月庚戌也。子男三人。長曰應時。其次曰興祖、卽宗起。曰顯祖。皆側室黃氏出。女二人。一適郭華。一適蔡聚。孫男五人。欽、輿、升、份、璵。女五人。曾孫男二人。敏、敞。銘曰。

於戲。孰有爲善而無報者乎。奈何世之人闚闚於目前之効也。觀逸叟處士。無營於世。含章弗耀。唯以詩書迪厥子。而積善以發之。卽世之後。而其子遂膺妙柬。典郡教。卓然以學行爲時師表。不尙有天道哉。我銘其藏。發其幽潛。百爾君子。其可不知儆乎。

宋君墓誌銘

至正癸未。先人從事廣憲。子成爲總屆將蒙古字學正。先人以子成多材藝。朝夕過從。嘗有贈詒。言於官長。使食其祿。而留居廣州。憲帥二府甚敬禮之。是時子成交余父子間。莫逆也。居三年。先人移閩憲。子成亦調福緣瀝巡檢。適別。自是遂不復見。因之以世變。亦不聞問。後三十九年。爲洪武癸亥。余來平陽。會其子簡。適始知子成爲巡檢後四年。年四十五竟卒矣。嗚呼。以子成之賢。縱不貴當時。宜猶當壽考。而止於此。不唯可惜。亦可悲。而簡潸潸曰。吾父乃不幸逢世。材不克究於用。而澤不克加於時。幸而得銘。信後世。將無憾於地下矣。子知吾父者。敢請。余聞其言惻然。雖文不足。其敢辭。子成姓宋氏。諱允恆。子成其字也。別號昆巖山人。上世由閩長溪之赤岸。來居平陽。始自五代時。夙稱望族。世載厚德。曾大父士榮。大父宗壽。俱隱德不仕。好施予。以其私財引昆山之泉。惠利一邑。漁陽鮮于公樞爲作德泉銘。見州志。父熙春。元衢州路開化縣儒學教諭。母唐氏。子成稟[illegible]精。聰敏過人。未冠。博學強記。天文地理。醫卜術數。無不該洽。遊心藝事。錢唐白公無咎之教授平陽州學也。見子成。穎然秀出諸生中。選以爲婿。而宋道老張淵先生。則其父也。得子成所作文辭。嘖嘖曰。佳婿哉。子成婿白氏十四年而妻沒。時子成年甫三十有四。人多勸其再娶。子成不肯。曰。凡娶爲嗣續爾。吾有三子矣。又何以再娶爲。夫不以前子爲子。雖閔損王祥之孝。母猶爾。況世之婦人乎。無事鰥居。爲吾三子地。終其身不再娶。開化君欲中分家財與子成伯仲。對曰。家富出分。此秦弊俗也。奈何效之。更盡出其妻之首飾資裝。先公室之用。其爲學正巡檢。計口用俸。而歸其餘。賑宗族之匱乏者。雖在嶺南。得異味輒附海舶寄其父兄。福緣鎮新州新興縣。所統大率獠人。子成涖事伊始。吏緣爲比。請出巡獠洞。啖以有金珠寶貝之獲。子成曰。不思宣布德意。以惠安遐荒。而務漁獵之。豈朝廷立巡檢意哉。從人聞之喜。帖帖按堵。秩滿。新興闕縣令。丞州屬子成權。本之以公。濟之以勤。疏理滯獄。晝夜忘處。不期月。獄爲空。大姓麥氏。叔姪爭財。子成諭之。如蘇瓊諭乙普明兄弟者。麥叔姪立感悟去。旣而各持楮幣來謝。子成曰。吾無事此也。其亟持去。蠻吏溫若玉。強占民地。頗誣民而欲傳致其罪。子成燭其情。奪地歸民。而坐若玉。攝縣一年。抑強扶善類如此。繼子成巡檢福緣者。先事聲。民用不靖。外逃獠

人。屯聚山林。飾關徼縣。合各處弓兵捕之。子成被檄。以爲民悄抑竊發。吏則使然。豈其情哉。今捕以弓兵。吾恐民之重困寇之愈滋。非弓兵歲月可平也。於是單騎直抵其地。屯聚者擊見子成。爭自山下羅拜馬首。泣曰。唯公舍我等去。以故至此。子成好語之曰。吏爾虐。吾又罪爾胡忍。爾釋兵歸農。貰爾罪。否則薙爾無遺餘種。衆釋兵。盡一日歸復業。尤以是見知於部使者。欲以補職官。書吏微至廣州未用。而以前在新興中瘴毒。疾暴作。卒於崇報佛舍。惟以母喪未葬爲恨。戀戀焉顧餔圖之。至正戊子十二月九日也。嗚不痛惜之。簡以己丑春。扶護航海歸平陽。即卜地新羅山之陽。葬其大母。庚子冬十月。緊姑葬子成萬全鄉北山瑞嶺之原。夫人白氏。有賢行。生於大德壬寅二月六日。卒於至順丁丑七月十九日。男三人。長即簡。篤學尚誼。士林推之。次範。出後外家。仕皇朝同知黃州府事。次貿。早亡。女一人。適同邑鍾思中。肇慶府四會縣稅課局大使。孫男三人。曰丕顯。曰丕承。曰丕基。丕承。範之子。仍歸宗云。銘曰。

材也卽奇。舉也又照。厥位雖卑。而克有爲。未貿而歿。誰實使之。殃慶逆施。自古如斯。嗟子成兮又奚悲。

許君墓誌銘

處士生長有元之盛時。養素許峯之間。而名動中朝。臺閣鉅賢。若侍書虞公伯生。中丞王公繼學。承制李公溉之。侍講揭公曼碩。待制柳公道傳。參政蘇公伯修。御史于公思容。無不愛慕其人。一丘一亭。皆爲品題。虞公之記其笠舉樓也。何其推許之至哉。以爲處士岸然自高。不與世接。凡琴書之樂。歌詠之適。苞飛魚躍之機。其斯矣。豈專於遊觀而已。天下不以其言爲過。而信其志之高潔。則處士之人品。固不問可知。其子份請曰。先人葬二十八年矣。刻辭嶺猶缺焉。敢奉前中書兵部員外郎黃君之狀謁之先生。嗚呼。有虞王揭柳之文辭在焉。所以爲處士不朽之托者。不旣有餘矣乎。復何藉不妄之言哉。雖然。死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份於其親不敢忽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可辭。按狀。處士諱此翁。字慈父。姓許氏。晉旌陽令遜之後也。遜與弟護軍長史邁采藥浙東。至平陽華蓋峯。結廬煉丹。人遂以其姓姓華蓋曰許峯。南唐天祐初。十世孫朝奉大夫檢校吏部尚書文郁。自建州來訪遺蹤。許峯因家焉。三傳爲袁州刺史國輔。子六人。曰明、曰晰、曰曉、曰昉、曰時、曰昕。皆貴顯。其後世世仕宦。多由科目出身。遂爲望族。處士上距昕十四世矣。宋奉議郎淮東路安撫司參議官諱官曾孫。咸淳辛未進士著作郎實錄院檢討鑄贊善堂說書一薦之孫。元溫州路通判應之子也。母鍾氏。少府浩之女孫。處士在娠。母夢旌陽降於庭。授以玉環曰。似之。皆生異子。旣而産處士。大德辛丑九月六日也。秀朗異常兒。晬而孤。稍長。能自刻志於學。比冠。卓卓有所樹立。視聲利澹如也。據林壑勝爲碧山堂。而覆以樓。虞公爲作記者也。貯書數千卷樓中。與兄師古探索講說。求聖賢之旨歸。語人曰。生斯世也。於道有聞焉。志願足矣。何以仕爲哉。因自號書隱。思得超逸不羣之士從之遊。於是更爲涼亭燠館碧山堂之側。以待四方之賢士。談笑傾倒。惟恐其去。由是聞其風而慕之。慕而願見之。見其請致。而喜聞其貫穿古今。究極理趣。而服膺之者。踵相接也。以故平陽遂在海澨。而處士名動京師。初吏部侍姚寺曰廣化。以祠其先。歲久棟宇將壓。處士惻然曰。先祠所在。而傾摧乃爾。焉用子孫爲。發己資新之。兄師古爲登山書院山長。信之弋陽。會江東被兵。處士日夜憂思。至廢眠食。

比兄歸。喜極繼以泣曰。不自意復得聚處也。其篤於孝友如此。鄉鄰死喪。不能具衣衾棺槨者。助周之。多至百餘家。洋嶼道出其里。嶺峻而途險。處士築室要害處。畜菲燭火炬。以資行旅。而食浮居戶之往來者以爲德。其好施予又如此。至正甲午。家燬於寇。僑仁榮里。丙申三月九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四。越五日歛。色容如生。後旬日。人見之山中。寄語家人曰。我今從先長史遊。比人謂世光樂者。無用哀戚也。聞者驚以爲尸解。娶潘氏。先十年卒。以丁酉十一月八日合葬鳳凰祖從先塋之兆。子男一。份也。敦武校尉台州仙居縣丞。女一。適洲海滄巡檢鄭公訓其婿。孫男六。昶、旭、昂、昊、昱、雄。女一。於戲。與處士同郡而並時以生者。雖僥倖利達。而君子不欲道之。身死肉未寒。聲名泯滅矣。處士放意肆志。不人知。不爲世用。而其氏名與前諸賢高文大冊並傳。果孰得失哉。而況旣死。其神明又能悚動人。是豈惟有不亡者存。眞可謂不隨死而亡者矣。播以銘曰。

旌陽長史自何齡。采藥華蓋存黃庭。華蓋更以厥姓名。至今井竈留巖扃。巖下樛比高閈閎。伊誰云居乃雲礽。衣冠奕葉如引繩。起家率由科第興。持麾把節典列城。何以知之譜足徵。有卓處士獨遺榮。得藝高尚履幽貞。如彼有衡以躬行。孝先克孝友於兄。哀此鄰里鰥與惸。濟其不給以我贏。樂氏有生逢太平。況復山水美且清。選奇探勝開池亭。圖史琴弈左右呈。時逢並遊鍇瑀珩。聲名流聞達上京。玉堂諸老亦心傾。揮毫摛藻爭品評。寓縣餘怨烟塵驚。□□翩然遂上征。少微一夕無光晶。蓋棺欲鉅瑩階榮。有客林間覩儀刑。握手款語如平生。生有異夢死而靈。丈夫似此眞豪英。澌盡寧與草木幷。食氣之母鞭風霆。千年一歸視孫曾。我言非誕勒此銘。

矜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矜山處士生於元之延祐甲寅七月二十二日。卒之歲至正癸卯正月十五日也。旣卒之又明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將軍插山之原。姓王氏。諱文琰。字子仁。號矜山。人因稱之曰矜山處士。蓋溫之平陽人也。上世自閩來遷。十四傳而至處士。曾祖公琿。宋咸淳鄉貢進士。祖倅。以文行稱於元。當路薦諸朝。辭疾不行。父紹祖。倜儻好誼。涉獵經史。於地理卜之學尤精。母項氏。仕宋欽州靈山主簿宋英之孫女也。處士雖生富家。自幼拔去浮榮。折節讀書爲學。在鄉校能識記諸生所疑問。其師王静一曰。以子之資稟。而充之聞學。他日成就。詎易量哉。吾不足爲子師也。時鄱陽易復孫爲州學教授。其父乃遣從授春秋。寒暑不輟。遂通一經。攻苦之操。寒暖有所不及。極爲士林推許。旣而出遊西浙。將遂如齊魯燕趙幽冀。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自廣。會中原用兵。而其鄉亦有警。曰吾久客他鄉。父母垂不倚閭而望。且親急孰扶持吾父母乎。乃歸。朝夕親側。色所欲卽務爲之。愉愉如也。親有疾。躬自煉藥。垢面蓬首。夜不就枕。及親沒。哀毀頓絕者數矣。杖而後能興。始周君嗣德以元帥行州守事。後孔君暘爲同知。二君皆處士鄉里。而處士又孔君內弟。二君方用事。處士非公事未嘗有所私謁。雖孔君亦高其行。季弟時以忤周元帥繫獄。將殺之。衆哀其無辜。請釋之不許。請使輸軍儲自贖則許。時欲籍其貲以輸。數猶不登。處士往代之輸。乃得貰。人義之。則曰。朋友且猶通財。況兄弟乎。居鄉閭。閭人患難必周之。辜隸以歲稔。持田求售。至翌又求歸田。處士一

不與較，謝猜者從處士貸錢五百緡入閩行賈，而又稱貸於巨室，久之垂罄而歸，舉其田宅以庚巨室，巨室納展轉取息不已，處士曰，仁者不爲也，呼致猜以券予之，猜至，感泣曰，吾自度無以償處士，計無所出，將自經，今日處士生我矣，其輕財尚義類如此，處士爲學貴躬行，不屑屑於文詞，間有所作，識者以爲有古風，搆樓龜嶼旁，取羣經與濂洛遺書，日夜鑽研，有所得則書著以自見，使遂其志，豈不偉哉，惜乎年五十而遐卒也，娶潘氏，繼陳氏，子男二人，曰觀生，曰士宗，孫男五人，敞、敬、敘、赦、數，女一，未行，嗚呼，世之士不知學者不論，知學矣，徒馳騁空言，夷考其行，則背馳者可勝歎哉，若處士庶其善學者，誠惜其獨善不措諸用，然振衰善俗，所激厲多矣，比於得志一時，而無益斯世者，其得失何如也，故余於處士之事，喜爲之誌，使後來知其人焉，銘曰，

寔吾不溺，勢吾不趨，學之勉勉，居之舒舒，躬行孝友，仁於鄉閭，初豈要譽，令聞藹如，斯其爲君子之儒，

韓君墓誌銘

韓氏上世河南人，初遐光之閩始再遷閩之長溪，五代之際名碩者，又自長溪遷溫之平陽，其占籍於平陽也，始家金舟里，今家松山，則由宋處元進士淵與其從子淳祐進士穎翁，至君六世矣，君諱汝楫，字濟川，曰蕃、曾大父也，曰浩、大父也，曰珪、父也，三世皆不仕，而以行義聞，大父號玉溪處士，尤負材略，元至元二十七年，括大盜爲老鸛與溫盜林雄等合勢張甚，江浙行省參政高公興統軍討之，聞處士名，延致軍中，與之坐，問計，對曰，盜雖衆，大率詿誤者與烏合者爾，明公能開自新之路，以離其黨，則賊不足平矣，從之，下令曰，吾誅止賊首，去兵卽良民，無不爾宥，於中能擒送首惡者，賞與凡人等，由是賊黨爭去逆効順，全活數萬人，兵不勞而首惡就誅，高公賞之官，辭老不拜，父年四十七卒，時君甫七歲，大父甚愛之，出入必命從而後容止應對若巨人，見者咸曰，是家當有興者，吾知在此子矣，大父沒，鞠於大母閔、母楊，二母所以教告之者，不遺餘力，而君亦自知刻勵，稍長卽蕁拔不羣，事二母極於孝，處兄弟篤於愛，二母和樂，卒治喪營葬，情文備至，人謂其能子，君魁梧而髯，意氣豁如也，明於當世之務，親戚有事，就之謀，悉中機會，勇於爲義，見利則退避若將浼之，好賑人之乏絕，拯人於患難，病者予藥，死者予櫬，宗族弗克婚嫁者予錢帛，家之有無一不問，松山閩浙所逕，賢大夫士過其門，無不願見之，挹其風無不懼然敬之，環其鄉有爭，輒求直於君，君曰，我非有司，則皆曰，非無有司，可以取信者惟公，謝遣不去，曲直之以片言，其見短於君者，抑首趨出，自以爲受責有司不恥，而恥爲韓公短也，鄰人子無賴，往往自戕，要取財物，衆投之莫敢過，君正色責之曰，若軀長六尺，不自力於衣食，而輕生以餬口，尙靦復齒若人數中也，其人感悟，卒以改行，鄉鄰有以阻飢而與旁縣民私鬪，鬪者頗聚數十百人，君呼致好語之曰，而欲得食，以全性命，以活妻子，何不我告，而計顧出此也，此豈其道哉，卽發廩粟分以賑之，未幾，旁縣民抵罪，而鄉鄰獨免禍，咸感泣伏地謝，且歸所貸，君卒不肯取，娶陳氏，生子懋，五年而卒，君從巾生、薛包後母事，遂不復再娶，躬撫視懋長大，遣師事鄉先生，旣授之室，營別館於貝沙，以家事屬懋，而出居之，惟時節歸享乃來歸，曰，我蚤失父，不獲致養，又安敢享子婦之養也，俄閩寇犯其鄉，避之夏梭里，竟以疾卒於所寓，至正乙未正月乙

酉也，春秋五十有四，懋以是歲九月戊子，反柩葬神山月嶼之原，而舉陳氏祔焉，子男一人，懋也，以賢良擢將仕郎平陽府溫州判官，轉承事郎，知大同府大同縣事，女一人，適鄭彬，孫男四人，寔、寀、杰、默，懋歸自大同，以同門友徐宗起之狀，求銘於伯衡，惟韓氏之積累，其來久矣，詩所謂載篤其慶，則於君焉見之，而君器識尤不在前人下，令出而爲世用，其所以惠利風動乎人者，當不止於一鄉，惟外聲利而甘隱約，故其所可稱道者僅如此，然有懋以爲子，際今聖時，出宰百里，而諸孫楚楚，稱其家兒，將必能自樹以光其宗，植之矣，焉有不穫者，奚必自其身哉，銘曰，

猗韓氏，世有人，敦行誼，孚鄉鄰，君承之，善日新，惠惸獨，賙窮貧，行吾志，不求聞，夫之道，屈必伸，君有子，又有孫，將自今，大其門，發潛德，刻貞珉，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在昔元至正己丑，盜發海上，又明年，汝潁繼變，不五六年，淮東西、江左右、湖南北、罔不煽亂，如海中潮，前者未滅，而後者復起，士崩之患，危在朝夕，其君臣當夙夜惕厲，焚勤殫竭心膂，撥亂而反之正，若救焚拯溺之不暇，乃猥相與盤樂淫荒，視宴安之日，猶有甚者，略不以撥除事爲思慮，蓋憸奸怙寵，專權稔惡，蠱惑帝至於此，則禿魯帖木兒也，公於時、官文學，憤激於衷，發形於色，率御史善材抗疏彈劾，不少顧忌，冀一帝心感悟焉，使帝因公之言，立誅奸臣，以謝天下，反昔所爲，圖弭萬變，猶可以發中興之功，拯須臾之運，奈何奸臣甫竄，而遽用，顧謂公非宜冒而欲殺之，由是衆正解體，盜賊横行，兵交闕下，擁衆觀釁者相隨屬，寓縣割裂，生民塗炭，大明開闢之師至通州，帝遂棄宗廟遁，而社稷墟矣，是雖運祚之有所終，厥數之有所歸，抑豈不以疏法家拂士，忽忠言至計也哉，嗟夫，亡國之主，未有不以奸邪爲賢，而以忠讜爲狂者也，亦未有枋用非人，以言爲諱，而國能存者也，故公伯祖宋相宜中，景定初，以攻丁大全而竄管建昌軍，公以劾禿魯帖木兒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用，後二十餘年而宋社以屋，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元社以屋，書曰，興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値會，何其絕相似也，豈非不幸與，然身斃而名隨之，初非不幸也，而況元亡，公分致死以殉國，雖娶之附，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諒也，

一門之內，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嗚呼，公姓陳氏、諱遂、字元逵，溫之永嘉人，家婺之閩溪，自司馬始，高祖彥，宋累贈少傅，元贈中奉大夫、祕書卿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謚安惠，曾祖永春，宋累贈少師、元贈集賢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謚恭靖，祖自中，卽司馬，元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謚康順，考諱萍，元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宣政院使、兼延慶院使、領吐蕃宣撫使，高祖妣王氏，曾祖妣楊氏，並封永嘉郡夫人，祖妣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妣江氏，封溫國夫人，而公沈氏出也，三歲而孤，伯母陳留郡夫人江氏鞠育之，長大，年十五，從入宿衞，二十、學書於平章康里公巎巎、待制杜公本，學詩於張貞居天雨、馬教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康里公上下，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榜上進，獨用公所進者，至正壬辰，擢端本堂司經，尋轉正字，又遷文學，立朝蓋取器之爲人，事無大小，言必剴切，皇太子禮觀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劾禿魯帖木兒，實丁酉冬，賴太子營救，得不殺，遂辭所居官，明年，

遊海南歸永嘉.卽嵩下以居.從進士陳高授尙書周易.語及時事.輒流涕於邑.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其兄大都留守愛穆哥.問公安在.對曰.病臥故里.卽日以徵事郎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兼太子贊善.最後召以翰林侍講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後兩召.皆有御衣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已.今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輔弼之地.猶不能存宋於垂亡.況吾之材.職以論思.獨能存元於垂亡乎.王師克溫.公自沉淵.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猶安置徐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且三年矣.聞有薦之於朝者.遂卻藥不御而卒.公生以元之至治壬戌七月一日.卒以洪武乙卯十月六日.葬蘭溪縣甘棠鄉門村原.以壬戌十月二十日.娶江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五.曰智、曰聰、曰常、曰定、曰醇.女三.一適永嘉鮑行.一適黃巖鮑丑.一許嫁蘭溪楊跋.孫男二.遷、彰.今翰林吳君沈嘗銘公墓矣.而聰謂伯衡不可無一言.自公之志.伯衡惟君子所貴.大節爲先.公所樹立.豈不偉哉.乃若既貴且富.而孜孜問學.施德於人.而不自以爲恩.人或負之.而亦不以爲恨.他人未易能也.在公何難焉.出入兩宮.待遇之隆.賜予之渥.他人不可致也.何足爲公榮.雖其字畫.一代不數人.亦公餘事耳.以故不備述.而獨書其關於國者.表諸神道.其辭不殺.蓋以公言不用於當時爲可惜.公行無愧於先祖.爲可貴.庶有國者以懲.而事君者以勸云.係以辭曰.火之初發.未至烈烈.升斗之水.沃可以滅.及其燎原.烟焰漲天.雖竭江河.烏能撲滅.國步方艱.不用公言.國步孔棘.乃召公還.有策莫施.還也何裨.不榮以祿.乃分之宜.國破城亡.誓欲捐軀.不獲直遂.天奪人欺.死雖不果.義則無愧.世其家者.庶其在是.

謝氏西山阡表

謝氏之居平陽.由泰來上遡始祖勝.十二世矣.葬西山者.四世同域而異窆.今居昭穆之首.曰孝祖君.曰王氏.是爲泰來高祖父母.居昭之次曰仁壽君.居穆之次曰朱氏.其曾祖父母也.次於昭之右.曰懷孟府君宜翁.次於昭之左.曰徐氏.其祖父母也.祔徐氏之左.其父天祐君也.朱氏以上四喪.同以元泰定乙丑十一月甲子葬.後八年至順辛未四月庚申.則天祐君葬之歲月.後三年癸酉二月壬寅.則徐氏葬之歲月.懷孟君葬之歲.爲至正壬辰.月爲庚戌.日爲丙申.初勝當五代之際.避亂自閩長溪來平陽.因占籍焉.四傳而曰濟、曰溥、曰澄、曰浩.兄弟競爽.支而爲四.溥生定.定生淳熙進士吉州教授.諱恪生.恪生松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曾.於孝祖爲考.於仁壽爲祖.於懷孟府君爲曾祖.懷孟府君字惟義.宜翁其諱也.生以宋之寶祐丁巳二月十五日.自幼負志.長以儒稱.待補國學生.元兵取江南.以歸附功.授懷孟萬戶府知事.到官未幾.自免歸養.年餘五十.在二親側.依依納繻子.食飲必適.二親常愉愉.皆年九十終.鄉人以能孝推之.爲人倜儻好施.仁於宗族.以信義服鄉閭.或有爭.輒詣府君.府君曰.此是彼非.略不偏袒.得一言.咸唯唯而退.子三人.長天佑、次天澤、天祥.天佑賢而克家.府君買地西山.自祖塋原遷大父母之柩.與父母之喪合葬.更爲壽藏其旁.以至男有室.女有家.無不如志.皆天佑任其責.家業替而復振.實有賴焉.府君嘗曰.

我有子矣.我其便游以卒餘年乎.而天佑至順辛未三月十二日竟卒.年僅四十.府君拊膺慟曰.天乎胡奪之亟也.哀動行路人.時子泰初十二歲.泰來九歲.府君字之教之.憫憫焉.歲時節祭草滌濯薦拜.與夫族姻故舊鄉里慶弔.必與俱.以漸染其耳目.既就外傅.而泰初怠荒.府君進而訓之曰.爾雖幼.謝氏嫡哉.門祚之興替係焉.爾之材不材.不以學不學歟.今爾不學.則何以材.先緒幾何.不自爾世墜耶.言未已.涕泗俱下.至挾與同寢處.雖初鷄輒速之覺.申訓以前訓.泰初乃大悟.垂泣語弟若妹曰.我等何郝爲人乎.不幸早失父.賴有大父在.今不用其訓.傷其心.至使其寢不安.豈有人而若是乎.更相率力學.後泰初掾浙東宣慰使司江浙行樞密院.泰來起直學.積官爲溫州路總管府知事.階將仕郎.入皇朝者授平陽翼元帥府照磨.府君不及見之也.府君卒以至正癸巳八月十有一日.後四十一年爲今洪武十六年.泰初死亦且二十四年.泰來實始買石以狀來請曰.惟我謝氏.有墓於西山.皆出先祖經營.先父之沒也.寡妻幼子.煢煢孤立.不至覆厥宗.以克底今日.無非先祖覆籲之力積累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則是先祖有善.而泰來不知.非惟無以昭示子孫.抑不孝之罪.將何以自逭.幸賜一言而刻焉.余嘉府君之爲.有合於古者.邦族葬之義.又多泰來之孝.故據狀之大節.以爲謝氏西山阡表.

吳府君墓表

平陽之士曰吳璟、叔玉.狀其先祖閻樵府君卒葬歲月、子女孫息之數.命其子禮奉以請於伯衡曰.吾早歲而亡吾先人.非惟先祖之行.吾不及聞其詳.而葬亦且稔焉.若又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人之孫者.將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矜而畀之.伯衡辱交禮父子間.文雖不足.其何敢辭.按狀.府君諱應時.字朝俊.閻樵其號也.姓吳氏.生於宋淳祐戊申十月七日.爲人簡直寡言笑.而嗜讀書.經史百氏之說.靡不淹貫.兼通道釋之典.待宗族篤於仁.處鄉閭篤於信誼.元之延祐丁巳九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維吳氏其先閩之長溪人.後唐時遠祖又新擢進士第.來令平陽.遂家焉.五傳爲仁矩.凶年嘗設粥活飢民數萬.吳越忠懿王聞而嘉之.授陪戎副尉.同產弟仁壽.各二子.曰元亮、曰元宸、曰顗、曰徹.析居以所居自別.元亮居灣頭.爲灣頭房.元宸居莊房爲吳莊房.顗居吳樓.爲吳樓房.徹居仙口.爲仙口房.四房子孫咸盛.在宋世起家科第.仕者相望.而元亮四世孫曰迪功郎傳.娶徐氏.子朝請大夫祕書省校書郎子才.娶馮氏.封永嘉郡君.子奉議郎某.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思齊.娶陳氏.封恩息郡孺人.無子.府君實郡馬王公某之子.母趙氏.奉議命爲子.俞侍郎之孫介之.以府君爲賢.延居甥館.又從家嶺門.爲嶺門吳氏之祖.俞夫人生於宋景定甲子十二月十日.卒於元至正戊子三月三十日.至正庚寅十一月二日.始合葬於嶺門山之原.子五人.長潛、孝友而慈祥.果毅而直諒.氣岸魁梧.論議磊落.磊然偉人也.年四十一亡.次曾、永嘉場鹽司令.次浩、次源、爲浮屠.次淵、出繼曾氏.女二人.一適鄭良濟.一適陳彥明.潛二子.璟其長也.平陽州商稅務提領.珍爲浩後.曾四子.城、積官承務郎江浙行中書省照磨.其掾行宣政也.偕同僉迭里迷失招諭陳友諒.留鄱陽.持節不屈.名動公卿.珝天富南監場鹽司令.入皇朝山貴梅縣丞轉承事郎.穀城知縣.瑜早亡.琪、天富南監鹽司管勾.一女.婿俞端.至正丁酉甲科進士.同知韶慶

州事.璟之子曰禮、曰燈.珍之子曰復.城之子曰季、曰寅.季珣甿曰孝.琪之子曰南、曰遜.禮善文辭.工筆札.永嘉縣儒學教諭.五丈夫子.詵、誧、譓、端、謀.嗟夫.富與貴易致也.後嗣克肖.世濟厥美.不易致也.吳氏自縣令至於今十有九傳.將五百年矣.而賢子哲孫.後先相繼.豈非難哉.府君復出而振之.雖不世其祿位.而孫曾茂衍.使家聲不墜.則所以前承而後引者.固自有餘裕矣.雖然.枝之繁.本之盛也.流之長.源之深也.若夫愈久愈茂.愈傳愈遠.則又在乎培之浚之也.揭諸墓前.吳氏之後嗣.其可不知所自而思所勉.是爲表.

故元承德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周公墓表

公姓周氏.諱誠德.字守仁.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帥、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封汝南郡康惠侯.應奎之第七子.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嗣德之異母弟也.生母王氏.以公貴.封汝南郡君.方至正末.嗣德分鎮平陽.總制瑞安.幕府之中.非無材智與之共事.又有僚佐布列左右.求其臨機決謀之際.以其可否爲從違.行師制敵之間.以其前卻爲安危.求之他人.固不能矣.是以數十年間.軍旅之事.公獨身任焉.公之爲人也.明敏而果毅.沈摯而莊重.大敵臨之而不餒.小寇犯之而亦慎.失利而氣不撓.得勝而色不喜.其紀律嚴.其號令明.其賞罰必.其威惠洽.其於士卒戰陳則先之.次舍則後之.甘苦則同之.綽乎有古名將之風.寇之所在.窮誅力討.而險阻艱難.未嘗憚也.故二州四境之外.以至閩括之區.無不至焉.槩計其大小戰.無慮數百.剿德口、小龍、南山.拔四關、三魁、馬嶼、藻三港四溪夷百丈、莒岡諸砦.縛金安三、吳邦大.殺李師金、翁瑞.降張仲卿、吳叔寧.藏金龍十.擒程景安.斬葛兆、徐吳

佛五諸砦.而分北其徒黨.復松山、崇政、洋嶴、方山、三尖、五巡檢司.內奠二州.而外帖閩括.遂披棘荊.拾瓦礫.樹城塹.深招集流散.存恤困窮.遠近之民.皆安於田里.而無殺掠轉徙之苦.又歲漕糧儲上供京師.皆公之力也.以功授溫州路錄事.轉忠翊校尉.同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又授昭信校尉.溫州路總管府判官.依舊兼行軍鎮撫.嗣德拜同僉江浙行樞密院事.而公拜承直郎、浙東道宣慰司副使、僉都元帥.及嗣德參政命下.而公遂以承德郎爲行樞密判官.公尤爲方明善所憚.方之據溫也.屢以舟師來侵.公敗之香山.又敗之徐洋.癸卯春.台、慶、溫之兵悉發以攻平陽、瑞安.自以爲談笑取之.而又再敗.其秋乃賂道公麾下林淳、林子中.使狙伺於內.林淳以九月十八日執嗣德以逆方.越十二日.林子中亦執公送之明善.讓公不下己.公大罵曰.賊奴賊奴.爾諸父行劫海上.朝廷貸爾死.又畀爾節鉞.恩莫大焉.爾等不思報効.而分據郡縣.真大憝也.我奈何下爾.且張士誠在吳.爾不知爲國家勦除之.顧日夜加兵於我.我受天子命.守二州之地.奈何而下爾也.明善恚諱.趣左右剝公皮.公曰.縱盡剝我.猶愈從爾苟活.況剝皮乎.竟以十月一日遇害.得年四十有二.至死罵不絕.既死.屹立自如.雖明善亦嘖嘖曰.豪傑豪傑.夫人同邑陳氏.諱貞一.封汝南郡君.父衢州路龍游縣學教諭太和.母蔡氏.嗣德被執以去.夫人曰.事急矣.今日死生猶在我.稍緩不惟欲生不獲.雖欲死不獲矣.我命婦.可辱身以羞夫主乎.以嗣德被執.又明日自經死.得年四十有五.公收之.未及葬.而見執矣.無子.一女曰禮.嗣德歸自南京.以其幼子秦爲之後.而延鄒

奎爲贅婿.秦夭死.禮夫婦獨任養祖母.祖母年八十.洪武乙卯十一月四日終.遂以己未十二月十日葬睦原之東谿.而其公衣冠與夫人骨殖祔焉.以爲邑人雖祠公證真寺.而墓上宜有刻.來謁文伯衡.竊惟公奮鄉閭.以民兵靖一方.及臨患難.則殺身殉義.其功烈亦既足以暴白於天下.夫人從容就死.以全其節.其貞何以加諸.而禮以一女子.能盡生事死葬之禮.其孝又何如哉.爲臣若公.爲婦若夫人.爲子若禮.此皆無愧於人紀.而有補於風教者也.雖欲不書得乎.故撫狀爲表.使刻以揭於墓.以彰周氏之盛.以爲斯世之勸.

譚府君行述

公諱安榮.字榮甫.姓譚氏.其先豫章人.後徙居潭之湘潭縣.遂爲縣人.譚本齊之附庸.其分土在今濟南歷城間.春秋魯莊公十年.齊桓公滅譚.譚子奔莒.子孫以國爲氏.其後散處四方.代有聞者.見於歷代史.湘潭之譚氏.則顯自宋禮部公諱世績.事紹陵.官至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宋史有傳.是爲公之高祖.曾祖諱某.祖諱某.湘潭縣丞.考諱義先.隱居不仕.尚浮屠法.放情山水之間.自號湘溪居士.妣黃氏.公生而穎悟.母夫人授以孝經.隨口成誦.既長.嗜學.博通經史百氏之說.至於釋道之典.無不覽觀.與從兄安期、安邦、同居合爨.友悌篤至.二兄亡.無子.命次子應璞爲安期後.內外數百指.齊以禮法.而身率之.閨門雍肅.未嘗有違言.勤於治生.家業日裕.輕財而好施.歲飢傾廩以賑餓者.爲粥以食不能自食者.遇貧乏者予之錢.不能喪者給之櫬.距居之東十五里.有渡曰牛欄.下攝市在焉.其川湍悍.涉者以病.率好義之家.伐石以爲梁.直渡之西.自竹貲橋以至闕子衙.驛道出焉.其塗汎洳.行者以爲病.甃之以甓.寺曰護法.

觀曰梅仙.棟宇摧圮.像設故弊.繕脩莊嚴.使之煥然一新.又割田三十畝入觀音寺.以飯其衆.觀音之僧曰紹富.護法之僧曰道惠、曰紹祖.得遂薙髮.皆公爲之檀越.爲人謙慎重.門有吏卒.避去不與言.稱歲無賴子相與謀.強納券而發其廩.公聞之.欲因乞之.諸子以不足爲惠.邁長効尤者.爲言乃止.嘗有質田而自鬻.冀歸其田者.公亦哀其情.而欲以田歸之.由是人推爲長者.時海宇承平.士大夫以仕相高.或挽公出仕.公曰.吾焉用仕爲.幸有先人之敝廬.可以避燥溼.薄田可以供祭祀.具饘粥.教子讀書.優游卒歲.良亦足矣.焉用仕爲哉.晚年得末疾.伏枕日久.卒之前一日.忽曰.自吾感疾.明日且葬矣.殆不起乎.爾是夕居護法寺傍梅宰者.夢寺之菩薩天王迎公入寺.幡幢、鐘磬、鐃鈸、燈燭、香花.梵唄甚盛.詰旦果卒.宰詣門將白以夢.則已屬纊矣.聞者以爲異.實元之重紀至元庚辰正月二十八日也.公生於宋咸淳丁卯十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四.後六年己酉十有一月庚申.葬於縣之石塘山之原.從先兆也.夫人賀氏.諱妙興.同縣人.父諱某.母劉氏.婦德母儀.著稱娣姒.勤儉約.善書算.持經茹素.以此終身.公之起家.夫人實佽助之.其生以咸淳丁卯七月十九日.其卒以至正庚寅二月十日.得年八十有四.而以卒之冬十二月某日.祔於縣丞墓左.子二人.應辰、應璞.女二人.適王必大、賀世發.孫男六人.明孫、福孫、玄孫、壽孫、貴孫、榮孫.貴孫卽今金華管軍鎮撫濟也.曾孫男三人.榮、渠、什.孫女二人.伯衡歸自翰林.濟延屬而語之曰.濟年十有四.而先祖卽世.踰年而先父繼沒.後十二年.湖湘大擾.疾疫並興.而吾母吾叔父暨二兄以及弟從俱亡.

不啻若濟.僅存喘息.又越在戎行.違去墳墓.轉徙數千里之外二十有一年矣.尙賴先祖遺祉.竊叨祿秩.以不墜宗祀.然先祖之嘉言懿行.日就泯沒.大懼異日無以見先祖於地下.敢以狀爲請.伯衡譔序次其實.可以昭示後人者如右.

北麓處士李公墓誌

臨川有厚德之士.曰北麓處士李公.生故宋咸淳丙寅七月二日.卒於故元至正辛卯正月五日.而以壬子□月□□日.葬於大嶺坑之原.則皇明洪武五年也.後十有四年.其子鎬被選爲考試官.而伯衡亦自金華山中召至.同事禮闈.鎬乃奉其友翰林修撰金琨所述狀.求爲銘.伯衡文雖不足.誼則不敢辭.退而按狀爲紀之.曰.公臨川崇仁人.姓李氏.諱士華.字廷實.北麓其別號也.宋太學上舍生.贊善堂直講諱高翺也.宋鄉貢進士鉞、曾祖也.适、祖也.元德、父也.盧氏、母也.賦才穎特.音吐如鐘.好學強記.數百言過目輒弗忘.雖蚤失怙恃.二兄繼亡.獨支門戶.弗克終學.然經史大義.無不通.長於詞翰.談論辯博.此公之學也.德祐失國.江南新附.衆皆逡巡.然公獨幅巾深衣.翱翔邑里間.意氣自如.出其餘智治生.坐使貲雄於鄉.此公之能也.事繼母吳氏.下氣婉容.得其驩心.以不及終養.語及二親.輒泣下被面.昕夕必展謁祠室.歲時節享祀.必腆必潔.初度哀慕.如初喪.終其身.此公之孝也.宗族貧者.子本予之.孤者鞠之.死無以棺斂者.斂之.有所貸不能庚而再貸者.度其終不能償.出券焚之.或以田園來償.曰.適可殺.先業不可廢也.弗取.歲饑.平賈出粟.粟價由是弗騰湧.人賴以濟.不能食者.作糜道上食之.活者甚衆.伻有盜廩粟者.見之弗其變.更益以他粟遣之.里有力役.挺身任之.不以煩細民.此公之仁也.訓諸子以經術.躬督視之.不至夜分不得息.諸子蚤暮不敢去冠帶.不敢私宴飲.不敢傲流俗侈靡.此公之教也.朝廷下鬻爵之令.巨室爭取以自榮.公恬不介意.或持空名告身求售.公笑曰.我且不欲以文學干進.取涉銅臭之譏.而謂吾欲乎.此公之讓也.擇爽塏地.作賓館.環樹松竹蔬圃.賢大夫士過門.倒屣以迎.論文析理之際.樂飲終日.惟恐其去之亟.此公之好士也.里人爭鬭.方斷斷然譁.折以片言.曰此是彼非.卽免冠頓首釋去.此公信誼之孚於人也.晚好神仙.一日樓居有神降焉.相與倡和.許公壽如歲數.逾其年八十五.隱句曲山.過浮邱公上升去.後公果享年八十六.此公至誠之格於神也.凡三娶.郝氏無所出.而曾氏陳氏繼也.子四人.伯彬、仲鎬、而鏞、蕃.其叔季也.鎬字叔剛.篤學能文.應詔至京師.擢國子學正.轉翰林編修.領中都國子監事.方摯用.此公之澤也.女三人.丁師周、廖晉、戴尙德.其婿也.琬、雅、維.其孫男也.其曾孫則男二而女一也.銘曰.

李在臨川.派出隴西.代綿譜軼.系序莫稽.賢公之生.門祚中微.闖步又棘.亦孔之巇.而周於智.而優於材.
雖云蚤孑.有猷有爲.迄亢厥宗.家用以肥.不驕不吝.旣惠且慈.維族維鄰.孰寒孰饑.孰窒孰乏.載餘載遺.
衆方爲富.利歲之飢.飢輒閉糴.以要厚貲.獨取我陳.稱物平施.粟弗翔貴.澤及惸嫠.闔家以則.左矩右規.
於世無求.絃琴誦詩.於赫令譽.退企遐推.享有多壽.踰期頤.人豈不貴.握符乘麾.多行不義.瑜不掩疵.
曾不如公.皁帽白衣.無愧無怍.式全其歸.況也有子.際遇聖時.其鳴以文.一代宗師.何嗇不報.天豈遠而.
發其幽潛.勒此刻辭.

李維壙銘

臨川李鎬.叔剛.甫爲學正國子監之六年.其第三子維歿.年才十有三.後七年.叔剛以翰林編修領中都國子監事.入考會試.與伯衡同事禮闈.歎曰.吾兒維之歿久矣.余未嘗一日而不念之.君幸而賜之銘.以慰維之不幸.以紓乎余之哀也.伯衡曰.銘王逢原者.臨川也.銘邢敦夫者.豫章也.逢原、敦夫.豈於材而嗇於年.惟得言立如二公者以爲托.故其命雖短.而其名則延.叔剛哀其子.閔其不朽.而屬伯衡銘.難.顧伯衡豈其人乎哉.後二年.伯衡考試陝西.還次中都.復會叔剛.而叔剛以王紹所爲狀申請益力.嗟夫.天下之寶.天下之所共寶也.子弟有若維之聰俊穎拔.夫豈多見乎.材成而實就.出爲邦家之光.吾黨誰不屬望哉.而不幸夭閼.伯衡固傷悼之不能已.又安得以淺薄而拒叔剛之請乎.維小字貴定.生以丙午三月十六日.風骨峻整.肌膚若玉雪.目光睇睞射人.見者以爲奇器.數歲.坐之膝上.口授古詩歌.數過輒不忘.其母游氏.攜至南京.八歲耳.拜跪唯諾.應對周旋進退.儼如成人.間從長者出遊.見古蹟勝槩.必請問所自.而謹識之.已而就傅國子監.受小學四書六經正文.日千餘言.卽能了.其習作字.不待提教而得筆法.朔望.諸生從博士助教問難.維輒趨而拱聽焉.於其旨歸.豁然也.博士助教若趙俶、錢宰、劉紹先諸公甚愛之.試以詩課.隨口響應.若不經意.而出人意表.莫不嘖嘖歎賞.以爲叔剛有子.同舍生壯者冠者.咸與抗禮.初不敢以兒稚視之.貴游子姓.邀與共飯.輒固辭.或問其故.對曰.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暇日寫山水樹木人物翎羽之類.種種有思致.嘗刻木爲戲具.狀宛如琵琶.扣之琅然有聲.其智巧多此類.平居事父母.及其兄.款曲而恭敬.撫二妹尤篤於愛.居國學四年.是爲洪武戊午.其春欲與其兄歸其鄉.省其祖母.叔剛以道遠弗許.維鬱鬱終日.冬十月四日得疾.疾愈而復作.易數醫愈劇.維見叔剛夜坐其旁.憫以危疑之.強自支曰.兒無苦.願大人就寢席.毋兒憂也.疾且革.其母哭之慟.復張目曰.天壽、命也.兒死、豈足惜.願毋氏爲愛.宜以十一月十日卒.與叔剛遊及識維者.皆來弔祭哭盡哀.是月二十七日返其柩崇仁.而以□月□日葬大嶺坑先祖北麓處士兆次.銘曰.

維也誠李氏子弟之秀.使造物者畀之材.而又假之以壽.其所成就.豈不光前而裕後.奈何踰方前而萎.東未觀而仆.人且痛惜之.而況於其父母.嗚呼.

蘇平仲集卷十四

誌壙

桂府君墓誌銘

桂府君仲晦甫以洪武七年四月十六日客死南京。其子緯、函骨還諸暨、卜以是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葬於華亭鄉陳村之原。前事踏門泣且拜。求銘以窆。始余見仲晦起布衣儒者、得千里之地而治之。遇事立決、嚴不失於苛、寬不至於縱、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庶幾窮經能致用者。由是樂與之遊。未二歲而仲晦就逮以去。去僅八閱月。仲晦則死矣。於戲。悲夫。尙忍銘諸。雖然。余知仲晦者。非余而誰銘乎。仲晦自未冠時、輒推其家貲與其兄弟。入太平山中且十餘年。父得瘋痺疾。諸兄又或被或亡。乃歸家授徒以養父。父沒。喪葬一遵家禮。兄弟之遺孤寡數百指。無一瓦之覆、一廛之耕、而以生以育、皆藉之仲晦。至正末。仲晦攜而俱避兵孝義里。不以急難棄其恩意。里人高其行。或致餽遺。雖居貧未嘗苟受。即受後必償之。國初士率乘時赴功名。仲晦獨累薦不起。會詔徵儒者。有司起仲晦至京師。遂以四年冬擢奉議大夫同知金華府事。初蘭溪民有以私鬭繫獄者。其火伍夜劫以去。既捕得之。上其獄於郡。郡當以在逃而抵捕者罪誅。速坐繫甚衆。其間有合得杖而久淹者。仲晦至。闕其旗杖而遣之。從捕者之家、奴訴於朝。下憲司取其獄鞫之。訖論如捕者言。諸署牘者。例解官徙中立府作室。仲晦坐焉。徙中立府三月。復徵至京

師。後四月竟以疾不起。於戲。仲晦而至於斯耶。殆豈不以其戇。乃若是耶。所謂天者。其果可必耶。抑仲晦嘗言。君子之居官也。職所當爲者。勉焉而已矣。豈復臨事而畏首畏尾哉。若夫利害成敗得喪。則有命矣。彼臨事以求全者。非不計較。而距知禍釁之來。常出於智巧之外。故吾服官以來。事無大小。義所在。未嘗首鼠也。其自信如此。而猶以是殞者。爲仲晦寧悲冒焉。則余之知仲晦亦淺矣。仲晦之厄。金華人閔之。哭之多失聲。此豈徒然者哉。仲晦名昆。世越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母費氏。其生以元之延祐甲寅二月四日。娶薛氏。子一人。緯也。予嘗因仲晦自號。摭其學行爲著尊生子傳。而語仲晦曰。乃若服官治行。尙當書之。而今遽銘其藏。是則可歎也。銘曰。

際可而仕。亦順乎命也。隨試而效。厥有攸趣也。正誼而行。要以自靖也。方翔而蹶。是以無悶也。又不有年。天之未定也。旣全其歸。抑又何恨也。

趙州判官張君墓誌銘

余遊平陽。邑之士致孝於其先祖父者。多謁余銘其墓。而張生克寬持狀錄。一日屆門。雖泫然出涕。拄而問焉。辭席曰。人之父母。皆得公銘。以爲不朽之托。而克寬之先人獨不得公一言。以傳不朽。是以竊自傷也。余哀矜其情。命以狀來。克寬乃與其父友金滌先生。具世系鄕里。因其仲父正再拜申請。乃爲取而誌之曰。君諱明善。字思誠。今以字行。姓張氏。溫之平陽人。其先自閩來遷。始家金舟鄕原。與宋端平間迪功郎殿尉副。又遷居縣西登瀛里。曾祖泗。咸淳鄕貢進士。祖文奎。博學善斷。州推爲三老。父邦榮。以孝行聞。母林氏。宋太常寺簿鐵之曾孫女也。君生三歲病瘵。醫者以爲不可治。去之。是夕。醫者夢老人曰。張氏兒。命器也。何不欲以解毒飮。明日持以飮之。果愈。稍長自知力學。年十五。父沒。執喪哀甚。善事其母。從進士孔克表授尙書。遭世大亂。隱居養母。以信誼重於鄕閭。其文辭猶有聲譽縉紳間。國初。孫安以行中書省照磨總制平陽。辟君參贊軍事。時甌閩皆未入版圖。君馳詣行省。白攻取計。今曹國李公任方面之寄。一見語合意。不覺席之前也。與之議論。連日夜。欲留之幕府。君以母老力辭歸。洪武元年。授察僉事萊鼎。以賢良薦於朝。徵將仕郎眞定府趙州判官。自內出白金文綺紵布賜之。母妻皆與焉。既治事。州民猶有保寨龍寨者。而征虜副將軍鄧國公欲屠之。君曰。皆良民也。吾爲天子收民。坐觀可乎。詣軍門自言。願奉揚天威。往諭之下。鄧國許之。卽抵寨。攏寨呼其酋。曉以逆順禍福。其酋猶豫。左右趣君還復命。曰。不爾。將以後期。併就誅矣。君曰。以吾一人易一寨人之命。吾固甘心也。卒諭下之。所活無慮萬餘人。明年夏秋大旱。君齋戒走群望。禱。連雨三日。歲以有秋。方戒使者歸。御賜綺幣爲母壽。且迎致就養。而明年三月三日。君竟以疾卒於官。得年四十有三。在官二年。平易以得民。廉愼以馭吏。獄無淹囚。庭無留事。里無橫斂。民安而吏畏之。至是。會哭於庭。其哀戚與喪其親不啻。季弟正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負其骨來歸。壬戌十一月甲申。葬於昆山先塋之次。配韓氏。志節卓然。子男二人。克寬其長也。次堅。君卒時。克寬五歲。堅三歲。皆君二弟卵翼之長大。則君之教行於家可知矣。銘曰。

鸞鳳之儀。玉雪之姿。學無不窺。材足有爲。出遭聖時。爲良吏師。州民危疑。保厥險巇。諭以德威。投降恐遲。

千百耄倪，乃免誅夷，栽拮栽綏，歲栽栽棘。民莫不懷，吏不敢欺，命也難知，竟止於斯。不究設施，有識嗟咨。老母在閨，弱妻稚兒，望君來歸，而歸以尸，亦孔之哀，孰不漣洟。崑山巍巍，遺塚在茲，莫堅匪碑，刻此銘詩。君有餘悲，我無愧辭。

譚益之墓誌銘

公諱應辰，字益之，姓譚氏。伯衡所爲著行述諱安榮府君，則公父也。母賀氏。府君素仁厚好施予，號稱長者，吏卒至其門，諱避之。歲庚午大祲，無賴子羣然具姓名，稱貸於富家，不問允不允，輒發廩取粟，且至府君所。府君以民命方急，欲因以乞之。公曰：借使因而乞之，彼未必以爲惠也，徒長効尤者耳。兒有以處之矣。乃集鄉鄰與之粟，曰：持此將爲備衆備也。幸相與守之。衆欣然願盡力，無賴子計沮，官尋亦捕貿於法。皆有質田於府君者，旣而其人欲自剄，冀歸其田。府君惴惴然。公曰：何畏也。出諸其人曰：數畝之田與七尺之軀孰重？我家翁未嘗不可以誠動，爾若以誠告，毋無不歸者。今計顧出此，將執爾送官，況肯歸爾田乎？其人蒲伏求免，乃釋之。聞者相與語曰：譚氏有子矣。門戶之事，挺身任之，性明敏，而又有材局，符其下。事睢已集，或科徭而吏雖手低昂，卽指擿詰之曰：我若吾父可欺耶？而猶欲毀故態乎？吏謝改之則已，不然，輒詰守長，發其奸，由是皆畏憚之。爲人尙氣節，居鄉里，豪悍者抑之，善柔者扶之，拯其患難，恤其窮乏，而同其休戚。秋租額存而無徵者，諸里胥率取償於細民。公曰：細民饘粥且猶不給，寧尙堪此？出己粟

以償，人多德焉。平生不治產業，家之金帛粟布，其季司之，略不經意。歲庚辰，居府君喪，訌陽上攻，疽發於舌本，久而不瘥。一旦增劇，曰：吾往矣。呼二郎來，二郎其季也。季來前，已不能言，第執其手，囑諸子作指畫。詔告狀者三，遂卒。至正辛巳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公以至元壬辰五月二十九日生，以乙酉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合葬石塘山先墓之次。娶莫氏，淑靜而仁柔，生於元貞丙申六月二十三日，卒於至正壬辰某月某日，葬於尹塘衙。子男三人：福孫、壽孫、貴孫。女三人，未行而亡。孫男三人：榮、果、集。女四人，尙幼。貴孫今易名濟，以忠武校尉爲管軍千戶所鎮撫，戍平陽，使過金華，諗於伯衡曰：痛念先人垂沒，口不能言，而猶欲詔告之，豈無望於兢兢諸孤哉？夙夜兢惕，弗克上副屬望之意。際遇聖朝，幸以尺寸，忝獲位序，所以致是者，皆先人積累之致，顧以驅馳南北，於其劬躬樹德以前承後引者，揭辭墓隧，昭示後昆，久猶缺焉，敢以爲請。於戲！元之將亡，大家右族，棄骨肉，去墳墓，散之四方，而其後無聞焉者，豈少哉？濟獨克保其宗祧於播遷之餘，而又克立功成名，有祿入以供祀事，斯易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矣。推原本始，揭以銘詩，俾子孫知其所自，禮亦宜之。其世系見府君行述中，乃銘曰：

譚在成周，附庸之國，後併於齊，子孫四出，以國爲氏，世有顯人。公居湘潭，端明之孫，材足有餘，而不樂仕，儲德於身，以開介子。桓桓介子，旣武且文，爲天子使，望于一軍。孰流之長，匪源之濬，惟本也豐，其枝斯盛。爾孫爾曾，視此刻銘，尙思厥自，益謹其承。

故庸齋吳君墓誌銘

昔元氏有國，自延祐之後，士多尙彌文而馳騁虛名，其於問學，不免苟且，尙何望修身踐言如古人哉？及

至正以來，而其風寖隘焉。平陽吳氏，於其時曰昔府君、曰瀞府君、曰涉府君，皆刻意於經術，力行於家庭，抗志不仕，自足山林，以孝友忠信禮讓雍閑表勵其族姻鄉黨，而涉府君爲遠近學者所宗尙之，曰金州先生。於乎，可謂特起於流俗中者矣。君於昔爲曾孫，於瀞爲孫，而涉之子也。名舉，字子庸，材尤克肖，能守其家法。爲人聰穎敏達，博極乎羣書，而邃於史，古今理亂存亡得失是非之際，無不貫穿，其辭翰亦清潤可喜。平居直諒，不以言爲容悅，遇事裁決，勸中肯綮。君之爲子也，養志爲先，親所欲爲，委曲承順，不以家之貧而儉其親，肥甘輕煖，皆不失時，得美味，數舍外輒持歸以爲奉，時物、親或未嘗，人以餽之，不先嘗也。親沒，哀毀頓絕，三日不近水漿，親戚懼且致疾，強之食，始進餰粥，葬祭一遵家禮。人咸推其能孝。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篤於教子，旣延致名師於家，又飭禮幣使之遊學，而教之先踐履而後文藝，蓋惓惓焉。待宗族情文兼致，吉凶赴告，歲時會拜，爲之規，而周其窮乏，恤其疾病，拯其患難，必竭其力，至於故舊鄉里亦然。不知其力之不足，必稱其情而後已。由是信誼大孚，里有不平，不詣有司，而詣其門，君徐出片言曰：此直彼曲，咸帖帖聽受，謝去。嘗構小樓，藏脩其間，搢紳學者多就之，而君亦喜得朋也，相與講明唐虞周孔之道，或夜分不寐，或浹旬忘去，蓋將劘浸灌以闚夫聖賢之閫奧，志未及就，而死及之矣。故君之死，士類咸爲之驚傷。卒之日，至正庚子七月十四日也。上距延祐丁巳君始生之歲，得年四十有四。以壬寅十月十六日葬於里之黛山原。娶陳氏，後四年卒，其生以某年月日，其卒以癸卯九月十七日，其葬以洪武戊午九月二十二日，葬在金洲之瀾里。丈夫子四：曰任、陳出；曰田、曰穀、曰埜，側室滕出。君卒時，諸子皆幼，後皆克修其業，以世其家。任舉明經，爲郎福建行中書，詳練潔廉，聲稱籍甚，君之教行於身後又如此。余聞君子病無聞焉，非有待於外也，有待於外而後聞，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今觀吳氏一門四世，不出里閈，布衣沒齒，而其生也有稱，其沒也有傳，則彼以詩書爲筌蹄，馳騖衒鬻而名卒湮滅者，非惑歟？此任之請銘，余喜爲之論次，非徒以慰其孝思，亦將以風吾黨之士云。銘曰：

修其行誼，鏗處里閈，遊於高明，蟬蛻卑污，庠有典教之師儒，邑有執政之大夫，而講學者惟其廬是趨，而閭閻者惟其言是孚，夫匹夫而化鄉人者，其豈非吳君之徒也歟。

孔教授夫人汪氏墓誌銘

伯衡旣銘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之墓，其子克烈復泣而言曰：先生幸哀克烈，爲吾父著銘墓石，惟克烈三歲卽孤，而不殞其世者，吾母之力也。願其藏異穴，不得合而銘之，克烈懼其懿行將遂湮沒，敢申請焉。願先生重哀克烈而惠以文。昔吳齋鄭君季明以古文名世，而斯許可，閭巷之士，祇名礪行，以其言語文字而借舉取重者彬彬焉。伯衡發其遺文，得孔母汪夫人傳，則克烈母也。傳凡四百七十餘言，以謂非惟用勸天下之女婦，亦將使爲士者聞之，內愧而自省也。於戲，其推重之至矣，則夫人豈可以今人目之哉。何忍而辭爲銘。夫人諱淑真，字遵寧，其先歙人，鹽惠公之後也。五季時，避亂來居平陽，至夫人父始徙居郡之蓬池坊，遂爲郡人。父諱鼎新，學行文章爲溫儒宗，門人因其自號稱之曰桐陽公。母潘氏，有賢行。夫人生而淵靜聰敏，加以漸染習禮法，通經史，善筆札，而精於翦製結繡，事父母以爲賢，難於擇配，其父來

典平陽州教。始以歸孔公。時年三十矣。接宗姻以敬。處妯娌以和。奉祀豐而潔。曰。吾不逮事舅姑。所以追養者。其敢不恭。孔公宦轍所至。以性剛尙氣。爲守武所嫉。而免於禍者。以夫人能規諫也。歸孔公八年。而孔公卒於吳江。嚙指濺血棺內。誓不他適。成斂。人恐其一弱婦安能返櫬二千里外。而夫人竟克以其櫬歸。爲墳於新關。舉先夫人陳氏之喪合而窆焉。屛去膏沐。闔門紡績。不與親戚接。夫之族亦罕見之。孔公有女弟歸薛氏。方嫠居。乃迎致與處。而養之。諸子在襁抱。常當詔之曰。先聖人子孫。不讀書自樹。將羞先聖人。此若父平日用以自勉者。故我今以之勉若等。若等其識之。蓋子五人。其一前子。其一孽子。夫人恩之無纖毫厚薄。其子亦自以夫人之恩無厚薄。諸子長大。分田廬財賄什器爲七。以三分與前子。而命己子孽子各有其一。人以此益賢之。善生理。家業日殷。然有餘輒以施予。寒飢者在門。與衣食孜孜若不及。且勸之曰。彼能殖者亦惟力農工耳。爾奈何不自力。感悟去而自力者往往。或從夫人貸錢。過期而償未嘗取贏。稱貸不能償者。則焚其券。過鄰嫗以禮。鄰嫗日升堂起居夫人。一或失行。卽戒門者絕之。鄰嫗惟恐見絕於夫人。咸知謹飭。桐陽公捐館已久。惟諸安人在堂。滫瀡飲食。任饋之使者相躡。有疾卽歸侍。不問寒暑。及其殁。持錢帛以助弟姪喪葬。其兄病殁亦如之。外家有田五百畝在平陽之南湖。布米力役之征。夫人命諸子任之。欲錢急輒代之輸。三十年猶一日。初孔公作新第。而出沒吳江第中時見怪物。及夫人還自吳江。衆以告。且誡勿卽居。夫人曰。我不怪其怪亦自不怪。卒入居之。而怪自是不復見。雖程子之母何以加諸。寡居二十七年。年六十有五而卒。至正戊子九月二十六日也。子克烈、克焦、克勛。遂以辛卯

十月二十日。安厝南湖九保頭原。銘曰。

猗夫人兮。父業克傳。婦訓闕兮。兩髦之操。三遷之教。克允蹈兮。螽斯之仁。鳴鳩之均。與古倫兮。見諸述作。表其卓卓。白先壟兮。道文是徵。勒辭于幽。史伯衡兮。

夫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諱高、字妙福。姓周氏。揚州高郵人。嫁同里陳氏爲諱元吉之妻。今武毅將軍千戶馬侯俊之外姑也。父諱某。母張氏。夫人柔懿慈恕。在室事父母盡子道。歸陳氏事舅姑盡婦道。生一男兩女。而元吉卒。時夫人年三十有八。寡居任家政。能勤儉理細微。時斂散。以持其門戶。選婿里中。得武毅君。翩翊翦延之。後七年。兵興。武毅君與夫人之子國賓。乃奉夫人渡江而南。僑居姑蘇。旣而武毅君與國賓俱以材勇攖義兵萬戶。國賓後戰不旋踵以死。武毅君超遷浙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分閫臨安。入皇朝。除今官。戍金華。移平陽。夫人食其祿者三十年。年七十餘矣。聰明康彊。起居食飲如少壯者。武毅君旋歷所涖。皆東南奧區。朝夕率婦子致孝養。所以奉之者極水陸之珍。凡與武毅君爲僚友者。必升堂拜夫人。見其貌悲其色和。其言仁。其動止中禮。贍望咨嗟。以爲盛德之母。而知其享其福祿也固宜。洪武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卒於平陽之官舍。上距元之大德甲辰夫人始生之歲。得年七十有九。遂以九月三十日葬平陽縣萬全鄉鳴山之原。而屬余銘。嚮者海內鼎沸。母子離散。以脫一旦之命者。皆是也。孰介衆首。越在異鄉。食濡沫以全活。免於飢寒亦幸矣。若夫人有武毅君爲之婿。肥甘輕煖。適其口體。優遊朝夕之間。陶陶承平之樂。此

百不一焉也。復値海隅晏謐。高年令終。自含至斂。情文備至。遠近遺奠。出葬之日。市爲之罷。巷祭以過車送者千數百人。而行道高歛此。千不一焉也。夫人得此。則雖無丈夫子以爲主後。復何慽哉。敍而銘之。用以慰夫人於地下云。銘曰。

葬之以禮。不必其里。祭之以時。不必其子。猗歟夫人。是謂受祉。有封若堂。銘者太史。

楊子瑜墓誌銘

縉雲楊氏占籍於平陽者曰朝。無子。以宋太常博士蘊古之孫裕爲子。裕生璐。君其嫡也。諱琠。字子瑜。幼穎悟好學。從鄉先生鄭如圭受尙書。治進士業。業成而世亂。遂絕意場屋。自韜門徑。居鳳山之陽。闢居以養親。父旣沒。奉母盡歡。暇日惟長松脩竹。叢桂幽蘭。清泉白石爲伍。於術數無不通曉。性尤嗜吟詠。出語清婉。一時騷士咸相推許。國朝初下閩浙諸郡。縣吏憚擇士之知治要而有吏能者往爲之。由是起君如商州。君雖爲刻曹掾。過事侃侃與守長論是非可否。不少遷就。尋以母年高求歸侍。守長曰。子儒生。非他人比。朝廷所以用子者。不在簿書細務也。亦欲使子補察吾職之不逮耳。奈何求去。君欲歸不得。自號商山吏隱。旣而父母老者例賜歸。君遂故鄉。扁其居曰商山舊隱。方喜獲承歡親側。而乙卯冬遭罹母喪。哀毁骨立。至於成疾。戊午五月八日竟不起。明年十一月十有六日。葬於歸仁鄉玉蒼金山之原。娶李氏。三子。伯曰鼎。仲曰泰。俱讀書尙文。克世其家。季曰咸。出後永嘉吳氏。三女。一適陳進。一適黃師。一適徐誠孫。男一。曰闢。闢女四。余過平陽。鼎奉前龍江書院山長高暘狀。因余友張正來請銘。狀稱君在寇攘尤斥時。東西竄匿。皆以物賸餽之。頃刻不少貸。抑之則永嘉王廉所寓白金也。或問君曰。時勢如此。因有之亦可

以藉口矣。君曰。唉。內欺吾心。外欺吾友。不義莫甚焉。所獲與所喪孰多哉。迄歸金于廉。雖王廉亦自謂出望外也。士以此多君。君之在商州也。過四皓墓下。未嘗不喟然太息曰。此四人者。高蹈物表。而吾去鄉半萬里。爲斗食吏。獨不愧之。低徊不能去。余雖不識君。其爲人可槪見矣。嗟乎。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羨莫大於功名。君臨財則顧義。而又安分澹然。無慕乎外。以全其歸。是皆人之所難。可無銘乎。銘曰。

學優行完。利吾不遐。世好澹然。天者以全。雖嗇其年。名則孔延。我銘其阡。慰君九泉。

見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古之君子雖居畎畝。視夫人不獲其所。未嘗不以爲己憂而拯之。蓋仁人之用心也。後世之爲君子者。雖職乎民。若秦肥之視越瘠。往往皆是。而況獨善於山林者乎。若見山處士。不猶古之君子哉。世有斯人。吾焉得不與之乎。處士敦厚而謙恭。慈和而雅飭。其事親也。愛敬兼盡。親有疾。憂懼篤至。廢寢食。無朝暮頃刻不離側。母嗜鱸魚。病間食之。而至於大故。處士見鱸魚。輒流涕被面。終身不忍食。卜地括山葬其親。而樹永思庵墓前。以備祀享。故第厄於鬱攸。家人請葺構。處士曰。吾祖父無所塋兆。而暇治居室乎。卽居址之南。搆祠堂三間。左右翼以夾室。率子姪時節行禮。進士孔君暘記之。其在內之行如此。逹之於外者。尤非人之所可及也。至正戊子夏大旱。齋沐禱雙劍龍湫。纔禱。大雨連日。歲以有秋。洪武己酉夏旱。禱於石甕之龍湫。丙辰夏旱。禱於新興之龍湫。皆得雨如初。民大慰焉。里之將車橋壞於闘寇。行者以爲病。處士

購石儗備費之。其修四丈，其廣五尺，又甃楉里路一百餘丈，一毫不仰於人。歲饑，輒施廩賑之，食者凡鄉閭死喪不能收者，則施以棺材。瘞林武以食指衆而不能存活，將以六歲兒溺之於水，處士聞之，馳往止之，惠以粟且衣食其兒於家。有張生者困於役，賴處士而甦，對其廬以為報。處士曰：吾豈望報者哉，不取。靈鷲寺法堂久廢，莫能興，處士捐貲為倡，衆雖然趨之，未幾而告成。於戲，處士眞古之君子。詩啓聞之，有天爵者有天職，旹孰無天爵則孰無天職也。何謂天職，蓋我之所當為者是已。天地萬物不外乎吾身，則位天地育萬物何莫非吾之職。束廣微非有民社之責，而為民禱雨，亦惟盡吾當為之職而已矣。處士於鄉黨之民惻惻焉憂其卑乾，成其津梁，除其道路，卹其死喪，拯其飢餓，濟其困窮，豈不猶廣微之用心哉。世有斯人，吾焉得而不與之乎。處士伯兄子仁之為余言，銘之，而處士之葬也，其子復以銘為請，何辭哉。處士姓王氏，諱原京，字子昌，十四祖曰六評事，五代時自長溪赤岸來居平陽金洲，人以其族之碩大也，名其所居里曰王奧。咸淳鄉貢進士公甲，曾大父也；暦，大父也；紹祖，父也。母項氏，宋欽州陵山縣主簿宋英之孫女也。處士娶祖父流風，恬於進取，築室風岡而隱居焉，扁曰見山，故納交者號為見山處士。娶吳氏，男子三人，曰傑、曰侃、曰信。女子二人，陳深、吳惠生其婿。孫男二，宜進、宜進；孫女二。生於元延祐戊午十月十一日，卒於今洪武壬戌六月二十六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烏石山之原。銘曰：

王氏之先世有碩人，隱居行誼而不求聞。維處士君，厚德之醇，高尚其志，淑質之滋。我鄉我鄰，孰啞孰呻，孰窮孰困，惻切吾身，利興害除，小大歸仁。世之君子有社有民，而忘其職，寧不愧君。烏石之原，兆此新墳，積善之慶，燕及子孫。勒辭墓門，名以永存。

林縣丞母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吳氏，諱昭，溫州平陽縣人，宋太常博士蘊古之符孫。曾祖邃，祖梅，父淡，母項氏。夫人歸同縣林氏，為繼善君之妻，有子三人：伯曰維高，叙州慶符縣丞；季曰杞，陝西按察司吏。自二子出仕，夫人居常鬱鬱以致成疾。及家僮函杞遺骸至自陝西，夫人惘其去家五六千里而殞於異鄉，哭之過乎哀，疾日增劇，竟卒於洪武七年甲寅八月癸亥，享年五十有五。維高奔喪抵家，甫七日亦卒。杞字維清，先夫人卒一年，癸丑十二月初三日卒之日也，得年二十九。維高名昌，後夫人卒一年，乙卯九月十四日卒之日也，得年三十六。仲子質，奉繼善君之命，以十一年十二月庚申葬夫人萬全鄉柏洋芳奧先姑之兆，而以昌、杞祔焉。既葬之五年，以溫州府儒學教授徐君宗起為狀來請銘。林氏、徐氏，東西鄰也，於夫人事得之最詳，而言之最覈，乃為取而寄之曰：夫人幼而柔婉，長閑禮度，為處子歸林氏，善事父母舅姑，女工之事不煩父母教訓而能。不以貝性嚴厲而愛或弛，不以姑性和慈而敬或虧。中遭兵革，家計頗艱，能斥鬻珥以致養，曰：舅姑難得，財物易致。二人甚皆稱稱焉。欲奉養極，如今日其可得乎。故蔬食不給，而甘旨柔脆之奉恆過乎厚。姑病，晝夜扶持，久益不懈。姑沒未幾，而舅繼之，喪葬竟如夫志，夫人實左右焉。其夫稱致美夫居室衣服，夫人輒曰：妾聞大禹聖人，且猶卑宮室、惡衣服，況衆人而可不儉約乎。君之所務，殆非貽謀之道。夫善其言，而為改行。處娣姒，撫族姻，撫婢僕，各盡其道，而尤能成就其子女。以此三子皆克肖，二女嫁徐

𤦺、潘珍，皆以賢淑稱於鄉。於戲，為女而女，為婦而婦，為妻而妻，為母而母，可不謂之賢乎。謂宜見其子之成名，享其子之祿養，孰知天遽奪杞之命，而夫人亦竟至大故，甚又以哀毁卒於服次，是於賢之心不為大慽與。夫為人如前所云，而卒不至於壽且貴，所謂天道安在也。雖衆人不能不重傷焉，而況於其子乎。固宜賢之汲汲欲圖其不朽也，何忍而不為之銘哉。銘曰：

有子而夙夜教誨之，因賢其成材而顯融於世也。子焉材或而出膺祿位，是謂能承親之志也。為親者不善而顯揚焉，榮不知何為也。此吾於夫人之事，所以拊髀而增嘅也。吁嗟夫人，婦德之懿，母儀之備，則固生無愧而死有餘裕也。

周君墓誌銘

嚴今郡邑間巨室非不多，有家而無塾，里相望也；有子而不教，家相望也。余未嘗不太息焉。及來平陽，聞君開塾於家，歲必招延師儒以教諸子。若前龍江書院山長高君質叔、前福建行省左右司都事吳君以仁、前穎州判官黃君思誠，皆俯就其招。然君之家不過中人之產，而為巨室之所不能為，非有拔俗之見，則何以能之。余甚敬重之，君一再見余而竟以病卒，故其卒也，余尤嗟惜焉。其子翺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鄉某原，奉高君之狀請銘，余固不得而辭也。君諱守恩，字國賢，姓周氏，其先閩人，今為溫之平陽人。曾祖綱，祖復，父公雅，母金氏。公雅生於元之至元乙酉，卒以至正甲辰，敏於治生，施與不倦，喪不克收者貸之棺，貧不能償者已之。居常語君曰：我勤儉立業，爾克守以遺子孫，衣食自可有餘，愼勿使外慕也。君服膺惟謹，非門戶事未嘗見縣令丞，以身率子姓，篤居家處力於孝友，處鄉黨一于謙和，交朋友篤於信誼。親沒，治喪盡哀，既葬，作亭墓下，以時展省，事亡猶生存也。輕財而樂施，有先人之風。嘗以重購得地裴溪，陰陽家以為吉壤，聞黃思誠欲葬父而不得地，輒以奉之，出契券授之。思誠昇以直，君曰：子於我乎館穀，與我為兄弟交，子之親猶吾親也，何須直耶。為之篤日而峙其凡役。女兄歸潘早逝，有遺孤女，君育於家，比長大擇婿，得瑞安曹朝賓，其資裝遺之。權勢所在，人爭趨逐，君獨退避，人或服其行。每自言曰：我藉前人遺庥，有屋以庇風雨，有田以具饘粥，賦稅之供，賓祭之奉，妻子之養，足以給矣，而猶朝夕仰拾俯取，是不知足也，吾豈為之哉。日惟事教子，既為之求師，又為之求賢大夫士，使承其下風，而所以奉承之者尤款曲。至作水西亭以備宴游，既而遷居崑山下，方蒔花藝竹，挹從縉紳先生徜徉以終餘年，不虞遂以疾不起矣。年五十有五。臨終，惟屬翺曰：爾祖訓我孝弟忠信，我遵之尺寸不敢違，獲為寡過之人，則職此也。而克率而弟遵而祖之訓，又克勤於學，孝於母，無始祖父羞，則我雖死無憾矣。君生之歲，為元天歷己巳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之歲，為今洪武癸亥四月三十日。前娶鄭氏，以元至順壬申正月十一日生，以今洪武壬寅七月七日卒，而以丙午十月十一日祔巽溪先塋之次。繼室鄭氏。子男三人：長即翺，前室出也；次鵬，次昴。女四人，皆在室。嗚呼，先哲以師教與父生君食並稱，則師之所係夫豈輕也哉。奈何叔世濱焉不知用其情，而觀子弟之材，門祚之升，又何自能之。君之於子也，不遺之金籯，惟愼擇其人而俾之師承，亦可謂特立而獨行者矣。吾故揭諸幽扃，庶幾有聞風而興者，是為銘。

熊知州妻王夫人壙誌銘

洪武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前宜興知州熊君樞之夫人卒於金華，得年五十有三。五月二十七日，祔於婺女鄉陳監山先姑之兆，而屬伯衡銘其壙。宜興之言曰：吾妻諱晉寍、姓王氏，世為平陽之襄陵人。父善卿，仕南昌，遂家於南昌。元兩浙都轉運使離，則其伯氏也。初離讀書於家，吾妻處其旁，日聞其講說，由是習文史，非直善爨製綫結華。離取至順壬申河東鄉薦下第，補江東廉訪司書吏，轉南察院書吏。吾妻侍其母孫就養金陵。先府君時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游交金陵，遂為樞請婚焉。其來歸也，年二十矣。先府君性嚴毅，歲時享祀，必極其豐腆，致其精潔，且喜結交，所交無非名人魁士，未嘗一日無賓客，亦未嘗一日不設宴。子弟奔走，供張治具，尺寸悉其指畫，已獲詣，咸愴愉焉。吾妻敬非將事，舒徐不迫，無廢事，無曠典。先府君未嘗不稱之曰：能。先宜人張孫母閤，時皆在堂，吾妻奉承兩姑，各盡其道，而得其懽心，家人化之。庭無間言。從樞宦於四方，自處卑約，治絲麻枲，有如小家婦女，未始以兩家鼎盛，矜貴驕奢美飾。而樞之假守宜興，坐以大水不及以聞，竄民田租，既罷官，猶竄從南京城南，京營貴甚峻，吾妻盡出簪珥鬻之，以舒吾急，且諭吾曰：命也，其順受之。暨蒙恩來金華，家益落，授徒以餬余口，而吾妻處之泰然，無異貴盛時。上奉吾母閤，下撫吾弟機，初不以貧而簡恩禮也。相戒相成，以長吾子，蓋不能無望焉。亡何，竟以上氣疾不起矣。於乎悲夫。二子：長文發，早亡；次文燦。一女，適江寧王文毅。樞嘗從縉紳先生遊學，自謂識道理，榮辱得喪，無慨於中，一旦更患難，而猶不能釋然，而吾妻克有恆德，隨寓而安。為婦三十餘年，未嘗見其喜慍，樞以是愧之。文燦今甫七歲，於其淑德懿行，他日當不復能知，則闡其不朽，固樞責也。敢託諸吾友伯衡。辱交宜興，契分深至，言雖不文，誼則不敢辭，庸備著其語，而銘以系之。銘曰：

盛衰之際，處之為難，君子猶爾，況婦人焉，不驕於盈，不戚於艱，嗚呼夫人，可謂曰賢。

柳君妻潘氏壙誌銘

夫人姓潘氏，諱鎰，婺之東陽人，歸同郡浦江柳氏為稷之妻，故翰林待制文肅公之孫婦也。有子一人，曰士忠；女一人，適湘府伴讀葛誠。夫年四十有三，卒於洪武元年五月二日。以十年九月九日，葬縣之通化鄉城霞塢之原。夫人之父曰遴，遴之父曰輝，輝之父曰曄，宋季嘗舉進士。遴之配劉氏，號知書，習禮法，有賢行。夫人自孩耳濡，在室為淑女，習結織紝、縫紉刺繡，不教而能，容止幽閑，服飾雅潔，諸女取則焉。稷之母於夫人為姑，長擇所歸，遂以妻稷。父母愛之，欲其長在左右，遂延稷於甥館，越十年，始聽其歸。其歸柳氏也，事舅姑為賢婦，任家政事為品節，各有條品，嚴不傷和，儉而中禮，處內外親戚間，咸稱其情。待鄉鄰奴僕，一撫以恩。夫家故有田，而歲恆乏食，夫人揣知田腴者十才二三，曰：與其瘠而多，孰若腴而少。瘠而多所耗，無幾徒困征斂。請其夫鬻之，更擇便利者市之，仍出裝奩助之。自是歲不乏食。至正末，盜起旁近，盡室避山谷間，蠶叢擾掠無遺。比返，家蕭然四壁也，人以為難處，夫人能以理自處，又能彌縫以安慰其舅姑，使不知其不足，而忘其憂。及舅沒，相夫力貧以治喪葬，而禮之所當為者無或缺。子婦夭死，畀其嫁時首飾衣被歸其外家，曰：婦無兒女，我家何敢有其遺貲。其外家辭，卒歸之。亡何，得蠱疾，雖伏枕而綜理

參決內外小大事，猶尋常時。自度不起，則為姑治送終之具，必備必誠，曰：我旦暮人耳，終不得養吾姑矣。所得效力者此耑而已。夫人之行如此，誠賢乎哉。安可使其無聞乎。而士忠之先配，吾甥也，以誠夫之狀來請銘，為之銘曰：

內外族，鉅且華，德稱之，宜厥家、吁可嗟，壽不遐。

節婦鄭夫人壙誌銘

蘭溪有節婦曰鄭氏，王琎之母也。其貞節淑行，宗姻稱之，鄉黨稱之，士大夫稱之，下逮兒童僕隸稱之。既沒，世見其子孫，則又從而稱之曰：此王節婦之子若孫也。嗚呼，懿哉節婦，孟子所謂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者矣，不賢而能之乎。家君仕蘭溪時，伯衡年幾七八歲，日從琎往來嬉戲其家，審節婦衣裳鞋履，節婦愛之猶親子。自後侍遊燕、吳、越，及忝鄉薦，上春官，召為國子學官，行過蘭溪，必與則而趨見節婦。三十年間，或四五歲一見，或兩歲一見，或歲一見，或歲二三見。節婦見伯衡，所以遇之甚厚。比伯衡辭免翰林之命，來歸養，過其門求見節婦，則死且葬矣。為之汪然出涕。方欲往拜其墓，而琎以銘見屬。知節婦凡行詳且稔，莫伯衡若也，銘非伯衡將屬誰。節婦諱妙淨，祖曰光祖，父曰升，世為蘭溪人。節婦自為處子時，以孝謹聞。年十七，歸琎父諱澤府君，事其舅姑如事其父母。舅姑死，喪祭如其生。為王氏婦十八年，而夫沒。其夫垂沒時，語節婦曰：吾家素貧，破屋數楹，不足以存身，磽田數畝，不足以餬口。吾之生也，存活且猶不易，況今吾且死，若將何恃以存活，宜及若少艾，擇所依，無以吾為意也。節婦曰：嗟乎，我與君為夫婦，踰一紀矣，猶不知我心，顧以言嘗我耶。君如不可諱，不守節自力於衣食以長子，而有他志，犬豕不食其餘。是時節婦年三十有五，琎甫十一歲，紡績自給，往往達旦，課童奴治生，野樹粟，墻下樹桑，庭有隙地，即以樹蔬菜瓜果，無寸尺廢者，而尤善斂散畜牧。歲時節享祀，與夫親戚鄉鄰慶弔饋遺，未始以貧而廢禮。琎亦稍自砥礪，禮部吳公正傳以名進士里居，與之遊者皆當世鉅人，琎出入吳公門下，因得盡見諸鉅人。鉅人賢其母，莫弗與之進。節婦喜曰：吾聞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吾兒接識有若而人，何至為小人之歸。斯吾未亡人他日有以見吾夫地下矣。節婦治其家以儉約，衣食常不使過之，惟賓客之奉，則縱琎所為，不問。曰：古之賢母，至剪髮以奉賓，吾方媿之，矧敢吝乎。自夫亡五年，始卜地於紫巖鄉杜唐之原，葬其姑，而以夫祔焉。又五年，聘其兄之女以為婦。又十年，遂再造其家，室廬之完，田園之廣，甲於王氏。又十有四年，國朝取金華之明年，按察使者始采里耆之言，援著令旌其門，復其家。又八年，乃卒，丙午正月二日也，享年七十有八。葬以洪武己酉十二月十一日，墓在橫山鄉葉村之原。子一人，琎也，前浦江縣儒學教諭。孫男三人，原虎、原龍、原麟。孫女一人，適于定。曾孫男七人。宋歐陽子生四歲而孤，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其所以成立者，皆出於其母魏國太夫人鄭也。今琎早孤，家貧，賴母氏守節教養，而底於成，事絕相類。然則琎之賢，雖不敢比歐陽子，而節婦之為母，視魏國固無愧也。於戲，可不謂賢乎。觀王氏門祚之升，孫曾之衆，而節婦被旌號，享孝養，以高壽終，亦足以見為善之無不報矣。則節婦雖不身受封，如魏國，復何憾哉。銘曰：

從一而終．婦人之正．不有淑德．曷克自靖．懿懿夫人．獨也徽靜．遭家之艱．植志俟命．既全其正．還保其胤．匪胤之保．實鴻厥緒．始視其室．有如懸磬．曆歲幾何．家則鼎盛．有孫有曾．以莫不令．凡鄉之人．莫之與競．是謂祉報．如響斯應．歐陽之母．國魏氏鄭．懿懿夫人．式同厥姓．其姓既同．其賢亦並．四百年間．輝光引映．有崇斯邱．山環川亘．其藏在茲．過者必敬．

亡弟思誠壙誌銘

蘇氏子思誠．字存仲．伯衡分弟也．其次在兄弟中居四．伯衡兄弟六人．獨思誠質貌凝重龐碩．自其孩時步趨坐止有常．一言一笑未嘗妄．年十四三．能暗誦論語孟子詩書春秋．著雜札．侍吾父宦遊四方．四方賢大夫士見思誠．無不指目．以遠大期之．不惟賢大夫士．雖吾父母亦期之．當至正壬辰．吾父官錢塘．思誠竟卒於官下．年二十矣．於乎．可哀也已．可惜也已．其卒．省憲之官．洎邑居之彥．咸致賻．其殯也．咸來祭以過壑．初思誠與伯衡俱業進士．而思誠尤刻苦．至忘寢食．父母懼其以勞致疾也．限與燈燭．思誠皆竊燈燭以益．坐必至四鼓．煮茗而寒之．欲睡則啜之．方夜半．茗飲苦而寒．啜之輒醒．醒輒復讀．讀及欲睡復啜．終已不睡．因此病痢且數月矣．不自言．讀書爲文不廢．父母怪其羸瘠不類尋常．問曰．爾得無病乎．始以病告．召醫視之．痢愈．更得欬腳疾．加寒熱．比半年．鐵燒藥劑終不驗．思誠度不可治．則與父母訣曰．思誠幸得爲兒．意謂讀書取世科．爲父母光榮．孰知事固大謬．中道而病．重爲父母憂也．今思誠且短命死矣．死猶不免以遺憾累．丐棺斂而返鄉里殯焉．將俟父母之不諱而葬．其與從之也．則思誠雖不得事父母地上．得事父母地下矣．月餘乃卒．卒時拱手向父母兄弟者三．連呼負負負．實壬辰之五月九日．後七日權殯於錢唐之道林寺．明年二月二十日返於金華．又七年．爲洪武二年三月之三日．祔於世父墓左．在惠日鄉小詩原．其葬．伯衡分教國子生謁歸．乃追爲銘納諸壙．銘曰．

孰生邪．而良也．孰戕邪．而殤也．吾門之不辟耶．而吾弟逢其殃也．安所歸咎邪．安所歸咎邪．天蒼蒼也．

東谷先生趙君墓誌銘

前永嘉儒學教諭吳禮．以所著趙君事狀求銘其墓．曰．君．鄉先生也．諱良震．字伯起．別號東谷．於宋宗室鄭勤孝王宗惠爲八世孫．其家平陽．則自六世祖武翼大夫主管台州明道觀士蒹始．曾祖汝弼．宋杭州於潛縣主簿．祖崇桂．宋太學內舍生．父必森．不仕．君以元大德丁未五月十五日生．以今洪武癸亥九月十有八日卒．卜地於嶺門山之原．將以明年正月某日葬．禮當從君受經．故敢爲其孤友尙請也．伯衡辱識君．不敢辭．銘曰．

厥緒天水．宋宗室．鄭勤孝王所自出．何代來入平陽籍．粵從建炎南駐蹕．大父以上世簪紱．考君尙志獨隱逸．猶君好學如好色．詩書不復就枕席．親恐其以勤致疾．撲滅燈燭辭悲惻．釋火默誦何其隙．乃至裂書加以扶．穿溯衡取更補緝．諷詠鑽研終不息．親乃感悟初非僻．人生不學面墻壁．賣田買書以資給．孜孜矻矻分陰惜．大義毫分仍縷析．尙慮至理未融液．弱冠辭親遠遊歷．勤求師資祗碣石．周流吳楚齊魯域．魁人碩士盡接識．聞見豁然天地闢．豈惟羣疑若冰釋．南還教發二親側．訓則下帷混故習．四庫羣書

在胸臆．赤手可當八面敵．意謂青紫猶俯拾．再戰秋闈乃再北．得失元不係學術．自茲埸屋削蹤跡．恥若陳亮困造物．操觚染翰肆著述．經史子籍名法律．搜抉隱蔽訂訛失．書成尊閣富簡冊．此事亦是垂罔極．士子趨風爭負笈．善誘循循翼是則．愚魯渠渠雖異質．靡不成材而就實．大明皇帝膺寶歷．旁求賢俊如不及．觀風使者暨邦伯．推挽愈勤辭愈力．弟子聯翩列要職．內焉臺閣外郡邑．能稱治劾聲籍籍．師之抱負固可測．癸亥重九後九日．奄兮忽兮實遐易．壽登七秩又餘七．老成云亡孰矜式．善類咨嗟反袂泣．歲非龍蛇賢亦厄．配曾繼林有淑德．一子友尙知樹立．卜兆嶺門龜食墨．日吉辰良畢窀穸．發其幽潛史策雖名不可泯石可勒．

玄逸子碣銘

玄逸子蚤歲學經於鄉先生徐南州、鄭如圭．至於字書．亦致其力．而精其藝．固將以自表見於當世也．及天下兵動．人皆出其智謀．乘時以取祿位．而玄逸子獨鼓唉視此世若不可玩者．棄其家爲黃冠師．雖素相知深而赫然用事若周參政嗣德者．力挽之出．而迄不爲其用．於戲．不有卓識．烏能若是哉．玄逸子陳氏、諱鎬、字德高．其號玄逸子．本潁川人．唐兵部侍郎勳之後也．勳二子．曰敞、曰昀．俱仕光州．光啓乙巳．從州刺史王緒避秦宗權之亂．入閩．家於長溪之赤岸．昀之子霆議仕後周爲左廂兵馬使．顯德丁巳．又自赤岸徙平陽之塘下．三傳爲宋金吾大將軍隨．內衙兵馬副使陽．陽析居瑞安莘村．隨之孫文質．大中祥符間．析居南監陳庫．三族之間．以道德文章．項背相望．陳庫則東京上舍棐．莘村則中書舍人傳良．塘下則釋褐進士志崇．玄逸子於志崇爲七世諸孫．以咸淳辛未右科進士承節郎江陵副都統司準備差遣元爲曾祖．其後居陳丞相宜中幙府．死景炎之難．贈武義郎督府參議．以北孫爲祖．以彌春爲父．彌春無子．玄逸子其弟彌讓子也．來爲後．性至孝．定省之禮亦謹謹焉．待族姻處鄉閭．和而信．至正癸巳．山寇竊發．其鄉之人士謂玄逸子曰．此志士取富貴之秋也．玄逸子不答．遂以丁酉入東華道院爲道士．師事毓水周先生．受洞玄法籙黃白變化之術．集賢聞其名．署玄門高士．畀以號曰沖和凝妙通玄法師．且奏授溫州路玄妙觀提舉．仍賜金襴紫衣．而玄逸子視之蔑如也．屏居東塘．闢一室曰迎薰．斷勤誦經．演盈洞章．密修大洞迴風混合之道．周參政道吏六七輩延之不至．洪武七年春示微疾．謂諸子曰．天地間無物不歸於盡．吾將休矣．雖然．人而不學．何以通古今、識道理．我死後．汝等勉之．翛然而逝．三月五日也．春秋五十有八．其配鄭氏．大姓女．既順且悲．而善治內．二子．長雷、次發．出後族伯父琏．臨江府清江遞運官．女適孫瓊．孫男二．曰丙、曰阜．女四．尙幼．雷以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遺蛻葬於騷山之原．請前蒙陰縣主簿林與直狀其行．求銘墓道．余附初玄逸子入道時．凡乘權勢而利達者．咸咏之曰．爲計抑何左也．自今觀之．超然榮辱得喪休戚之表．若玄逸子者幾何人．莊周有云．去智與故．無天災．無人非．無鬼責．玄逸子之謂矣．余高其風．恨不識其人．是區區者．尙何辭哉．銘曰．

以贅疣觀其身．以蘧廬視斯世．其視百歲不啻晝夜．而況聲利而屑留意．遊於玄、恬以養智．樂乎天、乘化而逝．吁嗟乎若人．可謂蟬蛻汙濁之外者矣．

郭府君墓誌銘

昔平陽自至正甲午，殘於閩括之寇，四封之內，不被其毒，惟沆南鄉一隅，由有若君者倡其民，自相團結，畫江固守，寇至則出死力以抗之也，越二年，周公嗣德來守平陽，無一旅之衆，有粟五百石，且盡以賑饑民矣，未數月，而兵以集，食以具，亦由有若君者散財以募之，指廩以贍之也，遂以丙午八月率所部，從周公出擊李師金、翁瑞，於黃浦江，其冬，又敗吳邦大之衆於毅川，往諭下西溪諸寇，上其功，行省使宜授瑞安芳山巡檢，君曰，保全鄉井，吾志願也，雖是得官，豈吾之志願哉，不赴，然戮力殄賊，不懈益奮，明年敗寇葛兆，擒寇吳天雷，又明年，移兵佐周公之弟誠德，勦定瑞安諸山砦，直踰括之青田、閩之福寧，功最超略，使承制擢處州縉雲縣尉，仍不赴，事聞，廷授昭信校尉、瑞安州判官，兼義兵千戶，又不拜，周公曰，君命何可違也，乃赴上，未幾，自以爲城內外俱寧謐矣，久叨祿於此，豈初心哉，卒辭歸，於戲，若君者其豈非魯仲連之徒歟，君諱瑛、字景和，姓郭氏，唐汾陽忠武王之後也，遠祖太初，避黃巢之亂，來居平陽之錢浦，卒葬其地，表於墓曰令公七世孫，石刻與廣德初所賜鐵券，至今並存焉，其子景政，又徙居郭宕，九傳至宋山東帥府參議官元弼，元弼生提舉起莘，起莘生通判士拔，士拔生汝鈺，君汝鈺第三子，生於元之泰定丙寅七月十九日，爲人孝友而慈和，敦本而尚志，氣貌魁然，里黨有一義事，奮勇直前，不詭不撓，而於繕橋梁，除道路，賑飢餓，平曲直，尤汲汲焉，方閩括寇之熾也，其里之桀驁者將效尤，而罷懦者欲竄匿，君毅然曉以逆順禍福，率先丁壯，以戰以守，衆賴以安，亦不污賊，至今其老者語其少者曰，吾鄉之不燬，郭公之力也，吾輩之不助變，郭公之教也，年五十卒，其歲則洪武八年二月九日，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葬於葬湖徐奧，從先塋之次，娶陳氏，宋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陶之四世孫女，後八年卒，丈夫子二人，曰規，蚤亡，曰韶，富而好學，藹然良士，女子三人，長適黃提刑七世孫烈，次適鄭縣尉之子斌，次未行，既葬之六年，韶拜而請曰，先人澤加於鄉，而名不大昭於時，如得先生銘，則有以信後矣，敢具列世出壽卒歲月洎凡行以累下執事，予觀寇發難時，所在巨族，怖死不暇，挈重寶，妻子扶攜東西走，以脫一旦之命，而不顧宗祧，棄骨肉者皆是也，矧暇顧鄉里乎，間有捐家貲，集武健爲防禦計，又投縮以爲持重，不過僥倖以徼賞而已，豈誠乎排難以全鄉黨哉，君也難發即爲其粟帛以討賊爲己任，又能贏股肱以登雋功，及乎計功行賞而官之，則固辭焉，不得已拜命，而卒去之，其義勇如彼，而廉讓又如此，可無銘乎，銘曰，

所貴大家，爲鄉之望，亦惟患難，作之保障，元之末造，橫陽雲擾，曰維郭君，克盡厥道，兵之未集，散財以募，兵之既集，發粟以餔，荷其殳斯，列于戎行，與其主將，右翦左蕩，主將因之，以靖鄉邦，鄉邦嘉靖，君與有功，功則茂矣，而君不有，錫命遝遝，三讓斯受，禮受義辭，邱壑皆傲，金彼魯連，千載同調，天胡不畀，壽考百歲，百歲之年，及半而逝，人亦有言，壽在名延，身壽不百，名壽踰千，人懷君德，我高其誼，勒銘墓隧，畢世昭著，

兩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往歲聖上軫念江南之民無田者衆，而淮甸多閑田，詔所在民之無田者，例遣赴鳳陽，而人授之田，德至渥也，維時糧長克欽承旨意者無幾，其於所遣之人，不侵牟之，亦已鮮矣，況能賑恤之乎，不困苦之，亦已

幸矣，況能哀憐之乎，平陽糧長曰王君子壽，其所統鄉民之當遣者百餘人，君爲具食其居者，而行者非屨橐糧皆任之，又念數十百人當五六月暑行二三千里，縱無疾疫，亦當病暍，於是延醫士馮彥文具善藥與俱，而親送之往，比抵鳳陽，凡次舍什器具爲區處，使不失所，然後回，當是時，凡在行者，自其鄉人之得於君者如此，莫不幸之，而又自傷其不幸獨不得齒於君之鄉，而君之鄉人於別君也，成戀戀有可憐之色，視其去家別其妻子時殆猶有甚焉者，嗚呼，斯世固有斯人耶，而君以憂勞致疾，回次南京，倉至於大故，君鄉人聞訃，在鳳陽者則南望而泣曰，天胡不壽考王公，使之庇覆我等也，在閭里者則北望而泣曰，天胡不壽考王公，使之庇覆我等也，柩至自南京，其族與其里之老倪，皋然相扶攜迎哭，拊心一口曰，善人遽舍我而逝，忍乎，我等自今將復何賴乎，及至葬，又皋然至壙，拊心一口曰，善人其藏於此乎，我等自今豈復見若人乎，再拜哭失聲而去，而到於今，言及君未嘗不嗚邑也，夫使人感之而不能忘，臨其穴而痛心，望其閭而悲慨，此古仁人之事，而今於君見焉，則君豈非仁人乎，蓋君之於族人也，聰明材俊者必資之使學，無以爲生者必召而與之子本，使爲商賈，才不逮者又擇才者扶持之，婚娶失時者必詢其當用財物而爲具之，其於鄉人也，遇先父母忌日，必出其道錢穀，周貧乏者，每歲夏秋之交，必家貸以粟，其息比他家皆減五之二，凶年則不取息，或久逋不能償者則已之，病者則挾醫師療救之，而爲輸醫藥之費，其於途人也，築室將軍市之北大道之旁，命項善惠居守，而歲衣食之，以田六畝，月給以錢，使其若飲草屨，火炬濟往來者，嗟乎，賢德之及於人如此，則君之歿，匪王氏之不幸，宗族鄉黨不幸矣，焉能不悲慨而痛心乎，君諱元佑，子壽其字也，隱居雞嶼、鳳岡之間，故自號兩山，而人亦呼爲兩山處士，而不字，兄弟四人，其次弟四，予所爲誌墓曰子仁、曰子昌，其兄也，其鄉其世其出皆見兄誌，其生以元泰定丁卯十二月五日，其卒則今洪武乙卯八月十一日，而以其年某月某日，葬親仁鄉西陽坡之原，其所娶林氏，有婦德，其男女各二人，男曰旦、曰旭，女適黃黝、陳戒，其孫男一，曰觀，昔君母項感危疾，醫無所措手，君默禱北辰，求代以身，母不藥而愈，夫君之外行卓卓過人遠甚，則其修於家庭而通於神明者，尚何待言，銘曰，

嗟今之人兮，梏於利誘，孰克濟衆兮，以其所有，骨肉阽危兮，莫援以手，矧鄉與黨兮，遑暇左右，戚疏平施兮，君何仁厚，視人之傷兮，若己在疚，恩斯勤斯兮，實肩背負，乃如之人兮，而不壽者，彼蒼高高兮，我將焉叩，壽雖不多兮，積則孔阜，飲其福澤兮，尚在爾後，

危齋先生王君希言甫墓誌銘

危齋先生王君諱景行，字希言，其先由會稽徙括之青田，宋熙寧中迪功郎某，復徙城東居焉，四傳爲乘義郎彥順，從乘義至致政，次變三世皆起家進士科，致政生日章，日章生鄉貢進士英，貢士生元龍游典史臨，先生、龍游府君之子也，自幼穎悟強記，八歲背誦春秋左氏傳終卷，十歲或欲得魯靈光殿賦者，先生即背誦示之，後覆以刻本，不訛一字，大爲翰林待制周仁榮所奇，龍游府君之卒於官也，先生年十九，郡守馬昂夫不忍其無以爲喪，舉僚屬歸賻甚腆，先生義不污死父，終已謝不受，即日扶櫬還括，初母趙氏以延祐丙辰某月某日生先生於台寓舍，甫三日而趙氏卒，會龍游府君調鄞，僦屋殯之而行，及先生

走台反葬。已二十稔。蠱歸主人戴貞。人謂王氏有子矣。服闋。娶永嘉之趙宋吏部尙書立夫之曾孫而諱嗣祖之女。嗣祖識先生於髫齡。許妻之。其後趙族以先生貧。欲絕婚。而嗣祖迄以女來歸。先生家窶甚。其歸而安。則先生身教也。稍出應閭師之聘。冀束脩以養繼母暨弟妹。饘粥初不給。而率從諸孤皆衣食之。雖其先人皆凌轢已者。遇之恩意如一。時節祀享必潔且豐。人不知其貧也。親戚故舊緩急。必竭力以助之。而其於學。勤苦愈益甚。窮探力索。晝夜不遑。統宗會元。凡天人性命之本。禮樂刑政之原。古今理亂得失之故。莫不洞該而淹貫。洙泗濂洛關閩之微言。則以爲指南。濟體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懸然名於州里。從學者日衆。始開門而講授焉。環堵之室。四壁蕭然。無幾微不足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與學者言。必以孝友忠信爲主本。力詆異端之非。親炙之者。多所感發。先生足不踐顯者之門。而戍將郡守以下仁且賢者。無不折節下交。先生侃侃自持。言不及其私。至於民事疾苦與政令得失。輒慷慨指陳。毅然之色。弗以權貴少汎。嘗赴江浙鄕闈。試兩場矣。第三場主試官失待士之禮。先生投筆出。竟絕江東歸。郡長吏高其風。聘爲訓導。庶諸生有所矜式。教授鄭汝厚行不順軌。則先生執手數之曰。居人師之地。而爲穿窬之行。其如名教何。汝厚蘋粟百鍾爲壽。先生斥去之曰。而以此自浼。乃復亦欲浼我耶。未幾繼母沒。解職服喪。哀慕摧毀。君子稱焉。以力不克舉也。龍游府君之在淺土也。與人言輒流涕被面。感動石抹宜孫。石抹宜孫故括萬夫長也。時以樞密判官鎭括。知先生前爲訓導。月廩不盡給。立命給之。賴以襄事。諸來致助者。一無所取。中書參政普顏不花、內臺治書李國鳳、經略江南。行至括。聞先生之賢。便宜署建德路儒學教授。不就。去隱龍泉山中。元帥胡深。擁兵里居。以賓師之禮禮之。石抹宜孫亦遣二子往師焉。今上卽皇帝位。詔郡縣建學立師。知府傅汝楫奉書幣委重甚篤。先生辭不聽。復出訓導。憫學子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隨其通塞。左右翕張。使趨於進修之實。而身率先之。一時弟子員彬彬乎其可觀。及移疾去。俊秀之士。倀倀失所依。懇留不從。端居罕出。涵養益深。人莫得窺其際矣。洪武辛酉夏四月丁巳。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六。子三人。長應期。次應朝。後從伯父。次應弼。早亡。孫男一。曰進。女二。皆幼。致政之墳。毀於盜。先生圖故葬而疾革矣。應期乃卜麗水縣孝行鄕義合里朱岡山。以其年十一月己酉遷葬致政。奉先生之柩祔焉。而以銘來屬。惟括、浙東名郡。前代以文學優贍號名進士者。旣多入國朝。勃然赫然以貴且顯者不少。有足觀瞻者矣。而一邦之望。顧屬之先生。於此有以見其人焉。則士生斯世也。抑亦可自反已。而往往馳鶩於聲利之末、非惑歟。吾不能不慨焉。自辱交先生。今兩紀。每相與周旋上下。未嘗不歎其剛介誠篤。守經狥道。不矯不亢。眞足振起於鄙涼。誠而今亡矣。嘻。後生將何所仰乎。是以不辭而爲之銘曰。

哲人云逝。學失其傳。有謨有訓。在簡在編。孰不討論。親猶踐鑒。涉獵爲博。紛繹爲妍。剽掇爲工。簡易爲便。陰尙奇儀。陽崇婺淵。希世射利。躡接肩駢。較量得喪。尤人怨天。卓哉先生。抑何獨賢。口誦心惟。待以歲年。睎闖其藩。實窺其玄。反修諸身。終日乾乾。養以剛大。守以靜專。處困而亨。細行必虔。無愧無怍。歸也以全。有崔者石。旣白旣堅。勒文鐫實。樹於新阡。如見其人。清風凜然。

蘇平仲集卷十五

詩賦辭

義門詩幷序

王氏自宋淳熙間。忠惠公大父諱起府君。繇義烏之鳳林。遷浦江之峻嶺。至忠惠公從弟諱斐府君。始家深溪。世載其美。孝於後昆。則有若善淵翁焉。翁隱居不仕。勇於爲義。與其弟汝同財而共爨。其子三人。曰士覺、曰士麟、曰士偉。才皆克肖。又能幹事。立則爲防範。計躬率衆從。由乎禮節。本之以忠信。文之以威儀。習之於朝夕且望。行之於冠昏喪祭。蓋至于今垂五十年。男女百數十人。莫不唯唯致謹。以敦厚謙恭自牧。而以浮驕傲慢爲恥。以慈愛和睦自奮。而以乖爭凌犯爲戒。遂與鄭氏並以孝義著稱一邑。可不謂之能爲人之所難者乎。余嘗過其門。睹其事。因詠歌之。不惟美善行。示風厲。將使其子孫由是益亢其宗也。詩曰。

堯舜之世。民莫不穀。其可以封。至于比屋。降及叔季。風頹俗斁。可封之人。萬無一二。顧瞻浦江。百里之邑。乃有義家。後先迭出。昔則氏鄭。今則氏王。有閎其門。相望一方。奕葉王氏。族蕃且碩。詩書纘承。衣冠引翼。大合其族。自善淵君。臨終之言。抑何諄諄。爾財毋分。爾居毋析。爾毋骨肉。化爲仇敵。爾曷于鄭。是則是傚。厥初本同。毋自乖暴。我言孔善。惟爾當受。以成我志。以啓爾後。三子受命。罔不曒曒。旣篤其恩。亦隆厥誼。

冠昏喪祭以暨百爲。無細無巨。悉立之規。匪直也規。以訓以教。曰自其身。實踐允蹈。孜孜務於勤。而謂黃髮乃綜乃理。乃賞乃罰。在左在右。有子有孫。有黨有冠。其多如雲。朝濡暮染。日引月升。衆志大定。不伺戒儆。冠帶裳衣。周旋堂所。有聞無聲。出規入矩。油油秩秩。婉婉怡怡。一門之內。盎然春熙。服有隆殺。情無踈戚。甘兮同飲。辛也共食。兄弟欣洽。姊姒具宜。疇能間之。無隙可窺。人亦有言。無行不至。義問四徂。于鄭何媿。聖神在御。迪下以德。風教攸系。亟用褒錫。倬彼鄭門。有命綽復。綽復之加。式化國俗。國俗是化。匪私于鄭。命書下賁寵獨此斬凡百士庶。聿來儀刑。況也曾玄不敬而承承之伊何。祖訓是式。享祉綿綿。百世無斁。

鈎勒竹賦

文何先生之于竹也。稱壯枯老。曲盡其形。俯仰披折。備極其勢。暢達遂茂。若得乎時。攣拳局束。若失其地。鬱焉憔悴。若烟慘而露濕。蔚然芳潤。若風恬而雨霽。擣而不屈。若致節於崖石之間。瘦而不悴。若挺操於霜雪之際。或脩榦垂垂。臨流而娟淨。或新梢梟梟。若出墻而搖曳。自根莖而節葉。凡牙角與脉理。變化雖至于萬千。源委皆可以顧指。論乎常理而當揆諸天造。而契扶造化之賾。發靈臺之祕。未嘗設色。聊以墨戲。而具象外之象。含意中之意。是豈智與技之助乎。昔者吾祖嘗論之矣。文忠公則有先得直遂之說。晁超鶴落之論。文定公則以爲猶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心手俱應而后超詣。此有道者之能事也。彼庸陋之徒。爲足擬議哉。使先生不有得乎爾。則何以能爾。猗歟先生。魯國聞孫。修材拔萃。雅德出羣。丰神秋逸。和氣春溫。栖遲志於邱壑。謝濁世之垢氛。樂詩書於陋巷。等富貴於浮雲。闢高軒以恬處。獨尚友乎此君。窮其理而盡其性。自彼肆而逆於昏。忘形至于爾汝。好合類乎弟昆。時婆娑其下而瀟然嘯詠。或寄傲其間而偃蹇蹲。既情狀之莫逃。尚人竹之在論。葬渭川之千畝。曾不滿於胸吞。爾其風清日美。浴龍睡起。掃地焚香。執筆伸紙。思聯綿而若抽。氣浩蕩而莫禦。寓吾意於毫端。遊吾神於物外。納萬籟之秋聲。斡一元之生氣。欻儱激而颼飀。又申之以雷雨。儵乾旋而坤轉。似陰役乎神鬼。初不假乎繩墨。自默中乎規矩。曰籀篆與秦隸。寶異形而同體。法傳撥鐙之巧。妙得活脫之髓。攄胸中之全竹。駭生成於刻晷。忽穎脫而迸裂。怒絕繃而擊去。儼龍蛇之蛻骨。紛鸞鳳之刷羽。既夭矯以偃蹇。復蹁躚以飛舞。繽蟠龠之旖旎。交劍戟之攙拄。疑亂影之眩目。訝明月之在戶。匪虛室之生白。不傅粉而含素。鐵逬鈕兮倚足。奇金錯刀兮庶可伍。恍一夢於山陰。幻兩身於湘浦。引四座之凉颸。驅半襟之煩暑。操斧斤兮欲加。陋淇園之漢武。揮謝誠兮欲染。笑蒼梧之二女。觀之者目擊而意消。愛之者手追而心慕。求之者盈門而接踵。得之者襲藏而緬固。恐竹神之上訴。致眞宰之或怒。嫌造物之無功。勑六丁而下取。豈有妙至乎是。而僅擅譽於斯。今而不流芳於終古。唐之王維。宋之文同。蘇之李衎。浙之趙孟頫。且猶讓路不敢獨步。又況俗工。塗抹翠黛。屑屑乎畦町之間。規規乎形迹之內。詎可同年而語。固當空虛而拜也哉。亂曰。繄嘉植之種種兮。孰不鍾玄黃之粹美也。貞有筠之筠節兮。吾獨嘉夫千古之不爾也。肯甞儀與玉表兮。彷彿覩乎孤竹之子也。世莫知其眞兮。庶幾亦可以識其似也。

雲林辭并序

常人之情。未有不好繁華而厭澹泊者也。入山林而唯恐不深。適江湖而唯恐不遠。非抗志幽貞。皆懷夷曠者。孰能之。六一居士曰。錢唐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吾祖東坡先生以爲吳興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無所爭。賓客非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是二郡固皆東南勝處。而吳興之境寬閑寂寞。豈比錢唐之鉅麗雄富哉。崔彥暉氏。錢唐人也。顧去之而之吳興。營別業一區。名之曰雲林小隱。於是乎僑焉。此其以澹泊爲樂。而不鶩於繁華之習。爲何如。彥暉非抗志幽貞者歟。皆懷夷曠者歟。夫以端木賜之賢。又有仲尼爲之依歸。其於道德之足貴。紛華聲利之不足尚。固宜曉然若黃白。不待辨而孰去孰取也。然交戰於胸中。猶且有所不免。況彥暉嘗問學之士。狗於外物而競於邪侈之際。乃能決于去就如此。豈直異乎尋常之人而已。使克推是志以學道。其於去卑陋而趨高明也何難哉。此余不識彥暉而信其賢。因張尚禮之請。本其情爲賦雲林辭曰。

睿吾父母之邦兮。迺趙宋之故都。既美麗又富盛兮。實東南之奧區。衆人胥此焉止息兮。吾獨曷爲而去諸。此富貴者所娛悅兮。雖信美不可以居。矧吾舍之湫隘兮。直闤闠而臨通衢。車塵滃若游霧兮。紛冉冉將浼予。苟徘徊而不去兮。幾何不爲逐臭之夫。瞻彼樂郊饒澤之墟。俯苕霅之漣漪兮。仰毗弁之巀嵲。前路窈之絕壑兮。後斧莽之平蕪。阡陌縱横以棊置兮。聚落交錯若畫圖。審面勢兮排吾廬。梁柱楹兮杜杉欀。不雕不琢兮。不丹青以塗。鑿靡蕩以妍嫮兮。苔蘚樹乎階除。列陂阜以爲垣兮。因澗谷而成渠。長松鉅竹兮森扶疏。烟條霧葉兮蔚蔽虧。夭嬌鐵糾兮若蒼龍之垂胡。攀麗披離兮若翠鳳之流蘇。稍雨之後。日出之初。山氣澤氣。孰吹孰噓。排我窗櫺。襲我綺疏。栖我几席。襲我琴書。始膚寸其來會兮。旋波濤之卷舒。乍奔騰以翕霍兮。儵光霽而模糊。何變化之倏忽兮。茫洋莫辨乎四隅。幻萬象以一色兮。瑕六合而有餘。中長風之迅烈兮。遂消滅于須臾。書掃滅而無蹤兮。杳不知其所如。但見山青青而林蒼蒼兮。掩映滟滟乎之太虛。吾危坐而睥睨兮。增感慨以長吁。曰寶莫寶兮貝玉金珠。貴莫貴兮爵位名譽。等浮雲之不可把玩兮。喟嘆先聖其豈我誣。胡彼昏之不覺兮。爭貿貿以奔趨。況人壽之百歲兮。猶過隙之白駒。縱得之亦何補兮。徒自默而自劬。吾於世兮復何需。屑逐隊兮競馳驅。聊斂退而從吾所好兮。放浪肆恣於水遊山砠。幸麋鹿之我狎兮。喜鷗鳥之不我虞。春草叢茂春華敷。巖紅澗綠張氍毹。幽泉發竇疾以徐。髣髴曾鏘鏘珩璜。娛耳悅目。樂不可言兮。世間埃壒何瀟瀟。時招玄眞子。膾郤赤鯉魚。相就東老傾酒壚。既醉涉江弄芙蕖。歌曰。澤有荷渚有蒲。荷爲衣。蒲爲茵。衣且食兮保我軀。滌志釋兮煩慮祛。逍遙委蛇兮又何必訪偓佺於蓬壺。

古今詩

周伯寧春晴江岫圖

倚書襟懷絕瀟灑。揮毫往往凌黃馬。平生一筆頗自珍。數尺新圖爲君寫。齊山遙接吳山青。碧波萬頃孤帆征。東風綠遍汀洲草。總是岐亭離別情。一向江南一江北。離情浩蕩嗟何極。正如江上之碧波。縱有并刀那剪得。當時巳是令心愁。如今況復隔羅浮。掩圖卻上高臺望。但見遠海連天流。莫歸朝出雁與侶。盛

霧樹烟結悽楚．木綿花落鷓鴣飛．苦竹叢深鴟鵂語．

送蔡思賢參政使蜀

清晨旌節三川去．今日車書萬國同．燕餞都亭來詔使．停驂鄰井訪鄰翁．峯經回鴈邊聲斷．峽入啼猿樹影空．昭烈祠西諸葛廟．秦州城北隗囂宮．神交霧立蒼茫際．長嘯風生感慨中．毛伯昔聞周上介．隨何今見漢朝公．布宣德意和如最．蒐括山川太史工．河隴從茲兵不擾．驅輶此去路相通．庭充橘柚陳方物．歌聽巴渝識土風．最是多情江漢水．直隨歸棹到江東．

送秦待制出守龍州

一麾出守別金闕．渭水秦原入馬蹄．故士異成空冀北．懷人從此隔關西．蒲萄滿泛涼州近．鸚鵡爭飛隴樹齊．肯與交游傷遠別．要推惠澤到遺黎．

送宋起居還金華

長揖謝官徒．還歸戒征軸．眷言幽貞庭．迴在仙華麓．就養願既遂．考槃願亦足．儲淸瀦青池．雍荒理脩竹．蘭佩紉春蕤．荷衣製秋綠．沆瀣晨三嚥．彫胡晝九曝．從今猿與鶴．不復怨幽獨．

玄潭古劍歌

扁舟昔向玄潭過．聞有古劍留巖阿．欲一覩之躊躇復不敢．只恐開匣踊躍入滄波．此時解后都城裏．玉質殊輝那得比．玄鑑外護朱草殷．赤日中涵鑑湖水．想當旌陽初鑄成．凝蓄元氣驅六丁．星象失光彩．白藏儲精鑑．不然長纔尺又半．如何照室影凌亂．神光晃脫飛雪霜．寶氣龍騰貫霄漢．自從斬蛟江水中．潛世餘子誰能賡．長作空山棲遁者．但見白茫風雲從迴來．閱歲未五十．兩渡江湖寄蹤跡．瑶壇夜月鶴吹笙．金界晴空遂飛錫．昔至燕京．時用太平．今留石城．兵戢郊清．乃知神物等鎮圭．其璞自有神提攜．由來治忽係出處．非是漂泊東復西．聖明御九宥．妖孼且殺首．既不假道上斷大蛇．又不用軍中撞玉斗．硼硼且賦歸去來．彭蠡扁舟落吾手．申之以歌曰．我知爾兮爲赤蚪．上帝有命兮下士．留爲民捍患兮萬歲千秋．彭蠡之奧兮蜿蜒所鳩．爾之歸兮徑中流．慎勿猿飛兮從爾儔．使我思爾兮離憂．鄰鮫鼉兮與鱗鰍．

送曹叔溫赴淮安幙

初我識君自三山．面如白玉紅頰顏．平明振佩入烏府．行人指點人中仙．此身萍梗隨流轉．浙水東西數相見．時清事簡百不愛．巵酒篇詩恣歡宴．自從烟塵暗江湖．將軍無復能齊驅．春花秋月兩寂寞．尺素斷絕心煩紆．今古江南佳麗地．龍虎蟠踞天子氣．袞袞束帛賁邱園．濟濟衣冠若鱗萃．東華遊近式相逢．道騷短髮蒼成翁．青衫依舊陪驄馬．風雨徒步追驊公．過從更說舊遊好．舊遊著處生芳草．沈約樓前杜宇嘯．西施湖上芙蓉老．京城官釀斗四千．交歡安得青銅錢．三嗅落花共一醆．浩歌白石看青天．盍簪方喜慰崎嶇．摻別那堪增淒淒．寒潮浩蕩足秋霖．木落江空欲何往．紅蓮綠幘拔黃堂．聞言躬耕遨山陽．君材有用仍小試．干將再鍊須善藏．幾年爭戰今休息．倘懷模糊七花碧．韓信祖逖安在哉．但見長淮搖落日．世途反覆如浮雲．人生離合何可云．天與盛德同華勛．肯使獨鶴終雞羣．

郭熙關山雪霽圖

昔我北遊月在躔．策旬犯雪度雄嶺．千里萬里皆瑤琨．高迷邱垤低迷壑．朔風烈烈塵不驚．中野蕭條但桑柘．僕夫股慄面削瓜．身上破褐綫掩骼．長途日暮行不前．回顧堆阜那忍嵐．前車既斷後車絕．停驂獨宿道旁舍．床頭土銼生薪．村酒沽來敢論價．臥聽櫪馬齕枯茭．展轉無眠疑不夜．忽然朝光入甕牖．主僕僕見互驚訝．攬衣匆匆便蓐食．如此晴明喜天借．可辭捨險即前程．剪拂塞驢還自跨．瀘溝凍合正縱横．徑度不用修梁架．西山馬首遙相迎．拔起入言似嵩華．瓊樓玉宇忽照眼．行行已到南關下．時清關吏殊可人．不復如何乃邀迓．過關使客多乎簇．或挽柴車或高駕．閑情我正繞剡溪．吟思誰似似清灞．道逢軒蓋何其都．駿馬雕鞍紫錦帕．銀盆熾炭燭光然．面面帷帷行酒炙．徒御紛紛意氣驕．錯金劍具青絲靶．行人不解說姓名．但說無非國婣婭．狐裘貂帽詎知寒．馳驅爭入柳林射．當時有意欲賦之．計吏相煎嗟不暇．鶯花窈窕江南春．風景依依在圖畫．

題張希稽扇

鑑湖波暖欲生烟．太守行春放畫船．皂蓋朱幡穿柳去．傍人指點是神仙．

題耕隱卷

中歲脫塵纓．田廬遂幽獨．鑑雨春載陽．繁霜秋始肅．土屋自冬溫．練衣忘暑溽．雖勉循所務．焉知時運速．翳翳桑麻陰．稍稍梨棗熟．扣門無追呼．登場有嘉穀．臨深具網罟．薙荒理松竹．披帙欣自怡．舉觴念誰屬．俯仰復何愧．逍遙遂忘俗．緩寇誅力命．南非貴知足．亦欲抽吾簪．與爾爲近局．

送令丰籌赴吳江任五首

美人結飛瓊．明月何朧朧．與之珊瑚枝．其纓以五彩．此物曷致之．錫貢自南海．有材苟適用．無幽不見採．

嗷嗷衆赤子．望望將告誰．詩人詠豈弟．奉命何可遲．馭促馬則疲．水煩魚不滋．往者皆謂然．來者能忽思．

西望姑蘇臺．近臨百花洲．白露正爲霜．行人不可留．但越鴻鴈集．不傷鷗鷺遊．月明歌子夜．民生庶其瘳．

遠客京城中．賴有之子並．出處雖不俱．豈異形與影．俛仰忽不樂．睽離生俄頃．執手臨路岐．語語不知永．

明明天上月．既盈還復缺．聚散諒如斯．無爲腸內熱．同氣恆相求．豈限吳與越．精靈渢然合．不見雙巨闕．

送李丞赴堂邑

堂邑古壯縣．地濱會通河．我昔遊燕薊．操舟河上過．路逢兩父老．白髮鬢皤皤．自言令斯邑．前後知幾何．豈弟如父母．張令良不多．往者不可作．來者誰同科．吏治日無狀．民病日沉痾．誰能還太息．繼以涕滂沱．何況十年來．無歲無干戈．黃塵迷道路．白骨被陂陀．原田自膴膴．孰植麥與禾．遺黎轉悴悴．短褐不至髁．念此喪亂際．思治寧則那．今焉亦已幸．得見羲與娥．脫之塗炭中．所重在撫摩．視民有如傷．聖德無偏頗．戢糧往賑給．下令蠲煩苛．之子昔壯歲．綠髮顏如酡．壯志在經濟．夙學崇丘軻．一旦被推擇．職此非由他．丈夫貴立事．歲月如奔波．丞乎豈負子．行矣勿蹉跎．贈以辛苦辭．酌以金叵羅．報政抑何日．天門鬱嵯峨．

流觴圖同龍子高作

薄言宦京國。倏爾三四齡。愧非軒冕姿。實切邱壑情。及茲擬圖畫。振策欲遐征。祕館既宏敞。崇山復峥嶸。丹崖散春綺。碧樹含秋清。芳辰良讌介。羣賢俱合并。列坐新綠縟。舉觴泛清泠。撫景趣已領。染翰詩遽成。聆彼一日歡。垂此千載名。誰能繼芳躅。歸與增屏營。

送饒彥材還盱江二首

阿翁髮已星星。遊子何心更遠征。昨夜客窗風雨冷。寒衣收拾寄行營。

塞上風塵晚不驚。將軍傳令且休兵。秋田收後多為酒。早晚還家共太平。

送陳思可主簿赴進賢任

一別十五年。倏忽若昏旦。相逢京城中。幸脫戎馬亂。宦遊我何成。衰髮子已換。留連一樽酒。款晤四門館。剪燭聽寒雨。話舊過夜半。居然消百憂。莞爾成一粲。維子才且賢。文采甚煥爛。起從有道徵。國光方縱觀。謂宜寘館閣。鴻猷藉宣贊。如何奉明命。鉤考親吏案。黎庶乃邦本。疾痛實抑按。要將遠猷獻。可以小邑試。心懷簡書畏。跡逐萍梗散。席掛過順風。潮生失遠岸。昨夕醉云盡。今朝袂還判。後會復何時。臨岐重嗟嘆。

長江送別圖餞朱仲雅赴山西省幕

斑馬款江渚。日夕暮山蒼。對酒不能御。非念川途長。朔南自一統。鴻燕不同翔。別長會日短。載歌燕燕章。

中丞劉先生齋閣前山茶一枝並蒂因效柏梁體呈

朔風剪水雨雪霏。萬木蕭條凍且饑。青藜丈人鈴閣傍。山茶作花紅錦香。中有一枝並蒂芳。符彩爛若雙鴛鴦。嫣然古鑑三春光。梟英來自雲中央。赤旗翠節兩作行。阿母笑執瑤池觴。仙童雙雙吹鳳凰。綵女齊綰珊瑚璫。麗色照耀齊霓裳。芳氣氤氳滿中堂。大君尺劍定八荒。半歸桃林馬華陽。百度既貞四維張。禮樂誰云謙未遑。制作庶欲追虞唐。文人今之杜與房。王臣合德真明良。朝夕左右扶維綱。餘子議論安敢當。一朝嘉惠錫后皇。乃是人文發禎祥。玉局仙子喜欲狂。更祝文人壽而康。黼黻鴻猷煥天章。山茶之瑞垂無疆。

陪諸公郊行

忽憶兒童唱大堤。便攜僚友出金閶。清溪繞郭穿魚市。瘦馬尋芳踏燕泥。酒美得辭花下醉。詩成漫向竹間題。始知遊衍來應晚。岸芷汀楊色已齊。

絕句

幽花陣陣隨風減。芳草萋萋逐雨添。閑倚翠窗聽紫燕。不知粉蝶過朱簾。

送王希暘編修使交趾

曆數歸真主。萬方若綴旒。外藩須綱紀。當宁眷懷柔。芝檢文彌盛。茅封禮更優。代言欣爾翰。將指副予求。璽下屏霽去。寰成萬里遊。宮袍裁白紵。厩馬出驊騮。寶重皇華使。名高好時侯。揚鞭隨越鳥。亂席附吳鉤。自覺光輝遠。那知跋涉修。幾旬行嶺嶠。何處是交州。山擁魚鱗集。江分燕尾流。墮鳶從跕跕。馴鹿自呦呦。綠認桃榔浦。紅看荔子洲。馬人偏好客。蠻戶總能舟。日上扶桑沒。天垂瘴海頭。昔聞銅作柱。今見蜃為樓。

樹葉時交墜。沙蟲或暗投。由來宜至德。直欲被遐陬。除館迎京使。傾城拱道周。陪臣儐何謹。膳宰往來稠。樂作聆銅鼓。衣更閱貝裘。珍羞羅海錯。妙舞雜巴謳。蕉實垂垂重。椰漿盎盎浮。括強聽藷苴。溢口御扶留。事大無違禮。新王實好修。有陳皆容訓。餘事及窮搜。足使誠心服。端非殺類侔。上方思子切。誰敢為王留。別袂逢梅雨。歸期指麥秋。論思金馬日。頗獻碧雞不。

即日

午門同出獨歸遲。立斷銅壺漏下時。深得綠荷千萬柄。雨聲強半在西池。

贈徐季子

百金不惜市梔欖。兩耳不解聽朱絃。人情如此亦何以。我佩見之獨慨然。夫君懷寶起浙右。掉鞅觀光來日邊。夙學人言破萬卷。新製我喜窺幾編。金莖玉露足秋爽。林花澗草爭春妍。紛紛牛毛豈不多。振振麟角獨闊異。摛藻詞垣翔金殿。採芹鄉泮仍留連。所好者竽鼓者瑟。猶柄以方鑿以圓。陳平丰姿若冠玉。鄒生辯口如河懸。禮意殷勤日三接。華胄蹤跡歲九遷。由來利鈍係遭遇。未必愚智殊天淵。樂育菁莪亦已重。況乃桑梓敢不虔。去國不賦北門什。遷家徑上東吳船。大材小試吾竊歎。冷官不厭子乃賢。繄予閔世倏四十。守官太學垂五年。包羞待聞成倚席。畢景兀坐寒無氈。勤業空期蠅附驥。俛仰卻笑夔憐蚿。彼哉浮雲勿復道。歸歟樂事言難宣。會稽雲門最幽絕。鑑湖剡水交滸漣。玄猿嘯呼山近屋。白鳥明滅江吞天。雲間往往得靈藥。月下時時聞采蓮。多暇應為曲水會。乘閑便作東山眠。村翁溪友總愛客。蕨芽蓴菜不計錢。酒酣更斫銀絲鱠。章就還飄蟬翼牋。並遊只許鐵冠子。同載應攜玉局仙。願言留榻以相待。一曲擬乞君王前。

朱澤民畫

朝朝謀隱地。忽見好山川。雄麗皆衡嶽。幽深有澗瀍。羊眠松下石。虹掛屋頭泉。便欲抽簪去。依崖結數椽。

方壺雲山爛煙圖同胡士恭博士題

我家海嶽之裔嗣。乃是小米手所摹。丹崖翠壁走雲氣。北迎恆碣南衡廬。長風中來吹不斷。疑有鬼物陰卷舒。石林倏閃復冥濛。時雨欲至愁飆颸。分張倚疊天地窄。樓澹直與造化俱。斯人一去三百載。流傳筆力到方壺。衡閣仙巖二十四。雲窗霧閣仙者都。錦溪朝朝玉氣合。瓊林夜夜丹光噓。方壺揮毫托其趣。生紙染出幾尺餘。天高不見青鳥下。樹老似有玄猿呼。上清羽士欣入手。珍重不減千明珠。展觀使我長太息。如此雲山何處無。武陵桃花春正開。淮南桂樹秋不枯。強顏咲傲金馬署。嗟我豈是東方徒。乞歸何幸優詔許。遠遊便以雲為車。蒼梧既酹虞帝墓。會稽更探神禹書。左攀東海若木枝。右折西華諸夫渠。尋真徑度弱水去。飛行安用邛杖扶。豈無清冷可洗耳。亦有沆瀣堪充腴。我自持盃酌阿母。誰能搔癢招麻姑。其鬚髮不受皓雪變。日月任使跳丸如。玄圃羅浮若解后。擬出海嶽相歡娛。

庚戌七月九日晡時欽奉御筆宣喚賦此

玄褚澄露動龍香。水殿宵題愛晚涼。獨賦小臣惟感愧。姓名衣被五雲章。

明日入見於奉天門有國史編摩之命口號

聖代何曾有棄材．選掄猶自及蒿萊．玉階俯伏聆天語．金匱抽書亦許陪．

明日詔相府控辭述懷

玉署高寒竊玉清．不材豈不戀恩榮．只緣多病兼無似．自合山林送此生．

越三日丞相以辭職歸養聞欽蒙俞允志喜

朝中久戀乘軒寵．膝下深慚返哺私．新荷君王賜骸骨．家人須信無歸期．

尋被留校讎元史

聖主詔修前代史．史官鱗萃總名流．胸中不識揚雄字．也向蘭臺學校讎．

寄吳文明憲副

已過風雨節．不得故人書．目斷千山外．神交五夜初．繡衣天下士．白髮使君車．風采能廉懦．知君獨起予．

贈王彥和檢校還北平四首

拜表趨丹闕．承恩宴紫宸．羽儀江左彥．鬱紱幙中賓．玉液金盃出．瑤筵錦瑟陳．轅門思贊佐．迴轡敢逡巡．

提封開晉省．地勢控金燕．雪重陰山近．星低瀚海連．藩屏歸付托．叢諾仗材賢．搢笏家聲舊．應須有奏篇．

避地依先隴．閑居隔短牆．紫金花下醉．白紵水邊涼．午夜看華月．中流放野航．臨淪元自好．誰道綴鵷行．

乘傳歷長途．齊封接魯墟．頻年經戰鬬．幾處遂耕鉏．小市猶多酒．貧家飯有魚．重來朝覲日．爲報玉階除．

連雨雜書三首

江雨殊未已．江風生早寒．今我悄不樂．喟然起長嘆．決去胡不早．無營尚盤桓．徒貽父母愁．歲晏衣裳單．

束髮學爲文．志在秦漢上．異彼經濟具．持此將安往．自悲還自慨．云胡當養養．不見力田者．年復計荒穰．

鬱鬱苦無聊．起坐讀古書．一篇未云畢．感觸增嗟吁．儀秦爲丈夫．丘軻見謂迂．是非古已然．偃蹇欲何如．

史館雜書

蔓草寒烟漢苑秋．書藏金匱更誰收．禮亡樂缺無窮恨．地老天荒有限愁．筆削自從尼父後．文章無過馬遷優．坐銷官燭如何補．絲絡翻慚進牘羞．

東齋夕書

幽居得自怡．野性方慵懶．高枕一酣眠．長廊獨閑步．白日誰云長．青山忽已暮．皓月照前階．涼風滿高樹．偶隨孤鶴行．時見疎螢度．即此有餘歡．何況山中去．

絕句

落葉滿衡門．蕭蕭風雨夕．一燈溪上明．何處獨歸客．

雪夜聯句

清夜萃彥集．廣孟 虛館一燈閃．仲平 白雪積更靜．玄雲膩逾掩．巽子 幌薄絢琉璃．瓦素作琬琰．正寬 珠跳閒投隙．玉立每因广．仲平 脊鏤金琅璫．壁水銀瀲灩．正寬 庭柏凍不偃．宮槐望逾儼．淵伯 皐禽乖娟娟．屋鳥巷黯黯．仲平 鶴舉

席旣秋．廣孟 語永興方漸．巽孟 芬郁雜枝椒．圓方薦菱芡．善仲 酬酢肆驩謔．謳吟互褒貶．易居 爐燼火盎盎．窗隘烟冉冉．正寬 草嘖極情篤．吮毫綵韻險．淵伯 思湧若有神．文成不加點．仲平 翅然觸使待．酬已紅上臉．廣孟 吻燥喜漿類．耳熱思臥簟．冰蠶乃吾吻．澀鱗念誰染．仲平 青黃威木災．黑白悲絲染．玉舍 振衣鶴歸蹝．淵伯 絮變魚嘲瞼．畫蛇背添足．持鰲不道歷．仲平 㡚用樂飈颺．焉能任拘檢．巽子 掀髯良已放．撑拒云詒．玉舍 更移燭屢續．坐久枉終歛．廣孟 小草淡張芝．清談來王儉．巽孟 寒床陋臥袁．正寬 夕艇擬泛剡．淵伯 公乎材總適．余也顧何忝．假寐云小憩．仲平 夢斷恐成魘．巽孟 城柝或驚聲．風葉忽閃颭．仲平 虹光射斗牛．淵伯 妖氣消關陝．易居 行藏悅遲駐．歲月傷荏苒．巽子 起舞聽雞鳴．呼駭巷獫．正寬 款洽旣無荒．留連復何慊．相對總忘疲．東方已晱晱．仲平

蘇平仲集卷十六

別集

李同子辭說二十八首

秦穆公使三帥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牛十二犒師．且遽告于鄭．孟明謂鄭有備．滅滑而還．

皇武子言于鄭穆公曰．輕財之謂賢．制勝之謂能．其弦高之謂矣．夫高將市于周．遇秦師于滑．知其包藏禍心．來造於我．不愛其乘韋與牛十二．用之犒師．以息鄭國．可謂輕財．旣犒師矣．遂探其心．三帥知我有備．氣沮計窮．棄其奸慽．斂兵而退．可謂制勝．不然．秦師奄至．誰其禦之．我之弗知．何以能備．孟明、西乞、白乙、攻我于外．杞子、逢孫、楊孫、應之於內．存亡之數．未可知也．今甲兵不試．邊鄙不聳．勍敵遠卻．社稷用寧．高力之以．功莫大焉．舉賢用能．賞功所以爲國也．君請爵之．以勸來者．穆公曰．無違於善．而民知所適．何以弗爲．遂召弦高賜焉．高稽首曰．臣草莽之臣．未嘗獲齒君之輿隸．惟是貿遷有無．以利民用．臣之職也．方秦師之東也．不虞相遇于滑．不及以聞于執事．輒致君之命．有犒于其師．出臣之位．矯君之命．死有餘罪．君惠免之．而不以戮．爲幸已甚．何賜之敢覬．先君桓武．莊文勳在王室．天監其忠．祚我子孫．衛其藩而捍其患．秦師之不克逞志于我．則由此故也．臣何力之有．而君歸功于臣而賜焉．使人謂君以臣之故而賞僭也．無乃不可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功．猶竊人之物以爲己物也．罪又甚焉．其敢幸秦師之退．而自

爲功乎。若曰不興其牛。臣之自輸。於是乎歸焉。臣雖貲豐。又敢取之以犯不義乎。臣聞爲人子不敢私其財。義也。故雖子之財。父實有之。子之道。臣之道也。如是。自臣身至于妻孥私家。孰非君之有哉。寓於臣而已。非君實寓。則臣焉取之。牛羣在臣。猶在君也。輸以共用。固其所也。若私君之有。曰我之有。而求歸焉。夫豈義乎。獲賜而亡義。又焉用之。且微社稷之靈。先君之福。秦師有進而無退。傅于城下。其誰獲免。於執干戈以事捍禦乎。臣將覆亡之不暇。而況能有牛與羣乎。今徼福于君。不惟全其首領。亦完其室家矣。其爲賜也。不亦大乎。豈獨臣受賜。雖國人皆受賜。而臣重有賜焉。人將謂臣無厭。而懼且以爲僭矣。君無庸賜之。是免臣于僭而納之于義也。請辭之。穆公曰。成子之名。而教民以義。何故不爲。遂許高。君子於是謂鄭穆公。君矣。皇武子。臣矣。弦高。民矣。聞善而能從。明也。見賢而能推。忠也。有功而不德。謙也。明以撫衆。君之道也。忠以事上。臣之職也。謙以自居。民之行也。君明臣忠民謙。求國無治。不可得也。此鄭之所以免於秦之師也。

魯宣公稅畝。孟獻子諫曰。魯、諸侯之望也。諸侯之望魯也。曰。秉周禮也。今稅畝。是棄周禮也。以秉禮聞而棄之。諸侯其謂我何。先君隱公以我許田易鄭之祊。君子猶且非之。曰。有王制在。王賚若以朝宿爲間。將何以辭其大討。矧取民有制。而可違君之欲乎。昔者先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畝百爲夫。夫九爲井。井九爲邑。邑四爲邱。邱四爲甸。甸四爲縣。縣四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制。於是乎定焉。大國食者半。中、參之一。小、四之一。而其取民也。皆什一焉。什一。制之謂也。制所以律貪而禁暴也。夫先王封建諸侯。使治民而食其力。以治民也。豈厲民哉。故爲之制。食於人者。雖貪冒弗使過焉。食人者。雖鄙嗇弗使不及焉。是故制猶水之防焉。防猶不可決。而況先王之制乎。上所以取乎下。下所以奉乎上也。不過什一。爲日久矣。而君過取焉。是則決水之防也。夫君人者。上承天王。下撫庶民。而踰制斂財。其無乃非義乎。踰制蔑君。斂財毒民。蔑君君怒。毒民民怨。若怨怒並興。禍亂將至。抑國家之不能安靖。而君焉遂欲。越自穆公。撫封于少皞之墟十九世矣。士田其賦。以給公室。有自來矣。數其儉德。有事攸共。臣未聞其不足也。而今不足焉。庸非奢靡泰淫之日新乎。四者所謂竭也。府庫空虛。則職此也。不然。夫豈不見稅斂之時。入則足用。在三事而已。一曰窒欲。二曰節用。三曰由禮。三者之中。禮爲之體。必由乎禮而后動焉。非禮不欲。非禮不用。如是則什一無弗足也。若動不由乎禮。非禮亦用。非禮亦欲。則雖什二。又何足之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鑒于先公。而惟三事之是務。焉用稅畝。詒怒速怨。示貪。臣恐所獲不如所喪也。君其圖之。弗從。遂稅畝。君子曰。魯之不競也宜哉。凌民以從欲。長國家者患無民。不患無財。紂有鉅橋之粟。鹿臺之財。而曰獨夫。無民之謂也。若之何凌之。古之人君。知國本之在民。是以用其賢能。爲其司牧。授其田宅。教其樹畜。開其衣食。伺其好惡。恤其疾苦。補其闕乏。遂其庶富。致其勸懲。興其孝悌忠信。本既固矣。而後邦寧。三代異制。厥道一也。今縱不能損上益下。而又瘠民以肥己。自伐其本矣。而魯之不亡。所謂一世無道。國之未艾也。

成王問君奭以守成之道。對曰。恪遵成憲。崇信耆老。無取昔命令而紛更。無隨舊規模而改作。王曰。其要

何居。對曰。在詩有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書有之。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王曰。不已懼乎。對曰。十圍之木。植之非二三百年不大。及乎伐之也。不累日而仆矣。九成之臺。築之非踰時閱歲不成。及乎毀之也。不累日而夷矣。成之難而仆之易也如此。成之難而毀之易也如此。安得而不懼也。周之天下。后稷建之。公劉篤之。太王拓之。王季勤之。文王武王成之。此十圍之木也。此九成之臺也。如之何其無懼也。夏之民皆去桀而歸湯矣。商之民皆去紂而歸周矣。王不聞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如之何其無懼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國何貴。李克對曰。貴士。文侯曰。何貴于士。李克曰。兆民之庶。君不能自撫也。三軍之衆。君不能自馭也。百職之富。君不能自修也。萬事之煩。君不能自理也。而士者。君之所與撫兆民。馭三軍、修百職。理萬事者也。得士則兆民得其生。三軍得其所。百職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而君得以安富尊榮。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得士也。狐偃曰。仁親以爲寶。貴士也。士之貴也尚矣。楚有子玉。晉文側席。吳殺子胥。句踐進兵。燕用樂毅。齊不能支。魯亡季孫。邾亦相使。士之用舍。國勢之強弱係焉。何得而無貴乎。三仁既去。殷國遂墟。二老來歸。周業攸成。伊尹就桀。夏社未亡。百里奚至秦。虞公以滅。士之去就。社稷之存亡係焉。何得而無貴乎。文侯曰。焉得士而與之共國哉。李克曰。知之則用之。用之則任之。任之則信之。信之則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天下者。皆將踴躍而至矣。知之而不用。用之而不任。任之而不信。信之而不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國中者。皆將治任而去矣。文侯曰。善。於是師卜子夏、田子方。客段干木。相魏成、任翟璜、西門豹。以吳起、樂羊。爲將。用屈侯鮒爲子擊傅。而魏之爲國也。天下莫强焉。君子曰。無競維人。信矣哉。不然。三晉地醜德齊。魏何以無敵於天下也。

楚王入于雲夢。若虎兕、若雄羆、若鹿豕、若鴻雁、若鶬鴰、若鵷鶵、若鷫鸘。見王無不惴然決起。翔者猶飛。走者遁竄。高者入雲霄。下者伏灌莽。有錦雞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絢明。悅焉。左右關弓再欲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凡鳥獸之屬。或殪于鷹犬。或隕于鋒刃。或傷于網羅。而雞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雞也得全其生以綬。見獲于籠亦以綬。然則士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雞有綬。藉使深藏。矯乎其飛冥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烏乎取哉。故者無逃于樊籠之間。非綬實爲之。此則使之也。嗟乎。士無以材自眩哉。

空同子曰。陸贄之召爲翰林學士。在建中之初。盧杞之相。在二年至四年。以李懷光論奏。而貶杞新安司馬。杞之爲人。懷光猶知惡之。贄與之同朝三年矣。未嘗顯斥之。第因奏議。微示論刺而已。及其既貶。乃聲言其奸邪致亂。贄之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在正元八年。裴延齡之判度支。在七月。贄于時極言用延齡之非。德宗不聽。十年十一月。猶上書條數其罪惡。而贄竟□太子賓客。使贄惡杞論杞如惡延齡論延齡。則杞之貶。當不在四年。其惡亦當不至已稔。又何自致朱泚之亂。而有奉天之幸哉。方杞在位也。贄則不顯斥其奸邪。及杞去位也。贄乃追咎其致亂。而贄之於延齡也。則始終言之不少貸。謂位不同也。則學士號內相。猶之爲相也。謂時不同邪。則杞爲相日。贄諫非不行。言非不聽也。此何爲哉。然觀贄語所親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何所恤。可謂不以得失爲忠者也。而於此不能使人無間然。余是以累歎而

深惜焉．

辟閭氏蒲盧氏過義渠氏．義渠氏奉觴觴焉．辟閭氏心若不快．中酒壓興歎．義渠氏曰．吾聞惟酒合歡．今子中飲而嘆．無乃有隱憂乎．辟閭氏曰．吾聞危莫危于上下交征利．時之人無有賢愚貴賤老弱惟利之是好．以故私憂之耳．蒲盧氏曰．若好利則有之矣．若謂老弱貴賤賢愚無不好．則豈其然乎．辟閭氏曰．子以我爲不信．吾與子行試之．乃懐金錢數十．與蒲盧氏義渠氏俱出北關外．遺其二道上．而伏隱處覘焉．少頃．一樵夫負薪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走從隱處出．復遺二金錢而伏．有頃．一童子驅羊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出遺金錢如初．尋一嫗行過．不拾而去．辟閭氏怪之．追問嫗曰．何之．嫗曰．家貧將入城．從人乞貸耳．曰．嫗且欲乞貸于人．道上有遺金錢．何不拾也．嫗曰．老矣．很不之見耳．見之安得不拾而已乎．遐問安在．辟閭氏指以告之．嫗方俯拾．一人騎而與從奴數人來．見曰．此我所遺也．嫗何得取．命其從奴取之去．辟閭氏曰．嫗非老者乎．童子非弱者乎．樵夫非愚且賤者乎．騎者非賢且貴者乎．而見金錢無非取．吾之言其非信矣乎．蒲盧氏曰．然則奈何．曰．惟義可以治之．義明則廉恥興．廉恥興則取予不苟矣．雖然義其且也．非其要也．曰．何謂要．曰．上之人以身率之．儉德是恭．屏去淫侈．取之以道．無富之貪．則其要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上者徒訓以義．而不教之以身．其易由知所法也．不犇不厭矣．

容同子過北邙山．見叢塚焉．愀然而嘆曰．人乎人乎．其王侯將相乎．其巨家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俠客釋氏乎．其趙僧乎．其貯隸乎．其操觚者乎．其人奴之類乎．其鹵薄鼓吹前挽後擁而歸之斯乎．其束縛而遺之斯乎．其殯而埋之斯乎．其始將錮三泉而天文地理之畢具乎．將便房鐵道門綢衆嶷之極其壯麗乎．將藏器臣妾之備從乎．將穿不及泉而邱隴之無處乎．將不封而不樹乎．其中將珠襦玉匣黃腸題湊乎．將桐木爲棺葛藟爲緘乎．將厚衣以薪乎．將傑而反其真乎．嗚呼噫嘻．蓋皆不可知矣．况乎其主名邑里何得而稽乎．但見華表摧折．穹碑剝落．土花蝕漶．牛羊礪角．可悲也夫．牧豎縱橫．汎掃不至．漆燈已滅．陰燐昭矚．可悲也夫．蒿萊沒垣．麒麟欹側．翁仲無言．白日自沒．可悲也夫．衰草離離．露冷風淒．鬥象出沒．狐狸嘯嗁．可悲也夫．言未卒．傍有樵者曰．唉．又何足悲哉．人齡踰百．如電之流．如駒之馳．方其生存．或窮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尊者卑者．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歎欣得失．用舍天壽．參差不齊．及大期之抵．及倏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蘇儀．雄如項籍．巧如工倕．騰驤稜手．執璧走布．視錦綉塊視珠璣．雖欲不同爲螻蟻之歸得乎．唉．歲月荏苒．寒暑推移．則其骨毛齒爪．亦將澌盡而塵飛．類然獨存者．第敗塚之纍纍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邱壠墓域．又將爾耕而我犂．苦然如故者．特至山之巍巍而已．而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茲．夫子何乃不能忘情．爲之佇立而歔欷也．雖然．萬物之間．衆人之中．維賢維哲．立德立功．坤翕乾張．嶠地極穹．有生有死．雖衆攸同．其英魂靈氣．則不隨草木而腐壤．其令聞廣譽．則長並天地以無窮．苟能如是則善矣．尚何彼之悲爲．唉．宇宙有不朽而不務之．方蠅營狙詐．舞文用機．競浮雲於旦暮．校強弱於錙銖．俯有拾．仰有取．爭勢利．計崇卑．將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舉世之役役蚩蚩也．容同子曰．善哉．去其健羨．脫其放羈．放乎山林．弦琴誦詩．進德修業．惟恐後時．

海賈謂漁者曰．我之賈于江海也．大舟如山．後不見前．檣高入雲．航度彌天．奇貨異寶．塡委其間．奠艤流求．川蜀荊楚．乘風御浪．朝往夕返．獲利至速．以博用力至逸以安．爾何不操我之舟以利天下．以濟不通．乃駕舴艋而浮遊溪澗之中．低桅短篷．坎窟其容．輕如浮槎．迅若飛鷁．倏依淺灘．忽緣長磯．攤滸乎湖淑之裔．纜繋乎蒲葦之叢．舉罾得蝦．投竿取鱘．以給衣食．以活妻孥．抑何陋歟．抑何愚歟．漁者曰．貨寶者盜賊之餌也．江海者．風波之區也．分薄而利厚．未有不困者也．力小而圖大．未有不危者也．與其冒風波之險．孰若帥安于浦溆之有餘．與其懐盜賊之疑．孰若取足於魚蝦之無虞．大舟之利．吾豈不知．顧力有所不足．而分有所拘耳．使吾舍漁．又何覬覦乎．乃歌曰．我舟一葉兮．可安居兮．我魚數寸兮．可充虛兮．候之豐兮．憂之大兮．我何以涉江海爲爾非我愚兮．我寧爾隨．容同子聞之曰．漁者其賢乎．夫能量力者．必守己．能知分者．必安命．安命則不貪．守己則不競．不貪近乎仁．不競近乎義．義且仁．漁者果賢乎．使人皆爾也．又何至冒利而黷貨．希寵而徇勢．輕性命而履危機．昧廉恥而處污穢．皇皇而不知老．役役以至于斃也哉．

容同子行於河濱．見漁者．視其網則緡也．觀其所得之魚．宛轉唼喋．鱗鬣莫辨．則其大者才如指而已．顧謂門弟子曰．先王發政．網罟之目必四寸．而魚之鬻于市者必滿尺．何其仁也．當是之時．魚鼈之類．咸遂其生．又何幸也．今緡以爲網．而魚之如指大者登鼎俎焉．甚哉乎．魚之不幸也．甚哉乎．漁者之不仁也．漁者曰．嘻．是何足怪．古者取民率什一．後世則大半矣．古者役民歲三日．後世則終歲矣．古者山澤無禁．關譏不征．後世則以山澤關市之征爲經費矣．然則不幸豈直魚哉．不仁豈直漁者哉．容同子乃歌曰．列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歌已而歸．歸而登毀者累日．

於陵生問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信乎．曰．信．曰．自黃帝堯舜以來．居其位．未有不服其服者．而天下之隆平．何以弗若唐虞．曰．大哉問矣．衣裳之制．始於黃帝．而備于堯舜．其繪于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焉．其繡于下裳．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焉．所以象德也．夫豈爲身之章．以趨人之美觀乎．是故明目達聰．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非己無爲．萬國咸寧．山之鎮也．聖神文武之難名．容哲溫恭之不測．龍之變也．命九官以熙庶績．而禮樂刑政．粲然華蟲之文也．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宗彝之孝也．惟精惟一．藻之潔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火之明也．十二牧之咨．六府三事之允治．烝民之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畢十六相而不惑．黼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立牧而建長．内華而外夷．黻之辨也．然則聖王之爲衣裳也．所以象德也．非聖德之有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爲之昭焉故也．服其服而有其德．此乃天下之所以隆平也．服之在身．德之不足．而垂拱焉．殆與被偶人以文綉而坐之巖廊之上無異矣．欲天下隆平．豈可得乎．居堯舜之位．服堯舜之服．備堯舜之德．而治不唐虞之若．吾未之信也．於陵子曰．服以象德．德欲稱服．夫子之言至矣．非獨天子爲然．公侯卿大夫皆當然也．不然．幾何其不爲彼其之子也哉．

容同子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高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下．係乎風俗．維

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勢之強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耶.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禍不及民.其國勢可謂強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材.不下陛而取之.所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修.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于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布、袁紹、袁術.皆有絕人之姿.曹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者.由世祖敦尙學術.興厲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開設學校.尊禮師傅.以作新之.政教脩于上.風俗美于下也.然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矣.或者乃以爲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易.然而于凡大閑漫乎其不留意也.可乎哉.可乎哉.

空同子過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爲香.塗竹枝九.盤盂几席牖戶間.無不樹之.空同子曰.何爲.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逐香萃集焉.無得脫者.曰.蠅螫子手足乎.曰.否.曰.蠅嘬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人嘬人.而善眩人.衣之白也涅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點之.而白形焉.吾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誓不盡除之不止也.曰.子知蠅蠅之善眩.而不知人蠅之善眩尤甚也.曰.何謂人蠅.曰.屬耳于垣.陰伺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如簧.離間骨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爲賢.以詐爲忠.非人蠅而何.以正爲回邪.以剛方爲專恣.非人蠅而何.子奈何不務除之也.曰.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德以爲聽.好惡之不作.情僞之灼知.是非之莫盛.凡人親而蠅行者.不信之而怒之.不恕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而黑無得而借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空同子掩書而起.曳杖而歌曰.黜吾知.任吾真.佚吾形.抱吾神.兩耳之存.六用之泯.人乎天乎.天乎人乎.吃者闕翁聞之.歎然.謂空同子曰.夫子殆非故夫子矣.何今之歌者.異乎昔之歌者也.空同子曰.今者造物補我一竅.吾遂與倉頡氏爲友.乘無形之龍.以遨無象之野.而遊乎無聞之鄉.處乎無聲之境.息乎無情之庭.吹萬變作而吾皆不知.疾雷破山而吾寂焉無覺.況乎毀譽吁俞唉歐呻吟足感吾之心乎.夫我一竅之完也.而我適吾適也若此.庸詎知吾之七竅.而造物不皆吾補乎.我其爲玄同乎.子將求我于空同之上乎.吃者闕翁曰.予遊心於罌罌也久矣.願執鞭而從夫子之後也.

尉遲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有似詩者.有似書者.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于管.如樞之于戶.如將之于三軍.如腰領之于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部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

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滄海焉.波濤洶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芒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氣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淵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復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于世也.不假磨礲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邱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咏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萼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于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者.楚之于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惘焉無難能者矣.

東郭氏之貓.萃聚于庭.首以相枕.足以相拊.尾以相戲.舌以相舐.甚相狎也.投之腐鼠.皆鋌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者或逐其後.或蹴其前.或號其右.或攫其左.相與齧且噬矣.空同子曰.利之善移心術也如此.夫物交于前.欲炎于中.恐己不得而人得之也.雖腐鼠之微.甚狎之貓.鬭而噬弗顧矣.而況有大于鼠者乎.今之人平居相與.握手附耳.以致款悃洽愛.自謂骨肉不過是.及乎勢位一接.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義.醜詆而深排.陰擠而陽斥.不得之不已.心術之移乎利也.如是.則與東郭氏之貓何異哉.

空同子曰.賢者謀道而不謀食.故賢者難進而易退也.其君知之至.然後起.禮之恭.然後留.信之篤.然後用.故君得之而君以正.國得之而國以安.天下得之而天下以平.或過之不以其道.則納屨去不終日矣.蓋君子出非苟進也.道合則出也.處非苟退也.道不合則處也.吾知謀道而已.吾庸知富與貴哉.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祿.待祿而富.待爵而貴.外也.非內也.道德以爲貴.仁義以爲富.斯內也.非外也.古之賢者.明乎內外之分.是以難進而易退也.世之所謂賢者.知之不至.踰然而起.禮之不恭.恬然而留.信之不篤.樂然而用.倘過之不以其道.不去也.夫豈非以外者爲足重歟.吾見其患得患失之不暇.而暇圖謀國家、利安百姓哉.倏焉而辭職.忽焉而拜官.暮而處.朝而出.屢進而屢退.其於道何如也.

空同子曰.君子不以卑賤而恥教人.亦不以尊貴而恥教于人.故君子能成己而成人也.人由教而成德.猶器以範模而成器也.吾之德誠足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雖卑且賤.固教人者也.吾之德誠待乎人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貴.固教於人者也.是故教人者存心於成人也.夫庸計其位之尊貴於吾乎.教於人者存心于成己也.夫庸計其位之卑賤於吾乎.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商湯也、文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文也.可謂尊貴矣.而教於君疇、務成昭、西王國、成子伯、時子思、號叔、管仲、卜商.皆無難色.君疇也、務

成昭也、西王國也、成子伯也、時子思也、僦叔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教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武、齊桓、魏文。皆無赧容。豈非存心于成己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恥教於人。故不賢者以賢。而賢者以聖。之八士者。不恥教人。故能聖其賢。而賢其不賢。是故教人者。其重己守道。必若古之爲教者。然後能成人。教于人者。其心下禮甚。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成己、今也在下位而爲教。則慊然不安。而人且以爲僞。在上位而受教。則閔然不屑。而人且以爲辱。不中者終於不中。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於賢。賢者不至於聖。不知卑賤者。恥教人之過耶。不知尊貴者。恥教於人之過也。

蓉同子曰。土直易得之物也。在天地之間。庸詎知其限乎。然使一人聚之。而十人取之。烏有不盡者哉。以無限之物。聚之者寡。而取之者衆。然且盡焉。況乎粟米布帛出於人力而有限乎。今所在耕者。極不滿數百家。而食者衣者。何啻數萬家。物力安得而不屈乎。人之力多者。莫如烏獲。數百人之中。力如烏獲者。不能二三人。若使二三有力人。而代數百人者。服奔走轉移之勞。未有不憊者也。多田之家。皆則多力之人也。大抵一邑之間。一鄉之內。數百戶之中。田多者初不過三四戶。今也服役于官。惟田多之家而已。其餘或賈于市。或商於途。或執百工技藝。雖積畜有餘。以其無田也。役未嘗及焉。則與使二三有力人。服數百人奔走轉移之勞無異矣。欲其室無困。其可得乎。何如則物力不屈。曰貴農。何如則其室不困。曰均役。不然。南畝之民。且相率逐末。田多之家。且皆爲窶人。國將奈之何哉。

蓉同子曰。休徵咎徵。天之所以禍福國家者也。五福六極。天之所以禍福人民者也。而莫不有以致之。國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福也而福至。蓋有隱德也。國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禍也而禍至。蓋有隱惡也。人不念福本于隱德。而見其得福也。則以爲無妄之福焉。人不念禍基于隱惡。而見其得禍也。則以爲無妄之禍焉。是徒知有形之惡。而不知無形之惡也。徒知有名之善。而不知無名之善也。無名之善。隱德是也。無形之禍。隱惡是也。皆萌乎念慮。而常存乎心者也。而政之臧否。行之誠僞。莫不由之一心之微。貫徹三極。自萬乘至于匹夫。無貴賤一也。善惡之萌。迹雖未著。念則甚烈。已知之。人莫知也。人莫之知。天未嘗不知也。天知之。是以天得而禍福之也。故天之福隱德、禍隱惡。猶聖人之誅心也。善觀人者。惟觀其所得。所得福也。則其以善存心必矣。所得禍也。則其以惡存心必矣。善格天者。惟慎其所存。心存乎善。則福應之必矣。心存乎惡。則禍應之必矣。天非穹然蒼然之謂也。理而已矣。理無不在。故天無不體。逆乎理。逆乎天也。順乎理。順乎天也。逆順者。善惡之機也。善惡者。禍福之門也。而禍福未有無妄者也。故隱德之報。不自其身。則自其祖父。隱惡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而況爲萬乘爲天之子。居天之位。用天之道。執天之行。其感應又當何如。故漢高祖心乎寬仁。唐太宗心乎仁義。而呂后武后不能移其祚。秦始皇心乎殘暴。漢武帝心乎兵刑。而扶蘇據罹其殃。所謂出乎爾者返乎爾者。豈獨雨暘燠寒風見於歲月日時之間而已。善惡之機。不可以弗之慎也。是以唐虞三代之聖人。莫不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蹙蹙。不能一息寧也。皆所以順乎天也。是故君子不必求福也。不必避禍也。夫亦順天而已矣。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而順天則在慎獨也。行乎人之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己之所獨知。猶人之所知。敬義以自持。誠一而勿貳。身之所履無非順。心之所存無非善。斯君子之所以免禍也。斯君子之所以受福也。

蓉同子曰。古之所謂貴者。不待爵命而貴也。道德有諸己而已矣。古之所謂富者。不待貨財而富也。道德有諸己而已矣。貴不待爵命。故雖處畎畝爲齊民。而貴莫加焉。富不待貨財。故雖衣不完。食不足。而富莫加焉。處畎畝爲齊民。而貴無以加。此之謂天貴。衣不完。食不足。而富無以加。此之謂天富。天貴天富。貴之在內者也、其得之自我。其失之自我。人不得而與之。亦不得而奪之。故貴富以天者。通不榮而窮不醜。有不驕而無不戚。今之所謂貴者。非道德之謂也。爵命而已矣。今之所謂富者。非道德之謂也。貨財而已矣。爵命以爲貴。故朝居位而貴。暮去位則暮得而賤之矣。貨財以爲富。故朝有餘而暮不足。則暮得而貧之矣。暮去位而暮以爲賤。此之謂人貴。暮不足而暮以爲貧。此之謂人富。人貴人富。富貴之在外者也。其得之非我。其失之非我。人可得而與之。亦可得而奪之。故富貴以人者。通則榮而窮則醜。有則驕而無則戚。君子也者。天之貴富。人之貴富。兼焉者有之矣。小人也者。天之貴富。人之貴富。兼焉者未之有也。是故君子有人貴而無天貴。無寧有天貴而無人貴。有人富而無天富。無寧有天富而無人富。有天之富貴。無害爲聖賢。孔顏之徒是已。有人之富貴。無救乎狂愚。桀紂之徒是已。於戲。吾身有至貴富者存。而世之人乃舍而求之外。悲夫。

蓉同子曰。有求于人。而不加親。無求于人。而不加疏。此其人、君子也。有求于人。而惟恐不親。無求于人。而惟恐不疏。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疏於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疏於己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己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也必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疏于人失時之後。亦必加疏於己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己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友謂之眞。小人之友謂之僞。友者常多有也。眞友者常鮮有也。鮮眞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多僞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友以道義。而道義無隆無替者也。與道義俱無隆替。則君子之心也。小人友以勢利。而勢利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俱其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存心所以無恆。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恆也。以有恆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疏之也。況小者乎。以無恆之心而與人友。雖簞食豆羹而能親疏之也。況大者乎。是故君子不苟友人。亦不苟友于人。友人必察其所以友也。友於人必慎其所以友也。慎友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於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慎友不於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不相忮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於其始。而相忮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於其終。僞友者則爲之也。眞友者固不爲之也。或君子察之慎之。友焉而出于眞者則內。友焉而都於僞者則絕。絕僞友所以率天下薄勢利也。內眞友所以率天下敦道義也。敦道義。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士蒍以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謀去群公子。乃與群公子謀。使譖富子。其一公子謂群公子曰。不可。詐謀

鬼蜮，何可信也，宗族骨肉，何可疏也，信鬼蜮不智，疏骨肉不仁，仁智不足，禍患將至，杕杜之風，角弓之雅，乃所知也，不假演告，敢以細事聞于左右，曲沃之與有神叢，叢大木也，蔦與女蘿附焉，神患為蘿之滋蔓也，欲去之，乃謂蔦蘿，古人有言曰，大木之下無美草，傷于蔭之多也，今木之幹且斂圍，而偏之蔓不滿寸，則其枝葉實俯蔽也，蔦與女蘿，亦自見其蔓不如木之倒也，疾之，見夢于里人曰，□佯非神之為，惟木之怪，里人遂伐木，木之既伐，蔦蘿莫傳，是以亦瘁，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蔦蘿也，豈可去哉，富子苟去，我亦何所利焉，萃公子不聽，遂譖富子而去之，士蔿又與之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為寢，其中列楹，其四阿復列楹，以相夾輔也，撤其一楹，棟必撓，去其一楹，寢必驕，如是寢之所恃，固在楹之衆矣，晉之有族，猶人之有寢也，而吾與游氏，楹之謂也，昔者之譖富子，一楹去矣，去其一也，且擢撓焉，況可再乎，而又欲殺二子，將吾族之不支，豈惟二子，而不改圖可乎，萃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既士蔿使盡殺游氏之族，其一公子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於身，一體也，目視耳聽，思生故能知，手捍足防，難至故能備，此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焉，語所謂絕物也，何能為哉，身之全者鮮矣，今晉之一體，游氏之族在吾族，吾族之手足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亡矣，二子之殺，而吾足亡矣，今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并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必從之，盡釋之以圖存乎，不然，悔無及矣，萃公子不聽，遂盡殺游氏之族，士蔿乃城聚而處萃公子，獻公果圍聚，盡殺萃公子，君子曰，強宗，翰也，同姓，城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萃公子縱不是思，一人托物而致意三焉，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

悟也哉，而終不聽，以及于難，萃公子所□□曾不遠，吳天不盛，回適其德，俾民大棘者矣，此計所以為事之本，總所以為存亡之機，而貴乎哲也，詩曰，其為哲人，告之話言，維德之行，

齊王問陳軫曰，大臣竊權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軫曰，此非小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者過淄水，淄水上有兩叢祠，水東之祠，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絕，水西之祠，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為禍福，其一神不能為禍福，亦不能為禍，今夫大臣者，神叢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趨勢利者也，王欲知權重之所在，亦惟觀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明日朝羣臣，問曰，淄水上有兩祠有諸，對曰，有之，其一徼福者如市，其一無一人徼福者有諸，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曰，由其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門可羅雀，而諸大夫門崖轂常擊，其無乃似之乎，羣臣咸伏，而莫敢對，君子曰，陳軫之取譬也善矣，而齊王之語羣臣也則過矣，大夫亦自強而已耳，湯武之朝，不聞主柄下移，伊周之佐，不聞執國之命，己不自強，而惟患政不自己出，授人以太阿而欲無其割得乎，

空同子曰，天下之物本方圓，烏用規矩哉，皆平直，烏用準繩哉，木也有直有不直，不有繩焉，其不直者則何以直乎，欲直其不直，是以繩生焉，地也有平有不平，不有準焉，其不平者則何以平乎，欲平其不平，是以準生焉，輿不自方，以矩而成方，蓋不自員，以規而成員，故繩之設，因木之不直也，準之設，因地之不平也，規矩之設，因輿蓋之不方員也，規矩準繩設，則天下無物弗方員平直矣，是故聖人之治天下，蓋莫不因而為之制也，因民之不皆信也，於是乎為之權衡揣度，因民之不皆善也，於是乎為之禮樂政教，因民

之不皆從也，於是乎為之賞罰，因民之不皆治也，於是乎為之兵刑，使天下無人而不信，有權衡度量哉，無人而不善，有禮樂政教哉，無人而不從，有賞罰哉，無人而不治，有兵刑哉，之數者設焉，而後天下無不信不善不從不治之民，然則權衡度量之立，禮樂政教之脩，賞罰之用，兵刑之施，可一日少乎，雖然，不出于結繩之前，結繩之後斯出焉，吾固知聖人甚不得已也，雖不得已，亦豈外人心而有為哉，是故賞因其好善之心而勸之云耳，罰因其惡惡之心而懲之云耳，禮樂刑政之類，罔不皆然，亦猶馬之性行也，而乘之，乘之而羈靮作焉，牛之性耕也，而服之，服之而楅衡作焉，而曲學者乃謂聖人之治天下，削物之性，使物之德，是烏足與論聖人，

或曰，言之立也，於世何與焉，而論其不朽，乃與立德立功者等，不既過焉乎哉，空同子曰，孔孟以空言配為，吾先祖皆論之矣，不敢勦取以瀆告，姑言史氏之說，其為言也，何敢望孔孟之萬一，然要其極也，使德備于身，功加于時者，而不有史氏焉，述其終始，發其精微，見於論著，書於簡冊，傳之當世，垂之後來，亦焉能不朽而永存哉，是故唐虞三代遠矣，其聖君賢相之盛德大業，仁人君子之微言茂行，與夫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昭乎如日月之麗天，更千萬世而彌顯者，則亦賴詩書史記之存也，不然，流風遺韻之猶存，宏規遠矩之無徵，雖欲憲章祖述之，夫安得而憲章祖述之，此孔子欲言夏殷之禮，而有文獻不足之歎也，而況春秋戰國秦漢以來，其功德不及唐虞三代遠甚，其道愛何足以起人之思慕，而遂不至於無聞者，詎非以史哉，由其史之存也，故宇宙之分合，國家之理亂，政事之得失，習俗之美惡，道術之邪正，人材之

賢否，學士大夫得以討論，而時君世佐得以鑒戒焉，然則文史之職，其為重而非輕也明矣，其為要而非冗也審矣，漢武帝乃以戲弄倡優畜之，謂之不知務可也，矧道明德立之士，不獲見之行事，而托空言以立教者，奚可少之哉，奚可少之哉，

公乘生問於空同子曰，何以處憂患也，曰，聽其所為，曰，何謂聽其所為，曰，不動吾心，曰，心何以能不動，曰，物我皆幻，吾昔自安東浮海，至于崑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吾自分必死，已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吾起居飲食言笑，與平時無異焉，舟中之人皆凌兢戰慄，如踏立冰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於魚腹，血于兵刃，命矣，死無時矣，不必懼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孰若安坐飽食哉，衆乃少安，比登岸，吾問同舟之人，方遇賊礁淺颶風時，公等皆懼，我不懼，公等皆不食飲，我食飲，今日公等登岸，我亦登岸，則吾向云云，豈不信矣乎，相視一笑，吾以是信處憂患，惟聽其所為而已矣，聽其所為，則不知憂患之為憂患，而自然安焉，豈惟憂患哉，處富貴亦然，是以得失不患也，世之人皆有所顧，故皆有所慕，有所畏，畏慕交于中，此其臨財則義不明，臨陳則戰不力，而不思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莫非命也，又何必隨事皇皇然，計其美惡而就避哉，祇足以亂方寸焉耳，公乘生曰，余聞處憂患而得行己之道，其殆所謂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請書諸紳，

申屠生問空同子曰，學何務，曰，治心，曰，心何以治，曰，養之，曰，有道乎，曰，有，曰，道何如，曰，少思寡欲，主敬，少思則靜，寡欲則明，主敬則一，靜其本也，明其體也，一其要也，今夫水，其一人撓之，而其一人不之撓，若苟

一擿一不擿則針遺芥墮而可指取也必於其不擿者焉苟自不擿者可指取則是以靜爲本矣今夫鏡其一塵翳之而其一塵不之翳若苟一翳一不翳則姸醜並照而無遁形也必於其不翳者焉苟自其不翳者無遁形則是以明爲體矣今夫路其東多歧而其西無歧則牧豎過之而亡其羊也必於其歧多者焉苟自其歧多者亡羊則是以一爲要矣一故靜靜故明靜明一學之務畢矣是故少思未遽靜也少思則欲不動而無思可至焉寡欲未遽明也寡欲則情不勝而無欲可至焉主敬未遽一也主敬則有主而無貳可至焉無思則靜矣無欲則明矣無貳則一矣而學之務畢矣故曰其道在少思寡欲主敬此非余言也先民之訓也力行則存乎人

右贈說若干篇空同子之所作也空同子習於六藝之學天子選爲太學官居太學六年諸生從之授經皆曰空同子誠吾師也東西行者至京師欲求當世文章必于其門京師之學士大夫亦多推之皆曰空同子、吾畏友也而空同子退然若不及人視之佔畢一儒耳天子知之親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得告而歸金華奉其父母處于兄弟之間愉愉然閉讀書爲文矻矻如也余於是得其贈說讀之託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之體達於人情之變如鈎探物連牽不絕其出不窮原其藏之所始要其勢之所必至戚戚然思以杜之拯之以上承天子聖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余乃歎曰美哉乎空同子也人之所不見知者余知之矣單襄公曰忠文之實也知文之輿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贈說者本乎仁發乎義有進戒之忠有慮遠之智非若世之鬱悒悲憤不平而鳴者比也蓋其先世之遺風於是而存焉若昔長公少公之事宋知無不言言必中天下之過空同子似之矣蘇氏之秀、豈惟在廷哉惜不令責爲直見之而余深爲之擊節云洪武八年五月十日金華胡翰書

右太史蘇先生平生所著詩文凡一十六卷前蒙陰縣舜林公與直編類鋟板郡庠傳世既久朽失過半別駕曹侯下車之初尋訪舊本攜寫繡梓以補其缺然舊存者率多昏翳訛謬恐誤後學[illegible]於是不揣蕪陋公暇躬自校正乃命郡人葉景森繕寫成書謀諸郡守武公、揮使牛公、貳守曹公通判黃公、各捐己俸重壽諸梓道史蔣處育以董其事經始於壬戌春二月朔畢工是歲秋八月望凡七閱月而書成煥然一新編卷目錄悉依其舊中間字義脫落無可引據者姑虛以俟後之君子章貢黎諒謹識

姚文敏公遺稿

附錄

姚夔 著

張元禎 校正

少保姚文敏公文集序

少保姚文敏公既卒葬之明年，其仲子中書舍人璽，執其遺文若干卷，過予請曰，先君積學勵行，歷典清要者數十年，今其已矣，而精神心術之微，幸脫燬燼而未泯者，惟此二三册爾，璽父子荷先生知愛之深，寧無一言之惠以增重之，而使傳聞於後乎，予因三復之，而爲之嘆曰，公以清純溫雅之資，廣大弘深之量，高明該博之學，少有大名，歷躋通顯，典司封駁，掌邦禮，位冢宰，務持大體，不事末節，以古人自期，故其芳聲偉績，見於朝廷，施於天下，而藏之人心者，洋洋乎民到于今稱之而不忘也，然公之於文也，以理勝爲主，而恥事彫琢，每建大議，決大政，意到落筆，萬言立就，酌古準今，曲盡事變，而無遺情，浩浩乎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不能窮其源也，巍巍乎如泰山丘嶽，吞吐元化，而不能尋其根也，至於騰蛟龍，起雲霧，霈甘霖，以潤澤天下之枯稿者，雖愚夫愚婦，亦皆知其功力之廣大，而感戴之無已也，豈若彼淺丈夫者，學無所本，用違其志，忘己徇人，徒取聲譽於一時，而無實德於民者之可倫耶，且公之在朝，受列聖之知，而久於其位，文章政事，爲時首稱，載之史册，銘之鼎彝，如精金白璧，世所共寶，奚俟乎茲集之成而後傳，抑奚待乎予言之贅，而後人知所重哉，雖然，繼承前休，以圖不朽者，子孫之責也，幸力成之，毋怠毋忽，時成化十九年歲次癸卯春三月，賜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官眉山萬安書。

少保姚文敏公遺集序

文章政事，心之跡也，心之所存，悉於是而見之，故其行之當時，道之後世，即其事，聞其言，是非之公，天理民彝之常之不可泯者，其邪正隆汙，昭如日星，孰能得而掩其毫髮哉，然而文與事同道，窮與達異趣，達於政者或不及於文，富於文者或未施於政，窮達之趣異，而所當之事殊，故不得而兼全也，使或政施於當時，而一世霑沐之，言傳於後世，而來學景仰之，非德隆道尊，心純識正，醞英華清淑之氣於太和元氣之間者，孰得而幸致之哉，少保吏部尚書姚文敏公其人也，公少有大志，以春秋三傳發解南省，俱爲第一，而天下以經義游藝場屋者，咸宗法之，後入諫垣，屢陳大議，從容雅重，不事浮靡，時以公輔屬望焉，繼而典邦禮，總百官，表儀凝重，德益宏深，謀謨警猷，卓卓乎一代之名輔也，奈何天不佑德，老成云亡，而轉頭萬事陳迹矣，其仲子中書舍人璽，以其遺文數册，因關請予序之，予素荷公不鄙，久辱知愛，安敢以荒蕪辭哉，因三復讀之而嘆之曰，公其偉丈夫哉，文章政事，自其心之所形見者，何其若是之兼全耶，諳其才，如河流滂沛，不待疏決而自無壅滯也，諳其達，如庖丁解牛，不待鼓刀而自得其肯綮也，溫潤者如玉之産於藍田，明潔者如珠之孕於合浦，雍容典重，又如金鐘大鏞之在東序，動中律呂，而不可以淫哇之聲亂之也，其視彼小小者，挾聰明之資，竊取精粗，牽聯組織，以耀盛俗而發譽於朝夕者，奚啻天淵乎，宜其言之必傳也，謹識此以歸之，是集舊名藍山堆稿，累厄於火，而所存百十耳，因易今名云，弘治三年

庚戌歲夏四月既望．榮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知制誥、國史副總裁、經筵官、瓊臺丘濬書．

(以上闕)樂爲之用者衆．推誠愛物．而陰被其澤者多．故三十餘年天下望其風裁．而猶爽賴其慷慨．宜乎生榮死哀．而褒贈之恩波也．嗚呼．巍巍遺像．生氣不磨．百世而下．孰不欽仰其德業．如宋之李沆、謝之箱何也耶．正議大夫資治尹大理寺廬陵王槩贊

冢宰姚公像贊

正統戊午冬．先侍郎府君自泉入覲．旻侍行．初識公於桐江．公時還自解闈．如寶劍發硎．凜不可狎也．既而公魁閩．取高第．拜官侍近．旻亦叨緣仕．始獲從公之後．數年來．公位望日尊．出入兩京．自大宗伯而太正天卿之位．以迄于今茲．蓋日相聚處．數益多矣．間獲見公小像．乃述公爲人之大．都寓瞻敬之意．而謂之贊．其辭曰．宏遠規模．汪洋度量．學貫天人．位隆卿相．人物權衡．生民倚仗．翊我皇明．天年有象．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濟南尹旻、拜手．

又

此吏部尚書嚴郡姚公也．高爽而縝密．直亮而優宏．學邃六經之旨．文兼諸子之雄．卅　發路賓科．蚤屣魁乎多士．蜚英侍中．迺超乎秋卿．名愈重而謙抑自若．官愈進而憂傷與并．三爲禮部．再長銓衡．懋懋格心之疏．䁥䁥閣下之誠．擇小大於衆論．別珉瑤於至明．其定力之堅．足以扛九鼎．其宇量之大．可以納百溟．此列聖人信任而弗二．兩京大夫倚賴之匪輕．猗歟玉瓚．黼黻是膺．皇明柱石．永荷隆平．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吳郡葉盛拜贊．

附少保謚文敏姚公像贊

蓋乎中、春融而秋肅．形諸外、義斷而仁施．其發跡擬科也．策天人於一致．其裕丞帝載也．成歲功於四時．以知夫祿與位．不足爲公重．而休聲令譽．昭竹帛而永垂者．是則公之所遺．瞻此像以懍遊風儀．我思古人．豈但於鄉邦之幸見．而所最幸者．於清朝冢宰而見之．此其所以來三公之寵光．贈加文敏之隆謚．而龍光昭燭於浙河之洄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年胡拱辰拜手．

文敏公像贊

儼乎衣冠．肅乎儀形．其未達也．籙史朝經．其既達也．身體力行．爲躋華要．任重阿衡．笙簧治道．粉飾太平．海嶽以尊．宗社以寧．允矣君子．屏也大成．戶部左侍郎、年弟莆田翁世資贊

又

儼其容如山之凝；溫其顏如日之升．其才足以周世用．而學爲之輔．其德足以稱民表．而量益以宏．是宜魁選于賢科．獻納于王庭．寅清以典禮．宣亮以持衡．發百僚之具瞻．荷列聖之寵榮．若夫抑洒翰章．而天葩爛發．笑談尊俎．而逸氣橫生．又其巖賦之秀．與日星而爭耀．其風鑒以流形者．千載而下．抑孰得掩其精英也耶．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博陵劉吉謹贊．

又

溫恭德容．濟楚深衣．學識遠大．踐履光輝．任宗伯、寅清典禮．接武夔卨．居大冢宰．阿衡佐治．追蹤傅伊．此乾坤間氣之鍾秀．爲承平廟堂之百揆者也．通奉大夫浙江左布政使、年末侍生建安劉福贊．

又

此吏部尚書附少保謚文敏姚公之遺像也．有如是凝遠之風度．有如是尊嚴之氣象．有如是開豁之心胸．有如是卓偉之閎器．彼哉何人．尙咕咕然以助其喙．多見其不知量也．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君子之所爲．固衆人之所不識．翰林院學士、瓊山丘濬贊．

又

德望文章．士林魁首也．訏謨功業．儒臣領袖也．後學仰瞻．泰山北斗也．舉朝悲悼．梁摧棟仆也．嗟夫．孰儲其禎．光嶽之精．孰奪其齡．順受之貞．見知聖主．終始哀榮．九原不作．國無倚衡．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嘉興項忠贊．

姚文敏公遺稿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送提學嚴御史四首
送芮都憲得觀字
送韓都憲永熙出大同
送鄒尚書南還
送鄭太僕考績還任
送趙德懋南歸
送濮教諭之欽學
送楊司訓之興化
送熊驛丞之新安
送尉寧
贈司馬黃門父還會稽

贈周憲使致政還臨海
贈莫子長先生赴秋河
贈都僉還播
贈程長官還播
贈項司庾
古體贈孟都憲
題扇贈王都
題扇與孫玉驊
題孝子盧墓卷
題順孫廬墓卷
題竹
目耕卷為劉居士題
具慶堂為莫生賦
敬慎軒為李知縣賦
書楊編修資親留詠卷
永寧留寄于太守
簡懇友
秋官周亞卿病將以詩問之
伏承書數得雨喜甚有作
京華同年會分得曉字
自武昌追李都憲
夜宿公館有懷參政
宿天津驛
夢先外母如平生因感而作
寓所夢元器
挽陳都御史
挽牟尚書
挽高僉事
挽馬侍郎母
挽陳員外父松巖翁 以下古調

挽劉通政二親
挽左繡衣二親
挽劉雅英母
挽林二尹夫婦
挽徐氏夫婦
偶口

卷之二

七言古詩

送孔大尹之桃源
送胡參政之任西川
送李尚書父還南湖
送陳少卿致仕還鄉居西湖
送吳伯彥歸桐廬
送危典史致仕還鄉

送鄭教諭之休寧
送王資用赴臨江通判
送曹侍御致仕南還
送夏大理歸省
贈兄耕樂先生南歸
贈王先生致政南還
贈王都憲公度
贈姪瑞
勉思行爲吳春秀才贈
翁順堂詩爲劉錄事賦
題梅鵲
題金教授先墨卷
題皇華秋拔圖

卷之三

五言律詩

小孤

下峽二首
寄鄒竹先生二首
哭英廟九首
挽太常蔣尚書

五言排律

賀登極
送劉黃門之南京
題藍溪港
題潘節推隨遇堂
先妣夫人忌辰
挽安國悲憲公
挽薩侍郎同僚

卷之四

七言律詩

夜泊荻港

過巖阜二首
自武昌追李都憲
過巴陵
過桃源遇雨憶商學士
過平越方經歷有感
過雞公關紀二絶
過安龍箐
老鴉關
過七星關
過赤岡有懷
畢節過風雨雪後賦
十七日早發檜林驛自賦
忠州弔陸宣公墓
南陀晚晴
荆州寄河陽林學正

荊州觀李都憲詩和寄
步韻
旌忠義事
過君山
丁丑正月十七日迎恩
歲假初八宿張家灣
東光有感
與蕭都憲同發張家灣船不及以詩追之
留德州
過故城卽事
中秋夜招周秋官小飲
卽宿大勝寺會諸同年
用前韻酬張同寅
近冬喜晴
冬至日恭遇萬壽聖節朝罷有喜而作
珠溪佳趣
送內弟王仲馨
送鄭亞卿歸省
送劉憲副
送王留守之通州
送何寶菴公致政歸鄉
送徐憲副之廣東
送進士張翥歸蘇
送劉光祿展省南歸
送劉太守致仕還南
送沈憲副之浙江
送鄭侍御巡按江西
送王選夫赴廣西戎幕
送人教諭南陽
送張參政還山東

送吳秋官考績還任
送南監先生
送劉廸明教授開封
送楊憲副之廣東
送都綱一元還姑蘇
送洪錦衣
送何黃門歸省
送南京儀曹李郎中之任
送鄭司訓之鉛山
送劉鑑心南歸
送江贊禮歸南京
送人赴河陰典史
送宋宗魯江西僉憲
送金太守致仕還鄉
送陳教諭之長洲學
送嚴州方儒官
送鄭處士南歸三首
送人官大理府
送徐太守之臨洮
贈樊參政之河南
贈徐侍御巡按廣東
贈姚助教考績還南京
贈徐明德僉憲江西
贈人致仕歸杭
贈梁侍御使道歸省
贈吳給事歸省
寄諸生
寄林先生塤之
寄納言布政
寄臨城韓府大尹

送俞少傅養病歸
奉寄叔父寧津公
寓東朝房寄恒納言
和錢學士韻
和楊內翰詩韻
和納言布政見寄韻
壽楊侍御母夫人
壽黃亞卿母八袠
題紅梅寄新安汪老人
先人大祥日有感
輓高太博
疾瘳百日有感而作
敏孫猶予復進鄉闈因諭以平生事
病起

挽趙秋官二親
挽吳都御史母
挽聶大年先生
挽郁憲副父
挽李通政
挽嵩員外父嵩山先生
挽定西侯
挽張御史父
挽劉侍郎母夫人
挽謝御史父
挽孔刑侍
挽洪職方父
挽施尚書
挽耿尚書
挽高學士尚書
挽張侍郎母

挽吳黃門祖父母
挽柯學士父
挽劉志健父梅莊處士
挽人父
挽芝軒
挽人母
挽人詩
節婦

卷之五

七言絕句

思菜十詠
蘇李泣別圖
承教戒再吟一首以樂老母之心
題紅梅寄臥雲翁
食九弟所寄湖魚詩以謝之
百日哭女淑卿
送袁學正之廣德
送友人之官
寄南京李通政
己卯人日假日
謝納言寄燕菜并致儀
題扇
寄高都憲防邊有感
會飲于宋給事宅
題雪坡二絕
新正夜與吳姐夫對酌有感
勉袁生
題竹
題竹叢二首
寄傲

張飛廟
高郵驛
過忠州捐廩米一石與先賢祠二首
人有求爲吳泰伯後者弗諾
送王生文冕赴浙江鄉試
六月二十一日與雅不留

卷之六

序

送唐大尹致政還桐廬序
送呂進士任淮賢序
送戶部尚書張公致政還鄉序
送南京禮部尚書鄒公之任序
贈萬同知之重慶序
贈司訓王君之桐廬序
贈林大尹之任寶山序
贈德州儒學正寬雍之任序
賀翰林商紹術榮任序

慶趙上舍母六旬詩序
慶會倅彝八旬詩序
慶王仲啟謙五旬詩序
慶盧安人六旬序
慶申府孟吉甫八旬詩序
梅窗處士十詠序
四明月湖陸氏宗譜序
劉文介公文集序
輓撫王惟臣父挽詩序
鄒淑人李氏挽詩序

卷之七

記

懷古堂記

謙遠堂記
雙圳第一橋記
梅墳記
臥雲庵記
留耕記
耕製記
大樹記
姚氏二親墓記
敕建誠意伯祠堂記
山水圖記
洛陽思親亭記
敦穆堂記
梅墩記
雲泉庵記
孝友堂記
損齋記

卷之八

碑

追封豐雲侯周公神道碑

傳

半隱先生傳
桑畦生傳
桐西居士傳
屏山道人傳
撈假傳
訂疑
坤儀傳

贊

鄉貢進士徐君用繪像贊并序

解

均才解
題跋
書陳祭酒附松岡修文後
題樓東生傳
商氏家藏公牘跋
雜著
儆因記
卷之九
行狀
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忠肅王公行狀
墓誌
故禮部尚書太保忠安胡公墓誌銘
故重齋劉君墓誌銘
故京兆尹王公墓誌銘
故友松處士墓誌銘
故王處士李安人墓誌銘
故耕樂處士姚公墓碣銘
故梅坡趙處士墓碣銘
故雙玉墓碣銘
墓表
故副都御史王公墓表
故刑科給事中鮑君衣冠墓表
故處士徐君墓表
卷之十
奏議
一爲陵廟事
一爲陵廟事
一爲陵廟事
一爲竹箋事
一爲竹箋事

一爲竹箋事
一爲竹箋事
一爲中興禮儀事
一爲冊立大禮事
一爲冊立大禮事
一爲冊立大禮事
一爲禮儀事
一爲歷辯禮儀事
一爲弭災修德事
一爲陳言事
一爲陳情乞恩憐憫事
一爲修完廟宇事
一爲發祀先賢事
一爲乞恩祭事
一爲公務事
一爲陳言崇儒事
一爲褒崇正學事
一爲建言民情等事
一爲表勵忠賢事
一爲封誥事
一爲詳議從祀事
一爲公務事
一爲敬神恤民事
一爲處置地方事
一爲修省事
一爲夷情事
一爲夷情事
一爲夷情事
一爲地方事
一爲邊務事

一爲斧扆等事
一爲捷音事
一爲夷人抗拒巡法等事
一爲進膳事
一爲缺少通事事
一爲災異事
一爲災異事
一爲災異事
一爲地震事
一爲陳言興利除害事
一爲進貢事
一爲禁約番僧事
一爲禁約番僧事
一爲乞恩致仕事
一爲陳情致仕事
一爲乞恩祭祖事
一爲問諸事
一爲乞恩憐憫事

附錄

故少保姚文敏公墓誌銘
故少保姚文敏公神道碑
故姚文敏公夫人王氏墓誌銘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一

南京翰林院學士張士嶠校正
工　部　主　事　男　璽刊

五言古詩

送提督學校監察御史宗淵四首幷序

提督官。撫負於學校也久矣。然而事不由古。以克成治。顧所攸關。提督之設。蓋欲以古爲教耳。故於侍御君行。作此以告之。

鴻濛日以鑿。混沌分清濁。陰陽煽巨爐。萬象歸甄蓄。人於物至靈。五性渾不鑿。奈何纏豈豈。齒賊無窒壑。
孰知卑比中。而有聖者作。玄黃剖財成。造化資旋斡。大道乃攸歸。元元斯有託。慨仰羲軒翁。萬古宗道學。
三皇杳莫企。五帝繼以祖。堯公位元宰。禮樂陶與鑄。奈何東遷後。大道復榛蕪。尼丘忽降神。光啓九聖途。
賢車任所適。不爲乞巍峨。乾坤潛幽秘。人物賴匡扶。六籍肆刪述。萬世陳楷模。大哉素王聖。天地不能踰。
鄒魯風漸邁。漢唐儒雕蟲。訓詁日以繁。詩詞徒自娛。元氣爲斲喪。正學幾沈淪。五星聚文運。宋室開昌辰。
濂洛繼其精。關閩釋其蘊。淵源有餘味。並得洙泗眞。蛙鳴及蟬噪。一埽無遺音。上以繼往聖。下以啓後人。
皇明御昌圖。熙運幾百年。東漸暨西被。聲教覃八埏。淵風正穆穆。大道何平平。斯文不在茲。日月當中天。
庠序敦教化。科目羅英賢。闡孔道以闡。程朱學攸傳。稷契具廊廟。伊傅相後先。豈云鄙唐宋。邈矣追羲軒。

送黃都憲得剛字

毋謂儒無徒，匪儒道罔闡。古今儒者事，勝任皆可驗。伊傅任阿衡，周召分兩陝。諸葛起卧龍，班超事筆硯。
裴公下蔡城，陸九復唐綫。韋皐蔵韓范，功業尤健羨。於惟聖天子，神武肅乾斷。四夷悉來王，萬姓咸忻忭。
居安不忘危，念慮勤宵旰。睠彼西陲土，密邇犬羊圈。孰爲昔長城，孰爲昔藩扞。豈不當甲兵，豈不維武弁。
要使威德孚，資爲來大苑。匪資儒者儲，所圖良攉遠。簡爾英偉才，惠兹心膂寄。洪猷自方伯，顯擢宜都憲。
乘鉞出東華，分閫入西甸。馬識舊遊路，人識新來客。旗鼓盡轅門，號令歸指點。軍威震萬里，廟勢不足算。
乃知腎儒用，儒道終乖忝。

送韓都憲永熙出大同

白霫舞郊關，黃河冰正合。胡馬鳴蕭蕭，服風齧沙磧。昨聞代朔間，遺孽無限隔。守陣擁精兵，彎弓閉重壁。
千里飛烟塵，四野無草色。人逐牛羊群，並驅豺豕窟。事聞震天威，命將分投出。急與雷電轟，狂塵奔擒獵。
顧惟雲中區，寵盛尤咫尺。軍雄壓邊鎮，城壯邇京國。匪資文武材，何以主鼙畫。韓公負奇骨，才器時能匹。
都憲飽風霜，中外多聲歷。胸藏百萬甲，變化不可測。簡命自九重，受寄北門責。左手擎黃麾，右手秉白鉞。
匹馬出居庸，威風何凜烈。古來馭夷狄，任謀不任力。內固斯外攘，將和能制敵。同舟思共濟，推車主轄樞。
坐致天驕徒，納款轅門側。公我同年客，萬里從茲涉。栖栖奚足勸，相期在功業。成功告天子，天顏應喜悅。
形貌圖丹青，姓名番竹帛。所以馬伏波，死欲裹馬革。所以班定遠，投筆開西域。卓哉大丈夫，千載氣猶壯。
持以贈公行，勉旃企前哲。

送蕭尚書南還

顧禮千株柳，柳絲滿都門。公欲南歸時，館馬不可行。顧堅百丈河，河流日滔滔。公欲南歸時，駐車不可留。
柳絲空自長，河流空自深。南歸竟莫留，爲別一傷心。傷心如之何，匪云眠私親。下以爲萬民，上以爲一人。

送鄭太僕考績還任

高皇定大業，放馬滁山陽。滁陽地爽塏，水甘草菁香。設官列九御，牧非尋常。法嚴政復舉，種盛孳亦蕃。
五雲屯郊原，萬騎奔龍驤。于今百年間，漸乃成弛張。使爲多獵駘，卻守之隱黃。豈云科條乖，誠亦典守
卓哉鄭夫子，藉甚富文章。十載少太僕，蹕騎昭嘉房。拖綬奏承明，荷恩歸建康。敬之崇厥職，佇見超嚴

送趙徵惟南歸

挺挺喬林秀，燁燁丹穴雛。器宇曠磊落，文采燒江湖。世家百年遠，積慶何紓紓。慎哉梅坡翁，學有茲名
渴來奉女兒，千里勞驅驅。去年翁訃聞，女兒長號呼。江河雖阻修，履險如坦途。祇知痛其父，那復計厥
到家撫靈柩，抱母聲嗚嗚。姊孝弟克悲，往來恆相扶。試觀獨鶴原，急難在須臾。弟今別歸去，喪非良朋
送終城大事，勿使纖毫逾。吾觀趙徵惟，啓我長嗟吁。失怙不可復，持弱罔自迂。仁義教慈訓，禮讓道聖
會闕古人言，樹德莫如滋。諄諄苦勿厭，收之在桑榆。

送濮教諭之嶽學

梧桐生高岡，鳳凰鳴朝陽。嘉時兆文明，熙世協禎祥。九州造俊士，千里覲國光。楚楚故家子，奕奕喬木芳。
結髮遊黌宮，遍勉圖自強。馬來薦儀宴，再試金繡坊。振藻煥霞彩，吐氣絡天香。并官新安郡，鸚鐸朱子鄉。
蜂帳開春風，皋比擁函堂。月杏橫絳帳，雨芹潤宮牆。道淺倡羣彥，濟濟遊周行。作成棟與楨，徐收棟與梁。
楨哉劇明德，毋忝嚴師道昌。

送楊司訓之興化

先師楊夫子，道德富文章。金榜芳名題，翰林醉墨香。沖然謝勢利，懇乞居宗黌。東南樹廬來，鐸聲何鏘鏘。
朝經暮講更，孜孜食不遑。儼若神明言，動由綱常。三歲教有成，青衿滿文場。九載化乃洽，遺澤尤芬芳。
小者爲棟梲，大者作棟梁。仰惟讀下時，乖暑味知方。提攜親指授，權辟歸周行。于今鬢髮白，步趨猶彷徨。
痛感懷深恩，慰覩風毛翔。輝輝文彩昭，雍雍禮樂將。抱藝試楓宸，拜官訓莆陽。贇衷向友貂，知範毋或忘。
發學古云年，忠信以明章。勿謂毛氈薄，萬里從茲張。

送熊驛丞之新安

我家兩雛兒，五歲能誦詩。弄筆翻墨雅，逸案走烏絲。惠然龍子來，禮致賓館西。晨夕幸相依，斷此斯有儀。
于今二三年，讀書學吾伊。方將就規矩，出入教乘彝。奈何別我去，之官向下邳。人言此地薄，要衝難支持。
予喜子壯茂，精神諒有爲。錯盤別器利，冗劇見才奇。良馬騁轂車，喘息當路岐。往來盛迓送，豈無孫陽知。
盡亦竭爾力，毋論瘠與肥。嗟彼桃李花，委謝東風枝。矯哉松柏姿，貌霜非所欺。丈夫貴立志，去去結安時。

送嚴寧

碧梧生高岡，燁燁光陸離。翠竹蕭淇園，猗猗色紛披。偉有君平孫，秀發鍾天奇。昂然鬱崛峙，宛若瓊瑤枝。
讀書窮造詣，過庭聞禮詩。賓館與益公，冰玉相交輝。予聞螺蠃生，螟蛉形即隨。娟哉骨肉親，恩愛那可虧。
孝敬務勤至，勿爲勞苦辭。行道日以效，問學嚮有道。會當際風雲，奮揚須及時。古人貴晦言，言貴有所規。

贈司馬黃門父還會稽

宋室有大儒，温國司馬氏。道學溯羲黃，勳業燦天地。爰自南渡初，從官家越會。于今五百年，瓜瓞十一世。
稽厚齊必揭，翁也承厥系。書香紹芳躅，懿範印前軌。教子致顯融，金籍通姓字。聖朝勵孝忠，恩推子之貴。
揭來覲賦光，家尊徵常字。慨念浹水墳，翹首遠莫致。賢郎奉皇華，祇命展常事。歸期告禮成，正沐天顏喜。
政茲歡會際，倏焉懷故里。清晨發都亭，薄暮遵潞汜。秋風送歸帆，望望浙東去。白髮烏紗新，酡顏錦袍麗。
衣冠疑受賜，杖履背闌綺。潤澤吟松菊，餘光戲桑梓。要綮白社朋，徘徊綠野墅。鏡湖時濯纓，蘭亭恣修禊。
興掉載家船，閒登謝公屐。悠悠娛歲華，擊壤歌既醉。與翁同鄉邦，欲贈良無似。遣菊把東籬，新醅出燕市。
隨行偶翁觴，祝翁多壽祉。

贈周憲使致政還臨海

堂堂周大夫，持憲甫金蜀。德化洽岷峨，風聲被天竺。官術吏知檢，寇靖民安俗。政蹟超往哲，名聲邁高躅。
揭來敘臣悲，遠職朝廷祿。考方事無成，奏咨功可錄。宦遊三十年，報國心罔足。翻然賦歸與，勇退非局促。

放情五湖遊。擬掛千鍾祿。赤城古佳致。奚事羨盤谷。洛社會可尋。香山故應續。丈夫貴出處。進退諒有卜。
鄙矧甫去就。爲君暫止遼。道義以自由。終身免羈辱。相彼稻粱肥。尋常鳧雁粟。翩翩黃鵠舉。千里無拘束。
送君不可留。慨我顏如渥。

贈莫子長先生赴荻河

爲官不擇官。得祿不擇地。所以古之人。抱關安所遇。先生有道才。素懷濟時具。小試不可知。大受非所冀。
縣館聊一振。吾將宏化雨。紛紛青衿徒。賴以資造詣。秋風赴銓曹。考績宜上最。奈何髮垂領。俛首猶就試。
鄉邦何所言。拂衣奉符去。荻河大江東。上下不百里。務繁產頗饒。商賈競厥利。禁擾法有程。監守稱良易。
所存在薄祿。匪戀名與位。荻風滄浪清。柳月江浦霽。興來謝尙舟。浩歌李白句。豈無縮頸鯿。亦有錦鱗鯉。
斗酒價十千。良朋任一二。泝溜登匡廬。順流達牛渚。此樂何有涯。三公不易爾。俯仰無愧怍。如斯而已矣。

贈都含遺播

帝德冒九州。貢賦入萬里。翩翩西南陬。有牧賢且懿。驅使獻名馬。喜色動當宁。錫予何便蕃。嘉勞亦云至。
承恩出都門。秋風送歸騎。遐荒敎勿淑。忠誠自先世。

贈程長官還播

進馬闕庭下。喜覲天子光。寵賚荷滂沛。錫燕飫馨香。舞蹈出丹陛。雨露沾衣裳。去去萬餘里。秋風歸夜郎。
心中感皇恩。稽首北斗傍。

送項司庾

古人尙吏隱。爲貧不爲行。所以爲國計。職委會計平。有美項君子。少壯志頗英。致身事王國。忠信以爲城。
司庾二十年。出納如持衡。所圖在所寄。匪求榮與名。揭來奉嘉命。翱翔蹈承明。解后說風采。猶是夙締盟。
相逢似青眼。執別若爲情。炎風扇長途。匪馬促歸程。援琴寫鄉曲。聊以慰平生。

古體贈孟都憲并序

都憲孟賢。工於詩。妙於書。精於大字。多能乎哉。閑中每自見予。恐其大節爲細藝所掩也。故詩以規之。

二南美周召。一德稱阿衡。卓卓趙孟頫。書畫皆成名。顚顚閻立本。衡首闘蓬瀛。幽亭得神助。風流掩右軍。
古來大臣體。所貴惟中行。藝能工與拙。那與時衆爭。

題扇贈王都憲

清風播長淮。仁雨洽青徐。提手活萬人。元氣吾其噓。闔闢有機者。握之不盈把。開闔君掌中。乾坤自瀟灑。

題扇與孫玉麟

吾孫玉麟。以目疾廢。予深閔之。然終期修德。以占厥後。孫勉乎哉。

崑山一片玉。純美良可嘉。奈何瑩瑕玷。令人徒歎嗟。所幸匪巨瑕。時見發光華。勉哉當修德。允若與吾家。

題孝子廬墓卷

憶昔母在時。左右不敢違。甘旨必親調。動息恆與俱。今也母忽亡。奉柩向窀穸。母獨在黃泉。我歸安所適。
結廬傍母墳。定省如母存。喚母母不應。叩天天不聞。此時魂慘悽。欲殉隨母之。猶恐乏蒸嘗。後事將何如。
忍死經歲月。滴滴淚成血。烏鵲巡悲鳴。猛獸逃遠涉。古來篤孝誠。可以通神明。試看盤山下。千載良足徵。

題順孫廬墓卷

祖母父所出。我身父所遺。父母棄我早。我身將誰依。幸賴祖母慈。撫我如撫兒。荷恩日以長。感德良自知。
視彼烏鳥情。亢知反哺私。光陰疾如流。鮮息將登期。左右奉旨甘。朝夕承歡娛。風霜倏忽急。零落萱花枝。
辭顏叫昊天。哽咽呼阿婆。不復接語音。猶爲捧顏顧。蓬髮面生漆。跣足身忘疲。苦塊忍安寢。蔬水寧入肌。
奉柩將就窆。臨穴欲相隨。哉圖繪若堂。結廬覆茅茨。栽木自栽培。三歲獨棲遲。孝誠格穹衷。靈祥昭墓隧。
蜂蝌環不螫。兎蛇馴無疑。巷鳴如助哀。夜宿若相資。鄉者告厥異。縣官達所司。奏表上聞闕。詔書旌門楣。
揭來謝聖恩。受歸奉祖祠。諸父地官佐。受廷天倫怡。一門孝慈篤。百世炫光輝。爲賦順孫什。噫吁起遐思。

題竹

翡翠引孤標。托根嵩岑嶺。夏日酷以煩。疎枝散清陰。冬霜凜以烈。挺節懷虛心。時有風自來。解作鮫龍吟。
貞比雙琳玉。價重千黃金。持以贈子歸。對之一撫琴。

自耕巷爲劉居士題

仲舒不窺園。挾策身自榮。賈逵再經業。終歲食自登。何必如老農。畎畝徒經營。達哉劉居士。世以儒流鳴。
尊田於萬頃。目未獨從橫。章章勤易耨。字字尤研精。晝長惜寸晷。夜寒對短檠。培養日云熟。谷粟遲自生。
誰謂吾拙耕。佇看秋多成。

具慶堂爲莫生賦

春樹歲正華。萱花春更好。並藹一堂中。相輝渾不老。蒼髮斷未星。顏色酡且皎。鬱鬱丹桂枝。郁郁文蔚藻。
欲報百年恩。常懷一寸草。奉養惜光陰。省定勵昏早。池鱗躍寒冰。庭綵飄晴昊。雪繭碧盤陳。流霞玉斝倒。
蘭院沸絃歌。重階稱壽考。娛樂舉世稀。慕慶誠天造。孝道豈惟茲。功名在懷抱。行當瑞文明。共上蓬萊島。

敬慎軒爲李知縣賦

君子戶庭上。動靜民則之。苟不自敬慎。萬事從茲隳。李侯賢達才。念念恆在斯。持己必主一。作事每再思。
翼翼罔敢忘。昭昭靡自欺。所以宰劇邑。事舉民不疑。由以達大道。遐往而不宜。吁嗟狂縱徒。悠悠良可嗤。

青楊編修竹鶴留詠卷

時維一陽復。君子長道心。融融含萬境。綽綽超群陰。撫鶴慕高致。看鶴佳相尋。華堂敞虛靜。惟有竹森林。
鍋燒散清影。玉韻發佳音。紅鶴飄紫屑。黃封啓朋簪。話言灑塵俗。清風灑衣襟。理趣突中邃。交情坐來深。
白日照西嶺。素月高東岑。再起復自飲。酒興逞更斟。徵酣勸過興。抵掌一長吟。歲歌天寶頌。韻轉音生霖。
嗟彼事喧譁。雖復望規箴。古誼邈如綫。幸獲徵於今。良會信不偶。一飯逾千金。

永寧留寄于太守

吾愛于廷玉，忠孝何純篤。出守陽險城，撫卹弱摧殺。予昨過險城，民庶多富足。只飲湃河水，不食蒼山肉。蒼山高其峻，湃水清可掬。願言慎始終，毋愧川與谷。

餞衛友

鷄逐鳳凰飛，毛羽自成文。遂生縣亭中，挺直負其羣。所以結者友，貴直諒多聞。君才何郁郁，志氣邁氤氳。共守歲寒操，言采鶯泮芹。誰知金蘭契，𢧐然南北分。翰音登于天，五彩徒紛紜。佳植從荒塲，舊陰反遊雲。出處諒不偶，遲速何足云。卓哉秦孟明，濟河舟自焚。老當益壯力，揚鬣鼓清氛。插矢起遐思，作詩寄殷勤。

秋官周亞卿病暑以詩問之

赤日烈於火，公事完於毛。兩髀不容釋，況復志慮勞。坐此乃成恙，閉關蟄早朝。佳覩豈不念，無奈暑路遙。欲學穢機子，恐為人所嘲。作詩寄殷勤，姑以慰寂寥。大火且西流，涼飈動庭臯。新雨夜來過，一洗炎燠消。為君滌痾沉，脫然神爽超。側當聽朝雞，何資藥食調。上以副除眷，下以慰朋寮。

伏末苦熱得雨喜甚有作

赤帝司乾綱，火龍馭日轂。比當三伏終，溽暑尚炎酷。地近積水汙，居此矮茅屋。斑蚊斯耳鳴，蒼蠅滿面撲。飲食不可口，睡臥難瞑目。蒸汗傷我肌，溼氣病我足。安得插雙翅，飛向雪山麓。正此煩惱間，令人苦局促。忽聞一聲雷，須臾傾百斛。涼風發庭臯，清氣殊可掬。仰看斗柄旋，商音起高木。豁然肌體輕，如脫千鈞梏。兒女盡歡忻，衣冠始裝束。老妻奉盤飧，對月引醽醁。一笑開襟懷，萬愁頓驅逐。暑寒本天道，愛憎乃人欲。冰霜與指時，願復念溫燠。人心苦難厭，順時自金玉。

京華同年會分韻得呦字

豪傑抱才志，偃蹇棲林丘。一旦乘風雲，觀光帝王州。仰瞻威鳳儀，俯聽鳴鹿呦。披雲叫閶闔，吐氣凌斗牛。偉哉五十人，盡是英雄儔。姓名聯甲第，衣冠涉瀛洲。趨蹌陪玉筍，鞠躬事宸旒。瞬息十五年，出處半沉浮。顧茲重可慨，良會須當求。歡笑罷徒謔，樽酒安足酬。所志在功名，歲月不我留。相期各努力，共濟巨川舟。庶幾保終吉，千載聲光流。

自武昌追李都憲

速舟追故人，水逆舟難曳。長叫皆舟子，舟子苦勞敝。借問行路人，旌麾駐何處。謂見車馬喧，早入府城裏。向晚達鴨欄，宵夜追莫企。仰看月在天，淡淡銀河際。恨不傅雙翼，乘風偕吾去。會晤信所難，咫尺成千里。

夜宿公館有懷叅政不能會

曉從阿樞來，薄暮宿炎方。公館夜虛敞，明月照我床。顏色疑故人，驚起披衣裳。醒來靜無語，撫枕徒彷徨。忽聞松籟聲，楚然足音將。愁思不能寐，輾轉嫌更長。會晤良不偶，咫尺成參商。明朝復前行，望望登歸航。

宿天津埠

曉辭大明宮，晚逆潞河渚。春光時未熙，攄色淡無媚。冰澌流復遲，柳條潤如洗。榜人索償高，客子苦行澀。但欲趨程速，笑論買卅貴。振柁逆河西，終日不計里。宵征雖暫休，涉險若爲濟。泊棹扣關吏，關吏陽弗理。

海氣薄天昏，風浪蹴山起。舟楫幾顛危，魚龍肆狷獗。妻子盡失色，僕夫亦恟懼。幸抵天津城，譙樓鼓已二。借問亭下人，默默不一語。忽聞鮎客聲，此處暫堪住。翹首望天河，終夜耿不寐。看看雞亂鳴，漸覺東方曙。

夢先外母如平生因感而作

戊寅六月七日早，假寐左廂待朝，夢先外母如平生，一見歡欣滿面，命後囡坐話。予問李八丈可傷，母曰：病無救耳。又問居五丈，亦故不答。須臾欲起去，予復留之話。良久，忽吏報朝，遂醒，不覺泫然，因感而作。

城樓下四鼓，騎馬趨早朝。解衣憩公所，坐待鄰雞號。憑几少瞑目，杳然魂夢遙。十年別我母，記憶心徒勞。俄爾見顏色，不覺珠淚飄。徐徐問起居，汲汲慰寂寥。徘徊庭除間，眷戀意難拋。問言八丈歿，無奈言苦焦。其餘病寒熱，有藥不能療。觀容如平生，曾不減分毫。憶昔弱冠年，幸托東牀招。文館寓萃益，張母讓華寮。衣服手自縫，飲食親為調。讀書聲吾伊，為我心焦熬。既聞登甲第，喜樂何陶陶。仕途二十年，黃金橫在腰。南北遊兩京，饑食顏亦饒。幾回遣邀養，一不從相邀。母心豈病涉，我意何切切。那知骨肉親，竟作生死曹。病不奉湯藥，葬不奠蒭茅。威恩一未報，方寸如焚燒。女也適歸寧，天幸誠難遭。大事良已襄，庶免傍人嘲。母子兩如願，存殁怨恨消。茲晨復何事，千載如一朝。覺來淚未乾，雨鳴風簸窗。

齋所夢元器

高堂夜虛敞，燕寢香輕盈。心齋塵不俗，夢境神自清。故人何處來，歡笑如平生。衣冠甚閒暇，談吐皆真情。真情兩相愛，繾綣歲寒盟。風雨聽松竹，颯然枕畔驚。寤寐徒彷徨，推開戶外聲。

挽陳都御史

台星夜忽暗，太山忽已頹。痛號闔閫城，奔走姑蘇臺。公方在侍御，廷論披奸回。公方在藩臬，澤澤爭草萊。公方在邊鎮，威望攝胡魁。公方在左右，道德資扶培。天年未云邁，宦況已復灰。冥鴻拂九霄，三江恣徘徊。志喜在幽適，其如桑榆催。佇想復司馬，遽聽失梁棟。千里聞訃音，九原興惻哀。祭奠侑不薄，恩禮良厚哉。獨嗟西夏民，猶望公還來。

挽年尚書

方春木再榮，知爲達仕豐。候聞年司徒，瓮隨遼鶴遠。司徒濟世材，早用儒術顯。中外名擁揚，藩鎮功健羨。地官掌邦教，四民賴牧奠。心以公忠持，事以剛直斷。識鑑有定方，謀猷超俊見。守正以文貞，無私邁清獻。美玉固藏疵，真金任百煉。偉茲老成人，尤爲邦家彥。素聞允帝知，首被今皇眷。泰山忽云頹，士林動嗟歎。賻葬恩榮隆，論祭想勳緬。況乃平生交，使人忘繾綣。白馬出東門，素車向淮甸。紛紛道路間，其傷不可轉。完名而全歸，窀壙復奚怨。

挽高僉事

休休君子心，挺挺儒林秀。蚤英時俊先，歷歷歲華久。夕陽照行蹤，霜節忽已擢。淒風悲古柏，翰海飛塵坱。鬱鬱墓前松，屹屹華表石。誰勒有道銘，過客重瞻式。

輓馬侍郎母

馬家有老母，我家有老母，當年同宦時，相親復相顧，馬母喜得孫，我母笑欲顛，攜酒往相賀，瑞氣盈高門，二母並一堂，寶婺增輝光，酒杯慈顏酡，饌入天廚香，馬君參大藩，奉母出山東，顧我尚青瑣，一夕慈闈空，馬君尹京兆，奉母居金陵，時我佐秋曹，瞻拜時亦仍，見母如我母，容顏頗相似，我母何所之，拜母淚如雨，前年過南京，為我下高堂，奈何相別後，遽隔生死鄉，翹首望白雲，往回在和陽，宰木已拱把，欲奠河無梁，吁嗟二母兮神遊去何方，生曾共歡娛，死必同翱翔，西遊瑤池邊，東遊蓬山上，王母與麻姑，娛四恣清賞，

（原缺二頁每頁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字）

漕運阻君行，天道鑒戒深，良為玉其成，聖皇固眷眷，宵旰但中情，綸誠格穹蒼，遣使覲神明，綸音布中外，汗渙謝蒼生，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二

七言古詩 長短句附

送孔大尹之桃源

金華孔生字彥羲，五十九代宣尼裔，聰明俊雅自可人，燈火三更足經史，遨遊太學荷聖恩，磨礱豪傑事討論，南宮試事老且綠，一官出宰桃花源，吾聞桃源要且劇，今春荒歉人相食，九重宵旰軫念深，遣使振饑如救溺，倉空廩竭無遺貯，鬻僧補吏紛撐支，棄兒賣婦何慘切，漂尸露骸堪嗟咨，縣官郡守袖手觀，雖有人心無所措，盍不早圖借荒策，庶使凶年與難苦，常平義倉古有規，胡今官府都不知，子去正值瘡痍後，忍見瘡痍苦未離，蚤夜勤勤講民瘼，預謀來歲生人法，耘耔播殖須及時，勸牛借種毋留諾，三年餘粘一年糧，雖有凶荒無死傷，不信當求晦翁說，隨宜更復有施張，

送胡參政之任西川

聖皇軫念西南夷，干戈雖戢民支離，若欲仁恩起枯槁，須求賢智居藩維，司空郎官瑚璉器，政事文章妙當世，華公剡薦兔論歸，命下榮膺方伯寄，西川遠在天之隅，昔年富庶稱雄都，詩書不改文翁化，琴鶴猶思清獻車，啟垣負荷良亦重，景仰前脩素心共，勉力能成保障功，甘棠行見流歌頌，

送李尚書父還南陽

南陽自古多英雄，布衣諸葛稱臥龍，寥寥于今及千載，山川秀淑何所鍾，先生家世近隆中，論時與地適其逢，挺生魁傑非凡品，行誼有似龐德翁，韜光不試近豈窮，悠然林下歌清風，黃金非貴城頭產，買書教子親磨礱，卓哉令器尚書公，脩身科第躋顯融，天生異才信不偶，文章黼黻華帝躬，左右獻替代天工，四海蒼生賴斡旋，然紳委居館閣，笙簧治道熙時雍，天子推恩報厥功，龍章煥錫三代封，先生受命不可倨，匍匐千里趨宸楓，鞠躬祗謁大明宮，我皇眷顧回重瞳，漢庭物識商山綺，周室應來渭水熊，八旬初度絜正隆，文昌燁燁佳氣蔥，宏開壽域尚書第，蟠桃正開千年紅，華筵肆啓杯核豐，寶封酒沃紫駝峯，賓朋旁午共歡賀，高歌急管聲淵淵，雙眸炯炯兩耳聰，酡顏鶴髮背如弓，君臣慶會世無比，父子榮遇誰能同，暮昏視膳樂正沖，翻思桑梓忘敬恭，詰朝陛辭出雙闕，洪然前席沾恩洪，倚青欲留不可從，安車親馭出城東，都人嘖嘖共稱歎，養兒須教孝與忠，銅盤漸擢玉露濃，潞河兩岸秋芙蓉，片帆旬日抵鄉國，鄉翁社叟迎歸節，滿門喜色光朧朧，錦袍金帶輝晴虹，鮮饒脆蔬宮天祿，闌馨桂馥欣重重，搢紳祖餞詩韓供，臨行執別何慇慇，一語更為先生祝，堅貞願比南山松，

送陳少卿致仕還鄉居西湖

聖人在上賢人從，網羅四海岩穴空，西湖風景依然在，逋仙去後誰留蹤，落花流水春融融，白雲常度飛來峯，梅花無人共索笑，唯有野鶴盤枯松，先生學道非凡庸，通今博古推儒宗，乘時奮起聊一試，典茲三禮昭時雍，年幾七十顏如童，乞身抗疏蓬萊宮，我皇至仁重優老，賜歸天語何從容，孤山買宅梅花叢，寸金尺地三百弓，屋上青山屋下泉，花竹秀茂年年同，先生身退道非窮，圖書滿載歸浙東，丁寧花鳥五言律，約束溪山九節筇，附郭二頃歌年豐，甕頭酒熟呼鄰翁，紅塵不到松關下，北窗一枕羲皇風，平生一點報國忠，盡付賢郎方寸中，莫言未展經綸略，會似當年王晉公，

送吳伯彥歸桐廬

芝溪浩渺源流香，紺峰蜿蜒來脈長，山水精□會融結，種成人物殊尋常，故家舊族稱吳氏，合食從來數百指，綿綿相繼富且殷，一屋同居巳八世，詩書禮樂何彬彬，仁義孝友尤醇醇，鄉黨里叟咸衣被，好似大廈庇千人，固知積善非一日，子姓昆弟皆珠璧，溫溫雅飭良可嘉，荀氏門庭真彷彿，有子有子更白眉，器宇迥非常儔匹，遇來幽谷上金臺，千斛精糧貢上國，伯父承恩授冠帶，子在辟雍同錫賚，朝覲龍顏出五雲，曉月驊騮並言邁，于時正值十月春，都亭餞別羅賓親，朔風蕭瑟馬蹄促，雪花飛絮猶繽紛，紅塵紫陌留行色，急管繁絃情未釋，玉壺傾倒日西垂，翹首潞河懸咫尺，船頭有客歌三疊，更酌燕醪與君別，到家傳語松月翁，香社會中詩莫結，

送危典史致仕還鄉

吾邑典史危君彥恭，九年秩滿，民列狀留之甚切，邑令前監察御史南陽李侯，愛其為人，且重民之請也，為達之上吏部，遲其來久之，代者往而君乃至，遂弗果留，君以親老乞致仕而歸，予喜君之不泥於仕，而能急於親也，作詩送之云，

桐廬之山鬱以紆，桐廬之水清且迂，襟江帶溪富澄秋，錦峰綉嶺列畫圖，風淳俗美訟訴無，家詩戶書願尙儒，最是泉甘土更沃，況復魚鮮米勝珠，自昔號爲易治區，微輪不用犢朴驅，奈何後先事頓異，這者纔漫美者污，危君在縣負才志，一貪一謙道謀符，大夫有書君與俱，大夫有過君與扶，數年之間化方洽，强擊洋洋栽道途，危君考績來帝都，大夫快若失友于，抗章乞留辭且懇，桐民臥轍爭攀呼，君曰有親老可虞，白髮望斷天之隅，人生富貴何足計，三公不換庭前娛，乞身再拜辭天衢，拂袖便欲乘雙鳧，上林桃李照顏色，都門楊柳牽驪駒，到家正值五月初，炎榴滿眼開庭除，版輿時度潘家苑，彩服朝娛楚老雛，吁嗟危君行獨殊，事君事親兩不孤，作詩贈爾重綢繆，庸以勵世風吾徒。

送鄭教諭之休寧

十年不相見，相見顛俱白，方此兩踟躕，況復離情迫，黃菊滿東籬，粲粲壯行色，燕姬造酒新出甕，沽來不惜黃金百，終宵燈下話未休，城頭笳鼓聲呦咽，都亭去去不復留，芙蓉江上木蘭舟，江南正值梅花發，先折一枝□我愁。

送王資用赴臨江通判

猗歟王生，聞子于十年之前，識子于十年之後，京師一見如故交，延論真能啓予陋，文章問學富而英，器字才華朴且茂，春秋二百四十年，筆削精微無滲漏，西垣開館聚生徒，歲月陶甄成入彀，揭來抱藝謁天曹，華然俊彥翹居首，選榜初開魏闕傍，榮辭別駕大江右，郡臨斗分挹章山，閣聳烟嵐拂冥晝，官署堂前禮數崇，雙川亭上清風彀，之官正值金颷回，揭給露水如車驟，共看昨夜玉笥峰，一片祥光耀牛斗，佐時會使田野安，對政須蘇民物阜，嗟予仕途三十年，兩京陪接人才藪，目中所閱豈不多，行誼如生殆希有，都門相送分袂難，維駒且盡尊中酒，猗歟王生，政成三載早歸朝，鳳池待子重攜手。

送曹侍御致仕南還

聖天子光復寶祚，思用老成人，共圖致理，命吏部，凡御史家食者，悉起以來，於是山陰曹用明先生，以疾在告二十餘年，聞召而起，比至，將復用之，先生年且七十有四，列狀力辭，遂獲休致之命，於是復買舟南還，朝之搢紳士莫不以先生之歸爲榮，相與祖送東門外，予嘗聞冢宰王公亟稱先生君子人也，惜其老而不能用，則先生之爲人可知矣，因欲一言爲先生贈，適其門生戴仲衡氏過予，道其意，因不勝喜，乃援筆爲之歌曰，

峨峨兮豸冠，燁燁兮繡裳，奉丹詔兮來帝旁，叩紫宸兮覲耿光，抗疏兮乞身，天聰兮杳茫，七十致仕兮古禮，況臣衰兮難再強，天子曰嘻，遂哉是郎，不汝嚇兮歸故鄉，再歌曰，西旋兮斗杓，涼生兮著涌，拂袖兮南邁，遊路指兮盡饒，紛搢紳兮祖餞，沸車馬兮江皋，玉樽倒兮秋月高，簫鼓發兮舟搖搖，皆從四散兮婦旹，先生一笑兮陶陶，三歌曰，去去兮浙西，望兮會稽，山之陰兮吾之廬，野可樵兮水可以漁，竹冠兮藤杖，芒履兮布衣，友猨鹿兮木石俱，劇談兮霽棹，關亭兮禊除，醉白社兮忘爾汝，脫塵鞅兮何是非，率子弟兮忠孝，凝鄉閭兮齊龢，含哺兮鼓腹，擊壤兮奚爲，嗟先生兮浩浩，樂太平兮期頤。

送夏大理歸省

大理寺丞夏公時正，上疏曰，臣有垂白母在堂，年且九十，思臣一見，願少寬假歸省，以慰母子之情，疏入，詔可，賜鈔三千緡，蓋異數也，退而謁諸同朝，六月二十日，母初度之辰，又奇逢也，要吾年末預爲之壽，旣爲律詩一首，爲太夫人壽，復述長句，爲公行李之贈，辭雖鄙俚，而情可少乎。

白頭親，在高堂，遊子身在帝鄉，母子去天各一方，願瞻白雲心彷徨，豈無健馬騎康莊，宦檣其奈隔未遑，一日何啻九迴腸，疏情列懇陳我皇，臣有老母九十霜，十年莫省還與涼，思臣不見情欲傷，倚門日望與山陽，記得臨行鐙衣裳，萬鎰九鼎奚足償，況今六月初度將，百年此日非尋常，縱有旨酒和羔羊，何如哉水菽奉宵，叩頭鳴咽淚浪浪，此心渺已遠穹蒼，帝心感惻純孝彰，賜歸恩禮兩稱揚，三千寶鏹出祭藏，登齎孝養榮行裝，辭闕下翩然行，扁舟指日回錢塘，槐庭滿砌萱草黃，清池十里荷花香，綵衣起拜稱壽觴，珊瑚玉佩鳴琳琅，龍章鳳誥相輝煌，金鑪白鶴來蹌蹌，沉檀雲湧吞祯祥，笙歌鼎沸聲洋洋，蘭孫桂子環繞牀，三牲五鼎羅膏漿，慈闈喜樂殊未央，朱顏酒暈如紅妝，耳聰目明身愈康，壽山福海期無疆，君臣千載遇明良，母子感恩天地長，擧頭望見北斗光，翻身欲趁歸朝綱，明朝辭親出門去，古來忠孝今成雙。

附兄耕樂先生南歸

耕樂先生性爽逸，顏如渥丹瞳如漆，胸中不借滄海寬，眼底自視塵寰窄，千鍾美祿似塵芒，萬兩黃金如一粒，桐江煩厭囂俗喧，俯向小山結幽室，竹籬茅舍偏獨安，長江知鐘時自適，生涯不滿百畝田，刀耕水耨粗爲食，春晚喧喧布谷鳴，春雲霭霭滄溜濕，呼童載犁躬負鋤，手牽黃犢頭戴笠，一耕不自已，再耕還自力，三耕且抽苗，看看秀而穎，夏耘勤勤秋復來，禾黍如雲堆刈銍，□鐮負載紛斂歸，倉廩困滿居無隙，教妻釀酒賽田神，□羊宰豚會親戚，擊鼓鼕鼕樂未央，忽省玉兔東山白，□官素不通姓名，里胥誰敢呼徭役，赤孫娛子經歲年，□甘佁旨供朝夕，吁嗟先生樂何極，所樂惟耕人不識，□朝忽念同胞人，買舟千里來京國，爾弟授匪稱綸才，承乏天官愧修職，幾年不見忽相逢，且悲且喜情如織，問兄今年六旬五，何事勤勤輕遠出，翻逢四月初度辰，官居肆筵開壽域，一樽魯酒祝長生，子姪夫妻跪前席，弟於兄情那可晉，恨不割肉爲兄炙，相看相歲未經旬，何忽思思問歸軾，兄兮兄兮不可留，執手潸然涙交臆，兄雖七十弟五旬，此別相□知何日，願兄珍重莫輕遊，願兄善養保和德，行當謝事賦歸來，與兄同作耕樂客。

贈王先生致政南還

武寧教諭王先生伯麟，予髫齡時，遊邑庠，獲從先生後，即蒙獎進，既而後先出仕，萍跡浮沈，離合無常，正統己巳，先生自滁訓陞教武寧，不相見者十餘年，而情好未嘗不往來於懷，今年夏，幸復相會于京，先生且老，而予亦髮斑白矣，方爾綢繆，而先生得休致之命，急促裝南還，能無動予情哉，於是沽燕市之酒，相與痛酌，取醉以散，離別之懷，復述長歌一首，爲行李之贐，聊且暇時，對親一歌之，亦足以見朋友相愛之私云。

螽斯動股蝴始鳴，榴花葵花燒空明，對雨初過淨塵陌，都門烟柳牽行情，燕姬儇酒朝正熟，橘林潘香

浮玉。一斗十千任價高。往來多少停車轂。呼童沽來酌故人。故人不見經十春。相逢此夕歡何極。感今慨昔傾口情。一酌一酌復一酌。西窗細雨燈花落。酒盡情長話不休。看看城上欲催柝。宿醒未醒東方紅。開君歸計尤怱怱。相看那忍遽相失。合歡翻作離恨濃。離愁濃濃如漆。記得當年同舉時。光陰瞬息頭俱白。頭白不復黑。人雖倘可完。君來君去不再來。塵羈絆我何時還。乞身便欲向明主。明主恩深那可去。同鄉同學不同歸。鞠躬不覺淚如雨。君歸君歸何快哉。有孫有子皆瓊瑰。高堂甘旨樂餘年。青山綠水相縈回。吁嗟先生篤高誼。胸襟洒落無塵滓。化雨已能成梁棟。餘波今皆沾桑梓。

贈王都憲公度

吾觀王中丞。面上三層鐵。胸中一片仁。疾奸惡惡如蛇蠍。扶良植善如陽春。前年胡馬飲虛津。九門笳鼓嚴三晝。獨當一面與賊血戰。冒矢石不顧身。東南漕運多因循。吾皇重念疲吾民。恭承綸旨江淮命。晝夜奔走勞精神。王中丞。身不著綿衣。夜不臥錦茵。所圖在國計。所濟惟民貧。剛明果斷謂邊遐。運籌遣策如轉輪。淵徒百萬盡歡悅。舳艫千里如次鱗。今年歸來伏紫宸。欲與衆伍分艱辛。有司不解均勞逸。紛紛作論生怨嗟。帝嘉爾庸超群臣。久已悉爾之忠貞。宥羇勇知不足數。劉晏經略眞堪倫。吏治文采何彬彬。登咳萬斛皆珠珍。詞章韓柳勝清洒。詩句李杜多清新。王中丞。赤心在報主。素念亟思親。馳驅王事不得息。白雲幾度空霑巾。乞恩詔許辭明廷。馬頭衝雪歸西秦。焚黃壠上耀白日。山川草木輝昏旻。王中丞。明時之鸞鳳。聖世之麒麟。文經武緯揚芳勳。丈夫忠孝有如此。青史看來能幾人。

贈姪瑞

瑞初名粲。予以其於兄弟行不相類。改名曰瑞。瑞者。玉色文貌。夫玉色溫潤而有文者。以堅剛爲之質也。故字之曰質夫。欲其文質相稱也。瑞之兄曰璨。璨者。粲也。玉之美華。有粲粲之意焉。其必以敬將之乎。故字之曰敬夫。欲其戒慎以自持也。噫。二子勉乎哉。

吁嗟吾家世居嚴陵之左。桐江之濱。上繼梁祿之祖武。下纘五世之宗盟。積仁累德三百載。篤生顯考兮裕遠雄邁承其緒。六息五是丈夫身。天胡弗畀遐齡。幾予伯兮未能步。倘賴母氏教育成其名。叨官食祿荷聖明。兩錫花誥將光榮。追封二代兮泉壤澤信有徵。吁嗟吾家兄弟擧。玉立子姓駢闐聲。第宅中邑蔽槐影。田疇接壤連桑陰。官府不踏催科聲。門閭惟有賓客迎。沐浴前人之膏澤兮。盤桓盛世之太平。豈亦圖惟保厥成。庶幾大廈無顛傾。吁嗟吾家兄長已矣不可作。三兄四弟並臻六袠皆康寧。我亦知命年。白髮何嶙峋。惕哉爾父兮。煢然玉樹先沈淪。孀妻幼子何煢煢。況爾遺腹尤孩丁。母兮撫抱獨辛苦。皇天監佑幸見二孤頭角俱嶸嶸。吁嗟吾姪莫負天。莫負人。羔羊跪乳慈烏返哺兮。矧茲異類亦有情。人生何可忘其親。昨而念我骨肉恩。跋涉千里趨神京。留侍左右歲更。撫之教之幾回使我淚霑巾。吁嗟吾姪毋違吾言兮。毋怪吾諄諄。勤儉是生涯。孝弟是本根。一或失之獸與禽。黃金萬兩如糞塵。吁嗟吾姪有書須當讀。有田須當耕。毋墮爾述兮毋虛爾質。行將乞身向聖主。歸來與爾樂天倫。七里瀨下鸕鷀村。九里洲上鳳凰岑。一壺酒。一張琴。一榻清風一曲吟。辭也醉兮阿咸迎。傳語桐江諸父老。枌榆社裏留我半

席莫使他人侵。

勉思行贈吳春秀才

勉思行。爲吳春秀才南歸赴舉之贈。終篇云。步魂長繞南山陲。蓋予先塋近在春家之右。故及之爾。尚志之哉。

有鸞翩遷喬木枝。有女願嫁聰明兒。聰明兒郎不易得。得之如獲連城珠。我家有女淑婉姿。多方擇配求所宜。昨因冰語偶相契。鸞橋遠偶成佳期。羨子材志清且奇。昂然野鶴鳴天池。南窗夜半漏初靜。知髮獨對聲吾伊。爲消西館延明師。辨疑解惑嚴三餘。春秋大義炳無疑。筆削微意融如飴。今年浙省開秋闈。山林豪傑欣逢時。挾策操觚試一往。奮然頭角寧容隱。春風楊柳黃金絲。都門烏鳥牽行裾。一樽祖送潞塊。長歌且盡斯觥驪。我歌不是陽關辭。我酒不爲傷別離。歌因義重聲漸激。酒爲恩深辭欲遲。或昔要在涵泳之。作文那在雕琢爲。張顏讓古匪吉士。忠信篤敬眞良畫。堂堂周道堪委蛇。屑屑假寄容畔睨。達人知此重自檢。卓然肯爲流俗緇。況爾青年邁等夷。三冬問學功未彌。名場利圍莫俾致。鵬程萬里須容紆。歸哉歸哉勉爾思。看橡去去還早來。京塵老我重回首。步魂長繞南山陲。

壽順堂詩爲劉錄事賦

偉哉橋門聰爾時。舉目皆是英雄兒。唯君煥然更文采。一日過予堂一問奇。俄然典教出谷城。谷城士子育陶成。爵如枯池困鱗甲。化歸滄海奔長鯨。揭來報政謁天子。妙選賢能補紹武。近臣有識當虛草。育俊登聲譽華起。珠念椿萱盡白頭。西川萬里情悠悠。抗章乞得暫歸覲。高堂頓覺歡聲稠。難兄難弟自一體。膝下承歡奉甘旨。階庭長夕奏塤篪。二親相對欣欣喜。喜得賢郎天上回。錦衣映彼流霞杯。兄酬弟勸一何樂。世間此樂眞難哉。吾觀劉氏多積德。滿堂和氣融春日。欲知慶澤厚且長。試聽吾歌壽順什。

己卯端午節賜遊後山觀走馬射柳有作

聖皇御極天地清。八方無事歌太平。南蠻北狄盡賓服。梯山航海來獻琛。我皇盛德不自矜。宵衣旰食圖勵精。治安不忘修武事。因時講肄陳五兵。五月五日序蕤賓。人情和暢風氣晴。萬歲山前開藝圃。龍旗鐃騎俱崢嶸。羽林衛卒猛且銳。赳赳勇士尤縱橫。身衣錦繡光奕奕。腰懸寶鞭何英英。紛紛紅旺柳垂攙。金伐鼓氣漸盈。三軍拍手齊嘯嘯。萬馬踔易皆震驚。有馬朱鬣赤其纓。前躍後踴莫敢攖。旌旗蔽天耀日月。百般技藝不可名。飛黃白鼻如電奔。捷蹄跨鞍如絮輕。翻身引弓如明月。注目發矢如流星。颯然明弦空中鬪。須臾剪斷白玉莖。巧發奇中眞妙絕。看由卻步誰能爭。有如枯楊盤其根。有如神山見其眞。騎一驅三如跨鷲。倒植橫臥如奔鯨。翻然身從馬腹伸。忽然身從馬首縈。蹄踏突兀任超逸。狡兔下上無停征。或挺或狗背厥形。或四或五連不傾。射水頂火手持戟。飛倒流縱身懸旌。未出蹶驟有其亨。而飛獸走爲放生。雲中一派法樂奏。綠陰深處鶯歌鳴。了事天顏喜東城。中官款陪飲勸頻。群臣醉酣總忻忻。拜舞成呼萬歲嵩。祖宗故事久不行。我皇今日重修明。小臣何幸躬逢盛。載歌天保答聖情。

題梅鵲

奇芬不比柳原施。高格那同處士家。臘盡未融三島雪。春光先露一枝花。碧桃芳冶千年老。阿母探香道青鳥。飛來枝上月三更。夢入羅浮天未曉。東風漸煖五雲深。蓬萊高頂繞佳音。鳳鵠啼雨子初熟。綠陰顆顆垂黃金。摘來擬調商家鼎。味入和羹將九品。傳巖手段功告成。莫道黃昏水橫影。

題金教授先塋卷

金生示我先人卷。先人行誼宛然見。形容寂寞閉九原。塋上青松如蓋圓。積金爲弟擇良偶。發粟開倉濟貧叟。一言能決里社爭。羣黎悔充鄉飲賓。德音在躬不自享。澤遺後昆眞可尚。有子落落負瓌奇。十年芹泮爲人師。超遷郡博大江滸。鴻飛漸逵青雲路。吁嗟先人種植心。可知當氏輕高金。爲生題卷起我感。白斷江南片雲散。

題皇華秋餞圖

大明天子御神極。四海九州歸化域。雕題左衽盡稱臣。航海梯山來效職。安南僻在炎荒陬。衣冠頗比諸番優。昨來請命封繼世。欲徵天語詩華胄。英皇恩深布如雨。妙選賢能充信使。雅徒禮幣趨下邦。要使仁風播遐軌。柴公卓矣人中都。長身玉立尤魁梧。才兼文武節忠悃。日侍班聯陳嘉謨。帝曰卿對言汝若。公即稽首無留諾。騏驥不憚萬里賒。駟牡騑騑自天遂。蚨瑩璃桂銅柱西。蕃王奔走伏路岐。舳艫蔽江雲旆鼓。鋭甲列岸迎旌麾。使節皇皇就賓館。錦袍玉帶星前燦。遠人不識大官儀。疑是神仙降霄漢。詰朝册禮初告成。口宣詔旨尤分明。天光日華照下土。頓令海外爽風清。于時少昊秉金令。高飆掃蕩炎氛靖。雨過山川碧似藍。月當河漢光如鏡。桄榔影裏薜荔牆。木犀香透芭蕉窗。銅鼓縹緲引簫佩。玻瓈瀲灩浮燕觴。對茲景物雅堪羨。回首北辰覺廊遠。翩然躍馬併歸程。奈彼君臣共留戀。珍奇寶玩良賸多。一芥不取其奈何。衜衜卻笑張博望。苡苡猶慚馬伏波。琴劍相隨或嘆息。盡道中朝眞潔白。願祝聖主億萬年。我公且夕便在側。歸來敷奏蓬萊宮。天子嘉勞喜滿容。職供機務任益重。持謙心事猶沖沖。盛懷小國納成款。繪作秋圖示詩瓢。愧無藻思大手筆。爲寫長編入靑汗。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三

五言律詩

小孤

平地孤峯峭。中流底柱峨。勢懸千尺玉。影壓半江波。壁絕人難躡。風清鳥自歌。維舟欣晚眺。新月掛藤蘿。

下峽二首

豐城天下險。巫峽勢相連。夾岸千尋壁。中流一線天。山空無鳥跡。江迥少人煙。唯聽鼕鼕鼓。朝牽百丈船。

宇宙誰開闢。神功勢可誇。水從天上下。船向地中行。停午日初見。侵晨猨一鳴。客懷經此處。愁聽棹歌聲。

寄聰竹先生二首

小築巢山際。幽深無處尋。不貪花滿逕。惟愛竹成林。雪酒金蕉滿。風來玉戛音。隱君心得處。對月一牀琴。

有意娛泉石。無心慕組簪。耕雲非種玉。鋤地每揮金。酒醉看孫舞。詩成對月吟。笑觀天上客。塵土滿衣襟。

哭英廟詩九首

天順八年正月十七日。大行皇帝升遐。遵明典大喪禮。因思六年十二月。上不豫。七年正旦免賀。至初八日。金禮部缺尚書。力疾出視朝。召吏部除手敕。特陞變禮部尚書。次日復不能出。至十三日御朝。變始更謝恩。乃知聖眷之深如此。至是喪禮悉變裁定。於乎痛哉。因作挽詩九章。以哭其私云。

四世垂皇統，七齡嗣大君。聰明齊舜禹，孝敬邁湯文。萬國沾膏澤，三靈享苾芬。鼎幾錄皐俗，光可紹皇墳。
沖聖居天位，熙然海宇春。四靈符至治，萬類洽深仁。訓迪惟皇妣，匡扶賴老臣。如何輕北狩，祇爲拯吾民。
日角開天表，龍顏發鳳姿。知人高祖哲，御下太宗規。總覽經邦計，尤神制勝機。乾坤三十載，民物盡熙熙。
復辟眞天命，迎鑾出衆私。誅奸神算定，討叛廟謨奇。寶器千年統，乾綱八極維。春秋垂堯舜，垂拱可無爲。
徂落蒼生慟，升遐上帝賓。八方均遏樂，七廟暗傷神。歷數歸元子，台衡簡老臣。貽謀皇業固，千載荷休仁。
七歲逃時晦，心怡樂自休。一朝回宇宙，萬姓起歌謳。志欲更時化，其如佐國謀。容教湯武聖，側席想伊周。
勝識眞天子，森羅拜聖明。牛羊供御膳，駝馬奉行營。屆蹕還龍闕，謳歌入鳳城。日光回四表，中外動歡聲。
聖德如天廣，仁恩似海寬。衆蒙知獎重，自揣報酬難。典禮心猶戀，扶輿淚每彈。遙思天日表，儼在五雲端。
力疾傳恩詔，春官列上卿。方期裨袞黻，忽已隔蓬瀛。淚灑攀輀紼，哀隨引路旌。終天那復見，幾度夢魂驚。

挽太常蔣尙書

聖主崇明祀，泥書起老臣。八旬猶矍鑠，三禮擅經綸。宗伯勤階峻，郊壇顧問頻。忽聞仙蛻去，玄圃共傷神。

五言排律

賀登極

恭惟皇上嗣登寶位之日，詔頒天下，變悉禮卿，捧詔至端門開讀，羣工百姓，舉手歡呼，是月天日晴霽，祥雲繚繞，誠太平之象也。聊作短詩頌之。

高廟千年統，文皇五世孫。仁開流宇宙，孝道格乾坤。歷數歸元子，謳歌屬至尊。綸音布赤縣，德澤洽黎元。
瑞日開黃道，祥雲藹紫垣。山呼朝帝坐，虎拜覲天閽。萬國承正朔，千官荷聖恩。兩宮娛閭闔，八廟事如存。
磐石皇圖鞏，螽斯嗣緒繁。文明過舜禹，治化並羲軒。何幸逢熙運，深慚獨素餐。阿衡商用美，尙父武猶煩。
無逸宜陳戒，豳風實討論。短詩奚足頌，稽首欲忘言。

送劉黃門之南京

幾年聯旅櫬，忝結歲寒盟。共鼓楊門氣，聯登甲第名。論交常吐膽，執別若爲情。喜度風雲會，欣沾雨露榮。
黃門居俊彥，青瑣聳豪英。王謝辭雲去，金陵羨鳳鳴。柳垂京國秋，花點潞河旌。宴別時三伏，帆開月五更。
南思雲滿樹，北望斗懸城。保案弁同濟，賓朋蓋用傾。試謀匡盛治，黼黻贊升平。事業追姬旦，功名擬賈生。
相期各努力，矢不負皇明。

題藍溪港

藍溪足幽致，蒸遊許誰同。蜿蜒千萬曲，浩蕩一派東。練浮光接漢，翠落碧涵空。柳絮三春雨，蘆花兩岸風。
芳洲攀杜若，孤嶼蹈梧桐。薄泛輩亭小，隔橋畫閣重。時過探達艇，每遇斷岸箭。地僻塵應遠，橋開道自融。
醉眠江月落，醒羽海潮通。釋屐鱸魚釣，夷猶鷗鳥從。悠然物外趣，不爲世間籠。自信如嚴子，猶疑是陸蒙。
只今時正泰，會恐獵非熊。

題潘節推贈恩堂

族自武功顯，家從別郡遷。詩書光啓後，仕宦克承前。京兆須刑獄，推官屬俊賢。寬平人不枉，明決事無偏。
三載勞書奏，九重官誥懸。宸章輝象軸，御墨灑龍箋。喜動慈親色，光昭考廟阡。構堂崇棟宇，揭扁耀雲[illegible]。
感激兼存沒，榮華及後先。龍隆鄉國羨，澤被子孫延。金馬碧雞地，烏紗銀帶仙。篤哉懋忠孝，天祿自綿綿。

先妣夫人忌辰

六月又六日，乾坤何慘然。懷親心似割，搔首意如煎。甸甸方移地，淒涼已喪天。襁中深鞠育，膝下最矜憐。
能語皆親教，迨髫乳未蠲。寒溫恆撫摩，飢飽更周旋。遣學從師傅，燃薪課簡編。勤功應喜悅，懶誦怒罰鞭。
早出凝君遠，遲回倚望懸。良朋欣款接，狎友恐留連。服珥供師贄，臨機補學錢。論文須究竟，解義必精研。
幸預鄉書薦，叨登桂籍先。慈情方少慰，行色遽成牽。一試春闈蹶，三年太學淹。蹙形雙臉悴，淚迸兩頤漣。
慶際風雲會，書遷魚雁傳。標名金榜上，托跡鳳池邊。親抱孫擕婦，遙途江涉川。京城欣會合，骨肉遂團圓。
天祿共羞饌，宮袍舞彩翩。自惟安淡薄，不羨嗜肥鮮。宗廟蒼旻酷，俄驚素月捐。萱花空滿砌，寶婺竟淪躔。
奉柩歸千里，埋棺瘞九泉。制終趨北闕，詔下赴南[illegible]。來往勞塵跡，行藏信道緣。浮生旬過五，促祿歲幾千。
典禮慚無效，銓官忝有權。冢叨宗伯任，深愧士林賢。惻惻憂時念，孜孜報國虔。位高惟慮墜，擔重每防顛。
兩鬢蕭蕭雪，雙瞳漠漠煙。功名隨日淡，魂夢與雲鶱。戀欲辭朝署，愛思在墓田。傷神逢[illegible]忌，撫枕賦哀篇。
宦舍脩祠事，時羞奠醴筵。知歆沒後，那似奉生前。苦苦情何極，終天恨益綿。

挽安國恭靖公

出右濟南族，人鍾泰岳精。偉哉當代彥，卓矣盛時英。槐市登文藝，花封播政聲。應祥天妹降，月瑞聖嫂生。
配帝光椒掖，承乾正玉衡。累遷驃騎貴，特進會昌榮。三代咸封贈，通家並紱纓。春秋逾耄耋，福祿享崢嶸。
貴盛禮尤下，尊高氣愈平。揮金周困乏，割產濟孤嬰。愛客投輪款，欽賢倒屣迎。不誇金谷侈，雅比玉壺清。
素履無虧失，臨終戒滿盈。陰家奚足擬，馬氏實堪程。俄作南柯夢，深㜲北闕情。時含恩更厚，祭葬禮非輕。
塋隧香山麓，碑文翰苑評。已看丘樹拱，幾見歲星更。幸際乾坤轉，重瞻日月明。眷存成里好，追念渭陽盟。
肆進國公爵，弘加恭靖名。龍章申寵卹，鳳誥重褒旌。殞器敦高誼，天朝顯老成。嚴淵親取日，滄海自騎鯨。
與國同休戚，匡時致泰亨。世傳忠孝盛，功在鼎彝呈。終始哀榮備，公乎孰與京。

挽薛侍郎同僚

全閩儲秀氣，盛世挺英姿。性篤竹參養，心齊董子帷。律身鄰近古，履行不徇時。學究天人蘊，文摛錦繡奇。
甲科歸衆望，翰苑簡隆知。典禮樂攸重，剬經綸有爲。不攜妻子累，兌致腹心危。力疾恩納懇，般疑神轉拔。
甫躋三品祿，俄動九原悲。幸有伏生女，嗟無伯道兒。扶棺祇孤僕，表墓乞穹碑。愧我同官好，多君麗澤資。
月梁疑李白，廛軫失鍾期。幾度臨風處，潸然淚滿頤。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四

七言律詩

夜泊荻港

夕陽落盡暮潮平，舟泊沙灣漏二更。綠岸竹籬無犬吠，近江村樹動雅鳴。闌徒擊柝傳宵警，驛吏持燈候夜迎。回首鳳臺纔咫尺，滇南此去幾多程。

過廬阜二首

南紀諸巒倚太霄，坤維賴此作元功。雲開萬疊芙蓉秀，霧點千尋碧玉叢。白鹿不來書院寂，青牛既去樂城空。帆過彭蠡無窮興，都付蒼茫一望中。

盤薄西江鎮楚門，丹崖翠壁擁天根。雄深不用六龍鑿，秀拔應推五老尊。金闕玉房無路覓，蓮宮鹿院有遺存。北看大旱興雲雨，千里咸承潤澤恩。

自武昌追李都憲

舟發嘉魚日未晞，晚風吹過鴨欄磯。岳陽漠漠霜威重，江月沉沉雁影遲。滿擬李膺歡共載，卻教楊子恨多岐。馬蹄萬里雲南道，回首瀟湘有所思。

過巴陵

巴陵西去望公安，帆過沙湖水漫漫。雲捲洞庭山色遠，風吹湘浦浪花摶。江深霧暗蛟龍戲，天闊霜微怯秋寒。客路莫言多寂寞，湖南佳致恣遊觀。

過桃源遇雨憶商學士

桃源晚過雨瀟瀟，匹馬驅馳路更遙。山驛有樓雲帶靜，野溪無渡水平橋。泥途客旅添惆悵，村落人家況寂寥。遙憶金鑾商學士，日華五色醉仙桃。

過平越方經苗賊有感

久治殘逢氣化惡，山人乘間肆腥羶。干戈縱擾綿千里，民庶流離剛幾年。敗壁頹垣遺井落，荒村古路少人烟。偶因奉詔經由此，四顧蕭條一愴然。

過雞公關案二絕

平分天險角西東，阻絕山河氣勢雄。夾壁仰看千載列，中流俯視一絲通。嵬峨崖與誇巉劍，秀拔還應讓華嵩。卻馬王陽非我志，一鞭曉色過安龍。

過安龍箐

貴陽西去地尤偏，按轡徐行望杳然。水轉千灣多激石，山迴萬頃少平川。發龍箐裏雲埋竹，幽紫峯頭樹接天。寄語往來行路客，無端卻為利名牽。

老鴉關

跋涉風塵苦路難，那堪又過老鴉關。高山直下千尋壁，深箐盤來幾折灣。一士把戈當險立，萬夫解甲避難還。設誇函谷為秦障，此地應能禦百蠻。

過七星關 近縣十里

輥車遙度七星關，客過那堪歲已闌。百折迴流依岸轉，千尋陡壁夾溪蟠。霧霾雨雪愁天暝，歷歷山川行路難。為過驛樓迎鼓聲，到須沽酒暫停鞍。

過赤岡有懷 臘月二十日小女生辰

夜來南下投烏撒，曉發東行度赤岡。山峻石嶙泥路滑，雪深天暗馬蹄僵。王程有限應旋旆，客況無聊欲斷腸。忽憶去年當此日，畫堂銀燭照嬌孃。

畢節過雨雪漫賦

天家織女巧無端，剪落瓊花散漫拋。雨洗玉容原自潔，風揉綿力強成團。馬嘶山路蹤跡滑，鳥宿雲林住羽寒。莫作尋常清冷看，光華照倒萬重山。

十七日早發松林驛自賦

臘月十七五更發，瑞華滿地燦如銀。人間使節經南詔，天上長庚拱北辰。白髮幾莖疏漸知，丹心一點壯尤純。附將犬馬流年數，虛度韶光又四旬。

忠州弔陸宣公墓

東南山嶽降神奇。豪傑之徒世見之。正氣浩然天地塞。異才挺出帝王師。留侯學術推先步。賈傅經猷擬後追。志業未酬時不幸。笑令千載起遐思。

奉天詔下泣蘸疲。唐室中興精論思。可恨奸諛盛淵黜。卻教忠藎老江湄。九重倚想恩何薄。十稔徵書事巳遍。一讀遺文數行淚。拜瞻松柏不勝悲。

宦舸晚發過忠州。峽裏冥冥暗未收。遙問宜舸何處是。爲言荒塚此山幽。聖朝宰木千年恨。水咽滄江萬古愁。況取椒漿和淚奠。英魂尚鑒我心不。

南陀晚晴

東下崇陽舟似飛。南陀遙望翠靄微。附崖雨過添新漲。孤館雲開映落暉。罷釣野翁攜簏去。換鵝洞客背簑歸。一聲江上寒烟笛。吹落梅花欲點衣。

荊州寄西臨林學正先生八首

景陵佳致古稱饒。講論先生托養高。日綴玉沙娛雁鶩。風清洒澤弄鯨鰲。五華香履穿青閣。三迳闌槳撥翠濤。濟濟英才環丈席。皐比獨擁講離騷。

鄭虔緇衆宦何冷。劉向傳經道自尊。學派滔滔三峽倒。詞源滾滾九江奔。仲尼作史遐添傳。陸羽茶經莫貴官。共惜青氈久寥落。恐妨講席不能溫。

先生聲價重山丘。道德文章事事優。詩句雄深渾得杜。楷書遒勁酷如歐。衣冠肅肅朝忘倦。仁義孜孜日不休。佇見歸朝作梁棟。許多樓構次應收。

與君同業復同門。氣誼何殊弟與昆。燈火三年曾共榻。江山萬里幾銷魂。青教劉席孤前志。須信彈冠副後言。聞道明年春色好。早脩環珮謁天閽。

幾年教鐸振南溟。著述應知汗五丁。風鬟芹香沾丈席。雨深苔色潤學經。鳳鳴曉日先揚彩。鶚舉秋空預養翮。太史昨朝占夢宵。江湖隱隱動文星。

寥落垣西食一簞。可憐兄弟共相看。藍袍完補能防歲。魚酒香調爲散寒。勸講夜分遲去著。恤勞晝永更加餐。十年契闊情無限。何日重逢恣論歡。

朋情異似膠投漆。交誼鄰論梗與萍。翰苑春風朝共挹。校門秋雨夜同聽。年登四十頭先白。地隔三千眼愧青。顏色幾回驚夢醒。分明猶爲講麟經。

仰歎世事夢初醒。遙著當年淚幅零。寒夜立深門外雪。春風鵲歎坐中經。可憐公論十年定。應見忠魂千歲靈。半篋春秋誰爲續。門趨落落似晨星。

荊州觀学都堂詩和寄

仗劍飛霜振玉珂。馬頭到處頌聲多。三邊機務身籌畫。一面生靈手撫摩。北使有才爲虜鬼。南巡無計逐時魔。昨來偶誦荊州集。更許誰人和郢歌。

夢遊

歲癸酉春正月二十九日夜。舟次李陽驛。夢故兵部職方主事會君元器生誕之辰。張宴高堂。諸舊友咸集。盃酒交酬。語言談笑。一如平生。情正洽。爲梃聲驚寤。不勝悽愴。食爲之不下者竟日。久之不覺聲慟。乃作詩以志其哀云。

一從屈節殉邊城。殉國忘身大義明。形化九原魂不死。神遊萬里貌如生。綺筵夢裏逢初度。談笑樽前總舊情。忽被梃聲驚枕斷。撫膺竟日淚長傾。

旌忠義事

正統十四年夏。胡寇也先擧衆醜犯我邊庭。上親帥六軍征之。當是時。人皆知寇虜之勢。未易控扼。親征之師。不宜輕舉。非僉謀所同。無取勝之道焉。其屆從之臣。咸自分一死。矧兵部實總戎司。而職方又機務所係。元戎既御。卒然督師。職方郎中新安胡公永濟、當行。顧元器曰。從征分也。但苦於疾耳。君能我代乎。元器慨然曰。爲臣子也。奚不可之有。退而命家人具行李裹糗糧。膂車秣馬。直趨駐蹕之所。于時大司馬鄺公在師。凡章奏羽檄。及軍中機密重事。悉與籌畫。必假其手以成。晝夜累數百。應對如流。屬茲勞倦。飢渴失度。痢疾乃作。猶力疾不輟。既而幸少差。度其事。乃力贊大司馬勸上班師。而回弗果。遂陷沒于軍。於乎。若元器者。臨難弗避。竭力捍艱。可謂誠於事君也。忘危守信。利害弗較。可謂誠於交友也。誠於事君。非忠而何。誠於交友。非義而何。忠與義、固元器之所素學素存素行。非矯揉於一時者。古謂事君致其身。生死見交義。如吾元器。眞可於古人中求之。於乎。今而復求敎古道如斯人者可得耶。予於元器親愛如手

足。非他人比。故於沒後。每形於夢寐之間。儼容宛然。談笑如平生。豈無謂哉。是蓋予之心不能忘情于元器。誠積而形著。抑亦元器之忠肝義膽。未能暴白。而其英魂精爽。與造物者遊於冥冥之中。故累托於夢以自見焉爾。吁。痛哉。予嘗欲狀其平生行實。鐫石于衣冠之墓道。以昭不朽。未克果謀。茲因志其夢。復成而作忠義二詩。以旌其心。尚俟太史采擇焉。

忠云

親屆發輿事北征。朔風一夕偃南旌。龍遊沙漠分當死。馬入穹廬義不生。勒劍志爲渠賊首。運籌力挽至尊營。滿腔忠血如雷吼。化作天戈殺虜聲。

義云

利害茫茫世所爭。君於此際更分明。只知信義泰山重。卻等艱危片羽輕。同事同官相友愛。一生一死見交情。坐令千載敦澆俗。太史操觚細與評。

過君山

宰制瀟湘控上遊。勢撑宇宙孰能儔。螺峯雲外青如染。玉柱天中翠欲浮。山氣遠連巫峽雨。嵐光深逐漢江流。舟經不盡登臨趣。幾欲攀躋到上頭。

丁丑正月十七日迎駕

幸覩龍飛寶曆昌。人人歌舞太平鄉。乾坤再造光千古。日月重華照萬方。文武百僚新氣象。華夷一統[illegible]

綱常。自慚厚祿渾無報。願祝齊天聖壽長。

咸懷初八宿張家灣

塵世飄蓬不自由。南來北往幾時休。浮雲偶爾乘風出。宿鳥猶知向晚投。忠孝一心圖報稱。功名千載欲
貽謀。年來賸發多歸夢。頻在桐江把釣鉤。

東光有感

當年兩岸百餘家。此日經過事可嗟。蠶子沿河輕似草。桃花載道亂如麻。十門九突長無爨。比屋逃脂卷
有鵝。幸際吾皇正宸極。會聞仁澤被幽遐。

與翁都憲同發張家灣船不及以詩追之

踐辭聯袂下瑤天。十日齊開潞水船。行李滿期同歲去。旌麾誰擬著鞭先。潞公鎮洛邦維重。司馬歸朝眾
望懸。常守當賢方側席。輔車不久定廻旋。
表表英才雅大夫。皎如秋月潔冰壺。須知聖主圖新政。故遣賢臣鎮舊都。恩命頻占烏止載。文明端見鳳
棲梧。莫言此去江湖遠。好竭忠誠贊帝謨。
留守南畿委近臣。曉辭天語重丁寧。綱維有賴元非舊。禮樂無才敢創新。麒驥久欽超逸足。駑駘深愧逐
先塵。發端暇日清如水。青眼能教顧我頻。

望德州二首

百雉孤城是德州。夕陽漸沒路悠悠。無端歸鳥投林宿。何處飛帆向岸收。心急不堪舟子倦。望懸擬到驛
亭休。呼童緊纜須沽酒。對月清吟且自酬。
海岱雄封拱帝畿。春來景物漸融怡。夾堤楊柳凝青眼。出水蒹葭叢綠漪。江到曲時舟舉舵。帆經直處岸
如移。況逢聖主重光日。民庶熙熙樂盛時。

過故城即事

積水初消地力腴。老農稱說任耕鋤。郊原脈脈多生意。民庶紛紛樂故廬。天命久知歸正統。人心應遂樂
華胥。經行喜見年光轉。四海咸歆化日舒。

中秋夜招周秋官小飲

天公有意賞中秋。撤盡閒雲兩漸收。玉魄皓當三五夜。冰壺冷浸十千州。忠懷喜玩東坡句。清興期登庾
亮樓。近想故人能過我。一觴一詠為君酬。

憩宿大勝寺會諸同年有作

歲戊寅閏二月清明。分遣謁三陵。乘馬出安定關。折西行十餘里。東風尚寒。青陽御煖。楊柳萌芽而未舒。
杏花含笑而羞吐。卒然吟曰。柳眼窺晴開尚小。花容怯冷笑猶慳。至晚宿大勝寺。邂逅諸同年解鞍息馬。
散步深樹間。撫時育物之懷。欣然自得。於是各出所攜。對月浩飲。抵掌一笑。自以為人世難逢也。既而寢
室鑪響。擁辟入室。但見熒然一燈。且明且滅。猶足動乎情者。因賦一律記其事。復足成前語。寓不負初興。

錄呈同年諸公。幸改教焉。

祗事山陵曉出關。無端春色翠微間。馬馳沙路穿雲碧。人向叢林步月閒。柳眼窺晴開尚小。花容怯冷笑
猶慳。四郊民物咸熙皞。何惜尊前一解顏。
郊行暫息上方居。春色三分最可憐。楊柳冒寒緣岸綠。杏花傲煖隔林然。梵鐘曾食聞僧語。麻榻留燈借
客眠。邂逅同年喜聯集。一尊沉醉習池邊。

用前韻酬張同寅

一天星斗耀疏櫺。官邸孤眠醉未醒。禁木風搖青瑟瑟。御溝水滑曉泠泠。濟時無策饕金紫。垂世何功汗
簡青。虛度年華幾半百。移文愁動北山靈。
夜靜書齋月透櫺。輕寒攪夢初醒。沉沉玉漏聲幾轉。淅淅銅盤沆瀣冷。登鏡自慚迷黑白。功名寧許上
丹青。幸逢聖主隆熙治。獲覩休徵致四靈。

近冬喜雪連日

三白冬前世所稀。于今頻見六花飛。周旋玉宇天容闊。覆被神州地脈肥。應喜來年民有食。卻愁窮歲士
無衣。老予猶愧霑高祿。病骨何能贊化機。
帝憫斯人俯鑒臨。不施珠玉雨黃金。欲為明歲三農計。故落寒花一尺深。茅屋熙熙涵聖澤。麥畦物物見
天心。十年聖化同堯舜。行聽康衢擊壤音。

冬至日恭遇萬壽節朝罷有喜而作

陽氣初從子半回。祥輝南極照蓬萊。聖心允與天心合。瑞氣應隨淑氣來。嵩嶽三呼朝玉陛。雲韶九奏進
金盃。皇圖願祝乾坤久。壽域長同日月開。

珠溪佳趣

聞說珠溪景趣幽。若人居此足爽猶。窗迎曉嶂排青闥。門掩晴江湛碧流。松嶼時來雲外鶴。沙融每下海
邊鷗。何當一鼓山陰棹。遍覽名區愜壯遊。

送內弟王仲啟

君來問我意如何。我附君歸有甚麼。仁義傳家終有慶。詩書教子更無他。夢飛桐水看雲臥。酒酌秦淮對
月哦。歸到吾廬如有問。祇今愁比向來多。

送鄒亞卿歸省五首

獻陵舊學老儒臣。餘慶悠悠裕後人。王祐功名遺魏國。仲淹事業付純仁。不緣閩闕徒干澤。自以文章早
致身。京說幾年桑梓夢。承恩此日出楓宸。
忠孝傳家一寸心。明時位望重南金。朝廷禮樂經綸密。天下人才化育深。疏入九重推孝錫。帆歸兩浙播
綸音。屐嵌好遂歸朝馬。四海蒼生久望霖。
三朝德業士林推。早以清純結主知。議禮容臺資老練。論兵司馬欽精奇。恩鄉日積心如渴。登國年來鬢

似錦。暫息巖旁歸故里。莫綠蕪鮪重淹延。

三十年來晝錦歸。山川草木盡生輝。恩頒寶鏹香爐仰。敕賜金紗錦染衣。仙燭遙攀新黍稷。華堂啓宴備旌旗。蓉溪風景渾如昔。坐卻令人息世機。

雙旌歸相韓忠獻。駟馬還鄉馬長卿。儀事喜看君獨舉。他年應許我徐行。路當岐佩偏饒潤。月照秋江分外清。公報同寅歸太史。恐妨覩舊眷留情。

送劉憲副伏和提學于浙

學濟天人適世才。官兼政教重行臺。衣冠兩浙多矜式。狂狷諸生獲取裁。馬過山川時雨潤。車臨郡邑惠風來。昨宵分野當牛斗。一道文光接上台。

送王留守之鳳陽

錦衣日侍大明宮。出鎮中都倚任隆。淮甸正資防禦策。蒼生應賴保釐功。旌麾擁騎恩波闊。鉦鼓開牙號令雄。餞把驪駒歌別酒。帝鄉花柳滿城中。

送何寶鑾公致政回鄉詩二首

久典符璽近帝居。年逾七十遂懸車。功成身退心無歉。子貴孫賢樂有餘。騎別都亭花發後。帆歸巴峽水清初。閒邊詩酒堪娛老。世事悠悠任毀譽。

父子居官八十年。當今榮遇更無前。累朝誥命盈箱篋。再世功名在簡編。白髮荷君容納祿。黃金散客不求田。優游杖屨桑榆景。時會耆英似洛川。

送徐憲副之廣東

蠻獠嶺外久縱橫。重爲行臺簡老成。撫馭少舒三尺法。招懷寧靡六韜兵。天書宣布恩波遠。海道巡行旆雨清。萬里功名從此遂。好輸忠藎答皇明。

送進士張竑歸蘇

三月風光滿帝畿。東吳才子晝遊歸。九重暫沐恩榮重。千里遙思定省稀。江水迢遙懸晚櫂。山花明媚照春衣。到家喜慰門閭望。及早來依日月輝。

送劉同光祿展省南歸

南國重遊結契深。卜鄰寧肯惜千金。風塵時共尋鷗若。月夜頻過醉竹林。奏績喜承明主詔。還家得慰老親心。都門把手難爲別。好託賓鴻一寄音。

送劉太守致仕還南二首

吾嚴郡守泰和劉侯剛。始來作判七越年。清譽大著。民咸德之。乃狀其績。舉薦于都御史軒公。聞于朝。遂越級陞侯知府事。民欣欣若得父母焉。侯亦克體朝家意。赤子其民。夙夜弗怠。在任十有一年。民德之有加焉。茲考績赴天官。衆意其復來也。庶以終厥德。侯至一日。即以狀乞歸老。飄然而去。嗟可謂知足之君子也。予嚴人也。雖知侯之爲人。簡而儉。謙而有爲。其得吾嚴民心者以此。

於其歸。能無一言附乎。因成鄙律二首。俾而歌之。庶亦爲行李壯云。

判守嚴陵十八年。謹人不道我侯賢。家無刀劍庭無訟。衣有桑麻食有田。去任尚留遺愛在。還鄉贏得滿恩偏。鄉翁若問官資厚。試探囊中貯一錢。

一朝勞省奏九重。翩然拂袖出城東。潁川野老猶思霸。渤海農民尚望龔。白雪遠衝歸路馬。青春遙送渡江鴻。自來明哲知君少。惟有嚴陵六一翁。

送沈憲副之浙江

中臺典憲久馳聲。臬府超遷簡俊英。霜下九天霜霰凝。風行兩浙會澄清。薊門柳嫩青難折。吳曲桃鮮紅自迎。此去好平三尺法。大施霖雨蘇蒼生。

送鄭侍御巡按江西

青年甲第挹省香。執法中臺倍有光。白簡久看持正色。皂囊每見抗封章。霜凝南國秋聲肅。雨過西江春意長。此去功名知遠大。澄清端不讓張綱。

送王選夫赴廣西戎幕

幾年贊畫殿炎方。籌甚聲華遠播揚。雅量孫超無獨步。清才謝石擬同芳。雨翻蓮幕侵書潤。風揭芙蓉入帳香。奏績重看歸帥閫。青春作伴快南翔。

送人教諭南陽

籬黃露白菊初芳。送客都亭酒滿觴。袖挹天風辭北闕。鐸銜時雨過南陽。講餘午帳芙蓉綻。課罷春盤苜蓿香。近日儒官多顯用。會收梁棟入岩廊。

送張參政還山東

職佐旬宣屬老成。三年奏最出承明。朱袍象笏恩波闊。玉轡金風爽氣清。藩省登聞知政體。棠陰春稔識民情。青齊父老思君切。馬首爭攀到處迎。

送吳璘秋官考績還任

粉署仙郎玉不如。才華藉藉重當時。文章兩國知無敵。政事西曹獨有爲。奏績五雲辭闕早。承恩一馬渡江遲。功名盛世歸年少。擬展絲綸入鳳池。

送南盛先生

承恩曉發向南都。共喜賢關拜宿儒。官系玉堂新寵渥。教施璧水舊規模。雲飛戟旆隨單騎。風指江帆濟雙艫。遙憶橋門迎候久。衣冠濟濟樂趨蹌。

送劉淵明教授開封

不羨紛紛競利名。寒氈偏喜一經橫。中山樂育人才盛。汴水超遊吾道亨。獻策昔曾追賈誼。說詩今復見匡衡。十年故舊重攜別。把酒歌驪無限情。

送楊憲副之廣東

黃甲曾題姓字香。烏臺聲價豈尋常。久知清白如楊震。迎喜功名似范滂。霧出中朝新雨露。馬臨南海舊風霜。難兄德業與人與。擬見聯班侍玉皇。

送都綱一元還姑蘇

暫違蘭若謁金闕。稽首翻然返翠微。錫杖飄從天上下。衲衣遙向月中歸。焚香說法春龍聽。揮麈參禪白鶴飛。借問遠公何處住。烟霞縹緲隔林霏。

送洪繡衣

臺端振肅久馳名。按節滇南荷寵榮。萬里馬蹄經貴竹。三秋豸角照昆明。風臨鄰邑炎氛熄。霜壓邊城瘴氣清。白簡相傳自爾父。知君不負舊家聲。

送何黃門歸省

夕郎才望服光輝。禕養慈親志不違。分得天廚時入饌。賜來宮錦每成衣。金門暫疏思鄉切。寶錄頒恩賞棹歸。明到故園春未老。諸與遊處正芳菲。

送南京儀曹李郎中之任

出入勤勞人共賢。承恩曉陛下南天。郎官五品膺華選。禮樂千年任講研。雲鎖鍾山之舊國。雨添潞水上歸船。此行更望成嘉績。佇見徵書向日邊。

送鄭司訓敘常之鉛山

除書新捧出彤墀。此去優游樂更宜。風月無邊頻酌酒。江山有興一題詩。杏壇教化千年範。湖學規模百世師。結髮交遊今白首。臨行執別意遲遲。

送劉盡心南歸

青年自得琴書趣。壯志還爲京國遊。辭氣雍雍齊世澤。衣冠楚楚壓時流。雲霄奮翼非難事。道義持身不外求。聖代只今揚側陋。詎容徐穉老南州。

送江贊禮歸南京

冰壺標格迥無雙。喜際明時列奉常。雅志素諳周禮樂。清才尤識漢文章。祠庭贊導心逾謹。官守寅恭職更揚。奏績九重歸舊國。潞河水滑快南檣。

送人赴河陰典史

送別都亭曉色侵。迢迢匹馬向河陰。晴空遠逐王喬鳥。靜日閒聽子賤琴。蓮幕風清紅滿院。桑田雨潤綠成林。更聞民俗多淳朴。惠政應孚百里心。

送宋宗魯江西僉憲

共談開元相裔孫。外臺超擢自黃門。螭頭簪筆傳天語。豸角峨冠荷上恩。霖雨萬家齊樂業。風霜千里獨乘軒。餞君御館當年事。攜手看花醉杏園。

送金太守致仕還鄉三首

作郡功成奏九天。急流勇退共稱賢。乘方旋進無虛日。君獨懷歸不待年。鐸帳半分秋月去。緋袍遙帶御香還。更看家學光前武。煒煒丹誠在日邊。

三十年前此契盟。宦遊中外兩關情。畫猶尚有肯隨在。把手空驚白髮盈。願我不才猶戀祿。羨君未老便辭榮。都亭祖餞難爲別。回首城頭月正明。

投紱歸來力尚強。尋山問水任徜徉。鬧槐夜月歌牛渚。藜杖春風醉鳳岡。萬斛塵襟銷上宕。半生詩債醉中償。始終名節如金玉。詎許移文近草堂。

送陳教諭之長洲學

教鐸初懸出禁城。東吳士子喜陶成。經橫泮水芹風調。帳啓鱣堂杏雨清。安國至今存軌範。元龍自昔是家聲。正逢儒道興隆日。試取長才爲一鳴。

送嚴州方醫官

醫傳三世共推賢。妙得盧扁宦外玄。指下膏肓無遁跡。囊中咀咬不論錢。黃堂奉重封章達。丹陛恩深衣錦旋。歸到嚴陵三月半。杏林春色正鮮妍。

送臥雪處士南歸三首

行義鄉邦夙所推。都門相會忽相離。葭莩不棄朱陳好。松柏能堅管鮑知。桐葉凋霜人去早。稻花含露雁歸遲。江南風景還如舊。好折寒梅慰所思。

千里相將入帝鄉。荷衣惱惹御爐香。偶看鸞鳳儀天闕。卻憶鷺鷥在野塘。桂子風中歌別酒。蘆花浪裏促歸航。故園親舊如相問。爲說黃門底自忙。

臥雪先生樂隱淪。山中習靜自怡神。籬邊菊徑柴桑客。笑傲桐江栗陸民。放鶴幾回過夜半。釣魚不覺到通津。漢廷禮樂還耆舊。未許鷗波老此身。

送人官大理府

斂關萬里副車通。遙僰孫黎久望公。禮樂衣冠歸化域。桑麻禾黍滿提封。舟經巫峽三春雨。馬入滇池五月風。此去料應多惠政。行看奏最大明宮。

送徐太守之臨洮

擁旄剖竹出臨洮。遠鄙于今得俊髦。坐見六番興德化。行看五庫偃弓刀。佩辭魏闕分時雨。馬入秦關擁畫旄。同事春官經歲月。相違不覺意切切。

贈樊敘瞻參政之河南

簡任方隅藉近臣。聖皇深念在斯民。藩屏中土資良佐。霖雨蒼生體至仁。乘軺配音風彩舊。建旄作牧寵光新。多君素抱嚴廉具。暫出還當侍紫宸。

送徐侍御巡按廣東

豐堂才氣繡爲衣。按節巡行出帝畿。鐵豸帶霜辭北去。玉驄嘶月向南飛。尉佗遺俗沾新化。桓典風流振

萬歲。擬見聲名騰海外。廟堂虛席待君歸。

贈國子助教姚先生考績還南京

開元賢相有雲孫。太學橫經費講論。六館春風陶禮樂。一團和氣春乾坤。昌黎去後官何冷。安國來時道自尊。奕葉聯輝丹鳳闕。諸生鼓篋候橋門。

贈鄉友徐明德僉憲江西

青年衣綉出蓬萊。臬府旌從翼軫開。豸冠衝暑去。雨隨驄馬應時來。巡方好展澄清志。按法須資練達才。更喜同官多宿彥。聲華不日到金臺。

贈人致仕歸杭

秋盡黃花見落英。掇來滿泛贈君行。眼寬不覺塵纓脫。身健誰知宦業輕。肘後有方能卻老。尊前無事足娛情。吳山風物多佳致。鳩杖盤桓慢入城。

贈梁侍御便道歸省

狀元孫子綉衣郎。玉節巍巍出建章。故里經遊榮畫錦。高堂稱壽慶霞觴。龍章鳳誥恩波闊。鶴髮童顏歲月長。忠孝兩全誰得似。廟廊虛席待回翔。

贈吳給事歸省

玉皇案吏富才猷。詔許事親寵渥優。氣節堂堂知國體。封章凛凛爲民憂。雲飛故郡三山曉。月帶歸帆一路秋。省覲還家春正好。姓名早見覆金甌。

清芬久挹玉墀前。曾報螭頭予告還。五色書函天上寵。百年人樂地行仙。錦衣便作斑衣舞。春酒頻斟壽酒傳。珍重榮歸無以贈。一枝香寫入詩篇。

寄諸生

槐花黃動試期催。江浙文場八月開。十一府人俱奮志。二千舉子盡英才。月中丹桂連根拔。筆底長虹信手栽。老我南宮惟側耳。捷書先託便鴻來。

寄林先生塔之

莫把閒愁惱素懷。好將襟度強舒開。功名未際不須計。命運有時還自來。地僻客無車馬雜。庭空塵少落苔侵。況聞田野歌豐歲。頻坐花陰盡玉罍。

寄納言布政

綸音初下士林誇。方伯榮膺遠拜嘉。臺道一門官最盛。郡知六世慶元餘。承宣南國三千路。保障東隅百萬家。好布公忠作霖雨。遭逢慎勿負年華。

寄贈咸寧唐大尹

制錦偏承雨露恩。琴堂寄待宮公孫。鳧飛南國花盈縣。犢臥東郊柘滿村。勸學曉臨講席。省耕春駐劍遊軒。鳳毛池畔揚朝彩。勳業應知萃一門。

送俞少傅發病歸

聖主龍飛任舊臣。金鑾時沐寵恩新。驊騮華髮因憂國。病入中年便乞身。直道盛供疏受恨。故鄉好與季鷹尊。倘調元氣歸來早。應念吾皇盼望頻。

奉寄叔父東津公

六載無由獻壽杯。笑顏頻向夢中開。焚黃膺寵承家教。代政殊慚相國才。一職近依青瑣畔。寸心遙望白雲隈。清朝未許投簪叙。何日林間杖履陪。

脫卻朝衣臥草萊。白雲深處獨徘徊。庭前有菊迎栽柳。窗下無花只看梅。闕砌翠孫朝戲舞。香山諸老日追陪。天涯徒切承顏念。一望鄉關腸九回。

一自殿庭殞落暉。誰憐慈母抱孤兒。不因盛德濡繼翼。那使微才接鳳池。貽訓何嘗安石意。推恩未足五倫私。幾回夢斷桐江月。一抹疏雲雁度遲。

寓東朝房寄儲納言詩序

予每作詩。憚於思索。故不能出奇新。往往提筆伸翰。輒欲強就。故多鄙拙。夫辭非工。務以情勝。思未到。要以力成。正如不善養氣。徒義襲而取之。非集義所生也。且予年四十。已有六十之態。聰明不及前時。精神虧於往昔。讀書過口輒忘。巡事轉頭便失。眼已生花。杜少陵所謂老年花似霧中看了。未老已然。據理斷事。偶中二三。援例稽法。百不得一。竊嘗強仕之年。已有厭仕之意。凡百類此。豈惟詩乎哉。吾弟質強志銳。吾將望以成大事業。振大家聲。毋徒依依於故林溪水。放情暢懷。以取自樂而已。匡國安民。允惟斯時。宜敬爾心。速爾駕。以從王事。以供天職。未可遲遲其行也。詩多寄懷期望意。倘釋予衷。未識何時相慰也。

平生苦愛對牀吟。萍跡那堪商與參。琴匣幾回開復掩。自從相別不成音。

別來不覺歲侵尋。兩地相思一寸心。南北驅馳雲樹渺。孤鴻寂寂恨偏深。

我去金陵君在闕。君歸梓里我來京。夜牀風雨情偏切。春草池塘夢不成。

秋風宜買浙江船。稽肅衣冠覲九天。姓字久爲當宁識。濟時須仗出羣賢。

和錢學士韻

奉詔南遊氣象都。遠人爭迓玉堂儒。天恩寵眷真奇遇。海國翱翔屬壯圖。風采勝君雖異俗。文章那肯易明珠。歸朝贏得清名滿。試探行囊一物無。

鑾坡曉下出京都。爲撫蠻邦簡駿儒。車服皇皇昭寵數。山川歷歷按輿圖。行邊賸有陳生稿。囊裏應無馬援珠。聖主恩威覃海外。越裳奉職古來無。

和楊內翰詩韻

翰林編修楊君守陳。以易經中浙江鄉榜第一。登進士第。文章詩詞。爲時推重。今年同母弟守阯。復以易經中鄉榜第一。而從弟守隨中第三十八。一門兄弟。先後爭光。誠古今所罕儷也。編修君

始得報喜不自勝。發諸吟咏。捉筆伸喻。甫成首聯四句。適司寇陸公攜酒來賀。欣然囑之。公遂足成末聯四句。爲七言律詩一章。韞修君寫卷持示諸縉紳求和。弗工於詩。顧與君同而兄弟科名亦略同。安得不一和之哉。工與不工。未暇計耳。呵呵。

君家種德百年來。三鳳連飛上玉臺。翰苑攜詞推獨步。鄉闈掄秀占雙魁。明庭喜獲聯璟璧。大廈須求合抱材。更沿春風勵桃李。九重先聽一聲雷。

和納言布政見寄韻

邇者承賢納言布政。寄近體詩一章。情義俱至。且云疾中令子書之。信然。予自納言去。心悄氣促。皮膚發瘰塊。漸成燥癢。殆今未甚愈。數上疏乞歸不得。遂誠無顏對舉比共處。雖然天道好還。姑俟其定。乃用原韻勉和五首以復。唯納言開心撫懷。舒布四體。勤勤於山涯水際。歌風嘯月。以洗胸中查滓。庶幾神清志適。形骸快朗。邪祟弗能干。虛樹釋然而去矣。何必藥石爲哉。幸留意萬萬。

翻思往事每酸辛。誰信清朝有放臣。自古浮雲能蔽日。于今朔雪太淩人。也知正論諸時棄。最恨淫朋作梗頻。眾疏乞骸天鑒遠。夢魂千里未歸身。

高齋問念獨悲辛。非德叨居厚祿臣。禮樂未能敦古典。功名深自愧前人。螢窗日短假燈疑。帶孔旬移不覺頻。淚倘徒爲時議誚。九重未許乞歸身。

早年志業最勤辛。慨慕當時社稷臣。科甲週看先眾士。才猷元肯讓多人。弓蛇悔不臨期審。市虎其如說者頻。誰道昔天渾莫省。江湖空老濟時身。

風波宦路熟艱辛。勇退何如明哲臣。不待白頭辭顯位。且從綠野作閑人。詩書腹有佳兒繼。尊酒甘無俗客頻。我欲歸來守初約。世間那得百年身。

底把閑情獨苦辛。古今多少去來臣。天機動處誰爲力。命運通時不在人。風月莫教詩酒曠。江山須覓宴遊頻。胸中浩蕩寬於海。珍重千金再召身。

壽楊尚寶母夫人

時光正值暮春天。阿母欣看啓壽筵。鶴髮樓分雙鬢淡。鳳袍錦簇百花鮮。杯浮琥珀香沾袖。曲奏珠璣韻度絃。禁署賢郎違膝下。遙將詩句覽長年。

壽黃亞卿母八袠

春日春花春宴新。高堂偏稱慶生辰。擬將東海長流水。奉向西川不老人。命服暉輝金孔雀。彩庭胡舞玉麒麟。百年康健常如此。眼見孫玄繞膝巡。

題紅梅寄新安汪老人

誰把機心奪化工。冰姿點出小桃紅。香唇背向風前靡。醉臉偏於雪後濃。林圃影横甘獨老。傅岩未好恥言功。殷勤千里爲君贈。夢入先塋思不窮。

先人大痛有感

天奪吾親何處求。長懷罔極意難酬。生前獲奉一杯飲。沒後那論萬戶侯。友被深仁趨位顯。沉酣厚祿爲誰謀。荷蒙聖代推於卹。紫誥重封貫若丘。

仙遊一去杳無蹤。黯淡乾坤此日逢。兩歲孤兒今白髮。百年荒塚已蒼松。夢魂徒擬形容似。聲莫猶聞咳唾濃。祿食忍爲妻子奉。九原甘旨問誰供。

酬高太博

承高太博惠家鄉酒。爲銷暑之具。且賀舍弟榮陞。有不遐親之言。因作詩酬其惠。且以解嘲。

酷暑公堂坐未回。案頭無奈簿書催。便思赤腳踏冰去。忽報青州從事來。喜對竹醽新得月。免教騰瞪卒生灰。何時有暇乘清興。邀取故人懷抱開。

公道誰云可避嫌。況於爲國在求賢。祁奚仗義先推午。謝傅忘親首舉玄。譽謗似難箝眾口。是非應見定他年。也知菲薄當銓轄。不卹人心祇畏天。

疾嗽百日有感而作

閱世看看六十秋。四朝恩寵老難酬。榮華富貴眼前事。功業文章身後謀。懷緒尚慚懸鮪志。搨天徒抱杞人憂。也知造化難爲力。藥物區區勿妄投。

敏孫勸予復進藥因論以平生事

病軀猶自早趨朝。苦被君恩數憚勞。虎拜幸瞻天表近。龍飛快覩日華高。勉將藥物扶殘喘。尚冀賽誠補一毫。生死古來原有命。底將心事付兒曹。

病起

逢時碌碌度年華。花甲周流似轉車。雨足不隨身入步。一心常逐夢還家。國恩鄭重人空老。世態倥傯日已斜。病骨未容投紱去。強顏食祿識咨嗟。

挽趙秋官二親

脫屣塵寰已有年。高名猶自里中傳。原田春雨耕犂歇。宰木秋風客劍懸。世澤尚存書屋舊。家聲重見桂枝聯。遙聞隴上焚黃處。箇箇靈芝長似拳。

挽吳都御史母

高堂福壽氣雍容。鶴髮龍章兩受封。禮度相夫齊八袠。義方教子已千鍾。綵輿忽報春遊發。翟襲空悽曉障重。諭祭特頒哀恤典。始終良荷聖恩濃。

挽聶大年先生

胸中風月浩無邊。每見詩文世共傳。詩逼蘇黃氣吞海。文追韓柳筆如椽。芹宮久惜淹胡瑗。史館方看得馬遷。才未及施人已化。士林誰不一潸然。

挽鄭都憲父

南渡移家數百年。先生行誼獨超然。一鄉古道推陳實。滿架遺書閱鄭虔。吳曲俄聞鯨化去。孤山空見鶴

飛旋。賢郎功業昭當代。死爵生封慰九泉。

挽李通政

清才已簡九重知。廊廟功名定可期。豈謂急流身退早。俄驚華表鶴歸遲。銀臺佐政人猶惜。青瑣封章草尚遺。卓行不須煩太史。好書惆酉蓋前碑。

挽蕭員外父雲山先生

八袠恩封五品官。鄉邦欣羨士林歎。正宜萊砌春娛暇。豈料春庭夜怯寒。詩禮有人應可託。雲山無主許誰看。瞻留遺德昭珉碣。生也光榮死也安。

挽定西侯

天生上將佐明庭。智力英雄薄衛青。叱咤風雲銀鐙曉。指揮貔虎鉞戈腥。南征望輒先褫魄。北虜聞風已遁形。殺氣不隨生氣滅。塚頭猶自晝冥冥。

挽張御史父

跋涉風波八十秋。歸來高臥巴山幽。賙施不吝千金橐。談笑曾輕萬戶侯。渭北飛熊宜協夢。遼東化鶴忽成愁。空令月旦評高誼。應似當年陳太丘。

挽劉侍郎母夫人

名門鍾秀更柔嫻。閫範賢明世所難。萬里成家還致富。一經教子已居官。庭前萊服春娛暇。堂背萱花夜怯寒。昨日南橋焚紫誥。餘光猶自賁青巒。

挽錢御史父

曾借牛刀試武城。折腰那忍負平生。掛冠高臥水雲處。閉戶不聞風雨聲。恩錫豸衣緣有子。魂歸蝶夢竟無情。欲知世德傳鄉里。請爲淮南月旦評。

挽孔刑侍

宗盟闕里豈凡材。飽歷風霜內外臺。北鎮總戎寒虜膽。西曹執法息奸謀。諸公爭爲巖廊惜。一夢俄驚梁棟摧。萬里襄陽歸櫬日。白楊槃槃不勝哀。

挽洪職方父

高世無心利祿謀。水鄉雲壑恣優游。鳳來不爲蒲輪出。鶴去俄驚蕙帳愁。竹徑棋枰苔自掩。草堂琴案月空留。麒麟塚上新題碣。人仰高風似太丘。

挽施尚書

天生間氣邁常流。身際明時五十秋。一代英賢推柱石。兩京聲價重山丘。都官忽訝亡羊佩。司寇應嗟失爽鳩。盛德由來宜食報。賢郎式克紹箕裘。

挽耿尚書

文章慘淡夜何其。梁木云摧勢莫支。一段忠懷那復得。百年清操竟成咨。恆齋惟有匡時稿。遺篋甘光儲

偉貲。餘行不須煩太史。精忠好揭墓前碑。

挽高學士尚書

地秘江淮鍾秀氣。時逢明盛發英賢。文章一代經邦國。德業千年照簡編。鳳去尚題霖雨望。鶴歸俄惜棟梁顛。不才無補慚知己。徒自臨風一愴然。

挽張侍郎母

北堂寂寞夜何其。百歲歡娛事已非。無復潘輿過院落。空留陶範在庭闈。生封死葬恩何渥。子貴孫賢世所希。玉瘞泉扃神去遠。瑤池笙鶴幾時歸。

挽吳黃門祖父母

大神山下鬱蒼蒼。雲谷高人此處藏。嘉遂不忘延譽教。鄉鄰還憶濟貧糧。名傳月旦逾時重。澤衍詩書再世光。已有文孫顯朝著。寵承紫誥賁玄堂。

傳聞懿德女中師。詩禮兼隆世所稀。每以慈仁親里族。自將禮法肅庭闈。祥臻豈閱融融雀。芳滿蘭階奕奕輝。百歲光陰塵夢斷。瑤池阿母共西歸。

挽柯學士父

不食鍾鼎臥林泉。道誼悠悠晚益堅。教子早登金馬署。荷君重賜綵鸞箋。鄉邦無復儀刑在。月旦猶聞姓字傳。終始哀榮殊異數。總知爲國克生賢。

挽劉憲使父梅莊處士

西風昨夜掩梅莊。人去猶存雪後香。一脈詩書傳子姓。兩封官誥荷君王。青山杖屨空岑寂。白社衣冠竟渺茫。寧遠遙看埋玉處。雲林佳氣晚蒼蒼。

挽人父

隱君高逝在慈溪。行誼鄉爲衆所推。無歲不登鄉社飲。有懷頻誦考槃詩。恩封正擬百年養。夢斷俄驚五夜悲。回首四明何處弔。淡雲一抹翳靈芝。

挽芝軒

先生臥嘯北山薇。一夕莊周夢不歸。有子正宜三釜養。無緣遂與百年違。空留詩句題芝室。那復綸巾款竹扉。懷德高原埋玉處。猿啼鶴怨自斜暉。

挽人母

夫榮子貴際昌辰。翟服珠冠荷寵新。鼎饌頻供三釜祿。板輿時度百花茵。秋風忽阻忘憂草。夜月空懸不老椿。忠孝郎宵淚成血。煙雲扶櫬入西秦。

挽人詩

僑居閩越故侯家。伉儷齊賢事足嘉。百歲鄉邦稱懿範。一門詩禮是生涯。身歸泉穴乾坤老。墓拱松杉雨露賒。更有賢郎才器遠。功名行見振京華。

節婦

早年苦賦柏舟詩．幾度秋風剪鬢絲．清淚暗從機杼泣．素心不爲歲霜移．晨供菽餌思先日．夜對寒燈課子時．兩沐旌褒榮八袠．高堂嬰杖倚遐延．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五

七言絕句　恩榮十絕

禮部觀榜

虎榜初開霽色新．桑華濟濟欲爭春．誰知久困槐門客．卻作南宮第一人．

丹墀對策

綸音渙發曙初分．伏對丹墀日未曛．十載學成經濟策．從頭因得獻吾君．

玉陛傳臚

五色祥雲捧日明．九重隱隱聽臚聲．自慚菲薄叨陪列．御湊傳京獨擅名．

金榜題名

長安高掛黃金榜．御筆親題恐尚鮮．莫笑龍頭讓人去．如何兄弟姓名聯．

恩頒寶幣

鏹如五錠價如千．換得烏紗拜九天．莫把此爲觀美具．好脩德業繼前賢．

宴錫瓊林

賜宴瓊林得志春．宮花插帽帶橫銀．醉歸按轡長安道．疑訝蓬萊仙島人．

釋奠先師

德高萬古人心仰．道濟三才廟貌尊．末學登庸惟聖澤．趨行釋菜敢忘源．

勒石太學

聖代恩綸進士科．勒名鐫學意如何．要期事業光前哲．千載芳聲不可磨．

觀政天官

觀政天官地位清．紛紛多士覷銓衡．雖然未與箇中事．黜陟幽明已可評．

榮食天祿

十載寒窗事簡編．叨蒙三釜代耕錢．信知昔有千鍾粟．絕勝城邊二頃田．

蘇武李陵泣別圖二首

鼎鑊旌旄死不遺．客中萬苦獨君知．如今遠返歸朝節．把手臨分歎別離．

十八年來共旅羈．送君恨恨不能辭．早知今日分攜意．肯樹當年降虜旗．

奉教戒再吟一首以樂老母之心

老親常恐醉酕醄．不信痴兒志氣高．時值太平端可樂．彩衣戲擺舞金袍．

題紅梅寄臥雪翁四首

寒花分得西湖種．植向桐君樂道傍．一夜東風丹走卻．染成點點絳桃香．

可是東君檢點差．無端冰骨着丹砂．北人不識江南意．疑道春前有杏花．

孤高標格許誰同．每向開邊露化工．雪滿乾坤成獨立．醺醺酒暈玉顏紅．

素性本寒非豔質．偶乘陽腳笑東皋．商家調鼎功可錄．帝賜脫白加緋袍．

食九弟所寄湖魚詩以謝之二首

幾年不食家鄉味．想煞桐江舊釣磯．一尺湖魚千里念．弟兄情分世應稀．

湖魚雖短味偏長．珍重君能遠寄將．嫩韭蒸來香滿口．一餐午膳倍尋常．

百日哭女淑輝

淚盡肝腸老眼枯．焦熬兩鬢只頭顱．空勞魂夢存形影．會到黃泉相見無．

送袁學正之廣德學二首

貴得燕姬麴米春．東風餞別柳條新．酒瓶易罄情難盡．月上城頭正惱人．

送客城東酒一杯．溶溶春水綠於苔．片帆遙指桐川去．杏樹坡邊花正開．

送友人之官二首

雪消鶯韻春光轉．雨沐園林物色多．濁酒傾情須引白．江山風景馬頭過．

京城北鵝元宵雨．驛路獨看楊柳風．河洛冰澌船尾滑．燈花撩亂渡江東．

寄南京李通政二首

十年道誼重交遊。幾度分攜幾度愁。南北各天勞夢想。楚雲燕樹兩悠悠。
琳館瑤宮賞玩時。青山綠水總成詩。衣冠彷彿者英會。此際知君有所思。

己卯人日敍日二首

正月七日是人日。乾坤到處皆春色。惟願吾皇萬萬年。四海九州歸壽域。
人民總以穀爲天。穀日欣逢霽狀鮮。從此豐登應有兆。萬方同樂太平年。

謝納言寄燕窩并致懐二首

遠寄燕窩念我寒。君來偏稱路朝餐。應當愛惜如平仲。二十年來返北看。
人生出處苦難齊。每向東風憶起居。若問阿兄何所似。鬢邊華髮漸蕭疏。

題扇

一簑一笠磯頭坡。獨立手持春水湄。寄語當年彈鋏人。食魚那如取魚樂。

寄芮都憲防邊有績二首

滿面風霜殺氣多。腥胡頸血染天戈。況今五路兵齊合。不日旋師奏凱歌。
手握邊城百萬兵。登壇叱咤鬼神驚。天驕不敢窺涼朔。戰士韜戈事野耕。

會同年于朱給事宅

元日同僚宴樂新。百年盛事一朝新。諸君休作尋常看。十五歲來人幾人。
邊林一自宴初闌。雁影東西幾度寒。多謝君能尋舊約。頓令風彩動長安。
少年豪氣貫青旻。上苑流鶯並轡總。百五十人今幾在。不堪落落似晨星。
宴集同歡氣味投。高風不減曲江遊。要知盛事垂千古。須把文章託狀頭。

題雪坡二絕

天雨瓊花作玉坡。先生此際趣偏多。任他黨氏羊羔美。其似陶翁風味何。
子猷放棹剡溪夜。孟光騎驢灞水時。萬象乾坤同一色。梅香月淡入吾詩。

新正夜與吳姐夫對酌有感

一夕相歡百歲同。燈花搖落酒杯紅。醉來不盡情懷闊。俄聽譙樓報曉鐘。
醉中把酒不勝悲。強自開顏勸一巵。明年此際知誰在。欲與君歡未可期。
此夕與君歡笑開。沉沉更漏苦相催。百年情好誰能似。明歲望君君倘來。

勉袁生

莫謂青年未及時。光陰過隙似駒馳。古來樹業皆英妙。慎勿蹉跎自悔遲。

題竹

兩竿碧玉倚晴霄。秀發新枝拂斗杓。不學羣芳競春媚。要看晚節共秋高。

題竹並二首

三五琅玕也自奇。移來庭畔最相宜。休嗟老幹雖雙頂。還看新梢帶露滋。
春雨桐江竹數竿。夢中時爲報平安。何當脫卻朝衣去。獨倚雲根恣嘯看。

寄憶

萬里艱關憶故知。那堪大道更多岐。同朝獨上嶺南路。回首山城有所思。
日日催車望晉陽。□舉南斗挹瓊漿。舉杯已逐驄歸去。留得清風滿路香。
共說君才邁等夷。雅懷無處不相宜。高山流水詩千首。明月清風酒一巵。

張飛廟

雲陽州郭枕江流。夾岸重巒翠欲浮。多少英賢佳巫峽。虎臣香火獨千秋。

高塘驛

當年宋玉賦高塘。神女應隨夢楚王。暮雨朝雲魂不改。陽臺草色自淒涼。

過忠州捐廪米一石與先賢祠二首

予過忠州。弔唐陸宣公墓。慨想英風。徘徊久之。因訪李青蓮、白居易、胡旦諸賢。皆歸宦是邦。曾有祠否。曰故有。今廢矣。予曰。盍興舉乎。僉曰諾。予節檢點行橐。廪米一石耳。遂發去以爲張本。復作二詩以勉其成。毋徒畫餅爲也。

忠州自昔萃名賢。祠宇淪埋閱幾年。喜遇關西良太守。會看輪奐美於前。
諸賢行業照當世。千載英風起後人。珍重廣文昌古道。能令廟祀一時新。

人有求爲吳太伯之後者非諸

一自文身竄海東。遙遙華胄強求通。乞哀昏夜曾何恤。寧似當年讓國風。

送王生文冕赴浙江鄉試

鮫龍海底不知深。若得珊瑚價萬金。珍重待時須什襲。休將光彩露山林。
少年挾册覲朝光。天欲成材不小量。大比正當歸去日。桂林高折一枝香。

六月二十一日雲布不雨

酷氣炎炎播旱塵。生民憔悴廢農耕。老天空有爲霖意。底事東風不作成。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六

序

送唐大尹致政還桐廬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行道者身。身者。智與力之萃也。智足以知之。力足以勝之。斯政修務舉而官不弛。職不曠。道於是乎行焉。苟吾智力不足以將之。惛惛焉其昏。靡靡焉其憊。殆猶盲者之御六馬。跛者之致千里。鮮有不敗者矣。是故君子揆吾身之可以有爲也則爲之。不可則悔弱以退。智周吾身而已矣。力衛吾身而已矣。身之外不暇及也。孟軻氏曰。壯而行之。老則退而休之。亦惟以身之壯老。爲進退之幾焉爾。嗟夫。今天下士屣於宦途。而不爲盲者跛者幾希矣。又孰能知壯行老休之義哉。吾桐廬教諭唐君子昌之令臨安也。有子民之心。愷悌之政。不爲赫赫之勢以凌下。不爲皦皦之行以干名。逮及六載。政成化孚。民固冀其終厥惠也。今年述職上京師。喟然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之訓也。吾年餘六望七。揣智度力。亦可已矣。願復覩顏奔走于車塵馬足間。夫何益哉。吾於桐之士子。恩義頗篤。吾將釋蒙裘以老焉。庶乎不愧止足之義。而於身爲得。狀人不可。固以請。吏部以聞。遂浩然歸。凡桐之士宦遊京師出其門者。相率來請文以贈。予觀唐君年不爲老。智不爲眊。力不爲耗。身強貌腴。尙足以有爲也。乃不謀之妻子朋友。一旦決意而去。豈無所見哉。颺颿帆于大江。一息千里。非不快也。苟昧於所止。怪風作而魚龍翔。驚濤鼓

而夕陷下。咫尺崖岸。欲挽有不能矣。悔將奚及哉。於乎。如吾唐君者。可謂見幾明決之君子也歟。抑唐君生于靖。靖在湖之極邊。與譬播和犬牙。其地產金星銅豆水銀丹砂。而不于其人。君能拔其陋而幽其子孫于文獻之域。亦豪傑之士哉。吾桐父老子弟。倘當以禮和過。忽訝而外之。庶幾忠厚云。

送呂進士任進賢序

進士呂君廷和。授江西進賢令。命下。人皆惜之。予獨爲之喜。惜之者謂廷和問學充博。識見卓越。志大而器不凡。親承天子策問。擢置甲第。顒顒昂昂。以之騫羽翮。贊襄鴻化。固其宜也。一旦爲縣令。奔走下風。汩於簿書期會之間。不其爲左乎。此其所以惜之也。乃若予之所喜則不然。夫士貴行道。道之行莫先及民。天子作民父母。愛莫如民。然不能自致於民。必下之六部。部不能自致。必下之藩司。司不能自致。必下之郡。郡不能自致。於是歸之令。令於民最切也。朝行之則朝及於民。暮行之則暮及於民。大施之則其澤大。小施之則其澤小。不必轉相傳遞。而造化在其手。士無志於行道則已。苟有志於行道。宜莫令若也。矧方今用賢。出入均勞。德業著於內者。或俾之分制外任。功業顯於外者。或拔之贊署內職。是故縣令有稱譽者。未嘗三年淹也。小而緋衣郎署。大而六卿佐貳。即用於外。亦在藩臬郡守之任。若是固比比然也。令何負乎士哉。顧爲士者。未有志乎行道焉耳。如吾廷和者。年甚妙。素有志於道。今其爲進賢。固將有以行其志。遂其道。焉至於宦之內外崇卑。非廷和計也明矣。他日政成名著。志遂道行。又焉知不翾然高舉。如前所云者哉。予烏得而不喜也。彼惜之者。計其近而不計其遠。非知吾廷和者也。廷和吾鄉故家子。貲府實良醫。命鐘和嶽當於崇德沈氏。沈爲汝州守。以其女妻之。遂以沈姓登第。今復姓呂云。

送戶部尚書張公致政還鄉序

大臣之進退有道乎。壯而行之。進以禮也。老而休之。退以義也。進退大臣有道乎。引年而去。則錫之車馬。仁也。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義也。夫大臣進退既進乎禮義。而進退乎大臣者。又極夫仁義之歸。上以道揆。下以法守。此其爲有道之世哉。我國家以仁義培植士大夫。至深且厚。百年于茲。故士大夫皆以禮義自礪。而進退去就。皆有道。於乎盛矣。若今戶部尙書鄢陵張公志通。壯年以經學登進士第。拜吏科給事中。久之進都給事中。不三月。擢戶部右侍郎。尋奉勅總督京儲出納。公會計當。獎革讞除。上下稱便。自是十六七年之間。京師倉廩充牣。天順改元。以禮退休于家。三閱年。詔特起公。陞左侍郎。仍總京儲。未幾。遂升尙書。彌縫缺漏。經畫益密。委積陳陳相因。至無所於容。奏增置廒二百餘楹。厥績茂矣。在任幾六載。賜誥命。加封三代如所任官。今年公六旬有七。□曰。吾聞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年雖未至耄。以止足自戒。遂懇疏乞骸骨。上念公精力未衰。且以其老成請誰。慰勉留之。既復閔其勞勩。不欲咈其情。俾下詔。適致仕以歸。其眷戀不舍之懷。展轉至三。於乎。上之恩禮大臣。始終優渥如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公獲命。不勝欣躍。拜辭丹陛下。翼日啟行。李出都門。公卿大夫供帳餞送東城外。車蓋如雲。觀者如堵。莫不咨嗟歎息。謂漢之二疏。復見於今日。何其榮且幸哉。公之進退始終不愧乎道如此。可謂以禮義自將者矣。今其歸也。金風戒途。玉露湑鬯。乘辭廣德之車於梓里。尋白居易之社於香山。桑榆悠悠之景

彌長。几杖休休之樂未厭。教子孫以詩書。迪後學以忠孝。吟風嘯月。游詠太平。身山林而心朝廷。如古之人一飯不忘乎君者。終其身未已焉。公可謂純古君子也歟。予與公仕途和守二十有餘年。臨公之歸。惜公之別。且覩朝家所遇公之厚。愴然有動于懷。欲尾公而去不可得也。遂書以爲贈。

送南京禮部尚書鄒公之任序

成化三年九月。南京禮部尚書缺。吏部以聞。上命禮部左侍郎鄒公宗盛。往莅其任。公卿大夫。莫不歎然相與以爲宜。予獨不爲之喜。或問予曰。鄒公恭愼小心。端傷儉約。其先大夫事仁宗皇帝于春宮。公不藉階梯。奮然讀書。取進士高第。其爲人可謂賢矣。列屬夏官。不六七年。陞右侍郎。未幾。轉禮部左侍郎。迄今且六考。其歷年不爲不久矣。祖宗典制。在朝公卿。雖皓首有不能悉。公歷歷記憶。論事輒有依據。故禮儀體盡雖。而處之裕如也。其政體不爲不詳且熟矣。今茲之舉。人以爲晚。予獨不爲之喜何也。予曰。不然。聖天子圖大歷服。求賢圖治。宵旰未遑。凡老成人。咸欲置諸左右。或拔之於藩臬。或召之於邊鎮。或起之於山林。所以資其匡弼。用其謨謀。而致臻於至治焉耳。如鄒公者。何可去哉。敬供朝夕。而忠勤可以事上。多歷年所。而老練可以鎮物。博物洽聞。通達典故。可以將的禮度。粉飾太平。如吾鄒公者。使其在藩臬。在邊鎮。在山林。尚將汲汲召之不暇。而去之其可哉。南京雖根本。而地散官閑。奚事公爲。予少公五春秋。而衰邁日甚。矧部劣無狀。不足以職朝廷大禮。朝夕惟公是倚。而乃去予。是予所深惜也。夫安得爲之喜哉。或曰。鄒公齒與及矣。可久居人下乎。與其居此。將不有牛後之歎乎。予曰。是未知公者也。公在仕途幾三十

年。恬澹自默。退然若無能爲。使其矜能衒智如小丈夫。登隴斷以自私。則豈待今日哉。其進退高下。未足以輕重也較然矣。於是或人斂衽□曰。此非區區所能知也。雖然。予將歸老有日矣。他日安知上不速公歸來耶。時羣寮案設祖宴于後堂。聞予言合詞請爲公贈。乃欣然爲之書。

贈莫同知之重慶序

千里馬。世稱爲寶劍。以其能制重犀。不重犀謂之非寶劍可乎。驊騮騄驥。世稱爲良馬。以其能行千里。不千里謂之非良馬可乎。世稱佳士者。惇經史。飽問學。富文章。而其進士才。不進士謂之非佳士可乎。夫科目以收豪傑。天下豪傑。未必科目所能盡取也。豪傑由科目所得。科目所得。未必能盡天下豪傑也。但取才之法。以科目爲準的。仕進之途。以科目爲階梯。是故進士之科。雖見重于古今。而豪傑之才。固有不準的而進。不階梯而升。功名事業。著于當時。垂于後世者。抑何可限量哉。蹊州生莫琚季珍者。故監察御史源之猶子。聰明秀傑。端愼凝重。苦志力學。攻文章。從予授春秋。魯十二公之本末。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王伯義利之辨。夷夏內外之分。維綱予奪之嚴。毫分縷析。鈎深探玄。洞見聖人心法於幾微之際。其爲文章。舒徐而不肆。謹嚴而不拘。歌鹿鳴而來。再辭乙榜。卒業太學。陶鎔漸漬。益大有所造就。今年會試禮部。不但季珍以進士自期。而士林之望屬季珍者□不淺。魁一經而復第在乙榜。則又不但季珍失所期。而衆亦失所望。莫不爲之惜。未幾。謁選天曹。考其文。擢第一。立就。毅然前列。遂擢重慶同知。重慶。四川大郡。其所轄方州三。縣十五。同知二。於守。其秩五品。贊大夫。居守之貳。臨郡之大議。政于黃堂之上。與守相可

否。而州伯縣尹奔走承順于下風。其職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士釋褐爲大夫。雖不得爲甲科進士。而甲科進士。固不得躐階而至大夫也。其得失彼此輕重。必有能辨之者。什可謂吾季珍不進士。不甲科。而非佳士豪傑也耶。將來立功名。建事業。介倜勤樸。洋溢邇遐。外之若守若藩。內之若部若寺。循階而上。未有不造其極。光輝遠大。騰芳遺休于無窮。不必重犀而知干將莫耶之爲寶劍也。不必千里而知驊騮騄驥之爲良馬也。不必甲科進士而知季珍之爲佳士也。豪傑之才也。於乎。唯敬愼可以守官。惟志節可以律身。惟仁與信可以得民。季珍勗哉。尚無忘予茲訓。朝士有請予言爲季珍贈者。於是乎書。

贈司訓王君之桐廬序

吾嚴人才。自昔甲于兩浙。而吾桐廬亦不出他邑左。今進士科獨淳安爲盛。而吾桐何先後不相類也。夫士資品不甚殊也。地里不相遠也。山川清澈不甚異也。顧學與不學耳。師道得人與不得人耳。往年淳之人才中輟。得松江王先生來。人才勃然與。故累科多得人。王先生之功也。桐之人才久否。得楊李二先生之功也。古謂師道立則善人多。詎不信然。夫君子公天下。不能不私于父母邦。曩予在吏科。吾桐缺教諭。擇衆中得莆田陳先生。以道誼立教。出其門多顯宦。庶幾二先生風采焉。及予在吏部。吾桐缺教諭。擇衆中得一人。吾以爲陳先生也。顧所以爲教者。不由于道誼。人才於是乎陵夷。於乎。何知人之難哉。雖然。待文王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則吾桐之弗振。豈惟師之咎哉。士亦未有能自振拔而奮起者。苟有自振拔而奮起者爲之徒。又有道誼之師如楊如李如陳者爲之範。奚淳之足多讓哉。己丑會試名在乙榜者。皋然辭不就。限於介弗能釋去者。若將赴于湯火。日就予訴。予曉之曰。士不擇官。焉知屈之非伸乎。顧自待何如耳。師何負於人。育數十人皆斂衽退。中見一人精銳雄邁。知其異于他。徐而察之。蓋安王君廷用也。遂因吏部達于上。授吾桐訓導。廷用鳳陽世家。厥祖以武功爲福州中衛千戶。廷用生兆居中。刻意問學。通春秋經。領鄉書。辭乙榜。期決勝茲科者。乃以限年就職。吾桐之士何幸哉。且嚴之春秋與吾嚴皆專門。林源清先生與吾胡陽先生。同以春秋鳴世。而家法各有在。大抵春秋當以左氏爲案。胡氏

爲斷。庶幾不出聖人範圍。若不按左斷胡。飄飄若浮雲泛梗。無有底極。鑿空索隱。務奇巧以爲能。非徒得罪聖經。且將誤後學不勝其患矣。非知春秋者不可以語此。廷用。源清先生派也。旅是以往。吾桐士子其有所依歸乎。他日人才復盛如昔。岡然於六邑之右。而甲于東南。固於廷用是行卜之。吾桐士子。尚勉之哉。

贈林惟臣大尹之任鄮山序

人之賢。不必其名之太顯也。名太顯。則衆之所望必重。所望重則人之所忌必深。忌之深。於是有齟齬於其間者矣。然非有卓然高邁之士。知之明。信之篤。鮮不迷於所忌而失其人焉。以孔子之大聖。而見尼於晏嬰。孟子之大賢。而見沮於臧倉。雖有景宣之庶幾。亦莫如之何也已。吾故曰。人之賢。不必其名之大顯也。吾友林君培之。世家新建。自幼聰敏絕倫。負志不凡。讀書窮晝夜。隆師親友。日刮月劘。及領鄉書。上禮部。名隱隱動縉紳中。及登太學。大司成安成李公。少司成毘陵趙公。聞其名。雅相敬愛。於是六館之士。翕

然推重之時。予與君同受業忠愍劉先生之門。先生於君。尤所器重。既而再試春官。得副榜第一。衆愕然失望。君恬不爲意。就眉州學正而去。未幾丁內艱。調河陽。其在眉也。眉人樂其教而思之如慈母。其在河也。河人樂其教去而如眉人之思。蓋君平生忠信剛毅。正大光明。又濟之文章政事。故其教人。條約不繁。夏楚不施。自然薰蒸透徹而入人深也。是致川廣之間。藩臬大臣。交相稱美。下至閭閻市井。皆知其名。去年秋。考績上天官。京師大夫士識不識。悉斂袵加敬。君之名於是益彰大。時有詔選教官爲御史。人僉然出舉。謂君堪其任。當道者頗疑而忌之。遂弗果。衆不爲平。君坦然不一動其心。若直爲累也夫。旣而人有薦其才德者。天子試於庭。今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鹽山王公得其文。驚且歎曰。果失斯人哉。所謂名下無虛士也。遂銓其邑之令。於是衆又咸服太保公之明且信。惜乎其不早耳。噫。夫以君之才德。負斯名。宜不爲過。人因媚忌之。而俾不得爲顯官。名果足貴乎哉。不有太保公之至明至信。察其爲人。於衆毀羣忌之中。則君子之賢。幾爲人所毀。何名之獲全耶。今雖不得爲御史。而得爲賢令尹。又見知於天官。而擇以治其邦。名益以白。其爲賢尚多矣。昔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予於君之行。重有感夫名之過盛者。且以告當道者。必因名以求其實。如太保公可也。

贈德州袁學正克和之任序

德州昔周尙父太公賜履之域。其人強悍。喜誇詐而尙功利。在春秋之世。以孔子之聖。而歎變道之難。蓋文武之德澤既泯。而齊桓之伯習難除也。洪惟國朝聖化涵濡。勃然丕變。自我太宗文皇帝定都北京。德之爲州。密邇畿甸。水陸交衝。遂爲京師左輔重地。非特典州牧者任難其人。至於典教之官。尤非匪人可任。且官以學正名。非苟然也。風化係焉。人才關焉。必率之以道德。而有以正其行。啓之以理義。而有以開其心。導之以禮樂。而有以閑其志。迪之以文藝。而有以振其華。嚴之以條約。而有以繩其違。變薄爲淳。釋化誇詐爲朴實。去功利而趨仁義之歸。庶幾哉典教之責無愧焉。於乎斯豈易言哉。吾鄉袁克和氏。年壯而志高。質溫而氣粹。自幼從予出入庠序間。有師友之分。予甚愛而重之。既予竊祿于朝。而克和益自淬礪。問學日富。文章日工。隱然名動鄉邑。嘗抱藝試有司。輒不偶。人皆爲之惜。而克和每以自咎。或歸之命。克和笑而不答。則其優游涵養而蘊蓄於中者。有非人之所能測也。今年春。隨例貢春官。廷試翰林。而文皆合程度。遂拜德州學正。旣被有知己者語之曰。德州地要。人悍而難教。先生何所執持以往。克和曰。吾一書生。荷朝廷作養有年矣。凡所聞於父師者。無非聖賢道理。外此未嘗一啓齒舉武。以貽父兄師友羞。今雖未能盡得此道理。決亦不敢遠道棄理而他之。矧明服寵光之命。往典教事。所賴以隆教者。有哲學之用。在吾知以吾聖賢道理教吾徒而已。餘復何計。知己者歎曰。袁先生之言博矣哉。天下莫大乎道理。道理在則所謂德誼禮樂文藝條約之屬。安往而不在哉。將見德之風俗。由此而丕變。人才由此而輩興。苟使典州牧者。知所敬信焉。又烏知政治不由此而善乎。或以是言告諸搢紳。不以爲言之過。遂以爲贈。

賀翰林商編修榮任序

古大賢君子。明德勳業。昭倬光明。悠久完美。雖本其心術學力所致。要亦有賢子孫克紹先猷。故能保大持盈。演其聲光於無窮焉。若伊陟象賢。召公作考。京賢之有元城。李吉甫之有德裕。范仲淹之有純仁。呂夷簡之有公著。其爲父爲子。先後作述。揚芳濟休。卓卓爲數千百年奇事。是皆有關于國家運化之隆。夫豈偶然之故哉。翰林編修商懋衡。乃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素庵先生仲子。惟先生以三元入翰林。登內閣。文章道德。獨步當世。退居淳安山中一臥十年。爽明養晦。以道自樂。未嘗有幾微謾乏色。聖天子圖任老成。遣使徵起。翩然來歸。俾服舊政。尋陞大司馬。朝夕左右。讚明弼諧。不動聲色。而天下以安。未嘗有毫髮矜衒態。進退從容。寵辱不驚。其勳名德業。何其偉哉。懋衡早承庭訓。蜚起賢科。改庶吉士。讀書玉堂之側。獲從夙儒碩彥遊。磨光刮垢。日就月將。德學粹成。迥出倫輩。考居優選。遂拜翰林編修官。在朝卿士大夫。莫不以爲榮。謂予宜有言以賀。竊惟國朝氣化隆盛。緜致太平。殆百年于茲。士以文學發大用者。不無其人。求其三元入踐台鼎者。蓋未有聞也。父子前後顯融者。不無其人。求其一時聯輝玉署者。尤未之見也。昔王曾以三元爲宰相。似矣。曾之子。亦未聞有同游館禁者也。於乎自宋迄今五百有餘歲。而□□□□□□□於運化之隆而致是哉。懋衡年妙而志高。端純雅飭。器識宏遠。其能趾美芳躅。克紹先猷。審矣。尚當益懋厥德。勵厥志。學不局於粗淺。要進之于道。與德行不安於卑陋。要必本之孝與忠。政不泥於功利。要必歸之仁與義。夫然□將見勳名德業。前輝後裕。軒輊穹壤。炳灼古今。豈范呂諸公父子所能專美于前哉。懋衡其尙勉之。

賀趙上舍母六旬詩序

母婦有賢德。上足以相君子。著名行于始終。下足以淑子孫。保世業于悠遠。吾於南宜人見之。宜人春坊諭德國子司業毘陵趙公之配也。世家保定唐縣右族。秀慧端靜。工容異他女。時公教諭保之蠡都。遂歸焉。宜人產于北。良未喻南俗。而能以禮治家。奉宗祀。撫卑下。僕賓客。周恤窮匱。悉臻于道。公因得盡心教事。致名譽。居無何。擢翰林待詔。尋陞國子司業。拜春坊諭德。天下人才斯度焉。公嘗曰。吾官中外踰四十年。無內顧憂者。皆吾室之善助也。遷昔遊國子學。忝居館下。最爲公所愛重。每歲時獲拜宜人于堂下。宜人喻誨之如公意。去茲餘二十年。公與宜人之德。未嘗不往來于懷。今年春。承乏禮部。公之子仲壽以上舍生廷選天曹。來言曰。吾母壽踰六旬。兩承封命。四月二十九日實初度之辰。已獲歸省之告。諸搢紳咸賦詩爲壽。願先生一言弁諸首簡。生將裝潢成軸。奉歸而歌之。以爲壽觴。嗟予豈惟欲有所言。殆欲與仲壽同奉觴於子弟列不可得。夫五福莫先於壽。乃人子祝願其親之至情。然必歸有德。非德則壽罔弗之屬也。以母婦言。端莊靜一者壽。柔嘉溫淑者壽。孝友恭敬者壽。仁慈渾博勤慎周密者壽。南宜人備厥衆善。上以相公克樹名德。下字仲壽克紹家世。則其德足以膺壽考。而壽考之屬也宜矣。吾聞人年六十爲下壽。八十爲中壽。百二十爲上壽。宜人由下壽莽登中壽。以及於上壽。將有不可遏者焉。審如是。非特符宜人之德之福。實有以慰仲壽祝願之情。而奮之欣願當何如哉。爲之詩曰。唐有山兮嶙峋。唐有水兮回縈。篤生宜人兮秀孰與京。配君子兮宜其家人。穆如清風兮肅肅儀刑。德周于身兮諸福駢臻。兩承恩命

今霜冠珠纓。時維四月兮兹物明。式逢初度兮壽六旬。華筵肆啓兮鑑觴呈。有子克肖兮仕籍通名。陳儺列階兮雅歌常奏。勸紓紳兮洋洋頌聲。予沐寵惠兮敢忘情。敬歌南山兮祝遐齡。

壽俞母壽八旬詩序

母氏者。以有子爲樂。以教子爲賢。以子貴爲榮。有子而不知教。樂矣而未爲賢也。教子而未及貴。賢矣而未爲榮也。母氏者樂而賢且榮。三者萃于一身。世亦不多見哉。刑進士俞澤之母太孺人袁氏。生丈夫子六人。長文凱。次文和。又次文德。文政。文歐。澤其季也。太孺人中道失所天。親教諸子成立。知澤器不凡。遣入邑庠。從明師游。飭勵無所不至。澤遂以明經登甲申進士第。大督慈侍于殿錄。高揭進士於門閭。播揚姓名于海內。人皆知太孺人之教所致。而稱爲賢母。何其榮哉。澤入政有日。其志將以有爲也。第以孺人在高堂。故身雖在於北闕。而心實懸曳于白雲往返之頃。謂報國之日舒以長。事母之日促以短也。遂上疏懇乞假歸。既得請。且以明年二月八日太孺人八旬初度。偏叩諸縉紳詩什。至期爲壽。俾予序之首簡。夫壽爲五福之一。生于樂。萃于賢而享于榮。今太孺人生有六子。森然如玉。可謂樂矣。又能均其教訓。底于有成。不亦賢乎。遂致季子顯于甲科。共食天祿。不亦榮乎。諸福備于厥躬。天年臻于遐壽。有由然也。詩什之作。珠玉鏗鏘。歌以侑觴。洋洋盈耳。太孺人必心逸神怡。體佳裕。且將登于百年之上。壽未已焉。他日子復歸朝。服將翱翔。龍章紫誥。錫命有加。循被珠冠。光融無比。晚福鼎盛。抑有待哉。庸預書以爲壽。

壽王仲啓壽五旬詩序

予內弟王仲啓暨其配陳今年八月中旬俱五十初度。其子樹。聽選天官。弗克膝下舉觴。奉二親歡。南望白雲。悵然不自安。職告予曰。夫爲人子者。能奉親一日之樂。雖千鍾之祿弗換也。顧乃以瑣瑣名利。而棄弗爲。是彼昧夫輕重。而不知義利之辨。則已稍有知。焉肯若是乎。即欲投牒歸去。予從容謂曰。子姑已。韓子曰。子在京師。父母雖有離憂。其心樂也。樂之者。樂其子之有事于公朝。知名于當世。得天祿以爲養。居天職以爲榮。故菽水之薄淡而不厭。定省之曠。安而自若。割目前之恩愛。期遠大之顯揚。人子體其心而勵其志。一旦拜官九重。錫有嘉命。脫白換綠。捧檄榮歸。喜溢親顏。光生閭里。奉卮酒學斒斕之舞。前離侶作獻會之娛。近而迎養。遠而分祿。子之孝可伸。親之願始畢。如此不其偉歟。樹聞之。欣欣若自得。乃命工圖親壽狀。徧求諸薦紳大夫詩歌。裝潢成軸。將附歸諸弟兄以侑觴。是日也。吾知華筵肆啓。賓親滿庭。祥煙飄飄而瑞鶴降。仲啓夫婦並坐高堂。諸子若孫。羅拜先後。徧盃舉而樂舉和。載歌是詩。颯颯乎。洋洋乎。心融意暢。初不知子之在京。而乃所以爲樂也。猗歟美哉。仲啓敦行孝義。陳克相厥家。皆壽考之徵也。予老塵羈。弗克與賀席之末。行且致政歸來。尚當長歌一詩。爲六旬之慶。姑序此爲他日張本云。

壽盧安人六旬序

安人盧氏。予故友福建按察副使滄安周公弘璧之配也。素以賢德聞。自公讀書第進士。宦遊兩京。出佐行省。名譽勃勃士林間。無有瑕玷。安人實相之力居多。及公沒。安人益篤苦自勵。撫諸孤皆成立。家業賴以不墜。其貴德益彰焉。今年十二月六旬初度。其子恬以天順己卯鄉貢進士登大學。弗獲膝下奉卮酒

爲歡。乃歎靜於天。以祈安人壽。且請予求所以祈壽之說。歸以侑觴。予擢爲吏科給事中。時副使公爲秋官員外郎。相與比屋以居。予先妣申居夫人在官邸。公與安人事之如母。及卒。安人哀送于城外。非賢而有德。能留乎。此情固未嘗釋去于懷。況恬又以爲請。豈容已於言乎。唯人子於親之壽。若非可祈也。而有可祈之理焉。夫昭昭者天也。人稟命于天以生者壽也。壽命于天。天賦之理焉賞矜爲之加減也耶。唯有德者能順承天意。養之以和。保之而不傷。故下而六十。中而八十。上而至於百年。此數之期也。人子欲親之長壽。安其體。樂其志。意以其飲食供奉之。俾之有以保養其天和而不戾所賦。又蔑無所戕斲也。乃禱于天。天監在茲。因之而篤佑者有焉。此理也。非勢也。今恬祈母壽于天也。其用心誠恒無以加。宜天有以監之。而安人之德又足以膺天所賦。吾知駿駿壽考。期斷可必矣。況恬也才器已成。出仕有日。行將題名黃甲。羽儀天朝。安人重承紫誥之封。坐享天祿之養。天之錫福。豈有涯哉。庸書此以俟。

壽申居孟吉甫八旬詩序

吾母申居太夫人弟孟吉甫。明年正月八旬初度。其配方安人。九月亦八旬有二。甫與安人俱康甯強健。耳聰目明。有丈夫子五人。孫男二十餘人。夫婦偕老于一堂之上。如古柏蒼松。婆娑相倚。子孫盤旋于兩塵之間。如瓊枝玉樹。芬芳相對。誠人世之嘉瑞。鄉邦之奇珍也。考之譜系。江南世德之家。莫如申居氏。遠者不可得而知。自變五六歲時。隨侍大夫人歸覲其先祖之父思道翁。祖父思讓翁。古貌深衣。巍巍如兩泰山。可敬而不可玩。宗族衣冠數百指。禮義雍雍。如樂之和。如春之溫。何其盛哉。去今五十春秋。

二翁不可作矣。甫與其弟孟章甫。且弗如二翁之在當時焉。變竊祿于朝。叨備六卿。先後幾三十年矣。大夫人遂登且久。順未神益予母爲之親。視古人庶及九族者。恆自愧也。茲遇甫與安人同躋八袠。享有多福。豈特數羨欣慕之而已哉。謂渭陽之詩。不能無長思永歎之懷。雖之東爲瓊琚之贈。抑豈無所將其情哉。屬官守之戒嚴。阻宦轍之難解。當春日載陽之候。其心融融。何以致春酒于庭前。及秋菊載馨之時。其心滿滿。何以奉觴于堂下。欣劝一得之愚。爰伸千里之懸。辭非瑚璉。恰賦以成章。句匪珠璣。璣愈目以增價。於乎。天地有限。此情無窮。托便鴻以南翔。望雲山而頓釋。華筵肆啓。歌以侑觴。嵩壽同臻。天年齊永。詩曰。申居自漢著徽稱。秋蕭游源派泓。禮義一門遊族範。詩書百代元宗盟。夫妻同壽天爲合。子姪承歡世濟亨。八十春秋人未老。三千歲月果初成。堦前鸞鶴迎仙珮。壁外松喬獻壽觥。濟行酢鄉無彼此。惠風熙邑歷枯榮也。知積善來餘慶。信道爲仁錫永齡。柔眷般勤何以贈。杞周齊繼若爲情。春風綽約光陰茂。秋月黃花景物新。資友滿庭家樂洽。桂蘭繞砌綵衣輕。嗟予空貯悠悠思。千里歌詩効寸忱。

梅愛處士十詠序

吾桐廬申居氏克昌甫者。世居深溪。好古樂道。不嗜進取。以天下之物。清雅拔俗。莫如梅。乃手植于庭曰。是吾友也。其高尚之志可見矣。甫之子宗啓處士。敦朴守素。讀書循禮。唯肯因自號曰梅愛。或問之曰。愛生於情。凡血氣之物。有情能愛。梅植物也。無情。豈能愛人耶。謂之梅愛。何居。處士曰。人之所愛。莫如父母。父母之所愛。莫如子。故孝子之心。不特愛父母之身。凡父母之所愛。若車輿犬馬嬖妾之屬。莫不推其所

愛而愛焉。不以存沒遠近有間。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何情哉。顧曾子之於親。見其所嗜。如見其身。方且撫視隱泣之不暇。安忍入諸口。蓋其心殆不於我有情於羊棗。異若羊棗有情於我也。曾謂梅不於我有愛哉。況天地萬物皆一氣所爲。有是氣則有是情。彼日月風雲雨露山川草木禽獸。類若於人不相關也。及其相遭相遇。氣觸情感。莫非情之所寓。情之所寓。則愛惡欣戚。於是乎形焉。曾謂梅不於我有愛哉。且夫冰肌玉骨。非相悅也。紫萼青枝。非相好也。唯夫淡月西垂。疎影橫斜。清風徐來。暗香入戶。時也梅愛我乎。我愛梅乎。巡簷索笑。南枝獨親。曳杖沉吟。東君助興。時也我愛梅乎。梅愛我乎。至若槎牙奇怪。詰格高古。凌寒展芳。先天下春。其超軼獨步。殆示我以尊嚴非乎。綠葉陰陰。青子纍纍。可以調羹。可以止渴。其含生濟用。殆示我以仁義否乎。凡我先人所取。益於梅者。悉於我致之。其所以愛我者。誠無二乎先人也。嗟乎。人之所愛者甚。祇見彼之愛我。不見我之愛乎彼也。爲論其情之有與無。在遇不遇耳。苟得所遇。雖異類若同體。失所遇。雖骨肉爲仇讎。物皆然。豈惟吾與梅哉。此區區自號之意然也。或人聞其言。斂衽再拜曰。噫嘻。是非予所知也。走以告諸損庵姚子。姚子曰。假無情之物而寓有情之親。不泥于物。于以表智。不忘乎親。于以表孝。一舉而二善併焉。處士其賢乎哉。因作十詠以歸之。

四明月湖陸氏宗譜序

刑部尚書四明陸公以其所修月湖陸氏宗譜示予。且屬爲之序。甫觀畢卷。歎曰。盛哉斯譜。仁義藹然矣。按江南之有陸氏。自都尉始。其後一分爲四十九支。再分爲二十九支。月湖陸氏。則自侍郎支由山陰再徙而來者也。上泝都尉。蓋千有餘年。其間以文章道德功業自見於世者。不可縷數。於乎盛哉。公、月湖五世孫也。丞承父兄之命。究心於譜。殆四十年。始克因厥遺緒。詮次成編。然必先之舊譜諸序者。明作譜之權輿也。次之史傳記載者。著姓氏之源流也。又次之郡縣及世表者。見門地素望有在也。於是爲圖以詳世系焉。其爲圖也。準歐陽氏五宗九世之法。推而上之。則見其本之所自出。遞而下之。則見其支之所由分。愈推則愈高。而尊尊之義昭。愈遜則愈卑。而親親之仁溥。譜法莫備於斯矣。復以行實見於翰墨間者係之。則又推譜之餘意也。嗟夫。譜豈易言哉。自大小宗之法廢。而尊尊親親之道。所賴以不墜者。推譜牒存焉耳。至宋歐陽氏。推本年表。著爲圖譜。而後譜法有定論。蓋得大小宗之遺意也。近世士大夫家。鮮知講及於此。間有及者。或牽聯附合。如劉桃接柳。氣味不相入也。或填隙補空。如斷港絕潢。脈絡不相貫也。渾淪者苦繁雜。簡略者病枯索。大率無徵無法。譜云乎哉。夫圖永傳者貴乎有法。計後信者貴乎有徵。無法不足傳。無徵不足信。公之是編。世系雖遠。斷自月湖。始遷爲適。則有徵矣。譜牒雖夥。本於歐陽氏格律爲正。則有法矣。是誠足以傳永信後。視彼穿鑿謬戾之習。豈不徑庭哉。公德量弘深。問學淵懿。高才雅識。當世獨步。宜其所成之不苟也如此。是編成。不特陸氏子孫有以興起其尊尊親親之意。引而勿替。而四方士大夫。苟有敦仁義重本始者。且將於此取法焉。庸序以歸之。

劉文介公文集序

古今文章家。無慮數十百。求其有裨於道而不爲空言者。漢董仲舒、賈誼、司馬子長。唐韓退之。宋歐陽永

叔。數人而已。夫文章載道之器。不深於道而言文章。是徒言也。惡在乎其爲文章哉。日月星辰。天之文章。以其能照臨也。山川草木。地之文章。以其能生發也。六經聖人之文章。以其能明人倫。資治道也。是爲文章之本原。道之至極者也。若董、若賈、若司馬、若韓、若歐陽、諸賢。其文章或以闡道奧。或以衛道著。或因文以見道。或於道不相悖。咸能發揮天地之蘊奧。羽翼聖經之脊脈。是乃文章之精華。所謂有裨於道而不爲空言者也。漢以下千有餘年。文章可稱道。而道信者不過是數人。其他作者。非無浩瀚博洽。崛奇古怪。而去道或遠。君子不之取焉。我國家文運休明。道隆千古。郁郁乎其盛。金華宋景濂氏。以文章佐太祖開創之業。廬陵楊文貞公。以文章輔列聖太平之治。見諸制作。著之事功。一皆本於道。而非空言爲也。繼是作者固多。若故太常少卿春坊大學士贈禮部侍郎諡文介、吉水劉公宣化。亦豈易得哉。公弱冠中鄉試。家居積學二十餘年。一旦登天子之庭。大啓昌言。鋪陳治道。遂魁天下多士。其文章固已聳動一世。及入翰林。官駸崇。文章益顯。四方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得其片言。如寶拱璧。日應所求。戶外接踵。其文章流布海內。日加盛焉。蓋公之文章。得於該博之學。發於正大剛方之氣。揮毫振辭。始若弘放無涯。終則斂歸實理。故論性命則極夫天地陰陽之妙。論道德則本乎人倫日用之常。論經學則易之闡體之方。詩之可樂。春秋之可畏。融通變化。左右逢原。於乎。是豈空言者哉。惜乎未及柄用。大展所學。以潤澤天下。不能無憾焉。公沒十有二年。同年總督兩廣軍務左副都御史韓公永熙、廣東左布政使張公廷綱。悉公文章散逸無傳。乃即其家搜輯遺稿。釐爲若干卷。各捐俸貲。命工鋟梓。以託不朽。謂予亦忝榜末。而以序屬之。顧予惜于道。焉能序公之文哉。雖然。都憲方伯。並以文章事業顯當世。其於文介之集。不自序而推以讓予。議相屬也。焉敢辭。遂僭書其首。

修撰王惟臣父輓詩序

封翰林編修錢塘王公汝民卒于家。鄉人奔走哭□。訃聞京師。朝士大夫悼惜。作爲詩輓之。積盈卷帙。其子修撰惟臣序之。夫死生晝夜耳。殆無足異者。朝士大夫獨於公悼惜之至形於聲而爲詩。如此之眾且多也。予嘗觀世之人。有恨其人之不死者。有以其人之死爲幸者。有生死不足爲欣戚者。間有動於情。發於聲。而爲詩。求其悼傷痛惜之意。蔑如也。是蓋因其人之善惡小大。而好惡淺深係之。惟精動于衷也深。聲發於外也切。悼傷之不足而痛惜之。其有挽留而不可得之意。求之鄉。鄉人如是。求之國。國人如是。求之朝。朝士大夫無不如是。非有完德厚善。及於人而信於眾。烏能臻是哉。噫。此編修王公之卒。所以見悼惜于人人。而致輓聲如此之多也。公儒而醫者也。本之以忠信。達之以仁義。故醫道益昌。而惠及於人者益廣。鄉鄰懷之不啻也。郡邑懷之不啻也。遠近貴富咸懷之。積厚而發光。培深而蔭茂。致有令子以文章顯于朝。紫誥榮封。輝騰玉署。此固朝家酹賢勸能之彝典。而天之所以報施德善者。蓋不誣也。然則士大夫悼惜之深。而哀挽之切。又奚足怪哉。嗟夫。蒿里之於庶人。非不哀也。薤露之於王公。非不傷也。然不過泛焉感慨人之死生。初非有德善之足悼惜也。豈若是什之作。歌詠悠揚。意哀思惻。足以發公潛德之幽光。致千百載而不泯也哉。是宜序之以見作者之意。

郝淑人李氏輓詩序

有輔相君子之德，而成教子之道，非母婦之賢不能也。婦焉相其夫，至於顯榮，而或昧於教子，母焉教其子，至於成名，而或缺於相夫，二者克備，而得母婦之道者，吾於郝淑人之賢有取焉。淑人，吾同年南京工部侍郎郝公廷器之配，戶部主事冕之母也。方侍郎未第時，經學苦攻，指授淑人脫簪珥，具贄裝，勸其從師於千里之外，卒之領鄉薦，升太學，三年之間，相厥左右，朝饔夕膳，躬操井臼，未嘗有厭倦心。及其登進士，歷官通顯，翱翔兩京，名完行全，內外罔缺，多淑人贊助之力，是可謂賢矣。冕在襁褓，淑人已知其不凡，稍長，命就外傅，朝出暮歸，從容訓迪，一以規矩，既不過其勞，亦不使之懈，故冕悠悠進學，遂獲成就，克紹賢科，同登京省，多淑人教訓之功，可不謂賢乎。予雖與侍郎同遊太學，往返甚相厚，每造第，必出酒食延款，相與講春秋，得意處，至夜分不休，復烹茗以助其興，始固以爲常事，終乃知淑人爲公延貢勵，道而然，謂不賢而能，是不可也。於乎，樂羊以斷織成學，陶侃以翦髮就德，乃知無賢婦，則夫罔攸榮，無賢母，則子罔攸成，夫榮子成，淑人其賢矣哉。用致重膺紫誥，貴于厥躬，累食于鼎，備厥奉養，踰六袠，悠然以逝，盛福考終，宜無憾焉。蓋其賢行之食報也如此。予與侍郎爲青雲交，殆三十年于茲，同榜中人物存者無幾，冕以淑人輓詩見示，撫今懷昔，義可默乎。因序而歸之。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七

記

崇古堂記

堂以崇古名，崇古之道也。古之道不出於民生日用之常，若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大聖也，顏、曾、思、孟，大賢也，而其所言所行，載之於書，可爲天下後世法者，不過曰五常而已。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夫婦也，智之於兄弟也，信之於朋友也。聖人於是言之精，行之到，足以垂法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舍是不足以爲法。去古既遠，民僞日滋，苟不以貨利是殖，則嗜古金石圖書器玩，是尊是好，且曰吾崇古。崇古而不知古之道爲何物，噫，可悲也已。有一人焉，自異於庸衆人，慨古聖賢之道不復見於今，思有以崇之，遵古言，循古行，生我焉崇古孝，食我焉崇古忠，先我則崇其悌，齊我則崇其別，類我則崇其信，曰孝、曰忠、曰悌、曰別、曰信，非古道乎。吾從而崇之，今古合而爲一，且將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於參寥之間，而與顏、曾、思、孟爲友矣，是可不謂之善崇古者哉。蘭溪去縣西南三十里，申元渾江氏世居焉。有諱長字世英者，志古道，八世祖諱惇禮，仕宋爲朝散郎，知處州，嗜古甚篤，香溪范先生名其所居之堂曰崇古，且爲文記之。迄今三百餘年，堂記不復存，世英奮八世之餘，而承其休，乃即舊基構堂三楹，懸大揭崇古二字于楣曰，此先志也。凡經籍所載古聖賢所言所行人倫五常之道，蓋亦究知其說，篤信而力行之。

家庭之間，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雍如穆如，庶幾三代之風焉，謂非克崇古道能之乎。嗟夫，道在天地間，徹上下，貫始終，不裕於古而歉於今，何今人不古若哉，特未知所以崇之耳。苟知崇是道，人雖今，遂謂之古亦可也。矧古其道矣，亦何害其爲今人哉。世英生今之世，超超然有志於古之道，俾先世之堂，煥乎復新於三百餘年之後，此紹述之孝，亦古道也。況不徒衒其名以訐俗，而孳孳行實行，上以追繼祖武，下以訓示子孫，於乎，誠可尚也哉。世英沒，其子永貴式克堂構，次子永敬以明經爲國子生，且將高其門以華斯堂也。永敬嘗從予遊，來請記，故書之。

潤遠堂記

桐廬瀕大江之南四里許，曰華林，有山蜿然而來，巍然而止，水瀠洄環抱而流，土雖不甚腴，而谷實甘美，亦隱者所宜居也。洪武間，邑人王翁仕玉于焉卜築，爲行樂所，堂落成，適禮部尚書浦江鄭公沂過訪，遂名其堂曰潤遠，手書揭于楣，意有在也。翁沒，其子景武甫閔堂之舊且敝也，將撤而新之，乃命工度材，或旬致一木焉，或月致一木焉，或累旬月致一木焉，其經營規畫，不亟而徐者，功欲漸而人不勞，得公子荊之道意也。奈何天弗憖遺，未半而甫終，惜哉。越十餘載，甫子仲啟顧堂慨然曰，吾大父建是以遺吾父，吾父將新之以遺我，而弗竟，我敢以廢，非墜前人之業之志，而罔圖繼述乎。於是因甫之遺材，補其不足，增其未備，且不忍廢其舊，葺而完之，即其左方鑿山以舒其後，鑿池以夷其前，彷彿舊規而鼎建之，不一

年而成。蓋曰予亟以底績，非異也，將以成先志耳。乃復扁以潤遠，躬走京師，請予爲記。予歎曰，旨哉，尚書公之名堂也，其殆驗于茲乎。夫雨露之沾溉，萬物滋也，江河之流衍，千里達也，若夫人之潤且遠者，莫如德與善也。原自一身以及子孫，一意流通，而靈被無窮焉，奚啻乎雨露之沾溉，江河之流衍也哉。昔萬石君躬行篤善，而子孫累世榮盛，范文正留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然則心之所存，潤及於遠，詎不信哉。予觀翁倜儻好施與，甫使義不忮求，仲啟小心謹畏，而其子又濱雅循禮，四世相承，前作後述，秩秩繩繩，愈潤愈遠，愈遠愈達，孰非原於翁之一身之所及哉。尚書公預占而早信之，其有所試矣。是堂也，朴素渾堅，高明爽闓，容與深宏，宜居宜適，仲啟將享祠宗于斯，會族燕于斯，訓子孫于斯，千百其年，是承是繼，則其所謂潤遠也，豈有涯哉。於乎，王氏子孫，登是堂也，尚思其勿替。

婁關第一橋記

天順七年秋七月，婁關第一橋成。兵部郎中葉君萱、工部主事宋君璞，述其鄉父老之意，來言曰，松城之西有巨津焉，控扼驛道，舊有拱虹橋，成於元至正間，久之就圮，石爲衢丁盜以築城，橋遂毀，民即舊址西三十步，架木以渡，累修輒壞，行者病涉，因而失所者，歲不知其幾，有司莫之或省。嚴陵洪侯宗德通守是邦，慨然歎曰，是獨非有司事耶。方將圖之，顧歲歉未可爲也。屬天順庚辰歲告稔，明年再稔，又明年大稔，度可爲矣。適遺民販，侯繩焉，嚴約里胥而德其違，贖以石者聽，未幾石林立。尋督兌瓜埠，消催年，民苦累於軍，侯設法交兌，平民悅，願以所餘粟給工費，百須咸具，復捐奉入以佐傭庸，遂白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萬安劉公，而郡守湖陽李侯惠復贊成之，乃屬耆民莫達、吳鳳等，董厥事，庀工於是年春正月，暨成。

爲日二百二十有一。橋長二十有六丈。廣一丈六尺。釃水爲五道。用石以丈計者五千。礦石灰以斤計者。十萬四千有奇。松柏木爲根者千。其功堅實。其勢雄壯。下可通舟楫。上可騁車馬。詔命符節由於斯。賓客行旅由於斯。樵耕漁牧男女擔負由於斯。昔也病。今也樂。昔也危。今也安。嘯歌嬉嬉。咸曰非侯之力不及此。諸父老乃因衆志之同。敢請一言。記其成績。予曰。周官道路橋梁以時修除。固有司常事。夫何言。二君曰。諸父老之意。非以橋爲也。如以橋。則侯嘗於城東建洞樑橋。又嘗建俞塘橋。不敢有請也。唯是侯之惠澤加於松民者良多。不可縷縷。姑擧大者。嘗與淞江曹家河及新涇計數百里。湮塞爲平陸者百餘年。侯度地相時。疏鑿浚瀹。不月而河復故道。潮汐以通。瀦滯以泄。農商攸賴。松民德之。未有紀極。姑將託橋以永侯之惠政。矧是橋之成。負九峰。面三泖。太湖居其西。大海環其東。滬瀆據要勢。若巨鎭。誠足以壯觀一方。利濟無窮焉。不有以記之。何以示不朽。顯勿斬。按春秋興作書。至於浚洙築城邑作門之類。必書者。非時害義譏之也。時且義亦書者。譏士功重民力也。今侯修建河梁。於民事有不可已者。然必度歲豐以擧事。因公務以聚材。民樂於趨赴而不知勞。工喜於效勤而不告病。又且制用有方。度程得宜。可謂不勞民傷財。合時與義。得春秋之法矣。是故法不必書。而必書者。從衆志。詔後來也。後之君子。尙察侯之用心。毋忘其成績而嗣修焉。俾勿湮且壞。是則松民之望。亦作記者之意也。

梅坡記

桐江之西。釣臺之東。有子泉。其地負高山。面長江。中曠三五里。皆平疇。可以耕。可以樵。可以漁。隱者於是爲居。超然塵世之外。而不知日月之居諸也。宋宗室之裔曰趙永和甫。暨厥弟永裕甫。世居其間。含仁茹義。韜機晦華。其殆所謂隱君子乎。伯甫之子曰叔英。天性淸淑。雅敦禮文。方弱冠。翛然有匡世志。顧二親樂行高尙。業弗容異。悲修孝弟忠信之行于家庭鄕黨間。厚而散之周於仁。薄而聚之斂於義。其視榮名利祿。澹如也。眞克肖前人、高尙厥志者歟。且以天下之物。合吾志而得高尙之節者。唯梅庶幾乎。乃於宅南之坡。搆軒爲行樂所。植梅數株。曰。是吾志也。因自號爲梅坡。俾予爲之記。夫人各有志。所尙不同。志潔者愛乎蓮。志逸者愛乎菊。志淸者愛乎竹。志剛者愛乎松。豈眞有所相契哉。無非各因其所尙。託以寓夫志焉耳。今夫梅、玉骨冰肌。得蓮之潔。暗香雅韻。得菊之逸。疎枝奇幹。得竹之淸。凌霜傲雪。得松之勁。兼四種之高致。引一歲之陽華。其品雖於炎帝之經。其味著於說命之書。其風致詠於召南之詩。梅之貴於用也大矣。豈惟菊蓮竹松云乎哉。叔英君之志。蓋其茲乎否也。當夫春日載和。群桃與穠李爭妍。丹杏與緗梨競麗。梅且不勵聲色。恬然自處。易曰。衆方有爲而獨高尙其事者。梅其似乎。及夫窮冬沍寒。星秀於江皋野壑之間。含芳於短牆疎籬之下。無妖冶之態。有幽閒之芬。易曰。處困而不失其亨者。梅非其似乎。嗟夫。易之義大矣哉。梅一植物耳。而有合於大易之道如此。宜叔英君所以嗜之深也。蓋將因梅以究乎易。因易以勵乎行。因行以求乎時。因時以思乎義。則志於是乎齊矣。夫梅豈可以一植物之隱者目之乎。叔英君其庶幾見取於梅。而寓其志者在此也已。不然。人何以呼之曰梅坡居士。遂爲之記。

臥雲庵記

浙多佳山水。吾桐廬尤幽詭特絶。宜隱者所居也。邑之九田灣。昔戴顒嘗隱居於此。杉楠竹箭。蔽虧左右。潤泉異物。交映下上。四時朝暮。變幻晦明。無弗可愛。有希古君子、袁永敬甫。以洪孫公後。慨慕遺風。結庵其間。以臥雲自號。於繁華紛物若相遺者。然豈其地獨於冬爲宜歟。庵之大。廣袤不踰尋丈。有圖有書。散帙滿案。隨所諷詠。起居何常。當夫玄冥司辰。滕六布花。千崖滅蹤。萬類呈縞。甫於斯時。擁被偃休。徹寶傲睨。近俯桐君之丹竈。遠眺子陵之釣臺。嵯峩若有負鋤斷苓。荷竿把釣。被鶴氅。蒙羊裘而來者。悶然長嘯。嚮答崖谷。不知天地之爲寬。茲庵之爲隘也。甫距知夫通都大衢之中。有足沾重泥。輪激飛澤者哉。乃若錦帳羊羔。淺斟低唱。曾不足以引頤接趾。而或者方欲以爲富貴驕人。何足道哉。嗟夫。離世高蹈者。固不以富貴爲心。超塵邁跡者。斯不以繁華是戀。觀甫以臥雲自居。可以知其爲人矣。昔邵公以一節高當世。後登台輔。大著勳業。垂於史傳。至今人爲美談。甫承邵公之後。而不替邵公之志。使見用于世。其所爲將可量哉。惜乎甫年逾七旬。志與時違。矧無見知如洛陽令者。亦樂其道。終于隱而已矣。雖然。甫能以道自樂。必能養天地之和。得天地之和。則存於心也悅。見於身也順。中睟外適。長久優裕。其將臻于壽考。如雪中之松柏。歷歲寒而不變者矣。此又邵公所不能有也。姑書此于庵之壁。甫乃吾弟。福建左布政使。納言婿翁也。

留耕記

或問留耕處士曰。子之所謂留耕者。爲孰留。處士曰。爲吾子孫留爾。或曰。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所留者是耶。曰否否。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是子孫未必能取也。儆戒南畝。播厥百谷。所留者是耶。曰否否。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是子孫未必能穫也。然則何居。曰。吾以方寸爲良田。以腔子爲區畝。以仁義禮智爲谷種。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靈苗。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長幼朋友之別之序之信爲稼穡。以誠敬爲耒耜。以省察克治爲耘耔。彼殘忍者。仁之稂莠也。貪惜者。義之稂莠也。誕設奸深。禮智之稂莠也。吾芟之刈之。去之盡而後已。於是充之以旦氣。養之以和樂。俾之有所滋漑焉。迨夫條暢旣實。力行已熟。則我稼旣同矣。斂之于身。則飽乎仁義矣。推之于人。則周乎鄕黨矣。此吾田之有秋也。且吾是田。不必沾體塗足之勞。不必刀耕火耨之苦。上無公賦之斂。下無私科之擾。趙孟之貴不能加。晉楚之强不能奪。良平之智不能謀。多耕則多穫。少耕則不穫。是之謂心田也。吾是田存之唯謹。非徒自爲。留與吾子孫耕耳。自他人言之。方寸之地。無阡陌之廣也。無金玉之富也。道之子孫。不亦微乎。自吾視之。方寸之間。百穀生焉。萬寶聚焉。吾以是留之子孫。於是而耕之。則實繁實茂。綿綿不已者在是矣。彼阡陌之廣。金玉之富。孰與是多哉。然則吾之所留雖微。而子孫所獲實大矣。或人唯唯。退而告諸楫若。楫若曰。旨哉言乎。昔人有詩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處士之意。殆有得於是歟。處士曰。得之矣。遂命識之。處士。予第四兄也。字克恭。孝友忠信。孚于家而著于鄕。方寸坦夷。好善樂施。年踰六旬。夫婦偕老。蘭桂滿前。積有餘慶。將來子子孫孫。享厥耕之利。豈有涯哉。謹記。

耕雲記

耕雲子居首林。性朴而行確。嗜欲不入於心。有犁手一牛。日往耕於南陽之上。時有白雲。自萬山中出。朝朝暮暮。悠悠揚揚。浮游往還。若有意於和依者。耕雲子耕於雲中。不自知其為雲也。人見之。輒呼曰耕雲子。客有儒衣冠者過而問曰。子何事乎耕。沾體塗足。終歲勤勤。水耕火耨。食不給口。不亦所務勞而所獲儉乎。耕雲子曰。唏吁。是非爾所知也。夫士農工商。各專其一。人所事亦盡力。是故士之所業。在乎文藝。磨研六經。疏瀹百氏。貫通天人。綜括物理。操觚執翰。摛章藻句。抉軼文場。策名科第。高牙大纛。腰金紆紫。澤被當時。道濟斯世。如裴晉國之功成身退。韓魏公之錦衣故里。吾非惡此而不為。顧吾才命之未際。工之所業。在乎利器。目為準繩。手為規矩。運斤成風。抓策合制。刻雕藻繪。窮極曲藝。程功計能。佩服稱事。如公輸子之神於巧思。輪扁氏之工於斲輪。吾非惡此而不為。顧吾機智之莫企。乃若行則為商。坐則為賈。經營是圖。懋遷是務。珠璣寶玉。金穀錢布。貴賤相乘。錙銖異數。日積月盈。藏諸鉅富。如呂不韋之識奇貨。陶朱公之豐府庫。吾非惡此而不為。顧吾變通之莫晤。客曰。然則子之所事。其農乎。耕雲子曰。然。夫神農繇種。后稷躬耕。蒸民乃粒。萬世歸仁。越彼南畝。繼域攸分。溝塍畛刻。相次如鱗。一日二日。農事聿興。載耕載耨。以耔以耘。勸我東作。望彼西成。籩簞滿車。如坻如京。上以足賦。下以周貧。飽食煖衣。家室孔殷。此諸葛所以耕於南陽。伊尹以之耕於有莘。吾非樂此而為之也。實吾力之能勝。客唯唯。不能詰。耕雲子乃輟其耕。憩於桑陰。叩牛角而歌曰。白雲兮悠悠。往來兮山之陬。荷吾耒兮牽吾牛。遊南畝兮仍西疇。載耕兮載耨。日暮兮歸休。望秋成兮有收。倉廩實兮無憂。酌村醪兮既醉。鼓吾腹兮歌謳。堯舜在上兮輔伊周。吾生兮容何求。歌竟。不覺白雲漸收。紅日西沉。枕簑而臥。鼻息雷鳴。客莫喻其意。退而走金盆。告予於南宮。予、耕雲子內弟也。故述客言。俾歸以勸諸農。耕雲子姓吳。字仲文。客則上舍鄭君汝常也。

大樹記

大樹者。桐廬姚家山之樹也。山以姚名。姚氏世業也。故姚氏之墓在焉。去縣之南。瀕大江不一里所。山之祖。祗發於南山。蜿蜒十餘里而來。或起或伏。奔走不及。望見大江。頓止回首。卻顧。昂然南向。其勢如天馬騰踔。馳驟康莊。王良御轡。五丁挽首。急不得駐。如蒼龍出壑。屈伸俯仰。變化萬狀。頭角倏然。轉趾左右前後。原田徧望數百頃。有溪自遠山來。迂迴宛轉。迎山折繞于右脇之下。滔滔環護而去。園多佳木。而大樹根據山首。其木檜軒昂。合三人之抱弗能周。皮如鱗。紋色如青銅。高可百尺。千枝萬柯。虬飛蛇走。爪鐵鬚牙。周旋布護。四闥環匝。中高傍下。碧葉紛敷。蔭蔽稠密。蔚然長青。實可療飢。盤山首十餘畝。並在覆幬中。根傍有藤。如巨蟒。依附而上。纏繞柯枝間。殆不啻數千尺。春三月。花開如錦。桃色。採之亦可食。名紫金藤。一名朱藤花。樹下諸墳。纍纍聯列。最高處。姚氏始祖榮祿學賢之墓也。稍下右。予曾祖鼎二府君之墓也。又稍下左。予祖附禮部侍郎伯華府君之墓也。墓皆夫婦合葬。禮也。每歲清明。合姚氏宗族子孫。不問老少。皆往祭焉。祭畢。以其餘設宴大樹下。男女以班坐。不喧不褻。情洽禮周而散。於乎。爾大樹之有功吾家也大矣。吾祖宗居於此。吾子孫不能日侍左右。爾大樹佇儼若衣冠。拱立庭際。日相親近。未嘗頃刻離去。俾吾祖宗無孤立獨處之思。有巒藉倚峙之勢。每當清風徐來。萬籟俱鳴。如奏絲竹之音。協律呂之和。足

以悅吾祖宗之耳聽也。春陽熾和。纖綠交加。如翡翠凝輝。琅玕塗色。足以悅吾祖宗之目視也。礫石流金。天地為爐。惟爾則能敷陰散涼。如華蓋擎天。翠幕席地。足以清吾祖宗之肌膚也。風霖淒淒。雨雪霏霏。唯爾則能擁前護後。如大廈飛甍。耽楹四合。足以護吾祖宗之肢體也。凡吾子孫之不能奉侍吾祖宗者。爾大樹奉侍之周且至焉。其有功吾家也。豈細細哉。雖然。吾觀爾質。瑰琦博大。雄傑無倫。稟天地磅礴之氣。鍾陰陽挺秀之靈。據山川形勢之勝。宜為雲雷之所覆護。雨露之所霑濡。揚芳振華。呈祥致瑞。俾吾家死者安。生者寧。子子孫孫。富貴賢哲。日有隆而無替也。噫。盛哉。是為記。

姚氏二親墓記

姚氏二親。葬于爵基山之陰久矣。爵基者。有山之總稱。昔人避亂。作爵其上。後爵毀基存。故人呼為爵基。豈南山故無名。特假此以名之耶。山勢高聳。峩起雲霄。上東抵于越。西抵于婺。橫亘數百里。自桐江視之。如翠屏碧障。列于縣前。山上多雲氣。變化無常。時出作霖雨。有湫湫。寬可半畝。水泓泓出。由溪澗直至大江。溉田數千頃。山出材木。人皆賴焉。當群峯萬仞之高。忽一脉墜下。復鋭起數百仞。分三股下。從中至平地。徐徐蜿蜒而來。起伏頓挫。約六七里。稍伏輒昂。仍隱隱作兩帶。垂下而止。二親之墓。實當其中焉。一股從東出。狀如中股。少殺北行。過中數一里許。頭折西顧。勢微伏。有泉口湧在焉。一股從西出。狀為東股。微縮。不及五十步許。折東向。勢陡然昂起。而內昂處外伏。環抱左右。其間相去不百步。有官倉一區。數厥儲當粟百萬斛。時發以濟貧民。所謂龍湫之水。迂迴宛轉。循山麓行。自東折西。作九曲灣。繞龍首而去。二親者。故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諱唯溥府君。配申屠氏。贈淑人。府君殁十有二年。自文化院山遷于此。又三十有四年。共四十六年矣。淑人殁于京師。其子吏科給事中夔之官舍。奉柩合葬于此。十有五年矣。甃訖。夔手植松栢楮杉等木千株。環墳無隙地。墓道左右。悉成行列。對待而下。立碑石于中。去墳三十步。碑墳、前吏部尚書泰和王先生行儉撰。於法得立享堂石人獸。俱未暇也。夔自釋服。歷右侍郎。任南京刑禮二部者三。任禮部者再。奉勑雲南考察諸司者一。今陞吏部左侍郎。驅馳南北。奔走仕途。前後殆二十年。無幾微功。今鬢髮亦蒼矣。緬想二親之墓。久曠祭掃。步竁之間。時時見之。徒切悵怏。憶昔手植衆木。高不過三尺。小僅尺半許。今則鬱鬱成林。大者斗圍。小者拱把。煙雲覆蔭。雨露滋榮。參差高下。黛色交流。樹蔭幽深。土脈滋潤。凝祥散彩。自為朝暮。精鑑永安於泉扃。神爽滑乎於儼嗣。福澤之來。其有窮已。猶歟盛哉。繼今以後。為吾子孫者。宜時加展省。一草一木。亦當保護。勿使牛羊斧斤得入焉。庶幾可謂賢子孫也已。尚勗之哉。孝男夔泣血謹記。

誠意伯祠堂記

上復大寶之明年。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七世孫、翰林五經博士祿。自括蒼來朝。且言曰。先臣基沒垂八十年于茲。故有祠堂燬弗克稱者久之。神無棲止。祀因攸享。臣祿荷國厚恩。叨守宗祧。敢以為請。詔可其奏。下禮部移所在有司營建祠堂如制。於是浙江布政司右參議史順、處州府知府萬安、青田縣縣丞郭仲禮。成奉行唯謹。僉議舊祠幽僻。

用勝高亢。於神爲宜。乃度地於宅之東南惟吉。方將有以規所謂。邑父老聞之。奔走相告曰。先生嘗有大造於吾民。欣然相與斟田聚財。輸于官。得若干萬緡。乃涓吉辰。徵工僦材。首降冠堂。翼以兩廡。屏以二門。齋戒有室。庖湢有舍。而又飾以黝堊。甃以周垣。制度弘深。規模軒敞。神主攸奠。煥然光輝。猗歟休哉。告成於天順三年十二月之朔。祗謁謝恩畢。退而屬夔爲之記。竊惟先生之謨謀功業。載在國史。著之碑述錄。昭若日星。人皆知之。無所庸喙。獨出處之節。或者以嘗仕元爲疑。則不可不爲先生白其心也。先生負豪傑之才。當元之季。以春秋之學登進士第。累仕累黜非奇。輒不合而去。則先生非無意於用世。不能用。遂歸隱括蒼山中。以耕食爲樂。蓋元氏一逋民耳。及皇師下浙西。搜羅人才。先生堅臥不出。亦豈無所見耶。既而吳漢角立東南。中原割據。如蜂蟻然。天下非元有矣。先生之心。誠不忍天下之棼棼也。竊高皇帝提眞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預占於十年之前。於是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東帛朝臨而夕起。一見之頃。首陳天命有在。高皇帝敬而信之。自謂吾之子房。謀無不用。用無不效。卒成天下大業。厥功偉哉。夫元運去矣。爲元氏遺民。猶遲遲不肯輕於他就。及不得已。必擇眞主自輔。運籌決策。取天下於羣雄之手。非取元氏也。先生於此。蓋亦審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於有莘之野。及遇成湯。翻然起而成佐商之功。聖賢所以汲汲於斯世者。豈有他哉。誠以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卽伊尹之心歟。伊尹無愧於桀。先生無愧於元氏。則無愧於出處之節。夫何疑哉。嗟夫。自元氏主諸夏九十三年。華風淪於腥羶。我高皇帝一旦出而掃蕩無遺。以雪神人之憤。使天下復見二帝三王之治。眞有功於天地萬世者也。抑先生之心。殆有見於是哉。由是言之。比之伊尹。功無愧矣。於乎。如先生者。雖百世祀可也。況祠堂乎。是宜我皇上特垂意於斯。豈惟昭崇德報功之禮。又將興起其子孫。俾得以賢其賢而親其親。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歟。夔生也晚。忝與先生同浙水。而高山仰止之心。爲日久矣。敢書此於麗牲之石。以白先生之心。後知先生者。尙考於斯。

山水圖記

予友吉水令建德陳公懋過予曰。吾性愛山水。第奔走仕途。汩沒塵鞅。不能一日遂其樂。間者命畫師繪圖。每遇暇時。輒一展玩。聊以適吾性耳。而好事者乃歌詩以詠之。然但能寫圖中之景。而未能得吾胸中之樂處也。子盍爲我發之。予閱之。歎曰。美哉圖乎。不滿咫尺。而風景萬狀。或隱或顯。詩固難盡其意也。觀夫層巒疊嶂。蜿蜒如蛟龍。蹲踞如虎豹者。山也。回溪曲港。逶迤如鋪練。澄深如凝碧者。水也。蘢瓏蔥蔥。翠筠皆蒙。此則山崖溪壑之樹木也。悠悠揚揚。變態無常。此則石根林杪之雲霧也。或隱巢架閣。俯瞰淸泠。其二人。如司馬德操過龐德公之非歟也。或倚崖結廬。迴矚玄景。其一人。如陶元亮之坐北窗而對南山也。乃若日出而西崖紅。月出而東林白。此又山間之朝暮也。倉庚鳴而東作。玄鳥歸而西成。此又山間之春秋也。圖中風景。獨公懋有得於斯。其樂蓋寓夫圖之外乎。抑予聞昔歐陽文忠公守滁州。民醇政簡。而化易行。嘗遊滁山。作醉翁亭。而自記其樂。蓋眞得乎山川民物之情狀者歟。今公懋三爲令。自萬安移南豐。皆劇邑。俱有異政。既去民思。茲復往吉水。比二邑劇甚。治之當滅裂。出入以事乎民之樂。宜未暇及乎

此也。其爲圖也。有以哉。雖然。樂民之樂。而後樂山川之樂。翊吉之山川。不減乎滁。公懋之志。有契乎歐。他日政通人和之後。必將有以好歐公之樂而樂之矣。圖云乎哉。書以勗之。

洛陽思親亭記

歲己巳。予弟龍自刑部員外郎出參河南布政司。議明年巡行部邸。遙望洛陽山川。慨然歎曰。昔我先君嘗令是邑。迄今四十餘年矣。今城郭如舊。廬井不易。民之繁庶。如先君之日乎。煙火連落。桑禾接畛。民之生養。如先君之日乎。衣冠載途。弦誦滿邑。禮教其如昔乎。男耕女織。老安少懷。風俗其如昔乎。邑猶故也。先君安在乎。臨轡徘徊。泫然泣下。邑父老迎謁道傍。閒而前曰。我公其有子耶。公仁人也。雄在治時。獄訟平。賦役均。強者安。弱者遂。致修務舉。民熙熙樂於無爭。今公不可作矣。吾民之老者死。壯者老。少者復壯。遞相傳頌。感公德未嘗一日忘。今幸見我公之子。如見公也。亦爲之泣。參議徐諭之曰。先君已矣。予不肖孤。復奉天子命。承乏藩佐。撫綏爾民。爾民果不忘先君。尙各訓爾子孫。敦爾孝弟。力農務本。供乃職役。毋惰以廢業。毋頑以傷化。毋狡以訐俗。共樂聖朝太平之治。庶不負先君遺澤。而予繼序亦有賴焉。衆拜曰諾。敢不唯命。於是歌舞欣欣而去。參議益自思。感嘆嗟不足而詠歎之。遂成思親詩一章。諸縉紳文學。咸羨厲其什。且相與謀曰。公之德洽於民心久矣。民感公德而死者。義也。參議感親德而思者。孝也。民之思非與乎參議。因參議而思公之德益深。參議之思。非與乎民。因民而思親之心益切。是豈偶然之故哉。殆夫欲彰公之德而假參議來耶。抑參議孝思所感。式孚民望耶。父子一氣。天人一理。誠未易言也。可無志乎。亭而石之。然未有名也。或曰。盍以參議之詩名之。僉曰可。遂名之曰思親亭。復於參議。乃發私廩以給其費。走書屬予爲記。予。公之猶子。同乎參議之思。而不獲同其遊。敢以不敏辭乎。姑述其所以名亭之意。俾刻諸石。公姓姚。諱弘。字惟大。永樂間。起貢監。仕茲邑。龍字納言。予同年進士。尋陞左參政。今陞福建左布政使。於乎。吾姚氏子孫。他日倘有宦遊于洛者乎。視斯亭。撫斯碑。其爲思又當何如也耶。系之以詩曰。

唯洛有山。巍巍峨峨兮。唯洛有水。碧波淺淺兮。唯洛有民。富且庶兮。民易以富。姚令所撫。民易以庶。姚令所字。令去租矣。四十餘年。厥子復來。于藩于宣。馬首入洛。慨然興思。垂轡戴白。奔走吁嗟。參政曰於。民不我識。何以創切。唯我父撫之。我其似之。我父字之。我其繼之。嗟唯我父。邈不可及。有數斯永。有愧斯銘。參政作詩。洛士和之。名曰思親。以亭以碑。亭之翼如。碑之峙如。垂千百年。過者式車。

觀稼臺記

禮部後庭。距堂階二十舉武。有方臺。長可十尺。廣四尺許。蓋昔人種花卉之所。十數年來。花卉悉敗。去廡存。姚子來爲禮部之明年。見臺荒蕪。命左右薙治。取穀種播之。未幾苗物物而興。芃芃而茂。厥其爲稗林所雜也。復命薙去之。稍早。復非灌之。固不發其深也。及秋。垂垂其穗。纍纍其實。且將斂矣。姚子每退食。必據胡牀觀焉。其心若自得也。然未嘗不悠然以思。將有過而問曰。吾見諸部寺之爲臺也。必奇花異卉。是崇是植。以爲觀美。今子之臺。所植者稼。將以爲食。不過升斗之入。舉稼則無以施耕耨之具。爲觀美。則固花卉之不若也。不亦迂乎哉。姚子曰。噫。是非汝所知也。天地生萬物。其所以養人者。莫穀乎若。穀不自生。

必耕農夫之力。耕而種。耘而穫。夫作婦餉。晝勞夜勤。勤勤焉而無悔。庶幾歲有賴焉。殷不幸旱謹蝗之相仍。又不幸賦役科差之相擾。於是有耕而不能種。種而不能穫。穫而不能食者矣。此農所以悔病。而民所以悔飢也。故吾觀斯稼之生也。思天下之農有不得種者乎。觀斯稼之實也。思天下之農有不得穫者乎。觀斯稼之斂也。又思天下之民有不得食者乎。吾坐部堂之上。歲食數百石。曾不知稼穡之艱難。豈可長也。吾因聊因此以警吾意而已。非汝所知也。客唯唯而退。遂記之。

梅坡記

洪君宗瑩。世家滑安錦溪。負七尺之軀。嶷然玉立。幼入郡庠。明春秋經。得仲尼筆削微旨。四舉于鄉弗偶。蓋君爲文。浩瀚該博。下筆滔滔。數千言不能休。自成一家。不尋作時樣文字。故不爲主司所賞鑑。循例升南京國子監。執經問難于大司成安成吳公。公素聞君勤苦問學。悉以所得授之。故君於春秋益造其閫奧。再試京闈。爲掌試者所忌。復不利。遂歷事憲臺。時都御史李公察知君。延于西塾。命季子受經。相禮焉。茲謁選天官。得福建邵武通判。予與君累同鄉試。予竊祿于朝幾三十年。而君方脫白換綠。深愧糠粃之先。無裨于時。特往賀而慰之。君喟然曰。予先大父仲淵翁。洪武中以耆德召。任開平王教授。賜勅優老于家。世父瑞。洪武丁丑進士。任廣東道監察御史。從兄璵。永樂辛丑進士。仕至吏部右侍郎。世以春秋相授受。皆有文登錄。爲後學式。予不肖。承諸父兄後。志學未嘗敢自弛。而困躓于仕途如此。豈造化者玉吾成耶。抑何其晚耶。予嘗觀世之人。耳目口鼻四肢具于吾。而性命道德文章問學於吾！若未窺其隙。比比擢巍科。膺要衛。橫飛直捷。乘時得志。如春花夏柳。濯濯鮮鮮。何其遭際之幸也。顧予蹇蹇然僅得於歲月侵暮之餘。予其梅也歟。家有梅坡。因以自擬可乎。予曰。可。夫天地之氣。藏于冬而亦生於冬。方仲冬之月。萬物剝落。而一陽已動于黃泉。且脈脈而生矣。於斯時也。萬卉冥然而未醒。梅獨燁然而吐華。非得是氣之先者歟。故自一歲觀之。則梅殿萬物而芳。自一氣言之。則梅先萬物而秀。且夫不媚不諂。不競不趨。鐵幹瓊花。可以傲霜雪。清香雅操。可以友松竹。梅殆有君子之德哉。君年逾半百。而獲半刺之榮。雖晚矣。然早晤萬理。而契斯道之妙。不亦先乎。矧其剛方勁特之志。雅不與流俗同調。有梅之風韻焉。行將以斯道澤斯民。爲上爲德。功加于時。大羹和鼎之具。端在是矣。君聞躍然喜曰。謨不敏。敢不勉乎。遂書爲梅坡記。

雲泉庵記

雲泉處士姓李。字宗德。桐之歸圃人也。性穎敏。好讀書。諸子史百家言。靡不博覽旁究。每對客談。自秦漢以來上下古今數千年。治亂興亡得失。歷計歷數。終日不能休。暇則靜坐一室。焚博山。理焦桐。操古調數曲。游如也。或遇風晨月夕。興到無所於。命家僮具肴載。引觴獨酌。歌李杜長短句。渢渢乎聲徹林木。超然如身在塵外。而不知有世事。其視富貴利祿。殆若錙銖矣。奚足以動其心哉。嘗見樹杪之雲。悠揚往來。澗底之泉。周流無滯。憮然歎曰。是何所爲而然哉。吾心殆與之共。因自號曰雲泉。揭諸庵。抵書南宮。俾予有以發其義。予方沉酣宦途。百務羈其躬。萬慮嬰其懷。塵襟俗態。迷不自省。顧惟雲泉如在霄壤外。安能昧厥旨趣而宣其義哉。噫嘻。山林之樂。予素志也。安得不一言乎。且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

下。非雲乎。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放乎四海。非泉乎。夫雲上于天。雷而爲雨。萬物賴以發生。泉出山下。出而爲澤。百卉資其沾潤。雲與泉厥功不既大矣乎。處士蓋將有得于是否乎。夫行義達道。乃雲泉之功用。而隱居求志。則雲泉之性情焉。昔夫嶺上多白雲。陶隱居所以自怡悅也。泉涓涓而始流。陶彭澤所以歸去來也。然則雲泉雖爲處士所偶。崇德抑亦有昧於古人之旨趣乎。雖然。雲流行於天。泉流行於地。各適其適。無所爲而然也。一旦宗德適相值而契焉。會於一心。徹上下而無間。當夫雲影徘徊。波光澄澈。仰觀俯察。流動充滿。莫非至理所存。而道體之有在也。果斯以修身。則私欲消而泰宇淨。舉斯以齊家。則倫序肅而閨範融。由是以達于鄉于邦。安所往而不得其道哉。於乎。孰謂雲泉止於耳目之玩乎哉。非知道者不可以語此。是爲記。

孝友堂記

予五服弟名塤。字九成。養其親。樂其兄弟。名其所居之堂曰孝友。請予爲之記。於乎大哉。堂之爲名也。三代之世。教化大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家和戶睦。孝友之道藹如也。自六德六行。不行于選舉。而風俗倫理之偷。日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漢有孝弟科。雖稍近古。求其實行如君陳者。蓋亦已鮮矣。況近代日偷。人僞益滋。懷哺之恩。分于妻子。同胞之愛。奪于貨財。至有父子異居。兄弟鬩牆。乖爭凌犯之風。偏于閭巷。抑孰知有孝友之道哉。噫。人類至此。其去禽獸幾希矣。孝友如九成。何啻千百而十一也耶。九成幼失父。賴母鞠撫教成人。鍾出故家。孝敬勤儉。誠女流賢淑。閨門師範。所生三子。九成長。輝次。坦又次。咸迪慈訓。九成敦樸。雅不事浮華。事母氏。晨昏定省。左右就養。年幾五旬。其心不啻嬰孩時。故母氏安之。撫二弟。幼而教。長而婚。怡愉相與。逮及白首。其情不異。故二弟樂之。上得母氏之歡心。推其恩以及於弟。下得弟之歡心。推其愛以篤于母。一家之間。和氣容容。恩愛洋溢。一家之中。莫非孝友之流行。蓋庶幾古之遺風焉。視彼棄父母而不養。以兄弟爲仇讎者。何可同年語哉。堂作于其父。而名之則自九成始。非徒爲虛名以誇俗也。冀世世子孫。登斯堂。感斯義。益敦孝友之行。則所以遺休衍慶。被于後昆。綿綿而不窮者。其兆于茲堂乎。予既爲記。復系之詩曰。有堂翼翼。桐江之湄。榮祿子孫。五世其依。子孫伊何。曰維九成。兄弟三人。孝友克敦。唯孝斯仁。和敬昭融。大來厥慶。子子孫孫。繩熾蕃昌。蕃衍孔演。於祖有光。我文既釋。我詩既詠。世克承之。勿替厥引。

損庵記

予自諸生。以損名庵。逮今三十餘年。未有得其說者。因予所自得也。嘗求某書損庵二字於讀書之室。有三益生過予。入其室。徘徊久之。請曰。先生以損名齋。何居。生聞損者益之反也。聖門教人求益而遠損。故德日益則成。學日益則進。交益友則仁。而先生何獨以損爲哉。予不爲答。生俛首而退。良久復進曰。生聞抑其過爲損。先生之損。其衣服過於華歟。居室過於美歟。車馬僕從過於侈歟。飲食過於豐歟。婢妾侍奉過於奢歟。將祿名位過於隆歟。將華者損而爲樸。美者損而爲素。侈者損而爲嗇。豐者損而爲儉。奢者損而爲淡。隆者損而爲卑。若是者先生之意歟。予曰。然。其是哉。夫事之過者。損之爲易。心之過者。損之爲難。易曰

損。德之修也。損其過。乃所以益其德。且人若不能自知之而不能損。夫何益哉。予氣高。若不能下。予性剛。若不能屈。言太直。故多尤。行太乖。故多悔。甚或淪於狂。惡或淪於忿。此皆予之心病。人不能知。而己獨知之。故將日省而損減之。而力有未及也。生曰。程夫子謂易損卦之義有三。損己從人也。自損而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于人也。觀先生之損。懲忿窒慾。徙義之要。以生言之。自損以益於人。行損道以損於人。二者。先生實以之。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八

碑

大明追封慶雲侯周公神道碑銘

肆惟我皇上受天明命。嗣大歷服。誠孝孚于上下。仁義洽于遐邇。神鬼歆饗。夷夏康寧。年穀順成。百姓安樂。邊塵不飛。干戈屏息。熙熙太平之治。巍巍功德之隆。推厥本原。實由聖母皇太后育訓保祐之恩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嘉靖靜。育天下君。為天下母。禮法以肅宮庭。未嘗預政事。節儉以御服食。未嘗競奢華。功顯存於社稷。澤蔭被于天下。懿德彰聞。徽音茂著。推厥本原、實由追封慶雲侯周公生育劬勞之恩也。皇上篤念聖母之恩。竭養備極。又推聖母之恩。以及于公。何其仁孝之至哉。乃成化四年。公冢子慶雲伯壽。以公塋卑狹弗稱。將謀改築于玉河鄉磐臺山之左。奏聞。詔特命內官監為營兆域如制。以是年八月舉日。遷公及夫人柩合葬焉。禮也。壽復以神道文屬予。仰惟大宮盛德覆被。下臣敢於所出而愛一言乎。乃按狀為之言曰。公諱能。字廷堅。姓周氏。世家昌平文華村之柳林。系出漢太尉勃後。有諱惠遠者。仕後周為尚書僕射。徙順天章武。子孫遂居此。縣附唐五代。世多顯宦。至今。元季兵燹。家譜中徵。及公大父諱得清。父諱福山。皆以隱德高于鄉。祖妣杜氏。妣姚氏。郭氏。並有淑德。公生而莊重。雅不與群兒戲。大父奇之。每語人曰。昌吾家者。必此子也。嘗教公曰。生人之業。儒為上。農次之。商賈非所事也。公受教惟謹。大父卒。居

喪盡哀。稍長。讀書植行。事父母以孝聞。待宗族有恩誼。治家。男耕女織。不事浮靡。遂致家日以裕。性喜周貧恤困。人有急。赴之惟恐不及。有所貸不較其償。子弟有非義者。輒禁止之。不欲以口腹傷物命。其樂義好善類如此。故鄉人稱為長者。為元配甄氏。同邑右族。淑慧孝敬。諳女戒。凡事躬紡。奉祭祀。待賓客。莫不各臻於道。人稱為賢婦焉。生女二。皇太后乃夫人第二女也。夫人一夕夢月光滿懷。遂有娠。其年。歲大登。公與夫人曰。此天財也。不可私。乃均惠鄉族。舉而卜之。得女貴之祥。甫十月。皇太后誕生。異香滿室。公心私喜。比長。容德殊絕。宣德甲寅。誠孝昭皇后聞之。遣使禮聘。教習宮中。詩書涉獵。禮度嫻閑。正統甲子。英廟議婚。進為貴嬪。上生。遂冊為貴妃。天順改元。英廟光復寶祚。召見公于便殿。擢拜錦衣千戶。錫賚金幣。遣中貴送至家。自是恩數日益優渥焉。甄夫人卒。繼室高氏。亦有賢行。生子二。長即壽。次彧。公構疾臥牀。上命醫來視。遣內臣問安否。巷道相屬。且給藥餌之需。公度不可起。召語諸子曰。吾荷國厚恩。無以報。汝等當竭忠守分。毋驕奢淫縱。以重吾不德。言訖而逝。訃聞。上傷悼之。賻贈有加。仍命內臣出董喪事。合葬甄夫人墓。恩遇厚矣。公生洪武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卒天順七年正月十九日。卒年六十有六。長女適同邑士人劉真。襲公千戶職。天順八年春。今上即位。尊聖母為皇太后。陞壽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僉事。贈公及祖考如其官。祖妣妣甄高二氏。皆贈封夫人。特命內官監為壽治第于京師。復撤新柳林故居。

成化改元。加壽榮祿大夫都督同知。彧。拜錦衣衛千戶。三年冬。進壽慶雲伯。賜陪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千石。子孫世襲。給誥券。追封公慶雲侯。祖及考如之。甄高二氏並進侯夫人。祖妣妣亦如之。彧陞指揮僉事。恩禮繁縟。滂洽存歿。於乎盛矣。是固皇上體念慈極深恩。推其本原。以及其所自出。用致始終眷厚如此。要亦公之祖父。蓄德深厚。肇開慶源。及公之身。又能好義樂善。以擴前人遺德。至於光精薄博。不可遏已。故乃篤生聖母。迓承天休。光輝發越。垂裕子孫。實及無窮。夫豈偶然之故哉。嗟夫。天道惟德是監。罔徇於人。人道惟德是依。罔違於天。天與人合。則福與德并。如影響相隨。毫髮靡爽。孰謂天果冥冥而不可必哉。吾於周公之獲福慶。雖未究于生前。而乃裕于百世。非其德之足徵而能致是哉。是用大書。俾刻諸石。樹之神道。以著周氏積德衍慶之休。以昭皇明隆孝褒崇之典。垂示將來。永光穹壤。乃為銘曰。漢庭太尉功安劉。尚書僕射顯後周。前作後述聲光侔。流風餘韻來悠悠。昌平子姓承厥休。積德累行追前修。月華兆瑞坤道柔。篤生聖母歸龍樓。承乾啟聖昭大猷。恩深慈極崇報酬。生膺擢祿榮封侯。一門珠玉香籠優。鬱嶷改築玄堂幽。山迴水繞佳氣浮。體安魄妥藏于秋。神歸清穆隨天遊。

半隱生傳

半隱生者。姓趙。名倪。字叔剛。世家桐廬之孝泉鄉。父南溪翁。倜儻磊落。輕財仗義。生三子。叔剛其季也。生而秀發。頭角嶄然。與凡人異。六七歲。南溪教之書。隨口輒誦。遣從鄉先生遊。讀書知大義。年十四五。方將造就于庠校。以南溪為萬有長。賦役繁重。二兄分理不給。祇為南溪累。叔剛遂棄學執役。代其勞焉。凡南溪所欲為者。叔剛先事為之。適與南溪意合。於是南溪安焉。而樂其有子也。景泰初。朝廷以事下出粟令。南叔剛曰。吾家世享太平之福。皆朝廷所賜。今有事不圖報。不義也。不義者恥。於是謀諸二兄。告南溪翁。南

溪曰。是吾意也。遂轉粟五百石于京師。朝廷義之。賜冠帶。且旌復之。叔剛曰。始吾有志讀書。蓋將行義以少展吾平生耳。今以義成名。得官榮鄉里。吾復何爲哉。遂隱去。或曰。子隱者乎。仕者乎。叔剛曰。吾非隱者也。亦非仕者也。彼其以仁義澤諸物。而官于位者仕也。以仁義修諸身。而遁于野者隱也。以吾爲隱。則吾嘗效勞于國。官吾矣。隱而不隱者也。以吾爲仕。則吾身在江湖。位不吾矣。仕而不仕者也。不隱而隱。非眞隱也。不仕而仕。非眞仕也。又非眞隱。又非眞仕。得非爲之半隱乎。或曰。古之人有眞隱者。許由、巢父也。不可而隱。度可而仕者。伊尹、傅說、太公望也。功成身退而隱者。范蠡、張子房也。隱而復仕者。周顒、种放、甯夷甫也。仕而復隱者。陶元亮、賀知章、陶弘景也。有賢而隱於下位者。儀封人也。急流勇退而隱者。錢若水也。若夫園綺之定漢鼎而隱。子陵之動星象而隱。陳圖南抱大志而隱。邵康節負道而隱。則又以隱德扶名教者也。子之半隱將誰居。叔剛曰。噫。吾敢望是哉。吾聞小隱在山林。大隱在城市。吾山林時亦城市者。吾城市時亦山林者。謂之大隱不可也。謂之小隱亦不可也。吾隱於非隱。非全隱。故人皆呼爲半隱生。吾何古人之敢望哉。生年未四十。在邑里。則宗族鄉黨之人愛焉。在京師。則搢紳士大夫敬焉。生喜周人之急。濟人之乏。樂人之樂。尊人之有道德者。其豪爽英邁。有父風焉。斷曰。古之君子。抱道於身。非仕即隱。顧所遇何如耳。在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仕之道也。不必於隱。在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隱之道也。不必於不隱。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隱與仕固非二道。然一出一處。其迹判然不相侔也。曾謂於仕隱之間而居半者哉。豈所謂身江湖而心廟堂者耶。或曰。半隱生。蓋欲仕而未仕者也。斯言得之矣。

桑畦生傳

桐廬王生。年四十餘。無仕進心。一日散策閒步于南溪之上。遇東畬丈人。肩犂手犢。沾體塗足。憩于桑陰。長歌撫腹。欣欣若適意然。生見而異之。三遍而前曰。丈人無乃勞乎哉。丈人曰。噫。天地生人。各有所事。有事則立。無事則廢。士務詩書。商殖貨利。惟農爲業。后稷所啟。火耕水耨。隨土已治。旱則堆疏。潦則堤備。種不禁寒。耘不妨暑。登登稼穡。秩秩斂刈。我倉既盈。我生斯濟。上以足賦。下以供祀。衣食用周。厥利罔既。我分則然。胡云勞瘁。生曰。僕疾膺膂。生理未遂。敝廬一區。不遑改作。薄田百畝。村甿是託。坐食待空。卒歲告乏。生計者思。恆業奉籌。敢問丈人。乞賜矜活。丈人曰。無已。其桑乎。惟桑有椹。可以療飢。惟桑有葉。可以蠶絲。桑之利人。子殆其宜。生曰。樹桑有要。謂爲我道。丈人曰。盾地一畦。細鋤熟治。沒糞發肥。不坑不湍。乃擇巨椹。手布于泥。周以□□。以防踐蹊。覆以茅茨。□□傷夷。日以灌之。雨以潤之。月旬之間。如薺如芝。□□茂條。齊肩及眉。竣移栽植。勿稠勿稀。五尺一樹。五丈十株。積而乘之。百畝彌遠。有行有列。毋剪毋折。培其本根。修其條葉。再越三年。遂以成業。以蠶以繭。以貨以殖。坐收利實。不勞而逸。生人之計。無與是匹。生聞而再拜曰。受教哉。佩服終身。示諸子孫。奕世其珍。毋忘丈人。於是作土成畦。種椹既滋。林列有期。奔走京師。告于揖庵。乞爲記諸。揖庵曰。旨哉丈人之言乎。予聞古之賢者。不仕則隱於耕桑。以自贍。丈人其沮溺之儔歟。不然。何以言之有本如是。昔孟子論王政曰。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民可衣帛。貨殖傳云。齊魯千

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又諸葛孔明自謂成都有桑八百株。當是時。孔明身都將相。而尤不忘於桑。然則桑之養人。信有以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初。首榜教民。孳孳於農桑之論。繼我列聖相承。累詔申明。其仁民之意。至矣盡矣。然而斯民卒未盡澤於煦嫗之鄉者。世無良守令故也。苟有良守令舉而行之。斯民不衣豐而食裕者。吾不之信。噫。誰其良歟。吾當進以東畬丈人之言。不識可不可乎。東畬丈人不知其姓氏。生名鼒。字仲亮。予內弟也。爲作桑畦生傳。

桐西居士傳

張恭安氏。士族也。居桐江之上。六十有二年。容貌豁豁。辭氣煦煦。謹身飭行。守先人之業弗替。所居無他長物。惟琴一張。棊一局。肘後方一卷。遇嘉賓客。煮茗焚香。將徽對枰。興或未已。出酒三四行。欣然一笑。人莫扣其底蘊也。暇則修黃岐之術。自養身外。廣以濟人。驗亦不以爲功。性最孝友。事母善。修旨甘之養。處兄弟之間極如也。嘗仰桐山之高。屹然東峙。俯丹竈之墟。曠數百年不復舉。而桐孫離立。蒨然其芽。將復有如盧之勢。安得引白鶴而來桐君。相與一問丹訣如何也耶。乃自號桐西居士。其爲言曰。桐在山之上。而居邑之東。我處邑之郭。而在山之西。天地之氣。生于東南而成于西北。故飲禮位主于東南。而位賓于西北。則我與桐有生成之義。賓主之象焉。在易之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說者謂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則我與桐有陰陽之義。朋類之象焉。雖然。以理揆之。我。動物也。桐。植物也。我其陽乎。桐、無心者也。我、有心者也。我其主乎。且吾所居西南。吾朝而出焉。日華在桐。陽德昭也。桐在吾左。吾左之。以爲吾主。夕而歸焉。月華在桐。陰德斂也。桐在吾右。吾右之。以爲吾賓。詩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此之謂也。然則吾與桐君。雖未能與之揖讓周旋于左右主賓之間。而因桐以思其人。殆若有契合者矣。吾取之以名吾。不亦可哉。遂走于京師。謁揖庵先生於南宮而取質焉。先生曰。旨哉居士。可謂善知名義者矣。意蓋有慕乎。乃書其言。爲桐西居士傳。

居易道人傳

居易道人。家世業儒。兄弟登儒科者三人。道人才可有爲。而志樂肥遯。居桐江之上。循禮守義。容貌魁嶷。步趨于于。處兄弟以友悌。仁宗族以慈愛。遇鄉鄰以信讓。然其志氣豪邁。脫灑然。與人交。亢朗坦夷。不爲畦町。聞人善則喜。聞人不善則怫然怒。鄉鄰有急難者恤之。貧匱者周之。違言者釋之。人多賴焉。或耕或樵。時與田夫野老。觴詠相娛樂。一不問公府理政失得。江塢維一小舟。興至。則浮舟泝巖瀨。尋子陵所釣處。坐石磯投竿。久之興盡。輒返。順流而東。與波下上。不知天壤間何樂可以易此也。或曰。是其忘世者歟。或曰。非將有道與。道人曰。噫。吾豈忘世哉。顧吾二兄。一爲秩宗。典三禮于內。一爲方伯。職藩屏于外。而吾同母弟又職教事。居膠庠。且吾子姪又方聯蹤起爲世用。吾復何爲哉。其與我以有道者。則又過矣。吾所爲爾者。非有道也。聊以安居素耳。仕者宜其力。處者樂其居。亦理宜然耳。若夫怙勢以驕人。乘時以射利。此行險僥倖之事。非我志也。因自號曰居易。人遂稱之。道人姓姚氏。諧名。孫望字也。揖庵先生曰。吾嘗讀中庸。至君子居易以俟命。又嘗讀易至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未嘗不歎其人之難。世之人家有餘

仕。成武斷于鄉曲。咎其可免耶。此疑疑者固不足道。吾家兄弟。仕者二人。道人不惟不吾藉也。又高其志。願以居易自號。素履自尚。率是而往。又何咎矣。古所爲獨行君子。豈其人哉。

擠悵傳

元失其鹿。天下分裂。兵爭不休。杭浙之地。據於張氏。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邑隘濱江。水陸交值。無城郭溝池之固。無甲兵備禦之具。寇盜旁午。絡繹下上。縱肆剽掠。民無聊賴。逃匿山澤。父母妻子。骨肉長幼。各自爲生。邑居數百家。一旦燬爲瓦礫。於乎。何可言也。時邑人姚伯華甫。身長秀拔。生二十年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値時艱難。度不能存。奉二親去匿閩原山中。各挾資以行。倉卒爲群盜所迫。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度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則知。發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險。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甫遍野號呼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甫計盜來未已。用絳袖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下。時江無舟渡。踟躕間。俄遇人棹小舟遠遠向岸來。若有使之者。甫出銀鐶一雙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挖土。且飢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覘也。晝伏夜作。三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壟。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未幾我皇明有天下。四海大定。群盜屏息。民各復業。於是伯華甫歸。卽墓而居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爲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甫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輒號慟。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淚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能聲。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箸。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爺娘如在膝下時。雖路人聞知。無不感動。伯華甫記逃難日之苦。屢幾不免。嘗以銀釵賄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此蓋得之予先妣申屠氏淑人之言如此。三子。長唯可。次唯善。次唯大。仕洛陽令。唯可三子。曰僖。曰啓。曰棋。棋今領鄉貢。補安福訓導。唯善五子。曰鴻。曰鵬。曰楚。曰鶚。曰夔。夔吏部左侍郎。唯大一子曰龍。河南左參政。暨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甫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楊氏壽八十有五卒。贈淑人。合葬於祖墳之次。人號爲延墓云。贊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甫。善人也。家倩工。發直平。不爽約。人爭投焉。積布衣件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貲蕩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詒以火。可信人亦自信無存也。甫不然。明日按籍名。還其主。無一欠。客有過其肆。少憩出。道下一巨錠。甫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過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僭不知所遺處。亦無更求意。甫出囊歸還。封識宛然。客歎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成典史。以事坐獄。既釋乃死。其內弟方姓者。化其骸。攜歸匿之。詒甫曰。得錢事可解。甫聞。罄鬻其所有。不足。復鬻畬田四十餘畝。得白金若干兩。併所聚物付方氏去。既而歸語甫曰。貲行。事弗果家矣。不虞病卒。吾已收骨殖。頓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爲所詒。欲暴其情。甫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盜勿問。一日服新織衣。攜杖出街行。羣少年侮之。既而叩門頓首

謝。甫婷然命之去。鄉有巨豪。恃貲弄官府手。反覆成禍福。甫謹避之。或過門。輒屏戶弗與近。其存心之厚。與物之宏。守身之謹類如此。是乃所謂善人也。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甫不自享厥慶。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可忘其所自來也耶。不忘其所自來。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知手澤勿斬也。爲子孫者可不勉夫。因著擠悵傳。敍并及此。孝孫夔頓首百拜撰。

訂疑

夔與賢弟納言參政。昨所附傳記三篇去。皆有據而作。然不能無疑。顧與賢弟商之。初作傳時。約略先祖伯華甫生二十年未娶。蓋謂力能負二骸。奔走二十餘里。非幼弱所能勝。又料處周密。轉財濟難。究土築墳於倉皇之際。非老成不能。是以遂著筆。稿既成。竊復疑之。竊恐未有許歲。故改作十六七。今以時從之。方二十歲。避亂去。入國朝。洪武建元。天下定。始歸。是年當娶先祖妣二十三年。當生先伯及先考。又四十四年。先考沒。在永樂十三年也。先叔令洛陽。丁先祖憂。疑在永樂十四年也。時納言生。而劣兄才二三歲。計先祖卻七十而謂七十有三者。未是。然與初稿二十歲未娶合。改爲十六七者亦非也。昔先妣亦未嘗言及此處。況近來鄉里故老。凋落殆盡。又在京師。無可質問。未敢執以爲是。今錄此。寄去宜一裁度。或稿有舊聞。或別有考據。幸見示改正。若無疑以爲當。亦須明白告來。庶此傳不爲罔。可傳信後人也。又況此事。我輩不書。將後人無復聞見。遂使先德湮沒無傳。是所懼也。欲假之他人手。又恐不能發其婉曲。故不辭拙陋。筆此。可否唯吾弟圖之。兄夔白納言參政。六月二十日也。

坤德傳

淑人楊氏。諱某。世爲錢塘右族。當元時。其父豪俠。造巨舟。泛海取鮮。致貲鉅萬。人呼爲發楊家。淑人生。以銀盆浴之。未彌月。官沒其家。嚴母竟以產免。而房奩亦存。人更賀之。幼貞靜。寡言笑。善女工。暨長。慎擇所配。以外姑宋氏主盟。適通議府君焉。入國初來。入桐與甫爹。而產業未定。淑人以勤儉相府君。創立門戶。家日以裕。生三子。皆魁偉異凡兒。婦必擇名家女。然性剛嚴。治家嚴而有法。教子婦不少恕。微忤輒正色詆之。御僮僕。亦未嘗假借。然撫之咸有恩。嘗周貧乏。鄰里宗族。叩之無不應。知季子弘性敏可教。謂府君曰。若兒遣入學。宜有成。府君然之。卒如其言。時朝家以事起丁壯運糧入柳樹。長子同當行。淑人曰。是奉宗祀者。幼未有子。可行乎。次子善聞而代之去。淑人悅。季子令洛陽。每以清慎訓飭之。時遺所寄奉。必叩其所自來。出於俸貲則受。否則揮去。府君敦厚長者。淑人以賢明濟之。一唱一和。相敬如賓。凡內外事。府君得無累者。淑人之力也。三子成立。咸克嚴家。夫婦優游天年。享有多福。及府君謝世。淑人享甘旨之奉。益豐。諸孫繁縟。晨昏起居。承歡問安者。雍雍和接也。晚嗜釋典。清晨盥沐。坐中堂。焚香誦其經。詰數卷。始就食。壽八十五。忽微恙。子婦申屠氏侍湯藥尤勤。臨革。睜目語曰。願汝享福如我。遂瞑目卒。某年合葬通議之墓。送葬者遠近數千人。咸以爲淑德之徵焉。誥贈淑人。

安人章氏。諱□。金世家擇橋。生而柔順。工女職。及笄。父母難其配。年二十。適惟可甫焉。先是甫失偶。未有子。深慮主中饋末得人。皋皋如也。及得安人。甚相樂。而安人事甫亦克盡道。姑楊淑人性嚴。雖事安人晨

皆奉侍。獨得其歡心。處娣姒溫然和氣。居家庭終日。未嘗聞其聲。御僮僕煦煦。而區使有條理。攜前室二女若己出。長爲具粧奩。擇名族子配焉。甫嘗與府君分田不相悅。安人懇居諫曰。田地何物。顧可以是失弟兄情耶。遂止。生三子。穉字尤勤。蓋以甫得子晚。惟恐不成。致傷甫懷也。甫好施予。安人每聞有所事。必竭力贊成之。凡家事巨細。處皆得宜。不以煩甫。甫於是內顧有託。得以優游暮年。享其成而已矣。甫沒。安人哭。謂三子曰。我幸備箕箒汝家。晚得汝曹。獨恨汝父不見汝曹有成。死不瞑目。汝曹可不勉圖自立。庶我後日可見爾父於地下也。復謂季子稷曰。爾父兄弟三人。二人有子讀書。爾其勉之。乃遣入學肄業。親程督之。脫簪珥以爲師贄。有不及。繼之以紡績。故稷獲有成焉。及中舉授官得祿。而安人棄世三載年矣。壽七十三。某年卒。生三子。合葬于甫之墓。

淑人申屠氏。諱妙玉。世家定安荻浦村。蓋漢高蟜之裔。自宋元以來。素號詩禮故家。大父某。敦龐古朴。行誼爲鄉人所矜尚。父某。讀書。尤精吏律。生淑人。甫三歲而卒。母□氏。頃亦逝。淑人鞠于伯母。稍長。女工容德。迥絕流輩。大父鍾愛焉。語人曰。是女恨不爲男子。他日享福非常。當擇奇男子配。與詣城邑。忽遇禮部府君。喜。歸謂家人曰。吾得壻矣。府君之父聞而聘焉。遂歸之。時年始十五。即能敦執婦道。勤合禮度。人皆歎其有大家風範。揚淑人性嚴毅。每降顏接之。一日。揚聞其子讀書。曰。食指浸多。獨不能自爲生計耶。以一簪付之。夫婦泣不忍離膝下。難於逆命。不得已。於宅東偏另爨焉。罄然無有也。淑人謀諸大父。具器什栽米粟以來。力贊府君。早作夜息。親操井臼。不以爲勞。晨昏候舅姑。孝敬每篤。得一味必以奉。靡敢私。府君豁達有氣節。細故略之。得淑人爲助。內顧無憂。頗營生理。雖不屑屑計較錙銖。而所就未嘗不利。晨出。

暮輒醉歸。淑人曰。如此。恐非丈夫事。府君笑曰。是非若所知也。明日。復爾。時造海艦。浙西郡邑大戶。盡萃于桐。諸有所作爲。非府君不能爲計。遞相延謁。請規畫受成算者。日不暇給。贄帛成。厚酹謝。府君揆非其道者。揮去弗納。然所入亦頗殷。淑人曰。吾聞古之君子。非其力不食。今子徒受人直可乎。府君曰。吾以謀濟人。人克有濟。其庸力不既多乎。矧彼以禮將。吾以義取。奚不可哉。淑人默然。終不爲意。既而府君盡發所畜。以貸不足。淑人以儉成家。卒亦優裕。夫婦邕諧。禮敬如賓。未嘗有抵牾聲。不幸府君沒。淑人年三十有四。撫五子一女。俱成立。擇所相當婚嫁焉。孀居三十有三年。冰壁玉潔。卓爲命婦賢母。鄉族稱之無間然。慶甫一歲。失所怙。賴淑人撫育。愛倍他子。八九歲猶哺乳不輟。初不忍遣入學。既遣。擇從明師游。夜歸親課讀。稍或過疑難。即問。能答即喜。否則口解之。默中理道。每有疾。輒撫慶曰。吾得爾成名。死足矣。未幾慶竊鄉舉。登乙榜。入太學。三年。淑人憂思殆忘寢食。比慶中進士第。喜曰。兒果不負吾望。親攜婦孫來就養。及授吏科給事。戒之曰。吾嘗以忠勤爲本。汝父早世。我辛苦撫以成人。正爲今日。汝宜勉之。時因災異。慶上疏言考察吏弊。淑人曰。人才難得。第去其甚者可矣。聞者服其言。處官邸三逾年。得祿僅免飢寒。慶每以養弗能豐爲歉。淑人曰。第如此。雖貧吾樂也。未幾疾作。醫難之。歎曰。不及見吾兒腰金矣。顧吾兒孝悌忠勤。死且不恨。疾革。猶抱其孫嬉于懷。悠然而逝。享年六十有七。先是淑人殯府君于文化院側。十有三年後。命其子鵠卜葬地于砦基山之陰。得吉壤焉。至是合葬之。表曰姚氏二親之墓。孫男十三人。女

五人。贈恭人。加贈淑人。

太安人張氏。諱某。世家縣西鶴邁村。生而秀慧。工容絕倫。父母鍾愛。不欲與凡兒。未有當其意者。其兄博興介壽。與南津府君同游學。府君忽喪偶。哭之哀。逾年伉儷未就。博興曰。吾有女弟。久難其配。宜莫如子。願以奉巾櫛可乎。府君謝曰。固所願也。其友武進令方仲璇氏執伐。遂以歸府君焉。安人性爽而氣烈。既歸府君。克盡婦道。事舅姑。奔適其所欲。處妯娌怡然無芥蒂。幹蠱家務。井井有條理。上下咸稱其爲賢。未幾府君膺貢入太學。尋擢知河南洛陽縣。安人至官舍。內外防範嚴密。雖家隸足跡不敢至中堂。故府君得專致公家事。而歲不及私室焉。及任南城、南津。皆如之。府君性頗急。每爲公事所撓。輒發怒弗食。安人從容勸解。或一二語中肯綮。府君豁然悟。因而獲濟者多。真可謂賢內助也。府君在河南時。以民疲坐役京師。逾年乃釋。安人每以爲戒。間謂府君曰。吾聞仕宦適意耳。君年半百。祇一子。奔走險途何爲。桐江舊田故廬。尚足爲養老計。盍早圖之。府君曰。吾意決矣。遂上疏乞骸骨。得請歸桐。安人躬督僮僕。力稼穡。種桑麻。親紡績織紝之勞。歲獲所入。家以饒裕。待賓客必豐。奉祭祀必潔。酒饌豆蔬。皆出手具。故府君歸而安焉。字前室女。不異己出。撫養庶子有恩。子飛年十五。爲里仇報匠役。安人曰。吾兒負崢嶸器。豈仇藝役者耶。力贊府君。遣入學讀書。數年果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自是門望光輝。撫嬰孺之恩。夫婦優游。暮年諸孫繞膝。承歡而享福彌厚矣。飛資分俸爲養。安人曰。此天祿也。可私乎。按月所得。輒分諸鄰里宗族。以侈上恩。未幾府君卒。安人哀傷日憔悴。飛居憂。奉事尤謹。而安人情意弗能懌。四越年。飛以刑部員外郎參藩赴藩司。議道經家。將奉安人就養。而安人遽卒。壽六十六。子女各一。孫男五。女一。合葬府君之墓。封

太安人。贊曰。自古開國成家。雖由君子積累之勤。良亦有內助焉。若姜嫄啓聖。繼姬娥妻。而衍八百年之姬錄。曷謂家弗備耶。易始乾坤。詩首關雎。有由然也。吾家自要夫人克體承順之德。啓開世緒。弘衍後昆。不可尚矣。世遠譜湮。行族莫稽焉。肆惟我祖妣楊淑人。賢明克家。閨德益茂。篤生三子。大亢厥宗。而又繼之以三母。章氏、申屠氏、張氏。咸秉淑德。卓有令儀。育子撫孫。並臻貴顯。是致宗盟烜赫。慶澤綿長。振芳躅於前修。作遺範於後嗣。家之攸興。夫豈偶然哉。於乎。乾以坤而資生。陽以陰而成化。婦德爲君子助也。豈細故哉。然求厥所自。必有祖妣之德。而後有三母之賢。上流下接。相師成美。納規矩之爲方圓。而方圓之出於規矩也。猗歟懿哉。茲特著坤德傳。□□子孫。俾知所本焉。孝孫男夔頓首泣血謹撰。

贊

鄉貢進士徐君用韜像贊

君姓徐。名文郁。字用韜。衢之□□□志剛負氣豪。面白微瘢。眼黟如漆。秀眉疏髯。□□□立。倜儻學。工文章。戊午秋。以易經與予同薦于鄉。明年同會試禮部。同登乙榜。並辭弗就。入大學。祭酒司業以予二人、暨新建林惟猷、石首李杲、歙西鄭□□。四人者相得。而與君尤相得也。凡席同。筆硯同。□□飲食同。出入起居無不同。異姓兄弟□用韜□請升至三鼓。予睡醒。燈炳熒然不滅。兀坐呻吟。予請曰。用韜無過勞

乎．用韜曰．光陰恐不予待也．予曰．千金之軀．不爲不重．若過勞成疾．悔無及矣．用韜曰．唯．良久始就寢．明日復爾．雖所寢益勞無惻然．予每歎勤苦刻勵．不能如用韜．然亦未嘗不爲用韜之成疾也．既而食漸減．體漸瘦．功益不輟．不逾年而疾作矣．予爲召京師名醫診視．醫曰．是蓋勞思過度所致．急宜歸．適下後視令．用韜別予去．抵家三□□□其內子暨子相繼卒．以其姪圖爲後．噫．亦嘗□□□．用韜存心制行．勵以古人自期．若謂仁者□□□□□□□邪．又謂仁者有後．乃乏嗣．又□□□□□□□淫之理罔耶．不可知也．迨今且二十年．夢寐猶耿耿在．其姪東昌太守良命工寫其真．唯肖．命圖來索予贊．於乎．予何忍言．而又不容不言也．乃抆淚爲之贊曰．浩乎天地之氣．而頓挫於功名也．挺乎松柏之質．而摧折於鉛槧之兵也．確乎金石之志．而銷鑠於簡冊之螢雪也．心古人之心．嶷然其無瑕．行古人之行．卓然其有成也．使天而壽斯人．其志氣孰敢攖．使天而用斯人．其功業孰與京．胡既不爲之壽．而又不爲之後．嗚呼顏也夭．跖也壽．天道靡貞已久．神遊太始．化爲星辰．其可見者．丹青如生．

解

均才解

自進士之科．限於禮部．而遺才每困於乙榜．士名一占於乙榜．雖有豪傑之才．不能不踢躋於靑氈．淹息於絳幃．顚躓於朱墨．困頓於句讀．呻吟於寒芹冷杏之陰．蹀躞於月露風雲之態．莫一展布其懷抱．發攄其精神．以自見於時．遂於用．詎闊闊不可得．白首師儒．浩然永歎．此士所以長惧而弗樂爲者也．彼無所歸其咎也．則曰限於科目．錮於資格然也．才豈有間乎．良未有以均之也．夫天地之有賢否短長．固不能齊於一律．國家用人之法．有小大高下．亦不能等於一科．今天下歌鹿鳴而來者．奚啻數百千計．借使闢科額而取之．勢不能盡入我彀．是固未足以均天下之才也．天下領校官而去者．奚啻數百千計．借使破資格而用之．勢不能盡合我轍．是亦未足以均天下之才也．然則均才之法．果不可行乎．殆不然．取士有常法．用賢有權宜．科目常法也．薦舉權宜也．科目可以羅未用之士．薦舉可以拔已用之賢．未用之士滯於法．非科目無以進身．已用之賢拘於法．非薦舉無以效用．科目舉可以取常士．薦舉開可以求異才．使科目之法行．而薦舉之制參焉．庶乎可以均天下之才．而士之阨於乙榜者．且將少舒而樂爲之矣．因其長而薦之．文學可以備翰苑．字牧可以備守令．法律可以備風憲．獻納可以備給舍．兵法可以備武事．經略可以備錢穀．心計可以備工作．禮樂可以備儀曹．藻鑑可以備銓衡．察其一身之行．審茲九科之長．量器而授任焉．則乙榜校官之得才．宜不減於甲科之進士也．夫何士不樂爲之有哉．方今用賢之制．科目薦舉．並行而不相悖．校官初任滿九載者．得以薦之．再任滿三載者．得以薦之．其有俟選銓曹．或風紀近侍有急缺．得以補之．他弗與也．其薦拔之途亦寬矣．而所得士卒不能如進士科之盛．間有挺然自拔．晉登崇者．克效勞猷．亦千百而十一也．於乎．豈士一局於校官．遂甘心委靡．不復能有所卓立也耶．苟有卓立之士．坐皐比．橫經講道．授業解惑．樂英才而教育．紬經史以自娛．師道自尊．屹若泰山之不

動．斯文自重．靜如澄淵之不波．人將望門牆而式車．叩几席而下拜．若人者不薦則已．薦之則可備九科．疑．庶績．然肯塞守一氈．飢糴五升．必不宜蠅營狗苟．搖尾乞憐以媚世．其所自得者良多．而視人者猶如也．使任校官者必爲若而人．庶不爲師儒之玷．當薦舉者．必求若而人．庶不爲用人之羞．柰何寥寥未之見也．夫薦人宜得賢才．而薦之者未必才．非乏才也．顧才者未之薦耳．是薦者之過也．用人宜有實效．而用之者未必效．非乏效也．顧效者未之用耳．是用者之過也．審如是．則無怪乎人得以藉口焉．遂謂薦舉不足行．校官不足錄．吁．是乃一人之見．非天下之見．誠使九科之法行於天下．而豪傑之士不由茲而出者．吾未之信也．得人之效．人孰得而甲乙之哉．由是言之．科目之限．不足爲士之病也．資格之拘．不足爲士之病也．唯薦舉之法不行．與行之而不盡其道．此其爲士之深病也歟．予見禮部會試天下士．登甲榜者百五十人．乙榜者幾二千人．乙榜之中．辭不就者十八九．欲辭而不得者．如就戎行．獲辭者如釋重負．甚至嗷嗷不平之聲．徹于斧扆．噫．校官爲士之不樂爲者．一至於此哉．予歎均才之法．未能卒行．姑著爲說以解之．於是士聞予言．皆欣欣而去．將必奮然知所自勵乎．時弟稷亦在列．且得安福司訓．安福人才淵藪．予先師故鄉也．稷往．當以道義率人．毋屑屑爲溫飽計．失吾家法．稷苟不樂爲哉．倘誦所說．宜足以少豁胸次．而泄不平之氣．稷者勉焉以俟．既載．因錄一通贈之．

題跋

書陳祭酒贈楊編修文後

予觀大司成四明陳先生敬宗．贈翰林編修今少司徒楊公宗器之文．他皆不書．特摘其卻太守之女．辭都憲之職．書之．有謂哉．夫一寒士得富貴女．可以有資矣．或利之．而公卻弗納．一儒職得勢要官．可以有爲矣．人或喜之．而公辭弗拜．無他．志有在也．方公未達時．苦節勵行．確然於佔畢鉛槧之間．志在於學．如堅剛百鍊．雖何富貴足以動心哉．及其既達．清才雅望．表然於金馬玉堂之署．志在於道．如壁立千仞．雖何勢要足以介意哉．茲二事．雖若出於偶然．要之實有關乎人倫出處之大節．苟非立志堅定．見道分明．毫釐之間．一或有差．鮮不爲終身之累．豈細故哉．於乎．此公之志．所以度越於恆衆人．而大司成所以特書．爲世勸也．今公自翰林進貳地官．大展厥猷．卓卓有聞望．孰非本其素志之有在哉．將來柱石邦家．潤澤生民．功業軒宇宙．聲名流汗簡．庶幾哉．有以畢厥志也．孟軻氏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信哉．

題擢寧生傳後

醫其得天地生人之意乎．天地能生而不能不使人病．病而至於死．天地不能爲之力也．天地豈樂人病且死耶．勢不能爲之力也．勢不能爲之力．而人至於病且死．弗顧焉．則生人之意．不幾於熄乎．於是聖人者．製爲醫藥以濟人之病．俾不至於死．雖死焉而援救之意．不絕於人．而人因是以全者多矣．於乎．天地生人之意．何其大哉．醫蓋體天地生人之意．而售其技者也．醫因體天地生人之意．技雖良、非醫也．非非醫也．技醫而心弗醫也．心弗醫而技何售焉．雖售焉無濟乎人也．無濟乎人．則人亦無賴乎醫也．是乃天

地之賊，不仁之甚者也，尙云乎哉。錢塘朱太史傳襄城攖寧生滑伯仁甫醫人事，皆髣髴累數千言，不能體其仁愛之心，診療之術，濟利之功，溢於言意之外，去今百有餘年，讀其傳，猶凜凜有生意，況當時親被其惠者乎。噫，是蓋眞能體天地生人之意者也。其孫志膺，式克世業，則以是傳示予，讀之三復，歎曰，世復有斯人哉，世復有斯人哉，有斯人，吾願爲之執鞭，故識而歸之。

商氏家藏公牒跋

商氏中州世家，其居滑安山中，則自諱璨者始。璨爲西閣都知兵馬使，宋仁宗嘉祐六年，奉使入閩，挈家來歸，奏獻術事，朝廷嘉其義，錫之山產，以代世祿，仍復其家，寧宗嘉定十三年，爲閩右毀，令四世孫如璋自于朝，下有司申其令，優復如初，此公牒所由給也。自嘉祐迄今，殆五百年，兵馬公子孫居所賜地，不啻百餘門，家詩書，人禮樂，何其盛哉。十四世孫今兵部尙書兼翰林學士內閣商素庵先生，弘裁實鍾山川之秀，而承五百年氣化之復，風範凝重，似李沆，德度弘深，似王子明，謨謀猷略，似韓稚圭，文章科甲，似王沂公，卓然一代名輔，所謂五百年必有名世者，其在先生歟。公牒一紙耳，而兵馬公元勳榮德，實賴以傳，宜子孫歷世寶藏勿失也。先生命工裝潢成卷，令其子翰林編修良臣，示於南宮，三復之餘，作而歎曰，於乎，功德之遺，未有久而不發，凡商氏之發于今日者，孰非兵馬公之所遺，則先生今日之遺于後者，又奚可量哉，又奚可量哉。

雜著

錄囚記

成化二年十月初七日，三法司奏請照每年事例，會同多官于承天門外，審錄重囚，內鬭毆殺人者，通有四十餘名，刑部依律擬死，吏部尙書王公九皋曰，凡不用器物，止以一時拳脚踢打傷重，因而致死者，皆在可矜，執法者曰，舍此無以懲凶暴之徒，且非法意，衆論紛紛不能決，某議曰，凡今日所審之囚，皆法司所詳擬，大理所評允，以法論，皆在不宥，但朝廷好生之德，正恐中間情有可矜，事有可疑，或事重情輕，爲法所拘者，故特命多官審之，蓋欲於法外論情，死中求生耳，執法者曰，死者何辜，曰，律有初無殺人之意之說，彼因一錢，或一瓜一菜，一時爭忿，乘怒相毆，拳脚相交，不能自制，偶中其處，邂逅身死，豈與其人有素相識，及雖相識無讎怨者，又有兩俱傷而一死者，然則死者雖無辜，而生者亦幸免，爾故以手持金鐵木石之器相毆殺人者，其情重，而手足相毆致死者，其情可矜也，可矜者，矜其無意毆殺彼也，衆皆曰然，遂與王公口言擬其詞。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九

行狀

明故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諡忠肅王公行狀

公諱翺，字九皋，姓王氏，先世直隸灤州剡家莊人，曾大父諱進昌，大父諱大老，父諱得林，並以公貴，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曾妣徐氏，祖妣劉氏，妣張氏，皆一品夫人，當元季兵亂，得林甫總老小避兵滄州之鹽山，遂占籍焉，家專業農，生五子，公第四，公方在孕，母夢長虹入懷，入夜見火光如斗，大落院中，乃生公，公生而岐嶷，與凡兒不類，甫十歲，讀書一二過輒成誦，稍長即知以禮義自將，父鍾愛之，皆戒曰，莊家勤苦有飯喫，秀才勤苦有官做，公聞惕然，以勤苦自勵，潛心經史，志期古人，永樂初，有司選爲邑庠弟子員，隆師親友，益肆力于學，大有所成就，九年辛卯中鄕試，明年會試乙榜，卒業太學，乙未中陳循榜進士第二甲第一名，改翰林庶吉士，甲辰授大理寺左寺正，讞獄公平，爲兩法司所敬憚，因註誤左遷行人司行人，宣德改元丙午，廬陵楊文貞公素重公，薦陞行在山東道監察御史，戊申授勅命，階文林郎，封父母如其官，乙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正統改元，丙辰，奉勅鎭守江西，植良善，抑奸貪，風采凜然，官民畏愛，戊午賜誥命，階中憲大夫，未幾，奉勅浙江，詰除土豪，整理鹽法，事竣，已未，四川松潘番賊爲患，命將征之，公奉勅參贊軍務，威聲大振，賊懼，率所部來降，公出上所賜白金三千兩，寶鈔三千貫，易買牛酒

犒勞之。會首酋巴鄧感悅。盡邀各部落生番一十八寨。來歸受約束。地方獲寧。辛酉。奉勅鎮守陝西。整飭關隘。操練士馬。舉用將帥。三邊晏然。關中以治。壬戌。遼東邊務弛粗。虜寇頻來侵犯。遼軍疲斃。總兵累失機。朝廷深以爲憂。特勅公提督遼東軍務。及辭。召至文華殿。面諭以便宜行事。公至前屯。下馬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悉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五。老弱者更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地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無問重輕。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其家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趙甲。邂近身死。其妻哭之亦死。其女哭之又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公判曰。甲死以罪。妻女死于夫父。非殺也。其令璟償其葬埋之費。璟得無累。卒爲名將焉。癸亥。九歲秋稔。陞左副都御史。時母張夫人故。上疏乞歸終喪。特降勅不必守制。賞鈔一千錠。令其姪安葬。丁卯。親率官軍征勦遼賊。斬獲首級人畜無算。捷奏。賜勅獎諭。爾等克遵朕命。擣虜庫精兵出燬。斬獲人畜來獻。朕深嘉之。茲特陞爾等秩。仍加賞賚。以旌其勞。陞右都御史。己巳。又以殺獲遼賊功。陞左都御史。是年八月。胡虜也先犯京師。分其醜類數萬寇廣寧。時公方坐教場。給賞軍士。且戒約三軍。分部將帥。爲禦虜計。不意虜騎前鋒。卒然突至。我軍大潰。公頓歸坐場下。收拾散卒。衆稍集。彼衆我寡。度不可敵。乃下令堅壁固壘。間有謂城不可守。以惑衆者。公怒。勒劍示衆曰。敢爲異謀者斬。徐侯其意。選精銳步卒。分投四出。或奔其前。或躡其後。或衝擊其左右。賊不得息。且所掠輜重既多。不久遂遁

去。公在邊十數年間。設法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參將。如施聚焦禮。寵自衆中拔起。皆智勇有統馭。爲夷狄所憚。近邊建州毛速及海西諸夷。來則厚以款待。去則嚴加隄備。故老少男婦。莫不感公之恩而畏其威。皆以王爺爺呼之。景泰三年壬申。勅取回京。管都察院事。時有廣西土官。以易儲爲請。下廷臣議。公口雖不言。心知其不可。唯嗟惋歎息而已。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尋值廣東西不靖。兩鎮將官皆庸流。地方大擾。朝廷更置其將。俾命公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凡事得便宜而行。公威望素重。蠻夷聞公至。大懼。公曰。蠻夷久反。要在撫化得宜耳。路去兵減。一意推誠撫諭。引其酋長向化服衆者。犒以金帛酒食。多見歸順。思恩軍民府知府岑英。頻年領目兵。有勞。人疑其反側。公爲居之桂林城中。禮待甚厚。發其目兵。如父子相視。由是人思效力。田州知府岑紹。死於家。其已襲知府子鏞。適領兵赴調。家奴呂趙假義。挾其出亡庶長子鑑。入據府治以拒鏞。鏞不敢歸。思明知府既卒。同族黃𤆬黃道爭襲。道父兄皆死于兵。地方洶洶。三司莫爲計。或以爲𤆬當襲。公曰。夷俗何倫理之有。調停之可也。乃奏授鑑知府管府事。鏞隸桂林總戎帳下。道授知府。以獄其一家被禍之慘。一時感化。爲之帖靜。參將范信。有才略。人服其貪。兵部因事革其職。調公不忍革疑。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兩廣者十餘年。癸酉。欽取回京。遷吏部尚書。太子太保如故。乙亥。上疏乞致仕。不允。詔命有司爲公起第于縣郭之西。時冢宰泰和王文端公尚在位。而選法一委于公。於是洗刷垢弊。嚴考察。公銓注。抑倖進。杜請託。故事吏典以資格出身。積久過冗。宣德間。命吏部引入內庭。會大臣舉

考之。分三等。一等本格出身。二等雜職。用三等出爲民。至是公以爲太拘。遂奏罷。仍依資格法考于部。嘗判。有一稍可者。皆在取列。故吏無虛勞之歎。又以官吏給由起復文憑過多僞。乃行覆勘法。而奸人不得爲計。取選故以硃書。下椽爲奸。糊塗莫辨。公易以墨。弊遂絕。詔求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山林之士。耕月而公深惡而痛抑之。百不取一二。天順改元。丁丑。英宗皇帝復正大位。公即辭太子太保職。累乞致仕。不允。時有欲傾陷公于罪者。賴上素知公。得保護無事。九月。以公在邊效勞。特官其子蚌爲錦衣左所副千戶。適南陽李文達公。以事黜補外任。內閣之人。欲用公。公力辭。薦所知。尋又敗去。上召公問曰。李賢何如人。公頓首曰。如賢者。與臣處久。始終如此。本分人也。遂復李公于內閣。自是日見親信。公之力也。上篤信公。眷受加隆。賞賜金玉束帶衣服鞍轡綵幣玩器等物。歲無虛月。每用人。必說于公。公亦以用賢報國爲己任。上嘗問公曰。某人如何。公曰。此北方人。老實可用。自是北人進用。多公推薦。公用人未嘗使其人知要爲己功。必曰朝廷用人。豈若小丈夫假設沽恩釣譽。待人求而後與。或與之惟恐人不知出己者。可同日語哉。上於燕殿呼公。必曰老王而不名。嘗召公與李文達等同遊西苑。每至勝處。輒留片時。賜茶。及晚宴醉。命人扶送其家。南城五花樹盛。召公落之。上元節。賜觀燈于武英殿。燕賜優渥。每引進入奉天門。或遇雨雪。必命中貴扶而上下之。有所遊幸。召公與俱。宜傳侍郎選官。公避舉。雖晚必宣問所選詮放勑准。恐有未當也。辛巳。曹欽反。夜執李文達于東長安。斫傷其首。血流滿面。奔公臥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朝廷何負汝。汝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畏服公。因謝曰。豈敢殺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事聞。加太

子少保。癸未。乞致仕。上諭卿年雖高邁。精力未衰。朕方倚託。不允所請。甲申。今上即位。首召公賜銀鈔若干。遂乞致仕。上諭卿才德老成。朕方倚重。不允所辭。是年冬。奉旨自今遇雨雪。免朝參。成化改元。乙酉。又乞致仕。上諭曰。卿年高。禮當優閒。但朝廷不可無老成人。其勉任事。所辭不允。三月。仍加太子太保祿大夫。五月。又乞致仕。不允。六月。又乞致仕。詔答之曰。卿年老。固當優閒。但此重任。非卿不可。宜爲朕勉留任事。只朔望朝參。丙戌。公有疾。懇疏辭歸。上曰。卿德望老成。爲國柱石。朕方倚毗。以成用賢圖治之功。不允所辭。有疾。著太醫院便帶好藥去看。三年。復疾。乞歸。上遣太醫許安。率御醫仲景、甯瓚、來視。且致白米酒物之賜。七月。疾益篤。上疏懇乞骸骨。歸鄉里。上憫之。諭曰。卿歷事累朝。爲國老臣。朕方倚託。今既病篤。勉從所請。居無何。上遣太監黃高齎勅慰諭。及賜白金三十兩。金織衣一襲。寶楮三千緡。即欲與疾出關。以病不能舉。至十一月初六日子時。終于正寢。生洪武甲子二月十二日酉時。享年八十有四。訃聞。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忠肅。仍命禮部諭祭。開喪下葬及七七皆有祭。工部造墳安葬。給舟車送還其鄉。恩禮蔑加矣。配宋氏。先公二十三年卒。張氏。先十月卒。子男一。即千戶蚌。宋出。女一。張出。適河南參政賈傑。孫男二。長田。次驥。國子生。女二。曾孫男一。女一。公爲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理守法。一毫不苟且。性極聰敏。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弗遑。坐以待旦。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顏色。或有未善。攢眉累日。聞天下水旱災傷。急詢所在官吏來京者。有無儲積。民不得流離飢死否。其憂國愛民如此。公京師雖有第宅三十餘年。不過仍舊苟完而已。公餘則退宿朝房。非朔望時。令嗣先祠。

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豪勢要。有所屬。毅然拒之。辭色俱厲。及處之。不甚拂其情。故人雖畏公而心不爲怨。累遭變。无他虞。公於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復讐之地耶。觀斯言。眞可愧部陞而贊擒因。公奔走于外二十年。不能一日安于朝。逮其晩年。寵遇冠于羣臣。所得賜予金帛時味。內則周給宗族鄉黨。外則分饋賓友。與所交之貧者。李文達公嘗謂予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又曰。王公經略不爲大。然專一事。則無有滲漏。斯言亦足概公平生。爲予忝與公同事近五年。相與一出於正。荷公頗相愛。然不能無南人之嫌。嘗竊擬公一二。公之才識器度。未易測評。至於公勤廉慎。孳孳爲國之心。誠非他人所能及。但性多猜疑。好能馭人。坐是爲小人窺覘。以左道投之。卒爲所賣者多矣。故人或以知人爲病。予嘗勸公曰。公年高。盍少戒怒。公曰。姜桂之性。到老愈辣。閑中扣公高年强健之故。公從容謂曰。玉蘊石而山輝。珠藏淵而波潤。昔人已道之矣。公平生寡慾。一臥九月而後終。非病困也。蓋公稟氣厚而養之完。故其散而歸也徐徐耳。於乎。公可謂全生全歸者歟。公初疾時。予往視。促其還家。公諾未行。越二日。忽與疾詣予所。予驚迓。扶就坐。則昏昏久之。服煮湯。良定。徐出辭。謂予曰。聊以此表予心。遂上輿去。自是不復起矣。至是其子婷疏公行實。俾予爲狀。將求當代名公大手筆。以垂不朽。予尚敢辭乎。雖然不敢諛也。亦不敢訐也。謹狀其實如右。幸采擇焉。

墓誌

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尙書贈太保諡忠安胡公墓誌銘

禮部尙書致仕胡公。年八十有九。以疾終于家。常州府知府卓天錫奏聞。上嗟悼。命禮部諭祭。工部營葬事。復贈太保。諡忠安。皆出異數。於乎。上之顧念舊臣。何其至哉。其子錦衣指揮僉事豁。以其兄長寧命。持翰林侍講王君與所爲狀。來請銘。予忝公禮部有年。義不可以不文辭。公諱濙。字源潔。號潔庵。其先自宿遷徙章。至唐侍御史誠之子琠。刺史常州。其子持。遂爲常之武進人。持四世。爲宋樞密副使太子少師文恭公宿。又十一世。爲常州制置中立。生昭。公之高祖也。曾祖庸元。奉議大夫江浙儒學提舉。祖觀。常州路儒學錄。考宗仁。不仕。皆用公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尙書。曾祖妣章。祖妣徐。妣李。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髮白。逾月變黑。生之夕。母夢僧遺一花。覺而生公。數日有僧來索觀。曰。此天地高僧後身也。宜善視。後當顯。七八歲。嗜書。容止如老成人。弱冠遊邑庠。從教諭朱文學先生學。大有所造就。洪武己卯。領鄉書。登庚辰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紀元之初。擢公戶科都給事中。奉使巡行天下。訪察人情。所至宣上德。達下情。而於親藩。納懇懇忠孝論之。聞李夫人喪。還朝。陳情。往湖湘。歸乞終制。不允。陞禮部左侍郎。復使江浙。還時。車駕巡幸北京。至宣府。公馳詣行在所。上見公。大喜曰。胡先生來矣。鞍馬勞。宜少憩。有頃。召入與語。夜至四鼓而退。語多稱旨。先是仁宗皇帝爲太子監國時。有間于上者。命公察之。公密疏其孝敬等事以聞。上覽大悅。藏其疏于宮篋。仁宗頗疑之。及嗣位。遷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于南京。一日。檢篋。得所上疏。始悟公忠誠。方將召之。而鼎湖龍升矣。宣宗皇帝卽位。

復公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既而公自南京來朝。遂留行在。視禮部事。居數月。陞本部尙書。扈從往武定州。討漢庶人。還賜所沒丁口數人。及二關者。給誥命。授資善大夫。賜第於長安右門外。又賜銀章四。其文曰。毘陵胡濙。文恭世家。大宗伯章。淸和恭靖。從巡邊。至會州宣府諸處。公皆扈從。命兼掌詹事府事。時嘗有沒官宅一區。田千畝。悉以賜公。蠲其稅。又以戶部事重。命公兼掌之。累賜寶翰珍藏于家。上嘗於萬壽節。製詩一章。賜公、及蹇忠定公、楊文貞公、楊文敏公。且曰。朕茂膺天祚。上怡寧慈。惟爾四人。贊翼之功居多。因賜宴極歡而罷。新建禮部成。命光祿寺設宴落之。公卿臺憲皆與焉。上方倚注公日隆。言無不聽。每燕見。輒問卿欲何言。章出。卽下所司施行之。九載秩滿。勞以羊酒寶鈔。賜璽書褒獎。今上皇帝改元正統。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公年七十。乞致仕。諭留之。大駕征北虜。以公老臣。特命留守京師。俄陞太子太傅。階榮祿大夫。景泰初。給三代誥命。公以與異數。見乞放免。不許。陞少傅。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夫。復給誥命。特免侍朝。公累率諸大臣。抗疏宜體天戒。且乞謹燕。丙子冬。忽疾作。明年正月。猶力疾事。羣臣上章復儲位。又弗聽。天順改元。上復正大寶。公自顧衰甚。遂乞骸骨。且辭免師傅二職。陛辭。降勅諭曰。卿宅心允誠。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且賜白金寶鈔金織襲衣。給驛舟以歸。抵家。鄉人聚觀。咸嘖嘖稱歎。公盛激。遣長寧詣闕謝。上念舊德。復官長寧錦衣世襲鎭撫。俾歸終養。公三弟皆高年。日與讌樂。怡怡如也。天順七年八月八日。終于正寢。前夕。知府卓天錫夢公云。吾將歸矣。願爲我報謝天子。翼日聞訃。知府異之。公初娶范氏。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張氏。皆累贈封至一品夫人。子男四人。長鐵。卽鎭撫

長寧。以蔭陞其門。次舒。以武舉冠帶。沒王事。次卽豁。又次䜣。冠帶舍人。女三人。長贅林杞。與漢同范出。次適成國公朱儀。次適陽武侯薛琮。與漢尊俱張出。孫男一。曰泰。曾孫男一。曰玄。嗇。惟公忠厚純和。出于天性。度量弘深。識見疑遠。初北虜猖獗。使來議和。衆疑其詐。不可。公獨曰。彼來求和。乃悔禍之萌。不可失也。力請于朝。厚禮來使。且令賫金幣官虜酋。虜酋果悅。再來議和。遂遣人相繼使虜。卒之和好成。而強虜致順。天下復見今日盛治。豈偶然哉。蓋公善調和。有擔負。故大事多賴以濟。凡十知貢舉。今名公鉅卿。鮮有不出其門者。予忝從公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亦未嘗見其面斥人非。背議人短長。雖賤不肯。盛裳容與。故人多德之。至於事上。一以敬慎不欺爲本。故能結知列聖。際遇六十餘年。恩榮始終。誠可謂一代名臣也。公老手不釋卷。爲詩文甚富。有芝軒集衞生易簡方律身規鑑。行于世。鎭撫兄弟。將以今年十二月□日。奉柩合塟于邑孝仁鄉周莊原先夫人之墓。禮也。乃爲銘曰。在昔文皇。天與勇智。簡俾俊良。弼成化理。卓哉忠安。首被知遇。巡行四方。托爲心膂。繼遭列聖。倚畀益隆。日賚輔弼。啟沃從容。惟公忠實。小心翼翼。和無不言。言必有益。有德有位。有學有謀。斡旋化機。黼黻皇猷。位躋三孤。壽登九袞。士林蓍龜。國家柱石。致政歸來。優游桑梓。恩榮始終。古今罕儷。既多賢子。亦有曾孫。公侯列館。朱紫滿門。厥生匪恢。厥死孔異。精神歸天。光照箕尾。周莊之原。鬱鬱其阡。公也寧止。百世千年。

重齋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諱鈞。字伯智。重齋其別號也。系出漢長沙定王子安成思侯蒼。代業儒。至宋元間。多顯宦。曾祖新

齋徵士。自吳移徙邑北葛州，居焉。祖諱純，號文園，以子忠愍公貴，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父諱瑚，號竹莊，領林侍講諱球，贈忠愍公，其弟也。竹莊以父命，贅本里上原李氏，李氏早卒，繼伍氏，生君。君幼穎敏，讀書不數過，輒成誦。忠愍公語竹莊曰：是兒不凡，宜善教之。年踰弱冠，嶄然出頭角。前刑部員外郎雙溪先生得春秋旨要於其兄忠愍公，爲學者所宗，遂遣就學。踰年學大進，爲文章新奇可愛。間以業質於堂兄今北寧守佚德及內兄今雲南參政路居要，皆爲稱賞。既而學益進，竹莊喜其有成，乃遣入邑庠，與明師良友游。提調學校僉事王公鏜，考其文，深加獎賞。每大比秋，挾策赴省試，弗偶，恬無慍色，益自淬勵，皆卽泰和寺廢址構庵，邀堂弟今浙江提學副使佚和，講學其中，折節相與討論。其內弟今南京刑部員外郎路要章來從游，君館穀而務迪焉。既而佚和、要章同登科，君喜甚，若已有所遇然。未幾以疾卒于家，拔秦甲戌夏五月也。君篤於孝友，竹莊以勤儉致富，君未嘗以富自侈，而布素澹如也。竹莊疾，躬調藥以進；疾愈，又恐以家事累心，一切代綜理之。待異母弟鈁、鏜友愛甚厚。鈁稍長，授以春秋，自翁引入邑庠，俾務學。尤樂施與。歲飢，發粟賑貸，不責所償。鄰有孤子，十歲不能育，爲求良劑療之，愈，其母賴以有養。君爲人言和貌恭，中有定見，議論古今人物，懸無謬。其沒也，人皆惜其才而傷其不能成一名。哀哉！享年三十有六。娶路氏，賢淑，先一年卒。子男三人：曰紀，曰鍇，曰紀。女二人，長適進士伍希淵，次聘分宜歐陽。夫婦合葬于里橫橫之原，且十餘年矣，以其未利也，圖改葬□處，顯墓板未有刻，紀諸父佚和來請銘。銘曰：孰豐其才，而不一試，孰嗇其壽，而弗永世，彼嗇之文，文回之德，天殆靳其泄而復秘，於乎佚智。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順天府尹王公墓誌銘

公諱賢，字惟善，其先通州三縣人。曾大夫璘，仕元僉樞密院事。大父成，任成城尹，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尹。父友直，府君，附戶科給事中，加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尹。當元季擾攘，府君避兵山東，及我大明定天下，遂占籍當陽。祖妣唐氏，妣郭氏，繼孟氏，皆贈淑人。公生而岐嶷，聰穎與他兒異，少長讀書，潛心問學，遂以詩經領永樂辛卯鄉薦，發乙榜，授鄢陵教諭。學久廢弛，公振勵而作興之，然必以身爲教，嚴條約，程課業，不易寒暑。又言於有司，新學宮，飭廟祀，煥然一新。士咸知向學，多所造就焉。今戶部尚書張睿，前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鄒幹，皆其高第弟子也。秩滿，擢戶科給事中，進光祿少卿，奉勅淮揚巡視民瘼，廉幹著用。

是上知其才，遂有府尹之命。輦轂之下，兵民雜處，權勢縱橫，公不剛不柔，爬奸剔蠹，一處以公道，人見公皆勤皆嚴，亦不敢以非禮干。吏民大化之。嘗以柴炭爲民病，走語工部石尚書曰：京民勞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其保諸郡縣，無乃不可乎？石默然，爲遞減之。又惜薪中官縱其下非法，凌府尉，叱跪于庭，械火闌之。公聞，趨至，縛其人，欲以聞，主者謝言謝，乃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牌直入稱權勢官，索板席若干。公曰：明日來取。察知其詐，及至，執之，寘於法。其處事多類此。九載滿，表乞致仕，上不許，陞正二品俸，復任。又三載，再疏乞骸骨，上曰：卿年七十，禮當致仕，然京畿冗繁，非卿不治，所請不允。英宗皇帝復辟之初，嘗謂近臣曰：府尹如賢者，何可得哉。至是公年七十有三，上章引疾力辭，得請。卽日上道，士民攀援塞途，戀戀不忍舍去。公在任，以當務爲急，嘗修府治學校，及宋文丞相祠，非集而民不擾，苟有可省，卽省之，惟恐累

于民，故民德之深。成化改元，用恩例進階一級，授從二品階中奉大夫。生洪武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卒成化三年五月三日，享年八十有三。卒之日，鄉人無老少，皆奔走哭焉。配施氏，繼孔氏，俱累贈封淑人。側室袁氏、李氏、蔣氏。子男九人：大縉、大紳、大經、大綸、大綱、大棨、大綬、大緻、大組。縉、綸、綬、組早卒。大紳，冠帶義官。大經、大綱，蒙鄉貢進士，皆監出身。大經，禮部司務；大綱，遂平知縣。女五人，長適孔公欽，次聘許超，次適宣聖六十代孫襲封衍聖公，承廕封夫人，次適許□，次適孔承沂。孫男九人，女五人。曾孫男五人，女四人。公仕內外四十年，所至以勤慎稱，非義一毫無所取，且宅心忠恕，待人不設勾校，故人佩其德而欽服焉。自休官歸田里十年，絕不以勢利攖心，恆與致仕翰林學士蔣道中優游徜徉于山巔水曲之間，吟風弄月，澹如也。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公蓋得之矣。卜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陽。大經與吾同事南宮，以許學士狀來請銘。銘曰：魯有王氏，來自三河，代有顯人，實繁實多。篤生京尹，瓌奇峻敞，學充行修，數學化順，以擢近侍，以列九卿，隨地而施，紆著能聲，循在陵知，尹茲京府，弊孔既塞，奸門川杜，不剛不柔，敷政悠悠，詿懸民安，庶幾大猷，左規右矩，禮度雍雍，望之儼然，孰不畏從，帝嘉其才，因忝厥位，錫之誥詞，寵及先代，乃滅畱滿，乃知上足，引年乞身，盤桓泉谷，子孫森森，蘭芳桂馥，既壽且康，福祿駢臻，弗罄弗饜，悠然以逝，天於善人，庶厥終始，衡山之陽，涸水湯湯，卜宅其傍，于以永藏。

故友松處士墓誌銘

桐廬之深溪，有巨姓焉，曰申屠氏，嘗出漢哲士蟠，世有隱德。處士賢，申屠氏之良也，生而穎敏，嶄然出□季中。稍長讀書，沉潛義理，凡經史諸子百家言，靡不究竟。談古今成敗興亡之事，如指諸掌。善吟詠，喜怒哀

樂，觸景成物，一於詩發焉。工書，尤善寫生，博物好古，見鍾鼎圖史琴書俎豆犧學猊犀之非今世物，輒重價易之弗吝。雅尚清致，嘗盤旋植松數株，中列古圖籍器玩，焚香靜坐讀易，或對松吟哦，作楚聲，或臥榻聽松籟鳴，得趣處，引盃坐松下酌，作賓主狀，於人呼曰友松處士，因以自號云。處士性至孝友，好善樂義，喜周人之急，濟人之貧，家以貲雄，而自處澹如也。爲萬石長，應上接下，咸得其歡心。事或縣官弗能決，必取正焉。鄉鄰相曲直，得一言卽解去。待親戚朋友，馭僕各有道，家庭內外，斬斬然。歲必延名師教子弟，故子弟之出多循良可愛。至於冠昏喪祭，悉酌以禮度，脫去俗態，浙東富家號有禮者，必曰申屠氏。要之，處士之功居多焉。曾大父諱仲良，大父諱原和，父諱孟師，積德累善，有自來矣。娶李氏，實晦岡光孝先生女，有婦德，生三子一女。處士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壽若干歲。李先處士幾月卒，得壽若干歲。卜某年月日合葬于某山之原。予與處士世有姻好，其子某來乞銘，義不容辭，乃銘曰：於乎處士，不生，申屠氏孰與興，處士不死，申屠氏孰與墜。一生一死，繼衰救係，人嗟處士，曷其有旣。

故王處士李安人墓誌銘

處士姓王，諱謙，字景銓，竹泉其別號也。世家桐廬之郭，始祖千四，朝奉實發源，千四生再二，再二生壽三，三生彥彬，彬生三子，長仕玉，次仕銘，次仕文。仕銘由國子生官至鄧州同知。仕玉舉茂材，以弟貴不欲仕，乃謝病歸，遊杭蘇間，致貲不貲，因植產金牛鄉，闢第宅園池，爲行樂所，遂老焉。生子二，處士其第二子也。

母徐氏。處士生而頎峻眼碧。天性聰明。少長從鄉先生李光孝讀書。奇之。遂妻以女。性至孝。父母或不相憐。輒號泣勸慰。母沒。竭力以襄葬事。尤善承父意。公私事以身先之。不使干其心。故茂材甫老而安焉。處士倜儻能仗義。視錢帛不經意。人有憤爭來解紛。至則釋然。里中孤貧不能婚姻者。度其材當配之。老病無所於歸者。收畜之。死不能自葬者。具棺槨殯埋之。外祖母徐氏無嗣。奉養於家。壽九十卒。喪葬悉如禮。劉甲兄弟貧無所依。為構室於宅側居之。復以家兒妻其弟。與田耕食焉。沈乙老窮。撫妻子葬百餘里。投活。納而甫穀焉。終其身。若此類不一二也。至於嫁父婢。使各有所歸。俊父僕。俾各得其養。及其所出子女。成其資。嫁娶焉。每歲時。老少萃然羅拜於庭。曰。我翁所恩育也。緩急有召。趨赴唯恐後。甫背造義渡於上航埠。處士曰。此先人遺德也。可廢乎。敝而新之。人久賴其濟。埠南橋路。或圮壞。輒修築。恐病往來。尤厚宗族。冠婚喪祭。必資助。患難疾病。必扶持。遇時節。必設酒食。延長老歡樂焉。皆為季父後。及有子。歸之。處士事之無間然也。或謂宜析其業。處士曰。吾豈利人所有。為之後哉。與兄共棲。怡怡無間言。及分財產。聽其所取。處士取其餘而已。晚年尤勤農事。親督僮奴。負耒耜以耕。有隙地若干畝。處士曰。是人所棄也。我取之。命工鑿為田。製牛車激水灌之。歲獲尋倍。其精勤如此。家不甚豐。自處最約。而待人過厚。遇文雅士。尤加敬愛。每學校師儒過訪。必款曲盡情而去。自邑大夫以下。悉禮貌焉。雙方總角為弟子員。適相會於有事所。一見語所親曰。有女擇壻久之。非此生無可與者。時邑幕許公聞而歎曰。若女不以與富室。而與一寒士。人所難也。吾當為爾主盟。明日亟遣二耆老來。通兩家之好。處士欣然納約。而卒歸之。凡五六年。讀書之資。悉取給焉。人或哂之。處士不為祇。比雙貴。未嘗一毫假借為聲色。處之澹如也。人於是服處士之知人。而且多其自守焉。安人李氏。即光孝女。光孝爾世家。其父子篤先生。善詩能文。尤精於地理。光孝亦博學。安嶽僑王仲保之姊。而生安人。幼有女德。適處士。謹婦道。事翁姑極孝敬。處娣姒和遜。尤能勤儉起家。紡績至夜分。非禮未嘗妄費。至於奉祭祀。設賓客。必豐必潔。濟貧乏。周宗族。雖誠口體之奉弗恤。鄉之婦閫稱賢者。必以安人為儀範焉。處士壽五十九。卒於成化三年三月十一日也。安人壽六十六。卒於天順二年二月十九日也。生女某。即雙妻。男蒙。亦克家。孫男四。朴。樞。柄。女一。志尚。處士先十年葬於塔山之原。未有銘。其墓者。今安人將啟兆合葬。蒙命其子樞來京。請予銘之。噫。雙非予為而誰為。銘曰。鞠有姓曰王氏。子姓繩繩非一世。發厥源自千四。式承祖武來處士。篤唯孝友唯仁善。嬿嬿老少令懿惠。弱耕樂道不求仕。賢哉安人大家女。四德三從咸所備。一唱一和貞伉儷。有子曰蒙能繼志。諸孫蟄蟄瑞庭砌。悠悠然歸去今已矣。遺澤綿綿庇後嗣。塔山之原雙玉瘞。孰銘其藏乃其壻。

故耕樂處士姚公墓碣銘

於乎。此吾兄耕樂處士之墓也。處士姓姚。名顓。字克賢。耕樂其別號。始祖榮祿學省。皆積德業。祖諱伯華。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考諱惟濟。贈給事中。進贈禮部侍郎。加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氏。妣申氏。俱累贈夫人。處士兄弟五人。曰克信。兄也。曰克恭。曰克誠。曰夔。皆處士弟也。女妹一人。歸吳林吳仲文。配孫氏。生子男三。長顯。娶徐氏。次遠。娶葉氏。次琰。娶屠氏。女一。適徐讓。孫男五人。處士身中頎偉。性沉

敏。皆惜恢闊坦夷。事父母極孝。處兄弟極友愛。與人交。開心見誠。錢穀財帛。不事稽密。有則樂與人共。見貧不能存衣食之。死不能斂葬埋之。男不能婚。女不能嫁。具資成就之。事急扣門求解。不問重輕。赴之唯恐後。喜設賓客。或過門。輒傾倒款曲。累日不為厭。善維持門戶。雖官府重難。事至則釋然。故官長大小。鄉黨遠近。宗族內外。咸得其歡心。太夫人昝諱語子曰。爾父在淺土十三年矣乎。處士惕然悚懼。日夜圖之。會地理人南昌駱廣雅至。延于家。周覽山水。四得善地。葬墓山之陰。遂遷葬焉。太夫人喜曰。今而後吾死瞑目矣。太夫人就養京師。殆三年。處士念之。來省視。則蓋棺矣。哀痛不勝。扶柩歸。與先君合葬焉。生甚死安。不愧子道矣。晚年不樂當塵。遂去縣東南四十里曰小山塢。卜築草堂。率其子耕田力穡。終歲僅免飢寒。然抑其中裕如也。因自號曰耕樂。生洪武己卯四月初三日丑時。卒成化二年四月二十日□時。享年六十有八。孫氏先處士十一年。享年五十五。有賢淑行。子顯等卜以次年□月□日合葬于□山之原。是宜碣諸墓道。以示將來。乃為銘曰。其性淳如。其行敦如。超超弗拘。渾渾無偶。允古君子也吁。

故梅坡趙處士墓碣銘

處士姓趙。諱傑。字叔英。梅坡其別號也。世家桐廬孝泉鄉。祖惟賢。慎仁踏義。資啟厥源。考永和。由邑庠領鄉書。升太學。性高逸。不樂仕進。遂謝去。嘯傲桐江釣隱。壽幾九旬。謳耕冠帶以終。妣鄭氏。生處士。聰明峻茂。讀書頗知大義。居家以孝聞。母沒。哀痛過情。事繼母如母。父見其成立也。家事一委任焉。處士克幹厥蠱。脫放翁得以優游桑榆。享其壽考。以有處士為之子也。處士審生道寡。嫺人之急。即其門者無不應。應之不過責其償。人樂趨焉。然性尚氣。不肯少屈人。苟事或不順理。執辯官長。親戚。必與較曲直。故事忌之。成化丙戌。奉詔納粟二百五十石。授七品散官。未幾疾作。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距生永樂乙未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三。配陳氏。有婦德。子三人。男泌。妻聞氏。某。未娶。女適兵部主事姚璧。孫男一。女二。卜戊子年□月□日。葬□鄉俞家塢大慕山之陽。處士外直中夷。人忤之。輒言若不相容。轉頭則不復計。較其分。雖重貲貨。弗與算。意或不如。錙銖必較。甚至於禮賢尚義。傾貲則非他人所及。於乎。亦鄉之巨擘也歟。處士子子婦翁。皆兩來京師。親予。於其沒也。能忘情乎。乃為銘。俾其子並碣諸墓上。銘曰。趙氏淵源其來蓋遠。支於吾桐。暫繁以衍。惟鈞隱翁。弗惜弗祿。高蹈若閒。式昭厥穀。篤生處士。弗矜弗侈。重義輕財。克孝克悌。家庭溫如。鄉黨秩如。下闕其之。上充國儲。明昭疑嘉。命官有秩。錫帶烏紗。光貴泉石。壽百斯年。豈曰人尤。歸也順甯。天地悠悠。

雙玉墓碣銘

雙玉墓者。鄉貢進士吳春。字時陽。暨其妻姚氏淑卿之墓也。春負才氣。昂然玉立。淑卿有賢德。嫈然秀婉。故名雙玉云。春為邑庠生。淑卿隨父任吏部侍郎。年十六。納春為壻。夫婦和敬相愛。未嘗疾言相谿。我春從合淝王徵學春秋三傳于官館。每歸。淑卿戒曰。君妙年當力學取功名。何暇對婦人吃吃笑語耶。春以為然。復就館。累經月不一歸。卒得春秋奧旨。作文字有新致。壬午。赴浙江鄉試領薦。明年會試禮部。不幸場屋火。遂沒。淑卿聞。號泣殞地。良久甦。呼天大哭。即求死。母諭曰。汝即死。獨不念汝父與我乎。每哭幾絕。

父曰，我中年人，不禁痛苦。淑卿遂擗不哭。凡首飾衣服涉華麗者，悉屏置筐篋，坐臥梅居，皆布素。釋惟荊角，自翦髮一指，收夾餘髮，繇緘金石相鈕，復以銀錠䐈而束之，藏篋底，人固不知也。其誓節之意，有如金石矣。三載未嘗露齒。事父母極孝謹。父退朝，歸必問安否。見顏色或不喜，則慼然不敢前。良久，繼問再三。故父雖有不樂，亦爲之釋然。聞母病，戚形於色，躬調湯藥。或因事被呵，笑承之入，惟垂泣。凡母所欲爲者，代爲之，悉如意。雖未入吳氏門，拜公姑，而孝敬之念拳拳。事兄嫂盡禮，教妹弟篤恩愛，御僮奴有法，女工極精致。自婦居，足不出中門，雖至親少識其面。以父故不復哭，遂鬱鬱成疾。醫稍痊，未幾復作。兄職方主事璧，公差浙江，淑卿思一見甚切，忽兄至，且喜且泣曰，幾不相見。越三日而卒。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亥時，距生正統乙丑十二月二十日辰時，享年二十有一。春卒天順七年二月初九日，距生正統辛酉十二月十六日辰時，享年二十有五。春祖諱以仲，祖母謝氏，父宗簡，母趙氏，世家書林。淑卿祖諱惟吉，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尙書，祖母申屠氏，累贈夫人，父夔，任禮部尙書授資政大夫，母王氏，累封夫人，世家邑下隅。先是，春殁，李家塢之原。淑卿卒之明年，其母舅王仲啓氏來京，携櫬歸，與春合窆焉。乃爲銘曰，瑚璉之器，美玉也。一碎則沉淪矣。春與淑卿，人中之玉也。一死則冥漠矣。如天下奪其壽，將來豈可量耶。於乎天乎，吾爲碣而銘諸墓，俾後之人式焉。庶乎不壽之壽也。嗚。

墓表

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王公墓表

上嗣服之初，軫念老臣致仕家食者，詔特進階一級。於是資德大夫都察院致仕右都御史山陰王公進一品階。居無何，以疾卒正寢，葬其邑西步山之原祖塋之次，禮也。明年，事聞，上惻悼，特遣官諭祭。其子綎，奉南京吏部尙書致仕甬山魏先生所爲誌銘，謁予表諸墓，辭不獲。公諱亞，字景暘，別號慎庵。宋魏國文正公十三世孫，其居山陰，則自貞齋居思陵南渡始。曾祖均瑜，元紹興路令史。祖大本，考振宗，並贈正奉大夫正治卿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祖妣胡氏，妣倪氏，俱夫人。皆以公貴故。公自幼穎敏，讀書一目數行俱下。未成童，詩對輒出奇句，長由邑庠領永樂甲午鄉薦，登戊戌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進元夕詩，蒙寶楮之賜。授刑部主事，卓有能聲，陞員外郎。兩受勅誥之封，並及其親。用大臣薦，擢河南按察司副使。丁父艱，服闋，調山東，隨調陝西，專督糧儲有勞，陞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綜理繁劇，庶務克熙。奉勅勸濟，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歲用不歉。奏立范文正公祠于延安，民禱雨輒應，咸感公。欲立碑紀其德，公禁止之。丁母艱去任，吏民請留，上遣官邀諭，遂奪情復任。九載秩滿，應還進，朝論難其代，仍俾守原職，以慰陝民。賜誥命，加贈三代，同其官。正統己巳，胡馬飲海，京師戒嚴。上收用老成人以壯根本，驛召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守正陽門，嚴飭備禦，虜不敢近。時遠邇軍民競散聚城下，嗷嗷待斃，公啓西直門，悉放入，賴以存活者萬計。尋勅公安撫順天等府，及鎮守天壽山陵，築立城堡，統軍勦賊，遂奏罷被賊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勅公巡撫河南湖廣，兼修築沙洲，悉聽便宜行事。保定張普山以妖言煽衆于陳州，公發兵

擒普山誅之。事遂定。奏修河用工次第，宜自黑洋山抵雍縣，每十里置鋪，鋪人提督修治。仍乞減免濟南兗州科差，以甦民困。陞右副都御史。未幾，陞右副都御史。公奏開封等府水災，其遠運糧草，乞量派別州縣運納。又奏順天山西山東等處復業流民，宜令有司撫卹，寬免糧差。又奉勅考察河南湖廣風憲官員。告留雖允，又承勅賑濟河南徐州饑民。因奏開封等府州縣災傷五十一處，乞蠲該年夏稅之半。凡所奏，上皆從之。公慮黃河水勢漸及汴城，築隄四十餘里，捍其外。城用不溺。公年幾六十，以災異上疏自劾，乞骸歸田里，情懇甚。上慨然許之。入陛辭，蒙燕勞，遂行。已而河南官民交章乞留，公已去矣。既致仕，杜門謝客，優游林泉，十餘年而沒。享年七十。配馮氏，累封夫人，繼周氏。子男二，長綖，爲郡庠生，業舉子，次純。女三，適章傑、朱琳、吳賓，俱士人。所著有慎菴集四十卷、奏議二十卷，藏于家。公爲人剛直不苟容。與居官致仕所務，遇事敢爲，不徇於私，不撓於權勢，人敬畏之，坐是亦爲人所忌。上賴朝廷委任不疑，而公亦能隨分自效，確不爲所動。故其所立事業，赫然于時。又能以禮自將，急流勇退，非有所養，能然哉。夫古之君子，以行道濟時爲賢，以明哲保身爲貴。其出以仕也，所以極體用之學。其退以休也，所以全始終之義。君子非故爲是拘拘也，道之當然也。然自三代以下，士大夫知此道者，幾何人哉。以公出處槪之，庶幾無愧於此者乎。是用表諸墓道，以示後之人。

故刑科給事中鮑君衣冠墓表

正統十有四年夏，北虜大舉入寇，邊庭累失利。英宗皇帝赫怒，下親征之詔。元戎啓行，百職扈從。而刑科掌科事給事中鮑君與焉。君素以直言簡知于上，遂命督右掖軍，紀戰功。師還之士木，遇賊陷沒，迄今二十有二年。其子鳳以國子生授建甯府壽甯縣知縣，謁予請曰，先人沒于王事，鳳與母嘗奉衣冠葬于先塋之次，年木已拱，未有文刻諸墓道之石，以表先人潛德。不孝之罪，鳳不敢逃。知先人者，莫如執事，敢以爲請。予哀鳳之言，而閔君之行未白，義不可辭，乃爲表曰。公諱輝，字淑大，溫之平陽人。宋元豐右諫議純之孫。曾大父哉夫，大父德善，皆不仕。父起，以君貴，贈刑科給事中，母林氏，封太孺人。君幼莊重，如老成人。父知其異，遣游邑庠，業書經。登癸丑進士第，拜工科給事中。丁外艱，服闋，改刑科。君爲人外和內剛，遇事敢言，言必達大體，有益於國於民。正統己未夏，京師水溢，君爲忠言，疏導之方，思盜息。又言有司抑配商販，斂怨于上，州縣官考滿，貪緣保留爲奸，宜禁絕之。又曰，朝覲官惡者既黜，善者不可不旌其一二爲勸。上皆雅納焉。延綏列校訐奏參贊都御史不法，君往察其事，狀白于朝，抵其罪。陝西山東直隸保定諸郡，民饑流徙，君請分命大臣賑販之，仍寬其徭賦，以安未徙之民。邊將多役占軍士，侵稱屯田，廢戍守，以虧邊儲，君請釐正其弊。又謂承平日久，天下兵衛多縱弛，宜董之遣臣，嚴飭閱之法，以示安不忘危之意。又謂瓦剌使臣入貢，勿令得易高茶，輕轉以歸，資其利，皆見施行。君博學能文，喜吟詠，性介特，擇人以交，交必以道誼，士林推重焉。嗟夫，仕莫先於行道，道莫先於得言，言莫先於濟時。時苟有濟，則言用道行，非生也不爲徒生，其死也，則亦不爲之徒死，生與道俱，死與道合。吾於鮑君蓋庶幾乎。或者惜公之才，不及大用以死，是未知君者也。世固有大爵高壽，而泯泯於草木同朽腐，視君所得何如哉。予嘗與君同侍近

知君之深者也。君之善。不曾悉。姑撮其大者。表諸衣冠之墓云。

故處士徐君墓表

人有名位不著於當時。勳德不及於國史。其沒也不能自有所表識。而世或有稱焉。何也。蓋必於其子焉。是以孝子之於親。唯恐其名之不顯有稱也。宜其封土未乾。而表石已拱。奈何遲遲若緩而弗爲哉。不有以顯之。孰從而信之。不有以揚之。孰從而傳之。此歐陽文忠公所謂有待者也。進士徐鑑。一日拜予。泣且言曰。鑑不肖。先人沒。十有五年于玆。未克表其墓。每視蔑草之易。惕然自傷。徒隱忍不敢輒有請焉。良以不肖孤學未成。名未遂。而不足乎顯揚故耳。今忝竊科第。荷上恩。俾歸修其榮於桑梓。幸莫大也。唯是先人之墓石。復稱所樹立。是死先人也。將得爲人耶。先生閔孤有素。敢以爲請。予聞有歎曰。噫。鑑蓋有待者乎。宜不咈所請。按狀。君姓徐。諱禮。字士恭。別號敬齋。系出偃王後。家世衢之龍游。有諱宣者。遷淳安。遂爲淳安人。祖諱參宗顯皆懷德弗耀。君資沉毅難撓。襁褓。已與凡兒異。至弱冠。執父母喪如禮。歲時祭祀。必極哀慕情。治家嚴而有法。閨庭之間。斬如也。至於待人。則和氣藹然。略不生岸谷。家雖饒。以勤儉自勵。遇人貧乏。雖傾囊賑之無吝色。爲百夫長。閔小民困於征科。爲代輸於官。或有加以非禮。弗與較。以故鄉人德之。稱爲長者焉。君性嗜書。通大義。不惑異端之說。教子必擇嚴師。親課至夜。如鑑後有成。遣入邑庠。諄諄訓以忠孝。晚厭塵喧。闢別墅。構亭鑿池。環花木。時與賓友徜徉焉。嘗買舟下錢塘。覽西湖風景。留連經旬而返。正統丙寅。復擕所知往。疾暴作而卒。乃十月一日也。距生洪武己巳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八。配王氏。馬山處士某之孫女。有婦德。子五人。鑑中庚辰王一夔榜進士。孫男某。女某。某年月日。歸葬於奧嶺之原。嗟夫。生有德則死有表。表者。表其德也。世之高年碩德之士。宜不少。而卒罕聞焉。三尺之墳。寂寞於寒煙敗草間。可哀也已。求其故。豈非闕蔑有聞也耶。今君德高於□。而其子克承厥志。讀書取進士名位。殆駸駸顯仕。他日寵章褒贈。九原生輝。且將高螭鉅龜。假當代大手筆以昭不朽。豈止如斯而已哉。於乎。君可謂有子也。試表其略以俟。

姚文敏公奏議補缺

奏議

一爲陵廟事

禮部尙書臣姚夔。爲陵廟事。於禮科抄出該大學士彭時等官。奏稱慈懿皇太后壽終所宜。奉梓宮祔於裕陵。奉神主祔於太廟。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本部尙書姚夔。於奉天門。欽承聖旨。是着禮部便會多官府、翰林院遍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及同翰林院衙門。議得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先帝二十餘年。誠孝一心。夷險一德。孚於中外。實無間言。是以先帝眷禮始終。有加無替。皇上嗣統。既致隆於所尊。而有慈懿之徽稱。復推崇於所親。而上皇太后之尊號。兩宮之名號既同。二母之體位相等。陛下孝養。無間彼此。天下之人。皆知皇上克體先帝初心。以爲至仁大孝。莫過於此。今欲別擇葬地。人情驚駭。臣昨者已嘗備述悃誠。未蒙允答。今該前因。臣等竊以爲山陵宗廟。皇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今慈懿太后以先帝之后。實皇上所尊事者。皇太后以皇上之母。實先帝所眷厚者。情無間然。事同一體。人心天理。實難差別。臣等謹欽遵議得大行慈懿皇太后。卽合葬祭與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俱於英宗睿皇帝裕陵合葬。慈懿皇太后居左。皇太后居右。一體祔廟。允合天下萬世至公之論。學士彭時等所言委的出自誠懇。忠愛朝廷。伏乞慨然允納。則既足以副

皇上大孝之誠。亦足以昭皇太后仁厚雍和之德。而於先皇帝在天之靈。豈悅欣享。厚福無窮矣。臣民幸甚。萬世幸甚。茍一合葬祔廟之制。少有疑阻。不合禮典。關繫非小。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天下之人。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萬世下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禮改而從正者乎。如此則皇上之盛德有所累。而於皇太后之盛德。亦有所損。使臣等緘默不言。徒阿順承而致於此。萬死莫及也。謹會本具題請旨。

一爲陵廟事

禮部尚書臣姚夔爲陵廟事。該本部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錦衣衛、六科、十三道官。謹遵聖諭。議得大行慈懿皇太后。理宜合葬祔廟。緣由會本具題。奉聖旨。卿等所言。固是正理。但聖母在上。事有窒礙。朕屢行請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往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養兩宮如一。若因此違忤。至有他虞。豈得爲孝。今當於裕陵左右。另擇吉地。安葬崇奉如禮。庶幾兩全。爾等其體朕意。欽此。欽遵。臣等又以仰窺聖志。既竭忠誠。以致送終之孝。又加委曲。以承母后之命。堯舜孝弟之君。不是過也。臣等今復會同各官。議得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有祖宗之天下。謹守祖宗之成法而已矣。我國家祖宗成法。盡善盡美。父子夫婦。各有倫序。三綱五常。純無不備。是以百年以來。海宇奠安。華夷一統。國無異政。家無殊俗。良由此耳。今者合葬祔廟之禮。祖宗之成法也。而皇上重以母后之命。而或致疑。其勢有未盡。臣等以爲祖宗成法。天下臣民不敢違也。而先皇帝與母后。繫屬祖宗之後。尤不敢違。先皇帝與母后不敢違也。而皇上爲先皇帝與母后之子。爲祖宗列聖繼世承統之子孫。尤不敢違。今日之禮合宜。固先皇帝之心。是母后之德。盡皇上之孝。無間然矣。今日之禮。稍不合宜。非先皇帝之心。是母后之德未盡。皇上之孝未至。寧獨安乎。母后者。皇帝之所在。先皇帝者。祖宗之所在。母后與皇帝之所以盡心於先皇帝者。即所以盡心於祖宗也。皇上之所以盡心於祖宗者。是即所以致孝於先皇帝也。即所以致孝於母后也。使母后於祖宗有貶名。皇上之孝孰大焉。使母后於祖宗有他議。皇上之孝未至孰甚焉。如以爲母后深居禁闈。偶未及此。則曰起敬起孝。曰父有爭子。曰號泣隨之。在皇上處之而已。如以爲母后有旨。堅持不從。則曰尊無二上。曰處親以六義。在皇上處之而已。大抵母后之命固當重。有祖宗之命尤當重。母后之命固未可違。而祖宗成法。尤不可違。在皇上念之處之而已。臣等凡庸。俱叨任使。俱有身家不足恤。誠以皇上有祖宗之天下。當謹守祖宗之成法而已矣。臣凡庸不揣。分甘求退則可。若曰緘默不言。依阿承順。以負皇上大恩。則不敢。所據前項大禮。臣等披瀝再言。伏乞聖明採納。斷而行之。臣等無任戰慄俯伏候命之至。

一爲陵廟事

禮部尚書臣姚夔爲陵廟事。昨者該大學士等官彭時等官。奏稱大行慈懿皇太后崩逝。所宜奉安梓宮於裕陵。神主於太廟。蒙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錦衣衛、六科、十三道等衙門。議得今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祔於先帝

之左。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等因。題奉未賜允納者。臣竊以爲人主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唯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本然之天。禮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胥所繫焉。不可不慎也。大行慈懿皇太后自冊立爲皇后。正位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婦道全矣。皇上嗣位。尊爲慈懿皇太后。施詔天下。與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逝出於考終。發遺詔於天下。陛下爲之擗踴哭泣。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有缺典。則陛下之道全矣。使在先皇帝時有廢命。婦道虧。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稱。使慈懿時有過舉。則母道虧。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不可廢。子有至孝。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亦無纖芥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篤。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累召詢問。以爲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窺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屏營宵旰。似難裁處。臣聞昔桃應問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以天子之父殺一人。宜若可容。而士必執之。何不得以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非維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諭。易爲轉移耳。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諫勸。至於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皇太后脫或有慾。而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至。而不敢忤焉。則於恩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慈懿與皇太后。他日並合於裕陵。並享於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小大之分也。無損於此。無益於彼也。設使慈懿先入裕陵。而皇太后他日失所尊。慈懿先入太廟。而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小大之分也。則有損於皇太后而益於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今日葬於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於右。慈懿今日祔於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者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昔已遜處別宮。別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遜處他宮。別立皇后。豈得謂之同乎。況宣宗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莫及。自咎曰。此朕幼年事。茲可知矣。又況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葬祔廟是。不合葬祔廟非。是非之間。自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慕。同此向慕。則同此愛戴。勢力不能移。刑威不能迫。惟禮義統而聯之。何啻膠漆之堅也。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堤潰水決。而不可收拾矣。夫天命之歸人心。是繫人心一去。天

命不能獨留.勿謂此一事未必遽失天命也.天命人心之去留.毫忽間而已矣.昔漢祖爲義帝發喪而得天下.項羽殺義帝而失天下.皆由一事所召.可不畏哉.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諭.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明之德.英皇歆享於上.臣民愛戴於下.有光天地宗社.而萬福攸降.臣等不勝幸甚.

明史列傳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孝子伯華孫也.正統七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明年授吏科給事中.陳時政八事.又言預備倉本振貧民.而里甲慮貧者不能償.輒隱不報.致稱貸富室.倍稱還之.收穫甫畢.遽至乏絕.是貧民遇凶年饑.豐年亦饑也.乞敕天下有司.歲再發廩.必躬勘察.先給其最貧者.帝立命行之.景帝監國.諸大臣議勸即位.未決.以問諸言官.夔曰.朝廷任大臣.正爲社稷計.何紛紛爲.議遂定也.先衛京城.請急徵宣府遼東兵入衛.景泰元年.超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四年.就改禮部.奉敕考察雲南官吏.還朝.留任禮部.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告.夔強起之.偕羣臣疏請復太子.不允.明日夔欲率百官伏闕請.而石亨輩已奉上皇復位.出夔南京禮部.英宗雅知夔.及聞復儲議.釋召還.進左侍郎.天順二年.改吏部.知府某.以貪敗賄石亨求復.夔執不可.遂止.七年.代石瑁爲禮部尚書.成化二年.帝從尚書李賓言.令南畿及浙江江西福建諸生.納米濟荒.得入監.夔奏罷之.四年.以災異屢見.疏請均愛六宮.以廣繼嗣.乞罷西山新建塔院.斥遠阿叱嚟之徒.勤視經筵.裁決庶政.親君子.遠小人.節用度.愛名器.服食言動.悉遵祖宗成憲.以回天意.且言今日能守成化初政足矣.帝優旨答之.他所請十事.皆立報可.慈懿太后崩.中旨議別葬.閣臣持不可.下廷議.夔言太后配先帝二十餘年.合葬升祔.典禮具在.一有不慎.違先帝心.損母后之德.他日有據禮議改者.如陛下孝德何.疏三上.又率羣臣伏文華門哭諫.帝爲固請周太后.竟得如禮.後孝宗見夔

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乃如此.彗星見.言官連劾夔.夔求去.不允.帝信番僧.有封法王佛子者.服用僭擬無度.奸人從之.競爲其徒.夔力諫.勢稍減.五年.代崔恭爲吏部尚書.雨雪失時.陳時弊二十事.七年.加太子少保.彗星見.復偕羣臣陳二十八事.大要以絕求討.禁採辦.恤軍匠.減力役.撫流民.簡冗費爲急.帝多採納.明年九月.南畿浙江大水.疏請命廷臣共求安民弭患之術.每遇災異.輒請帝振恤.夔形於色.明年卒.贈少保.謚文敏.夔才器宏遠.表裏洞達.朝議未定者.夔一言立決.其在吏部.留意人才.不避親故.初王翺爲吏部.專抑南人.北人喜之.至夔.頗右南人.論薦率能稱職.子璧.由進士歷官兵部郎中.項忠劾汪直.璧預其謀.直構忠.逮璧下獄.謫廣西思明同知.謝病歸.夔從弟龍.與夔同舉進士.除刑部主事.累官福建左布政使.與右布政使劉讓同年.不相能.讓粗暴.龍亦乏清操.成化初入覲.王翺兩能之.

校勘記

贊第一葉第六行　公魁開取高第　魁下敚禮字

第一葉第七行　而爲之贊　爲誤作謂

第一葉第十二行　迺超乎秋卿　超下敚乎字

贊第二葉第七行　錢沛太平　錢沛誤作粉綸

第二葉第十一行　翊扆以持衡　翊誤作宜

第二葉第十二行　抑執得掩其精英　執誤作熱

卷一第三葉第十四行　樹德莫如茲　當作茲莫如以就本韻

第四葉第八行　仰億講學時　學誤作下

卷二第二一葉第一行　春晚喧喧布穀鳴　穀誤作谷

卷三第三二葉第九行　一試春闈歎　闈誤作圍

卷四第六二葉第七行　昔料椿庭夜怯寒　椿誤作春

卷五第七三葉第一行　能令祠廟一時新　誤作廟祠

卷六第八六葉第五行　刑進士　刑下有部字蓋謂刑部觀政進士也

卷七第九六葉第八行　穀實甘美　穀誤作谷
第九八葉梅坡記　此記曾見公手書眞迹字體有似蘇體之
第九八葉第十五行　有子泉　子泉上有孝字晉夏孝先廬於泉旁有碑記石刻不記何人撰
第九九葉臥雪庵記　觀此文知文敏與寨族先世有姻連
第一〇一葉第一行　播厥百穀　穀誤作谷
第一〇五葉第十二行　御史丞　丞上敓中字
第一一一葉第十二行　鎦芥　鎦字誤當是屧字
第一一三葉第十行　於讀書之室　於上有榜字
第一一四葉第三行　而損減之　減似滅字之誤
卷八第一一七葉　半隱生傳　此文予年十一隨先大夫館秀峰趙氏幾睹文敏手書眞迹
卷九第一四七葉第二行　通州三縣人　三下皆當有河字
第一四八葉第十一行　敷政悠悠　悠悠當作優優
第一五二葉第十五行　脫故翁得以優游桑榆享其壽考　脫字衍
叢殘第四葉前九行　則國非國　非下有其字

戊戌長夏中江行館校一過並鈔明史本傳附刊集尾芳郭後學袁昶敬識

奉使錄

張寧撰

奉使錄卷上

明　方洲張寧撰　黄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乞定名次題本

禮科掌科事給事中臣張寧謹題，爲公務事。臣蒙欽差與同錦衣衛帶俸都指揮武忠，前往朝鮮國公幹。所據鮮朝領勅及到彼序坐回日複奏題本，僉名稱臣等項，臣欲遵奉原降勅旨，序列在前，緣武忠係武職三品，臣係文職七品，於心未安，伏乞聖裁。奉聖旨，朝鮮國習尚文物，張寧正使，武忠副使，欽此。

右題本天順四年二月進奏，後三日早朝罷，駕幸文華殿，太監牛玉傳宣給事中張寧，引至內門，上方下登，立殿陛，寧趨入叩首俯跪，有旨令近前者再，問所進本事，寧叩首讀奏詞一過，上曰，汝近侍官，豈論品級，則李璨當待，或有典故問答，非武忠所能，汝坐次在上。寧復叩首，仰見天顏悅豫，因敢奏請所往事宜，皆優賜裁決，雖諭再三，願近侍中貴人有勅諭朝鮮國王，須得知此人去之語。寧復頓首謝，蒙賜酒飯於春坊，明日降旨，繼有金織襲衣之賜。

遼東復奏題本

欽差正副使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張寧等謹題，爲公務事。臣等先奉勅旨，往朝鮮國公幹。天順四年二月十一日行至遼東，都司欽奉勅令，得遼東鎮守等官奏報，毛憐衛都指揮尚並加等，曾合人馬往朝鮮國報讐，朕慮齒性猜頑，或有此舉，恐道路不便，未可前去，勅至爾即會同鎮守等官，差人遠探消息，

以爲進止，若有此事，爾且於遼東暫住，待寧靜無事，然後起行，欽遵。臣等仍還廣寧，於高平驛會同欽差鎮守遼東左少監覃璣、總兵官海寧伯董興、巡撫左副都御史胡本惠，計議得倘並加人馬往朝鮮國報讐，原係傳報事情，未委虛的，欲便使人前去，緣出境地無人煙，無從體探，若至彼國地方詢問，恐亦未得實情，徒勞往復，除撥精鋭馬隊官軍二千員名，委都指揮李端管領，於本月十八日起程，仍遂程於內差人前探，護送相機行事，到彼交界無事，官軍即便回還外，具本差舍人李維親賚，謹具題知。

朝鮮義州遣還護送官兵榜

欽差正副使禮科等衙門掌科事給事中等官張寧等，爲約諭事。欽承帝命，有事於朝鮮國，照得本國素承禮教，世樹藩垣，朝廷奄有萬方，於茲特加撫恤，待以不疑，顧以使行道遠，多遣兵馬遞送至境耳。緣某奉勅不敢稽行，合於本境留示隨從官軍人等，所據該支樹岸，悉聽管領都指揮李端，毋豫摘撥的當人員，隨便支送，不許多人過界紛擾，有違朝廷撫待至意，敢有不遵約束，私相取與，因而延滯日時，不即回還者，悉行聞奏，各宜戒慎，毋或有違，故示。

朝鮮國回還復命題本

欽差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張寧等，臣等先蒙差往朝鮮國，勅諭國王李瑈，責問誘殺毛憐衛都督僉事郎卜兒哈等十六人，緣由李瑈迎接禮儀，一盡藩國之體，開讀之際，跪伏戰兢，具言卜兒哈世居彼國，曾算地面，無異編氓，自父祖並王時，來住都城，娶妻從仕，今父子通謀作亂，罪不容已，至今其子阿比車逃亡，含怨擾境，殺擄臣以此，但知遵法爲治本國，耗亂之人，實不知什受朝廷官職，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本國所有土地人民，皆爲朝廷看守，豈敢過分干犯，臣等誠恐帶去通事序班語言訛舛，當取紙筆，與李瑈作字問答，先後相同，的是實情，無所矯飾，臣等畢事回還，李瑈已差陪臣戶曹參判金淳、慶昌府尹梁誠之，於三月初十日赴京謝恩，謹具題知。

晚發豐潤

蕭蕭車馬度重岡，回首都城意渺茫，斜日下時人望遠，孤雲飛處客思鄉，黃茅矮屋山居小，白艸浮鹿石路長，星月滿天行未歇，俯鞍還復候行裝。

次永平登撫寧

縈廻石磴緩緩行，海氣山光欲滿城，駐息暫憐官舍近，依隨聊慰館人迎，北來郡郭推名勝，東去關門繼治平，却算歸期春正好，也應無地不深耕。

薊州

煙光迷遠岫，路色上征衣，郡邑行將近，山村望轉微，登臨辭苦節，何暇惜多違，所愧經巡處，勞人說是非。

梨河有張果老餵驢石檢陽有張果老鋪不知何由得名二首

嵯峨白石蘚痕滋，斧鑿何緣倒見施，聲迹由來俱是幻，不須回首重興思。

木柵標題跡已陳，知增衰柳末勝春，停鞭欲問當年事，翹首斜陽不見人。

宿遼陽驛

亭館蕭條艸木殘。碧峯煙鎖晚增寒。隣翁社老紛成巷。野飯山殽進滿盤。千里驅馳懷國事。一宵淸宴有餘歡。明朝擬上遼陽道。斂問征夫夜未闌。

至山海關二首

遮路臨關斷。雲山際海多。驅車登峻坂。飲馬下長河。跋涉眞吾事。咨詢奈爾何。旋歸知不遠。隨處記經過。

望望逾高嶺。迢迢知幾程。野人淸驛道。疲馬歷空城。茅舍山炊熟。松膽士炕平。依棲聊復爾。按轡又東行。

宿山海驛留別張用暉主事

別來淸夢每相尋。客裏逢君坐夜深。千里鄉關孤鴈影。十年樽酒故人心。邊城寒氣春猶重。海國潮聲夜欲沉。明月輜車何處是。遼陽東去馬駸駸。

過山海關

百二山河擁帝京。鐵關金鎖接長城。遼陽千里無烽火。薊北諸屯有重兵。鼓角遙迎持節使。關門爭訝棄繻生。壯遊未盡登臨興。一騎雲飛海浪橫。

連遇大風。宿前屯衛。次日早趨沙河驛。望寧遠。途中苦寒。

雞鳴戍鼓起城樓。碧海風高馬上愁。天地無心憐遠客。關山何處是營州。壯懷慷慨看長鋏。倦體支離惜敝裘。却信邊寒正苦。春陽幾日到遐陬。

寧遠道中晚行

行行關道接山谿。城堡連延斥候齊。野燒過林枯草盡。瞑煙生樹遠村迷。人行落日多思歷。馬渡春冰半沒蹄。翻憶故園行樂伴。百花深處聽鶯啼。

寧遠東南有山居海中。去岸二十里。名覺華島。中有大龍宮。千佛院。皆金人所建。士僧數十人。自相耕鑿。若與世隔者。每歲海冰可通車徒時。則一城薪炭。皆仰給於此。聞其中甚幽絕可愛。亦邊鄉一勝地。惜行役匆匆。不能一到。

古刹寥寥海島邊。行人指點說當年。山門未乞新開額。常住猶耕舊施田。寒日每輸城邑炭。漁舟時送佛燈錢。官程咫尺空經過。悵望煙波思渺然。

宿松山所。遇孟玉千戶。老而能言。談開國以來邊事。歷歷可聽。次日至趨凌河驛。道中述。其語爲四絶。

七歲爲官今七十。直從洪武到新年。同時將士皆稀少。嬴得兒孫滿眼前。

牢落關山百戰中。此生無罪亦無功。于今邊境安如堵。共說君王似太宗。

當時倭寇入遼陽。付遂偏裨夜伏藏。百騎成灰諸賊盡。傷心和淚說劉剛。

雙鬢蒼蒼筋力微。已教兒子代戎衣。此身雖老猶能射。關上雕弓去打圍。

途中懷楊叔獻主事

春初爲別後。春盡尙殊方。明月心期在。浮雲夢寐長。看花懷共賞。折柳惜分芳。想見同年者。聯珂集登行。

廣寧諸屯衛騎士。皆以獵犬自隨。所至有獲。戲作畜犬詞。

舂米莫乘糠。薄苦莫乘糜。飼餵須教飽。驅逐毋令傷。營中畜犬勝畜羊。且將犬出窮荒獐。邊城無盜不須吠。明日燒荒出城去。

桃源圖爲遼東李都閫錫題

落花流水春將暮。武陵漁郎迷歸路。山扃洞鎖氣蒼開。誤入桃源最深處。里巷盡聞外客名。傾家出見勤歡聲。不知歲月今何日。却問阿房成未成。語罷相邀扣蓬堵。瓦缶瓷甌間賓主。兒童將茗婦將醪。禮數空疎意淸古。舉中重述始來時。黔首驚聞族李斯。強者弄兵弱者死。惟我數家猶子遺。老幼攜持輿滿鬆。冤伏鳥投枯巢落。披荊破楚履巉岩。絕境天荒隔塞廓。壅山塞岫種桃花。谷變陵遷幾歲華。前人老死後人壯。來日無多今百家。今年大水漲溪澀。舟輕直渡桃花嶂。佳期難再事難憑。不說人間說天上。到處窮荒草滿蹊。武陵深窈易相迷。何須更問神仙事。險遠由來是五溪。

爲遼東都司斷事陳公佐題畫幷題竹四首

西風吹雲江樹白。黃葉寒潮弄秋色。斜陽欲落鴈來時。蘆芷江邊共蕭颯。浩歌一曲下中流。欲探芙蓉不自由。淸風明月若長在。沙鷗野鷺相對愁。南遊忽憶湖湘道。千里心期夢中老。岳陽樓上望君山。一點靑螺隔雲小。彭蠡風高浪接天。行人欲渡已茫然。非熊事業來何晚。回首空江生暮煙。

樹杪靑山嵌湖曲。古墻陰處苺苔綠。野梅客落棠花開。柴門半掩黃茅屋。空林寂寂永無聲。村墟寥寥一犬鳴。年華欲盡衆芳歇。宛宛白日傷人情。巉岩峻坂連平越。疲蹇凌兢度遐徼。人影東來知是誰。小橋流水黃昏月。武陵年少白馬驄。寶馬朱輪橫路衝。揚鑣閉門頭雪白。却笑年年空著書。

墨竹二首

流雲滿空江月黑。天漏無聲瀉虛碧。梧桐露白鳳毛垂。湘妃舊珮鮫綃濕。短蓬孤燈照殘更。千里江潭幽夢生。隔江誰唱鷓鴣曲。忽憶君山雙笛聲。

崖收鼓氣天行金。紅鱗委翳蒼煙沉。潛蛟倒海風翻穴。十二瑤樓環珮音。南州高士風流欲。空谷佳人苦離別。想謹戲作紫鸞笙。同上瑤臺弄明月。

爲遼東巡按陸侍御平題畫四首

蕭蕭落木翳林坰。野色催寒帶晚晴。滿地秋風吹雨過。亂山斜日照人行。草荒別墅鷗盟遠。雲護空壇鶴夢淸。彷彿江南舊遊處。小橋西舍讀書聲。

榕葉成陰長綠苔。素風飽颼麥荷開。鳥邊山色雲中出。戶外泉聲樹杪來。一路岩嶒僧舍近。隔溪人語釣船迴。若耶溪水山陰路。何日扁舟重往陪。

巖壑蕭條雪滿庭。凍雲連地晚冥冥。春隨溯上騎驢客。人在孤山放鶴亭。海島風翻千樹白。蓬窗燈火一龍靑。不知何處空歌夜。金帳羊羔酒未醒。

登山東去野橋西，茅屋陰陰柳樹齊，疎雨落花村犬吠，淡煙芳草水禽啼，林泉杖屨時相過，溪上壺觴每自攜，何日閑尋休沐地，葛巾野服共幽棲，

遊鳳凰山記

自遼城東行三日，出連山隘，又一日，至鳳凰山，去朝鮮境僅百有餘里，士人稱爲開州，其地蒼莽無人之場，山勢周環，連亘不絕，惟南面少缺，如人臂合抱而掌未及接者，首尾低昂，大籠偃伏，左右若兩翅，東西相望，宛如一大山，不知其中能寬閑空隙也，予初以使事，未遑登覽，春三月二十有二日還過其地，遼東都司李君本正，以千五百騎行送，適日暮投營於此，因與副使錦衣衛武士英三人，連轡鼓吹而前，皆疊石爲城，隨山爲塞，巉岩崩毀過半，其缺處爲門，石梟攲擺，沙土中猶隱約可見，門外稍東西向有水，闢架石作梁，水聲幽幽然出叢薄間，若訴語者，入門左折而西，高崖絕巘上有土堆隆隆，意當時瞭遠處也，右折而東，盡窮谷，蹊際有舍一楹，覆地爲椽，上無片瓦，惟朽餘壁立，不知何人所常依息，疑野人射獵時佰宿草具也，自登北行，皆平曠，幾二里許，石級頹殘，瓦礫零落，若官府廢治，又二里許，正北山坳處，適與所入門相對，皆灰隔重石爲闕，兩旁積石方尺者千餘，若將下壓抑敵者，極北南立，四顧平軸，凝風蓄氣，眞天造地設，儼然千家城郭，四隅松柏彌山，荊棘被道，豺狼虎豹麋鹿狐兔之迹，交羅其間，不可復進，徙擁立流覽，慨慨與思而已，或者以爲始孟蘇時郡邑，又以爲故高麗時城壘，又相傳唐太宗征東下其地，嘗頓兵於此，是皆不必盡然，而亦未必不盡然，但其東北與女直，海西之境相接，而此山正當其衝，故當時立城置守，以控扼之，經營締造，可謂得矣，又孰知今日淒涼荒落，而爲過客之悲也，嗟夫，禹貢職方所載區域疆還更置，不知其幾何，而始致今日之完盛合一，遺蹤故跡，無處無之，得失興亡，各由其道，是皆不足吊者，而暇爲夷狄悲哉，相與□□□□皆此爲記，

奉使錄卷下

皇華集　朝鮮刻本

士生天地間，德業固大矣，文章特餘事耳，然自古論世道升降者，未嘗不以文章盛衰卜之，是何也，蓋文者言之成章，而德業之華也，故和順之積，而英華之發，彌中彪外，自不可掩也，而人才之興，則實關乎氣化，夫豈偶然哉，天順四年春，禮科給事中張公，奉使而來，咨詢之暇，遇景觸事，輒形賦詠，璀珠燦爛，溢於錦囊，幾成卷矣，越事乃旋，我殿下嘉公文雅，命詞臣編其所著詩文，俾永厥傳，實所以欽帝命也，遂命臣叙之，臣竊惟文運隨世運消長，而以文鳴世者，代各有人，自漢魏而下可數也，然其文章雖足可觀，而或不爲世用，雖遇於世，而文章又不足發之，每患兩全之難也，欽惟皇明御極，大化流淳，啓文運光嶽完，車書混，登賢崇良，布列朝著，士之抱道德，負材藝者，莫不依乘盛會，翅英騁靄，奮勵揄揚，以黼黻文明之盛，惟公材學之贍，器度之宏，蚤擢科第，蜚英燁赫，遂荷知遇，給事左右，以佐聖天子議禮制度之政，乃今遠銜使命，惠來於我，我國雖僻在海表，然秉禮惟謹，世蒙眷待，每頒明詔，必擇朝中之賢且才者遣之，儒雅之士，前後相望，今公之來也，尤信其特膺帝簡，祇奉容猷，使星耀彩，析木騰輝，播綸音於萬里，達輿情乎九重，上下交孚，遐邇夾和，海隅出日，永世安瀾，益沐我皇明陶鑄之鴻恩於無窮也，苟非以英傑之才，膺際遇之隆，出入將相，奔走賢勞，迪一人，事四方，著卜世是乎者，曷克爾邪，公之至是邪也，念王事有程，

紆懷擄及。然猶重道統而訪箕子。崇化源而謁宣尼。舉禮冏祭。式示周行。東人之接見者。仰若山斗。非但遜雅致。待介而已。鄉業之懿。因此可知。獨其文章可尙乎哉。觀其爲文。遇興振搞。如崑玉猿雜。取之左右。見錦亦抵。信乎其鳴世也。豈非所謂關氣化而生。遇於世而發之者乎。他日卜我朝世道之升降者。未必不自公而得之。則今茲珠唾之落海東者。亦不可佚焉泯其傳也。而我殿下翼翼畏天之心。惓惓好善之誠。欽帝眷。逐重其使。重使華途及其文之盛。意因亦可見矣。吁。豈非盛與。是年夏四月下澣。正憲大夫知中樞院事兼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世子左賓客兼成均大司成臣崔恒謹跋。

渡大同江

平壤孤城發曉裝。畫船簫鼓麗春陽。烏邊雲盡青山出。渡口潮通碧海長。共喜皇仁同大地。不知身世是他鄉。清樽痛飲頻相勸。四牡東風路渺茫。

登黃州廣遠樓

附樓高出翠微間。景物迢遙慰客顏。芳草夕陽天外路。亂峯殘雪海中山。煙凝野色村居小。風送邊聲鐵騎還。却憶帝鄉春似海。蓬萊宮闕五雲閑。

登鳳山樓留題

鳳山樓館鬱岧嶢。千里經行遣使軺。人語殊方應漸解。詩懷多病欲全消。望窮曉影雲連嶠。腸斷寒聲海落潮。不用咨詢重吊古。四隣無事息征徭。

二十八日午發劍水道中望龍泉

附樹高處驛亭孤。騎從如雲暮景催。綺徑藤蘿芳樹合。滿山荊棘野花開。林間春色鶯啼盡。天際晴光鳥帶回。何事碧霄凝望久。長安不見獨徘徊。

登金郊驛樓

搖搖旌旆遠躋攀。坐算遊程兩月間。芳草無情隨處綠。好山如畫對人閑。一年風物春將老。千里星槎客未還。昨夜分明夢歸闕。依然清禁立鵷班。

渡臨津

三月留華歲最新。棹歌聲裏渡臨津。雪消野渚多青草。雨過芳洲長綠蘋。畫舫清遊天上客。碧雲疎影水中人。桃花浪暖魚龍起。楊柳風和烏雀馴。歸思欲迷南浦樹。江流不到故園春。九重霄漢雙飛羽。千里星河一縱鱗。莫笑沿流同汎濫。也應隨處覩咨詢。叢行總爲宣恩命。非是乘槎漢使臣。

三月三日寓太平館

曲水流觴醉歸。風光雖是故鄉非。桃花小雨迷行館。細草春香上客衣。雙捲疎簾留新月。自吹長笛倚斜暉。此情不爲傷離別。王事驅馳惜重違。

登太平館樓六十韻

飛欞縹緲入蒼穹。西望長安路已通。天地有恩同覆載。華夷無處不朝宗。遼陽東下三千里。華嶽西連百

二重。金闕玉關嚴虎豹。白旛黃鉞定熊羆。漢南遠近烽煙絕。薊北諸屯保障雄。寰宇總歸周典則。輿圖盡歸漢提封。九成韶樂儀來鳳。五色祥雲駕六龍。上苑韶華寬似海。貴游羅綺爛如虹。福隆自古元無地。纖立生民未有功。萬國梯航馳玉帛。千家門第動爵纓。化行九服垣墉外。人在三王禮樂中。信哉不移高帝業。兩京齊出至神工。荒言却笑莊周叟。欲賦應須左太冲。身使殊方思莫及。心懸天府睇難窮。由來東土文風好。自昔中朝錫予隆。藩屏皇家崇節度。儀形聖範恤疲癃。內承盛旬民嘉靖。外控邊荒地激衝。八道分符循俗美。重門擊柝備時凶。路窮水陸鄉音別。春滿乾坤景色同。鷄犬人家延四野。煙波山郭亘千峯。流年又逐陽和換。微物均爲造化容。原隰條桑初展綠。池亭佳杏已迎紅。空林士淵人參長。遠島沙平竹蛤豐。芳草欲迷歸客思。蒼苔不鎖舊遊蹤。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竹外涼陰清鎖碎。梅邊香靄鎖朦朧。園則桃李蜂蒸蜜。野曠萊蕪鹿養茸。花落花開如剪綺。人來人去類飛蓬。興來倚檻吹長笛。坐久巡簷策短筇。高絕欲窺徐市國。淸虛渾憶武夷宮。扶桑析木疑相近。方丈瀛洲信易從。擬跨龍驤超汗漫。遙期鶴算等崆峒。國香膝馥流蘇繞。環翠闌干錦繡叢。入座有情看燕舞。過牕無語訝鶯慵。光生殿閣留宸翰。喜溢街衢結綵絨。何處村田聞社鼓。幾家庭院啓雕櫳。清泉門巷幽居雅。白石岩扉古刹崇。假有忽無嵐氣入。輕寒乍暖日華融。層冰絕壑長宜夏。高嶺孤松久耐冬。遊擬只應多雉兎。樵蘇元不禁兒童。川原縈繞迴堪騁。人物奇饒秀所鍾。華屋長衫襟役婦。卉衣陡笠沒官傭。府中戍鼓趨華吏。苑外鳴笳練小戎。鄉擅人城樓土布。地盤燒火鑄山銅。越裳重譯關津使。魯國多賢士類充。天際樓船來海賈。雨餘阡陌勸耕農。海門潮落騰大馬。沙磧塵清見斷鴻。邑閭陵知遠近。鳳山榛莽共溟濛。臨屯舊接真番界。平壤遙連漏水東。箕子荒祠碑岸樹。高麗殘戍石龍蹤。古今不盡登臨恨。形勝都歸磊隗胸。閱俗欲尋吳季子。不才深愧宰周公。卵金縱閱登天祿。伯玉蕭青滿射洪。論事自慚楊子屹。通時翻羨仲車聾。沉淪每笑溝中木。宜暢誰彌鑿下桐。勝覽直須探蘊結。高攀未許叩穹窿。境當妙處巧相會。情到盡時偏是濃。涼露寫詩銀管濕。夕陽催酒玉瓶空。吟成轉覺孤懷爽。醉後仍嫌兩鬢鬆。莫怪憑軒頻眺遠。苦回風物荷時雍。

天順四年春。余奉上命使朝鮮。登高望遠之際。緬懷帝都。流覽王國。天時人事。景物山川。幽顯雖殊。心目俱至。其間留連悲嘯之情。蓋有出於吊古詠風之外者。雖余亦旣知之。然興發成章。政自不能不爾也。樂華用賓。文獻之地。宜有同余心者焉。姑書之以記歲月云耳。

登漢江樓十首

東國有高樓。樓前漢水流。光搖青雀舫。影落白鷗洲。望遠天疑盡。凌虛地欲浮。八牕風日好。下榻重淹留。

春水鴨頭綠。曉山螺髻青。斷雲依遠岫。孤鶩沒長汀。異域傷離隔。明時笑獨醒。何因忽來此。詩思入蒼冥。

路遠輪蹄少。春深景物多。煙開山似畫。風淡水如羅。樂事酬佳節。清樽發浩歌。由來文物地。隨處好經過。

杳渺飛流急。逍遙石磴平。山銜晴更歇。江浦暗還晴。興與雲俱往。情隨草共生。雙親未能見。聊復念神京。

勝覽渾相似。佳期不用招。行疑鄉邑近。坐覺客懷消。谷鳥聲交應。溪花影亂搖。春風如有意。吹送木蘭橈。

洲渚望不盡。峯巒知幾層。病思金露藥。渴飲玉壺冰。瑤海航堪渡。丹丘羽未成。倚闌疑睇久。鄉思忽無憑。

亦有白雲起，只無黃鶴來。地深同閬苑，境勝倚蓬萊。趣比元暉逸，詩慚太白才。共拚金谷罰，莫惜玉山頹。
時序有代謝，江山無古今。衣冠從遊賞，詩酒復登臨。對酒懷鐘事，觀風憶素心。太平聲教遠，隨處有知音。
四牡息騑騑，超然坐翠微。酒香浮舞袂，春氣入羅衣。石徑松花老，疎簾燕子飛。坐中皆勝集，向夕未言歸。
徙倚窮佳致，盤桓極勝遊。賢王好賓客，諸相總風流。已醉仍須飲，將還更欲留。明朝太平館，回首更悠悠。

天順四年春三月五日，登漢江樓。時申權二議政、金朴二判書、李府尹、李二承旨在座，皆朝鮮名士也。酒酣落筆，偶成十韻。草率鄙俚，無足惟者，共發一笑，不妨以覆醬瓿云。又成一首。

春日登高舞景開，漢江春水碧於苔。爐烟萬里鷗波闊，花柳千峰鳥道回。天上星槎何處遠，城中冠蓋幾人來。客邊剩有題詩興，不用蘭亭暮雨催。

題韓判書狎鷗亭詩卷

水冥深處草亭幽，有客忘機狎白鷗。自許功名同散逸，真將心事學沉浮。綸巾羽扇閑揮灑，細雨斜風晚更留。好是曲江樓縣地，相親相近幾回秋。

御製詩，并賡制詩共一軼。簡要近體詳矣。夫復何言。況奎章宸翰，照耀古今，輝映宇宙，近之辭語，亦婉順得體，讀之可喜。宜為國之所什襲也。然洪武至今，世次已久，不知朝鮮之詩，果能皆如近否。三百篇而下，詩莫盛於唐。楊伯謙所述分為三，始音猶豐腴，盛唐則沉著，而晚唐遺響則漸流麗矣。此非盡出於時治之所感召，郡國鄉里之好尚差殊，遂失初意者，不能無耳。故雖周盛之後，鄭衛之音，未能終變與楚之詩，則遠無及。今天子以聖繼聖，朝鮮之使，職貢相望，耳濡目染，與初意不惟不渝，世久道成，疑必有益之者矣。聲音之道與政通，非小補益也。皆其始而美其終，抑惟候度有光焉哉。拜莊誦，復系以詩。

寰漢垂日星，煌煌麗穹昊。河圖與洛書，千載承至道。斤斤東國臣，心聲要敦詔。什襲矢弗墜，邦士永爲好。
歷年亦已久，風雅日臻妙。詎知純向殊，初意弗徵紗。古則貴敦柔，中更多叫噪。豈惟詞語間，政治實樞要。
我行日逾邁，觀風知適奥。忠貞世稱篤，文獻須繼紹。歸當告天子，陳詩補聲教。允然如有得，稽首三拜蹈。

余初至朝鮮，國王遣李府尹階從於太平館，禮意甚勤。及余行之五日，復遣趙黃州遠餞，酒半，持是卷索詩，詞意良篤，即席書一律以復之。

蒼蘚幽亭歲趣長，百年喬木儼成行。一簾疎雨翠尊潤，滿座清風枕簟涼。門戶有光懷種德，兒孫無恙見流芳。東坡舊記休重考，喜已掄材入棟梁。

李觀察以樗軒手軸求余詩，書此以復，誠達意而已耳。

多君闢之意，匪為山澤臞。心跡胡自異，高軒乃名樗。此木夙擁腫，置身惟櫟俱。弗為青黃用，弗為梁棟榆。
弃滋樂輕志，婁然無世虞。伊人雖匪融，所志良足譽。成功儻自保，寵利難久居。富貴衆所忌，名節須不渝。
讀者終受益，喬始末乃餘。莫謂此寓言，可以循聖謨。

三月十五日，使還平壤，觀察使曹君求賦松軒詩，書此以復。

高軒瀟灑傍岩丘，松樹陰陰翠欲浮。老去雖同樗櫟朽，時來已副棟梁求。半簷殘雪三冬夜，一枕清風六月秋。不是閑居好奇勝，太平王相雅風流。

三月十五日，使還平壤，湛浮碧樓，因節命名之意，效溫李體，爲短詞一章，以紀興云爾。

洪流綠淨春無底，地核龍蔥嵌春水。輪囷屈氣凝不散，十二雕欄晃如洗。荅明倒浸蔚藍天，暖香半落蘋蘩渚。綠雲淺漱翠煙沉，人在瑠璃鏡光裏。青城仙客還從東，袖攜紫玉登蒼虹。左招浮丘右關尹，酒酣髮鼓竭夷宮。調爽醉臥呼飛廉，滿屋鮫珠浣衣冷。明朝回望舊遊人，一片江聲夢中拔。

和陳先生登萬景樓二首

押韻爲和，非古也。自明良賡歌，以及唐人，皆無此制。所和者倡成作者之意耳。宋至蘇黃諸公，始廣是法，後世多步武之。余平生最懶於此，蓋不能如前人之巧妙故也。茲登萬景樓，見內翰陳先生之作，因步其韻爲二律，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耳。觀者將恕我一笑也。

江上危樓離俗氛，春初經過未相聞。風雲丘壑高低見，草樹人家遠近分。午館茶煙香冉冉，芳塘桃浪綠沄沄。杏詢已逼歸期促，一倚雕闌日又曛。
九霄西去是臺巒，萬景樓中暫解衣。天遠江流何處盡，春初詩與近來微。歌聲隔浦眠鷗起，松影迎風舞鶴歸。時物未闌清賞倦，不禁回首白雲飛。

朴判書爲咸川都護府使，李孝思求贐行詩。余以浮麗之詞，不宜施於學者用功之地，作銘貽之。

行必有常，言必無僞。動靜不忘，隱顯一致。始自幾微，爰及品彙。曰敬曰誠，允之則是。

孫壽山，司譯院判事也。陪從日久，臨別乞詩，書以與之。

從來久客惜人情，況爾追隨本志誠。鴨綠江頭分別後，只應含淚入山城。

朴枝，司譯院判事也。陪從日久，臨別乞詩，書此以見意。

千里相隨一月情，別時深見此心誠。只今重譯來王日，屈指行看入帝城。

醫官鄭次良再拜乞詩，臨別書與。

東來無處問岐黃，共說君家肘後方。明日別懷何最是，杏林春雨橘泉香。

壽竹與知印黃致和

春雨一雨葉，東風三四枝。冰霜舊相守，不寫竹枝詞。

壽幽竹與察訪李扶

新竹初解籜，幽叢未著花。風光雖淺薄，生意亦無涯。

余來朝鮮，國之諸臣，無日不交相候問，皆雅有禮度可道。其間迎送陪從，所與朝夕非處者，惟判書判書朴君一人最久。判書老成文雅，中敏外嚴，加以謙密不矯，得諧佁體，讀書能文章，善辭令，有古列國大夫之風。自義州往復幾一月，雖勞頓不怠，始終未嘗有惰容，非夙不振者能之乎。余初至，判書遣二子安命、安性謁拜館下，進退肅雍，不敢當交接禮，家教之隆，因大可見，是皆人所難。

而判書具有之風塵宂介中。覺然之容。何可多得也。茲將遠道。彼此之情。不能不相爲動色。因啟近讀一章。既以敍區區之懷。且以塞判書之請。斯文古道。是又不能以古名義相律也。不識見者以余言爲何如。

朝鮮賢臣朴判書。老成文物非凡儒。巍山玉笋鳳凰侶。弱流鐵網珊瑚株。鴨綠江頭一相見。雅度清談使依戀。曲池春水醆倒吟。驛路東風夜供燕。太平孤館漢江樓。行處追隨坐處留。怡然似我故鄉地。恍若與子平生遊。羅羅二子何瀟灑。深夜燈前共樽斝。詩禮真堪伯仲間。衣冠背托轅軒下。爾來懷抱暫相忘。又復陪鑾遠去裝。新情不減舊情好。歸日翻嫌來日忙。碧波芳草臨津渡。綠水龍泉鳳山路。黃州樓上望西京。總是浮生別離路。離路促。倘相逢。西去遼陽幾日同。平田遠樹只長在。流水行雲無定蹤。無定蹤。渺何際。蓬矢桑弧九州地。海北天南風雨時。也應共有相思意。君不聞鄭大夫。田廬草服人歌呼。又不聞吳季子。遺德名言傳國史。當時學點幾何人。蝸角蠅頭徒已耳。君家父子曾名流。康莊良驥洪河舟。行盡寶國在千里。莫爲臨岐生別愁。

天順四年春。予以使事至朝鮮。道經平壤。謁箕子廟。瞻拜仰止。遂書所見於大同館。

唐柳宗元。以正蒙難法授聖化及民三者。敍箕子廟碑。大人之能事畢矣。獨其所謂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之論。竊不自揆。未能無疑。夫比干未死。天下猶商。先生以王室父師。乃不肯正救於未然。而欲僥倖於不測。斯亦難言也。借使果有是心。卒之亂亡相尋。擧事無成。此尤中智所不爲。而謂大賢君子爲之乎。當三仁告語之際。腎腸心腹。皎然相見。而先生之幾微。曾不少見於此。是其佯狂不諫之心。固已審有定見矣。及周之興。武王訪之而即畀封之。而亦就故都之民。不忘殷武庚之心。欲繼緒而亦未嘗一致意於其間。惟假法教民事。與禮讓俗爲。處此東土。若固有之者。且其初封之時。朝鮮始克通道。及成王之世。傳稱箕東服。迺至東魯聖人。亦有君子何陋之語。苟非先生安土導民之力。其化遽能如是哉。即其終之事。可以知其始之心矣。然則先生豈將果於忘殷。而樂於從周耶。是不然。商之亡天也。周之興天也。洪範之道。幾絕而復傳。幾塞而復通。亦天也。知其在天。而且晦身以自辱。不爲周臣者。斯亦天也。蓋天者理而已。聖賢之言語動靜。皆所不違。況其大者乎。全盡此理。而處之必當。用之無私。施之即準。此聖人所謂仁也。雖然。頑民反側。武庚之鑒不遠。況乎材足以濟事。德足以勵人。道足以立世。如先生不惟不致意於其間。而且終始遂其不臣之志。歛大惠施於一方。俾夷爲華。彝倫禮樂之澤。至于今不衰。世受封錫。享國長久。而先生亦永有廟祀者。皆中國周之賜也。於虖周亦仁矣哉。

名說

義州州判鄭六乙。有子甫八歲。頴悟善應對。過於常兒。異韓文公所謂可念者也。余與副使武公。嘗過一見。皆傾喜之。撫弄殊不忍捨。且日。其父爲之再拜求名。且曰。此子尚有弟一人。今六歲矣。如見念。幸併賜之。因感其言之勤也。命長曰汝昌。命次曰汝裕。將期其能昌鄭氏之門。而克裕其後也。夫人能貴名。名不能貴人。爲父者須教誨之。而昌裕他日知好學之益。其以吾言而顧名思義哉。毋棄毋忽

正月二十二日至通州驛。會故人伍公矩。出鶴聲軒詩卷。求予題詞。因識數語如左。

太極無聲。形而後始有聲也。故陰陽闢闔而天地之聲出。呼吸運動而人之聲出。聖人通天地。和民物。而樂之聲出。然則樂也者。聲之至也。是以律呂定而天下無餘聲。古人謂大聲不入於里耳。言君子能諧之也。聲數既弛。末樂繁興。出於聖人者。既不得聞。而出於人者。又不足聞。禮樂之世。欲矯世弊而歸諸古。因假聽於天地之聲。而適其眞焉。此公矩鶴聲之深意也。嗟乎。當元之時。顧瘦之世既遠。豈惟淫聲之足以害正哉。目變於紅紫。而天下之色亡。口變於酸腴。而天下之味亡。心變於利欲。而天下之性亡。世之變爲其有極。而聲爲足哉。君子曰。聲之入人也深。耳之觸物也易。無意而遇者。惟耳有焉。故君子尤謹之也。雖然聲成於兩物之相遇也。故陰陽聲而爲雷霆。無聲則無聲也。事物感而爲言語。不感則無聲也。然則聲者。形器之餘耳。雖天地之聲。亦不能無變也。彼以鶴遊撲簌爲可恆也哉。必相與聽於無聲而後已。

二十二日早。過上清道士楊勝遠。以山水小幅求詩。勝遠余舊交。前歲使江西。皆欲一造其地。因盛暑而止。至今怏怏。茲相見途中。爲之暫止。情見於言。

小山庚橫大山起。延蔓嵩衡千萬里。大江東下勢中分。衡嶽南來背未已。嵯峨一道高薄天。龍蟠虎踞千千年。芙蓉城西白日莫。三十六峯生紫煙。岩回徑轉開幽闃。霧彩霞光照巖壁。滿地桃花太古春。一片煙波五湖白。竹窗幽戶佳期早。門掩雙扉天欲曉。漁舟尚入武陵溪。行人忘却天台道。去歲南遊過上清。蠟身擬訪安期生。風嵐迷步忽無處。回首亂山孤月明。

二十八日至山海關。與夏官主事章用璽敍舊。因談及豫讓事。所見異同不一。明日宿寧遠。作豫讓論。

嘗讀史至豫讓報仇事而歎曰。惜哉。讓所以爲智伯者似矣。所以自爲者則未也。夫所貴於君子者。以其揮之不去。招之不來。人不得而易也。若恩則懷。徵則讎。此庸人孺子之態。豈大丈夫哉。范中行之於讓。其恩禮厚薄。固不足論。然皆叨濫其職矣。吐哺其衆矣。稱臣於堵下矣。使有甚不合。何不早去。一旦事勢傾危。乃曰以衆人待我。我以衆人報之。嗟乎。若使爲人臣者。皆懷此心。皆藉此口。君父之難。誰將赴之邪。雖然。讓之衷不難識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若孔子不校季孟之待。孟子不留萬鍾之餼。此其心宜何如也。彼讓不過志於富貴者耳。譬諸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執此以扣人之門戶。其有與之者。則感悅敬羨。有不但已。其不與之者。則怨疾忿恨。苦不見其亡敗也。智伯適逢其飢而與之者。中行氏不知其飢而非與者也。感悅疾忿之不同。豈非讓之處心乎。曰。讓之於中行氏。固未也。其報智伯。何莫而非義乎。曰。夫義者。自羞惡之心而充之也。讓於讎不惡。亡怨不羞。豈有無羞惡之人。而可以爲義乎。且其自言曰。吾欲愧天下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然則在智伯皆爲人臣。而在中行氏非人臣乎。在智伯不可懷二心乎。而中行氏獨可懷二心乎。臣之於君。猶婦之於夫。婦亡其夫。再醮於他人之門。後雖有節。不得爲貞婦。臣亡其君。而再仕爲他人之臣。後雖盡死。其得爲義士哉。昔人以讓之死爲無所爲而爲。其事則然矣。而心則非也。其先也爲其待我。其後也爲欲顯名。古作史者與讓

於刺客之流。不可為無所見。故曰。所以為智伯者則似矣。而自為者則未也。雖然。齊桓晉文假行仁義。猶能脅周室於擾攘之日。況讓之一死。慷慨激烈。非充義至類之盡。則其所為。亦足以表率臣子。後世有歷事五朝。不失三公之位。若馮道者。聞讓之風。宜亦少有愧哉。

序

楓山章先生學行之美，詰、弱冠時已盛聞之。後官南都，適先生爲國子祭酒，間嘗往請益焉，親其儀容，聽其言論，誠爲有德君子。一時名公，未能或之先也。弟駢、方在太學門下，每稱先生履繩蹈矩，躬率諸生，祁寒暑雨，必具冠服，終日端坐，以待六館質疑問難者。經史儒先之說，舉輒成誦，一字弗遺，聞者罔不欽服而率教焉。竊考先生筮仕之初，即以直諫謫官，後乃抒志閩中，風節政事，迥出人表。年方強仕，即甘退藏，修德講學，日益加密，蓋在林下幾三十年，再起爲國子祭酒，秩滿三載，連疏乞休，始遂初志，自是士大夫公論，多上薦奏，朝廷公道，亦累加獎擢，然先生高致，竟弗肯起。嗚呼賢哉。士君子之仕，行其義也。精義入神，其可不知幾乎。先生仕不廢義，而又能識幾焉，此所以非人之可及也。近接從子楧巷中，乃以從弟非莪所輯先生遺稿，屬詰序之。晚生小子，奚足以窺盛美萬一，而以姓名綴先生下風，其自爲幸，豈不多耶。夫聖賢之學，中正平實，初非求同於人，亦弗求異於人也。程朱闡明正學之後，傳習流衍，迄今未乏，而能眞繼程朱之學，可爲人之師範者，殊不多見也。夫道本無窮，人難造識，前聖後賢之論，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而非背馳不相入焉。斷程朱之後，絕無一語可出於己，固難稱爲自得之學，謂程朱論多非是，則其狂悖僭妄，不自揣度，可勝嘆哉。先生資性自然，不煩矯揉，操修篤實，不事表暴，而學術宗依，遠惟程朱，是敬是信，不敢少有違戾，近則何王金許，實同鄉郡，平生企慕而願學者，年既遠，悉造詣精到，讀其遺稿，概可見焉。按之鄉郡四賢，伯仲塤篪，皆能恪守程朱之軌轍者也。其視近時敢爲異論之人，匪徒獲罪程朱，而亦先生之罪人也。九原可作，安得復起先生，倡明此學，矯正今日之士習也哉。

嘉靖三年春三月辛未，鄱陽余祜序

引

己丑夏六月，吾郡守夏山張公，手一編授憲曰：此先師楓山章先生遺稿，乃從弟非莪公所輯者，欲梓以傳，子爲我校之。憲敬受而披閱，往復考訂，稍加釐正，擬廷對策於卷首，詮定去意之重複者數通，除悉仍其舊，凡九卷，始廷對策，次奏疏，次書簡，次雜著、說、銘、傳，次誌銘、祭文，次表狀，次序文，次碑記，而詩、詞、賦、贊終焉。刻始工於是年十月，畢工於明年庚寅正月。竊觀先生之道德學術，一本濂、洛、關、閩之正，故形而爲言，精純暢達，如布帛菽粟，其義理之文也，非文章家之文也。少宰余先生序已詳，憲晚學小生，豈敢復贅，姑紀校刻歲月，俾將來有考云。

嘉靖九年春正月穀日，毘陵後學毛憲拜書

目錄

卷之一

制策

奏疏

諫元宵燈火疏

乞省親疏

僉事乞休疏

辭免祭酒疏

再辭祭酒疏

到任謝恩疏

乞修舉學政疏

乞暫留新貢監生疏

乞放歸田疏

舉本監弊政疏

力求去位疏

清理監生疏

乞照例休致疏

乞放歸田疏

陳言治道要務疏

修理廟學疏

乞恩致仕疏

乞恩養病疏

懇乞休致疏

辭太常卿疏

辭陞侍郎疏

謝侍郎致仕恩疏

謝存問恩疏

辭陞尚書疏

議處鹽法事宜奏狀

卷之二

書簡

登第後啓鄉先生

復羅一峯

復鄭克修

復賀克恭

與陸克深

與李廷章

與林亨大三

復黃仲昭四

與韓侍郎二

與楊方伯

與邢御史

與鮮御史

與陶都憲

與邵國賢二

與吳伯通

與陳提學

與韓僉事

與周方伯二

與徐方伯

與吳亞卿

與張都運

與林居魯

與趙知府

與劉知府四

卷之三

書簡

與謝木齋閣老三

上洛陽劉閣老

與李西涯閣老二

與楊邃菴閣老

復費鵝湖閣老二

與張東白學士

上馬太宰

與費文選

與謝方石四

復羅整菴

復王用儉

與喬尚書

與吾墳端

與沈仲律

與劉遜獻缺

與戚時舉缺

與陳近夫缺

復盧御史

與黃文玉二

與許楠之

與尤銓曹

與李一清二

與張用戡二
復徐子仁
與董道卿
與婁實夫
與黃夢鸞
與陸汝亨二
與弟天恩天澤
與姪以道四
與族姪處仁

卷之四

雜著
易論
書論
詩論
春秋論
禮記論
策問三
讀西漢書
讀西漢書
讀東漢書
讀蜀漢書
讀蘇東坡足柳公權聯句
讀歐集
讀蘇集
讀荊公集
題陶淵明集
題陸宣公奏議

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跋江山秋霽圖後
書夏忠靖公遺事後
跋都城唱和詩卷後
跋王中書手劄後
跋五經私錄後
題翰林院額

說
自述字說
陳允仁字說
金仁甫字說
賀氏二子名字說
陸良甫字說
背毳節說

銘
書室銘
脩經閣銘
平荊退銘
平廣海銘

傳
林文安公小傳
裴太常小傳
東園張先生小傳
劉敘志小傳
方母貞節傳

卷之五

墓誌銘
東鹿賈知縣墓誌銘
外舅郭公墓誌銘
潘副使墓誌銘
吾慎齋墓誌銘
馬困學墓誌銘
觀竹軒墓誌銘
周逸軒墓誌銘
謝元吉墓誌銘
陳苹齋墓誌銘
章同知墓誌銘
金淑人范氏墓誌銘
胡母張氏墓誌銘
許弘濟墓誌銘
丁郎中夫婦墓誌銘
李處士墓誌銘
文山府君墓誌銘
清江令鄭君墓誌銘
張曰旦墓誌銘
陸員外墓誌銘
松坡府君壙誌
郭恭人壙誌
孫訢壙誌

祭文
祭彭學士文
祭陸布政文

祭朱公文
祭外舅文
祭郭恭人文

卷之六

墓表
董竹居墓表
陳原潔墓表
艾太康墓表
黨耕雲墓表
黃蒙菴墓表
姜憲使墓表
吾文山墓表
張荊溪墓表
陳織芳墓表

行狀
姜永年行狀
葉莒州行狀

序文
滄泊生鄭君挽詩序
陳抑齋挽詩序
韓慈哀辭序
吳稻軒挽詩序
林守菴挽詩序
趙有年挽詩序

趙惟貢挽詩序　梅所夫婦齊壽序
章靜菴壽序　徐母程氏壽序
盟雲祝壽圖詩序　剡泉怡壽詩序
吾文山壽詩序　吳嚮叔壽序
徐希曾母壽序　山海齊壽圖詩序
壽松圖詩序　沖宮介壽詩序

卷之七

序文

送進士還鄉序　送金教授之安溪序
送劉世榮還京序　贈洪勇退詩序
民謠六詠序　送賀教諭歸永新序
送謝侍講赴召後序　送王中書詩後序
送林殿齋之鄖陽序　送晉教諭之天長序
送韓太守入覲序　送牧給事中考績序
送萬太守之金華序　送陳僉憲之福建序
送羅司業侍親南還序　送鍾參政之雲南序
送趙叔鳴之山西序　送吳參政之四川序

送周弘毅還臨安序　送姜推官還南昌序
送周樸軒歸上杭序　楊鐵崖詠史古樂府序
范賢良文集後序　東陽文獻錄序
鄉賢祠誌後序　蘭谿縣志序
鄉試錄序　菊莊詩序
書北堂永秀詩卷後　吳烈婦詩序
書鄭氏凝源錄後　南陽陳氏族譜序
蔣塘賀氏族譜序　雲程林氏族譜序
跋方氏族譜後　李氏族譜序
古城伊氏宗譜序　鄭氏族譜序

卷之八

碑記

譙樓記　丹徒縣學科第題名記

觀亭記　東江興濟橋記
東陽縣修學記　東陽縣峴山記
修知縣去思碑　衢州府修學記
陳氏復義莊記　紹芳堂記
重修通濟橋記　蘭谿預備倉記
嘉樹亭記　清遠閣記
思德菴記　陳庠齋詩藏記
湖南公館記　馬公橋記
建安縣遺愛祠記　建昌縣鄉賢祠記
蘭谿縣浮梁記　蘭谿縣大成殿記
建安縣學尊經閣記　浦江縣遷建廟學記
金華縣修學記　金華憲司澄清堂記
四友亭記　寶善堂記
待渡亭記　吳氏壽藏記
南岑吳氏祠堂記　龍山別業記

卷之九

詩

七言絕句

春雪三日　雨後觀瀑
閱院庭新樣小戰車二　送鍾美宣乃叔還鄉二
滹沱晚渡二　雲谷寧親二
題介軒詩卷二　送容貫歸廣東二
送謝元吉致政還耒陽二　題舒溪漁隱詩卷
挽杜黃門妻　挽大理陶司務二
壽李知府詩六　挽林亨大父母四
送沈秋官還京二　送鄭御史還京五
送洪布政之貴州四　別閩南僚友
送賀位兄弟歸永新四　送鄭暇二生歸瑞安四
哭鄭同年二項五　送潘璞歸括蒼二
送唐御史巡按江西二　和周郎中韻四

哭外舅郭公五　烟溪漁濱四
挽詩四首　挽佘知縣父母二
和吾故端韻二　題陳南岡詩卷四
皇華書院詩卷三　挽鄭同知父二
挽龔天官侍郎二　挽俞氏夫人二
挽耿氏夫人二　次林天官韻
榮壽堂　夜坐得句寄弟姪
壽府倅孫　擊韻圖
挽蔡行人祖父母二　挽蔡行人母二
避喧卷二　南都留別

七言律詩

登科　瓊林賜宴

早朝　禁中賜讌
王孟端畫竹　園東新井
秋日感興　送彭閣老歸省
送楊總兵　移菊
壽徐德宏父　壽嚴中書父
壽萬都司　送謝守之撫州
送宋爾章乃弟歸江西　送國子侯先生祭掃
送翁宗海歸省　挽虞黃門妻
挽陳舉人父母二　挽國子林助教
偶文丞相祠二　懷古
出京和孔易韻　歸雁
送馮守之庭州　和鄭廷綱長至韻二
又和除夕韻感懷　送同年王宗伯考績
送林亨大太宰考績三　壽楊少卿父
送林居魯之貴州　挽胡光祿父
送張亞參之四川　環山樓詩卷
送李司空進表　挽白司寇
和鄭廷綱留別韻　送鄭尚書二

送李太常考績二　送韓司徒赴北
送金侍郎考績　送馬侍郎考績
送魏司寇赴北　送吳學士考績
壽同年徐僉憲　送張都憲考績
送楊碧川致仕　桂巖書院詩卷
送程參議考滿　送李少卿赴史館
送魏廷尉赴北　送司馬王公致仕
送陳都憲祭掃　送汪少卿還朝
杏林春意　送姪至梧州通判任
秋初

七言雜篇

送春　賜粽
賜扇　送李廷章侍親南還
送撫寧侯朱永北征　聞彭閣老將至
觀闘雀　挽張尚夫
送總兵征缺　送人還鄉
壽姜廷器母　挽鄭縣丞
壽唐篤長父　壽周石室
壽韓知府　挽張都憲母
芙蓉書屋

五言絕句

題白頭翁

五言律詩

遊牛首山和沈仲律韻三　送張都憲用陳公甫韻二

五言長篇

釋菜　止賜酒
本院南新闢三圖　送褚瑄知寧化縣
送陳白沙　壽味菜吳先生

詞

感皇恩　步蟾宮

千秋歲

御街行

歸朝歡

賦

中秋賞月

贊

韓魏公贊

蕭御史父像贊

白司寇像贊

吳仲仁像贊

許冢宰像贊

永陵兄像贊

顧雲嵐像贊

伊振舉像贊

吳獅仲像贊

外舅郭公像贊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一

明章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制策 廷對策

皇帝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爲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綱焉有目焉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固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宜乎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歷指其實而言歟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與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歟我祖宗之爲治也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固無異於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詳言歟朕嗣承大統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綱而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百姓庶富而無失所之嗟四夷賓服而無梗化之患薄海內外熙然泰和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諸士子學以待用其於古今治道講之熟矣請明著於篇毋泛毋略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固必有所以治之之具尤必有所以治之之本焉具者何禮樂刑政典章法度之類即聖策之所謂大綱萬目也本者何則人主之一心是已孟子謂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蓋言治之不可以無具而程子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又言治之不可以

無本也有其本無其具則爲徒善徒善不足爲政固無以致天下之治有其具無其本則爲徒法徒法不能自行又何以致天下之治乎必其本立於上而行之有其具其施於外而出之有其本然後能運獨化於陶鎔之上鼓一世於爐鞴之中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而天下無不治矣昔堯舜之所以帝天下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何莫不由於是道而我聖祖之所以創業列聖之所以守成亦何莫不由是道乎彼漢唐宋之諸君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詳於彼而遺於此或僅能彷彿其萬而不能深造其極無惑乎治之不古若也欽惟皇帝陛下天縱神聖日新德學當出震繼離之始撫重熙累洽之運治定而功成民康而物阜若可以端拱而無爲矣然猶不自滿假虛懷求治乃於萬機之暇復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首舉二帝三王及漢唐宋諸君之事而欲正大綱舉萬目則人倫厚風俗富庶百姓賓服四夷以增光於祖宗匹休於帝王臣有以知陛下眞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爲之志足以成五而登三超前而絕後矣顧臣愚陋不足以仰副聖明下問之意然言及之而不言罪也敢不罄竭愚衷悉陳所學以對揚休命乎臣惟天下之事莫不有綱焉亦莫不有目焉而爲治之道則其綱爲甚大而目爲甚衆孔子論三代之所因者即大學修身齊家之要道先儒謂爲天地之常經乃其綱也三代之所損益者即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衆務先儒謂爲古今之通義乃其目也而身與家國天下又各自有綱目焉綱雖未嘗不同目則不無少異自身而言則天之所賦有仁義禮智信之五常爲綱其發於念慮之不一措諸事爲之多端與夫視聽言動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凡所以正言行謹威儀而修其身者皆目也自家而言則天之所敘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倫爲綱其形於貴賤親疏大小之相接見於內外男女賓主之相交與夫睦姻任恤之行冠婚喪祭之禮凡所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者皆目也以國與天下言之雖有大小之分遠近之異而治平之道則一而已其所以爲綱者亦不外乎人性之五常人道之五倫而所以爲目者則萬有不齊上司天時下平水土幽事鬼神明理人物建侯樹屏設官分職內自國都外至郡邑或教民或養民或來百工或通商賈或興禮樂或求賢才或理財賦或決刑獄或治兵甲或禁盜賊或懷遠人事事不可以枚舉莫非所謂目焉然所以治其綱目者則皆主乎人之一心苟非格致以明乎心之體則無以察乎爲治之綱目孰爲當正而孰爲當舉非誠正以充乎心之用則無以行乎爲治之綱目正所當正而舉所當舉此君心所以爲出治之本而綱目所以爲致治之具也昔在唐虞之世因天之賢而存揖遜之禮因道之當傳而發執中之蘊九族是睦五教是敷蓋底豫之孝以定父子之天釐降之禮以成閨門之化其大綱之正也爲何如百揆四岳論道於內州牧侯伯宣化於外曆象寘於羲和而敬天之道肅禮樂典於夔龍而化民之功至治水播穀有其人則刑教有其職其萬目之舉也又何如然非堯之心克明俊德舜之心允迪厥德何以致其然哉迨及三代之降因天之與子而立世繼之法因天之討罪而明弔伐之義錫洪範而敍彝倫昭聖武而修人紀關雎頌窈窕之德麟趾詠仁厚之風作之述之而文以無斁享之保之而武稱達孝何其大綱之正也有典則以貽子孫制官刑以警乎有位取民有貢助徹之法教民有校庠序之制忠質文之異尙子丑寅之迭建冢宰有八法八則之治宗伯有五禮六樂之用何其爲

目之舉也。然非禹湯之心。祗台德而昭大德。文武之心。克明德而求世德。又何以臻於是哉。此唐虞三代之君。治本既立。而治具畢張。故其治效能卓冠千古也。自周而下。去籍於戰國。焚坑於嬴秦。而爲治之綱目、已蕩然矣。漢高祖之興。寬仁大度。知人善任。誅秦之無道。伐羽之弑逆。而用兵始合乎義。除秦法之苛。定三章之約。而治民始近乎仁。因家令而尊禮太公。成嚴父之孝。重四皓而能易太子。著立嫡之典。禮先聖以崇儒。封同姓以親親。故說者謂其大綱正也。然詩書不事。禮文多缺。朝儀用叔孫通之禮。郊廟奏趙代之謳。賈誼請興禮樂而未遑。仲舒請建學校而不果。田無限制。服無節差。定律令而不用八刑以糾民。申軍法而不行九伐以正邦。則其萬目不舉可見矣。所以然者。蓋其心雜於伯。故其治止於漢也。由漢而後。纂奪於魏晉。分裂於南北。而爲治之綱目、又大壞矣。唐太宗之出。力行仁義。身致太平。其教民也。興學舍、召名儒、而士始知學。其養民也。定口分、均世業、而仰無饑莩。設租庸調法。得取民有制之道。立府衞兵制。有寓兵於農之意。以四科取士。以六典建官。其議刑也。有三覆奏五覆奏之詳。其考課也。有四善二十七最之目。故說者謂其萬目舉也。然脅父臣虜。逼父傳位。而君臣父子之道虧。殺兄前殿。納婦後宮。而兄弟夫婦之倫乖。代王既立而廢。何以取義。魏徵許婚而停。何以示信。則其大綱之不正可知矣。所以然者。由其心雜於夷。故其治止於唐也。迨乎宋之太祖。黃袍加身。而歷數之在躬已定。盃酒釋兵。而方鎭之權命自息。母事周后。子愛少主。其待舊君之禮厚矣。來朝不留。敗降不殺。其過敵國之恩至矣。友于兄弟。而灸艾分痛。敬乎大臣。而尋夜臨幸。至於守金匱之約。付神器之重。尤其所難得者也。則其大綱之正。固有過於漢唐矣。然制度多承五代之舊。賦役皆無一定之法。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既有刑部。又有審刑院。則官制重複矣。既有兵部。又有樞密院。既有戶部。又有三司使。則事權散去矣。郊祀有分祭合祭之異議。祖宗有並配迭配之異論。資格用人之多弊。磨勘任子之無法。則其萬目不舉。又不逮於漢唐焉。然議兵大綱雖正。而禁中人殺之禍。殿上燭影之疑。則雖正而猶未正也。唐之萬目雖舉。然封建議而不能復。禮樂議而不能興。則雖舉而猶未舉也。此漢唐宋之君。心不純王。而治本未立。政不純王。而治具不全。故其治不能庶幾於古也。洪惟太祖皇帝。勇智之資。本乎天錫。聰達之度。卓乎百世。爲應天順人之舉。成用夏變夷之功。其得天下也。取諸羣雄。同乎漢高之正。其畏天戒也。請罪厥躬。合乎湯武之心。追帝先世。用周公追王之禮。封建諸王。如周室本支之衍。后妃不得與政。戚畹不許秉權。君臣同游之說。即虞之明良歌。周之卷阿游歌也。申明五常之條。即舜之慎徽五典。武之重民五教也。何其大綱之正乎。內有六卿統領百司之政。外設三司。分理各道之治。職守相維。體統不紊。教人以學校。而士有所養。取士以科目。而材無所遺。賦有定制而無過取。役有常規而無過勞。又何其萬目之舉乎。自時厥後。聖聖相承。莫不以太祖之心爲心。而厥猷之是踐。亦莫不以太祖之政爲政。而謨烈之是遵。百有餘年。綱正目舉。道洽政治。所謂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其治本之出於上者。既無不立。而治具之施於下者。又無不全。眞可以超軼漢唐宋。而上繼唐虞三代之盛矣。今陛下即位以來。隆孝養於兩宮。篤至仁於九族。行養老之典。旌孝節之門。而又親臨辟雍以勸學。則所以正大綱者。固爲至矣。頒恩詔以宥罪愆。開言路以求缺失。下蠲租之令。

遺憾遠之使。而又躬耕藉田以勸農。則所以舉萬目者。亦云盡矣。然而陛下又以今日治效。而擬諸祖宗之時。有所未逮。必欲有以增其光。以今日治化。而稽諸帝王之世。有所未至。必欲有以匹其休。聖賢且謂何行而可。必有其要。則舉不自舉。而視民如傷、望道未見之意。又何如哉。臣竊以爲明人倫。厚風俗者。正大綱之則勑。而富百姓。服四夷者。舉萬目之大驗也。其目雖有四事。其要惟在二端。苟能使大綱之正於上者。躬行而盡其道。則上行下效。而人倫風俗。自有不令而行。不肅而成者矣。苟能使萬目之舉於下者。得人以輔其治。則近悅遠來。而百姓四夷。自有不勞而忠。不怒而威者矣。欲極其效驗之大。至於匹休帝王。增光祖宗。又豈有待於外求哉。亦惟在於綱之正者極其至。而目之舉者無不盡。論治者。敢明良喜會。者重華之協于放勳。人存政舉。上下交修。若丕承之績乎丕顯。則帝王可以匹休而無愧。祖宗可以增而益光矣。然陛下之志如此。豈徒托諸空言。必將見諸實事。臣伏覩聖策。至於勝嗣承丕緒。夙夜孳孳之辭。蓋用拜手稽首而颺言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此其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乎。此其爲匹休帝王增光祖宗之要務乎。是則堯舜之兢兢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翼翼。武王之皇皇。同一心也。惓惓於正大綱。則綱必無不正。而人倫可明。風俗可厚矣。惓惓於舉萬目。則目必無不舉。而百姓可富。四夷可服矣。臣惟恐陛下之不惓惓耳。蓋人主一心。爲萬化之主。萬化之原也。必其志之所向者。一於治道之綱目。無一毫外誘之雜。始如是。終亦如是。而居之無倦。然後謂之惓惓。苟或狥乎聲色。悅乎貨利。好興土木。務爲弋獵。皆伐心之斧斤也。心爲外誘之斧斤所伐。則不能以惓惓矣。必其率之所爲者。專於治道之綱目。無一介內私之累。表如是。裏亦如是。而行之以忠。然後謂之惓惓。苟或肆於盤樂。安於怠傲。耽乎宴遊。悅乎嬉戲。皆迷心之鴆毒也。心爲內私之鴆毒所迷。亦不能以惓惓矣。非徒一時之惓惓。且無時而不惓惓。非徒一事之惓惓。且無事而不惓惓。斯乃陛下之所謂夙夜惓惓者也。然欲行治道之綱目。固當力修諸己。尤不可不資於人。臣願陛下以綱目之切於己者。惓惓焉躬行以率天下。若大學所謂心誠求之而不遠者。則事親必如大舜。而定天下之父子。刑家必如文王。而化江漢之游女。又廣其化。至於比屋可封。人皆有行。則人倫風俗。何有於不明不厚者乎。如舜之修府事。而政在養民。如文王之教樹畜。而政先養老。又極其化、至有苗之格。昆夷之悅。則百姓四夷。又何有於不富不服者乎。復願陛下以綱目之資於人者。惓惓焉求賢以輔治。若周子所謂心純而賢才輔者。則其化民必得如韓延壽。房杜伯者。而兄弟息爭。母子悔悟。而萊邑又有如子賤、卓茂者。而人不忍欺。道不拾遺矣。何患乎人倫未明而風俗不厚乎。其養民必得如召信臣、杜詩者。而戶口倍增。比屋給足。而守邊又有如李牧、郭伋者。而虜不近邊。寇不入塞矣。何憂乎百姓失所。而四夷梗化乎。是皆由於陛下一念之惓惓。而治本以立。治具悉張。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尤稽此道。悠久不變。將見薄海內外。熙熙然泰和。陛下之所以匹休帝王者固在於是。而增光祖宗者亦在是矣。可不於是而加之意乎。臣學不足以稽古。才不足以適用。惟懷忠愛之誠。欲效芹曝之獻。敢因聖問所及。而述先儒所謂純心要矣、用賢急焉二語。以爲聖治涓埃之助。惟陛下少垂睿覽。采而用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奏疏

諫元宵燈火疏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臣黃仲昭、檢討臣莊㫤、謹奏、為培養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道郎中尊定、持小揭帖到於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為上元賞翫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火花燈等項、而貼詩讚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燈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陛下所為。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追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罷遣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為陛下廸天心。承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止。頃因災異。動渙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為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陛下所不為。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也。臣伏觀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靜。凡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為樂哉。況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山東雖云告捷。然賊情難測。尙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況海孩餘孽。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釁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為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為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為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也。臣等遭遇聖明。發身黃甲。叨與庶吉士之選。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三年于茲矣。近又授以今職。感督厚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為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竊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作。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納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為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為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

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狃常習新之念。則他日之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豈嘗之戒。不足為奢。而識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概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寬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方可以悅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為沽矯。不以臣等為迂闊。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聞。

乞省親疏

臣由成化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成化三年十月內、欽蒙聖恩、授臣本院編修。願以疎愚之質。遭逢明盛之時。妄同啓沃。冒進狂言。威犯當道。罪甘鈇鉞。荷蒙皇上天覆地生之德。海容川納之仁。曲賜保全。不加重譴。雖落侍從之班。仍忝親民之職。未及到任。復改今官。竊祿三年。曾無寸補。近因考滿來京。又拜復職之命。感恩罔極。圖報難忘。夫何外未全於公義。內先迫於私情。伏念臣有父章申甫、母吳氏、俱各年老衰邁。念臣不已。母又疾嬰風眩。不時昏暈。而臣自成化元年離家。迄今已及七載。遠違膝下。定省久曠。夙夜永懷。豈勝烏鳥攀攀之私。備陳愚悃。實切至情。伏望聖明、弘敦孝理之恩。俯遂歸寧之願。特勑該部、容臣照例給假。暫回原籍省親。依限復任。庶幾移孝為忠。勉圖後效。臣不勝感戴祈怍之至。

乞休疏 丁酉冬

臣年四十一歲。係浙江金華府蘭谿縣人。始由進士、改為翰林庶吉士。職以編脩、謫除南京大理左評事。今任福建按察司僉事。三年考滿。給由到部。緣臣稟因脾胃虛弱。常患嘔逆心痛等證。近為嵐氣所染。又加瘴瘧寒熱諸疾。發作無時。飲食即吐。筋力頓衰。鬚髮早白。精神凋耗。心志健忘。遇事則失後迷前。動作則眼花頭眩。涖官將及五年。孫俸幾滿一考。視事之日常少。臥病之日每多。雖欲勉圖補報。終是不任使令。況又素乏激揚之才。謬當剌舉之任。明不足以折獄。剛不足以去奸。庸庸度日。碌碌隨群。任非其能。罪當罷黜。伏望陛下弘天地覆載之德。溥雨露沾濡之恩。特勑吏部、將臣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備任使。庶幾職無曠廢。不虛縻。而臣多病之驅。亦得以尋訪醫藥。休養餘生。不致顛越仕途。實為萬幸。臣不勝祈懇之至。

辭免陞任祭酒疏 辛酉冬具．次年三月進

臣於弘治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承准吏部箚付、欽奉六月初六日聖旨、陞臣南京國子監祭酒。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一介草茅。初無學術。庸陋迂疎。非堪世用。自少屢舉。為親干祿。偶合主司。濫登科第。荷蒙憲宗皇帝、天地覆載之恩。父母生成之德。儲之翰苑。俾司中秘之書。授以史官。叨陪侍從之列。雖以狂言獲罪。猶加矜貸。改評刑於大理。陞佐憲於南閩。蓋皆有意於培植。以圖補報。而才識非述。勞效罔

忽罹嵐之侵染。遘疾疾之交攻。懼曠官而貽譏。將陳詞以乞身。又蒙恩旨、允臣休致。以養孱軀。幸存喘息。二紀于茲。每懷忠於畎畝。愧莫報於涓埃。初不敢過爲矯激。以退爲高。亦未嘗妄有覬覦。以進爲望。自分山林之終老。敢圖日月之照臨。茲幸聖明在上。厲精治理。寤寐英賢。故老舊臣。悉皆起用。寸長片善。器使無遺。豈意妄庸。亦叨甄拔。恩綸厚捧。戴難勝。雖感無狀。豈敢有辭。以辜獎拔之意。以取不恭之罪。切緣臣未拜恩命之先。今年二月初四日、遭值父喪。例應守制。雖蒙聖慈。容臣服闋赴任。然計免喪之期。猶須二載。而久曠官守。以待微臣。不無廢曠職務。有誤教養。於法既爲未便。於義尤所未安。此臣所以踧踖浪不容不瀝誠以上請也。臣竊惟國學爲教化之源。祭酒乃學官之長。非有宿儒重望。難膺厥任。臣顧何人。敢承其乏。雖詞章粗習。昔嘗待罪於禁林。而道德無聞。詎可儀刑於璧水。況乃越資而授。攝分忝塽。負乘之愧。倍切恐衷。躁進之嫌。難逃物論。又臣今年犬馬之齒。六十有五。桑榆已迫。蒲柳早衰。加以禍罰之餘。摧咽悲傷。氣血凋耗。心志健忘。鬚髮盡白。筋力衰憊。目昏足弱。老病侵尋。雖使在官。亦宜納祿。豈容冒昧。復事彈冠。以竊非據乎。此又臣所深懼。而循揣偃僂。尤不容不籲天以祈免也。敢陳懇悃。冒瀆宸聰。伏望聖明。察臣真情。憐臣衰病。特敕該部、追寢已行之成命。別推可用之賢才。以充厥位。容臣仍以舊官致仕。庶使職無久曠。祿不虛糜。而無用小臣。獲安愚分。以全素履。以畢餘年。爲幸大矣。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再辭祭酒疏 癸亥春進

臣於弘治十四年八月內、承准吏部劄付、欽蒙聖恩、陞臣南京國子監祭酒。臣時方值父喪、例應守制。又以道德無聞。難膺重任。老病侵尋。不堪從宦。已具奏辭。備陳懇悃。冒干洪造。祈免新任。以終致仕。而俯聽餘時。未蒙俞允。至弘治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又蒙吏部劄付、欽蒙四月初二日聖旨、章懋不准辭、待服滿日著到任管事。欽遵自天。褒寵無地。伏念臣猥以庸材。遭逢盛世。偶玷儒科。濫膺器使。頃緣衰病。久辭榮祿。分甘守於寂寥。念不動於利達。敢謂下臣之卑賤。明蒙上聖之簡知。擢從閑退。進長成均。既曠官以俟其終制。復除式以攝其職守。是皆殊異之恩。希闊之典。非疎遠小臣所宜蒙。臣感激涕零。碎身難報。固當不俟駕而行。詎可復循牆而避。第以寵恩過厚。私義未安。有不容不瀝誠以控訴者。蓋祭酒爲國學長官。非侍從詞臣久膺清要者不濫。而臣之資淺望輕。豈可蹤居是職乎。祭酒爲諸生師表。必有鉅儒若唐韓愈、宋楊時、元許衡者。庶協輿望。而臣之學術寡陋。行能淺薄。豈可冒居是職乎。臣今犬馬之齒。逾六望七。已及掛冠之日。又嘗泣血之餘。心志凋耗。筋力衰頹。目昏齒痛。腰痠足弱。百病交攻。餘生無幾。雖欲就列。莫能陳力。而祭酒之責任匪輕。又豈臣之老病者所能勝哉。臣前所奏。已具此情。而陳述不詳。衷誠未達。致蒙恩命再頒。臣夙夜憂危。進退維谷。展轉於心。籌思累日。愈不自安。雖知煩瀆之爲罪。而貪冒寵榮。不知逃避。躁進苟得。以取尸素之誅。則不惟有累聖主知人之明。且妨朝廷進賢之路。而爲罪大矣。故不得已。復冒鈇鉞之威。以申前懇。伏望聖慈。曲賜矜憐。收回成命。特敕該部、別選賢能。以補祭酒員缺。容臣仍舊致仕。以安愚分。終老山林。庶歌衢壤。此臣之至願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謝恩疏 癸亥八月南雍進

臣先於弘治十四年六月內、欽蒙聖恩、陞臣前職。臣以遭值父喪、例應守制、及才德淺薄。老病衰頹。難堪重任。兩具奏辭。祈免陞職。又兩承聖旨。允臣終制。而不容遜避。恩厚命嚴。臣不敢有違。已於弘治十六年八月初六日、到任管事訖。伏念臣素無實學。謬忝虛名。始列近臣。而論思無狀。繼遷憲職。而譁庸罪聞。每愧非才而竊祿。遂緣多病以乞身。仰荷鴻私。獲全素履。自退棲於環堵。已夢斷於鈞天。豈意餘年。復叨殊獎。恭惟皇上恩同天覆。德與日新。法堯舜之知人。致文王之多士。既宏大業。尤懷遠圖。謂賢才爲致治之基。而監學乃育材之地。欲臻漢室橋門之盛。久虛周官師氏之員。官求碩儒。以造就俊髦。乃起衰庸而攝承闕乏。雖抱赤心。而欲循其如。白首以何堪。人言遭際之非常。臣懼寵榮之過分。拜恩踊躍。就職凌兢。臣敢不磨礪已灰之心。溫尋久廢之學。以安定之經爲教。非陽城之忠孝不試。勉修職業。仰副褒勸。但慮曠敗。有誤甄揚。伏祈早賜歸田。庶不久妨賢路。臣不勝感恩激切戰慄待罪之至。

奏修舉學政疏 甲子三月

臣竊聞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其資既可與共學。其學必抵于大成。故人材盛而風俗美也。我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敦化原。洪武永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少俊。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列庶位。大抵得人。爰及近年。生徒、補少計。今本監見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嘗八九。蓋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近又該南京戶部題准事例、合用監生三十五名、前去後湖、清理黃冊。除別項差占外、盡行撥去。止及前數之半。而堂舍頓空。每班止餘舉人三五名而已。其舉人一行、節該南京禮部劄付、開送新科舉人、共該六七百人。又多顧戀家鄉。不肯前來坐監。間雖嚴於違限。彼亦視爲泛常。直至會試及期。方來告請起送。逮其下第。又復還鄉。因循歲時。坐成老大。其間固有厄於貧難。而安於小成者。亦不少矣。夫歲貢之人監。既由挨次而舉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常患於不教。而教養尤難於見效。本末皆病。官使之材。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憚而夙夜不寧者也。揆之理勢。合有變通。緣歲貢已是常規。未敢輒申他議。雖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臣愚見欲乞於常貢外、間令提學憲臣、於人材所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約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令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更乞自弘治十八年以後、會試下第舉人、該送南監者。寬其違限之條。或以坐堂之實。如係初到人數。須令坐堂一年之上。方准起送會試。非有父母之喪而不及期者、不准起送。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鮮成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爲教。然亦安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放積分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修。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攸充。倘將官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逭素尸之愆也。其選貢合有防範覈實科條。臣未敢輕擬。如蒙乞敕禮部、詳加議處。杜絕僥倖。務

求得人。其舉人坐監事宜。乞因下第之時。通行曉諭。俾知遵守。實為便益。

乞暫留新貢監生疏

本監見在歲貢監生、止有四百餘名。除別項差占、及告留聽撥外、其餘盡數撥去、止及一百八十名。尚欠一百七十名。已行呈稟南京禮部。將先年放回依親、搬取、發病、送幼子、等項監生。各行該管司府、催取前來。至今到監者十無一二。累據典簿呈。承准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李光翰等手本。節次催取送撥監生過湖。委實在監人少。無從添撥。未免有妨公務。如蒙乞勑禮部議處。合無將今年歲貢生員考試中式者、凡附近南京地方人數。盡行送發南監肄業。緣查得近例。節該欽奉聖旨。監生有願告依親的。仍照舊例放回。今人才既少。且多規避過湖。恐到監之後。人皆循例告去。難以執留。欲將新貢生員權留坐監。須令經歷過湖幫差六個月。滿日放回。待後查冊事完。仍依舊例。庶幾公務不誤。實為便益。

乞放歸田疏九月

臣以一介庸陋。遭值聖明。夙膺器使。歷試罔功。辭祿殘痾。久偷安於田園。蒙恩起廢。復待罪於成均。學不足以聳通群衆。行不足以範模後進。儻踰過分。補報無由。欲振士心。而奔競貪鄙之風未變。欲新士習。而澆偽浮薄之態尚存。濫任已踰期月。課績全無毫分。職既曠瘝。罪宜罷黜。又臣犬馬之年六十有八。衰頹日甚。百病交攻。耳目昏重。而視聽不明。腰足痿弱。而拜起非便。加以痰患咳逆脾泄等證、不時舉發。氣血凋耗。心志健忘。處事則失後迷前。動作則神昏頭眩。羸敗弗堪。死亡無日。雖欲勉加策厲。終是不任使令。臣既奉職無狀。而又疾疢增臻。若復貪榮嗜利。久妨賢路。則為罪益大矣。敢陳卑悃。上瀆宸聰。伏望聖慈、憐臣衷誠。憫臣老病。特勑該部、將臣放歸田里。別選碩儒。以典國學。庶幾師道可立。教化可成。則朝廷體優之盛意明。而微臣進退之義。亦無所失矣。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舉本監弊政疏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二日。該司禮監太監陳寬、傳奉聖旨、近來內外各衙門。弊政多端。軍民受害。以致上下和氣。深切朕懷。合行緊要革弊事宜、各該衙門便查議明白、開具來說、欽此欽遵。臣有以仰見陛下敬天愛民。孜孜圖治。即二帝三王之用心。宗社生民之大幸也。敢不夙夜匪懈。講求弊政之所當革、與時變之所宜通者。以為聖治涓埃之助哉。竊謂法無古今。便民者為良法。論無當否。利民者為至論。今天下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政出因循。事多積弊。以言乎國用則不充。以言乎兵力則不強。以言乎國論則不定。以言乎紀綱則不肅。以言乎刑罰則不清。以言乎俗尚、則奢僭而無節。以言乎士習、則奔競而嗜利。以言乎官吏、則誕慢而具文。澆偽日滋。而閭閻窮困。姦宄竊發。而邊鄙失寧。所以上干和氣。災異迭見。而應陛下宵旰之憂也。其大本之未正。而萬弊之所由生者。在廷大臣。暨言路諸臣、必能一一為陛下陳之。臣固未敢出位而僭言也。姑就職司之所及者而論之。雖云細務非大體所關。然亦積弊之久。為民之害。有不容不為之區處者。敢陳鄙見。上瀆宸聽。伏望聖明、深恤民隱。俯察邇言。通變宜民。勿拘故常之見。更化善治。用垂久遠之規。庶幾宿蠹可祛。而民困可甦。天下幸甚。為此、今將本監合行革弊事宜、具本專差辦

事吏某齎捧。謹具奏聞。一本監歲貢諸生。先在各處府州縣學為附學、為增廣、亦既有年。然後得廩。其廩膳必二十餘年、或三十年、而後得貢。迨貢入國學。遠者十餘年、近亦三五年、而後撥歷。又歷事一年而掛選。通計前後年數、已及五六十歲。又待選十餘年。而後得官。則其人已老。多不堪用。因而死亡者亦不少矣。是國家虛費廩米數百石、以養一人。而不得其一日之用。豈不重可惜哉。此今日積弊之大者。不可不早為之所也。如蒙乞勑該部計議。先擇之於學校。責任提學憲臣、嚴加考選。凡材之庸下。年之老邁。不堪作養者。不許食廩充貢。次擇之於國學。照依先年命大臣揀選之法而加嚴。凡材之庸下。年之老耄。不堪任用者。不容在監待其掛選之時。吏部就行考定高下。或賜冠帶。或授合得品級散官。使之待選於家。而行各處巡撫、巡按、分巡、分守、及司府正官。凡有公事委之幹辦。既可使之習於政事。又可驗其能否。每歲終、各該上司開具差委過各人幹辦實跡。並其材識高下。造冊奏聞。其材識優長堪任用者。即行取選。年老無才不堪用者。就令致仕。況洪武中嘗差監生各處丈量田土。亦欲驗其能否而授職也。即試以功。如此。則官使得人。而民皆受其惠矣。此賢愚同滯之弊所當革者也。一本監舊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共三十七員。蓋國初天下人材。共入一監作養。故設官之多如是。後因添設北監。頗行裁減。查得成化初年。本監止有博士三員、助教十員、學正學錄共七員耳。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助正錄等官。餘三十員。又會饌久停。掌饌一員。已為虛設。而今乃有兩員。似乎過冗。且各官所食之廩祿。所役之皂隸。皆生民之膏血。而國家大農之經費也。冗食不節。國用虛矣。臣竊聞官不必備。惟在得人。各官為諸生表率。後學儀範。苟非其人。則師道不立。教難成効。又況近奉新例、風憲有缺。許於博士助教等官內選補。則此各官者。不惟風教所係。抑乃風憲之儲。尤宜慎選其人。不以備員為貴也。如蒙乞勑該部、參酌所宜。量為裁減、略如成化初年之數。以後遇有缺員。合無行令巡撫、巡按、提學等官、推選學行超卓、教誨有方者、列固舉奏。及九年考滿教官內、有功績而衆著時名者、以補其缺。庶幾用不失人、既有以佐風教而備迪簡。員不至冗。又可以寬民力而舒國用矣。此冗食之弊所當革者也。一本監官吏俸糧、及監生家小月糧、俱

係糙米。師生會饌係熟米。每歲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坐派蘇常等府、解納本色。近奉南京戶部劄付、俱判到弘治十六年分、折納糙熟米、共三千八百石。計銀二千六百六十兩。不分糙米熟米。俱作七錢一石。臣查得南京部院等衙門官吏監生俸糧。近年俱是折價、每石納銀七錢。今將本監俸月糧糙米、亦作七錢一石折納。委實事體相同。經久可行。惟有會饌白熟米。亦係按月關支。每人多者不過三斗。少則七八升者有之。三五升者有之。若將銀兩碎分。不免虧折之患。又後湖查冊監生數多。所有饌米。乃日用不可缺者。雖云有銀可糴。而米價貴時。熟米一石不止七錢。欲從本監糴買供應。又不免賠補之患。若止將銀兩送湖。則湖上亦難區處。臣愚見此項糧米、只合收受本色。已行具呈南京戶部定奪。該部稱係巡撫衙門奏准事例。難擅改移。只得遵依收受訖。但恐遂為永例。則二患未有已也。如蒙乞勑該部查議。合無將本監官吏監生俸糧月米、以後年分、照依各衙門事例、折納價銀。使民獲輕齎之便。其饌米仍納本色。則官免虧折賠補之患。此則預防其弊。官民兩便之事也。一本監裁額膳夫一百名。皆應天府所屬各縣、編

寄均徭人戶充役。爲因節有逃亡不便。成化二十二年、該欽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王克復、始行改派蘇松常徽寧國五府、每名一年解銀一十二兩。有閏加一兩、以充順役之用。本監先前收獲前項銀兩。順人應役、自文廟六堂、及博士廳、并內外各號。看守識補及雜用工役等項。其順七十餘人。該用工食銀四百五十餘兩。其餘分派各官名下、順人跟用。及本監一應公用、如辦納內府諸衣局濕小粉等項。皆於此取給。先任祭酒劉某、頗將積有羨餘、奏准修理號舍訖。自臣到任以來。所收弘治十五年十六年銀兩、除順人應役外。比照北監見行事例。止給與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饌、職卑祿薄官員各一名。其用三十二名。其餘公用。隨宜節縮。亦頗有餘。均給六堂監生。俱有文案簿籍。惟是未經奏請。於義未安。今弘治十七年、蘇松常三府、共該膳夫七十名。每名止解銀十兩。其來文謂係巡按馮御史議處事例。而徽寧二府、仍照例解發。多寡不齊。欲便聽從輕減。以寬民力。義無不可。但亦未經奏請。擅便定奪。又今後揃查册例。該撥膳夫徒夫、到彼供役。緣法司近年問擬囚徒。並無一名到監。無從差撥。已行具呈南京禮部、轉行取撥。而法司回文、須要申請、方准撥送。以此本監只得盡用前項銀兩多顧人役。前去供應。但恐從此遂廢舊規未便。如蒙乞勅該部、查議前項膳夫、應該納銀若干。通行各府遵守。庶幾事體歸一。仍乞查照祖宗舊制、及今北監事例、行南京法司、照舊問發囚徒、送監應役。庶使百年成規。不至驟廢。所有前項膳夫銀兩。除順役外。合無給與博士等官各一名。及公用或有剩餘。合無均給諸生。准復用以修理公廨。或刊補書板。亦乞斟酌所宜。立爲定制。以便遵守。仍將收支數目。明立文案。隨宜照刷。以防奸弊。庶幾財無妄費。民免重困。此又革弊恤民之一端也。一本監會饌乾魚。每年預先會數。其呈南京戶部。行湖廣布政司。坐派所屬各該河泊所辦納。獨肉則每三日一次會數。行應天府都稅等司辦納。行之歲久。積弊多端。當魚貴時。則輸納後期。而支用多缺。及魚賤時。則一年併至。而給散有餘。堆積在庫。一經暑雨。則臭腐潰爛。化爲灰土。人不可食。不無暴殄天物。其饌肉每當暑月送納之際。亦多臭敗。退換則買補不便。收受則日用不堪。彼此皆以爲患。本年五月內。據應天府都稅等司連申。自願折納肉價銅錢。行據各班堂友長呈稱。若如所申。委得兩便。隨呈南京禮部定奪。未蒙施行。臣查得國子監通志。監生每人每日乾魚二兩。而本監案卷數十年間。止是三日二兩。又查得北監有給錢鈔事例。饌肉亦係折納。如蒙乞勅該部。從長計議。卽令在庫腐魚數多。合無從每日二兩之例分給。以後各該河泊所歲辦乾魚。欲乞酌量中價。止令折納銀兩。則民免裝運輸納之勞。而在官亦免堆積腐壞之患。其饌肉。每年自四月初起至八月終止。暑熱易敗之時。合無准其照依時估。折納銅錢。庶得官民兩便。此事雖無關於大體。實亦積弊之不容坐視者也。一近因戶部奏准。取撥監生往後湖查册。緣彼處冬月苦寒。夜不燈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濕。水泉污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以故畏難而不肯去。往往告求養病、及撥取事親、依親、就教職等項。以避其差。查得先年查册之時。監中人多。皆撥七百名。分作兩班。往來替換。猶以爲苦。臣竊謂好逸惡勞。人情之常。查册一事。比之其他短差。及坐班委的。勞逸相懸。不可不爲之所也。如蒙乞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查册一月者。准算坐班兩月。使人有所激勸。而忘其勞。或別作區處。以增撥監生。

如先年之數。使得分番更換。庶幾公務易完。而人情樂從。此又優恤監生之一事也。

力求去位疏乙丑四月

臣本庸流。濫膺簡命。擢從休退之餘。處以師儒之任。位重而才不充。身衰而病相迫。溷職弗堪。素殄是愧。昨因具疏陳情。乞歸田里。冒干天聽。仰冀矜從。不意復蒙恩旨。曲賜優嘉。着盡心職務。以副委任。不准放歸。臣聞命震惶。拜恩踧踖。感激涕零。罔知攸措。夙夜匪躬。勉竭駑鈍。以圖報稱。豈敢復有辭避。但臣自今春以來。身日益衰。病日益甚。目昏而困於簿書。頭眩而憚於動作。每患心脾喘泄。舉發無時。新加臂指風痺。屈伸殊苦。精神凋耗而健忘。筋骨支離而不束。雖力疾以視事。每失前而迷後。豈能盡所職而副陛下之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一也。古人爲太學之師者。德尊望重。而進退作則。言動是效。故人化其德。而驕傲革面。柔懦有立。禮順克彰。孝弟興行。乃爲不負上之委任者。今臣官無足取。行無可法。學淺望輕。不模不範。無以作新士習。造就人才。淹任已經二載。而成效未有毫分。雖使久於其職。亦恐終於無補。又豈能盡職而副陛下之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二也。今六館生徒。有年踰老耋。猶欲侯歲月以出身者。有才雖庸劣。亦將干祿以肥己者。紛然希進。充塞選途。寡廉鮮恥。可賤可惡。皆由臣等之爲師者。老不知休。病猶困位。昧周任不能之訓。忘聖人在得之戒。以致其然。不正其本。焉齊其末。昔晉之范宣子讓。而其下皆讓。臣既無所能。輒欲以身爲教。懇求避位。使後學皆知無能不可以妨賢。老病不容於竊祿。有所觀效。而興其廉恥。庶或有補於風教。卽臣所以盡職而副陛下委任之萬一焉。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三也。臣有是三者。義所當去。而戀祿不去。則爲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得罪於名教大矣。故敢不避鈇鉞之嚴。而再申前懇。伏望聖慈。察臣衷誠。非由外飾。俯賜矜憐。特勅該部。照依考察事例。放臣回還致仕。或與閒住。使得養痾林下。待盡餘年。庶全聖主始終之恩。成微臣進退之義矣。

請理監生疏

查得本監歲報册內。自成化八年起至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止。凡前後告回丁憂、養病、依親、侍親、畢姻、撥取等項。并起送會試未回。與今在監諸生未經撥歷者。通計一千九百七十八名。俱作實在之數。其見在肄業官民生。止有五百三十七名。而自十二月十六日以後至今二月終止。撥歷及告就教職去者。又不下五六十名。虛數雖多。實數甚少。原其所自。蓋由各生自先年本監放回之後。其舉人監生。有會不復監、徑赴禮部告投原引。就中進士及副榜去者。有雖經本監起送會試。或中正副榜。或告改北監而去者。俱無文移到監。歲貢監生。有遇例徑赴吏部。告就教職及冠帶者。有原籍因病身故者。有緣事問革者。有因家貧不願出仕者。有因家貧遲延至老者。又有年老廢疾不能復班者。名雖在册。人不到班。本監累移文行取。例不開名。有司止備見在者復監。其有前項事故者。俱不查審緣由。開具回報。以故本監無憑開除。遞年相承。造報在册。有名無實。似乎欺罔。甚非聖朝覈實之政。中間或有姦詐之徒。頂冒名姓到監。資緣作弊者。其僞冒尤爲未便。先年本監掌監事南京太常寺卿劉宣等。曾經奏准。行仰合該司府州縣。每遇朝覲之年。將各處入監監生。備開花名脚色。分豁舊管、新收、開除、實在、造册送部。發監

查照。歲造文册。得有所據。夫何近年以來。有司視爲泛常。不行造報。各生雖有事故。常掛虛名在監。無從查考。除齡及照成化八年至今三十餘年。其歲貢監生。雖或尚存。亦已衰老。不堪教養。如蒙准奏。乞勅禮部照依先年奏准事例。轉行直隸及各該府州縣等衙門。備將本處舉人歲貢乞恩納米等項監生。俱自成化八年起至弘治十八年止。凡經入監者。備開花名脚色。其已中進士及願就教職。并病故開革者。查將緣由明白報作開除。其見在坐監。告回丁憂。養病。依親。畢姻等項者。作急催促復監。報作實在。其有不願出仕。及年老廢疾者。照例給與冠帶閑住。亦與開除。造册差人齎赴禮部。轉發本監查照。以後每遇朝覲之年。照舊施行。如或各該司府州縣。仍前因循。不行造報及造報不明者。聽從禮部參奏治罪。庶監生之數易稽。而詐冒可革。復監之期不後。而差撥有人矣。

乞照例休致疏

臣竊惟舊制。凡官員年七十以上。精神衰倦。許令致仕。而考諸禮經。亦有大夫七十致事之典。蓋引年納祿。乃古今之通義也。臣以疎賤。遭値聖明。索之材微。濫膺器使。歷官四任。而勞效蔑聞。竊祿三朝。而涓埃無補。桑榆未夜。蒲柳遽零。年已滿乎七旬。身尤困於二豎。兩目昏花。視物如隔煙霧。何能鑑別乎文詞。雙足痿弱。平行若步山坡。安可周旋於禮度。久患心脾。嘔泄。已罹沉痾。時常臂指風痺。將成痼疾。雖圖報之丹心未嘗敢替。而已衰之筋力卒難復強。忝職弗堪。妨賢是愧。若復貪戀寵利。未免違犯憲章。臣於昨歲已將老病不堪緣由。兩具奏疏。冒干天聽。乞放歸田。而未蒙俞允。益勝悚惕。今臣老病日增。衰殘益甚。儻生無幾。自知難繼聖朝。於例合乞致仕。故敢不避煩瀆之誅。復致迫切之懇。伏望聖慈憐憫。察臣前後所陳。皆揣分而發於真忱。非慕名而過爲矯激。俯從私願。率由舊章。特勅該部。檢會臣前二奏。及查考臣出身脚色年歲。容令致仕。或與養病閑住。使得生還故里。終老首丘。不勝萬幸。

乞放歸田疏

臣學非適用。才不逮人。偶玷科名。屢叨官使。思致身以圖報。慨陳力之不能。久謝病以歸休。忽蒙恩而起用。強扶老病之軀。冒處師儒之任。濫官三載。而績用無成。行年七十而衰頹益甚。既抱素餐之愧。及當納祿之時。目昏齒痛。手痺足軟。夜臥而痰嗽不寧。晝興而脾泄爲患。疾苦多端。餘生無幾。實難任職。非敢偷閑。爰自前歲以及今春。已曾三具奏牘。備陳老疾不堪本職。無狀情由。冒干洪造。乞容依例致仕。而未奉俞旨。倍增慚惕。臣又查得先年本監祭酒陳敬宗。曾以年滿七旬。奏蒙欽准致仕。今臣才行。不逮敬宗遠甚。而年同於彼。病加於彼。若復強顏竊祿。則曠職妨賢。罪益大矣。故敢不避煩瀆之誅。復致哀鳴之懇。恭惟聖慈俯順下情。申明舊制。乞勅該部。檢會臣三奏。查照前祭酒陳敬宗事例。將臣放回致仕。俾得生還故里。待盡餘年。不勝感戴。

陳言治道要務疏

臣聞大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蓋與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爲治之意。使人心知所向望也。洪惟憲祖以成化紀元。蓋欲治化之成就。而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

治道之恢弘。皆即爲治之大效而言。其規模固已弘遠矣。今皇上龍飛御極。紹承大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乃究其爲治之大本。以寓繼述之意。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而治之不弘也哉。臣有以知陛下眞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爲之志。可以四三王。六五帝。而增光於列聖矣。然以正德爲名。當求正德之實。必如唐劉賁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必如董仲舒所謂正人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苟德有未正。則雖令不從。欲求治化弘成。庸可得乎。臣以非才。待罪胄監。而老病衰頹。不能久事陛下。無以補報大恩。茲已具疏乞骸。將歸死首邱。而犬馬之誠。耿耿不能自已。敢摭一得之愚。以正德之所當務者。條爲五事。效野人炙背食芹之獻。以爲新政涓埃之助。伏惟聖明擇其可行者而見之施行。則宗社無疆之休。生靈莫大之幸也。爲此開坐具本。謹具奏聞。一曰勤聖學。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若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商高宗周成王之賢。莫不孜孜於學。講明義理。正其心術。以爲修齊治平之本。又設師傅保之官。有爾訓箴諫之臣。朝夕左右。責難陳善。以濟格非心。而薰陶成性。宜其聖德隆茂。王猷允塞。而致雍熙泰和之治也。下至漢唐宋之英君誼辟。亦莫不然。但其學有未至。故其治不古若。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於退朝之暇。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於內殿兩廡。及書洪範揭於座右。以備觀覽。蓋雖生知之聖。必從事於學也。列聖相承。率由是道。今陛下出震繼離。始登大位。即以正德紀元。而又開經筵。親儒臣。以講讀經史。闡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但經筵之開講有日。而儒臣之進見有時。學問工夫。未免間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剪桐之戲。而莫與箴規。違持養之方。而無從諫止。則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臣願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保大臣。侍從文臣。引之便坐。講論經術。咨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十八學士於禁中故事。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術習既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施之任人。而邪正以辯。以之立政。而事皆可法。其於盛德。豈小補哉。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今日正德之先務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二曰隆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夫子贊其達孝。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孔子稱爲難能。則爲嗣世之君者。不可不從事於繼述也。昔我太祖開創之功。比迹湯武。其立法制度。以垂訓於後人者至備。先帝守成致治之美。協德成康。其盛德大業之增光於前烈者尤盛。豈非陛下之所當繼述者乎。先帝在位之日。侍養兩宮。備殫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論。能工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於色。不事遊田。皆其善行之可法者。陛下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嘗念戶口之消耗。而議撫恤之宜。以墜法之廢弛。而求振擧之方。清查禁軍。以革濫冒。沙汰冗官。以節財用。皆其志之欲爲而未成者。陛下所宜繼成以終其志。非纂修會典。則欲擧祖宗之舊章。而見諸施行。其續修通鑑。則欲考前代之成敗。以爲法戒。尤陛下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不獨是焉。又當取聖祖之皇明寶訓。洪武聖政諸書。置諸座右。日與大臣講議。舉其舊典。而施諸今日。則爲能善繼述之道。而見陛下正德之實矣。昔啓能敬承繼禹之道。而建四百年之夏。成王能式刑文王之典。而衍八百年之周。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三曰謹大婚。臣聞天

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爲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于公宮。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沖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知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求德閥。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男女年命而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蚤擇而素教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尤不可不正也。伏惟聖朝列聖。皆有內德之助。以成雍熙累洽之治。非偶然也。今皇上聖德英明。睿質純粹。天命降鑒。必篤聖女以佑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必非一人。伏望陛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天地祖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乞命內閣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事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進。當諒陰之時。姑緩册立之期。俟畢祥禫。以成嘉禮。照依宋哲宗□事。將所選者皆處太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壼□□師傅保姆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圖史之戒。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納之以禮。而弗納於邪。教之旣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雎鵲巢之德。葛覃樛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然後設媒於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對上天之丕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陛下之正德。孰有大於是乎。臣老且髦。不達時宜。而惓惓愛君之念。夙夜不忘。敢昧萬死。冒進狂言。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四曰重詔令。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令。而詔令所以行于天下者由其信必。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苟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普天之下。莫不聳聽而厭服。書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重乎。乃者陛下登極之初。渙頒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減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房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內官。又謂鹽引爲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占窩。所以節國用也。又謂皇親勢要之受獻地土。侵奪民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內外勢要占奪軍民地土。而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條。皆經國之遠猷。爲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歌頌聖德。以爲軍民困苦。庶其有瘳。逮今已非月矣。而冗員之裁減取回者無幾。勢要之治非退還者未聞。故內閣大臣。有政擧不行。而詔書所載。盡爲虛言之奏。六科諍臣。亦有冗員復留。傳奉復作。而號令不信之章。則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亦有牽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天下乎。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漠之度不奉詔者。其罪當何如耶。臣願陛下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巨室而寬假。勿以嬖倖而姑息。從羣臣之言。而治不奉詔之罪。則法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四方莫敢不服矣。此係正德之要務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五曰敬天戒。臣聞天生聖哲非常之君。必遣非常之變以警動其心。使之恐勸惕厲。修政立事。以致非常之治。若堯湯之水旱。成王之風雷。與宣王雲漢之虐。莫非天心仁愛之所在。故堯舜以儆予爲念。成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宣王側身修行。皆能變災爲祥。轉禍爲福。以其能致敬天之誠也。臣又伏讀五倫書所載。我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屢遭亢旱。而聖意以爲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故減膳素食。宮中皆然。而免民之田租。旣率群臣徒步詣山川壇。設藁席。書曝

于日。夜臥于地。三日而大雨滂足。又皆躬祀百神。而曰苟有罪責。宜加於朕。毋爲民災。其罪己修德如是。故能開創大業。以致隆平。而垂無疆之休。非偶然也。今皇上天生聖哲。初政清明。宜言圖治。孜孜不倦。固宜其治効綏隆。而休徵畢至也。奈何即位以來。星文示變。淫雨爲災。天鳴于西北。地震于南京。而陝西又有災傷之患。生靈嗷嗷。有識寒心。深懷不測之虞。所謂非常之變。豈非天心仁愛。而欲陛下爲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事。以濟其變乎。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人。但不合乎衆情。即有違于天意。如有罪而不誅。無功而濫賞。或倖門旁出。而大臣不得行其志。或勢要把持。而有司不能擧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愈急。財已匱而後費之無節。若此類皆天心之所不豫。而災變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陛下遠師帝王。近法聖祖。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穹。又以罪己求言之意。敷告下土。日與在廷大臣。講求致災之由。以盡弭災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於天意者。悉從糾正。內外協心。上下交修。以承天心仁愛之意。庶幾精神潛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陛下之正德不爲虛矣。惟聖明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修理廟學疏

臣竊惟國學之建。始創於洪武之壬戌。繼修於永樂之壬申。歷歲月之多久。不堪風雨之震凌。內自文廟兩廡。外至欞星等門。旁及六堂兩廡。與夫倉庫碑亭號房等處。木料旣朽腐而蓋瓦。尤破損而稀疎。每遇雨雪。則上淋下浸。墻傾壁頹。臣等雖時加補葺。而財力寡少。東扶西坍。終治不敷。先該本監司業羅欽順。已皆具奏前因。未蒙該部定奪施行。至今年四月望後。霪雨連旬。東廡第十六間二桁斷折。椽瓦倒塌。損壞神龕。從祀牌位。無處安放。其餘各間。或中梁大梁之腐折。或後簷前簷之頹毀。或角柱朽爛。或望板漏爛。甚至四配坐亦多滴漏傾頹之勢。殆若唐人所謂朝雨淋漓。夕天羅宿者矣。以此破漏老屋。而奉安聖賢神位。旣不足以揭虔妥靈。尤非國家隆儒重道之意。若及今修理。則工費尙省。如或益行倒塌。則用力尤難。臣兩次備呈南京工部。差官相看。皆謂應合修治。但未經奏請。未敢擅便興工。臣職叨典守。竊所未安。伏惟聖天子龍飛御極。未遑他務。而首幸太學。祇謁先聖。所以崇獎斯文。表厲後學。而爲儒道之光者。美矣至矣。天下學校。莫不聞風興起。況於留京監學。祖宗之所創建。豈容有廢而不擧者乎。伏望聖明念魯頌泮宮之修。成豐水壁雍之樂。特勅該部。酌度事宜。若所當擧。乞行南京工部。量撥匠料。借倩軍餘。專委能幹官一員。監督修理。一以成前美而不廢。一以免後費之無經。庶幾祀事有嚴。觀瞻不失。非惟光復聖祖創建之宏規。亦可以少副陛下崇重之盛心矣。

乞恩致仕疏 丙寅八月

臣近以身衰多病。不堪奉職。而年踰七十。該當納祿。已經節具奏牘。乞求放老歸田。實蒙矜允。不意猥承恩旨。曲賜勉留。顧惟疎賤小臣。何敢上當隆眷。感極涕零。爲伸報稱。因知臣子所當盡瘁。君父不容再瀆。但臣待罪胄監。竊祿無補。於今秋七月初五日。三年考滿。例該赴京給由。況當龍飛御極之初。克修虎拜稽首之禮。以瞻天日之光。以際風雲之會。此臣夙昔之至願也。奈何事與心違。命不時偶。近因四五月間。

成冒雨溼。忽患膝歷疼痛。而拜跪步履之弗便。迨及六月以後。又傷酷暑。加患煩渴痎瘧等證。而晝夜疑食之不寧。比之前奏所陳諸病。尤覺沉困。亦曾具呈南京吏部。爲因本監缺官。一向扶病管事。今欲勉爲考績之行。則致乞骸之請。而疾勢日增。從何歷劾。惟恐困斃道途。莫能趨詣闕庭。苟不早謀所處。未免重貽後悔。恩得近者南京工部尚書李孟暘。三年考滿。及前南京吏部左侍郎楊守阯。六年考滿。以老病不能給由。並荷聖恩。欽准致仕。臣雖名位才德。弗敢僭擬二臣。而年老多病。事體相同。茲不能已。敢用援例申懇。除將考滿公文呈繳吏部。離任訪醫調治。聽候外。伏望聖慈弘敷一視之仁。俯從草下之願。特勅該部。檢會臣前後所奏。免臣赴部給由。亦容照例致仕。庶得休養沉痾。少延殘喘。則臣未填溝壑之前。皆感戴恩波之日也。臣不勝祈天俟命屏息待罪之至。

乞恩養病疏丁卯在家進

臣以菲才。待罪胄監。而年餘七十。身嬰百病。乞骸章疏。已四五上矣。上年七月初五日。三年考滿。蒙南京吏部咨送給由。因患膝歷疼痛。煩渴痎瘧等疾。勢甚危困。不能趨詣闕庭。又經具疏陳情。乞照尚書李孟暘。侍郎楊守阯事例。放回休致。當將考滿公文。呈繳吏部。而離任訪醫調治。冀蒙矜允。敢謂聖慈憐念衰殘。未即捐棄。累降恩旨。曲賜勉留。且復諭臣有疾善加調理。不必固辭。是雖天地大造之仁。父母罔極之恩。不能過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謹已照依奏奉欽依事理。未敢再詞陳乞。惟務悉心調理。但在外訪醫事多不便。卒難調理。恐致傷生。不得已暫回原籍。以便湯藥之奉。急欲病痊。給由以盡臣子之恭。不意二竪閒衆疾交攻。醫藥雖勤。功効難見。歷秋徂冬。病隨時變。自十二月以來。忽患臍腹絞痛。泄痢大作。晝夜無度。血氣頓虛。而手足風痺之病滋甚。頭目旋暈之疾又加。氣喘逆而痰嗽不止。齒搖動而腫痛難堪。目全昏眊。腰苦痠疼。視履動作。皆有所妨。精神志慮。俱已凋耗。惟堪偃息在牀。不能起發上道。顧形骸之若此。縻祿以何安。誼當再疏乞休。而以累奉詔旨丁寧。不容固辭。又復中止。臣訪諸醫。咸謂病根深痼。須當稍寬以歲月。不能責効於何時。復念臣當考滿離任之後。給由在告之時。身雖不當事任。心實不敢自安。今病之痊否。既未可期。而本監缺官。已踰半載。若不舉奏銓補。不無廢曠職務。有誤教養。則臣之上負國恩。下妨賢路。罪益大矣。故雖休老之請。未敢重陳。而久病尤不容不避。敢以上請也。伏望聖明以教爲重。以作人爲務。念賢關非可以養痾。而師範詎容於曠職。勅該部別推儒臣。往司國學。容臣在於原籍。從容調理。俟有痊可之日。另行赴部給由。以終考績之事。以聽黜陟之命。則官職不至於久曠。餘生或賴以保全。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懇乞休致疏戊辰六月

臣自少時。身多疾病。暨乎中歲。髮白早衰。出身幾四十年。歷任僅滿三考。臥病之日常多。居官之日常少。蓋小材不可大受。而薄命難勝重祿。故往往在職而身困。去位而身安。昔曾閑退。既緣痼疾而乞休。昨長成均。又以衰頹而廢事。臣揣能度分。自知止足。故皆以年滿七旬。而身嬰百病。弗堪本職居官。已經五上乞骸之疏。荷蒙聖慈屢賜勉留。未卽俞允。繼因三年考滿。而衰疾轉增。不能赴部給由。又經再陳謝病之

章。荷蒙恩旨謂臣累陳有疾。情詞懇切。准回原籍調理。病痊之日。有司來說起用。聖明之舉擧下臣。而曲加體貌。未忍捐棄。恩意無不至矣。臣雖愚無狀。知感實深。爰自去春。以迄今歲。四處求醫。百方治療。冀獲有瘳。殞身圖報。奈何年命窮促。二豎纏綿。病切膏肓。雖盡收功於藥石。疾成殘廢。何能奮志於桑榆。顧稽掛名仕籍之中。未盡納誨之義。雖無責任。亦所未安。臣嘗竊考祖宗之法。擬以先王之禮。凡官員七十以上。皆許致仕。邇者廷臣建議。又欲申嚴致仕條限。蓋以是爲人臣之大閑。不可違越也。臣今年七十有二。假令無病。亦合告休。況又加沉痼之疾。久伏牀枕。崦嵫已迫。決知無補於明時。鐘漏有期。詎可再靳於晚節。設不自陳。豈能免於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乎。敢殫愚悃。重有哀祈。伏望聖慈弘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憫臣疾憊。俯賜矜從。特勅該部。申明舊章。查考臣出身以來年歲。容令依例致仕。以全素履。假餘生之無幾。惟冀首丘。顧洪造之未酬。敢忘結草。願從衢壤之民。同効華嵩之祝。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不勝感激懇祈之至。

辭太常卿疏辛未

臣先任南京國子監祭酒。三年考滿。爲因年滿七十。身嬰百病。不能赴部給由。已於正德二年二月內。奉蒙恩旨。許回養病。繼因病久不痊。弗堪奉職。於正德三年二月內。奏蒙恩旨。准令致仕養痾待盡。三載于茲。忽於正德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蒙吏部差辦事官孟偉齎到急字一百七十八號劄付。陞臣南京太常寺卿。榮命下頒。驚魂失措。伏念臣少無學術。老更衰疲。雖叨過實之名。初非適用之器。分甘守於貧窶。念不萌於榮進。豈期休退之餘。復拜優殊之命。擢授奉常之長。兼領后夔之任。典司禮樂。宰和神人。職務雖簡。而責任尤重。非有碩德雅望。如漢桓榮。唐楊綰。宋范鎮者。莫膺是選。臣顧何人。敢承其乏。資淺望輕。揣分非所當得。才庸德薄。度義尤所不堪。昔爲祭酒四品之官。且不能負荷而丐休。今進太常正卿之位。又安敢倖躐而冒處。竊深維谷之懼。庶致猶墻之譏。況在納祿掛冠之後。又當踰七望八之年。非惟禮當謝事。抑且病難從政。心胸煩疼。腰脊痠痛。夜臥頻苦於痰嗽。晨興每患於脾泄。兼以目昏頭眩。手戰足痿。行必拄杖而後能步。拜必待扶而後可起。噫大耋之將至。豈榮祿之可靡。惟欲倚牀而伏枕。焉能赴官而供職。此臣所以難遵追功。不能不籲天而祈免也。敢陳衷悃。上瀆宸聰。伏望聖明曲加仁憫。俯賜矜從。收回新命。特勅該部。別選名德。以充厥任。則名器不至於濫授。職務亦免於曠瘝。容臣仍以原官致仕。庶懇裴不之功。少延螻蟻之命。臣無任激切懇祈待罪之至。

辭陞侍郎疏

臣近承吏部咨文。正德六年四月十一日。欽奉聖旨陞臣南京禮部右侍郎。聞命驚惶。殞越無地。緣臣先蒙聖恩。賜老歸休。養痾待盡。已越四載。忽於上年十二月內。蒙吏部劄付。陞臣南京太常寺卿。臣荷忠未退。強扶拜命。心踧踖以不安。顏忸怩而罔措。自惟才庸德薄。非堪器使。而年衰疾憊。難勤職務。已經瀝誠具疏。上瀆宸聰。乞賜寢罷恩命。仍前休致。俯伏以俟。冀蒙矜允。豈謂愚誠未達。而容養加隆。奉常之除纔經數月。而二卿之命復下。九天恩厚。踧踖愈深。刺背竊惟禮部古號清曹。而侍郎今爲貳佐。庶聯禁從。位

廟文昌。政佐秩宗。職兼獻納。非素負一時之望。豈能協衆論之公。有如臣者。學不足以知方。才不足以應務。徒持衰憊之身。敢玷清華之選。孔春官之屬。既非小材之所能堪。况侍郎春官之亞。又豈愚分之所當得。宜黜而陞。在輿情固為未愜。而求退得進。使臣心何以自安。非惟覬倖之可虞。抑亦妨賢之是懼。若遽承於新遷。必深負於降恩。臣又年踰七十。患在膏肓。內有心疼脾泄眩暈痰嗽諸疾。不時舉發。而血氣久衰。形骸疲瘁。弗能促程而赴任。外有目昏手戰腰痛足痿等證。日增月盛。而衆體皆廢。神識昏耗。莫能居官而治事。雖赤心之未忘。顧餘生之無幾。苟不懇求退避。必將自速顛躋。是用再瀝丹誠。重干洪造。伏望聖明矜察。愚衷收回成命。特勅該部。別推英彥。以佐春官。容臣仍以舊官致仕。使得棲息衡門。少延殘喘。而咏歌聖化。為太平之散民。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謝侍郎致仕恩疏

臣於正德五年十二月內。承奉吏部劄付。欽蒙聖恩。陞臣南京太常寺卿。至正德六年六月內。又承吏部咨文。復蒙聖恩。陞臣南京禮部右侍郎。命出非常。感深罔極。臣自惟才庸德薄。弗堪驅使。年衰疾憊。難勤職務。已經兩具奏牘。昧死上聞。乞賜追寢恩命。容臣仍以舊官祭酒致仕。該通政使司奏奉聖旨。章懋學行老成。已有旨陞用。既自陳衰老。情詞懇切。這着做侍郎致仕。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近蒙吏部勘合。類行府縣。轉行與臣。知會欽遵。臣已當即望闕謝恩訖。伏念臣性本顓蒙。學尤迂僻。雖忝過情之舉。初非適用之材。稿祿三朝。愧乏涓埃之報。歷官四任。幸免瘝曠之誅。昔備員於閩憲。既皆謝病以乞身。頃待罪於南雍。又復引年而納祿。自獲退棲於耕壟。無非密囿於生成。惟知庶蟻壤之歡。久矣斷鈞天之夢。乃者皇上更新大化。收召故臣。猥及衰庸。亦蒙甄拔。既擢授奉常之長。仍遷二宗伯之曹。忖塵賢勞。濫叨法從。是乃不次之恩。固匪小材而衰病者所能勝也。臣自知非據。曷敢偷踰。頭上乞骸之疏。願推從欲之仁。重荷聖慈於憫。諒其懇切之情。溫旨寵褒。假以老成之譽。非惟允其休致。且復官以侍郎。允為希濶之典。尤非否德而疎賤者所宜蒙也。臣以職名太峻。非所敢當。而詔命有嚴。難容再瀆。用是弗敢控辭。惟知感謝。撫躬增惕。拜命惟悚。自顧何人。獲茲厚幸。蓋由恭遇皇帝陛下。德章列聖。兢業萬機。德與日新。仁同天覆。含蓄生而並育。雖小物而不遺。欲風勵於四方之士。爰假寵於一介之臣。謝事而非勞以事。辭榮而更益其榮。蒙大施之無涯。畢此生而難報。臣敢不涵濡聖澤。益激愚衷。身雖迫於桑榆。力難報國。身未填於溝壑。志不忘君。惓惓悃款之忠。切切勵江湖之慮。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存問恩疏

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章懋學行純正。年高望重。着有司時加存問。以副朝廷優禮耆宿之意。欽此欽遵。蒙吏部勘合。類行浙江布政司。轉行本府縣。仍行與臣知會。臣即於九月二十日。望闕謝恩訖。閒命自天。措身無地。伏念臣先任南京國子監祭酒。為因年踰七十。身嬰百病。不能赴部給由。累七疏以乞骸。歷三載而得請。至正德三年正月內。荷蒙聖恩。欽准致仕。繼因皇上更新大化。任用故臣。猥及衰庸。亦蒙甄拔。既起臣為南京太常寺卿。復陞南京禮部右侍郎。臣以病衰日甚。不堪供職。再疏陳情。乞賜

舊官致仕。又蒙恩旨。還着做侍郎致仕。臣叨榮過望。罔報撫山。苟非仰荷於生成。寧獲退安於田里。今養痾又幾十稔。而頹齡已越八旬。豈謂垂盡之年。復拜殊常之寵。渙頒溫旨。俾以舉行之典。仍令有司。加以存問之禮。是即文王善養老之仁政。武王不忘遠之盛心也。但優禮甚非薄福所能堪。而侯詢亦非愚分所當得。愧無勞效。濫冒洪私。寵至而揣骨驚心。感極而泚然汗背。省循無謂。拜受何安。蓋由恭遇皇帝陛下。明同日月之照臨。幽微必察。德並乾坤之覆載。巨細不遺。溥先王仁民愛物之心。崇前代尚齒尊年之典。遂令衰老有此殊榮。臣敢不仰體深仁。益堅晚節。縱筋骸已病。難效力於驅馳。而寸心未殘。肯忘情於傾向。戚戚動江湖之慮。惓惓懷畎畝之忠。伏願陛下益心篤懋。以養聖躬。明目達聰。以隆至治。壯磐圖而永固。綿國祚於無疆。臣無任激切感恩之至。

辭陞尚書疏辛巳

奏為辭免陞職事。臣於今年六月內。准吏部咨文。欽奉五月初二日聖旨。章懋德望隆重。陞南京禮部尚書。仍舊致仕。着令有司以時存問。欽此欽遵。當望闕謝恩外。叨榮過望。聞命驚心。伏念臣素無實學。忝竊虛名。昔備員國學。既以年及掛冠而乞休。繼蒙起佐春官。復以病難就職而納祿。自獲退安於田里。無非仰荷於生成。今頹齡已越八旬。而養痾又逾一紀。敢期末路。復際昌辰。恭惟皇帝陛下。以憲祖之文孫。承孝宗之大統。聰明天縱。英睿夙成。革故鼎新。補弊興治。元凱登庸。共兜流放。欲風厲於四方之士。爰設施於一介之臣。遂令仍舊。荷此殊恩。謬稱德望。而陞以尚書職名。重於華袞之褒。仍容致仕。而令有司存問。過於安車之寵。臣撫躬非據。度義奚堪。倘復貪榮而不知止足。必將踰分而自取傾危。反覆以思。凌競而懼。不容不籲天以祈免也。伏望聖慈特勅該部。追寢尚書成命。容令仍以原官致仕。俾臣生無愧容。死無遺憾。為幸大矣。伏願陛下當此造化陽復之時。益修人事大來之泰。親君子而遠小人。崇正道而息邪說。獨攬朝綱。毋使大權旁落。堅持國論。因俾士氣摧傷。以帝王之道為必可行。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不邇聲色。無殖貨利。謂恩可復。事必有終。廣言路以開賢路。結民心以順天心。鞏皇圖於不拔。綿國祚於無疆。臣苟延殘喘。獲視太平。尚從擊壤之民。同致華封之祝。臣不勝感激懇祈之至。

議處鹽法事宜奏狀代中丞作

謹題為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事。臣聞鹽之為用。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資。為物雖微。其利甚博。不可以一日而缺焉者也。然在虞夏之時。不過以鹽充貢。而未嘗或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名官。而未嘗不同利於民。因齊相管仲而鹽筴始正。漢用桑孔而鹽禁始嚴。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以菲材。叨官藩臬。欽蒙聖恩。差往兩浙等處。巡視鹽課。按行閱歷。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者數事。一曰存恤竈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而其成用。必資人力。海濱之民。以煎鹽為業者。謂之竈戶。其採辦薪鹵。朝夕煎煉。不勝勞苦。因皆在所當恤。而竈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前。課入不繳。歷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鎔。又有追陪之患。此竈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蒙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資民一分。使之稍可存活。是即生死肉骨之恩也。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為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賣

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冊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就將圖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皆免雜泛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皆命鹽司。以漿下餘鹽。行令各縣。差人赴司關領。回縣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鹽價。民感上恩。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又改為鹽糧。惟市民仍許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受困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為大幸。如或不能卽改。亦乞照依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民受一分之賜。又若大旱之遇時雨。亦為幸矣。三曰申禁鹽窩。昔我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多給引鹽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為良法。近年以來。法久弊生。每遇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家失利。為害非輕。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革。伏望特賜宸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使人知警懼。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于官。出外半貲。利亦厚矣。而有貪得無厭者。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私加斤數。有一引至三百餘斤者。而裂鹽之後。運入江船。又買私鹽。夾帶在船。混同發賣。亦有經過關津。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成十中止截一二。徑自越關。到於所往地方發賣。而買鹽已訖。不卽繳引。再買私鹽。仍將前引影射過關。隨處發賣。往復數次。多取價利。直待上司催取。然後繳引。其截鹽船戶。亦買私鹽。夾帶前去。混同貨賣。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禁治者也。臣於前項奸弊。雖聞人言。未得實跡。雖使究治。律中已有夾帶餘鹽。及奪引影射之文。則必先管有是事矣。與其治之於已然。孰若禁之於未然。乞勅該部。移文各處巡鹽風憲。選取廉能官員。照依出場鹽數。從實稱掣。就行責取商人。重甘結狀。如有前項奸弊。甘當重罪。盡將財本沒官。而截鹽船戶有犯者。亦將船隻沒官。及行訪察沿路關津。經該官吏。凡有容令引不截角。及將引影射不行舉發者。皆問贓罪。則人知警懼。不敢挾私。而官鹽不至於阻滯矣。五曰禁治鹽徒。鹽商之倚官挾私。而夾帶影射者。臣既已言之矣。其有肩挑步擔。而沿街貨賣者。亦私鹽也。又有座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到於杭州。攬載欽差內外官。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昏夜收買私鹽。藏在船內。經過關津。不敢盤問。隨其所住地方貨賣。此皆所得不多。為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為矣。惟有一種游手無賴之徒。不務本等生理。什五為羣。乘駕小船。出沒江上。其船多置篙櫓。滿載私鹽。沿江上下。實與往來客旅百雜人等。有不肯買者。則將私鹽一包。丟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得財卽去。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遇有客船遭風着淺。不能行動。窺見船中人少。孤舟無侶。卽便擁衆上船。肆行搶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必被傷害。掠得財物。同船衆手舉棹。運船疾行。江面闊遠。頃刻之間。不知行往何處。失其所在。無處跟尋。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行太早。天色未明。亦與遭風遇沒者同。皆被劫奪。此等鹽徒。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為之所。乞勅巡鹽御史。還差府衛佐貳官各一員。帶領巡捕軍餘。及應捕人等。以巡江

為名。沿江上下。往來巡察。上至桐江。下至曹娥。及江之兩岸小港。一皆遍歷。務使鹽徒盡散。官鹽流通。而國家常獲其利矣。凡此數事。皆為國之要務。其前二事。見民患之不可不恤。蓋以民為邦之本也。其後三事。明財用之不可不理。蓋以財為民之心也。能舉仁民之政。使民無失所。則皆有親上。事必有終。而國本固矣。能盡理財之道。使財無散失。則聚人得衆。生財有道。而國用足矣。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是哉。臣學識寡陋。不能有所建明。但以職居言責。不容緘默。敢以一得之愚。上瀆宸聰。如蒙准言。乞勅該部。看詳事理。參酌時宜。擇其可行者。賜之施行。則天下幸甚。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二

書簡

登第後寄鄉先生 內翰作

某昔聞先生長者之教。以為窮理工夫。乃致君澤民事業。非真知實踐。有得於己者。未見其有實用也。始者亦昔志於是矣。顧為科舉之學所汨。弗得實用其力。區區從事於呻吟佔畢者十餘年。於道竟無所見。於心竟無所得。慚負明教多矣。今者添親命。就試春官。非敢遽志乎富貴也。亦曰欲釋去舉業之累。得以專志於學耳。主司不以其才之未足以用世也。舉而進之天子之廷。使陳其所志。某也學力之未充。誠見之未廣。世故諳練之未熟。雖有致君澤民之心。道則未之盡也。一時對揚明詔。雖不敢曲學阿世。而所言者、不過腐儒常談。何能有裨於君德。有益於時政哉。荷蒙聖明。好察邇言。不遺芻蕘。遂使一得之愚。亦見采納。每懷董仲舒、劉去華輩。慷慨論事。切中當世之務。真為匡濟之策。有用之學。未嘗不深自惶愧。欲追蹤而未能。但切喜自今可以少遂讀書修己之心。又幸朝廷以年少初進。未堪任以事也。姑與之祿。使之就學翰林。且命師以教之。蓋欲望其成材也切矣。感冒國恩。至隆極厚。不知何以為報。私念惟有日夜淬礪。勉於學問。以冀一才一藝之有成。庶幾他日可備犬馬之役。以少報國恩之萬一。若曰幸科舉之

就手。蓋榮利而動心。則愚豈敢。惟先生夙知某者。故敢布其所懷。雖然。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況某以涉歷未深操履未定之學。一旦措其身於京邑紛華靡麗之衢。放游膠轕之境。易以墮厥所執。深懼其終於家者壞於廷也。伏望先生以其平日獨得之學。時發一二。以訂其頑。砭其愚。推而納之君子之域。使其不終爲宵人之歸。以貽鄉先生羞之羞。則幸甚。夏暑不審體復何似。乞爲吾道自愛。

復羅一峯 羅倫。字彝正。

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乎善。其意甚美。但宋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猝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不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爲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孚。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逼強制以必人之從己。殆非所謂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爲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爲盜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刑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禁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殺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爲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於手自殺之乎。又況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然。昔漢人有爲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於殺乎。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孰思而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溫公康節之洛。則宋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復鄒御史克修 [illegible]

久別無任懸仰。人來辱書。備悉比來動止。皆與易俱。且有砭訂愚惛之意。啓發良多。感感不已。辯者克恭書來。謂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眞樂。而未得其詳。故以孔顏所樂。周程所尋者。其道甚大。工夫最難言之。蓋因克恭有過情之譽。僕不敢當而及之耳。初未嘗妄有方人之意也。而克恭又累數百言。以闢其非。某之舉易妄言。斷罪爲甚。今得吾兄之言。乃知白沙所以稱定山者。固亦平易而非過高之論。與僕之言自不相妨。如曰脫去名利。則凡幽人隱士皆能之。未足爲定山之高致盛節也。如曰少有家累。爲未遊五嶽之向平。則亦人之常情耳。在聖賢則無此累矣。或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缺。不能無累。朱子曰。此直則彼自輕。夫以菽水甘旨且不足爲累。而況以婚嫁爲累乎。彼向平者。讀易而未知死何如生。是猶未達於原始反終之說也。其遊五嶽名山。亦不過絕人逃世爲潔耳。豈聖賢之道哉。是又假以卑吾定山矣。至

引康節之言。謂其得天理之眞樂。則又以風流人豪。英邁蓋世者目之。觀前所謂脫去名利。如向平者。又不足言矣。豈既抑之而復揚之。亦有深意乎。今就康節而論。則道曰。堯夫詩襟做得識道理。御於儒術未見所得。又曰。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無禮不恭。惟是侮玩。謝子又曰。他只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故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功。所以差卻。朱子則謂康節之學似老莊。似揚雄。近似釋氏。往往有不滿之意焉。蓋無下學上達功夫。已非孔子之學。而無禮不恭。又非若顏子之克己復禮者乎。所學如是。吾意其所得之樂。亦未必爲孔顏之樂也。朱子論孔顏之樂。必曰博文約禮而竭其才。則庶乎可得。是先由學問之功。而後得其樂也。今康節之言。乃曰得天理之眞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讀書精理。其言似乎倒置。苟非有康節之天資。孰能不假學問。而自得其樂哉。靜味白沙書意。蓋謂定山既得康節之樂。又將讀書窮理。以求進於孔顏之樂耳。若僕之愚見。則就孔顏之樂論之。故謂今之學者。未易可及。何嘗甚異於白沙之言哉。若因白沙之言。謂定山已得顏子之樂。則到此地位。守而化矣。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尚何假於書之讀。堅之攻。而理之精乎。今吾兄與克恭之辯若是者。豈誦白沙之言。而未之思耶。來教有云。眞樂在天地間。人人有之。人各有是性。有是理。則各有是樂矣。愚竊以爲謂天理爲人人有之則可。謂眞樂爲人人有之則不可。蓋凡厥有生。均稟同賦。理固人之所固有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剛柔善惡知愚賢不肖。萬有不齊。惟夫上知大賢。能克己復禮。此身此心。從容涵泳於天理之中者。乃能得其樂耳。若有一毫之私意紛擾於其間。則不能樂矣。然世之聖賢常少。而愚不肖者常多。其可謂人人有之乎。其他有所樂者。皆吾兄所謂樂非其樂。而不得爲眞樂者也。何可與之同日語哉。來教又云。諸老先生尋孔顏樂處。則大有得焉者也。今指之爲所欲尋者。不識諸老先生之於眞樂。其有得其未得耶。竊聞濂溪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故以欲尋言之。初未嘗謂其欲尋而未得也。蓋尋者。追而求之之謂。如追已失之物而還之耳。故尋之。則有必得之理。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者也。是雖不言得。而得在其中矣。孰敢謂諸老先生爲未有得哉。特以朱子之言求之。其所謂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者。乃顏子之地位也。然猶曰庶乎有以得之。庶乎二字。言之愼重若是。蓋未敢遽以爲大有所得也。朱子之不敢易言。而豈後學之可易言哉。先儒有云。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若諸老先生之所得。非後學之所能窺測。故不敢以臆度而言之也。來教又謂信僕之言。不幾絕天下於無人耶。不幾使眞樂作一話說耶。不幾阻後學之進耶。愚謂自孔顏而下。周程而上。千五百年。未聞有得其樂者。由周程而來。至於今亦數百年矣。得其樂者。又幾何人哉。是則眞樂之徒爲話說久矣。豈亦僕區區言之罪哉。僕之不敢以易言之者。蓋欲使人勉其難。而非所以阻其進也。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詠歸。康節之擊壤歌詠。皆順境也。惟夫[illegible]於[illegible]之自樂歟。於絕糧之餘。以至飯疏飲水。簞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乃爲處逆境而樂之眞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來教又謂尋樂爲孔門第一事。是固然矣。而非初學之可言也。故夫子之教。曰文行忠信。曰博文約禮。至於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先難後獲之類。各隨高下而告語之。未嘗先有尋樂之說。至濂溪之於二程。乃

令尋孔顏所樂之何事蓋以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爲可以與於此也而程子教人則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邇揣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如曰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如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皆未嘗以尋樂爲言豈非非門人之未足以當此乎故朱子曰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今之師非濂溪之師今之友非二程之友而說此事卻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之觀於此言其意益可見矣若吾兄與白沙定山督諫議諸君子負豪傑之才學聖賢之學爲今之濂溪二程則其深造自得因所優爲如僕之不肖敢易言哉自幼爲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眞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厲求爲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眞樂誠然未之有得故其言之卑陋若是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

復賀黃門克菲 欽

近舍親回自遂陽獲奉閏月二日手教兼有藥材之貺其所以砭劑不肖身心之疾者至矣何感如之某自離索以來因循苟且希聖之志不篤又非親賢取友以求輔仁之益向上一步工夫無由自進誠如來教所云莊誦數四皆荊之誼深然雖相去數千里外如對顏面而聆箴誨也敢不顧安承教但謂僕不親白沙而疎於仲昭孔易則非志之不欲乃其勢有所未能蓋家貧親老事育不給若千里遠遊未免貽親之憂且無以爲行費何由而自達耶前書所論天理眞樂之說蓋因與進不肖而過其情所不敢當故有區區末學敢易言哉之語初未暇致疑於白沙稱定山也吾兄以是責之似過深矣雖然若區區愚陋之見亦不敢不詳陳之以求正於有道也昔朱子論孔顏之樂有曰學者當從事於博文約禮而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以顏子之學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蓋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先儒所謂到此地位直是峻絕工夫尤難者也今曰二程尋樂在太中道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之矣豈顏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耶且與朱子所謂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者意有不同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蓋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顏子之仁去聖未達一間故止曰不改其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聖門諸高弟德行如仲弓可使南面而夫子不許其仁是仲弓未能得此樂也安貧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自以爲仁而夫子不許其仁是原憲未能得此樂也升堂如子路而慍見於陳蔡是子路未能得此樂也穎悟特達億則屢中如子貢而貨殖焉則不與庶乎屢空者同科是子貢亦未能得此樂也當時惟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爲狂故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又曰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密工夫卻多欠闕便似莊列今人若學他便狂妄了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於顏子矣以夫子之門從游三千焉非天下之英才其所稱許者獨顏曾二子然曾點已非顏子之匹則得其樂者或寡矣濂洛諸老先生皆乎千五百年之後能尋孔顏之樂而樂之孰謂其終身欲尋而未之得哉竊意其所得之樂視顏子未能無間耳顏子之

非禮弗視聽言動決於一日之間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其不貳過者如此若程子自言十二年未能忘遊獵之心與橫渠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其所自言若是則其上視顏子亦豈無間哉所謂再見之後吟風弄月有與點氣象者亦以其所見之到此田地故以點自況而未嘗自儗於顏子也若其學顏子之所學而力行以造其極得此樂必將在於年高德邵之後伊川稱明道年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然後返求諸六經而得之亦不謂其一再見而遂得也是雖諸老先生其可以易言之哉蓋區區平日卑陋之見敢以質於吾兄幸爲之訂其訛而祛其惑也若吾定山天資之高學力之至加之二十年進修之功固當有得但以區區見聞有所未及故曰久不相聚未審如何蓋亦自愧其識趣汙下不足以深知定山云爾豈若來教所謂料其不能有爲以造自得之地者哉來教又謂區區之意似謂今人斷不能有與斯道者此則有說夫舉性之道人人有之固不以堯舜塗人而異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則不能粹矣人固有一言之合乎道者有一行之得乎道者有一日而至焉者有一月而至焉者謂之非道固不可然不過得道之一隅與造道之暫時而已求其能與斯道之傳則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未審執事之意其將以得道一隅者爲有與於斯道乎抑亦以全體不息者爲有與於斯道乎如以一隅爲得則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能行而況於君子乎如以全體不息者言之則自孔顏曾孟而下寥寥者千餘歲矣宋之盛時稱周程張邵然程子謂康節於儒術未見有得朱子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於孔子則張邵已不可班於周程矣南渡之後有朱張呂三先生焉然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卑處去則張呂又安可班於朱子耶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而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游程子之門而學其道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游朱子之門者英材尤衆而得其傳者獨稱勉齋他人皆不與焉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而況於聞而知之者乎有元之世學者皆推尊許魯齋吳草廬其學非不各有所得將欲比而同之於周程朱子其亦可乎不可乎推古驗今此愚所以悵悵孟氏卒章之旨而深有望於白沙定山與吾克恭克修諸君子也願諸君勿謂已得其樂而自滿益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俛焉日有孜孜以求至於欲罷不能所立卓爾之地則其所得之樂又將有大於今日者矣異時道統之傳不在茲乎若某之至愚不肖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眞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終日乾乾戰兢惕厲求爲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眞樂誠然未之有得無怪乎所論所自處者如是之卑陋也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

與陸克深 時謫之撫州不存餘牘昔簡多僅存此稿

自去秋兩奉書問之後曠不嗣音又五閱月矣西望蜀山隔越萬里其如悵仰何所幸恭惟閣下豈弟樂只卑嚮黃堂對此春陽恭和一郡爲喜爲慰今秋考績辦嚴入覲未審能一過家上壽否倘許見過顧示

歸斯。尙當相與究竟。做脫衆。而話胸臆也。某自抱病田間。學事廢闕。自種樹書。相牛經之外。莫之與議。韓文公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有愧吾故人多矣。所幸老親尙康健。子婦以下俱粗庇無恙。不煩遠念。鄕友謝鐸。新除貴郡節推。其人素有志行。必能相與有爲。以贊循良之治。載人之幸也。因其行。匆匆附此。以道區區。食貧既久。無可爲贈。歲月苒苒。世事悠悠。明月千里。臨紙悽其不具。

與李廷章副憲

自南都握手爲別。忽忽幾二十年。緬惟高誼。夢寐不忘。追想少時聚首玉堂。從容詩酒之樂。復可得耶。前歲聞副憲嶺南。近經敝邑。又以山居僻左。弗獲候見。甚愧甚恨。乃承不鄙。寄示學的一書。蓋念寡陋之學。未得其的。用是爲教。惠我多矣。茲審徼揚所至。吏肅民懷。嶺海澄淸。特餘事耳。慰慰。良劇。某跧伏田里。奉親粗遣。但離索既久。無良友輔仁之益。毛髮日衰。而德業不修。爲可懼。餘無足道者。陳白沙先生起居何如。曾相見否。廣州通判陸璣。某之親友也。爲人謙厚篤實。可任以事。幸垂靑目視之。因其行。草草附此。未間。惟爲道自愛。

與林亨大 瀚。時爲祭酒。

耳冷誨言。倏踰二紀。瞻往之懷。如水東注。往歲承賜從道經弊邑。而某適有紹興之行。弗果候見。甚缺然。後以拙作挽詩。特附克深來去。而未承改教。尤所望也。嚮不鄙昏。又幾二載。不審比來起居何似。望明在上。勵德方亨。遠惟先生以麟經之學。雍華玉堂。紀載先朝宏休偉烈。作爲典謨。以垂萬世。儒道之光。於斯爲盛。凡在交游。與聞欣幸。某自病廢以來。倏幕十載。齒髮日衰。精神凋耗。無復當世之志。先生所知也。乃者天官過聽人言。移文所司督勸。至有筋力未衰堪以任用之語。縣官不亮其情。不量事宜。迎合上意。輒以未衰誕設回文。萬一或有後命。使之觝羊觸藩。進退失據。不重爲不肖之累乎。伏望先生憐念平昔從游之故。特以一書遂之當道。以寢其事。使僕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拜賜多矣。餘非所敢望也。

又

久違道德之光。可勝悵仰。第顯晦殊途。無由承望顏色。望天上羣公之佩瓊琚。翺翔帝所。何啻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也。敢謂高懷雅誼。念及陳人。寄示順天鄕錄。幷教良厚。主司有陸敬輿。取士必得其人。天下國家之幸也。敢以爲賀。某以衰病退藏。去冬什附狀起居。心事曲折。所懇於先生者。已詳且悉。茲不復云。幸爲少留意焉。庶見故人之相愛也。鄕友張昊。屢困場屋。充貢而來。其於盛名之下。服膺久矣。願求一見。以快平生。敢以此紙。爲之先容。且以道區區之萬一。餘惟心照不悉。

又 時林爲祭酒

某自癸丑罹大故。倚廬待盡。與世疎絕。以故久久乖獲奉起居狀。然於平生受知之地。則未嘗忘也。茲及免喪。幸而不死。山居僻左。仰瞻闕若蓬萊。隔弱水千萬里。日夕惟引領北望。不審比來尊候何似。先生佩斯文之正印。司吾黨之會盟。方以道化辟雍。而陶鑄天下士。凡士之好修者。以不得出門下爲恥。鄕友朱陸志學頗篤。雖久困場屋。而未嘗少屈。其於盛名之下。久矣服膺。茲以貢至禮部。志欲登龍。謹一言以自

壯。而無山自遠。敢以此紙。爲之先容。倘蒙與進。開之以大道之要。而納諸聖賢之域。是固國子先生成就後學之盛心。某亦與有榮焉。

復黃仲昭 官南京大理寺副。以病在告居莆。

別久不聞教。蒼襟抱如渴。忽承來翰。備審閒居無事。著書講道。足以自樂。欣慰可量。示及纂修閩志。所立義例。最爲精當。無可議者。但事目中先後次第。有不以類相從者。如水利。乃陂堰井塘之類。而列於坑場土產之中。仙釋一條。雜於陵墓古蹟之間。似未當。又人物類。流寓乃名人賢士。方伎雖小道。亦各有用於世者。不當次于神異仙釋之後也。凡若此類。更須詳定爲佳。餘非區區所能贊一辭也。某自家居以來。侍親幸無恙。但年齒益長。血氣益衰。進修不力。而碌碌無聞。爲可愧耳。他無足爲故人道者。

又 時黃爲江西提學僉事

別久念深。有懷如渴。忽獲生來。得所寄教。具悉近況。且知奉行新例。而不獲于上下。有不安其位之意。不覺爲之長太息。何吾人之不幸。而直道之難行。有如是耶。所論出處之義。已於弋陽花生書中備言之矣。茲不復贅。所謂歛怨于下。則有二焉。百年以來。因循苟且。習以爲常。一旦欲矯而正之。不免大拂人情。爲衆怨所歸。此其責不在我。決不可以徇情而廢法也。若徒選年貌。而不較其文學。或所留者不及所退。則彼將有辭於我。是在我者亦有未盡。此則年兄所當慎者。及詢本生。乃謂先生之所甄能去留。尤當歷有閒。然彼妄生非議者。特以不便其私之故。而非出於衆論之公也。於先生何病乎。且古之聖賢。若仲尼子產爲政。人猶始謗而終誦之。則未及聖賢者。固無怪其然也。惟當置之度外。任其紛紛。則久而論定。此易之所謂革而已日乃孚者也。尊意以爲何如。

又

去秋人至。得惠教。幷歲貢鄕錄。俱已拜嘉。以乏便風。未遑裁答。今春又承封寄文選。曷勝愧感。但喩引年之疏。既寢不行。則亦末如之何。且須寧耐。所謂莅官行事多招謗尤者。蓋此時風俗大率以同流合汚如鄕原之爲者。謂得中道。而守正不阿。特立獨行。則衆怒群猜。以爲不近人情。在他人固無怪其然。而平日在吾黨之中。諸有人望者。乃亦如此。則芝蘭變爲蕭艾。尤爲世道之憂。甚可嘆也。大抵上六觸藩之象。最與時事相契。其所以處之之道。則聖人艱則吉之一言。教戒深至。先生觀其象變。玩其辭占。悔以其艱。而施之於莅官行事之際。若臨深履薄。而戰兢惕厲。雖一事之致怨。則雖乎其咎不長。而終有變命矣。其或如是。而終不可處焉。則有飄然而已。先生何病乎。某憂積不減。茲及免喪。家居粗遣。而身益衰邁。種種無成。深爲可懼。

又 時黃致仕

自先生江西歸後。不通音問者。又幾越寒暑矣。懷仰之私。與日俱積。直道難行。而群吠紛紛。古之君子所不能免。先生豈以是爲榮辱哉。惟求無愧於吾心而已。比日不審起居何似。諒惟獨樂閑中。自有深趣也。某守拙如故。道不加修。而衰頹日甚。無足爲知己言者。因家兄往長樂主簿之便。姑此以道區區。有可以

見教者。幸毋金玉其音也。

與韓侍郎文・時任吏部・

昔以同年之雅。獲侍君子。屢辱教愛。銘刻不忘。後緣病廢。越在草莽。而雲泥迥隔。無由一望風采。徒切悵恩而已。遂惟先生都位廟堂。進退百職。翊贊大猷。永綏宗社。爲喜爲慰。而令郎克趾家學。接武臚唱。後先暉映。尤爲欣賀。令姪孫。又托同年。獲締世契。皆賴除庇。某爲天地罪人。苟活未死。久絕世望。過辱先生諸公。薦揚同升。忽有南雍之除。自知非稱。具疏辭免。已嘗奉狀起居。備陳心事。諒能達矣。乃者不意辭免之章。未蒙兪允。不勝兢懼。且以某之愚不肖。荷蒙朝廷恩典如此之厚。又有先生諸公知己在上。時可有爲。豈不欲依附末光。乘時一出。效其尺寸。以圖補報。實緣職任重大。而才力非堪。加以老病衰頹。恐負朝廷委任。爲先生諸公之玷。又前時曾有兪事陞祭酒者。今始於不肖。恐長奔競躁進之風。又休退多年。今驟得美官。而強顏復出。恐始終南捷徑之誚。此某之所以深懼。故不得已再爲陳乞之計。然虛以煩瀆獲罪。伏望先生大鈞造命。有以委曲而成全之。得免鈇鉞之誅。而遂其所請。終老山林。則先生之賜大矣。因門生謁選。便敢以此道區區。仰止鈞庭。迥在霄極。未由瞻拜。惟有惓惓歸依之私。不勝悚息之至。

又・時韓爲司徒・

不審笑談。載更裘葛。傾企之私。與日俱積。謹承手教。憂時愛民。深以國計爲慮。足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得大易由頤厲吉之義。良用嘉嘆。某竊以爲時方多故。財用匱乏。欲求足國之道。別無奇術。須是力勸聖明躬行儉約。裁省冗費。而量入爲出。則經常之賦。自無不足。若侈費無節。則雖頭會箕斂。亦無益也。其次莫若訪求善理財之人。修劉晏之法。變通有無。亦可以濟一時之急。宋人有用淮東一路之鹽息。足贍邊三十萬之軍餉。而迩年不煩朝廷調度者。亦惟用得其人耳。但今以資格用人。豈能濟事。若求之資格之外。未必無其人也。又今天下之財。取於民者錙銖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爲官用。實無分毫入於公府。而悉歸私室。苟能得人而鈎考之。皆可以充國用。但非其人。則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區區未敢悉陳之也。先生開誠布公。咸益集思。以古人之心爲心。故敢布其愚慮如此。不知尊見以爲何如。某具疏乞歸之事。其老病不堪。與情之不得已者。前書陳述已詳。玆不復贅。萬乞垂念同年之舊。特以一言達之當道。成全其歸。則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矣。瞻望門墻。無由趨拜。萬爲國家倍倍保重。以永太平之基。不勝願望之至。

與楊惟新書・時爲浙江方伯・

別久仰深。人情之常。況某素辱先生知契之厚者乎。春初曾一再奉問。而嚮不聞音。忽忽半載餘矣。旋下秋涼。猶熱。不審起居何似。緬想藩垣優暇。德履亨嘉。爲喜爲慰。近聞使司移文郡縣。査勘區區有無病疾圖報。此某之所甚懼而不敢當者。蓋以蒲柳之質。多病早衰。辭祿歸田。爲日久矣。況今年餘六十。衰頹日甚。又自夏初以來。目病亦腫。觀物皆花。至今不愈。豈可復求榮進。況有九旬之父。老病龍鍾。侍奉湯藥。不可一時離側。亦不可以舍親而從宦遠遊也。雖承當道諸公。力相推挽。而某之自處。則斷乎不可出矣。今

有司官吏承望上司風旨。以爲補衣舉奏。不可有違。輒以病痊申結。其爲不肖之累。何可勝言。代惟先生相知有素。敢以此紙。道其衷曲。仍令豚子具狀。赴司陳告。乞爲批下郡縣。從實勘報。更望以一言達之補衣。得寢其事。使區區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二天之賜也。

與鄧侍御琛・庚申

仰慕公子之威名。蘊韓荊州之雅望。爲日久矣。邇聞補斧南巡。而宿蠹潛奸。一時洗盡。白叟黃童。歡聲載路。老朽何幸。獲瞻道德之光。而快覩澄清之政也。乃者不意先生飛章天陛。薦賢爲國。而不肖賤姓名。亦贅其末。此某之所深懼而躊躇退避。不敢當者。蓋古者薦士。必元祐諸賢而後可。若以迂疏無用之人。廁於其間。豈不有玷大君子知人之明哉。某自少時應舉筧官。備員憲府。自知其才之不及。身之多病。而素沒有愧。辭祿歸田。二十餘年矣。迨今年日益邁。病日益增。精神筋力。衰憊不支。豈復可以奔走於宦途。況有九旬之父。老病龍鍾。日侍湯藥。不可暫離。此人子喜懼之日。古人不以三公換之時也。又安可棄親從仕。故違禮律。爲名教之罪人乎。昨因晉謁臺下。已曾具陳卑悃。今辱移文查勘。所司官吏。承望風旨。不使知聞。輒以病痊申報。是使之退退維谷。非惟爲某一身之累。亦恐有誤盛德明揚之公。敢以此紙布其腹心。仍令豚子具詞陳告。惟先生憐之念之。特爲寢罷前奏。行仰有司。從實勘報。使某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其拜先生之賜。感知己之恩。雖沒齒不能忘也。

與鮮御史書

伏承移文郡縣。欲爲不肖建立優禮耆宿坊牌。以昭國恩。及將吏部公文。勒石鄉賢祠內。以勵後學。甚盛舉也。但某非其人。濫叨憲臺之年。素無學行之實。碌碌於世。虛負此生。甚爲可愧。何幸遭遇仁人君子。敬老。尙賢不鄙衰庸。飛章舉奏。稱美過情。誤蒙恩旨褒嘉。令有司以時存問。已爲過厚。非所宜堪。而公移下縣。又於存問之外。加以立坊刻石二端。則尤非分所當得。在先生盛德。不過憐其老而優之。而不肖自揣。則何德可以表厥宅里。何善可以勸諸貞石。未免貽笑於鄉人。而取譏於後世。此某所以不容不辭免也。又某於年少之時。曾忝鄉薦及舉進士。世俗皆有坊牌。僕且力辭不爲。今老病垂死。晚節末路。乃復爲此。豈不喪失平生之所守乎。況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不宜興作。雖曰事不勞民。亦非當務之急。竊恐外議謂先生私愛不肖而過於傷惠。又未免爲盛德之累。此某所以尤不得不盡言以辭免也。伏望先生愛人以德。即命所司。停免此舉。使區區晚節不虧。則拜先生之恩賜大矣。特在知愛。敢布腹心。惟勿罪萬萬。

與陶都憲

夙欽德望。未獲一瞻眸容。悔切仰慕。昨開節鉞光臨弊邑。曾謁臺下。伏聞高論。式慰平生願見之私。何其快也。但聞先生近有奏草。薦進諸老。因爲美事。而以不肖賤姓名。廁於其末。則甚非所宜。老耄衰愚。素非可用之才。而疾病龍鍾。旦夕且死。豈有斯世之望。前後屢辭恩命。皆以是也。豈是以妨古盡之薦舉。而上誤大君子知人之明也哉。萬希於奏牘中削去賤名。使得安其愚分。終老山林。則先生之恩賜大矣。

與邵國賢憲使寶・號二泉・

竊謂滇人志龍門之登,唐士願荆州之識,其所以致人景慕者,豈無自而然哉。蓋以天下之楷模,人物之權衡,莫不欲被其容接,經其品題,庶可以收名而定價也。今吾二泉先生,以當代人望,來爲一道福星,浙中後學,仰若泰山北斗,咸有登龍識荆之願,而以不得出門下爲恥,然無階而進者亦衆矣。吾邑之士有朱隆者,少有俊才,好學攻文,往時提學小試,取居首選,不幸命與時違,久困場屋,今雖老矣,名在選部,而志猶未已,尙欲一奮於桑楡。凡吾郡兢進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其意以爲科第之得失,固有命焉,非所敢計,但吾浙有學長邵先生,而不得一見,則虛負此生矣。索書以爲之先容,伏望先生賜之容接,或者其文業,而加以品題,使老困場屋者,無抱璞荆山之悲,非惟此生之幸,某亦與有榮焉。

又

前歲辱手教,謂有人作砥柱圖,而命區區爲贊數語。顧惟衰病昏耄,不能辨此久矣,而砥柱之圖,又未審何爲而作,未達其義,莫能贊一辭也,敢辭不敏。今春又承來教,謂有客爲占範數,而未知其古法合否人否。某舊讀蔡氏書,嘗行數歷,妄以己意窺測,略得一二,未能究極底蘊,欲就正於先覺,而未得其人,恆以爲恨。今此客之占,不知其果得所傳否。觀其所列占圖,似與蔡氏不同。蔡占亦用蓍五十,與易相類,但易以四揲之,而範數以三揲之,微有不同。其所得之數,則以兩奇爲一,兩偶爲二,而奇偶爲三。每以初揲之數爲綱,而綱一函三,以虛待目,以再揲之數爲目,而目一爲一,以實從綱。若綱得一數,而遇目之一,則爲一。綱一而目二,則爲二。綱一而目三,則爲三。若綱二而遇目之一,則爲四。綱二而目二,則爲五。綱二而目三,則又爲六矣。若綱三而遇目之一,則爲七。綱三而目二,爲八。綱三而目又三,則成九數。此綱目相配,所謂兩揲而九數具也。若再加兩揲,如前所占,則得八十一數之一,而大全矣。其用十二木者,不過以記其揲蓍所得之數,非以木而占筮也。其木厚一分,徑九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共爲十二木。古筮之時,雖取其八以記數,如揲得綱數之一二三,則以陽刻之木記之。揲得目數之一二三,則以陰刻之木記之。始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而得九數之一。繼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又得九數之一,則成四揲,而九九八十一之數具矣。其書中所列八十一圖,始於一一之原,終於九九之終,是爲皇極大數,猶易之有六十四卦也。然六十四卦各有六爻,總爲三百八十四爻,以定吉凶,故範數自原至終,有八十一大數,而一數之下,又各列八十一之小數焉。故於四揲之後,又加四揲,以求其小數,而決吉凶。如原之一一,則爲元吉,原之二則爲無咎,而原之九九則大凶。所謂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者也。以其一綱一目,自上而下,直而數之,各有二木,則爲縱二,以其四綱四目,自左而右,橫而布之,各有四木,則爲橫四,共成一圖而已。今此客乃以縱二橫四列爲兩圖,則蔡氏書中所不載。其所謂得八無除,及除九得二者,蔡氏亦無除法,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況蔡氏止云縱二,今其所列之圖,則爲兩行,而縱皆四矣。蔡云自左而右,今其所列,先右而後左。蔡云雖取其八,縱二橫四,今則縱二既取其八,而橫四又取其八,皆區區所不能識也。某嘗疑蔡氏所謂大事用年,其次用月,用日,用時之說,不知若何而用,今此橫四圖下,亦寫此四句,又不見如何取用,而斷吉凶,亦尙未明,況其所占謂得數之贊,而

遇蔡氏所係之辭,以爲大吉,是固然矣,而又不言所得贊下小數如何,則如易之有卦無爻,而吉凶休否之占,亦有未備也。某平生於皇極數,求之未得,不敢強以爲知,茲承下問,而觀其古圖,尤所未達,敢用封回,詳其所疑,而求教焉。伏望以僕所疑,詢問此客,求其明白切要之論,以內諸之書,則以見教而決所疑,爲幸萬萬。

與吳提學 伯通

久稽奉問,渴仰無已,忽承寄示禮闈論秀之書,甚感甚慰。且聞將有嶺南遠長之行,僕始爲愕躍然。人皆以爲邊方夷俗,非所以處先生者,此殆不然。吾夫子不鄙九夷,以其所居而化也。昔者蜀之與閩,皆夷地也。自文翁爲郡,而蜀之文風,可比鄒魯。常袞爲觀察使,而閩之俗,化爲詩衿,人材駸駸,與上國齒,孰謂夷之不可夏乎。朝廷以是而命先生者,蓋將先德禮而後政刑,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將用夏而變夷。又安知異時南詔之俗,不爲今之閩蜀乎。聖天子之所望於先生者厚矣,先生其勉之,毋使文翁常袞得專美於前也。所恨者,特以浙中士子,失所依歸,而某之栖附,無由親炙,爲不便其私耳。因庠友吳翔考貢之便,聊此以道區區。

與陳提學

夙欽令德,無由承教,悵切傾企。每欲致書以道嚮往之懷,而以未獲一晤光霽,恐蹈未同而言之咎,以故弗果。近見仁和李教諭,謂不肖曾有三書到於門下,某聞之,不覺駭然殊異,以爲怪事。某昔以閩憲謝病家居數十餘年,彼時二司諸公,多故舊相知,荷蒙時賜存問,及惠寄歷日,來人要索回帖,則以數字奉謝。此外未嘗敢通書問,而有所干瀆,人亦諒其狷僻,無有以公事私干者。況今年幾八十,臥病窮山,杜門待盡,一切世事,久已謝絕,又與近來當道諸公,了無半面之雅,豈應有此。必有浮薄奸詭,僞爲區區之書,以欺罔先生者,雖不知爲何人,所言何事,在區區不才無行,不足取信於人,爲其所賣,固不足惜。近在先生陶鎔之下,乃有此輩,其有負時雨之化多矣。萬希以某之黑跡字畫,考究虛實,而鳴鼓以聲其罪,焉庶可以革欺罔,抑奸詭,而正士風也。衰耄龍鍾,不知進退,干冒尊嚴,不勝惶悚隕越之至。

與韓僉事 邦奇

某臥病鄉邑,獲見監司部使之賢者多矣。其能使貪殘之輩不安席,望風屏跡,而致民心之愛戴,稱頌不已,未有如先生者。蓋民苦虐政之久,而一旦得少蘇息焉,殆若倒懸之解,執熱之濯,而大旱之得霖雨,雖古人之攬轡澄清者,不能過也。固有以見先生之政事,過於今之從政者遠矣。昨承示以所著律呂直解,竊嘆所論,如謂聖人得元聲以候元氣,今當候元氣以求元聲,謂須累黍爲九寸,然後用蔡氏之截管之說。又謂埋管之地,不可於城市中,當於曠野無人居處,士之言填者,去其客土,而候其正氣,皆足以發蔡氏未盡之蘊,而爲之註釋圖象,詳其算數,尤有功於蔡氏之書,又有以見先生之用心,在學而非止爲世俗舉業淺陋之學矣。豈非所謂有大學問大抱負,然後有大設施者耶。敬歎敬服,竊媿乎許,過爲稱許,既非不肖所敢當,而以是書俾之贊言於首簡,則所委非其人矣。某少時嘗觀蔡氏書,見其義理淵深,算數

精密。非淺學所能理會。且無顔敏過人之資。兼之師友。相與講明問辨。而於祖沖之之密率算法。亦未之見。不得其門而入。茫然無下手處。亦爲欠仲思昧者矣。況今老病幾死。舊學荒蕪。心神凋耗。豈足以當作者之任。而發明先生著述之深意哉。世有朱子。然後能序蔡氏之書。有坡公。然後能序歐公之集。今先生是書。必得名公鉅人。明律呂之學者。爲之序引。斯足以開示蘊奥。以垂教後人。苟非其人。而妄言僭說。未免佛頭上着糞。爲荊公所笑矣。此某所以循墻退避而不敢當也。萬惟矜其不能。勿以方命爲罪。

與周方伯孟中

昨承來教。所論直夫、定山、仲昭甚當。但直夫之出。猶爲彼善於此。竊恐不能有所爲。袖手而歸。不若不出之爲愈也。蓋嶢嶢易缺。皦皦易汚。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無惟其然也。嘗謂古之君子。若龜山和靖。晩節之出。猶不愜衆望。而況於後之人乎。今日負天下之重望者。無若先生。以衆論明揚。來收大藩。吾人望治。甚於饑渴。先生其尙有以使民不失其望哉。我獨二天。非所敢私。今歲鄉闈之旱。大異常時。非惟私計可慮。亦在位者所當憂也。某之不肖。不齒於世久矣。豈足以當人物之稱。先生特戲之耳。自離羣索居以來。屛困於衣食。道德無聞。而老拔日迫。可嘆可愧。思欲一望顔色。以求警誨。而薇垣深峻。無階可至。徒切傀懇耳。

又

近辱手教。知往歲有悼亡之戚。不勝駭嘆。遠不及問。久失慰問。爲罪萬萬。三復來教。又有冬和於城外閑靜處會議之約。此僕之素願。固當如教。但於中有費區處者。楊方伯某之同年。交契素厚。今年正月。曾有書邀遊西湖。某辭不赴。今赴先生之召。恐有親疎厚薄之嫌。以故未果承命。若先生與彼同行。應乎其可。又二司諸公。多不相識。到杭之日。分須參拜。若無交而謁。似與未同而言。其色赧赧然者不異。若固執不往。恐或以過門不入爲慢。則進退有維谷之慨。僕之疑礙。有此二者。若之何其可也。前輩謂薄俗好點檢人過失。而吾人舉動。亦自有不可苟者。惟先生裁處而見教焉。使某獲免於罪戾。敢不惟命是從。倘有未便。姑且遲遲。須更商度。別求一會可也。

與徐方伯

夙欽高誼。久望下風。雖未由趨拜門墻。一瞻光霽。然獲受一廛而爲氓。日與山夫野老。出作入息。耕食鑿飮。詠歌慷慨之政于甘棠之下者。已非一日矣。近者忽聞使旌。移文郡縣。査勘某之筋力何如。是雖大君子闡揚之盛心。而非衰朽無能者之所敢當也。昔壯時。遭明任使。自知其才之不及。身之多病。而辭祿歸田者。已十有餘年矣。況今年日益邁。病日益增。筋力精神。衰頽不支。決不可以奔走於宦途。又有八旬父母。老病在家。甘旨湯藥乏人供奉。不可一時離側。此人子喜懼之日。古人不以三公換之時也。其可棄親從仕。故違禮律。爲名教之罪人乎。有司官吏。承望風旨。不容辭避。輒以筋力未衰。妄行申結。其事之欺罔。不但爲區區一身之累。亦恐其上玷君子知人之明也。敢以此紙。布其腹心。惟先生其憐之念之。將前項文案駁回。令有司從實勘結。以完勸令。使某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其拜先生之賜。感知己之恩。雖沒齒

不敢忘也。

與吳亞參

昨承以鄉賢祠志見委。竊謂此書事體重大。非愚不肖者所敢當。已嘗再四求免。而嚴命所臨。不容辭避。茲用仰承盛意。取法朱子名臣言行錄及伊洛淵源錄之例。雜取諸賢言行事實。逐條附列。以爲遺事。又錄其所述作。以爲遺文。分爲上下兩卷。庶幾觀者易見其爲人之實。然來教又謂前所議勸業一條未當。今復更定。總以名臣稱之。不知尊意以爲可否。祠中諸賢。各隨所長分類。而列之卷前。以見所以崇祀之意。非敢以是而定祠中之位次也。區區學術荒疎。識見寡陋。不足以當此任。黽勉纂輯。以復尊命。不過塞責而已。其間有去取未精。采摭未備者。惟以高明之見。參酌而删定之。以見教幸甚。大概登祀典之人。不貴乎多而貴乎精。必合乎天下後世之公論而後可。惟高明之選擇。其留意焉。

與張都憲吉

夙識荊州。爲日久矣。昨歲承過訪。獲承高論。式慰平生傾慕之私。別後又辱專人惠書。意尤厚。老耄何以得此於執事哉。甚感甚愧。比日不審官況何似。遠惟仁人君子。先憂後樂。雖處江湖之遠。不忘宗社生靈之念。今天時人事如此。先生亦豈能恝然乎。某衰病日篤。死在旦夕。猶懷杞人之憂。世道之責。所望於先生諸公者不淺也。因舍姪對應試之便。草此以道區區。有可以見教者。幸毋金玉其音也。末由會晤。以悉所懷。翹遡風婆其。有慨其嘆。

與林居魯 訢，金華府官，陞工部主事，時在浙江抽分

相別數年。嚮誤迴隔。雖不敢傳通起居之問。而緬懷高誼。則未嘗一日而忘也。乃者側聞執事以道事君。侃侃立朝。累進讜言。上裨新政。四方想望其風采。豈不偉然大丈夫哉。但以賤姓名亦形奏牘。則非某所宜。使人悚愧不已。蓋古盛際。必皆元祐諸賢而後可。若以迂疏無用之人。廁於其末。豈不有玷知人之明哉。此執事之所當審也。抽分之政。或謂事多遲滯。致有虧欠之處。使人嗟怨。不知果然否。如其然也。恐招物議。更宜速之爲善。婺郡今秋旱災爲甚。雖大家亦不免艱食。而況細民乎。人心惶惶。莫知攸濟。意外之虞。未可逆覩。諒仁人君子。惨念甘棠遺愛。必將爲之隱憂。敢以爲告。某也偸安田里。坐閱歲時。雙溪巖家。非復故昔。讀書養親之外。日與田夫牧子相過從。所務者農圃小人之事耳。其視故舊諸公。闊步雲衢。高談內聖外王之道。於廣廈細旃之上者。不啻天淵之邈絶也。何敢上煩賢士大夫之齒及也耶。特在知舊。敢私布其腹心。惟執事其曲全之。

與趙知府叔鳴鵠

某老病非才。不足比數。荷蒙邦君先生盛德。累承眷念。非言可旣。茲有一事於心未安。敢以情告。先生近行本縣。蓋造進士及舉人坊牌。則區區賤姓名。已預其列。又以官名另立坊牌。則是重複受賜。心甚不安。不敢承當。一也。某平日以官爲身外之物。不敢認爲己有。況此亞卿顯職。尤所不堪。旣嘗具疏。以辭之於朝矣。今乃立爲坊牌。以誇耀鄉人。未免爲識者所鄙。此亦心所未安。不敢承當。二也。又區區素以謝絶自

號。欲從事於倚綱之舉而未能也。今以非所當得之官。而爲自標榜。全失倚綱之義。此尤心所不安。而不敢承當。三也。日前進拜。匆匆而辭。弗盡其言。反覆以思。益增慚愧。伏望先生諒其夙心。俯行停止前命。就移此號。改立仁山祠堂前坊牌。則於大義尤爲光明。而財用亦不爲虛費矣。愚見如此。高惟矜察。勿以方命爲罪也。

與劉知府惟學澂

某至愚不肖。雖嘗志學好古。而少不自力。老歪無聞。不齒于世久矣。荷蒙邦君先生盛德撝謙。資賢下士。一見遂如舊識。而待以知己。又辱千乘。枉顧衡門。自惟衰晚。何幸遭此。恔思所以爲報。而未能也。竊聞古人有云。報德莫如盡言。故敢冒進狂狷之說。以裨高明之采擇焉。伏惟明公以當代偉人。負天下重望。正色立朝。危言讜論。凡所建明。皆懇懇乎愛君憂國之言。章疏一出。四方傳誦。莫不想望其風采。今而奉命來殿吾邦。邦人父老。室家相慶。以爲民之憔悴於虐政者。自今其有瘳矣。何者。君以民爲天。先生之愛君如是。豈不知所以愛民乎。國以民爲本。先生之憂國如是。又豈不知所以憂民乎。邇者忽以新政移文屬縣。將興浚治城濠。修築堤岸之役。每里起夫一百名。蘭溪二百四十七里。該夫二萬四千七百名。若通計八縣。則該夫十餘萬矣。自古未嘗有如此大役。闔一郡之廣。無一家一人不受其役者。遠近聞之。罔不驚駭而逃避焉。況此邦之民。荐罹荒旱。不能聊生。往往棄妻子。捐鄉土。而丐食於四方。雖比屋撫綏而賑恤之。猶恐其轉乎溝壑。可復加以工役之勞乎。先王救荒。有散利薄征弛力之政。今官府既不散利以賑其窮。又不能薄征以蠲其稅。乃復勞以工役。而不弛其力。則孟子所謂用二而用三矣。民安得不殍且離乎。古者凡有興作。雖用民力。而皆廩食于官。若昔韓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之類。范文正公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有一舉兩得之說。故雖勞而民不怨。今此十餘萬衆。不知食於何所。若使人皆自食其食。則貧無食者。寧不餓而死乎。先王月令。於仲冬之月。命有司毋興作土功。及發大衆。今乃於窮冬而興此二役。則不惟有乖王制。使之工作於水中。則無衣無褐。又將有凍死者矣。仁人君子。豈忍立視其死乎。故愚意以爲此事決非先生本心。必有好生事者。借爲此說。以誤先生耳。夫修城池。設險阻。以防寇盜。築隄岸。殺水勢。以衞橋梁。雖皆王政所當爲。而非此邦今日之急務也。請試言之。昔龔遂守渤海。而化刀劍爲牛犢。張綱守廣陵。而化劇盜爲良民。此其德足以化暴者。固不假乎城池也。檀子守南城。而楚人不敢爲寇。李牧守鴈門。而匈奴不敢南牧。此其威足以服遠者。亦無事乎城池也。所以爲龔爲張而爲檀李者。乃先生之餘事耳。尙何憂乎寇盜。而汲汲於城濠之浚哉。如必欲不忘武備。亦當先治其本。孟子謂地利不如人和。而固國在乎得道。苟或上失其道。而人心不和。則有高城深池。亦將委而去之矣。趙襄子避智伯之難而出走。不取長子之城厚完。與邯鄲之倉庫實。惟取晉陽爲尹鐸所寬。其民必和而居之。卒以破智伯而成趙氏之業。非有得於人和者耶。若梁伯不務德政。而好土功。亟城其邑。而又溝其公宮。彼固以爲無患矣。然民罷不堪。而秦人襲之。遂潰而亡。豈非委而去之者乎。今江西雖有寇盜。遠在二千里外。山川阻絕。豈能擾至於是邦。而一旦卒然浚濠設備。張皇其事。若寇之在門庭者。未免驚疑上下。而啓奸雄不軌之心。

豈若愛養國本。固結人心。若尹鐸之爲晉陽。而緩急有所賴者之爲愈乎。愚所以謂非今日之急務者。蓋以此耳。若夫修築隄岸之役。蓋以金華故有石橋。跨蘭溪上。而雙溪之水。合流於其下。近年以來。水或橫流。衝激橋南之隄。將不利於橋焉。故先生欲於上流築隄。以殺水勢。使水復故道。則橋可永存。而人無病涉。意非不善也。但舉事於荒歉之餘。冱寒之月。則時所未宜。人所不堪。愚固已言之矣。至於二役並興。而築隄爲尤難。塡塞下流之地。以爲高岸。障廻衛注之水。使其北行。其所用民力。不知當幾倍於城濠。而所用材木。又動以萬計。則不惟勞力而且傷財矣。使隄可成。而橋永無患。則雖勞且費。納之可也。萬一水復暴漲。洪濤巨浪。隄不能禦。而或潰焉。則爲勞而徒費。又況水爲天一所生。其流之不息。卽天運之不已。其勢之所趨。卽氣運之所至。其或東或西。或成或敗。莫非天之所爲。豈可以人力而求勝乎天哉。惟當行所無事。順其自然而已。梁武堰壽陽之水。屢成屢敗。終於無成。故昔人論治河者有不可與水爭地之說。非有見於是乎。昔東周之時。穀水鬪。將毀王宮。靈王欲壅防穀水。使之北出。以保全王宮。而太子晉諫之。以川爲氣之導。不可壅防。鬪川以飾宮。是佐鬪而章禍也。夫以王宮將毀。所係於國家者甚大。知道君子。猶以防川爲不可。則此橋之毀與不毀。於郡政初無損益。亦何必勞民動衆。而爲築隄之役哉。況橋之所利。不過一鄉一邑之民。使於往來耳。他邑固無與也。而勞及八縣之民。則所益者小。而所損者大。豈若修治水利。講求荒政。勸課農桑。使八邑之民。均蒙其利之爲愈哉。愚所以謂非今日之急務者。又以此耳。然愚於此又深慮焉。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人事之動。非細故也。彼郡城之濠。百年以來。未嘗浚也。而今忽浚之。雙溪上流。自昔所開。未有隄也。而今忽隄之。是又非常之動。其爲吉爲凶爲悔爲吝。必有出於意外而不可測者矣。庸可忽乎。竊嘗稽諸前聞。質諸往事。勞民不若息民。興事不若省事。雖爲腐儒迂談。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先生其亦熟思而審處之哉。某處山林之下。本不敢妄議官府之事。特以過蒙知遇之厚。而欲成盛名之美。固不敢不盡其愚。若其言之用與不用。則非所敢必也。干冒尊嚴。不勝悚息之至。

又

某老悖不才。衆所不齒。過辱先生盛德。育存獨厚。莫知所報。甚感甚愧。近忽傳聞謂先生將爲不肖營建居室。某固以爲傳者之妄。繼而舍姪生員。回自郡城。亦謂聞有此舉。某且駭且懼。以爲此雖先生憫老恤貧之盛心。而甚非不肖所宜堪也。必將外招物議。謂先生私愛一人。過興假惠。而某之取非其有。亦爲名教之罪人矣。昔晏子以其君顯。大有功於齊國。景公爲之作室。晏子固辭而不居。今某屏處廢隱。久荷高明知遇。於郡政未嘗有毫分裨益。豈宜多受大賜。況今老病龍鍾。杜門待盡。則陋巷蝸居。乃其素分。若復寵以廣廈高堂。而貽笑取譏於君子。則爲無妄之禍。寧不自取無妄之災。深爲可懼。此愚所以循墻退避而不敢當也。伏望高明察其衷悃。卽爲停止。而斂大惠以播揚仁風。輕徭薄賦。以全活八邑之罷民。則某也受賜多矣。

又 時劉領士兵守蘭安防江西之寇。

自月初於蘭谿教場送別。一向不知動履何如。惟切企仰。今早忽奉手教。聞江都倡叉失利。則賊愈無忌

抑矣。大槪此賊亦無深謀。多是夜行偸刼。及明行遁𨓜。而我之統兵者。罕有折衝禦侮之才。行無紀律。居無守備。而肆意求安。號令失宜。進退無據。而輕信寡謀。故兵雖衆而反爲賊所敗耳。爲今之計。莫若嚴固縱防。夙夜弗懈。恐其乘虛掩襲。又須多差乖覺兵士。深入賊所。體探事情。使我軍常知彼之動靜。而彼不測我之虛實。然後不時選銳士。出奇兵。以攻其無備。則賊必可破矣。若夫招撫之說。必須大勝一場。使其心膽喪破。然後可行。不然。則我以僞招。彼以僞應。終於無益也。

又

拜違彌月。企仰益深。昨承前月十七日手敎。知進兵遂安消息。已經備陳愚見一二求敎。未知能達左右否。茲奉二十五日敎恩。又知賊已少退。猶未出開化之境。而慮其復來。欲爲深溝高壘之計。此固是一策。竊謂此賊初非豪傑之才。不過以烏合之衆。所志皆在金帛子女。亦無深謀遠慮。豈有不可破者。特吾之主兵者。輕愚寡謀。全無統紀。十羊九牧。此進彼退。甲可乙否。敵如來敎所云。所以未能成功爾。事旣如此。無可奈何。不如各自爲守。各自爲戰。若四面圍之。不墮其計。則彼無所抄掠。何以爲食。不久當自潰矣。若各營更迭出兵。攻其無備。則其破之爲尤速也。但聞四方邊報甚警。大同受圍。則時事又有可憂者。但夷虜亦無大志。不過擄掠而已。不爲大害。惟恐內外變作。不得安息。釀成大患。則爲甚可憂也。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三

書簡

與謝木齋閣老遷。辛酉仲冬

竊惟稽山鏡水。孕毓鍾秀。篤生儒英。以棟幹斯文。黼黻王度。爲邦家之光者。宰輔則有杜正獻。李莊簡。倫魁則有舒嶽。王佐。莫不表表於當時。然舒王乏杜李之相業。杜李無舒王之大對。猶未足盡發吾越山川之奇。兼是二者。其惟先生乎。在成化中。先生以雄文逸學。大魁天下。時某由閩憲請滿入京。始獲一睹几几之容。固已決知爲今日之王沂公矣。昨聞大拜。某雖臥病窮山。亦且踴躍而起。爲天下賀。屢欲修一箋之敬。又恐塵埃之姓名。草茅之寶問。非可上瀆記曹。以故不果。近因門人黃道還自都下。爲言盛德不鄙衰殘。寄聲存問。九鼎一言。自雲霄飛下。枯槁爲之生春。愚感當何如耶。某也老大無成。虛負此生。又以罪逆不天。遭罹大故。倚廬待盡。已絕望於斯世矣。不意朝命誤有南雍之除。雖君相之恩。與天無極。而衰劣老耄。非所宜堪。若貪冒寵榮。忝竊非據。非惟物論所不容。而不模不範。弗勝厥任。豈不有負明揚啓心。爲先生諸公玷乎。敢具奏牘。備陳卑悃。祈免新秩。以安愚分。若蒙鈞慈。獲從所請。終老山林。不勝榮幸。翹首門墻。無由瞻拜。聊邀泓穎。以道區區。辰下一陽復亨。伏惟先生贊襄帝廷。妙合元化。式暢道長之時。敢

錫大來之慶。以福蒼生。某亦與受賜焉。

又甲子在監中寄

維秋之杪。萬寶告成。伏惟一德元老。端委廟堂。恢張時雍。天同神化。百靈孚佑。鈞候多福。某竊聞之。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昔我聖祖開基。以戊申踐祚。十有七年。歲當甲子。而經世之具。制作大備。一新宸宇。垂萬世無窮之休。迨今百數十年。當豐亨豫大之後。有日中月盈之虞。法久弊生。事窮當變。損盈虛。勢所必至。惟皇上以戊申御極。今十有七年。又當甲子。豈非世道一新之會。而黃帝堯舜通變之時乎。乃者渙發綸音。布告在廷。謂弊政多端。而欲求革弊之宜。是乃天啓聖心。以大有爲之機也。以大有爲之君。當大有爲之時。而秉鈞當軸。又有諸老先生名世之賢。從容帝所。道叶乾心。謨明弼諧。必將以洪武聖政。啓迪宸衷。端本澄源。立綱陳紀。使陰邪退聽。公論顯行。以復洪武之治。以上副聖主圖任仰成之意。則天下幸甚。時不再來。機難輕失。先生其敬念之哉。某衰老無似。過蒙收錄。俾之待罪南雍。又辱灑落翰墨。曲賜存問。慰藉勤厚。而獎與過情。豈勝愧感。思竭駑鈍。以報知己。而才力有限。疾病相仍。不堪鞭策。視事已踰期月。課績全無毫分。政敎弛廢。而莫能興舉。士習偸惰。略無少變。旣負尸素之愆。又加衰憊之甚。將速斷請。恐爲門墻之累。敢用具疏乞休。願賜罷歸田里。倘蒙鈞慈。得從所請。則其受賜有甚於一日三遷之厚也。外有別疏。具列監中積弊。并希采擇。酌所宜行。則不惟數學諸生之幸。民亦陰受其賜矣。瞻望黃閣。無由趨拜下風。以盡所欲言。萬惟上爲國家益隆保衛。以慰四海具瞻之望。

又

竊惟自昔賢人君子。由龍首而登宰輔者。在宋則呂文穆。王文正。李文定。宋元憲諸公。在本朝則曹。陳。商。彭。暨我木齋先生。僅僅數人。其間受遺輔政。托孤寄命。則惟文正與先生耳。文正當仁宗之初。正色立朝。夷險一節。栽抑權倖。近習不敢窺覦。而帝德日就。基四十二年太平之治。先生經濟之略。具見於洋洋大對之初。而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自知政事。贊襄密勿。裨益弘多。凡所論列。皆係安危。而今又膺顧托之重。天下之士。莫不以文正望先生。某則以爲姑舍是。而先生之所願。則伊周焉。凡在陶鎔。孰不欣賴。某於門下。未容數一日灑掃之勞。而明荷知獎。獨異於衆。昨因其疏乞借。以愚慮。上瀆高明。而諸狂舉。不知所裁。自揣妄庸。宜加譴斥。乃蒙降擢感重。還賜鈞翰。撫存開納。禮意甫厚。耆惟此恩。何以論報。某今年滿七十。而疾病萃臻。首邱在念。無復可求。以酬知遇。援諸禮法。決須納祿。用敢重申前懇。伏望鈞慈矜憫。成全其歸。則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矣。瞻望門墻。無由瞻拜。乞爲天下之重。益加保愛。以穆殷兆。不勝至願。此外有別疏。聊致犬馬報上之誠。雖皆腐儒常談。要皆今日所當務者。倘蒙采納。以開于上。不勝幸甚。

上洛陽劉閣老健。甲子九月

某在成化初。備數詞苑下僚。嘗獲瞻拜几几之容。竊伏下風久矣。未幾而以罪補外。又未幾而以病免歸。以故弗克瀝掃門下。悵用懷然。乃者獲聞大拜。私竊慶幸。欲爲天下蒼生一伸賀忱。而草茅疎賤。無由徹

聲于下執事。惟夜望六符之光。以致起居之幽而已。比日秋清。伏惟先生歸然衍德。格于皇天。許讚帝廷。妙贊元化。百靈孚佑。萬福來崇。良慰下懷。某迂疎寡陋。弗堪世用。加以老病衰頹。愈無足尚。近蒙朝命。待罪南雍。仰荷陶鎔之賜。與天無極。而林伯世來。又辱寄聲垂問。九鼎一言。自天飛下。枯槁爲之生春。其感恩當何如耶。思竭駑鈍。以酬知己。而才輕責重。覆餗是虞。日夕凝畏。疾病侵加。不能事事。有辜委任。恐爲門墻之累。敢用其疏乞骸。願賜矜憐。倘蒙鈞慈得從所請。則其受賜有甚於一日三遷之厚也。外有別疏。其列監中積弊。幷乖采擇。酌所宜行。則非惟監學諸生之幸。民亦陰受其賜矣。瞻望黃扉。無階參覲。敢祈爲國自愛。以上副九重倚注之心。下慰四海具瞻之望。不勝拳拳頌禱之至。

與李西涯閣老 東陽

昔者先生以雄文邃學。翱翔羣玉之府。校讎蓬觀之編。某忝備數下僚。獲聆道德之光。私竊慶幸。夫何以罪補外。又未幾而以病免歸。弗獲侍教門下。徒切仰企而已。乃者獲聞峻秩華庭。均儀揆路。紫宵玉清。雖宣皇澤。太微天柱。神合帝謨。文章事業。磊磊掀天。蓋自楊文貞以後。一人而已。思欲修致一箋。爲天下賀。而懼有援上之嫌。以故弗果。過辱盛德。猶衣爲心。不遺遐遠。雖以某之迂疎寡陋。世所不齒者。亦蒙采錄收錄。俾之待罪成均。而去歲同郡潘吉士回。既辱寄聲垂問。而謝方石。亦道盛意。所以慰藉之者甚厚。顧惟不肖。何以得此於左右哉。感刻之私。非言可旣。檢討劉齊

又 丙寅三月

某竊惟自昔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不難於明良際會之時。而難於主少國疑之日。故阿衡左右之功。在太甲之克終厥德。而周召篤棐之勳。在成王之揚文武烈。厥後惟子孟。諸葛孔明之托孤寄命。因無負矣。而輔成君德。猶有愧焉。今先生二三元老。處伊周之地。膺顧托之重。同寅協恭。朝夕啓沃。嘉謀嘉猷。內告外順。凡所論列。皆係安危。柱石乾坤。永綏宗社。天下之士。莫不以伊周望先生。而致吾君於太甲成王之盛。先生其必有以副天下之望哉。凡在陶鎔。孰不欣賴。某衰病餘生。弗堪從宦。昨因其疏乞骸。妄以小夫牟旒。上瀆記曹。荷蒙盛德。俯念陳人。鈞書陛辭。自天飛下。不惟仰見位望勳業之隆。自視欿然。而於不肖曲賜獎借。眷念有加。愈勝感激。三復鈞翰。身教之言。端爲確論。是惟躬行之君子能然。而某非其人也。何足語此哉。慚悚慚悚。示及方石之歸。與莊夫孔暘之不幸。尤用憮然。方石固非得已。而下情之不得已者。抑又甚焉。陳莊之年。與某相若。而彼皆已逝矣。衰病殘軀。亦豈久於斯世哉。首邱在念。凝戚百衆。敢復再四申懇。伏望鈞慈矜憫。成全其歸。則生死肉骨之恩也。黃閣在望。瞻拜無期。乞爲國家倍加崇重。以光輔聖明。永福羣生。不勝至願。

與楊邃菴閣老 一清

某以老病。獲歸田里。竊聞先生德業文章。名于一世。威懾中外。實大聲宏。切懷願見求教之私。而無由遂摳門下。一瞻道德之光。徒用悵然。繼聞大拜。晉宅百揆。位總三銓。忝在陶鎔之下。與斯世民物同一欣賴。詎意荷蒙盛德謙下。以周公吐哺爲心。天下之士。悉爲桃李。而衰老不肖如某者。亦辱存問。近潘少卿及

僉通判回。祗承家集之貺。鈞書雖離。自天飛下。枯槁爲之生春。顧惟庸劣。何以獲此於大君子哉。慚罪慚罪。竊聞朱子有言。天下將有非常之變。天必預出非常人以擬之。若漢平勃。唐狄張。宋李伯紀。趙子直。皆其人也。乃者逆瑾擅命。安藩不軌。賴有先生密贊大謀。外平內誅。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謂非天生非常之人能若是乎。今四方多故。而前者未寧。有識深慮有意外之虞。畏天命而悲人窮。以安社稷爲悅。此天下之所望於先生者也。而或者乃謂先生近有丐歸之疏。豈天意乎。周公雖處流言之變。而不忍遠去王室。其意固有在也。先生其念之哉。仰止黃閣。邈在峻極。無階參覲。惟夜望六符之光。以致起居之頌。無任拳拳祝頌之至。

復穀湖教閣老 宋·丙辰元夕

僕往年聞先生以雄文興學。大魁天下。成董狐之筆。刊司馬之書。四方想望其風采。于時已懷求教之心。而屏處窮山。望玉堂西掖。在紫微碧落之間。不啻蓬萊隔弱水三萬里。可仰而不可近也。徒切拳拳而已。去年之春。先生命駕還朝。道經弊邑。某時方在疚中。與世疎絕。豈不聞知所謂君子之至於斯而不能一見。殆封人之不若矣。愧甚恨甚。忽拜誨緘。寵以文帕。乃知先生亦欲枉顧衡茅。風雨而返。又何鄙人之不幸也。及捧誨來教。謙德滿紙。推予過情。若施於所尊敬者。豈不肖所敢當哉。來教所論學易而欲求妙契四聖之心。超乎象數之外。有以仰見先生識之卓而志之偉。不爲世俗淺陋之學。而不自滿足。㧑謙下問。尤有以見盛德之若無若虛。爲不可及也。某非其人。何足以辱來教。敢誦所聞而求正焉。蓋自河出神物生。而易之數顯。高下位。方物殊。而易之象著。故聖人因其自然之象數。而設之卦爻。寓之辭策。以爲卜筮之用。若捨是則無以爲用矣。然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理。乃易道之根原。所謂超乎象數之外者。而實未嘗離乎象數之中也。苟捨象數而求理。則未免淪於虛無。泥象數而不求理。則未免溺於術數。惟不泥於象數。而亦不離乎象數。斯可以言易矣。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道亦器。器亦道。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若乃四聖所以作易之心。則朱子五贊。於述旨之篇。已備言之。所謂恭惟三古。四聖一心者。殆非虛語。至於後人所以學易之方。則朱子警學之贊。與程子敘文。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亦可謂明白而詳盡矣。先生熟復而詳味之。心將大有所得。若區區之迂僻庸陋。數爲尋行。宜背自紛者。何足與語此哉。而虛辱來教。不勝其芒在背。而猶有泚也。罪逆餘生。筆硯久荒。是以有稽裁謝。負罪不可言。茲及免喪。適姻友宋隆應貢之便。謹布此以道區區。

又

近唐御史回。辱鈞翰下頒。兼賜絹幣。以爲區區得子之賀。甚感甚愧。顧惟衰老。久曠俯問。負罪無量。而過蒙盛德。眷存彌厚。某年踰大耋。而家子家孫繼喪。止遺一子。久患痼疾未痊。深以無後爲憂。今而得此。雖可喜而亦可懼。恐不能待其長成也。姑以寬目前之慮。而付命於天耳。豈足以勞大君子之俯念。而承重貺也耶。乃者傳聞相府橫罹外患。傷及先墓。甚爲可恨。但患非自致。乃易所謂無妄之災。先生何尤焉。昔魚朝恩使盜發郭子儀父之塚。捕之不獲。朝廷疑其爲變。而子儀乃發罪己之言。不咎諸人。由是上下皆

安。先儒稱子儀能審輕重，度大小，以為可與權者，豈可議其薄於孝乎。今先生之啟意，必有陰為之主者。先生處之以道，不躬極其訟，又有得於易所謂訟不可成者，非以子儀之心為心者乎。可謂善處變矣。敬嘆敬服。辰下淑氣回春，君子道長，伏惟先生德隆望重，四海具瞻，大衆之福，不假言矣。但今時事多艱，民困日甚，西狩之歸未期，祈招之詩不作，君實豈容久於獨樂之園乎。昔江右心以世道之責，而委重於文狀元殿譔，老夫亦以先生為今日之殿譔也。先生其亦以蒼生為念哉。

與東白張學士廷祥 元禎

竊聞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志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能勝厥任，則史職豈不難其人乎。唐以順宗實錄命昌黎，宋以英宗實錄及五朝史事皆付南豐。今我孝宗皇帝盛德大業，震耀古今，而以先生首鼇儒，總筆削，天下莫不稱嘆得人，是即今之韓曾也。某久辱知愛，與聞欣忭，切願先生載董狐之筆，刊司馬之書，上以彰緝熙而揭洪烈，下以表忠直而黜姦佞，使元愷共懋，皆莫能逃其情，以成一代之典，不亦偉乎。古語謂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其權重於宰相。先生其念之哉。幸以夫子春秋為志，萬勿以婆娑之言而自阻也。某今年滿七十，謬當納祿，而衰病並臻，弗能事事，深負尸素之愆，濫招負乘之寇，以貽知己之羞。敢用再四乞骸，必冀矜從，願借一言於當道處，成全其歸，則生死肉骨之恩也。木天在望，瞻拜無期，萬希自愛。

上馬太宰 文升

昔在先朝，先生釋筆螭頭，風采凜然，百僚以肅。某時方舉進士，忝綴末班，獲覩伏履於萬玉之表，私竊傾慕，而未由拜謁門下。未幾而發罪補外，又未幾而以病免歸，養疴林下，幾三十年。側聞先生敭歷中外，實大聲宏，德望重朝廷，勳業著邊陲，行澤覆天下，尤切嘉嘆，以為天佑國家，將使億萬年無疆維休，用生耆儒，篤棐元后，明良之會，豈偶然哉。比日秋涼，伏惟端委廟堂，雍容道揆，進退百職，寅祗叶和，鈞候多福。為喜為慰。第以勢分逆絕，弗敢上訊起居，而林家幸來，乃承盛德，垂問下僚，鈞書陸離，自天飛下，三復悚息，曷勝感激。某以非才謬辱薦進，待罪南雍，仰荷君相之恩，與天無極，而才德淺薄，未賦無狀，弗能變化士習，造就人才，以補報萬一，虛負任使，為知己之玷，加以老病衰頹，耳甚一耳，不能事事，竊祿何顏。故具奏疏，乞賜罷免，伏望鈞慈，特為敷奏，俾從所請，則為賜大矣。外有別疏，條具監中積弊，并希采納，酌所宜行。

與黃文選 偉

某昔由閩憲謝病歸田，適當先侍郎典選之日，某得成全其歸，弗虧素履，皆先侍郎之賜也，感激之私，非言可既。今先生之踐世職，銓品人物，大明黜陟，乃欲驅某以出，而不容辭避，其亦異於先公矣。某竊以為先生之愛某雖至，猶未若先侍郎知某之深也。以某之庸陋迂疏，弗堪世用者，而使之强顏來此，洗荷鉏之手而執經，未免與衆枘鑿，則諸生其無笑于列者乎。處非其據，將速罪戾，恐終為先生諸公之玷也。惟先生矜焉，不能早賜汰能，以終先生侍郎之惠，則幸甚。

與謝方石鳴治 鐸，時為侍郎

往歲先生被命還朝，不鄙賤愚，特屈枉顧，眷存良厚。而某適以私冗，兆逆釣臺之約，愧負不可言。去秋付以鄙陋之言托仁夫進士奉呈求教，極知獻笑，聊以道其區區愛助之私。其於大存子出處之義，曾不足以窺測萬分之一也。倘承批其乖謬而示教焉，為幸萬萬。允遂去京，久無消息，或者乃有不欲之傳，何天道之夢夢，而吾人之不淑有若是耶。殄瘁之悲，想同傷痛。剝極必復，天意攸存，遠惟先生秉筆玉堂，陳幹斯文，奎璧揚輝，有相之道，四方多士，歛衽下風，豈非吾鄉碩果得與者乎。欣羨欣羨。鄉友張昊久困場屋，以貢來京，久欽盛德，思欲一登龍門之為快也，敢以此紙為之先容，得與其進，光榮多矣。某之衰朽，瞻望門墻，末由承教，明月千里，臨楮惘然，惟為吾道自愛。

又 時謝為北監祭酒・辛酉

某罪逆餘生，倚廬待盡，百念俱灰，獨於平生受知之地，未嘗敢忘。去年之夏，聞先生過金華，辱寄示總山集。甚慰所懷，而山居僻左，弗獲一望顏色以承警誨，悵用慊然。今年春，門生黃遵回自都下，始知先生膺召復出，以斯道化辟雍，而權衡天下士。又陳昌言以裨時政，甚慨輿望。某時方哀痛罔極，未暇悉其詳，亦未由致一箋之敬。黜罪黜罪。邇者忽聞朝命，有南雍之除，自惟才德淺薄，而老耄及之，豈足以步先生後塵。若貪冒寵榮，不知遜避，是為乘軒之鶴，在斯之革，非惟物論所不容，亦恐用非其人，為當道諸公之累。茲已具疏辭免，願得先生一言，為陳卑悃，達諸當道，俾遂所辭，為榮多矣。因門生陸策與舍姪攝會試之便，聊此以道區區。攝亦夙欽盛德，志欲登龍門一言以自壯，倘蒙與進，開之以大道之要，而納諸聖賢之域，是亦國子先生成就後學之盛心也。某亦與受賜焉。

又

家門不幸，猝罹閔凶，先人棄諸孤，甫經祥練，而季弟繼亡，二喪並舉，哀痛罔極，孤苦無聊，已無意於人世矣。過辱盛德，不鄙衰殘，特書慰問，且致賻焉。恩意勤懇，哀感無量。但來教獎與過情，非不肖所敢當，慚悚慚悚。舍姪來京會試，又承教愛兼至，視同骨肉，尤深愧荷。區區辭免之章，未蒙俞允，不勝憂懼。恩厚命嚴，豈敢有違。但量能度分，實所不堪，而老病衰頹如此，強顏復出，豈不貽笑取譏，為先生諸公之玷哉。不得已，再為陳乞之計，恐以煩瀆稱罪。萬望以一言遂之當道，得寬斧鉞之誅，而遂其所請，終老山林，則先生之賜大矣。

又 癸亥八月

衰朽無能，忝竊非據，自知弗堪，深以負乘為愧，再疏辭免，滿期必得所請。詎意成命莫回，不容陪避，茲不獲已，强顏復出，林慚谷愧甚矣。且以某之不肖，使步先生後塵，此昔人所謂老師補處，吾何敢者。夫懼續貂之難也，前後免楨之士，皆荷盛德維持調護，獲免罪戾，已深感刻。又兩承手教，勉令就職，尤荷眷存之厚。但自夕陽牛背上來，未知所以為教，伏望先生以舊政告新，使得遵何約束而弗失，則先生之道復流化於南雍矣。得無吝教，為幸萬萬。某到官之初，凡百匆冗，未能一一請目，伏惟心照。

復羅整菴允升欽順・時爲太常寺卿・

自丁卯之秋。辱高軒見過。待復別去。由丁及癸。倏焉七見秋風清。秋月明矣。樹雲染月。如懷仰何。昨歲春初。獲見少參令弟。出示手墨。備承惠教。忻然如見顏面。頃不斷音。又幾二載。不審比來德履何似。遙惟若益淸暇。仕學兩優。德業文章。遠覬古人。歐曾周楊。將不得專美於前。敬羨敬羨。某自別後。子死孫亡。家患相承。筋骸日益衰瘁。志慮日益昏耄。家事苦林。又加以寇盜兵戈之旋擾。無劉可依。無逐可避。雖苟活未死。久已無意於人間世矣。無足爲知己言者。因便布此。以道區區。

復王川檢倬・時在兵部侍郎・

先生去吾邑。已踰二紀。而善政得民。至今猶在人口。豈非所謂古之遺愛者乎。某在當時。亦辱知愛。感荷懷德。何日不勤。而老病龍鍾。災患相仍。不獲以時附問。罪不可言。歲前叢生。何自南都。辱手教存問。諷德滿紙。而有過情之譽。豈衰耄不肖之所敢當哉。慚悚慚悚。來教又謂懇辭二疏。未獲俞允。而猶欲求遂其私。愚切以爲未然。今大司馬暨先生二公。並以天生鴻碩。兼資文武。訏謀樞宥之廷。增重留都之勢。朝廷之所倚毗。士庶之所具瞻。居重馭輕。最爲得策。況當前星未耀。四方多故之時。事變方來。機不可失。爲大臣者。正當同心叶謀。選將選兵。聚財積粟。以備不虞。以安社稷爲悅。豈可遽求安逸。愚意如此。不知尊見以爲何如。倘希有以見教。

與喬尙書宇・時在兵部

伏惟先生以天生鴻碩。若時登庸。而材猷德望。名于一世。訏謀樞宥之廷。增重留都之勢。朝廷之所倚毗。四方之所具瞻。永綏宗社。鈞衡萬幾。某夙欽令聞。徃切向企。思欲一瞻容色。一聞緒論。以慰鄙懷。而弗克如願。荷蒙盛德。撝謙禮下。時賜存問。非好善而忘勢者。能若是乎。昨歲門人董生。歸自南雍。又辱鈞翰下頒。加以香帕會錄之貺。而奬與過情。且謂不肖享年格之壽。三肅拜賜。局蹐愧汗。但書所謂年格者。豈指商之六臣。能保乂有殷。格于皇天。而多歷年數。故周公以勉召公。而碌碌庸流。曷足與語於此哉。此某所以再拜稽首而循墻遠避也。來教所言。蓋先生之自道耳。方今大駕遠巡。而前星未耀。四方多故。萬姓囂愁。咸謂宿衆不繫。伏莽可虞。惟恐變出不虞。思生所忽。中外所望以扶持世教而康濟時艱者。惟在於先生而已。先生負有爲之志。當可爲之時。必將思所以廣儲蓄。脩武備。爲足食足兵之計。求異材。結民心。爲制治保邦之謀。于以壯皇圖於不拔。綿國祚於無疆。則商周諸公不得專美於前矣。異時推保乂之勳而享年格之壽者。豈不在於先生乎。因便布此。以拜來教之辱。

與吾坟端・興吾書多・僑存孟晦・

乃者不自揣量。僭跡先府君之墓。而筆凡陋。不足以發揚令德。悚愧不已。雖是小簡。正欲吾兄斟定而潤色焉。以教其所不逮耳。詎謂不加塗竄。而遽賞許可。益重不肖之罪也。是豈平日之所望於吾兄者哉。昔東萊爲文公作白鹿洞記。文公與之商訂可否。三數往復而後定。古人相切磋有如是者。竊吾兄行古人之道。特爲指其訛謬而改教之。庶不貽笑於人也。

與沈副使仲律暉・時在湖廣提學・

自南都握手爲別。風北枝南。音問不相聞者。三十年矣。然緬懷高誼。蓋寤寐不能忘也。近見湖南錄。始知先生繼文定胡公之佐職。而振鐸於濂溪之鄉。晦菴南軒講道過化之地。必將有以闡明數先生不傳之學。而淑諸其人。豈非湖南多士之幸也耶。欣羨欣羨。某抱病田間。奉親粗遣。但離索既久。無良友輔仁之益。德業不脩。而齒髮日衰。爲可憫耳。無足爲知己道也。門生有諸葛謂者。其父少游巴東。爲周南留滯之客。二十年不歸。今此子弱冠。頗知向學。嘗念其親在遠。欲來省侍而不可得也。於是舍採芹之樂。而爲萬里之行。其志亦可矜矣。且於先生雅名之下。素所服膺。思欲一聆道德之光。以慰平生。不敢自進。敢以此紙爲之先容。惟有以進而教之。幸幸。遠違門墻。末由承教。明月千里。遡風凄其。萬萬爲斯文自愛。

復東陽盧御史正夫梓・解元楷之弟・

某少時獲從先解元遊。荷教愛良厚。夫何不幸玉樓仙去。遂失麗澤之悅。悵切欸恨。比歲獲聞先生以宏才碩學。登高第。列顯官。德業文章。表表當世。竊懷願見之私。而自衰病以來。耕閒釣寂。與世疎絕。無由一望風采。以承磬欬。徒切傾仰而已。乃者過辱高誼。不鄙老朽。寄示所著荷亭辯論。副以火肉。又蒙手教。累數百言。陳義甚高。而推予過情。若施於所尊敬者。讀之使人汗背頳顏。豈不肖所敢當哉。及拜觀高論。研窮經史。究極理義。發爲雄辯。下視千古。雖名世大儒。當代尊仰如朱夫子者。亦且指其疵而闢其謬。蓋足以見先生之卓見絕識。度越流輩遠矣。乃復不自滿足。而撝謙下問。尤有以見盛德之若無若虛而不可及也。區區庸陋無聞。平生爲學。惟知尋行數墨。尊信儒先。所謂讀書未到康成地。安敢高聲議漢儒者也。豈能窺測高明之萬一哉。虛辱來教。愧增慚悚。謾有鄙見一二。別楮求教。

別楮

荷亭辯論。明白痛快。而義理淵深。非淺薄所能測識。然於中有不能無疑者。敢舉一二。以求教焉。

一謂朱子集註四書。不備著諸儒名氏。使其老死著述而泯於無聞。區區竊謂朱子初修論孟集義精義等書。及中庸輯略。皆已備錄諸儒之言。而著其名字。又皆有或問。以辯其言之得失。則諸儒固不患於無聞矣。至於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之誦習耳。則雖不詳錄。恐亦無害乎。

一謂孔子論易主義理。無一語卜筮。而朱子專主卜筮之說爲非。愚竊以爲伏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本爲卜筮而作。孔子於大傳。如所謂開物成務。興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大業者。莫大乎蓍龜者。皆以卜筮言也。朱子本義。無非因卜筮而發明其義理以示人。如所謂諸子惟孝。諸臣惟忠。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者。是也。則義理與卜筮。豈可歧而二之哉。若專論義理而不本卜筮。則必流於王弼之祖尙淸虛。若專談卜筮而不根義理。則爲巫史之妄誕禍福矣。豈聖賢著述之意哉。觀於左傳所載。穆姜占艮之隨。而論元亨利貞之義。子服惠伯論南蒯占坤之黃裳。而謂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是易之不可以占險。豈有不孝不弟。爲奸爲盜。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

一謂綱目書法。謂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篡弑。而有書莽。書主。書帝之異。霍光。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倍

揚雄。而書死。書卒不同。而爲朱子之失。愚竊以爲鄭莊公之子忽爲世子。而突乃庶子。皆由祭仲而立。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晉獻公之子奚齊卓子。皆爲里克所弒。而春秋一書殺其君之子。一書弒君。其例不同。聖筆予奪。固有深意。則綱目之書莽書帝書主。亦必有謂。豈可以一例裁之乎。彼充素與勸林甫。皆無狀小人。不足責。而雄乃好古樂道。以儒名者。乃亦如是。則綱目書死。豈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

區區淺陋荒疎。加以老耄。於先生之高論。多所未達。所欲請問者。不止此數條也。姑此以爲之兆耳。倘無齊敎。願竭兩端。以發愚蒙。則幸甚。

與黃編修文玉珖

南雍一別。踰爲數載。音郵不繼。懷仰可量。適朱生回。備悉近況。出示手書。喻及讀書所疑。足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之意。爲喜爲慰。據元明書。倘未得見中庸大本之說。程子與呂蘇問答。固有未明。而朱子於中庸或問。及語類中剖析明白。可以參致其得失。其切要處。朱子又有已發未發之說。其在大全集中。試取而讀之。則曉然無疑矣。朱子與南軒辯論。初雖未能無疑。後與蔡季通問辯。復取程氏書讀之。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願以書報南軒。南軒復書。深以爲然。其說載在大全集中。合所說序中言矣。某竊以爲朱子晚年定說。與程子初無少異。雖孔子子思復生。不能易其言。不必以諸說之紛紛而致疑。更欲復求他說也。老措往時與吾友論讀書之法。凡諸說義有兩端者。各循其說而思之。到有窒礙處。卻回頭別思。必求其合而後已者。蓋欲求其所言合於聖經之本旨者爲是。其有窒礙者。則不可用。非謂諸說之各爲一端者。欲求其合于一也。吾友錯會其意。欲求合一。無怪乎其意愈雜而理愈窒也。嘗觀朱子之序中庸集解。有云讀是書者。毋跂于高。毋駭于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覩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吾友能守朱子之訓而服行之。亦何患思之不得也哉。因便草此奉復。其纖悉曲折處。非楮墨所能罄也。倘惟勉進德業。必期遠到。以副友朋之望。則幸甚。

與許知縣補之完

昨承來敎。詢及賑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得幾本青梭册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況區區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之勤。然盛意不可以虛辱也。姑就來敎所及。幷區區舊日所親歷者。略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

一來敎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爲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册圖眼。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爲業。其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產。而爲商賈工匠。僧道醫卜諸伎藝之業者。皆可自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爲眞貧。所宜賑濟。其或戶有田糧。而爲他人所詭寄。

或同月各房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伎藝營生者。亦爲貧民。亦宜賑濟。此等非若非爲政者先之勞之。而付之手下之人。則有無端貧弊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

一來敎謂書記號籍。塡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長叫來。驗其人物饑寒衣服襤褸者。親自給散爲無弊也。

一來敎欲令里長排定資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冒。不若就依圖眼資次而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五日。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妨。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於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

一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來彼問治錢治。每一處多至五七百人。關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關支。恐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旣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即將各坊長問罪。追還付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亦不類乎饑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饑窮之人來告。卻與賑濟。其數亦不甚多。其知縣亦是通士。方自愧其所爲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可不親自審察矣。

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饑荒。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群然告缺月糧。而計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參議。無可處置。而去之。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饑荒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可糴。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可發。別無可爲。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兩二錢。於法不該留免。我與汝減價。止納六錢上官。其餘六錢。就與作賑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於賑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料派頗重。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勢之征。若會計各圖饑民。該用賑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糴買。以賞貧民。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而免於毫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

又

今年荒旱。稍年所無。甚爲可慮。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早爲處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糴。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旣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搶奪不已。將成大盜。先年曾有明驗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亦所不免。又況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糶糴。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糴之令。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爲政之急務也。某居林下。本不敢干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

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執事察焉。

與尤銓曹樹

某昔備員太學，獲與吾友相會，時以尊慈在堂，弗克朝夕侍養，而欲求歸省。某不以文法相拘，即從所請。蓋以吾友之天資近道，可與共學也。夫堯舜之道，孝弟爲先，能充是心，何所不至。此區區所甚喜也。別後忽十餘年，彼此參商，不聞動履。未審何時登第，官居何所，老懷惓惓，念念不忘也。適聞列職天曹，左右元宰，進退百職，地位清高，而政務不煩，又可以讀書進學，充養德器，他日得時得位，措諸事業，必將袞袞光大，過人遠矣。此又老夫之所深望也。

與李冬官一清　號·水東人

久別無任懷仰。某昨有謝恩一疏，重勞吾友爲之投進，感謝感謝。繼聞拜官起部，分職南都，曹務頗簡，而地位清高，仕學兩優，而聲望日著，爲營爲愜，使他人處此，孰不以爲官成名立，而自以爲自是也。來教兩書，乃復以伯玉知非爲念，而不自滿假，求修己之要，盡職之方，尤見所志不凡，度越流俗遠矣。敬嗟敬羨。某雖老耄無聞，敢誦陳言以告。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莫非修己之要。吾友之素所講習者。若乃居官盡職之方，則先儒所謂清愼勤三字，亦吾友之所優爲者，惟在念念不忘而已，豈有待於他求哉。如或進而上之，則大禹爲司空，而益稷爲之佐，以成大勳於天下，萬世永賴者，其詳具於典謨之書。孟子所謂有爲者亦若是，亦在吾友爲之而已耳。鄙見如此，不識尊意以爲何如。

又

別久無任懷仰。老懶乏便，弗克以時附問。去歲多辱書存問，兼有俸金之惠，深荷不遺之義。且來教拳拳以求益爲念，足見吾友所志不凡，將來所就，未可量也。今世之士，但得登科甲爲美官，則平生志願已足，豈復有求益者哉。如吾友所存，度越流俗遠矣。敬羨敬歎。所謂識破一切世味，而欲克去聲色貨利之私，又欲立志讀書，提醒此心，使不溺於人欲，此正古人爲己之學，甚善甚善。但謂職務煩瑣，及應酬勞擾，又謂終日在鬧場中，難得長進，恐誤入門，枉走路，而欲其安靜，若如此，則如異端之徒，絕人逃世而後可。是又不然。聖賢之學，正欲先定此心，以爲應事之本，於凡事物之來，雖千緒萬端，一一處之以義，使各中其節，而無少差謬，何患乎煩瑣勞擾，而擺脫不開，雖處鬧場，亦不至於誤入門枉走路矣。此內外交養之功也。朱子語類一書，雖出門人所記，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皆無差誤，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奧，小而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窮理修身，應事接物，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靡所不備，大有功於後學。吾友若能熟玩詳味，取其所是，闕其所疑，而參互考訂，以求其至當歸一之論，以身體而力行之，則其所益豈淺淺哉。

與張冬官用載　大倫·東陽人

往歲辱高軒見過，貺之厚幣，禮意甚厚，非不肖所敢當，甚感甚愧。彼時獲睹晬容，固已知非俗士，但匆匆而別，不克相與論談以究所蘊，意甚缺然。近聞執事不以高第顯官自滿，而好學不倦，欲進乎其所未至，

以匹休於前聞人，所志卓然，負出流輩，尤所敬嘆。吾金華自昔號小鄒魯，士生於其間，上者以道學相傳，其次則以孝行忠義勳業政事清節著稱，又其次則爲文章大家，項背相望，皆表表名于一世，他郡莫敢與而擬焉，可謂盛矣。國初以來，諸老既沒，正學不明，往往溺於利祿科舉之習，士風不振，富貴是謀，而前輩之徽音杳然絕響，甚可恨也，甚可恨也。某嘗欲求吾黨之士可與進取者與之共學，而難得其人。往年嘗見永康李一濟，志向不凡，既登進士爲美官，而勤學好問，修身慎行，不自滿足，惜乎未見其止而遽解不祿，可勝歎哉。今執事能自拔於流俗，而志向近道，亦可謂之豪傑之士矣。此老拙所以喜而不寐也。古人謂學者當以明道希文自期待，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人做，惟在執事常存此心，勉勉不怠不已。因便附此以道區區。

又

別經數載，傾仰殊甚。適价來，忽承手教，兼有俸金之惠，深荷高誼，不我遐遺，但非衰耄所敢當，慚愧慚愧。來書所言看書欲自小學而及四書，以馴致六經，此正古人爲學次第，但當立志堅定，不可以歲月經久而畏難也。又謂諸子史，以及宋儒之言，皆當究心，此亦宜然。爲舉業者尚當如此，而況於聖賢之學乎。至如性命之微，則宋儒論之詳矣。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曆數之類，其載於諸經註疏，及諸子史傳中者，究心於諸書，皆可以理會矣。但其求之有序，若欲一時並通，則誠爲難事。吾友既有志於學，先將小學及四書涵詠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徹於胸中，一一體之於身而力行之，如古人所謂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積久純熟，自當有脫然貫通處，固不必盡讀天下之書，然後爲至。尤不可如習舉業者，但借聖賢言語，以資爲文字而已也。若謂歲月已過，再難從事於小學，則當補之以敬。朱子大學或問已有明說，考而行之可也。凡大學之格致誠正修身，而始終一敬，中庸之學問思辨篤行，而表裏一誠，與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數者，工夫不可缺一，皆不過以維持此心，而存其天理，惟恐其昏昧放逸而或失之也。若此心一有人欲之萌，則當禁止而遏絕之，中庸所言謹獨之功是也。欲謹其獨，非誠敬不可。程夫子教人有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則誠敬二字，乃爲學之最切要所當先者。而讀小學及四書者，亦不過專用力於此耳。程子所謂未學當知用力處，固在於此，而既學當知得力處者，亦在於此也。程子又言學者當以論孟爲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蓋言其理之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雖未敢便謂不治而明，但能用力於四書而有所得焉，則看治諸經，皆易爲力矣。至於子史諸書，以吾所得於四書者照之，則其是非得失，昭然可見，又何難哉。他如作詩作文，先儒皆不過以寫其胸中之所得而已，亦何嘗如唐人之苦心極力，而爲無益之言哉。先儒程氏有分年讀書日程一書，其教學者自幼至老，爲學讀書用功次第，及所當讀之書皆備焉，不但可以應舉及第，而進於聖賢，亦不外此。見有刻板在太學中，可印一本，置諸座隅，能用其法以爲學而用功焉，必將大有進益矣。吾友其從事焉。

答東陽徐子仁　純

老病龍鍾．伏臥窮巷．不接人事．忽承專使．示以長書．兼有佳果藥物之貺．甚感甚感．來書中見足下有求道之志．不得其門而入．而以望洋為嘆．以為伊呂程朱之本原何如．而何以學之．某則以為伊咸有一德．呂之丹書．與近思錄．及小學．四書之所載．皆程朱之本原也．吾友於是而求之．則其與天同體者可見矣．又嘗聚賢傳授．或以中．或以敬．而於其內外本末．茫無指歸．若於中庸已發未發之論．與朱子敬齋箴所言求之．則其內外本末．無不可見．至於仁孝．則以夫子所以告門人者．合而觀之．皆可得其要矣．但不能身體力行．則雖有所見．亦無所用．來書所言失意傳言．願言忘味者．皆不體於身之故．而吾友之危坐讀思無下手處．亦未嘗見之於行也．愚意欲吾友謝皆講學．而知行並進．如讀學而時習之．則求其所學所習者何事．而真個學．真個習．必有所得於己．如讀在明明德．則求明德為何物．若何而明之．必止於至善而後已．不但此二句．而句句皆然．不但此二書．而諸書皆然．積習既久．必將有得．何患愚之不明．而柔之不強乎．區區老病垂死．無所知聞．不足為高明之助．過承下問．聊以是復．餘非楮墨所能悉也．

與董東湖道卿 遵．時貝．在京聽選．

別來半載．豈勝懷想．近辱書．知已到京．在途中及旅次俱平善．甚慰甚喜．前程事得失皆有定數．非人力所能為者．當聽其自然．不必憧憧多勞慮也．示及區區出處之事．平生素履已定．吾友所深知者．過承孫文選．許黃門．蔡秋官諸公．眷念之厚．屢以賤姓名．形諸奏牘．但某非其人．不足以當明揚之意．甚感甚愧．幸吾友代言致謝．而未敢以書奉瀆．蓋諸公雖甚相愛．而未為深知故也．某平生於富貴利達．以不掛懷．

不當畜．古人壯而仕．老而休．區區四十一而休致．今六十五而復欲求仕．事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豈不貽笑於天下乎．新舊表尚未到．若其來有相強迫．是使之進退維谷．為羝羊之觸藩也．須使諸公為之解闢而後可．幸吾友為之懇告於孔脩而乞憐也．外聞近有邊患．雖為廟堂之憂．而處江湖者所當同憂．但不得其詳．不知此事已安靜否．因便幷希示知．某自三月以來．目患赤眼生翳．數月始愈．至今尚未全明．老親龍鍾日甚．為可憂耳．餘事皆如常．不煩遠念．因便姑此道意．餘不縷縷．

又別紙

區區出處之事．不知者以為果於忘世．若晨門荷蕢之流．殊不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聖人亦有不仕無義之訓．豈可若彼之果．然不過量能度分．自知其不足有為．故乞身而歸．以免素餐之愧耳．或者又議索高價而希顯美官者．亦非也．位為五品方面．亦自不卑．若自彼時隨衆逐隊．積累至今幾三十年．亦可以得大官矣．何必假高隱之名以求之哉．只緣少時為學．皆有志於當世．既而應舉得官．乃不能一有所為．仰愧古人．俯慚後世．故不得已而為是也．吏部文書．止是查勘．猶可辭避．但恐有特旨．則不容辭耳．自揣愚分．無官可做．惟是專職無人犯者．庶可展布一二．亦不能大有所為．若其他不過隨衆逐隊．無益於時．不若不出之為愈也．

又別紙

北胡為患．自古有之．但須觀其所為．若志在金帛子女．專以搶掠為事．則滿其欲．必自退去．終不能為

大患．不過邊民受害．但推選守邊之將．嚴備以待之．便可無事．惟恐有豪傑生於其間．若元昊．阿骨打之流．志不在小．不為鼠竊狗偸．到處攻城略地．收拾人心．則可憂者方大耳．非有韓范之帥．宗澤岳飛之將．不能禦也．今之為將者．往往皆貴游紈袴之子．素不知兵．聞其來則望敵先懼．奏請益兵．朝廷不務擇將．而輕易出兵．倘京軍到彼．敵已先去．及旋師而歸．敵又再來．兵疲財費．則不戰而自困矣．非策之善者也．愚意如此．不知諸公議論如何．吾友試與孔修諸公論也．

與姜司務貫夫 孝．時在大理．

久不接笑談．無任馳仰．比聞列職京朝．贊翊廷尉．雖不當行道之責．而地位清高．類乎古人之吏隱者．不惟斯融可階．又可以觀我生為進退．君子宜之．為喜為慰．老耄疎慵．久稽晉賀．負罪良多．然亦久不承教益．尤所惓惓也．邇聞朝廷清明．元惡已誅．而庶政一新．中外稱快．但未知繼者何如．天下蒼生．庶幾其有瘳乎．敢以為君子道長之慶．便中亦惜見教．

與黃御史步瀛 係．時巡江陰．

去歲承專人致賀先妣几筵．存歿有光．曷勝哀感．今茲又辱手書．兼有東布精魚之貺．深荷眷存之厚．過意之勤．但非不肖所敢當耳．慚靦慚靦．近得佳作數篇．讀之詞藻既佳．奇氣傑然．仰見吾友不但政事日著．文益有名．非仕學兩優．知行並進．能若是耶．歆羨歆羨．所謂老夫當避路．豈但讓出一頭地哉．愚民無知．妄加誣謗．事既別白．幸無藏怒．更加以德綏之．使知悔過．尤為盛善．吾靜觀世變．向後未免多故．吾友

於作縣之餘．當以宇宙內事為自己分內事．凡古人所以經綸天下．通變宜民．若禮樂制度．以及武備邊防之類．皆須一一講究．以俟他日大用．舉而措之．以繼鄉邦前輩陳同甫之志．宗忠簡．鄭北山諸公之業．不亦偉乎．此則區區所深望也．其他皆吾友所優為者．姑置勿論．

與陸員外汝亨 嶽．丙子冬．

自春及夏．兩辱惠書．所論時事及築城利害．甚當．但其事至今未見移文．恐亦寢矣．果欲為之．亦有肉食者謀焉．非藿食所能與也．近者令婿登名鴈塔．而令器畢姻．二喜並臻．大為德門之慶．老懷不勝欣慰．又聞殷職方言吾友亦有思歸之念．但虜寇深入．而四方多事．恐未能遂所圖也．而今之計．但當鞠躬盡力．悉攄所蘊．贊大司馬為苞桑之計．以休時之否而已．固未可以言歸也．不識尊見以為何如．老夫近蒙恩旨．令有司時加存問．甚非不肖所敢當．人謂此舉出於特旨．不可無謝恩之本．今具奏稿一紙附去．煩為看詳．可否停當．如可行．就煩托人寫進．為幸．因章僑會試之便．聊此以道區區．

又

別逾三載．企悵如渴．屢辱手書存問．近又加以俸金之惠．足見念老恤貧．不我遐遺之盛心．慚感慚感．來書所論時政之弊．及外患之多．甚為可慮．遂彭二公．並有時望．皆已去矣．不知世道之責．今屬何人．西北二虜．雖肆侵略．以予觀之．彼中還未有豪傑．不過志在金帛子女而已．不為大患．但守邊者．如趙李牧．漢郭伋輩何憂乎．彼為今之計．但當以選將為急務耳．但今前星未耀．而主器尚虛．當道者在所當鑒．而吾

友，雖亦無所用其力也。但迴有權力而懷大志者，爲之贊謀，庶或有可爲之機耳。又未知天意如何也。三復來教，往往有靑山白雲之懷，在時義固亦宜然，但恐或有師命，則又不可以辭，唯是上下相安，恬然無事，則可以言及此矣。鄙見如是，吾友其細思之，餘不縷縷。

與從弟天恩天澤 乙丑二月初

僕入，承手書，備悉盛意，足見相愛之至，豈勝感戚。別後喜聞老叔暨老嬸，俱納福勝常，章贊又將娶婦，尤愜所懷。但不知章竹章韶讀書近日頗有進否，章諧更希賢弟加意督教爲幸。劣兄本是山中野人，平日閒靜久矣，一旦驅至閭中，甚非所宜，終日應酬上下，百事紛冗，豈能堪此勞哉。監中諸士，每月只是算計到班月日多寡，以求撥歷出身，更無人有志於學，可謂之甚，我與此輩相處，豈能有所成就哉。翻恨出否之差，不可追悔。又老妻自十二月遭苦寒，舊疾拔嗽復作，加以臂上紅腫疼痛，又無善醫者，至今尚未愈，日欲謀爲歸計，但以君命嚴重，故未敢耳，豈能鬱鬱久居此乎。近日和鄭侍郎除夕韻，并送林大宰考滿二律，錄示吾弟并吾姪以道，則區區所懷可見矣。他更不足道也。

與姪以道 時姪以工部主事，改刑部。

近李巡檢來，得汝書，備悉近況平安，且詢知居官未久，頗有聲譽，甚慰老懷。但家門不幸，孫椎吳尉，章撥已於四月二十日病故，章新又於十月十四日夭亡，白首病軀，留此惡境，煢煢孤立，何苦如之。惟有伏枕待盡，已無意於人間世矣。但身分有未了者三事，一是所陳辭病之章，雖蒙恩許調理，猶有病痊之語，未得脫然放免，今欲再求致仕，未知時義可否，附去奏稿，汝可仔細看詳斟酌，令家人代進，以畢此一事，爲好。又先君例該贈官，而未有誥命，未知何故，經營關領，皆在於汝，千萬留意。又吾松坡府君之後，冢嫡乏嗣，吾諸姪中，惟汝有四子，欲乞汝一子，爲吾冢嫡之嗣，未知汝意下如何。但得了此三事，吾遂可以瞑目矣。餘事茲不復及。

又

我向南離蹝後，一年之間，身老多病，加以子死孫亡，苦痛無極，心緒迷亂，莫知所爲，諒不能久於斯世矣。一家關係，俱在於汝，在彼居官，清愼勤三事，更須加勉。又聞時事難處，則大易所謂儉德避難，與大壯上九所謂艱則吉者，尤當留意，而善處焉。前曾有書寄陸汝亨，與中行去，我的心事，大略已備，汝必知之矣。新年始得汝至後一日書，周以仁來，又得正月九日書，近又於常州吳通判處得九月廿七日書，具悉汝意，甚慰老懷。但汝書中言乞休致仕事，未可舉行，而昨日南京吏部式咨報云，三月初十日已准致仕，未知其事果是如何，尚在疑信之間也。若果有之，須求吏部一劄付來，流傳於家，以貽後人也。

又 時姪調任梧州

自汝別後，得龍游客及胡僉憲家人，前後四書，備悉彼中消息，甚慰老懷。此間亦曾寄客人二書，及林都憲書，又托許大尹寄廣西參議帶去書，俱未知達否。忽得皂隸來，有書及龍誘蜜煎三物，足見相念之意，尤深慰浣。來書所言出處事，退處最爲高致，但以時勢論之，汝年未老，告病托故皆難，直須乘官方可，又

須君圖會何如，恐不能久安貧賤，則他尤難處矣。胡文定公嘗言他事皆可與人謀，惟出處一事，當內決於心，不可與人謀也。近又聞有南寧同知之報，雖未可信，然亦有此理。若果耐久之，嘗更有遷轉，但官愈大則愈難稱，又恐別有不測之禍。吾嘗論人之處世，如舟在江中，或遇安，或遭風浪，任其飄蕩，皆未知如何收殺，非可逆料，但當隨時思其所以處之之計，能不失於道則可矣。雖聖賢亦不過如此耳。汝當仔細籌度，古人出外求分，居中免禍者，皆有成算也。路遠不及面談，大意不過如此。倘都堂處或有公事，差官往江西浙江者，得求一便還家爲好。試兒在家，終日喜樂，即不肯一思父母，今年已送上學，頗有記性，但時有小疾，雖無大患，未免妨讀書耳。汝更不須懸念，家中大小俱如故，但我老病日甚，恐不能久，未知何時與汝相見也。臨書惘然。

又 時姪以南京驗封郎中，陞北部，壬申七月

前得汝淮安徐州二書，備悉在途安好，頗慰老懷。近又得周以仁秋官書，言汝辭病不允，不免前進，諒此時必抵京矣。汝居官雖要在勤愼，事上接下，更須兢兢小心，不可失色於人，既不能有所爲，亦不可以求容，但求免禍，見幾而作可也。四方盜賊雖多，俱無大志，不日自當撲滅，但所任討賊者，多非其人，故至於猖獗耳。汝在部，但博訪賢才，以贊大司馬之推擇，但得一二人，如晉馬隆，唐王式輩，則盜賊即日可平矣。所憂者，本源之地，無可着力，則盜賊雖平，亦未免有意外之虞耳。吾鄉今年之旱，百年以來所未有也。田租之收，十分不及一二，中人之家，亦皆缺食，吾亦未知能免於死亡否。民窮已極，不能聊生，而官府科徭，日加煩重，又以江西之寇，多調官兵民快，往彼防禦，數費十萬，寇賊不來，而老師費財，不知紀極，官凡所需及供億之費，皆責金衢二郡，何其苦也。我謝恩本聞已上進，不知有無旨意，本後伏候勅旨四字，誠爲贅語，不知曾爲删去否，有便須報知。

與族姪思仁 俊。時登第在京。丁丑

汝幼從吾游，而穎敏秀出，吾固期汝之必將有成，今幸登進士第，老懷爲之喜而不寐也。國家取士以進士爲重，在內則列官朝著，在外則郡縣正佐，皆爲顯仕，足以行其所志，異時爲名卿賢大夫，垂動竹帛，皆自此始，不亦美乎。又吾純孝鄉，自昔號多賢士，其隱居不仕，則有三八行之孝義，與仁山之道學，皆冠絕當世。其顯而仕者，則有潘大卿父子，范丞相兄弟，皆以文章講節著稱，至元則有唐元嘉之忠義，在本朝則有鄭以先，黃夢弼之德才傑節，皆出於吾鄉，而發身進士，表表于時者也。吾雖庸鄙無能，而與姪孫及汝，皆賴祖宗餘慶，忝登進士，吾朝夕乾乾兢惕，勉修學行，惟恐仰玷先達，而貽慚後世。爾今年老龍鍾，死在旦夕，無足言者，所望以增光先達，而昌大吾章氏之門者，唯孫與汝而已。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汝其勉之。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四

雜著

易論

聖人作易。蓋爲君子謀也。而亦爲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獸夷狄。其肯爲之謀哉。況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爲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譬若明師之於弟子。諄諄之誨。因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諄諄者之爲教。不屑者之非教乎。易爲君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爲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於是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因爲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爲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無咎。謀出處也。揚于王庭。括囊不咎。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

以修身也。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勅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需。宴息於隨。避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修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爲之謀焉。易之拳拳於君子者如此。其於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姤女則戒其壯。童牛是牿。金柅是繫。羸豕之蹢躅。戒剝床之滅貞。藏不爲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積餘而刑剭。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積餘而負乘也。獲狐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爲狐而爲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爲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爲之謀者。乃所以深爲之謀也。又況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爲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爲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由是觀之。則易之不爲謀。特不爲之謀。爲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書論

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經而不訓。何以經爲。是故其道易行。其事易爲。依乎中庸。不貴苟難。使天下後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可得而學焉者也。書之爲經。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吾意夫子所錄。必期之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者也。然有不能無疑者。君臣父子定位。爲不易之常也。君令臣從。父傳子繼。道之經也。舜禹受終受命之禮。具於典謨。湯武鳴條牧野之事。商周之書詳焉。若此者非常不經。果可以爲訓乎。曰。聖人之經。烏有不可訓者。特在乎學者察而識之耳。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於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焉者。權也。權雖非常行。固不可以爲訓。然使天下後世。知夫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有權以處之。而不至於窮。是獨不可以訓耶。曰。使人人而權焉。則燕噲可堯舜。莽丕可舜禹。而勝廣項籍之徒皆湯武矣。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未必非帝王之書也。聖經垂訓。果若是乎。曰。經之所錄。蓋亦著夫聖人處變之道。而垂訓之意。微寓乎其間耳。非曰人人而可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爲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致辟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歷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惡不辛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借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權必聖人用之。而衆人不得用焉。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夫子雖著於經。亦虛文耳。其所以爲訓安在。曰。惡。是何言也。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以訓其子。湯武之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爲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爲君者曰。吾不可以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其湯武乎。於是莫不懼焉以自修。處仁遷義。皆爲君子之歸。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安於太古無事之天。此獨非聖經之訓耶。彼以爲帝王之事。非中庸之道不可以訓者。非知書者也。

詩論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歎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謠。被管絃。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羅絢炳燿。

凱旋作歸。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無所不至也。今致其詩。大率多述閨門之事。與夫村謠野誦之聲。其詞皆無少及於文王者。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噫。此文王之所以爲致德。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夫關雎樛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鵲巢采蘋之夫人。南國之家能知之。兎罝之武夫。羔羊之大夫。在野者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愛其惠者知之。知之固可得而詠歌之。至於文王之德。穆穆深遠。其孰得而知之哉。舉一世之人。咸囿於文王大造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虛無爲。而花木飛走羣生之物。發育長養於春風和氣之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詠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蛩。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彼何有於文王之德而詠歌之哉。又況高厚不可繪。而動植易以描。溟渤不可探。而沼沚易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之諸侯。可以騶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騶虞麟趾也。彼雖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爲君也。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文王其堯舜矣乎。詩詞之無及者無怪也。雖然。衆流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日月之明。彼后妃夫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莫非文王之化哉。詩人之辭。雖未嘗及於文王。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化之妙。始作於家邦。終於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聖德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春秋論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於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袞於一字之褒。嚴鈇鉞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罪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雖在我。亦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嗚呼。爲此說者。何其不知春秋耶。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

在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公耶。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在。皆不爲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亂賊肆行。無所忌也。故夫子修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然於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予或奪。或進或退。其所以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爲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與。而以與魯。曰。此魯之賞罰也。蓋魯爲周公之後。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

實任之也。而曰不以自與。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繼往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爲魯哉。若以春秋魯史爲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未見其與魯也。若以請討陳恆爲與魯之證。則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爲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豈謂魯爲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爲說。蓋踏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曲爲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禮論

世之論禮者。皆曰三王異世不相襲。吾以爲三王之禮。正相襲也。古之王者。乘時有作。正朔則改。服色則易。徽號則殊。文章器械衣服。則別爲異焉。其禮可謂不相襲矣。而爲襲。曰。相襲而不在乎所襲者。是其所以爲襲也。人皆知相襲之爲襲。而不知不相襲之爲襲。不相襲之爲襲。襲之大者也。四時之運。春令木。其氣溫。夏令火。其氣燠。秋令金。其氣涼。冬令水。其氣寒。各不相襲。而所以相襲者。不在乎生百物成歲功乎。昔堯舜以天下與賢。而禹則傳子。禹所以襲堯舜也。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卑之。孟子所以襲孔子也。然則三王之於禮。其亦不襲之襲歟。何者。禮有本有文。本者天地之常經。不可以不相襲。文者古今之通義。不可以必相襲也。譬之鼓瑟然。今日之柱。以如是而音調。明日之柱。又如彼而音始調。所襲者其音也。所不襲者其柱也。音既相襲。則其柱不必膠矣。是故四璉。六瑚。八簋。宗廟之禮不相襲。而襲其尊祖敬宗之心。夏序。瞽宗。頖宮。學校之禮不相襲。而襲其養老敬民之典。冠而毋追。章甫。委貌。服而山。火。龍。章。車而鉤車。大路。乘路。旗而綏。旂。大白。大赤。名物因不相襲。而所以尊瞻視明等威者。則相襲也。若巡朝。若昏冠。若喪祭。儀文度數。或損或益。或隆或殺。舉不相襲。然而親諸侯。成男女。哀死亡之意。又未始不相襲焉。夫聖人豈不欲其制度文爲。一惟古之是襲哉。顧法立而弊生。時異而勢殊。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不得不少有變革。以順其天敍天秩之本然。是則不相襲者。乃所以深相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苟不相襲。而何以爲因乎。

福建策士

問。閩自無諸始封。其他僻陋。其俗鄙朴。其人物。固希疎寂寥也。至唐而後興學。常袞登第。自詹[illegible]胡之纓。化爲青衿。蓋駸駸乎與上國齒矣。試舉一二與二三子論之。爲子莫先於孝。耕親廬墓。而有白烏甘露之祥。奔喪倚廬。而致甘露烏鵲之異。或泉涌於墓側。或芝產於廬前。或並著孝忠。或六辟退復。其行孰爲最篤。爲臣莫大於忠。寧以頸爲礪石。而不從劉闢。寧以口含鴆毒。而不辱女眞。對邑二守。並死燬僞之難。興化兩陣。指生蒙古之兵。或擁護神御。而甘心被害。或從容匝酒。而不忍偷生。其節孰爲最勵。科第莫重於倫魁。並蓮之瑞。連兆三魁。雙榴之讖。聯名榜首。賦陳象物之鼎。詩吟破柱之雷。或首里而三出狀元。或一方而兩魁文武。或使遼而被備將相。或名對而乞挂櫃綱。其人物孰爲最賢。仕宦莫榮於宰輔。在廣陵則不遑宗戚。力陳濫賞。在熙寧則請免條例。欲更新法。受遺詔於治平之初。陳規模於中興之日。獎廉退而抑奔競。謹法度而惜名器。或以身任怨。或不欺卑君。或長於料事。或盡忠謀國。其相

業孰爲城辭。以言乎論諫。則三諫之詩。古盛之甚。封還詞頭。力攻李定。圖獻流民。抗言新法。以小官而致論大事。爲中丞而不肯狗人。或入元祐之黨。或著竹堯之集。其氣概爲孰愈。以言乎詞章。則有若有詩。泉山有銘。名重禁林。詞學無比。職居西掖。文學有聲。或負仁山之詩名。或稱滄嚴之賦號。其文藝爲孰優。通志有略。盤鑑有進。上幾論二十篇。著禮書百餘卷。學孰爲博。水利有聞。羨餘不獻。令行光化。播爲衡水之歌。尉滿銅陵。追御傀鄭之里。政孰爲善。以至六君子之名。顯於太學。四先生之號。重於閩中。或以童子而應科。或以處士而賜號。之數君子。皆閩中之表表者。諸士子生長其鄉。平日所以仰高於行而尚友之者。蓋已有素。可歷舉其人而詳論其世歟。然猶未足爲閩之盛也。彼理學一脈。撼揭宇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豈區區功業文章之士哉。蓋自立雪程門。吾道始南。楊猷武夷。斯道大著。而洙泗之統。伊洛之傳。遂在閩中矣。當是時。故老道德。賴此典刑。晚習學問。觀此楷模。遠而師友之淵源。近而家庭之授受。八郡之士。見知聞知。以道學自任者。無慮數十。亦可悉其人。而各究其學之所至歟。山川如故。風氣不殊。何昔有其人而今之未聞耶。二三子之爲學。亦皆有志於是歟。抑止從事功業文章。爲前此之數君子歟。諸著于篇。有司將以觀爲己爲人之實。

國子監策士

問。國學之設。所以維持世教。造就人才。而非徒爲粉飾太平之具也。自昔以來。其建學之制。爲教之法。得才之教。亙有不同。則辯於斯者。不可以不知也。請以所疑。從諸君質焉。孟子論學爲三代所共。宜非無異名也。而禮有上庠。東序。右學。東膠。成均。璧雍之異。何不合於孟氏。孔門傳大學之道。不過三綱八目。宜其無他道也。而禮有三德。三行。六藝。六儀。四術。四教之目。何以不同於大學。師一也。而有大司樂正。師氏。保氏。司成。司業之職。何以分。士一也。而有曰選。曰俊。曰造。曰進之義何所取。周之五學。與漢之三雍。唐之七學。宋之四學。其數亦不同。亦各有說歟。今太學之六堂。其亦有同於古歟。古之士以德業相先。今乃行業不修。惟算撥歷之月日。豈以是爲惜寸陰耶。古之學以明經爲務。今乃經術不講。摹爭短羨之甜苦。豈以是爲奪錦標耶。欺誕相習。偷稱病以免坐堂。奔競成風。或附勢而求速化。憚拘束而樂放縱。避勤勞而求安逸。若是者可冀其有成材乎。茲欲變化士心。作新士習。使爲師者各舉其職。不爲倚席之博士。爲士者各修其業。不爲城闕之子衿。爭先於學問。而資格之不計。相尚於道德。而奔競以爲恥。不負菁莪之化。聿成棫樸之才。何所施而可。國初積分之法。可復舉乎。湖學經義治事之教。程子吏師尊賢之議。亦可用乎。抑別有其道乎。前代太學諸生。有舉幡而救鮑司隸者。有倡義而不污朱泚者。有殺身以爭宰相之用舍者。有捲堂以論宰相之起復者。亦有優劣之等乎。諸君皆四海之英。由貢舉而來。肯自處若人下乎。願一吐胸中之奇。老夫當斂衽以拜下風。

又

問。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即孔子所謂庶富教者是也。然其設施之略。可得聞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之繫。與夫保息之養。本俗之安焉。所以富之者。有九職之任。與夫土會土宜土均

之法。豈政職事之類焉。其所以教之者。又有八統之馭。十二教之施。與三物八刑五禮六樂之類。不一而足。其經制之詳。可得而悉陳歟。孔門諸子言志。有三年而可使足民者。有三年而可使知方者。彼固有得於聖人之教。而其所以行之者何先。漢唐諸臣爲政。有戶口增倍。比室給足者。有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者。彼固未必能纖舉周官之政也。而其所以致之者何由。或謂制田里。薄賦斂。可以富之。今之賦斂非不薄也。而公私匱乏。饑饉相仍。浮殍載路。其失安在。或謂立學校。明禮義。可以教之。今之學校非不立也。而流俗日弊。欺詐相凌。寇攘不息。其咎誰執。子諸生嶺嶠澄水。習孔子之教。明先王之道有年矣。他日出而致用。皆將處司牧之任。有三事之責者也。茲欲呻吟轉爲謳歌。盜賊化爲君子。于此比隆成周之盛。而度越漢唐之治。亦有其道歟。其參酌古今之宜。講究設施之術。以俟他日舉而措焉。

讀西漢書 高紀

漢高帝既定天下。置酒洛陽南宮。與羣臣論劉項之所以得失。而曰吾能用三傑。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羣臣咸服其言。雖楊子雲亦有漢屈羣策。楚憞羣策之論。後世莫不以爲然。以愚觀之。是亦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夫高祖之得天下也以仁。項羽之失天下也以不仁。豈但用人不用人之間而已哉。羽爲慓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坑秦卒。屠咸陽。殺子嬰。燒宮室。掠貨財婦女。而又放弒義帝。大逆不道。天下之賊也。以若所爲。雖用百范增謀之。其能有天下乎。帝也以寬仁大度。爲天下除殘賊。其入關秋毫無犯。與民約法三章。而又舉軍縞素。爲義帝發喪。是皆庶幾乎三王之舉。所以得天下者。其本實在於是。若夫知人善任使。雖足以爲取天下之資。雖亦帝之餘事耳。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斯言也。皆劉項興廢之辯。而古今之確論也。帝有是仁。足以得天下。而不知其然。亦猶齊宣王有愛牛之仁。而不自知也。使尚存孟子爲之輔佐。必能擴充其仁。以盡繼周之治。不徒雜霸而已。惜乎帝之臣蕭曹起刀筆。良平任智數。陸賈叔孫通皆陋儒鄙士。不足與語於斯也。

讀西漢書 王章傳

秉史筆者。當以是非論。不當以成敗論。以成敗論人。天下無全人矣。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帝舅擅權用事。京兆尹王章。言鳳罔上不忠。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成帝悅其言。而不能用。遂爲鳳所陷以死。班孟堅譏章不量輕重。然則衍默充位。全軀保妻子之臣。乃爲能量輕重者乎。當是時。五侯驕僭。並作威福。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大臣則奴顏婢膝。如張禹孔光。小臣則諛心佞舌。如杜欽谷永。朋黨比周。天下之勢。駸駸入於王氏。朝臣自宗室劉向之外。無一人爲漢忠謀者。況王章由諫大夫遷司隸校尉。爲京兆尹。居重任。享厚祿。固非位卑而言高者矣。召見延問。輒辟左右。上嘗曰。非京兆尹直言。朕不聞社稷計。則章與成帝。亦非交淺言深者矣。如是之言。似不爲過。盡忠於君。不幸見殺。是亦命而已耳。顧何咎其不量輕重耶。孟堅如惜其死。第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可矣。夫既委質事人。盡忠乃其職也。今必以爲不量輕重。獨非排死節否忠直者乎。設使成帝能用章言。抑外戚之與政。求忠賢以自輔。則漢室終無新都之禍。

作漢史者必將奐章之功。而稱其言之當矣。豈有不益輕重之譏也。嗚呼。成敗論人如此。古之所謂良史者果若是耶。

讀東漢書

漢光武以赤伏符卽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惑甚矣。爲史氏者宜以正論裁之。庶幾可破萬世之疑。夫何范蔚宗之史漢也。歷敍光武生而神異。以及舂陵佳氣。舍南火光之屬。累數百言。謂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乘龍以御天。嗚呼。是不幾於語怪也耶。夫人事邇。天道遠。舍人事而言符命。非知道者也。昔舜禹之受命也。以朝覲訟獄謳歌所歸。湯武之受命也。以徯后來蘇。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蓋卜諸人心而已。安有所謂符命哉。王氏之簒。民心思漢久矣。光武以仁厚之資。濟英雄之志。其行司隸也。則擧舊章。而識者歸心。其鎭河北也。則除苛政。而吏民喜悅。又能納鄧禹之策。延攬羣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若所爲。其興也勃焉。雖無符命。固將乘龍而御天矣。今皆不此之論。而一一歸之於符。是使天下後世。皆廢人道之所當爲。而僥覬於不可知之天道也。而可乎。

讀蜀漢志

漢昭烈將終。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其自取。嗚呼。昭烈於是乎失言矣。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爲孔明懼也。夫昭烈之爲是言。是疑孔明也。是以操懿待孔明也。吾不意魚水君臣。而猶以術相御有如是者。於是托孤寄命之際。而猶嫌疑於其閒。安在其能托孤也。設使昭烈旣沒之後。敵國乘之。而爲離父之謀。用田單陳平之閒。奸臣假之。而興管蔡流言之變。遺夏竦伊霍之事。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不免於居東。宋仁宗之明。范富竟至於罷相。曾謂劉禪之昏庸而能任賢弗二者乎。一言之失。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孔明於此。地嫌勢逼。欲保其身。且不可得。况欲功名終乎。然則讒閒之不作。漢祚之未亡。蓋亦幸焉而已。此吾所以痛恨昭烈之失言。而深爲孔明懼也。雖然。昭烈固失言矣。然愈足以見孔明之賢爲不可及也。苟非忠誠貫乎日月。信義孚於天下。眞有伊尹之志。可以對越神明而無愧者。其孰能免後主之疑乎。

讀蘇東坡足柳公權聯句

昔梁惠王以鴻鴈麋鹿爲樂。孟子曰。文王與民偕樂。齊宣王有雪宮之樂。孟子則曰。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古之君子。引君當道。其因若是也。唐之叔末。宦寺柄國。藩鎭弄兵。賦役繁重。民不堪命極矣。文宗君臣。正當焦心勞思。相與戮力拯民水火之中。而漠然不以爲意。方且從容聯句。愛夏日之長。而樂薰風之涼。嗚呼。此日此風。特文宗君臣樂之耳。彼夏畦之農夫。邊城之戍卒。寧得而共之耶。文宗生於深宮。其不知稼穡之艱難。未足多譏。爲公權者。旣不能以孟子之言規其君。又逢其君之惡而詠美之。難乎免於容悅之罪矣。君臣上下無志於民如此。唐室所以不競也。雖然。唐不足論矣。方宋之盛時。內苑賞花釣魚之宴。其君臣終日飮酒賦詩。稱頌太平。亦未有以田里休戚爲言者。卒至熙豐聚斂殘民之禍。而宋祚遂以中微。豈獨唐之公權爲可罪哉。東坡所以足公權之詩。其亦有感於當時也夫。其亦有感於當時也夫。

讀歐集

唐李翺幽懷賦云。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歐公讀其文。恨不得生其時。與翺上下其論。又以爲在位君子。皆不肯易其嗟老羞卑之心。而憂翺之憂。公之心亦翺之心哉。第不知後之讀歐文者。亦有以救時行道爲賢。而憂公之憂乎。嗚呼。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豈獨公之於翺哉。予亦有所感矣。

讀蘇集

吾始讀東坡制科策。及進策諸篇。見其有更張百度之志。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縱橫氣習。尙未盡除。其所以異於臨川者幾希。及觀其上神宗萬言書。時政書。及代張方平諫用兵等書。慮深思遠。忠厚懇惻。思與天下休息之意。藹然溢於言外。然後見公之學識議論。非復少年之比。豈其懲創王氏之失而改之乎。抑亦經歷世故之熟。而所造愈深乎。所謂更一事者長一智。公其有焉。有天下國家者。輕棄老成人。而遽使不經事少年爲之。其能不敗。乃公事也耶。

讀荆公集

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論其世。使公之文不傳於世也。則吾不必論公之爲人。使公之學不用於時也。則吾無以考公之爲人。孰謂文章節行高一世。可與歐曾三蘇並駕爭先。而心術行事。顧與呂蔡章惇爲伍。其可惜也夫。其可惜也夫。

題陶淵明集

古今論淵明者多矣。大率以其文章不羣。詞彩精拔。沖淡深粹。悠然自得爲言。曾皆未爲深知淵明者。獨子朱子稱其不臣二姓。有得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之義。吳草廬稱其述酒荆軻等作。殆亦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魏鶴山則曰。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觀是三書。足以見其爲人。而節槪之高。文章之妙。固有不待言者。嗚呼。若淵明豈徒詩人逸士云乎哉。吾不意兩晉人物有若人也。

題陸宣公奏議

唐世賢相。善謀善斷。尙通尙法。尙直尙文。功業表表。非無可稱。然皆出於才質之美。而未嘗根於學問。殆不免乎朱子所謂材宰相者。獨魏鄭公恥其君不爲堯舜。進諫論事。每以仁義爲勸。頗爲知學。夫何建成之事。君子病焉。吾所敬服者。惟陸宣公乎。論諫數百。炳若丹青。雖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今觀奏議一書。若罪己改過之言。用人聽言之方。以及備邊馭將。財用稅法。纖悉畢舉。其學之純粹。蓋三百年間一人而已。德宗惟能聽其一二。尙能削平朱泚。恢復舊物。使盡行其所學。貞觀之治。尙足言哉。嗚呼。有王佐之臣。而知之不用。用之不終。於公固無所損益。然唐之天下則可悲矣。

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宋寶元中。趙元昊逆命於西。范公時經略邊事。乃以此書遺之。元昊復書。語多不遜。公遂對使者焚其書。

當時朝議以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遂以得罪。嗚呼。公豈不知其事之不克必且招謗乎。顧其心急於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一身之利害不遑恤耳。昔漢文帝親屈萬乘之尊。賜尉佗書。至今以爲美談。人未有非之者。昔謂范公以遜臣行之。獨不可乎。古者大夫出境。有可以利國家安百姓。專之可也。況公此書深達事情。究極利害。從容乎詞嚴義正。既不傷中國之體。又足以折外夷之謀。何可少哉。其後宋人覺無以制元昊之死命。亦不免乎招致論降而已。尤可見此書之不可無也。至於擬書來降。卒見於范公復起之日。得非此書先有以屈服其心乎。論者徒以一舉不就。遂咎其失。其可乎哉。

跋江山秋霽圖

右江山秋霽圖。本出九龍山人。爲靜虛金公所模。其記則公之晚年所自製也。某爲廷尉屬吏。始獲事公之子少卿公。間與公之孫麟壽遊。出示此卷。屬識數語於其末。予聞昔有趙侍御者。嘗得國本人物雜畫。絕人事而模得之。後世失去。而爲獨孤申叔所得。韓昌黎復以彈棊取諸申叔。然後爲文記之。予嘗讀其文。竊有感焉。使彼不遇昌黎。則同敗篋中物耳。後世孰知其可貴哉。今公手模是圖。而自爲之記。則非若侍御徒能模畫而記其事者。猶有待於昌黎也。公之孫珍藏寶愛。爲家庭之天球弘璧。其視彼之流落爲他人有者何如哉。予於是益有感焉。無恤之簡。尚存。君子有以知趙氏世德之盛。麟壽於是圖也。保守勿失。則金氏之世德。此亦可覘其一端云。

書夏忠靖公遺事後

予嘗讀楊文貞公所著公神道碑。謂當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而比之王子明。韓稚圭。私竊敬慕。考論論世。是則是效焉。而碑文簡約。未能悉其處心行事之詳也。乃弘治辛酉之秋。公之孫今太僕少卿廷章。忽枉過予山中。出示公遺事一帙。屬予識之。予時遭先人之喪。筆硯久廢。又以公之平生大節。司寇何公序論詳矣。晚生末學。安敢贅一辭哉。以故弗果承命。迨予免喪。來宜南雍。而太僕復以爲言。辭不獲命。乃即所錄之事而詳考之。觀其所議蠲賦役之制。務從仁厚。曰不可使後之難繼。戕吾民也。蓋與王之所謂東南民力竭矣。韓之極論青苗取息爲不便者。同一厚下恤民之心。至於薦拔士類。布滿中外。而恩不己出。又與王之所薦人未嘗知。韓之薦引上前。未嘗顧謝者。同一至公無我之意。是雖碑所未及。而尤足以證文貞所稱。非溢美矣。豈獨其長者之度可比二公也哉。宜其光輔四聖。以成重熙累洽之治。而榮名磊然之烜乎當時。垂諸後世也。猗歟休哉。嗟乎。王子明倚相真宗。韓雖佐命仁英兩朝。而神宗已弗能用。則公之際遇。又非王韓所及。然王之有素。韓之有忠彥。能世其道德而濟美焉。君子以爲美談。昨聞太僕志欲繼公之緒。而位不滿德。有識所嘆。則今日之爲素爲忠彥者。寧不有望于太僕乎。敢用識諸末簡以俟。

跋都城倡和詩卷後

弘治癸亥之秋。予被命起自退休。來官南雍。故友石君宗海。越江而來。訪予諸館。倒出雜詩一冊。而告之曰。維往歲以事至京。凡同年諸公在各部者。相率具酒殽爲讌會。以惇叙好。酒半。而太宰屠公首倡三絕。

衆皆和之。少司馬王公序之。爲軸以見惠。推以詩留別諸公。又皆屬焉。已而西蜀河南諸君子之仕于朝者。以推皆儒學提學。有一日之雅。亦出其儀相餉。推卽席口占一律酬之。諸君子亦有和焉。恐其久而失散。裝爲一帙。曰都城倡和。以識一時盛事。南都故舊亦有繼而和者。今況吾子亦同雁塔之登。而並玉堂之選。今幸皆會於此。其可無一言乎。嗚呼。朋友五倫之一。而四倫皆賴以正。其所係甚重也。夫何伐木詩微。谷風怨作。世之以利合者。利盡而交疏。以勢附者。勢窮而交絕。往往翻雲覆雨。苟合輕棄。甚至若王揭之無恩。王孫之相仇者。彼惡知夫天典之所同有。而人道之所賴以立乎。唐宋盛時。諸君子於同年之分最親。而久要之情弗替。若白樂天東都之會。莫起巖蘇尊之集。當時以爲美談。然不過在位之士。相聚於宦游之地。非一富一貧一貴一賤之時。未足以見交道之至也。今聚公卿諸士夫。攀龍附鳳。飛騰霄漢。而宗海與耕月釣。屏居林下。雲泥迥隔久矣。而能篤念久要。治具相飲。獻酬賦詩。傾倒情素。不改斷司期集之初心。泮水從遊之夙契。宛然伐木之遺音也。豈非范石湖所謂使人聞風動懷。增重名義。而有補於雅道者乎。是宜宗海裝而集之。以示後人也。予才劣位下。衰病早休。弗獲從諸公後。拜觀是集。竊有感焉。故書此於末簡。以致忻慕慨嘆之意云。

跋王中書汝手札後

烏傷傳生斌。嘗受學於故友中書舍人王君允達。以其所得教札。裝爲一帙。將致拳拳服膺之意。及來游太學。特以示予。予觀其片紙隻字。皆勉進規儆之詞。見王君之善教。今王君不祿幾二十年。而生不能忘其師。寶藏手墨。久而弗失。有若無恤袖中之簡焉。謂非善學者耶。爰用識諸末簡。以嘉其志。使陳相之徒見之。不亦頗有泚乎。

跋五經私錄後

往予承乏提學南都太學時。錫山楊君文昇。以舉子來卒業焉。執經館下。質疑辨難。弗明弗措。予固嘉其有志於學也。既予以老病歸休。且十年矣。楊君屢舉進士不利。乃俛就銓試。授衢郡節推。將之官。道出吾里。謁予話舊。而考德問業。如未仕時。予因問其何以居官。則曰以讞獄爲職。他無所事。惟欲以曾子得情勿喜。歐陽求生無憾之語。而從事焉。予曰。固得之矣。但君子視民如傷。豈惟重辟。雖杖笞亦不可不盡心焉。君曰。然。既又以其平日所錄五經中要語。分類纂集。若君道。臣道。聖賢。道統。武備。文事之屬。凡三十二門。裝爲巨帙。取其便檢閱。省記覽。而備遺忘。將以爲觀藝文場者風簷寸晷繙章繪句之助。名曰五經私錄。而屬予爲序。予以耄荒廢學。辭謝不能。而君索之不置。曰。願卒有以教之也。予辭不獲。乃爲之言曰。昔虞世南嘗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者。爲北堂書鈔。白樂天取名書精語可備采用者。各以門類。萃爲六帖。而高紳古文爲文苑英華纂要。周益公深加歎賞。皆以其爲文取用之易。卽昌黎所謂纂言者必鉤其玄之意也。世之學者。莫不務此。不過視爲魚兔之筌蹄。魚兔既得。則筌蹄遂棄之矣。乃若五經所載。一句一字。皆古聖微言隱行。凡君子所以正心修身應事接物。與夫居官行政之要道。莫不具焉。學者能句句而思之。字字而味之。以身體而力行之。則程子所謂終身用不盡者。可以希賢而希聖。豈徒若虞白諸公所錄。

徒以爲言語文字之資而已哉。楊君爲是錄。其初固假以掇文科徼利達矣。今旣學優而仕。猶嗜之不厭。而摘之巾笥。時取而誦習焉。則不以筌蹄視之。而將以爲終身之用矣。非篤信而好學者能若是乎。此又予之所深喜也。故爲識諸末簡。以驗其異日之所就焉。

恭題宣廟御製賜翰林院箴

昔我宣宗皇帝臨御之日。厲精治理。而於聖學尤廑緝熙之功。萬機之暇。親灑宸翰。製爲翰林一箴。告戒文學侍從之臣。且拳拳於堯舜仁義之道。而望臣下以啓沃交修之益。此其聖不自聖。望道未見之心。豈與舜之作歌而責難於皋陶者。同一揆也。臣竊惟仁義之言無卑論。堯舜之道無近功。時君世主。不以爲高遠而難行。則以爲迂緩而不急。苟非天縱上聖。邁五而登三者。其肯以帝王之道爲必可行。聖賢之言爲必可信哉。大哉皇言。雖墳典經。偉乎宜讀之章。煥乎東璧之輝也。爲儒臣者。衣被昭回之光。而圖所以補報之者宜何如。亦曰非堯舜不陳。惟仁義是講。以皋夔稷契待其身。以唐虞三代望吾君。而毋以功利權謀法律刑名一切富強之術。蠱惑上聽。則始爲不負天子。否則未免乎曲學阿世。欺妄不敬之罪矣。可不戒哉。

說

自題字說

冠而字。周道也。字必有說。所以表其命字之義。且示教也。昔人有名其兄之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而爲書戒之者。有名其二子曰軾。曰轍。而爲之說者。皆此意耳。懋之少也。家君又將責以成人之道。舉古冠禮以教懋。齋宿筮日。告于祠堂。禮鄉之先生長者爲賓。設盥帨之具。爲席幘之所。冠服備陳。族黨咸集。主賓揖贊。揖讓登降。自始加以至再加三加。一稽諸禮而行。醮畢。賓乃命懋之字曰德。且申之以祝詞。曰。吉月令辰。冠禮旣成。昭告爾字。式敬爾名。農懋於耕。禾稼乃榮。工懋於作。器用斯精。士而不懋。忝厥所生。其懋維何。曰德之敬。厥德伊何。天之明命。人得以生。是曰德性。衆理俱全。萬事斯應。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曰禮曰智。夫婦主賓。信而朋友。五品人倫。斯德之大。易失難存。懋之之功。學先格致。誠敬入門。戰兢履地。一動一靜。一默一語。善必懋爲。惡必懋去。不厭不倦。勉勉循循。內外交修。厥德乃尊。稽古成湯。有商聖君。懋敬厥德。日新又新。周有召公。元老大臣。亦云懋德。小物克勤。咨爾小子。方茂爾年。尙充爾德。以希聖賢。字爾德懋。有意存焉。顧名思義。弗懈益虔。獲賀成山。無虧其巔。井穿九仞。貴在及泉。爾服我言。日夕乾乾。無斯厥名。惟德之全。懋再拜曰。懋雖不敏。敢不夙夜祇承。退即錄其語。以爲字說。

陳麟允仁字說

同年陳孟申有子麟。生十九年矣。將以今年八月八日。加之首服。孟申徵請字之。并丐其說以爲教。某曰。冠而字。賓禮也。節中文獻之懿。故多鴻師碩儒。君家行冠禮。當必有字之者。某不腆之言。豈足辱命。孟申曰。以吾久宦學於外。有子弗能教。而筮賓筮日之禮。又弗克親也。故願得一言以代過庭之訓。俾之顧名

思義。服膺終身焉若吾子以不資辭。是不屑教也。某義不獲辭。乃字以允仁。而爲之說曰。麟爲四靈之一。不家畜。不世有。國風春秋及傳記百家之書。屢不載述以爲曠世奇瑞。非取其麕身牛尾馬蹄。形獨異也。亦曰其爲獸最仁。生物不食。生草不履。自趾而定。定而角。舉一身無弗仁者。以故人皆瑞之。不然。則亦牛羊犬馬虎豹麋鹿等耳。麟不麟哉。麟不麟哉。夫獸且仁。況靈而爲人者乎。其所以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視聽言語食息有禮。動作威儀有則。可以經緯天地。曲成萬類。超然獨異於物者。以其性是仁也。性本仁而吾弗能仁焉。則獸之不若矣。是故聖人安仁。賢者利仁。學者求仁。若雍之敬恕。曾之弘毅。顏之克己復禮。皆其方也。麟也能志於仁。始希賢。終希聖。真知允蹈。全體不息。抑亦可謂仁之麟也已。詩曰。振振公子。吁嗟麟兮。予竊有望焉。孟申喜曰。是吾命名意也。遂書之。

金仁甫字說

壬辰之春。正月望日。大理少卿金公。稽古典。宿賓贊。冠其子麟壽于庭。命予字之。予辭不獲。乃字以仁甫。而爲之說曰。麟者四靈之一。不履生草。不食生物。獸之最仁者也。麟非可以壽名。而曰壽者。蓋其仁也。天地之仁。生生相續。悠久無窮。其爲壽也孰加焉。人得天地之仁以生。故仁者人之生理也。生理存存。無少間斷。若木之於春。油然其生。有暢達而無夭閼。有敷榮而無枯悴。其有不壽者耶。惟其或蔽於有我之私。而生理爲之梏亡。生意遂至於湮溜。始有不能壽者矣。堯舜以仁帝天下。禹湯文武以仁王天下。皋夔稷契伊呂周召以仁相天下。其年皆百有餘歲。其民皆無夭扎疵癘。而悉躋于仁壽之域。所謂仁者之壽。信有徵矣。今子之冠也。將責成人之道。而成人之道。抑豈外於仁哉。苟能有志於仁而從事焉。爲顏之克復。爲曾之弘毅。爲雍之敬恕。使夫內之所存。外之所爲。無一念一事不出於仁。而造次顚沛之不違。則仁道在我。小之壽一身。大之爲天下國家壽。舉不外是。固不必生草不履。生物不食。而後爲麟。亦何假乎餌形服氣。而後爲壽哉。公之所以命名而有望於子者。其在是耶。嗚呼。麟壽尙亦顧名思義。而求所以仁其身哉。

賀氏二子名字說

蘭谿儒學教諭永新賀先生之二子位。俸。從予受易。皆敏而知學。先生於是加之元服。以責成人之道焉。而宿予爲賓。予辭不獲命。乃爲之冠而字之。位曰惟德。俸曰惟道。而爲說以告之曰。古之班爵位者。有天子公侯伯子男之五等。又有君與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之六等焉。然是位也。必稱其德而居之。或否德焉。則忝厥位矣。古之制俸祿者。其君與卿大夫上中下士之所受。有十倍四倍三倍二倍一倍之差焉。然是俸也。必以其道得之。或非其道。則素餐耳。聖人有言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其所以立之者何。在德而已。又曰。學也祿在其中矣。其所以學之者何。謀道而已。爾位也。其尙日宣三德。日嚴祇敬六德。以至於浚明有家。亮采有邦。則爲有以立其位而不忝。俸也。其尙謀道而不謀食。以至於天爵修而人爵從。則食之衎衎。不素餐矣。二子勉乎哉。夫有位乎朝以食其俸者。名以命之。父之所望也。以德稱其位以道得其俸者。字之以成其義。朋友之所教也。爾能無負友朋之所教。則能無負於親之所望矣。嗚呼。二子其念之哉。

陸生良甫字說

凡物之偉然奇絕而出乎類者，必其物之良者也。若赤驥、飛黃、騄駬、驊騮之爲良馬，大玉、夷玉、弘璧、琬琰之爲良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朱之斤，郢之削，吳越之劍，爲良兵良器，莫不偉然出其類焉。其在人則以稷契皋陶者爲良士，輔翊惟聖者爲良臣，善治得民者爲良吏，屬文紀事書法不隱者爲良史，運籌決勝，折衝禦侮者爲良將，論道經邦，燮和天下者爲良相，下而農工商賈醫卜方技之流，亦莫不以其業之精而善者爲良，孰非出其類而偉然者乎。昔桓溫之稱謝安，謂之江表偉人，而晦翁之贊李綱，則曰一世偉人。夫人物之在當時，非不衆且多也，而二公獨以偉稱，豈謂其體貌之魁梧豐偉也哉。亦以其才德之良，而事功勳業，遠過於人，爲晉宋之良相焉耳。苟非其良，奚足以爲偉哉。予年友淛江大參崑山陸公之從子，其名曰偉，而字以良甫。其少也孤，而鞠於公焉。公以其質良行道而知學，爲可教也，乃以書屬予申其字之之義，將以勗其進焉。嗚呼，名之而欲其偉，字之以勉其良，父師之爲教至矣。予奚以爲言哉。蚤夜孜孜，進修不懈，求所以副其名若字焉，在生而已矣。奚以予言爲哉。雖然，公之意不可虛辱，敢爲誦其所聞。人之有生，其命於天者，莫不有仁義禮智之良心焉，而氣拘欲蔽，以喪其良者衆矣。生也苟能自其良知良能之天，擴而充之，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以極乎才德之良，則未遂爲良士，已遂爲良臣，若良吏，若良史，若良將相，惟其所用，無往不爲良焉。使謝李諸公，不得專美於前，豈非今日之偉人矣乎。其或庸碌無聞，而未免爲鄉人，若馬而駑，玉而瑕，器而凡，無以出類焉，則非公之所望矣。偉乎偉乎，生亦顧名思義，無負父師之訓乎。

背菴說

湖南憲副陳公時安之伯兄時泰，自號背菴，蓋取易艮之艮其背者而云然也。公爲之說，歷敍其平生孝友行于家，信義聞于鄉，爲能知所止而止者，而仕爲下官，恥於俯仰詭隨，力辭以歸，又合乎時止之義，累數百言，而終欲其致所止焉，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公一日訪予山中，出以相示，又屬予廣其說。予惟艮背之道，時泰甫既有所得矣，而不自爲得，乃復以名其菴，公之爲說，美矣至矣，而不自爲至，尤欲廣其義者，其志將何如耶。豈非有見於易道之無窮，而不安於小成者乎。顧予何人，惡足與語於此，辭之不獲，乃偕爲之言曰，易之取象於背，其義博矣。周子以背爲不見之處，艮其背者，止於所不見，則靜止而無爲，故曰背非見也，止非爲也，蓋即太極圖主靜之意。朱子以背爲當止之所，艮其背者，止於所當止，則止得其所，故云背即止也，止之所也，又即大學止於至善之義焉。二說雖殊，各有攸當，一以本心之體言，一以應事之用言也。人生天地間，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大之人倫，小之事物，莫不有無極之眞，則亦莫不各有當止之所，背所謂背也，豈一行一能之所能盡哉。時泰甫倘與其昆弟子姪，益明是道於家庭之內，本之主靜以立其體，而窮夫所當止者以盡其用，必知之有定見，守之有定力，內焉不獲其身，外焉不見其人，時而止也，以是道而止，時而行也，以是道而行，斯足爲艮其背矣。若充其極焉，則聖人之定以中正仁義而立極，與大學之明明德於天下，而無物不止其所者，亦豈外於是哉。此予之有志而未能者，願與公之昆

弟其勉焉。

銘

書室銘

有崇其阿，有幽其室。高不數仞，廣惟容膝。其蓄維何，易象書詩。春秋戴記，周官禮儀。諸子百家，史志羣書。牙籤萬軸，森列左右。編殘蠹魚，文古蝌蚪。一室之中，所或不有。朱總晨啓，緗戶晝扃。坐我管榻，對我韓檠。窮年兀兀，誦習講明。嗟世之人，志在科第。剽竊爲工，括帖是記。於理茫然，荷圖富貴。亦有誦書，爲文是資。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含英咀華，獵瑣据其辭。二者之弊，爲人而已。世俗所榮，君子所鄙。維彼哲人，學求爲己。博文約禮，夙夜孳孳。所與歸者，古昔聖賢。科第文章，緊我餘事。我銘我室，式勵厥志。

尊經閣銘

有閣巍巍，屹立儒宮。上摩奎宿，下拱文峯。閣中何有，有典有籙。龍蟠龜文，蟲篆鳥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九流七略，並蓄無遺。累緗丹函，牙籤寶軸。簡蠹香芸，編殘汗竹。惟閣有書，莫尊於經。聖筆刪定，萬世典刑。易象春秋，詩書禮樂。法言大訓，灝灝噩噩。世遠人亡，斯文在茲。何以尊之，古聖是師。丹碧輝煌，匪閣之美。昭昭人文，天經地緯。傑棟崢嶸，匪閣之崇。洋洋聖道，蟠極蒼穹。閣以藏書，象彼東璧。予經斯尊，視此銘刻。

平荊襄銘

我國家受天明命，主宰萬方。聲教所暨，際天蟠地，罔不率俾。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百有餘年。時維豐亨豫大之後，守土者懈於其職，越有奸寇，乘間竊發，納逋翻醜，嘯聚荊襄山谷間，提兵叫號，以侵暴我城邑，賊害我人民，方嶽州鎭，力弗能制，於是事聞諸朝。我皇上弗忍民之罹其毒也，乃命大將總戎，致天之罰。于時將臣，稟廟謨，奉睿算，率衆長驅，直抵其境，乃分兵爲四道以進，刻期殄滅。始與寇遇，我諸軍鼓勇爭奮，敗之南漳，乘勝直進，賊不能支，遂殲渠魁，克殺叛徒。諸脅從爲亂者，悉以皇命赦其死，與之更新，民遂安堵。荊襄以平。自出師至凱奏，纔數月耳。何成此駿功之速哉。是皆皇上天錫智勇，神武不殺之所致也。臣雖不文，敢述江漢之義，作爲銘詩，以歌頌聖德於無窮云。其辭曰。天錫我皇，神武聖文。出震繼離，爲天下君。仁風所被，六合同春。薄海內外，罔或不臣。既安既治，上恬下愉。孰謂三苗，梗化有虞。有蠢斯寇，肆厥兕狂。帶牛佩犢，以跳以踉。狗偷鼠竊，鴟張狐鳴。南土繹騷，羣生失寧。皇赫斯怒，于荊于襄。何爾蠢爾，敢悖太陽。爰命方召，爰整師徒。肅將天威，以迄天誅。皇謂將臣，往宣予仁。取彼兇殘，惠我良民。以弔以伐，乃勦乃撫。毋或遺德，玉石俱焚。太簇之月，搖光在寅。既禡既類，爰方啓行。鐃使明明，戈干洸洸。戎車既飭，戢飛旆揚。堂堂斯陣，正正斯旗。有赫皇靈，震彼南陲。殺衆終迷，敢拒敢抗。寢威羣兇，蝟布鴟張。先鋒一鼓，敗賊南漳。四道並進，馬步咸行。前攻後擊，左剪右屠。風飛雷厲，電掃霆驅。兵鋒所加，醜類離披。如捲殘葉，如拉朽枝。鳥合星散，巢穴丰空。有嘉折首，罔治脅從。既芟既艾，以剪以薙。出其塗炭，攜其疾痍。竹山砥平，沙塵清夷。維此襄民，若獲更甦。農歡於野，旅歡於途。夜戶不閉，犬吠無虞。三軍凱旋，伐鼓淵淵。獻繫戢斷，捷奏甘

梟。帝闢明堂。獻馘受俘。干羽兩階。文德誕敷。放牛歸馬。戢戈櫜弓。告廟飲至。册賞賞功。王猷允塞。四夷來庭。臣作銘詩。式歌太平。

平廣海銘

惟聖皇御位四海。仁聲德洽。無遠弗屆。雖九夷八蠻。僻在異域。自古正朔所不及者。莫不重譯來王。稽首稱藩。惟是兩廣溪峒諸猺。怙恃其阻。昏迷不恭。以自外天子之威命。逞其悍驁。肆厥殘虐。以蜂蠆我南鄙之民。乃爾自作弗靖于國之紀。皇用震怒。命將出師。問罪天兵所加。若泰山壓卵。無不碎者。執訊獲醜。不可勝計。克剪大憝。式遏亂略。由是東而廣肇諸郡。西而荔浦潯容之鄉。妖氛醜孽。迅掃無餘。而嶺海清晏。稽年逾冠。一旦削平。巍巍成功。無與爲比。是不可以無紀也。謹爲之銘曰。繼彼蠻猺。種類實繁。如形鳩面。獸心鳥言。蟠踞遐陬。依山阻溪。弗循王化。是曰生黎與猺獠處。禮異俗殊。性多獷戾。惟利是嗜。喜則人居。怒則獸攻。漢有尉佗。宋有儂儼。文不能柔。武不能威。歷代患之。路非羈縻。太祖御天。梯航並至。神化旁達。聲教宏被。五嶺之南。百粵之域。峒猺山獠。悉歸版籍。設吏置官。因俗而治。化生爲熟。馴暴以義。爰自近歲。人牧不職。撫綏失宜。稔生釁隙。肆茲群醜。蛇豕其心。反面搏噬。干戈相尋。蜂屯蟻聚。羊狠狼貪。背叛胥虐。毒痛海南。九重寬仁。未即殄滅。跳梁數載。愈肆猖獗。嗷嗷生靈。誰拯塗炭。螟螣弗去。寧有嘉穀。桓桓虎臣。受命徂征。赫赫業業。遠揚天聲。旌旗耀日。金鼓震天。以遏寇虐。以解倒懸。彼昏不悛。自速其亡。翦厥螳臂車轍。是當士氣橫飛。于蕩于夷。傲其部落。火其營窟。蕩江之浦。斷藤之峽。鼠穴蟻窠。一舉斯拔。乃移洛容。乃進陽江。長驅直指。天討用張。西自鬱林。東而廉州。破竹其勢。崩堅不摧。覆巢之餘。遺類難全。偃疆之下。掩救弗前。首鋌脫破。羣脅懾分。罔敢我師。深谷其奔。帝有恩旨。將無黷武。凡厥有生。皆吾赤子。持杖爲寇。釋杖爲民。彼如效順。亦與維新。乃休吾兵。乃緩其誅。是致是附。撫厥孑餘。妖氛既掃。氓困以甦。熙熙皇仁。洽于海隅。昔南人雞犬夜驚。今茲安堵。桴鼓不鳴。昔徼外商旅道塞。今行于途。摩肩接踵。望包青箬。仰裝綠荷。蠻婦歸峒。以笑以歌。山無瘴烟。海無颶風。變蠻爲良。歲在陶鑄。露布奏捷。喜動天京。于廟告功。皇心載寧。威加齊荒。功光古昔。小臣作詩。永頌聖德。

傳

林文安公小傳

公諱瀚。字亨大。林姓。別號泉山。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代時。始來家于閩。公父元美。起家進士。歷官知縣。知州。知府。皆有惠政。以公貴累贈南京吏部尚書。母淑人鄭氏。累贈夫人。公自少穎敏好學。日記數千言。甫弱冠。以春秋薦于鄉。累上春官未第。卒業太學。從游彭文思公。公見其所作。大奇之。成化丙戌。擢禮部亞魁。廷試。賜進士高第。選爲翰林庶吉士。內閣累試居首。丁亥冬。將授官。忽聞母喪。奔歸守制。未及再期。又遭父喪。先後居喪。皆致哀毀。辨其殯殮葬祭。皆從禮制。不敢苟也。服闋至京。始授編修。奉命同纂修通鑑綱目續編。書成。賜文綺寶鏹。進職修撰。丙午。陞左春坊左諭德。戊申。孝宗登極。又命同纂修憲廟實錄。兼

充經筵講官。及書成。又賜白金文綺。前後兩科取士。命同考會試者三。主考順天府鄉試者一。所得名士居多。庚戌。考績。拜國子祭酒。仍兼講官。後又加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其典國學垂十年。教士嚴而有恩。雖勢要子弟。不得請託越次撥歷。人服其公。監中故事。祭酒儲銀歲以百數。公悉貯之官。先賜從祭酒公署一所。其餘以次營置。今合監教官皆居公署。由公創其始也。人又皆服其廉。乙卯。改吏部右侍郎。轉左。署部事。而門無私謁。繼爲南京吏部尚書。以災異偕本部院諸臣。共陳時政。明黜陟去冗官等十二事。多見采納。有御史自巡按逮歸下獄。及二三儒生爲繇傳奉爲中書者。公上疏。言御史當全風憲之體。而中書宜杜倖進之門。疏入。忤旨。公遂奏乞致仕。賜溫旨勉留。會有考察京僚之命。公遂自考不職乞先罷歸。旨仍不允。而曰災異示戒。正宜同加修省。考察庶僚。以回天意。公遂不敢復辭。而考察去留。務合公論。人無間言。既而復言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曰佑啓皇儲。曰撫綏百姓。曰增進人才。以是四者爲天下國家致治之根本。不可以不知重也。其年考績至京。再引年乞休。旨仍不許。而有精力未衰之留。還任未幾。而孝廟賓天。先帝改元正德。而冢宰缺員。羣議交章謂公舉行宜居是位。時不克用。而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又與災異會陳新政十二事。其前二事。則勸先帝之法孝宗。任大臣以爲出治之本。其後十事。又欲上之崇聖德。修庶政。廣言路。以盡爲治之道。其所論雖集衆長。而裁定皆出公手。忠誠剴切。抗言無忌。未見施行。而奸黨已側目矣。又公參贊機務。每與內之守備者。論事不協。而各處內臣進貢過者。欲多索快船。以便其私。公皆裁抑其數。多致中傷。逆瑾亂政。嫉公尤甚。南京都諸臺諫以言事被逮來者。皆畏避而公獨餽送。且欲爲直其事。取怒於瑾。責令諸臣劾公同黨。而謫降致仕。復指爲大學士劉健等朋黨。榜示天下。公聞命即行。略不介意。及瑾誅後。御史凌相等謂公德望重。不宜閒散地。乃復舊銜致仕。而汪正又奏公冷落如瓊琚之儲。詔賜人夫月廩。其子雲南參政廷㭿以公年八十有一。乞去官歸養。詔許暫歸省視。又乞致仕終養。復奉詔云。林瀚歷事累朝。名節無玷。今既年高有疾。林廷㭿暫許在家侍養。仍着本處有司以時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舊臣至意。蓋異數也。公天性孝思。皆念二親生時。弗克致養。故自官春坊及往蒞南銓。兩奏乞歸省墓。歸老後。家祭必躬致嚴。墓祭必親拜。不以老病廢禮。又創祠堂。處其中爲以祀合族始祖。人以爲義。族人有孤貧者。皆賙其急。而嫁其子女於他姓者。則爲贖歸。廷

㭿幼時。鄉人鄭克和許字以女。雖未納禮。而心許久矣。後鄭夫婦俱亡。有貴族求與爲婚。公不忘久要。竟不易焉。其鄉嘗值歲凶。雖家無厚儲。亦必倒廩濟衆。不計其直。或遇時疫。則市藥劑以給病者。其居官自常俸外。概無所取。雖門生故吏餽遺。亦不納也。而賓客過門。必極款洽。其細行之不苟如此。公平生寬宏大度。與衆無忤。而好賢樂善。無所不至。未嘗言人過失。亦未嘗有一言欺人。其盛德雅量若是。士大夫過門有問。終日應酬無惰容。閒居手不釋卷。口不廢吟。燈下能作細楷。其精力不衰又若是。其爲詩文。渾厚典雅。不事雕琢。所著有經筵講章奏疏。及泉山詩文若干卷。藏于家。正德己卯之秋。忽患痰喘熱疾。何遂而逝。蓋九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宣德甲寅。享壽八十有六。夫人黃氏。慈祥簡靜。閑於禮度。賢內助也。先公三十年卒。嗣子廷㭿。亦以進士歷官部屬郡守。今爲雲南參政。而文學行業。克肖於公。諸子及孫。多登

仕版。謨謨振振。方進未已。異時德業與聞。別當有傳。玆不悉具。今且據以其宗人大司空舜擧。所述公行實示予。屬爲之傳。某明爲年友。荷公教愛五十餘年。相與莫逆。不敢以庸耄不文辭。敢摭其大略。爲之小傳。以示其後人。使思所以象其賢也。

論曰。秦誓有言。若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焉。蓋謂大臣之道。不貴乎他技。惟貴乎有容也。若泉山林文安公者。寬宏大度。與衆無忤。而好賢樂善。不嘗人過。其亦庶乎有容之大臣矣。使其不問賢否。一於有容。未免枉己徇人。如張禹孔光之流。奚足貴乎。而公不然。方逆瑾亂政。諸給諫以直言被逮。衆皆畏避。而獨往饋送。取怨於瑾。指爲朋黨。謫降以歸。人皆爲之不平。公則處之泰然。遺佚不怨。其和而不流。又有得於柳下惠之介焉。故雖不殄厥慍。而亦不殞厥問。公何尤乎。昔所謂有容德乃大。吾於公見之矣。

費太常小傳

太常費公諱瑄。字叔玉。廣信鉛山人。厥祖若考。並有鄉行。公與其兄伯玉。仲玉。皆業進士。期以詩書大其門。伯玉已登鄉擧。而享年不永。旣而父亦逝後。仲玉謂公曰。先君輕財好施。貲無遺貨。今老母在堂。寡嫂在室。諸弟妹在襁褓。內資擧育。外供賦役。家之所入。弗能給也。何以爲謀。吾已游庠校。業雖終廢。嘗卒父兄之志。幹蠱之責。汝其任之。公時年十五六。學且成矣。泣而對曰。敢不惟命。遂棄所業。一以克家爲務。而勉其兄若弟。使力於學。以幾有成。其治生也。將蔬菅粗糲。躬勤苦。惡衣菲食。不求侈靡。銖錢寸帛。不入私室。雖妻子之産。亦公于衆。蓋久而後充裕焉。其天性孝友。事其繼祖母張。母周。左右就養。皆適其意。晨夕候問寒燠。視飲食。不命不敢退。母皆多病。鄉乏醫藥。乃自習湯液。儲良劑。以備用。有疾發其甘亂批之藝。遺骸散暴澗葬中。諸孫往者。皆疑畏。弗敢近。親公手自掇拾。納諸故槥。復土而後已。人多稱之。仲玉由鄉諸生登進士第。歷官至貴州參議。公事之如父。恭順小心。惟命是承。雖勞不憚。弟幼玉。嗜酒而滅裂於學。公撫其杯而衆其惰。幼玉由是感奮。遂領鄉薦。其在太學。感疾歸。公涉菴往迎。相失於維揚。或云已過京口。遂奔渡而南。又知以疾革。尚留瓜步。時日暮風惡。不可渡。舟人請俟明。曰。吾弟待我以致。天其誠諒我也。亟壓之渡。至則果將絕矣。執手呼之曰。弟有幼妻弱息。寧無一言乎。幼玉復瞠目曰。有兄在。吾何言。遂絕。公以喪歸。而撫教其孤。得臨意尤篤。嘗夜有盜至家。衆皆睡熟。忽扭得以所抱而走。他皆不暇顧。其刑于有家。則內子余恭人。事其姒如姑。而字諸幼如子。閨門之內雍雍焉。尤嚴於教子。必欲其務乎遠者大者。不爲世俗淺陋之學。其長曰宏。以進士第一人。歷官內翰。今爲禮部右侍郎。每書以誠其厲行檢。嗜慾。且曰。吾見士大夫忽略小節。而能令終者鮮矣。其少曰完。亦以明經薦于鄉。其修于家。示諸子孫。有家規七條。皆彷彿義方之意焉。鄉里有忿爭不平者。得其一書而直。以貸穀貸人。恆輕其息。弗能償者亦不之問。歲大侵。富人多閉糴以徼厚直。公獨平其價。曰。幸災射利。仁者不爲也。其兄子旣貴。恆以盈滿爲懼。非公事不入城府。上官或禮于其廬。有所延訪。則以民所疾苦。政所不便者告之。言不及私。人以請託至者。必疆拒之。其從姪之子。嘗受人之金而以私請。公懼傷其心。則爲償其金而遣之。亦不從所請也。彼以

子貴。始封翰林修撰。復進階中憲大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云。嗚呼。世之傳人物者。往往有取於奇節偉行。以驚世動俗。而於庸行之善者。則以爲常事不書。而悅於苟難。殆非聖人中庸之教也。昔皆予倘以洪洞所在人人所易到而枝之。得非有見於是耶。世降俗薄。名爲士大夫。而內行不修。得罪名教者衆矣。有若太常公之所立。不出彝倫日用之常。而各盡其所當爲。無愧德焉。豈不可以爲訓乎。

懋不獲面公。而及見侍郎於兩都。文學志行。表表當世。竊嘗意其必有所自矣。近以老病臥家。侍郎不鄙衰朽。忽以書緘示余郡姚君某。所狀公事行。俾爲之傳。顧惟鄙不斐之言。豈足爲公輕重哉。觀狀稱公存心制行。不愧古人。而惜其志節才猷。不見于時。然非阿所好者。固足以傳信矣。況有侍郎爲之子。以顯揚于後。則公所托以不朽者。尤自有在。亦奚假於予言哉。

東園先生張君小傳

君諱獻。字敬修。姓張氏。別號東園。維揚泰州人。少穎敏。好讀書。雖事擧業。而究心理學。植志不凡。年二十七。以明經。領成化丙戌進士。授嚴州遂安知縣。律己廉勤。而臨民愷悌。志欲抑強扶弱。予惠困窮。縣有古額官糧千餘石。稅重而輸之艱也。君聞于上。准輸折色。民便之。前政以里甲均徭二役相繼。民弗能堪。則以均徭移後四年。而勞者始獲息肩。縣有岸壩堰。溉田一千三百餘畝。而決壞於洪水。失其利者六十餘年。則爲之開築水圳一百三十餘丈。及通利井塘水道。因以有秋。至今民受其賜。尤加意教化。剏學祀學。游課生徒。以學宮湫隘。取僧寺廢地以廓其址。儲材木瓦甓。將一撤而新之。惜未及成而去。其居官持法執禮。自信不疑。未嘗有所覬望。以爲低昂。有豪族以武斷病民者。痛繩以法。不少貸。時有巡撫大官欲右豪族。君執不從。至以盛怒臨之。亦不爲動。遂以非法去其官。君飄然以歸。不以得失介意。民懷其德。攀轅不能釋。而借留不可得。乃列祀於名宦之祠焉。在官僅十有八月。而得民如此。其居家篤行孝友。處姻族鄉里。皆有恩意。與人坦夷易恢。不立崖岸。閒從鄉耆。登臨遊集。放懷任俗。由由然不自異也。作爲詩文。寫其胸中所見。不規規於模擬。論人文字。必收其根據理道。織穠深厚者。未嘗隨俗輒爲許可。有別業在東園。景趣甚佳。時與賓客遊焉。酌酒賦詩爲樂。因取以自號。人遂目爲東園先生。教子以聖賢經訓。欲其務乎遠大。不爲俗學之卑陋。而於忠孝大節。尤拳拳焉。其家嗣承仁。亦以科第起家。由部郎推選入臺。今奉命按治兩浙。獨持風裁。克濟其美云。嗚呼。昔人論天者。有定與未定之說。吾於東園有徵焉。彼其文學材器。可當大受。而僅官一小邑。方欲行其所學。又以推治豪右。不獲上官而去。謂非天未定而人勝之耶。今其去官已四十年。民懷遺愛。猶且生而祠焉。君方優游田里。壽考康寧。而德音是茂。有子登朝。宦業方新。而功名鼎盛。則天之定者不在是乎。若乃東園所存。則惟盡其在我而已。豈計乎天之定不定哉。

予昔與東園爲年友。雅知其賢。而作邑遂安。與予鄉邑相鄰。又耳熟其治績焉。今侍御君以吾郡侯趙公鶴所述事行示予。屬爲之傳。予觀其狀。稱東園學行氣節。聞於人人。後生晚學。師仰不替。則其所立。固足以垂世矣。參以予所見聞。則今世之人如東園者。不多見也。惡可使之泯泯乎。故著爲小傳。使來者有致焉。第愧鄙陋不斐之言。不足以傳信耳。若昌之於後。以爲東園不朽之托者。則在乎侍御之顯

揚，而奚假於予言哉。

劉僉憲小傳

山東僉憲劉公時敷，字用行，成都內江人也。自幼穎敏嗜學，博通經史。天順己卯，以某經魁鄉薦，登甲申進士第，授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以清慎自持，讞獄詳勤，尚書陸公瑜深器重之，嘗首閱十三司章奏。陞本司員外郎，遷山東按察司僉事，始行部至東萊，而前政怠弛，犴獄充斥，株因以百數，有四五年不決者。公剖斷如流，不兩月而囹圄以空，人推其能。時山東諸郡旱澇相仍，民苦飢，衆莫知所措。公怡然以爲己任，移書抗言於巡撫大臣，謂安民以救荒爲急，救荒以防患爲先。於是措官廩，飭戒備，講求荒政，靡所不至。已而盜偽蠭作，倉廩皆虛，流徙載道，奸宄竊發，慮有意外之虞，乃復致書巡撫，乞奏請于朝，得撥賜官廩米二十三萬石，內帑銀四萬五千兩，銅錢五百五十五萬，分諸州縣，隨在賑給。又廣鬻麥種予民，使播種爲續食之計。且出榜諭軍民，使各安其業，毋生異疑。由是民競更生，而東土賴以無虞。公器識明果，操履廉介，非義不苟取。官屬有廉能者獎之，惟貪吏不少假借。其折獄尚仁恕，多所平反。同官有尉威嚴以詰囚者，則嘆曰：何用若是，但平心聽之，其情可得也。其心誠於愛民，勤於王事，不憚驅馳，竟以爽勞致疾而卒。平生好爲詩，雖道路奔走，案牘填委，而吟咏不廢，有紫巖稿若干卷。其在官日，恆以去家萬里，違親日久，弗獲歸養，作思親說以見志，而欲以事親之心爲事君，推愛親之心以及物焉。有子瑞，年十二，始知向學，即訓之經術，開以聖賢之學，於官所構書舍若干楹，扁曰五清，而自爲之記，著其所以爲五清者，又書大書涵養德性希古聖賢八字以授瑞。卒成其子明經登第，官翰林爲檢討，以文章名海內云。

贊曰：予觀世之仕者，往往惟富貴利達之營，而不得則熱中，雖遺親後君，有所不顧，孰知以民之休戚爲命乎。有若公之所存，以事親之心事君，推愛親之心及物者，其度越流輩遠矣。能立是心而盡其道焉，雖古君子何以加諸。夫何天不假年，而弗究厥施，豈非公之道恨也耶。予少聞公名，而弗獲一面。近檢討述公年譜，而以書來，俾爲之傳，乃爲撮其大略如此。

方母貞節傳

方母姓章氏，香溪人，故封監察御史思恩之孫女也。幼有良質，淑慧貞靜，不妄言笑，而好作女工。凡績紡織紝，剪製縫紉，皆極其精，父母愛之，擇所宜歸。字與同里方良期，方亦名族，乃唐玄英處士干之遺裔也。既歸而事舅姑，諧妯娌，克勤婦道，上下宜之。不幸天不假年，良期嬰疾蚤逝，時章氏年方二十有七，遺孤廷儀尚在襁褓，晨夕悲慟，如不欲生。蓬首垢面，以奉几筵，嚶哀茹苦，以營喪葬。未幾而其舅繼故，姑亦老矣。夫之昆弟先以析產異居，莫之顧者，矧究孤煢，何以自存。族人見其盛年，恐不能守，有以言撼之，勸令改適者，章氏毅然作色，三復柏舟，誓死靡他。雖羣羅喪禍，家計索然，寒燈孤幌，寢寐難堪，而鐵心石腸，始終不變。晝夜勉勉，惟以養姑教子爲務。其事姑則左右就養，承顏順志，而得其歡心。其理家政則正男女之別，謹出入之防，內外斬斬，以嚴見憚，事無不立。課童僕以治農業，率女侍以勤婦職，外供賦役，內給賓祭衣食之需，皆量入爲出，謹身節用，歲積月累，家日充裕，而富倍於夫存之時矣。其教子延儀，

則崇儉樸，去華靡，謹修鄉行，不爲市道。嘗治醫術，施藥濟人。人有假貸財物不能償者，亦不責其償也。鄉稱善人，長者皆以爲母教所致。故前郡守劉公惟馨大書貞節，以表其門，而縣令蔣侯又具其事行，以聞于朝云。

贊曰：聖人傳易至坤，以地道與妻道臣道並言，而歸重於代有終。其生物之功，妻道臣道，無不然也。吾於臣道未暇致詳，姑以妻道明之。則夫之有子而代之教，有家而代之理，若文伯母之擇師而教子成人，孟母之三遷而教子爲賢，又皆能躬績織以勤其家，無非代夫以終其事也。亦何異於地之代天終物之功哉。吾鄉女婦往往夫死不嫁，從一而終，亦云貞矣。而他善無聞，於道猶有歉焉。獨聞廷儀之母，教子能善，治家能富，其夫雖沒無遺憾矣。蹟有得於坤道之代有終者，故因廷儀之請，爲傳其事，以示後之爲母者焉。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五

墓誌銘

東鹿知縣三無黃先生墓誌銘

黃，先生姓也。遜，名也。子嘉，字也。三無，其別號也。先之徙始，閩之侯官與莆，先世所遷居也。唐御史滔，其始祖也。元興化路學教授大有，皇朝工部主事文圭，翰林檢討東鹿知縣壽生，其曾祖祖父也。贈孺人陳氏，其母也。安福儒學訓導，郴州東鹿知縣，其所歷官也。以明經薦先生者，安福教諭徐安翀也。以學令堪縣令薦者，刑部郎中邱亦也。以東鹿治行交章上聞者，巡撫都御史陳泰，保定守傅霖也。博學多識，於六經子史百氏之書無不蒐獵，爲文詞平實有理致，有三無稿若干卷，藏于家，此先生之文也。母孺人嘗有疾，躬調藥餌，弗懈晝夜。翰林卒京師，御匄數千里，扶櫬以歸，雖貧無以爲喪，而凡送終之具，必謹於禮，弗敢苟。先是莆之宦遊而死者，子孫多以貧故，火之而歸其殖。自翰林以禮葬，而俗始變。春祭祀必誠必敬，不以老若疾而少怠。嘗先祠及先塋之毀者，弗憚勞役。季父之孫，與妻之內姪，有孤貧不能自存者，皆爲娶妻而厚恤之，使□□□此先生之行也。在安福日，與諸生論說經義，□□□門，亹亹不倦，必使厭所欲乃已。經其指授者，□□□身爲顯官，而尤以行誼得士譽。既去官餘三十年，追其賢者如出一口，此先生之

爲教也.嘗考四川及山西鄉試.當道者皆不得以私取人.此先生之典文衡也.東鹿爲畿甸大邑.多達宦貴人.怙勢干政.難治也.先生律己嚴而臨民恕.事無巨細.一斷之以義.不爲利疚.不爲勢回.彼雖不便於私.而未嘗不服其公也.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官有徵發.必躬閱版籍.驗其丁產.以爲高下.人無所售其奸.歲嘗飢.民無所得食.乃令富人子弟入粟百石者.補爲吏.得粟數千石.而荒始有備.縣故有牧馬地.爲豪右所侵者.悉覈出之.然後馬之芻秣及虧損者.有所取給.北方多曠土.嘗令聽民有力者墾之不征.其稅.而鬻產欲得售.乃以其征稅之田.亦并爲所鬻田.皆以不稅立券.於是業去稅存.而民愈困.先生廉得其故.令鬻田者.各實其所有之稅與田.而以稅均之受田之家.嘗胡寇之擾.衆心皇皇.莫知所爲.有欲集民社.挈妻子而逃者.先生獨毅然不可.集吏民.諭以禍福.爲之部分約束.揭竿爲旗.剡木爲戈.誓以必死.時畿內城邑.多爲寇所焚掠.無遺積.而東鹿實賴以完.縣有城而圮.不可恃.乃集諸流移.分番爲之.不以妨農.保定諸衛屯兵.皆殺於民者.皆有所懼.不敢肆.外戚有請田滹沱故地.因而侵奪民田者.必與力爭.而歸之民.不少假借.有野蠶繭于桑上.父老告曰.是明府德政之祥也.前此爲令者.皆獻以取寵.盍獻諸.先生笑曰.吾何有於德.殆天以是衣吾民耳.昔柳公綽居官不奏祥瑞.吾何敢貪天之功爲公綽之罪人哉.卒不獻.初邑之編戶.不滿二千.比去官.乃至三千餘戶.此皆先生之爲政也.秩滿且去.而仍有東鹿之命.民所留也.詔增六品秩.贈封其父母與妻.旌治行也.築室所居之西.杜門謝事.時與鄉之耆宿.徜徉詩酒.趣樂天香山之會.而郡守樂正.爲樹諸坊者.表耆德也.甲子四百八十有五.先生所享年也.成化乙未十有一月某日.卒之年月日也.又明年丁酉正月壬寅.葬之年月日也.背城南維漢峯之原.先生之所葬也.同里太學生力久之女.封孺人鄭氏.先一年卒.而吾友行人司副莊孔易爲誌其壙.令附以葬者.先生配也.故雲南道監察御史曰深.仲淵.今南京大理左寺副曰濟.仲昭者.先生子也.妻縣人林長熙者.則其女壻.曰乾元.先卒.曰乾亨.成化乙未進士.曰乾剛.曰乾濟.曰乾正者.皆先生之孫也.曰如金.曰如損.其曾孫也.敍次先生羣行.而徵銘以葬者.即仲昭也.按狀而爲之銘者.仲昭之友章懋也.銘曰.

師而明.吏則良.儒之効.何章章.材孔碩.行以方.局於位.施未光.栽必培.天之常.躬不發.後其昌.前之原.封若堂.銘我詞.昭無疆.

處士郭公墓誌銘

嗚呼.是爲外舅郭公之墓.初.外舅之喪.公卜葬于縣城北蓮花山之原.而虛其左以爲壽藏.樹石表其前.曰郭氏之墓.示子孫使勿忘也.歲丁酉.某以閩憲謝病歸.往拜公.因哭外舅于墓下.公指謂曰.吾行歸於是.子能爲我銘其下宫之石.死無憾矣.是時公康強無恙.孰謂公遽至於是耶.嗚呼悲夫.某爲童子時.公一見即期以遠大.自居甥館.幾三十年.教之愛之.無所不至.其所望於某者何如也.乃今年逾四十.碌碌竊位外臺.而名行不立.無足爲公輕重.負公多矣.其忍銘公也耶.惟郭氏闔爲著姓.世居邑之中和坊.族大以強.總兒二千餘指.故老相傳.出唐汾陽之後.若罹兵燹.譜牒逸亡.莫詳所徙.曾大父曰仲逵.號冲素處士.大父曰仕原.父曰政.皆隱弗耀.母沈氏.公諱彌.字守行.性剛介不苟合.以質直聞.頗涉書史.知大

義.生平無過言違行.其事二親.則生能養.不少違其意.沒能思.雖墓木既拱.每及之.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其處家.則嚴而有法.內外斬斬.勤身率下.以儉節致充裕.平居好治屋宇.堂構一新.庭前樹菊百餘本.日徜徉其間.有以自適.其接人雖素親狎.必正衣冠出迎.不以少若賤廢禮.賓至則治具相飲.時或雅歌投壺象戲爲樂.雖庖廩屢空.弗顧也.晚歲間與鄉之耆舊.壺觴醉月.杖屨行春.有香山洛社之風.優游市里.十有餘年.精神氣力.老而不衰.其得所養者歟.成化庚子三月十有二日.以疾卒.距其生永樂丙戌十月二十一日.得年七十有五.娶王氏.處士原宗女.有賢行.先十年卒.生五丈夫子.曰澗.湛.滋.潮.皆克家.女一人.即某之妻也.封孺人.孫男十有一人.綱.紀.維.新.蘇.緯.祚.誠.祀.禮.孫女五人.凡子.孫若婿若外孫男女.合二十有六人.澗等以其年九月七日奉柩即公所自爲預壙安厝焉.某惟公居于市.不爲市之道.其可謂一鄉之善士者矣.蘊而未發.或者將有以啓其後耶.鄙不斐之言.無能褒敘羣行之美.聊述所知.以紓哀思云.嗚呼.銘曰.

不得以貴.不祿以豐.既壽且康.以考其終.曰時五福.萃於厥躬.曷其致之.累德之崇.沒吾寧也.閟此幽宮.俾其嗣人.勿替益隆.

陝西副使靜庵潘公墓誌銘

宏治己酉夏六月癸卯.陝西提學憲副金華潘公.卒於官.其孤府奭等.輿柩南還.將以明年九月庚子.葬于武義縣長安鄉查塢之原.而霖公外弟和州守龔君敬之.所爲事狀.泣拜請銘.某少居鄉校.爲科舉之學.辱與公游從最久.已而出處去就.所遇不齊.逮公舉進士.歷敭中外.而某由閩憲謝病以歸.不相見者幾二十年.聞公之道甚宜于時.謂將徒步公卿.大行厥志.而孰知其遂止於是耶.追念平生.爲之太息流涕.銘固不得辭也.按潘氏婺之名家.由宋待制默成先生而下.世有聞人.而家牒逸亡.莫詳世次.在國初時.有舉茂才曰彥亨者.爲公曾祖.贈山東道監察御史曰文華者.爲公之祖.官至廣西僉事.追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諱某.與其配.封孺人.追贈宜人.吳氏.而少保淳安商公.爲銘其墓者.公之考與妣也.公諱璋.字粟夫.別號靜庵.自幼穎敏不羣.博聞強記.賦詩爲文.皆有思致.場屋老生.斂衽推讓.旣長.遂爲鄉舉進士第六人.主司錄其文.以式後學.而不偶於春官.卒業太學.其所友者.若楊侍講維立.劉編修景元.李編修唐英.吾教諭景端.皆一時之雋.相與切劘講究.而所業益精.其所事皆名公卿.若商公.與冢宰姚公.宗伯鄒公.咸器重之.爲延譽縉紳間.聲聞甚都.成化壬辰.賜吳寬榜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以母喪去官.服闋.改都水主事.奉命往蘇湖.司竹木之征.其政不苛.而課入甚豐.人推其能.後遷本司員外郎.又以舉者用爲四川按察僉事.提督學政.其示學者.皆推明制勅.以崇正學.迪正道爲教.嚴條約.明勸懲.士皆宜之.其所造就.成材甚衆.時鄒智在諸生中.年少未有知名.而負氣節.力學問.獨爲公所賞識.已而發解乃魁然居首.及在翰林.又以剛直敢言.致大名.世以公爲知人.其風厲於下.有倣昔先賢祠墓之意.其納忠於上.有勸學以端治本之疏.皆時政之先務.人多稱之.在蜀逾兩考.嘗奏請南天官.皆以諸生弟留不果行.而巡撫巡按諸臺憲交章以聞.時又有言天下提學得人者四.而公與焉.今冢宰王公.聞而賢之.

遂有陝西之命。到官僅半載。頒示所教事宜。一如蜀中。而未及有成。竟以一疾而終。距其生宣德乙卯。得年五十有五。士林咸痛惜之。而哀悼之至。爲經紀其喪者。都憲蕭公楨。憲使婁公謙也。公娶姜氏。封安人。長廣豐通同知樂之女。弟有賢行。生子三人。長即希爽。材而克家。以輸粟拜散官。次希顏。次希竹。皆敏而好學。庶幾能世其業者。孫二人。曰綱。曰紹。皆幼。其所著有靜庵集若干卷。藏于家。公爲人富文學。愼容止。美鬚髯。寡言笑。行己不爲崖異。而接人以恭。凡外內達官名士。多與親善。其過諸生。尤有恩意。去蜀之日。士皆遮道攀戀不忍捨去。逮聞其喪。則相率爲位於成都三公祠之別室。具牲醴。爲文以祭。而會哭盡哀。如喪其所親焉。公何以得此於人哉。詩所謂嘉樂君子。宜民宜人者。公其近之。宜其壽考顯大。以嗣保佑之命也。而遽止於是焉。豈天之未定也耶。嗚呼。其可銘也已。銘曰。

猗歟潘公。遭際其時。蔚乎文學。懿彼猷爲。乃登郎署。乃位臬司。關征不擾。邦計是資。師道既立。髦士攸宜。蜀聲載作。休問四馳。華途方騁。乃繫金柅。既名既獻。胡不耄期。弗究其用。維士之悲。弗享其齡。維後之貽。查山鬱鬱。崇封纍纍。公歸于此。百世是思。

愼齋吾先生墓誌銘

開化吾君景端。喪其父愼齋先生。既免喪。乃具書其世出。歷官。行治。以狀來徵銘。予時適有小功之戚。未果承命。既數月。景端復以書來曰。罪逆不孝。禍患所鍾。先君墓石未刻。老母一疾奄然去世。煢煢塊絕。又忽及虞。將合窆於先君之墓。幸爲奉辭而書之也。嗟某辱景端爲道義交者。幾三十年。覩先生猶父也。雖鄙薄不足以知先生。銘其可辭。按狀。先生諱體。字用敬。別號愼齋。商三仁箕子之後也。自漢鮮于遊。爲大將軍。爲異先鋒。以功賜姓吾。至宋初有諱園者。來爲衢守。其子淵。始家開化之石井而占籍焉。歷世滋久。其族日大。代有顯人。若翰林承旨銀光祿大夫森。監察御史璧。以及開化學諭棋之。衢州齋諭某。皆其後也。齋諭子逵。是爲先生高祖。曾祖鳳生。祖倫遠。父某。皆隱弗仕。而行高於鄉。先生少孤。母程氏。儒家女。茹苦守節。以長以教。備歷險艱。克自樹立。年十四。爲邑庠弟子員。剗志爲學。日記千餘言。晝夜寒暑不少休。下筆爲文。時出驚人語。校官甚奇其才。二十三。遂以書領浙闈鄉薦。人皆榮之。而先生不自足也。從族父禮部侍郎叔紳游。益肆其力於學。而所得日深。名聲籍甚。二十六。始赴春官。登進士乙榜。爲訓導長垣。時同官有挾貴勢而傲物使氣者。先生禮下之。彼卒自悔而加敬愛焉。在官九載。日與諸生論說經義。指授爲文法度。嚴立課程。時稽勤惰。而懲其不率教者。士皆有所成就。而來薦于有司。時校官以鄉貢士多寡爲殿最。或謂先生盍少留以俟後舉。曰。老母在。顧欲一奉晨昏。他非所計也。遂以滿考乞歸省。是後長垣之士舉于鄉者相繼。而先生已去官矣。居無何。以例謁司。山陽缺課。先生不以爲嫌。爲之立條約。去濫費。核納期。數載而逃亡者來歸。歲課無逋。郡守彭某。楊某。咸器重之。薦其才可大用。而學士李公時勉。與侍郎叔紳。亦推獎焉。皆以資淺格不行。內相楊文貞公。每見淮鄉守試。必問先生動靜。尚書周文襄公忱。往來于淮。躬至官舍存問。且將舉而用之。先生適以母喪去官。而諸公亦相繼論謝。竟不果用。服闋。改湖廣張家灣湖官。其上下安舉。如在山陽時。有以公勤廉幹宜任民牧薦之者。亦不報。秩滿。陞福建將樂千戶

所。轄官。或務修舉。武弁與諸卒伍咸宜之。居三載。遂以疾致其事而歸。時景端適以易魁薦于鄉。先生遂曰。吾事畢矣。乃作詩藏于所居之西桃塢。爲屋數楹。扁曰。翁廬。竪月池。蒔花木。日課子孫。讀書其間。將終身焉。景端舉進士。輒不利。若何嶠然大慨。先生老矣。而祿養未逮。乃俾就江浦教官。先生亦欣然就養。日與邦之耆舊往還觴詠。酡顏鶴髮。後十餘歲。景端文行甚修。而先生神氣豐腴。人以爲有仙道焉。如是者五七年。既而返鄉。遭長孫翀。與其弟某之喪。悄思悄然弗樂。景端於是棄官歸養。雖獲少安。而食飲遂減。久之。疾弗起。乃曰。吾平生事功。雖不逮人。而俯仰未嘗有愧。死復何憾。又訓諸孫曰。爾曹其勉力讀書爲善。無忝乃祖。吾死後。愼勿以浮屠治喪也。終於成化癸卯七月五日。距其生洪武辛巳。得年八十有三。是歲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所營桃塢而安厝焉。先生質直而好義。寬惠而敬愼。廉而不激。和而有制。其處家孝友。與兄弟白首同爨。無間言。在官恬於進取。不受非義之餽。衣食或不給。處之裕如也。然所至而名實加于上下。賢士大夫皆樂與游。其學博通諸經子史。而旁及陰陽地理之書。與人言娓娓不倦。文宗呂黎。詩法子美。字學蘭亭。識者多推與之。所著游衢游淮瓦釜等集各一卷。書經及四書義若干卷。藏於家。娶同邑青山徐氏。孝敬勤儉。承祭祀。佐齋粢。甚得婦道。治家嚴而有恩。機杼中饋。至老弗懈。凡先生之行。內宜於家。外孚於人者。皆其相之。卒于成化丁未六月戊子。後先生四年。爲壽九十。祔葬於桃塢。則其年之某月某日也。子男二。長曰曄。即景端。次曰暕。女二。長嬪徐澤。其婿也。孫男五人。翀早卒。紹丙午鄉貢進士。翕。劃。登。皆業儒。女若干。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嗚呼。以先生之學之才之德。畜于久熟。宜其起而大也。而卿闕官途。志不少伸。豈非命耶。然位愈卑而名愈昌。既壽且康。以考其終。厥子若孫。克衆其賢。接武儒科。袞袞而興。殆未可量。抑豈命之所能制耶。橫渠所謂德勝其氣者。先生近之矣。是用序而銘之。銘曰。

崑山之良。弗登廟堂。鄧林之產。弗充棟梁。位不滿德。人其我惻。我命之安。何入不得。小官不卑。小善必爲。懿彼閭門。式克相之。栽之弗培。豈天或經。不贏于躬。用昌厥後。有道而文。科第繩繩。俟天之定。斯焉是徵。桃塢之山。有尊一室。於千百年。過者其式。

困學先生馮君墓誌銘

東陽馮君既殁且兼五年矣。其子斧。寄書友中書舍人王君允達。所爲事狀。來乞銘。予雖不及識君。而於斧有一日之雅。誼弗可辭。且以王君之言非溢美者。乃按狀序而銘之。序曰。君諱旭。字處晦。姓馮氏。初號苦齋。後更號困學。門徒因而稱之曰困學先生云。其先扶風茂陵人也。由茂陵再徙而居東陽之松山。又自松山徙居縣治之西。至贈太傅魯國公邦。而其家始大。魯公五子皆貴顯。而中子贈太師越國公之純。最以文學知名。潛心經籍。多所著述。受知南軒張宣公。一時學者多從之游。世稱茂陵先生。其孫參知政事莊敏公先祖。又以相業顯於理宗之世。魯公少子曰百六朝請者。別居邑之迎恩門。其族尤盛。皓爲西塢。七傳而至道賢。與其弟德琮。師事白雲許文懿公。講道於八華山中。所著有尙書疏義六卷。詩文若干卷。自號小隱道人。又析居縣南之槐溪。是爲君之曾祖。小隱生金華訓導應禮。安福縣丞原明。安福生梅竹翁士翬。善殖材。好施予。人以義士稱之。翁生三子。君其季也。甫八歲而失怙。其母陳氏教之嚴。習爲儒。

既長,而學詩於其母弟孟中。孟中賢之,遂館於其家,使訓諸弟子,而資之束修以爲養。由是,族學日起,名門右族爭先以幣迎爲塾師。凡鄉人子弟從之游者,莫不知所趨向。君之行篤於倫理,父早喪,弗及養,能致其思,每道及之,輒嗚咽流涕。而於忌日,哭哭若初喪焉。在外得一佳味,必持歸奉其母。母嘗病,思食魚,時暮夜無市者,持錢行數十里外求之,得魚而歸,病因以愈。居喪,葬祭必以古禮。事其從父,士謂如事所生。有祖居甚業,悉以讓諸兄弟,而結茅於野中以居,僅蔽風雨而已。嘗語諸子曰:貧者士之常,爾曹宜知其有命而安焉,毋或見利而忘義也。處族姻里黨間,一於誠信。與人論事,必依理近人,多樂從之者。遇人之善,惟恐弗及;而於惡者,每切齒焉。人諒其直,亦不以爲忤也。尤喜拯人之急,嘗役於官,見人有無辜而繫獄者,力爲白諸官長而出之。其所爲類如此。平生所作詩,多不錄,僅留苦瘦稿若干首,藏於家。成化壬寅二月二十有七日,無疾而終。上距所生洪武庚辰十一月四日,得壽八十有三。以甲辰之五月十日,葬於橫塢口祖塋之左。娶永康古山孫氏名家女,有賢行,先五年卒。事具翰林編修張君元楨所爲墓誌。生三子:長曰統;次即谷,爲郡庠弟子員,舉進士未第;幼曰命。女二人,婿曰羊拭、虞嶼。孫男四人:汀、治、淡、準。女四人,俱在室。狀之所稱者,是君其可謂一鄉之善士者歟。銘曰:

馬以儒顯,在漢曰融,東陽之胄,遠派扶風。茂陵文學,蔗敏勵庸。入孝講道,僅得其宗。後先濟美,垂裕無窮。君承其後,善積在躬。惟吾所得,發正壹躬。遯世無悶,一瓢萬鍾。八十三年,命以考終。蘊而不發,惟後之豐。槙埴之藏,有柏有松。銘以昭之,百世來崇。

竹軒處士祝君墓誌銘

國子生祁邸祝瑾衰絰踵予門,拜且泣,曰:吾上世惟勤於治生,以豐厥家,而未有儒其業以顯者。先君始折節讀書好禮,交結賢雋,用救揚休聲厥美。嘗進瑾等于學,蓋欲其有所成立,以躋燊尺寸,爲閭里之榮也。而庸劣無似,累舉進士不第,無以光昭其親,爲罪大矣。今先君歿且踰年,將就窆穸,而未有爲發其潛者,愈重不孝之罪。敢奉狀以請,惟先生賜之一言,庶幾死而不朽,少慰先君於冥漠,則瑾雖不腆於明時,無憾也。瑾既與予有嫌,且從予問學,誼弗可辭。按狀:祝氏出黃帝後,晉南渡時,有諱巡者,以散騎常侍來守信安,因家焉。厥後又遷於祁邸之錦里,歷世滋久,族大以強,而貲產之富,門第之華,甲于一邑。曾大父仁二,大父子進,父仕恭,皆隱弗仕,而以豪俠有聞。母徐氏。君諱希賢,字汝誠,別號竹軒。志尚文雅,尤喜吟詠。鄉先生若金長史用誠、江紀善秉心,皆與之游,咸器重之。正統中,有御史行部,好爲騰蝶。凡強宗豪右田宅踰制者,悉以重法繩之,不少貸。時視之門戶方盛,督從兄弟別屋而居,競以武斷相高,君雖有豪縱任俠之行,而昧招損惡盈之戒,不少謙抑,以故亦爲仇家所誣,不得免,而與仕恭俱謫遼海矣。君雖在行伍中,未嘗戚戚,每以書史自娛。嘗往來京邑,學詩於翰林學士華亭錢先生溥,所與游,皆一時名勝,若尹編修直、鄭黃門孟祥、鄭侍御佑、高主事舉、曹進士泰,其最故者也。天順初,會赦得免,侍其父以歸。計去家已十有五年矣。貲雖破毀,而母妻故無恙,乃悉力殫慮,節縮財用,期以興廢舉墜。凡居舍垣墉之壞者,新之;田園之蕪者,闢之。其見侵於人者,則酬其直而復之,不數載而煥然完美,視昔有加矣。君又以富者怨

之府,積而不散,守財虜耳。於是務爲長者,人雖加以橫逆,忍弗與較,而赒人之急,惟恐弗及。有假貸而不能償者,亦不責也。嘗捐白金百兩助修邑之通濟橋,不以爲勞也。及歲荐饑,又輸米六百斛,以資州縣之弗給。朝廷嘉之,特授七品散官,以旌其義。君亦不自以爲勞也。惟延明師崇詩書禮義,以教其子,俾爲善士。中歲後,悉以家事付之二子,不以世故攖其心。日與賓客耆宿陶情豆觴、壺矢間,或擺脫羈絆,遊於水亭花榭竹石林泉勝處,優游以卒歲。其亦善於處富者矣。乃成化甲辰夏五月之六日,以疾終於家,距其生永樂庚子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五。娶徐氏,子男二人:長即瑾,次珂。女三人,陸通、尹賢、勞韶,其婿也。孫男六人:炯、望、正、權、尤、倍。孫女二,俱幼。瑾等以君卒之明年九月,奉柩葬于邑靈山鄉狀元峯太和嶺東,從卜兆也。嗚呼!世之以罪坐譴,萬里從戍,而能免歸者鮮矣。況能不失其舊物乎?歸而不失其舊物者鮮矣。況能享有壽考,以膺爵命之榮者乎?至於克昌厥後,祥風多賢,則又其尤鮮者也。而君無不備焉。其得諸天者厚矣,非積善之有餘,能若是耶?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產於鄉,令德令儀,不榮以祿,亦雄于貲。人或擠之,蹈彼危機。天斯祐之,去險即夷。再植有家,惟義之爲。捐金發廩,勿吝厥施。命服斯皇,以易布韋。作善是報,孝善匪私。既多孫子,亦介壽祺。鼓缶而歌,式全其歸。狀元峯下,有塚巍巍。孰昭其潛,曰有銘詞。

逸軒處士周君墓誌銘

予以國憲謝病歸,臥田間,日聞閭閻愁嘆,竊怪古之爲吏者,以治得民,而今之吏往往爲民所疾,視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耶?士有胡孟中者,語予以周湯溪之賢,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凡有經求,寧以其身取怨於上,弗忍民之荼毒。當道者屢欲羅致其罪,民譁然群怨於上,以白其非罪,填若子弟之衛父兄焉。予聞之,瞿然。古循良之治,不可見,有不爲民自養如湯溪者,斯可矣。然意其必有所自也。孟中曰:湯溪之爲甫逸軒翁者,嘗誥以訓之曰:令爲民之父母,職惟子惠元元。毋事貪殘,以墮其職,以忝其親也。故湯溪之政,不爲束野之御,以希世而取寵焉。予乃嘆曰:脩無君子,斯焉取斯?宜湯溪之賢於人也。未幾而逸軒以疾卒于家。時湯溪方以速賦領京師,弗及知,迨竣事而聞訃焉,擗踊如不欲生。因介孟中衰絰踵予門,拜且泣曰:先君行修于家,信于鄉,雖弗獲用于時,而宜用于後。諸孤不肖,無以光昭其親,爲罪大矣。惟先生哀而銘之,則雖死猶不死也。予雖不及識君,而雅善湯溪之治行,且孟中之言非阿其所好者,乃按其所自爲狀序而銘之。序曰:周氏之先,有諱訓者,仕宋爲銀青榮祿大夫、御史中丞,兼檢校國子祭酒,始自青水徙家安成之北門,其後有自北門而徙安田者,則君之祖義方也。以貲雄于鄉,爲萬石長者,則君之考孟恢也。皆有鄉行,爲衆所推。君諱鏜,字大振,別號逸軒。自幼穎敏,有器識,受易於石潭劉先生,能得其旨要。雖累於家政,弗果卒業,而志弗衰,時吟詠,以泄其鬱。嘗歷吳楚,遊兩京,交結名人勝士,相與咏歌酬唱,以紀其勝,積成卷帙,號江湖勝覽。其治生則務勤儉,操嬴縮,以裕其家。其事親,拈處宗黨,不失其權心。嘗以先世所遺居室讓其二兄,而弗居,有得遺金於沙上,則還其主而弗顧。有遠祿其稅儲者,責之辭粟以償其心。鄉里有忿爭者,和之酒饌,以息其事。其輕財好義,類如此。晚歲築書室於西溪,而環以竹梢,日徜徉其

問。客至則焚香瀹茗。治具相飲。壺弈觴詠以爲樂。雖久而弗厭也。室中所蓄。惟經史子集及百氏之書。延明師以教其子。懇懇乎導之爲善。弗納於邪。其子琛。卒以明經舉進士于鄉。出宰湯溪。以治行有聞。成化丁未。憲宗皇帝以大孝尊親。上徽號於太皇太后。推恩以及天下。凡民年八十以上。而德行可尊者。錫以冠帶。有司以君應詔。鄉人莫不榮之。而君猶欲然不自居也。君娶蒙岡王氏。克配其賢。先二十年以卒。子男二。長卽琛。次曰瑤。女二。鄭銕衡。伍希游。其婿也。孫男六。曰某某。曾孫男二。曰培。曰圳。俱幼。君之卒以宏治壬子十月二十九日。距其生永樂己丑十一月十有六日。得年八十有四。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山之原。銘曰。

治生能富。教子能賢。不榮以祿。亦永其年。皇皇命服。有賜自天。非德之致。其曷能然。沒吾寧之。于此歸余。銘以昭之。是曰逸軒。

楓林謝君墓誌銘

予友楓林先生。旣沒且踰二十年矣。今年秋。其子處州通判諮。具事狀。以書來乞銘。予與君舉進士同年。在翰林同官。且嘗道同術而志同方。相知最故。誼弗可辭。乃按序而銘之。君諱文祥。字元吉。姓謝氏。別號楓林。世居衡州耒陽之雖濱。曾祖某。祖某。皆有鄉行。父必賢。以鄉舉進士。歷官洛容江都知縣。終無爲知州。母楊氏。嘗感異夢。生君於江都官舍。幼有奇質。其孝友之性。廉隅之節。多異常兒。及無爲卒於官。君年甫十有四。哀毀如成人。比長。能刻意問學。嗜書如飴。晝誦夜思。矻矻不少懈。爲文亦豪健有氣。聲聞日流。湖南人士從遊者甚衆。景泰癸酉。與兄文華同薦於鄉。成化丙戌。登進士高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君得盡讀中秘書。友天下士。益加淬礪。以充其所未至。慨然欲有爲於當世。不肯碌碌以負所學也。後二年。擢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曰。是足以行吾志矣。侃侃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數上疏。忤犯大臣。不少顧忌。一時風采凜然。有蛟龍在淵。虎豹在山之勢。而當道咸側目焉。不數月。遂左遷爲南陵丞。凡可以利民者。皆欲次第爲之。而邑有令。郡有守。又有巡撫巡按諸大官。事每掣肘。弗克究其所爲。嘗値歲凶。民以饑告。君請於上。不俟報而發廩賑貸焉。民咸德之。而巡撫都御史海南邢公。持文法。將以擅發罪君。君曰。若請而待報。須及數月。民之殍者衆矣。以是獲罪。固所甘也。卒亦不能罪君。在邑二年。自以不能殺方瓦合。俛隨人後。且牧人牛羊而求芻不得。何可一朝居也。乃以病謁告乞歸田里。時年方三十有八。日與鄉之耆俗徜徉山水。鼓琴賦詩。飲酒弈棋爲樂。不以一毫世故嬰心。教諸子。惟詩書禮義是先。不使趨於利也。曰。汝等能有成立。庶幾可卒予志。閑居九年。忽一月無病而卒。成化己亥八月十八日也。距其生宣德癸丑。得年四十有七。明年庚子。葬於邑之義興鄉辰岡山。有遺文若干卷。藏於家。君娶李氏。前雲南按察使廸之女。有賢行。子男六人。長卽諮。次曰訥。鄉舉進士。曰海。曰謂。皆邑庠弟子員。曰言。曰訪。尚在家塾。女二人。劉甫。賁世英。其婿也。君狀貌魁傑。而志銳氣剛。勇於爲善。事親能孝。與人交有終始。嘗與予抵掌議論。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每以古人奇節偉行自許。故其居官。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雖備歷厄窮。而意氣彌厲。未嘗有憂戚不堪之色。予亦謂才氣不凡。足以有爲。天之困阨之者。殆將堅其志。老其才。而大其

用也。孰謂君之遽止於是耶。嗚呼悲夫。銘曰。

燁燁謝君。邦之司直。有蘊無時。一鳴輒斥。吾身可斥。吾節不渝。隱辭立仗。爰用求紓。厥或撓之。吾其歸矣。鼓棹洞庭。濯纓湘水。維材維志。若以有爲。不位不年。乃止於斯。胡昇之降。而奪之遽。徒抱瑰英。閟茲幽隧。彼躬不獲。惟後之貽。爰作銘詩。以永其垂。

萃齋陳君墓誌銘

始予以閩憲謝病歸東陽。陳君然仲。從其兄平仲。來訪予。目其貌。耳其言。固知爲鄉之善士。已乃數相過從。又遣其子廷相來從遊。遂與親善。君一日預作歸藏之所。取蔡西山語。名以還化。而屬予爲記。予又嘉其植志不凡。且能達於死生之說。意其將有進焉。孰謂君之遽止於是耶。今年夏。廷相忽因服踵予門。拜且泣曰。先君不幸棄諸孤矣。今將就窆。惟先生哀而賜之銘。則雖死猶不死也。予爲之失聲歔噫。誼不得辭。乃按其所自爲狀。序而銘焉。君諱訪。姓陳氏。然仲其字。號萃齋。世家東陽。其先代有聞人。爲衣纓右族。曾祖道貴。祖廸傳。號其自道人。有儒行。父原深。鄉稱長者。母李氏。君自少穎敏。聞人讀論語。過耳卽能成誦。衆皆異之。長而好學。知大義。從鄉進士楊榮肄舉子業。或謂時文僅可干祿耳。遂棄不事。而肆力於經史百家之言。欲以古文傳世。旣又翻然悟曰。學者將以行之。豈徒記誦詞章之習哉。於是發憤制行。必則古昔。不敢有所戾焉。時其家爲租稅長。曰。此弟子所當服勞者。遂往代其父兄。執役不懈。嘗居父喪。與兄平仲。廬於墓者三年。服闋。猶哀慕不忍去也。居鄉接物。恂恂謹飭。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事與之謀。是是非非。必忠告焉。又好周人之急。嘗歲大旱。鄉人苦饑。則罄所有資糶粥食之。有疾病者。濟以方藥。其所爲類如此。晚歲猶篤於學。晨興夕燈。手不釋卷。居傍柳溪。喬木森蔚。每暮春長夏。輒與往遊。臨清流。坐釣石。沉潛披誦。有以自樂。人不得而知也。一日。取平生所爲詩文。悉焚之。曰。文非載道。存之何益。居常訓其子弟。以聖賢言行。爲做人規則。以讀書明理。爲處事之要。未嘗一及於謀利也。宏治丁巳二月十二日。以疾卒於家。年五十有八。娶盧氏。有婦道。先二年卒。子男三。長卽廷相。次廷賓。以爲兄平仲後。次廷士。女一。適盧大濟。孫女一。未行。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與盧氏合葬于仁壽鄉西塢鄧園山祖塋之左。卽其平日所營。謂之還化者也。嗚呼。今之士誦書業文者。莫不爭馳競逐於名利之場。以求售於世。若吾然仲之學以爲己。飭躬砥行。而不求聞達者。幾何人哉。是不可以不銘也。銘曰。

其學也篤。其行也獨。晦其味腴。柳溪之曲。還化歸全。鄧園之麓。銘以昭之。有蘊其伏。何俾後人。觀茲芳躅。

汀州府同知愼翁章君墓誌銘

予往歲嘗遊越中。見故方伯陸君克深。及今僉憲陳君直夫。咸道其友章君愼卿之賢。而予未之識也。今年秋。君之子有徵。忽衰絰踵予門。手直夫之書。而具君之世出行治。屬予誌其墓。予旣不獲面君。又喜不能文。辭之再四。而有徵固請弗置。旣嘉其能孝。且以直夫克深之言。非阿所好者。乃按狀序而銘之。君諱

顧．姓章氏．碩卿字也．別號懶翁．其先世家建之浦城．代有顯人．由浦城再徙而居山陰之離川．故今爲山陰人．曾大父敬道．大父彥文．父清號恭和．贍智敎行．皆隱弗仕．母諸氏．生四子．君其季也．自幼穎敏嗜學．工古詩詞．下筆輒有奇句．弱冠游邑庠．治舉子業．嶄然見頭角．時故胡衡齋在郡庠．名與甚都．君課試每出其右．諸老生皆斂筆推讓．後進多師事焉．獨不利場屋．遂貢入國學．始登應天府鄉薦．又三上春官．皆不偶．宏治初．以銓試第一．授汀州府同知．時年已六十有二矣．君蒞政勤慎．究心民隱．郡庫逋年累積．多爲豪吏緣爲奸．民病焉．君爲設劃盤比．而清理戎伍．始有致據．閩邑逋□□□□而易散卷籍．以諷令．令初失檢防．竟無以自明．君爲致其出納日期．前後錯繆．爲辯其誣．人以爲明．上杭有富民死而乏嗣．妻欲以所有畀其婿．夫之兄弟有子應繼者爭焉．獄累年不決．君召其妻．諭以大義．不數語而折其獄．淸流令貪虐無狀．部使者欲致其罪．同官皆曲庇之．君獨發曰．縱惡不去．如吾民何．卒置之法．他若均徭役．蠲賦稅．理刑獄．及操習民兵．皆有法不擾．郡事多倚君而辦．尤加意學校．每公暇．輒詣學課試諸生．論說經義．士皆宗之．歲丙辰．君應入覲．以年近掛冠．請老而歸．君爲人嚴正．而宅心仁厚．與人交有始終．有失必相規．論事不苟同．而未嘗肯言人過．其在學舍．時時以餘廩市甘鮮．歸餉其親．其居喪．一以朱子家禮從事．不用佛老．仲兄高年．事之唯謹．其歸老．首葺祠堂．具祭器．朝夕參謁．不以□□四時享祭．必誠必敬．又置祭田若干畝．俾族人輪掌．以供祀事．遇宗族鄉鄰．曲有恩意．闢家塾．延師儒．以教鄉族子弟有性敏者．則貲給使進於學．家庭之政．內外嶄嶄．非公事不入城府．日與鄉之耆舊．若馬憲副通伯．及直夫諸公．以詩酒相往還．編豐樂窩於所居之西．山水勝處．遇風日佳時．幅巾布履．倘佯其間．或命舟出鑑湖．過道士莊．尋放翁遺蹟．有翛然物外趣．君博通經史百家言．以至醫卜地理．雖不精究．尤好吟咏．有懶翁稿若干卷．藏於家．宏治戊午十月五日．以疾終於正寢．距其生宣德己酉．得壽七十．娶同邑沈氏．有賢行．先三十一年卒．繼娶王氏．子男一．卽有徵．女四．安福教諭林舜臣．縣孟璟．趙晉．沈節．其婿也．孫男二．鏜．鋳．孫女謚嫁．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柴家塢先塋之次．銘曰．

浦城之章．由宋斯盛．離川之族．逮君始振．少而積學．衆美於身．晚佐專城．遺愛在民．位未滿德．志已惓勤．載縣二車．歸臥白雲．稽山鬱鬱．鏡水沄沄．柴塢之兆．考卜維新．爰作銘詩．以永其存．有之似之．在子與孫．

淑人范氏墓誌銘

宏治癸亥秋八月二十有四日．予年友南京兵部右侍郎金公德潤．喪其內子淑人范氏．以明年正月某日葬于江寧縣育化鄉鍾家岡之陽．公命其子太僕丞逵．太學生逌．衰絰造予．拜泣請銘其葬．予以衰朽不文．懇然不敢當．而逵悃以公命見屬．不獲卒辭．乃按狀而書之．淑人諱宗賢．姓范氏．其先四明人．永樂中．有諱叔平者．仕爲監察御史．始家京邑．其弟贈光祿署丞叔纖．則淑人祖父也．父曰季深．有隱德．母殷氏．名士友菊翁之女．淑人幼鞠於外家．端淑敏慧．寡言笑．善容止．工女事．多識事理．友菊鍾愛之．擇所宜歸．而公少游京庠．慕進士有俊聲．遂以字焉．既授經于行．與公相敬如賓．相勉以正．綜理家政．斬斬中度．

又能甘澹泊．服儉素．凡百省縮．以供學費．故公不累於私．而卒成其志．其事公之父竹隱翁．與繼母陳氏．惇行孝謹．夙夜惟虔．務悅其心而后已．公登進士第．恩賜歸省．適竹隱壽躋七袠．賀賓滿門．淑人竭力供具．至脫簪珥以佐其費．無難色．其從公居外內艱．尤克致哀盡禮．公宦遊中外．踰三十年．三歷部署．四遷方岳．又進位右副都御史．巡撫江湖．閩廣諸邊方．而所至咸有勞績．懋著聲稱者．以內助之賢能成其美也．今公位少司馬．爲國大臣．祿賜豐矣．而淑人一處以約．服食器用．無異曩昔．惟樂施予．不吝所有．雖以公由安人進淑人．兩拜恩封．命服輝煌．亦未嘗自以爲貴．其子逵．能力學取科第．而治縣有聲．仍爲太僕寺丞．逌亦卒業成均．而待選銓部．將有祿位．又莫非淑人之教有以成之也．逵奉使南畿．得便道趨庭．一省晨昏．將往巡姑孰．時淑人始得微疾．勉使服勞王事．勿以我爲念．旣別去．乃謂逌曰．爾兄此行．吾弗及見其歸矣．爾當以吾言諭之．勿致哀毀以貽父憂．又謂公曰．我弗能終事君矣．言訖而逝．其神識不亂如此．距其生正統庚申．得年六十有四．子男三．長卽逵．次曰傳．早卒．幼卽逌也．女三．曰宜蘭．宜萱．張綬．陳金．其婿也．曰宜之．亦早卒．孫男二．曰昆．泉．孫女八．長適鄉貢進士邵鏻．次適儒士徐忠言．餘皆未行．觀公所狀淑人之行如是．則爲婦爲母．舉得其道．豈非易所謂恆其德而貞吉者乎．宜公之哀悼不已．而欲永其傳也．乃爲之銘曰．

有婉淑人．盛族孔嘉．爲君子逑．誕啓有家．克勤克謹．不驕不溢．彤史有光．閫門是式．有贊于夫．旣鴻厥聲．有迪于子．亦以芳聲．寵命自天．聿彰德懿．生榮死哀．而孰與媲．鍾阜之阿．窀封峨峨．銘以昭之．百世不磨．

胡母張氏墓誌銘

宏治癸亥之秋．予被命起自休退．來官南雍．有錢塘胡君懋欽者．亦來爲博士．其貌恭而和．其言質而不妄．其行慎而不苟．其學明於經術．而達於文詞．與之處．久而益親．今年春．忽聞其母之訃．將解官歸．執喪理葬事．因介其友國子監丞臧君鏞爲行狀．而衰絰過予．拜泣請銘．予旣與之同官．雅知其賢．而臧君之言．非溢美者．乃不果辭．按狀．母張姓．諱妙善．故濟南郡判鳴鶴之女．爲怡泉處士克從之配．生有淑質．十歲時．其母聞人氏．遘疾．日侍湯藥．不離側．夜則露香籲天．乞以身代．母卒．每慟輒垂絕．自恨早失恃．恐後於人．窮晝夜事女工．少不愜意．則悒悒終日．必求工乃已．及歸怡泉．克謹婦道．其姑性嚴．婉曲意承順．以悅其心．相夫子．以勤儉禮義植其家．惡衣菲食．不求華美．中饋之暇．輒事紡績．奉賓喪必以禮．婚嫁不論財．撫孤姪如己出．和妯娌．御臧獲．衆得其宜．尤好施予．有求必應．里族皆賢之．其諸子漸長．各使之力業自強．以博士質可進學．督怡泉使遊邑庠．求良師益友與之處．每脫簪珥以資其費．無吝色．用是博士學業有成．登進士乙科．授撫州學正．又遷今職．綽有聲稱．皆母訓所致也．宏治甲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家．距所生永樂辛丑十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四．生四丈夫子．長鎭．次卽博士．次鉞．次鉶．一女．適王璟．先卒．孫男十．女九．某某其婿也．餘尚幼．某等卜以某年月日．祔於此山仙芝嶺怡泉之兆．銘曰．

女兮婦兮．其孝維則．妻兮母兮．其儀不忒．淑哉若人．旣培旣植．有子登朝．聿昭其賢．乃秉榮衰．歸從所

天。北山芝嶺。有封蔚然。合壁于茲。其固其安。銘以昭之。垂休萬年。

許宏濟墓誌銘

屠維協洽之歲。東陽許生。來從予游。予見其丰神秀異。禮度閑雅。庶幾可與共學也。而叩其所習。則皆從鄉進士陸君汝亨治舉子業焉。予謂舉業務記誦。工文詞。利祿計耳。此爲人之學也。與言古人爲己之學。在科舉之外者。生聞之。忻然若將有志焉。後二年。予遭先君之喪。生來弔哭。予訝其神色枯瘁。若有疾者。而生固自若也。別去未幾。遽聞不祿。予切悼焉。乃父遺安翁。兩以書抵予。乞誌其墓。辭甚悲慘。予時哀疚方殷。言不能文。辭而去之。迨予免喪。則生墓草宿矣。遺安復申前請。不克辭。乃按其友馬谷進原所述事狀。序而銘之。序曰。生名儲。字宏濟。姓許氏。世家東陽八華山下。其先。山晉孝子孜。宋宣和間。有諱豫者。嘗集義兵。禦睦寇。捍守郡城。而歿于王事。贈秉義郎。鄉人德之。廟以祀焉。其十七世祖也。曾祖守宸。祖允昭。父持正。以孝義稱於其鄉。別號遺安。母蔣氏。生自幼穎敏。善記誦。能對。故中書舍人王君允達一見奇之。而安化宰嶠溪鄭君士信。因以女妻焉。比長而游學於外。聞二親有疾。晨夜馳歸。躬侍湯藥。衣不解帶。食不甘味者兼旬。雖盛年而髮有變白者。嘗見其父勤於治生。闢田築室。歲無寧日。則跽而請曰。翁之焦勞。將爲子孫計也。儲之志。惟欲讀書成身。以光大其門耳。不在厚積以爲富也。何庸自苦若是乎。其天性至孝。而輕財好義類如此。已而提學憲副趙公栗夫。署爲邑庠弟子員。生既入學。遂與同志六七人。從姚江文士于宸能安。講學於西巖山之佛居。晝夜淬勵。劬劬不少懈。因是遘疾。而咳血以卒。時弘治辛酉三月二十六日也。距其生成化丁酉。得年僅二十有五。配鄭氏。止育一女。以妻兄之子韶爲後。遺安傷慟不已。與之友者。莫不失聲相弔。且爲詩以哀挽之。卜以某年月日。葬于其邑之某里某山之原。予謂生之天性近道。而學勤志銳。使假之以年。則所就有未可量者。而遽止於是焉。宜其父友之哀悼而不能忘也。嗚呼。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瑰之良。在璞而毀。有木之美。未榮而瘁。才而弗壽。古今所明。爲以告哀。視此銘誌。

刑部郎中雲松丁公孺人李氏合葬墓誌銘

成化丁酉。南京刑部郎中丁公致政歸豐城。未幾而沒。葬於邑之長寧鄉南洲滸。而南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安成吳公節。已銘其墓矣。卜者以其宅兆爲未利也。欲改卜而未果。後二十餘年。其配封孺人李氏卒。始得吉卜於某鄉某里之小壟坑。乃遷公之柩。與孺人合葬焉。其孤裕。不遠千里。衰絰踵予門。泣拜請銘。予時居先君之喪。哀悃罔極。筆硯不能爲也。迨予免喪。而裕又以爲請。念昔公在刑曹。予評大理相與有雅故。而裕又嘗從予問學。不可辭。竊惟公之行治。已詳具吳公之文。不容贅矣。而遷葬日月。不可弗識。敢摭其大略。與孺人德善。合而書之。按狀。公諱琥。士信其字。世家豐城。曾大父壽可。大父尚文。皆贈刑部右侍郎。二妣李。楊。皆贈淑人。父鉉。起家進士。累官至刑部右侍郎。追贈本部尚書。母葛氏。累封至太夫人。公本伯父貴樂翁子。自幼穎敏好學。尚書擇之爲嗣。承事四親。咸得其歡心。當乙巳之變。尚書沒王事。朝廷推恩。錄用公爲大理右評事。執法不苟。有武弁罪應大辟。權宦欲貸其死。公毅然不受私謁。

卒正其罪。陞遷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員外郎。進署湖廣司郎中。翱翔寺部三十餘年。所至皆以能稱。無有毫髮過舉。既滿秩。遂納祿而歸。自號雲松老人。優游田里而終。卽其歸之年閏九月二十五日也。孺人姓李氏。諱多。同邑港口舖大族女也。淑柔沉靜。克循婦教。其父母鍾愛之。擇公以歸。嘗從公侍尚書及葛夫人于京邸。凡朝夕奉養衣服飲食祭祀賓客之具。皆親執其勞。必精必潔。而豐儉適宜。內外賢之。及公服尚書之喪。既闋。將挈家之官。而孺人以葛夫人年高。不能涉遠。獨留養姑。服勤左右。惇行孝謹。以悅其心。間嘗奉姑命。一往省公於南都。而思念展姑。不忍久違。未幾卽歸終養。且於其夫所自出之親。奉生送死。皆致隆焉。其不暱私愛。而能孝如是。綜理家政。內外斬斬。延師儒以經學教其子。仕誠獲以登國裕其家。處親屬。撫婢妾。恭上惠下。各得其道。雲松之少能盡力於官。而老得自休於家。皆由內助之賢也。雲松歿後。孺人老矣。而女事不廢。晚歲病風痺。歲餘以痰咳而卒。子男四人。長顧。蔭襲國子生。先卒。次祥。次祉。幼卽裕。吏部待銓國子生。女一人。適新建熊義貫。孫男八。濬。激。渤。泮。潔。海。淡。汾。孫女七。俱未行。曾孫男五。曾孫女三。俱幼。公生永樂甲午。卒成化丁酉。得年六十有四。孺人生永樂丁酉。卒弘治辛酉。得年八十有五。其合祔於雲松。卽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夫公之居官盡職。不辱其先。而孺人克修內政。以成其美。皆有可書。且死生契闊二十餘年。而卒於同穴。非偶然也。是用敍而銘之。銘曰。

有赫秋卿。委身殉義。帝用推恩。貤延於世。公起布韋。遂登朝著。宦業是修。家聲弗墜。有淑者逑。貞靜惠柔。相成內治。配德惟修。自天作合。同穴皆邨。勒銘貞石。昭示千秋。

處士李君墓誌銘

雖予永之長南都太學。四方之士。咸辱與游。永康李生諭。時來問業。莊重謹飭。若不能言者。而爲文亦平實。無險怪奇巧。類其爲人。與其他少俊浮躁者不同。予竦然異之。因嘗期其可遠到也。既予以老病得請歸休故里。則聞其已登戊辰進士第矣。今年秋。忽衰絰款予門。拜且泣曰。吾父幼弱教子。欲其有所成立。以顯揚爲一。而諭庸劣不肖。弗克副親之望。昨者始領鄉書。而先君遽棄諸孤。迨今甫得一第。未克致甘旨之養。而老母又復辭堂。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匍匐奔赴。舉號擗踊。幾欲無生。惟有忍死。以圖襄大事。惟先君之墓。葬木已拱。而未有刻辭。茲將奉母之柩。以祔先君之兆。輒不自揆。欲並著二親德善。以紓罔極之痛。惟先生哀而賜之銘。則吾親猶不死也。顧予衰耄荒蹶。久廢筆硯。豈足以承吾友。不朽之托。敢辭不敏。而生固以爲請。乃摭之簡而側其世。曰。某之先。仕唐刺史遂者。其子賜爲參軍。咸通中。嘗領兵從破黃賊。因占籍于杭。而再遷永康。則賜孫德明也。德明十世孫曰顯。在宋淳熙。節貢由榜進士。顯之元孫曰靜。嘗元大德丁未歲大侵。發粟賑饑。所全活者甚衆。靜之曾孫澄良者。嘗代父詣獄。而歿於獄。鄉人咸稱其孝。寔先君之大父。子仲仁。少孤能自樹立。則先君之父也。先妣蔣氏。同邑名家女。父曰某。母某氏。生十有幾年。而歸先君。問其行。則曰。先君諱鑑。字玉明。材識通敏。宅心淳厚。其事親能養。而沒能致思。每值諱辰。輒悲感流涕。處宗族鄉黨。曲有恩意。見孤窮者賙卹之。能敬禮賢士大夫。尤精於法律。凡邑大夫政有所不通。皆咨決焉。鄉人咸推重之。先妣性慈良。志勤儉。寡言笑。佐先君理內政。皆有條理。視諸姪如己所出。

壻姬邾里。皆無間言。問其後。曰。子男四。曰湖。澄。澤。其季卽渝。而湖與澤。則饒母耿氏出也。女三。其婿曰朱谷。馬驥。吳海。孫男五。曰林。松。棫。楓。木。女三。俱幼。未字。問其壽若葬。則曰。先君生正統丙辰。終弘治庚申。得年六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里宵塘之原。而先妣之生則正統戊辰。終正德己巳。年六十有二。將以今年某月日合而窆焉。予雖不獲識君。而觀其教子有若渝之賢。固知其必有所自也。乃次第其語。而系以銘曰。

材稱邑政。孝重鄉閭。治生能富。教子能儒。懿彼閨門。相成厥德。歸全九京。于茲合壁。鯉庭濟美。鴻塔並英。顯融伊始。作辭是徵。尙有曒恩。龍章下賁。爰作銘詩。詔爾來裔。

從父文山府君墓誌銘

嗚呼。是爲從叔父文山府君之墓。叔父之歿。今十年矣。其壯時。嘗自營壽藏于所居之西。而術者以爲不吉。故久而未克襄事。今年春。始改卜于建德孝行鄉龜頭浦南羅塢山之原。以三月七日安厝焉。從弟滂輩以狀乞銘。懋雖衰耄不文。而於誼不得辭也。按狀。府君諱秩。字伯榮。別號文山。故老相傳爲宋名相郇文簡公得象之裔。先世家建之浦城。南渡後。來居蘭谿純孝鄉之杜濟。高大父觀。曾大父繇。大父叔正。父邦達。皆有鄉行。嫡母張氏。母鄭氏。生母徐氏。府君少失怙。鞠於二母。天資溫厚謹良。雖未嘗問學。朴野無文。而行甚淳篤。無市井儇薄之態。未弱冠。長兄物故。諸姪加以橫逆。而同母兄亦棄之顚恤。衆欲析產異居。田廬美者。悉兄姪所取。府君所得。瘠惡多寡弗較也。事二母。則甘旨之奉。不以窶而少缺。皆得其歡心。及母以天年終。喪葬之具。尤致厚焉。其兄商於外。而家遭回祿之災。則竭力救免嫂氏之延燒。而己之資貨弗顧也。後兄喪偶。擧之益悲。追兄歿而哀慟不已。每念及。輒嗚咽流涕。視其諸子。猶己子焉。其田土與人連界。或見侵。視之如不見。人有假貸不能償者。亦不汲汲於取索也。其平生足跡。不入官府。處心裕無洋洋之色。而窘迫無戚戚之容。待姻族。一於雍睦。接朋從。一於謙讓。而御下皆有恩意。未嘗失色於一人。鄉里咸稱爲善士云。正德己巳四月十八日疾革。召滂等告曰。死生常理。不須悲慟。吾死後勿用僧道治喪。余無所言。距其生宣德癸丑二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七。娶徐氏。里中名家女。有賢行。工女事。兼通書數。能以勤儉相府君。而成其家。子三人。滂。濂。淋也。孫男五人。贊。贄。賁。賚。買。而贄業進士。爲邑庠弟子員。曾孫男七人。逵。近。遇。迎。述。进。邁。銘曰。

墾耕作息。自食其力。不營於世。無作於物。太古之民。不知不識。命以考終。順存寧歿。作善降祥。彼蒼豈忒。用昌厥後。式昭隱德。爰作銘詩。勒茲貞石。詔爾孫曾。續承無斁。

靖江知縣瞻菴鄭君墓誌銘

君諱鑄。字咸甫。姓鄭氏。別號瞻菴。其先揚州人。宋南渡後。有仕於蘭谿者。因家邑之東門。至君之曾大父克義。又遷邑西天福山下。克義生溥。俱隱德不耀。溥生廸。字宗吉。君之父也。以鄉舉進士。歷官祁門。嘉定。歸城訓導。皆教有成績。推陞爲府紀善。爲毅方正。輔導有方。藩王最所倚重。奏陞本府長史。後以事至京。忽遘疾。卒於蔡村。王嗟悼不已。爲文遣官賜祭。復撫其喪。長史公官府清署。而取受不苟。蘧蘧肅然。以清

自稱。君時年方九齡。亦能執喪。從二兄扶櫬。歸葬故里。稍長。克自奮發。刻苦爲學。養敏而篤。志遠而堅。嘗日夜揣摩不輟。年二十有六。以母張夫人命。往從豐城丁乘英先生遊。丁以論孟之操存涵養。充廣體驗。與學庸之誠敬。易之先天後天。與之講究。而君能潛心體認。弗明弗措。丁爲江右老儒。講下諸生林立。少所然可。而獨許君爲可教。居三年而歸。親老以文期勉甚重。歸後與予同遊庠序。聯几硯。麗澤講習。不爲世俗記誦剽竊之學。以文行相砥礪。以古人自期待。凡作舉業。互相參訂可否。不祇剿改。未嘗偏執己見。務求至當。凡遇上官考校。每占前列。鄉舉爲甚。鄉邑子弟。多從受業。若趙郎中。余太守絢。翁貢外文魁。朱知縣珠。黃知縣遵。皆出其門。而蘭谿易學之盛。皆自君倡焉。其爲文不蹈襲陳腐。多所自得。而理致深邃。雖累困場屋。志不少變。成化戊子。始登鄉薦。主司刻其文以式後學。己丑會試不偶。卒業太學。祭酒邢公讓以賢關賦命題。課試諸生。預試者數千人。獨取君一賦拔優。偏是在廷公卿。莫不嘆賞。皆以偷魁望之。由是近而隣邑金華。遠而鄰郡處州。凡有志於學者。莫不以禮延聘而師事焉。聞其講貫。經其指授者。多所造就。而處州金信從。又裒集其所作經義。爲蒼山化雨錄而傳誦焉。成化乙未。登謝遷榜進士。名在三甲。人皆以爲屈。而君恬漠如也。授知靖江縣。以平易爲政。視民如子。務崇教化。不尙威法。民皆仰之如父母焉。時有崇明縣流民。攜家三十餘口。泛海欲往江北種田。被風濤至靖江之瀾港。適巡鎭江巡捕千戶。同常州府經歷。指爲海賊。與地方應捕人劉瑞。捕獲之。將以爲功。搒掠無完膚。民誣伏焉。瑞等走報君。疑有枉。親往鞫之。檢舟中無他贓仗。惟數具什物耳。知其冤。千戶等怒。出分諸贓罪目一紙。爭之甚力。君閱單目紙墨鮮好。問何從得之。衆曰。於臟魚包下得之。命盡別紙。置之包下。隨手取出。則紙已淵爛。不可展視。衆目劉瑞。君知計出於瑞。鞫之得其情。乃雜瑞等流民發回原籍。千戶經歷。慚謝而去。非君之明。則冤而死者。又不止於三十人矣。其在官或得美味。必使持歸獻其母。然後食。以年滿五十。而母氏在堂。不得躬奉甘旨。命工繪爲拜跪供饋圖像。題詩其上。寄歸以慰其母焉。後以母喪去。民思之不忘。至刻其像於石。皆模印而裝潢爲軸。以祀於家。其以治得民若是。服既闋。以縣不迫養。遂以病在告。秘意仕進。弘治庚戌。以子瓘舉進士于禮部。命其代上疏。乞休致焉。蓋其仕本爲親。而素履恬退。非爵可久縻也。常厭囂居喧雜。乃爲屋數楹于處成橋宮塘東岸。以燕以處。遊與世相忘。惟四方儒生來遊從者。樂與引進。見有少俊才美者。輒加獎勉。聞人一節一行之善。亦喜談樂道之。持己謙恭。不事矯飾。接其氣貌。藹然如入春風中。假簿諧客。爲之滑稽。其平居怡怡。人親之。厭者也。至義所當爲。則毅然不顧俗。其事母孝養愍至。奉二兄。未嘗少忤。或有所欲。樂與之。雖遇詬詈。笑而不答。友厥弟。恩意交孚。雍白不替。處宗黨姻戚。無論少長富貧。皆曲盡其情。與人交。能敬信而有終始。嘗念丁先生恩。同門楊爲主祀之。至老不懈。其孺人王氏。蘭溪名家女。性慈惠儉朴。居貧不懈艱苦。躬執爨以養其姑。服飾不事華靡。勤績紡以成其家。撫愛諸子。嫡庶如一。克配君子。無違德焉。君與其子瓘。得專志于學以成令名者。皆孺人內助之功也。其卒也。先君五年。蓋正德辛未八月十四日也。距其生宣德己酉。壽八十有二。以甲戌九月二十五日。先厝於橫山鄉蔣村之原。子男四人。孟曰璠。叔曰珽。皆早卒。其仲卽瓘。第弘治庚戌進士。歷知邵平長洲二縣。皆有治

壁後以楚雄通判僅年辭祿侍君於林下者二十餘年亦能繼其志焉季曰瑈側室秦氏出也女亦四人曰珮曰珂曰箱曰佞所學朱佛世潘本俞皎鳳其婿也孫男六曰綽曰綵曰緒魯府典膳曰縉曰綰曰紆外孫府龍今爲監察御史孫女一曰織適郭九思曾孫男道傳國柱國器女閏俱幼君之學雖有師承而其所自得者尤多於諸子史無不博綜該洽而尤邃於易及四書潛心玩味蓋終身焉其所著有三才一貫圖所刊布有文公感興詩通所編纂有蘭谿縣志其所遺詩若文皆溫純典雅類其爲人將輯以爲聰菴集焉其生宣德戊申以今年丙子八月八日考終於正寢壽八十有九其子璣與瑈以九月二十八日合窆於王瑞人蔣村之兆以其門人張道所狀事行來乞銘予自少獲從君遊最辱知愛習業相勸而過必相規號爲莫逆固不敢以耄荒不文辭況君之學之德之懿負出流輩爲後學宗師而蚤辭榮祿高尚其事有得於易之所謂志可則者庶幾乎彭澤之流亞矣其可以不銘乎銘曰

嗟我鄭君志業不墜少學成己甚淑諸人奐興門下模楷誽誽晚仕爲親遺愛在民河陽縣裏橘李滿蹊位未滿德志已倦勸歸辭墨綬終臥白雲天錫純嘏人仰達尊有淑好逑德媲以貞相成內政爲里矩範慶鍾厥嗣麟趾振振家學由傳有道有文蔣村之兆考卜維新刻茲貞石昭示無垠

太學生張君墓誌銘

君諱昊字曰旦姓張氏其先出於周大夫張仲之後世居於陝一遷於鄱再遷湖州世次名字皆失傳後唐長興初有六府君諱穰者始居蘭谿純孝鄉之深澤穰六世孫曰居良婿於黃溢符氏又因而家焉其後又六世至我三府君兄弟因元季兵亂隨產而居于石阜嶺迨今宗族乘盛富者仕者代不乏人其曾大父均亮妣鮑氏大父仲高仕爲常州清道巡檢妣亦鮑氏父曰善登母夏氏生子六人而君居其五幼篤謹樸實有志於學父命充邑庠弟子員能自拔流俗來從予游其質頗魯每誦書必數百過然後能記而所記卻能久而不忘與之講論經義一時不能頓會必反覆質問久之而後能貫悟既有悟焉則異說不能惑矣作舉業文字不能操筆立就必沉思多久而後成章其文質實簡易類其爲人不爲新奇華巧之詞以趨時好故往往不合於主司雖累應科試不能一薦於鄉年幾五十然後貢入禮部廷試中式而卒業於太學又越數歲始得附名銓部乃歸而待用焉其居家能修弟子之職未嘗得罪於父兄宗族處鄉黨不爲矯戾之行亦未嘗見惡於人與朋友交莫不服其信義亦可謂一鄉之善士矣惜乎天不假年將及授官遽以一疾而終蓋弘治乙卯仲冬二十一日也距其生正統辛酉得年僅五十有五以明年正月二十日葬于所居之右郭山之阿其配邵氏子男二人曰浙曰邦女一人婿曰童和孫男五人曰一夔一范一莅一蓮一萃近予以老疾臥家而浙忽來泣而告曰先人沒時浙方幼稚不能乞銘以葬爲罪大矣今歲逾二紀墓木既拱而墓石亦多毀敗茲欲重加修治願賜一言以補誌銘之闕則先人雖死猶不死矣惟先生其哀之念之嗚呼以曰旦之材之行不獲一見於用而齎志以殁其亦可悲也已故序而銘之銘曰

爲山九仞一簣未成陞階九級一級未登其所未至非力所能已乎曰旦何命之屯積學積文徒勤一

生積勞守選天衢將亨栽之斯培乃攖其紐不位不祿爲善爲名人爲我惻吾何庸惻已乎曰旦存斯歿寧弱之不穀貽厥孫曾系以昭之慰爾幽扃

兵部員外郎鈍可陸君墓誌銘

正德己卯四月甲申兵部員外郎陸君汝亨卒于官僚友爲具棺以殮厥配徐孺人攜幼子自京師歸其喪諸孤奔赴及於中道遂相與扶櫬而殯於中堂予往哭之而卜宅尚未定也又明年始得地于瑞山鄉瑞山祖塋之左以十二月十有四日墳而厝焉其孤近仁親仁衰絰踵予門拜且泣曰先人少嘗從遊門下荷教多矣今仕而登朝不幸死於其職願先生哀而賜之一言誌於幽堂以慰先人於泉壤則雖死猶不死矣予謂汝亨之死重於泰山而見棠林公爲表其墓足爲不朽之托若予之昏耄垂死言不能文者何足爲輕重哉因辭不敏而近仁兄弟堅以母命爲請不獲卒辭乃按其執友黃道卿之狀而述焉汝亨諱震姓陸氏汝亨其字也別號鶴山世爲蘭谿純孝鄉人曾祖子昭祖宗甫皆不仕父敬夫贈文林郎泰和縣知縣母陳氏贈孺人汝亨自少穎敏出衆年十五以父命入邑庠與同里黃夢翔共學皆有大志不屑爲世俗之習與邑中名士姜仁夫、貫夫猷過從論學時或入山大爲讀書計既而爲舉業不第乃與夢翔來從予游予語古人爲己之學及先正裁斷爲人之語必須講學究治知行並進然後可以有得於是務爲窮理修身孜孜不懈弘治己酉遂與夢翔並以易舉於鄉會試禮部夢翔先第而汝亨未偶怡然而歸築室白鶴山中日讀諸經史傳皆有程課講求玩索必求有得慨然有志於天下凡古今事變治亂大略一皆理會以爲天下事無不可爲者一日促裝將往禮部忽值母疾遂止不行日侍湯藥衣不解帶夜焚香告天請代及歿而哀毀殆甚殮殯及葬祭一皆以禮不作佛事繼遭父喪禮亦如之喪畢後以祿不及養欲絕意仕進人謂父有遺命不可違也乃循例北上適予亦被命承乏南雍而汝亨復來卒業講磨精專遂以戊辰登第差往諭雲南諸夷竣事而歸銓曹選授江西泰和知縣始至即訪求民情吏弊與賦役輕重風俗美惡而一新其政有事干上司而不便于民者即詣巡守及府中稟議而更易之有事涉可疑及重難者必親履其地廣詢于衆務得情而後已時逆瑾擅政以通賦誣民邑中船戶該償銀兩以萬計干連數百人諸邑皆急徵於民汝亨極力辯白而寬釋之鎮守中貴歲取貢絲亦爲告免得減其數民賴以甦其學久弛則飾文廟新祭器增繕學舍使士皆肄業其間而刊示朱諸儒講義使之誦習每與諸生論學必以忠孝禮義爲先而重建忠義忠節等祠以風勵之若社稷二壇譙樓二亭皆新之又毀淫祠及新創寺院以正陋俗其行鄉飲則賓介必推其齒德之尊者不濫及也其行養老則擇其高年之有德與清篤者而以齒數給之米肉絮帛不從與也其與鄉官相接必加禮貌不通私謁也其獄多滯因皆立限完結無淹禁也其俗好健訟則日勤聽斷庭無留訟也府差下縣凌辱官吏取索害民則申文本府凡催徵追捕驗事緩急定以期限使其後先完解不勞遣人而差擾遂息凡里役除正辦外別有小目則爲之裁節日裁十減其九邑故有兌徵糧稅皆陪糧里陪賠則召人首告及搜出冊中詭寄飛灑埋擱等米請出一萬五千餘石而稅無虧耗舊僉民壯不公且不堪用則計糧五十石編定一名每名出銀若干當官

屢募壯勇一人。常川應役。歲運淮糧。原撥吳城等處交兌。其費甚重。中淮衛軍。就縣交兌。而軍民兩便。修理縣倉。而造新厫一區於縣左。措置稍當。及贖罪米穀。以備饑荒。其省耕下鄉。則勸課農桑。問民病苦。病者施與。死者給棺。旌勸善良。而禁治其強梁習非者。無非欲其相安於田里。時地方盜起。則立保伍法。使民隨所居村落相附。多則五十家。少或二三十家。推其有才力為衆所服者為約長。少壯者編為什伍。各備器械。分夜巡警。守望相助。而境內以寧。已而江西各處盜起。嘯聚山洞。攻城池。掠府庫。甚至官亦被執。時汝亭北覲始歸。議欲築城。先事恤民。乃預減科派。加恤小民。操習民義。做武侯八陣圖法。演習武藝。別選弟詣教場校射。士氣益奮。賊衆窺覦。不敢入境。因而措置築城。內為磚城。周七里有奇。外築土城十里。以補其不足。所用磚石工料諸費。裁取有方。民不知勞。僅兩月而成功。當道嘉其能。城各鄉邑。皆委汝亭經畫。又因調取狼兵。撫按促同計議接應。汝亭謂狼兵所經。擄掠甚於劫盜。乃請總制出令。軍船不許灣泊。若一船泊岸。則勒其船戶。十船為款。以次抵岸。領受支應。不許紊亂。由是人皆肅然。兵過後又取用於軍門。而永豐新淦等縣黃稻等處。皆所將守。擒獲賊首某等。以功受賞。又委督操袁臨吉三府兵快以防後虞。而諸公每有旌薦。必以為稱首焉。已而秩滿三載。致績赴部。課最遷任。未幾以急缺風憲召用。民廬遮道攀留。遂相率為生祠祀之。所召赴京。而給由拘於年例。不果入臺。乃授兵部武庫司主事。未勸追府父如其官。母為安人。本部委令看本數月。每與中人相忤。辭不就。改差督漕。及將觀武學。又差巡行紫荊等關。深嘆武備疏略。欲加整飭。則事多掣肘。又因論彭中丞及胡憲使事。與當道不叶。已有歸志。時有太

皇太后大喪。聖駕自北狩郊歸。僅數月。復有旨出狩。汝亭抗疏。謂講大禮守大法以隆治道事。開陳仁義。指摘時弊。發深而情切。義激而言直。疑獲重譴。賴大臣力救而免。既而陞署員外郎。吏白宜持帖往謁印綬監。汝亭獨不往。遂移疾欲歸。官長日使人速出視事。吏胥郎曹。迭往催迫。不得已復出視事。迨秋而大駕復北狩。不復可言去矣。但以時事日非。憂憤成疾。屢欲求歸。求南。求外補。皆不得。越明年。駕回郊天。未幾復有南巡之命。汝亭與武選郎中黃君伯固。皆欲有言。遂相謂曰。古者天子巡狩。無非事者。而一遊一豫。民獲休助。因為善也。今乃巡遊無度。而流連忘返。使民胥讒作慝。而供億煩數。為郡邑之疑。吾儕雖官非言責。而與扈侍之衆。皆所職守。苟舉而不法。亦所當言。不猶愈於工執藝事之諫乎。況聞寧府久蓄異謀。欲為不軌。中外莫不知之。設有博浪之變。悔將何及。乃各述所見。而參合為一疏。聯署以進。其疏所陳。曰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六事。而忠憤激烈。詞氣剴切。不自知其上逆龍鱗。下忤權貴也。疏既入。日待罪闕下。是後在廷羣臣。皆以是事伏闕而諫者二百人。已而有詔以汝亭與黃伯固等六人。首倡是議。同下錦衣獄。餘皆杖之。而同負鉗梏跪於門者五日。汝亭六人。又三加執杖而坐繫一月。謫降為民。餘皆降調有差。汝亭在獄中。皆與伯固誦易九卦。明處憂患之道。同獄人皆處分後事。汝亭獨無一言。及出獄還舍。其孺人謂曰。何自苦如此。汝亭曰。吾身所為。吾弗悔也。由是病勢日危。一日。索紙作書與諸子曰。吾雖死。汝等當勉為忠孝。庶不負吾所教也。明日。與其配孺人拱手曰。吾與汝別矣。目遂瞑。其日惟徐孺人與幼子在側。凡同鄉同年及同僚皆來弔。哭而奠之。相與經紀其喪。越旬日而櫬

行。汝亭生天順甲申十一月七日。終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有六。徐孺人。同里名家女。有婦道。善克其家。子男五人。近仁。親仁。縣學生。友仁。求仁。體仁。女一。適南京刑部主事同邑姜綱。孫男四。女二。俱幼。狀之所述如此。是則汝亭所宜銘也。銘曰。

天之生才。國士為奇。侃侃汝亭。脫穎露錐。有學有識。有猷有為。卓乎其志。匪夷所思。出為人牧。愷悌子民。入官郎署。念念忠君。子民遺愛。生祠載新。忠君何尤。角招未聞。平生所立。足垂不朽。下臣獲致。並遊顏厚。取義成仁。天胡不祐。不於其躬。用昌厥後。銘以昭之。少陽齊壽。

松坡府君壙誌

先府君姓章氏。初諱科。後更諱蕃。字申甫。別號松坡。世家蘭谿之純孝鄉循義里。高大父觀。妣毛氏。曾大父顧。妣劉氏。大父叔良。妣高氏。父邦和。妣徐氏。世有隱德。而大父遭元季亂後。再植有家。尤以德義聞於鄉邦。洪武末。皆以材行徵至京師。將授以政。力辭而歸。人因稱為徵士。府君生於永樂丙申七月乙巳。自幼明敏有大志。最為徵士所鍾愛。比長。讀書好古。手不釋卷。自經傳史籍以及陰陽地理星命醫卜養生等書。靡不精究。而未嘗為術者所誑。遇僧道巫覡。凡左道誣民者。輒痛斥之。其自信之篤如此。為人剛毅方正。語笑不妄。飲食有常度。言信行果。義所當為者。不計利害。必為乃已。克家幹蠱。猶然有立。其事親若父。處兄弟。克盡孝友。其教子孫。必以詩書禮義。弗納於邪。蚤夜起居。以身率之。至其訓告鄉族子弟。雖就事論事。而要其歸。卒不外乎安分循理。愛人利物之意。鄉閭稱厚德君子。必歸之府君云。成化壬辰。以懋

貴。封文林郎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弘治辛酉二月癸未。無疾而終。享年八十有六。娶同鄉吳氏。封孺人。先府君八年卒。子男三。長懋。成化丙戌。以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官至福建按察司僉事。致仕。次恩。次愨。孫男六。曰撰。曰拔。早卒。曰樾。曰拱。曰採。曰拯。業進士。充邑庠弟子員。女三。長適趙徹。早卒。次適俞嵒。諸葛諾。曾孫男六。訢。詢。諧。諶。譚。女一。娟。尚幼。懋以是年三月甲寅。窆於鄉之樓塘兆嘉山。府君平日所自卜。棺槨塚墓。亦所預營治。最為堅緻者也。孤懋以愚不肖。不能顯揚萬一。敢敘次世系志業之梗概。刻諸壙中。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隧。號慕罔絕。昊天罔極。嗚呼痛哉。懋泣血謹誌。

孺人郭氏壙誌

孺人諱玉。姓郭氏。其先出唐子儀之後。世居蘭谿縣西中和坊。曾大父仕原。大父正浩。父守行。皆有隱德。母王氏。與予先伯妣為兄弟。故以孺人字於我。孺人長予數歲。雖未嘗學問。而天資淑慧貞靜。容止莊重。不妄言笑。所為無逾道。凡織紝紉縫及烹飪之事。皆不學而能。迨歸予。執婦道甚謹。上承舅姑。旁接諸姒。下撫諸幼。及臧獲。咸得其宜。相予理內事。具有條理。不以毫髮累於心。予始入邑庠。館於其家。食飲衣服。必躬必親。不以委人。予第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孺人父守行。親送至京。予適拜官編修。以諫烟火事被謫。謫改評南京大理。官卑俸入薄。孺人安於儉約。茹淡服麤。無不足之色。刻苦節縮。以供予賓客至。倉卒治具。皆愜予意。迨予陞閩憲。按治延郡。得瘧疾。幾不起。孺人憂形於色。晝夜扶侍。躬湯藥不少懈。予斷病歸田。家食者蓋二十有七年。孺人未嘗以貧窶為慮。督諸子力農圃。以供菲育。與予兩更三年喪皆

克致哀衞禮宗戚內外罔不稱賢弘治癸亥秋予再被命起自休退來官南雍孺人以予衰老之人侍養遂與偕行到官數月遭苦寒舊疾咳嗽復作臥病月餘又背生癰疽痛不可忍予時適值丁祭齋宿官所孺人猶念子若孫皆不在側疾遂加劇以甲子二月十四日丙午之夕卒於南京官舍距其生宣德癸丑十二月辛酉得年七十有二皆以子貴封孺人所生子男三人長振幼殤次懋娶潘氏次挺娶陸氏女一人適孺生趙儆俱先卒孫男二長曰新娶朱氏次曰諧孫女婉俱幼曾孫男衡甫始彌月孺人歿後半月餘挺與新始來奔問已弗及見矣予遂命挺扶櫬以歸卜以是年閏四月朔辛酉日葬於所居之西一里許石二山之巔嗚呼孺人爲吾婦五十餘年非惟能輔吾志且時有規益吾之於家無內顧之憂於官無外累之及者一惟孺人是賴豈謂今日遽舍我而先逝耶使予終日如失左右手痛悼之懷曷其有已至哀無文不能爲銘姑摭平生大槪與生卒歲月以誌其葬俟異日與之偕此玄宮也嗚呼悲哉〇後遷葬再刻於石末云吾孺人之歿先葬於所居西之石二山之巔已十有三年矣人謂托非其地體魄欠寧今改卜於本里長山岡下曾祖考妣墓傍從先人居庶幾永有依歸以正德十一年十一月至日壁吾初孺人歿後二年蒙恩追贈恭人不克再爲誌姑附于此誌之後

亡孫壙誌

予孫名新字至和自幼穎敏解事讀書善記覽始學爲文亦頗通暢將以明經取科第手所集錄擧業文字累數千篇猶以爲未足也弘治癸亥予被命復起長南都太學以新偕行六館之士與之游者皆爲重焉一時諸公卿暨名士大夫來訪予者新在旁聽其言論皆能察見其所以爲人在監諸生以坐監月日多寡爲撥歷出身之先後積習既久吏或緣以爲姦予命新鈎考簿書故牘而序次之多寡不紊而先後有倫欺僞無所容衆皆悅服予竊喜異時能亢吾宗者必此孫也正德改元丙寅之秋予官滿三載當奏績於朝以老病在告始蒙恩賜養病田里方將課新力學以成就其器業奈其體質素弱今年春偶因外感內傷得虛熱疾藥之小愈至四月間又居父喪而哀苦劬瘁疾復作遂成勞瘵予見其尪羸骨立大爲驚懼歷訪諸醫砭劑百至皆無所用其力至冬而病亟矣忽挽予手囑誌其墓他無所言頃焉而逝蓋十月之十四日也距其生成化癸卯十二月十有九日得年僅二十五以十二月望日葬于所居純孝鄉循義里波瀆之南大墾山其父曰振字光道予之冢子也母嚴陵潘氏故兵部郎中忠之曾孫女娶朱氏嘗育一男名衡未數月而殤遂以無子既失其身又殄其嗣天之喪予夫何至於此極耶嗚呼悲哉蘭方茁而萎玉未琢而毀凡在見聞孰不悼傷而況切於骨肉之愛者乎與言及此五內分裂至哀無文吾不能爲之銘也聊敍歲月刻置壙中以識吾痛且攄新於九泉云

祭文

祭彭學士文

惟公位登元輔而不自以爲貴文魁天下而不自以爲奇六經百氏之窮搜如將不及萬鍾九鼎之弗貪

者固有之在古昔而難備暨我公之優爲方其少也縱橫禮樂什獨對於丹墀潤色鴻猷亦翹秀於紫薇挽文星於鉅鰲騁海濤於硯池紬書金匱則馬班之良吏自期視草玉堂則燕許之大手是推晩登廊廟佐理萬機綢繆獻納從容論思心每先乎憂樂身亦任乎安危愛護人材誰毀誰譽調停國論靡激靡隨藹之以鹽梅之味而衆口自宜樂之以參苓之劑而衆疾自祛

祭陸布政克深文

惟公之生冥天閒氣金玉其相璉瑚其器有學有守有猷有爲志存遠大識洞玄微行類仲元不夷不惠致希山甫不茹不吐其氣之雄也驅飆風霆呑吐虹霓咳語撼天辭懸淋漓其文之懿也風雨一箋雲烟千紙流從肺腑簡盡瓣粗妙齡英發穎脫囊錐出其小技魁捷禮闈公不自奇益求未至窮探六籍旁搜百氏校書中秘繼火夜燔議禮祠曹蒲蒿寮宜列郡分符名藩佐理民庸敉熙庶政時敍告來告我言不及私心之憂矣河患歲饑廣益集思夙興夜寐蹇蹇匪躬庶其有濟考公所立質暂是師撲公所至竹帛是期簡在帝心聿隆委寄宜永其年以昌厥施云胡不淑竟止於斯華滋方啓乃繫金梲儒林木萎徵垣星墜天不憖遺邦其殄瘁嗚呼惜哉易貲之際家無留貲僚友相顧嘘唏涕洟婚嫁未終田園已廢身後之憂孰爲之計嗚呼悲哉遺文有傳遺愛有思死而不朽公又奚悲我忝年盟仍叨婣契相從莫逆歲幾三紀善惟相勉過則相規澧先棄我予將曷依昔來訪公蓋湖之滸邑蓋未播輝煌故里今來哭公蓋之隅素車丹旐淒風慘予酌斝莫酹今其已矣一觥永訣老淚如雨嗚呼哀哉

祭朱公文

惟暨賦資淳厖飭行端方政施於家德蓄其鄉田園自勉名利兩忘既壽而富以熾以昌斑斕盈膝珠履滿堂或呼盧而笑傲或策杖以徜徉晞天斯祜黃耇無疆義方功就潛德是光天祿爲養命服斯章老當益壯樂且未央胡鵬聲之大促更鵩賦之非祥里春能相隣笛悲涼某等忝居姻婭叨契諸郎幸典刑之尙在嗟老成之遽亡競失聲以相弔耿予懷其永傷悲風瑟瑟兮寒露瀼瀼佳城鬱鬱兮衰草茫茫玉糾黃壤兮魂去何方載歌薤露兮酹此一觴嗚呼哀哉

祭外舅文

偉偉其姿英英其志幹蠱之才克家之器肯構肯堂以豐以裕有德斯馨亦嘗厥里爰及暮年有孫有子甘旨晨昏葛裘寒暑風月襟懷琴樽興趣採菊東籬探梅別墅竹杖芒鞋優游卒歲天錫壽齡人欽高義宜百斯年永膺遐祉云胡不淑一臥弗起某也不才忝居門婿憶自童年即承知遇甥館十年從隆親誼我領鄉書欣然無寐擢第南宮非官主署親送其行不憚羈旅暨予獲罪謫官南寺公爲不寧遣子來視志節歸歸歛迎倒屣我辱我榮公憂公喜終始恩情淪肌浹髓罔報未能公逝已矣追惟平生托我銘誄有言不文有心如醉揮淚哲詞莫彈哀懿光陰幾何倏忽云値柳車旣飾丹旐斯舉公去不歸九原何許薄酒絮雞鑒此誠意

祭郭恭人文

嗟嗟悲人。懿德惟恆。來嬪於我。五十二春。采蘋主饋。內政是勤。從予游宦。北闕南閩。予無苟祿。汝不厭貧。迨予晚節。進位成均。京華旅食。白首相賓。云胡一疾。遽即幽扃。興言及此。老淚沾巾。兆窆雖遠。德音尚存。屬茲寒冬。初度良辰。生其有慶。沒可忘情。上距所生。歲及八旬。有殺在俎。有酒盈樽。鑒其不昧。歆此微誠。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六

墓表　九篇　附行狀　二篇

竹居處士董君墓表

杭之海寧。有樂善好施之士曰董君如錫。其以竹居稱者。君所自號也。曰處士。則不仕而有其德也。君嘗以入粟授承事郎矣。不書。非其志也。君生永樂己丑。而卒於成化之丁未。得年七十有九。卒之日。其鄉之人哀悼之者。若應山之於逝處士焉。則行為可知已。其嗣子謙。以歲之十二月七日。葬君南山之陽。而使其孫松奉前禮科都給事中知汀州府張君靖之所為事狀。丐予文以表其墓。予謂張君位居法從。文擅一時。其言足以信今傳後矣。尚何取於予之鄙陋不文者哉。辭至再四。而松固請不已。以為俯仰數百里而來。不得一言。無以復諸其父。予不得卒辭。則一惟張君之狀述焉。按君諱鏜。如錫其字。姓董氏。其先大梁人也。宋建炎初有諱汴者。以武功大夫扈蹕南渡。賜居於杭。其子臨安司法信。又徙海鹽之澉川。縣五世至君之高大父仲貞。通經術。負材氣。慨然思用世。而遭元之亂。遂隱於海寧之泉山。曾大父思康。大父彥和。父璧。皆坦率。皆隱弗仕。而積德累善。用昌厥家。此君之世。介有開於其先者也。君娶徐氏。先卒。生子二人。其嫡即謙。庶曰謙。女二人。其婿曰祝滄。周旋。孫男三。松。梅。柏也。曾孫二。未名。此君之流慶有衍於其

後者也。君為人悅詩書。惇禮義。政成於家。而行儀於鄉。有君子長者之風。嘗為祠堂以奉其先。而器制必備。省謁必虔。享祀必豐。凡有事非齋戒不入也。為終慕堂以致思其親。而朝於是。夕於是。羹墻如有見也。為家範數十條以訓其子若孫。而凡疏賤子弟有失道者。亦必諄復教戒。使之悔悟而後已。此孝敬慈愛之行其家者也。其賙三族之貧乏與孤寡者。有義田三百畝。勸節田六十畝焉。備里社凶荒。有周急田三百五十畝焉。貧而病者。月給之米。死而弗能斂者。助之棺。無所歸者。則葬之義塚。與凡涉者有橋。汲者有井。無慮若干所。人莫不歸其德焉。此睦姻任恤之施于宗族鄉黨者也。其在景泰甲戌。浙西饑。輸穀四百石。在成化癸巳。海溢民流。輸穀六百石。皆以助有司之不給。例授承事郎。力辭不受。至丁酉而饑甚。又輸之千石。有司以為君賜不可重逆。給之冠帶。乃強受之。然亦不常服也。其後又請入粟千石以為荒備。且嘗資治其文廟學宮之頹敝者。以崇教化。縣令孫剛義之。旣以賓於鄉飲。仍列其行誼以聞。此又其效忠於國者然也。君嘗北遊姑蘇。謁文正范公之祠。而得其遺文。南至浦陽。訪鄭義門而得其家規。與朱子家禮。歸而刻之家塾。又欲逾閩里考亭。以瞻羣賢之遺風而未果。則其所志。又不但如是而已也。臨終時語謙曰。吾平生力于為善。脩禮賢士大夫。不敢少自怠者。欲成汝兄弟以永其家也。吾所為家範有未盡者。其損益行之。所藏遺書及所置勸節周急義田。吾志與事。三者具矣。爾尚踐脩厥猷。續而述之。毋廢不篤。以辱亡人。吾目瞑矣。謙泣而受命。則所以纘其後者。又無所不至也。嗚呼。古大司徒以三物教民。而賓興者有六行焉。迹君所為。庶其近之。非其材質之美有過人者。能若是耶。使得聞聖賢之學。而擴充以盡其才焉。則其所就可量也哉。君為一布衣。而德譽在人。彰彰若是。使得其位而施焉。則所及者奚止一鄉一邑之間也耶。若處士者。其亦可謂三代之遺民矣乎。吾是以表而出之。將使世之富不仁者。聞風而知所愧。而貴有位者之膏澤不下於民。尤有愧焉。豈獨俾其子孫之弗隕也哉。

處士陳君原深墓表

邑士之秀者某。嘗為予言東陽有陳中夫者。與其弟昉。居喪而廬於墓。予聞而嘉之。以為當世降俗薄之餘。而有是焉。可不謂之孝矣乎。已而中夫昉手錄其父處士君之行。走予所居山中。拜且泣曰。先人力於為善。闔元厥宗。不幸生弗耀於時。諸孤又皆鄙劣。不克自振。無以光昭其先。罪莫大焉。今旣葬矣。願辱一言。以發潛闡幽。庶幾死有聞於後。猶不死也。惟先生哀之。予惟東南文獻之邦。稱吾婺為最。婺之東陽。故多衣冠望族。由宋以來。有所謂五府、三大宅四名門者。皆以詩書禮義世其家。是固君子所樂道者。若路西陳氏。蓋大宅之一。而處士其陳氏之良也耶。予雖不及識之。而雅喜中夫之能孝。義不得辭也。按狀。陳氏出太邱之後。當劉宋時。有諱元寶者。始自潁封來徙。在梁則合浦太守衎。以政績著。在宋則南劍州都巡檢使仕澄。兄弟遭方臘亂。以倡義有聞。其子德高。又嘗斥田千數畝為義莊。以贍貧宗族。有范文正公之風。陸放翁嘗為記之。厥後以文武舉。登顯仕。秉州郡縉縣章者。相望也。至處士之高大父侍道。又自路西別居官橋。及曾大父壽翁。大父居正。皆有鄉行。父迪傳明毛氏詩。善吟咏。有詩若干什。藏于家。亦隱弗仕。母郭氏。處士諱垠。原深其字。質良行淳。忠信樂善。孝於親。豐於祀。友於其兄弟。而又能勤儉倍於而家。

以義方淑其子孫以雍睦仁恤之行善於宗族鄉黨嘗爲租稅長每戒子姪毋掊人肥己偷官吳敢多賦於民里有忿不平者必就處士求直焉正統乙巳括寇之變邑里騷然處士因結鄉民寨於洋溪山寇不敢犯卒用無虞居傍栁溪故有橋而圮涉者病焉處士爲石梁以濟又作石陂於其上溉田千餘畝人多德之其爲善類如此成化丁酉十一月二十八日以疾終於家距其生永樂丙戌十二月十有九日得年七十有二娶配李氏其生也相處士無違德其歿也先處士七年有子四人長曰初先卒次卽中夫次昉次敎皆克家孫男四曰澧球廷相贊而澧進士有聲庠序中女三長適金某餘未行曰杲曰旦則曾孫也中夫等以其卒之又明年己亥十二月十日奉柩窆於路西郭園山先隴之左禮也嗚呼陳氏之世德尙矣以處士積德累善用昌厥家固有足亢其宗者雖訖以布衣終弗克其盛然有中夫爲之子承之以孝以澧爲之孫明經修行以有待其來蓋未可量傳所謂必復其始者將不在於是耶故爲表其墓以竢

柏軒處士艾君太康墓表

大行人劉公麟發舉進士上春官道經浙右過予所居山中相與論易其門人有艾生茂者從之行予嘉其俊敏可與共學劉公爲道其父太康之賢而未暇識也今年夏生忽衰絰踵予門持其鄉人陝西憲副周公模所爲事狀拜且泣曰先人力於爲善篤於教子圖亢厥宗不幸志未及酬而溘先朝露不肖孤弗克自奮以顯揚其親罪莫大焉願賜一言以發其潛庶幾死而不泯以少慰於九原也予旣未獲面君又素不文雖其何以爲言哉謝數四而生之請不置以爲旬匍數千里而來不得所請無以爲歸予悲其志弗獲卒辭乃按狀而述焉君姓艾氏諱玉其字太康別號柏軒臨江新淦人也高大父庭芳元寧都知州曾大父汝器大父宜同皆潛德弗仕父欽號敬齋嘗游太學有名聲仕可階矣而以親老辭歸母王氏君幼有美質誦詩屬對皆過人比長而善治生產敬齋授以家政闔門千指衣食之需吉凶賓燕之具皆取給焉君用計然之術修猗頓之業往來兩浙間未幾而貲用大饒闢園池新居第奉先有祠延賓有館靡不完美可謂克家者矣君雖不及於學而天性孝友上事四親咸得歡心從父琮瑆與弟文康客死於外皆不遠數千里歸其柩而窆之鞠其弟之二孤無異己出有女弟之子早失怙恃亦爲撫而敎之俾有成立處宗族鄉黨則恤貧字孤周其死喪疾病與凡橋梁津渡之理皆不吝所費人多德之嘗念其父敬齋竊志於學而未遂也有子茂敎之爲士延明師良友與之處厚其資給責以成人見其能明經應科則爲之喜曰是殆能終吾祖父之志乎其所爲類如此弘治丙辰三月以疾終於鏡塘之寓舍距其生宣德庚戌得年六十有七君娶楊氏生一子三女子卽茂也女適劉芳遠蕭國勝其幼未行孫男一曰玄禎孫女三俱幼以某年月日葬于其縣某鄉某山之原嗚呼治生能富用財能義教子能儒若艾君者其亦可謂鄉之善士矣然究其所志則不止於是焉所以大君之善而成其志者將不在於茂耶故爲表而出之以示其後之人焉

耕雲處士黃君墓表

自予謝病歸田里餘二十年里少俊多辱與游予取古人爲己之學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

涵養孟子之體驗充廣者與之商榷而從事焉往往以爲非進取所急有厭棄而去者獨黃生遵數辈以予言爲可信過從最久故其學講究必精操履必謹發於文詞不求合主司而求合於經不求通時好而求通于理用是累舉不偶而志不少變予愛之重之意其必有所自也今年春遵忽狀其父處士君之行而告于予曰孤不孝弗克自奮以顯揚其親戕罪大矣今先人歿且二紀墓木旣拱而墓石未有刻焉深懼先德日就湮微愈重不孝之罪惟先生哀而賜之一言使後世有見焉則遵雖爲明時棄物無憾也予與君雖同鄉邑而未及一識其面將奚以爲言哉然於遵則不容默默也乃按狀而述焉黃爲吾邑著姓其先有居竅雲鄉者爲八行先生師仲在宋宣和中以孝義有聞而居蘭陰山爲教論先生心傳皆從遊郡吳公游在國初時以文學知名蓋君之六世族祖也君諱華宗字克振別號耕雲曾大父叔良大父子材皆有鄉行子材始自蘭陰別居東湖故今爲東湖人父孟暘母陳氏君雖不及於學而天資孝謹事其母油油翼翼凡可以悅心志適口體者必竭力營致雖老弗懈事其兄如事嚴親不敢專所行不敢私所有母視其嫂子視其姪莫或間言雖至析爨而友愛不衰外而族姻鄰里以及皆所與游之人靡不得其懽心凡歲時會集與賓客往來必豐其具而不計窮空有假貸不能償者不復問也愛其子遵不使之勤生治產以隨俗謀利而教之爲士年方弱冠卽遣入邑庠求明師良友與之處縮衣節食以資給之期以大振厥宗惜其學未就而君弗能待也卒於成化甲午三月二日壽五十有二葬所居甘棠鄉新豐里東湖之廝塘村之原則其年之十二月九日也娶城北杜氏有賢行子男一卽遵也女一適江正孫男女各二其見於狀者如此嗚呼君雖浮沈里閈不求聞達而行修於家善稱于鄉教成於子貽謀遠矣而遵也又能明經砥行以揚君之休其所就有未可量者豈非韓子所謂蓄必發超而大者將於是乎在耶故書其大略使揭諸封隧以式其後人

知府蒙菴黃公墓表

嗚呼是爲吾表叔氏蒙菴先生黃公之墓某自髫稚從公游邑庠及舉進士上春官時公爲中書舍人又館其室公飲食之教誨之恩義兼至蓋以某之先妣於公爲外女兄有骨肉之戚非但若他人之爲師弟者而已某後備員翰苑以罪出補外不獲侍教十有餘年及公謝郡政歸老于家時往候焉公接之未嘗不懽然相樂也公自治壽藏于所居之右梁園山嘗挾往遊命書其墓上之石某以公方康強撫志何以云及是耶未幾而聞公疾亟往省視則已屬纊矣時又適有召命來官南雍王事有程弗獲朝夕撫臨從執紼之列羊曇之悲曷其有極今公之嗣子鄉貢進士逋不遠千里衰絰來南都奉前進士靖江令鄭君某所狀行實以公治命促文其墓某何敢以寡陋不文辭而棄公平生之言哉乃按狀而書之公諱瓘字廷璧姓黃氏別號蒙菴世居蘭谿之純孝鄉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增字以益以公貴初贈中書舍人繼贈南京刑部員外郎母周氏封太孺人又贈宜人公自幼穎敏不凡刻苦務學工舉子業及詩詞古文流輩莫及尤善楷書縣大夫以上咸器重之凡貴富家子弟入學必師事焉尤爲提學僉憲熊公睞所稱許景泰庚午以書領鄉薦會試不偶卒業太學間從翰林侍講周公洪謨游造詣益精又再上春官輒不偶

乃就吏部銓試。選授中書舍人。嘗建論中書之選。非進士舉人。不宜濫授。遂以爲例。又言時政十事。多見施行。成化甲午。陞南京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又二年。遷郎中。其用法惟事仁恕。若王福章、曾忠、解榮、趙谷死獄也。而必求其生。蓋有寧失不經之意焉。辛丑。陞福建汀州知府。郡多滯獄。若賴慶、李子榮、林綱、胡鎮輩。皆久繫不決。公以矜疑處之。所全活二十六人。吏民大悅。癸卯歲饑。倡率發公廩賑之。又以己俸百餘石給其煢獨無告者。仍規置銀六百兩。糴穀以爲后備。由長汀至上杭。歸化至府。相去皆三百餘里。殊苦接遞之艱。則奏以三洲、玉華、舊公館。改置驛站。以寬民力。上杭之龍上。長汀之跋頭。皆有巨石突起溪流中。鼓浪覆舟。則募工燒伐其石。以成安流。又建濟川橋。徒百步鋪。新兩學櫺星門。塗飾堂廡。及修治街衢。百廢具舉。而費不及民。衆建崇績亭。以頌其德焉。歲丙午。述職趨朝。過其家。適溥登鄉舉。乃喜而嘆曰。吾可以休矣。遂因入覲。而乞致其事以歸。汀民聞之。追遮爲若失怙恃。至今猶見思焉。公長身美髯。體貌豐偉。慎容止。寡談笑。閒居里第幾二十年。精神氣力雖老不衰。其事上勤禮。凡遇聖節及正至慶賀之日。必朝服之縣庭。望闕行朝會禮。不以祁寒暑雨有間。其居家孝友。恤鄰里鄉黨以恩。遇親戚故舊有禮。嘗以俸餘白金分惠宗族之貧者。有老友王以彰。去官貧困。則頻周其乏。且禮貌之不衰。上自達官貴人。下而田夫野老。無不得其懽心。所謂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固宜其黃耇台背。而眉壽無疆也。忽一日。門外牌坊石梁斷裂。公知非祥。乃謂溥曰。謨備禮部之行矣。已而疾作。遂以弗起。弘治癸亥六月二十二日也。距其生永樂戊戌。得壽八十有六。娶李氏。有賢行。相公事舅姑。理家政。甚得婦道。初受封爲孺人。進封宜人。先公四年卒。壽七十有九。厝於公所治葉園山壽藏之右。兆某年月日。乃舉公之柩而合葬焉。子男二。

長曰洎。冠帶義官。次即溥也。女二。壻曰祝某、徐某。孫男若干。孫女二。長適俞某。次適郭琪。其所著有蒙趣詩文稿及雜稿若干。藏於家。昔孟氏以爵齒德爲天下達尊。世之君子。兼是三者固鮮矣。而洪範之五福。能備而全之者。不尤鮮乎。今公位尊城之貴。累千金之富。而德政在人。至於請老而歸。年躋耆耋。康強無恙。以考其終。則三尊五福咸萃一身矣。而溥爲之子。明經修行。以繼世科。是爲克昌厥後。而其福又有加焉。公之得於天者若是其厚。其必有以取之。得非中庸所謂栽而培之者乎。是用表而出之。以示其後人。俾知所以崇德而象賢哉。

按察使姜君墓表

正德丁卯夏五月甲子。河南按察使姜君終於家。以某月日葬於其鄉廿路里余村之原。僉都御史海陵儲公既爲誌於幽堂矣。其嗣子鄉進士漕。又以昔在太學嘗從予游。又奉廣西方伯舒君某之狀。衰絰來拜。乞表其墓。予以耄荒不文。辭謝不能。而漕以君治命固請不已。予雖不獲識君。而舒君非阿所好者。乃按狀而書之。君諱縉。字玉卿。姓姜氏。廣信弋陽人。大考度。爲德平訓導。考璧。母汪氏。君生有至性。五歲失怙。悲泣如成人。稍長能自力於學。德平奇愛之。嘗樵採以供甘膳。餘暇諷誦書不輟。後終母喪。游學甫出。業成而歸。籍成化戊戌進士。授技陵知縣。至則決滯囚。去蠹猾。修復義河。開鑿築堤。以興民利。又新廟學。設鄉祓祀鄉賢。教民婚喪以禮。而革其陋俗。以治最聞。擢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抗直敢言。不少顧忌。嘗陳治

道十事。及論午朝宜及大政。又論大臣之規超復。及玷物議者。衆皆側目。有權貴擅侵蘆蕩之利。君率同官九人合辭論其十罪。反爲所誣。諸御史皆落言職。出補外。廷臣交章奏留。不可得。而九人聲望遂重於天下。君判桂陽州。不以遷謫渝其志節。益究心民隱。治如景陵。上官重其能。凡諸郡有大訟疑獄。必以屬君。而大治闕令。檄君往治。皆有惠於民。遷寧國府同知。僅及三年而去。亦有治績。民爲立去思碑焉。擢知慶遠府。其地逼夷。君不鄙夷其民。而建儲學。課生徒。以興文教。治樓櫓。閱民兵。以修武備。民猺改觀。先是客舟由柳江抵慶。必假哨兵護行。兵官遂以爲利。君一日自會府還江道郡。諸客舟皆隨以進。賊憚其威名。不敢犯。自是舟行無復用哨矣。猺酋韋七旋、韋萬妙。久爲寇暴。總戎者不能討。君悉以計斬之。七旋之黨合諸猺賊衆數萬來攻城。君先約束四鄉民兵。令賊至。且勿與交鋒。宜據險以待。乃部署吏民乘城拒守。賊進穴城。城且潰。君募敢死士鑿穴城者。殺數十人。已而四鄉兵至。合攻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追奔數十里。威震南徼。而東蘭等州侵地皆歸。右都御史劉公大夏。謂君有文武材。薦爲廣西按察副使。提督右江兵備。乃別廉貪。決疑獄。練將士。繕兵甲。實倉儲。完城堡。凡羣賊出沒二郡者。悉討定之。思恩岑濬擅興戎旅。襲破田州。逐其知府岑猛。放兵四掠。君疏其罪。有詔會兵征討。而遣君先往撫諭。濬不受命。狂悖益甚。遂糾總兵會討。而時已有疾。輿疾統衆抵其城下。與諸將分道來攻。賊戰敗。走保舊城。其黨悉潰。濬勢窮自盡。而積年逋寇。一旦盪平。以猛始釁。復拘之武緣。君因上疏。請以思田二州。分設州縣。改建流官統治。勿使頑種得專土民。庶幾用夏變夷。而患可息。條具建置事宜上聞。朝議多是其言。已而劉公去位。羣論不叶。弗克悉如所志。君遂以疾乞歸弋陽。已而吏部復奏起君爲河南按察使。到官未幾而疾復

作。疏乞謝事。抵家數月而卒。得年僅五十有二。君天資果毅。膽氣絕倫。而勇於有爲。其居家孝友。恤以祿不逮。養爲儉。而事二兄尤篤恭愛。居官以儉素率下。視官事如家事。與人交有終始。處事必盡人謀。臨變則辦治不撓。其用兵身同士卒甘苦。不用鄉導。而豫圖山川村落道路所由。故兵行而人莫能測。不調兵食。而令士兵自持糗糒。有獲即分給之。故人樂效死。而所至有功。君配周氏。善事君子。德音不違。子男三。長即漕。次曰濟。蚤卒。季曰沮。女二人。婺模、陳諧。其壻也。昔漢張綱爲御史。嘗埋輪都亭。條列梁冀兄弟無君之罪十五事。京師震竦。後雖爲冀所中。而出守廣陵。又能化服劇賊數萬。南州安然。非其昌言直節。威望有素。能致然乎。今觀姜君論蘆十罪之章。聲聞朝野。庶幾亦有綱之風焉。則諸處治民之良績。廣西破賊之奇功。特餘事耳。使當大任。而悉行所志。又豈不足以服猾寇而息邊患耶。若君者。亦可謂國之勞臣矣。故爲之表。以示其後人。俾知所以崇德而象賢哉。

文山先生晉君墓表

吾友文山晉君。以弘治甲子九月六日。考終於家。明年十二月十日。葬於其鄉溪旗浦之原。其子中書舍人留既得其世胄婣姻。生卒歲月。刻置幽堂矣。追念喪。而舍人與其弟進士積來見。以狀授予。乞表其墓。予之辱游於君最故。而知之深也。誼弗可辭。第以耄荒不文。而又遭子與孫之戚。久弗克爲。今年夏。舍人復自京以書來促。乃按狀而書之。君姓晉氏。諱名。枝端其字。別號默齋。世家開化之文山。其父懶齋。司訓

長垣時。生君於學宮。幼有異質。敏悟絕人。八歲能咏詩。逢官長者。皆以成人禮之。比長而侍母於家。治生之暇。不廢講學。初治書。及左氏春秋。既乃學易於衆。述方先生訟。所作易義。多所發明。方深器之。以女弟妻焉。天順己卯魁薦。子以癸未會君京師。與之論易。造詣甚深。而青華觕仁。尤多裨益。始定交焉。後入太學。與安福劉戩景元。四明楊守祉維立。爲契淳之會。聲譽甚都。一時士大夫咸慕與交。貴游子弟爭從受業。莫不以倫魁擬之。既而劉楊皆進士及第。位大僚。而君五上春官。俱不偶。人謂宜再需後舉。君曰。吾親老矣。可擇祿耶。遂就乙科。得教諭江浦。楊文懿公以文送之曰。三釜是樂。萬鍾何加。於端奚翹加人一等哉。受迎愼齋之官。母夫人徐。以廢疾。弗克偕。乃留其妻若子。侍養於家。其在江浦。嚴條約。以身率物。教人講學。爲文娓娓不倦。而於禮義廉恥孝弟忠信之行。尤惓惓焉。學東有隙地數畝。因其沮洳。鑿池種蓮。構亭其上。扁以來樂。且因以自號。每侍愼齋遊息其間。胸次灑然。有吟風弄月之趣。蓋欲示人以周程之學。而諸生未有能得其意者。時定山莊孔易謝病家居。日來亭上。論洙泗道德。商確古今。相樂也。且爲記焉。其學宮文廟隘且圮。欲改作之。一勸窶擲。上下樂助。不費公帑。而輪奐一新。其所施爲。知急先務而能成人類如此。上官之賢者。皆以爲有道。質諸之御史大夫戴公珊。爲御史。提學南畿。知遇尤深。湖廣江西皆聘司文衡。而崇雅黜浮。時號得人。居數歲。愼齋以桑梓爲念。因事以歸。還復之官。每鬱鬱不樂。作罷烏賦以見志。適有持憲節者。貴其逢迎。以貴勢臨之。歸志益決。又以長子喪。乞歸養。當道重其去。欲留之。獨御史留君謹。謂君之歸係風化不小。慨然從之。既歸。而父母年皆耄耋。朝夕左右。志養不違。或具舟舫而燕適。侍杖屨以徜徉。親心無不豫焉。及二親相繼以壽終。自殮至葬。一以朱子家禮從事。雖老而猶毀瘠。雖久而哀不忘。人以爲難。縣令欲以孝行上聞。力沮止之。與其弟睐。怡怡相樂。終始無間言。其族蕃大。則追復遠祖祀田。歲時祭祀。爲實集宗訓誥以聯合之。有貧乏則加以周恤。鄉鄰有忿爭不平之訟。皆化息焉。其治生則種粟插杉。爲終焉之計。日以詩書課其子姪。無一毫外慕意。獨每聞邊患及郡邑旱潦。則發形於色。見公家弊政。民所不堪。則憤懣太息。其爲學雖不廢舉業。而志專爲己。嘗類集朱子讀書法。以存心主敬爲先。致知力行爲務。不溺於記誦詞章之習。爲文不事雕鐫。無險怪華巧。惟以理勝。著雜札。尤精於草書。自成一家。人得之者如獲珙璧。歸自江浦。而家食者殆二十年。鄉邑子弟及四方學者。考德問業。戶屨嘗滿。嘗書太極西銘。以示爲學本原。及舉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爲窮理之要。又嘗謂學者曰。學貴有用。然須是養氣。氣充天下何事不可辦。故從之者隨其方分。咸有所得。學者不敢道其姓字。皆卽所居稱爲文山先生。令聞廣譽。日新月盛。工部主事林沂。刑部主事潘府。御史余濂。咸薦其才行可大用。皆格不行。楊文懿公在吏部。欲用爲提學。亦不果。甲子孟秋。以愼齋忌辰主祭。少勞。重以偶感。遂寢疾不起。嘗曰。消息存亡之理。吾見之已審。卽死何憾。一日強起。索筆寫遺命數條。大約以耕讀爲業。忠孝爲念。喪葬勿徇俗爲禮。語甚切要。疾既革。作一贊云。濁質濁氣。去物去欲。一點靈光。依然尚在。命孫謹書之。晤坐。命遷正寢而終。距其生宣德辛亥。享年七十有四。娶方氏。行人司正琰之女。甚有婦道。克配君子。子男三。長翀。早卒。次卽翯。由文安教諭舉壬戌進士。授今官。季翥。舉戊辰進士。今知長洲縣。女二。姪深。孔憲。

其婿也。孫男八。曰濂。滈。謙。誠。學。滋。誘。其所著有五箴解。朱子讀書法。周易傳義舊聞。等書。所謂詩文有太學。江浦。還山三稿。藏於家。其世系本末。其子所述俱詳墓誌。而學行之懿。備於門人方豪所狀者。茲不悉著。夫以君之所立如是。而終不遇焉。其殆天之未定。或者將以啓其後耶。乃爲之表曰。嗟嗟吾君。其學爲己。其仕爲親。有卓其行。有蔚其文。人之所惜。何讓劉楊。子之所志。茂叔伯淳。業雖未至。志則已夠。祿位弗逮。不顯其身。經綸有始。不亡者存。繼聞奕奕。子孫振振。一時之屈。來世之伸。吁嗟乎吾君。

荊溪處士張君墓表

正德己卯正月丙子。荊溪處士張君以疾終於家。其家嗣工部主事大輪。衰絰踵予門。拜且泣。曰。先君力於爲善。篤於教子。期以大昌厥家。而不肖孤。駑劣無似。不能有所樹立。以顯揚萬一。爲罪大矣。今不幸遭罹大故。攀號不逮。發引有期。而墓石未有刻文。愈重不孝之罪。敢具事狀。丐一言以發其潛。使先君德善有聞於後。則雖死不朽矣。惟先生其念之。予謝以耄荒不文。不足辱命。而工部固以爲請。弗獲辭。乃按狀而述焉。君諱軸。字公佐。別號荊溪。其先汴人。五季時。有爲吳寧縣令諱湖者。挈家於邑西之托塘。其始祖也。吳寧後改東陽。故今爲東陽人。在宋中葉。有舉八行不起。賜號沖素處士。曰志行者。其十五世祖也。曾大父曰原仁。贈禮科給事中。大父曰福。歷出粟濟荒。賜官不受。父曰昂。有隱德。嘗厭城市喧雜。卜居城南之荊浦。而君生焉。母陳氏。君自幼穎敏。解事。剛果有爲。其讀書務爲有用之學。皆取經傳之切要者。熟誦於心。又取格言之有益者。悉書楹壁。其論事不爲無稽之言。或隨事而辨析其理。人莫能及。或因事而逆陳利害。後皆有驗。其父常語人曰。此子器識不凡。必能大吾家矣。比弱冠。居父喪。雖哀毀瘠甚。而經理喪事。皆克如禮。其母寢疾。蹐七年。而抱持臥起。供饋甘旨。無不順適。或扶掖就廁。而親滌溺器。亦不以爲勞。及母歿。哭踊垂絕。自殯殮營葬。以及虞祥歲時諸祭。悉依家禮。不作佛事。几筵上花瓶中插梅一枝。後忽吐花成實。人以爲孝感。其處兄弟。友愛中不忘規正。伯兄嘗加以非禮。則引咎自責。卒致感悟。其侍兄疾。恆以手取其便之結。不憚其穢。治兄之喪。亦如送親之終。而務盡其禮。及二兄繼歿。撫育二孤。無異己子。有長而破其產者。泣而責之。仍爲經紀其家。此其孝友之行於家者也。其治家嚴肅。內外嶄嶄。而教訓諸子。欲其敦本務實。知稼穡之艱難。言行不容虛妄。服食不許華侈。或交非其人。痛加禁絕。使大輪爲舉子業。課責尤嚴。或從師遠遊。則勉其刻苦有成。又曰。窮通有命。而學業成否則係於己。又曰。人顧立身何如。古之負重名於世者。未必皆享榮祿者也。及其登第後。欲乞歸省。則以書止之曰。汝既出身事君。當精明盡職。能有所立。光我多矣。奚事於定省乎。既而官食南都。復以書教之曰。作事須令後可傳述。又宜保全名檢。勿苟慕富貴。他書往往類此。未嘗一及於私。此其愛子之教以義方者也。其處宗族。恩禮周至。有不給者助之。在鄉行尤加謹敬。有老而無以爲生者。則倡率族人之富者。月給其食。死則爲衣棺葬之。族衆間有違言。則以大義正其曲直。聞者心服。子弟有乖禮法。面責勿貸。有取非其義者。皆使自知。咸懼其直。或卽以歸之。有取祖塋邱木者。皆與衆議罰。以所罰之財。歸之公堂。積爲修理祠墓之費。而衆知所懲。親戚鄉黨有不相成者。一言勸之。莫不釋然。幼嘗師事里中陳元。至老不廢師禮。平生輕財樂施。賒貸未

晉計息。貧則不責其償。隣里有疾者。必為之求醫。死喪則視其所乏而周之。葬埋無所者。與之以地。有胡某者。家數口。疫死殆盡。皆為之醫且葬焉。平日雅尚斯文士。經其里。必延而資之館。留累月。無怠容。邑令巢君長稅役。衆皆於稅外科取殺羨。為執役之費。君獨無所取。又委君剖直民訟。亦不受報謝。君嘗謂死生禍福。任其自至。命卜師巫覡惑人為甚。皆屏絕之。不使及門。此又其睦婣任恤之施於鄉邑者也。一日忽以書諭大輪曰。吾終老諸事已備。但欠汝一面耳。時工部以秩滿將奏績。遂取道急歸。歸拜牀下。見君容色異常。不勝悲戚。召醫請藥。靡所不至。病日加劇。疾既革。猶與諸親族告訣。語諸子曰。吾素不惑異端。汝毋以浮屠治吾喪也。言訖而逝。君生天順己卯九月丙子。至是歲又為己卯。卒年適周六十。其配瀛氏。同邑名家女。有賢行。善事君子。德音不遂。生四丈夫子。長即大輪。正德甲戌進士。為工部營繕司主事。次大檢。大觀。大較。女一人。適同鄉何坊。孫男六人。應奎。應昭。應辰。應文。應箴。應祥。孫女二。大輪將以再明年二月十九日。舉柩厝於興賢鄉寶山之原。云予於荊溪雖未獲一面之識。而雅善於工部。世稱不知其父視其子。觀於工部之賢。飭躬厲行。勤學好問。而志於求道。不肯苟同於俗。非有得於義方之教。而養之有素者不能。則君之德善淑於其家者可徵。而其他懿行之隱。表儀于鄉邑者。亦可推而知矣。若荊溪者。豈非所謂一鄉之善士。而庶幾三代之遺民矣乎。故為表而出之。以式其後人。若乃立身行道。流芳百世。以大顯乎荊溪者。則在于工部。而區區不斐之言。曷足為輕重哉。

陳府君繼芳墓表

侍御陳君元習狀其曾大父繼芳府君之行。而以書介其友東湖黃道卿來謂予曰。某不孝。曾大父既歿且葬八十餘年矣。而墓石未有刻文。累世之積。鬱而未章。為之後者無所逃罪。某自舋罪。顧祖父遺誥。即思所以顯揚光大之。乃今雖叨末第。從六察之後。而乏濟時之具。不能樹勳揚休。以光昭其先。朝夕思念。願得執事一言。為之表章。使前人德善有開于後。以少逭不孝之罪。是所望也。予謝以庸耄不文。不足辱命。辭而去之。已而侍御欽承朝命。出按雲南道。經敝邑。因介邑宰發侯枉過陋巷。復申前請。必欲可言。以發幽潛於既往。起永慕於方來。則吾曾大父雖死不朽矣。惟執事其哀之念之。隨以狀進。予辭不獲命。乃按狀而述焉。府君諱芳。字繼芳。姓陳氏。蘇之海虞人。自某曾祖伯陽。祖孟遜。父仲祥。世以仁厚相承。為邑城望族。至君尤温厚慈良。敦尚禮義。鄉稱長者。遭元季之亂。寇陷郡邑。衆皆逃匿。君與其父亦嘗徙出外。兼治農末。克勤以儉。再植有家。迨及聖朝削平寇亂。天下乂寧。郡邑舉君總徵一縣租稅。君委身奉法。使民惟正之供。不以一毫自私。民皆德之。課入歲充。自洪武永樂至於宣德。六十餘年如一日焉。他若恤貧周貧。拯人所急。及興廢墜。皆力行不倦。邑中儒學頹弊。舉君敦匠事。而事事不苟。速有成功。其為善可謂有恆者矣。君嘗於其家構堂五楹。有一巨蜂來止中棟。衆蜂以千計。尾綴若旒。不及地者二尺。所集蜂旋於外者。不計其數。人以為瑞徵云。又嘗作重屋。積書其中。顏曰崇善。日游息其間。中歲後悉以家政付其子。凡門外諸勢利之事。不復知也。有司行鄉飲禮。必延致為上賓云。嘗自謂平生無非義之為。子孫其殆有顯者乎。某年月日。以疾終于正寢。得年八十有八。葬于虞山東北麓祖家嶺之原。本邑人為之罷市。

送者顧相接也。君娶解氏。慈祥簡淡。好誦釋氏書。平生不御葷肉。生子男四。長叔維。克紹德義。以孝行聞。次叔綱。叔瑛。叔樞。孫男六。曰毅。禾。積。穗。秩。程。而積以子貴。贈監察御史。曾孫男十有六。曰某某。而元習即侍御君。寔為翰林檢討。其最少者也。觀狀之所述。如是則府君之世德。既有開於其先。而遺澤又克昌於其後。身雖居市。不為市道。而篤於為善。不二其心。謂為一鄉之善士。非耶。使其獲聞聖賢之教。而務學以修其行。則所就豈止為今世之士哉。昔韓昌黎誌貝州李司法之墓。以錫為其孫。有道甚文。而謂李氏之德必發起而大者。於是乎在。今侍御與內翰。皆府君曾孫。而學道能文。卽今日之錫也。陳氏之起而大者。不在茲乎。予淺陋不斐之言。不足為輕重。敢誦昌黎之陳言。使刻諸墓上。以告於後之人。

行狀　附

永平知府姜君行狀

君諱鏻。字廷器。本姓徐氏。其先世家壽昌。再徙嚴州之鳳林。至君之高大父亦一翁者。婿于姜。子孫因冒姓焉。大父爲隱翁。積德累善。始昌厥家。父徽州府君。仕雖不顯。而廉慎有聲。所貽謀遠矣。徽州四子。君其季也。天分極高。讀書不數過。輒成誦不忘。爲舉爲文。度越流輩。景泰癸酉。以詩薦於鄉。天順庚辰。登王一夔榜進士第。授山東寧海州知州。蒞政勤敏。纖悉必親。其興民之利。以耕桑多寡為賞罰。而惰者知勸。驗丁產高下為輕重。而役者始均。於富歲斂民之羨餘。使歲出有餘。儲之大家。遇艱食則發而賑之。不責其償。而荒始有備。其去民之蠹。則禁治諸惡少之目為彪虎者十有二人。而豪猾為之斂手。奏革戍山衛軍職之無狀者十餘輩。而武人不敢為暴。訟者在庭。是非立判。不以屬吏。而猾胥無所售其奸。萊陽民有誣其仇家十六人為強盜者。辜弗能辯。搒掠成獄。已斃七人矣。乃訴諸朝。願質於君。君為察其誣而釋之。人服其明。州人樸陋不學。君為作新廟學。而教勸之。士始有齒於科目者。又立社學。刻小學。選子弟之俊秀者八百餘人。教之讀書習禮。而陋俗始變。州人薄於治喪。死者以席裹屍。擔穿竹而瘞之淺土。君為新置十有三萬。民始知送終之禮。州俗多淫。君下令婚姻不得論財。以時婚嫁。其男女怨曠者三千有奇。而淫風始息。又首養濟院。民之煢獨鰥寡者。使無失所。於是州人舊所流亡於外者。聞君之政。皆相率來歸。復業者至若千餘戶。先是夏秋旱。君禱之即雨。遂為有年。越三歲。麥大熟。有一本兩岐。成三岐。五岐。至九岐者。民瑞之。爭持以獻。君辭不敢當。人歌頌焉。有蝗生福山萊陽之境。侵黍且盡。君以為憂。比入州境。蝗乃悉死。州東昔山狼出害人。君為文自責。以告社稷山川諸神。而狼斃於野。時巡撫山東都御史賈公銓。原公傑。翁公世資。和繼列君之治行于朝。三奉詔旌異之。且進其階奉直大夫。贈封其父母與妻。誥詞有公廉之聲。著于[illegible]端。嘉祥之治。孚於海國。惟茲卓異。是用旌褒之語。未幾擢知贛州。贛為江西劇郡。積訟叢委。犴獄充滿。君為之明紀綱。剔奸弊。飭廢弛。而政始有經。日覽訴牒。動以千計。剖決如流。察其蠹隱。吏不得資緣為奸。贛州有商人舟貨夜泊江滸。而舍舟登岸觀戲者。居民劉氏。瞯其亡而攫取之。商人訟劉劫其貨。部使者史公璐。索其贓具存。將寘重辟。君悉其情。力與辯。得不死。瑞金廖某。持所殺人。部使者

陳公琦。以廣當大辟。將罪其二弟。以從而加功。君謂其弟雖皆操刀爲從。而死者惟有所傷。似非加功者。陳梧。遂減死論。寧都民賴氏遭盜。因誣其仇家。而訴於府。君訊之。無他佐驗。遂白其誣。其用法平恕如此。郡城東西瀕江。民無業者。皆瀕江依城。爲豆區之肆。以謀衣食。衛百戶王某。求貨不得。奏令有司廢之。事下郡中。君上疏極言其不可。遂得不廢。民賴之。會邑城且圮。武人守城者。建白于巡按御史。欲以民修其七。而軍乃三焉。君謂兵將久私其地陸之利者。宜任其責。民貧不可勞也。卒不從。寧都地接建昌。有詭剿寧都之半。卜地洛口。以爲新邑。而隸之建昌者。非聞諸朝。檄君會議。君知其地不可邑。且新邑之分。富人是利。而貧民之病也。乃屬其民問之。持不可者甚衆。遂寢其事。議者猶或非之。未逾年。當處洛口山賊爲亂。始服其先識云。其爲政之利民如此。前郡守曹某。始遷廟亭。而兩廡皆草創。爲風所敗。君請兩部使者史公。得白金數百兩。而新之。學制始備圖譜。考古制。作大成祭器。而釋奠始克成禮。又築養正書院。以修小學之教。簡屬邑秀民可備雅者。爲之擇師。而受業焉。以康齋吳聘君。嘗修鄉射禮。使諸生習之於學。以教其民。庶幾得爲國以禮之義。會昌有洞曰常和。民負其險。附多強梗弗率。凡有鬪爭。輒稱兵相賊殺。時或有爲亂者。有司未如之何。姑當之而已。君遣二耆老往諭之。民皆俯首聽命。願供賦役。終君之去無梗化者。其威德服人又如此。在贛七年。政方大行。而以內艱去官。服闋。改知永平。永平京畿近輔。政繁賦重。民不堪命。君平其賦役。理其冤滯。而痛繩其怙勢奸政者。一如寧海贛州之治。而仁惠加焉。其地北邊邊邇。營衛四列。兵部以君有才略威望。檄治邊防。凡軍旅之在境者。悉聽節制。君時已得疾。與行營衛。一號令。簡軍民肅然。永平猶有義勇。久不教閱。君爲增選至數千人。除其戎器。以時而講武焉。君始得疾。猶日親政務。久之弗愈。乃上疏乞致其事。當道者以君甚愛得民。留之使臥治焉。疾已不可爲矣。以成化壬寅九月九日。終于任。距其生宣德丁未十一月癸卯。得年五十有六。配嚴氏。有賢行。以君貴封宜人。生子六。長麟。丁未進士。次鳳。早逝。次鵬。次克家。次能。次龍。皆業進士。季曰驥。尚幼。孫男若干。女若干。君爲人長身玉立。隆準聳顴。姿貌魁傑。器識通敏。遇事輒得肯綮。雖甚繁劇。處之怖然。爲學博於經史子集。務通大義。不規規於章句。尤喜孟子。至老不釋手。爲文根據理道。明暢通快。如其爲人。平居恆自整飭。若不相褻。月必公服謁母中堂。然後退受諸子婦省謁。常恨少孤。親不逮養。奉承遺教。罔敢失墜。事生母太宜人。以孝聞。分祿於寧海。迎養於贛。凡可娛心志適口體者。無不爲也。太宜人耄而目昏。皆以舌舐之。疾祝禱藥。衰不解帶。繼遭大故。哀毀骨瘠。其治喪一以家禮從事。不用世俗浮屠法。葬時與兄廷用。同廬墓側。墳土乾。始歸。事諸兄恭而有禮。教子弟嚴而有方。祭祀以時。必精必潔。享賓有儀。必豐必腆。三縣州郡。每爛而出。燭而入。炎暑浹背。日不暇食。皆大書榜公堂云。治官事如家事。以民心爲己心。於寧海則書吳隱之貪泉詩於屏風以自警。在贛又以戒得榜退居之齋。卒於永平。遂無百金。其飭躬廉行有如是者。晚年涉歷既久。造詣益深。論事必先于義理之辨。論學必貴於體用之全。論士風必本於廉恥之說。語必精當。所著有凝香集。論喪禮書。詠史詩。藏於家。嗚呼。古之言良吏者。曰以治得民。君之爲治。可謂良矣。少出緒餘。試諸州郡。而遺愛在人。章章若是。非以治得民者乎。使天假之以年。而完其用焉。則其所就。豈但爲二千

石之良而已耶。可勝嘆哉。諸孤奉柩南還。以君卒之明年十二月庚申。葬于甘棠鄉安山之麓。謂余少從君遊。交最厚。荷教最深。而知君爲最詳也。乃具疏遺事。俾爲之狀。將以乞銘於文章鉅公。而圖其不朽焉。予雖鄙陋不文。追惟平生。誼弗可辭。故爲類次其世出歷官。與言行之大略如右。然巨細畢錄。不致簡略其辭者。將以備立言君子之采擇也。謹狀。

莒州知州葉君行狀

君諱盛。字昌伯。姓葉氏。別號虛室。世居蘭谿瑞山鄉峴山之陰。曾大父某。大父以謙。父鑄。皆以德善稱於鄉。母沈氏。君幼有敏質。誦詩屬對。皆過人。大父奇其不凡。鍾愛之。命從伯祖長史公以治舉子業。期以科第起家。甫成童。已能操筆爲文。比入邑庠。文譽日起。諸老生皆斂手推讓。天順壬午。以詩領鄉薦。上春官。不偶。卒業南雍。益進學弗懈。成化乙未。登謝遷榜進士第。試政尚書膳部。以公事使外。便道歸省。適其大父年登八秩。朋舊咸集。君烏紗綠服。奉觴稱壽。人以比之晝錦之榮。丁酉還朝。銓授山東莒州知州。其民素稱桀黠難治。君以孔子無欲速一言。呂舍人當官三事。揭諸座右。一新庶政。興學校。均徭役。撫流移。恤孤寡。抑豪強。除盜賊。皆具有條法。鞫斷獄訟。必盡其情。又修葺諸壇壝。以嚴祀事。期月之後。百廢具舉。明年州旱蝗。君虔禱靈祠。雨以時降。蝗亦尋滅。其後麥秀兩岐。穀生九穗。城隍有白燕。稍擇者十餘年至是復華。民以爲祥。而歸德焉。部內諸邑少有乘凶荒爲變者。君以計擒誡之。因請建十字路巡檢司。以備不虞。民用安堵。部使者以爲能。遣檄旌之。民饑且疫。君發所畜金帛以萬計賑之。病者則濟以粥藥。民來就食。活者甚衆。沭水善泛。行者病涉。君作舟以濟。民懷其惠。號葉公渡云。造九載將滿。士民交章赴當道。乞加職留任。而巡撫巡按諸部使。更以羊酒綵幣獎勞焉。天曹採奏最。遷秩。而君俄以內艱解歸。豪猾有以非法事誣君者。幸當道素知君爲直其事。卒無所汙。蓋君居官嚴厲。人無所售其奸。故以此得名。而亦以此獲謗。君自是不復有仕進意。然輿論至今猶惜其才不盡用也。君天性孝友。事祖父。事父。及諸長幼。咸得其歡心。在官皆分俸爲養。時適有輸金賜冠帶之命。君即以俸金請給冠帶爲祖父之榮。及居母喪。克謹於禮。與諸弟相友愛。嘗風日佳時。率子弟。具肴輿。舉其祖。若父。若季父。周歷林圃。徜徉峴山之陽。笑談爲樂。又盛營田宅。置金帛。以施予其姻族。不少吝。群從子女有孤者。助其嫁娶。姑妹有適人而貧者。資之以立其家。有貧而產女不育者。助金穀以勸其育。內外親戚當於治生者。貸之金帛。不責其利。其積財能散類如此。君皆以悼亡之戚。自營幽壙於梅谷山。因修治故梅谷道院。結小蓬萊於其側。更號梅谷居士。其所著詩文。有梅谷稿。藏於家。弘治甲寅某月日。以疾終於家。距其生宣德乙卯某月日。享年六十。娶同里王氏。繼淳安邵氏。皆先卒。又繼錢塘王氏。生一子。曰澤。今爲國子生。孫男三。英。華。蕃。女二。婦。娶。俱幼。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梅谷山與王氏邵氏同兆。澤謂予少遊鄉校。與君同硯席。最相知。請爲之狀。但君之遊宦在北。而予臥病山間。弊迹不出。莫能悉其行事之詳。姑因澤所錄遺事。撫其大略如此。以俟立言君子採擇焉。謹狀。

序文

濟泊生鄭君晃挽詩序 以下挽詩

挽詩何始乎。其倣諸古虞殯之歌乎。蓋送葬者歌以挽柩。即莊周氏之所謂紼謳者也。漢田橫死。吏不敢哭。但隨柩敍哀以爲挽歌。厥後相承。遂以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士庶。是則哀死之辭。而因以爲引紼者之所歌也。近世士大夫於故舊交游之喪。或相去數千百里。不能匍匐往弔。執紼臨穴。於是乎有哭之以詩者。則非復爲挽柩之用。而徒以寄其哀耳。蓋一變矣。又有孝子慈孫。不忍死其親。而托諸能言之士。爲詩以哀之。則今之挽詩是矣。是又一變也。夫以生不相知而哀其死。不幾於諂之無從者乎。然以孝子慈孫之故。不逆其情。與其人之平生有足哀者。則爲是以洩其哀。事雖非古。其亦庶乎禮之以義起者歟。衢之常山有濟泊生鄭君仕顯者。自幼穎敏。強記博識。嶄然不羣。嘗侍厥考宦游晉中。從先生長老考德問道。業進士。受詩書兩經。尤善於琴。晉之人士咸愛重焉。其居家事父母無違禮。又嘗修譜牒以尊祖。肯堂構以遺後。偉然奇器也。夫何有才不壽。弗究所志。是固有足哀者。卒之年僅二十有二。子渥甫三歲。懷猶遺腹。厥配徐氏操柏舟之誓。寒燈孤幌。鐵心石腸。鞠孤養親。餘二十載。以節孝稱。乃今渥克有成立。愛始索諸名士大夫及君故所相知者。得所爲挽詩若干首。裒爲一帙。間因其季父侍御公謁予爲序。予謂鄭君於是不死矣。有妻守節。有子克家。又有難弟。致位六察。顯融于時。餘澤所被。不既厚乎。而諸薦紳之詩。又足以發潛德之幽光。播芳聲於不朽。豈直薤露蒿里哀死之云哉。君之目固將瞑於九泉而無憾矣。是用序而不辭。

抑齋陳君挽詩序 徙之父

曩予承乏僉閩憲事。聞諸父老言閩江之上有隱君子焉。問其人。曰陳君叔復。而詢其行誼之詳。則曰君爲故封監察御史仲昌之季子。而翰林侍讀叔剛、湖南憲副叔紹之弟也。家世顯融。而邱園自貴。恬抱利器。質粹弗衒。以孝友之政施諸家。以婣睦任恤忠厚長者之行。儀於其鄉。以儒者詩書禮樂道德性命之學。教其子與兄弟之子。禮致賢士大夫與之游處。嘗語之曰。吾聞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爾曹當志其遠者大者。毋徒以明經術取青紫爲也。故其從子江西方伯文耀。鄉貢進士某。與其子文用。皆有得於義方之訓焉。晚年謝務脩仿。自號抑齋。南昌張內翰廷祥。嘗爲記之。君之爲人若是。豈非鄉之善士也耶。予時將造其廬而問政焉。君已不復作矣。予復以病免歸且十餘年。聞文用以進士起家。由潮州推官。入拜監察。君亦以子貴推恩。追贈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予又喜君之不死也。乃者文用奉敕書按治於閩。間與予相見。道舊故。出詩一帙。俾爲之序。予受而讀之。則君歿之後。其鄉人失所儀刑。相與歔欷太息。作爲蒿里薤露之遺音。以相紼者之謳。與凡縉紳君子之思賢懷德。不能自已。而形諸嗟嘆詠歌者也。是君平生行誼。能使人感慕而不忘者。不幾爲諂之無從已乎。予雖弗獲識君。而雅知方伯侍御之賢。其文學政事。表表於時。使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有以徵諸父老之言爲不忘也。然則諸君子之詩。所以發潛

闡幽。而哀悼之不已者。亦豈無從之諂哉。故爲述其所聞。序諸首簡。使後之讀是詩者。得有考焉。

繼慈哀些序

浙藩參議衡山吳公某。行部之暇。訪余山中。出示繼慈哀些編。而泣告於予曰。吾母太宜人武氏者。方其少時。擇所宜歸。不輕從人。而至於愆期。有孟光之志。先戶部公聞其賢。求爲繼室。以訓吾兄弟。不幸于歸五載。而喪所天。吾母堅柏舟。有共姜之節。煢居匹處。朝夕劬劬。供炊爨織紝。以衣食吾兄弟。而進之於學。卒成二子。並以科第起家。列官中外。是雖藉母之鞠育。以隨方進者。弗能過也。晚歲以某貴。兩拜恩封。某時爲戶部尚書郎官。出使外藩。得便道歸省。承歡月餘。方圖終養。而竟以一疾奄然弗起。其爲悲痛可忍言哉。不肖孤幼失怙恃。賴先宜人長育成就。式勤且瘁。以有今日。生不克養。已抱終天之恨。沒又弗能昭示德善。以垂不朽。其何以慰吾親於地下乎。所以發潛闡幽。而相予之哀者。幸有諸君子之詩在焉。願吾子一言以序之也。嗚呼。世之爲繼母者。當夫存之時。不用虐其子。使之食梓花衣蘆絮者鮮矣。況于盛年夫亡。而能守節以成其子。若太宜人者乎。迹其賢行。雖程穆姜。芒慈母。豈能專美于前耶。此參議公之所以感慕終身弗忘。而諸君子之詩。所以哀悼而嗟嘆之者。亦豈無從之諂哉。故爲書諸首簡。使後之讀是詩者。得有攷焉。

吳柏軒挽詩序

柏軒吳公諱維。字賢之。湖南衡山浙江參議某之兄也。少游邑庠。種學積文。屹屹弗少懈。始舉進士於鄉。褎然爲列。主司錄其文以式後學。而不偶於春官。以銓高等出宰靖安。公明敏有節概。蒞官三月。而庶政益新。冠蓋輻輳。民方向化。忽遭內艱歸。以哀毀致疾而卒。遠近聞之。莫不驚歎悲悼。其故所相知者。以柏軒之學之材之懿。宜有以昌其施也。而不假之年。弗究於用。方引而遽遏之。既逢而復喪之。何其不得於天若是耶。乃相率爲詩。抑按蒿里薤露之遺音。以相紼者之謳。以致其悼惜之意焉。少參公不勝其孔懷之戚。乃裒集是詩。將以爲柏軒不朽之託。間出示予。而屬爲之序。予聞古之君子。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不朽。非是三者。則雖貴傾一世。富擬封君。終與禽獸草木同腐耳。其能不朽也者幾希。然雖有所立焉。非託諸文字。亦豈能久乎。若柏軒之學焉而文足潤身。仕焉而政足及物。其志固將有所立矣。雖其身弗克壽。志弗克酬。未能就其所立。而獲稱於當代之君子。發其幽潛。播諸聲詩。使讀者思見其人。而有無窮之悲。則雖死猶不死焉。昔秦人之死者衆矣。而子車氏之三良。托于黃鳥之詩。至今不朽。則是詩所係。不亦重乎。此少參公所以深致其意也。予雖未獲識柏軒。而辱游於少參。觀其驟蹤所至。卓有賢聲。意必有賢父兄。而信作者之不苟也。故爲序而不辭。

守菴林公追挽詩序

大司馬三山林公瀚謂某曰。吾先公守菴。永樂中舉進士。歷知州縣。而終撫州知府。述事五郡。三任牧民。咸有政惠。天順初。謝事歸休。後以瀚貴。三承恩典。初贈中議大夫。贊治尹。再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又加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有兩朝之綸命焉。瀚既舉焚黃之禮矣。復求縉紳諸公爲追挽之詩。錄次

成帙，用慰先靈於九原，予其爲我序之。人之言曰：近世人子於喪親之際，煢煢望望，哀痛迫切，不能爲心。故又托諸能言之士爲詩挽之，其與薤露蒿里之歌以挽柩者已不同矣。今吏部公謝世踰數十年，非復哀戚之時，尚爲而追挽之乎？士戚生而不偶，志弗克伸，而死有遺憾，使人悲哀痛惜而不能已，則有詩以洩其哀悼。今吏部公自少而壯，登高科，爲美官，名聲昭於時，科澤施於人，其志無不得焉，已非若彼之不偶者矣。況有賢子孫，世其德業文章，遺時得位，光榮碩大，而諸承優渥，貲于泉壤，可謂顯親揚名孝之大者，乃人情之所至樂，亦奚以追挽爲哉？予謂大司馬之志，非可以常情議也。其猶稚子所謂事父母自知不足，永言孝思者乎？昔唐楊嗣復爲禮部侍郎，其父於陵自洛入覲，嗣復率其門生往迎，元白諸公皆在焉，當世以爲美談。宋王溥爲宰相，陳堯叟爲樞密，皆有親在，二公皆對客侍立，終日客不能安，士大夫皆以爲榮。位隆宰輔，而親猶在堂，豈非人子之至願也耶？今雖贈官二品，追崇二代，而先公弗克享受於生前，視彼之觀庭桃李，侍立對客者，尚有愧焉。則大司馬永言孝思，能不重有感乎？拜恩之日，痛音容之不接，而哀慕之者新，則追挽之詩，可無作耶？縉紳諸君子雖不及見吏部公，而觀其克開厥後之盛，有若大司馬焉，則其思賢懷德，高山景行，而發於挽詩，亦自有不容已者。夫豈無從之泣哉？故推本大司馬終慕之孝，以序夫作者之志，使後之讀是詩者，得有考焉。若吏部公行業之懿，與其惠政之績，已具於墓文及他志者，皆不著。

趙郎中挽詩序

余友趙君有年，爲尚書工部郎中，克舉其職，甚有名稱，而弗肯屈節事中貴人，以故遂罪而去其官，比歸抵家，不數日，又以疾卒。諸孤拜辭，悼君之生不得於天，而奪其年，不合於人，而失其官，有才弗獲究其用，有親弗獲終其養，教子弗獲觀其成，而齎志以歿也。抱無涯之悲，圖所以爲不朽之托者，於是靖江令鄭君咸、順因爲述其行，以揭諸墓，而趙州守黃君邦英又爲誌於幽堂。其鄉之名勝，與凡縉紳君子之知君者，莫不詩以挽之。譯乃泣爲一帙，而泣告於余曰：先君之從游於先生者有日矣，先生無一言以哀其死乎？余謂有年之家學所自，與其歷官行事，具於誌述者詳矣，余奚以爲言哉？惟其志弗克伸，身弗克終，人皆以爲不幸而有遺憾也，予獨以爲不然。昔人謂古者以死爲歸，而所歸有不同焉。其正直於生，而得其死者，爲暇豫而歸；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爲踧躇而歸。以至於困窮而歸，憂鞠而歸，欣喜榮顯而歸者，皆視其平生所行何如耳。今世有依阿滇沮，乞墦媚竈以希富貴者，其行虧於前，名穢於後，包羞含垢以終身，所謂踧躇而歸，誰其歸路者也。若吾有年之所爲，則官雖失而於道未之有失，身雖沒而其志不與俱沒，所謂暇豫而歸，坦其歸路者乎？是固足以無憾矣，而又稱於當世之君子，詠歎嗟嘆，以發其潛幽其幽，則雖死猶不死焉。昔秦穆公之殉葬而死者百七十有九人，其間豈無有位而貴富者，然皆泯沒無聞，而獨子車氏之三子，至今爲烈。蓋以黃鳥之詩存焉耳，則君之所托以永其存而伸其志者，不在茲乎？故爲書諸首簡，以慰君於冥漠，且釋其親與子之悲云。

趙生惟寅挽詩序

邑庠生趙敬，字惟寅，自少穎敏好學，讀書過目成誦。其在學與士友講論經義，必反覆詰難，弗明弗措，而作文則默坐沉思，俟得義成章，然後操筆書之，未嘗更易一字。人以爲服膺云。凡提學憲臣考校諸生，恆居前列，而不偶於主司。景泰不第，其居家有循行，父兄宗族皆悅其孝友，人無間言。其父忽患中風不治，哀傷罔極，毀瘠骨立，因而致疾，亦不久而繼亡，得年僅三十有七。其所立如是，使天假之以年，則所就豈易量乎？因可悲矣。其妻章氏，予之女也，淑慧貞靜，不妄言笑，能恭上而惠下，內外宜之。不幸與夫不育，亦遘疾而先卒，遂以無子。惟寅殁時，惟一膝抱幼女，呱呱而泣。其弟倣因以子思桂爲之嗣，其負不孝之愆，不尤可悲乎？其平日交遊之親厚者，皆來奔問，而會哭失聲，既又惜其有才不壽，而發爲詠歎嗟嘆之辭，以致其哀悼不已之意焉。今年春，外甥思桂忽來告曰：先君忝居甥館，荷教多矣，但其不幸早世，而齎志以歿，不肖孤時方在襁褓，未有知識，不能乞銘以誌其葬，不孝之罪大矣。賴有先友諸君子哀挽之詩在焉，今哀聚成帙，願得一言以發明作者之志，以垂示後人，則其生雖不偶於時，死或有聞於後，雖死無憾矣。予謂惟寅力學而未能揚名以顯其親，居喪而弗克終制以報其親，又爲家嗣而無子以承宗祀，其不得乎天者若是，自世俗觀之，誠有不能無憾者。然其文學見推於士林，而行義獲稱於鄉黨，則得諸天者亦云厚矣。及有文人才士爲之詩章，以發潛德之幽光，而播芳聲於不泯，則昌黎所謂命雖云短，今其存實長，亦何有於遺憾乎？故爲書諸簡首，使讀是詩者，得有考焉。

梅所夫婦壽序 以下同文

蘭文獻之邦，甫稱最古，賢俊之流芳藏籍，與今之顯紳先生位顯融，隆聞望者，某既得仰休光，拜下風矣。獨山林泉石間，或有高世之士，潛德弗耀者，竊有慕焉，而未之聞。歲丙戌，甫人黃仲昭以明經登第，某辱同年，且同官，因得諮所未聞。仲昭爲予道其母氏梅所先生之賢，曰：先生姓鄭，字士芳，別號梅所，系出南湖太府後，自侍御伯玉而下，世載厥美，以學行教授閩縣，諱彥成者，先生祖也。博通經史，以詩文楷篆名于時，爲太學生，諱力久者，先生之父，仲昭先外祖也。先生聰敏端重，家學有自，居鄉以盛德爲衆所式。凡宗戚鄉里，開義有當爲者，皆以身率先，人有過，折之不少貸，無不心服者。以母老累辭徵辟，教授于鄉。鄉之有名位于時者，多出其門。如仲昭無似，幸得竊祿于朝，亦其餘教所及也。予聞而益慕之，以爲有古隱君子之風，第以未識面爲憾。越明年丁亥，仲昭謂予曰：吾舅以戊寅正月二十八日生，與妗李氏今年壽偕七秩，仲昭以官守，不得奉觴拜慶，敢取稱頌，既多請，然黃髮兒齒爲祖舅諸從友詩以祝之，既成什，將附歸以壽，以吾子辱契哉，厚而辱以氏之賢，又吾子嘗談而樂道者，願以序請。予曰：是其所謂梅所先生者耶？某雖未及見之，庸敢無一詞以道吾嚮往之懷。先生以梅自號，而清標雅韻，與梅特類，請以梅爲先生壽可乎？夫不求聞達，而甘耕月釣於寂寞之鄉，即梅之冷淡，不爲桃李態也。以道淑人，名聞四流，梅之頒袖羣芳，清芬旁襲也。黃耆台背，老而益壯，梅之鐵幹虬枝，多歷年歲，風雪不能侵也。伉儷偕老，德音不違，梅之友貞松，則慈竹同守歲寒之操也。繼今以往，且陰陽之粹，欲天地之和，神完氣充，壽考無期，將與歲鄉梅同其悠久，異日國家崇先王養老之禮，成養通或乞言，必於先生焉是取，是又梅之處周鼎饗商

鼎。時至即爲之也。昔人以梅爲花之儁者。其先生之謂乎。若夫羣士大夫之作大篇短章。舂容古雅。所以尊高年。頌耆德。而發揚賢宅相祝願之情者。無所不用其至。蓋非特爲先生壽。亦以幸斯文一脈之所由也。予故序而不辭。

章靜菴壽詩序

鄒章元益與某同第進士。讀書翰林。且譜系出浦城鄒文簡公。兼有宗盟之好。相得懽甚。居歲餘。元益每對族輒欷然有不豫色。詰之。則曰。益奉命大人來舉進士京師。以業未就。因留學焉。今茲始得一第。然旨甘滫瀡之養。定省起居之間。曠焉者七載。欲歸侍則縻於官守。迎養則遠不可致。況吾父今年甲子一週。夏五月七日。其初度也。此尤人子喜懼之日。而益越在異鄉。弗得躬奉一觴爲壽。白雲之望。能不慨然于懷。某曰。不遑將父。在古有之。豈惟今日。且元益之仕。親志也。使子而家食。雖無離違父母之心。或者不若登第之樂乎。子能秉德蹈道。恪恭王職。不虧乃行。不辱乃親。則足以樂其心。不違其志矣。用是爲養。雖三牲五鼎。殆未足爲多也。況尊翁靜菴先生。年未甚高。耳目精明。筋力強健。鬚髮猶未種種。福祿方且穀之。非日薄四山之比。子他日官成。陳告而歸。承顏膝下。亦未爲晚。何戚戚若是哉。元益曰。雖然。於吾心終有不能釋然者。必有以少致吾意焉而後可。於是同遊翰林者。感元益之義。皆曰。盍爲詩。祝靜菴之壽。俾元益持是歸獻其親。厥兄若弟嘗綵舞之餘。採四明之芝。酌鏡川之酒。取而歌之爲壽觴之勸。則靜菴聞之。必喜。喜食而飽。酒而醉。心安而身愈康矣。當是時。元益雖不在左右。猶在左右矣。元益起而謝曰。是所願也。遂摘行葦詩壽考惟祺以介景福八字爲韻。分而賦焉。元益謂某家人也。不可以無說。爰命序於首簡。某竊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靜菴之善行。吾雖未悉其詳。然觀其耆而艾熾而昌。有子賢以孝。則天之報施之厚。其必有以取之。決非偶然也。由是而加栽培焉。天之所與。將不止是。必有以符羣公祝願之辭矣。是用序而不辭。

徐母程氏壽詩序

永康徐生訪介其父友宜興司訓趙君。來過予曰。訪之先君子。明經修行。植志不凡。以友善爲未足。嘗往南都從名士大夫遊處。考德問業。而聞見益博。造詣益精。業成而歸。後進之士多師事焉。夫何學婁異尚。而累舉不第。竟齎志以終。吾母程氏。今南京大理副瑞卿之女兄也。秉德幽貞。勵行勤儉。上孝下慈。內和外順。方欲左右吾父。誕啟有家。不幸僅踰三十。遽罹大故。塞燈孤幌。柏舟燦他。屏華飾。躬織紡。益以家自勵。劬勞吹棘。進吾兄弟於學。冀終先君之志。今長兄讃明第乙丑進士。出宰崇強。迎養官所。庶幾少酬凡熊之望。而訪猶垂翅雲衢。未克成立。不可爲子。無所逃罪。吾母之生。歲在庚午。以絳老之數計之。蓋將甲子三百有六十矣。臘月六日。其初度設帨之辰也。吾心懷寸草。望切飛雲。而身羈庠校。弗克從吾兄拜祭膝下。稱觴爲壽。何以慰母心乎。鄉之士友。莫不爲歌詩。以頌難老。集以成帙。將附致兄所。爲壽觴之侑。益先生一言以序之。予以荒蕪不文辭之再四。而生請不置。趙君曰。生之季父廣東參議希哲。昔在[illegible]垣。與其舅氏瑞卿在棘寺。皆先生素所厚善。而齎爲舉子。卒業太學。又在門下諸生之列。嘗[illegible]

是雅故。欲假一言以爲壽。先生其忍恝然不肯教乎。予不獲卒辭。乃復於趙君曰。世之人子。莫不欲壽其親。而壽之則有道焉。區區不婁之言。曷足以壽人之母哉。所以壽其母者。在生之兄弟而已。若太孺人之不負所天。克成令子。婦道母儀。兩全無愧。徵諸中庸栽培之說。固有必壽之道。然未足爲壽之至也。若簡狄以契壽。姜嫄以稷壽。顏氏孟母以邱軻壽。四母者之壽。與天地相爲無窮。豈非栽培之大者乎。生之兄弟。能希賢希聖。學而德進。仕而業廣。達爲稷契。而窮爲孔孟。則其所以栽培孺人之壽者。及奚止於一世之長而已耶。此吾鄉人士友之所深望者。苟徒養以六百石之祿。而榮以銅章墨綬之華。朱紱銀魚之貴。爲安仁之花前板輿。爲萊之堂下斑斕。獻豳風介壽之酒。歌閟宮燕喜之頌。不過世俗之所謂壽親者耳。殆未足以究生兄弟之志也。吾故爲表而出之。以爲羣玉之引。

望雲祝壽圖詩序

予友盛君廷珍居太學者三四年矣。學勤行修。不自矜衒。六館士無少長。咸喜納交於君。舉之者喙相鼓也。性恬於榮進。雖舉進士數不利。亦不以屑意。惟日念二親垂白在堂。溫凊滫瀡。不時親也。恆欲請告歸省。以拘於令不果。今年春二月朔。適乃翁克高甫懸弧之旦。上距所生。蓋三百有六十甲子矣。君思慨然不能爲懷。時或登高東望。若有見者。爰取昔人望雲之義。命丹青者貌而圖之。薦紳交游之士。復爲詩歌詠其事。君彙次成軸。持謁某曰。太學何淹久不歸。十年甘旨娛親。韓晉昔大奏。今將以是歸壽吾親。子庸無一言乎。某聞之。瞿然。人之少也慕父母。已而遷於少艾。移於妻子。卒乃移其慕于仕宦。不得而熱中者比比也。盛君年踰強仕。未沾一命。猶懸懸於其親者。蓋鮮。君可謂加於人數等矣。苟充是心。當自有足壽其親者。尚何假乎望雲之祝耶。雖然。君之志我知之。養親者不以口體而以其志。壽親者不以一世而以萬世。世之人固有貴於金張。富於朱頓。三牲而養。千金爲壽者矣。而卒於草木同腐。曾不能少延其親於一日。彼豈不欲壽哉。顧壽之者非其道耳。狄梁公立馬太行。目斷飛雲。不過一念孝思之誠。非有能世駭俗之行。然天下後世。莫不景慕其人。稱頌其事不置。遂使其親之名之壽。至於今而未艾。傳所謂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者。公其似之矣。是果望雲之能壽其親耶。抑亦公之平生所以顯揚乃親而爲之壽。有出於望雲之外耶。立身行己如公。樹勳揚休如公。忠孝大節如公。則今日錦阜之雲。亦前日太行之雲也。尊翁之壽。又可量也耶。君其勉乎哉。某也猥辱君之知最久。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不敢爲世俗常語。而以君子壽親之大者。廣君之志云。

菊泉怡壽詩序 李守。名汝嘉。

衢州李侯泉南人也。起家進士。以尙書戶部郎官。來爲是州。視民之所欲惡而弛張之。摧姦強。惠貧弱。大修郡縣之學。以興文教。而城垣樓櫓之有圮壞者。亦時葺之。弗忘武備焉。旣六載而財用有成。田里熙熙無愁嘆聲。侯未嘗自以爲德。方且爲伯玉之知非。益勤其所未至。詩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者。侯其有焉。乃季秋二十四日。適侯初度。距其生甲子已三百矣。而來者未可旣也。庠序之師諸君。祇告于衆曰。侯之勤于政。仁于民。古良二千石。弗能過也。矧吾與二三子者。無小無大。從侯于遊。可

無一管以爲壽觴祝乎維玆之日菊有黃花閱古之人有飲菊水而壽者盍亦以是播諸歌詠乎衆皆曰然遂摘取蘇老泉詩氣稟金行秀德備黃中美古來鶴髮翁食英飲其水二十字爲韻人各以其韻賦詩爲壽而題其卷曰菊泉怡壽云詩旣成諸君以予於侯爲親契使其徒某持以示予屬爲之序嗚呼自天下郡縣以來今之郡守猶古諸侯也故詩人之祝其君者必以壽而祝之壽者必以物爲況若閟宮之岡陵天保之南山松柏是已夫岡陵松柏物之壽者未聞壽人也詩人猶有取焉若菊之爲物雖不以壽名而能壽人其見於神農書風俗通以及諸傳記之所載者往往可徵況其早植晩發黃中通理燁然獨秀於風霜搖落之際又有君子之道焉奚翅松柏山陵爲物之壽者哉侯之生維菊之時侯之賢比德於菊而衡之所亦多菊之地也以若人守若土而服焉其壽宜何如耶諸君之詩所以反覆詠嘆而不能已者其意豈異於天保閟宮也耶雖然侯之壽豈以一身爲哉其推之將國庇民衛人之痒痾疾痛夭昏札瘥者咸有瘳焉則衡之水皆菊潭也衡之士皆菊鄉也而奚止於一身之壽哉然猶未也其進而羽儀於天朝又將移其所以壽衡人而壽天下則侯之爲壽不尤大乎又余之所深望者

入山先生六十壽詩序

予友吾先生景嬿齋乎太末之墟而節行文學卓乎當世始出而論秀於鄉嶷然魁薦比入京師游太學六館之英欽聳推讓達官名士內交恐後貴游子弟爭從受業莫不以倫魁擬之而五上春官不一偶蓋工於藝而不工於求齊也嘗以親老棄進士舉俛就乙科得教諭江浦母夫人時已有疾弗任遠途乃獨侍翁愼齋以之官而留其妻若子養母於家居數歲愼齋忽有所不樂遂復棄官以歸政施厥家而宗黨外內莫或閒言蓋其脩以天不以人也誨人講學爲文亹亹不倦而於禮義廉恥孝弟忠信之行尤惓惓焉士類翕然興起及去江浦而家食者又十餘年矣四方學者考德問業戶屨常滿隨其才分咸有所得斯又其推以及人者也先生之裝表若是而歆然不自足焉進德之功老而彌篤其亦庶乎有道之士哉先生之生歲在重光大淵獻而今玆之歲又復在焉八月己酉其初度也以稀老之例推之蓋歷三百六十有五己酉矣而精明強健無異壯時爲壽未可量也吾邑之士某某仰昌黎之山斗有不勝其祝頌之私者相率賦詩以爲壽觴之侑而屬予序之或曰死生富貴有命在天壽非人所能爲也其可以祝而得哉天之生物栽者培之以先生之所樹立栽之深矣則其因材而篤將必有培之者而奚假乎人言之祝哉或曰不然昔稱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則天非有外於人也其不可以祝而得哉右三百篇所錄若南山有臺若瞻彼洛矣若蓼蕭鳧鷖行葦旣醉諸詩之頌其君子往往以壽祝之亦豈無其理而爲之者哉況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則壽先生者斯文之所由壽也而可以不祝乎哉予謂二說雖殊各有攸當在先生者不容於祝而有必培之天在後學則不容不祝以覬乎從欲之天也天之所在其壽之所在乎若先生之所以自處則知天不二而事天以終身俛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而前所謂二者之天又有不容計者豈曰壽之云乎以予之辱游最久而荷教爲獨厚也故不敢以他辭侯而述其所聞於先生者以爲序

壽吳晦叔六十序

予昔游鄉校友諸俊髦有吳明晦仲者從予業進士而其弟晦叔則業醫並能精勤所業予嘉其必將有成也迨予自闕謝病歸田里則晦仲已領鄉薦而晦叔亦爲醫學訓科矣夫何晦仲不幸蚤世未覩其成獨晦叔以醫之良入供職太醫不相見者踰二十年數聞其被命與六軍及五城醫事雖稱籍甚士大夫從君問方藥車馬接跡於門則其業可謂有成矣昨歲癸亥予蒙恩起廢備員南監則嚮昔同游之士在南都惟夏官員外郞黃君廷式而仕於朝者亦惟吳君晦叔焉惟與黃君相過從談舊故未嘗不嘆歲月遄邁吾生易老而久要之落落如晨星也黃君又言晦叔爾時年方英妙今亦艾而耆矣九月十日其初度也願丐一言以爲之壽予謂晦叔家世之賢內行之密與其藝業之精前秋官主事[illegible]君仁夫之文已備稱述而推本其所以壽者美矣備矣予何假於贅言哉敢謝不敏而黃君索之不置乃作而言曰吳君爲黃帝之學者也吾聞黃帝岐伯之書有所謂提挈天地把握陰陽獨立守神而壽無終時者有所謂淳德全道和陰陽調四時而積精全壽者又有所謂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恬愉自得而亦可百數者是皆吳君所素習能得其術則於壽其身也何有哉然黃帝之道不獨是也其傳於吾儒者有丹書之敬義克極其道又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壽國家於千萬世之久而無滅廢是奚止於一身之壽哉所謂上醫醫國者也吳君世業儒而教其諸子皆以儒亦有得於是乎否也君以伎駁進用何亦以儒而醫爲今日之岐伯上以致吾君於軒轅下以措斯世於仁壽則其壽不尤大乎在勉之而已黃君曰此正吳君所欲聞者請書以爲壽觴之侑

壽徐希曾母七秩序

吾婺爲浙水東文獻之邦自宋以來名公輩出立德立功立言者英風義概表表于時他郡莫及焉而今世之士罕有聞者予嘗悼徽音之莫嗣爲可愧也近以衰晩蒙恩起廢來官南雍始識永康徐君希曾以明經登第官刑科給事中侃侃論事不畏強禦有古爭臣風旣而以母老奏乞便養得改南京工科論事益切權幸側目有中傷之者幸天鑒其忠卒以無虞而志不少挫其所樹立當不止是庶幾振起頹風於鄉邦先正有光焉後生可畏殆非虛語然意其必有所自也忽太學生某偕來告曰徐君之母太孺人樓氏宋樞密襄靖彥輝之裔而武昌守仲和之孫女也爲贈刑科給事中仕家之配在室而勤女事姆訓是閑于歸而佐夫發婦德用光不幸蚤喪所天含哀茹苦維持門戶堅柏舟之節晝夜劬勞鞠其七子以長以教備鳲鳩之德其長者仲皆力業成家卓卓有立而希曾其季也居官有聲推恩及親太孺人童顏鶴髮丙丙在堂翟冠霞帔命服有耀固宜其多福綏之而壽考介之也乃弘治乙丑年躋七十九月十有七日其設帨之辰也希曾陟岵有懷白雲在望將乞假歸省而未能膝下以稱壽焉適朝廷推選廷臣之賢出佐方嶽而希曾有廣東弼參之命而是握玉節便道故鄉綵衣象笏戲舞於庭以樂其親此人生之至榮而吾鄉之盛事也南都士夫莫不爲詩以歌詠其事希曾彙爲一帙將持歸以爲壽觴之侑屬先生一言以序之予旣重希曾之賢而又樂其母之壽也乃作而言曰世有斷機之母而後有以進其子之學有

67
44B

偕門之母，而後成其子之忠，使非有賢人之貞善，亦曾何以能若是乎。是宜諸君子之侈爲歌詠，以祝其壽也。昔朱子爲劉忠肅之母卓夫人也，其詩曰，雖喜古人疏獻納，足知賢母外榮名。吾於詩母及希竹見之。又曰，生朝舉酒天香發，暖子當歌稽頌聲，則諸君子有焉，某也不斐之言，莫能發其祝願之私，敢誦是詩以爲太孺人壽，希竹往而旬宣外服，其尙以忠肅之德業勳名自勵，益稱賢人之壽於無窮，則於先正諸公可匹休而並美矣，豈徒鄉邦一時之榮而已哉。

山海齊壽圖詩序

頃予被命，起自休退，備員南雍，凡吾越諸君子之在南都者，不鄙老朽，咸辱與游，而侍御翁君尤相厚善。君世家上虞，由明經登第，出宰五河，尋以治行優異擢拜臺察，慨然有澄清志，肅憲度，補袞闕，別臧否，糾姦慝，達於大體而不事苛細，凡所建白，多切時政，公卿大夫莫不賢之。予竊以爲得無君子，斯焉取斯，其必有所自矣。已而君介其友大理陳君勉之、程君瑞卿來告曰，侍御之嚴君濟菴先生者，居於市不爲市之道，讀書好古而邱園是賁，以勤儉裕其家，以孝友爲其政，以義方教其子姪，時或鳴琴賦詩，宴遊爲樂，益深得考槃之趣者。弘治壬戌，以侍御貴，勅封文林郎、五河知縣，今年又承恩詔，得同其子服色。先生與其賢配孺人鄭氏，年皆七十餘矣。季冬望日，與孟夏六日，其垂弧設帨之辰也。童顏鶴髮，洩洩在堂，豸服翟冠，煒煌里閈，此人生之至榮，鄉邦之盛事也。適侍御以公事趨朝，得便道過家省侍，因命工繪山海齊

壽圖，而縉紳士夫莫不爲詩以歌咏其事，將持歸爲壽觴之侑，願得一言以序之。予於濟菴未獲一面，將奚以爲言哉。敢謝不敏，而二君以爲侍御之意不可虛辱也，乃作而言曰，世之人子，莫不願其親之壽，而親未必皆壽，親亦莫不願其子之賢，而子未必皆賢，願者牛毛，遂者麟角，人皆以爲壽夭賢否之命於天，而不可必也。然而傳曰，大德必得其壽，曰仁者必有後，又若有可必者，其故何哉。蓋天之生物，栽者培之，理則然也。今以濟菴爲之父，而伉儷皆壽，福祿來崇，以侍御爲之子，而高爵顯官，榮及所生，其父子所願無弗遂焉，謂非天之可必者耶。然非有以栽之，能若是乎。是宜諸君子之嘉嘆而咏歌之也。夫濟菴既栽於前而獲其培矣，繼今侍御其尙益加栽植，以晉天眷，勵揚休而流芳竹帛，若鄉之先正杜祁公、李莊僖、劉忠公焉，則天之保佑申重以培乎濟菴者，庸有既乎。其福祿壽考，殆將與南山之不騫不崩，東海之不盈不虛者，同乎無疆，而大遂其所願矣，夫豈止於一鄉之榮，一世之長而已哉。斯固侍御繪圖之意也，愛用書諸首簡，以爲擧玉之引。

壽松圖詩序

吾邑著姓，稱蠡湖郭氏，自其先世處某翁，積德累善，用昌厥家，若子若孫，世載厥美，以培以植，益大以豐。再世後，官部署職臺憲者，相望伯仲間，逮今中舍君，又以科第起家，爲時顯官，羣從子弟皆彬彬文雅，有謝庭玉樹之風，符穆之盛，貲產之富，甲于一邑。其宗子曰時端者，中舍君之伯兄也，質良行淳，篤於友愛，尤善治生，克充其宗，於泰中嘗以入粟佾軍，賜冠帶，又嘗糴他邑穀，貸族人之飢，弗入其息，自築別墅一區，名曰湖東草堂，屋外環樹松竹，翠色落牖戶間可玩，几上無長物，惟古人詩一帙，暇則取而歌之以自

適，客至治具和飲，微醉輒罷，其積財能散，雖散不匱，有如此者。今年某月日，春秋五十，中舍君親壽松圖，索諸縉紳詩以爲壽觴之祝，俾予序之。昔人謂松有正心勁節，用因其木，君子儀之，請以松爲時端壽可乎。名門右族，其生也得於天者固厚，而所以養其生者又無不厚，其於多福之綏，壽考之介，蓋有不期而然者。皆若松然，托根崖谷之間，其地幽，其泉深，其土沃，夜氣之息，時雨之潤，沆瀣之華，注於內，日月之光薄其外，而斧斤不能近焉，因宜其生意勃勃，敷榮暢茂，鬱然蒼然，拔地千尺，其高干雲，其大蔽牛，挺然獨異於凡木也。諸父昆弟，比比顯融，而獨托跡田里，無榮禰進，松之深林獨秀，不與紅紫爭春，屈於財可推以及人，松之有子可以薦豆籩，有苓足以充藥餌也。春秋之富，垂垂半百，而肌髮略不少變，耳目精明如少壯時，耄耋期頤，蓋將進而未艾，松之四時青青，不改柯葉，擬冰霜，貫歲寒而後凋也。繼今而往，益修孝友敦睦之行，忠厚長者之風，刑於家而及其鄉，使年彌高而德彌邵，異時國家崇三老五更之典，發憲也，乞言也，將有取焉，是又松之柱明堂，棟大廈，無施而不可矣。嗚呼，時端其敬勉之哉。中舍君有取於松而爲君壽者，其不以是也耶。予故推廣其說，以爲擧玉之引。

泮宮介壽圖詩序

姑蘇楊君某之訓諸暨也，迎其母以就養。其明年爲成化甲辰，母夫人高年九十矣，顏童髮鶴，食飲步履略不少衰，爲壽有未可量者。是歲之孟冬二十四日，則設帨之辰也。時在學之僚友諸生，與吾邑之大夫，以及縉紳君子之老于其鄉者，相率具酒殽，命工作樂，高會以慶之。楊君用楚萊故事，爲紗衲服戲舞躍蹤，奉觴爲壽，其樂融融，邑人歆羨而聚觀者，蓋如堵焉。於是掌教事永新賀先生、武教吉水宋先生，合辭而嘆美曰，是非獨楊君一家之榮，蓋儒林之盛典，而風化之所係也，盍各賦詩以紀其盛。衆皆曰，然。好事者因遂繪之，以爲泮宮介壽圖，云楊君彙成帙，俾予爲序。予惟諸君於泮宮飲酒，豈非有得於古人泮水之義乎。請誦是詩以爲壽。夫庠序學校者，先王國老庶老之養皆在焉，楊君之養，得其地矣，而爲此養酒，以介眉壽，則壽之得其道，詩人之言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吾於壽母見之。國家建學立師，將以申孝弟明人倫也，使師儒以言爲教，曷若身教之爲易耶。故其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又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吾於楊君見之。然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異時風化之行，則濟濟多士，豈無充廣德心，而篤於孝悌者乎。若大若小，又豈無從君子適，而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者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天下皆壽域也，是豈但爲一人之壽而已哉。楊君之孝，於是爲不匱矣，繼今其益篤不忘，無有不孝，自求伊祜，則天所以壽君之母者，庸有旣乎。旣多受祉，黃髮兒齒，予也又將賦閟宮之八章以爲頌，君其勉乎哉。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七

序

送進士還鄉序 以下進行

吾少時讀柳子厚送苑論歸覲詩序。見其有所謂風雨箋札。雲煙簡牘。與夫桂枝片玉。光生於家。曳裾峩冠。榮南諸侯之邦者。未嘗不羨其文章之富。慕其登第之榮也。及觀韓昌黎之贈張童子。乃曰愈將進童子於道。又曰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然後知仁人君子愛人以德者。其用心固如此。彼柳所稱者。不過庸人之見。世俗之言耳。嗚呼。士君子所當爲者。豈獨富文章取科第而已乎。成化丙戌之春。翰林學士劉公。奉天子命。品藻天下士。某君某。以雄文碩學擢高第。而懋亦幸與其列。視昔之柳與苑。韓與張。同出顧公陸公之門者。事頗相類。已而君以天官奏。得循例歸省其親。老其問學。以俟任用。又與苑張之歸覲者適相似。君之行也。吾不敢以柳之言瀆君聽。敢推明韓之所謂進於道者而贈君可乎。夫聖賢之道載諸經。具之吾心。而著於日用事物人倫之間。不可須臾離者。君歸尚當辭所未竟之習。窮所未窮之理。而以其平日講明之得諸經者。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充廣。一一反之身心。實踐而力行之。盡落其華。以就其實。用試厥政於一家。則內而父子兄弟夫婦。外而宗族

鄉黨州里。凡其事親事長處己待人應酬交際之間。舉無或背於道。求之吾心而無歉。考之聖賢而不悖。驗之內外而無怨。則身修而家齊。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不外是矣。他日立乎朝廷之上。推其所學。見諸實用。功名事業。直欲追踪古人。不爲漢唐以下人物。夫然後上不負天子。中不玷科目。下不誤蒼生。而於道其庶幾乎。苟徒充經笥。茂文苑。一舉及第。便謂終身事業在是。則草廬先生所謂鄙人而已。何取哉。懋不肖無似。願與君共加勉焉。

送金教授之安慶序 丁亥春京作

武義金先生。以督江縣文學官。滿考來京師。選曾秩其敍。拜安慶郡博士。將行。別其友章懋。丐言爲贈。某告之曰。師道之不立久矣。先生其知之乎。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其體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其文六經子史。其用澤潤生民。歸於皇極。大學之格物致知。所以博其文也。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充其體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措諸用也。師之所以教。教此而已。弟子之所以學。學此而已。三代而下。惟安定湖學之教。有得於此。出其門者。類爲純明直溫簡諒。多爲有用之才。故後之言師者必歸焉。師道廢。學術隨之。學術壞。士習隨之。呻吟佔畢以爲學。風雲月露以爲文。富貴青紫以爲志。如是而望其有成材。難矣。嗚呼。國家建學立師。以陶冶人物。陰化美俗。豈固欲其如是而已耶。安慶古舒州也。舒昔有文翁者。爲蜀守。尚能使蜀文風比鄒魯。則舒人之知學術矣。又況有游定夫道德之澤。余廷心忠義之化存焉。則其人必多賢豪之士。不獨於世俗之學者。先生好尚古道。而邃於春秋。久爲教官。甚得士譽。良師也。今茲涖教是邦。章句舉業之外。盍亦從事體用之學。以復於古乎。他日教道有成。則棟梁榱桷之詩。又當爲先生賦之。

送劉世美還京序

成化丙戌春三月。廷試。進士。賜羅倫等三百五十有二人及第。出身有差。既而循故事。選進士尤庶吉士員。居之翰林。隱以大官。而不勞以職務。俾之盡讀中秘之書。以修其所能。充其所未至。蓋將儲養成就。大其器業。以待他日之用。其爲人才治道計者至重也。惟時在列之士。閩中林亭大。王世英。吉水朱華章。華亭張汝欽。姚江鄒惟貞。天津劉世美。莆陽黃仲昭。東安施彥厚。洛陽霍廷光。淳安商懋衡。安成李廷章。耒陽謝元吉。江浦莊孔易。石宗海。貴溪婁廷珍。新淦何惟一。山海鄭克脩。甬東章元鍊。上虞陸克深。海虞李世賢。番禺鍾英宜。閩中王文魁。張壽夫。皆一時俊髦。而懋之不肖。亦濫廁名其間。凡二十有四人。咸以布衣首際隆遇。罔不感懷思奮。罔惟報稱。相與切磨講習。端乃心。正乃學。砥礪乃名節。平居論議。必以古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相規勉。慷慨自許。契誼相投。蓋金可斷而蘭臭也。豈非一時之幸哉。居踰而壽夫文魁。相繼以卒。亭大復以母喪去。存者蓋二十有一人。未幾而拜官之命下矣。朝章。世賢。仲昭。懋衡。與某。皆爲翰林編修。孔易檢討。彥厚。廷光。元鍊。皆給事中。元吉。克深。汝欽。惟貞。惟一。廷章。皆監察御史。世美。世英。宗海。美宜。主事戶部。而克脩禮部。廷珍水部。出親事於濟寧。或官守。或言責。各有攸司。曾未踰時。而某與仲昭。孔易。俱以罪謫補外。仲昭知湘潭。孔易判桂陽。某亦待罪臨武。遐荒萬里。自分永與朋儕睽隔矣。已而以言者留南都。仲昭。暨某。許大理。孔易。副行人。其後元吉以言事忤旨。出爲兩陵丞。惟貞謫

知浦江。美宜謝病歸南海。皆道出金陵。邂逅一款平生。獨恨爾章。又爾物故。徒以旅櫬過此。某等又相與哭而送之江之滸。追感時昔。寧不爲之慨然也耶。去年冬。世美適以公事來南都。寓於館人者四閱月。因得數相過從。偶與道舊。則世英復以疑去。克修諸人。亦往往銜命走四方。其朝夕聚首於京師者無幾矣。因相與輒嘆。向之二十四人者。別幾何時。而去就存歿。升沉離合。不齊已若是。而況於數十年之後。三百五十人之衆乎。其不齊殆必有甚焉者矣。雖然。非變之不齊者天也。於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人也。彼死生也。去就也。升沉也。離合也。天之所爲者。吾固不得而齊之。若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而變。不以去就而移。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徒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可得而齊乎。齊其所可齊。而於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齊也者。又所以爲齊也。顧因世美。以諗諸同志。尙能於人事不齊之後。不忘久要之言乎。世美歸金陵大夫士咸詩以餞別。某病於不能詩也。故敘此於簡首以道吾私云。

急流勇退詩序

并莪林先生貴實。莆人也。起家進士。官六察。經學行誼。推高一時。其立朝有氣節。侃侃論事。不挫權貴。其董畿內學校之政。以平生所得忠孝爲教。士類翕然宗之。居無何。以疾在告。蓋家食者十餘年矣。茲復奉命來按兩浙。理鹺法。剗政之疵。剷民之蠹。威行惠孚。商農皆悅。未幾月。事皆就緒。凡咨諏所及。知無不言。前後所陳時政數十事。多見施行。衆方仰其有爲。而先生又以疾作。屢抗章乞致其事。命未下。聞代者至。遂不復造朝。亟遣人繳納其鹽皆符印。而飄然以歸。時先生春秋五十有九。入仕踰二十載。而在職者僅兩考。嗚呼。其可謂難進易退者矣。外臺諸公。重其去。咸賦詩爲餞。而題其卷曰急流勇退。蓋取宋錢宣靖公若水故事而云然也。詩既成。提學憲副。以某嘗受知并莪。俾爲之序。某辭不獲命。乃作而言曰。世之仕者。莫不易其進也。而君子每難之。莫不難其退也。而君子則易之。其進其退。天下國家輕重係焉。夫豈徒哉。如或進焉。決性命。饕富貴。不能有爲於當世。退焉。亂大倫。羣鳥獸。不能有補於名教。惡在其爲進退也耶。姑以宣靖之事明之。方其進而佐同州。直玉堂。副樞密也。政事文章。謀猷諫諍。傑然有聞於時。固非徒進者矣。又其有感於呂蒙正、劉昌言之事。而擺脫富貴。若將浼焉。亦豈苟焉而退者。有宋三百年士風之美。重道義。輕爵祿。雖進而易退者。皆自宣靖倡之。而文信公之孤忠大節。又皆有基於宣靖之爲者。則其有功名教。豈下於桐江一絲扶漢九鼎者哉。夫以宣靖之賢。進退皆可稱道。而廟廊表獨以急流勇退目之者。謂退之爲尤有大於進也。觀諸宣靖。則知先生矣。安知異時難進易退之風。不自先生倡之耶。諸公之作。所以反覆詠嘆。深致其意者。得非有感於斯耶。世之議者。不察乎此。顧乃以爲無故而苟去。矯俗而近名。豈其然哉。豈其然哉。雖然。宣靖之行高矣。道則未之盡也。士君子所當爲者。可但如是而已乎。古人有言。願無以此舉自滿。某也敢爲先生誦之。

民謠六詠序

莆陽林君居鄉。文行甚高。而植志不凡。起家進士。爲吾郡節推。巻於其職。民謳然誦之。乃三載考績。以治

最聞。召拜尙書工部郎官。去之日。郡中諸父老之賢者。咸惜其不可留也。相率爲歌詩。稱述其美。流而成什。號曰民謠六詠。以贈其行。君辭之曰。沂以非材。試茲郡吏。朝夕惴惴焉唯受直慈非以獲戾父兄子弟是懼。茲得免於罪。將以去。吾之幸也。其何以堪此不虞之譽乎。父老咸曰。行而有贈。古之義也。昔劉寵以會稽守。去爲將作大匠。山陰老叟持錢奉送。寵爲之選受一錢。蓋不於其物。於其情耳。今君恢志潔行高。吾儕小人。不敢以錢相浼。惟是樵歌牧唱。道其惓惓依戀之私。亦情之非能自已者。君恢其忍恝然於吾民乎。君乃笑而受之。庠序之士。裴遊雅善於林君。乃持是詩而來告曰。斯亦吾邦之盛事也。在謙之九三。勞而不伐。林君以之。在益之九五。有孚惠我德。吾民以之。二者皆可書也。盍爲之序。而待之。庶異時有陳詩而觀風者。尙有攷焉。嗚呼。古之良吏以治得民者。往往播諸歌詠。若鄭有輿人之誦。魏有鄴民之歌。與漢世漁陽桑麥。蜀中之襦袴是已。世衰道微。吏無善治。謳聲之不作久矣。君爲一郡法曹。而遺愛在民。章章若是。況於守郡。撫位方岳乎。其亦庶幾古良吏之風哉。世之好名者。孰不侈是以爲美哉。而辭之不自居焉。其志爲何如也。豈未足於吾民之謳歟。而欲其皞皞者乎。是何止於勞之不伐而已耶。吾知君之去此而羽儀於天朝也。必將以王道左右吾君。布宣關睢麟趾之化於天下。而一其道德。同其風俗。使二南之作。康衢擊壤之音。復興於今日。視彼列國兩漢之吏治。風斯下矣。而奚以區區之六詠爲哉。君行勉之。予日有望焉。姑序是詩以爲之兆云。

送賀教諭深歸永新序

永新賀先生宗濬。蚤受易於故禮部尙書翰林學士文安劉公。講學爲文。皆有師法。由江西壬午鄕薦。登進士乙榜。歷魚臺應天司訓。再轉而教諭蘭谿。至則嚴條約以課諸生。凡先王詩書禮樂大小學之教。靡不相與誦習而服行焉。學者喜於得師。爭相奮勵。考德問業。期於有成。夫何一日先生揖諸生而告之曰。吾否德。罔以榜範多士。顧老且病。又弗克夙夜勤而於學。吾其歸哉。矧吾兄弟分異久矣。茲將奉先人遺教。循陳江州。鄭浦陽家法。合千指同爨以從吾於先人爲嫡。於兄弟子姓爲長。凡家之祭祀婚冠。若外內細大之政。皆吾尸之。匪躬之行。曷儀刑於我後人。吾必歸矣。諸生相顧駭愕。有若寒之擁裘。涉之亡楫也。相率謁邑宰、郡守、部使者。丐留甚苦。諸嘗道者諗留甚至。先生皆不顧。竟治任歸。朱隆、姜麟輩。以十年老門生。弗勝其惓惓繾戀之私。乃走予山中。徵言爲贈。予辱先生知最舊。且嘉其去不容默也。乃喟然嘆曰。善哉先生之歸。其爲教也大矣。人之言曰。仕而不得其職則去。古之義也。今諸生之愛慕。與當道之勉留。先生非不得其職者。胡爲年未及謝。遽請納祿若是。其恝然乎。豈青氈緋帳。非若長枕大被之安且適耶。抑亦子弟之樂父兄。不甚於英材之樂育耶。予獨以爲未然。古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家之不教。如教人何。先生之去位而家教者。夫豈忘情於諸生哉。亦以言教之弗如身教。欲學者歸求之有餘師耳。唐陽城以進士歸隱中條山。兄弟友愛。奴亦化之。蕭及晉鄙。悉爲善良。及爲國子司業。而生徒斤斤皆循法度。禮順克彰。孝弟以興。其教之不肅而成者。自家始也。陽公由其家以教於國。先生則以教於國者反歸其家。所施之先後不同。道則一耳。諸生有得於是焉。必知天倫之重於人爵矣。必知仁民愛物之始於親

親矣必知士君子之貴乎難進而易退矣其爲教顧不大耶先生歸矣尙修孝友之政以御於家以化於鄉則西匡之上豈無窮其德而吾良若皆之鄙人者乎明良在上猶採英猷又豈無用陽公故事以敍印亦敍卽闕所起先生爲諫議爲司業而教成於天下者乎若然則其教之所及不但吾黨之士而已斯又予之所深望者故因爲別而致其愛助之言雖紊之懷所不道也

追送謝侍講鐸赴召後序

聖天子龍位四海弘闡大猷事隆繼述詔起侍講謝先生於家食以修憲宗皇帝實錄先生如京師取道吾婺中書王舍人允達率諸士友祖餞雙溪之滸衆各爲詩以侈其行王君既以先生出處之義法乎聖賢者序其前矣然引而未發也某辱知先生最舊適有他故弗追走送意甚缺然將欲附之以言而茲行之端由非淺薄所能識也敢推本王君之論而質諸先生可乎昔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二者何休所謂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世之君子莫不知宗孔氏而要其志行所歸有弗畔焉者鮮矣先生少明孔氏經取進士高第官翰林以文章名海內既而有所不樂述遺貴而歸以疾在告杜門著述殆將十稔作會稽亭於祖塋之側以尊其祖以親其族凡所以修德立功揚名顯親者莫非從事於孝經之行也其在先朝嘗與修英廟實錄稽合同異褒貶得失書法嚴謹無愧良史今茲則命又皭然出當載筆之任非有春秋之志者耶處非徒處孝經其行仕非苟仕春秋其志彼以猿猱鶴怨爲疑者烏足以知先生哉是行也紬金匱石室之藏綜邦國四方之志揚洪烈彰緝熙表忠直黜奸佞大書特書上成皇明一經以續麟筆之絕以幸天下後世謂爲善學孔氏者非耶雖然猶未足以究其志也吾夫子之作春秋蓋有不得已焉今先生上逢堯舜之君前席召對從容啓沃凡春秋之悖典庸禮命德討罪者一一見諸行事以猜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非反袂泣麟之比豈徒曰志之云乎先生其尙以春秋之筆而宣定典謨之昔哉不然則以行止驗天機若朱子送籍溪之云者亦莫不有孔氏家法存焉於先生何病乎然非所望於今日者也先生行哉某與天下蒼生同一引領

送中書王舍人汝赴召詩後序

嗚呼三代而下儒以無用而取人之鄙薄訕笑者衆矣非儒之無用也儒焉非儒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爲用也安得眞儒之効一白於天下而刷此恥哉吾友中書舍人齊山王先生允達自其先南稜先生得考亭再傳之學於其外祖迪齋葉先生以儒名家者數世矣至待制忠文公始以文章鉅儒受知太祖而身致王事弗究厥施博士公將繼志焉而享年弗永皆未覩爲儒之効譬之火焉久鬱必發譬之水焉久畜必流其有待於先生乎先生世其儒學以科第起家官鳳閣典絲綸在帝左右命聞日昭且駸駸乎顯庸矣而志有不爲以病免歸豈天意猶有所待耶今天子出震繼離召用羣儒一新庶政慨然有意於唐虞三代之治時在廷之臣有以先生文行爲言者部符下郡縣促命供職先生猶以疾辭而郡邑之大夫交勸焉不得已乃起而就道吾鄉諸士友喜相告曰儒道其亨矣乎爰卽其道路所經分爲十詠各賦詩以壯其行先生過予言則出以相示某於諸君之言竊有感焉昔蘇太史平仲謂人之出處皆天其處而

修身出而行道則人之所以奉乎天也故儒之未用其責在天用之而弗獲其効無以奉乎天者其責在人天人交至則其道有弗亨者耶今先生之歸未嘗有意於出而以公論驅之出焉豈非天乎天其或者一試用儒之効於今日則先生之出夫豈徒哉但曉曉易缺皦皦易汚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先生之出亦良不易哉唯先生宏遠謨以裨新政奉明主於三代之隆俾使儒爲無用而起人之鄙笑斯足以奉乎天而無愧矣先生其敬念之哉所以倡前人之業副友朋之望爲儒道之光者不在茲行矣乎某之辱游於先生非一日矣敢竊取古人以規不以頌之義而晉此於末簡以道其惓惓愛助之私云

送穀齋林先生典之鄖陽序

人情莫不厭常而好異故天下之事往往廢於常而成於異蓋常者其故異者其新也故者人所習見而玩之故厭凡忽焉而其事以廢新者人所創見而貴之故好且趨焉而其事以成若風雲雨露之在天走飛草木之在地皆人所常見而玩者一有甘露之降慶雲之見鳳麟朱草之生則莫不爭先而快覩焉以其新而異也在物且然而況人與事乎國家故典凡學政教諭諸文學官必歷滿九載而謁選於吏部謀其最者乃陞教授此用常制以待常材人不之貴也今天子厲精治理誕敷文教謂學校風化之原教授學官之長能得其人民罔敢梗爰命天官妙簡學行優異之士不循常資而擢爲教授以責其成蓋始異其制也時則穀齋先生林君汝惇由西安教諭末滿考而躐拜鄖陽教授非以卓異之材而膺茲異數者乎故士林聳動而敬慕焉鄖故爲襄陽屬縣僻在西南人稀士曠而天下之流民萃焉異時寇有竊弄潢池之兵者至煩六師以戡定之頃年以來始歸息化而悉附於版圖物衆地大山是陞爲郡焉其郡新設其民皆新附之民非得於崇教而預發之者先生以新制所用師儒而臨新設之郡教新附之民其事皆異於常焉則其爲教必將有出於尋常舉業之外者矣昔安定之教蘇湖時俗多尙辭賦而獨明體用之學故士風爲之丕變人材皆適於用而棟梁楨榦之頌興焉夫湖學之體用不外乎聖賢大學自新新民之道先生素所講也推其所得以淑諸人舉僻染之汚而一新之使鄖陽之俗化鄒魯之風則其成功之美必有大異於常者奚止爲文翁之蜀常袞之閩而已哉所謂事之成於異不在茲乎其門人以某之辱游於先生最久且故而來徵贈言某竊惟先生家學淵源與文行之懿焯焯乎在人耳目不假言矣而區區稱頌惜別之常語又不足爲先生道也惟是鄖陽之行事異於常故欲先生有以成其異者使天下後世知君子之所爲果有異於人焉先生其以愚言爲然否

送許教諭叙之天長序

開化許君廷順登進士乙科授天長教諭將迎其尊翁文山先生以就養謂予辱游於文山有世契之厚也過而言別且言爲贈昔房景伯以身之事母化貝邱則君之至教得矣予何假於言哉天下有至德要道得於降衷秉彝之初發於良知良能之天不殞存不殞亡體之身而身修行之家而家齊推之國與天下莫不治且平者非惟孝乎孝之云者豈徒溫凊旨甘以養口體而已哉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而終於立身自其髮膚不毁以至於發言制行居處動作衣服飲食皆不敢有虧於道以辱其親自家人兄弟之

成宜朋友之信以至於事君而忠事長而順涖官而敬臨民而仁皆足成名以顯其親夫然後謂之能孝所謂一德立百善從者也先王庠序學校之設皆以申明乎此司徒六行師氏三行之教必先乎此非朝夕從事於詩書者所以講究乎此肄習於禮樂者所以節文乎此而樂乎此也凡士之所以爲學豈容外此而求之他道乎故當其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若君陳以孝友佐成王化東都張仲以孝友事宣王致中興其治俗美非後世所能及者謂非師得其人而教得其道乎三代而下吾恐焉建學立師徒應故事設科取士專尚虛文呻吟佔畢以爲學風雲月露以爲文富貴青紫以爲志學術之壞若是而望其有成材難矣惟我聖祖遠天立極悉屏前代之陋習而遠紹三王之遐軌合天下郡縣而學校之萃天下俊茂而教育之其頒聖誥訓臣民獨詳於明孝之章列聖相承而申以孝順五倫諸書嘉惠萬方其隆化美俗之意蓋與古之徽五典修人紀而敘彝倫者異世同符也而今之職教事者往往以操觚繁課誦讀工文詞爲務未免因循故習莫能深體朝家教學之意豈不重可嘆哉天長爲中都屬邑密邇皇化被先且久其俗素稱醇厚其人昔有朱壽昌者以孝聞天下而歷官所至皆有善政流風餘韻豈遂泯乎今君奉親而臨教是邦藏養之外凡可以致孝無不爲焉然後推所得以淑諸人又因其俗所固有者而開導焉振德焉則人心同然自我發之孰不感奮而興起乎異時教化成而人材盛風俗美必將有出乎舉業文字之外者矣君其勉乎哉

送韓太守竣入覲序

吾婺爲浙水東劇郡賦煩役重民囂健訟素稱難治守牧之任恆艱其選適弘治丁巳平鄉韓公宗仁以尙書憲部郎中惟良折獄廉慎有聲式膺推選來殿是邦始下車剗弊滌污視民之所欲惡而能行之不爲苛察鉤鉅駭愚駭俗以取一時之譽惟行所無事而田里晏然無愁嘆聲其可謂樂只君子者矣簿書獄訟之暇慨以興學育材爲務引見諸生論談經義從容反覆亹亹不倦使人咸有所得尤可謂袪色藏笑匪怒伊教者矣夫何涖官弗月咸忠始孚遽有述職之行弁韋入覲出祖有日諸生某從率造於予曰公之蒞兩吾士獨矜吾民而榮昆斯士者古良二千石弗能過也今而車馬有行色先生可無一言以道離別之懷以致期勉之意乎某應之曰古者諸侯來朝爲天子所予則有車馬袞黼之錫彤弓彤矢之貺漢唐守臣亦有以政績優異承褒寵者今婺郡聖朝方大明黜陟之典請以前使君溫王二公之加賜命綮者而視公可乎生曰此公之所固有不假言也某曰唐虞巡朝之典奏言試功周禮朝宗之日圖事陳說近代守臣往往有赴闕論事以生民休戚上聞者今聖明方下求言之詔請以前使君蘇洪李趙諸公之福吾民者而視公可乎生曰此皆公所素爲不容贅也某乃作而言曰昔仲山甫徂齊之行吉甫贈詩以謂其歸義以王躬之保袞闕之補係於山甫不可久於外也今我公朝會京師雖不久於行然棠陰老稚仰公以宅其生泮水俊髦待公以卒其業者惟恐廟堂虛位帝心簡在公歸而不獲焉其惜別願留之情皇皇焉不能已所謂憮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者也則公之是行奚可久於朝耶請以出車之首章爲公而三復焉可乎衆皆曰此正吾徒與千里蒼生所深願也幸書以告公倘無忘竹馬之期哉

送牧給事中考績序 癸亥南雍作

官以給事名始自秦漢不過爲博士議郎之加官以備顧問應對而已其職尙輕隋唐以來始居門下以省讀奏案駁正違失至宋則凡制勑有不便者皆得封駁塗歸而三司詳決失中則權其輕重發辟遣使則審其事宜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駁其每季終奏駁正之目而其職始重然匡弼獻替以補袞職之闕者又別有諫官焉非其責也迨我聖祖遠天立極法周六典建官特設六科給事中以爲近侍則不專封駁而兼諫諍之任凡公卿謀議大政皆得預聞則其職尤爲清要而責任尤重矣若南京六科則留都事簡駁正亦稀而專以言爲責國家倚爲耳目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者也居是職者豈不難其人哉姚江牧君時庸學博行端而事母克孝遇事敢言剛方直諒之士也以進士高第選授南京兵科給事中屢有建白多切時政克舉乃職聲望甚都弘治癸亥冬十月秩滿三載將奏績於朝其同官李君某暨諸鄉士大夫華其行相舉其酒殺祖餞都門外以予與君有鄉山之雅而屬以贈言昔陽亢宗爲諫議而退之有論范希文爲司諫而永叔有書皆規朋友箴規之義厥後二公卒以諫顯謂非贈言之助耶今韓歐之言具在方册世所傳誦牧君亦既習聞之矣尊所聞行所知何奚假於予言哉況君在南都蹇蹇諤諤不少顧忌天子知之久矣今而入覲黼座咫尺天顏必將明目張膽敷陳大猷以贊勳四方其肯使陽范二公專美於前耶某也衰老無似莫能致其愛助之意惟願爲今日之張萬福以稱賀太平而已亦奚假於言哉

送萬太守福之金華序 乙丑九月

弘治乙丑之夏聖天子龍飛御極渙大號以新百度覃沛澤以沐羣生仁已至矣猶慮田里之間容有不獲其所者而妙柬廷臣出爲司牧於是南京刑部郎中進賢萬公季崇有金華之命凡吾郡之士官學於南都者莫不悅喜相率以送其行而大理程君瑞卿屬予贈言昔韓昌黎之送陸歙州以爲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剌一州則專而不能咸不宜先一州後天下而曰無疾其驅以致願留之意曾南豐之送錢婺州則曰純老文章學問過人宜在人主左右與訪問任獻納不宜久外而欲其歸仕王朝是皆以天下爲心而發明士大夫之公論然也今吾儕之送府公則異於是金華古稱文獻之邦其民敦龐其習醇厚而比年以來賦繁役重俗澆健訟爲政者恆病其難治欲急而賦不充法愈峻而訟愈滋民之憔悴甚矣其望賢使君之至也若倒懸之求解執熱之願濯枯槁之渴思時雨焉公胡可不疾其驅而蒞行者可式邁其辭乎公早以明經登第而材識通敏志行高潔始爲兩淮鹽司著勤倨之聲及居憲部而折獄惟良有欽有爲隨試輒効以是而往涖金華所謂老手之臨郡也雖其財賦之夥訟牒之煩殆有不勞而治者又因其所固有而觀風設教鎔頑成仁以復故宋文獻之舊則婺溪之月爲公而益明八詠之風因公而愈清矣此則吾人之私情惟欲一州是先而天下不追恤焉方今聖明急於用賢大臣公於薦賢凡牧守蕃憲以治行聞者莫不入登臺部以佐理萬機恢宏大化有若公之材猷而治有成績則其進而行乎朝廷澤乎天下殆若階而升焉可計日而待矣又安有久於外服專而不成者耶若是則吾人

之私情既愜，而士夫之公論亦得矣。公其勉乎哉。某也衰朽不文，莫能致其愛助之意，聊布所懷，而以韓會之言爲公而三復焉。諸君子以爲何如。程君曰，得之矣。請書以志別。

送陳僉憲之福建序

福建，古閩夷也，在周爲七聚，漢嘗徙其民於江淮，而吳亦以處遷謫之人，皆唐而後，風氣始開，生息日繁，民物殷富，壤地二千餘里，遂爲東南鉅藩。常袞興學，而蠻胡之經化爲青衿，因已家庠序人詩書矣，然山區海聚，習俗猶未盡變，往往觸法抵禁，易動難安，號爲難治，前代嘗選用文武才智之士，授以八郡兵民之柄，而紀牙分閫以治焉，所以輯衆庶弭奸強也。我國家統一宇內，綱紀四方，以閩爲邊徼重地，藩憲之任，恆慎其選。近年以來，又以汀漳二郡，地兼山海，西隣贛吉，南接潮梅，其民剛愎好鬬，悍強弗率，尤爲難治，憲臣行部，時一至焉，而弗克久居，則盜宄無所畏忌，或伺隙而爲患也。又特設提督兵備按察僉事一員，居守其地，使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而逆折其萌芽，以爲久安長治之道焉。聖天子纘位四海，屬精治理，深燭民隱，急所先務，妙柬廷臣之有才望者，以司風紀。於是陳君勉之由南京大理寺正出僉閩憲，而往治汀漳，督兵備焉。其友某等過予而言曰，陳君世家吾浙上虞，厥祖若考皆業儒，其伯氏正之起家進士，而季將樂甚有治聲，其季茂之亦領鄉薦，有才名，君第丙辰進士，歷官理評副正有年矣，律己廉勤，宅心公正，詳練律令，能考立法之意，而周旋操縱，扶善懲惡，咸中物情，獄經其讞者，莫不稱平，其處同官寮而不黨，間有所見不同，或事有掣肘難處者，必從容辯執，歸於至當而後已，一時大理卿佐咸器重之，以君之才行，而居是職，閩所優爲，吾黨之士與之游者，莫不惜其別，而將有望焉，願丐一言以華其行。予竊以爲朝廷命陳君持憲節而督兵備者，非謂其練習法令，能折獄而致刑也，蓋將期之於無刑耳；亦非謂其蘊抱雄略，能執訊而獲醜也，蓋將備之以不兵耳。彼汀有龜山諸峒之岩，漳爲海寇過化之邦，其地雖險遠，其俗未必皆不善也，間有愚民迫於飢寒，困於征求，而嘯聚梗化者，亦由民牧不職，而御失其道耳，豈其人性然乎。吾聖人有言，欲善而民善，雖賞之不竊。蓋必有陰驅默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矣。夫豈假於法律兵威之用哉。龔遂之於渤海，祝良之於九眞，張綱之於廣陵，皆以單車獨行，而化梟爲良，是乃不刑而治，不兵而備者也。昔吾趙先正呂公升者，嘗僉閩憲，仰天一祝，而害稼之螟盡死，則天可格而物可感矣，又何寇盜之不化，而以兵備爲哉。君其協之，所以嗣先聲，揚休聞，而副友朋之望者，不在茲行矣乎。某也衰耄無似，不斐之詞，無足爲君軒輊，敢以吾夫子之言，前數公之事，爲君而三復焉。諸君子以爲何如。衆皆曰，此固陳君素志也。請書以道之。

送羅司業欽順侍親南還序

少司成泰和羅先生允升，由內翰來官南雍，即迎其尊君槃齋先生，以就養。既二歲，而槃齋以桑梓久違，松楸在念，有歸志焉，先生則以槃齋高年遠涉江湖，而二季皆官於外，乏人侍養，乃疏請於朝，得賜假，送親南還。太學諸殿以爲先生是行，實關世教之重，非但爲家庭之榮也，爰各賦詩以華其行，謂某於同官有一日之長也，俾爲之序。嗚呼，天下有至德要道，得於降衷秉彝之初，發於良知良能之天，體之身而

身修，行之家而家齊，推之國與天下無不治且平焉。守約而施博者，其惟孝乎。先王庠序學校之設，皆以申明乎此，而司徒六行師氏三行之教，必先乎此，其朝夕從事於詩書者，所以講求乎此，肄習於禮樂者，所以節文乎此，而樂乎此也。士之所以爲學，豈容外此而他有所事乎。特患所以教之者，無其本耳。昔唐陽城以其孝友，薰襲里閭，及爲司業，而教學者以忠孝，有三年不歸省者，斥之，由是羣生閑禮，後學知孝，而忠義之士若何蕃輩，皆出其門，國家卒有賴焉。謂非本之身教而致然耶。今先生以詞林魁彥，膺師儒之任，其教道之善，職務之修，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罔無不至，而迎養其親於是也，朝夕左右，愛敬齊慄，先意承志，以悅其心，非徒旨甘溫凊以奉口體而已，茲復親導安輿，錦歸故里，則所以榮其親者，又有加焉。今聖天子屬精政理，圖任賢成，凡羣臣以他事乞歸者，皆莫之許，而於先生侍養之奏，即允其歸，豈非欲以孝治天下，而重先生之身教乎。先生行矣，戲綵高堂，羞羹先嘗，雖有不孝，自求伊祜，競事而來，陰感默化，則濟濟多士，寧無克廣德心，而興於孝弟者耶。殆將有德有造，不肅而成，必有若君陳、張仲者，出而媚於天子，以宛成孝治，視彼陽城之生徒，斤斤皆循法度者，不足言矣。某也親既殁，而年已邁，孝有不及，弟有不時，欲爲先生之行不可得，徒切慨嘆，無足爲教，顧因先生之教有成，而幸逃尸素之責焉，故書此於簡首，以道吾私云。

送鍾參政之雲南序

浙藩大參吳公、黃公，皆謂某曰，吾同官鍾公元輔，世家廣之東莞，以明經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吏兵工諸科，累官至都給事中，器識不凡，而通達國體，諒直敢言，嘗糾正京倉羨餘，民以爲德，平反山西疑獄，人稱其平，奉使遼陽，則罪閫臣之失律，守臣之納侮，而勸能中貴之怙勢專利者，皆稱上旨，在諫垣十有餘年，聲聞卓然，方負公輔之望，而逆璫擅政，沮抑言路，出爲浙江左參議，分守溫處金衢諸府，公不以外補爲嫌，勤恤民隱，振肅吏治，未幾而威惠大行，民甚賴之，會朝廷一新大化，簡賢圖治，遂升雲南參政之命，萬里之行，自此始矣，願吾子一言以壯其行。某明受膝殷，稔聞佳政，且辱公知遇良厚，其敢以老荒不文辭耶。竊惟聖朝混一區宇，法古爲治，建牧立監，自畿甸外，分設十三布政司，以統轄郡縣，而一其政教，有布政使爲之長，而參政參議爲之貳，蓋即方伯連帥之任，其位隆而責重，苟非材望之素著者，不輕受也。況雲南僻在徼外，百蠻所居，王化未嘗及焉，漢武征伐四夷，始通中國，置吏奉貢，厥後叛服不常，自唐中葉以迄於宋，又爲蒙氏段氏所據，迨元而後，乃入版圖，其地方數千里，北接吐蕃，南鄰獎緬，蒲獠種類不一，椎髻披氈，金齒繡面，鳥言獸行，不知禮義，而讎殺好鬬，自昔號爲難治，我國家仁漸義洽，百有餘年，習俗猶未能盡革，故仕者往往憚其僻遠，又或以爲夷俗不可以中國治之者，類皆鄙視其民，苟事羈縻，甚至有反變爲夷者，殊不知惟皇降衷，性同一蕃，初不以夷夏而殊，故箕子流化朝鮮，而孔子不陋九夷，天下豈有不可變之俗，特患所以治之者無其本，不能用夏變夷耳。昔文翁在蜀，而蠶叢鄙俗，常袞在閩，而蠻胡青衿，其在是邦，則孔明所營，習中土之禮儀，梁毗哭金，而息蠻貊之攻擊，之數公者，雖未敢仰望箕子之仁，而皆能用夏變夷，著偉績於當時，流芳聲於後世，非得其本而然乎。今鍾公司獻納而言信

於上職旬宣而致得乎民殆必有所本矣由是而往涖滇南益推其平日所學箕子洪範孔子六經之道以施於有政柔遠能邇使僻區寇擾皆去其頑獷梟戾之習爲詩書禮義之歸則漢唐諸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他日政成而歸進位臺省推其所學左右聖明經綸密勿弼成大化比隆於唐虞三代之盛又奚止於一方之化而已哉此又某之所深望者

送趙副使鶴之山西序

近齋趙先生叔鳴廣陵人也學博而才贍抱負不凡以明經舉進士爲尙書戶部郎官皆佐大司徒經理財賦足國裕民聲稱翕然及出守建昌佐南安亦以最聞乃正德己巳始來吾婺以其郡劇而難治也勵精庶務凡前政之未便與奸胥猾民之蠹鑠官府以謀利而病民者皆剗而去之凡循俗之好鬪訟崇戲劇悅淫妓與婚嫁侈費而女生不育者皆禁絕之禜雩水旱則反躬自責而有禱輒應寬恤災傷則封章屢奏而逋租是蠲廣儲蓄以備賑貸嚴欺詭以正版籍皆實政之及民者也謂金華爲文獻舊邦雖小郡登而今不古若乃選取諸邑秀士肄業郡齋躬爲講授而造就之以東萊與何王金許五先生倡明道學則訪其遺書集其遺文刊示學者使知所趨向以宗忠簡潘默成之忠清世所尊仰則表其里居使人有所觀效又使諸生講行鄉射冠祭等禮及肄習釋奠雅樂皆所以興禮義化民俗欲復昔時文獻之盛也越二載政教始孚而先生忽進位憲臺奉璽書往蒞山西學校之政出韶有日郡諸生某蓰荷教甚厚咸惜其去而不可留也乃集其治行之卓卓者二十餘事分題賦詩以頌其遺愛又相率造予山中丐言以贈其行予觀先生在金華以東萊五先生之道學教諸生則所以爲教者得其道矣卽其已然而推其將然尙奚假於予言哉夫山西卽古之冀州堯舜禹之故都皆在焉三聖相授受以精一執中爲修己治人之要道三代聖王以及孔曾思孟之所傳者皆是道也而程朱大儒與吾金華五先生之所推明者亦不外乎是道焉舜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而皋陶明刑以弼五教使民皆協於中故當時五典克從九德咸事至於比屋可封人人士行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卓冠千古莫非是道作人之明効也厥後隋之王通剽竊其緒餘以中說教授河汾爲多士所宗其門人房杜魏徵輩柄用於唐亦足以輔成貞觀之治彼小用其道者且若是焉而況有大於是者乎聖天子柬命先生董教是邦豈非有意於唐虞之治欲自其故國而始耶教成一二而風行天下直易易耳其所望於先生者不亦重乎先生往涖是邦以三聖相傳之道啓迪後進使其朝夕乾乾進德修業爲孔顏之博文曾子之格致子思孟子之明善以求其精爲孔顏之約禮曾子之誠正子思孟子之誠身以致其一而不徒爲科舉文字之學則可以希賢希聖而執中之道在是矣先生以是倡之則士生於三聖之故國者寧不猶然而興起乎異時教道有成英材蔚出或爲皋益而陳謨於上或爲稷契而宣力於下致吾君於堯舜措斯世於唐虞庶幾不負所學不負聖明之柬任矣先生行哉予竊有望焉

送吳參政之四川序 乙丑九月

聖朝之制治天下也以幅員之廣郡邑之衆自畿輔外分爲十三布政司以統御之爲國家之藩屏其責

任重而且大蓋卽虞之十二州牧周之方伯連帥也其設官也有左右布政使及左右參政參議焉然布政以一二人總政於內二參則分守列郡而旬宣於外其事最劇而加勞凡教化之興廢風俗之美惡財賦之盈縮徭役之輕重獄訟之隱斷與夫簿書期會之類皆分守者之所親理非材猷之超卓者莫堪其任故朝廷之授是官每難其選而士大夫之得之者尤不易也一或得焉人莫不爲之喜且樂者以其官職之崇不數歲則進爲方伯爲都憲而履堂之位可馴致也予則以爲君子欲之而未可以爲樂也蓋雖志可大行猶可遠施爲吾之喜然必能使其所臨之邦教化以興風俗以美財賦以充徭役以均獄訟以清而軍民無不得其所焉以樂吾之樂則吾之職可稱責可塞不負朝廷委任而後足以保其位而可樂矣不然則人將睊睊胥讒以作慝而來曠官之責吾欲求免其過且不可得而何以爲樂耶是則參政之難爲又有甚於所難得也金陵吳君汝和以地官副郎擢守荊州仁而明敏而遍歷七載而八受褒廷之寵天官賢其人也遂舉以參四川之政夫川蜀與荊爲鄰其民情土俗不甚相異能以其治荊者而治蜀雖兵民有衆寡土地有險夷亦不過推其所爲而已夫何難哉則汝和不惟得其所喜而又進於樂矣予友僉憲徐君用美於汝和爲姻婭以其將之官也丐予言以爲贈予因推人情之所喜且樂者而汝和獨無愧焉因以疑夫蜀人其亦有所喜也夫其亦有所樂也夫

送周宏毅還淳安序 甲午年

昭陽大荒落之歲予承乏來僉閩憲時憲長洪公副則應公皆世家淳安蓋吾鄉之先達長者重厚老成明習世故私竊自幸獲以職事相從諸凡政有未通事有可疑者得以諮而處焉過辱二公不鄙晩進相親特厚且日同署公牘洗冤澤物退則從容私室敘鄉曲之雅道耆舊語意未嘗不歉然相得也已而又識周公宏毅于洪公所蓋公之淑人宏毅女兄也淑人從公久宦於外宏毅竊念同氣不遠千里而來省焉其爲人端謹質實讀書尙義有古隱君子風公雅重之居無何宏毅買舟將歸洪公應公咸謂予曰宏毅歸有日矣盍爲一言以相其行予乃作而言曰浙之於閩雖曰壤地相鄰而有崇山之限迅湍之激昔人所謂諸蹇入地建溪險是斗遠人梨嶺高信矣又其風氣頗殊水土亦異行者往往或憚其難非夫宦游之士商利之儔孰有至者昔聞昔宏璧之副閩憲也宏毅時省其兄嘗一至焉今以姊氏之故復爲此來其心非有名利之營而僕僕焉躬跋履之勞非其厚於同氣之愛胥若是耶人之大倫有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宏毅之於兄弟厚矣能充是心而達之於君臣於父子於夫婦於朋友以及宗族鄉黨之間庶一不致其厚焉則於君子之道庶幾矣某也無似欲爲宏毅之厚而未能謾因以是而勗宏毅之行可乎二公莞爾而笑曰旨哉子之言矣夫遂書以貽之

送姜推官還南昌序

吾邑昔爲州時知州有夾谷侯者治甚得民而不獲乎上因以譴歸先正禮部吳公贈以詩曰陋邦寧足駐旌麾不待尋常報政期宮有藻芹歌未已籍無遺蕢謗何爲紫泥金印皆塵在落落丹心白日知得意鷹揚非所羨祇留遺愛使人思邑人傳誦至今以爲美談前郡守劉公惟馨立朝有盛名而爲政亦不獲

乎上。被劾去官。其事與夾谷侯相類。予既容誦吳公之詩以美其行矣。今節推南昌姜君。發身甲科。來官吾郡。處事精審。斷獄明允。守式咸稱其能。悉以郡政委君裁決。適因吾邑缺令。檄君涖治。其邑物衆地大。賦重役煩。加以路當衝要。資使紛至。供億勞役。民力不堪。素號難治。君爲之薄賦稅。省供應。詳獄訟。恤貧乏。治豪猾。杜蠹弊。不兩月。事皆就緒。民皆悅之。亦可謂能其官矣。夫何當道者惑於萋斐之言。而黜君。人皆爲之不平。君自謂吾居下位。不能善事上官。以失名舉。罪固當去。有母在堂。而懷祿遠離。定省久曠。罪尤當去。負茲二罪。去之晚矣。吾於人也何憾。遂忻然而歸。不以得失介意。尤見君之高致。吾將父老聞君解組。皆悵然如失怙恃。莫不垂涕泣焉。相率過予。丐言爲贈。顧區區鄙陋之言。何足爲君輕重。而君之歸亦有類於夾谷侯者。敢仍借吳公之詩爲君而三復焉。以致惜別之意云。

送周模軒歸上杭序

世之事親者。莫不欲有以榮其親。亦莫不欲有以養其親。然非名登黃甲。無以致其榮。非身食天祿。無以隆其養。能如所欲而榮養其親者。蓋亦鮮矣。夫黃甲固甚榮也。苟或不幸而居永感偏侍之下。則雖荷寵榮。親不及見。不能無風木之慨。必其具慶在堂。斯足爲榮之至焉。天祿固可養也。苟或王事靡盬。而將父將母之不遑。則祿雖可分。而身不侍側。又不能無望雲之思。必其迎親就祿。然後爲養之至焉。能得乎榮養之至。而滿其所欲者。不尤鮮乎。二者兼至。吾於邑侯周君之父模軒見之矣。模軒世家閩之上杭。其大父尚毅以進士起家。官六察。有盛名。模軒幼有良質。將繼志焉。而蚤失怙恃。累於幹蠱。弗克從事於學。乃篤於教子。遣君就學邑庠。時加警勵。期底有成。以纘先緒。君遂以妙年魁鄉薦。登甲第。鄉人莫不嘉歎。以爲有子。而二親在堂。壽考康寧。豈非榮之至者乎。迨君奉朝命。來宰吾邑。而明敏能斷。綽遂有爲。凡裁決政務。供億軍旅。修治城壘。皆不勞而辦。庭無留訟。賦無宿逋。監司郡守。屢行旌獎。可謂能其官矣。非有得於義方之教者乎。政既暇。乃遣人奉迎模軒。偕母氏並臻官署。以就榮養。君以六百石之俸賜。而具其服食。以二百里之黎庶。而爲其孫曾。以緋衣恩綬。爲斑爛而戲舞。以瀲江之水。大田之秫。爲春酒以介眉壽。凡可以悅耳目娛心志者。罔不爲焉。則所以養之者。又極其隆而無不至矣。居三歲。模軒忽以桑梓久違。松楸在念。有歸志焉。今君亦以秩滿。將爲考績之行。乃不果留。而命其內子扶侍以歸。吾邑縉紳諸君子若張成謂模軒是行。使爲父者知所以教。爲子者知所以孝。大有補於風化也。不可無一言以華其行。乃相率賦詩。而過予丐言爲贈。予聞模軒嘗謂君曰。吾此來。非爲溫飽計。欲觀汝居官行事。能不負所教。斯可矣。三復此言。則模軒之所望於君者。不既厚乎。夫孝子之心無窮。而道亦無窮。彼以登第而榮其親。與得祿之養其親。亦云孝矣。然豈若治行著聞。而官位日崇。恩命下頒。推封所自。是以顯其親者之爲愈乎。又豈若立德樹勳。追配古人。休聲美譽。流芳青史。足以壽其親於不朽者爲尤愈乎。然欲進於是焉。亦豈待於他求哉。惟今日行政。推愛親之心以愛民。而盡其仁。異日立朝。移事親之孝以事君。而盡其忠。則治行無不著聞。勳德由是樹立。所以顯其親壽其親者。皆在是矣。模軒之所以教。而君之不負所教者。又豈外於是耶。君其勉乎哉。予辱君知愛最深。故於模軒之歸。不敢以他辭佞。而推廣其所以望於君者。以勵

君之志云。

新刊楊鐵崖詠史古樂府序 以下序類書

昔蒙古氏之有天下也。治率用夷。而不師古。禮樂刑政。無足稱述。獨文章一脈。代有作者。未嘗絕響。若虞伯生。范德機。揭仲弘。揭曼碩。歐陽原功。馬伯庸。薩天錫。暨吾鄉黃晉卿。柳道傳諸人。各以其詩文鳴。莫不涵淳茹和。出入漢唐。郁乎彬彬。何其盛也。然其時衆作悉備。惟古樂府未有繼者。於是會稽楊鐵崖先生。與五峯李季和。始相倡和。爲漢魏樂府辭。輒強自許。直欲度越齊梁。而上薄騷雅。偉乎其志哉。至如詠史。則季和每推服鐵崖爲上手。鐵崖亦自謂余用三體詠史。用七言絕句體者三百首。古樂府體者二百首。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人易到。古樂府不易到。至小樂府則他人不能。惟吾能之。若此編所錄者。特其一體耳。成化癸巳。御史中丞江浦張公巡撫閩中。涖政之暇。出示某而語之曰。鐵崖先生平日所爲樂府詩最多。今僅有存者。天官少宰葉公與中。嘗爲僉都御史。出撫東廣。嘗得其門人吳復所編若干首。已鋟諸木矣。近得此帙於前江西提學黃先生純之子知州琛。其詞古意古。可興可觀。讀之使入梓創成。發隱然有三百篇之遺風。特未得其全集耳。茲將刻而傳之。子盍爲序。某辭不獲命。乃復於公曰。自王迹熄而詩亡。一變而騷。再變而選。而樂府而歌行諸作。至三變而爲律。作者徒知從事聲偶之間。而不能馳騁以極夫人情物理之妙。其去古也遠矣。獨先生之作。逸於思而就於才。抑揚開闔。有美有刺。陳義寓事。婉而微章。上下二千年間。理亂興亡之故。若指諸掌。而其命辭皆即史傳故實。檃括而成。叶諸金石。若出自然。昌黎所謂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者。先生有之。是宜公之甚好而欲永其傳也。雖然。鐵崖法乎漢魏者也。公且好尚之若是。如有國風雅頌之音。則其好之宜何如哉。公之於文詞且欲復古。而況爲政豈不欲行古道。而使今之天下。復於唐堯三代也耶。斯則某也深有望焉。乃若先生名系爵里。與其文行之詳。見於宋太史景濂所爲墓誌者。已暴於世矣。茲不著云。

重刊香溪范先生文集後序

進士唐君尚賢之治蘭谿也。用儒飾吏。善於其職。克協上下。聲稱翕然。乃於涖政之餘。閱地志。訪遺書。禮鄉賢。將以興廢舉墜。隆化美俗。於是香溪先生范公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從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唐君讀而嘆曰。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敬爲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懼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爲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儒謂其得於孟子者爲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幸此集尚存。寧可使之泯沒而弗傳耶。爰命鋟梓。以惠學者。而俾某識其末。竊惟先生之學之文。與其立身大節。故侍郎陳公巖肖。禮部吳公正傳。序之詳矣。某生也晚。弗獲接聞前輩餘論。於先生所造。未能窺其萬一。尚何讚其辭哉。獨念吾鄉前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溯其源者。自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兄弟麗澤之講授。又其後何王金許。遂相繼以得考亭之統。道學之傳。於是爲盛。非先生之功而誰功。今當道學不傳之餘。而唐君復以先生之文倡焉。其所望於吾黨之士者不淺。豈天意又欲大

吾斯道之傳也耶。不然。何闕於前而顯於今耶。誦其詩。讀其書。而遐想其人於數百年之上。能無藹然興起者耶。此某於唐君是集之刻。所以重有感云。

東陽文獻錄序

昔濂溪宋先生。於浦陽一縣之人物。既嘗為之記矣。又取其人之所述作。緯俗經邦。可傳於後世者。類而集之。以為文獻錄焉。使夫一言一行之善。皆得以垂於不朽。其所以表先哲而厲後人者至矣。浦陽文獻之足徵。蓋濂溪之力也。東陽為吾婺望縣。古稱多佳山秀水。其清淑所鍾。瓌奇忠信材德之民。森然輩出。而述作之富。視浦陽為尤盛。顧未有能裒集而登載之者。遂至磨滅散逸。存什一於千百。其不重可嘆耶。邑之士人杜儲公達者。故陝西憲副某之季子也。雅嗜好古。以東陽為浙水東文獻之邦。而無所取徵。豈非邑之缺典乎。況先達之遺風餘烈。與作者之殘膏賸馥。皆足以佑啓後人。惡可使之泯沒而無聞耶。乃發其家傳。訪諸士友。得唐宋以來諸君子遺文逸事。必手錄之。雖片言半簡之僅存者。亦所不厭。凡其邑之所產。孝者。忠者。節義者。勳業者。文學者。悉著其行能。與出處大略。列諸卷首。然後錄其所作。若樂府。若詩賦。若序記。書疏之屬。各以類分。而他邑之人。其文有為東陽而作者。有附見一二。總若干卷。合而名之曰東陽文獻錄。蓋亦祖述濂溪二書而為之者也。錄既成。公達又將鋟梓以廣其傳。而屬序諸首簡。予聞易之大畜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孟子言尚友古人者。亦必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也。今吾子蒐羅廢墜。抉剔幽隱。以成是錄。使東陽數百年文獻之懿。萃於目前。其用心勤矣。雖其間采摭之未備。選取之未精。然古人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多識以畜其德。論世以尚其友。子之學知所務矣。所就其可量耶。又況是書之傳。使後之君子。亦於是乎畜其德。尚其友焉。則所以起其高山景行之思者。為何如耶。吾知異時東陽文獻。又不但如今之所錄而已。孰謂其無補於世教也哉。故為序之。

鄉賢祠志後序

古人祭有道有德者於瞽宗。又謂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則鄉賢之有祀尚矣。金華在故宋時。嘗祀梅節愍。宗忠簡。潘默成。三賢於學宮。祀東萊呂成公於麗澤書院。至元則又有四賢書院。以祀何王金許四先生。後遭兵燹。眾祠皆廢。我朝成化初。浙東僉憲辛公訪。謂東萊既從祀孔庭。而四賢講明道學。以紹考亭之緒。其功尤大。乃奏立正學之祠。然宗潘諸公。猶未及焉。弘治丙辰。浙藩參議湖南吳公。旬宣所至。庶政時敍。乃考先志。修古典。謂茲文獻大郡。名公鉅儒。彬彬輩出。立德立功立言者。後先相望。殆不可縷指。而有道有德鄉先生之祀。僅若是焉。非缺典乎。宜有以舉其廢者。於時巡按侍御東濱吳公。觀風察政。洗冤澤物。適臨茲郡。聞公之議。亦謂其有補世教。弗可緩也。爰命有司綜理其事。而同守薛侯敬之。剛敏有為。志崇先哲。承命唯謹。以學宮地隘。弗稱妥靈。而卜地于郡城南隅。經斯營斯。不日就緒。公又以為郡故多賢。弗可限之以三。而著錄於志傳者。累數百人。亦弗能遍祀也。乃推擇其名德最盛者數十人。而尸祝焉。其已祀者。則仍其舊。間又雜取東萊四賢。及祠中諸公之遺事遺文。類而集之。以為祠志。欲人之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也。其幸教吾黨之士者。何其至耶。既乃命某識其末簡。嗚呼。嗟昔吾婺稱小鄒魯。他郡莫

敢望而疑焉。夫何前修既沒。微言美斷。衰微不振者。於茲百年。山川如故。風氣不殊。何古今人不相及耶。亦其世降俗流。未有以感發興起之耳。古之化俗導民者。非必其條教之詳。法令之嚴也。蓋有潛感默誘。神而化之。使自趨之之道焉。昔廬陵有四節一忠之祠。文丞相履善少嘗遊之。而欣慕曰。死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厥後文公果以精忠大節。著於天下。視前人益有光焉。非祠之所感而然乎。此侍御與公所以設祠於是也。後之人進而瞻於祠像。退而考諸祠志。遐想其人於數百載之上。必將有翕然於中。不能自已。而思所以俎豆其間。若文公之為者矣。孰謂諸公是舉。無關於風化也哉。雖然。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造化人事盛衰之理。往往相仍而行。百年曠典。一朝而舉。殆不偶然。得非吾婺將復宋時之盛而天啓之乎。邦人君子。尚知勉哉。尚亦無負於天。無負諸公之望哉。

蘭谿縣志序

周官大司徒。職方氏。皆掌天下土地之圖。而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此後世邑郡之圖志。所由始也。吾郡在宋洪遵有東陽志。元贍思又有續志。皆統紀一郡之事。而於諸邑未暇致詳。故他邑亦皆各自為志。獨蘭谿自唐咸亨始為縣。歷宋元迄今八九百年。未聞有為之志者。其疆域。山川。民物。貢賦。人材。風俗。與政事之損益。吏治之得失。漫無登載。缺典甚矣。邑先正禮部吳公。嘗著敬鄉錄。略識前代碩儒。才士。名卿。賢相之本末。而附以詩文。又取祠廟碑誌。及鄉飲進士題名等記。以存是邦之故實。庶幾可補邑乘之闕。而書又亡逸不存。可勝嘆哉。乃弘治癸丑。崑山王侯用儀。來為邑宰。涖政之暇。欲考圖經。求故典。而不可得。謂是邦為浙東要會之區。素稱望縣。而文獻不足若是。豈非為政者之責乎。乃命庠士之秀者。分詣各鄉。訪遺老。詢故事。凡寺觀祠廟之碑碣石刻。故家名族之志傳譜集。悉皆采摭以來。而屬前進士靖江令鄭君咸甫。為之詮次。予亦與焉。鄭君堅予辭不獲命。乃據洪贍二志為準。益以故所傳聞。新所采錄。參諸史傳。及先輩文集中有及於縣事者。咸以類附。其目五十有六。總為五卷。草稿粗具。未及删定。而王侯有召命入為臺察。其事遂寢。厥後西蜀許侯鵬舉。欲踵成之。而又不果。正德戊辰。丹徒許侯補之。始至。適值歉歲。撫綏靡暇。越再朞。而政成愛立。百廢具舉。爰謂昔人所為有益於後人者。弗可以莫之繼也。乃取前稿。躬自校閱。重加讐訂。而損益之。以成一邑之典。仍繪圖以冠其首。且將鋟梓以廣其傳。以予於是書嘗與有力焉。俾述顛末。識歲月於其首。予惟是編之成。豈徒存故典。表先哲。以昭示無窮而已哉。將使後之觀民設教者。於是而求其故。以盡吏化善治之道。論世尚友者。於是而稽諸古。以為多識畜德之資。亦未必無小補焉。然非王侯創之於始。則後將何述。非許侯成之於終。則先將何傳。二侯之功。殆未可以優劣也。第區區雅學殖荒落。聞見寡陋。且生數百載之下。而欲考求紀述於數百載之上。文獻既亡。無從取徵。而一邑之間。又未能如太史公之周遊歷訪。未免與謬踵訛。舉一廢百。為可愧耳。若乃窮搜博考。續而書之。以補其闕失者。端有望於後之作卜。

鄉試錄序　戊午七月林宗憲求代考官作

吾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用之大何如哉。降若帝王。莫不用儒

爲治。者虞之謨九德。舉黎獻。周之教三物。賓賢能。所用者皆儒也。故當其時。野無遺賢。王多吉士。庶政惟和。萬邦咸寧。治隆俗美。卓乎不可及焉。三代而下。儒者弗用。用者非儒。漢策賢良。而相曲學。棄醇儒。唐舉科進士。而重詩賦。輕明經。宋以經義八行取士。而元祐乾淳學術。乃見擯斥。無惑乎治之不古若也。惟我聖祖。憲天立極。修右儒術。誕興文治。建學育材。如古膠庠。命鄉論秀。如古賓興。以吾儒之道。具於易書詩禮春秋之經。孔曾思孟之書。而濂洛考亭諸儒。發明獨得其宗。故學校以之爲教。科舉以之取士。而不雜以他術。用儒爲治。未有若是其純者也。列聖承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故得人之盛。度越前代。太平之治。悠久無疆。非用儒之効乎。皇上繼統守成。於茲一紀。旁求儒雅。以共天職。亦既三設科矣。弘治戊午。仍舉大比賓興之秋。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某。謂進賢如不得已。可弗慎乎。乃與某等同寅協恭。以祛宿弊。而杜僥倖。抑奔競。議行場屋條貫。視昔加嚴。務欲選舉得人。副聖天子側席眞儒之意。既各公舉所知。走書幣。往徵某某以典文衡。某亦與焉。其就試者。悉由諸道憲臣躬詣各郡。詢行考文。推擇以來。猶懼其濫。又會合諸司。覆考而沙汰之。可謂嚴矣。汰去之餘。猶二千幾百有奇。吳越之士。何其盛耶。迨入院。則某與某任提調。某與某任監試。考校文字。則某等分任之。諸外內職事。皆愼選其屬以充。而御史某總其成焉。衆皆精白一心。誓以將事。其闈棘三試。與取士之數。悉遵定制。已乃列第其氏名。與文之醇正者爲錄。以獻於天府。而傳之天下後世焉。嗚呼。我國家建學養士。期之儒學。設科取士。謂之儒科。教之以儒而取之以儒。其望之厚矣。二三子既登名是錄。以儒名於天下。行且捷春官。奉廷對。致用有日。其亦以宇宙內事。爲吾儒分內事。而思所以立天地之心。立生民之道。開太平於萬世乎。所謂望之厚者。不在茲乎。某於諸士。得之言語文字之間。而文者儒之餘事耳。萬一有儒其言而不儒其行。儒其貌而不儒其心。甚至僥於家。壞於官。失其所以爲儒者。寧不上負天子。下負所學也耶。某辱有場屋一日之雅。敢僭吾言。備用爲多士之規。

菊莊詩序

有爲軒岐之學者。伊廷玉氏。質良行淳。不競榮利。頗有韓康宋清之風。其平生無他嗜好。獨於菊焉玩而樂之。弗厭也。嘗即所居之旁。治地爲圃。羅植甘菊數十百本。根而培焉。苗而溉焉。條榦而整比焉。屏列焉。僕僕然不以爲勞。當其霜露始肅。寒英盛開。則攜賓友。引壺觴。朝夕嘯詠乎其間。若與爲知己者然。因名其所居之室曰菊莊。一時名勝。與凡縉紳君子之過其居者。往往爲之題詠焉。廷玉裒爲一帙。得古今體五七言詩若干。謁予爲序。予嘗觀於月令。爾雅。本草。仙經。以及靈均之騷。淵明之辭。鍾會之賦。子美老泉東坡之詩。石湖劉蒙史正志諸人之譜。而有以知菊之爲物。君子貴焉。彼其花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黃中通理。介然高潔。不與凡卉同其盛衰。有儒之德焉。及其用於服食。則春採玉英。夏採容成。秋採金精。多採長生。可使去疾。可使引年。爲餌之最良者。甚至南陽菊潭。飲其水者。壽皆百歲。則其利澤及人。又有儒之功焉。是非吾儒之流。與之同臭味者。其孰能好之。若廷玉工於醫者也。宜其莊以藥名。而神農之三百六十五種。無不備焉。胡獨有取於菊而名其莊哉。豈其隱於方伎。有同於花之隱逸也耶。抑以其衞生之功。

將自擬於菊潭耶。若然。則廷玉之所得於菊者亦淺矣。彼爲醫者特一技耳。菊之爲道。豈一技而能盡耶。必其學而儒焉。則進而醫國庇民。又將有大其功者。是乃軒岐之所以爲軒岐。而可以一技名哉。如是而比德於菊焉。庶幾無愧矣乎。廷玉其亦有志於是耶。嗚呼。三五而降。吾民之疹疴疾痛。夭閼札瘥。弗能以壽其生者久矣。吾安得廣君之莊於天下。使人人飲菊水而登遐齡若彼甘谷之老哉。故不辭而爲之序。

書北堂永秀詩卷後

弘治之季年。予被命承乏南都太學。有廣南舉子趙生善鳴者。以母命來卒業焉。予見其貌恭而志篤。執經館下。質問所疑。弗明弗措。可與共學者也。進而問其世出及所從游。則爲故宋宗室某之裔。大參李君士達之甥。甞受學於內翰陳公甫之門。其學固有自矣。一日請於予曰。善鳴母李氏。爲龍江望族。天性淑慧。幼聞諸舅兄誦小學諸書。皆能默領章句。請其大義。在家而恪遵姆訓。逮歸而克脩婦道。不幸先君蚤喪。茹苦勤家。鞠幼教子。必以義方。慈而有節。愛而知勞。故兄善和以文藝游庠序中。而善鳴遂叨鄉薦。頗有成立。不替先緒。皆慈母之教也。大參舅氏。嘗稱爲孟陶二母之匹。母年六十時。客有繪萱草圖爲贈者。因名之曰北堂永秀。諸舅及縉紳君子。皆爲賦詩。以壽吾母。而今內翰湛元明又爲序其事焉。善鳴嘗次成帙。願賜一言。以表章吾母之善。垂諸不朽。庶幾少逭不孝之罪也。予謝以老荒不文。而生請之不置。今十年矣。予臥病窮山。生枉過焉。復申前懇。乃作而言曰。詩稱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蓋以萱爲忘憂之草。故室家相念者。欲樹於北堂以解其憂耳。未嘗言及於母也。神農本草。謂萱名宜男。爲姙孕之所佩。故世俗往往以萱喻母。而唐人萱草生堂階。游子行天涯之詩。則又以萱爲子焉。人生有母。而壽考康寧。洩洩在堂。則子之憂所由忘。固若萱之秀於北堂矣。若其有子能賢。而行道揚名。以顯其親。則母之憂所由忘。是又爲不萱之萱也。母子交相爲萱。而並忘其憂。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今生能得之。固宜諸君子之嗟嘆不已而咏歌之也。生之兄弟。繼今而往。夙夜孜孜。講學修行。以成其身。若孟子之以道自任。而有功聖門。若陶侃之樹勳揭體。而有功國家。使賢母眞爲二母之匹。則北堂之秀。永永無斁。而非止爲一世之壽。其爲不朽。孰大於是。尙奚假於予言哉。生其勗諸。

吳烈婦詩序

自關雎之化熄。而閨巷之間。無復漢廣行露之風。自彤史之職廢。而閨門之內。不聞婦訓姆儀之懿。於是乎天理日微。人欲日熾。桑中濮上之音。延於天下。世道已駸駸而入於夷矣。陵遲至於有元之世。遂舉中國而夷之。上自王公。下而士庶。亂倫無別。禽獸其行。子烝父妾。兄收弟室。嫂治弟妻者。恬不爲怪。在彼固無足議。而廢三綱。斁五典。使先王衣冠禮樂彝明文教之地。悉淪於氈裘辮髮腥羶污穢之域。其可哀也已。幸而天理之在人心。有不泯焉者。故巾幗之中。亦有能閑禮義。守貞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臨大節而莫奪。赴水火而如歸者。吾鄉吳烈婦者。豈夷習所得而移耶。蓋烈婦爲里人某妻。遭亂。與其夫倉皇避難。去家西行一里許。聞鼓噪聲。足弱弗能步。度不可免。乃謂其夫曰。君宜自脫禍。弗以妾爲累。夫曰。予將若何。烈婦曰。妾義不受汚。惟有死耳。夫號泣。不得已而舍去。既而遊兵四集。將追及焉。適道傍有池曰梅墟。

水深且深。遂投其身以沒。後數日兵蓋。夫蹤跡至其處。見烈婦屍浮油面。蓋盛暑而顏貌如生。乃舉而葬焉。時歲戊戌之夏六月也。其後好事者聞之。爲傳其事。而薦紳能言之士。又從而歌詠焉。蓋亦秉彝好德之良心。有不能已者。今某之孫。以其文若干篇。爲一帙。謁予而告曰。先人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吾將以是傳之子孫。俾無忘烈婦之訓。願丐先生一言以張之。噫。吾於是有以見世道升降之機矣。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秦晉遂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蓋天將變夏爲戎。而其人已先化爲戎也。今當胡運告終。皇明啓運之始。而閭閻一二女婦。已能自拔流俗。而歸乎禮義。豈非天意將興文明之治於今日。而有開必先者乎。異時國家采民風。被管絃。以比隆於二南之盛者。不有取於是耶。是又不但爲一人一家之美而已。故爲序而不辭。

書鄭氏巖源錄後 以下序譜

太末之墟。有大姓曰桂巖鄭氏。其先係出滎陽。厥後自歙來徙家於是者。蓋將十世矣。支分派衍。族大以蕃。衣冠文物。世有令人。其七世孫公勉。始以才諝效用於時。三丞大邑。皆有能聲。嘗念上世家牒。毀於兵燹。而後人無以考其先也。乃命冢子晃推其所自出。疏其所由分。詳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者。著爲圖譜。名曰鄭氏巖源錄。以示族人。使咸知所以尊祖敬宗。收渙散。敦親睦之道。生而相愛。死而相弔。患難而相收恤。不至漠然相視如塗人也。其可謂知所務者矣。晃之卒也。厥弟侍御君昱。於予爲年友。雅相好也。間出此錄。暨諸名公所爲序跋。俾書其末。予聞鄭之爲望族也久矣。在唐有滎陽之七房。近世有浦陽之義門。其世胄之貴。世德之美。何如哉。今桂巖之族。祖滎陽而譜浦陽。其家法固有由來矣。君之父子兄弟。傑然秀出於其間。松廳之遺愛。稻府之風裁。昭宣令聞。克光厥宗。所以發揮譜牒。紹前美而裕後昆者。將不在茲乎。彼詩書禮義之智。孝友睦婣之行。承珪襲組之華。滎陽浦陽之先所以昌其族也。君以是倡之。後之人其無藉然而興起者。亦乎安知桂巖之不爲滎陽浦陽哉。鄭之子孫。覩斯譜者其勉之。不然。則永州之鐵爐步人將有議其後者矣。

重修青陽陳氏族譜序

予舊僚陳君弘毅。以書來曰。某之先。出於帝有虞氏神明之胄。自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以備三恪。陳亡而子孫散處四方。以國爲氏。梁天監中。有諱元之者。爲廣德司理參軍。始自宛亭徙家麻姑山之東。太尉鄉。其玄孫曰吉甫。仕唐爲青陽務稅使。又遷於九子山之社溪。八世而潛江令太祿。爰遂定居邑中。又十五世而九華山人諱巖。以詩鳴於宋。又二世而元池州學正諱祖生。以儒名家。蓋某之曾大父也。池州季子諱貞。於某爲大父。仕皇朝。歷蘇贛二府同知。皆有治聲。後以詿誤。左遷儋州而道亡。門戶日替。先君子煢煢孤立。洪武末。又以事謫戍滇南。而青陽之宗祀絕矣。先君雖流離兵間。日不暇給。而飭躬礪行。思亢厥宗。凡所以爲光前裕後之圖者。靡所不至。嘗以家牒更世變不存。懼後人之迷厥所自也。乃即其耳目所及知者。自九華山人而下。爲譜以示子孫。而於不能記憶者。則闕焉以俟。嘗謂某曰。吾先世自唐以來。家於青陽。世德之美。世胄之貴。甲於他族。而今遂祇焉。吾之罪也。一杯麥飯。何時歸灑松楸乎。小子勉諸。

某泣而識之不敢忘。居無何。而先君奄棄諸孤矣。其爲悲痛。可忍言哉。不肖孤今承遺教。罔敢失墜。幸以科第起家。竊祿於朝。先君以恩贈南京刑部主事。竊因請告歸滇南焚黃。遂如青陽展掃先隴。而先人敝廬。則已鞠爲茂草矣。乃即其地而築室以居。不敢去墳墓也。間又訪於鄉之父老。得故族譜。自青陽稅使而下。凡二十有二世。遂因先君所述。重加纂輯。參以所聞。正其訛謬。用史氏年表之例。列其昭穆世次。與夫官爵名行之懿。著爲陳氏世譜一帙。成先志也。子盍爲序。以訓吾之後世。使知所以尊祖敬宗。崇德象賢而興起其孝弟之念。以無愧於神明之胄。不亦善乎。予於陳君之言竊有感焉。今世之姚虞陳田其氏者。孰不自以爲神明之胄也。然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而我猶未免於鄉人焉。不有忝於神明也耶。君之譜其族者。蓋有在矣。君蚤以明經登第。入典邦刑。出持憲節。有徽有爲。昭宣令聞。而又能繼志述事。使前人之緒。既絕而復續。先世之譜。既失而復完。是則孝之大者。固足以匹休於前聞人矣。豈直自異鄉人而已哉。然欲稱其爲神明之胄。則又有大於是者。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而求所以爲舜者。斯可矣。斯固君之志也。君以是倡之。後之人其無藉然而興起者乎。傳所謂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必有當是占者矣。爲陳氏之子孫。尚勗之哉。是爲序。

清塘賀氏重修宗譜序

永新賀先生宗濬。受易於保齋劉文安公。以進士乙科。歷魚臺應天司訓。而主教事於吾邑。篤與游甚厚。既而以病免歸。將施其有政於家。以爲孝莫大於尊親。尊親莫先於明譜系。以究其源之所自出。序昭穆以別其派之所由分。夫然後倫理可正。恩義可篤。而家可齊也。乃取其故所藏家牒而重修之。以增益其所未備。凡當代名公之文若詩。有爲賀氏而作者。悉裒次以附其後。將以示諸後人。俾咸知所以賢賢親親。而起其油然孝弟之心也。其亦可謂知所務者矣。嘗使其子位持以過予。而屬爲之序。予覩譜之所述。自文堂府君。始自廬陵徙居禾川之清塘。迨今十有餘世。其先德之懿。有以忠厚傳家積累有素稱者。有以詩書之澤過於他族稱者。或好學而尚文。或介潔而尚義。其於學士解公大紳。方伯李公昌期之序者詳矣。所以啓其後人者。亦無不至矣。予何人斯。而敢以蕪陋不斐之言贅其間哉。辭之再四而位之請不置。且先生之意。不可以虛辱也。姑即二公之所引而未發者申告之。古君子之不忘其先者。非修其譜之難。而修其身之爲難。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不云乎。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爲賀氏之子孫者。誠知勤學厲行。以修其身。使夫詩書忠厚之澤弗墜。介潔尚義之風愈敦。則庶乎能念爾祖。不忝其所生矣。若能進而上之。爲賢爲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勳業。著之當時。傳之後世。足以光昭其先。若歐陽之自爲歐陽。以無負乎二公之所期者。不尤爲斯譜之榮矣乎。先生之所以譜其族者。將不在於是乎。其或身之不修而惟譜之修。則永州之鐵爐步人將有議其後者矣。爾子爾孫。覩斯譜者尚其念哉。

三山雲程林氏族譜序

浙江僉憲三山林廷珍。行部之暇。過予話舊。因出其所修家乘一編。而告之曰。某之先。由晉黃門侍郎穎之子祿由。以散騎常侍出守晉安。因而家焉。其後世居西關。當元之季。有諱比者。仕爲鎮撫。督領兵守禦

南關。屢抗強寇。不幸羣盜四集。攻陷城邑。力弗能支。衆皆款附。而公獨守義不回。闔門就居。僅遺一子曰陽文。身避難。竄於城西之馬鋪。而黃門之祀。賴以不絕。蓋吾之什祖也。什祖之昭二人。而吾祖爲之長。乃徙於黃程。而再植有家。吾祖與從祖之穆四人。而先君又爲之長。尤力於爲善。而克昌厥後。逮吾則昆弟七人。從父昆弟四人。從祖之昆弟一人。凡十有二人焉。然吾昆弟之子若孫。抑又衆矣。先君嘗訓某兄弟於學。欲其有所成立。以亢厥宗。某等忝承遺教。罔敢失墜。幸與弟埜。皆起家進士。而珍與從弟瑺、琳。又皆以明經。後先領薦於鄉。今某由尚書刑部郎官。來僉憲事。埜以行人爲雲南道監察御史。瑺由乙榜爲山東寧海州學訓導。而先君亦以恩贈官南京刑部主事。皆吾祖宗餘慶之所鍾也。吾敢忘其所自乎。第惟先世厄於兵禍。家牒逸亡。自晉安而下。遷徙世次。皆莫能詳。其爲悲痛。可忍言哉。茲錄其所可知。著爲圖譜。附以家規。將以傳之來世。俾永永弗忘吾鎮撫公忠義之訓焉。子其爲我序之。予昔宦遊閩中。嘗與君有斯文之雅。誼不得辭也。乃觀其譜而僭爲之言曰。嗚呼。仁者必有後。蘇文忠公嘗有取於申包胥天定之說。吾於林氏。蓋有徵焉。昔商三仁。少師比干。以諫紂死。其子堅。避難長林。因以林爲姓。而周武王封之清河。厥後如雍。如楚。如不狃。皆以名節見魯春秋。而放之問禮孔門。名德尤著。至皋父子。又以十德有聞於趙。則堅之有後。非以少師之仁。而天定之足徵者乎。自晉馬南浮。而林黃陳鄭四姓。實始居閩。更歷唐宋以迄於今。諸林之族。莫盛焉。其他固未暇論。姑以君之所自出者言之。若鎮撫公之事。雖名位素微。不登史傳。而一念之烈。殺身成仁。亦可謂能繩祖武者矣。其子之文身避難。實類於堅。雖在當時不有清河之封。然不數世而有君之兄弟。傑然猶出其間。抑豈非天監其仁。俾之有後者。於是而始定耶。雖然。少師與鎮撫公。遭時不幸。不過著其一節之仁。而天之祐其後者。已若是焉。而況於稷契周召之徒。能大其仁以及於天下後世者乎。今君之兄弟。崇德象賢。際時休明。執法內外。得行所學。非彼所遭之不幸者也。尙其夙夜懋篤不忘。益充其仁。左右吾君於唐虞三代之盛。以爲今之稷契周召焉。則其後世之瓜瓞綿綿。日昌日熾者。可量也耶。然則斯譜之作。後之君子。又將以徵天道之大定焉。君之兄弟。其可忽哉。君之闔人。其亦敬念之哉。庸書諸首簡以俟。

跋方氏族譜後

譜者。一家之史也。國有史。則其君之明暗。臣之忠邪。政之是非得失。善可法。惡可戒。昭昭於後世。族有譜。則自大宗以及小宗。其人之賢愚貴賤貧富。一覽具見。雖不若史氏之褒善貶惡。而勸懲之意。固未始不存乎其間也。新安方氏。自譜其族出於神農氏之胄。繇自得姓以迄於今。上下數千餘年。傳序幾二百世。其諱字生卒。與其官封里居。靡靡備載。雖古人所闕疑而不敢知者。一皆蒐摭無遺。用心亦甚勤矣。吾未暇詳考睒也。第謂族以人而榮。亦以人而辱。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固有光於高陽之族。而窮奇渾沌之凶。所以玷厥宗者。不既多乎。吾觀方山采邑之勳業。河南洛陽之治行。鑑湖之高尙。蛟峯之倫魁。秋崖萬里之文章。傑複譜牒。輝映古今。足以起人瞻敬。方氏之榮。其在是也耶。使其族無若而人。而徒侈遙遙之華胄。雖貴且富。適足以穢彼家乘耳。何取哉。吾故曰譜者一家之史也。爲方氏之子孫。睹斯譜者。尙思所以

亢厥宗哉。

李氏族譜序

武緣李君璧。以進士乙科。將教事于吾邑。好學能文。而操行醇謹。士林皆愛重之。一日訪予山中。出其所修家譜一帙。而告之曰。某之先世。居武緣之五鳳嶺。故老相傳。自象州來遷。莽罹兵燹。圖譜失傳。五世而上。雖墳墓具存。而支派行序。漫無可考。今族人之衆。派分爲四。自國初以來。各立戶版。雖究其所由分。而婚喪災患。猶相慶弔。前人蓋未有顧者。家君始仕爲潮陽北山驛丞。慮後人之迷其先也。嘗命某曰。譜宗牒而不忘乎先。孝之大者。汝其勉之。某因記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者。斷自某公而下。凡若干世。具列爲圖。而生年卒葬。備書於下。其戶版之異者。則別爲圖。以附於後。弗敢以強合焉。姑以敍昭穆。別親疏。不忘其所自出耳。若欲如唐人之譜學。自受氏以來。皆有可考。則固難矣。願先生一言以示吾之子孫族人。使知一本之義。而起油然孝悌之心也。予聞先王有大小宗之法。以聯其族。故彝倫攸敍。而禮義興行。風俗淳美。後世莫能及焉。自王教衰。宗法壞。人不知所本。而各顧其私。雖親骨血。亦相視如塗人。情義乖離。而彝倫斁矣。所以聯其族屬。合其渙散。而使之相親睦者。惟譜牒之作。爲有補於世教耳。彼不知所重者。固忽此而不講。間有知務乎此。而或冒華胄以爲榮。若來附城南之杜。妄拜汾陽之墓。不顧其祖而祖他人。牽合附會以自誣者。徒以貽笑取譏而已。惡在其爲譜哉。今君之爲是譜也。質而不誣。遠不援貴。近不遺賤。使人有所傳信。固已得古人之遺意矣。然旣聯之以譜牒。尤必敦其雍睦之行。好好而親親。老老而幼幼。歲時爲酒食以浹其歡。皆教誨以匡其失。貧而相收。患而相恤。疾病死喪相扶持。相賙助。而不有遂人之親。使子孫族人有所觀法。則孝弟之心。豈不油然以生。而有引弗替乎。君其勉乎哉。又即此義而充之。天下之生。莫不有族。秉彝良心。誰獨無之。君之職爲國家司教化者也。能以己之所欲立而立人。啓迪開導。使凡有族者。皆來取法。則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爲一家矣。先王宗法之意。殆將復見於今日。此又予之所深望也。君其勉乎哉。

古城伊氏宗譜序

先儒有言。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者難。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聖賢之子孫尤難。蓋以前人之功德極盛。而後人不克肯焉。則未免辱其先矣。斯所以爲難也。湯溪有伊廷玉者。以儒名家。頗好尙文雅。喜交結賢士大夫。得其詞翰。則珍藏寶愛。時取而玩誦之以爲樂。又喜淵明之風。治園庭。蒔品植佳菊。以娛晚節。其亦可謂曠達而不俗者矣。一日持其家乘一編。過予而言曰。吾伊氏上世相傳。皆謂出於阿衡伊尹之後。而自陟以下。世本無存。經傳不載。無從致證。固未敢以爲必然。但孟子謂尹耕莘野。呂氏春秋謂尹居伊水。皆言其自亳。而其葬也亦在於亳。其地在中州。而吾之先人。世家于汴。鄰著陳留。與伊莘亳都。壤地相鄰。則所傳或有可信者。疑以傳疑。亦不敢棄而不錄也。自商而下。迨乎周漢。以及晉唐。二三千年。伊氏未聞顯人。至宋中葉。吾遠祖有運使公諱帆者。隨駕南渡。始自汴而來。寓居嚴陵。而運使之玄孫諱非者。在前元至大間。爲尉於蘭谿。樂其山水之勝。土田之沃。又卜居邑東之古城。厥後古

城之地，析屬湯溪，故今爲湯溪人。然自縣尉以來，又經十餘世矣。門戶日昌，生聚日衆，支分派別，析爲三族，有上伊、中伊、下伊之稱。而下伊又有析居𤅢源者，成四族矣。吾則下伊之後也，皆念四族之衆日疏日遠，而情義乖離，至有漠然相視如塗人者，甚爲可懼。吾季父某與從兄，皆欲爲譜以維係之，而纂次未就。今成其志，特命從子蔵記所傳聞，而原其所自出，列其宗派，而推其所由分，又取法於歐蘇，闕其不可知，而詳其所可知者。凡吾族人之名字、世行、年壽、葬娶，與其行事，一一備錄爲譜，以傳于家。願得一言序諸首簡，以教吾之子孫，使咸知一本之義，而皆皆親親，起其油然孝弟之心，爲幸大矣。予惟伊尹以聖人之任，左右商王，以道覺民，而能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所謂上醫醫國者也。而論道之暇，又取神農本草，製爲湯液，以療萬民之疾，使天下疲癃殘疾者，無一人不被其澤，則不惟醫國，而兼並醫人之伎。其仁覆天下如是，則爲之後者，欲象其賢，豈非所謂尤難者乎。君之先翁，擇術爲醫，其意美矣。至君昆季，而術業益精，聲稱籍甚，頗能得其一伎之良，而有功於人，庶幾能繩祖父之萬一矣。君又使諸從子，進業爲儒，藏修泮水，明經修行，志伊學顔，而彬彬可觀。異時進用於上，以行其堯舜君民事業，則醫國之功，又將歸於君家，不但爲一伎之良而已。昔所謂率乃祖攸行，予切有望於伊之後人焉。嗚呼，其念之哉。

郭氏家譜序

郭本姬姓，傳稱出於文王二弟虢仲、虢叔之裔。初封于虢，而訛音爲郭，春秋所書郭公是已。其後以國爲氏，若晉之亢、燕之隗、漢之伋與泰、魏晉之嘉與璞，累朝皆有顯人。惟唐尤尚父汾陽王子儀爲最顯。吾邑諸處郭氏，皆祖太原，獨邑署西北中和坊一族，素稱汾陽郭氏。比屋而居，羣從子姓，衆逾千指。其人皆豪俠倜儻，而有材幹，雖未皆務學識古，而好文雅，重義氣，不肯降屈於人，不爲苟賤之行，蓋其氣習然耳。其宗老曰某，予婦弟也。一日持所修家乘一編，過予而言曰：吾家故老相傳，謂上世居華州，將相帥，自汾陽始。昌厥家，昆弟子孫以數十計，皆爲貴官。而第六子曰曖者，與二子二孫皆尚公主，其女又爲太后，元勳貴戚，奕奕門閥，與國同休。其世德之美，世胄之榮，天下莫與倫焉。厥後唐室衰微，遭黃巢之亂，而曖之六世孫曰太初，始自北來，南居溫州平陽之錢浦。而太初之孫起辛，爲海東權鹽提舉，又徙居天台。其子曰滔，以儒生教授東陽，因家于長衢，歷世寖久，浸爲鉅族。迨元前至元中，又因台寇楊鎮龍爲變，擾及東陽，族衆逃散。其十世孫曰什三提轄者，始來居于今所，亦且幾十世矣。今吾族人生聚日衆，長幼親疎，混淆相處，而支派圖墳，不以爲惟。吾恐其日疎日遠，而漠然如塗人也，甚爲可懼，屢欲爲譜以聯其族焉。而室居隘市，地窄人稠，若罹回祿之禍，前代圖譜，燬失無存，間有傳錄一二，亦殘缺失次矣。爰命子姪，碎往長衢故居，訪問遺族，始得前代傳序世次之詳，及歷經遷徙之故，與故老所傳者相合，乃輯爲斯譜，以傳于家。願賜一言弁之，以訓吾子孫族人，使皆知尊其所自出，親其所同出，興孝興弟，不至塗人之視，是亦先生德教之所及也。予謂君之爲譜，而不忘所自，固善矣。若爲人後而不思取法前人，以象其賢，亦奚以譜爲哉。昔唐史臣稱子儀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先儒謂其何道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夫功蓋位極，前代名將相亦多有之，惟不疑不疾，則自伊尹孔明而下，罕有及焉。忠信義命四

字，人孰不知，亦非甚高難行之事。而仗之安之，則非大賢君子不能。子儀克盡是道，故能再造唐室，而夷狄歸仁，強藩服誼，亦奚止於上之不疑，衆之不疾也哉。宜其位祿名壽，萃於一身，而善始善終，流澤餘慶，裕於後昆，而愈遠弗替也。今諸君爲汾陽之後，非修其譜之難，而修其德之爲難。苟能躬行以率其子孫，蚤夜孜孜，求汾陽之所以爲汾陽者，而取法焉，存心一主乎忠信，而不爲欺妄，制行必安於義命，而不爲僥倖，則雖未能建功立業，以匹休汾陽，而以是行於鄉，不失爲鄉之善士，又以是出而事君，亦可爲國之藎臣，而不辱其先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予於汾陽後人，切有望焉。不然，則未免爲永州之鐵爐步矣。其念之哉。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八

記

譙樓記 內篇作

譙樓者何，城上樓也。按爾雅，陝而修曲曰樓。許慎說文，樓，重屋也。譙蓋樓之別名。顏師古曰：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城之上必有譙焉，登高可以望遠，爲武備設也。昔者聖人體國經野，建都邑，爲宮室，以宅師民。既奠厥居矣，然而物衆地大，好惡相攻，強弱相凌，又有弗獲安其生者，於是乎爲之城郭溝池，雉堞樓櫓以衛之。故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譙之設，其殆肇於重門之遺制歟。史記言黃帝爲五城十二樓，而未始有譙之名。周禮、春秋有象魏，有兩觀，亦不聞有所謂譙者。漢書陳勝傳，始言譙門，至魏武而麗譙之樓作焉。後世凡國都州郡城邑所在，皆有譙樓，其崇庳修廣，隆殺之制，各稱厥居。其樓下設門扉，以閑內外，護關闕，戒不虞也。上闢牖戶，以覽形勝，俯四關，察非常也。豈若井幹、花萼、齊雲、落星，窮壯麗，徒以侈遊觀之美而已哉。其樓之中，置漏數刻，以節晝夜，伐鼓鳴角，以肅昏旦，則所以授人時，警衆心者，亦無不在焉。昔曹子建詞譙樓，賞角三弄之曲。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詞皆悲壯激切，使有國有家者聞而

知之必將惕焉於心進而德修而業終日乾乾弗敢一息自暇自逸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天下國家無難治者矣若然則讜樓之設又非但爲釋侮之具也其爲用顧不大哉予故撫其事實爲之記云

丹徒縣學科第題名記 大理時作

先王賓興選士之制敬敏任恤者書於閭胥孝弟睦婣有學者書於族師而德行道藝又書於黨正書者何錄其人也錄其人何章之以示勸也後世求士於科目猶賓興焉與其選者名於學官豈非閭胥族師黨正所書之遺意耶閭胥族黨之書皆先德行而科目之所取學官之所名者專以文藝或者訶其非某竊以爲不然夫文藝道德之精華也深於道德然後能工於文藝較其藝者因將以觀其德也然則六德六行之備皆其察之也詳即其一藝而名之者其責之也厚察之詳則其名不虛責之厚則其實難副知其名之不可虛而必求所以副其實焉是亦所以勸也而何懼乎閭胥族黨之書哉丹徒學在縣西南元延祐因宋淮海書院爲之逮今邑於畿輔王化所洽而庠序之教益張以盛藝文儒術彬彬用休士之薦于鄉貢於春官者相繼也故事宜有題名而闕焉蓋以爲政者類多急於簿書獄訟矣是之闕也迺成化丁亥侍御陳公士賢奉璽書來董畿內學校之政始命有司修故典之廢墜者于時進士楊君維新來知邑事雅志興學承命唯謹鎮江守翟公某聞而壽之遂相與指金購工伐貞石而樹焉考次科目之士始自洪武某年以迄於今凡得若干人悉列氏名刻著其上仍虛下方以俟來者既訖工楊君以書來謂某曰吾將圖其不朽以勵厥後人子盍爲記某辭不能而楊君索之不置乃僭爲之言曰嗚呼盛矣哉賢侍御賢守令之用心也彼閭胥族黨之書不過錄諸一時而今也勸之堅珉不朽是圖其所望於二三子者何其厚而勸之何其至耶宇宙內事皆儒者分內事苟非吾之所爲寘足與天地並立其能不朽也者幾希古人有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斯之謂不朽彼高科顯仕人生誇之以爲榮者不過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寧能自托於天壤之間而不朽耶然則丹徒之士凡名于是者欲圖其不朽尙亦有所立哉尙亦無負於賢侍御賢守令之所望哉

觀亭記 福建時作

聖天子臨御以來厲精求治遐觀四方深燭民隱慮撫牧諸臣弗克以昭聖化而綏蒼生容有不被堯舜之澤者於是分命重臣撫治方岳亦古者分陝之意時則江浦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實來于閩公之始至剗政之疵剔民之蠹癉惡彰善敷和于下既道大行民用康止爰命作亭于公署之後顏名之曰觀亭以待涖事之暇而宴休焉蓋取柳子所謂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而爲之者歟然是亭也非有花竹泉石之勝山川林館之適而奚以爲觀耶在易有之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蓋言者天子親行巡狩以察四方則命陳詩以觀民風是之謂觀自王迹熄狩禮廢後世始命大臣巡省以代親行若漢之直指唐宋之安撫宣撫今之巡撫是已是其職固亦宜以觀民設教爲事者也或者知不出此往往急於簿書期會甲兵錢穀之務而已嗚呼是果所謂一道德同風俗者耶然則亭以觀名公之志可知矣閩之人庶幾其有懷乎夫以燕居閒適之地而不忘是心則其來旬來宣旁諏旁詢所以爲下爲民者

宜何如哉雖然觀未易言也有所觀必有所以爲觀所觀者民風所以爲觀者我生也彼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媺惡吏治之得失皆生於我之所行何如耳故曰觀我生觀民也而可以易言哉觀公旦者以周南觀公奭者以召南觀畢公者以東郊審知異日之觀公者不在閩南也耶明聖當天道邁三五將隆二南之化以風四方而公以耳目之臣當分陝之任其可使周召諸臣專美於前耶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必有賦是亭爲公之所茇者矣庸記此以俟風化之成

重建東江興濟橋記

金華之東北鄙其屬邑曰義烏距邑東數里許有溪曰東江橫絕衢道險不可涉渡者皆比舟爲浮梁以濟不通每霖潦暴至勢尤湍悍梁弗能抗舟以覆敗民病涉焉宋慶歷中知縣薛揚祖始橋以石邑人德之號薛公橋後爲水所圮施寅趙以卿來宰邑皆相繼有作制益宏壯始以興濟名具於滕強恕廣復所記可考也歷歲滋久仆而復興者不知其幾暨入皇朝一橋于洪武之壬戌尸其事者主簿龔川和也再橋于正統之戊辰倡其役者縣丞劉傑而輸財效勞者邑人吳希彩焉三橋於成化之癸巳則東陽盧君孟涵實任其役夫何匠石弗工遣內中之水復毀于成涉其艱哉今年夏金華同守洛陽李公某行部過之顧而嘆曰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常事耳舍是弗圖豈知爲政者哉勵官帑不可輒發而聞者歲比不登又弗忍以是厲吾民也我將何所出乎乃詢諸父老知孟涵嘗有勞於是橋也于是以郡大夫之貲禮孟涵之廬勉其無廢前功以終惠于民人然又以爲役鉅用艱況其前時數已不貲可復獨堪其勞耶謂趙君士賢東陽巨室亦樂善好施且婿于盧俾與孟涵協力以濟其成故又從而禮焉二人者感公之義皆忻然聽命以其年秋七月丙申始事因舊之規累石于淵而爲之頓者也又以石隄其兩岸而洞其下以行水如頓之數而加其一橋之修六百有幾尺其崇若干尺廣若干尺木爲之梁而屋其上以楹計者若干石取於山材取於市力取於邑人之子來而木石之工則取於傭糜白金若干兩穀若干石皆取之盧趙而公私無與焉其經理程督縣之令佐成效其勤歷十有幾旬而告訖工夫然後百里之人及四方賓旅道於是者往過來續不厲不揭去險阻而即夷塗矣不諗公之德而嘉嘆二君之勞爲不可及也于時知縣事無錫趙某縣丞某主簿某乃屬其耆老觴酒橋上以落於成既而相謂曰是役也吾邑長民者弗能事事而公以郡大夫爲之吾邑之民弗能任其勞而二君以鄰邑之人任之厥功茂矣是不可無以章示久遠乃命伐石而以書來俾予識其歲月嗚呼非李公之忠信廉介政孚於人不足以建是橋非二君之勇於義弗私其有不足以成是橋今世之成大役者非取於官則苟于民也不勞餘力以一言而建百世之利不藉衆緣以一二人而任一邑之勞而邑之令佐又能不沒人之功表樹之以風厲其后人其善皆可稱也是悉可以爲常事而不書哉庸不辭而爲之記

東陽縣修學記

浙水東文獻之邦婺爲稱首東陽婺之屬邑由漢唐來其人以孝行忠義文學政事勳業名者彬彬可稱節迺士者以百數其民俗亦樂善好施有立義塾置義田若范文正之爲者皆他邦所希有何其盛也然

人材風俗之盛衰在學校.而學校興廢.則係其人之賢否.成化戊戌之秋.溧陽繆侯.以才進士出爲是邑.始至.以故事祇謁於先聖先師.顧視學舍.皆傾漏弗支.紋殿偏堂.屋而未潤.大懼不職以墜教基.圖所以興其廢者.而未知費之所出.乃詢于衆.得富室之好義者.張惟大等十人.願以餘力分任厥事.於是增葺其殿若堂之未備者.改作其門廡齋序之欲仆者.而棲士之會.饌之堂.射之亭.以及庫庾庖湢.各以序爲.又撤去文昌土祇二祠之不在祀典者.而別爲之屋.以祀邑之孝子.與先達諸賢.其廟貌未嚴.則易禮典.按圖式.以正冠冕服飾之節.而藻繪中度.禮器有缺.則命工範銅.治竹木.爲之罇彝簠簋洗俎豆籩篚之屬.而釋奠之用始具.是役也.衆心翕然.如恐不及.不煩程督.競奏厥功.而棟宇之崇.宮庭之敞.黝堊丹雘之華.式稱其爲泮宮矣.凡爲屋大小以區計者若干.爲器若干.肇事于某年之某月.訖工于壬寅之十月.蓋有經始勿亟之意焉.侯於規畫纖粗.不憚其勤.而贊其事者.則學之教諭某.訓導某也.學既成.侯諏日之吉.將率其僚吏諸生釋菜以落焉.而以書來告曰.吾之新是學.諸父兄之力也.幸爲之記以永厥功.且有以教其子弟.使有所興起焉.予惟今之爲政.不得罪巨室者寡矣.況能出彼所有.以相吾之興作者乎.盛哉子來.侯其近之.儕諸父兄能率侯之命.爲所當爲.其視昔之宜義塾者.亦無愧焉.因皆有可書者.若乃侯之所教.崇正學.斥非鬼.表先哲.爲前人之所未爲.以新士習.以作士志.則其可書.又不但一時興作之功矣.嗚呼賢哉.彼邑之子弟.學於是者.其興起於侯之教宜何如耶.念文昌之不足.必有以弄華恩徼利爲急者.顧先哲之遺風.必有起高山景行之思者.與宮牆之數仞.又必有思所以入其門而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有感於中.不能自已.而蚤夜孜孜.勉焉以求其至.則小而匹休前烈.大而爲賢爲聖.夫豈無其人歟.夫豈無其人歟.庸書諸石以俟.若前代建學之始.與其廢興本末.已有記之者.茲不復云.

東陽縣覈田記

惟東陽.金華望縣.所隸十有四鄉.民之係籍者.至若干萬千百餘戶.其所有士田.爲畝若干萬千百有奇而輸二萬四千餘石.可謂庶且富矣.然賦之所出.必于其田.縣故有復熟官田若干畝.名存實亡.莫知其田之所在.其米一千三百餘石.皆無所徵.爲政者以爲大農經費之入.弗可虧也.則以之抑配民.而責其償.至其他官民之田之米無徵者.又三百餘石.其抑配亦如之.嗚呼.古之耕者助而不稅.其制不可及已.後世有田則有稅.然各隨其所有多寡而徵焉.民未以爲病也.至於無田而有抑配之稅.則民之困極矣.是豈真無田也耶.蓋版籍不明.姦欺百出.有田者不稅.有稅者無田.適租庸役.靡所不至.致細賦擾訴理紛紜.非惟民所不堪.而有司亦病之矣.溧陽繆侯之爲是邑.剗政之蕪.剗民之蠹.威行愛立.訟簡事舉.既皆一新.其學以教民矣.又謂仁政自經界始.經界不正.而田失其實.則版籍以之不明.而稅之通逋.民之憔悴.無怪其然.不有以更張之.其弊何時已乎.乃成化十有八年.適國家著令重造版籍.遂以右參政吳公之命.首取洪武中魚鱗圖籍爲之準.令人戶各以狀陳所有田數.而役民之善書數者.使履畝而丈之.仍以鄉老之公正者爲監.拉辯其官民之田.與號名步畝稅糧之實.沿革之故.以及得業之人.皆書之.

籍既覈矣.而猶恐有蔽於私者.又更其人.易其地.覆覈之.且躬自臨視.以發其隱伏.正其爭訟焉.夫然後宿弊滌奸.披露首服.有受人之田不認其稅者.有以其稅而寄之他人者.有寄之不收而棄其稅者.有以官田隱爲民田.以上地作下地者.諸若此類.悉蓋正之.凡所覈官田若干畝.民田若干畝.以及職學貸括等田.其數皆與舊額相當.獨義莊爲有餘.計其所餘田畝.適符復熟之數.侯乃嘆曰.吾知所處矣.後復熟田者.即義莊而異其名也.以有餘補不足.何不可乎.詢諸父老.僉謂其宜.上于藩府.藩府允焉.而復熟於是有田.其有陵谷變遷.田之果不存者.則以新所墾闢之數充之.士田既正.稅得所歸.民業有經.公租不負.失業之民.脫然若沉痾去體.灑然若執熱濯.而無復抑配之苦矣.其定著爲籍.曰流水.曰保類.曰戶類者.皆明白可據.乃以附諸國版.登於天府焉.凡民之任役者若干人.始事於其年之春.而訖役于其冬.邑人既皆悅喜.相與歸德於侯.而侯不自居也.則謝曰.版籍之正.田稅之均.實聖祖舊章.明天子盛德.藩府大官之命.御諸父老之勤也.吾何力之有哉.雖然.吾與若等所以致其繫於今日者.非易易也.異時或有兼并之徒.惡其害己.而去籍焉.則不得善其後矣.亦圖所以維持而勿壞.使吾民永有賴乎.乃謀伐石.使來請記.予於是深有感焉.夫仁政之不行久矣.昔朱子之守漳州也.嘗欲推行經界.以惠貧民.時當道者惑於浮議.迄不果行.有志之士.至今爲憾.則爲後世之吏.欲行其志.不亦難乎.今侯覈田於東陽.雖未能爲古經界.而有經界之遺意焉.可謂善學朱子者矣.而獲乎上下.莫或撓之.則其時之所遭.又有過於彼者.豈非幸歟.孰謂吏於今者.不得行其志哉.然以朱子之不得爲者.侯既爲之.則其所已爲.若水利、者社倉、若義役.皆仁政之宜於今者.亦豈不欲次第爲之乎.吾見人之懷其澤者.未可既也.謝邑之父兄.尚亦相與勉焉.以贊其成哉.若其維持而勿壞.則後之人必有任其責者.而區區不腆之言.豈足以爲永久之托.姑用敍其歲月.使來者尚有考焉.侯名傳.字某某.起家進士.而爲是邑.方以治行聞於時云.其執役者之名氏.與其鄉田土多寡.稅糧輕重之數.則列之碑陰.

繆知縣去思碑

皇帝臨御日久.屬精求治.慮長人之吏.不能布宣德意.子惠元元.海隅蒼生.容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爰命天官.慎選進士之材者.以爲知州知縣.而責其成.其治行優異.卓然可稱者.則入爲御史尚書郎以旌之.示勸也.嗚呼.聖人仁覆天下之意至矣哉.乃成化之十有四年.戊戌之歲.溧陽繆侯.來爲東陽.不鉤距.不機穽.信以待物.勤以集事.鋤強擊奸.植善樹柔.未幾而困者甦.訟者平.逋者息.流逋四歸.百廢具興.政以大行.既五載.朝廷適有風憲之選.遂膺召命以去.蓋十有九年之某月也.于時邑僚佐胥吏.以及衿佩之士.縉紳之夫.工徒商賈.耆老童稚之流.莫不悵悵然若失怙恃.其老父相率而趨愬於藩臬諸司.乞借留者.數十百人.諸司大臣謀曰.以傳之材.用於朝廷.則天下將有賴焉.而留之一邑.殆韓子所謂專而不能成者.其可乎.乃不果留.衆皆皇皇.莫知所爲.邑有耆壽之士張惟貞者.謀於衆曰.昔之令吾邑者.在唐則有若戴侯叔倫.在元則有若禿滿答兒.有若吳侯普顏.在國初則有若陳侯某.皆有遺愛於民.民爲立石頌德.至今思之.若召公之甘棠焉.今我侯之德.無愧於諸君子者.其可無一言.以道揚厥美.繫吏民之思

乎。衆皆曰。然。遂相與伐石。而徙其子諸生張極。來告于予曰。侯之施於政。仁於民。舉其目不可遽也。今去矣。民戴之不忘。惟先生樂道人之善者。幸爲闡而發之。予曰。其政奚若。生曰。極不能悉其詳。但見請謁者不于其門。在官者不入其室。以繩乎吏者繩諸身而冰蘗其操也。以教乎家者教乎人。而子弟其民也。其修建學校。則勸富人之義者。使各以力自占。而中家不知其勞。其嚴正田土。則有一畝之田者。使輸一畝之稅。有千畝之田者。使輸千畝之稅。富有田者。其稅不得欺隱。貧無田者。不至有抑配虛賠之患。而賦稅於是始均。其事神。則山川社稷邑厲。諸壇壝祭器。廢不修飭。而神歆其祀。其教學者。則崇孝行。禮鄉賢。而士知所向。其聽訟。則是是非非。無所回。而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其備荒。則勸分以廣儲蓄。積粟至若干萬石。民賴以不饑。歲嘗大旱。侯齋沐步禱于西嶠山。甘雨隨至。稼以有秋。有中貴人來取奇寶玩器。勢張甚。諸縣長民者。爭括取富人財寶以納交取寵。市里騷動。有不忍言者。而侯獨無所取。吾東陽之民晏晏也。凡此皆其德之洽於人心不可忘者。姑一言以紀其槩。予聞之嘅然。昔司馬子長傳循吏。以武帝時多酷吏也。班孟堅傳循吏。以明帝時多酷吏也。今天下仍歲水旱。十室九空。流殍載路。而役煩賦重。叫呼隳突。曾無已時。孑遺之民。望治甚於飢渴。有能寬之一分。則人心之悅。豈特倒懸之解而已哉。所謂事半而功倍者。此其時也。彼受直意事者。視民之顛連無告。若秦越肥瘠。漠然不一動其心。方且盜若貨器。以規進取。洋洋自以爲得計。其視侯之所爲何如哉。民之於侯。愛戴思慕而不能忘有若是者。其視彼之欲與偕亡者。又何如哉。司黜陟幽明之柄者。可不卜於人心乎。今朝廷之所擢用者若是。吾知舉一勸百。循良之治。將遍乎天下矣。豈非國家之福哉。故不辭而竊取子長孟堅之義。采民之所歌詠而敘之。以告後之爲政者。其詞曰。昔爲東陽。故有循良。矜歛嚴侯。沒世不忘。禿滿吳陳。殺稱善治。爰及我侯。異世同志。衣不文繡。

食不齊粱。夙夜匪懈。視民如傷。舉橫于棠。罷垂于室。行所無事。清靜寧謐。器利盤錯。知燭幽微。老吏猾胥。莫售其欺。煢獨是矜。高明罔畏。豪右強宗。縮首喪氣。乃新庠序。乃廣積倉。以敦風教。以備歉荒。厥彼淫祠。俗期返古。表厥賢孝。人用興起。他人有田。我輸其租。匪侯蠲之。貧者何辜。百年之蠹。一朝而去。惟正之供。自今伊始。無以爲寶。具在楚書。取非所有。民其何如。萬人之戚。一身之利。侯所不爲。內交要譽。自侯之來。田里熙熙。侯今去矣。予將疇依。侯有王命。爵冠爲府。不惠我私。借留無所。侯德在民。子何勿思。我子我孫。何日忘之。敢歌載謠。託之貞石。於千百年。遺愛罔極。

衢州府重修儒學記

衢故姑蔑之墟。自唐天寶始爲郡。宋慶曆始有學。其山川所鍾。異人輩出。後先相望。若清獻之勳業。逸平之道德。尤表表者。非興學之效哉。宋社既屋。學燬於兵。至元丁亥。教授徐夢龍。闢榛莽。易瓦礫。而宮墻之。時則蛟峯方公實爲之記。繼而郡之賢長貳。嘗有興作。日新月盛。其於鄭鳴鳳。洪焱祖。孔思諶。鄭汝厚之記者。可致也。我國家稽古右文。時敕所司。修明學政。正統初。同知張侯琛。始作禮殿。而堂廡齋舍之屬。則知府王侯高。唐侯愉。相繼成之。董其事者。郡人刑部尚書郎吳侍錫也。自時厥後。繕治不時。日就摧圮。乃成化辛丑。清源李侯汝嘉。以尚書戶部郎官。來守是邦。下車廟謁。顧而嘆曰。失今弗圖。後必甚費。是秉前

人之功。而大爲吾民也。適部使者李某。洊維書來董學政。亦謂侯宜有以起其廢者。於是經斯營斯。具材興工。易腐以堅。闢隘而敞。自殿而堂。而門廡。而齋序。各因其舊而修之。若師弟子藏修燕息之室廬。若賓射觀德之亭。以及庖廚倉庾養牲之所。咸撤其故而一新之。其外則崇墉深池。廣入門之途。樹育賢。成俊二坊。以壯其觀。巍然煥然。既完且美。又以四齋之名。舊無倫序。而更之曰志道。曰據德。曰依仁。曰游藝。以示教焉。其爲諸侯之學。以布宣明天下之文命者。於是爲稱。蓋事於癸卯春二月。而訖工於乙巳之冬。凡爲屋大小若干楹。土木瓦石匠傭之費。爲白金若干兩。用人力若干工。非集而費不給。役興而民不擾。皆侯規畫有方所致。相其成者。則同守何侯。通判李侯。節推李侯也。落成之日。教授陳君告于衆曰。是役也。公不匱官。私不病民。存前美而不泯。寓後裝之無窮。事雖修舊。功倍創始。不可無以昭示方來。乃具其顛末。使諸生留某。余某。走余所居山中。請書歲月。嗚呼。今郡縣之政。類多急於簿書期會。而教化則未遑也。間有事焉。不過假興作以爲利。飾觀美以要譽而已。亦何有於教化哉。有如侯者。獨垂意于俎豆間。非爲利以要譽也。謂非賢乎。其爲教也。取夫子之所謂道德仁藝者名其齋。而不求於俗學之陋。非賢而能之乎。是皆可書。陳君與二三子者。能弗替侯之功。盍亦念侯之教也哉。其志之必於道。據之必於德。依之必於仁。而後藝之游焉。以無愧其所以名齋者。則庶幾乎從事於斯而不已焉。雖進乎之所傳於程氏者。亦將有得。而清獻諸公之勳烈。特餘事耳。尚何科舉利祿之足云哉。陳君與二三子其勉之。山川如故。典刑尚存。三衢豪傑。肯甘爲昔人下乎。吾知賢侯所以作興而振起之者。不爲虛文矣。異時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必將有紹泮水之頌者。庸書諸石以俟

路西陳氏復義庄記

先王有大宗小宗之法。以收其族。而人無不親其親者。有百畝五畝之田宅。以厚其生。而人無不足於衣食者。故當其時。男有分。女有歸。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而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也。尚奚以義庄之賙恤爲哉。自夫宗法廢而親親之恩薄。至有漠然相視如塗人者。田制壞而生生之道微。至有貧不能自存而轉乎溝壑者。蓋亦世降俗薄使之然耳。有仁人君子者。弗忍其視如塗人。而乘溝中瘠也。於是推吾有餘。濟彼不足。若文正范公之爲義田。以給宗族之在吳中者。則其養之有道。惠之有術。而有得於古人親親之仁。豈非繼之以義起者乎。厥後吾婺之東陽路西陳德高氏。聞風而興起焉。亦有義庄以仁于其族。大要不出文正之矩度。而微有損益。以適時變。其事具於陸放翁之記者可考也。德高以布衣而能勤勞節約。不私所有。希當代名公位光祿厚者之所爲。其亦可謂難矣。惜其後世毀以陸遲。加之兵燹之餘。世異事殊。而庄之不屋。已非一日。僅有遺址存焉耳。逮德高之九世從孫平仲。讀書好禮。雖遭榮之居。而志在澤物。謂前人之業。弗可久廢。爰議修復。以完厥宗。初庄之田。畝以千計。今則貧弗踰疇之厚。而力有未逮。故所割田不能什之一。而其弟熙仲。亦以田來助。乃得百餘畝焉。初田在臨頭昭福寺之傍者。已爲他人所有。弗可復得。則以己田之在北岸者充之。去庄二里而近。其規約視舊。則又加增損焉。凡族人之老而無子者。幼而孤者。婦之寡而守節者。以及喪葬婚娶。皆有給。而子弟之有志於學者。亦助其費。

其庄之產尙薄、不能遍及同姓之疎遠、則先其親之近者、自九都巡府君而下、其餘蓋有待也、以平仲之富、不逮前人遠甚、而欲興廢舉墜於數百歲之下、不亦尤難矣乎、平仲之經營是庄也、割田築室、始自辛丑、於今五稔、乃克就緒、而具其事來告予曰、然得一言以厲吾後人、俾勿壞、嗚呼、義庄之設、德高有文正之心矣、義庄之復、率乃祖攸行、平仲其以德高之心爲心乎、親親之心、德高以之、繼述之孝、平仲以之、使爲平仲之後者、各殫厥心、以繼以述、則庄何自而壞耶、不然、則放翁之言爲後世之慮者、須不深且切也、而何敎乎是庄之壞哉、嗣子嗣孫、尙其念之、雖然、豈惟君之子孫哉、戚戚兄弟、莫遠具邇、秉彝良心、誰獨無之、使世之貴富有財力者、人懷是心、各親其親、而至於不獨親其親焉、則天下豈有一人之不獲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將不在古而在今日矣、斯又予之所樂聞也、故爲記之、

紹芸堂記

豫章舒先生、以進士乙科、職教事於蘭谿、辱與游相厚也、歲之初吉、先生過予山中、告之曰、吾之曾大父教授府君、始以儒術起家、範模多士、大父有源、克踐厥猷、志耽經籍、不求聞達、講授於家、而鄉人子弟皆受業焉、嘗有夢芸之祥、自號芸菴、其後伯父敬常、遂以明經登第、致位臺察、而大父亦以恩贈官監察御史、人以爲夢芸之有徵也、家君敬學、不幸五歲而孤、弗獲躬承先訓、日夜痛心、懼家學之失傳、幹蠱之餘、聚書數十百卷、朝耕夜誦、以淑其身、以教其子若孫、懇懇乎箕裘之墜、雖以琰之不肖、明興賓興、備員庠序、亦其庭訓義方所致也、今家君之齒、已躋八袠、而志猶未已、因名其所居之堂曰紹芸、庶幾朝夕觀省、以究所圖、且將佑啓後人、俾勿替其承焉、然未有爲發其義者、願吾子一言以記之、嗚呼、堂而弗芸、苗而

弗播、世之人比比然也、孰知所以繼承其祖考哉、今曾翁以耄耋之年、而弗忘是心、其亦庶乎中庸繼述之善、孟子終身之慕者、可謂能孝矣、尙奚假於予之言哉、辭謝久之、而先生之請弗置、乃作而言曰、否、休哉芸之夢乎、其天之欲啓舒氏、將以儒世其家乎、夫芸以辟書之蠧、故凡儒其業者、有經籍圖史之藏、必有事於芸焉、然求諸在物之芸、孰若求諸在我之芸乎、若仁焉以辟其殘忍之蠧、義焉以辟其貪昧之蠧、禮焉知焉以辟惰慢昏惑之蠧、斯四者、皆天所以與我而爲芸者也、其或視聽言動有非禮之蠧焉、則以克復之芸辟之、喜怒哀樂有不中節之蠧焉、則以中和之芸辟之、與凡明德而有氣拘物蔽之蠧焉、則以格致誠正之芸辟之、斯數者、又皆聖賢所以教我而爲芸者也、在物之芸、有功乎載道之書、而在我之芸、則有功於行道之身、業乎儒者、烏可以書其道而不身其道乎、天之大啓舒氏、以爲御史公之夢者、不在茲乎、翁與先生、其有志於是焉、則爲芸者非徒一草之微、而所紹者亦非徒在其親、且將紹乎古今人物之大、父植而克肖之矣、庸非孝之大乎、誠能以是倡之、則後之者其無翕然興起、而繼繼繩繩、有引勿替者乎、於是先生作而謝曰、子之言美矣至矣、正吾家君所欲聞也、請書以爲記、

重修通濟橋記

弘治己酉冬十有一月、金華府重修通濟橋成、父老過予而言曰、橋在郡城西南、當雙溪之交、其水湍迅深險、弗容厲揭、時或霖潦暴溢、則巨濤洶湧、雖舟楫猶懼其險、欲涉望洋、公私交病、昔嘗濟以浮梁、而弗

能久也、元大德中、有浮屠及延者、始經營作石橋、業未及成、而中以讒罷、其徒芻明嗣之、歷四十年、始克就緒、橋之制中累石以爲墩者十有一、外以石隄其兩岸、役木爲梁、被之石甓、而屋於其上、事具於元故翰林侍講學士文獻黃公之記者可致也、其後燬焉而莫之繼者、餘六十年、逮我朝天順之初、浙江憲副鎖溪馮公、始因其石墩與隄之僅存者、補其缺壞、梁之甓之、而興徒以通、前郡守周公宗智又從而屋之、亦既完且美矣、夫何一厄於成化甲辰之水、圮其橋南之墩者四、而屋隨以壞、再厄於丁未之火、燬其橋北之屋二十餘楹、而墩因以毀、其中所存蓋無幾焉、乃弘治紀元、永平郝公恭昌以大理正出守是邦、始下車、問民疾苦、知是橋之弗可緩也、而詢謀僉同、具其事以白于鎮巡藩臬諸司、得報如其請、遂命伐石掄材、諏日興作、公於庶政之餘、率其僚佐日來勸相、而專綜其事、賦其功者、則簡推郭侯某也、時則工忘其勞、不被以傷、殫厥技能、競奏成績、而墩之圮者崇之、毀者易之、梁之斷者續之、屋之仆者舉而新之、植欄楯、表門閾、上棟旁翼、巍然翼然、屹立中流、其崇廣修袤、悉仍舊貫、而壯麗有加、公又以橋之南岸、當水衝激、易於崩潰、乃重加石隄、以遏其勢、不規近利、惟懼水圍、凡瓦石材木之費若干、工匠之傭若干、皆給於公帑、不以厲民、蒞事於其年九月、訖工於來歲之冬、而有事於往來者、無不賴焉、非有不忍人之心、以行不忍人之政者、能若是耶、吾民將謀伐石以紀公之仁、子其爲我記之、嗚呼、民之以涉爲病也、公且橋以仁之、而況民之所病猶有甚於涉者、公其不有以仁之乎、由一橋之仁而遂之、使凡爲郡之政無弗仁焉、又由一郡之仁而遂之、使異時進而作霖雨、作舟楫、凡政之措諸天下者無弗仁焉、豈非公之所志、而吾民所深望乎、吾見斯橋其爲之兆矣、故書諸石、將有待焉、豈徒著其一時興作之勞而已哉、

蘭谿縣新選預備倉記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聖聰明作元后、拯生民塗炭之苦、而措諸袵席之安、其大造之仁、蔑以加矣、然猶夙夜孜勤、閔恤民隱、以謂歲不能以無歉、民不可以無食、爰命所司、出官鈔以易穀、而儲之郡庭、以備凶荒、以恤艱阨、謂之預備倉、其卽周人之委積、隋唐之義倉、宋朱文公社倉之遺意也、豈非所謂盡心思而繼以不忍人之政者乎、于時蘭谿始有東西南北四鄉之倉、視歲豐歉而斂散之、民是以不飢、列聖相承、延其有極、斂福錫民、太平無事、年穀屢登、長民者懈於其職、監視弗虔、所儲者積而不散、往往乾沒於豪猾之手、而倉隨以壞矣、宣正以來、歲或不收、而生齒嗷嗷、無所仰給、朝廷始用大臣之議、令天下郡縣勸募富人入粟於官、以爲荒備、其輸粟至千石者、賜以璽書、旌爲義民、時無錫徐侯理當、乃作大倉於縣城之南、數里倉篘之下、儲穀以數萬計、又謂之義民倉、民固有獲其利者、夫何歷時滋久、奸弊百出、而寡非發時之舊矣、弘治壬子之春、邑由王侯倬以才進士由南宮劇縣、肯著能聲、簡自天官、來字吾民、下車之初、歲適大侵、民窮無告、亟發廩以賑貸之、而視其倉屋、皆壞漏弗支、所儲之穀、失亡太半、而在庾者又皆陳腐不可食矣、侯爲之太息流涕、訪諸父老、咸謂是倉地處幽僻、四無民居、監臨以時務紛冗、弗追時至、而主守之人、又皆一二十年弗與更代、久而易懈、至有死亡逃徙、而莫之守者、其勢易爲侵盜、又在大河之濱、盜者不勞負擔、夜舟滿載、而之四方者、不知其幾、加以水滾卑濕、監潤所蒸、在倉而腐者、亦有之矣、倉

謀斷耗。職此之由。倘守倉人役。以斷耗責償。而破蕩其家者甚衆。則是倉雖曰惠民。而適以爲民害也。侯乃嘆曰。法久而弊生。勢所必至。不有以變而通之。其可久乎。乃相地於縣治之東。得廢寺焉。其土燥剛。無卑濕也。附城而近。緩隨可當至也。去水而遠。盜弗能達也。在闤闠中十手目之所指視。姦宄無所容也。將謀改作。以祛宿蠹。而部使者少參韓公行部至焉。聞侯之議。深以爲然。乃具其事以白於鎮巡藩臬諸司。得報如其請。侯於是以義勸富人之樂事者。授之規畫。分其程度。俾各以力自占。撤其舊以即於新。中爲廳事。廳事之北爲廒者三。而左右對列。亦各爲廒者三。屋之以間計者。凡四十有五。其旁餘地。又皆可積而廒焉。外則周以垣墉。皆石其址而甃以瓦。幾三百餘丈。前後重門。以嚴出內。而輪奐一新矣。是役之興。人皆惴於費而難成。然公不費官。私不擾民。經之營之。在侯一心。而義以成人。其應如響。凡富室之任其役者。殫材效力。如治其私。趨事赴工。爭先恐後。肇始於其年季冬之月。而落成於來歲之春。子來之政。何其易耶。守倉之役。前此多以鄉民。則往來守視。非其所便。今而易以市人。則朝夕不離乎是倉矣。先以久無更代。則斷耗數多。而難於賠償。今而定爲歲一交盤之法。則無久役而民不困矣。倉雖既成。人猶懼其儲蓄之弗廣。侯以是歲奮[illegible]造版籍。推割產稅。而受田之家。皆物力富強者也。隨其所收多寡。計畝而勸之。得白金二千七百餘兩。易穀萬有千石。自足償前斷損之數。而倉儲不虛。非復向之名存實亡者矣。倉廩既成。而儲蓄不虛。備荒有具。而困窮是賴。邑之父老欣然而來告曰。我侯莅政之初。小試經綸之業。不遑他務。而汲汲於是倉。欲爲吾民深長計。其所立之卓偉如是。豈非推廣我皇祖仁覆天下之心。而爲政者乎。使其進而羽儀天朝。上佐天子。不經綸天下。則其他政之仁大庇吾民者可預推矣。吾儕小人。自今其有恃乎。將謀伐石。以永其功。俾子孫世世勿忘我侯之仁。子盍爲文以記其歲月。某乃作而言曰。侯之爲政。非止一倉之仁。而其志亦未嘗以是而自滿也。尚奚以書爲哉。然愚於是竊有感焉。是倉之成。侯之仁吾民者固至矣。若是倉能久而無弊。則非所敢知也。繼今爲政者。必有我侯至誠惻怛之心。然後可以行是倉之仁。又必有我侯達權通變發奸摘伏之才。然後可以祛是倉之弊。而全是倉之仁。後之君子其念之哉。必切切焉視飢猶己。亦以侯之心爲心焉。使是倉之仁。久而弗壞。則吾民之蒙其惠者。容有既乎。故爲執筆而不辭。

嘉樹亭記

浙憲使無錫邵先生國賢。寄謂某曰。寶之先。自高曾諸大父而下。曁先君子。世爲邑之開原鄉稅長。而擁靜一德。皆儲千畝之入。以充公家雜役之需。其賦民惟正之供。未嘗過取一文。誦其德至今不忘。故有泣事之室一區。在城西倉北水次。歲久荒圮。已歸他姓。其墻外有桔木數株。得其地者。每曰此邵氏之樹也。至處其地而不忍伐焉。寶過感之。將爲亭其間。以志先德。君子爲題曰嘉樹之亭。少師西涯李公既篆其勝矣。子盍爲我記之。某辭不獲命。乃借爲之言曰。昔韓宣子聘魯。宴於季氏。見有嘉樹而譽之。季武子曰。宿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此嘉樹之名所由始也。今邵氏之樹。自其鄉人感之。勿剪勿敗。固即以爲召伯之甘棠。不但如季孫之口誦其詩矣。非世德在人能若是乎。若其前人之所樹。不于他木

而獨以梧焉。夫豈無所取義乎。宋王晉公嘗手植三槐于庭。而期其子孫必爲三公。以槐爲三公所位也。況梧之爲木。詠於周雅。可以扶老而爲杖者。不猶賢人君子之德足以扶植名教爲邦家之所倚仗乎。其所以期望後人者。又非止於三槐之名位矣。蘇文忠公稱仁者必有後。而謂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則今日先生之業。寧不與梧而俱萌耶。先生其尚益加培植。以大副先人之志。固俾王氏之槐專美於前。視彼季氏之嘉樹而歸德於他人者。何可同日而語哉。

淸遠閣記 己未十月

龍泉爲括蒼鉅邑。張氏爲龍泉鉅姓。其居在邑西數十里鍾秀山之陽。其先。在宋以宦學顯。世積德善。逮今而家益昌大。其羣從之衆。詩禮之習。貲產之富。甲於一邑。其子弟之良者曰彥博氏。尤敦習好古。與兄彥正。自爲師友。日相與論文賦詩爲樂。凡世俗所尚若釋老淫祀紛華侈靡之爲。悉屏絕之。行誼於鄉。不求聞達。背即所居之旁。闢地爲圃。垣而方之。鑿池可畝許。植蓮芙。畜魚鳥。其中構閣若干楹。俯池上。池前當闢列九畦。樹以檜柏山茶。又疊臺其南。對樹四柏。結亭曰集翠。下設石桌石鼓。可坐而觴詠焉。亭外疏地。縱橫畦之。品蒔花木。四時生香不斷。因謂其園曰畦春。徑曰流香。而此外又有四友軒。香雪洞。香雪窩。巡芳檻。觀稼亭之屬。皆足以游目適情。其深得昔人考槃之趣者歟。於是太守鶴山潘公舜弦。取濂溪愛蓮說中語。爲名其閣曰淸遠。而太常任公克誠大書以扁其上。君嘗持鶴山書。謁予爲記。予素不文。且未始一登其閣而目其景也。將奚以爲言哉。辭之再四。而君之請不置。乃作而言曰。嶺南山水之奇。與池亭園圃風物之佳。皆可以名其閣也。公之不取。而獨寓意於蓮。其所望於彥博者。不旣厚耶。彥博其知之乎。蓋凡花草之有香者衆矣。而香之淸者爲罕。香之淸者衆矣。而香遠益淸如蓮之可遠觀不可褻玩者爲尤罕。殆猶君子道德之馨。播諸天下。垂諸來世。彌遠彌芳。使人敬慕而不能已焉。此濂溪所以目爲花之君子而愛重之也。然蓮之所以能然。亦由其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出汚不染。濯淸不妖。有君子之德焉。鶴山嘗稱彥博處富而尙朴。業儒而好義。其亦庶幾有君子之姿矣。能由是而從事於濂溪之學。主靜無欲以立其本。講習致修以充其才。蚤夜孜孜。求進於君子之域。至於靜虛而明。若蓮之中通。動直而公。若蓮之外直。志無他歧之惑。而行有特立之操。處約不濫。處樂不淫。又有若蓮之不枝不蔓不染不妖者焉。則異時芳聲華譽。聲聞於外。又豈不遠而益淸也耶。二公之所望於彥博者。不在是耶。嗚呼。彥博其念之哉。其尙不負二公期待之厚哉。

思德菴記

龍泉張君彥正。與弟彥博。葬其生母葉氏于其邑之栢川鍾秀山。且作菴于墓南百步許。以奉其神主。而扁曰思德。墓人守視之。又置田若干畝。以供祭掃之需。蓋不勝其凱風寒泉之念。春暉寸草之懷。而祇於嫡母。弗獲祔食於其父。故爲是別室之祀。豈非禮之以義起者歟。間因其子靜。來從予游。而以書屬予記之。予時適有大故。弗能爲也。辭而去之。逾予免喪。而靜復來致懇。予亦慨念吾親罔極之德。不知所報。而瀝血於蓼莪之章。銷骨於霜露之感。惡能記君之所謂思德者哉。然嘉君兄弟之能孝。則於義有不終默

者。乃爲之言曰。母之於子也。鞠之撫之。長之育之。顧之復之。出入腹之。其慈愛之心。蓋有窮極。則爲子而思其劬勞之德。雖左右就養。服勤至死。弗能報也。況於既沒之後。而音容不可復接。旨甘滫瀡。無由致其養。溫凊定省。無所施其禮。則其出而銜恤。入而靡至。悲痛無涯。惡乎用其力哉。惟有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而已。此君之菴所以不容不作也。然菴以思德名。豈徒奉烝嘗薦蘋藻。久而不廢。若陳后山之所記思亭者哉。又豈徒如記禮者之所謂思其所樂所嗜。思其居處笑語。而如見所祭者哉。蓋身也者。親之枝也。親雖不存。而吾身存焉。必思所以立其身。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一出言。一舉足。皆不敢有忘。若古之賢人君子者。行道揚名。以顯其親於無窮。豈非所思之大者乎。君之兄弟尚勗之哉。

陳萍齋還化記

東陽陳君熙仲。嗜好古。不求聞達。而敦朴孝友之行。修於其家。儀於其鄉。有古長者之風焉。萍齋。其別號也。君嘗謂人之生死。猶夜旦然。屈伸往來。造化常理。無足以動其心者。故年雖未艾。既畢子平之債。即預爲歸藏之所。取西山蔡先生還造化舊物之語。名之曰還化。而走書來謁某曰。願爲一言以相吾之志。竊惟西山之言。其任重。其道遠。非不肖所及知也。將以述其山川之勝。風氣之佳。則區區足跡。未嘗及焉。亦奚以爲言哉。姑誦其所聞而求正焉。夫天地委和。吾得之以生。天地委形。吾得之以盡。凡吾人所得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以爲容色辭令動作威儀之則。以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日用之常者。莫非造化之物也。是物之在人。雖莫不全具於有生之初。而彼之蠢蠢。或蔽於物。不能不失之於有生之後。雖欲還之。孰從而還之哉。惟聖賢之生也。得全於天。無所污壞。盡性踐形。克肖兩儀。故其終也。爲放勳之殂落。爲重華之陟方。爲曾子之體其受而歸全。卒能有以還之。譬猶受人之奇貨者。必能愛護保全。無少虧毀。若相如之璧。無恤之簡。然後奉而歸諸其人。爲無愧耳。其或保護之弗勤。奉持之弗慎。則其所得。終必失之。雖乎免於龜玉毀櫝之咎矣。其奚以爲還哉。此古之君子所以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以保全其造化之所以與我者。而弗敢失也。昔西山先生以精詣之識。卓絕之才。該洽之學。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其平生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亦可謂能全其舊物而不失者矣。道其易簀而還化之云。豈虛語哉。君而有志於是焉。必將蚤夜孜孜。于時保之。使夫立身行己。不愧不怍。一出言。一舉足。皆不敢忘乎是物焉。則庶幾他日有以還之矣。苟徒以骨肉歸爲野土。魂魄之升於天。爲還其化焉。則凡有血氣者莫不然也。而何獨於人哉。西山之所謂安靜以還之者。豈謂是耶。詩不云乎。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予於陳君深有望焉。故爲記之。

浙南公館記

古之聖人。善推所爲。而一視同仁。非惟山里隱隱。無愁嘆聲。而行道之人。亦無不被其澤。故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而五十里又有候館。宿息非樹。無不具焉。天下之旅。所以悅出其途也。春秋之世。晉人崇大諸侯之館。而賓至如歸。子產所以美文公之伯。而陳之司里不授館。羈旅無所寓。單襄公知其必亡。則王政興廢。其所係固不輕矣。今天下郡縣。視其道里遠近。縱橫經緯。皆有驛舍。以待往來。非即先王無忘賓

旅之意乎。江浙天下首藩。而錢塘爲東南都會之地。鎮巡藩臬諸司之治所皆在焉。凡朝廷之遣官貴臣。與四方之賓旅。□□飛鴻奔軺。旁午而至。將迎之不暇。由錢塘而南。以達富陽。惟置驛江滸。泛舟下上。固不甚勞。然以風濤不時之變。而顛覆是虞。故行者往往舍舟登陸。而浙舊一驛。相距七十餘里。沿水涯越山阜。路多崎嶮。卒遇風雨暴至。潮汐激湧。倉皇無所。雖部使者行縣。亦不免假農舍。而湫隘弗堪。人以爲病。乃弘治丙辰。浙藩參議衡山吳公。始欲作室中道。以息勞瘁。以避風雨。而急於民瘼。未暇也。今年春。復偕巡按侍御鄭公行部過之。遂申前議。侍御深以爲然。關白諸司。悉叶厥謀。乃卜宅錢塘富陽二邑之交。得定山之南。面勢清曠。風氣爽塏。二驛至是。道路均焉。爰命錢富暨仁和各出公帑之贏。市材購工。以營候館。中爲之堂。旁列廡序。後爲退室。從以庖湢。前設門屏。繚以周垣。扁曰浙南公館。規制周正。不陋不華。奕奕乎停驂駐節之所。式稱大藩之體矣。經始于四月。而訖工于九月。凡爲屋大小若干楹。縻白金若干兩。董其事者。錢塘令吳君道也。既竣事。而公以書來。俾某識其歲月。竊惟公與侍御諸公。並以名世之賢。膺方鎮之寄。不忍人之疲於遠途。無所安息。而修舉周官路室候館之政。其用心仁矣。充是心焉。則凡周官仁政。有宜於今者。夫豈不欲次第而爲之乎。又況是館之設。在藩近郊。諸公涖政之暇。來游來觀。於以省耕斂而行補助。于以察民俗而施教化。或有事而圖可否。爲裨諶之謀野而獲焉。則其爲益。奚止于息行道之勞而已耶。吾見浙人之蒙其休澤。未可既也。異時輿誦有作。安知是館之不爲甘棠乎。視彼民瘼之不恤。王澤之不宣。而汲汲乎飾廚傳。事過客。以取名譽者。惡可同日語哉。故爲書之。以示後人。俾勿替是道焉。

馬公橋記

廬爲南都輔郡。而曹爲廬之屬邑。距邑西北三十里。有郵亭焉。其地曰下閘。當四達之衝。而溪水橫絕。中道深險。弗容厲揭。故有石梁。以濟不通。謂之下閘橋。不知何自始立。歲久頹毀。而架木以補其闕壞。勢甚敧危。行者病焉。乃弘治辛酉。廬守馬公汝礪。行部過之。顧而嘆曰。此吾守土者之責也。將改作之。而官帑弗可輒發。又不忍以其役厲民。乃捐俸爲倡。而求助於商賈之往來者。隨之施予。日積月累。以給其役。募匠石之良。伐浪嶺之堅。累址于淵。而爲頓者二。爲門洞如半月。以釃溪流者三。又石以甓其兩旁。而甃其上。爲坦道。其崇尋有四尺。廣尋有一尺。修十有二尋。自始事至迄工。爲日若干。傭匠若干人。役夫若干工。縻白金若干兩。其規制經畫。皆出于公。程材勸和。則屬諸縣之介佐。而專綜其事以積乎成者。邑之義民王嵩也。由是遠而輿馬儋負之奔馳。近而樵採擔挈之往返。公私愉愉。皆得去險阻。即夷途而無濡于泥于沙之患。莫不欣欣然而喜曰。此馬公之賜也。因相與更其名曰馬公橋焉。曹令李君鼎既落其成。復以書介國子博士胡君懋欽。來謂予曰。吾邦侯馬公。今少宗伯紫涯先生之冢嗣。德器不凡。而家學有自。施于有政。廉平不苛。有循吏風。其爲此橋。役不及民。而惠利在民。故民德其賜。橋以公名。豈可謂水之崔公橋。英州之何公橋者。異世而同符焉。是不可以無述也。幸爲之記以詔後人。予惟古聖人之爲政也。仁覆天下。使民樂其樂。利其利。而沒世不能忘焉。今公爲橋利民。民乃以公名橋。其亦庶幾不忘者

矣。非知所以爲政者。能若是耶。然橋梁者。王政一事耳。公推是心。凡先王仁政有宜於今者。悉舉行之。使廬之境內。無一夫不獲其所。則民又將以父母名公。若南陽之召杜矣。夫豈止於一橋之名而已哉。滇愛日新。功名鼎盛。予竊於公有望焉。故爲之記而不辭。

遂安縣新建遺愛祠記

嚴之遂安。在萬山之中。民淳事簡。自昔號爲良邑。正德庚午之秋。姑蘇沈君鋐來爲邑宰。始至官。祇謁于先聖先師。而學宮東偏。故有名宦鄉賢之祠。又從而展敬焉。乃詢于衆曰。名宦長牧是邦。而鄉賢則是邦所產。其分不同。而混居一室。於義未安。吾欲各爲之祠可乎。其在傚吏暨庠序俊髦。僉謂宜然。已而邑中父老聞之。咸來告曰。吾邑舊以名宦鄉賢。合祀一室。蓋出一時之苟簡。輿情猶所未愜。今君侯之發其言。豈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乎。願卒成之。君因問其所欲祀者。衆曰。邑之賢令。唐有隋侯敬游。元有張侯□宋侯惇。均役平訟。興學飭冠。皆著惠民之績。皇朝永樂中。則有胡侯子澄。律己愛民。興學育材。成化中。有張侯礦。廉介愷悌。革役訟之弊。修堰水之利。減官口之重輸。至今猶有賴焉。此皆吾民之所感不忘者也。君又考諸郡志所言無異。與人之論。以爲是皆宜在祀典。因具其事。以白于郡侯及部使者。時則提學憲副陳公。二守尹侯。咸謂沒章前政。以風厲後人。事關世教。不可不與也。皆允其請。而尹復捐俸。以助其費。於是沈君乃卜地於縣之東隅。剋日庀事。而士庶懽趨。運材效力。惟恐或後。中爲之堂。周以廊廡。而外樹之門。凡爲屋若干楹。以祀歷代賢令。而名之曰遺愛祠焉。其學宮舊祠。則專以祀其鄉之先正諸公。夫然後揭度妥靈。永慰邦人之思。而崇德象賢。足示方來之勸矣。既竣事。尹侯沈君各以書來。屬予爲記。予以耄荒不文。不足辱命。而二君復遣諸生某。固以爲請。予惟古之言吏者。惟曰以治之得民。而後世之吏治吾惑焉。以掊克爲能。逢迎爲務。簿書期會爲急。而生民休戚。視之漠然。甚者受直怠事。而盜其貨器。民且欲與偕亡。謂之得民可乎。遂安爲縣。肇自吳晉。迄今千有餘年。爲令者不知幾百人焉。而善治得民。載諸郡志者僅五人。則民懷悴於虐政者。非一日矣。豈不重可嘆哉。予觀五君子之廉平不苛。奉法循理。其視俗吏之貪殘者。固霄壤矣。而非以言密卓魯之德化。則猶有未逮焉。乃能使民懷其遺愛。久而不忘。至於尸而祝之者。豈非孟子所謂事半功倍。此時爲然者乎。然其初心亦豈有望於後人之祀之也哉。不過盡所當爲。而公論在人。自不容泯耳。今沈君爲政之初。汲汲於是者。豈徒以慰其邦人之思。蓋將以之自勵。而欲匹休於前人也。使後之爲政者。人懷是心。則遂民之蒙其澤者。容有既乎。賢部使。賢郡侯。樂聞其事。而與人爲善者。又豈徒爲是邑方來之勸哉。蓋將以一邑而風動四方。使凡爲吏者。皆求以治得民。而流芳垂榮。如遂邑之五君子焉。則其仁澤所被。又豈止一邑之民而已哉。故爲之記。

遂昌縣新建鄉賢祠記

括之西北鄙。其屬邑曰遂昌。在古爲甌越之地。僻荒之域。自唐中葉。文教始興。迨宋盛時。人才始出。後遭元季寇亂。燬社焚盧。轉相攻劫。俗用囂以強。弄兵圖狠。恬不爲異。今雖承平日久。而舊俗猶未盡革。爲政者往往病其難治。乃正德庚午之冬。安仁張侯某。以進士來宰是邑。始至。觀風問俗。周□形勝。而其山有

君子之名。溪顏雙龍之勝。其請淑所鍾。宜必有瑰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今罕有聞焉。又聞昔有韓顒垣之謠。其科第皆相望矣。今雖間有其人。而亦不古若焉。豈天之降才爾殊。殆亦上之爲教未至耳。乃興庠校。設鄉塾。均田賦。恤孤寡。修武備。抑強豪。禁左道。毀淫祠。諸非理之禮。易衣器之陋。凡可以厚風俗而長人材者。罔不爲焉。於是文學趙君某謂告曰。他邑皆有鄉先生之祀。亦禮之不可廢者。今邑之先達。以宦業顯者。若武林鄭公深之。明經登第。致身通顯。爲時表儀。其立朝論事。節天地合祭爲非理。謂徽宗於哲宗。當行三年之喪。皆合典禮。其有益於時政如此。以著述稱者。若尹公耕道。博綜該洽。潛心史學。爲綱目發明。推究朱子筆削之旨。燭了翁深所稱許。四方傳誦。其有功於後學如此。而二公皆未有祠焉。非缺典耶。侯曰。表崇先哲。以風厲後人。正吾長人者之責。敢不致力。遂拓地建祠。爲屋三楹。以妥二公之靈。而虛其左以俟來者。其材木瓦石。皆撤淫祠爲之。不以一毫勞費於民。既竣事而落成。邑人莫不感喜焉。未幾。張侯忽膺召命以去。趙君以爲是不可以無述也。乃爲書其顛末。使諸生某謁予爲記。或曰。舉之論學。修尚王氏新經。爲溫公所闢。尹之發明。間有不合凡例。而曲爲之說者。先儒亦嘗病焉。今張侯祀之。於義何居。予謂古人祭有道有德者於瞽宗。則二公誠有所未至。然節以一惠而擇從其善。如趙君所稱述者。亦後學所當師也。昔王魏有功貞觀。雖不死建成而列祀於凌煙。公穀說春秋。雖未能盡合聖人。而從祀於孔廟。則以二公而祀諸鄉邑。以啓其後人。何不可乎。今二公之沒。垂百年。其流風餘韻。斷焉久矣。而張侯一旦表而出之。尸而祝之。使其徽音遺旨延綿于後。豈非天之所啓。而是邦之人才風俗。將復昔時之盛乎。後之君子。瞻於祠象。而想其風烈。必有奮然興起。不徒思與之齊。且將論世尚友。以進乎其所未至者矣。孰謂張侯是舉不有補於世教也耶。邑之人士。其勉乎哉。

蘭谿重修悅濟橋記

蘭谿故有浮梁。在縣城西門外。咸名悅濟。宋紹興中。江運使衍。始合衆力爲之。歲久幾壞。而汪令文衡。復修治焉。久弗廢者。有橋莊之田爲補葺之具也。元季兵亂。橋隨以廢。而莊田亦不復存矣。國初以來。一作於洪武癸丑。倡其役者。知縣賈侯存義也。再作於成化庚寅。起其廢者。知縣李侯璡也。惜其未久。皆遭洪水摧敗。不能橋者前後殆有數年矣。成之難。敗之易。良可慨也。近有上書言浮梁不可廢者。詔可其奏。部檄藩府。施行如章。郡守萬公。以屬邑丞田侯。侯謂公帑久虛。其費何從出乎。乃不得已而均數焉。邑之編戶。里二百四十。而浮梁用舟八十艘。命民三里共作一舟。所需鐵石之類。亦以其數均之。而推擇里魁之可任者。使職其事。有財用出入。官不與知。衆情懽趨。如治其私。鳩財僦工。惟恐或後。不兩月而竣事。其橋跨溪。中有洲焉。溪兩岸及中洲。皆累石爲堤。堤之上各樹石柱者二。而中則有四焉。以八十舟聯爲兩節。舟上架板爲梁。梁之兩傍。皆有欄楯。兩節之修。總若干丈。梁廣若干尺。其舟首尾。皆貫以連環之鏈。以篤纜。而兩端皆繫於石柱。又以鐵作巨系者十。下墜於淵。而上繫其橋。使不隨波上下。且時其水之高下。以爲損益。又時其開闔。以通舟楫。皆侯之所經畫。而猶慮弗能久也。故規模大略。雖仍舊貫。而巨細畢備。豎木厚枋。高大壯固。悉倍於舊。庶可以敵風雨浪波之侵蝕。而不至於速壞矣。落成之日。邑令張侯完。諧

予衆曰。田侯之爲是橋。其用甚勤。爲慮遠。而利澤之被於人者博矣。不可無以垂示方來。於是邑諭嘏君。偕生教段君。武教崔君。謁予爲記。嗚呼。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未信而勞。民以爲厲。今田侯一介之下。而遠近子來。翕然嚮應。惟所欲爲。無不如志。非其一念爲民。不私諸己。佚道之使。威信素孚。能若是乎。是固不可不書。而述其他政。則折獄如流。庭無留訟。禁令風行。關節影絶。又非獨作橋一事。爲可書也。故爲述其本末如此。然竊有感焉。橋之廢興有數。而作繼在人。昔人謂杜武庫之知不能使河橋之久者。蓋作而莫之繼也。若汪令之繼。進使。則大有光焉。田侯是橋之作。寧不有望於後人之繼乎。守規之無失。修葺之以時。則橋雖不田。亦可長存而弗壞。不然。又如前日之橋。而作者之志荒矣。縱今爲政者。倘亦閔俾汪令獨專其美哉。田侯名中。字立夫。新城人也。起家進士。歷官大理正。讞獄不合。謫丞吾邑云。

蘭谿縣重建大成廟記

蘭谿爲婺望縣。其山有紫巖之秀。水泛瀲波之紋。號爲奇勝。而清淑所鍾。英賢雅出。有一鄉三八行者。有一里兩賢良者。有一門五高者。其他以經術。政事。文學。死義名者。後先相望。而仁山先生。講道著書。爲朱學世嫡。居四賢之列。尤爲可稱。謂非師友淵源之懿。國家作養之功。能若是乎。其邑之廟祀先聖。雖肇自有唐。而即廟建學。則始宋崇寧。至紹興己未。而知縣柴紘。可建之。及咸淳庚午。而知縣薛至。又撤而新之。既自爲文以紀其成矣。有元至治之初。知州夾谷雲兒哈禿。病其卑陋。非稱王居。始大其規而改作焉。功未就而去。崔黃鼎嗣成之。而先正禮部吳公師道。爲之記。道于聖賢。楷右有文。與學育材。在永樂中。則知縣宋晳作之。趙克寬繼之。而廟學皆一新矣。晚天順後。則知縣王爵。縣丞陳瓚始之。唐韶蘇珤終之。而廟學又再新焉。然雖曰新之。而僅取苟完。弗克遠圖。至於昨歲乙亥之春。三月乙丑之夕。風雨大作。忽圮廟中有聲異常。及明視之。則見其東北隅棟梁節梲。悉皆崩壞。獨宣聖貌像。儼然如故。得非天所祐乎。時邑之令丞缺員。而郡倅道侯大定來蒞邑事。欲行改作。而官帑久虛。又罹荒歉。弗忍勞民。乃具其事聞于上。而臣參某。僉憲某。命以廢官局之閑地。貨鬻于民。得白金若干鎰。因以市材購工。經斯營斯。用良易朽。以壯代撓。其上之覆板。不堪漏滲。下之土牆。難禦風雨。則皆以甓爲之。務爲經久之規。而侯之蒞茲役也。日

省月試。衆心樂趨。不日而竣事矣。但其材用未周。而兩廡尚有待焉。已而海虞錢侯熈。來爲邑宰。欲續其緒。而未有所資。適侍御吳公。來覆吾浙理戎籍。按行至邑。其以告焉。公遂以所罰贖刑白金若干鎰。來助其成。侯與簿邑陳侯某。同寅協恭。以事其事。凡選材用甓。及陶募竹瓦。一如道侯之爲。諸所營治。皆堅緻耶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其祭器有缺。陳侯又加以俸金。而範銅爲簠簋籩豆爵等若干事。以備釋奠之用焉。工既落成。而主教事高君楷。與諸生某等。來告於某曰。吾邑文廟毀而復新。賴有侍御。與藩臬諸公。主議於上。以足其財用。苟非道侯致力於始。而錢侯紹之於終。何以成其能乎。願丐一言以章之。且因以啓其學者也。予謂廟學之設。將以隆化善俗。非直爲觀美也。今吾邦上下諸公。協心以爲事。豈非善於爲政而急先務者乎。若欲啓其學者。則前有薛侯之記。以爲必有樂道者出。望人以希顏子。後有吳公之文。以爲博厚高明。可不自致。又教人爲中庸至誠之學也。二公之言。所以勉進後學者。美矣至矣。某厠何

人而敢續貂其後乎。高君又謂二公之言。雖皆至論。然引而未發。學者莫知所以用力。幸爲發其蘊也。某乃作而言曰。欲希顏子之學。必從事於博文約禮。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庶幾可以有得。欲造乎博厚高明之域。必致力於明善誠身。至於誠之不息。而久且徵焉。然後何以馴致。彼俗儒記誦詞章之習。烏足與語此哉。士誠有志於是焉。則小可以度越衆人。大可以希賢希聖。而不負諸公興學作人之盛心矣。苟徒用彝雜甚。以徼利達。則昔人所謂二三子之羞者。吾不敢以瀆告也。吾邑之士勉乎哉。

遂安縣學新建尊經閣記

嚴陵爲浙之佳郡。而遂安爲嚴之良邑。故有先聖廟在邑之南鄙。而遷易不常。至宋崇寧。詔令即廟建學。始爲定制。後因歲久頹圮。而時方多故。其邑人脩至始舉衆裒金而作興焉。又未幾燬于鄰火。鄰之人乃獻地鳩工。而改建于邑西。即今所也。歷宋而元。自大德己巳及至正丁亥。廟學兩新。皆有舊記存焉。迨及聖朝崇儒重道。祀昔有加。有司欽承德意。罔敢或怠。始自洪武之初。迄于弘治之季。歷歲兩週甲子。而廟學亦兩見成毀。其邑口之令佐學之教官。先後營治。皆有成績。具于郡志。及大學士商公之記可致也。自時厥後。風雨震淩。而成者又幾于毀矣。有司阻于吏事。莫之顧省。前訓導李君某。乃遍募富人之知義者。各以私財。來助興作。自殿堂齋廡。以及門庫亭祠池橋諸處。與夫脩饌之堂。庖廩之室。皆以序爲。整然一新。而規制猶未備也。乃正德戊寅。侍御吳公華。以清理戎籍。按行至邑。謁廟視學。見其所與作者。雖因舊完。而藏書之閣未營。師生之居未廣。學者無以爲業。甚爲缺典。而以其所沒臟刑白金若干兩。下教有司。用相其成。時進士吳侯某來宰是邑。承命唯謹。爰集衆議。以經以營。市材購工。卜日庀事。既得邑人余某獻地一方。又買民田一畝有奇。以廣其址。遂於文廟之北大建藏書之閣若干楹。先取累朝頒降大明律大誥。爲善陰隲孝順事實。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五倫等書。列度其上。而又購求歷代史書及諸子百家

先儒著述各經訓傳諸書。悉藏于中。使學者得以講授而誦習焉。前此所未有也。闢之左右。又各爲重屋若干楹。以爲諸生藏修之所。而齋堂之後。又營官舍三區。以爲師長栖休之室。其外則改正戟門。高樹墻垣。立成才坊與育賢坊相望。徙櫺星門與儒學門並峙。夫然後規模雄偉。氣象嚴整。巍巍乎數仞之宮墻矣。和成其事者某也。工既落成。其學之長武某君某相謂曰。吾學之成。雖賴事於前司訓李君。苟非侍御之揮金。與邦侯之勤政。何以能若是乎。不可以無述也。乃具其顛末。使諸生吳璟過予求記。予辭以老憊不文。不足辱命。而生僕僕來請。不能辭也。竊謂學校之興修。司政教者常事耳。不必書也。唯其創建尊經之閣以教人。使知所以爲學致道之方。而不至於無所用心。則其意惠於吾士者厚矣。不可不有以發其意也。夫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而六經之作。所以載是道也。若易以順性命之理。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理性情之正。春秋以示禁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皆切於日用。不可以一日廢也。人能誦是經而有得焉。則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無所施而不當矣。但經而謂之尊者。豈將舉是書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度之以爲尊乎。抑將寶藏守視。出內有禁。而不敢毀失以爲尊乎。曰。非然也。必其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龜。晝誦而味之。夜臥而思之。凡經所言有可爲吾法者。則敬以行之。必欲有得於己。有可爲

吾誡者，則敬以克之，不使少及於身，若曾子所謂脩所聞，子思所謂脩德性，孟子所謂脩德樂義，是乃脩經之大者也。昔聞邃陽先達有岸公垂者，以忠義有謀，受知張魏公，而孝友躬行，見稱於南軒，其從子僎之在郡齋而受學於張呂，在鵝湖而聞道於朱陸，皆可謂傑然者矣。其他則有爲大魁者，有爲名元者，有居言路而不阿時相者，有知徽郡而民爲立祠者，有以死節稱者，有以孝行名者，而登高科爲顯官者尤衆。皆能脩經而窮之以致用，故其聲實著於當時，而聞望垂於後世也。我國家建學育材，以窮經爲務，而設科取士，以明經爲重。今新學既成，而古道將興，爾邑之子弟來游於學者，必將感發興起，而講經修行，志先達之所志，學先達之所學，一動一作，動作皆經，一語一默，語默皆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則學成於己，經在我矣。於是而決科登第，亦餘事耳。異日致用於時，行義達道，則天下國家將有賴焉，庶幾無負於賢侍御、賢邦侯興學之盛心，而先達諸公亦永永有光矣。邑之人士其念之哉。

浦江縣遷建廟學記　戊寅九月

婺爲東南文獻之邦，其屬邑浦江，故有先聖廟，在縣治西南，後徙縣南。宋崇寧中，始即廟建學，迨今四百餘年，廟學屢經遷易，邑之賢令佐有事於修建重建遷建者，不知若干人矣。而相宅之卜，猶未愜食，乃正德辛未，崑山李君惟貞以進士乙科來署教事，顧視殿堂敝漏，櫊無以庇俎豆，而學舍荒僻傾溢，非堪居業，且鄰於浮屠，恐壞士習，欲謀遷改，費無從出，告于縣令毘陵邵侯悅，亦以爲役鉅用殷，未宜輕舉。李君乃出括學中公用白金四十兩，送縣以爲之倡，邵侯因逢節縮公費之餘，措置百物之需，以需其用，而邑之一二富室之好義者聞亦稍有助焉。乃以甲戌之冬，市財鳩工，始事興作，而未得吉地，詢諸父老，咸謂城隍廟在縣南一里許，負華山而面秀峯，左龍沙而右西溪，形勝最佳，宜徙廟學于其所，而以廟學爲城隍廟焉。人謀既定，龜筮協從，邵侯周視諸室故材，惟前令虞侯坤所創尊經閣，規制宏偉，棟宇尚新，遂撤取而修改之，以爲文廟，若明倫堂，若教諭官舍，皆撰其尤而朽蠹者易之，毀敗者補之，無異於新作者焉。未幾而邵侯有召命，事以中輟。又明年，而晉江郭侯楠以名進士來爲是邑，視學之日，惟見殿堂始成，餘皆未備，大以爲缺典，而祝官之初，未有所處，亦行節縮措置，漸次經營，自戟門而兩廡，而兩齋，以反鄉賢名宦之祠，與訓導官舍，一皆徙舊益新而成之。亦若邵侯之爲，至於櫺星儒林二門，諸生號舍，以及觀望升漆之華，達道垣墉之作，泮池之鑿，又皆郭侯之所增創者也。夫然後規模軒豁，氣象嚴嚴，耽耽翼翼，巍然煥然，民稱其爲泮宮矣。而贊成其事者，邑之丞簿黨侯融、李侯昶，暨學之訓導陳君潔、李君文安也。工既落成，李君又與諸生祖珊、朱璵來告於予曰：吾邑廟學之遷，邵侯肇其始，而郭侯成其終，始者固不易，而終者爲尤難，況其同心合德，如出一人，雖興大役，而上不費官，下不厲民，尤爲可稱。祇彼假貺作以謀利，飾觀美以要譽者，萬不侔矣，是不可以無述也，幸爲之記，以永其勞，且因以教其學者，使有所興起焉。予謝以耄荒不文，不足辭命，而李君之請益堅，不能辭。竊聞浦陽山水奇勝，清淑所鍾，篤生英彥，後先相望。在前代時，有以忠義孝友名者，有以政事文學稱者，而擢進士第至三十五人，其於宋皆名人物，志者彬彬也。下至鄉閭之間，惇行雍睦，累世同居，門以義稱，山林之下，崇尚節義，不日曰目甘老肥遁，竹他

邦所習有，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何如哉。夫何近世以來，士風不競，前賢徽音，莫之或嗣，良可慨嘆。山川如昨，風氣猶存，而古今人之不相及乃爾者，得非政教未舉，無以振起而作新之也耶。今賢邦侯慨然以興學爲務，以昔之卜宅未吉，今既改卜而遷之，以昔之敝陋非稱，而更創以新之，其加意於吾士者厚矣。況當衆心思奮之時，乃文運復興之兆。爾邑之子弟游於是者，睹聖賢之像容，誦聖賢之典訓，必將感發興起，因廟學之新，而思所以新其德，因廟學之遷，而思所以遷其善，早夜孜孜，進修不懈，德之新也必如盤銘所言，而新之又新，使德全於己，善之遷也必如益象所示，而見之必遷，使善備於身，則小可以匹休於鄉之先正，大可以尚友於古之聖賢，而決科登第，乃餘事耳，豈非爾多士之克廣德心，而無負於所教者乎。誠若是焉，則浦陽廟學不爲徒遷而徒新矣，邑之人士勉乎哉。

金華縣修學記

金華附郭爲邑，故有學在邑治東一里許，元泰定丁卯，始遷今所。國初辛丑，毀，永樂甲辰，再燬于火，賢守令相繼有作，具於舊記，可致也。迨今又九十年矣，歲久弗治，屋老欲壓，間有修者，亦不過支傾補漏耳。正德己巳，玉山李侯玘以進士來爲是邑，謁廟視學，喟然太息，切有志焉，而兩值歲歉，費無所出，乃鳩積公用之餘，至於壬申之春，始克興事。其文廟若西廡，若兩齋，事在得已，則易其朽敗，新其漫漶而增飾之。惟東廡及講堂，舊圮尤甚，乃重作焉。堂東西各爲廨舍，以居其師，齋後則爲米屋，以食其士。又於堂後建閣，以藏經籍，其下爲棲士之室，而四圍有廊，且濬渠引流於其前，以絕囂塵而來清淑，因名其閣曰清淑，使諸生講肄之餘，於是而玩適焉。凡爲屋大小若干楹，皆煥然完美，其規制雖若卑陋，而氣象亦甚嚴整。且公不費官，私不病民，可謂善興作者。侯於政暇，亦時至學，與諸生討論經義，商確古今，觀其所業，而勸相程督。落成之日，學之長教何君某、訓洪君某、汪君某相謂曰：侯之幸教吾士者至矣，不可無以垂示將來，乃以書具其事，使諸生陳某謁予爲記，且曰：願有以啓與學者，俾無負於侯之教也。予以耄荒不文，屢謝不能，而請益勤，不獲辭，竊聞朱子論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以爲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所係，教者不可不審。斯言至矣。今觀侯之爲政，率法勤職，行所無事，不爲容悅以求獲乎上，雖或見嗔而不屑意，其邑雖設廟學，而國家命監所不及，監司部使臨視所不至，前政往往以爲非務之急，漫不加意。侯獨謂庠序爲教化本源，在我職所當爲，豈計上官之臨與不臨也哉。夙夜孜孜，興學教人，無一毫務外爲人之私，則其以身爲教，固得其道矣。其濬渠於學，而榜以清源，非徒有取於水，蓋欲士之清其心源，而後可以修身而致用也。然欲清之，其道何由。老氏有云：天得一以清，則天之源清矣，而水生於天一，故其源無不清也，況乎士君子之生，同稟天德之精明爲性，其原又豈有不清者乎。天清或昏於雲霧，必有風日散之，以全其清，水清或污於塵土，必有淵潭澄之，以還其清，人或氣拘欲蔽而失其清也，非由學問之功，又何以滌邪穢，融渣滓，而復其清乎。國家之建學立師，以爲教者，無非欲人各復其清，而學之爲己爲人，則又清濁之所由分，此侯之所以惓惓也。金華在昔，稱儒名公，彬彬輩出，號小鄒魯，道學若東萊兄弟，與何王金許諸賢，其著述傳于後世，學行氣節若潘默成，勁節若鄭忠愍，言論若王龍

兄弟若王忠簡端明父子，皆聲實卓乎當時，非其學之爲己而措明在躬者，能若是乎，先正既作於前，侯復以身爲教，邑人士子來游於是者，因其作新之機，勵其崇行之志，藹然從事於爲己之學，博文而約之以禮，明善以誠之於身，不徇名，不競利，則其源清矣，由是而深造自得，若源泉之混混，以放乎四海，不蹈於溝澮盈涸之恥，則可以立德立功立言而垂不朽，使先正之彬彬輩出者，氣脈於是乎益昌，而天下國家將有賴焉，則是學不爲徒修矣，如或實行不修，而以青紫爲志，記誦爲習，剽竊雕篆爲文，曲學阿世，則是爲人而已，其源既濁，末流何所不至，彼雖文擬大魁，位登元輔，亦與草木同腐耳，寧不有負於侯之所教也耶，邑之人士其念之哉，

金華府重建憲司澄清堂記

金華爲浙東劇郡，元大德中，即故郡治，建肅政廉訪司，以監治七郡，聖朝因以是司爲巡按御史及臬司重臣分巡出政之所，其地後枕岡阜，前雄麗譙，而堂殺崇大，廊廡宏敞，重門深邃，俗稱大司，以其壯麗聳飛，甲于諸郡也，其聽政之堂曰澄清，作於至治癸亥，而燕處之堂曰一公，作於元統乙亥，逮今歲久屋老，風雨薄蝕，一公雖尚可支，澄清則梁棟撓，傾若巖墻，前政往往以役鉅費殷，因循未果焉，乃正德壬申，浩陵劉公以前司諫來知府事，顧視太息，欲有事焉，會鄰境用武，周旋兵間，亦未遑也，又明年甲戌，政成惠流，度其可爲，乃以興作事聞于上官，又咨度其勞費，未之諾焉，公獨以身任之，庀材鳩工，礱石陶瓦，於澄清則撤而新之，高仍其舊，使與一公相稱，深若廣各縮焉，以節其費，凡爲室六楹，東西廡各若干楹，建重門於露臺南，縮其深者千丈，以便傳呼，而以故重門爲外門，扁曰浙東第一臺，以懸條憲示告戒焉，於澄清之後，一公之前，左右爲二序，以備庖湢，以處廝役，一公未甚敝，則補其闕，正其敧，易其朽腐，起其陷伏，而增飾其漫漶者，不改舊觀，而壯固有加，又於外門左右各設官廳二所，左廳以處郡監之候謁者，其南則爲清戎者蒞政之所，右廳以處武職之稟節制者，而其南又爲縣官供事之所焉，凡所以事上而逮下者，纖悉畢具，巨細咸宜，可謂完而美矣，事既竣，二守張侯，通守趙侯，節推姜侯，咸謂前守之更代者衆矣，其於是司，豈皆以傳舍視之哉，非憚勞則避嫌耳，不知釋今不治，而馴至大壞，則異時之勞費，將倍蓰於今日矣，公爲是役，經始於甲戌之冬，落成於乙亥之春，假子來之力，爲日若干，釋匠事之技，爲工又若干，而所用竹木瓦甓鐵石丹漆之費，與夫飲食百用之需，稱事庀能之資，爲錢幾萬緡，皆節縮郡中數年公用爲之，上不費官，下不擾民，固非克己者不能，而規度區畫於未爲之先，調度程督於既爲之際，務欲存前人之美者，後日之費，其心勞，其力勤，其慮周，其所以爲斯民計者仁且遠矣，不可無以垂示方來，乃以寄其事，俾某識其歲月，竊惟堂以澄清名，蓋取范孟博攬轡故事，而云然也，凡居是室者，必皆天下之英才，司天子之耳目，其按行列郡，所以代天子之時巡者也，苟非孟博其人，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者，豈宜膺是任，居是堂哉，然有其志，必有其政，如周小宰六廉之弊，漢刺史六條之按，唐陸贄所謂五術八計者，皆所謂澄清之政也，居是堂而行是政，以觀民風，察吏治焉，必能激揚殿最，洗寃澤物，使政清於上，而黷貨殃民者無所容，俗清於下，而陵弱暴寡者無所逞，斯足以稱厥居矣，其或恬於作威，以沽名，

玩法顧忌而保祿，吏弊滿前而不糾，民冤載路而不理，寧不有忝於是堂之居也耶，今劉公營是堂，雖上官所不欲爲而必爲之者，豈直爲觀美哉，亦豈徒以名後世而已哉，蓋亦有志於澄清焉耳，夫以繡斧之貴，監司之尊，而居老屋之下，則無以安其身，而亟欲去之，雖有澄清之政，亦不暇爲矣，故必崇大所館，使至者如歸，而安處於是，庶得從容相與講求民瘼，以肅清郡政，則不惟民受大惠，己亦得以匡正缺失，增益其所未至，此其公而無我之心，亦子產不毀鄉校之仁也，嗚呼休哉，故書以告後之君子，公名范，字惟馨，起家進士，拜戶科給事中，以忠義自許，抗言時政，排斥權倖，奏章一出，四方傳誦，天下想聞其澄清，爲逆璡所忌，去官而家食者數年矣，今起守吾郡，其爲政急大體，重風敎，不屑屑於細務云，

四友亭記

猥予承乏長南都太學，課試多士，始識京口許君補之之賢，既予以老病歸休，而君舉進士高第，來宰吾邑，政平訟理，威惠並著，甚有賢聲，今年冬，將有述職之行，忽過予而言曰，吾家君昆弟，同產有五，唯世父蚤逝，今存者四人，皆讀書好義，而怡怡相友，同室廬以處，合釜爨以食，壯老一心，罔有間言，嘗卽所居后山之下，築亭爲課耕之所，亭之四旁，樹以松竹梅柏，諸父家君日往來其間，燕集談笑，長少列坐，各與一本相近，玩而樂焉，若與深相契者，遂各取其木爲友，而因以自號，伯父曰友松，仲父友竹，家君友梅，季父友柏，又名其亭曰四友，蓋將於是比德焉，幸先生一言以爲之記，予以老荒不文，辭謝至再，而君固以爲請，乃作而言曰，凡人之相善者爲友，而善其兄弟亦謂之友，一以義合，一以天合，分雖殊而理則一焉，彼兄弟之生，均氣同體，自稚而長，並欲卵處，歘然如一，其友愛之性，固天之所命，而相與爲友亦天之所使，故有相親而無相違，有相好而無相猶，怒焉不藏，怨焉不宿，良知良能，自有不容已者，豈若義合之人，或非道善可以路而絕乎，然其友也，雖命於天，而不能不渝於人，若內有妻妾陰私間言之入，外有少年征逐異好之奪，皆足以渝其天而不能友矣，人雖渝之，而天之所在，終不可渝，故詩言死喪原隰之求，急難外侮之禦，雖有良朋，莫如兄弟，所以發其本然之天，而不容於不友也，欲全其天，可不假諸物乎，物之植者，若松與竹柏，昔人皆以君子擬之，又謂梅爲花之儒者，則其德固美矣，而並處荒閒之野，以臭味之同，結歲寒之盟，相親莫逆，相契無言，雨露不加榮，霜雪不能枯，歷寒暑閱今古而不少變，又得友道之善，不有類乎兄弟之同心同德，自少至老不相違異者乎，所以然者，物之各全其天而不渝也，今尊翁之難兄難弟，取是四物爲友，而復以四友名其亭，必將反觀省，蚤夜孜孜，明儒者之道，修君子之行，以求無愧於四物者矣，又推四物者之相友，而諷誦棠棣角弓之詩，益惇敬愛，以堅晚節，爲漢姜肱，爲唐陽城，北萬相輝，和樂且耽，則兄弟之天，久久不渝，使子子孫孫則而象之，日篤不忘，亦皆相友如今日焉，庶幾斯亭之取義，不爲虛設矣，豈若竹端伯取花爲友，徒以悅耳目供玩好而已哉，異時許氏之門，日昌日熾，禮義興行，彼希乎江州之陳浦陽之鄭者，豈不自今始耶，幸以諗於尊翁兄弟，其亦以予言爲然否，

寶善堂記

正德初元，予以老病奏蒙恩賜歸休，居於邑之南隅，鄰翁有趙君叔祥者，其年與予相若，而悴朴溫厚，倜

撝無華，不類市人。翁三子，曰寬，曰寀，曰實，皆善治生，以貨殖為業，用白圭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術，僦居酒醴米肉諸物，以售於人，而操其奇贏，家以大饒。翁嘗新搆居室，中為宴會賓客之堂，前縣令周君勉，為書其扁曰寶善，蓋以其父子之質皆美，而近於善人，欲其逃賈而歸於士林，其望之厚矣。翁一日使某來告曰：願得一言，以發周君名堂之義，且以訓吾之子孫焉。予以老荒，久廢筆硯，辭謝久之，而某數來，因以為請，乃為之言曰：君家業於市，宜其所寶者利也。今乃欲以善為寶，不亦異乎？夫善者，天命所賦之正理，為士者之所求；而利者，人情所欲之微物，為市者之所趨。利與善之間，乃舜蹠所由分，不可以不察也。易曰積善餘慶，而書曰作善降祥，皆極言為善之福，無非欲人知所寶焉。夫子罕言利，而慮其多怨；孟子不言利，而患其交征，則明言求利之害，恐人之誤以為寶也。王孫圉稱觀射父諸人為楚國之寶，齊威王謂檀子等四臣為照千里之寶，蓋言人之善者，乃為國之所當寶，吾固未暇論也。惟晉舅犯謂仁親為寶，而宋子罕以不貪為寶，則其善在於己，而人人所當寶者。若之父子兄弟，可不知所務乎？能如舅犯之言，而篤仁愛之誠，盡事親之孝，又推及於同氣之親，與凡同類之人，莫不有恩以相愛，有禮以相接，則內外無怨，而得乎仁之善矣。能如子罕之言，而操無欲之心，以苟得為戒，凡物之自外來者，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則俯仰無愧，而得乎義之善矣。仁為人之安宅，義為人之正路，豈非善之所當寶者乎？寶之云者，必其服膺是善，而念念皆仁，若捧千金之璧，而尊之貴之，不以須臾而離，必其力行是善，而事事皆義，若持照乘之珠，而愛之重之，不以造次顛沛而遂也。誠若是焉，將見自天祐之，而百祥萃於厥躬，餘慶延于後世，雖不求利，而自然有莫大之利，如晉公子得國不取，而其後世為盟主，宋子罕辭玉不受，而樂氏世為宋卿，與夫竇禹鈞范元之之流，皆以行善不貪而獲大利焉。視彼市井壟斷之徒，孜孜謀利，而所得不過目前毫末之微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周君所望於君家者，不在是乎，其勉之哉。

待渡亭記

距蘭邑西北二十里，有鎮曰平渡，在浙南諸邑，為四達之逵，當水陸之會，商旅所集，百貨所聚，而鹽為最夥。蘭津在焉，凡四方輿馬之經行，負擔之往來者，日以千數，居民數百家，咸以貨殖為業。有吳君某者，以鬻鹽為巨賈，而富甲一鄉。其父某翁，業雖謀利，而不為楊氏之為我，頗有濟人利物心，人以善人目之。至君繼承先志，益修善行。其鎮濱大溪，自關下至津所，雖不遠百數步，而蹊徑崎嶮，或雨潦泥滑，則行者蹈是促步，慮有傾跌，不便於登降。翁始命工伐石，甃平其險，為數級以便人行，而未能周也。君遂益以巨石，廣其所甃，而為周道，人皆德之。其溪水深廣，不可厲揭，人以小舟濟渡，而厚取其直以為利，有貧困無路費者，皆望洋不得渡，至有爭渡而溺于水者。翁始作舟為義渡，以普濟於眾，而財力有限，亦非能久也。君始為可久之謀，既新其舟矣，又募人操舟以主守其渡，使舟不至於速毀。且割地幾畝，以衣食其人，使彼有所資而渡者，無取索之患。自其艾年以至于耋歲，且三紀，而舟楫屢經修作，而所濟未嘗廢也。其渡之東岸，曠無人居，舟或未至，人來渡者，皆露立以俟，或值暴風烈日雨雪不虞之變，無所措避，其苦為甚。君又於其地作室數楹，周以垣墻，外立大門，扁曰待渡之亭，而設坐臥之具于亭中，使遠行而倦者，可以休

息，暮行而無歸者，可以棲宿，人又莫不以為德焉。然猶恐其久而或廢也，又置田若干畝，別貯其租，而積之，以為異時修治舟楫及亭舍之資，使其義渡永無廢茸，則雖一事之微，而其濟物之念，久而彌篤，亦可嘉矣。今君之孫琦，具其顛末，來告于予，丐文以訓示後人，使勿忘其所有事焉，非有志於繼述者乎？予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貞元相繼，謂之繼善；人以濟人利物為心，而念茲在茲，謂之好善，天人之心，同一善也。苟人心能久於善，則天心必福其善矣。書稱作善降祥，易稱積善餘慶，夫祥之與慶，皆福之大，而命於天者也，豈一朝一夕之善，可以襲而取之哉？故必曰作善積善，欲人之念念不忘，而久於其道，若詩所謂永言配命者，則多福不求而至矣。昔徐宗仁好善，而以鐵舟濟渡，觸石不碎，所濟非一時；竇禹鈞積德行善，而葬死嫁孤，得遺不取，所行非一善，後皆壽延三紀，貴及子孫，彼非善之久於其道者，能若是乎？今君之為是渡也，經營措置，周悉萬全，自壯至老，不厭不倦，亦庶幾能久於其道者，乃今壽躋八袠，貨累千金，亦既獲天之福矣。苟能推廣是心，達於他事，凡可濟人利物者，無不為焉，則天之所福，奚止於是耶？又能推其所為，以教於其家，使子子孫孫，皆能心君之心，而行君之行，愈久而無斁焉，則天之所福，又將使今之吳氏為昔之徐竇矣，豈止一身之富壽而已哉。此予之所深望也，姑不辭而為之記。

吳氏詩藏記

睢之蓬安有吳君某者，少游庠校，稱學績文，秀出於等夷，廩食於學宮者，有年矣。將謂取科第如拾地芥也，夫何命與時違，屢試不偶，時有闊齒之命，人勸其行，以為非仕正途，不肯就也。其以人負氣，節介不苟于俗，因褫厚誣，而提學遽臣不能察焉，志不獲伸，遂棄所業，而飄然以歸，肥遯邱園，怡情松菊，亦未嘗有所怨尤也。既而鄉郡歲凶，民多艱食，詔令士庶有輸粟二鑑以助賑濟者，錫以冠帶之榮，則以為此舉澤可及民，義所當為也，乃慨然為之。然非其素志，雖受賜亦不常服也。彼羅鍵攸之鍵，宅廬蕭然，不得已竭力經營，以事室祐，先作祠堂，以奉祖禰，次為家塾，以訓子孫，然後及諸堂室，以奠厥居，其苟合苟完，不求全美，又頗有公子荊之風焉。家業既就，閑居無事，因見世俗所為，營營汲汲於勢利之途，而務外妄求，不知止足也，乃嘆曰：此徒自喪其天真，何益於己耶？曷若從事為己之學，鞭辟近裏，以保全其所得於天者乎？因名其所居之堂曰崇真，又營詩藏於所居之南，倣山之麓，以為終焉之計，而扁以全真，自謂得全其真，而歸藏于是焉，亦可矣。其可謂曠達不羣之士哉。其子邑庠生鎡，乃具其事來告于予曰：吾翁之所存若是，而所以命名之義，鎡則未之逮也，願丐一言以發其義，且因以相翁之志，使鎡得朝夕勉焉以事吾親，則幸也。予乃作而言曰：善哉，吾翁之志。但其所謂真者，未知何所本而云然耳。先儒謂古無真之稱，莊列始得真人之名，而未始有其人，蓋亦異端荒唐之論，無足取也。惟濂溪夫子太極圖有所謂無極之真者，則以理之真實無妄言之，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而人物所得以生者也。惟人之有生，全得是理之真，故其心之所蘊，有五常之性，所發為四端之情，而性情一此真也。人身所具有四肢眾體，而體之所動，為端莊恭重之九容，皆此真也。人身所接有五品人倫，而倫之所敘，為親義序別信之五典，亦此真也。至於事物之應接，各有所當然者，何莫非此真乎？人於真之所在，能恭敬捧持以崇之，戒慎恐懼以守之，若

子思所謂尊德性。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能全此與焉。其或心之性情。發而未能一皆中節。身之容體。動而未能周旋中禮。日用人倫。行而或失於道。應接事物。處之未能各當乎理。則眞有不全。豈能踐人之形乎。今尊翁有志於是。則其度越流俗遠矣。吾友必當養其所志。論之於道。使其立身行己。取法古人。言而必忠必信。行而必篤必敬。五典是惇。六行是修。自其念慮之萌。以及事爲之著。一惟渾全。萬善悉具。雖外而髮膚之微。亦無毀傷。可以對越神明。而俯仰無愧。則自今以往。至於百歲之後。存順沒寧。本吾所受之眞精。以歸全於大父母焉。亦若蔡西山所謂安靜以遊造化物者。然後爲考終其命矣。詩曰。夙與夜寐。無忝爾所生。吾於尊翁父子。深有望焉。嗚呼。其亦敬念之哉。

南岑吳氏祠堂記辛巳七月

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蓋以其分之有限。禮不下逮。而人情猶有慊焉。至宋大儒君子。創爲祠堂之制。則通上下皆得爲之。然後盡於人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婺之東陽有南岑吳氏者。其先出於宋少師康肅公芾。世家仙居石井。公仲子洪。爲浙東常平提擧。來居是邑之南岑。迨今十四世矣。皇朝洪武中。其十世孫伯修。與子仲明。始作祠堂於孝順鄕之西莊。及宣德間。十一世孫澤。爲六科給事中。以公事歸拜祠下。見其棟老欲壓。爰命從孫文選主事。防修治之。防以祠堂宜在室東。而西莊去家太遠。時祀不便。乃改建于所居之南。迄今又八九十年。舊祠日就頹敝。而族衆蕃衍。數逾七百。堂庭卑隘。難容畢拜。宜有以廓而大之。於是十四世孫曰朱者。讀書好禮。謂其先人有志未果。乃倡爲義擧。而羣從某某。各出財助力。各計田出穀。更建新祠。先作正寢。扁曰追遠。以祀始祖。繼作中堂。扁曰孝思。以爲奉祭之所。其崇若堵。成倍其舊。又爲左右兩廡各十楹。以爲本宗及各派小宗祠室。外爲門廊七楹。中爲大門。左爲庫房。以藏遺書遺衣及祭器諸物。右爲倉房。以收新舊祀田租穀。用備時祭及修祠諸費。左廡外爲庶母祠室。右廡外爲義塾及齋宿之所。外則繚以周垣。經始癸酉之秋。落成己卯之春。君一日介其從弟鄕進士楓。及庠士燭等。過予而言曰。吾家自提擧公始遷。而康肅公乃其所自出也。先世皆祀二公爲始祖。今亦不敢廢焉。提擧之後。世遠親盡。皆禮所當祧者。但先世諸祖。有貴顯于時富昌其家者。又有德行文章可尊者。及作事有功而可法者。皆足以增光前人。茲欲取古人祖功宗德之例。奉其主以配食于始祖。家禮止祀本宗四世。而旁親不同居者。皆各自爲祠。今吾族比屋而居。朝夕會聚。難爲各祠。欲就祖祠內爲同堂異室之制。以本宗及衆派小宗各祀一室。分列兩廡。如昭穆焉。每室皆以後一架爲四龕。使各宗皆祠四世。各以宗子主其祀。庶幾親疏不紊。長幼有序。亦頗有同人類族之義焉。又吾族人有生於庶母者。壓於嫡母。不得祔食。若棄而不祀。義亦未安。故於左廡之外。別爲庶母祠室。凡此數事。皆未知於義何如。願丐一言以發其意。且因以訓吾後人焉。予聞古有禮從宜之說。蓋以時有古今。事有常變。不可膠於一定也。今諸君所處。雖不能盡從家禮。而參諸衆論。揆諸時義。以是數者變而通之。使合於人情。宜於士俗。則亦無害於義而可行矣。豈非聖人從衆之意乎。若欲訓其後人。則祠室旣新。事之不可以無禮。如晨之有謁。出入與有事之告。正至朔望之參。以至俗節之獻。四仲忌日之祭。其儀悉具于家禮。苟或怠焉而廢其禮。或行

焉而失其儀。則祠室爲虛器矣。此諸君之所當致謹者也。然行禮又不可以無其本。必致如在之誠。以盡奉先之孝。三齋七戒。致愛致慤。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斯爲孝焉。苟不能然。而徒爲虛文矣。此尤諸君所當加謹者也。抑予又有告焉。昔吾夫子之論達孝。在乎繼志述事。而祖廟之修。特其一事耳。昔聞康肅公之爲人。能孝於親而廬墓終喪。友于二兄而推貲產。居官立朝。必行直道。出守七郡。而皆有德於民。而晩節歸鄕。又欲立義莊。義學義塚以厚宗族。傾貲賑饑以惠鄕人。其志與事皆後人所當繼述者也。而提擧公。學以爲己。仕以爲國。而南軒東萊。皆見稱許。謂非善於繼述克象其賢者乎。若後之人不能志志事事。以象其賢。而徒以建祠祭奉爲孝。抑末矣。書曰。率乃祖攸行。詩曰。無忝爾所生。吾於二公子孫切有望焉。諸君其念之哉。

龍山別業記

邑士之秀者凌德容氏。嘗來告曰。吾窩有郭君惟鎬者。邑城鉅族也。世居於市。不爲市道。自其乃祖乃父。皆以耆行有聞。邑大夫歲行鄕飮。皆嘗禮之爲賓介焉。君自少質直行淳。而好賢樂善。亦欲紹其祖武。第以蚤年失怙。而竭力以事母。務欲得其懽心。嚴於教子。不使流於澆僞。其處於家也。未嘗得罪於諸父昆弟。居於鄕也。亦未嘗有過言遠行。而怨惡於人。凡世俗所尙飮博鬬狠龍斷罔利之爲。皆無諸己。其亦鄕之善人矣。自中年以來。頗厭城市喧雜。欲求閒靜之所。爲之別業。以棲遲而宴息焉。久未得也。一日步出廓外。肯龍山之阿。有祖遺曠地一方。可二三畝許。泉深而土沃。地僻而境幽。可以避喧。可以佚老。乃喜而言曰。是足以適吾願矣。遂於正德庚辰之夏。命工伐石以損其山之高。而甃石以益其土之卑。然後其地截然方正。坦然平廣。可爲作室之基。君遂悉以家事付其子志。而專志於是。材木旣掄。瓦石亦具。將卜日而興作焉。夫何天不假年。未及耆艾。至秋而忽遘危疾。竟以不起。有志弗就。可勝嘆哉。瀕與君之子志。游從相厚。而往吊焉。見其痛心於風木之感。泣血於蓼莪之誦。而哀慟之無已也。乃釋之曰。子雖毀瘠骨立。以死傷生。亦無益於化者矣。曷若繼其欲爲之志。而終其未成之事。求所以不死其親之爲愈乎。志乃作而謝曰。謹受教。於是召諸匠事。以經以營。朝夕靡懈。始作重屋五楹。以爲別業之後寢。而左右翼以兩廡。至十有二月而成室。將俟葬畢。而舉君之神主。奉安於是。以慰其平生。若廳若堂。則猶有待焉。志又以爲其乃考存日。志欲求地於祖塋之左右前後。以爲歸藏之所。庶幾身後得從先人以居。亦所願也。志今購得其地在祖塋之南百餘步許。其山曰春峴。筮卜者皆云其吉。將以是年冬。爲之壙以安厝焉。則惟鎬之素願。於是乎無負矣。而志之所爲。能順乎親。豈非易所謂子之克家者哉。願丐一言以紀其成。使志之兄弟。皆知勉焉。從兄以盡繼述之孝。不亦善乎。某少時受室於志之曾祖守行翁。夙有姻婭之契。見其別業有成。心甚樂焉。況德容之言。信而有徵。亦豈容於默默乎。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孝之道莫先於繼述。今志於別業之作。肯堂肯構。能成其前人之所未成。又於宅兆之卜。能遵治命而求吉地。祔從先兆。以終前人欲爲之志。則其繼述之孝爲何如哉。苟能推廣是心。以爲政於一家。而倡率諸弟。使益知敬喜與起。各恢繼述之心。咸修繼述之行。以悅母心。以共子職。兄兄弟弟。孝友一堂。則異時郭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此

予之所深望也。玄之兄弟其念之哉。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九

詩

七言絕句 一百七首

春雪三日

茅拔三陽泰運開。滿天和氣襲人來。如何尙有頑陰在。可是東君未放回。

雨後觀漲

天瓢夜倒雨如麻。曉望川原不見涯。且莫臨流誇河伯。試將秋水問南華。

院庭新樣小戰車偶觀有作（二首。己上內苑作。）

廟堂決策靜邊塵。巧作戎車樣製新。莫道只知俎豆事。胸中兵甲是何人。

漢殿何奴出武剛。皆乎光廟用偏廂。車攻原是先王制。定許收功殄犬羊。

送同年鍾英宜乃叔還鄉（二首。）

紫陌春回雪昨消。御溝流水碧迢迢。行人欲贈新楊柳。催喚東風長綠條。

征車欲發重徘徊。落日離亭酒一盃。惆悵阿咸歸不得。夢魂隨上越王臺。

滹沱晚渡（二首。送同年張廷芳使陝西。）

風捲流澌作晚波。行人猶說渡滹沱。那知天上乘槎客。不用冰堅也渡河。

半川斜日照寒流。騎馬來經古渡頭。欲問蕭王冰合處。野烟衰草遍汀洲。

寘舍寧親（二首。送同年趙厚芳歸廣東。）

五嶺南頭接海隅。白雲飛處是親闈。何人得似張天子。四牡歸來戲綵衣。

榕葉梅花嶺路長。皇華持節並還鄉。此行不似并州使。悵望孤雲隔太行。

題介軒詩卷（二首。爲同年賀士諮作。）

半點纖塵不肯容。古來卓行許追蹤。東風門巷多桃李。雪後徂徠一樹松。

平生高誼薄秋空。柔古那能與世同。柳下英風寥落久。誰將一羽敵三公。

送容一之歸廣東（二首。一之名貫。白沙陳先生高弟。）

洙泗門庭海樣寬。望洋休道問津難。直從伊洛源頭去。鼓棹中流任往還。

點瑟顏瓢萬古心。箇中眞境要追尋。紫陽去後行人少。門巷蕭條草色深。

送同年謝元吉致政歸耒陽（二首。）

醒卻邯鄲炊黍夢。便尋湘水釣魚船。時人莫訝休官早。還落文山後一年。

曾因立仗難緘口。苦爲求錢又乞身。貧病獨憐歸未得。送君重憶故鄉蓴。

題舒溪漁隱詩卷（爲同年李廷章作。）

名利關頭竹打透。一竿終老白蘋洲。明時愧我渾無用。欲與先生假釣舟。

挽杜黃門孺妻

夢斷瑤池繡閣閒。翠幃香冷燭花殘。空遺錦織迴文錦。留與黃門滴淚看。

挽大理陶司務（二首。）

紅蓮綠水舊知名。廷尉資從最老成。何事玉樓仙去早。棘林風雨易傷情。

一官未徙鬢絲絲。誰道藏舟壑遽移。腸斷容臺舊知己。西風揮淚寫銘詩。

壽李知府母（六首。）

黃鵠低飛四十年。幾番機斷曉窗前。鄰姬只羨生兒好。恩誥時時下九天。

誰教癸午得兒黃。寶婺當年降北堂。天爲蒼生如有意。婺星夜伴婺星光。

一陽微露嶺頭梅。此日高堂初度來。王事賢勞歸未得。夢魂飛過越王臺。

南越東陽萬里身。幾年不見倚門人。潘郎會有閒居賦。花下安輿處處春。

莫道無人戲綵衣。庭闈有紫荊枝。未須便上陳情表。正是君恩欲報時。

太行山頂白雲生，何似遊蕩錫類人。爲報金華賢太守，里閭無限白頭親。

挽林亨大源父母 四首。其父先爲上高知縣。歷鬱林知州。陞梧州太守。

謝郡歸來理釣絲，不堪中夜壑舟移。宦遊幾樹甘棠在，常作遺黎墮淚碑。

州縣徒勞兩鬢霜，誰將嘉績傳循良。文章有子如歐九，一表瀧岡淚萬行。

令德深閨不可識，卻緣麟趾識關雎。獨憐天上歸來日，白髮無因見倚閭。

相夫曾賦采蘋詩，教子猶懷斷織時。回首樟山封馬鬣，烏啼宰樹不勝悲。

送同年沈秋官海使閩還京 二首。

秋臺元自凜風霜，炎海偏嫌五月涼。應是一夫冤未釋，使星中夜入南荒。

紫髯花發荔枝垂，樽酒江亭話別離。珍重故人天上去，爲言閩海正瘡痍。

建溪舟中口號五絕送同年鄭侍御昱還京

乘驄來按八諸侯，凜凜風霜六月秋。吏獄民冤俱洗盡，更將謠頌送旋旄。

昔人每歎嶽山搖，鎮靜今看一箇高。自有澄清真事業，海波不動瘴煙消。

武夷無復舊茶株，蠹鐵鍛場課未除。四牡諮詢多少事，皇華應有萬言書。

萬口嗷嗷待哺時，賑饑無策愧分司。飛章要勸牛羊牧，願放庸材理釣絲。

行部無能展一籌，病軀仍抱案衾愁。日邊朋舊如相問，祇欠天曹一筆勾。

送洪憲長之官貴州 幷序。

洪憲長先生敘遷牧伯，遞濱貴藩，某適爲二豎所困，弗能餞送，伏枕慨私，情不能已，聊賦小四詩絕，以道區區，詞雖不工而惓惓紀其實云。

澄清未了旬宣去，玉節星軺出富沙。行李幾扛書籍外，不將一物度仙霞。

三年閩海諳詢日，萬里口口保障時。獨有挽留諸父老，一聲聲是去思碑。

忽聞巷語夜如雷，道是閩人借寇來。欲扣天閽無路入，明朝相率拜都臺。

左轄由來拱太微，卻教分省去羅施。遠人應識君王意，不道區區爲國綏。

別閩南僚友

三年憲府同懷抱，此日離亭惜解攜。回首建溪溪上路，春山隨處鷓鴣啼。

送賓位賀俸歸永新 四首。幷序。

鐵峰山寮老梅臨花，適賓生見過予言別，因折一枝，口占小詩四絕爲贈，用致孝所待之意云。

梅花折得贈君歸，此是東風第一枝。看取瓊林新雨後，萬花頭上奪魁時。

梅花折得贈君歸，商鼎和羹會有時。四海蒼生饑渴甚，綠陰青子莫教遲。

梅花折得贈君歸，老幹虯枝分外奇。絕似廣平心鐵石，生來不受雪霜欺。

梅花折得贈君歸，愛此亭亭絕世姿。絕白真香誰得似，紫陽千載共襟期。

送鄭仁張銘歸瑞安 幷序。

東莞鄭天爵、張永銘，不遠千里，訪我閩中，甫月而歸，予愧無所贈之也，口占小詩四絕以贈其行。

風度天香到酒卮，君行恰是桂花時。相期來歲秋風裏，折取蟾宮第一枝。

東嘉自昔多雄彥，禮樂三千對玉墀。白日青天能有幾，梅溪人物是吾師。

雁蕩名山天下奇，仰高懷古起遐思。止齋諸老談經濟，遂學雄文百世師。

論心未久即言歸，敬義工夫要夾持。潛室遺傳真統緒，歸來應自有餘師。

哭鄭同年二項叔姪 五首。幷序。

項君仁甫之，予故人也。其甥鄭天爵，來從予游，知其變亂，因其問而書以哭之。

昔同文戰闢閩秋，二項才名孰與儔。三十年來如一夢，萋萋宿草暗荒丘。

蚤看雙鶴共棲秋，誰道相催記玉樓。今日送君多感慨，寄將老淚灑松楸。

豪氣元龍百尺樓，牛刀幾試便長休。悠悠身後無窮恨，伯道凄涼土一坏。

看花期向曲江遊，同雅相推讓一頭。不見臚傳春殿日，幾聞雁落使人愁。

激浪陵雲志未酬，翩翩灰燼殞使人愁。笙笛悲切平生事，不過西州亦淚流。

送潘匡審撥歸括蒼兼柬舜絃先生 二首。

莆陽太守張相知，節概文章重一時。聞玉森森知有自，相逢兩月話心期。

故人爲別十年餘，不見雙魚尺素書。邂逅阿咸聊問訊，王官谷裏樂何如。

送唐御史韶巡按江西 二首。其先任閩縣知縣。

閩陰山下舊棲遲，憶樹今看度此山。白叟黃童垂淚送，手栽桃李半凋殘。

繡衣持斧大江西，驄馬行行莫待遲。幾載血腥冤貫水，要君隨手洗瘡痍。

和周郎中木二詩韻 四首。木姑蘇人。時來使江西。封王。

周郎中寶椅詩云：楚徼玉遣可興邦，徒倚蘭特閩靜長。千載江山看姓，祇緣郭寶賢昭王。

汝墳江漢古名邦，曾見周南化日長。麟趾騶虞渾忘卻，謾誇萍實瑞昭王。

楚名群管表南邦，諸語流傳歲月長。持社不封千載恨，空將霸業望君王。

周郎中詩云：奉使朔方入蜀山，成敗空勝夜林者閣知行李無私物，任我盈帽自將還。

鄉館煌煌照楚山，大曾何事落人間。要知循路官員好，須到萍鄉縣裏還。

不持一物度關山，贏得清風滿世間。行向子陵灘下過，客星應識使星還。

哭外舅郭公 五首。

語語樽樽楚楚儀，客來能酒更能詩。從今寂寞耆英會，不聽山陽笛也悲。

貽謀未必新堂構，餘恨猶將舊日流。水生涯今已矣，撫棺一慟訣終天。

步入南柯宦不還，華堂無復舊衣冠。空存手植庭前菊，留與諸郎灑淚看。

傷心一夜嶽山頹。疾病聲中不盡哀。恩重恩深無可報。塚前銘許婿親哉。
少日東床詠坦腹。年餘四十竟浮沈。自慚不是奇男子。空負平生擇婿心。

烟溪義渡 四首。

立馬沙頭欲問津。渡君一葦策奇勳。一時義在烟溪上。千古名芳太史文。
塵暗長途水拍堤。行逢義士在烟溪。慇懃爲濟虛中客。莫愛官封楚執圭。
濟巨平生每自期。欲諧聊作小施爲。莫吟幽草高歸句。未是春潮雨急時。
操擢中流歷有志。舟橫野渡豈無能。獨憐亭長烏江上。不及滹沱一寸冰。

挽詩四首 爲林緇衣貴實作 貴實。名誠。時總浙郵事。

其一 寶禍西原 誠之祖。

馬鬣封高寶禍西。夏官花樹樹新碑。白頭父老咸相過。共說賢孫似習之。

其二 象巖東麓 誠之父。

鵬搭歸來臥象巖。景鍾靑簡兩成空。孤兒杖淚書遺訓。都在瀧岡一表中。

其三 鳳山北麓 誠之母。曾貞婦。

鳳去山空幾夕陽。九原相見泣孤凰。當時不逐韓憑死。要待新雛羽翼長。

其四 滌貓南寓 誠自爲生壙。

蹤脫蠅蝸世亦難。幾人打透死生關。一亭得正高千古。塗嶺今來望北山。

挽常山余知縣父母 二首。

一經勤苦未收功。忍見舟移夜壑容。三釜竟違人子願。蕭蕭峯樹不禁風。
丸膽當年荷母慈。鳴琴今日見佳兒。獨憐墓下焚黃處。不及堂前捧檄時。

和吾拔擢韻 二首。幷序。

久陳騷間。方以爲愧。乃承不鄙。曲恐殷生。親之綢繆。遂以作章。寔荷相愛。其何敢堪。貪賞既久。無可爲謝。謹以蕪辭。賦成二絕。用答來貺。

行年已度知非日。學易應思補過時。珍重故人相問訊。華編三絕是心期。
畢比操處繫何如。春滿庭前草不除。他日相從問無極。文山風月未應虛。

陳處士南園詩卷 四首。

平泉金谷競豪華。幾度花時得在家。爭似南園陳處士。睡看泉石弄烟霞。
高臥邱園歲月賒。閑將抱甕作生涯。悠然得道忘機處。笑看紛紛兩角蝸。
肉食無緣甞自安。畦蔬聊欲備春盤。莫傷應有終年賦。芹獻難忘一寸丹。
我愧行無三徑資。好花眞境邈難期。何時得借名園看。三復堯夫洛下詩。

某律寺院詩卷 三首。因金華教授劉誠作。

昔人黃卷靑燈處。滄海桑田幾變更。獨有龍洲洲上水。東流還作誦絃聲。
華構淪亡幾百年。雲津風月故依然。天留嘉定文章在。驅把貽謀啓後賢。
前宋衣冠迹已陳。芳洲勝槩屬何人。賢孫今紹箕裘業。雲路遐從此問津。

挽金華鄭同知重父 二首。

蔵蛇忽作康成夢。賦鵩空餘賈誼才。從此杏陽溪上菊。風霜時節爲誰開。
洋水已嗟閑絳帳。玉門無復見長裾。金華別恐終天感。忍向窗前讀故書。

挽葉天官侍郎儀 二首。千峰女婿之親。

華國文章老更奇。康時才業未全施。空餘歐范平生志。不見功名上鼎彝。
金鑒朝端方委重。玉樓天上忽催宣。迂生不識平津閣。因誦遺文亦泫然。

挽金氏夫人 二首。正言婦。

九苞鳴鳳正朝陽。丹穴生雛恨失凰。賴有當時胎教在。雲霄萬里看翱翔。
吹棘恩深報未報。蓼莪時廢亦奚爲。堂前捧檄人何在。腸斷秋香桂一枝。

挽耿氏夫人 二首。張御史。天官錄之女兄。

采蘋曾賦在公詩。丸膽猶懷勸學時。回首堂封春草綠。野烏啼處不勝悲。
頻向花前奉板輿。假寧一夢入華胥。春暉寸草情何限。風木蒼蒼恨有餘。

次南部天官林亭大韻 庚申秋。林自南京歸。便道來訪。又韻。

高軒忽枉過山家。不憚雲昏道路賒。元宰爲憐衰病叟。昔年同看杏園花。

榮壽堂

劬勞父母年齡暮。孝理君王雨露深。臣子兩般俱可愧。爲君題卷獨關心。

夜坐得句寄示弟姪 癸亥冬。在南雍作此。吉山。先府君墓也。

秋初一別又冬殘。欲寫家書意萬端。最是白頭千里外。時時夢到兆嘉山。

甲子新正齋宿有懷訢孫詩以勉之

自別吾孫每惘然。重陽不覺又新年。數書相勉無他語。黃卷靑燈好著鞭。

華鶴圖

噪棲竹幹雙因甚。集棘應占太史祥。修竹寒梅無外事。若爲華語對荒涼。

挽秦行人祖父母 二首。

道貢邱園世莫知。玉埋幽隧草離離。只州名行垂千古。爲有賢孫似習之。
錦府少年因脫屣。華孫暮景見含飴。大行追憶平生事。不覺陳情亦淚垂。

挽秦行人母 二首。

爲貰椽木延薪藏。賴有徵音裕後昆。二少賢聲今籍甚。誰云芝醴不根源。

悼亡有夢成妓白棒啟無因見倚門落下焚黃悲慟處五花鸞誥漫啼痕

避喧巷 二首·書懷

結廬高臥萬松間.爲厭輪蹄日往還.用盡機關名利客.倚樓爭似綠蘿閑

采芝無夢到長安.世態桑枯了不關.況有鳳毛鳴盛世.底須圖綺出商山

南都別林王黃陳馬韓葉張諸尙書侍郎

四臣積容名歸·尙未得請·適奉參同相餞·何以克堪·席間口占小詩一絶·聊以爲謝·

野性惟應臥草萊.建章鵷鷺班聯陪.乞骸未得如疏傅.慚愧諸公祖帳開

七言律詩 六十五首

登科 內苑作·甫表改龍門 雁塔曾脩舊職·

太平天子御金鑾.奎宿光芒午夜寒.說代文章推董賈.唐家科第屬歐韓.龍門投跳成頭角.雁塔風高快羽翰.雖是看花年倚少.莫將溫飽問儒冠

瓊林賜宴

鳳蕊千莖擁重華.賜宴瓊林寵遇賖.丹桂廣寒非月窟.紫烟蓬島是天家.金分綵勝堆紅玉.酒出黃封瀉碧霞.見說金明池上事.有人間暑不簪花

早朝

未央鐘動曙光生.隱隱初聞柳外鶯.風靜御爐香裊細.日高斧扆袞衣明.鵷班陛楯黃麾仗.豹尾班聯白玉珩。最喜君王勤庶政.蒼蠅聲裏聞雞鳴。

禁中聞鶯

禁苑花深喜蕩遊.鶯聲遙在萬年枝.不隨舞袖歌金谷.卻伴仙韶奏玉墀.長信夢回敲枕處.瑣闈吟罷倚闌時.東風容我如簧舌.不道明廷有鳳儀

王孟端畫竹

此君一別已經年.今日披圖不厭看.風度只疑搖翠珮.月明應想下青鸞.肯隨羣卉爭春色.直伴孤松老歲寒。珍重鳳凰池上客.蠶將椿節付袞端。

圖東新井

鑿井深深傍玉堂.石根流沁一泓涼.冰壺夜浸秋蟾影.雲液晴涵甘醴香.苔蘚未生侵玉甃.桐陰初長拂銀牀.寒泉可汲應須汲.莫使行人爲斷腸

秋日感興

昨夜西風襲縕袍.壯懷落落興飄飄.全才人物思韓范.雜伯功名陋管蕭.關閩高情陳國論.沙場百戰減天驕.前修未遠斯文在.九轄何須賦寂寥

送彭閣老時歸省

出爲蒼生去爲親.伊周地與因甘身.暫辭天上靑槐位.歸拜堂前白髮人.五色錦衣供戲舞.四時玉燭頌鴻鈞.故園桑梓休留戀.早促鳴騶上紫宸

送楊總兵

山西名將好男兒.報國丹心一劍知.號□□□嚴號令.□□寒勝避旌旗.九重雨露朝承□.□□□雲夜出奇.此去西□應坐困.功成充國早□□

移菊

白玉堂前種紫薇.菊花開落在東籬.爲憐秋後香偏好.故向春前手自移.苒苒旋添承露葉.亭亭先長傲霜枝.樂天只愛黃昏作.一種幽香恐未知

寄同年徐德宏父 家有四玉亭·又有還芝·花日盛之異·故詩及之·

四玉亭前歲月長.烏巾藜杖足徜徉.夏園老去芝應秀.儀鳳歸來桂正香.花折瑞蕉供綺席.酒和甘露薦瑤觴.賓筵共祝南山壽.閱過蟠桃鬢未霜

寄崔中書父

曾因教子荷恩封.歸去鼓城鬢已蓬.名利長安無夜夢.耆英洛社有遺風.消磨歲月琴樽裏.收拾湖山杖屨中.長對花前傾壽酒.蟠桃看到幾番紅

寄雲南萬都司 學士萬安之叔·

奕世登壇笏滿牀.獨綺閑綺共徜徉.耆英社裏稱風在.安樂窩中白日長.附貂衣冠無此老.滿幽勳業有諸郎.玉堂學士宗盟術.誇將飛來出錦章

送潮守之無爲州 其父先守處州·屏爲元臣爲翰林遷者上·

東風羅馬錦樑傍.重佩而翁太守章.騎竹兒迎新邑宰.愛棠人說舊黃堂.野田雨秀雙岐麥.燕寢春凝一篆香.雖弟正紬金匱史.要看橋梓共循良

送宋爾章乃弟歸江西

若從壁水泛歸舟.兄在蓬萊第幾洲.春草池塘驚遠夢.夜牀風雨子瞻愁.鴈行暫隔千山路.鵬翼還看萬里秋.別後二難相會處.看花騎馬曲江頭

送國子歐侯先生祭掃

丹陛陳情許壹遊.桂花香裏送歸舟.十年宦況橋門月.千里鄉心浙水秋.天上恩頒新雨露.塚前光動舊松楸.平生風木無窮恨.憑仗龍章賁九幽

送同年翁進士安歸省

萬里青霄路始通.白雲情思忽匆匆.一樽別酒歌黃鳥.十幅歸帆逐去鴻.秋雨江村楊葉暗.夕陽籬落菊花紅.慈恩未報天恩重.一念難忘是孝忠

挽虞贇門搖婁

醉入瑤池竟不醒。空教妖汁步魂驚。琴悲絃斷膠難續，樹怨花殘子未成。鸞帳夜銷銀燭影，鳳樓春借玉
簫聲。鼓笙無限傷情處，則緗翁前月自明。

挽陳舉人父

平生愛臥越山雲。不踏長安陌上塵。燈火課兒昏屋夜，杜藜訪跡野橋春。百年風月歸詩律，萬頃烟波入
釣綸。今日騎鯨仙去遠，步虛清夜問何人。

挽陳舉人母

瑤池渺渺隔滄波。步逐仙人跨鶴過。無復瑞萱顏色在，空餘慈竹子孫多。燈前夜斷縫衣線，機上春閑織
錦梭。最是諸郎哀慕切，哺烏聲裏淚滂沱。

挽國子林助教

一氈十載鬢成絲。心事平生百霜詩。夜月棘闈歸藻鑑，春風芹泮剧爐錘。館堂未兆三台瑞，鵬賦俄成百
世悲。欲奠束芻何處是，鑑紋山下草離離。

謁文丞相祠

呂家墳墓邱墟久，信國祠堂香火新。芳鐵定應千載事，榮枯那有百年身。丹青此日瞻遺像，汗簡平生仰
後塵。可惜溪山異南北，不成孤竹兩商臣。

又（內務作。閣老批云。激烈之言。讀之可以興起。）

大宋興亡跡已陳。忠臣祠宇尚如新。夕陽古樹烟猶暝，夜雨荒階草自春。慷慨六歌空灑淚，閑關百戰竟
捐身。厓陵地下應相見，不負臨傳第一人。

懷古

靜燈夜坐讀書臺。懷古令人不寐來。世遠唐虞文未喪，俗經秦漢事堪哀。周公禮樂宜王佐，管氏功名只
霸才。千古是非昭簡冊，豈容縱跡共塵埃。

謫官出京和韭孔易韻（昭身月篇家林下）

夕陽道路風塵暗。明月孤村草樹稠。郭隗臺前無逐客，謝家林下有行舟。音書斷絕家何在，縱跡飄零水
共流。此地經過多少事，今年不似昔年遊。

歸雁

盤圓池畔是舊遊。西風萬里思悠悠。陣橫紫塞霜天曉，影落澄江水國秋。棲止更嫌蘆荻淺，歸飛不爲稻
粱謀。一封帶得邊城信，要把平安報冕旒。

送馬守之廬州（考績還自都省叉送之。此後四十首。西施作。）

康侯共羨廬江守。三接親承寵遇深。玄黼統流辭魏闕，綵衣又喜拜容臺。途懷定有詩千首，話別須辭酒
一盃。萬戶無端思杖屨，莫教五馬此徘徊。

和鄭廷綱侍郎長至有懷

學道年來絕愛憎。隨時俗說蝸蠅。新陽已向今宵復，老態應從此際增。喜舒長迎化日，仍愁積漸至
堅冰。衰遲只合居林下，重沐君恩報豈能。

又和（閣批云。故詩及之。）

特立由來俗所憎。詩人奚必嘆青蠅。貝褻雖甚心何愧，石錯相加德愈增。綠日已看回短晷，條風終擬化
層冰。成成正欲資元老，若廢言歸恐未能。

和鄭廷綱除夕感懷

滿城簫鼓樂無央。共說明朝是孟陽。卻笑流年成老大，詎堪隨衆脫班行。腊開爆竹除殘歲，設對梅花憶
故鄉。何日得償林下願，衣投缺掌任渠忙。

送同年王宗錫以大宗伯考績（分韻得）

春回大地物欣欣。宗伯朝天志不群。歲逝三週當甲子，風雲千載遇華勛。定應制作新儀字，會見文章煥
典墳。獨有曲江同宴客，偲偲話別袂難分。

送林亨大以太宰考績（分韻得東字）

鬱鬱旌斾忽匆匆。元宰當勞覲合宮。付見昌言天動色，還期大義日當空。殷栽桃李居門下，多貯參苓在
籃中。老我依劉心正切，不堪分手各西東。

三十餘年別故知。重來京國話心期。驚看大宙亨衢日，正是清朝啟運時。身際風雲歸北闕，志先霖雨活
蒼黎。武丁當學甘盤在，說命勸庸更屬誰。

又另贈

平生甚愛泉山老。華國文章濟世才。何幸附名龍虎榜，又來話舊鳳凰臺。遲期應有丹書奏，當宁欣看赤
烏回。好寶聖明登衆彥，故教衰病臥蒿萊。

寄楊少卿父太守廣

恬得醉氣藹啟扉。黃堂八十古尤稀。蓬瀛仙侶雲驂集，光祿賢郎臺錦歸。共慶麟書符椿紀，爭看象簡戲
斑衣。趨庭盡付經綸業，不用蒲輪下禁闈。

送林居貞之貴州號參任（以御史中陞）

春晚新亭柳正青。紛紛冠蓋送君行。一盃聊作陽關別，萬里難忘魏闕情。黎郡尙留遺愛在，羅施今見福
星明。好將忠信行蠻貊，看取甘棠蔽頌聲。

挽胡光祿諒父

家住城南尺五天。隱居行義學顏賢。橫金鳴玉多知己，芳桂靈蘭總象賢。豸服已聞榮晚節，龍章仍見賁
重泉。一經收報應如許，貽燕何須負郭田。

送張黃門宣之四川號參任

諍臣何事出句宣。業乘馬有傳。簡命穩開來北闕，仁聲先已慰西川。一盃別酒愁分袂，萬里修程看

君輕早賦甘棠歸補袞。錦城花好莫留連。

琅山樓詩卷（爲大僕少卿陳學所賦）

百尺危樓倚碧空。好山面面列屏風。凭欄遠眺心何曠。對景長吟興不窮。樹色參差青靄外。鳥聲上下綠陰中。客來俯視三千牝。卻把滁陽作楚宮。

送李司空進表

國老衙前覲紫宸。都門祖餞集朝紳。瑣闈獻納聲名舊。起部賢勞德望新。華渚虹流開壽域。彤墀虎拜慶昌辰。曲江金鑑千秋錄。寘玉從容好奏陳。

挽白司寇

少年籍足上雲衢。四紀忠勤翊聖朝。瑣闥炳遺留舊稿。秋臺明時布新條。重湖功就舟行穩。萬柳陰成水患消。誰料故園歸樂後。輕舟回首夜蕭蕭。

和鄭尙書廷綱留別韻

一棹翩然發大江。歸尋綠野舊書窗。萬鍾已覺心無累。九鼎從知筆可扛。名世文章能有幾。急流人物更無雙。高懷不似垂崖老。閑殺尙書意未降。

送鄭尙書（分韻得綠二字）

東園先生美如玉。校書早歲發天祿。計省賢勞白髮生。郎署夢覺黃粱熟。白巖高風喜有傳。夾漈遺編期再續。王官谷裏樂三休。玉女峯前歌九曲。秪恐君王憶履聲。未容久戀山水綠。

一鴻天外去冥冥。峻節孤風賸在廷。投劾遠辭丹鳳闕。棹舟閒過白鷗汀。午橋事往名猶在。晝錦詩傳德愈馨。愧我欲歸歸未得。金華山色夢中青。

送太常李少卿旻考績（分韻。得堂）

臚唱竹間姓字香。奉常今見德彌光。書歸故里春猶小。績奏明廷日正長。胸次酌量周禮樂。筆端揮灑漢文章。龍顏喜見龍頭客。視草仍留白玉堂。

龍江江頭送君別。衰柳枯枝不堪折。述懷未賦上林烏。探梅且醉西湖月。八磚家世本倫魁。三俊才華尤卓越。清風兩袖去朝天。六載期補龍袞闕。

送韓司馬文赴北爲大司徒（乙丑新正）

杏園花下昔同遊。南國相逢已白頭。楊務賢勞興望協。板曹新任主恩優。一分須用寬民力。九式還應爲國謀。此別何時重執手。不堪凝睇李膺舟。

送俞侍郎琛考績

東風一棹發新河。祖道那堪賦綠波。白髮交遊嗟我老。青雲勳業羨君多。辭榮未許歸盤谷。奏績仍催上玉坡。聖主若詢邊塞事。好將干羽化兵戈。

送馬侍郎廷用考績

詞苑容臺久擅名。東風奏績上瑤京。浪花喜喜催行色。煙柳絲絲繫別情。粉署郎君思侍教。木天仙侶喜聯詩。好將胸次經綸策。寘玉從容啓聖明。

送魏都憲赴北爲少司寇

高平相業翼雝時。千載箕裘紹厥休。秩見觀風行列郡。又催持憲侍宸旒。離情祖道一盃酒。行色關河萬里秋。聖主龍飛新大化。好攄忠赤贊皐猷。

送吳學士儼考績

玉堂學士舊宮臣。器業文章更絶倫。袞補合陪黃閣老。錦歸先趂白頭親。禁庭春柳關心久。客路江楓得句新。寘室從容應訪問。豳風無逸好敷陳。

寄同年徐僉憲

烏府歸來與世違。忽驚佳氣藹庭闈。一階寵命從天降。七袠遐齡自古稀。座上客誇金作帶。膝前兒戲綵爲衣。羨君早適鱸魚興。愧我無端下釣磯。

送大司寇張公敷華還朝考績

三十年前賢部使。又來都下得相親。憩棠南國民謠在。橫挺中臺吏咭頻。龍袞體元新大化。豸冠述職際昌辰。遄回司馬休歸洛。四海蒼生望秉鈞。

送太宰楊碧川致仕

位正元僚統百官。又承優詔故鄉還。文章舊價留東閣。猿鶴新盟在北山。疏傳黃金因客散。裴公綠野與賓閑。衰遲苦被樊籠繫。悵望冥鴻獨厚顏。

桂巖書院詩卷（爲戍給事中銳作）

廣寒分種寄靈巖。結屋巖前誦孔顏。庭戶秋來香細細。軒窗月上影斑斑。絃歌聲徹幽林外。燈火光生密樹間。會見雲仍多鄧第。何須蟾窟遠躋攀。

送程參議考滿（丙寅正月）

伊昔仇鸞棲枳日。風毛年少最風流。別來四紀猶青眼。到得重逢俱白頭。粉署久勞明殿拔。銀臺今復著材猷。東風奏績朝天去。三接行膺寵數優。

送太常李少卿赴史館

聖德神功冠絶倫。纂修開局命儒臣。龍頭望重三朝舊。麟筆書成一代新。待漏鳴珂金殿曉。垂綸揮翰玉堂春。好將筆發酬天地。揚厲先休啓後人。

送同年魏廷尉赴北爲少司寇

餞別龍江三月春。紛紛冠蓋集朝紳。看花昔幸同黃甲。持憲今看侍紫宸。讞史不冤聲譽久。虞廷弼教寵光新。嘉謨好爲明時獻。莫向西風憶鱠蓴。

送王司馬致仕還鄉

材微勸然重當朝。抗疏辭榮去莫招。曉日都門開祖帳。輕風江渚泛歸橈。魏公晚節吟秋圃。疏老閑情午橋。可是太平無一事。角巾私第得逍遙。

送張都憲陳公請還西江祭掃

千古江洲說義門。遍來忠孝見雲孫。折衝勳業留口口。獻納絲綸重掖垣。幾處松楸新入夢。九重雨露容承恩。蘋蘩祭罷催歸轍。莫戀江南水竹村。

送大理丞少卿宗器還朝

丹詔催歸九棘班。桂花香裏泛楓船。鞱輕犯蹕追先哲。與重埋輪記昔年。爭看上書批走馬。未須把酒話登仙。日邊故舊如相問。衰病惟應臥輞川。

杏林春意卷 爲伊廷玉題。

矢人不若函人良。多君擇術工岐黃。丹爐夜靜火初伏。藥圃春深苗正長。醫國何闕三昧手。活人聊試千金方。庭前萬株杏。新詩頌德遍芬芳。

送姪拯之梧州通判任

阿咸顔倅蒼梧郡。骨肉相看恨別離。皓首稀年吾老矣。修途六月子何之。須防馬援遺薏苡。且學東坡啖荔枝。到手功名當努力。瀧岡絕待樹封碑。

秋初 此篇乃謫官出京作矣。前二句。缺之以俟檢足。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凉生玉宇風初轉。香滿金莖露欲流。入夜砧聲敲萬戶。隔江鴈影下孤洲。田家又是亨葵日。欲繪豳風獻冕旒。

七言長篇十七首。

送春 以後九篇皆內苑作。

黃鸝啼老綠楊樹。萋萋草滿王孫路。落紅無數點蒼苔。九十春光條將暮。東君何事負言回。典衣且喚花前盃。懲懲相送共一醉。後會猶是明年來。別離不用傷懷抱。四時代序天之道。君不見功成名遂便拂衣。漢家疏傅辭榮早。

賜粽

細葛辛羅試新裝。太平時節逢重午。五兵辟盡百邪消。不用釵符懸艾虎。九重天上賞芳辰。菖蒲香泛宮壺春。青菰裹葉包金黍。玉盤滿貯頒群臣。小臣何幸遭明主。承恩北闕滿風裏。願題宮帖獻新詞。納忠竊效微陽子。

賜扇 閣老成賜扇作云。

祝融南來司火令。大地鬱蒸如坐甑。蓬萊宮中夏日長。南薰有歌思解慍。何方新進宮扇成。倒插雲形製精巧。內侍傳宣賜卿士。一揮頓覺炎塵掃。登公許句平生志。願與君王驅酷吏。安得收守皆循良。遍播仁風慰黎庶。

送李廷章侍親南還

春官先生温如玉。幾年出入黃金屋。丹心變幽鬢成絲。紅塵步覺黃粱熟。封章拜上九重天。願放子爲歸辟穀。吾皇優老賜南還。萬里鴻飛迷路人。嘖嘖稱賢哉。都門祖餞分華毂。林下如今見一人。名與五老爭高躅。江南黃花開正香。何須更羨歸盤谷。先生風致出兩疏。介郎才名過二陸。今春獻策來丹墀。縱橫禮樂三千牘。青年聲價重儒林。發硎寶劍光奪目。承恩奉親歸故鄉。西風一舸萬軸行。行別我昭王臺。添我離愁百餘斛。一樽酒盡日未斜。浩歌數闋仍繫筑。西江自昔多豪英。勳名赫赫昭汗竹。膏秣弓治要君傳。更與前修紹芳躅。匆匆聚散不須論。家山未許淹驥足。去時江頭秋草黃。來時須及春草綠。玉堂接踵錦繡文。膝前便是斑衣服。

送撫寧侯朱永北征

口口口騎擁雲中。羽書夜入甘泉宮。君王撫髀思頗牧。將軍勇略千人雄。去年征南聞凱奏。侯印腰間大如斗。今年北伐初受脤。劍鎗擬斫樓蘭首。鐵馬橫行塞口春。口山瀚海無煙塵。歸來看取麒麟閣。漢家衛霍何其人。

聞彭閣老將至

綠看錦誥庭幃詔。又促歸鳳池。蒼生霖雨望已久。我公袞鳥來何遲。萬里趨朝距云遠。大風吹舟行若飛。朝開西江初戒途。夜駐左蠡先騰輝。九重訪落心如渴。席前早赴宣室期。願公大展經綸手。濟川補袞繼其時。

觀鬪雀

綠槐庭院日初曉。羣雀啾啾鬪林杪。翻身不入鴻鵠羣。爭飛競噪心何小。集林聊用一枝安。啄除粒食充朝餐。嫐形甚眇欲易盈。舉居何事與爭端。世人有欲恆不足。爭名奪利相追逐。吁嗟微物何足論。可憐無角能穿屋。

挽張壽夫

張家有子才且賢。秦中諸少誰與肩。十年燈火富文學。飄飄逸氣淩雲煙。秋闈一舉即高捷。扶搖萬里孤鵬騫。九重天上叫閶闔。琅玕是出何軒然。重嗟妙選濟時具。玉堂作養恩如天。大官飲饌出珍味。秘閣文字香瑤編。自言際遇非偶爾。樹忠報國心拳拳。得疾還因倚年少。邯鄲一夢驚長眠。吁嗟生死雖常事。如君之死眞可憐。素志英英未云遂。衣冠零落歸黃泉。哲人多天匪人爲。自壁破碎丸更全。仰天欲訴不可得。夕陽古樹哀鳴蟬。

送總兵 內苑作

天王出震四海清。熙熙田里皆安生。越裳肅愼供職貢。口口旣醉歌太平。口口口口太不若。敢與口邪相抗衡。封豕長蛇肆憑陵。烽煙忽起沙塵驚。君王赫怒衡戈起。召集貔貅百萬兵。元老壯猷有方叔。命汝秉鉞行西征。口城朝策嫖姚騎。留屯夜警亞夫營。秋風凄凄塞草萎。陣雲黯黯關月明。橫飛一劍口口口。玉

關萬里揭威聲。口口一戰誠口口。直取呼韓三百城。欃槍掃盡無妖氛。勒功燕然回帝京。

送人還鄉 分韻得鄉字

東風送客都門外。亂道紛紛集冠蓋。仗劍樽前惜解攜。長歌激烈心成慨。江南二月春陰陰。黃梅煙柳翠新堤。萬里風波一棹歸。停橈時聽發聲碎。故園回首別經年。匡廬山色街街在。多君自是尚書孫。花葉箕裘英標風。人生功名須壯時。驅隙光陰不相待。早賢六翮摩秋空。肯隨斥鷃蓬蒿內。交親不用贈別離。君花有約重杯會。縱橫禮樂策三千。明年獨向丹墀對。

壽姜廷器母 姜時知寧州。有瑞夢之異。

寧海使君才且賢。香凝燕寢蒲鞭。一錢不受民愛然。其其瑞麥發春田。使君治官今幾年。使君有母白髮遐。行年八十鬢毛端。方瞳兒齒人中仙。授予初度元宵前。花燈壁月光綺筵。瑤池蓬萊非妄傳。燔桃獻壽孝實。使君夜望江南天。壽星高臨婺女躔。王事靡盬心懸懸。綵衣何時舞蹁躚。臨風遙寄詩百篇。願君壽母壽八千。麻姑王母相後先。桑田滄海從變遷。北堂萱草春芊芊。他日歸來奉慈顏。板輿花下長留連。

挽鄭縣丞 同年昱之父。

一官未徙鬢先改。丞負予今三十載。藍田不作耶松人。九龍還隴遺愛在。西風寧老鄉夢回。桂巖舊業荒蒼菁。飄然掛冠賦歸去。嚴前桂子秋正開。惆悵人生能幾許。藏舟夜半不知處。鶴去梁空芝草萎。烏府歸來淚如雨。

壽唐邃長彬父

越山高高越水清。越人自昔多奇英。睢陽閥閱世爭羨。石帆詩句人尤驚。先生家住新公里。深得放翁山水趣。風流尋常將無同。更與山陰添故事。新公放翁去已久。先生壽考真稀有。蓋棺未老桂先芳。平生植德燕山竇。不向磻溪垂釣綸。不須漢室迎蒲輪。蓋世功名付兒輩。陶亭禹穴終身逸。楚二郎公輔器。明時早擢澄詩科。君王承弼甫露深。丹鳳啣書天上至。先生掉頭一笑君勸髮高巖金勇冠。皆言名利長安客。一經莫道收功難。故是南闕廬訪使。膝前時戲斑衣舞。王事靡盬心懸懸。幾回目斷雲飛處。垂瓠況是重陽先。滿堂佳氣和祥煙。丹橙紫蟹供綺席。芝蘭玉樹森庭前。賓筵幽巖南山壽。臨風聊寄詩千首。八十從今更八千。年年爛醉黃花酒。

壽周石室 戊午。此子本無斯。孫政道看千詞。

頤人考槃心蹈蹈。平生種德不惟芬。閣桂森森競芬馥。廬山要假蔣山高。采芝不入滋湖谷。垂綸不向磻溪曲。消將歲月酒千鍾。睥睨乾坤棋一局。夙興命僕供勞勸。夜闌還課諸孫讀。致君事業付兒輩。漢家安用蒲輪車。楚楚大參公輔器。明時發展經綸志。君王承詔雨露深。象簡烏紗天上至。倘來富貴非所期。一經收報人莫知。笑藐名利長安客。機關川逝將焉為。邇來迎養歸何爽。何年五福時堪比。從容戲綵飛觴處。歌稱壽觴殊寵。初度正當春半時。辭風麗日呈光輝。燕燕鶯鶯要相巧。為公遊宴本庭闈。戲綵[illegible]處

花如繡。爭把桃花祝公壽。蟠桃一花三千年。長向花前醉春酒。參政明當登細氈。鹽梅九鼎航巨川。黃麻紫誥重重受。更看華髮轉黟鬢。

壽金華韓知府母

昌黎舉留如斗山。魏公德業光後先。湖州定州遺愛在。錦綸爛徑千百年。使君湛湛出其後。二公心同能親傳。一麾來作東陽守。香凝燕寢蒲鞭垂。沙水已興芹藻頌。南國重賦甘棠篇。專城莅廷究施設。會看盛烈追前賢。紫薇省闕須通籍。紫巖繡水盤旋。黃裳共誕生中節。桂管樽觴巧夕前。玉尊金風萬新爽。翻橋鵲燦來瑤仙。天際翩翩飛南極。庭除瑞烟金華山。高石巖巖。蒼偉終古無崩騫。萬口祝公壽。願與山石同高堅。生駐金鼎要調燮。丹鳳啣書下月邊。催侍玉泉香案側。赤松未許長留連。老子山中友麋鹿。忽聞登車心翩然。截府吉甫崧高雅。三篇拜獻賀初筵。

挽張都憲驥母姚節婦

良人蚤歲金吾冠。致身事主遺時艱。口口口口口口烽起。從征一去不復還。偉哉閨中未亡人。一丙矢志節金石堅。孤燈寒幌矢靡他。柏舟再續三百篇。劬劬夙夜撫遺孤。飛裘箕業期有傳。中丞位望光前烈。燭經斷織九轉迷。鸞孤飛四十年。官府宿草迷寒烟。歸去九泉重執手。此生端不負所天。嗚呼夫死國兮婦死夫。忠貞兩全誰與俱。銘章昭垂千百載。聽許大華春秋書。

芙蓉曲尾 并序。

大司寇金公。以使事過鄞邑。得鏡見遺。出宗英所藏畫詩卷。命之續題。予以疏蕪多病。且謝不輕詩。而難不負命。勉成此曲。以塞責云。

美人紫宮臨溪滸。戲物玩世心獨古。百凡卉木誰是奇。對此芙蓉自相許。甘處荒涼寂寞鄉。不向洛陽爭貴富。鮮妍容色眾難同。扑霜氣節誰堪伍。安得紅芳皆此花。倚雲和露真奴婢。美人執法居太微。引領花神登要路。白筆指盡炎熱徒。澄清素志應無負。回觀昔年曾遊處。溪上芙蓉即豐芑。貽謀萬卷皆傳香。更有鳳毛為世瑞。

五言絕句一首。

題白頭翁

底事頭成白。何為志氣枯。覽輝甘寂寞。不羨上林烏。

五言律詩 五首

遊牛首山和沈仲律韻 在三首。庚子在留都作。

梁輿來山寺。淸樽共解顏。院深春去永。香島午風閑。短履行遍遍。危欄倦亦攀。白雲飛不定。何處是鄉關。

登臨長眺興。塵世幾開顏。仕卻三年仕。都來半日閑。山泉寒可汲。石磴絕難攀。半榻能分我。君看

邱壑真吾分。將纔是強顏。無才堪世用。多病愛身閑。猿鶴甚相近。松蘿尚可攀。暇時歸路晚。乘月度重關。

送張都憲翔用陳公甫韻 二首。在留都作。

萬里觚諸國，何官佐一年。稻收千畝雨，榕醫幾村烟。保障多新政，規模總昔賢。設施嗟未究，亦鳥又言旋。
二南風不作，道喪幾千年。行道荒秋雨，甘棠老暮烟。繼周遊聖哲，分陝況才賢。好試經綸手，乾坤一轉旋。

五言長篇 六首。

釋菜 丙午以後呈篇內殿作。

皇明右文治，閭巷與膠庠。橋門集多士，冠佩紛蹌蹌。少窺夫子宮，巍巍數仞墻。仰鑽喟所得，砣砣窮十霜。
飄飄糟粕餘，乘時幸飛翔。釋褐謁瑞掞，對越儼洋洋。采蘋澗溪毛，執爵獻椒觴。百拜舉縟典，報本那可忘。
平生狂魔心，峨冠講庭唐。曰茲筮仕初，矢心思激昂。金石勵名節，忠孝恆自將。期不負明訓，尤以酬君王。

止賜酒

君王念儒臣，眷眷良獨厚。解御食天廚，日賜黃封酒。飲食貴有節，適時乃无咎。昨詔酒云止，曰茲炎暑候。
豈惜麯糵費，狂藥恐作咎。周誥戒崇飲，聖謨垂不朽。嗟彼八達徒，沉酣良足醜。事爲嫌生謀，不問中聖否。
蟲思浩如天，欲報慚何有。

本院衙新闢三圃

聖門學爲圃，人皆陋樊遲。借問玉堂客，緣圃將奚爲。儒冠安淡薄，志不圖甘肥。苦硬根可咬，酸鹹味可知。
在貴不忘儉，藿食固所宜。大哉君子心，所存應在茲。苟能充此志，堪作和羹資。試我鹽梅功，濟彼閭閻飢。
孰云謀生計，日夕勤斂穫。不有公儀休，拔棄園中葵。

送羅瑄知奉化縣

製錦須良工，牛羊求善牧。越人久凋弊，貢絲羅新穀。保障良獨難，烹鮮莫撓擾。當宁仁元元，出宰用言宓。
借君庖丁刃，試手雞與鶩。琴樽單父堂，絃歌武城俗。寥寥千載餘，君行躡遐躅。明年看政成，聲價連城玉。

送白沙先生陳公甫 南都作。

洙泗迴且深，伊洛浩不息。建溪一以逝，末流日湮塞。浙水泛功利，西江浸虛寂。寥寥宇宙間，何人踐斯域。
陵夷二百年，儒術轉乖僻。爭先取青紫，明經竟何益。有美羅浮仙，遺編自探索。章甫非我心，縣然只鳴瑟。
尚友千載人，充然如有得。禮樂古三王，刪修今六籍。墜緒何茫茫，仰鑽容致力。回瀾障百川，屹立中流石。
任重道路長，行行慎無斁。斯文諒有在，簡修未應沒。何當謝塵紛，峩山隨杖舃。共對梅花春，細叩先天易。

壽味菜吳先生 學士綸之父。

古稱陽羨里，一壑風烟浮。山川孕佳氣，寰瀛外名流。逸者位公卿，勳業垂不朽。隱居務行義，善慶貽厥後。
先生出其間，況乃神明冑。潤身兼潤屋，有德尤有壽。脩榮非不美，所味惟元修。趙孟非所志，園綺爲吾儔。
發商在空谷，教子登瀛洲。後封燦龍章，如川至天休。一觴世所罕，乃獨五福全。喬松培靈液，玉瓚注黃流。
惟茲弧矢辰，適屆天中候。日迴東井躔，風引南薰奏。翠叢芳蘭艾，錦英燦葵榴。乳燕賀未畢，哺鳥寔相酬。
華堂開壽域，綺席羅珍羞。嘉賓來遠邇，雜珮鏘琳球。高堂然絳燭，古鼎裊青虬。翩躚戲萊綵，旋歌薦金甌。
游歡當此日，先生百不憂。瀛洲感仙侶，詩章集曹劉。慇懃祝遐算，海屋頻添籌。借問壽何如，蟠桃三千秋。

詞 六首。

戒皇恩 天順庚寅，賀鄭老員外受封。

富貴樂餘春，春長不老。聖主褒崇頒渙號。五雲縹緲，飛下一封鸞誥。把平生教子心，都酬了。　翠管臨庭，
紅旗夾道，賀客歡聲徹雲杪。箇般勝事，占斷人間榮耀。畫堂無限風光，好。

步蟾宮 庚辰，賀鄭廷瑞登第。

天邊榜動黃金色，都人爭羨龍門客。瓊林宴罷看春花，馬啼踏遍長安陌。　君王恩許歸鄉國，錦衣白晝
歡何極。如今端的是男兒，這榮耀人間第一。

千秋歲 壽人六十。代門生張昊作。

收燈過了，恰是懸弧曉。壽筵敞，霞觴倒。蔬陳堯蒲圭，果獻安期棗。雙溪上，誰知也有蓬萊島。　膝下斑衣
遶，堂前珠履笑。人不老，春長好。已注神仙籙，何須中令考。真榮耀，椿庭況有君王詔。

歸朝歡 爲驪州官作。送知縣赴召。

雞割牛刀應莞笑，桃李滿城何足道。琴鄉更鼓正分明，雨尾忽聞官員好。紫泥封又到，飛鳧遠赴君王召。
羨青年功名富貴，天已安排了。　別離底用傷懷抱，爲報華輈諸父老。九重前席問蒼生，還將霖雨甦枯
槁。候朝天未曉，謁章時向燈前草。看明朝袖中薦牘，多少人顛倒。

又 爲縣官作。送知縣考滿赴京。

玉殿傳臚登上第，錦製驪江聊小試。河陽桃李滿城花，中牟休說桑間雉。朔甘冰蘗味，勤民不顧身勞瘁。
這三年恩波尚頃，深似雙溪水。　山城歲晚梅初蕊，冉冉飛鳧天上去。黃童白叟競攀轅，尋問莫把歸期
負。依依離別處，只愁去棹留難住。且從容一樽別酒，三疊陽關句。

御街行 爲張生員賀赴京。

胸蟠萬卷虹光吐，期唾手功名取。幾番擲筆向脩門，無奈鍵期難遇。孟郊科第，買臣富貴，時節相將來。
觀光上國從今始，穩步上青雲路。壯懷落落賦驪駒，不道綠波南浦。鵬程萬里，龍門三浪，總是平生志。

賦一首。

中秋賞月賦 丙戌內閣考試。

素昊司時，蓐收行政。日道西陸，斗回酉柄。大火下於坤維，虛宿中乎離正。掃赤煒之煩酷，布金行之清靜。
豆雨飽兮初歇，梧風颯兮漸勁。涼露零而金甕香，灝氣浮而玉宇淨。燕翩翩以東歸兮，雁嗷嗷而南競。蟬
噤以不鳴兮，鷹奮迅而欲橫。南呂之律始中，西兌之治方盛。緊三五之良宵，適平分之秋令。暮烟斂而
雲容四斂，潦水澄而天光遙映。斯時也，陰精騁彩，坎象懸空。西魄已藏，東朏未終。望舒御兮，輾冰輪於海
東。姮娥舞兮，調霓裳於曲中。穆穆兮金波有影，團團兮玉斧無功。寒玉臂兮清輝皓皓，溼雲鬟兮香霧濛
濛。既委照兮珠簾華屋，亦容光兮甕牖桑蓬。曾真明而無私兮，光萬里之攸同。人世總清虛之府，皇都一
蕊珠之宮。于是盍朋簪，開賓筵。酌清醴，鱠朱鮮。暢幽懷於寥廓，逞勝賞於嬋娟。歌坡翁之水調兮，唱梟

叟之洞仙。修歐陽之故事兮。賦希逸之佳篇。嘗美難之兼具。樂風景之無邊。已而銀河斜漢。玉繩低轉。爽籟發於林外。天香散於庭前。惜光陰兮易度。愛良夜兮無眠。琴罍旣息。衆音並作。幾處樓臺絲管沸兮。樂歌舞於芳年。誰家門巷砧杵急兮。碎窮愁之萬千。慨人間之發樂。感天上之缺圓。徘徊俯仰。不覺爲之太息而淒然。客有語予者曰。賞心易負。美景難留。可人明月。處此淸秋。今夕之會也。追玉京之勝賞。無天柱之遐遊。據牀笑傲兮。若登武昌之樓。吟詩諷詠兮。如泛牛渚之舟。蹻摛談之亹亹。浩浩與之悠悠。人生有幾。不樂何求。予獨感慨而惆悵兮。殆有類乎宋玉之窮戚而悲愁。予乃喟然歎曰。子豈知予者哉。予竊怪夫少年之偸閑兮。寧能爲時物而解顏。吁嗟乎哲人之用心兮。固將祕一世以爲悲歡。月明而無貧賤兮。人情見月抑折戚之多端。有天涯兮遊子。家山萬里兮疎問安。今玆之夕兮。與白雲而倚欄。有遠地兮孤臣。懷耿耿兮寸丹。今玆之夕兮。念瓊樓之高寒。彼閨閣之幾巍兮。十室九空。插草穗以爲糧。對明月兮賦鴻鴈而自傷。彼邊城之將卒兮。胡笳羌笛老征戍於沙場。對明月兮指玉關爲故鄉。月照兮深閨。有佳人兮愁斷腸。過衣兮未寄。勞良人兮天一方。月照兮圜扉。有纍囚兮悲夜長。雖羅織兮未脫。刻木非地兮那可忘。富貴歡會兮貧苦悲思。今夕之樂者幾何人兮。而悲窮悼屈者紛其若玆。伊苦樂之相忘兮。抑亦居之所移。悉予懷之鬱鬱兮。良獨有感於斯。志先憂而後樂兮。謂希文其吾師。彼風流之庾謝兮。徒曠達其奚爲。今九重之仁聖兮。發元元之瘡痍。恆宵旰以孜孜兮。曾不暇乎樂漢武彭娥之祀。願昔生之竊祿兮。一升合皆民脂。愧無才以上佐天子而下弔蒼生兮。其何心乎樂明月而娛嬉。子以予爲悲秋之騷客兮。其不淺之爲小丈夫也耶。嗚呼噫嘻。客聞予言。亦悚然若驚。焦然而弗寧。遂相與舉盃酹月。稽首乞靈。願國家隆唐虞之治。使斯人爲堯舜之氓。老安少懷兮各得其所。遠來近悅兮咸遂其生。囹圄空兮永期有司之不犯。兵甲洗兮寧復有苗之徂征。家家見月兮有忻然之色。人人對景兮無嘆息之聲。豈若唐人聯句而專長日之樂。殆猶虞氏鼓琴而公解慍之情。則吾與子非特誇今夕一時之樂事。且將祝垂明萬世之太平。

贊八首

韓魏公贊內苑作

昔宋昭陵。有臣魏國。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允武允文。有才有德。入司諫垣。出補袞職。出司邊寄。膺寒西賊。執政三朝。惟公是式。定策受遺。手扶紅日。天下晏然。泰山磐石。身係安危。國同休戚。豐功盛烈。鼎彝是勒。於千萬年。有赫奕奕。

蕭御史器用父像贊 其父曾任學官士府官

蕭容端如。盛服儼如。身之曜而道則內腴。文之郁而朴以自居。馮暇橫經。士皆我模。楚筵設醴。禮不我渝。人皆知爲當代之文儒。鳳金雕貴。鯉庭是趨。有冠峨峩。有寧棲鳥。人又知丹穴之有鳳雛。噫。是皆得其麤。而徒語其爲。彼其梁棟榱角。在宋則安定之胡。明道正誼。在漢則江都之舒。究先生之所存。殆將與若人而齊驅者歟。

白司冠像贊 甲子秋。主試南都。其子割。求贊。

質偉而豐。神完以充。淵淵乎其德之懿。翼翼乎其貌之恭。英英乎其才之敏。恢恢乎其量之洪。方嶽句宣。而優優其政。司端執法。而肅肅其風。入參廟謨。則不動聲色而運籌折衝。出幹不庭。則不勞血刃而執訊陳兇。光垂竹帛。勳勒鼎鍾。嗟儀刑之已遠。儼生氣之如虹。目玆待漏之像。猶可想見夙夜匪懈之忠。而其所蘊以出將而入相者。豈丹靑所得而形容。

吳仲仁像贊 乙丑十月。

吁嗟若人。鄕之彥兮。潤屋潤身。衆所羨兮。好賢禮士。老不倦兮。貽謀後昆。惟一善兮。用壽考終。天之眷兮。吁嗟若人。鄕之彥兮。

許家宰像贊

孕嵩高之秀。鍾河洛之英。氣剛以直。質粹而淸。始蜚名於鄕榜。仍賜第於大廷。內司言責。則正色直詞。著張柏之威望。外贊兵機。則運籌制勝。樹韓范之勳名。任司馬而禪廟謨於帷幄。位冢宰而付公論於銓衡。以道事君。備惠三黜而不以爲辱。竭忠謀國。楚文三仕而不以爲榮。躬操堅塞之節。心懷翼翼之誠。畏曲江之風度。雖可模於方册。裴晉國之蓋臺。則莫狀於丹靑。

永曦兄像贊

鶴髮童顏。烏紗綵服。其貌恂恂。其儀肅肅。無諂無驕。內知止足。不怨不尤。外無發辱。非義不爲。惟善是篤。抗志林泉。怡情松竹。乖及百齡。備全五福。貴非有位。富不以祿。有阻自天。忽承寵遇。此昔人之所稀。而吾兄之所獨。

顧雲和像贊

蚤以才猷。策身從事。初筮枳棘。遂躋錦縠。斬披草棘。創新官署。轉危而安。易亂而治。遺愛在民。孫曾弗替。太史袞褒。垂休百世。

伊振舉像贊

其容偉如。其服儼如。其業非儒。其行則儒。文之不足。而質有餘。利之不競。而誼是趨。吁嗟若人。其韓康朱淸之徒歟。

吳晦仲莊像贊

有婉其容。有肅其儀。酷嗜飽史。尤邃於詩。志充所養。將大厥施。采芹泮水。掇桂蟾窟。和鸞始鳴。忽驚霜疵。玉成器而遽毁。苗就實而忽萎。起良朋之永嘆。貽後嗣之遐悲。

外舅郭公像贊

儀容偉然。胸次爽然。考槃擅壇。無愧蒼天。有淑其姿。克儷厥美。無非無儀。爲閨中儀。敬儆相成。德音莫違。用昌厥後。麟趾蕃斯。拜瞻遺像。儼乎如在。追頌平生。泪埃山海。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六七
作者＝
页数＝７２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